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二四册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二四冊）

中華書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發行

國防科工委印刷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53.75 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冊

（55）

重刻舊唐書序

李唐氏有天下三百年。三代而降。英君明辟。若唐文皇。功德固在首列。厥後子孫迭興。雖中更喪亂。猶不失爲盛朝。而玄憲二宗至配貞觀。與漢七廟同稱。何也。其典章法度。貽謀之善。不可及已。蓋作唐史者有三人焉。吳兢。韋述。令狐峘。此皆金閨上彥。操筆石渠。而未竟一代。至石晉朝。始敕中書劉昫等因峘舊文。增爲百九十卷。然後有唐事跡。悉載無遺。而撰述詳贍。妙極模寫。足以上追史漢。下包魏陳。信乎史之良者。無以加于是矣。柰何宋之慶曆。又出新編。大有增損。至使讀者不復得覩唐朝一詔令。歷年五百。舊書湮蔑。君子不能無病諸。皇上右文。弘道化被四遠。由是縉紳士夫。咸以修緝典墳爲己任。此書故有刻本在吳中。惜亦未全。先任提學侍御北江聞人公聞之。慨然欲壽諸梓。與菁莪共擇可託者。得蘇學司訓沈君。有問學幹局。良儒師也。因授之。俾董厥事。且命廣搜殘逸。足其卷數。及募士出貲。佐經費。君蝸工堂西大舍中。無啻三十手。朱墨讎校。不舍晝夜。成未及半。而北江公以憂去。以貲不紹。白之巡撫大中丞石江歐陽公。公命掌郡事別駕鍾侯助其役。未幾。府主王侯至任。許相以完。大巡侍御西郭陳公。尤加賞相。樂書之成。而其事則總於今任提學侍御午山馮公焉。蓋學政之臺。書之所由起也。工將畢。士子袁貞肇相率扣予。請先序諸後。予惟三古聖人。作爲經書。人極立矣。十九朝史官。述爲史書。往事鑒矣。去聖既遠。後儒蠹經。經不可盡。猶雲翳白日。日行空自如也。史又可以新掩舊哉。且文章之作。率視其區宇之全缺。鉅唐疆域。幅員萬里。其廣大與軒后等。是以詞華蔚茂。有至光焰萬丈者。即舍相踵。既出觸物覩見。又遇劉司徒之博洽。乃克成書。其難如此。忽有改圖。殆不其然。今日羣公雲萃。留神盛舉。蓋匪創則無以始。弗繼將莫能終。至於中閒經蠹尤艱。其任此殆至寶將出之幸會。其數天也。偉矣哉。惜予耄矣。而不能卒業。抑不知青雲士能觀以否。所謂前朝國勢。先賢行事。故黎命脈。班班具存。推之於政。古今一也。有能舍其新而舊是圖。將來秩以爲國家用。吾知事業發揮。必當煒煒崢嶸。勝常而不凡也。詎止以資見聞談說而已哉。沈君名桐。字大材。號春波。嘉禾望族。學通壁經。累試場屋知名。以超貢入冑監。屆親今官。其於斯續甚勤。且出私帑不之校。斯文不墜。係其承理之功多也。因併及云。時在嘉靖十七年秋仲東吳耄生楊循吉謹序

重刊唐書序

嘉靖己亥吳郡重刊唐書成書凡二百卷本紀卷二十志三十列傳百有五十石晉宰相涿人劉昫撰初御史紹興聞人公詮視學南畿以是書世無梓本他日按吳遂命郡學訓導沈桐刊置學宮工未竟而公以憂去及是書成以書來屬徵明爲敘按唐興令狐德棻等始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八十卷至吳兢合前後爲書百卷而柳芳韋述嗣緝之起義寧訖開元僅百餘年而于休烈令狐峘以次增緝訖於建中而止而大曆元和以後則成於崔龜從韋澳諸人又增緝之凡爲書百四十有六卷而芳等又有唐曆四十卷續曆二十二篇皆當時紀載之言非成書也晉革唐命昫等始因舊史緒成此書然五代史昫傳不載此事豈其書出一時史館而昫特以宰相領其事邪然不可考已或謂五代舊本文氣卑弱而是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不足傳遠宋慶曆中詔翰林儒臣刊修之自慶曆甲申至嘉祐庚子歷十有七年成新書二百二十五卷視舊史削六十一傳增傳三百三十有一續撰儀衛選舉及兵及藝文四志別撰宰相方鎮及宗室世系宰相世系四表所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實當時表奏之語而第實倒詞亦頗闕博精嚴度越諸子夏以宋景文歐陽文忠皆當時大手筆而是書實更二公之手故朝野尊信而舊書遂廢不行然議者則以用字奇澀爲失體刊削詔令爲太略固不若舊書之爲愈也司馬氏修通鑑悉據舊史而於新書無取焉惟周益公稱其刪繁爲簡變今以古有合於所謂文省於舊之論而劉元城顧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唐庚氏尤深斥之乃極言舊書之佳其所引決海救焚引鴆止渴之語豈直工儷而已自是一代名言也然則是書也其可以無傳乎雖然不能無可議者段秀實請辭郭晞有吾戴吾頭之語新書省一吾字議者以爲失實是矣而舊史秀實傳乃都不書夫秀實大節固不以此而此事亦卓詭可喜柳宗元敘事尤號奇警且鄭重致詞上於史館若是而不得登載則其所遺亦多矣甚者詆韓愈文章爲紕繆謂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拙於取舍累哉豈晁氏所謂多所闕漏是非失實者邪甚矣作史之難也心術有邪正詞理有工拙識見有淺深而史隨以異要在傳信傳著不失其實而已今二書具在其工拙繁簡是非得失莫之有掩焉彼斥新書爲亂道誠爲過論而或緣此遂廢舊史又豈可哉此聞人公所爲梓行之意也是書舊刻於越州卷後有教授朱倬名倬忤秦檜出爲越州教授當是紹興初年今四百年矣其書復行而公又出於越其事豈偶然哉先是書久不行世無善本沈君僅得舊刻數冊較全書才十之六七於是偏訪藏書之家殘章斷簡悉取以從事校閱惟審一字或數易歷三暑寒乃克就緒其勤誠有足嘉者因附著之是歲三月望前翰林待詔長洲文徵明序

重刻舊唐書序

書以紀事實闕爲職事以著代闕逸則遺是故史氏之書與天地相爲始終六經相爲表裏疑信並傳闕文不飾以紀事實以昭世代故六經道明萬世宗仰非徒文藝之誇靡而已也尚書壁存典訓不墜魯史麟絶杞宋失徵繼而有作其惟司馬氏及小司馬以迨班范諸家八書十志經緯天人八志十典兹雖政事藏山刊石繁紹聖經歷漢曠隋炳發靈憲是故王教之要國典之源代有徵考若觀書蔡李唐綱與萬目畢舉其經畫之精詳維持之慎密雖未上躋周軌亦足並驅漢魏晉史臣劉昫氏者爰集館寮博稽載典纂修二十一本紀首高祖以迄哀帝而汶哲具昭旁修十一志始禮儀以終刑法而巨細畢舉列傳一千一百八十有奇內以紀后妃之淑慝外以悉文武之臧否宗室族屬互以時敘外戚宦官各以類別良吏酷吏鑒戒具昭忠義孝友褒論悉當儒學文苑表以書達方伎隱逸兼以察微詳傳列女以彰婦順分傳蠻狄以立大防卷凡二百一十有四統名之曰唐書識博學宏才優義正真有唐一代之良史乘隋以下罕有其儷固後世之刑鑒具在也有宋迭興分職書局載輯唐鑑於祖禹繼纂唐書於呂朝王宋諸賢相繼彙輯復成一代之新書遂亡劉氏之舊帙詮繆司文學徧歷輔幾爰校六經彙鐫諸史始知漢晉以迄宋元皆有監本司成甬川張公嘗奉旨校勘總爲二十一史刊謹訛繆粲然明備惟劉氏唐書鬱絶不傳無所考覓積槩再期聯志刊復苦無善本莫可繼志竊惟古人有云層臺雲構所缺遏乎模楨爲山覆高不終蹟乎一簣憫哉斯言益用惶怵乃旁諜擧屬博訪諸司閩禮儀實以採往籍更歷三載竟莫有成末復弭節姑蘇窮搜力索吳令朱子遂得列傳於光祿張氏長洲賀子隨得紀志於守溪公遺籍俱出宋時模板旬月之間二美璧合古訓有獲私喜無涯乃督同蘇庠嚴爲校刻司訓沈子獨肩斯任劬勵四載書幸成編匯直千金刻未竟業石江歐陽公聞而助以厚餘午山馮子西郭陳子以迨郡邑諸長貳咸力輔以終事數百年之闕典於是乎始有可稽矣物之成毀信各有數是書之成夫豈偶哉擧工於嘉靖乙未卒刻於嘉靖戊戌珠璣璀粲玄豕盡刊玉薤精嚴塵蘂囷煥新一代之舊

文選續百王之訓典追配諸史尤備全書因布多方以惠多士餘姚聞人詮序

舊唐書目錄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本紀二十
志三十
列傳一百五十　凡二百卷

本紀
舊唐書卷一
本紀第一
高祖
舊唐書卷二
本紀第二
太宗上
舊唐書卷三
本紀第三
太宗下
舊唐書卷四
本紀第四
高宗上
舊唐書卷五
本紀第五
高宗下
舊唐書卷六
本紀第六
則天皇后
舊唐書卷七
本紀第七
中宗
睿宗
舊唐書卷八
本紀第八
玄宗上
舊唐書卷九
本紀第九
玄宗下
舊唐書卷十
本紀第十
肅宗
舊唐書卷十一
本紀第十一
代宗
舊唐書卷十二
本紀第十二
德宗上
舊唐書卷十三
本紀第十三
德宗下
舊唐書卷十四
本紀第十四
順宗
憲宗上
舊唐書卷十五
本紀第十五

憲宗下
舊唐書卷十六
本紀第十六
穆宗
舊唐書卷十七上
本紀第十七上
敬宗
文宗上
舊唐書卷十七下
本紀第十七下
文宗下
舊唐書卷十八上
本紀第十八上
武宗
宣宗上
舊唐書卷十八下
本紀第十八下
宣宗下
舊唐書卷十九上
本紀第十九上
懿宗
舊唐書卷十九下
本紀第十九下
僖宗
舊唐書卷二十上
本紀第二十上
昭宗
舊唐書卷二十下
本紀第二十下
哀宗
志
舊唐書卷二十一
志第一
禮儀一
舊唐書卷二十二
志第二
禮儀二
舊唐書卷二十三
志第三
禮儀三
舊唐書卷二十四
志第四
禮儀四
舊唐書卷二十五
志第五
禮儀五
舊唐書卷二十六
志第六
禮儀六
舊唐書卷二十七
志第七
禮儀七

舊唐書卷二十八
志第八
音樂一
舊唐書卷二十九
志第九
音樂二
舊唐書卷三十
志第十
音樂三
舊唐書卷三十一
志第十一
音樂四
舊唐書卷三十二
志第十二
曆一
舊唐書卷三十三
志第十三
曆二
舊唐書卷三十四
志第十四
曆三
舊唐書卷三十五
志第十五
天文上
舊唐書卷三十六
志第十六
天文下
舊唐書卷三十七
志第十七
五行
舊唐書卷三十八
志第十八
地理一
舊唐書卷三十九
志第十九
地理二
舊唐書卷四十
志第二十
地理三
舊唐書卷四十一
志第二十一
地理四
舊唐書卷四十二
志第二十二
職官一
舊唐書卷四十三
志第二十三
職官二
舊唐書卷四十四
志第二十四
職官三
舊唐書卷四十五

志第二十五
輿服
舊唐書卷四十六
志第二十六
經籍上
舊唐書卷四十七
志第二十七
經籍下
舊唐書卷四十八
志第二十八
食貨上
舊唐書卷四十九
志第二十九
食貨下
舊唐書卷五十
志第三十
刑法
列傳
舊唐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一
后妃上
高祖太穆皇后竇氏　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
賢妃徐氏　高宗廢后王氏 良娣蕭氏
中宗和思皇后趙氏　中宗韋庶人
上官昭容　睿宗肅明皇后劉氏
睿宗昭成皇后竇氏　玄宗廢后王氏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　玄宗楊貴妃
舊唐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二
后妃下
玄宗元獻皇后楊氏　肅宗張皇后
肅宗韋妃　肅宗章敬皇后吳氏
代宗崔妃　代宗睿貞皇后沈氏
代宗貞懿皇后獨孤氏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
德宗韋妃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　憲宗孝明皇后鄭氏
女學士尚宮宋氏　穆宗恭僖皇后王氏
敬宗郭貴妃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
穆宗宣懿皇后韋氏　武宗王賢妃
宣宗元昭皇后晁氏　懿宗惠安皇后王氏
昭宗積善皇后何氏
舊唐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三
李密
舊唐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
王世充　竇建德
舊唐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五
薛舉 子仁杲　李軌
劉武周 苑君璋附　高開道
劉黑闥 徐圓朗附

舊唐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六

蕭銑　杜伏威

輔公祏 闞稜 王雄誕附　沈法興

李子通 朱粲 林士弘 張善安附　羅藝

梁師都 劉季真 李子和附

舊唐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七

裴寂

劉文靜 弟文起 子樹藝 李孟嘗 劉世龍 趙文恪 張平高 李思行 李高遷 許世緒 劉師立 錢九隴 樊興
公孫武達 龐卿惲 張長遜 李安遠附

舊唐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八

唐儉　長孫順德

劉弘基　殷嶠

劉政會　柴紹 平陽公主 馬三寶附

武士彠 兄士稜 士逸

舊唐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九

屈突通 子壽 詮 詮子仲翔　任瓌

丘和 子行恭 行恭子神勣　許紹 嫡孫力士 力士子欽明 紹次子智仁 少子圉師

李襲志 弟襲譽 兄子懷儼

姜謩 子行本 行本子簡 簡子晞 簡弟柔遠 柔遠子皎 皎子慶初

舊唐書卷六十

列傳第十

宗室 太祖諸子 代祖諸子

永安王孝基

淮安王神通 子道彥 孝察 孝同 孝慈 孝友 孝節 孝銳 孝逸

襄邑王神符　長平王叔良

襄武王琛　河間王孝恭 子晦 孝恭 弟瓌 璥

廬江王瑗 王君廓附　淮陽王道玄

江夏王道宗　隴西王博乂

舊唐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十一

溫大雅 子無隱 弟彥博 大有 彥博子振 挺　陳叔達

竇威 子惲 兄子軌 軌子奉節 軌弟琮 從子抗 抗子衍 靜 靜子逵 抗季子誕 誕子孝慈 孝慈子希玠 誕少子孝諶
抗季弟璡

舊唐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十二

李綱 子少植 少植子安仁　鄭善果 從兄元璹

楊恭仁 子思訓 思訓孫睿交 恭仁弟續 續孫執柔 執柔子滔 執柔弟執一 恭仁少弟師道 師道兄子師玄

皇甫無逸　李大亮 族孫迥秀

舊唐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十三

封倫 子言道 兄子行高　蕭瑀 子銳 兄子鈞 鈞子瓘 鈞兄子嗣業

裴矩 子宣機　宇文士及

舊唐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十四

高祖二十二子

隱太子建成　衛王元霸

巢王元吉　楚王智雲

荊王元景　漢王元昌

酆王元亨　周王元方
徐王元禮　韓王元嘉
彭王元則　鄭王元懿
霍王元軌　虢王鳳
道王元慶　鄧王元裕
舒王元名　魯王靈夔
江王元祥　密王元曉
滕王元嬰
舊唐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十五
高士廉 子履行 真行　長孫無忌
舊唐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十六
房玄齡 子遺直 遺愛　杜如晦 弟楚客 叔淹
舊唐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十七
李靖 弟客師 客師孫令問 令問孫彥芳　李勣 孫敬業
舊唐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十八
尉遲敬德　秦叔寶
程知節　段志玄
張公謹 子大象 大安
舊唐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十九
侯君集　張亮
薛萬徹 兄萬均 弟萬備 盧祖尚 劉世讓 劉蘭 李君羨附
舊唐書卷七十
列傳第二十
王珪　戴冑 兄子至德
岑文本 兄子長倩 長倩子羲 格輔元附　杜正倫
舊唐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魏徵
舊唐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虞世南　李百藥
褚亮 李玄道 李守素附
舊唐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薛收 兄子元敬 從子稷 子元超　姚思廉
顏師古 弟相時　令狐德棻 鄧世隆 顧胤 李延壽 李仁實附
孔穎達 司馬才章 馬嘉運附 王恭
舊唐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劉洎　馬周
崔仁師 孫湜 湜子論 湜弟液 液弟滌
舊唐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蘇世長 子良嗣　韋雲起 孫方質
孫伏伽　張玄素
舊唐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太宗諸子
恆山王承乾 楚王寬
吳王恪子成王千里孫信安王禕 濮王泰
庶人祐 蜀王愔
蔣王惲 越王貞子琅邪王沖
紀王慎 江王囂
代王簡 趙王福
曹王明
舊唐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韋挺子待價族弟萬石 楊纂族子弘禮弘武弘武子元亨元禧
劉德威子審禮 閻立德弟立本
柳亨族子範孫渙澤兄子奭 崔義元子神慶
舊唐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于志寧 高季輔
張行成族孫易之昌宗
舊唐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祖孝孫 傅仁均
傅奕 李淳風
呂才
舊唐書卷八十
列傳第三十
褚遂良 韓瑗
來濟 上官儀
舊唐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崔敦禮 盧承慶
劉祥道 李敬玄
李義琰 孫處約
樂彥瑋 趙仁本
舊唐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許敬宗 李義府子湛
舊唐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郭孝恪 張儉
蘇定方 薛仁貴
程務挺 張士貴
趙道興
舊唐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劉仁軌 郝處俊
裴行儉子光庭
舊唐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唐臨孫紹 張文瓘兄文琮從弟文收
徐有功
舊唐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高宗中宗諸子

燕王忠　原王孝
澤王上金　許王素節
孝敬皇帝弘裴居道　章懷太子賢子邠王守禮
懿德太子重潤　庶人重福
節愍太子重俊　殤帝重茂

舊唐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裴炎　劉禕之
魏玄同　李昭德

舊唐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韋思謙子承慶嗣立　陸元方子象先
蘇瓌子頲

舊唐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狄仁傑孫兼謨　王方慶
姚璹弟班

舊唐書卷九十
列傳第四十
王及善　杜景儉
朱敬則　楊再思
李懷遠子景伯景伯子彭年　豆盧欽望張光輔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附

舊唐書卷九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桓彥範　敬暉
崔元暐　張柬之

袁恕己

舊唐書卷九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魏元忠
韋安石子陟斌子況從父兄子抗從祖兄子巨源趙彥昭附
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附

舊唐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婁師德　王孝傑
唐休璟　張仁愿
薛訥　王晙

舊唐書卷九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蘇味道　李嶠
崔融　盧藏用
徐彥伯

舊唐書卷九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睿宗諸子
讓皇帝憲　惠莊太子撝
惠文太子範　惠宣太子業
隋王隆悌

舊唐書卷九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姚崇　宋璟

舊唐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劉幽求　鍾紹京
郭元振　張說 子均 垍 陳希烈附
舊唐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魏知古　盧懷慎 子奐
源乾曜 從孫光裕 光裕子洧　李元紘
李暹　韓休
裴耀卿 孫佶
舊唐書卷九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崔日用 從兄日知　張嘉貞 弟嘉祐
蕭嵩 子華　張九齡 姪仲方
李適之 子季卿　嚴挺之
舊唐書卷一百
列傳第五十
尹思貞　李傑
解琬　畢構
蘇珦 子晉　鄭惟忠
王志愔　盧從愿
李朝隱　裴漼 從祖弟寬
王丘
舊唐書卷一百一
列傳第五十一
李乂　薛登
韋湊 從子虛心 虛舟　韓思復 孫佽
張廷珪　王求禮
辛替否
舊唐書卷一百二
列傳第五十二
馬懷素　褚无量
劉子玄 兄知柔 子貺 餗 彙 秩 迅 迥
徐堅　元行沖
吳兢　韋述 弟逌 迪
舊唐書卷一百三
列傳第五十三
郭虔瓘 張嵩附　郭知運 子英傑
王君㚟 賈師順附　張守珪
牛仙客　王忠嗣
舊唐書卷一百四
列傳第五十四
高仙芝　封常清
哥舒翰
舊唐書卷一百五
列傳第五十五
宇文融　韋堅
楊慎矜　王鉷
舊唐書卷一百六
列傳第五十六
李林甫　楊國忠
張暐　王琚
王毛仲 陳玄禮附

舊唐書卷一百七
列傳第五十七
玄宗諸子
靖德太子琮 庶人瑛
棣王琰 庶人瑤
靖恭太子琬 庶人琚
夏悼王一 儀王璲
潁王璬 懷哀王敏
永王璘 壽王瑁
延王玢 盛王琦
濟王環 信王瑝
義王玭 陳王珪
豐王珙 恆王瑱
涼王璿 汴哀王璥
舊唐書卷一百八
列傳第五十八
韋見素 子諤 益 益子顗 崔圓
崔渙 子縱 杜鴻漸
舊唐書卷一百九
列傳第五十九
馮盎 阿史那社尒 子道真 叔祖蘇尼失 蘇尼失子忠
契苾何力 黑齒常之
李多祚 李嗣業
白孝德
舊唐書卷一百十
列傳第六十
李光弼 王思禮
鄧景山 辛雲京
舊唐書卷一百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
崔光遠 房琯 子孺復 從子式
張鎬 高適
暢璀
舊唐書卷一百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李暠 族弟齊物 族弟若水 齊物子復 李嶧
李國貞 子錡 李峘 弟嶧 峴
李巨 子則之
舊唐書卷一百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苗晉卿 裴冕
裴遵慶 子向 向子寅 寅子樞
舊唐書卷一百十四
列傳第六十四
魯炅 裴茙
來瑱 周智光
舊唐書卷一百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崔器 趙國珍
崔瓘 敬括
韋元甫 魏少遊
衛伯玉 李承

舊唐書卷一百十六

列傳第六十六

肅宗代宗諸子 肅宗十三子 代宗二十子

越王係　承天皇帝倓

衛王佖　彭王僅

兗王僩　涇王侹

鄆王榮　襄王僙

杞王倕　召王偲

恭懿太子佋　定王侗

淮陽王僖　昭靖太子邈

均王遐　睦王述

丹王逾　恩王連

韓王迥　簡王遘

益王迺　隋王迅

荊王選　蜀王遡

忻王造　韶王暹

嘉王運　端王遇

循王遹　恭王通

原王逵　雅王逸

舊唐書卷一百十七

列傳第六十七

嚴武　郭英乂

崔寧 弟寬 密 從孫蠡 蠡子蕘 蕘子黯

嚴震　嚴礪

舊唐書卷一百十八

列傳第六十八

元載 王昂 郁誼附 李少良　王縉

楊炎　黎幹 劉忠翼附

庾準

舊唐書卷一百十九

列傳第六十九

楊綰　崔祐甫 子植 植再從兄倰

常袞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

列傳第七十

郭子儀 子曜 晞 曖 曙 晤 映 晞子鋼 曖子釗 鏦 子儀弟幼明 幼明子昕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第七十一

僕固懷恩　梁崇義

李懷光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二

列傳第七十二

張獻誠 弟獻恭 獻甫 獻恭子煦　路嗣恭 子恕

曲環　崔漢衡

楊朝晟　樊澤

李叔明　裴胄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三

列傳第七十三

劉晏　第五琦

班宏　王紹

李巽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第七十四
薛嵩 子平 嵩弟崿　令狐彰 子建 運 通
田神功 弟神玉　侯希逸
李正己 子納 納子師古 師道 宗人洧附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五
列傳第七十五
張鎰 喬河清附　劉從一
蕭復　柳渾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六
列傳第七十六
李揆　李涵
陳少遊　盧惎
裴諝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七
列傳第七十七
姚令言　張光晟
源休　喬琳
張涉　蔣鎮
洪經綸　彭偃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八
列傳第七十八
段秀實 子伯倫　顏真卿 子頵 碩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九
列傳第七十九
韓滉 子皋 弟洄
張延賞 子弘靖 弘靖子文規 次宗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
列傳第八十
王璵 道士李國禎附　李泌 子繁 顧況附
崔造　關播 李元平附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第八十一
李勉　李皐 子象古 道古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二
列傳第八十二
李抱玉　李抱真
王虔休　盧從史
李芃　李澄 族弟元素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第八十三
李晟 子愿 聰 聽 憲 愬 恕 惎 王佖附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第八十四
馬燧 子暢 燧兄炫　渾瑊 子鎬 鐬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五
列傳第八十五
盧杞 子元輔　白志貞
裴延齡　韋渠牟
李齊運　李實
韋執誼　王叔文 王伾附
程异　皇甫鎛 弟鏄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六

列傳第八十六

竇參 從子申　齊映

劉滋 從兄贊　盧邁

崔損　齊抗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七

列傳第八十七

徐浩　趙涓 子博宣

劉太真　李紓

邵說　于邵

崔元翰　于公異

呂渭 子溫 恭 儉 讓　鄭雲逵

李益　李賀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八

列傳第八十八

趙憬　韋倫

賈耽　姜公輔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九

列傳第八十九

陸贄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

列傳第九十

韋皋 劉闢附　張建封

盧羣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第九十一

田承嗣 姪悅 子緒 緒子季安　田弘正 子布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二

張孝忠 子茂昭 茂宗 茂和 茂昭子克勤 陳楚附

列傳第九十二

李寶臣 子惟岳 惟誠 惟簡 惟簡子元本　王武俊 子士真 士平 士則 士真子承宗 承元

王廷湊 子元逵 元逵子紹鼎 紹懿 紹鼎子景崇 景崇子鎔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三

列傳第九十三

李懷仙 朱希彩附　朱滔

劉怦 子濟 澭 濟子總　程日華 子懷直 懷直子權

李全略 子同捷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四

列傳第九十四

尙可孤　李觀

戴休顏　陽惠元

李元諒　韓游瓌

賈隱林　杜希全

尉遲勝　邢君牙

楊朝晟 重見　張敬則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五

列傳第九十五

劉玄佐 子士寧 李萬榮附　董晉

陸長源　劉全諒

李忠臣　李希烈

吳少誠 弟少陽 子元濟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六

列傳第九十六

薛播　鮑防
李自良　李說
嚴綬　蕭昕
杜亞　王緯
李若初　于頎
盧徵　楊憑
鄭元　杜兼
裴玢　薛伾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列傳第九十七
杜黃裳　高郢 子定
杜佑 子式方 從郁 從郁子敏 式方子悰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八
列傳第九十八
裴垍　李吉甫
李藩　權德輿 子璩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九
列傳第九十九
于休烈 子肅 敖子琮 肅子敖　令狐峘
歸崇敬 子登 登子融　奚陟
張薦 子又新 希復 希復子璜　蔣乂 子係伸
柳登 弟冕 子璟　沈傳師 子詢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
列傳第一百
德宗順宗諸子
舒王誼　通王諶
虔王諒　肅王詳
文敬太子謜　資王謙
代王諲　昭王誠
欽王諤　珍王諴
郯王經　均王緯
溆王縱　莒王紓
密王綢　郇王綜
邵王約　宋王結
集王緗　冀王絿
和王綺　衡王絢
欽王續　會王纁
福王綰　珍王繕
撫王紘　岳王緄
袁王紳　桂王綸
翼王綽　蘄王緝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一
列傳第一百一
高崇文 子承簡　伊慎
朱忠亮　劉昌裔
范希朝　王鍔 子稷
閻巨源　孟元陽
趙昌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二
列傳第一百二
馬璘　郝廷玉
王栖曜 子茂元　劉昌 子士涇

李景略　張萬福
高固　郝玼
段佐　史敬奉 野詩良輔附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三
列傳第一百三
姚南仲　劉迺 子伯芻 孫寬夫 端夫 曾孫允章附
袁高　段平仲
薛存誠 子廷老 廷老子保遜 保遜子昭緯　盧坦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四
列傳第一百四
孔巢父 從子戡 戣 戢　許孟容
呂元膺　劉栖楚
張宿　熊望
柏耆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第一百五
穆寧 子贊 質 員 賞　崔邠 弟酆 郾 鄲
竇羣 兄常 牟 弟庠 鞏　李遜 弟建
薛戎 弟放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六
列傳第一百六
于頔　韓弘 子公武 弘弟充 李質附
王智興 子晏平 晏宰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七
列傳第一百七
王翃 兄翊　郗士美
李鄘　辛祕
馬總　韋弘景
王彥威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八
列傳第一百八
武元衡 從父弟儒衡　鄭餘慶 子澣 澣子允謨 茂林 處誨 從讜
韋貫之 兄綬 弟纁 子澳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九
列傳第一百九
衛次公　鄭絪 子祗德 祗德子顥
韋處厚　崔羣
路隨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
列傳第一百十
韓愈　張籍
孟郊　唐衢
李翱　宇文籍
劉禹錫　柳宗元
韋辭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一
列傳第一百十一
李光進 弟光顏　烏重胤
王沛 子逵　李珙
李祐　董重質
楊元卿 子延宗　劉悟 子從諫 孫稹
劉沔　石雄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二
列傳第一百十二
潘孟陽　李偁
王遂　曹華
韋綬　鄭權
盧士玫　韓全義
高霞寓　高瑀
崔戎　陸亘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三
張正甫子毅夫 毅夫子禕
列傳第一百十三
孟簡　胡証
崔元略子鉉 鉉子沆 元略弟元受 元式 元儒
杜元穎　崔弘禮
李虞仲　王質
盧簡辭兄簡能 弟弘正 簡求 簡能子知猷 簡求子嗣業 汝弼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四
列傳第一百十四
王播子式 弟炎 起 起子龜 龜子蕘 炎子鐸　李絳
楊於陵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五
列傳第一百十五
韋夏卿　王正雅族孫凝
柳公綽子仲郢 孫璧 玭 弟公權 伯父子華 子華子公度
崔玄亮　溫造子璋
郭承嘏　殷侑孫盈孫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列傳第一百十六
元稹龐嚴附　白居易弟行簡 敏中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七
列傳第一百十七
趙宗儒　竇易直
李逢吉　段文昌子成式
宋申錫　李程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八
列傳第一百十八
韋溫蕭祐附　獨孤郁弟朗
錢徽子可復　高釴弟銖 鍇
馮宿弟定 審　封敖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九
列傳第一百十九
李訓　鄭注
王涯　王璠
賈餗　舒元輿
郭行餘　羅立言
李孝本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
列傳第一百二十
裴度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一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李勣　張仲方
裴潾 張皋附　李中敏
李甘　高元裕 兄少逸
李漢　李景儉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二
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令狐楚 弟定 子緒綯 綯子滈　牛僧孺 子蔚叢 蔚子徽
蕭俛 弟傑 從弟俶 俶子廩　李石 弟福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三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鄭覃 弟朗　陳夷行
李紳 吳汝納附　李回
李珏　李固言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四
列傳第一百二十四
李德裕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五
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憲宗二十五子　穆宗五子
敬宗五子　文宗二子
武宗五子　宣宗十一子
懿宗八子　僖宗二子
昭宗十子 嗣襄王熅 朱玫 王行瑜附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六
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李宗閔　楊嗣復 子授損技拭捴

楊虞卿 弟漢公 從兄汝士　馬植
李讓夷　魏謩
周墀　崔龜從
鄭肅　盧商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七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崔慎由 弟安潛 伯父能 能子彥曾 慎由子胤　崔珙 兄琯 弟瑨璵璩球 璵子澹 澹子遠
盧鈞　裴休
楊收 兄發 弟嚴 子鉅鏻 嚴子涉注　韋保衡
路巖　夏侯孜
劉瞻　劉瑑
曹確　畢諴
杜審權 子讓能 彥林 弘徽　劉鄴
豆盧瑑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八
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趙隱 弟騭 子光逢 光裔 光胤　張禓 子文蔚 濟美 貽憲
李蔚　崔彥昭
鄭畋　盧攜
王徽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九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蕭遘　孔緯
韋昭度　崔昭緯
張濬　朱朴
鄭綮　劉崇望 兄崇龜 弟崇魯 崇謨

徐彥若　陸扆
柳璨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
列傳第一百三十
朱克融　李載義
楊志誠　張仲武 子直方
張允伸　張公素
李可舉　李全忠 子匡威 匡籌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一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史憲誠 子孝章　何進滔 子弘敬
韓允忠 子簡　樂彥禎 子從訓
羅弘信 子威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二
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王重榮 子珂　王處存 弟處直
諸葛爽　高駢 畢師鐸 秦彥附
時溥　朱瑄 弟瑾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三
列傳第一百三十三
外戚
獨孤懷恩
竇德明 姪懷真 族弟孝諶 孝諶子希瑊 希球 希瓘 希瓘從父弟維鍌
長孫敞 從父弟操 趙持滿附
武承嗣 子延秀 從父弟三思 三思子崇訓 從祖弟懿宗 攸暨 攸暨妻太平公主 從父弟攸緒 薛懷義附
韋温　王仁皎 子守一
吳溆 弟湊　竇覦
柳晟　王子顏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四
列傳第一百三十四
宦官
楊思勗　高力士
李輔國　程元振
魚朝恩 劉希暹 賈明觀附　竇文場
霍仙鳴　俱文珍
吐突承璀　王守澄
田令孜　楊復光
楊復恭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五上
列傳第一百三十五上
良吏上
韋仁壽　陳君賓
張允濟　李桐客
李素立 孫至遠 至遠子畬　薛大鼎
賈敦頤 弟敦實　李君球
崔知温　高智周
田仁會 子歸道　韋機 孫岳 岳子景駿
權懷恩 叔祖萬紀　馮元常 弟元淑
蔣儼　王方翼
薛季昶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五下
列傳第一百三十五下

良吏下
裴懷古　張知謇兄知玄 知晦 弟知泰 知默
楊元琰　倪若水
李濬　楊嶠
宋慶禮　姜師度
強循和逢堯附　潘好禮
楊茂謙　楊瑒
崔隱甫　李尚隱
呂諲　蕭定
蔣沇　薛珏
李惠登　任迪簡
范傳正　袁滋
薛苹　閻濟美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六上
列傳第一百三十六上
酷吏上
來俊臣　周興
傅遊藝　丘神勣
索元禮　侯思止
萬國俊　來子珣
王弘義　郭霸
吉頊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六下
列傳第一百三十六下
酷吏下
姚紹之　周利貞

王旭　吉溫王鉤 嚴安之 盧鉉附
羅希奭　毛若虛
敬羽裴昇 畢曜附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上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上
忠義上
夏侯端　劉感
常達　羅士信
呂子臧　張道源族子楚金附
李公逸　張善相
李玄通　敬君弘
馮立　謝叔方
王義方　成三郎
尹元貞　高叡子仲舒 崔琳附
王同皎周憬附　蘇安恆
俞文俊　王求禮
燕欽融郎岌附　安金藏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下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下
忠義下
李憕子源 彭 彭孫景讓　張介然
崔無詖　盧奕
蔣清　顏杲卿子泉明
薛愿龐堅附　張巡姚誾附
許遠　程千里
袁光庭　邵真

符璘　趙曄
石演芬 張名振附　張伾
甄濟　劉敦儒
高沐　賈直言
庾敬休　辛讜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八
列傳第一百三十八
孝友
李知本　張志寬
劉君良 宋興貴 張公藝附　王君操 周智壽 智爽 許坦 王少玄附
趙弘智　陳集原
元讓　裴敬彝
裴守真 子子餘　李日知
崔沔　陸南金 弟趙璧
張琇 兄瑝　梁文貞 李處恭 張鋭貞 呂元簡附
崔衍　丁公著
羅讓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上
列傳第一百三十九上
儒學上
徐文遠　陸德明
曹憲 許淹 李善 公孫羅附　歐陽詢 子通
朱子奢　張士衡
賈公彥 李玄植附　張後胤
蓋文達 宗人文懿　谷那律
蕭德言　許叔牙 子子儒
敬播　劉伯莊 子之宏
秦景通　羅道琮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下
列傳第一百三十九下
儒學下
邢文偉　高子貢
郎餘令　路敬淳
王元感　王紹宗
韋叔夏　祝欽明
郭山惲　柳冲
盧粲　尹知章 孫季友附
徐岱　蘇弁 兄袞 冕
陸質　馮伉
韋表微　許康佐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上
文苑上
孔紹安 子禎 孫若思　袁朗 弟承序 利貞 孫誼
賀德仁　庾抱
蔡允恭　鄭世翼
謝偃　崔信明
張蘊古　劉胤之 弟子延祐 兄子藏器
張昌齡　崔行功
孟利貞　董思恭
元思敬　徐齊聃
杜易簡 從祖弟審言　盧照鄰

楊炯　王勃兄勔勮
駱賓王　鄧玄挺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中
列傳第一百四十中
文苑中
郭正一　元萬頃范履冰　苗神客　周思茂　胡楚賓附
喬知之弟侃備　劉希夷附　劉允濟
富嘉謨吳少微　谷倚附　員半千丘悅附
劉憲王適　司馬鍠　梁載言附　沈佺期弟全交
陳子昂閭丘均附　宋之問
閻朝隱王無競　李適　尹元凱附　賈曾子至
許景先　賀知章賀朝　萬齊融　張若虛　邢巨　包融　李登之附
席豫徐安貞附　齊澣
王澣　李邕
孫逖子成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下
文苑下
李華　蕭穎士李翰附
陸據　崔顥
王昌齡　孟浩然
元德秀　王維
李白　杜甫
吳通玄兄通微　王仲舒
崔咸　唐次子扶　持　持子彥謙
劉蕡　李商隱

溫庭筠　薛逢子廷珪
李拯　李巨川
司空圖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一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
方伎
崔善爲　薛頤
甄權弟立言　宋俠
許胤宗　乙弗弘禮
袁天綱　孫思邈
明崇儼　張憬藏
李嗣眞　張文仲李虔縱　韋慈藏附
尚獻甫裴知古附　孟詵
嚴善思　金梁鳳
張果　葉法善
僧玄奘　神秀慧能　普寂　義福附
一行泓附　桑道茂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二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
隱逸
王績　田遊巖
史德義　王友貞
盧鴻一　王希夷
衛大經　李元愷
王守愼　徐仁紀
孫處玄　白履忠

王遠知　潘師正
劉道合　司馬承禎
吳筠　孔述睿 子敏行
陽城　崔覲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三
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列女
李德武妻裴氏　楊慶妻王氏 獨孤師仁乳母王氏附
楊三安妻李氏　魏衡妻王氏
樊會仁母敬氏　絳州孝女衛氏
濮州孝女賈氏　鄭義宗妻盧氏
劉寂妻夏侯氏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
楊紹宗妻王氏　于敏直妻張氏
冀州女子王氏　樊彥琛妻魏氏
鄒保英妻奚氏 古玄應妻高氏附　宋庭瑜妻魏氏
崔繪妻盧氏　奉天縣竇氏二女
盧甫妻李氏 王泛妻裴氏附　鄒待徵妻薄氏
李湍妻　董昌齡母楊氏
韋雍妻蘭陵縣君蕭氏　衡方厚妻武昌縣君程氏
女道士李玄真　孝女王和子 鄭神佐女附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上
突厥上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下
突厥下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迴紇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六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上
吐蕃上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六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下
吐蕃下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七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
南蠻　西南蠻
林邑　婆利
盤盤　真臘
陀洹　訶陵
墮和羅　墮婆登
東謝蠻　西趙蠻
牂柯蠻　南平獠
東女國　南詔蠻
驃國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
西戎
泥婆羅　黨項羌
高昌　吐谷渾
焉耆　龜茲

疎勒　于闐
天竺　罽賓
康國　波斯
拂菻　大食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九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上
東夷
高麗　百濟
新羅　倭國
日本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九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下
北狄
鐵勒　契丹
奚　室韋
靺鞨　渤海靺鞨
霫　烏羅渾
舊唐書卷二百上
列傳第一百五十上
安祿山 子慶緒　高尚
孫孝哲　史思明 朝義
舊唐書卷二百下
列傳第一百五十下
朱泚　黃巢
秦宗權
舊唐書目錄

舊唐書目錄考證

玄宗元獻皇后楊氏○臣德潛按兩傳係玄宗后妃而廢后王氏武惠妃楊貴妃列后妃卷上元獻皇后又列卷下于體例未合因舊時分定卷帙不復更改

漢武王瓌○臣德潛按前河間王孝恭下既附見孝恭孫瓌與瓌事實矣此又書漢武王瓌而並未立傳明係複見今刪

高士廉○子履行眞行有事實而不書其名明闕略也今已補出後倣此

玄宗諸子○臣德潛按原本庶人瑛下有皇太子亨即肅宗也已見本紀中此處不應更列今刪

楊朝晟○臣酉按前七十二卷中已有楊朝晟傳矣此又見九十四卷中明係重複因兩傳略有異同故仍存其目

宦官○臣酉按本文無傳者不應列名目中原本于高力士下有袁思藝于王守澄下有仇士良于楊復恭下有劉季述王奉先韓全誨皆有目無傳者也今刪

舊唐書目錄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本紀第一

高祖

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姓李氏諱淵其先隴西狄道人涼武昭王暠七代孫也暠生歆歆生重耳仕魏爲弘農太守重耳生熙爲金門鎭將領豪傑鎭武川因家焉儀鳳中追尊宣皇帝熙生天錫仕魏爲幢主大統中贈司空儀鳳中追尊光皇帝皇祖諱虎後魏左僕射封隴西郡公與周文帝及太保李弼大司馬獨孤信等以功參佐命當時稱爲八柱國家仍賜姓大野氏周受禪追封唐國公諡曰襄至隋文帝作相還復本姓武德初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陵曰永康皇考諱昞周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襲唐國公諡曰仁武德初追尊元皇帝廟號世祖陵曰興寧高祖以周天和元年生於長安七歲襲唐國公及長倜儻豁達任性眞率寬仁容衆無貴賤咸得其歡心隋受禪補千牛備身文帝獨孤皇后卽高祖從母也由是特見親愛累轉譙隴岐三州刺史有史世良者善相人謂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爲人主願自愛勿忘鄙言高祖頗以自負大業初爲滎陽樓煩二郡太守徵爲殿內少監九年遷衞尉少卿遼東之役督運於懷遠鎭及楊玄感反詔高祖馳驛鎭弘化郡兼知關右諸軍事高祖歷試中外素樹恩德及是結納豪傑衆多款附時煬帝多所猜忌人懷疑懼會有詔徵高祖詣行在所遇疾未謁時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舅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高祖聞之益懼因縱酒沉湎納賄以混其迹焉十一年煬帝幸汾陽宮命高祖往山西河東黜陟討捕師次龍門賊帥母端兒帥衆數千薄於城下高祖從十餘騎擊之所射七十發皆應弦而倒賊乃大潰十二年遷右驍衞將軍十三年爲太原留守郡丞王威武牙郎將高君雅爲副將羣賊蜂起江都阻絕太宗與晉陽令劉文靜首謀勸舉義兵俄而馬邑校尉劉武周據汾陽宮舉兵反太宗與王威高君雅將集兵討之高祖乃命太宗與劉文靜及門下客長孫順德劉弘基各募兵旬日間衆且一萬密遣使召世子建成及元吉于河東威君雅見兵大集恐高祖爲變相與疑懼請高祖祈雨於晉祠將爲不利晉陽鄉長劉世龍知之以告高祖高祖陰爲之備五月甲子高祖與威君雅視事太宗密嚴兵於外以備非常遣開陽府司馬劉政會告威等謀反卽斬之以徇遂起義兵甲戌遣劉文靜使於突厥始畢可汗令率兵相應六月甲申命太宗將兵徇西河下之癸巳建大將軍府幷置三軍分爲左右以世子建成爲隴西公左領大都督左統軍隸焉太宗爲燉煌公右領大都督右統軍隸焉裴寂爲大將軍府長史劉文靜爲司馬石艾縣長殷開山爲掾劉政會爲屬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等分爲左右統軍開倉庫以賑窮乏遠近響應秋七月壬子高祖率兵西圖關中以元吉爲鎭北將軍太原留守癸丑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丙辰師次靈石縣營於賈胡堡隋武牙郎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給高祖命旋師太宗切諫乃止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爲霍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此神不欺趙無恤豈負我哉八月辛巳高祖引師趨霍邑斬宋老生平霍邑丙戌進下臨汾郡及絳郡癸巳至龍門突厥始畢可汗遣康稍利率兵五百人馬二千疋與劉文靜會于麾下隋驍衞大將軍屈突通鎭河東津梁斷絕關中向義者頗以爲阻河東水濱居人競進舟檝不謀而至前後數百人九月壬寅馮翊賊帥孫華土門賊帥白玄度各率其衆送款幷具舟檝以待義師高祖令華與統軍王長諧劉弘基引兵渡河屈突通遣其武牙郎將桑顯和率衆數千夜襲長諧義師不利太宗以遊騎數百掩其後顯和潰散義軍復振丙辰馮翊太守蕭造以郡來降戊午高祖親率衆圍河東屈突通自守不出乃命攻城不利而還文武將吏請高祖領太尉加置僚佐從之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來降庚申高祖率軍濟河舍于長春宮三秦士庶至者日以千數高祖禮之咸過所望人皆喜悅丙寅遣隴西公建成司馬劉文靜屯兵永豐倉兼守潼關以備他盜太宗率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前後數萬人自渭北徇三輔所至皆下高祖從弟父神通起兵鄠縣柴氏婦舉兵於司竹至是並與太宗會鄠縣賊帥丘師利李仲文盩厔賊帥何潘仁等合衆數萬來降乙亥命太宗自渭汭屯兵阿城隴西公建成自新豐趨霸上

高祖率大軍自下邽西上經過離行宮園苑悉罷之宮女放還親屬冬十月辛巳至長樂宮有衆二十萬京師留守刑部尚書衛文昇右翊衛將軍陰世師京兆郡丞滑儀挾代王侑以拒義師高祖遣使至城下諭以匡復之意再三皆不報諸將固請圍城十一月丙辰攻拔京城衛文昇先已病死以陰世師滑儀等拒義兵並斬之癸亥率百僚備法駕立代王侑為天子遙尊煬帝為太上皇大赦改元為義寧甲子隋帝詔加高祖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大丞相進封唐王總錄萬機以武德殿為丞相府改教為令以隴西公建成為唐國世子太宗為京兆尹改封秦公姑臧公元吉為齊公十二月癸未丞相府置長史司錄已下官僚金城賊帥薛舉寇扶風命太宗為元帥擊之遣趙郡公孝恭招慰山南所至皆下癸巳太宗大破薛舉之衆於扶風屈突通自潼關奔東都劉文靜等追擒於閿鄉虜其衆數萬河池太守蕭瑀以郡降丙午遣雲陽令詹俊武功縣正李仲袞徇巴蜀下之二年春正月戊辰世子建成為撫寧大將軍東討元帥太宗為副總兵七萬徇地東都二月清河賊帥竇建德僭稱長樂王吳興人沈法興據丹陽起兵三月丙辰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弒隋太上皇於江都宮立秦王浩為帝自稱大丞相徙封太宗為趙國公戊辰隋帝進高祖相國總百揆備九錫之禮唐國置丞相以下立皇高祖已下四廟於長安通義里第夏四月辛卯停竹使符頒銀菟符於諸郡戊戌世子建成及太宗自東都班師五月乙巳天子詔高祖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王后王女爵命之號一遵舊典戊午隋帝詔曰天禍隋國大行太上皇遇盜江都酷甚望夷釁深驪北憫予小子奄造丕愆哀號永感心情糜潰仰惟荼毒仇復靡申形影相弔罔知啓處相國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東征西怨致九合於諸侯決百勝於千里糾率夷夏大庇氓黎保乂朕躬繫王是賴德侔造化功格蒼旻兆庶歸心曆數斯在屈為人臣載違天命在昔虞夏揖讓相推苟非重華誰堪命禹當今九服崩離三靈改卜大運去矣請避賢路兆謀布德顧己莫能私僮命駕須歸藩國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廢豈其如是庶憑稽古之聖以誅四凶幸值惟新之恩預充三恪雪寃恥於皇祖守禋祀為孝孫朝聞夕殞及泉無恨今遵故事遜于舊邸庶官羣辟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趨上尊號若釋重負感泰兼懷假手真人俾除醜逆濟濟多士明知朕意仍勑有司凡有表奏皆不得以聞遣使持節兼太保刑部尚書光祿大夫梁郡公蕭造兼太尉司農少卿裴之隱奉皇帝璽綬于高祖高祖辭讓百寮上表勸進至于再三乃從之隋帝遜于舊邸改大興殿為太極殿甲子高祖即皇帝位於太極殿命刑部尚書蕭造兼太尉告於南郊大赦天下改隋義寧二年為唐武德元年官人百姓賜爵一級義師所行之處給復三年罷郡置州改太守為刺史丁卯宴百官于太極殿賜帛有差東都留守官共立隋越王侗為帝壬申命相國長史裴寂等脩律令六月甲戌太宗為尚書令相國府長史裴寂為尚書右僕射相國府司馬劉文靜為納言隋民部尚書蕭瑀相國府司錄竇威並為內史令廢隋大業律令頒新格己卯備法駕迎皇高祖宣簡公已下神主祔於太廟追謚妃竇氏為太穆皇后陵曰壽安庚辰立世子建成為皇太子封太宗為秦王齊國公元吉為齊王封宗室蜀國公孝基為永安王柱國公道玄為淮陽王長平公叔良為長平王鄭國公神通為永康王安吉公神符為襄邑王柱國德良為長樂王上開府道素為竟陵王上柱國博乂為隴西王奉慈為渤海王諸州總管加號使持節癸未封隋帝為酅國公薛舉寇涇州命秦王為西討元帥征之改封永康王神通為淮安王壬辰加秦王雍州牧餘官如故辛丑內史令竇威卒秋七月丙午刑部尚書蕭造為太子太保追封皇子玄霸為衛王西突厥遣使內附秦王與薛舉大戰於涇州我師敗績八月壬午薛舉死其子仁果復僭稱帝命秦王為元帥以討之丁亥詔曰隋太常卿高熲上柱國賀若弼並抗節不阿矯枉無撓司隸大夫薛道衡刑部尚書宇文弢左翊衛將軍董純並懷忠抱義以陷極刑宜從褒飾以慰泉壤熲可贈上柱國郯國公弼贈上柱國杞國公各令有司加謚道衡贈上開府臨河縣公弢贈上開府平昌縣公純贈柱國狄道縣公又詔曰隋右驍衛大將軍李金才左光祿大夫李敏並鼎族高門元功世胄橫受屠殺朝野稱寃然李氏將興天祚有應冥契深隱妄肆誅夷朕受命君臨志存刷蕩申寃旌善無忘寤寐金才可贈上柱國申國公敏可贈柱國觀國公又

前代酷濫子孫被流者並放還鄉里涼州賊帥李軌以其地來降拜涼州總管
封涼王九月乙巳親錄囚徒改銀菟符爲銅魚符辛未追謚隋太上皇爲煬帝
宇文化及至魏州鴆殺秦王浩僭稱天子國號許冬十月壬申朔日有蝕之李
密率衆來降封皇從父弟襄武公琛爲襄武王黃臺公瑗爲廬江王癸巳詔行
傅仁均所造戊寅曆十一月己酉以京師穀貴令四面入關者車馬牛驢各給
課米充其自食秦王大破薛仁杲於淺水原降之隴右平乙巳涼王李軌僭稱
天子於涼州詔頒五十三條格以約法緩刑十二月壬申加秦王太尉陝東道
大行臺丁丑封上柱國李孝常爲義安王庚子李密反於桃林行軍總管盛彥
師追討斬之
二年春正月乙卯初令文官遭父母喪者聽去職黃門侍郎陳叔達兼納言二
月丙戌詔天下諸宗人無職任者不在徭役之限每州置宗師一人以相統攝
丁酉竇建德攻宇文化及于聊城斬之傳首突厥閏月辛丑劉武周侵我并州
己酉李密舊將徐世勣以黎陽之衆及河南十郡降授黎州總管封曹國公賜
姓李氏庚戌上微行都邑以察氓俗即日還宮甲寅賊帥朱粲殺我使散騎常
侍段確奔洛陽夏四月乙巳王世充篡越王侗位僭稱天子國號鄭辛亥李軌
爲其僞尚書安興貴所執以降河右平突厥始畢可汗死五月己卯酅國公薨
追崇爲隋帝謚曰恭六月戊寅令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致祭仍博求其
後癸亥尚書右僕射裴寂爲晉州道行軍總管以討劉武周秋七月壬申置十
二軍以關內諸府分隸焉王世充遣其將羅士信侵我穀州士信率其衆來降
西突厥葉護可汗及高昌並遣使朝貢九月辛未賊帥李子通據江都僭稱天
子國號吳沈法興據毗陵僭稱梁王丁丑和州賊帥杜伏威遣使來降授和州
總管東南道行臺尚書令封楚王裴寂與劉武周將宋金剛戰於介州我師敗
績右武衛大將軍姜寶誼死之并州總管齊王元吉懼武周所逼奔於京師并
州陷乙未京師地震冬十月己亥封幽州總管羅藝爲燕郡王賜姓李氏黃門
侍郎楊恭仁爲納言殺民部尚書魯國公劉文靜乙卯討劉武周軍于蒲州爲
諸軍聲援壬子劉武周進圍晉州甲子上親祠華岳十一月丙子竇建德陷黎
陽盡有山東之地淮安王神通左武候大將軍李世勣皆沒於賊十二月丙申
永安王孝基工部尚書獨孤懷恩總管于筠爲劉武周將宋金剛所襲並沒焉
甲辰狩于華山壬子大風拔木
三年春正月辛巳幸蒲州命祀舜廟癸巳至自蒲州甲午李世勣於竇建德所
自拔歸國建德僭稱夏王二月丁酉京師西南地有聲如山崩庚子幸華陰工
部尚書獨孤懷恩謀反伏誅三月癸酉西突厥葉護可汗高昌王麴伯雅遣使
朝貢突厥貢條支巨鳥己卯改納言爲侍中內史令爲中書令給事郎爲給事
中甲戌內史侍郎封德彝兼中書令封賊帥劉孝真爲彭城王賜姓李氏夏四
月壬寅至自華陰於益州置行臺尚書省甲寅加秦王益州道行臺尚書令秦
王大破宋金剛於介州金剛與劉武周俱奔突厥遂平并州僞總管尉遲敬德
尋相以介州降六月壬辰徙封楚王杜伏威爲吳王賜姓李氏加授東南道行
臺尚書令丙午親錄囚徒封皇子元景爲趙王元昌爲魯王元亨爲酆王皇孫
承宗爲太原王承道爲安陸王承乾爲恆山王恪爲長沙王泰爲宜都王秋七
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丙申突厥殺劉
武周於白道冬十月庚子懷戎賊帥高開道遣使降授蔚州總管封北平郡王
賜姓李氏
四年春正月丁卯竇建德行臺尚書令胡大恩以大安鎮來降封定襄郡王賜
姓李氏辛巳命皇太子總統諸軍討稽胡三月徙封宜都王泰爲衞王竇建德
來援王世充攻陷我管州夏四月甲寅封皇子元方爲周王元禮爲鄭王元嘉
爲宋王元則爲荊王元茂爲越王初置都護府官員五月己未秦王大破竇建
德之衆於武牢擒建德河北悉平丙寅王世充舉東都降河南平秋七月甲子
秦王凱旋獻俘於太廟丁卯大赦天下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斬竇建德於
市流王世充於蜀未發爲讎人所害甲戌建德餘黨劉黑闥據漳反置山東道
行臺尚書省於洺州八月兗州總管徐圓朗舉兵反以應劉黑闥僭稱魯王冬
十月乙丑加秦王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領司徒陝東道大行臺尚書令齊王
元吉爲司空乙巳趙郡王孝恭平荊州獲蕭銑十一月甲申於洺州置大行臺

屢洛州都督府庚寅焚都督紫微宮乾陽殿會稽賊帥李子通以其地來降十
二月丁卯命秦王及齊王元吉討劉黑闥壬申徙封宋王元嘉爲徐王
五年春正月丙申劉黑闥據洺州僭稱漢東王三月丁未秦王破劉黑闥於洺
水上盡復所陷州縣黑闥亡奔突厥蔚州總管北平王高開道叛寇易州夏四
月庚戌秦王還京師高祖迎勞於長樂宮壬申代州總管定襄郡王大恩爲虜
所敗戰死六月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置諫議大夫官員秋七月丁亥吳王伏
威來朝隋漢陽太守馮盎以南越之地來降嶺表悉定八月辛亥以洺荆幷幽
交五州爲大總管府改封恆山王承乾爲中山王葬隋煬帝於揚州丙辰突厥
頡利寇雁門己未進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討擊大敗之冬十月癸酉遣齊
王元吉擊劉黑闥於洺州時山東州縣多爲黑闥所守所在殺長吏以應之行
軍總管淮陽王道玄與黑闥戰于下博道玄敗沒十一月甲申命皇太子率兵
討劉黑闥丙申幸宜州簡閱將士十二月丙辰校獵於華池庚申至自宜州皇
太子破劉黑闥於魏州斬之山東平
六年春正月吳王杜伏威爲太子太保二月辛亥校獵於驪山三月乙未幸昆
明池宴百官夏四月己未舊宅改爲通義宮曲赦京城繫囚於是置酒高會賜
從官帛各有差癸酉以尚書右僕射魏國公裴寂爲左僕射中書令宋國公蕭
瑀爲右僕射侍中觀國公楊恭仁爲吏部尚書秋七月突厥頡利寇朔州遣皇
太子及秦王屯幷州以備之八月壬子東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據丹陽反僭
稱宋王遣趙郡王孝恭及嶺南道大使永康縣公李靖討之丙寅吐谷渾內附
九月丙子突厥退皇太子班師改東都爲洛州高開道引突厥寇幽州冬十月
幸華陰十一月校獵於沙苑十二月乙巳以奉義監爲龍躍宮武功宅爲慶善
宮甲寅至自華陰
七年春正月己酉封高麗王高武爲遼東郡王百濟王扶餘璋爲帶方郡王新
羅王金真平爲樂浪郡王二月高開道爲部將張金樹所殺以其地降丁巳幸
國子學親臨釋奠改大總管府爲大都督府吳王伏威薨三月戊寅廢尚書省
六司侍郎增吏部郎中秩正四品掌選事戊戌趙郡王孝恭大破輔公祏擒之
丹陽平夏四月庚子大赦天下頒行新律令以天下大定詔遭父母喪者終
制五月造仁智宮於宜州之宜君縣李世勣討徐圓朗平之六月辛丑幸仁智
宮秋七月甲午至自仁智宮巂州地震山崩江水咽流八月戊辰突厥寇幷州
京師戒嚴壬午突厥退乙未京師解嚴冬十月丁卯幸慶善宮癸酉幸終南山
謁老子廟十一月戊辰校獵於高陵庚午至自慶善宮
八年春二月己巳親錄囚徒多所原宥夏四月造太和宮於終南山六月甲子
幸太和宮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幷州以備突厥八月幷州道
總管張公謹與突厥戰於太谷王師敗績中書令溫彥博沒於賊九月突厥退
冬十月辛巳幸周氏陂校獵因幸龍躍宮十一月辛卯幸宜州庚子講武於同
官縣改封蜀王元軌爲吳王漢王元慶爲陳王加授秦王中書令齊王元吉侍
中天策上將府司馬宇文士及權檢校侍中十二月辛酉至自宜州
九年春正月丙寅命州縣修城隍備突厥尚書左僕射魏國公裴寂爲司空二
月庚申加齊王元吉爲司徒戊寅親祠社稷三月辛卯幸昆明池夏五月辛巳
以京師寺觀不甚清淨詔曰釋迦闡教清淨爲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慾所以弘
宣勝業修植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經教檢約學徒調懺身心捨
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覺王遷謝像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有
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爲剃度託號出家嗜慾無厭營求
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闤闠驅策田產聚積貨物耕織爲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
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訛
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陷重刑黷亂真如傾毀妙法譬兹稂莠有穢嘉苗類彼
淤泥混夫清水又伽藍之地本曰淨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以來多立寺
舍不求閑曠之境唯趨喧雜之方繕采崎嶇棟宇殊拓錯舛隱匿誘納姦邪或
有接延鄽邸鄰近屠酤埃塵滿室羶腥盈道徒長輕慢之心有虧崇敬之義且
老氏垂化本實沖虛養志無爲遺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謂玄門驅馳世務尤乖
宗旨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
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守戒

律者，並令大寺觀居住，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闕、不堪供養者，並令罷遣，各還桑梓。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悉宜停斷。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罷之。事竟不行。六月庚申，秦王以皇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同謀害己，率兵誅之。詔立秦王為皇太子，繼統萬機，大赦天下。八月癸亥，詔傳位于皇太子，尊帝為太上皇，徙居弘義宮，改名太安宮。貞觀八年三月甲戌，高祖讌西突厥使者於兩儀殿，顧謂長孫無忌曰：當今蠻夷率服，古未嘗有。無忌上千萬歲壽。高祖大悅，以酒賜太宗。太宗又奉觴上壽，流涕而言曰：百姓獲安，四夷咸附，皆奉遵聖旨，豈臣之力！於是太宗與文德皇后互進御膳，并上服御衣物，一同家人常禮。是歲，閱武於城西，高祖親自臨視，勞將士而還。置酒於未央宮，三品已上咸侍。高祖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太宗奉觴上壽曰：臣早蒙慈訓，教以文道；爰從義旗，平定京邑；重以薛舉、武周、世充、建德，皆上稟睿算，幸而尅定。三數年間，混一區宇。天慈崇寵，遂蒙重任。今上天垂祐，時和歲阜，被髮左衽，並為臣妾。此豈臣智力，皆由上稟聖算。高祖大悅，羣臣皆呼萬歲，極夜方罷。九年五月庚子，高祖大漸，下詔：既殯之後，皇帝宜於別所視軍國大事。其服輕重，悉從漢制，以日易月。園陵制度，務從儉約。是日，崩於太安宮之垂拱前殿，年七十。羣臣上諡曰大武皇帝，廟號高祖。十月庚寅，葬於獻陵。高宗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曰神堯皇帝。天寶十三年二月，上尊號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

史臣曰：有隋季年，皇圖板蕩，荒主燀燎原之焰，羣盜發逐鹿之機，殄暴無厭，橫流靡救。高祖審獨夫之運去，知新主之勃興，密運雄圖，未伸龍躍，而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辭答李密之書，決神機而速若疾雷，驅豪傑而從如偃草。洎謳歌允屬，揖讓受終，刑名大剗于煩苛，爵位不踰於濫觴，繇是握金有恥，伏莽知非，人懷漢道之寬平，不責高皇之慢罵。然而優柔失斷，浸潤得行，誅文靜則議法不從，酬裴寂則曲恩太過。姦佞由之貝錦，嬖幸得以掇蜂。獻公遂間於申生，小白寧懷於召忽。一旦兵交愛子，矢集申孫，匈奴尊犯於便橋，京邑咸憂於左衽。不有聖子，王業殆哉。

贊曰：高皇創圖，勢若摧枯。國運神武，家難聖謨。言生牀第，禍切肌膚。鴟鴞之詠，無損於吾。

舊唐書卷一

舊唐書卷一考證

高祖本紀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沈炳震曰高祖初謚大武皇帝高宗上元元年改上尊號曰神堯皇帝天寶八載謚神堯大聖皇帝十三載上尊號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書中諸帝俱從十三載所上尊號而高祖獨從八載所謚故亦增入大光孝大字以昭畫一。臣宗萬按高祖本紀與溫大雅創業起居注所載略同紀蓋本諸此也惟月日參差當以通鑑為準

清河賊帥竇建德僭稱長樂王○臣德潛按建德傳大業十三年建德自稱長樂王歲在丁丑故建元丁丑隋書煬帝本紀同次年稱夏王乃武德元年此云元年稱長樂王三年稱夏王俱誤

李軌為其偽尚書安興貴所執以降○沈炳震曰新書作安修仁執本傳與新書同綱目作安興貴

五年十二月皇太子破劉黑闥于魏州斬之○沈炳震曰新書六年正月葛德威執黑闥以降二月斬之舊書劉黑闥傳同當從新書

七年五月李世勣討徐圓朗平之○沈炳震曰新書六年二月行軍總管李世勣敗徐圓朗執之兩書徐圓朗傳皆云太宗平劉黑闥進師晉州圓朗窮蹙夜遁為野人所殺是在六年二月矣當從新書唯兩傳皆云為野人所殺而新書本紀云執之亦誤

舊唐書卷一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本紀第二

太宗上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諱世民高祖第二子也母曰太穆順聖皇后竇氏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之別館時有二龍戲於館門之外三日而去高祖之臨岐州太宗時年四歲有書生自言善相謁高祖曰公貴人也且有貴子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矣高祖懼其言泄將殺之忽失所在因採濟世安民之義以爲名焉太宗幼聰睿玄鑒深遠臨機果斷不拘小節時人莫能測也大業末煬帝於鴈門爲突厥所圍太宗應募救援隸屯衞將軍雲定興營將行謂定興曰必賫旗鼓以設疑兵且始畢可汗舉國之師敢圍天子必以國家倉卒無援我張軍容令數十里幡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雲集望塵而遁矣不然彼衆我寡悉軍來戰必不能支矣定興從焉師次崞縣突厥候騎馳告始畢曰王師大至由是解圍而遁及高祖之守太原太宗時年十八有高陽賊帥魏刀兒自號歷山飛來攻太原高祖擊之深入賊陣太宗以輕騎突圍而進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於萬衆之中適會步兵至高祖與太宗又奮擊大破之時隋祚已終太宗潛圖義舉每折節下士推財養客羣盜大俠莫不願効死力及義兵起乃率兵略徇西河尅之拜右領大都督右三軍皆隸焉封燉煌郡公大軍西上賈胡堡隋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屯霍邑以拒義師會久雨糧盡高祖與裴寂議且還太原以圖後舉太宗曰本興大義以救蒼生當須先入咸陽號令天下遇小敵即班師將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此爲賊耳何以自全高祖不納促令引發太宗遂號泣於外聲聞帳中高祖召問其故對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必尅退還則必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須臾而至是以悲耳高祖乃悟而止八月己卯雨霽高祖引師趣霍邑太宗恐老生不出戰乃將數騎先詣其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者以激怒之老生果怒開門出兵背城而陣高祖與建成合陣於城東太宗及柴紹陣於城南老生麾兵疾進先薄高祖而建成墜馬老生乘之高祖與建成軍咸却太宗自南原率二騎馳下峻坂衝斷其軍引兵奮擊賊衆大敗各捨仗而走懸門發老生引繩欲上遂斬之平霍邑至河東關中豪傑爭走赴義太宗請進師入關取永豐倉以賑窮乏收羣盜以圖京師高祖稱善太宗以前軍濟河先定渭北三輔吏民及諸豪猾詣軍門請自効者日以千計扶老攜幼滿於麾下收納英俊以備僚列遠近聞者咸自託焉師次于涇陽勝兵九萬破胡賊劉鷂子幷其衆留殷開山劉弘基屯長安故城太宗自趣司竹賊帥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皆來會頓于阿城獲兵十三萬長安父老賫牛酒詣旌門者不可勝紀勞而遣之一無所受軍令嚴肅秋毫無所犯尋與大軍平京城高祖輔政受唐國內史改封秦國公會薛舉以勁卒十萬來逼渭濱太宗親擊之大破其衆追斬萬餘級略地至于隴坻義寧元年十二月復爲右元帥總兵十萬徇東都及將旋謂左右曰賊見吾還必相追躡設三伏以待之俄而隋將段達率萬餘人自後而至度三王陵發伏擊之段達大敗追奔至于城下因於宜陽新安置熊穀二州戍之而還徙封趙國公高祖受禪拜尚書令右武候大將軍進封秦王加授雍州牧武德元年七月薛舉寇涇州太宗率衆討之不利而旋九月薛舉死其子仁杲嗣立太宗又爲元帥以擊仁杲相持於折墌城深溝高壘者六十餘日賊衆十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太宗按甲以挫之賊糧盡其將牟君才梁胡郎來降太宗謂諸將軍曰彼氣衰矣吾當取之遣將軍龐玉先陣於淺水原南以誘之賊將宗羅睺併軍來拒玉軍幾敗既而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望見復迴師相拒太宗將驍騎數十入賊陣於是王師表裏齊奮羅睺大潰斬首數千級投澗谷而死者不可勝計太宗率左右二十餘騎追奔直趣折墌以乘之仁杲大懼嬰城自守將夕大軍繼至四面合圍詰朝仁杲請降俘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既而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野戰破賊其主尚保堅城王無攻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不尅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以權道迫之使其計不暇發以故尅也羅睺恃往年之勝兼復養銳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出悉兵來戰

騎擊破之擒殺甚少若不急躡還走投城仁果收而撫之則便未可得矣且其
兵衆皆隴西人一敗披退不及迴顧散歸隴外則折墌自虛我軍隨而迫之所
以懼而降也此可謂成算諸君盡不見耶諸將曰此非凡人所能及也獲賊兵
精騎甚衆還令仁果兄弟及賊帥宗羅睺翟長孫等領之太宗與之遊獵馳射
無所間然賊徒荷恩懾氣咸願効死時李密初附高祖令密馳傳迎太宗於豳
州密見太宗天姿神武軍威嚴肅驚悚歎服私謂殷開山曰眞英主也不如此
何以定禍亂乎凱旋獻捷於太廟拜太尉陝東道行臺尚書令鎭長春宮關東
兵馬並受節度尋加左武候大將軍涼州總管宋金剛之陷澮州也兵鋒甚銳
高祖以王行本尚據蒲州呂崇茂反於夏縣晉澮二州相繼陷沒關中震駭乃
手勅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河東之地謹守關西而已太宗上表曰太原
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精兵三
萬必能平殄武周克復汾晉高祖於是悉發關中兵以益之又幸長春宮親送
太宗二年十一月太宗率衆趣龍門關履冰而渡之進屯柏壁與賊將宋金剛
相持尋而永安王孝基敗於夏縣于筠獨孤懷恩唐儉並爲賊將尋相尉遲敬
德所執將還澮州太宗遣殷開山秦叔寶邀之於美良川大破之相等僅以身
免悉虜其衆復歸柏壁於是將咸請戰太宗曰金剛懸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
驍將皆在於此武周據太原專倚金剛以爲捍士卒雖衆內實空虛意在速戰
我堅營蓄銳以挫其鋒糧盡計窮自當遁走三年二月金剛竟以衆餒而遁太
宗追之至介州金剛列陣南北七里以拒官軍太宗遣總管李世勣程齩金秦
叔寶當其北翟長孫秦武通當其南諸軍戰小卻爲賊所乘太宗率精騎擊之
衝其陣後賊衆大敗追奔數十里敬德相率衆八千來降還令敬德督之與軍
營相參屈突通懼其爲變驟以爲請太宗曰昔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並能畢
命今委任敬德又何疑也於是劉武周奔於突厥并汾悉復舊地詔就軍加拜
益州道行臺尚書令七月總率諸軍攻王世充於洛邑師次穀州世充率精兵
三萬陣於慈澗太宗以輕騎挑之時衆寡不敵陷於重圍左右咸懼太宗命左
右先歸獨留後殿世充驍將單雄信數百騎夾道來逼交搶競進太宗幾爲所

敗太宗左右射之無不應弦而倒獲其大將燕頎世充乃拔慈澗之鎭歸於東
都太宗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王君
廓自洛口斷賊糧道又遣黃君漢夜從孝水河中下舟師襲迴洛城尅之黃河
已南莫不響應城堡相次來降大軍進屯邙山九月太宗以五百騎先觀戰地
卒與世充萬餘人相遇會戰復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獲大將陳智略世充僅以
身免其所署筠州總管楊慶遣使請降遣李世勣率師出轘轅道安撫其衆滎
汴洧豫九州相繼來降世充遂求救於竇建德四年二月又進屯青城宮營壘
未立世充衆二萬自方諸門臨穀水而陣太宗以精騎陣於北邙山令屈突通
率步卒五千渡水以擊之因誡通曰待兵交卽放煙吾當率騎軍南下兵纔接
太宗以騎衝之挺身先進與通表裏相應賊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焉自辰
及午賊衆始退縱兵乘之俘斬八千人於是進營城下世充不敢復出但嬰城
自守以待建德之援太宗遣諸軍掘塹匝布長圍以守之吳王杜伏威遣其將
陳正通徐召宗率精兵二千來會於軍所僞鄭州司馬沈悅以武牢降將軍王
君廓應之擒其僞荊王王行本會竇建德以兵十餘萬來援世充至于酸棗蕭
瑀屈突通封德彝皆以腹背受敵恐非萬全請退師穀州以觀之太宗曰世充
糧盡內外離心我當不勞攻擊坐收其斃建德新破孟海公將驕卒惰吾當進
據武牢扼其襟要賊若冒險與我爭鋒破之必矣如其不戰旬日閒世充當自
潰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二賊併力將若之何通又請解圍
就險以候其變太宗不許於是留通輔齊王元吉以圍世充親率步騎三千五
百人趣武牢建德自滎陽西上築壘於板渚太宗屯武牢相持二十餘日諜者
曰建德伺官軍芻盡候牧馬於河北因將襲武牢太宗知其謀遂牧馬河北以
誘之詰朝建德果悉衆而至陳兵氾水世充將郭士衡陣於其南綿亙數里鼓
譟諸將大懼太宗將數騎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度
險而囂是無政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迺氣衰陣久卒饑必將
自退追而擊之無往不尅吾與公等約必以午時後破之建德列陣自辰至午
兵士饑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斂退太宗曰可擊矣親率輕騎追而誘之衆

雖至建德迴師而陣未及整列太宗先登擊之所向皆靡俄而衆軍合戰囂塵四起太宗率史大奈程咬金秦叔寶宇文歆等揮幡而入直突出其陣後張我旗幟賊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虜其衆五萬生擒建德於陣太宗數之曰我以干戈問罪本在王世充得失存亡不預汝事何故越境犯我兵鋒建德股慄而言曰今若不來恐勞遠取高祖聞而大悅手詔曰隋氏分崩崤函隔絕兩雄合勢一朝清蕩兵既尅捷更無死傷無愧爲臣不憂其父並汝功也乃將建德至東都城下世充懼率其官屬二千餘人詣軍門請降山東悉平太宗入據宮城令蕭瑀竇軌等封守府庫一無所取令記室房玄齡收隋圖籍於是誅其同惡段達等五十餘人枉被囚禁者悉釋之非罪誅戮者祭而誄之大饗將士班賜有差高祖令尚書左僕射裴寂勞於軍中六月凱旋太宗親披黃金甲陣鐵馬一萬騎甲士三萬人前後部鼓吹俘二僞主及隋氏器物輦輅獻于太廟高祖大悅行飲至禮以享焉高祖以自古舊官不稱殊功乃別表徽號用旌勳德十月加號天策上將陝東道大行臺位在王公上增邑二萬戶通前二萬戶賜金輅一乘袞冕之服玉璧一雙黃金六千斤前後部鼓吹及九部之樂班劍四十人于時海內漸平太宗乃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爲學士每更直閣下降以温顏與之討論經義或夜分而罷未幾竇建德舊將劉黑闥舉兵反據洺州十二月太宗總戎東討五年正月進軍肥鄉分兵絕其糧道相持兩月黑闥窘急求戰率步騎二萬南渡洺水晨壓官軍太宗親率精騎擊其馬軍破之乘勝蹂其步卒賊大潰斬首萬餘級先是太宗遣堰洺水上流使淺令黑闥得渡及戰乃令決堰水大至深丈餘賊徒既敗赴水者皆溺死焉黑闥與二百餘騎北走突厥悉虜其衆河北平時徐圓朗阻兵徐兗太宗迴師討平之於是河濟江淮諸郡邑皆平十月加左右十二衛大將軍七年秋突厥頡利二可汗自原州入寇侵擾關中有說高祖云秖爲府藏子女在京師故突厥來若燒却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止高祖乃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行山南可居之地卽欲移都蕭瑀等皆以爲非然終不敢犯顏正諫太宗獨曰霍去病漢廷之將帥耳猶且志滅匈奴臣忝備禦猶使胡塵不息遂令陛下議欲遷都此臣之責也幸乞聽臣一申微效取彼頡利若一兩年間不係其頸徐建移都之策臣當不敢復言高祖怒仍遣太宗將三十餘騎行劃還日固奏必不可移都高祖遂止八年加中書令九年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節秦叔寶段志玄屈突通張士貴等於玄武門誅之甲子立爲皇太子庶政皆斷決太宗乃縱禁苑所養鷹犬并停諸方所進珍異政尚簡肅天下大悅又令百官各上封事備陳安人理國之要己巳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近代已來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經典其官號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兩字不連續者並不須諱罷幽州大都督府辛未廢陝東道大行臺置洛州都督府廢益州道行臺置益州大都督府壬午幽州大都督廬江王瑗謀逆廢爲庶人乙酉罷天策府七月壬辰太子左庶子高士廉爲侍中右庶子房玄齡爲中書令尚書右僕射蕭瑀爲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楊恭仁爲雍州牧太子左庶子長孫無忌爲吏部尚書右庶子杜如晦爲兵部尚書太子詹事宇文士及爲中書令封德彝爲尚書右僕射八月癸亥高祖傳位於皇太子太宗卽位於東宮顯德殿遣司空魏國公裴寂柴告于南郊大赦天下武德元年以來責情流配者並放還文武官五品已上先無爵者賜爵一級六品已下加勳一轉天下給復一年癸酉放掖庭宮女三千餘人甲戌突厥頡利突利寇涇州乙亥突厥進寇武功京師戒嚴丙子立妃長孫氏爲皇后己卯突厥寇高陵辛巳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癸未突厥頡利至于渭水便橋之北遣其酋帥執失思力入朝爲覘自張形勢太宗命囚之親出玄武門馳六騎幸渭水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俄而衆軍繼至頡利見軍容既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遂請和詔許焉卽日還宮乙酉又幸便橋與頡利刑白馬設盟突厥引退九月丙戌頡利獻馬三千疋羊萬口帝不受令頡利歸所掠中國戶口丁未引諸衛騎兵統將等習射于顯德殿庭諭將軍已下曰自古突厥與中國更有盛衰若軒轅善用五兵卽能北逐獯鬻周宣驅馳方召亦能制勝太原至漢晉之君逮於隋代不使

兵士素習干戈，突厥來侵，莫能抗禦，致遺中國生民塗炭於寇手。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築苑，造諸淫費，農民恣令逸樂，兵士唯習弓馬，庶使汝鬭戰，亦望汝前無橫敵。於是每日引數百人於殿前教射，帝親自臨試，射中者隨賞弓刀、布帛。朝臣多有諫者，曰：先王制法，有以兵刃至御所者刑之，所以防萌杜漸，備不虞也。今引裨卒之人，彎弧縱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正恐禍出非意，非所以為社稷計也。上不納。自是後士卒皆為精銳。壬子，詔私家不得輒立妖神，妄設淫祀，非禮祠禱，一皆禁絕。其龜易五兆之外，諸雜占卜，亦皆停斷。長孫無忌封齊國公，房玄齡邢國公，尉遲敬德吳國公，杜如晦蔡國公，侯君集潞國公。冬十月丙辰朔，日有蝕之。癸亥，立中山王承乾為皇太子。癸酉，裴寂食實封一千五百戶，長孫無忌、王君廓、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一千三百戶，長孫順德、柴紹、羅藝、趙郡王孝恭一千二百戶，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一千戶，李世勣、劉弘基九百戶，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寶、程知節七百戶，安興貴、安修仁、唐儉、竇軌、屈突通、蕭瑀、封德彝、劉義節六百戶，錢九隴、樊世興、公孫武達、李孟常、段志玄、龐卿惲、張亮、李藥師、杜淹、元仲文四百戶，張長遜、張平高、李安遠、李子和、秦行師、馬三寶三百戶。十一月庚寅，降宗室封郡王者並為縣公。十二月癸酉，親錄囚徒。是歲，新羅、龜茲、突厥、高麗、百濟、党項並遣使朝貢。

貞觀元年春正月乙酉，改元。辛丑，燕郡王李藝據涇州反，尋為左右所斬，傳首京師。庚午，以僕射竇軌為益州大都督。三月癸巳，皇后親蠶。尚書左僕射宋國公蕭瑀為太子少師。丙午，詔齊故尚書僕射崔季舒、給事黃門侍郎郭遵、尚書右丞封孝琰等，昔仕鄴中，名位通顯，志存忠讜，抗表極言，無救社稷之亡，遂見龍逄之酷。其季舒子剛、遵子雲、孝琰子君遵，並以門遭時譴，淫刑濫及，宜從褒獎，特異常倫，可免內侍，量才別敘。夏四月癸巳，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有罪伏誅。六月辛巳，尚書右僕射密國公封德彝薨。壬辰，太子少保宋國公蕭瑀為尚書左僕射。是夏，山東諸州大旱，令所在賑恤，無出今年租賦。秋七月壬子，吏部尚書齊國公長孫無忌為尚書右僕射。八月戊戌，貶侍中義興郡公高士廉為安州大都督。戶部尚書裴矩卒。是月，關東及河南、隴右沿邊諸州霜害秋稼。九月辛酉，命中書侍郎溫彥博、尚書右丞魏徵等分往諸州賑恤。中書令、郢國公宇文士及為殿中監，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安吉郡公杜淹署位。十二月壬午，上謂侍臣曰：神仙事本虛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愛好，遂為方士所詐，乃遣童男女數千人隨徐福入海求仙藥，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之，還至沙丘而死。漢武帝為求仙，乃將女嫁道術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據此二事，神仙不煩妄求也。尚書左僕射宋國公蕭瑀坐事免。戊申，利州都督義安王孝常、右武衛將軍劉德裕等謀反，伏誅。是歲，關中饑，至有鬻男女者。

二年春正月辛丑，尚書右僕射齊國公長孫無忌為開府儀同三司。徙封漢王恪為蜀王，衛王泰為越王，楚王祐為燕王。復置六侍郎，副六尚書事，并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前安州大都督趙王元景為雍州牧，蜀王恪為益州大都督，越王泰為揚州大都督。二月丙戌，靺鞨內屬。三月戊申朔，日有蝕之。丁卯，遣御史大夫杜淹巡關內諸州。出御府金寶贖男女自賣者，還其父母。庚午，大赦天下。夏四月己卯，詔骸骨暴露者，令所在埋瘞。丙申，契丹內屬。初詔天下州縣並置義倉。夏州賊帥梁師都為其從父弟洛仁所殺，以城降。五月，大雨雹。六月庚寅，皇子治生，宴五品以上，賜帛有差，仍賜天下是日生者粟。辛卯，上謂侍臣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裴虔通，煬帝舊左右也，而親為亂首。朕方崇獎敬義，豈可猶使宰民訓俗。詔曰：天地定位，君臣之義以彰；卑高既陳，人倫之道斯著。是用篤厚風俗，化成天下。雖復時經治亂，主或昏明，疾風勁草，芬芳無絕，剖心焚體，赴蹈如歸。夫豈不愛七尺之軀，重百年之命？諒由君臣義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節於當時，立清風於身後。至如趙高之殞二世，董卓之鴆弘農，人神所疾，異代同憤。況凡庸小豎，有懷凶悖，遐觀典策，莫不誅夷。辰州刺史、長蛇縣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質晉藩，煬帝以舊邸之情，特相愛幸。遂乃志蔑君親，潛圖弒逆，密伺間隙，招結群醜，長戟流矢，一朝竊發。天下之惡，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異時，累逢赦令，可特免極刑，除名削爵，遷配驩州。秋七月戊申，詔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都督府長史唐奉義、隋武牙

郎將高元禮並於隋代俱蒙任用，乃協契宇文化及，構成弑逆，宜依裴虔通，除名配流嶺表。太宗謂侍臣曰：天下愚人好犯憲章，凡赦宥之恩，唯及不軌之輩。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人。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又蜀先主嘗謂諸葛亮曰：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每見啓告理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也。夫小人者，大人之賊，故朕有天下已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靜，禮義興行，非常之恩，施不可數，將恐愚人常冀僥倖，唯欲犯法，不能改過。八月甲戌朔，幸朝堂，親覽冤屈。自是上以軍國無事，每日視膳於西宮。癸巳，公卿奏曰：依禮，季夏之月，可以居臺榭。今隆暑未退，秋霖方始，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之。帝曰：朕有氣病，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糜費良多。昔漢文帝將起露臺，而惜十家之產。朕德不逮于漢帝，而所費過之，豈謂爲民父母之道也。竟不許。是月，河南、河北大霜，人饑。九月丙午，詔曰：尚齒重舊，先王以之垂範；還章解組，朝臣於是克終。釋菜合樂之儀，東膠西序之制，養老之義，遺文可覩。朕恭膺大寶，憲章故實，乞言尊事，彌切深衷，然情存今古，世踵澆季，而策名就列，或乖大體，至若筋力將盡，桑榆且迫，徒竭夙興之勤，未悟夜行之罪。其有心驚止足，行堪激勵，謝事公門，收骸閭里，能以禮讓，固可嘉焉。內外文武羣官年高致仕，抗表去職者，參朝之日，宜在本品見任之上。丁未，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愍。隋氏末年，求採無已，至於離宮別館，非幸御之所，多聚宮人，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且灑掃之餘，更何所用，今將出之，任求伉儷，非獨以惜費，亦人得各遂其性。於是遣尚書左丞戴冑、給事中杜正倫等於掖庭宮西門簡出之。冬十月庚辰，御史大夫安吉郡公杜淹卒。戊子，殺瀛州刺史盧祖尚。十一月辛酉，有事於圓丘。十二月壬午，黃門侍郎王珪爲侍中。

三年春正月辛亥，契丹渠帥來朝。戊午，謁太廟。癸亥，親耕藉田。辛未，司空、魏國公裴寂坐事免。二月戊寅，中書令、邢國公房玄齡爲尚書左僕射，兵部尚書、檢校侍中、蔡國公杜如晦爲尚書右僕射，刑部尚書、檢校中書令、永康縣公李靖爲兵部尚書，右丞魏徵爲守祕書監，參預朝政。夏四月辛巳，太上皇徙居大安宮。甲子，太宗始於太極殿聽政。五月，周王元方薨。六月戊寅，以旱親錄囚徒，遣長孫無忌、房玄齡等祈雨於名山大川，中書舍人杜正倫等往關內諸州慰撫。又令文武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己卯，大風折木。秋八月己巳朔，日有蝕之。薛延陀遣使朝貢。九月癸丑，諸州置醫學。冬十一月丙午，西突厥、高昌遣使朝貢。庚申，以并州都督李世勣爲通漢道行軍總管，兵部尚書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以擊突厥。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來奔。癸未，杜如晦以疾辭位，許之。癸丑，詔建義已來交兵之處，爲義士勇夫殞身戎陣者各立一寺，命虞世南、李伯藥、褚亮、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爲之碑銘，以紀功業。是歲，戶部奏言：中國人自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內附、開四夷爲州縣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

舊唐書卷二

舊唐書卷二考證

太宗本紀卷上太宗又為元帥攻薛仁杲相持于折墌城○新書復屯于高墌城臣宗萬按新書地理志寧州定平縣有高墌城高祖紀薛舉寇涇州不及高墌通鑑薛舉進逼高墌新書亦作高墌此獨云折墌應誤當以新書為是

貞觀元年春正月以僕射竇軌為益州大都督○沈炳震曰軌本傳武德三年拜益州道行臺左僕射九年行臺廢即授益州大都督貞觀元年徵為右衛大將軍非是年以僕射拜益州也疑誤

三年十一月以并州都督李世勣為通漢道行軍總管○李勣傳作通漠道則漢當為漠字之訛

十二月癸丑詔為殺士勇夫殞身戎陣者各立一寺○臣宗萬按史不言立寺之處其可考證者於汾州破劉武周則立弘濟寺於呂州破宋老生則立普濟寺於晉州破宋金剛則立慈雲寺於印山破王世充則立昭覺寺於汜水破竇建德則立等慈寺於洺州破劉黑闥則立昭福寺征高麗還則立憫忠寺于幽州太宗身起行閒與士卒同甘苦即位後軫念國殤復有是詔亦發政施仁之大端故詳誌於此

舊唐書卷二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本紀第三

太宗下

四年春正月乙亥定襄道行軍總管李靖大破突厥獲隋皇后蕭氏及煬帝之
孫正道送至京師癸巳武德殿北院火二月己亥幸溫湯甲辰李靖又破突厥
于陰山頡利可汗輕騎遠遁丙午至自溫湯甲寅大赦賜酺五日民部尚書戴
胄以本官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常卿蕭瑀爲御史大夫與宰臣參議朝
政御史大夫西河郡公溫彥博爲中書令三月庚辰大同道行軍副總管張寶
相生擒頡利可汗獻於京師甲申尚書右僕射蔡國公杜如晦薨甲午以俘頡
利告於太廟夏四月丁酉御順天門軍吏執頡利以獻捷自是西北諸蕃咸請
上尊號爲天可汗於是降璽書冊命其君長則兼稱之秋七月甲子朔日有蝕
之上謂房玄齡蕭瑀曰隋文何等主對曰克己復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
日昃五品已上引之論事宿衛之人傳飧而食雖非性體仁明亦勵精之主也
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
多疑於物自以欺孤寡得之謂羣下不可信任事皆自決雖勞神苦形未能盡
合於理朝臣既知上意亦復不敢直言宰相已下承受而已朕意不然以天下
之廣豈可獨斷一人之慮朕方選天下之才爲天下之務委任責成各盡其用
庶幾於理也因令有司詔勑不便於時即宜執奏不得順旨施行八月丙午詔
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上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婦人從夫色甲
寅兵部尚書代國公李靖爲尚書左僕射九月庚午令收瘞長城之南骸骨仍
令致祭壬午令自古明王聖帝賢臣烈士墳墓無得芻牧春秋致祭冬十月壬
辰幸隴州曲赦隴岐二州給復一年十一日校獵於貴泉谷十三日校獵於魚龍
川自射鹿獻於大安宮甲子至自隴州戊寅制決罪人不得鞭背以明堂孔穴
針灸之所兵部尚書侯君集參議朝政十二月辛亥開府儀同三司淮安王神
通薨甲寅高昌王麴文泰來朝是歲斷死刑二十九人幾致刑措東至于海南
至于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焉

五年正月癸酉大蒐於昆明池蕃夷君長咸從丙午親獻禽於大安宮己卯幸
左藏庫賜三品已上帛任其輕重癸未朝集使請封禪己酉封皇弟元裕爲鄶
王元名爲譙王靈夔爲魏王元祥爲許王元曉爲密王庚戌封皇子愔爲梁王
貞爲漢王惲爲郯王治爲晉王慎爲申王囂爲江王簡爲代王夏四月壬辰代
王簡薨以金帛購中國人因隋亂沒突厥者男女八萬人盡還其家屬六月甲
寅太子少師新昌縣公李綱薨七月甲辰遣使毀高麗所立京觀收隋人骸骨
祭而葬之戊申初令天下決死刑必三覆奏在京諸司五覆奏其日尚食進蔬
食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秋九月乙丑賜羣官大射於武德殿冬十月右衛大
將軍順州都督北平郡王阿史那什鉢苾卒十二月壬寅幸溫湯癸卯獵於驪
山丙午賜新豐高年帛有差戊申至自溫湯

六年春正月乙卯朔日有蝕之二月丙戌置三師官員戊子初置律學三月戊
辰幸九成宮六月己亥鄶王元亨薨辛亥江王囂薨冬十月乙卯至自九成宮
十二月辛未親錄囚徒歸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後應
期畢至詔悉原之是歲党項羌前後內屬者三十萬口

七年春正月戊子詔曰宇文化及弟智及司馬德戡裴虔通孟景元禮楊覽唐
奉義牛方裕元敏薛貫馬舉元武達李孝本李孝質張愷許弘仁令狐行達席
德方李覆等大業季年咸居列職或恩結一代任重一時乃包藏凶慝罔思忠
義爰在江都遂行弒逆罪百閻趙釁深梟獍雖事是前代歲月已久而天下之
惡古今同棄宜寘重典以勵臣節其子孫並宜禁錮勿令齒敘是日上製破陣
樂舞圖辛丑賜京城酺三日丁卯雨土乙酉薛延陀遣使來朝庚寅祕書監檢
校侍中魏徵爲侍中癸巳直太史將仕郎李淳風鑄渾天黃道儀奏之置於凝
暉閣夏五月癸未幸九成宮八月山東河南三十州大水遣使賑恤冬十月庚
申至自九成宮十一月丁丑頒新定五經壬辰開府儀同三司齊國公長孫無
忌爲司空十二月丙辰狩于少陵原詔以少牢祭杜如晦杜淹李綱之墓

八年正月癸未右衛大將軍阿史那吐苾卒辛丑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討東

西五洞反獠平之壬寅命尚書右僕射李靖特進蕭瑀楊恭仁禮部尚書王珪御史大夫韋挺鄜州大都督府長史皇甫無逸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襲譽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張亮涼州大都督李大亮右領軍大將軍竇誕太子左庶子杜正倫綿州刺史劉德威黃門侍郎趙弘智使于四方觀省風俗二月乙巳皇太子加元服丙午賜天下酺三日三月庚辰幸九成宮五月辛未朔日有蝕之丁丑上初服翼善冠貴臣服進德冠七月始以雲麾將軍階爲從三品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河南淮南大水遣使賑恤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虛危歷于氐十一月上旬乃滅九月丁丑皇太子來朝冬十月右驍衛大將軍褒國公段志玄擊吐谷渾破之追奔八百餘里甲子至自九成宮十一月辛未右僕射代國公李靖以疾辭官授特進丁亥吐谷渾寇涼州己丑吐谷渾拘我行人趙道德十二月辛丑命特進李靖兵部尚書侯君集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涼州都督李大亮等爲大總管各帥師分道以討吐谷渾壬子越王泰爲雍州牧乙卯帝從太上皇閱武於城西是歲龜茲吐蕃高昌女國石國遣使朝貢

九年春三月洮州羌叛殺刺史孔長秀壬午大赦每鄉置長一人佐二人乙酉鹽澤道總管高甑生大破叛羌之衆庚寅敕天下戶立三等未盡升降置爲九等夏四月壬寅康國獻獅子閏月丁卯日有蝕之癸巳大總管李靖侯君集李大亮任城王道宗破吐谷渾於牛心堆五月乙未又破之於烏海追奔至烏海副總管薛萬均薛萬徹又破之於赤水源獲其名王二十人庚子太上皇崩於大安宮壬子李靖平吐谷渾於西海之上獲其王慕容伏允以其子慕容順光降封爲西平郡王復其本國秋七月甲寅增修太廟爲六室冬十月庚寅葬高祖太武皇帝於獻陵戊申祔于太廟辛丑左僕射魏國公房玄齡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十二月甲戌吐谷渾西平郡王慕容順光爲其下所弑遣兵部尚書侯君集率師安撫之仍封順光子諾曷鉢爲河源郡王使統其衆右光祿大夫宋國公蕭瑀依舊特進復令參預朝政

十年春正月壬子尚書左僕射房玄齡侍中魏徵上梁陳齊周隋五代史詔藏于秘閣癸丑徙封趙王元景爲荆王魯王元昌爲漢王鄭王元禮爲徐王徐王元嘉爲韓王荆王元則爲彭王滕王元懿爲鄭王吳王元軌爲霍王豳王元鳳爲虢王陳王元慶爲道王魏王靈夔爲燕王蜀王恪爲吳王越王泰爲魏王燕王祐爲齊王梁王愔爲蜀王鄭王惲爲蔣王漢王貞爲越王申王慎爲紀王夏六月以侍中魏徵爲特進仍知門下省事壬申中書令溫彥博爲尚書右僕射甲戌太常卿安德郡公楊師道爲侍中己卯皇后長孫氏崩于立政殿冬十一月庚寅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十二月壬申吐谷渾河源郡王慕容諾曷鉢來朝乙亥親錄京師囚徒是歲關內河東疾病命醫齎藥療之

十一年春正月丁亥朔徙鄶王元裕爲鄧王譙王元名爲舒王癸巳加魏王泰爲雍州牧左武候大將軍庚子頒新律令於天下作飛山宮甲寅房玄齡等進所修五禮詔所司行用之二月丁亥詔曰夫生者天地之大德壽者修短之一期生有七尺之形壽以百齡爲限含靈稟氣莫不同焉皆得之於自然不可以分外企也是以禮記云君卽位而爲椑莊周云勞我以形息我以死豈非聖人遠鑒通賢深識末代已來明辟蓋寡靡不矜黃屋之尊慮白駒之過並多拘忌有慕遐年謂雲車易乘羲輪可駐異軌同趣其蔽甚矣有隋之季海內橫流豺狼肆暴吞噬黔首朕投袂發憤情深拯溺扶翼義師濟斯塗炭賴蒼昊降鑒股肱宣力提劍指麾天下大定此朕之宿志於斯已畢猶恐身後之日子子孫孫習於流俗猶循常禮加四重之櫬伐百祀之木勞擾百姓崇厚園陵今預爲此制務從儉約於九嵕之山足容棺而已積以歲月漸而備之木馬塗車土桴葦籥事合古典不爲時用又佐命功臣或義深舟楫或謀定帷幄或身摧行陣同濟艱危克成鴻業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者無知咸歸寂寞若營魂有識還如疇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漢氏使將相陪陵又給以東園秘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古人豈異我哉自今已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及以秘器使窀穸之時喪事無闕所司依此營備稱朕意焉甲子幸洛陽宮命祭漢文帝三月丙戌朔日有蝕之丁亥車駕至洛陽丙申改洛州爲洛陽宮辛亥大蒐於廣城澤癸丑還宮夏四月甲子震乾元殿前槐樹丙寅詔河北淮南舉孝悌淳篤兼閑時務儒術該通可爲師範文辭秀美才堪著述明識

政體可委字人犇志行修立爲鄉閭所推者給傳詣洛陽宮六月甲寅尙書右僕射虞國公溫彥博薨丁巳幸明德宮己未定制諸王爲世封刺史戊辰定制勳臣爲世封刺史改封任城王道宗爲江夏郡王趙郡王孝恭爲河間郡王己巳改封許王元祥爲江王秋七月癸未大霪雨穀水溢入洛陽宮深四尺壞左掖門毀宮寺十九所洛水溢漂六百家庚寅詔以災命百官上封事極言得失丁酉車駕還宮壬寅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分給遭水之家仍賜帛有差丙午修老君廟於亳州宣尼廟於兖州各給二十戶享祀焉涼武昭王復近墓二十戶充守衞仍禁芻牧樵採九月丁亥河溢壞陝西河北縣毀河陽中潬幸白司馬坂以觀之賜遭水之家粟帛有差冬十一月辛卯幸懷州乙未狩於濟源丙午車駕還宮十二月辛酉百濟王遣其太子隆來朝

十二年春正月乙未吏部尙書高士廉等上氏族志一百三十卷壬寅松叢二州地震壞人廬舍有壓死者二月乙卯車駕還京癸亥觀砥柱勒銘以紀功德甲子夜郎獠反夔州都督齊善行討平之乙丑次陝州自新橋幸河北縣祀夏禹廟丁卯次柳谷頓觀鹽池戊寅以隋鷹揚郎將堯君素忠於本朝贈蒲州刺史仍錄其子孫閏二月庚辰朔日有蝕之丙戌至自洛陽宮夏五月壬申銀青光祿大夫永興縣公虞世南卒六月庚子初置玄武門左右飛騎秋七月癸酉吏部尙書申國公高士廉爲尙書右僕射冬十月乙卯狩于始平賜高年粟帛有差乙未至自始平己亥百濟遣使貢金甲雕斧十二月辛巳右武候將軍上官懷仁大破山獠於壁州

十三年春正月乙巳朔謁獻陵曲赦三原縣及行從大辟罪丁未至自獻陵戊午加房玄齡爲太子少師二月丙子停世襲刺史三月乙丑有星孛于畢昴夏四月戊寅幸九成宮甲申阿史那結社爾犯御營伏誅壬寅雲陽石燃者方丈晝如灰夜則有光投草木於上則焚歷年而止自去冬不雨至于五月甲寅避正殿令五品以上上封事減膳罷役分使賑恤申理寃屈乃雨六月丙申封皇弟元嬰爲滕王秋八月辛未朔日有蝕之庚辰立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李思摩爲突厥可汗率所部建牙于河北冬十月甲申至自九成宮十一月辛亥侍中安德郡公楊師道爲中書令十二月丁丑吏部尙書陳國公侯君集爲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帥師伐高昌乙亥封皇子福爲趙王壬午滁州都督王志遠有罪伏誅詔於洛相幽徐齊并秦蒲等州並置常平倉己丑吐谷渾河源郡王慕容諾曷鉢來逆女壬辰狩于咸陽是歲滁州言野蠶食槲葉成繭大如柰其色綠凡六千五百七十碩高麗新羅西突厥吐火羅康國安國波斯疏勒于闐焉耆高昌林邑昆明及荒服蠻酋相次遣使朝貢

十四年春正月庚子初命有司讀時令甲寅幸魏王泰宅赦雍州及長安獄大辟罪已下二月丁丑幸國子學親釋奠赦大理萬年繫囚國子祭酒以下及學生高第精勤者加一級賜帛有差庚辰左驍衞將軍淮陽王道明送弘化公主歸于吐谷渾壬午幸溫湯辛卯至自溫湯乙未詔以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焯劉炫等前代名儒學徒多行其義命求其後三月戊午置寧朔大使以護突厥夏五月壬戌徙封燕王靈夔爲魯王六月乙酉大風拔木己丑薛延陀遣使求婚己未滁州野蠶成繭凡收八千三百碩八月庚午新作襄城宮癸巳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九月癸卯曲赦西州大辟罪乙卯於西州置安西都護府冬十月己卯詔以贈司空河間元王孝恭贈陝東道大行臺尙書右僕射鄖節公殷開山贈民部尙書渝襄公劉政會等配饗高祖廟庭閏月乙未幸同州甲辰狩于堯山庚戌至自同州丙辰吐蕃遣使獻黃金器千斤以求婚十一月甲子朔日南至有事于圜丘十二月丁酉交河道旋師吏部尙書陳國公侯君集執高昌王麴智盛獻捷于觀德殿行飲至之禮賜酺三日乙卯高麗世子相權來朝

十五年春正月丁卯吐蕃遣其國相祿東贊來逆女丁丑禮部尙書江夏王道宗送文成公主歸吐蕃辛巳幸洛陽宮三月戊申幸襄城宮庚午廢襄城宮夏四月辛卯詔以來年二月有事太山所司詳定儀制五月壬申并州僧道及老人等抗表以太原王業所因明年登封已後願時臨幸上於武成殿賜宴因從容謂侍臣曰朕少在太原喜羣聚博戲暑往寒逝將三十年矣時會中有舊識上者相與道舊以爲笑樂因謂之曰他人之言或有面諛公等朕之故人實以

告朕即日致教於百姓何如人間得無疾苦耶皆奏即日四海太平百姓歡樂陛下力也臣等餘年日惜一日但眷戀聖化不知疾苦因固請過并州上謂曰飛鳥過故鄉猶躑躅徘徊況朕於太原起義遂定天下復少小遊觀誠所不忘豈禮若畢或冀與公等相見於是賜物各有差丙子百濟王扶餘璋卒詔立其世子扶餘義慈嗣其父位仍封為帶方郡王六月戊申詔天下諸州舉學綜古今及孝悌淳篤文章秀異者並以來年二月總集泰山己酉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丙辰停封泰山避正殿以思咎命尚食減膳秋七月甲戌孛星滅冬十月辛卯大閱於伊闕壬辰幸嵩陽辛丑還宮十一月壬戌廢鄉長壬申還京師癸酉薛延陀以同羅僕骨迴紇靺鞨霫之衆度漠屯于白道川命營州都督張儉統所部兵壓其東境兵部尚書李勣為朔方行軍總管右衛大將軍李大亮靈州道行軍總管涼州都督李襲譽為涼州道行軍總管分道以禦之十二月戊子朔至自洛陽宮甲辰李勣及薛延陀戰于諾真水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獲馬萬五千匹薛延陀跳身而遁勣旋破突厥原結於五臺縣虜其男女千餘口獲羊馬稱是

十六年春正月辛未詔在京及諸州死罪囚徙配西州為戶流人未達前所者徙防西州兼中書侍郎江陵子岑文本為中書侍郎專知機密夏六月辛卯詔復隱王建成曰隱太子改封海陵剌王元吉曰巢剌王秋七月戊午司空趙國公無忌為司徒尚書左僕射梁國公玄齡為司空九月丁巳特進鄭國公魏徵為太子太師知門下省事如故冬十一月丙辰狩于岐山辛酉使祭隋文帝陵丁卯宴武功士女於慶善宮南門酒酣上與父老等涕泣論舊事老人等遞起為舞爭上萬歲壽上各盡一杯庚午至自岐州十二月癸卯幸溫湯甲辰狩于驪山時陰寒晦冥圍兵斷絕上乘高望見之欲捨其罰恐虧軍令乃迴轡入谷以避之是歲高麗大臣蓋蘇文弑其君高武而立武兄子藏為王

十七年春正月戊辰右衛將軍代州都督劉蘭謀反腰斬太子太師鄭國公魏徵薨戊申詔圖畫司徒趙國公無忌等勳臣二十四人於凌煙閣三月丙辰齊州都督齊王祐殺長史權萬紀與軍事韋文振據齊州自守詔兵部尚書李勣刑部尚書劉德威發兵討之兵未至兵曹杜行敏執之而降遂賜死于內侍省丁巳熒惑守心前星十九日而退夏四月庚辰朔皇太子有罪廢為庶人漢王元昌吏部尚書侯君集並坐與連謀伏誅丙戌立晉王治為皇太子大赦賜酺三日丁亥中書令楊師道為吏部尚書己丑加司徒趙國公長孫無忌太子太師司空梁國公房玄齡太子太傅特進宋國公蕭瑀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英國公李勣為太子詹事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庚寅上親謁太廟以謝承乾之過癸巳魏王泰以罪降爵為東萊郡王五月乙丑手詔舉孝廉茂才異能之士六月己卯朔日有蝕之壬午改葬隋恭帝丁酉尚書右僕射高士廉請致仕詔以為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閏月戊午薛延陀遣其兄子突利設獻馬五萬匹牛駞一萬羊十萬以請婚許之丙子徙封東萊郡王泰為順陽王秋七月庚辰京城訛言云上遣棖棖取人心肝以祠天狗遞相驚悚上遣使遍加宣諭月餘乃止丁酉司空太子太傅梁國公房玄齡以母憂罷職八月工部尚書鄖國公張亮為刑部尚書參預朝政九月癸未徙庶人承乾于黔州冬十月丁巳房玄齡起復本職十一月己卯有事于南郊壬午賜天下酺三日以涼州獲瑞石曲赦涼州并錄京城及諸州繫囚多所原宥

十八年春正月壬寅幸溫湯夏四月辛亥幸九成宮秋八月甲子至自九成宮丁卯散騎常侍清苑男劉洎為侍中中書侍郎江陵子岑文本中書侍郎馬周並為中書令九月黃門侍郎褚遂良參預朝政冬十月辛丑朔日有蝕之甲辰初置太子司議郎官員甲寅幸洛陽宮安西都護郭孝恪帥師滅焉耆執其王突騎支送行在所十一月壬寅車駕至洛陽宮庚子命太子詹事英國公李勣為遼東道行軍總管出柳城禮部尚書江夏郡王道宗副之刑部尚書鄖國公張亮為平壤道行軍總管以舟師出萊州左領軍常何瀘州都督左難當副之發天下甲士召募十萬並趣平壤以伐高麗十二月辛丑庶人承乾死

十九年春二月庚戌上親統六軍發洛陽乙卯詔皇太子留定州監國開府儀同三司申國公高士廉攝太子太傅與侍中劉洎中書令馬周太子少詹事張行成太子右庶子高季輔五人同掌機務以吏部尚書安德郡公楊師道為中

書令贈殷比干爲太師諡曰忠烈命所司封墓葺祠堂春秋祠以少牢上自爲文以祭之三月壬辰上發定州以司徒太子太師兼檢校侍中趙國公長孫無忌中書令岑文本楊師道從夏四月癸卯誓師於幽州城南因大饗六軍以遣之丁未中書令岑文本卒于師癸亥遼東道行軍大總管英國公李世勣攻蓋牟城破之五月丁丑車駕渡遼甲申上親率鐵騎與李世勣會圍遼東城因烈風發火弩斯須城上屋及樓皆盡麾戰士令登乃拔之六月丙辰師至安市城丁巳高麗別將高延壽高惠眞帥兵十五萬來援安市以拒王師李世勣率兵奮擊上自高峯引軍臨之高麗大潰殺獲不可勝紀延壽等以其衆降因名所幸山爲駐蹕山刻石紀功焉賜天下大酺二日秋七月李世勣進軍攻安市城至九月不尅乃班師冬十月丙辰入臨渝關皇太子自定州迎謁戊午次漢武臺刻石以紀功德十一月辛未幸幽州癸酉大饗還師十二月戊申幸并州侍中清苑男劉洎以罪賜死是歲薛延陁眞珠毗伽可汗死

二十年正月上在并州丁丑遣大理卿孫伏伽黃門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庚辰曲赦并州宴從官及起義元從賜粟帛給復有差三月己巳車駕至京師己丑刑部尚書鄖國公張亮謀反誅閏月癸巳朔日有蝕之夏四月甲子太子太師趙國公長孫無忌太子太傅梁國公房玄齡太子太保宋國公蕭瑀各辭調護之職詔許之六月遣兵部尚書固安公崔敦禮特進英國公李世勣擊破薛延陁於鬱督軍山北前後斬首五千餘級虜男女三萬餘人秋八月甲子封皇孫爲陳王己巳幸靈州庚午次涇陽頓鐵勒迴紇拔野古同羅僕骨多濫葛思結阿跌契苾跌結渾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朝貢奏稱延陁可汗不事大國部落烏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能逐延陁去歸命天子乞置漢官詔遣會靈州九月甲辰鐵勒諸部俟斤頡利發等遣使相繼而至靈州者數千人來貢方物因請置吏咸請至尊爲可汗於是北荒悉平爲五言詩勒石以序其事辛亥靈州地震有聲冬十月前太子太保宋國公蕭瑀貶商州刺史丙戌至自靈州

二十一年春正月壬辰開府儀同三司申國公高士廉薨丁酉詔以來年二月有事泰山甲寅賜京師酺三日二月壬申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寧等二十一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命配享宣尼廟堂丁丑皇太子於國學釋菜夏四月乙丑營太和宮於終南之上改爲翠微宮五月戊子幸翠微宮六月癸亥司徒趙國公無忌加授揚州都督秋七月庚子建玉華宮於宜君縣之鳳凰谷庚戌至自翠微宮八月壬戌詔以河北大水停封禪辛未骨利幹國遣使貢名馬丁酉封皇子明爲曹王冬十一月癸卯徙封順陽王泰爲濮王十二月戊寅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司農卿楊弘禮爲崑山道行軍大總管以伐龜茲是歲墮婆登乙利鼻林送都播羊同石披斯康國吐火羅阿悉吉等遠夷十九國並遣使朝貢又於突厥之北至于迴紇部落置驛六十六所以通北荒焉

二十二年春正月庚寅中書令馬周卒司徒趙國公無忌兼檢校中書令知中書門下二省事己亥刑部侍郎崔仁師爲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戊戌幸溫湯戊申還宮二月前黃門侍郎褚遂良起復黃門侍郎中書侍郎崔仁師除名配流連州癸丑西番沙鉢羅葉護率衆歸附以其俟斤屈裴祿爲忠武將軍兼大俟斤戊午以結骨部置堅昆都督乙亥幸玉華宮乙卯賜所經高年篤疾粟帛有差乙卯蒐于華原四月甲寅磧外蕃人爭牧馬出界上親臨斷決然後咸服丁巳右武候將軍梁建方擊松外蠻下其部落七十二所五月庚子右衛長史王玄策擊帝那伏帝國大破之獲其王阿羅那順及王妃子等虜男女萬二千人牛馬二萬餘以詣闕使方士那羅邇娑婆於金飆門造延年之藥吐蕃贊普擊破中天竺國遣使獻捷六月癸酉特進宋國公蕭瑀薨秋七月癸卯司空梁國公房玄齡薨八月己酉朔日有蝕之九月己亥黃門侍郎褚遂良爲中書令十月癸亥至自玉華宮十一月戊戌眉邛雅三州獠反右衛將軍梁建方討平之庚子契丹帥窟哥奚帥可度者並率其部內屬以契丹部爲松漠都督以奚部置饒樂都督十二月乙卯增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各二員大理寺置平事

十員閏月丁丑朔崑山道總管阿史那社爾降處密處月破龜茲大撥等五十城虜數萬口執龜茲王訶黎布失畢以歸龜茲平西域震駭副將薛萬徹脅于闐王伏闍信入朝癸未新羅王遣其相伊贊千金春秋及其子文王來朝是歲新羅女王金善德死遣冊立其妹真德為新羅王

二十三年春正月辛亥俘龜茲王訶黎布失畢及其相那利等獻于社廟二月丙戌置瑤池都督府隸安西都護府丁亥西突厥肆葉護可汗遣使來朝三月丙辰置鄧州都督府自去冬不雨至于此月己未乃雨辛酉大赦丁卯敕皇太子於金液門聽政是月日赤無光四月己亥幸翠微宮五月戊午太子詹事英國公李世勣為疊州都督辛酉開府儀同三司衛國公李靖薨己巳上崩於含風殿年五十二遺詔皇太子即位於柩前喪紀宜用漢制秘不發喪庚午遣舊將統飛騎勁兵從皇太子先還京發六府甲士四千人分列於道及安化門翼從乃入大行御馬輿從官侍御如常壬申發喪六月甲戌朔殯于太極殿八月丙子百寮上諡曰文皇帝廟號太宗庚寅葬昭陵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曰文武聖皇帝天寶十三載二月改上尊號為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

史臣曰臣觀文皇帝發迹多奇聰明神武拔人物則不私於黨負志業則咸盡其才所以屈突尉遲由仇敵而願傾心膂馬周劉洎自疏遠而卒委鈞衡終平泰階諒由斯道嘗試論之礎潤雲興蟲鳴螽躍雖堯舜之聖不能用檮杌窮奇而治平伊呂之賢不能為夏桀殷辛而昌盛君臣之際遭遇斯難以至抉目剖心蟲流筋擢良由遭值之異也以房魏之智不踰于丘軻遂能尊主庇民者遭時也或曰以太宗之賢失愛於昆弟失教於諸子何也曰然舜不能仁四罪堯不能訓丹朱斯前志也當神堯任讒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偪執顧分崩變故之興間不容髮方懼毀巢之禍寧虞尺布之謠承乾之愚聖父不能移也若文皇自定儲於哲嗣不騁志於高麗用人如貞觀之初納諫比魏徵之日況周發周成之世襲我有遺妍較漢文漢武之恢弘彼多慚德迹其聽斷不惑從善如流千載可稱一人而已

贊曰昌發啟國一門三聖文定高位友于不令管蔡既誅成康道正貞觀之風到今歌詠

舊唐書卷二

舊唐書卷三考證

太宗本紀卷下五年七月初令天下決死刑必三覆奏在京諸司五覆奏○新書在十二月丁亥綱目亦在十二月。

九年夏閏四月丁卯日有蝕之○新書作丙寅朔據五行志當從新書。

十三年夏四月阿史那結社爾犯御營伏誅○新書作阿史那結社率反綱目同新書。

二十二年二月中書侍郎崔仁師除名配流連州○本傳作龔州。

五月庚子右衛長史王玄策擊帝那伏帝國大破之○天竺國傳作擊那伏帝國無上一帝字。

十一月戊戌眉邛雅三州獠反右衛將軍梁建方討平之○新書在九月壬寅綱目在十月。

舊唐書卷三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本紀第四

高宗上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諱治太宗第九子也母曰文德順聖長孫皇后以貞觀二年六月生於東宮之麗正殿五年封晉王七年遙授并州都督幼而岐嶷端審寬仁孝友初授孝經於著作郎蕭德言太宗問曰此書中何言為要對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太宗大悅曰行此足以事父兄為臣子矣及文德皇后崩晉王時年九歲哀慕感動左右太宗屢加慰撫由是特深寵異尋拜右武候大將軍十七年皇太子承乾廢魏王泰亦以罪黜太宗與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等計議立晉王為皇太子太宗每視朝常令在側觀決庶政或令參議太宗數稱其善十八年太宗將伐高麗命太子留鎮定州及駕發有期悲啼累日因請飛驛遞表起居并遞敕垂報並許之飛表奏事自此始也及軍旋太子從至并州時太宗患癰太子親吮之扶輦步從數日二十三年五月己巳太宗崩庚午以禮部尚書兼太子少師黎陽縣公于志寧為侍中太子少詹事兼尚書左丞張行成為兼侍中檢校刑部尚書太子右庶子兼吏部侍郎攝戶部尚書高季輔為兼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太子左庶子高陽縣男許敬宗兼禮部尚書辛未還京六月甲戌朔皇太子即皇帝位時年二十二詔曰大行皇帝奄棄普天痛貫心靈若寘湯火思遵大孝不敢滅身永慕長號將何逮及粵以孤眇屬當元嗣思勵空薄康濟黎元欽順惟新仰昭先德宜布凱澤被乎億兆可大赦天下內外文武賜勳官一級諸年八十以上賚以粟帛雍州及諸州比年供軍勞役尤甚之處並給復一年辛巳改民部尚書為戶部尚書疊州都督英國公勣為特進檢校洛州刺史仍於洛陽宮留守癸未詔司徒揚州都督趙國公無忌為太尉兼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二省事餘並如故賜物三千段癸巳特進英國公勣為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秋七月丙午改治書侍御史為御史中丞諸州治中為司馬別駕為長史治禮郎為奉禮郎以避上名以貞觀時不諱先帝二字詔有司奏曰先帝二名禮不偏諱上既單名臣子不合指斥上乃從之己酉于闐王伏闍信來朝八月癸酉朔河東地震晉州尤甚壞廬舍壓死者五千餘人三日又震詔遣使存問給復二年壓死者賜絹三匹以開府儀同三司英國公勣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僕射始帶同中書門下庚寅葬太宗於昭陵九月甲寅加授鄜州刺史荊王元景為司徒前安州都督吳王恪為司空兼梁州刺史丙寅贈太尉梁國公玄齡贈司徒申國公士廉贈左僕射蔣國公屈突通並可配食太宗廟庭冬十一月甲子以瑤池都督阿史那賀魯為左驍衛大將軍乙丑晉州地又震是冬無雪

永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上不受朝詔改元壬寅御太極殿受朝而不會丙午立妃王氏為皇后丁未以陳王忠為雍州牧二月辛卯封皇子孝為許王上金為杞王素節為雍王夏四月己巳朔晉州地又震五月丁未上謂羣臣曰朕謬膺大位政教不明遂使晉州之地屢有震動良由賞罰失中政道乖方卿等宜各進封事極言得失以匡不逮吐火羅遣使獻大鳥如駝食銅鐵上遣獻于昭陵吐蕃贊普死遣右武衛將軍鮮于匡濟齎璽書往弔祭六月庚辰晉州地震秋七月丙寅以旱親錄京城囚徒九月癸卯右驍衛郎將高侃執車鼻可汗詣闕獻于社廟及昭陵己未尚書左僕射英國公勣固請解職許之令以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一月己未中書令河南郡公褚遂良左授同州刺史十二月瑤池都督沙鉢羅葉護阿史那賀魯以府叛自稱可汗總有西域之地是歲雍絳同等九州旱蝗齊定等十六州水

二年春正月戊戌詔曰去歲關輔之地頗弊蝗螟天下諸州或遭水旱百姓之間致有罄乏此由朕之不德兆庶何辜矜物罪己載深憂惕今獻歲肇春東作方始糧廩或空事資賑給其遭蟲水處有貧乏者得以正義倉賑貸雍同二州各遣郎中一人充使存問務盡哀矜之旨副朕乃眷之心乙巳黃門侍郎平昌縣公宇文節加銀青光祿大夫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守中書侍郎柳奭為中書侍郎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夏四月乙酉秩太廟令及獻昭二陵令從五品

丞從七品五月壬辰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六月辛酉開府儀同三司襄邑王神符薨秋七月丁未賀魯寇陷金嶺城蒲類縣遣武候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弓月道總管以討之八月乙丑大食國始遣使朝獻己巳侍中燕國公于志寧為尚書左僕射侍中兼刑部尚書北平縣公張行成為尚書左僕射並同中書門下三品猶不入銜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蓚縣公高季輔為侍郎九月癸巳改九成宮為萬年宮廢玉華宮以為佛寺閏月辛未頒新定律令格式於天下冬十月辛卯晉州地震十一月辛酉有事於南郊戊辰定襄地震丁丑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護府白水蠻寇麻州命左領軍將軍趙孝祖討平之

三年春正月癸亥以去秋至于是月不雨上避正殿降天下死罪及流罪遞減一等徒以下咸宥之弓月道總管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大破處月朱耶孤注於牢山斬首九千級虜渠帥六千俘生口萬餘獲牛馬雜畜七萬丙寅太尉趙國公無忌以旱請遜位不許己巳同州刺史河南郡公褚遂良為吏部尚書門下三品丙子親祠太廟丁亥籍于千畝賜群官帛有差三月辛巳黃門侍郎平昌縣公宇文節為侍中中書侍郎柳奭為中書令庚申幸觀德殿賜文武群官大射夏四月庚寅左領軍將軍趙孝祖大破白水蠻大勃律甲午澧州刺史彭王元則薨五月庚辰詔以周司沐大夫裴融齊侍中崔季舒給事黃門侍郎裴澤尚書左丞封孝琰隋儀同三司豆盧毓御史中丞游楚客等並門挺忠讜其子孫各宜甄擢秋七月丁巳立陳王忠為皇太子大赦天下五品已上子為父後者賜勳一轉大酺三日乙丑左僕射于志寧兼太子少師右僕射張行成兼太子少傅侍中高季輔兼太子少保侍中宇文節兼太子詹事丁丑上問戶部尚書高履行去年進戶多少履行奏稱進戶總一十五萬又問曰隋日有幾戶今見有幾戶履行奏隋開皇中有戶八百七十萬即今見有戶三百八十萬九月丁巳改太子中允為內允中書舍人為內史舍人諸率府中郎將改為旅賁郎以避太子名冬十月戊戌幸同安大長公主第又幸高陽長公主第即日還宮十一月乙亥駮馬國遣使朝貢庚寅弘化長公主自吐谷渾來朝十二月癸巳濮陽王泰薨

四年春正月癸丑朔上臨軒不受朝以濮王泰在殯故也丙子新除房州刺史駙馬都尉房遺愛司徒秦州刺史荊王元景司空安州刺史吳王恪寧州刺史駙馬都尉薛萬徹嵐州刺史駙馬都尉柴令武謀反二月乙酉遺愛萬徹令武等並伏誅元景恪巴陵高陽公主並賜死左驍衛大將軍安國公執失思力配流嶲州侍中兼太子詹事平昌縣公宇文節配流桂州戊子特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配流桂州恪母弟蜀王愔廢為庶人己亥綿州刺史徐王元禮加授司徒開府儀同三司英國公勣為司空三月壬子朔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丙辰上御觀德殿陳逆人房遺愛等口馬資財為五垛引王公諸親蕃客及文武九品已上射夏四月戊子林邑國王遣使來朝貢馴象壬寅以旱避正殿減膳親錄繫囚遣使分省天下冤獄詔文武官極言得失八月己亥隕石十八于同州之馮翊有聲如雷九月壬寅尚書右僕射北平縣公張行成薨甲戌吏部尚書河南郡公褚遂良為尚書右僕射依舊知政事冬十月庚子幸新豐之温湯甲辰曲赦新豐乙巳至自温湯戊申睦州女子陳碩真舉兵反自稱文佳皇帝攻陷睦州屬縣婺州刺史崔義玄揚州都督府長史房仁裕各率衆討平之十一月癸丑兵部尚書固安縣公崔敦禮為侍中頒新律疏於天下十二月庚子侍中兼太子少保蓚縣公高季輔卒

五年春三月戊午幸萬年宮辛未曲赦所經州縣繫囚以工部尚書閻立德領丁夫四萬築長安羅郭夏四月守黃門侍郎潁川縣公韓瑗守中書侍郎來濟並加銀青光祿大夫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閏五月丁丑夜大雨水漲暴溢漂溺麟遊縣居人及當番衛士死者三千餘人六月恒州大雨滹沱河泛溢溺五千餘家癸丑蒲州汾陰縣暴雨漂溺居人浸壞廬舍癸亥中書令柳奭兼吏部尚書丙寅河北諸州大水七月辛巳有小鳥如雀生大鳥如鳩於萬年宮皇帝舊宅八月大理奏決死囚總管七十餘人辛亥詔自今已後五品已上有薨亡者隨身魚並不須追收辛未吐蕃使人獻馬百匹及大廬可高五丈廣袤各二十七步九月丁酉至自萬年宮冬十一月癸酉築京師羅郭和雇京兆百姓四

萬一千人，板築三十日而罷。九門各施觀。十二月癸丑，倭國獻琥珀碼碯，琥珀大如斗，碼碯大如五斗器。戊午，發京師謁昭陵，在路生皇子賢。己未，勑二年一定戶。

六年春正月壬申朔，親謁昭陵，曲赦醴泉縣民，放今年租賦。陵所宿衛將軍郎將進爵一等，陵令丞加階賜物。甲戌，至自昭陵。於陵側建佛寺。庚寅，封皇子弘為代王，賢為潞王。二月乙巳，皇太子忠加元服，內外文武職事五品已上為父後者，賜勳一級，大酺三日。三月，營州都督程名振破高麗於貴端水。嘉州辛道讓妻一產四男。壬戌，昭儀武氏著內訓一篇。夏五月癸未，命左屯衛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等五將軍帥師出葱山道以討賀魯。黃門侍郎、潁川郡公韓瑗為侍中，中書侍郎、南陽男來濟為中書令兼吏部尚書，河東縣男柳奭貶遂州刺史。六月，大食國遣使朝貢。秋七月乙亥，侍中、固安縣公崔敦禮為中書令。乙酉，均天下州縣公廨。八月，尚藥奉御蔣孝璋員外特置，仍同正員，外同正自蔣孝璋始也。己酉，大理更置少卿一員。先是大雨，道路不通，京師米價暴貴，出倉粟糶之，京師東西二市置常平倉。九月庚午，尚書右僕射、河南郡公褚遂良以諫立武昭儀，貶授潭州都督。乙酉，洛州大水，毀天津橋。冬十月己酉，廢皇后王氏為庶人，立昭儀武氏為皇后，大赦天下。十一月丁卯朔，臨軒命司空勣、左僕射志寧冊皇后文武羣官及番夷之長奉朝皇后於肅義門。十一月己巳，皇后見于廟。癸酉，追贈后父故工部尚書、應國公、贈并州都督武士彠為司空。丙子，淄州高苑縣吳文威妻魏氏一產四男。三晃育。癸巳，應國夫人楊氏改封代國夫人。十二月，遣禮部尚書、高陽縣男許敬宗每日待詔於武德殿西門。

七年春正月辛未，廢皇太子忠為梁王，立代王弘為皇太子。壬申，大赦，改元為顯慶。文武九品已上及五品已下子為父後者，賜勳官一轉，大酺三日。甲子，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師、燕國公于志寧兼太子太傅，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並為太子賓客。始有賓客也。御玄武門，餞葱山道大總管程知節。二月庚寅，名破陣樂為神功破陣樂。辛亥，贈司空武士彠為司徒、周國公。三月辛巳，皇后祀先蠶于北郊。丙戌，戶部侍郎杜正倫為守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夏四月戊申，御安福門，觀僧玄奘迎御製并書慈恩寺碑文，導從以天竺法儀，其徒甚盛。五月己卯，太尉長孫無忌進史官所撰梁、陳、周、齊、隋五代史志三十卷。弘文館學士許敬宗進所撰東殿新書二百卷，上自製序。六月，岐州刺史、潞王賢為雍州牧。秋七月癸未，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固安縣公崔敦禮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改戶部尚書為度支尚書，侍郎亦然。八月丙申，太子少師崔敦禮卒。左衛大將軍程知節與賀魯所部歌邏祿獲剌頡發及處月預支俟斤等戰於榆慕谷，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獲駝馬牛羊萬計。九月癸酉，初詔戶滿三萬已上為上州，二萬已上為中州。先為上州中州者，各依舊。皇后製外戚誡。庚辰，括州海水泛溢，壞安固、永嘉二縣，損四千餘家。辛巳，初制都督及上州各置執刀十五人，中州、下州十人。癸未，初置驃騎大將軍官，為從一品。程知節與賀魯男咥運戰，斬首數千級，進至怛篤城，俘其部落戶口及貨物鉅積。冬十一月乙丑，皇子顯生。詔宗官朝集使各加勳級。十二月乙酉，置算學。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坐討賀魯逗留，追賊不及，減死免官。罷蘭州都督、鄯州置都督。

二年春正月庚寅，幸洛陽。命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等四將軍為伊麗道將軍，帥師以討賀魯。二月辛酉，入洛陽宮，曲赦洛州。庚午，封皇第七子顯為周王，徙封許王素節為鄅王。三月甲子，中書侍郎李義府為中書令兼檢校御史大夫，黃門侍郎杜正倫兼度支尚書，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夏五月丙申，幸明德宮。秋七月丁亥，還洛陽宮。八月丁卯，侍中、潁川縣公韓瑗左授振州刺史，中書令兼太子詹事、南陽侯來濟左授台州刺史，皆坐諫立武昭儀為皇后，救褚遂良之貶也。禮部尚書、高陽郡公許敬宗為侍中，以立武后之功也。九月庚寅，度支尚書杜正倫為中書令。冬十月戊戌，親講武於許鄭之郊，曲赦鄭州，遣使祭鄭大夫國僑、漢太丘長陳寔墓。十二月乙卯，還洛陽宮。庚午，改昬葉宮。丁卯，手詔改洛陽宮為東都，洛州官員階品並准雍州。廢穀州，以福昌等四縣并懷州河陽、濟源、溫、鄭州汜水並隸洛州。己巳，中書省置起居舍人兩員，品同起居郎。庚午，以周王顯為洛州牧。壬午，分散騎常侍為左右，各兩員，其右散騎常侍隸中書

省

三年春正月戊子太尉趙國公無忌等脩新禮成凡一百三十卷二百五十九篇詔頒於天下二月丁巳車駕還京壬午親錄囚徒多所原宥蘇定方攻破西突厥沙鉢羅可汗賀魯及咥運闕啜賀魯走石國副將蕭嗣業追擒之收其人畜前後四十餘萬甲寅西域平以其地置濛池崑陵二都督府復於龜茲國置安西都護府以高昌故地為西州置懷化大將軍正三品歸化將軍從三品以授初附首領仍分隸諸衛六月程名振攻高麗九月廢書算律學有司奏請造排車七百乘擬行幸載排城上以為勞民乃於舊頓置院牆焉冬十一月乙酉兼中書令皇太子賓客兼檢校御史大夫河間郡公李義府左授普州刺史兼中書令皇太子賓客襄陽郡公杜正倫左授橫州刺史中書侍郎李友益除名配流巂州戊戌侍中許敬宗權檢校中書令戊子侍中皇太子賓客權檢校中書令高陽縣公許敬宗為中書令賓客已下如故大理卿辛茂將為侍中鴻臚卿蕭嗣業於石國取賀魯至獻於昭陵甲辰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尉遲敬德薨

四年春二月乙亥上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惟郭待封張九齡五人居上第令待詔弘文館隨仗供奉三月以左驍衛大將軍郕國公契苾何力往遼東經略夏四月己未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為太子太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乙丑黃門侍郎許圉師同中書門下三品丙戌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燕國公于志寧免官放還私第戊戌太尉揚州都督趙國公無忌帶揚州都督於黔州安置依舊準一品供給五月丙申兵部尚書任雅相度支尚書盧承慶並參知政事秋七月壬子普州刺史李義府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冬十月乙巳皇太子加元服大赦天下文武五品已上子孫為父祖後者加勳官一級大酺三日閏十月戊戌幸東都皇太子監國戊戌至東都十一月以中書侍郎許圉師為散騎常侍檢校侍中戊午兼侍中辛茂將卒癸亥以邢國公蘇定方為神丘道總管劉伯英為嵎夷道總管

五年春正月甲子幸幷州二月辛巳至幷州丙戌宴從官及諸親幷州官屬父老賜帛有差曲赦幷州及管內諸州義旗初職事五品已上身亡歿墳墓在幷州者令所司致祭佐命功臣子孫及大將軍府僚佐已下今見存者賜階級有差量才處分起義之徒職事一品已下賜物有差年八十已上版授刺史縣令佐命功臣食別封身已歿者為後子孫各加兩階賜酺三日甲午祠舊宅以武士彠殷開山劉政會配食三月丙午皇后宴親族鄰里故舊於朝堂命婦婦人入會於內殿及皇室諸親賜帛各有差及從行文武五品以上制以皇后故鄉幷州長史司馬各加勳級又皇后親預會每賜物一千段期親五百段大功已下及無服親鄰里故舊有差城內及諸婦女年八十已上各版授郡君仍賜物等己酉講武於幷州城西上御飛閣引羣臣臨觀辛亥發神丘道軍伐百濟丁巳左右領始改左右千牛夏四月戊寅車駕還東都造八關宮于東都苑內癸亥至自幷州五月壬戌幸八關宮改為合璧宮六月庚午朔日有蝕之辛卯詔文武五品已上四科舉人甲午駕還東都秋七月乙巳廢梁王忠為庶人徙於黔州戊辰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盧承慶以罪免八月庚辰蘇定方等討平百濟面縛其王扶餘義慈國分為五部郡三十七城二百戶七十六萬以其地分置熊津等五都督府曲赦神丘嵎夷道總管已下賜天下大酺三日九月戊午賜英國公勣墓塋一所冬十月丙子代國夫人楊氏改榮國夫人品第一位在王公母妻之上十一月戊戌朔邢國公蘇定方獻百濟王扶餘義慈太子隆等五十八人俘於則天門責而宥之乙卯狩於許鄭之郊十二月己卯至自許州

六年春正月乙卯於河南河北淮南六十七州募得四萬四千六百四十六人往平壤帶方道行營二月乙未以益綿等州皆言龍見改元曲赦洛州龍朔元年三月丙申朔改元壬戌幸合璧宮夏五月丙申命左驍衛大將軍涼國公契苾何力為遼東道大總管左武衛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為平壤道大總管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樂安縣公任雅相為浿江道大總管以伐高麗是日皇后請禁天下婦人為俳優之戲詔從之甲子晦日有蝕之六月庚寅中書令許敬宗等進累璧六百三十卷目錄四卷秋七月癸卯車駕還東都八月丙戌

令諸州舉孝行尤著及累葉義居可以勵風俗者。九月甲辰，以河南縣大女張年百三歲，親幸其第，又幸李勣之第。天宫寺是高祖潛龍時舊宅，上周歷殿宇，感愴久之，度僧二十人。皇后至許國師第。壬子，徙封雍王賢為沛王。是日，以雍州牧、幽州都督、沛王賢為揚州都督、左武候大將軍，牧如故；以洛州牧、周王顯為并州都督。是日，勑中書門下五品已上、諸司長官、尚書省侍郎、并諸親三等已上，並詣沛王宅設宴，禮奏九部樂，禮畢賜帛雜綵等各有差。冬十月丁卯，狩于陸渾。癸酉，還宮。是歲，新羅王金春秋卒，其子法敏嗣立。

二年春正月乙巳，太府寺更置少卿一員，分兩京檢校。丙午，東都初置國子監，并加學生等員，均分於兩都教授。二月甲子，改京諸司及百官名：尚書省為中臺，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左右僕射為左右匡政，左右丞為肅機，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自餘各以義訓改之，又改六宮內職名。甲戌，司戎太常伯、浿江道總管、樂安縣公任雅相卒於軍。三月甲申，自東都還京。癸丑，幸同州。蘇定方破高麗于葦島，又進攻平壤城，不克而還。夏四月庚申朔，至自東都。辛巳，造蓬萊宮成，徙居之。五月丙申，左侍極許圉師為左相。乙巳，復置律書算三學。六月己未朔，皇子旭輪生。乙丑，初令道士、女冠、僧、尼等並盡禮致拜其父母。乙亥，制蓬萊宮諸門殿亭等名。秋七月丁亥朔，以東宮誕育滿月，大赦天下，賜酺三日。八月甲午，右相許敬宗乞骸骨。壬寅，許敬宗為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仍知西臺事。九月，司禮少常伯孫茂道奏稱八品九品舊令著青，亂紫，非卑品所服，望令著碧，詔從之。戊寅，前吏部尚書、河間郡公李義府起復為司列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冬十月丁酉，幸溫湯，皇太子弘監國。丁未，至自溫湯。庚戌，西臺侍郎上官儀同東西臺三品。十一月辛未，左相許圉師下獄。癸酉，封皇第四子旭輪為殷王。十二月辛丑，改魏州為大都督府，改冀州為魏州。又以并揚荆益四都督府並為大都督府，沛王賢為揚州大都督，周王顯為并州大都督，殷王旭輪遙領冀州大都督。左相許圉師解見任。

三年春正月，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等帥師討鐵勒餘種，盡平之。乙丑，司列太常伯李義府為右相。二月丙戌，隴雍同岐等一十五州戶口，徵修蓬萊宮。癸巳，置太子左右諭德及桂坊大夫等官員，改司經局為桂坊館，崇賢館罷隸左春坊。丁酉，減京官一月俸，助修蓬萊宮。庚戌，詔曰：「天德施生，陽和在節，言念幽圄，載惻分宵。雖復每有哀矜，猶恐未免枉濫。在京繫囚應流死者，每日將二十人過於是親自臨問。多所原宥，不盡者令皇太子錄之。」詔以書學隸蘭臺，算學隸祕閣，律學隸詳刑寺。改燕然都護府為瀚海都護府，瀚海都護府為雲中都護府。二月，前左相許圉師左遷虔州刺史。太子弘撰瑤山玉彩成，書凡五百卷。夏四月乙丑，右相李義府下獄。戊子，李義府除名，配流巂州。丙午，幸蓬萊宮，新起含元殿。秋八月癸卯，彗星見於左攝提。戊申，詔百寮極言正諫。命司元太常伯竇德玄、司刑太常伯劉祥道等九人為持節大使，分行天下，仍令內外官五品已上各舉所知。冬十月丙申，絳州麟見于介山。丙午，含元殿前麟趾見。十一月癸酉，雨冰。十二月庚子，詔改來年正月一日為麟德元年。春正月甲子，改雲中都護府為單于大都護府，官品同大都督府。二月丁亥，加授殷王旭輪單于大都護。戊子，幸萬年宮。三月辛亥，長女追封安定公主，謚曰思。其鹵簿鼓吹及供葬所須，並如親王之制，於德業寺遷于崇敬寺。夏四月，衛州刺史道王元慶薨。五月，許王孝薨。乙卯，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都督府。秋八月丙子朔，至自萬年宮，便幸舊宅。己卯，降萬年縣繫囚。因幸大慈恩寺。壬戌，還蓬萊宮。戊子，兼司列太常伯、檢校沛王府長史、城陽縣侯劉祥道兼右相，大司憲竇德玄兼司元太常伯、檢校左相。九月己卯，詔曰：「周京兆尹、左右宮伯、大將軍、司衛上將軍、少冢宰、廣陵郡公宇文孝伯，忠亮存心，貞堅表志，淫刑既逞，方納諫而求仁，忍忌將加，甘捐軀而徇節。年載雖久，風烈猶生，宜被徽章，式旌胤冑。其孫左威衛長史思純，可加授朝散大夫。」十二月丙戌，殺西臺侍郎上官儀。戊子，庶人忠坐與儀交通，賜死。右相、城陽縣侯劉祥道為司禮太常伯、太子右中護、檢校西臺侍郎樂彥瑋、西臺侍郎孫處約同知政事。是冬無雪。

二年春正月壬午，幸東都。丁酉，幸合璧宮。戊子，處雍洛二州及諸司囚。甲子，以發向太山停選。三月甲寅，兼司戎太常伯、來安郡公姜恪同東西臺三品。辛未，東都造乾元殿成。閏月癸酉日有蝕之。四月丙午，曲赦桂廣黔三都督府管內

大酺辛巳上丙寅講武邙山之陽御城北樓觀之戊辰左侍極仍檢校大司成嘉興縣子陸敦信爲檢校右相其大司成宜傅西臺侍郎孫處約樂彥瑋並停知政事五月辛卯以秘閣郎中李淳風造曆成名麟德曆頒之以司空英國公李勣少師高陽郡公許敬宗右相嘉興縣子陸敦信左相鉅鹿男竇德玄爲檢校封禪使六月鄜州大水壞城邑秋七月鄭王裕薨冬十月戊午皇后請封禪司禮太常伯劉祥道上疏請封禪癸亥高麗王高藏遣其子福男來朝丁卯將封泰山發自東都是歲大稔米斛五錢麰麥不列市十一月丙子次于原武以少牢祭漢將紀信墓贈驃騎大將軍庚寅華州刺史燕國公于志寧卒十二月丙午御齊州大廳乙卯命有司祭泰山丙辰發靈巖頓

舊唐書卷四

舊唐書卷四考證

高宗本紀卷上永徽元年十二月瑤池都督沙鉢羅葉護阿史那賀魯以府叛自稱可汗總有西域之地○新書在二年正月綱目亦同新書

四年十一月以邢國公蘇定方爲神丘道總管○臣德潛按新書本紀五年三月大將軍蘇定方爲神丘道大總管以伐百濟也定方本傳顯慶五年拜熊津道大總管考熊津在朝鮮城南唐置熊津都督府于其地定方以神丘道兼領之兩書正相合也且其時定方方討都曼何以又有神丘道之命乎疑曆下五年之文錯簡于此

五年六月駕還東都○臣德潛按前夏四月已書駕還東都矣以後未嘗巡幸何又書還東都耶應即前至自幷州文重見于此

麟德二年秋七月丁亥朔以東宮誕育滿月大赦天下○沈炳震曰此時太子弘爲東宮皇子旭輪非東宮也當從新書書子旭輪生滿月大赦爲合

舊唐書卷四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本紀第五

高宗下

麟德三年春正月戊辰朔車駕至泰山頓是日親祀昊天上帝於封祀壇以高
祖太宗配饗己巳帝升山行封禪之禮庚午禪於社首祭皇地祇以太穆太皇
太后文德皇太后配饗皇后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辛未御降禪壇壬
申御朝覲壇受朝賀改麟德三年為乾封元年諸行從文武官及朝覲華戎岳牧
致仕老人朝朔望者三品已上賜爵二等四品已下七品以上加階八品已下
加一階勳一轉諸老人百歲已上版授下州刺史婦人郡君九十八十節級齊
州給復一年半管嶽縣二年所歷之處無出今年租賦乾封元年正月五日已
前大赦天下賜酺七日癸酉宴羣臣陳九部樂賜物有差日昳而罷丙子皇太
子弘設會丁丑以前恩澤普進爵及階勳等男子賜古爵兗州界置紫雲仙鶴
萬歲觀封巒非煙重輪三寺天下諸州置觀寺一所丙戌發自泰山甲午次曲
阜縣幸孔子廟追贈太師增修祠宇以少牢致祭其褒聖侯德倫子孫並免賦
役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廟追號曰太上玄元皇帝創造祠堂其廟置令丞
各一員改谷陽縣為真源縣縣內宗姓特給復一年夏四月甲辰車駕至自泰
山先謁太廟而後入庚寅改鑄乾封泉寶錢六月壬寅高麗莫離支蓋蘇文死
其子男生繼其父位為其弟男建所逐使其子獻誠詣闕請降詔左驍衛大將
軍契苾何力率兵以應接之秋七月乙丑徙封殷王旭輪為豫王庚午左侍極
檢校右相嘉興子陸敦信以老病乞骸骨授拜大司成兼知左侍極大司憲兼
檢校右中護劉仁軌兼右相檢校右中護八月辛丑兼司元太常伯兼檢校左
相鉅鹿男竇德玄卒丁未殺司衛少卿武惟良淄州刺史武懷運仍改姓蝮氏
冬十月己酉命司空英國公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以伐高麗
二年春正月丁丑以去冬至于是月無雨雪避正殿減膳親錄囚徒罷乾封錢
復行開元通寶錢二月戊戌陪陵郡王愔薨辛丑改萬年宮依舊名九成宮夏
六月乙卯西臺侍郎楊武西臺侍郎道國公檢校太子左中護戴至德正諫
大夫檢校東臺侍郎安平郡公李安期東臺侍郎張文瓘並同東西臺三品秋
八月己丑朔日有蝕之丙辰東臺侍郎李安期出為荊州大都督府長史
三年春正月庚寅詔繕工大監兼瀚海都護劉審禮為西域道安撫大使壬子
以右相劉仁軌為遼東道副大總管二月戊午遼東道破薛賀水五萬人陣斬
首五千餘級獲生口三萬餘人器械牛馬不可勝計丙寅以明堂制度歷代不
同漢魏以還彌更訛舛遂增古今新制其圖下詔大赦改元為總章元年二月
戊寅幸九成宮己卯分長安萬年置乾封明堂二縣分理於京城之中癸未皇
太子弘釋奠於國學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夏四月丙辰有彗星見
於畢昴之間乙丑上避正殿減膳詔內外羣官各上封事極言過失於是羣臣
上言星雖孛而光芒小此非國眚不足上勞聖慮請御正殿復常饌帝曰朕獲
奉宗廟撫臨億兆謫見于天誠朕之不德也當責躬修德以禳之羣臣復進曰
星孛于東北此高麗將滅之徵帝曰高麗百姓即朕之百姓也既為萬國之主
豈可推過於小蕃竟不從所請乙亥彗星滅辛巳西臺侍郎楊武卒秋八月癸
酉至自九成宮九月癸巳司空英國公勣破高麗拔平壤城擒其王高藏及其
大臣男建等以歸境內盡降其城一百七十戶六十九萬七千以其地為安東
都護府分置四十二州
二年春正月封諸王嫡子皆為郡王二月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知左史
事張文瓘署位始入銜三月東臺侍郎郝處俊同東西臺三品癸酉皇后親祀
先蠶夏四月乙酉幸九成宮置司列少常伯司戎少常伯各兩員五月庚子移
高麗戶二萬八千二百車一千八十乘牛三千三百頭馬二千九百疋駝六十
頭將入內地萊營二州般次發遣量配於江淮以南及山南并涼以西諸州空
閑處安置六月戊申朔日有蝕之括州大風雨海水泛溢永嘉安固二縣城郭
漂百姓宅六千八百四十三區溺殺人九千七十牛五百頭損田苗四千一百
五十頃冀州大水漂壞居人廬舍數千家並遣使賑給秋七月劍南益瀘嶲茂
陵邛雅綿翼維始簡資榮隆果梓普遂等一十九州旱百姓乏絕總三十六萬

七千六百九十戶遣司珍大夫路勵行存問賑貸癸巳冀州大都督府奏自六月十三日夜降雨至二十日水深五尺其夜暴水深一丈已上壞屋一萬四千三百九十區害田四千四百九十六頃遣右衛大將軍涼國公契苾何力爲鷄海道行軍大總管秋八月甲戌改瀚海都護府爲安北都護府九月己亥發自九成宮壬寅傳華林頓大蒐于岐乙巳至岐州高祖初仕階爲扶風太守故曲赦岐州管內高祖時胥徒隨材擢用賜高年衣物粟帛各有差冬十月丁巳至自九成宮十一月庚辰發九州人夫轉發太原倉米粟入京丁亥徙封豫王旭輪爲冀王仍令單名輪十二月戊申司空太子太師英國公勣薨是冬無雪

三年春正月丁丑右相樂成男劉仁軌致仕辛卯列遼東地爲州縣二月戊申以旱親錄囚徒祈禱名山大川癸丑日色出如赭三月甲戌朔大赦天下改元爲咸亨元年三月丁丑改蓬萊宮爲含元殿壬辰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許敬宗致仕夏四月吐蕃寇陷白州等一十八州又與于闐合衆襲龜茲撥換城陷之罷安西四鎮辛亥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右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左衛將軍郭待封爲副領兵五萬以擊吐蕃庚午幸九成宮雍州大雨雹五月丙戌詔曰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先來未造者遂使生徒無肄業之所先師闕奠祭之儀久致飄露深非敬本宜令所司速事營造六月壬寅朔日有蝕之秋七月戊子前西臺侍郎李敬玄起復本職仍依舊同東西臺三品薛仁貴郭待封至大非川爲吐蕃大將論欽陵所襲大敗仁貴等並坐除名吐谷渾全國盡沒唯慕容諾曷鉢及其親信數千帳內屬仍徙於靈州界八月甲子至自九成宮梁州都督趙王福薨丙寅以久旱避正殿尙食減膳九月甲申衛國夫人楊氏薨贈魯國夫人謚曰忠烈閏月壬子故贈司徒周忠孝公士彠贈太尉太子太師太原郡王贈魯國忠烈太夫人贈太原王妃甲寅葬太原王妃京官文武九品已上及外命婦送至便橋宿次冬十月癸酉大雪平地三尺餘行人凍死者贈帛給棺木令雍同華州貧窶之家有年十五已下不能存活者聽一切任人收養爲男女充驅使皆不得將爲奴婢丙申太子右中護兼檢正諫大夫同東西臺三品趙仁本爲左肅機罷知政事十二月庚寅諸司及百官各復舊名是歲天下四十餘州旱及霜蟲百姓飢乏關中尤甚詔令任往諸州逐食仍轉江南租米以賑給之

二年春正月乙巳幸東都留皇太子弘於京監國令侍臣戴至德張文瓘李敬玄等輔之唯以閻立本郝處俊從甲子至東都二月丁亥雍州人梁金柱請出錢三千貫賑濟貧人夏四月戊子大風折木六月戊寅左散騎常侍兼檢校祕書太子賓客周國公武敏之以罪復本姓賀蘭氏除名流雷州丁亥以旱親錄囚徒秋九月地震司徒潞州刺史徐王元禮薨冬十月捜揚明達禮樂之士十一月甲午朔日有蝕之庚戌幸許汝等州教習癸酉冬狩校獵於許州葉縣昆水之陽十二月丙戌還東都

三年春正月辛丑發梁益等一十八州兵募五千三百人遣右衛副率梁積壽往姚州擊叛蠻辛未制雍洛二州人聽任本州官二月己卯侍中永安郡公姜恪卒於河西鎮守夏四月戊寅幸合璧宮壬午於水南教旗上問中書令閻立本黃門侍郎郝處俊伊尹負鼎俎干湯應是補緝時政不知鑄鼎所緣復在何國將爲國之重器歷代傳寶閻立本以古義對五月乙未五品已上改賜新魚袋並飾以銀三品已上各賜金裝刀子礪石一具六月丙子於洛州柏崖置倉八月壬子特進高陽郡公許敬宗卒九月乙卯冀州大都督府復爲魏州魏州復爲冀州壬寅沛王賢徙封雍王冬十月己未皇太子監國壬戌車駕還京師乙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道國公戴至德加兼戶部尙書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張文瓘檢校大理卿黃門侍郎甑山縣公同中書門下三品郝處俊爲中書侍郎兼檢校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敬玄爲吏部侍郎並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一月戊子朔日有蝕之甲辰至自東都十二月癸卯太子左庶子劉仁軌同中書門下三品是冬左監門大將軍高侃大敗新羅之衆於橫水

四年春正月甲午詔咸亨初收養爲男女及驅使者聽量酬衣食之直放還本處丙辰鄭州刺史鄭王元懿薨二月壬午以左金吾將軍裴居道女爲皇太子弘妃夏四月丙子幸九成宮閏五月丁卯燕山道總管李謹行破高麗叛黨於

瓠盧河之西高麗平壤餘衆遁入新羅秋七月庚午九成宮太子新宮成上召五品已上諸親宴太子宮極歡而罷辛巳婺州暴雨水泛溢漂溺居民六百家詔令賑給八月辛丑上痁疾令太子受諸司啓事己酉大風毀太廟鴟吻冬十月壬午中書令博陵縣子閻立本卒乙未皇太子弘納妃畢曲赦岐州大酺三日庚子還京師乙巳至自九成宮十一月丙寅上製樂章有上元二儀三才四時五行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洲得一慶雲之曲詔有司諸大祠享即奏之十二月丙午弓月疏勒二國王入朝請降

五年春二月壬午遣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爲雞林道大總管以討新羅仍令衛尉卿李弼右領大將軍李謹行副之三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己巳皇后祀先蠶夏四月辛卯以尚輦奉御周國公武承嗣爲宗正卿五月己未詔春秋二社本以祈農如聞此外別爲邑會此後除二社外不得聚集有司嚴加禁止六月壬寅太白入東井秋八月壬辰追尊宣簡公爲宣皇帝懿王爲光皇帝太祖武皇帝爲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皇帝爲文武聖皇帝太穆皇后爲太穆神皇后文德皇后爲文德聖皇后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改咸亨五年爲上元元年大赦戊戌勑文武官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深緋五品淺緋並金帶六品深綠七品淺綠並銀帶八品深青九品淺青鍮石帶庶人服黃銅鐵帶一品已下文官並帶手巾算袋刀子礪石武官欲帶亦聽之九月辛亥百寮具新服上宴之於麟德殿癸丑追復長孫無忌官爵仍以其曾孫翼襲封趙國公許歸葬於昭陵先造之墳十一月丙午朔幸東都己酉狩於華山之曲武原戊辰至東都十二月蔣王惲薨戊子于闐王伏闍雄來朝辛卯波斯王卑路斯來朝壬寅天后上意見十二條請王公百寮皆習老子每歲明年一準孝經論語例試於有司又請子父在爲母服三年虢王鳳薨

二年春正月甲寅熒惑犯房壬戌支汗郡王獻碧玻瓈丙寅以于闐爲毗沙都督府以尉遲伏闍雄爲毗沙都督分其境內爲十州以伏闍雄有擊吐蕃功故也庚午龜茲王白素稽獻銀頗羅辛未吐蕃遣其大臣論吐渾彌來請和不許二月雞林道行軍大總管大破新羅之衆於七重城斬獲甚衆新羅遣使入朝獻方物伏罪赦之復其王金法敏官爵三月丁未日色如赭丁巳天后親蠶於邙山之陽時帝風疹不能聽朝政事皆決於天后自誅上官儀後上每視朝天后垂簾於御座後政事大小皆預聞之內外稱爲二聖帝欲下詔令天后攝國政中書侍郎郝處俊諫止之夏四月分括州永嘉永固二縣置溫州析臨海縣爲樂安永寧二縣辛巳周王顯妃趙氏以罪幽死己亥皇太子弘薨于合璧宮之綺雲殿時帝幸合璧宮是日還東都五月己亥追諡太子弘爲孝敬皇帝六月戊寅以雍王賢爲皇太子大赦秋七月辛亥洛州復置緱氏縣以管孝敬皇帝恭陵慈州刺史杞王上金坐事於澧州安置八月庚子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樂成侯劉仁軌爲左僕射依舊監修國史中書門下三品大理卿張文瓘爲侍中中書侍郎同三品甑山公郝處俊爲中書令監修國史如故吏部侍郎檢校太子左庶子監修國史李敬玄吏部尚書兼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依前監修國史左丞許圉師爲戶部尚書九月丙午宰相劉仁軌戴至德張文瓘郝處俊並兼太子賓客冬十月析永州營道江華唐興三縣置道州壬午星孛於角亢之南長五尺十二月丁亥龜茲王白素稽獻名馬

三年春正月戊戌徙封冀王輪爲相王二月甲戌移安東都護府於遼東乙亥堅昆獻名馬丁亥幸汝州之溫湯三月癸卯黃門侍郎來恆中書侍郎薛元超並同中書門下三品甲辰還東都三月己巳朔吐蕃入寇鄯廓河芳等四州乙酉洛州牧周王顯爲洮州道行軍元帥領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并州都督相王輪爲涼州道行軍元帥領左衛將軍契苾何力等軍以討吐蕃二王竟不行戊午勑制比用白紙多爲蟲蠹今後尚書省下諸司州縣宜並用黃紙其承制勑之司量爲卷軸以備披檢庚寅車駕還京夏四月戊申至自東都甲寅中書侍郎李義琰同中書門下三品戊午幸九成宮六月癸丑黃門侍郎高智周同中書門下三品秋七月彗起東井指北河漸東北長三丈掃中台指文昌宮五十八日方滅八月乙未吐蕃寇疊州庚子以星變避殿減膳放京城繫囚令文武官各上封事言得失壬寅置南選使簡補廣交黔等州官吏青齊等州海泛溢又大雨漂溺居人五千家遣使賑卹之九月甲子朔車駕還京丙申

郇王素節削戸三分之二於袁州安置癸丑於北京置金鄉州十一月丁卯勑新造上元舞圓丘方澤享太廟用之餘祭則停壬申以陳州言鳳凰見於宛丘改上元三年曰儀鳳元年大赦庚寅吏部尙書李敬玄爲中書令十二月丙申皇太子賢上所注後漢書賜物三萬段戊午遣使分道巡撫宰相來恆河南道薛元超河北道左丞崔知悌等江南道

二年春正月乙亥上躬籍田於東郊庚辰京師地震壬辰幸司竹園卽日還宮二月丁巳工部尙書高藏授遼東都督封朝鮮郡王遣歸安東府安輯高麗餘衆司農卿扶餘隆熊津州都督封帶方郡王令往安輯百濟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夏四月以河南河北旱遣使賑給八月徙封周王顯爲英王改名哲乙巳太白犯軒轅十二月乙卯勑關內河東諸州召募勇敢以討吐蕃詔京文武職事官三品已上每年各舉文武才能堪任將帥牧守者一人是冬無雪

三年四月丁亥朔以旱避正殿親錄囚徒悉原之戊申大赦改來年正月一日爲通乾癸丑涇州獻二小兒連心異體年四歲五月壬戌幸九成宮以相王輪爲洛州牧秋七月丁巳宴近臣諸親於咸亨殿上謂霍王元軌曰去冬無雪今春少雨自避暑此宮甘雨頻降夏麥豐熟秋稼滋榮又得敬玄表奏吐蕃入龍支張虔勗與之戰一日兩陣斬馘極多又太史奏七月朔太陽合虧而不虧此蓋上天垂祐宗社降靈豈虛薄所能致此又男輪最小特所留愛比來與選新婦多不稱情近納劉延景女觀其極有孝行復是私衷一喜思與叔等同爲此歡各宜盡醉上因賦七言詩效柏梁體侍臣並和九月丁巳還京師辛酉至自九成宮癸亥侍中張文瓘卒丙寅洮河道行軍大總管中書令李敬玄左衛大將軍劉審禮等與吐蕃戰于靑海之上王師敗績審禮被俘上以蕃寇爲患問計於侍臣中書舍人郭正一等咸以備邊不深討爲上策十月丙午徐州刺史密王元曉薨閏十月戊寅熒惑犯鈎鈐十一月乙未昏霧四塞連夜不解丙申雨木冰壬子黃門侍郞同中書門下三品來恆卒十二月詔停明年通乾之號以反語不善故也

四年正月辛未戸部尙書平恩縣公許圉師卒己酉幸東都庚戌尙書右僕射道國公戴至德薨二月壬戌吐蕃贊普卒遣使弔祭之乙丑東都饑官出糙米以救饑人夏四月戊午熒惑入羽林星左丞崔知悌爲戸部尙書中書令郝處俊爲侍中五月壬午盜殺正諫大夫明崇儼丙戌皇太子賢監國戊戌造紫桂宮於沔池之西六月辛亥制大赦天下改儀鳳四年爲調露元年秋七月己卯朔詔以今年冬至有事嵩岳禮官學士詳定儀注八月丁巳侍中郝處俊左庶子高智周黃門侍郞崔知溫給事中劉景先兼脩國史九月壬午吏部侍郞裴行儉討西突厥擒其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別帥李遮匐以歸冬十月單于大都護府突厥阿史德溫傅及奉職二部相率反叛立阿史那泥熟匐爲可汗二十四州首領並叛遣單于大都護長史蕭嗣業將軍花大智李景嘉等討之與突厥戰爲賊所敗嗣業配流桂州壬子令將軍曹懷舜率兵往恆州守井陘崔獻往絳州守龍門以備突厥庚申前詔封嵩山宜停癸亥吐蕃文成公主遣其大臣論塞調傍來告喪請和親不許遣郞將宋令文使吐蕃會贊普之葬十一月戊寅朔左庶子同三品高智周罷知政事癸未以吏部侍郞裴行儉爲禮部尙書賞擒都支遮匐之功也甲辰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與營州都督周道務等兵十八萬并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等總三十萬以討突厥甲寅臨軒試應岳牧舉人

二年春正月乙酉宴諸王諸司三品已上諸州都督刺史於洛城南門樓奏新造六合還淳之舞二月丙午詔曰故符璽郞李延壽撰正典一部辭殫雅正雖已淪亡功猶可錄宜賜其家絹五十疋壬子霍王元軌率文武百寮請出一月俸料助軍以討突厥癸丑幸汝州溫湯丁巳至少室山戊午親謁少姨廟賜故玉淸觀道士王遠知謚曰昇眞先生贈太中大夫又幸隱士田遊巖所居己未幸嵩陽觀及啓母廟並命立碑又幸逍遙谷道士潘師正所居甲子自溫湯還東都三月裴行儉大破突厥於黑山擒其首領奉職僞可汗泥熟匐爲其部下所殺傳首來降夏四月乙丑幸紫桂宮戊辰黃門侍郞裴炎崔知溫中書侍郞王德眞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五月癸未熒惑犯輿鬼丁酉太白經天秋七月吐

蕃寇河源屯于良非川河西鎮撫大使李敬玄與吐蕃將贊婆戰于湟中官軍敗績時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力戰大破蕃軍遂擢爲河源軍經略大使令李敬玄鎮鄯州爲之援丙申江王元祥薨是月突厥餘衆圍雲州中郎將程務挺擊破之八月丁未自紫桂宮還東都丁巳鄯州都督李敬玄左遷衡州刺史甲子廢皇太子賢爲庶人幽於別所乙丑立英王哲爲皇太子改調露二年爲永隆元年赦天下大酺三日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張大安坐庶人左遷普州刺史九月河南河北諸州大水遣使賑卹溺死者官給棺槥其家賜物七段冬十月壬寅蘇州刺史曹王明封零陵郡王於黔州安置坐附庶人賢也己酉自東都還京十一月朔日有蝕之洛州饑減價官糶以救饑人

二年春正月突厥寇原慶等州乙亥命將軍李知十王果等分兵禦之癸巳遣禮部尚書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率師討突厥溫傅部落己亥詔雍岐華同民戶宜免兩年地稅河南河北遭水處一年上詔雍州長史李義玄曰朕思還淳返朴示天下以質素如聞游手墮業此類極多時稍不豐便致饑饉其異色綾錦幷花間裙衣等糜費既廣俱害女工天后我之匹敵常著七破間裙豈不知更有靡麗服飾務遵節儉也其紫服赤衣閭閻公然服用兼商賈富人厚葬越禮卿可嚴加捉搦勿使更然二月丙午皇太子親行釋奠禮三月辛卯左僕射同三品劉仁軌兼太子少傅侍中郝處俊爲太子少保罷知政事五月丙戌定襄道總管曹懷舜與突厥史伏念戰於橫水官軍大敗懷舜減死配流嶺南六月壬子故江王元祥男晫以犯名教斬於大理寺後園七月太平公主出降薛紹赦京城繫囚閏七月丁未黃門侍郎裴炎爲侍中黃門侍郎崔知溫中書侍郎薛元超並爲中書令庚申上以服餌令皇太子監國丙寅雍州大風害稼米價騰踊是月裴行儉大破突厥史伏念之衆伏念爲程務挺急追遂執溫傅來降行儉於是盡平突厥餘黨行儉執伏念溫傅振旅凱旋八月丁卯朔河南河北大水許遭水處往江淮已南就食丁亥戶部尚書崔知溫卒辛卯改交州爲安南都護府九月丙申彗星見於天市長五尺冬十月丙寅朔日有蝕之乙丑改永隆二年爲開耀元年曲赦定襄軍及緣征突厥官吏兵募等丙寅斬阿史那伏念及溫傅等五十四人於都市丁亥新羅王金法敏薨仍以其子政襲位十一月癸卯徙庶人賢于巴州十二月吐火羅獻金衣一領上不受辛未太子少保郝處俊薨

永淳元年正月乙未朔以年饑罷朝會關內諸府兵令於鄧綏等州就穀二月癸未以太子誕皇孫滿月大赦改開耀二年爲永淳元年大酺三日戊午立皇孫重照爲皇太孫欲開府置寮屬吏部郎中王方慶曰按周禮有嫡子無嫡孫漢魏已來皇太子在不立太孫但封王耳晉立愍懷太子子臧爲太孫齊立文惠太子子昭業爲太孫便居東宮而皇太子在而立太孫未有前例上曰自我作古可乎亦可然竟不立府寮是春關內旱日色如赭四月甲子朔日有蝕之丙寅幸東都皇太子京師留守命劉仁軌裴炎薛元超等輔之上以穀貴減扈從兵士庶從者多殍踣於路辛未以裴行儉爲金牙道行軍大總管與將軍閻懷旦等三總管兵分道討十姓突厥阿史那車薄行儉未行而卒安西副都護王方翼破車薄咽麪西域平戊寅次虢池之紫桂宮乙酉至東都丁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中書侍郎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並同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上謂參知政事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卽與卿等同名稱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遂以平章爲名五月壬寅置東都苑總監自丙午連日澍雨洛水溢壞天津及中橋立德弘敎景行諸坊溺居民千餘家六月關中初雨麥苗澇損後旱京兆岐隴螟蝗食苗並盡加以民多疫癘死者枕藉於路詔所在官司埋瘞丁丑以岐州刺史蘇良嗣爲雍州長史京師人相食寇盜縱橫秋七月己亥造奉天宮於嵩山之陽仍置嵩陽縣又於藍田造萬全宮庚申零陵王明薨是秋山東大水民饑吐蕃寇柘松翼等州冬十月甲子京師地震丙寅黃門侍郎劉景先同平章事十二月南天竺于闐各獻方物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等招合殘衆據黑沙城入寇幷州北境

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幸奉天宮遣使祭嵩岳少室箕山具茨等山西王母啓母巢父許由等祠二月甲午洛州長史李仲玄爲宗正卿庚午突厥寇定州嬀州

之境己卯左領軍衛大將軍薛仁貴卒三月庚寅突厥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圍單于都護府丙午彗見五車北二十五日而滅癸丑中書令崔知溫卒夏四月己巳還東都甲申綏州部白鐵余據城平縣反命將軍程務挺將兵討之五月庚寅幸芳桂宮阻雨還東都突厥寇蔚州殺刺史李思儉豐州都督崔智辯率師出朝那山掩擊之為賊所敗遂寇嵐州秋七月己丑封皇孫重福為唐昌郡王甲辰相王輪改封豫王仍名旦己丑令唐昌郡王重福為京留守劉仁軌副之召皇太子至東都己巳河水溢壞河陽城水面高於城內五尺北至盟坎居人廬舍漂沒皆盡南北並壞庚戌熒惑入輿鬼犯質星十一月皇太子來朝癸亥幸奉天宮時天后自封岱之後勸上封中岳每下詔草儀注即歲饑邊事警急而止至是復行封中岳禮上疾而止上苦頭重不可忍侍醫秦鳴鶴曰刺頭微出血可愈天后帷中言曰此可斬欲刺血於人主首耶上曰吾苦頭重出血未必不佳即刺百會上曰吾眼明矣戊戌命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以招討總管材山賊元珍骨篤祿賀魯等詔皇太子監國裴炎劉齊賢郭正一等於東宮同平章事丁未自奉天宮還東都上疾甚宰臣已下並不得謁見十二月己酉詔改永淳二年為弘道元年將宣赦書上欲親御則天門樓氣逆不能上馬遂召百姓於殿前宣之禮畢上問侍臣曰民庶喜否曰百姓蒙赦無不感悅上曰蒼生雖喜我命危篤天地神祇若延吾一兩月之命得還長安死亦無恨是夕帝崩於真觀殿時年五十六宣遺詔七日而殯皇太子即位于柩前園陵制度務從節儉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取天后處分群臣上謚曰天皇大帝廟號高宗文明元年八月庚寅葬於乾陵天寶十三載改謚曰天皇大弘孝皇帝

史臣曰大帝往在藩儲見稱長者暨昇旒扆頓異明哉虛襟似納於觸鱗下詔無殊於扇暍既蕩情於帷薄遂忽怠於基扃感麥解之佞言中宮被毒聽趙師之誣說元舅銜冤忠良自是脅肩姦佞於焉得志卒致盤維盡戮宗社為墟古所謂一國為一人興前賢為後愚廢信矣哉

贊曰藉文遺業僅保餘位封岱禮天其德不類伏戎于寢構堂終墜自蘊禍胎邦家殄瘁

舊唐書卷五

舊唐書卷五考證

高宗本紀卷下二月戊寅幸九成宮○上巳書二月矣此二月衍文

二月癸未皇太子弘釋奠于國學○新書在四月乙卯按禮志又在三月

總章二年六月戊申朔日有蝕之括州大風雨海水泛溢○新書在九月庚寅綱目亦在九月

三月丁丑改蓬萊宮爲含元殿○上巳書三月矣此三月衍文

咸亨三年冬十月己未皇太子監國○沈炳震曰二年正月幸東都留皇太子弘監國是月壬戌始還京師是二年至此月皆皇太子監國不必復書監國也疑屬衍文

上元二年夏四月己亥皇太子弘薨于合璧宮之綺雲殿○臣德潛按新書書天后殺皇太子蓋顯言之此則隱其惡也

永淳元年二月上曰自我作古可乎亦可然竟不立府寮○臣宗萬按通鑑高宗欲爲太孫置官屬王方慶以爲不可上曰自我作古可乎方慶對曰三王不相襲禮何爲不可據此則亦可亦字當是曰字方爲下文相接

二年七月相王輪改封豫王仍名旦○臣德潛按相王至此始名旦不得云仍名也當依通鑑更名旦爲是

舊唐書卷五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本紀第六

則天皇后

則天皇后武氏諱曌幷州文水人也父士彠隋大業末爲鷹揚府隊正高祖行
軍於汾晉每休止其家義旗初起從平京城貞觀中累遷工部尚書荆州都督
封應國公初則天年十四時太宗聞其美容止召入宮立爲才人及太宗崩遂
爲尼居感業寺大帝於寺見之復召入宮拜昭儀時皇后王氏良娣蕭氏頻與
武昭儀爭寵互讒毀之帝皆不納進號宸妃永徽六年廢王皇后而立武宸妃
爲皇后高宗稱天皇武后亦稱天后后素多智計兼涉文史帝自顯慶已後多
苦風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詳決自此內輔國政數十年威勢與帝無異當時
稱爲二聖弘道元年十二月丁巳大帝崩皇太子顯即位尊天后爲皇太后既
將篡奪是日自臨朝稱制庚午加授澤州刺史韓王元嘉爲太尉豫州刺史滕
王元嬰爲開府儀同三司絳州刺史魯王靈夔爲太子太師相州刺史越王貞
爲太子太傅安州都督紀王愼爲太子太保元嘉等地尊望重恐其生變故進
加虛位以安其心甲戌劉仁軌爲尚書左僕射岑長倩爲兵部尚書魏玄同爲
黃門侍郎並依舊知政事劉齊賢爲侍中裴炎爲中書令

嗣聖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二月戊午廢皇帝爲廬陵王幽于別所仍改賜
名哲己未立豫王輪爲皇帝令居於別殿大赦天下改元文明皇太后仍臨朝
稱制庚午廢皇太孫重照爲庶人太常卿兼豫州府長史王德眞爲侍中中書
侍郎豫王府司馬劉禕之同中書門下三品三月庶人賢死于巴州夏四月滕
王元嬰薨改封畢王上金爲澤王葛王素節爲許王丁丑遷廬陵王哲於均州
閏五月禮部尚書武承嗣同中書門下三品秋七月突厥骨咄祿元珍寇朔州
命左威衛大將軍程務挺拒之彗星見西北方長二丈餘經三十三日乃滅九
月大赦天下改元爲光宅旗幟改從金色飾以紫畫以雜文改東都爲神都又
改尚書省及諸司官名初置右肅政御史臺官員故司空李勣孫柳州司馬徐
敬業僞稱揚州司馬殺長史陳敬之據揚州起兵自稱上將以匡復爲辭冬十
月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以應敬業命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爲大
總管率兵三十萬以討之殺內史裴炎丁酉追削敬業父祖官爵復其本姓徐
氏十二月前中書令薛元超卒殺左威衛大將軍程務挺

垂拱元年春正月以敬業平大赦天下改元劉仁軌薨三月遷廬陵王哲於房
州頒下親撰垂拱格於天下夏四月內史騫味道左授青州刺史五月秋官尚
書裴居道爲內史納言王德眞配流象州冬官尚書蘇良嗣爲納言詔內外文
武九品已上及百姓咸令自舉是夏大旱

二年春正月皇太后下詔復政於皇帝以皇太后既非實意乃固讓皇太后仍
依舊臨朝稱制大赦天下初令都督刺史並準京官帶魚三月初置匭於朝堂
有進書言事者聽投之由是人間善惡事多所知悉夏四月岑長倩爲內史六
月蘇良嗣爲文昌左相天官尚書韋待價爲文昌右相並同鳳閣鸞臺三品右
肅政御史大夫韋思謙爲納言

三年春正月封王子成義爲恆王隆基爲楚王隆範爲衛王隆業爲趙王二月
韋思謙請致仕許之夏四月裴居道爲納言夏官侍郎張光輔爲鳳閣侍郎同
鳳閣鸞臺平章事庚午劉禕之賜死於家秋八月地官尚書魏玄同檢校納言

四年春二月毀乾元殿就其地造明堂山東河南甚飢乏詔司屬卿王及善司
府卿歐陽通冬官侍郎狄仁傑巡撫賑給夏四月魏王武承嗣僞造瑞石文云
聖母臨人永昌帝業令雍州人唐同泰表稱獲之洛水皇太后大悅號其石爲
寶圖擢授同泰游擊將軍五月皇太后加尊號曰聖母神皇秋七月大赦天下
改寶圖曰天授聖圖封洛水神爲顯聖加位特進幷立廟就水側置永昌縣天
下大酺五日八月壬寅博州刺史瑯邪王沖據博州起兵命左金吾大將軍丘
神勣爲行軍總管討之庚戌沖父豫州刺史越王貞又舉兵於豫州與沖相應
九月命內史岑長倩鳳閣侍郎張光輔左監門大將軍鞠崇裕率兵討之丙寅
斬貞及沖等傳首神都改姓爲虺氏曲赦博州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元嘉子黃
國公譔靈夔子左散騎常侍范陽王藹霍王元軌及子江都王緒故虢王元鳳

子東莞公融坐與貞通謀元嘉靈夔自殺元軌配流黔州譔等伏誅改姓虺氏自是宗室諸王相繼誅死者殆將盡矣其子孫年幼者咸配流嶺外誅其親黨數百餘家十二月神皇拜洛水受天授聖圖是日還宮明堂成

永昌元年春正月神皇親享明堂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七日三月張光輔爲內史武承嗣爲納言夏四月誅蔣王惲道王元慶徐王元禮曹王明等諸子孫徙其家屬於巂州五月命文昌右相韋待價爲安息道大總管以討吐蕃六月令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所知秋七月紀王慎被誣告謀反載以檻車流于巴州改姓虺氏韋待價坐遲留不進士卒多飢饉而死配流繡州八月左肅政御史大夫王本立同鳳閣鸞臺三品辛巳誅內史張光輔九月納言魏玄同賜死于家冬十月春官尚書范履冰鳳閣侍郎邢文偉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改羽林軍百騎爲千騎

載初元年春正月神皇親享明堂大赦天下依周制建子月爲正月改永昌元年十一月爲載初元年十二月爲臘月改舊正月爲一月大酺三日神皇自以曌字爲名遂改詔書爲制書春一月蘇良嗣爲特進武承嗣爲文昌左相岑長倩爲文昌右相裴居道爲太子少傅並依舊同鳳閣鸞臺三品鳳閣侍郎武攸寧爲納言邢文偉爲內史秋七月殺豫章王亶遷其父舒王元名於和州有沙門十人僞撰大雲經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頒於天下令諸州各置大雲寺總度僧千人丁亥殺隨州刺史澤王上金舒州刺史許王素節并其子數十人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國號爲周改元爲天授大赦天下賜酺七日乙酉加尊號曰聖神皇帝降皇帝爲皇嗣丙戌初立武氏七廟於神都追尊神皇父贈太尉太原王士彠爲孝明皇帝兄子文昌左相承嗣爲魏王天官尚書三思爲梁王堂姪懿宗等十二人爲郡王司賓卿史務滋爲納言鳳閣侍郎宗秦客爲內史給事中傅遊藝爲鸞臺侍郎仍依舊知鳳閣鸞臺平章事令史務滋等十人分道存撫天下改內外官所佩魚並作龜冬十月改并州文水縣爲武興縣依漢豐沛例百姓子孫相承給復

二年正月親祀明堂春三月改唐太廟爲享德廟夏四月令釋教在道法之上僧尼處道士女冠之前六月命岑長倩率諸軍討吐蕃左肅政御史大夫格輔元爲地官尚書鸞臺侍郎樂思晦並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秋七月徙關內雍同等七州戶數十萬以實洛陽分京兆置鼎稷鴻宜四州夏官尚書歐陽通知納言事九月傅遊藝下獄死右羽林衛大將軍建昌王攸寧爲納言洛州司馬狄仁傑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冬十月制官人者咸令自舉殺文昌左相岑長倩納言歐陽通地官尚書格輔元

三年正月親祀明堂春一月冬官尚書楊執柔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三月五天竺國並遣使朝貢四月大赦天下改元爲如意禁斷天下屠殺秋七月大雨洛水汎溢漂流居人五千餘家遣使巡問賑貸八月魏王承嗣爲特進建昌王攸寧爲冬官尚書楊執柔爲地官尚書並罷知政事秋官侍郎崔元琮爲鸞臺侍郎夏官侍郎李昭德爲鳳閣侍郎檢校天官侍郎姚璹爲文昌左丞地官侍郎李元素爲文昌右丞並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九月大赦天下改元爲長壽改用九月爲社大酺七日并州改置北都冬十月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蕃復龜茲于闐疎勒碎葉鎭

二年春一月親享明堂癸亥殺皇嗣妃劉氏竇氏臘月改封皇孫成器爲壽春郡王宜王成義爲衡陽郡王隆基爲臨淄郡王衛王隆範爲巴陵郡王隆業爲彭城郡王春二月尚方監裴匪躬坐潛謁皇嗣腰斬於都市秋九月上加金輪聖神皇帝號大赦天下大酺七日辛丑司賓卿豆盧欽望爲內史文昌右丞韋巨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秋官侍郎陸元方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三年春一月親享明堂三月鳳閣侍郎李昭德檢校內史鸞臺侍郎蘇味道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韋巨源爲夏官侍郎依舊知政事四月夏官尚書王孝傑同鳳閣鸞臺三品五月上加尊號爲越古金輪聖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元爲延載大酺七日秋八月司賓少卿姚璹爲納言左肅政御史中丞楊再思爲鸞臺侍郎洛川司馬杜景儉爲鳳閣侍郎仍並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梁王武三思勸率諸蕃酋長奏請大徵斂東都銅鐵造天樞於端門之外立頌以紀上之功業九月內史李昭德左授欽州南賓縣尉冬十月文昌右丞李元素爲鳳閣鸞臺平

章事

證聖元年春一月上加尊號曰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七日戊子豆盧欽望韋巨源杜景儉蘇味道陸元方並左授趙郡集綏等州刺史丙申夜明堂災至明而並從煨燼庚子以明堂災告廟手詔責躬令內外文武九品已上各上封事極言正諫春二月上去慈氏越古尊號秋九月親祀南郊加尊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元為天冊萬歲大辟罪已下及犯十惡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大酺九日

萬歲登封元年臘月甲申上登封于嵩嶽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九日丁亥禪于少室山己丑又制內外官三品已上通前賜爵二等四品已下加兩階洛州百姓給復二年登封告成縣三年癸巳至自嵩嶽甲午親謁太廟春三月重造明堂成夏四月親享明堂大赦天下改元為萬歲通天大酺七日以天下大旱命文武官九品以上極言時政得失五月營州城傍契丹首領松漠都督李盡忠與其妻兄歸誠州刺史孫萬榮殺都督趙文翽舉兵反攻陷營州盡忠自號可汗乙丑命鷹揚將軍曹仁師右金吾大將張玄遇右武威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秋七月命春官尚書梁王三思為安撫大使納言姚璹為之副制改李盡忠為盡滅孫萬榮為萬斬秋八月張玄遇曹仁師麻仁節與李盡滅戰于西硤石黃麞谷官軍敗績玄遇仁節並為賊所虜九月命右武衛大將軍建安王攸宜為大總管以討契丹并州長史王方慶為鳳閣侍郎與殿中監李道廣並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吐蕃寇涼州都督許欽明為賊所執庚申王方慶為鳳閣侍郎仍依舊知政事李盡滅死其黨孫萬斬代領其衆冬十月孫萬斬攻陷冀州刺史陸寶積死之十一月又陷瀛州屬縣

二年正月親享明堂鳳閣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孫元亨坐與綦連耀謀反伏誅原州都督府司馬婁師德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春二月王孝傑蘇宏暉等率兵十八萬與孫萬斬戰于硤石谷王師敗績孝傑沒於陣宏暉棄甲而遁夏四月鑄九鼎成置于明堂之庭前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王及善為內史五月命右金吾大將軍河內王懿宗為大總管右肅政御史大夫婁師德為副大總管右武威衛大將軍沙吒忠義為前軍總管率兵二十萬以討孫萬斬六月內史李昭德司農少卿來俊臣以罪伏誅孫萬斬為其家奴所殺餘黨大潰魏王承嗣梁王三思並同鳳閣鸞臺三品秋八月納言姚璹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九月以契丹李盡滅等平大赦天下改元為神功大酺七日婁師德為納言冬十月前幽州都督狄仁傑為鸞臺侍郎司刑卿杜景儉為鳳閣侍郎並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聖曆元年正月親享明堂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九日春三月召廬陵王哲於房州夏五月禁天下屠殺突厥默啜上言有女請和親秋七月令淮陽王武延秀往突厥納默啜女為妃遣右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赴虜庭八月突厥默啜以延秀非唐室諸王乃囚於別所率衆與閻知微入寇媯檀等州命司屬卿高平王重規右武威衛大將軍沙吒忠義幽州都督張仁亶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等率兵二十萬逆擊乃放延秀還己丑默啜攻陷定州刺史孫彥高死之焚燒百姓廬舍遇害者數千人魏王承嗣卒庚子梁王三思為內史狄仁傑為納言九月建昌王攸寧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默啜攻陷趙州刺史高叡遇害丙子廬陵王哲為皇太子令依舊名顯大赦天下大酺五日令納言狄仁傑為河北道行軍元帥辛巳皇太子謁太廟天官侍郎蘇味道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癸未默啜盡殺所掠趙定州男女萬餘人從五迴道而去所至殘害不可勝紀冬十月夏官侍郎姚元崇麟臺少監李嶠並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是月閻知微自突厥叛歸族誅之

二年春二月封皇嗣旦為相王初為寵臣張易之及其弟昌宗置控鶴府官員尋改為奉宸府班在御史大夫下左肅政御史中丞魏元忠為鳳閣侍郎吉頊為天官侍郎並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戊子幸嵩山過王子晉廟丙申幸緱山丁酉至自嵩山夏四月吐蕃大論贊婆來奔秋七月上以春秋高慮皇太子相王與梁王武三思定王武攸寧等不協令立誓文於明堂八月王及善為文昌左相豆盧欽望為文昌右相仍並同鳳閣鸞臺三品冬十月乙亥幸福昌縣王及善薨

三年正月戊寅梁王三思為特進天官侍郎吉頊配流嶺表臘月辛巳封皇太子男重潤為召王狄仁傑為內史戊寅幸汝州之溫湯甲戌至自溫湯造三陽宮于嵩山春三月李嶠為鸞臺侍郎知政事如故夏四月戊申幸三陽宮五月癸丑上以所疾康復大赦天下改元為久視停金輪等尊號大酺五日六月魏元忠為左肅政御史大夫仍舊知政事是夏大旱秋七月至自三陽宮天官侍郎張錫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其甥鳳閣鸞臺平章事李嶠為成均祭酒罷知政事壬寅制曰隋尚書令楊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稟凶邪之德有諂佞之才惑亂君上離間骨肉搖動冢嫡寧唯握蠱之禍誘扇後主卒成請蹯之釁隋室喪亡蓋惟多僻究其萌兆職此之由生為不忠之人死為不義之鬼身雖幸免子竟族誅斯則姦逆之謀是為庭訓險薄之行遂成門風刑戮雖加枝胤仍在何得肩隨近侍齒列朝行朕接統百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常欲從容於萬機之餘褒貶於千載之外況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其楊素及兄弟子孫已下並不得令任京官及侍衛九月內史狄仁傑卒冬十月甲寅復舊正朔改一月為正月仍以為歲首正月依舊為十一月大赦天下韋巨源為地官尚書文昌左丞韋安石為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丁卯幸新安曲赦其縣壬申至自新安十二月開屠禁諸祠祭令依舊用牲牢

大足元年春正月制改元二月鸞臺侍郎李懷遠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三月姚元崇為鳳閣侍郎依舊知政事丙申鳳閣侍郎張錫坐贓配循州夏五月幸三陽宮命左肅政御史大夫魏元忠為總管以備突厥天官侍郎顧琮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六月夏官侍郎李迥秀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辛未曲赦告城縣秋七月甲戌至自三陽宮九月召王重潤為易之譖構令自死冬十月幸京師大赦天下改元為長安

二年春正月突厥寇鹽夏等州殺掠人吏秋九月乙丑日有蝕之不盡如鉤京師及四方見之冬十月日本國遣使貢方物十一月相王旦為司徒戊子親祀南郊大赦天下

三年春三月壬戌日有蝕之夏四月庚子相王旦表讓司徒許之改文昌臺為中臺李嶠知納言事六月寧州雨山水暴漲漂流二千餘家溺死者千餘人秋七月殺右金吾大將軍唐休璟秋九月正諫大夫朱敬則鳳閣鸞臺平章事戊申相王旦為雍州牧是月御史大夫兼知政事太子右庶子魏元忠為張昌宗所譖左授端州高要尉京師大雨雹人畜有凍死者冬十月丙寅駕還神都乙酉至自京師

四年春正月造興泰宮於壽安縣之萬安山天官侍郎韋嗣立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朱敬則請致仕許之三月進封平恩郡王重福為譙王夏官侍郎宗楚客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夏四月韋安石知納言事李　知內史事丙子幸興泰宮六月天官侍郎崔玄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李嶠為國子祭酒知政事如故七月丙戌楊再思為內史甲午至自興泰宮宗楚客左授原州都督八月姚元崇為司僕卿知政事韋安石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冬十月秋官侍郎張柬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十一月李嶠為地官尚書張柬之為鳳閣鸞臺平章事自九月至於是日夜陰晦大雨雪都中人有飢凍死者令官司開倉賑給

神龍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上不豫制自文明元年已後得罪人除揚豫博三州及諸逆魁首咸赦除之癸亥麟臺監張易之與弟司僕卿昌宗反皇太子率左右羽林軍桓彥範敬暉等以羽林兵入禁中誅之甲辰皇太子監國總統萬機大赦天下是日上傳皇帝位于皇太子徙居上陽宮戊申皇帝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冬十一月壬寅則天將大漸遺制祔廟歸陵令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其王蕭二家及褚遂良韓瑗等子孫親屬當時緣累者咸令復業是日崩于上陽宮之仙居殿年八十三謚曰則天大聖皇后二年五月庚申祔葬于乾陵睿宗卽位詔依上元年故事號為天后未幾追尊為大聖天后改號為則天皇太后太后嘗召文學之士周思茂范履冰衛敬業令撰玄覽及古今內範各百卷青宮紀要少陽政範各三十卷維城典訓鳳樓新誡孝子列女傳各二十卷內軌要略樂書要錄各十卷百寮新誡兆人本業各五卷臣範兩卷垂拱格四卷并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閣

史臣曰。治亂時也存亡勢也使桀紂在上雖十堯不能治使堯舜在上雖十桀不能亂使懦夫女子乘時得勢亦足坐制羣生之命肆行不義之威觀夫武氏稱制之年英才接軫靡不痛心於家索扼腕於朝危竟不能報先帝之恩衛吾君之子俄至無辜被陷引頸就誅天地爲籠去將安所悲夫昔掩鼻之讒古稱其毒人彘之酷世以爲冤武后奪嫡之謀也振喉絶襁褓之兒葅醢碎椒塗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姦人妬婦之恒態也然猶泛延讜議時禮正人初雖牝雞司晨終能復子明辟飛語辯元忠之罪善言慰仁傑之心尊時憲而抑幸臣聽忠言而誅酷吏有旨哉有旨哉

贊曰龍漦易貌丙殿昌儲胡爲穹昊生此夔魖奼嬈神器褻瀆皇居窮妖白首降鑒何如

舊唐書卷六

舊唐書卷六考證

則天皇后本紀嗣聖元年二月己未立豫王輪爲皇帝○沈炳震曰睿宗旣改名且矣不應仍書豫王輪新書稱旦爲合

天授二年改唐太廟爲享德廟○新書在元年十月

長壽三年梁王武三思勸率諸蕃酋長奏請大徵斂東都銅鐵造天樞于端門之外○新書在證聖元年四月綱目亦同新書

萬歲登封元年○臣德潛按原本誤連于證聖元年之後是合二年爲一年也今已更正

洛州百姓給復二年○臣德潛按此因登封嵩嶽大赦天下而尤加恩于洛州百姓也原本誤認爲元年後之二年另行提起是分一年爲二年矣今已更正

二年六月內史李昭德司賓少卿來俊臣以罪伏誅○臣德潛按當時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傳臣應書伏誅昭德非其倫也新書云殺監察御史李昭德綱目云周來俊臣伏誅得其旨矣

聖曆二年春二月封皇嗣旦爲相王○新書在正月壬戌綱目在元年十一月互異

夏四月吐蕃大論贊婆來奔○新書在十月丁亥

長安三年秋七月殺右金吾大將軍唐休璟○新書秋七月庚戌檢校涼州都督唐休璟爲夏官尙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臣德潛按本傳休璟未嘗被殺且未嘗爲金吾大將軍此于殺金吾大將軍下病有闕文且幷闕休璟之遷官而以兩事混而一之也

神龍元年十一月崩于上陽宮之仙居殿年八十三○新書后妃傳年八十一綱目亦同新書

舊唐書卷六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本紀第七

中宗　睿宗

中宗太和聖昭孝皇帝諱顯高宗第七子母曰則天順聖皇后顯慶元年十一月乙丑生於長安明年封周王授洛州牧儀鳳二年徙封英王改名哲授雍州牧永隆元年章懷太子廢其年立爲皇太子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崩遺詔皇太子柩前即帝位皇太后臨朝稱制改元嗣聖元年二月皇太后廢帝爲廬陵王幽於別所其年五月遷於均州尋徙居房陵聖曆元年召還東都立爲皇太子依舊名顯時張易之與弟昌宗潛圖逆亂神龍元年正月鳳閣侍郎張柬之鸞臺侍郎崔玄暐左羽林將軍敬暉右羽林將軍桓彥範司刑少卿袁恕己等定策率羽林兵誅易之昌宗迎皇太子監國總司庶政大赦天下鳳閣侍郎韋承慶正諫大夫房融司禮卿韋慶等下獄甲辰命地官侍郎樊忱往京師告廟陵司刑少卿兼相王府司馬袁恕己爲鳳閣鸞臺平章事乙巳則天傳位於皇太子丙午即皇帝位於通天宮大赦天下唯易之黨與不在原限爲周興來俊臣所枉陷者咸令雪免內外文武官加兩階三品已上加爵二等入五品等特減四考大酺五日以并州牧相王旦及太平公主有誅易之兄弟功相王加號安國相王進拜太尉同鳳閣鸞臺三品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仍賜實封通前滿五千戶皇親先被配沒者子孫令復屬籍仍量敘官爵出宮女三千丁未天后徙居上陽宮庚戌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柬之爲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封漢陽郡公鸞臺侍郎兼檢校太子右庶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崔玄暐爲守內史封博陵郡公袁恕己同鳳閣鸞臺三品封南陽郡公敬暉爲納言平陽郡公桓彥範爲納言譙郡公並加銀青光祿大夫賜實封五百戶右羽林大將軍遼國公李多祚進封遼陽郡王賜實封六百戶內直郎駙馬都尉王同皎爲雲麾將軍右千牛將軍琅邪郡公食實封五百戶並賞誅張易之兄弟功其餘封各有差上天后尊號爲則天大聖皇帝二月甲寅復國號依舊爲唐社稷宗廟陵寢郊祀行軍旗幟服色天地日月寺宇臺閣官名並依永淳已前故事神都依舊爲東都北都爲并州大都督府老君依舊爲玄元皇帝諸州百姓免今年租稅房州百姓給復三年改左右肅政臺爲左右御史臺韋承慶貶高要尉房融配流欽州中書令楊再思爲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京留守太僕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姚元之出爲亳州刺史己未封堂兄左金吾將軍鬱林郡公千里爲成紀郡王左金吾衛大將軍實封五百戶令貢舉人停習臣軌依舊習老子甲子立妃韋氏爲皇后大赦天下內外官陪位者賜勳一轉大酺三日后父故豫州刺史玄貞爲上洛郡王后母崔氏贈上洛郡王妃初韓王元嘉霍王元軌等自垂拱以來皆遭非命是日追復官爵令備禮改葬有胤嗣者即令承襲無胤嗣者聽取親爲後詔九品已上及集朝使極言朝政得失兼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丙寅左散騎常侍譙王重福貶濮州員外刺史不知州事特進太子賓客梁王武三思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加實封五百戶通前一千五百戶丁卯右散騎常侍定安郡王駙馬都尉武攸暨封定王爲司徒更加實封四百戶通前一千戶辛未上往觀風殿朝天后太尉安國相王旦固讓太尉及知政事遂從其請甲戌國子祭酒祝欽明同中書門下三品黃門侍郎知侍中事韋安石爲刑部尚書罷知政事丙子諸州置寺觀一所以中興爲名丁丑武三思固讓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武攸暨固讓司徒封王許之改封義興郡王重俊爲衛王北海郡王重茂爲溫王三月辛巳追復故司空英國公李勣官爵令所司爲起墳改葬甲申制文明已來破家臣僚所有子孫並還資蔭其揚州構逆徒黨唯徐敬業一房不在免限餘並原宥丁亥廢左右司員外郎其酷吏劉光業王德壽王處貞屈貞筠劉景陽等五人雖已身死官爵並宜追奪景陽見在貶秩州樂單尉丘神勣來子珣萬國俊周興來俊臣魚承曄王景昭索元禮傅遊藝王弘義張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立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備陳嘉言等雖已身死並宜除名唐奉一配流李秦授曹仁哲並改與嶺南遠惡處己丑中書侍郎兼檢校相王府長史南陽郡公袁恕己爲中書令兼檢校安國相王府長史詔曰君臣朝序貴賤之禮斯殊兄弟大倫先後之儀亦異

聖人之制率由斯道朕臨茲寶極位在崇高眷屬當陽雖受宗枝之敬退朝私
謁仍用家人之禮近代以來罕遵軌度上及公主曲致私情姑叔之尊拜於子
姪違法背禮情用惻然自今已後宜從革弊安國相王某及鎮國太平公主更
不得輒拜衛王重俊兄弟及溫王公主姊妹等宜告宗屬知朕意焉先是諸王
及公主皆以親爲貴天子之子諸姑叔見之必先致拜若致書則稱爲啟事上
志欲教睦親族故下制革之庚寅衛王重俊上洛州牧王乘駟馬車鹵簿從諸
王公已下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及諸親並祖送禮儀甚盛事畢賜物有差辛卯
以故司僕少卿徐有功執法平恕追贈越州都督并授一子官戊戌左右千牛
衛各置大將軍一員罷率府官員以安北大都護安國相王旦爲左右千牛
大將軍每大朝會內供奉丙午改秋社依舊用仲秋戊申相王旦於太常廳上
王公諸親祖送衛尉張設光祿造食禮畢賜物如衛王上洛州牧之儀夏四月
乙丑端州尉魏元忠爲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甲戌左庶子韋安石爲吏部
尚書太子賓客李懷遠爲右散騎常侍右庶子唐休璟爲輔國大將軍右庶子
崔玄暐爲特進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判都督事右庶子西留守戶部尚書
弘農郡公楊再思爲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判都督事少詹事兼侍讀國子
祭酒祝欽明爲刑部尚書並依前知政事以上在春宮故僚也乙亥張柬之爲
中書令戊寅追贈郡王重潤爲懿德太子同官縣大雨雹燕雀多死漂溺居人
四百家遣使賑給五月壬午遷武氏七廟神主于西京崇尊廟東都創置太廟
社稷戊子制依舊以周隋爲二王後壬辰封成紀郡王千里爲成王癸巳侍中
敬暉封爲平陽郡王侍中桓彥範扶陽郡王賜姓韋氏中書令張柬之漢陽郡
王中書令袁恕己南陽郡王特進崔玄暐博陵郡王並加授特進罷知政事吏
部尚書韋安石爲兼中書令兵部尚書魏元忠爲兼侍中丙申皇后表請天下
士庶爲出母爲三年服年二十二成丁五十九免役癸卯降梁王武三思爲德
靜郡王定王武攸暨爲樂壽郡王河內王武懿宗等十餘人並降爲國公甲辰
特進芮國公豆盧欽望爲尚書左僕射輔國大將軍酒泉郡公唐休璟爲尚書
右僕射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丙午制以鄒魯之邑百戶爲太師隆道公宣尼

采邑用供薦享又授裔孫褒聖侯崇基朝散大夫仍許子孫傳襲六月丁巳河
北十七州大水漂沒人居癸亥尚書左僕射豆盧欽望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
共平章檢校中書令韋安石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檢校侍中魏元忠兼檢
校兵部尚書楊再思兼戶部尚書兼檢校中書令丁卯祔孝敬皇帝神主於太
廟廟號義宗非禮也戊辰洛水暴漲壞廬舍二千餘家溺死者甚衆秋七月辛
巳太子賓客韋巨源同中書門下三品乙未以特進漢陽郡王張柬之爲襄州
刺史仍不知州事八月戊申以水災令文武官九品以上直言極諫河南洛陽
百姓被水兼損者給復一年甲子追冊故妃趙氏爲恭皇后尊敬妃裴氏爲皇
后乙亥上親祔太祖景皇帝獻祖光皇帝世祖元皇帝高祖神堯皇帝皇祖太
宗文武皇帝皇考高宗天皇大帝皇兄義宗孝敬皇帝神主于太廟皇后廟見
丁丑御洛城南門觀鬬象九月壬午親祀明堂大赦天下禁化胡經及婚娶之
家父母親亡停喪成禮天下大酺三日戊戌太子賓客韋巨源爲禮部尚書依
舊知政事冬十月癸亥幸龍門香山寺乙丑幸新安改弘文館爲修文館辛未
魏元忠爲中書令楊再思爲侍中十一月戊寅加皇帝尊號曰應天皇后尊號
曰順天壬午皇帝皇后親謁太廟告授徽號之意大赦天下賜酺三日己丑御
洛城南門樓觀潑寒胡戲辛丑衛王重俊爲左衛大將軍遙領揚州大都督溫
王重茂爲右衛大將軍遙領并州大都督十二月壬寅則天皇太后崩
二年春正月丙申護則天靈駕還京戊戌吏部尚書李嶠同中書門下三品中
書侍郎于惟謙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閏月丙午朔置公主府官員乙卯以特進
敬暉桓彥範袁恕己等三人爲滑洛豫刺史二月乙未刑部尚書韋巨源同中
書門下三品遣十使巡察風俗丙申僧會範道士史崇玄等十餘人授官封公
以賞造聖善寺功也三月甲辰中書令韋安石爲戶部尚書罷知政事戶部尚
書蘇瓌爲侍中京留守乙巳黃霧四塞唐休璟請致仕許之庚戌殺光祿卿駙
馬都尉王同皎壬子洛陽城東七里許地色如水側近樹木往來車馬歷歷影
見水中經月餘乃滅是月大置員外官自京諸司及諸州佐凡二千餘人超授
閣官七品已上及員外者千餘人壬戌贈后父韋玄貞太師益州都督夏四月

甲戌又贈玄貞爲酆王玄貞第四人並贈郡王己卯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懷遠請致仕許之辛巳洛水暴漲壞天津橋六月戊寅特進朗州刺史平陽郡王敬暉貶崖州司馬特進亳州刺史扶陽郡王桓彥範瀧州司馬特進郢州刺史袁恕己竇州司馬特進均州刺史博陵郡王崔玄暐白州司馬特進襄州刺史漢陽郡王張柬之新州司馬並員外置長任舊官封爵並追奪秋七月丙午立衛王重俊爲皇太子丙寅中書令兼檢校兵部尚書齊國公魏元忠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仍知兵部事吏部尚書李嶠爲中書令刑部尚書韋巨源爲吏部尚書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庚午禮部尚書祝欽明爲中丞蕭至忠所劾前左散騎常侍李懷遠爲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東都留守九月祝欽明貶青州刺史壬寅幸白馬寺戊午左散騎常侍李懷遠卒壬寅置戶部侍郎一員冬十月己卯車駕還京師戊戌至自東都十一月乙巳大赦天下行從文武官賜勳一轉改河南爲合宮洛陽爲永昌嵩陽爲乾封陽城爲告城戊午兼祕書鄭普思坐妖逆配流儋州其黨與皆伏誅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寇靈州鳴沙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逆擊之官軍敗績死者三萬丁巳突厥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牧馬萬餘而去甲申募能斬默啜者封授諸大衛大將軍丙戌以突厥犯邊京師亢旱令減膳徹樂河北水大飢命侍中蘇瓌存撫賑給丙申特進尚書左僕射兼安國相王府長史芮國公豆盧欽望爲開府儀同三司依舊平章事軍國重事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知兵部事齊國公魏元忠爲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仍兼知兵部事是冬牛大疫

三年春正月庚子朔不受朝會喪未再期也庚戌以默啜寇邊制募猛士武藝超絕者各令自舉內外羣官各進破滅突厥之策丙辰以旱親錄囚徒己巳遣武攸暨武三思往乾陵祈雨于則天皇后既而雨降上大感悅二月辛未制武氏崇恩廟依舊享祭仍置五品令七品丞其昊陵順陵置令丞如廟壬午贈太師酆王廟號褒德陵號榮先置六品令八品丞庚寅改中興寺觀爲龍興內外不得言中興辛卯幸安樂公主宅三月丙子吐蕃贊普遣大臣悉薰熱獻方物是春自京師至山東疾疫民死者衆河北河南大旱夏四月辛巳以嗣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贊普庚寅幸薦福寺曲赦雍州五月戊戌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張仁亶爲朔州道大總管以備突厥丙午突厥默啜殺我行人臧思言六月丁卯朔日有蝕之戊子姚嶲道討擊使侍御史唐九徵擊姚州叛蠻破之俘虜三千計遂於其處勒石紀功焉是夏山東河北二十餘州旱飢饉疾疫死者數千計遣使賑卹之秋七月庚子皇太子重俊與羽林將軍李多祚等率羽林千騎兵三百餘人誅武三思武崇訓遂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帝懼遽登玄武樓重俊引兵至下上自臨軒諭之衆遂散去殺李多祚重俊出奔至鄠縣爲部下所殺癸卯大赦天下八月丙子改玄武門爲神武門樓爲制勝樓丙戌左僕射兼中書令魏元忠請致仕授特進九月丁酉兵部尚書郢國公宗楚客左衛將軍兼太府卿紀處訥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吏部侍郎兼左御史臺中丞蕭至忠爲黃門侍郎兼左御史中丞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東海郡公于惟謙國子祭酒罷知政事庚子上皇帝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后尊號曰順天翊聖大赦天下改元爲景龍兩京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外官賜勳一轉景龍元年九月甲辰特進魏元忠左授務川尉言與重俊通謀也庚辰侍中兼左御史臺大夫楊再思爲中書令吏部尚書韋巨源太府卿紀處訥並爲侍中侍中蘇瓌爲吏部尚書壬戌改左右羽林衛千騎爲萬騎仍分爲左右冬十月壬午彗見于西月餘而滅壬午皇后上神武頌令兩京及四大都督府皆刻之於石十二月乙丑朔日有蝕之丁丑京師雨土

二年春正月丙申滄州雨雹大如雞卵二月辛未幸左金吾大將軍陳國公陸頌宅皇后自言衣箱中裙上有五色雲起令畫工圖之以示百寮乃大赦天下癸未夜天保星墜西南有聲如雷野雉皆雊乙酉帝以后服有慶雲之瑞大赦天下內外五品已上母妻各加邑號一等無妻者聽授女天下婦人八十已上版授鄉縣郡等君三月丙子朔方道大總管張仁亶築受降城於河上夏四月庚午左散騎常侍樂壽郡王駙馬都尉武攸暨讓郡王改封楚國公癸未修文館增置大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己丑幸長樂公主莊即日還宮六月丁亥

改太史局爲太史監罷隸秘書省秋七月辛卯台州地震癸巳左屯衛大將軍攝右御史臺大夫朔方道行營大總管韓國公張仁亶同中書門下三品有赤氣竟天其光燭地經三日乃止九月甲戌黃霧昏濁冬十一月庚申突厥首領娑葛叛自立爲可汗遣弟遮弩率衆犯塞己卯以安樂公主出降假皇后仗出於禁中以盛其儀帝及后御安福樓以觀之禮畢大赦天下賜酺三日癸未安西都護牛師獎與娑葛戰于火燒城師獎敗績歿于陣是冬西京吏部置兩侍郎銓試東都又置兩銓恣行囑請又有斜封授官預用秋闕

三年春正月丁卯黃霧四塞癸酉幸薦福寺乙亥宴侍臣及近親於梨園亭二月己丑幸玄武門與近臣觀宮女大酺既而左右分曹共爭勝負上又遣宮女爲市肆鬻賣衆物令宰臣及公卿爲商賈與之交易因爲忿爭言辭猥褻上與后觀之以爲笑樂壬寅侍中舒國公韋巨源爲尚書左僕射並同中書門下三品戊午兵部尚書鄧國公宗楚客中書令中書侍郎鄭國公蕭至忠爲侍郎太府卿韋嗣立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檢校吏部侍郎崔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兵部侍郎趙彥昭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庚申日赤紫色無光戊寅禮部尚書兼揚州大都督曹國公韋溫爲太子少保兼揚州大都督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常少卿兼檢校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夏五月丙戌崔湜鄭愔坐贓湜貶襄州刺史愔貶江州司馬六月癸丑太白晝見于東井庚子以經籍多缺使天下搜括壬寅以旱避正殿減膳親錄囚徒癸卯尚書左僕射楊再思薨秋七月乙卯朔鎮軍大將軍右驍衛將軍兼知太史事迦葉至忠配流柳州丙辰娑葛遣使來降辛酉幸梨園亭宴侍臣學士皇后表請諸婦人不因夫子而加邑號者許同見任職事官聽子孫用蔭從之壬戌安福門外設無遮齋三品已上行香癸亥御承慶殿錄囚徒壬午遣使冊驍衛大將軍兼衛尉卿金河王突騎施守忠爲歸化可汗八月乙酉特進行中書令趙國公李嶠爲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侍中鄭國公蕭至忠爲中書令特進鄭國公韋安石爲侍中庚寅諸州各置司田參軍一員吐蕃贊普遣使勑祿星奉進國信贊普祖母進物及上中宮安國相王太平公主有差壬辰遣十使巡察天下有星孛于紫宮令特進佩魚散職佩魚自此始也乙未親送朔方軍總管韓國公張仁亶於通化門外上製序賦詩乙巳幸安樂公主山亭宴侍臣學士賜繒帛有差九月壬戌幸九曲亭子宴侍臣學士戊辰吏部尚書饒陽公蘇瓌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冬十月庚寅幸安樂公主金城新宅宴侍臣學士十一月乙丑親祀南郊皇后登壇亞獻左僕射舒國公韋巨源爲終獻大赦天下見繫囚徒及十惡咸赦除之雜犯流人並放還京文武三品已上賜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階京官及應緣岳牧入三品五品減考高年版授大酺三日壬申幸見子陵甲戌開府儀同三司芮國公豆盧欽望薨吐蕃贊普遣其大臣尚贊吐來逆女十二月壬戌前尚書右僕射宋國公唐休璟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甲子上幸新豐之溫湯庚子幸兵部尚書韋嗣立莊封嗣立爲逍遙公上親製序賦詩便游白鹿觀甲辰曲赦新豐縣百姓給復一年行從官賜勳一轉是月幸驪山乙巳至自溫湯乙酉令諸司長官向醴泉坊看潑胡王乞寒戲

四年春正月乙卯於化度寺門設無遮大齋丙寅上元夜帝與皇后微行觀燈因幸中書令蕭至忠之第是夜放宮女數千人看燈因此多有亡逸者丁卯夜又微行看燈丁丑命左驍衛大將軍河源軍使楊矩爲送金城公主入吐蕃使己卯幸始平送金城公主歸吐蕃二月壬午曲赦咸陽始平爲金城縣便幸長安令王光輔馬嵬北原莊癸未至自金城庚戌令中書門下供奉官五品已上文武三品已上幷諸學士等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毬場分朋拔河帝與皇后公主親往觀之三月甲寅幸臨渭亭修禊飲賜羣官柳棬以辟惡丙辰游宴桃花園庚申京師雨木冰井溢壬戌賜宰臣已下內宴甲子夏四月丁亥上游櫻桃園引中書門下五品已上諸司長官學士等入芳林園嘗櫻桃便令馬上口摘置酒爲樂乙未幸隆慶池結綵爲樓宴侍臣泛舟戲樂因幸禮部尚書竇希宅五月辛酉秘書監嗣虢王邕改封汴王乙丑皇后請加嗣王三品丁卯前州司兵參軍燕欽融上書言皇后干預國政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等同危宗社帝怒召欽融廷見撲殺之時安樂公主志欲皇后臨朝稱制而求立爲皇太

女由是與后合謀進酖六月壬午帝遇毒崩于神龍殿年五十秘不發喪皇后親總庶政癸未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依舊東都留守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命左右金吾衛大將軍趙承恩右監門大將軍薛簡帥兵五百人往均州備譙王重福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甲申發喪于太極殿宣遺制皇太后臨朝大赦天下改元爲唐隆見繫囚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長流任放歸田里負犯痕瑕咸從洗滌內外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以安國相王旦爲太子太師進封雍王守禮爲邠王壽春郡王成器爲宋王宗正卿晉封新興王丁亥皇太子即帝位於柩前時年十六皇太后韋氏臨朝稱制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內外兵馬諸親掌仍令韋溫總知時召諸府折衝兵五萬人分屯京城列爲左右營諸韋子姪分統之壬辰遣使諸道巡撫紀處訥關內道張嘉福河北道岑羲河南道庚子夜臨淄王諱舉兵誅諸韋武皆梟首於安福門外韋太后爲亂兵所殺九月丁卯百官上謚曰孝和皇帝廟號中宗十一月己酉葬于定陵天寶十三載二月改謚曰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史臣曰雕士可以律貪夫賢臣不能輔孱主誠以志昏近習心無遠圖不知創業之難唯取當年之樂孝和皇帝越自負扆遷于房陵崎嶇瘴癘之鄉契闊幽囚之地所以張漢陽徘徊于克復狄梁公哽咽以奏論遂得生還庸非己力洎滌除金虎再握璿衡不能罪己以謝萬方而更漫游以隳八政縱艷妻之煽黨則聚麀爭衡信妖女以撓權則彝倫失序桓敬由之覆族節愍所以興戈竟以元首之尊不免齊眉之禍比漢晉之惠盈雖爲優苟非繼以命世之才則土德去也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諱旦高宗第八子中宗母弟龍朔二年六月己未生於長安其年封殷王遙領冀州大都督單于大都護右金吾衛大將軍及長謙恭孝友好學工草隸尤愛文字訓詁之書乾封元年徙封豫王總章二年徙封冀王上初名旭輪至是去旭字上元二年徙封相王拜右衛大將軍儀鳳三年還洛牧改名旦徙封豫王嗣聖元年則天臨朝廢中宗爲廬陵王立豫王爲皇帝仍臨朝稱制及革命改國號爲周降帝爲皇嗣令依舊名輪徙居東宮其具儀一比皇太子聖曆元年中宗自房陵還帝數稱疾不朝請讓位於中宗則天遂立中宗爲皇太子封帝爲相王又改名旦授太子右衛率長安中拜司徒右羽林衛大將軍自則天初臨朝及革命之際王室屢有變故帝每恭儉退讓竟免于禍神龍元年以誅張易之昆弟功進號安國相王遷太尉加實封其年立爲皇太弟固辭不受景龍四年夏六月中宗崩韋庶人臨朝引用其黨分握政柄忌帝望實素高潛謀危害庚子夜臨淄王諱與太平公主子薛崇簡前朝邑尉劉幽求長上果毅麻嗣宗苑總監鍾紹京等率兵入北軍誅韋溫紀處訥宗楚客武延秀馬秦客葉靜能趙履溫楊均等諸韋武黨與皆誅之辛丑帝挾少帝御安福門樓慰諭百姓大赦天下見繫囚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內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親皇三等已上加兩階四等已下及諸親賜勳三轉天下百姓免今年田租之半進封臨淄王爲平王以薛崇簡爲立節郡王鍾紹京爲中書侍郎劉幽求爲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加實封其餘封賞有差遣使分行諸道宣諭仍令往均州慰勞譙王壬寅左千牛中郎將宋王成器爲左衛大將軍司農少卿同正員衡陽王成義爲右衛大將軍太府少卿同正員巴陵王隆範爲左羽林衛大將軍太僕少卿同正員彭城王隆業爲右羽林衛大將軍黃門侍郎李日知同中書門下三品癸卯殿中兼知內外閑廄檢校龍武右軍仍押左右廂萬騎平王諱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潁川郡公鍾紹京爲中書令中書令鄭國公蕭至忠爲許州刺史兵部尚書逍遙公韋嗣立爲宋州刺史中書侍郎趙彥昭爲絳州刺史蕭韋趙特置位誅吏部尚書張嘉福於懷州其日王公百寮上表咸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以帝衆望所歸請即尊位甲辰少帝詔曰自古帝王必有符命兄弟相及存諸典禮朕以孤藐遭家艱難顧茲蒙識未洽治途煢煢四海將何所屬累聖丕基若墜于地王室多難義擇長君屬與羣公推崇明聖叔父相王高宗之子昔以天下讓于先帝孝友寬簡彰信兆人神龍之初已有明旨將立太弟以爲副君爲王懇辭未行冊命所以東宮虛位至于歷年徽緩在辰禍變倉卒然後稱制許立

沖人欽奉前懷願遵理命上申天聖之旨下遂蒼生之心俯稽圖諱之文仰踐祖宗之烈擇今日請叔父相王即皇帝位朕退守本藩歸于舊邸凡百卿士敬承朕言克贊我天人之休期光我有唐之勳業布告遐邇咸使聞之相王上表讓曰臣以宗社事重家國情深誅鋤巨逆奉戴嗣主今承制旨猥推宸極在臣外薄不敢祗膺循環震驚無任感哽制答曰皇極大寶天下至公王者臨之蓋非獲已王先聖舊意蒼生推仰龍光紫宸實允僉望請遵前旨勿或推讓于是少帝遜于別宮是日即皇帝位御承天門樓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並原之內外官四品已上加一階相王府官吏加兩階流人長流長任未還者並放還立功人王承曄已下千餘人賜爵秩有差封少帝為溫王其日景雲見乙巳中書令鍾紹京為戶部尚書越國公實封五百戶中書舍人劉幽求為尚書左丞徐國公實封五百戶並依前知政事左衛大將軍宋王成器為太子太師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加實封二百戶宮人比來取百姓子女入宮者放還其家丙午新除太常少卿薛稷為黃門侍郎參知機務丁未許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兵部尚書韋嗣立為中書令追削武三思武崇訓官爵戊申蕭至忠韋嗣立趙彥昭崔湜並俾刺史衡陽王成義封申王巴陵王隆範封岐王彭城王隆業封薛王己酉鎮國太平公主加實封五百戶通前一萬戶秋七月癸丑兵部侍郎兼知雍州長史崔日用為黃門侍郎參知機務丙辰則天大聖皇后依舊號為天后追謚雍王賢為章懷太子庶人重俊曰節愍太子復敬暉桓彥範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己成王千里李多祚等官爵丁巳河南洛陽華州並依舊名以洛州長史宋璟為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岑羲為右散騎常侍壬戌以蕭至忠為晉州刺史韋嗣立為許州刺史趙彥昭為宋州刺史兵部尚書姚元之兼太子右庶子吏部尚書宋璟兼太子左庶子癸亥吏部侍郎崔湜為尚書右丞罷知政事甲子右僕射許國公蘇瓌兵部尚書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右常侍判刑部尚書岑羲並充使冊定陵丙寅姚元之兼中書令丁卯蘇瓌為尚書左僕射仍舊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國公唐休璟致仕右武衛大將軍攝右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韓國公張仁亶右衛大將軍戊辰崔日用為雍州長史薛稷為右散騎常侍並停知機務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趙國公李嶠為懷州刺史廢司田參軍己巳冊平王為皇太子大赦天下改元為景雲內外官九品已上及子為父後者各加勳一轉自神龍以來直諫枉遭非命者咸令式墓天下州縣名目天授以來改為武字者並令復舊廢武氏崇恩廟其昊陵順陵並去陵名

景雲元年七月己巳制自今授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六尚書已上官讓其餘停讓追廢皇后韋氏為庶人安樂公主為悖逆庶人丁丑改太史監為太史局隸秘書省八月癸巳新除集州刺史譙王重福潛入東都構逆州縣討平之先是中宗時官爵渝濫因依妃主墨勅而授官者謂之斜封至是並令罷免癸卯改門下坊為左春坊典書坊為右春坊左右羽林衛依舊為左右羽林軍九月庚戌封皇太子男嗣真為許昌郡王嗣謙為真定郡王冬十月甲申詔孝敬皇帝神主先祔太廟有違古義於東都別立義宗廟丁未姚元之為中書令兼檢校兵部尚書十一月己酉葬孝和皇帝于定陵辛亥太子太師宋王成器為尚書左僕射蘇瓌為太子少傅侍中鄖國公韋安石為太子少保改封郇國公並罷知政事戊辰宋王成器為司徒兼領揚州大都督庚午太子少傅蘇瓌薨是歲韋庶人悖逆庶人並以禮改葬武三思父子剖棺戮屍

二年春正月丁未朔以山陵日近不受朝賀癸丑改泉州為閩州都督改榮州為泉州突厥默啜遣使請和親許之己未太僕卿郭元振中書侍郎張說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甲子改封溫王重茂為襄王遷于集州乙丑追尊皇后劉氏為肅明皇后墓曰惠陵德妃竇氏為昭成皇后墓曰靖陵二月丁丑令皇太子監國甲辰姚元之左授申州刺史宋璟左授楚州刺史韋安石為侍中丙戌劉幽求為戶部尚書罷知政事戊子詔中宗時斜封官並許依舊庚申復置太子左右諭德太子左右贊善各置兩員戊戌郭元振為兵部尚書仍依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未改修文館為昭文館黃門侍郎李日知為左臺御史大夫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夏四月庚辰張說為兵部侍郎依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未分瀛州置鄚州詔以釋典玄宗理均跡異拯人化俗教別功齊自今每緣

法事集會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齊行道集甲申韋安石為中書令宋王成器為太子賓客仍依舊遙領揚州大都督丙申李日知爲侍中壬寅大赦天下重福徒黨放曹京官四品已下加一階外官賜勳一轉三品已下各賜爵一級天下濫度僧尼道士女冠並依舊又令內外官依上元元年九品已上文武官咸帶手巾算袋武官咸帶七事鞊鞢並足其腰帶一品至五品並用金六品七品並用銀八品九品並用鍮石魚袋著紫者金裝著緋者銀裝景龍三年已前遭憂並放免天下大酺五日五月庚戌復武氏昊陵順陵仍量置官屬太平公主為武攸暨請也庚申韋安石加開府儀同三司辛丑改西城公主為金仙公主昌隆公主為玉真公主仍置金仙玉真兩觀壬戌殿中監竇懷貞為左臺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月壬午依漢代故事分置二十四都督府閏六月初置十道按察使秋七月新置都督府並停唯雍洛州長史揚益荊并四大都督府長史階為三品八月乙卯詔以興聖寺是高祖舊宅有柿樹天授中枯死至是重生大赦天下其謀殺劫殺造僞頭首並免死配流嶺南官典受贓者特從放免天下大酺三日丁巳皇太子釋奠于太學己巳韋安石爲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禮部尙書竇希玠為太子少傅庚午改左右屯衛為左右威衛左右宗衛率府為左右司禦府渾儀監為太史監九月丁卯竇懷貞為侍中冬十月甲辰吏部尙書劉幽求為侍中散騎常侍魏知古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子詹事崔湜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陸象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韋安石為尙書左僕射東都留守侍中李日知為戶部尙書兵部尙書郭元振為吏部尙書侍中兼檢校左臺御史大夫竇懷貞為左臺御史大夫兵部侍郎兼左庶子張說為尙書左丞罷知政事十一月戊寅改太史監為太史局依舊隸祕書省改王師為傅

三年春正月辛未朔親謁太廟癸酉上始釋慘服御正殿受朝賀甲戌并汾絳三州地震壞人廬舍辛巳南郊戊子躬耕籍田己丑大赦天下改元爲太極內外官四品已下加一階三品已上加爵一級孔宣父祠廟本州取側近三十戶以供灑掃天下大酺五日特賜老人九十已上緋衫牙笏八十已上綠衫木笏乙未戶部尙書岑羲左臺御史大夫竇懷貞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二月丁酉祕書增少監一員光祿大理鴻臚太府衛尉宗正各增置少卿一員少府監將監增置少監一員國子監增置司業一員左右臺各增置中丞一員雍洛二州并益荊揚四大都督府各增置司馬一員仍分為左右司馬丁亥皇太子釋奠於國學追贈顏回為太子太師曾參為太子太保每年春秋釋奠以四科弟子曾參從祀列于七十二賢之上辛酉廢右御史臺官員已頒新格式於天下夏四月辛丑制曰朕聞措刑由於用刑去殺存乎必殺明罰敕典自古而然立制齊人於是乎在自我朝建國僅將百年天下和平其來已久往承隋季守法頗專比屬時安持綱日緩況朕薄德甚冀遠先惟人難理遠不如昔專從守位三載于茲庶務煩勞不撫晏景書謂自我作則感而成化痛乎迷俗忘返不感罔懲將至純風先歸重典比者贓賄不息濫盜公行放心未寧禁犯無懼此爲墮革期於承平遂劉小慈以崇大體自今已後造僞頭首者斬仍沒一房資財同用蔭者並停奪非頭首者故其承前造僞人限十日內首使臺官與主司枉法受贓一匹已上先決杖一百其錄贓及惡狀被解及與替者非選時不得輒入京城縱家貫在京不得輒至朝堂妄有披訴如有此色並決杖仍加貶斥其先在京城者限三日內勒還上下官寮輒緣私情相囑者其受囑人宜封狀奏聞成器已下朕自決罰其餘王公已下並解見任官三五年間不須齒錄其進狀人別加褒賞御史宜令分察諸司五月戊寅親祀北郊辛未大赦天下改元為延和桓彥範敬暉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己等特還其子孫實封二百戶天下大酺五日六月癸丑戶部尙書岑羲為侍中乙卯追尊則天皇后曰天后聖帝庚申幽州都督孫佺率左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等將兵三萬與奚酋領李大輔戰于硎山為賊所敗佺沒於陣壬戌魏知古為戶部尙書仍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秋七月庚午竇懷貞為尙書右僕射平章軍國重事己卯上觀樂於安福門以燭繼晝經日乃止八月庚子帝傳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帝五日一度受朝於太極殿自稱曰朕五品已上除授及大刑獄並自決之其處分事稱誥令皇帝每日受朝於武德殿自稱曰予三品已下除授及重罪

並令決之。其處分事稱制勑。甲辰，大赦天下，改元為先天。八月戊申，皇帝子許昌王嗣直改封郯王，真定王嗣謙為郢王。己酉，以宋王成器為司空，依舊遙領揚州大都督。庚戌，竇懷貞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仍兼御史大夫。劉幽求為尚書右僕射，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魏知古為侍中，崔湜為中書令，並監修國史。丁巳，立皇帝子妃王氏為皇后。癸亥，劉幽求配流封州。九月丁卯朔，日有蝕之。甲申，封皇帝子嗣昇為陝王。冬十月庚子，皇帝親謁太廟，禮畢，御延喜門，大赦天下。壬寅，祔昭成皇后、肅明皇后神主於儀坤廟。癸卯，皇帝幸新豐之温湯，校獵於渭川。十二月丁未，詔禁人屠殺犬雞。戊午，改箕州為儀州。

二年春正月，勑江北諸州團結兵馬，皆令本州刺史押掌。乙亥，吏部尚書兼太子右諭德、鄭國公蕭至忠為中書令。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門觀燈，出內人連袂踏歌，縱百寮觀之，一夜方罷。二月丙申，改隆州為閬州，始州為劍州，分冀州置深州。初有僧婆陁請夜開門，然燈百千炬，三日三夜，皇帝御延喜門觀燈縱樂，凡三日夜。左拾遺嚴挺之上疏諫之，乃止。三月辛卯，皇后祀先蠶。癸巳，制勑表狀書奏牋牒年月等數，作一十二十四十字。夏六月丙辰，兵部尚書、朔方道行軍大總管郭元振加同中書門下三品。秋七月甲子，太平公主與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羲、中書令蕭至忠、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等謀逆，事覺，皇帝率兵誅之。窮其黨與，太子少保薛稷、左散騎常侍賈膺福、右羽林將軍李慈、李欽、中書舍人李猷、中書令崔湜、尚書左丞盧藏用、太史令傅孝忠、僧惠範等皆誅之。兵部尚書郭元振從上御承天門樓，大赦天下，自大辟罪已下無輕重咸赦除之。翌日，太上皇誥曰：「朕將高居無為，自今後軍國刑政一事以上，並取皇帝處分。」

開元四年夏六月甲子，太上皇帝崩于百福殿，時年五十五。秋七月己亥，上尊謚曰大聖真皇帝，廟曰睿宗。冬十月庚午，葬于橋陵。天寶十三載二月，改謚曰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

史臣曰：法不一則姦僞起，政不一則朋黨生。上既啟其泉源，下胡息於奔競？觀夫天后之時，雲委於二張之第；孝和之世，波注於三王之門。獻書則除設盈庭，納賄則斜封滿路，咸以進趨相軋，姦利是圖，如火投泉，安得無敗？洎景龍纂統，污俗靡清，然猶投杼於乘輿之間，抵掌於太平之日，以至書頻告變，上不自安，宮臣致禦魅之科，天子慷巡邊之詔。彼既彎弓而射我，我則號泣以行刑，此雖鎮國之尤，亦是臨軒之失。夫君人孝愛，錫之以典刑，納之於軌物，俾無僭偪，下絕覬覦，自然治道惟新，亂階不作。孝和既已失之，玄真亦未為得。

贊曰：孝和玄真，皆負先人。率情背禮，取樂於身。夷塗不履，覆轍攸遵。扶持聖嗣，賴有賢臣。

舊唐書卷七

舊唐書卷七考證

中宗本紀九月戊戌太子賓客韋巨源爲禮部尚書依舊知政事○新書癸巳遥知政事綱目亦書韋巨源遥

景龍四年三月甲子夏四月○甲子下闕文書日不書事也

睿宗本紀十月丁未姚元之爲中書令○新書在十一月戊申綱目亦同新書

二年五月改昌隆公主爲玉真公主○昌隆新書作崇昌

三年六月庚申幽州都督孫佺等與奚首領李大輔戰于硎山爲賊所敗沒于陣○孫佺新書作孫佺綱目亦同硎山新書作冷陘山

舊唐書卷七考證

舊唐書卷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本紀第八

玄宗上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母曰昭成順聖皇后竇氏垂拱元年秋八月戊寅生於東都性英斷多藝尤知音律善八分書儀範偉麗有非常之表三年閏七月丁卯封楚王天授三年十月戊戌出閣開府置官屬年始七歲朔望車騎至朝堂金吾將軍武懿宗忌上嚴整訶排儀仗因欲折之上叱之曰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騎從則天聞而特加寵異之尋却入閣長壽二年臘月丁卯改封臨淄郡王聖曆元年出閣賜第於東都積善坊大足元年從幸西京賜宅於興慶坊長安中歷右衛郎將尚輦奉御神龍元年遷衛尉少卿景龍二年四月兼潞州別駕十二月加銀青光祿大夫州境有黃龍白日昇天嘗出畋有紫雲在其上後從者望而得之前後符瑞凡一十九事四年中宗將祀南郊來朝京師將行使術士韓禮筮之蓍一莖孑然獨立禮驚曰蓍立奇瑞非常也不可言屬中宗末年王室多故上常陰引材力之士以自助上所居宅外有水池浸溢頃餘望氣者以為龍氣四年四月中宗幸其第因遊其池結綵為樓船令巨象踏之至六月中宗暴崩韋后臨朝稱制韋溫宗楚客紀處訥等謀傾宗社以睿宗介弟之重先謀不利道士馮道力處士劉承祖皆善於占兆詣上布誠款上所居里名隆慶時人語訛以隆為龍韋庶人稱制改元又為唐隆皆符御名上益自負乃與太平公主謀之公主喜以子崇簡從上乃與崇簡朝邑尉劉幽求長上折衝麻嗣宗押萬騎果毅葛福順李仙鳧寶昌寺僧普潤等定策誅之或曰先啓大王上曰我拯社稷之危赴君父之急事成福歸於宗社不成身死於忠孝安可先請憂怖大王乎若請而從是王與危事請而不從則吾計失矣遂以庚子夜率幽求等數十人自苑南入總監鍾紹京又率丁匠百餘以從分遣萬騎往玄武門殺羽林將軍韋播高嵩持首而至衆歡叫大集攻白獸玄德等門斬關而進左萬騎自左入右萬騎自右入合於凌煙閣前時太極殿前有宿衛梓宮萬騎聞譟聲皆披甲應之韋庶人惶惑走入飛騎營為亂兵所害於是分遣誅韋氏之黨比明內外討捕皆斬之乃馳謁睿宗謝不先啓請之罪睿宗遽前抱上而泣曰宗社禍難由汝安定神祇萬姓賴汝之力也拜殿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兼押左右萬騎進封平王睿宗即位與侍臣議立皇太子僉曰除天下之禍者享天下之福拯天下之危者受天下之安平王有聖德定天下又聞成器已下咸有推讓宜膺主鬯以副群心睿宗從之丙午制曰舜去四凶而功格天地武有七德而戡定黎人故知有大勳者必受神明之福仗高義者必為七鬯之主朕恭臨寶位亭育寰區以萬物之心為心以兆人之命為命雖承繼之道咸以冢嫡居尊而無私之懷必推功業為首然後可保安社稷永奉宗祧第三子平王基孝而克忠義而能勇比以朕居藩邸虔守國彝賓戚中人都無引接群邪害正兇黨實繁利口巧言讒說罔極韋溫延秀朋黨競起晉卿楚客交搆其間潛結回邪排擠端善潛貯兵甲將害朕躬基密聞其期先難奮發推身鞠旅衆應如歸呼吸之間凶渠殄滅安七廟於幾墜拯群臣於將殞方舜之功過四比武之德逾七靈祇望在昆弟樂推一人元良萬邦以定為副君者非此而誰可立為皇太子有司擇日備禮冊命七月己巳睿宗御承天門皇太子詣朝堂受冊是日有景雲之瑞改元為景雲大赦天下二月又制曰惟天生烝人牧以元后維皇立國副以儲君將以保綏家邦安固後嗣者也朕纂承洪業欽奉寶圖夜分不寐日昃忘倦煢煢四海懼一人之未周烝烝萬姓恐一物之失所雖卿士竭誠守宰宣化緬懷庶域仍未小康是以求下人之瘼遵先朝之故事皇太子基仁孝因心溫恭成德深達禮體能辨皇猷宜令監國俾爾為政其六品已下除授及徒罪已下並取基處分延和元年六月兇黨因術人聞睿宗曰據玄象帝座及前星有災皇太子合作天子不合更居東宮矣睿宗曰傳德避災吾意決矣七月壬午制曰朕以寡昧虔奉鴻休本殊王季之賢早違延陵之節昔在聖曆已讓皇嗣之尊爰暨神龍終辭太弟之授豈唯衣冠所覩抑亦兆庶咸知頃屬國步不夷時難主幼大業有綴旒之懼寶位深墜地之憂議迫公卿遂司契象日慎一日以至于今一紀之勞勤

亦至矣萬方之俗化漸行矣將成宿願脫屣寰區昔堯之禪舜唯能是與禹以
命啓匪私其親神器之重允歸公授皇太子基有大功於天地定阽危於社稷
溫文既習聖敬克躋委之監國已移歲年時政益明庶工惟序朕之知子庶不
負時曆數在躬宜陟元后可令即皇帝位有司擇日授冊朕方比迹洪古希風
太皇神與化遊思與道合無爲無事豈不美歟王公百寮宜識朕意上意惶懼
馳見叩頭請所以傳位之旨睿宗曰吾因汝功業得宗社今帝座有嘗思欲避
避唯聖德大勳始轉禍爲福易位於汝吾知晚矣上始居武德殿視事三品以
下除授及徒罪皆自決之先天二年七月三日尚書左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羲
中書令蕭至忠崔湜雍州長史李晉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右羽林將軍李慈
等與太平公主同謀期以其月四日以羽林軍作亂上密知之因以中旨告岐
王範薛王業兵部尚書郭元振將軍王毛仲取閑廄馬及家人三百餘人率太
僕少卿李令問王守一內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親信十數人出武德殿入
虔化門梟常元楷李慈於北闕擒賈膺福李猷於內客省以出執蕭至忠岑羲
於朝堂皆斬之睿宗明日下詔曰朕將高居無爲自今軍國政刑一事已上並取
皇帝處分上御承天門樓下制曰朕承累聖之洪休荷重光之積慶昔因多難
內屬搆屯寶位深譬地之憂神器有綴旒之懼事殷家國義感神祇吟嘯風雲
龔行雷電致君親於堯舜濟黔首於休和遂以孟秋允昇儲貳旋承內禪繼體
宸居拜首之請空勤讓立之誠莫展恭臨億兆二載于茲上稟聖謨下凝庶績
八荒同軌瀛海無波不謂姦慝潛謀蕭墻竊發逆賊竇懷貞等並以庸妄權齒
朝廷毫髮之効未申丘山之釁仍積共成梟獍將肆姦回太上皇聖斷宏通英
謀獨運命朕率岐王範薛王業等躬事誅鋤齊斧一麾凶渠盡殪太陽朗耀澄
氛霧於天衢高風順時肅殺於秋序神靈協贊夷夏相歡四族之屬既清七
日之祥方衆爰承後命載闡休期總軍國之大猷施雲雨之鴻澤承乾之道既
光被於無垠作解之恩思式覃於品物當與億兆同此惟新可大赦天下大辟
罪已下咸赦除之加邠王守禮實封三百戶宋王成器申王成義各加實封一
千戶岐王範薛王業各加實封七百戶文武官三品已下賜爵一級四品已下

各加一階內外官人被諸道按察使及御史所摘伏咸宜洗滌選日依次敘用
丁卯崔湜盧藏用除名長流嶺表壬申王琚爲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封趙
國公實封三百戶姜皎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封楚國公實封五百戶李令
問銀青光祿大夫殿中監實封三百戶王毛仲輔國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檢
校內外閑廄兼知監牧使霍國公實封五百戶王守一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
同正員進封晉國公實封五百戶並賞其定策功琚皎令問固讓癸丑中書侍
郎陸象先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劍南道按察兵馬使尚書左丞張說爲檢
校中書令甲戌令毀天樞取其銅鐵充軍國雜用庚辰王琚爲中書侍郎加實
封二百戶姜皎殿中監仍充內外閑廄使加實封二百戶李令問殿中少監知
尚食事加實封二百戶己丑周孝明高皇帝依舊追贈太原王宜去帝號孝明
皇后宜稱太原王妃昊陵順陵並稱太原王及妃墓八月壬辰封州流人劉幽
求爲尚書左僕射知軍國重事徐國公仍依舊實封七百戶制曰凡有刑人國
家常法掩骼埋胔王者用心自今已後輒有屠割刑人骨肉者依法科殘害之
罪九月司空兼揚州大都督宋王成器爲太尉兼揚州大都督益州大都督兼
右金吾大將軍申王成義爲司徒兼益州大都督單于大都護兼左金吾大將
軍邠王守禮爲司空癸丑封華嶽神爲金天王九月丁卯宋王成器爲開府儀
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劉幽求同中書門下三品檢校中書令燕國公張說爲中
書令特進王仁皎爲開府儀同三司己卯宴王公百寮於承天門令左右於樓
下撒金錢許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官及諸司三品已上官爭拾之仍賜物有差
郭元振兼御史大夫丙戌又置右御史臺冬十一月甲申幸新豐之溫湯癸卯
講武於驪山兵部尚書代國公郭元振坐虧失軍容配流新州給事中攝太常
少卿唐紹以軍禮有失斬於纛下甲辰畋獵於渭川同州刺史梁國公姚元之
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乙巳至自溫湯十一月乙丑劉幽求兼知侍中戊
子上加尊號爲開元神武皇帝十二月庚寅朔大赦天下改元爲開元內外官
賜勳一轉改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中書省爲紫微省門下省爲黃門省
侍中爲監雍州爲京兆府洛州爲河南府長史爲少尹國初以來宰相及食實

封功臣子孫一廕況詳求承歷者令量才擢用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禁斷潑寒胡戲癸丑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劉幽求爲太子少保罷知政事紫微令張說爲相州刺史甲寅門下侍郎盧懷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二年春正月關中自去秋至于是月不雨人多饑乏遣使賑給制求直諫昌言弘益政理者名山大川並令祈祭丙寅紫微令姚崇上言請檢責天下僧尼以僞濫還俗者二萬餘人甲申幷州大都督府長史兼檢校左衛大將軍薛訥同紫微黃門三品仍總兵以討奚契丹二月突厥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率衆寇北庭都護府右驍衛將軍郭虔瓘擊敗之斬同俄於城下己酉以旱親錄囚徒改太史監爲秘書省閏月癸亥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拜父母丁卯復置十道按察使己未突厥默啜妹壻火拔頡利發石失畢與其妻來奔封燕山郡王授左衛員外大將軍紫微侍郎趙國公王琚左授澤州刺史賜實封一百戶餘並停丁亥劉幽求爲睦州刺史三月甲辰貴州刺史郇國公韋安石爲沔州別駕太子賓客逍遙公韋嗣立爲岳州別駕特進致仕李嶠先隨子在袁州又貶滁州別駕並員外置去年九月有詔毀天樞至今春始畢夏五月辛亥黃門監魏知古工部尚書罷知政事六月丁巳開府儀同三司宋王成器爲岐州刺史司徒申王成義爲豳州刺史司空邠王守禮爲虢州刺史委務於上佐內出珠玉錦繡等服玩又令於正殿前焚之乙丑兵部尚書致仕韓國公張仁愿卒七月薛訥與副將杜賓客崔宣道等總兵六萬自檀州道邀賊於灤河爲賊所敗訥等屏甲遁歸減死除名爲庶人辛未光祿卿竇希瑊爲太子太傅房州刺史襄王重茂薨於梁州諡曰殤帝丙午昭文館學士柳沖太子左庶子劉子玄刊定姓族系錄二百卷上之以興慶宮諸王傳並停京官所帶跨巾算袋每朝參日著外官衙日着餘日停吐蕃寇臨洮軍又進寇蘭州渭州掠羣牧起薛訥攝左羽林將軍隴右防禦使率杜賓客郭知運王晙安思順以禦之太常卿岐王範爲華州刺史秘書監薛王業爲同州刺史八月戊午西天竺國遣使獻方物九月戊申幸新豐之溫泉甲寅制曰自古帝王皆以厚葬爲誡以其無益亡者有損生業故也近代以來共行奢靡遞相倣傚浸成風俗既竭家產多至凋弊然則魂魄歸天明精誠之已遠卜宅於地盡思慕之所存古者不封未爲非達且墓爲眞宅自便有房今乃別造田園名爲下帳又冥器等物皆競驕侈失禮違令殊非所宜戮屍暴骸實由於此承前雖有約束所司曾不申明喪葬之家無所依准宜令所司據品令高下明爲節制冥器等物仍定色數及長短大小園宅下帳並宜禁絕墳墓塋域務遵簡儉凡諸送終之具並不得以金銀爲飾如有違者先決杖一百州縣長官不能舉察並貶授遠官冬十月戊午至自溫泉薛訥破吐蕃於渭川西界武階驛斬首一萬七十級馬七萬七匹牛羊四萬頭豐安軍使郎將判將軍王海賓先鋒力戰死之十一月庚寅葬殤帝於武功西原十二月乙丑封皇子嗣眞爲鄫王嗣初爲鄂王嗣玄爲鄄王時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爲安南市舶使與波斯僧廣造奇巧將以進內監選使殿中侍御史柳澤上書諫上嘉納之

三年春正月丁亥立郢王嗣謙爲皇太子降死罪已下大酺三日癸卯黃門侍郎盧懷慎爲檢校黃門監甲辰工部尚書魏知古卒二月禁斷天下採捕鯉魚十姓部落左廂五咄六啜右廂弩五失畢五俟斤及高麗王莫離支高文簡都督跌思太等各率其衆自突厥相繼來奔前後總二千餘帳析許州唐州置仙州夏四月岐王範兼虢州刺史薛王業兼幽州刺史六月山東諸州大蝗飛則蔽景下則食苗稼聲如風雨紫微令姚崇奏請差御史下諸道促官吏遣人驅撲焚瘞以救秋稼從之是歲田收有穫人不甚饑秋七月刑部尚書李日知卒冬十月甲寅制曰朕聽政之暇常覽史籍事關理道實所留心中有闕疑時須質問宜選耆儒博學一人每日入內侍讀以光祿卿馬懷素爲左散騎常侍褚无量並充侍讀甲子幸鄠縣之鳳泉湯十一月己卯至自鳳泉湯乙酉幸新豐之溫湯丁亥妖賊崔子嵒等入相州作亂戊子州司討平之甲午至自溫湯十二月庚午以軍器使爲軍器監置官員是冬無雪

四年春正月癸未尚衣奉御長孫昕恃以皇后妹壻與其妹夫楊仙玉毆擊御史大夫李傑上令朝堂斬昕以謝百官以陽和之月不可行刑累表陳請乃命杖殺之丁亥宋王成器申王成義以成字犯昭成皇后諡號於是成器改名憲

成義改為澣刑部尚書中山郡公李乂卒二月丙辰幸新豐之溫湯丁卯至自溫湯以關中旱遣使祈雨于驪山應時澍雨令以少牢致祭仍禁斷樵採夏六月庚寅月蝕既癸亥太上皇崩于百福殿辛未京師華陝三州大風拔木癸酉突厥可汗默啜為九姓拔曳固所殺斬其首送于京師默啜兄子小殺繼立為可汗是夏山東河南河北蝗蟲大起遣使分捕而瘞之其迴紇同羅霫勃曳固僕固五部落來附於大武軍北安置秋七月丙申分嶲雅二州置黎州冬十月癸丑戶部尚書新除太子詹事畢構卒庚午葬睿宗大聖貞皇帝于橋陵以同州蒲城縣為奉先縣隸京兆府十一月丁亥徙中宗神主于西廟甲午尚書左丞源乾曜為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辛丑黃門監兼吏部尚書盧懷慎卒十二月乙卯幸新豐之溫湯其夜定陵寢殿災乙丑至自溫湯尚書廣平郡公宋璟為吏部尚書兼黃門監紫微侍郎許國公蘇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兵部尚書兼紫微令梁國公姚崇為開府儀同三司黃門侍郎安陽男源乾曜守京兆尹並罷知政事停十道採訪使

五年春正月壬寅朔上以喪制不受朝賀癸卯寅時太廟屋壞移神主于太極殿上素服避正殿輟朝五日日躬親祭享辛亥幸東都戊辰昏霧四塞二月甲戌至自東都大赦天下唯謀反大逆不在赦限餘並宥之河南百姓給復一年河南河北遭澇及蝗蟲處無出今年地租武德貞觀以來勳臣子孫無位者訪求其後奏聞有嘉遯幽棲養高不仕者州牧各以名薦三月庚戌於柳城依舊置營州都督府丁巳以辛景初女封為固安縣主妻于奚首領饒樂郡主大酺夏四月己丑皇帝第九子嗣一薨追封夏王諡曰悼甲午以則天拜洛受圖壇及碑文并顯聖侯廟初因唐同泰偽造瑞石文所建令即廢毀六月壬午鞏縣暴雨連月山水泛濫毀郭邑廬舍七百餘家人死者七十二汜水同日漂壞近河百姓二百餘家秋七月甲子詔曰古者操皇綱執大象者何嘗不上稽天道下順人極或變通以隨時爰損益以成務且衢室創制度堂以筵因之以禮神是光孝德用之以布政蓋稱視朔先王所以厚人倫感天地者也少陽有位上帝斯歆此則神貴於不黷禮殷於至敬今之明堂俯鄰宮掖比之嚴祀有異肅恭苟非憲章將何軌物由是禮官博士公卿大臣廣參羣議欽若前古宜存露寢之式用罷辟雍之號可改為乾元殿每臨御依正殿禮九月壬寅改紫微省依舊為中書省黃門省為門下省黃門監為侍中冬十月丙子京師修太廟成丁丑詔以故越王貞死非其罪封故許王男琳為嗣越王以繼其後戊寅祔神主于太廟十一月己亥契丹首領松漠郡王李失活來朝以宗女為永樂公主以妻之司徒兼鄧州刺史申王撝兼虢州刺史

六年春正月丙辰朔以未經大祥不受朝賀辛酉禁斷天下諸州惡錢行二銖四分已上好錢不堪用者並即銷破覆鑄將作大匠韋湊上疏請還孝敬神主別立義宗廟以太子少師兼許州刺史岐王範兼鄭州刺史二月甲戌禮徵嵩山隱士盧鴻夏五月乙未孝敬哀皇后祔于恭陵契丹松漠郡王李失活卒六月甲申瀍水暴漲壞人廬舍溺殺千餘人乙酉制以故侍中桓彥範敬暉故中書令兼吏部尚書張柬之故特進崔玄暐故中書令袁恕己配饗中宗廟庭故司空蘇瓌故左丞相太子少保郴州刺史劉幽求配饗睿宗廟庭秋七月己未秘書監馬懷素卒九月乙未遣工部尚書劉知柔持節往河南道存問冬十月丙申車駕還京師十一月辛卯至自東都丙申親謁太廟迴御承天門詔七廟元皇帝已上三祖枝孫有失官序者各與一人五品京官內外官三品已上有廟者各賜物三十匹以備修祭服及俎豆賜文武官有差乙巳傳國八璽依舊改稱寶符璽郎為符寶郎十二月以開府儀同三司兼澤州刺史宋王憲為涇州刺史司徒兼虢州刺史申王撝為隆州刺史以太子少師兼鄭州刺史岐王範為岐州刺史以太子少保兼衛州刺史薛王業為虢州刺史

七年春正月吐蕃遣使朝貢二月丁酉左武衛大將軍霍國公王毛仲加特進渤海靺鞨郡王大祚榮死其子武藝嗣位夏四月癸酉開府儀同三司王仁皎薨五月己丑朔日有蝕之秋七月丙辰制以亢陽日久上親錄囚徒多所原免諸州委州牧縣宰量事處置八月癸丑勅周公制禮歷代不刊子夏為傳孔門所受逮及諸家或變例與其改作不如好古諸服紀宜一依舊文九月甲子改昭文館依舊為弘文館宋王憲徙封寧王冬十月於東都來庭縣廨置義宗廟

幸卯。幸新豐之溫湯。癸卯。至自溫湯。戊寅。皇太子詣國學行齒冑禮。陪位官及學生賜物有差。十二月丙戌。置弘文、崇文兩館讐校書郎官員。

八年春正月甲子朔。皇太子加元服。乙丑。皇太子謁太廟。丙寅。會百官於太極殿。賜物有差。壬申。右散騎常侍、舒國公褚无量卒。己卯。侍中宋璟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侍郎蘇頲爲禮部尚書。並罷知政事。京兆尹源乾曜爲黃門侍郎。幷州大都督府長史張嘉貞爲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月丁酉。皇太子敏薨。追封懷王。謚曰哀。夏五月丁卯。源乾曜爲侍中。張嘉貞爲中書令。南天竺國遣使獻五色鸚鵡。六月壬寅夜。東都暴雨。穀水泛漲。新安、澠池、河南、壽安、鞏縣等廬舍蕩盡。共九百六十一戶。溺死者八百一十五人。許、衛等州掌閑番兵溺者千一百四十八人。秋九月。突厥欲谷寇甘、涼等州。涼州都督楊敬述爲所敗。掠契苾部落而歸。以御史大夫王晙爲兵部尚書。兼幽州都督。黃門侍郎韋抗爲御史大夫、朔方總管以禦之。甲子。太子少師、兼岐州刺史岐王範兼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兼虢州刺史薛王業爲太保。餘並如故。冬十月辛巳。幸長春宮。壬午。畋于下邽。十一月乙丑。至自長春宮。辛未。突厥寇涼州。殺人掠羊馬數萬計而去。

九年春正月丙辰。改蒲州爲河中府。置中都。丙寅。幸新豐之溫湯。夏四月庚寅。蘭池州叛胡顯首僞稱葉護康待賓、安慕容、爲多覽殺大將軍何黑奴、僞將軍石神奴、康鐵頭等據長泉縣。攻陷六胡州。兵部尚書王晙發隴右諸軍及河東九姓掩討之。甲戌。上親策試應制舉人於含元殿。謂曰。古有三道。今減二策。近無科甲。朕將存其上第。務收實後。用寧軍國。仍令有司設食。秋七月戊申。罷中都。依舊爲蒲州。己酉。王晙破蘭池州叛胡。殺三萬五千騎。丙辰。揚、潤等州暴風發屋拔樹。漂損公私船舫一千餘隻。辛酉。討諸會長斬康待賓。先天中重修三九射禮。至是給事中許景先抗疏罷之。九月己巳朔。日有蝕之。丁未。開府儀同三司、梁國公姚崇薨。丁巳。御丹鳳樓宴突厥首領。庚申。幸中書省。癸亥。右羽林將軍、權檢校幷州大都督長史、燕國公張說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冬十一月丙辰。左散騎常侍元行沖上羣書目錄二百卷。藏之內府。庚午。冬至。大赦天下。內外官九品已上加一階。三品已上加爵一等。自六月二十日。七月三日。匡衛社稷食實封功臣坐事削除官爵中間有生有死。並量加收贈。致仕官合佩魚者。聽其終身。賜酺三日。十二月乙酉。幸新豐之溫湯。壬午。至自溫湯。是冬無雪。

十年春正月丁巳。幸東都。甲子。省王公已下視品官參佐及京三品已上官伏身職員。乙丑。停天下公廨錢。其官人料以稅戶錢充。每月准舊分例數給。戊申。內外官職田除公廨田園外。並官收。給還逃戶及貧下戶欠丁田。二月戊寅。至東都。三月戊申。詔自今內外官有犯贓至解免已上。縱逢赦免。並終身勿齒。夏四月丁酉。封契丹首領松漠都督李鬱于爲松漠郡王。奚首領饒樂都督李魯蘇爲饒樂郡王。五月。東都大雨。伊、汝等水泛漲。漂壞河南府及許、汝、仙、陳等州廬舍數千家。溺死者甚衆。閏五月壬申。兵部尚書張說往朔方軍巡邊。戊寅。勅諸番充質宿衛子弟。並放還國。六月辛丑。上訓註孝經。頒于天下。癸卯。以餘姚縣主女慕容氏爲燕郡公主。出降奚首領饒樂郡王李魯蘇。己巳。增置京師太廟爲九室。移孝和皇帝神主以就正廟。秋八月丙戌。嶺南按察使裴伷先上言安南賊帥梅叔鸞等攻圍州縣。遣驃騎將軍兼內侍楊思勗討之。丁亥。遣戶部尚書陸象先往汝、許等州存撫賑給。丙申。博、棣等州黃河堤破。漂損田稼。九月。張說擒康願子於木盤山。詔移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於許、汝、唐、鄧、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甲戌。秘書監、楚國公姜皎坐事。詔杖之六十。配流欽州。死於路。都水使者劉承祖配流雷州。乙亥。制曰。朕君臨宇內。子育黎元。內修睦親。以敘九族。外協庶政。以濟兆人。勳戚加優厚之恩。兄弟盡友于之至。務崇敦本。克慎明德。今小人作孽。已伏憲章。恐不逞之徒。猶未能息。凡在宗屬。用申懲誡。自今已後。諸王、公主、駙馬、外戚家。除非至親以外。不得出入門庭。妄說言語。所以共存至公之道。永協和平之義。克固藩翰。以保厥休。貴戚懿親。宜書座右。又下制約百官不得與卜祝之人交遊來往。乙卯夜。京兆人權梁山僞稱襄王男。自號光帝。與其黨權屯營兵數百人自景風、長樂等門斬關入宮城構逆。至曉。兵敗。斬梁山。傳首東都。廢河陽栢崖倉。冬十月癸丑。乾元殿依舊題爲

明堂甲寅幸壽安之故興泰宮畋獵于上宜川庚申至自興泰宮波斯國遣使
獻獅子十一月乙未初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十二月停按察使
十一年春正月丁卯降都城見禁囚徒流死罪減一等餘並原之己巳北都巡
狩勑所至處存問高年鰥寡惸獨征人之家減流死罪一等徒以下放免庚辰
幸并州潞州宴父老曲赦大辟罪已下給復五年別改其舊宅爲飛龍宮辛卯
改并州爲太原府官吏補授一從京兆河南兩府百姓給復一年賞戶復二年
元從戶復五年武德功臣及元從子孫有才堪文武未有官者委府縣搜揚具
以名薦上親製起義堂頌及書刻石紀功于太原府之南街戊申次晉州壇場
使中書令張嘉貞貶爲幽州刺史壬子祠后土于汾陰之脽上昇壇行事官三
品已上加一爵四品已上加一階陪位官賜勳一轉改汾陰爲寶鼎縣癸亥兵
部尚書張說兼中書令三月庚午車駕至京師制所經州府縣無出今年地稅
京城見禁囚徒並原免之夏四月丙辰遷祔中宗神主于太廟癸亥張說正除
中書令吏部尚書中山公王晙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五月己巳北都
置軍器監官員王晙爲朔方節度使兼知河北郡隴左河西兵馬使六月王晙
赴朔方軍秋八月戊申尊八代祖宣皇帝廟號獻祖光皇帝廟號懿祖始祔于
太廟之九室九月己巳頒上撰廣濟方於天下仍令諸州各置醫博士一人春
秋二時釋奠諸州宜依舊用牲牢其屬縣用酒脯而已冬十月丁酉幸新豐之
溫泉宮甲寅至自溫泉十一月戊寅親祀南郊大赦天下見禁囚徒死罪至徒
流已下免除之昇壇行事及供奉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轉一階武德以
來實封功臣知政宰輔淪屈者所司具以狀聞賜酺三日京城五日是月自京
師至于山東淮南大雪平地三尺餘丁亥廢軍器監官員少府監加置少監一
人以充之十二月甲午幸鳳泉湯戊申至自鳳泉湯庚申王晙授蘄州刺史
十二年春正月夏四月封故澤王上金男義珣爲嗣澤王嗣許王瓘左授鄂州
別駕以弟璆爲上金嗣故也癸卯嗣江王禕降爲信安郡王嗣蜀王褕爲廣漢
郡王嗣密王徹爲濮陽郡王嗣曹王臻爲濟國公嗣趙王琚爲中山郡王武陽
郡王堪爲澧國公禕等並自神龍之後相繼爲王以瓘利澤王之封盡令歸宗
改封焉秋七月壬申月蝕既己卯廢皇后王氏爲庶人后弟太子少保駙馬都
尉守一貶爲澤州別駕至藍田賜死戶部尚書河東伯張嘉貞貶台州刺史冬
十一月庚申幸東都至華陰上制岳廟文勒之于石立于祠南之道周戊寅至
自東都庚辰司徒申王撝薨追謚曰惠莊太子五溪首領覃行璋反遣鎮軍大
將軍兼內侍楊思勗討平之閏十二月丙辰朔日有蝕之
十三年春正月乙酉以幽州都督府爲大都督府戊子降死罪從流流已下罪
悉原之分遣御史中丞蔣欽緒等往十道疏決囚徒二月戊午幸龍門即日還
宮乙亥初置彍騎分隸十二司丙子改豳州爲邠州鄚州爲莫州梁州爲褒州
沅州爲巫州舞州爲鶴州泉州爲福州以避文相類及聲相近者三月甲午皇
太子嗣謙改名鴻郯王嗣直改名潭徙封慶王陝王嗣昇改名浚徙封忠王鄫
王嗣眞改名洽徙封棣王鄂王嗣初改名涓徙封鄎王嗣玄改名滉封榮王又
第八子涺封爲光王第十二男濰封爲儀王第十三男澐封爲潁王第十六男
澤封爲永王第十八男清封爲壽王第二十男洄封爲延王第二十一男沐封
爲盛王第二十二男溢封爲濟王丙申御史大夫程行諶奏周朝酷吏來子珣
萬國俊王弘義侯思止郭霸焦仁亶張知默李敬仁唐奉一來俊臣周興丘神
勣索元禮曹仁哲王景昭裴籍李秦授劉光業王德壽屈貞筠鮑思恭劉景陽
王處貞等二十三人殘害宗枝毒陷良善情狀尤重子孫不許仕宦陳嘉言魚
承曄皇甫文備傅遊藝四人情狀雖輕子孫不許近任請依開元二年二月五
日勑夏四月丁巳改集仙殿爲集賢殿麗正殿書院改集賢殿書院內五品已
上爲學士六品已下爲直學士癸酉令朝集使各舉所部孝悌文武集於泰山
之下五月庚寅妖賊劉定高率其黨夜犯通洛門盡擒斬之六月乙亥廢都西
市冬十月癸丑新造銅儀成置於景運門內以示百官辛酉東封泰山發自東
都十一月丙戌至兗州大宗頓丁亥致齋於行宮己丑日南至備法駕登山仗
衛羅列嶽下百餘里詔行從留於谷口上與宰臣禮官昇山庚寅祀昊天上帝
於上壇有司祀五帝百神于下壇禮畢藏玉冊於封祀壇之石䃭然後燔柴燎
發羣臣稱萬歲傳呼自山頂至嶽下震動山谷上還齋宮慶雲見日抱戴辛卯

祀皇地祇於社首藏玉冊於石礦如封祀壇之禮壬辰御帳殿受賀朝大赦天下流人未還者放還內外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等四品已下賜一階登山官封賜一階褒聖侯量才與處分封泰山神爲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近山十里禁其樵採賜輔臣侍中源乾曜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中書令張說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甲午發岱嶽丙申幸孔子宅親設奠祭十二月己巳至東都時累歲豐稔東都米斗十錢青齊米斗五錢是冬分吏部爲十銓勑禮部尚書蘇頲刑部尚書韋抗工部尚書盧從愿等分掌選事

十四年春正月癸亥改封契丹松漠郡王李召固爲廣化王奚饒樂郡王李魯蘇爲奉誠王封宗室外甥女二人爲公主各以妻之二月庚戌嶲州獠首領梁大海周光等據賓橫等州叛遣驃騎大將軍兼內侍楊思勗討之三月壬寅以國甥東華公主降于契丹李召固夏四月癸丑御史中丞宇文融與御史大夫崔隱甫彈尚書右丞兼中書令張說鞫於尚書省丁巳戶部侍郎李元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庚申張說停兼中書令丁卯太子少師岐王範薨冊贈惠文太子辛丑於定恆莫易滄等五州置軍以備突厥五月癸卯戶部進計帳今年管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管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六月戊午大風拔木發屋毀端門鴟吻都城門等及寺觀鴟吻落者殆半上以旱暴風雨命中外羣官上封事指言時政得失無有所隱秋七月癸丑夜瀍水暴漲入漕漂沒諸州租船數百艘溺者甚衆九月己丑檢校黃門侍郎兼磧西副大都護杜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秋十五州言旱及霜五十州言水河南河北尤甚蘇同常福四州漂壞廬舍遣御史中丞宇文融檢覆賑給之冬十月廢麟州庚申幸汝州廣成湯己巳還東都十一月甲戌突厥遣使來朝辛丑渤海靺鞨遣其子義信來朝并獻方物十二月丁巳幸壽安之方秀州己未日色赤如赭壬戌還東都

十五年春正月戊寅制草澤有文武高才令詣闕自舉庚子太史監復爲太史局依舊隸秘書省辛丑涼州都督王君㚟破吐蕃於青海之西虜輜重馬羊而還二月遣左監門將軍黎敬仁往河北賑給貧乏時河北牛畜大疫己巳尚書左丞相張說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以朋黨相構制說致仕隱甫免官侍母融左遷魏州刺史夏五月晉州大水漂損居人廬舍癸酉以慶王潭爲涼州都督兼河西諸軍節度大使忠王浚爲單于大都護朔方節度大使棣王洽爲太原牧河北諸軍節度大使鄂王涓爲幽州都督河北節度大使榮王滉爲京兆牧隴右節度大使光王涺爲廣州都督五府節度大使儀王濰爲河南牧潁王澐爲安東都護平盧軍節度大使永王澤爲荊州大都督壽王清爲益州大都督劍南節度大使延王泂爲安西大都護磧西節度大使盛王沐爲揚州大都督並不出閤秋七月甲戌雷震興教門樓兩鴟吻欄檻及柱災禮部尚書蘇頲卒庚寅鄜州洛水泛漲壞人廬舍辛卯又壞同州馮翊縣廨宇及溺死者甚衆丙申改武臨縣爲潁陽縣己亥赦都城繫囚死罪降從流徒已下罪悉免之九月丙子吐蕃寇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王君㚟父壽殺掠人吏盡取軍資倉糧而去丙戌突厥毗伽可汗使其大臣梅錄啜來朝閏月庚子突厥騎施蘇祿吐蕃贊普圍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擊走庚申車駕發東都還京師迴紇部落殺王君㚟于甘州之鞏筆驛制檢校兵部尚書蕭嵩兼判涼州事總兵以禦吐蕃是秋六十三州水十七州霜旱河北饑轉江淮之南租米百萬石以賑給之冬十月己卯至自東都十二月乙亥幸溫泉宮丙戌至自溫泉宮

十六年春正月庚子始聽政于興慶宮秦隴等州獠首領瀧州刺史陳行範廣州首領馮仁智何遊反魯叛遣驃騎大將軍楊思勗討之壬寅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敗吐蕃于城曲子城甲子黑水靺鞨遣使來朝獻秋七月吐蕃寇瓜州刺史張守珪擊破之乙巳檢校兵部尚書蕭嵩鄯州都督張志亮攻拔吐蕃門城斬獲數千級收其資畜而還丙辰新羅王金興光遣使貢方物八月己巳特進張說進開元大衍曆詔命有司頒行之辛卯蕭嵩又遣杜賓客擊吐蕃于祁連城大破之獲其大將一人斬首五千級九月丙午以久雨降死罪從流徒以下原之冬十月己卯幸溫泉宮己丑至自溫泉宮十一月癸巳朔檢校兵部尚書河州節度判涼州事蕭嵩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十二月丁卯幸溫泉宮丁丑至自溫泉宮

十七年二月丁卯嶲州都督張審素攻破蠻拔昆明城及鹽城殺獲萬人庚子特進張說復爲尚書左丞相同州刺史陸象先爲太子少保甲寅禮部尚書信安王禕帥衆攻拔吐蕃石堡城夏四月癸亥令中書門下分就大理京兆萬年長安等獄疏決囚徒制天下繫囚死罪減一等餘並宥之丁亥大風震電藍田山崩五月癸巳復置十道按察使右散騎常侍徐堅卒六月甲戌尚書左丞相源乾曜停兼侍中黃門侍郎杜暹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中書侍郎李元紘爲曹州刺史兵部尚書蕭嵩兼中書令戶部侍郎兼鴻臚卿宇文融爲黃門侍郎兵部侍郎裴光庭爲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秋七月辛丑工部尚書張嘉貞卒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讌百寮于花萼樓下百寮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王公已下獻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讌樂休假三日仍編爲令從之丙寅越州大水漂壞廨宇及居人廬舍己卯中書侍郎裴光庭兼御史大夫依舊知政事乙酉尚書右丞相開府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宋璟爲尚書右丞相尚書左丞相源乾曜爲太子少傅九月壬子宇文融左遷汝州刺史俄又貶昭州平樂尉壬寅裴光庭爲黃門侍郎依舊知政事冬十月戊午朔日有蝕之不盡如鉤癸未睦州獻竹實庚申前太子賓客元行沖卒十一月庚申親饗九廟辛卯發京師丙申謁橋陵上望陵涕泣左右並哀感制奉先縣同赤縣以所管萬三百戶供陵寢三府兵馬供宿衛曲赦縣內大辟罪已下戊戌謁定陵己亥謁獻陵壬寅謁昭陵乙巳謁乾陵戊申車駕還宮大赦天下流移人並放還左降官移近處百姓無出今年地稅之半每陵取側近六鄉供陵寢內外官三品已上加爵一等四品已下賜一階五品已上請父母亡者依級賜官及邑號十二月辛酉幸溫泉宮乙丑校獵渭濱壬申至自溫泉宮是冬無雪

十八年春正月辛卯黃門侍郎裴光庭爲侍中依舊兼御史大夫左丞相張說加開府儀同三司丙午幸薛王業宅即日還宮二月丙寅大雨雪俄而雷震左飛龍廄災三月辛卯改定州縣上中下戶口之數依舊給京官職田夏四月乙卯築京城外郭城凡十月而功畢壬戌幸寧親公主第即日還宮乙丑裴光庭兼吏部尚書是春命侍臣及百寮每旬暇日尋勝地讌樂仍賜錢令所司供帳造食丁卯侍臣已下讌于春明門外寧王憲之園池上御花萼樓邀其迴騎便令坐飲遞起爲舞頒賜有差五月契丹衙官突可汗殺其主李召固率部落降于突厥奚部落亦隨西叛奚王李魯蘇來奔召固妻東華公主陳氏及魯蘇妻東光公主韋氏並奔投平盧軍制幽州長史趙含章率兵討之六月庚申命左右丞相尚書及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官舉才堪邊任及刺史者甲子彗星見于五車癸酉有星孛于畢昴丙子命單于大都護忠王浚爲河北道行軍元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伷先爲副率十八總管以討契丹及奚等事竟不行壬午東都瀍洛泛漲壞天津永濟二橋及提象門外仗舍損居人廬舍千餘家閏月甲申分幽州置薊州己丑令范安及韓朝宗就瀍洛水源疏決置門以節水勢辛卯禮部奏請千秋節休假三日及村閭社會並就千秋節先賽白帝報田祖然後坐飲散之秋七月庚辰幸寧王憲第即日還宮八月丁亥上御花萼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品已上金鏡珠囊縑綵賜五品已下束帛有差上賦八韻詩又制秋景詩辛亥幸永穆公主宅即日還宮九月先是高戶捉官本錢乙卯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薄稅百姓一年租錢充依舊高戶及典正等捉隨月收利供官人稅錢冬十月吐蕃遣其大臣名悉獵獻方物請降許之庚寅幸岐州之鳳泉湯癸卯至自鳳泉湯十一月丁卯幸新豐溫泉宮十二月戊子豐州刺史袁振坐妖言下獄死戊申尚書左丞相燕國公張說薨是歲百寮及華州父老累表請上尊號內請加聖文兩字幷封西嶽不允

十九年春正月壬戌開府儀同三司霍國公王毛仲貶爲瀼州別駕中路賜死黨與貶黜者十數人辛卯遣鴻臚卿崔琳入吐蕃報聘丙子親耕於興慶宮龍池己卯禁採捕鯉魚天下州府春秋二時社及釋奠停牲牢唯用酒脯永爲常式二月甲午以崔琳爲御史大夫三月乙酉朔崔琳使于吐蕃夏四月壬午於京城置禮院丙申令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太公尚父廟以張良配饗春秋二時仲月上戊日祭之壬戌五嶽各置老君廟六月乙酉大風拔木秋八月辛巳降天下死罪從流徒已下悉原之九月辛未吐蕃遣其國相論尚他律來朝冬十月丙申幸東都十一月丙辰至自東都甲子太子少傅源乾曜薨十二月嶲

州都督張審素以劫制使監察御史楊汪伏誅是冬浚苑內洛水六十餘日而罷戊戌裴光庭上瑤山往則維城前軌各一卷上令賜太子諸王各一本

二十年春正月乙卯以禮部尚書信安王禕率兵討契丹丁巳幸長芬公主宅乙丑幸薛王業宅並即日還宮二月己未勑文武選人承前例三月三十日為例然開選門比團甲進官至夏來自今已後選門並正月內開團甲二月內訖分命宰相錄京城諸獄繫囚三月信安王禕與幽州長史趙含章大破奚契丹於幽州之北山夏四月乙亥讌百寮於上陽東州醉者賜以牀褥肩輿而歸相屬于路癸巳改造天津橋毀皇津橋合為一橋五月癸卯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為恆式辛亥金仙長公主薨戊辰信安王獻奚契丹之俘上御應天門受之六月丁丑單于大都護河北東道行軍元帥忠王浚加司徒都護如故副大使安王禕加開府儀同三司庚寅幽州長史趙含章坐盜用庫物左監門員外將軍楊元方受含章饋餉並於朝堂決杖流瀼州皆賜死于路其月遣苑安及於長安廣花萼樓築夾城至芙蓉園秋七月戊辰幸寧王憲宅即日還宮八月辛未朔日有蝕之己卯戶部尚書王晙卒九月乙巳中書令蕭嵩等奏上開元新禮一百五十卷制所司行用之渤海靺鞨寇登州殺刺史韋俊命左領軍將軍蓋福順發兵討之冬十月丙戌命巡幸所至有賢才未聞達者舉之仍令中書門下疏決囚徒辛卯至潞州之飛龍宮給復三年兵募丁防先差未發者令改出餘州辛丑至北都癸丑曲赦太原三年十一月庚午祀后土於脽上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處內外文武官加一階開元勳臣盡假紫及緋大酺三日十二月壬申至京師其年戶部計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

二十一年春正月庚子朔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貢舉人量減尚書論語兩條策加老子策乙巳遷祔肅明皇后神主于廟毀儀坤廟丁巳幸溫泉宮己未命工部尚書李暠使于吐蕃癸亥至自溫泉宮三月乙巳侍中裴光庭薨甲寅尚書右丞韓休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閏月幽州道副總管郭英傑等討契丹為所敗於都山之下英傑死之夏四月丁巳以久旱命太子少保陸象先戶部尚書杜暹等七人往諸道宣慰賑給及令黜陟官吏疏決囚徒丁酉寧王憲為太尉薛王業為司徒慶王潭為太子太師忠王浚為開府儀同三司棣王洽為太子少傅鄂王涓為太子太保五月甲申皇太子納妃薛氏制天下死罪降從流流已下釋放京文武官賜勳一轉秋七月乙丑朔日有蝕之九月壬午封皇子溢為潁王沔為信王泚為義王漼為陳王澄為豐王潓為恆王漩為涼王滔為深王冬十月庚戌幸溫泉宮十一月戊子尚書右丞相宋璟以年老請致仕許之十二月丁未兵部尚書徐國公蕭嵩為尚書右丞相黃門侍郎韓休為兵部尚書並罷知政事京兆尹裴耀卿為黃門侍郎前中書侍郎張九齡起復舊官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歲關中久雨害稼京師饑詔出太倉米二百萬石給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癸亥朔制古聖帝明皇嶽瀆海鎮用牲牢餘並以酒脯充奠己巳幸東都辛未太府卿嚴挺之戶部侍郎裴寬於河南存問賑給乙酉懷衞邢相等五州乏糧遣中書舍人裴敦復巡問量給種子己丑至東都二月壬寅秦州地震廨宇及居人廬舍崩壞殆盡壓死官吏以下四十餘人殷殷有聲仍連震不止命尚書右丞相蕭嵩往祭山川並遣使存問賑恤之壓死之家給復一年一家三人已上死者給復二年辛亥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徵恆州張果先生授銀青光祿大夫號曰通玄先生三月沒京兆商人任令方資財六十餘萬貫壬午欲令不禁私鑄錢遣公卿百寮詳議可否衆以為不可遂止四月乙未伊西北庭且依舊為節度廢太廟署以太常寺奉宗廟庚子唐州界准勝州例立表測候日晷影長短乙巳詔京都見禁囚徒令中書門下及留守檢校覆降罪天下諸州委刺史丁未眉州鼎皇山下江水中得寶鼎甲寅北庭都護劉渙謀反伏誅五月戊子黃門侍郎裴耀卿為侍中中書侍郎張九齡為中書令黃門侍郎李林甫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關中大風拔木同州尤甚是夏上自於苑中種麥率皇太子已下躬自收穫謂太子等曰此將薦宗廟是以躬親亦欲令汝等知稼穡之難也因分賜侍臣謂曰比歲令人巡檢苗稼所對多不實故自種植以觀其成且春秋書麥禾豈非古人所重也六月乙未遣

左金吾將軍李佺於赤嶺與吐蕃分界立碑七月己巳司徒薛王業薨追諡爲
惠宣太子甲申遣中書令張九齡充河南開稻田使八月先是駕至東都遣侍
中裴耀卿充江淮河南轉運使河口置輸場壬寅於輸場東置河陰縣又遣張
九齡於許豫陳亳等州置水屯九月壬申改饒樂都督府爲奉誠都督府辛巳
移登州平海軍於海口安置冬十月甲辰試司農卿陳思問以贓私配流瀼州
十二月戊子朔日有蝕之乙巳幽州長史張守珪發兵討契丹斬其王屈烈及
其大臣可突于於陣傳首東都餘叛奚皆散走山谷立其酋長李過折爲契丹
王是歲突厥毗伽可汗死斷京城乞兒
二十三年春正月己亥親耕籍田上加至九推而止卿已下終其畝大赦天下
京文武官及朝集採訪使三品已下加一爵四品已下加一階外官賜勳一轉
其才有霸王之略學究天人之際及堪將帥牧宰者令五品已上清官及刺史
各舉一人致仕官量與改職依前致仕賜酺三日三月丁卯殿中侍御史楊萬
頃爲讐人所殺夏五月戊寅宗子請率月俸於興慶宮建龍池上聖德頌秋七
月丙子皇太子鴻改名瑛慶王亶已下十四王並改名又封皇子玼爲義王珪
爲陳王珙爲豐王琪爲恆王璿爲涼王璥爲汴王其榮王琬已下並開府置官
屬各食實封二千戶八月戊子惻鰥寡惸獨免今年地稅之半江淮已南有遭
水處本道使賑給之九月戊申移泗州就臨淮縣置冬十月辛亥移隸伊西北
庭都護屬四鎮節度突騎施寇北庭及安西撥換城十一月壬申朔日有蝕之
十二月新羅遣使朝獻
二十四年春正月吐蕃遣使獻方物北庭都護蓋嘉運率兵擊突騎施破之三月
乙未始移考功貢舉遣禮部侍郎掌之夏六月丙午京兆醴泉妖人劉志誠率
衆爲亂將趨京城咸陽官吏燒便橋以斷其路俄而散走京兆府盡擒斬之是
夏大熱道路有暍死者秋七月庚子太子太保陸象先卒辛丑李林甫爲兵部
尚書依舊知政事己巳初置壽星壇祭老人星及角亢等七宿八月戊申朔加
親舅小功服舅母緦麻服堂舅袒免己亥深王滔薨九月壬午改尚書主爵曰
司封冬十月戊申車駕發東都還西京甲子至華州曲赦行在繫囚丁丑至自
東都十一月壬寅侍中裴耀卿爲尚書左丞相中書令張九齡爲尚書右丞相
並罷知政事兵部尚書李林甫兼中書令殿中監牛仙客兵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三品尚書右丞相蕭嵩爲太子太師工部尚書韓休爲太子少保十二月戊
申太子太師慶王琮爲司徒丙寅牛仙客知門下省事

舊唐書卷八

舊唐書卷八考證

玄宗本紀卷上先天二年七月李令問儀青光祿大夫殿中監實封三百戶○沈炳震曰李靖傳令問累遷殿中少監預誅竇懷貞功封宋國公實封五百戶殿中監下疑有闕文

開元二年六月內出珠玉錦繡令于正殿前焚之○新書在七月乙未綱目亦在七月

以興慶宮諸王傳○沈炳震曰下文云並俾京官所帶跨巾算袋此又屬一事諸王傳下疑有闕文

四年十二月乙卯定陵寢殿災○新書五行志在五年十一月乙卯

八年春正月甲子朔○沈炳震曰七年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是年有閏則八年正月之朔當是甲寅非甲子也

十年八月安南賊帥梅叔鸞等攻圍州縣○沈炳震曰楊思勗傳作梅元成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涼州都督王君㚟破吐蕃于青海之西○臣宗萬按水經注金城郡南湟水出塞外又東南逕卑禾羌海闞駰曰縣西有卑禾羌海者也世謂之青海隋西域傳吐谷渾城在青海西四十里唐高宗龍朔三年爲吐蕃所併故開元中先後破吐蕃皆在青海西鄯吐谷渾之青海周圍八九百里者是也

十八年是春及百僚每旬暇日尋勝地讌樂云云○臣德潛按文在夏四月以下四月不當云春疑三月中事誤書于此

二十一年九月封益子溢爲濟王○沈炳震曰溢封濟王已見十三年三月此屬錯簡

二十二年二月秦州地震廨宇及居人廬舍崩壞殆盡壓死官吏以下四十餘人○沈炳震曰舊書五行志作百餘人新書志四千餘人不應多寡懸絕覈下文遣使給復壓死之家當以新志爲正十乃千字之譌也

舊唐書卷八考證

舊唐書卷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本紀第九

玄宗下

開元二十五年春正月壬午制朕猥集休運多謝哲王然而哀矜之情小大必愼自臨寰宇子育黎烝未嘗行極刑起大獄上玄降鑒應以祥和思協平邦之典致之仁壽之域自今有犯死刑除十惡罪宜令中書門下與法官詳所犯輕重具狀奏聞崇德尙齒三代丕義敎風勸俗五教攸先其曾任五品已上淸資官以禮去職者所司具錄名奏老疾不堪釐務者與致仕道士女冠宜隸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檢校百司每旬節休假並不須入曹司任遊勝爲樂宣示中外知朕意焉癸卯道士尹愔爲諫議大夫集賢學士兼知史館事二月新羅王金興光卒其子承慶嗣位遣贊善大夫邢璹攝鴻臚少卿往弔祭冊立之壬子加宗正丞一員戊午罷江淮運停河北運癸酉張守珪破契丹餘衆於㮇祿山殺獲甚衆三月乙卯河北節度使崔希逸自涼州南率衆入吐蕃界二千餘里己亥希逸至青海西郎佐素文子觜與賊相遇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夏四月庚戌陳許豫壽四州開稻田辛酉監察御史周子諒上書忤旨撲之殿庭朝堂決杖死之甲子尙書右丞相張九齡以曾薦引子諒左授荊州長史乙丑皇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並廢爲庶人太子妃兄駙馬都尉薛鏽長流瀼州至藍田驛賜死六月壬戌熒惑犯房至心星越度而過秋七月己卯大理少卿徐嶠奏天下今歲斷死刑五十八幾致刑措烏巢寺之獄上特推功元輔庚申封李林甫爲晉國公牛仙客爲豳國公己卯勅諸陵廟並隸宗正寺其宗正寺官員自今並以宗枝爲之九月壬申頒新定令式格及事類一百三十卷於天下冬十月制自今年每年立春日迎春於東郊其夏及秋冬如常以十二月朔日於正殿受朝讀時令十一月壬申幸溫泉宮丁丑開府儀同三司廣平郡公宋璟薨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追諡爲貞順皇后葬於敬陵吐蕃使其大臣屬盧論莽藏來朝貢

二十六年春正月乙亥工部尙書牛仙客爲侍中丁丑親迎氣于東郊祀青帝制天下繫囚死罪流嶺南餘並放免鎮兵部還京兆府新開稻田並散給貧人百官賜勳絹長安萬年兩縣各與本錢一千貫收利供驛仍付雜驅天下州縣每鄉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諸鄉貢每年令就國子監謁先師明經加口試內外八品已下及草澤有博學文辭之士各委本司本州聞薦二月辛卯以李林甫遙領隴右節度使甲辰禁大寒食以雞卵相饋送庚申葬貞順皇后于敬陵乙卯以牛仙客遙領河東道節度使辛酉廢仙州分其屬縣隸許汝等州三月己巳朔減祕書省校書正字官員丙子有星孛于紫微垣中歷斗魁十餘日因陰雲不見己酉河南洛陽兩縣亦借本錢一千貫收利充人吏課役癸未京兆地震吐蕃寇河西左散騎常侍崔希逸擊破之鄯州都督杜希望又攻拔新羅城制以其城爲威戎軍夏四月己亥朔始令太常卿韋縚讀時令于宣政殿百寮於殿上列坐而聽之五月乙酉以李林甫遙領河西節度使兼判梁州事庚寅幸咸宜公主宅六月庚子立忠王璵爲皇太子秋七月己巳冊皇太子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內外文武官及五品已下爲父後者各賜勳一轉忠王府官及侍讀加一階賜酺三日庚辰分越州置明州九月丙申朔日有蝕之庚子於舊六胡之地置宥州益州長史王昱率兵攻吐蕃安戎城爲賊所據官軍大敗昱棄甲而遁兵士死者數千人冬十月戊寅幸溫泉宮是歲渤海靺鞨王大武藝死其子欽茂嗣立遣使弔祭冊立之其冬兩京建行宮造殿宇各千餘間潤州刺史齊澣開伊婁河於揚州南瓜洲浦析左右羽林軍置左右龍武軍以左右萬騎營隸焉

二十七年春正月乙巳大雨雪二月己巳加尊號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開元已來諸色痕瘕人咸從洗滌左降官量移近處百姓免今年租稅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宗廟薦饗自今已後並用宗子賜酺五日夏四月丁丑廢洮州隸蘭州改臨州爲洮州乙酉太子少傅竇璡爲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尙書李暠爲太子少傅丁酉侍中牛仙客爲兵部尙書兼侍中兵部尙書兼中書令李林甫爲吏部尙書依舊兼中書令以

東宮內侍隸內侍省爲署。五月癸卯，置龍武軍官員。先是，鄎國公主之子薛鎬與其黨李談、崔洽、石如山同於京城殺人，或利其財，或違其志，晝日椎殺，煑而食之。其夏事發，皆決殺於京兆府門，鎬以國親流瓊州，賜死於城東驛。六月甲戌，內常侍牛仙童坐贓，決殺之。幽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張守珪以賄貶爲括州刺史，太子太師徐國公蕭嵩以嘗賂仙童左授青州刺史。秋七月辛丑，熒惑犯南斗。北庭都護蓋嘉運以輕騎襲破突騎施於碎葉城，殺蘇祿，威震西陲。八月，吐蕃寇白草、安人等軍。甲申，制追贈孔宣父爲文宣王，顏回爲兗國公，餘十哲皆爲侯，夾坐。後嗣褒聖侯改封爲文宣公。九月，皇太子改名紹。汴州刺史齊澣請開汴河下流，自虹縣隋清至淮陰北合于淮，逾時而功畢。因弃沙壅舊路，行者弊之。尋而新河之水勢綜急，遂塡塞矣。前刑部尚書致仕崔德甫卒。冬十月，將改作明堂，訛言官取小兒埋於明堂之下，以爲厭勝。村野童兒藏於山谷，都城騷然，咸言兵至。上惡之，遣主客郎中王佶往東都及諸州宣慰百姓，久之定。冬十月，毀東都明堂之上層，改拆下層爲乾元殿。戊戌，幸溫泉宮。辛丑，至自溫泉宮。十二月，東都副留守、太子賓客崔沔卒。以益州司馬章仇兼瓊權劍南節度等使。是歲，蓋嘉運大破突騎施之衆，擒其王吐火仙，送于京師。

二十八年春正月，兩京路及城中苑內種果樹。癸巳，幸溫泉宮。庚子，至自溫泉宮。壬寅，以望日御勤政樓讌羣臣，連夜燒燈，會大雪而罷，因命自今常以二月望日夜爲之。三月丁亥朔，日有蝕之。壬子，權判益州長史章仇兼瓊拔吐蕃安戎城，分兵鎭守之。夏五月乙未，太子少師韓休、太子少傅李暠卒。六月，懷州刺史信安王禕爲太子少師。庚寅，太子賓客李尙隱卒。秋七月壬寅，追尊宣皇帝陵名曰建初，光皇帝陵名曰啓運，仍置官員。九月，魏州刺史盧暉開通濟渠，自石灰巢引流至州城而西，却涯魏橋。九月庚寅，封皇孫倓等十九人爲郡王。冬十月甲子，幸溫泉宮。辛巳，至自溫泉宮。乙酉夜，東都新殿後佛光寺災。吐蕃寇安戎城。十一月，牛仙客停遙兼朔方、河東節度使。十二月乙卯，突騎施酋長莫賀達干率衆內屬。己未，禮部尙書杜暹卒。是歲，金城公主薨，吐蕃遣使來告喪。其時頻歲豐稔，京師米斛不滿二百，天下乂安，雖行萬里不持兵刃。

二十九年春正月丁丑，制兩京、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并崇玄學，置生徒，令習老子、莊子、列子、文中子，每年准明經例考試。內外官有伯叔兄弟子姪堪任刺史、縣令，所司親自保薦。禁九品已下淸資官置客舍、邸店、車坊。士庶葬薛。三月，吐蕃、突厥各遣使來朝。丙午，風霾，日色無影。夏四月庚戌朔。丙辰，以太原裴伷先爲工部尙書。韋虛心卒。親王已下及內外官各賜錢，令讌樂。壬午，以左右金吾大將軍裴寬爲太原尹、北都留守。秋七月乙卯，洛水汎漲，毀天津橋及上陽宮仗舍。洛、渭之間，廬舍壞，溺死者千餘人。突厥登利可汗死。北州刺史王斛斯爲幽州節度使，幽州節度副使安祿山爲營州刺史，充平盧軍節度副使，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九月，大雨雪，稻禾偃折，又霖雨月餘，道途阻滯。是秋，河北博、洛等二十四州言雨水害稼，命御史中丞張倚往東都及河北賑恤之。壬申，御興慶門，試明四子人姚子彥、元載等。冬十月丙申，幸溫泉宮。戊戌，分遣大理卿崔翹等八人往諸道黜陟官吏。十一月庚戌，司空邠王守禮薨。辛酉，至自溫泉宮。己巳，雨木冰，凝寒凍冽，數日不解。辛未，太尉寧王憲薨，謚爲讓皇帝，葬于惠陵。十二月丁酉，吐蕃入寇，陷廓州達化縣及振武軍石堡城，節度使蓋嘉運不能守。女國王趙曳夫及佛逝國王、日南國王遣其子來朝獻。

天寶元年春正月丁未朔，大赦天下，改元。常赦不原，咸赦除之。百姓所欠負租稅及諸色並免之。前資官及白身人有儒學博通、文辭秀英及軍謀武藝者，所在具以名薦。京文武官才堪爲刺史者，各令封狀自舉。改黃鉞爲金鉞。內外官各賜勳兩轉。甲寅，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見于丹鳳門之通衢，告賜靈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就函谷故關尹喜臺西發得之，乃置玄元廟於大寧坊。陝郡太守李齊物先鑿三門，辛未，渠成放流。二月丁亥，上加尊號爲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辛卯，親享玄元皇帝于新廟。甲午，親享太廟。丙申，合祭天地于南郊，例天下囚徒，罪無輕重並釋放。流人移近處，左降官依資敘用，身死貶處者量加追贈。枉法贓十五疋當絞，今加至二十疋。莊子號爲南華真人，文子號爲通玄真人，列子號爲沖虛真人，庚桑子號爲洞虛真人，其四子所著書改爲真經。崇玄學置博士、助教各一員，學生一百人。桃林縣改爲靈寶縣。

改侍中爲左相中書左右丞相依舊爲僕射又黃門侍郎爲門下侍郎東都爲東京北都爲北京天下諸州改爲郡刺史改爲太守陝州河北縣爲平陸縣老幼版授文武官三品已上加一爵四品已上加一階庚子平盧節度使安祿山進階驃騎大將軍夏六月庚寅武功山水暴漲壞人廬舍溺死數百人秋七月癸卯朔日有蝕之辛未左相豳國公牛仙客卒八月丁丑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李適之爲左相丁亥突厥阿布思及默啜可汗之孫登利可汗之女相與率其黨屬來降壬辰吏部尚書兼右相李林甫加尚書左僕射左相李適之兼兵部尚書左僕射裴耀卿爲尚書左僕射九月辛卯上御花萼樓出宮女宴毗伽可汗妻可登及男女等賞賜不可勝紀丙寅改天下縣名不穩及重名一百一十處兩京玄元廟改爲太上玄元皇帝宮天下准此冬十月丁酉幸温泉宮辛丑改驪山爲會昌山仍於秦坑儒之所立祠宇以祀遭難諸儒新成長生殿名曰集靈臺以祀天神十一月己巳至自温泉宮是歲命陝郡太守韋堅引滻水開廣運潭於望春亭之東以通河渭京兆尹韓朝宗又分渭水入自金光門置潭於西市之兩衙以貯材木是冬無冰其年天下郡府三百六十二縣一千五百二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部進計帳今年管戶八百五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萬九千八百

二年春正月丙辰追尊玄元皇帝爲大聖祖玄元皇帝兩京崇玄學改爲崇玄館博士爲學士三月壬子親祀玄元廟以冊尊號制追尊聖祖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史大夫敬曰先天太上皇母益壽氏號先天太后仍於譙郡本鄉置廟尊咎繇爲德明皇帝改西京玄元廟爲太清宮東京爲太微宮天下諸郡爲紫極宮韋堅開廣運潭畢功盛陳舟艦丙寅上幸廣運樓以觀之即日還宮夏六月甲戌夜雷震東京應天門觀災延燒至左右延福門經日不滅七月癸丑致仕禮部尚書王丘卒丙辰尚書右僕射裴耀卿薨九月太子少保崔琳卒辛酉譙郡紫微宮改爲太清宮冬十月戊辰太子太保信安王禕卒戊寅幸温泉宮十一月乙卯至自温泉宮十二月己亥東京應天門改爲乾元門戊申幸温泉宮丙辰至自温泉宮十二月乙酉太子賓客賀知章請度爲道士還鄉是冬無雪

三載正月丙辰朔改年爲載赦見禁囚徒庚子遣左右相已下祖別賀知章於長樂坡上賦詩贈之壬寅幸温泉宮二月己巳還京丁丑封讓皇帝男琳爲嗣寧王故邠王守禮男承寧爲嗣邠王讓帝男瑀爲嗣申王惠宣太子男珍爲嗣岐王璡爲嗣薛王庚寅皇太子紹改名亨是月河南尹裴敦復卒閏月辛亥有星如月墜於東南墜後有聲京師訛言官遣棖捕人肝以祭天狗人相恐畿縣尤甚發使安之三月庚午武威郡上言番禾縣天寶山有醴泉湧出嶺石化爲麪遠近貧乏者取以給食改番禾爲天寶縣癸酉制天下見禁囚徒死罪降流流已下並原之夏四月南海太守劉巨鱗擊破海賊吳令光永嘉郡平勑兩京天下州郡取官物鑄金銅天尊及佛各一軀送開元觀開元寺五月戊寅長安令柳升坐贓於朝堂決殺之秋八月丙午九姓拔悉密葉護攻殺突厥烏蘇米施可汗傳首京師庚申內外文武官六品已下自今已後赴任之後計載終滿二百日已上許其成考冬十月癸巳幸温泉宮丁未改史國爲來威國十一月癸卯還京癸丑每載依舊取正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開坊市門燃燈永以爲常式玉眞公主先爲女道士讓號及實封賜名持盈十二月甲午分新豐縣置會昌縣甲寅親祀九宮貴神於東郊禮畢大赦天下百姓十八已上爲中男二十三已上成丁每歲庸調八月起徵可延至九月詔天下民間家藏孝經一本

四載春三月甲申宴羣臣於勤政樓壬申封外孫獨孤氏女爲靜樂公主出降契丹松漠都督李懷節封外孫楊氏女爲宜芳公主出降奚饒樂都督李延寵秋八月甲辰冊太眞妃楊氏爲貴妃是月河南睢陽淮陽譙等八郡大水九月契丹及奚酋長各殺公主舉部落叛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與吐蕃戰于石堡城官軍不利副將褚直廉等死之冬十月於單于都護府置金河縣安北都護府置陰山縣丁酉幸温泉宮壬子以會昌縣爲同京縣十二月戊戌還京

五載春正月癸酉刑部尚書韋堅貶括蒼太守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貶播川太守尋決死於黔中乙亥勑大小縣令並准畿官吏三選聽集禮記月令改爲時令封中嶽爲中天王南嶽爲司天王北嶽爲安天王天下山水名稱或同義

且不經多因於里誌宜令所司各據圖籍改定丙子遣禮部尙書席豫左丞崔翹御史中丞王鉷等七人分行天下黜陟官吏夏四月庚寅左相渭源伯李適之爲太子少保罷知政事丁酉門下侍郎陳希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月庚申勑今後每至旬節休假中書門下文武百寮不須入朝外官不須衙集癸卯停郡縣差丁白直課錢六月勑三伏內令宰相辰時還宅秋七月丙子韋堅爲李林甫所構配流臨封郡賜死堅妹皇太子妃聽離堅外甥嗣薛王瑱貶夷陵郡別駕女壻巴陵太守盧幼臨長流合浦郡太子少保李適之貶宜春太守到任飲藥死八月以戶部侍郎郭虛己爲御史大夫劍南節度使九月壬子於太淸宮刻石爲李林甫陳希烈像侍於聖容之側冬十月丁酉幸溫泉宮改臨淄郡爲濟南郡十一月己巳還京十二月辛未贊善大夫杜有鄰著作郎王曾左驍衛兵曹柳勣等爲李林甫所構並下獄死

六載正月辛巳朔北海太守李邕淄川太守裴敦復並以事連王曾柳勣遣使就殺之丁亥親享太廟戊子親祀圜丘禮畢大赦天下除絞斬刑但決重杖於京城置三皇五帝廟以時享祭其章懷節愍惠莊惠文惠宣等太子宜與隱太子懿德太子同爲一廟每日立杖食及設杖於庭此後並宜停廢五嶽既已封王四瀆當昇公位封河瀆爲靈源公濟瀆爲淸源公江瀆爲廣源公淮瀆爲長源公三月戊戌南海太守彭杲坐贓決杖長流溱溪郡死于路夏四月戊午門下侍郎陳希烈爲左相兼兵部尙書癸酉復置軍器監自五月不雨至秋七月乙酉以旱命宰相臺寺府縣錄繫囚死罪決杖配流徒已下特免庚寅始雨冬十月戊申幸溫泉宮改爲華淸宮十一月乙亥戶部侍郎楊愼矜及兄少府少監愼餘與弟洛陽令愼名並爲李林甫及御史中丞王鉷所構下獄死十二月丙辰工部尙書陸景融卒壬戌還京

七載春正月己卯禮部尙書席豫卒己亥韋縚奏御案褥床帷等望去紫用赤黃從之三月乙酉大同殿柱產玉芝有神光照殿羣臣請加皇帝尊號曰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許之夏四月辛丑以高力士爲驃騎大將軍五月壬午上御興慶宮受冊徽號大赦天下百姓免來載租庸三皇以前帝王京城置廟以時致祭其歷代帝王肇跡之處未有祠宇者所在各置一廟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德行彌高者亦置祠宇致祭賜酺三日六月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賜實封及鐵券秋八月己亥朔改千秋節爲天長節壬子改萬年縣爲咸寧縣冬十月庚午幸華淸宮封貴妃姊二人爲韓國虢國夫人十二月戊戌言玄元皇帝見于華淸宮之朝元閣乃改爲降聖閣改會昌縣爲昭應縣會昌山爲昭應山封山神爲玄德公仍立祠宇辛酉還京

八載春正月甲申賜京官絹備春時遊賞二月戊申引百官於左藏庫縱觀錢幣賜絹而歸三月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於東受降城北築橫塞城夏四月咸寧太守趙奉璋決杖而死著作郎韋子春貶端溪尉李林甫陷之也幸華淸宮觀風樓五月辛巳於開遠門外作振旅亭戊子南海太守劉巨鱗坐贓決死之六月大同殿又產玉芝一莖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閏月己丑改石堡城爲神武軍劍南索磨川新置都護府宜以保寧爲名丙寅上親謁太淸宮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爲聖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大聖皇帝之字太穆文德則天和思昭皇后皆加順聖皇后之字羣臣上皇帝尊號爲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丁卯上御含元殿受冊大赦天下旨今後每至禘祫並於太淸宮聖祖前序昭穆初太白山人李渾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帝福壽玉版石記求得之乃封太白山爲神應公金星洞爲嘉祥公所管華陽縣爲眞符縣戊辰太子太師徐國公蕭嵩薨丁亥南衙立仗馬宜停省進馬官秋八月戊子郡別駕宜停下郡置長史冬十月丙寅幸華淸宮十一月丁巳幸御史中丞楊釗莊

九載春正月庚寅朔與歲次同始受朝於華淸宮己亥還京庚戌羣臣請封西嶽從之二月壬午御史中丞宋渾坐贓及姦長流高要郡三月庚戌改匭使爲獻納辛亥西嶽廟災時久旱制停封西嶽夏五月庚寅以旱錄囚徒乙卯安祿山進封東平郡王節度使封王自此始也秋七月己亥國子監置廣文館從生徒爲進士業者九月乙卯處士崔昌上五行應運曆以國家合承周漢請廢周隋不合爲二王後冬十一月庚寅幸華淸宮己丑制自今告獻太淸宮及太廟

改爲朝獻巡陵爲朝拜告宗廟爲奏天地享祀文改昭告爲昭薦以告者臨下之義故也辛卯幸楊國忠亭子辛丑立周武王漢高祖廟於京城司置官吏十二月乙亥還京

十載春正月乙酉朔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饗太廟甲午有事于南郊合祭天地禮畢大赦天下太廟置內官供灑掃諸陵廟己亥改傳國寶爲承天大寶丁未李林甫領安北副大都護朔方節度使庚戌大風陝郡運船失火燒米船二百餘隻人死者五百計癸丑分遣嗣吳王祗等十三人祭嶽瀆海鎮二月丁巳安祿山兼雲中太守河東節度使夏四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將兵六萬討雲南與雲南王閤羅鳳戰于瀘川官軍大敗死於瀘水者不可勝數五月丁亥改諸衛幡旗緋色者爲赤黃以符土運秋八月乙卯廣陵郡大風潮水覆船數千艘丙辰京城武庫災燒器械四十七萬事是秋霖雨積旬牆屋多壞西京尤甚冬十月辛亥幸華清宮十一月乙未幸楊國忠宅丙午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國忠兼領劍南節度使

十一載春正月辛亥還京二月癸酉禁惡錢官出好錢以易之既而商旅不便訴於國忠乃止之三月朔方節度副使奉信王阿布思與安祿山同討契丹布思與祿山不協乃率其部下叛歸漢地丙午制今後每月朔望宜令薦食於太廟每室一牙盤仍五日一開室門灑掃改吏部爲文部兵部爲武部刑部爲憲部其部內諸司有部字者並改將作大匠少匠爲大少二監夏四月御史大夫兼京兆尹王鉷賜死坐弟銲與兇人邢縡謀逆故也楊國忠兼京兆尹五月戊申慶王琮薨贈靖德太子六月戊子東京大風拔樹發屋八月己丑幸左藏庫賜羣臣帛有差九月甲寅改諸衛士爲武士冬十月戊寅幸華清宮十一月乙卯尚書左僕射兼右相晉國公李林甫薨於行在所庚申御史大夫兼蜀郡長史楊國忠爲右相兼文部尚書十二月甲戌楊國忠奏請兩京選人銓日便定留放無長名己亥還京

十二載春正月壬子楊國忠於尚書省注官注訖於都堂對左相與諸司長官唱名二月庚辰選人鄭愬等二十餘人以國忠銓注無滯設齋於勤政殿下立碑於尚書省門癸未追削故右相李林甫在身官爵男將作監岫宗黨李復道等五十人皆坑貶國忠誣奏林甫陰結叛胡阿布思故也夏五月乙酉以魏周隋依舊爲三恪及二王後復封韓介酅等公辛亥太廟諸陵署依舊隸太常寺七月壬子天下齊人不得鄉貢須補國子學生然後貢舉八月京城霖雨米貴令出太倉米十萬石減價糶與貧人仍令中書門下就京兆大理疏決囚徒九月己亥朔隴右節度使涼國公哥舒翰進封西平郡王食實封五百戶冬十月戊申幸華清宮和雇京城丁戶一萬三千人築興慶宮牆起樓觀至十二月改橫密城爲天德軍庚寅行從官憲部尚書張均等請上尊號爲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孝德證道皇帝

十三載春正月丁酉朔上御華清宮之觀風樓受朝賀己亥安慶緒獻俘于行在帝引見於禁中賞賜鉅萬乙巳加安祿山尚書左僕射賜實封千戶奴婢十房莊宅各一區又加閑廐五坊宮苑隴右羣牧都使以武部侍郎吉温爲副丙午還京二月癸酉上親朝獻太清宮上玄元皇帝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甲戌饗太廟高祖諡曰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太宗諡曰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高宗諡曰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宗諡曰中宗太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睿宗諡曰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乙亥御興慶殿受徽號禮畢大赦天下左降官遭父母憂放歸獻陵等五署改爲臺令丞各升一階文武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賜酺三日戊寅右相兼文部尚書楊國忠守司空餘如故甲申司空楊國忠受冊天雨黃土霑於朝服祿山奏前後討契丹立功將士跳盪等請超三資告身仍望好寫於是超授將軍者五百餘人中將者二千餘人三月丁酉太常卿張垍貶盧溪郡司馬垍兄憲部尚書均貶建安太守丙午御躍龍殿門張樂宴羣臣賜右相絹一千五百疋綵羅三百疋綵綾五百疋左相絹三百疋綵羅綾各五十疋餘三品八十疋四品五品六十疋六品七品四十疋極歡而罷壬戌御勤政樓大酺北庭都護程千里生擒阿布思獻于樓下斬之於朱雀街乙丑左羽林上將軍封常清權北庭都護伊西節度使萬春公主出降楊朏夏五月熒惑守心五十餘日六月乙

丑朔日有蝕之不盡如鉤侍御史劍南留後李宓率兵擊雲南蠻於西洱河糧
盡軍旋馬足陷橋爲閤羅鳳所擒舉軍皆沒歷濟陽郡以所領五縣隸東平郡
秋八月丁亥以久雨左相許國公陳希烈爲太子太師罷知政事文部侍郎韋
見素爲武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秋霖雨積六十餘日京城垣屋頹壞
殆盡物價暴貴人多乏食令出太倉米一百萬石開十場賤糶以濟貧民東都
瀍洛暴漲漂沒一十九坊上御勤政樓試四科制舉人策外加詩賦各一首制
舉加詩賦自此始也冬十月壬寅幸華淸宮貶河東太守韋陟爲桂嶺尉武部
侍郎吉溫爲澧陽郡長史乙巳開府儀同三司冀國公竇瑑薨戊午還京其載
戶部計今年見管州縣戶口管郡總三百二十一縣一千五百三十八鄉一萬
六千八百二十九戶九百六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四三百八十八萬六千五
百四不課五百三十萬一千四十四課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四
千五百二十一萬八千四百八十不課七百六十六萬二千八百課
十四載春三月丙寅宴羣臣於勤政樓奏九部樂上賦詩敎栢梁體癸未遣給
事中裴士淹等巡撫河南河北淮南等道八月壬辰上親錄囚徒冬十月壬辰
幸華淸宮甲午頒御注老子并義疏於天下十一月戊午朔始寧太守羅希奭
以停止張博濟決杖而死吉溫自縊於獄丙寅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率蕃漢之
兵十餘萬自幽州南向詣闕以誅楊國忠爲名先殺太原尹楊光翽於博陵郡
壬申聞於行在所癸酉以郭子儀爲靈武太守朔方節度使封常淸自安西入
奏至行在甲戌以常淸爲范陽平盧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令募兵三萬以禦逆
胡戊寅還京以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爲太原尹以衞尉卿張介然爲陳留太守
河南節度採訪使以金吾將軍程千里爲潞州長史並令討賊甲申以京兆牧
榮王琬爲元帥命高仙芝副之於京城召募號曰天武軍其衆十萬丙戌高仙
芝等進軍上御勤政樓送之十二月丙戌朔祿山於靈昌郡渡河辛卯陷陳留
郡殺張介然甲午陷滎陽郡殺太守崔無詖丙申封常淸與賊戰于成皋罂子
谷官軍敗績常淸奔於陝郡丁酉祿山陷東京殺留守李憕中丞盧奕判官蔣
淸時高仙芝鎭陝郡棄城西保潼關常山太守顏杲卿與長史袁履謙賈深等
殺賊將李欽湊執賊將何千年高邈送京師辛丑詔皇太子統兵東討以永王
璘爲山南節度使以江陵長史源洧副之潁王璬爲劍南節度使以蜀郡長史
崔圓副之二王不出閤丙午斬封常淸高仙芝于潼關以哥舒翰爲太子先鋒
兵馬元帥領河隴兵募守潼關以拒之辛亥榮王琬薨贈靖恭太子
十五載春正月乙卯御宣政殿受朝其日祿山僭號於東京庚申以李光弼爲
雲中太守河東節度使壬戌賊將蔡希德陷常山郡執太守顏杲卿長史袁履
謙殺民吏萬餘城中流血甲子哥舒翰進位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乙丑賊將安慶緒犯潼關哥舒翰擊退之乙巳加平原太守顏眞卿戶部侍郎
與守城也二月丙戌李光弼郭子儀將兵東出井陘與賊將史思明戰大破之
進取郡縣十餘丙辰誅工部尙書安思順三月壬午朔以河東節度使李光弼
爲御史大夫范陽節度使乙酉以平原太守顏眞卿爲河北採訪使己亥改常
山郡爲平山郡房山縣爲平山縣鹿泉縣爲獲鹿縣鹿成縣爲東鹿縣夏四月
丙午以贊善大夫來瑱爲潁川太守招討使五月戊午南陽太守魯炅與賊將
武令珣戰于滍水上官軍大敗爲賊所虜進寇我南陽詔嗣虢王巨自藍田出
師救南陽六月癸未朔顏眞卿破賊將袁知泰於堂邑北海太守賀蘭進明收
信都庚寅哥舒翰將兵八萬與賊將崔乾祐戰于靈寶西原官軍大敗死者十
六七其日李光弼與賊將史思明戰于常山東嘉山大破之斬獲數萬計辛卯
哥舒翰至潼關爲其帳下火拔歸仁以左右數十騎執之降賊關門不守京師
大駭河東華陰上洛等郡皆委城而走甲午將謀幸蜀乃下詔親征仗下從士
庶恐駭奔走于路乙未凌晨自延秋門出微雨霑濕扈從惟宰相楊國忠韋見
素內侍高力士及太子親王妃主皇孫已下多從之不及平明渡便橋國忠欲
斷橋上曰後來者何以能濟命緩之辰時至咸陽望賢驛置頓官吏駭散無復
儲供上憩於宮門之樹下亭午未進食俄有父老獻麨上顧之曰如何得飯於
是百姓獻食相繼俄又尙食持御膳至上頒給從官而後食是夕次金城縣官
吏已逃令魏方進男允招誘俄得智藏寺僧進芻粟行從方給丙辰次馬嵬驛
諸衞頓軍不進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奏曰逆胡指闕以誅國忠爲名然中外羣

情不無嫌怨今國步艱阻乘輿震蕩陛下宜徇羣情爲社稷大計國忠之徒可置之于法會吐蕃使二十一人遮國忠告訴於驛門衆呼曰楊國忠連蕃人謀逆兵士圍驛四合乃誅楊國忠衆方退一族兵猶未解上令高力士詰之迴奏曰諸將既誅國忠以貴妃在宮人情恐懼上卽命力士賜貴妃自盡玄禮等見上請罪命釋之丁酉將發馬嵬驛朝臣唯韋見素一人乃命見素子京兆府司錄諤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議其所向軍士或言河隴或言靈武太原或言還京爲便韋諤曰還京須有捍賊之備兵馬未集恐非萬全不如且幸扶風徐圖所向上詢于衆咸以爲然及行百姓遮路乞留皇太子願勠力破賊收復京城因留太子戊戌次扶風縣己亥次扶風郡軍士各懷去就咸出醜言陳玄禮不能制會益州貢春綵十萬匹上悉命置于庭召諸將諭之曰卿等國家功臣陳力久矣朕之優獎常亦不輕逆胡背恩事須迴避甚知卿等不得別父母妻子朕亦不及親辭九廟言發涕流又曰朕須幸蜀路險狹人若多往恐難供承今有此綵卿等卽宜分取各圖去就朕自有子弟中官相隨便與卿等訣別衆咸俯伏涕泣曰死生願從陛下上曰去住任卿自此悖亂之言稍息庚子以司勳郎中劍南節度留後崔圓爲蜀郡長史劍南節度副大使以穎王璬爲劍南節度大使以監察御史宋若思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韋諤充巡閣道使並令先發辛丑發扶風郡是夕次陳倉壬寅次散關分部下爲六軍穎王璬先行壽王瑁等分統六軍前後左右相次丙午河池郡崔圓奏劍南歲稔民安儲供無闕上大悅授圓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蜀郡長史劍南節度如故以前華州刺史魏犀爲梁州長史秋七月癸丑朔壬戌次益昌縣渡吉栢江有雙魚夾舟而躍議者以爲龍甲子次普安郡憲部侍郎房琯自後至上與語甚悅卽日拜爲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卯詔以皇太子諱充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等節度兵馬收復兩京永王璘江陵府都督統山南東路黔中江南西路等節度大使盛王琦廣陵郡大都督統江南東路淮南河南等路節度大使豐王珙武威郡都督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大使初京師陷賊車駕倉皇出幸人未知所向衆心震駭及聞是詔遠近相慶咸思効忠於興復庚午次巴西郡太守崔渙奉迎卽日以渙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韋見素爲左相庚辰車駕至蜀郡扈從官吏軍士到者一千三百人宮女二十四人而已八月癸未朔御蜀郡府衙宣詔曰朕以薄德嗣守神器每乾乾惕厲勤念生靈一物失所無忘罪己聿來四紀人亦小康推心于人不疑于物而姦臣兇豎棄義背恩剗削黎元擾亂區夏皆朕不明之過也今巡撫巴蜀訓厲師徒仍令太子諸王蒐兵重鎭誅夷兇醜以謝昊穹思與羣臣重弘理道可大赦天下癸巳靈武使至始知皇太子卽位丁酉上用靈武冊稱上皇詔稱誥己亥上皇臨軒冊肅宗命宰臣韋見素房琯使靈武冊命曰朕稱太上皇軍國大事先取皇帝處分後奏朕知俟克復兩京朕當怡神姑射偃息大庭明年九月郭子儀收復兩京十月肅宗遣中使啖廷瑤入蜀奉迎丁卯上皇發蜀郡十一月丙申次鳳翔郡肅宗遣精騎三千至扶風迎衞十二月丙午肅宗具法駕至咸陽望賢驛迎奉上皇御宮之南樓肅宗拜慶樓下嗚咽流涕不自勝爲上皇徒步控轡上皇撫背止之卽騎馬前導丁未至京師文武百寮京城士庶夾道歡呼靡不流涕卽日御大明宮之含元殿見百寮上皇親自撫問人人感咽時太廟爲賊所焚權移神主於大內長安殿上皇謁廟請罪遂幸興慶宮三載二月肅宗與羣臣奉上皇尊號曰太上至道聖皇帝乾元三年七月丁未移幸西內之甘露殿時閹官李輔國離間肅宗故移居西內高力士陳玄禮等遷謫上皇寖不自懌上元二年四月甲寅崩于神龍殿時年七十八羣臣上謚曰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廟號玄宗初上皇親拜五陵至橋陵見金粟山崗有龍盤鳳翥之勢復近先塋謂侍臣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得奉先陵不忘孝敬矣至是追奉先旨以創寢園以廣德元年三月辛酉葬于泰陵

史臣曰孔子稱王者必世而後仁李氏自武后移國三十餘年朝廷罕有正人附麗無非險輩持苞苴而請謁奔走權門效鷹犬以飛馳中傷端士以致斲喪王室屠害宗枝骨鯁大臣屢遭誣陷舞文酷吏坐致顯榮禮儀無復興行刑政壞於犬馬端揆出阿黨之語冕旒有和事之名朋比成風廉恥都盡我開元之有天下也糺之以典刑明之以禮樂愛之以慈儉律之以軌儀黜前朝徼倖之

臣杜其姦也焚後庭珠翠之玩戒其奢也禁女樂而出宮嬪明其教也賜酺賞
而放哇淫懼其荒也敘友于而敦骨肉厚其俗也蒐兵而責帥明軍法也朝集
而計最校吏能也廟堂之上無非經濟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論思之士而又旁
求宏碩講道藝文昌言嘉謨日聞於獻納長轡遠馭志在於昇平貞觀之風一
朝復振于斯時也烽燧不驚華戎同軌西蕃君長越繩橋而競款玉關北狄酋
渠捐毳幕而爭趨馬塞象郡炎州之玩雞林鯷海之珍莫不結轍於象胥駢羅
於典屬膜拜丹墀之下夷歌立仗之前可謂冠帶百蠻車書萬里天子乃覽雲
臺之義草泥金之札然後封日觀禪雲亭訪道於穆清怡神於玄牝與民休息
比屋可封於時垂髫之倪皆知禮讓戴白之老不識兵戈虜不敢乘月犯邊士
不敢彎弓報怨康哉之頌溢于八紘所謂世而後仁見於開元者矣年逾三紀
可謂太平於戲國無賢臣聖亦難理山有猛虎獸不敢窺得人者昌信不虛語
昔齊桓公行同禽獸不失霸主之名梁武帝靜比桑門竟被臺城之酷蓋得管
仲則淫不害霸任朱异則善不救亡開元之初賢臣當國四門俱穆百度唯貞
而釋老之流頗以無爲請見上乃務清淨事薰修留連軒后之文舞詠伯陽之
說雖稍移於勤倦亦未至於怠荒俄而朝野怨咨政刑紕繆何哉用人之失也
自天寶已還小人道長如山有朽壤雖大必虧木有蠹虫其榮易落以百口百
心之讒諂蔽兩目兩耳之聰明苟非鐵腸石心安得不惑而獻可替否靡聞姚
宋之言妬賢害功但有甫忠之奏豪猾因茲而睥睨明哲於是乎卷懷故祿山
之徒得行其僞厲階之作匪降自天謀之不臧前功併棄惜哉
贊曰開元握圖永鑒前車景氣融朗昏氛滌除政竭勤倦妖集廷除先民之言
靡不有初

舊唐書卷九

舊唐書卷九考證

玄宗本紀卷下二十七年七月辛丑北庭都護蓋嘉運擒破突騎施于碎葉城
殺蘇祿○臣德潛按新書在八月乙亥突厥傳擒于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二
月獻俘綱目亦同新書

十二月是歲蓋嘉運大破突騎施之衆擒其王送于京師○七月已書矣此應
重出

天寶二年十二月戊申幸溫泉宮丙辰至自溫泉宮十二月○沈炳震曰上十
月戊寅幸溫泉宮十一月乙卯至自溫泉宮此應重見且上已書十二月改
應天門爲乾元門矣此何又書十二月則戊申以下十六字疑屬衍文

八載閏六月羣臣上皇帝尊號爲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新書作開
元天地大寶下同

十三載春正月安慶緒獻俘于行在○臣德潛按綱目十三載春正月安祿山
入朝祿山本傳十三載正月謁于華清宮則獻俘者乃祿山非慶緒也疑譌

十五載二月誅工部尚書安思順○新書在三月工部作戶部

史臣論我開元之有天下也○我字未改原文

舊唐書卷九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本紀第十

肅宗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諱亨玄宗第三子母曰元獻皇后楊氏景雲二年乙亥生初名嗣昇二歲封陝王五歲拜安西大都護河西四鎮諸蕃落大使上仁愛英悟得之天然及長聰敏強記屬辭典麗耳目之所聽覽不復遺忘開元十五年正月封忠王改名浚五月領朔方大使單于大都護十八年奚契丹犯塞以上爲河北道元帥信安王禕爲副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伷先等八人總管兵以討之仍命百寮設次於光順門與上相見左丞相張說退謂學士孫逖韋述曰嘗見太宗寫眞圖忠王英姿穎發儀表非常雅類聖祖此社稷之福也二年諸將大破奚契丹以上遙統之功加司徒二十三年改名璵二十五年皇太子瑛得罪二十六年六月庚子立上爲皇太子改名紹從有司奏者云紹與宋太子名同改今名初太子瑛得罪上召李林甫議立儲貳時壽王瑁母武惠妃方承恩寵林甫希旨以瑁對及立上爲太子林甫懼不利己乃起韋堅柳勣之獄上幾危者數四後又楊國忠依倚妃家恣爲褻穢懼上英武潛謀不利爲患久之天寶十三載正月安祿山來朝上嘗密奏云祿山有反相玄宗不聽十四載十一月祿山果叛稱兵詣闕十二月丁未陷東京辛丑制太子監國仍遣上親總諸軍進討時祿山以誅楊國忠爲名由是軍民切齒於楊氏國忠懼乃與貴妃謀間其事上遂不行乃召河西節度使哥舒翰爲皇太子前鋒兵馬元帥令率衆二十萬守潼關明年六月哥舒翰爲賊所敗關門不守國忠諷玄宗幸蜀丁酉至馬嵬頓六軍不進請誅楊氏於是誅國忠賜貴妃自盡車駕將發留上在後宣諭百姓衆泣而言曰逆胡背恩主上播越臣等生於聖代世爲唐民願勠力一心爲國討賊請從太子收復長安玄宗聞之曰此天啓也乃令高力士與壽王瑁送太子內人及服御等物留後軍廄馬從上令力士口宣曰汝好去百姓屬望愼勿違之莫以吾爲意且西戎北狄吾嘗厚之今國步艱難必得其用汝其勉之上迴至渭北便橋已斷水暴漲無舟楫上號令水濱百姓歸者三千餘人渭水可涉又過潼關散卒誤以爲賊與之戰士衆多傷乃收其餘衆北上軍既濟其後皆溺上喜以爲天之佑時從上惟廣平建寧二王及四軍將士纔二千人自奉天而北夕次永壽百姓遮道獻牛酒有白雲起西北長數丈如樓閣之狀議者以爲天子之氣戊戌至新平郡時晝夜奔馳三百餘里士衆器械亡失過半所存之衆不過一旅己亥至安定郡斬新平太守薛羽保定太守徐瑴以其棄郡也庚子至烏氏驛彭原太守李遵謁見率兵士奉迎仍進衣服糧糗上至彭原又募得甲士四百率私馬以助軍辛丑至平涼郡蒐閱監牧公私馬得數萬疋官軍益振時賊據長安知上治兵河西三輔百姓皆曰吾太子大軍卽至賊望西北塵起有時奔走戊申扶風人康景龍殺賊宣慰使薛總等二百餘人陳倉令薛景仙率衆收扶風郡守之由是關輔豪右皆謀殺賊賊故不敢侵軼上在平涼數日之間未知所適會朔方留後杜鴻漸魏少遊崔漪等遣判官李涵奉牋迎上備陳兵馬招集之勢倉儲庫甲之數上大悅鴻漸又發朔方步騎數千人於白草頓奉迎時河西行軍司馬裴冕新授御史大夫赴闕遇上於平涼亦勸上治兵於靈武以圖進取上然之上初發平涼有彩雲浮空白鶴前引出軍之後有黃龍自上所憩屋騰空而去上行至豐寧南見黃河天塹之固欲整軍北渡以保豐寧忽大風飛沙跬步之間不辨人物及迴軍趨靈武風沙頓止天地廓清七月辛酉上至靈武時魏少遊預備供帳無不畢備裴冕杜鴻漸等從容進曰今寇逆亂常毒流函谷主上倦勤大位移幸蜀川江山阻險奏請路絕宗社神器須有所歸萬姓顒顒思崇明聖天意人事不可固違伏願殿下順其樂推以安社稷王者之大孝也上曰俟平寇逆奉迎鑾輿從容儲闈侍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急也冕等凡六上牋辭情激切上不獲已乃從是月甲子上卽皇帝位於靈武禮畢冕等跪進曰自逆賊憑陵兩京失守聖皇傳位陛下再安區宇臣稽首上千萬歲壽羣臣舞蹈稱萬歲上流涕歔欷感動左右卽日奏其事於上皇是日御靈武南門下制曰朕聞聖人畏天命帝者奉天時知皇靈睠命不敢違而去之知曆數可歸不獲已而

嘗之在昔帝王靡不由斯而有天下者也乃者羯胡亂常京闕失守天未悔禍
羣兇尚扇聖皇久厭大位思傳眇身軍興之初已有成命予恐不德罔敢祗承
今羣工卿士僉曰孝莫大於繼德功莫盛於中興朕所以治兵朔方將殄寇逆
務以大者本其孝乎須安兆庶之心敬順羣臣之請乃以七月甲子即皇帝位
於靈武敬崇徽號上尊聖皇曰上皇天帝所司擇日昭告上帝朕以薄德謬當
重位既展承天之禮宜覃率土之澤可大赦天下改元曰至德內外文武官九
品已上加兩階賜兩轉三品已上賜爵一級以朔方度支副使大理司直杜鴻
漸為兵部郎中朔方節度判官崔漪為吏部郎中並知中書舍人以御史中丞
裴冕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西兵馬使周佖為河西節度使隴右
兵馬使彭元暉為隴右節度使前蒲州刺史呂崇賁為關內節度使兼順化郡
太守以陳倉縣令薛景仙為扶風太守以隴右節度使郭英乂為天水郡太守
改靈武郡為大都督府上縣為望中縣為上丁卯逆胡害霍國長公主永王妃
侯莫陳氏義王妃閻氏陳王妃韋氏信王妃任氏駙馬楊朏等八十餘人於崇
仁之街甲戌賊黨同羅部五千餘人自西出降朔方軍己卯京兆尹崔光遠長
安令蘇震等率府縣官吏大呼於西市殺賊數千級然後來赴行在詔改扶風
為鳳翔郡八月壬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范陽節度使李光弼破賊於常山郡
之嘉山上以治兵收京城詔子儀等旋師子儀光弼率所統步騎五萬至屯河
北詔以子儀為兵部尚書依前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光弼為戶部尚書兼太原
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迴紇吐蕃遣使繼至請和親願助國討賊皆
宴賜遣之是日上皇至成都大赦癸巳上所奉表始達成都丁酉上皇遜稱誥
遣左相韋見素文部尚書房琯門下侍郎崔渙等奉冊書赴靈武九月壬辰上
南幸彭原郡封故邠王守禮男承寀為燉煌王令使迴紇和親冊迴紇可汗女
為毗伽公主仍令僕固懷恩送承寀至迴紇部內官邊令誠背上皇投賊至是
復來見上命斬之丙子至順化郡韋見素房琯崔渙等自蜀郡齎上冊書及傳
國寶等至己卯斬潼關敗將李承光於纛下十月辛巳朔日有蝕之既癸未彭
原郡以軍興用度不足權賣官爵及度僧尼上素知房琯名至是琯請為兵馬

元帥收復兩京許之仍令兵部尚書王思禮為副分兵為三軍楊希文劉貴哲
李光進等各將一軍其衆五萬辛丑琯與賊將安守忠戰于陳濤斜官軍敗績
楊希文劉貴哲等降於賊琯亦奔還平原太守顏真卿以食盡援絕棄城渡河
於是河北郡縣盡陷於賊十一月辛亥河西地震有聲圮裂廬舍張掖酒泉尤
甚戊子迴紇引軍來赴難與郭子儀同破賊黨同羅部三千餘衆於河上詔宰
相崔渙巡撫江南補授官吏十二月戊子以王思禮為關內節度彭原郡百姓
給復二載郡同六雄縣昇緊望以秦州都督郭英乂為鳳翔太守諫議大夫高
適為廣陵長史淮南節度兼採訪使賊將阿史那承慶攻陷潁川郡執太守薛
愿長史龐堅甲辰江陵大都督府永王璘擅領舟師下廣陵
二載春正月庚戌朔上在彭原受朝賀是日通表入蜀賀上皇上皇在蜀每得
上表疏訊其使者知上涕戀晨昏乃下誥曰至和育物大孝安親古之哲王必
由斯道朕往在春宮嘗事先后問安靡闕視膳無違及同氣天倫聯華棣萼居
嘗共被食必分甘今皇帝奉而行之未嘗失墜每有銜命而來戒途將發必肅
恭拜跪涕泗漣洏左右侍臣罔不感動聞者抱戴赤雀白狼之瑞接武荐臻此
皆皇帝聖敬之符孝友之感也故能誕敷德教橫于四海信可以光宅寰宇永
綏黎元者哉其天下有至孝友悌行著鄉閭堪旌表者郡縣長官採聽聞奏庶
孝子順孫沐于玄化也甲寅以襄陽太守李峘為蜀郡長史劍南節度使將作
少監魏仲犀為襄陽山南道節度使永王傅劉彙為丹陽太守兼防禦使以憲
部尚書李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皇遣平章事崔圓奉誥赴彭原乙卯逆胡
安祿山為其子慶緒所殺辛酉於江寧縣置金陵郡仍置軍分人以鎮之甲子
幸保定郡丙寅武威郡九姓商胡安門物等叛殺節度使周佖判官崔稱率衆
討平之是日蜀郡健兒賈秀等五千人謀逆上皇御蜀郡南樓將軍席元慶等
討平之二月戊子幸鳳翔郡文城太守武威郡九姓齊莊破賊五千餘衆上議
大舉收復兩京盡括公私馬以助軍給事中李廙署云無馬大夫崔光遠劾之
貶廬江華太守節度使李光弼大破賊將蔡希德之衆於城下斬首七萬軍資
器仗稱是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大破賊將崔乾祐於潼關收河東郡永王璘兵

敗奔於嶺外至大庾嶺爲洪州刺史皇甫侁所殺二月癸亥河西自去冬地震
至是方止辛酉以左相韋見素平章事裴冕爲左右僕射並罷知政事以前憲
部尚書致仕苗晉卿爲左相吐蕃遣使和親遣給事中南巨川報命癸亥大雨
至癸酉不止詔疏理刑獄甲戌方止夏四月戊寅朔以郭子儀爲司空兼副元
帥統諸節度李光弼爲司徒乙酉太史奏歲星太白熒惑集于東井五月癸丑
郭子儀與賊將安守忠戰于淸渠官軍敗績子儀退保武功丁巳房琯爲太子
少師罷知政事以諫議大夫張鎬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武部侍
郎杜鴻漸爲河西節度庚申詔追贈故妃楊氏爲元獻皇太后上母也甲子郭
子儀以失律讓司空許之七月庚戌夜蜀郡軍人郭千仞謀逆上皇御玄英樓
節度使李峘討平之丁巳賊將安武臣陷陝郡民無遺類八月甲申以黃門侍
郎崔渙爲餘杭太守江東採訪防禦使己丑以平章事張鎬兼河南節度採訪
處置等使靈昌太守許叔冀爲賊所攻援兵不至拔衆投睢陽郡癸巳大閱諸
軍上御城樓以觀之丁酉改雍縣爲鳳翔縣陳倉爲寶雞縣閏八月辛未賊將
遽寇鳳翔崔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率衆捍賊賊退衆勝至中渭橋
殺賊守橋衆千人追奔入苑中時賊大軍屯武功聞之燒營而去伯倫與賊血
戰而死李椿力屈被執然自是賊不敢西侵九月丁丑上黨節度使程千里與
賊挑戰爲賊將蔡希德所擒燉煌王承寀自迴紇使還拜宗正卿納迴紇公主
爲妃迴紇封爲葉護持四節與迴紇葉護太子率兵四千助國討賊葉護入見
宴賜加等丁亥元帥廣平王統朔方安西迴紇南蠻大食之衆二十萬東向討
賊壬寅與賊將安守忠李歸仁等戰于香積寺西北賊軍大敗斬首六萬級賊
帥張通儒弃京城東走癸卯廣平王收西京甲辰捷書至行在百寮稱賀即日
告捷于蜀上皇遣裴冕入京啓告郊廟社稷冬十月乙巳朔以崔光遠爲京兆
尹詔曰緣京城初收要安百姓又灑掃宮闕奉迎上皇以今月十九日還京應
緣供頓務從減省吐蕃寇陷西平郡癸丑賊將尹子奇陷睢陽害張巡姚闇許
遠賊自香積之敗悉衆保陝郡廣平王統郭子儀等進攻與賊戰于陝西之新
店賊衆大敗斬首十萬級橫屍三十里庚申安慶緖與其黨奔河北壬戌廣平

王入東京陳兵天津橋南士庶歡呼路側陷賊官僞署侍中陳希烈中書令張
垍等三百餘人素服待罪癸亥上自鳳翔還京仍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入蜀迎
上皇鳳翔郡給復五載丙寅至望賢宮得東京捷書至上大喜丁卯入長安士
庶涕泣拜忭曰不圖復見吾君上亦爲之感慟九廟爲賊所焚上素服哭於廟
三日入居大明宮是日上皇發蜀郡己巳文武脅從官免冠徒跣朝堂待罪禁
之府獄命中丞崔器劾之迴紇葉護自東京還宴之于宣政殿便辭還蕃乃封
葉護爲忠義王約每年送絹二萬疋至朔方王便交授十一月壬申朔上御丹
鳳樓下制曰我國家出震乘乾立極開統誕膺曆數啓聖千齡文物聲名遍圖
六葉安祿山夷羯賤類粗立邊功遂肆兇殘變起倉卒而毒流四海塗炭萬靈
朕與言痛憤提戈問罪靈武聚一旅之衆至鳳翔合百萬之師親總元戎掃淸
羣孽廣平王俶受委元帥能振天聲郭子儀決勝無前克成大業兼迴紇葉護
雲南子弟諸蕃兵馬力戰平兇勢若摧枯易同破竹朕早承聖訓嘗讀禮經義
切奉先恐不克荷今復宗廟於函洛迎上皇於巴蜀導鑾輿而反正朝寢門而
問安寰宇載寧朕願畢矣且復人將有主斂當天地之心與豈在予實憑社稷
之祐今兩京無虞三靈通慶可以昭事宜在覃恩待上皇到日當取處分是時
河南河東諸郡縣皆平宮省門帶安字者改之僞御史大夫嚴莊來降新成九
廟神主上親告享十二月丙午上皇至自蜀上至望賢宮奉迎上皇御宮南樓
上望樓辟易下馬趨進樓前再拜蹈舞稱慶上皇下樓上匍匐捧上皇足涕泗
嗚咽不能自勝遂扶侍上皇御殿親自進食自御馬以進上皇上馬又躬攬轡
而行止之使退上皇曰吾享國長久吾不知貴見吾子爲天子吾知貴矣上乘
馬前導自開遠門至丹鳳門旗幟燭天綵棚夾道士庶舞忭路側皆曰不圖今
日再見二聖百寮班於含元殿庭上皇御殿左相苗晉卿率百辟稱賀人人無
不感咽禮畢上皇詣長樂殿謁九廟神主即日幸興慶宮上請歸東宮上皇遣
高力士再三慰譬而止受賊僞署左相陳希烈達奚珣等二百餘人並禁於楊
國忠宅鞫問甲寅以左相苗晉卿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二月戊
午朔上御丹鳳門下制大赦蜀郡靈武元從功臣太子太師豳國公韋見素內

侍齊國公高力士、右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各加實封三百戶，田昊文、張崇俊、杜休祥各加二百戶。右僕射裴冕冀國公，殿中監李輔國成國公，宗正卿李遵鄭國公，並進封邑。廣平王俶封楚王，加實封二千戶。左僕射、朔方節度郭子儀加司徒，進封代國公，實封一千戶。兵馬使僕固懷恩封豐國公。右金吾將軍李嗣業封虢國公。司徒兼太原尹李光弼薊國公，關內節度王思禮霍國公，淮南節度來瑱潁國公，南陽太守魯炅岐國公，仍並加實封。京兆尹崔光遠鄴國公，開府李光進范陽郡公。左相苗晉卿爲侍中，封韓國公。憲部尚書、平章事李麟褒國公。中書侍郎崔圓爲中書令、趙國公。中書侍郎張鎬南陽縣公。近日所改百司額及郡名官名，一依故事。改蜀郡爲南陽，鳳翔府爲西京，西京改爲中京，蜀郡改爲成都府，鳳翔府官寮並同三京名號。其李憕、盧弈、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即與追贈，訪其子孫，厚其官爵。文武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賜酺五日。進封南陽王係爲趙王，新城王僅爲彭城王，潁川王僩爲兗王，第七男侹爲涇王，第九男僙封襄王，第十男佋封興王，第十一男僖封杞王，第十二男侗封定王。甲子，上皇御宣政殿，授上傳國璽，上於殿下涕泣而受之。己丑，賊將僞范陽節度使史思明以其兵衆八萬之籍，與僞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並表送降。庚午，制：「人臣之節，有死無二；爲國之體，叛而必誅。況乎委質賊廷，寬安逆命，就受寵祿，淹延歲時，不顧恩義，助其効用，此其可宥，法將何施。達奚珣等或受任台輔，位極人臣；或累葉寵榮，姻聯戚里；或歷踐臺閣；或職通中外。夫以犬馬微賤之畜，猶知戀主；龜蛇蠢動之類，皆能報恩。豈曰人臣，曾無感激。自逆胡作亂，傾覆邦家，凡在黎元，皆含怨憤，殺身殉國者，不可勝數。此等黔首，猶不背國恩，受任於梟獍之間，咨謀於豺虺之輩，靜言此情，何可放宥。達奚珣等一十八人，並宜處斬；陳希烈等七人，並賜自盡；前大理卿張均，特宜免死，配流合浦郡。」是日，斬達奚珣等於子城西南隅獨柳樹，仍集百寮往觀之。

三載正月甲戌朔。戊寅，上皇御宣政殿，冊皇帝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上以徽號中有大聖二字，上表固讓，不允。乙酉，勅因亂所失庫物，先差使搜檢，如聞下吏因便擾人，其搜檢使一切並停，務令安輯。內出宮女三千人。庚寅，大閱諸軍於含元殿庭，上御棲鸞閣觀之。庚子，冊良娣張氏爲淑妃。二月癸卯朔，賊將僞淄青節度能元皓以其地請降，用爲河北招討使，并其子昱並授官爵。乙巳，上御興慶宮，奉冊上皇徽號曰太上至道聖皇天帝。丁未，御明鳳門，大赦天下，改至德三載爲乾元元年。成都、靈武扈從功臣三品已上與一子官，五品已下與一子出身，六品已下量與改轉。死王事、陷賊不受僞命而死者，並與追贈。陷賊官先推鞫者，例減罪一等。今後醫卜入仕者，同明法例處分。三月癸酉朔。甲戌，元帥楚王俶改封成王。乙亥，山南東道、河南、淮南、江南皆置節度使。辛卯，以歲饑禁酤酒，麥依常式。太史監爲司天臺，取永寧坊張守珪宅置，仍補官員六十人。夏四月癸卯，以太子少師虢王巨爲東京留守、河南尹，充京畿採訪處置使。己酉，冊淑妃張氏爲皇后。辛亥，九廟成，備法駕自長安殿迎九廟神主入新廟。甲寅，上親享九廟，遂有事於圓丘，即日還宮。翌日，御明鳳門，大赦天下。戊辰，上進鍊石英金竈於興慶宮。五月壬申朔，迴紇、黑衣大食各遣使朝貢，至閣門爭長，詔其使合從左右門入。壬午，詔：「近緣狂寇亂常，諸道分置節度，並總管內徵發，文牒往來，仍加採訪，轉滋煩擾。其諸道先置採訪、黜陟二使宜停。」癸未夜，月掩心前星。戊子，以河南節度、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鎬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本州防禦使，以禮部尚書崔光遠爲河南節度。庚寅，立成王俶爲皇太子。以荊州長史季廣琛赴河南行營，會計討賊於河北。己未，中書令崔圓爲太子少師，刑部尚書、同平章事李麟爲太子少傅，並罷知政事。以太常少卿、知禮儀事王璵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申，燉煌王承寀薨。六月辛丑朔，吐火羅、康國遣使朝貢。己酉，初置太一神壇於圓丘東，是日命宰相王璵攝行祠事。癸丑夜，月入南斗魁。戊午，諸三司所推劾受賊僞官等，恩澤頻加，科條遞減，原其事狀，稍近平人，所推問者並宜釋放。秋七月辛未朔，吐火羅葉護烏利多并九國首領來朝，助國討賊，上令赴朔方行營。丙戌，初鑄新錢，文曰「乾元重寶」，用一當十，與開元通寶同行用。丁亥，制上皇第二女寧國公主出降迴紇英武威遠毗伽可汗。八月壬寅，以青徐等五州節度使季廣琛兼許州刺史、河

南節度使崔光遠兼汴州刺史以青州刺史許叔冀兼滑州刺史充青滑六州節度使甲辰上皇誕節上皇宴百官於金明門樓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河東節度使李光弼關內節度使王思禮來朝加子儀中書令光弼侍中思禮兵部尚書餘如故九月庚午朔右羽林大將軍趙泚爲蒲州刺史蒲同虢三州節度使貝州刺史能元皓爲齊州刺史齊兗鄆等州防禦使庚寅大舉討安慶緒於相州命朔方節度郭子儀河東節度李光弼關內潞州節度使王思禮淮西襄陽節度魯炅與平節度李奐滑濮節度許叔冀平盧兵馬使董秦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鄭蔡節度使季廣琛等九節度之師步騎二十萬以開府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癸巳廣州奏大食國波斯國兵衆攻城刺史韋利見棄城而遁十月乙未以鳳翔尹李齊物爲刑部尚書以濮州刺史張方須爲廣州都督五府節度使郭子儀奏破賊十萬於衛州獲安慶緒弟慶和進收衛州甲寅上皇幸華清宮上送於灞上許叔冀奏衛州婦人侯四娘滑州婦人唐四娘某州婦人王二娘相與歃血請赴行營討賊皆補果毅壬申王思禮破賊二萬於相州十一月丁丑郭子儀收魏州得僞署刺史蕭華於州獄詔復以華爲刺史是日上皇至自華清宮上迎於灞上上自控上皇馬轡百餘步詔止之乃已十二月癸卯以河南節度崔光遠爲魏州刺史遣蕭華赴相州行營甲辰以昇州刺史韋黃裳爲蘇州刺史浙西節度使庚戌以戶部尚書李峘充淮南浙西觀察使處置節度使丙寅立春上御宣政殿讀時令常參官五品已上升殿序坐而聽之時王師圍相州慶緒食盡求於史思明率衆來援丁卯思明復陷魏州刺史崔光遠出奔

二年春正月己巳朔上御含元殿受尊號曰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是日史思明自稱燕王於魏州僭立年號丁丑上親祀九宮貴神齋宿於壇所戊寅有事於籍田上行九推禮官奏太過上曰朕勸農率下所恨不終千畝耳癸未夜月掩歲星乙丑以御史中丞崔寓爲都統浙江淮南節度處置使丙申開府儀同三司衛尉卿懷州北庭行營節度使虢國公李嗣業卒于相州行營庚子以太子少師崔圓充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二月壬子望月蝕旣百官請加皇后張氏尊號曰翊聖上以月蝕陰德不修而止貶東京留守嗣虢王巨以陝州刺史訢政也丙辰月犯心大星壬戌遣侍中苗晉卿王璵分錄囚徒三月丁卯朔己巳皇后祀先蠶於苑中壬申相州行營郭子儀等與賊史思明戰王師不利九節度兵潰子儀斷河陽橋以餘衆保東京辛卯以衛尉卿荔非元禮爲懷州刺史權鎭西北庭行營節度使以滑州刺史許叔冀充滑汴曹宋等州節度使以鄆州刺史尙衡爲徐州刺史充亳潁等州節度使甲午以兵部侍郎呂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太子賓客薛景仙爲鳳翔尹本府防禦使乙未侍中苗晉卿爲太子太傅平章事王璵爲刑部尚書並罷知政事以京兆尹李峴爲吏部尚書禮部侍郎李揆爲中書侍郎與戶部侍郎第五琦等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申以郭子儀爲東畿山東河南等道節度防禦兵馬元帥權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以河西節度副使來瑱爲陝州刺史充虢華節度潼關防禦團練等使四月丁酉朔王思禮奏於潞城縣東直千嶺破賊萬人壬寅詔以寇孽未平務懷撙抑自今以後朕常膳及服御等物並從節減諸作坊造坊並停比緣軍國務殷或宣口勑處分今後非正宣並不得行用中外諸務各歸有司英武軍及六軍諸使比因論競便行追擒今後須經臺府如處斷不平具狀聞奏自文武五品已上正官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人任自封進兩省官十日一上封事御史臺欲彈事不須進狀仍服豸冠殘妖未殄國步猶艱共體至公以康庶政朕推誠御物與衆共之思與蒼生臻夫至道宜示中外知朕意焉甲辰以鄧州刺史魯炅爲鄭州刺史充陳鄭潁亳節度使以徐州刺史尙衡爲青州刺史充青淄密登萊沂海等州節度使以商州刺史與平軍節度李奐兼豫許汝等州節度使乙巳第五琦依舊判度支租庸等使史思明僭號於魏州貶李廣琛宣州刺史崔光遠爲太子少保癸亥以久旱徙市雩祈雨五月辛巳貶宰相李峴蜀州刺史丁亥上御宣政殿試文經邦國等四科舉人乃以汝州刺史劉展爲滑州刺史以平盧軍節度都知兵馬使董秦爲濮州刺史六月乙未朔以右僕射裴冕爲御史大夫成都尹持節充劍南節度副大使本道觀察使以邠州刺史房琯爲太子賓客以饒州刺史顏眞卿爲昇州刺史充浙江西道節

度使己巳以明州刺史呂延之為越州刺史充浙江東道節度使以右羽林大將軍彭元曜為鄭州刺史充陳鄭申光壽等州節度使秋七月乙丑朔以禮部尚書韋陟充東京留守太子少傅兗國公李嶧卒辛巳制以趙王係為天下兵馬元帥司空兼侍中李光弼為副丁亥以兵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潞沁節度霍國公王思禮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刑部尚書王璵為蒲州刺史充蒲同絳三州節度使八月乙亥襄州偏將康楚元逐刺史王政據城自守丙辰寧國公主自迴紇還宮副元帥李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河北節度等使九月甲午襄州賊張嘉延襲破荊州澧朗復郢硤歸等州官吏皆弃城奔竄戊辰新鑄大錢文如乾元重寶而重其輪用一當五十以二十二斤成貫丁亥以太子少保崔光遠充荊襄等州招討使右羽林大將軍王仲昇充申安沔等州節度使右羽林將軍李抱真為鄭州刺史鄭陳穎亳四州節度使庚寅逆胡史思明陷洛陽副元帥李光弼守河陽汝鄭滑等州陷賊冬十月丁酉制親征史思明竟不行乙巳李光弼奏破賊於城下壬戌宰相呂諲起復依前平章事十一月甲子朔商州刺史韋倫破康楚元荊襄平庚午戶部侍郎同平章事第五琦貶忠州長史御史大夫賀蘭進明貶秦州司馬十二月癸巳朔神策將軍衛伯玉破賊於陝東礓子坂甲寅以御史大夫史翽為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三年春正月癸亥朔辛巳李光弼進位太尉兼中書令餘如故以杭州刺史侯令儀為昇州刺史充浙江西道節度兼江寧軍使戊子以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兼邠寧鄜坊兩道節度使二月癸巳朔以右丞崔寓為蒲州刺史充蒲同晉絳等州節度使庚戌第五琦除名長流夷州癸丑以太子少保崔光遠為鳳翔尹秦隴節度使三月壬申以京兆尹李若幽為成都尹劍南節度使甲申以蒲州為河中府其州縣官吏所置同京兆河南二府四月甲午李光弼奏破賊於懷州河陽甲辰以禮部尚書東京留守韋陟為吏部尚書太子賓客房琯為禮部尚書以太子賓客平章事張鎬為左散騎常侍太子賓客崔渙為大理卿是歲饑米斗至一千五百文戊申襄州軍亂殺節度使史翽部將張維瑾據州叛丁巳夜彗出東方在婁胃間長四尺許戊午以右丞蕭華為河中尹兼御史中丞充同晉絳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己未以陝州刺史來瑱為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襄鄧等十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庚申以右羽林大將軍郭英乂為陝州刺史陝西節度潼關防禦等使閏四月辛酉朔彗出西方其長數丈壬戌以禮部尚書房琯為晉州刺史甲子制彭王僅充河西節度大使兗王僩北庭節度大使涇王侹隴右節度大使杞王倕陝西節度大使興王佋鳳翔節度大使蜀王傀邠寧節度大使並不出閤丁卯太原尹王思禮進位司空甲戌天下兵馬元帥趙王係改封越王己卯以星文變異上御明鳳門大赦天下改乾元為上元追封周太公望為武成王依文宣王例置廟時大霧自四月雨至閏月末不止米價翔貴人相食餓死者委骸于路壬午以刑部尚書王璵為太常卿右散騎常侍韓擇木為禮部尚書五月庚寅朔丙午以太子太傅韓國公苗晉卿為侍中壬子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呂諲為太子賓客罷知政事癸丑以河南尹劉晏為戶部侍郎勾當度支鑄錢鹽鐵等使是夜月掩昴六月乙丑詔先鑄重稜錢一當五十宜減當三十文開元一當十七月己丑朔丁未上皇自興慶宮移居西內丙辰開府高力士配流巫州內侍王承恩流播州魏悅流溱州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致仕丙辰御史大夫崔器卒八月辛未吏部尚書韋陟卒丁丑以太子賓客呂諲為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澧朗硤忠五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己卯以將作監王昂為河中尹本府晉絳等州節度使丁亥贈故興王佋為恭懿太子九月甲午以荊州為南都州曰江陵府官吏制置同京兆其蜀郡先為南京宜復為蜀郡十月壬申以廬州刺史趙良弼為越州刺史充浙江東道節度使青州刺史殷仲卿為淄州刺史淄沂滄德棣等州節度使甲申以兵部侍郎尚衡為青州刺史青登等州節度使十一月乙巳李光弼奏收懷州宋州刺史劉展赴鎮揚州揚州長史鄧景山以兵拒之為展所敗展進陷揚潤昇等州十二月庚辰以右羽林軍大將軍李鼎為鳳翔尹興鳳隴等州節度使癸未夜歲星掩房

二年春正月丁亥朔辛卯溫州刺史季廣琛為宣州刺史充浙江西道節度使

甲午上不康皇后張氏刺血寫佛經甲寅詔府縣御史臺大理疏理繫囚死罪
降從流流已下並釋放乙卯平盧軍兵馬使田神功生擒劉展揚潤平二月己
未党項寇寶雞入散關陷鳳州殺刺史蕭愃鳳翔李鼎邀擊之癸亥以鳳翔尹
崔光遠爲成都尹劍南節度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等使以太子詹事趙國公崔
圓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觀察等使辛未夜月有蝕之既戊寅李光
弼率河陽之軍五萬與史思明之衆戰於北邙官軍敗績光弼僕固懷恩走保
聞喜魚朝恩衛伯玉走保陝州河陽懷州共陷賊京師戒嚴癸未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三品李揆貶爲袁州長史以前河中尹蕭華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兼修國史三月甲子史朝義率衆夜襲我陝州衛伯玉
逆擊敗之戊戌史思明爲其子朝義所殺李光弼以失律讓太尉中書令許之
授侍中河中尹晉絳等州節度觀察使夏四月乙亥朔嗣岐王珍得罪廢爲庶
人於溱州安置連坐竇如玢崔昌處斬駙馬都尉楊洄薛履謙賜自盡左散騎
常侍張鎬貶辰州司戶長任己未以吏部侍郎裴遵慶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青州刺史尙衡兗州刺史能元皓並奏破賊壬午梓州刺史段子璋
叛襲破遂州殺刺史嗣虢王巨東川節度使李奐戰敗奔成都五月甲午思明
僞將滑州刺史令狐彰以滑州歸朝授彰御史中丞依前滑州刺史滑魏德貝
相六州節度使乙未劍南節度使崔光遠率師與李奐擊敗段子璋於綿州擒
子璋殺之綿州平李光弼來朝進位太尉兼侍中充河南副元帥都統河南淮
南山南東道五道行營節度鎭臨淮北京留守守司空太原尹河東節度副大
使霍國公王思禮卒辛丑以鴻臚卿趙國公管崇嗣爲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充
北京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壬子太子少傅宗正卿李齊物卒六月癸丑朔己
卯以鳳翔尹李鼎爲鄯州刺史隴右節度營田等使秋七月癸未朔日有蝕之
既大星皆見甲辰延英殿御座梁上生玉芝一莖三花上製玉靈芝詩八月癸
丑朔以中官李輔國守兵部尚書於尚書省上命宰臣百官送之酣宴竟日自
七月霖雨至是方止廨宇多壞溺魚道中辛巳以殿中監李若幽爲戶部尚書
充朔方鎭西北庭陳鄭等州節度使鎭絳州賜名國楨九月壬午朔壬辰以太
子賓客集賢殿學士昌黎伯韓擇木爲禮部尚書壬寅制朕獲守丕業敢忘謙
冲欲垂範而自我亦去華而就實其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等尊崇之稱何
德以當之欽若昊天定時成歲春秋五始義在體元惟以紀年更無潤色至于
漢武飾以浮華非前王之茂典豈承代而作則自今已後朕號唯稱皇帝其年
號但稱元年去上元之號其以今北庭潞儀陳等州行營本管節度觀察等事
移鎭絳州壬申嗣寧王棣薨癸酉河南副元帥李光弼破賊於許州城下收復
許州建辰月庚辰朔壬午詔天下見禁繫囚無輕重一切釋放丙戌夜月有白
冠癸巳以襄州刺史來瑱爲安州刺史充淮西申安蘄黃沔等十六州節度使
甲午党項奴剌寇梁州刺史李勉棄郡走丙申党項寇奉天上不康百寮於佛
寺齋僧丁未詔左降官流人一切放還戊申中書侍郎平章事徐國公蕭華爲
禮部尚書罷知政事以尚書戶部侍郎元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禮部尚書
韓擇木爲太子太保建巳月庚戌朔壬子楚州刺史崔侁獻定國寶玉十三枚
一曰玄黃天符如笏長八寸闊三寸上圓下方近圓有孔黃玉也二曰玉雞毛
文悉備白玉也三曰穀璧白玉也徑可五六寸其文粟粒無雕鐫之迹四曰西
王母白環二枚白玉也徑六七寸五曰碧色寶圓而有光六曰如意寶珠形圓
如雞卵光如月七曰紅靺鞨大如巨栗赤如櫻桃八曰琅玕珠二枚長一寸二
分九曰玉玦形如玉環四分缺一十曰玉印大如半手斜長理如鹿形陷人印
中以印物則鹿形著焉十一曰皇后採桑鉤長五六寸細如筯屈其末似真金
又似銀十二曰雷公石斧長四寸闊二寸無孔細緻如青玉十三寶置于日中
皆白氣連天侁表云楚州寺尼真如者恍惚上昇見天帝帝授以十三寶曰中
國有災宜以第二寶鎭之甲寅太上至道聖皇天帝崩於西內神龍殿上自仲
春不豫聞上皇登遐不勝哀悸因茲大漸乙丑詔皇太子監國又曰上天降寶
獻自楚州因以體元叶乎五紀其元年宜改爲寶應建巳月爲四月餘月並依
常數仍依舊以正月一日爲歲首丁卯宣遺詔是日上崩于長生殿年五十二
羣臣上謚曰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廟號肅宗寶應二年三月庚午葬于
建陵

史臣曰。臣每讀詩至許穆夫人閔宗國之顛覆。周大夫傷宮室之黍離。其辭情於邑。賦諭勤懇。未嘗不廢書興歎。及觀天寶失馭。流離奔播。又甚於詩人之於邑也。當其戎羯負恩。奄爲豨突。豺豕遽興於轂下。胡越寧慮於舟中。借人之戈持之反刺。變生於不意也。所幸太王去國。豳人不忘於周君。新莽據圖。黔首仍思於漢德。是以宣皇帝纂六聖之遺業。因百姓之樂推。號令朔方。旬日而車徒雲合。旋師右輔。朞月而關隴砥平。故兩都再復於鑾輿。九廟復歆於黍稷。觀其迎上皇於蜀道。陳拜慶於望賢。父子於是感傷。行路爲之隕涕。昔太公迎子。或從家令之言。而西伯事親。廓是寢門之問。曾參孝已。足以擬倫。然而道屈知幾。志微遠略。殘妖未殄。宜先恢復之謀。餘燼纔收。何暇昇平之禮。方聽王璵伏奏。輔國贊成。紺轅躬籍于春郊。翠幰先蠶於繭館。或御殿曉宣時令。或登壇宿禮貴神。禮即宜然。時何暇給。鐘簴未移於郟鄏。恩明已昭於洛陽。是知祝史噍人。安能及遠。猶賴大臣宣力。諸將効忠。旄頭終隕於三川。杲日重明於六合。比平王之還洛。我則英雄。論元帝之渡江。彼誠幺麼。寧親復國。藹迺休哉。

贊曰。犬羊犯順。鑾輅播遷。兇徒竟斃。景祚重延。星馳蜀道。雨泣望賢。孝宣之謚。誰曰不然。

舊唐書卷十

舊唐書卷十考證

肅宗本紀景雲二年乙亥生○二年下不係以月。闕文。

己亥至安定郡。新平太守薛羽保定太守徐瑴。以其棄郡也○安定新書地理志作保定。保定舊書地理志作安定。

至德二載五月。詔追贈故妃楊氏爲元獻皇太后。上母也○臣德潛按玄宗釋位。稱肅宗當云皇后。不當云皇太后。

三載夏四月。冊淑妃張氏爲皇后○新書在三月戊寅。綱目亦在三月。

乾元三年閏四月。制蜀王偀邠寧節度大使○沈炳震曰。肅宗諸子無名偀封蜀王者。疑召王偲之譌。

十月。青州刺史殷仲卿爲淄州刺史淄沂滄德棣等州節度使○沈炳震曰。新書方鎮表淄沂節度使在上元二年置。不應先見于此。

上元二年九月。制自今已後。朕號惟稱皇帝。其年號但稱元年。去上元之號。其以今○臣德潛按其以今下疑闕文。闕以十一月建子爲歲首。詔(明年仍以建寅月爲歲首)及十二月建丑。并明年寶應元年建寅月事。

北庭潞儀澤等州行營本管節度觀察等事移鎮絳州○臣德潛按此寶應元年建卯月文也。上闕庚午郭子儀知朔方河中凡十字。照新書添入北庭字上。則成文矣。

舊唐書卷十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本紀第十一

代宗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諱豫肅宗長子母曰章敬皇太后吳氏以開元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生于東都上陽宮初名俶年十五封廣平王玄宗諸孫百餘上爲嫡皇孫宇量弘深寬而能斷喜慍不形於色仁孝溫恭動必由禮幼而好學尤專禮易玄宗鍾愛之祿山之亂京城陷賊從肅宗蒐兵靈武以上爲天下兵馬元帥時朝廷草創兵募寡弱上推心示信招懷流散比至彭原兵衆數萬及肅宗迴幸鳳翔時房琯郭子儀繼戰不利賊鋒方銳屢來寇襲上選求勇幹頻挫其鋒聖慮遑寧士心大振及師進討百官辭送步出闕門方始乘馬迴紇葉護王子率兵入助勇冠諸蕃上接以優恩結爲兄弟故香積之戰賊徒大敗遂委西京而遁雖子儀嗣業之奮命由上恩信結於士心故人思自效既收京城令行禁止民庶按堵秋毫不犯耆老歡迎對之歔欷聞賊殘衆猶保陝郊即日長驅東越殽洛新店之役一戰大捷慶緒之黨十殲七八數旬之間河南底定兩都恢復二聖迴鑾統率之功推而不受肅宗還京大赦改封楚王乾元元年三月改封成王四月庚寅立爲皇太子改名豫上元末年兩宮不豫太子往來侍疾躬嘗藥膳衣不解帶者久之及承監國之命流涕從之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大漸所幸張皇后無子后懼上功高難制陰引越王係於宮中將圖廢立乙丑皇后矯詔召太子中官李輔國程元振素知之乃勒兵於凌霄門俟太子至即衛從太子入飛龍廄以俟其變是夕勒兵於三殿收捕越王係及內官朱光輝馬英俊等禁錮之幽皇后於別殿丁卯肅宗崩元振等始迎上於九仙門見羣臣行監國之禮己巳即皇帝位於柩前甲戌詔國之大事戎馬爲先朝有舊章親賢是屬故求諸必當用制於中權存乎至公豈懋於內舉特進奉節郡王适可天下兵馬元帥乙亥以兵部尚書判元帥行軍閑廄等使李輔國進號尚父飛龍閑廄副使程元振爲右監門將軍流宦官朱光輝啖庭瑤陳仙甫等於黔中五月己卯朔以李輔國爲司空兼中書令餘如故辛卯制曰三年之喪天下達禮苟或變革何以教人朕遘此閔凶攀號罔極公卿固請俾聽朝務斬蔴縗絰痛貫心靈豈可便議公除遂移諒闇昨見所司儀注今月十三日大祥十五日從吉仰遵遺制又欲抑予窮惟哀思深謂未可其百寮並以此釋服朕將遵武丁之道素冠之詩恭默再周不忍權奪凡庶在位宜悉哀懷宰臣苗晉卿等三十表請依遺制方聽政丙戌嗣魯王宇改封鄭王奉節郡王适進封魯王李光弼進封臨淮王貶禮部尚書蕭華爲陝州司馬改行乾元錢重稜小錢一當二重稜大錢一當三丙申以戶部侍郎元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度支轉運使改乾元大小錢並一當一丁酉御丹鳳樓大赦子儀光弼李光進諸道節度使並加實封四月十七日立功人並號寶應功臣內外文武官三品已上進爵四品已下加階諸州防禦使並停內外官三考一轉益昌郡王邈進封鄭王延慶郡王迥進封韓王故庶人皇后王氏故庶人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並宜復封號棣王琰永王璘並與昭雪建昌王追封齊王崇恩王追封衛王靈昌王追封鄆王壬寅以來瑱復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六月己酉朔百寮臨于西宮上不視朝自是每朔望皆如之迄于山陵凡人臣有事辭見先臨西宮然後詣朝改豫州爲蔡州避上名也侍中苗晉卿以老疾請三日一入中書從之己未罷尚父李輔國判元帥行軍及兵部尚書閑廄等使輔國請遜位辛酉以輔國爲博陵王罷中書令許朝朔望壬申以通州刺史劉晏爲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充度支轉運鹽鐵諸道鑄錢等使秋七月己卯朔辛巳觀軍容使魚朝恩封馮翊郡開國公宦官程元振爲鎮軍大將軍保定郡開國公乙酉襄州刺史裴莪長流費州賜死於藍田驛庚寅詔不許匭使閱投匭人文狀賜道州司馬敬羽自盡來瑱自襄州來朝郭子儀自河中來朝八月己酉朔自七月不雨至此月癸丑方雨庚午夜西北有赤光亘天貫紫微漸移東北彌漫半天貶太子少傅李遵爲袁州刺史台州賊袁晁陷台州連陷浙東州縣九月丁丑朔魯王适改封雍王以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如故程元振進封邠國公丙申右僕射山陵使裴冕貶施州刺史戊

戌迴紇登里可汗率衆來助國討逆令御史大夫尙衡宣慰之甲午太州至陝州二百餘里黃河淸澄澈見底甲午祕書監韓穎中書舍人劉烜配流嶺表尋賜死坐狎昵李輔國也冬十月辛酉詔天下兵馬元帥雍王統河東朔方及諸道行營迴紇等兵十餘萬討史朝義會軍於陝州加朔方行營節度使大寧郡王僕固懷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卯夜盜殺李輔國於其第竊首而去戊辰元帥雍王率諸軍進發留郭英乂魚朝恩鎭陝州壬申王師次洛陽北郊甲戌戰于橫水賊大敗俘斬六萬計史朝義奔冀州乙亥雍王奏收東京河陽汴鄭滑相魏等州乙酉陝西節度使郭英乂權知東京留守丁酉僞恆州節度使張忠志以趙定深恆易五州歸順以忠志檢校禮部尙書恆州刺史充成德軍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寶臣於是河北州郡悉平賊范陽尹李懷仙斬史朝義首來獻請降十二月庚戌太子太師邠國公韋見素薨辛未僕固懷恩爲尙書左僕射兼中書令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河北副元帥邛州新置鎭南軍是歲江東大疫死者過半吐蕃陷我臨洮秦成渭等州

二年春正月丁亥朔甲午戶部尙書兼御史大夫都統淮南節度觀察等使越國公李峘卒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京兆尹劉晏爲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度支諸使如故壬寅制開府儀同三司行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山東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潁國公來瑱削在身官爵長流播州尋賜死于路閏月戊申以史朝義下降將李寶臣爲檢校禮部尙書兼御史大夫恆州刺史淸河郡王充成德軍節度使薛嵩爲檢校刑部尙書相州刺史相衛等州節度使李懷仙檢校兵部尙書兼侍中武威郡王幽州節度使田承嗣檢校戶部尙書魏州刺史鴈門郡王魏博等州都防禦使二月甲午迴紇登里可汗辭歸蕃三月甲辰朔襄州右兵馬使梁崇義殺大將李昭據城自固乃授崇義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丁未袁傪破袁晁之衆於浙東玄宗肅宗歸祔山陵自三月一日廢朝至於晦日百寮素服詣延英門通名起居四月戊寅朔太州依舊爲華州太陰縣爲華陰縣庚辰河南副元帥李光弼奏生擒袁晁浙東州縣盡平辛巳羣臣請上尊號五月癸卯朔丙寅尙書省試制舉人命左右丞侍郎對試賜食如舊儀太常卿杜鴻漸奏婚葬合給鹵簿望於國立大功及二等已上親則給餘不在給限從之六月癸酉朔癸未以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檢校司空封武威郡王河中節度使王昂檢校刑部尙書封邵國公同華節度使李懷讓檢校工部尙書同日入省宰相送上甲申以前淮西節度使王仲昇爲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六軍將軍兼大夫自仲昇始也甲午觀軍容使魚朝恩自陝州入朝上御達禮門命公卿百寮觀兵馬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自殺爲程元振所構秋七月壬寅朔戊申羣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武皇帝御含元殿受冊壬子御宣政殿宣制改元曰廣德大赦天下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安祿山史思明親族應在諸道一切原免不問民戶三丁免一丁庸租稅依舊每畝二升男子二十成丁五十八老元帥雍王兼尙書令河北副元帥僕固懷恩加太保迴紇登里可汗進徽號功臣皆賜鐵券藏名太廟畫像凌烟閣刺史縣令自今後改轉刺史以三年爲限縣令四年爲限員外及攝試不得釐務丁巳僕固瑒兼御史大夫充朔方行營節度是月吐蕃大寇河隴陷我秦成渭三州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等州盜有隴右之地八月以荊南節度使李峴爲宗正卿九月壬戌朔僕固懷恩拒命於汾州遣宰臣裴遵慶往宣撫之己丑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因爲吐蕃鄕導冬十月庚午朔辛未高暉引吐蕃犯京畿寇奉天武功盩厔等縣蕃軍自司竹園渡渭循南山而東丙子駕幸陝州上出苑門射生將王獻忠率四百騎叛脅豐王已下十王歸京從官多由南山諸谷赴行在郭子儀收合散卒屯於商州丁丑次華州官吏藏竄無復儲擬會魚朝恩領神策軍自陝來迎駕乃幸朝恩軍戊寅吐蕃入京師立廣武王承宏爲帝仍逼前翰林學士李可封爲制封拜辛巳車駕至陝州子儀在商州會六軍使張知節烏崇福長孫全緒等率兵繼至軍威遂振舊將王甫誘聚京城惡少齊擊街鼓於朱雀街蕃軍震懾狼狽奔潰庚寅子儀收京城壬辰以宰臣元載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京兆尹兼吏部侍郎嚴武爲黃門侍郎鄜州刺史第五琦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癸巳以郭子儀爲京留守高暉聞吐蕃潰以三百騎東奔至潼關爲關守李伯越所殺十一月辛丑朔太常博士柳

伉上疏以蕃寇犯京師罪由程元振請斬之以謝天下上甚嘉納以元振有保護之功削在身官爵放歸田里十二月甲辰宦官市舶使呂太一逐廣南節度使張體縱下大掠廣州丁亥車駕發陝郡還京辛卯鄂州大風火發江中焚船三千艘焚居人廬舍二千家甲午上至自陝州乙未以侍中苗晉卿爲太保黃門侍郎同平章事裴遵慶爲太子少傅並罷知政事宗正卿梁國公李峴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申放廣武王承宏于華州一切不問丁酉朔方行營節度使僕固瑒爲帳下梟首來獻懷恩聞瑒死燒營遁入吐蕃朝臣稱賀上不悅曰朕之涼德倍不及人致勳臣顛覆用增愧恧何至賀焉程元振自三原縣衣婦人服入京城京兆府擒之以聞乃下御史臺鞫問吐蕃陷松州維州雲山城籠城

二年春正月己亥朔壬寅御史臺以程元振獄狀聞配流溱州既行追念舊勳特矜退裔令於江陵府安置甲辰復置京畿觀察使以御史中丞領之癸卯尙書右丞顏眞卿爲刑部尙書兼御史大夫充朔方宣慰使癸亥吏部尙書同平章事度支轉運使劉晏爲太子賓客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李峴爲太子詹事並罷知政事以前右散騎常侍王縉爲黃門侍郎太常卿杜鴻漸爲兵部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度支使以戶部侍郎第五琦專判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鑄錢等使甲子元帥尙書令雍王三上章讓皇太子第五琦奏諸道置常平倉使司量置本錢和糴許之丁卯司徒兼中書令郭子儀充河東副元帥河中等處觀察兼雲州大都督單于鎭北大都護二月己巳朔冊天下兵馬元帥尙書令雍王适爲皇太子癸酉上親薦獻大清宮太廟乙亥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即日還宮戊寅以澧州刺史裴冕爲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充東都河南江南淮南轉運使己未第五琦開決汴河五月丁酉朔戊午勑中書門下兩省加置散騎常侍四員官爲正三品庚申罷歲貢孝悌力田童子等科甲子禁鈿作珠翠等委所司切加捉搦癸未制太保兼中書令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單于鎭北副大都護充朔方節度關內度支營田鹽池押諸蕃部落副大使知節度事六城水運使河北副元帥上柱國大寧郡王僕固懷恩先任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單于鎭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宜並停其太保兼尙書令大寧郡王如故七月己酉朔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臨淮王李光弼薨於徐州廢朝三日判度支第五琦兼京兆尹御史大夫八月丁卯宰臣王縉爲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淮南山南東道節度行營事進封太原郡公固讓侍郎從之宰相杜鴻漸判門下省事癸巳王縉兼領東京留守九月乙未朔丙申詔徵河中兵討吐蕃將發是夜軍衆諠譟劫節度使崔寓家財及民家財產殆盡皆重裝而行吏不能禁自七月大雨未止京城米斗値一千文蝗食田丙午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檢校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原尹北京留守己酉江南西道觀察洪州刺史張鎬卒辛亥河東副元帥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子儀加太尉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已東通和吐蕃及朔方招撫使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進位司徒充南道通和吐蕃使鳳翔秦隴臨洮東觀察使子儀三表懇讓太尉許之己未劍南節度嚴武攻拔吐蕃當狗城破蕃軍七萬尙書左丞楊綰知東京選禮部侍郎賈至知東都舉兩都分舉選自此始也辛酉以太子詹事李峴爲吏部尙書兼御史大夫知江南東西及福建道選事幷觀農宣慰使仍命洪州刺史李勉副知選事是秋蝗食田殆盡關輔尤甚米斗千錢冬十月丙寅僕固懷恩引吐蕃二萬寇邠州節度使白孝德閉城拒守丁卯寇奉天京師戒嚴先鋒郭晞斬賊營於邠州西俘斬數百計子儀屯涇陽蕃軍挑戰子儀不出甲申河南尹蘇震卒劍南嚴武奏收吐蕃鹽井城十一月乙未懷恩與蕃軍自潰京師解嚴丁未子儀自涇陽入覲詔宰臣百寮迎之於開遠門上御安福寺待之十二月乙丑加子儀關內河中副元帥兼尙書令吏部侍郎楊璀爲左散騎常侍河中尹子儀三表讓尙書令詞情懇切優詔從之丁卯夜星流如雨戊辰子儀於都省領副元帥事宰臣百寮送仍令射生五百騎戎服自光範門送至省門右僕射郭英乂以樂迎之是日便赴奉天是歲戶部計帳管戶二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五口一千六百九十二萬三百八十六

永泰元年春正月癸巳朔制曰叶五紀者建號以體元授四時者布和而順氣天心可見人欲是從爰立大中之道式受惟新之命朕嗣膺下武獲主萬方顧

以薄德。秉茲艱運。戎虜間釁。今已十年。欲至策勳。惟凶渠之授首。勞師黷武。豈人主之用心。軍役屢興。干戈未戢。茫茫士庶。斃于鋒鏑。皇穹以朕為子。蒼生以朕為父。至德不能被物。精誠不能動天。俾我生靈。淪於溝壑。非朕之咎。孰之過歟。朕所以馭朽懸旌。坐而待曙。勞懷罪己之念。延想安人之策。亦惟羣公卿士。百辟庶寮。咸聽朕命。協宣乃力。履清白之道。遵淳素之風。率是黎元。歸于仁壽。君臣一德。何以尚茲。迺者刑政不修。惠化未洽。既盡財力。頁多抵犯。靜惟哀矜。實軫于懷。今將大振綱維。益明懲勸。舉改元之典。弘敷在宥之澤。可大赦天下。改廣德三年為永泰元年。是日雪盈尺。戊申。澤潞李抱玉兼鳳翔隴右節度使。兼南道通和吐蕃。鳳翔秦隴臨洮已東觀察處置等使。仍命四鎮行營節度使馬璘為副。和吐蕃使。癸丑。罷岐州之鳳翔縣。併入天興縣。乙卯。左散騎常侍高適卒。戊午。劍南節度使嚴武加檢校吏部尚書。山南節度使張獻誠加檢校工部尚書。以前太子少保王璵為太子少師。前袁州刺史李遵為太子少保。聽朝朔望。二月甲子夜。雷霆震擊。丁丑。內出宮女千人。品官六百人守洛陽宮。戊寅。党項羌寇富平。焚定陵寢殿。庚辰。儀王璲薨。諸陵署復隸太常寺。戊子。河西党項永定等十二州部落內屬。請置宜芳等十五州。許之。三月壬辰朔。詔左僕射裴冕。右僕射郭英乂。太子少傅裴遵慶。檢校太子少保白志貞。太子詹事臧希讓。左散騎常侍暢璀。檢校刑部尚書王昂。高昇。檢校工部尚書崔渙。吏部侍郎李季卿。王延昌。禮部侍郎賈至。涇王傅吳令瑤等十三人。並集賢院待詔。上以勳臣罷節制者。京師無職事。乃合於禁門書院。間以文儒公卿寵之也。仍特給飧本錢三千貫。庚子夜。降霜。木有冰。歲饑。米斗千錢。諸穀皆貴。丙午。鳳翔李抱玉讓司徒。從之。授左僕射同平章事。庚戌。吐蕃請和。詔宰臣元載杜鴻漸與蕃使同盟于興唐寺。辛亥。大風拔木。是春大旱。京師米貴。斛至萬錢。夏四月己巳。乃雨。戊子。太保致仕苗晉卿薨。庚寅。劍南節度使檢校吏部尚書嚴武卒。五月癸丑。以尚書右僕射定襄郡王郭英乂為成都尹。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是月。麥稔。判度支第五琦奏請十畝稅一畝。效古什一而徵。從之。六月癸亥。吏部尚書李峴南選。迴至江陵。貶衡州刺史。自春無雨。至此月甲申。大風而雷。代

州置代北軍。平州置柳城。析通州石鼓縣置巴渠縣。秋七月辛卯朔。淄青節度使侯希逸為副將李懷玉所逐。制以鄭王邈為平盧淄青節度大使。令懷玉權知留後事。以久旱。遣近臣分錄京城諸獄繫囚。甲午。昇平公主出降駙馬都尉郭曖。庚子。雨。時久旱。京師米斗一千四百。他穀食稱是。八月乙亥。河南道副元帥涇原節度使馬璘封扶風郡王。九月辛卯。太白經天。丁酉。僕固懷恩死于靈州之鳴沙縣。時懷恩誘吐蕃數十萬寇邠州。客將尚品息贊磨尚悉東贊等寇奉天醴泉。党項羌渾奴剌寇同州及奉天。逼鳳翔府盩厔縣。京師戒嚴。時以星變羌虜入寇。內出仁王佛經兩輿。付資聖西明二佛寺。置百尺高座講之。及奴虜寇逼京畿。方罷講。己酉。郭子儀自河中至。進屯涇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玉屯便橋。駱奉仙李伯越屯盩厔。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上親率六軍屯苑內。庚戌。下詔親征。內官魚朝恩上言請括私馬。京城男子悉皁衣團結。塞京城二門之一。士庶大駭。有踰垣鑿竇出城者。吏不能禁。自丙午至甲寅。大雨。平地水流。丁巳。吐蕃大掠京畿男女數萬計。焚廬舍而去。同華節度周智光以兵追擊于澄城。破賊萬計。冬十月己未。復講仁王經於資聖寺。吐蕃至邠州。與迴紇相遇。復合從入寇。辛酉。逼奉天。癸亥。党項攻同州。焚州民廬舍。丁丑。郭子儀說諭迴紇。令與吐蕃疑貳。庚辰。子儀先鋒將白元光合迴紇軍擊吐蕃之衆於靈臺縣之西原。斬首五萬級。俘獲人畜凡三百里不絕。辛巳。京師解嚴。壬午。僕固懷恩大將僕固名臣以千騎來降。詔稅百官錢市絹十萬。以賞迴紇。乙酉。迴紇首領胡祿都督來朝。癸卯。朔方將李迴方奏收靈武郡。丁亥。分宣饒歙戶口於秋浦縣置池州。分信州弋陽置貴溪縣。閏十月辛卯。以京兆少尹黎幹為京兆尹。丙午。封朔方大將孫守亮等九人為異姓王。李國臣等十三人為同姓王。丁亥。百寮上表。以軍興急於糧餉。請納職田以助費。從之。戊申。進封渭北節度使李光進為武威郡王。以刑部侍郎路嗣恭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關內副元帥。兼知朔方節度等使。劍南節度使郭英乂為其檢校西川兵馬使崔旰所殺。邛州柏茂林。瀘州楊子琳。劍南李昌夔。皆起兵討旰。蜀中亂。十一月。宰臣河南都統王縉請減

諸道軍資錢四十萬貫修洛陽宮從之十二月己酉勅如聞諸州承本道節度
觀察使牒科役百姓致戶口凋弊此後委轉運使察訪以聞
二年春正月丁巳朔大雪平地二尺壬申詔子孫襲實封者半租永爲常式乙
酉制治道同歸師氏爲上化人成俗必務于學俊造之士皆從此途國之貴遊
罔不受業修文行忠信之教崇祗庸孝友之德盡其師道乃謂成人然後揚于
王庭敷以政事徵之以理任之以官寘於周行莫匪邦彥樂得賢也其在玆乎
朕志承理體尤重儒術先王設教敢不虔行頃以戎狄多虞急於經略太學空
設諸生蓋寡絃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不掃上庠及此甚用閔焉今
寓縣乂寧文武並備方投戈而講藝俾釋菜以行禮使四科咸進六藝復興神
人以和風化浸美日用此道將無間然其諸道節度觀察都防禦等使朕之腹
心久鎭方面眷其子弟爲奉義方修德立身是資藝業恐干戈之後學校尙微
僻居遠方無所咨稟負經來學宜集京師其宰相朝官六軍諸將子弟欲得習
學可並補國子學生其中身雖有官欲附學讀書者亦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
選行業堪爲師範者充其學生員數所習經業供承糧料增修學館委本司條
奏以聞丙戌以戶部尙書劉晏充東都京畿河南淮南江南東西道湖南荊南
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等使以戶部侍郎第五琦充京畿關內河東劍
南西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等使至是天下財賦始分理焉二月丁亥朔釋奠
於國學賜宰臣百官飱錢五百貫於國學食壬辰鎭南都護依舊爲安南都護
府乙未貶刑部尙書顏眞卿爲峽州員外別駕以不附元載誣陷之於罪也壬
子命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杜鴻漸兼成都尹持節充山南西道劍南東川等道
副元帥仍充劍南西川節度使以平郭英乂之亂也以四鎭行營節度使馬璘
兼邠州刺史癸丑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梁州刺史張獻誠兼充劍南東川節度
觀察使邛州刺史柏茂林充邛南防禦使劍南西山兵馬使崔旰爲茂州刺史
充劍南西山防禦使從杜鴻漸請也三月辛未張獻誠與崔旰戰于梓州爲旰
所敗僅以身免夏四月辛亥詔尙書省郎中授中州刺史員外郎授下州刺史
爲定制五月丙辰稅青苗地錢使殿中侍御史韋光裔諸道稅地迴是歲得錢四
百九十萬貫自乾元己未天下用兵百官俸錢折乃議於天下地畝青苗上量
配稅錢命御史府差使徵之以充百官俸料每年據數均給之歲以爲常式六
月戊戌以淮南節度使崔圓檢校尙書右僕射自春旱此月庚子始雨丁未日
重輪其夜月重輪秋七月辛酉檢校兵部尙書衛州刺史李峴卒自六月大雨
洛水泛溢溺居人廬舍二十坊河南諸州水加荊南節度使衛伯玉檢校工
部尙書癸未太廟二室芝草生八月丁亥國子監釋奠復用牲牢上元二年詔
諸祠饗熟至是魚朝恩請復舊制壬寅以茂州刺史崔旰爲成都尹兼御史大
夫劍南西川節度行軍司馬邛南防禦使邛州刺史柏茂林爲邛南節度使從
杜鴻漸所請也癸卯太子少保裴遵慶爲吏部尙書吏部尙書崔寓爲太子少
傅甲辰以開府儀同三司右監衛大將軍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神策軍兵馬使
上柱國馮翊郡開國公魚朝恩加內侍監判國子監事充鴻臚禮賓等使進封
鄭國公辛亥以檢校禮部尙書裴士淹充禮儀使九月庚申京兆尹黎幹以京
城薪炭不給奏開漕渠自南山谷口入京城至薦福寺東街北抵景風延喜門
入苑闊八尺深一丈渠成是日上幸安福門以觀之丙子宣州刺史李佚坐贓
二十四萬貫集衆杖死籍沒其家冬十月癸未朔己丑宗正卿吳王祗奏上皇
室永泰新譜二十卷太常博士柳芳撰和蕃使楊濟與蕃使論位藏等來朝丙
申令宰臣宴論位藏於中書省十一月甲寅乾陵令於陵署得赤兔以獻丙辰
詔古者量其國用而立稅典必於經費由之重輕公田之籍可謂通制履畝而
稅斯誠弊法所期折中以便於時億兆不康君孰與足故愛人之體先以博施
富國之源必均節用朕自臨宸極比屬艱難嘗欲闡淳朴之風守沖儉之道每
念黎庶思致和平而邊事猶殷戎車屢駕軍興取給皆出邦畿九伐之師尙勤
王略千金之費重困吾人乃者遵冉有之言守周公之制什而稅一務於行古
今則編戶流亡而墾田減稅計量入之數甚倍征之法納隍之懼當宁軫懷慮
失三農憂深萬姓務從省約稍冀蠲除用申勸卹之懷以救惸嫠之弊京兆府
今年合徵八十二萬五千石數內宜減放一十七萬五千石青苗地頭錢宜三
分取一在京諸司官員久不請俸頗聞艱辛其諸州府縣官及折衝府官職田

據苗子多少，三分取一，隨處糶貨，市輕貨以送上都，納青苗錢庫，以助均給百官。甲子，日長至，上御含元殿，下制大赦天下，改永泰二年為大曆元年。十二月己亥，彗起匏瓜，其長尺餘，犯宦者星。癸卯，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專殺陝州監軍張志斌、前虢州刺史龐充，據華州謀叛。是冬無雪。

二年春正月壬子朔。丁巳，密詔關內河東副元帥郭子儀治兵討周智光。壬戌，貶智光為澧州刺史。甲子，以兵部侍郎張仲光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使，大理卿敬括為同州刺史、長春宮等使。是日，周智光帳下將斬智光并子元耀、元幹三首，傳之以獻。己巳，詔潼關置兵三千。癸酉，詔天文著象，職在於疇人；讖緯不經，蠹深於疑衆。蓋有國之禁，非私家所藏。雖裨竈明徵，子產尚推之人事；王彤必驗，景略猶寘於典刑。况動皆訛謬，率是矯誣者乎？故聖人以經籍之義，資理化之本，側言曲學，實紊大猷。去左道之亂政，俾彝倫而攸敘。自四方多故，一紀于茲，或有妄庸，輒陳休咎，假造符命，私習星曆，共肆窮鄉之辯，相傳委巷之譚，作偽多端，順非僥澤，熒惑州縣，詿誤閭閻，壞紀挾邪，莫逾於此。其玄象器物、天文圖書、七曜曆、太一雷公式等，私家不合輒有。今後天下諸州府切宜禁斷，本處分明牓示，嚴加捉搦。先藏蓄此等書者，敕到十日內送官，本處長吏集衆焚毀，限外隱藏，為人所告者，先決一百，留禁奏聞。所告人有官即與超資，注擬；無官者給賞錢五百貫，兩京委御史臺處分，各州方面勳臣洎百僚庶尹，罔不誡亮王室，嗣于朕心，無近儉人，慎乃有位，端本靜末，其誡之哉。丁丑，昇魏州為大都督府。戊寅，敕同華兩州，頃因盜據，民力凋殘，宜給復二年，一切蠲免。庚辰，禁王公、宗子、郡縣主之家不得與軍將婚姻交好，委御史臺察訪彈奏。二月壬午，幸昆明池，踏青。丙戌，封華州牙將姚懷為感義郡王，李延俊為承化郡王，以斬智光之功也。郭子儀自河中來朝。癸卯，宰臣元載、王縉、左僕射裴冕、戶部侍郎第五琦、京兆尹黎幹各出錢三十萬，置宴於子儀之第。三月辛亥夜，大風。丁巳，河中府獻玄狐。汴宋節度使田神功來朝。戊辰，貶太子少保李遵為永州司馬，坐贓也。甲戌，魚朝恩宴子儀、宰相、節度、度支使、京兆尹於私第。乙亥，子儀亦置宴于其第。戊寅，田神功宴于其第。時以子儀元臣，寇難漸平，蹈舞王化，乃置酒連宴，酒酣，皆起舞，公卿大臣列坐於席者百人。子儀、朝恩、神功一宴費至十萬貫。夏四月己亥，以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洪州刺史李冕為京兆尹，刑部侍郎魏少遊為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江西觀察團練等使。庚子，宰臣內侍魚朝恩與吐蕃同盟於唐興寺。丙午，加田神功檢校右僕射。癸酉，以工部侍郎徐浩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觀察使。六月戊戌，山南劍南副元帥杜鴻漸自蜀入朝。壬寅，荊南節度使衛伯玉封城陽郡王。癸卯，御史大夫王翊卒。秋七月戊申朔，以右散騎常侍于休烈為檢校工部尚書，知省事。時方面勳臣昇入座者，多非正員，朝命正員者，以知省事為名，以中書舍人張延賞檢校河南尹。丙寅，以劍南西川節度行軍司馬崔旰劍南節度觀察等使、遂州刺史杜濟為劍南東川節度觀察等使，以杭州刺史張伯儀為安南都護。癸酉，析遂州延唐縣置大曆縣。甲戌，酉時有白氣竟天。八月庚辰，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來朝。壬午，月入氐。丙戌，渤海朝貢。辛卯，渾衢水災。丙申，月犯畢。壬寅，太常卿、駙馬都尉姜慶初得罪賜自盡，敕陵廟署復隸宗正寺。九月戊申朔，歲星守東井。七日甲寅，吐蕃寇靈州，進寇邠州，詔子儀率師三萬自河中鎮涇陽，京師戒嚴。戊午夜，白霧起西北，竟天。子儀移鎮奉天。乙丑，晝有大流星出于午，沒于亥。命左丞李涵宣慰河北。熒惑犯南斗。辛未，靺鞨使來朝。桂州山獠陷州城，刺史李良遁去。十月戊寅，靈州奏破吐蕃二萬。京師解嚴。甲申，減京官職田三分之一，給軍糧。乙酉，醴泉出于櫟陽，飲之愈疾，迴紇党項使來朝。癸卯，上御紫宸殿，策試茂才異行、安貧樂道、孝悌力田、高蹈不仕等四科舉人。十一月庚申，改黃門侍郎依舊為門下侍郎。詔曰：春秋以九命作上公，而謂之宰臣者，三公之職。漢制，中書令出納詔命，典司樞密；侍中上殿稱制，參議政事。魏晉已還，益重其任，職有關於公府，事不係於尚書，雖陳啟沃之謀，未專宰臣之稱。所以委遇斯大，品秩非崇。至于國朝，實執其政，當左輔右弼之寄，總代天理物之名，與領百寮，陶鎔景化，豈可具瞻之地，命數不加，固當進以等威，副其僉屬。其侍中、中書令宜昇入正二品，門下中書侍郎昇入正三品。壬戌夜，月暈南北河、東井、輿鬼，久之方散。甲子，月去軒轅一尺。己丑，率百官、京城士庶出錢以助軍。壬申，京師地震，自東北來，

其聲如雷。十二月甲申。鳳翔李抱玉來朝。丁酉。太原節度使辛雲京來朝。熒惑入壁壘。戊戌。黑氣如壓竟北方。是秋。河東河南淮南浙江東西福建等道五十五州奏水災。

三年春正月丙午朔。辛亥。劍南西川罷乾州。管招武寧遠二縣。壬子夜。月掩畢。甲子。冊新羅國王金乾運母為太妃。甲戌。以工部侍郎蔣渙為尚書左丞。江西團練觀察使蘇州刺史韋元甫為尚書右丞。左丞李涵右丞賈至並為兵部侍郎。乙亥。永和公主薨。二月己卯。以常州刺史李栖筠為蘇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西團練觀察使。壬午。邠寧節度使馬璘來朝。三月乙巳朔。日有蝕之。壬申。割恆州衛唐縣置岻州。以靈壽恆陽隸之。夏四月戊寅。以山南西道節度使鄭國公張獻誠為檢校戶部尚書。以疾辭位也。右羽林將軍張獻恭為梁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兄獻誠所薦也。壬寅。滑亳節度使令狐彰加檢校工部尚書。劍南西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崔旰來朝。五月戊申。加崔旰檢校右散騎常侍。乙卯。追謚故齊王倓為承天皇帝。與信公主亡女張氏為恭順皇后。祔葬。辛酉。改桂州臨源縣為全義縣。癸酉。以左散騎常侍崔昭為京兆尹。是日地震。戊辰。以劍南西川節度使崔旰檢校工部尚書。改名寧。寧為柏茂林楊子琳所攻。寧既入朝。子琳乘虛襲據成都府。朝廷憂之。即日詔寧還成都。庚午。以邛州刺史鮮于叔明為梓州刺史。充劍南東川節度使。六月戊子。承天皇帝祔奉天皇帝廟。同殿異室。庚寅。太子少師王璵卒。壬辰。幽州節度使檢校侍中幽州大都督府長史李懷仙為麾下兵馬使朱希彩所殺。庚子。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知省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趙國公崔圓卒。閏月己酉。郭子儀加司徒。庚申。宰臣充河南副元帥王縉兼幽州節度使。以尚書 右丞韋元甫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觀察等使。丁卯。以幽州節度副使試太常卿朱希彩知幽州留後。遣兵部侍郎李涵兼御史大夫使河北宣慰。以幽州亂故也。庚午。相州薛嵩。魏州田承嗣。恆州李寶臣並加左右僕射。七月壬申。崔寧弟寬攻破楊子琳。收復成都府。是月。五星並聚於東井。占曰。中國之利也。乙亥。王縉赴鎮州。八月己未。月掩畢。辛酉。月入東井。壬戌。吐蕃十萬寇靈武。熒惑犯太微垣。丁卯。吐蕃寇邠州。京師戒嚴。戊辰。邠寧節度使馬璘破吐蕃二萬於邠州。御史大夫崔渙為稅地青苗錢使。給百官俸錢不平。詔尚書左丞蔣渙按鞫。貶崔渙為道州刺史。庚午。河東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太原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雲京卒。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幽州長史持節河南副元帥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兼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太微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兼東都留守齊國公王縉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軍節度。餘官使並如故。辛未。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山劍副元帥太清宮使崇玄館大學士杜鴻漸兼東都留守。九月壬申。郭子儀自河中移鎮奉天。歲星入輿鬼。丁丑。濟王環薨。熒惑入太微垣。壬午。吐蕃寇靈州。甲申。以尚書左丞蔣渙為華州刺史。充鎮國軍潼關防禦使。丙戌。檢校戶部尚書知省事鄭州國公張獻誠卒。丁亥。工部尚書趙國珍卒。庚寅。以前華州刺史張重光為尚書左丞。壬辰。靈州將白元光破吐蕃二萬於靈武。戊戌。靈武奏破吐蕃六萬。百寮稱賀。京師解嚴。冬十月甲寅。朔方留後靈武大都督府長史常謙光加檢校工部尚書。乙未。以京兆尹李勉為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丁卯。子儀自奉天來朝。十一月丁亥。幽州留後朱希彩為幽州長史。充幽州盧龍節度使。癸巳。加廊下百官廚料。增舊五分之一。十二月壬寅。道州刺史崔渙卒。己酉。以邠寧節度使馬璘為涇原節度。移鎮涇州。其邠寧割隸朔方軍。邠州將吏以燒馬坊為亂。兵馬使段秀實斬其兇首八人方定。

四年春正月庚午朔。甲戌。大風。乙亥。大雪。平地盈尺。甲申。日有蝕之。子儀回河中。戊子。敕有司定王公士庶每戶秋錢。分上中下三等。宗室穎州刺史李岵專殺法司。以議親。宜賜自盡。乙未。福建觀察使李承昭請徙汀州於長汀縣之白石村。從之。黑衣大食國使朝貢。二月乙巳。以瀘州刺史楊子琳為陝州刺史。乙卯。宰臣杜鴻漸讓山劍副元帥。從之。丙辰夜。地震。有聲如雷者三。辛酉。以湖南都團練觀察使衡州刺史韋之晉為潭州刺史。因是徙湖南軍於潭州。江西團練使魏少遊來朝。三月壬申。詔。夫計人而置官。度事而賦任。因時立制。損益在焉。吏足以理人。人足以奉吏。則官稱其祿。祿當其秩。然後上下相樂。公私不匱。

昔漢光武時及魏太和中並減吏員兼省鄉邑致理之道此其一隅今連歲抬戎天下凋瘵京師近甸煩苦尤重比屋流散念之惻然人寡吏多困於供費欲其蘇息不可得也設令廉恥守分以奉科條猶有祿廩之煩役使之弊而況貪猾縱欲而勤踰典章作威以虐下厚斂以潤己者乎古者縣置大夫一員足以為治奚必貳佐分掌而後治耶且京畿戶口減耗大半職員如舊何以堪之豈可以重困之人供不給之費使人不倦其在變通制事之宜式從省便其京兆府長安萬年宜各減丞一員尉兩員餘縣各減丞尉一員餘委吏部條件處分吏部尚書裴遵慶為右僕射劉晏改吏部尚書庚寅江西團練使魏少遊封趙國公丙申復置仙州夏四月壬寅陝州虞邑縣復為安邑縣虢州天平縣復為湖城縣五月丙戌京師地震辛卯以僕固懷恩女為崇徽公主嫁迴紇可汗仍令兵部侍郎李涵往冊命六月丁酉以太子詹事臧希讓檢校工部尚書充渭北節度以渭北節度李光進為太子太保辛亥昇辰州為都督府析辰巫溪錦業等州置團練觀察使秋七月己丑以澧州刺史崔瓘為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癸未以天下刑官濫刑詔至理之代先德後刑上歎然以臨下下欣然而奉上禍亂不作法令可施去聖久遠薄於教化簡書填委獄訟煩興苛吏舞文冤人致辟思欲刷恥改行厥路無由豈天地父母慈愛之意也朕主三靈之重託群后之上夕惕若厲不敢荒寧內訪卿士外咨方岳日不暇給八年于茲而大道淳風鬱而不振四郊多壘連歲備邊師旅在外役費尤廣賦役轉輸疾耗吾人困竭無聊窮斯濫矣下庶暗昧不見刑網戎士在軍未習法令犯禁抵罪其徒實繁狴犴之間未詳事實吏議不決動淹時月傷沮和氣屢彰咎徵此皆朕之不明教之未至上失其道而繩下以刑敢不罪己以答災眚人者君之支體害之則君有所傷刑者教之輔助失之則人無所措慮有冤濫慘然憂傷用明慎罰之典俾弘在宥之澤其天下見禁囚死罪降從流流已下釋放左降流人移隸等委司奏聽進止如聞州縣官比來率意恣行粗杖不依格令致使殞斃深可哀傷頻有處分仍聞乖越自今已後非灼然蠹害不得輒加非理所司嚴加糾察以聞先是皇姨弟薛華因酒色之忿手刃三人棄屍於井事發繫獄賜自盡故有是詔八月丙申朔自夏四月連雨至此月京城米斗八百文官出米二萬石減估而糶以惠貧民己卯虎入長壽坊元載家廟射生將周皓引弩斃之冬十月乙卯以汝州刺史孟皞為京兆尹十一月辛未禁畿內弋獵乙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衛國公杜鴻漸卒丙子以左僕射冀國公裴冕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東都留守河南淮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十二月乙未勅左右補闕拾遺內供奉員左右各置兩員餘罷之戊戌裴冕卒辛酉勅京兆府稅宜分作兩等上等每畝稅一斗下等稅六升能耕墾荒地者稅二升

五年春正月乙丑朔辛卯以陝州節度使皇甫溫判鳳翔尹充鳳翔河隴節度使鳳翔節度使李抱玉判梁州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壬申河南尹張延賞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罷河南淮西淮南山南東道副元帥所管軍隸東都留守二月戊戌李抱玉移鎮盩厔鳳翔軍忿縱兵大掠數日乃止己亥嚴仙川婁城葉縣隸汝州詔罷魚朝恩觀軍容使己巳朝恩自縊而死戊寅詔定京兆府戶稅夏稅上田畝稅六升下田四升秋稅上田畝五升下田三升荒田開墾者二升己丑勅唐虞之際內有百揆庶政惟和至于宗周六卿分職以倡九牧書曰龍作納言帝命惟允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皆尚書之任也雖西漢以二府分理東京以三公總務至于領錄天下之綱綜覈萬事之要邦國否臧出納之由莫不處正於會府也令僕以綜群朝政丞郎以彌綸國典法天地而分四序配星辰而統五行元本於是乎在九卿之職亦中臺之輔助小大之政多所關決自王室多難一紀于茲東征西伐略無寧歲內外薦費徵求調發皆迫於國計切於軍期率於權便裁之新書從事且救當時之急殊非致理之道今外虞既平罔不率俾天時人事表裏相符將明畫一之法大布惟新之命陶甄化源去末歸本魏晉有度支尚書校計軍國之用國朝但以郎官署領辦集有餘時艱之後方立使額參佐既眾簿書轉煩終無弘益又失事體其度支使及關內河東山南西道劍南西川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宜停禮儀之本職在奉常往年置使因循未改有乖舊制實礙司存委太常卿自舉本職其使宜停漢朝丞相

與公卿已下，五日一決事，帝親斷可否，且國之安危，不獨在於將相，致之理亂，固亦在於庶官。尚書侍郎左右丞及九卿，參領要重，朕所親倚，固當朝夕進見，以之匡益也。並宜詳校所掌，具陳損益，如非時宜，須有奏議，亦聽詣閣請對。當親覽其意，擇善而從。朕受昊天之成命，承累聖之鴻業，齊心滌慮，夙夜憂勞，顧以不敏不明，虧於德化，致使舊章多廢，至理未弘，其心愧恥，終食三歎。雖詔書屢下，以申振卹，且朝典未舉，猶深鬱悼，思與百辟卿士，勵精於理，俾國經王道，可舉而行，各宜承式，以恭爾位。諸州置屯，亦宜停。」于是悉以度支之務委於宰相。辛卯，以兵部侍郎賈至為京兆尹，以京西兵馬使李忠臣為鳳翔尹，代皇甫溫。溫移鎮陝州。夏四月庚子，湖南都團練使崔瓘為兵馬使臧玠所殺，玠據潭州為亂。灃州刺史楊子琳、道州刺史裴虬、衡州刺史楊濟出軍討玠。乙巳夜，歲星入軒轅。丙午，復置先農馬祖壇祀之。丁未，封幽州節度使朱希彩為高密郡王。己未夜，彗起五車，長三丈。庚申，宰臣太原尹王縉入朝。五月辛未，刑部侍郎黎幹為桂州刺史、桂管防禦經略招討觀察等使。己卯夜，彗起北方，其色白。庚辰，貶禮部尚書裴士淹為處州刺史，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為饒州刺史，皆魚朝恩黨也。元載既誅朝恩，下制罷使，仍放黜之。癸未，以羽林大將軍辛京杲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甲申，西北白氣竟天。徙置當悉相靜恭五州於山險要害地，備吐蕃也。六月己未，彗星滅，赦天下見禁囚徒。秋七月丁卯，以浙東觀察使、越州刺史、御史大夫薛兼訓為檢校工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使。是月，京城斗米千文。八月辛卯，宰臣元載請置中都於河中府，秋杪行幸，春中還京，以避蕃戎侵寇之患。疏入不報。載疏大旨以關輔、河東等十州戶稅入奉京師，創置精兵五萬，以威四方，辭多捭闔，欲權歸於己也。九月丁丑，以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陳少遊充浙江東道團練觀察使。吐蕃寇永壽。汴州田神功來朝。十二月乙未，改巫州為潊州，業州為獎州。

六年春正月己未朔。戊寅，於鄜州之析城置肅戎軍。二月乙酉，御史大夫敬括卒。夏四月丁巳，上御宣政殿試制舉人，至夕策未成者，令太官給燭，俾盡其才。己未，灃州刺史楊子琳來朝，賜名猷。丁丑，改泉州為充州。戊寅，詔：「纂組文繡，正害女紅，今師旅未息，黎元空虛，豈可使淫巧之風，有虧常制。其綾錦花文所織盤龍、對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透背及大繝錦、竭鑿六破已上，並宜禁斷。其長行高麗白錦、大小花綾錦，任依舊例織造。有司明行曉諭。」五月癸卯，以河南尹張延賞為御史大夫。秋七月乙巳，月掩畢。八月乙卯，淮南節度使韋元甫卒。丙辰，以東都副留守常休明為檢校左散騎常侍、河陽三城使。夏旱，此月己未始雨。庚午，以御史大夫張延賞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丙午，以蘇州刺史、浙江觀察使李栖筠為御史大夫。丁丑，獲白兔於太極殿之內廊。庚辰夜，月入紫微垣。九月壬辰夜，熒惑犯哭星。自八月連雨，害秋稼。戊申，於輪臺置靜塞軍。辛亥，熒惑入壁壘。冬十月壬午，滄州置橫海軍。十一月己亥，文單國王婆彌來朝，獻馴象一十一。壬寅夜，月入太微，又掩氐。十二月己未，江西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魏少遊卒。庚午，制以文單王婆彌為開府儀同三司、試殿中監。是歲，春旱，米斛至萬錢。

七年春正月癸未朔。戊子，於魏州頓丘縣置澶州，以頓丘縣之觀城店置觀城縣，以張之清豐店置清豐縣，并割魏州之臨黃縣，並隸澶州。以貝州臨清縣之張橋店置永濟縣。乙未，月犯軒轅。庚子，以檢校戶部尚書路嗣恭為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江西觀察使。辛丑，太常卿楊綰兼充禮儀使。甲辰，迴紇使出鴻臚寺，劫掠坊市，吏不能禁止。復三百騎犯金光、朱雀等門。是日，皇城諸門皆閉，慰諭之方止。二月甲寅，以兵部侍郎李涵為蘇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浙西觀察使。鎮星臨太微。戊午夜，月掩天關。三月壬辰，詔諫議大夫置四員，為定。四月甲寅，迴紇王子李秉義卒，歸國宿衛賜名也。五月乙酉，雨雹，大風折樹。丙戌夜，月入太微。辛卯，徙忻州之七聖容於太原府之紫極宮。乙未，詔：「瞻於道者，化淳而刑措；善於理者，綱舉而網疎。朕涉道未弘，燭理多昧，常亦遐想太古，高挹玄風，保合太和，在宥天下，蓋德薄而未臻也。是用因時以設教，便俗以立防，務盡平恕，用申哀卹。又化淺而多犯也，加以邊虞未戢，徭賦適繁，荒歉之際，寇攘斯起，遂令圜土嘉石之下，積有繫囚，竹章牙簡之中，困於法吏。屬盛陽之候，大暑方

蒸仍念狴牢何堪鬱灼所以沴傷和氣感致咎徵天道人事豈相遠也如聞天下諸州或愆時雨首種不入宿麥未登哀我矜人何時不恐皆由朕過益用懼焉惕然憂嗟深自咎責所以減膳徹樂別居齊宮禱于神明冀獲嘉應仲夏之月靜事無爲以助長陰以弘長養斷薄決小已過於麥秋繼長增高宜順乎天意可大赦天下見禁囚徒罪無輕重一切釋放癸亥以檢校禮部尚書蔣渙充東都留守六月庚戌朔有司言日蝕陰雲不見丁丑詔誡薄葬不得造假花果及金手脫寶鈿等物秋七月癸巳迴紇蕃客奪長安縣令邵說所乘馬人吏不能禁八月庚戌賜北庭都護曹令忠姓名曰李元忠九月乙未工部尚書于休烈卒冬十月壬子上畋于苑中矢一發貫二兎從臣皆賀辛未以權知幽州盧龍節度留後朱泚檢校左散騎常侍充幽州盧龍節度使丙子以大府卿呂崇賁爲廣州都督充嶺南節度使十一月庚辰詔自頃蕃戎入寇巴南屢多征役其巴達渠集壁充通開等州宜放二年租庸甲申以福建觀察使李承昭爲禮部尚書華州刺史李琦爲福州刺史福建都團練觀察使辛卯以嶺南節度李勉爲工部尚書十二月丙寅雨土是夜長星出於參辛未滑州置永平軍壬子禁鑄銅器癸酉大雪是秋稔迴紇吐蕃大食渤海室韋靺鞨契丹奚牂牁康國石國並遣使朝貢

八年春正月丁丑朔壬午昭義軍節度檢校右僕射相州刺史薛嵩卒癸卯勑天下青苗地頭錢每畝十五文率京畿三十文自今一例十五文京官三品已上郎官御史每年各舉一人堪爲刺史縣令者甲子御史大夫李栖筠彈吏部侍郎徐浩丁卯幽州節度使朱泚加檢校戶部尚書封懷寧郡王徐浩薛邕違格並停知選事壬申永平軍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滑州刺史霍國公令狐彰卒遺表薦劉晏李勉代己丙子以工部尚書李勉兼御史大夫滑州刺史充永平軍節度滑亳觀察等使夏四月戊申乾陵上仙觀之尊殿有雙鵲銜紫泥補殿之隙缺凡十五處戊午以太僕卿吳仲儒爲鄂州刺史鄂岳沔等州團練觀察使五月乙酉貶吏部侍郎徐浩明州別駕薛邕歙州刺史京兆尹杜濟杭州刺史皆坐典選也以太府卿于頎爲京兆尹辛卯鄭王邈薨贈昭靖太子壬辰曲赦京城繫囚癸卯詔赦天下繫囚死罪降從流流已下並放六月蘇州華亭縣置義寧軍癸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奏安邑鹽池生乳鹽是夏城奉天以備蕃寇秋七月己卯太白入東井乙未月掩畢八月甲寅詔吏部尚書劉晏知三銓選事己未吐蕃寇靈武庚午靈武奏蕃軍退去辛未幽州節度使朱泚弟滔率五千騎來朝請河西防秋詔千騎迓於國門許自皇城南面出開遠門赴涇州行營九月癸酉臨晉公主薨壬午嶺南節度使廣州刺史呂崇賁爲部將哥舒晃所殺癸未晉州男子郇謨以麻辮髮持竹筐及葦席哭於東市請進三十字如不稱旨請裹尸於席筐上召見賜衣館之禁中內二字曰監團欲去諸道監軍團練使也丁亥貶左巡使殿中侍御史楊護以其抑郇謨而不上聞也戊子詔京官五品以上各上封事言政得失己丑夜太白入太微甲午東都留守蔣瓌兼知東都貢舉戊戌以辰錦觀察使李昌巙爲桂州刺史桂管防禦觀察使大鳥見武功肉翅狐首四足有爪爪長四尺三寸毛赤如蝙蝠群鳥隨而噪之神策將張白芬射斃以獻冬十月癸卯魏博田承嗣加同平章事丁巳夜月掩畢吐蕃寇涇州邠州甲子子儀先鋒將渾瑊與吐蕃戰于宜祿我師不利瑊與涇原馬璘極力追躡蕃軍潰去乙丑以江西觀察使路嗣恭爲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封翼國公以浙東觀察使越州刺史陳少遊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戊辰郭子儀奏破吐蕃十萬百寮稱賀己卯夜月入羽林癸巳月入太微十一月壬寅朔庚戌汴宋節度使田神功來朝辛酉淮西節度使李忠臣來朝十二月癸酉月入羽林自冬無雪是歲大有年

九年春正月庚子朔壬寅汴宋節度使太子少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汴州刺史田神功卒澧朗兩州鎮遏使澧州刺史楊猷擅浮江而下至鄂州詔許赴汝州泝漢而上復郢襄等州皆閉城拒之二月己丑以田神功弟神玉權知汴宋留後癸巳郭子儀自邠州來朝李抱玉自鳳翔來朝三月丙午禁畿內漁獵採捕自正月至五月晦永爲常式戊子以澧州刺史楊猷爲洮州刺史夏四月丁丑月入太微己卯以桂管觀察使黎幹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甲申中書舍人常袞率兩省官一十八人詣閣請論事詔三人各盡所懷乙酉詔郭

子儀等大閱以備吐蕃壬辰詔赦大辟以下無輕重釋放乙未華陽公主薨上
悲惜之累日不聽朝宰臣抗疏陳請五月庚戌豳延州庚申詔度支使支七十
萬貫轉運使五十萬貫和糴歲豐穀賤也乙丑詔四方之內方協大寧西戎無
厭獨阻王命不可忘戰尙勞邊事朕頃以兵革之後軍國空耗躬率節儉務勸
農桑上玄儲休仍歲大稔益用多愧不知其然雖屬此人和近於家給而邊穀
未實戎備猶虛因其天時思致豐積將設平糴以之饋軍然以中都所供內府
不足粗充常入之數豈齊倍餘之收其在方面藩臣咸茲大計其佐公家之急
以資塞下之儲每道歲有防秋兵馬其淮南四千人浙西三千人魏博四千人
昭義二千人成德三千人山南東道三千人荊南二千人湖南三千人山南西
道二千人劍南西川三千人東川二千人鄂岳一千五百人宣歙三千人福建
一千五百人其嶺南浙東浙西亦合準例恐路遠往來增費各委本道每年取
當使諸色雜錢及迴易利潤贓贖錢等每人計二十貫每道據合配防秋人數
多少都計錢數市輕貨送納上都以備和糴仍以秋收送畢涇原節度使馬璘
來朝丙寅加馬璘尙書左僕射知省事璘諷將士進狀求宰相故有是授幽州
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奉表請自入朝兼自率五千騎防秋許之詔築第待之六
月己卯月掩南斗庚辰月入太微秋七月甲辰月掩房又入羽林久旱京兆尹
黎幹歷禱諸祠未雨又請禱文宣廟上曰丘之禱久矣八月辛未以虢州刺史
宋晦爲同州刺史充長春宮營田等使戊寅以陝州大都督府長史皇甫溫爲
越州刺史充浙東觀察使辛卯月掩軒轅九月庚子幽州節度使朱泚來朝乙
巳渭北節度使坊州刺史臧希讓卒是秋大雨冬十月壬申信安王瑝薨乙亥
梁王璿薨以前宣州刺史季廣琛爲右散騎常侍十一月戊戌大雪平地盈尺
庚子以商州刺史李國清爲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陝州觀察使十二月庚寅
以中書舍人楊炎祕書少監韋肇並爲吏部侍郎中書舍人常袞爲禮部侍郎
壬辰赦京繫囚死罪降從流流已下並釋放
十年春正月乙未朔己酉昭義牙將裴志清逐其帥薛崿薛崿奔洛州上章待
罪志清率衆歸田承嗣壬寅壽王瑁薨乙未朱泚抗表乞留京師西征吐蕃請
以弟滔權爲幽州留後許之以昭義將薛擇爲相州刺史薛雄爲衛州刺史薛
堅爲洺州刺史皆嵩之族人也戊申遣使慰諭田承嗣令各守封疆承嗣不奉
詔壬子充州復爲果州癸丑田承嗣盜取洺州又破衛州二月乙丑盜殺衛州
刺史薛雄丙寅罷辰錦溪獎五州經略使復隸黔中辛未制第四子述封睦王
充嶺南節度度支營田五府經略觀察處置等大使第五子逾可封郴王充渭
北鄜坊等州節度大使第六子連封恩王第七子韓王迥可充汴宋節度大使
第八子遘可封鄜王第十三子造封忻王充昭義節度大使第十四子暹封韶
王十五子運封嘉王十六子遇封端王十七子遹封循王十八子通封恭王十
九子逵封原王二十子逸封雅王並可開府儀同三司不出閤丙子以華州刺
史李承昭爲相州刺史知昭義兵馬留後時田承嗣盜據相衛所管四州之
地自署長吏是日河陽軍亂逐城使常休明追牙將王惟恭爲留後軍士大掠
數日休明奔東都甲申以平盧淄青節度觀察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檢
校工部尙書青州刺史李正己檢校尙書左僕射前隴右節度副使隴州刺史
馬燧爲商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三月甲午陝州軍亂逐觀察使李國清縱兵
大掠國清卑詞遍拜將士方免禍一夕而定己巳薛崿常休明至闕下素服待
罪丁未以左散騎常侍孟皞爲華州刺史充潼關防禦使庚戌熒惑入壘壁四
月太常寺奏諸州府所用斛秤當寺給銅斛秤州府依樣製造而行從之乙未
制魏博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尉檢校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
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鴈門郡王田承嗣可貶永州刺史仍詔河東鎮冀幽
州淄青淮西滑亳汴宋澤潞河陽道出師進討甲申大雨雹暴風拔樹飄屋瓦
落鴟吻人震死者十之二京畿損稼者七縣五月乙未田承嗣部將霍榮國以
磁州歸癸卯劍南置昌州罷兩都貢舉都集上都停童子科六月辛未田承嗣
遣其黨裴志清攻圍冀州爲李寶臣所敗秋七月己未戶部尙書暢璀卒杭州
大風海水翻潮溺州民五千家船千艘八月丁卯田承嗣上表請束身歸朝戊
子夜月入太微乙丑田承嗣將盧子期攻磁州九月戊戌荊南節度使衛伯玉
來朝壬寅宥京城繫囚戊申迴紇白晝殺人於市吏捕之拘於萬年獄其首領

赤心持兵入縣劫囚而出斫傷獄吏月暈熒惑犯昴五車參東井等星癸丑吐蕃寇隴州鳳翔李抱玉擊退之戊午幽州節度使朱泚鎮奉天冬十月辛酉日有蝕之癸亥以商州刺史馬燧檢校左散騎常侍河陽三城使甲子昭義節度使李承昭與盧子期戰於磁州清水縣大破之生擒子期以獻丙寅貴妃獨孤氏薨追贈曰貞懿皇后己丑尚書右僕射裴遵慶卒十一月辛卯新平公主薨丁酉田承嗣所署瀛州刺史吳希光以城降丁未路嗣恭攻破廣州擒哥舒晃斬首以獻

十一年正月庚寅朔田承嗣上表請罪壬辰遣諫議大夫杜亞使魏州宣慰許其自新辛亥劍南節度使崔寧奏大破吐蕃二十萬斬首萬級生擒首領一千一百五十人獻于闕下二月癸亥荆南節度使衛伯玉卒于京師戊子河陽軍復亂大掠三日監軍使冉廷蘭率兵斬其亂首方定戊申昌樂公主薨辛亥御史大夫李栖筠卒夏四月戊午朔丙子以浙西觀察使蘇州刺史御史大夫李涵知臺事充京畿觀察使己卯以前淮南節度使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張延賞爲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使五月癸巳以永平軍節度使李勉爲汴州刺史充汴宋等八州節度觀察留後時汴將李靈耀專殺濮州刺史孟鑒北連田承嗣故命勉兼領汴州授靈耀濮州刺史靈耀不受詔六月戊戌以李靈耀爲汴州刺史充節度留後秋七月戊子夜暴澍雨平地水深盈尺溝渠漲溢壞坊民千二百家庚寅田承嗣兵寇滑州李勉拒戰而敗八月丙寅幽州節度使朱泚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靈耀據汴州叛甲申命淮西李忠臣滑州李勉河陽馬燧三鎮兵討之閏月丁酉太白經天九月乙丑李忠臣等兵進營鄭州靈耀之衆來薄戰淮西兵亂乃退軍於滎澤戊辰淄青李正己奏取鄆濮二州冬十月乙酉忠臣等軍破賊於中牟進軍又敗賊於汴州郭外乃攻之乙丑承嗣遣姪悅率兵三萬援靈耀丙午淮西河陽之師合擊田悅營其衆大敗悅脫身北走靈耀聞悅之敗棄城遁走汴州平丁未滑將杜如江生擒靈耀而獻十二月丁亥加平盧淄青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青州刺史饒陽王李正己爲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成德軍節度使太子太傅檢校尚書左僕射隴西郡王李寶臣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庚寅涇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知省事扶風郡王馬璘卒丁酉以涇原節度副使試太常卿張掖郡王段秀實權知河東節度留後北都留守薛兼訓病故也昭義節度使李承昭抗表稱疾以澤潞行軍司馬李抱玉權知磁邢兵馬留後庚戌加淮西節度檢校右僕射安州刺史西平郡王李忠臣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汴州刺史

十二年春正月甲寅朔辛酉以四鎮北庭涇原節度副使知節度使事張掖郡王段秀實爲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團練使月掩軒轅渤海使獻日本國舞女十一人癸酉夜月掩心前大星又入南斗魁京師旱分命祈禱二月戊子淄青節度使李正己之子納爲青州刺史充淄青節度留後丁未以朗州刺史李國清爲黔州刺史經略招討觀察使三月乙卯河西隴右副元帥鳳翔懷澤潞秦隴等州節度觀察等使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知鳳翔府事上柱國涼國公李抱玉卒壬戌月入太微癸亥以太原少尹河南節度行軍司馬權知河東留後鮑防爲太原尹御史大夫充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戊辰夜月逼心前星庚午左降官永州刺史田承嗣復授魏博節度使官並如故承嗣姪悅子綰緒綸並復舊官庚辰宰相元載王縉得罪下獄命吏部尚書劉晏訊鞫之辛巳制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賜自盡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縉貶括州刺史夏四月壬午以朝議大夫守太常卿兼修國史楊綰爲中書侍郎尚書禮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常袞爲門下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未以右庶子潘炎爲禮部侍郎貶吏部侍郎楊炎爲道州司馬元載黨也諫議大夫知制誥韓洄王定包佶徐璜戶部侍郎趙縱大理少卿裴冀太常少卿王紞起居舍人韓會等十餘人皆坐元載貶官也給事中杜亞使魏州賜田承嗣鐵券癸巳以前祕書監李揆爲睦州刺史揆故宰相爲元載所忌二十年流落丐食江湖閒載誅方得爲郡又召顏真卿於湖州亦載所忌斥外也乙未月掩心前星丁酉西川破吐蕃於望漢城擒蕃將大籠官論器然以獻壬寅以前商州刺史烏崇福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使渤海奚契丹室韋靺鞨並遣使朝

寶己酉加京官料錢文武班諸司共二千七百九十六員文官一千八百五十四員武官九百四十二員歲加給一十五萬六千貫并舊給凡二十六萬貫以關內副元帥兵馬使渾瑊兼邠州刺史五月辛亥罷天下州團練守捉使名甲寅諸道邸務在上都名曰留後改爲進奏院丙辰夜月入太微辛酉貶刑部尚書王昂連州刺史昂至萬州卒庚午勑毀元載祖父墳斲棺棄骸焚毀私廟主於大寧里甲戌以前安南都護張伯儀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六月癸巳時小旱上齋居祈禱聖體不康是日不視朝秋七月戊午罷潤州丹陽軍蘇州常州軍己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兼修國史楊綰卒八月癸巳賜東川節度使鮮于叔明姓李氏癸卯宰臣讓賜食先是元載王縉輔政每日賜食因爲故事至是常袞等上表云飱錢已多更頒御膳胡顏自安乞停賜食從之甲辰以湖州刺史顏真卿爲刑部尚書乙巳以久雨宥常參百寮不許御史點班九月乙卯許以庶人禮葬元載辛酉以涇原節度副使段秀實爲四鎮北庭行營涇原鄭潁等節度使庚午吐蕃寇坊州掠党項羊馬而去是秋宋亳陳滑等州水冬十月丁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言解縣兩池生瑞鹽乃置祠號寶應靈慶池壬寅夜月掩昴又入太微乙巳以滑州牙將劉洽爲宋州刺史京兆尹黎幹奏水損田三萬一千頃度支使韓滉奏所損不多兼渭南令劉藻曲附滉亦云部內田不損差御史趙計檢渭南田亦附滉云不損上曰水旱咸均不宜渭南獨免復命御史朱敖檢之渭南損田三千頃上歎息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亦宜稱損損而不聞豈有卹隱之意耶劉藻趙計皆貶官十一月癸丑太白臨哭星乙卯夜月入羽林癸酉以右散騎常侍蕭昕爲工部尚書刑部尚書顏真卿獻所著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十二月丁亥西川崔寧奏於西山破吐蕃十萬斬首八千生擒九百人己亥天下仙洞靈迹禁樵捕庚子以幽州節度使朱泚兼隴右節度副大使權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京兆尹請修六門堰許之

十三年春正月戊申朔辛酉壞白渠碾磑八十餘所以奪農溉田也壬戌刑部尚書魯郡公顏真卿三抗章乞致仕不允淄青節度使李正己請附屬籍從之戊辰廻紇寇太原鮑防與之戰我師不利朱泚徙封遂寧郡王二月庚辰代州都督張光晟擊廻紇戰于羊武谷破之北人乃安己亥吐蕃寇靈武甲辰太僕寺佛堂有小脫空金剛右臂忽有黑汗滴下以紙承之色類血三月甲戌河陽將士劫廻紇輜重因與相鬭縱兵大掠久之方定四月丁亥以浙西觀察留後李道昌爲蘇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浙西都團練觀察使己丑以前浙西觀察使李涵爲御史大夫甲辰吐蕃寇靈州朔方留後常謙光擊敗之五月戊午宦官劉清潭賜名忠翼六月戊戌隴右節度使朱泚於軍士趙貴家得貓鼠同乳不相害籠而獻之秋七月壬子中書舍人崔祐甫知吏部選事癸丑劍南節度使崔寧加檢校司空東川李叔明加檢校工部尚書辛未吐蕃寇鹽州慶州八月甲戌朔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抗章請復本姓張氏從之冬十月丁酉葬貞懿皇后於莊陵十一月丁卯日長至有司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上不視朝故也十二月丙戌以吏部尚書劉晏爲左僕射判使如故以給事中杜亞爲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江西觀察使以江西觀察使路嗣恭爲兵部尚書是歲郴州黃山崩壓死者有數百人

十四年春正月壬寅朔壬戌以楚州刺史李泌爲澧州刺史二月癸未魏博七州節度使太尉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州大都督府長史田承嗣卒甲申以魏博中軍兵馬使左司馬田悅兼御史中丞充魏博節度留後三月丁未汴宋節度使李忠臣爲麾下將族姪李希烈所逐忠臣狼狽歸朝上以忠臣立功於國乃授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庚戌以河南尹嚴郢爲京兆尹河中少尹知府事趙惠伯爲河南尹辛酉以前容管經略使容州刺史王雄爲河中少尹知府事夏四月癸未成德軍節度使張寶臣復請姓李從之五月癸卯上不康至辛亥不視朝北都留守鮑防以北庭歸朝辛酉詔皇太子監國是夕上崩于紫宸之內殿遺詔皇太子柩前即位壬戌遷神柩于太極殿發喪八月庚申羣臣上尊諡曰睿文孝武皇帝廟號代宗十月己酉葬於元陵十二月丁酉祔於太廟

史臣曰嗚呼治道之失也若河決金堤火炎崐崗雖神禹之乘四載玄冥之灑

入瀛亦不能堙洪濤而撲烈焰者何也良以勢既壞而不能遽救也觀夫開元之治也則橫制六合駿奔百蠻及天寶之亂也天子不能守兩都諸侯不能安九牧是知有天下者治道其可忽乎明皇之失馭也則祿山暴起於幽陵至德之失馭也則思明再陷於河洛大曆之失馭也則懷恩鄉導於犬戎自三盜合從九州羹沸軍士膏於原野民力殫於轉輸室家相弔人不聊生而子儀號泣於用兵元載殷憂於避狄然而代宗皇帝少屬亂離老於軍旅識人間之情僞知稼穡之艱難內有李郭之効忠外有昆戎之幸利遂得兇渠傳首叛黨革心關輔載寧獯戎漸弭至如稔輔國之惡識元振之罪去朝恩之權不以酷刑俾之自咎亦立法念功之旨也罪己以傷僕固徹樂而悼神功懲縉載之姦回重袞綰之儒雅脩己以禳星變側身以謝咎徵古之賢君未能及此而猶有李靈耀作梗田承嗣負恩命將出軍勞師弊賦者蓋陽九之未泰豈君道之過歟

贊曰羣盜方梗諸戎競侵猛士膏腯忠臣痛心掃除沴氣敷衍德音延洪納祉帝慮何深

舊唐書卷十一

舊唐書卷十一考證

代宗本紀寶應元年四月代宗即位以戶部侍郎元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度支轉運使〇沈炳震曰肅宗本紀建寅月戊申載已同平章事矣此乃充度支轉運使當云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元載充度支轉運使方合

賊范陽尹李懷仙斬史朝義首來獻請降〇沈炳震曰此十一月事也新書在明年正月甲申綱目同新書　臣宗萬按實錄寶應元年十一月己亥僕固懷恩上言史朝義爲亂兵所殺傳首上都年代紀二年正月甲申朝義梟首至闕唐曆正月甲辰李懷仙擒史朝義梟首至闕下據此則舊紀本實錄脫去己亥字新紀本年代紀均參用唐曆之紀事而年代紀又云十一月己亥傳首上都與實錄同若正月被殺不應十一月首級已至長安疑是甲申自殺甲辰傳首通鑑所以從唐曆耳至懷恩傳寶應二年三月傳首以獻更爲舛謬

四年(大曆)秋七月己丑以濮州刺史崔瓘爲澧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〇　臣德潛按本文下自湖南鳳翔移鎮盩厔至以京西兵馬使李忠臣爲鳳翔尹代皇甫溫溫移鎮陝州共三十三行皆大曆五年事誤入于此今已訂正

八年李棲筠彈吏部侍郎徐　闕〇　臣德潛按本文下應接丁卯幽州節度使朱泚加檢校戶部尚書至戊子留京官五品以上各言封事共二十三行向俱誤入九年中而朱泚加檢校戶部尚書一行又復錯亂于中今已訂正

九年戊子以澧州刺史楊猷爲洮州刺史〇　臣德潛按本文下共二十三行向誤入九年中今已歸入八年下接夏四月丁丑月入太微于義恰合

舊唐書卷十一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本紀第十二

德宗上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諱适代宗長子母曰睿真皇后沈氏天寶元年四月癸巳生於長安大內之東宮其年十二月拜特進封奉節郡王代宗即位之年五月以上爲天下兵馬元帥改封魯王八月改封雍王時史朝義據東都十月遣上會諸軍於陝州大舉討賊十一月破賊於洛陽進收東都河南平定朝義走河北分命諸將追之俄而賊將李懷仙斬朝義首以獻河北平以元帥功拜尚書令食實封二千戶與郭子儀等八人圖形凌煙閣廣德二年二月立爲皇太子大曆十四年五月辛酉代宗崩癸亥即位於太極殿閏月壬申貶中書舍人崔祐甫爲河南少尹甲戌貶門下侍郎平章事常袞爲潮州刺史召崔祐甫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子詔諸州府新羅渤海歲貢鷹鷂皆停戊寅詔山南枇杷江南柑橘歲一貢以供宗廟餘貢皆停庚寅以兵部尚書路嗣恭爲東都留守以常州刺史蕭復爲潭州刺史湖南團練觀察使辛巳罷邕府歲貢奴婢癸未改括州爲處州括蒼縣爲麗水縣停梨園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留者皆隸太常劍南歲貢春酒十斛罷之甲申以司徒兼中書令河中尹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充關內河東副元帥朔方節度關內支鹽池六城水運大使押諸蕃部落管內及河陽等道觀察使上柱國汾陽郡王山陵使食實封一千九百戶郭子儀可加號尚父守太尉餘官如故加實封通前二千戶月給一千五百人糧馬二百匹草料以朔方都虞候李懷光爲河中尹邠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使以朔方右留後常謙光兼靈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遠軍天德鹽夏豐節度等使以朔方左留後單于副都護渾瑊爲單于大都護振武東軍中二受降城鎮北及綏銀麟勝等軍州節度營田使丙戌詔禁天下不得貢珍禽異獸銀器勿以金飾丁亥詔文單國所獻舞象三十二令放荊山之陽五坊鷹犬皆放之出宮女百餘人己丑以右羽林大將軍吳希光檢校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充渭北鄜坊丹延都團練觀察使辛卯以河陽三城鎮遏使馬燧檢校工部尚書兼太原尹御史大夫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壬辰以河東節度留後鮑防爲京畿觀察使陝州刺史李芃檢校太常少卿爲東陽三城鎮遏使癸巳以壽州刺史杜亞爲江西觀察使甲午冊太尉子儀自開元以來冊禮多廢天寶中楊國忠冊司空至是行子儀之冊以江西觀察使杜亞爲陝州長史充轉運使丙申詔兵部侍郎黎幹害若豺狼特進劉忠翼掩義隱賊並除名長流既行俱賜死丁酉以京畿觀察使鮑防爲福州刺史福建都團練觀察使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爲太常卿吏部尚書劉晏判度支鹽鐵轉運等使初晏與滉分掌天下財賦至是晏都領之六月己亥朔御丹鳳樓大赦天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內外文武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致仕官同見任百姓爲戶者賜古爵一級加李正己司徒太子太傅崔寧李勉本官同平章事天下進獻事緣郊祀陵廟所預依前勿闕餘並停諸州刺史上佐令後准式入計諸州刺史常參官父在未有官量與五品致仕官父亡歿與追贈自至德已來刑敕或因人奏或臨事頒行差互不同使人疑惑中書門下與詳定官決取堪久長行用者編入格條自今更不得奏置寺觀及度人庚子封元子誦爲宣王次子謨爲舒王諶爲通王諒爲虔王詳爲肅王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乙巳封皇弟迺爲益王迅爲隨王丙午舉先天故事非供奉侍衛之官自文武六品已上清望官每日二人更直待制以備顧問仍以延英南藥院故地爲廨癸丑詔皇族五服等已上居四方者家一人赴山陵縣次給食己未揚州每年貢端午日江心所鑄鏡幽州貢麝香皆罷之辛酉罷宣歙池鄂岳沔二都團練觀察使陝虢都防禦使以其地分隸諸道復置東都京畿觀察使以御史中丞爲之壬戌處州刺史王縉湖州刺史第五琦皆爲太子賓客睦州刺史李揆爲國子祭酒並留司東都中官邵光超送淮西旌節李希烈遺縑七百匹事發杖六十配流由是中官不敢受賂癸亥詔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已上諸司三品已上長官各舉可任刺史縣令者一人中書門下量才進擬有犯坐舉主秋七月戊辰朔日有蝕之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奏列聖謚號文字繁多請以

初諡爲定。兵部侍郎袁傪議云：陵廟玉冊已刻，不可輕改。罷傪，妄奏，不知玉冊皆刻初諡而已。庚午，詔邕州所奏金坑，誠爲潤國，語人以利，非朕素懷，其坑任人開採，官不得禁。辛未，以吏部侍郎房宗偃爲御史中丞、東都畿觀察使。罷右銀臺門客省歲給廩料萬二千斛。自永泰已來，或四方奏計未遣者，或上書言事忤旨者，及蕃客未報者，常數百人於客省給食，橫費已甚，故罷之。壬申，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以其雄侈踰制也。癸酉，減宮中服御常貢者千數。丁丑，復置廐馬隨仗於月華門外。己卯，詔王公卿士不得與民爭利，諸節度觀察使於揚州置迴易邸，並罷之。庚辰，詔鴻臚寺蕃客入京，各服本國之服。罷商州歲貢穠膠。辛卯，罷天下榷酒。丁酉，詔國用未給，其宣王已下開府俸料皆罷給。八月庚辰，以門下侍郎平章事崔祐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以道州司馬同正楊炎爲門下侍郎平章事，以懷州刺史喬琳爲御史大夫、同平章事、京畿觀察使。乙巳，遣太常少卿韋倫使吐蕃，以蕃俘五百人還之，修好也。癸亥，詔人死亡於外以棺柩還城者，勿禁。九月甲戌，以淮西節度爲淮寧軍。辛巳，以檢校刑部尚書白孝德爲太子少傅。丙戌，秘書少監邵說爲吏部侍郎，給事中劉迺爲兵部侍郎，中書舍人令狐峘爲禮部侍郎。冬十月丁酉朔，吐蕃合南蠻之衆號二十萬，三道寇茂州、扶、文、黎、雅等州，連陷郡邑，發兵四千助蜀，大破之。己酉，葬代宗於元陵。戊午，九成宮貢立獸炭鑪，襄州貢種蔗藕之工，皆罷之。散官豢豬三十頭給貧民。十一月辛未，以鴻臚卿賈耽爲梁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丁丑，以陝州長史杜亞爲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都防禦觀察使。壬午，御史大夫平章事喬琳爲工部尚書，罷知政事。加劍南西川節度觀察度支營田等使、檢校司空、平章事、成都尹崔寧兼御史大夫、京畿觀察使。癸巳，加崔寧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等使，出鎮坊州。以荊南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兼江陵尹、御史大夫張延賞檢校兵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劍南西川節度度支營田觀察等使。以朔方節度虞候杜希全爲靈州留後，以鄜州刺史張光晟單于振武軍使、東中二受降城綏銀鄜勝等軍州留後，延州刺史李建爲鄜坊丹延留後。楊炎素惡崔寧，雖授以三鎮，仍署此三人爲留後，奪寧之權也。

人皆憤之。十二月己亥，南選使可以專達，勿復以御史臨之。乙卯，制宣王某可立爲皇太子。丙寅晦，日有蝕之。詔元日朝會不得奏祥瑞事。

建中元年春正月丁卯朔，御含元殿，改元建中。羣臣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己巳，上朝太清宮。庚午，謁太廟。辛未，有事於郊丘。是日還宮，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艱難以來，徵賦名目頗多，今後除兩稅外，輒率一錢，以枉法論。常參官、諸道節度觀察防禦等使、都知兵馬使、刺史、少尹、畿赤令、大理司直評事等，授訖三日內，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外官委長吏附送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以舉多者授之。王府六品以上官及諸州縣有司可併省及諸官減者，量事廢省。天下子爲父後者賜勳兩轉。己巳，福建觀察使鮑防、湖南觀察使蕭復讓憲官，從之。自兵興已來，方鎮重任必兼臺省長官，以至外府僚佐亦帶臺省銜。至是除韓滉蘇州刺史、杜亞河中少尹，而領都團練觀察使，不帶臺省兼官。自是諸道非節度而兼憲官者皆讓。甲午，詔：「東都河南江淮山南東道等轉運租庸青苗鹽鐵等使、尚書左僕射劉晏，頃以兵車未息，權立使名，久勤元老，集我庶務，悉心瘁力，垂二十年。朕以征稅多門，鄉邑凋耗，聽于羣議，思有變更，將置時和之理，宜復有司之制。晏所領使宜停，天下錢穀委金部、倉部，中書門下揀兩司郎官，准格式調掌。」是月，浚豐州陵陽渠。二月丙申，遣黜陟使一十一人分行天下。癸卯，以戶部郎中韓洄爲諫議大夫，以涇原節度使段秀實爲司農卿。己酉，貶尚書左僕射劉晏爲忠州刺史。癸丑，昭義軍節度留後李抱真爲本道節度使。甲寅，貶史館修撰、禮部侍郎令狐峘郴州司馬，右補闕柳冕巴州司戶。日本國朝貢。癸亥，朱泚兼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三月丙寅，禮儀使奏東都太廟闕木主，請造，詔下議之，不決。庚午，監察御史張著以法冠彈中丞嚴郢浚陵陽渠匿詔不行，削郢官，著賜緋魚。辛未，左散騎常侍、翰林學士張涉放歸田里。甲戌，以前司農卿庾準爲江陵尹、兼御史中丞、荊南節度使。癸巳，以諫議大夫韓洄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時將貶劉晏，罷使名，歸尚書省本司，今又命洄判度支，令金部郎中杜佑權勾當江淮水陸運使，一如劉晏、韓滉之則，蓋楊炎之排晏也。夏四月乙未朔，涇原裨將劉文喜據城叛。己亥，地震。辛未，命江

西觀察使崔昭冊命迴紇可汗戊申以福建觀察使鮑防爲洪州刺史江西團
練觀察使癸丑上誕日不納中外之貢唯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三萬匹詔付度
支妃父王景先駙馬高怡獻金銅像上曰有何功德非吾所爲遐還之壬戌以
衢州刺史嗣曹王皐爲潭州刺史湖南團練觀察使御史中丞元全柔爲杭州
刺史五月甲子朔戊辰以太常少卿韋倫爲太常卿復使吐蕃己卯右金吾衛
大將軍李通爲黔州刺史黔中經略招討觀察鹽鐵等使湖州刺史常袞爲福
建觀察使涇州將劉光國殺劉文喜降涇州平六月甲午朔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崔祐甫卒辛丑築奉天城加試殿中監劉海賓兼御史中丞封樂
平郡王海賓涇州將賞殺劉文喜也乙卯京兆尹源休使迴紇冊武義成功可
汗秋七月丁丑罷內出盂蘭盆不命僧爲內道場壬申以鴻臚寺左右威遠營
隸金吾己丑忠州刺史劉晏賜自盡八月甲午振武軍使張光晟殺領蕃迴紇
首領突董等千人收駝馬千餘繒錦十萬匹乃徵光晟歸朝以彭令芳代之
乙未河中晉絳觀察使杜亞爲睦州刺史丁未加朱泚中書令餘官使並如故
以舒王謨爲涇原節度大使尚書右丞孟皡爲涇州刺史知留後東爨烏蠻守
來朝貢丁巳遙尊上母沈氏曰皇太后戊午以吏部尚書顏真卿爲太子少師
依前禮儀使改封嗣舒王藻爲嗣鄄王九月戊辰判度支韓洄奏請於商州紅
崖冶洛源監置十鑪鑄錢江淮七監每鑄一千費二千文請皆罷從之己卯雷
冬十月甲午貶尚書左丞薛邕爲連山尉坐贓也乙巳太子少傅昌化郡王白
孝德卒庚寅以睦王述爲奉迎皇太后使工部尚書喬琳爲副十一月辛酉朔
朝集使及貢使見於宣政殿兵興已來四方州府不上計內外不朝會者二十
有五年至此始復舊制州府朝集者一百七十三人詔每令分番二人待詔乙
丑贈敬暉等五王官又贈張九齡司徒鍾紹京太子太傅戊寅諸王有官者初
令出閤就班又出嫁嶽陽等一十縣主皆在諸王院久而未適人者上悉命以
禮出降十二月辛卯韋倫使迴與吐蕃宰相論欽明思等五十五人同至獻方
物修好也丁酉令詳定國以來將相功臣房玄齡等一百八十七人據功績分
爲三等是歲戶部計帳戶總三百八萬五千七十有六賦入一千三百五萬六
千七十貫鹽利不在此限
二年春正月庚申朔戊辰成德軍節度恆定等州觀察使司空兼太子太傅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恆州刺史隴西郡王李寶臣卒丙子以汴宋滑亳陳潁泗節
度觀察使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李勉爲永平軍節度汴滑陳等州觀察等
使以兵部尚書東都留守路嗣恭爲鄭汝陝河陽三城節度東畿觀察等使以
宋州刺史劉洽爲宋亳潁節度使以鄭州隸永平軍自去年十月無雪至甲申
方雨雪丁亥檢校戶部尚書張獻恭爲東都留守以河南尹趙惠伯爲河中尹
河中晉絳慈隰都防禦觀察使以前鄭州刺史于頎爲河南尹二月乙未以御
史中丞盧杞爲御史大夫京畿觀察使以桂管觀察使李昌巙爲江陵尹兼御
史大夫荊南節度等使以前荊南節度使庾準爲左丞甲辰以容州刺史盧嶽
爲桂州防禦觀察使乙巳以門下侍郎楊炎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以御史大夫盧杞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午以宋亳節度爲宣武
軍丁未以御史中丞袁高爲京畿觀察使乙卯振武軍亂殺其帥彭令芳監軍
劉惠光三月庚申朔築汴州城初大曆中李正己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
曹濮兗鄆十五州之地李寶臣有恆定易趙深冀滄七州之地田承嗣有魏博
相衛洺貝澶七州之地梁崇義有襄鄧均房復郢六州之地各聚兵數萬始因
叛亂得位雖朝廷寵待加恩心猶疑貳皆連衡盤結以自固朝廷增一城浚一
池便飛語有辭而諸盜完城繕甲略無寧日至是田悅初稟命劉文喜殄除羣
兇震懼又奏計者還都無賜與既歸皆構怨言先是汴州以城隘不容衆請廣
之至是築城正己田悅移兵於境爲備故詔分汴宋滑爲三節度移京西防秋
兵九萬二千人以鎮關東又於偃城置溵州辛巳以汾州刺史王栩爲振武軍
使東中二受降城鎮北綏銀麟勝等州留後以萬年令崔漢衡爲殿中少監使
吐蕃夏四月己酉朔省沔州庚寅襄州梁崇義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亥省
燕州順化州乙卯併平琴州爲黨州丁巳貶禮部侍郎于召桂州刺史御史中
丞袁高韶州長史五月丙寅以軍興十一而稅己巳以淮寧軍節度使李希烈
充漢南北諸道都知兵馬招撫處置等使封南平王庚寅以浙江西道爲鎮海

軍加蘇州刺史韓滉檢校禮部尚書潤州刺史充鎮海軍節度使浙江東西道
觀察等使以御史中丞一員爲理匭使諫議大夫一員知匭使給事中中書舍
人爲監考使辛丑尚父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子儀薨丙午以檢校祕書少監鄭
叔則爲御史中丞東都畿觀察使壬子以懷鄭河陽節度副使李芃爲河陽三
城懷州節度使仍割東畿五縣隸焉秋七月戊子朔詔曰二庭四鎮統任西夏
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國朝以來相奉率職自關隴失守東西阻絕忠義之徒泣
血相守慎固封略奉遵禮教皆侯伯守將文修共理之所致也伊西北庭節度
觀察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護四鎮節度留後郭昕爲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
觀察使自河隴陷虜伊西北庭爲蕃戎所隔間者李嗣業荔非元禮孫志直馬
璘輩皆遙領其節度使名初李元忠郭昕爲伊西北庭留後隔絕之後不知存
亡至是遣使歷迴紇諸蕃入奏方知音信上嘉之其伊西北庭將士敘官仍超
七資庚申以中書侍郎平章事楊炎爲左僕射以前永平軍節度使張鎰爲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司空淮陽郡王侯希逸卒丁丑以河中尹關播爲
給事中同州刺史李承爲河中尹晉絳都防禦觀察使辛巳以邠寧節度使李
懷光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以鄜坊丹延觀察留後李
建徽爲坊州刺史鄜坊丹延都團練觀察使壬午以幽州隴右節度使中書令
朱泚爲太尉田悅攻逼臨洺守將張伾城守八月辛卯平盧淄青節度觀察使
司徒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正己卒庚戌以中書舍人衛晏爲御史
中丞京畿觀察使壬子淮寧軍節度使李希烈攻襄陽誅梁崇義斬其同惡三
十餘人九月辛酉以易州刺史張孝忠爲恆州刺史充成德軍節度觀察使壬
戌加李希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亥兵部尚書翼國公路嗣恭卒甲子以晉
絳觀察使李承爲襄州刺史山南節度觀察等使戊辰以杭州刺史元全柔爲
黔中經略招討使觀察等使冬十月乙酉尚書左僕射楊炎貶崖州司馬尋賜
死戊申加宣武軍節度使劉洽御史大夫徐州刺史李洧棄其帥李納以州來
降十一月辛未宣武節度劉洽與神策將曲環大破李納之衆於徐州己巳詔
成德軍節度都知兵馬使恆州刺史襲高麗朝鮮郡王李惟岳以其父寶臣有
忠勞於王室惟岳嗣襲父業虔稟國恩縗絰之中擅掌戎務外結兇黨益固姦
謀不孝不忠宜肆原野削爾在身官爵乙亥貶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洄爲蜀州刺
史以江淮轉運使度支郎中杜佑代判度支戶部事丁丑以陝州長史李齊爲
河中尹充河中晉絳防禦觀察使以商州刺史姚明敭爲陝州長史本州防禦
陸運使以權鹽鐵使戶部郎中包佶充江淮水陸運使李納將海州刺史王涉
以州降十二月庚寅河中節度使馬燧檢校左僕射澤潞節度使李抱真檢校
兵部尚書賞破田悅之功也丙申太子賓客王翃卒

三年春正月乙卯朔丙寅幽州節度使朱滔張孝忠破李惟岳之兵於束鹿辛
未詔供御及太子諸王常膳有司宜減省之於是宰臣上言減堂廚百官月俸
請三分省一以助軍從之庚辰追封皇叔僖爲宋王贈皇弟遘荊王閏月丙申
以文宣王三十七代孫齊賢爲兗州司功襲文宣公辛丑復置具員簿甲辰成
德軍兵馬使王武俊殺李惟岳傳首京師庚戌馬燧李抱真破田悅兵於恆水
進攻魏州二月戊午惟嶽將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加朱滔檢校司徒以張
孝忠檢校兵部尚書易定滄三州節度使以檢校太子賓客王武俊檢校祕書
監恆州刺史恆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爲趙州刺史深趙都團練觀察使三
月丁亥贈故衛尉卿顏杲卿司徒故常山太守袁履謙左散騎常侍故許州長
史龐堅右散騎常侍故鞏縣主簿蔣清禮部侍郎贈故驍衛將軍代國公安金
藏兵部尚書授其子承恩廬州長史乙未以徐州刺史李洧爲徐沂海團練觀
察使戊戌田悅洺州刺史田昂以城降以嶺南節度使張伯儀檢校兵部尚書
兼江陵尹御史大夫荊南節度等使以容管經略使元琇爲廣州刺史嶺南節
度使丙午貶京兆尹盧慕爲撫州長史夏四月李納守德州將王士真守棣州
將李長卿皆以城降庚申先陷蕃僧尼將士八百人自吐蕃而還壬戌封朱滔
爲通義郡王朱滔王武俊與田悅合從而叛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以軍興庸
調不給請借京城富商錢大率每商留萬貫餘並入官不一二十大商則國用
濟矣判度支杜佑曰今諸道用兵月費度支錢一百餘萬貫若獲五百萬貫纔
可支給數月甲子詔京兆尹長安萬年令大索京畿富商刑法嚴峻長安令薛

革荷校乘車於坊市搜索人不勝鞭笞乃至自縊京師囂然如被盜賊搜括既畢計其所得纔八十萬貫少尹韋禎又取僦櫃質庫法拷索之纔及二百萬丁丑彭王傅徐浩卒贈太子少師戊寅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鎰兼鳳翔尹隴右節度使以代朱泚加泚實封五百戶賜實氏名園涇水上腴田及錦綵金銀器以安其意時滔叛故也壬午貶御史大夫嚴郢爲費州長史杖殺左巡使殿中侍御史鄭詹郢歲餘卒五月丙戌增兩稅鹽榷錢兩稅每貫增二百鹽每斗增一百丁亥貶太子詹事邵說歸州刺史卒於貶所辛卯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率神策及朔方軍東討丙申詔故伊西北庭節度使楊休明故河西節度使周鼎故西州刺史李琇璋故瓜州刺史張銑等寄崇方鎮時屬殷憂固守西陲以抗戎虜歿身異域多歷歲年以迨于茲旅櫬方旋誠深追悼宜加寵贈以賁幽泉休明可贈司徒鼎贈太保琇璋贈戶部尚書銑贈兵部侍郎皆隴右牧守至德已來陷吐蕃而歿故至是西蕃通和方得歸葬也丁酉加河東節度使檢校左僕射馬燧同平章事澤潞李抱真檢校右僕射河陽李芃檢校兵部尚書神策營招討使李晟右散騎常侍賞破田悅功也乙巳貶戶部侍郎判度支杜佑爲蘇州刺史以中書舍人趙贊爲戶部侍郎判度支辛亥易定節度賜名義武軍六月丁巳尚書左丞庾準卒甲子京師地震以左散騎常侍李涵爲入迴紇弔祭使京兆少尹源休爲光祿卿戊寅以前衢州刺史趙涓爲尚書左丞右庶子柳載爲右丞辛未朱滔王武俊兵救田悅至魏州北是日李懷光兵亦至馬燧抱真李芃等盛軍容迓懷光朱滔等慮其掩襲遽出兵懷光與之接戰於連篋山之西王師不利各還營壘賊乃壅河決水絕我糧道秋七月甲申以前振武軍使王翃爲京兆尹以兵部郎中楊眞爲御史中丞京畿觀察使以括率商戶人情不安癸巳詔除已收納入庫外一切停已貯納者仍明置簿曆各給文牒俟准元數却還甲午以前同州刺史蕭復爲兵部侍郎庚子馬燧李懷光李抱真李芃等四節度兵退保魏橋朱滔王武俊田悅之衆亦屯於魏橋東南與官軍隔河對壘自五月不雨甲辰始雨宣武節度李勉爲檢校司徒淮寧李希烈檢校司空邠寧李懷光同平章事李芃封開陽郡王八月丁未初分置汴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事從戶部侍郎判度支趙贊奏也戊午太子賓客第五琦卒于位辛酉以涇原節度留後姚令言爲涇原節度使戊辰以江淮鹽鐵使太常少卿包佶爲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己巳加劍南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檢校吏部尚書甲戌以大理少卿崔縱爲汴西水運兩稅鹽鐵使丁丑以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眞卿爲太子太師庚辰徐海沂都團練使李洧卒江淮訛言有毛人捕人食其心人情大恐九月丁亥以李洧部將高承宗爲徐州刺史徐海沂都團練使判度支趙贊上言請爲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等州署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貫下至十萬貫收貯斛斗匹段絲麻候貴則下價出賣賤則加估收糴權輕重以利民從之贊乃於諸道津要置吏稅商貨每貫稅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稅一以充常平之本己亥夜有猛獸入宣陽里傷二人詰朝獲之冬十月辛亥以湖南觀察使嗣曹王皐爲洪州刺史江西節度使丙辰以吏部侍郎關播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都官員外郎樊澤使吐蕃迴與蕃相尚結贊約來年正月望日會盟清水丙子蕭王祥薨十一月己卯以淮南節度使賈耽檢校工部尚書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興鳳團練使嚴震爲梁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使甲午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李承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是月朱滔田悅王武俊於魏縣軍壘各相推獎僭稱王號滔稱大冀王武俊稱趙王悅稱魏王又勸李納稱齊王僭署官名如國初親王行臺之制丁丑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與朱滔等四盜膠固爲逆

四年春正月戊寅朔丁亥鳳翔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宰相尚結贊同盟于清水庚寅李希烈陷汝州執州將李元吉而去東都震駭甲午遣顏眞卿宣慰李希烈軍戊戌以龍武大將軍哥舒曜爲東都畿汝節度使率鳳翔邠寧涇原等軍東討希烈丙午福建觀察使常袞卒二月戊申於河陽三城置河陽軍節度乙卯哥舒曜收汝州丁丑以工部侍郎蔣鎮充禮儀使三月己卯復置泗州癸未以左散騎常侍孟皡爲福建都團練觀察使辛卯嗣曹王皐擊李希烈將陳賀之衆敗之收復黃州丁酉荆南張伯儀與賊戰敗績嗣曹王皐收復蘄州夏四月庚申以永平宣武河陽等軍節度都統檢校司徒平章事李勉爲淮西招討使

襄陽帥賈耽江西嗣曹王皋爲之副甲子京師地震生黃白毛長尺餘丙子哥舒曜進軍至潁橋大震雷人死者十之三四乃退保襄城五月辛巳夜京師地震乙酉潁王璬薨乙巳滑濮二州黃河清滑州馬生角六月庚戌初稅屋間架除陌錢時馬燧李懷光李抱真李芃屯魏縣李晟屯易定李勉陳少遊哥舒曜屯懷汝閒神策諸軍皆臨賊境凡諸道之軍出境仰給於度支謂之食出界糧月費錢一百三十萬貫判度支趙贊巧法聚斂終不能給至是又稅屋所吏秉筆持算入人廬舍而抄計峻法繩之愁嘆之聲徧於天下秋七月甲申以國子祭酒李揆爲禮部侍郎復其爵甲午以李揆爲左僕射兼御史大夫爲入吐蕃會盟使八月丁未李希烈率衆三萬攻哥舒曜於襄城湖南觀察使李承卒九月戊寅龍見於汝州之城濠丙戌李勉將唐漢臣劉德信喪師於扈澗汴軍自此不振東都危急冬十月丙午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率涇原之師救哥舒曜丁未涇原軍出京城至滻水倒戈謀叛姚令言不能禁上令載繒綵二車遣晉王往慰諭之亂兵已陣于丹鳳闕下促神策軍拒之無一人至者與太子諸王妃主百餘人出苑北門右龍武軍使令狐建方教射於軍中聞難聚射士得四百人扈從其夕至咸陽飯數匕而過戊申至奉天己酉元帥都虞候渾瑊以子弟家屬至乃以瑊爲行在都虞候神策軍使白志貞爲行在都知兵馬使以令狐建爲中軍鼓角使金吾將軍侯仲莊爲奉天防城使亂兵既剽京城屯於白華乃於晉昌里迎朱泚爲帥稱太尉居含元殿上以奉天隘欲幸鳳翔壬子鳳翔軍亂殺節度使張鎰乃止癸丑李希烈陷襄城哥舒曜走洛陽乙卯賜檢校司空崔寧死丁巳以吏部尚書蕭復刑部侍郎劉從一諫議大夫姜公輔並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寧節度韓遊瓌與論惟明率兵三千至纔入奉天賊軍亦至乃出拒之王師不利賊乘勝攻門自卯至午殺傷殆半會有草車在門外渾瑊令焚之賊衆遂退癸巳泚賊三面攻城渾瑊力戰禦之方退大將呂希倩死之賊自丁未攻城至己巳二十餘日矢石不絕十一月乙亥以隴右節度判官隴州留後殿中侍御史韋皋爲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奉義軍節度使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常春合兵六千來援至漠谷爲賊所敗而退賊由是攻城愈急矢石雨下死傷者衆人心危蹙上與渾瑊對泣朱泚據乾陵作樂下瞰城中詞多侮慢戊子賊造雲橋攻東北隅兵仗不能及城中憂恐相顧失色渾瑊預爲地道及雲橋成城脚陷不得進瑊命焚之風迴燄轉橋焚而賊退朔方節度李懷光遣兵馬使張韶奉表言大軍將至乃令舁韶巡城叫呼歡聲動地賊不之測疑懼緩攻癸巳懷光軍次醴泉是夜賊解圍而去神策將李晟自定州率師赴難軍於渭橋甲午以商州都虞候王仙鶴權商州防禦使十二月壬戌貶門下侍郎平章事盧杞爲新州司馬貶行在都知兵馬使白志貞爲恩州司馬戶部侍郎判度支趙贊爲播州司馬癸亥以京兆少尹裴腆判度支甲子以湖南觀察留後趙憬爲湖南觀察使乙丑以祠部員外郎陸贄爲考功郎中金部員外郎吳通微爲職方郎中翰林學士並如故以侍御史吳通玄爲起居舍人充翰林學士己巳以河中尹李齊運爲宗正卿庚午李希烈陷汴州以右庶子崔縱爲京兆尹癸酉以中書侍郎平章事關播爲刑部尚書司封郎中杜黃裳爲給事中命給事中孔巢父淄青宣慰華州刺史董晉河北宣慰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上在奉天行宮受朝賀詔曰立政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致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賚居送衆庶勞止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求疲民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里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起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于蒸庶痛心靦面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谷賴天地降祐人祇協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羣盜斯屏皇維載張將弘遠圖必布新令朕晨興夕惕惟省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用加虛美以聖神文武之號被暗寡昧之躬固辭不獲俯遂羣

譏昨因內省良所瞿然自今已後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今上元統
曆獻歲發祥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爲興元
元年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咸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致其疑懼皆
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一切並與洗滌復其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宣諭
朱滔以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永念舊勳務存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
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除泚外並從原
宥應赴奉天并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減罪三等子
孫過犯減罪二等先稅除陌間架等錢竹木茶漆等稅並停奉天昇爲赤縣分
命朝臣諸道宣諭以奉天行營都團練使楊惠元檢校工部尚書丙戌以吏部
侍郎蕭復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吏部侍郎盧翰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戊
子命宰臣蕭復往山南荆南湖南江西鄂岳浙江東西福建等道宣慰己丑以
京兆尹裴腆爲戶部侍郎判度支丙申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樊澤爲襄州刺
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渾瑊爲行在都知兵馬使以前趙州觀察使康日知兼
同州刺史充奉誠軍節度使辛丑詔六軍各置統軍一員秩從二品左右常侍
各加一員太子賓客加四員二月戊寅詔故司農卿張掖王段秀實贈太尉謚
曰忠烈賜實封五百戶贈滑州兵馬使賈隱林左僕射以滑州刺史李澄兼汴
州刺史汴滑節度使是日李晟自咸陽移兵東渭橋避懷光也晟以懷光反狀
已明請上幸蜀王武俊效順加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幽州節度使令討朱滔吐
蕃遣使來朝請以兵助國討逆乃令御史大夫于頎入蕃宣諭之甲子加李懷
光太尉仍賜鐵券救三死罪懷光怒曰凡人臣反逆乃賜鐵券今賜懷光是反
必矣乃投之於地上命翰林學士陸贄曉諭之是日人心恐駭懷光奪楊惠元
李建徽所將兵惠元被害丁卯車駕幸梁州留戴休顏守奉天以御史中丞齊
映爲沿路置頓使李晟大集兵賦以收復爲己任李懷光患之移軍涇陽連朱
泚欲同滅晟晟卑詞厚意致書諭之冀其感悟懷光頗增愧懼三月甲申以祕
書監崔漢衡爲上都留守右散騎常侍于頎爲京兆尹是日懷光燒營走歸河
中其將孟涉段威勇等千人奔歸李晟丙戌以前饒州刺史杜祐爲廣州刺史

嶺南節度使加神策節度使李晟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觀察使庚寅車
駕次城固唐安公主薨上愛女悼惜之甚壬申至梁州丁丑宣武節度使劉洽
加同平章事己亥以行在都知兵馬使渾瑊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靈州大都
督充朔方節度使邠寧振武永平奉天行營副元帥是日詔授李懷光太子太
保其餘官秩並罷涇州亂牙將田希鑒殺其帥馮河清自稱留後四月辛丑朔
時將士未給春衣上猶夾服漢中早熱左右請御暑服上曰將士未易冬服獨
御春衫可乎俄而貢物繼至先給諸軍而始御之壬寅詔奉天隨從將士並賜
號元從功臣以邠寧兵馬使韓遊瓌爲邠寧節度使尚書左丞趙涓卒己巳以
陝虢防遏使唐朝臣爲河中尹河中同晉絳節度使御史大夫李齊運兼京兆
尹魏博行軍司馬田緒殺其帥田悅詔贈悅太尉以緒爲魏州長史魏博節度
觀察使甲寅以諫議大夫平章事姜公輔爲左庶子加劍南節度使張延賞同
平章事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爲工部尚書甲子入蕃使左僕射李揆卒
於鳳州乙丑渾瑊與吐蕃將論莽羅之衆破賊將韓旻之衆於武功斬首萬級
丙寅加李納平章事丁卯義王玭薨五月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加檢校司徒東
川節度使李叔明太子太傅鎮海軍韓滉檢校右僕射癸酉涇王侹薨徐沂海
團練使高承宗卒以其子明應知徐州事丙子李抱真王武俊破朱滔於京城
東南斬首三萬級擒僞相朱良祐李俊以獻朱滔遁歸幽州癸未嶽州李兼黔
南元全柔桂管盧嶽加御史大夫嶽加中丞庚寅李納上章稟命乃贈李正己
太尉壬辰商州尚可孤破賊於藍田乙未安西四鎮節度使郭昕北庭都護李
元忠加左右僕射是夜李晟自渭北移軍於光泰門外賊來薄我軍爭奮擊大
敗之蹙入光泰門斬馘數千計賊黨慟哭而入白華戊辰列陣於光泰門外遣
騎將史萬頃往神麚村開苑牆二百餘步賊樹柵當之我軍爭柵雲合奮擊與
賊血戰賊黨大敗追擊至白華朱泚姚令言率衆萬餘遁去晟收復京城是日
渾瑊與戴休顏亦破賊三千於咸陽韓遊瓌追朱泚於涇州六月庚子朔昇恆
州爲大都督府癸卯贈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右僕射是日李晟上收京城露布
上覽之涕下霑襟涇州田希鑒斬姚令言幽州軍士韓旻於彭原斬朱泚並傳

首至行在乙巳遣吏部侍郎班宏入京宣諭己酉加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實封一千戶駱元光倘可孤加檢校左右僕射皆實封五百戶以涇州將田希鑒爲涇州刺史涇原節度使癸丑詔以梁州爲興元府鄭縣爲赤畿官名品制視京兆河南百姓給復二年見任官員加兩階耆老與版授鄭縣令賜緋加興元尹嚴震檢校右僕射賜實封一百戶加渾瑊侍中實封八百戶韓遊瓌檢校左僕射實封四百戶戴休顏檢校右僕射實封二百戶考功郎中知制誥陸贄司封郎中知制誥吉中孚並爲諫議大夫水部員外郎顧少連爲禮部郎中並依前充翰林學士行在左右廂兵馬使令狐建時常春並加散騎常侍丙辰斬僞相李忠臣籍沒其家李晟奏受賊僞署同惡抵法之家所沒財物牛馬奴婢請以賞軍士從之戊午車駕還京發興元是日大雨及入斜谷晴霽從官將士懽然以爲天助秋七月丙子車駕次鳳翔府詔放管內今年秋稅耆壽侍老八十已上各與版授刺史賜紫其餘版授上佐賜緋府縣置頓官考滿日放選受僞署官喬琳蔣鎮張光晟李通蔣鎰伏誅朱泚署郡王王子王孫七十七人於馬嵬宅丁丑令所司具凶禮收殮於淨域寺庚辰詔李懷光往因職任頗著幹能朕嗣位之初首加拔擢託爲心膂授以節旄頃歲河朔不寧俾令征討任兼將相恩極丘山及朱泚猖狂擾亂京邑懷光迴軍赴難宗社再寧保佑朕躬厥功甚茂故元帥河中之權太尉中書之秩仍加實封爰及宗親人臣之榮孰可爲比非朕於懷光不厚豈朕報懷光不崇賊寇未除猜嫌已構受朱泚姦兇之說聽張佖罔惑之言曾不沈思遂生疑阻交通逆孽殘害忠良朕志在推誠事皆掩覆禮遇轉厚委任益隆懷光都不改圖愈深不軌勅書慰問將士懷光並不令宣三軍咸欲收城懷光並不令出自云已共朱泚定約不能更事國家朕以眇身獲承鴻業務全大計移幸山南倉皇之間備歷危險據其罪狀情實難容然以解圍奉天其功不細昨又遣男璀謝罪請束身歸朝朕憫其知過之心念其赴難之効以功贖罪務在優恩今遣給事中孔巢父賚先授懷光太子太保勅牒往河中宣諭三日內便與懷光同赴上都如欲家口同行亦聽懷光自便朕必能保全終始寵待如初朔方將士嘗立大功子儀再收京城咸是此軍之効昨遣從河朔赴難奉天逆賊畏威望風奔遁忝官勞績朕不暫忘將士各竭忠誠中遭迫脅朕每念及痛心自咎比者君臣阻隔只爲懷光一人懷光既請入朝倘捨其罪況諸將士並是功臣各宜坦然勿更憂慮先賜官封一切如舊壬午至自興元時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衆扈從李晟駱元光倘可孤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連亘數十里都民僧道歡呼感泣李晟見於三橋自陳收城遲晚之咎伏地請罪上慰勞遣之丁亥河中宣慰使孔巢父中官啖守盈並爲懷光所害辛卯御丹鳳樓大赦天下賜李晟永崇里第女樂八人甲午命宰臣諸將送晟入新賜第教坊樂京兆府供帳食饌鼓吹導從京城以爲榮觀八月辛丑詔所司爲贈太尉段秀實樹碑立廟淄青節度使承前帶陸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宜令李納兼之癸卯加司徒中書令合川郡王李晟兼鳳翔尹充鳳翔隴右節度等使涇原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河東保寧軍節度使太原尹北都留守檢校司徒平章事北平郡王馬燧爲奉誠軍晉絳慈隰節度行營兵馬副元帥以靈鹽節度使侍中兼靈州大都督樓煩郡王渾瑊爲河中尹晉絳節度使河中同陝虢等州及管內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咸寧郡王時方命瑊與馬燧各出師討懷光故也甲辰以金吾大將軍杜希全爲靈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天德軍靈鹽豐夏節度營田等使以同絳節度使唐朝臣爲鄜坊丹延等州節度使以保義軍節度使鳳翔尹李楚琳爲金吾大將軍以奉義軍節度使隴州刺史韋皋爲左金吾衛大將軍戊申以奉天行營節度戴休顏爲左龍武統軍己酉以延王玢嗣王迅西平長公主薨廢朝己未前湖州刺史袁高爲給事中九月庚午宗正卿李琬卒賜渾瑊大寧里第并女樂五人詔宰臣諸將賜樂饌贈如送李晟入第故事壬午贈故右僕射致仕李涵太子太保乙亥王武俊加檢校司徒李抱真檢校司空並賜實封五百戶賞破朱滔之功也甲申以前嶺南節度使元琇爲戶部侍郎判度支丁亥上顧謂宰臣曰今大盜雖除時猶多難宜廣延納以達下情近日諫官都無論奏自今每正衙及延英坐日常令朝臣三兩人面奏時政得失庶有弘益也是秋螟蝗蔽野草木無遺冬十月乙丑馬燧收絳州戊辰令中官竇文場王希遷監

左右神策軍都知兵馬使閏月庚午詔朕臨御萬方失於君道兵革不息于今
五年閔衆庶之勞悔征伐之事而李希烈蔑義棄德反道虐人朕哀彼生靈陷
于塗炭苟存拯物不憚屈身故於歲首特布新令赦其殊死待以至誠使臣繼
及於郊圻巨猾已聞其僭竊酷烈滋甚吞噬無厭將相大臣咸懷憤激繼陳章
疏固請討除朕以所行天誅本去人害兵戈既接玉石難分言念勳臣橫遭脅
制雖思改革厥路無由受污終身銜冤沒代淪胥以逞誠可痛傷豈孽自一夫
而毒流萬姓爲人父母寧不愧懷宜令諸道節度使明行曉諭罪止元兇脅制
之徒一切不問唐朝臣奏收永樂縣癸酉以右龍武大將軍李觀爲涇州刺史
涇原節度使乙亥詔宋亳淄青澤潞河東恒冀幽易定魏博等八節度螟蝗爲
害蒸民饑饉每節度賜米五萬石河陽東畿各賜三萬石所司般運於楚州分
付丁丑李晟至涇州誅節度使田希鑒罪其殺馮河清也戊子希烈將李澄以
滑州歸國甲午以李澄爲汴州刺史汴滑節度使封武威郡王神策行營節度
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馮翊郡王尚可孤卒十一月癸卯宋亳節度使劉洽與曲
環破希烈之衆於陳州俘斬三萬級生擒賊將翟崇暉以獻戊午劉洽大破希
烈之衆擒其僞相鄭賁等五人以獻希烈遁歸蔡州汴州平乙丑宰相蕭復三
上章乞罷免許之十二月乙亥淮南節度使檢校司空平章事陳少遊卒贈蕭
定太子太師以壽州刺史張建封爲濠壽都團練使庚辰以刑部侍郎杜亞爲
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戊子以吏部郎中崔造爲給事中辛卯以諫議大夫陸
贄爲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詔翰林學士朝服班序宜同諸司官知制誥例
貞元元年正月丁酉朔御含元殿受朝賀禮畢宣制大赦天下改元貞元戊戌
大風雪寒去秋螟蝗冬旱至是雪寒甚民饑凍死者踣於路丁未以饒州刺史
盧惎爲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癸丑始聞太子太師魯郡王顏眞卿爲希烈所
害追贈司徒廢朝五日謚曰文忠仍特授男頵碩等官壬戌以吉州長史盧杞
爲澧州別駕尋卒二月丙寅朔遣工部尚書賈耽侍郎劉太眞分往東都兩河
宣慰河南河北饑米斗千錢癸未李抱眞嚴振來朝寒食節上與諸將擊鞠於
內殿丙戌以檢校祕書監金良相爲檢校太尉使持節大都督雞林州刺史寧
海軍使襲封新羅王辛卯大雨三月丙申朔以蜀州刺史韓洄爲兵部侍郎以
汴東水陸運等使左庶子包佶爲刑部侍郎辛丑戶部侍郎判度支元琇兼諸
道水陸運使丁未李希烈陷南陽殺首將黃金獻甲寅詔宰臣宣諭御史今後
上封彈奏人自陳論不得聚署章疏戊午宣武帥劉洽檢校司空以汴滑節度
使李澄爲滑州刺史充鄭滑節度使加李納司空夏四月乙丑朔晉王誼改封
舒王癸酉鄂岳觀察使李兼爲洪州刺史江西都團練觀察使丁丑以江西節
度使嗣曹王皐爲江陵尹荊南節度使己卯改滑州永平軍名曰義成江陵度
支院失火燒租賦錢穀百餘萬時關東大饑賦調不入由是國用益窘關中饑
民蒸蝗蟲而食之汴帥劉洽賜名玄佐五月癸卯分命朝臣禱羣神以祈雨蝗
自海而至飛蔽天每下則草木及畜毛無復孑遺穀價騰踊辛酉以河陽都知
兵馬使雍希顥爲河陽懷都團練使六月丙子以兵部侍郎韓洄爲京兆尹辛
巳劉玄佐兼汴州刺史壬午以工部尚書賈耽兼御史大夫東都留守都畿汝
州防禦使以汴州刺史薛珏爲河南尹辛卯以左金吾衛大將軍韋皐檢校戶
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劍南西川節度觀察使以國子祭酒董晉爲左金
吾衛大將軍幽州朱滔卒贈司徒秋七月甲午朔河東節度使馬燧自河中行
營來朝庚子大風拔樹辛丑以左散騎常侍李泌爲陝州長史陝虢都防禦觀
察陸運使丙午以鎮海軍浙江東西道節度使韓滉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
事江淮轉運使以河南尹薛珏爲河南水陸運使戊申馬燧還行營辛亥加檢
校工部尚書王士眞爲德棣都團練觀察使壬子以前涿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劉怦爲幽州御史大夫幽州盧龍節度副大長史兼使知節度管理度支營田
觀察押奚契丹經略盧龍等軍使丁巳以左散騎常侍柳渾爲兵部侍郎庚申
以諫議大夫高參爲中書舍人關中蝗食草木都盡旱甚灞水將竭井多無水
有司計度支錢穀纔可支七旬甲子詔夫人事失於下則天變形於上咎徵之
作必有由然自頃已來災沴仍集雨澤不降綿歷三時蟲蝗繼臻彌亘千里菽
粟翔貴稼穡枯瘁嗷嗷蒸人聚泣田畝興言及此實切痛傷徧祈百神曾不獲
應方悟禱祠非救災之術言詞非謝譴之誠憂心如焚深自刻責得非刑法舛

緣忠貞勞壓暴賦未蠲勞師靡息事或無益而重爲煩費任或非當而横肆侵
蠹有一於茲足傷和氣本其所以罪實在予萬姓何辜重罹饑殍所宜出次貶
食節用緩刑側身增修以謹天戒朕自今視朝不御正殿有司供膳並宜減省
不急之務一切停罷除諸軍將士外應食糧人諸色用度本司本使長官商量
減罷以救兇荒俟歲豐登卽令復舊甲子李懷光大將尉珪以焦籬堡降丁卯
懷光將徐庭光以長春宮兵六千人降甲戌朔方大將牛名俊斬李懷光傳首
闕下馬燧收復河中丁丑始雨己卯詔朕誠信未著撫御失宜致使功臣陷於
誅戮覩之克敵能不愧心然以懷光一家在法無捨念其昔居將相嘗寄腹心
罪雖挂於刑書功已藏於王府以千紀之迹固合滅身以赴難之勳所宜有後
宜以懷光男一人爲嗣賜莊宅各一區仍還懷光屍首任其收葬懷光妻諸兒
女遞送澧州委李皐逐便安置使得存立其出嫁女諸親並釋放陷賊將士一
切並與洗雪河中隸百姓給復一年北平王馬燧咸寧王渾瑊並與一子五品
正員官燧可侍中瑊可檢校司空駱元光韓遊瓌唐朝臣各賜實封二百戶與
一子六品正員官昨河中行營將士共賜二十萬端匹以充宴賞放歸本道新
除中書侍郎平章事張延賞爲尚書左僕射時宰相劉從一病詔徵延賞李晟
與延賞有隙自鳳翔上表論之延賞罷鎮西川還行至興元改授左僕射戊子
前河陽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開封郡王李芃卒九月己亥幽州節度劉怦
病請以子濟權知軍州事從之癸卯以牛名俊爲丹州刺史御史大夫崔縱奏
准制勘會內外官員商量併省停減詳議聞奏者伏以兵戎未息仕進頗多在
官者既合序遷有功者又須褒賞比來每至選集不免擁閡留人審數遣才仍
招怨望況有恩詔甄錄功勞諸道敍優人數甚廣見須處置不可稽留今若停
減吏員實恐未便於事非但承優者無官可授抑又敍進者無路可容本冀便
人翻成斂怨事仍舊貫以適時宜更待事平然後經度制從之乙巳上御正殿
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三科舉人辛亥宰相劉從一以疾辭任授戶部尚
書庚申劉從一卒幽州節度使劉怦卒辛巳以權知幽州盧龍軍府事劉濟爲
幽州長史兼御史大夫幽州盧龍節度觀察押奚契丹兩蕃等使丙戌渾瑊自
河中來朝十一月癸巳朔山南嚴震來朝癸卯上親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時河
中渾瑊澤潞李抱真山南嚴震同華駱元光邠寧韓遊瓌鄜坊唐朝臣奉誠康
日知等大將侍祠郊壇畢還宮御丹鳳樓大赦天下丁丑詔文武常參官共賜
錢七百萬貫以歲凶穀貴衣冠窘乏故也十二月戊辰詔延英視事日令常參
官七人引對陳時政得失自是羣官互進有不達理道者因多詆訐不適事宜
上亦優容遣之

二年春正月壬辰朔以歲饑罷元會禮也丙申詔以民饑御膳之費減半宮人
月共糧米都一千五百石飛龍馬減半料臺郎御史與兼官出爲畿赤令庚子
大雪平地尺餘壬寅以散騎常侍劉滋給事中崔造中書舍人齊映並守本官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侍郎平章事盧翰爲太子賓客丁未以禮部侍郎鮑
防爲京兆尹京兆尹韓洄爲刑部侍郎國子祭酒包佶知禮部貢舉以江陵少
尹李復爲容州刺史本管經略使癸丑以御史大夫崔縱爲吏部侍郎諫議大
夫知制誥翰林學士吉中孚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兩稅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
詔宰相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禮部崔造判戶部工部甲寅詔
天下兩稅錢物委本道觀察使刺史差人送上都其先置諸道水陸轉運使及
度支巡院江淮轉運等使並停時崔造專政改易錢穀職事多廢敗造尋以憂
病歸第二月癸亥山南樊澤奏破希烈將杜文朝之衆五千擒文朝以獻乙丑
鹿入含元殿衛士執之甲戌戶部侍郎元琇爲尚書左丞京兆少尹李竦爲戶
部侍郎判鹽鐵榷酒三月壬寅滑州李澄奏破希烈之衆於鄭州乙巳以司農
卿李模爲黔中觀察使四月丙寅淮西李希烈爲其牙將陳仙奇所酖并誅其
妻子仙奇以淮西歸順戊辰以前黔中觀察使元全柔爲湖南觀察使辛巳陝
州觀察使李泌奏盧氏山冶出瑟瑟請禁以充貢奉上曰瑟瑟不產中土有則
與民共之任人採取甲申詔以淮西牙將陳仙奇爲蔡州刺史淮西節度使都
統劉玄佐李澄曲環李皐賈耽張建封各與一子正員官賞平淮蔡功也丁未
以劍南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爲太子太傅以東川兵馬使王叔邕爲梓州刺史
劍南東川節度使五月丙申自癸巳大雨至於茲日饑民俟夏麥將登又此霖

潰人心甚恐米斗復千錢丁酉以伊西北庭節度留後楊襲古為北庭大都護伊西北庭節度度支營田瀚海等使己亥百寮請上復常膳是時民久饑困食新麥過多死者甚衆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卒贈司空辛酉大風雨街陌水深數尺人有溺死者癸未橫海軍使滄州刺史程日華卒以其子懷直權知軍州事秋七月戊子黔中觀察使理所復在黔州辛卯以開州別駕白志貞為果州刺史乙未福建觀察使盧惎卒己酉以虔王諒為申光隨蔡節度大使以淮西兵馬使吳少誠為蔡州刺史知節度留後加東都留守賈耽東都畿唐汝鄧都防禦觀察使以隴右行營節度使曲環為陳許節度使戊午以鄜坊節度唐朝臣為單于大都護振武綏銀節度使右金吾大將軍論惟明為鄜州刺史鄜坊都防禦觀察使己巳以金吾大將軍董晉為尚書右丞庚辰右散騎常侍蔣沇卒丙戌吐蕃寇涇隴邠寧諸鎮守閉壁自固京師戒嚴遣河中節度駱元光鎮咸陽九月詔左右金吾及十六衛將軍故事皆擇勳臣出鎮方隅入居侍從自天寶艱難之後衛兵雖然廢闕將軍品秩尤高此職文武勳臣出入轉遷之地宜增祿秩以示優榮並宜加給料錢及隨身糧賜仍舉故事量武班朝參其廊下食亦宜加給其十六衛各置上將軍一人秩從二品左右金吾上將軍俸料次於六統軍支給欲求致理必藉兼才文武遞遷不全限隔自今內外文武缺官於文武班中量才望相參敍用仍依故事於本衛量置衛兵所司條件以聞丁酉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檢校尚書左僕射滑州刺史武威郡王李澄本以東都畿唐鄧汝等防禦觀察使賈耽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等州觀察使戊戌以吏部侍郎崔縱檢校禮部尚書東都留守東都畿唐鄧汝防禦觀察使己亥勅左右衛上將軍大將軍並於衛內宿乙巳吐蕃寇好畤京師戒嚴李晟部將王佖襲吐蕃於汧陽城敗其中軍辛亥寇鳳翔李晟出師禦之一夕而退冬十月壬午奏關內河中河南等道秋夏兩稅青苗等錢悉折納粟麥兼加估收糴以便民從之是月李晟破吐蕃摧沙堡十一月甲午冊淑妃王氏為皇后乙未兩浙節度使韓滉來朝丁酉冊皇后王氏是日后崩謚曰昭德辛丑吐蕃陷鹽州壬寅劉玄佐曲環鄂岳盧玄卿並來朝十二月丁巳以韓滉兼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吐蕃陷夏州又陷銀州庚申以給事中同平章事崔造為右庶子貶尚書右丞度支元琇為雷州司戶為韓滉輕奏人以為非罪諫官屢論之辛未鳳翔李晟來朝壬申京城畿內榷酒每斗榷錢一百五十文蠲酒戶差役從度支奏也

三年春正月丙戌朔壬寅以左僕射張延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巳禮部侍郎薛播卒辛亥以戶部侍郎李竦為鄂岳觀察使壬子以兵部侍郎柳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滋守本官罷知政事中書舍人平章事齊映貶夔州刺史戊寅度支鹽鐵轉運使鎮海軍節度浙江東西道觀察等使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晉國公韓滉卒贈太傅以果州刺史白志貞為濠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西觀察使宣州刺史皇甫政為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三月庚寅詔令年朝集使宜停丙午鳳翔隴右元帥副兵馬使吳詵為福建觀察使鳳翔都虞候邢君牙為鳳翔尹本府團練使丁未制鳳翔隴右涇原四鎮北庭管內兵馬副元帥鳳翔隴右道節度使奉天靖難功臣司徒兼中書令鳳翔尹上柱國西平郡王食實封一千五百戶李晟可太尉兼中書令庚戌以晟甥元帥兵馬使王佖為右威衛上將軍辛亥河東馬燧來朝時蕃相尚結贊使大將論頰熱卑辭厚意告馬燧請兩國同盟和好上疑其不誠不允故燧自將論頰熱入朝盛言蕃相請盟可以保信上乃從之許盟于平涼夏四月庚申詔蕃寇雖退疆理猶虞安邊之策必有良算宜令常參官各陳邊事隨所見封進以聞入蕃使崔翰奏於蕃中誘問給役者求蕃國人馬真數云凡五萬九千餘人馬八萬六千匹可戰者僅三萬人餘悉老幼庚午御麟德殿試定難樂曲馬燧所獻五月丁亥以侍中渾瑊為吐蕃清水會盟使兵部尚書崔漢衡副之瑊與駱元光率師二萬往會盟所丁酉以左丞楊憑為湖南觀察使戊戌左右神策左右龍武各加將軍一員丙午以嶺南節度使杜祐為尚書右丞以容管經略使李復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蕃相尚結贊請改會盟之所於原州之土梨樹神策將馬有麟奏土梨地多險阨恐蕃軍隱伏不如平涼川其地坦平又近涇州乃改盟於平涼川十月東都河南江陵汴州揚州大水漂民廬舍閏月乙卯以國子司

業殺青爲澧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戊午陝虢李泌獻瑞麥一莖五穗庚申詔省州縣官員上州留上佐錄事參軍司戶司士各一員中州上佐錄事參軍司戶司兵各一員下州上佐錄事司戶各一員京兆河南兩府司錄判司及四赤丞簿尉量留一半諸赤畿縣留令丞尉各一員時宰相張延賞請減官收俸料以助軍討吐蕃故也壬戌日有黑暈自辰及申方散癸亥以荊南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嗣曹王皐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襄鄧郢安隨唐等州觀察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爲江陵尹荊南節度使辛未侍中渾瑊與吐蕃宰相尚結贊同盟于平涼爲蕃兵所劫瑊狼狽遁而獲免崔漢衡已下將吏陷沒者六十餘人癸酉遣使齎書以讓結贊蕃界不受戊寅枉矢墜于虛危辛巳以少府監盧嶽爲陝虢觀察使是月太白晝見凡四十餘日六月丙戌以檢校司徒侍中馬燧爲司徒兼侍中以贊吐蕃之盟失策而罷兵柄也以陝虢觀察使李泌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以左龍武將軍李自良爲檢校工部尚書太原尹河東節度使乙巳浙西觀察使白志貞卒是月吐蕃驅鹽夏二州居民焚其州城而去七月甲寅渾瑊自盟所來素服待罪釋之乙卯詔朕頃緣興師備邊資用不給遂權議減官以務集事近聞授官者官已隨牒之任扶老攜幼盡室而行俸祿未請歸還無所衣冠之弊流寓何依其先勅所減官員並依仍舊初既減員內外咨怨張延賞李泌初入相乃諷諫官論之乃下此詔丙辰平涼陷蕃官員崔漢衡已下各與一子正員官以左羽林大將軍韓潭爲夏州刺史夏綏銀等州節度使壬申賜駱元光姓曰李元諒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延賞薨贈太保癸酉復置吏部小選八月辛巳朔日有蝕之丁亥陷蕃兵部尚書崔漢衡得還己丑以兵部侍郎平章事柳渾爲散騎常侍罷知政事壬申以給事中王緯爲潤州刺史江西觀察使常州刺史劉贊爲宣州刺史宣歙池觀察使戊戌貶前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蕭復爲太子左庶子饒州安置坐宗人位偶儒偲鼎等連郜國長公主蟲蠱事也戊辰吐蕃犯塞諸軍戒嚴九月丁巳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界民庶徙於安化峽西庚申左庶子崔造卒癸亥迴紇可汗遣使合闕將軍請昏於我許以咸安公主降之丙寅吐蕃陷華亭又陷涇州之連雲堡甲戌吐蕃退併掠邠涇隴等州民戶殆盡自是蕃寇常至涇隴冬十月吐蕃修源州城屯據之丁亥太子太傅李叔明卒丙戌神策將魏循上官射生將韓欽緒等十餘人與資敬寺妖僧李廣弘同謀不軌廣弘自言當爲人主約十月十日大舉已署置將相名目詔捕勠之連坐死者百餘人欽緒遊瓌之子特赦之是月復降魚書傳刺史務十一月丁丑以湖南觀察使趙憬爲給事中是夜京師地震者三鳥巢散落壬申禁商人不得以口馬兵械市於党項辛丑鄜坊節度使論惟明卒是歲作玄英觀於大明宮北垣

舊唐書卷十二

舊唐書卷十二考證

德宗本紀卷上大曆十四年閏月以壽州刺史杜亞爲江西觀察使○沈炳震曰大曆十二年除亞爲江西觀察使本傳德宗立召入朝此慮代亞爲觀察使者考張鎰傳德宗卽位鎰由壽州刺史遷江西則此當是張鎰也

二年十一月己巳詔成德軍節度都知兵馬使恒州刺史襲高麗朝鮮郡王李惟岳緣墜父業慶襲國恩云云○臣德潛按此削惟岳官爵詔也惟岳封隴西郡王此高麗朝鮮四字顯誤

三年七月宣武軍節度李勉爲檢校司徒○沈炳震曰勉未嘗爲宣武軍節度當是永平

十二月癸酉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關播爲刑部尚書○新書在明年正月

二年八月遣河中節度使駱元光鎮咸陽○臣德潛按新書吐蕃傳河中節度使渾瑊率華州節度使駱元光是時河中節度乃瑊非元光也此當有闕文

三年閏五月太白晝見凡四十餘日○天文志未書

舊唐書卷十二考證

舊唐書卷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本紀第十三

德宗下

貞元四年春正月庚戌朔上御丹鳳樓制曰朕以菲薄託於王公之上恭承天地之序虔奉祖宗之訓遐想至理思臻大和而誠不感物化不柔遠蠻教猶鬱征賦仍繁頃者務於安人不憚屈己與西蕃結好申以齊盟而戎心不厭背義虧信劫脅士庶屢犯封疆元元何辜皆朕之失乃者聲數之下兇狂結構上帝垂祐殄自伏誅刑以止殺諒非獲已今三陽布和萬物資始思與羣公兆庶惟新政理宜敷在宥之澤以覃作解之恩可大赦天下大辟已下罪咸赦除之是日質明含元殿前階基欄檻壞損三十餘間壓死衛士十餘人京師地震辛亥又震壬子又震壬戌以左龍武大將軍王西曜爲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丁卯京師地震戊辰又震庚午又震以宣武軍行營節度使劉昌爲涇州刺史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等州節度使癸酉京師地震甲戌以華州潼關節度使李元諒兼隴右節度使臨洮軍使乙亥地震金房尤甚江溢山裂廬舍多壞居人露處陳留雨木如大指長寸餘有孔通中下而植於地凡十里許辛巳李泌以京官俸薄請取中外給用除陌錢及闕官俸外一分職田額內官俸及刺史執刀司馬軍事等錢令戶部別庫貯之以給京官月俸令御史中丞竇參專掌之歲得錢三百萬貫謂之戶部別庫錢朝臣歲不過五十萬常有二百餘萬以資國用壬午地震甲申又震乙酉又震丙申又震甲辰太僕郊牛生犢六足又冢生兩首四足築延喜門北複道屬永春門涇原劉昌復築連雲堡戊辰鹿入京師市門甲寅地震宴羣臣於麟德殿設九部樂內出舞馬上賦詩一章羣臣屬和己未地震丁卯有司條奏省官其左右常侍太子賓客請依前置四員從之庚午地震詔涇原劉昌於平涼會盟所收被害將士骸骨葬於淺水原爲二冢立石堠志之題曰懷忠冢辛未地震中書省梧樹有鵲以泥爲巢癸巳以太子左庶子楊悅爲桂管觀察使改左右射生爲左右神威軍福建兵亂逐觀察使吳詵丁未隴右李元諒築良原城丁巳右龍武統軍張伯儀卒辛酉以吉州刺史張庭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使昇鄆州爲大都督府壬戌加置諫議大夫八員分中書四員爲右門下四員爲左檢校左庶子蕭復卒於饒州丙寅地震丁卯又震月犯歲星辛未太子賓客吳湊爲福建觀察使乙亥熒惑歲鎮三星聚營室凡二十日是月吐蕃寇涇邠寧慶鄜等州焚彭原縣邊將閉城自固賊驅人畜三萬計凡二旬而退吐蕃入寇以秋冬今盛暑而來華人陷蕃者道之也六月丁丑鄂岳觀察使李竦卒乙酉以尚書左丞杜祐爲陝州長史陝虢觀察使徵夏縣處士先除著作郎陽城爲諫議大夫城以褐衣詣闕上賜之章服而後召乙丑桂管都防禦觀察使楊悅卒乙未以諫議大夫何士幹爲鄂岳沔蘄黃等州都團練觀察使乙亥封皇子皇弟邕王諒等七人爲王兼卿監祭酒等官癸卯熒惑退行入羽林秋七月庚戌以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爲邠寧節度使陳許防禦兵馬使韓全義檢校工部尚書充長武城及諸軍行營節度使癸丑邠寧軍因韓遊瓌受代憚張獻甫之嚴乘其無帥縱兵大掠仍脅監軍楊明義奏請范希朝爲帥都虞候楊朝晟斬其亂首二百餘人方定朝命仍以希朝副獻甫己未奚室韋寇振武軍壬戌詔以太尉中書令西平郡王李晟長子愿爲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賓客賜勳上柱國與晟門並列戟乙丑以前撫州刺史戴叔倫爲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管經略使丁丑以兵部尚書崔漢衡爲晉州刺史晉慈隰觀察使壬申詔嗣王郡王朝會班位在本官班之上左右庶子准令在左右丞侍郎之下諸司四品之上今在少卿之下非也宜改之乙亥以蘇州刺史孫晟爲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荆河自陝州至河陰水色如墨流入汴口至汴州一宿而復又汴鄭管內烏皆入田緒李納之境銜柴爲城方十餘里高二三尺緒納惡而去之信宿復如之烏口皆流血八月以權判吏部侍郎吉中孚爲中書舍人乙酉檢校司徒兼太子太師岍國公李勉薨甲午京師地震其聲如雷九月丙午詔比者卿士內外左右朕躬朝夕公門勤勞庶務今方隅無事烝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寮選勝地追賞爲樂每節宰相及常參官共賜錢五百貫文翰林學士一百貫文左右

神威神策等軍每廂共賜錢五百貫文金吾英武威遠諸衛將軍共賜錢二百貫文客省奏事共賜錢一百貫文委度支每節前五日支付永爲常式戊申晉慈隰觀察使崔漢衡加都防禦使名癸丑賜百寮宴於曲江亭仍作重陽賜宴詩六韻賜之羣臣畢和上品其優劣以劉太眞李紓爲上等鮑防于邵爲次等張濛殷亮等二十人又次之唯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之詩不加優劣庚申吐蕃寇邠寧坊等州冬十月詔中書門下選常參官曾爲牧宰有理行者以名聞宰臣奏于頎董晉等十二人前任有治迹詔頎等於左右丞聽各言政要左右丞條奏上乃御宣政殿親試其言而後用之丙戌以右神策將軍李長榮爲河陽三城懷州團練使仍賜名元戊子迴紇公主將妾媵六十餘人馬二千匹來迎咸安公主命刑部尚書關播送公主歸蕃十二月辛巳少府監李覿卒

五年春正月壬辰朔乙卯詔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崇上巳晉紀重陽或說禳除雖因舊俗與衆共樂咸合當時朕以春方發生候及仲月勾萌畢達天地和同俾其昭蘇宜助暢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以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內外官司休假一日宰臣李泌請中和節日令百官進農書司農獻穜稑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問遺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以祈年穀從之丁卯右散騎常侍宜城縣子柳渾卒二月己丑貶京兆尹鄭叔則爲永州長史戊戌以滄景留後程懷直爲滄景觀察使庚子以大理卿董晉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御史中丞竇參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兼轉運使以戶部侍郎班宏爲戶部尚書依前度支轉運副使三月甲辰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泌卒乙卯以兵部郎中姚南仲爲御史中丞司農卿薛珏爲京兆尹以大理卿李逮爲黔州刺史黔州觀察使癸亥以黃州刺史龐復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使丙寅貶禮部侍郎劉太眞爲信州刺史以給事中杜黃裳爲河南尹戊辰詔以李懷光外孫燕八八爲左衛率府胄曹參軍賜姓名曰李承緒仍賜錢千貫俾自營居業夏四月乙未以太子少師蕭昕爲工部尚書致仕給半祿料永爲常式初致仕官只給半祿無料上加之以待老臣半料自昕始也五月戊辰宋州蔘一莖九岐者百餘本六月乙未以光祿卿裴膺爲桂管觀察使秋七月以嗣滕王湛然爲太子賓客入迴紇使八月辛未以同州刺史竇覦爲戶部侍郎九月壬戌詔以褚遂良已下至李晟等二十七人圖形於凌煙閣以繼國初功臣之像冬十月丙午西川韋皐奏與東蠻合力大破吐蕃於故巂州擒其將臧遴遴自是吐蕃挫銳竟復巂州庚午百寮請復徽號不允己丑易定節度使檢校司空平章事張孝忠以擅出兵襲蔚州降檢校司空爲左僕射桂管觀察御史中丞孫晟卒癸巳以戶部侍郎竇覦爲揚州長史兼御史大夫淮南節度使十二月庚午迴紇汨咄祿長壽天親毗伽可汗卒辛未以淮南節度使杜亞爲東都留守畿汝州都防禦使兵部侍郎裴諝爲河南尹司農卿李翼爲陝虢都防禦觀察使壬申以陝虢觀察使杜祐檢校禮部尚書兼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

六年春正月戊辰朔戊申大雪二月戊辰朔百寮會宴於曲江亭上賦中和節羣臣賜宴七韻是日百寮進兆人本業三卷司農獻黍粟各一斗岐州無憂王寺有佛指骨寸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乙亥詔送還本寺丙戌以中書舍人陸贄權兵部侍郎甲午以吏部侍郎劉滋爲吏部尚書丁酉王武俊守棣州將趙鎬以郡歸李納武俊怒以兵攻之三月庚子百寮宴于曲江亭上賦上巳詩一篇賜之壬寅渾瑊自河中來朝戊午牂柯蠻來朝甲子以旱日色如血無光夏四月甲辰大風雷閏月庚申太白辰星聚東井戊午始雨五月丙寅朔上御紫宸受朝上以是月一陰生臣子道長父子必以是朔面謁故取朔日受朝壬午以寧州刺史苑希朝爲單于大都護麟勝節度使是夏淮南浙東西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衆秋七月丙寅淮南節度使竇覦卒癸酉復寧親王母曰太妃公主母曰太儀八月丁未工部尚書致仕鮑防卒九月乙丑收諸道進奏院官印悉毀之己卯詔十一月八日有事於南郊太廟行從官吏將士等一切並令自備食物其諸司先無公廚者以本司闕職物充其王府官度支量給廩物其儀仗禮物並仰御史撿節處分冬十月己亥文武百寮京城道俗抗表請復徽號上曰朕以春夏亢旱粟麥不登朕精誠祈禱獲降甘雨既致豐穰告謝郊廟朕倘因禋祀而受徽號是有爲爲之勿煩固請也辛亥迴紇弔祭使

鴻臚卿郭鋒復命迴紇遣達北勒梅錄將軍來告九姓迴紇登里邏沒密施俱錄忠貞毗伽可汗之喪十一月庚午日南至上親祀昊天上帝於郊丘禮畢還宮御丹鳳樓宣赦見禁囚徒減罪一等立仗將士及諸軍兵賜十八萬段匹令後刺史縣令以四考爲限青州李納以棣州還王武俊幷其兵士三千是歲吐蕃陷我北庭都護府節度使楊襲古奔西州迴紇大相頡干迦斯給襲古請合軍收復北庭乃殺襲古安西因是阻絶唯西州猶固守之迴紇亦爲吐蕃所逼取浮圖川乃遷部落羊馬於牙帳之南以避之

七年春正月壬戌朔己巳襄王僙薨庚辰以湖南觀察使裴胄爲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以常州刺史李衡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蔡州置汝南縣黑衣大食遣使朝貢以中書舍人韓臯爲御史中丞二月己巳涇原帥劉昌復築平涼城城去故原州一百五十里本原之屬縣地當禦戎之衝要昌復浹辰而功畢分兵戍之邊患稍弭庚子侍中渾瑊自河中來朝三月辛酉陳許節度使曲環奏請權停當道冗官待一二年後民力稍給則復之壬戌左龍武統軍戴休顏卒甲子涇原節度使劉昌築胡谷堡改名彰義堡堡在平涼西三十五里亦禦戎之要地壬申詔頃來賜衣文彩不常非制也朕今思之宜有定制節度使宜以鶻銜綬帶觀察使宜以鴈銜威儀威儀瑞草也關輔牛疫死十亡五六上遣中使以諸道兩稅錢買牛散給畿民無牛者辛巳詔神威神策六軍將士自相訟軍司推劾與百姓相訟委府縣推劾小事移牒大事奏取處分軍司府縣不得相侵癸未義武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平章事張孝忠卒夏四月庚子太子少師致仕蕭昕卒汴州獻白烏戊午詔仲夏之時萬物數暢陽德方茂陰事始承昔者觀于法象因天地交會之序爲父子相見之儀沿習成風古今不易王者制事在於因人酌其情而用中順其俗以爲禮咸覲之義既行於父子之間賞事之情豈隔於君臣之際申恩鄉士自我爲初起今年五月朔御正殿召見文武百官外官因朝奏咸聽就列仍編禮式以爲常典己未安南首領杜英翰叛攻都護府都護高正平憂死五月庚申朔上御宣政殿見百官從新制也辛未置柔遠軍爲安南都護府甲申端王遇薨許州獻白烏戊子以衡州刺史齊映爲桂管觀察使六月庚子朔乙巳太常卿崔縱卒秋七月庚午以信州刺史鄭叔則爲福建觀察使癸酉上幸章敬寺賦詩九韻皇太子與羣臣畢和題之寺壁戊寅以邕王諒爲義武軍節度使易定觀察等大使以定州刺史張昇雲爲留後庚辰以虔州刺史趙昌爲安南都護經略招討使八月己丑以翰林學士歸從敬爲工部尚書甲午給事中鄭瑜爲中書舍人丙申貶宗正卿李翰爲雅王傅翰林學士陸贄爲兵部侍郎罷學士庚戌夏州奏開延化渠引烏水入庫狄澤溉田二百頃九月庚申兵部尚書致仕馬燧卒冬十月癸丑每御延英令諸司官長二人奏本司事尋又勅常參官每一日二人引對訪以政事謂之巡對十一月乙丑令常參官趨朝入閤不得奔走周覩已下喪者禁慘服朝會須服本色綾袍金玉帶丁酉以前福建觀察使吳湊爲陝州長史陝虢觀察使是冬無雪

八年春正月丙辰朔癸酉罷桂管經略招討使二月丁亥許州人李狗兒持杖入含元殿擊欄檻又格擒者誅之庚子京師雨土己酉吏部尚書李紓卒乙丑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嗣曹王臯薨庚午宣武軍節度使司徒平章事劉玄佐卒癸酉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奏請有當道閑員官吏增其俸祿從之己亥以湖南觀察使李衡爲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襄州軍亂掠府庫民財殆盡都將徐誠斬其亂首楊清潭方止丙子以荊南節度使樊澤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江西觀察使裴胄爲江陵尹荊南節度使以戶部尚書班宏判度支戶部侍郎張滂爲諸道鹽鐵轉運使己卯以陝虢觀察使吳湊爲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汴宋等州觀察使辛巳以同州刺史姚南仲爲陝虢觀察使壬午以左庶子李允爲京兆尹以蘇州刺史齊抗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夏四月丁丑貶左金吾大將軍嗣虢王則之爲昭州司馬左諫議大夫知制誥吳通玄爲泉州司馬給事中竇申道州司馬戊子以雅王傅李翰爲金吾衛大將軍翰前爲竇參所惡貶官至是參敗上遽召翰口授將軍便令金吾仗上事翌日除書方下庚寅以汴州長史劉士寧爲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時吳湊行次氾水聞其有變而還乙未貶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爲郴州別駕竇申景

州司戶尋杖殺申諸實皆貶以尚書左丞趙憬兵部侍郎陸贄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酉韋皐請十二而稅以給官吏從之丙午以東都河南淮南江南嶺南山南東道兩稅等物令戶部侍郎張滂主之以河內河東劍南山南西道等財戶部尙書判度支班宏主之一遵大曆故事如劉晏韓滉分掌焉給事中韋夏卿左遷常州刺史坐交諸實也是月吐蕃寇靈州五月乙卯朔上御宣政殿受朝丙辰初增稅京兆靑苗畝三錢以給掌閑彍騎戊午以光祿少卿崔穆爲黔州觀察使己未大風吹壞廬舍門闕丙寅以大理卿王翃爲福建觀察使戊辰初令授臺省官者各具舉主於授官詔先是郎官缺左右丞舉之御史缺大夫中丞舉之詔書不具所舉及趙憬陸贄爲相建議郎官不宜專於左右丞宜令尙書丞郎各舉其可詔書具所舉官名御史亦如之異日考殿最以舉主能否從之癸酉平盧淄靑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李納卒癸未前太僕少卿劉士幹有罪賜死劉玄佐養子也六月吐蕃寇涇州秋七月甲寅朔戶部尙書判度支蕭國公班宏卒以管桂觀察使齊映爲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以翰林學士歸崇敬爲兵部尙書致仕辛巳大雨八月乙丑以天下水災分命朝臣宣撫賑貸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凡四十餘州大水漂溺死者二萬餘人辛卯以靑州刺史李師古爲鄆州大都督府長史平盧淄靑等州節度觀察海運陸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丁未詔以歲凶罷九月賜宴九月丁巳韋皐攻吐蕃之維州獲蕃將論莽熱以獻貶太子賓客于邵江州別駕尋卒乙亥以太子賓客薛珏爲嶺南節度使冬十月己亥追封故皇弟遐爲均王庚戌復命金吾置門籍十一月壬子朔日有蝕之己巳貶右庶子姜公輔泉州別駕嚴震奏破吐蕃於芳州壬申詔自今死刑勿決先杖十二月庚寅詔賜遭水縣乏絕戶米三十萬石丁未以給事中李巽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閏月癸酉門下省奏郵驛條式應給紙券除門下外諸使諸州不得給往還券至所詣州府納之別給俾還朝常參官在外除授及分司假寧往來並給券從之甲戌牂柯室韋靺鞨皆遣使朝貢

九年春正月庚辰朔朝賀畢上賦退朝觀仗歸營詩乙酉劍南東川節度使王叔邕來朝癸卯初稅茶歲得錢四十萬貫從鹽鐵使張滂所奏茶之有稅自此始也甲辰禁賣劍銅器天下有銅山任人採取其銅官買除鑄鏡外不得鑄造二月庚戌朔先是宰相以三節改宴府縣有供帳之弊請以宴錢分給各令諸司選勝宴會從之是日中和節宰相宴于曲江亭諸司隨便自是分讌焉易定留守張昇雲爲義武軍節度使辛酉詔復築鹽州城貞元三年城爲吐蕃所毀自是塞外無堡障犬戎入寇既城之後邊患息焉三月己亥以駕部郎中知制誥張式爲虢州刺史夏四月辛酉地震有聲如雷河中關輔尤甚壞城壁廬舍地裂水涌五月庚申廢諸州府執刀甲辰以義成軍節度使檢校右僕射賈耽爲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尙書左丞盧邁本官同平章事以鄭州刺史李融爲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乙巳韋皐奏遣軍出西山破吐蕃峨和城定兼城通鶴軍凡平堡五十餘所是日以蕃俘器仗來獻丙戌以門下侍郎平章事董晉爲禮部尙書罷知政事甲寅加韋皐檢校右僕射以司農少卿裴延齡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庚申以給事中李衡爲戶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秋七月乙未勅縣令以四考爲限無替者宜至五考庚子以信州刺史孫公器爲邕管經略使故事宰相秉筆決事每人十日一易至是賈耽趙憬陸贄盧邁同平章政事百寮有所關白更相讓而不言始詔令旬日秉筆後詔每日更秉筆劍南西川羌女國王湯立志哥鄰王董臥庭白狗王羅陀忽弱水王董避和逋租王弟鄧告知南水王姪尙悉曩等六國君王自來朝貢六國初附吐蕃韋皐出西山討吐蕃故六蠻內附各授官勅遣之八月庚戌太尉中書令西平郡王李晟薨贈太師廢朝五日己巳皇太子長男廣陵王淳納妃郭氏九月己卯罷九日宴以太師晟喪也冬十月己酉侍中馬燧對于延英燧足疾詔令不拜行仆於地命宦者扶持之上謂之曰前日卿與太尉晟俱來今公獨至因歔欷泣下及燧退上送及階癸酉環王國獻犀牛上令見于太廟十一月乙酉日南至上親郊圜丘是日還宮御丹鳳樓制曰朕以寡德祗膺大寶勵精理道十有五年夙夜惟寅罔敢自逸小大之務莫不祗勤皇靈儲祉宗社垂祐年穀豐阜荒服會同遐至邇安中外咸若永惟多祐實荷玄休是用虔奉禮章躬薦郊廟克展

因心之敬復申報本之誠慶感滋深悚惕惟勵大福所賜豈獨在予思與萬方均其惠澤可大赦天下辛卯華州潼關鎮國軍隴右節度使李元諒卒於良原以其部將阿史那敘統元諒之衆戊戌良原壬寅河南尹東都留守裴諝卒甲辰冬制薦官宜令尚書丞郎於都堂訪以理術試時務狀考其通否及歷任考課事迹定爲三等并舉主姓名仍令御史一人爲監試如授官後政事能否委御史臺觀察使以聞而殿最舉主十二月丙午朔制今後使府判官副使行軍已下使罷後如是檢校試五品以上官不合集於吏部選任準罷使郎官御史例冬季聞奏丙辰宣武軍亂逐節度使劉士寧壬戌以通王諶爲宣武軍節度使以宣武軍節度使副使李萬榮爲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汴宋等州觀察留後朔方靈鹽節度副大使太子少師檢校左僕射餘姚郡王杜希全卒

十年春正月乙亥朔乙酉以虔王諒爲朔方靈鹽豐節度大使以朔方等道行軍司馬李欒爲留後壬辰南詔異牟尋大破吐蕃於神川使來獻捷己亥昭義節度使檢校司空平章事李抱真請降官乃授檢校左僕射時抱真病巫祝言宜降爵故有是請二月丙午以瀛州刺史劉澭爲秦州刺史隴右經略軍使理普潤縣仍以普潤軍爲名乙卯以給事中齊抗爲河南尹乙丑義成軍節度使鄭滑觀察使李融卒丁卯詔君臣之際義莫重焉每聞薨殂良深悼惻廢文武朝臣薨卒者其月俸料宜全給仍更准本官一月俸料以爲賻贈三月乙亥黃霧四塞日無光以華州刺史李復爲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滄州程懷直來朝賜安業坊宅妓一人復令還鎮庚辰南詔異牟尋攻收吐蕃鐵橋已東城壘一十六擒其王五人降其民衆十萬口壬申以同州刺史盧徵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辛丑以延州刺史李如暹所部蕃落賜名曰安塞軍以如暹爲軍使夏四月戊辰地震癸丑復震恆州奏見巨人迹以雲南告捷使高細龍爲左武衛將軍是月太白晝見有大鳥飛集宮中食雜骨是春霖雨罕有晴日六月壬寅朔昭義軍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義陽王李抱真卒詔以其將王延貴權知昭義軍事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兼御史中丞爲冊南詔使甲寅以辰州刺史房孺復爲容管經略使丙寅韋皐奏西山峨和城擊破吐蕃城柵斬首二千八百級庚午度支使裴延齡奏靈鹽等州鹽池井權使辛未晦有水鳥集於左藏庫是夜暴雨大風折木秋七月壬申朔以邕王諒爲昭義軍節度使以昭義軍押衙王延貴爲潞府左司馬充昭義節度留後賜名虔休抱真別將權知洺州事元誼不悅虔休爲留後據洺州叛陰結田緒庚辰賜南詔異牟尋金印銀窠其文曰貞元冊南詔印先是吐蕃以金印授南詔韋皐因其舊而請之汴州軍亂攻節度留後李萬榮不勝而潰萬榮悉捕斬其孥己亥前汴州節度使劉士寧宜於郴州安置欽州守鎮黃少卿叛攻邕管經略使孫公器又陷欽橫潯貴等州吐蕃大將論乞髯湯沒藏悉諾硉以其家內附授歸義將軍因置四品已下武官以授四夷歸附者仍定懷化大將軍已下俸錢九月辛未朔以袁州刺史董鎮爲邕管經略使戊子賜百寮九日宴上賦詩賜之辛卯南詔獻鐸鞘浪人劍吐蕃印八紐戊戌定州張昇雲改名茂昭冬十月癸卯御宣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舉人壬戌刑部尚書劉滋卒十一月乙酉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爲衛尉卿以浙西觀察使王緯爲諸道鹽鐵轉運使庚寅祕書監致仕穆寧卒十二月庚子朔壬戌貶中書侍郎平章事陸贄爲太子賓客

十一年春正月庚午朔乙亥嶺南節度使薛珏卒乙未以祕書少監王礎爲黔中經略觀察使衛尉少卿武少儀爲邕管經略使丙申以邕管經略使王鍔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二月癸卯以衢州刺史李若初爲福建觀察使乙巳冊渤海大欽茂之子嵩爲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乙卯於涇州彰信堡置潘原縣甲子九姓迴紇骨咄祿毗伽奉誠可汗卒三月庚午司徒兼侍中馬燧以疾請罷侍中不許辛未賜宰臣兩省供奉官宴於曲江亭乙丑以吏部侍郎鄭珣瑜爲河南淮南水陸轉運使丙申諸州準例薦隱居丘園不求聞達秦廣成等九人各受試官令給公乘到京日量才敘用夏四月旱壬戌貶太子賓客陸贄爲忠州別駕京兆尹李元信州長史衛尉卿張滂汀州長史癸亥以兵部侍郎韓皐爲京兆尹甲子賜南詔勅書始列中書三官奉宣行復舊制也丙寅幽州劉濟奏大破奚王啜剌等六萬餘衆五月丁卯朔庚午命有司慮囚旱故也丁丑以

宣武留後李萬榮爲汴州刺史宣武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以昭義軍節度留後王虔休爲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度支營田潞澤磁邢洺觀察使又以朔方留後李欒爲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靈鹽豐夏四州受降定遠城天德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度支營田觀察押蕃落等使甲申河東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太原尹李自良卒庚寅遣使冊九姓迴紇騰里羅羽錄沒蜜施合胡六胥啜祿毗伽懷信可汗癸巳以通王諶爲河東節度使以河東行軍司馬李悅爲河東節度營田觀察留後北都副留守甲午初鑄河東監軍印監軍有印自王定遠始也六月河陽獻白烏甲辰晉慈隰觀察使崔漢衡卒癸丑以絳州刺史姚齊梧爲晉慈隰都防禦觀察使秋七月丙寅朔右諫議大夫陽城爲國子司業河東監軍王定遠配流崖州坐專殺也辛卯江西觀察使洪州刺史齊映卒八月辛亥司徒兼侍中北平郡王馬燧薨贈太傅丙辰以楚州刺史路實爲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閏月己丑國子司業裴澄表上乘輿月令十二卷禮輿十二卷九月己卯賜宰臣兩省供奉官宴於曲江賦詩六韻賜之丁巳加韋皐統押近界諸蠻及山西八國雲南安撫等使滄州大將程懷信逐其帥程懷直冬十月丁丑以虔王諒爲橫海軍節度大使以兵馬使程懷信爲留後十一月丙申日南至不受朝賀以司徒馬燧葬也辛丑太常定馬燧謚曰景武上曰景太祖謚改莊武可也己酉潭州獻赤烏十二月戊辰上獵苑中戒多殺止行三驅之禮勞士而還

十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庚子元誼李文通率洺州兵五千民五萬家東奔田緒壬子以前滄州節度使程懷直爲左龍武統軍乙丑成德軍節度使檢校司徒兼侍中王武俊兼中書令興元節度使嚴震魏博田緒西川韋皐並加檢校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方鎮皆叙進兼官上製貞元廣利藥方五百八十六首頒降天下三月癸巳朔甲午韋皐奏收降蠻七千戶得吐蕃所賜金字告身五十五片乙巳以戶部侍郎裴延齡爲戶部尚書戊申以兵部尚書董晉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東畿汝州都防禦使四月壬戌朔戊辰左右十軍使奏去年冬車駕幸諸營欲於銀臺亭子門外立碑以紀聖迹從之庚午魏博節度使度支營田觀察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魏州長史駙馬都尉鴈門郡王田緒卒庚辰上降誕日命沙門道士加文儒官討論三教上大悅五月辛卯朔丙申邠寧節度使張獻甫卒甲辰以邠寧都虞候楊朝晟爲邠州刺史邠寧慶節度使銀夏節度使韓潭讓所授禮部尚書乞雪崔寧許其家收葬丁巳駙馬郭曖王士平曖弟曙暄坐代宗忌辰飲宴貶官歸第六月壬戌故驩州司戶竇參許其家收葬乙丑初置左右護軍中尉監中護軍監以授宦官以左右神策軍使竇文場霍仙鳴爲左右神策護軍中尉監以左右神威軍使張尚進焦希望爲左右神威中護軍監辛巳宣歙觀察使宣州刺史劉贊卒七月乙未以東都留守兵部尚書董晉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宋亳潁觀察使時李萬榮病萬榮子迺自署爲兵馬使軍人又逐迺汴州亂故命董晉帥之以太子賓客王翃爲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東畿汝都防禦使是日汴州節度使李萬榮卒八月辛未朔日有蝕之己巳以前魏博節度副使田季安爲魏州長史魏博節度觀察等使庚午增修望仙門廣夾城十王宅六王宅癸酉以虢州刺史崔衍爲宣歙池觀察使以乞藏子揚忠義爲歸德軍丙子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宣武行軍司馬丙戌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憬薨九月甲午以河東行軍司馬李景略爲豐州刺史天德軍豐州西受降城都防禦使丙午戶部尚書判度支裴延齡卒庚戌幸魚藻宮即日還內壬子吐蕃寇慶州冬十月壬戌詔以京畿旱放租稅甲戌諫議大夫崔損給事中趙宗儒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俱賜金紫以少府監崔穆爲晉州刺史晉慈隰觀察使十一月辛卯昭義王虔休進誕聖樂曲以獻十二月己未大雪平地二尺竹柏多死環王國所獻犀牛甚珍愛之是冬亦死上著刑政箴一首癸未迴紇南詔劍南西山國女國王並來朝賀

十三年春正月戊子朔庚寅太子少師致仕關播卒壬寅吐蕃贊普遣使修好塞上以聞上以犬戎負約不受其使東都尚書省火二月丁巳賜宰臣兩省供奉官宴於曲江亭乙亥度支郎中蘇弁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兵部郎中王召判戶部三月戊子造會慶亭於麟德殿前乙巳以福建都團練使李若初爲明州

刺史浙東觀察使以婺州刺史柳冕爲福建觀察使夏四月壬戌上幸興慶宮龍堂祈雨乙丑大雪庚午義成軍節度使鄭滑觀察營田檢校左僕射滑州刺史李復卒己卯以大理卿于頔爲陝州長史陝虢觀察使庚辰以陝虢都防禦觀察轉運等使姚南仲爲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使五月丙戌朔韋皐收復巂州畫圖來上壬子以庫部郎中翰林學士鄭餘慶爲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六月己卯朔以衡州刺史陳雲爲邕管經略使辛巳引龍首渠水自通化門入至太清宮前壬午韋皐奏於巂州破吐蕃生擒大籠官士人馬畜器械不可勝紀秋七月丙戌宰相盧邁請告累月四表避相位是日命宰臣問疾於盧邁私第己丑右神策中尉霍僊鳴病賜馬十匹令於諸寺齋僧壬辰浚湖渠魚藻池深五尺乙未地震甲辰以兵部郎中判戶部王召爲戶部侍郎乙丑詔令後嗣王薨葬所司並供鹵簿永爲常式八月丁巳詔京兆尹韓臯修昆明池石炭賀蘭兩堰兼湖渠壬午容管經略使房孺復卒九月己丑盧邁懇讓相位乃授太子賓客辛卯九日宴宰臣百官於曲江上賦詩以賜之己未江西觀察使路璟卒甲辰陞定州爲大都督府以湖南觀察使李巽爲江州刺史江西觀察使以禮部侍郎呂渭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冬十月癸丑朔以前滁州刺史房孺爲容管經略使丙辰黔中觀察使奏溪州人戶訴被前刺史魏從琚於兩稅外每年加進朱砂一千觔水銀二百馱戶民疾苦請停從之淮南吳少誠擅開澗刁河汝河詔使不能禁癸酉宰相賈耽以疾避相位不允丁丑徐泗節度使張建封來朝上嘉之次日於延英召對癸巳贈太傅馬燧祔廟命所司供少牢祭仍給鹵簿從宅至廟十二月庚辰右龍武統軍韓遊瓌卒

十四年春正月壬午朔庚寅詔諸道州府應貞元八年至十一年兩稅及榷酒錢在百姓復內者總五百六十萬七千貫並除放甲午勅比來朝官或相過從金吾皆上聞其間如是親故或曾同寮伏臘歲時須有還往亦人倫常禮今後不須奏聞因張建封奏議也二月壬子朔戊午上御麟德殿宴文武百寮初奏破陣樂徧奏九部樂及宮中歌舞妓十數人列於庭先是上制中和樂武曲是日奏之日宴方罷比詔二月一日中和節宴以雨雪改用此日上又賦中春麟德殿宴羣臣詩八韻羣臣頒賜有差乙亥賜光泰節度曰彰義軍三月丙申右神策行營節度鳳翔隴右觀察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鳳翔尹邢君牙卒以右神策將軍張昌爲鳳翔尹右神策行營節度鳳翔隴右節度使仍改名敬則夏四月乙丑以左諫議大夫平章事崔損爲修奉八陵使先是昭陵寢殿爲火所焚至是獻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八十間橋元建三陵據闕補造五月庚辰朔甲午前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檢校吏部尚書杜亞卒丙午戶部侍郎判度支蘇弁爲太子詹事上特召度支郎中于頔于延英兼御史中丞賜金紫令判度支閏月庚申以左神策行營節度韓全義爲夏州刺史兼鹽夏綏銀節度使以代韓潭甲子貶太子詹事蘇弁爲汀州司戶兄贊善大夫袞爲永州司戶前京兆府士曹冕爲信州司戶六月癸卯太子賓客盧邁卒乙巳以旱儉出太倉粟賑貸秋七月以吉州刺史杜春爲邕管經略使乙卯貶京兆尹韓臯爲撫州司馬召右金吾將軍吳湊于延英面授京兆尹即令入府視事是夏熱甚壬申以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趙宗儒爲太子左庶子以左諫議大夫平章事崔損爲門下侍郎平章事以工部侍郎鄭餘慶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左神策護軍中尉霍僊鳴卒丁丑以宦者第五守亮代僊鳴爲中尉己卯左右神策置統軍品秩奉給視六軍統軍例甲午崔損修奉八陵寢宮畢羣臣於宣政殿行稱賀江西觀察使潤州刺史王緯卒九月丁未朔己酉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襄州刺史樊澤卒乙卯以同州刺史崔宗爲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觀察水陸轉運使以浙東觀察李若初爲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及諸道鹽鐵轉運使又以常州刺史裴肅爲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丙辰以陝虢觀察使于頔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丁卯杞王倕薨以太常卿杜確爲同州刺史本州防禦長春宮使癸酉諫議大夫田登奏言兵部武舉人持弓挾矢數千百人入皇城恐非所宜上聞之瞿然乃命停武舉冬十月癸酉以歲凶穀貴出太倉粟三十萬石開場糶以惠民庚子夏州韓全義奏破吐蕃鹽州十一月己未韋臯進開西南蠻事狀十卷敘開復南詔之由十二月戊子太子少師致仕鄭國公韋倫卒癸酉出東都含嘉倉粟七萬石開場糶以惠河南饑民

己亥南詔異牟尋遣使賀正旦明州鎮將栗鍠殺刺史盧雲

十五年春正月丙午朔甲寅雅王逸薨甲戌浙西觀察使李若初卒二月罷中和節宴會年凶故也丁丑宣武軍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汴州刺史董晉卒乙酉以行軍司馬陸長源檢校禮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度支營田汴宋亳頴節察等使以常州刺史李錡爲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及諸道鹽鐵轉運使是日汴州軍亂殺陸長源及節度判官孟叔度丘頴軍人樹而食之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準久爲汴之大將以書招之俾靜亂乙丑以宋州刺史劉逸準檢校工部尚書兼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仍賜名全諒乙未裴肅奏於台州擒栗鍠以獻斬於獨柳樹癸卯罷三月羣臣宴賞歲饑也出太倉粟十八萬石糶於京畿諸縣三月甲寅吳少誠寇唐州殺監軍召國朝掠居民千餘而去丁巳以度支郎中兼中丞于頔爲戶部侍郎依前判度支戊午昭義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王虔休卒戊辰以河陽三城節度使李元爲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澤潞磁邢洺觀察使以河陽節度押衙衞濟爲懷州刺史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辛未太子少師致仕于頎卒壬申於易州滿城縣置永清軍癸酉令江淮歲運米二百萬石雖有是命然歲運不過四十萬石四月丁丑以久旱令陰陽人法術祈雨壬午內侍省加置內給事二員癸未以安州刺史伊愼爲安黃節度營田觀察使庚寅應京城內外諸軍縣鎮職員官見共五萬八千二百七十一人宜令每人賜粟一石乙未特進兵部尚書歸崇敬卒五月甲辰朔戊辰宗正卿嗣吳王巘薨六月己卯黔中觀察使御史中丞王礎卒癸巳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嚴震卒秋七月乙巳以興州刺史興元都虞候嚴礪爲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度支營田觀察等使丙午故唐安公主賜謚曰莊穆公主賜謚自唐安始也丁未以王礎廢朝一日觀察使卒廢朝自礎始也戊午貶諫議大夫苗拯萬州刺史左拾遺李繁播州參軍以私議除拜嚴礪不當而無章疏而騰言累上疏故也鄭滑大水八月壬申朔丙申陳許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許州刺史曲環卒丁酉以洋州刺史韋士及爲黔中觀察使丙午以陳許兵馬使前陳州刺史上官涚爲許州刺史陳許節度使吳少誠謀逆漸甚陷臨頴進圍許州庚戌宣武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劉全諒卒丙辰制吳少誠非次擢用授以節旄秩居端揆之榮任總列城之重期申報效率我典章而乘心匪彝自底不類兇狡成性扇構多端擅動甲兵暴越封壤壽州茶園輒縱凌奪唐州詔使僭擅殺傷于犯國章罪在無赦朕以王者之德在乎好生人君之體務於含垢寧屈己以宥罪不殘人以興師以上稽宗社之威外抑忠賢之請庶有悛革尙議優容幸隣境之喪逞貪亂之志焚略縣邑殘暴吾民朕尤冀知非爲之忍恥亟頒恩命未許出師至乃攻逼許州肆其蠆毒恣行殺戮流害黎蒸惡稔禍盈人神同棄興言致討實悼于懷宜令諸道各出師徒犄角齊進吳少誠在身官爵並宜削奪己巳自今中和重陽二節每節只禁屠一日辛酉以大理評事宣武軍都知兵馬使韓弘檢校工部尚書兼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使冬十月己丑邕王謜薨吏部侍郎奚陟卒十一月乙巳冬至罷朝會兵興也壬子襄州于頔奏于郾山破淮南賊三千人十二月庚午朔方等道副元帥河中絳州節度使檢校司徒兼奉朔中書令渾瑊薨乙未戰淮西賊於小溵河王師不利諸軍自潰丁酉以同州刺史杜確爲河中尹河中絳州觀察使

十六年春正月庚子朔乙巳恆冀宗州許河陽四鎮之師與賊戰皆不利而退南詔獻奉聖樂舞曲上閱於麟德殿前二月己酉以左神策行營銀夏節度等使韓全義爲蔡州行營招討使陳許節度使上官涚副之己丑左龍武統軍程懷直卒己酉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盧徵卒壬子以尙書右丞袁滋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夏四月丁亥黔中知宴設吏傅近逐觀察使韋士宗己丑以昭義軍節度使姚南仲爲右僕射以權知新羅國事金俊邕襲祖開府檢校太尉雞林州都督新羅國王辛卯以義成軍行軍司馬盧羣爲滑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義成軍節度使壬申檢校兵部尚書京兆尹吳湊卒五月戊戌朔以雨罷朝庚戌韓全義與蔡賊將吳少誠戰於溵水南王師敗績徐泗濠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徐州刺史張建封卒壬子徐州軍亂不納行軍司馬韋夏卿迫建封子愔爲留後丙寅韋士宗却入黔州丁卯以吏部侍郎韋少連

爲京兆尹六月丙午鄆州李師古淮南杜祐並加同平章事以祐兼領徐泗濠節度使以前虢州參軍張愔起復驍衛將軍兼徐州刺史御史中丞本州團練使知徐州留後秋七月湖南觀察使呂渭卒八月癸酉以河中尹王顒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九月宥吳少誠駙馬都尉郭曖卒義成軍節度使盧羣卒丙午前太常卿裴郁卒戊辰以左丞李光素爲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義成軍節度使庚戌貶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鄭餘慶爲郴州司馬戶部侍郎判度支于頔爲泉州司戶以戶部侍郎王召判度支以戶部郎中崔從質爲戶部侍郎癸酉吳少誠賊逼官軍溵水砦下營韓全義退保陳州諸軍散還本道官軍不振以河南少尹張式爲河南尹水陸轉運使庚申以太常卿齊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癸亥以虔王諒爲徐州節度使張愔爲留後冬十月辛未興元嚴礪希監軍旨誣奏流人通州別駕崔河圖長流崖州賜死人士傷之吳少誠引兵歸蔡州上表待罪戊子詔雪吳少誠復其官爵乙丑河東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李悅卒甲午以河東行軍司馬鄭儋檢校工部尚書太原尹河東節度使十一月癸卯泗州濠州宜隸淮南觀察使戊申以太府卿韋渠牟爲太常寺卿十二月戊寅罷吏部復考判官及禮部別項貢舉

十七年春正月甲午朔甲寅韓全義自蔡州行營還詔歸鎮華州二月癸巳朔賜羣臣宴於曲江亭上賦中和節賜宴曲江詩六韻賜之丁酉雨雹己亥雨霜戊申夜雷震雨雹庚戌大雨雪兼雹三月乙丑賜羣臣宴於曲江亭己巳黔中觀察使韋士宗復爲三軍所逐癸酉衢州刺史鄭式瞻進絹五千匹銀二千兩上曰式瞻犯贓已詔御史按問所進宜付左藏庫丁丑省天下州府別駕司馬田曹參軍京兆河南太原三府外諸府判司雙曹者省一夏四月丁未始命駙馬及郡縣王壻無子者蓋男不用母蔭辛亥以諫議大夫裴佶爲黔中觀察使五月壬戌朔日有蝕之乙酉邠寧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邠州刺史楊朝晟卒丙戌以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六月戊戌以定平鎮兵馬使李朝寀檢校工部尚書兼邠州刺史朔方邠寧慶節度使以中官楊志廉爲右神策護軍中尉浙西人崔善貞詣闕上書論浙西觀察使李錡罪狀上覽奏不悅令械善貞送於李錡錡爲鑿坑待善貞既至和械推而埋之由是錡恣橫叛己酉以邠寧兵馬使高固爲邠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邠寧慶節度使丁巳成德軍節度使恆冀深趙德棣觀察等使恆州大都督府長史檢校太尉中書令瑯邪郡王王武俊薨贈太師諡曰忠烈秋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辛巳以前成德軍節度副使檢校工部尚書知恆府事清河郡王王士真起復授恆州長史充成德軍節度使乙酉太常卿韋渠牟卒己丑吐蕃陷麟州殺刺史郭鋒毀城壘而去八月戊午以河東行軍司馬嚴綬檢校工部尚書兼太原尹御史大夫河東節度使九月壬戌韋皋奏大破吐蕃於雅州戊辰羣臣宴曲江上賦九日賜宴曲江亭詩六韻賜之丁丑禮部尚書李齊運卒冬十月加韋皋檢校司徒中書令封南康郡王賞破吐蕃功也戊午鹽州刺史杜彥先委城奔慶州辛未宰相賈耽上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甲戌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六日復生庚戌以京兆尹顧少連爲吏部尚書以吏部侍郎韋夏卿爲京兆尹淮南節度使杜祐進通典凡九門共二百卷

十八年春正月戊午朔大雨雪罷朝賀乙丑驃國王遣使悉利移來朝貢并獻其國樂十二曲與樂工三十五人乙亥韋皋以所擒蕃相論莽熱來獻庚辰以常州刺史賈全爲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二月戊子朔賜羣臣宴於馬璘之山池三月癸未以劍南東川行軍司馬李康爲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劍南東川節度使乙丑賜宴羣臣於馬璘之山池己巳以蘄州刺史鄭紳爲鄂州刺史鄂岳蘄沔觀察使癸酉以浙東團練副使齊總爲衢州刺史總以橫賦進奉希恩給事中許孟容封還制書丙戌以河中行軍司馬鄭元爲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河中絳節度使五月癸亥以竇羣爲左拾遺庚辰以祠部員外郎裴泰爲檢校兵部郎中充南都護本管經略使六月癸巳以吏部尚書顧少連爲兵部尚書東都留守東都畿汝防禦使前東都留守檢校禮部尚書王翃卒秋七月庚辰蔡申光三州春水夏旱賜帛五萬段米十萬石鹽三千石八月壬寅以邕管經略使徐中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甲辰以嶺南節度掌書記試大理評事張

正元爲邕州刺史御史中丞邕管經略使給事中許孟容以非先賜授封還詔書丁未以戶部侍郎判度支王召爲戶部尚書判度支九月乙卯朔以太常少卿楊憑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癸亥賜羣臣宴於馬璘山池上賦九日賜宴詩六韻賜之冬十月丁亥以刑部尚書王鍔爲淮南節度副使兼行軍司馬己酉鄜坊丹延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王栖曜卒十一月丙辰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爲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十二月乙巳貶大理卿李正臣爲衛尉少卿正臣爲御史彈劾下獄不堪其辱而死戊申黎州蠻牂柯使入朝

十九年春正月癸丑朔二月壬午朔賜宴馬璘山池丁亥修含元殿賜安黃節度曰奉義軍丙申以桂管留後韋武爲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己亥安南經略使裴泰爲州將王季元所逐甲辰淮南節度使杜祐來朝三月壬子朔以杜祐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以淮南行軍司馬王鍔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丁卯以今年孟夏禘饗前議太祖懿獻之位未決至此禘祭方正太祖東向之位已下列序昭穆其獻祖懿祖祔于德明興聖之廟每禘祫年就本室饗之乙亥以司農卿李實爲京兆尹夏四月乙未涇原節度使劉昌奏請移行原州爲平涼城從之戊戌百官以祔廟畢蹈舞稱賀五月辛亥湖南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江陵尹裴胄卒乙未以荊南行軍司馬裴均爲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荊南節度使甲子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涇州刺史劉昌卒甲戌以涇原節度留後段佑爲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乙亥吐蕃遣使論頰熱入朝甲辰以陳許行軍司馬劉昌裔檢校工部尚書兼許州刺史陳許節度使自正月至是未雨分命祈禱山川秋七月戊午以關輔饑罷吏部選禮部貢舉己未中書侍郎平章事齊抗爲太子賓客病免也甲戌始雨乙亥尚書右僕射姚南仲薨貸京畿民麥種八月乙未大雨霖冬十月乙未以太子賓客韋夏卿爲東都留守東都畿汝都防禦使閏月丁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損卒十一月戊寅朔以鹽州兵馬使李興幹爲鹽州刺史許專達于上不隸夏州丙午振武麟勝節度使范希朝來朝戊午以振武行軍司馬閻巨源檢校工部尚書兼單于大都護振武麟勝節度使庚申以太常卿高郢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壬申監察御史崔薳入臺近不練故事違式入右神策軍上怒笞四十配流崖州

二十年春正月丁丑朔丙申天德軍防禦團練使豐州刺史李景略卒以其判官任師迪代領其任己亥以鄜坊丹延節度使劉公濟爲工部尚書以其行軍司馬裴玢代領其任二月丙午朔罷中和節宴歲儉也庚戌大雷震雨雹三月甲申以吐蕃贊普卒廢朝己亥以國子祭酒趙昌爲安南都護御史大夫本管經略使夏四月辛酉太子賓客齊抗卒丙寅吐蕃使臧闕 河南觀察使論乞冉等五十四人來朝貢陳許節度賜號忠武軍五月甲戌朔御宣政殿乙亥以史館修撰秘書監張薦爲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入吐蕃弔祭使七月癸酉朔大雨雹辛卯福建觀察使柳冕奏置萬安監牧於泉州界置羣牧五悉索部內馬牛羊近萬頭匹監吏主之八月戊申以房州刺史鄭士美爲黔中觀察使己未以昭義兵馬使盧從史爲檢校工部尚書兼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澤潞磁邢洺觀察使九月庚辰賜羣臣宴於馬璘山池冬十月甲辰於景州南皮縣置唐昌軍辛亥易定節度使張茂昭來朝十一月丁酉以監察御史李程秘書正字張聿藍田縣尉王涯並爲翰林學士十二月吐蕃南詔日本國並遣使朝貢庚午以桂管防禦使顏証爲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

二十一年春正月辛未朔御含元殿受朝貢是日上不康丙子以浙東觀察判官凌準爲翰林學士癸巳會羣臣於宣政殿宣遺詔皇太子宜於柩前即位是日上崩於會寧殿享壽六十四甲午遷神柩於太極殿丙申發喪羣臣縞素皇太子即位永貞元年九月丁卯羣臣上謚曰神武孝文廟號德宗十月己酉葬于崇陵昭德皇后王氏祔焉

史臣曰德宗皇帝初總萬機勵精治道思政若渴視民如傷凝旒延納於讜言側席思求於多士其始也去無名之費罷不急之官出永巷之嬪嬙放文單之馴象減太官之膳誡服玩之奢解鷹犬而放伶倫止榷酤而絕貢奉百神咸秩五典克從御正殿而策賢良輟廷臣而治畿甸此皆前王之能事有國之大猷率是而行夫何敢議加以天才秀茂文思雕華灑翰金鑾無愧淮南之作屬辭

鉉纂何慙龍坻之書。文雅中興。夐高前代。二南三祖。豈盛於茲。然而王霸迹殊。淳醨代變。揆時而理。斟酌斯難。苟於交喪之秋。輕取鄒夫之論。歷觀近世。罔不敗亡。德宗在藩齒胄之年。曾為統帥。及出震承乾之日。頗負經綸。故從初罷郭令戎權。非次聽楊炎謬計。遂欲混同華裔。東縛奸豪。南行褒漢之誅。北舉恆陽之伐。出車雲擾。命將星繁。罄國用不足以餽軍。竭民力未聞于破賊。一旦德音掃地。愁歎連甍。果致五盜僭擬於天王。二朱憑凌於宗社。奉天之窘。可為涕零。罪己之言。補之何益。所賴忠臣戮力。否運再昌。雖知非竟逐於楊炎。而受佞不忘於盧杞。用延賞之私怨。奪李晟之兵符。取延齡之奸謀。罷陸贄之相位。知人則哲。其若是乎。貞元之辰。吾道窮矣。

贊曰。聰明文思。惟睿作聖。保姦傷善。聽斷不令。御曆三九。適逢天幸。賜宴之辰。徒矜篇詠。

舊唐書卷十二

舊唐書卷十三考證

德宗本紀卷下貞元四年六月封皇子皇弟邕王諒等七人為王○臣德潛按代宗諸子。大曆中盡封。無至貞元中始王者。新書諸王傳。是年封憲宗以下十三王。則弟當作孫。七人當作十四人。

六年秋七月丙寅淮南節度使竇覦卒○沈炳震曰。本傳覦除淮南赴鎮。旬日暴卒。覦于去年十月除官。不應至七月始赴鎮。況五年十二月。杜佑已為淮南節度矣。此應屬五年文。錯簡于此。

八年夏四月左諫議大夫吳通玄為泉州司馬○新書。敘左諫議大夫知制誥吳通玄

十二年正月成德軍節度使檢校司徒兼侍中渾瑊兼中書令○沈炳震曰。瑊傳未嘗鎮成德。當作河中

舊唐書卷十三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本紀第十四

順宗　憲宗上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諱誦德宗長子母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生於長安之東內大曆十四年六月封宣王建中元年正月丁卯立為皇太子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丙申即位於太極殿上自二十年九月風病不能言暨德宗不豫諸王親戚皆侍醫藥獨上臥病不能侍德宗彌留思見太子涕咽久之大行發喪人情震懼上力疾衰服見百寮於九仙門既即位知社稷有奉中外始安庚子羣臣上書請聽政二月辛丑朔甲申以河陽三城行軍司馬元韶為懷州刺史河陽懷州節度使丙午罷翰林醫工相工占星射覆冗食者四十二人己酉以易定張茂昭兼同平章事以來朝故寵之是夜太白犯昴辛卯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為尚書右丞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酉貶京兆尹李實通州長史尋卒壬子淄青李師古以兵寇滑之東鄙聞國喪也甲寅釋仗內囚嚴懷志呂溫等一十六人平涼之盟陷蕃久之得還以習蕃中事不欲令出外故囚之仗內至是方釋之日本國王并妻還蕃賜物遣之壬寅以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為左散騎常侍充翰林學士以前司功參軍翰林待詔王叔文為起居舍人充翰林學士以鴻臚卿王權為京兆尹甲子御丹鳳樓大赦天下諸道除正勅率稅外諸色榷稅並宜禁斷除上供外不得別有進奉百姓九十已上賜米二石絹兩疋版授上佐縣君仍令本部長吏就家存問百歲已上賜米五石絹二疋綿一屯羊酒版授下州刺史郡君戊辰以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使持節大都督雞林州諸軍事雞林州刺史上柱國新羅王金重熙兼寧海軍使以重熙母和氏為太妃妻朴氏為妃三月庚午出宮女三百人于安國寺又出掖庭教坊女樂六百人于九仙門召其親族歸之戊寅以韋皐兼檢校太尉李師古劉濟兼檢校司空張茂昭司徒丙戌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杜佑為度支鹽鐵使戊子徐州節度賜名武寧軍蔡州吳少誠兼同平章事以翰林學士王叔文為度支鹽鐵轉運使副杜佑雖領使名其實叔文專總宰相賈耽兼檢校司空鄭珣瑜吏部尚書高郢刑部尚書韋執誼中書侍郎鎮冀王士真淮南王鍔魏博田季安皆檢校司空癸巳詔冊廣陵郡王淳為皇太子改名純

夏四月壬寅制第十弟諤封欽王第十一弟諴封珍王男建康郡王渙封郯王改名經洋川郡王湧封均王改名緯臨淮郡王洵封溆王改名縱弘農王浼封莒王改名紓漢東郡王泳封密王改名綢晉陵郡王湜封郇王改名總雲安郡王滋封宋王改名結宣城郡王淮封集王改名緗德陽郡王滑封冀王改名絿河東郡王浥封和王改名綺十七男絢封衡王十九男纁封會王二十男綰封福王二十一男紘封撫王二十三男緄封岳王二十四男紳封袁王二十五男綸封桂王二十七男緯封翼王彌臣國嗣王道勿禮封彌臣國王西平郡王晟男左羽林大將軍愿襲封岐公食邑三千戶戊申詔以冊太子禮畢赦京城繫囚大辟降從流流以下減一等以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並為太子侍讀庚戌封太子男寧寬宥察寰寮等六人為郡王並食邑三千戶癸丑贈入吐蕃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張薦禮部尚書丙寅罷萬安監牧戊辰以杭州刺史韓皐為尚書右丞五月己巳以右金吾衛大將軍范希朝為右神策統軍充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丁丑以邕管經略使韋丹為河南少尹以萬年縣令房啓為容管經略招討使癸未以郴州司馬鄭餘慶為尚書左丞甲辰以檢校司空忽汗州都督渤海國王大嵩璘檢校司徒丞徽王氏趙氏可昭儀崔氏楊氏可充儀王氏可昭媛王氏可昭容牛氏可修儀張氏可美人以右丞韓皐為鄂岳沔蘄都團練觀察使丁亥昇襄州為大都督府臨漢縣仍徙于鄧城辛卯以鹽鐵轉運使副王叔文為戶部侍郎六月丙申詔二十一年十月已前百姓所欠諸色課利租賦錢帛共五十二萬六千八百四十一貫石匹束並宜除免七月戊辰朔吐蕃使論悉諾來朝貢丙子鄆州李師古加檢校侍中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諡曰宣贈故道州刺史陽城為左散騎常侍戊寅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副丙戌關東蝗食田稼癸巳橫海軍節度使滄州刺史程懷信卒以其子副使執恭起復滄州刺史橫海軍節

度使甲子，度支使杜佑奏太倉見米八十萬石，貯來十五年；東渭橋米四十五萬石，支諸軍皆不悅。今歲豐阜，請權停北河轉運，於濱河州府和糴二百萬石，以救農傷之弊。乃下百寮議，議者同異，不決而止。乙未，詔：朕承九聖之烈，荷萬邦之重，顧以寡德，涉道未明，虔恭寅畏，懼不克荷，恐上墜祖宗之訓，下貽卿士之憂，夙夜祇勤，如臨淵谷。而積疾未復，至于經時，怡神保和，常所不暇。永惟四方之大，萬務之殷，不躬不親，慮有曠廢，加以山陵有日，霖潦踰旬，是用儆于朕心，以答天戒。其軍國政事，宜令皇太子勾當。時上久疾，不復延納宰臣共論大政，事無巨細，皆決于李忠言、王伾、王叔文，物論喧雜，以為不可。藩鎮屢上牋於皇太子，指三豎之撓政，故有是詔。以太常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鄭珣瑜為吏部尚書，高郢刑部尚書，並罷知政事。皇太子見百寮於朝堂。丙申，皇太子於麟德殿西亭見奏事官。八月丁酉朔。庚子，詔：惟皇天佑命烈祖，誕受方國，九聖儲祉，萬邦咸休。肆予一人，獲纘丕業，嚴恭守位，不遑暇逸。而天佑不降，疾恙無瘳，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郊禋之禮？疇咨庶尹，對越上玄，內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祇慄，深惟永圖。一日萬機，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太子純睿哲溫文，寬和仁惠，孝友之德，愛敬之誠，通乎神明，格于上下。是用皇王至公之道，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四方。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稱誥。辛丑，誥：有天下傳歸於子，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斯為至公，式揚耿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冊禮，宜以今月九日冊皇帝於宣政殿。國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為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已前，天下死罪降從流，流以下遞減一等。誥立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良媛董氏為太上皇德妃。壬寅，貶右散騎常侍王伾為開州司馬，前戶部侍郎、度支鹽鐵轉運使王叔文為渝州司戶。元和元年正月丙寅朔，皇帝率百寮上太上皇尊號曰應乾聖壽。甲申，太上皇崩於興慶宮之咸寧殿，享年四十六歲。六月乙卯，皇帝率羣臣上大行太上皇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號順宗。秋七月壬申，葬于豐陵。

史臣韓愈曰：順宗之為太子也，留心藝術，善隸書。德宗工為詩，每賜大臣方鎮詩，制必命書之。性寬仁有斷，禮重師傅，必先致拜。從幸奉天，賊泚逼迫，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戰，督勵將士，無不奮激。德宗在位歲久，稍不假權宰相，左右倖臣如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因間用事，刻下取功，而排陷陸贄、張滂輩，人不敢言，太子從容論爭，故卒不任延齡、渠牟為相。嘗侍宴魚藻宮，張水嬉，綵艦雕靡，宮人引舟為櫂歌，絲竹間發，德宗歡甚，太子引詩人好樂無荒為對。每於敷奏，未嘗以顏色假借宦官。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惜乎寢疾踐阼，近習弄權，而能傳政元良，克昌運祚，賢哉！

憲宗上

憲宗聖神章武孝皇帝諱純，順宗長子也。母曰莊憲王太后。大曆十三年二月生于長安之東內。六七歲時，德宗抱置膝上，問曰：汝誰子，在吾懷？對曰：是第三天子。德宗異而憐之。貞元四年六月，封廣陵王。順宗即位之年四月，冊為皇太子。七月乙未，權勾當軍國政事。八月丁酉朔，受內禪。乙巳，即皇帝位於宣政殿。先是連月霖雨，上即位之日晴霽，人情忻悅。丙午，昇平公主進女口十五人，上曰：太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其還郭氏。丁未，始御紫宸對百寮。己酉，以道州刺史路恕為邕管經略使。庚戌，荊南獻龜二。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業，永思理本，所寶惟賢。至如嘉禾神芝，奇禽異獸，蓋王化之虛美也。所以光武形於詔令，春秋不書祥瑞。朕誠薄德，思及前人，自今已後，所有祥瑞，但令准式申報有司，不得上聞；其奇禽異獸，亦宜停進。癸丑，劍南西川節度使、檢校太尉、中書令、南康郡王韋皋薨。甲寅，以常州刺史穆贊為宣歙池觀察使，以前宣歙觀察使崔衍為工部尚書。己未，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袁滋為劍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時韋皋卒，劉闢據蜀邀節鉞故也。辛酉，太上皇誥冊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癸亥，以朝請大夫守尚書左丞、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鄭餘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寅，以饒州刺史李吉甫為考功郎中，夔州刺史唐次為吏部郎中，並

知制誥九月丁卯朔己巳罷教坊樂人授正員官之制辛未河陽三城節度使元韶卒癸酉以陳州刺史孟元陽爲懷州刺史河陽三城孟懷節度使丙子勅申光蔡陳許兩道比遭亢旱宜加賑恤申光蔡賑米十萬石陳許五萬石丁丑前戶部侍郎蔡弁卒襄州于頔進鷹詔還之己卯京西神策行營節度行軍司馬韓泰貶撫州刺史司封郎中韓曄貶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貶召州刺史屯田員外郎劉禹錫貶連州刺史坐交王叔文也辛巳給事中陸質卒冬十月丙申朔丁酉集百寮發曾太皇太后沈氏哀於肅章門外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國公賈耽卒戊戌以宰臣劍南安撫使袁滋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觀察等使以西川行軍司馬劉闢爲給事中舒王誼薨庚子南詔使趙迦寬來赴山陵浙東觀察使賈全卒辛丑吐蕃使論乞縷貢助山陵金銀衣服太常上大行曾太皇太后沈氏諡曰睿真皇后丙午以華州刺史楊於陵爲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丁未改桂州純化縣爲慕化縣蒙州純義縣爲正義縣己酉葬德宗皇帝于崇陵甲寅以刑部尚書高郢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御史中丞李鄘爲京兆尹貶京兆尹王權爲雅王傅久雨京師鹽貴出庫鹽二萬石糶以惠民乙巳祔睿真皇后神主德宗皇帝神主于太廟壬申貶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執誼爲崖州司馬以交王叔文也潤池揚楚湖杭睦江等州旱貶劍南西川節度使袁滋爲吉州刺史以其尉撫三川逗留不進故也以左驍衛將軍李演爲夏州刺史夏綏銀等州節度使以右庶子武元衡爲御史中丞己卯再貶撫州刺史韓泰爲虔州司馬河中少尹陳諫台州司馬召州刺史柳宗元爲永州司馬連州刺史劉禹錫朗州司馬池州刺史韓曄饒州司馬和州刺史凌準連州司馬岳州刺史程异柳州司馬皆坐交王叔文初貶刺史物議罪之故再加貶竄辛巳宣撫和郴郢袁衢七州旱壬午吏部尚書鄭珣瑜卒甲申以湖南觀察使楊憑爲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以虢州刺史薛苹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鄂岳婺衢等州旱癸巳宣歙觀察使穆贊卒十二月丙申朔庚子以東都留守韋夏卿爲太子少保以兵部尚書王紹爲東都留守壬寅改淳州爲睦州還淳縣爲青溪縣淳風縣爲從化縣姓淳于者改姓于甲辰襄陽于頔加平章事丙申月犯畢己酉以新除給事中西川行軍司馬劉闢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歲星犯太微西垣庚戌金州復析漢陰縣置石泉縣壬子以右諫議大夫韋丹爲梓州刺史充劍南東川節度使以常州刺史路應爲宣州刺史宣歙池觀察使壬戌以朝請大夫守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上柱國鄭絪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學士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李吉甫爲中書舍人以考功員外郎裴垍爲考功郎中知制誥並充翰林學士

元和元年春正月丙寅朔皇帝率羣臣於興慶宮奉上太上皇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丁卯御含元殿受朝賀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改元曰元和自正月二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辛未以鄂岳沔觀察使韓皐爲鄂岳蘄安黃等州節度使丁丑太子少保韋夏卿卒辛未以興元元從功臣右神策護軍使副薛盈珍爲右神策護軍中尉壬午成德軍節度使檢校司空王士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未詔以太上皇舊恙愆和親侍藥膳起今月十六日已後權不聽政以左神策長武城防秋都知兵馬使高崇文檢校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使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還殯于太極殿發喪乙酉宰相杜佑攝冢宰杜黃裳爲禮儀使右僕射伊慎大明宮留守視事於尚書省壬辰復置斜谷路館驛戊子制劍南西川疆界素定藩鎮守備各有區分頃因元臣薨謝隣藩不睦劉闢乃因虛構隙以忿結讎遂勞王軍兼害百姓朕志存含垢務欲安人遣使諭宣委之旄鉞如聞道路擁塞未息干戈輕肆攻圍擬圖吞併爲君之體義在勝殘命將興師蓋非獲已宜令興元嚴礪東川李康犄角應接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神策兵馬使李元奕率步騎之師與東川興元之師類會進討其糧料供餉委度支使差官以聞甲午高崇文之師由斜谷路李元奕之師由駱谷路俱會于梓潼辛卯羣臣請聽政二月乙未朔以度支郎中寬嶽爲山劍行營糧料使嚴礪奏收劍州乙丑入朝奚王梅落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封饒樂郡王放還蕃癸卯贈宣武軍節度使陸長源爲右僕射贈故吉州刺史婁公輔禮部尚書甲辰以錢少禁用銅器癸丑以魏博田季

安同平章事戊戌謂宰臣曰前代帝王或怠于聽政或躬決繁務其道如何杜黄裳對曰帝王之務在於修己簡易擇賢委任宵旰以求民瘼捨己從人以厚下固不宜怠肆安逸然事有綱領小大當務知其遠者大者至如簿書訟獄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也昔秦始王自程決事見嗤前代諸葛亮王霸之佐二十罰以上皆自省之亦爲敵國所誚知不久堪魏明帝欲省尚書擬事陳矯言其不可隋文帝日旰聽政令衛士傳餐文皇帝亦笑其煩察爲人主之體固不可代下司職但擇人委任責其成効賞罰必信誰不盡心傳稱帝舜之德曰夫何爲哉恭己南面而已誠以能舉十六相去四凶也豈與勞神疲體自任耳目之主同年而語哉但人主常勢患在不能推誠人臣之弊患在不能自竭由是上疑下詐禮貌或虧欲求致理自然難致苟無此弊何患不至於理上稱善久之以京兆尹李鄘爲尚書右丞以金吾大將軍鄭雲逵爲京兆尹二月乙丑朔戊辰詔常參官寒食拜墓在畿內聽假日往還他州府奏取進止辛未御史中丞武元衡奏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已上諸司正三品已上從三品職事官東都留守轉運鹽鐵節度觀察使團練防禦招討經略等使河南尹同華州刺史諸衛諸軍三品已上官除授皆入閤謝其餘官許於宣政南班拜訖便退詔曰如此例中有加使及職掌並准此又兵部吏部禮部貢院官員每舉選限內有十月至二月不奉朝參若稱事繁則中書門下御史臺度支京兆府公事至重朝謁如常況旬節已賜歸休又許分日一月之內纔奉十日朝參甚暑甚寒又蒙矜放臣求故實以爲王顏任中丞日嘗論其事舉對甚詳伏請准貞元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勅永爲常式從之丙子嚴礪收梓州丁丑制削奪劉闢在身官爵先是韓全義入朝令其甥楊惠琳知留後俄有詔除李演爲節度代全義演赴任惠琳據城叛詔發河東天德兵誅之辛巳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以獻壬辰大行太上皇德妃董氏卒以右神策行營節度高崇文檢校兵部尚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戊戌以安南經略副使張舟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使己亥以前劍南東川節度使韋丹爲晉絳觀察使壬寅以前安南經略使趙昌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癸卯前嶺南節度使徐申卒丙午命宰臣監試制舉人於尚書省以制舉人先朝所徵不欲親試也丁未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爲司徒所司備禮冊拜平章事如故罷領度支鹽鐵轉運等使從其讓也仍以兵部侍郎李巽代領其任戊申以隴右經略使秦州刺史劉澭爲保義軍節度使賑浙東米十萬石己未武元衡奏常參官兼御史大夫中丞者准檢校省官例立在本品同類之上壬戌郇王總薨武元衡奏正衙待制官本置此官以備問比來正衙多不奏事自今後請以尚書省六品以上職事官東宮師傅賓詹王傅等每坐日令兩人待退朝詔於延英候對從之五月甲子朔丁卯京兆尹鄭雲逵卒辛未以兵部侍郎韋武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壬申貶劍南東川節度使李康爲雷州司馬陳許蔡等州旱以横海軍留後程執恭横海軍節度使庚辰左丞同平章事鄭餘慶爲太子賓客罷知政事辛卯冊太上皇后王氏爲皇太后六月癸巳朔以冊太后禮畢赦天下繫囚死罪降從流流以下遞減一等文武內外官加母邑號太后諸親量與優給丙申冊德宗充容武氏爲崇陵德妃大風折樹丁酉高崇文破賊萬人於鹿頭關加幽州劉濟侍中淄青李師古檢校司徒癸卯高崇文收漢州閏六月壬子朔淄青李師古卒戊辰以祕書監韋叔經爲京兆尹壬午諫議大夫去左右字只置四員以兩司封員外郎韋況爲諫議大夫甲申吐蕃論勃藏來朝貢秋七月壬辰朔壬寅葬順宗于豐陵己酉太子少保致仕韓全義卒八月辛酉朔癸亥以左衛大將軍李愿檢校禮部尚書夏州刺史充夏綏銀節度使甲子郇王母王昭儀宋王母趙昭儀鄭王母張昭訓衛王母閻昭訓等各以其王並爲太妃以許氏爲美人尹氏段氏爲才人濟陽公主母崔昭訓爲太妃韓全義子進女樂八人詔還之丁卯封王子平原郡王寧爲鄧王同安郡王寬爲澧王延安郡王宥爲遂王彭城郡王察爲深王高密郡王寰爲洋王文安郡王寮爲絳王第十男審爲建王己巳以建王審爲鄆州大都督平盧淄青節度使以節度副使李師道權知鄆州事充節度留後乙亥冊妃郭氏爲貴妃靈武李欒奏黄河岸塌處得古鐵三千三百其形小方孔三足壬午左降官韋執誼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韓曄凌準程异等八人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癸未京兆尹

董叔經卒甲申御史臺奏常參官在城未上及在外未到假故等在外未到計水陸程外滿百日並停解從之丙戌以尚書右丞李鄘爲京兆尹九月辛卯朔癸卯詔自今後兩省官每坐日一人對丙午以太子賓客鄭餘慶爲國子祭酒辛亥高崇文奏收成都擒劉闢以獻癸丑以山人李渤爲左拾遺徵不至甲子易定張茂昭來朝丙寅以劍南東川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梓州刺史封渤海郡王高崇文檢校司空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充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度支營田觀察使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及西山八國兼雲南安撫等使仍改封南平郡王食邑三千戶戊戌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爲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以將作監柳晟檢校工部尚書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庚辰以吉州刺史袁滋爲御史大夫充義成軍節度使壬午以淄青節度使留後李師道檢校工部尚書兼鄆州大都督府長史充平盧淄青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丙戌以渤海國王大嵩璘檢校太尉戊子斬劉闢并子超郎等九人於獨柳樹下十一月庚寅朔己巳以簡王傅王權爲河南尹丁未以司農卿李上公爲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陝虢觀察使甲申以武寧軍節度張愔爲工部尚書以東都留守王紹檢校右僕射兼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徐泗濠等州觀察等使庚戌以吏部侍郎趙宗儒爲東都留守東畿汝防禦使以國子祭酒鄭餘慶爲河南尹甲寅以給事中劉宗經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丙辰以內常侍吐突承璀爲神策護軍中尉十二月丙申朔太常奏隱太子章懷懿德節閔惠莊惠文惠靖恭昭靖以下九太子陵代數已遠官額空存今請陵戶外並停乙亥工部尚書張愔卒丙戌新羅渤海牂柯迴紇各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己丑朔上親獻太清宮太廟辛卯祀昊天上帝于郊丘是日還宮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先是將及大禮陰晦浹辰宰臣請改日上曰郊廟事重齋戒有日不可遽更享獻之辰景物晴霽人情忻悅丁酉司徒杜佑辭知政事詔令每月三度入朝便於中書商量政事庚子迴紇請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乙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南陽郡開國公杜黃裳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河中尹河中晉絳等州節度使停諸陵留守己卯以戶部侍郎賜緋魚袋武元衡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賜紫金魚袋以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丁巳停中和重陽二節賜宴其上巳宴仍舊賜之二月辛酉詔僧尼道士全隸左右街功德使自是祠部司封不復關奏丙寅左右羽林軍廳管月番飛騎總五千六百一十三人並停己巳起居舍人鄭隨次對面受進止令宣與省供奉官自今已後有事即進狀次對官宜停庚午司天造新曆成詔題爲元和觀象曆壬申夜月掩歲星丁丑寒食節宴羣臣於麟德殿賜物有差壬午以第五國珍爲右神策軍中尉三月辛卯賜羣臣宴於曲江亭癸卯判度支李巽爲兵部尚書依前判度支鹽鐵轉運使夏四月甲子禁鉛錫錢以石金吾衛大將軍范希朝爲檢校司空靈州長史朔方靈鹽節度使戊寅近置英武軍額宜停庚辰嶺南節度使趙昌進瓊管儋振萬安六州六十二洞歸降圖六月丁巳朔始置百官待漏院於建福門外故事建福望仙等門昏而閉五更而啓與諸坊門同時至德中有吐蕃囚自金吾仗亡命因勅曉開門宰相待漏於太僕寺車坊至是始令有司據班品置院戊午鳳翔節度使張敬則卒乙丑五坊色役戶及中書門下兩省納課陪廚戶及促錢人並歸府縣色役己巳停舒廬滁和四州團練使額癸酉東都莊宅使織造戶並委府縣收管乙亥停潤州丹陽軍額丙子左神策軍新築夾城置玄化門晨耀樓辛巳以京兆尹李鄘爲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蔡州水平地深七八尺秋七月丙戌朔勅刑部侍郎許孟容等刪定開元格後勅丁亥勅外命婦朝謁皇太后多有前却今後諸親委宗正寺百官母妻委臺司如有違越者夫子奪一月俸頻不到有司具狀奏聞戊子錄配享功臣之後得蘇瓌孫繫用爲京兆府司錄崔玄暐孫元方張說孫暬並爲監察御史狄仁傑後玄範爲右拾遺敬暉孫元亮袁恕己孫德師相次敍用癸巳太僕寺丞令狐丕進亡父峘所撰代宗實錄四十卷詔贈峘工部尚書八月丙辰朔辛酉宰相武元衡兼判戶部事壬戌刑部奏改律卷第八爲鬭競律甲子以職方員外郎王潔爲嶺南選補使監察御史崔元方監之甲戌中書奏先停諸道奏祥瑞伏以所獻祥瑞皆緣臘饗告廟元會奏聞今後諸大瑞隨表聞奏中瑞下瑞申有司其元日奏祥瑞請依令式從之辛巳封杜

黃裳爲邠國公于頔爲燕國公沒蕃僧惟良聞等四百五十人自蕃中還九月乙酉密王綢薨十月己酉以浙西節度使李錡爲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爲潤州刺史鎮海軍浙西節度使庚申李錡據潤州反殺判官王澹大將趙琦時錡詐請入朝署澹爲留後因諷兵士亂殺澹琦遂令蘇常杭湖睦五州戍將殺刺史修石頭故城謀欲僭逆壬戌詔李錡屬列宗枝任居方伯寵赫奕之貴飽綢繆之恩待以親賢報之以逆節授其師旅用之以亂常累獻表章亟請朝會初則詐疾後乃縱兵僚佐以獻規受屠王臣以傳命見脅朕切於含垢未忍發明累降中人令遵前旨無韜車之戒路有沴氣之滔天加以日逞淫刑月興暴賦朕爲人父母聞甚惻然顧惟紀綱焉敢廢墜李錡在身官爵並宜削奪以淮南節度使王鍔充諸道行營招討使內官薛尚衍爲監軍率汴徐鄂淮南宣歙之師取宣州路進討丁卯以門下侍郎平章事武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使仍封臨淮郡公將行上御安福門慰勞之癸酉潤州大將張文旵李奉僊等執李錡以獻辛巳錡從父弟宋州刺史銛通事舍人銑坐貶嶺外十一月甲申斬李錡於獨柳樹下削錡屬籍丙戌以擒李錡潤州牙將張文旵爲左金吾衛將軍封南陽郡王田少卿李奉僊等爲羽林將軍並封公甲辰詔司徒杜佑筋力未衰起今後每日入中書視事十二月甲寅宰相李吉甫封贊皇侯丙辰上謂宰臣曰朕覽國書見文皇帝行事少有過差諫臣論諍往復數四況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後事或未當卿等每事十論不可一二而止丁巳東都國子監增置學生一百人癸亥御史臺奏文武常參官准乾元元年三月十四日勅如有朝堂相弔慰及跪拜待漏行立失序語笑諠譁入衙入閤執笏不端行立遲慢立班不正趨拜失儀言語微喧穿班穿仗出入閤門無故離位廊下飲食行坐失儀諠鬧入朝及退朝不從正衙出入非公事入中書等每犯奪一月俸班列不肅所由指摘猶或飾非即具聞奏貶責臣等商量於舊條每罰各減一半所責有犯必舉從之丙寅以劍南西川節度使高崇文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邠州刺史邠寧慶節度使充京西諸軍都統壬申禮部舉人罷試口義試墨義十條五經通五明經通六即放進士舉人曾爲官司科罰曾任州縣小吏雖有辭藝長吏不得舉送違者舉送官停任考試官貶黜丙子令宰臣宣勅百寮遊宴過從餞別此後所由不得奏報務從歡泰保義軍節度使劉澭卒己卯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縣一千四百五十三戶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四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戶口每歲賦入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量天寶供稅之戶則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量天寶士馬則三分加一率以兩戶資一兵其他水旱所損徵科發斂又在常役之外吉甫都纂其事成書十卷是歲吐蕃迴紇奚契丹渤海牂柯南詔並朝貢

三年春正月癸未朔癸巳羣臣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御宣政殿受冊禮畢移仗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庚子涇原段祐請修臨涇城在涇州北九十里扼犬戎之衝要詔從之戊申罷左右神威軍合爲一號天威軍二月丙申宰相李吉甫進封趙國公己丑以武昌軍節度使韓皐爲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江觀察使辛未贈故布衣崔善真睦州司馬忠諫而死於李錡也癸丑以鄜坊節度使裴玢爲興元府山南西道節度使丙子以右金吾衛大將軍路恕爲鄜州刺史鄜坊節度使戊寅咸安大長公主卒於迴紇三月癸巳郇王總薨庚子以定平鎮兵馬使朱士明爲四鎮北庭涇原等州節度使乙巳御宣政殿試制科舉人夏四月癸丑中使郭里旻酒醉犯夜杖殺之金吾薛伾巡使韋纁皆貶逐賜朱士明名曰忠亮乙丑貶翰林學士王涯虢州司馬時涯甥皇甫湜與牛僧孺李宗閔並登賢良方正科第三等策語太切權倖惡之故涯坐親累貶之壬申大風毀含元殿欄檻二十七間乙亥以嶺南節度使趙昌爲江陵尹荊南節度使以戶部侍郎楊於陵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丁丑以荊南節度使裴均爲右僕射判度支勅五月一日御殿受朝賀禮宜停己卯裴均爲尚書省都堂上僕射其送印闕 呈孔目唱案授案皆尚書郎爲之文武三品已上升階列坐四品五品及郎官御史拜於廳下然後召御史中丞左右丞侍郎升階答拜畢修

故事行之議者論其太過五月壬辰兵部請復武舉從之甲午勅東都畿汝州
都防禦使及副使宜停所管將士三千七百三十人隨畿汝界分留守及汝州
防禦使分掌之辛丑右僕射裴均請取荆南雜錢萬貫修尚書省從之丙午正
衙冊九姓迴紇可汗爲登囉里汨密施合毗伽保義可汗六月戊辰詔以錢少
欲設畜錢之令先告論天下商賈畜錢者並令逐便市易不得畜錢天下銀坑
不得私採癸亥以邕管將黃少卿爲歸順州刺史弟少高少溫並受官西原蠻
酋也貞元中屢寇邕管至是歸款乙丑罷江淮私堰埭二十二從轉運使奏也
甲戌以河南尹鄭餘慶爲東都留守丁丑沙陀突厥七百人攜其親屬歸振武
節度使范希朝乃授其大酋領曷勤河波陰山府都督秋七月辛巳朔日有蝕
之己亥復以度支安邑解縣兩池留後爲榷鹽使丁未涪州復隸黔中道八月
庚申復置東都防禦兵七百人九月己丑淮南節度使王鍔來朝庚寅以山南
東道節度使于頔守司空同平章事以右僕射裴均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襄
州長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加宣武韓弘同平章事丙申以戶部侍郎裴垍爲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戊戌以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吉甫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
侍郎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以淮南節度使王鍔檢校司徒
河南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河中節度使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邠國公杜黃
裳卒是秋京師大雨十月己酉朔癸亥以太常卿高郢爲御史大夫甲子以御
史中丞竇群爲湖南觀察使既行改爲黔中觀察使群初爲李吉甫擢用及持
憲反傾吉甫吉甫劾其陰事故貶之丁卯度支使下判案官以四員爲定十一
月甲午橫海軍節度使程執恭來朝十二月庚戌以臨涇縣爲行原州命鎮將
郝玼爲刺史自玼鎮臨涇西戎不敢犯塞甲子南詔異牟尋卒辛未以諫議大
夫段平仲使南詔弔祭仍立其子驃信苴蒙閣勸等爲王是歲淮南江南江西
湖南山南東道旱夏四月丙子朔戊寅國子祭酒馮伉卒壬午裴均進銀器一
千五百兩以違勅付左藏庫甲申令皇太子居少陽院武功人張英奴撲迴波
辭惑衆杖殺之丙申撫州山人張洪騎牛冠履獻書於光順門書不足採遣之
庚子制故太尉西平郡王李晟宜編附屬籍以太常卿李元素爲戶部尚書判

度支以商州刺史元義方爲福建觀察使甲辰以兵部侍郎權德輿爲太常卿
仍賜金紫以御史大夫高郢爲兵部尚書以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李夷簡爲
御史中丞五月丙午朔辛酉刑部尚書鄭元卒丁卯鹽鐵使吏部尚書李巽卒
六月乙亥朔丁丑以河東節度使李鄘爲刑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以靈
鹽節度使范希朝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以右衛上將軍王佖爲靈
州大都督府長史靈鹽節度使辛丑五嶺已北銀坑任人開採禁錢不過嶺南
秋七月乙巳朔御製前代君臣事迹十四篇書於六扇屏風是月出書屏以示
宰臣李藩等表謝之丁未渭南暴水壞廬舍二百餘戶溺死六百人命府司賑
給乙卯右羽林統軍高固卒壬戌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前爲江西
觀察使時贓罪貶臨賀尉戊辰以尚書右丞許孟容爲京兆尹賜金紫八月
甲戌朔癸未兗州魚臺縣移置於黃臺市丙申安南都護張舟奏破環王國三
萬餘人獲戰象兵械并王子五十九人癸卯贈太師裴冕宜配享代宗廟庭贈
太師李晟贈太尉段秀實宜配享德宗廟庭九月甲辰朔庚戌以成德軍都知
兵馬使鎮府右司馬王承宗起復檢校工部尚書充成德軍節度使以德州刺
史薛昌朝檢校左常侍充保信軍節度德棣等州觀察等使昌朝薛嵩之子婚
於王氏時爲德州刺史朝廷以承宗難制乃割二州爲節度以授昌朝制纔下
承宗以兵虜昌朝歸鎮州丁卯邠寧節度使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高崇文卒冬
十月癸酉朔以右羽林統軍閻巨源爲邠州刺史邠寧慶節度使以少府監崔
頲爲同州刺史本州防禦長春宮等使癸未詔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頃在苫
廬潛窺戎鎮而內外以事君之禮叛而必誅分土之儀專則有辟朕念其先祖
嘗有茂勳貸以私恩抑於公議使臣旁午以告諭孽童俯伏以陳誠願獻兩州
期無二事朕亦收其後効用以曲全授節制於舊藩齒勳賢於列位況德棣本
非成德所管昌朝又是承宗懿親俾撫近隣斯誠厚澤外雖兩鎮內是一家而
承宗象恭懷姦肖貌稔惡欺裴武於得位之後囚昌朝於授命之中加以表疏
之間悖慢斯甚義士之所興嘆天地之所不容恭行天誅蓋示朝典承宗在身
官爵並宜削奪以神策左軍中尉吐突承璀爲鎮州行營招討處置等使以龍

武將軍趙萬敵爲神策先鋒將內官宋惟澄曹進玉馬朝江等爲行營館驛糧料等使京兆尹許孟容與諫官面論征伐大事不可以內官爲將帥補闕獨孤郁其言激切詔旨秪改處置爲宣慰猶存招討之名己丑詔軍進討其王武俊士真墳墓軍士不得樵採其士平士則各守本官仍令士則各襲武俊之封庚寅冊鄧王寧爲皇太子癸巳以冊儲肆赦繫囚死罪降從流流以下遞降一等文武常參官外州府長官子爲父後者賜勳兩轉工部侍郎歸登給事中呂元膺爲皇太子諸王侍讀己亥吐突承璀軍發京師上御通化門勞遣之十一月癸卯朔浙西蘇潤常州旱儉賑米二萬石甲子河南尹杜兼卒己巳彰義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吳少誠卒十二月壬申朔以戶部侍郎張弘靖爲陝府長史陝虢觀察陸運等使賜金紫以陝虢觀察使房式爲河南尹中丞李夷簡奏諸州府於兩稅外違格科率請諸道鹽鐵轉運度支巡院察訪報臺司以憑舉奏從之

五年春正月壬寅朔己巳浙西觀察使韓皐以杖決安吉令孫澥致死有乖典法罰一月俸料二月辛未朔戊子禮院奏東宮殿閣名及宮臣姓名與太子名同者改之其上臺官列王官爵土無例輒改從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攝河南尹房式於臺擅令停務貶江陵府士曹參軍三月辛丑朔宰相杜佑與同列宴於樊川別墅上遣中使賜酒饌乙巳以御史中丞李夷簡爲戶部侍郎判度支以兵部侍郎王播爲御史中丞癸巳以太子賓客鄭絪檢校禮部尚書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己未制以遂王宥爲彰義軍節度使以申州刺史吳少陽爲申光蔡節度留後甲子大風折木丁卯宰相于頔請依杜佑例一月三朝從之夏四月庚午朔癸酉戶部尚書李元素卒甲申鎮州行營招討使吐突承璀執昭義節度使盧從史載從史送京師丁亥河東范希朝奏破賊於木刀溝福州復置侯官長樂二縣建州置將樂縣壬申以昭義都知兵馬使潞州左司馬烏重胤爲懷州刺史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以河陽節度使孟元陽爲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澤潞磁邢洺觀察使戊戌貶前昭義節度使盧從史爲驩州司馬五月庚子朔乙巳昭義軍三千人夜潰奔魏州右神策軍使段祐卒庚申吐蕃使論思郎熱朝貢奔歸鄭叔矩路泌之柩六月庚午朔戊寅以太府卿李少和爲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奚迴紇室韋寇振武癸巳應給食實封例節度使兼宰相每食實封百戶歲給八百端匹若是絹加給綿六百兩節度使不兼宰相每百戶給百匹軍使諸衛大將軍每百戶給三百五十端匹秋七月己亥朔庚子王承宗遣判官崔遂上表自首請輸常賦朝廷除授官吏丁未詔昭洗王承宗復其官爵待之如初諸道行營將士共賜物二十八萬四百三十端匹時招討非其人諸軍解體而藩鄰觀望養寇空爲逗撓以弊國賦而李師道劉濟亟請昭雪乃歸罪盧從史而宥承宗不得已而行之也幽州劉濟加中書令魏博田季安加司徒淄青李師道加僕射並以罷兵加賞也乙卯幽州節度使劉濟爲其子總鴆死庚申以虔州刺史馬總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使八月乙巳朔乙亥上顧謂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於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爲本老子指歸與經無異後代好恠之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說故秦始王遣方士載男女入海求仙漢武帝嫁女與方士求不死藥二主受惑卒無所得文皇帝服胡僧長生藥遂致暴疾不救古詩云服食求神僊多爲藥所誤誠哉是言也君人者但務求理四海樂推社稷延永自然長年也上深然之以浙東觀察使薛苹爲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以常州刺史李遜爲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以都官郎中韋貫之爲中書舍人起居舍人裴度爲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癸巳以鄧州刺史崔詠爲邕州刺史本管經略使九月戊戌朔辛亥以吐突承璀復爲左軍中尉諫官以承璀建謀討伐無功請行朝典上宥之降承璀爲軍器使乃以內官程文幹爲左軍中尉壬戌以瀛州刺史劉總起復受幽州長史充幽州盧龍軍節度使癸亥以兵部尚書高郢爲右僕射致仕丙寅制以正議大夫守太常卿上柱國襄武縣開國侯賜紫金魚袋權德輿可守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卯翰林學士獨孤郁守本官起居以妻父權德輿在中書避嫌也冬十月戊辰朔以京兆尹許孟容爲兵部侍郎以中丞王播代孟容又以呂元膺代播昇平大長公主薨庚辰宰相裴垍進所撰德宗實錄五十卷賜垍錦綵三百疋銀器等史官蔣武韋處厚等頒賜有差辛巳定州將楊伯玉誘

三軍爲亂拘行軍司馬任迪簡別將張佐元殺伯玉迪簡謀歸朝三軍懼乃殺
佐元壬辰制以迪簡檢校工部尚書定州長史充義武軍節度觀察北平軍等
使甲午以前義武軍節度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同平章事張茂昭檢校太尉
兼中書令河中尹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十一月戊戌朔浙西奏當鎮舊有
丹陽軍今請併爲鎮海軍從之庚子右金吾衞大將軍伊慎降爲右衞將軍以
行賂三十萬與中尉第五從直求爲河東節度故也甲辰會王纁卒庚戌以前
河中節度使王鍔檢校司空兼太子太傅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以代
州刺史阿跌光進爲單于大都護振武麟勝節度度支營田觀察押蕃落等使
庚申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裴垍爲兵部尚書以前保信軍節度使德州刺史薛
昌朝爲右武衞將軍前爲王承宗虜之囚於鎮州至是歸朝故也丙寅吏部郎
中柳公綽獻太醫箴上深嘉納遣中使撫勞之十二月丁卯朔癸酉諸道鹽鐵
轉運使刑部尚書李鄘檢校吏部尚書兼揚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以河南尹
房式爲宣州刺史宣歙池觀察采石軍等使以前宣歙觀察使盧坦爲刑部侍
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壬午以吏部郎中柳公綽爲御史中丞以前御史中丞
呂元膺爲鄂州刺史鄂黃岳沔蘄安黃等州觀察使以鄂岳觀察使郗士美爲
河南尹新授諫議大夫蔣武請改名乂以吏部侍郎崔邠爲太常卿

六年春正月丙寅朔丙申以彰義軍留後吳少陽檢校工部尚書充彰義軍節
度申光蔡等州觀察使勅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劉伯芻工部侍郎歸登右補
闕蕭俛等於醴泉寺翻譯大乘本生心地觀音經庚申以淮南節度使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趙國公李吉甫復知政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二月丙寅朔
壬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藩爲太子詹事藩與吉甫不叶吉甫既用事故罷
藩相位丙子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中書令張茂昭卒以太府卿裴次元爲福
建觀察使己丑忻王造薨癸巳以陝虢觀察使張弘靖檢校禮部尚書河中尹
晉絳慈等州節度使以右丞衞次公爲陝府長史陝虢觀察使以中書舍人翰
林學士李絳爲戶部侍郎以京畿民貧貸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諸道州府
依此賑貸三月乙未朔以河南尹郗士美檢校工部尚書兼潞府長史昭義軍
節度使丁未以檢校右僕射嚴綬爲江陵尹荊南節度使河東舊使錫錢民頗
爲弊宜於蔚州置五爐鑄錢乙卯畿內軍鎮牧放駙馬貴族略獲並不得帶兵
仗恐雜盜也夏四月乙丑朔戊辰兵部尚書裴垍爲太子賓客以諫議大夫裴
堪爲同州防禦使庚午以戶部侍郎判度支李夷簡檢校禮部尚書襄州大都
督府長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盧坦爲戶部侍郎判度
支京兆尹王播爲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以福建觀察使元義方爲京
兆尹癸酉以張茂昭家妓四十七人歸定州己卯月近房以前荊南節度使趙
宗儒刑部尚書東都留守鄭餘慶爲兵部尚書依前留守王播奏江淮五嶺已
南兗鄆等鹽院元和五年都收賣鹽價錢六百九十八萬五千五百貫校量未
改法已前四倍擡估虛錢一千七百四十六萬三千七百貫除鹽本外付度支
收管從之辛卯戶部奏置巡官五月甲午朔取受王承宗錢物人品官王伯恭
杖死庚子以左金吾衞將軍李惟簡檢校戶部尚書鳳翔尹隴右節度使丙午
前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裴均卒壬子以振武節度阿跌光進
夙彰誠節久立茂勳宜賜姓李氏弟洛州刺史光顏已從別勅處分六月甲子
朔減教坊樂人衣糧丁卯中書門下奏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
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官之煩省國家自天寶已後中原宿兵見在軍士可
使者八十餘萬其餘浮爲商販度爲僧道雜入色役不歸農桑者又十有五六
則是天下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衣待食之輩今內外官給俸料
者不下一萬餘員其間有職出異名奉離本局府寺曠廢簪組因循者甚衆況
斂財日寡而授祿至多設官有限而入色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物安得不煩
漢初置郡不過六十文景醲化百王莫先則官少不必政紊郡多不必事理今
天下三百郡一千四百縣故有一邑之地虛設羣司一鄉之甿徒分縣職所費
至廣所制全輕伏請勅吏兵部侍郎郎中給事中中書舍人各一人錯綜利病
詳定廢置吏員可併省者併省之州縣可併合者併合之每年入仕者可停減
者停減之此則利廣而易求官少而易理稍減冗食足寬疲甿又國家舊章依
品制俸官一品月俸三十千其餘職田祿米大約不過千石自一品以下多少

可知艱難已來禁網漸弛於是增置使額厚請俸錢故大曆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列郡刺史無大小給皆千萬常袞爲相始立限約至李泌又量其閑劇隨事增加時謂通濟理難減削然猶有名存職廢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將爲永式須立常規從之乃命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等詳定減省甲申以御史中丞柳公綽爲湖南觀察使丁亥太白近右執法戊子賜御史中丞竇易直緋魚袋秋七月癸巳朔尚書右僕射致仕高郢卒庚申贈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賓客裴垍太子少傅八月癸亥朔戶部侍郎李絳奏諸州闕官職田祿米及見任官抽一分職田請所在收貯以備水旱賑貸從之乙丑以天德軍防禦使張煦爲夏州刺史夏綏銀等州節度使丁卯荊南先制永安軍宜停辛巳以常州刺史崔芃爲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九月癸巳朔以蜀州刺史崔能爲黔中觀察使戊戌富平縣人梁悅爲父復仇殺秦杲投縣請罪特勅免死決杖一百配流循州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執奏之減諸司流外總一千七百六十九人貶黔中觀察使竇群爲開州刺史以爲政煩苛辰錦二州蠻叛故也冬十月以前夏州節度使李愿檢校兵部尚書徐州刺史充武寧軍節度使戊辰以戶部尚書韓皐爲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以太子詹事李藩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以東都留守鄭餘慶爲吏部尚書己巳詔朕於百執事羣有司方澄源流以責實效轉運重務專委使臣每道有院分督其任今陝路漕引悉歸中都而尹守職名尚仍舊貫又諸道都團練使足修武備以靖一方而別置軍額因加吏祿亦旣虛設頗爲浮費思去煩以循本期省事以便人其河南水陸運陝府陸運潤州鎮海軍宣州采石軍越州義成軍洪州南昌府福州靖海軍等使額並宜停所收使已下俸料一事已來委本道充代百姓闕額兩稅仍具數奏聞戊寅詔王者之牧黎元也愛之如子視之如傷苟或風雨不時稼穡不稔則必除煩稅簡惜力重勞以圖便安以阜生業況邦畿之內百役所叢雖勤卹之令亟行而供億之制猶廣重以經夏炎暵自秋霖澍南畝播植之功西成失豐登之望內乏口食外牽王徭豈惟轉輸之虞慮有餒殍之患斯蓋理道猶鬱和氣未通永言於茲良所咎歎京兆府每年所配折糴粟二十五萬石宜放於百姓有粟情愿折納者時估外特加優饒今春所貸義倉粟方屬歲饑容至豐熟歲送納元和五年已前諸色逋租並放百官職田其數甚廣今緣水潦諸處道路不通宜令所在貯納度支支用令百官據數于太倉請受遭水旱處通計所損便與除破不得檢覆爲理之本在乎安人咨爾尹京宰邑之臣實爲親人阜俗之寄必當詢其疾苦奉我詔條恤隱爲心無怠於事罔或徇利以剝下吐剛而茹柔使閭井咸安惸嫠獲濟各勉忠孝宜悉朕懷丙戌以諫議大夫孔戣爲皇太子諸王侍讀十一月壬辰朔癸巳新授華州刺史李藩卒乙巳以工部尚書趙昌檢校兵部尚書兼華州刺史充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十二月癸亥朔壬申詔委宗正卿選人門嫁十六宅諸王女仍封爲縣主甲申京兆尹元義方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坦以違令立戟罰一月俸收奪所請門戟己丑制以朝議郎守尚書戶部侍郎驍騎尉賜紫金魚袋李絳爲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閏十二月辛卯朔右衛上將軍伊慎卒辛亥皇太子寧薨謚曰惠昭廢朝三日國典無太子薨禮國子司業裴茝精禮學特賜於西內定儀

舊唐書卷十四

舊唐書卷十四考證

順宗本紀建中元年正月丁卯立爲皇太子〇沈炳震曰德宗本紀立皇太子在大曆十四年十二月乙卯新書順宗本紀亦同當從德宗紀

十七男絢封衡王十九男纁封會王二十男綰封福王二十一男紘封撫王二十三男緄封岳王二十四男紳封袁王二十五男綸封桂王二十七男繟封翼王〇臣宗萬按順宗諸子傳絢第十二纁第十四綰第十五紘第十七緄第十八紳第十九綸第二十繟傳作綽第二十一其次序與紀不同傳有新王繹第二十二紀不載據傳則憲宗之外順宗止二十二子無二十七男紀不知何所据也復按通鑑約爲邵王諸子傳約順宗第八子紀亦不載

憲宗本紀卷上是歲淮南江南江西湖南山東道旱〇臣德潛按此元和三年十二月文也下接夏四月戊寅國子祭酒馮伉卒明係四年春正月至三月事矣因原文所少仍其舊

舊唐書卷十四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本紀第十五

憲宗下

元和七年春正月辛酉朔己巳以刑部尚書趙宗儒檢校吏部尚書興元尹山
南西道節度使庚午以兵部尚書王紹判戶部事辛未以京兆尹元義方為鄜
州刺史鄜坊丹延觀察使以司農卿李銛為京兆尹是夜月掩熒惑壬申廢信
州永豐縣越州山陰縣衢州盈川縣癸酉振武河溢毀東受降城二月庚寅朔
壬辰詔以去秋旱歉賑京畿粟三十萬石其元和六年春賑貸百姓粟二十四
萬石並宜放免辛丑尚書省重定左右僕射上事儀注壬寅以兵部侍郎許孟
容為河南尹辛亥山南西道節度使裴玢卒癸丑入蕃使不得與私覿正員官
量別支給以充私覿舊使絕域者許賣正員官十餘員取貨以備私覿雖優假
遠使殊非典法故革之勅錢重物輕為弊頗甚詳求適變將以便人所貴緡貨
通行里閭寬恤宜令羣臣各隨所見利害狀以聞三月己未朔辛酉以惠昭太
子葬罷曲江上巳宴庚午以旱勅諸司疏決繫囚夏四月戊子朔癸巳勅天下
州府民戶每田一畝種桑二樹長吏逐年檢計以聞辛亥鹽鐵使王播奏元和
六年賣鹽鐵除峽內井鹽外計收六百八十五萬九千二百貫五月戊午朔庚
申上謂宰臣曰卿等累言吳越去年水旱昨有御史自江淮迴言不至為災人
非甚困李絳對曰臣得兩浙淮南狀繼言歉旱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臣御
史非良或容希媚此正當姦佞之臣況推誠之道君人大本任大臣以事不可
以小臣言間之伏望明示御史姓名正之典刑上曰卿言是也朝廷大體以恤
人為本一方不稔即宜賑救濟其饑寒況可疑之也向者不思而有此問朕言
過矣絳等拜賀癸亥熒惑近太微右執法六月丁亥朔舒州桐城梅天陂內有
黃白二龍自陂中乘風雷躍起高二百尺行六里入浮塘陂癸巳以金紫光祿
大夫守司徒同平章事崇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上柱國岐國公杜佑為光祿
大夫守太保致仕宜朝朔望佑累表懇請故也己亥月近南斗魁第四星鎮州

甲仗庫一十三間災兵仗都盡王承宗常畜叛謀至是始懼天罰兇氣稍奪仍
殺三庫吏百餘人乙丑以兵部員外郎王涯知制誥乙亥制立遂王宥為皇太
子改名恆己卯以新羅大宰相金彥昇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使持節大
都督雞林州諸軍事雞林州刺史兼寧海軍使上柱國封新羅國王仍冊彥昇
妻貞氏為妃八月丁亥朔新除新羅國大宰相金崇斌等三人宜令本國准例
賜戟戊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辛丑廢蓬州宕渠縣甲辰宣歙觀察使房式
卒丙午以蘇州刺史范傳正為宣歙觀察使戊申制諸州府五品已上官替後
委本道長官量其才行官業資歷每年冬季一度聞薦其罷使郎官御史許朝
臣每年冬季准此聞薦諸使府參佐檢校官從元授官月日計如是五品已上
官及臺省官經三十個月外任餘轉改餘官經三十六個月奏轉改如未經考
使有事故及停替官本限之外更加十個月即任申奏辛亥以左龍武大將軍
薛平為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冬十月乙未魏博三軍舉其衙將田興知軍
州事時田季安死子懷諫年十一為副大使知軍府事軍政一決於家僮蔣士
則數易大將軍情不安因田興入衙兵環而劫請興頓仆於地軍衆不散興曰
欲聽吾命勿犯副大使衆曰諾但殺蔣士則等十數人而止即日移懷諫於外
令朝京師甲辰以魏博都知兵馬使兼御史中丞沂國公田興為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魏博節度使庚戌澧王寬改名惲
深王察改名悰洋王寰改名忻絳王寮改名悟建王審改名恪以鄭滑節度使
袁滋為戶部尚書十一月丙辰朔乙丑詔田興以魏博請命宜令司封郎中知
制誥裴度往彼宣慰賜三軍賞錢一百五十萬貫以河陰院諸道合進內庫物
充六州百姓給復一年兼赦管內見繫囚徒及度至魏州田興禮待甚恭仍請
度至六州諸縣宣達朝旨辛未太保致仕杜祐卒東川觀察使潘孟陽奏龍州
武安縣嘉禾生有麟食之麟之來羣鹿環之光彩不可正視使畫工圖之以獻
乙亥以給事中李逢吉司勳員外郎李巨並充皇太子諸王侍讀戊寅吏部尚
書鄭餘慶請復置吏部考官三員吏部郎中楊於陵執奏以為不便乃詔考官
韋顗等三人秖考及第科目人其餘吏部侍郎自定己卯江西觀察使崔芃卒

辛巳以前魏博節度副使田懷諫爲右監門衞將軍賜宅一區芻粟等甲申以同州刺史裴堪爲河西觀察使十二月丙戌朔以吏部尚書鄭餘慶爲太子少傅丙辰左拾遺楊歸厚以自娶婦進狀借禮會院貶國子主簿分司戊戌以京兆尹裴向爲同州防禦使己亥魏博奏管內州縣官員二百五十三員請吏部銓注

八年春正月乙卯朔庚午冊大吉義爲渤海國王授秘書監忽汗州都督辛未制以正議大夫守禮部尚書同平章事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權德輿守禮部尚書罷知政事癸未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李夷簡檢校戶部尚書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使以戶部尚書袁滋檢校兵部尚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二月乙酉朔辛卯田興改名弘正宰相李吉甫進所撰元和郡國圖三十卷又進六代略三十卷又爲十道州郡圖五十四卷宰相于頔男太常丞敏專殺梁正言奴棄溷中事發頔與男季友素服待罪貶頔恩王傅于敏長流雷州錮身發遣殿中少監駙馬都尉于季友誑罔公主藏隱內人轉授兇兄移貯外舍傷風黷禮莫大於茲宜削奪所任官令在家修省贊善大夫于正秘書丞于方並停見任皆頔之子也捕獲授于頔賂爲致出鎮人梁正言及交構權貴僧鑒虛並付京兆府杖死甲子以劍南西川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上柱國臨淮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武元衡復入中書知政事兼崇玄館大學士太清宮使辛未上以久旱親於禁中求雨是夜澍雨霑足丙子大風壞崇陵寢殿鴟尾折門戟六夏四月癸未朔乙酉以邕管經略使房啓爲桂管觀察使以開州刺史竇羣爲邕管經略使丙戌以錢重貨輕出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常平倉收市布帛每段匹於舊估加十之一鄜坊觀察使元義方卒辛卯以將作監薛伾爲鄜坊觀察使乙未長安西市豕生三耳八足二尾僧鑒虛爲高崇文納賂四萬五千貫與宰相杜黃裳共引致人永樂縣令吳憑付錢與黃裳男載勅吳憑配流昭州黃裳崇文已薨歿所用錢不須勘問杜載釋放辛亥賜魏博田弘正錢二十萬貫收市軍糧庚申河中尹張弘靖奏修古舜城六月辛巳朔時積雨延英不開十五日是日上謂宰臣曰今後每三日雨亦對來乙酉工部尚書致仕裴佶卒丙戌以東都留守韓皐檢校吏部尚書兼許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使庚寅京師大風雨毀屋飄瓦人多壓死所在川瀆暴漲行人不通辛丑出宮人二百車任所從適以水災故也壬寅宰臣武元衡李吉甫李絳舊相鄭餘慶權德輿各奉詔令進舊詩秋七月辛亥朔癸丑以權德輿檢校吏部尚書東都留守丁卯以振武節度使李光進爲靈州大都督府長史靈武節度使癸酉命中尉彭中獻修興唐觀壯其規制北拒禁城開複道以通行幸是夜月近五諸侯丁丑新授桂管觀察使房啓降爲太僕少卿啓初拜桂管啓吏賂吏部主者私得官告以授啓俄有詔命中使賫告牒與啓曰受之五日矣上怒杖吏部令史罰郎官啓亦即降之以安南都護馬總爲桂管觀察使以江州刺史張勔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鄜坊觀察使薛伾卒八月辛巳朔癸未以蘄州刺史裴行立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以張勔耄年也丁亥以司農卿裴武爲鄜坊觀察使庚寅詔毀家狗國故徐州刺史李洧等一十家子孫並宜甄獎甲午太白近軒轅辛丑以東川節度使潘孟陽爲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坦爲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乙巳廢天武軍併入神策軍九月庚戌朔景辰淄青李師道進鶻十二命還之戊午賜羣臣宴於曲江乙丑詔比聞嶺南五管并福建黔中等道多以南口餉遺及於諸處博易骨肉離析買賤難分此後嚴加禁止如違長吏必當科罰淮西吳少陽獻馬三百匹丙寅詔減死戍邊前代美政量其遠邇亦有便宜今後兩京關內河南河東河北淮南山南東西道州府除大辟罪外輕犯不得配流天德五城戊辰以給事中竇易直爲陝虢防禦使仍賜金紫壬申以恩王傅于頔爲太子賓客以前朔方靈鹽節度使王佖爲右衞將相出入翰林草制謂之白麻至佖奏罷中書草制因爲例也太常習樂始復用大鼓冬十月庚辰朔己丑熒惑近太微西垣南首星庚寅以湖南觀察使柳公綽爲岳鄂沔蘄安黃觀察使辛卯涇原節度使朱忠亮卒壬辰汴州劉弘進所撰聖朝萬歲樂譜共三百首己巳以宗正少卿李道古爲黔中觀察使以蘇州刺史張正甫爲湖南觀察使丙申以大雪放朝人有凍踣者雀鼠多死戊戌以神策普潤鎮使蘇光榮爲涇州刺史四鎮北

庭行軍涇原節度使翰林學士司封員外郎韋弘景守本官以草光榮詔漏敘
功勳故也壬辰振武奏迴紇千騎至鸊鵜泉十一月庚戌朔丙辰以福建觀察
使裴次元爲河南尹丙寅以鹽州隸夏州自夏州至豐州初置八驛丁卯以泗
州刺史薛謇爲福建觀察使右龍武統軍劉昌裔卒癸酉昭義都士美奏諸軍
就食于臨洺京畿水旱霜損田三萬八千頃十二月庚辰朔以京兆尹李銛爲
鄜坊觀察使以代裴武入爲京兆尹辛巳勅應賜王公公主百官等莊宅碾磑
店鋪車坊園林等一任貼典貨賣其所緣稅役便令府縣收管勅張茂昭立功
河朔舉族歸朝義烈之風史冊收載如聞身歿之後家無餘財追懷舊勳特越
常典宜歲賜絹二千匹春秋二時支給羣臣上表請立德妃郭氏爲皇后丙戌
以桂管觀察使馬總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以邕管經略使崔詠爲桂管觀
察使庚寅以慶州刺史馬平陽爲邕管經略使振武軍亂逐其帥李進賢屠其
家乃以夏州節度使張煦代進賢率兵二千赴鎮許便宜擊斷丙午以金吾衛
將軍田進爲夏州刺史夏綏銀節度使以河溢浸滑州羊馬城之半滑州薛平
魏博田弘正徵役萬人於黎陽界開古黃河道南北長十四里東西闊六十步
深一丈七尺決舊河水勢滑人遂無水患
九年春正月己酉乙卯大霧而雪李吉甫累表辭相位不許乙亥張煦入單于
都護府誅作亂軍士蘇國珍等二百五十二人二月己卯朔戶部侍郎判度支
兼京北五城營田使丁丑貶前鎮武節度使李進賢爲通州刺史監軍路朝見
配役于定陵丁未詔以歲飢放關內元和八年已前逋租錢粟賑常平義倉粟
三十萬石丙申賜振武軍絹二萬匹丁酉月近心大星癸卯制朝議大夫守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上柱國高邑男李絳守禮部尚書累表辭相位故也三月己
酉朔丙辰嶲州地震晝夜八十震壓死者百餘人庚申妖人梁叔高自廣州來
授書與吏部侍郎楊於陵使爲己輔於陵執之以告殺之辛酉以太子少傅鄭
餘慶檢校右僕射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代趙宗儒爲御史大夫丁卯隕霜
殺桑召大理卿裴棠棣男損前昭應令杜式方男悰見于麟德殿前各賜緋許
尚公主夏四月戊寅朔庚寅詔賜太師咸寧王渾瑊宜配享德宗廟庭五月丁
未朔以嶺南節度使鄭絪爲工部尚書庚申移宥州於經略軍郭下置延恩縣
隸夏州觀察使是月旱穀貴出太倉粟七十萬石開六場糶以惠飢民乙丑桂
王綸薨以旱免京畿夏稅十三萬石青苗錢五萬貫六月丙子朔戊寅以天德
軍經略使周懷乂卒廢朝一日經略使廢朝自懷乂始也庚辰以義武軍節度
副使渾鎬檢校工部尚書兼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義武軍節度使易定觀察
使北平軍等使丙戌以左龍武將軍燕重旰爲豐州刺史天德軍豐州二受降
城都防禦押蕃落等使乙未置禮賓院於長興里之北丙申以左丞孔戣爲華
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壬寅制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張弘靖守
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秋七月丙午朔乙未以御史大夫趙宗儒檢校
尚書右僕射兼河中尹河中晉絳等州節度使戊辰以太子司議郎杜悰爲銀
青光祿大夫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尚岐陽公主閏八月乙巳朔辛酉以河陽節
度使烏重胤兼汝州刺史壬戌以中書舍人王涯屯田郎中韋綬爲皇太子諸
王侍讀己巳加田弘正檢校右僕射賞三軍錢二十萬貫九月甲戌朔以洛州
刺史李光顏爲陳州刺史忠武軍都知兵馬使丙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
檢校兵部尚書兼江陵尹荊南節度使以荊南節度使嚴綬檢校司空襄州刺
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乙丑月掩軒轅淮西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匿喪自
總兵柄乃焚劫舞陽等四縣朝廷遣使弔祭拒而不納壬辰真臘國朝貢戊戌
加河東節度使王鍔檢校司空同平章事以給事中孟簡爲越州刺史浙東觀
察使贈吳少陽尚書右僕射冬十月甲辰朔丙午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集賢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李吉甫卒甲寅以刑部員外郎
令狐楚爲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壬戌以忠武軍節度使韓皋爲吏部尚書以忠
武軍節度副使兼陳州刺史李光顏爲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使甲子制朕嗣
膺寶位于茲十年每推至誠以御方夏庶以仁化臻于太和宵衣旰食意屬於
此今淮西一道未達朝經擅自繼襲肆行寇掠將士等迫於受制非是本心思
去三面之羅庶遵兩階之義宜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兼充申光蔡等州招
撫使仍命內常侍崔潭峻爲監軍戊辰以尚書左丞呂元膺檢校工部尚書東

部留守舊例命留守賜旗甲與方鎮同及元膺受命不賜諫官援華汝壽三州
例有賜旨守之重不宜獨闕上曰此三處亦宜停賜十一月甲戌朔甲申以吏
部尚書韓皐爲太子賓客甲午以御史中丞胡證爲單于大都護振武靈勝等
軍節度使丁酉太子太傅范希朝卒戊戌以中書舍人裴度爲御史中丞以左
金吾大將軍郭釗檢校工部尚書邠州刺史充邠寧節度使以職方員外郎知
制誥令狐楚爲翰林學士十二月甲辰朔丁未鎮武節度使張煦卒辛亥邠寧
節度使檢校右僕射閻巨源卒癸丑兵部尚書王紹卒己未右羽林統軍孟元
陽卒丙寅太子少保趙昌卒戊辰制以中大夫守尚書右丞上騎都尉賜紫金
魚袋韋貫之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年春正月癸酉朔乙酉宣武軍節度使韓弘守司徒平章事並如故丙申嚴
綬帥師次蔡州界己亥制削奪吳元濟在身官爵庚子桂管奏移富州治於故
城二月癸卯朔甲辰嚴綬軍爲賊所襲敗於磁丘退守唐州田弘正子布韓弘
子公武各率師隸李光顏討賊辛亥以禮部尚書李絳爲華州潼關防禦鎮軍
等使壬戌河東防秋將劉輔殺豐州刺史燕重旰己巳以羽林將軍李彙爲涇
原節度使三月壬申朔以右金吾將軍李奉仙爲豐州刺史天德軍西城中城
都防禦使己卯以劍南西川節度行軍司馬李程爲兵部郎中知制誥乙酉以
虔州司馬韓泰爲漳州刺史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爲柳州刺史饒州司馬韓曄
爲汀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爲播州刺史台州司馬陳諫爲封州刺史御史
中丞裴度以禹錫母老請移近處乃改授連州刺史贈故太常卿崔邠禮部尚
書李光顏破賊於南頓辛亥盜焚河陰轉運院凡燒錢帛二十萬貫匹米二萬
四千八百石倉室五十五間防院兵五百人營於縣南盜火發而不救呂元膺
召其將殺之自盜火發河陰人情駭擾壬戌以長安縣令徐俊爲邕管經略使
五月辛未朔辛巳御史中丞裴度兼刑部侍郎時度自淮西行營宣慰還所言
軍機多合上旨故以兼管寵之丙申李光顏大破賊黨於洄曲自徵兵討賊凡
十餘鎮之師環於申蔡未立戰功裴度使還奏曰臣觀諸將惟光顏見義能勇
必能立功至是告捷京師相賀上尤賞度之知人六月辛丑朔癸卯鎮州節度
使王承宗遣盜夜伏於靖安坊刺宰相武元衡死之又遣盜於通化坊刺御史
中丞裴度傷首而免是日京城大駭自京師至諸門加衛兵宰相導從加金吾
騎士出入則彀弦露刃每過里門訶索甚諠公卿持事柄者以家僮兵仗自隨
武元衡死數日未獲賊兵部侍郎許孟容請見奏曰豈有國相橫屍路隅不能
擒賊因灑泣極言上爲之憤歎乃詔京城諸道能捕賊者賞錢萬貫仍與五品
官敢有蓋藏全家誅戮乃積錢二萬貫於東西市京城大索公卿節將複壁重
轑者皆搜之庚戌神策將士王士則王士平以盜名上言且言王承宗所使乃
捕得張晏等八人誅之乙丑制以朝議郎守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飛騎尉賜
紫金魚袋裴度爲朝請大夫守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秋七月庚午朔
靈武節度使李光進卒辛未以神策軍長武城使杜叔良爲朔方靈鹽定遠城
節度觀察使甲戌詔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自滌瑕玼累加獎拔列在維藩之
任待以忠正之徒謂懷君父之恩克勵人臣之節而動思稟命恣逞非心傲狠
反常橫辱無畏以其先祖嘗立忠勳每念含容庶聞悛革曾不知陰謀逆狀久
則逾彰凶德禍機盈而自覆乃敢輕肆指斥妄陳表章潛遣姦人內懷兵刃賊
殺元輔毒傷憲臣縱其兇殘無所顧望推窮事迹罪狀昭明周覽獻詞良用驚
歎宜令絕其朝貢其所部博野樂壽兩縣本屬范陽宜却隸劉總駙馬都尉王
承系太子贊善王承迪丹王府司馬王承榮等並宜遠郡安置先是承宗上表
懇咎武元衡留中不報又肆指斥上使持其表以示百官羣臣皆請問罪丙戌
涇原節度使李彙卒以將作監王潛爲荊州刺史四鎮北庭涇原節度使乙未
以京兆尹裴武爲司農卿以捕賊弛慢故也八月己亥朔日有蝕之丙寅訶陵
國遣使獻僧祇僮及五色鸚鵡頻伽鳥并異香名寶丁未淄青節度使李師道
陰與嵩山僧圓淨謀反勇士數百人伏於東都進奏院乘洛城無兵欲竊發焚
燒宮殿而肆行剽掠小將楊進李再興告變留守呂元膺乃出兵圍之賊突圍
而出入嵩岳山棚盡擒之訊其首僧圓淨主謀也僧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
洛城流血九月癸酉以宣武軍節度使韓弘充淮西行營兵馬都統丁酉以太
子賓客韓皐爲兵部尚書冬十月庚子始析山南東道爲兩節度以戶部侍郎

李遜爲襄州刺史充襄復郢均房節度使以右羽林將軍高霞寓爲唐州刺史充唐隨鄧節度使刑部尚書權德輿奏請行用新刪定勑格三十卷從之壬子以太子賓客于頔爲戶部尚書十一月戊辰詔出內庫繒絹五十五萬匹供軍乙亥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爲太子少保戊寅盜焚獻陵寢宮詔發振州兵二千會義武軍以討王承宗十二月壬寅夜太白犯鎮星甲辰李愬擊敗李師道之衆九千斬首二千級壬子東都留守呂元膺請募置三河子弟以衛宮城甲寅越州復置山陰縣庚申新造指南車記里鼓出宮人七十二人置京城寺觀有家者歸之乙丑河東節度使王鍔卒是歲渤海新羅奚契丹黑水南詔牂柯並遣使朝貢

十一年春正月丁卯朔以宿師于野不受朝賀己巳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張弘靖檢校吏部尚書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戊寅詔羣臣曰今用兵已久利害相半其攻守之宜罰宥之要宜各具議狀以聞庚辰翰林學士錢徽蕭俛各守本官以上疏請罷兵故也癸未削奪王承宗在身官爵所襲封邑賜武俊子金吾將軍士平令河東河北道諸鎮加兵進討甲申盜斷建陵門戟四十七竿甲子李光顏奏破賊二月癸卯吐蕃贊普卒以中書舍人權知禮部貢舉賜緋魚袋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賜紫金魚袋以內庫絹四萬疋賞幽魏將士甲寅以華州刺史李絳爲兵部尚書丙辰月掩心戊午南詔蠻酋嚴龍盛卒三月庚午皇太后崩于興慶宮之咸寧殿是日羣臣發喪於西宮兩儀殿以宰臣裴度爲禮儀使吏部尚書韓皐爲大明宮留守設次于中書辛未勑諸司公事宜權取中書門下處分癸酉分命朝臣告哀于天下甲戌見羣臣于紫宸門外廡下己卯以宰臣李逢吉充大行皇太后山陵使出內庫繒帛五萬匹充奉山陵己丑月近鎮星夏四月壬寅西川節度使李夷簡遣使告哀於南詔后喪邊鎮告四夷舊制也庚戌貶戶部侍郎判度支楊於陵爲郴州刺史坐供軍有闕也丁巳以徐宿饑賑粟八萬石五月丁卯夜辰歲二宿合于東井宥州軍亂逐刺史駱怡壬申李光顏破賊于凌雲柵六月甲辰高霞寓敗于鐵城退保新興柵是日人情恇駭宰相奏對多請罷兵上曰勝負兵家常勢不可以一將失利便沮成計今但議用兵方略朝廷庶務制置可否耳是夜月掩心後星庚戌田弘正軍討王承宗次于南宮辛酉羣臣上大行太皇后謚曰莊憲秋七月丁丑貶隨唐節度使高霞寓爲歸州刺史以河南尹鄭權爲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荊南節度使袁滋爲唐州刺史彰義軍節度使申光蔡隨鄧州觀察使權以唐州爲理所以華州刺史裴武爲江陵尹充荊南節度使戊寅以隨州刺史楊旻爲唐州刺史充行營都知兵馬使以滋懦者故復以旻將其兵壬午宣武軍奏破賊八月壬寅以宰臣韋貫之爲吏部侍郎罷知政事貫之以淮西河北兩處用兵勢於供餉請緩承宗而專討元濟與裴度爭論上前故也戊申容州奏颶風海水毀州城甲申祔莊憲皇后於豐陵九月丁卯饒州奏浮梁樂平二縣五月內暴雨水溢失四千七百戶溺死者一百七十人丙子新除吏部侍郎韋貫之再貶湖南觀察使辛未貶吏部侍郎韋顗爲陝州刺史刑部郎中李正辭爲金州刺史度支郎中薛公幹爲房州刺史屯田郎中李宣爲忠州刺史考功郎中韋處厚爲開州刺史禮部員外郎崔韶爲果州刺史並爲補闕張宿所搆言與貫之朋黨故也乙酉蔡州軍前奏拔凌雲柵冬十月丁巳以刑部尚書權德輿檢校吏部尚書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丙寅幽州劉總加平章事鄆州李師道加檢校司空師道聞拔凌雲柵乃懼僞貢款誠故有是命庚午以司農卿王遂爲宣州刺史宣歙池觀察使以京兆尹李翛爲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以遂翛常歷計司能聚斂方籍供軍故有斯授壬申勑諸道奏事官非急切不得乘驛馬丁丑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供軍戊寅夜月犯歲辛巳命內常侍梁守謙監淮西行營諸軍仍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付之戊子夜土火合于虛危十二月丙午以易州刺史陳楚爲定州刺史義武軍節度使丁未以翰林學士尚書工部侍郎知制誥王涯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甲寅以閑廄宮苑使李愬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鄧州刺史充唐隨鄧等州節度使初置淮潁水運使運楊子院米自淮陰泝流至壽州四千里入潁口又泝流至潁州沈丘界五百里至于項城又泝流五百里入溵河又三百里輸于郾城得米五十萬石茭一千五百萬束省汴運七萬六千貫己未邕管奏黃洞賊屠

袁州。未央宮及飛龍廐火。京畿水害田。潤常湖衢陳許大水。是歲冬雷。桃杏花。
迴鶻靺鞨奚契丹牂柯渤海等朝貢。

十二年春正月辛酉朔。以用兵不受朝賀。癸未。貶義武軍節度使渾鎬為循州刺史。坐討賊失律也。甲申。貶唐鄧節度袁滋為撫州刺史。以上疏請罷兵故也。乙酉夜。星見而雨。戊子夜。彗出畢南。長丈餘。指西南。凡三日。南近參旗而沒。二月壬申。出內庫絹布六千九萬段匹。銀五千兩。付度支供軍。庚子。勑京城居人五家相保。以搜姦慝。時王承宗李師道欲阻用兵之勢。遣人折陵廟之戟。焚芻藁之積。流矢飛書。恐駭京國。故搜索以防姦。及賊平。復得淄青簿領中有賞蒲潼關吏案。乃知容姦者。關吏也。搜索不足以為防。庚申。勑宜於許汝行營側近置行郾城。以處賊中歸降人戶。甲寅。岳鄂團練使李道古師攻申州。剋羅城。賊力戰。道古之衆大敗。三月壬戌。昭義郗士美兵敗於栢鄉。兵士死者千人。戊辰。滄州程執恭改名權。太常定李吉甫諡曰敬憲。度支郎中張仲方非之。上怒。貶為遂州司馬。賜吉甫諡曰忠。丁丑。月犯心後星。癸未。賊將吳秀琳以文城柵兵三千降李愬。夏四月辛卯。李光顏破賊三萬於郾城。殺其卒什二三。獲馬千匹。器甲三萬。辛丑。駙馬都尉于季友居嫡母喪。與進士劉師服歡宴夜飲。季友削官爵。笞四十。忠州安置。師服笞四十。配流連州。于頔不能訓子。削階。己酉。出太倉粟二十五萬石。糶于西京。以惠飢民。庚戌。勑改蔡州吳房縣為遂平縣。移置於文城柵南新城內。丁卯。賊郾城守將鄧懷金與縣令董昌齡以郾城降。甲戌。渭南雨雹。中人有死者。丙子。詔權罷河北行營。專討淮蔡。五月庚寅朔。癸巳。隨唐節度使李愬奏敗賊於吳房。獲賊將李佑。己亥。以尚書左丞許孟容為河東留守。充都畿防禦使。時東畿民戶供軍尤苦。車數千乘相錯于路。牛皆饋軍。民戶多以驢耕。己酉。作蓬萊池周廊四百間。六月己未朔。以衛尉卿程异為鹽鐵使。代王播。時异為鹽鐵使副。自江南收拾到供軍錢一百八十五萬以進。故得代播。壬戌。賊吳元濟上表請束身歸朝。時連破三柵。賊勢迫蹙。實欲歸朝。而制於左右。故不果行。乙酉。京師大雨。含元殿一柱傾。市中水深三尺。壞坊民二千家。秋七月戊子朔。壬辰。詔以定州飢。募人入粟受官及減選超資。河北水災。邢洺尤甚。平地或深二丈。甲辰。戶部尚書于頔請致仕。不允。嶺南節度使崔詠卒。乙酉。勑今後左降官及責授正員官等。宜從到任經五考滿。許量移。如未滿五考遇恩赦者。從節文處分。如犯十惡大逆贓賄緣坐。奏取進止。庚戌。以國子祭酒孔戣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丙辰。制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裴度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使持節蔡州諸軍事。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觀察處置等使。仍充淮西宣慰處置使。以朝散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上護軍賜紫金魚袋崔羣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刑部侍郎馬總兼御史大夫。充淮西行營諸軍宣慰副使。以太子右庶子韓愈兼御史中丞。充彰義軍行軍司馬。以司勳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皆兼侍御史。為判官書記。從度出征。詔以郾城為行蔡州治所。八月戊午朔。庚申。裴度發赴行營。勑神策軍三百人衛從。上御通化門勞遣之。度望門再拜。銜涕而辭。上賜之犀帶。以河南尹辛祕為潞府長史。昭義軍節度使。代郗士美。以士美為工部尚書。孟簡為戶部侍郎。戊辰。以同州刺史張正甫為河南尹。甲申。裴度至郾城。九月丁亥朔。戊子。出內庫羅綺犀玉金帶之具。送度支估計供軍。甲午。御史臺奏同制除官。承前以名字高下為班位先後。或名在前身在外。及到却在舊人之上。今請以上日為先後。勑曰。名在前。上日在後。未逾月。不在此限。行立班次。即宜以勑內前後為定。戊戌。劍南東川節度盧坦卒。己亥。貶京兆尹竇易直為金州刺史。以鞫獄得贓不實故也。辛丑。以御史中丞為京兆尹。壬寅。以湖廣觀察使韋貫之為太子詹事分司。乙巳。以刑部郎中知雜崔元略為御史中丞。丁未。以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檢校兵部尚書。使持節梓州諸軍事。梓州刺史。充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庚子。以撫州刺史袁滋為湖南觀察使。冬十月壬申。裴度往沲口。觀板築五溝。賊遽至。注弩挺刃。將及度。而李光顏田布扼其歸路。大敗之。是日度幾陷。癸酉。內出元和辯謗略三卷付史館。甲申。以淮南節度使檢校左僕射李鄘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左丞衛次公代鄘為淮南節度使。己卯。隨唐節度使李愬率師入蔡州。執吳元濟以獻。淮西平。甲申。詔淮西立功將士委韓弘裴度條疏奏聞。淮西軍人一切不

問宜準元勳給復二年十一月丙戌朔御興安門受淮西之俘以吳元濟徇兩
市斬於獨柳樹妻沈氏沒入掖庭弟二人子三人配流尋誅之判官劉協等七
人處斬錄平淮西功隨唐節度使檢校左散騎常侍李愬檢校尙書左僕射襄
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襄鄧隨唐福郢均房等州觀察等使加宣武軍節度
使韓弘兼侍中忠武軍節度使李光顏河陽節度使烏重胤並檢校司空以宣
武軍都虞候韓公武檢校左散騎常侍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以魏博行
營兵馬使田布爲右金吾衞將軍皆賞破賊功也甲午恩王連薨以蔡州鄎城
爲溵州析上蔡西平遂平三縣隸焉戊申以淮西宣慰副使刑部侍郎馬總爲
彰義軍節度留後十二月壬戌以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裴度守本官賜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戶以蔡州留後馬總檢校工
部尙書蔡州刺史彰義軍節度使溵州潁陳許節度使丙子以右庶子韓愈爲
刑部侍郎是歲河南河北水
十三年春正月乙酉朔御含元殿受朝賀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己丑以文
宣王三十八代孫孔惟晊襲文宣公庚寅勅李師道頻獻表章披露懇誠宜令
諫議大夫張宿往彼宣慰辛亥以禮部尙書王播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
二月乙亥御麟德殿宴羣臣大合樂凡三日而罷頒賜有差三月庚寅以前劍
南西川節度使李夷簡爲御史大夫丙申以同州刺史鄭絪爲東都留守都畿
汝防禦使庚子以御史大夫李夷簡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宰相李鄘守戶部
尙書罷知政事丁未以太子少師鄭餘慶爲左僕射辛亥詔百司職田多少不
均爲弊日久宜令逐司各收職田草粟都數自長官以下除留守至銀臺待詔
請獻德棣二州兼入管內租稅壬戌前東都留守許孟容卒庚辰詔復王承宗
官爵以華州刺史鄭權爲德州刺史橫海軍節度德棣滄景等州觀察使五月
乙酉鳳翔節度使李惟簡卒乙未月近心後星丙辰以忠武軍節度使李光顏
爲滑州刺史義武軍節度使以彰義軍節度使馬總爲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
使陳許溵蔡觀察等使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李愬爲鳳翔尹鳳翔隴右節
度使辛丑知渤海國務大仁秀檢校秘書監忽汗州都督冊爲渤海國王丙午
以戶部侍郎孟簡檢校工部尙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六月癸丑朔日
有食之乙丑湖南觀察使袁滋卒丁丑以滄景節度使程權爲邠州刺史邠州
節度使出內庫絹三十萬匹錢三十萬貫付度支供軍秋七月癸未以新除鳳
翔節度使李愬爲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甲申以田弘正校檢司空乙酉詔
削奪淄青節度使李師道在身官爵仍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等五鎭之
師分路進討辛丑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夷簡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揚州
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己酉詔諸道節度使先帶度支營田使名者並罷
之庚戌以左僕射鄭餘慶爲鳳翔隴右節度使八月壬子以中書侍郎平章事
王涯爲兵部侍郎罷知政事戊午以尙書右丞崔從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
使甲戌太白近左執法乙亥勅應同司官有大功已上親者但非連判及勾檢
之官幷官長則不在迴避改換之限時刑部員外郎楊嗣復以父於陵除戶部
侍郎遂以近例避嫌請出省不從因有是勅丁丑木金水三宿聚於軫戊寅前
山南西道節度使權德輿卒九月甲申以左衞將軍高霞寓爲單于大都護振
武麟勝節度使甲辰以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判
度支以衞尉卿充諸道鹽鐵轉運使程异爲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
前充使是時上切於財賦故用聚斂之臣居相位詔下羣情驚駭宰臣裴度崔
羣極諫不納二人請退熒惑近哭星丁未出內庫絹十萬匹給東軍冬十月甲
寅吐蕃寇宥州壬戌靈武奏破吐蕃二萬於定遠城癸亥前淮南節度使衞次
公卒甲子平涼鎭遏兵馬使郝玼奏收復原州破吐蕃二萬是夜月近昴丙子
以左金吾衞大將軍薛平檢校刑部尙書滑州刺史充義成軍節度使以義成
軍節度使李光顏爲許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使陳許觀察等使十一月辛巳
朔夏州破吐蕃五萬靈武奏攻破吐蕃長樂州羅城丁亥以山人柳泌爲台州
刺史爲上於天台山採仙藥故也制下諫官論之不納壬寅以河陽節度使烏
重胤爲滄州刺史橫海軍節度滄景德棣觀察等使丁未以華州刺史令狐楚
爲懷州刺史充河陽三城懷孟節度使十二月辛亥勅左右龍武軍六軍及威
遠營應納課戶共一千八百人衣糧並停仍付府縣收管戊寅軍前擒到李師

道將夏侯澄等四十七人詔並釋付魏博及義成軍收管要還賊中者則量事優給放還上顧謂宰臣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樹朋黨朕甚惡之裴度對曰君子小人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則同心同德小人之徒是爲朋黨上曰他人之言亦與卿等相似豈易辨之哉度曰君子小人觀其所行當自區別矣上曰凡好事口說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既言之須行之勿空口說度等謝曰陛下處分可謂至矣臣等敢不激勵然天下之人從陛下所行從陛下所言臣等亦願陛下每言之則行之上頗忻納是歲迴紇南詔蠻渤海高麗吐蕃奚契丹訶陵國並朝貢

十四年春正月庚辰朔以東師宿野不受朝賀壬午復置仗內教坊於延政里丁亥徐州軍破賊二萬於金鄉迎鳳翔法門寺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如不及刑部侍郎韓愈上疏極陳其弊癸巳貶愈爲潮州刺史丙申魏博軍破賊五萬於東阿辛巳斬前滄州刺史李宗奭於獨柳樹朝廷初除鄭權滄州宗奭拒詔不受代既而爲三軍所逐乃入朝故誅之癸卯夜月近南斗魁丙午魏博軍破賊萬人於陽穀二月己酉朔以商州刺史嚴謨爲黔中觀察使乙卯勅淄青行營諸軍所至收下城邑不得妄行傷殺及焚燒廬舍掠奪民財開發墳墓宜嚴加止絕以鎮冀水災賜王承宗綾絹萬匹辛酉襄陽節度使孟簡舉鄖鄉鎮遏使趙潔爲鄖鄉縣令有虧常式罰一月俸料壬戌田弘正奏今月九日淄青都知兵馬使劉悟斬李師道并男二人首請降師道所管十二州平甲子上御宣政殿受賀己巳上御興安門受田弘正所獻賊俘羣臣賀於樓下庚午制以淄青兵馬使金紫光祿大夫試殿中監兼監察御史劉悟檢校工部尚書滑州刺史充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食邑三千戶賜錢二萬貫莊宅各一區癸酉田弘正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月己卯朔丁酉上以齊魯初平宴羣臣於麟德殿賜物有差戊子以華州刺史馬總鄆濮曹等州觀察等使己丑以義成軍節度使薛平爲青州刺史充平盧軍節度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等使以淄青四面行營供軍使王遂爲沂州刺史充沂海兗密等州都團練觀察等使析李師道所據十二州爲三鎮也庚寅浙西觀察使李翛奉辛卯李師道妻魏氏并男沒入掖庭堂弟師賢師智姪弘巽配流乙未以中書舍人衛中行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辛丑上顧謂宰臣曰聽受之間大是難事推誠選任所謂委寄必合盡心及至所行臨事無不偏黨朕臨御已來歲月斯久雖不明不敏然漸見物情每於行爲務欲詳審比令學士集前代昧政之事爲辨謗略每欲披閱以爲鑒誡耳崔羣對曰無情曲直辨之至易稍懷欺詐審之實難故孔子有衆好衆惡之論浸潤膚受之說盡以曖昧難辨故也若擇賢而任之待之以誠糺之以法則人自歸公孰敢行僞陛下詳觀載籍以廣聰明實天下幸甚丁未以撫州司馬令狐通爲右衛將軍給事中崔植封還制書言通前刺史壽州用兵失律未宜獎用上令宰臣諭植以通父彰有功不忍遂棄其子其制方行夏四月戊申朔乙卯太白順行近東井戊午以刑部尚書李愿爲鳳翔尹充鳳翔隴右節度使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防禦經略等使所管支郡除本軍州外別置鎮遏守捉兵馬者並合屬刺史如刺史帶本州團練防禦鎮遏等使其兵馬額便隸此使如無別使即屬軍事其有邊於谿洞連接蕃蠻之處特建城鎮不關州郡者不在此限辛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諸道鹽鐵轉運等使程异卒丙子制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戶裴度可檢校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五月戊寅朔以刑部侍郎柳公綽充鹽鐵轉運等使庚辰以楚州刺史李聽爲夏州刺史夏綏銀宥等州節度使丙戌以河東節度使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張弘靖爲吏部尚書以忠武軍節度使李光顏爲邠寧慶節度使仍以忠武軍六千人赴鎮庚寅以工部尚書鄭絪爲檢校刑部尚書許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使是夜月近心大星己亥置臨海監牧命淮南節度使兼之勅李師古妻裴氏女宜娘於鄧州安置李宗奭妻韋氏放出掖庭坐李師道族人籍沒上愍之宥以輕典以宣歙觀察使竇易直爲潤州刺史充浙西觀察使韓弘進助平淄青絹二十萬匹女樂十人女樂還之六月丁未朔癸丑以福建觀察使元錫爲宣州刺史宣歙池觀察使庚申以戶部侍郎歸登爲工部尚書以鄭州

刺史裴乂爲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辛酉勳定州大都督府復上州甲子以前兵部尚書李絳檢校吏部尚書河中尹充河中晉絳慈隰觀察使癸酉詔左金吾大將軍胡證充京西北巡邊使所經鎭戍與守將審量利害具事實奏聞秋七月丁丑朔戊寅汴州韓弘來朝己卯左散騎常侍致仕薛苹卒乙酉夜月掩心大星辛巳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是日御宣政殿受冊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京畿今年秋稅青苗榷酒等錢每貫量放四百文元和五年已前逋租賦並放甲午韓弘進絁絹二十八萬疋銀器二百七十事丁酉以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朝議郎使持節懷州諸軍事守懷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令狐楚可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壬寅以永州刺史韋正武爲邕管經略使癸卯以前黔中觀察使魏義通爲懷州刺史河陽三城懷孟節度使沂州軍亂殺節度使王遂甲辰以棣州刺史曹華爲沂州刺史充沂海兗密等州都團練觀察使乙巳罷晉州防禦使八月丁未朔己酉制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兼侍中汴州刺史上柱國許國公食邑三千戶韓弘可守司徒兼中書令弘堅辭戎鎭故也癸丑以吏部尚書張弘靖爲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甲寅於襄州穀城縣置臨漢監以牧馬仍令山南東道節度使兼充監牧使戊午王承宗進位檢校左僕射己未田弘正來朝上謂宰臣曰天下事重一日不可曠廢若遇連假不坐有事即詣延英請對崔羣以殘暑方甚目同列將退上止之曰數日一見卿等時雖暑熱朕不爲勞久之方罷丁亥宴田弘正與大將判官二百人於麟德殿賜物有差戊辰陳許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郗士美卒九月丙子朔戊寅考功郎中蕭祐進古畫古書二十卷斬沂州亂首王弁于東市癸未以國子祭酒李遜檢校禮部尚書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殷蔡等觀察使庚寅貶右衛大將軍田縉爲衛王傅縉前鎭夏州私用軍糧四萬石強取党項羊馬致党項引吐蕃入寇故也甲午以太子少師鄭餘慶兼判國子祭酒辛丑以田弘正兄相州刺史田融檢校刑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甲辰以魏博節度使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兼魏州大都督長史上柱國沂國公食邑三千戶田弘正依前檢校司徒兼侍中賜實封三百戶時弘正三上表乞留闕庭不許乙巳上顧謂宰臣曰朕讀玄宗實錄見開元初銳意求理至十六年已後稍似懈倦開元末又不及中年何也崔羣對曰玄宗少歷民間身經迍難故即位之初知人疾苦躬勤庶政加之姚崇宋璟蘇頲盧懷慎等守正之輔孜孜獻納故致治平及後承平日久安於逸樂漸遠端士而近小人宇文融以聚斂媚上心李林甫以奸邪惑上意加之以國忠故及於亂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即社稷無疆之福也時皇甫鎛以詔刻欺蔽在相位故羣因奏以諷之冬十月丙午朔壬戌安南軍亂殺都護李象古并家屬部曲千餘人皆遇害丙寅以唐州刺史桂仲武爲安南都護潮州刺史韓愈爲袁州刺史是月吐蕃寇鹽州十一月乙亥朔以戶部尚書李鄘爲太子賓客東都留守辛卯靈武大將史奉敬破吐蕃於鹽州城下賜奉敬實封五十戶賞之丁酉以原王傅鄭權爲右金吾大將軍充右街使上服方士柳泌金丹藥起居舍人裴潾上表切諫以金石含酷烈之性加燒鍊則火毒難制若金丹已成且令方士自服一年觀其效用則進御可也上怒己亥貶裴潾爲江陵令十二月乙巳朔庚戌國子祭酒鄭餘慶奏見任文官一品至九品外使兼京正員官者每月於所請料錢每貫抽十文修國子監從之乙卯以諫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羣爲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湖南觀察使爲皇甫鎛所譖及羣被貶人皆切齒於鎛

十五年春正月甲戌朔上以餌金丹小不豫罷元會庚辰鎭冀觀察使王承宗奏鎭冀深趙等州每州請置錄事參軍一員判司二員每縣請置令一員從之壬午以前湖南觀察使崔倰權知戶部侍郎判度支丙戌沂海四州觀察使府移置於兗州改觀察使曹華爲兗州刺史乙未命邠寧李光顏修築鹽州城此月七日已後晝常陰晦微雨雪夜則晴明凡十七日方澄霽丙申月犯心大星光彩相及廢齊州豐齊縣入長清廢全節縣入歷城廢章丘縣入亭山縣義成軍節度使劉悟來朝戊戌上對悟於麟德殿上自服藥不佳數不視朝人情恟

懼。及悟出。道上語。京城稍安。庚子。以少府監韓璀爲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
使。是夕上崩於大明宮之中和殿。享年四十三。時以暴崩皆言內官陳弘志弑
逆。史氏諱而不書。辛丑。宣遺詔。壬寅。移仗西內。五月丁酉。羣臣上諡曰聖神章
武孝皇帝。廟號憲宗。庚申。葬于景陵。
史臣蔣係曰。憲宗嗣位之初。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故事。竦慕不能釋卷。顧
謂丞相曰。太宗之創業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既覽國史。乃知萬倍不如先聖。
當先聖之代。猶須宰執臣寮同心輔助。豈朕今日獨能爲理哉。自是延英議政。
晝漏率下五六刻方退。自貞元十年已後。朝廷威福日削。方鎭權重。德宗不委
政宰相。人間細務。多自臨決。姦佞之臣。如裴延齡輩數人。得以錢穀數術進。宰
相備位而已。及上自藩邸監國。以至臨御。訖于元和。軍國樞機。盡歸之於宰相。
由是中外咸理。紀律再張。果能翦削亂階。誅除羣盜。睿謀英斷。近古罕儔。唐室
中興。章武而已。任异鎛之聚斂。逐羣度於藩方。政道國經。未至衰紊。惜乎服食
過當。閹豎竊發。苟天假之年。庶幾于理矣。
贊曰。貞元失馭。羣盜箕踞。章武赫斯。削平嚾聚。我有宰衡。耀德觀兵。元和之政。
聞于頌聲。

舊唐書卷十五

舊唐書卷十五考證

憲宗本紀卷下十年六月捕得張晏等八人○臣德潛按此王承宗所使刺殺
宰相武元衡者也。新書元衡傳。張晏等十八人。
十二年九月辛丑以御史中丞爲京兆尹○御史中丞下闕名。
十二年十月己卯隨唐節度使李愬率師入蔡州執吳元濟以獻淮西平○沈
炳震曰。新書癸酉。此己卯。新書執元濟日。此奏到日也。

舊唐書卷十五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本紀第十六

穆宗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諱恆憲宗第三子母曰懿安皇后郭氏貞元十一年七月生於大明宮之別殿初名宥封建安郡王元和元年八月進封遂王五年三月領彰義軍節度大使七年十月冊爲皇太子改今諱十五年正月庚子憲宗崩丙午卽皇帝位於太極殿東序是日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杜元穎沈傳師李肇侍讀薛放丁公著對於思政殿並賜金紫丁未集羣臣班於月華門外貶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皇甫鎛爲崖州司戶戊申上見宰臣於紫宸門外辛亥以朝議郎守御史中丞飛騎尉襲徐國公賜緋魚袋蕭俛爲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武騎尉賜紫金魚袋段文昌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始御延英對宰臣詔曰山人柳泌輕懷左道上惑先朝固求牧人貴欲疑衆自知虛誕仍更遁逃僧大通醫方不精藥術皆妄旣延禍釁俱是姦邪邦國固有常刑人神所宜共棄付京兆府決杖處死金吾將軍李道古貶循州司馬憲宗末年銳於服餌皇甫鎛與李道古薦術人柳泌僧大通待詔翰林泌於台州爲上鍊神丹上服之日加躁渴遂棄萬國甲寅二王後介國公宇文仲達卒有司舉舊典輟祭之以監察御史李德裕右拾遺李紳禮部員外郎庾敬休並守本官充翰林學士丁巳以劍南東川節度使李逢吉爲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吏部侍郎王涯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充劍南東川節度使己未改恆岳爲鎭岳恆州爲鎭州定州恆陽縣爲曲陽縣恆王房子孫改爲泜王房丙寅以右神策大將軍張維清爲單于大都護充振武麟勝節度使丁卯上及羣臣皆釋服從吉戊辰羣臣始朝於宣政衙是夜地震庚午冊大行皇帝貴妃郭氏爲皇太后貶諫議大夫李景儉爲建州刺史二月癸酉朔丁丑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宣制畢陳俳優百戲於丹鳳門內上縱觀之丁亥幸左神策軍觀角抵及雜戲日昃而罷癸巳罷邕管經略使所管州縣隸邕府甲午以桂管觀察使裴行立爲安南都護充本管經略使乙未以太僕卿杜式方爲桂州刺史充桂管觀察使丙申丹王逾薨丁酉勅入迴紇使宜與私覿正員官十三員入吐蕃使與八員庚子太子賓客呂元膺卒辛丑以戶部侍郎楊於陵爲戶部尚書壬寅勅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目人宜令中書門下尚書省四品已上於尚書省同試三月癸卯朔贈皇太后父郭曖太傅母虢國大長公主贈齊國大長公主壬子召侍講學士韋處厚路隨於太液亭講毛詩關雎尚書洪範等篇旣罷並賜緋魚袋左右軍中尉馬進潭梁守謙魏弘簡等請立門戟從之以太子詹事分司東都韋貫之爲河南尹丁巳御史中丞崔植奏元和十二年勅御史臺三院御史據除拜上日爲後先上日不得計月數又准其年九月十七日勅踰一箇月不在此限行立班次卽宜以勅內先後爲定臣觀此後勅未便事宜請自今後三院御史職事行立一切依勅文先後爲定除拜上日便爲月數從之戊午吏部尚書趙宗儒奏先奉勅先朝所放制科舉人令與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官同於尚書省就試者臣伏以制科所設本在親臨南省策試亦非舊典今覃恩旣畢庶政惟新況山陵日近公務繁迫待問之士就試非多臣等商量恐須停罷從之罷申州歲貢茶乙丑以皇太后兄司農卿郭釗爲刑部尚書兼司農卿右金吾衛大將軍郭鏦檢校工部尚書丁卯貶太子賓客留司東都孟簡爲吉州員外司馬戊辰夜大風雹夏四月壬申朔丁丑澧王寬薨乙酉三恪酅國公楊造卒丁亥勅內侍省見管高品官白身都四千六百一十八人除官員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外其餘單貧無屋室居止宜每人加衣糧半分五月壬寅朔癸卯詔以國用不足應天下兩稅鹽利榷酒稅茶及戶部闕官除陌等錢兼諸道雜榷稅等應合送上都及留州留使諸道支用諸司使職掌人課料等錢並每貫除舊墊陌外量抽五十文仍委本道本司本使據數逐季收計其諸道錢便差綱部送付度支收管待國用稍充卽依舊制其京百司俸料文官已抽修國學不可重有抽取武官所給校薄亦不在抽取之限壬子詔入景陵玄宮合供千味食魚肉肥鮮恐致薰穢宜令尚藥局以香藥代食庚申葬憲宗於景陵六月辛未朔丁丑以司徒兼中書令韓弘爲河中尹充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安

南都護桂仲武奏誅賊首楊清收復安南府戊寅以金吾將軍李佑檢校左散
騎常侍兼夏州刺史充夏綏銀宥節度使代李聽以聽爲靈州大都督府長史
充朔方靈鹽節度使以中書舍人王仲舒爲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江西觀察
使己卯放京兆府今年夏青苗錢入萬三千五百六十貫宜委令狐楚以楚山
陵用不盡綾絹准實估付京兆府代所放青苗錢庚辰加邠寧慶節度使李光
顏特進以城鹽州之功也以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李翺爲朗州刺史坐與李
景儉相善故也癸未併兖州萊蕪縣入乾封縣己丑工部尚書歸登卒壬辰詔
帝王所重者國體所切者人情苟得其體必臻於大和知失其情是曲於小利
況設官求理頒祿責功教既有常事宜就減近以每歲經費量入數少外官俸
料據數收貫朕再三思度終所未安今則歲屬豐登兵方偃息自宜克己以足
用何得剝下以爲謀臨軒載懷實所增愧其今年五月勅應給用錢每貫抽五
十文都計一百五十萬貫宜併停抽仍出內庫錢三十七萬五千貫付度支給
用初憲宗用兵擢皇甫鎛爲相苛斂剝下人皆咎之以至譴逐至是宰臣創抽
貫之利制下人情不悅故罷之癸巳皇太后移居興慶宮皇帝與六宮侍從大
合宴于南內迴幸右軍頒賜中尉等有差自是凡三日一幸左右軍及御宸暉
九仙等門觀角抵雜戲秋七月辛丑朔壬寅以河中晉絳觀察使李絳爲兵部
尚書甲辰以大理卿孔戢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乙巳詔皇太后就安長樂
朝夕承顏慈訓所加慶感兼極今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奉迎皇太后於宮中
上壽朕既深歡慰欲與臣下同之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朕於
光順門內殿與百寮相見永爲常式非典也鄆曹濮等州節度賜號天平軍從
馬總奏也丙午勅乙巳詔書載誕受賀儀宜停先是左丞韋綬奏行之宰臣以
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丁未苑內假山毀壓死役者七人自五月不雨至
此月壬子始雨甲寅御新成永安殿觀百戲極歡而罷乙卯勅自今後新除節
度觀察使到任日具見在錢帛斛斗器械數目分析以聞安南都護裴行立卒
是日上幸安國寺觀盂蘭盆邕管經略使楊旻卒平盧軍新加押新羅渤海兩
蕃使賜印一面許諸巡官一人新作寶慶殿庚申夜熒惑入羽林壬戌盛飾安

國慈恩千福開業章敬等寺縱吐蕃使者觀之丙寅以新成永安殿與中宮貴
主密宴以樂之嬪妃皆預丁卯以門下侍郎平章事令狐楚爲宣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充宣歙池觀察使楚爲山陵使縱吏于翬刻下不給工徒價錢積留錢
十五萬貫爲羨餘以獻故及于貶八月庚午朔辛未兵部尚書楊於陵總百寮
錢貨輕重之議取天下兩稅榷酒鹽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產物充稅並不徵
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見免賤賣匹段請中書門下御史臺諸司官長重
議施行從之癸酉太子少傅致仕李鄘卒甲戌安南都護桂仲武斬叛將楊清
首以獻收復安南府乙亥賜教坊錢五千貫充息利本錢御勤政樓閱人疾苦
前江西觀察使裴次元卒己卯月掩牽牛同州雨雪害秋稼京兆府戶曹參軍
韋正牧專知景陵工作刻削廚料充私用計贓八千七百貫文石作專知官奉
仙縣令于翬刻削計贓一萬三千貫並宜決重杖處死壬辰幸魚藻池發神策
軍二千人浚魚藻池戊戌以朝議郎守御史中丞武騎尉賜紫金魚袋崔植爲
朝散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亥宣歙觀察使令狐楚再貶衡
州刺史九月庚子朔改河北稅鹽使爲榷鹽使辛丑大合樂於魚藻宮觀競渡
又召李愬李光顏入朝欲於重陽日宴羣臣拾遺李珏等上疏諫云元朔未改
園陵尚新雖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三年之制猶服心喪夫遏密弛禁蓋爲齊
人合樂內庭事將未可不聽乙巳以駕部郎中知制誥李宗閔爲中書舍人宋
州大水損田六千頃戊申以重陽節曲宴郭釗兄弟貴戚主壻等於宣和殿己
酉大雨三日至是雨雪樹木無風而摧仆者十五六以吏部侍郎崔羣爲御史
大夫滄景水損田戊午加河東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戶裴度守司空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邠寧節度使檢校司空邠州刺史上柱國武威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戶李光顏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以武寧軍節度徐泗濠等州
觀察等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徐州刺史上柱國涼國公食邑三千戶李愬爲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昭義軍節度澤潞磁邢洺觀察處置
等使夏州奏移宥州于長澤縣置辛酉宴李光顏李愬於麟德殿頒賜優厚以

袁州刺史韓愈爲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復賜金紫丙寅以御史大夫崔羣檢
校兵部尚書徐州刺史充武寧軍節度徐泗宿濠觀察等使以將作監崔能爲
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丁卯以兵部尚書李絳爲御史大夫戊辰以前嶺南
節度使孔戣爲吏部侍郎冬十月庚午朔闍婆國遣使朝貢庚辰宰相與吐蕃
使於中書議事京百司共賜錢一萬貫仰御史臺據司額大小公事閑劇均之
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卒其弟承元上表請朝廷命帥遣起居舍人柏耆宣慰
之辛巳金公亮修成指南車記里鼓車壬午吐蕃寇涇州命中尉梁守謙將神
策軍四千人及八鎮兵赴援乙酉以魏博等州節度觀察等使光祿大夫檢校
司徒兼侍中魏博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沂國公食邑三千戶實封三百戶田
弘正可檢校司徒兼中書令鎮州大都督府長史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
觀察處置等使以鎮冀深趙等觀察度支使朝議郎試金吾左衛胄曹參軍兼
監察御史王承元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使持節滑州諸軍事守滑
州刺史御史大夫充義成軍節度鄭滑等州觀察等使以昭義節度使檢校尚
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愬可本官爲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魏博等
州節度觀察等使以義成軍節度使劉悟依前檢校右僕射兼潞州大都督府
長史充昭義節度澤潞邢洺磁等州觀察等使以左金吾將軍田布爲檢校左
散騎常侍兼懷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河陽三城懷孟節度使乙酉涇州奏吐蕃
退去時夏州節度使田縉貪猥侵刻党項羌羌引西蕃入寇賴郝玼李光顏奮
命拒之方退丁亥西川奏吐蕃侵雅州令發兵鎮守東川節度使王涯陳破吐
蕃策言以厚賂北蕃俾入西蕃據地得人多少賞之十一月乙亥朔癸卯制朕
聞帝王丕宅四海子育羣生如天無不覆如日無不燭乃睠冀方初喪戎帥念
乎三軍之事洎于四州之人或懷忠積誠而思用莫展或災荒兵役而望恤何
階今則昌運一開誠節咸著王承元首陳章疏願赴闕庭永念父兄之忠克固
君臣之義已加殊獎別委重藩又念成德軍將士等叶謀向義丹款載申咸欲
効其器能各宜列之爵秩大將史重歸牛元翼已超授寵榮今更都加厚賜宜
令諫議大夫鄭覃往鎮州宣慰賜錢一百萬貫王澤所洽天網方恢宥過釋寃
與人休棄其管內見禁囚徒罪無輕重並宜釋放朕以武俊之勳勞光于彝鼎
士真之恭恪繼被節旄承宗感恩亦克立効永言十代之宥俾賜一門之榮承
宗兄弟已授官爵其承宗葬事亦差官監視務令周厚丁未封王承宗祖母李
氏爲晉國太夫人辛亥田弘正奏王承元以今月九日領兵二千人赴鎮滑州
成德軍徵賞錢頗急乃命柏耆先往諭之以華州刺史衛中行爲陝州長史充
陝虢觀察使以宗正卿李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乙卯上幸金吾
將軍郭鏦城南莊鏦以莊爲獻戊午詔曰朕來日暫往華清宮至暮却還御史
大夫李絳常侍崔元略已下伏延英門切諫上曰朕以成行不煩章疏諫官再
三論列是日田弘正奏今月十六日入鎮州訖己未上由複道出城幸華清宮
左右中尉六軍諸使諸王駙馬千餘人從至晚還宮癸亥檢校司徒兼太
子少師鄭餘慶卒以渭州刺史涇原行營兵馬使保定郡王郝玼爲慶州刺史
玼勇將深入吐蕃接戰朝廷恐失勇將故移之內地十二月己巳朔戊寅召故
女學士宋若華妹若昭入宮掌文奏壬午幸右軍擊鞠遂畋於城西丙戌前昭
義軍節度使辛祕卒己丑以庫部郎中知制誥牛僧孺爲御史中丞嶺南奏崖
州司戶參軍皇甫鎛卒丙申以司門員外郎白居易爲主客郎中知制誥是歲
計戶帳戶總二百三十七萬五千四百口總一千五百七十六萬定鹽夏劍南
東西川嶺南黔中邕管容管安南合九十七州不申戶帳
長慶元年正月己亥朔上親薦獻太清宮太廟是日法駕赴南郊日抱珥宰臣
賀於前辛丑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卽日還宮御丹鳳樓大赦天下改元長慶內
外文武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陪位白身人賜勳兩
轉應緣大禮移仗宿衛御樓兵仗將士普恩之外賜勳爵有差仍准舊例賜錢
物二十萬四千九百六十端匹禮畢羣臣於樓前稱賀仗退上朝太后於興慶
宮壬寅夏州節度使奏浙東湖南等道防秋兵不習邊事請留其兵甲歸其人
靈武節度使李聽奏請於淮南忠武武寧等道防秋兵中取三千人衣賜月糧
賜當道自召募一千五百人馬驍勇者以備邊仍令五十人爲一社每一馬死
社人共補之馬永無闕從之癸卯以河陽懷節度使田布爲涇州刺史充四鎮

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以刑部尚書兼司農卿郭釗檢校戶部尚書懷州刺史
充河陽三城懷節度使以涇原節度使王潛檢校兵部尚書江陵尹充荊南節
度使乙巳鄜坊節度使韓璀改名充己酉以前檢校大理少卿駙馬都尉劉士
涇爲太僕卿給事中韋弘景薛存慶封還詔書上諭之曰士涇父昌有邊功久
爲少列十餘年又以尚雲安公主朕欲加恩制官勑下制命始行翰林學士司
勳員外郎李德裕上疏曰臣見國朝故事駙馬國之親密不合與朝廷要官往
來開元中禁止尤切近日駙馬多至宰相及要官宅此輩無他才可以延接唯
是漏洩禁密交通中外伏望宣示駙馬等今後有事任至中書見宰臣此外不
得至宰臣及臺省官私第從之戊午夜星孛于翼壬戌制朝議大夫守門下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徐國公蕭俛爲尚書右僕射累表乞罷政事故也癸亥
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爲黔州刺史充黔中觀察使丁卯星孛於辰近太微西
垣南第一星二月戊辰朔癸酉以尚書右僕射蕭俛爲吏部尚書甲戌以檢校
右僕射兼吏部尚書韓皐守右僕射乙亥夜太白犯昴丙子上觀雜伎樂於麟
德殿歡甚顧謂給事中丁公著曰比聞外間公卿士庶時爲歡宴蓋時和民安
甚慰予心公著對曰誠有此事然臣之愚見風俗如此亦不足嘉百司庶務漸
恐勞煩聖慮上曰何至於是對曰夫賓宴之禮務達誠敬不繼以淫故詩人美
樂且有儀譏屢舞前代名士良辰宴聚或清談賦詩投壺雅歌以杯酌獻酬
不至於亂國家自天寶已後風俗奢靡宴席以諠譁沉湎爲樂而居重位秉大
權者優雜倨肆於公吏之間曾無愧恥公私相效漸以成俗由是物務多廢獨
聖心求理安得不勞宸慮乎陛下宜頒訓令禁其過差則天下幸甚時上荒于
酒樂公著因對諷之頗深嘉納己卯幽州節度使劉總奏請去位落髮爲僧又
請分割幽州所管郡縣爲三道請支三軍賞設錢一百萬貫壬申以中書侍郎
平章事段文昌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等使以朝
散大夫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上柱國建安縣開國男杜元穎守本
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劍南西川節度使王播爲刑部尚書充鹽鐵轉運使
乙酉天平軍節度使馬總奏當道見管軍士三萬三千五百人從去年正月已

後情願居農者放逃亡者不捕先是平定河南及王承元去鎮州宰臣蕭俛等
不顧遠圖乃獻銷兵之議請密詔天下軍鎮每年限百人內破八人逃死故總
有是奏丁亥夜月犯歲星在尾十三度辛卯寒食節宴羣臣於麟德殿頒賜有
差壬辰刑部侍郎李建卒癸巳九姓迴紇毗伽保義可汗卒三月丁酉朔浙東
奏移明州於鄮縣置劉總進馬一萬五千匹甲辰鄭滑節度使王承元祖母晉
國太夫人李氏來朝既見上令朝太后於南內丁未宗正寺奏准貞元二十一
年勑宗子陪位放五百七十人出身准今年勑放三百人伏緣人數至多不霑
恩澤乞降特恩更放二百人出身從之平盧薛平奏海賊掠賣新羅人口於緣
海郡縣請嚴加禁絕俾異俗懷恩從之戊申罷京西京北和糴使擾人故也罷
河北榷鹽法許約計課利都數付榷鹽院庚戌以左丞韋綬爲禮部尚書是夜
太白近五車辛亥命給事中韋弘慶充幽州宣慰使左拾遺狄兼謨副之鹽鐵
使王播奏江淮鹽估每斗加五十文兼舊三百文癸丑以幽州盧龍軍節度副
大使知節度事押奚契丹兩蕃經略等使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楚國
公劉總可檢校司徒兼侍中天平軍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以宣武軍節
度使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張弘靖爲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幽州大都督府
長史充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從劉總所奏故也以鳳翔節度使李愿檢校司空
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使以邠寧節度使李光顏爲鳳翔尹依前檢校司空
平章事充鳳翔隴右節度使以右衛大將軍高霞寓檢校工部尚書邠州刺史
充邠寧節度使諫官上疏論霞寓敗軍左謫未宜拜方鎮不從乙卯以權知京
兆尹盧士玫爲瀛州刺史充瀛莫等州都團練觀察使從劉總奏析置也丁巳
制劉總已極上台仍移重鎮兄弟子姪各授官榮大將賓寮亦宜超擢幽州百
姓給復一年賜三軍賞設錢一百萬貫令宣慰使薛存慶與弘靖計會支給戊
午封皇弟憬爲鄜王悅爲瓊王惲爲沔王憚爲婺王愔爲茂王怡爲光王協爲
淄王憺爲衛王惋爲澶王皇子湛爲景王涵爲江王湊爲漳王溶爲安王瀍爲
穎王以兵部侍郎柳公綽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己未以屯田員外郎李德裕
爲考功郎中左補闕李紳爲司勳員外郎並依前知制誥翰林學士勅今年錢

堦下進士及第鄭朗等一十四人宜令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等重試以聞甲子劉總請以私第爲佛寺乃遣中使賜寺額曰報恩幽州奏劉總堅請爲僧又賜以僧衣賜號大覺總是夜遁去幽州人不知所之乙丑以漳州刺史韓泰爲郴州刺史汀州刺史韓曄爲永州刺史循州刺史陳諫爲道州刺史量移也夏四月丙寅朔授劉總弟約及總男等一十一人官內五人爲刺史餘朝班環衛庚午易定奏劉總已爲僧三月二十七日卒于當道界贈太尉甲戌祕書監蔣乂卒丙子以前天平軍節度使馬摠復爲天下節度使丁丑詔國家設文學之科本求才實苟容僥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徒扇爲朋黨謂之關節干擾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永言敗俗深用興懷鄭朗等昨令重試意在精覈藝能不於異常之中固求深僻題目貴令所試成就以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於周禮正經閱其呈試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辭律鄙淺蕪累何多亦令宣示錢徽庶其深自懷愧誡宜盡棄以警將來但以四海無虞人心方泰用弘寬假式示殊恩孔温業趙存約竇洵直所試粗通與及第盧公亮等十一人可落下自今後禮部舉人宜准開元二十五年勅及第人所試雜文并策送中書門下詳覆貶禮部侍郎錢徽爲江州刺史中書舍人李宗閔爲劍州刺史右補闕楊汝士爲開州開江令戊寅宰臣崔植杜元穎奏請坐日所有君臣獻替事關禮體便隨日撰錄號爲聖政紀歲終付史館從之事亦不行丙戌正衙命使冊九姓迴紇爲登羅羽錄沒密施句主錄毗伽可汗辛卯以衡州刺史令狐楚爲郢州刺史吉州司馬孟簡爲睦州刺史壬辰詔百辟卿士宜各徇公勿爲朋黨甲午以張弘靖入幽州受朝賀中書門下奏燕薊八州平准禮宜告陵廟從之五月丙申朔戊戌以刑獄淹滯立程凡大事大理寺三十五日詳斷訖申刑部三十日聞奏中事大理寺三十日刑部二十五日小事大理寺二十五日刑部二十日所斷罪二十件已上爲大十件已上爲中十件已下爲小刑部四覆官大理六丞每月常須二十日入省寺其廚料令戶部加給從中丞牛僧孺奏也己亥貶考功員外郎李渤爲虔州刺史以前書宰相考辭太過宰相杜元穎等奏貶之癸卯幽州大將李參已下十八人並爲刺史及諸衛將軍己酉右散騎常侍致仕柳登卒辛亥造百尺樓於宮中壬子加茶榷舊額百文更加五十文從王播奏拾遺李珏上疏論其不可疏奏不報丙辰建王審薨丁巳滄州先置景州於弓高縣置歸化縣於福壽草市並宜停廢壬戌幽州宣慰使給事中薛存慶卒於鎮州癸亥勅先置瀛州於鄚城宜廢其鄚城上蔡西平遂平兩縣復隸蔡州皇妹太和公主出降迴紇登羅骨沒施合毗伽可汗甲子命金吾大將軍胡證充送公主入迴紇使兼冊可汗又以太府卿李銳爲入迴紇婚禮使六月乙丑朔辛未吐蕃犯青塞堡甲申賜御史中丞牛僧孺金紫秋七月乙未朔壬寅月掩房次相壬子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孝德皇帝是日上受冊於宣政殿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甲寅幽州監軍使奏今月十日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別館害判官韋雍張宗元崔仲卿鄭塤軍人取朱滔子泗爲留後丁巳貶張弘靖爲太子賓客分司己未再貶弘靖爲吉州刺史朱泗自以年老令軍人立其子克融爲留後初劉總歸朝籍其軍中素難制者送歸闕庭克融在籍中宰相崔植杜元穎素不知兵心無遠慮謂兩河無虞不復禍亂矣遂奏劉總所籍大將並勒還幽州故克融爲亂復失河北矣庚申以昭義軍節度使劉悟檢校司空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以國子祭酒韓愈爲兵部侍郎辛酉太和長公主發赴迴紇上以半仗御通化門臨送羣臣班於章敬寺前八月甲子朔己巳鎮州監軍宋惟澄奏七月二十八日夜軍亂節度使田弘正并家屬將佐三百餘口並遇害軍人推衙將王廷湊爲留後辛未以左金吾將軍楊元卿爲涇州刺史充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勅公卿大臣至中書議幽鎮討伐之謀癸酉王廷湊遣盜殺冀州刺史王進岌據其郡乙亥以前涇原節度使田布起復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魏博節度使己卯以深州刺史本州團練使牛元翼充深冀節度使辛巳夜太白近軒轅左角冀州刺史吳暉潛爲幽州兵所逐瀛州兵亂囚觀察使盧士玫瀛州尋爲幽州兵所據乙丑以河東節度裴度充幽鎮兩道招撫使庚寅以建州刺史李景儉爲諫議大夫壬辰夜太白近太微西垣癸巳鎮州出兵圍深州九月甲午朔丁酉廢興州鳴水縣戊戌夜太白近太

微右執法。壬寅，大雨震雷。乙巳，相州兵亂，殺刺史邢楚。丙午，令內常侍段文政監領鄭滑、河東、許三道兵救援深州。吐蕃請盟，許之。辛亥夜，月近天關。壬子，幽州賊掠易州淶水、遂城、滿城。癸丑，以前魏博節度使李愬為太子少保。癸酉，魏博節度使田布奏出師五千赴貝州行營。冬十月甲子朔。丙寅，太中大夫、守刑部尚書、騎都尉王播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充鹽鐵轉運使。以河東節度使裴度充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以左領軍衛大將軍杜叔良充深冀諸道行營節度使。戊辰，以深冀節度使牛元翼為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節度使。辛未，以中書舍人、知貢舉王起為禮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誥楊嗣復為庫部郎中、知制誥。壬申，以東都留守鄭絪為吏部尚書，以吏部尚書李絳檢校右僕射，判東都尚書省事、東都留守、都畿防禦使。以工部尚書丁公著檢校左散騎常侍，兼越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浙東觀察使。乙亥，沂州刺史王智興為武寧軍節度副使。丁丑，裴度奏自將兵取故關路進討朱克融。兵寇蔚州。戊寅，王廷湊兵寇貝州。易州刺史柳公濟奏於白石嶺破燕軍三千。滄州烏重胤奏於饒陽破賊。工部尚書韋貫之卒。壬午，以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為中書舍人。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章論翰林學士元稹與中官知樞密魏弘簡交通，傾亂朝政，以稹為工部侍郎，罷學士，弘簡為弓箭庫使。甲申，以京兆尹、御史大夫柳公綽為吏部侍郎。丙戌，以深冀行營節度使杜叔良為滄州刺史、橫海軍節度使，以代烏重胤，授重胤檢校司徒、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時上急於誅賊，杜叔良出征日面辭，奏云臣必旦夕破賊，重胤將知兵，以賊勢未可卒平，用兵稍緩，故有是拜。丁亥，前浙東觀察使薛戎卒。戊子，魏博田布奏自率全師進討。太子少保李愬卒。己丑，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崔倰為工部尚書，判度支，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崔從為尚書左丞，以秘書監許季同為華州刺史，充潼關防禦、鎮國軍使。辛卯，昭義劉悟奏自將兵次臨城。十一月甲午朔，裴度奏破賊於會星鎮。朱克融兵大寇定州，節度使陳楚出師拒戰，破賊二萬。乙巳，徐州崔羣奏遣節度使王智興率師赴行營。戊申，以司農卿裴武為鎮州行營供軍使。戊午，上御宣政殿試制科舉人。辛酉，淄青牙將馬廷崟謀逆，節度使薛平覺其謀而誅之。詔中書舍人白居易、膳部郎中陳岵、考功員外郎賈餗同考制策。十二月甲子朔。丙寅，以前容州經略使留後嚴公素為容州刺史、容管經略使。丁卯，貶諫議大夫李景儉為楚州刺史。庚午，杜叔良之軍與賊戰於博野，為賊所敗，七千人陷賊，叔良僅免。乙亥，勅諸道除上供外，留州留使錢內每貫割二百文以助軍用，賊平後仍舊。定州陳楚破朱克融賊二萬於望都。戊寅，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為忠武軍節度使，代李遜，仍兼深冀行營節度；以李遜為鳳翔節度使。貶員外郎獨孤朗韶州刺史，起居舍人溫造朗州刺史，司勳員外郎李肇澧州刺史，刑部員外郎王鎰郢州刺史，坐與李景儉於史館同飲，景儉乘醉見宰相謾罵故也。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庫部郎中、知制誥楊嗣復，各罰一季俸料，亦坐與景儉同飲，然先起，不貶官。辛巳，李光顏赴鎮，百寮餞於章敬寺，上御通化門臨送，賜玉帶、名馬。仍勅神策副使楊承和充深冀行營都監押。壬午，出內庫錢五萬貫以助軍。乙酉，以幽州都知兵馬使朱克融檢校右散騎常侍，充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其拘囚張弘靖、殺害府寮之罪，一切釋放。時朝議以克融能保全弘靖，王廷湊殺害弘正，可赦燕而誅趙，故有是詔。是歲，天下戶計二百三十七萬五千八百五，口一千五百七十六萬二千四百三十二。元不進戶軍州不在此內。

二年春正月癸巳朔，以用兵罷元會。乙未，以夔州刺史王承弁為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丁酉，朱克融陷滄州弓高縣。賊攻下博，兼邀餉道車六百乘而去。庚子，魏博兵自潰於南宮縣。戊申，魏牙將史憲誠奪師，田布伏劍而卒。己酉，以魏博中軍先鋒兵馬使憲誠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魏博節度使。是日大風霾。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為滄州刺史，充橫海軍節度、滄德棣觀察等使，以代叔良。壬子，貶叔良為歸州刺史，以獻討誅幽鎮無功，而兵敗喪所持旌節也。甲寅，以工部尚書、度支崔倰檢校禮部尚書，兼鳳翔尹，充鳳翔隴節度使，以鴻臚卿兼御史大夫、判度支，復以弓高縣為景州。青州奏海凍二百里。乙卯，以前鳳翔節度使李遜為刑部尚書。己未，刑部尚書李遜卒。庚子，以兗沂密觀察使曹華為節度使，以天德軍防禦使李進誠兼豐州刺史，充朔

方靈鹽定遠城等州節度使以晉州刺史李岵爲豐州刺史充天德軍豐州東西受降城都防禦使內出繒帛八萬匹以助軍權停嶺南黔中今年選補二月癸亥朔甲子詔雪王廷湊仍授鎭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成德軍節度鎭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三軍將士待之如初仍令兵部侍郎韓愈往彼宣諭以前吉州刺史張弘靖爲撫州刺史弘靖初貶官尙在幽州拘留半歲克融授節始得還故有是命丙寅以前成德軍節度使牛元翼檢校工部尙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臨漢監牧等使丁卯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李德裕爲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癸酉以鄜坊丹節度使韓充爲義成軍節度使以代王承元以承元爲鄜坊節度使甲戌夜火木星相近滄州節度使王日簡賜姓名全略辛巳以正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騎尉賜紫金魚袋崔植爲刑部尙書罷知政事以工部侍郎元稹守本官同平章事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德裕爲御史中丞司勳員外郎知制誥李紳爲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右庶子王仲周以奉使緩命貶台州刺史癸未以深冀行營諸軍節度忠武軍節度使李光顏爲滄州刺史橫海軍節度使兼忠武軍節度深冀行營並如故以橫海軍節度使李全略爲德州刺史德棣等州節度丙戌以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檢校左庶子充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權知襄州軍府事以牛元翼在深州重圍故也丁亥以河東節度使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守司徒平章事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尙書省事都畿汝防禦使太微宮等使以前靈武節度使李聽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三月壬辰朔詔曰武班之中淹滯頗久又諸薦送大將或隨節度使歸朝自今已後宜令神策六軍軍使及南衙常參武官各具歷任送中書門下素立大功及有才器者量加擬擢常參官依月限改轉諸道軍府帶監察已上官者限三周年即與改轉軍士死王事者三周年內不得停衣糧先於留州留使錢內每貫割二百文助軍今後不用抽取上於馭軍之道未得其要常云宜姑息戎臣故即位之初傾府庫頒賞之長行所獲人至鉅萬非時賜與不可勝紀故軍旅益驕法令益弛戰則不剋國祚日危洎領此詔方鎭多以大將文符闌之富貴由爲論奏以取朝秩者疊

委於中書矣名臣扼腕無如之何癸巳以兵部尙書蕭俛爲太子少保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李逢吉爲兵部尙書壬寅左驍衞上將軍張奉國卒以鴻臚卿判度支張平叔爲戶部侍郎充職平叔以曲承恩顧上疏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強兵陳利害十八條詔下其疏令公卿詳議中書舍人韋處厚隨條詰難固言不可事遂不行朱克融王廷湊合兵攻深州不解裴度與書諭之克融還鎭廷湊攻城亦緩乃並加檢校工部尙書戊申裴度來朝對於麟德殿伏奏龍墀因敘河北用兵嗚咽流涕上改容慰勞之壬子以新授東都留守裴度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癸丑徐州節度使崔羣爲其副使王智興所逐智興自專軍務甲寅以右僕射韓皐爲左僕射以前淮南節度使李夷簡爲右僕射前東都留守李絳復拜舊官丙辰守司徒裴度正衙受冊訖謁太廟赴尙書省上宰臣百寮皆送丁巳以左丞崔從檢校禮部尙書鄜州刺史鄜坊節度使以代王承元以承元爲鳳翔隴節度使戊午司徒裴度復入中書知政事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王播檢校右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依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以鳳翔節度使崔倰爲河南尹牛元翼率十餘騎突圍出深州來朝深州大將臧平等一百八十人皆爲王廷湊所殺己未以武寧軍節度使王智興檢校工部尙書兼徐州刺史充武寧軍節度使以德棣節度使李全略復爲滄州節度使仍合滄景德棣爲一鎭李光顏還鎭許州夏四月辛酉朔日有蝕之甲子左僕射韓皐赴省上中使賜酒饌宰臣百寮送一如近式雲陽縣角抵力人張莅負羽林官騎康憲錢憲往徵之莅乘醉打憲將殞憲男買德年十四持木鍾擊莅首破三日而卒刑部奏覆勅曰買德尙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爲父可哀若從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意可減死罪一等忻州刺史李寰守博野王廷湊攻之不下其李寰所領兵宜割屬右神策以寰爲軍使仍以忻州軍爲名庚辰桂管觀察使杜式方卒癸未以武寧軍節度使崔羣爲祕書監分司東都翰林侍講學士韋處厚路隨進所撰六經法言二十卷賜錦綵二百疋銀器二百事處厚改中書舍人隨改諫議大夫並賜金紫丁亥以祕書監殷侑爲桂管觀察使是夜東北有流星光彩燭地殷殷有聲出天市

垣至郎位滅。五月辛卯朔。以德州刺史李景儉為諫議大夫。癸丑，太子少傅嚴綬卒。戊午，幽州朱克融上表進馬萬匹、羊十萬口，先請其價賞軍。隴山有異獸如猴，腰尾皆長，色青赤而猛鷙，見蕃人則躍而食之，遇漢人則否。六月甲戌朔。甲子，司徒、平章事裴度守尚書右僕射。工部侍郎、平章事元稹為同州刺史。以正議大夫守兵部尚書輕車都尉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丑，大風震電，墜太廟鴟吻，霹御史臺樹。丁卯，以易州刺史柳公濟為定州刺史、義武軍節度使。壬申，諫官論責裴度太重，元稹太輕，乃追稹制書，削長春宮使。戊寅，以前右僕射李夷簡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戊子，復置邕管，以安南副使崔結為邕管經略使。秋七月己丑朔。丙申，宋王結薨，廢朝。戊戌，汴州軍亂，逐節度使李愿，立牙將李㝏為留後。好時縣山水漂溺居人三百家。陳、許、蔡等州水。壬寅，出中書舍人白居易為杭州刺史。乙巳，詔南北省五品已上官議討李㝏。丙午，貶李愿為隨州刺史，以鄭滑節度使韓充為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汴宋亳潁觀察等使，鄭滑如故，以宣武軍節度押衙李㝏為右金吾衛將軍。丁未，內出綾絹五十萬匹付度支，以供軍用。陳許水災，賑粟五萬石。己酉，中使楊再昌使鎮州王廷湊，奉詔取牛元翼家族，請至秋末發遣，其田弘正骸骨尋訪不知所在。辛亥，以贈司徒忠烈公李憕子源為諫議大夫，賜緋魚袋。乙卯，勅員外郎知制誥二年後轉郎中，又二年後轉前行郎中，又一年即正除諫議大夫，知同前郎中、給事中、翰林學士別宜知者，不在此限。以前義武軍節度使陳楚為東都留守、判尚書省事、東畿汝防禦使。本朝故事，東都留守罕用武臣，今用楚，以李㝏據汴宋故也。八月己未朔，以絳州刺史崔弘禮為河南尹，兼東畿防禦副使。給事中韋顗以弘禮望輕，封還詔書，上遣中使諭之，乃下。詔陳許李光顏將兵收汴州。戊辰，以左僕射韓皐為東都留守、判尚書省事、東畿汝防禦使，以東都留守陳楚為河陽懷節度使。癸酉，韓充奏今月六日發軍入汴州界，營于千塔。丙子，汴州監軍姚文壽與兵馬使李質同謀斬李㝏及其黨薛志忠、秦隣等。丁丑，韓充入汴州。以前東都留守李絳為華州刺史、充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浙東、處州大水，溺居民。以兗海沂密節度使曹華為華州刺史、充義成軍節度、鄭滑潁等州觀察等使，以宋州刺史高承簡為兗州刺史、兗海沂密等州節度使，以汴州防城兵馬使李質為右金吾衛將軍，潁州隸鄭滑觀察使。鹽鐵轉運使王播進開潁口圖。九月戊子朔，浙西大將王國清謀叛，觀察使竇易直討平之，同惡二百餘人並誅之。韓充送李㝏男道源、道樞、道瀹等三人，斬於西市，㝏妻馬氏、小男道本、女汴娘配於掖庭。壬子，太子少師李夷簡卒，贈太子太保。癸卯，以前河陽節度使郭釗為河中尹，兼河中絳隰等州節度使、御史中丞。李德裕為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以代竇易直，以易直為吏部侍郎。加晉州刺史李寰為晉慈等州都團練觀察使。乙巳，勑團練防禦州置判官一員，其副使推巡並停。辛亥，以吏部侍郎柳公綽為御史大夫。先有詔廣芙蓉苑南面居人廬舍墳墓並移之，羣情騷擾，癸丑降勑罷之。德州軍亂，害刺史王稷，盡剽其家財奴僕。丁亥，以萬州刺史李元喜為安南都護。陰山府沙陁突厥兵馬使朱耶執宜來朝，賞賜官誥錦綵銀器。冬十月戊午朔。壬戌，前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中書令、河中尹、上柱國、許國公韓弘可守司徒、兼中書令。甲子夜，月掩牽牛中星。戊辰，興元節度使烏重胤來朝，移授天平軍節度使。己卯，以工部侍郎鄭權為工部尚書，以前華州刺史許季同為工部侍郎。是日，上由複道幸咸陽，止於善因佛寺，施僧錢百萬。咸陽令絹百疋。閏十月戊子朔。入迴紇使金吾大將軍胡証、副使光祿卿李憲、婚禮使衛尉卿李銳、副使宗正少卿李子鴻等送太和公主自蕃中迴。庚寅，以吏部尚書鄭絪為太子少傅，以太常卿趙宗儒為吏部尚書，韋綬為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壬辰，右驍衛大將軍韓公武卒，廢朝，以戶部尚書楊於陵為太常卿。丙申，迴紇可汗遣使獻國信四牀，女口六人，萬祿口四人。己亥，勅翰林侍講學士、諫議大夫路隨、中書舍人韋處厚兼充史館修撰，憲宗實錄仍更日入史館，實錄未成，且許不入內署，仍放朝參。甲寅，詔江淮諸州旱損頗多，所在米價不免踊貴，眷言疲困，須議優矜，宜委淮南、浙西東、宣歙、江西、福建等道觀察使各於當道有水旱處取常平義倉斛㪷，據時估減半價出糶，以惠貧民。丙辰，以太子賓客令狐楚為陝虢觀察使。十一月丁巳朔。丁卯，尚書左丞

庚承宣爲陝虢觀察使令狐楚復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楚已至陝州視事一
日追改之庚午命景王率禁軍五百騎侍從皇太后幸華清宮又幸石甕寺幸
未以前安南都護桂仲武爲邕管經略使癸酉上幸華清宮迎太后巡狩于驪
山下卽日馳還太后翌日方還丙子集王緗薨庚辰上與內官擊鞠禁中有內
官歘然墜馬如物所擊上恐罷鞠升殿遽足不能履地風眩就牀自是外不聞
上起居者三日是夜月近房十二月丁亥朔詔五坊鷹隼並解放獵具皆毀之
庚寅宰臣李逢吉率百寮至延英門請見上不許中外與度等三上疏請立皇
太子是夜司徒中書令韓弘卒辛卯上於紫宸殿御大繩牀見百官李逢吉奏
景王成長請立爲皇太子左僕射裴度又極言之癸巳詔景王爲皇太子淮南
奏和州飢烏江百姓殺縣令以取官米甲午內出絹二百疋賑兩市癃殘窮者
己未兩軍容內司公主戚屬之家並以上疾痊平諸寺爲僧齋仍勅在京諸司
疏放繫囚丙午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受冊畢百寮謁太子於東宮太子舉簾
執笏答拜宮寮拜則受之丁未判度支戶部侍郎張平叔貶通州刺史是夜月
掩左角己酉以前天平軍節度使馬總檢校左僕射守戶部尚書庚戌以吏部
侍郎竇易直爲戶部侍郎判度支癸丑以太子冊禮畢宣制赦囚徒以前黔中
觀察使崔元略爲鄂岳蘄黃安等州觀察使太子賓客孟簡卒乙卯以前陝虢
觀察使衞中行爲尚書右丞是冬十月頻雪其後恒燠水不冰凍草木萌發如
正二月之後
三年正月丁巳朔上以疾不受朝賀是日大風昏霾竟日嗣鄆王佐宜於崖州
安置坐妄傳禁中語也勅不得買新羅人爲奴婢已在中國者卽放歸其國禮
部侍郎王起奏當司所試貢舉人試訖申送中書候覆訖下當司然後大字放
牓從之二月天平軍監軍奏節度使烏重胤病牙將王贊割股肉以療河陽節
度使陳楚奏移使府於三城未有門戟欲移懷州門戟於河陽從之諫議大夫
殷侑奏禮部貢舉請置三傳三史科從之戶部尚書崔倰卒三月丁巳宰臣百
寮賜宴於曲江亭勅應御服及器用在淮南兩浙宣歙等道合供進者并端午
誕節常例進獻者一切權停其鷹犬之類除備蒐狩外並令解放以牛僧孺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日晡晚後有賊入通化門鬭死者一人傷者六人賜宣徽院
供奉官錢自一百二十貫文已下有差五月山南西道奏移成州於寶井堡山
南東道節度使牛元翼卒祕書少監李隨奏請造當司圖書印一面從之六月
宰相監修國史杜元穎奏史官沈傳師除鎭湖南其本分修史便令將赴本任
修撰從之勅京兆尹御史大夫韓愈宜放臺參後不得爲例七月國子祭酒韋
乾慶卒八月鄭滑節度使曹華卒檢校尚書右僕射戶部尚書馬總卒興元節
度使韋綬卒上由複道幸興慶宮至通化門賜持盂僧絹二百匹因幸五坊賜
從官金銀鋌有差九月澤潞節度使劉悟進位平章事賜宰臣百寮重九宴于
曲江亭南詔王丘佺進金碧文絲十有六品十月以京兆尹韓愈爲兵部侍郎
以御史中丞李紳爲江西觀察使宰相李逢吉與李紳不協紳有時望恐用爲
相及紳爲中丞乃除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仍放臺參紳性峭直屢上疏
論其事遂與愈辭理往復逢吉乃兩罷之然紳出而愈留宰相杜元穎罷知政
事除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龍武統軍陳楚卒以兵部侍郎韓愈爲吏部侍
郎新除江南觀察使李紳爲戶部侍郎紳既罷除江西上令中使就第賜玉帶
紳因除敘泣而請留中使具奏故與愈俱改官召翰林學士龐嚴對因賜金紫
內園使公廨本錢一萬貫軍器使三千貫杜元穎赴鎭蜀上御安福門餞因賜
皇城留守及金吾衞率等帛有差十一月上御通化門觀作毗沙門神因賜絹
五百匹停浙東貢甜菜海蚶十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奏去管內淫祠一千
一十五所
四年正月辛亥朔上御殿受朝如常儀上餌金石之藥處士張皐上疏切諫上
悅召之求皐不獲澤潞判官賈直言新授諫議大夫劉悟上表乞留從之禮部
尚書致仕孔戣卒辛未上大漸詔皇太子監國壬申上崩於寢殿時年三十羣
臣上謚曰睿聖文惠孝皇帝廟號穆宗十一月庚申葬于光陵
史臣曰臣觀五運之推遷百王之隆替亦無常治亦無常亂在人而已匪降自
天當軒黃御宇之秋則百年無事及商辛握圖之日則四海橫流昔章武皇帝
痛國命之不行惜朝綱之將墜乃求賢俊總攬英雄果能扼大盜之喉制姦臣

之命五十載已終之土復入提封百萬戶受弊之甿重蘇景化元和之政幾致昇平鵾梟方革於好音龍鼎俄傷於短祚苟或時有平勃之佐繼以文景之才則廷湊克融自縮螳螂之臂智興李岕敢萌狗鼠之謀強盜寧窺孟賁之金鈇隸不拾嬰兒之餌觀夫辱主可謂痛心不知創業之艱難不恤黎元之疾苦謂威權在手可以力制萬方謂旒冕在躬可以坐馳九有曾不知聚則萬乘散則獨夫朝作股肱暮爲讎敵仲長子所謂至於運徙勢去獨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誠哉是言也

贊曰惠王不令敗度亂政驕僻偶全實賴遺慶皇皇上帝爲民立正此何人哉遽主鼎命

舊唐書卷十六

舊唐書卷十六考證

穆宗本紀八月甲戌安南都護桂仲武斬叛將楊清首以獻收復安南府〇臣德潛按本年六月丁丑已書斬楊清事矣此係重出又新書三月辛未楊清伏誅與此互異

十一月以宗正卿李翺爲華州刺史〇沈炳震曰是年六月翺坐李景儉事貶朗州不應即遷華州也且翺傳亦無爲華州文又按李宗閔傳宗閔父鬷自宗正卿出爲華州刺史計其時在元和末此疑作李鬷

長慶元年秋七月甲寅幽州監軍奏今月十日軍亂囚張弘靖別館害判官韋雍張宗元崔仲卿鄭壎〇臣宗萬按是時有判官張徹罵賊被殺通鑑載之韓愈有張徹墓誌可考而書不載其人義士死節史官亟宜表章而獨遺之夠之疏謬可知矣

二年五月辛卯朔以德州刺史李景儉爲諫議大夫〇沈炳震曰景儉元年十二月以諫議大夫貶楚州刺史未嘗爲德州又按本傳景儉貶漳州元稹爲相貶楚州諫官論之稹懼物議追還爲少府少監亦未聞復爲諫議大夫疑誤

舊唐書卷十六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本紀第十七上

敬宗　文宗上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諱湛，穆宗長子，母曰恭僖太后王氏。元和四年六月七日生於東內之別殿。長慶元年三月，封景王。二年十二月，立爲皇太子。四年正月壬申，穆宗崩。癸酉，皇太子卽位柩前，時年十六。甲子，左僕射韓皐卒。丙子，羣臣準遺詔奏皇帝寶冊。禮畢，詔賞神策諸軍士人絹十匹，錢十千；畿內諸軍鎮絹十匹，錢五千；其餘軍鎮頒給有差。內出綾絹三百萬段以助賞給。穆宗初卽位，在京軍士人獲五十千，在外軍鎮差降無幾。至是宰臣奏議，請量國力頒賞，故差減於先朝，物議是之。羣臣五上章請聽政，從之。二月辛巳朔，上縗服見羣臣於紫宸門外。壬午，渤海送備宿衛大聰叡等五十人入朝。癸未，貶戶部侍郎李紳爲端州司馬。丙戌，貶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龐嚴爲信州刺史，翰林學士、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蔣防爲汀州刺史，皆紳之引用者。以右拾遺吳思爲殿中侍御史，充入蕃告哀使。李紳之貶，李逢吉受賀，羣官至中書，而思獨不往，逢吉怒而斥爲遠使。戊子，河北告哀使、諫議大夫高允恭卒於東都。辛卯，勅沒掖庭宮人先配內園宮人，並宜放出，任其所適。己亥，冊大行皇帝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庚子，西川節度使杜元穎進罨畫打毬衣五百事，非禮也。辛丑，上始御紫宸殿受朝，既退，幸飛龍院，厚賜內官等物有差。以米貴，出太倉粟四十萬石，於兩市賤糶，以惠貧民。癸未，夜，太白犯東井北轅。乙巳，上率羣臣詣光順門冊皇太后。丁未，御中和殿擊毬，賜教坊樂官綾絹三千五百匹。戊申，擊毬於飛龍院。己酉，大合樂於中和殿，極歡而罷，內官頒賜有差。三月庚戌朔，貶司農少卿李彤吉州司馬，以前爲鄧州刺史坐贓百萬，仍自刻德政碑故也。壬子，上御丹鳳樓，大赦天下。京畿夏青苗錢並放，秋青苗錢每貫放二百文。天下常貢之外，不得進獻。六宅十宅諸王女，宜令每年於選人中選擇降嫁。今後戶帳田畝五年一定稅。是日，風且雨。甲寅，始於延英對宰臣。丙辰，以尙書右丞韋顗爲戶部侍郎。戊午，禮儀使奏：「外命婦正旦及四始日，舊行起居之禮，伏以禮煩則瀆，請停。」從之。庚申，工部尙書胡證檢校戶部尙書、京兆尹。甲子，故山南東道節度使牛元翼家爲王廷湊所害，上惜其寃橫，傷悼久之，仍歎宰執非才，縱姦臣跋扈。翰林學士韋處厚奏曰：「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尙不能用，此馮唐所以感悟漢文，雖有頗、牧不能用也。」以太子少保張弘靖爲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太子賓客令狐楚爲河南尹。丁卯，以刑部尙書段文昌判左丞事。戊辰，羣臣入閤，日高猶未坐，有不任立而踣者。諫議大夫李渤出次白宰相，俄而始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極諫，頭叩龍墀血流，上爲之動容，仍賜緋魚袋。編叱徐忠信闌入浴堂門，杖四十，配流天德。庚午，賜內教坊錢一萬貫，以備遊幸。是夜，太白犯東井北轅。甲戌，夏州節度使李祐奏於塞外築烏延、宥州、臨塞、陰河、陶子等五城，以備蕃寇；又以党項爲盜，於蘆子關北木瓜嶺築壘以扼其衝。乙亥，幸教坊，賜伶官綾絹三千五百匹。夏四月庚申朔。甲申，以御史大夫王涯爲戶部尙書，兼御史大夫，充鹽鐵轉運等使。壬辰，兵部侍郎武儒衡卒。丙申，賊張韶等百餘人至右銀臺門，殺閽者，揮兵大呼，進至淸思殿，登御榻而食。弓箭庫右神策軍兵馬使康藝全率兵入宮討平之。是日，上聞其變，急幸左軍。丁酉，上還宮，羣臣稱慶。諫議大夫李渤以上輕易致盜，言甚激切。己亥，九仙門等監共三十五人並笞之。辛丑，染坊使田晟、段政直流天德，以張韶染坊役夫故也。詔雪吐突承璀之罪，令男士曄改葬之。丙午，宰臣李逢吉封涼國公，牛僧孺封奇章縣子。五月己酉朔。乙卯，制以正議大夫、尙書吏部侍郎、上柱國、渭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朝議郎、守尙書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竇易直爲朝散大夫，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戶部侍郎韋顗賜金紫。己未，割富平縣之豐水鄉、下邽縣之翟公鄉、澄城縣之撫道鄉、白水縣之會賓鄉以奉景陵。癸亥，以鹽州刺史傅良弼爲夏州節度使。東都、江陵監大轉運留後，並改爲知院官，從其使王涯請也。六月己卯朔，以左神策大將康日全爲鄜坊節度使。辛巳，勅以霖雨，命疏決京城三囚。庚辰，大風吹壞延喜

景風等門工部侍郎張惟素卒壬辰以左金吾衛大將軍李愿檢校司空兼河
中尹御史大夫充河中絳隰等州節度使丙申山南西道節度使守司空裴度
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度之拜興元也爲宰相李逢吉所排不帶平章事李程
韋處厚日爲度論於上前故有是命加陳許節度使李光顏守司徒癸卯太保
張弘靖卒己巳浙西水壞太湖堤水入州郭漂民廬舍丁未以吏部尙書趙宗
儒爲太常卿兵部尙書鄭絪爲吏部尙書秋七月戊申朔己酉睦州靑溪等六
縣大雨山谷發洪水泛溢漂城郭廬舍庚辰以前河中節度使郭釗爲兵部尙
書戊午太子賓客許季同卒辛酉疏靈州特進渠置營田六百頃乙丑鄆曹濮
暴雨水溢壞城郭廬舍丁卯勅以穀貴凡給百官俸內一半合給匹段今宜給
粟每㪷折錢五十文辛未以大理卿崔元略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甲戌左金
吾衛大將軍李祐進馬二百五十匹御史溫造於閤內奏彈祐罷使違勅進奉
祐趨出待罪詔宥之襄均復等州漢江溢漂民舍廬丙子浙西觀察使李德裕
奏詔令當道造盝子二十具計用銀一萬三千兩金一百三十兩昨已進段具
用銀一千三百兩當道在庫貯備銀無二三百兩皆百計收市方成此兩具臣
當道唯有留使錢五萬貫每事節儉支費猶欠十三萬貫不足臣若因循不奏
則負陛下任使之恩若分外誅求又累陛下慈儉之德伏乞宣令宰臣商議何
以遣臣得上不違宣索下不闕軍須不困疲人不斂物怨時有詔罷進奉故德
裕有是奏八月丁酉朔是夜火犯土星妖賊馬文忠與品官季文德等凡一千
四百人將圖不軌皆杖一百處死癸未火犯東井甲寅詔於關內關東折糴和
糴粟一百五十萬石陳許蔡鄆曹濮等州水害秋稼丁亥火入東井己丑以李
憕孫宏爲河南府兵曹參軍蔣清孫鄗爲伊陽令錄忠臣後也是夜金犯軒轅
右角壬辰江王府長史段釗上言稱前任龍州刺史近郭有牛心山山上有仙
人李龍遷祠頗靈應玄宗幸蜀時特立祠廟上遣高品張士謙往龍州檢行迴
奏牛心山有掘斷處羣臣言宜須修築時方冱寒役民數萬計東川節度使李
絳表訴之甲子以太常卿趙宗儒爲太子少師乙巳宣武軍節度韓充卒九月
丙午朔丁未波斯大商李蘇沙進沉香亭子材拾遺李漢諫云沉香爲亭子不
異瑤臺瓊室上恕優容之庚戌以河南尹令狐楚檢校禮部尙書汴州刺史宣
武軍節度宋汴亳觀察等使乙卯罷理匭使以諫議大夫李渤知匭奏請置胥
吏添課料故也戊午加朱克融檢校司空詔浙西織造可幅盤絛繚綾一千匹
觀察使李德裕上表論諫不奉詔乃罷之己巳以兵部侍郎王起爲河南尹甲
子吐蕃遣使求五臺山圖己巳浙西淮南各進宣索銀粧奩三具冬十月丙子
朔宗正寺選尙縣主壻和元亮等二十五人各賜錢三十萬令備吉禮辛巳以
吏部侍郎崔從爲太常卿庚子嶺南節度使鄭權卒辛丑吐蕃貢犛牛鑄成銀
犀牛羊鹿各一壬寅以鄂岳觀察使檢校兵部尙書崔植檢校吏部尙書兼廣
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觀察經略使以戶部侍郎韋顗爲御史中丞兼
戶部侍郎以御史中丞鄭覃權知工部侍郎以刑部侍郎韋弘景爲吏部侍郎
以權知禮部侍郎李宗閔權知兵部侍郎以工部侍郎于敖爲刑部侍郎十一
月丙午朔戊申安南都護李元喜奏黃家賊與環王國合勢陷陸州殺刺史葛
維蘇常湖嶽吉潭郴等七州水傷稼庚申葬穆宗于光陵十二月乙亥朔癸未
迴紇吐蕃奚契丹遣使朝貢襄州柳公綽滄州李全略晉州李寰滑州高承簡
並自尙書加檢校右僕射以前起居舍人劉栖楚爲諫議大夫淮南節度使王
播厚賂貴要求領鹽鐵使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
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伏延英抗疏論之戊子夜月
掩東井庚寅加天平軍節度使烏重胤同平章事乙未徐泗王智興請置僧尼
戒壇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奏狀論其姦幸時自憲宗朝有勅禁私度戒壇智興
冒禁陳請盡緣久不興置由是天下沙門奔走如不及智興邀其厚利由是致
富時議醜之丁酉宰相牛僧孺進封奇章郡公李程彭原郡公竇易直晉陽郡
公並食邑三千戶吏部侍郎韓愈卒

寶曆元年春正月乙巳朔辛亥親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禮畢御丹鳳樓大赦改
元寶曆元年先是鄠縣令崔發坐誤辱中官下獄是日與諸囚陳於金雞竿下
俟釋放忽有內官五十餘人環發而毆之發破面折齒臺吏以席蔽之方免有
詔復繫於臺中宰相救之方釋宰相牛僧孺累表乞解機務帝許以郊禮後乙

卯以僧孺檢校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鄂州刺史充武昌軍節度鄂岳觀察使淮
南節度使王播兼諸道鹽鐵轉運使於鄂州特置武昌軍額寵僧孺也壬申以
給事中李渤為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桂管防禦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箴六
首上深嘉之命學士韋處厚優其答詔辛卯以前禮部郎中李翺為廬州刺史
以求知制誥面數宰相李逢吉過故也辛丑江西觀察使薛放卒癸卯以職方
郎中知制誥王璠為御史中丞三月乙巳朔以兵部尚書郭釗為梓州刺史劍
南東川節度使壬子宴羣臣於三殿戊辰夜有流星長三丈出紫微入濁滅辛
未以前桂管觀察使殷侑為江西觀察使上御宣政殿試制舉人二百九十一
人以中書舍人鄭涵吏部郎中崔琯兵部郎中李虞仲並充考制策官夏四月
甲戌朔宰相涼國公李逢吉進封鄭國公以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檢校工部
尚書兼青州刺史平盧軍節度使宣中書以諫議大夫劉栖楚為刑部侍郎丞
郎宣授自栖楚始也鄭涵等考定制舉人勅下後數日上謂宰相曰韋端符楊
魯士皆涉物議宜與外官乃授端符白水尉魯士城固尉宰臣請其罪名不報
癸巳羣臣上徽號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御宣政殿受冊禮畢御丹鳳樓大赦
天下大辟罪已下無輕重咸赦除之時李紳貶官李逢吉惡紳不欲紳量移乃
於赦書節文內但言左降官已經量移宜與量移近處不言未量移者宜與量
移翰林學士上疏論列云不可為李紳一人與逢吉相惡遂令近年流貶官皆
不得量移則乖曠蕩之道也帝遽命追赦書添改之乙亥以劍南東川節度檢
校司空李絳為左僕射御史蕭徹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崔元略違詔徵畿內
所放錢萬七千貫付三司勘鞫不虛辛丑勅削元略兼御史大夫五月甲辰朔
以前平盧軍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兼戶部尚書賜振武軍錢一十四萬貫修築
東受降城庚戌幸魚藻宮觀競渡庚申正衙命使冊九姓迴紇登里囉汨沒密
施毗伽昭禮可汗丙寅太子少傅致仕閻濟美卒丁卯湖南觀察使沈傳師奏
當道先配吐蕃羅沒等一十七人準赦放還本國今各得狀不願還從之庚午
以右金吾將軍李文悅為豐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安南李元喜奏移都護府
於江北岸六月壬申朔乙酉詔公主郡主並不得進女口丙戌將作監張武均
出為洋州刺史坐贓犯也諸司白身馮志謀等三百九人並賜緋丁亥命品官
田務豐領國信十二車賜迴紇可汗及太和公主己丑河中節度使檢校司空
李愿卒乙未以檢校左僕射兼戶部尚書薛平檢校司空河中尹河中節度使
秋七月癸卯朔以忠武軍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李光顏為太原尹北京留守
以河東節度使王沛為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使熒惑犯右執法甲辰鹽鐵使
王播進羨餘絹一百萬匹仍請日進二萬計五十日方畢播自掌鹽鐵以正入
錢進奉以希寵固位託稱羨餘物議欲鳴鼓而攻之乙酉鄜坊水壞廬舍癸丑
以右金吾衛大將軍張茂宗為兗海沂密節度使乙卯正衙命使冊司徒李光
顏丙辰淄王傅分司元錫卒己未詔王播造競渡船二十隻供進仍以船材京
內造時計其功當半年轉運之費諫議大夫張仲方切諫乃改進十隻辛酉萬
年縣典賈鎮誣告故統軍王似男王謨等七人謀亂詔杖殺之甲子夜月犯畢
乙丑侍講學士崔郾高重進纂要十卷賜錦綵二百匹丁卯以戶部侍郎韋顗
為吏部侍郎京兆尹崔元略為戶部侍郎奉天縣水壞廬舍辛未以左散騎常
侍胡證為戶部尚書判度支太子賓客分司盧士玫卒閏七月壬午朔以權知
工部侍郎鄭覃為京兆尹甲申拾遺李漢舒元褒薛廷老於閣內論曰伏見近
日除授往往不由中書進擬多是內中宣出臣恐紀綱漸壞姦邪恣行伏希詳
察上然之詔度支進銅三千觔金薄十萬翻修清思院新殿及昇陽殿圖障丙
戌戶部尚書致仕裴堪卒戊子以給事中盧元輔為工部侍郎壬辰以前河東
節度使李聽為義成軍節度使戊戌以刑部尚書段文昌為兵部尚書依前判
左丞事八月辛丑朔戊申以鄭國公楊造男元湊襲鄭國公食邑三千戶兩京
河西大稔勅度支和糴折糴粟二百萬石乙卯夜太白近房戊午遣中使往湖
南江南等道及天台山採藥時有道士劉從政者說以長生久視之道請於天
下求訪異人冀獲靈藥仍以從政為光祿少卿號昇玄先生秋九月辛未朔丁
丑衛尉卿劉遵古役人安再榮告前袁王府長史武昭謀害宰相李逢吉詔三
司鞫之壬午昭義節度使劉悟卒癸未夜太白犯南斗丙戌夜月犯右執法丁
酉華州暴水傷稼徐州王智興奏大將武華等四百人謀亂並伏誅十月庚子

朔河南尹王起奏盜銷錢爲佛像者請以盜鑄錢論丁巳振武節度使張惟清以東受降城瀕河歲久雉堞摧壞乃移置於綏遠峯南及是功成己未以崖州安置人嗣鄆王佐爲穎王府長史分司東都仍賜金紫壬戌夜太白近輿星甲子三司鞫武昭獄得實武昭及弟粟役人張少騰宜付京兆府決河陽節度掌書記李仲言配流象州粟流崖州太學博士李涉流康州皆坐武昭事也十一月庚午朔辛未以御史中丞王璠爲工部侍郎以諫議大夫獨孤朗爲御史中丞癸酉鎮星近東井癸未以殿中少監嚴公素爲容管經略使是夜月犯東井庚寅車駕幸温湯即日還宮壬辰以刑部侍郎劉栖楚爲京兆尹丙申詔封皇子普爲晉王丁酉吏部侍郎韋顗卒十二月己亥朔辛丑以晉王普爲昭義軍節度副大使以劉悟子將作監主簿從諫起復雲麾將軍守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昭義節度留後戊申夜月犯畢其夜北方有霧起須臾遍天霧上有赤氣久而方散甲子以左僕射李絳爲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戊辰勅農功所切實在耕牛疲甿多乏須議給賜委度支往河東振武靈夏等州市耕牛一萬頭分給畿內貧下百姓是歲淮南浙西宣襄鄂潭湖南等州旱災傷稼

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庚午貶殿中侍御史王源植爲昭州司馬時源植街行爲教坊樂伎所侮導從呵之遂成紛競京兆尹劉栖楚決責樂伎御史中丞獨孤朗論之太切上怒遂貶源植辛未湖南觀察使沈傳師奏奉詔校尋葉靖能羅光遠文案檢尋不獲癸酉右贊善大夫李光現與品官李重實爭忿以笏擊重實流血上以宗屬罰兩月俸料甲戌以諸軍丁夫二萬入內穿池修殿辛巳興元節度使裴度奏修斜谷路及館驛皆畢功壬辰裴度來朝甲午以衛尉卿劉遵古爲湖南觀察使以國子祭酒衛中行爲福建觀察使丙申鹽鐵使王播奏揚州城內舊漕河水淺舟船澁滯輸不及期程今從閶門外古七里港開河向東屈曲取禪智寺橋東通舊官河計長一十九里其功役所費當使自方圓支遣從之二月己亥朔辛丑容管經略使嚴公素奏當州普寧等七縣請同廣昭桂賀四州例北選從之丙午夜月犯畢丁未以山南西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元尹上柱國晉國公裴度守司空同平章事復知政事丁巳寒食節三殿宴羣臣自戊午至庚申方止丙寅正冊司空裴度丁卯以禮部尚書王涯檢校左僕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三月戊辰朔命興唐觀道士孫準入翰林待詔辛未江西觀察使殷侑請於洪州寶歷寺置僧尼戒壇勅殷侑故違制令擅置戒壇罰一季俸料甲戌賜宰臣百寮上巳宴于曲江亭乙亥右散騎常侍李翱卒戊寅幸魚藻宮觀競渡辛巳以同州刺史蕭俛爲太子少保分司壬午以工部尚書裴武爲同州刺史癸未嶺南節度使崔植奏廣湖封雷潘辯等七州戍軍除折衝別將外並請停從之丙戌昆明夷遣使朝貢丁亥勅冊才人郭氏爲貴妃丙申以吏部侍郎韋弘景爲陝虢觀察使四月戊戌朔橫海軍節度使李全略卒壬寅以右金吾衛大將軍高承簡爲邠寧慶節度使丙午王廷湊檢校司空戊申昭義節度使留後劉從諫檢校工部尚書充昭義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庚戌鄂岳觀察使牛僧孺奏當道沔州與鄂州隔江相對纔一里餘其州請併省其漢陽汶川兩縣隸鄂州從之丙辰右金吾衛大將軍高霞寓卒丙寅先是王廷湊請於當道立聖德碑是日內出碑文賜廷湊五月戊辰朔上御宣和殿對內人親屬一千二百人並於教坊賜食各頒錦綵辛未秘書省著作郎韋公肅注太宗所撰帝範十二篇進特賜錦綵百匹甲戌以涇原節度楊原卿爲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以金吾衛大將軍李祐爲涇原節度使是夜月近太微星浙西送到絶粒女道士施子微戊寅幸魚藻宮觀競渡庚辰中使自新羅取鷹鷂迴幽州軍亂殺其帥朱克融及男延齡軍人立其第二子延嗣爲留後辛巳神策軍苑內古長安城中修漢未央宮掘獲白玉床一張長六尺癸未山人杜景先於光順門進狀稱有道術令中使押杜景先往淮南及江南湖南嶺南諸州求訪異人甲申以右丞丁公著爲兵部侍郎以前湖南觀察使沈傳師爲尚書左丞辛卯贈朱克融司徒甲午夜熒惑犯昴賜興唐觀道士劉從政修院錢二萬貫六月丁酉朔賜御史中丞獨孤朗金紫丁巳減放苑內役人二千五百帝性好土木自春至冬興作相繼庚申鄆州進礶打毬人石定寬等四人是夜太白犯昴辛酉幸凝碧池令兵士千餘

人於池中取大魚長大者，送入新池。癸亥，以旱命京城諸司疏理繫囚。以延康坊官宅一區爲諸王府司局。甲子，上御三殿，觀兩軍教坊內園分朋驢鞠角抵戲。酣，有碎首折臂者，至一更二更方罷。秋七月丙寅朔。乙亥，河中進力士八人。癸未，衛王絢薨。癸巳，勑鄠縣渼陂尙食管係太倉廣運潭復賜司農寺。八月丙申朔，以司空平章事裴度判度支，以工部侍郎王播爲河南尹，代王起，以起爲吏部侍郎，以前福州觀察使徐晦爲工部侍郎。是夜，太白近太微。令供奉道士二十人隨浙西處士周息元入內，宮之山亭院。上問以道術，言識張果、葉靜能。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疏言息元誕妄無異於人。庚戌，以太府卿李憲爲江西觀察使。丁丑夜，月犯輿鬼，加京兆尹劉栖楚兼御史大夫。癸丑，以太常卿崔從檢校吏部尙書，判東都尙書省事，兼御史大夫、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九月丁丑朔，大合宴於宣和殿，陳百戲，自甲戌至丙子方已。戊寅，河東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李光顏卒。出內庫錢萬貫，令內園召募力士。幽州監軍奏都知兵馬使李再義與弟再寧同殺朱延嗣，幷其家屬三百餘人，推再義爲留後。壬申，宰相李程爲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勑戶部所管同州長春宮莊宅，宜令內莊宅使管係。冬十月乙未朔。乙亥，以幽州衙前都知兵馬使李再義檢校戶部尙書，充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仍賜名載義。壬戌，以中書舍人崔郾爲禮部侍郎。十一月甲子朔，以太清宮道士趙歸眞充兩階道門都教授博士。帝好深夜自捕狐狸，宮中謂之打夜狐，中官許遂振、李少端、兼志弘以侍從不及削職。壬申，以戶部尙書胡證檢校兵部尙書，兼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甲申，以右僕射同平章事李逢吉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臨漢監牧使。乙酉，同州刺史裴武卒。己丑，詔朝官及方鎭人家不得置私白身。癸巳，以前東都留守楊於陵爲太子少傅。中官李奉義、王惟直、成守貞各杖三十，分配諸陵。宣徽使閻弘約、副使劉弘逸各杖二十。十二月甲午朔。辛丑，帝夜獵還宮，與中官劉克明、田務成、許文端打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定寬等二十八人飲酒。帝方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劉克明等同謀害帝，卽時殂於室內，時年十八。羣臣上謚曰睿武昭愍孝皇帝，廟號敬宗。太和元年七月十三日，葬于莊陵。

史臣曰：古人謂堯無子，舜無父，言其賢不肖之相遠也。以文惠龘誕之性，繼之以昭愍，固其宜也，而昭獻、昭肅英特不羣，文足以緯邦家，武足以平禍亂，三子之操行頻異，其何道哉。寶曆不君，國統幾絕，天未降喪，幸賴裴度復任，弼諧彼狡童，今夫何足議。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諱昂，穆宗第二子，母曰貞獻皇后蕭氏。元和四年十月十日生。長慶元年封江王，初名涵。寶曆二年十二月八日，敬宗遇害，賊蘇佐明等矯制立絳王勾當軍國事。樞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謙率禁軍討賊，誅絳王，迎上于江邸。癸卯，見宰臣于閤內，下教處分軍國事。甲辰，僧惟眞、齊賢、正簡，道士趙歸眞並配流嶺南，擊毬軍將于登等六人令本軍處置。宰臣百寮三上表勸進。乙巳，卽位於宣政殿。丙午，上赴西宮成服。丁未，宰臣百寮上表請聽政，三表許之。道士紀處玄、楊沖虛，伎術人李元戢、王信等並配流嶺南。戊申，尊聖母爲皇太后。己酉，勑鳳翔、淮南先進女樂二十四人並放歸本道。庚戌，以正議大夫、尙書兵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柱國、賜紫金魚袋韋處厚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翰林學士路隨承旨、侍講學士宋申錫充書詔學士。丙辰，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柳公綽爲刑部尙書。丁巳，爲絳王舉哀，廢朝三日。庚申，詔：君天下者，莫尙乎崇澹泊，子困窮，遵道以端本，推誠而逮下。故聖祖之誡，以慈儉爲寶；大易明訓，垂簡易之文。未有上約而下不豐，欲寡而求不給。朕以眇躬，遭逢內難，刷君父之讎恥，攄億兆之哀冤，而股肱大臣、羣卿庶士引義抗請，至于再三，以圖宗社之安，以答華夷之望，俯從衆欲，夙夜震兢，思所以克己復禮，修政安人，宵興匪寧，旰食勞慮。夫儉過則酌之以禮，文勝則矯之以質，庶乎俗登太古，道洽生靈，儀刑家邦，以化天下。內庭宮人非職掌者放三千人，任從所適。長春宮斛斗諸物，依前戶部收管。鄠縣渼陂、鳳翔府駱谷地還府縣。教坊樂官、翰林待詔、伎術官幷總監諸色職掌內冗員者共一千二百七十人，並宜停廢。總監中一百二十四人先屬諸軍，並各歸本司，餘七百三人勅納隸身放歸本管。先供教坊衣糧一百分，廂家及諸司新加衣糧三千分，並宜停給。五方

鷹鷂並解放今年新宣附食度支衣糧小兒一百人並停給別詔宣纂組雕鏤不在常貢內者並停度支鹽鐵戶部及州府百司應供宮禁年支一物已上並準貞元元額爲定先造供禁中床榻以金筐瑟瑟寶鈿者悉宜停造東頭御馬坊毬場宜卻還龍武軍其殿及亭子所司毀拆餘舍賜本軍應行從處張陳不得用花蠟結綵華飾今年已來諸道所進音聲女人各賜束帛放還城外壞墓先有開斷以備行幸處宜曉示百姓任其修塞其大逆魁首蘇佐明等二十八人並已處斬宗族籍沒妖妄僧惟貞道士趙歸真等或假於卜筮或託以醫方疑衆挾邪已從流竄其情非姦惡迹涉詿誤者一切不問兇徒既殄寰宇佇康載舉令猷用弘庶績布告中外知朕意焉帝在藩邸知兩朝之積弊此時釐革並出宸衷士民相慶喜理道之復興矣壬戌以前江西觀察使殷侑爲大理卿

太和元年春正月癸亥朔庚午以御史中丞獨孤朗爲戶部侍郎以兵部尚書權判左丞事段文昌爲御史大夫是夜月掩畢大星戊寅以左散騎常侍李益爲禮部尚書致仕以京兆尹劉栖楚爲桂管觀察使以前戶部侍郎于敖爲宣歙觀察使代崔羣以羣爲兵部尚書癸未以吏部侍郎庾承宣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丙申復置兩輔六雄十望十緊三十四州別駕其諸色在京及內外諸軍使等職事並不在挾名限己亥以右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張正甫爲工部尚書辛丑以前廣州節度使崔植爲戶部尚書以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李絳檢校司空兼太常卿乙巳御丹鳳樓大赦改元太和甲寅勅諸道節度觀察使去任日宜具交割狀仍限新使到任一月分析聞奏以憑殿最丙辰以華州刺史錢徽爲尚書右丞以前河陽節度使崔弘禮爲華州鎮國軍使己未以太子少保分司蕭俛爲檢校右僕射兼禮部尚書庚申以虔州刺史韓約爲安南都護三月庚戌朔右軍中尉梁守謙請致仕以樞密使王守澄代之戊寅以前蘇州刺史白居易爲秘書監仍賜金紫壬午幽州李載義奏故張弘靖判官家屬凡一百九十人並送赴闕四月壬辰朔癸巳以太子少傅楊於陵守右僕射致仕俸料全給甲子鳳翔築臨汧城於汧陽縣西北八十里壬寅毀昇陽殿東放鴨亭戊申毀望仙門側看樓十間並敬宗所造也以前亳州刺史張遵爲邕管經略使乙卯以禮部尚書蕭俛爲太子少師分司己未忠武軍節度使王沛卒庚申以太僕卿高瑀檢校左散騎常侍充忠武軍節度己巳貶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李續爲涪州刺史山南東道行軍司馬張又新爲汀州刺史李逢吉黨也五月壬戌朔戊辰詔元首股肱君臣象類義深同體理在坦懷夫任則不疑疑則不任然自魏晉已降參用霸制虛儀搜索因習尚存朕方推表大信置人心腹庶使諸侯方嶽鼓洽道化夷貊飛走暢泳治功況吾台宰又何閒焉自今已後紫宸坐朝衆寮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丙子以天平軍節度使守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烏重胤爲橫海軍節度使以前攝橫海軍節度副使檢校國子祭酒侍御史李同捷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兗州刺史充兗海沂密等州節度使就加魏博史憲誠同平章事甲申淮南節度鹽鐵轉運等使王播來朝丙戌夜熒惑犯右執法六月辛卯朔勅文武常參官朝參不到據料錢多少每貫罰二十五文癸巳以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處置臨漢監牧等使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太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王播可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以御史大夫段文昌代播爲淮南節度使丙申左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溫造權知御史中丞癸卯詔元和長慶中皆因用兵權以濟事所下制勅難以通行宜令尚書省取元和已來制勅參詳刪定訖送中書門下議定聞奏甲寅以旱放繫囚七月辛酉朔癸亥太常卿李絳進封魏國公李同捷除兗海不受詔結幽鎮謀叛癸酉葬敬宗于莊陵辛巳勅今年權于東都置舉徐州王智興請全軍討李同捷八月庚寅朔以工部侍郎獨孤朗爲福建觀察使以太府卿裴弘泰爲黔中經略使觀察使左僕射致仕楊於陵讓全給俸料許之庚子詔削奪李同捷在身官爵復以張茂宗爲兗海沂密節度使辛丑邠寧節度使高崇衡卒壬寅以刑部尚書柳公綽檢校左僕射充邠寧節度使戊申以諫議大夫張仲方爲福建觀察使癸丑前福建觀察使獨孤朗卒九月庚申朔癸亥以左神策軍將軍知軍事何文哲爲鄜坊丹延節度使甲戌以左神策大將軍知軍事李泳爲單于都護充

振武麟勝節度使丁丑浙西觀察使李德裕浙東觀察使元稹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壬午桂管觀察使劉栖楚卒丙戌以諫議大夫蕭裕爲桂管觀察使癸丑兗州復置萊蕪縣十一月己未朔丙申河中薛平奏虞鄉縣有白虎入靈峯觀天平橫海等軍節度使守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烏重胤卒庚辰以保義軍節度晉慈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李寰爲橫海軍節度使癸巳以晉州慈州復隸河中癸巳以左丞錢徽爲華州刺史丁酉右金吾衛大將軍王公亮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

二年春正月戊午朔壬申以右散騎常侍孔戣爲京兆尹二月丁亥朔以兵部侍郎王起爲陝虢觀察使代韋弘景以弘景爲尚書左丞乙巳以刑部侍郎盧元輔爲兵部侍郎祕書監白居易爲刑部侍郎庚戌勅李絳所進則天太后刪定兆人本業三卷宜令所在州縣寫本散配鄉村三月丁丑朔度支奏京兆府奉先縣界鹵池側近百姓取水柏柴燒灰煎鹽每一石灰得鹽一十二觔一兩亂法甚於鹹土請行禁絕今後犯者據灰計鹽一如兩池鹽法條例科斷從之辛巳上御宣政殿親試制策舉人以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爲考制策官閏三月丙戌朔內出水車樣令京兆府造水車散給緣鄭白渠百姓以溉水田夏四月丙辰朔壬午以邕管經略使王茂元爲容管經略使五月乙酉朔丁巳命中使於漢陽公主及諸公主第宣旨今後每遇對日不得廣插釵梳不須著短窄衣服乙未以吏部侍郎丁公著爲禮部尚書庚子勅應諸道進奉內庫四節及降誕進奉金花銀器并纂組文纈雜物並折充鋌銀及綾絹其中有賜與所須待五年後續有進止帝性恭儉惡侈靡庶人務敦本故有是詔帝與侍講學士許康佐語及取蚺蛇膽生剖其腹爲之惻然乃詔度支曰每年供進蚺蛇膽四兩桂州一兩賀州二兩泉州一兩宜於數內減三兩桂賀泉三州輪次歲貢一兩帝自撰集尚書中君臣事迹命畫工圖於太液亭朝夕觀覽焉王廷湊出兵侵鄰藩欲橈王師以援李同捷昭義劉從諫請出軍討之六月乙卯朔晉王普薨贈爲悼懷太子陳州水害秋稼癸亥四方館請賜印其文以中書省四方館爲名辛酉以吏部尚書鄭絪爲太子少保辛巳以靈武節度使李進誠爲邠寧節度使以天德軍使李文悅爲靈武節度使乙酉以前邠寧節度使柳公綽檢校左僕射兼刑部尚書甲辰詔宰臣集三署四品已上常參官議討王廷湊可否是夜彗西出攝提南長二尺八月甲寅朔丁巳以兵部侍郎盧元輔爲華州鎮國軍使以代錢徽以徽爲吏部尚書致仕壬戌京畿奉先等十七縣水九月甲申朔丁亥王智興拔棣州以新除橫海軍節度使李寰爲夏州節度使甲午詔削奪王廷湊在身官爵諸道接界隨便進討以前夏州節度使傅良弼爲橫海軍節度使庚戌安南軍亂逐都護韓約冬十月癸丑朔丁巳罷揚州海陵監牧以戶部尚書崔植爲華州刺史鎮國軍使丙寅嶺南節度使胡證卒辛未以江西觀察使李憲爲嶺南節度使癸酉以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竇易直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臨漢監牧等使代李逢吉以逢吉爲宣武軍節度使代令狐楚以楚爲戶部尚書以右丞沈傳師爲江西觀察使己卯以河南尹王璠爲右丞以左散騎常侍馮宿爲河南尹十一月癸未朔乙酉以右金吾衛大將軍李祐爲橫海軍節度使新除傅良弼赴鎮卒於陝州故也甲辰禁中巳時昭德寺火直宣政殿之東至午未間北風起火勢益甚至暮稍息十二月壬子朔乙丑魏博行營都知兵馬使亓志紹率所部兵馬二萬人謀叛欲殺史憲誠父子壬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暴卒戊寅詔以兵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路隨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三年春正月壬午朔丙戌亓志紹率兵迴據永濟縣其衆分散入諸縣邑史憲誠告難詔滄州行營兵士赴之丁亥京兆尹孔戣卒庚寅吏部尚書致仕錢徽卒庚子李聽殺敗亓志紹兵志紹北走鎮州甲辰以太常卿李絳檢校司空兼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使崔植卒己酉以前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涯爲太常卿二月辛亥朔以兵部尚書崔羣爲荊南節度使甲寅荊南節度使王潛卒三月辛巳朔以戶部尚書令狐楚爲東都留守乙酉勅兵戈未息教坊每日祇候樂人宜權停壬辰易定節度使柳公濟卒以前東都留守崔從爲戶部尚書夏四月庚午王智興奏部下將石雄搖扇軍情請行朝典乃長流白州五月己卯朔甲申柏耆斬李同捷於將陵滄景平李祐入滄

州丁亥御與安樓受滄州所獻李祐送李同捷母妻及男元達等赴闕詔並宥之令於湖南安置貶滄德宣慰使諫議大夫柏耆循州司戶宣慰判官殿中侍御史沈亞之虔州南康尉以擅入滄州取李同捷諸鎮所怒奏論之也丙申橫海軍節度使李祐卒以涇原節度使李岵爲齊德等州節度使改名有裕丁酉以前義武軍節度使傅毅爲滄州刺史橫海軍節度使辛丑以右金吾衞大將軍張惟清檢校司空充涇原節度使以左金吾衞大將軍劉遵古爲邠寧節度使六月己酉朔辛亥以魏博節度使史憲誠檢校司徒兼侍中河中尹充河中晉絳節度使以義成軍節度使李聽兼充魏博節度使以魏博節度副使檢校工部尚書史孝章爲相衞節度使壬申勅元和四年勅禁鉛錫錢皆納官許人糺告一錢賞百錢此爲太過此後以鉛錫錢交易者一貫以下州府常行杖決脊杖二十十貫以下決六十徒三年過十貫已上集衆決殺能糺告者一貫賞錢五十文秋七月己卯朔癸未中使劉弘逸送史憲誠旌節自魏州還稱六月二十六日夜魏博軍亂殺史憲誠立大將何進滔爲留後其新節度使李聽入城不得乙丑河中節度使薛平依前河中節度使乙未嶺南節度使李憲卒兵部侍郎盧元輔卒丁酉以京兆尹崔護爲御史大夫廣南節度使戊戌以大理卿李諒爲京兆尹乙巳以禮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丁公著檢校戶部尚書兼潤州刺史充浙江西道觀察使以前浙西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李德裕爲兵部侍郎辛亥魏博何進滔奏準詔割相衞三州三軍不受壬子詔以魏博衙內都知兵馬使何進滔檢校左散騎常侍充魏博節度使癸丑以衞尉卿殷侑檢校工部尚書爲齊德滄節度使辛酉京畿奉先等九縣旱損田播州流人衞中行卒宋亳水害稼壬申詔雪王廷湊復官爵甲戌以吏部侍郎李宗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月戊寅朔辛巳勅兩軍諸司內官不得著紗縠綾羅等衣服帝性儉素不喜華侈駙馬韋處仁戴夾羅巾帝謂之曰比慕卿門地清素以之選尚如此巾服從他諸戚爲之唯卿非所宜也壬辰以兵部侍郎李德裕檢校戶部尚書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戊戌以前睦州刺史陸亘爲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代元稹以稹爲尚書左丞代韋弘景以弘景爲禮部尚書冬十月戊申朔己酉江西沈傳師奏皇帝誕月請爲僧尼起方等戒壇詔曰不度僧尼累有勅命傳師忝爲藩守合奉詔條誘致愚妄庸非禮道宜罰一月俸料丙辰以前義成軍節度使李聽爲太子少師癸亥以戶部侍郎崔元略爲戶部尚書判度支以中書舍人韋詞爲湖南觀察使十一月丁丑朔庚辰太子太傅鄭絪卒丙戌勅前亳州刺史李繁於京兆府賜死甲申帝親祀昊天上帝於南郊禮畢御丹鳳門大赦節文禁止奇貢云四方不得以新樣織成非常之物爲獻機杼纖麗若花絲布繚綾之類並宜禁斷勅到一月機杼一切焚棄刺史分憂得以專達事有違法觀察使然後奏聞丙申西川奏南詔蠻入寇甲辰王智興來朝乙巳以智興守太傅依前平章事武寧軍節度使進封鴈門郡王十二月丁未朔南蠻逼戎州遣使起荊南鄂岳襄鄧陳許等道兵赴援蜀川以劍南東川節度使郭釗爲西川節度使仍權東川事壬子貶劍南西川節度使杜元穎爲韶州刺史遣中使楊文端齎詔賜南蠻王蒙豐佑蠻軍陷邛雅等州戊午以右領軍衞大將軍董重質充神策西川行營都知兵馬使西川奏蠻軍陷成都府東川奏蠻軍入梓州西郭門下營又詔促諸鎮兵救援西川己丑以東都留守令狐楚檢校右僕射天平軍節度使代崔弘禮爲東都留守丁卯貶杜元穎循州司馬乙巳郭釗奏蠻軍抽退遣使賜蠻帥蒙嵯顛國信辛未以太子少師李聽爲邠寧節度使癸酉以中丞溫造爲右丞吏部郎中宇文鼎爲中丞

舊唐書卷十七上

舊唐書卷十七上考證

敬宗本紀寶曆元年以殿中少監裴公素爲容管經略使○沈炳震曰長慶元年公素已自經略留後除容管未嘗爲殿中少監也恐是以殿中少監代公素書偶失其名遂譌爲公素耳

二年鄂岳觀察使牛僧孺奏當道沔州與鄂隔江相對云云○沈炳震曰僧孺爲節度非觀察應誤

文宗本紀大和三年五月己卯朔甲申柏耆斬李同捷于將陵滄景平○新書本紀在四月乙亥通鑑與新書同 臣宗萬按柏耆之斬同捷也耆受詔宣慰行營好張大聲勢以威制諸將故能收同捷然殺降邀功爲諸將所疾以致貶官賜死宜矣通鑑所載甚明而唐書新舊傳書貶循州司戶以諸將擯詆文宗不獲已貶之按通鑑初李祐聞柏耆殺萬洪大驚疾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癸酉賜耆自盡据此則文宗之貶耆以其擅殺萬洪非由諸將論列不獲已而貶也貶後李祐薨則賜死必矣通鑑注考異書之賜死以其受同捷賄故也若然則通鑑又何以獨載祐若死是耆殺之之語哉

舊唐書卷十七上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本紀第十七下

文宗下

太和四年春正月丙子朔。辛卯。武昌軍節度使牛僧孺來朝。丙戌。以左神策軍
大將軍丘直方為鄜坊節度使。戊子。詔封長男永為魯王。辛卯。以武昌節度使
鄂岳蘄黃安申等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上柱國奇章郡開國公牛僧孺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壬辰。
以兵部侍郎崔鄲為陝虢觀察使。封魯王母王氏為昭儀。癸巳。以前邠寧節度
使劉遵古為劍南東川節度使。甲午。守左僕射同平章事諸道鹽鐵轉運使王
播卒。丙申。以太常卿王涯為吏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使。辛丑。以尚書左丞
杜元穎檢校戶部尚書。充武昌軍節度鄂岳蘄黃安申等州觀察使。癸卯。以前
陝虢觀察使王起為左丞。二月丙午朔。戊午。興元軍亂。節度使李絳舉家被害。
判官薛齊。趙存約死之。庚申。以左丞溫造為興元節度使。辛未。夏州節度使李
寰卒。壬申。以神策行營節度使董重質為夏綏銀宥節度使。三月乙亥。以河東
節度使李程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河中尹。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以刑部
尚書柳公綽檢校左僕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丁丑。以前河中節度
使薛平為太子太保。丁亥。以衛尉卿桂仲武為福建觀察使。興元溫造奏害李
絳賊首丘鑄及官健千人。並處斬訖。其親刃絳者斬一百段。號令者三段。
餘並斬首。內一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死王事官。其餘屍首並投於漢江。己
丑。詔興元監軍使楊叔元宜配流康州百姓。錮身遞於配所。丁酉。監修國史中
書侍郎平章事路隨進所撰憲宗實錄四十卷。優詔答之。賜史官等五人錦綵
銀器有差。癸卯。以淮南節度使段文昌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江陵尹。充荊南節度使。以前太子賓客崔從檢校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
史。淮南節度使。甲辰。以前荊南節度使崔羣檢校右僕射。兼太常卿。以中書舍
人李虞仲為華州刺史。代嚴休復。以休復為右散騎常侍。夏四月乙巳朔。丙午。
以右散騎常侍翰林侍講學士鄭覃為工部尚書。丁未。兵部尚書致仕韓皋卒。
丁巳。貶前齊德滄景等州節度使李有裕為永州刺史。馳驛赴任。庚申。以尚書
左丞王起為戶部尚書。判度支。代崔元略。以元略檢校吏部尚書。為東都留守。
辛酉夜。月掩南斗第二星。壬戌。詔曰。儉以足用。令出惟行。著在前經。斯為理本。
朕自臨四海。愍元元之久困。日昃忘食。宵興疚懷。雖絕文繡之飾。尚愧茅茨之
儉。亦諭卿士。形于詔條。如聞積習流弊。餘風未革。車服第室。相高以華靡之制。
資用貨寶。固啓于貪冒之源。有司不禁。僭俗滋扇。蓋朕教導之未敷。使兆庶昧
於恥尚也。其何以足用行令。臻于致理歟。永念衡數。迨茲申勅。自今內外班列
職位之士。各務素朴。弘茲國風。有僭差尤甚者。御史糾上。主者宣示中外。知朕
意焉。文宗承長慶寶曆奢靡之風。銳意懲革。躬行儉素。以率厲之。辛未。以前東
都留守崔弘禮為刑部尚書。鎮州王廷湊請修建初啓運二陵。從之。五月甲戌
朔。丁丑。以旱命京城諸司疏理繫囚。己卯。通化南北二門鏁不可開。鑰入如有
持之者。上令鐵工破鏁。時日已及辰矣。丁亥。改鄆州東平縣為天平縣。戊子。勅
度支每歲於西川織造綾羅錦八千一百六十七匹。令數內減二千五百十匹。
六月癸卯朔。丁未。以守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上柱國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
實封三百戶裴度為守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待疾損日。每三日五日一度入中
書。辛未夜。自一更至五更。大小星流旁午。觀者不能數。壬申。詔如聞諸司刑獄
例多停滯。委尚書左右丞及監察御史糾舉以聞。秋七月癸酉朔。癸未。詔以朝
議郎尚書右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宋申錫為正議大夫。行尚書右丞。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乙酉。勅前行郎中知制誥者。約滿一周年。即與正授。從諫議大夫
知者。亦宜準此。餘依長慶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勅處分。振武置雲伽關。加鎮兵
千人。以吏部侍郎王播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代李諒為桂管觀察使。太原飢。
賑粟三萬石。賜十六宅諸王綾絹二萬匹。丁酉。守司徒裴度上表辭冊命。言臣
此官已三度受冊。有靦面目。從之。八月壬寅朔。丙辰。鄜州水。溺居民三百餘家。
太原柳公綽奏雲代蔚三州山谷間石化為麪。人取食之。己未。宣歙觀察使于
敖卒。甲子。內出綾絹三十萬匹付戶部充和糴。戊辰。幸梨園亭。會昌殿奏新樂。

九月壬申朔丁丑以大理卿裴誼檢校右散騎常侍充江西觀察使代沈傳師以傳師爲宣歙觀察使內出綾三千匹賜宥州築城兵士戊寅舒州太湖宿松望江三縣水溺民戶六百八十詔以義倉賑貸庚辰吏部尚書王涯爲右僕射依前鹽鐵轉運使壬午以守司徒平章軍國重事晉國公裴度守司徒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以投來奚王茹羯爲右驍衛將軍同正丙戌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竇易直爲尚書左僕射戊子吏部尚書致仕裴向卒己丑淮南天長等七縣水害稼丁酉前豐州刺史天德軍使渾鐬坐贓七千貫貶袁州司馬冬十月壬寅朔戊申以東都留守崔元略檢校吏部尚書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代李德裕以德裕檢校兵部尚書兼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使己酉京師有熊入莊嚴寺庚戌以前刑部尚書崔弘禮爲東都留守甲寅以前劍南西川節度使檢校司空郭釗爲太常卿代崔羣爲吏部尚書丁卯御史中丞宇文鼎奏今月十三日宰臣宣旨今後羣臣延英奏事前一日進狀入來者臣以尋常公事不暇面論但見表章足以陳露儻臨時忽有公務文字不足盡言則咫尺天聽無路聞達更俟後坐動踰數辰處置之閒便有不及伏乞重賜宣示限以狀入者並在卯前如在卯後聽不收覽自然人各遵守禮亦得中從之十一月辛未朔是夜熒惑近左執法癸巳以左丞康承宣爲兗海沂密等州節度使淮南大水及蟲霜並傷稼十二月辛丑朔滄州殷侑請廢景州爲景平縣己酉義成軍節度使崔元略卒壬子以左金吾衛大將軍段嶷爲義成軍節度使癸丑湖南觀察使韋詞卒丙辰以工部侍郎崔琯爲京兆尹代王播爲尚書左丞癸亥東都留守崔弘禮卒以同州刺史高重爲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觀察使甲子左僕射致仕楊於陵卒贈司空丙寅以前河南尹馮宿爲工部侍郎戊辰以太子賓客分司白居易爲河南尹以代韋弘景以弘景守刑部尚書東都留守閏十二月辛未朔壬申太常卿郭釗卒贈司徒壬辰廢齊州歸化縣地入臨邑縣廢景州其縣隸滄州刺史是歲京畿河南江南荊襄鄂岳湖南等道大水害稼出官米賑給

五年春正月庚子朔以積陰洊旬罷元會丁巳賜滄德節度使曰義昌軍太原旱賑粟十萬石己未詔方鎮節度觀察使請入覲者先上表奏聞候允則任進程庚申幽州軍亂逐其帥李載義立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爲留後癸亥詔端午節辰方鎮例有進奉其雜綵匹段許進生白綾絹己丑以權知渤海國務大彝震檢校秘書監忽汗州都督渤海國王二月庚午朔壬辰以盧龍軍節度使守太保同平章事李載義守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載義失守入朝賜第於永寧里給賜優厚丙申以桂管觀察使李諒爲嶺南節度使戊戌神策中尉王守澄奏得軍虞候豆盧著狀告宰相宋申錫與漳王謀反卽令追捕庚子詔貶宋申錫爲太子右庶子壬寅左常侍崔玄亮及諫官等十四人伏奏王階北軍所告事請不於內中鞫問乞付法司帝曰吾已謀於公卿矣卿等且退崔玄亮泣涕陳諫久之帝改容勞之曰朕卽與宰臣商議玄亮等方退癸卯詔漳王湊可降爲巢縣公左庶子宋申錫開州司馬同正初京師忷忷以宰相實聯親王謀逆三四日後方知誣搆人士側目於守澄鄭注故諫官號泣論之申錫方免其禍己酉勅以李載義入朝於曲江亭賜宴仍命宰臣百寮赴會辛酉以黔中觀察使裴弘泰爲桂管經略使以前安州刺史陳正儀爲黔中觀察使丁卯紫宸奏事宰相路隨至龍墀仆于地令中人掖之翌日上疏陳退譏者嘉之夏四月己巳朔甲戌以新羅王嗣子金景徽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使持節雞林州諸軍事雞林州大都督寧海軍使上柱國封新羅王仍封其母朴氏爲新羅國太妃丁亥詔史官記事用戒時常先朝舊制並得隨仗其後宰臣撰時政記因循斯久廢墜實多自今後宰臣奏事有關獻替及臨時處分稍涉政刑者委中書門下丞一人隨時撰錄每季送史館庶警朕闕且復官常己丑以李載義爲山南西道節度依前守太保同平章事代溫造以造爲兵部侍郎以幽州盧龍節度留後楊志誠檢校工部尚書爲幽州盧龍節度使五月戊戌朔太廟第四室第六室破漏有司不時修葺各罰俸上命中使領工徒及以禁中修營材葺之右補闕韋溫上疏論曰宗廟不葺罪在有司弛慢宜加重責今有司止於罰俸便委內臣葺修是許百司之官公然廢職以宗廟之重爲陛下所私則羣官有司便同委棄此臣竊爲聖朝惜也事關宗廟皆書史冊苟非舊典不

可率然伏乞更下詔書復委所司營葺則制度不紊官業各修矣疏奏帝嘉之
乃追止中使命有司修葺戊午西川李德裕奏南蠻放還先虜掠百姓工巧僧
道約四千人還本道辛酉東都留守刑部尚書韋弘景卒丙寅以京兆尹崔琯
爲尚書左丞太常少卿龐嚴權知京兆尹六月丁卯朔戊寅以霖雨涉旬詔疏
理諸司繫囚辛卯蘇杭湖南水害稼甲午東川奏玄武江水漲二丈梓州羅城
漂人廬舍秋七月丁酉朔庚子贈太子賓客李渤禮部尚書辛丑以兵部侍郎
溫造檢校戶部尚書爲東都留守甲辰以太子少師分司上柱國襲徐國公蕭
俛守左僕射致仕劍南東西兩川水遣使宣撫賑給己未以給事中羅讓爲福
建觀察使八月丙寅朔庚午武昌軍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元稹卒辛未貶刑
部員外郎舒元輿爲著作郎元輿累上表請自效幷進文章朝議責其躁進也
壬申以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楊元卿爲宣武軍節度使代李逢吉以逢吉檢
校司徒兼太子太師充東都留守代溫造以溫造爲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戊
寅以陝虢觀察使崔鄲爲鄂岳安黃觀察使甲申以中書舍人崔咸爲陝州防
禦使詔陝州舊有都防禦觀察使額宜停兵馬屬本州防禦使丙戌京兆尹龐
嚴卒庚寅以司農卿駙馬都尉杜悰爲京兆尹九月丙申朔甲辰貶太子左庶
子郭求爲婺王府司馬以其心疾與同寮忿競也翰林學士薛廷老李讓夷皆
罷職守本官廷老在翰林終日酣醉無儀檢故罷讓夷常推薦廷老故坐累也
己未以左僕射竇易直判太常卿西川李德裕奏收復吐蕃所陷維州壘兵鎮
守冬十月乙丑朔以前綿州刺史鄭綽爲安南都護戊寅蠻寇巂州陷二縣辛
巳滄州移清池縣於南羅城內置十一月乙未朔庚戌鳳翔節度使王承元來
朝己未以承元檢校司空青州刺史充平盧軍節度使癸亥以尚書左僕射判
太常卿事竇易直檢校司空爲鳳翔隴右節度使十二月乙丑朔戊寅以左丞
王璠兼判太常卿事甲申貶新除桂管觀察使裴弘泰爲饒州刺史以除鎮淹
程不進爲憲司所糾故也癸巳以鄭州刺史李翺爲桂管觀察使是歲淮南浙
江東西道荊襄鄂岳南東川並水害稼請蠲秋租是冬京師大雨雪
六年春正月乙未朔以久雪廢元會戊戌振武李泳招收得黑山外契苾部落
四百七十三帳壬子詔朕聞天聽自我人聽天視自我人視朕之菲德涉道未
明不能調序四時導迎和氣自去冬已來踰月雨雪寒風尤甚頗傷于和念玆
庶甿或罹凍餒無所假貸莫能自存中宵載懷旰食興歎怵惕若厲時予之辜
思弘惠澤以順時令天下死罪囚除官典犯贓故意殺人外幷降徒流流已下
遞降一等應京畿諸縣宜令以常平義倉斛斗賑恤京城內鰥寡癃殘無告不
能自存者委京兆尹量事濟恤具數以聞宵念赤子視之如傷天或警予示此
陰沴撫躬夕惕予甚悼焉羣臣拜表上徽號甲寅司徒致仕薛平卒二月甲子
朔以前義昌軍節度使殷侑檢校吏部尚書充天平軍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
使代令狐楚以楚檢校右僕射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戊寅蘇湖二
州水賑米二十二萬石以本州常平義倉斛斗給庚辰戶部尚書判度支王起
請於邠寧靈武置營田務從之己丑寒食節上宴羣臣於麟德殿是日雜戲人
弄孔子帝曰孔子古今之師安得侮瀆亟命驅出三月甲午朔辛丑以武寧軍
節度使守太傅同平章事王智興兼侍中充忠武軍節度陳許蔡觀察等使以
邠寧節度使李聽爲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等使以金吾衛大將軍孟友亮
爲邠寧節度使以前河東節度使柳公綽爲兵部尚書辛酉以前忠武軍節度
使高瑀檢校右僕射充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等使夏四月癸亥朔乙丑兵
部尚書柳公綽卒戊寅以新除武寧軍節度使李聽爲太子太保五月癸巳朔
甲辰西川修邛崍關城又移巂州於臺登城壬子浙西丁公著奏杭州八縣災
疫賑米七萬石丁巳以鹽州刺史王晏平檢校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充靈鹽
節度使己未興平縣人上官興因醉殺人而亡竄官捕其父囚之興歸待罪有
司京兆尹杜悰中丞宇文鼎以興自首免父之囚其孝可獎請免死詔兩省參
議皆言殺人者死古今共守興不可免上竟從悰等議免死決杖八十配流靈
州庚申詔如聞諸道水旱害人疾疫相繼宵旰罪己興寢疚懷今長吏奏申札
瘥猶甚蓋教化未感於蒸人精誠未格於天地法令或爽官吏爲非有一於玆
皆傷和氣並委中外臣寮一一具所見聞奏朕當親覽無憚直言其遭災疫之
家一門盡歿者官給凶器其餘據其人口遭疫多少與減稅錢疫疾未定處官

給醫藥諸道既有賑賜國費復慮不充其供御所須及諸公用量宜節減以救
凶荒六月壬戌朔丙寅京兆尹杜悰兼御史大夫戊寅右僕射王涯奉勑准令
式條疏士庶衣服車馬第舍之制度勑下後浮議沸騰杜悰於勑內條件易施
行者寬其限事竟不行公議惜之秋七月辛卯朔甲午以諫議大夫王彥威戶
部郎中楊漢公祠部員外郎蘇滌右補闕裴休並充史館修撰故事史官不過
三員或止兩員今四人並命論者非之戊申原王逵薨癸丑以前靈武節度使
李文悅為兗海沂密節度使己未以河中節度使李程為左僕射以戶部尚書
判度支王起檢校吏部尚書充河中晉慈隰節度使以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
宇文鼎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八月辛酉朔吏部尚書崔羣卒以駕部郎中知制
誥李漢為御史中丞乙丑以尚書右丞判太常卿王璠檢校禮部尚書潤州刺
史浙西觀察使庚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度來朝壬申以前浙西觀察使丁公
著為太常卿甲戌御史中丞李漢奏論僕射上事儀不合受四品已下官拜時
左僕射李程將赴省上故也詔曰僕射上儀近定所緣拜禮皆約令文已經施
行不合更改宜準太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勑處分九月庚寅朔淄青初定兩
稅額五州一十九萬三千九百八十九貫自此淄青始有上供庚子以太傅趙
宗儒守司空致仕辛丑涿州置新城縣古督亢之地也丁未太常卿丁公著卒
庚戌司空致仕趙宗儒卒壬子以右金吾衛將軍史孝章為鄜州刺史鄜坊丹
延節度使冬十月庚子朔甲子詔魯王永宜冊為皇太子壬午以左金吾衛將
軍李昌言檢校左散騎常侍充夏綏銀宥節度使甲申以諫議大夫王彥威為
河中少尹以其論上官興獄太激訐故也十一月己丑朔丁未淮南節度使檢
校右僕射崔從卒乙卯以荊南節度使段文昌為劍南西川節度使依前檢校
左僕射同平章事十二月己未朔乙丑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檢校右
僕射同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戊辰內養王宗禹渤海使
迴言渤海置左右神策軍左右三軍一百二十司畫圖以進以尚書右丞崔琯
為江陵尹荊南都團練觀察使珍王誠薨乙亥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來朝丁未
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為兵部尚書貶授衢州司戶杜元穎卒贈湖州刺史

七年春正月乙丑朔御含元殿受朝賀比年以用兵雨雪不行元會之儀故書
吳蜀貢新茶皆於冬中作法為之上務恭儉不欲逆其物性詔所供新茶宜於
立春後造甲午加劉從諫同平章事襄州裴度奏請停臨漢監牧從之此監元
和十四年置為三千二百匹廢百姓田四百餘頃停之為便乙亥以太府卿崔
珙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壬子詔朕承上天之眷佑荷列聖之丕圖宵旰憂
勞不敢暇逸思致康乂八年于茲而水旱流行疫疾作沴兆庶艱食札瘥相仍
蓋德未動天誠未感物一夫失所其過在予載懷罪己之心深軫納隍之歎如
聞關輔河東去年亢旱秋稼不登今春作之時農務又切若不賑救懼至流亡
京兆府賑粟十萬石河南府河中府絳州各賜七萬石同華陝虢晉等州各賜
十萬石並以常平義倉物充以新除嶺南節度使崔珙檢校工部尚書充武寧
軍節度使以右金吾衛將軍王茂元為嶺南節度使丙辰以前武寧軍節度使
高瑀為刑部尚書嶺南五管及黔中等道選補使宜權停一二年二月己未朔
己巳以吏部侍郎庾承宣為太常卿癸酉以宗正卿李銑為陝州防禦使代崔
咸以咸為右散騎常侍己卯麟德殿對吐蕃渤海牂柯昆明等使辛巳御史臺
奏均王傅王堪男禎國忌日於私第科決罰人詔曰準令國忌日禁飲酒舉樂
決罰人吏都無明文起今後從有此類不須舉奏王禎宜釋放丙戌詔以銀青
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上柱國贊皇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李德裕以本官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三月戊子朔庚寅以前戶部侍郎楊嗣復為尚書左丞壬辰
以左散騎常侍張仲方為太子賓客分司仲方為郎中時常駁故相李吉甫謚
德裕秉政仲方請告因授之己亥嶺南節度使李諒卒辛丑和王綺薨復於埇
橋置宿州割徐州符離縣蘄縣泗州虹縣隸之以東都鹽鐵院官吳季真為宿
州刺史癸卯以京兆尹駙馬都尉杜悰檢校禮部尚書充鳳翔隴右節度己酉
安南奏蠻寇當管金龍州當管撩國赤珠落國同出兵擊蠻敗之庚戌出給事
中楊虞卿為常州刺史中書舍人張元夫汝州刺史以太府卿韋長為京兆尹
丙辰以散騎常侍嚴休復為河南尹丁巳以給事中蕭澣為鄭州刺史夏四月
戊午朔辛酉九姓迴紇可汗卒癸亥前鳳翔節度使檢校司空賈易直卒癸酉

以同州刺史吳士矩爲江西觀察使以吏部侍郎高釴爲同州刺史庚辰以工
部侍郎李固言爲右丞中書舍人楊汝士爲工部侍郎壬子以河南尹白居易
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甲申以江西觀察使裴誼爲歙池觀察使代沈傳師以
傳師爲吏部侍郎以右金吾衛將軍唐弘實使迴紇冊九姓迴紇愛登里羅汨
沒使合句錄毗伽彰信可汗五月丁亥朔丁酉以李聽爲鳳翔隴右節度使依
前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癸卯興元李載義來朝癸丑以前邛州刺史劉晏爲
安南都護六月丁巳朔乙巳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載義爲太原尹北都留守
河東節度使依前守太保同平章事壬申以御史中丞李漢爲禮部侍郎以工
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鄭覃爲御史大夫甲戌以刑部尚書高瑀爲太子少保
分司乙亥以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宗閔檢校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兼興元尹山
南西道節度使丁丑以左金吾衛將軍李從易爲桂管觀察使己卯以右神策
大將軍李用爲邠寧節度使河陽修防口堰役工四萬溉濟源河內溫縣武德
武陟五縣田五千餘頃癸未涇原節度使張惟清卒乙酉以前河東節度使令
狐楚檢校右僕射兼吏部尚書秋七月丙戌朔丁亥以右龍武統軍康志睦爲
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壬寅以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諸道鹽鐵
轉運使上柱國代郡公食邑二千戶王涯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甲
辰右丞李固言等奏狀論僕射省中上事不合受四品已下拜勅旨宜準太和
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勅處分乙巳虢州刺史崔玄亮卒以左丞楊嗣復檢校禮
部尚書充劍南東川節度使以戶部侍郎庾敬休爲左丞己酉以旱命京城諸
司疏決繫囚壬子勅應任外官帶一品正京官者縱不知政事其俸料宜兼給
癸丑以左僕射李程檢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甲寅以旱徙市左
降官開州司馬宋申錫卒詔許歸葬閏七月乙卯朔詔曰朕嗣守丕圖覆幬生
類兢業寅畏上承天休而陰陽失和膏澤愆候害我稼穡災于黔黎有過在予
敢忘咎責從今避正殿減供膳停教坊樂廄馬量減芻粟百司廚饌亦宜權減
陰陽鬱堙有傷和氣宜出宮女千人五坊鷹犬量須減放內外修造事非急務
者並停時久無雨上心憂勞詔下數日雨澤霑洽人心大悅乙丑以前宣武軍
節度楊元卿爲太子太保戊戌以給事中崔戎爲華州刺史癸未以太子賓客
李紳檢校左散騎常侍兼越州刺史充浙東觀察使代陸亘以亘爲宣歙觀察
使八月甲申朔御宣政殿冊皇太子永是日降詔應犯死降徒流流已下遞減
一等諸王自今年後相次出閤授緊望已上州刺史佐其十六宅諸縣主委吏
部於選人中簡擇配匹具以名聞皇太子方從師傅傳授六經一二年後當令
齒胄國庠以興墜典宜令國子選名儒宜五經博士各一人其公卿士族子弟
明年已後不先入國學習業不在應明經進士限其進士舉宜先試帖經并略
問大義取經義精通者放及第卿大夫者下人之所視遠方之所傚若非恭儉
克己廉直任人而望其服從固不可得況朕不寶珠玉不御纖華遠于六宮皆
務儉薄卿大夫得不叶朕此志率先兆人比年所頒制度皆約國家令式去其
甚者稍謂得中而士大夫苟自便身安於習俗因循未革以至于今百官士族
起今年十月其衣服輿馬並宜準太和六年十月七日勅如有固違重加黜責
文武常參官及諸州府長官子爲父後者賜勳兩轉癸巳太子太保楊元卿卒
戊申以京兆尹韋長兼御史大夫以刑部尚書高瑀爲忠武軍節度使九月甲
寅朔丙寅侍御史李款閤內奏彈前邠州行軍司馬鄭注曰注內通勅使外連
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
推劾情款旬日之中諫章數十上由是授注通王府司馬兼侍御史充神策軍
判官中外駭歎甲寅以前忠武軍節度使王智興依前守太傅兼侍中河中尹
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代王起以起爲兵部尚書冬十月癸未朔揚州江都等
七縣水害稼壬辰上降誕日僧徒道士講論於麟德殿翌日御延英上謂宰臣
曰降誕日設齋起自近代朕緣相承已久未可便革雖置齋會唯對王源中等
暫入殿至僧道講論都不臨聽宰相路隨等奏誕日齋會誠資景福本非中國
教法臣伏見開元十七年張說源乾曜請以誕日爲千秋節內外宴樂以慶昌
期頗爲得禮上深然之宰臣因請十月十日爲慶成節上誕日也從之辛酉潤
常蘇湖四州水害稼十一月癸丑朔乙亥涇原節度使康志睦卒己卯以左神
策長武城使朱叔夜爲涇州刺史充涇原節度使壬午於銀州置監牧十二月

癸未朔己亥刑部詳定大理丞謝登新編格後勅六十卷令删落詳定爲五十卷庚子幸望春宮聖體不康癸卯天平軍節度檢校司空王承元卒丁未以河南尹嚴休復檢校禮部尚書充平盧軍節度淄青登萊棣觀察等使戊申以給事中王質權知河南尹以河東節度副使李石爲給事中

八年春正月癸丑朔丁巳聖體痊平御太和殿見內臣甲子御紫宸殿見羣臣丙寅修太廟令太常卿庾承宣攝太尉偏告九室遷神主於便殿癸酉揚楚舒廬壽滁和七州去年水損田四萬餘頃二月壬午朔日有蝕之庚寅詔以聖躬痊復赦繫囚放逋賦移流人己亥蔚州飛狐鎮置鑄錢院三月壬子朔甲寅上巳賜羣臣宴於曲江亭庚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度充東都留守依前守司徒兼侍中以東都留守李逢吉檢校司徒兼右僕射癸酉兖海節度使李文悅卒丙子以右丞李固言爲華州刺史代崔戎以戎爲兖海觀察使四月壬午朔壬辰集賢學士裴潾撰通選三十卷以擬昭明太子文選潾所取偏僻不爲時論所稱甲午以宿州刺史吳季真爲邕管經略使乙巳翰林學士兵部侍郎王源中辭內職乃以源中爲禮部尚書五月辛亥朔己巳修奉太廟畢以吏部尚書令狐楚攝太尉偏告神主復正殿飛龍神駒中廄火六月庚辰朔辛巳徙市壬午大理卿劉遵古卒壬辰陳許節度使高瑀卒甲午以旱詔諸司疏決繫囚丙申以前鳳翔節度使駙馬都尉杜悰起復檢校戶部尚書充忠武軍節度使戊戌宰臣王涯路隨奏請依舊制讀時令庚子兖海觀察使崔戎卒辛丑同州刺史高鉞卒戊申以將作監駙馬都尉崔杞爲兖海沂密觀察使秋七月庚戌朔丙辰以工部侍郎楊汝士爲同州刺史戊午奉先美原櫟陽等縣雨損夏麥辛酉定陵臺大雨震東廊廊下地裂一百三十尺詔宗正卿李仍叔啓告修塋癸亥單王經薨己巳夜月犯昴壬申以右金吾衛大將軍段百倫檢校工部尚書充福建觀察使堂帖中外臣寮各舉善周易學者八月己卯朔右龍武統軍董重質卒庚寅太白犯熒惑辛卯詔故澧王大男漢可封東陽郡王第二男源可封安陸郡王第三男演可封臨川郡王故深王大男潭可封河內郡王第二男淑可封吳興郡王故絳王大男洙可封新安郡王第二男滂可封高平郡王故淑王大男溥可封潁川郡王淄王大男灊可封許昌郡王衢王大男濠可封晉陵郡王郇王大男濬可封平陽郡王仍並賜光祿大夫丙申罷諸色選舉歲旱故也己亥御寫周易義五道示羣臣有人明此義者三日內聞奏時李仲言以易道惑上及下其義人皆竊笑卒無進言者九月乙酉朔辛亥夜彗起太微近郎位西指長丈餘西北行凡九夜越郎位西北五尺滅癸丑月入南斗乙亥宣州觀察使陸亘卒己未宰臣李德裕進御臣要略及柳氏舊聞三卷隨州刺史杜師仁前刺吉州坐贓計絹三萬匹賜死于家故江西觀察使裴誼乖於廉察削所贈工部尚書庚申右軍中尉王守澄宣召鄭注對于浴堂門仍賜錦彩銀器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輝耀甚偉辛酉以權知河南尹王質爲宣歙觀察使吏部尚書致仕張正甫卒癸亥以尚書吏部侍郎鄭澣爲河南尹甲子鄭注進藥方一卷庚午安王溶潁王瀍皆檢校兵部尚書宰相路隨冊拜太子太師辛巳幽州節度使楊志誠監軍李懷仵悉爲三軍所逐立其部將史元忠爲留後陝州江西旱無稼己丑祕書監崔戫卒庚寅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同平章事上柱國襄武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李宗閔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卯以中使田全操充皇太子見太師禮儀使壬辰召國子四門助教李仲言對於思政殿賜緋河南府鄭州同州揚州並奏旱蟲傷損秋稼甲午以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德裕檢校兵部尚書同平章事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助教李仲言爲國子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講學士皇太子見太師路隨於崇明門丙申諫官上疏論李仲言不合獎任上令中使宣諭諫官曰朕留仲言禁中顧問經義勅命已行不可遽改淮南兩浙黔中水爲災民戶流亡京師物價暴貴庚子詔鄭注對於太和殿以御史大夫鄭覃爲戶部尚書壬寅翰林院宴李仲言賜法曲弟子二十人奏樂以寵之丙午以新除興元節度使李德裕爲兵部尚書十一月丁未朔庚戌以尚書左僕射致仕蕭俛爲太子太傅辛亥以左金吾衛大將軍蕭洪爲河陽三城節度使襄州水損田壬子滁州奏清流等三縣四月雨至六月諸山發洪水漂溺戶萬三千八百癸丑以禮部尚書王源中檢校戶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戶部侍

郎李漢爲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使成德軍節度使王廷湊卒以前揚州
節度使溫造爲御史大夫己卯幽州節度使楊志誠被逐入朝下御史臺訊鞫
志誠在幽州被服皆爲龍鳳乃流之嶺外至商州殺之乙亥以兵部尚書李德
裕檢校右僕射充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丙子李仲言奏請改名訓
從之十二月丁丑朔己卯以昭義節度副使檢校庫部員外郎賜紫金魚袋鄭
注爲太僕卿辛巳以棣州刺史韓威爲安南都護癸未以通王爲幽州盧龍節
度使以權勾當幽州兵馬史元忠爲留後甲申許太子太傅蕭俛致仕是夜月
掩昴己丑以太子賓客分司張仲方爲左散騎常侍常州刺史楊虞卿爲工部
侍郎己亥以尚書左僕射李逢吉守司徒致仕以宗正卿李仍叔爲湖南觀察
使代李翺以翺爲刑部侍郎代裴潾以潾爲華州鎮國軍潼關防禦使昭成寺
火
九年春正月丁未朔己卯以鎮州左司馬王元逵起復定遠將軍守左金吾衛
大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充成德軍節度使鎮冀深趙觀察等使以太常卿庾承
宣檢校吏部尚書充天平軍節度使代殷侑以侑爲刑部尚書癸亥巢縣公湊
薨追封齊王壬申司徒致仕李逢吉卒癸酉以右散騎常侍舒元輿爲陝州防
禦觀察使以前棣州刺史田早爲安南都護二月丙子朔甲申以司農卿王彥
威兼御史大夫充平盧軍節度使丁亥發神策軍一千五百人修淘曲江如諸
司有力要於曲江置亭館者宜給與閑地辛丑冀王絿薨癸卯京師地震甲辰
以幽州留後史元忠爲盧龍節度使乙巳劍南節度使西川檢校左僕射同平
章事段文昌卒庚申以劍南東川節度使楊嗣復檢校戶部尚書兼成都尹西
川節度使乙丑以歲饑河北尤甚賜魏博六州粟五萬石陳許鄆曹濮三鎮各
賜糙米二萬石庚午左丞庾敬休卒廢朝一日詔曰官至丞郎朕所親委不幸
云亡者宜爲之廢朝自今丞郎宜準諸司三品官例罷朝一日夏四月丙子朔
丙戌以桂管觀察使李從易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以鎮海軍節度使浙西
觀察等使李德裕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辛卯以京兆尹賈餗爲浙西觀察使
以工部侍郎楊虞卿爲京兆尹仍賜金紫以給事中韓佽爲桂管觀察使丙申

以太子太師門下侍郎平章事路隨爲鎮海軍節度浙西觀察等使戊戌詔以
新浙西觀察使賈餗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庚子詔銀青光祿大夫
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贊皇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李德裕貶袁州長
史辛丑大風含元殿四鴟吻並皆落壞金吾仗舍廢樓觀城四十餘所壬寅吏
部侍郎沈傳師卒五月乙巳朔丁未以浙東觀察使李紳爲太子賓客分司東
都乙卯以給事中高銖爲浙東觀察使戊午以御史大夫溫造爲禮部尚書以
吏部侍郎李固言爲御史大夫辛酉太和公主進馬射女子七人沙陀小兒二
人戊辰以金吾大將軍李玭爲黔中觀察使以尚書右丞王璠爲戶部尚書判
度支己巳以戶部尚書鄭覃爲秘書監辛未宰相王涯冊拜司空癸酉以河中
節度使王智興爲宣武軍節度使依前守太傅兼侍中六月乙亥朔西市火以
前宣武軍節度使李程爲河中節度使庚寅夜月掩歲癸巳以吏部尚書令狐
楚爲太常卿丁酉禮部尚書溫造卒京兆尹楊虞卿家人出妖言下御史臺虞
卿弟司封郎中漢公幷男知進等八人撾登聞鼓稱冤勅虞卿歸私第己亥以
右神策大將軍劉沔爲涇原節度使壬辰詔以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襄武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李宗閔貶明州刺史時楊虞卿坐妖言人
歸第人皆以爲冤誣宗閔於上前極言論列上怒面數宗閔之罪叱出之故坐
貶秋七月甲申朔貶京兆尹楊虞卿爲虔州司馬同正丙午以給事中李石權
知京兆尹戊申填龍首池爲鞠場曲江修紫雲樓辛亥詔以御史大夫李固言
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壬子再貶李宗閔爲處州長史癸丑以右司郎中兼侍
御史知雜事舒元輿爲御史中丞貶吏部侍郎李漢爲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蕭
澣爲遂州刺史丁巳詔不得度人爲僧尼戊午貶工部侍郎充皇太子侍讀崔
侑爲洋州刺史貶吏部郎中張諷夔州刺史考功郎中皇太子侍讀蘇滌忠州
刺史戶部郎中楊敬之連州刺史辛酉以鄂岳觀察使崔鄲充浙西觀察使以
國子祭酒高重爲鄂岳觀察使壬戌鎮海軍節度使路隨卒癸亥貶侍御史李
甘爲封州司馬殿中侍御史蘇特爲潘州司戶甲子以周易博士李訓爲兵部
郎中知制誥依前充翰林侍講學士丁卯天平軍節度使庾承宣卒以大理卿

羅讓爲散騎常侍。以汝州刺史郭行餘爲大理卿。戊辰，以刑部尙書殷侑爲天平軍節度使，以吉州刺史裴泰爲邕管經略使。八月甲戌朔，以戶部侍郎李翱檢校禮部尙書，充山南東道節度使，代王起，以起爲兵部尙書，判戶部事。丙子，又貶虔州長史李宗閔爲潮州司戶。丁丑，以太僕卿鄭注爲工部尙書，充翰林侍講學士。上幸左軍龍首殿，因幸梨園含元殿大合樂。戊寅，以秘書監鄭覃爲刑部尙書。貶翰林學士守尙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李珏爲江州刺史，以鄜坊節度使李韋爲義成軍節度使。甲申，以左神策軍大將軍趙儋爲鄜坊節度使。甲午，貶中書舍人權璩爲鄭州刺史。丙申，內官楊承和於驩州安置，韋元素象州安置，王踐言思州安置，仍錮身遞送。言李宗閔爲吏部侍郎時，託駙馬沈蟻於宮人宋若憲處求宰相，承和、踐言、元素居中導達故也。宗閔黨楊虞卿、李翰、蕭澣皆再貶。壬寅，貶中書舍人高元裕爲閬州刺史。元裕爲鄭注除官制，說注醫藥之功，注銜之故也。以蘇州刺史盧周仁爲河南觀察使。九月癸卯朔，奸臣李訓、鄭注用事，不附己者，即時貶黜，朝廷悚震，人不自安。是日下詔曰：朕承天之序，燭理未明，勞虛襟以求賢，勵寬德以容衆。頃者台輔乖弼諧之道，而具寮扇朋比之風，翕然相從，實斁彝憲。致使薰蕕共器，賢不肖並馳，退迹者咸後時之夫，登門者有迎吠之客。繆盭之氣，堙鬱未平，而望陰陽順時，疵癘不作，朝廷清肅，班列和安，自古及今，未嘗有也。今旣再申朝典，一變澆風，掃清朋附之徒，匡飭貞廉之俗。凡百卿士，惟新令猷。如聞周行之中，尙蓄疑懼，或有妄相指目，令不自安。今茲曠然，明喩朕意。應與宗閔、德裕或新或故及門生舊吏等，除今日已前放黜之外，一切不問。辛亥，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白居易爲同州刺史，代楊汝士，以汝士爲駕部侍郎。乙亥，以涇原節度使劉沔爲振武麟勝節度使。丙辰，以權知御史中丞舒元輿爲御史中丞，兼判刑部侍郎。庚申，以鳳翔節度使李聽爲忠武軍節度使。癸亥，令內養齊抱真將杖於青泥驛決殺前襄州監軍陳弘志，以有弑逆之罪也。丁卯，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以翰林侍講學士工部尙書鄭注檢校右僕射，充鳳翔隴右節度使。戊辰，以右軍中尉王守澄爲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己巳，詔以朝議郎守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賜紫金魚袋舒元輿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議郎守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侍講學士賜緋魚袋李順可守尙書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賜金紫。壬申，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李孝本權知御史中丞。冬十月癸酉朔。乙亥，杜悰復爲陳許節度使，李聽爲太子太保分司。內出曲江新造紫雲樓彩霞亭額，左軍中尉仇士良以百戲於銀臺門迎之。時鄭注言秦中有災，宜興土功厭之，乃濬昆明、曲江二池。上好爲詩，每誦杜甫曲江行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乃知天寶已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宮臺殿、百司廨署，思復昇平故事，故爲樓殿以壯之。王涯獻榷茶之利，乃以涯爲榷茶使。茶之有榷稅，自涯始也。京兆河南兩畿旱，以吏部尙書令狐楚爲左僕射，以刑部尙書鄭覃爲右僕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齎酖賜王守澄，是日守澄卒。壬午，賜羣臣宴於曲江亭。癸未，以前廣州節度使王茂元爲涇原節度使。丁亥，禮部郎中錢可復、兵部員外郎李敬彝、駕部員外郎盧簡能、主客員外郎蕭傑、左拾遺盧茂弘等，皆授鳳翔使府判官，從鄭注奏請也。乙未，以新授同州刺史白居易爲太子少傅分司，以汝州刺史劉禹錫爲同州刺史。己亥，以前河陽節度使蕭洪爲鄜坊節度使，淄青觀察使王彥威請停管內縣丞一十九員，從之。庚子，東都留守特進守司徒侍中裴度進位中書令，餘如故，以前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源中爲刑部尙書。十一月壬寅朔。乙巳，令內養馮叔良殺前徐州監軍王守涓於中牟縣。以左神策將軍胡沐爲容管經略使，以大理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丁未，鄜坊節度使趙儋卒。乙酉，左金吾衛大將軍崔鄯卒。癸丑，以左僕射令狐楚判太常卿事，右僕射鄭覃判國子祭酒事。丁巳，以戶部尙書判度支王璠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戊午，以京兆尹李石爲戶部侍郎、判度支，以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府事。己未，以太府卿韓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壬戌，中尉仇士良率兵誅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輿、李訓、新除太原節度王璠、郭行餘、鄭注、羅立言、李孝本、韓約等十餘家，皆族誅。時李訓、鄭注謀誅內官，詐言金吾仗舍石榴樹有甘露，請上觀之。內官先至金吾仗，見幕下伏甲，遽扶帝輦入內，故訓等敗，流血塗地，京師大駭，旬日稍安。癸亥，詔以銀青光

祿大夫尙書左僕射上柱國榮陽郡開國公鄭覃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乙丑詔以朝議郎守尙書戶部侍郎判度支李石可朝議大夫本官同平章事
丁卯以左神策大將軍陳君奕爲鳳翔節度使戊辰以給事中李翊爲御史中
丞左右軍中尉仇士良魚志弘並兼上將軍十二月壬申朔諸道鹽鐵轉運榷
茶使令狐楚奏榷茶不便於民請停從之癸丑太子太保張茂宗卒甲子勅左
右省起居齎筆硯及紙於螭頭下記言記事丙子以刑部尙書王源中爲天平
軍節度使丁丑勅諸道府不得私置曆日板己卯鳳翔監軍奏鄭注判官錢可
復等四人並處斬訖庚辰上御紫宸謂宰相曰坊市之間人漸安未李石奏曰
人情雖安然刑殺過多致此陰沴又聞鄭注在鳳翔招致兵募不少今皆被刑
戮臣恐乘此生事切宜原赦以安之上曰然鄭覃又陳理道上曰我每思貞觀
開元之時觀今日之事往往憤氣塡膺耳癸未儀仗使田全操巡邊迴馳馬入
金光門街市訛言相驚縱横散走賴金吾大將軍陳君賞以其徒立望仙門下
至晚方定丁亥以權知京兆尹張仲方爲華州防禦使以司農卿薛元賞權知
京兆左僕射令狐楚奏方鎭節度使等具將妹帶器仗就尙書省兵部參辭伏
乞停罷如須參謝令具公服從之時楚引訓注奸謀用王璠郭行餘兵仗遂云
不宜以兵仗入省參辭殊乖事體也物議尤之先是宰相武元衡被害憲宗出
內庫弓箭陌刀賜左右街使俾宰相入朝以爲翼從及建福門退至是亦停之
辛卯置諫院印

開成元年正月辛丑朔帝常服御宣政殿受賀遂宣詔大赦天下改元開成乙
巳御紫宸殿宰臣李石奏曰陛下改元御殿人情大悅全放京兆一年租賦又
停四節進奉恩澤所該實當要切帝曰朕務行其實不欲崇長空文石曰赦書
須內留一本陛下時看之又十道黜陟使發日更付與公事根本令向外與長
吏詳擇施行方盡利害之要丁未以祕書監韋纁爲工部尙書勅楊承和韋元
素王踐言崔潭峻頃遭誣陷每用追傷宜復官爵聽其歸葬以銀州刺史劉源
爲夏綏銀宥節度使丙辰望日有蝕之二月辛未朔以左散騎常侍羅讓爲江
西觀察使乙亥夜四更京師地震屋瓦皆墜丙申左武衛大將軍朱叔夜賜死
於藍田關天德奏生退渾部落三千帳來投豐州三月庚子朔壬寅以袁州長
史李德裕爲滁州刺史庚申幸龍首池觀內人賽雨因賦暮春喜雨詩昭義節
度使劉從諫三上疏問王涯罪名內官仇士良聞之惕懼是日從諫遣焦楚長
入奏於客省進狀請面對上召楚長慰諭遣之夏四月庚午朔以河南尹鄭澣
爲左丞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紳爲河南尹癸酉以亳州刺史裴弘泰爲義
成軍節度使以諫議大夫李讓夷兼權知起居舍人事己卯以潮州司戶李宗
閔爲衡州司馬以江州刺史李珏爲太子賓客分司癸未吏部侍郎李虞仲卒
辛卯淄王協薨甲午詔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兵部尙書李固言爲門下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左僕射諸道鹽鐵轉運使令狐楚檢校左僕射爲山
南西道節度使丙申李固言判戶部事李石判度支兼諸道鹽鐵轉運使五月
乙亥朔癸卯以翰林學士歸融爲御史中丞丁未以給事中郭承嘏爲華州防
禦使給事中盧載以承嘏公正守道屢有封駮不宜置之外郡乃封還詔書翊
日復以承嘏爲給事中乃以給事中盧鈞代嘏守華州乙卯御紫宸上謂宰臣
曰爲政之道自古所難李石對曰朝廷法令行則易丁巳以尙書右丞鄭肅爲
陝虢都防禦觀察使前罷觀察復置之以中書舍人唐扶爲福建觀察使庚申
判國子祭酒宰臣鄭覃奏太學新置五經博士各一人請依王府官例賜以祿
粟從之丙寅昭義奏開夷儀山路通太原晉州從之閏五月己巳朔甲申以河
中節度使李程爲左僕射判太常卿事乙酉以太子太保分司李聽爲河中節
度使丙戌烏巢唐安寺逾月方散己丑以神策大將軍魏仲卿爲朔方靈鹽節
度湖南觀察使盧周仁進羨餘錢二萬貫雜物八萬段不受還之使貸貧下戶
征稅六月戊戌朔癸亥以河南尹李紳檢校禮部尙書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
度使秋七月戊辰朔御史臺奏祕書省管新舊書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長
慶二年已前並無文案太和五年已後並不納新書今請創立簿籍據闕添寫
卷數逐月申臺從之辛未以左金吾衛將軍傳毅爲鄜坊節度使癸酉宣武軍
節度使王智興卒辛卯刑部尙書殷侑檢校右僕射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壬午
以滁州刺史李德裕爲太子賓客甲午以金吾衛大將軍陳君賞爲平盧軍節

度使代王彥威以彥威爲戶部侍郎判度支丙申湖南觀察使盧周仁進羨餘
錢一十萬貫御史中丞歸融彈其違制進奉詔以周仁所進錢於河陰院收貯
八月戊戌朔甲戌詐稱國舅人前鄜坊節度使蕭洪宜長流驩州戊申以皇太
后親弟蕭本爲右贊善大夫九月丁卯朔庚辰詔復故左降開州司馬宋申錫
正議大夫尚書右丞同平章事仍以其子慎微爲城固尉以饒州刺史馬植爲
安南都護辛巳以壽州刺史高承恭爲邕管經略使辛卯勅祕書省集賢院應
欠書四萬五千二百六十一卷配諸道繕寫冬十月丁酉朔己酉揚州江都七
縣水旱損田十一月丙寅朔庚辰浙西觀察使李鄠卒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李德裕檢校戶部尚書充浙西觀察使壬午以兵部尚書皇太子侍讀王起兼
判太常卿甲申以左僕射李程兼吏部尚書忠武帥杜悰天平帥王源中奏當
道常平義倉斛斗除元額外請別置十萬石十二月丙申朔以京兆尹兼御史
大夫薛元賞爲武寧節度徐泗宿濠觀察等使以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歸融
爲京兆尹以給事中狄兼謨爲御史中丞己酉嶺南節度使李從易卒庚戌以
華州刺史盧鈞爲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以中書舍人崔龜從爲華州防禦
使辛亥劍南東川節度使馮宿卒壬子太僕卿段伯倫卒癸丑以兵部侍郎楊
汝士檢校禮部尚書充劍南東川節度使己未嶽王緄薨
二年春正月乙丑朔丙寅宣州觀察使王質卒乙亥以吏部侍郎崔鄲爲宣歙
觀察使以右丞鄭澣爲刑部尚書判左丞事庚寅戶部侍郎判度支王彥威進
所撰供軍圖略序曰至德乾元之後迄于貞元元和之際天下有觀察者十節
度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略者三犄角之師犬牙相制大都通邑無不有兵約
計中外兵額至八十餘萬長慶戶口凡三百三十五萬而兵額又約九十九萬
通計三戶資奉一兵今計天下租賦一歲所入總不過三千五百餘萬而上供
之數三之一焉三分之中二給衣賜自留州留使兵士衣食之外其餘四十萬
衆仰給度支焉二月乙未朔丙申刑部侍郎郭承嘏卒丙午夜彗出東方長七
尺在危初西指戊申王彥威進所撰唐典七十卷起武德終永貞庚戌均王緯
薨辛酉夜彗長丈餘直西行稍南指在虛九度半壬戌夜彗長二丈餘廣三尺
在女九度自是漸長闊三月甲子朔內出音聲女妓四十八人令歸家乙丑夜
彗星長五丈岐分兩尾其一指氐其一掩房丙寅罷曲江宴是夜彗長六丈尾
無岐在亢七度勅尚食使自今每一日御食料分爲十日停內修造戊辰夜彗
長八丈有餘西北行東指在張十四度辛未宣徽院法曲樂官放歸壬申詔曰
朕嗣丕構對越上玄虔恭寅畏于今一紀何嘗不宵衣念道旰食思愆師周文
之小心慕易乾之夕惕懼德不類貽列聖羞將欲俗致和平時無災咎然誠未
格物讁見於天仰愧三靈俯慚庶彙思獲攸濟浩無津涯昔宋景發言星因退
舍魯僖納諫饑不害人取鑒往賢深惟自勵載軫在予之責宜降恤辜之恩式
表殷憂冀答昭誡天下死罪降從流流已下並釋放唯故殺人官典犯贓主掌
錢穀賊盜不在此限諸州遭水旱處並蠲租稅中外修造並停五坊鷹隼悉解
放朕今素服避殿徹樂減膳近者內外臣寮繼貢章表欲加徽號夫道大爲帝
朕膺此稱祇愧已多矧鍾星變之時敢議名揚之美非懲既往且儆將來中外
臣寮更不得上表奏請表已在路並宜速還在朝羣臣方岳長吏宜各上封事
極言得失弼違納誨副我虛懷甲戌以左僕射李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壬午
以楚州刺史嚴譽爲桂管觀察使甲申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殷侑爲太子賓客
分司貞興門外鵲巢于古冢丁亥邠寧節度使李用卒戊子以河南尹李珏爲
戶部侍郎己丑以金吾大將軍李直臣爲邠寧節度使壬辰桂管觀察使韓佽
卒以兵部侍郎裴譔爲河南尹夏四月甲午朔戊戌詔將仕郎守尚書工部侍
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兼皇太子侍讀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陳夷行可本官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子以中書舍人敬昕爲江西觀察使戊申前江西觀察
使羅讓卒己酉祕書監張仲方卒丁卯宰相李石奏定長定選格庚申太原節
度使李載義卒辛酉詔置終南山神祠達州復置蓬池二縣五月癸亥朔乙丑
以東都留守裴度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依前守司徒中書令丙寅
戶部侍郎李珏判本司事以浙西觀察使李德裕檢校戶部尚書兼揚州大都
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辛未詔以前淮南節度使牛僧孺爲檢校司空東都
留守以蘇州刺史盧商爲浙西觀察使壬申上幸十六宅與諸王宴樂決十六

宅宮市內官范文喜等三人以供諸王食物不精故也六月癸巳朔丁酉以成
德軍節度使王元逵爲駙馬都尉尙壽安公主己亥以鴻臚卿李璲爲天德軍
都防禦使庚子吏部奏長定選格請加置南曹郎中一人別置印一面以新置
南曹之印爲文從之丙午河陽軍亂逐節度使李泳戊申以左金吾衛將軍李
執方爲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庚戌以右金吾衛大將軍崔珙爲京兆尹魏博
澤潞淄青滄德兗海河南府等州並奏蝗害稼鄆州奏蝗得雨自死丁亥以御
史中丞狄兼謨爲刑部侍郎以前京兆尹歸融爲祕書監以給事中李玥爲湖
南觀察使秋七月壬戌朔乙亥以久旱徙市閉坊門甲申以太府卿張賈爲兗
海觀察使詔除河北三鎭外諸州府不得以試銜奏官鄆州奏當州先廢天平
平陰兩縣請復置平陰縣以制盜賊從之乙酉以蝗旱詔諸司疏決繫囚己丑
遣使下諸道巡覆蝗蟲是日京畿雨羣臣表賀外州李紳奏蝗蟲入境不食田
苗詔書褒美仍刻石于相國寺八月壬辰朔丁酉彗出虛危之間振武奏突厥
入寇營田庚戌詔昭儀王氏冊爲德妃昭容楊氏冊爲賢妃又詔敬宗皇帝第
二子休復第三子執中第四子言揚第六子成美等宜開列土之封用申睦族
之典休復可封梁王執中可封襄王言揚可封杞王成美可封陳王皇第二男
宗儉可封蔣王乙丑房州刺史盧行術坐贓杖殺己巳以湖南觀察使盧行術
爲陝虢觀察使甲申詔曰慶成節朕之生辰天下錫宴庶同歡泰不欲屠宰用
表好生非是信尙空門將希無妄之福恐中外臣庶不諭朕懷廣置齋筵大集
僧衆非獨凋耗物力兼恐致惑生靈自今宴會蔬食任陳脯醢永爲常例又勅
慶成節宜令京兆尹准上巳重陽例於曲江會文武百寮延英奉觴宜權停戊
子以尙書戶部侍郎判度支王彥威爲衛尉卿分司東都冬十月辛卯朔詔改
天后所撰三教珠英爲海內珠英戊戌詔嘉王運循王遹通王諶並可光祿大
夫檢校司空賜勳上柱國仍依百官例給料錢安王溶穎王瀍並給料錢庚子
慶成節賜羣臣宴于曲江上幸十六宅與諸王宴樂癸卯宰臣判國子祭酒鄭
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鄭覃以經義啓導稍折文章之士遂奏
置五經博士依後漢蔡伯喈刊碑列于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
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復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
窺之以爲蕪累甚矣戊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爲劍南西川節度使
依前同門下侍郎平章事甲寅勅鹽鐵戶部度支三使下監院官皆郎官御史
爲之使雖更改院官不得移替如顯有贓敗即具事以聞己未以前西川節度
使楊嗣復爲戶部尙書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十一月辛酉朔壬戌以太子賓客
分司東都殷侑爲忠武軍節度使癸亥狂病人劉德廣突入含元殿付京兆府
杖殺乙丑京師地震丁丑興元節度使令狐楚卒丁亥以刑部尙書鄭澣爲山
南西道節度使己丑契丹朝貢十二月庚寅朔丙申閤內對左右史裴素等上
自開成初復故事每入閤左右史執筆立於螭頭之下君臣論奏得以備書故
開成政事最詳於近代壬寅以前忠武軍節度使杜悰爲工部尙書判度支時
悰既除官久未謝恩戶部侍郎李珏奏杜悰爲岐陽公主服假內珏因言比來
駙馬爲公主行服三年所以士族之家不願爲國戚者以此帝大駭其奏即日
詔曰制服輕重必資典禮如聞往者駙馬爲公主行服三年緣情之義殊非故
實違經之制今乃聞知宜行朞周永爲定制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甲子宰臣李石遇盜於親仁里中劍斷其馬尾又中流矢
不甚傷是時京城大恐捕盜不獲既而知仇士良所爲乙丑常參官入朝者九
人而已餘皆潛竄累日方安丁卯詔故齊王湊贈懷懿太子戊申以諸道鹽鐵
轉運使正議大夫守戶部尙書上柱國弘農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
袋楊嗣復可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議郎戶部侍郎判戶部事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李珏可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判戶部事丙子以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石爲荊南節度使依前中書侍郎平章事丁丑以前荊
南節度使韋長爲河南尹癸未詔去秋蝗蟲害稼處放逋賦仍以本處常平倉
賑貸是日大雪二月己丑朔乙未上謂宰臣曰李宗閔在外數年可別與一官
鄭覃陳夷行曰宗閔養成鄭注幾覆朝廷其奸邪甚於李林甫楊嗣復李珏奏
曰太和末宗閔德裕同時得罪二年之間德裕再量移爲淮南節度使而宗閔
尙在貶所凡事貴得中不可但徇私情上曰與一郡可也丁酉以衡州司馬李

宗閔爲杭州刺史。庚子，吏部奏去年所修長定選格，或乖往例，頗不便人，不可久行，請却用舊格，從之。乙巳，詔僕射、尚書、侍郎、左右丞、大卿監每遇坐日，宜令兩人循次進對。丁未，以同州刺史孫簡爲陝虢觀察使，代盧衎，以衎爲福王傅，分司東都。乙酉，禮部尚書許康佐卒。辛亥，左丞盧載爲同州防禦使。三月己未朔。庚午，封故陳王第十九男儼爲宣城郡王，故襄王第三男寀爲樂平郡王。夏四月戊子朔。己丑，禮部尚書致仕徐晦卒。辛卯，戶部侍郎崔龜從判本司事。詔曰：戶部侍郎兩員，今後先授上者，宜令判本司錢穀。加帶平章事、判鹽鐵度支兼中丞、學士，不在此限。壬辰，以給事中裴袞爲華州防禦使。己酉，改法曲爲仙韶曲，仍以伶官所處爲仙韶院。兵部侍郎裴潾卒。癸丑，屯田郎中李衢爲沔王府長史。林寶等進所修皇唐玉牒一百五十卷。五月丁巳朔，勅禮部貢院進士舉人歲限放三十人及第。辛酉，詔前江西觀察使吳士規坐贓，長流端州。庚午，月犯天心大星。癸未，以吏部侍郎高鍇爲鄂岳觀察使，代高重，以重爲兵部侍郎。六月丁未朔。辛酉，出宮人四百八十，送兩街寺觀安置。罷晉州平陽院礬官，並歸州縣。癸丑，上御紫宸，對宰臣曰：幣輕錢重，如何？楊嗣復曰：此事已久，不可遽變其法，法變則擾人。但禁銅器，斯得其要。秋七月丙辰朔。壬戌，陳許節度使殷侑卒。甲子，以衛尉卿王彥威檢校禮部尚書，充忠武軍節度使，以右金吾衛大將軍史孝章爲邠寧節度使。戊辰，西川節度使李固言再上表讓門下侍郎及檢校右僕射。八月丙戌朔。甲午，山南東道諸州大水，田稼漂盡。丁酉，詔：大河而南，幅員千里，楚澤之北，連亘數州，以水潦暴至，隄防潰溢，既壞廬舍，復損田苗。言念黎元，罹此災沴，或生業蕩盡，農功索然，困餒彫殘，豈能自濟？宜令給事中盧弘宣往陳許、鄭滑、曹濮等道宣慰；刑部郎中崔璠往山南東道、鄂岳、蘄黃道宣慰。己亥，嘉王運薨。魏博六州蝗食秋苗並盡。九月丙辰朔。辛酉，荊南李石讓中書侍郎，乃改授檢校兵部尚書。壬戌，上以皇太子慢遊敗度，欲廢之，中丞狄兼謨垂涕切諫。是夜，移太子於少陽院，殺太子宮人左右數十人。戊辰，詔梁王等五人先於北內，可却歸十六宅。辛未，易定節度使張璠卒。壬申，以易州刺史李仲遷爲定州刺史，充義武軍節度使。戊寅，以東都留守牛僧孺爲左僕射。辛巳，詔皇太子侍讀竇宗直隔日入少陽院。冬十月乙酉朔，以尚書左丞崔琯檢校戶部尚書，充東都留守。易定軍亂，不納新使李仲遷，立張璠子元益爲留後。己丑，以少府監張紹爲黔中觀察使。壬辰，以右金吾衛將軍高霞寓爲夏綏銀宥節度使。癸巳，以中書舍人李景讓爲華州防禦使。甲午，慶成節，命中人以酒餔仙韶樂賜羣臣宴於曲江亭。丁酉，夏州節度使劉源卒。庚子，皇太子薨於少陽院，謚曰莊恪。乙巳，以左金吾將軍郭旼爲邠寧慶節度使。是夜，彗起於軫，其長三丈，東西指。己酉，前邠寧節度使史孝章卒。十一月乙卯朔，是夜，彗孛東西竟天。壬戌，詔曰：上天蓋高，感應必由乎人事；寰宇雖廣，理亂盡繫於君心。從古已來，必然之義。朕嗣膺寶位，十有三年，常尅己以恭虔，每推誠於衆庶，將以導迎休應，漸致雍熙，期克荷於宗祧，思保寧於華夏。而德有所未至，信有所未孚，災氣上騰，天文謫見，再周蓂月，重擾星躔。當求衣之時，覩垂象之變，兢懼惕厲，若踣泉谷。是用舉成湯之六事，念宋景之一言，詳求譴告之端，採聽銷禳之術，必有精理，蘊於衆情，冀屈法以安人，爰恤刑而原下。應京城諸道見繫囚，自十二月八日已前，死罪降流，已下遞減一等。十惡大逆、殺人劫盜、官典犯贓，不在此限。今年遭水蝗蟲處，並宜存撫賑給。以滄州節度使李彥佐爲鄆曹濮節度使，以德州刺史滄景節度副使劉約爲義昌軍節度使。癸亥，以宋州刺史唐弘實爲邕管經略使。乙丑，天平軍節度使王源中卒。庚午，以翰林學士丁居晦爲御史中丞。壬申，以泰州刺史韓威爲定州刺史、義武軍節度、北平軍等使。十二月乙酉朔。辛丑，詔以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兼中書令、太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戶裴度可守司徒、中書令。以兵部侍郎狄兼謨爲河東節度使。丙午，守太子太師、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同平章事鄭覃罷，太子太師，仍三五日入中書。日本國貢珍珠絹。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丁巳，熒惑、太白、辰聚於南斗。丁卯夜，於咸泰殿觀燈作樂，三宮太后、諸公主等畢會。上性節儉，延安公主衣裾寬大，即時斥歸，駙馬竇澣待罪。詔曰：公主入參，衣服踰制，從夫之義，過有所歸。澣宜奪兩月俸錢。閏月甲申朔，以吏部侍郎鄭肅檢校禮部尚書、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以蘇州刺史

李道樞爲浙東觀察使以諫議大夫高元裕爲御史中丞丙申以前河中節度使李聽爲太子太保己亥裴度自太原至上令中人就第問疾辛丑以司農卿李玨爲福建觀察使諫官論其不可乃罷之丙午以大理卿盧貞爲福建觀察使丁未興元節度使鄭澣卒戊申闍婆國朝貢二月癸酉朔辛酉以吏部侍郎歸融檢校禮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丙寅寒食節上御通化門以觀遊人戊辰幸勤政樓觀角抵蹴鞠三月癸未朔乙酉賜羣臣上巳宴於曲江是夜月掩東井第三星丙申司徒中書令裴度卒癸酉浙東觀察使李道樞卒以戶部侍郎崔龜從爲宣歙觀察使代崔鄲以鄲爲太常卿以楚州刺史蕭俶爲浙東觀察使夏四月壬子朔以右羽林統軍李昌元爲鄜坊節度使壬戌有彗出太廟五月辛丑朔丁亥閤內上謂宰臣曰新修開元政要如何楊嗣復曰臣等未見陛下欲以此書傳示子孫則宜付臣等參定可否緣開元政事與貞觀不同玄宗或好畋遊或好聲色選賢任能未得盡美撰述示後所貴作程豈容易哉丙申鄭覃陳夷行罷知政事覃守左僕射夷行爲吏部侍郎丙午邠寧節度使郭旼卒天平魏博易定等管內蝗食秋稼六月辛亥朔以長武城使苻澈爲邠寧節度使庚申上幸十六宅安王穎王院宴樂賜與頗厚戊辰以久旱分命祠禱每憂勤於色宰臣等奏曰水旱時數使然乞不過勞聖慮上改容言曰朕爲人主無德及天下致茲災旱又讁見於天若三日不雨當退歸南內更選賢明以主天下宰臣嗚咽流涕各請策免是夜大雨霑霈丁丑襄陽山竹結實其米可食秋七月庚辰朔西蜀水害稼乙未夜月犯熒惑壬寅以河南尹韋長爲平盧軍節度使以刑部侍郎高鍇爲河南尹甲辰以大中大夫守太常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鄲可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滄景淄青大水八月庚戌朔以給事中姚合爲陝虢觀察使辛亥鄭王經薨丙辰邢州廢青山縣磁州移昭義縣於固鎮驛癸亥以左僕射牛僧孺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辛未夜流星出羽林尾長八十餘尺滅後有聲如雷壬申鎮冀四州蝗食稼至於野草樹葉皆盡九月己卯朔辛卯以劍南東川節度楊汝士爲吏部侍郎丁酉夜月掩東井第三星辛丑以吏部侍郎陳夷行爲華州鎮國軍防禦使以蘇州刺史李穎爲江西觀察使以諫議大夫馮定爲桂管觀察使甲辰以京兆尹鄭復爲劍南東川節度使丙午以前江西觀察使敬昕爲京兆尹冬十月己酉朔戊午慶成節賜羣臣宴於曲江亭辛酉夜星入斗魁前桂管觀察使嚴譽卒丙寅制以敬宗第六男陳王成美爲皇太子丁丑太子太保李聽卒十一月己卯朔壬申前福建觀察使唐扶卒己亥曲赦京城繫囚十二月己酉朔癸丑貶光祿卿駙馬都尉韋讓爲澧州長史乙卯乾陵火以杭州刺史李宗閔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辛酉上不康百寮赴延英起居乙亥宰臣入謁見上于太和殿是歲戶部計見管戶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五年春正月戊寅朔上不康不受朝賀己卯詔立親弟穎王瀍爲皇太弟權勾當軍國事皇太子成美復爲陳王辛巳上崩於大明宮之太和殿壽享三十三羣臣謚曰元聖昭獻皇帝廟號文宗其年八月十七日葬于章陵

史臣曰昭獻皇帝恭儉儒雅出於自然承父兄奢弊之餘當閹寺撓權之際而能以治易亂化危爲安太和之初可謂明矣初帝在藩時喜讀貞觀政要每見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茲洎即位之後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故事天子隻日視事帝謂宰輔曰朕欲與卿等每日相見其輟朝放朝用雙日可也時憲宗郭后居興慶宮曰太皇太后敬宗母寶曆太后及上母蕭太后時呼三宮太后帝性仁孝三宮問安其情如一嘗內園進櫻桃所司啓曰別賜三宮太后帝曰太后宮送物焉得爲賜遽取筆改賜爲奉宗正寺以祭器朽敗請易之及有司呈進命陳於別殿具冠帶而閱之容色悽然尤勤於政理凡選內外羣官宰府進名帝必面訊其行能然後補除中書用鴻臚卿張賈爲衢州刺史賈好博朝辭日帝謂之曰聞卿善長行對曰政事之餘聊與賓客爲戲非有所妨帝曰豈有好之而無妨也內外聞之悚息而帝以累世變起禁闈尤側目於中官欲盡除之然訓注狂狡之流制御無術矢謀既誤幾致顛危所謂有帝王之道而無帝王之才雖旰食焦憂不能弭患惜哉

贊曰昭獻統天洪惟令德心憤鬱恥志除凶慝未殄夔魖又生鬼蜮天未好治亂何由息

舊唐書卷十七下

舊唐書卷十七下考證

二月癸卯京師地震○臣德潛按新書，三月乙卯，京師地震，舊書五行志亦同，則二月癸卯之震，乃錯簡也，當從新書。

開成二年冬十月詔嘉王運循王遹通王諶並可光祿大夫檢校司空賜勳上柱國○沈炳震曰，新書德宗本紀及兩書諸王傳，嘉王運薨于貞元十七年，循王遹雖不紀薨年，然考代宗諸王，唯原王逵薨于大和六年，餘則未有在文宗朝者，此疑有誤，後三年八月，書嘉王運薨，亦誤。

癸卯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臣宗萬按石經爲鄭覃勸定勒石，覃傳載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溫業校定，而題名于石者，有四門館明經艾居晦，陳玠，又文學館明經不知名一人，將仕郎守句容縣尉段絳，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柏耆，將仕郎守四門助教陳莊士，朝議郎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唐玄度，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章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楊敬之，并覃共十人，又冊府元龜載文宗命宰更令韓泉充詳定官，則合之有十五人矣，而或書或不書，彼此互異，不可解也，又按開成中唐玄度依司業舊本參詳改正，撰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奏請於國學勒立石經，雖鄭覃肇成之，其議實始于玄度也。

三年冬十月以右金吾衛將軍高霞寓爲夏綏銀宥節度使○臣德潛按高霞寓已卒于寶歷二年夏四月丙辰，此誤。

舊唐書卷十七下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本紀第十八上

武宗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諱炎。穆宗第五子。母曰宣懿皇后韋氏。元和九年六月十二日生於東宮。長慶元年三月封潁王。本名瀍。開成中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吏部尚書。依百官例逐月給俸料。初文宗追悔莊恪太子殂不由道。乃以敬宗子陳王成美爲皇太子。開成四年冬十月宣制。未遑冊禮。五年正月二日文宗暴疾。宰相李珏知樞密劉弘逸奉密旨以皇太子監國。兩軍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矯詔迎潁王於十六宅。曰朕自嬰疾疹。有加無瘳。懼不能躬總萬機。日釐庶政。稽於謨訓。謀及大臣。用建親賢。以貳神器。親弟潁王瀍。昔在藩邸。與朕常同師訓。動成儀矩。性稟寬仁。俾奉昌圖。必諧人欲。可立爲皇太弟。應軍國政事便令權勾當。百辟卿士。中外庶臣。宜竭迺心。輔成予志。陳王成美先立爲皇太子。以其年尚冲幼。未漸師資。比日重難。不遑冊命。迴踐朱邸。式協至公。可復封陳王。是夜士良統兵士於十六宅迎太弟赴少陽院。百官謁見於東宮思賢殿。三日仇士良收捕宣詔院副使尉遲璋殺之。屠其家。四日文宗崩。宣遺詔皇太弟宜於柩前卽皇帝位。宰相楊嗣復攝冢宰。十四日受冊於正殿。時年二十七。陳王成美安王溶殂於邸第。初楊賢妃有寵於文宗。而莊恪太子母王妃失寵怨望。爲楊妃所譖。王妃死。太子廢。及開成末年。帝多疾無嗣。賢妃請以安王溶嗣。帝謀於宰臣李珏。珏非之。乃立陳王。至是仇士良立武宗。欲歸功於己。乃發安王舊事。故二王與賢妃皆死。二月。制穆宗妃韋氏追謚宣懿皇太后。帝之母也。上御正殿。降德音。以開府右軍中尉仇士良封楚國公。左軍中尉魚弘志爲韓國公。太常卿崔鄲。戶部尚書判度支崔珙。並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勳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生日。宜爲降聖節。休假一日。三月。詔宮人劉氏王氏並爲妃。勅朔望入閤對刑法官。是日非便。宜停。五月。中書奏六月十二日皇帝載誕之辰。請以其日爲慶陽節。祔宣懿太后于太廟。初武宗欲啓穆宗陵祔葬。中書門下奏曰。園陵已安。神道貴靜。光陵二十餘載。福陵則近又修塋構。惟孝思足彰嚴奉。今若再因合祔。須啓二陵。或慮聖靈不安。未合先旨。又以陰陽避忌亦有所疑。不移福陵。實協典禮。乃止。就舊墳增築。名曰福陵。又奏准今年二月八日赦文。應京諸司勒留官。令本處剋留手力雜給與攝官者。臣等檢詳諸道正官料錢絕少。雜給手力卽多。今正官勒留。亦管公事。料錢少於雜給。剋下事未得中。臣等商量。其正官料錢雜給等錢。望每貫剋留二百文與攝官。餘並如舊。從之。秋七月。制檢校禮部尚書華州刺史陳夷行復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八月十七日。葬文宗皇帝于章陵。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率禁軍護靈駕至陵所。二人素爲文宗獎遇。仇士良惡之。心不自安。因是掌兵。欲倒戈誅士良弘志。鹵簿使兵部尚書王起。山陵使崔稜覺其謀。先諭鹵簿諸軍。是日弘逸季稜伏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嗣復檢校吏部尚書。潭州刺史。充湖南都團練觀察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珏檢校兵部尚書。桂州刺史。充桂管防禦觀察等使。御史中丞裴夷直爲杭州刺史。皆坐弘逸季稜黨也。易定軍亂。逐節度使陳君賞。君賞鳩合豪傑數百人。復入城。盡誅謀亂兵士。軍中復安。九月。以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李德裕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門下侍郎。以宣武軍節度使檢校吏部尚書汴州刺史李紳代德裕鎮淮南。帝在藩時。頗好道術修攝之事。是秋。召道士趙歸眞等八十一人入禁中。於三殿修金籙道場。帝幸三殿。於九天壇親受法籙。右拾遺王哲上疏。言王業之初。不宜崇信過當。疏奏不省。十一月。鹽鐵轉運使奏江淮已南請復稅茶。從之。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三軍推其子重霸知留後事。

會昌元年正月壬寅朔。庚戌。有事於郊廟。禮畢。御丹鳳樓。大赦改元。二月壬寅。以淮南節度使檢校吏部尚書李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中書奏。南宮六曹皆有職分。各責官業。卽事不因循。近者戶部度支多是諸軍奏請。本司郎吏束手閑居。今後請秖令本行分判。委中書門下簡擇公幹才器相當者轉授。從之。車駕幸昆明池。賜仇士良紀功碑。詔右僕射李程爲其文。三月。貶湖南觀察使楊嗣復湖州司馬。桂管觀察使李珏瑞州司馬。杭州刺史裴夷直驩州司戶。宰

臣李德裕進位司空三月壬申宰相李德裕諫夷行崔珙李紳等奏憲宗皇帝有恢復中興之功請爲百代不遷之廟帝曰所論至當續議之事竟不行贈故中書令晉國公裴度太師山南東道蝗害稼造靈符應聖院於龍首池四月辛丑勅憲宗實錄舊本未備宜令史官重修進內其舊本不得注破候新撰成同進時李德裕先請不遷憲宗廟爲議者沮之復恐或書其不善之事故復請改撰實錄朝野非之五月辛未中書門下奏據六典隋置諫議大夫七人從四品上大曆二年昇門下侍郎爲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建官之道有所未周詩云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周漢大臣願入禁闥補過拾遺張衡爲侍郎爲居帷幄從容諷諫此皆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敬其言而行其道況蹇諤之地宜老成之人秩未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昇爲從四品分爲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向後與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又御史中丞爲大夫之貳緣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爲憲臺之長令寺監少卿少監司業少尹並爲寺署之貳皆爲四品中丞官名至重見秩未崇望昇爲從四品從之六月有禿鶖鳥集於禁苑庚子夜五更小流星五十餘旁午流散制以魏博兵馬留後何重霸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天雄軍節度使仍賜名重順中書奏請依姚璹故事宰相每月修時政記送史館從之以衡山道士劉玄靖爲銀青光祿大夫充崇玄館學士賜號廣成先生令與道士趙歸真於禁中修法籙左補闕劉彥謨上疏切諫貶彥謨爲河南府戶曹勅自前中外上封論事有所糺舉則請留中今後並云請付御史臺不得云留中不下如事關軍國理須宥密不在此限如臺司勘當後若得事實必獎奉公苟涉加誣必當反坐告示中外明知此意七月己巳北方有流星經天良久關東大蝗傷稼襄郢江左大水彗復出室壁之間八月迴鶻烏介可汗遣使告難言本國爲黠戛斯所攻故可汗死今部人推爲可汗緣本國破散今奉太和公主南投大國時烏介至塞上大首領嗢沒斯與赤心宰相相攻殺赤心率其部下數千帳近西域天德防禦使田牟以聞烏介又令其相頡于迦斯上表借天德城以安公主仍乞糧儲牛羊供給詔金吾大將軍王會宗正少卿李師偃往其牙宣慰令放公主入朝賑粟二萬石九月幽州軍亂逐其帥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爲留後三軍上章請符節朝旨未許十月幽州雄武軍使張絳遣軍吏吳仲舒入朝言行泰慘虐不可處將帥之任請以鎮軍加討許之十月誅行泰遂以絳知兵馬使車駕校獵咸陽十一月丁酉朔壬寅夜大星東北流其光燭地有聲如雷山崩石隕其彗起於室凡五十六日而滅太和公主遣使入朝言烏介自稱可汗乞行策命緣初至漢南乞降使宣慰從之十二月中書門下奏修實錄體例舊錄有載禁中之言伏以君上與宰臣公卿言事皆須衆所聞見方可書於史冊且禁中之語在外何知或得之傳聞多涉於浮妄便形史筆實累鴻猷今後實錄中如有此色並請刊削又宰臣與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請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因有懲責在藩鎮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啓事者自有著明並須昭然在人耳目或取捨存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勅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罔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爲信今後實錄所載章奏並須朝廷共知者方得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理必可法人皆向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從之李德裕奏改修憲宗實錄所載吉甫不善之迹鄭亞希旨削之德裕更此條奏以掩其迹搢紳謗議武宗頗知之

二年春正月丙申朔以撫王紘爲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充幽州盧龍節度大使以雄武軍使張絳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幽州左司馬知兩使留後仍賜名仲武中書奏百官議九宮壇本大祠請降爲中祠宰相崔珙陳夷行奏定左右僕射上事儀注二月丙寅中書奏准元和七年勅河東鳳翔鄜坊邠寧等道州縣官令戶部加給課料錢歲六萬二千五百貫吏部出得平留官數百員時以爲當自後戶部支給零碎不時觀察使乃別將破用徒有加給不及官人所以選人憚遠不樂注受伏望令部都與實物及時支還諸道委觀察判官知給受專判此案隨月支給年終計帳申戶部又赴選官人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銓於前件州府得官者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備兩月加給料錢至支時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責清廉從

之太子太師致仕蕭俛卒牂柯南詔蠻遣使入朝三月遣使冊迴紇爲介可汗以振武麟勝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單于大都護兼御史大夫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劉沔可檢校右僕射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充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代符澈時迴紇在天德命沔以太原之師討之四月乙丑朔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德裕銀青光祿大夫守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崔珙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牛僧孺等上章請加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戊寅御宣政殿受冊十月九日雨至十四日轉甚乃改用二十三日時有纖人告中尉仇士良言宰相作赦書欲減削禁軍衣糧馬草料士良怒曰必若有此軍人須至樓前作鬧宰相李德裕等知之請開延英訴其事帝曰奸人之詞也召兩軍中尉諭之曰赦書出自朕意不由宰相況未施行公等安得此言士良惶恐謝之是日晴霽中書奏元日御含元殿百官就列唯宰相及兩省官皆未開扇前立於欄檻之內及扇開便侍立於御前三朝大慶萬邦稱賀唯宰相侍臣同介冑武夫竟不拜至尊而退酌於禮意事未得中臣等請御殿日昧爽宰相兩省官鬭班於香案前俟扇開通事贊兩省官再拜拜訖升殿侍立從之天德奏迴紇族帳侵擾部內勅勸課種桑比有勅命如能增數每歲申聞比知並無遵行恣加翦伐列於鄽市賣作薪蒸自今州縣所由切宜禁斷五月勅慶陽節百官率醵外別賜錢三百貫以備素食合宴仍令京兆府供帳用追集坊市樂人天德軍使田牟奏迴紇大將嗢沒斯與多覽將軍將吏二千六百人請降遣中人齎詔慰勞之宰相李德裕兼守司徒太子太師致仕鄭覃卒六月甲子朔火星犯木丙寅太白犯東井迴紇降將嗢沒斯將吏二千六百餘人至京師制以嗢沒斯檢校工部尚書充歸義軍使封懷化郡王仍賜姓名曰李思忠以迴紇宰相愛耶勿爲歸義軍副使檢校右散騎常侍賜姓名曰李弘順七月嵐州人田滿川據郡叛劉沔誅之八月迴紇烏介可汗過天德至杷頭峰北俘掠雲朔北川詔劉沔出師守鴈門諸關迴紇首領屈武降幽王授左武衛將軍同正詔以迴紇犯邊漸侵內地或攻或守於理何安令少師牛僧孺陳夷行與公卿集議可否以聞僧孺曰今百寮議狀以固守關防伺其可擊則用兵宰相李德裕議以迴紇所恃者嗢沒赤心耳今已離叛其強弱之勢可見戎人獷悍不顧成敗以失二將乘忿入侵出師急擊破之必矣守險示弱虜無由退擊之爲便天子以爲然乃徵發許蔡汴滑等六鎮之師以太原節度使劉沔爲迴紇南面招討使以張仲武爲幽州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封蘭陵郡王充迴紇東面招討使以李思忠爲河西党項都將迴紇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於太原制以皇子峴爲益王岐爲兗王皇長女爲昌樂公主第二女爲壽春公主第三女永寧公主上御麟德殿見室韋首領督熱論等十五人太原奏迴紇移帳近南四十里索叛將嗢沒斯昨至橫水俘虜兼公主上表言食盡乞賜牛羊事賜烏介詔曰朕自臨寰區爲人父母唯以好生爲德不願黷武爲名故自彼國不幸爲嗢沒斯所破來投邊境已歷歲年撫納之間無所不至初則念其饑歉給以糧儲旋則知其破傷盡還馬價前後遣使勞問交馳道途小小侵擾亦盡不計今可汗尚此近塞未議還蕃朝廷大臣四方節鎮皆懷疑忿盡請興師雖朕切務含弘亦所未諭一昨數使迴來皆言可汗只待馬價及令付之次又聞所止屢遷或侵掠雲朔等州或劫奪羌渾諸部未知此意終欲如何若以未交馬價須近塞垣行止之閒亦宜先告邊將豈有倏來忽往遷徙不常雖云隨逐水草動皆逼近城柵遙揣深意佀恃姻好之情每覩蹤由實爲馳突之計況到橫水柵下殺戮至多蕃渾牛羊豈愁馳掠黎庶何罪皆被傷夷所以中朝大臣皆云迴紇近塞已是違盟更戮邊人實背大義咸願因此翦逐以雪殂謝之寃然朕志在懷柔情深屈己寧可汗之負德終未忍於幸災石戒直久在京城備知人實憤惋發於誠懇固請自行嘉其深見事機不能違阻可汗審自問遂速擇良圖無至不悛以貽後悔詔太原起室韋沙陀三部落吐渾諸部委石雄爲前鋒易定兵千人守大同軍契苾通何清朝領沙陀吐渾六千騎趨天德李思忠率迴紇党項之師屯保大柵十月吐蕃贊普卒遣使論普熱入朝告哀詔將作少監李璟入蕃弔祭帝幸涇陽校獵白鹿原諫議大夫高少逸鄭朗等於閤內論陛下校獵太頻出城稍遠萬機廢弛星出夜歸方今用兵且宜停止

上優勞之諫官出謂宰相曰諫官甚要朕時聞其言庶幾減過
三年春正月以宿師于野罷元會勅新授銀州刺史本州押蕃落銀川監牧使
何清朝可檢校太子賓客左龍武大將軍令分領沙陁吐渾党項之衆赴振武
取劉沔處分二月先詔百官之家不得於京城置私廟者其皇城南向六坊不
得置其閑僻坊曲即許依舊置太原劉沔奏昨率諸道之師至大同軍遣石雄
襲迴鶻牙帳雄大敗迴鶻於殺胡山烏介可汗被創而走已迎得太和公主至
雲州是日御宣政殿百寮稱賀制曰夫天之所廢難施繼絕之恩人之所棄當
用侮亡之道朕每思前訓豈忘格言迴鶻比者自恃兵強久為桀驁凌虐諸郡
結怨近鄰黠戛斯潛師彗掃穹居瓦解種族盡膏於原野區落遂至於荆榛今
可汗逃走失國竊號自立遠踰沙漠寄命邊陲朕念其衰殘荐加賑卹每陳章
表多詐諛之詞接我使臣如全盛之日無傷禽哀鳴之意有困獸猶鬭之心去
歲潛入朔川大掠牛馬今春擁騷振武逼近城池可汗皆自率兵首為寇盜不
恥破敗莫顧姻親河東節度使劉沔料敵伐謀乘機制勝發胡貉之騎以為前
鋒塞翎侯之旗伐彼在穴短兵鏖於帳下元惡佚於轂中況乘匪六飛衆纔一
旅儲備已竭計日可擒太和公主居處不同情義久絕懷土多思亟聞黃鵠之
歌失位自傷寧免綠衣之歎念其羈苦常軫朕心今已脫於豺狼再見宮闕上
以攄宗廟之宿憤次以慰太皇太后之深慈永言歸寧良用欣感其迴紇既以
破滅義在翦除宜令諸道兵馬使同進討河東立功將士已下優厚賞給續條
疏處分應在京外宅及東都修功德迴紇並勒冠帶各配諸道收管其迴紇及
摩尼寺莊宅錢物等並委功德使以御史臺及京兆府各差官點檢收抽不得
容諸色人影占如犯者並處極法錢物納官摩尼寺僧委中書門下條疏聞奏
以麟州刺史天德行營副使石雄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豐州刺
史御史大夫充豐州西城中城都防禦本管押蕃落等使劉沔檢校尚書左僕
射張仲武檢校尚書右僕射餘並如故黠戛斯使注吾合素入朝獻名馬二匹
言可汗已破迴鶻迎得太和公主歸國差人送公主入朝愁迴鶻殘衆奪之於
路帝遂遣中使送注吾合素往太原迎公主時烏介可汗中箭走投黑車子詔
黠戛斯出兵攻之三月太和公主至京師百官班于章敬寺迎謁仍令所司告
憲宗穆宗二室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三軍以從諫姪稹為兵馬留後上
表請授節鉞尋遣使齎詔潞府令稹護從諫之喪歸洛陽稹拒朝旨詔中書門
下兩省尚書御史臺四品已上武官三品已上會議劉稹可誅可宥之狀以聞
五月勅諸道節度使置隨身不得過六十人觀察使不得過四十人經略都護
不得過三十人築望仙觀於禁中宰臣百寮進議狀以昆戎未殄塞上用兵不
宜中原生事潞府請以親王遙領令稹權知兵馬事以俟邊上罷兵獨李德裕
以為澤潞內地前時從諫許襲已是失斷自後跋扈難制規脅朝廷以稹豎子
不可復踐前車討之必殄武宗性雄俊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自是諫官
上疏言不可用兵相繼六月西內神龍寺災左軍中尉楚國公仇士良卒秋七
月戊子宰相奏秋色已至將議進軍幽州須早平迴鶻鎮魏須速誅劉稹各須
遣使諭旨兼值三鎮軍情今日延英面奏聖旨欲遣張賈充使臣等續更商量
張賈幹濟有才甚諳軍中體勢然性剛負氣應不安和不如且令李回若以臺
綱闕人即兵部侍郎鄭涯久為征鎮判官情甚精敏雖無詞辯言事分明官重
事閑最似相稱上曰不如令李回去即遣回奉使三鎮八月壬戌火星自七月
蒼赤色動搖井中至是月十六日犯輿鬼萬年縣東市火黠戛斯使諦德伊斯
難珠入朝以右僕射平章事陳夷行檢校司空兼河中尹御史大夫充河中節
度晉絳慈隰觀察等使九月制定天下者致風俗於大同安生人者齊法度於
畫一雖晉之欒趙家有舊勳漢之韓黥身為佐命至于干亂紀律罔不梟夷禁
暴除殘古今大義故昭義節度劉悟頃居海岱嘗列爪牙屬師道阻兵王師問
罪三面開網一境離心乘此危機遂能歸命憲宗嘉其誠款授以南燕穆宗待
以腹心委之上黨招致死士固護一方迨于末年已虧臣節劉從諫生稟戾氣
幼習亂風因跋扈之資以專封壤恃紀綱之力以襲兵符暫展執珪之儀終無
上壽之請隳駒為嗇貔豹姑務於絕河井蛙自居孫述頗聞于恃險誘受亡命
妄作妖言中罔朝廷潛圖左道接壤戎帥屢奏陰謀顧瞀亂之所矜豈淵魚之
是察洎乎沈痼曾靡哀鳴猶駐將盡之魂恣行邪僻之志罔或齎拔自樹殺黨

中使授醫莫覩其朝服近臣銜命不入於壘門逆節甚明人神共棄其贈官及
先所授官爵并劉稹在身官爵宜並削奪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
何弘敬或姻連王室或任重藩維懇陳一至之誠願揚九伐之戰吳漢任職受
詔而初無辦嚴卜式朴忠未戰而義形於色況成德軍嘗以梟騎橫陣首破朱
滔戰氣方酣再迴魯陽之日鼓音不息三騎不周之山魏博軍頃以大旆涉河
竟殲師道建十二郡之旗鼓以列降人創六十年之厲階盡歸皇化士傳餘勇
軍有雄名必能學鄴侯之指縱成葛亮之心伐咨爾二師朕所注懷元逵可本
官充北面招討澤潞使弘敬充東面招討澤潞使曩者列祖在藩先天啓聖符
瑞昭晰彩繪燒於泗亭鑾輅巡遊金石刻於代邸實謂可封之俗久爲仁壽之
鄉寇難以來頗著誠節必非同惡咸許自新其昭義舊將士及百姓等如保初
心並赦而不問如能捨逆效順以州郡兵衆歸降者必厚加封賞如能擒送劉
稹者別授土地以報勳庸頃隨劉悟鄆州舊將校子孫既有義心宜思改悔如
能感喻劉稹束身歸朝必當待之如初特與洗雪爾等舊校亦並酧勞仍委夷
行劉沔王茂元各進兵同力攻討其諸道進軍並不得焚燒廬舍發掘墳墓擒
執百姓以爲俘囚桑麻田苗各許本戶爲主罪止元惡務拯生靈於戲蕃維大
臣抗跡於外髦俊舊老昌言於朝戒朕以祖宗之法不可私一族刑賞之柄所
以正萬邦宜用甲兵陳於原野雖朕以恩不聽而羣臣以義固爭詢自僉謀諒
非獲已布告中外明體朕懷仍以徐泗節度使李彥佐爲澤潞西南面招討使
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本軍屯萬善彥佐制下後踰月未出師朝廷疑其持重
乃以天德軍石雄爲彥佐之副劉稹牙將李丕降用爲忻州刺史以陳許節度
使王宰充澤潞南面招討使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卒贈司徒王宰代茂元總萬
善之師十月宰相監修國史李紳兵部郎中史館修撰判館事鄭亞進重修憲
宗實錄四十卷頒賜有差晉絳行營副招討石雄奏收賊砦五以河東節度使
劉沔檢校司空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充義成軍節度鄭滑濮觀察等使以荊
南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李石可檢校司空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
守充河東節度管內觀察等使十一月勅中外官員過爲繁冗量宜減省以便
軍民宜令吏部條疏合減員數以聞十二月王宰奏收天井關榆社行營都將
王逢奏兵少乞濟師詔太原軍二千人赴之初劉沔破迴鶻留三千人戍橫水
至是李石以太原無兵抽橫水戍卒一千五百人以赴王逢是月二十八日橫
水軍至太原請出軍優給舊例每一軍絹二疋時劉沔交代後軍庫無絹石以
己絹益之方可人給一疋便催上路軍人以歲將除欲候過歲期既速軍情不
悅都頭楊弁乘士卒流怨激之爲亂
四年春正月乙酉朔以澤潞用兵罷元會其日楊弁逐太原節度使李石勅齋
月斷屠出於釋氏國家創業猶近梁隋卿相大臣或沿茲弊鼓刀者既獲厚利
糾察者潛受請求正月以萬物生植之初宜斷三日列聖忌斷一日仍准開元
二十二年勅三元日各斷三日餘月不禁壬子河東監軍使呂義忠收復太原
生擒楊弁盡斬其亂卒百寮稱賀二月甲寅朔丁巳制晉絳河中慈隰等州節
度觀察等使中散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河中尹御史大夫上柱國博陵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崔元式可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
觀察等使戊午夜太白犯鎮星辛酉太原送楊弁與其同惡五十四人來獻斬
於狗脊嶺三月以晉絳副招討石雄爲澤潞西面招討以汾州刺史李丕爲副
以道士趙歸真爲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時帝志學神仙師歸真歸真乘寵每
對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四月王宰進軍攻
澤州五月以司農卿薛元賞爲京兆尹六月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崔珙貶澧州刺史癸丑勅諫官論事所見不同連狀署
名事同糺率此後凡論公事各隨己見不得連署姓名如有大政奏論即可連
署制追削故左軍中尉仇士良先授官及贈官其家財並籍沒士良死後中人
於其家得兵杖數千件兼發士良宿罪故也勅責授官銀青光祿大夫澧州刺
史上柱國安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崔珙再貶恩州司馬員外置以珙領鹽
鐵時欠宋滑院鹽鐵九十萬貫帝令度支鹽鐵轉運合爲一使七月以淮南節
度使檢校司空杜悰守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充鹽鐵
轉運等使又制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

史上柱國趙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李紳可檢校司空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吏部條奏中外合減官員一千一百一十四員王元逵奏邢州刺史裴問別將高元武以城降洺州刺史王釗磁州刺史安玉以城降何弘敬山東三州平潞州大將郭誼張谷陳揚廷遣人至王宰軍請殺稹以自贖王宰以聞乃詔石雄率軍七千入潞州誼斬劉稹首以迎雄澤潞等五州平八月戊戌王宰傳稹首與大將郭誼等一百五十人露布獻於京師上御安福門受俘百寮樓前稱賀以魏博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何弘敬進封廬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以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檢校司空兼太子太師同平章事進封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宰相李德裕守太尉進封衛國公加食邑一千戶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崔鉉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河東節度使陳夷行卒九月以天德軍使晉絳行營招討使石雄檢校兵部尚書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盧鈞檢校尚書左僕射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昭義軍節度使澤潞邢洺觀察等使以忠武軍節度陳許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河陽行營諸軍招討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王宰檢校司空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制曰逆賊郭誼等狐鼠之妖依丘穴而作固牛羊之力得水草而逾兇久從叛臣皆負逆氣劉從諫背德反義捧賊藏姦積其怙亂之謀無非親吏之計劉公直安全慶等各憑地險屢抗王師每肆悖言常懷革面況郭誼王協聞邢洺歸款懼義旅覆巢實孽童以圖全據堅城而請命昔伍被詣吏不免就誅延岑出降終亦夷滅致之大辟無所愧懷郭誼劉公直王協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稹稹母阿裴稹弟曹九滿郎君郎妹四娘五娘從兄洪鄉漢鄉周鄉魯鄉匡堯張谷男涯解愁陳揚廷弟宣男醜奴張溢男歡郎三寶門客甄戈伎術人郭誌蔣黨李訓兄仲京王涯姪孫羽韓約男茂章茂寶王璠男珪等並處斬于獨柳勅以河陽三城鎮遏使為孟州割澤州隸焉與懷孟澤為節度號河陽制以皇子愕為開府儀同三司夏州刺史朔方軍節度大使時党項叛命親王以制之十月車駕幸鄠縣十一月幸雲陽十二月勅郊禮日近獄囚數多案款已成多有翻覆其兩京天下州府見繫囚已結正及兩度番案伏款者並令先事結斷訖申時左僕射王起頻年知貢舉每貢院考試訖上榜後更呈宰相取可否後人數不多宰相延英論言主司試藝不合取宰相與奪比來貢舉艱難放人絕少恐非弘訪之道帝曰貢院不會我意不放子弟即太過無論子弟寒門但取實藝耳李德裕對曰鄭肅封敖有好子弟不敢應舉帝曰我比聞楊虞卿兄弟朋比貴勢妨平人道路昨楊知至鄭朴之徒並令落下抑其太甚耳德裕曰臣無名第不合言進士之非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伎勉強隨計一舉登第自後不於私家置文選蓋惡其祖尚浮華不根藝實然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習舉業自熟朝廷間事臺閣儀範班行准則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後始得一班一級固不能熟習也則子弟成名不可輕矣

五年春正月己酉朔勅造望僊臺於南郊壇時道士趙歸真特承恩禮諫官上疏論之延英帝謂宰臣曰諫官論趙歸真此意要卿等知朕宮中無事屏去聲技但要此人道話耳李德裕對曰臣不敢言前代得失只緣歸真於敬宗朝出入宮掖以此人情不願陛下復親近之帝曰我爾時已識此道人不知名歸真只呼趙鍊師在敬宗時亦無甚過我與之言滌煩爾至於軍國政事唯卿等與次對官論何須問道士非直一歸真百歸真亦不能相惑歸真自以涉物論遂舉羅浮道士鄧元起有長年之術帝遣中使迎之繇是與衡山道士劉玄靖及歸真膠固排毀釋氏而拆寺之請行焉宰臣李德裕杜悰李讓夷崔鉉太常卿孫簡等率文武百寮上徽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皇帝辛亥有事於郊廟禮畢御承天門大赦天下庚申義安太后崩敬宗之母也遺令皇帝三日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兵部尚書歸融奏事貴得中禮從順變祔之禮宜有等差請降服期以日易月十二日釋服內外臣寮亦請以其日釋服陵園制度請無降殺從之以前太原節度使檢校司空李石以本官充東都留守二月戊寅朔太白犯昴之北側諫議大夫權知禮部貢舉陳商選士三十七人中第物論以為請託令翰林學士白敏中覆試落張濆李

玕。薛忱。張觀。崔瓌。王諶。劉伯芻等七人。三月。崔鉉罷知政事。出爲陝虢觀察使。
以御史中丞兼兵部侍郎李回本官同平章事。夏四月。皇第四女封延慶公主。
第五女封靖樂公主。勅祠部檢括天下寺及僧尼人數。大凡寺四千六百。蘭若
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宰相杜悰罷知政事。以戶部侍郎判戶部崔元式同
平章事。六月丙子。勅。漢魏已來。朝廷大政。必下公卿詳議。博求理道。以盡羣情。
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向道。此後事關禮法。羣情有疑者。令本司申尚書都省。下
禮官參議。如是刑獄。亦先令法官詳議。然後申刑部參覆。如郎官御史有能駮
難。或據經史故事。議論精當。即權授遷改以奬之。如盲辯浮華。都無經據。不在
申聞。神策奏修望僊樓及廊舍五百三十九間功畢。秋七月庚子。勅併省天下
佛寺。中書門下條疏聞奏。據令式。諸上州國忌日官吏行香於寺。其上州望各
留寺一所。有列聖尊容。便令移於寺內。其下州寺並廢。其上都東都兩街請留
十寺。寺僧十人。勅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廢毀。其合行
香日。官吏宜於道觀。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兩所。寺留僧三十人。上都左街留
慈恩薦福。右街留西明莊嚴。中書又奏。天下廢寺。銅像鐘磬委鹽鐵使鑄錢。其
鐵像委本州鑄爲農器。金銀鍮石等像銷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銀銅
鐵之像。勅出後限一月納官。如違。委鹽鐵使依禁銅法處分。其土木石等像。合
留寺內依舊。又奏。僧尼不合隸祠部。請隸鴻臚寺。其大秦穆護等祠。釋教既已
釐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還本處收
管。八月。制。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像教寖興。是由季時。傳此異俗。
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至於蠹耗國風而漸不覺。誘惑人意而衆益迷。洎於九
州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
飾。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
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
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擬宮居。晉宋齊梁。物力凋瘵。風俗澆
詐。莫不由是而致也。況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
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貞觀開元。亦嘗釐革。剗除不盡。流衍
轉滋。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誠臣。協予至意。條疏
至當。宜在必行。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衆。予何讓焉。其天下所
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
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
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祆三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於戲。前古未行。似
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驅游惰不業之徒。已踰十萬。廢丹雘無用之室。何
啻億千。自此清淨訓人。慕無爲之理。簡易齊政。成一俗之功。將使六合黔黎。同
歸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廷。宜體予意。制第六女封樂温公主。
第七女封長寧公主。中書奏。伏見公主上表稱妾某者。伏以臣妾之義。取其賤
稱。家人之禮。即宜區別。臣等商量公主上表。請如長公主之例。並云某邑公主
幾女上表。郡縣主亦望依此例稱謂。從之。九月。火星犯上將。十月乙亥。中書奏。
池水縣武牢關。是太宗擒王世充竇建德之地。關城東峯有二聖塑容。在一堂
之內。伏以山河如舊。城壘猶存。威靈皆盛於軒臺。風雲疑還於豐沛。誠宜百代
嚴奉。萬邦式瞻。西漢故事。祖宗嘗行幸處。皆令邦國立廟。今緣定覺寺例合毀
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於東峯以造一殿。四面置宮牆。伏望名爲昭武廟。以昭
聖祖武功之盛。委懷孟節度使差判官一人勾當。緣聖像年代已久。望令李石
於東都揀好畫手就增嚴飾。初興功日。望令東都差分司官一員薦告。從之。十
一月甲辰。勅悲田養病坊。緣僧尼還俗。無人主持。恐殘疾無以取給。兩京量給
寺田賑濟。諸州府七頃至十頃。各於本管選耆壽一人勾當。以充粥料。十二月。
車駕幸咸陽。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論中書權重。三司錢穀不合相府兼領。宰相
奏論之曰。臣等昨於延英對。恭聞聖旨。常欲朝廷尊。臣下肅。此是陛下深究理
本也。臣按管子云。凡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故國安在
於尊君。尊君在於行令。君人之理本。莫要于出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
行令者死。不從令者死。又曰。令行于上而下論可不可。是上失其威。下繫於人
也。自太和已來。其風大弊。令出于上。非之於下。此弊不除。無以理國也。昨韋弘
質所論宰相不合兼領錢穀。臣等輒以事體陳聞。昔匡衡所以云大臣者。國家

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愼擇傳曰下輕其上賤人圖柄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弘質受人教導輒獻封章是則賤人圖柄矣蕭望之漢朝名儒重德爲御史大夫奏云今首歲日月少光罪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御史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書云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兼總數職太宗曰此人妄有毀謗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於嶺外賈誼云人主如堂羣臣如陛陛高則堂高亦由將相重君臣尊其勢然也如宰相姦謀隱匿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議古者朝廷之上各守其官思不出位弘質賤人豈得以非所宜言上瀆明主此是輕宰相撓時政也昔東漢處士橫議遂有黨錮事起此事深要懲絕伏望陛下詳其姦詐去其朋徒則朝廷安靜制令肅然臣等不勝感憤之至弘質坐貶官又奏曰天寶已前中書除機密遷授之外其他政事皆與中書舍人同商量自艱難已來務從權便政頗去於臺閣事多繫於軍期決遣萬機不暇博議臣等商量今後除機密公事外諸侯表疏百寮奏事錢穀刑獄等事望令中書舍人六人依故事先參詳可否臣等議而奏聞從之李德裕在相位日久朝臣爲其所抑者皆怨之自崔鉉杜悰罷相後中貴人上前言德裕太專上意不悅而白敏中之徒教弘質論之故有此奏而德裕結怨之深由此言也

六年春正月癸卯朔丁巳左散騎常侍致仕馮定卒贈工部尙書己未南詔契丹室韋渤海牂柯昆明等國遣使入朝對于麟德殿兵部侍郎判度支盧商奏諸道兵討伐党項今差度支郎官一人往所在有權料州郡先計度支給從之己丑渤海王子大之萼入朝東都太微宮修成玄元皇帝玄宗肅宗三聖容遣右散騎常侍裴章往東都薦獻監察元壽奏前彭州刺史李鈫貿本州龍興寺婢爲乳母違法貶隨州長史二月壬申朔癸酉以時雨愆候詔京城天下繫囚除官典犯贓持仗劫殺忤逆十惡外罪遞減一等並釋放征党項行營兵士不得濫有殺傷丁丑左拾遺王龜以父興元節度使起年高乞休官侍養從之是夜月犯畢大星相去三寸庚辰以夏州節度使尤暨充東北道招討党項使壬午右庶子呂讓進狀亡兄溫女太和七年嫁左衞兵曹蕭敏生二男開成三年敏心疾乖忤因而離婚今敏日愈却乞與臣姪女配合從之乙酉前太子少保劉沔可太子太保致仕前壽州刺史王鎭貶潞州長史丁亥夜月色少光至一更一點犯熒惑相去四寸後良久其光燭地在軫七度壬辰以翰林學士起居郎孫穀爲兵部員外郎充職以旱停上巳曲江賜宴勅比緣錢重幣輕生人轉困今新加鼓鑄必在流行通變救時莫切於此宜申先甲之令以儆居貨之徒京城諸道宜起來年正月已後公私行用並取新錢其舊錢權停三數年如有違犯同用鉛錫錢例科斷其舊錢並沒納又勅諸道鑄錢已有次第須令舊錢流布絹帛價值稍增文武百寮俸料起三月一日並給見錢一半先給疋段對估時價皆給見錢貶舒州刺史蘇滌爲連州刺史滌李宗閔黨前自給事中爲德裕所斥累年郡守至是李紳言其無政故也以邠寧節度使高承恭充西南面招討党項使丙申夜月掩牛南星又犯歲星丁酉新羅使金國連入朝辛丑夜東北流星如桃色赤其光燭地尾迹入大角西流穿紫微垣三月壬寅上不豫制改御名炎帝重方士頗服食修攝親受法籙至是藥躁喜怒失常疾既篤旬日不能言宰相李德裕等請見不許中外莫知安否人情危懼是月二十三日宣遺詔以皇太叔光王柩前卽位是日崩時年三十三謚曰至道昭肅孝皇帝廟號武宗其年八月葬於端陵德妃王氏祔焉

史臣曰開成中王室寖卑政由閽寺及綴衣將變儲位遽移昭肅以孤立維城副茲當璧而能雄謀勇斷振已去之威權運策勵精拔非常之俊傑屬天驕失國潞孽阻兵不惑盈庭之言獨納大臣之計戎車旣駕亂略底寧紀律再張聲名復振足以蹈彰武出師之迹繼元和戡亂之功然後迂訪道之車築禮神之館棲心玄牝物色幽人將致俗於大庭欲希蹤於姑射於是削浮圖之法懲游惰之民志欲矯步丹梯求珠赤水徒見蕭衍姚興之謬學不悟秦王漢武之非求蓋惑於左道之言偏斥異方之說況身毒西來之教向欲千禩耆耋之民習以成俗畏其教甚於國法樂其徒不異登僊如文身祝髮之鄉久習而莫知其醜以吐火吞刀之戲乍觀而便以爲神安可正之以咸韶律之以章甫加以筆融何充之佞代不乏人非荀卿孟子之賢誰與正論一朝隳殘金狄燔棄胡書

結怨於膜拜之流。犯怒於鄙夫之口。哲王之舉。不駭物情。前代存而勿論。實爲中道。欲革斯弊。以俟河清。昭肅明照。聽斯弊矣。

舊唐書卷十八上

舊唐書卷十八上考證

武宗本紀二月制穆宗妃韋氏追諡宣懿皇太后帝之母也○新書正月甲午。追尊母爲皇太后

太常卿崔鄲戶部尚書判度支崔珙並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炳震曰。崔珙之相。新書在五月己卯。又按崔鄲于開成四年七月已同平章事矣。此乃兼官。非入相也。並字應誤

二年五月宰相李德裕兼守司徒○新書在三年六月辛酉。

五年夏四月以戶部侍郎判戶部崔元式同平章事○新書在大中元年三月。沈炳震曰崔元略傳元式于大中初始入相。當從新書。

舊唐書卷十八上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本紀第十八下

宣宗

宣宗聖武獻文孝皇帝諱忱憲宗第十三子母曰孝明皇后鄭氏元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生於大明宮長慶元年三月封光王名怡會昌六年三月一日武宗疾篤遺詔立為皇太叔權勾當軍國政事翌日柩前即帝位改今名時年三十七帝外晦而內朗嚴重寡言視瞻特異幼時宮中以為不慧十餘歲時遇重疾沈綴忽有光輝燭身蹶然而興正身拱揖如對臣寮乳媼以為心疾穆宗視之撫其背曰此吾家英物非心憊也賜以玉如意御馬金帶常夢乘龍昇天言之於鄭后乃曰此不宜人知者幸勿復言歷太和會昌朝愈事韜晦羣臣游處未嘗有言文宗武宗幸十六宅宴集強誘其言以為戲劇謂之光叔武宗氣豪尤不為禮及監國之日哀毀滿容接待羣寮決斷庶務人方見其隱德焉四月辛未釋服尊母鄭氏曰皇太后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白敏中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特進守太尉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上柱國衛國公食邑二千戶李德裕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江陵尹荊南節度使以中散大夫大理卿馬植為金紫光祿大夫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等使以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檢校太保山南西道節度使王起檢校司空魏博節度使何弘敬淮南節度使李昇並檢校司空劍南西川節度使崔鄲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並如故東都留守李石奏修奉太廟畢所迎奉太微宮神主祔廟訖東都太廟者本武后家廟神龍中中宗反正廢武氏廟主立太祖已下神主祔之安祿山陷洛陽以廟為馬廄棄其神主而協律郎嚴郢收而藏之史思明再陷洛陽尋又散失賊平東京留守盧正已又募得之廟已焚毀乃寄主於太微宮大曆十四年留守路嗣恭奏重修太廟以迎神主詔百官參議紛然不定禮儀使顏真卿堅請歸祔不從會昌五年留守李石因太微宮正殿圮陊以廢弘敬寺為太廟迎神主祔之又下百寮議皆言准故事無兩都俱置之禮唯禮部侍郎陳商議云周之文武有鎬洛二廟今兩都異廟可也然不宜置主於廟主宜依禮瘞於廟之北墉下事未行而武宗崩宣宗即位因詔有司迎太微宮寓主祔廢寺之新廟而知禮者非之制皇長男溫可封鄆王二男涇可封雍王第三男滋可封蘄王第四男沂可封慶王五月左右街功德使奏准今月五日赦書節文上都兩街舊留四寺外更添置八所兩所依舊名興唐寺保壽寺六所請改舊名寶應寺改為資聖寺青龍寺改為護國寺菩提寺改為保唐寺清禪寺改為安國寺法雲尼寺改為唐安寺崇敬尼寺改為唐昌寺右街添置八所西明寺改為福壽寺莊嚴寺改為聖壽寺舊留寺二所舊名千福寺改為興元寺化度寺改為崇福寺永泰寺改為萬壽寺溫國寺改為崇聖寺經行寺改為龍興寺奉恩寺改為興福寺勅旨依奏誅道士劉玄靖等十二人以其說惑武宗排毀釋氏故也今月五日赦書節文吏部三銓選士秪憑資考多匪實才許觀察使刺史有奇才異政之士聞薦試用又觀察使刺史交代之時冊書所交戶口如能增添至千戶即與超遷如逃亡至七百戶罷後三年內不得任使又徙流人在天德振武者管中量借糧種俾令耕田以為業以劍南東川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盧商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六月以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馬植本官同平章事七月以兵部尚書李讓夷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十月勅太廟祫享合以功臣配其憲宗廟以裴度杜黃裳李愬高崇文等配享以荊南節度使李德裕為東都留守十一月有司享太廟其穆宗室文曰皇兄太常博士閔慶之奏夫禮有尊尊而不敘親親祝文稱弟未當請改為嗣皇帝從之京兆府奏京師百司職田斛㪷請准會昌三年例許人戶自送納京師所冀州縣無得擾隱從之以江西觀察使周墀為義成軍節度使鄭滑觀察等使十二月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奏准七月二日勅綾紗絹等次弱疋段並同禁斷不得織造臣欲與鹽鐵戶部三司同條疏先勘左藏庫令分析出次弱疋段州府即牒本道官搜索狹小機杼令焚毀其已納到次弱疋段具數以聞上從之

大中元年春正月戊戌朔宮苑使奏皇帝致齋行事內諸宮苑門共九十四所並令鎖閉鑰匙進內候車駕還宮則請領從之戊申皇帝有事於郊廟禮畢御

丹鳳門大赦改元制條曰古郎官出牧卿相治郡所以重親人之官急為政之本自澆風久扇此道稍消頡頏清途便臻顯貴治人之術未嘗經心欲使究百姓艱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為政之始思厚儒風軒墀近臣盡備顧問如其不知人疾苦何以膺朕眷求今後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未曾任刺史縣令或在任有贓累者宰臣不得擬議守宰親人職當撫字三載考績著在格言貞元年中屢下明詔縣令五考方得改移近者因循都不遵守諸州或得五考畿府罕及二年以此字人若為成政道塗郡吏有迎送之勞鄉里庶民無蘇息之望自今須滿三十六箇月永為常式二月丁卯制憲宗第十七子愓封彭王第十八子惴為棣王第五子澤為濮王第六子潤為鄂王勅修百福殿以檢校太尉東都留守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以給事中鄭亞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禦觀察等使二月丁酉禮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進士三十三人其封彥卿崔琢鄭延休等三人實有詞藝為時所稱皆以父兄見居重位不得令中選詔令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韋琮重考覆勅曰彥卿等所試文字並合度程可放及第有司考試祇在至公如涉請託自有朝典今後但依常例放牓不得別有奏聞帝雅好儒士留心貢舉有時微行人間採聽輿論以觀選士之得失每山池曲宴學士詩什屬和公卿出鎮亦賦詩餞行凡對臣寮肅然拱揖鮮有輕易之言大臣或獻章疏即燒香盥手而覽之當時以大中之政有貞觀之風焉又勅自今進士放牓後杏園任依舊宴集有司不得禁制武宗好巡遊故曲江亭禁人宴聚故也閏三月勅會昌季年併省寺宇雖云異方之教無損致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未弘其靈山勝境天下州府應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四月積慶太后蕭氏崩諡曰貞獻文宗母也六月以義成軍節度使周墀為兵部侍郎判度支冊黠戛斯王子為英武誠明可汗命鴻臚卿李業入蕃冊拜以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保分司東都上柱國奇章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牛僧孺守太子太師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賓客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李彥佐為太子太保並依前分司以左諫議大夫庾簡休為虢州刺史以正議大夫行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上柱國崔璵為中書舍人以中散大夫前朔州刺史彭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令狐綯行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秋七月制以正議大夫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承旨柱國賜紫金魚袋韋琮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國公李德裕為人所訟貶潮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八月工部尚書中書侍郎平章事盧商出為鄂岳觀察使神策軍奏修百福殿成名其殿曰雍和殿樓曰親親樓凡廊舍屋宇七百間以會諸王子孫九月前永寧縣尉吳汝納詣闕稱冤言弟湘會昌四年任揚州江都縣尉被節度使李紳誣奏湘贓罪宰相李德裕曲情附紳斷臣弟湘致死詔下御史臺鞫按

二年春正月壬戌宰臣率文武百寮上徽號曰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御宣政殿受冊訖宣德音神策軍修左銀臺門樓屋宇及南面城牆至睿武樓二月制劍南西川節度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成都尹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李回責授湖南觀察使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禦觀察使鄭亞貶循州刺史前淮南觀察判官魏鉶貶吉州司戶陸渾縣令元壽貶韶州司戶殿中侍御史蔡京貶澧州司馬御史臺奏據三司推勘吳湘獄謹具逐人罪狀如後揚州都虞候盧行立劉羣於會昌二年五月十四日於阿顏家喫酒與阿顏母阿焦同坐羣自擬收阿顏為妻妄稱監軍使處分要阿顏進奉不得嫁人兼擅令人監守其阿焦遂與江都縣尉吳湘密約嫁阿顏與湘劉羣與押軍牙官李克勳即時遮攔不得乃令江都百姓論湘取受節度使李紳追湘下獄計贓處死具獄奏聞朝廷疑其冤差御史崔元藻往揚州按問據湘雖有取受罪不至死李德裕黨附李紳乃貶元藻嶺南取淮南元申文案斷湘處死今據三司使追崔元藻及淮南元推判官魏鉶并關連人款狀淮南都虞候劉羣元推判官魏鉶典孫貞高利錢倚黃嵩江都縣典沈頒陳宰節度押牙白沙鎮遏使傅義左都虞候盧行立天長縣令張弘思典張洙清陳迴右廂子巡李行璠典臣金弘舉送吳湘妻女至澧州取受錢物人潘宰前揚府錄事參軍李公佐元推官元壽吳珙翁恭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西川節度使李回桂管

觀察使鄭亞等伏候勅旨其月勅李回鄭亞元壽魏鉶已從別勅處分李紳起此寃訴本由不真今既身殁無以加刑粗塞衆情量行削奪宜追奪三任官告送刑部注毀其子孫稽於經義罰不及嗣並釋放李德裕先朝委以重權不務絕其黨庇致使寃苦直到于今職爾之由能無恨歎昨以李威所訴已經遠貶俯全事體特為從寬宜準去年勅令處分張弘思李公佐卑吏守官制不由己不能守正曲附權臣各削兩任官崔元藻曾受無辜之貶合從洗雪之條委中書門下商量處分李恪詳驗款狀蠹害最深以其多時須議減等委京兆府決脊杖十五配流天德李克勳欲收阿顏決脊杖二十配流硤州劉羣據其款狀合議痛刑曾効職官不欲決脊決臀杖五十配流岳州其盧行立及諸典吏委三司使量罪科放訖聞奏三月己酉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本官平章事以禮部尚書鹽鐵轉運使馬植本官同平章事日本國王子入朝貢方物王子善碁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五月己未日有蝕之六月己丑太皇太后郭氏崩諡曰懿安憲宗妃穆宗之母也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崔龜從奏應諸司場院官請却官本錢後或有欺隱欠負徵理須足不得苟從恩蕩以求放免今後凡隱盜欠負請如官典犯贓例處分縱逢恩赦不在免限從之七月戊午以前山南西道節度使高元裕為吏部尚書八月戊子朝散大夫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上柱國平陰縣開國男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畢諴為刑部侍郎九月勅比有無良之人於街市投匿名文書及於箭上或旗幡上縱為奸言以亂國法此後所由切加捉搦如獲此色便仰焚瘞不得上聞十一月兵部侍郎判戶部事魏扶奏天下州府錢物斛㪷文簿並委錄事參軍專判仍與長史通判至交代時具數申奏如無懸欠量與減選注擬勅路隨等所修憲宗實錄舊本却仰施行其會昌新修者仰並進納如有抄錄得勅到並納史館不得輒留委州府嚴加搜捕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崔龜從本官同平章事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韋琮為太子詹事分司東都

三年春正月丙寅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奏吐蕃宰相論恐熱以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之兵民歸國詔太僕卿陸躭往諭旨仍令靈武節度使朱叔明邠寧節度使張景緒各出本道兵馬應接其來以太常卿封敖檢校兵部尚書為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三月乙卯勅侍詔官宜令與刑法官諫官次對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周墀檢校刑部尚書梓州刺史充劍南東川節度使四月以正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賜紫金魚袋馬植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以正議大夫守御史大夫上柱國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崔鉉可中書侍郎平章事正議大夫行兵部侍郎判戶部事上柱國鉅鹿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魏扶可本官平章事五月幽州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張仲武卒三軍以其子直方知留後事六月癸未五色雲見于京師勅先經流貶罪人不幸殁於貶所有情非惡逆任經刑部陳牒許令歸葬絕遠之處仍量事官給棺櫝康季榮奏收復原州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等六關訖邠寧張君緒奏今月十三日收復蕭關御史臺奏義成軍節度使韋讓於懷真坊侵街造屋九間已令毀拆訖勅於蕭關置武州改長樂為威州七月三州七關軍人百姓皆河隴遺黎數千人見於闕下上御延喜門撫慰令其解辮賜之冠帶共賜絹十五萬疋八月鳳翔節度使李玭奏收復秦州制曰自昔皇王之有國也曷嘗不文以守成武以集事參諸二柄歸乎大寧朕猥荷丕圖思弘景運憂勤庶政四載于茲每念河湟土疆綿亘遐闊自天寶末犬戎乘我多難無力禦姦遂縱腥羶不遠京邑事更十葉時近百年進士試能靡不竭其長策朝廷下議皆亦聽其直詞盡以不生邊事為永圖且守舊地為明理荏苒於是收復無由今者天地儲祥祖宗垂佑左衽輸款邊壘連降刷恥建功所謀必剋實樞衡妙算將帥雄稜副玄元不爭之文絕漢武遠征之悔甌脫頓空於內地斥堠全據於新封莫大之休指期而就況將士等櫛沐風雨暴露郊原披荆棘而刁斗夜嚴逐豺狼而穹廬曉破動皆如意古無與京念此誠勳宜加寵實經原宜賜絹六萬疋靈武五萬疋鳳翔邠寧各四萬疋並以戶部產業物色充仍侍季榮叔明李玭君緒各迴戈到鎮度支差脚支送四道立功將士各具名銜聞奏當議甄酬其秦威原三州及七關側近訪聞田土肥沃水草豐美如百姓

能耕墾種蒔五年內不加稅賦五年已後重定戶籍便任為永業溫池鹽利可贍邊陲委度支制置聞奏鳳翔邠寧靈武涇原守鎮將士如能於本戍處耕墾營田即度支給賜牛糧子種每年量得斛㪷便充軍糧亦不限約定數三州七關鎮守官健每人給衣糧兩分一分依常年例支給一分度支加給仍二年一替換其家口委長吏切加安存官健有莊田戶籍者仰州縣放免差役秦州至隴州已來道路要置堡柵與秦州應接委李玭與劉皐即便計度聞奏如商旅往來官健父兄子弟通傳家信關司並不得邀詰阻滯三州七關刺史關使將來訓練捍防有効能者並與超序官爵劍南西川沿邊沒蕃州郡如力能收復本道亦宜接借三州七關創置戍卒且要務靜如蕃人求市切不得通有來投降者申取長吏處分嗚呼七關要害三郡膏腴候館之殘趾可尋唐人之遺風尚在追懷往事良用興嗟夫取不在廣貴保其金湯得必有時詎計於遲速今則便務修築不進干戈必使足食足兵有備無患載洽亭育之道永致生靈之安中外臣寮宜體朕意九月辛亥西川節度使杜悰奏收復維州制曰朕祇荷丕業思平奏牘將分邪正之源冀使華夷胥悅其有常登元輔久奉武宗深苞禍心盜弄國柄雖已行譴斥之典而未塞億兆之言是議再舉朝章式遵彝憲守潮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李德裕早藉門地叨踐清華累居將相之榮唯以姦傾為業當會昌之際極公台之榮騁諛佞而得君遂恣橫而持政專權生事妬賢害忠動多詭異之謀潛懷僭越之志秉直者必棄向善者盡排誣貞良造朋黨之名肆讒構生加諸之釁計有逾於指鹿罪實見其欺天屬者方處鈞衡曾無嫌避委國史於愛婿之手寵秘文於弱子之身洎參信書亦引親昵恭惟元和實錄乃不刊之書擅敢改張罔有畏忌奪他人之懿績為私門之令猷又附李紳之曲情斷成吳湘之冤獄凡彼簪纓之士遏其取捨之途驕居自夸狡蠹無對擢爾之髮數罪未窮載闚罔上之由益驗無君之意使天下之人重足而跡皆聲懾奉面而慢易在心為臣若斯於法何逭於戲朕務全大體久為含容雖黜降其官榮尙蓋藏其醜狀而睥睨未已兢惕無聞積惡既彰公議難抑是宜移投荒服以謝萬邦中外臣寮當知予意可崖州司戶參軍所在馳驛發遣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以起居郎庾道蔚禮部員外郎李文儒並充翰林學士十月辛巳京師地震河西天德靈夏尤甚戍卒壓死者數千人十一月東川節度使鄭涯鳳翔節度使李玭奏修文川谷路自靈泉至白雲置十一驛下詔褒美經年為雨所壞又令封敖修斜谷舊路以刑部侍郎韋有翼為御史中丞以職方員外郎鄭處誨兼御史知雜幽州軍亂逐其留後張直方軍人推其衙將周綝為留後十二月追諡順宗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憲宗曰昭文章武大聖孝皇帝初以河湟收復百寮請加徽號帝曰河湟收復繼成先志朕欲追尊祖宗以昭功烈白敏中等對曰非臣愚昧所能及至是上御宣政殿行事及冊出俯僂目送流涕嗚咽崖州司戶參軍李德裕卒於貶所

四年春正月以追尊二聖御正殿大赦天下徒流比在天德者以十年為限既遇鴻恩例減三載但使循環添換邊不闕人亦第放歸人無怨苦其秦原威武諸州諸關先准格徒流人亦量與立限止於七年如要住者亦聽諸州府縣官如請工假一月已下權差諸廳判官一月已上即准勾當例其課料等據數每貫剋二百文與見判案官添給有故意殺人者雖已傷未死已死更生意欲殺傷偶然得免並同已殺人條處分二月皇女萬壽公主出降右拾遺鄭顥以顥為銀青光祿大夫行起居郎駙馬都尉三月己卯刑部奏盤臨主守應將官物私自貸使并貸借人及以己物中納官司者并專知別當主掌所由有犯贓並同犯入己贓不在原赦之限從之以幽州節度副大使檢校工部尚書張直方為左金吾衛將軍四月勅法司用刑或持巧詐分律兩端遂成其罪既奸吏得計則黎庶何安自今後應書罪定刑宜直指其事不得舞文妄有援引又刑部奏准今年正月一日勅節文據會昌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勅竊盜贓至一貫文處死宜委所司重詳定條目奏聞臣等檢校並請准建中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勅竊盜贓滿三疋已上決殺如贓數不充量請科放從之七月丙子大理卿劉濛奏古者懸法示人欲使人從善遠罪至於不犯以致刑措准太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刑部侍郎高鉞條疏准勘節目一十一件下諸州府粉壁書於錄事參軍食堂每申奏罪人須依前件節目歲月滋久文字湮淪州縣推案多違漏

節目。今後請下諸道令刻石置於會食之所，使官吏起坐觀省，記憶條目，庶令案牘周詳。從之。八月，刑部侍郎御史中丞魏謩奏：諸道州府百姓詣臺訴事，多差御史推勘，臣恐煩勞州縣，先請差度支戶部鹽鐵院官帶憲銜者推勘。又各得三司使申稱，院官人數不多，例專掌院務，課績不辦。今諸道觀察使幕中判官，少不下五六人，請於其中帶憲銜者委令推勘，如累推有勞，能雪冤滯，御史臺闕官，便令奏用。從之。九月，以朝請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孟州刺史河陽三城節度使李拭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等使，幽州節度使周綝卒，軍人立其牙將張允伸為留後。十月，中書侍郎平章事魏扶罷知政事。十一月己亥，勅收復成、維、扶等三州，建立已定，條令制置，一切合同，其已配到流人，宜准秦原威武等州流例，七年放還。以戶部侍郎判本司事令狐綯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十二月，以華州刺史周敬復為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洪州刺史、江南西道團練觀察使，賜金紫。

五年春正月甲戌，制皇第七子洽封懷王，第八子汭為昭王，第九子汶為康王。勅兩京天下州府，起大中五年正月一日已後，三年內不得殺牛，如郊廟享祀合用者，即與諸畜代。二月，戶部侍郎裴休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四月癸卯，刑部侍郎劉瑑奏：據今年四月十三日已前，凡三百四十四年，雜制勅計六百四十六門，二千一百六十五條，議輕重，名曰大中刑法統類，欲行用之。五月，以太原尹、河東節度使李拭為鳳翔節度使，李業檢校戶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使。守司空、門下侍郎、太原郡開國伯、食邑一千戶白敏中檢校司徒、同平章事、邠州刺史，充邠寧節度、觀察，東面招討党項等使。以戶部侍郎判戶部事魏謩本司同平章事。七月，宰相監修國史崔龜從續柳芳唐曆二十二卷上之。八月，勅公主邑司，擅行文牒，恐多影庇，有紊條章，今後公主除錢徵封外，不得令邑司行文書牒府縣，如緣公事，令邑司申宗正寺，與酌事體施行。汝州刺史張義潮遣兄義澤以瓜沙伊肅等十一州戶口來獻，自河隴陷蕃百餘年，至是悉復隴右故地。以義潮為瓜沙伊等州節度使。九月，勅條疏刺史交代，須一一交割公事，與知州官，方得離任。准會昌元年勅，刺史只禁科率由抑配人戶，至於使州公廨及雜利潤，天下州府皆有規制，不敢違越。緣未有明勅處分，多被無良人吏致使恐嚇，或致言訟起。今後應刺史下擔什物及除替後資送錢物，但不率斂官吏，不科配百姓，一任各守州縣舊例色目支給。如無公廨，不在資送之限。若輒有率配，以入己贓論。以正議大夫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上柱國河東縣開國子裴休守禮部尚書，進階金紫，以前宣歙觀察使大中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裴諗權知兵部侍郎。十月己亥，京兆尹韋博奏京畿富戶，為諸軍影占，苟免府縣色役，或有追訴，軍府紛然。請准會昌三年十二月勅，諸軍使不得強奪百姓入軍。從之。十一月，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崔龜從檢校尚書左僕射、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使。沙州置歸義軍，以張義潮為節度使。太子詹事姚康獻帝王政纂十卷，又撰統史三百卷，上自開闢，下盡隋朝，帝王美政，詔令制置，銅鹽錢穀損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無不備載，編年為之。國子祭酒馮審奏：文宣王廟始太宗立之，睿宗書額，武后竊政之日，改篆題大周二字，請削之。從之。十二月，盜斫景陵神門戟，京兆尹韋博罰兩月俸，貶宗正卿李文舉睦州刺史，陵令吳閱岳州司馬，奉先令裴讓隨州司馬。是歲，湖南大饑。

六年春正月戊辰，以隴州防禦使薛逵為秦州刺史、天雄軍使，兼秦成階兩州經略使。二月，右衛大將軍鄭光以賜田請免租稅，宰相魏謩奏曰：鄭光以國舅之親，賜田可也，免稅無以勸蒸民。勅曰：一依人戶例供稅。三月，隴州刺史薛逵奏修築定成關工畢。四月丁酉，勅常平義倉斛㪷，每年檢勘實水旱災處，錄事參軍先勘人戶多少支給，先貧下戶，富戶不在支給之限。以禮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等使裴休可本官同平章事。五月，勅天下軍府有兵馬處，宜選會兵法能弓馬等人充教練使，每年合教習時，常令教習，仍於其時申兵部。御史臺奏：諸色刑獄有關連朝官者，尚書省四品已上、諸司三品已上官，宜先奏取進止，如取諸色官狀，即申中書取裁。從之。秋七月丙辰，前淮南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贊皇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李珏卒，贈司空。勅犯贓人平贓，據律以當時物價上旬估。請

取所犯之處其月內上旬時估平之從之檢校司空太子少師上柱國范陽郡
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盧鈞可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九月勅起居郎轉
官月限宜以二十箇月
七年春正月壬辰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傅分司上柱國晉陵郡開國公食
邑二千戶歸融卒贈右僕射宗正卿李文舉貶睦州刺史四月以御史大夫鄭
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五月左衛率府倉曹張戣集律令格式條件相類一
千二百五十條分一百二十一門號曰刑法統類上之七月以正議大夫尙書
左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璪爲刑部尙書以銀青光祿大夫行兵部侍郎知
制誥充翰林學士蘇滌爲尙書左丞權知戶部侍郎崔璵可權知兵部侍郎十
月尙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大淸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崔鉉進續會要四
十卷修撰官楊紹復崔瑑薛逢鄭言等賜物有差
八年春正月陝州黃河清二月南蠻進犀牛詔還之三月勅以旱詔使疏決繫
囚宰相監修國史魏謩修成文宗實錄四十卷上之修史官給事中盧耽太常
少卿蔣偕司勳員外郎王渢右補闕盧吉頒賜銀器錦綵有差以山南東道節
度使檢校戶部尙書襄州刺史上柱國酒泉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李景讓爲
吏部尙書五月以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韋澳爲京兆尹以戶部侍郎翰林學士
承旨上柱國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蘇滌檢校兵部尙書兼江陵尹御史
大夫充荊南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七月銀青光祿大夫守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魏謩兼戶部尙書八月以司農卿鄭助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夏州刺史
御史大夫上柱國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夏綏銀宥等州節度營田觀察
處置押蕃落安撫平夏党項等使
九年春正月辛巳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許昌縣開國男陳商卒贈工部尙書
二月中書侍郎兼禮部尙書同平章事裴休檢校吏部尙書兼汴州刺史御史
大夫充宣武軍節度使汴宋亳潁觀察處置等使三月試宏詞舉人漏泄題目
爲御史臺所劾侍郎裴諗改國子祭酒郎中周敬復罰兩月俸料考試官刑部
郎中唐枝出爲處州刺史監察御史馮顓罰一月俸料其登科十人並落下其
吏部東銓委右丞盧懿權判以吏部侍郎鄭涯檢校禮部尙書兼定州刺史御
史大夫充義武軍節度易定州觀察處置北平軍等使御史臺據正月八日禮
部貢院捉到明經黃續之趙弘成全質等三人僞造堂印堂帖兼黃續之僞著
緋衫將僞帖入貢院令與舉人虞蒸胡簡党贊等三人及第許得錢一千六百
貫文據勘黃續之等罪款具招造僞所許錢未曾入手便事敗奉勅並准法處
死主司以自擭姦人並放七月以河東節度使檢校司空太原尹北都留守上
柱國范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盧鈞守尙書右僕射八月以門下侍郎守尙
書右僕射監修國史博陵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戶崔鉉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
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事宣宗宴餞賦詩以賜之
九月昭義節度使檢校禮部尙書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鄭涓檢校刑部尙書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充河東節度管內
觀察處置等使十一月以河南尹劉瑑檢校工部尙書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充宣武軍節度宋亳汴潁觀察處置等使以中書舍人鄭顥爲禮部侍郎
十年春正月乙巳以正議大夫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鎭國軍等使上柱國隴西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訥檢校左散騎常侍兼越州刺史御史
大夫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等使三月中書門下奏據禮部貢院見置科目開
元禮三禮三傳三史學究道舉明算童子等九科近年取人頗濫曾無實藝可
採徒添入仕之門須議條疏俾精事業臣已於延英面論伏奉聖旨將文字來
者其前件九科臣等商量望起大中十年權三年滿後至時赴科試者令有司
據所舉人先進名令中書舍人重覆問過如有本業稍通堪備朝廷顧問卽作
等第進名候勅處分如有事業荒蕪不合送名數者考官卽議朝責其童子近
日諸道所薦送者多年齒已過僞稱童子考其所業又是常流起今日後望令
天下州府薦送童子並須實年十一十二已下仍須精熟一經問皆全通兼自
能書寫者如違制條本道長吏亦議懲法從之四月癸丑以刑部郎中盧搏爲
廬州刺史以給事中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高少逸檢校禮部尙書華州
刺史潼關防禦鎭國軍等使六月以兵部郎中裴夷直爲蘇州刺史九月以中

書舍人杜審權知禮部貢舉十月以邠寧慶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邠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畢諴爲檢校兵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昭義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潞邢洺等州觀察使桂管觀察使令狐楚卒贈禮部尚書

十一年春正月以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上柱國酒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景讓爲御史大夫以朝請大夫守御史中丞兼尚書右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夏侯孜爲戶部侍郎判戶部事以朝散大夫守京兆尹上柱國扶風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韋澳檢校工部尚書孟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河陽三城節度孟懷澤觀察處置等使先是車駕將幸華清宮兩省官進狀論奏詔曰朕以驪山近宮真聖廟貌未嘗修謁自謂闕然今屬陽和氣清中外事簡聽政之暇或議一行蓋崇禮敬之心非以逸遊爲事雖申勅命兼慮勞人卿等職備禁闈志勤奉上援據前古列狀上章載陳懇到之詞深覩盡忠之節已允來請所奏以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及西山八國雲南安撫等使特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成都尹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白敏中以本官兼江陵尹充荊南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二月以夏綏銀宥節度使通議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夏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榮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鄭助爲檢校工部尚書邠州刺史充邠寧慶節度管內營田觀察處置兼充慶州南路救援鹽州及當道沿路鎮寨糧料等使以右金吾衛將軍田在賓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夏州刺史代鄭助爲夏綏銀宥節度等使以荊南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兼江陵尹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功郡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蘇滌爲太常卿以銀青光祿大夫守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魏謩檢校戶部尚書同平章事兼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以太中大夫守工部尚書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慎由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觀察處置等使起復雲麾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檢校兵部尚書鎮州大都督府長史王紹鼎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餘官如故以通議大夫守中書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鄭朗可監修國史太中大夫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慎由可集賢院大學士三月起復朝請大夫深州刺史御史大夫兼成德軍節度判官王紹懿可檢校左散騎常侍鎮府左司馬知府事充成德軍節度副使兼充都知兵馬使以成德軍中軍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上柱國王景胤可本官深州刺史本州團練守捉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右神武大將軍知軍事王紹孚可落起復依前右神武大將軍紹懿紹孚鎮州王紹鼎之弟也景胤紹鼎子也以朝請大夫檢校刑部尚書華州刺史上柱國鄭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蕭倣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四月以職方郎中知制誥裴坦爲中書舍人以朝議大夫權知京兆尹崔郢爲濮王傅分司東都以決殺府吏也以江西觀察使洪州刺史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毅夫爲京兆尹以鳳翔節度使正議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鳳翔尹上柱國襲晉國公食邑三千戶襲實封一百五十戶裴識可許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陳許蔡觀察等使以吏部侍郎盧懿檢校工部尚書兼鳳翔尹御史大夫鳳翔隴右節度使以中書舍人鄭憲爲洪州刺史御史中丞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仍賜紫金魚袋以安南宣慰使右千牛衛大將軍宋涯爲安南都護御史中丞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以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弟允中爲荊州刺史允千檀州刺史允辛安塞軍使允舉納降軍使並兼御史中丞以前邠寧節度使朝議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邠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柳憙可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五月以職方郎中李玄爲壽州刺史六月以朔方靈武定遠等城節度使朝散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靈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潼爲鄭州刺史馳驛赴任以給邊兵糧不及時也以安南都護宋涯爲容州刺史容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制皇第三男灌封衛王第十一男滋封廣王以朝散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國彭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蕭鄴本官同平章事判度支以右監門將軍知內府省事清河公崔巨宗爲淮南監軍以特進檢校司空兼太子太

傳分司東都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杜悰本官判東都尚書省兼
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七月以飛龍使宮闈局令王歸長守
內侍省內常侍知省事充內樞密使實授邠州員外司馬張直方為右驍衛大
將軍八月成德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王紹鼎卒贈司空賻布帛三百段
以皇子昭王汭為開府儀同三司守鎮州大都督府長史成德軍節度鎮冀深
趙觀察等大使以成德軍節度副使都知兵馬使左司馬知府事御史中丞王
紹懿為成德軍副使留後以義武軍節度易定觀察等使檢校禮部尚書定州
刺史上柱國榮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鄭涯檢校戶部尚書汴州刺史上柱
國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宋亳觀察亳州大清宮等使以四鎮北庭
行軍涇原渭武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涇州刺史御史大夫
上柱國范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盧簡求可檢校工部尚書定州刺史義武
節度使易定觀察北都天平軍等使以鹽州防禦押蕃落諸軍防秋都知兵馬
使度支烏池榷稅等使檢校右散騎常侍鹽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陸耽
代簡求為涇原節度使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曹確權
知河南尹汝州防禦使令狐緒有善政郡人詣闕請立德政碑頌緒以弟綯在
中書上表乞罷從之以太常卿蘇滌為兵部尚書權知吏部銓事以銀青光祿
大夫守散騎常侍上柱國渤海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封敖為太常卿是月熒
惑犯東井九月以秦州刺史李承勛為朝散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涇州刺史充
四鎮北庭涇原渭武節度等使以禮部郎中楊知溫充翰林學士以中散大夫
尚書禮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杜審權為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
夫陝虢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以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太子太師上柱
國范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盧鈞為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元尹
充山南西道節度等使右補闕陳嘏左拾遺王譜右拾遺薛廷傑上疏諫遣中
使往羅浮山迎軒轅先生詔曰朕以萬機事繁躬親庶務訪聞羅浮山處士軒
轅集善能攝生延齡益壽乃遣使迎之或冀有少保理也朕每觀前史見秦皇
漢武為方士所惑常以之為誡卿等位當論列職在諫司闕示來章深納誠意

仍謂崔慎由曰為吾言於諫官雖少翁欒大復生不能相惑如聞軒轅生高士
欲與之一言耳宰相鄭朗累月請告三章求免是月乙未彗出於房初度長三
尺十月制通議大夫守中書侍郎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
金魚袋鄭朗可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保以山南西道節度使中散大夫
檢校禮部尚書興元尹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蔣係權知刑部尚書宰相崔慎由
兼修國史蕭鄴兼集賢殿大學士以華州刺史高少逸為左散騎常侍以蘇州
刺史裴夷直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以太常少卿崔鉤為蘇州刺
史入迴鶻冊禮使衛尉少卿王端章貶賀州司馬副使國子禮記博士李潯為
郴州司馬判官河南府士曹李寂永州司馬端章等出塞黑車子阻路而迴故
也以成德軍觀察留後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王紹懿檢校工部尚書兼鎮州
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觀察等使以中書舍人李
藩權知禮部貢院十一月太子少師鄭朗卒贈司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
左僕射兼太子太保充右羽林統軍御史大夫上柱國榮陽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鄭光卒輟朝三日贈司徒仍令百官奉慰上之元舅也宰相崔慎由為中
書侍郎兼禮部尚書蕭鄴兼工部尚書餘並如故十二月以昭義軍節度
使朝議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上柱國平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畢諴為太原
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朝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原尹北都留守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劉瑑為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以翰林學士承旨通議大夫守
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蔣伸為兵部侍郎充職以金紫光
祿大夫守太子少保分司東都上柱國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戶裴休檢校
戶部尚書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潞磁邢洺觀
察等使以正議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
紫金魚袋柳仲郢本官兼御史大夫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正議大夫檢校戶
部尚書兼太子賓客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孔溫業本官分司東都以病請告故
也禮部郎中楊知溫本官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以幽州中軍使檢校國子祭酒
幽府左司馬知府事御史中丞張簡真檢校右散騎常侍允伸之子也以中散

大夫權知刑部尚書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蔣係檢校戶部尚書鳳翔尹御史大夫鳳翔隴右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是歲舒州吳塘堰有衆禽成巢闊七尺高七丈而水禽山鳥鷹隼鸞雀之類無不馴狎又有鳥人面綠毛爪觜皆紺色其聲曰甘人呼為甘蟲

十二年春正月以晉陽令鄭液為通州刺史羅浮山人軒轅集至京師上召入禁中謂曰先生遐壽而長生可致乎曰徹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周給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何必別求長生也留之月餘堅求還山三月以前鄉貢進士于琮為祕書省校書郎尋尙皇女廣德公主改銀青光祿大夫守右拾遺駙馬都尉以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使朝散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李弘甫為宗正卿以中大夫守京兆尹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毅夫為鄂州刺史御史大夫鄂岳蘄黃申等州都團練觀察使以太中大夫福州刺史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楊發檢校右散騎常侍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嶺南東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以朝散大夫守康王傅分司東都上柱國襲魏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賜紫金魚袋王式為安南都護兼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以朝請大夫前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鄒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蕭倣守太子少保分司以朝請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右金吾大將軍充右街使上柱國襲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賜紫金魚袋王鎮為檢校左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福州諸軍事兼福州刺史御史大夫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以翰林學士朝議郎守尚書司勳郎中知制誥賜緋魚袋孔溫裕為中書舍人充職以右驍衛上將軍李正源守大內皇城留守以朝議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瑑本官同平章事依前判度支以太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慎由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代韋有翼以有翼為吏部侍郎二月以前邕管經略招討處置使朝議郎邕州刺史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段文楚為昭武校尉右金吾衛將軍以朝議郎守中書舍人權知禮部貢舉上柱國賜緋魚袋李藩為尚書戶部侍郎以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蕭鄴為監修國史以朝議大夫守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瑑可充集賢院學士以渤海國王弟權知國務大虔晃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祕書監忽汗州都督冊為渤海國王以兵部侍郎柳仲郢為刑部尚書以朝議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判戶部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夏侯孜為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朝請大夫權知刑部侍郎賜紫金魚袋杜勝為戶部侍郎判戶部事以光祿大夫守左領軍衛大將軍分司東都上柱國會稽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康季榮可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左衛上將軍分司貶前利州刺史杜倉為賀州司戶蔡州刺史李叢邵州司馬以工部郎中知制誥于德孫庫部郎中知制誥苗恪並可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以前右金吾衛將軍鄭漢璋前鴻臚少卿鄭漢卿並起復授本官國舅光之子也以銀青光祿大夫行給事中駙馬都尉衛洙為工部侍郎前濮王傅分司皇甫權為康王傅分司以庫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李澳為長安令閏二月以司農少卿盧籍為代州刺史前江陵少尹杜憚為司農少卿以河東馬步都虞候段威為朔州刺史充天寧軍使兼興唐軍沙陁三部落防遏都知兵馬使五月以兵部侍郎鹽鐵轉運使夏侯孜本官同平章事六月南蠻攻安南府八月洪州賊毛合宣州賊康全大攻掠郡縣詔兩浙兵討平之十二月太子少保魏謩卒贈司徒

十三年春正月以虢陝觀察使杜審權為戶部侍郎判戶部事三月宰相蕭鄴罷知政事守吏部尚書四月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知制誥蔣伸本官同平章事五月上不豫月餘不能視朝八月七日宣遺詔立鄆王為皇太子勾當軍國事是日崩于大明宮聖壽五十詔門下侍郎平章事令狐綯攝冢宰羣臣上謚曰聖武獻文孝皇帝廟號宣宗十四年二月葬於貞陵

史臣曰臣嘗聞黎老言大中故事獻文皇帝器識深遠久歷艱難備知人間疾苦自寶曆已來中人擅權事多假借京師豪右大擾窮民洎大中臨馭一之日權豪斂迹二之日姦臣畏法三之日閽寺讋氣由是刑政不濫賢能效用百揆

四嶽穆若清風。十餘年間。頌聲載路。上宮中衣澣濯之衣。常膳不過數器。非母后侑膳。輒不舉樂。歲或小饑。憂形於色。雖左右近習。未嘗見怠惰之容。與羣臣言。儼然煦接。如待賓僚。或有所陳聞。虛襟聽納。舊時人主所行。黃門先以龍腦鬱金藉地。上悉命去之。宮人有疾。醫視之既瘳。即袖金賜之。誡曰。勿令敕使知。謂予私於侍者。其恭儉好善如此。季年風毒。召羅浮山人軒轅集訪以治國治身之要。其伎術詭異之道。未嘗措言。集亦有道之士也。十三年春。堅求還山。上曰。先生少留一年。候於羅浮山別創一道館。集無留意。上曰。先生捨我亟去。國有災乎。朕有天下。竟得幾年。集取筆寫四十字。而十字挑上。乃十四年也。興替有數。其若是乎。而帝道皇猷。始終無缺。雖漢文景不足過也。惜乎。簡籍遺落。舊事十無三四。吮墨揮翰。有所慊然。

贊曰。李之英主。實惟獻文。粃稗盡去。淑慝斯分。河隴歸地。朔漠消氛。到今遺老。歌詠明君。

舊唐書卷十八下

舊唐書卷十八下考證

宣宗本紀六月以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馬植本官同平章事○新書馬植入相在會昌二年五月。

七月以兵部尚書李讓夷爲劍南東川節度使○臣德潛按新書讓夷于三月拜司空。未嘗罷相兼兵部尚書也。此處闕同平章事文。

大中元年二月制憲宗第十七子惕封彭王○新書在三年十一月己卯。舊書傳同。

第十八子憺封棣王○新書在六年十一月。舊書傳同。

第五子滙封濮王○新書在二年三月。舊書傳同。

第六子灃封鄂王○新書在五年六月。舊書傳同。

二年六月己丑太皇太后郭氏崩○新書在五月己卯。

七月戊午以前山南西道節度使高元裕爲吏部尚書○沈炳震曰。元裕傳。大中初爲刑部尚書。三年。檢校吏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此尚書乃東道之拜。非自西道遷吏部尚書也。且本傳亦無節度西道文。疑誤。

十一月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崔龜從本官同平章事○新書在四年六月戊申。本傳同。當從新書。

三年十一月幽州軍亂。逐其留後張直方。軍人推其衙將周綝爲留後○沈炳震曰。新書在四年八月。軍人逐直方。即以張允伸爲留後。無周綝。綱目同舊書。

四年冬十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魏扶薨。知政事○臣德潛按新書六月戊申扶已書薨。則十月中不應復知政事。兩書必有一誤也。而扶無傳可考。未知孰是。綱目與舊書同。

五年春正月制皇第七子洽封懷王。第八子汭封昭王。第九子汶封康王○新書在八年九月。舊書傳同。

八月沙州刺史張義潮遣其兄義澤以瓜沙伊肅等十一州戶口來獻○臣宗萬按河隴自天寶末陷沒吐蕃。百有餘年。至是始悉復故地。實錄。正月壬戌

天德軍奏沙州刺史張義潮差使上表。請以沙州降。十月。遣義潭以瓜沙伊肅等十一州地圖戶籍來獻唐年補錄舊紀。義潮降在五年八月。新書。五年十月。沙州人張義潮以十一州歸于有司。又傳。擢義潮沙州防禦使。據此則舊書八月本唐年補錄舊紀。新書十月。本實錄。均統爲一事也。通鑑從實錄分晰正月請降。十月獻地。當從通鑑。至義潮官名。舊書本實錄。書刺史。通鑑同新傳。則書防禦使。兩書互異。十一州者瓜沙伊肅鄯甘河西蘭岷廓是也。

十年春正月以華州刺史李訥檢校左散騎常侍兼越州刺史浙東都團練觀察等使○臣德潛按新書。九年七月。浙東軍亂。已逐觀察使李訥矣。而舊書于十年始遷浙東觀察使。未知孰是。綱目與新書同。

十一年六月皇第三男灌封衛王○沈炳震曰。本傳。宣宗第三男滋已封夔王。灌非第三男。恐誤。

十三年三月宰相蕭鄴罷知政事守吏部尚書○新書在十一月懿宗即位後。當從新書。

史臣論臣嘗聞黎老言云云○異代史官。稱臣非體。亦仍舊文。未訂正也。

舊唐書卷十八下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本紀第十九上

懿宗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諱漼宣宗長子母曰元昭皇太后晁氏太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生於藩邸會昌六年十月封鄆王本名溫大中十三年八月七日宣遺詔立爲皇太子監國改今名十三日柩前卽帝位年二十七帝姿貌雄傑有異稱人藩邸時常經重疾郭淑妃侍醫藥見黃龍出入於臥內旣闇妃以異告帝曰愼勿復言又嘗大雪數尺而帝寢室之上獨無人皆異之宣宗制泰邊陲樂曲詞有海晏咸通之句又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漬水紐之向日謂之拔暈帝果以鄆王卽大位以咸通爲年號九月釋服追尊母后晁氏爲太后謚曰元昭十月癸未制以門下侍郎守左僕射同平章事令狐綯守司空門下侍郎兵部尚書同平章事蕭鄴兼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禮部尚書平章事夏侯孜兼兵部尚書中書侍郎平章事蔣伸兼工部尚書並依前知政事又以兵部侍郎鄭顥爲河南尹以昭義軍節度潞邢磁洺觀察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裴休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以河中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畢諴爲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宋亳觀察等使以中書舍人裴坦權知禮部貢舉十二月以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杜審權爲檢校禮部尚書河中晉絳節度等使

咸通元年春正月上御紫宸殿受朝對室韋使二月葬宣宗皇帝於貞陵以右拾遺劉鄴充翰林學士以河中節度使杜審權爲兵部侍郎判度支尋以本官同平章事以門下侍郎守司徒同平章事令狐綯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出鎭河中尚書左僕射諸道鹽鐵轉運使杜悰同平章事浙東觀察使王式斬草賊仇甫浙東郡邑皆平八月以河東節度使裴休爲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以鳳翔隴右節度使銀靑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盧簡求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十一月丙午朔丁未上有事於郊廟禮畢御丹鳳門大赦改元以中書舍人薛耽權知貢舉

二年春二月吏部尚書蕭鄴檢校尚書右僕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鄭滑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李福奏屬郡潁州去年夏大雨沉丘汝陰潁上等縣平地水深一丈田稼屋宇淹没皆盡乞蠲租賦從之以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蔣伸兼刑部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杜悰爲左僕射依前知政事四月以前婺州刺史裴閱爲潁州刺史充本州團練鎭遏等使以駕部郎中王鐸本官知制誥八月以中書舍人衞洙爲工部侍郎尋改銀靑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駙馬都尉充義成軍節度鄭滑潁觀察處置等使洙奏狀稱蒙恩除授滑州刺史官號內一字與臣家諱音同雖文字有殊而聲韻難別請改授閑官者勅曰嫌名不諱著在禮文成命已行固難依允以兵部侍郎曹確判度支以兵部員外郎楊知遠司勳員外郎穆仁裕試吏部宏詞選人九月以前兵部侍郎判度支畢諴爲工部尚書同平章事蔣伸罷知政事林邑蠻寇安南府遣神策將軍康承訓率禁軍及江西湖南之兵赴援

三年春正月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杜悰率百寮上徽號曰睿文明聖孝德皇帝五月勅嶺南分爲五管誠已多年居常之時同資禦捍有事之際要別改張邕州西接南蠻深據黃洞控兩江之獷俗居數道之游民比以委人太輕軍威不振境連內地不並海南宜分嶺南爲東西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以廣州爲嶺南東道邕州爲嶺南西道別擇良吏付以節旄其所管八州俗無耕桑地極邊遠近罹盜擾尤甚凋殘將盛藩垣宜添州縣宜割桂州管內龔州象州容州管內藤州巖州並隸嶺南西道收管宰臣杜悰兼司空畢諴兼兵部尚書駕部郎中知制誥王鐸爲中書舍人以邕管經略使鄭愚爲廣州刺史充嶺南東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將軍宋戎爲嶺南西道節度使夏淮南河南蝗旱民饑南蠻陷交阯徵諸道兵赴嶺南詔湖南水運自湘江入澪渠西造地麵粥以饋行營湘灕泝運功役艱難軍屯廣州乏食潤州人陳磻石詣闕上書言江西湖南泝流運糧不濟軍師士卒食盡則散此宜深慮臣有奇計以饋南軍天子召見磻石因奏臣弟聽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隨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

致千石自福建裝船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致三萬石至廣府矣又引劉裕海路進軍破盧循故事執政是之以潘石為鹽鐵巡官往楊子院專督海運於是康承訓之軍皆不闕供七月徐州軍亂以浙東觀察使王式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御史大夫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等使初王智興得徐州召募兇豪之卒二千人號曰銀刀鵰旗門槍挾馬等軍番宿衙城自後寖驕節度使姑息不暇田牟鎮徐日每與驕卒雜坐酒酣撫背時把板為之唱歌其徒日費萬計每有賓宴必先歠食飫酒祁寒暑雨巵酒盈前然猶諠譟邀求動謀逐帥前年壽州刺史溫璋為節度使驕卒素知璋嚴酷深負憂疑璋開懷撫諭終為猜貳給與酒食未嘗霑口不期月而逐璋上是以式代璋時式以忠武義成之師三千平定仇甫便詔式率二鎮之師渡淮徐卒聞之懾其勢無如之何至大彭館方來迎謁居三日犒勞兩鎮兵令還既擐甲執兵即命環驕卒殺之徐卒三千餘人是日盡誅繇是兇徒悉殄九月以戶部侍郎李暐檢校工部尚書兼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十一月遣將軍蔡襲率禁軍三千會諸道之師赴援安南以吏部侍郎鄭處誨蕭倣吏部員外郎楊儼戶部員外郎崔彥昭等試宏詞選人十二月以吏部侍郎蕭倣權知禮部貢舉

四年春正月甲子朔庚午上有事于圜丘禮畢御丹鳳樓大赦中外官宜准建中元年勅授官後三日舉一人自代州牧令錄上佐官在任須終三考河東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盧簡方以病求罷詔以太子少師致仕歸東都以昭義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潼為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充河東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二月以左散騎常侍李蔚檢校工部尚書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三月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楊收本官同平章事以刑部侍郎曹汾為河南尹以戶部侍郎李瓚檢校禮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昭義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四月勅徐州罷防禦使為文都隸兗州七月制安南寇陷之初流人多寄溪洞其安南將吏官健走至海門者人數不少宜令宋式李夏瑛察訪人數量事救卹安南管內被蠻賊驅劫處本戶兩稅丁錢等量放二年候收復後別有指揮其安南溪洞首領素推誠節雖蠻寇竊據城壁而首領各守土疆如聞溪洞之間悉藉嶺北茶藥宜令諸道一任商人興販不得禁止往來廉州珠池與人共利近聞本道禁斷遂絕通商宜令本州任百姓採取不得止約其徐州銀刀官健其中先有逃竄者累降勅旨不令捕逐其今年四月十八日草賊頭首已抵極法其餘徒黨各自奔逃所在更勿捕逐是月東都許汝徐泗等州大水傷稼初大中末安南都護李琢貪暴侵刻獠民羣獠引林邑蠻攻安南府三年大徵兵赴援天下騷動其年冬蠻寇陷交州赴安南諸軍並令抽退分保嶺南東西道十一月長安縣尉集賢校理令狐滈為左拾遺制出左拾遺劉蛻起居郎張雲上疏論滈父綯秉權之日廣納賂遺受李琢賄除安南致生蠻寇滈不宜居諫諍之列時綯在淮南上表論訴乃貶雲興元少尹蛻華陰令滈改詹事司直以中書舍人王鐸權知禮部貢舉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曹確同平章事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畢諴檢校吏部尚書河中尹晉絳慈隰節度使就加幽州張允伸檢校司徒以兵部侍郎高璩本官同平章事以戶部侍郎裴寅判本司事

五年春正月戊午朔以用兵罷元會諫議大夫裴坦上疏論天下徵兵財賦方匱不宜過興佛寺以困國力優詔答之二月以兵部尚書牛叢檢校兵部尚書兼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徐州處置觀察防禦使以門下侍郎兵部尚書平章事杜審權為潤州刺史浙江西道節度使三月以兵部郎中高湜員外于懷試吏部平判選人四月右僕射平章事夏侯孜增爵五百戶以中書舍人王鐸為禮部侍郎以晉州刺史孟球檢校工部尚書兼徐州刺史南蠻寇邕管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率禁軍五千赴邕管會諸道之師禦之五月丁酉制朕以寡昧獲承高祖太宗之丕構六載於玆矣罔敢遊是娛罔聲色是縱罔刑戮是濫罔邪佞是戚夙夜兢惕以憂以勤庶幾乎入表用康兆人以泰而西戎款附北狄懷柔獨惟南蠻猋允不率侵陷交阯突犯邕寧爰及巂州亦用擾寇勞我士卒興吾甲兵騷動黎元役力飛輓每一軫念閔然夜興顧惟生人罹此愁苦宜布自天之澤俾垂及物之仁如聞湖南桂州是嶺路係口諸道兵馬綱運無不經過頓遞供承動多差配凋傷轉甚宜有特恩潭桂兩道各賜錢

三萬貫文以助軍錢亦以充館驛息利本錢其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於潭桂
徭配稍優宜令本道觀察使詳其閑劇准此例與置本錢邕州已西黎巂界內
昨因蠻寇互有殺傷宜令本道收拾埋瘞量致祭酹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強
比以制馭乖方頻致騷擾近者再置額却領四州勞逸既均人心甚泰但聞比
因罷節之日或有被罪奔逃雖朝廷頻下詔書並令一切不問猶恐尚懷疑懼
未委招攜結聚山林終成詿誤況邊方未靜深藉人才宜令徐泗團練使選揀
召募官健三千人赴邕管防戍待嶺外事寧之後即與替代歸還仍令每召滿
五百人即差軍將押送其糧料賞給所司準例處分淮南兩浙海運虜隔舟船
訪聞商徒失業頗甚所由縱捨爲弊實深亦有搬貨財委於水次無人看守多
至散亡嗟怨之聲盈於道路宜令三道據所搬米石數牒報所在鹽鐵巡院令
和雇入海船分付所司通計載米數足外輒不更有隔奪妄稱貯備其小舸
短船到江口使司自有船不在更取商人舟船之限如官吏妄行威福必議痛
刑於戲萬方靡安寧忘於罪已百姓不足敢怠於責躬用伸欽恤之懷式表憂
勤之旨壬寅制以中書侍郎平章事楊收爲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以中書侍
郎平章事曹確兼工部尚書兵部侍郎平章事高璩爲中書侍郎知政事餘並
如故秋七月壬子延資庫使夏侯孜奏鹽鐵戶部先積欠當使咸通四年已前
延資庫錢絹三百六十九萬餘貫匹內戶部每年合送錢二十六萬四千一百
八十貫匹從大中十二年至咸通四年九月已前除納外欠一百五十萬五千
七百一十四萬貫匹當使緣戶部積欠數多先具申奏請於諸道州府場監院
合納戶部所收八十文除陌錢內割一十五文屬當使自收管勅命雖行送納
稍緩今得戶部牒稱所收管除陌錢絹外更有諸雜物貨延資庫徵收不便請
起今年合納延資庫錢絹一時便足其已前積欠候物力稍充積漸填納其所
割一十五文錢即當司仍舊收管又緣累歲以來嶺南用兵多支戶部錢物當
使不欲堅論舊欠請依戶部商量合納今年一年額色錢絹須足明年即依舊
制三月九月兩限送納畢其以前積欠仍令戶部自立填納期限者勅旨依之
十月丙辰以中書舍人李蔚權知禮部貢舉十一月乙酉以大同軍防禦使盧
簡方檢校工部尚書滄州刺史御史大夫充義昌軍節度滄齊德觀察等使乙
未以兵部侍郎蕭寘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年正月癸未朔丁亥制以河
東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孔溫裕爲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鄆曹濮觀察處置
等使二月制以御史中丞徐商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高璩罷知政事以吏部
尚書崔愼由吏部侍郎鄭從讜吏部侍郎王鐸兵部員外郎崔瑾張彥遠等考
宏詞選人金部員外郎張又思大理少卿董廙試拔萃選人以給事中楊嚴爲
工部侍郎尋召爲翰林學士四月西川節度使牛叢奏於蠻界築新城安城遏
戎州功畢時南詔蠻入寇姚嶲陳許大將顏復戍嶲州新築二城其年秋六姓
蠻攻逼戎州爲復所敗退去兵部侍郎平章事徐商蕭寘轉中書侍郎知政事
五月以左丞相楊知溫爲河南尹以神策大將軍馬舉爲秦州經略招討使以
右金吾大將軍李宴元爲夏州刺史朔方節度等使安南都護高駢奏於邕管
大敗林邑蠻七月以右衛大將軍薛縉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充徐泗團練
觀察防禦等使九月以中書舍人趙隱權知禮部貢舉以吏部侍郎蕭倣檢校
禮部尚書滑州刺史御史大夫充義成軍節度鄭滑潁觀察等使十二月太皇
太后鄭氏崩謚曰孝明是歲秋高駢自海門進軍破蠻軍收復安南府自李琢
失政交阯陷沒十年蠻軍北寇邕容界人不聊生至是方復故地
七年春正月戊寅朔以太皇太后喪罷元會三月成德軍節度鎭冀深趙等州
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鎭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太原
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一百戶王紹懿卒贈司徒紹鼎之弟俱壽安
公主之子也三軍推紹鼎子景崇知兵馬留後事就加幽州張允伸兼太保平
章事進封燕國公以吏部侍郎鄭從讜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御
史大夫上柱國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充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
四月壽安公主上表請入朝詔曰志與奏故以景崇未降恩命欲來朝覲事具
悉景崇素聞孝悌頗有義方洽三軍愛戴之情荷千里折衝之寄纘迺舊服緒
有令猷朝廷獎能績有處分錄孝明太后園寢有日庶事且停候祔廟禮成當
允誠請七月沙州節度使張義潮進甘峻山青骹鷹四聯延慶節馬二匹吐蕃

女子二人。僧曇延進大乘百法門明論等。八月。鎮州王景崇起復忠武將軍。左金吾衛將軍同正。檢校右散騎常侍。兼鎮州大都督府左司馬。知府事。御史中丞。充成德軍節度觀察留後。上柱國。賜紫金魚袋。中書侍郎、平章事徐商兼工部尚書。十月。沙州張義潮奏差迴鶻首領僕固俊與吐蕃大將尚恐熱交戰。大敗蕃寇。斬尚恐熱。傳首京師。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夏侯孜檢校司空、平章事。兼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等副大使、知節度事。安南高駢奏蠻寇悉平。十一月十日。御宣政殿。大赦。以復安南故也。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路巖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義成軍節度蕭倣就加檢校兵部尚書。褒能政也。以禮部郎中李景溫、吏部員外郎高湘。試拔萃選人。

八年春正月壬寅朔。丁未。河中晉絳地大震。廬舍壓仆。傷人有死者。三月。安南高駢奏南至邕管。水路湍險。巨石梗塗。令工人開鑿訖。漕船無滯者。降詔褒之。制以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楊收檢校兵部尚書。充浙江西道觀察使。以浙西觀察使杜審權守尚書左僕射。以兵部侍郎于悰本官同平章事。九月丁酉。延資庫使曹確奏。戶部每年合送當使三月九月兩限絹二十一萬四千一百匹。錢萬貫。自大中八年已後至咸通四年。積欠一百五十萬五千七百餘貫匹。前使杜悰申奏請起咸通五年正月以後。於諸道州府揚監院合送戶部八十文除陌錢內。割十五文當使收管。以塡積欠。續據戶部牒稱。州府除陌錢有折色零碎。請起咸通五年所合送延資庫錢絹。逐年兩限須足。其除陌十五文。當司仍舊收管。前使夏侯孜具事由申奏。且請依戶部論請期限。其咸通五年錢絹。戶部已送納。自六年至八年。其錢絹依前旋納。又積欠三十六萬五千五百七貫匹者。伏以所置延資庫。初以備邊爲名。至大中三年。始改今號。若財貨不充。則名額虛設。當制置之時。所令三司逐年分減送當使收管。元勅只有錢數。但令本司減割送庫。不定色目。以此因循。漸隳舊制。年月既久。積欠漸多。既無計以徵收。乃指色以取濟。稍稱備邊名號。得遵元勅指揮。乃割戶部除陌八十文內十五文收管。及戶部請逐年送庫。須且稟從。今既積欠又多。終慮不及期限。臣今酌量諸道州府揚監院合送戶部錢絹內分配。令勒留下合送延資庫數目。令本處別爲綱運。與戶部綱同送上都。直納延資庫。則戶部免有逋懸。不至累年積欠。從之。十月丙寅。兵部侍郎、判度支崔彥昭奏。當司應收管江淮諸道州府咸通八年已前兩稅榷酒及支米價。幷二十文除陌諸色屬省錢。準舊例逐年商人投狀便換。自南蠻用兵已來。置供軍使。當司在諸州府場監錢。猶有商人便換。齎省司便換文牒至本州府請領。皆被諸州府稱准供軍使指揮占留。以此商人疑惑。乃致當司支用不充。乞下諸道州府揚監院依限送納及給還商人。不得託稱占留者。勅旨從之。宰相門下侍郎、戶部尚書曹確兼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禮部尚書路巖兼戶部尚書。中書侍郎、工部尚書徐商兼刑部尚書。兵部侍郎、平章事于悰爲中書侍郎。以中書舍人劉允章權知禮部貢舉。以吏部侍郎盧匡、吏部侍郎李蔚、兵部員外郎薛崇、司勳員外郎崔殷夢考吏部宏詞選人。

九年春正月丙申。以吏部侍郎李蔚檢校刑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宣武節度、汴宋亳觀察處置等使。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就加檢校太傅。以兵部員外郎焦瓚、司勳員外郎李欉考宏詞選人。七月戊戌。白虹橫亘西方。其月。徐州赴桂林戍卒五百人。官健許佶、趙可立殺其將王仲甫。以糧料判官龐勛爲都頭。剽掠湘潭衡山兩縣。有衆千人。擅還本鎭。九月辛卯朔。甲午。龐勛陷宿州。知州判官焦璐奔歸于徐。乙未。龐勛陷徐州。殺節度使崔彥曾、判官焦璐、李稅、溫廷皓、崔蘊、韋廷乂。惟免監軍張道謹。遂出徐宿官庫錢帛。召募兇徒。不旬日。其徒五萬。勛抗表請罪。仍命羣兇邀求節鉞。上遣中使因而撫之。賊令別將梁伾守宿州。以姚周爲柳子寨主。又遣劉行及丁景琮、吳迥攻圍泗州。十月。詔徵河南、河東、山南諸道之師。貶浙西觀察使楊收爲端州司馬同正。收弟前浙東觀察使、越州刺史、御史中丞嚴爲韶州刺史。檢校工部尚書、洪州刺史、鎭南節度、江南西道觀察處置等使嚴譔。長流嶺南。賊攻泗州勢急。淮南節度使令狐綯慮失泗口。爲賊奔衝。乃令大將李湘赴援。爲賊所誘。示弱乞降。乘其無備。爲賊所襲。舉軍皆沒。湘與都監郭厚本俱爲賊所執。送徐州。十一月庚寅朔。丁酉。戊時。妖星初出。如匹練亘空。化爲雲沒。在楚分。吳迥旣執李湘。乃令小將張行簡

吳約攻滁州城內無兵有淮南遊奕兵三百人在州界見賊至徑來奔郡賊乘之遂陷滁州張行簡執刺史高錫望手刃之屠其城而去行簡又進攻和州刺史崔雍登城樓謂吳迥曰城中玉帛女子不敢惜只勿取天子城池賊許之遂黥城中居民殺判官張琢以琢城壕故也龐勛又令將劉贊攻濠州陷之囚刺史盧望回於迴車館望回憤而死僕妾數人皆為賊蒸而食之十二月庚辰朔將軍戴可師率沙陀吐渾部落二萬人於淮南與賊轉戰賊黨屢敗盡渠淮南之守是歲江淮蝗食稼大旱龐勛奏當道先發戍嶺南兵士三千人春冬衣今欲差人送赴邕管鄂岳觀察使劉允章上書言龐勛聚徒十萬今若遣人達嶺表如戍卒與勛合勢則禍難非細尋詔龐勛止絕兼令江淮諸道紀綱捕之

十年春正月己未朔以徐州用兵罷元會癸亥以右拾遺韋保衡為銀青光祿大夫守起居郎駙馬都尉尚皇女同昌公主出降之日禮儀甚盛以神武大將軍王晏權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兼徐州北路行營招討等使智興之從子也以將軍朱克誠充北路招討都虞候王宥北路招討前軍使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劉瞻守本官同平章事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蔣伸為太子太保罷知政事病免也以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徐商檢校兵部尚書江陵尹荊南節度使以右神策大將軍知軍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龍陽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戶康承訓可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兼右神策大將軍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充徐泗行營都招討使又以將軍李郃為徐州南路行營招討都虞候以將軍史忠用為穎州行營都知兵馬使將軍馬濬為徐州行營都知兵馬使將軍董漢充廬州行營都知兵馬使將軍戴可師充澧州行營招討使將軍朱耶赤心充太原行營招討使沙陀三部落等軍使將軍王建充淮泗行營招討使將軍曹翔充兗海節度行營招討使將軍馬舉為揚州都督府司馬充淮南行營招討使將軍高羅銳為楚荊刺史本州行營招討使將軍秦匡謀為濠州刺史本州行營招討使將軍李播為宿州刺史赴廬州行營招討使以將軍孟彪為太僕卿充都糧料使凡十八將分董諸道之兵七萬三千一十五人

正月一日進軍攻徐州魏博何弘敬奏當道點檢兵馬一萬三千赴行營時賊將劉行及丁景琮吳迥攻圍泗州可師乘勝救之屯於石梁驛賊自退去可師追擊生擒劉行及賊保都梁城乃斷行及之首懸於城下以示賊賊登城拜曰見與都頭謀歸朝可師既知其詐乃退軍五里其城西面有水三面天軍賊乃夜中涉水而遁明早開城門惟病嫗數人而已王師入壘未整翌日詰旦重霧賊軍大至可師方大醉單馬奔出為虹縣人郭真所殺一軍盡沒惟忠武太原沙陀之騎軍保全而退副將王健為賊所擒劉行及卻為賊將吳迥所得吳迥乃進軍復圍泗州自是梯衝雲合內外不通龐勛恃其驟勝遣人上表詞語不恭又與康承訓書指斥朝政王晏權者智興之猶子也故授以武寧節制以招之以冀招懷徐人懲王式之誅相扇構亂數月招攜啗之以利民瞷卒無革心者康承訓大軍攻宿州賊將梁伾出戰屢敗乃授承訓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賚授端州司馬楊收長流驩州與嚴譔並賜死於路其黨楊公慶嚴季實楊全益史明康遂何師玄李孟勳馬全祐李羽王彥復等長流儋崖播等州判官朱偘常濬閻均等配流嶺南以河中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平章事上柱國譙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夏侯孜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時南平蠻寇西川責孜在蜀日失政也二月己丑龐勛急攻泗州遣牙將李員入城見刺史杜慆曰留後知中丞名族不敢令軍士失禮但開城門令百姓存活無相疑也慆執而殺之詔司農卿薛瓊使淮南盧壽楚等州點集鄉兵以自固四月康承訓奏大敗柳子寨賊詔監軍楊玄价與康承訓商量拔汴河水以灌宿州六月丁亥朔戊戌制曰動天地者莫若精誠致和平者莫若修政朕顧惟庸昧託于王公之上于茲十一年矣祗荷丕構寅畏小心慕唐堯之欽若昊天遵周王之昭事上帝念茲夙夜靡替虔恭同馭朽之憂勤思納隍之軫慮內戒奢靡外罷畋遊匪敢期於雍熙所自得於清淨止望寰區無事稼穡有年然而燭理不明涉道唯淺氣多堙鬱誠未感通旱暵是虞蟲螟為害憂疊未賓於遐裔寇盜復蠹於中原尚駕戎車益調兵食俾黎元之重困每宵旰而忘安今盛夏驕陽時雨久曠憂勤兆庶旦夕焦勞內修香火以虔祈外罄牲玉

以精禱仰侯玄貺必致甘澍而油雲未興秋稼闕望因茲愆亢軫于誠懷惕復暴政煩刑強官酷吏侵漁蠹耗陷害孤煢致有冤抑之人構災沴之氣主守長吏無忘奉公伐叛興師蓋非獲已除奸討逆必使當辜苟或陷及平人自然風雨愆候凡行營將帥切在審詳昭示惻憫之心敬聽勤卹之旨應京城天下諸州府見禁囚徒除十惡忤逆官典犯贓故意殺人合造毒藥放火持仗開劫墳墓及關連徐州逆黨外並宜量罪輕重速令決遣無久繫留雷雨不同田疇方瘁誠宜愍物以示好生其京城未降雨閒宜令坊市權斷屠宰昨陝虢中使迴方知蝗旱有損處諸道長吏分憂共理宜各推公共恩濟物內有饑歉切在賙安哀此蒸人毋俾艱食徐方寇孽未殄師旅有征凡合誅鋤審分淑慝無令脅從橫死元惡儻生宜申告伐之文使知逆順之理於戲每思禹湯之罪己其庶成康之措刑執顧德信未孚教化猶梗吝爾多士俾予一人既引過在躬亦漸幾于理布告中外稱朕意焉賊將鄭鎰急攻壽州詔南面招討使馬舉救之賊解圍而去康承訓悉兵攻賊小睢寨不利而退七月康承訓攻賊柳子寨垂剋而賊將王弘立救至王師大敗承訓退保宋州龐勛乘勝自率徐州勁卒併攻泗州留其部將許佶守徐州詔南面招討使馬舉爲行營都招討使代承訓率諸軍以援泗州八月和州防禦行官石伸等一百三十人狀訴刺史崔雍稱賊初劫烏江縣雍令步奏官二人探知雍猶不信二人並被枷杻續差人探見賊已去州十里賊尋過州城崔雍與賊頭吳約於鼓角樓上飲酒許與賊州又詔軍事判官李騰爲親弟表狀驅使官張立爲男只乞二人并身其餘將士一任處置便令押衙李詞等各脫下衣甲防虞官健束手被斬者八百餘人行官石瓊脫衣甲稍遲便被崔雍遣賊處斬其崔雍所有料錢并家口累差人押送往采石今在潤州豈有將一千人兵士之命贖拔己之一身不惟辜其神明實亦生負聖主兼科配軍州官吏修葺城池妄稱出料錢修城者勅曰臣子之節無如盡忠士人之風宜當遠恥崔雍任居牧守賊犯州城禦扞曾不發矢從容乃與命酒況石瓊未脫衣甲志在當鋒不能獎其赤誠翻令擒送賊所原其深意與賊通和臣節全虧情狀可見欲行朝典宜更推覈其崔雍家口並在宣州宜

令宣歙觀察使追崔雍收禁速勘逐具事由申奏是月馬舉率師解泗州之圍賊黨遁去勅曰當崔雍守郡之日是龐勛肆逆之初屬狂寇奔衝望風和好置酒以邀賊將啓關而納兇徒城內不許持兵皆令解甲致使三軍百姓扶血相視連頭受誅初聞奏陳深駭觀聽錫茲守城而死已有追榮杜慆孤壘獲全尋加殊獎既褒忠節難赦罪人玉石固分懲勸斯在將垂誡於四海當何愛於一夫其崔雍宜差內養孟公度專往宣州賜自盡公度至雍死於陵陽館其男黨兒歸僧配流康州錮身遞送司勳郎中崔原貶柳州司戶比部員外郎崔福昭州司戶長安縣令崔朗澧州司戶左拾遺崔庾連州司戶荊南觀察支使崔序衡州司戶皆雍之親黨也九月賊宿州守將張玄稔以城降有兵萬人馬舉率師赴之龐勛聞之遽急攻玄稔玄稔賊之勁將出遂與舉合勢急圍徐州許佶登城拒守者三日佶敗走出玄稔收復徐州龐勛方來赴援聞城已拔欲南趨濠州馬舉追及濉河擊敗之勛溺水而死蘄縣主將又斬許佶首來降徐寇悉平初龐勛據徐州倉庫素無貯蓄乃令羣兇四出於揚楚廬壽滁和兗海沂密曹濮等州界剽牛馬輓運糧糗以夜繼晝招致亡命有衆二十萬男女十五已上皆令執兵其人皆斫鋤鉤爲兵號曰霍錐首尾周歲十餘郡生靈受其酷毒至是盡平與玄稔詔曰去歲災興分野寇起徐方兼爾膚夫稱兵犯命招誘不復猖狂罔悛脅從三州之人污染萬姓之俗逆順之理邪正坐分果有忠臣悉殲逆黨再清郡邑不擾干戈此皆衆人協心闔州受福但以首尾周歲取制兇威里閭不安農桑失業言念於此倍積憂懷已有詔指揮令授玄稔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右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賜分帛五千匹金樓一枚蓋椀一具金腰帶一條軍將張皋已下二十人等第優給令差高品李志承押領宣賜制曰朕以眇身獲承丕業虔恭惕厲十一載于茲況荷十七聖之鴻休紹三百年之慶祚將求理本敢忘宵衣雖誠信未孚而實畏不怠既絕意於苑囿固無心於畋遊業業兢兢日慎一日休徵罔應沴氣潛生南畝將罷於戰爭徐寇忽孤於惠養招誘不至虐暴滋深竊弄干戈擅攻州鎮將邀符印輒恣兇殘不畏神祇自貽覆滅股肱之臣以罪惡之難捨腹心之衆詐悖逆之可誅變

徵甲兵用激發上將宣力內臣協心選用皆得於良材指撝纔及於周歲誅
于紀反常之噍類僇亂臣賊子之奸謀今則已及偃戈宜康庶黎疇庸之典在
茲婁以無私懋賞之時貴纖毫之必當其四面行營節度使既成茂勳宜加酬
奬並取別勅處分應諸道行營都將已下節度及軍將各委本道具功勞名銜
分析聞奏當續有處分被堅執銳冒涉寒暄解甲棄弓遺鄉復業須緒帛之賜
免差役之征應四面行營將士今既平寧宜令次第放歸本道其賞賜匹段已
從別勅處分到本道後仍令節度使各犒宴放歸私第便令歇息未用差使如
行營人並免差科色役如本厢本將今後有節級員闕且以行營軍健量材差
置用酬征伐之勤臨敵用命力屈殞身須慰傷魂以彰忠節超與職事仍加任
使如無父兄子弟只有妻女者即委州使厚加贈卹常令安撫如是都將至都
虞候陣亡者與贈官應陣亡將士有父兄子弟願入軍者便令本道填替如無
父兄子弟仍且與給衣糧三年因戰陣傷損手足永廢者終身不得停給如將
士被賊殺害者委所在州縣量事殮接量與改瘞勿令暴露兼與設祭王者以
仁恕為本拯濟是謀元惡既已誅鋤脅從宜從寬宥除龐勛親屬及桂州迴戈
逆黨為賊脅從及因戰陣拒敵官軍招諭不悛懼法逃走皆非本惡蓋鋒刃所
驅今並釋放一切不問應舊軍將軍吏節及所由既已歸還征賦先宜蠲免其
徐宿濠泗等州應合徵秋夏兩稅及諸色差科色役一事已上宜放十年已後
蠲放三年待三年後續議條疏處分編甿失業丘井無人桑柘枌榆鞠為茂草
應行營處百姓田宅產業為賊殘毀燒焚者今既平寧並許識認各還本主諸
色人不得妄有侵占九原可作千載不忘尙禁樵蘇寧傷丘壠應有先賢墳墓
碑記為人所知被賊毀廢者即與掩藏仍量致祭自用兵已來郡邑皆罹攻劫
遠念驚撓尤在慰安今遣右散騎常侍劉異兵部郎中薛崇等往彼宣撫於戲
朕以四海為家兆人為子一物失所每軫納隍之憂一方未寧常負阽危之戒
今元兇就戮逆黨誅夷載戢干戈永銷氛祲庶平妖氣允洽嘉祥遐邇臣寮當
體予意制以徐州南面招討使檢校尙書左僕射右神武大將軍權知淮南節
度事扶風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戶馬舉可檢校司空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

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以右武衛大將軍徐州東南面招討使曹翔檢校兵
部尙書兼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徐泗濠團練防禦等使以前淮南節度使檢校
司空平章事上柱國涼國公食邑三千戶令狐綯為太子太保分司東都魏博
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何弘敬卒三軍立其子全皞為兵馬留後十一月
南詔蠻驃信坦綽酋龍率衆二萬寇嶲州定邊軍節度都頭安再榮守清溪關
為賊所攻再榮退保大渡河北去清溪關二百里隔水相射凡九日八夜定邊
軍節度使竇滂勒兵拒之十二月驃信遣清平官十餘人來僞和與竇滂語次
蠻軍船栰競渡忠武武寧軍兵士結陣抗之接戰自午及申蠻軍稍却竇滂自
縊于帳中徐州將苗全緒解之謂滂曰都統何至於是但安心全緒與再榮弘
節等血戰取勝全緒三人率兵而出滂乃單騎宵遁其夜蠻軍營於山下全緒
等謀曰彼衆我寡若明日對陣吾屬敗矣可夜擊之令其軍亂自解去忠武武
寧之師乃夜入蠻軍弓弩亂發蠻衆大駭全緒等三將保軍而去蠻軍乘勝進
攻西川城朝廷以顏慶復為大渡河制置劍南應接等使宋威為行營都知兵
馬使將兵數萬與忠武武寧之師合與蠻軍戰于漢州之毗橋大捷解西川之
圍明日蠻軍遁走西川平以蜀王佶為開府儀同三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
副大使知節度事不出閤以盧耽知節度事詔河東節度使鄭從讜赴闕以義
成軍節度使光祿大夫檢校尙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滑州刺史上柱國會稽縣
開國伯食邑二千戶康承訓以本官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軍節度使以
吏部侍郎楊知溫吏部侍郎于德孫李玄考官司封員外郎盧蕘刑部侍郎楊
載考試宏詞選人以虞部郎中宋震前昭應主簿胡德融考科目舉人詔以兵
戈纔罷且務撫寧其禮部貢舉宜權停一年付中書行勅指揮其兩省官等不
用論奏勅荊南節度使杜悰據司天奏有小孛星氣經歷分野恐有外夷兵水
之患緣邊藩鎮最要隄防宜訓習師徒增築城堡凡關制置具事以聞制以魏
博節度使何全皞起復檢校司空同平章事
十一年春正月甲寅朔制尙書右僕射杜審權為檢校司徒河中尹絳慈隰節
度觀察處置等使丙午制宰相門下侍郎吏部尙書曹確可兼尙書左僕射門

下侍郎戶部尚書路巖可兼右僕射中書侍郎于悰可兼戶部尚書平章事劉瞻可中書侍郎知政事餘並如故己酉制河東節度使康承訓將門瑣質戎壘微才曾不知兵謬膺重祿爰韜鈐以効任畜奸慝以事君幾授鉞於戎藩嘗執金以徵道謂其盡節委以專征屬者徐部匪寧敢干紀律俾護諸將坐覆危巢鬱國幣以佐軍頒王爵而賞士而玩寇莫戰按甲不前立法未學於穰苴申令頗虧於孫子況部伍不戰逼撓無謀人數空多軍威何振使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始凝望於天誅翻有恩於賊至洎元兇自潰玄稔効忠彭門洞開爾功何有而貪恩已甚瀆貨是求叨榮苟幸於一時遺患遂逾於積歲爰行國典俾傳戎藩可蜀王傅分司東都再貶恩州司馬同正馳驛發遣以檢校左散騎常侍泗州刺史杜慆檢校工部尚書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以河東行營沙陀三部落羌渾諸部招討使檢校太子賓客監察御史朱邪赤心爲檢校工部尚書單于大都護御史大夫振武節度麟勝等州觀察等使仍賜姓名曰李國昌以吏部尚書蕭鄴吏部侍郎于德孫吏部侍郎楊知溫考官司勳員外郎李耀禮部員外郎崔澹等考試應宏詞選人以河陽三城節度孟懷澤觀察使中散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孟州刺史御史大夫崔彥昭爲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扶風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駙馬都尉韋保衡本官同平章事以兵部侍郎劉鄴判度支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曹確以病求免授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潤州刺史充浙江西道觀察等使魏博節度使何全皞酷政爲衙軍所殺推其大將韓君雄爲留後四月癸未朔戊子勅去年屬以用軍之際權停貢舉一年今既去戈却宜仍舊來年宜別許三十人及第進士十人明經二十人已後不得援例八月辛巳朔己酉同昌公主薨追贈衛國公主謚曰文懿主郭淑妃所生主以大中三年七月三日生咸通九年二月二日下降上尤鍾念悲惜異常以待詔韓宗紹等醫藥不效殺之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府宰相劉瞻京兆尹溫璋上疏論諫行法太過上怒叱出之九月丙辰制以正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彭城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劉瞻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兼江陵尹充荊南節度等使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知制誥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鄭畋爲梧州刺史正議大夫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孫瑝爲汀州刺史將仕郎右諫議大夫柱國賜紫金魚袋高湘爲高州刺史中散大夫比部郎中知制誥柱國賜紫金魚袋楊知至爲瓊州司馬將仕郎守禮部郎中魏簹爲春州司馬朝議大夫行兵部員外郎判度支案柱國張顏爲播州司戶朝議大夫行刑部員外郎柱國崔顏融爲雷州司戶並坐劉瞻親善爲韋保衡所逐也京兆尹溫璋貶振州司馬制出之夜璋仰藥而死劉瞻再貶康州刺史十月以給事中薛能爲京兆尹以中書舍人高湜權知禮部貢舉十一月己酉朔辛亥制以禮部尚書王鐸本官同平章事丁卯勅徐州地當沛野軍本驍雄實爲壯國之都固協建侯之制況山河素異土俗甚殷豈欲削卑挫其繁盛蓋緣比因稔禍或至亂常罪由己招孽非天作桂林叛卒雖有逆謀塗炭生靈首尾周歲殺傷黎庶污染忠良所不忍言尋加翦滅是以卑其鎮額隸彼藩方近屬大兵已來饑年荐至且聞軍人百姓深恥前非願行舊規却希建節朕每深軫念思致小康特示渥恩復其軍額宜賜宣徽軍綾絹十萬匹助其宴犒必獲周豐其徐州都團練使改爲感化軍節度徐宿濠泗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以吏部侍郎鄭從讜檢校戶部尚書兼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宣武軍節度使代李蔚以蔚檢校吏部尚書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兼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十二年春正月戊申宰相路巖率文武百寮上徽號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聖廣孝皇帝御含元殿冊禮畢大赦辛酉葬衛國公主於少陵原先是詔百寮爲挽歌詞仍令韋保衡自撰神道碑京兆尹薛能爲外監護供奉楊復璟爲內監護威儀甚盛上與郭淑妃御延興門哭送幽州節度使張允伸病請以子簡會爲節度副大使權知兵馬事詔從之三月以吏部尚書蕭鄴吏部侍郎歸仁晦李當考官司封郎中鄭紹業兵部員外郎陸勳等考試宏詞選人四月以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巖檢校司徒兼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等使五月庚申勅慎恤刑獄大易格言詔曰如得其情即哀矜而勿喜而獄吏苛刻務在

鑄文守臣因循。罕聞視事。以此械繫之輩。溢於狴牢。追捕之徒。繁於簡牘。實傷和氣。因致沴氛。況時屬燼蒸。化先茂育。並敕郡縣。式順生成。應天下所禁繫罪人。除十惡忤逆。故意殺人。合造毒藥。持仗行劫。開發墳墓外。餘並宜疏理釋放。或信任人吏。多有生情繫留。續察訪得知。本道觀察使判官州府本曹官。必加懲譴。以誡慢易。到後十日內速疏理分析聞奏。上幸安國寺。賜講經僧沉香高座。七月辛丑。中書門下奏。准今年六月十二日勑。應草諸道及在京諸司奏官幷請章服事者。其諸道奏州縣官。司錄縣令錄事參軍。或見任公事敗闕不理。切要替換。及前任實有勞効。幷見有闕員。即任各舉所知。每道奏請仍不得過兩人。其河東淄府邠寧涇原靈武鹽夏振武天德鄜坊滄德易定三川等道觀察防禦等使及嶺南五管。每道每年除令錄外。許量奏簿尉及中下州判司及縣丞共三人。福州不在奏州縣官限。其黔中所奏州縣官及大將管內官。即任準舊例處分。在京諸司及諸道帶職奏官。或非時僉替。考限未滿。並却與本資官。諸道節度及都團練防禦使下將校奏轉試官及憲御等。令諸節度事每年量許五人。都團練防禦量許三人為定。不得更於其外奏請。其御史中丞已下。即準勑文條疏。須有軍功。方可授任。自今後如顯立戰伐功勞者。任具事績申奏。如檢勘不虛。當別與商量處分。以外輒不得更有奏請。其幽鎮魏三道。望且準承前舊例處分。勑旨從之。十二月。以檢校戶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使鄭從讜為廣州刺史嶺南東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甲戌。制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劉鄴本官同平章事。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幽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燕國公食邑三千戶張允伸卒。贈太尉。謚曰忠烈。允伸鎮幽州二十三年。二月。幽州牙將張公素奪留後張簡會軍政。自稱留後。丁巳。制以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于琮檢校司空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以御史中丞趙隱為戶部侍郎。本官同平章事。三月。以吏部尚書蕭鄴吏部侍郎獨孤雲考官職方郎中趙蒙駕部員外郎李超考試宏詞選人。試日蕭鄴替差右丞孔溫裕權判。五月庚午朔。辛未。勑檢校尚書左僕射守左羽林軍統軍御史大夫張直方貶康州司馬同正。以其部下為盜故也。乙亥。國子司業韋殷裕於閤門進狀論淑妃弟郭敬述陰事。上怒甚。即日下京兆府決殺殷裕。籍沒其家。殷裕妻崔氏。音聲人鄭羽客王燕客。婢微娘紅子等九人配入掖庭。閤門使田獻銛奪紫配於橋陵。閤門司閻敬直決十五。配南衙。為受殷裕文狀故也。給事中杜裔休貶端州司馬。中書舍人崔沆循州司戶。殷裕妻兄也。太僕少卿崔元[illegible]州司戶。殷裕妻父也。前河陰院官韋君卿為愛州宋平尉。殷裕季父也。以前大理正方俟鎔為國子司業。前興元少尹馮彰為普州刺史。前大理正陽瑨為昌州刺史。丙子。制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于琮可正議大夫守普王傅分司東都。辛巳。勑尚書左丞李當貶道州刺史。吏部侍郎王渢貶漳州刺史。左散騎常侍李郁貶賀州刺史。前中書舍人封彥卿貶潮州司戶。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知制誥張裼貶封州司馬。右諫議大夫楊塾貶和州司戶。工部尚書嚴祁貶郴州刺史。給事中李貺蘄州刺史。給事中張鐸藤州刺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左街使李敬仲儋州司戶。前青州刺史平盧軍節度使于涓為涼王府長史分司東都。前湖南觀察使于瓌為袁州刺史。涓瓌琮之兄也。于蕘亦配流。自李當已下。皆于琮之親黨也。為韋保衡所逐。以天德防禦使檢校左散騎常侍段文楚為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六月。義成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杜慆奏當管潁州僧道百姓舉留刺史宗回。勑曰。回清幹臨人。自有月限。方藉綏輯。未議替移。六月。中書門下奏。今月十七日延英面奉聖旨。令誡約天下州府。應有逃亡戶口。其賦稅差科。不得攤配見在人戶上者。伏以諸道州府。或兵戈之後。災沴之餘。戶口逃亡。田疇荒廢。天不敷佑。人多艱危。鄉閭屢困於征徭。帑藏因茲而耗竭。遂使從來經費。色額太半空系簿書。緣徵斂則闕於供須。促期限則迫於貧苦。旨念凋弊。勞乃憂勤。不降明文。孰知聖念。其逃亡戶口賦稅及雜差科等。須有承佃戶人。方可依前應役。如將闕稅課額攤於見在人戶。則轉成逋債。重困黎元。或富者有連阡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欲令均一。固在公平。若令狡猾之徒。得以昇降由己。鑒其完葺。不亦難乎。全由長史竭誠。方使疲甿漸泰。臣等商量。令諸道州

府準此條疏應有逃亡戶口稅賦并雜色差科等並不得輒更攤配於見存人
戶之上務設法招攜多方撫御衆茲實惠重獲昭蘇苟致安寧自當遷陟不遵
詔令必舉典刑從之七月以前義昌軍節度使盧簡方爲太僕卿十二月以振
武節度李國昌爲檢校右僕射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等使國昌恃功頗橫專
殺長史朝廷不能平乃移鎭雲中國昌稱病辭軍務乃以太僕卿盧簡方檢校
刑部尚書雲州刺史充大同軍防禦等使上召簡方於思政殿謂之曰卿以滄
州節鎭屈轄大同然朕以沙陀羌渾撓亂邊鄙以卿曾在雲中惠及部落且忍
屈爲朕此行具達朕旨安慰國昌勿令有所猜嫌也是月李國昌小男克用殺
雲中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防禦留後制追諡宣宗爲元聖至明成武獻
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
十四年春正月丙寅朔御史中丞韋蟾奏應諸州刺史除授正衙辭謝後託故
陳牒請假實爲容易自今後如實有故爲衆所知者三日外不在陳牒之限應
內外除官入京合便朝謝如遇假日且合在都亭驛近日多因請假便歸私家
既犯條章頗乖禮敬自今已後望準故事如未朝謝須於都亭驛如違越臺司
勘當申奏從之辛未以雲朔暴亂代北騷動賜盧簡方詔曰李國昌久懷忠赤
顯著功勞朝廷亦三受土疆兩移旄節其爲寵遇實寡比倫昨者徵發兵師又
令克讓將領惟嘉節義同絕嫌疑近知大同軍不安殺害段文楚推國昌小男
克用主領兵權事雖出於一時心豈忘於長久段文楚若實刻剝自結怨嫌但
可申論必行朝典遽至傷殘性命剝剔肌膚慘毒憑凌殊可驚駭況忠烈之後
節義之門致茲橫亡尤悚觀聽若克用暫勿主兵務束手待朝廷除人則事出
權宜不足猜慮若便圖軍柄欲奄有大同則患繫久長故難依允料國昌輸忠
効節必當已有指揮知卿兩任雲中恩及國昌父子敬憚懷感不同常人宜悚
與書題深陳禍福殷勤曉諭特析指宜切令大節無虧勿使前功併棄簡方準
詔諭之國昌不奉詔乃詔太原節度使崔彥昭幽州節度使張公素帥師討之
三月以新除大同軍使盧簡方爲單于大都護振武節度麟勝等州觀察等使
時李國昌據振武簡方至嵐州而卒自是沙陀侵掠代北諸軍鎭庚午詔兩街
僧於鳳翔法門寺迎佛骨是日天雨黃土徧地四月八日佛骨至京自開遠門
達安福門綵棚夾道念佛之音震地上登安福門迎禮之迎入內道場三日出
於京城諸寺士女雲合威儀盛飾古無其比制曰朕以寡德纘承鴻業十有四
年頃屬寇猖狂王師未息朕憂勤在位愛育生靈遂乃尊崇釋教至重玄門迎
請真身爲萬姓祈福今觀覩之衆隘塞路岐載念狴牢寢興在慮嗟我黎人陷
於刑辟況漸當暑毒繫於縲紲或積幽凝滯有傷和氣或關連追擾有妨農務
京畿及天下州府縣禁囚徒除十惡忤逆故意殺人官典犯贓合造毒藥放火
持仗開發墳墓外餘罪輕重節級遞減一等其京城軍鎭限兩日內疏理訖聞
奏天下州府勅到三日內疏理聞奏以吏部侍郎蕭倣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六月帝不豫七月癸亥朔戊寅疾大漸庚午制立晉王儼爲皇太子權勾當軍
國政事辛巳遺詔曰朕祇事九廟君臨四海夕惕如厲宵分靡寧必求政化之
源思建大中之道至於懷柔夷貊偃戢干戈皆以德綏亦自馴致冀清淨之爲
理庶治平之可臻自秋已來忽爾嬰疹坐朝既闕踰旬未瘳六疾斯侵萬機多
曠醫和無驗以至彌留嗚呼數災有窮聖賢之所必同明於斯言是爲達節載
申顧命式叶典謨皇太子權勾當軍國事儼性稟寬和生知忠孝德光睿哲聖
表徇齊必能揚祖宗之重光荷邦家之丕構宜令所司具禮於柩前即皇帝位
以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韋保衡攝冢宰軍國務殷豈可久曠況易月之制行
之自古皇帝宜三日而聽政二十七日釋服諸道節度觀察團練防禦等使及
監軍諸州刺史受寄至重並不得離任赴哀文武常參官朝晡之臨十五舉音
宮中當臨者非時無得擅哭天下人吏百姓告哀後出臨三日皆釋服勿禁食
肉飲酒婚姻祭祀釋服之後無禁當擧薄葬之禮宜遵漢魏之文其山陵制度
切在儉約並不得以金銀錦繡文飾喪具五坊鷹犬等除蒐狩外餘並解放其
醫官段璲趙玘符虔休馮及等並釋放咨爾將相卿士中外臣寮竭力盡忠匡
予令嗣送往事居無違朕志是日崩于咸寧殿聖壽四十一百寮上謚曰睿文
昭聖恭惠孝皇帝廟號懿宗十五年二月葬于簡陵
史臣曰臣常接咸通耆老言恭惠皇帝故事當大中時四海承平百職修擧中

外無粃政府庫有餘貲年穀屢登封疆無擾恭惠始承丕構頗亦勵精延納讜言尊崇耆德數稔之內洋洋頌聲然器本中庸流於近習所親者巷伯所昵者桑門以蠱惑之侈言亂驕淫之方寸欲無怠忽其可得乎及釁結豐陳奸生戍卒發五嶺之轉輸實海動搖徵二蜀之扞防蒸人盪覆徐寇雖殄河南幾空然猶削軍賦而飾伽藍困民財而修淨業以諛佞爲愛已謂忠諫爲妖言爭趨險詖之途罕勵貞方之節見豕負塗之愛暨非次寵昇燋頭爛額之輔臣無辜竄逐是以干戈布野蟲旱彌年佛骨纔入於應門龍輴已泣於蒼野報應無必斯其驗歟土德陵夷禍階於此雖有文景之英繼難以興焉自玆龜玉之不昌固其宜矣贊夢遺叟言之涕零

贊曰邦家治亂在君聽斷恭惠驕奢賢良貶竄凶豎當國儉人滿朝奸雄乘釁貽謀道消

舊唐書卷十九上

舊唐書卷十九上考證

懿宗本紀咸通四年夏四月勅徐州防禦使爲文都隸兗州○沈炳震曰按文都唐無此官疑團練使之譌又隸兗州新書方鎭表在咸通三年

六年夏四月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徐商蕭寘轉中書侍郎知政事○臣德潛按新書三月蕭寘薨不應四月復轉中書侍郎必有一誤而兩書俱無寘傳未知孰是

五月安南都護高駢奏於邕管大敗林邑蠻○臣宗萬按通鑑注曰林邑在海南自至德後號環王與中國久絕劉昫但見南蠻則謂之林邑誤也新書南詔傳亦云駢以選士五千渡江敗林邑兵於邕州亦承此而誤也

七年十月安南高駢奏蠻寇悉平十一月十日御宣政殿大赦以復安南故也○臣宗萬按六年紀曰是歲秋高駢自海門進軍破蠻軍收復安南府若然則六年已收復安南豈有七年始奏而行大赦之理則安南之復實在七年明矣劉昫蓋因駢於六年秋發海門遂云復安南耳

八年三月以浙西觀察使杜審權守尚書左僕射○沈炳震曰審權傳龐勛之亂審權猶在浙西而本紀八年已遷左僕射則去九年九月龐勛之反一年有餘不應遷而未去也此疑有誤

十年春正月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路巖爲太子太保罷知政事○臣德潛按巖于二年九月已罷政矣此疑錯簡于此

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卒三軍立其子全皞爲兵馬留後○新書在七年六月

十三年十二月李國昌小男克用殺雲中防禦使段文楚自稱防禦留後○新書在僖宗乾符五年二月綱目同新書

十四年四月迎佛骨至京制戒積慮事揚有傷和氣云云○事揚乃凝滯之誤也已改正

舊唐書卷十九上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本紀第十九下

僖宗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諱儇懿宗第五子母曰惠安皇后王氏咸通三年五月八日生於東內初封普王名儼十四年七月懿宗大漸其月十八日制曰朕守大器之重居兆人之上日慎一日如履如臨旰昃勞懷寢興思理涉道猶淺導化未孚而攝養乖方寒暑成癘實有慮於關政且無暇於怡神恙未少瘳日加寖劇萬務凡總須有主張考恩舊章諒于卿士思闡鴻業式建皇儲第五男普王儼改名儇孝敬溫恭寬和博厚日新令德天假英姿言皆中規動必由禮俾崇邦本允協人心宜立為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咨爾中外卿士洎于腹心之臣敬保予胤輔成予志各竭乃心以安黎庶布告中外知朕意焉是日懿宗崩二十日即皇帝位于柩前時年十二左軍中尉劉行深右軍中尉韓文約居中執政並封國公八月皇帝釋服冊聖母王氏為皇太后河南大水自七月雨不止至釋服後方霽九月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韋保衡貶賀州刺史以岳州刺史于琮為太子少傅緣琮貶逐者並放還循州司戶崔沆復為中書舍人前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承旨鄭畋為左散騎常侍前兵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張裼為太子賓客前諫議大夫高湘復為諫議大夫前宣歙觀察使楊嚴復為給事中十月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劉鄴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觀察副大使知節度事十一月以光祿大夫守太子少傅駙馬都尉于琮檢校尚書左僕射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十二月雷震義成軍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杜慆就加兵部尚書

乾符元年春正月辛酉朔乙丑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蕭倣兼右僕射門下侍郎吏部尚書平章事王鐸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宋亳觀察等使二月葬懿宗于簡陵三月以河東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崔彥昭為尚書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以銀青光祿大夫京兆尹上柱國岐山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竇滂檢校戶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充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以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同平章事趙隱檢校吏部尚書潤州刺史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四月崔彥昭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以前淮南節度使李蔚為吏部尚書以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鄆州刺史高駢檢校司空兼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以右散騎常侍韋荷為吏部侍郎前同州刺史崔璆為右散騎常侍右領軍衛上將軍渾偘檢校吏部尚書左千牛衛上將軍以侍御史盧胤征為司封員外郎判戶部案五月以吏部侍郎鄭畋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賜紫金魚袋盧攜本官同平章事太子右庶子李嶧為太僕卿侍御史裴渥為起居郎以嶺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鄭從讜為刑部尚書以吏部侍郎韋荷檢校禮部尚書廣州刺史嶺南東道節度使七月以禮部侍郎裴瓚為檢校左散騎常侍潭州刺史御史大夫湖南觀察使故湖南觀察使李庾贈禮部尚書十月以中書舍人崔沆為中書侍郎右諫議大夫崔胤為給事中十一月丙戌朔庚寅上有事於宗廟禮畢御丹鳳門大赦改元為乾符宰相蕭倣兼司空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兵部侍郎崔彥昭為中書侍郎兵部侍郎鄭畋為集賢殿大學士以宣慰沙陀六州部落檢校兵部尚書李鈞為靈武節度制曰朕以沙陀驍勇重累戰功六州蕃渾沐浴王化念其出於猜貳互有傷殘而克璋報仇其意未已被我君臨之德軫吾子育之心爰擇良能俾之宣撫惟爾先王嘗鎮北門待國昌以雄傑之才置國昌於濟活之地既藉奕葉之舊又懷任土之觀是用付以封疆委之軍旅必集王事無墜家聲初鈞父業鎮太原能安集代北部落時李國昌父子據大同振武吐渾契苾幽州諸道之軍攻之不利故假鈞靈武節鉞率師招諭之以長安令李璧為諫議大夫以吏部員外郎徐彥若為長安令兵部郎中盧鄴為楚州刺史十二月党項迴鶻寇邊以左司郎中崔原為兵部郎中江州刺史李可仁為右司郎中權知工部尚書牛蔚為禮部尚書太子賓客于涭為工部尚書是冬南詔蠻寇蜀詔

河西河東山南西道東川徵兵赴援西川節度使高駢奏奉勅抽發長武鄜州河東等道兵士赴劍南行營者伏以西川新軍舊軍差到已衆況蠻蜑小醜必可枝梧今以道路崎嶇館驛窮困更有軍頓立見流移所謂望一處完全而百處俱破且兵不在衆而在於和其左右神策長武鎭鄜川河東所抽甲馬兵士人數不少況備辦軍食費損尤多又緣三道藩鎭盡扼羌戎邊鄙未寧望不差發如已在道路並請降勅勒迴詔答曰蠻蜑如倘憑陵固須倍兵禦敵若已奔退即要併力追擒方藉北軍助平南寇其三處兵士宜委高駢候到蜀日分布驅使具務多多之辦寧亂整整之師其河東一千二百人令竇澣不要差發時駢扞蠻已退長武兵士竟至蜀而還議者惜其勞費而虛邀出入之賞也右軍中尉韓文約以疾乞休致從之

二年春正月乙酉朔己丑宰相崔彥昭率文武百寮上尊號上御正殿受冊以知內樞密田令孜爲右軍中尉南蠻驃信遣使乞盟許之以鳳州刺史郭弘業爲左金吾衞將軍庫部郎中韋岫爲泗州刺史都官員外郎李頻爲建州刺史二月以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王凝爲祕書監以所補吏職罪也以吏部侍郎裴坦爲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以翰林學士崔澹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徐仁嗣爲司封郎中學士如故以容管經略招討使高秦檢校戶部尙書太府卿李嶧爲宗正卿湖州刺史張搏爲廬州刺史庫部員外郎楊堪爲吏部員外郎三月以右補闕鄭勳爲起居郎度支推官牛徽爲右補闕以戶部郎中崔彥融爲長安令都官郎中楊知退爲戶部郎中左司員外郎唐嶠爲刑部郎中刑部員外郎畢紹顏爲左司員外郎侍御史鄭頊爲刑部員外郎四月海賊王郢攻剽浙西郡邑以殿中侍御史李燭爲禮部員外郎以太子賓客張裼爲吏部侍郎前淮南節度使李蔚爲太常卿成德軍節度使王景崇加開府儀同三司祕書監蕭峴爲國子祭酒汝州刺史崔彥冲爲太子賓客分司新除吏部侍郎張裼爲京兆尹東川點檢兵馬使吳行魯可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尙書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劍南東川節度等使以東川節度使檢校戶部尙書崔充爲河南尹河南尹李晦檢校左散騎常侍兼福州刺史福建都團練觀察使以鳳翔隴西節度使檢校司徒同平章事上柱國涼國公食邑三千戶令狐綯進封趙國公五月濮州賊首王仙芝聚於長垣縣其衆三千剽掠閭井進陷濮州俘丁壯萬人鄆州節度使李種出兵擊之爲賊所敗以殿中少監薛瓚爲衞州刺史國子司業裴拙爲洋州刺史中書舍人崔沆爲禮部侍郎兵部郎中裴虔餘爲太常少卿六月以司勳員外郎薛邁爲兵部郎中戶部員外郎鄭就爲司勳員外郎倉部員外郎鄭綮爲戶部員外郎主客員外郎王鐐爲倉部員外郎秋七月以大理卿蔡行爲澧州刺史天德軍都防禦使大理卿張彥遠爲大理卿以京兆尹張裼檢校戶部尙書兼鄆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天平軍節度鄆曹濮觀察等使以左司勳員外郎杜貞符爲都官郎中吏部員外郎牛循爲金州刺史司封員外郎盧胤征爲吏部員外郎十月以祕書少監李眅爲諫議大夫以前大同軍及雲朔都防禦營田供軍等使李瑨檢校左散騎常侍澧州刺史充天德軍澧州西城中城都防禦使本管押蕃落等使以考功員外郎趙蘊爲吏部員外郎戶部員外郎盧莊爲起居員外郎禮部員外郎蕭遘爲考功員外郎十一月以起居郎劉崇龜爲禮部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孔綸爲戶部員外郎是月雷震電左僕射王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復輔政

三年春正月己卯朔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蕭倣以病求免罷爲太子太傅浙西奏誅王郢徒黨以左金吾衞大將軍右街使齊克讓檢校兵部尙書兗沂海等州節度使三月以吏部尙書歸仁晦吏部侍郎孔晦吏部侍郎崔蕘試宏詞選人考功郎中崔庾考功員外郎周仁舉爲考官以太常卿李蔚本官同平章事奉天鎭上言金龍晝見自河昇天門下侍郎崔彥昭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中書侍郎刑部尙書平章事鄭畋監修國史以右武衞大將軍墨沖謙爲左金吾衞大將軍以黎州刺史杜岡爲雅州刺史五月以江西觀察使獨孤雲爲太子少傅金州刺史東鄉勵爲嘉州刺史六月勅福建觀察使李播荊州刺史楊權古蔚州刺史王龜範壁州刺史張贊濮州刺史韋浦施州刺史裴傳會邢州刺史王回撫州刺史崔理黃州刺史許信卿等刺史親人之官苟不諳詳豈宜除授比爲朕養百姓非獨榮爾一身每念疲羸實所傷歎李播等九人

授官之時衆詞不可王回等三人到郡無政惟務貪求實污方州並宜停任以檢校右散騎常侍衛尉卿李鐸爲太府卿以涼王傅分司裴思謙爲衛尉卿撫王府長史劉允章涼王傅主客郎中崔福爲汾州刺史荆南節度副王鐩爲主客郎中六月以門下侍郎刑部尚書平章事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判度支崔彥昭兼左僕射中書侍郎鄭畋兼門下侍郎太常卿平章事李蔚爲中書侍郎以歙州刺史蕭蘩爲右司員外郎右司員外郎崔潼爲歙州刺史七月草賊王仙芝寇掠河南十五州其衆數萬是月賊逼穎許攻汝州下之虜刺史王鐐刑部侍郎劉承雍在郡爲賊所害賊遂南攻唐鄧安黃等州時關東諸州府兵不能討賊但守城而已以戶部郎中李節爲駕部郎中金部郎中王鐩爲戶部郎中主客郎中鄭誠爲金部郎中金部員外郎張讜爲主客郎中屯田員外郎竇珝爲金部員外郎京兆司錄趙曄爲屯田員外郎工部侍郎崔朗爲同州刺史左軍辟仗使左監門衛上將軍西門思恭爲右威衛上將軍以右諫議大夫知制誥魏簹爲中書舍人九月以右丞崔蕘權知吏部侍郎禮部侍郎崔沆爲尚書右丞中書舍人高湘權知禮部侍郎京兆尹楊知至爲工部侍郎兵部尚書兼太常卿李璿檢校尚書右僕射太常衛尉卿蕭寬爲鴻臚卿充閑廄使以宰相崔彥昭男保謙爲祕書省校書郎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崔彥昭加特進門下侍郎禮部尚書平章事鄭畋可特進太中大夫平章事盧攜可銀青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平章事李蔚可金紫光祿大夫以太府卿李嶧檢校工部尚書滑州刺史御史大夫充義成軍節度鄭滑穎觀察處置等使雄州自六月地震至七月未止壓傷人頗衆詔河南藩鎮舉兵討賊以刑部郎中李磎爲戶部郎中分司東都戶部郎中鄭誠爲刑部郎中戶部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王徽爲中書舍人戶部員外郎翰林學士蕭遘爲戶部郎中學士並如故諫議大夫趙蒙爲給事中商州刺史張同爲諫議大夫十一月以司門員外郎鄭蕘爲池州刺史水部員外郎樊充爲工部員外郎汴宋度支使杜孺休爲水部員外郎太常少卿崔潭貶康州刺史揚州左司馬鄭祥澧州刺史度支分巡院使李仲章爲建州刺史十二月以右金吾衛將軍張備會爲左金吾大將軍充右街使右龍武將軍李踐爲右金吾將軍前陝西虢觀察使陸墉爲太子賓客

四年春正月癸酉朔丁丑降制赦天下繫囚及徒流人放還以諫議大夫李湯爲給事中以兵部郎中崔厚爲諫議大夫大理少卿王承顏爲豐州刺史明州刺史殷僧辯爲大理卿以吏部尚書鄭從讜爲吏部侍郎孔晦吏部侍郎崔蕘考宏詞選人三月以開府行內侍監致仕劉行深爲內侍省觀軍容守內侍監致仕以判鹽鐵案檢校考功郎中鄭薮爲司封員外郎充轉運判官兵部員外郎裴渥爲蘄州刺史職方員外郎盧澄爲兵部員外郎以草賊大寇河南山南詔曰亂常干紀天地所不容伐罪弔人帝王之大典歷觀往代徧數前朝其有怙衆稱兵憑兇構孽或疑迷於郡縣或殘害於生靈初則狐假鴟張自謂雄其敵旋則鳥焚魚爛無非破敗而終蓋以逆順相懸幽明共怒近者龐勛拒命王郢挻災結衆至多猖狂頗甚尋則身膏原野家受誅夷亦有方從叛亂能自偪翔移吉凶於反掌之間變禍福於立談之際則諸葛爽今爲刺史朱實見存將軍弘霸郎受職於禁營宋再雄策名於淮海莫不身名光顯家族輝榮近準諸道奏報草賊稍多江西淮南宋亳曹穎或攻郡縣或掠鄉村雖命兵師且令招撫朕以寬弘爲理慈愍居心每念蒼生皆同赤子恨不能均其衣食令致荒饑寧忍追以鋒鋋斷其身首如王仙芝及諸賊頭領能洗心悔過散卒休兵所在州府投降便令具名聞奏朝廷當議獎升如諸賊頑傲不悛兇強自恃郎宜令諸道兵師犄角誅夷若諸軍全擒得一火草賊數至三百人已上者超授將軍賞錢一千貫如鄉村有幹勇才略而能率合義徒驅除草寇者本處以聞亦與重賞如鄭鎰湯群之輩已爲刺史朝廷故不食言勸到宜令諸道明行宣諭令知朕意青州節度使宋威上表請步騎五千特爲一使兼率本道兵士所在討賊必立微功以酬聖獎優詔嘉之乃授威諸道招討草賊使仍給禁兵三千甲馬五百匹仍諭河南方鎮曰王仙芝本爲鹽賊自號草軍南至壽廬北經曹宋半年燒劫僅十五州兩火轉鬬踰七千衆諸道發遣將士同共討除日月漸深煙塵未息蓋以遞相觀望虛費糇糧州縣罹於供承鄉村泣於侵暴今平盧軍節度使宋威深憤萑蒲請行誅討朕以威前時屬部破南詔之全軍比歲徐州

推龐勛之大陣官階甚貴可以統諸道之都頭驍勇素彰足以破伏戎之草寇今已授指揮諸道兵馬招討草賊使俟宋威到本道日供給犒設並取上供錢支給仍令指揮都頭凡攻討進退取宋威處分時賊渠王仙芝尙君長在安州宋威自青州與副使曹全晸進軍攻討所在破賊是月宛朐賊黃巢聚萬人攻鄆州陷之逐節度使薛崇五月幽州節度使李茂勳上表乞致仕以其男可舉權知兵馬事制以壽王傑爲開府儀同三司幽州經略盧龍等軍節度觀察押奚契丹等使以幽州節度副使權知兵馬事李可舉檢校左散騎常侍幽州大都督府左司馬充幽州兵馬留後制以幽州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尙書李茂勳守尙書左僕射致仕以前綿州刺史皇甫鏞爲祕書少監以陳州刺史許珂爲睦州刺史以右衛將軍程可復爲左衛大將軍黃巢賊陷沂州六月以宣歙觀察使高駢檢校司空兼潤州刺史鎭海軍節度蘇常杭潤觀察處置江淮鹽鐵轉運江西招討等使以汝州防禦使李鈞檢校尙書右僕射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昭義軍節度潞邢洺磁觀察等使幽州留後李可舉請以本軍討沙陀三部落從之七月黃巢自沂海其徒數萬趨頴蔡入查牙山遂與王仙芝合七月賊陷隨州執刺史崔休徵羣賊屯於白洑是月江州賊首柳彥璋聚徒陷江州殺刺史陶祥八月以中書舍人崔澹權知貢舉沙陀大寇雲朔十月詔昭義節度李鈞幽州李可舉吐渾赫連鐸白義誠沙陀安慶薛葛部落合兵討李國昌父子於蔚州十一月賊王仙芝率衆渡漢攻江陵節度使楊知溫嬰城拒守知溫本非禦侮之才城無宿備賊急攻之十二月賊陷江陵之郛知溫窮蹙求援於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悉其師援之時沙陀軍五百騎在襄陽軍次荆門騎軍擊賊敗之賊盡焚荆南郛郭而去

五年春正月丁酉朔沙陀首領李盡忠陷遮虜軍太原節度使竇澣遣都押衙康傳圭率河東土團二千人屯代州將發求賞呼譟殺馬步軍使鄧虔竇澣自入軍中安慰仍借率富戶錢五萬貫以賞之朝廷以澣非禦侮才以前昭義節度使曹翔檢校尙書右僕射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又以左散騎常侍支謨爲河東節度副使二月王仙芝餘黨攻江西招討使宋威出軍屢敗之仍宣詔書諭仙芝仙芝致書於威求節鉞威僞許之仙芝令其大將尙君長蔡溫玉奉表入朝威乃斬君長溫玉以徇仙芝怒急攻洪州陷其郛宋威赴援與賊戰大敗之殺仙芝傳首京師尙君長弟尙讓爲黃巢黨以兄遇害乃大驅河南山南之民其衆十萬大掠淮南其鋒甚銳侍中晉國公王鐸請自督衆討賊天子以宋威失策殺君長乃以王鐸檢校司徒兼侍中門下侍郎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充諸道兵馬都統三月王鐸奏兗州節度使李係爲統府左司馬兼潭州刺史充湖南都團練觀察使黃巢之衆再攻江西陷虔吉饒信等州自宣州渡江由浙東欲趨福建以無舟船乃開山洞五百里由陸趨建州遂陷閩中諸州以吏部尙書鄭從讜吏部侍郎崔沆考宏詞選人七月滑州忠武昭義諸道之師會于太原大同軍副使支謨爲前鋒先趨行營八月沙陀陷岢嵐軍曹翔自率軍赴忻州翔至軍中風而卒諸軍皆退太原大懼閉城門昭義兵士爲亂劫坊市九月門下侍郎吏部尙書平章事李蔚檢校尙書左僕射充東都留守以吏部尙書鄭從讜本官同平章事十月司空平章事崔彥昭罷爲太子太傅十一月制以河東宣慰使權知代北行營招討崔季康檢校戶部尙書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代北行營招討使沙陀攻石州崔季康救之十二月季康與北面行營招討使李鈞與沙陀李克用戰于岢嵐軍之洪谷王師大敗鈞中流矢而卒戊戌代州昭義軍亂爲代州百姓所殺殆盡以中書舍人張讀權知禮部貢舉

六年春正月辛卯朔河東節度使崔季康自靜樂縣收合餘衆還軍軍亂殺孔目官石裕季康委衆遁歸行營衙將張鍇郭朏率其衆歸太原兵士鼓譟攻東陽門入使衙季康父子皆被害三月以吏部侍郎崔沆崔澹試宏詞選人駕部郎中盧蘊刑部郎中鄭頊爲考官制以邠寧節度使李侃檢校戶部尙書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等使四月黃巢陷桂管五月賊圍廣州仍與廣南節度使李巖浙東觀察使崔璆書求保薦乞天平節鉞璆巖上表論之詔公卿議其可否宰相鄭畋盧攜爭論於中書詞語不遜俱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以吏部侍郎崔沆爲兵部侍郎戶部侍郎翰林學士豆盧瑑並本官同平章事

黃巢陷廣州，大掠嶺南郡邑。八月，制以特進檢校司空東都留守李蔚爲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兼代北行營招討供軍等使。十月，制以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處置等使高駢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江淮鹽鐵轉運、江南行營招討等使，進封燕國公，食邑三千戶。初，駢在浙西，遣大將張璘、梁纘等大破黃巢於浙東。賊進寇福建，踰嶺表，故移鎮揚州。時賊北踰大庾嶺，朝廷授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太原節度使李蔚卒，以禮部侍郎張讀權知左丞事。十一月，制以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河東行軍司馬雁門代北制置等使石嶺鎮北兵馬代北軍等使上柱國康傳圭檢校工部尚書，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時傳圭已率兵在代州，是月自行營赴任。兩都虞候張鍇、郭朏迎於烏城驛，並殺之。軍中震悚。又制以神策大將軍周寶檢校尚書左僕射，兼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以定州已東制置內閑廄宮苑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太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王處存檢校戶部尚書，兼定州刺史，充義武軍節度、易定觀察處置北平軍等使。十二月，制以河東馬步軍都虞候朱玫爲代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盧攜爲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太子賓客鄭畋檢校左僕射、鳳翔尹，充鳳翔節度使。廣明元年春正月乙卯朔，上御宣政殿，制曰：朕祗膺寶祚，嗣守宗祧，夙夜一心，勤勞八載，實欲驅黎元於仁壽，致華夏之昇平。而國步猶艱，羣生寡遂，災沴荐起，寇孽仍臻。竊弄干戈，連攻郡邑，雖輸降款，未息狂謀。江右海南，瘡痍既甚，湖湘荊漢，耕織屢空。言念疲羸，良深軫惻。我心未濟，天道如何。賴近者嚴勅師徒，稍聞勝捷，皆明聖之潛祐，實非德以旨功。屬節變三陽，日當首歲，乃御正殿，爰命改元。況及發生，是宜在宥。自古繼業守文之主，握圖御宇之君，必自正月吉辰，發號施令，所以垂千年之懿範，固萬代之洪基，莫不由斯道也。可改乾符七年爲廣明元年。近日東南州府頻奏草賊結連，本是平人，迫於饑饉，驅之爲盜，情不願爲。委所在長吏子細曉諭，如自首歸降，保非詐僞，便須撫納，不要勘問，如未倒戈，即登時剪撲。東南州府遭賊之處，農桑失業，耕種不時，就中廣州、荊南、湖南，盜賊留駐，人戶逃亡，傷夷最甚，自廣明已前諸色稅賦，宜令十分減四。其河中府、太原府遭賊寇掠處，亦宜準此。吏部選人粟錯及除駮放者，除身名渝濫欠考外，並以比遠殘闕收注。入仕之門，兵部最濫，全無根本，頗壞紀綱。近者武官多轉入文官，依資除授，宜懲僭倖，以辨品流。自今後武官不得轉入文官選改。所冀輪轅各適，秩序區分。其內司不在此限。沙陀部落踰雁門關，進逼忻州。二月，沙陀逼太原，陷大谷。康傳圭遣大將伊釗、張彥球、蘇弘軫分兵拒之於秦城驛，爲沙陀所敗。傳圭怒，斬蘇弘軫。張彥球部下兵士爲亂，倒戈攻太原，殺傳圭。監軍使周從寓安慰方定。是月，制以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充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鄭從讜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兼行營招討供軍等使。黃巢賊軍自衡永州下，頻陷湖南、江西屬郡。時都統王鐸前鋒都將李係守潭州，有衆五萬，并諸團結軍號十萬。賊自桂陽編木爲栰數千，其衆乘暴水沿湘而下，徑至潭州，急攻其城，一日而陷。李係僅以身免。兵士五萬皆爲賊所殺，流屍塞江。賊將尚讓乘勝沿流而下，進逼江陵。王鐸聞係軍敗，乃棄城奔襄陽。別將劉漢宏大掠江陵之民，剽剝不勝其酷，士民亡竄山谷。江陵焚剽殆盡。半月餘，賊衆方至江陵。三月，賊悉衆欲寇襄陽。江西招討使曹全晸與襄陽節度使劉巨容謀拒之，時營於荊門。賊軍一萬屯於團林驛。全晸命巨容悉以精甲陣於林薄之中，自以騎軍挑戰，僞不勝而遁，賊大乘之，比至荊門，其徒不成列，巨容發伏擊之，賊大潰而走。全晸鐵騎急追之，比至江陵，十俘七八。黃巢、尚讓以餘衆徒濟江。全晸方渡江襲賊，遽詔至，以段彥謨爲江南節度使，全晸乃還。賊遂率舟軍東下，攻鄂州，陷其郛。全晸救至，賊遂轉戰江西，陷江西饒、信、杭、衢、宣、歙、池等十五州。全晸在江西，朝廷以王鐸統衆無功，乃授淮南節度使高駢爲諸道兵馬行營都統。駢令大將張璘渡江討賊，屢捷。賊衆疫癘，其將李罕之以一軍投淮南，其衆稍沮。是月，沙陀寇忻、代，詔以汝州防禦使諸葛爽爲北面行營副招討，率東都防禦兵士赴代州。四月甲申朔，大雨雹，大風拔兩京街樹十二三，東都長夏門內古槐十拔七八，宮殿鴟尾皆落。丁酉

制以檢校吏部尚書前太常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李琢爲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御史大夫充蔚朔等州諸道行營都招討使應東北面行營李孝昌李元禮諸葛爽王重盈朱玫等兵馬及忻代州土團並取琢處分以內常侍張存禮充都糧料使判官崔鍇充制置副使六月代北行營招討使李琢幽州節度使李可舉吐渾首領赫連鐸等軍討李克用於雲州時克用令其大將軍傅文達守蔚州高文集守朔州吐渾赫連鐸遣人說高文集令歸國文集與沙陀首領李友金薩葛都督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以前蔚州歸款於李琢時克用率衆禦燕軍於雄武軍九月沙陀三部落李友金等開門迎天軍克用聞之亟來赴援爲李可舉之兵追擊大敗於藥兒嶺李琢赫連鐸又擊敗于蔚州降文達李克用部下皆潰獨與國昌及諸兄弟北入達靼部乃以吐渾都督赫連鐸爲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吐渾白義誠爲蔚州刺史薩葛米海萬爲朔州刺史加李可舉檢校司徒同平章事七月黃巢之衆渡江寇淮南是歲春末賊在信州疫癘其徒多喪淮南將張璘急擊之賊懼以金啗璘仍致書高駢乞保命歸國駢信之厚待其使許求節鉞時昭義武寧義武等軍兵馬數萬赴淮南駢欲收功於己乃奏賊已將殄不在諸道之師並遣還北賊知諸軍已退以求節鉞不獲暴怒與駢絕請戰駢怒令張璘整軍擊之爲賊所敗臨陣殺璘賊遂乘勝渡江攻天長六合等縣駢不能拒但決陳登水自固而已朝廷聞賊復振大怒詔河南諸道之師屯于溵水官軍大集賊未北渡時兗州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九月徐州兵三千人赴溵水途經許許州節度使薛能前爲徐帥得軍民情徐軍吏至請館能以徐軍懷惠令館於州內許軍懼徐人見襲許州大將周岌自溵水以其戍卒還逐薛能自據其城徐軍以至河陰聞許軍亂徐將時溥亦以戍兵還徐逐節度使支詳齊克讓懼兵見襲亦還兗州溵水諸軍皆散賊聞之十月乃悉衆渡淮黃巢自號率土大將軍其衆富足自淮已北整衆而行不剽財貨惟驅丁壯爲兵耳十一月辛亥朔己巳賊陷東都留守劉允章率分司官屬迎謁之賊供頓而去坊市晏然壬申陷虢州丙子攻潼關守關諸將望風自潰十二月庚辰朔辛巳賊據潼關時左軍中尉田令孜專政宰相盧攜曲事之相與啟謀以至傾敗令孜恐衆罪加己請貶攜官命學士王徽裴徹爲相甲申宣制以戶部侍郎翰林學士王徽裴徹本官同平章事貶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盧攜爲太子賓客攜聞賊至仰藥而死是日上與諸王妃后數百騎自子城由含光殿金光門出幸山南文武百官寮不之知並無從行者京城晏然是日晡晚賊入京城時右驍衛大將張直方率武官十餘迎黃巢於坡頭壬辰黃巢據大內僭號大齊稱年號金統悉陳文物據丹鳳門僞赦以太常博士皮日休進士沈雲翔爲學士爲僞赦書云揖讓之儀廢已久矣竄遁之迹更用憮然朝臣三品已上並停見任四品已下宜復舊位以趙章爲中書令尚讓爲太尉崔璆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宰相豆盧瑑崔沆故相左僕射劉鄴太子少師裴諗御史中丞趙濛刑部侍郎李溥故相于琮皆從駕不及匿於閭里爲賊所捕皆遇害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臣賊舉家雉經而死

中和元年春正月庚戌朔車駕在興元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蕭遘爲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尋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以宿州刺史劉漢宏爲越州刺史領東軍節度浙江東道觀察處置等使詔太原節度使鄭從讜發本道之師與北面行營招討副使諸葛爽代州刺史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玫夏州將李思恭等行營諸軍並赴京師討賊河中馬步都虞候王重榮逐其帥李都自稱留後二月代州北面行營都監押陳景思率沙陀薩葛安慶等三部落與吐渾之衆三萬赴援關中次絳州沙陀首領翟稽俘掠絳州叛還景思知不可用遣使詣行在請赦李國昌父子令討賊以贖罪從之三月陳景思齎詔入達靼召李克用軍屯蔚州克用因大掠鴈門已北軍鎮以鳳翔節度使鄭畋守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與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秦州經略使仇公遇鄜延節度使李孝恭夏州節度使拓拔思恭等同盟起兵傳檄天下黃巢遣大將林言尚讓率衆數萬寇鳳翔鄭畋率師逆擊大敗賊衆於龍尾陂四月以前大同軍防禦使李克用檢校工部尚書兼代州刺史鴈門已北行營兵馬節度等使五月李克用赴代州遂率蕃漢兵

萬人南出石樓關稱準詔赴難長安丁巳沙陀軍至太原鄭從讜供給糧料辛酉沙陀求發軍賞錢從讜與錢千貫米千石克用怒縱兵大掠從讜求援於振武契苾通自率兵來赴與沙陀戰於晉王嶺沙陀敗走陷榆次陽曲而退是日大風天雨土特進尚書右僕射趙隱卒贈司空六月沙陀退還代州車駕幸成都府西川節度使陳敬瑄自來迎奉七月丁未朔乙卯車駕至西蜀丁巳御成都府廨改廣明二年爲中和元年大赦天下以兵部侍郎判度支韋昭度本官同平章事以侍中王鐸檢校太尉中書令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處置兼充京城四面行營都統以太子太保崔安潛爲副觀軍容使西門思恭爲天下行營兵馬都監押中書侍郎平章事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韋昭度爲供軍使時淮南節度使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自車駕出幸中使相繼促駢起軍駢託以周寶劉漢宏不利於己遷延半歲竟不出軍乃以鐸爲都統以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爲京城北面都統義武軍節度使王處存爲京城東面都統鄜延節度使李孝章爲京城西面都統朔方軍節度使拓拔思恭爲京城南面都統以忠武監軍使楊復光爲天下行營兵馬都監代西門思恭許王鐸以便宜從事遣郎官御史分行天下徵兵赴關內八月代北行營兵馬使諸葛爽朱玫拓拔思恭等軍屯渭橋朱玫屯興平爲賊將王璠所擊退保奉天諸葛爽降賊爲署爽河陽節度使許州牙將秦宗權奏破賊於汝州乃授宗權蔡州防禦使昭義節度使高潯與賊將李詳戰于石橋爲賊所敗退歸河中賊乘勝陷同州九月澤潞高潯牙將劉廣擅還據潞州是月潯天井關戍將孟方立率戍卒攻劉廣殺之方立遂自稱留後仍移軍鎮於邢州制以京城四面催陣使守兵部尚書王徽檢校左僕射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潞邢洺磁觀察等使貶高潯端州刺史楊復光王重榮以河西昭義忠武義成之師屯武功鳳翔節度使鄭畋以病徵還行在以鳳翔大將李昌言代畋爲節度使兼京城西面行營都統十月青州軍亂逐節度使安師儒立其行營將王敬武爲留後十二月行營都統王鐸率禁軍山南東川之師三萬至京畿屯於盩厔

二年春正月甲辰朔天下勤王之師雲會京畿京師食盡賊食樹皮以金玉買人於行營之師人獲數百萬山谷避亂百姓多爲諸軍之所執賣二月涇原大將唐弘夫大敗賊將林言於興平俘斬萬計王處存率軍二萬徑入京城賊爲遁去京師百姓迎處存歡呼叫譟是日軍士無部伍分占第宅俘掠妓妾賊自灞上分門復入處存之衆蒼黃潰亂爲賊所敗黃巢怒百姓歡迎處存凡丁壯皆殺之坊市爲之流血自是諸軍退舍賊鋒愈熾三月前蔚州刺史蘇祐爲沙陀所敗棄郡投鎮州至豐壽部人爲盜祐爲王景崇所殺七月辛丑朔丙午夜西北方赤氣如絳虹竟天賊將尚讓攻宜君砦雨雪盈尺甚寒賊兵凍死者十二三八月庚子賊同州防禦使朱溫殺其監軍嚴實與大將胡眞謝瞳等來降王鐸承制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魏博節度韓簡自率軍三萬攻河陽爲署節度使諸葛爽棄城而去簡遣大將守河橋而還九月賊以黃鄴爲華州刺史初賊以李詳守華州詳與朱溫素善及溫歸河中黃巢遣閹官俾宄率功臣馬千匹至華殺詳以鄴代歸太原諸山桃杏有花實十月西北方無雲而雷名天狗墜以嵐州刺史湯羣爲懷州刺史時羣倚沙陀爲援朝廷疑而易之鄭從讜遣人傳官告授羣羣怒殺使者據城內沙陀魏博節度使韓簡以兵攻鄆州節度使曹全晸拒之爲簡所敗執而殺之全晸大將朱瑄以餘衆保鄆州乞和於簡簡捨之而去十一月沙陀李克用監軍陳景思以部落之衆一萬七千騎自嵐石州路赴河中賊將李詳下牙隊斬華州守將歸明王鐸用其部將王遇爲華州刺史十二月己亥朔庚戌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中書令上柱國常山郡王食邑六千戶王景崇卒贈太傅諡曰忠穆遺表請以子鎔纘繼戎事遂以鎔爲兵馬留後

三年春正月戊辰朔車駕在成都府鴈門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李克用率師至河中己巳沙陀軍進屯沙苑之乾坑二月沙陀攻華州刺史黃鄴出奔至石堤谷追擒之魏博節度使韓簡再與兵討河陽諸葛爽遣大將李罕之拒之於武陟逆擊之魏軍大敗而還大將樂彥貞先據魏州韓簡爲部下所殺推彥貞爲留後就加李克用檢校尚書左僕射忻代雲蔚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三月丁卯朔壬申沙陀軍與賊將趙璋尚讓戰于成店賊軍大敗追奔至良天坡橫屍

三十里王重榮築屍爲京觀四月丁酉朔庚子沙陀忠武義成義武等軍趨長安賊悉衆拒之於渭橋大敗而還李克用乘勝追之己卯黃巢收其殘衆由藍田關而遁庚辰收復京城天下行營兵馬都監楊復光上章告捷行在曰頃者妖興霧市孽聚叢祠而岳牧藩侯備盜不謹謂大同之運常可容姦謂無事之秋縱其長惡賊首黃巢因得充盈窟穴蔓延萑蒲驅我烝黎徇其兇逆展鉏鶴以成鋒刃殺耕牛以恣燔炮魑魅晝行虺蜴夜噬自南海失守湖外興師養虎災深馴梟逆大物無不害惡靡不爲豺狼貽朝市之憂瘡痏及腹心之痛遂至毒流萬姓盜污兩京衣冠銜塗炭之悲郡邑起丘墟之歎萬方共怒十道齊攻仗九廟之威靈殄積年之兇醜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神資壯烈天賦機謀誓立功名志安家國至於屯田待敵率士當衝收百姓十萬餘家降賊黨三萬餘衆法能持重功遂晚成久稽原野之刑未決雷霆之怒自收同華進逼京師夕烽高照於國門遊騎頻臨於灞岸既知四隅斷絕百計奔衝如窮鳥觸籠似飛蛾赴熠雁門節度使李克用神傳將略天付忠貞機謀與武藝皆優臣節共本心相稱殺賊無非手刃入陣率以身先可謂雄才得名飛將統領本軍南下與臣同力前驅雖在寢興不忘寇孽今月八日遣衙隊將前鋒守宗河中騎將白志遷橫野軍使滿存驤雲都將丁行存朝邑鎮將康師貞忠武黃頭軍使龐從等三十二都隨李克用自光泰門先入京師力摧兇逆又遣河中將劉讓王瓌冀軍武孫珙忠武大將喬從遇鄭滑將韓從威荊南大將申屠悰滄州大將賈滔易定大將張仲慶壽州大將張行方天德大將顧彥朗左神策弩手甄君楚公孫佐橫衞軍使楊守亮驤雲都將高周彝忠順都將胡貞絳州監軍毛宣伯壽弘裕等七十都繼進賊尚爲堅陣來抗官軍李克用率勵驍雄整齊金革叫譟而擊將動瓦嗜鳴而氣欲吞沙寬列戈矛麾軍夾擊自卯至申兇徒大敗自望春宮燮殺至昇陽殿合圍戈不盡揮矢無虛發其賊即時奔遁散入商山徒延漏刃之生佇作飲頭之器伏自收平京國三面皆立大功若破敵摧鋒雁門實居其首其餘將佐同効驅馳兼臣所部二萬餘人數歲櫛風沐雨既茲盪定並錄以聞報至從官稱賀五月制以河中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王重榮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餘如故雁門已北行營節度忻代蔚朔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尚書左僕射代州刺史上柱國食邑七百戶李克用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充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義武軍節度使檢校司空王處存檢校司徒同平章事餘如故以檢校尚書右僕射華州刺史潼關防禦等使朱溫檢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宣武節度觀察等使仍賜名全忠京城西北營都統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邠州刺史邠寧節度使朱玫就加同平章事進封吳興縣侯食邑一千戶鄜坊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東方逵就加同平章事王鐸罷行營都統依前檢校太師中書令進封晉國公加食邑二千戶節度觀察使如故時中尉田令孜用事自負帷幄之功以鐸用兵無功而由楊復光建策召沙陀成破賊之効欲權歸北司乃黜王鐸而悅復光也就加諸道行營兵馬都監楊復光開府儀同三司弘農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充同華等州管內制置使仍賜號資忠耀武匡國平難功臣六月乙未朔甲子楊復光卒於河中其部下忠武八都都頭鹿晏弘晉暉王建韓建等各以其衆散去時復光兄復恭知內樞密田令孜以復光立破賊功憚而惡之故賊平賞薄及聞復光死甚悅復擯復恭罷樞密爲飛龍使是月黃巢圍陳州營於州北五里初賊出藍田關遣前鋒將孟楷攻蔡州刺史秦宗權以兵逆戰爲楷所敗宗權勢蹙與賊通和孟楷移兵攻陳州刺史趙犨示弱伏兵擊之臨陣斬楷楷賊之愛將深惜之黃巢怒悉衆攻陳州時黃巢與宗權合從縱兵四掠遠近皆罹其酷時仍歲大饑民無積聚賊俘人爲食其炮炙處謂之舂磨寨白骨山積喪亂之極無甚於斯賊攻城急徐州節度使時溥許州周岌汴州朱全忠皆出師護援之七月制以西川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同平章事成都尹上柱國穎州郡王食邑三千戶實封四百戶陳敬瑄賜鐵券詔鄭從讜赴行在八月李克用赴鎮太原制以前振武節度檢校司空兼單于都護御史大夫李國昌爲檢校司徒代州刺史雁門已北行營節度蔚朔等州觀察等使十月李國昌卒十一月蔡賊秦宗權圍許州十二月詔河東李克用赴援陳許忠武大將鹿晏弘陷興元逐節度使牛蔚自爲留後

四年春正月癸亥朔車駕在成都府二月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將出師援陳許
河陽節度使諸葛爽以兵屯澤州拒之三月壬戌朔甲戌克用移軍自河中南
渡東下洛陽四月辛卯朔甲寅沙陀軍次許州節度使周岌監軍田從異以兵
會戰賊將尚讓屯太康黃鄴屯西華稍有芻粟己未沙陀分兵攻太康西華賊
砦庚申尚讓黃鄴遁去官軍得其芻粟黃巢亦退保鄆城以兵部侍郎判度支
鄭昌凝以本官同平章事五月辛酉朔癸亥沙陀追黃巢而北丁卯次尉氏戊
辰大雨平地水深三尺溝河漲溢賊至中牟臨汴河欲渡沙陀遽至賊大駭其
黨分潰殺傷溺死殆半尚讓一軍降時溥別將楊能李讜霍存葛從周張歸霸
等降朱全忠李周楊景彪以殘衆走封丘己巳沙陀渡汴河趨封丘黃巢兄弟
悉力拒戰李克用擊敗之獲所俘男女五萬口牛馬萬餘幷僞乘輿法物符印
寶貨戎仗等三萬計得巢幼子年六歲黃巢既敗以其殘衆東走庚午李克用
急躡黃巢一日夜行二百里馬疲乏死者殆半宿冤朐糧運不及騎軍至寡乃
與忠武監軍田從異班師甲戌次汴州節度使朱全忠館克用于上源驛全忠
以克用兵力寡弱大軍在遠乃圖之是夜置酒郵舍克用既醉全忠以兵圍驛
縱火燒之雷雨驟作平地水深尺餘克用踰垣僅免其部下三百餘人及監軍
使史敬思書紀任珪皆被害丙子克用至許州率本軍還太原庚辰徐州將李
師悅陳景思率兵萬人追黃巢於兗州六月鄆州節度使朱瑄奏大敗賊於合
鄉秋七月己未朔癸酉賊將林言斬黃巢黃揆黃秉三人首級降時溥初徐將
李師悅與賊戰于瑕丘賊殊死戰其衆殆盡林言與巢走至太山狼虎谷之襄
王村懼追至併命乃斬賊降師悅壬午捷書至行在從官稱賀河東節度使李
克用累表訴屈請討汴州天子優詔和解之就加克用階特進封隴西郡王以
悅之自是全忠克用有尋戈之怨九月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弘爲禁軍所討
棄城擁衆東出襄鄧大掠許州晏弘大將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率本
軍歸朝田令孜以建等楊復光故將撫之皆授諸衛將軍惟以王建爲璧州刺
史十月關東諸鎮上章請車駕還京十一月鹿晏弘陷許州殺周岌自稱留後
尋爲秦宗權所攻制以義成軍節度檢校太師中書令上柱國晉國公王鐸爲

滄州刺史義昌軍節度滄德觀察處置等使十二月丁亥朔大明宮留守權知
京兆尹御史大夫京畿制置等使王徽與留司百官上表請車駕還宮詔以來
年正月還京新除滄德節度使王鐸爲魏博節度使樂彥禎害之於漳南縣之
高雞泊行從三百餘人皆遇害光啓元年春正月丁巳朔車駕在成都府己卯
僖宗自蜀還京二月丁亥朔丙申車駕次鳳翔三月丙辰朔丁卯車駕至京師
己巳御宣政殿大赦改元光啓時李昌符據鳳翔王重榮據蒲陝諸葛爽據河
陽洛陽孟方立據邢洺李克用據太原上黨朱全忠據汴滑秦宗權據許蔡時
溥據徐泗朱瑄據鄆齊曹濮王敬武據淄青高駢據淮南八州秦彥據宣歙劉
漢宏據浙東皆自擅兵賦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轉運路絕兩河江淮賦
不上供但歲時獻奉而已國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劍南嶺南西道數十州大
約郡將自擅常賦殆絕藩侯廢置不自朝廷王業於是蕩然蔡賊秦宗權侵寇
藩鄰制以徐州節度使時溥爲鉅鹿王充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宗權將秦
賢攻汴鄭不已以汴州刺史朱全忠爲沛郡王充蔡州西北面行營都統杭州
刺史董昌大敗劉漢宏之衆進攻越婺台明等州下之遂以昌爲越州刺史鎮
東軍節度浙江東道觀察等使以杭州大將錢鏐爲杭州刺史閏三月鎮冀節
度使王鎔獻耕牛千頭農具九千兵仗十萬四月乙卯朔以開府儀同三司右
金吾衛上將軍左街功德使齊國公田令孜爲左右神策十軍使時自蜀中護
駕令孜招募新軍五十四都都千人左右神策各二十七都分爲五軍令孜總
領其權時軍旅既衆南衙北司官屬萬餘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度支惟以關
畿稅賦支給不充賞勞不時軍情咨怨舊日安邑解縣兩池榷鹽稅課鹽鐵使
特置鹽官以總其事自黃巢亂離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兼領榷務歲出課鹽三
千車以獻朝廷至是令孜以親軍闕供計無從出乃舉廣明前舊事請以兩池
榷務歸鹽鐵使收利以贍禁軍詔下重榮上章論訴言河中地窘悉藉鹽課供
軍五月制以河中節度使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河中尹上柱國琅邪郡王王重
榮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兼兗州刺史兗沂海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代齊克讓
以克讓檢校司徒兼定州刺史御史大夫充義武節度觀察北平軍等使代王

處存以處存依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慈隰節度觀察等使是月宰臣蕭遘率文武百寮上徽號曰至德光烈孝皇帝御宣政殿受冊大赦六月甲寅朔丙辰定州王處存奏幽州節度使李可舉鎮州節度使王鎔各令大將率領兵士侵攻當道臣並已殺退時李可舉乘天子播越中原大亂以河朔三鎮休戚事同惟易定二郡為朝廷所有乃同議攻處存以分其地會燕將李全忠有奪帥之志軍情相疑全忠方圍易州處存出奇騎以擊之燕軍大敗是月全忠收合殘衆攻幽州李可舉舉室登樓自焚而死全忠自稱留後滄州軍亂逐其帥楊令孜立衙將盧彥威為留後制以保鑾都將檢校司徒兼黔州刺史黔中節度觀察等使曹誠檢校太保兼滄州刺史充義昌軍節度滄德觀察等使河中王重榮累表論列數令孜離間方鎮令孜遣邠寧節度使朱玫會合鄜延靈夏之師討河中九月朱玫屯沙苑王重榮求援於太原十月李克用率太原軍南出陰地關十一月河中太原之師與禁軍對壘於沙苑十二月辛亥朔癸酉官軍合戰為沙陀所敗朱玫走還邠州神策軍潰散遂入京師肆掠乙亥沙陀逼京師田令孜奉僖宗出幸鳳翔初黃巢據京師九衢三內宮室宛然及諸道兵破賊爭貨相攻縱火焚剽宮室居市閭里十焚六七賊平之後令京兆尹王徽經年補葺僅復安堵至是亂兵復焚宮闕蕭條鞠為茂草矣

二年春正月辛巳朔車駕在鳳翔李克用旋師河中與朱玫王重榮同上表請駕駐蹕鳳翔仍數田令孜之罪乃以飛龍使楊復恭復知內樞密事戊子田令孜迫乘輿請幸興元庚寅車駕次寶雞授刑部尚書孔緯兼御史大夫令率從官赴行在時車駕夜出宰相蕭遘裴徹鄭昌圖及文武百寮不之知扈從不及故令孔緯促之蕭遘惡令孜弄權再亂京國因邠州奏事判官李松年至鳳翔乃令亟召朱玫迎奉癸巳朱玫引步騎五千至鳳翔令孜聞邠州軍至奉帝入散關令禁軍守靈壁玫至禁軍潰散遂長驅追駕至尊途梗嗣襄王熅疾為玫所得時興元節度使石君涉聞車駕入關乃毀徹棧道柵絕險要車駕由他道僅達為邠州軍踵後崎嶇危殆者數四二月辛亥朔以十軍觀軍容使歸府田令孜為劍南西川節度監軍以內樞密使楊復恭為神策左軍中尉三月庚辰朔戊午興元節度使石君涉棄城入朱玫軍丙申車駕至興元戊辰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尚書知制誥杜讓能為兵部侍郎刑部尚書御史大夫孔緯為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並以本官同平章事保鑾都將李鋌楊守亮楊守宗等敗邠州軍於鳳州四月庚戌朔是夜熒惑犯月角壬子朱玫李昌言迫宰相蕭遘等於鳳翔驛舍請嗣襄王熅權監軍國事玫自為大丞相兼左右神策十軍使遂驅率文武百寮奉襄王還京師五月己卯朔庚辰襄王僭即皇帝位年號建貞以蕭遘初沮襄王監國之命罷知政事為太子少師以朱玫為侍中諸道鹽鐵轉運使以裴徹為門下侍郎右僕射同平章事判度支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平章事鄭昌圖判戶部事蕭遘移疾歸河中之永樂僞制加諸侯官爵以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高駢為太師中書令江淮鹽鐵轉運諸道行營兵馬都統又以淮南右都押衙和州刺史呂用之檢校兵部尚書兼廣州刺史嶺南東道節度使令戶部侍郎柳涉往江淮宣諭戶部侍郎夏侯潭河北宣諭諸藩節將多授其僞署惟定州太原宣武河中拒而不受是月星孛於箕尾歷北斗攝提荊南襄陽仍歲蝗旱米斗三十千人多相食楊復恭兄弟於河中太原有破賊連衡之舊乃奏遣諫議大夫劉崇望賫詔宣諭達復恭之旨王重榮李克用欣然聽命尋遣使貢奉獻縑十萬匹願殺朱玫自贖崇望使還君臣相賀六月己酉朔以扈蹕都將楊守亮為金州刺史金商節度京畿制置使守亮率師二萬趨金州與王重榮李克用犄角進軍時朱玫遣將王行瑜率邠寧河西之師五萬屯鳳州保鑾都將李鋌李茂貞陳珮等抗之於大唐峯七月戊寅朔蔡賊秦宗權陷許州殺鹿晏弘以金商節度使楊守亮檢校司徒兼興元尹充南山西道節度等使王行瑜急攻興州守亮出師擊敗之八月幽州節度使李全忠卒三軍立其子匡威為留後九月楊守亮復敗邠州軍於鳳州軍容楊復恭密遣人說王行瑜令謀歸國十月壬子朔滑州軍亂逐其帥安師儒推衙將張驍主留後軍務師儒奔汴州朱全忠殺之遣以兵攻滑斬張驍以告行在朝廷以汴帥全忠兼領義成軍節度使壬辰夜白虹見西方十一月蔡賊孫儒陷鄭州刺史李璠遁免儒引軍攻河陽十二月乙巳朔是月朱玫愛將

王行瑜受密詔自鳳州率衆還長安辛酉行瑜斬朱玫及其黨與數百人縱兵大掠是冬苦寒九衢積雪兵入之夜寒冽尤劇民吏剽剝之後僵凍而死蔽地裴徹鄭昌圖及百官奉襄王奔河中王重榮紿稱迎奉執李煴斬之械裴徹鄭昌圖於獄文武官衆遭戮者殆半重榮函襄王首赴行在刑部奏請御興元城南門閱俘馘受賀下禮院定儀注博士殷盈孫奏曰伏以僞煴違背宗社僭竊乘輿敢天之禍既盈盜國之罪斯重果至覆敗以就誅夷九重之妖祲既除萬國之生靈共慶宜陳賀禮以顯皇猷然物議之閒有所未允臣按禮經公族有罪獄既具有司閱於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君曰赦之如是者三有司走出致刑君復使謂之曰雖然固當赦之有司曰不及矣君爲之素服不樂三月左傳衞君在晉衞臣元咺立衞君之弟叔武衞君入國叔武爲前驅所殺衞君哭之左氏書焉今僞煴皇族也雖犯殊死之罪宜就屠戮其可以朝羣臣而受賀乎臣以爲煴胤係金枝名標玉牒迫脅之際不能守節効死而乃甘心逆謀罪實滔天刑不可赦已爲軍前處置宜即黜爲庶人絕其屬籍其首級仍委所在以庶人禮收葬大捷之慶當以朱玫首級到日稱賀爲得其宜上不軫于衷下無傷於物體協禮經之旨祛中外之疑遂罷賀禮及朱玫傳首至乃御樓受俘馘是月蔡賊孫儒陷河陽諸葛爽奔歸汴州別將李罕之出據澤州張全義據懷州

三年春正月乙亥朔車駕在興元府制以邠州都將王行瑜檢校刑部尚書兼邠州刺史邠寧慶節度使保鑾都將李鋋檢校司空黔州刺史黔中節度觀察使扈蹕都頭李茂貞爲檢校尚書左僕射洋州刺史武定軍節度使扈蹕都頭楊守宗爲金州刺史金商節度等使保鑾都將陳珮檢校尚書右僕射爲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兵部侍郎諸道租庸使張濬本官同平章事二月乙巳朔潤州牙將劉浩度支使薛朗同謀逐其帥周寶劉浩自稱留後三月乙亥朔甲申車駕還京次鳳翔以宮室未完節度使李昌符請駐蹕以俟畢工河中械送僞宰相裴徹鄭昌圖命斬之於岐山縣太子少師致仕蕭遘賜死於永樂縣以特進監修國史門下侍郎吏部尚書平章事孔緯領諸道鹽鐵轉運使以集賢殿大學士中書侍郎兵部尚書平章事杜讓能進封襄陽郡公增食邑三千戶四月甲辰朔揚州牙將畢師鐸自高郵率戍兵攻揚州下之囚高駢於別室自總軍政蔡賊秦賢攻汴州周剡三十六砦朱全忠乞師於兗鄆朱瑾率師來赴屯封禪寺朱瑾屯靜戎鎮五月甲戌朔乙亥秦宗權自率衆來應秦賢壬午鄆兗汴三鎮之師大破蔡賊於邊孝村宗權退走孫儒聞秦賢敗盡驅河陽之人殺之投尸於河焚燒閭井而去王師收孟洛許汝懷鄭陜虢等州詔以扈駕都頭楊守宗權知許州事汴將孟從益權知鄭州事諸葛爽舊將李罕之自澤州收河陽懷州刺史張全義收洛陽揚州牙將畢師鐸召宣州觀察使秦彥入揚州推爲節度使六月癸卯朔戊申天威軍都頭楊守立與李昌符爭道麾下相歐上命中使諭之不止是夜嚴兵爲備己酉守立以兵攻昌符戰于通衢昌符兵敗出保隴州命扈駕都將李茂貞攻之甲寅河中牙將常行儒殺其帥王重榮推重榮兄重盈爲兵馬留後丙辰太常禮院奏太廟十一室幷祧廟八室孝明太后等別廟三室自車駕再幸山南並經焚毀神主失墜今大駕還京宜先奉宗廟神主然後還宮遂詔修奉太廟使宰相鄭延昌修奉是時宮室未完國力方困未暇舉行舊制延昌請權以少府監大廳爲太廟太廟凡十一室二十三閒閒十一架今監五閒請添造成十一閒以備十一室之數勅曰敬依典禮七月壬申朔隴州刺史薛知籌以城降李茂貞遂拔隴州斬李昌符昌仁等傳首獻于行在丙子制以武定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兼洋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戶李茂貞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等使九月辛未朔淮南節度使高駢爲其牙將畢師鐸所殺楊行密急攻廣陵蔡賊秦宗權遣其將孫儒將兵三萬渡淮爭揚州城中食盡十一月秦彥畢師鐸潰圍奔于孫儒軍行密入據揚州秦彥引孫儒之兵攻廣陵行密遣使求援于朱全忠制授全忠檢校太尉侍中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觀察等使行營兵馬都統汴將李璠率師至淮口以援之十二月己巳朔東川節度使顧彥朗壁州刺史王建連兵五萬攻成都陳敬瑄告難于朝詔中使諭之

文德元年春正月己亥朔車駕在鳳翔制故鳳翔隴右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檢
校司徒同平章事兼鳳翔尹上柱國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鄭畋贈司徒
諡曰文昭蔡賊孫儒斬秦彥畢師鐸于高郵二月己巳朔壬午車駕在鳳翔至
京師魏博軍亂逐其帥樂彥禎彥禎子相州刺史從訓率衆攻魏州牙軍立其
小校羅宗弁爲留後出兵拒之從訓求援於汴朱全忠遣將朱珍渡河赴之戊
子上御承天門大赦改元文德宰相韋昭度兼司空孔緯杜讓能加左右僕射
進階開府儀同三司並賜號持危啓運保乂功臣張濬兼兵部尚書進階開府
儀同三司左右神策十軍觀軍容使左金吾衛上將軍左右街功德使上柱國
弘農郡開國公楊復恭進封魏國公加食邑七千戶賜號忠貞啓聖定國功臣
以保鑾都將黔中節度使李鋌檢校司徒平章事保鑾都將陳珮檢校司空廣
州刺史嶺南東道節度使藩鎮諸侯進秩有差宰臣韋昭度率文武百寮上徽
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三月戊戌朔正殿受冊庚子上暴疾壬寅大漸
癸卯宣制睿弟壽王傑爲皇太弟勾當軍國事是夕崩於武德殿聖壽二十七
羣臣上諡曰惠聖恭定孝皇帝廟號僖宗其年十二月葬于靖陵
史臣曰恭帝沖年纘曆政在宦臣惕勵虔恭殷憂重慎屬世道交喪海縣橫流
赤眉搖蕩於中原黃屋流離於遐徼黔黎塗炭宗社丘墟而猶藩垣多仗義之
臣心腹有盡忠之輔驅驁豪傑號令軍戎終誅伏莽之徒大雪失邦之恥而令
孜一爲謬計幾喪丕圖雖如綫之僅存固棼絲之莫救茫茫禹迹空悲文命之
艱難赫赫宗周寬墜文王之基業非僖皇失道之過其土運之窮歟悲夫
贊曰運曆將窮人君幼沖屢飛巨盜波駭羣雄天旣降喪人罕輸忠迴鑾返正
禁旅之功

舊唐書卷十九下

舊唐書卷十九下考證

僖宗本紀乾符元年十二月詔興務多上之辦率亂盤上之師○臣德潛按二
上字誤以重點爲上乃多多之辦盤盤之師也已改正

二年春正月宰相崔彥昭率文武百僚上尊號上御正殿受冊○新書在元年
十一月

二月以吏部侍郎裴坦爲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臣德潛按新書坦
于乾符元年二月入相五月已薨顯然互異但兩書無傳可考未知孰是

三年春正月浙西奏誅王郢徒黨○臣德潛按新書不著郢誅年月綱目書四
年閏二月王郢衆降郢走明州敗死則此時尚未平也疑誤

六月以門下侍郎崔彥昭兼左僕射○六月二字衍文以上已書六月也

四年五月以前綿州刺史盧肅鐈爲秘書少監○沈炳震曰鐈係盧肅鐈弟本
傳子開成初卒鐈字疑誤

中和元年秋七月丁未朔乙未車駕至西蜀○新書正月壬子幸成都通鑑亦
在正月

八月諸葛爽降賊僞署爽河陽節度使○新書在廣明元年十二月據傳當從
新書

光啓二年夏五月襄王僭即皇帝位○新書在十月丙午綱目同新書

三年六月詔修奉太廟使宰相鄭延昌修奉○沈炳震曰舊書昭宗大順二年
十二月入相新書景福元年三月入相僖宗時綿未相也此條已書宰相而
前無同平章事文明係錯誤

文德元年二月宰臣韋昭度率文武百僚上徽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
○沈炳震曰此乃大順元年上昭宗徽號非僖宗也應誤

舊唐書卷十九下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本紀第二十上

昭宗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諱曄懿宗第七子母曰惠安太后王氏以咸通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生於東內十三年四月封壽王名傑乾符四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同幽州大都督幽州盧龍等軍節度押奚契丹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帝於僖宗母弟也尤相親睦自艱難播越嘗隨侍左右握兵中要皆倚而愛之文德元年二月僖宗暴不豫時初復宮闈人心傾矚遽聞被疾軍民駭愕及大漸之夕而未知所立羣臣以吉王最賢又在壽王之上將立之唯軍容楊復恭請以壽王監國三月六日宣遺詔立為皇太弟八日柩前即位時年二十二以司空韋昭度攝冢宰己丑見羣臣始聽政帝攻書好文尤重儒術神氣雄俊有會昌之遺風以先朝威武不振國命寖微而尊禮大臣詳延道術意在恢張舊業號令天下即位之始中外稱之四月戊辰朔庚午追諡聖母惠安太后曰恭獻乙亥河南尹張全義以兵襲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出據澤州魏博衙軍殺其帥樂彥禎於龍興寺又擊樂從訓敗之從訓以殘衆保洹水為羅宗弁陷其城而殺之壬午蔡賊孫儒陷揚州楊行密潰圍而出據宣州孫儒自稱淮南節度仍率其衆攻宣州五月丁酉朔制以宣武軍節度使檢校侍中沛郡王朱全忠為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自秦賢石璠敗後蔡賊漸弱時溥方為全忠所攻故移溥都統之命授全忠壬寅蔡賊將僞署荊襄節度使趙德諲遣使歸朝願討賊自效乃以德諲為蔡州四面行營副都統德諲遂以荊襄之兵屬全忠六月丁卯朔以川賊王建大亂劍南陳敬瑄告難制以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上柱國扶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韋昭度檢校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兼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蔡州行營奏大破賊於龍陂進軍以逼賊城七月丙申朔澤州刺史李罕之引太原之師攻河陽為汴將丁會所敗退還高平九月乙未汴將朱珍敗時溥之師于埇橋遂陷宿州自是溥嬰城不敢復出汴將胡元琮急攻蔡州十二月甲子朔蔡州牙將申叢執蔡宗權撾折其足乞降詔中使宣諭便以叢權知留後比中使至別將郭璠殺申叢囚宗權檻送汴州蔡申光等州平詔賜蔡州行營兵士錢二十五萬貫令度支逐近支給是月葬僖宗於靖陵

龍紀元年春正月癸巳朔上御武德殿受朝賀宣制大赦改元中外文武臣寮進秩頒爵有差以劍南西川節度兩川招撫制置使韋昭度檢校司空為東都留守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知制誥劉崇望本官同平章事以刑部侍郎孫揆為京兆尹二月癸亥朔己丑汴州行軍司馬李璠監送逆賊秦宗權并妻趙氏以獻上御延喜門受俘百寮稱賀以之徇市告廟社斬於獨柳趙氏笞死初自諸侯收長安黃巢東出關與宗權合巢賊雖平而宗權之兇徒大集西至金商陝虢南極荊襄東過淮甸北侵徐兗汴鄭幅圓數十州五六年間民無耕織千室之邑不存一二歲既凶荒皆膾人而食喪亂之酷未之前聞宗權既平而朱全忠連兵十萬吞噬河南兗鄆青徐之間血戰不解唐祚以至於亡中書奏請以二月二十二日為嘉會節從之三月壬辰朔以右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緯守司空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領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以右僕射門下侍郎集賢殿大學士杜讓能為左僕射監修國史判度支以中書侍郎戶部尚書同平章事張濬為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事四月壬戌朔以宣武淮南等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兼侍中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汴州刺史充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上柱國沛郡王食邑四千戶朱全忠為檢校太尉中書令進封東平王仍賜實軍錢十萬貫五月壬辰朔漢州刺史王建陷成都府逐陳敬瑄于雅州建自稱西川兵馬留後復用田令孜為監軍六月辛酉朔邢洺節度使孟方立卒三軍推其弟洺州刺史遷為留後太原李克用出軍攻之杭州刺史錢鏐攻宣州下之擒劉浩剖心以祭周寶七月詔於杭州置武威軍以鏐為本軍防禦觀察等使十月己未朔青州節度使王敬武卒制以特進太子少師博陵郡開國侯食邑一

千戶崔安潛檢校太傅兼侍中青州刺史平盧軍節度觀察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青州三軍以檄武子師範權知兵馬事十一月己丑朔將有事於圜丘改御名曰曄辛亥上宿齋於武德殿宰相百寮朝服于位時兩軍中尉楊復恭及兩樞密皆朝服侍上太常博士錢珝李綽等奏論之曰皇帝赴齋宮內臣皆服朝服臣檢國朝故事及近代禮令並無內官朝服助祭之文伏惟皇帝陛下承天御曆聖祚中興祗見宗祧克陳大禮皆稟高祖太宗之成制必循虞夏商周之舊經軒冕服章式遵彝憲禮院先准大禮使牒稱得內侍省牒要知內臣朝服品秩禮院已准禮令報訖今參詳近朝事例若內官及諸衞將軍必須製冠服即各依所兼正官隨資品依令式服本官之服事存傳聽且可俯從然亦不分明著在禮令乞聖慈允臣所奏狀入至晚不報錢珝又進狀曰臣今日巳時進狀論內官冠服制度未奉聖旨伏以陛下虔事郊禋式遵彝範凡關典禮必守憲章今陛下行先王之大禮而內臣遂服先王之法服來日朝獻大聖祖臣贊導皇帝行事若侍臣服章有違制度是爲非禮上瀆祖宗臣期不奉勅臣謬當聖代叨備禮官獲正朝儀死且不朽脂膏泥滓是所甘心狀入降朱書御札曰卿等所論至當事可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內四臣遂以法服侍祠甲寅圜丘禮畢御承天門大赦十二月戊午宰臣杜讓能兼司空

大順元年春正月戊子朔御武德殿受朝賀宰臣百寮上徽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禮畢大赦改元大順二月丁巳宰臣兼國子祭酒孔緯以孔子廟經兵火有司釋奠無所請內外文臣自觀察使刺使下及令佐於本官料錢上緡抽十文助修國學從之宣武節度使朱全忠進位守中書令加食邑千戶餘如故太原都將安金俊攻圍邢州歷年城中食盡邢洺觀察使孟遷以城降乃以孟遷之族歸太原克用以大將安建爲邢洺留後三月丁亥朔朱全忠上表關東藩鎮請除用朝廷名德爲節度觀察使如藩臣固位不受代臣請以兵誅之如王徽裴璩孔緯崔安潛等皆縉紳名族踐歷素高宜用爲徐鄆青兗等道節度使從之昭義節度使李克修卒太原帥克用之弟也三軍推克修弟克恭知留後事四月丙辰朔李克用遣大將安金俊率師攻雲州赫連鐸求援於幽州李匡威出兵援之戰于蔚州太原軍大敗蕃軍執安金俊獻之于朝李匡威赫連鐸朱全忠等上表請因沙陀敗亡臣與河北三鎮及臣所鎮汴滑河陽之兵平定太原願朝廷命重臣一人都總戎事昭宗以太原於艱難時立興復大功心疑其事下兩省御史臺尚書省四品已上官議唯黨全忠者言其可伐不可者十之七宰臣杜讓能劉崇望深以爲不可惟張濬議曰先朝再幸興元實沙陀之罪比慮河北諸侯與之膠固無以滌除今兩河大藩皆願誅討不因其離貳而除之是當斷失斷也孔緯曰濬言是也軍容楊復恭曰先朝蒙犯霜露播越草莽七八年間寢不安席雖賊臣搖蕩於外亦由失制於中陛下纘承人心忻戴不宜輕舉干戈爲國生事望優詔報全忠且以柔服爲辭上然之全忠密遣濬之親黨賂濬濬恃全忠之援論奏不已天子僶俛從之五月制特進中書侍郎兵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河間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張濬爲太原四面行營兵馬都統京兆尹孫揆副之以華州節度使韓建爲北面行營招討都虞候供軍等使以宣武節度使朱全忠爲太原東南面招討使成德軍節度使王鎔爲太原東面招討使幽州節度使李匡威爲太原北面招討使雲州防禦使赫連鐸副之丙午潞州軍亂殺其帥李克恭監軍使薛績本函克恭首獻之于朝濬方起兵朝廷稱賀壬子都招討使張濬孫揆率神策諸軍三千赴行營昭宗御安喜門臨送誡誓之六月乙卯李克用大將權知邢洺兵馬留後安建上表請以三州歸順遣中使往勞之制以德州刺史權知滄州兵馬留後盧彥威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滄州刺史御史大夫充義昌軍節度滄德觀察處置等使彥威光啓初逐其帥楊全玫求旄節朝廷以扈蹕都將曹誠爲滄德節度使誠雖不至任而彥威之請不行至是王鎔羅弘信因張濬用兵爲彥威論請故有斯授以京兆尹行營兵馬副招討孫揆檢校兵部尚書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昭義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張濬會諸軍於晉州朱全忠遣汾卒三千爲張濬牙隊秋七月乙酉朔王師屯于陰地太原大將康君立以兵拒戰朱全忠遣大將葛從周率千騎入潞州從周權充兵馬留後朱全忠奏已差兵士守潞州請節度使孫揆赴鎮時中使韓歸範押揆旄節官告送至

行營丙申授建節率兵二千自晉州赴鎮昭義戊申至長子縣山谷中太原騎
將李存孝伏兵執授與韓歸範牙兵五百俘送太原餘兵悉為存孝所殺太原
將康君立率兵二萬攻潞州九月甲申幽州雲州蕃漢兵三萬攻鴈門太原將
李存信薛阿檀擊敗之汴將葛從周棄上黨康君立入據之克用以君立為澤
潞兵馬留後十一月癸丑朔太原將邢州刺史李存孝自恃擒孫揆功合為昭
義帥怨克用授康君立存孝自晉州率行營兵歸邢州據城上表歸朝仍致書
與張濬王鎔求援克用遣大將李存信薛阿檀拒王師于陰地三戰三捷由是
河西鄜夏邠岐之軍渡河西歸韓建以諸軍保平陽存信追之建軍又敗建退
保絳州張濬以汴卒禁軍萬人在晉州存信攻之三日相與謀曰張濬宰相俘
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如得平陽於我無利遂退舍五十里而軍十二月
壬午朔張濬韓建拔晉絳遁去李存信收晉絳大掠河中四郡丙寅制特進中
書侍郎平章事太原四面行營都統張濬可檢校兵部尚書兼鄂州刺史御史
大夫充鄂岳觀察使以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上柱國魯
國公食邑三千戶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孔緯檢校司徒兼江陵尹荊南節度
觀察處置使庚午新除鄂岳觀察使張濬責授連州刺史新除荊南節度使孔
緯責授均州刺史並馳驛赴任太原軍屯晉州李克用遣中使韓歸範還朝因
上表訴冤言被賊臣張濬依倚朱全忠離間功臣致削奪臣官爵朝廷欲令釋
憾下羣臣議其可否左僕射韋昭度等議曰賞功罰否前聖之令猷含垢匿瑕
百王之垂訓是以雷解而羲文象德網開而湯化歸仁用彼懷柔式存彝範上
自軒農之代下臻文武之朝罔不允洽寬弘以流霈澤況國家德祖守成之日
憲宗致理之時車軌一同桑麻萬里燭龍外野悉在梯航火鼠窮郊咸歸正朔
然猶王承宗擁兵鎮冀詔范希朝討之仍歲無功卒行赦宥而又朱滔以幽州
之衆結田悅李納王武俊之強遣馬燧等征之不克旋又寬之以累聖之典謀
睿哲大朝之紀律文明非不欲厲彼風驅快其電掃然且考春秋之義稽楚鄭
之文或退而許平或服而更捨存於舊史載彼新書李克用代漢強宗陰山貴
胤呼吸而風雲作氣指麾而草樹成形仰天指心誓獻秩嘗之首伏殘歃血屢
覩都護之營所謂勇多上人自匪躬來歸我及陛下纂考懿宗皇帝之朝彭門
失守覩驟銳卒首建殊功而先帝即位之初渚宮大援復提義旅克靜妖氛其
後封豕長蛇荐食上國雖以子朝之亂皆因重耳之翼保大朝之宗祧垂中興
於簡冊蓋聖王之御天下也有勳可書有績可載宥過不忘於十代念功豈止
於一時天高聽卑請事斯語且四海之內創痍猶殷九貢之邦綱條未理昨者
遽起邠岐之衆尋已退還又徵燕薊之師俟聞內變出於饋饟失職賓扉絕供
致此投戈是乖借箸盡下計之未熟非聖謀之不臧儻後斷重離天機間出鍾
兹成毅散彼師徒虛其念舊之懷待以如初之禮臣等所議實以在斯抑又聞
往者漢將趙充國欲因邊境衰弱出兵擊之於是魏相上書書陳利害且曰恃
國家之大矜人物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非但人事乃天道
也又曰臣不知此兵何名者也兵出無名事乃不成漢宣納之竟寢其伐伏惟
皇帝陛下鑒往古用師之難採列聖遷善之美恩加區宇信及豚魚則臣等不
勝懇願況今汴魏猶艱幽定方困繼遣之網發豈能集事虛行號令徒召寇讎
將以剿人非唯辱國且黠戛斯舉勤王之衆推効命之誠未能廓驕獨攻所望
漢兵同力令茲數鎮奔命不遑難致濟師恐又生事論其漸當暑熱非利戎旃
悉力領罷遣還蕃部重盈陳五郡之卒益謹關防王珙振兩河之雄更嚴旗鼓
然後獎其上表哀以自陳錄彼前勞責之後効徵神爵之往典還日逐之故封
諭其已斥王恭不使更疑晉帝凡百臣子實切乃誠其克用在身官爵並請却
還仍依前編入屬籍從之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緯本官同平章事
御史中丞徐彥若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尚書右僕射王徽卒贈司空謚曰貞
二年春正月壬子朔李克用急攻邢州李存孝求援於王鎔鎔出軍援之屯于
堯山克用自太原至擊敗之進圍邢州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杜讓能進位太
尉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領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以中書侍郎吏
部尚書平章事劉崇望為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判度支事工部侍郎平章事崔
昭緯判戶部事二月辛巳李克用復檢校太師中書令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
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時張濬韓建兵敗後為太原將李存信等所追至是方自

舍山逾王屋出河清達于河陽屬河溢無舟楫達壞人廬舍爲木罌數百方獲渡人多覆溺休其徒於司徒廟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三鎮兵全忠方連兵徐鄆乃求兵糧于鎮魏全忠終不至行營鎮魏倚太原爲扞蔽如破太原郡恐危鎮魏王鎔羅弘信亦不出師唯邠岐華鄜夏烏合之衆會晉州兵未交而孫揆擒燕卒敗所以河西岐下之師望風潰散而濬建至敗全忠以鎮魏不助兵糧觀望遣龐師古將兵討魏陷十縣羅弘信乞盟乃退棣州刺史張蟾爲青州將王師範所敗斬授平盧節度使崔安潛自棣州歸朝復授太子少師三月辛亥朔以青州權知兵馬留後王師範檢校兵部尚書兼青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平盧軍節度觀察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淮南節度孫儒爲宣州觀察使楊行密所殺初行密揚州失守據宣州孫儒以兵攻圍三年是春淮南大飢軍中疫癘死者十三四是月孫儒亦病爲帳下所執降行密行密乃併孫儒之衆復據廣陵六月王鎔出軍援李存孝克用大舉討鎮州七月太原軍出井陘屯於常山鎮大掠鎮趙深諸郡幽州節度使李匡威自率步騎三萬援王鎔八月克用班師九月丁未朔乙卯天子賜左軍中尉楊復恭几杖以大將軍致仕復恭怒稱病不受詔十月丁丑朔甲申天威軍使李順節率禁兵討楊復恭復恭假子玉山軍使楊守信以兵拒之列陣于昌化里昭宗登延喜樓陳兵自衛以俟變相持至晚不戰而退是夜守信乃擁其衆衞復恭出京師且戰且行出通化門由七盤路之商州又令義兒張綰爲後殿永安都頭安權追及綰擒之而還十一月朱全忠上表請移時溥節鎮是月汴軍陷宿州乃授溥太子太師溥將劉知俊降汴軍鎮州王鎔幽州李匡威復謀攻定州以分其地王處存求援於太原十二月丙子朔以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右僕射平章事監修國史判度支上柱國彭城縣開國男劉崇望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徐州刺史充武寧軍節度徐宿觀察制置使時李順節恃恩恣橫出入以兵仗自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懼其窺圖非望丁亥兩中尉傳詔召順節順節以甲士三百自隨至銀臺門門司傳詔止從者兩中尉在仗舍邀順節坐次令部將嗣光審斫順節頭隨劍落其部下知順節死大譟出延喜門是日天威捧日登封三都亂剽永寧里至晚方定戶部尚書鄭延昌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度支

景福元年春正月丙午朔上御武德殿受朝賀大赦改元景福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等上表疏興元楊守亮納叛臣楊復恭請同出本軍討伐兼自備供軍糧料不取給於度支只請加茂貞山南招討使名內臣皆不可其奏昭宗亦以茂貞得山南之後有問鼎之志詔久之不下茂貞怒與王行瑜不俟進止發兵攻興元累請招討之命兼與宰相杜讓能中尉西門君遂書詞語詬詈凌蔑王室昭宗心不能容二月丙子朔庚寅太原易定之兵合勢攻鎮州王鎔復告難於幽州李匡威率步騎三萬赴之時太原之衆軍於常山鎮易定之衆軍堅固鎮燕趙之卒分拒之三月克用處存斂軍而退四月乙亥左軍中尉西門君遂殺天威軍使賈德晟時德晟與李順節俱掌天威軍順節死中尉惡德晟誣奏殺之是日德晟部下千餘騎出奔鳳翔自是岐軍益盛五月甲辰制以河南尹張全義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兼孟州刺史充河陽三城節度孟懷澤觀察等使七月燕趙之卒合勢援邢州太原大將李存信率軍拒於堯山王鎔大敗而還十一月辛丑鳳翔邠寧之衆攻興元府陷之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與前左軍中尉楊復恭判官李巨川突圍而遁將奔太原李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府事十二月辛未朔華州節度使韓建奏於乾元縣遇興元潰散兵士擊敗之其楊守亮楊復恭並已處斬訖皆傳首京師

二年春正月辛丑朔制以權知劍南東川兵馬留後顧彥暉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劍南東川節度觀察等使時王建連年攻彥暉李茂貞欲與建爭東川故表請彥暉正授旄鉞示修好也二月庚午朔太原李克用以兵攻鎮州師出井陘王鎔懼再求救于幽州甲申李匡威復來赴援太原之軍還邢州三月庚子制以捧日都頭陳珮爲廣州刺史嶺南東道節度使扈蹕都頭曹誠爲黔州刺史黔中節度使耀德都頭李鋋爲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宣威都頭孫惟晟爲江陵尹荆南節度使並加特進同平章事各令赴鎮並落軍權時朝議以茂貞傲侮王命武臣難制欲用杜讓能及親王典禁兵故罷

五將之權。兼以平章事悅其心。太尉杜讓能冊拜。加食邑至六千戶。是月幽州節度使李匡威弟匡籌據幽州。自稱留後。以符追行營兵。兵皆還幽州。匡威既無歸路。遣判官李貞抱入奏。請朝覲。王鎔感匡威援助之惠。乃築第於恆州。迎匡威處之。四月己巳。汴將王重師牛存節陷徐州。節度使時溥舉家自燔而死。朱全忠遣將龐師古守徐州。六月丁酉朔。乙卯。幽州節度使李匡威謀害王鎔而奪其帥。恆州三軍攻匡威殺之。戊午。制太尉門下侍郎平章事晉國公杜讓能加食邑至九千戶。門下侍郎吏部尚書平章事崔昭緯進階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平章事鄭延昌兼刑部尚書。並加食邑至千戶。以祠部郎中知制誥陸扆爲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幽州節度使李匡籌遣使檄王鎔。訊殺匡威之罪。二藩結怨。朱全忠遣判官韋震使幽州和解之。七月。李克用與兵攻鎮州。敗王鎔軍於平山。鎔懼。乞盟。請以兵糧助攻邢州。許之。克用遂旋軍襄國。癸未。制以鳳翔隴州節度使檢校太尉中書令鳳翔尹上柱國岐王食邑四千五百戶李茂貞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等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徐彥若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鳳翔尹。充鳳翔隴州節度使。時茂貞恃兵求兼領山南節度。昭宗久之不行。茂貞表章不遜。深詆時政。上不能容。將加兵問罪。故以彥若代之。八月丙申朔。以嗣覃王爲京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鐬副之。九月丙寅朔。以武威軍防禦使錢鏐爲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處置等使。仍移鎮海軍額於杭州。乙亥。覃王率扈駕五十四軍進攻岐陽。屯于興平。李茂貞以兵逆戰。屯于盩厔。壬午。岐軍進迫興平。王師自潰。茂貞乘勝逼京師。進屯三橋。甲申。昭宗御安福門。斬觀軍容使西門君遂。內樞密使李周潼。遣中使賜茂貞詔。令收兵歸鎮。茂貞陳兵臨皋驛。數宰臣杜讓能之罪。請誅之。制貶太尉平章事晉國公杜讓能爲雷州司戶。十月乙未。賜杜讓能自盡。其弟戶部侍郎弘徽坐讓能賜死。十一月。制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守中書令。進封秦王。兼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邠州節度使王行瑜賜號尚父。賜鐵券。以門下侍郎吏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崔昭緯兼尚書左僕射。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以特進行右僕射韋昭度爲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延資庫使。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平章事判度支鄭延昌罷知政事。守尚書左僕射。以病求罷故也。以新除鳳翔節度使徐彥若復知政事。戶部侍郎判戶部事王摶本官同平章事。

乾寧元年春正月乙丑朔。上御武德殿受朝。宣制大赦。改元乾寧。鳳翔李茂貞來朝。大陳兵衞。獻妓女三十人。宴之內殿。數日還藩。時茂貞有山南梁洋興鳳岐隴秦涇原等十五餘郡。甲兵雄盛。凌弱王室。頗有問鼎之志。二月。汴人大敗兗鄆之軍於東阿。瑄瑾勢蹙。求援於太原。李克用出師援之。三月甲子朔。太原軍攻邢州。陷之。執其逆將李存孝。檻送太原。裂之。克用以大將馬師素權知邢洛團練事。五月。蔡賊孫儒部將劉建鋒攻陷潭州。自稱湖南節度使。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陸扆爲戶部侍郎。知制誥充職。六月壬辰。李克用攻陷雲州。執大同防禦使赫連鐸。以其牙將薛志勤守雲中。十月庚寅。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王摶爲湖南節度使。以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知制誥李磎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宣制之日。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出班而泣。言磎姦邪。黨附內官。不可居輔弼之地。由是制命不行。戊申。制御史中丞崔胤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是月李克用以太原之衆進攻幽州。十二月。幽州節度使李匡籌潰圍而遁。克用陷幽州。以李匡威故將劉仁恭爲幽州兵馬留後。是月李匡籌南奔赴闕。至景城爲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所殺。

二年春正月己未朔。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師中書令河中尹上柱國瑯邪郡王王重榮卒。三軍立重榮子行軍司馬珂知留後事。二月己丑朔。王重榮子陝州節度使珙絳州刺史瑤舉兵討王珂。兼上章訴珂冒姓。非重榮子。珂珙爭爲蒲帥。上遣中使慰勞。三月。制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胤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河中尹。充河中節度。晉絳慈隰觀察處置等使。浙東節度使董昌僭號稱羅平國。年稱大聖。用婺州刺史蔣瓌爲宰相。仍僞署官員。鎮海軍節度使錢鏐請以本軍進討。從之。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知制誥趙光逢爲尚書左丞。依前充職。太原李克用上章言王重榮有功於國。其子珂宜承襲。請賜節鉞。邠州王行瑜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各上章言珂螟蛉。不宜纘襲。請以王珂爲陝

州王珙爲河中。天子以先允克用之奏，久之不下。五月丁巳朔。甲子，李茂貞、王行瑜、韓建等各率精甲數千人入覲，京師大恐，人皆亡竄，吏不能止。昭宗御安福門以俟之，三帥既至，拜舞樓下。昭宗臨軒自論之曰：「卿等藩侯，宜存臣節，稱兵入朝，不由奏請，意在何也？」茂貞、行瑜汗流洽背，不能對，唯韓建陳敘入覲之由。上並召升樓，賜之巵酒，宴之於同文殿。茂貞、行瑜極言南北司相傾，深蠹時政，請誅其太甚者。乃貶宰相韋昭度、李磎，尋殺之於都亭驛，殺內官數人而去。王行瑜留弟行約，茂貞留假子閻圭，各以兵二千人宿衞。時三帥同謀廢昭宗，立吉王，聞太原起軍，乃止，留兵宿衞而還。壬申，以責授均州司戶孔緯、繡州司戶張濬並爲太子賓客。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知制誥陸扆爲兵部侍郎，充職。

六月丁亥朔，以京兆尹、嗣薛王知柔兼戶部尚書，判度支，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壬辰，以太子賓客孔緯爲吏部尚書，尋復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宮、延資庫使、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二百戶，仍號持危啓運保乂功臣。時緯在華州，尋屬太原軍至而止。以太子賓客張濬復光祿大夫、行兵部尚書、上柱國、河間郡開國侯、食邑二千戶。濬在長水，亦不至京師。復以王摶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七月丙辰朔，李克用舉軍渡河，以討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等稱兵詣闕之罪。庚申，同州節度使王行實棄郡入京師，謂兩軍中尉駱全瓘、劉景宣曰：「沙陀十萬至矣，請奉車駕幸邠州，且有城守。」時景宣附鳳翔。癸亥夜，閻圭與劉景宣子繼晟、同州王行實縱火剽東市，請上出幸。上聞亂，登承天門，遣諸王率禁兵禦之。捧日都頭李筠率本軍侍衞樓上。閻圭以鳳翔之卒攻李筠，矢及御座之樓扉。上懼，下樓，與親王、公主、內人數百幸永興坊李筠營，扈蹕都頭李君實以繼至，乃與筠兩都兵士侍衞，出啓夏門，憩於華嚴寺，以候內人繼至。其日晚，幸莎城鎮。京師士庶從幸者數十萬，比至南山谷口，暍死者三之一，至暮爲盜寇掠，慟哭之聲殷動山谷。權令京兆尹知柔中書事及隨駕置頓使。信宿，宰相徐彥若、王摶、崔胤三人至，乃移石門鎮之佛宮。仍令知樞密劉光裕、薛王知柔歸京師，制置合禁軍以備宮禁。丙寅，李克用遣牙將閻諤奉表奔問，奏屯軍河中，候進止，發赴邠州。丁卯，上遣內官張承業傳詔克用軍，便令監太原行營兵馬，發赴新平。又令內官郄廷立傳詔涇州，令張鐇起涇原之師，會克用軍。上在南山半月餘，克用仍在河中，未至渭北。上懼鳳翔兵士劫遷，乃令延王將御服鞍馬玉器等至河中，宣諭曰：「朕以景宣、全瓘、行實、繼鵬爲表裏之姦謀，縱干戈於雙闕，煙塵倏忽，劫殺縱橫。朕偶脫鋒鋩，遂移輦輅，所爲巡幸，止在近郊。蓋知卿統領雄師，駐臨蒲坂，累飛書詔，繼遣使人，期卿以社稷爲憂，君親在念，必思響應，速議親行。豈謂將涉兩旬，未有來表，憂虞是切，寢食不遑。豈忠義不切於懷，而道途或有阻滯。今則專令親信，懇託勳賢，故遣延王戒丕、丹王允與供奉官王魯紆等宣示，卿宜便驅貔貅，徑臨邠鳳，蕩平妖穴，以拯阽危，是所望也。」八月乙酉朔，延王至河中，克用已發前鋒至渭北，又令史儼率五百騎赴行在侍衞。己丑，克用自至渭橋砦。癸巳，於棃園殺邠軍數千，擒其大將王令陶以獻。又詔鄜州節度使李思孝本軍進討。丁酉，制以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兼太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國、隴西郡王李克用爲邠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夏州節度使李思諫充邠寧東北面招討使，涇原節度使張鐇充邠寧西面招討使，河中節度使王珂充行營供軍糧料使。李茂貞聞之懼，斬閻圭、武秀子，傳首行在，上章請罪。辛丑，制削奪王行瑜在身官爵，改授李克用邠寧四面行營都統。其大將蓋寓、李存信、閻鍔，判官王讓、李襲吉等，並降詔錫賚。又以河中都監袁季貞充邠寧四面行營兵馬都監押。壬寅，李克用遣子存貞奉表行在，請車駕還宮。答詔曰：「昨延王迴言，卿憂時體國，執禮輸忠，接遇之間，周旋盡節，備知肺腑，識我恩榮。靜惟尊主之心，果契知臣之分。朕欲取今月二十四日却復都城，宸衷兆庶，衞我勳德，有若長城，速伸翦遏之謀，以慰黔黎之望。」癸卯，又令延王傳詔，令克用發騎軍三千赴三橋屯駐，以備迴鑾。辛亥，車駕還宮。壬子，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諸道鹽鐵轉運使崔昭緯罷知政事，爲太子賓客。以河中兵馬留後王珂檢校司空，兼河中尹、御史大夫，充護國軍節度、河中晉絳慈隰觀察等使。以幽州兵馬留後劉仁恭檢校司空，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充幽州盧龍軍節度、押奚契丹等使。以故左軍中尉楊復恭開府、魏國公，並從克用奏請也。九月甲

寅朔。丙辰，制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東莞郡公徐彥若爲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淸宮修奉太廟等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摶爲金紫光祿大夫、戶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判度支；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胤爲金紫光祿大夫、兼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事，並賜號扶危匡國致理功臣。癸亥，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太淸宮修奉太廟等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上柱國魯郡開國公孔緯卒，贈太尉。十月甲申朔，王師破賊黎園砦，俘斬萬計，行瑜由是嬰城自固。丁亥，制赦繫囚。其節文曰：某任崇柱石，位重台衡，或委以軍權，或參諸宥密，竟因連謗，終至禍名，鬱我好生，嗟乎強死。應大順已來有非罪而加削奪者，並復官資。其杜讓能、西門君遂、李周潼已下，並與昭雪，還其爵秩。韋昭度頃處台司，每伸相業，王行瑜求尚書令，獨能抑之，致於沉冤，諒由此事。李磎文章宏贍，迥出輩流，竟以朋黨之間，擠於死地，凡在有識，孰不咨嗟，宜並與昭洗，仍復官爵。又勅太子賓客崔昭緯責授梧州司馬，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貶崖州司戶。又詔邠州行營都統曰：邠州節度副使崔鋋破賊之時，勿令漏網，鋋與昭緯去年朋黨，交結行瑜，構合禍胎，原由此賊，付四面行營知委。是月，四面行營大集邠州。十一月癸未朔。壬寅，王行瑜與其妻子部曲五百餘人潰圍出奔，至慶州，行瑜爲部下所殺，并其家二百口，並詣行營乞降。李克用遣牙將閻鍔獻于京師。十二月甲申朔，昭宗御延喜門受俘馘，百寮樓前稱賀。制以李克用守太師、中書令，進封晉王，食邑九千戶，改賜忠貞平難功臣。是月，克用班師太原。制皇第三子祤封棣王，第五子禊封虔王，第六子禋封沂王，第七子禕封遂王。

三年春正月癸丑朔。制以特進、戶部尚書、兼京兆尹嗣薛王知柔檢校司徒、兼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淸海軍節度、嶺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以尚書右丞崔澤爲鳳州刺史。魏博羅弘信擊敗太原軍於莘縣。初，兗鄆求援于太原，克用令蕃將史完府、何懷寶等千騎赴之，至是又令大將李存信屯于莘縣，魏人常假其道，存信戢軍不謹，或侵撓魏民，弘信怒，伏兵擊之，其軍宵潰，自是弘信南結于梁，與太原絕，兗鄆已至傾陷。二月壬子朔，制以通王滋爲開府儀同三司、判侍衛諸道軍事，以銀青光祿大夫、戶部尚書、嘉興縣子、食邑五百戶陸扆爲兵部尚書。三月壬子朔，以考功員外郎、集賢殿學士杜德祥爲工部郎中、知制誥。四月壬午朔，湖南軍亂，殺其帥劉建鋒，三軍立其部將權知邵州刺史馬殷爲兵馬留後。鎭海軍節度使錢鏐攻越州，下之，斬董昌，平浙東。制加錢鏐檢校太尉、中書令。五月辛巳，責授梧州司馬崔昭緯賜自盡。制金紫光祿大夫、戶部尚書、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王摶爲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越州刺史，充鎭東軍節度、浙江東道觀察處置等使。六月庚戌，李克用率沙陀并汾之衆五萬攻魏州及其郛，大掠於其六郡，陷城安、洹水、臨漳十餘邑，報莘之怨也。鳳翔李茂貞怨國家有朱玫之討，絕朝貢，謀將犯闕。天子命覃王治兵以俟變。是月，茂貞上章，請以兵師入覲。上令通王、覃王、延王分統安聖、捧宸、保寧、宣化等四軍以衛近畿。丙寅，鳳翔軍犯京畿，覃王拒之於婁館，接戰不利。秋七月庚辰朔。壬辰，岐軍逼京師，諸王率禁兵奉車駕將幸太原。癸巳，次渭北，華州韓建遣子充奉表起居，請駐蹕華州，乃授建京畿都指揮安撫制置催促諸道綱運等使。詔諭建曰：啓途之行，已在河東，今且幸鄜畤。甲午，次富平，韓建來朝，泣奏曰：藩臣倔強，非止茂貞。雖太原勤王，無宜巡幸，臣之鎭守，控扼關畿，兵力雖微，足以自固。陛下若輕捨近畿，遠巡極塞，去園陵宗廟，寧不痛心。失魏闕金湯，又非良算，若輿駕渡河，必難再復，謀苟不臧，悔之寧及，願陛下且駐三峯，以圖恢復。上亦泣下曰：朕難奈茂貞，忿不思難，卿言是也。乙未，次下邽。丙申，駐蹕華州，以衙城爲行宮。時岐軍犯京師，宮室鄽閭，鞠爲灰燼，自中和已來葺構之功，掃地盡矣。乙巳，制以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事、上柱國、博陵縣開國伯崔胤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淸海軍節度、嶺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丙午，制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知制誥、嘉興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陸扆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八月己酉朔。甲寅，新除鎭東軍節度使錢鏐權領浙江東道軍州事。戊午，制以戶部侍郎平章事陸扆爲中書侍郎，兼判戶部事。九月己卯

朔，汴州朱全忠、河南尹張全義與關東諸侯俱上表，言秦中有災，請車駕遷都洛陽。全忠、全義官臣已表率諸藩，繕治洛陽宮室。優詔答之。乙未，制新除清海軍節度使崔胤復知政事。胤之出鎮，朱全忠再表請論奏，言胤不宜去相位，故有是命。丁酉，制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事陸扆責授硤州刺史。崔胤怒扆代己，誣奏扆黨庇茂貞故也。丙午，制以鎮國軍節度使韓建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充修復宮闕、京畿制置、催促諸道綱運等使；以京兆尹孫偓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十月戊申朔，以中書舍人、權知禮部貢舉薛昭緯爲禮部侍郎。壬子，制以兵部侍郎、平章事孫偓爲中書侍郎，充鳳翔行營招討使。甲寅，偓於驛舍會諸將，以議進軍。戊午，李茂貞上表章請罪，願改事君之禮，繼修職貢，仍獻錢十五萬助修京闕。韓建左右之，師遂不行。十一月丁丑朔，以韓建兼領京兆尹、京城把截使。十二月丁未，李克用縱兵俘剽魏博諸郡邑。以前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知制誥趙光遠爲御史中丞。太常禮院奏權立行廟，以備告饗。從之。

四年春正月丁丑朔，車駕在華州行宮，受羣臣朝賀。癸未，汴將龐師古陷鄆州，節度使朱瑄與妻榮氏潰圍，瑄至中都，爲野人所殺，榮氏俘於汴軍。朱全忠署龐師古爲鄆州兵馬留後。宰相孫偓罷知政事，守兵部尚書。二月丙午朔。戊申，汴將葛從周攻兗州，陷之。節度使朱瑾奔楊行密，其將康懷貞降從周。朱全忠署從周爲兗州兵馬留後。自是鄆、齊、曹、棣、兗、沂、密、徐、宿、陳、許、鄭、滑、濮等州皆沒於全忠，唯王師範守青州，亦納款於汴。己未，制朝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滎陽縣男鄭綮爲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癸丑，責授硤州刺史陸扆爲工部尚書。甲寅，華州防城將花重武告睦王已下八王欲謀殺韓建，移車駕幸河中。帝聞之駭然，召韓建諭之，建辭疾不敢行。帝卽令通王已下詣建治所自陳，建奏曰：「今日未時，睦王、濟王、韶王、通王、彭王、韓王、儀王、陳王等八人到臣治所，不測事由。臣酌量事體，不合與諸王相見。」兼恐久在臣所，於事非宜，況睦王等與臣中外事殊，尊卑禮隔，至於事柄，未有相侵，忽然及門，意不可測。又引晉室八王撓亂天下事，請依舊制，令諸王在十六宅，不合典兵。其殿後捧日、扈蹕等軍人，皆坊市無賴之徒，不堪侍衛，伏乞放散，以寧衆心。昭宗不得已，皆從之。是日，因八王於別第，殿後侍衛四軍二萬餘人皆放散。殺捧日都頭李筠於大雲橋下。自是天子之衛士盡矣。丙辰，韓建上表請封拜皇太子、親王，以爲維城之計。己未，制德王裕宜冊爲皇太子。辛酉，制第八男祕可封景王，第九男祚可封輝王，第十男祺可封祁王，第十一男禛可封雅王，第十二男祥可封瓊王。三月丙子朔。戊寅，制韓建進封昌黎郡王，改賜資忠靖國功臣，以光祿大夫、兵部尚書、上柱國、河間郡開國侯、食邑二千戶張濬爲尚書左僕射，依前充租庸使。四月丙午朔，就加福建節度使王潮檢校尚書右僕射。韓建獻封事十條，其三：太子、諸王請置師傅教導，乃以太子賓客王牘爲諸王侍讀。宰相鄭綮以病乞骸，乃罷知政事。五月乙亥朔，以國子博士朱朴爲右諫議大夫、同平章事。七月甲戌，帝與學士、親王登齊雲樓，西望長安，令樂工唱御製菩薩蠻詞，奏畢，皆泣下霑襟。覃王已下並有屬和。八月甲辰朔，以工部尚書陸扆爲兵部尚書。韓建與邠岐三鎮素有無君之跡，及李克用誅行瑜，心常切齒。去歲車駕將幸河東，乃令延王戒丕使太原，見克用，陳省方之意。是月，延王自太原還，韓建奏曰：「自陛下卽位已來，與近輔交惡，皆因諸王典兵，兇徒樂禍，遂致輿駕不安。比者臣奏罷兵權，實虞有不測之變。今聞延王、覃王尚苞陰計，願陛下宸斷不疑，制於未亂，卽社稷之福也。」上曰：「豈至是耶！」居數日，以上無報，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懼，披髮沿垣而呼曰：「官家救兒命！」或登屋沿樹。是日，通王、覃王已下一十王，并其侍者，皆爲建兵所擁，至石堤谷，無長少皆殺之，而建以謀逆聞。尋殺太子詹事馬道殷、將作監許巖士，貶平章事朱朴，皆上所寵昵者。九月癸酉朔，以御史中丞狄歸昌爲尚書右丞，以刑部侍郎楊涉爲吏部侍郎。制以鎮海軍節度使錢鏐爲鎮海軍節度、浙江東西道觀察處置等使、杭州越州刺史、上柱國、吳王。冬十月癸卯朔，以華州節度使韓建兼同州刺史、匡國軍節度使。朱全忠遣其將權徐州兵馬留後龐師古、兗州留後葛從周率兗、鄆、曹、濮、徐、宿、滑等兵士七萬，渡淮討楊行密。制以太中大夫、前御史中丞裴贄爲禮部尚書、知貢舉。幽州節度使劉仁恭大敗沙陀於安塞，李克用單騎僅免。十一月壬

申朔癸酉淮南大將朱瑾潛出舟師襲汴軍於清口龐師古舉軍皆沒師古被執時葛從周自霍丘渡淮至濠州聞師古敗乃退軍信宿至渒河方渡而朱瑾至是日殺傷溺死殆盡還者不滿千人唯牛存節一軍先渡獲免比至潁州大雪寒凍死者十五六自古喪師之甚無如此也繇是行密據有江淮之間以檢校司空權知兗州兵馬事葛從周爲兗州刺史充泰寧軍節度使以潁州刺史王敬蕘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徐州刺史充武寧軍節度使從全忠奏也

光化元年春正月辛未朔車駕在華州以兵部侍郎崔遠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諸道貢修宮闕錢命京兆尹韓建入京城計度朱全忠遣判官韋震奏事求兼領鄆州時全忠軍敗之後欲自大其權以扼鄰藩之變幽州節度使劉仁恭恃安塞之捷欲吞噬河朔是月遣其子守文將兵襲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棄城而遁守文遂據之自稱留後四月庚子制淑妃何氏宜冊爲皇后上幸陟屺寺宴從官於韓建所獻御莊五月己巳朔以立后大赦汴將葛從周率衆攻李克用邢洺磁等州陷之全忠署從周爲三州兵馬留後六月己亥帝幸西溪觀競渡天下藩牧文武百寮上表請車駕還京七月汴將氏叔琮陷趙匡凝之隨唐鄧等州勅昇華州爲興德府刺史爲尹左右司馬爲少尹鄭縣爲次赤官員資望一同五府封華嶽廟爲佑順侯八月戊戌朔己未車駕自華還京師甲子御端門大赦改元光化九月戊辰朔以御史中丞狄歸昌爲尚書左丞制以鎮國匡國等軍節度使韓建守太傅中書令興德尹封潁川郡王賜鐵券并御寫忠貞以遺之建累上表辭王爵乃改封許國公魏博節度使羅弘信進封臨清郡王是月弘信卒贈太師謚曰莊肅衙軍立其子副大使紹威知兵馬事尋賜之節鉞十月丁酉朔河南尹張全義就加侍中汴將朱友恭自江西行營還過安州殺刺史武瑜遣部將守之汴將張存敬以兵襲蔡州刺史崔洪納款請以弟賢質于汴許之十二月丙寅李克用將潞州節度使薛志勤死澤州刺史李罕之乘其無帥襲潞取之遣其子顥乞降于汴全忠表罕之爲節度使

二年春正月乙未朔丁未以兵部尚書陸扆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二月蔡州刺史崔洪爲衙兵所迫同寘淮南時洪以弟賢質于汴汴人遣賢還蔡徵兵三千出征蔡兵亂殺賢遂擁洪渡淮朱全忠令其子友裕守蔡州幽州節度使劉仁恭驅燕軍十萬將兼趙魏是月陷貝州人無少長皆屠之投尸清水爲之不流遂進攻魏州羅紹威求救于汴三月朱全忠遣大將張存敬率師援之屯于內黃葛從周自邢洺率勁騎八百入魏州燕將劉守文單可及閱汴軍在內黃引軍往擊之存敬設伏內黃東大敗燕軍俘斬三萬生擒單可及劉守文以餘衆還魏州爲存敬從周所乘燕軍復敗仁恭父子僅免汴魏合兵躡之趙人復邀之東境自魏至滄五百里間僵屍相枕是春有白氣竟天如練自西南徹東北而旋有燕卒之敗四月汴將氏叔琮由上黨進軍攻太原出石會爲沙陀擒其前鋒將陳章叔琮乃退去六月制以昭義節度使檢校太尉兼太師侍中潞州大都督府長史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李罕之爲孟州刺史充河陽三城節度孟懷觀察等使以檢校司徒孟州刺史河陽節度使丁會爲澤潞等節度使從全忠奏也丁丑李罕之至懷州卒于傳舍陜州軍亂殺其帥王珙立都將軍李璠爲留後丁亥制以前太常卿劉崇望爲吏部尚書兵部侍郎裴樞爲吏部侍郎戶部侍郎薛昭緯爲兵部侍郎七月青州守海州將牛從毅擁郡人投淮南行密遂有海州十一月陜州衙將朱簡殺李璠自稱留後降汴全忠表簡爲帥守

三年春正月庚子朔以禮部尚書裴贄爲刑部尚書癸卯朱全忠奏本貫宋州碭山縣蒙恩升爲輝州其地卑濕難葺廬舍請移輝州治所於單父縣從之仍賜號爲崇德軍四月戊午汴魏合軍攻滄州以報入鄴之役葛從周連陷滄德郡邑王鎔遣使和解于全忠令劉仁恭修好汴魏班師辛未皇后太子謁九廟六月丁巳朱全忠表陜州兵馬留後朱簡鄉里同宗改名友謙乞真授節鉞從之戊辰特進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王摶貶崖州司戶尋賜死於藍田驛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並死爲崔胤所誣言三人中外相結也七月丁亥朔兵部尚書劉崇望卒贈司空甲午兵部郎中薛正表爲右諫議大夫以許州刺史朱友恭檢校司徒爲潁州刺史以左武衛將軍趙霖檢校左僕射爲許州刺史宣武押衙劉知俊檢校右僕射爲鄭州刺史從全忠奏也戊申制以武貞

軍節度澧朗敘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朗州
刺史上柱國馮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雷滿檢校太保封馮翊郡王餘
如故以武泰軍節度黔中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黔州刺
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趙崇封天水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庚戌制昭義節度留
後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上柱國孟遷爲檢校司徒兼潞州大都府長史充昭義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潞磁邢洺等州觀察處置使仍封平昌縣男食邑三百
戶從李克用奏也以金紫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
一千五百戶孫儲守兵部尚書兼京兆尹乙卯制忠烈衛聖鎮國功臣劍南西
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
南安撫制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中書令成都尹上柱國琅邪郡王
食邑三千戶實封一百戶王建可兼劍南東川武信軍兩道都指揮制置等使
加食邑一千戶餘如故時建攻下梓州顧彥暉兼有東川洋果閬等州故也又
以忠義軍節度山南東道管內觀察處置三司水陸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
檢校太尉中書令兼襄州刺史上柱國南平王食邑三千戶趙匡凝可檢校太
師兼中書令加實封一百戶八月丙辰朔朱全忠奏先劃汝州隸許州請却還
東都河陽先管澤州今緣蕃戎占據得失不常請權劃河南府王屋清河翼三
縣隸河陽從之癸亥制忠貞平難功臣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
同三司守太師兼中書令北都留守太原尹上柱國晉王食邑九千戶食實封
七百戶李克用加實封一百戶丁卯以朝請大夫虞部郎中知制誥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顏蕘爲中書舍人己巳制前歸義軍節度副使權知兵馬留後銀青
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監察御史上柱國張承奉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兼沙
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歸義節度瓜沙伊西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庚辰太
原大將李嗣昭攻洺州下之執汴將朱紹宗汴將葛從周率師赴之嗣昭棄城
而去從周邀之於青山口晉軍大敗從周乘勝攻鎮州壬午制荊南節度忠萬
歸夔涪峽等州觀察處置水陸催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
江陵尹上柱國上谷郡王食邑三千戶成汭可檢校太師中書令餘如故甲申
制扶危匡國致理功臣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
判度支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崔胤可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魏國
公加食邑一千戶餘如故九月丙戌朔朱全忠引三鎮之師攻鎮州王鎔懼遣
判官周式副大使王昭祚主事梁公儒子弟爲質于汴出犒師絹十五萬匹求
盟許之張存敬遂自深冀進軍攻瀛莫下郡邑二十阻雨泥濘不及幽州遂西
行陷祁州大敗中山將王處直軍於沙河北進屯懷德驛遂攻定州節度使王
郜奔太原衙將王處直斬孔目官梁汶出縑二十萬乞盟許之全忠遂署王處
直爲義武軍留後乙巳制扶危匡國致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兼門下
侍郎平章事充太清宮使修奉太廟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
運等使上柱國齊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徐彥若可檢校太尉同平
章事充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管內觀察處置供軍糧料等使丙午制光祿大
夫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事博陵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戶崔遠罷知政事守本官戊申制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
國史判度支崔胤充太清宮使修奉太廟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依前判
度支兼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上
柱國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陸扆爲門下侍郎戶部尚書監修國史以
正議大夫守刑部尚書上柱國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裴贄
爲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以銀青光祿大夫行尚
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裴樞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戶部事辛亥以光祿大夫
尚書右僕射租庸使張濬罷租庸使守本官十月丙辰朔辛酉以前清海軍節
度副使朝散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上柱國王溥守左散騎常侍充
鹽鐵副使癸未制以保義軍節度留後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
大夫上柱國朱友謙爲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陝州大都督府長
史御史大夫充保義軍節度陝虢觀察處置等使十一月乙酉朔庚寅左右軍
中尉劉季述王仲先廢昭宗幽於東內問安宮請皇太子裕監國時昭宗委崔
胤以執政胤恃全忠之助稍抑宦官而帝自華還宮後頗以禽酒肆志喜怒不

常。自宋道弼等得罪。黃門尤懼。至是上獵苑中。醉甚。是夜手殺黃門侍女數人。庚寅。日及辰巳。內門不開。劉季述詣中書謂宰相崔胤曰。宮中必有不測之事。人臣安得坐觀。我等內臣也。可以便宜從事。卽以禁兵千人破關而入。問訊中人。具知其故。卽出與宰臣謀曰。主上所爲如此。非社稷之主也。廢昏立明。具有故事。國家大計。非逆亂也。卽召百官署狀。崔胤等不獲已。署之。季述仲先與汴州進奏官程巖等十三人請對。對訖。季述上殿待罪。次左右軍將士齊唱萬歲聲。遂突入宣化門。行至思政殿。便行殺戮。徑至乞巧樓下。帝遽見兵士。驚墮牀下。起而將去。季述仲先披而令坐。何皇后遽出拜曰。軍容長官護官家。勿至驚恐。有事取容商量。季述卽出百官合同狀曰。陛下倦臨寶位。中外羣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頤養於東宮。帝曰。吾昨與卿等歡飲。不覺太過。何至此耶。皇后曰。聖人依他軍容語。卽於御前取國寶付季述。卽時帝與皇后共一輦。幷常所侍從十餘內人赴東宮。入後。季述手自局鎖院門。日於窗中通食器。是日。迎皇太子監國。矯宣昭宗命稱上皇。甲午。宣上皇制。太子登皇帝位。宰臣百寮方鎮加爵進秩。又賜百寮銀一千五百兩。絹千匹。綿萬兩。充救接。皆季述求媚於朝也。時朱全忠在定州行營。崔胤與前左僕射張濬告難於全忠。請以兵問罪。全忠自行營還大梁。十二月乙卯朔。癸未夜。護駕鹽州都將孫德昭。周承誨。董彥弼以兵攻劉季述王仲先。殺仲先。擕其首詣東宮門呼曰。逆賊王仲先已斬首訖。請陛下出宮慰諭兵士。宮人破鎖。帝與皇后方得出。

天復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昭宗反正。登長樂門樓受朝賀。班未退。孫德昭執劉季述至樓前。上方詰責。已爲亂梃擊死。乃尸之於市。乙酉。制以孫德昭檢校司空。充靜海軍節度使。丙戌。宰相崔胤進位司空。己丑。朱全忠械程巖折足檻送京師。戮之於市。制皇太子裕降爲德王。改名祐。庚寅。制以孫德昭爲安南節度。檢校太保。以周承誨爲邕州刺史。邕管節度經略使。以董彥弼爲容州刺史。容管節度等使。並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殺神策軍使李師虔。徐彥回。勅曰。朕臨御已來。十有四載。常慕好生之德。固無樂殺之心。昨季述等幽辱朕躬。迫脅太子。李師虔是逆賊親厚。選來東內主持。動息之間。俾其偵伺。每有須索。皆不供承。要紙筆則恐作詔書。索錐刀則慮爲利器。凌辱萬狀。出入搜羅。朕所御之衣。晝服夜濯。凝冽之際。寒苦難勝。嬪嬙公主衾裯皆闕。緡錢則貫百不入。繒帛則尺寸難求。六輩同其主張。五人權其威勢。若言狀罪。翰墨難窮。若許生全。是爲貸法。宜並處斬。時朱全忠既服河朔三鎮。欲窺圖王室。篡代之謀。以李克用在太原。懼其角逐。是月。全忠令大將張存敬率兵三萬由含山襲河中。王珂。晉州刺史張漢瑜。絳州刺史陶建。不意賊至。城守無備。皆以郡降。存敬移兵圍河中。王珂求救於太原。克用不能救。乃嬰城。謂存敬曰。吾與汴王有舊。俟王至卽降。二月甲寅朔。戊辰。朱全忠至河中。遂移王珂及兄璘弟瓚舉室徙於汴。以張存敬守河中。是月。制以全忠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進封梁王。三月癸未朔。全忠引軍歸汴。奏河中節度使歲貢課鹽三千車。臣今代領池場。請加二千車。歲貢五千車。候五池完葺。則依平時供課額。從之。四月癸丑朔。汴軍大舉攻太原。氏叔琮以兵三萬由天井關進攻澤潞。節度使孟遷以上黨降。叔琮長驅出團柏。營于洞渦驛。葛從周率趙魏中山之兵由土門入。陷承天軍。與叔琮會。時屬大雨。芻糧不給。汴將保衆而還。甲戌。天子有事於宗廟。是日。御長樂門。大赦天下。改元天復。李茂貞自鎮來朝。賜宴於壽春殿。進錢數萬緡。時中尉韓全誨及北司與茂貞相善。宰相崔胤與朱全忠相善。四人各爲表裏。全忠欲遷都洛陽。茂貞欲迎駕鳳翔。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五月壬午朔。庚子。制門下侍郎戶部尚書平章事陸扆加兵部尚書。進階特進。壬寅。制以朱全忠兼河中尹。河中節度。晉絳慈隰觀察處置。安邑解縣兩池榷鹽制置等使。閏六月辛巳朔。制以河陽節度丁會依前檢校司徒。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等使。代孟遷。以遷檢校司徒。爲河陽節度。全忠奏也。仍請於昭義節度官階內落下邢洺磁三州。却以澤州爲屬郡。其河陽節度只以懷州爲屬郡。從之。全忠又奏請以齊州隸鄆州。從之。十月己卯朔。戊戌。全忠引四鎮之師七萬赴河中。京師聞之大恐。豪民皆亡竄山谷。十一月己酉朔。壬子。中尉韓全誨與鳳翔護駕都將李繼誨奉車駕出幸鳳翔。是日。汴軍陷同州。執州將司馬鄴。華州節度使韓建遣判官李巨川送款。甲寅。汴軍駐靈口。乙卯。全忠知帝出幸。乃迴兵攻華州。大軍駐赤水。全

忠以親兵駐西堠韓建出降乃署爲忠武軍節度使以陳州爲理所丁巳宰相崔胤令戶部侍郎王溥至赤水砦促全忠以兵迎駕戊午全忠自赤水趨長安崔胤率文武百寮太子太師盧知猷已下迎全忠於坡頭庚申汴軍趨鳳翔戊辰至岐下全忠令判官李擇裴鑄入城奏事言臣在河中得崔胤書言奉密詔令臣以兵士迎駕臣不敢擅自迎鑾昭宗怒胤矯命遣詔全忠以兵士還鎮辛未全忠引軍離鳳翔退攻邠州甲戌制扶危致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充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判度支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二百戶崔胤可責授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乙亥邠州節度使李繼徽以城降全忠乃舍其孥於河中以繼徽從軍以汴軍營於三原十二月己卯崔胤自長安至三原砦與全忠謀攻鳳翔

二年春正月戊申朔車駕在鳳翔全忠在三原李克用遣大將周德威攻慈隰晉等州全忠歸河中令其將朱友寧率衆五萬屯絳州大敗太原軍於蒲縣西北友寧乘勝追奔陷汾州進圍太原天子遣諫議大夫張顗至晉州諭全忠令與太原通和屬友寧再戰不利乃還關西四月丁丑朱友寧總大軍屯於興平五月岐軍出戰大敗於武功南之漠谷全忠聞捷自引汴軍五萬西征六月進營虢縣丁亥進圍鳳翔遣判官入城迎駕九月岐軍出戰又敗十一月鄜州節度使李周彝率衆救鳳翔十二月癸酉汴將孔勍乘虛襲下鄜州獲周彝妻子周彝即以兵士來降於是邠寧鄜坊等州皆陷於汴軍茂貞懼謀誅內官以解

三年春正月癸卯朔車駕在鳳翔甲辰天子遣中使到全忠軍茂貞亦令軍將郭啓奇來達上欲還京之旨丙午青州牙將劉鄩陷全忠之兗州又令牙將張厚入奏是日亦竊發於華州殺州將婁敬思上又令戶部侍郎韓偓趙國夫人寵顏宣諭於全忠軍辛亥全忠令判官李振入奏上令翰林學士姚洎傳宣令全忠與崔胤令率文武百寮來迎駕癸丑上令禮部尚書蘇循傳詔賜全忠玉帶仍令全忠處分將玄暉侍帝左右丁巳蔣玄暉與中使同押送中尉韓全誨張弘彥已下二十人首級告諭四鎮兵士迴鑾之期戊午遣中使走馬華州追崔胤胤託疾不至甲子巳時車駕出鳳翔幸全忠軍全忠素服待罪泣下不自勝上親解玉帶賜之乙丑扶風令朱友倫總兵侍衛丙寅次武功丁卯次興平宰臣崔胤率百官迎謁即日降制以崔胤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復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使判度支魏國公封邑如故戊辰次咸陽己巳入京師天子素服哭于太廟改服冕旒謁九廟禮畢御長樂樓大赦百寮稱賀全忠處左軍辛未宴全忠於內殿內弟子奏樂是日制內官第五可範已下七百人並賜死於內侍省其諸道監軍及小使仰本道節度使處斬訖奏從全忠崔胤所奏也帝悲惜之自爲奠文祭之二月壬申朔甲戌制賜全忠迴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名己卯制以輝王祚充諸道兵馬元帥又制以迴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等軍節度使汴宋亳輝河中晉絳慈隰鄭滑潁鄆齊曹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太清宮修葺宮闕制置度支解縣池場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中書令河中尹汴滑鄆等州刺史上柱國梁王食邑九千戶食實封六百戶朱全忠可守太尉中書令充諸道兵馬副元帥進邑三千戶以宰臣崔胤守司徒兼侍中判六軍十二衛以吏部尚書平章事裴樞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兼廣州刺史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觀察等使甲戌制以門下侍郎兵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陸扆責授沂王傅分司己丑上宴全忠於壽春殿又令全忠與茂貞書取平原公主同州節度使趙珝陝州節度使朱友謙來朝制以朱友裕爲華州刺史充感化軍節度使乙未會鞠於保寧殿全忠得頭籌令內弟子送酒仍面賜副元帥官告以新除廣州節度使裴樞爲門下侍郎吏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以戶部侍郎王溥同平章事戊戌全忠歸大梁上宴之內殿置酒於延喜門是日全忠與四鎮判官皆預席上臨軒泣別又令中使走送御製楊柳枝詞五首賜之辛丑平原公主至京師三月壬寅朔全忠引四鎮之兵征王師範先是大將朱友寧楊師厚前軍臨淄青師範求援于淮南楊行密遣將王景仁帥衆萬人赴之四月辛未朔西川王建以兵攻秦隴乘茂貞之弱也仍遣判官韋莊入貢修好于全忠五月制鳳翔隴右四鎮北庭行軍彰義軍節度涇原渭武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尚書令兼侍中鳳翔尹上柱國秦王李茂貞可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初

茂貞凌弱王室朝廷姑息加尚書令及是全忠方守太尉茂貞懼乞罷尚書令
故也崔胤奏六軍十二衛名額空存實無兵士京師侍衛亦藉親軍請每軍量
召募一千一百人共置六千六百人從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
立格招收於市制以穎州刺史朱友恭檢校司空兼徐州刺史充武寧軍節度
使從全忠奏也六月青州淮南軍與汴人戰于臨淄汴軍大敗朱友寧戰死傳
首淮南九月汴將楊師厚大敗青州軍於臨朐荆南節度使成汭以舟師赴援
鄂州澧朗雷彥恭承虛襲陷江陵汭軍士聞之潰歸汭憤怒投水而死趙匡凝
遂以兵襲荆州據之辛巳汴州護駕都將朱友倫擊鞠墜馬卒全忠怒殺同鞠
將校數人十一月丁酉朔王師範以青州降楊師厚全忠復令師範知青州事
邠州鳳翔兵士逼京畿汴軍屯河中青州牙將劉鄩以兗州降葛從周稟師範
命也全忠嘉之署爲元帥府都押衙權知鄜州留後事十二月丁卯朔辛巳制
以禮部尚書獨孤損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丙申制守司徒侍中太淸宮使弘
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判六軍十二衛事諸道鹽鐵轉運使判度支上柱國魏
國公食邑四千五百戶崔胤責授太子賓客守刑部尚書兼京兆尹六軍諸衛
副使鄭元規責授循州司戶是日汴州扈駕指揮使朱友諒殺胤及元規皇城
使王建勳飛龍使陳班閤門使王建襲客省使王建乂前左僕射上柱國河間
郡公張濬全忠將逼車駕幸洛陽懼胤濬立異也
天祐元年春正月丁酉朔以翰林學士左拾遺柳璨爲右諫議大夫同平章事
賜紫金魚袋己亥制以兵部尚書崔遠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己酉全忠率師屯河中遣牙將寇彥卿奉表請車駕遷都洛陽全忠令長安居
人按籍遷居徹屋木自渭浮河而下連甍號哭月餘不息秦人大罵於路曰國
賊崔胤召朱温傾覆社稷俾我及此天乎天乎丁巳車駕發京師癸亥次陝州
全忠迎謁于路二月丙寅朔乙亥全忠辭赴洛陽親督工作四月丙寅朔癸巳
帝遣晉國夫人可證傳詔諭全忠言中宮誕辱未安取十月入洛陽宮全忠意
上遲留俟變怒甚謂牙將寇彥卿曰亟往陝州到日便促官家發來閏四月乙
未朔丁酉車駕發陝州壬寅次穀水行宮時崔胤所募六軍兵士胤死後亡散

並盡從上東遷者唯諸王小黃門十數打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全忠
在陝仍慮此輩爲變欲盡去之以汴卒爲侍衛至穀水頓全忠令醫官許昭遠
告內園等謀變因會設幄酒食次並坑之乃以謀逆聞由是帝左右前後侍衛
職掌皆汴人也甲辰車駕由徽安門入朱全忠張全義宰相裴樞獨孤損前導
是日大風雨土跬步不辨物色日暝稍止上謁太廟禮畢還宮御正殿宣勞從
官衛士受賀乙巳上御光政門大赦制曰乃睠中州便侯伯會朝之路運遷百
六順古今禳避之宜況建鼎舊京我家二宅轘轅通其左郟鄏引其前周平王
之東遷更延姬姓漢光武之定業克茂劉宗肇葺新都祈天永命皆因否運復
啓昌期或西避於戎狄或載殲於妖孽朕遭家不造布德不明十載已來三罹
播越亦屬災纏秦雍叛起邠岐始幸石門以避衛兵之亂載遷華嶽仍驚畿邑
之侵憂危則矢及車輿凌脅則火延宮廟迨至逆連宮竪構結姦兇致劉季述
幽朕於下宮韓全誨劫予於右輔莫匪兵圍內殿焰亘九重皆思假武以容身
唯效指鹿而威衆矯宣天憲欺蔑外藩行書詔以任情欲忠良而獲罪雖群方
嶽牧協力匡扶拘戎律於阻修報朝恩而隔越副元帥梁王全忠以兼鎭近輔
總兵四藩遠赴岐陽躬迎大駕辛勤百戰盡剿兇渠營野三年竟迴鑾輅咸鎬
載新其宮闕讓珪絕類於閹徒方崇再造之功以正中興之運又邠岐結釁巴
蜀連兵上負國恩下躡鄰好焚宮烈火更延爇於親鄰却駕兇鋒復延侵於禁
苑抑又太一遊處併集六宮罰星熒惑久纏東井玄象薦災於秦分地形無過
於洛陽爰有一二藩臣洎四方同志竭心王室共審嘉謀魏鎭定燕航大河而
畢至陳徐潞蔡輦巨軸以偕來披荆棘而立朝廷剗灰燼而化輪奐左郊祧而
右社稷肅爾崇嚴前廣殿而後重廊藹然華邃公卿僉議龜筮協從甲子令年
孟夏初吉備法駕而離陝分列百官而入洛郊觀此殷繁良多嘉慰謝罪太廟
憂惕驚懷登御端門軫惻與感盡以一人寡祐致萬姓靡寧工役艱疲忠良盡
瘁克建再遷之業冀延八百之基宜覃渙汗之恩俾此雍熙之慶滌瑕盪垢咸
與惟新可大赦天下改天復四年爲天祐元年於戲肆眚闡閭郎安宮闈雖九
廟几筵已闕於新室而諸陵松柏遙隔於舊都將務乂寧難申繾慕文武百辟

執事具僚從我千里而來端爾一心莅政恩覃既往効賁從新方當開國之初必舉慢官之罰戊申勅今後除留宣徽兩院小馬坊豐德庫御廚客省閤門飛龍莊宅九使外其餘並停內園冰井公事委河南尹仍不差內夫人傳宣殺醫官閻祐之國子博士歐陽特言星讖也宰相裴樞兼右僕射諸道鹽鐵轉運等使監修國史戶部尚書門下侍郎平章事獨孤損判度支中書侍郎平章事柳璨判戶部事五月乙丑朔丙寅制河陽節度使張漢瑜同平章事宴百寮於崇勳殿上賛述全忠之功業因言御樓前一日所司亡失赦書賴元帥府收得副本施行幾失事矣中書不得無過裴樞等起待罪中飲帝更衣召全忠曲宴閣中全忠懇辭帝曰朕以全忠功業崇高欲齋中款曲以表庇賴耳全忠既不欲來卽令敬翔來朕與之言全忠令敬翔私退奏曰敬翔亦醉而出矣己巳全忠辭赴大梁宴于崇勳殿是日雨甚乙酉翰林學士左諫議大夫知制誥沈棲遠守本官以病陳乞故也丁亥勅河南府畿縣先減尉一員可准京兆府例復置縣尉一員癸巳中書奏准今年四月十一日赦文陝州都督府改為興唐府其都督府長史宜改為尹左右司馬為少尹錄事為司錄陝縣為次赤餘為次畿從之六月甲午朔邠州楊崇本侵掠關內全忠遣朱友裕屯軍於百仁村丙申通議大夫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楊注可充翰林學士庚子三佛齊國入朝使蒲訶栗可寧遠將軍丁未制金紫光祿大夫太子少傅盧繼可太子太保致仕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師天水男食邑三百戶趙崇可檢校右僕射甲寅以京光少尹鄭韜光爲太常少卿前侍御史韋說爲右司員外郎前進士姚顗爲校書郎前進士趙頎劉明濟實專並可秘書省校書郎正字從柳璨奏也荊南襄州忠義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中書令江陵尹襄州刺史上柱國楚王食邑六千戶趙匡凝宜備禮冊命七月癸亥朔全忠率師討邠鳳甲子自汴至洛陽宴於文思毬場全忠入百官或坐於廊下全忠怒笞通引官何凝丙寅制金紫光祿大夫行御史中丞上柱國韓儀責授棣州司馬侍御史歸藹責授登州司戶坐百官傲全忠也甲戌制以中大夫中書舍人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杜彥林爲太中大夫守御史中丞丁丑制以兵部郎中蕭頎爲吏部郎中戶部郎中徐紹爲兵部郎中司勳員外郎張茂樞爲禮部郎中監察御史鄧殷象爲右補闕己卯制武昌軍節度鄂岳蘄黃等州觀察處置兼三司水陸發運淮南西面行營招討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中書令西平王食邑三千戶杜洪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二百戶庚寅中書奏西京舊有淩煙閣圖畫功臣今還都洛陽合議修建副元帥梁王勳庸冠世請淩煙閣之側別創一閣以表殊勳從之八月壬辰朔壬寅夜朱全忠令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樞密使蔣玄暉弒昭宗於椒殿自帝遷洛李克用李茂貞西川王建襄陽趙匡凝知全忠篡奪之謀連盟舉義以興復爲辭而帝英傑不羣全忠方事西討慮變起於中故害帝以絕人望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內人唯沉飲自寬是月壬寅全忠令判官李振自河中至洛陽與友恭等圖之是夜二鼓蔣玄暉選龍武衙官史太等百人叩內門言軍前有急奏面見上內門開玄暉每門留卒十人至椒殿院貞一夫人啓關謂玄暉曰急奏不應以卒來史太執貞一殺之急趨殿下玄暉曰至尊何在昭儀李漸榮臨軒謂玄暉曰院使莫傷官家寧殺我輩帝方醉聞之遽起史太持劍入椒殿帝單衣旋柱而走太追而弒之漸榮以身護帝亦爲太所殺復執何皇后將害之后求哀於玄暉玄暉以全忠止令害帝釋后而去帝殂年三十八羣臣上謚曰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二年二月二十日葬于和陵

舊唐書卷二十上

舊唐書卷二十上考證

昭宗本紀龍紀元年五月復用田令孜爲監軍○新書在大順二年八月庚子

大順二年三月淮南節度使孫儒爲宣州觀察使楊行密所殺○沈炳震曰新書本紀不書孫儒之死然儒本傳及楊行密傳皆在景福元年之春此疑誤

乾寧元年冬十月制御史中丞崔胤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新書在大順二年九月

四年二月制朝議大夫滎陽縣男鄭綮爲禮部侍郎同平章事○新書在元年二月沈炳震曰本傳光化初昭宗還宮庶政未愜綮每形于詩什昭宗聞之因以爲相則不特非元年幷非四年矣恐當以傳爲正

天復元年春正月以孫德昭爲安南節度使○臣德潛按安南卽靜海軍前已言以孫德昭檢校司空靜海軍節度使矣此恐重出

二年十一月鄜州節度使李周彝率衆救鳳翔○新書名茂勳後降朱全忠改名周彝

昭宗紀獨無史臣論贊因幷見于哀帝紀後非闕遺也

舊唐書卷二十上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本紀第二十下

哀帝

哀皇帝諱柷昭宗第九子母曰積善太后何氏景福元年九月三日生於大內乾寧四年二月封輝王名祚天復三年二月拜開府儀同三司充諸道兵馬元帥天祐元年八月十二日昭宗遇弒翌日蔣玄暉矯宣遺詔曰我國家化隋爲唐奄有天下三百年之盛業十八葉之耿光朕自纘丕圖垂將二紀雖恭勤無怠屬運數多艱致寰宇之未寧覩兵戈之屢起賴勳賢協力宗社再安豈意宮闈之間禍亂忽作昭儀李漸榮河東夫人裴貞一潛懷逆節輒肆狂謀傷疾旣深已及危革萬機不可以久曠四海不可以乏君神鼎所歸須有纘繼輝王祚幼彰岐嶷長實端良褒然不羣予所鍾愛必能克奉丕訓以安兆人宜立爲皇太子仍改名柷監軍國事於戲孝愛可以承九廟恭儉可以安萬邦無樂逸遊志康寰宇百辟卿士佑茲沖人載揚我高祖太宗之休烈是日遷神柩于西宮文武百寮班慰於延和門外其日午時又矯宣皇太后令曰予遭家不造急變爰臻禍生女職之徒事起宮奚之輩皇帝自罹鋒刃已至彌留不及顧遺號慟徒切定大計者安社稷纂丕圖者擇賢明屬未亡人須示建長策承高祖之寶運繫元勳之忠規伏示股肱以匡沖昧皇太子柷宜於柩前卽皇帝位其哀制並依祖宗故事中書門下准前處分於戲送往事居古人令範行今報舊前哲格言抆淚敷宣言不能喻帝時年十三乞且監國柩前卽位宜差太常卿王溥充禮儀使又令太子家令李能告哀於十六宅丙午大行皇帝大殮皇太子柩前卽皇帝位己酉矯制曰昭儀李漸榮河東夫人裴貞一今月十一日夜持刃謀逆懼罪投井而死宜追削爲悖逆庶人蔣玄暉夜旣弒逆詰旦宣言於外曰夜來帝與昭儀博戲帝醉爲昭儀所害歸罪宮人以掩弒逆之跡然龍武軍官健備傳二夫人之言於市人尋用史太爲棣州刺史以酬弒逆之功庚戌羣臣上表請聽政甲寅中書奏皇帝九月三日降誕請以其日爲乾和節從之乙丑百寮赴西宮殯訖釋服皇帝見羣臣於崇勳殿西廊下中書帖今月二十四日釋服後三日一度進名起居丙辰勅朕奉太后慈旨以兩司綱運未來百官事力多闕旦夕霜冷深軫所懷令於內庫方圓鋌二千一百七十二兩充見任文武常參官救接委御史臺依品秩分俵是日皇帝聽政丁巳勅乾和節方在哀疚其內道場宜停戊午遣刑部尙書張禕告哀於河中全忠號哭盡哀庚申勅乾和節文武百寮諸軍諸使諸道進奏官准故事於寺觀設齋不得宰殺只許酒果脯醢辛酉勅三月二十三日嘉會節伏以大行皇帝仙駕上昇靈山將卜神旣遊於天際節宜輟於人間准故事嘉會節宜停九月壬戌朔百官素服赴西內臨進名奉慰戊辰大行皇帝大祥百官素服赴西內臨己巳勅右僕射門下侍郎禮部尙書平章事裴樞宜充大行皇帝山陵禮儀使門下侍郎平章事獨孤損宜充大行皇帝山陵使兵部侍郎李燕充鹵簿使權知河南尹韋震充橋道使宗正卿李克勤充按行使庚午皇帝釋服從吉中書門下奏伏以陛下光繼寶圖纂承丕緒敎道克申於先訓保任實自於慈顏今則正位宸居未崇徽號伏以大行皇帝皇后母臨四海德冠六宮推尊宜正於鴻名徽上式光於睿孝望上尊號曰皇太后奉勅宜依又勅輝王府官屬宜停辛巳山陵橋道使改差權河南尹張廷範其頓遞陵下庫按等使並令廷範兼之庚寅中書奏太常寺止鼓兩字敔上字犯御名請改曰肇從之十月辛卯朔日有蝕之在心初度壬辰全忠自河中來朝赴西內臨祭訖對於崇勳殿甲午勅檢校太保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可復本姓名李彥威貶崖州司戶同正檢校司徒右龍武統軍氏叔琮可貶貝州司戶同正又勅彥威等主典禁兵妄爲扇動旣有彰於物論兼亦驚於軍情輒據遐方安能塞責宜配充本州長流百姓仍令所在賜自盡河南尹張廷範收彥威等殺之臨刑大呼曰賣我性命欲塞天下之謗其如神理何操心若此欲望子孫長世可乎呼廷範謂曰公行當及此勉自圖之是日全忠歸大梁丙申制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師中書令兼鄆州刺史上柱國東平王食邑七千戶張全義本官兼河南尹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判六軍諸衛事皇帝卽位行事官左丞楊涉進封開國伯加食邑四百戶吏部

侍郎趙光逢進開國公加食邑三百戶右散騎常侍實回給事中孫纘戶部郎中知制誥封舜卿等加勳階禮儀使太常卿王溥與一子八品正員官書寶冊官吏部尚書陸扆刑部尚書張禕扆與一子八品正員官禕加階太子太保盧紹卒魏博羅紹威進救接百官絹千匹綿三千兩十一月辛酉朔癸酉午時日有黃白暈旁有青赤紉楊行密攻光州又急攻鄂州杜洪遣使求援全忠率師五萬自穎州渡淮至霍丘大掠以紓之行密分兵來拒乙酉勅據太常禮院奏於十二月內擇日冊太后者朕近奉慈旨以山陵未畢哀感方纏凡百有司且虔充奉吉凶之禮難以並施太后冊禮宜俟山陵畢日庶得橋山攀慕彰盡節於羣臣蘭殿承榮展感儀於朕志情既獲遂禮實宜之付所司己丑嶺南東道辦州宜改為勳州十二月辛卯朔癸卯權知河南府尹和王傅張廷範宜復本官光祿大夫檢校司徒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充山陵副使權知河南尹天平軍節度副使韋震權知鄆州軍州事

二年春正月庚申朔楊行密陷鄂州執節度使杜洪斬於揚州市鄂岳蘄黃等州入行密全忠自霍丘還大梁甲子太常卿王溥上大行皇帝謚號廟號乃勅右僕射平章事裴樞撰謚冊中書侍郎柳璨撰哀冊辛未勅朕祇荷丕圖仰惟先訓方追遺弓之痛俯臨同軌之期將展孝思親扶護衛皇太后義深鳴鳳痛切攀龍亦欲專奉靈輿躬及園寢兼盡追摧之道用終克敬之儀其大行皇帝山陵發引日朕隨太后親至陵所付中書門下宜體至懷羣臣三表論諫乃止二月庚寅朔壬辰制以前知鄜州軍州事檢校尚書左僕射劉鄩為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右街使檢校左僕射朱漢賓為右羽林統軍丙申羣臣告謚於西宮己亥勅今月十一日大行皇帝啓攢宮准故事坊市禁音樂至二十日掩玄宮畢如舊庚子啓攢宮文武百寮夕臨於西宮丁未靈駕發引濮王已下從皇帝太后長樂門外祭畢歸大內己酉葬昭宗皇帝於和陵庚戌制以太常卿王溥為工部尚書壬子制以汝州刺史裴迪為刑部尚書泰寧軍節度檢校司空兗州刺史御史大夫葛從周檢校司徒兼右金吾上將軍致仕從周病風不任朝謁故也以左金吾上將軍盧彥威為左威衛上將軍是月社日樞密使蔣玄暉宴德王裕已下九王於九曲池既醉皆絞殺之竟不知其瘞所丙辰左僕射裴贄等議遷廟合遷順宗一室從之己未昭宗皇帝神主祔太廟禮院奏昭宗廟樂曰咸寧之舞三月庚申朔壬戌制以前平盧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兼青州刺史上柱國琅邪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戶王師範為孟州刺史河陽三城懷孟節度觀察等使從全忠奏也甲子制以特進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使判度支上柱國河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裴樞可守尚書左僕射光祿大夫門下侍郎戶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河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獨孤損可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安南都護充靜海軍節度安南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以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博陵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崔遠可守尚書右僕射以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戶部事上柱國河東縣男食邑三百戶柳璨為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以正議大夫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文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判度支以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左丞上柱國弘農縣伯食邑七百戶楊涉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事庚午勅朕以宰臣學士文武百寮常拘官局空逐遊從今青澤不愆豐年有望當茲韶景宜示優恩自今月十二日後至十六日各令取便選勝追遊付所司壬申以檢校司徒和王傅張廷範為太常卿丁亥勅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楊注是宰臣楊涉親弟兄既秉於樞衡弟故難居宥密可守本官罷內職四月己丑朔壬辰勅河南府緱氏縣令宜兼充知陵臺令仍昇為赤縣癸巳勅曰文武二柄國家大綱東西兩班官職同體咸匡聖運共列明廷品秩相對於高卑祿俸皆均於厚薄不論前代秖考本朝太宗皇帝以中外臣寮文武參用或自軍衛而居臺省亦由衣冠而秉節旄足明於武列文班不令分清濁優劣近代浮薄相尚凌蔑舊章假偃武以修文競棄本而逐末雖藍衫魚簡當一見而便許升堂縱拖紫腰金若非類而無令接席以是顯揚榮辱分別重輕遽失人心盡隳朝體致其今日實此之由須議改更漸期通濟文

武百官自二品以下逐月所給料錢並須均勻數目多少一般支給兼差使諸
道亦依輪次既就公平必期開泰凡百臣庶宜體朕懷和王傅張廷範者全忠
將吏也以善音律求爲太常卿全忠薦用之宰相裴樞以廷範非樂卿之才全
忠怒罷樞相位柳璨希旨又降此詔斥樞輩故有白馬之禍丙午前棣州刺史
劉仁遇檢校司空兼兗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泰寧軍節度使乙未制左僕射裴
樞新除清海軍節度使獨孤損河南尹張全義工部尚書王溥司空致仕裴贄
刑部尚書張禕並賜一子八品正員官以奉山陵之勞也勅曰朕以宿麥未登
時陽久亢慮闕粢盛之備軫予宵旰之懷所宜避正位於寢居減珍羞於常膳
諒惟眇質深合罪躬自今月八日已後不御正殿減常膳付所司辛丑侍御史
李光庭郗殷象殿中丞張昇崔昭矩起居舍人盧仁炯盧鼎蘇楷吏部員外郎
崔協左補闕崔咸休右補闕杜承昭羅兗右拾遺韋彖路德延並宜賜緋魚袋
兵部郎中韋乾美比部郎中楊煥皆賜紫金魚袋並以奉山陵之榮也壬寅勅
朕獲荷丕圖仰遵慈訓爰崇徽號已定禮儀冀申爲子之心以展奉親之敬昨
所司定今月二十五日行皇太后冊禮再奉慈旨以宮殿未停工作蒸暑不欲
勞人宜改吉辰固難違命冊禮俟修大內畢功日所司以聞癸卯太清宮使柳
璨奏修上清宮畢請改爲太清宮從之甲辰夜彗起北河貫文昌其長三丈在
西北方丁未勅設官分職各有司存銓衡既任於吏曹除授寧煩於宰職但所
司注擬申到中書過驗酌量苟或差舛難可書定近年除授其徒實繁占選部
之闕員擇公當之優便遂致三銓注擬之時皆曠職務且以宰相之任提舉百
司唯務公平無私方致漸臻有道應天下州府令錄並委吏部三銓注擬自天
祐二年四月十一日已後中書並不除授或諸薦奏量留即度可否施行庶各
司其局免致紊隳宰相提綱永存事體付所司辛亥以彗孛謫見德音放京畿
軍鎮諸司禁囚常赦不原外罪無輕重遞減一等限三日內疏理聞奏壬子勅
朕以沖幼克嗣丕基業業兢兢勤恭夕惕彗星謫見罪在朕躬雖已降赦文特
行恩宥起今月二十四日後避正殿減常膳以明思過付所司丙辰勅准向來
事例每貫抽除外以八百五十文爲貫每陌八十五文如閒坊市之中多以八
十爲陌更有除折頗爽舊規付河南府市肆交易並以八十五文爲陌不得更
有改移戊午勅東上閤門西上閤門比帝出入以東上爲先大忌進名即西上
閤門爲便比因閹官擅權乃以陰陽取位不思南面但啓西門邇來相承未議
更改詳其稱謂似爽舊規自今年五月一日後常朝出入取東上閤門或遇奉
慰即開西上閤門永爲定制付所司又勅朕以上天謫見避殿責躬不宜朔會
朝正殿其五月一日朝會宜權停五月己未朔以星變不視朝勅曰天文變見
合事祈禳宜於太清宮置黃籙道場三司支給齋料壬戌勅法駕遷都之日洛
京再建之初慮懷土有類於新豐權更名以變於舊制妖星既出於雍分高閎
難効於秦餘宜改舊門之名以壯卜年之永延喜門改爲宣仁門重明門改爲
興教門長樂門改爲光政門光範門曰應天門乾化門曰乾元門宣政門曰敷
政門宣政殿曰貞觀殿日華門曰左延福門月華門曰右延福門萬壽門曰萬
春門積慶門曰興善門含章門曰膺福門含清門曰延義門金鑾門曰千秋門
延和門曰章善門保寧殿曰文思殿其見在門名有與西京門同名者並宜復
洛京舊門名付所司乙酉夜西北彗星長六七十丈自軒轅大角及天市西垣
光輝猛怒其長竟天丙寅有司修皇太后宮畢中書奏皇太后慈惠臨人寬仁
馭物早叶俔天之兆克彰誕聖之符今輪奐新宮規摹舊典崇訓既徽於信史
積善宜顯於昌期太后宮請以積善爲名從之又以將卜郊禋預調雅樂宜以
太常卿張廷範充修樂懸使丁卯荊襄節度使趙匡凝奏爲故使成汭立祠宇
從之己巳太清宮使柳璨奏近勅改易宮殿門名額以玄元皇帝廟西京曰太
清宮東京曰太微宮其太清宮請復爲太微宮臣便給入官階從之庚午勅所
司定今年十月九日有事郊丘其修製禮衣祭服宜令宰臣柳璨判祭器宜令
張文蔚楊涉分判儀仗車輅宜令太常卿張廷範判壬申制新除靜海軍節度
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安南都護河南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戶獨孤損可責授朝散大夫棣州刺史仍令御史臺發遣出京訖聞奏
勅曰朕謬將眇質叨荷丕圖常懷馭朽之心每軫泣辜之念諒於黜責豈易施
行左僕射裴樞右僕射崔遠雖罷機衡尚居揆路既處優崇之任未傷進退之

規不能秉志安家但恣流言謗國頗興物論難抑朝章須離入座之榮尙付六條之政勉思咎己無至尤人樞可責授朝散大夫登州刺史遠可責授朝散大夫萊州刺史便發遣出京兵部郎中韋乾美貶沂州司戶甲戌勅中書舍人封渭貶齊州司戶右補闕鄭賨密州莒縣尉兵部員外盧協邠州司戶並員外置乙亥勅吏部尙書陸扆貶濮州司戶工部尙書王溥淄州司戶司天奏旬朔已前星文變見仰觀垂象特軫聖慈自今月八日夜已後連遇陰雨測候不得至十三日夜一更三點天色暫晴景緯分明妖星不見於碧虛災沴潛消於天漢者勅曰上天譴見下土震驚致夙夜之沈憂恐生靈之多難不居正殿盡輟常羞兹務齊虔以申禳禱果致玄穹覆祐孛彗消除豈罪己之感通免貽人於災沴式覩陳奏深慰誠懷丙子勅戶部郎中李仁儉貶和王府咨議起居舍人盧仁炯安州司戶壽安尉直弘文館盧晏滄州東光尉丁丑陳許節度使張全義奏得許州留後狀申自多事以來許州權爲列郡今特創鼓角樓訖請復爲軍額勅旨依舊置忠武軍牌額戊寅宴羣臣於崇勳殿全忠與王鎔羅紹威置宴也庚辰勅特進檢校司徒守太保致仕趙崇可曹州司戶銀青光祿大夫兵部侍郎王贊可濮州司戶辛巳勅責授登州刺史裴樞可隴州司戶責授棣州刺史獨孤損可瓊州司戶責授萊州刺史崔遠可白州司戶壬午勅司勳員外韋甄責授和王友洛陽縣令李光序責授左春坊典設郎甲申祕書監崔仁魯可密州司戶國子祭酒崔澄陳州司戶太府少卿裴鉞徐州司戶衛尉少卿裴紓曹州南華尉左補闕崔咸休寧陵尉司封員外薛濟輝州司戶前鹽鐵推官獨孤憲臨沂尉祕書少監裴鉥鄆州司戶長安尉直史館裴格符離尉兵部郎中李象鄭州司戶刑部員外盧薦苑縣尉丙戌潁州汝陰縣人彭文妻產三男丁亥勅以翰林學士尙書職方郎中張策兼充史館修撰修國史六月戊子朔勅責授隴州司戶裴樞瓊州司戶獨孤損白州司戶崔遠濮州司戶陸扆淄州司戶王溥曹州司戶趙崇濮州司戶王贊等皆受國恩咸當重任罔思罄竭唯貯姦邪雖已譴於遐方尙難寬於國典委御史臺差人所在州縣各賜自盡時樞等七人已至滑州皆併命於白馬驛全忠令投屍於河己丑勅君臣之間進退

以禮矧於求舊欲保初終苟自掇於悔尤亦須行於黜責特進守司空致仕上柱國河東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裴贄早以公望常踐台司靡聞竭力以匡時每務養恬而避事洎從請老不謂無恩合慎樞機動循規矩雖云勇退乃有後言自爲薄從之會頗失人臣之禮謫居郡掾用正朝綱可責授青州司戶刑部郎中李煦可萊州司戶辛卯太微宮使柳璨奏前使裴樞充宮使日權奏請玄元觀爲太清宮又別奏在京弘道觀爲太清宮至今未有制置伏以今年十月九日陛下親事南郊先謁聖祖廟弘道觀既未修葺玄元觀又在北山若車駕出城禮非便穩今欲只留北邙山上老君廟一所其玄元觀請折入都城於清化坊內建置太微宮以備車駕行事從之壬辰勅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刺史等部內有新除朝官前資朝官勅到後三日內發遣赴闕仍差人監送所在州縣不得停住苟或稽違必議貶黜付所司癸巳勅衛尉少卿敬沼是裴贄之甥常累於舅或以明經撓文柄或以私事竊化權贄已左遷爾又何逭可貶徐州蕭縣尉丙申勅福建每年進橄欖子比因閹豎出自閩中牽於嗜好之間遂成貢奉之典雖嘉忠藎伏恐煩勞今後只供進臘面茶其進橄欖子宜停戊戌勅密縣令裴練貶登州牟平尉長水令崔仁略淄州高苑尉福昌主簿陸珣沂州新泰尉汜水令獨孤韜范縣尉並員外置皆裴樞崔遠陸扆宗黨也壬寅湖南馬殷奏岳州洞庭青草之側有古祠四所先以荒圮臣復修廟了畢乞賜名額者勅旨黃陵二妃祠曰懿節洞庭君祠曰利涉侯青草祠曰安流三閭大夫祠先以澧朗觀察使雷滿奏已封昭靈侯宜依天祐元年九月二十九日勅處分丙午全忠奏得宰相柳璨記事欲拆北邙山下玄元觀移入都內於清化坊取舊昭明寺基建置太微宮准備十月九日南郊行事緣延資庫鹽鐵並無物力令臣商量者臣已牒判六軍諸衛張全義指揮工作訖優詔嘉之丁未勅太子賓客柳遜嘗爲張濬租庸判官又王溥監修日奏充判官授工部侍郎又與趙崇裴贄爲刎頸之交昨裴樞等得罪之時合當連坐尙矜暮齒且俾懸車可本官致仕戊申勅前司勳員外郎賜緋魚袋李延古責授衛尉寺主簿七月戊午朔辛酉賜全忠迎鑾記功碑文立於都內全忠進助郊禮錢三萬貫癸亥再貶柳

遜曹州司馬辛巳勅全忠請鑄河中晉絳諸縣印縣名內有城字並落下如密鄭絳蒲例單名爲文壬午宰臣柳璨禮部尚書蘇循充皇太后冊禮使是日於積善宮行禮畢帝乘輦赴太后宮稱賀丙戌太常禮院奏每月朔望皇帝赴積善宮起居文武百官於宮門進名起居從之八月丁亥朔戊子制中書舍人姚洎可尚書戶部侍郎充元帥府判官從全忠奏也洛苑使奏穀水屯地內嘉禾合穎乙未勅僞稱官階人泉州晉江縣應鄉貢明經陳文巨招伏罪款付河南府決殺庚子勅漢代元勳鄧禹冠諸侯之上晉朝重位王導居百辟之先皆道著匡扶功宣寰宇其於崇寵逈異等倫朕獲以眇躬重興丕運凡關制度必法舊章實仗勳賢永安宗社副元帥梁王正守太尉中書令忠武軍節度使河南尹張全義亦正守中書令俱深倚注咸正台衡其朝廷冊禮告祀天地宗廟其司空則差官攝行太尉侍中中書令即宰臣攝行今太尉副元帥任冠藩垣每遇行禮之時或不在京國即事須差攝太尉行事全義見居闕下任正中樞不可更差別官又攝中書令事其太尉官如梁王朝覲在京便委行事如却赴鎮即依前攝行所合差中書令便委全義以本官行禮其侍中司空司徒即臨時差官付所司壬寅勅前太中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司空圖俊造登科朱紫昇籍既養高以傲代類移山而釣名志樂漱流心輕食祿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載省載思當狥幽棲之志宜放還中條山癸卯勅太常卿張廷範宜充南郊禮儀使丁未制削奪荊襄節度使趙匡凝在身官爵是月乙未全忠遣大將楊師厚討匡凝收唐鄧復郢隨等州全忠自率親軍赴之荊襄之軍陣於漢水之陰九月丁巳朔辛酉楊師厚於襄州西六十里陰谷江口伐竹木爲浮梁癸亥梁成引軍渡江甲子趙匡凝率勁兵二萬陣於江之湄師厚一戰敗之遂乘勝躡之陣於城下是夜匡凝挈其孥潰圍遁走乙丑師厚入襄陽丙寅全忠繼至壬申匡凝牙將王建武遣押牙常質以荊南降言權知荊南軍府事趙匡凝今月十一日棄城上峽奔蜀川勅曰梁王躬臨貔武收復荊襄拔峴首若轉丸平荊門如沃雪連收兩鎮併走二兇乃睠勳庸載深嘉注宜賜詔獎飾內出宣旨嬭婆楊氏可賜號昭儀嬭婆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嬭婆先帝已封郡夫人准楊氏例改封中書奏議言乳母古無封夫人賜內職之例近代因循殊乖典故昔漢順帝以乳母宋氏爲山陽君安帝乳母王氏曰野王君當時朝議非之今國祚中興禮宜求舊臣等商量楊氏望賜號安聖君王氏曰福聖君第二王氏曰康聖君從之己巳勅武成王廟宜改爲武明王乙酉勅先擇十月九日有事郊丘備物之間有所未辦宜改用十一月十九日十月丙戌朔制梁王全忠可充諸道兵馬元帥別開府幕加食邑通前一萬五千戶實封一千五百戶金州馮行襲奏當道昭信軍額內一字與元帥全忠諱字同乃賜號戎昭軍制削奪荊南留後趙匡凝官爵丁亥勅洛城坊曲內舊有朝臣諸司宅舍經亂荒榛張全義葺理已來皆已耕墾既供軍賦即係公田或恐每有披論認爲世業須煩按驗遂啓倖門其都內坊曲及畿內已耕植田土諸色人並不得論認如要業田一任買置凡論認者不在給還之限如有本主元自差人勾當不在此限如荒田無主即許識認付河南府甲午起居郎蘇楷駮昭宗謚號曰帝王御宇由理亂以審汙隆宗祀配天資謚號以定升降故臣下君上皆不得而私也伏以陛下順考古道昭彰至公既當不諱之朝寧阻上言之路伏以昭宗皇帝睿哲居尊恭儉垂化其於善美孰敢蔽虧然而否運莫興至理猶鬱遂致四方多事萬乘頻遷始則閹豎猖狂受幽辱於東內終則嬪嬙悖亂罹夭閼於中闈其於易名宜循考行有司先定尊謚曰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敢言溢美似異直書按後漢和安順帝緣非功德遂改宗稱以允臣下之請今郊禋有日祫祭惟時將期允愜列聖之心更下詳議新廟之稱庶使叶先朝罪己之德表聖主無私之明楷禮部尚書循之子凡劣無藝乾寧二年應進士登第後物論以爲濫昭宗命翰林學士陸扆祕書監馮渥覆試黜落永不許入舉場楷負愧銜怨至是全忠弑逆君上柳璨陷害朝臣乃與起居郎羅袞起居舍人盧鼎連署駮議楷目不知書手僅能執筆其文羅袞作也時政出賊臣哀帝不能制太常卿張廷範改謚曰恭靈莊閔孝皇帝廟號曰襄宗全忠雄猜物譽自楷駮謚後深鄙之既傳代之後循楷父子皆斥逐不令在朝丁未所司改題昭宗神主轂朝一日癸丑勅成德軍宜改爲武順管內槀城縣曰槀平信都曰堯都

欒城曰欒氏阜城曰漢阜臨城為房子避全忠祖父名也十一月乙卯朔勅潞州潞城縣改為潞子黎城曰黎亭全忠平荆襄後遂引軍將攻淮南行次棗陽阻雨比至光州道險塗潦人馬饑乏休止十餘日乃趨固始進軍距壽州三十里壽人閉壁不出左右言師老不可用是月丙辰全忠自正陽渡淮而北至汝陰全忠深悔此行無益丁卯至大梁時哀帝以此月十九日親祠圜丘中外百司禮儀法物已備戊辰宰相已下於南郊壇習儀而裴迪自大梁迴言全忠怒蔣玄暉張廷範柳璨等謀延唐祚而欲郊天改元玄暉柳璨大懼庚午勅曰先定此月十九日親禮南郊雖定吉辰改卜亦有故事宜改取來年正月上辛付所司辛巳制迴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諸道兵馬元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等軍節度觀察處置修宮闕制置度支解縣池場亳州太清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中書令河中尹汴滑鄆等州刺史上柱國梁王食邑一萬五千戶實封一千五百戶朱全忠可授相國總百揆其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忠武佐國河陽義武昭義保義戎昭武定泰寧平盧匡國鎮國武寧忠義荆南二十一道為魏國仍進封魏王依前充諸道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等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五千戶實封八千五百戶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贊拜不名兼備九錫之命仍擇日備禮冊命又制以楊師厚為襄州兵馬留後左龍武統軍張慎思為武寧軍兵馬留後壬午中書門下奏相國魏王總百揆百司合呈納本司印其中書門下印堂候王仁珪呈納中書公事權追中書省印行遣從之甲申勅河南告成縣改為陽邑蔡州襄城改為苞孚同州韓城改為韓元絳州翼城改為澮川鄆州鄆城改為萬安慈州文城改為屈邑澤州晉城改為高都陽城改為護澤安州應城改為應陽洪州豐城改為吳高全忠令判官司馬鄴讓相國總百揆之命十二月乙酉朔戊子詔蔣玄暉賫手詔赴魏國不許陳讓錫命辛卯制正議大夫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太微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上柱國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柳璨可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微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進封河東縣開國伯通前食邑七百戶充魏國冊禮使制相國魏王曾祖贈太傅茂琳追封魏王諡宣憲祖贈太師信追封魏王諡武元父贈尚書令誠追封魏王諡文明勅右常侍王鉅太常卿張廷範給事中崔沂工部尚書李克助祠部郎中知制誥張茂樞膳部員外知制誥杜曉吏部郎中李光嗣駕部郎中趙光胤戶部郎中崔協比部郎中楊煥左常侍孔拯右諫議蕭頎左拾遺裴璩右拾遺高濟職方郎中牛希逸主客郎中蕭蘧等隨冊禮使柳璨魏國行事先是北院宣徽使王殷使壽州行營構蔣玄暉於全忠全忠怒急歸大梁上令刑部尚書裴迪賫詔慰勞全忠全忠忿恨語極不遜故行相國百揆之命以悅其心蔣玄暉自至大梁陳訴全忠怒猶不解帝憂之甲午上召三宰相議其事柳璨曰人望歸元帥陛下揖讓釋負今其時也帝曰運祚去唐久矣幸為元帥所延今日天下非予之天下神器大寶歸於有德又何疑焉他人傳予意不盡卿自往大梁備言此懷乃賜璨茶藥便令進發乙未勅樞密使蔣玄暉宜削在身官爵送河南府處斬豐德庫使應頊尚食使朱建武送河南府決殺庚子勅樞密使及宣徽南院北院並停其樞密公事令王殷權知其兩院人吏並勒歸中書其諸司諸道人並不得到宣徽院凡有公事並於中書論請其延義千秋兩門只差小黃門三人勾當其官健勒歸本軍勅魏王堅辭寵命過示撝謙朕以國史所書元帥之任並以天下為名爰自近年改為諸道既非舊制須在正名宜追制改為天下兵馬元帥餘准詔旨處分辛丑勅漢宣帝中興五日一聽朝歷代通規永為常式近代不循舊儀輒隳制度既姦邪之得計致臨視之失常須守舊規以循定制宜每月只許一五九日開延英計九度其入閣日仍於延英日一度指揮如有大段公事中書門下具牓子奏請開延英不計日數付所司又勅宮嬪女職本備內任近年已來稍失儀制宮人出內宣命寀御參隨視朝乃失舊規須為永制今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黃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擅出內門庶循典儀免至紛雜壬寅戎昭軍奏收復金州兵火之後井邑殘破請移理所於均州從之仍改為武定軍乙巳汴州別駕蔣仲伸決殺玄暉季父也又勅蔣玄暉身居密近擅弄威權鬻爵賣官聚財營第而苞藏悖逆稔浸姦邪雖都市已處於極刑而

屈法尙慊於衆怒更示焚棄之典以懲黷貨之蹤宜追削爲兇逆百姓仍委河
南府揭屍於都門外聚衆焚燒玄暉死後王殷趙殷衡等又譖於全忠云內人
相傳玄暉私侍積善宮與柳璨張廷範爲盟誓之交求興唐祚戊申全忠令知
樞密王殷害皇太后何氏于積善宮又殺宮人阿秋阿虔言通導蔣玄暉己酉
勅以太后喪廢朝三日百官奉慰訖又勅曰皇太后位承坤德有愧母儀近者
兇逆誅夷宮闈詞連醜狀尋自崩變以謝萬方朕以幼沖君臨區宇雖情深號
慕而法難徇私勉循秦漢之規須示追降之典其遣黃門收所上皇太后寶冊
追廢爲庶人宜差官告郊廟庚戌勅朕以謬荷丕圖禮合親謁郊廟先定來年
正月上辛用事今以宮闈內亂播于醜聲難以慚恧之容入於祖宗之廟其明
年上辛親謁郊廟宜停壬子勅積善宮安福殿宜廢癸丑勅光祿大夫守司空
門下侍郎平章事太微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使柳璨
責授朝議郎守登州刺史又勅太常卿張廷範太常少卿裴磵溫鑾祠部郎中
知制誥張茂樞等蔣玄暉在樞密之時與柳璨張廷範共爲朋扇日相往來假
其遊宴之名別貯傾危之計苟安重位酷陷朝臣既此陰謀難寬大辟柳璨已
從別勅處分廷範可責授萊州司戶裴磵等常同聚會固共苞藏磵可青州北
海尉鑾臨淄尉茂樞博昌尉並員外置甲寅勅責授登州刺史柳璨素矜憸巧
每務回邪幸以庸才驟居重位曾無顯效孤負明恩詭譎多端苞藏莫測但結
連於兇險獨陷害於賢良罪既貫盈理須寘殛可貶密州司戶再貶長流崖州
百姓委御史臺賜自盡是日斬于上東門外又勅張廷範性唯庸妄志在回邪
不能保慎寵榮而乃苞藏兇險密交柳璨深結玄暉晝議宵行欺天負地神祇
共怒罪狀難原宜除名委河南府於都市集衆以五車分裂溫鑾裴磵張茂樞
並除名委於御史臺所在賜自盡柳璨弟瑀瑊送河南府決殺
三年春正月乙卯朔全忠以四鎭之師七萬會河北諸軍屯于深州樂城戊午
勅右拾遺柳瑗貶洛州雞澤尉璨疏屬也乙丑全忠自汴河赴魏州丙寅制定
亂安國功臣鎭海鎭東軍節度浙江東西道觀察處置等使淮南東面行營招
討營田安撫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侍中兼中書令杭越
兩州刺史上柱國吳王食邑九千戶實封五百戶錢鏐總臨兩鎭制撫三吳道
途阻艱未行冊命宜令所司擇日備禮己巳夜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殺其衙內
親軍八千人戊午全忠自內黃入魏州是月魏博衙外兵五萬自歷亭還分據
紹威貝博等州汴軍攻圍之壬申勅相國總百揆魏王頃辭冊命宜令所司再
行冊禮辛巳國子監奏奉去年十一月五日勅文應國學每年與諸道等一例
解送兩人今監生郭應圖等六十人連狀論訴勅旨取士之科明經極重每年
人數已有舊規去夏條疏盡防渝濫今國子監河南府俱有論奏所試明經宜
令准常年例解送禮部放人多少酌量施行但不徇囑求無致僥倖付所司二
月甲申朔魏博節度使羅紹威宜許於本鎭置三代私廟癸卯勅今年禮部所
放進士據依去年人數外更放兩人三月甲寅朔甲戌勅河中昭義管內俱有
慈州地里相去不遠稱謂時聞錯誤其昭義管內慈州宜改爲惠州壬戌全忠
奏河中判官劉崇子匡圖今年進士登第遽列高科恐涉羣議請禮部落下戊
寅制元帥梁王可兼領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判度支戶部事充三司都制置使
辛巳勅貶西都留守判官左諫議大夫鄭賨崖州司戶尋賜死四月甲申朔日
有蝕之在胃十二度戊申魏博羅紹威奏臣當管博州聊城縣武陽莘縣武水
博平高堂等五縣皆於黃河東岸其鄉村百姓渡河輸稅不便與天平軍管界
接連請割屬鄆從之五月癸酉朔追贈故荆南節度使成汭鄂岳節度使杜洪
官爵仍於本州立祠廟從全忠奏也丙申勅天祐二年九月二十日於全州置
戎昭軍割均房二州爲屬郡比因馮行襲叶贊元勳克宣丕績用獎濟師之効
遂行割地之權今命帥得人疇庸有秩其戎昭軍額宜停其均房二州却還山
南東道收管六月癸未朔甲申勅襄州近因趙匡凝作帥請別立忠義軍額既
非往制固是從權忠義軍額宜停廢依舊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己亥權知唐州
事衛審符奏州郭凋殘又不居要路請移理所於泌陽縣從之制以京兆尹佑
國軍節度使韓建爲青州節度使代王重師以重師代建爲京兆尹壬寅勅文
武百寮每月一度入閤於貞觀殿貞觀大殿朝廷正衙遇正至之辰受羣臣朝
賀比來視朔未正規儀今後於崇勳殿入閤付所司左拾遺充史館修撰裴瑑

以堂叔母危疾在濟源無兄弟侍疾乞假寧省從之七月壬子朔己未全忠始自魏州歸大梁魏博六州平定檢校工部尚書守宗正卿嗣邠王震停見任落下襲封以請告於外也辛未皇妹永明公主薨輟朝三日八月甲辰全忠復自汴州北渡河攻滄州乙未魏博奏劉貝州永濟廣宗相州臨河內黃洹水斥丘等六縣隸魏州從之九月辛亥朔丁卯全忠大軍至滄州軍於長蘆是月積陰霖雨不止差官禜都門十月乙未兩浙錢鏐請於本鎮立三代私廟從之十一月庚戌朔丙子廢牛羊司御廚肉河南府供進所有進到牛羊便付河南府收管十二月己卯朔淮南僞署宣歙觀察使檢校司徒王茂章可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從錢鏐奏也茂章背楊渥以宣州降錢鏐故也己丑全忠奏文武兩班一五九朝日元帥府排比廊飧勅曰百官入朝兩廊賜食遷都之後有司官闕供元帥梁王欲整大綱復行故事俾其班列益認優隆宜賜詔獎飾甲辰河陽節度副使孫乘貶崖州司戶尋賜自盡閏十二月己酉朔福建百姓僧道詣闕請爲節度使王審知立德政碑從之乙丑華州鎮國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額及興德府名並宜停廢復爲華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仍隸同州爲支郡所管華商兩州諸縣先昇次赤次畿並罷宜依舊名西都佑國軍作鎮已來未有屬郡其金州商州宜隸爲屬郡京兆府奉先縣本屬馮翊櫟楊連接下邽奉先縣宜却隸同州櫟楊宜隸華州丙寅襲西川節度使王建在身官爵戊辰李克用與幽州之衆同攻潞州全忠守將丁會以澤潞降太原克用以其子嗣昭爲留後甲戌全忠燒長蘆營旋軍閏潞州陷故也乙亥貶與唐府少尹孫秘長流愛州尋賜死孫乘弟也

四年春正月戊寅朔壬寅全忠自長蘆至大梁天子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賫詔慰勞全忠自弒昭宗之後岐蜀太原連兵牽制關西日削幸羅紹威殺牙軍全獲魏博六州將行篡代欲威臨河朔乃再興師臨幽滄冀仁恭父子乞盟則與之相結以固王鎔紹威之心而自秋迄冬攻滄州無功及聞丁會失守燒營遽還路由魏州羅紹威知失勢恐兵襲己深贊篡奪之謀他日如王受禪必馨六州軍賦以助大禮全忠深感之至大梁會薛貽矩來乃以臣禮見全忠貽矩承間密陳禪代之謀全忠心德之貽矩還奏曰元帥有受代意陛下深體時事去兹重負帝曰此吾素懷也乃降詔元帥以二月行傳禪之禮全忠僞辭二月壬子詔文武百官以今月七日齊赴元帥府癸丑宰相百官辭全忠以未斷表爲詞三月戊寅朔全忠令大將李思安率兵三萬合魏博之衆攻掠幽州思安頓兵臨其郛會仁恭子守光率兵赴援思安乃還庚寅詔薛貽矩再使大梁達傳位之旨甲辰詔曰勅宰臣文武百辟藩岳庶尹明聽朕言夫大寶之尊神器之重儻非德充宇宙功濟黔黎著重華納麓之功彰文命導川之績允熙帝載克代天工則何以統御萬邦照臨八極元帥梁王龍顏瑞質玉理奇文以英謀睿武定寰瀛以厚澤深仁撫華夏神功至德絕後光前緹油罕紀其鴻勳謳誦顯歸於至化二十年之功業億兆衆之推崇邇無異言遠無異望朕惟王聖德光被八紘宜順玄穹膺兹寶命況天文符瑞雜沓宣明虞夏昌期顯于圖籙萬機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久違神祇叶心歸于有德朕敬以天下傳禪聖君退居舊藩以備三恪今勅宰臣張文蔚楊涉等率文武百寮備法駕奉迎梁朝勉厲肅恭尊戴明主沖人釋兹重負永爲虞賓獲奉新朝慶泰兼極中外列辟宜體朕懷乙酉乃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張文蔚充冊使禮部尚書蘇循爲副中書侍郎平章事楊涉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爲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左丞趙光逢爲副甲午文蔚押文武百寮赴大梁甲子行事冊曰皇帝若曰咨爾天下兵馬元帥相國總百揆梁王朕每觀上古之書以堯舜爲始者蓋以禪讓之典垂於無窮故封泰山禪梁父略可道者七十二君則知天下至公非一姓獨有自古明王聖帝焦思勞神惴若納隍坐以待旦莫不居之則兢畏去之則逸安且軒轅非不明放勳非不聖尚欲遊於姑射休彼太庭矧乎曆數尋終期運久謝屬於孤藐統御萬方者哉況自懿祖之後嬖幸亂朝禍起有階政漸無象天綱幅裂海水橫流四紀于兹羣生無庇洎乎喪亂誰其底綏洎于小子粵以幼年繼兹衰緒豈兹沖昧能守洪基惟王明聖在躬體于上哲奮揚神武戡定區夏大功二十光著冊書北越陰山南踰瘴海東至碣石西暨流沙懷生之倫罔不悅附矧予寡昧危而獲存今則上察天文下觀人願

是土德終極之際乃金行兆應之辰況十載之間彗星三見布新除舊厥有明
徵謳歌所歸屬在睿德今遣持節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張文蔚等奉皇帝寶綬敬遜于位於戲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
永終王其祗顯大禮享茲萬國以肅膺天命全忠建國奉帝為濟陰王遷於曹
州處前刺史氏叔琮之第時太原幽州鳳翔西川猶稱天祐正朔天祐五年二
月二十一日帝為全忠所害時年十七仍諡曰哀皇帝以王禮葬於濟陰縣之
定陶鄉中興之初方備禮改卜遇國喪而止明宗時就故陵置園邑有司請諡
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中書覆奏少帝行事不合稱宗存諡而已知禮
者亦以宣景之諡非宜今只取本諡載之于紀

史臣曰悲哉土運之將亡也五常殆盡百怪斯呈宇縣瓜分皇圖瓦解昭宗皇
帝英猷奮發志憤陵夷旁求奇傑之才欲拯淪胥之運而世途多僻忠義俱亡
極爵位以待賢豪罄珍奇而託心腹殷勤國士之遇罕有託孤之賢豢豐而犬
豕轉獰肉飽而虎狼逾暴五侯九伯無非問鼎之徒四岳十連皆畜無君之迹
雖蕭屏之臣扼腕嚴廊之輔痛心空銜毀室之悲寧救喪邦之禍及扶風西幸
洛邑東遷如寄珠於盜跖之門蓄水於尾閭之上往而不返夫何言哉至若川
竭山崩古今同歎虎爭龍戰興替無常縱肱髓之不仁亦攫金之有道曹操請
刑於椒壼董逭陰謀馬昭拒命於凌雲嚮於晃討賊知醜迹得以為詞而全忠
所行止於殘忍況自岐還洛天子塊然六軍盡斥於秦人四面皆環於汴卒寬
旒如寄纖芥為疑迎鑾未及於崇朝傳刃已聞於塗地立嗣君於南面甕母后
於中闈黃門與禁旅皆殲宗室共衣冠並殪復又盜鐘掩耳嫁禍於人何九六
之數窮偶天人之道盡目擊斯亂言之傷心哀帝之時政由凶族雖揖讓之令
有類於山陽而凌逼之權過踰於侯景人道瓌瑋陰陽難徵然以此受終如何
延永

贊曰勳華受命揖讓告終逆取順守仁道已窮暴則短祚義則延洪虞賓之禍
非止一宗

舊唐書卷二十下

舊唐書卷二十下考證

哀帝本紀二年○沈炳震曰二年上宜書天祐年號

冬十月削奪荊南留後趙匡凝官爵○臣德潛按前八月丁未已書削奪荊襄
節度使趙匡凝在身官爵矣此處重出

舊唐書卷二十下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志第一

禮儀一

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欲無限極，禍亂生焉。聖人懼其邪放，於是作樂以和其性，制禮以檢其情，俾俯仰有容，周旋中矩。故肆覲之禮立，則朝廷尊；郊廟之禮立，則人情肅；冠婚之禮立，則長幼序；喪祭之禮立，則孝慈著；蒐狩之禮立，則軍旅振；享宴之禮立，則君臣篤。是知禮者，品彙之璿衡，人倫之繩墨，失之者辱，得之者榮，造物已還，不可須臾離也。五帝之時，斯爲治本。顓帝禋宗，吉禮也；遏音陶瓦，凶禮也；班瑞肆覲，賓禮也；誅苗殛鯀，軍禮也；釐降嬪虞，嘉禮也。故曰修五禮五玉，堯舜之事也。時代猶淳，節文尚簡。及周公相成王，制五禮六樂，各有典司，其儀大備。暨幽厲失道，平王東遷，周室浸微，諸侯侮法，男女失冠婚之節，野麕之刺興焉；君臣廢朝會之期，踐土之譏著矣；葬則奢儉無算，軍則狙詐不仁。數百年間，禮儀大壞。雖仲尼自衛返魯，而有定禮之言，蓋舉周公之舊章，無救魯邦之亂政。仲尼之世，禮教已亡，遭秦燔煬，遺文殆盡。漢興，叔孫通草定，止習朝儀，至於郊天祀地之文，配祖禋宗之制，拊石鳴球之備物，介丘璧水之盛猷，語則有之，未遑措思。及世宗禮重儒術，屢訪賢良，河間博洽古文，大搜經籍，有周舊典，始得周官五篇、士禮十七篇。王又鳩集諸子之說，爲禮書一百四十篇，后倉、二戴因而刪擇，得四十九篇，此曲臺集禮，今之禮記是也。然數百載不見舊儀，諸子所書，止論其意，百家縱胸臆之說，五禮無著定之文。故西漢一朝，曲臺無制，郊上帝於甘泉，祀后土於汾陰，宗廟無定主，樂懸缺金石，巡狩非勛華之典，封禪異陶匏之音。光武受命，始詔儒官草定儀注，經邦大典，至是粗備。漢末喪亂，又淪沒焉。而衛宏、應仲遠、王仲宣等掇拾遺散，裁志條目而已。東京舊典，世莫得聞。自晉至梁，繼令條讀，鴻生鉅儒，銳思綿蕝，江左學者，髣髴可觀。隋氏平陳，寰區一統，文帝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儀注，定五禮一百三十篇。煬帝在廣陵，亦聚學徒，修江都禮集。雖是周漢之制，僅有遺風。神堯授禪，未遑制作，郊廟宴享，悉用隋代舊儀。太宗皇帝踐祚之初，悉與文教，乃詔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徵等禮官學士，修改舊禮，定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總一百三十八篇，分爲一百卷。玄齡等始與禮官述議，以爲月令禘祭，唯祭天宗，謂日月而下。近代禘五天帝、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並除之。又依禮，有益於人則祀之。神州者國之所託，餘八州則義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八州等八座，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漢建武中封禪，用元封時故事，封泰山於圓臺上，四面皆立石闕，並高五丈。有方石再累，藏玉牒書，石檢十枚，於四邊檢之，東西各三，南北各二。外設石封，高九尺，上加石蓋，周設石距十八，如碑之狀，去壇二步，其下石跗入地數尺。今案封禪者本以成功告於上帝，天道貴質，故藉用藁秸，樽以瓦甒，此法不在經誥，又乖醇素之道，定議除之。又案梁甫是梁陰，近代設壇於山上，乃乖處陰之義，今定禪禮改壇位於山北。又皇太子入學，及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合朔，陳五兵於太社，農隙講武，納皇后行六禮，四孟月讀時令，天子上陵、朝廟、養老於辟雍之禮，皆周所闕，凡增多二十九條，餘並準依古禮，旁求異代，擇其善者而從之。太宗稱善，頒于內外行焉。高宗初，議者以貞觀禮節文未盡，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圉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少卿韋琨、太學博士史道玄、符璽郎孔志約、太常博士蕭楚才孫自覺賀紀等重加緝定，勒成一百三十卷。至顯慶三年奏上之，增損舊禮，并與令式參會改定，高宗自爲之序。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其所損益，多涉希旨，行用已後，學者紛議，以爲不及貞觀。上元三年三月，下詔令依貞觀年禮爲定。儀鳳二年，又詔顯慶新修禮多有事不師古，其五禮並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司益無憑準，每有大事，皆參會古今禮文，臨時撰定。然貞觀、顯慶二禮，皆行用不廢。時有太常卿裴明禮、太常少卿韋萬石相次參掌其事，又前後博士賀敳、賀紀、韋叔夏、裴守真等多所議定。則天時以禮官不甚詳明，特詔國子博士祝欽明及叔夏，每有儀注，皆令參定。叔夏卒後，博士唐紹專知禮儀，博學詳練舊事，議者以爲稱職。先天二年，紹爲給事中，以講武失

儀得罪被誅其後禮官張星王璿又以元日儀注乖失詔免官歸家學問開元十年詔國子司業韋縚為禮儀使專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請改撰禮記削去舊文而以今事編之詔付集賢院學士詳議右丞張說奏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為歷代不刊之典今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今之五禮儀注貞觀顯慶兩度所修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與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行用制從之初令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及左拾遺李銳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檢撰歷年不就銳卒後蕭嵩代為集賢院學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開元禮二十年九月頒所司行用焉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及宗廟為大祀社稷日月星辰先代帝王岳鎮海瀆帝社先蠶釋奠為中祀司中司命風伯雨師諸星山林川澤之屬為小祀大祀所司每年預定日奏下小祀但移牒所由若天子不親祭享則三公行事若官缺則職事三品已上攝三公行事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散齋之日晝理事如舊夜宿於家正寢不得弔喪問疾不判署刑殺文書不決罰罪人不作樂不預穢惡之事致齋惟為祀事得行其餘悉斷若大祀齋官皆於散齋之日集於尚書省受誓戒太尉讀誓文致齋之日三公於尚書省安置餘官各於本司若皇城內無本司於太常郊社太廟署安置皆日未出前至齋所至祀前一日各從齋所晝漏上水五刻向祠所接神之官皆沐浴給明衣若天子親祠則於正殿行致齋之禮文武官服褲褶陪位於殿庭車駕及齋官赴祠祭之所州縣及金吾清所行之路不得見諸凶穢及縗絰者哭泣之聲聞於祭所者權斷訖事依舊齋官至祠所太官惟設食祭訖依班序餕訖均胙貴者不重賤者不虛中祀已下惟不受誓戒自餘皆同大祀之禮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景帝配其壇在京城明德門外道東二里壇制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每祀則昊天上帝及配帝設位于平座藉用藁秸器用陶匏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衆星並皆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之第二等內五星已下官五十五座在壇之第三等二十八宿已下中官一百三十五座在壇之第四等外官百十二座在壇下外壝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壝之外其牲上帝及配帝用蒼犢二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犢各一內官已下加羊豕各九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亦以景帝配其壇在宮城之北十四里壇制再成下成方十丈上成五丈每祀則地祇及配帝設位於壇上神州及五嶽四鎮四瀆四海五方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並皆從祀神州在壇之第二等五嶽已下三十七座在壇下外壝之內丘陵等三十座在壝外其牲地祇及配帝用犢二神州用黝犢一岳鎮已下加羊豕各五孟春辛日祈穀祀感帝于南郊元帝配牲用蒼犢二孟夏之月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景帝配牲用蒼犢二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十及季秋祀五方天上帝於明堂元帝配牲用蒼犢二五人帝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十孟冬祭神州於北郊景帝配牲用黝犢二貞觀初詔奉高祖配圓丘及明堂北郊之祀元帝專配感帝自餘悉依武德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祀于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禮官等奏議曰臣等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五郊預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皇帝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案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惟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為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衽配祀良為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

武王降位先君敘矣又案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恠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傳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世祖專配感帝此即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宗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搆室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啓祚汾晉創歷聖之洪基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世祖元皇帝潛鱗韞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爲國始祖抑有舊章昔者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瀆拯率土之塗炭協大造於生靈請準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二年七月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等又奏議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議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帝謹按鄭玄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謂圓丘所祭昊天上帝爲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配天皆爲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謬特深按周易云日月麗於天百穀草木麗於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昊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駁此議又檢太史圓丘圖昊天上帝座外別有北辰座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昊天上帝圖位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列爲星官內座之首不同鄭玄據緯書所說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徵相沿不謬又按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亦如房心爲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惟稱五帝皆不言天此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經惟云郊祀后稷無別祀圓丘之文王肅等以爲郊即圓丘圓丘即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爲兩祭圓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檢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圓丘式文既遵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下文即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是上帝即是明堂所祀正在配天而以爲但祭星官反違明義又按月令孟春之月祈穀於上帝左傳亦云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然則啓蟄郊天自以祈穀謂爲感帝之祭事甚不經今請憲章姬孔考取王鄭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其方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謂之北郊分地爲二既無典據理又不通亦請合爲一祀以符古義仍並條附式令永垂後則敬宗等又議籩豆之數曰按今光祿式祭天地日月岳鎮海瀆先蠶等籩豆各四祭宗廟籩豆各十二祭社稷先農等籩豆各九祭風師雨師籩豆各二尋此式文事深乖謬社稷多於天地似不貴多風雨少於日月又不貴少且先農先蠶俱爲中祭或六或四理不可通又先農之神尊於釋奠籩豆之數先農乃少理既差舛難以因循謹按禮記郊特牲云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此即祭祀籩豆以多爲貴宗廟之數不可踰郊今請大祀同爲十二中祀同爲十小祀同爲八釋奠準中祀自餘從座並請依舊式詔並可之遂附于禮令乾封初高宗東封迴又詔依舊祀感帝及神州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曰顯慶新禮廢感帝之祀改爲祈穀昊天上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檢舊禮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今既奉敕依舊復祈穀爲感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神州又高祖依新禮見配圓丘昊天上帝及方丘皇地祇若更配感帝神州便恐有乖古禮按禮記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鄭玄注云禘謂祭上帝於南郊又按三禮義宗

云夏正郊天者，王者各祭所出帝於南郊，即大傳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此則禘須遠祖，郊須始祖。今若禘郊同用一祖，恐於典禮無所據。其神州十月祭者，十月以陰用事，故以此時祭之。依檢更無故實。按春秋啓蟄而郊，鄭玄注禮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三禮義宗云：「祭神州法，正月祀於北郊。」請依典禮，以正月祭者，請集奉常博士及司成博士等總議定奏聞。其靈臺明堂，檢舊禮用鄭玄義，仍祭五方帝，新禮用王肅義。又下詔依鄭玄義祭五天帝，其雩及明堂，並準勅祭祀。於是奉常博士陸遵楷、張統師、權無二、許子儒等議稱：「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咸和中議，北郊同用正月。然皆無指據。武德來禮令，即用十月，爲是陰用事，故於時祭之。請依舊十月致祭。」乾封二年十二月，詔曰：「夫受命承天，崇至敬於明祀；膺圖纂籙，昭大孝於嚴配。是以薦鰷鱨於清廟，集振鷺於西雍，宣雅頌於太師，明肅恭於考室。用能紀配天之盛業，嗣積德之鴻休，永播英聲，長爲稱首。周京道喪，秦室政乖，禮樂淪亡，典經殘滅。遂使漢朝博士，空說六宗之文；晉代鴻儒，爭陳七祀之議。或同昊天於五帝，分感帝於五行。自玆以降，遞相祖述，異論紛紜，是非莫定。朕以寡薄，嗣膺丕緒，肅承禋祀，明發載懷，虔奉宗祧，寤寐興感。每惟宗廟之重，尊配之儀，思革舊章，以申誠敬。高祖太武皇帝撫運膺期，創業垂統，拯庶類於塗炭，寘懷生於仁壽。太宗文皇帝德光齊聖，道極幾神，執銳被堅，櫛風沐雨，勞形以安百姓，屈己而濟四方，澤被區中，恩覃海外，乾坤所以交泰，品物於是咸亨。掩玄闕而開疆，指青丘而作鎮，巍巍蕩蕩，無得名焉。禮曰：『化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內生於心也。是以惟賢者乃能盡祭之義。』況祖功宗德，道冠百王，盡聖窮神，業高千古。自今以後，祭圜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等祠，高祖太武皇帝、太宗文皇帝崇配，仍總祭昊天上帝及五帝於明堂。庶因心致敬，獲展虔誠，宗祀配天，永光鴻烈。」儀鳳二年七月，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曰：「明堂大享，惟古禮鄭玄義祀五天帝，王肅義祀五行帝。貞觀禮依鄭玄義祀五天帝，顯慶已來新修禮祀昊天上帝。奉乾封二年勅祀五帝，又奉制兼祀昊天上帝。伏奉上元三年三月勅，五禮並依貞觀年禮爲定。又奉去年勅，並依周禮行事。今用樂須定所祀之神，未審依古禮及貞觀禮，爲復依見行之禮？」時高宗及宰臣並不能斷，依違久而不決。尋又詔尚書省及學者詳議，事仍不定。自此明堂大享，兼用貞觀、顯慶二禮。則天臨朝，垂拱元年七月，有司議圓丘、方丘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成均助教孔玄義奏議曰：「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若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過於此，以明尊配之極也。又易云：『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玄注：『上帝，天帝也。』故知昊天之祭，合祖考並配。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於圓丘，義符孝經、周易之文也。神堯皇帝肇基王業，應天順人，請配感帝於南郊，義符大傳之文。又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所以名祭爲尊始者，明一祭之中，有此二義。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言祖而云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故明堂之祭，配以祖考。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也。」太子右諭德沈伯儀曰：「謹按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爲詳備。虞夏則退顓頊而郊嚳，殷人則捨契而郊冥，去取既多，前後乖次。得禮之序，莫尚於周。禘嚳郊稷，不聞於二王；明堂宗祀，始兼於兩配。咸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爲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父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爲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爲天地主，太王爲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薦獻頻繁，禮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尊專配；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爲美。高祖神堯皇帝請配圓丘、方澤，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德邁九皇，功開萬寓，制禮作樂，告禪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竊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

天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等議曰伏惟高祖神堯皇帝鑿乾構象闢土開基太宗文武聖皇帝紹統披元循機闡極高宗天皇大帝弘祖宗之大業廓文武之宏規三聖重光千年接旦神功叡德罄圖牒而難稱盛烈鴻猷超古今而莫擬豈徒錙銖堯舜糠粃殷周而已哉謹按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帝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稽古之辭殊失因心之旨但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孝以成志忠而順美羣以兼配之禮特稟先聖之懷爰取訓於前規遂申情於大孝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易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敬尋厥旨本合斯義今若遠撫遺文近乖成典拘常不變守滯莫通便是臣黜於君遽見郊丘之位下非於上靡遵弓劍之心豈所以申太后哀感之誠徇皇帝孝思之德慎終追遠良謂非宜嚴父配天寧當若是伏據見行禮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今既先配五祠理當依舊無改高宗天皇大帝齊尊曜魄等邃含樞闡三葉之宏基開萬代之鴻業重規疊矩在功烈而無差享帝郊天豈祀配之有別請奉高宗天皇大帝歷配五祠制從萬頃議自是郊丘諸祠皆以三祖配及則天革命天冊萬歲元年加號為天冊金輪大聖皇帝親享南郊合祭天地以武氏始祖周文王追尊為始祖文皇帝后考應國公追尊為無上孝明高皇帝亦以二祖同配如乾封之禮其後長安年又親享南郊合祭天地及諸郊丘並以配焉中宗即位神龍元年九月親享昊天上帝于東都之明堂以高宗天皇大帝崇配其儀亦依乾封故事至景龍三年十一月親祀南郊初將定儀注國子祭酒祝欽明希旨上言后亦合助祭遂奏議曰謹按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又內司服職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據此諸文即知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望請別修助祭儀注同進上令宰相與禮官議詳其事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建議云皇后南郊助祭於禮不合但欽明所執是祭宗廟禮非祭天地禮按漢魏晉宋及後魏齊梁隋等歷代史籍與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禮史不闕書並不見皇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南郊祀天並無皇后助祭之禮尚書右僕射韋巨源又協同欽明之議上遂以皇后為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為齋娘執籩豆焉時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陰陽人盧雅侯藝等請奏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以為吉會時右臺侍御史唐紹奏曰禮所以冬至祀圓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北極當晷度循半日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爻生為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內吉莫大焉甲子但為六旬之首一年之內隔月常遇既非大會晷運未周唯總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忠奏曰準漏經南陸北陸並日校一分若用十二日即欠一分未南極即不得為至上曰俗諺云冬至長於歲亦不可改竟依紹議以十三日乙丑祀圓丘睿宗太極元年正月初將有事南郊有司立議惟祭昊天上帝而不設皇地祇位諫議大夫賈曾上表曰微臣詳據典禮謂宜天地合祭謹按禮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傳曰大祭曰禘然則郊之與廟俱有禘祭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祇羣望俱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異於常祀之義禮大傳曰不王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禮虞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則受命而行禘禮者也言格于文祖則餘廟之享可知矣言類于上帝則地祇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屬于地羣望尚徧況地祇乎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又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此則禘郊合天神地祇人鬼而祭之樂也三輔故事漢祭圓丘儀昊天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北亦南面而少東又東觀漢記云光武即位為壇於鄗之陽祭告天地採用元始故事二年正月於洛陽城南依鄗為圓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按兩漢時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此已於圓丘設地位明是禘祭之儀又春秋說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別於分至此復天地自常有同祭之義王肅云孔子言兆圓丘於南郊南郊即圓丘圓丘即南郊也又云祭天而地配此亦郊祀合祭之明說惟鄭康成不論禘當合祭而分昊天上帝為二神專憑緯文事匪經見又其注

大傳不王不禘義則云正歲之首祭感帝之精以其祖配注周官大司樂圜丘則引大傳五禘以爲冬至之祭遞相矛盾未足可依伏惟陛下膺籙居尊繼文在曆自臨宸極未親郊祭今之南郊正當禘禮固宜合祀天地咸秩百神答受命之符彰致敬之道豈可不崇盛禮同彼常郊使地祇無位未從禘享今請備設皇地祇并從祀等座則禮得稽古義合緣情然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或失其情精禋將闕臣術不通經識慚博古徒以昔謬禮職今忝諫曹正議是司敢陳忠讜事有可採惟斷之聖慮制令宰臣召禮官詳議可否禮官國子祭酒褚无量國子司業郭山惲等咸請依曾所奏時又將親享北郊竟寢曾之表玄宗卽位開元十一年十一月親享圜丘時中書令張說爲禮儀使衞尉少卿韋縚爲副說建議請以高祖神堯皇帝配祭始罷三祖同配之禮至二十年蕭嵩爲中書令改撰新禮祀天一歲有四祀地有二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高祖神堯皇帝配中官加爲一百五十九座外官減爲一百四座其昊天上帝及配帝二座每座籩豆各用十二簠簋甑俎各一上帝則太樽著樽犧樽象樽壺樽各二山罍六配帝則不設太樽及壺樽減山罍之四餘同上帝五方帝座則籩豆各十簠簋甑俎各一大樽二大明夜明籩豆各八餘同五方帝內官每座籩豆二簋俎各一內官已上設樽於十二階之間內官每道間著樽二中官犧樽二外官著樽二衆星壺樽二正月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高祖配五方帝從祀其上帝配帝籩豆等同冬至之數五方帝太樽著樽犧樽山罍各一籩豆等亦同冬至之數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太宗配五方帝及太昊等五帝勾芒等五官從祀其上帝配帝五方帝籩豆各八簠簋甑俎各一五官每座籩豆各二簠簋及俎各一季秋大享于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配其五方帝五人帝五官從祀籩豆之數同于雩祀夏至禮皇地祇于方丘以高祖配其從祀神州已下六十八座同貞觀之禮地祇配帝籩豆如圓丘之數神州籩豆各四簠簋甑俎各一五岳四鎮四海四瀆五方山林川澤等三十七座每座籩豆各二簠簋各一五方五帝丘陵墳衍原隰等三十座籩豆簠簋甑俎各一立冬祭神州于北郊以太宗配二座籩豆各十二簠簋甑俎各一自冬至圓丘已下餘同貞觀之禮時起居舍人王仲丘既掌知修撰乃建議曰按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祈穀左傳曰郊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禮記亦曰上辛祈穀于上帝則祈穀之文傳於歷代上帝之號尤屬昊天而鄭康成云天之五帝遞王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別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於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后稷配之因以祈穀據所說祀感帝之意本非祈穀先儒所說事恐難憑今祈穀之禮請準禮修之且感帝之祀行之自久記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請於祈穀之壇遍祭五方帝夫五帝者五行之精五行者九穀之宗也今請二禮並行六神咸祀又按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則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且雩祀上帝蓋爲百穀祈甘雨故月令云命有司大雩帝用盛樂以祈穀實鄭玄云雩上帝者天之別號尤屬昊天祀於圓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既久亦請二禮並行以成大雩帝之義又貞觀禮季秋祀五方帝五官於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準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爲天是感精之帝卽太微五帝此卽皆是星辰之例且上帝之號皆屬昊天鄭玄所引皆云五帝周禮曰王將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由此言之上帝之與五帝自有差等豈可混而爲一乎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其下文卽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玄注云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孔安國云帝亦天也然則禋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方皆祀行之已久有其舉之難於卽廢亦請二禮並行以成月令大享帝之義天寶十載五月已前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故將祭郊廟告高祖神堯皇帝室寶應元年杜鴻漸爲太常卿禮儀使員外郎薛頎歸崇敬等議以神堯爲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不得爲太祖以配天地太祖景皇帝始受封於唐卽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請以太祖景皇帝郊祀配天地告請宗廟亦太祖景皇帝酌獻諫議大夫黎幹議以太祖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享天地二年五月幹進議狀爲十詰十難曰集賢校理潤州別駕歸崇敬議狀及禮儀使判官水部員外郎薛頎等稱禘謂冬至祭天於圓丘周人則以遠祖

帝嚳配今欲以景皇帝爲始祖配昊天於圓丘臣幹請曰國語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黃帝商人禘舜周人禘嚳俱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一也詩商頌曰長發大禘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二也詩周頌曰雍禘太祖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三也禮記祭法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黃帝殷人周人俱禘嚳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四也禮記大傳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五也爾雅釋文曰禘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六也家語云凡四代帝王之所郊皆以配天也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七也盧植云禘祭名禘者帝也事尊明禘故曰禘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八也王肅云禘謂於五年大祭之時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九也郭璞云禘五年之大祭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十也臣幹謂禘是五年宗廟之大祭詩禮經傳文義昭然今略舉十詰以明之臣惟見禮記祭法及禮記大傳商頌長發等三處鄭玄注或稱祭昊天或云祭靈威仰臣精詳典籍更無以禘爲祭昊天於圓丘及郊祭天者審如禘是祭之最大則孔子說孝經爲萬代百王法稱周公大孝何不言禘祀帝嚳於圓丘以配天而反言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以五經俱無其說聖人所以不言輕議大典亦何容易猶恐不悟今更作十難其一難曰周頌雍禘祭太祖也鄭玄箋云禘大祭太祖文王也商頌云長發大禘也玄又箋云大禘祭天也夫商周之頌其文互說或云禘太祖或云大禘俱是五年宗廟之大祭詳覽典籍更無異同惟鄭玄箋長發乃稱是郊祭天詳玄之意因此商頌禘如大傳云大祭如春秋大事于太廟爾雅禘大祭雖云大祭亦是宗廟之祭可得便稱祭天乎若如所說大禘卽云郊祭天稱禘卽是祭宗廟又祭法說虞夏商周禘黃帝與嚳大傳不王不禘禘上俱無大字玄何因復稱祭天乎又長發文亦不歌嚳與感生帝故知長發之禘而非禘嚳及郊祭天明矣殷周五帝之大祭羣經衆史及鴻儒碩學自古立言著論序之詳矣俱無以禘爲祭天何棄周孔之法言獨取康成之小注便欲違經非聖誣亂祀典謬哉其二難曰大傳稱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者此說王者則當禘其謂祭法虞夏殷周禘黃帝及嚳不王則不禘所當禘其祖之所自出謂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以近祖配而祭之自出之祖既無宗廟卽是自外至者故同之天地神祇以祖配而祀之自出之說非但於父在母亦然左傳子產云陳則我周之自出此可得稱出於太微五帝乎故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也及諸侯之禘則降於王者不得祭自出之祖只及太祖而已故曰諸侯及其太祖此之謂也鄭玄錯亂分禘爲三注祭法云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一也注左傳稱郊祭天以后稷配靈威仰箋商頌又稱郊祭天二也注周頌云禘大祭大於四時之祭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三也禘是一祭玄析之爲三顚倒錯亂皆率胸臆曾無典據何足可憑其三難曰虞夏殷周已前禘祖之所自出其義昭然自漢魏晉已還千餘歲其禮遂闕又鄭玄所說其言不經先儒棄之未曾行用愚以爲錯亂之義廢棄之注不足以正大典其四難曰所稱今三禮行於代者皆是鄭玄之學請據鄭學以明之曰雖云據鄭學今欲以景皇帝爲始祖之廟以配天復與鄭義相乖何者王制云天子七廟玄云此周禮也七廟者太祖及文武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據鄭學夏不以鯀及顓頊昌意爲始祖昭然可知也而欲引稷契爲例其義又異是爰稽邃古洎今無以人臣爲始祖者惟殷以契周以稷夫稷契者皆天子元妃之子感神而生昔帝嚳次妃簡狄有娀氏之女吞玄鳥之卵因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大功舜乃命契作司徒百姓既和遂封於商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此之謂也后稷者其母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爲帝嚳妃出野履巨跡歆然有孕生稷稷長而勤於稼穡堯聞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大功舜封於邰號曰后稷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故詩曰履帝武敏歆居然生子卽有邰家室此之謂也舜禹有天下稷契在其間量功比德抑其次也舜授職則播百穀敷五教禹讓功則平水土宅百揆故國語曰聖人之制祀也功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爲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而死皆居前代祀典子孫有天下得不尊而祖之乎其五難曰既遵鄭說小德配寡遂以后稷只配一帝尙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皇帝特配昊天於鄭義可乎其六難曰衆難臣云上帝與五帝一也所引春官祀天旅

上帝祀天旅四望旅訓衆則上帝是五帝臣曰不然旅雖訓衆出於爾雅及爲祭名春官訓陳注有明文若如所言旅上帝便成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便是四鎮耶其七難曰所云據鄭學則景皇帝親盡廟主合祧却欲配祭天地錯亂祖宗夫始祖者經綸草昧體大則天所以正元氣廣大萬物之宗尊以長至陽氣萌動之始日俱祀於南郊也夫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掃地而祭質也器用陶匏性也牲用犢誠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禮也故白虎通曰祭天歲一何天至尊至質事之不敢褻黷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今國家一歲四祭之黷莫大焉上帝五帝其祀遂闕怠亦甚矣黷與怠皆禮之失不可不知夫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君子不以情變易國家重光累聖歷祀百數豈不知景皇帝始封于唐當時通儒議功度德尊神堯克配彼天宗太宗以配上帝神有定主爲日已久今欲黜神堯配含樞紐以太宗配上帝則紫微五精上帝佐也以子先父豈禮意乎非止神祇錯位亦以祖宗乖序何以上稱皇天祖宗之意哉若夫神堯之功太宗之德格于皇天上帝臣以爲郊祀宗祀無以加焉其八難曰欲以景皇帝爲始祖既非造我區夏經綸草昧之主故非夏始祖禹殷始祖契周始祖稷漢始祖高帝魏始祖武皇帝晉始祖宣帝國家始祖神堯皇帝同功比德而忽昇于宗祀圜丘之上爲昊天匹曾謂圜丘不如林放乎其九難曰昨所言魏文帝丕以武帝操爲始祖晉武帝炎以宣帝懿爲始祖者夫孟德仲達者皆人傑也擁天下之強兵挾漢魏之微主專制海內令行草偃服袞冕陳軒懸天子決事於私第公卿列拜於道左名雖爲臣勢實凌君後主因之而業帝前王由之而禪代子孫尊而祖之不亦可乎其十難曰所引商周魏晉既不當矣則景皇帝不爲始祖明矣我神堯拔出羣雄之中廓清隋室拯生人於塗炭則夏康之勳不足多成帝業於數年之間則漢祖之功不足比夏以大禹爲始祖漢以高帝爲始祖則我唐以神堯爲始祖法夏則漢於義何嫌今欲革皇天之祀易太祖之廟事之大者莫大於斯曾無按據一何寡陋不愧于心不畏于天乎以前奉詔令諸司各據禮經定議者臣幹忝竊朝列官以諫爲名以直見知以學見達不敢不罄竭以禆萬一昨十四日具以議狀呈宰相宰相令朝臣與臣論難所難臣者以臣所見獨異莫不騰辭飛辯競欲碎臣理鉗臣口剖析毫釐分別異同序墳典之凝滯指子傳之乖謬事皆歸根觸物不疑但臣言有宗爾豈辯者之流也又歸崇敬薛頎等援引鄭學欲蕪祀典臣爲明辯迷而不復臣輒作十詰十難援據墳籍昭然可知庶郊禘事得其真嚴配不失其序皇靈降祉天下蒙賴臣亦何顧不蹈鼎鑊謹敢聞達伏增悚越議奏不報至二年春夏旱言事者云太祖景皇帝追封於唐高祖實受命之祖百神受職合依高祖今不得配享天地所以神不降福以致愆陽代宗疑之詔百寮會議太常博士獨孤及獻議曰禮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爲太祖繼太祖已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代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漢氏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無位無功不可以爲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爲太祖其先細微也非足爲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啓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以爲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如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尊漢氏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豐公太公之不祀反古違道失孰大焉夫追尊景皇廟號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異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墜于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臣謹稽禮文參諸往制請仍舊典竟依歸崇敬等議以太祖配享天地廣德二年正月十六日禮儀使杜鴻漸奏郊太廟大禮其祝文自今已後請依唐禮板上墨書其玉簡金字者一切停廢如允臣所奏望編爲常式勅曰宜行用竹簡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宗親祀南郊有司進圖勅付禮官詳酌博士柳冕奏曰開元定禮垂之不刊天寶改作起自權制此皆方士謬妄之說非禮典之文請一准開元禮從

之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詔郊祀之義本於至誠制禮定名合從事實使名實相
副則尊卑有倫五方配帝上古哲王道濟烝人禮著明祀論善計功則朕德不
類統天御極朕位攸同而於祝文稱臣以祭既無益於誠敬徒有瀆於等威前
京兆府司錄參軍高佩上疏陳請其理精詳朕重變舊儀訪于卿士申明大義
是用釋然宜從改正以敦至禮自今已後祀五方配帝祝文並不須稱臣其餘
禮數如舊六年十一月八日有事于南郊詔以皇太子爲亞獻親王爲終獻上
問禮官亞獻終獻合受誓誡否吏部郎中柳冕曰準開元禮獻官前七日於內
受誓誡辭云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今以皇太子爲亞獻請改舊辭云
各揚其職肅奉常儀從之十五年四月術士匡彭祖上言大唐土德千年合符
請每於四季月郊祀天地詔禮官儒者議歸崇敬曰準禮立春日迎春於東郊
祭青帝立夏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立秋後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地祭黃帝秋
冬各於其方黃帝於五行爲土王在四季土生於火用事於木而祭於秋三季
則否漢魏周隋共行此禮國家土德乘時亦以每歲六月土王之日祀黃帝於
南郊以后土配合於典禮彭祖憑候緯之說據陰陽之書事涉不經恐難行用
乃寢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將有事於南郊穆宗問禮官南郊卜日否禮院奏伏
準禮令祠祭皆卜自天寶已後凡欲郊祀必先朝太清宮次日饗太廟又次日
祀南郊相循至今並不卜日從之及明年正月南郊禮畢有司不設御榻上立
受羣臣慶賀及御樓仗退百寮復不於樓前賀乃受賀於興慶宮二者闕禮有
司之過也

舊唐書卷二十一

舊唐書卷二十一考證

禮儀志一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五郊預入明堂自緣從祀○沈炳震曰必
配下明有闕文考唐文粹及英華必配下應補入上帝而伏羲五代本配凡
九字上下文義始明
道格上玄功清下瀆○瀆字誤文粹作瀆已改正
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矣○臣德潛按下應接以其是人主之象云云原本
以字誤矣下誤接其又以五方帝五帝五官從祀云云共誤二千三百餘字
今已訂正
以睿宗配○臣德潛按下應接其五方帝五人帝五官從祀原本誤接太常博
士獨孤及獻議共三千三百餘字今已訂正
詔百寮會議○臣德潛按下應接太常博士獨孤及獻議至末原本誤接天是
人主之象云云共四千二百餘字今已訂正

舊唐書卷二十一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志第二

禮儀二

隋文帝開皇中將作大匠宇文愷依月令造明堂木樣以獻帝令有司於京城安業里內規兆其地方欲崇建而諸儒爭論不定竟議罷之煬帝時愷復獻明堂木樣幷議狀屬遷都興役事又不就終於隋代季秋大享恆在雩壇設祀高祖受禪不遑創儀太宗平定天下命儒官議其制貞觀五年太子中允孔穎達以諸儒立議違古上言曰臣伏尋前勅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以為從崑崙道上層祭天又尋後勅云為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名基上曰堂樓上曰觀未聞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義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翦蒿為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異制不可恆然猶依大典惟在朴素是以席惟稾秸器尚陶匏用繭栗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道綺閣凌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祭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為基上下防惟是基下既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為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寬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以朝覲祭祀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昇樓路便窄隘乘輦相儀接神不敬步往則勞曳聖躬侍衞在旁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己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侍中魏徵議曰稽諸古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洎當塗膺籙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蜂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為一殿宋齊即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享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美意其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令參大議思竭塵露微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覩事貴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為則又傷於質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議猶未決十七年五月祕書監顏師古議曰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覩始之黃帝降及有虞彌歷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模衆說舛駮互執所見巨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也徒以戰國縱橫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存傳記雜說用為準的理實蕪昧然周書之敘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門據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左个右个與四時之次相用則路寢之義足為明證又文王居明堂之篇帶以弓韣祠于高禖下九門磔禳以禦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凡此事等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為皆在路寢者也戴禮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大寢也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為矛盾原夫負扆受朝常居出入既在皐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詢於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無擇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孔牢等乃以為明堂辟雍太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褒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別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穎容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競為巧說並出自胸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作樂理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古今不同

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宣尼彝則尚或補其闕漏況鄭氏臆說淳于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祗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略而不論又上表曰明堂之制陛下已發德音久令詳議但以學者專固人人異言損益不同是非莫定臣愚以為五帝之後兩漢已前高下方圓皆不相襲惟在陛下聖情創造即為大唐明堂足以傳於萬代何以論戶牖之多少疑階廷之廣狹若恣儒者互說一端久無斷決徒稽盛禮昔漢武欲草封禪儀博望諸生所說不同莫知孰是唯御史大夫倪寬勸上自定制度遂成登封之禮臣之愚誠亦望陛下斟酌繁省為其節文不可謙拒以淹大典尋以有事遼海未暇營創永徽二年七月二日勅曰上玄幽贊處崇高而不言皇王提象代神功而理物是知五精降德爰應帝者之尊九室垂文用紀配天之業且合宮靈符創鴻規於上代太室總章標茂範於中葉雖質文殊制奢儉異時然則立天中作人極布政施教其歸一揆朕嗣膺下武丕承上烈思所以答眷上靈聿遵孝享而法宮曠禮明堂寢構今國家四表無虞人和歲稔作範垂訓今也其時宜令所司與禮官學士等考覈故事詳議得失務依典禮造立明堂庶曠代闕文獲申於茲日因心展敬永垂於後昆其明堂制度令諸曹尚書及左右丞侍郎太常國子秘書官弘文館學士同共詳議於是太常博士柳宣依鄭玄義以為明堂之制當為五室內直丞孔志約據大戴禮及盧植蔡邕等義以為九室曹王友趙慈皓秘書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圖樣諸儒紛爭互有不同上初以九室之議為是乃令所司詳定形制及辟雍門闕等明年六月內出九室樣仍更令有司損益之有司奏言內樣堂基三重每基階各十二上基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基象黃琮為八角四面安十二階請從內樣為定基高下仍請準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約準一百四十八尺中基下基望並不用又內室各方三筵開四闥八牕屋圓楣徑二百九十一尺按季秋大饗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漢季秋合饗總於太室若四時迎氣之祀則各於其方之室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損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謂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當太室四面青陽明堂總章玄堂等室各長六丈以應太室闊二丈四尺以應左右房室間並通巷各廣一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總方一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圓楣楯檐或為未允請據鄭玄盧植等說以前梁為楣其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圓柱旁出九室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紀柱外餘基共作司約準面別各餘一丈一尺內室別四闥八牕檐與古同請依為定其戶依古外設而不閉內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內有七間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以上至屋峻起計高八十一尺上圓下方飛檐應規請依內樣為定其屋蓋形制仍望據考工記改為四阿并依禮加重檐準太廟安鴟尾堂四向五色請依周禮白盛為便其四向各隨方色請施四垣及四門辟雍按大戴禮及前代說辟雍多無水廣內徑之數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三輔黃圖云水廣四周與蔡邕不異仍云水外周堤又張衡東京賦稱造舟為梁禮記明堂位陰陽錄云水左旋以象天商量水廣二十四丈恐傷於闊今請減為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為梁其外周以圓堤并取陰陽水行左旋之制殿垣按三輔黃圖殿垣四周方在水內高不蔽日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準今行事陳設猶恐窄小其方垣四門去堂步數請準太廟南門去廟基遠近為制仍立四門八觀依太廟門別各安三門施玄閫四角造三重魏闕此後羣儒紛競各執異議尚書左僕射于志寧等請為九室太常博士唐昣等請為五室高宗令於觀德殿依兩議張設親與公卿觀之帝曰明堂之禮自古有之議者不同未果營建今設兩議公等以何者為宜工部尚書閻立德對曰兩議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闇五室似明取捨之宜斷在聖慮上以五室為便議又不定由是且止至乾封二年二月詳宜略定乃下詔曰朕以寡薄忝承丕緒奉二聖之遺訓撫億兆以初臨馭朽兢懷推溝在念而上玄垂祐宗社降休歲稔時和人殷俗阜車書混一文軌大同檢玉泥金升中告禪百蠻執贄萬國來庭朝野懽娛華夷胥悅但為郊禋嚴配未安太室布政施行猶闕合宮朕所以日昃忘疲中宵輟寢討論墳籍錯綜羣言採三代之精微探九皇之至

暨斟酌前載製造明堂棟宇方圓之規雖兼故實度筵陳俎之法獨運財成宣諸內外博考詳議求其長短冀廣異聞而鴻生碩儒俱稱盡善搢紳士子並奏該通創此宏模自我作古因心既展情禮獲伸永言宗祀良深感慰宜命有司及時起作務從折中稱朕意焉於是大赦天下改元為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明年三月又具規製廣狹下詔曰合宮聽朔闡皇軒之茂範靈府通和敷帝勛之景化殷人陽館肯珪備禮姬氏玄堂彤璋合獻雖運殊驪翰時變質文至於立天中建皇極軌物施教其歸一揆考圖汶上僅存公玉之儀度室圭驪才紀中元之製屬炎精墜駕瓊宮毀舊四海淪於沸鼎九土陷於塗原高祖太武皇帝杖鉞唐郊收鈐雍野納祥符於蒼水受靈命於丕山飛沈泳沫動植游源太宗文皇帝盟津光會協降火而登壇豐谷斷蛇應屯雲而鞠旅封金岱嶺昭累聖之鴻勳勒石九都成文考之先志固可以作化明堂顯膺太室傍羅八柱周建四門木工不琢土事無文豐約折衷經始勿亟闡文斯備大禮聿修其明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當中置堂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總成三百六十故方三百六十步當中置堂處二儀之中定三才之本構茲一宇臨此萬方自降院每面三門同為一宇徘徊五間按尚書一朞有四時故四面各一所開門每時有三月故每一所開三門一朞十有二月故周迴總十二門所以面別一門應茲四序既一時而統三月故於一舍而置三門又周易三為陽數二為陰數合而為五所以每門舍五間院四隅各置重樓其四墉各依本方色按淮南子地有四維故四樓又按月令水火金木土五方各異色故其牆各依本方之色基八面象八方按周禮黃琮禮地鄭玄注琮者八方之玉以象地形故以祀地則知地形八方又按漢書武帝立八觚壇以祀地登地之壇形象地故令為八方之基以象地形基高一丈二尺徑二百八十尺按漢書陽為六律陰為六呂陽與陰合故高一丈二尺又按周易三為陽數八為陰數三八相乘得二百四十丈按漢書九會之數有四十合為二百八十所以基徑二百八十尺故以交通天地之和錯綜陰陽之數以明陽不獨運資陰和以助成陰不孤行待陽唱而方應陰陽兩順天地咸亨則百寶斯興九疇攸序

基每面三階周迴十二階每階為二十五級按漢書天有三階故每面三階地有十二辰故周迴十二階又按文子從凡至聖有二十五等故每階二十五級所以應符星而設階法台耀以疏陛上擬霄漢之儀下則地辰之數又列茲重級用準聖凡象皇極之高居俯庶類而臨耀基之上為一堂其宇上圓按道德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按漢書太極元氣函三為一又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置一堂以象元氣并取四海為家之義又按周禮蒼璧禮天鄭玄注璧圜以象天故為宇上圓堂每面九間各廣一丈九尺按尚書地有九州故立九間又按周易陰數十故間別一丈九尺所以規模厚地準則陰陽法二氣以通基置九州於一宇堂周迴十二門每門高一丈七尺闊一丈三尺按禮記一歲有十二月所以置十二門又按周易陰數十陽數七故高一丈七尺又曰陽數五陰數八故闊一丈三尺所以調茲玉燭應彼金輝叶二氣以循環逐四序而迎節堂周迴二十四窗高一丈三尺闊一丈一尺二十三櫺二十四明按史記天有二十四氣故置二十四窗又按書一年十二月并象閏故高一丈三尺又按周易天數一地數十故闊一丈一尺又天數九地數十并四時成二十三故二十三櫺又按周易八純卦之本體合二十四爻故有二十四明列牖疏窗象風候氣遠周天地之數曲準陰陽之和堂心八柱各長五十五尺按河圖八柱承天故置八柱又按周易大衍之數五十有五故長五十五尺聳茲八柱承彼九間數該大衍之規形符立極之制且柱為陰數天實陽元柱以陰氣上昇天以陽和下降固陰陽之交泰乃天地之相承堂心之外置四柱為四輔按漢書天有四輔星故置四柱以象四星內以八柱承天外象四輔明化上交下泰表裏相成叶台耀以分輝契編珠而拱極八柱四輔外第一重二十柱按周易天數五地數十并五行之數合而為二十故置二十柱體二儀而立數叶五位以裁規式符立極之功允應剛柔之道八柱四輔外第二重二十八柱按史記天有二十八宿故有二十八柱所以仰則乾圖上符景宿考編珠而紀度觀列宿以迎時八柱四輔外第三重三十二柱按漢書有八節八政八風八音四八三十二柱調風御節

萬物資以化成布政流音九區仰而貽則外面周迴三十六柱按漢書一朞三百六旬故法之以置三十六柱所以象歲時而致用順寒暑以通微璿璣之度無愆玉曆之期爰契八柱之外修短總有三等按周易天地人爲三才故置柱長短三等所以擬三才以定位高下相形體萬物以資生長短兼運八柱之外都合一百二十柱按禮記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合爲一百二十是以置一百二十柱分職設官翊化資於多士開物成務構廈藉於羣材其上檻周迴二百四柱按周易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又漢書九會之數有六十故置二百四柱所以採坤策之玄妙法甲乙之精微環迴契辰象之規結構準陰陽之數又基以象地故叶策於坤元柱各依方復規模於甲子重楣二百一十六條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故置二百一十六條所以規模易象擬法乾元應大衍之深玄叶神策之至數大小節及拱總六千三百四十五按漢書會月之數六千三百四十五故置六千三百四十五枚所以遠採三統之文傍符會月之數契金儀而調節偶璇曆以和時重幹四百八十九枚按漢書章月二百三十五閏月周迴二百五十四總成四百八十九故置四百八十九枚所以法履端之奧義象舉正之芳猷規模曆象發明章閏下枊七十二枚按易緯有七十二候故置七十二枚所以式模芳節取規貞候契至和於昌曆偶神數於休期上枊八十四枚按漢書九會之數有七十又按莊子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司馬彪注天地四方爲六合總成八十四故置八十四枚所以模範二儀包羅六合準會陰陽之數周通氣候之源枅六十枚按漢書推太歲之法有六十故置六十枚所以兼該曆數包括陰陽採甲乙之深微窮辰子之玄奧連栱三百六十枚按周易當朞之日三百有六十故置三百六十枚所以叶周天之度準當期之日順平分而成歲應晷運以循環小梁六十枚按漢書有六十甲子故置六十枚構此虹梁還規鳳曆傍竦四字之製遙符六甲之源樟二百二十八枚按漢書章中二百二十八故置二百二十八枚所以應長曆之規象中月之度廣綜陰陽之數傍通寒暑之和方衡一十五重按尙書五行生數一十有五故置十五重結棟分間法五行而演秘疏楹疊構叶生數以成規南北大梁二根按周易太極生兩儀故置二大梁軌範乾坤模擬天地象玄黃之合德表覆載以生成陽馬三十六道按易緯有三十六節故置三十六道所以顯茲嘉節契此貞辰分六氣以燮陰陽環四象而調風雨椽二千九百九十根按漢書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通法五百九十八共成二千九百九十所以偶推步之規合通法之數是知疏椽構宇則大壯之架斯隆積月成年則會曆之規無爽大梠兩重重別三十六條總七十二按淮南子太平之時五日一風一年有七十二風故置七十二條所以通規瑞曆叶數祥風遙符淳俗之源遠則休徵之契飛檐椽九百二十九枚按漢書從子至午其數九百二十九枚所以採辰象之宏模法周天之至數且午爲陰本子實陽源子午分時則生成之道自著陰陽合德則覆載之義茲隆堂檐徑二百八十八尺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六易緯云年有七十二候合爲二百八十八故徑二百八十八尺所以仰叶乾策遠承貞候順和氣而調序擬圓蓋以照臨堂上棟去基上面九十尺按周易天數九地數十以九乘十數當九十故去基上面九十尺所以上法圓清下儀方載契陰陽之至數叶交泰之貞符又以茲天九乘於地十象陽唱而陰和法乾施而坤成檐去地五十五尺按周易大衍之數五十有五故去地五十五尺所以擬大易之嘉數通惟神之至賾道合萬象理貫三才上以清陽玉葉覆之按淮南子清陽爲天合以清陽之色詔下之後猶羣議未決終高宗之世未能創立則天臨朝儒者屢上言請創明堂則天以高宗遺意乃與北門學者議其制不聽羣言垂拱三年春毀東都之乾元殿就其地創之四年正月五日明堂成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層下層象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圓蓋蓋上盤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圓蓋亭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栭櫨樽槐藉以爲本亘之以鐵索蓋爲鸑鷟黃金飾之勢若飛翥刻木爲瓦夾紵漆之明堂之下施鐵渠以爲辟雍之象號萬象神宮因改河南縣爲合宮縣詔曰黃軒御曆朝萬方於合宮丹陵握符咨四岳於衢室有虞輯瑞總章之號既存大禹錫珪重屋之名攸建殷人受命置陽館以辨方周室凝圖立明堂以經野用能範圍三極幽贊五神展尊祖之懷申宗祀之

典爰從漢魏迨及周隋經始之制雖興修廣之規未備朕以庸昧虔膺厚託受寄於綴衣之夕荷顧於仍几之前伏以高宗往年已屬意於陽館故宗輔之縣預紀明堂之名改元之期先著總章之號朕於乾封之際已奉表上塵雖簡宸心未遑營構今以鼎郟勝壤圭邑奧區處天地之中順陰陽之序舟車是湊貢賦攸均爰藉子來之功式遵奉先之旨夫明堂者天子宗祀之堂朝諸侯之位也開乾坤之奧策法氣象之運行故能使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眷言盛烈豈不美歟比者鴻儒禮官所執各異咸以為明堂者置之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在國陽明之地今既俯邇宮掖恐黷靈祇誠乃布政之居未為宗祀之所朕乃為丙巳之地去宮室遙遠每月所居因時饗祭常備文物動有煩勞在於朕懷殊非所謂今故裁基紫掖闢宇彤闈經始肇興成之匪日但敬事天地神明之德乃彰尊祀祖宗嚴恭之志方展若使惟云布政負扆臨人則茅宇土階取適而已豈必勞百姓之力制九筵而御哉誠以獲執蘋蘩虔奉宗廟故也時既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適於事今以上堂為嚴配之所下堂為布政之居光敷禮訓式展誠敬來年正月一日可於明堂宗祀三聖以配上帝宜令禮官博士學士內外明禮者詳定儀禮務從典要速以奏聞永昌元年正月元日始親享明堂大赦改元其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頒九條以訓于百官文多不載翌日又御明堂饗羣臣賜縑纁有差自明堂成後縱東都婦人及諸州父老入觀兼賜酒食久之乃止吐蕃及諸夷以明堂成亦各遣使來賀載初元年冬正月庚辰朔日南至復親饗明堂大赦改元用周正翼日布政于羣后其年二月則天又御明堂大開三教內史邢文偉講孝經命侍臣及僧道士等以次論議日昃乃罷天授二年正月乙酉日南至親祀明堂合祭天地以周文王及武氏先考先妣配百神從祀並於壇位次第布席以祀之於是春官郎中韋叔夏奏曰謹按明堂大享唯祀五帝故月令云是月也大享帝則禮典所云大享不問卜鄭玄注云謂徧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是也又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據此諸文明堂正禮唯祀五帝配以宗祖及五帝五官神等自外餘神並不合預伏惟陛下追遠情深崇禋志切於明堂享祀加昊天上帝皇地祇重之以先后配享此乃補前王之闕典弘嚴配之虔誠往以神都郊壇未建乃於明堂之下廣祭衆神蓋義出權時非不刊之禮也謹按禮經其內官中官五岳四瀆諸神並合從祀於二至明堂總奠事乃不經然則宗祀配天之親雜與小神同薦於嚴敬之道理有不安望請每歲元日惟祀天地大神配以帝后其五岳以下請依禮於冬夏二至從方丘圜丘庶不煩黷從之時則天又於明堂後造天堂以安佛像高百餘尺始起建構為大風振倒俄又重營其功未畢證聖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曙二堂並盡尋時又無雲而雷起自西北則天欲責躬避正殿宰相姚璹曰此實人火非是天災至如成周宣榭卜代逾長漢武建章盛德彌永今明堂是布政之所非宗祀也則天乃御端門觀酺宴下詔令文武九品已上各上封事極言無有所隱左拾遺劉承慶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皆有美惡休祥所以昭其德災變所以知其咎天道之常理王者之常事然則休祥屢臻不可矜功而自滿災變奄降不可輕忽而靡驚故殷宗以桑穀生朝懷懼而自省妖不勝德遂立中興之功辛紂以雀生大鳥恃福而自盈祥不勝驕終致傾亡之禍故知災變之生將自覺悟明主扶持大業使盛而不衰理須祗畏神心警懼天誡飭身正事業業兢兢則凶往而吉來轉禍而為福昔殷湯禱身而降雨成王省事以反風宋公憂熒惑之災而應三舍之壽高宗懼雊鼎之異而享百年之福此其類也自陛下承天理物至道事神美瑞嘉祥洊臻狎委非臣所能盡述日者變生人火損及神宮驚惕聖心震動黎庶臣謹按左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人火因人而興故指火體而為稱天火不知何起直以所災言之其名雖殊為害不別又漢書五行志曰火失性則自上而降及濫焱妄起所謂人火其來雖異為患實同王者舉措營為必關幽顯幽為天道顯為人事幽顯迹通天人理合今工匠宿藏其火本無放燎之心明堂教化之宮復非延火之所孽煨潛扇倏忽成災雖則因人亦關神理臣愚以為火發既先從麻主後及總章意將所營佛舍恐勞而無益但崇其教即是津梁何假紺宮方存汲引既辟在明堂之後又前逼牲牢之筵兼以厥構崇大功多難畢立像弘法本擬利益

黎元傷財役人，卻且煩勞家國。承前大風摧木，天誡已顯；今者毒燄冥熾，人孽復彰。聖人動作，必假天人之助，一興功役，二者俱違，厥應昭然，殆將緣此。臣以爲明堂是正陽之位，至尊所居，展禮班常，崇化立政，玉帛朝會，神靈依憑。營之可曰大功，損之實非輕事。既失嚴禋之所，復傷孝理之情。陛下昨降明制，猶申寅畏之旨，群寮理合兢畏震悚，勉力司存，豈合承恩耽樂，安然酺宴。又下人感荷聖德，覩變惶惶，神體克寧，豈非深悅。但以火氣初止，尚多驚懼，餘憂未息，遽以歡事遏之，臣恐憂喜相爭，傷於情理。故傳曰：「可憂而爲樂，取憂之道。」又古者有火，祭四墉，四墉積陰之氣，祈之以禳火災。火，陽之氣；歡樂，陽事。火氣方勝，不可復興陽事。臣聞災變之興，至聖不免，聿修其德，來患可禳。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理，而左史張鼎以爲今既火流王屋，彌顯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奏稱當彌勒初成佛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散壞。斯實諂妄之邪言，實非君臣之正論，獲昧王化，無益萬機。夫天道雖高，其察彌近；神心雖寂，其聽彌聰。交際皇王，事均影響。今大風烈火，譴告相仍，實天人丁寧，匡翰聖主，使鴻基益固，天祿永終之意也。伏願陛下乾乾在慮，翼翼爲懷，若涉巨川，如承大祭，審其致災之理，詳其降眚之由，無替天人之心，而興不急之役，則兆人蒙賴，福祿靡窮，幸甚幸甚。」則天尋令依舊規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廣三百尺。上施寶鳳，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圜遶施鐵渠，以爲辟雍之象。天冊萬歲二年三月，重造明堂成，號爲通天宮。四月朔日，又行親享之禮，大赦，改元爲萬歲通天。翼日，則天御通天宮之端扆殿，命有司讀時令，布政于群后。其年，鑄銅爲九州鼎，既成，置於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興，雍州鼎名長安，兗州名日觀，青州名少陽，徐州名東源，揚州名江都，荊州名江陵，梁州名成都。其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一千二百石。司農卿宗晉卿爲九鼎使，都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圖寫本州山川物產之像，仍令工書人著作郎賈膺福、殿中丞薛昌容、鳳閣主事李元振、司農錄事鍾紹京等分題之，左尚方署令曹元廓圖畫之。鼎成，自玄武門外曳入，令宰相、諸王南北衙宿衛兵十餘萬人并仗內大牛、白象共曳之。則天自爲曳鼎歌，令相唱和。其時又造大儀鐘，斂天下三品金，竟不成。九鼎初成，欲以黃金千兩塗之，納言姚璹曰：「鼎者神器，貴於質朴，無假別爲浮飾。臣觀其狀，先有五彩輝煥，錯雜其間，豈待金色爲之炫燿。」乃止。其年九月，又大享於通天宮，以契丹破滅，九鼎初成，大赦，改元爲神功。聖曆元年正月，又親享及受朝賀。尋制每月一日於明堂行告朔之禮。司禮博士辟閭仁諝奏議曰：「謹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惟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國都鄙。』干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首元日，於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下、諸朝集使等咸列於庭，此則聽朔之禮畢，而合于周禮、玉藻之文矣。而鄭玄注玉藻聽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用。按月令云『其帝太昊，其神句芒』者，謂宣布時令，告示下人，其令詞云其帝其神耳，所以爲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故謂之月令，非謂天子月朔日以配帝而發告之。其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又鄭注論語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是諸侯之禮明矣。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按鄭所謂告其帝者，即太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施於人，列在祀典，無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謹檢禮記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爲代無明堂，故無其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即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也。此則無明堂而著其享祭，何爲告朔獨闕其文者？以君有明堂，即合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經典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歷觀今古，博考載籍，既無其禮，不可習非，望請停每月一日告朔之祭，以正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義也。」鳳閣侍郎王方慶又奏議曰：「謹按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蓋所以順天氣，統萬物，動法於兩儀，德被於四海者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東曰青陽，南曰明堂，

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雖有五名而以明堂爲主漢代建學通儒咸以明堂太廟爲一漢左中郎將蔡邕立議亦以爲然取其正室則謂之太室取其向陽則謂之明堂取其建學則謂之太學取其圜水則謂之辟雍異名而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於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諸侯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不作災害不生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今禮官議稱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謹按春秋文公六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曰閏附月餘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傳云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禮者乎博考經籍其文甚著何以明之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告王居門終月又禮記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並是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也禮官又稱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國都鄙干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卽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於庭此聽朔之禮畢而合于周禮玉藻之文矣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無王者告朔之事者臣謹按玉藻云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注云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皆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帝而聽朔焉卒事反宿於路寢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臣謂今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及布政自是古禮孟春上辛受十二月之政班於明堂其義昭然猶未行也卽如禮官所言遂闕其事臣又按禮記月令天子每月居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卽是每月告朔之事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立議王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臣不敢同鄭玄云凡聽朔告其帝臣愚以爲告朔之日則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則靈威仰夏則赤熛怒秋則白招拒冬則叶光紀季月則含樞紐也並以始祖而配之焉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於其月而享祭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存猶可識其禮羊亡其禮遂廢故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其制遂闕漢武帝封禪始造明堂於太山既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事至漢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乃建明堂辟雍焉帝祫祭於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子弟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漢末喪亂尙傳其禮爰至後漢祀典仍存明帝永平二年郊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董卓西移載籍湮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于晉末戎馬生郊禮樂衣冠掃地總盡元帝過江是稱狼狽禮樂制度南遷蓋寡彝典殘缺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之旣闕明堂寧論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爲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大業中煬帝命學士撰江都禮集只抄撮禮論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爲歷代不傳其文遂闕各有由緒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爲明證在臣誠實有疑陛下肇建明堂聿遵古典告朔之禮猶闕舊章欽若稽古應須補葺若每月聽政於明堂事亦煩數孟月視朔恐不可廢上又命奉常廣集衆儒取方慶仁諝所奏議定得失當時大儒成均博士吳揚吾太學博士郭山惲曰臣等謹按周禮禮記及三傳皆有天子告朔之禮夫天子頒告朔於諸侯秦政焚滅詩書由是告朔禮廢今明堂肇建總章新立紹百王之絕軌樹萬代之鴻規上以嚴配祖宗下以敬授人時使人知禮樂道適中和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若因循頒朔每月依行禮貴隨時事須沿革望依王方慶議用四時孟月日及季夏於明堂修復告朔之禮以頒天下其帝及神亦請依方慶用鄭玄義告五時帝於明堂上則嚴配之道通於神明至孝之德光於四海制從之長安四年始制元日明堂受朝停讀時令中宗卽位神龍元年九月親享明堂合祭天地以高宗配禮畢曲赦京師明年駕入京於季秋大享復就圜丘行事迄于睿宗之世開元二年八月太子賓客薛謙光獻九鼎銘其蔡

州鼎銘天后御撰曰羲農首出軒昊膺期唐虞繼踵湯禹乘時天地光宅域中雍熙上天降鑒方建隆基業徵令姚崇奏曰聖人啓運休兆必彰請宣付史館從之五年正月幸東都將行大享之禮太常少卿王仁忠博士馮宗陳貞節等議以武氏所造明堂有乖典制奏議曰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自天垂象聖人則之蓋柱茅簷之規上圓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丙巳之地者豈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宮乎故仰叶俯從正名定位人神不雜各司其序則嘉應響至保合太和昔漢氏承秦經籍道息旁求湮墜詳究難明孝武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其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創造於南郊以申嚴配光武中興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居之地常取丙巳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宗天皇大帝纂承平之運崇朴素之風四夷來賓九有咸乂永徽三年詔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羣儒紛競各執異端久之不決因而遂止者何也非謂財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既遠禮經且紊事不師古或爽天心難用作程神不孚祐者也則天太后總禁闈之政藉軒臺之威屬皇室中圮之期躡和熹從權之制以爲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亭午之地實先聖聽斷之宮表順端闈儲精營室爰從朝享未始臨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毀之後雷聲隨然衆庶聞之或以爲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街北闕建天樞大儀之制乾元遺趾興重閣層樓之業煙焰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誡煨燼甫爾遽加修復況乎地殊丙巳未答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配事昧彝典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堂之制木不鏤土不文今體式乖宜違經紊禮雕鐫所及窮侈極麗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爽塏事資虔敬密邇宮掖何以祈天人神雜擾不可放物此其不可者三也況兩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闕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其憂豈容沉默當須審考歷之計擇煩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隨宜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宁無偏人識其舊矣詔令所司詳議奏聞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奏議咸以此堂所置實乖典制多請改削依舊造乾元殿乃下詔曰古之操皇綱執大象者何嘗不上稽天道下順人極或變通以隨時爰損益以成務且衢室創制度堂以筵用之以禮神是光孝享用之以布政蓋稱視朔先王所以厚人倫感天地者也少陽有位上帝斯歆此則神貴於不黷禮殿於至敬今之明堂俯鄰宮掖比之嚴祀有異肅恭苟非憲章將何軌物由是禮官博士公卿大夫廣參羣議欽若前古宜存辟雍之式用罷辟雍之號可改爲乾元殿每臨御宜依正殿禮自是駕在東都常以元日冬至於乾元受朝賀季秋大享依舊於圓丘行事十年復題乾元殿爲明堂而不行享祀之禮二十五年駕在西京詔將作大匠康𧦬素往東都毀之𧦬素以毀拆勞人乃奏請且拆上層卑於舊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樓樓上有八龍騰身捧火珠又小於舊制周圍五尺覆以真瓦取其永逸依舊爲乾元殿

舊唐書卷二十二

舊唐書卷二十二考證

禮儀志二春秋大饗五帝各在一室〇沈炳震曰春秋杜氏通典作季秋室設

四時迎氣之祀則各於其方之正〇正通典作室

按周易天數五幷五行之數合而爲二十〇沈炳震曰天數五下闕地數十三字據通典補入

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〇沈炳震曰下各州鼎皆有名而蔡州獨闕通典蔡州鼎名𣲖昌

取其正室則謂之太室〇臣德潛按英華上有二語云取其宗祀則謂之清廟宜補入

舊唐書卷二十二考證

舊唐書卷二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志第三

禮儀三

封禪之禮自漢光武之後曠世不修隋開皇十四年晉王廣率百官抗表固請封禪文帝令牛弘辛彥之許善心等創定儀注至十五年行幸兗州遂於太山之下為壇設祭如南郊之禮竟不升山而還貞觀六年平突厥年穀屢登羣臣上言請封泰山太宗曰議者以封禪為大典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亦可比德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修封禪之儀亦何異於桀紂昔秦始皇自謂德洽天心自稱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帝竟不登封而躬行儉約刑措不用今皆稱始皇為暴虐之主漢文為有德之君以此而言無假封禪禮云至敬不壇掃地而祭足表至誠何必遠登高山封數尺之土也侍中王珪對曰陛下發德音明封禪本末非愚臣之所及祕書監魏徵曰隋末大亂黎民遇陛下始有生望養之則至仁勞之則未可升中之禮須備千乘萬騎供帳之費動役數州戶口蕭條何以能給太宗深嘉徵言而中外章表不已上問禮官兩漢封山儀注因遣中書侍郎杜正倫行太山上七十二帝壇迹是年兩河水潦其事乃寢至十一年羣臣復勸封山始議其禮於是國子博士劉伯莊睦州刺史徐令言等各上封祀之事互設疑議所見不同多言新禮中封禪儀注簡略未周太宗勑祕書少監顏師古諫議大夫朱子奢等與四方名儒博物之士參議得失議者數十家遞相駁難紛紜久不決於是左僕射房玄齡特進魏徵中書令楊師道博採衆議堪行用而與舊禮不同者奏之其議昊天上帝壇曰將封先祭義在告神且備謁敬之儀方展慶成之禮固當於壇下趾預申齊潔贊饗已畢然後登封既表重慎之深兼示行事有漸今請祭於泰山下設壇以祀上帝以景皇帝配享壇長一十二丈高一丈二尺又議制玉牒曰金玉重寶質性貞堅宗祀郊禋皆充器幣豈嫌華美實貴精確況乎三神壯觀萬代鴻名禮極殷崇事資藻縟玉牒玉檢式韞靈奇傳之無窮永存不朽今請玉牒長一尺三寸廣厚各五寸玉檢厚二寸長短闊一如玉牒其印齒請隨璽大小仍纏以金繩五周又議玉策曰封禪之祭嚴配作主皆奠玉策肅奉虔誠今玉策四枚各長一尺三寸廣一寸五分厚五分每策五簡俱以金編其一奠上帝一奠太祖座一奠皇地祇一奠高祖座又議金匱曰登配之策盛以金匱歸格藝祖之廟室今請長短令容玉策高廣各六寸形制如今之表函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璽又議方石再累曰舊藏玉牒止用石函亦猶盛書篋笥所以或呼石篋今請方石三枚以為再累其十枚石檢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纏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璽又議泰山上圓壇曰四出開道壇場通義南面入升於事為允今請介丘上圓壇廣五丈高九尺用五色土加之四面各設一階御位在壇南升自南階而就上封玉牒又議圓丘上土封曰凡言封者皆是積土之名利建分封亦以班社立號謂之封禪厥義可知今請於圓壇之上安置方石璽緘既畢加土築以為封高一丈二尺而廣二丈以五色土益封玉牒藏於其內祀禪之土其封制亦同此又議玉璽曰謹詳前載方石緘封玉檢金泥必資印璽以為祕固今請依令用受命璽以封石檢其玉檢既與石檢大小不同請更造璽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璽以封玉牒石檢形制依漢建武故事又議立碑曰勒石紀號顯揚功業登封降禪肆覲之壇立碑紀之又議設告至壇曰既至山下禮行告至柴于東方上帝望秩遍禮羣神今請其壇方八十一尺高三尺陛仍四出其禪方壇及餘儀請從今禮仍請式柴祭望秩同時行事又議廢石闕及大小距石曰距石之設意取牢固本資實用豈云雕飾既積土厚封足令與天長地久其小距環壇石闕迴建事非經誥無益禮義煩而非要請從減省太宗從其議令附之於禮十五年下詔將有事於泰山復令公卿諸儒詳定儀注太常卿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為封禪使參考其議時論者又執異見顏師古上書申明前議太宗覽其奏多依師古所陳為定車駕至洛陽宮會有彗星之變乃下詔罷其事高宗即位公卿數請封禪則天既立為皇后又密贊之麟德二年二月車駕發京東巡狩詔禮官博士撰定封禪儀注有司於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先是有司齋戒於前祀七日平旦太

尉晉百官於行從中臺云來月一日封祀二日登封泰山三日禪社首各揚其
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上齋於行宮四日致齋三日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
事羣官諸方客使各本司公館清齋一宿前祀一日諸衛令其屬未後一刻設
黃麾半仗於外壝之外與樂工人俱清齋一宿有司於太嶽南四里爲圓壇三
成十二階如圓丘之制壇上飾以青四面各依方色并造燎壇及壝三重又造
玉策三枚皆以金繩連編玉簡爲之每簡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
玉填金爲字又爲玉匱一以藏正座玉策長一尺三寸并玉檢方五寸當繩處
刻爲五道當封璽處刻深二分方一寸二分又爲金匱二以藏配座玉策制度
如玉匱又爲黃金繩以纏玉匱各五周爲金泥玉匱金匱爲玉璽一枚方一寸
二分文同受命璽封玉匱金匱又爲石礛玉匱用方石再累各方五尺厚一尺
刻方石中令容玉匱礛旁施檢處皆刻深三寸三分闊一尺當繩處皆刻深三
分闊一寸五分爲石檢十枚以檢石礛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寸皆刻爲印齒
三道深四寸當封璽處方五寸當通繩處闊一寸五分皆有小石蓋制與檢刻
處相應以檢擫封泥其檢立於礛旁南方北方各三東方西方各二去礛隅皆
七寸又爲金繩以纏石礛各五周徑三分爲石泥以泥石礛其泥末石和方色
土爲之爲距石十二枚分距礛隅皆再累各闊二尺長一丈斜刻其首令與礛
隅相應泰山之上設登封之壇上徑五丈高九尺四出陛壇上飾以青四面依
方色一壝隨地之宜其玉牒玉匱石礛石檢距石皆如封祀之制又爲降壇於
社首山上方壇八隅一成八陛如方丘之制壇上飾以黃四面依方色三壝隨
地之宜其玉策玉匱石礛石檢距石等亦同封祀之制至其年十二月車駕至
山下及有司進奏儀注封祀以高祖太宗同配禪社首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
同配皆以公卿充亞獻終獻之禮於是皇后抗表曰伏尋登封之禮遠邁古先
而降禪之儀竊爲未允其祭地祇之日以太后昭配至於行事皆以公卿以妾
愚誠恐未周備何者乾坤定位剛柔之義已殊經義載陳中外之儀斯別瑤壇
作配既合於方祇玉豆薦芳實歸於內職況推尊先后親饗瓊筵豈有外命宰
臣內參禋祭詳於至理有紊徽章但禮節之源雖興於昔典而升降之制尚缺
於遙圖且往代封嶽雖云顯號或因時省俗意在尋仙或以情覬名事深爲己
豈如化被乎四表推美於神宗道冠乎二儀歸功於先德寧可仍遵舊軌靡創
彝章妾謬處椒闈叨居蘭掖但以職惟中饋道屬於蒸嘗義切奉先理光於蘋
藻罔極之思載結於因心祇肅之懷實深於明祀但妾早乖定省已闕侍於晨
昏今屬崇禋豈敢安於帷帟是故馳情夕寢眷嬴里而翹魂叠慮宵興仰梁郊
而聳念伏望展禮之日總率六宮內外命婦以親奉奠冀申如在之敬式展虔
拜之儀積此微誠已淹氣序既屬鑾輿將警奠璧非賒輒効丹心庶裨大禮冀
聖朝垂則永播於芳規螢燭末光增輝於日月於是祭地祇梁甫皆以皇后爲
亞獻諸王大妃爲終獻丙辰前羅舍府果毅李敬貞論封禪須明水實樽淮南
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高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熱以向月
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數石王充論衡云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相去
甚遠而火至水來者氣感之驗也漢書儀云八月飲酎車駕夕牲以鑒諸取水
於月以陽燧取火於日周禮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鄭玄
注云鑒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準鄭此注則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爲之今司
宰有陽燧形如圓鏡以取明火陰鑒形如方鏡以取明水但比年祠祭皆用陽
燧取火應時得以陰鑒取水未有得者常用井水替明水之處奉勅令禮司研
究敬貞因說先儒是非言及明水乃云周禮金錫相半自是造陽燧法鄭玄錯
解以爲陰鑒之制依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諸引淮南子等書用大蛤也又稱敬
貞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敬貞
所陳檢有故實又稱先經試驗確執望請差敬貞自取蚌蛤便赴太山與所司
對試是日制曰古今典制文質不同至於制度隨世代沿革唯祀天地獨不改
張斯乃自處於厚奉天以薄又今封禪即用玉牒金繩器物之間復有瓦罇秸
席一時行禮文質頓乖駁而不倫深爲未愜其封祀降禪所設上帝后土位先
設藁秸瓦甒瓢杯等物並宜改用裀褥罍爵每事從文其諸郊祀亦宜準此於
是昊天上帝之座褥以蒼皇地祇褥以黃配帝及后褥以紫五方上帝及大明
夜明席皆以方色內官已下席皆以莞三年正月帝親享昊天上帝于山下封

祀之壇如圓丘之儀祭訖親封玉策置石䃮聚五色土封之圓徑一丈二尺高
九尺其日帝率侍臣已下升泰山翌日就山上登封之壇封玉策訖復還山下
之齋宮其明日親祀皇地祇於社首山上降禪之壇如方丘之儀皇后為亞獻
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翌日上御朝覲壇以朝群臣如元日之儀禮畢詔文武
百寮大赦改元初上親享于降禪之壇行初獻之禮畢執事者皆趨而下宦者
執帷皇后率六宮以升行禮帷帟皆以錦繡為之百寮在位瞻望或竊議焉於
是詔立登封降禪朝覲之碑各於壇所又詔名封祀壇為舞鶴臺介丘壇為萬
歲臺降禪壇為景雲臺以紀當時所見之瑞焉高宗既封泰山之後又欲遍封
五岳至永淳元年於洛州嵩山之南置崇陽縣其年七月勅其所造奉天宮二
年正月駕幸奉天宮至七月下詔將以其年十一月封禪於嵩岳詔國子司業
李行偉考工員外郎賈大隱太常博士韋叔夏裴守貞輔挹素等詳定儀注於
是議立封祀壇如圓丘之制上飾以玄四面依方色為圓壇三成高二丈四尺
每等高六尺壇上徑一十六步三等各闊四步設十二陛陛皆上闊八尺下闊
一丈四尺為三重壝距外壝三十步內壝距五十步燎壇在壇東南外壝之內
高三尺方一丈五尺南出陛登封壇圓徑五丈高九尺四出陛為一壝飾以五
色準封祀禪祭壇上飾以金四面依方色為八角方壇再成高一丈二尺每等
高四尺壇上方十六步每等廣四步設八陛其上壇陛皆廣八尺中等陛皆廣
一丈下等陛皆廣一丈二尺為三重壝之大小準封祀為埋埳在壇之未地外
壝之內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朝覲壇於行宮之前為壇宮方三分壝二在南
壇方二十四丈高九尺南面兩陛餘三面各一陛封祀登封五色土封石䃮為
圓封上徑一丈二尺下徑三丈高九尺禪祭五色土封為八角方封大小準封
祀制度所用尺寸準歷東封並用古尺諸壇並築土為之禮無用石之文並度
影以定方位登封降禪四出陛各當四方之中陛各上廣七尺下廣一丈二尺
封祀玉帛料有蒼璧四圭有邸圭璧禪祭有黃琮兩圭有邸無圭璧又定登封
降禪朝覲等日準禮冬至祭天於圓丘其封祀請用十二日準東封祀故事十
二日登封十三日禪祭十四日朝覲若有故須改登封已下期日在禮無妨又

輦輿料云封祀登封皇帝出乘玉輅還乘金輅皇太子往還金輅禪祭皇帝太
子如封祀又衣服料云東封祠祭日天皇服袞冕近奉制依貞觀禮服大裘又
云袞冕服一具齋服之通天冠服一具迴服之翼善冠服一具馬上服之皇太
子袞冕服又齋則服遠遊冠受朝則公服遠遊冠服馬上則進德冠服當時又
令詳求射牛之禮行偉守貞等議曰據周禮及國語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
漢武唯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牛行事至於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親舂射牲
雖是古禮久從廢省據封禪祀曰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鑾刀割牲質明而行事
比鑾駕至時牢牲總畢天皇唯奠玉酌獻而已今若祀前一日射牲事即傷早
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故事即非親射之儀事不可行詔從之尋
屬高宗不豫遂罷封禪之禮則天垂拱四年將有事於嵩山先遣使致祭以祈
福助下制號嵩山為神岳尊嵩山神為天中王夫人為靈妃嵩山舊有夏啓及
啓母少室阿姨神廟咸令預祈祭至天冊萬歲元年臘月甲申親行登封之禮
禮畢便大赦改元萬歲登封改嵩陽縣為登封縣陽城縣為告成縣粵三日丁
亥禪于少室山又二日己丑御朝覲壇朝群臣咸如乾封之儀則天以封禪日
為嵩岳神祇所祐遂尊神岳天中王為神岳天中皇帝靈妃為天中皇后夏后
啓為齊聖皇帝封啓母神為玉京太后少室阿姨神為金闕夫人王子晉為昇
仙太子別為立廟登封壇南有槲樹大赦日於其杪置金雞樹則天自製昇中
述志碑樹於壇之丙地玄宗開元十二年文武百寮朝集使皇親及四方文學
之士皆以理化昇平時穀屢稔上書請修封禪之禮并獻賦頌者前後千有餘
篇玄宗謙沖不許中書令張說又累日固請乃下制曰自古受命而王者曷嘗
不封泰山禪梁父答厚德告成功三代之前罔不由此越自魏晉以迄周隋帝
典闕而大道隱王綱弛而舊章缺千載寂寥封崇莫嗣物極而復天祚我唐武
文二后應圖受籙洎于高宗重光累盛承至理登介丘懷百神震六合紹殷周
之統接虞夏之風中宗弘懿鑠之休睿宗沐粹精之道巍巍蕩蕩無得而稱者
也朕昔戡多難稟略先朝虔奉慈旨嗣膺丕業是用創九廟以申孝敬禮二郊
以展嚴禋寶菽粟於水火捐珠玉於山谷兢兢業業非敢追美前王日慎一日

實以奉遵遺訓至於巡狩大典封禪鴻名顧惟寡薄未遑時邁十四載于茲矣今百穀有年五材無眚刑罰不用禮義興行和氣氤氳淳風澹泊蠻夷戎狄殊方異類重譯而至者日月於闕廷奇獸神禽甘露嘉醴窮祥極瑞朝夕於林籞王公卿士罄乃誠於中鴻生碩儒獻其書於外莫不以神祇合契億兆同心斯皆烈祖聖考垂裕餘慶故朕賴宗廟之介福敢以眇身顧其克讓是以敬奉群議弘此大猷以光我高祖之丕圖以紹我高祖之鴻烈永言陟配追感載深可以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式遵故實有事太山所司與公卿諸儒詳擇典禮預為備具勿廣勞人務存節約以稱朕意於是詔中書令張說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紹祕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等與禮官於集賢書院刊撰儀注玄宗初以靈山好靜不欲喧繁與宰臣及侍講學士對議用山下封祀之儀於是張說謂徐堅韋紹等曰乾封舊儀禪社首享皇地祇以先后配饗王者父天而母地當今皇母位亦當往帝之母也子配母饗亦有何嫌而以皇后配地祇非古之制也天監孔明福善如響乾封之禮文德皇后配皇地祇天后為亞獻越國太妃為終獻宮闈接神有乖舊典上玄不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圮公族誅滅皆由此也景龍之季有事圓丘韋氏為亞獻皆以婦人升壇執籩豆褻黷穹蒼享祀不潔未及踰年國有內難終獻皆受其咎掌座齋郎及女人執祭者多亦夭卒今主上尊天敬神事資革正斯禮以睿宗大聖貞皇帝配皇地祇侑神作主乃定議奏聞上從之舊禮郊祀既畢收取玉帛牲體置於柴上然後燔於燎壇之上其壇於神壇之左顯慶中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因修改舊禮乃奏曰謹按祭祀之禮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祭地則瘞血宗廟則焫蕭灌鬯皆貴氣臭同以降神禮經明白義釋甚詳委柴在祭神之初理無所惑是以三禮義宗等並云祭天以燔柴為始然後行正祭祭地以瘞血為先然後行正祭又禮論說太常賀循上言積柴舊在壇南燎祭天之牲用犢左胖漢儀用頭今郊用脅之九个太宰令奉牲脅太祝令奉圭璧俱奠燎薪之上此即晉氏故事亦無祭天之文既云漢儀用牲頭頭非神俎之物且祭末俎皆升右胖之脅唯有三禮賀循既云用祭天之牲左胖復云今儀用脅九个足明燔柴所用與升俎不同是知自在祭初別燔牲體非於祭末燒神餘饌此則晉氏以前仍遵古禮唯周魏以降妄為損益納告廟之幣事畢瘞埋因改燔柴將為祭末事無典實禮闕降神又燔柴正祭牲玉皆別蒼璧蒼犢之流柴之所用四圭騂犢之屬祀之所須故郊天之有四圭猶祀廟之有圭瓚是以周官典瑞文勢相因並事畢收藏不在燔例而今新禮引用蒼璧不顧圭瓚遂亦俱燔義既有乖理難因襲又燔柴作樂俱以降神則處置之宜須相依準柴燔在左作樂在南求之禮情實為不類且禮論說積柴之處在神壇之南新禮以為壇左文無典故請改燔為祭始位樂懸之南外壝之內其陰祀瘞埋亦請準此制可之自是郊丘諸祀並先焚而後祭及玄宗將作封禪之禮張說等參定儀注徐堅康子元等建議曰臣等謹按顯慶年修禮官長孫無忌等奏改燔柴在祭前狀稱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者臣等按禮迎神之義樂六變則天神降八變則地祇出九變則鬼神可得而禮矣則降神以樂周禮正文非謂燔柴以降神也案尚臭之義不為燔之先後假如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容或燔臭先以迎神然則殷人尚聲祭天亦燔柴何聲可燔先迎神乎又按顯慶中無忌等奏稱晉氏之前猶遵古禮周魏以降妄為損益者今按郭璞晉南郊賦及注爾雅祭後方燔又按宋忠所論亦祭後方燔又檢南齊北齊及梁郊祀亦飲福酒後方燔又檢後周及隋郊祀亦先祭後燔據此即周遵後燔晉不先燎無忌之事義乃相乖又按周禮大宗伯職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注云禮為始告神時薦於神座也下文云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皆有牲幣各如其器之色又禮器云有以少為貴者祭天特牲是知蒼璧之與蒼牲俱各奠之神座理節不惑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即明祀昊天上帝之時以旅五方天帝明矣其青圭赤璋白琥玄璜自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各於其方迎氣所用自分別矣今按顯慶所改新禮以蒼璧與蒼牲蒼幣俱用先燔蒼璧既已燔矣所以遂加四圭有邸奠之神座蒼牲既已燔矣所以更加騂牲充其實俎混昊天於五帝同用四圭失特牲之明文加為二犢深乖禮意事乃無憑考功員外郎趙冬曦太學博士侯行果曰先焚者本以降神行之已久若從祭

義後焚爲定中書令張說執奏曰徐堅等所議燔柴前後議有不同據祭義及貞觀顯慶已後既先燔若欲正失禮求祭義請從貞觀禮如且因循不改更請從顯慶禮凡祭者本以心爲主心至則通於天地達於神祇既有先燔後燎自可斷於聖意所至則通於神明燔之先後臣等不敢裁定玄宗令依後燔及先奠之儀是後太常卿寧王憲奏請郊壇時祭並依此先奠璧而後燔柴瘞埋制從之時又有四門助教施敬本駁奏舊封禪禮八條其略曰舊禮侍中跪取匜沃盥非禮也夫盥手洗爵人君將致潔而尊神故能使小臣爲之今侍中大臣也而盥沃於人君太祝小臣也乃詔祝於天神是接天神以小臣奉人君以大臣爲非禮按周禮大宗伯曰鬱人下士二人贊祼事則沃盥此職也漢承秦制無鬱人之職故使近臣爲之魏晉至今因而不改然則漢禮侍中行之則可矣今以侍中爲之則非也漢侍中其始也微高帝時籍孺爲之惠帝時閎孺爲之留侯子辟強年十五爲之至後漢闕堅以議郎拜侍中邵闓自侍中遷步兵校尉秩千石少府卿之屬也少府卿秩中二千石丞秩千石侍中與少府丞班同魏代蘇則爲之舊侍中親省起居故謂之執獸子吉茂見謂之曰仕進不止執獸子是言其褻臣也今侍中名則古官人非昔任掌同變理寄實鹽梅非復漢魏執獸子之班異乎周禮鬱人之職行舟不息墜劍方遙驗刻而求可謂謬矣夫祝以傳命通主人之意以薦於神明非賤職也故兩君相見則卿爲上儐況天人之際其肅恭之禮以兩君爲喻不亦大乎今太祝下士也非所以重命而尊神之義也然則周漢太祝是禮矣何者按周禮大宗伯曰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辭大宗伯爲上卿今禮部尚書太常卿比也小宗伯中大夫今侍郎少卿比也太祝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比也上士四人今員外郎太常博士之比也故可以處天人之際致尊極之辭矣又漢太祝令秩六百石與太常博士同班梁太祝令與南臺御史同班今太祝下士之卑而居下大夫之職斯又刻舟之論不異於前矣又曰舊禮謁者引太尉升壇亞獻非禮也謁者已賤升壇已重是微者用之於古而大體實變之於今也按漢官儀尚書御史臺官屬有謁者僕射一人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權謁者又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光祿勳官屬有郎中員外秩比二千石有謁者掌賓讚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古之謁者秩異等今謁者班微以之從事可謂疎矣又曰舊禮尚書令奉玉牒今無其官請以中書令從事按漢武帝時張安世爲尚書令遊宴後宮以宦者一人出入帝命改爲中書謁者令至成帝罷宦者用士人魏黃初改祕書置中書監令舊尚書并掌制誥既置中書官而制誥樞密皆掌焉則自魏以來中書是漢朝尚書之職今尚書玉牒是用漢禮其官既闕故可以中書令主之疏奏玄宗令張說徐堅召敬本與之對議詳定說等奏曰敬本所議其中四條先已改定有不同者望臨時量事改攝制從之十二年十一月丙戌至泰山去山趾五里西去社首山三里丁亥玄宗服袞冕於行宮致齋於供帳前殿己丑日南至大備法駕至山下玄宗御馬而登侍臣從先是玄宗以靈山清潔不欲多人上欲初獻於山上壇行事亞獻終獻於山下壇行事因召禮官學士賀知章等入講儀注因問之知章等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時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異位陛下享君位於山上羣臣祀臣位於山下誠足以垂範來葉爲變禮之大者也禮成於三初獻亞終合於一處玄宗曰朕正欲如是故問卿耳於是勑三獻於山上行事其五方帝及諸神座於山下壇行事玄宗因問玉牒之文前代帝王何故祕之知章對曰玉牒本是通於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是故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爲蒼生祈福更無祕請宜將玉牒出示百寮使知朕意其辭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惟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庚寅祀昊天上帝于山上封臺之前壇高祖神堯皇帝配享焉邠王守禮亞獻寧王憲終獻皇帝飲福酒癸巳中書令張說進稱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帝拜稽首山上作圓臺四階謂之封壇臺上有方石再累謂之石䃭玉牒玉策刻玉填金爲字各盛以玉匱束以金繩封以金泥皇帝以受命寶印之納二玉匱於䃭中金泥䃭際以天下

同文之印封之壇東南爲燎壇積柴其上皇帝就望燎位火發羣臣稱萬歲傳呼下山下聲動天地山下壇祀羣臣行事已畢皇帝未離位命中書門下曰朕以薄德恭膺大寶今封祀初建雲物休祐皆是卿輔弼之力君臣相保勉副天心長如今日不敢矜怠中書令張說跪言聖心誠懇宿齋山上昨夜則息風收雨今朝則天清日暖復有祥風助樂卿雲引燎靈迹盛事千古未聞陛下又思愼終如初長福萬姓天下幸甚先是車駕至岳西來蘇頓有大風從東北來自午至夕裂幕折柱衆恐張說倡言曰此必是海神來迎也及至岳下天地清晏玄宗登山日氣和煦至齋次日入後勁風偃人寒氣切骨玄宗因不食次前露立至夜半仰天稱某身有過請即降罰若萬人無福亦請某爲當罪兵馬辛苦乞停風寒應時風止山氣溫暖時從山上布兵至于山壇傳呼辰刻及詔命來往斯須而達夜中燃火相屬山下望之有如連星自地屬天其日平明山上清迥下望山下休氣四塞登歌奏樂有祥風自南而至絲竹之聲飄若天外及行事日揚火光慶雲紛郁遍滿天際羣臣並集于社首山帷宮之次以候鑾駕遙望紫煙憧憧上達內外歡譟玄宗自山上便赴社首齋次辰巳間至日色明朗慶雲不散百辟及蕃夷爭前迎賀辛卯享皇地祇于社首之泰折壇睿宗大聖貞皇帝配祀五色雲見日重輪藏玉策於石䃭如封壇之儀壬辰玄宗御朝覲之帳殿大備陳布文武百寮二王後孔子後諸方朝集使岳牧舉賢良及儒生文士上賦頌者戎狄夷蠻羌胡朝獻之國突厥頡利發契丹奚等王大食謝䫻五天十姓崑崙日本新羅靺鞨之侍子及使內臣之番高麗朝鮮王伯濟帶方王十姓摩阿史那興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賢王日南西竺鑿齒雕題牂柯烏滸之酋長咸在位制曰朕聞天監唯后后克奉天既合德以受命亦推功而復始厥初作者七十二君道洽跡著時至符出皆用事于介丘升中於上帝人神之望蓋有以塞之皇王之序可得而言朕接統千歲承光五葉惟祖宗之德在人惟天地之靈作主往者內難幽贊而集大勳間無外虞守成而纘舊服未嘗不乾乾終日思與公卿大夫上下協心聿求至理以弘我烈聖其庶乎馨香今九有大寧羣氓樂業時必敬授而不奪物亦順成而無夭懋建皇極幸致太和洎

乃幽遐率由感被戎狄不至唯文告而來庭麟鳳已臻將覺情而在藪以故凡百執事亟言大封顧惟不德切欲勿議伏以先聖儲祉與天同功荷傳符以在今敢侑神而無報大篇斯在朕何讓焉遂奉遵高宗之舊章憲乾封之令典時邁東土柴告岱岳精意上達肸蠁來應信宿行事雲物呈祥登降之禮斯畢嚴配之誠獲展百神羣望莫不懷柔四方諸侯莫不來慶斯是天下之介福邦家之耿光也無窮之休祉豈獨在予非常之惠澤亦宜逮下可大赦天下封泰山神爲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仍令所管崇飾祠廟環山十里禁其樵採給近山二十戶復以奉祠神玄宗製紀太山銘御書勒于山頂石壁之上其辭曰朕宅位有十載顧惟不德懵于至道任夫難任安夫難安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心之浩蕩若涉大川賴上帝垂休先后儲慶宰相庶尹交修皇極四海會同五典敷暢歲云嘉熟人用大和百辟僉謀唱余封禪謂孝莫大於嚴父禮莫盛于告天天符既至人望既積固請不已固辭不獲肆余與夫二三臣稽虞典繹漢制張皇六師震讋九寓旌旗有列士馬無譁肅肅邕邕翼翼溶溶以至岱宗順也爾雅曰泰山爲東岳周官曰兗州之鎮山實萬物之始故稱岱焉其位居五岳之伯故稱宗焉自昔王者受命易姓於是乎啓天地薦成功序圖錄紀氏號朕統承先王茲率厥典實欲報玄天之眷命爲蒼生而祈福豈敢高視千古自比九皇哉故設壇場於山下受羣方之助祭躬封燎於山上暨一獻之通神斯亦因高崇天就廣增地之義也乃仲冬庚寅有事東岳類于上帝配我高祖在天之神罔不畢降粵翌日禪於社首佑我聖考祀於皇祇在地之神罔不咸舉暨壬辰覲羣后上公進曰天子膺天符納介福羣臣拜稽首呼萬歲慶合歡同乃陳誡以德大渾協度彝倫攸敘三事百揆時乃之功萬物由庚兆人允植列牧衆宰時乃之功一二兄弟篤行孝友錫類萬國時唯休哉我儒制禮我史作樂天地擾順時唯休哉蠻夷戎狄重譯來貢累聖之化朕何慕焉五靈百寶日來月集會昌之運朕何感焉凡今而後儆乃在位一王度齊象法權舊章補缺政存易簡去煩苛思立人極乃見天則於戲天生蒸人惟后時乂能以美利利天下事天明矣地德載物惟后時相能以厚生生萬人事地察矣天地明察鬼

神著矣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其曰懿爾幼孫克享上帝惟帝時若馨香其下丕乃曰有唐氏文武之曾孫隆基誕錫新命纘我舊業永保天祿子孫其承之余小子敢對揚上帝之休命則亦與百執事尙綏兆人將多于前功而毖彼後患一夫不獲萬方其罪予一心有終上天其知我朕惟寶行三德曰慈儉謙慈者覆無疆之言儉者崇將來之訓自滿者人損自謙者天益茍如是則軌迹易循基構易守磨石壁刻金石囊後人之聽辭而見心觀末而知本銘曰維天生人立君以理維君受命奉天爲子代去不留人來無已德涼者滅道高斯起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爰革隋政奄有萬邦罄天張宇盡地開封武稱有截文表時邕高宗稽古德施周溥茫茫九夷削平一鼓禮備封禪功齊舜禹巖巖岱宗衞我神主中宗紹運舊邦惟新恭己南面氤氳化淳告成之禮留諸後人緬余小子重基五聖匪功伐高匪德矜盛欽若祀典丕承永命至誠動天福我萬姓古封太山七十二君或禪亭亭或禪云云其迹不見其名可聞祗遹文祖光昭舊勳方士虛誕儒書不足佚后求仙誣神檢玉秦災風雨漢汙編錄德未合天或承之辱道在觀政名非從欲銘心絕巖播告羣岳於是中書令張說撰封祀壇頌侍中源乾曜撰社首壇頌禮部尙書蘇頲撰朝覲壇頌以紀德玄宗乙酉歲生以華岳當本命先天二年七月正位八月癸丑封華岳神爲金天王開元十年因幸東都又於華岳祠前立碑高五十餘尺又於嶽上置道士觀修功德至天寶九載又將封禪於華岳命御史大夫王鉷開鑿險路以設壇場會祠堂災而止

舊唐書卷二十三

舊唐書卷二十三考證

禮儀志三令與陰陽相應○沈炳震曰通典本句下有以五色土封之句應補入

則天證聖元年將有事于嵩山云云○臣德潛按通鑑綱目俱垂拱四年非證聖元年況正月爲證聖元年九月爲天冊萬歲元年即一年中事下文不必云至天冊萬歲元年矣今已改正

天冊萬歲二年臘月甲申親行登封之禮○臣德潛按天冊萬歲有元年無二年明年爲萬歲通天元年也今已改正

若從祭義後焚爲定○沈炳震曰按通典此二句作若設祭後燔則神無由降矣冬曦行果二人皆主先燔以駁徐堅之議者如書中所云則亦主後燔矣當從通典爲長

據祭義及貞觀顯慶已後既先燔○貞觀二字下有闕文意謂貞觀所行合于祭義顯慶後乃失也

中宗紹運舊邦維新○臣德潛按文粹二語下有睿宗繼明天下歸仁句上文自高祖太宗而下歷敍功德不應頌中宗而反遺睿宗也明係闕略

方士虛誕儒書不足○文粹作儒書齷齪太山碑文同文粹宜從

舊唐書卷二十三考證

舊唐書卷二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志第四

禮儀四

武德貞觀之制神祇大享之外每歲立春之日祀青帝於東郊帝宓羲配勾芒歲星三辰七宿從祀立夏祀赤帝於南郊帝神農氏配祝融熒惑三辰七宿從祀季夏土王日祀黃帝於南郊帝軒轅配后土鎮星從祀立秋祀白帝於西郊帝少昊配蓐收太白三辰七宿從祀立冬祀黑帝於北郊帝顓頊配玄冥辰星三辰七宿從祀每郊帝及配座用方色犢各一籩豆各四簠簋各一㽅俎各一勾芒已下五星及三辰七宿每宿及牲用少牢每座籩豆簠簋㽅俎各一孟夏之月龍星見雩五方上帝於雩壇五帝配於上五官從祀於下牲用方色犢十籩豆已下如郊祭之數帝嚳配祭於頓丘唐堯契配祭於平陽虞舜咎繇配祭於河東夏禹伯益配祭於安邑殷湯伊尹配祭於偃師周文王太公配祭於酆周武王周公召公配祭於鎬漢高祖蕭何配祭於長陵三年一祭以仲春之月牲皆用太牢祀官以當界州長官有故遣上佐行事五嶽四鎮四海四瀆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東嶽岱山祭於兗州東鎮沂山祭於沂州東海於萊州東瀆大淮於唐州南嶽衡山於衡州南鎮會稽於越州南海於廣州南瀆大江於益州中嶽嵩山於洛州西嶽華山於華州西鎮吳山於隴州西海西瀆大河於同州北岳恆山於定州北鎮醫無閭山於營州北海北瀆大濟於洛州其牲皆用太牢籩豆各四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太社太稷社以勾龍配稷以后稷配社稷各用太牢一牲色並黑籩豆簠簋各二鉶俎各三春分朝日於國城之東秋分夕月於國城之西各用方色犢一籩豆各四簠簋㽅俎各一孟春吉亥祭帝社於藉田天子親耕季春吉巳祭先蠶於公桑皇后親桑並用太牢籩豆各九將蠶日內侍省預奉移所司所事諸祭祀卜日皆先卜上旬不吉次卜中旬下旬筮日亦如之其先蠶一祭節氣若晚即於節氣後取日立春後丑祀風師於國城東北立夏後申祀雨師於國城西南立秋後辰祀靈星於國城東南立冬後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各用羊一籩豆各二簠簋各一季冬晦堂贈儺磔牲於宮門及城四門各用雄雞一仲春祭馬祖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用剛日牲各用羊一籩豆各二簠簋各一季冬藏冰仲春開冰並用黑牡秬黍祭司寒之神於冰室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其開冰加以桃弧棘矢設於神座季冬寅日蜡祭百神於南郊大明夜明用犢二籩豆各四簠簋㽅俎各一神農氏及伊耆氏各用少牢一籩豆各四簠簋㽅俎各一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田畯五嶽四鎮四海四瀆以下方別各用少牢一當方不熟者則闕之其日祭井泉於川澤之下用羊一卯日祭社稷於社宮辰日臘享於太廟用牲皆準時祭井泉用羊二二十八宿五方之山林川澤五方之丘陵墳衍原隰五方之鱗羽蠃毛介五方之水墉坊郵表畷五方之貓於菟及龍麟朱鳥白虎玄武方別各用少牢一各座籩豆簠簋俎各一蜡祭凡一百八十七座當方年穀不登則闕其祀蜡祭之日祭五方井泉於山澤之下用羊一籩豆各二簠簋及俎各一蜡之明日又祭社稷于社宮如春秋二仲之禮顯慶中更定籩豆之數始一例大祀籩豆各十二中祀各十小祀各八京師孟夏以後旱則祈雨審理冤獄賑恤窮乏掩骼埋胔先祈嶽鎮海瀆及諸山川能出雲雨皆於北郊望而告之又祈社稷又祈宗廟每七日皆一祈不雨還從嶽瀆後一旬不雨即徙市禁屠殺斷繖扇造土龍雨足則報祀祈用酒醢報準常祀皆有司行事已齋未祈而雨及所經祈者皆報祀若霖雨不已禜京城諸門門別三日每日一禜不止乃祈山川嶽鎮海瀆三日不止祈社稷宗廟其州縣禜城門其界內山川及社稷三禜一祈皆準京式並用酒脯醢國城門報用少牢州縣城門用一特牲太宗貞觀三年正月親祭先農躬御耒耜藉於千畝之甸初晉時南遷後魏來自雲朔中原分裂又雜以獯戎代歷周隋此禮久廢而今始行之觀者莫不駭躍於是秘書郎岑文本獻藉田頌以美之初議藉田方面所在給事中孔穎達曰禮天子藉田於南郊諸侯於東郊晉武帝猶於東南今於城東置壇不合古禮太宗曰禮緣人情亦何常之有且虞書云平秩東作則是堯舜敬授人時已在東矣又乘

青輅推黛耜者所以順於春氣故知合在東方且朕見居少陽之地田於東郊蓋其宜矣於是遂定自後每歲常令有司行事則天時改藉田壇爲先農神龍元年禮部尚書祝欽明與禮官等奏曰謹按經典無先農之文禮記祭法云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爲社在藉田詩之載芟篇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永徽年中猶名藉田垂拱已後删定改爲先農先農與社本是一神頻有改張以惑人聽其先農壇請改爲帝社壇以應禮經王社之義其祭先農既改爲帝社壇仍準令用孟春吉亥祠后土以勾龍氏配制從之於是改先農爲帝社壇於壇西立帝稷壇禮同太社太稷其壇不備方色所以異於太社也睿宗太極元年親祀先農躬耕帝藉禮畢大赦改元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冬禮部員外郎王仲丘又上疏請行藉田之禮二十三年二月親祀神農於東郊以勾芒配禮畢躬御耒耜于千畝之甸時有司進儀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庶人終畝玄宗欲重勸耕藉遂進耕五十餘步盡壠乃止禮畢輦還齋宮大赦侍耕執牛官皆等級賜帛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又親往東郊迎氣祀青帝以勾芒配歲星及三辰七宿從祀其壇本在春明門外玄宗以祀所隘狹始移於滻水之東面而位望春宮其壇一成壇上及四面皆青色勾芒壇在東南歲星已下各爲一小壇在青帝壇之北親祀之時有瑞雪壇下侍臣及百寮拜賀稱慶肅宗乾元三年春正月丁丑將有事於九宮之神兼行藉田禮自明鳳門出至通化門釋軷而入壇行宿齋於宮戊寅禮畢將耕藉先至於先農之壇因閱耒耜有彫刻文飾謂左右曰田器農人執之在於朴素豈文飾乎乃命徹之下詔曰古之帝王臨御天下莫不務農敦本保儉爲先蓋用勤身率下也屬東耕啓候爰事典章況紺轅縹軏固前王有制崇奢尚靡諒爲政所疵靖言思之良用歎息豈朕法堯舜重茅茨之意耶其所造彫飾者宜停仍令有司依農用常式即別改造庶萬方黎庶知朕意焉翌日己卯致祭神農氏以后稷配享肅宗冕而朱紘躬秉耒耜而九推焉禮官奏陛下合三推今過禮肅宗曰朕以身率下自當過之恨不能終於千畝耳既而佇立久之觀公卿諸侯王公已下耕畢太宗貞觀十四年春正月庚子命有司讀春令詔百官之長升太極殿列坐而聽之開元二十六年玄宗命太常卿韋縚每月進月令一篇是後每孟月視日玄宗御宣政殿側置一榻東面置案命韋縚坐而讀之諸司官長亦升殿列座而聽焉歲餘罷之乾元元年十二月丙寅立春肅宗御宣政殿命太常卿于休烈讀春令常參官五品已下正員並升殿預坐而聽之舊儀嶽瀆已下祝版御署訖北面再拜證聖元年有司上言曰伏以天子父天而母地兄日而姊月於禮應敬故有再拜之儀謹按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天子無拜公侯之禮臣愚以爲失尊卑之序其日月已下請依舊儀五嶽已下署而不拜制可從之貞觀之禮無祭先代帝王之文顯慶二年六月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曰請案禮記祭法云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又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人及日月星辰人所瞻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準此帝王合與日月同例常加祭享義在報功爰及隋代並遵斯典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祖典章法垂於後自隋已下亦在祠例伏惟大唐稽古垂化網羅前典唯此一禮咸秩未申今請聿遵故事三年一祭以仲春之月祭唐堯于平陽以契配祭虞舜于河東以咎繇配祭夏禹于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湯于偃師以伊尹配祭周文王于酆以太公配祭武王於鎬以周公召公配祭漢高祖于長陵以蕭何配玄宗開元二十二年正月詔曰古聖帝明王嶽瀆海鎮用牲牢餘並以酒脯充奠祀二十三年正月詔自今已後明衣絹布並祀前五日預給丁酉詔自今已後有大祭宜差丞相特進開府少保少傅尚書御史大夫攝行事天寶六載正月詔三皇五帝於京城置令丞七載五月詔三皇已前帝王宜於京城共置廟官歷代帝王肇跡之處德業可稱者忠臣義士孝婦烈女所在亦置一祠宇晉陽真人等並追贈得道昇仙處度道士永修香火九載九月處士崔昌上大唐五行應運曆以王者五十代而一千年請國家承周漢以周隋爲閏十一月勑唐承漢後其周武王漢高祖同置一廟并官吏十二載九月以魏周隋依舊爲二王後封韓公介酅公等依舊五廟天寶六載正月詔大祭祀肆犢量減其數肅宗上元元年閏四月改元制以歲儉停中小祠享祭至其年仲秋復

祠文宣於太學永泰二年春夏累月亢旱詔大臣裴冕等十餘人分祭川瀆以祈雨禮儀使右常侍于休烈請依舊祠風伯雨師於國門舊壇復爲中祠從之

高祖武德二年國子立周公孔子廟七年二月己酉詔諸州有明一經已上未被升擢者本屬舉送具以名聞有司試策皆加敘用其吏民子弟有識性明敏志希學藝亦具名申送量其差品並即配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丁酉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引道士沙門有學業者與博士雜相駁難久之乃罷貞觀十四年三月丁丑太宗幸國子學親觀釋奠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太宗問穎達曰夫子門人曾閔俱稱大孝而今獨爲曾說不爲閔說何耶對曰曾孝而全獨爲曾能達也制旨駁之曰朕聞家語云曾晳使曾參鋤瓜而誤斷其本晳怒援大杖以擊其背手仆地絕而復蘇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既而曾子請焉孔子曰舜之事父母也使之常在側欲殺之乃不得小箠則受大杖則走今參於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於不義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於閔子騫也穎達不能對太宗又謂侍臣諸儒各生異意皆非聖人論孝之本旨也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國忠於其君戰陳勇朋友信揚名顯親此之謂孝其在經典而論者多離其文迥出事外以此爲教勞而非法何謂孝之道耶二十一年詔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賈逵總二十二座春秋二仲行釋奠之禮初以儒官自爲祭主直云博士姓名昭告于先聖又州縣釋奠亦以博士爲主敬宗等又奏曰按禮記文王世子凡學官春釋奠於其先師鄭注云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既非國學行禮所以不及先聖至於春秋二時合樂之日則天子視學命有司典秩卽總祭先聖先師焉秦漢釋奠無文可檢至於魏武則使太常行事自晉宋已降時有親行而學官主祭全無典實且名稱國學樂用軒懸罇俎威儀蓋皆官備在於臣下理不合專況凡在小神猶皆遣使行禮釋奠既準中祀據理必須稟命令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爲初獻祝辭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爲亞獻國子博士爲終獻其州學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令爲初獻丞爲亞獻博士既無品秩請主簿及尉通爲終獻若有闕並以次差攝州縣釋奠既請各刺史縣令親獻主祭望準祭社同給明衣修附禮令以爲永則高宗顯慶二年七月禮部尙書許敬宗等議依令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又禮記云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玄注云若周公孔子也且周公踐極功比帝王請配成王以孔子爲先聖二年廢書算律學龍朔二年正月東都置國子監丞主簿錄事各一員四門助教博士四門生三百員四門俊士二百員二月復置律及書算學三年以書隸蘭臺算隸祕閣局律隸詳刑寺乾封元年正月高宗東封還次鄒縣頻祭宣父贈太師總章元年二月皇太子弘幸國學釋奠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儀鳳三年五月詔自今已後道德經並爲上經貢舉人皆須兼通其餘經及論語任依常式則天天授三年追封周公爲褒德王孔子爲隆道公則天長壽二年自製臣軌兩卷令貢舉人爲業停老子神龍元年停臣軌復習老子以鄒魯百戶封隆道公諡曰文宣睿宗景雲二年八月丁巳皇太子釋奠于太學太極元年正月詔孔宣父祠廟令本州修飾取側近三十戶以供灑掃開元七年十月戊寅皇太子詣國學行齒胄之禮開元十一年春秋二時釋奠諸州宜依舊用牲牢其屬縣用酒脯而已十九年正月春秋二時社及釋奠天下州縣等停牲牢唯用酒脯永爲常式二十四年三月始移貢舉遣禮部侍郎姚奕請進士帖左傳禮記通五及第二十五年三月勅明經自今已後帖十通五已上口問大義十條取通六已上仍答時務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及第進士停帖小經宜準明經例試大經帖十通四然後試雜文及策訖封所試雜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二十六年正月勅諸州鄉貢見訖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爲之開講質問疑義有司設食弘文崇文兩館學生及監內得舉人亦聽預焉其日祀先聖已下如釋奠之禮靑宮五品已下及朝集使就監觀禮遂爲常式每年行之至今初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奏稱先聖孔宣父廟先師顏子配座令其像立侍配享合座十哲弟子雖復列像廟堂不預享祀謹檢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賢猶霑從祀望請春秋釋奠列享在二十賢之上七十子請準舊都監堂圖形于壁兼爲立贊庶敦勸儒風光崇聖烈曾參等

違業可樂獨受經於夫子盍準二十二賢預饗勅改顏生等十哲爲坐像悉預
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爲塑像坐於十哲之次圖畫七十子及二十二賢
於廟壁上以顏子亞聖上親爲之贊以書于石閔損已下令當朝文士分爲之
贊二十七年八月又下制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孰能發揮此道啓迪含靈則
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
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
今受其賜不其猗歟於戲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纔列陪臣棲遲旅人
固可知矣年祀寖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
朕以薄德祗膺寶命思闡文明廣被華夏時則異於今古情每重於師資既行
其教合旌厥德爰申盛禮載表徽猷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諡爲文宣王宜令三
公持節冊命應緣冊及祭所司速擇日并撰儀注進其文宣陵并舊宅立廟量
加人灑掃用展誠敬其後嗣可謂文宣公至如辨方正位著自禮經苟非得所
何以示則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坐豈如舊宜補其墜典永作
成式自今已後兩京國子監夫子皆南面而坐十哲等東西列侍天下諸州亦
准此且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夫衆美實越等夷暢玄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
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顏子淵既云亞聖須優其秩可贈兗公閔子騫可贈費
侯冉伯牛可贈鄆侯冉仲弓可贈薛侯冉子有可贈徐侯仲子路可贈衛侯宰
子我可贈齊侯端木子貢可贈黎侯言子游可贈吳侯卜子夏可贈魏侯又夫
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頃雖異於十哲終或殊於等
倫允稽先旨俾循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焉式瞻宗洙泗之丕烈重膠庠之雅
範又贈曾參顓孫師等六十七人皆爲伯於是正宣父坐於南面內出王者袞
冕之服以衣之遣尚書左丞相裴耀卿就國子廟冊贈文宣王冊畢所司奠祭
亦如釋奠之儀公卿已下預觀禮又遣太子少保崔琳就東都廟以行冊禮自
是始用宮懸之樂春秋二仲上令三公攝行事天寶元年明經進士習爾雅九
載七月國子監置廣文館知進士業博士助教各一人秩同大學士十二載七
月詔天下舉人不得充鄉貢皆補學生四門俊士停寶應二年六月勅令州縣
每歲察秀才孝廉取鄉閭有孝悌廉恥之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
之學五經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其明經進士
並停國子學道舉亦宜準此因楊綰之請也詔下朝臣集議中書舍人賈至議
請依綰奏有司奏曰竊以今年舉人等或舊業既成理難速改或遠州所送身
已在途事須收獎其今秋舉人中有情願舊業舉試者亦聽明年已後一依新
勅後綰議竟不行自至德後兵革未息國學生不能廩食生徒盡散堂墉頹壞
常借兵健居止至永泰二年正月國子祭酒蕭昕上言崇儒尙學以正風教乃
王化之本也其月二十九日勅曰理道同歸師氏爲上化人成俗必務於學俊
造之士皆從此徒國之貴遊罔不受業修文行忠信之教崇祗庸孝友之德盡
其師道乃謂成人兼復揚于王廷考以政事徵之以禮任之以官實于周行莫
匪邦彥樂得賢也其在茲乎朕志求理體尤重儒術先王大教敢不底行頃以
戎狄多難急於經略太學空設諸生蓋寡絃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
不掃上庠及此甚用憫焉今宇縣攸寧文武兼備方投戈而講藝俾釋菜而行
禮四科咸進六藝復興神人以和風化寖美日用此道將無間然其諸道節度
觀察都防禦使等朕之腹心久鎭方面眷其子弟各奉義方修德立身事資括
羽恐干戈之後學校尙微僻居遠方無所諮稟山東寡學質疑必就於馬融關
西盛名尊儒乃稱於楊震負經來學當集京師并宰相朝官及神策六軍軍將
子弟欲習業者自今已後並令補國子生欲其業重籝金器成琢玉日新厥德
代不乏賢其中身雖有官欲附學讀書者亦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即簡擇行
業堪爲師範者充學生員數多少所集經業考試等第并所供糧料及學館破
壞要量事修理各委本司作條件聞奏務須詳悉稱朕意焉及二月朔上丁釋
奠蕭昕又奏諸宰相元載杜鴻漸李抱玉及常參官六軍軍將就國子學聽講
論賜錢五百貫令京兆尹黎幹造食集諸儒道僧質問竟日此禮久廢一朝能
舉八月國子學成祠堂論堂六館院及官吏所居廳宇用錢四萬貫拆曲江亭
子瓦木助之四日釋奠宰相常參官軍將盡會於講堂京兆府置食講論軍容
使魚朝恩說易又於論堂畫周易鏡圖自至德二年收兩京唯元正含元殿受

朝賀設宮懸之樂雖郊廟大祭秖有登歌樂亦無文武二舞其時軍容使魚朝
恩知監事廟庭乃具宮懸之樂於講堂前又有教坊樂府雜伎竟日而罷二十
五日詔曰古者設官分土所以崇德報功總內署之綱事密於清禁弘上庠之
教德潤於鴻業賦開千乘禮序九賓必資兼濟之能用協至公之選開府儀同
三司兼右監門衛大將軍仍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內侍省事內飛龍閑廄
使內弓箭庫使知神策軍兵馬使上柱國馮翊郡開國公魚朝恩溫良恭儉寬
柔簡廉長才博達敏識高妙學究儒玄之祕謀窮遁甲之精百行資身一心奉
上自王室多故雲雷經始五原之北弘先啓行三河之表爰整其旅成師必勝
每合於韜鈐料敵無遺可徵於耆蔡關洛既定幽燕復開海外有截厥功惟茂
歷事三聖始終竭力頃東都扈蹕釋位勤王時當綴旒節見披棘下江助我甲
令先書社稷之衛邦家是賴及邊陲罷警戎務解嚴方獎勵於易象才兼文武
所謂勳賢亦既任能斯焉命賞宜膺朝典式副公議可行內侍監判國子監事
充鴻臚禮賓等使封鄭國公食邑三千戶二十四日於國子監上詔宰相及中
書門下官諸司常參官六軍軍將送上京兆府造食內教坊音樂竿木渾脫羅
列於論堂前朝恩辭以中官不合知南衙曹務宰相僕射大夫皆勸之朝恩固
辭乃奏之宰相引就食奏樂中使送酒及茶果賜充宴樂竟日而罷元載奏狀
又使中使宣勅云朝恩既辭不止但任知學生糧料是日宰相軍將已下子弟
三百餘人皆衣紫衣充學生房設食於廊下貸錢一萬貫五分收錢以供監官
學生之費俄又請青苗地頭取百文資課以供費用舊例兩京國子監生二千
餘人弘文館崇文館崇玄館學生皆廩飼之十五載上都失守此事廢絕乾元
元年以兵革未息又詔罷州縣學生以俟豐歲則天垂拱五年四月雍州永安
人唐同泰僞造瑞石於洛水獻之其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於是號其石爲
寶圖賜百官宴樂賜物有差授同泰爲游擊將軍其年五月下制欲親拜洛受
寶圖先有事於南郊告謝昊天上帝令諸州都督刺史并諸親並以拜洛前十
日集神都於是則天加尊號爲聖母神皇大赦天下改寶圖爲天授聖圖洛水
爲永昌封其神爲顯聖侯加特進禁漁釣祭享齋於四瀆所出處號曰聖圖泉

於泉側置永昌縣又以嵩山與洛水接近因改嵩山爲神嶽授太師使持節神
嶽大都督天中王禁斷芻牧其天中王及顯聖侯並爲置廟又先於汜水得瑞
石因改汜水縣爲廣武縣至其年十二月則天親拜洛受圖爲壇於洛水之北
中橋之左皇太子皆從內外文武百寮蠻夷酋長各依方位而立珍禽奇獸並
列於壇前文物鹵簿自有唐已來未有如此之盛者也禮畢即日還宮神都父
老勒碑於拜洛壇前號曰天授聖圖之表開元五年左補闕盧履冰上言曰則
天皇后拜洛受圖壇及碑文云垂拱五年唐同泰得石文云聖母臨人永昌帝
業之所建因改元爲永昌仍置永昌縣縣既尋廢同泰亦已貶官唯碑壇獨立
準天樞頌臺之例不可更留始令所司毀之其顯聖侯廟亦尋毀拆開元二十
年正月己丑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并置崇玄學其生徒令習
道德經及莊子列子文子等每年準明經例舉送至閏四月玄宗夢京師城南
山趾有天尊之像求得之於盩厔樓觀之側至天寶元年正月癸丑陳王府參
軍田同秀稱於京永昌街空中見玄元皇帝以天下太平聖壽無疆之言傳於
玄宗仍云桃林縣故關令尹喜宅傍有靈寶符發使求之十七日獻於含元殿
於是置玄元廟於太寧坊東都於積善坊舊邸二月丁亥御含元殿加尊號爲
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辛卯親祔玄元廟丙申詔史記古今人表玄元皇帝
昇入上聖莊子號南華真人文子號通玄真人列子號沖虛真人庚桑子號洞
虛真人改莊子爲南華真經文子爲通玄真經列子爲沖虛真經庚桑子爲洞
虛真經亳州真源縣先天太后及玄元廟各置令一人兩京崇玄學各置博士
助教又置學生一百員桃林縣改爲靈寶縣田同秀與五品官四月詔崇文習
道德經七月隴西李氏燉煌姑臧絳郡武陽四房隸於宗正寺九月兩京玄元
廟改爲太上玄元廟天下準此十月改新豐驪山爲會昌山仍於秦坑儒之所
立祠宇新作長生殿改爲集靈臺二年正月丙辰加玄元皇帝尊號大聖祖三
字崇玄學改爲崇玄館博士爲學士助教爲直學士更置大學士員三月壬子
親謁玄元宮聖祖母益壽氏號先天太后仍於譙郡置廟尊皋繇爲德明皇帝
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西京玄元廟爲太清宮東京爲太微宮天下諸州爲紫

極宮九月譙郡紫極宮宜準西京爲太清宮先天太皇及太后廟亦並改爲宮
三載三月兩京及天下諸郡於開元觀開元寺以金銅鑄玄元等身天尊及佛
各一軀七載二月於大同殿修功德處玉芝兩莖生於柱礎上五月玄宗御興
慶殿授冊尊號曰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十二月以玄元皇帝見於朝
元閣改爲降聖閣改會昌縣爲昭應縣改會昌山爲昭應山封昭應山神爲玄
德公立祠宇初太清宮成命工人於太白山採白石爲玄元聖容又採白石爲
玄宗聖容侍立於玄元之右皆依王者衮冕之服繒綵珠玉爲之又於像設東
刻白石爲李林甫陳希烈之形及林甫犯事又刻石爲楊國忠之形而瘞林甫
之石及希烈國忠貶盡毀瘞之八載六月玉芝產於大同殿先是太白山人李
渾稱於金星洞仙人見語老人云有玉版石記符聖上長生久視令御史中丞
王鉷入山洞求而得之閏六月四日玄宗朝太清宮加聖祖玄元皇帝尊號曰
聖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尊號並加大聖字皇后並加順
聖字五日玄宗御含元殿加尊號曰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大赦自今
已後每至禘祫並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太白山封神應公金星洞改嘉祥
洞所管華陽縣改爲真符縣兩京及十道一大郡置真符玉芝觀九載十月先
是御史大夫王鉷奏稱太白山人王玄翼見玄元皇帝於寶仙洞中乃遣王鉷
張鈞王倕韋濟王翼王歟靈於洞中得玉石函上清護國經寶券紀籙等獻之
十一月制承前宗廟皆稱告享自今已後每親告獻太清太微宮改爲朝獻有
司行事爲薦獻親告享宗廟改爲朝享有司行事爲薦享親巡陵改爲朝陵有
司行事爲拜陵應諸事告宗廟者並改爲表其郊天后土及享祠祝文云敢昭
告者並改爲敢昭薦十載正月有事于南郊於壇所大赦自今已後攝祭南郊
薦獻太清宮薦享太廟其太尉行事前一日於致齋具羽儀鹵簿公服引入親
授祝版乃赴清齋所汾陰后土之祀自漢武帝後廢而不行玄宗開元十年將
自東都北巡幸太原便還京乃下制曰王者承事天地以爲主郊享泰尊以通
神蓋燔柴泰壇定天位也瘞埋泰折就陰位也將以昭報靈祇克崇嚴配爰逮
秦漢稽諸祀典立甘泉於雍畤定后土於汾陰遺廟巋然靈光可燭朕觀風唐

晉望秩山川肅恭明神因致禋敬將欲爲人求福以輔昇平今此神符應於嘉
德行幸至汾陰宜以來年二月十六日祠后土所司準式先是脽上有后土祠
嘗爲婦人塑像則天時移河西梁山神塑像就祠中配焉至是有司送梁山神
像於祠外之別室內出錦繡衣服以上后土之神乃更加裝飾焉又於祠堂院
外設壇如皇地祇之制及所司起作獲寶鼎三枚以獻十一年二月上親祠于
壇上亦如方丘儀禮畢詔改汾陰爲寶鼎亞獻邠王守禮終獻寧王憲已下頒
賜各有差二十年車駕又從東都幸太原還京中書令蕭嵩上言去十一年親
祠后土爲祈穀自是神明昭格累年豐登有祈必報禮之大者且漢武親祠脽
上前後數四伏請準舊祀后土行賽之禮上從之其年十一月至寶鼎又親祠
以申賽謝禮畢大赦仍令所司刊石祠所上自爲其文開元二十四年七月乙
巳初置壽星壇祭老人星及角亢等七宿天寶三年有術士蘇嘉慶上言請於
京東朝日壇東置九宮貴神壇其壇三成成三尺四階其上依位置九壇壇尺
五寸東面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
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爲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
爲上六八爲下符於遁甲四孟月祭尊爲九宮貴神禮次昊天上帝而在太清
宮太廟上用牲牢璧幣類于天地神祇玄宗親祀之如有司行事即宰相爲之
肅宗乾元三年正月又親祀之初九宮神位四時改位呼爲飛位乾元之後不
易位太和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舒元輿奏七月十八日祀九宮貴神臣次合監
祭職當檢察禮物伏見祝版九片臣伏讀既竟竊見陛下親署御名及稱臣於
九宮之神臣伏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廟之外無合稱臣者王者父天母地
兄日姊月比以九宮爲目是宜分方而守其位臣又觀其名號及太一天一招
搖軒轅咸池青龍太陰天符攝提此九神於天地猶子男也於日月猶侯伯也
陛下尊爲天子豈可反臣於天之子男耶臣竊以爲過縱陰陽者流言其合祀
則陛下當合稱皇帝遣其官致祭于九宮之神不宜稱臣與名臣實愚瞽不知
其可伏緣行事在明日雞初鳴時成命已行臣不敢滯伏乞聖慈異日降明詔
禮官詳議冀明萬乘之尊無所虧降悠久誤典因此可正詔都省議皆如元輿

之議乃降爲中祠祝版稱皇帝不署會昌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準天寶三年十月六日勅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人冀嘉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初節令中書門下往攝祭者準禮九宮次昊天上帝壇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璧幣類於天地天寶三載十二月玄宗親祠乾元二年正月肅宗親祀伏自累年已來水旱愆候恐是有司禱請誠敬稍虧今屬孟春合修祀典望至明年正月祭日差宰臣一人禱請向後四時祭並請差僕射少師少保尚書太常卿等官所冀稍重其事以申嚴敬臣等十一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伏奉聖旨令檢儀注進來者今欲祭時伏望令有司崇飾舊壇務於嚴潔勅旨依奏二年正月四日太常禮院奏準監察御史關牒今月十三日祀九宮貴神已勅宰相崔珙攝太尉行事合受誓誡及有司徒司空否伏以前件祭本稱大祠準太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勅降爲中祠昨據勅文祇稱崇飾舊壇務於嚴潔不令別進儀注更有改移伏恐不合却用大祠禮料伏候裁旨中書門下奏曰臣準天寶三年十月六日勅九宮貴神實司水旱臣等伏覩既經兩朝親祠必是祈請有徵況自太和已來水旱愆候陛下常憂稼穡每念烝黎臣等合副聖心以修墜典伏見太和三年禮官狀云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月猶在中祀竊詳其意以星辰不合比於天官曾不知統而言之則爲天地在於辰象自有尊卑謹按後魏王鈞志北辰第二星盛而常明者乃爲元星露寢天帝常居始由道奧而爲變通之迹又天皇大帝其精曜魄寶蓋萬神之秘圖河海之命紀皆稟焉據玄說卽昊天上帝也天一掌八氣九精之政令以佐天極徵明而有常則陰陽序大運興太一掌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徵明而得中則神人和而王道昇平又北斗有權衡二星天一太一參居其間所以財成天地輔相神道也若一概以列宿論之實爲淺近按漢書曰天神貴者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列於祀典其來久矣今五帝猶爲大祀則太一無宜降祀稍重其祀固爲得所劉向有言曰祖宗所立神祇舊典誠未易動又曰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其意不欲非祖宗舊典以劉向之博通尙難於改作況臣等學不究於天人識尤懵於祀典欲爲參酌恐未得中伏望更令太常卿與學官同詳定庶獲明據從之檢校左僕射太常卿王起廣文博士盧就等獻議曰伏以九宮貴神位列星座往因致福詔立祠壇降至尊以稱臣就東郊以親拜在祀典雖云過禮庇羣生豈患無文恩福黔黎特申嚴奉誠聖人屈己以安天下之心也厥後祝史不明精誠亦怠禮官建議降處中祠今聖德憂勤期臻壽域兵荒水旱寤寐軫懷爰命台臣緝興墜典伏惟九宮所稱之神卽太一攝提軒轅招搖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一者也謹按黃帝九宮經及蕭嵩五行大義一宮其神太一其星天蓬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其神攝提其星天芮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轅其星天衝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星天輔其卦巽其行木其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離其行土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其星天心其卦乾其行金其方白七宮其神咸池其星天柱其卦兌其行金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其方白九宮其神天一其星天英其卦離其行火其方紫觀其統八卦運五行土飛於中數轉於極雖敬事迎釐不聞經見而範圍亭育有助昌時以此兩朝親祀而臻百祥也然以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星之運行必繫於物貴而居者則必統八氣總萬神斡權化於混茫賦品彙於陰陽與天地日月誠相參也豈得緊賴於敷祐而屈降於等夷又據太尉攝祀九宮貴神舊儀前七日受誓誡於尙書省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牲用犢祝版御署稱嗣天子臣圭幣樂成比類中祠則無等級今據江都集禮又開元禮蜡祭之日大明夜明二座及朝日夕月皇帝致祝皆率稱臣若以爲非泰壇配祀之時得主日報天之義卑緣厭屈尊用德伸不以著在中祠取類常祀此則中祠用大祠之義也又據太社太稷開元之制列在中祠天寶三載二月十四日勅改爲大祠自後因循復用前禮長慶三年正月禮官獻議始準前勅稱爲大祠唯御署祝文稱天子謹遣某官某昭告文義以爲殖物粒人則宜增秩致祝稱禱有異方丘不以伸爲大祠遂屈尊稱此又大祠用中祠之禮也參之日月既如彼考之社稷又如此所謂功鉅者因之以殊禮位稱者不敢易其文是前聖後儒陟降之明徵也今九宮貴神既司水旱降福禳災人

將類之追舉舊章誠爲得禮然以立祠非古宅位有方分職既異其司存致祝必參乎等列求之折中宜有變通稍重之儀有以爲比伏請自今已後卻用大祠之禮晉官備物無有降差唯御署祝文以社稷爲本伏緣已稱臣於天帝無二尊故也勅旨依之付所司天寶十載四月二十九日移黃帝壇於子城內坤地將親祠祭壇成而止玄宗先天二年封華嶽神爲金天王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神爲天齊王天寶五載封中嶽神爲中天王南嶽神爲司天王北嶽神爲安天王六載河瀆封靈源公濟瀆封清源公江瀆封廣源公淮瀆封長源公十載正月四海並封爲王遣國子祭酒嗣吳王祇祭東嶽天齊王太子家令嗣魯王宇祭南嶽司天王祕書監崔秀祭中嶽中天王國子祭酒班景倩祭西嶽金天王宗正少卿李成裕祭北嶽安天王衛尉少卿李澣祭江瀆廣源公京兆少尹章恆祭河瀆靈源公太子諭德柳偡祭淮瀆長源公河南少尹豆盧回祭濟瀆清源公太子率更令嗣道王鍊祭沂山東安公吳郡太守趙居貞祭會稽山永興公大理少卿李稹祭吳嶽山成德公潁王府長史甘守默祭霍山應聖公范陽司馬畢炕祭醫無閭山廣寧公太子中允李隨祭東海廣德王義王府長史張九章祭南海廣利王太子中允柳奕祭西海廣潤王太子洗馬李齊榮祭北海廣澤王取三月十七日一時禮冊玄宗御極多年尚長生輕舉之術於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興焚香頂禮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鍊醮祭相繼於路投龍奠玉造精舍採藥餌真訣仙蹤滋於歲月肅宗至德二年春在鳳翔改汧陽郡吳山爲西嶽增秩以祈靈助及上元年聖躬不康術士請改吳山爲華山華山爲泰山華州爲泰州華陽縣爲太陰縣寶應元年復舊則天長安三年令天下諸州宜教人武藝每年準明經進貢例申奏開元十九年於兩京置太公尚父廟一所以漢留侯張良配饗天寶六載詔諸州武舉人上省先謁太公廟拜將帥亦告太公廟至肅宗上元二年閏四月又尊爲武成王選歷代良將爲十哲高宗顯慶元年三月辛巳皇后武氏有事於先蠶玄宗天寶二年三月辛卯皇后王氏祀先蠶肅宗乾元二年三月己巳皇后張氏祠先蠶於苑內內外命婦同採繭舊儀大祭祀宮懸軒懸奏於庭登歌於堂上自至德二年尅復兩京後樂工不備時又艱食諸壇廟祭享空有登歌無壇下庭中樂及二舞舊儀凡祭享有司行事則太尉奠瓚幣司徒捧俎司空掃除太尉初獻太常卿亞獻光祿卿終獻自上元後南郊九宮神壇太廟備此五官餘卽太常卿攝司空光祿卿攝司徒貴省於事舊儀有協律郎立於阼階上麾竿以節樂今無協律之位舊儀光祿欲爲祭饌將陽燧望日取火謂之明火太牢皆棧飼於廩犧署以至充腯臨祭視其充瘦謂之省牲肅宗上元二年九月改元爲元年詔圜丘方澤依恆存一太牢皇廟諸祠臨時獻熟今昊天上帝太廟一牢羊豕各三餘祭盡隨事辦供以備禮明火棧飼之禮亦不暇矣

舊唐書卷二十四

舊唐書卷二十四考證

禮儀志四帝譽配○沈炳震曰按通典帝嚳無配此配字疑衍

每七日皆一祈不雨還從岳瀆○沈炳震曰按通典下有旱甚則大雩秋分後不雩初祈共十二字初祈二字連下後一旬不雨成文也應補入

且周公踐極功比帝王請配成王○新書作武王

時當綴旒節見披棘下江助我甲令先香○下江二字應譌

方凝勛于易象才兼文武○凝勛下應闕

三月壬子親謁玄元宮聖祖母益壽氏號先天太后○臣德潛按本紀追尊聖祖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史大夫敬曰先天太上皇此祇及先天太后疑闕

舊唐書卷二十四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志第五

禮儀五

唐禮四時各以孟月享太廟每室用太牢季冬蜡祭之後以辰日臘享於太廟用牲如時祭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又時享之日修七祀於太廟西門內之道南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中霤則於季夏迎氣日祀之若品物時新堪進御者所司先送太常與尚食相知簡擇精好者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之太常卿奉薦於太廟不出神主仲春薦冰亦如之武德元年五月備法駕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神主祔於太廟始享四室貞觀九年高祖崩將行遷祔之禮太宗命有司詳議廟制諫議大夫朱子奢建議曰按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諸侯亦同五劉子駿議開七祖邦君降二鄭司農踵玄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波分塗並驅各相師祖咸黜其所習好同惡異遂令歷代祧祀多少參差優劣去取曾無畫一傳稱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易云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豈非別嫌疑慎微遠防陵僭尊君卑佐升降無舛所貴禮者義在茲乎若使天子諸侯俱立五廟便是賤可以同貴臣可以濫主名器無準冠屨同歸禮亦異數義將安設戴記又稱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若天子五廟纔與子男相埒以多為貴何所表乎愚以為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前史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其義也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嚴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之外有王業之所基者如殷之玄王周之后稷尊為始祖儻無其例請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虛位將待七百之祚遞遷方處庶上依晉宋傍愜人情於是八座奏曰臣聞揖讓受終之后革命創制之君何嘗不崇親親之義篤尊尊之道虔奉祖宗致敬郊廟自義乖闕里學滅秦庭儒雅既喪經籍湮殄雖兩漢纂修絕業魏晉敦尚斯文而宗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偏說執淺見而起異端自昔迄茲多歷年代語其大略兩家而已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辯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至德自然孝思罔極孺慕踰匹夫之志制作窮聖人之道誠宜定一代之宏規為萬世之彝則臣奉述睿旨討論往載紀七廟者實多稱四祖者蓋寡校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尚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或學推碩儒或才稱博物商較今古咸以為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違羣經之明文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尊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偪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況復禮由人情自非天墜大孝莫重於尊親厚本莫先於嚴配數盡四廟非貴多之道祀遠七世得加隆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乃可久之高義德薄者流卑實不易之令範臣等參議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庶承宗之道興於理定之辰尊祖之義成於孝治之日制從之於是增修太廟始崇祔弘農府君及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為六室二十三年太宗崩將行崇祔之禮禮部尚書許敬宗奏言弘農府君廟應迭毀謹按舊儀漢丞相韋玄成以為毀主瘞埋但萬國宗饗有所從來一旦瘞埋事不允愜晉博士范宣意欲別立廟宇奉征西等主安置其中方之瘞埋頗叶情理事無典故亦未足依又議者或言毀主藏於天府祥瑞所藏本非斯意今謹準量去祧之外猶有壇墠祈禱所及竊謂合宜今時廟制與古不同共基別室西方為首若在西夾之中仍處尊位祈禱則祭未絕祗享方書舊儀情實可知弘農府君廟遠親殺詳據舊章禮合迭毀臣等參議遷奉神主藏於夾室本情篤教在理為弘從之其年八月庚子太宗文皇帝神主祔於太廟文明元年八月奉高宗神主祔於太廟中始遷宣皇帝神主於夾室垂拱四年正月又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京廟之儀別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則天尋又令所司議立崇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崇文館學士周悰希旨請立崇先廟為七室其皇室太廟減為五

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曰臣竊準秦漢皇太后臨朝稱制并據禮經正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蓋百王不易之義萬代常行之法未有越禮違古而擅裁儀注者也今周悰別引浮議廣述異文直崇臨朝權儀不依國家常度升崇先之廟而七降國家之廟而五臣聞皇圖廣闢實崇宗社之尊帝業弘基實等山河之固伏以天步多艱時逢遏密代天理物自古有之伏惟皇太后親承顧託憂勤黎庶納孝慈之請垂矜撫之懷實所謂光顯大猷恢崇聖載其崇先廟室合同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合輒有移變臣之愚直並依正禮周悰之請實乖古儀則天由是且止天授二年則天既革命稱帝於東都改制太廟為七廟室奉武氏七代神主祔於太廟改西京太廟為享德廟四時唯享高祖已下三室餘四室令所司閉其門廢其享祀之禮又改西京崇先廟為崇尊廟其享祀如太廟之儀萬歲登封元年臘月封嵩山迴親謁太廟明年七月又改京崇尊廟為太廟仍改太廟署為清廟臺加官員崇其班秩聖曆二年四月又親祀太廟曲赦東都城內中宗即位神龍元年正月改享德廟依舊為京太廟五月遷武氏七廟神主於西京之崇尊廟東都創置太廟太常博士張齊賢建議曰昔孫卿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代有一國者事五代則天子七廟古今達禮故尚書稱七代之廟可以觀德祭法稱王立七廟一壇之廟而七莫不尊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代不遷祫祭之禮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之室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商之玄王周之后稷是也太祖之外更無始祖但商自玄王以後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已後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間代數既遠遷廟親廟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祖受命無始封祖即以高皇帝為太祖太上皇帝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為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為太祖其高祖太皇處士君等並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為太祖其征西豫章潁川京兆府君等並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歷茲已降至於有隋宗廟之制斯禮不改故宇文氏以文皇帝為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為太祖國家雖受天命累葉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中間代數既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今皇極再造孝思匪寧奉二月二十九日勅七室已下依舊號尊崇又奉三月一日勅既立七廟須尊崇始祖速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即是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周朝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為始祖不合禮經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及鄭玄注詩雍序云太祖謂文王以為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謂文王為太祖耳非祫祭羣主合食之太祖今之議者或有欲立涼武昭王為始祖者殊為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卨始封湯武之興祚由稷卨故以稷卨為太祖即皇家之景帝是也涼武昭王勳業未廣後主失國土宇不傳景皇始封實基明命今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考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不以曹參為太祖晉氏不以殷王卬為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為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為太祖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為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涼武昭王為太祖乎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制下公卿議議者多同帝亦然之杜林正議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又傳稱欲知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之武德貞觀之時主聖臣賢其去涼武昭王蓋亦近於今矣當時不立者必不可立故也今既年代寖遠方復立之是非三祖二宗之意實恐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宗廟事重禘祫禮崇先王以之觀德或者不知其說既灌而往孔子不欲觀之今朝命惟新宜應慎禮祭如神在理不可誣請準勅加太廟為七室享宣皇帝以備七代其始祖不合別有尊崇太常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議云謹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載籍之明文古今之通制皇唐稽考前範詳採列辟崇建宗靈式遵斯典但以開基之主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太祖有遠近湯文祚基稷卨太祖代遠出乎昭穆之上故七廟可全若夏繼唐虞功非由鯀漢除秦項力不因堯及魏晉經圖周隋撥亂皆勛隆近代祖業非遠受命始封之主不離昭穆之親故擧立宗祧罕聞全制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遷親

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廟數非備，更於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曲從七廟之文，深乖迭毀之制。皇家千齡啓旦，百葉重光，景皇帝濬德基唐，代數猶近，號雖崇於太祖，親尚列於昭穆，且臨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故先朝惟有宣光景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大帝登遐，神主升祔於廟室，以宣皇帝代數當滿，準禮復遷，今止有光皇帝已下六代親廟，非是天子之廟數不當有七，本由太祖有遠近之異，故初建有多少之殊。敬惟三后臨朝，代多儒雅，神祊事重，禮豈虛存，規模可沿，理難變革，宣皇既非始祖，又廟無祖宗之號，親盡既遷，其廟不合重立，若禮終運往，建議復崇，實違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請依貞觀之故事，無改三聖之宏規，光崇六室，不虧古議。時有制令宰相更加詳定，禮部尚書祝欽明等奏言：博士三人，自分兩議，張齊賢以始同太祖，不合更祖昭王，劉承慶以王制三昭三穆，不合重崇宣帝，臣等商量，請依張齊賢以景皇帝為太祖，依劉承慶尊崇六室，制從之。尋有制以孝敬皇帝為義宗，升祔於太廟。其年八月，崇祔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代祖元皇帝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皇考高宗天皇太帝皇兄義宗孝敬皇帝於東都之太廟，躬行享獻之禮。二年，駕還京師，太廟自是亦崇享七室，仍改武氏崇尊廟。明年二月，復令崇恩廟一依天授時享祭。時武三思用事，密令安樂公主諷中宗，故有此制。尋又特令武氏崇恩廟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楊孚奏言：太廟齋郎，承前只七品已下子，今崇恩廟齋郎既取五品子，即太廟齋郎作何等級？上曰：太廟齋郎亦準崇恩廟置。孚奏曰：崇恩廟為太廟之臣，太廟為崇恩廟之君，以臣準君，猶為僭逆，以君準臣，天下疑懼。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伏願無惑邪言，以為亂始。其事乃寢。崇恩廟至睿宗踐祚乃廢毀之。景雲元年冬，將葬中宗孝和皇帝於定陵，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奏言：準禮，大行皇帝山陵事終，即合祔廟。其太廟第七室，先祔皇兄義宗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神主。伏以義宗未登大位，崩後追尊，神龍之初，乃特令還祔。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者，不合列敘昭穆。又古者祖宗各別立廟，孝敬皇帝恭陵既在洛州，望於東都別立義宗之廟，遷祔孝敬皇帝哀皇后神主，命有司以時享祭，則不違先旨，又協古訓，人神允穆，進退得宜。在此神主，望入夾室安置。伏願陛下以禮斷恩。制從之。及既葬，祔中宗孝和皇帝和思皇后趙氏神主於太廟，其義宗即於東都從善里建廟享祀。時又追尊昭成肅明二皇后，於親仁里別置儀坤廟，四時享祭。開元四年，睿宗崩，及行祔廟之禮，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等奏議曰：謹按孝和皇帝在廟，七室已滿，今睿宗大聖真皇帝是孝和之弟，甫及仲冬，禮當祔遷。但兄弟入廟，古則有焉，遞遷之禮，昭穆須正。謹按禮論太常賀循議云：兄弟不相為後也，故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而上繼於先君；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上承於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統，懷帝自繼於世祖，而不繼於惠帝，其惠帝當同陽甲孝成，別出為廟。又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至其當遷，不可兼毀二廟。此蓋禮之常例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代，謂從禰已上也。尊者統廣，故恩及遠祖。若傍容兄弟，上毀祖考，此則天子有不得全事於七代之義矣。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出為別廟，時祭不虧，大祫之辰，合食太祖。奉睿宗神主升祔太廟，上繼高宗，則昭穆永貞，獻祼長序。制從之。初令以儀坤廟為中宗廟，尋又改造中宗廟於太廟之西。貞節等又以肅明皇后不合與昭成皇后配祔睿宗，奏議曰：禮，宗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座，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自夏殷而來，無易。伏惟昭成皇后有太姒之德，已配食於睿宗，則肅明皇后無啓母之尊，自應別立一廟。謹按周禮云：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者，姜嫄是也。姜嫄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為立廟，名曰閟宮。又禮論云：晉伏系之議云：晉簡文鄭宣后既不配食，乃築宮於外，歲時就廟享祭而已。今肅明皇后無祔配之位，請同姜嫄宣后，別廟而處，四時享祭如舊儀。制從之。於是遷昭成皇后神主祔於睿宗之室，惟留肅明神主於儀坤廟。時太常卿姜皎復與禮官上表曰：臣聞敬宗尊祖，享德崇恩，必也正名，用光時憲，禮也。伏見太廟中則天皇后配高宗天皇太帝，題云天后聖帝武氏。伏尋昔居寵秩，親承顧託，因攝大政，事乃從權。神龍之初，已去帝號，岑羲等不閑政體，復題帝名，若又使帝號長存，

恐非聖朝通典夫七廟者高祖神堯皇帝之廟也父昭子穆祖德宗功非夫帝子天孫乘乾出震者不得昇祔於斯矣但皇后祔廟配食高宗位號舊章無宜稱帝今山陵日近昇祔非遙請申陳告之儀因除聖帝之字直題云則天皇后武氏詔從之時既別造義宗廟將作大匠韋湊上疏曰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實資師古師古之道必也正名惟名與實固當相副其在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宗文王武王漢則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其後代有稱宗皆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于不毀祖宗之義不亦大乎況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況別起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義稱宗而廟號義宗稱之萬代以臣庸識竊謂不可望更令有司詳定務合於禮於是太常請以本謚孝敬爲廟稱從之五年正月玄宗將行幸東都而太廟屋壞乃奉七廟神主於太極殿玄宗素服避正殿輟朝三日親謁神主于太極殿而後發幸東都乃勅有司修太廟明年廟成玄宗還京行親祔之禮時有司撰儀注以祔祭之日車駕發宮中玄宗謂宋璟蘇頲曰祭必先齋所以齊心也據儀注祭之日發大明宮又以質明行事縱使侵星而發猶是移辰方到質明之禮其可及乎又朕不宿齋宮卽安正殿情所不敢宜於廟所設齋宮五日赴行宮宿齋六日質明行事庶合於禮璟等稱聖情深至請卽奉行詔有司改定儀注景雲中玄宗自齋宮步詣太廟入自東門就立位樂奏九成昇自阼階行祼獻之禮至睿宗室俯伏嗚咽侍臣莫不流涕有河南府人孫平子詣闕上言中宗孝和皇帝旣承大統不合遷於別廟玄宗令宰相召平子與禮官對定可否太常博士蘇獻等固執前議平子口辯所引咸有經據獻等不能屈時蘇頲知政事以獻是其從祖之兄頗黨助之平子之議竟不得行平子論竟不已遂謫平子爲康州都城尉仍差使領送至任不許東西平子之任尋卒時雖貶平子議者深以其言爲是至十年正月下制曰朕聞王者乘時以設教因事以制禮沿革以從宜爲本取舍以適會爲先故損益之道有殊質文之用斯異且夫至德之謂孝所以通乎神明大事之謂祀所以虔乎宗廟國家握紀命曆重光累盛四方由其繼明七代可以觀德朕嗣守丕業祗奉睿圖聿懷昭事罔不卹祀嘗覽古典詢諸舊制遠則夏殷事異近則漢晉道殊雖禮文之不一固嚴敬之無二朕以爲立愛自親始教人睦也立敬自長始教人順也是知朕率於禮緣於情或教以道存或禮從時變將因宜以創制豈沿古而限今況恩以降殺而疎廟以遷毀而嚴雖式瞻古訓禮則不違而永言孝思情所未足享嘗則止豈愛崇而禮備有禱而祭非德感而流永其祧室宜列爲正室使親而不盡遠而不祧廟以貌存宗猶尊立俾四時式薦不闕於毀主百代靡遷匪惟於始廟所謂變以合禮動而得中嚴配之典克崇肅雍之美茲在又兄弟繼及古有明文今中宗神主猶居別處詳求故實當寧不安移就正廟用章大典仍創立九室宜令所司擇日啓告移遷十一年春玄宗還京師下制曰崇建宗廟禮之大者聿追孝饗德莫至焉今宗以立尊親無遷序永惟嚴配致用蠲潔棟宇式崇祼奠斯授顧茲薄德獲承禋祀不躬不親曷展誠敬宜用八月十九日祗見九室於是追尊宣皇帝爲獻祖復列於正室光皇帝爲懿祖幷還中宗神主於太廟及將親祔會雨而止乃令所司行事其京師中宗舊廟便毀拆之東都舊廟始移孝敬神主祔焉其從善里孝敬舊廟亦令毀拆二十一年玄宗又特令遷肅明皇后神主祔於睿宗之室仍以舊儀坤廟爲肅明觀大曆十四年十月代宗神主將祔禮儀使顏真卿以元皇帝代數已遠準禮合祧請遷於西夾室其奏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代之廟可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則曰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故歷代儒者制迭毀之禮皆親盡宜毀伏以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於天始封於唐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代祖元皇帝地非開統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日元皇帝神主禮合祧遷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於迭毀昔漢朝近古不敢以私滅公故前漢十二帝爲祖宗者四而已至後漢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爲先自光武已下皆有廟號則祖宗之名莫不建也安帝信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自建武以來

無毀者因以陵號稱宗至桓帝失德尚有宗號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餘非宗者追尊三代皆奏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義非其人不居蓋三代立禮之本也自東漢已來則此道衰矣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為逆自稱祖宗故近代此名悉為廟號未有子孫踐阼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據兩字而為不合祧遷之證假令傳祚百代豈可上崇百代以為孝乎請依三昭三穆之義永為通典寶應二年升祔玄宗肅宗則獻祖懿祖已從迭毀伏以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則合上遷一室元皇帝代數已遠其神主準禮當祧至禘祫之時然後享祀於是祧元皇帝於西夾室祔代宗神主焉永貞元年十一月德宗神主將祔禮儀使杜黃裳與禮官王涇等請遷高宗神主於西夾室其議曰自漢魏已降沿革不同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自東漢魏晉迄於陳隋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為先光武已下皆有祖宗之號故至於迭毀親盡禮亦迭遷國家九廟之尊皆法周制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命於天始封元本德同周之后稷也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德同周之文王也太宗文皇帝應天靖亂垂統立極德同周武王也周人郊后稷而祖文王宗武王聖唐郊景皇帝祖高祖而宗太宗皆在不遷之典高宗皇帝今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新主入廟禮合迭遷藏於從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月合食如常於是祧高宗神主於西夾室祔德宗神主焉元和元年七月順宗神主祧有司疑於遷毀太常博士王涇建議曰禮經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惟三代行之漢魏已降雖曰祖宗親盡則遷無功亦毀不得行古之道也昔夏后氏十五代祖顓頊而宗禹殷人七代祖契而宗湯周人三十六王以后稷為太祖祖文王而宗武王聖唐德厚流廣遠法殷周奉景皇帝為太祖祖高祖而宗太宗皆在百代不遷之典故代宗升祔遷代祖也德宗升祔遷高宗也今順宗升祔中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遷於太廟夾室禮則然矣或諫者以則天太后革命中宗復而興之不在遷藏之例臣竊未諭也昔者高宗晏駕中宗奉遺詔自儲副而陟元后則天太后臨朝廢為廬陵王聖曆元年太后詔復立為皇太子屬太后聖壽延長御下日久奸臣擅命紊其紀度敬暉桓彥範等五臣俱唐舊臣匡輔王室翊中宗而承大統此乃子繼父業是中宗得之而且失之母授子位是中宗失之而復得之二十年間再為皇太子復踐皇帝位失之在己得之在己可謂革命中興之義殊也又以周漢之例推之幽王為犬戎所滅平王東遷周不以平王為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一也漢呂后專權產祿秉政文帝自代邸而立之漢不以文帝為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二也霍光輔遷之廟其例三也伏以中宗孝和皇帝於聖上為六代伯祖尊非正統廟亦親盡爰及周漢故事是與中興功德之主不同奉遷夾室固無疑也是月二十四日禮儀使杜黃裳奏曰順宗皇帝神主已升祔太廟告祧之後即合遞遷中宗皇帝神主今在三穆三昭之外準禮合於太廟從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日合食如常於是祧中宗神主於西夾室祔順宗神主焉有司先是以山陵將畢議遷廟之禮有司以中宗為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之位宰臣召史官蔣武問之武對曰中宗以弘道元年於高宗柩前即位時春秋已壯矣及母后篡奪神器潛移其後賴張柬之等同謀國祚再復此蓋同於反正恐不得號為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於惠安二帝事同即不可為不遷之主也有司又云五王有再安社稷之功今若遷中宗廟則五王永絕配享之例武曰凡配享功臣每至禘祫年方合食太廟居常即無享禮今遷中宗神主而禘祫之年毀廟之主並陳於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前時如一也有司不能答十五年四月禮部侍郎李建奏上大行皇帝謚曰聖神章武孝皇帝廟號憲宗先是河南節度使李夷簡上議曰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戡削寇逆累有武功廟號合稱祖陛下正當決在宸斷無信齷齪書生也遂詔下公卿與禮官議其可否太常博士王彥威奏議大行廟號不宜稱祖宜稱宗從之其月禮部奏準貞觀故事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南北三間第一間代祖室第二間高宗室第三間中宗室伏以山陵日近睿宗皇帝祧遷有期夾室西壁三室外無置室處準江都集禮古者遷廟之主藏於太室北壁之中今請於夾室北壁以西為上置睿宗皇帝神主石室制從之長慶四年

正月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太祖之廟而七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則知天子上祭七廟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爲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禮合祧遷禘祫之歲則從合食制從之開成五年禮儀使奏謹按天子七廟祖功宗德不在其中國朝制度太廟九室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封於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今文宗元聖昭獻皇帝升祔有時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是親盡之祖禮合祧遷每至禘祫合食如常從之會昌元年六月制曰朕近因載誕之日展承顏之敬太皇太后謂朕曰天子之孝莫大於丕承人倫之義莫大於嗣續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厭代已久星霜屢遷禰宮曠合食之禮惟帝深濡露之感宜懿皇太后長慶之際德冠後宮夙表沙麓之祥實茂河洲之範先朝恩禮之厚中壼莫儕況誕我聖君纘承昌運已協華於先帝方延祚於後昆思廣貽謀庶弘博愛爰從舊典以慰孝思當以宣懿皇太后祔太廟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之室率是彝訓其敬承之朕祇奉慈旨載深感咽宜令宣示中外咸使聞知會昌六年五月禮儀使奏武宗昭肅皇帝祔廟并合祧遷者伏以自敬宗文宗武宗兄弟相及已歷三朝昭穆之位與承前不同所可疑者其事有四一者兄弟昭穆同位不相爲後二者已祧之主復入舊廟三者廟數有限無後之主則宜出置別廟四者兄弟既不相爲後昭爲父道穆爲子道則昭穆同班不合異位據春秋文公二年躋僖公何休云躋升也謂西上也惠公與莊公當同南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西上孔穎達亦引此義釋經又賀循云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上繼元帝晉元帝簡文皆用此義毀之蓋以昭穆位同不可兼毀二廟故也尚書曰七代之廟可以觀德且殷家兄弟相及有至四帝不及祖禰何容更言七代於理無矣二者今已兄弟相及同爲一代矯前之失則合復祔代宗神主於太廟或疑已祧之主不合更入太廟者按晉代元明之時已遷豫章潁川矣及簡文即位乃元帝之子故復豫章潁川二神主於廟又國朝中宗已祔太廟至開元四年乃出置別廟至十年置九廟而中宗神主復祔太廟則已遷復入亦可無疑三者廟有定數無後之主出置別廟者按魏晉之初多同廟蓋取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之義自後晉武所立之廟雖云七主而實六代蓋景文同廟故也又按魯立姜嫄文王之廟不計昭穆以尊尚功德也晉元帝上繼武帝而惠懷愍三帝時賀循等諸儒議以爲別立廟親遠義疎都邑遷異於理無嫌也今以文宗棄代纔六七年武宗甫邇復土遽移別廟不齒祖宗在於有司非所宜議四者添置廟之室按禮論晉太常賀循云廟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故晉武帝時廟有七主六代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及穆簡三帝皆至十一室自後雖遷故祔新大抵以七代爲準而不限室數伏以江左大儒通曉禮奧事有明據固可施行今若不行是議更以迭毀爲制則當上不及高曾未盡之親下有忍臣子恩義之道今備討古今參校經史上請復代宗神主於太廟以存高曾之親下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爲一代於太廟東間添置兩室定爲九代十一室之制以全臣子恩敬之義庶協大順之宜得變禮之正折古今之紛互立羣疑之杓指俾因心廣孝永燭於皇明昭德事神無虧於聖代勅曰宗廟事重實資參詳宜令尚書省兩省御史臺四品以上官大理卿京兆尹等集議以聞尚書左丞鄭涯等奏議曰夫禮經垂則莫重於嚴配必參損益之道則合典禮之文況有明徵是資折衷伏自敬宗文宗武宗三朝嗣位皆以兄弟考之前代理有顯據今謹詳禮院所奏並上稽古文旁摭史氏協於通變允謂得宜臣等商議請依禮官所議從之大中三年十一月制追尊憲宗順宗諡號事下有司太常博士李稠奏請別造憲宗順宗神主改題新諡上疑其事詔都省集議右司郎中楊發都官員外郎劉彥模等奏考尋故事無別造神主改題之例事在楊發傳時宰臣奏改造改題並無所據酌情順理題則爲宜況今士族之家通行此例雖尊卑有異而情理則同望就神主改題則爲通允依之黃巢犯長安僖宗避狄於成都府中和元年夏四月有司請享太祖已下十一室詔公卿議其儀太常卿牛叢與儒者同議其事或曰王者巡狩以遷廟主行如無遷廟之主則祝奉幣帛皮珪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齋車

每含冀焉今非巡狩是失守宗廟則當罷宗廟之事竊疑之將作
監王儉太子賓客李匡乂虞部員外郎袁皓建議同異及左丞崔厚爲太常卿
遂議立行廟以玄宗幸蜀時道宮玄元殿之前架幄幕爲十一室又無神主題
神版位而行事違禮者非之以爲止之可也明年乃特造神主以祔行廟光啓
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僖宗再幸寶雞其太廟十一室并祧廟八室及孝明太
皇太后等別廟三室等神主緣室法物宗正寺官屬奉之隨駕鄠縣爲賊所劫
神主法物皆遺失三年二月車駕自興元還京以宮室未備權駐鳳翔禮院奏
皇帝還宮先謁太廟今宗廟焚毀神主失墜請準禮例修奉者禮院獻議曰按
春秋新宮災三日哭傳曰新宮宣公廟也三日哭禮也按國史開元五年正月
二日太廟四室摧毀時神主皆存迎奉於太極殿安置玄宗素服避正殿寶應
元年肅宗還京師以宗廟爲賊所焚於光順門外設次向廟哭歷檢故事不見
百官奉慰之儀然上既素服避殿百官奉慰亦合情禮竊循故事比附參詳恐
須宗正寺具宗廟焚毀及神主失墜事由奏皇帝素服避殿受慰訖輟朝三日
下詔委少府監擇日依禮新造列聖神主如此方似合宜伏緣採栗須十一月
漸恐遲晚修奉使宰相鄭延昌具議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前年冬再有震驚俄
然巡幸主司宗祝迫以蒼黃伏緣移蹕鳳翔未敢陳奏今則將迴鑾輅皆舉典
章清廟再營孝思咸備伏請降勅命所司參詳典禮修奉勅曰朕以涼德祗嗣
寶圖不能上承天休下正人紀兵革競興於鄠縣車輿再越於藩垣宗廟震驚
烝嘗曠闕敬修典禮倍切哀摧宜付所司又修奉太廟使宰相鄭延昌奏太廟
大殿十一室二十三間十一架功績至大計料支費不少兼宗廟制度有數難
爲損益今不審依元料修奉爲復更有商量請下禮官詳議太常博　殷盈孫
奏議言如依元料難以速成況帑藏方虛須資變禮竊以至德二年以新修太
廟未成其新造神主權於長安殿安置便行饗告之禮如同宗廟之儀以俟廟
成方爲還祔今京城除充大內及正衙外別無殿宇伏聞先有詔旨欲以少府
監大廳權充太廟其廳五間伏緣十一室於五間之中陳設隘狹請更接續修
建成十一間以備十一室薦饗之所其三太后廟即於少府監取西南屋三間
以備三室告饗之所勅旨從之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太后神主祔
饗於太廟三太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鄭氏宣宗之母也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
之母也貞獻皇太后韋氏文宗之母也三后之崩皆作神主有故不當入太廟
當時禮官建議並置別廟每年五享及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皆於本廟行事無
奉神主入太廟之文至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欲以三太后祔
享太廟博士殷盈孫獻議非之曰臣謹按三太后憲宗穆宗之后也二帝已祔
太廟三后所以立別廟者不可入太廟故也與帝在位皇后別廟不同今有司
誤用王彥威曲臺禮禘別廟太后於太廟乖戾之甚臣竊究事體有五不可曲
臺禮云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祔於祖姑之下此乃皇后先崩已造神主夫在
帝位如昭成肅明元獻昭德之比昭成肅明之崩也睿宗在位元獻之崩也玄
宗在位昭德之崩也肅宗在位四后於太廟未有本室故創別廟當爲太廟合
食之主故禘祫乃奉以入饗其神主但題云某謚皇后明其後太廟有本室即
當還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暫立別廟耳本是太廟合食之祖故禘祫乃升太廟
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今恭僖貞獻二太后皆穆宗之后恭僖會昌四年造神
主合祔穆宗廟室時穆宗廟已祔武宗母宣懿皇后神主故爲恭僖別立廟其
神主直題云皇太后明其終安別廟不入太廟故也貞獻太后大中元年作神
主立別廟其神主亦題爲太后並與恭僖義同孝明咸通五年作神主合祔憲
宗廟室憲宗廟已祔穆宗之母懿安皇后故孝明亦別立廟是懿宗祖母故題
其主爲太皇太后與恭僖貞獻亦同帝在位后先作神主之例今以別廟太后
神主禘祭升享太廟一不可也曲臺禮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儀注云內常侍
奉別廟皇后神主入置於廟庭赤黃褥位奏云某謚皇后禘祫祔享太廟然後
以神主升今即須奏云某謚太皇太后且太廟中皇后神主二十一室今忽以
皇太后入列於昭穆二不可也若但云某謚皇后即與所題都異神何依憑此
三不可也古今禮要云舊典周立姜嫄別廟四時祭薦及禘祫於七廟皆祭惟
不入太祖廟爲別配文魏思甄后明帝母廟及稷依姜嫄之廟四時及禘皆與
諸廟同此舊禮明文得以爲證今以別廟太后禘祫於太廟四不可也所以置

別廟太后以孝明不可與懿安並祔憲宗之室今禘享乃處懿安於舅姑之上此五不可也且祫合祭也合猶不入太祖之廟而況於禘乎竊以為並皆禘於別廟為宜且恭僖貞獻二廟比在朱陽坊禘祫赴太廟皆須備法駕典禮甚重儀衛至多咸通之時累遇大饗耳目相接歲代未遙人皆見聞事可詢訪非敢以臆斷也或曰以三廟故禘祫於別廟或可矣而將來有可疑焉謹按睿宗親盡已祧今昭成肅明二后同在夾室如或後代憲宗穆宗親盡而祧三太后神主其得不入夾室乎若遇禘祫則如之何對曰此又大誤也三太后廟若親盡合祧但當閟而不享安得處於夾室禘祫則就別廟行之歷代已來何嘗有別廟神主復入太廟夾室乎禘祫禮之大者無宜錯失宰相孔緯曰博士之言是也昨禮院所奏儀注今已勅下大祭日迫不可遽改且依行之於是遂以三太后祔祫太廟達禮者譏其大謬至今未正會昌六年十一月太常博士任疇上言去月十七日饗德明興聖廟德廟宜候論狀稱懿祖室在獻祖室之上當時雖以為然便依行事猶牒報監察使及宗正寺請過祭詳窺玉牒如有不同即相知聞奏爾後伏檢高祖神堯皇帝本紀伏審獻祖為懿祖之昭懿祖為獻祖之穆昭穆之位天地極殊今廟室彝倫不即陳奏然倘為苟且罪不容誅仍敕修撰朱儔檢討王皞研精詳覆得報稱天寶二年制追尊咎繇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十載立廟至貞元十九年制從給事中陳京右僕射姚南仲等一百五十人之議以為禘祫是祖宗以序之祭凡有國者必尊太祖今國家以景皇帝為太祖太祖之上施於禘祫不可為位請按德明興聖廟共成四室祔遷獻懿二祖謹尋儔等所報即當時表奏並獻居懿上伏以德尊諡為孝君臣嚴敬有司慎恪是歲以還不當失序四十餘載理難尋詰伏祈聖鑒即垂詔勅具禮遷正其月儔又奏伏聞今月十三日勅以臣所奏獻懿祖二室倒置事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臣去月十七日緣遇太廟祫饗太祖景皇帝已下奉主準貞元十九年所祔獻懿祖於德明廟共為四室準元勅各於本室行享禮審知獻祖合居懿祖之上昭穆方正其時親見獻祖之室倒居懿祖之下於後遍校圖籍實見差殊遂敢聞奏今奉勅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臣得奉禮郎李岡太祝柳仲年協律郎諸葛畋李潼檢討官王皞修撰朱儔博士閔慶之等七人狀稱謹按高祖神堯皇帝本紀及皇室圖譜并武德貞觀永徽開元已來諸禮書在甲令者並云獻祖宣皇帝是神堯之高祖懿祖光皇帝是神堯皇帝之曾祖以高曾辨之則獻祖是懿祖之父懿祖是獻祖之子即博士任疇所奏倒祀不虛臣等伏乞即垂詔勅具禮遷正其事遂行僖宗自興元還京夏四月將行禘祭有司引舊儀禘德明興聖二廟及懿祖獻祖神主祔興聖德明廟通為四室黃巢之亂廟已焚毀及是將禘俾議其儀博士殷盈孫議曰臣以德明等四廟功非創業義止追封且於今皇帝年代極遙昭穆甚遠可依晉韋弘屋毀乃已之例因而廢之勅下百寮都省會議禮部員外薛昭緯奏議曰伏以禮貴從宜過猶不及祀有常典理當據經謹按德明追尊實為遐遠徵諸歷代莫有其倫自古典禮該詳無踰周室后稷實始封之祖文王乃建極之君且不聞后稷之前別議立廟以至二漢則可明徵劉累梁魏則近有蕭曹稽彼前書並無追號迨于興聖事非有據蓋以始王於涼遂列為祖類長沙於後漢之代等楚元於宋高之朝悉無尊祀之名足為憲章之驗重以獻祖懿祖皆非宗有德而祖有功親盡宜祧理當毀瘞遷於二廟亦出一時且武德之初議宗廟之事神堯聽之太宗參之碩學通儒森然在列而不議立皋陶涼武昭之廟蓋知其非所宜立也尊太祖代祖為帝而以獻祖為宣簡公懿祖為懿王卒不加帝號者謂其親盡則毀明矣春秋左氏傳孔子在陳聞魯廟災曰其桓僖乎已而果然蓋以親盡不毀宜致天災烱然之徵不可忽也據太常禮院狀所引至德二年克復後不作弘農府君廟神主及晉韋弘屋朽乃已之議頗為明據深協禮經其興聖等四室請依禮院之議奉勅敬依典禮付所司開元二十二年正月制以籩豆之薦或未能備物宜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太常卿韋縚請宗廟之奠每室籩豆各加十二又今之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無一合執持甚難請稍令廣大其郊祀奠獻亦準此仍望付尚書省集衆官詳議務從折衷於是兵部侍郎張均及職方郎中韋述等建議曰謹按禮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水草陸海三牲八簋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皆備薦

矣。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爲之節制，使祭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又按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則與祭祀之物，豐省本殊。左傳曰：「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又曰：「享有體薦，宴有折俎。」杜預曰：「享有體薦，爵盈而不飲，豆乾而不食。宴則相與食之。」享之與宴，猶且異文，祭奠所陳，固不同矣。又按周禮，籩人、豆人各掌四籩四豆之實，供祭祀與賓客所用各殊。據此數文，祭奠不同常時，其來久矣。且人之嗜酒，本無憑準，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雖平生所嗜，非禮亦不薦也；平生所惡，是禮卽不去也。楚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而屬曰：「祭我必以芰。」及卒，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不敢薦也。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籩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事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飫。三年一禘，不欲黷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風有采蘋、采蘩，雅有行葦、泂酌，守以忠信，神其捨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師古，簠簋可去，而盤盂杯案當在御矣；韶頀可息，而箜篌箏笙當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興於近代，或出於蕃夷，耳目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何觀。欲爲永式，恐未可也。且自漢已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此旣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情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曰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又按國語，觀射父曰：「郊禘不過繭栗，蒸嘗不過把握。」夫神以精明臨人者也，所求備物，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爲。豈可捨先王之遺法，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章。請依古制，庶可經久。

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謹按禮曰：「夫祭不欲煩，煩則黷；亦不欲簡，簡則怠。」又鄭玄云：「人生尙褻食，鬼神則不然。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酒醴，及後聖作爲醴酪，猶存玄酒，示不忘古。」春秋曰：「蘋蘩薀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又曰：「大羹不和，粢食不鑿。」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爲尙，將儉約以表誠，則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旣乖禮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所詳也。易曰：「罇酒簋貳，納約自牖。」此明祭存簡易，不在繁奢，所以一罇之酒，貳簋之奠，爲明祀也。抑又聞之，夫義以出禮，禮以體政，違則有紊，是稱不經。薦肥濃則褻味有登，加籩爵則事非師古，與其別行新制，寧如謹守舊章。時太子賓客崔沔、戶部郎中楊伯成、左衞兵曹劉秩等皆建議，以爲請依舊禮，不可改易。於是宰臣等具沔、述等議以奏。玄宗曰：「朕承祖宗休德，至於享祀粢盛，實思豐潔，禮物之具，諒在昭忠。其非芳潔不應法制者，亦不可用。」以是更令太常量加品味。韋縚又奏請每室加籩豆各六，每四時異品，以當時新果及珍羞同薦，制可之。又酌獻酒爵，玄宗令用龠升一升，合於古義而多少適中，自是帝依行焉。

後漢世祖光武皇帝葬于原陵，其子孝明帝追思不已，永平元年，乃率諸侯王公卿正月朝于原陵，親奉先后陰氏粧奩篋笥，悲慟，左右侍臣莫不嗚咽。梁武帝父丹陽尹順之，追尊爲太祖文帝，先葬丹徒，亦尊爲建陵。武帝卽大位後，大同十五年，亦朝于建陵，有紫雲蔭覆陵上，食頃方滅。梁主著單衣介幘，設次而拜，望陵流哭，淚之所霑，草皆變色。陵傍有枯泉，至時而水流香潔。因謂侍臣曰：「陵陰石虎，與陵俱創二百餘年，恨小，可更造碑石柱麟趺。二陵中道門爲三闕，園陵職司並賜一級。」奉辭諸陵，哭踊而拜。周太祖文帝葬于成陵，其子明帝初立，元年十二月，謁于成陵。高祖神堯葬于獻陵，貞觀十三年正月乙巳，太宗朝于獻陵。先是日宿設黃麾仗，周衞陵寢。至是質明，七廟子孫及諸侯百僚、蕃夷君長皆陪列于司馬門內。皇帝至小次，降輿納履，哭於闕門，西面再拜，慟絕不能興。禮畢，改服入于寢宮，親執饌，閱視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牀前悲慟，左右侍御者莫不歔欷。初，甲辰之夜，大雨雪，及皇帝入陵院，悲號哽咽，百辟哀慟。是時雪益甚，寒風暴起，有蒼雲出於山陵之上，俄而流布，天地晦冥。至禮畢，皇帝出自寢宮，步過司馬門北，泥行二百餘步，於是風靜雪止。

雲氣歘滅天色開霽觀者竊議以為孝感之所致焉是日曲赦三原縣及從官
衛士等大辟已下已發覺未發覺皆釋其罪免民一年租賦有八十已上及孝
子順孫義夫節婦鰥寡孤獨有篤疾者賜物各有差宿衛陵邑中郎將士齋員
及三原令以下各賜爵一級丁未至自獻陵己酉朝于太極殿庚子會羣臣奏
功成慶善及破陣之樂玄宗開元十七年十一月丙申親謁橋陵皇帝望陵涕
泣左右並哀感進奉先縣同赤縣以所管陵三百戶供陵寢三府兵馬供衛曲
赦縣內大辟罪已下戊戌謁定陵己亥謁獻陵壬寅謁昭陵乙巳謁乾陵戊申
車駕還宮大赦天下流移人並放還左降官移近處百姓無出今年地稅之半
每陵取側近六鄉以供陵寢皇帝初至橋陵質明柏樹甘露降曙後祥煙遍空
皇帝謁昭陵陪葬功臣盡來受饗風吹颯颯若神祇之所集陪位文武百寮皆
聞先聖嘆息功臣蹈舞之聲皆以為至孝所感天寶二年八月制自今已後每
至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十三載改獻昭乾定橋五陵署為臺其署令改為臺
令加階一級

舊唐書卷二十五

舊唐書卷二十五考證

禮儀志五．祭法稱王立七廟一壇之廟而七○臣德潛按英華云王立七廟一
壇二墠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一壇以下共闕一十
大字應補入

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商之玄王周之后稷是也○臣德潛按英華于穆北
向下有太祖者三字另用提起與是也文義方順應補入為合

霍光輔還之廟其例三也○沈炳震曰輔字下明有闕文玩上文應是霍光輔
宣帝而立之不以宣帝為中與不遷之廟其例三也義方明白

梁武帝父丹陽尹順之追尊為太祖文帝先葬丹徒亦尊為建陵○梁書武帝
紀係建寧陵

武帝即大位後大同十五年亦朝于建陵○沈炳震曰按梁武本紀在十年且
大同亦無十五年應誤

因謂侍臣曰陵陰石虎與陵俱創二百餘年○二百字當誤

舊唐書卷二十五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志第六

禮儀六

建中元年三月禮儀使上言東都太廟闕木主請造以祔初武后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至中宗已後兩京太廟四時並饗至德亂後木主多亡缺未祔於是議者紛然而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廟遍立群主時饗之其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若皇輿時巡則就饗焉其三曰存其廟瘞其主駕或東幸則飾齋車奉京師群廟之主以往議者皆不決而罷貞元十五年四月膳部郎中歸崇敬上疏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謹按典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重作栗主則埋桑主所以神無二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今東都太廟是則天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蓋將以備行幸還都之所也且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前後遷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而別立神主也議者或云東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禮之豈可以一朝廢之乎且虞祭則立桑主而虔祀練祭則立栗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不可更作作之不時非禮也長慶元年二月分司官庫部員外郎李渤奏太微宮神主請歸祔太廟敕付東都留守鄭絪商量聞奏絪奏云臣謹詳三代典禮上稽高祖太宗之制度未嘗有並建兩廟並饗二主之禮天授之際祀典變革中宗初復舊物未暇詳考典章遂於洛陽創宗廟是行還都之制實非建國之儀及西歸上都因循未廢德宗嗣統隆典克修東都九廟不復告饗謹按禮記仲尼答曾子問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所以明二主之非禮也陛下接千載之大統揚累聖之耿光憲章先王垂法後嗣況宗廟之禮至尊至重違經黷祀時謂不欽特望擇三代令典守高祖太宗之憲度鑒神龍權宜之制遵建中矯正之禮依經復古允屬聖明伏以太微宮元皇帝三代睿宗文武孝皇帝神主參考經義不合祔饗至於還置神主之禮三代以降經無明文伏望委中書門下與公卿禮官質正詳定敕付所司太常博士王彥威等奏議曰謹按國初故事無兩都並建宗廟並行饗祭之禮伏尋周書召誥洛誥之說實有祭告豐廟洛廟之文是則周人兩都並建宗祧至則告饗然則兩都皆祭祖考禮祀並興自神龍復辟中宗嗣位廟既偕作饗亦並行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復舊物但建廟作主於上都其東都神主大曆中始於人間得之遂寓於太微宮不復祔饗臣等謹按經傳王者之制凡建居室宗廟爲先廟必有主主必在廟是則立廟兩都蓋行古之道主必在廟實依禮經今按參詳理合升祔謹按元皇帝是追王高宗中宗睿宗是祧廟之主其神主合藏於太廟從西第一夾室景皇帝是始封不遷之祖其神主合藏於太廟從西第一室高祖太宗玄宗肅宗代宗是創業有功親廟之祖伏準江都集禮正廟之主藏於太室之中禮記羣廟之主有故則聚而藏諸祖廟伏以德宗之下神主未作代宗之上后主先亡若歸本室有虛神主事雖可據理或未安今高祖已下神主並合藏於太祖之廟依舊準故事不饗如陛下肆覲東后移幸洛陽自非祧主合歸本室其餘闕主又當特作而祔饗時祭禘祫如儀臣又按國家追王故事太祖之上又有德明興聖懿祖別廟今光皇帝神主即懿祖也伏緣東都先無前件廟宇光皇帝神主今請權祔於太廟夾室居元皇帝之上如駕在東都即請準上都式營建別廟作德明興聖獻祖神主備禮升祔又於太廟夾室奉迎光皇帝神主歸廟第四室禘祫如儀或問曰禮作栗主瘞桑主漢魏並有瘞桑之議大曆中亦瘞孝敬皇帝神主今祔而不瘞如之何答曰古者師行以遷主無則主命自非遷祖之主別無出廟之文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則兩都宗廟各宜有主又問曰古者作主必因虞練若主必歸祔則室不可虛則當祔已亡之主創當祔之主禮經無說如之何答曰虞練作主禮之正也非時作主事之權也王者遭時爲法因事制宜苟無其常則思其變如駕或東幸廟仍虛主即準肅宗廣德二年上都作主故事特作闕主而祔蓋主不可闕故禮貴從宜春秋之義變而正之者臣伏思祖宗之主神靈所憑寓於太微不入宗廟據經復本允屬聖明至是下尚書省集議而郎吏所議與彥威多同丞郎則各執所見或曰神主合藏於太微宮或云並合埋瘞或云闕主當作或云與駕東幸即載上

都神主而東感以其言不本經據竟以紛議不定遂不舉行會昌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東都太廟九室神主共二十六座自祿山叛後取太廟爲軍營神主棄於街巷所司潛收聚見在太微宮內新造小屋之內其太廟屋室並在可以修榮大和中太常博士議以爲東都不合置神主車駕東幸即載主而行至今因循尚未修建望令尚書省集公卿及禮官學官詳議如不要更置須有收藏去處如合置望以所拆大寺材木修建既是宗室官居守便望令充修東都太廟使勾當修繕奉敕宜依六年三月太常博士鄭路等奏東都太微宮神主二十座去年二月二十九日禮院分析聞奏訖伏奉今月七日敕此禮至重須遵典故宜令禮官學官同議聞奏者臣今與學官等詳議訖謹具分析如後獻祖宣皇帝宣莊皇后懿祖光皇帝光懿皇后文德皇后高宗天皇太帝則天皇后中宗大聖大昭孝皇帝和思皇后昭成皇后孝敬皇帝孝敬哀皇后已前十二座親盡迭毀宜遷諸太廟祔於興聖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東都無興聖廟可祔伏請且權藏於太廟夾室未題神主十四座前件神主既無題號之文難伸祝告之禮今與禮官等商量伏請告遷之日但瘞於舊太微宮內空閑之地恭酌事理庶協從宜制可太常博士段瓌等三十九人奏議曰禮之所立本於誠敬廟之所設實在尊嚴既曰薦誠則宜統一昔周之東西有廟亦可徵其所由但緣卜洛之初既須營建又以遷都未決因議兩留酌其事情匪務於廣祭法明矣伏以東都太廟廢已多時若議增修稍乖前訓何者東都始制寢廟於天后中宗之朝事出一時非貞觀開元之法前後因循不廢者亦踵鎬京之文也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天寶之中兩京悉爲寇陷西都廟貌如故東都因此散亡是知九廟之靈不欲歆其煩祀也自建中不葺之後彌歷歲年今若廟貌惟新即須室別有主舊主雖在大半合祧必几筵而存之所謂宜祧不祧也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也謂廟不得無主者也舊主如有留去新廟便合創添謹按左傳云祔練作主又戴云虞而立几筵如或過時成之便是以凶干吉創添既不典虛廟又非儀考諸禮文進退無守或曰漢於郡國置宗廟凡百餘所今止東西立廟有何不安者當漢氏承秦焚燒之餘不識典故至於廟制率意而行比及元成二帝之間貢禹韋玄成等議出果有正論竟從毀除足知漢初不本於禮經又安可程法也或曰几筵不得復設廟寢何妨修營候車駕時巡便合於所載之主者究其終始又得以論之昨者降敕參詳本爲欲收舊主主既不立廟何可施假令行幸九州一一皆立廟乎愚以爲廟不可修主宜藏瘞或就瘞於埳室或瘞於兩階間此乃百代常行不易之道也其年九月敕段瓌等詳議東都不可立廟李福等別狀又有異同國家制度須合典禮證據未一則難建立宜並令赴都省對議須歸至當工部尚書薛元賞等議伏以建中時公卿奏請修建東都太廟當時之議大旨有三其一曰必有其廟備立其主時饗之日以他官攝行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皇輿時巡則就饗焉三曰存其廟瘞其主臣等立其三議參酌禮經理宜存廟不合置主謹按禮祭義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是知王者建邦設都必先宗廟社稷況周武受命始都于豐成王相宅又卜于洛烝祭歲於新邑冊周公于太室故書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王入太室祼成王厥後復立于豐雖成洛邑未嘗久處逮于平王始定東遷則周之豐鎬皆有宗廟明矣又按曾子問廟有二主夫子對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者昔齊桓公作二主夫子譏之以爲僞主是知二主不可並設亦明矣夫聖王建社以厚本立廟以尊祖所以京邑必有宗社今國家定周秦之兩地爲東西之兩宅闢九衢而立宮闕設百司而嚴拱衛取法玄象號爲京師既嚴帝宅難虛神位若無宗廟何謂皇都然依人者神在誠者祀誠非外至必由中出理合親敬用交神明位宜存於兩都廟可備立誠難專於二祭主不並設或以遷主以行今若修廟瘞主則東都太廟九室皆虛既違於經須徵其說臣復探賾禮意因得盡而論之所云七廟五廟無虛主是謂見饗之廟不可虛也今之兩都雖各有廟禘祫饗獻斯皆親奉於上京神主几筵不可虛陳於東廟且禮云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昔漢韋玄成議廢郡國祀亦曰立廟京師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人情禮意如此較然二室既不並居二廟

豈可偕祔但所都之國見饗之廟既無虛室則叶通經議者又欲置主不饗以
俟巡幸昔魯作僖公之主不於虞練之時春秋書而譏之合祔之主作非其時
尙爲所譏今若置不合祔之主不因時而作違經越禮莫甚於此豈有九室合
饗之主而有置而不饗之文兩廟始創於周公二主獲譏於夫子自古制作皆
範周孔舊典猶在足可明徵臣所以言東都廟則合存主不合置今將修建廟
宇誠不虧於典禮其見在太微宮中六主請待東都建修太廟畢具禮迎置於
西夾室閟而不饗式彰陛下嚴祀之敬以明聖朝尊祖之義吏部郎中鄭亞等
五人議據禮院奏以爲東都太廟既廢不可復修見在太微宮神主請瘞於所
寓之地有乖經訓不敢雷同臣所以別進議狀請修祔主並依典禮兼與建中
元年禮儀使顏真卿所奏事同臣與公卿等重議皆以爲廟固合修主不可瘞
卽與臣等別狀意同但衆議猶疑東西二廟各設神主恐涉廟有二主之義請
修廟虛室以太微宮所寓神主藏於夾室之中伏以六主神位內有不祧之宗
今用遷廟之儀猶未合禮臣等猶未敢署衆狀蓋爲闕疑太學博士直弘文館
鄭遂等七人議曰夫論國之大事必本乎正而根乎經以臻于中道聖朝以廣
孝爲先以得禮爲貴而臣下敢不以經對三論六故已詳於前議矣再捧天問
而陳乎諸家之說求于典訓考乎大中廟有必修之理主無可置之理何則正
經正史兩都之廟可徵禮稱天子不卜處太廟擇日卜建國之地則宗廟可知
則廢朝之說恐非所宜廢謹按詩書禮三經及漢朝兩史兩都並設廟而載主
之制久已行之敢不明徵而去文飾援據經文不易前見東都太廟合務修崇
而舊主當瘞請于太微宮所藏之所皇帝有事于洛則奉齋車載主以行太常
博士顧德章議曰夫禮雖緣情將明厥要實在得中必過禮而求多則反虧於
誠敬伏以神龍之際天命有歸移武氏廟於長安卽其地而置太廟以至天寶
初復不爲建都而設議曰中宗立廟於東都無乖舊典徵其意不亦謬乎又曰
東都太廟至於睿宗玄宗猶奉而不易者蓋緣嘗所尊奉不敢輒廢也今則廢
已多時猶循莫舉之典也又曰雖貞觀之始草創未暇豈可謂此事非開元之
法者謹按定開元六典勅曰聽政之暇錯綜古今法以周官作爲唐典覽其本

末千載一朝春秋謂考古之法也行之可久不曰然歟此時東都太廟見在六
典序兩都宮闕西都具太廟之位東都則存而不論足明事出一時又安得曰
開元之法也又三代禮樂莫盛於周昨者論議之時便宜細大取法于周遷而
立廟今立廟不因遷何美之而不能師之也又曰建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者謹按六典永昌中則天以東都爲神都爾後漸加
搆宮室百司於是備矣今之宮室百司乃武氏改命所備也上都已建國立宗
廟不合引言又曰東都洛陽祭孝宣等五帝長安祭孝成平三帝以此爲置廟
之例則大非也當漢兩處有廟所祭之帝各別今東都建廟作主與上都同概
而論之失之甚者又曰今或東洛復太廟有司同日侍祭以此爲數實所未解
者謹按天寶三載詔曰頃四時有事於太廟兩京同日自今已後兩京各宜別
擇日載在祀典可得而詳且立廟造主所以祭神而曰存而勿祀出自何經當
七廟五廟無虛主而欲立虛廟法於何典前稱廟貌如故者卽指建中之中就
有而言以爲國之先也前以非時不造主者謂見有神主不得以非時而造也
若江左至德之際主並散亡不可拘以例也或曰廢主之瘞請在太微宮者謹
按天寶二年勅曰古之制禮祭用質明義兼取於尙幽情實緣於既沒我聖祖
澹然常在爲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宜展事生之禮自今已後每至聖祖宮有
昭告宜改用卯時者今欲以主瘞於宮所卽與此勅全乖又曰主不合瘞請藏
夾室者謹按前代藏主頗有異同至如夾室儀用以序昭穆也今廟主俱不中
禮則無禘祫之文又曰君子將營宮室以宗廟爲先則建國營宮室而宗廟必
設東都既有宮室而太廟不合不營凡以論之其義斯勝而西周東漢並曰兩
都其各有宗廟之證經史昭然又得以極思於揚搉詩曰其繩則直縮板以載
作廟翼翼大雅瓜瓞言豐廟之作也又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洛邑既成以宰
文王之祀此詩言洛之廟也書曰成王既至洛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
一又曰祼于太室康王又居豐命畢公保釐東郊豈有無廟而可烝祭非都而
設保釐則書東西之廟也逮于後漢卜洛西京之廟亦存建武二年於洛陽立
廟而成哀平三帝祭於西京一十八年親幸長安行禘禮當時五室列於洛都

三帝留於京廟行幸之歲與合食之期相會不奉齋車又安可以成此禮則知兩廟周人成法載主以行漢家通制或以當虛一都之廟爲不可而引七廟無虛主之文禮言一都之廟室不虛主非爲兩都各廟而不可虛也聯出征之辭更明載主之意因事而言理實相統非如詩人更可斷章以取義也古人求神之所非一奉神之意無二故廢桑主重作栗主既事埋之已明其一也或又引左氏傳築郿凡例謂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而立建主之論按魯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左傳爲築發凡例穀梁譏因藪澤之利公羊稱避凶年造邑之嫌三傳異同左氏爲短何則當春秋二百年間魯凡城二十四邑唯郿一邑稱築城其二十二邑豈皆宗廟先君之主乎執此爲建主之端又非通論或又曰廢主之瘞何以在於太微宮所藏之所宜舍故依新前已列矣按瘞主之位有三或於北牖之下或在西階之間廟之事也其不當立之主但隨其所以瘞之夫主瘞乎當立之廟斯不然矣以在所而言則太微宮所藏之所與漢之寢園無異歷代以降建一都者多兩都者少今國家崇東西之宅極嚴奉之典而以各廟爲疑合以建都故事以相質正卽周漢是也今詳議所徵究其年代率皆一都之時豈可以擬議亦孰敢獻酬於其間詳考經旨古人謀寢必及於廟未有設寢而不立廟者國家承隋氏之弊草創未暇後雖建於垂拱而事有所合其後當干戈寧戢之歲文物大備之朝歷于十一聖不議廢之豈不以事雖出於一時廟有合立之理而不可一一革也今洛都之制上自宮殿樓觀下及百辟之司與西京無異鑾輿之至也雖廝役之賤必歸其所理也豈先帝之主獨無其所安乎時也虞主尙瘞廢主宜然或以馬融李舟二人稱寢無傷於僭立廟不妨於暫虛是則馬融李舟可法於宣尼矣以此擬議乖當則深或稱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者謹按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惟郿一邑稱築如城郎費之類各有所因或以他防或以自固謂之盡有宗廟理則極非或稱聖主有復古之功闕冊有考文之美五帝不同樂三王不同禮遭時爲法因事制宜此則改作有爲非有司之事也如有司之職但合一一據經變禮從時則須俟明詔也凡不修之證略有七條廟主應還一也已廢不舉二也廟不可虛三也非時不造主四也合載還主行五也尊無二上六也六典不書七也謹按文王遷酆立廟武王遷鎬立廟成王遷洛立廟今東都不因遷而欲立廟是違因遷立廟也謹按禮記曰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東都太廟廢已八朝若果立之是違已廢不舉也謹按禮記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今欲立虛廟是違廟不可虛也謹按左傳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記又曰過時不祭禮也合禮之祭過時猶廢非禮之主可以作乎今欲非時作主是違非時不作主也謹按曾子問古者師行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皇氏云遷廟主者載遷一室之主也今欲載羣廟之主以行是違載遷之主也謹按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也今欲兩都建廟作主是違尊無二上也謹按六典序兩都宮闕及廟宇此時東都有廟不載是違六典不書也遍考書傳並不合修蓋以武德貞觀之中作法垂範之日文物大備儒彥畢臻若可修營不應議不及矣記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天之體動也地之體止也此明樂可作禮難變也伏惟陛下誠明載物莊敬御天孝方切於祖宗事乃求於根本再令集議俾定所長臣實職司敢不條白以對德章又有上中書門下及禮院詳議兩狀並同載於後其一曰伏見八月六日勅欲修東都太廟令會議事此時已有議狀準禮不合更修尙書丞郎已下三十八人皆同署狀德章官在禮寺實忝司存當聖上嚴禋敬享之時會相公尙古黜華之日脫國之祀典有乖禮文豈唯受責於曠官竊懼貽恥於明代所以懃懃懇懇將不言而又言也昨者異同之意盡可指陳一則以有都之名更合立廟次則欲崇修廟宇以候時巡殊不知廟不合虛主惟載一也謹按貞觀九年詔曰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豐沛義等宛譙約禮而言須議立廟時祕書監顏師古議曰臣傍觀祭典遍考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於下土別置昔周之豐鎬實爲遷都乃是因事便營非云一時別立太宗許其奏卽日而停由是而言太原豈無都號太原爾時猶廢東都不立可知且廟室惟新卽須有主主既藏瘞非虛而何是有都立廟之言不攻而自破矣又按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

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矣皇氏云遷廟主者惟載新遷一室之主也未祧之主無載行之文假使候時巡自可修營一室議構九室有可依憑夫宗廟尊事也重事也至尊至重安得以疑文定論言苟不經則為擅議近者勅旨凡以議事皆須一一據經若無經文任以史證如或經史皆無據者不得率意而言則立廟東都正經史無據果從臆說無乃前後相違也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會議者四十八人所同者六七人耳比夫二三之喻又何其多也夫堯舜之為帝迄今稱詠之者非有他術異智者也以其有賢臣輔翼能順考古道也故堯之書曰若稽古帝堯孔氏傳曰傳說佐殷之君亦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考之古道既如前驗以國章又如此將求典實無以易諸伏希必本正經稍抑浮議踵皋夔之古道法周孔之遺文則天下守貞之儒實所幸甚其餘已具前議其二曰夫宗廟之設主於誠敬旋觀典禮貳則非誠是以匪因遷都則不別立廟宇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曰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則東都太廟已廢多時若議增修稍違前志何者聖曆神龍之際武后始復明辟中宗取其廟易置太廟焉本欲權固人心非經久之制也伏以所存神主既請祧藏今廟室惟新即須有主神主非時不造廟毀又無虛議如修復以俟時巡惟載一主備在方冊可得而詳又引經中義有數等或是弟子之語或是他人之言今廟不可虛尊無二上非時不造主合載一主行皆大聖祖及宣尼親所發明者比之常據不可同塗又丘明修春秋悉以君子定襃貶至陳泄以忠獲罪晉文以臣召君於此數條復稱君子將評得失特以宣尼斷之傳曰危疑之理須聖言以明也或以東都不同他都地有壇社宮闕欲議權葺似是無妨此則酌於意懷非曰經據也但以遍討今古無有壇社立廟之證用以為說實所未安謹上自殷周傍稽故實除因遷都之外無別立廟之文制曰自古議理皆酌人情必稷嗣知幾實生達識方可發揮大政潤色皇猷其他管窺蓋不足數公卿之議實可施行德章所陳最為淺近豈得苟申獨見妄有異同事貴酌中理宜從眾宜令有司擇日修崇太廟以留守李石充使勾當六年三

月擇日既定禮官既行旋以武宗登遐其事遂寢宣宗即位竟迎太微宮神主祔東都太廟禘祫之禮盡出神主合食於太祖之前貞觀禮祫享功臣配享於廟庭禘享則不配當時令文祫禘之日功臣並得配享貞觀十六年將行禘祭有司請集禮官學士等議太常卿韋挺等一十八人議曰古之王者富有四海而不朝夕上膳於宗廟者患其禮過也故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至於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孝子率禮潔粢豐盛禴祀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勳尊顯其德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預故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取大烝為祫祭高堂隆庾蔚之等多遵鄭學未有將為時享又漢魏祫祀皆在十月晉朝禮官欲用孟秋殷祭左僕射孔安國啓彈坐免者不一梁初誤禘功臣左丞何佟之駮議武帝允而依行降洎周齊俱遵此禮竊以五年再殷合諸天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論小則人臣不預大則兼及功臣今禮禘無功臣誠謂禮不可易乃詔改令從禮至開元中改修禮復令禘祫俱以功臣配饗焉高宗上元三年十月將祫享于太廟時議者以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義交互莫能斷決太學博士史璨等議曰按禮記正義引鄭玄禘祫志云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享者何祫也是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當祫明年當禘于羣廟又宣公八年禘僖公也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新君二年祫三年禘自爾已後五年而再殷祭則六年當祫八年當禘又昭公十年齊歸薨至十三年喪畢當祫為平丘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宮是也如上所云則禘已後隔三年祫已後隔二年禘此則有合禮經不違傳義自此依璨等議為定開元六年秋睿宗喪畢祫享于太廟自後又相承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至二十七年凡經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祫太常議曰禘祫二禮俱為殷祭祫為合食祖廟禘謂禘序尊卑由先君逮下之慈成羣嗣奉親之孝事異常享有時行之然而祭不欲數數則黷亦不欲疏疏則怠故王者法諸天道制祀典焉烝嘗象時禘祫如閏五歲再閏天道大

成宗廟法之再爲殷祭者也謹按禮記王制周官宗伯鄭玄注解高堂所議並云國君嗣位三年喪畢祫于太祖明年禘于羣廟自爾已後五年再殷一祫一禘漢魏故事貞觀實錄並用此禮又按禮緯及魯禮禘祫注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所謂五年而再殷祭也又按白虎通及五經通義許慎異議何休春秋賀循祭議並云三年一禘何也以爲三年一閏天道小備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祫一禘迭相乘矣今廟禘祫各自數年兩岐俱下不相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祫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既違其度五歲再殷之制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爲乖失說者或云禘祫二禮大小不侔祭名有殊年數相去祫以三紀抵小而合禘以五斷至十而周有玆參差難爲通計竊以三祫五禘之說本出禮緯五歲再殷之數同在其篇會通二文非相詭也蓋以禘後置祫二周有半數以全數謂之三年一閏只用三十二月也其禘祫異稱各隨四時秋冬爲祫春夏爲禘祭名雖異爲殷則同譬如礿祠烝嘗其體一也鄭玄爲祫大禘小傳或謂祫小禘大肆陳之間或有增減通計之義初無異同蓋象天之法相傳久矣惟晉代陳舒有三年一殷之議自五年八年又十一十四尋其議文所引亦以象閏五年一禘又奚所施矛盾之說固難憑也夫以法天之度既有指歸稽古之理若玆昭著禘祫二祭通計明矣今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祫至甲申年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祫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祫自此五年再殷周而復始又禘祫之說非唯一家五歲再殷之文既相師矣法天象閏之理大禘亦同而禘後置祫或近或遠盈縮之度有二法焉鄭玄宗高堂則先三而後二徐邈之議則先二而後三謹按鄭氏所注先三之法約三祫五禘之文存三歲五年之位以爲甲年既禘丁年當祫己年又禘壬年又祫甲年又禘丁年又祫周而復始以此相承祫後去禘十有八月而近禘後去祫三十二月而遙分析不均粗於算矣假如攻乎異端置祫於秋則三十九月爲前二十一月爲後雖小有愈其間尙偏竊據本文皆云象閏二閏相去則平分矣兩殷之序何不等耶且又三年之言本舉全數二周有半實准三年於此置祫不違文矣何必拘滯隔三正乎蓋千里一失通儒之蔽也徐氏之議有異於是研覈周審最爲可憑以爲二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若甲年夏禘丙年冬祫有象閏法毫釐不偏三年一祫之文既無乖越五歲再殷之制疎數有均校之諸儒義實長久今請依據以定二殷預推祭月周而復始

禮部員外郎崔宗之駁下太常令更詳議令集賢學士陸善經等更加詳覈善經亦以其議爲允於是太常卿韋縚奏曰禮有禘祫俱稱殷祭二法更用鱗次相承或云五歲再殷一禘一祫或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法天象閏大趣皆同皆以太廟禘祫計年有差考於經傳微有所乖頃在四月已前禘享今指孟冬又申祫儀合食禮頻恐違先典伏以陛下能事畢舉舊物咸甄宗祏祇慎之時經訓申明之日臣等忝在持禮職司討論輒據舊文定其倫序請以今年夏禘便爲殷祭之源自此之後禘祫相代五年再殷周而復始其今年冬祫準禮合停望令所司但行時享卽嚴禋不黷庶合舊儀制從之舊儀天寶八年閏六月六日勅文禘祫之禮以存序位質文之變蓋取隨時國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重熙累盛旣錫無疆之休合享登神思弘不易之典自今已後每禘祫並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禮欽若玄象下以盡虔祭之誠無違至道比來每緣禘祫時享則停事雖適於從宜禮或虧於必備已後每緣禘祫其常享以素饌三焚香以代三獻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言今年十月祫享太廟幷合饗遷廟獻祖懿祖二神主春秋之意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太祖之位在西而東向其下子孫昭穆相對南北爲別初無毀廟遷主不享之文徵是禮也自於周室而國朝祀典當與周異且周以后稷配天爲始封之祖而下乃立廟廟毀主遷皆在太祖之後禘祫之時無先於太廟太祖者正太祖東向之位全其尊而不疑然今年十月禘饗太廟伏請據魏晉舊制爲比則構築別廟東晉以征西等四府君爲別廟至禘祫之時則於太廟正太祖之位以申其尊別廟祭高皇大皇征西等四府君以敘其親伏以國家若用此義則宜別爲獻祖懿祖立廟禘祫祭之以重其親則太祖於太廟遂居東向以全其尊伏以德明興聖二皇帝曩立廟至禘祫之時

常用饗禮今則別廟之制便就與聖廟藏祔爲宜勅下尚書省百寮集議禮儀
使太子少師顔真卿議曰議者或云獻祖懿祖親遠廟遷不當祫享宜永閟於
西夾室又議者云二祖宜同祫享於太祖並昭穆而空太祖東向之位又議者
云二祖若同祫享卽太祖之位永不得正宜奉遷二祖神主祔藏於德明皇帝
廟臣伏以三議俱未爲允且禮經殘缺既無明據儒者能方義類斟酌其中則
可舉而行之盡協於正也伏惟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功處百代不遷之
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己申孝敬奉祖宗緣
齒族之禮廣尊先之道此實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
悌也請依晉蔡謨等議至十月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向之位自懿祖太
祖洎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此有彰國家重本尚順之明義足爲萬代不易
之令典也又議者請奉二祖神主於德明皇帝廟行祫祭之禮夫祫合也故公
羊傳云大事者何祫也若祫祭不陳於太廟而享於德明廟是乃分食也豈謂
合食乎名實相乖深失禮意固不可行也貞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常卿
裴郁奏曰禘祫之禮殷周以遷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及
漢高受命無始祖以高皇帝爲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位廟享祀不在昭穆合
食之列爲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卽以武帝爲太祖其高皇太
祖處士君等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卽以宣帝
爲太祖其征西潁川等四府君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國家誕受天命
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世數既近於三昭三穆之內故皇
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
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獻懿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
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則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
上配天地百代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遷爲居東向徵諸故實實所
未安請下百寮僉議勅旨依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太子左庶子李嵘等七人議
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
與親廟四也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

與二昭二穆而晉朝博士孫欽議云王者受命太祖及諸侯始封之君其已前
神主據已上數過五代卽毀其廟禘祫不復及也禘祫所及者謂受太祖之後
未毀主升藏於二祧者也雖百代禘祫及之伏以獻懿二祖太祖以前親盡之
主也擬三代以陟之制則禘祫不及矣代祖神主則太祖已下毀廟之主則公
羊傳所謂已毀廟之主陳于太祖者是也謹按漢永光四年詔議罷郡國廟及
親盡之祖丞相韋玄成議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主
還於太祖廟奏可太上則太祖已前之主瘞于園禘祫不及故也則今獻懿二
祖之比也孝惠還於太祖廟明太祖已下子孫則禘祫所及則今代祖元皇帝
神主之比也自魏晉及宋齊隋陳相承始受命之君皆立廟虛太祖之位自太
祖之後至七代君則太祖東向位乃成七廟太祖以前之主魏明帝則還處士
主置於園邑歲時使令丞奉薦世數猶近故也至東晉明帝崩以征西等三祖
遷入西除名之曰祧以準遠廟至康帝崩穆帝立於京兆遷入西除同謂之祧
如前之禮並禘祫所不及國朝始饗四廟宣元幷太祖世祖神主祔于廟貞觀
九年將祔高祖于太廟朱子奢請準禮立七廟其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依
宋以來故事虛其位待遞遷方處之東嚮位於是始祔弘農府君及高祖爲六
室虛太祖之位而行禘祫二十三年太宗祔廟弘農府君乃藏於西夾室文明
元年高宗祔廟始還宣皇帝于西夾室開元十年玄宗特立九廟於是追尊宣
皇帝爲獻祖復列於正室光皇帝爲懿祖以備九室禘祫猶虛太祖之位祝文
於三祖不稱臣明全廟數而已至德二載剋復後新作九廟神主遂不造弘農
府君神主明禘祫不及故也至寶應二年祔玄宗肅宗於廟遷獻懿二祖於西
夾室始以太祖當東嚮位以獻懿二祖爲是太祖以前親盡神主準禮禘祫不
及凡十八年至建中二年十月將祫饗禮儀使顔真卿伏奏合出獻懿二祖神
主行事其布位次第及東面尊位請準東晉蔡謨等議爲定遂以獻祖當東嚮
以懿祖於昭位南嚮以太祖於穆位北嚮以次左昭右穆陳列行事且蔡謨當
時雖有其議事竟不行而我唐廟祧豈可爲準嵘伏以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瘞
毀遷藏禮有義斷以獻懿爲親盡之主太祖已當東嚮之尊一朝改移實非典

故請宜復先朝故事獻懿神主藏於西夾室以類祭法所謂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太祖既昭配天地位當東嚮之尊庶上守貞觀之首制中奉開元之成規下遵寶應之嚴式符合經義不失舊章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受命之君諸侯始封之祖皆爲太祖故天子必有尊也是以尊太祖焉故雖諸侯必有先也亦以尊太祖焉故太祖已下親盡而毀洎秦滅學漢不及禮不列昭穆不建迭毀晉失之宋因之於是有違五廟之制於是有虛太祖之位夫不列昭穆非所以示人有序也不建迭毀非所以示人有殺也違五廟之制非所以示人有別也虛太祖之位非所以示人有尊也此禮之所由廢按禮父爲士子爲天子葬以士今獻祖祧也懿祖亦祧也唐未受命猶士禮也是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不敢以太祖之位易之今而易之無乃亂先王之序乎昔周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唐有天下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則不可代太祖之位明矣又按周禮有先公之祧有先王之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之遷主藏乎文王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獻祖已下之祧猶先公也太祖已下之祧猶先王也請築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之禮復古之道故漢之禮因於周也魏之禮因於漢也隋之禮因於魏也皆立三廟有二祧又立私廟四於南陽亦後漢制也以爲人之子事大宗降其私親故私廟所以奉本宗也太廟所以尊正統也雖古今異時文質異禮而知禮之情與聞禮之本者莫不通其變酌而行之故上致其崇則太祖屬尊乎上矣下盡其殺則祧主親盡於下矣中處其中則王者主祧於中矣工部郎中張薦等議曰昔殷周以稷禼之後所以昭穆合祭尊卑不差如夏后氏以禹始封遂爲不遷之祖故夏五廟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此則鯀之親盡其主已遷左氏既稱禹不先鯀足明遷廟之主雖屬尊於始封祖者亦在合食之位矣又據晉宋齊梁北齊周隋史其太祖已下並同禘祫未嘗限斷遷毀之主伏以南北八代非無碩學巨儒宗廟大事議必精博驗於史冊其禮僉同又詳魏晉宋齊梁北齊周隋故事及貞觀顯慶開元所禘祫並虛東嚮既行之已久實羣情所安且太祖處清廟第一之室其神主雖百代不遷永歆烝嘗上配天地於郊廟無不正矣若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列屈己申孝以奉祖禰豈非伯禹烝烝敬鯀之道歟亦是魏晉及周隋之太祖不敢以卑厭尊之義也議者或欲還二祖於興聖廟及請別置築室至禘祫年饗之夫祫合也此乃分食殊乖禮意又欲藏於西夾室永不及祀無異漢代瘞園尤爲不可輒敢徵據正經考論舊史請奉獻懿二祖與太祖並從昭穆之位而虛東嚮司勳員外郎裴樞議曰禮之主亦猶是也若祔於遠廟無乃中一有間等上不倫西位當虛則太祖永厭於昭穆異廟別祭則祫饗事主乎合食永閟比於姜嫄則推詳禨而無事禮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所以宗廟嚴社稷重由是言也太祖之上復有追尊之祖則親親尊祖之義無乃乖乎太廟之外輕置別祭之廟則宗廟無乃不嚴社稷無乃不重乎且漢丞相韋玄成請瘞於園晉徵士虞喜請瘞于廟兩階之間喜又引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祀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謂郊宗之祖斯最近矣但當時議所居石室未有準酌喜請於夾室中愚以爲石室可據所以處之道未安何者夾室謂太祖之下毀主非是安太祖之上藏主也未有卑處正位尊在傍居考理即心恐非允協今若建石室於園寢遷神主以永安採漢晉之舊章依禘祫之一祭修古禮之殘缺爲國朝之典故庶乎春秋變禮之正動也中者焉考功員外郎陳京議曰京前爲太常博士已於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奏議祫饗獻懿二祖所安之位請下百寮博採所疑其時禮儀使顏真卿因是上狀與京議異京議未行伏見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詔下太常卿裴郁所奏大抵與京議相會伏以興聖皇帝則獻祖之曾祖懿祖之高祖夫以曾孫祔引於曾高之廟豈禮之不可哉實人情之大順也京兆少尹韋武議曰凡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羣廟大合禘則各序其祧謂主遷彌遠祧室既修當祫之歲當以獻祖居于東嚮而懿祖序其昭穆以極所親若行禘禮則太祖復延于西以衆主列其左右是則於太祖不爲降屈於獻祖無所厭卑考禮酌情謂當行此爲勝同官縣尉

仲子陵議曰今儒者乃援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語欲令已祧獻祖權居東向
配天太祖屈居昭穆此不通之甚也凡左氏不先食之言且以正文公之逆祀
儒者安知非夏后廟數未足之時而言禹不先鯀乎且漢之禘祫蓋不足徵魏
晉已還太祖皆近是太祖之上皆有遷主歷代所疑或引閟宮之詩而永閟或
因虞主之義而瘞園或緣遠廟爲祧以築宮或言太祖實卑而虛位惟東晉蔡
謨憑左氏不先食以爲說欲令征西東嚮均之數者此最不安且蔡謨此議非
有所行前有司不本謨改築之言取征西東嚮之一句爲萬代法此其不可甚
也臣又思之永閟瘞園則臣子之心有所不安權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
定則別築一室義差可安且興聖之於獻祖乃曾祖也昭穆有序饗祀以時伏
請奉獻懿二祖遷於德明興聖廟此其大順也或以祫者合也今二祖別廟是
分食也何合之爲臣以爲德明興聖二廟每祫禘之年亦皆饗薦是亦分食奚
疑於二祖乎其月二十七日吏部郎中柳冕上禘祫義證凡一十四道以備顧
問并議奏聞至三月十二日祠部奏郁等議狀至十一年七月十二日勅于頎
等議狀所謂各殊理在討論用求精當宜令尚書省會百寮與國子監儒官切
磋舊狀定可否仍委所司具事件聞奏其月二十六日左司郎中陸淳奏曰臣
尋七年百寮所議雖有一十六狀總其歸趣三端而已于頎等一十四狀並云
復太祖之位張薦狀則云並列昭穆而虛東嚮之位韋武狀則云當祫之歲獻
祖居于東嚮行禘之禮太祖復延于西謹按禮經及先儒之說復太祖之位位
既正也義在不疑太祖之位既正獻懿二主當有所歸詳考十四狀其意有四
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于園寢四曰祔于興聖藏諸夾室是無
饗獻之期異乎周人藏於二祧之義禮不可行也置之別廟始於魏明之說實
非禮經之文晉義熙九年雖立此義已後亦無行者遷於園寢是亂宗廟之儀
既無所憑殊乖經意不足徵也惟有祔于興聖之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庶乎
亡於禮者之禮而得變之正也十九年三月給事中陳京奏禘是大合祖宗之
祭必尊太祖之位以正昭穆今年遇禘伏恐須定向來所議之禮勅曰禘祫之
禮祭之大者先有衆議由未精詳宜令百寮會議以聞時左僕射姚南仲等獻

議狀五十七封詔付都省再集百寮議定聞奏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奏
議請奉遷獻祖懿祖神主祔德明興聖廟請別增兩京奉安神主緣二十四日
禘祭修廟未成請於德明興聖廟垣內權設幕屋爲二室暫安神主候增修廟
室成準禮遷祔神主入新廟每至禘祫年各於本室行饗禮從之是月十五日
遷獻祖懿祖神主權祔德明興聖廟之幕殿二十四日饗太廟自此景皇帝始
居東向之尊元皇帝已下依左昭右穆之列矣二祖新廟成勅曰奉遷獻祖懿
祖神主正太祖景皇帝之位虔告之禮當任重臣宜令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
攝太尉告太清宮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損攝太尉告太廟又詔曰國之大事式
在明禋王者孝饗莫重於禘祭所以尊祖而正昭穆也朕承列聖之休德荷上
天之睠命虔奉牲幣二十五年永惟宗廟之位禘嘗之序夙夜祗慄不敢自專
是用延訪公卿稽參古禮博考羣議至于再三敬以令辰奉遷獻祖宣皇帝神
主懿祖光皇帝神主祔于德明興聖皇帝廟太祖景皇帝正東向之位宜令所
司循禮務極精嚴祇肅祀典載深感惕咨爾中外宜悉朕懷會昌六年十月太
常禮院奏禘祫祝文稱號穆宗皇帝宣懿皇后韋氏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
皇帝緣從前序親親以穆宗皇帝室稱爲皇兄未合禮文得修撰官朱儔等狀
稱禮敘尊尊不敘親親陛下於穆宗敬宗武宗三室祝文恐須但稱嗣皇帝臣
某昭告于某宗臣等同考禮經於義爲允從之貞元十二年祫祭太廟近例祫
祭及親拜郊皆令中使一人引伐國寶至壇所所以昭示武功至是上以伐國
大事中使引之非宜乃令禮官一人就內庫監領至太廟焉舊儀高祖之廟則
開府儀同三司淮安王神通禮部尚書河間王孝恭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鄖
國公殷開山吏部尚書渝國公劉政會配饗太宗之廟則司空梁國公房玄齡
尚書右僕射萊國公杜如晦尚書左射僕申國公高士廉配饗高宗之廟則司
空英國公李勣尚書左僕射北平縣公張行成中書令高唐縣公馬周配饗中
宗之廟則侍中平陽郡王敬暉侍中扶陽郡王桓彥範中書令南陽郡王袁恕
己配享睿宗之廟則太子太傅許國公蘇瓌尚書左丞相徐國公劉幽求配饗
天寶六載正月詔京城章懷節愍惠文宣太子與隱太子懿德太子同爲一廟

呼爲七太子廟以便於祀享太廟配饗功臣高祖室加裴寂劉文靜太宗室加長孫無忌李靖杜如晦高宗室加褚遂良高季輔劉仁軌中宗室加狄仁傑魏元忠王同皎等十一人大祭祀辟犢減數十載太廟置內官十一載閏三月制自今已後每月朔望日宜令尚食造食薦太廟每室一牙盤內官享薦仍五日一開室門灑掃其後又有玄宗子靜德太子廟肅宗子恭懿太子廟孝敬廟在東京太廟院內貞順皇后讓皇帝廟在京中餘皆四時致祭

舊唐書卷二十六

舊唐書卷二十六考證

禮儀志六候車駕時巡便含于所載之主者○便含二字疑有闕譌

豈先帝之主獨無所安乎時也虞主尙瘞廢主宜然○時也三句于上下文不屬似錯簡

故堯之書曰若稽古帝堯孔氏傳曰傳說佐殷之君亦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臣德潛按稽古帝堯二語下應有闕文以孔氏傳未明引且與上賢臣輔翼順考古道意無關合也

昭公十年齊歸薨至十三年喪畢當祫爲平丘之會冬公如晉○臣德潛按通典有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傳云有事于武宮是也三語應補入

司勳員外郞裴樞議曰禮之主亦猶是也○臣德潛按禮之下有闕文文獻通考引裴樞議曰禮之必立宗子者蓋爲收是族人東向之主亦猶是也應補入

是謂郊宗之祖斯最近矣○郊宗下闕文通典云是謂郊宗之上復有石室之祖應補入

太宗室加長孫無忌李靖杜如晦○沈炳震曰如晦已經配享太宗此云加誤

舊唐書卷二十六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志第七

禮儀七

貞觀十四年太宗因修禮官奏事之次言及喪服太宗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又舅之與姨親疎相似而服紀有殊理未爲得宜集學者詳議餘有親重而服輕者亦附奏聞於是侍中魏徵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奏議曰臣聞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夫親族有九服術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之與姨雖爲同氣論情度義先後實殊何則舅爲母之本族姨乃外戚他族求之母族姨不在焉考之經典舅誠爲重故周王念齊每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在舅服止一時爲姨居喪五月循名責實逐末棄本蓋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實在茲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爲之朞未嘗同居則不爲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或曰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繫於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饑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諭若推而遠之爲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之爲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尚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其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乎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慎終凝神遐想以爲尊卑之敘雖煥乎大備喪紀之制或情理未周爰命秩宗更詳考正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採摭羣經討論傳紀咸引兼實無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俾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談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諸儒所守互有異同詳求厥中申明聖旨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爲齊衰五月嫡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爲朞衆子婦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爲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報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服緦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制可之顯慶二年九月修禮官長孫無忌等又奏曰依古喪服甥爲舅緦麻舅報甥亦同此制貞觀年中八座議奏舅服同姨小功五月而今律疏舅報於甥服猶三月謹按旁尊之服禮無不報已非正尊不敢降也故甥爲從母五月從母報甥小功甥爲舅緦麻舅亦報甥三月是其義矣今甥爲舅使同從母之喪則舅宜進甥以同從母之報修律疏人不知禮意舅報甥服尚止緦麻於例不通禮須改正今請修改律疏舅服甥亦小功又曰庶母古禮緦麻新禮無服謹按庶母之子即是己昆季爲之杖齊而已與之無服同氣之內吉凶頓殊求之禮情深非至理請依典故爲服緦麻制又從之龍朔二年八月所司奏同文正卿蕭嗣業嫡繼母改嫁身亡請申心制據令繼母改嫁及爲長子並不解官既而有勅雖云嫡母終是繼母據禮緣情須有定制付所司議定奏聞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乂等奏稱緬尋喪服母名斯定嫡繼慈養皆在其中惟出母制特言出妻之子明非生己則皆無服是以今云母嫁又云出妻之子出言其子以著所生嫁即言母通包養嫡俱當解任並合心喪其不解者惟有繼母之嫁繼母爲名正據前妻之子嫡於諸孽禮無繼母之文甲令今既見行嗣業理申心制然奉勅議定方垂永則今有不安亦須釐正竊以嫡繼慈養皆非所生並同行路嫁雖比出稍輕於父終爲義絕繼母之嫁既殊親母慈嫡義絕豈合心喪望請凡非所生父卒而嫁爲父後者無服非承重者杖朞並不心喪一同繼母有符情禮無玷舊章又心喪之制惟施服屈杖朞之服不應解官而令文三年齊斬亦入心喪之例杖朞解官又有妻喪之舛又依禮庶子爲其母緦麻三月既是所生無服準例亦合解官令文漏而不言於事終須修附既與嫡母等嫁同一條總議請改理爲允愜者依集文武官九品已上議得司衛正卿房仁裕等七百三十六人議請一依司禮狀嗣業不解官得右金吾

衛將軍薛孤吳仁等二十六人議請解嗣業官不同司禮狀者母非所生出嫁義絕仍令解職有紊緣情杖朞解官不甄妻服三年齊斬謬曰心喪庶子爲母緦麻漏其中制此並令文疏舛理難因襲依房仁裕等議總加修附垂之不朽其禮及律疏有相關涉者亦請準此改正嗣業嫡母改醮不合解官詔從之上元元年天后上表曰至如父在爲母服止一朞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非母不生非母不育推燥居濕咽苦吐甘生養勞瘁恩斯極矣所以禽獸之情猶知其母三年在懷理宜崇報若父在爲母服止一朞尊父之敬雖周服母之慈有闕且齊斬之制足爲差減更令周以一朞恐傷人子之志今請父在爲母終三年之服高宗下詔依議行焉開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上言准禮父在爲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則天皇后請同父沒之服三年然始除靈雖則權行有紊彝典今陛下孝理天下動合禮經請仍舊章庶叶通典於是下制令百官詳議刑部郎中田再思建議曰乾尊坤卑天一地二陰陽之位分矣夫婦之道配焉至若死喪之威隆殺之等禮經五服之制齊斬有殊考妣三年之喪貴賤無隔以報免懷之慈以酬罔極之恩者也稽之上古喪期無數暨乎中葉方有歲年禮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白虎通云質文再而變正朔三而復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已來爰殊厭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故知禮不從天而降不由地而出也在人消息爲適時之中耳春秋諸國魯最知禮以周公之後孔子之邦也晉韓起來聘言周禮盡在魯矣齊仲孫來盟言魯猶秉周禮偷有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大功子夏謂合從齊衰之制此等並四科之數十哲之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事猶此致疑即明自古已來昇降不一者也三年之制說者紛然鄭玄以爲二十七月王肅以爲二十五月又改葬之服鄭云服緦三月王云訖葬而除又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乎繼育乃爲之服又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一日易服之月鄭王祖經宗傳各有異同荀攀采古求遺互爲損益方知去聖漸遠殘缺彌多故曰會禮之家名爲聚訟寧有定哉而父在爲母三年行之已踰四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后之朝大帝御極之辰中宮獻書之日往時參議將可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爲律後王所是著而爲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虧純孝之心背德義之本有何妨於聖化有何紊於彝倫而欲服之周年與伯叔母齊焉與姑姊妹同焉夫三年之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終身之憂何況再周乎夫禮者體也履也示之以迹孝者畜也養也因之以心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服之有制使愚人企及衣之以衰使見之摧痛以此防人人猶有朝死而夕忘者以此制人人猶有釋服而從吉者方今漸歸古朴須敦孝義抑賢引愚理資寧戚食稻衣錦所不忍聞若以庶事朝儀一依周禮則古之人臣見君也公卿大夫贄羔鴈珪璧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也墨劓宮刖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侯甸男衛朝聘有數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不五十不仕七十不入朝今何故不依乎周則井邑丘甸以立征稅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分土五等父死子及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冠冕衣裳乘車而戰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三老五更膠序養老今何故不行乎諸如此例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爰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爲痛心可爲慟哭者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禮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阮嗣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高士以爲母重於父據齊斬升數麤細已降何忍服之節制減至於周豈後代之士盡慚於古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又同爨服緦禮經明義嫂叔遠別同諸路人引而進之觸類而長猶子咸依苴枲季父不服緦麻推遠之情有餘睦親之義未足又母之昆弟情切渭陽翟輔訟舅之冤甯氏宅甥之相我之出也義亦殷焉不同從母之尊遂降小功之服依諸古禮有爽俗情今貶舅而宗姨是陋今而榮古此並太宗之制也行之百年矣輒爲刊復實用有疑於是紛議不定履冰又上疏曰禮父在爲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心喪三年上元中則天皇后上表請同父沒之服亦未有行至垂拱年中始編入格易代之後俗乃通行開元五年頻請仍舊恩勅幷嫂叔舅姨之服亦付所司詳議諸司所議同異相參所司惟執齊斬之文又曰亦合典禮竊見新修之格

猶依垂拱之儀致有祖父母安存子孫之妻亡歿下房筵几亦立再周甚無謂也據周易家人卦云利女貞女正位于內男正位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家道正而天下正矣禮女在室以父爲天出嫁以夫爲天又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本無自專抗尊之法卽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理之也故父在爲母服周者避二尊也伏惟陛下正持家國孝理天下而不斷在宸衷詳正此禮無隨末俗顧念兒女之情臣恐後代復有婦奪夫政之敗者疏奏未報履冰又上表曰臣聞夫婦之道人倫之始尊卑法於陰陽陰陽和而天地生成夫婦正而人倫式序自家刑國牝雞無晨四德之禮不愆三從之義斯在卽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之也故父在爲母服周者見無二尊也準舊儀父在爲母一周除靈再周心喪父必三年而後娶者達子之志焉豈先聖無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國家者矣原夫上元肇年則天已潛秉政將圖僭篡預自崇先請升慈愛之喪以抗尊嚴之禮雖齊斬之儀不改而几筵之制遂同數年之間尙未通用天皇晏駕中宗蒙塵垂拱之末果行聖母之儀符載初之元遂啓易代之深釁孝和雖多反正韋氏復效晨鳴孝和非意暴崩韋氏旋卽稱制不蒙陛下英算宗廟何由克復易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斯之謂矣臣謹尋禮意防杜實深若不早圖刊正何以垂戒於後所以薄言禮教請依舊章恩勅通明蒙付所司詳議且臣所獻者蓋請正夫婦之綱豈忘母子之道諸議多不討其本源所非議者大凡秖論罔極之恩喪也寧戚禽獸識母而不識父秦燔書後禮經殘缺後儒纘集不足可憑豈得與伯叔母服同豈得與姑姊妹制等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齊斬足爲升降歲年何忍不同此並道聽途說之言未習先王之旨又安足以議經邦理俗之禮乎臣請據經義以明之所云罔極之恩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君子可終身之憂霜露之感豈止一二周之服哉故聖人恐有朝死而夕忘曾爲獸之不若爲立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理而已所云喪也寧戚者孔子答林放之問至如太奢太儉太易太戚皆非禮中苟不得中名爲俱失不如太儉太戚焉毀而滅性猶愈於朝死夕忘焉此論臨喪哀毀之容豈比於同宗異姓之服所云禽獸識母而不識父者禽獸羣居而聚麀而無家國之禮少雖知親愛其母長不解尊嚴其父引此爲諭則亦禽獸之不若乎所云秦燔書後禮經殘缺後儒纘集不足可憑者人間或有遺逸豈亦家戶到而燔之假若盡燔苟不可信則墳典都謬庠序徒立非聖之談復云安屬所云與伯叔姑姊服同者伯叔姑姊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所云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誠哉是言此是則天懷私苞禍之情豈可復相沿襲禮乎所云齊斬足爲升降者母齊父斬不易之禮按三年問云將由修飾之君子與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遂之則是無窮也然則何以周也曰至親以周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曰加重焉耳故父加至再周父在爲母加三年心喪今者還同父歿之制則尊厭之律安施喪服四制又曰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非徒不識禮之所由制亦恐未達孝子之通義臣謹按孝經以明陛下孝治之合至德要道請論世俗訾禮之徒夫至德謂孝悌要道謂禮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禮有無體之禮無聲之樂按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就之爲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譽譽之爲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爲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爲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陛下以韋氏構逆中宗降禍宸衷哀憤睿情卓烈初無一旅之衆遂殄九重之妖定社稷於阽危拯宗枝於塗炭此陛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使諸侯得守其法度卿大夫得盡其言行士得資親以事君庶人得用天而分地此陛下無體之禮以安上理人也上元已來政由武氏文明之後法在兇人賊害宗親誅滅良善勳階歲累酺赦年頻倖之則榮華正之則遷謫

神龍景雲之際其事尤繁先天開元之間斯弊都革此陛下之無聲之樂以移
風易俗也臣前狀單略議者未識臣之懇誠謹具狀重進請付中書門下商量
處分臣言若讜然敢側足於軒墀臣言不忠伏請竄跡於荒裔左散騎常侍元
行沖奏議曰天地之性惟人最靈者蓋以智周萬物惟睿作聖明貴賤辨尊卑
遠嫌疑分情理也是以古之聖人徵性識本緣情制服有申有厭天父天夫故
斬衰三年情理俱盡者因心立極也生則齊體死則同穴比陰陽而配合同兩
儀而成化而妻喪杖期情禮俱殺者蓋以遠嫌疑尊乾道也父爲嫡子三年斬
衰而不去職者蓋尊祖重嫡崇禮殺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孝莫大於嚴父故
父在爲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厭者則情申而禮殺也斯制也可以
異於飛走別於華夷羲農堯舜莫之易也文武周公同所尊也今若捨尊厭之
重虧嚴父之義略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姨兼從母
之名卽母之女黨加於舅服有理存焉嫂叔不服避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緦以
忘推遠之跡旣乖前聖亦謂難從謹詳三者之疑並請依古爲當自是百寮竟
不決至七年八月下勅曰惟周公制禮當歷代不刊況子夏爲傳乃孔門所受
格條之內有父在爲母齊衰三年此有爲而爲非尊厭之義與其改作不如師
古諸服紀宜一依喪服文自是卿士之家父在爲母行服不同或旣周而禫禫
服六十日釋服心喪三年者或有旣周而禫禫服終三年者或有依上元之制
齊衰三年者時議者是非紛然元行沖謂人曰聖人制厭降之禮豈不知母恩
之深也以尊祖貴禰欲其遠別禽獸近異夷狄故也人情易搖淺識者衆一紊
其度其可止乎二十年中書令蕭嵩與學士改修定五禮又議請依上元勅父
在爲母齊衰三年爲定及頒禮乃一依行焉二十三年藉田禮畢下制曰服制
之紀或有所未通宜令禮官學士詳議聞奏太常卿韋縚奏曰謹按儀禮喪服
舅緦麻三月從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名加也堂姨舅舅母恩所不及
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尊加也舅緦麻三月並是情親而服屬
疎者也外祖正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堂姨舅親卽未疎
恩絕不相爲服親舅母來承外族同爨之禮不如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

且爲外祖小功此則正尊情甚親而服屬疎者也請加至大功九月姨舅儕親
旣無別服宜齊等請爲舅加小功五月堂姨舅疎降一等親舅母從服之例先
無制服之文並望加至袒免臣聞禮以飾情服從義制或有沿革損益可明事
體旣大理資詳審望付尚書省集衆官吏詳議務從折衷永爲典則於是太子
賓客崔沔建議曰竊聞大道旣隱天下爲家聖人因之然後制禮禮教之設本
爲正家家道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議理歸本宗父以尊
崇母以厭降豈忘愛敬宜在倫序是以內有齊斬外服皆緦麻尊名所加不過
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前聖所志後賢所傳其來久矣昔辛有適伊川見被
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貞觀修禮時改舊章漸廣
渭陽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弘道之後唐隆之間國命再移於外族矣禮亡徵
兆儻或斯見天人之際可不誠哉開元初補闕盧履冰嘗進狀論喪服輕重勅
令僉議于時羣議紛拏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陛下運稽古之思發獨
斷之明至開元八年特降別勅一依古禮事符故實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
之福更圖異議竊所未詳願守八年明旨以爲萬代成法職方郎中韋述議曰
天生萬物惟人最靈所以尊尊親親別生分類存則盡其愛敬歿則盡其哀戚
緣情而制服考事而立言往聖討論亦已勤矣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以及其身
謂之九族由近而及遠稱情而立文差其輕重遂爲五服雖則或以義降或以
名加教有所從理不踰等百王不易三代可知日月同懸咸所仰也自微言旣
絕大義復乖雖文質有遷而必遵此制謹按儀禮喪服傳曰外親之服皆緦麻
鄭玄謂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緦麻外祖父母小功五月以尊加也從母小功五
月以名加也舅甥外孫中外昆弟依本服緦麻三月若以匹敵外祖則祖也舅
則伯叔父之別也姨舅伯叔則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氏聖人之心良有
以也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
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也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聖人究天道而厚
於祖禰繫姓族而親其子孫近則別其賢愚遠則異於禽獸由此言之母黨比
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且家無二尊喪無二斬人之所奉不可貳也特重於大

宗者降其小宗爲人後者減其父母之服女子出嫁殺其本家之喪蓋所存者遠所抑者私也今若外祖及舅更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之內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末古之制作者知人情之易搖恐失禮之將漸別其同異輕重相懸欲使後來之人永不相雜微旨斯在豈徒然哉且五服有上殺之義必循源本方及條流伯叔父母本服大功九月從父昆弟亦大功九月並以上出於祖其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五月以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於曾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祖昆弟皆緦麻三月以其出於高祖其服不得過於高祖也堂舅姨既出於外曾祖若爲之制服則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加至大功九月則外曾祖合至小功外高祖合至緦麻若舉此而捨彼事則不均棄親而錄疎理則不順推而廣之是與本族無異矣服皆有報則堂外甥外曾孫姪女之子皆須制服矣聖人豈薄其骨肉背其恩愛情之親者服制乃輕蓋本於公者薄於私存其大者略其細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隳矣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敘庸可止乎且舊章淪胥爲日已久矣所存者無幾又欲棄之雖曰未達不知其可請依儀禮喪服爲定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謹按儀禮曰外皆服緦又曰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並爲小功五月其爲舅緦鄭文貞公魏徵已議同從母例加至小功五月訖今之所加豈異前旨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堂舅姨堂舅母並升爲袒免則何以祖述禮經乎如以外祖父母加至大功則豈無加報於外孫乎如外孫爲報服大功則本宗庶孫何同等而相淺乎儻必如是深所不便竊恐內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理必然也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問之子路對曰吾寡兄弟而不忍也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聞而除之此則聖人因言以立訓援事抑情之明例也禮不云乎無輕議禮明其蟠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小有損益也況夫喪服之紀先王大猷奉以周旋以匡人道一辭寧措千載是遵涉於異端豈曰弘教伏望各依正禮以厚儒風太常所謂增加愚見以爲不可又戶部郎中楊伯成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並同是議與沔等略同議奏上又手勅侍臣等曰朕以爲親姨舅既服小功則舅母於舅有三年之服服是受我而厚以服制情則舅母之服不得全降於舅也宜服緦麻堂姨舅古今未制服朕思敦睦九族引而親之宜服袒免又鄭玄注禮記云同爨緦若比堂姨舅於同爨親則厚矣又喪服傳云外親之服皆緦是亦不隔於堂姨舅也若以所服不得過本而須爲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制服亦何傷乎是皆親親敦本之意卿等更熟詳之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尚書李林甫等奏曰外族之親禮無厭降外甥既爲舅母制服舅母還合報之夫外甥既爲報服則與夫之姨舅以類是同外甥之妻不得無服所增者頗廣所引者漸疎微臣愚蒙猶有未達玄宗又手制答曰從服有六此其一也降殺之制禮無明文此皆自身率親用爲制服所有存抑盡是推恩朕情有未安故令詳議非欲苟求變故以示不同卿等以爲外族之親禮無厭降報服之制所引甚疎且姨舅者屬從之至近也以親言之則亦姑伯之匹敵也豈有所引者疎而降所親者服又婦從夫者也夫之姨舅夫既有服從夫而服由是睦親實欲令不肖者企及賢者俯就卿等宜熟詳之耀卿等奏曰陛下體至仁之德廣推恩之道將弘引進以示睦親再發德音更令詳議臣等按大唐新禮親舅加至小功與從母同服此蓋當時特命不以輕重遞增蓋不欲參於本宗慎於變禮者也今聖制親姨舅小功更制舅母緦麻堂姨舅袒免等服取類新禮垂示將來通於物情自我作則羣儒風議徒有稽留並望準制施行制從之天寶六年正月出嫁母宜終服三年

舊唐書卷二十七

舊唐書卷二十七考證

臣德潛按卷二十七乃凶禮也而惜乎未完考成周五禮凶禮居二唐初徙其次第居五而李義甫許敬宗以爲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刪去國恤一篇國有大故臨時采掇凶禮無可徵矣後開元制禮亦未詳盡至杜黄裳擇裴墐爲太常羅絡古今芟弁百氏成崇豐二陵集禮議者稱近古稱然王溥作唐會要于國卹略無紀載宋祁修唐書亦第詳臣庶喪葬衰麻哭泣之節豈禮之書至王溥宋祁時不復存耶至舊書所載凶禮惟論同爨緦麻之恩嫂叔無服舅姨親疎而于五服隆殺視疾殯殮及葬埋祭祀之類俱闕又不獨散軼國卹而已其爲殘闕卷帙夫復何疑

臣德潛按有唐典禮貞觀定後顯慶修之開元又復刪改禮真備焉今志所載吉禮具存餘賓禮如通邦國待四夷君長之類俱闕軍禮如親征講武蒐狩習射合朔之類俱闕嘉禮如皇帝加元服皇太子加元服臣庶冠皇帝納后皇太子納妃臣庶婚皇帝受朝賀冊立皇太子養老鄉飲酒之類俱闕不止凶禮爲未全之書也必合新書詳考之禮儀始備

舊唐書卷二十七考證

舊唐書卷二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志第八

音樂一

樂者太古聖人怡情之具也人有血氣生知之性喜怒哀樂之情情感物而動於中聲成文而應於外聖王乃調之以律度文之以歌頌蕩之以鐘石播之以絃管然後可以滌精靈可以祛怨思施之於邦國則朝廷序施之於天下則神祇格施之於賓宴則君臣和施之於戰陣則士民勇三五之代世有厥官故虞廷振干羽之容周人立絃誦之教洎蒼精道喪戰國塵飛禮樂出於諸侯雅頌淪於衰俗齊竽燕筑俱非皦繹之音東缶西琴各寫哇淫之狀乃至播鼗入漢師摯寢絃延陵有自鄶之譏孔子起聞韶之歎及始皇一統傲視百王鐘鼓滿於秦宮無非鄭衛歌舞陳於漢廟並匪咸韶而九成六變之容八佾四懸之制但存其數罕達其情而制氏所傳形容而已武宣之世天子弘儒采夜誦之詩考從臣之賦朝吟蘭殿暮奏竹宮乃命協律之官始制禮神之曲屬河間好古遺籍充庭乃約詩頌而制樂章體周官而爲舞節自茲相襲代易其辭雖流管磬之音恐異莖英之旨其後臥聽桑濮雜以兜離孤竹空桑無復旋宮之義崇牙樹羽惟陳備物之儀煩手即多知音蓋寡自永嘉之後咸洛爲墟禮壞樂崩典章殆盡江左掇其遺散尙有治世之音而元魏宇文代雄朔漠地不傳於清樂人各習其舊風雖得兩京工胥亦置四廂金奏殊非入耳之玩空有作樂之名隋文帝家世士人銳興禮樂踐阼之始詔太常卿牛弘祭酒辛彥之增修雅樂弘樂伶官措思歷載無成而郊廟侑神黃鐘一調而已開皇八年平陳始獲江左舊工及四懸樂器帝令廷奏之歎曰此華夏正聲也非吾此舉世何得聞乃調五音爲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調賓祭用之隋氏始有雅樂因置清商署以掌之既而協律郎祖孝孫依京房舊法推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明六之有三百六十音旋相爲宮音定廟樂諸儒論難竟不施用隋世雅音惟清樂十四調而已隋末大亂其樂猶全高祖受禪擢祖孝孫爲吏部郎中轉大常少卿漸見親委孝孫由是奏請作樂時軍國多務未遑改創樂府尙用隋氏舊文武德九年始命孝孫修定雅樂至貞觀二年六月奏之太宗曰禮樂之作蓋聖人緣物設教以爲撙節治之隆替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由於樂陳將亡也爲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而爲伴侶曲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也以是觀之蓋樂之由也太宗曰不然夫音聲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歡者聞之則悅憂者聽之則悲悲歡之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聞之則悲耳何有樂聲哀怨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朕當爲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尙書右丞魏徵進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由音調太宗然之孝孫又奏陳梁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爲大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爲宮按禮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故制十二和之樂合三十一曲八十四調祭圜丘以黃鐘爲宮方澤以林鐘爲宮宗廟以太簇爲宮五郊朝賀饗宴則隨月用律爲宮初隋但用黃鐘一宮惟扣七鐘餘五鐘虛懸而不扣及孝孫建旋宮之法皆遍扣鐘無復虛懸者矣祭天神奏豫和之樂地祇奏順和宗廟奏永和天地宗廟登歌俱奏肅和皇帝臨軒奏太和王公出入奏舒和皇帝食舉及飲酒奏休和皇帝受朝奏政和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郊廟俎入奏雍和皇帝祭享酌酒讀祝文及飲福受胙奏壽和五郊迎氣各以月律而奏其音又郊廟祭享奏化康凱安之舞周禮旋宮之義亡絶已久時莫能知一朝復古自此始也及孝孫卒後協律郎張文收復採三禮言孝孫雖創其端至於郊禋用樂事未周備詔文收與太常掌禮樂官等更加釐改於是依周禮祭昊天上帝以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奏豫和之舞若封太山同用此樂若地祇方丘以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奏順和之舞禪梁甫同用此樂祫禘宗廟以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奏永和之舞五郊日月星辰及類于上帝黃鐘爲宮奏豫和之曲大蜡大報以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等調奏豫和順和永和之曲明堂雩以黃鐘爲宮奏

豫和之曲神州社稷藉田宜以太簇爲宮雨師以姑洗爲宮山川以蕤賓爲宮並奏順和之曲饗先妣以夷則爲宮奏永和之舞大饗讌奏姑洗蕤賓二調皇帝郊廟食舉以月律爲宮並奏休和之曲皇帝郊廟出入奏太和之樂臨軒出入奏舒和之樂並以姑洗爲宮皇帝大射姑洗爲宮奏騶虞之曲皇太子奏貍首之曲皇太子軒懸姑洗爲宮奏永和之曲凡奏黃鐘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鐘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林鐘奏夷則歌中呂奏無射歌夾鐘黃鐘蕤賓爲宮其樂九變大呂林鐘爲宮其樂八變太簇夷則爲宮其樂七變夾鐘南呂爲宮其樂六變姑洗無射爲宮其樂五變中呂應鐘爲宮其樂四變天子十二鐘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卿六大夫四士三及成奏之太宗稱善於是加級頒賜各有差十四年勑曰殷薦祖考以崇功德比雖加以誠潔而廟樂未稱宜令所司詳諸故實制定奏聞八座議曰七廟觀德義冠於宗祀三祖在天式章於嚴配致敬之情允洽大孝之道宜宜是以八佾具陳肅儀形於綴兆四懸備展被鴻徽於雅音考作樂之明義擇皇王之令典前聖所履莫大于茲伏惟皇帝陛下天縱感通率由冥極孝理昭懿光被於八埏愛敬純深追崇於百葉永言錫祚斯弘頌聲鐘律革音播鏗鏘於饗薦羽籥成列申蹈厲於烝嘗爰詔典司乃加隆稱循聲覈實敬闡尊名竊以皇靈滋慶濬源長委邁吞燕之生商軼擾龍之肇漢盛韜光於九二漸發迹於三分高祖縮地補天重張區宇反魂肉骨再造生靈恢恢帝圖與二儀而合大赫赫皇道共七曜以齊明雖復聖跡神功不可得而窺測經文緯武敢有寄於名言敬備樂章式昭彝範皇祖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王三廟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廟樂請奏大基之舞世祖元皇帝廟樂請奏大成之舞高祖大武皇帝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廟樂請奏光大之舞七廟登歌請每室別奏制可之二十三年太尉長孫無忌侍中于志寧議太宗廟樂曰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請樂名崇德之舞制可之後文德皇后廟有司據禮停光大之舞惟進崇德之舞光宅三年九月高宗廟樂以鈞天爲名中宗廟樂奏太和之舞開元六年十月勑睿宗廟奏景雲之舞二十九年六月太常奏准十二年東封太山日所定雅樂其樂曰元和六變以降天神順和八變以降地祇皇帝行用太和之樂其封太山也登歌奠玉幣用肅和之樂迎俎用雍和之樂酌酒飲福用福和之樂送文迎武用舒和之樂亞獻終獻用凱安之樂送神用夾鐘宮元和之樂禪社首也送神用林鐘宮順和之樂享太廟也迎神用永和之樂獻祖宣皇帝酌獻用光大之舞懿祖光皇帝酌獻用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酌獻用大政之舞世祖元皇帝酌獻用大成之舞高祖神堯皇帝酌獻用大明之舞太宗文皇帝酌獻用崇德之舞高宗天皇大帝酌獻用鈞天之舞中宗孝和皇帝酌獻用太和之舞睿宗大聖貞皇帝酌獻用景雲之舞徹豆用雍和之舞送神用黃鐘宮永和之樂臣以樂章殘缺積有歲時自有事東巡親謁九廟聖情慎禮精祈感通皆祠前累日考定音律請編入史冊萬代施行下制曰王公卿士爰及有司頻詣闕上言請以唐樂爲名者斯至公之事朕安得而辭焉然則大咸大韶大濩大夏皆以大字表其樂章今之所定宜曰大唐樂皇祖弘農府君至高祖大武皇帝六廟貞觀中已詔顏師古等定樂章舞號洎今太常寺又奏有司所定獻祖宣皇帝至睿宗聖貞皇帝九廟酌獻用舞之號天寶元年四月命有司定玄元皇帝廟告享所奏樂降神用混成之樂送神用太一之樂寶應三年六月有司奏玄宗廟樂請奏廣運之舞肅宗廟樂請奏惟新之舞大曆十四年代宗廟樂請奏保大之舞永貞元年十月德宗廟樂請奏文明之舞元和元年順宗廟樂請奏大順之舞元和十五年憲宗廟樂請奏象德之舞穆宗廟樂請奏和寧之舞敬宗廟樂請奏大鈞之舞文宗廟樂請奏文成之舞武宗廟樂請奏大定之舞貞觀元年宴羣臣始奏秦王破陣之曲太宗謂侍臣曰朕昔在藩屢有征討世間遂有此樂豈意今日登於雅樂然其發揚蹈厲雖異文容功業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於樂章示不忘於本也尚書右僕射封德彝進曰陛下以聖武戡難立極安人功成化定陳樂象德實弘濟之盛烈爲將來之壯觀文容習儀豈得爲比太宗曰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公謂文容不如蹈厲斯爲過矣德彝頓首曰臣不敏不足以知之其後令魏徵虞世南褚亮李百藥改制歌辭更名七德之舞增舞者至百二十人被甲執戟以象戰陣

之法為六年太宗行幸慶善宮宴從臣於渭水之濱賦詩十韻其宮即太宗降誕之所車駕臨幸每特感慶賞賜閭里有同漢之宛沛焉於是起居郎呂才以御製詩等於樂府被之管絃名為功成慶善樂之曲令童兒八佾皆進德冠紫袴褶為九功之舞冬至享讌及國有大慶與七德之舞偕奏于庭七年太宗制破陣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魚麗鵝鸛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迴互以象戰陣之形令呂才依圖教樂工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習之凡為三變每變為四陣有來往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數日而就更名七德之舞癸巳奏七德九功之舞觀者見其抑揚蹈厲莫不扼腕踴躍凜然震竦武臣列將咸上壽云此舞皆是陛下百戰百勝之形容羣臣咸稱萬歲蠻夷十餘種自請率舞詔許之久而乃罷十四年有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採古朱鴈天馬之義制景雲河清歌名曰讌樂奏之管絃為諸樂之首元會第一奏者是也永徽二年十一月高宗親祀南郊黃門侍郎宇文節奏言依儀明日朝羣臣除樂懸請奏九部樂上因曰破陣樂舞者情不忍觀所司更不宜設言畢慘愴久之顯慶元年正月改破陣樂舞為神功破陣樂二年太常奏白雪琴曲先是上以琴中雅曲古人歌之近代已來此聲頓絕雖有傳習又失宮商令所司簡樂工解琴笙者修習舊曲至是太常上言曰臣謹按禮記家語云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是知琴操曲弄皆合於歌又張華博物志云白雪是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曲名又楚大夫宋玉對襄王云有客於郢中歌陽春白雪國中和者數十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調高人和遂寡自宋玉以後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準勅依於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教習並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為白雪歌辭又按古今樂府奏曲之後皆別有送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輒取侍臣等奏和雪詩以為送聲各十六節今悉教訖並皆諧韻上善之乃付太常編於樂府六年二月太常丞呂才造琴歌白雪等曲上製歌辭十六首編入樂府六年三月上欲伐遼於屯營教舞召李義府任雅相許敬宗許圉師張延師蘇定方阿史那忠于闐王伏闍上官儀等赴洛城門觀樂樂名一戎大定樂賜觀樂者雜綵有差麟德二年七月制曰國家平定天下革命創制紀功旌德久被樂章今郊祀四懸猶用干戚之舞先朝作樂韜而未伸其享宴等所奏宮懸文舞宜用功成慶善之樂皆著履執拂衣舊服袴褶童子冠其武舞宜用神功破陣之樂皆被甲持戟其執纛之人亦著金甲人數並依八佾仍量加簫笛歌鼓等並於懸南列坐若舞即與宮懸合奏其宴樂內色舞者仍依舊別設上元三年十一月勅供祠祭上元舞前令大祠享皆將陳設自今已後圓丘方澤太廟祠享然後用此舞餘祭並停儀鳳二年十一月六日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曰據貞觀禮郊享曰文舞奏豫和順和永和等樂其舞人著委貌冠服並手執籥翟其武舞奏凱安其舞人並著平冕手執干戚奉麟德二年十月勅文舞改用功成慶善樂武舞改用神功破陣樂并改器服等自奉勅以來為慶善樂不可降神神功破陣樂未入雅樂雖改用器服其舞猶依舊迄今不改事既不安恐須別有處分者以今月六日錄奏奉勅舊文舞武舞既不可廢并器服總宜依舊若懸作上元舞日仍奏神功破陣樂及功成慶善樂并殿庭用舞並須引出懸外作其安置舞曲宜更商量作安穩法并錄凱安六變法象奏聞萬石又與刊正官等奏曰謹按凱安舞是貞觀中所造武舞準貞觀禮及今禮但郊廟祭享奏武舞之樂即用之凡有六變一變象龍興參野二變象剋靖關中三變象東夏賓服四變象江淮寧謐五變象獫狁讋伏六變復位以崇象兵還振旅謹按貞觀禮祭享曰武舞準作六變亦如周之大武六成樂止按樂有因人而作者則因人而止如著成數者數終即止不得取行事賒促為樂終早晚即禮云三闋六成八變九變是也今禮奏武舞六成而數終未止既非師古不可依行其武舞凱安望請依古禮及貞觀禮六成樂止立部伎內破陣樂五十二遍修入雅樂祇有兩遍名曰七德立部伎內慶善樂七遍修入雅樂祇有一遍名曰九功上元舞二十九遍今入雅樂一無所減每見祭享日三獻已終上元舞又自未畢今更加破陣樂兼恐酌獻已後歌舞更長其雅樂內破陣樂慶善樂及上元舞三曲並望修改通融令長短與禮相稱冀望久長安穩破陣樂有象武事慶善樂有象文事按古六代舞有雲門大咸大夏大韶是古之文舞殷之大護周之大武是古之武舞依古義先儒相傳國家以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舞

若以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舞。望請應用二舞日，先奏神功破陣樂，次奏功成慶善樂。先奉勅於圓丘方澤太廟祠享日，則用上元之舞。臣據見行禮，欲於天皇酌獻降復位已後，卽作凱安，變樂止。其神功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上元之舞三曲，待修改訖，以次通融作之，卽得與舊樂前後不相妨破。若有司攝行事日，亦請據行事通融。從之。三年七月，上在九成宮咸亨殿宴集，有韓王元嘉、霍王元軌及南北軍將軍等。樂作，太常少卿韋萬石奏稱：「破陣樂舞者，是皇祚發跡所由，宣揚宗祖盛烈，傳之於後，永永無窮。自天皇臨馭四海，寢而不作，既緣聖情感愴，羣下無敢關言。臣忝職樂司，廢缺是懼。依禮，祭之日，天子親總干戚以舞先祖之樂，與天下同樂之也。今破陣樂久廢，羣下無所稱述，將何以發孝思之情？」上矍然改容，俯遂所請，有制令奏樂舞。既畢，上歔欷感咽，涕泗交流，臣下悲淚，莫能仰視。久之，顧謂兩王曰：「不見此樂垂三十年，乍此觀聽，實深哀感。追思往日，王業艱難勤苦若此，朕今嗣守洪業，可忘武功？古人云：『富貴不與驕奢期，驕奢自至。』朕謂時見此舞，以自誡勖，冀無盈滿之過，非爲歡樂奏陳之耳。」侍宴羣臣咸呼萬歲。調露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則天御洛城南樓賜宴，太常奏六合還淳之舞。長壽二年正月，則天親享萬象神宮。先是，上自製神宮大樂，舞用九百人，至是舞於神宮之庭。景龍二年，皇后上言：「自妃主及五品以上母妻，并不因夫子封者，請自今遷葬之日，特給鼓吹，宮官亦準此。」侍御史唐紹上諫曰：「竊聞鼓吹之作，本爲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爲警衞。故擱鼓曲有靈夔吼、鵰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丈夫有四方之功，所以恩加寵錫。假如郊祀天地，誠是重儀，惟有宮懸，本無按架。故知軍樂所備，尙不洽於神祇；鉦鼓之音，豈得接於閨閫。准式，公主王妃已下葬禮，準有團扇、方扇、綵帷、錦障之色，加至鼓吹，歷代未聞。又準令，五品官婚葬，先無鼓吹，惟京官五品，得借四品鼓吹爲儀。令特給五品已上母妻，五品官則不當給限，便是班秩本因夫子，儀飾乃復過之，事非倫次，難爲定制，參詳義理，不可常行。請停前勑，各依常典。」上不納。延載元年正月二十三日，製越古長年樂一曲。玄宗在位多年，善樂音，若讌設酺會，卽御勤政樓。先一日，金吾引駕仗北衛四軍甲士，未明陳仗，衛尉張設，光祿造食。候明，百僚朝，侍中進中嚴外辦，中官索扇，天子開簾受朝，禮畢，又素扇垂簾，百寮常參供奉官、貴戚、二王後、諸蕃酋長，謝食就坐。太常大鼓，藻繪如錦，樂工齊擊，聲震城闕。太常卿引雅樂，每色數十人，自南魚貫而進，列於樓下。鼓笛雞婁，充庭考擊。太常樂立部伎、坐部伎依點鼓舞，間以胡夷之伎。日旰，卽內閑廏引蹀馬三十匹，爲傾杯樂曲，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校牀，乘馬而上，抃轉如飛。又令宮女數百人自帷出擊雷鼓，爲破陣樂、太平樂、上元樂。雖太常積習，皆不如其妙也。若聖壽樂，則迴身換衣，作字如畫。又五方使引大象入場，或拜或舞，動容鼓振，中於音律，竟日而退。玄宗又於聽政之暇，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爲絲竹之戲，音響齊發，有一聲誤，玄宗必覺而正之，號爲皇帝弟子，又云梨園弟子，以置院近於禁苑之梨園。太常又有別教院，教供奉新曲。太常每陵晨，鼓笛亂發於太樂署。別教院廩食常千人，宮中居宜春院。玄宗又製新曲四十餘，又新製樂譜。每初年望夜，又御勤政樓，觀燈作樂，貴臣戚里，借看樓觀望。夜闌，太常樂府縣散樂畢，卽遣宮女於樓前縛架出眺歌舞以娛之。若繩戲竿木，詭異巧妙，固無其比。天寶十五載，玄宗西幸，祿山遣其逆黨載京師樂器樂伎衣盡入洛城。尋而肅宗剋復兩京，將行大禮，禮物盡闕。命禮儀使太常少卿于休烈使屬吏與東京留臺領赴于朝廷。詔給錢，使休烈造伎衣及大舞等服，於是樂工二舞始備矣。乾元元年三月十九日，以上太常舊鐘磬，自隋已來，所傳五聲，或有差錯，謂于休烈曰：「古者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之和，以合陰陽之序。和則人不夭札，物不疵癘。且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比親享郊廟，每聽樂聲，或宮商不倫，或鐘磬失度。可盡供鐘磬，朕當於內自定。」太常進入，上集樂工考試數日，審知差錯，然後令再造及磨刻。二十五日，一部先畢，召太常樂工，上臨三殿親觀考擊，皆合五音，送太常。二十八日，又於內造樂章三十一章，送太常郊廟歌之。貞元三年四月，河東節度使馬燧獻定難曲，御麟德殿，命閱試之。十二年十二月，昭義軍節度使王虔休獻繼天誕聖樂。十四年二月，德宗自製中和舞，又奏九部樂及禁中歌舞伎者十數人，布列在庭。上御麟德殿，會百寮觀新樂詩，仍令太子書示百官。貞元十六年正月，南詔異牟尋作

奉聖樂舞因韋皐以進十八年正月驃國王來獻本國樂太和八年十月宣太
常寺準雲韶樂舊用人數令於本寺閱習進來者至開成元年十月教成三年
武德司奉宣索雲韶樂縣圖二軸進之太和三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謹按凱樂
鼓吹之歌曲也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奏凱安樂注云獻功之樂也又大司
馬之班師有功則凱樂獻于社注云兵樂曰凱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樂所以示
喜也左氏傳載晉文公勝楚振旅凱入魏晉已來鼓吹曲章多述當時戰功是
則歷代獻捷必有凱歌太宗平東都破宋金剛其後蘇定方執賀魯李勣平高
麗皆備軍容凱歌入京師謹檢貞觀顯慶開元禮書並無儀注今參酌今古備
其陳設及奏歌曲之儀如後凡命將征討有大功獻俘馘者其日備神策兵衛
於東門外如獻俘常儀其凱樂用鐃吹二部笛篳篥簫笳鐃鼓每色二人歌工
二十四人樂工等乘馬執樂器次第陳列如鹵簿之式鼓吹令丞前導分行於
兵馬俘馘之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迭奏破陣樂等四曲破陣樂應聖期兩曲
太常舊有辭賀朝歡君臣同慶樂今撰補之破陣樂受律辭元首相將討叛臣
咸歌破陣樂共賞太平人應聖期聖德期昌運雍熙萬寓清乾坤資化育海岳
共休明闢土忻耕稼銷戈遂偃兵殊方歌帝澤執贄賀昇平賀朝歡四海皇風
被千年德水清戎衣更不著今日告功成君臣同慶樂主聖開昌曆臣忠奏大
猷君看偃革後便是太平秋候行至太社及廟門工人下馬陳列於門外按周禮大
司樂注云獻于祖大司馬云先凱樂獻于社謹詳禮儀則社廟之中似合奏樂伏以尊嚴之地鐃吹讙譁既無明文或乖肅敬今請並於門外陳設不奏歌曲
候告獻禮畢復導引奏曲如儀至皇帝所御樓前兵仗旌門外二十步樂工皆
下馬徐行前進兵部尚書介冑執鉞於旌門內中路前導周禮師有功則大司馬左執律右秉鉞以
先凱樂注云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為將威令吹律聽聲其術久廢惟請秉鉞以存禮文次協律郎二人公服執麾亦於門
下分導鼓吹令丞引樂工等至位立定太常卿於樂工之前跪具官臣某奏事
請奏凱樂協律郎舉麾鼓吹大振作遍奏破陣樂等四曲樂闋協律郎偃麾太
常卿又跪奏凱樂畢兵部尚書太常卿退樂工等並出旌門外訖然後引俘馘
入獻及稱賀如別儀別有獻俘馘儀注如俘囚引出方退請宣付當司編入新
禮仍令樂工教習依奏

舊唐書卷二十八

舊唐書卷二十八考證

音樂志一陳將亡也爲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而爲伴侶曲行路聞之莫不悲泣〇沈炳震曰按通典齊將亡也爲伴侶行路聞之莫不悲泣則行路難亦樂府名也書少一難字則行路字屬聞之上矣然觀太宗語今三曲俱存爲公奏之公豈悲乎既云三曲玉樹後庭花一曲也伴侶曲二曲也行路難三曲也似應從通典

十四年有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采古朱鴈天馬之義製景雲河清歌〇臣德潛按此貞觀十四年也然觀通考以景雲河清歌慶善樂破陣樂承天樂一戎大定樂八紘同軌樂爽奏實七曲爲高宗朝所作未知孰是

舊唐書卷二十八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志第九

音樂二

高祖登極之後享宴因隋舊制用九部之樂其後分爲立坐二部今立部伎有安樂太平樂破陣樂慶善樂大定樂上元樂聖壽樂光聖樂凡八部安樂者後周武帝平齊所作也行列方正象城郭周世謂之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爲面狗喙獸耳以金飾之垂線爲髮畫猰皮帽舞蹈姿制猶作羌胡狀太平樂亦謂之五方師子舞師子鷙獸出於西南夷天竺師子等國綴毛爲之人居其中像其俛仰馴狎之容二人持繩秉拂爲習弄之狀五師子各立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樂舞以足持繩者服飾作崑崙象破陣樂太宗所造也太宗爲秦王之時征伐四方人間歌謠秦王破陣樂之曲及即位使呂才協音律李百藥虞世南褚亮魏徵等製歌辭百二十人披甲持戟甲以銀飾之發揚蹈厲聲韻慷慨享宴奏之天子避位坐宴者皆興慶善樂太宗所造也太宗生於武功之慶善宮既貴宴宮中賦詩被以管絃舞者六十人衣紫大袖裙襦漆髻皮履舞蹈安徐以象文德洽而天下安樂也大定樂出自破陣樂舞者百四十人被五彩文甲持槊歌和云八紘同軌樂以象平遼東而邊隅大定也上元樂高宗所造舞者百八十人畫雲衣備五色以象元氣故曰上元聖壽樂高宗武后所作也舞者百四十人金銅冠五色畫衣舞之行列必成字十六變而畢有聖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萬年寶祚彌昌字光聖樂玄宗所造也舞者八十人烏冠五綵畫衣兼以上元聖壽之容以歌王跡所興自破陣舞以下皆雷大鼓雜以龜茲之樂聲振百里動蕩山谷大定樂加金鉦惟慶善舞獨用西涼樂最爲閑雅破陣上元慶善三舞皆易其衣冠合之鐘磬以享郊廟以破陣爲武舞謂之七德慶善爲文舞謂之九功自武后稱制毀唐太廟此禮遂有名而亡實安樂等八舞聲樂皆立奏之樂府謂之立部伎其餘總謂之坐部伎則天中宗之代大增造坐立諸舞尋以廢寢坐部伎有讌樂長壽樂天授樂鳥歌萬壽樂龍池樂破陣樂凡六部讌樂張文收所造也工人緋綾袍絲布袴舞二十人分爲四部景雲樂舞八人花錦袍五色綾袴雲冠烏皮靴慶善樂舞四十人紫綾袍大袖絲布袴假髻破陣樂舞四人緋綾袍錦衿褾緋綾褲承天樂舞四人紫袍進德冠並銅帶樂用玉磬二架大方響一架搊箏一臥箜篌一小箜篌一大琵琶一大五絃琵琶一小五絃琵琶一大笙一小笙一大篳篥一小篳篥一大簫一小簫一正銅拔一和銅拔一長笛一短笛一楷鼓一連鼓一鞉鼓一桴鼓一工歌二此樂惟景雲舞僅存餘並亡長壽樂武太后長壽年所造也舞十有二人畫衣冠天授樂武太后天授年所造也舞四人畫衣五采鳳冠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造也武太后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又常稱萬歲爲樂以象之舞三人緋大袖並畫鸜鵒冠作鳥像今案嶺南有鳥似鸜鵒而稍大乍視之不相分辨籠養久則能言無不通南人謂之吉了亦云料開元初廣州獻之言音雄重如丈夫委曲識人情慧於鸚鵡遠矣疑即此鳥也漢書武帝本紀書南越獻馴象能言鳥注漢書者皆謂鳥爲鸚鵡若是鸚鵡不得不舉其名而謂之能言鳥鸚鵡秦隴尤多亦不足重所謂能言鳥即吉了也北方常言鸜鵒逾嶺乃能言傳者誤矣嶺南甚多鸜鵒能言者非鸜鵒也龍池樂玄宗所作也玄宗龍潛之時宅在隆慶坊宅南坊人所居變爲池望氣者亦異焉故中宗季年汎舟池中玄宗正位以坊爲宮池水逾大瀰漫數里爲此樂以歌其祥也舞十有二人人冠飾以芙蓉破陣樂玄宗所造也生於立部伎破陣樂舞四人金甲冑自長壽樂已下皆用龜茲樂舞人皆著靴惟龍池備用雅樂而無鐘磬舞人躡履清樂者南朝舊樂也永嘉之亂五都淪覆遺聲舊制散落江左宋梁之閒南朝文物號爲最盛人謠國俗亦世有新聲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隋平陳因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遭梁陳亡亂所存蓋鮮隋室已來日益淪缺武太后之時猶有六十三曲今其辭存者惟有白雪公莫舞巴渝明君鳳將雛明之君鐸舞白鳩白紵子夜吳聲四時歌前溪阿子及歡聞團扇懊憹長史督護讀曲烏夜啼石城莫愁襄陽樓烏夜飛估客楊伴雅歌驍壺常林歡三州採桑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堂堂泛龍舟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時

歌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聲無辭上林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通前爲四十四曲存焉白雪周曲也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也漢世謂之三調公莫舞晉宋謂之巾舞其說云漢高祖與項籍會於鴻門項莊劍舞將殺高祖項伯亦舞以袖隔之且云公莫害沛公也漢人德之故舞用巾以象項伯衣袖之遺式也巴渝漢高帝所作也帝自蜀漢伐楚以版楯蠻爲前鋒其人勇而善鬭好爲歌舞高帝觀之曰武王伐紂歌也使工習之號曰巴渝渝美也亦云巴有渝水故名之魏晉改其名梁復號巴渝隋文廢之明君漢元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王嬙配之即昭君也及將去入辭光彩射人聳動左右天子悔焉漢人憐其遠嫁爲作此歌晉石崇妓綠珠善舞以此曲教之而自製新歌曰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昔爲匣中玉今爲糞土英晉文王諱昭故晉人謂之明君此中朝舊典今爲吳聲蓋吳人傳受訛變使然鳳將雛漢世舊歌曲也明之君本漢世鞞舞曲也梁武時改其辭以歌君德鐸舞漢曲也白鳩吳朝拂舞曲也楊泓拂舞序曰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云有此來數十年察其辭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隋牛弘請以鞞鐸巾拂等舞陳之殿庭帝從之而去其所持巾拂等白紵沈約云紵本吳地所出疑是吳舞也梁帝又令約改其辭其四時白紵之歌約集所載是也今中原有白紵曲辭旨與此全殊子夜晉曲也晉有女子夜造此聲聲過哀苦晉日常有鬼歌之前溪晉車騎將軍沈玩所制阿子及歡聞晉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阿子汝聞否後人演其聲以爲此曲團扇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好甚篤嫂捶撻婢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捉白團扇故云團扇復團扇持許自遮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懊憹晉隆安初民間訛謠之曲歌云春草可攬結女兒可攬擷齊太祖常謂之中朝歌長史變晉司徒左長史王廞臨敗所制督護晉宋閒曲也彭城內史徐逵之爲魯軌所殺宋高祖長聟也使府內直督護丁旿殯斂之其妻呼旿至閤下自問斂逵之事每問輒歎息曰丁督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今歌是宋孝武帝所製云督護上征去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讀曲宋人爲彭城王義康所制也有死罪之辭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義慶時爲江州至鎮相見而哭爲帝所怪徵還宅大懼妓妾夜聞烏啼聲扣齋閤云明日應有赦其年更爲南兗州刺史作此歌故其和云籠牕牕不開烏夜啼夜夜望郎來今所傳歌似非義慶本音辭曰歌舞諸少年娉婷無種跡菖蒲花可憐聞名不相識石城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質嘗爲竟陵郡於城上眺矚見羣少年歌謠通暢因作此曲歌云生長石城下開門對城樓城中美年少出入見依投莫愁樂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石城樂和中復有莫愁聲故歌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襄陽王樂宋隋王誕之所作也誕始爲襄陽郡元嘉二十六年仍爲雍州夜聞諸女歌謠因作之故歌和云襄陽來夜樂其歌曰朝發襄陽來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裴子野宋略稱晉安侯劉道彥爲雍州刺史有惠化百姓歌之號襄陽樂其辭旨非也棲烏夜飛沈攸之元徽五年所作也攸之未敗之前思歸京師故歌和云日落西山還去來估客樂齊武帝之製也布衣時常遊樊鄧追憶往事而作歌曰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渚感憶追往事意滿情不敘使太樂令劉瑤教習百日無成或啓釋寶月善音律帝使寶月奏之便就勑歌者常重爲感憶之聲梁改其名爲商旅行楊伴本童謠歌也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旻旻隨母入內及長爲后所寵童謠云楊婆兒共戲來而歌語訛遂成楊伴兒歌云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驍壺疑是投壺樂也投壺者謂壺中躍矢爲驍壺今謂之驍壺者是也常林歡疑是宋梁閒曲宋梁世荊雍爲南方重鎮皆皇子爲之牧江左辭詠莫不稱之以爲樂土故隋王作襄陽之歌齊武帝追憶樊鄧梁簡文樂府歌云分手桃林岸送別峴山頭若欲寄音信漢水向東流又曰宜城投（音豆）酒今行熟停鞍繫馬暫棲宿桃林在漢水上宜城在荊州北荊州有長林縣江南謂情人爲歡常長聲相近蓋樂人誤謂長爲常三州商人歌也商人數行巴陵三江之閒因作此歌採桑因三州曲而生此聲也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堂堂並陳後主所作叔寶常與宮中女學士及朝臣相和爲詩太樂令何胥又善於文詠採其尤豔麗者以爲此曲泛龍舟隋煬帝江都宮作餘五曲

不知誰所作也其辭類皆淺俗而綿世不易惜其古曲是以備論之其他集錄所不見亦闕而不載當江南之時巾舞白紵巴渝等衣服各異梁以前舞人並二八梁舞省之咸用八人而已令工人平巾幘緋袴褶舞四人碧輕紗衣裙襦大袖畫雲鳳之狀漆鬟髻飾以金銅雜花狀如雀釵錦履舞容閑婉曲有姿態沈約宋書志江左諸曲哇淫至今其聲調猶然觀其政已亂其俗已淫既怨且思矣而從容雅緩猶有古士君子之遺風也樂則莫與爲比樂用鐘一架磬一架琴一三絃琴一擊琴一瑟一秦琵琶一臥箜篌一筑一箏一節鼓一笙二笛二簫二篪二葉二歌二自長安已後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轉缺能合于管絃者唯明君楊伴驍壺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等八曲舊樂章多或數百言武太后時明君尚能四十言今所傳二十六言就之訛失與吳音轉遠劉貺以爲宜取吳人使之傳習以問歌工李郎子李郎子北人聲調已失云學於俞才生才生江都人也今郎子逃清樂之歌闕焉又聞清樂唯歌一曲辭典而音雅閱舊記其辭信典漢有盤舞今隸散樂部中又有幡舞扇舞並亡自周隋已來管絃雜曲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其曲度皆時俗所知也惟彈琴家猶傳楚漢舊聲及清調瑟調蔡邕雜弄非朝廷郊廟所用故不載西涼樂者後魏平沮渠氏所得也晉宋末中原喪亂張軌據有河西苻秦通涼州旋復隔絕其樂具有鐘磬蓋涼人所傳中國舊樂而雜以羌胡之聲也魏世共隋咸重之工人平巾幘緋褶白舞一人方舞四人白舞今闕方舞四人假髻玉支釵紫絲布褶白大口袴五綵接袖烏皮靴樂用鐘一架磬一架彈箏一搊箏一臥箜篌一豎箜篌一琵琶一五絃琵琶一笙一簫一篳篥一小篳篥一笛一橫笛一腰鼓一齊鼓一檐鼓一銅拔一貝一編鐘今亡周官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享亦如之韎東夷之樂名也舉東方則三方可知矣又有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龡而歌之燕亦如之作先王樂者貴能包而用之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及也東夷之樂曰韎離南蠻之樂曰任西戎之樂曰禁北狄之樂曰昧離言陽氣始通萬物離地而生也任言陽氣用事萬物懷任也禁言陰氣始通禁止萬物之生長也昧言陰氣用事萬物衆形暗昧也其聲不正作之四門之外各持其方兵獻其聲而已自周之衰此禮尋廢後魏有曹婆羅門受龜茲琵琶於商人世傳其業至孫妙達尤爲北齊高洋所重常自擊胡鼓以和之周武帝聘虜女爲后西域諸國來媵於是龜茲疏勒安國康國之樂大聚長安胡兒令羯人白智通教習頗雜以新聲張重華時天竺重譯貢樂伎後其國王子爲沙門來遊又傳其方音宋世有高麗百濟伎樂魏平拓跋亦得之而未具周師滅齊二國獻其樂隋文帝平陳得清樂及文康禮畢曲列九部伎百濟伎不預焉煬帝平林邑國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琴陋不可用但以天竺樂轉寫其聲而不齒樂部西魏與高昌通始有高昌伎我太宗平高昌盡收其樂又造讌樂而去禮畢曲今著令者惟此十部雖不著令聲節存者樂府猶隸之德宗朝又有驃國亦遣使獻樂高麗樂工人紫羅帽飾以鳥羽黃大袖紫羅帶大口袴赤皮靴五色縚繩舞者四人椎髻於後以絳抹額飾以金璫二人黃裙襦赤黃袴極長其袖烏皮靴雙雙並立而舞樂用彈箏一搊箏一臥箜篌一豎箜篌一琵琶義觜笛一笙一簫一小篳篥一大篳篥一桃皮篳篥一腰鼓一齊鼓一檐鼓一貝一武太后時尚二十五曲今惟習一曲衣服亦寖衰敗失其本風百濟樂中宗之代工人死散岐王範爲太常卿復奏置之是以音伎多闕舞二人紫大袖裙襦章甫冠皮履樂之存者箏笛桃皮篳篥箜篌歌此三國東夷之樂也扶南樂舞二人朝霞行纏赤皮靴隋世全用天竺樂今其存者有羯鼓都曇鼓毛員鼓簫笛篳篥銅拔貝天竺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白練襦紫綾袴緋帔舞二人辮髮朝霞袈裟行纏碧麻鞋袈裟今僧衣是也樂用銅鼓羯鼓毛員鼓都曇鼓篳篥橫笛鳳首箜篌琵琶銅拔貝毛員鼓都曇鼓今亡驃國樂貞元中其王來獻本國樂凡一十二曲以樂工三十五人來朝樂曲皆演釋氏經論之辭此三國南蠻之樂高昌樂舞人白襖錦袖赤皮靴赤皮帶紅抹額樂用答臘鼓一腰鼓一雞婁鼓一羯鼓一簫二橫笛二篳篥二琵琶二五絃琵琶二銅角一箜篌一箜篌今亡龜茲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袖緋布袴舞者四人紅抹額緋襖白袴帑烏皮靴豎箜篌一琵琶一五絃琵琶一笙一橫笛一簫一篳篥一毛員鼓一都曇鼓一答臘鼓一腰鼓一羯鼓

一雞婁鼓一銅拔一貝一毛員鼓今亡疏勒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白絲布袴錦襟褾舞二人白襖錦袖赤皮靴赤皮帶樂用豎箜篌琵琶五絃琵琶橫笛簫篳篥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康國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領舞二人緋襖錦領袖綠綾襠袴赤皮靴白袴帑舞急轉如風俗謂之胡旋樂用笛二正鼓一和鼓一銅拔一安國樂工人皂絲布頭巾錦褾領紫袖袴舞二人紫襖白袴帑赤皮靴樂用琵琶五絃琵琶豎箜篌簫橫笛篳篥正鼓和鼓銅拔箜篌五絃琵琶今亡此五國西戎之樂也南蠻北狄國俗皆隨髮際斷其髮今舞者咸用繩圍首反約髮抄內於繩下又有新聲河西至者號胡音聲與龜茲樂散樂俱爲時重諸樂咸爲之少寢北狄樂其可知者鮮卑吐谷渾部落稽三國皆馬上樂也鼓吹本軍旅之音馬上奏之故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後魏樂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謂眞人代歌是也代都時命掖庭宮女晨夕歌之周隋世與西涼樂雜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淨王太子企喩也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辭此卽後魏世所謂簸邏迴者是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辭北虜之俗呼主爲可汗吐谷渾又慕容別種知此歌是燕魏之際鮮卑歌歌音辭虜竟不可曉梁有鉅鹿公主歌辭似是姚萇時歌辭華音與北歌不同梁樂府鼓吹又有大白淨皇太子小白淨皇太子企喩等曲隋鼓吹有白淨皇太子曲與北歌校之其音皆異開元初以問歌工長孫元忠云自高祖以來代傳其業元忠之祖受業於侯將軍名貴昌幷州人也亦世習北歌貞觀中有詔令貴昌以其聲教樂府元忠之家世相傳如此雖譯者亦不能通知其辭蓋年歲久遠失其眞矣絲桐惟琴曲有胡笳聲大角金吾所掌散樂者歷代之有非部伍之聲俳優歌舞雜奏漢天子臨軒設樂舍利獸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翳日化成黃龍修八丈出水遊戲輝耀日光繩繫兩柱相去數丈二倡女對舞繩上切肩而不傾如是雜變總名百戲江左猶有高絙紫鹿跂行鱉食齊王捲衣笮鼠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抃戲背負靈嶽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伎晉成帝七年散騎侍郎顧臻表曰末世之樂設外方之觀逆行連倒四海朝覲帝庭而足以蹈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順傷彝倫之大乃命太常悉罷之其後復高絙紫鹿後魏北齊亦有魚龍辟邪鹿馬仙車吞刀吐火剝車剝驢種瓜拔井之戲周宣帝徵齊樂並會關中開皇初散遣之大業二年突厥單于來朝洛陽宮煬帝爲之大合樂盡通漢晉周齊之術胡人大駭帝命樂署肄習常以歲首縱觀端門內大抵散樂雜戲多幻術幻術皆出西域天竺尤甚漢武帝通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國安帝時天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刳剔腸胃自是歷代有之我高宗惡其驚俗勅西域關令不令入中國苻堅嘗得西域倒舞伎睿宗時婆羅門獻樂舞人倒行而以足舞於極銛刀鋒倒植於地低目就刃以歷臉中又植於背下吹篳篥者立其腹上終曲而亦無傷又伏伸其手兩人躡之旋身繞手百轉無已漢世有橦木伎又有盤舞晉世加之以柸謂之柸盤舞樂府詩云妍袖陵七盤言舞用盤七枚也梁謂之舞盤伎梁有長蹻伎擲倒伎跳劍伎吞劍伎今並存又有舞輪伎蓋今戲車輪者透三峽伎蓋今透飛梯之類也高絙伎蓋今之戲繩者是也梁有獼猴幢伎今有緣竿又有獼猴緣竿未審何者爲是又有弄椀珠伎丹珠伎歌舞戲有大面撥頭踏搖娘窟礧子等戲玄宗以其非正聲置教坊於禁中以處之婆羅門樂與四夷同列婆羅門樂用漆篳篥二齊鼓一散樂用橫笛一拍板一腰鼓三其餘雜戲變態多端皆不足稱代面出於北齊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爲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撥頭出西域胡人爲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爲此舞以像之也踏搖娘生於隋末隋末河內有人貌惡而嗜酒常自號郎中醉歸必毆其妻其妻美色善歌爲怨苦之辭河朔演其曲而被之絃管因寫其夫之容妻悲訴每搖頓其身故號踏搖娘近代優人頗改其制度非舊旨也窟礧子亦云魁礧子作偶人以戲善歌舞本喪家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齊後主高緯尤所好高麗國亦有之八音之屬協於八節匏瓠也女媧氏造列管於匏上內簧其中爾雅謂之巢大者曰竽小者曰和竽煦也立春之氣煦生萬物也竽管三十六宮管在左和管十三宮管居中今之竽笙並以木代匏而漆之無復音矣荊梁之南尚存古制云管三孔曰籥春分之音萬物

振躍而動也簫舜所造也爾雅謂之茭音交大曰簥二十三管修尺四寸笛漢
武帝工丘仲所造也其元出於羌中短笛修尺有咫長笛短笛之間謂之中管
篪吹孔有觜如酸棗橫笛小篪也漢靈帝好胡笛五胡亂華石遵翫之不絕音
宋書云有胡篪出於胡吹則謂此梁胡吹歌云快馬不須鞭反插楊柳枝下馬
吹橫笛愁殺路傍兒此歌辭元出北國之橫笛皆去觜其加觜者謂之義觜笛
葉葉本名悲篥出於胡中其聲悲亦云胡人吹之以驚中國馬云柷衆也立夏
之音萬物衆皆成也方面各二尺餘傍開員孔內手於中擊之以舉樂敔如伏
虎背皆有鬣二十七碎竹以擊其首而逆刮之以止樂也舂牘虛中如筩無底
舉以頓地如舂杵亦謂之頓相相助也以節樂也或謂梁孝王築睢陽城擊鼓
爲下杵之節睢陽操用舂牘後世因之拍版長闊如手厚寸餘以韋連之擊以
代抃琴伏羲所造琴禁也夏至之音陰氣初動禁物之淫心五絃以備五聲武
王加之爲七絃琴十有二柱如琵琶擊琴柳惲所造惲嘗爲文詠思有所屬搖
筆誤中琴絃因爲此樂以管承絃又以片竹約而束之使絃急而聲亮舉竹擊
之以爲節曲瑟昔者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不能自止破之爲二十五絃
大帝太昊也箏本秦聲也相傳云蒙恬所造非也制與瑟同而絃少案京房造
五音準如瑟十三絃此乃箏也雜樂箏並十有二絃他樂皆十有三絃軋箏以
片竹潤其端而軋之筑如箏細頸以竹擊之如擊琴清樂箏用骨爪長寸餘以
代指琵琶四絃漢樂也初秦長城之役有弦鼗而鼓之者及漢武帝嫁宗女於
烏孫乃裁箏筑爲馬上樂以慰其鄉國之思推而遠之曰琵引而近之曰琶言
其便於事也今清樂奏琵琶俗謂之秦漢子圓體修頸而小疑是弦鼗之遺制
其他皆充上銳下曲項形制稍大疑此是漢制兼似兩制者謂之秦漢蓋謂通
用秦漢之法梁史稱侯景之將害簡文也使太樂令彭雋齎曲項琵琶就帝飲
則南朝似無曲項者亦本出胡中五絃琵琶稍小蓋北國所出風俗通云以手
琵琶之因爲名案舊琵琶皆以木撥彈之太宗貞觀始有手彈之法今所謂搊
琵琶者是也風俗通所謂以手琵琶之乃非用撥之義豈上世固有搊之者耶
阮咸亦秦琵琶也而項長過於今制列十有三柱武太后時蜀人蒯朗於古墓

中得之晉竹林七賢圖阮咸所彈與此類因謂之阮咸咸晉世實以善琵琶知
音律稱箜篌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作以祠太一或云侯暉所作其聲坎坎應
節謂之坎侯聲訛爲箜篌或謂師延靡靡樂非也舊說亦依琴制今按其形似
瑟而小七絃用撥彈之如琵琶豎箜篌胡樂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有
二絃豎抱於懷用兩手齊奏俗謂之擘箜篌鳳首箜篌有項如軫七絃鄭善子
作開元中進形如阮咸其下缺少而身大傍有少缺取其身便也絃十三隔孤
柱一合散聲七隔聲九十一柱聲一總九十九聲隨調應律太一司馬縚開元
中進十二絃六隔合散聲十二隔聲七十二絃散聲應律呂以隔聲旋相爲宮
合八十四調今編入雅樂宮縣內用之六絃史盛作天寶中進形如琵琶而長
六絃四隔孤柱一合散聲六隔聲二十四柱聲一總三十一聲隔調應律天寶
樂任偃作天寶中進類石幢十四絃六柱黃鐘一均足倍七聲移柱作調應律
塤曛也立秋之音萬物將曛黃也埏土爲之如鵝卵凡六孔銳上豐下大者爾
雅謂之嘂缶如足盆古西戎之樂秦俗應而用之其形似覆盆以四杖擊之
秦趙會於澠池秦王擊缶而歌八缶唐永泰初司馬滔進廣平樂蓋八缶具黃
鐘一均聲鐘黃帝之工垂所造鐘種也立秋之音萬物種成也大曰鎛鎛亦大
鐘也爾雅謂之鏞小而編之曰編鐘中曰剽小曰棧錞于圓如碓頭大上小下
縣以龍牀芒鏟將之以和鼓沈約宋書云今人間時有之則宋日非廟庭所用
後周平蜀獲之斛斯徵觀曰錞于也依干寶周禮注試之如其言鐃木舌搖之
以和鼓梁有銅磬蓋今方響之類方響以鐵爲之修八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
如磬而不設業倚於架上以代鐘磬人間所用者纔三四寸銅拔亦謂之銅盤
出西戎及南蠻其圓數寸隱起若浮漚貫之以韋皮相擊以和樂也南蠻國大
者圓數尺或謂南齊穆士素所造非也鉦如大銅疊縣而擊之節鼓銅鼓鑄銅
爲之虛其一面覆而擊其上南夷扶南天竺類皆如此嶺南豪家則有之大者
廣丈餘磬叔所造也磬勁也立冬之音萬物皆堅勁書云泗濱浮磬言泗濱石
可爲磬今磬石皆出華原非泗濱也登歌磬以玉爲之爾雅謂之毊鼓動也冬
至之音萬物皆含陽氣而動雷鼓八面以祀天靈鼓六面以祀地路鼓四面以

祀鬼神夏后加之以足謂之足鼓殷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之謂之縣鼓後世從殷制建之謂之建鼓晉鼓六尺六寸金奏則鼓之傍有鼓謂之應鼓以和大鼓小鼓有柄曰鞉搖之以和鼓大曰鞞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廣首而纖腹本胡鼓也石遵好之與橫笛不去左右齊鼓如漆桶大一頭設齊於鼓面如麝臍故曰齊鼓檐鼓如小甕先冒以革而漆之羯鼓正如漆桶兩手具擊以其出羯中故號羯鼓亦謂之兩杖鼓都曇鼓似腰鼓而小以槌擊之毛員鼓似都曇鼓而稍大答臘鼓制廣羯鼓而短以指揩之其聲甚震俗謂之揩鼓雞婁鼓正圓兩手所擊之處平可數寸正鼓和鼓者一以正一以和皆腰鼓也節鼓狀如博局中開圓孔適容其鼓擊之節樂也撫拍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撫之節樂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謂之八音金木之音擊而成樂今東夷有管木者桃皮是也西戎有吹金者銅角是也長二尺形如牛角貝蠡也容可數升並吹之以節樂亦出南蠻桃皮卷之以為篳篥嘯葉銜葉而嘯其聲清震橘柚尤善四夷絲竹之量國異其制不可詳盡爾雅琴二十絃曰離瑟二十七絃曰麗漢世有洞簫又有管長尺圍寸而併漆之宋世有繞梁似臥箜篌今並亡矣今世又有篪其長盈尋曰七星如箏稍小曰雲和樂府所不用周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曲縣士特縣故孔子之堂聞金石之音魏絳之家有鐘磬之聲秦漢之際斯禮無聞漢丞相田蚡前庭羅鐘磬置曲旃光武又賜東海恭王鐘簴之樂即漢世人臣尚有金石漢樂歌云高張四縣神來讌饗謂宮縣也制氏在太樂能記鏗鏘鼓舞河間高廟撞千石之鐘十枚即上林賦所謂千石之鐘立萬石之鉅者也鐘當十二而此十枚未識其義議者皆云漢世不知用宮縣今案漢章和世用旋宮漢世羣儒備言其義牛弘祖孝孫所由準的也又河間王博採經籍與制氏不殊知漢世之樂為最備矣魏晉已來但云四廂金石而不言其禮或八架或十架或十六架梁武始用二十六架貞觀初增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羆按十二於四隅後魏周齊皆二十六架建德中復梁三十六架隋文省煬帝又復之樂縣橫曰簨豎曰簴飾簨以飛龍飾趺以飛廉鐘簴以摯獸磬簴以摯鳥上列樹羽傍垂流蘇周制也縣以崇牙殷制也飾以博山後世所加也宮縣每架金博山五軒縣三鼓承以花趺覆以華蓋上集翔鷺隋氏二十架先置建鼓於四隅鎛鐘方面各三依其辰位雜列編鐘磬各四架於其間二十六架則編鐘十二架磬亦如之軒縣九架鎛鐘三架在辰丑申地編鐘磬皆三架設路鼓二於縣內戌巳地之北設柷敔於四隅舞人立於其中錞于鐃鐸撫拍舂牘列於舞人間唐禮天子朝廟用三十六架高宗成蓬萊宮充庭七十二架同舞八佾先聖廟及皇太子廟並九架舞六佾縣間設柷敔各一柷於左敔於右錞于撫拍頓相鐃鐸次列於路鼓南舞人列於縣北登歌二架登於堂上兩楹之前編鐘在東編磬在西登歌工人坐堂上竹人立堂下所謂琴瑟在堂竽笙在庭也殿庭加設鼓吹於四隅燕享陳清樂架對列於左右廂設舞筵於其間舊皇后庭但設絲管大業尚侈始置鐘磬猶不設鎛鐘以鎛磬代武太后稱制用鐘因而莫革樂縣庭廟以五綵雜飾軒縣以朱五郊則各從其方色每先奏樂三日太樂令宿設縣於庭其日率工人入居其次協律郎舉麾樂作仆麾樂止文舞退武舞進若常享會先一日具坐立部樂名封上請所奏御注而下及會先奏坐部伎次奏立部伎次奏蹀馬次奏散樂而畢矣廣明初巢賊干紀輿駕播遷兩都覆圮宗廟悉為煨燼樂工淪散金奏幾亡及僖宗還宮購募鐘縣之器一無存者昭宗即位將親謁郊廟有司請造樂縣詢於舊工皆莫知其制度修奉樂縣使宰相張濬悉集太常樂胥詳酌竟不得其法時太常博士殷盈孫深於典故乃案周官考工記之文究其欒銑于鼓鉦舞甬之法沉思三四夕用算法乘除鎛鐘之輕重高低乃定懸下編鐘正黃鐘九寸五分下至登歌倍應鐘三寸三分半凡四十八等口項之量徑衡之圍悉為圖遣金工依法鑄之凡二百四十口鑄成張濬求知聲者處士蕭承訓梨園樂工陳敬言與太樂令李從周令先校定石磬合而擊拊之八音克諧觀者聳聽濬既進呈昭宗陳於殿庭以試之時以宗廟焚毀之後修奉不及乃權以少府監廳為太廟其庭甚狹議者論縣樂之架不同濬奏議曰臣伏準舊制太廟含元殿並設宮縣三十六架太清宮南北郊社稷及諸殿庭並二十架今修奉樂懸太廟合造三十六架臣今參議請依古禮用二十架伏自兵興已來雅樂淪缺將為修奉事實重

難變通宜務於酌中損益當循於寧儉臣聞諸舊史昔武王定天下至周公相成王始暇制樂魏初無樂器及伶人後稍得登歌食舉之樂明帝大明末詔增益之咸和中鳩集遺逸尚未有金石之音至孝武太元中四廂金石始備郊祀猶不舉樂宋文帝元嘉九年初調金石二十四年南郊始設登歌廟舞猶闕孝武建元中有司奏郊廟宜設備樂始為詳定故後魏孝文太和初司樂上書陳樂章有闕求集羣官議定廣修器數正立名品詔雖行之仍有殘缺隋文踐祚太常議正雅樂九年之後惟奏黃鐘一宮郊廟止用一調（據禮文每一代之樂二調並奏六代之樂凡二十調）其餘聲律皆不復通高祖受隋禪軍國多務未遑改創樂府尚用隋氏舊文武德九年命太常考正雅樂貞觀二年考畢上奏蓋其事體大故歷代不能速成伏以俯逼郊天式修雅樂必將集事須務相時今者帑藏未充貫舉多闕凡闕貨力不易方圓制度之間亦宜樽節臣伏惟儀禮宮懸之制陳鎛鐘二十架當十二辰之位甲丙庚壬各設編鐘一架乙丁辛癸各設編磬一架合為二十架樹建鼓於四隅當乾坤艮巽之位以象二十四氣宗廟殿庭郊丘社稷皆用此制無聞異同周漢魏晉宋齊六朝並祗用二十架隋氏平陳檢梁故事乃設三十六架國初因之不改高宗皇帝初成蓬萊宮充庭七十二架尋乃省之則鎛簴架數太多本近於侈止於二十架正協禮經兼今太廟之中地位甚狹百官在列萬舞充庭雖三十六架具存亦施為不得廟庭難容未易開廣樂架不可重沓鋪陳今請依周漢魏晉宋齊六代故事用二十架從之古制雅樂宮縣之下編鐘四架十六口近代用二十四口正聲十二倍聲十二各有律呂凡二十四聲登歌一架亦二十四鐘雅樂淪滅至是復全

舊唐書卷二十九

舊唐書卷二十九考證

音樂志二慶善樂太宗所造也舞者六十人○新書六十四人通考亦作以童兒六十四人舞

上元樂高宗所造舞者百八十人○通典八十人通志亦作百八十人

龍池樂玄宗所作也舞十二人○通典七十二人通考舞者十二人為列應是其列有六合之得七十二人也

楊伴本童謠歌也○通典通考俱作楊叛兒

武太后時明君尚能四十言今所傳二十六言就之訛失與吳音轉遠○就之就字疑誤

梁武始用二十六架貞觀初增三十六架後魏周齊皆二十六架建德中復梁三十六架○沈炳震曰按下文方由隋以至于唐此貞觀二字應誤乃梁代年號也

舊唐書卷二十九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志第十

音樂三

貞觀二年，太常少卿祖孝孫既定雅樂，至六年，詔褚亮、虞世南、魏徵等分制樂章。其後至則天稱制，多所改易，歌辭皆是內出。開元初，則中書令張說奉制所作，然雜用貞觀舊詞。自後郊廟歌工樂師傳授多缺，或祭用宴樂，或郊稱廟詞。二十五年，太常卿韋縚令博士韋逌、直太樂尚沖、樂正沈元福、郊社令陳虔、申懷操等，銓敘前後所行用樂章，為五卷，以付太樂、鼓吹兩署，令工人習之。時太常舊相傳有宮、商、角、徵、羽《讌樂》五調歌詞各一卷，或云貞觀中侍中楊仁恭妾趙方等所銓集，詞多鄭、衛，皆近代詞人雜詩，至縚又令太樂令孫玄成更加整比為七卷。又自開元已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其孫玄成所集者，工人多不能通，相傳謂為法曲。今依前史舊例，錄雅歌詞前後常行用者，附於此志。其五調法曲，詞多不經，不復載之。

冬至祀昊天於圓丘樂章八首 貞觀二年，祖孝孫定雅樂。貞觀六年，褚亮、虞世南、魏徵等作此詞，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

上靈睠命兮膺會昌，盛德殷薦叶辰良。景福降兮聖德遠，玄化穆兮天曆長。

皇帝行用《太和》

穆穆我后，道應千齡。登三處大，得一居貞。禮惟崇德，樂以和聲。百神仰止，天下文明。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闓陽播氣，甄耀垂明。有赫圓宰，深仁曲成。日麗蒼璧，煙開紫營。聿遵虔享，式降鴻禎。

迎俎入用《雍和》

欽惟大帝，載仰皇穹。始命田燭，爰啟郊宮。雲門駭聽，雷鼓鳴空。神其介祀，景祚斯融。

酌獻飲福用《壽和》

八音斯奏，三獻畢陳。寶祚惟永，暉光日新。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疊璧凝影皇壇路，編珠流彩帝郊前。已奏黃鐘歌大呂，還符寶曆祚昌年。

武舞用《凱安》

昔在炎運終，中華亂無象。酆郊赤烏見，邙山黑雲上。大賚下周車，禁暴開殷網。幽明同叶贊，鼎祚齊天壤。

送神用《豫和》

歌奏畢兮禮獻終，六龍馭兮神將昇。明德感兮非黍稷，降福簡兮祚休徵。

又郊天樂章一首 太樂舊有此辭，名不詳所起。

送神用《豫和》

蘋蘩禮著，黍稷誠微。音盈鳳管，彩駐龍旂。洪歆式就，介福攸歸。送樂有闋，靈馭遄飛。

則天大聖皇后大享昊天樂章十二首 御撰

第一

太陰凝至化，貞耀蘊軒儀。德邁娥臺敞，仁高姒幄披。捫天遂啟極，夢日乃昇曦。

第二

瞻紫極，望玄穹。翹至懇，罄深衷。聽雖遠，誠必通。垂厚澤，降雲宮。

第三

乾儀混成沖邃，天道下濟高明。闓陽晨披紫闕，太一曉降黃庭。圓壇敢申昭報，方璧冀展虔情。丹襟式敷衷懇，玄鑒庶察微誠。

第四

巍巍叡業廣，赫赫聖基隆。菲德承先顧，禎符萃眇躬。銘開武巖側，圖薦洛川中。微誠詎幽感，景命忽昭融。有懷慚紫極，無以謝玄穹。

第五

朝壇霧卷，曙嶺煙沉。爰設筐幣，式表誠心。筵輝麗璧，樂暢和音。仰惟靈鑒，俯察

翹襟。

第六

昭昭上帝。穆穆下臨。禮崇備物。樂奏鏘金。蘭羞委薦。桂醑盈斟。敢希明德。聿罄莊心。

第七

鏘洋九醞。禮備三周。陳誠菲奠。契福神猷。

第八

奠璧郊壇昭大禮。鏘金附石表虔誠。始奏承雲娛帝賞。復歌調露暢韶音。

第九

荷恩承顧託。執契恭臨撫。廟略靜邊荒。天兵曜神武。有截資先化。無爲遵舊矩。積符降昊穹。大業光寰宇。

第十

肅肅祀典。邕邕禮秩。三獻已周。九成斯畢。爰撤其俎。載遷其實。或昇或降。唯誠唯質。

第十一

禮終肆類。樂闋九成。仰惟明德。敢薦非馨。顧慚菲奠。久駐雲軿。瞻荷靈澤。悚戀兼盈。

第十二

式乾路。闢天扉。迴日馭。動雲衣。登金闕。入紫微。望仙駕。仰恩徽。

景龍三年中宗親祀昊天上帝樂章十首

降神用豫和

天之曆數歸睿唐。顧惟菲德欽昊蒼。選吉日兮表殷薦。冀神鑒兮降闓陽。

皇帝行用大和圜鐘宮

恭臨寶位。肅奉瑤圖。恆思解網。每軫泣辜。德慚巢燧。化劣唐虞。期我良弼。式贊嘉謨。

告謝圜鐘宮

得一流玄澤。通三御紫宸。遠叶千齡運。遐銷九域塵。絕瑞駢闐集。殊祥絡繹臻。年登慶西畝。稔歲賀盈囷。

登歌用肅和無射均之林鐘羽

悠哉廣覆。大矣曲成。九玄著象。七曜甄明。珪璧是奠。醞酎斯盈。作樂崇德。爰暢咸英。

迎俎用雍和圜鐘均之黃鐘羽

郊壇展敬。嚴配因心。孤竹簫管。空桑瑟琴。肅穆大禮。鏗鏘八音。恭惟上帝。希降靈歆。

酌獻用福和圜鐘宮

九成爰奏。三獻式陳。欽承景福。恭託明禋。

中宮助祭昇壇用函鐘宮

坤元光至德。柔訓闡皇風。芣苡芳聲遠。螽斯美化隆。叡範超千載。嘉猷備六宮。肅恭陪盛典。欽若薦禋宗。

亞獻用函鐘宮

三靈降饗。三后配神。虔敷藻奠。敬展郊禋。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圜鐘均之中呂商

已陳粢盛敷嚴祀。更奏笙鏞協雅聲。璇圖寶曆欣寧謐。晏俗淳風樂太平。

武舞作用凱安圜鐘均之无射徵

堂堂聖祖興。赫赫昌基泰。戎車盟津偃。玉帛塗山會。舜日啓祥暉。堯雲卷征旆。風猷被有截。聲教覃無外。

開元十一年玄宗祀昊天於圜丘樂章十一首

降神用豫和圜鐘宮三成黃鐘角一成太簇徵一成姑洗羽一成已上六變詞同

至矣丕構。蒸哉太平。授犧膺籙。復禹繼明。草木仁化。鳧鷖頌聲。祀宗陳德。無媿斯誠。

迎神用歆和

崇禋已備。粢盛聿修。潔誠斯展。鐘石方遒。

皇祖光皇帝室酌獻用長發（黃鍾宮詞同貞觀長發）

太祖景皇帝室酌獻用大基（太簇宮詞同貞觀大基）

代祖元皇帝室酌獻用大成（姑洗宮詞同貞觀大成）

高祖神堯皇帝室酌獻用大明（蕤賓宮詞同貞觀大明）

太祖文武聖皇帝室酌獻用崇德（夷則宮詞同貞觀崇德）

高宗天皇大帝室酌獻用鈞天（黃鍾宮詞同光宅鈞天）

懿宗孝敬皇帝室酌獻用承和（黃鍾宮）

金相載穆，玉裕重暉。養德清禁，承光紫微。乾宮候色，震象增威。監國方永，賓天不歸。孝友自衷，温文性與。龍樓正啓，鶴駕斯舉。丹扆流念，鴻名式序。中興考室，永陳彝俎。

皇帝飲福用延和（黃鍾宮）

巍巍累聖，穆穆重光。奄有區夏，祚啓隆唐。百蠻飲澤，萬國來王。本枝億載，鼎祚逾長。

皇帝行用大和

郊壇齊帝，禮樂祠天。丹青寰宇，宮徵山川。神祇畢降，行止重旋。融融穆穆，納祉洪延。

登歌奠玉用肅和

止奏潛聆，登儀宿轉。大玉躬奉，參鍾首奠。簠簋畢昇，犧牲遐薦。昭事顒君，存存以俔。

迎俎入用雍和

爛雲普洽，律風無外。千品其凝，九賓斯會。禋樽晉燭，純犧滌汰。玄覆攸廣，鴻休汪濊。

皇帝酌獻天神用壽和

六變爰闋，八階載虔。祐我皇祚，於萬斯年。

酌獻配座用壽和

於赫聖祖，龍飛晉陽。底定萬國，奄有四方。功格上下，道冠虞黃。郊天配享，德合無疆。

飲福酒用壽和

崇崇太時，肅肅嚴禋。粢盛既潔，金石畢陳。上帝來享，介福爰臻。受釐合福，寶祚惟新。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祝史正辭，人神慶叶。福以德昭，享以誠接。六藝云備，百禮斯浹。祀事孔明，祚流萬葉。

武舞用凱安

馨香惟后德，明命光天保。肅和崇聖靈，陳信表黃道。玉鏚初蹈厲，金匏既靜好。

禮畢送神用豫和

大號成命，思文配天。神光肸蠁，龍駕言旋。眇眇閶闔，昭昭上玄。俾昌而大，於萬斯年。

皇帝還大次用太和

六成既闋，三薦云終。神心具醉，聖敬愈崇。受釐皇邸，迴蹕帷宮。穰穰之福，永永無窮。

玄宗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祀天樂十四首（中書令燕國公張說作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六變夾鍾宮之一

款泰壇，柴泰清。受天命，報天成。竦皇心，薦樂聲。志上達，歌下迎。

夾鍾宮之二

億上帝，臨下庭。騎日月，陪列星。嘉祝信，大糦馨。澹神心，醉皇靈。

夾鍾宮之三

相百辟，貢八荒。九歌叙，萬舞翔。肅振振，鏘皇皇。帝欣欣，福穰穰。

黃鍾宮

高在上，道光明。物資始，德難名。承眷命，牧蒼生。寰宇謐，太階平。

太簇徵

天道無親，至誠與鄰。山川遍禮，宮徵惟新。玉帛非盛，聰明會真。正斯一德，通乎

百神。

姑洗羽

孌帝孌親，維孝維聖，緝熙懿德，敷揚成命。華夷志同，笙鏞禮盛。明靈降止，感此誠敬。

迎送皇帝用太和

孝敬中發，和容外彰。騰華照宇，如昇太陽。貞璧就奠，玄靈垂光。禮樂具舉，濟濟洋洋。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羽調

奠祖配天，承天享帝。百靈咸秩，四海來祭。植我蒼璧，布我玄制。華日徘徊，神靈容裔。

迎俎入用雍和

俎豆有馥，潔粢豐盛。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鼓鐘管磬，肅唱和鳴。皇皇后祖，賚我思成。

酌獻用壽和黃鍾宮

蒸蒸我后，享獻惟夤。躬酌鬱鬯，跪奠明神。孝莫孝乎，配上帝於親；敬莫敬乎，教天下爲臣。

皇帝飲福用壽和

皇祖嚴配，配享皇天。皇皇降嘏，天子萬年。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商調

六鍾翕協六變成，八佾倘佯八風生。樂九韶兮人神感，美七德兮天地清。

終獻亞獻用凱安

列祖順三靈，文宗威四海。黃鉞誅群盜，朱旗掃多罪。戢兵天下安，約法人心改。大哉干羽意，長見風雲在。

送神用豫和夾鍾宮調

禮樂終，烟燎上。懷靈惠，結皇想。歸風疾，迴風爽。百福來，衆神往。

正月上辛祈穀於南郊樂章八首貞觀中褚亮作，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圜丘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至圜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貞觀禮祀感帝用此詞，明慶已後詞同冬至圜丘。

履艮斯繩，居中體正。龍運垂祉，昭符啓聖。式事嚴禋，聿懷嘉慶。惟帝永錫，時皇休命。

迎俎用雍和

殷薦乘春，太壇臨曙。八簋盈和，六瑚登御。嘉稷匪歆，德馨斯飫。祝嘏無易，靈心有豫。

皇帝酌獻飲福酒用壽和詞同冬至圜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玉帛犧牲申敬享，金絲戚羽盛音容。庶俾億齡禔景福，長欣萬宇洽時邕。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圜丘　送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圜丘

季秋享上帝于明堂樂章八首貞觀中褚亮等作，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圜丘　皇帝行用大和詞同冬至圜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象天御宇，乘時布政。嚴配申虔，宗禋展敬。罇罍盈列，樹羽交映。玉幣通誠，祚隆皇聖。

迎俎用雍和

八牖晨披，五精朝奠。霧凝璇篚，風清金縣。神滌備全，明粢豐衍。載潔彝俎，陳誠以薦。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圜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御扆合宮承寶曆，席圖重節奉明靈。偃武修文九圍泰，沉烽靜柝八荒寧。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圜丘　送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圜丘

則天大聖皇后享明堂樂章十二首御撰

外辦將出

總章陳昔典，衢室禮惟神。宏規則天地，神用叶陶鈞。負扆三春旦，充庭萬宇賓。

顧己誠虛蘊空慚馭兆人
皇帝行用黃鍾宮
仰膺曆數俯順謳歌遠安邇肅俗阜時和化光玉鏡訟息金科方興典禮永戢
干戈
皇嗣出入升降
至人光俗大孝通神謙以表性恭惟立身洪規載啟茂典方陳譽隆三善祥開
萬春
迎送王公
千官肅事萬國朝宗載延百辟爰集三宮君臣得合魚水斯同睿圖方永周曆
長隆
登歌（大呂均無射羽）
禮樂宗祀志表嚴禋笙鏞合奏文物惟新敬遵茂典敢擇良辰潔誠斯著莫謁
方申
配饗
笙鏞間鳴玉文物昭清暉粹影臨芳奠休光下太徽孝思期有感明潔庶無違
宮音
履艮包坤居中冠百靈萬方資廣運庶品荷裁成神功諒匪測盛德實難名
角音
藻奠申誠敬恭祀表惟馨
出震位開平秩扇條風乘甲乙龍德盛鳥星出薦珪篚陳誠實
徵音
赫赫離精御炎陸滔滔熾景開隆暑冀延神鑒俯蘭罇式表虔襟陳簋俎
商音
律則夷則序應收成功宜建武儀表惟明爰申禮奠庶展翹誠九秋是式百穀
斯登
羽音

葭律肇啟隆冬蘋藻攸陳饗祭黃鍾既成玉燭紅粒方殷稔歲
孟夏雩祀上帝于南郊樂章八首（貞觀中褚亮等作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圜丘）　皇帝行用大和（詞同冬至圜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朱鳥開辰蒼龍啟映大帝昭饗群生展敬禮備懷柔功宣舞詠旬液應序年祥
叶慶
迎俎用雍和
鉶鐘分彩璠圖吐絢風管晨凝雲歌曉囀肅事蘋藻虔申桂奠百穀斯登萬箱
攸薦
皇帝酌獻飲福酒用壽和（詞同冬至圜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鳳曲登歌調令序龍雩集舞泛祥風綵旞雲迴昭睿德朱干電發表神功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圜丘）　送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圜丘）
又雩祀樂章二首（太樂舊有此詞不詳所起或云開元所造）
降神用豫和
鳥緯遷序龍星見辰純陽在律明德崇禋五方降帝萬宿安人恭以致享肅以
迎神
送神用豫和
祀遵經設享緣誠舉獻畢于樽撤臨于俎舞止干戚樂停柷敔歌以送神神還
其所
祀五方上帝於五郊樂章四十首（貞觀中魏徵等作今行用）
祀黃帝降神奏宮音
黃中正位含章居貞既彰六律兼和五聲畢陳萬舞乃薦斯牲神其下降永祚
休平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至圜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渺渺方輿。蒼蒼圓蓋。至哉樞紐。宅中圖大。氣調四序。風和萬籟。祚我明德。時雍道泰。

迎俎用雍和

金縣夕肆。玉俎朝陳。饗薦黃道。芬流紫辰。迺誠迺敬。載享載禋。祭薦斯在。惟皇是賓。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圓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御徵乘宮出郊甸。安歌率舞遞將迎。自有雲門符帝賞。猶持雷鼓答天成。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圓丘）　送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圓丘）

祀青帝降神用角音

鶴雲旦起。鳥星昏集。律候新風。陽開初蟄。至德可饗。行潦斯挹。錫以無疆。蒸人乃粒。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玄鳥司春。蒼龍登歲。節物變柳。光風轉蕙。瑤席降神。朱紘饗帝。誠備祝嘏。禮殫珪幣。

迎俎用雍和

大樂稀音。至誠簡禮。文物斯建。聲名濟濟。六變有成。三登無體。迎春豐潔。恩覃愷悌。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圓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笙歌籥舞屬年韶。鷺鼓鳧鐘展時豫。調露初迎綺春節。承雲遽躒蒼霄馭。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圓丘）　送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圓丘）

祀赤帝降神用徵音

青陽告謝。朱明戒序。延長是祈。敬陳樽俎。博碩斯薦。笙鏞備舉。庶盡肅恭。非馨稷黍。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至圓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離位克明。火中宵見。峯雲暮起。景風晨扇。木槿初容。含桃可薦。芬馥百品。鏗鏘三變。

迎俎用雍和

昭昭丹陸。奕奕炎方。禮陳牲幣。樂備篪簧。瓊羞溢俎。玉醑浮觴。恭惟正直。歆此馨香。

皇帝酌獻飲神用壽和（詞同冬至圓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千里溫風飄降羽。十枚炎景勝朱干。陳觴薦俎歌三獻。拊石摐金會七盤。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圓丘）　送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圓丘）

祀白帝降神用商音

白藏應節。天高氣清。歲功既阜。庶類收成。萬方靜謐。九土和平。馨香是薦。受祚聰明。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至圓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金行在節。素靈居正。氣肅霜嚴。林凋草勁。豺祭隼擊。潦收川鏡。九穀已登。萬箱流詠。

迎俎用雍和

律應西成。氣躔南呂。珪幣咸列。笙竽備舉。苾苾蘭羞。芬芬桂醑。式資宴貺。用調霜序。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圓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璿儀氣爽驚緹籥。玉呂灰飛含素商。鳴鞞奏管芳羞薦。會舞安歌葆眊揚。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圓丘）　送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圓丘）

祀黑帝降神用羽音

嚴冬季月。星迴風厲。享祀報功。方祈來歲。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至圓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律周玉琯星廻金度次極陽烏紀窮陰兔火林霰雪湯泉凝冱八蜡已登三農息務

迎俎用雍和

陽月斯紀應鐘在候載潔牲牷爰登俎豆既高既遠無聲無臭靜言格思惟神保佑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圓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執籥持羽初終曲朱干玉戚始分行七德九功咸已暢明靈降福具穰穰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圓丘）　送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圓丘）

又五郊樂章十首（太樂舊有此詞不詳所起）

黃郊迎神

朱明季序黃郊王辰厚以載物甘以養人毓金爲體稟火成身官音式奏奏以迎神

送神

春末冬暮徂夏杪秋土王四月時季一周黍稷已享籩豆宜收送神有樂神其賜休

青郊迎神

緹幕移候青郊啓蟄淑景遲遲和風習習璧玉宵備旌旄曙立張樂以迎帝神其入

送神

文物流彩聲明動色人竭其恭靈昭其飾歆薦無已垂禎不極送禮有章惟神還軾

赤郊迎神

青陽節謝朱明候改靡草雕華含桃流彩簴列鐘磬筵陳脯醢樂以迎神神其如在

送神

炎精式降蒼生攸仰羞列豆籩酒陳犧象昭祀有應宜其不爽送樂張音惟靈之往

白郊迎神

序移玉律節應金商天嚴殺氣吹警秋方槱燎既積稷奠並芳樂以迎奏庶降神光

送神

祀遵五禮時屬三秋人懷肅敬靈降禎休奠歆旨酒薦享珍羞載張送樂神其上遊

黑郊迎神

玄英戒序黑郊臨候掌禮陳彝司筵執豆寒雰斂色沍泉凝漏樂以迎神八音斯奏

送神

北郊時冽南陸輝處奠本虔誠獻彌恭慮上延祉福下承歡豫廣樂送神神其整馭

祀朝日樂章八首（貞觀中作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圓丘）　皇帝行用大和（詞同冬至圓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惟聖格天惟明饗日帝郊肆類王宮戒吉珪奠春舒鐘歌曉溢禮云克備斯文有秩

迎神用雍和

展儀式薦明祀惟光神物爰止靈暉載揚玄端肅事紫幄興祥福履攸假於昭令王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圓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樂芽樹羽廷調霜旋宮扣律精承雲。鼓數能德昭神武。載集豐功表變文。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圜丘）　送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圜丘）

又祀朝日樂章二首（太樂舊有此辭，不詳所起。）

迎神

太陽朝序，王宮有儀。蟠桃彩駕，細柳光馳。軒祥表合，漢曆彰奇。禮和樂備，神其降斯。

送神

五齊兼飭，百羞具陳。樂終廣奏，禮畢崇禋。明鑒萬寓，昭臨兆人。永流洪慶，式動曦輪。

祀夕月樂章八首（貞觀中作。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圜丘）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至圜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測妙爲神，通微曰聖。坎祀貽則，郊禋展敬。瑩薦登光，金歌動映。以載嘉德，以流曾慶。

迎俎用雍和

朏展爭皋，天宗禮闕。夜典涼秋，陰明湛夕。有睟斯旨，有牲斯碩。穆穆其暉，穰穰是積。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圜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合吹八風金奏動。分容萬舞玉鞘驚。詞昭茂典光前烈。夕曜乘功表咸明。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圜丘）　送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圜丘）

蜡百神樂章八首（貞觀中作。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圜丘）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至圜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序迫歲陰，日躔星紀。爰稽茂典，聿崇清祀。綺幣霞舒，瑞珪虹起。百禮垂裕，萬靈肅祉。

迎俎用雍和

縱蕃勁序，玄英晚候。姬蜡開儀，豳歌入奏。蕙馥彫俎，蘭芬玉酎。大享明祇，永綏多祐。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圜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經緯兩儀文化洽。削平萬域武功成。瑤鼓自樂乾坤泰。玉鏚長歡區縣寧。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圜丘）　送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圜丘）

又蜡百神樂章二首（太樂舊有此詞，不詳所起。）

迎神（今不行用）

八蜡開祭，萬物咸祀。上極天維，下窮坤紀。鼎俎流馥，樽彝薦美。有靈有祇，咸希來止。

送神（今行用）

十旬歡洽，一日祠終。澄彝拂俎，報德酬功。虔虔容肅，禮縟儀豐。神其降祉，登馭隨風。

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樂章八首（貞觀中褚亮等作）

迎神用順和

萬物資以化，交泰屬昇平。易從業惟簡，得一道斯寧。具儀光玉帛，送舞變咸英。黍稷良非貴，明德信惟馨。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至圜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至矣坤德，皇哉地祇。開元統紐，合大承規。九宮肅列，六典相儀。永言配命，長保無虧。

迎俎用雍和

柔而能方，直而能敬。厚載以德，大事以正。有滌斯牷，有馨斯盛。介茲景福，祚我休慶。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圜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玉幣牲牷兮薦享。羽旄干戚遞成容。一德惟寧兩儀泰。三才保合四時邕。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圜丘）

送神用順和

陰祇叶贊。厚載方貞。牲幣具舉。簫管備成。其豐惟肅。其德惟明。神之聽矣。式鑒虔誠。

則天皇后永昌元年大享拜洛樂章十五首（御撰）

九玄眷命。三聖基隆。奉承先旨。明臺畢功。宗祀展敬。冀表深衷。永昌帝業。式播淳風。

致和

神功不測兮運陰陽。包藏萬宇兮孕八荒。天符既出兮帝業昌。願臨明祀兮降禎祥。

咸和

坎澤祠容備舉。坤壇祭典爰伸。靈眺遙行秘躅。嘉貺薦委殊珍。肅禮恭禋載展。翹誠懸志遠殷。方期交泰懸應。（末一句逸）

乘輿初行用九和

祇荷坤德。欽若乾靈。慚惕罔寘。興居匪寧。恭崇禮則。肅奉儀形。惟凝展敬。敢薦非馨。

拜洛

菲躬承睿顧。薄德忝坤儀。乾乾遵後命。翼翼奉先規。撫俗勤雖切。還淳化尚虧。未能弘至道。何以契明祇。

受圖用顯和

顧德有慚虛菲。明祇屢降禎符。汜水初呈秘象。溫洛薦表昌圖。玄澤流恩載洽。丹襟荷渥增愉。

登歌用昭和

舒陰致養。合大資生。德以恆固。功由永貞。升歌薦序。垂幣翹誠。虹開玉照。鳳引金聲。

迎俎用敬和

蘭俎既昇。蘋蘩可薦。金石載設。咸英已變。林澤斯總。山川是遍。敢用敷誠。實惟忘倦。

酌獻用欽和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齊和

沉潛演貺分三極。廣大凝禎總萬方。既薦羽旌文化啟。還呈干戚武威揚。

武舞用德和

夕惕司龍契。晨兢當鳳扆。崇儒習舊規。偃霸循先旨。絕壤飛冠蓋。遐區麗山水。幸承三聖餘。忻屬千年始。

撤俎用禋和

百禮崇容。千官肅事。靈降舞兆。神凝有粹。奠享咸周。威儀畢備。奏夏登列。歌雍撤肆。

歸神用通和

皇皇靈眷。穆穆神心。暫動凝質。還歸積陰。功玄樞紐。理寂高深。銜恩佩德。聳志翹襟。

送神用歸和

言旋雲洞兮躡煙塗。永寧中宇兮安下都。苞涵動植兮順榮枯。長貽寶貺兮贊璇圖。

又歸和

調雲闕兮神座興。驂雲駕兮儼將昇。騰絳霄兮垂景祐。翹丹懇兮荷休徵。

睿宗太極元年祭皇地祇於方丘樂章八首（不詳撰者）

迎神用順和（黃鐘宮三變。太簇角一變。姑洗徵一變。南呂羽一變。）

坤厚載物。德柔垂祉。九域咸雍。四溟爲紀。敬因夏節。虔修陰祀。廣樂式張。靈其降止。

金奏 新加太簇宮
坤元至德品物資生神凝博厚道叶高明列鎮五嶽環流四瀛于何不載萬寶斯成

皇帝行用太和 詞同貞觀冬至圜丘黃鐘宮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詞同貞觀太廟肅和應鐘均之夷則
迎俎及酌獻用雍和 詞同貞觀太廟雍和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詞同皇帝朝羣臣舒和
武舞用凱安 詞同貞觀冬至圜丘
送神用順和 林鐘宮
樂備金石禮光樽俎大享爰終洪休是舉雨零感節雲飛應序纓紱載辭皇靈具舉

玄宗開元十一年祭皇地祇於汾陰樂章十一首

迎神用順和 林鐘以下各再變
林鐘宮 黃門侍郎韓思復作
大樂和暢殷薦明神一降通感八變必臻有求斯應無德不親降靈醉止休徵萬人

太簇角 中書侍郎盧從愿作
坤元載物陽樂發生播殖資始品彙咸亨列俎棋布方壇砥平神歆禋祀后德惟明

姑洗徵 司勳郎中劉晃作
大君出震有事郊禋齋戒既肅馨香畢陳樂和禮備候暖風春恭惟降福實賴明神

南呂羽 禮部侍郎韓休作
於穆濬哲維清緝熙肅事昭配永言孝思滌濯靜嘉馨香在茲神之聽之用受福釐

皇帝行用太和
黃鐘宮 吏部尚書王晙作
於穆聖皇六葉重光太原刻頌后土疏場寶鼎呈符歆雲降祥禮樂備矣降福穰穰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蕤賓均之夾鐘羽 刑部侍郎崔玄暐作
聿修嚴配展事禋宗祥符寶鼎禮備黃琮祝詞以信明德惟聰介茲景福永永無窮

迎俎用雍和
黃鐘均之南宮羽 徐州刺史賈曾作
蠲我餴饎潔我膋薌有豆孔碩為羞既臧至誠無昧精意惟芳神其醉止欣欣樂康

酌獻飲福用壽和
黃鐘宮 禮部尚書蘇頲作
禮物斯備樂章乃陳誰其作主皇考聖真對越在天聖明佐神窅然汾上厚澤如春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太簇宮 太常少卿何鸞作
樂奏云闋禮章載虔禋宗于地昭假于天惟馨薦矣既醉歆焉神之降福永永萬年

武舞用凱安
黃鐘均之林鐘徵 主爵郎中蔣挺作
維歲之吉維辰之良聖君紱冕肅事壇場大禮已備大樂斯張神其醉止降福無疆

送神用順和 尚書右丞源光裕作
方丘既膳嘉饗載謐齊轍畢誠陶匏貴質秀盛豐薦芳俎盈實永永福流其昇如日

玄宗開元十三年禪社首山祭地祇樂章八首

迎神用順和 太常少卿賀知章作

至哉含柔德萬物資以生常順稱厚載流謙通變盈聖心事能察層廟陳厥誠

黃祇儼如在泰折俟咸亨

皇帝行用太和

肅我成命於昭黃祇裘冕而祀陟降在斯五音克備八變車施緝熙肆靖厥心匪離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黃祇是祇我其夙夜寅畏誠潔匪遑寧舍禮以琮玉薦厥茅藉念茲降康胡寧克暇

迎俎入用雍和

夙夜宥密不敢寧宴五齊既陳八音在縣粢盛以潔房俎斯薦惟德惟馨尚茲克徧

皇帝酌獻用壽和

惟以明發有懷載殷樂盈而反禮順其禋立清以獻薦欲是親於穆不已裒對斯臻

皇帝飲福用福和

穆穆天子告成岱宗大裘如濡執珽有顒樂以平志禮以和容上帝臨我云胡肅邕

皇帝還宮用太和

昭昭有唐天俾萬國列祖應命四宗順則申錫無疆宗我同德曾孫繼緒享神配極

送神用靈具醉 代順和侍中源乾曜作

靈具醉杳熙熙靈將往眇禠禠顧明德吐正詞爛遺光流禎祺

祭神州于北郊樂八首 貞觀中褚亮作

迎神用順和 詞同夏至方丘

皇帝行用太和 詞同冬至圜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大矣坤儀至哉神縣包含日域牢籠月竁露潔三清風調六變皇祇居止式歆恭薦

迎俎用雍和

泰折嚴享陰郊展敬禮以導神樂以和性黝牲在列黃琮俯映九土既平萬邦貽慶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 詞同冬至圜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坤道降祥和庶品靈心載德厚群生水土既調三極泰文武畢備九區平

武舞用凱安 詞同冬至圜丘

送神用順和 詞同冬至圜丘

又祭神州樂章二首 太樂舊有此詞不詳所起

迎神

黃輿厚載赤縣歸德含育九區保安萬國誠敬無怠禋祀有則樂以迎神其儀不忒

送神

神州陰祀洪恩廣濟草樹霑和飛沉沐惠禮修鼎俎奠歆瑤幣送樂有章靈軒其逝

祭太社樂章八首 貞觀中褚亮等作

迎神用順和 詞同夏至方丘

皇帝行用太和 詞同冬至圜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后土凝德神功叶契九域底平兩儀交際戊期應序陰墉展幣靈車少留俯歆樽柱

迎俎用雍和

美報崇本嚴恭展事受露疏壇承風啓地潔粢登俎醇犧入饋介福遠流群生畢遂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圓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神道發生敷九稼。陰陽乘仁暢八埏。緯武經文陶景化。登祥薦祉啓豐年。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圓丘）　送神用順和（詞同冬至圓丘）

又太社樂章二首（太樂舊有此詞，不詳所起。）

迎神

烈山有子。后土有臣。播種百穀。濟育兆人。春官緝禮。宗伯司禋。戊爲吉日。迎享茲辰。

送神

告祥式就。酬功載畢。親地尊天。禮文經術。貺徹令序。福流初日。神馭爰歸。祠官其出。

享先農樂章（貞觀中褚亮等作）

迎神用咸和

粒食伊始。農之所先。古今攸賴。是曰人天。耕斯帝籍。播厥公田。式崇明祀。神其福焉。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至圓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尊彝既列。瑚簋有薦。歌工載登。幣禮斯奠。肅肅享祀。顒顒纓弁。神之聽之。福流寰縣。

迎俎用雍和

前夕視牲。質明奉俎。沐芳整弁。其儀式序。盛禮畢陳。嘉樂備舉。歆我懿德。非薦稷黍。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圓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羽籥低昂文綴已。干鏚蹈厲武行初。望歲祈農神所聽。延祥介福豈云虛。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圓丘）　送神用承和

又享先農樂章一首（太樂舊有此詞，不詳所起。）

送神用承和

三推禮就。萬慶所凝。賓志遠薦。袞惟輿降。歆薦薦垂。祐租膺。送神有樂。神其上昇。

享先蠶樂章五首（明慶中皇后親蠶，享蠶內出此詞。）

迎神用永和（亦曰順德）

芳春開令序。韶苑暢和風。惟靈申廣祐。利物表神功。綺會周天宇。黼黻藻寰中。庶幾承慶節。歆奠下帷宮。

皇后昇壇用肅和

明靈光至德。深功掩百神。祥源應節啓。福緒逐年新。萬宇承恩覆。七廟佇恭禋。于茲申至懇。方期遠慶臻。

登歌奠幣用展敬

霞莊列寶衛。雲集動和聲。金卮薦綺席。玉幣委芳庭。因心罄丹款。先己勵蒼生。所冀延明德。於茲享至誠。

迎俎用潔誠

桂筵開玉俎。蘭圃薦瓊芳。八音調鳳律。三獻奉鸞觴。潔粢申大享。庭幣冀降祥。神其覃有慶。錫福永無疆。

飲福送神用昭慶

仙壇禮既畢。神駕儼將昇。佇屬深祥啓。方期庶績凝。虔誠資宇內。務本勵黎蒸。靈心昭備享。率土洽休徵。

皇太子親釋奠樂章五首

迎神用承和（亦曰宣和）

聖道日用。神機不測。金石以陳。絃歌載陟。爰釋其菜。匪馨于稷。來顧來享。是宗是極。

皇太子行用承和

萬國以貞。光上嗣。三善茂德表重輪。視膳寢門。遵要道。高闢崇賢引正人。

登歌奠幣用肅和

尊惟上聖，有縱自天。旁周萬物，俯應千年。舊章允著，嘉贊孔虔。王化茲首，儒風是宣。

迎俎用雍和

堂獻瑤篚，庭敷璆縣。禮備其容，樂和其變。肅肅親享，雍雍執奠。明禮惟馨，蘋蘩可薦。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集集龜開，昭昭聖列。龍蹲鳳跱，肅神儀尊。儒教業宏，圖闡緯武。經文盛德施。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圜丘　送神用承和詞同迎神

又享孔廟樂章二首太樂舊有此詞，不詳所起。

迎神

通吳表聖，問老探真。三千弟子，五百賢人。億齡規法，萬載祠禋。潔誠以祭，奏樂迎神。

送神

醴溢犧象，羞陳俎豆。魯壁類聞，泗州如覯。里校覃福，胄筵承祐。雅樂清音，送神其奏。

享龍池樂章十首

第一章紫微令姚崇作也

恭聞帝里生靈沼，應報明君鼎業新。既叶翠泉光寶命，還符白水出真人。此時舜海潛龍躍，此地堯河帶馬巡。獨有前池一小雁，叨承舊惠入天津。

第二章左拾遺蔡孚作

帝宅王家大道邊，神馬龍龜涌聖泉。昔日昔時經此地，看來看去漸成川。歌臺舞榭宜正月，柳岸梅洲勝往年。莫言波上春雲少，秪為從龍直上天。

第三章太府少卿沈佺期作

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先天天不違。池開天漢分黃道，龍向天門入紫微。邸第樓臺多氣色，君王鳧雁有光輝。為報寰中百川水，來朝上地莫東歸。

第四章黃門侍郎盧懷慎作

代邸東南龍躍泉，清漪碧浪遠浮天。樓臺影就波中出，日月光凝鏡裏懸。鷹招迴流成舜海，龜書薦祉應堯年。大川既濟慚為楫，報德空思奉細涓。

第五章殿中監姜皎作

龍池初出此龍山，常經此地謁龍顏。日日芙蓉生夏水，年年楊柳變春灣。堯壇寶匣餘煙霧，舜海漁舟尚往還。願以飄颻五雲影，從來從去九天間。

第六章吏部尚書崔日用作

龍興白水漢興符，聖主時乘運斗樞。岸上華茸五花樹，波中的皪千金珠。操環昔聞迎夏啓，發匣先來瑞有虞。風色雲光隨隱見，赤雲神化象江湖。

第七章紫微侍郎蘇頲作

西京鳳邸躍龍泉，佳氣休光鏡在天。軒后霧圖今已得，秦王水劍昔常傳。恩魚不似昆明釣，瑞鶴長如太液仙。願侍巡遊同舊里，更聞簫鼓濟樓船。

第八章黃門侍郎李乂作

星分邑里四人居，水洊源流萬頃餘。魏國君王稱象處，晉家蕃邸化龍初。青蒲似奪遊梁馬，綠藻還疑宴鎬魚。自有神靈滋液地，年年雲物史官書。

第九章工部侍郎姜晞作

靈沼縈迴邸第前，浴日涵春寫曙天。始見龍臺升鳳闕，應如霄漢起神泉。石匱渚傍還啓聖，桃李初生更有仙。欲化帝圖從此受，正同河變一千年。

第十章兵部郎中裴璀作

乾坤啓聖吐龍泉，泉水年年勝一年。始看魚躍方成海，即覩龍飛利在天。洲渚遙將銀漢接，樓臺直與紫微連。休氣榮光常不散，懸知此地是神仙。

舊唐書卷三十

舊唐書卷三十考證

音樂志三祀五方上帝于五郊樂章四十首貞觀中魏徵等作○臣德潛按通考作顯慶元年左僕射于志寧撰

祀朝日樂章八首貞觀中作○通考作顯慶元年禮部侍郎許敬宗撰

又祀朝日樂章二首舊有此辭不詳所起○通考作乾元元年中書舍人徐浩撰

蜡百神樂章八首貞觀中作○通考禮部侍郎許敬宗撰

享先蠶樂章五首皇后親蠶率教內出此辭○通考顯慶三年太子洗馬郭瑜撰

又享孔廟樂章不詳所起○通考顯慶三年國子博士范頵等撰

舊唐書卷三十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志第十一

音樂四

享太廟樂章十三首（貞觀中魏徵褚亮等作）

迎神用永和（黃鐘宮三成大呂角二成太簇徵二成應鐘羽二成總九變同用）

於穆烈祖弘此丕基永言配命子孫保之百神既洽萬國在茲是用孝享神其
格思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至圓丘）

登歌酌鬯用肅和（夾鐘均之黃鐘羽）

大哉至德允茲明聖格於上下聿遵誠敬嘉樂斯登鳴球以詠神其降止式隆
景命

迎俎用雍和

崇茲享祀誠敬兼至樂以感靈禮以昭事粢盛咸潔牲牷孔備永言孝思庶幾
不匱

皇祖宣簡公酌獻用長發（無射宮）

睿哲惟唐長發其祥帝命斯祐王業克昌配天載德就日重光本枝百代申錫
無疆

皇祖懿王酌獻用長發（詞同前黃鐘宮）

太祖景皇帝酌獻用大基（太簇宮）

猗歟祖業皇矣帝先翦商德厚封唐慶延在姬猶稷方晉踰宣基我鼎運於斯
萬年

世祖元皇帝酌獻用大成（姑洗宮）

周稱王季晉美帝文明明盛德穆穆齊芬藏用四履屈道三分鏗鏘鐘石載紀
鴻勳

高祖大武皇帝酌獻用大明（蕤賓宮）

五紀更運三正遞昇勳華既沒禹湯勃興神武命代靈睠是膺望雲彰德察緯
告徵上紐天維下安地軸徵師涿野萬國咸服偃伯靈臺九官允穆殊域委贄
懷生介福大禮既飾大樂已和黑章擾囿赤字浮河功宣載籍德被詠歌克昌
厥後百祿是荷

皇帝飲福用壽和

入音斯奏三獻畢陳寶祚惟永暉光日新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聖敬通神光七廟靈心薦祚和萬方嚴禋克配鴻基遠明德惟馨鳳曆昌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圓丘）

徹俎用雍和

於穆清廟聿修嚴祀四縣載陳三獻斯止籩豆徹薦人祇介祉神惟格思錫祚
不已

送神用永和

肅肅清祀烝烝孝思薦享昭備虔恭在茲雍歌徹俎祝嘏陳辭用光武至永固
鴻基

又享太廟樂章五首（永徽已後續撰不詳撰者）

太宗文皇帝酌獻用崇德（夷則宮永徽元年造）

五運改卜千齡啓聖彤雲曉聚黃星夜映葉闡珠囊基開玉鏡（後為圖開）下臨萬寓
上齊七政霧開三象塵清九服海溓星暉遠安邇肅天地交泰華夷輯睦翔泳
歸仁中外禔福績踰夏勳高翦商武陳七德刑設三章祥禽巢閣仁獸遊梁
十年惟永景福無疆

高宗天皇大帝酌獻用鈞天（黃鐘宮光宅元年造）

承天撫籙纂聖登皇退清萬寓仰協三光功成日用道濟時康璇圖載永寶曆
斯昌日月揚暉烟雲爛色河岳修貢神祇效職舜風攸偃堯曦先就睿感通寰
孝思浹宙奉揚先德虔遵曩狩展義天局飛英雲岫化逸王表神凝帝先乘雲
厭俗馭日登玄

中宗孝和皇帝酌獻用太和（太簇宮，景雲元年造）

廣樂既備，嘉薦既新。述先惟德，孝饗惟親。七獻具舉，五齊畢陳。錫茲祚福，於萬斯春。

睿宗大聖真皇帝酌獻用景雲（黃鐘宮，開元四年造）

惟睿作聖，惟聖登皇。精感耀魄，時膺會昌。舜慚大孝，堯推讓王。能事斯極，振古誰方。文明展運，車書同軌。巍巍赫赫，盡善盡美。衡室凝旒，大庭端扆。釋負之寄，事光復子。脫屣高天，登遐上玄。龍湖超忽，象野芊綿。遊衣複道，薦果初年。新廟奕奕，明德配天。

皇祖宣皇帝酌獻用光大（無射宮。舊樂章宣光二宮同用長發，其詞亦同。開元十年始定宣帝用光大，詞更別造）

大業龍祉，徽音駿尊。潛居皇德，赫嗣天昆。展儀宗祖，重誠孝孫。春秋無極，享奏存存。

又享太廟樂三首（太樂舊有此詞，不詳所起）

迎神（黃鐘宮，太呂角，太簇徵，應鐘羽，並同此詞）

七廟觀德，百靈攸仰。俗荷財成，物資含養。道光執契，化籠提象。肅肅雍雍，神其來享。

金奏（無射宮，次迎神）

肅肅清廟，巍巍盛唐。配天立極，累聖重光。樂和管磬，禮備蒸嘗。永爲來格，降福無疆。

送神

五聲備奏，三獻終祠。軍移鳳輦，旆轉虹旗。禮周籩豆，誠效虔祇。皇靈徙蹕，簪紳拜辭。

則天皇后享清廟樂章十首

第一

建清廟，贊玄功。擇吉日，展禋宗。樂已變，禮方崇。望神駕，降仙宮。

第二

隆周創業，寶命惟新。敬宗茂典，爰表虔禋。聲明已備，文物斯陳。肅容如在，懇志方申。

第三登歌

肅敷大禮，上謁尊靈。敬陳筐幣，載表丹誠。

第四迎神

敬奠蘋藻，式罄虔禋。潔誠斯展，佇降靈歆。

第五飲福

爰陳玉醴，式奠瑤觴。靈心有穆，介福無疆。

第六送文舞

帝圖草創，王業初開。功高佐命，業贊雲雷。

第七迎武舞

赫赫玄功被穹壤，皇皇至德洽生靈。開基撥亂祅氛廓，佐命宣威海內清。

第武舞入作

荷恩承顧託，執契恭臨撫。廟略靜邊荒，天兵耀神武。

第九徹俎

登歌已闋，獻禮方周。斂承景福，肅奉嬀休。

第十送神

大禮言畢，仙衛將歸。莫申丹懇，空瞻紫微。

中宗孝和皇帝神龍元年享太廟樂章二十首（不詳所撰）

迎神用嚴和（黃鐘宮三成，大呂角三成，太簇徵三成，應鐘羽二成，同用此詞）

肅肅清廟，赫赫玄猷。功高萬古，化奄十洲。中興丕業，上荷天休。祗奉先構，禮被懷柔。

皇帝行用昇和（黃鐘宮）

顧惟菲薄，纂曆應斯。中外同軌，夷狄來思。樂用崇德，禮以陳詞。夕惕若厲，欽奉宏基。

登歌祼鬯用虔和（大呂均之無射羽）

禮採薦鬯，肅事祠庭。敬申如在，敢託非馨。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同和 太簇同

惟聖配天數盛禮。惟天爲大闡洪名。恭禋展敬光先德。蘋藻申虔袠志誠。

武舞用寧和 林鍾徵

炎馭失天綱。土德承天命。英猷被寰宇。懿躅隆邦政。七德已綏邊。九夷咸底定。景化覃遐邇。深仁洽翔泳。

徹俎用恭和 大呂均之無射羽

禮周三獻。樂闋九成。肅承靈福。悚惕兼盈。

送神用通和 黃鍾宮

祠容既畢。仙座爰興。停停鳳舉。靄靄雲昇。長隆寶運。永錫休徵。福覃貽厥。恩被黎烝。

皇后助享皇后行用正和 黃鍾宮詞同貞觀中宮朝會正和

登歌奠鬯用昭和 大呂均之無射羽

道洽二儀交泰。時休四寓和平。環珮肅於庭實。鐘石揭乎頌聲。

皇后酌獻飲福用誠敬 黃鍾宮

顧惟菲質。忝位椒宮。虔奉蘋藻。肅事神宗。敢申誠潔。庶罄深衷。睟容有裕。靈享無窮。

徹俎用肅和 大呂均之無射羽

月禮已周。雲和將變。爰獻其醑。載遷其奠。明德逾隆。非馨是薦。澤霑動植。仁覃寓縣。

送神用昭感 黃鍾羽

鏗鏘韶濩。肅穆神容。洪規赫赫。祠典雍雍。已周三獻。將乘六龍。虔誠有託。懇志無從。

玄宗開元七年享太廟樂章十六首 左丞相燕國公張說作

迎神用永和三章

肅九室。諧八音。歌皇慕。動神心。禮宿設。樂妙尋。聲明備。祼奠臨。

律迓氣。音入玄。依玉几。御鸞筵。聆慽恩。僾周旋。九韶遍。百福傳。

僖工祝。承頌聲。來祖考。聽和平。相百辟。貢九瀛。神休委。帝孝成。

皇帝行用太和一章

時文聖后。清廟肅邕。致誠勤薦。在貌思恭。玉節肆夏。金鏘五鍾。繩繩雲步。穆穆天容。

登歌酌鬯用肅和一章

天子孝享。工歌溥將。躬祼鬱鬯。乃焚膋薌。臭以達陰。聲以求陽。奉時烝嘗。永代不忘。

迎俎雍和二章

在滌嘉豢。麗碑敬牲。角握之牡。色純之騂。火傳陽燧。水溉陰精。太公胖俎。傳說和羹。

俎豆有馥。齊盛絜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鼓鐘管磬。肅唱和鳴。皇皇后祖。賚我思成。

皇帝酌醴齊用文舞一章

聖著九德。貞吉五千。慶集昌胄。符開帝先。高文枚戟。克配彼天。三宗握鏡。六合煥然。帝其承祀。率禮罔愆。圖書霧出。日月清懸。舞形德類。詠韶功傳。黃龍蜿蟺。綵雲驕驍。五行氣順。八佾風宣。介此百祿。於皇萬年。

獻祖宣皇帝室奠獻用光大之舞一章

肅肅藝祖。滔滔濬源。有雄玉劍。作鎮金門。玄王貽緒。后稷謀孫。肇禋九廟。四海來尊。

懿祖光皇帝室奠獻用長發之舞一章

具禮崇德。備樂承風。魏推幢主。周贈司空。不行而至。無成有終。神與王業。天歸帝功。

太祖景皇帝室奠獻用大政之舞一章

於赫元命。權輿帝文。天齊八柱。地半三分。宗廟觀德。笙鏞樂勤。封唐之兆。成天下君。

代祖元皇帝室奠獻用大成之舞一章

帝舞季歷，𡿦聖生昌，后歌有嬀，胎炎孕黃，天地合德，日月齊光，肅邕孝享，祚我
萬方。
　高祖神堯皇帝室奠獻用大明之舞一章
赤精亂德，四海困窮，黃旗舉義，三靈會同，旱望春雨，雲披大風，溥天來祭，高祖
之功。
　太宗文武聖皇帝室奠獻用崇德之舞一章
皇合一德，朝宗百神，剗平天下，大拯生人，上帝配食，單于入臣，戎歌陳舞，𦖋𦖋
震震。
　高宗天皇大帝室奠獻用鈞天之舞一章
高皇邁道，端拱無爲，化懷獯鬻，兵戢勾驪，禮尊封禪，樂感來儀，合位媧后，同稱
伏羲。
　中宗孝和皇帝室奠獻用太和之舞一章
退居江水，鬱起丹陵，禮物遺舊，朝章中興，龍圖友及，駿命恭膺，鳴球香瓚，大糦
是承。
　睿宗大聖皇帝室奠獻用景雲之舞一章
景雲霏爛，告我帝符，噫帝冲德，與天爲徒，笙鏞迢遞，俎豆虛無，春秋孝獻，迴復
此都。
　又享太廟樂章十四首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室奠獻用廣運之舞一章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子儀撰
於赫皇祖，昭明有融，惟文之德，惟武之功，河海靜謐，車書混同，虔恭孝饗，穆穆
玄風。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室奠獻用惟新之舞一章吏部尚書平章事彭城郡公劉晏撰
漢祚惟永，神功中興，風驅氛祲，天覆黎烝，三光再朗，庶績其凝，重熙累葉，景命
是膺。
　皇帝飲福受胙用福和一章
備禮用樂，崇親致尊，誠通慈降，敬徹愛存，獻懷稱壽，啐感承恩，皇帝孝德，子孫
千億，大包天域，長亘不極。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一章
六鍾翕協六變成，八佾倘佯八風生，樂九韶兮人神感，美七德兮天地清。
　亞獻終獻行事武舞用凱安四章
瑟彼瑤爵，亞維上公，室如屏氣，門不容躬，禮殷其本，樂執其中，聖皇永慕，天地
幽通。
禮匝三獻，樂遍九成，降循軒陛，仰欽皇情，福與仁合，德因孝明，百年神畏，四海
風行。
總總干戚，填填鼓鐘，奮揚增氣，坐作爲容，離若鷙鳥，合如戰龍，萬方觀德，肅肅
邕邕。
烈祖順三靈，文宗威四海，黃鉞誅群盜，朱旗掃多罪，戢兵天下安，約法人心改，
大哉干羽意，長見風雲在。
　徹豆登歌一章
上笙磬，徹豆籩，廓無響，窅入玄，主在室，神在天，情餘慕，禮罔愆，喜黍稷，屢豐年。
　送神一章
眇嘉樂，授靈爽，感若來，思如往，休氣散，迴風上，返寂寞，還惚怳，懷靈駕，結空想。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室奠獻用保大之舞一章尚父郭子儀撰
於穆文考，聖神昭彰，肅勻群慝，含光遠方，萬物茂遂，九夷賓王，愔愔雲韶，德音
不忘。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室奠獻用文明之舞一章尚書左丞平章事鄭餘慶撰
開邸除暴，時邁勛尊，三元告命，四極駿奔，金枝翠葉，煇燭瑤琨，象德億載，貽慶
湯孫。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室奠獻用大順之舞一章中書侍郎平章事鄭絪撰
於穆時文，受天明命，允恭玄默，化成理定，出震嗣德，應乾傳聖，猗歟緝熙，千億
流慶。

憲宗聖神章武孝皇帝室奠獻用象德之舞一章（中書侍郎平章事段文昌撰）
肅肅清廟登顯至德澤周八荒兵定四極生物咸遂羣盜滅息明聖欽承子孫
千億

儀坤廟樂章十二首

迎神用永和（林鍾宮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徐彥伯作）
猗若清廟肅肅熒熒國薦嚴祀坤輿淑靈有几在室有樂在庭臨茲孝享百祿
惟寧

金奏（夷則宮不詳作者一本無此章）
陰靈効祉軒曜降精祥符淑氣慶集柔明瑤俎既列雕桐發聲徽猷永遠比德
皇英

皇帝行用太和（黃鍾宮左補闕昭文館學士丘說撰）
孝哉我后冲乎邇聖道映重華德輝文命慕深視箧情殷撫鏡萬國移風兆人
承慶

酌獻登歌用肅和（中呂均之太簇羽一云夷則均之夾鍾羽太子洗馬昭文館學士張齊賢撰）
祼圭既濯鬱鬯既陳畫幕雲舉黃流玉醇儀充獻酌禮盛眾禋地察惟孝愉焉
饗親

迎俎用雍和（姑洗羽太中大夫昭文館學士鄭善玉作）
酌鬱既灌取蕭方爇籩豆靜嘉簠簋芬飶魚腊薦美牲牷表潔是戢是將載迎
載列

肅明皇后室酌獻用昭和（林鍾宮禮部尚書昭文館學士薛稷作）
陽靈配德陰魄昭升堯壇鳳下漢室龍興伣天作對前旒是凝化行南國道盛
西陵造舟集灌無德而稱我粢既潔我醴既澄陰陰靈廟光靈若憑德馨惟饗
孝思蒸蒸

昭成皇后室酌獻用坤貞（不詳作者）
乾道既亨坤元以貞肅雍攸在輔佐斯成外睦九族內光一庭克生叡哲祚我
休明欽若徽範悠哉淑靈建茲清宮于彼上京縮茅以獻潔秬惟馨實受其福
期乎億齡

飲福用壽和（黃鍾宮太子詹事崇文館學士徐堅作）
於穆清廟肅雍嚴祀合福受釐介以繁祉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南呂商銀青光祿大夫崇文館學士胡雄作）
送文迎武遞參差一始一終光聖儀四海生人歌有慶千齡孝享肅無虧

武舞用安和（太簇徵祕書少監崇文館學士劉子玄作）
妙算申帷幄神謀出廟庭兩階文物備七德武功成校獵長楊苑屯軍細柳營
將軍獻凱入歌舞溢重城

徹俎用雍和（蕤賓均之夾鍾羽銀青光祿大夫崇文館學士員半千作）
孝享云畢維徹有章雲感玄羽風悽素商瞻望神座祗戀匪遑禮終樂闋肅雍
鏘鏘

送神（林鍾宮金紫光祿大夫崇文館學士祝欽明作）
閟宮實實清廟徽徽降格無象馨香有依式昭纂慶方融嗣徽明禋是享神保
聿歸

又儀坤廟樂章二首（太樂又有一本與前本略同二章不同如左不詳撰者）

迎神（一本有此章而無徐彥伯之詞）
月靈降德坤元授光娥英比秀妊姒均芳瑤臺薦祉金屋延祥迎神有樂歆此
嘉薌

送神（一本有此章而無祝欽明之詞）
玉帛儀大金絲奏廣靈應有孚冥徵不爽降彼休福歆茲禋享送樂有章神麾
其上

昭德皇后室酌獻用坤元樂章九首（內出）

迎神用永和
穆清廟薦嚴禋昭禮備和樂新望靈光集元辰祚無極享萬春

登歌鬯用肅和
誠心達娛樂分升蕭膋鬱氛氳茅既縮鬯既熏后來思福如雲

迎俎用雍和

我將我享。盡明而誠。載芬黍稷。載滌犧牲。懿矣元良。萬邦以貞。心乎愛敬。若覩容聲。

酌獻用坤元

於穆先后。儷聖稱崇。母臨萬寓。道被六宮。昌時協慶。理內成功。殷薦明德。傳芳國風。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金枝羽部徹清歌。瑤堂肅穆笙磬羅。諧音遍響合明意。萬類昭融靈應多。

武舞用凱安

辰位列四星。帝功參十亂。進賢勤內輔。扈蹕清多難。承天厚載均。並曜宵光燦。留徽藹前躅。萬古披圖煥。

徹俎用雍和

公尸既起。享禮載終。稱歌進徹。盡敬由衷。澤流惠下。大小咸同。

送神用永和

昭享終。盛享餘。移月御。返仙居。璇庭寂。靈幄虛。顧徘徊。感皇儲。

孝敬皇帝廟樂章九首

迎神用永和詞同貞觀太廟永和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貞觀太廟太和　登歌酌鬯用肅和詞同貞觀太廟肅和　迎俎用雍和詞同貞觀太廟雍和　酌獻用承光詞同中宗享孝敬承光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詞同太廟　武舞用凱安詞同太廟　徹俎用雍和詞同迎俎　送神用永和詞同太廟

享隱太子廟樂章六首貞觀中撰

迎神用誠和

道閟鶴關。運纏鳩里。門集大命。俾歆嘉祀。禮亞六瑚。誠殫二簋。有誠顧若。神斯戾止。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歲肇春宗。乾開震長。瑤山既寂。戾園斯享。玉肅其事。物昭其象。絃誦成風。笙歌合響。

迎俎用雍和

明典肅陳。神居遂起。春伯聯事。秋官相禮。有來雍雍。登歌濟濟。緬惟主鬯。庶歆芳醴。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三縣已判歌鐘列。六佾將開羽鏚分。佾想鸞飛來蔽日。終疑鶴影降凌雲。

武舞用凱安

天步昔將開。商郊初欲踐。撫戎金陣廓。貳極瑤圖闡。難戢遂崇儀。龍樓期好善。弄兵隳震業。啓聖隆禋典。

送神用誠和詞同迎神

又隱太子廟樂章二首太樂舊有此詞。不詳所出。

迎神

蒼震有位。黃離蔽明。江充禍結。戾據災成。銜冤昔痛。贈典今榮。享靈有秩。奉樂以迎。

送神

皇情悼往。祀儀增設。鐘鼓鏗鏘。羽旄昭晰。掌禮云備。司筵告徹。樂以送神。靈其鑒闕。

章懷太子廟樂章六首神龍初作

迎神第一姑洗宮

副君昭象。道應黃離。銅樓備德。玉裕成規。仙氣靄靄。靈從師師。前驅戾止。控鶴來儀。

登歌酌鬯第二南呂均之蕤賓羽

忠孝本著。羽翼先成。寢門昭德。馳道爲程。幣帛有典。容衛無聲。司存既肅。廟享惟清。

迎俎及酌獻第三太呂羽

通三錫胤。明兩承英。太山比赫。伊水閒笙。宗祧是寄。禮樂其亨。嘉辰薦俎。以發聲明。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第四（蕤賓商）

羽籥崇文禮以畢。干鏚奮武事將行。用捨由來其有致。壯志宣威樂太平。

武舞作第五（夷則角）

緑林熾炎曆。黃虞格有苗。沙塵驚塞外。帷幄命嫖姚。七德干戈止。三邊雲霧消。寶祚長無極。歌舞盛今朝。

送神第六（詞同隱廟）

懿德太子廟樂章六首（神龍初作）

迎神第一（姑洗宮）

甲觀昭祥。畫堂昇位。禮絕羣后。望尊儲貳。啓誦慚德。莊丕掩粹。伊浦鳳翔。緱峯鶴至。

登歌酌鬯第二（南呂均之蕤賓羽）

礐闈元儲。寄崇明兩。玉裕雖晦。銅樓可想。絃誦輟音。笙歌罷響。幣帛言設。禮容無爽。

迎俎酌獻第三（大呂羽）

雍雍盛典。肅肅靈祠。賓天有聖。對日無期。飄颻羽服。掣曳雲旗。眷言主鬯。心乎愴茲。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第四（蕤賓商）

入音協奏陳金石。六佾分行整禮容。滄溟赴海還稱少。素月開輪即是重。

武舞作第五（夷則角）

隋季昔云終。唐年初啓聖。纂戎將禁暴。崇儒更敷政。威略靜三邊。仁恩覃萬姓。

送神第六（詞同隱廟）

節愍太子廟樂章六首（景雲中作）

迎神第一（姑洗宮）

儲后望崇。元良寄切。寢門是仰。馳道不絕。仙袂雲會。靈旗電晣。煌煌而來。禮物攸設。

登歌酌鬯第二（南呂均之蕤賓羽）

灼灼重明。仰承元首。既賢且哲。惟孝與友。惟孝雖遠。靈規不朽。祀因誠致。備潔玄酒。

迎俎及酌獻第三（大呂羽）

嘉薦有典。至誠莫逾。畫梁雲亘。雕俎星鋪。樂器周列。禮容備宜。依俙如在。若未賓天。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第四（蕤賓商）

嵬嵬闡化濛文德。赫赫宣威藉武功。既執羽旄先拂吹。還持玉鏚更揮空。

武舞作第五（夷則角）

武德諒雍雍。由來掃寇戎。劍光揮作電。旗影列成虹。霧廓三邊靜。波澄四海同。睿圖今已盛。相共舞皇風。

送神第六（詞同隱太子廟）

則天大聖皇后崇先廟樂章一首（御撰）

先德謙撝冠昔。嚴規節素超今。奉國忠誠每竭。承家至孝純深。追崇懼乖尊意。顯號恐玷徽音。既迫王公屢請。方乃俯遂羣心。有限無由展敬。奠醑每闕親斟。大禮虔申典冊。蘋藻敬薦翹襟。

褒德廟樂章五首（神龍中為皇后韋氏祖考所立祠並內出）

迎神用昭德（姑洗宮二成）

道赫梧宮。悲盈蒿里。爰暢徽烈。載敷嘉祀。享洽四時。規陳二簋。靈應昭格。神其戾止。

登歌用進德（南呂均之蕤賓羽）

塗山懿戚。嬀汭崇姻。祠筵肇啓。祭典方申。禮以備物。樂以感神。用隆敦敘。載穆彝倫。

俎入初獻用褒德（大呂角）

家著累仁。門昭積善。瑤篚既列。金縣式展。

武舞作

昭昭竹殿開。奕奕蘭宮啓。懿範隆丹掖。殊榮闢朱邸。六佾薦徽容。三簋陳芳醴。

萬古覃貽厥。分珪崇祖禰。

亞獻及送神用彰德

名隆五岳。秩映三台。嚴祠以備。睟影方迴。

舊唐書卷三十一

舊唐書卷三十一考證

音樂志四鳴球香瓚大輅是承○香瓚誤。疑是秉瓚。臣德潛按卷中所載樂舞詳矣。及觀通典、通考、有薦獻玄元皇帝樂章（撰者不詳）德明興聖皇帝樂章（吏部侍郎李舒撰）穆宗皇帝樂章（中書侍郎令狐楚撰）敬宗皇帝樂章（中書侍郎高鍇撰）文宗皇帝樂章（中書侍郎崔鉉撰）武宗皇帝樂章（中書侍郎李回撰）宣宗皇帝室舞號、懿宗皇帝室舞號、僖宗皇帝室舞號、昭宗皇帝室舞號（撰者俱不詳）又有讓皇帝樂章（吏部侍郎李紓撰）惠昭太子樂章（散騎常侍歸登撰）懷懿太子樂章（撰者不詳）莊恪太子樂章（給事中[illegible]撰）祭風師雨師樂章（皆秘書監包佶撰）武成王樂章（原王傅于邵撰）九宮貴神樂章（撰者不詳）以至元日冬至皇帝朝會樂章（侍中源乾曜撰）中宮朝會、東宮朝會樂章（皆中書侍郎[illegible]撰）大射鄉飲樂章（撰者皆不詳）志中都未及載。今存其名。其辭均無可考焉。

舊唐書卷三十一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志第十二

曆一

太古聖人體二氣之權輿曠三才之物象乃創紀以窮其數畫卦以通其變而紀有大衍之法卦有推策之文繇是曆法生焉殷人用九疇五紀之書周禮載馮相保章之職所以辨三辰之躔次察九野之吉凶歷代疇人迭相傳授蓋推步之成法協用之舊章暨秦氏焚書遺文殘缺漢興作者師法多門雖同徵鍾律之文共演蓍龜之說而建元或異積蔀相懸旁取證於春秋強乩疑於繫象靡不揚眉抵掌頡甘石未稱日官運策播精言裨梓不知天道及至清臺睬祲黃道考祥言縮則盈少中多否否則矯云差舛中則自負加時章亥不生憑何質證高齊天保中六月日當蝕朔文宣先期問候官蝕何時張孟賓言蝕申鄭元偉董峻言蝕辰宋景業言蝕巳是日蝕於申酉之間言皆不中時景業造天保曆則疎密可知矣昔鄧平洛下閎造漢太初曆非之者十七家後劉洪蔡伯喈何承天祖冲之皆數術之精粹者至於宣考曆書之際猶爲橫議所排斯道寂寥知音蓋寡所以張胄玄佩印而沸騰劉孝孫輿櫬而慟哭傳諸後學益用爲疑以臣折衷無如舊法高祖受隋禪傳仁均首陳七事言戊寅歲時正得上元之首宜定新曆以符禪代繇是造戊寅曆祖孝孫李淳風立理駮之仁均條答甚詳故法行於貞觀之世高宗時太史奏舊曆加時寖差宜有改定乃詔李淳風造麟德曆初隋末劉焯造皇極曆其道不行淳風約之爲法時稱精密天后時瞿曇羅造光宅曆中宗時南宮說造景龍曆皆舊法之所棄者復取用之徒云革易寧造深微尋亦不行開元中僧一行精諸家曆法言麟德曆行用既久晷緯漸差宰相張說言之玄宗召見令造新曆遂與星官梁令瓚先造黃道游儀圖考校七曜行度準周易大衍之數別成一法行用垂五十年肅宗時韓穎造至德曆代宗時郭獻之造五紀曆德宗時徐承嗣造正元曆憲宗時徐昂造觀象曆其法今存而無計蔀章之數或異前經而察斂啓閉之期何殊舊法至論徵驗罕及研精綿代流行示存經法耳前史取傳仁均李淳風南宮說一行四家曆經爲曆志四卷近代精數者皆以淳風一行之法歷千古而無差後人更之要立異耳無踰其精密也景龍曆不經行用世以爲非今略而不載但取戊寅麟德大衍三曆法以備此志示於疇官爾

戊寅曆經

（已上闕文）日自入立秋初日加四千八十分後日減七十六分（量初日所加之分計後日減之數以減之）畢於秋分自入寒露日減一百二十七分（乾餘以行分法約之爲日數及加平見日及分滿行分法又去之從日一爲定見日及分後皆放此 減若不足即一日加行分法及減之爲定見日及分後皆放此）畢於立冬自入小雪畢於大雪均減八日初見去日十四度

熒惑平見入冬至初日減一萬六千三百五十四分後日減五百四十五分畢於小寒自入大寒日加四百二十六分畢於啓蟄自入雨水畢於穀雨均加二十九日入立夏初日加一萬九千三百九十二分後日減二百一十三分畢於大暑自入立秋依平自入處暑日減一百八十四分畢於立冬自入小雪畢於大雪均減二十五日初見去日十七度

鎮星平見入冬至初日減四千八百一十四分後日加七十九分畢於氣盡自入小寒畢於大寒均減九日入立春均減八日入啓蟄均減七日入雨水均減六日入春分均減五日入清明均減四日入穀雨畢芒種均減三日入夏至畢十日內均減二日十日外入小暑畢五日內均減一日五日外畢於氣盡依平自入大暑日加一百八十一分畢於立秋自入處暑均加九日自入白露初日加六十二分後日減一百三十三分畢於寒露自入霜降日減七十九分畢於大雪初見去日十七度

太白晨平見入冬至依平自入小寒日加六十六分畢於大寒自入立春畢於立夏均加三日自小滿初日加一千九百六十四分後日減六十六分畢於芒種自入夏至依平自入小暑減六十分畢於大暑自入立秋畢於立冬均減三日自入小雪初日減一千九百六十四分後日減六十六分畢大寒夕平見入冬至日減一百分畢於立春自入啓蟄畢於春分均減九日自入清明初日減

五千九百八十六分後日減一百分畢於小滿自入芒種依平自入夏至日加一百分畢於立秋自入處暑畢於秋分均加九日自入寒露初日加五千九百八十六分後日減一百分畢於小雪自入大雪依平初見去日十一度

辰星晨平見入冬至均減四日自入小寒畢於大寒依平自入立春畢啓蟄減三日（其在啓蟄氣內去日一十八度外四十度內晨無木土金一星已上者不見也）自入雨水畢於立夏應見不見（其在立夏氣內去日度如前晨有木火土金一星已上者亦見之）自入小滿畢於寒露依平自入霜降畢於立冬加一日自入小雪畢於大雪十二日依平若在大雪十三日即減一日在十四日減二日在十五日減三日在十六日減四日夕平見入冬至畢於清明依平自入穀雨畢於芒種減二日自入夏至畢於大暑依平自入立秋畢於霜降應見不見（其在立秋及霜降二氣之內夕有星去日如前晨者亦見）自入立冬畢於大雪依平初見去日十七度

行五星法

各置星定見之前夜半日所在宿度算及分各以定見去朔日算及一分加之小分滿法十四分從行分一行分滿法六百七十六分從度一又以星初見去日度數晨減夕加之命度以次即星初見所在度及分（自此已後皆棄此小分也）

求次日術

各加一日所行度及分其火金之行而有小分者各以日率爲母小分滿其母去從行分一行分滿法去從度一（其行有益疾遲者副置一日行分各以其分疾益遲損乃加之）留者因前退則滅之伏不注度順行出斗去其分行入斗先加分訖皆以二十六副行分爲度分

歲星初見順日行一百七十六分五十秒日益遲一分一百一十四日行十九度二百九分而留二十八日乃退日九十七分八十四日退十二度五十分又留二十六日五百九十六小分七四分（即以初定見日分而加之者滿行分法即去之從月去之從一日）乃順初日行六十分日益疾一分一百一十四日行十九度四百三十七分而伏

熒惑初見入冬至初率二百四十一日行一百六十三度（已後二日損日及度各一）盡一百二十八日率一百七十七日行九十九度（畢一百六十一日皆同已後三日損日及度各一）盡一百八十二日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畢一百八十八日皆同已後三日益日及度各一）盡二百二十七日率一百八十三日行一百五度（已後二日益日及度各一）盡二百四十九日率一百九十四日行一百一十六度（已後一日益日及度各一）盡三百一十日率二百五十五日行一百七十七度（畢三百三十七日皆同已後二日損）盡三百六十五日復二百四十一日行一百六十三度見入小寒已後三日去日率一畢於啓蟄自入雨水畢於立夏均去日率二十自入小滿初去日率二十以次三日去十九日日去十八以次三百去一日畢於小暑即依平爲定日之率若入處暑畢於秋分皆去度率六各依冬至後日數而損益之又依所入之氣以減之各爲前疾日數及度數之率若初行入大寒畢於大暑皆差行日益遲一分其餘皆平行若入白露畢於秋分初日行半度四十日行二十度（即去日率四十度率二十別爲半度之行訖然後求平行之分以續之平行分者置定行度率以分法乘之以定日率除之所得即平行一日之分不盡爲小分求差行者置日率之數減一乃又半之加平行一日之分爲初日行分）各盡其日度而遲初日行三百二十六分日益遲一分半六十日行二十五度五分（其前疾去度六者此遲初日加六十七分小分三十六小分滿六十一去之從行分一即六十日行三十一度分同）而留十二日（前去日分日於二留者後從後留）乃退日一百九十二分六十日退十七度二十八分又留十二日六百二十六分小分三十分（亦如初定見之分滿去如前）又順後遲初日行二百三十八分日益疾一分半六十日行二十五度三十五分（此遲在立秋至秋分者加一日行六十七小分三十六滿去如前即六十日行三十一度分同也）而後疾入冬至初率二百一十四日行一百三十六度（已後一日損日及度各一）盡三十七日率一百七十七日行九十九度（已後二日損日及度各一）盡五十七日率一百六十七日行八十九度（畢七十九日皆同已後三日益日及度各一）盡一百三十日率一百八十四日行一百六十度（已後二日益日及度各一）盡一百四十四日率一百九十一日行一百一十三度（已後一日益日及度各一）盡一百九十日率二百三十七日行一百五十九度（已後一日益日及度各一）盡二百一十日率二百六十七日行一百八十九度（畢二百五十九日皆同已後二日損日及度各一）盡三百六十五日復率二百一十四行一百三十六度後遲加六度者此後疾去度率六爲定度各依冬至後日數而損益之爲後疾日及度之率若入立夏於夏至日行半度盡六十日行三十度若入小暑於大暑盡四十日行二十度（皆去日及度之率別爲半度之行訖然後求平行之分以續之）各盡其日度而伏

鎮星初見順日行六十分八十三日行七度二百四十八分而留三十八日乃退日四十一分一百日退六度四十四分又留三十七日六十一分小分四亦以初定見日分加之滿去如前乃順日行六十分八十三日行七度二百四十八分而伏。

太白晨初見乃退日一度半十日退十五度而留九日乃順遲差行先遲日益疾八分四十日行三十度若此遲入大雪已後一畢於小滿即依此爲定而求行分自入芒種十日減一度爲定度畢於夏至自入小暑畢於霜降均減三度自入立冬初日減三度後十日減一度畢於霜降小雪皆爲定度求一日行分者以行分法乘定度以四十餘之爲平分不盡爲小分又以四乘三十九以減平分爲初日行日平行日一度十五日行十度若此平行入小寒後十日益日及度各一畢於驚蟄自入雨水之氣皆二十一日行二十一度自入春分後十日減一畢於立夏即十五日自入處暑畢於寒露即無此平行自入霜降即四日益一畢於大雪後十五日行十五度疾百七十日行二十四度前順遲減度者計所減之數以益此度爲定度求一日行度及分者以百七十日減度數餘行以分法乘以百七十餘之所得爲之日平行度分晨伏東方夕初見順疾百七十日行二日畢於立夏後此順疾入冬至已後畢於立夏依此率爲定自入小滿六日加一度自入大暑初畢於芒種自入夏至畢於小暑均五度自入大暑初加五度後三日減一度畢於氣盡自入立秋畢於大雪還依本率從白露畢春分皆差行先疾日益遲分半自入清明畢於處暑並平行同晨疾求差行者半一百六十九乃以分半乘之以加平行分爲初日行度分也平行日一夜十五日行十五度此平行入冬至後十日減日及度各一畢於立春自入驚蟄畢於芒種皆均九日行九度自入夏至後五日益一畢於小暑自入大暑畢於氣盡皆十五日行十五度自入立秋後六日一畢於小雪自入大雪畢於氣盡皆十五日行十五度者也順遲差行先疾日益遲入分四十日行三十度前加度者此依數減之求一日行分如晨遲準減者爲加之又留九日乃退日半度十日退五度而夕伏西方。

辰星晨初見留六日順遲日行一百六十九分四日行一度若初見入大寒畢於驚蟄之內即不須此遲行平行日一度十日行十度此平行若入大寒已後二日去日及度各一畢於二十日日及度俱盡即無此平行疾日行一度六百九十分十日行十九度六分前無遲行者此疾日減二百三分十日行十七度四分晨伏東方夕初見順疾日行一度六百九分十日行十九度六分此疾者入小暑畢於處暑之內日減二百三分十日行十六度四分平行日一度十日行十度此平行若入大暑已後二日去日及度各一畢於二十日日及度俱盡即無此平行遲日行一百六十九分四日行一度若疾減二百三分者即不須此遲行又留六日九分夕伏西方。

推交會

交會法一千二百七十四萬一千二百五分　交分法六百三十七萬六百二十九分　朔差一百八萬五千四百九十二分　望分六百九十一萬三千三百五十分　交限五百八十二萬七千八百五十八分望差五十四萬二千七百四十一分　外限六百七十六萬七百八十二九分　中限一千二百三十五萬一千二十八分　內限一千二百一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八七分　交時法二萬九千一十八

推交分術

置入上元已來積月以交會法去之餘以朔差乘之滿交會法又去之仁均本術武德年加交差七百七十五萬五千一百六十四分餘爲所求年天正朔入平交分求望平交分術以望分加之滿去如前爲平分次月平分術其朔望入冬至氣內依平爲定若入小寒已後日加氣差一千六百五十分畢於立春自入啓蟄畢於清明均加七萬六千一百分後日減一千六百五十分畢於小滿置初日所加之分計後日減之數以減之餘以加平交分自入芒種畢於夏至依平爲定加之滿交會法即去餘爲定交分其朔入災交若入小寒畢於雨水及立夏畢於小滿值盈二時已下皆半氣差而加之二時已上皆不加其朔入時交分如望差分已下外限已上有星伏木土去見十日外火去見四十日外金星伏去見二十二日外有一星者不加氣差其朔望入小暑已後日減氣差一千二百分畢於處暑自入白露畢於霜降均減九萬五千八百二十分自入立冬初日減六萬三千三百分後日減二千一百一十分畢於小雪置初日所減之分計後日減之數以減之餘以減平交分也自入大雪亦依平爲定減若不足者加交會法乃減之餘爲定交分其朔入交分如交限內限已上交分中限已下有星伏如前者不減氣差推道在內外及先後去交術其定交分不滿交分法者爲在外道滿去之餘爲在內道其餘如望差已下即是去先交分以時法約之得一爲去先交時數交限已上即以減交分法餘爲去後交分亦以時法約之爲時數望則月蝕也其朔在內道者朔則日蝕或蝕在內道去交而遠在外道去交而近亦爲蝕也

推月蝕加時術

置有蝕之望定小餘若入曆一日即減二百八十八十五日即加之若入十四日即加五百五十八二十八日即減之自入諸日值盈皆加二百八十值縮皆減之爲定餘乃以十二乘之以時法六千五百三除之所得爲半辰之數命以子半起算外即所在辰初命子半以一算自後皆以二算爲一辰不盡爲時餘若時餘在辰半之前者乃位之如法無所得爲辰初又以三因之如法得一名爲強若得強若得二

強即名少弱若倍之如法得一爲少（凡四分一爲少二爲半三爲太）又不盡者三之如法得一名爲強若得二強者即名爲半弱若時餘在辰半之（亦倍之如法無所得爲正在辰半）以三因之如法得二名（爲強即名半強）若得二強即名太弱若倍之法得一爲太不盡者又三之如法得一爲強即名太強若得者又二強者爲辰末亦可前辰名之（月在衝上蝕日出後入前各一時半外不注蝕）

推日蝕加時術

置有蝕之朔定小餘（若入曆一日日即減三百八十五日即加之若入十四日即加之日五十八二十八日即減之以爲定自後不入四時加減之限）春三月內道去交四時已上入曆值盈加二百八十值縮反減之夏三月內道值盈加二百八十值縮反減之秋三月內道去交十一時已下值盈加二百八十值縮不加十一時已上值盈加五百五十值縮不加一百八十冬三月內道去當五時已下值盈加二百八十縮不加皆爲定餘乃以十二乘之以時法除之所得半辰之數命以子半起算外即所在辰（命辰如前法）不盡爲時餘別置爲副若入仲辰半前即以副減法餘爲差率若在半後即退其半辰還以法加餘即以副爲差率若入季辰半前即以法加副而爲差率若在半後即其半辰還以法加餘乃倍法以加副而爲差率若入孟辰半前即三因其法而以副減之餘爲差率若半後即退其半辰還以法加餘又以法加副乃因其法而副減之爲差率又置去交時數三已下加二三六已下加九已下加一九已上依數十二以上從十二以乘差率（若在季辰半後孟辰半前去交六時以上者皆從其六以乘差率六時已下自依數不須加）如十四得一爲時差子半至卯半至酉半以加餘加之若滿卯半午酉半子半以減時餘加之若滿時法者乃去之加於辰即進之於前也減之若不足者減半辰加時法乃減之即退之於後也餘爲定時餘乃如月蝕法子午卯酉爲仲辰戌丑未爲季寅申巳亥爲孟（日出前後各一時半外不注日蝕）

推內道日不蝕術

夏五月朔加時在南方三辰先交十三時外後交十三時外者不蝕啓蟄畢清明先交十三時外值縮加時在未已西者亦不蝕入處暑畢寒露後交十三時值盈加時在己巳東者亦不蝕

推外道日蝕術

不問交之先後但去交一時內者皆蝕也若先交二時內者值盈二外者亦蝕若後交時內值縮二時外者亦蝕其夏去交二時在南方三辰者亦蝕若去分至十二時內去交六時內者亦蝕若去交春分三內後交二時內者亦蝕秋分日內先交二時內者亦蝕諸去交三內星伏如前者亦蝕

推月蝕分術

置去交分其在冬先後交皆去不蝕分二時之數若在於春先交去半時後交去二時夏即依定若在於秋先交去二時後交去半時若不足去者蝕既乃以三萬六千一百八十三爲法除之所得爲不蝕分不盡者半法已上爲半強已下爲半弱而以減十五餘爲蝕之大分

推月蝕所起術

若在外道初起東北蝕甚西北若在內道初起東南蝕甚西南十三分已上正東起（推皆據正南而言）

推日蝕分術

置去交分若入冬至已後畢於立春皆均減十二萬八百餘爲不蝕分不足減者反以交分減之餘爲不蝕分亦減望差差爲定法其後交值縮者直以望差爲定法不須減之自入啓蟄初日減二十二萬八百分後日減一千八百一十分（置初日所減之分計後日減之數以減之餘以減交分）畢於芒種自入夏至日減二千四百分畢於白露自入秋分畢於大雪皆均減二十二萬八百分但不足減者皆如前反以交分減之訖皆爲不蝕若入冬至畢於小寒不蝕分依定若入大寒畢於立夏去後交五時外皆去不蝕分一時時差值減者先交減之後交加之不足減者蝕既時差值加者先交加之後交減之不足減者蝕既乃爲定分以十五乘之以定法除之所得爲不蝕分不盡者半法已上爲半強已下爲半弱而以減十五餘爲蝕之大分也

推日蝕所起術

若在外道初起西南蝕甚東南若在內道初起西北蝕甚東北十三度已上正

西起（赤據正南而言之）

	日出	日入
冬至	辰一十四分之二十	申七刻十二分
小寒	辰十三分	申七刻十九分
大寒	卯八刻七分	酉一分
立春	卯七刻十一分	酉二十一分
啓蟄	卯六刻十分	酉一刻二十二分
雨水	卯五刻五分	酉三刻三分
春分	卯三刻二十二分	酉四刻十分
清明	卯二刻十五分	酉五刻十七分
穀雨	卯一刻十一分	酉六刻二十一分
立夏	卯十二分	酉七刻二十分
小滿	寅八刻一分	戌七分
芒種	寅七刻十四分	戌十八分
夏至	寅七刻十二分	戌二十分
小暑	寅七刻	戌十八分
大暑	寅八刻	戌闕
立秋	卯十一分	酉七刻二十一分
處暑	卯一刻十一分	酉六刻二十一分
白露	卯七刻十分	酉一刻二十二分
立冬	卯七刻十一分	酉二十分
小雪	卯七刻七分	酉一分
大雪	辰十三分	申七刻十九分

求日出入所在術

以所入氣辰刻及分與後氣辰刻及分相減餘乘入氣日算以十五除之所得以加減所入氣爲定日出入從冬至至夏至日出減之日入加之從夏至至冬至日出加之日入減之入餘爲定刻及分

武德九年五月二日校曆人前曆博士臣南宮子明

校曆人前曆博士臣薛弘疑

校曆人算曆博士臣王孝通

監校曆大理卿清河縣公崔善爲

夜漏半

右依武德元年經加於漏刻日出沒二十四氣下

推月蝕加時術

右加有蝕之望以百刻乘定小餘日法而一以課所近氣不滿夜半者命日以甲子算上注曆

推月蝕虧初復滿先造每箭更籌用刻

倍月蝕日所入氣夜漏半二十五而一爲籌刻分亦注於曆下

月蝕分用刻率　置月蝕分

蝕一分用三刻　二分用四刻　三分用五刻　四分用六刻　五分用八刻

六分用九刻　七分用十刻　八分用十一刻　九分用十三刻　十分用十四刻

十一分用十五刻　十二分用十六刻　十三分用十八刻　十四分用十九刻　既用二十二刻

推日月蝕加時定刻術

置日月蝕加時定餘在辰半後者加時法於時餘以二十五乘之三萬九千一十八而一刻命刻算外即所入辰刻

求虧初復滿術

置蝕分用刻率副之以乘所入曆損益率四千五百七十而一值盈減損加值縮依其損益副爲蝕定用刻數乃六乘之十而一以減蝕加時辰刻爲虧初丈四乘餘之用刻數十而一以加蝕加時辰刻爲復滿

求所蝕夜初甚末更籌刻術

因其日日所入辰殘刻及分依次加辰刻及分至蝕初辰刻及分減二刻十二分從其更用刻及分除之不滿更即初蝕更籌以所求得至甚刻加之命即甚

依求得甚後刻數加之命即末更籌刻及分日出前後滿日入後初刻皆不注蝕

二十四氣	日出	日入	夜漏半	一更	一籌
冬至	辰二十四分之二十	申七刻十二分	二十七刻十二分	十一刻	二刻四分
小寒同大雪	辰十三分	申七刻十九分	二十七刻五分	十刻二十一分	二刻四分
大寒同小雪	卯八刻七分	酉八分	二十六刻十五分	十刻十五分	二刻二分
立春同立冬	卯七刻十二分	酉二十一分	二十五刻十五分	十刻七分	二刻一分
啓蟄同霜降	卯六刻十分	酉二十二分	二十四刻十八分		
雨水同寒露	卯五刻五分	酉三分	二十三刻十三分	九刻十分	一刻二十三分
春分同秋分	卯三刻二十二分	酉四刻十分	二十二刻十分	八刻二十一分	一刻十八分
清明同白露	卯二刻十五分	酉五刻十七分	二十刻二十分	八刻八分	一刻十六分
穀雨同處暑	卯一刻十分	酉六刻二十一分	十九刻十九分	七刻二十一分	一刻十四分
立夏同立秋	卯十分	酉七刻二十一分	十八刻	闕刻十六分	一刻十一分
小滿同大暑	寅八刻一分	戌七分	十八刻一分	七刻五分	一刻
芒種同小暑	寅七刻十四分	戌十八分	十七刻十四分	七刻	一刻九分
夏至	寅七刻十二分	戌二十分	十七刻十四分	七刻	一刻九分

舊唐書卷三十二

舊唐書卷三十二考證

曆志一擾乱糅于繫彖〇乱應作亂

是日蝕于申酉之間〇臣召南按此見隋志申酉舊本訛申卯非也今據隋志改正

但取戊寅麟德大衍三曆法以備此志〇臣召南按傅仁均所造行四十六年李淳風所造行六十三年一行所造行三十四年此志僅載三家之術至五紀眞元宣明三曆則新書志具載其法

戊寅曆經〇舊本連接前序非是今提行

已上闕文 日自入立秋云云〇臣召南按舊本即以此文連接戊寅曆經大誤蓋日自立秋以上脫歲星平見入冬至初日云云凡五六十字此易見者也凡序曆法首以上元積年次以日月躔度次以氣朔盈虛然後及於五步此段以上脫文殆不止千言矣新書可證今于此文上指明闕文俾一覽瞭然

置有蝕之朔定小餘〇臣德潛按曆法有大餘小餘太初以下皆然舊本凡大小餘俱作蝕非也今改

武德九年五月云云〇此文疑應在卷末新書可證

舊唐書卷三十二考證

舊唐書卷三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志第十三

曆二

麟德甲子元曆

上元甲子，距今大唐麟德元年甲子，歲積二十六萬九千八百八十算。推法一千三百四十，期實四十八萬九千四百二十八，旬周六十。

推氣序術

置入甲子元積算距今所求年，以期乘之爲期總，滿法得一爲積日，不滿爲小餘。旬去積日，不盡爲大餘，命大餘起甲子算外，即所求年天正中氣冬至恆日及大小餘。天正建子，律氣所由，故陰陽發斂，皆從其時爲自。

求恆次氣術

因冬至大小餘加五大餘十五小餘二百九十二小分小分滿從小餘，小餘滿總法從大餘一，大餘滿旬周去之，以次轉加，而命各得其所求。他皆放此。凡氣餘朔大餘爲日，小餘爲辰也。

求土王

置清明小暑寒露小寒大寒小餘，各加大餘十二，小餘二百四十四，小分八。互[illegible]氣小分通之，加八，若滿三十去從小餘一。凡分餘相并不同者，互乘而并之，母相乘爲法，其并滿法一爲全，此即齊同之術。小餘滿總法從命如前，即各其氣從土王日。

求沒日術

沒日法一千七百五十七，沒分十二萬二千三百五十七。以九十[illegible]有沒氣小餘，十五乘小分從之，以減沒分，餘法得一爲日，不盡餘以日數加其氣大餘，去命如前，即其氣內沒日也。小氣餘一千四十已上，其氣有沒者勿推也。沒餘皆盡者爲滅。求次沒，因前沒加日六十九餘一千一百四，餘滿沒從日一，因而命之，以氣別日。盈朔實三萬九千九百三十三，朒朔實三萬九千二百三十，恆朔實三萬九千五百七十一。

推朔端

列朞總以恆朔實除之爲積月，不滿爲閏餘，滿總法爲閏日，不滿爲閏辰，以閏日減冬至大餘，辰減小餘，即所求年正月恆朔大小餘，命大餘以甲子算外，即其日也。天正者，南至之月也。恆數者，不越不盈之常數也。凡減者，小餘不足減，退大餘一，如總法而減之；大餘不足減者，加自周乃減之；其須減分奇者，退分餘一，如其法而減，以其在宿度避，實不足減者，加在宿通周返餘及奇乃減之。以天正恆用小餘加閏餘，以減朞總餘爲總實。

求恆弦望術

因天正恆朔大小餘加大餘十小餘五百一十二太，凡四分一爲少，二爲半，三爲太。滿法者去命如前，即天正上弦恆日及大小餘，以次轉加得望、下弦及來月朔。以次轉加，去命如前。合朔所求，他皆放此。因朔徑求望，加大餘十四小餘一百二十五分半；因朔徑求下弦，加大餘二十二小餘一百九十八少；因朔徑次朔，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七百十一半。總六百七十，辰率三百三十五。

檢律候術氣日

中氣	律名	日中影	陟降率
初候	次候	末候	
冬至	黃鍾	一丈二尺七寸五分	陟四寸一分
虎始交	芸始生	荔挺出	
小寒		一丈二尺二寸八分	陟三尺一寸三分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大寒	大呂	一丈一尺一寸五分	陟一尺五寸二分
鴈北鄉	鵲始巢	雉始雊	
立春		九尺六寸二分	陟一尺五寸五分
雞始乳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啓蟄	太簇	八尺七寸	陟一尺五寸三分
魚上冰	獺祭魚	鴻鴈來	
雨水		六尺五寸四分	陟二尺二寸一分
始雨水	桃始花	倉庚鳴	

春分	夾鍾	五尺三寸三分	陟一尺九分
	鷹化爲鳩	玄鳥至	雷始發聲
清明		四尺三寸四分	陟九寸四分
	始電	蟄蟲咸動	
穀雨	姑洗	三尺三寸	陟八寸一分
	桐始華	田鼠化爲鴽	虹始見
立夏		三尺四寸九分	陟五寸一分
	萍始生	戴勝降于桑	螻蟈鳴
小滿	中呂	一尺九寸八分	陟三寸四分
	蚯蚓出	王瓜生	苦菜秀
芒種		一尺六寸四分	陟一寸五分
	靡草死	小暑至	螳螂生
夏至	蕤賓	一尺四寸九分	降一寸五分
	鵙始鳴	反舌無聲	鹿角解
小暑		一尺六寸四分	降三寸四分
	蜩始鳴	半夏生	木槿榮
大暑	林鍾	一尺九寸八分	降五寸一分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立秋		二尺四寸九分	降八寸一分
	腐草爲螢	土潤溽暑	涼風至
處暑	夷則	三尺三分	降九寸四分
	白露降	寒蟬鳴	鷹祭鳥
白露		四尺三寸四分	降一尺九分
	天地始肅	暴風至	鴻鴈來
秋分	南呂	五尺三寸三分	降一尺二寸一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雷始收聲
寒露		六尺五寸四分	降一尺五寸三分
	蟄蟲坏戶	陰氣方盛	陽氣始衰
霜降	無射	八尺七分	降一尺五寸五分
	水始涸	鴻鴈來賓	雀入水爲蛤
立冬		九尺六寸二分	降一尺五寸三分
	菊有黃花	豺祭獸	水始冰
小雪	應鍾	一丈一尺一寸五分	降一尺一寸三分
	地始凍	野雞入水爲蜃	虹藏不見
大雪		一丈二寸八分	降四寸七分
	冰益壯	地始坼	鶡鳥不鳴

求恆氣初日影朓差術

見所求氣陟降率并後氣率半之十五而一爲朓末率又二率相減餘十五而一爲總差前少以總差減朓末率前多以總差加朓末率加減朓末率訖即爲朓初率其後氣無同率因前末率即爲朓初率以總差減初率餘爲朓末率

求恆氣初日影定差術

十五除總差爲別差率前少者以限差加朓初末率前多者以限差減朓初末率加減朓初末率訖即爲定初末率即恆氣初日影定差

求次日影差術

以別定差前少者加初日影定差前多者減初日影定差加減初影定差訖即爲次日影定差以次積累歲即各得所求每氣皆十五日爲限其有皆以十六除取朓末率及總差別差

求恆氣日中影定數術

置其恆氣小餘以半總減之餘爲中後分不足減者反減半總餘爲中前分置前後分影定差乘之總法而一爲變差冬至後午前以變差減氣影午後以變差加氣影夏至後午前以變差加氣影午後以變差減氣影冬至一日有減無加夏至一日有加無減加減訖各其恆氣日中定影

求次日中影術

迭以定差陟減降加恆氣日中定影，各得次日中影。後漢及魏宋曆冬至日中影一丈三尺，夏至一尺五寸。今並擬各須隨時影校其陟降及氣日中影二至率，他皆倣此。前求每日中影術，古曆並無，臣等創立斯法也。

求律呂應日及加時術

十二律各以其月恆中氣日加時應列其氣小餘，六乘之，辰率而一，為半辰之數。不盡為辰餘。命時起子算半，為加時所在辰。六乘辰餘，如法得一為初，二為少弱，三為少，四為少強，五為半弱。若在辰半後者，得一為半強，二為太弱，三為太，四為太強，五為辰末。

求七十二候術

恆氣日，即初候日也。加其大餘五，小餘九十七，小分十一。三乘氣小分，加十一，滿十八從小餘一，滿法去命如前，即次候日。以次轉加，得末候日。

求次氣日檢盈虛術

進綱一十六　退紀一十七

汎差一十一　總辰一十二六十並平闕

秋分後春分前日行速，春分前秋分後日行遲。速為進綱，遲為退紀。若取其數，綱為名，用其時。春分為至，進日分前，退日分後。凡用綱紀，皆準此例。

氣月中節	躔差率	消息總	先後總	盈朒積
冬至子月中	益七百二十二	息初	先五十四	盈初
小寒丑月節	益六百七十六	息七百二十二	先四十六	盈五十四
大寒丑月中	益五百一十四	息一千三百四十	先三十八	盈一百
立春寅月節	益五百二十四度七十分一十四	息一千八百五十四	先三十八	盈一百三十八
啓蟄寅月中	益六百一十八	息二千三百六十八	先四十六	盈一百七十六
雨水卯月節	益七百二十二	息二千九百八十六	先五十四	盈二百二十二
春分卯月中	損七百二十二	息三千七百八十	先五十四	盈二百七十六
清明辰月節	損六百一十八	息二千九百八十六	後四十八	盈二百三十二
穀雨辰月中	損五百七十四	息二千三百六十八	後三十八	盈一百七十六
立夏巳月節	損五百一十四	息一千八百五十四	後三十八	盈一百三十八
小滿巳月中	損六百一十八	息一千三百四十	後四十六	盈一百
芒種午月節	損七百七十分二十二秒	息七百二十二	後五十四	盈五十四
夏至午月中	益七百二十二	消初	先五十四	朒初
小暑未月節	益六百一十八	消七百二十二	先四十六	朒五十四
大暑未月中	益五百一十四	消一千三百四十	先三百八	朒一百
立秋申月節	益五百一十四	消一千八百五十四	先三十八	朒一百三十八
處暑申月中	益六百一十八	消二千三百六十八	先四十六	朒一百七十六
白露酉月節	益七百二十二	消二千九百八十六	先五十四	朒二百二十二
秋分酉月中	消三千七百八	損七百二十二	後五十四	朒三百一十六
寒露戌月節	損六百一十八	消二千九百八十六	後四十六	朒二百二十二
霜降戌月中	損五百一十四	消二千三百六十八	後三十八	朒一百七十六
立冬亥月節	損五百一十四	消一千八百五十四	後三十八	朒一百三十八
小雪亥月中	損六百一十八	消一千三百四十	後四十六	朒一百
大雪子月節	損七百二十二	消七百二十二	後五十四	朒五十四

凡所在氣躔差率，并後氣率半之，總辰乘之，綱紀而一，得氣末率。各以朓差遲其綱紀以同差辰也。又二率相減，餘以總辰乘而紀除之，為總差。辰之綱紀除之，為別差率。前少者以總差減末率，前多者以總差加減訖，皆為其氣初日損益率。前多者以別差日減，前少者以別差日加。加減氣初日損益率，訖，即次日損益率。亦各每日躔差率。以次加減，得每日所求，各累所損益，隨曆定氣損益消息總，各為其日消息數。其後氣無同率及有數同者，皆因前少以前末率為加總差為末率，別差漸加初率為每日率，前多者總差減初率為末率，別差漸減為日率。其有氣初末計會及綱紀所校多少不叶者，隨其增損調而御之，使際會相準。

求氣盈朒所入日辰術

冬夏二至，即以恆氣為定，自外各以氣下消息數，息減消加其恆氣小餘，滿若不足進退其日，即其氣朒日辰，亦因別其日命以甲子，得所求。加之為盈氣，減之為朒氣，定其盈朒所在，故曰定。凡推日月度及推發斂，皆依定氣推之，著注曆依恆氣日。

求定氣恒朔弦望夜半後辰數術

各置其小餘，三乘，如辰率而一，爲夜半後辰數。

求每日盈朒積術

各置其氣先後率與盈朒積，乃以先率後率加躔差率盈朒積加消息總，亦如求消息法，即得每日所入盈朒及先後之數。

求朔弦望恒日恒所入盈縮數術

各以總辰乘其所入定氣日算朒朔弦望夜半後辰數，乃以所入定氣夜半後辰數減之，餘爲辰總。其恒朔弦望須定氣同日而辰多者，其朔弦望即在前氣。氣末而辰總時有多於進綱紀通數者，皆入後氣之初也。以乘其氣前多之末率、前少之初率，總辰而一，爲總率。凡須相乘有分餘者，母必通全子乘紀報母異者齊同也。其前多者，辰總減紀，乘總差綱紀而一，爲差，并於總率，差辰總乘之，倍總辰除之，以加總率；前少者，辰總再乘，別差總辰自辰乘倍而除之，以加總率，皆爲總數。乃以先加後減其氣其朒爲定積。凡分餘不成全而更不復須者過半更不復夜無氣也。以盈朒定積盈加朒減其日小餘，滿若不足進退之，各其入盈朒日及小餘。若非朔望有交從者，遲朓朒者以所入定氣日算乘先後率，加十五而一，先加減盈朒爲定積，入氣日十五算者，加十六而一。

推曆變術

曆變周四十四萬三千七十七　變奇率十二　曆變日二十七　變餘七百四十三　變奇一　月程法六十三　以曆變周去總實，餘以變奇率乘之，滿變周又去之，不滿者變奇率約之，爲變分；不盡爲變奇分。滿總法爲日，不滿爲餘。命日算外，即所求年天正恒朔夜半入變日及餘。以天正恒朔小餘加之，即經辰所入。

求朔弦望經辰所入

因天正經辰所入日餘奇，加日七，餘五百一十二，奇九，奇滿率成餘，餘如總法爲日，得上弦經辰所入，以次轉加得望、下弦及來月朔。所入滿變日及餘奇則去之。凡相連去者，皆倣於此。徑求望者，加朔所入日十四，餘一千二十五，奇六。徑求次朔加一日，餘一千三百七，奇十一。

求朔望弦盈朒減辰所入術

各以其日所入盈朒定積，盈加朒減其恒經辰所入餘，即各所求。

變日	離差	離程	增減率	遲速積
一日	九百八十五	退十一	增一百三十四	速初
二日	九百七十四	退十二	增一百一十七	速一百三十四
三日	九百六十二	退十四	增九十九	速二百五十一
四日	九百四十八	退十五	增七十八	速三百五十
五日	九百三十三	退十五	增五十六	速四百二十八
六日	九百一十八	退十六	增三十三	速四百八十四
七日	九百二	退十六	增九初增九，末減隱。	速五百一十七
八日	八百八十六	退十六	減十四	速五百二十七
九日	八百七十	退十六	減三十八	速五百一十二
十日	八百五十四	退十五	減六十二	速四百七十四
十一日	八百四十九	退十二	減八十五	速四百一十七
十二日	八百二十六	退十一	減一百四	速三百二十七
十三日	八百一十五	退七	減一百二十七	速二百二十三
十四日	八百八	進二十	初減一百二，末二十九。	速百二
十五日	八百十	進九	增一百二十八	遲二十九
十六日	八百一十九	進十三	增一百一十五	遲一百五十七
十七日	八百三十二	進十四	增九十五	遲二百七十二
十八日	八百四十六	進十五	增七十四	遲三百六十七
十九日	八百六十一	進十六	增五十二	遲四百四十一
二十日	八百七十七	進十六	增二十八	遲四百九十三
二十一日	八百九十三	進十六	增四初增四，末減隱。	遲五百二十一
二十二日	九百九	進十六	增二十	遲五百二十五
二十三日	九百二十五	進十六	減四十四	遲五百二十
二十四日	九百四十一	進十四	減六十八	遲四百六十一

二十五日 九百五十五 進十三 減八百九 遲三百九十三
二十六日 九百六十八 進十一 減一百八 遲三百四
二十七日 九百七十九 進六 減一百二十五 遲一百九十六
二十八日 九百八十五 平 進五遲五減一百四十四初減七十一末增入微 遲七十七

求朔弦望盈朒日辰入變遲速定數術

各列其所入日增減率并後率而半之爲通率又二率相減餘爲率差增者以入餘減總法餘乘率差總法而一并率差而半之減者半入餘乘率差亦總而一并以加於通率入餘乘之總法而一所得爲經辰變轉半經辰變速減法遲加盈朒經辰所入餘爲轉餘應增者減法應減者因餘皆以乘率差總法而一加於通率變率乘之總法而一以速減遲加變率爲定率乃以定率增減遲速積爲定此法微密至當以示算理通塗若非朔望有交及欲考校速要者但以入餘乘增減率總法而一增減遲速爲要耳其後無同率者亦因前率應增者以通率爲初數半率差而減之應減入餘進退日者分爲二日隨餘初末如法求之所得并以減率

七日 初七分 末一分 初一千一百九十一 末一百四十九
十四日 初七分 末二分 初一千四百十二 末二百九十八
二十一日 初六分 末三分 初八百九十二 末四百四十六
二十八日 初五分 末四分 初七百四十三 末五百九十七

其入前件日餘如初數已下者爲初已上者以初數減總法餘爲末之數增減相反約以九分爲限初雖少弱而末微強餘差不多理況兼舉皆今有雜差各隨其數若恆算所求七日與二十一日得所率而末之所減隱而不顯且數與平行正算亦初末有數而恆算所無其十四日二十八日既初末數存而虛差亦減其數數當去恆法不見

求朔弦望盈朒所入日名及小餘術

各以其所入變曆遲速定數減除加其盈朒小餘滿若不足進退其日命以甲子算外各其盈朒日反餘加其恆日餘者爲盈盈減其恆日餘者爲朒其日不動者依恆朔日而定其小餘推擬日月行度其定小餘二十四已下一千三百一十六已上者其入氣盈朒入曆遲速皆須覆依本術推算不得從粗舉速要之限乃前朔後朔迭相推校盈朒之課據實爲準損不使朒益不過盈

求定朔月大小術

凡朔盈朒日名即爲定朔日名其定朔日名十干與來月同者大不同者小其月無中氣者爲閏月其正月朔有定加時正月者消息前後各一兩月以定月之大小令虧在晦二者弦望亦隨事消息凡置月朔盈朒之課不過頻三其或過者觀定小餘延夜半者量之

檢宿度術

斗二十六及分 牛八 女十二 虛十 危十七 室十六
壁九北方九十八度 奎十六 婁十二 胃十四 昴十一 畢十八
觜一 參九西方八十度 井三十 鬼三 柳十四 星七
張十八 翼十八 軫七南方一百十二度 角十三 亢九 氐十六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一東方七十五度

前件周天二十八宿相距三百六十五度前漢唐都以渾儀赤道所量其數常定紘帶天中儀圖所準日月往來隨交損益所入宿度進退不同

黃道宿度左中郎將實德檢日月所去赤道不同更歸黃道渾儀所檢者

斗二十四度 牛七度 女十一度 虛十二度
危十六度 室十八度 壁十一度北方九十八度宿分晝大 奎十七度
婁十三度 胃十四度 昴十一度 畢十六度
觜一度西方八十三度 參九度 井三十度 鬼三度
柳十四度 星七度 張十六度 翼十九度
軫十八度南方一百九度 角十三度 亢九度 氐十六度
房五度 心五度 尾十八度 箕十度東方七十九度

臣等今所修撰討論更造木渾圖交絡調賦黃赤二道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校量大率與此符會今曆以步日行月及五星出入循此其月行交絡黃道進退亦宜有別每交輒差不可詳盡今亦依黃道推步

推日躔術

置冬至初日躔差率加總法乘冬至小餘如總法而一以減天宿度分其餘命

起黃道斗十二度宿次去之經斗去宿分度不滿宿算外即所求年冬至夜半所在宿度算及分

求每定氣初日夜半日所在定度術

各以其定氣初日躔差率乘氣定餘總法而一進加退減餘爲分以減定氣日度及分命以宿次如前即其夜半度及春秋二分定氣初日爲進退之始當平行一度自餘依進加退減度之

求次日夜半日所在定度術

各因定氣夜半所在爲本加度一又以其日躔差率進加退減度分滿若不足並依前例去命如上即得所求其定朔弦望夜半日度各隨定氣以其日月名亦直而分別勘之右依恆有餘從定恆行度不用躔差

求朔弦望定日夜辰所加日度術

各以其定小餘爲平分又定小餘乘其日所躔差率總法而一乃進加退減其平分以加其夜半日度即各定辰所加據與五星加減者半其分消息月朔者應推月度所須皆依本朔大小若注曆依甲子乙丑各擬入

推月離術 求朔望定日辰月所在度術

各置朔弦望定辰所加日度及分 凡朔定辰所加爲合朔日月同度上弦加度九十一分四百一十七 望加度一百八十三分八百三十四 下弦加度二百七十三分一千二百五十一皆各半而十退之爲程度分

求次月定朔夜半入變宿術

置天正恆朔夜半所入變日及餘定朔有進退一日者進退一日爲定朔夜半所入月大加二日月小加一日餘皆五百九十六奇十六

求次日夜半所入變曆術

因定朔夜半所入日算加日一滿皆如前其弦皆依前定日所在求之

求變日定離程術

各以其日夜半入變餘乘離差總法而一爲見差以進加退減其日離程爲月每日所離定程

求朔弦望之定日夜半月所在度術

各以其日定小餘乘所入變日離定程總法而一爲夜半後分滿程法爲度餘爲度分以減其日加辰所在度及分命以黃道宿度即其所求次日夜半各以離定程加朔弦望夜半所在分滿程法從度去命以黃道宿度算外則次日夜半月度求晨昏度以其日離定程乘其日夜刻二百而一爲昏分滿程法爲度望前以昏後以晨加夜半度得所求其弦望以五乘定小餘程法一爲刻即各其辰所入刻數皆減其晨前刻不盡爲晨後刻不滿晨前刻者從前日注曆伺候推總刻一百

晨刻分十一 刻分法七十二

定氣	晨前刻	昏去中度	定氣日度及分	黃道去日度	屈伸率	發斂差	朒
冬至	三十刻	八十二度二分	斗十二度	一百一十五度三分	伸一三分	益十六	朒
小寒	二十九刻五十四分	八十三度	牛二度[illegible]	一百一十三度一分	伸三七分	益十六	朒
大寒	二十九刻十八分	八十四度八分	女十一度[illegible]	一百一十度七分	伸六一分	益二十二	朒
立春	二十八刻五十三分	八十七度七分	危五度[illegible]	一百七度九分	伸九四分	益九	朒
啓蟄	二十七刻三十分	九十一度六分	室四度[illegible]	一百二度九分	伸十半太分	益七	朒
雨水	二十六刻十八分	九十五度九分	壁一度[illegible]	九十七度三分	伸十一八分	益三	朒
春分	二十五刻四分	一百度四分	奎七度八十分	九十一度三分	伸十二半三分	損三	朒
清明	二十三刻三十四分	一百四度九分	婁五度[illegible]	八十五度三分	伸十一八分	損七	朒
穀雨	二十二刻四十二分	一百九度二分	胃七度[illegible]	七十九度七分	伸十半太分	損九	朒
立夏	二十一刻三十九分	一百一十三度一分	昴七度[illegible]	七十四度七分	伸九四分	損二十三	朒
小滿	二十刻五十四分	一百一十六度	畢十一度[illegible]	七十度九分	伸六一分	損十六	朒
芒種	二十刻十八分	一百一十七度八分	參八度[illegible]	六十八度五分	伸三七分	損十六	朒
夏至	二十刻	一百一十八度七分	井十五度[illegible]	六十七度五分	屈一五分	益十六	盈
小暑	二十刻十八分	一百一十九度八分	井三十度[illegible]	六十八度五分	屈七分	益十六	盈
大暑	二十刻五十四分	一百一十六度	柳十一度[illegible]	七十度九分	屈六一分	益二十二	盈
立秋	二十一刻三十九分	一百一十三度一分	張六度[illegible]	七十四度一分	屈九二分	益九	盈

處暑	三十一刻	一百九度	翼四度	七十七度	屈二十半	益二十七	盈
白露	三十三刻	一百四度	翼十九度	八十五度	屈二十一	益二十三	盈
秋分	三十五刻	一百度	軫十五度	九十一度	屈二十二半	損二十三	盈
寒露	三十六刻	九十五度	角十三度	九十七度	屈二十一	損九	盈
霜降	三十七刻	九十一度	氐五度	一百二度	屈二十半	損九	盈
立冬	三十八刻	八十七度	房四度	一百七度	屈十九	損二十三	盈
小雪	三十九刻	八十四度	尾九度	一百一十一度	屈十八	損十八	盈
大雪	三十九刻	八十三度	箕六度	一百一十四度	屈十三	損十八	盈

求定氣日晝夜漏刻及日出沒術

倍其氣晨前刻及分滿法從刻爲日不見漏以減百刻餘爲日見漏五刻晝漏刻以晝漏刻減百刻餘爲夜漏刻以四刻十二分加晨前漏刻命起子初刻算外即日出辰刻以日見漏加日出刻辰以次如前即日沒所在辰刻（以二十五除從夜漏得每更一籌之數以二刻三十六分加日沒辰刻即甲辰刻又以更籌數加之得甲夜一籌數以次累加滿辰去命之即五更夜籌所以晝辰刻及也以配二十一箭漏之法也）

求每日並屈申數術

每氣準爲一十五日各置其氣屈申率每以發斂差損益之差滿十從分分滿十從率一即各每日屈申率各累計屈申率爲刻分乃以一百八十乘刻分洸差十一乘綱紀而除之得爲刻差滿法爲刻隨氣所在以申減屈加不見漏而半之爲晨前定刻每求次日各如前法（晦加其如始隨加晨日晚以率課之）

求黃道去極每日差術

置刻差三十而一爲度不滿三約爲分申減屈加其氣初黃道度即每日所求

求昏旦去中星度術

每日求其晝漏刻數以乘蓍實二百乘總法而除之得昏去中星度以減周天度餘爲晨去中星度以昏旦去中星度加其辰日所在即各其日中宿度（其梗概粗舉者加其夜半日度各其日中星宿度）

因求次日者各置其四刻差七十二乘之二百八十八而一度冬至後加夏至後減隨日加各得每日去中度晨昏所距日在黃道中星準度以赤道計之其赤道同太初星距

推進交術

終率一千九十三萬九千三百一十三　奇率三百　約終三萬六千四百六十四　奇一百一十三　交中一萬八千二百三十二　奇五十六半　交中日二十七　餘二百八十四　奇一百一十三　中日十三　餘八百一十二　奇五十六半　虧朔三千一百六　奇一百八十七　實望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五　奇一百五十　後準一百五十二　奇九百三半　前準一萬六千六百七十八　奇二百六十三

求月行入交表裏術

置總實以終率去之不足去者奇率乘之滿終率又去之不滿者奇率約之爲天正恆朔夜半入交分不盡爲奇以總法約入交分爲日不盡爲餘命日算外即天正恆朔夜半入交日算及餘奇（天正恆朔有進退日者依所進退一日爲朔所入）日不滿中日及餘奇者爲月在外滿去之餘皆一爲月在內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餘皆一千五十五奇一百八十七求次日加一日滿中日者皆去之餘爲入次一表一裏迭互入之

交日　去交差　差積

一日　進十四　積元　二日（餘二百一十四已下者入餘限）進十三　十四　三日進十一半　二十七　四日　進十一半　三十八半　五日　進七　四十八　六日　進四　五十五　七日（進二退二）五分（四進羸一退縮）五十七　八日退二　六十六（又一分一分當日退）九日　退五　五十八　十日　退八　五十三　十一日　退十半　四十五　十二日　退十二半　三十四半　十三日（餘五百九十九已上入餘限）退十三半　二十二　十四日　退十四少（三退羸三退縮）八半

求月入交去日道遠近術

置所入日差并後差半之爲通率進以入日餘減總法以乘差總法而一并差半之退者半入餘以乘差總法而一皆加通率爲交定率乃以入餘乘定總

法乃進退差積滿十爲度不滿爲分即各其日月去日道度數每求日道宿度去極數其入七日餘一千七十六奇二十八少已下者進已上盡全餘二百六十三奇二百七十一大者退入十四日如交餘奇已下者退其入已上盡全餘五百二十七奇二百四十二半者進而終其要爲五分初則七日四分十四日三分末則七日後一分十四日後二分離初強末弱差率有檢月道一度半強已下者爲沾黃道當朔望則有虧遇五星在黃道者則相侵掩

求所在宿術

求夜半入交日十三算者及餘以減中日及餘不盡者以乘其日離定程總法而一爲離分滿程爲度以加其日夜半月所在宿度算及分求次交準此各得其定交所在度置前後定交所宿度算及分半之即各表裏極所在宿度及分

求恆朔望汎交分野

因天正恆朔夜半入交分以天正恆朔汎交分求望汎交以實望加之又加得次月恆朔汎交分滿約終及奇去之次求次朔以虧望加之

求朔望入常交分術

以入氣盈朒定積盈加朒減其恆汎交分滿若不足進退約終即其常分交

求朔望定分術

以六十乘定遲速以七百七十七降除之所得爲限數速減遲加如常其數朔入交月在日道裏者以所入限數減定遲速餘以減遲加其定交分而出日道表者爲變交分加減不出日道表即依定交分求蝕分其變交分出日道表三時半內者檢其前後月望入交分數多少依月虧初復求定蝕術注消息心定蝕不一

求入蝕限術

其入交定分如交中已下者爲月在外道交中已上者以交中減之餘爲月在內外分如後準已下前準已上者爲入蝕限則月蝕朔入限月在裏者日蝕入限如後準已下者爲交後分前準已上者及減交中餘爲交前後分以一百一十二約之爲交時

求月蝕所在辰術

置望日不見刻六十七乘之十而一所得若蝕望定小餘與之等已下又以此得減總法餘與之等已爲蝕正見數定小餘如求律氣應加時法得加時所在辰月在衝辰蝕若非正見者於日出後日沒前十二刻半內求其初末以候之又以半總減蝕定小餘不足減者半總加減訖以六乘之如辰率而一命起子半算外即月蝕所在辰

求日蝕所在辰術

置有蝕朔定小餘副之以辰率除之所得以艮巽乾爲次命退算外不滿法者半法減之無可減者爲初所減之餘爲末初則減法各爲差率月在內道者乃以十加去交時數而三除之以乘差十四而一爲差其朔在二分前後一氣內即以差爲定近冬至以去寒露雨水近夏至以去清明白露氣數倍之又三除去交時數增之近冬至艮巽以加坤乾以減近夏至艮巽以減坤乾以加其差爲定差艮坤加副巽乾減副月在外道者三除去交時數以乘差率十四而一爲之差艮坤以減副巽乾以加副各加減副訖爲定副小餘如求律氣應加時術即日蝕所在辰及少太其求入辰刻以半辰刻乘朔辰率而一得刻及分若蝕近朝夕者以朔所入氣日出沒刻校蝕所在知蝕見不之多少所在辰爲正見日月蝕既在起復初末亦或變常退於見前後十二刻半候之

求月起復依蝕分後術

求月在日道表朔不應蝕準朔在夏至初日準去交前後二百四十八分爲初準已下加時在午正前後七刻內者食朔去夏至前後每一日損初準二分畢於前後九十四日各爲每日變準其朔去交如變準已下加時如前者蝕又以末準六十減初準及變準餘以十八約之爲刻準以并午正前後七刻數爲時準加時準內去交如末準已下並蝕又置末準每一刻加十八爲差準每加時刻去午前後如差　刻已下去交分如差已下者並蝕　自秋分至春分去交如末準已下加時南方三辰者亦蝕凡定交分在辰前後半時外者雖入蝕準前爲蝕　求月在日道裏朔應蝕而不蝕準朔在夏至日去交一千三百七十三爲初準已上加時在午正前後十八刻內者或不蝕朔去夏至前後每一日益初準一分半畢於前後九十四日各爲每日變準以初減變餘十而一爲刻準以刻減午正前後十八刻餘十而一爲時

準其去交在變準已上加時在準內者或不蝕

求月蝕分術

置去交前後定分交分前後皆去二百二十四春交後去一百交前去二百夏不問前後去五十秋交後去二百交前去一百不足去者蝕既有餘者以減後準一百四而一餘半已下為半弱半已上為半強命以十五為限得月蝕之大分

求月蝕所起術

月在內道蝕東方三辰（虧自月下邪南上月從西而漸北自東而漸南）蝕南方三辰（虧起在下甚於正南復於在下）蝕西方三辰（虧自南而漸東月從北而漸西起於月上邪南而下）月在外道蝕東方三辰（虧起自月下邪北而上虧起東而漸北月從西漸高）蝕南方三辰（虧起在上甚於正北復於右上）蝕西方三辰（虧自北而漸東月從南而漸西起於月上邪北而下）凡蝕十二分已上皆隨黃道所在起復於正傍逆順上下每過其分又道有升降每各不同各隨時取正

求日蝕分術

月在內道者朔入冬至畢朒雨水及盈秋分畢五十八秋分畢大雪皆以五百五十八為蝕差（自入朒春分已後日損六分畢於白露）置蝕去交前後定分皆以蝕差減之但去交分不足減者皆反以減蝕差蝕為不蝕餘自入朒小滿畢於小暑加時在午正前後七刻外者皆不餘蝕餘一時三刻內加不蝕餘一時朒大寒畢朒立春交前五時外大暑畢盈立冬交後五時外皆云不蝕蝕餘一時五時內加一時諸加時辰差應減者交後減之交前加之應加者交後加之交前減之但不足減去者蝕既加減入不蝕限者或不蝕其月在外道者冬至初日無蝕差自後日益六分累計以為蝕差畢於朒雨水自入朒春分畢於盈白露皆以五百二十二為蝕差（自入盈秋分已後日損六分畢於大雪所損之餘為蝕差）以蝕差加去交定分為蝕分以減後準餘為不蝕分各置其朔蝕差十五約之以減一百四餘為定法不蝕分餘各如定法得一分餘半法已上為半強已下為半弱減十五餘為蝕之大分

求日蝕所起術

日在內道日蝕東方三辰（虧自日上近北而邪下月漸西北日漸東南）日蝕南方三辰（虧起右下甚正北復左下月在南而漸東日在北而漸西）日蝕西方三辰（月漸東北日漸西南虧自日下近西而邪上）日在外道日蝕東方三辰（虧自日上近南而邪下月漸東日漸西北）日蝕南方三辰（虧起右下甚正北復左下月在南而漸東日在北而漸西）白蝕西方三辰（月漸西南日漸東北虧自日下近南而邪上）凡蝕十二分已上起於正傍各據黃道升降以準其體隨其所處每各不同（蝕有初末虧涉其時隨便益損以定虧復所在之方也）

求日月蝕虧初及復末時刻術

置朔望所蝕大分數為率四分已上因增二五分已上因增三九分已上因增四十三分已上因增五各為汎用刻率副之以乘所入變增減半總法而一應速增損減加應遲依其增減副訖為蝕定用刻數乃四乘之十而一以減蝕甚辰刻為虧初又六乘之十而一加蝕甚辰刻為復末依其定加時所在辰刻加減命之各其辰其月蝕甚初末更籌因其日月所入辰刻及分依前定氣所遇夜刻更籌術求其初末及甚時更籌迦葉孝威等天竺法先依日月行遲疾度以推入交遠近日月蝕分加時日月蝕亦為十五分去交十五度十四度十三度影虧不蝕法自此已下乃依驗蝕十二度十五分蝕二分少強以漸差降自五度半已上蝕既十四分強若五度無餘分已下皆蝕盡又用前蝕多少以定後蝕分餘若既其後蝕度及分即加七度以為蝕度若望月蝕既來月朔日雖入而不注蝕若蝕半已下五分取一分若半已上三分取一分以加來月朔蝕度及分若今歲日餘度及分然後可驗蝕度分數多少又云六月依節一蝕是月十五日是月蝕節黑月盡是月蝕節亦以吉凶之象警告王者奉順正法蓄生福感雖時應蝕由福故也其蝕即退更經六月欲蝕之前皆有先兆月欲有蝕先月形搖振狀若驚懼月皃及側月色黃如有憂狀自常暈月初生時光不顯盛或極細微日欲有蝕先日形搖振極如驚懼狀或光色微昧不赫盛或黎慘日月蝕先同候光隤墜或旦暮際有赤色起如火燒金銀珠玉諸寶失光或有（闕）盡如雲入日或有黑盡入月鳥聲細隱爲不顯亮雲交擾擾光景渾亂忽極令諸乳卒竭月濕如汗狀日形段裂無光犬嘷貓叫虹見有聲三辰失（闕）月時有缺水赤色有膩十四日十五日辟鳥圍集者亦是蝕之先候此等與中國法數稍殊自外梗概相似也

步五星術

五星（奇率百）	總率	奇	伏分	奇
歲星木精	五十三萬四百八十三	奇三十五	伏分三萬四千三十一	奇二十二半
熒惑火精	一百四萬五千八十	奇九十	伏分九萬七千九十	奇五十
鎮星土精	五十萬六千六百二十三	奇三十九	伏分二萬四千八百三十一	奇六十四半
太白金精	七十八萬四百四十九	奇九	伏分五十萬六千二百二十四	奇五十四半
辰星水精	一十五萬五千二百七十八	奇六十六	伏分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九	奇三十三

五星終日	餘	奇
木終日三百九十八	餘一千一百六十三	奇四十五
火終日七百七十七	餘一千二百二十	奇六十
土終日三百七十八	餘一百三	奇二十九
金終日五百八十三	餘一千二百二十九	奇九（夕見伏二百五十六日晨見伏三百二十七日餘奇同終分奇）
水終日一百一十五	餘一千一百七十六	奇六十六（夕見伏五十二日晨見伏六十三日餘奇同終分奇）

求五星平見術

各以伏分減總實餘以其星總率去之不足去者反減其餘總率餘以總法約之為日不盡為餘奇即所求年天正恆朔夜半後星辰夕平見日算及餘奇（天正定朔遲速日者遲減速加一日為定朔夜半後星平見日及餘奇其金水二星先得夕平見其滿見伏日及餘者去之餘為晨平見日及餘奇）命見日天正曆月大小以次去之不滿月者為入其月命日算外即晨夕平見所在月日及餘奇

求後平見在日月術

各以其星終日算及餘奇如前平見所在月日算及餘奇奇滿奇率從餘餘滿總法為日去命如前即後平見所在月日及餘奇（其金水二星加夕得晨加晨得夕）各半見餘以同半總

求五星常見術

各依其星平見所入恆氣計日損益分滿半總為日不滿為分以損益所加減訖餘以加減訖平見日及分即其常見日及分星日（初見去日度平見入氣曆）加減日（損益率）

歲星初見去日十四度見入冬至畢小寒均減六日（自入大寒已後日損六十七分自後日加八十九分）見入春分初日依平入立夏畢小滿均加六日（自入芒種已後日損益八十九分）入夏至畢大立秋均加四日（自入處暑已後日損一百七十八分）入白露初日依平均（自後日減五十二分）入小雪畢大雪均減六日 熒惑初見去日十七度見入冬至初日減二十七日（自後日損六百三分）入大寒初日依平（自後日加四百二分）入雨水畢穀雨均加二十七日（自入立夏已後日損一百九十八分）入立秋依平（自入處暑已後日減一百九十分）入小雪畢大寒均減二十七日 鎮星初見去日十七度見入冬至初日減四日（自後日益八十九分）入大寒畢春分均減八日（自入清明已後日損五十九分）入小暑初日依平（自後日加八十九分）入白露初日加八日（自後日損百七十八分）入秋分均加四日（自入寒露已後日損五十九分）入小雪初日依平（自平後日減八十九分） 太白初見去日十一度夕見入冬至初日依平（自後日減一百分）入啓蟄畢春分均減九日（自入清明已後日損一百分）入芒種依平（自入夏至已後日加一百分）入處暑畢秋分均加九日（自入寒露已後日損一百分）入大雪依平晨見入冬至依平（自入小寒已後日加六十七分）入立春畢立夏均加三日（自入小滿已後日損六十七分）入夏至依平（自入小暑已後日減六十七分）入立秋畢均加三日（自入小雪已後日損六十七分） 辰星初見去日十七度夕見入冬至畢清明依平入穀雨畢芒種均減二百入夏至畢大暑依平入立秋畢霜降應見不見（其在立秋及霜降二氣之內夕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有木火土金一星已上者）入立冬畢大雪依平晨見入冬至均減四日入小寒畢大寒依平入立春畢啓蟄均減三日（其在啓蟄氣晨無水火土金內去日度如前一星已上不見）入雨水畢立夏應見不見（其在立夏氣內去日度如前晨有水火土金一星已上者亦見）入小滿畢寒露依平入霜降畢立冬均加一日入小雪畢大雪依平

求五星定見術

各置其星常見日消息定數半之息減消息如常見日即為定見日及分（五星休王光不同事猶盛衰大小尤異前後加常見或先後今依日躔遲速考其行度其後以去日為之定準）

求星見所在度術

置星定見日夜半日所在宿度算及分半其日躔差率定見餘半總而一進加退減定見餘以加夜半度分乃以其星初見去日度數晨減夕加之即星初見晨所在

宿度等及分行星術

各置其星初見日消息定數半之，息加消減其星初見行留日率。其土木三日出不須加減，即依本術。其加減不滿日者，與見通之。過半後一日，無半不後。論乃依行星日度之率，求日之行分。

求初見日後夜半星所在術

置其星定見餘，以減半總，以其星初見行分乘之，半總而一，以順加逆減星初見定辰所在度分，加之滿法，減之不足，進退一度，依前命之，算外，即星見後夜半所在宿度及分。自此已後，每依其星計日行度所至日度及益疾，皆從夜半為始，展有少遲所近也。

轉求次日夜半星行所至術

各以其星一日所行度及分，順逆加減之。其行有小分者，以日率為母，小分滿母去之從行分一，行分滿半總去之從度一。其行有益疾益遲者，副置一日行分，各以其差遲損疾加之，留者因前，逆則依減，順行出斗去其分，逆行入斗先加分，訖，皆以程法約行分為度分，各得每日所至。其五星後順留退所經日度，各依伏度求其去日遠近，消息日度之所在，以定伏日所在，著注曆其日度。及金水等皆棄其分也。

求平行度及分術

置定度率，以總乘之，以有分者從之，以日率除之，所得為一日行分，不盡小分。滿其行分滿半總為度，即是一日所行度及行分小分。置定日率減一日，以所差分乘之，二而一，為差率。益疾者以差率減平行分，益遲者以差率加平行分，即是初日所行度及分。

星名　星行變日　初行入氣曆　行日率　行度及度分率　損益率

歲星　初順，差行一百一十四日，行十八度。五百九遲一分，先疾日益十四日。前留二十六日。旋退西行，差行三十日，退六度。十二分，先遲日益疾二分。又退西行，差行四十二日，退六度。十二分，先疾日益遲二分。後留二十五日。後須差行一百一十四日，行十八度。五百九先遲日益疾，分日盡而夕伏十四日。

熒惑　初順，入冬至初日率二百四十三日，行一百六十五度。自後三日損日及度各三。小寒初日二百三十五日行一百五十四度。自後二日損日及度各三。穀雨四日平，畢小滿九日。一百七十八日行一百度。自入小滿九日已後二日益日及度各一。夏至初日平，畢六日。一百七十一日行九十三度。自入夏至六日已後三日益日及度各一。立秋初日一百八十四日行一百六度。自後一日益日及度各一。白露初日二百一十四日行一百三十六度。自後五日益日及度各一。秋分初日二百三十二日行一百五十四度。自後一日益日及度各一。寒露初日二百四十七日行一百六十九度。自後五十益日及度各二。霜降五日平，畢立冬十三日。二百五十九日行一百八十一度。自入立冬十三日已後二日損日及度各一。復冬至初日二百四十二日行一百六十五度。各依所入恆氣平者依率。自餘計日損益，名為前疾日度定率。其前遲及留退入氣有損益日度者，計日損益，皆同此疾之法，以為遲留旋退定日疾之率也。

求變日率術

此疾入大寒六日損日率一，畢雨水；入春分畢立夏，減日率十；入小滿初減日率十，後三日損所減一，畢芒種依平；若入立秋，三日益日率一，畢處暑；入白露畢秋分，均加率十；入寒露初加率十，後一日半損所加一，畢氣盡依平。

求變度率術

此疾若入大寒畢於啓蟄，立夏至大暑氣盡，霜降畢小雪，皆加度率四；清明畢穀雨，加率度十二；初行入處暑，減日率六十，度率三十，別為初遲半度之行。行此日度及來所減之，盡餘日度之率，續為疾。入白露畢秋分，四十四日行二十一度。皆為初遲半度之率。初行入大寒畢大暑，差行先疾日益遲一分，各如上法，求其行分。其前遲日率既有增損，而益遲益疾若分皆檃括前疾末日行分為前遲初日行分，以前遲平行分減之，餘為前遲總差；後疾日分為後遲末日行分，為後遲日行分減之，餘為後總差，減為後別日差分。其不滿者皆欄為小分。遲疾之際，行分衰殺不論。所差多者，依此推算；若所差不多者，各依本法。前遲順差行入冬至六十日行二十五度。先疾日益遲二分。自入小寒已後二日損日及度各一。大寒初日五十五日行二十度。自後三日益日及度各一。立春初日平，畢清明，六十日行二十五度。自穀雨氣別減一氣。立夏初日平，畢小滿，六十日行二十二度。自入芒種別益一度。夏至初日平，畢處暑，六十日行二十五度。自入白露已後三日損一度。秋分初日六十日行二十五度。自後一日半益一度。寒露初日六十日行二十五度。自後二日損一度。立冬一日平，畢氣六十日行十七度。自大雪已後五日益一度。大雪初日六十日行五十度。自後三日益一度。前留十三日。前疾減日率一度，以其數分益此留及後遲日率；前疾以日率右以其數分遲日率。旋退西行，入冬至初日六十三日退二十一度。自後四日益一度。小寒一日。六十三日退二十六度。自入小寒已後三日半損一度。立春三日平，畢啓蟄，六十二日退十七度。自入雨水已後二日益日及度各一。雨水入日平，畢氣盡，六十七日退二十一度。自入春分已後二日損日

（及度各一）春分四日平，畢芒種六十三日退七十度（自入夏至已後，六日損日及度各一）大暑初日平，畢氣盡五十八日退十二度，立秋初日平，畢氣盡五十七日退十一度（自入白露已後，二日益日及度各一）白露十二日平，畢秋分六十三日退七十度（自入寒露已後，三日益日及度各一）寒露九日平，畢氣盡六十六日退二十度（自入霜降已後，三日損日及度各一）霜降六日平，畢氣盡六十三日退十七度（自立冬已後，三日益日及度各一）立冬十一日平，畢氣盡六十七日退二十一度（自入小雪已後，二日損日及度各一）小雪八日平，畢氣盡六十三日退十七度（自入大雪已後，三日益一度）後留冬至留十三日（自後二日半益一日）大寒初平，畢氣盡留二十五日（自入立春已後，二日半日損一）雨水初留十三日（自後三日益一日）清明初留二十三日（自後一日損一日）清明十日平，畢氣盡留十五日（自入白露已後，二日損一日益一日）秋分十一日無留（自入秋分十一日已後，一日益一日）霜降初日留十九日（自後三日損一日）立冬三日平，畢大雪留十三日。後遲順差行六十日行二十五度（先疾日益疾二日前後疾加度者此遲依數減之為定度前疾無加度者此遲入秋分至立冬減三度入冬至減五度復留定日納十三日者所以納日數加此遲日率也）。後疾冬至初日率二百一十一日行一百三十一度（自後一日損日及度各一）大寒八日一百七十二日行九十四度（自入大寒八日已後，一日損日及度各一）啓蟄平，畢氣盡一百六十一日行八十三度（自入雨水已後，三日益日及度各一）穀雨三日一百七十七日行九十九度（自入穀雨後，三日益日及度各一）芒種十四日平，畢夏至二百三十三日行一百五十度（自入夏至已後，十日益日及度各一）小暑五日二百五十三日行一百七十五度（自入小暑已後，五日益日及度各一）大暑初日平，畢處暑二百六十三日行一百八十五度（自入白露已後，二日損日及度各一）秋分一日二百五十五日行一百七十七度（自入秋分一日已後，一日半損日及度各一）大雪初日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二十度（自入秋分，三日益日及度各一）冬至初日復二百一十日行一百二十七度。　其入恆氣日度之率有損益者，計日損益，並同前疾之法，以為後疾定度之率。

求變日率術

其前遲定日朒六十及退行定日朒六十三者，皆以所朒日數如此疾定日率。前遲定日盈六十三，後留定日盈十三者，皆以所盈日數減此疾定日率，加減訖，即變日率。

求變度術

其前遲定度朒二十五，退行定盈十七，遲入秋分至冬至減度者，皆以所盈朒減度者，皆以所盈朒減度數加此疾定度率。前遲定度盈二十五及退行定度朒十七者，皆以所盈度數減此疾定度率，加朒減訖，即變度率。　初行入春分畢穀雨，差行，先進，日益疾一分。初行入立夏畢至，日行半度（六十六日行二十二度）小暑（五十日行二十五度）立秋畢氣盡（二十日行十度，減率續行，並同前疾初遲法）。損益依前，求其行分，各盡度而夕伏。　鎮星初順，差行，八十三日行七度（二百九十分）先疾，日益遲半分。前留三十七日。旋退西行，差行五十一日退（三十分）先遲，日益疾少半。　太白夕見順（入冬至畢立夏，入立秋畢大雪）一百七十二日行二百六度（自入小滿後十日益一度為定疾初入白露畢春分差行疾日益遲二分自餘平行）夏至畢小暑一百七十二日行二百九度（自入大暑已後五日損一度畢氣盡）平行（入冬至初日及大暑各畢氣盡）一十三日行一十三度（自入冬至後十日損一畢已後立春入立秋日益一畢秋分）啓蟄畢芒種七日行七度（自入夏至後五日益一畢於小雪）寒露初日三十三日行二十二度（自後六日損一畢於小雪）順遲差行三十二日行三十度（先疾日益遲八分前疾加度疾加度過二百六度者準數損此度）夕留七日，夕退西行一十日退五度（日盡而夕伏）。晨初退西行十日退五度（日退半度）晨留七日，順遲差行（冬至畢立夏大雪畢氣盡）三十二日（先遲日益疾八分自入小滿已後率十日損一度芒種）平行（冬至畢氣盡立夏畢氣盡）一十三日行一十三度（日行一度自入小寒已後六日益日及度各一畢於啓蟄入小滿後七日損日各一畢立秋）雨水初日二十三日行二十三度（自後六日損日及度各一畢於穀雨）處暑畢寒露無此平行（自入霜降後五日益日及度各一畢大雪前遲行損度不滿三十度者此疾依數益之）疾行一百七十二日行二百六度（處暑畢寒露差行先遲日益疾一分餘平行行日盡而晨伏）　辰星夕見順疾一十二日行二十一度六分（日行一度五百三分）大暑畢處暑一十二日行一十七度二分（日行一度二百八十分）平行七日行七度（自入大暑後二日損日及度各一入立秋無此平行）順遲行六日行二度四分（日行二百二十四分前疾行十度者無此遲行日盡而夕伏）夕留五日。晨見留五日，順遲行六日行二度四分（日行二百二十四分自入大寒畢於啓蟄無此遲行）平行七日行七度（日行一度大寒已後二日損日及度各一又立春無此平行）　順疾行一十二日行二十一度六分（日行一度五百三分）前無遲行者一十三日行十七度十分（日行一度二百八十分各日盡而晨伏）

凡五星終日分奇，皆於伏分消遣，故於行星更不別見。

武太后稱制，詔曰：頃者所司造曆，以臘月為閏，稽考史籍，便紊舊章，遂令去歲之中，晦仍月見，重更尋討，果差一日。履端舉正，屬在於茲，宜改曆於惟新，革前

非於既往，可以今月為閏十月，來月為正月。是歲得甲子合朔冬至，於是改元聖曆。以建子月為正，建丑為臘，建寅為一月。命太史瞿曇羅造新曆，至三年復用夏時，光宅曆亦不行。中宗反正，太史丞南宮說奏麟德曆加時浸疏，又上元甲子之首，五星有入氣加時，非合璧連珠之正也。乃詔說與司曆徐保乂、南宮季友更治乙巳元曆，至景龍中曆成，詔令施用。俄而睿宗即位，景龍曆寢廢不行。麟德曆經今略載其法大端。

母法一百。兩大衍之數，為母法。

旬周六十。六甲之數，為旬周。

辰法八刻分三十三少半。以十二辰數除一百刻，得辰法。

期周三百六十五日餘二十四奇四十八。一期之總日及餘奇數，為期周。

氣法十五日餘二十一奇八十五少半。以二十四氣分奇周，得氣法。

候法五日餘七奇二十八遊分四。以七十二候分期周，得候法。

月法二十九日餘十三奇，為月法。

日法日舒月速，乃舒一合朔之及餘奇，為日法。

望法十四日餘七十六奇五十三。因為陰後限。二分月法得望法，亦是月行陰曆後與朔望會交限。

弦法七日餘三十八奇二十六半。四分月法，得弦法。

閏差十日餘八十七奇七十六。月法去期周，餘得閏差。

沒數九十一餘三十一奇十二四分。期周餘四分之一，得沒數。

沒法一餘三十一奇十二。以旬周去期周餘四分之一，得沒法。

月周法二十七日餘五十五奇四十五小分五十九。月行遲疾一周之數，為月周法。

月差法一日餘九十七奇六十小分四十一。以月周減月法，餘得月差。

周天法三百六十五度餘二十五奇七十一小分十三。二十八宿總度數相距總數及餘奇，為周天法。

交周法二十七日餘二十一奇二十二小分十六七分。日行陰陽一周，交於是日之數，為交周法。

交差法二日餘三十一奇八十三小分八十分。以交周法減月法，得交差法。

交中法十三日餘六十六奇六十一小分三分半。二分交周，得交中法。

陽前限十二日餘四十四奇六十九小分十六七分。月行陽曆與朔望會之限。

陽後限一日餘十五奇九十一小分九十一六分半。月行陽曆後與朔望會之限。

陰前限二十六日餘五奇三十小分二十五半分。月行陰曆先與朔望會之限。

木歲星合法三百九十八日餘八十六奇七十九小分八十。

火熒惑合法七百七十九日餘九十奇五十五小分四十五。

土鎮星合法三百七十八日餘八奇四小分八十。

金太白合法五百八十三日餘九十一奇七十七小分七十。

水辰星合法一百一十五日餘八十七奇九十五小分七十。

太極上元歲次乙巳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之日，黃鐘之始，夜半之時，斗衡之末，建於子中，日月如合璧，五星若連珠，俱起於星紀牽牛之初。蹤今大唐神龍元年復歲次於乙巳，積四十一萬四千三百六十算外。上驗往古，年減一算；下求將來，年加一算。乙巳元曆法積數大約如此，其算經不錄。

舊唐書卷三十三

舊唐書卷三十三考證

曆志二上元甲子距今大唐云云○臣召南按志于戊寅及開元大衍皆稱曆經則前行麟德甲子元曆下亦應有經字又按後文言大衍但云上元距今開元十二年則此文應云距今麟德元年不須有大唐二字

沒日法一千七百云云○臣德潛按此文舊本誤脫於前文土王日之下今改正

檢律候術氣日○臣召南按術字應在氣日之下律即十二律也候即七十二候也氣即二十四氣也日即冬至影一丈二尺七寸五分以下每節不同之日晷也舊本於二十四氣之律候日晷錯綜混雜又加檢盈虛術求朔望弦盈朒減展所入術及定氣晨前刻步五星術皆圖表也行數參差不齊今從新書考校編排勻整

曆變周四十四萬云云○臣德潛按此文誤脫于前文及小餘之下今改正

其赤道同太初星距下○舊本有推遊交術四字此下條名目誤連于此者也今改正

艮坤以減副巽乾以加副○艮坤新書作艮巽巽乾新書作坤乾

初行入春分云云○臣德潛按求變度術中多闕文以新書證之此段乃言熒惑星度初行入春分之上脫落甚多又其前脫歲星一段

舊唐書卷三十三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志第十四

曆三

開元大衍曆經

演紀上元閼逢困敦之歲，距今開元十二年甲子歲，歲積九千六百六十六萬一千七百四十算。

大衍步中朔第一

大衍通法三千四十

策實一百一十一萬三百四十三　揲法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　減法九萬一千三百　策餘一萬五千九百四十三　用差一萬七千一百二十四　掛限八萬七千一十八　三元之策一十五　餘六百六十四秒七　四象之策二十九　餘一千六百一十三　中盈分一千三百二十八秒十四　爻數六十　象統二十四

推天正中氣，以策實乘入元距所求積算，命曰中積分。盈大衍通法得一，爲積日，不盈者爲小餘。爻數去積日，不盡日爲大餘。數從甲子起算外，即所求年天正中氣冬至日及小餘也。求次氣，因天正中氣大小餘，以三元之策及餘秒加之。其秒盈象統從小餘，小餘滿大衍通法從大餘，大餘滿爻數去之，命如前，即次氣恆日及餘秒。凡率相因加者，下有餘秒皆以類相從，而滿其法則送進之，用加上位，日盈爻數去之也。推天正合朔，以揲法中積分，其所不盡曰歸餘之掛，以減中積分，餘爲朔積分。𠋣如大衍通法而一爲日，不盡爲小餘，日盈爻數去之，不盈者爲大餘，命以甲子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合朔經日及小餘也。求次朔及弦望，因天正經朔大小餘，以四象之策及餘加之，數除如法，即次朔經日及餘也。又自經朔加一象之日七，及餘一千一百六十三少，得上弦。倍之，得望。參之，得下弦。四之，是謂一揲，復得後月之朔。凡四分一爲少，二爲半，三爲太，四爲全，加滿其前數去之，從上位。綜中朔盈虛分，累益歸餘之掛，每其月閏衰。凡歸餘之掛五萬六千七百六十以上，其歲有閏。因考其閏衰，滿卦限以上，其月及合置閏，或有進退，皆以定朔無中氣裁焉。

推沒日，置有沒之氣恆小餘，以象統乘之，內秒分，參而伍之，以減策實，餘滿策餘爲日，不滿爲沒餘，命起也。凡恆氣小餘不滿大衍通法，如中盈分半法已下，爲有沒之氣。推滅日，以有滅之朔經小餘減大衍通法，餘倍參伍乘之，用減滅法，餘滿朔虛分爲日，不滿爲滅餘，命起經朔初日算外，即合朔後滅日也。凡經朔小餘不滿朔虛分者，爲有滅之朔。

大衍步發斂術第二

天中之策五　餘二百二十二　秒三十一　秒法七十二　地中之策十八　餘一百一百六十五　秒八十六　秒法一百二十　貞晦之策三　餘一百三十二　秒一百三　秒法如前　辰法七百六十　刻法三百四

推七十二候，各因中節大小餘命之，即初候日也。以天中之策及餘秒加之，數除如法，即次候日。又加，得末候日。凡發斂皆以恆氣。

推六十卦，各因中氣大小餘命之，公卦用事日也。以地之策及餘秒累加之，數除如法，各次卦用事日。若以貞晦之策加諸侯卦，得十二節之初外卦用事日。

推五行用事，各因四立大小餘命之，即春木、夏火、秋金、冬水首用事日也。以貞晦之策及餘秒減四季中氣大小餘，即其月土始用事日。凡抽加減而有秒者，母若不齊，當令母互乘子，乃加減之，母相乘爲法。

恆氣（月中節　四正卦）	初候	次候	末候	始卦	中卦	終卦
冬至（十一月中　坎初六）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公中孚	辟復	侯屯內卦
小寒（十二月節　坎九二）	鴈北鄉	鵲始巢	野雞始雊	侯屯外卦	大夫謙	卿睽
大寒（十二月中　坎六三）	雞始乳	鷙鳥厲疾	水澤腹堅	公升	辟臨	侯小過內卦
立春（正月節　坎六四）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上冰	侯小過外卦	大夫蒙	卿益
雨水（正月中　坎九五）	獺祭魚	鴻鴈來賓	草木萌動	公漸	辟泰	侯需內卦
驚蟄（二月節　坎上六）	桃始華	倉庚鳴	鷹化爲鳩	侯需外卦	大夫隨	卿晉
春分（二月中　震初九）	玄鳥至	雷乃發聲	始電	公解	辟大壯	侯豫內卦
清明（三月節　震六二）	桐始華	田鼠化爲鴽	虹始見	侯豫外卦	大夫訟	卿蠱
穀雨（三月中　震六三）	萍始生	鳴鳩拂羽	戴勝降桑	公革	辟夬	侯旅內卦
立夏（四月節　震九四）	螻蟈鳴	蚯蚓出	王瓜生	侯旅外卦	大夫師	卿比

小滿四月中震六五	苦菜秀	靡草死	小暑至	公小畜	辟乾	侯大有內卦
芒種五月節震上六	螳螂生	鵙始鳴	反舌無聲	侯大有外卦	大夫家人	卿井
夏至五月中離初九	鹿角解	蜩始鳴	半夏生	公咸	辟姤	侯鼎內卦
小暑六月節離六二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侯鼎外卦	大夫豐	卿渙
大暑六月中離九三	腐草為螢	土潤溽暑	大雨時行	公履	辟遯	侯恒內卦
立秋七月節離九四	涼風至	白露降	寒蟬鳴	侯恒外卦	大夫節	卿同人
處暑七月中離六五	鷹祭鳥	天地始肅	禾乃秀	公損	辟否	侯巽內卦
白露八月節離上九	鴻鴈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侯巽外卦	大夫萃	卿大畜
秋分八月中兌初九	雷乃收聲	蟄蟲坏戶	水始涸	公賁	辟觀	侯歸妹內卦
寒露九月節兌九二	鴻鴈來賓	雀入大水為蛤	菊有黃花	侯歸妹外卦	大夫无妄	卿明夷
霜降九月中兌六五	豺乃祭獸	草木黃落	蟄蟲咸俯	公困	辟剝	侯艮內卦
立冬十月節兌九四	水始冰	地始凍	野雞入大水為蜃	侯艮外卦	大夫既濟	卿噬嗑
小雪十月中兌九五	虹藏不見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閉塞成冬	公大過	辟坤	侯未濟內卦
大雪十一月節兌上六	鶡鳥不鳴	虎始交	荔挺出	侯未濟外卦	大夫蹇	卿頤

推發斂去朔，各置其月閏衰，以大衍通法約之，為日，不盡為餘，即其月中氣去經朔日算及餘秒也。求卦候者，各以天地之策及餘秒累加減之。中氣之前以減，中氣之後以加。得去經朔日算及餘秒。

推發斂加時，各置其小餘，以六爻乘之，如辰法而一，為半辰之數，不盡者五之，三刻法除之，為刻，又不盡者，二約為分。此分滿刻法者，若令滿象積為刻者，即置不盡之數，十之，十九而一，為分。命辰起子半，算外，各其加時所在辰刻及分也。

大衍步日躔術第三

乾實一百一十一萬三百七十九太　周天度三百六十五虛分七百七十九太　歲差三十六太

定氣	辰數	盈縮分
前後數	損益率	朓朒積
冬至	一百七十三分三	盈二千三百五十二
先端	益二百七十八	朒初
小寒	一百七十五分三	盈一千八百四十五
先二千三百五十三	益一百三十八	朒一百七十六
大寒	一百七十七分一	盈一千三百九十
先四千一百九十八	益一百四	朒三百一十四
立春	一百七十八分八	盈九百七十六
先五千五百八十八	益七十三	朒四百一十八
雨水	一百八十分三	盈五百八十八
先六千五百六十四	益四十四	朒四百九十一
驚蟄	一百八十一分八	盈二百一十四
先一千一百五十二	益十六	朒五百三十五
春分	一百八十三分五	縮二百一十四
先七千三百六十六	損十六	朒五百五十一
清明	一百八十四分七	縮五百八十八
先七千一百五十二	損四十四	朒五百四十五
穀雨	一百八十六分五	縮九百七十六
先六千五百六十四	損七十三	朒四百九十一
立夏	一百八十八分一	縮一千三百九十
先五千五百八十八	損一百四	朒四百十八
小滿	一百八十九分九	縮一千八百四十五
先四千一百九十八	損一百三十八	朒三百十四
芒種	一百九十一分九	縮一千三百五十二
先二千三百五十三	損一百七十六	朒一百七十六
夏至	一百九十一分九	縮二千三百五十三
後端	益一百七十六	朓初
小暑	一百八十九分九	縮一千八百四十五
後二千三百五十三	益一百三十八	朓一百七十六

大暑	一百八十八分一	縮一千三百九十
後四千一百九十八	益一百四	朓三百一十四
立秋	一百八十六分五	縮九百七十六
後三千五百八十八	益七十三	朓四百一十八
處暑	一百八十四分九	縮五百八十八
後六千五百六十四	益四十四	朓四百九十一
白露	一百八十三分五	縮二百一十四
後七千一百五十二	益十六	朓五百三十五
秋分	一百八十一分八	盈二百一十四
後七千三百六十六	損十六	朓五百五十一
寒露	一百八十分三	盈五百八十八
後七千一百五十二	損四十四	朓五百四十五
霜降	一百七十八分八	盈九百七十六
後六千五百六十四	損七十三	朓四百九十一
立冬	一百七十七分一	盈一千三百九十
後五千五百八十八	損一百四十	朓四百一十八
小雪	一百七十五分三	盈一千八百四十五
後四千一百九十八	損一百三十八	朓三百一十四
大雪	一百七十三分二	盈一千八百五十三
後二千三百五十三	損一百七十六	朓一百七十六

求每日先後定數：以所入氣并後氣盈縮分，倍六爻乘之，綜兩氣辰數除之，為末率。又列二氣盈縮分，皆倍六爻乘之，各如辰數而以少減多，餘為氣差。加減末率，（至後以差加，分後以差減。）為初率。倍氣差，亦六爻乘之，復綜兩氣辰數以除之，為日差。半之，以加減初末，各為定率。以日差累加減氣初定率，（至後以差減，分後以差加。）為每日盈縮分。迺馴積之，隨所入氣日加減氣下先後數，各其日定（冬至後為陽復，在盈加之，在縮減之；夏至後為陰復，在縮加之，在盈減之。距四正前一氣，在陽變革之際，不可相并，皆因前末為初率，以氣差至前加之，分前減之，為末率，餘依前率，各得所求。其朓朒亦放此求之，各得每日定數。其分不滿全數，母又每氣不同，當退法除之，用百為母，半已上從之，已下弃之。下求軌漏餘分不滿准此。）

推二十四氣定日：冬夏至皆在天地之中，無有盈縮，餘各以氣下先後數先減後加恆氣小餘，滿若不足，進退其日，命從甲子算外，各其定日及餘秒也。（凡推日月行度及軌漏交蝕，並依定氣；若曆，即依恆氣也。）

推平朔四象：以定氣相距，置朔弦望經日大小餘，以所入定氣大小餘及秒分減之，各其所入定氣日算及餘秒也。若大餘少不足減者，加爻數，然後減之。（其弦望小餘有少半太，當以爻乘之，乃以氣秒分減，退一加象統；小餘不足減，退日算一，加大衍通法也。）

求朔弦望經日入朓朒：各置其所入定氣日算及餘秒，減日算一，各以日差乘而半之，以加減其氣初定率，（前少加之，前多減之。）以乘其所入定氣日算及餘秒，（凡除者，先以母通全內子，乃相乘；母相乘除之。若忽微之數煩多而不甚相校者，過半收為全，不盈半法弃也。）所得以損益朒積，各為其日所入朓朒定數。（若非朔望有交者，以十二乘所入日算，三其小餘，辰法除而從之，以乘損益率，如定氣辰數而一，所得以損益朓積，各為定數也。）

赤道宿度

斗二十六　牛八　女十二　虛十分及　危十七　室十七　壁九

右北方七宿九十八度

奎十六　婁十二　胃十四　昴十一　畢十七　觜一　參十

右西方七宿八十一度

井三十三　鬼三　柳十五　星七　張十八　翼十八　軫十七

右南方七宿一百一十一度

角十二　亢九　氐十五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一

右東方七宿七十五度

前皆赤道度，其畢、觜、參及輿鬼四宿度數與古不同，今並依天以儀測定，用為常數。弦帶天中，儀極攸憑，以格黃道也。推黃道，准冬至歲差所在，每距冬至前後各五度為限，初數十二，每限減一，盡九限，數終於四，殷二立之際，一度少強，依平；迺距春分前、秋分後，初限起四，每限增一，盡九限，終於十二，而黃道交復；計春分後、秋分前，亦五度為限，初數十二，盡九限，數終於四，殷二立之際，一度少強，依平；迺距夏至前後，初限起四，盡九限，終於十二，皆累裁之，以數乘限度，

百二十而一得度，不滿者，十二除爲分，(若以下除則大分十二爲母，命以太半少及彊弱。)命曰黃赤道差數。二至前後各九限，以差減赤道度爲黃道度；二分前後各九限，以差加赤道度爲黃道度。(若從黃道度反推赤道，二至前後各加之，二分前後須減之。)

黃道宿度

斗二十三半　牛七半　女十一少　虛十(反差)　危十七太　室十七少　壁九太

右北方九十七度(六虛之差十九太)

奎十七半　婁十二太　胃十四太　昴十一　畢十六少　觜一　參九少

右西方八十二度

井三十　鬼二太　柳十四少　星六太　張十八太　翼十九少　軫十八太

右南方一百一十度半

角十三　亢九半　氐十五太　房五太　心四　尾十七　箕十少

右東方七十五度少

前皆黃道度，其步日行月與五星出入循此。(求此宿度皆有餘分，前後輩之，少半太准爲全度。若上考古下驗將來，當據歲差每移一度，各依術算，使得當時宿及分，然可步月五星，如其犯守也。)

推日度：以乾實去中積分，不盡者，盈大衍通法爲度，不滿爲度餘，命起赤道虛九，去分不滿宿，算外，卽所求年天正冬至加時日所在度及餘也。(以三元之策累加之，命宿次如前，各得氣初日加時赤道宿度。)

求黃道日度：以度餘減大衍通法，餘以冬至日躔之宿距度所入限乘之，爲距前分。置距度下黃赤道差，以大衍通乘之，減去距前分，餘滿百二十除，定差；不滿者，以象統乘之，復除，爲秒分，迺以定差及秒減赤道宿度，餘依前命之，卽天正冬至加時所在黃道宿度及餘也。

求次定氣：置歲差以限數乘之，滿百二十除爲秒分，不盡爲小分，以加於三元之策秒分，因累而裁之，命以黃道宿次去之，各得定氣加時日躔所在宿及餘也。

求定氣初夜半日所在度：各置其氣定小餘，副之，以乘其日盈縮分，滿大衍通法而一，盈加縮減其副，用減其日時度餘，命如前，各其日夜半日躔行在。求次日，各因定氣初日夜半度，累加一策，迺以其日盈縮分盈縮減度餘，命以宿次，卽半日所在度及餘也。

大衍步月離術第四

轉終分六百七十萬一千二百七十九　轉終日二十七，餘一千六百八十五

秒七十九　轉法七十六　轉秒八十

推天正經朔入轉：以轉終分去朔積分，不盡，以秒法乘，盈轉終分又去之，餘如秒法一而入轉分，不盡爲秒，入轉分滿大衍通法爲日，不滿爲餘，命日算外，卽所求年天正經朔加時入轉日及餘秒。求次朔入轉，因天正所入轉差日一轉餘二千九百六十七秒分一，盈轉終日餘秒者去之，數除如前，卽次日經朔加時所入考上下弦望，如求經朔四象術循變相加，若以經朔望小餘減之，各其日夜半所入轉日及餘秒。

終日	轉分	列衰	轉積度	損益率	朓朒積
一日	九百一十七	進十三	度初	益二百九十七	朓初
二日	九百三十	進十三	十三度五	益二百五十九	朓二百九十七
三日	九百四十三	進十三	二十四度二十五	益二百二十	朓五百五十六
四日	九百五十六	進十四	三十六度五十四	益一百八十	朒七百七十六
五日	九百七十	進十四	四十九度二十二	益一百三十九	朒九百五十六
六日	九百八十四	進十六	六十二度四	益九十七	朒一千九百五
七日	一千	進十八	七十五度	(生初益四十八損末八)	朒一千一百九十二
八日	一千一十八	進十九	八十八度二十	損六十四	朒一千二百三十四
九日	一千三十七	進十四	一百一度四十二	損一百六	朒一千一百七十
十日	一千五十一	進十四	一百十五度十五	損一百四十八	朒一千六十四
十一日	一千六十五	進十四	一百二十九度二	損一百八十八	朒九百一十六
十二日	一千七十八	進十三	一百四十二度三	損一百二十九	朒七百二十七
十三日	一千九十二	進十三	一百五十七度十八	損一百六十七	朒四百九十八
十四日	一千一百五十	(進十，退三)	一百七十一度四十六	(初損二百四十一，末益六十六)	朒三百三十

十五日	一千一百一十三	退十三	一百八十度十一	益二百八十九	朓六十六
十六日	一千九十九	退十三	二百度五十九	益二百五十	朓三百五十五
十七日	一千八十六	退十三	二百五十五度十八	益二百一十一	朓六百五
十八日	一千七十三	退十四	二百二十九度四十	益一百七十一	朓八百一十六
十九日	一千五十九	退十四	二百四十三度四十九	益一百三十	朓九百八十七
二十日	一千四十五	退十七	二百五十七度四十四	益八十七	朓一千一百一十七
二十一日	一千二十八	退十八	一百七十一度二十五	初益二十六 末損一十八	朓一千二百四
二十二日	一千一十	退十八	二百八十四度六十五	損七十三	朓一千二百二十二
二十三日	九百九十二	退十四	二百九十八度十一	損一百一十六	朓一千一百四十九
二十四日	九百七十八	退十四	三百一十一度十五	損一百五十七	朓一千三十三
二十五日	九百六十四	退十四	三百二十四度十五	損一百九十八	朓八百七十六
二十六日	九百五十	退十三	三百三十六度五十七	損二百三十七	朓六百七十八
二十七日	九百三十七	退十三	三百三十九度十九	損二百七十六	朓四百四十一
二十八日	九百二十四	退七 進六	三百六十一度四十四	初損一百六十五 末益入後	朒一百六十五

求朔弦望入朓朒定數各朔其所入日損益而半之爲通率又二率相減爲率差前多者以入餘減大衍通法餘乘率差盈大衍通法得一并率差而半之前少者半入餘乘率差亦如大衍通法除爲加時轉率迺半之以損益加時所入餘爲轉餘其轉餘應益者減法應損者因餘皆以乘率差盈大衍通法得一加於通法轉率乘之大衍通法約之以朓朒加轉率爲定率乃以定率損益朓朒積爲定數（其後無同率者亦因前率益者以通率爲初數半率差而減之應通率其轉益入餘進退日者分爲二日隨餘初末如法求之所得並以損益轉率此術本出皇極曆以究算術之微變若非朔望有交者直以入餘乘損益如大衍通法而一以損益朓朒爲定故各得所求）

七日（初二千七百一約爲大分八 末三百三十九約爲大分一）　十四日（初二千三百六十二約爲大分七 末六千七十七約爲大分二）

二十一日（初二千二十四日分約爲大分六 末一千一十六約爲大分三）　二十八日（初一千六百八十六約爲大分五 末一千三百五十四約爲大分四）

右以四象約轉終日及餘均得六日二千七百一分就全數約爲大分是爲之入分以減法餘爲末數迺四象馴變相加各其所當之日初末數也視入轉餘如初數以下者加減損益因循前率如初數以上則反其衰歸于後率云

求朔弦望定日及餘以入氣入轉朓朒定數同名相從異名相消迺以朓減朒加四象經小餘滿若不足進大餘命以甲子算外各其定日及小餘千名與後朔中同者月大不同者小無中氣者爲閏月（凡言夜半者皆起晨前子正之中若注曆觀弦望定小餘又盈晨初餘數者退一日其望小餘雖滿此數若有交蝕虧初起在晨初已前者亦如之又月行九道遲疾則三大二小以日行盈縮累增損之則各有四大三小損數然也若循常儀當察加時早晚隨其所近而進退之使不過三小其正月朔若有加交時正見消息前後一兩月以定大小令虧在晦二）

推定朔弦望夜半日所在度各隨定氣次日以所直日度及餘分命焉（若以五星相加減者以四約度餘）迺列朔弦望小餘副之以乘其日盈縮分如大衍通法而一盈加縮減其副以加其日夜半度餘命如前各其日加時日躔所次

推月九道度凡合朔所交冬在陰曆夏在陽曆月行青道（冬夏至後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殷黃道東立冬立夏後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殷黃道東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也）冬在陽曆夏在陰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後白道半立在秋分之宿殷黃道西立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也）春在陽曆秋在陰曆月行朱道（春秋分後朱道半在夏至宿殷黃道南立春立秋後朱道半在立夏宿殷黃道西南立至所衝之宿亦如之也）春在陰曆秋在陽曆月行黑道（春秋分後黑道半交在冬至宿殷黃道北立秋後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殷道東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也）四序離爲八節至陰陽之始交皆以黃道相會故月有九行各視月交所入七十二候距交初黃道日每五度爲限（交初交中同）亦初數十二每限減一數終於四乃一度強依平更從四起每限增一終於十二而至半交其去黃道六度又自十二每限減一數終於四亦一度強依平更從四起每限增一終於十二復與日軌相會各累計其數以乘限度二百四十而得得度不滿者二十四餘爲分（若以二十除之則太分十二爲母命半太乃強弱也）

推月行與黃道差數距半前後各九限以差數爲減距正交前後各九限以差數爲加（此加減是出入六度單與黃道相交之數也若交赤道則隨氣遷變不恆）計去冬至夏至以來候數乘黃道所差十八而一爲行與赤道差數凡日以赤道內爲陰赤道外爲陽月以黃道內爲陰黃道外爲陽故月行宿度入春分交後行陰曆秋分交後行陽曆皆爲同名若入春分交後行陽曆秋分交後行陰曆皆爲異名其在同名以差數爲加者加之減者減之若在異名以差數爲加者減之減者加之皆以增損黃道度爲九道定度

推月九道平交入氣各以其月恆中氣去經朔日算及餘秒加其月經朔加時

入交汎日及餘秒，迺以減交終日及餘秒，其餘即各平交入其月恆中氣日算及餘秒也。滿三元之策及餘秒則去之，其餘即平交入後月恆節氣日算及餘秒。因求次交者，以交終日及餘加之，滿三元之策及餘秒去之，不滿者爲平交入其氣日算及餘秒。各以其氣初先後數先加後減其入餘，滿若不進退日算，即平交入定氣日算及餘秒也。

求平交入氣朓朒定數：置所入定氣日算，倍六爻乘之，三其小餘，辰法除而從之，以乘其氣損益率，如定氣辰數而一，所得以損益其氣朓朒積，爲定數也。

求平交入轉朓朒定數：置所入定氣餘，加其日夜半入轉餘，以乘其日損益率，滿大衍通法而一，所得以損益其日朓朒積，迺以交率乘之，大數而一，爲定數。

求正交入氣：置平交入氣及入轉朓朒定數，同名相從，異名相消，迺以朓減朒加平交入氣餘，滿若不足，進退日算，即爲正交定氣日算及餘也。

求正交加時黃道宿度：置正交入定氣餘，副之，乘其日盈縮分，滿大衍通法而一，所得以盈加縮減其副，以加其日夜半日度，即正交加時所在黃度及餘也。

求正交加時月離九道宿度：以正交加時度餘減大衍通法，餘以正交之宿距度所入限數乘之，爲距前分，置距度下月道與黃道差，以大衍通法乘之，減去距前分，餘滿二百四十除，爲定差，不滿者一退爲秒，以定差及秒加黃道度餘，仍計去冬至夏至以來候數，乘定差，十八而一，所得依名同異而加減之，滿若不足，進退其度，命如前，即正交加時月離所在九道宿度及餘也。

推定朔弦望加時月所在度：各置其日加時日躔所在，變從九道，循次相加。凡合朔加時，月行潛在日下，與太陽同度，是爲離象。凡置朔弦望加時黃道日度，以正交加時所在黃道宿度減之，餘以加其正交九道宿度，命起正交宿度算外，即朔弦望加時所當九道宿度也。其合朔加時若非正交，則日在黃道，月在九道，各入宿度，雖多少不同，考其去極，若應準繩，故云月行潛在日下，與太陽同度。以一象之度九十一餘九百五十四秒二十二半爲上弦，兌象；倍之而與日衝，得望，坎象；參之得下弦，震象。各以加其所當九道宿度秒，盈象統從餘，餘滿大衍通法從度，命如前，各其日加時月所在度及餘秒也。綜五位成數四十，以約度餘爲分，不盡者因爲小分也。

推定朔夜半入轉：恆視經朔夜半所入，若定朔大餘有進退者，亦如減轉日，否則因經朔爲定。徑求次定朔夜半入轉，因前定朔夜半所入，大月加轉差日二，小月加日一，轉餘皆一千三百五十四秒分一，數除如前，即次月定朔夜半所入。

求次日累加一日，去命如各其夜半所入轉日及餘秒。求每日月轉定度，各以夜半入轉餘乘列衰，如大衍通法而一，所得以進加退減其日轉分，爲月每所轉定分，滿轉法爲度也。

求朔弦望定日前夜半月所在度：各半列衰減轉分，退者定餘乘衰，以大衍通法除，并衰而半之；進者半定餘乘衰，定以大衍通法除，皆加所減，迺以定餘乘之，盈大衍通法得一，以減加時月度及分。因夜半准此求轉分，以加之，亦得加時月度。若非朔望有交，直以定小餘乘所入日轉分，如大衍通法而一，以減其日時月度，亦得所求。

求次日夜半月度：各以其日轉定分加之，分滿轉法從度，命如前，即次日夜半月所在度及分。

推月晨昏度：各以所入轉定分乘其日夜漏，倍百刻除，爲晨分，以減轉定分，餘爲昏分。分滿轉法從度，以加夜半度。望前以昏加，望後以晨加。各得其日晨昏月所在度及分。

大衍步軌漏第五

爻統一千五百五十，象損四百八十，辰刻八刻分一百六十，昏明刻各二刻分二百四十。

定氣	陟降率	消息衰	陽城日晷
	漏刻	黃道去極度	距中宿度
冬至	降七十八	息空六十四	一丈二尺七寸一分五十
	三十七刻三百四十	一百一十七度二十	八十二度二十七
小寒	降七十二	息十一九十一	一丈二尺三寸七十七
	二十七刻一百三十五	一百一十四度	八十三度九十一
大寒	降五十三	息二十二四十二	一丈一尺二寸一分八十二
	二十六刻三百八十	一百一十一度九十	八十四度七十

立春	降三十四	息三十 二十五	九尺七寸三分 五十一
	二十五刻 四百七十二	一百八度	八十七度 七十
雨水	降初限七十八	息三十五 七十八	八尺二寸一分 六
	二十四刻 四百八十	一百三度 二十	九十一度 三十九
驚蟄	降一	息三十九 五十	六尺七寸三分 八十四
	三十三刻 三百六十	九十七度 三十	九十五度 八十八
春分	陟五	息三十九 六十五	五尺四寸三分 十九
	二十二刻 一百三十	九十一度 三十	一百度 四十四五十
清明	陟初限	息三十八 八十九	四尺三寸一分 十一
	二十一刻 一百二十	八十五度 三十	一百五度
穀雨	陟二十二	息三十三 五十六	三尺三寸 四十
	二十刻 十	七十九度 四十	一百九度 五十
立夏	陟五十二	息二十八 三十八	二尺五寸 三十
	十九刻 五	七十四度 五十五	一百一十三度 十九
小滿	陟六十三	息二十 十一	一尺九寸五分 七十六
	十八刻 一百	七十度 七十	一百一十一度 十二
芒種	陟六十四	息十 十二	一尺六寸 三
	十七刻 三百五十四	六十八度 二十四	一百一十八度 九十
夏至	陟六十四	消空 五十一	一尺四寸七分 七十九
	十七刻 二百五十	六十七度 四十	一百一十八度 六十
小暑	降六十三	消十 七十六	一尺六寸 三
	十七刻 三百五十五	六十八度 二十五	一百一十七度 九十八
大暑	降五十二	消二十 七十五	一尺九寸五分
	十八刻 一百	七十八度 七十一	一百一十六度 十三
立秋	降三十二	消二十八 九十	二尺五寸三分 三十一
	十九刻 五	七十四度 五十五	一百一十三度 十九
處暑	降初限九十九	消二十四 七十六	三尺三寸 三十七
	二十刻 十	七十九度 三十	一百九度 五十
白露	降五	消三十八 九十	四尺三寸二分 十一
	二十一刻 一百二十	八十五度 三十	一百五度
秋分	陟一	消三十九 六十六	五尺四寸三分 十九
	二十刻 二百四十	九十一度	一百度 四十四五十
寒露	陟初限一	消三十九 五十	六尺七寸三分 八十四
	三十三刻 三百六十	九十七度 三十	九十五度 八十八
霜降	陟三十四	消二十四 九十八	八尺二寸一分 六
	二十四刻 四百七十一	一百三度 二十	九十一度 三十九
立冬	陟五十三	消二十九 七十二	九尺七寸三分 五十一
	二百五刻 四百七十五	一百八度 五	八十七度
小雪	陟七十二	消二十一 七十	一丈一尺二寸一分 八十二
	二十六刻 三百八十	一百一十一度 九十	八十四度 七十
大雪	陟七十八	消十一 三十	一丈二尺三寸三分 七十七
	二十七刻 二百四十五	一百一十四度	八十二度 九十一

求每日消息定衰各置其氣消息衰依定氣日數每日以陟降率陟減降加其分滿百從衰不滿為分各得每日消息定衰及分其距二分前後各一氣之外陟降不等各每以三日為一限損益如後

雨水初日七十八初限每日損十二次限每日損八次限每日損三次限每日益二末限每日益一

清明初日陟一初限每日益一次限每日益二次限每日益三次限每日益八末限每日益十九

處暑初日降九十九初限每日損十九次限每日損八次限每日損三次限每日損二末限每日損一

寒露初日陟一初限每日益一次限每日益二次限每日益三次限每日益八末限每日益十二

求前件四氣置初日陟率每日依限次損益之各為每日率遞以陟減降加其氣初日消息衰分亦得每日定衰及分也

推戴日之北每度晷數南方戴日之下正中無晷自戴日之北一度適初數一

千三百七十九從此起差每度增一終於二十五度又每度增二終於四十度又每度增六終於四十四度增六十八每度增二終於五十五度又每度增十九終於六十度度增一百六十又每度增三十三終於六十五度又每度增三十六終於七十度又每度增三十九終於七十二度增二百六十又度增四百四十又度增一千六十又度增一千八百六十又度增二千八百四十又度增四千又度增五千三百四十而各爲每度差因累其差以遞加初數滿百爲分分滿十爲寸各爲每度晷差又每度晷差數求陽城日晷每日中常數各置其氣去極度以極去戴日下度五十六盈分八十二減半之各得戴日之北度數及分各以其消息定衰戴日北所直度分之晷差滿百爲分分滿十爲寸各爲每日晷差迺遞以息減消加其氣初晷數得每日中晷常數也求每日中晷定數各置其日所在氣定小餘以爻統減之餘爲中後分置前後分以其日晷差乘之如大衍通法而一爲變差乃以變差加減其日中晷常數冬至後中前以差減中後以差加夏至後中前以差加中後以差減冬至一日有減無加夏至一日有加無減各得每日中晷定數

求每日夜半漏定數置消息定衰滿象積爲刻不滿爲分各遞以息減消加其氣初夜半漏各得每日夜半漏定數求晨初餘數置夜半定漏全刻以九千一百二十乘之十九乘刻分從之如三百而一所得爲晨初餘數不盡爲小分

求每日晝夜漏及日出入所在辰刻各倍夜半之漏爲夜刻以減百刻餘爲晝刻減晝五刻以加夜即晝爲見刻夜爲沒刻半沒刻以半辰刻加之命起子初刻算外即日出辰刻以見刻加之命如前即日入辰刻置夜刻以五除之得每更差刻得每籌差刻以昏刻加日入即甲夜初又以更籌差加之得次更一籌之數以次累加滿辰刻去之命如前即得五夜更籌所當辰及分也其半夜定漏亦各晨初夜刻

求每日黃道去極定數置消息定衰滿百爲度不滿爲分各遞以息減消加其氣初去極度各得每日去極定數

求每日距中度定數置消息定衰以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乘之如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七而每日度差差滿百爲度不滿爲分各遞以息加消減其氣初距中度各得每日距中度定數倍距中度以減周天度五而一所得爲每更度差

求每日昏明及每更中宿度所臨置其日所在赤道宿度以距中度加之命宿次如前即得其日昏中所臨宿度以每更差度加之命如前即乙夜初中所臨宿度及分也

求九服所在每氣初日中晷常數置氣去極度數相減各爲每氣消息定數因測所在冬夏至日晷長短但測至即得不必要須冬至於其戴日之北度及分晷數中校取長短同者便爲所在戴日北度數及分氣各以消定數加減之因冬至後者每氣以減因夏至後者每氣以加各得每氣戴日北度數及分各因其氣所直度分之晷數長短即各爲所在每定氣初日中晷常數其測晷有在表南者亦據其晷尺寸長短與戴日北每度晷數同者因取其所直之度去戴日北度數反之爲去戴日南度然後以消息定數加減

求九服所在晝夜漏刻冬夏至各於所在下水漏以定當處晝夜刻數迺相減冬夏至差刻半之以加減二至晝夜刻數加夏至減冬至爲春秋分定日晝夜刻數迺置每氣消息定數以當處二至差刻數乘之如二至極差度四十七分八十而一所得依分前後各減二分初日晝夜漏刻春分前秋分後加夜減晝春分後秋分前加晝減夜各得所在定氣初日晝夜漏刻數求次日者置每日消息定衰亦以差刻乘之差度而一所得以息減消加其氣初漏刻各得所求其求距中度及昏明中宿日出入所在皆依陽城法求仍以差度而今有之即得也

又術置所在春分定日中晷常數與陽城每日晷數校取同者因其日夜半漏即爲所在定春分初日夜半漏求餘氣定日每以消息定數依分前後加減刻分春分前以加分後以減秋分前以減分後以加滿象積爲刻不滿爲分各爲所在定氣初日夜半定漏

求次日以消息定衰依陽城法求之即得此術究理大體合通但高山平川視日不等校其日晷長短迺同考其日漏多少懸別以兹參課術爲審也

大衍步交會術第六

交終八億二千七百二十五萬一千三百二十二

交中四萬一千三百六十二　秒五千六百六十一

終日二十七　餘六百四十五　秒一千三百二十二

中日十三　餘一千八百四十二　秒五千六百六十一

朔差日二　餘九百六十七　秒八千六百七十八
望差日一　餘四百八十三　秒九千三百三十九
望數日十四　餘二千三百二十六　秒五十
交限日十二　餘一千三百五十八　秒六千三百二十二
交率三百四十三　交數四千五百六十九　辰法七百六十
秒分法一萬

推天正經朔入交，以終去朔積分，不盡，以秒分法乘盈，交終又去之，餘如秒法而一，爲入交分，不盡爲秒。入交分滿大衍通法爲日，不滿爲餘，命日算外，即所求年天正經朔加時入交汎日及餘秒。求次朔入交，因天正所入，加朔差日及餘秒，盈終日及餘秒者去之，數除如前，即次月經朔加時所入。

求望，以數日及餘秒加之，去命如前，即得所求。若以經朔望小餘減之，各其日夜半所入交汎日及餘秒。

求定朔夜半入交，恆視經朔望夜半所若定朔望大餘有進退者，亦加減交日。否則因經爲定，各得所求。求次定朔夜半入交，因前定朔夜半所入，大月加交差日二，月小加日一，餘皆二千三百九十四，秒八千六百七十八。求次日，累加一日，數除如前，各其夜半所入交汎日及餘秒。

求朔望入交常日，各以其日入氣朓朒定數，朓減朒加其入交汎，餘滿大衍通法從日，即爲入交常及餘秒。

求朔望入交定日，各置其日入轉朓朒定數，以交率乘之，如交數而一，所得以朓朒加入交常餘數，如前，即爲入交定日及餘秒。

求月交入陰陽曆，恆視其朔望入交定日及餘秒，如中日及餘秒已下者爲月入陽曆，已上者，以中日及餘秒去之，餘爲月入陰曆。

陰陽曆	爻目	加減率	陰陽積	月去黃道度
少陽 少陰	初	加一百八十七	陽 陰 初	空
少陽 少陰	二	加一百七十一	陽 陰 二百八十七	一度六十七分
少陽 少陰	三	加一百三十七	陽 陰 三百五十八	二度一百一十八分
少陽 少陰	四	加一百一十五	陽 陰 五百五	四度二十五分
少陽 少陰	五	加七十五	陽 陰 六百二十	五度二十八分
少陽 少陰	上	加二十七	陽 陰 六百九十五	五度九十五分
老陽 老陰	初	減二十七	陽 陰 七百二十三	六度二分
老陽 老陰	二	減七十五	陽 陰 六百九十五	五度九十五分
老陽 老陰	三	減一百一十五	陽 陰 六百二十	五度二分
老陽 老陰	四	減一百四十七	陽 陰 五百五	四度二十五分
老陽 老陰	五	減一百七十一	陽 陰 三百五十八	三度一百十八分
老陽 老陰	上	減一百八十七	陽 陰 一百八十七	一度六十七分

求四象六爻每度加減分及月去黃道定數，以其爻加減率與後爻加減率相減爲前差，又以後爻率與次後爻率相減爲後差，二差相減爲中差。置所在爻幷後爻加減率，半中差以加而半之，十五而一，爲爻末率。因爲後爻初率，每以本爻初末率相減，爻差十五而一，爲度差，半之，以加減初率，少象減之，老象加之，爲定初率。每次度差累加減之，少象以差減，老象以差加，各得每度加減定分，迺循積其分，滿百二十爲度，各爲每度月黃道度數及分。其四象初爻無率，上爻無末率，皆倍本爻加減率十五而一，所得各以初末率減之，皆互得其率。餘依術算，各得所求。

求朔望夜半月行入陰陽度數，各置其日夜半入轉日及餘秒，餘以其日夜半入交定日及餘秒減之也。其秒母不等，當脩率相通，然後減之。如不足減，即轉終日及一餘秒，然後減之，餘爲定交初日夜半入轉日及餘秒，迺以定交初日夜半入餘與其日夜半入餘，各乘其日轉定分，如大衍通法而一，所得滿轉法爲度，不滿爲分，各以加其日轉積度及分，迺相減，其餘即爲其夜半月行入陰陽度數及分也。轉求次日，但以其日轉定分之，滿轉法爲度，即得。

求朔望夜半月行入四象度數，置其日夜半入陰陽度數及分，以一象之度九十除之。若以小象除之，則爲陰差度一度分一百六大分十三小分十四，訖，然以次象除之，所得以少陽、老陽、少陰、老陰爲次，命起少陽算外，即其日夜半所入象度數及分也。先以三十乘陰陽度分，十九而一，爲度分。乘又除爲小分，然以象度及分除之。

求朔望夜半月行入六爻度數置其日夜半所入象度數及分以一爻之度一十五除之所得命起其象初爻算外即以其日夜半所入爻度數及分也其月行入少象初爻之內皆爲殆近黃道度當朔望前有虧蝕

求入蝕限其入交定日及餘秒如望差已下交限已上者爲入蝕限望入蝕限月在陰曆則日蝕入限如望差已下爲交後交限已上者以減中日及餘爲交前後定日及餘秒蝕通之爲去交前後定分置去交定分以十一乘之如二千六百四十三除之爲去交度數不盡以大衍通法乘之復除爲餘大抵去交十三度以上雖入蝕限爲涉交數微光影相接或不見蝕

求月蝕分其去交定分七百七十九已下者皆蝕既已上者以交定分減望差餘以一百八十三約之盡半已下爲半弱已上爲半強命以十五爲限得月蝕之大分求月蝕所起月在陰曆初起東南甚於正南復於西南月在陽曆初起東北甚於正北復於西北其蝕十二分已上者皆起於正東復於正西此皆據南方正午而論之若蝕於餘方者各隨方面所在准此取正而定其蝕起復也

求月蝕用刻置月蝕之大分五已下因增三十已下因增四十已上因增五其去交定分五百二十已下又增半二百六十已下增半各爲汎用刻率

定氣	增損差	差積			
冬至	增十	積初	小寒	增十五	積十
大寒	增二十	積二十五	立春	增二十五	積四十五
雨水	增三十	積七十	驚蟄	增三十五	積一百
春分	增四十	積一百三十五	清明	增四十五	積一百七十三
穀雨	增五十	積二百二十	立夏	增五十五	積二百七十
小滿	增六十	積三百五十五	芒種	增六十五	積三百八十五
夏至	損六十五	積四百五十	小暑	損六十	積三百八十五
大暑	損五十五	積三百二十五	立秋	損五十	積二百七十
處暑	損四十五	積二百二十	白露	損四十	積一百七十五
秋分	損三十五	積一百三十五	寒露	損三十	積一百
霜降	損二十五	積七十	立冬	損二十	積四十五
小雪	損十五	積二十五	大雪	損十	積十

求每日差積定數以所入氣幷後氣增損差倍六爻乘之綜兩氣辰數除之爲氣末率又列二氣增損差皆倍六爻乘之各如辰數而一少減多餘爲氣差加減末率冬至後以差減夏至後以差加爲初率倍氣差亦倍六爻乘之復綜兩氣辰數以除之爲日差半之以加減初末各爲定率以日差累加減氣初定率冬至後以差加夏至後以差減爲每日增損差迴循積之隨所入氣日加減氣下差積各其日定數其二至之前一氣皆後無可差不可相幷各因前末爲初率以氣差冬至前減夏至前加爲末率餘依算術各得所求也

陰曆

蝕差一千二百七十五　蝕限二千五百二十四

或限三千六百五十九

陽曆

蝕限一百三十五　或限九百七十四

求蝕差及諸限定數各置其差限以蝕朔所入氣日下差積陰曆減之陽曆加之各爲蝕定差及定限

求陰曆陽曆的蝕或蝕其陰曆去交定分滿蝕定差已上爲陰曆蝕不滿者雖在陰曆皆類同陽曆蝕也其去交定分滿蝕定陽已下者其蝕的見或限以下者其蝕或見或不見

求日蝕分陰曆蝕者置去交定分以蝕定差減之餘一百四已下者皆蝕既已上者以一百四減之其餘以一百四十三約之其入或限者以一百五十二約之半已下爲半弱半已上爲半強以減十五餘爲日蝕之大分其同陽曆蝕者但去交定分少於蝕定差六十已下者皆蝕既六十已上者置去交定分以陽曆蝕定限加之以九十約之其陽曆蝕者直置去交定分亦以九十約之其入或限者以一百四十三約之半已下爲半弱半已上爲半強命以十五爲限亦得日蝕之大分

求日蝕所起月在陰曆初起西北甚於正北復於東北月在陽曆初起西南甚於正南復於東南其蝕十二分已上皆起正西復於正東此亦據南方正午而論之

求日蝕用刻置所蝕之大分皆因增二其陰曆去交定分多於蝕定差七十已

上者又增三十五已下者又增半其同陽曆去交定分少於蝕定差二十已下
者又增半四十已下者又增半少各為汎用刻半率求日月蝕甚所在辰置去
交定分以交率乘之二十乘交數除之所得為差其月道與黃道同名者以差
加朔望定小餘異名以差減朔定小餘置蝕定餘如求發斂加時術入之即蝕
其所在辰刻及分也（其虧甚辰月當衝蝕）
求虧初復末置日月蝕汎用刻率副之以乘其日入轉損益率如大衍通法而
一所得應朒者依其損加益減其副為定用刻數半之以減蝕甚辰刻為虧初
以加餘甚辰刻為復末（其月蝕求入更籌者置月蝕定用刻數以其日每更差刻除為更數不盡以每籌差刻除為籌數綜之為定用更籌迺累日計日入至蝕甚辰刻置之以昏刻加日入辰刻減之餘以更籌差刻除之所得命以初更籌外即蝕甚籌半定用更籌減之為虧初以加之為復末按天竺僧俱摩羅所傳斷日蝕法其蝕朔日度躔於鬱車宮者的蝕諸斷不得其蝕據日所在之宮有火星在前三後一之宮并伏在日下並不蝕若五星總出并水見又水在陰曆及三星已上同聚一宿亦不蝕凡星與日別宮或別宿則易斷若同宿則難斷更有諸斷理多煩碎略陳梗概不復具詳其天竺所云十二宮則中國之十二次也鬱車宮者即中國降婁之次也十二次宿度首尾具載曆儀分野卷中也）
求九服所在蝕差先測所在冬夏至及春分定日中晷長短陽城每日中晷常
數校取同者各因其日蝕差即為所在冬夏至及春分定日蝕差
求九服所在每氣蝕差以夏至差減春分差減冬至各為率并二率半之六而
一為夏總差減之為冬率（冬率即是冬至之率也）每以氣差加之各差以加夏率又以率
二率相減六而一為差置總差六而一為氣半氣為每氣定率乃修其率以減冬
至蝕差各得每氣初日蝕差（求每日如陽城求之若蝕日之北當計其所在皆反之即得）

大衍步五星術第七

歲星終率一百二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九　秒十八　終日三百九十八
餘二千六百五十九　秒六　終變差算空　餘三十四　秒十四　象算九
十一　餘二百三十八　秒五十七（十二）　爻算十五　餘一百六十六　秒四
十（六十二）
鎮星終率一百一十四萬九千三百九十九　秒九十八　終日三百七十八
餘二百七十九　秒九十八　變差算空　餘二十二　秒九十二　象算
九十二　餘二百三十七　秒八十七　爻算十五　餘一百六十六　秒三

十一
太白終率一百七十七萬五千三百三十　秒十二　終日五百八十三　餘二千
七百一十一　秒十二　中合日二百九十一　餘二千八百七十五　秒六
變差算空　餘三十　秒五十二　象算九十二　餘二百三十八　秒三
十四（五十四）　爻算十五　餘一百六十六　秒三十九（九）
辰星終率三十五萬二千二百七十九　秒七十二　終日一百一十五　餘
二千六百七十九　秒七十二　中合日五十七　餘二千八百五十九　秒
八十六　變差算空　餘一百三十六　秒七十八（六十）　象算九十一　餘二
百四十四　秒九十八（六十）　爻算十五　餘一百六十七　秒三十九（七十四）
度法七百六十　秒法一百　微分法九十六
推五星平合置中積分以天正冬至小餘減之各以其星終率去之不盡者返
以減中滿大衍通法為日不滿為餘即所求年天正冬至夜半後星平合日算
及餘秒也求平合入爻象曆置積年各以其星變以差乘之滿乾實去之不滿
者以大衍通法約之為日不盡為餘秒以減其星冬至夜半後平合日算及餘
秒即平合入曆算數及餘秒也（各四約其餘同其辰法也）
求平合入四象置曆算數及秒以一象之算及餘秒除之所得依入爻象次命
起少陽算外即平合所入象算數及餘秒也
求平合入六爻置所入象算數及餘秒以一爻之算及餘秒除之所得命起其
象初爻算外即平合所入爻算數及餘秒也

星名	爻目	損益率	進退積
歲星	少陽少陰初	益七百七十三	進退空
	少陽少陰二	益七百二十一	進退七百七十三
	少陽少陰三	益六百三十	進退一千四百九十四
	少陽少陰四	益五百	進退二千一百二十四
	少陽少陰五	益三百三十一	進退二千六百二十四
	少陽少陰上	益一百二十三	進退二千九百五十五

	老陽老陰	初	損一百二十三	進退三千七十八
	老陽老陰	二	損三百三十一	進退二千二百五十五
	老陽老陰	三	損五百	進退二千六百二十四
	老陽老陰	四	損六百三十	進退二千一百二十四
	老陽老陰	五	損七百二十一	進退一千四百九十四
	老陽老陰	上	損七百七十三	進退七百七十三
熒惑	少陽少陰	初	益一千二百三十七	進退空
	少陽少陰	二	益一千一百四十三	進退一千二百二十七
	少陽少陰	三	益九百九十一	進退二千三百八十
	少陽少陰	四	益九百八十一	進退三千三百七十一
	少陽少陰	五	益五百一十三	進退四千一百五十二
	少陽少陰	上	益一百八十七	進退四千六百六十五
	老陽老陰	初	損一百八十七	進退四千八百五十二
	老陽老陰	二	損五百一十三	進退四千六百六十五
	老陽老陰	三	損七百八十一	進退四千一百五十三
	老陽老陰	四	損九百九十一	進退三千三百七十一
	老陽老陰	五	損一千一百四十三	進退二千三百八十
	老陽老陰	上	損一千二百三十七	進退一千二百三十七
鎮星	少陽少陰	初	益一千六百八十四	進退空
	少陽少陰	二	益一千五百四十四	進退一千六百八十四
	少陽少陰	三	益一千三百三十	進退三千二百二十八
	少陽少陰	四	益一千四十二	進退四千五百五十八
	少陽少陰	五	益六百八十	進退五千六百
	少陽少陰	上	益二百四十四	進退六千二百八十
	老陽老陰	初	損二百四十四	進退六千五百二十四
	老陽老陰	二	損六百八十	進退六千二百八十

	老陽老陰	三	損一千四百三	進退五千六百
	老陽老陰	四	損一千三百三十	進退四千五百五十八
	老陽老陰	五	損一千五百四十四	進退三千二百二十八
	老陽老陰	上	損一千六百八十四	進退一千六百八十四
太白	少陽少陰	初	益二千五十五	進退空
	少陽少陰	二	益二千三十一	進退二百五十五
	少陽少陰	三	益一百九十八	進退四百八十六
	少陽少陰	四	益一百五十六	進退六百八十四
	少陽少陰	五	益一百五	進退八百四十
	少陽少陰	上	益四十五	進退九百四十五
	老陽老陰	初	損四十五	進退四百九十
	老陽老陰	二	損一百五	進退九百四十五
	老陽老陰	三	損一百五十六	進退八百四十
	老陽老陰	四	損一百九十八	進退六百八十四
	老陽老陰	五	損二百三十一	進退四百八十六
	老陽老陰	上	損二百五十五	進退二百五十五
辰星	少陽少陰	初	益六百四十三	進退空
	少陽少陰	二	益五百八十五	進退六百四十三
	少陽少陰	三	益五百一	進退一千二百二十八
	少陽少陰	四	益三百九十	進退一千七百二十九
	少陽少陰	五	益三百五十五	進退二千一百二十
	少陽少陰	上	益九十三	進退二千三百七十五
	老陽老陰	初	損九十三	進退二千四百六十八
	老陽老陰	二	損二百五十五	進退二千三百七十五
	老陽老陰	三	損三百九十一	進退二千一百二十
	老陽老陰	四	損五十一	進退一千七百二十九

老陽老陰　五　損五百八十五　進退　一千二百二十九
老陽老陰　上　損六百四十三　進退　六百四十三

求四象六爻每算損益及進退定數以所入爻與後爻損益率相減爲前差又以後爻與次後爻損益率相減爲後差前後差相減爲中差置所入爻并後爻損益率半中差以加之九之二百七十四而一爻末率因爲後爻初率（皆因前爻末率以爲後爻初率）初末之率相減爲爻差倍爻差九之二百七十四而一爲算差半之加減初末各爲定率以算差累加減爻初定率（少象以差減老象以差加）爲每損益率循累其率隨所入爻損益其下進退即各得其算定（其四象初爻無初率上爻無末率皆置本爻損益四而九之二百七十四而一所各以初末率減之皆置得其率餘依術算各得所求）

求平合入進退定數各置其星平合所入爻之算差半之以減其所入算損益率損者以所入餘乘限差辰法除并差而半之益者半入餘乘差亦辰法除加所減之率迺以入餘乘之辰法而一所得以損益其算下進退各爲平合所入進退定數（此法微術用算稍繁若從少求之亦可置其所入算餘以乘其下損益率如辰法而一所得以損益其算下進退各爲定數）求常合置平合所入進退定數（益星則倍置之）各以合下乘數乘之除數除之所得滿辰法爲日不滿爲餘以進退減平合日算及餘秒（先以四約平合餘然以進加退減也）即爲冬至夜半後常合日算及餘也方求定合置常合日先後定數四而一所滿辰法爲日不滿爲餘迺以先減後加常合算及餘即爲冬至夜半後定合日算及餘也求定合度置其日盈縮分四而一以定合餘乘之滿辰法而一所得以盈加縮減其定餘以加其日夜半日度餘（先四約夜半日度餘以加之）滿辰法從度依前命之算外即爲定合加時度及餘也

求定合月日置冬至夜半後定合日算及餘秒以天正冬至大小餘加之天正經朔大小餘減之（其至朔小餘皆以四約之然用加減若至大餘少於經朔大餘者又以爻數加之然以經朔大小餘減之）其餘滿四象之策及餘附之爲月數不盡者爲入朔日算及餘命月數起天正日算起經朔算外即定所在日月也（其定朔大餘有進退進減退加一日爲在其日月定及餘也）

求定合入爻置常合及定合應加減定數同名相從異名相消迺以加減其平合入爻算餘滿若不足進退其算即爲定合入爻算數及餘也求變行初日入爻置定合入爻算數及餘以合後伏下變行度常率加之滿爻率去之命爻次如前加次變初日入爻算數及餘也（更求次變入爻變入但以其下行度常加之去命如上節）

求變行初日入進退定數各置其變行初日入爻算數及餘如平合求進退術入之即得變行初日所入進退定數也置進退定數各以其下乘數乘之除數除之所得各爲進退變率

星名變行日 差行損益率	變行日中率 變行度常率	變行度中率 變行乘數　變行除數
歲星合後伏十七日（三百三十二）	行三度（三百三十三）	先遲二日
益疾九分	行一度（三百五十七）	乘數三百五十　除數二百八十
前順一百一十日	行一十八度（六十五）	先疾五日
益遲六分	行九度（三百五十七）	乘數三百一十　除數二百八十一
前留二十七日	行二度（二百二十）	
		乘數二百六十七　除數一百二十二
前退四十三日	退五度（三百六十九）	先疾六日
益疾十一分	行三度（四百七十五）	乘數四百七十　除數四百三
後退四十三日	退五度（三百六十九）	先疾六日
益遲十一分	行三度（四百七十五）	乘數五百一十一　除數四百六十七
後留二十七日	行三度（一百一十）	
		乘數二百七十　除數四百六十七
後順一百一十二日	行一十八度（六十五）	先遲五日
益疾六分	行九度（三百三十七）	乘數二百六十七　除數二百二十七
合前伏十七日	行三度（三百三十三）	先疾二日
益遲九分	行一度（三百五十八）	乘數三百五十　除數二百八十
熒惑合後伏七十一日（七百二十五）	行五十四度（七百三十五）	先疾五日
益遲七分	行三十八度（二百一）	乘數一百二十七　除數三十
前疾二百一十四日	行一百三十六度	先疾九日

益遲四分 行一百一十三度五百九十六 乘數一百三十 除數三十一
前遲六十日 行二十五度 先疾日
益遲四分 行三十一度六百八十五 乘數三百三十 除數五十四
前留一十三日 行六度六百九十三
乘數二百二 除數五十四
前退三十一日 退八度四百七十二 先遲六日
益疾五分 行一十六度三百六十七 乘數二百三 除數四十八
後退三十一日 退八度四百七十二 先疾六日
益遲五分 行十六度二百六十七 乘數二百三 除數四十八
後留十三日 行六度六百九十三 乘數二百三 除數四十八
後遲六十日 行二十五度 先遲日
益疾四分 行三十一度六百八十五 乘數二百三 除數五十四
後疾二百一十四日 行三十六度 先遲九日
益疾四分 行一百十三度五百九十六
合前伏七十一日七百三十六 行五十四度七百三十六 先遲五日
益疾七分二百二 乘數一百二十七 除數三十
鎮星合後伏十八日 行一度四百一十五 先遲一日
益疾九分 行度空四百八十 乘數十二 除數十一
前順八十三日 行七度二百四十二 先遲二日
益遲五分 行二度六百二十三 乘數十三 除數十一
前留三十七日三百八十 行一度二百八
乘數十 除數九
前退五十日 退二度二百三十四 先遲七日
益疾一分 行一度五百三十 乘數二十 除數十七
後退五十日 退二度三百三十四 先疾七日
益遲一分 行一度五百三十一 乘數五 除數四

後留三十七日一百八十 行一度二百八十
乘數二十 除數一十七
後順八十三日 行七度二百三十一 先遲六日
益疾五分 行二度六百二十三 乘數九 除數十
合前伏十八日四百一十五 行一度 先疾二日
益遲九分 行度空四百八十 乘數十二 除數十一
太白晨合伏後四十一日七百一十九 行五十二度七百一十九 先遲三日
益疾十六分 行三十一度七百一十九 乘數七百九十七 除數二百九
夕疾行一百七十一日 行二百六十度 先疾五日
益遲九分 行一百七十一度 乘數七百九十一 除數二百九
夕平行十二日 行一十二度 乘數五百一十五 除數一百三十七
夕遲行四十二日 行三十一度 先疾日
益遲十分 行四十三度 乘數五百一十五 除數一百三十一
夕留八日 行八度
乘數五百一十五 除數九十二
夕退十日 退五度 先遲日
益疾九分 行十度 乘數五百一十五 除數八十六
夕合前伏六日 退五度 先遲日
益疾八十五 行六度 乘數五百一十五 除數八十四
夕合後伏六日 退五度 先疾日
益遲八十五分 行六度 乘數五百一十五 除數八十三
晨退十日 退五度 先疾日
益遲九分 行十度 乘數五百一十五 除數八十三
晨留八日 行八度
乘數五百一十五 除數八十六
晨遲行四十二日 行四十一度 先疾日

益疾十分　行四十二度　乘數五百一十五 除數九十二

晨平行十二日　行十二度　乘數五百一十五 除數一百三十七

晨疾行一百七十一日　行二百六度　先遲五日

益疾九分　行一百七十度　乘數五百一十五 除數一百一十六

晨合前伏四十二日七百一十九　行五十二度七百一十九　先疾三日

益十六分　行四十一度七百一十九　乘數七百一十七 除數二百九

辰星晨合後伏十六日七百一十五　行三十二度七百一十五　先遲日

益疾二十二分　行十六度七百一十五　乘數二百八十六 除數二百八十七

夕疾行十二日　行十七度　先疾日

益遲五十分　行十二度　乘數二百八十六 除數二百八十七

夕平行九日　行九度　乘數四百九十五 除數一百九十四

夕遲行六日　行四度　先疾日

益遲七十六分　行六度　乘數四百九十八 除數一百九十五

夕留三日　行三度　乘數四百九十七 除數一百九十六

夕合前伏十一日　退六度　先遲日

益疾三十一分　行十一度　乘數四百九十八 除數一百九十七

夕合後伏十一日　退六度　先疾日

益遲三十一分　行十一度　乘數五百 除數一百九十八

晨留三日　行三度　乘數四百九十八 除數一百九十八

晨遲行六日　行四度　先遲日

益疾七十六分　行六度　乘數四百九十七 除數一百九十六

晨平行九日　行九度

晨疾行十二日　行十七度　乘數四百九十五 除數一百九十五

益疾五十分　行十一度　先遲日　乘數四百九十五 除數一百九十四

晨合前伏十六日七百一十五　行二十三度六百一十五　先疾日

益遲二十二分　行十六度　乘數二百八十六 除數二百八十七

求變行日度率：置其本進退變率與後變率同名者相消為差，在進前少，在退前多，各以差為加；在進前多，在退前少，各以差為減。異名者相從謂并，前退後進，各以并為減，皆以差及并加減日度中率，各為日度變率。其水星疾行直以差以并加減度之。中率為變率，其日置因中率為變率，不須加減也。

求變行日度定率：以定合日與後變初日先後定數，同名相消為差，異名者相從為并，四而一，所得滿辰法為度，乃以盈加縮減其合後伏度之變率及合前伏日之變率。金水夕合日度加減反之。其二日留日之變率若差於中率者，即以所差之數為度，各加減本遲度之率。謂以多率於中率之數加之，少於中之數減之，以下加減准此。退行度變率若於中率者，即倍所差之數，各加減本疾之變率。其木土二星既無遲疾，即加減前後順行度之變率。其水星疾行度之變率若差於中率者，即以所差之數為日，各加減留日變率。其留日變率若少不足減者，即侵減遲日變率也。各加減變率訖，皆為日度定率。其日定率有分者，前後輩之。輩，配也。以少分配多分，滿全為日，有餘轉配。其諸變率不加減者，皆依變為定率。

求定合後夜半星所在度：置其星定合餘，以減辰法，餘以其星初日行分乘之，辰法而一，以加定合加時度，餘滿辰法為度，依前命之，算外，即定合後夜半星行在宿及餘。自此以後，各依其星計日行度所至，皆從夜半為始也。

轉求次日夜半星行至：各以其星一日所行度及順加退減之，其行有小分者，各滿其法從行分一，行分滿辰法從度一。合之前後伏不注度，留者因前，退則依順行出虛去六虛之差，退行入虛先如此差。先置六虛之差，四而一，然用加減。訖，皆以轉法約行分為度分，各得每日所至。其三星之行日度定率，或加或減，益疾遲，每日漸差，雖為損定，今且略據日度中率商量置之。其定率既有盈縮，即差數合體而增，當先檢括諸變定率與中率相近，審因用其差，求其初末之日行分為主，自餘變因此消息，加減其差，各求初末分，循環比校，使際會參合，衰殺相循。其金水皆以平行為主，前後諸變亦准此求之。其合前伏雖有日度定率，如至合日而與後算計却不叶者，皆從後算為定。其五星初見伏之度，去日不等，各以日度與星度相校，木去日十四度，金十一度

火土水各十七度皆見各減一度皆伏其木火土三星前順之初後順之末又金水疾行留退初末皆是伏之初日注曆消息定之其金水及日月等度並乘其分也

求每日差置所差分爲實以所差日爲法實如法而一所得爲行分不盡者爲小分即是也每日差所行分及小分也其差若全不用此術

求平行度及分置度定率以辰法乘之有分者從之如日定率而一爲行分不盡爲小分其行分滿辰法爲度即是一日所行度及分求差行初末日行度及分置日定率減一以差分乘之二而一爲差以加減平行分益疾者以率差減平爲初日加平爲末日益加遲者以差率加平爲初日減平爲末日也加減訖即是初末日所行度及分其差不全而與日月相合者先置日定率一以所差分乘之爲實倍所差日爲法實如法而一爲行分不盡者因爲小分然爲差率

求差行次日行度及分置初日行分益遲者以每日差減之益疾者以每日差加之即爲次日行度及分也其每日差初日行皆有小分母既不同當令同之然用小分減轉求次日准此加各得所求也

徑求差行餘日行度及分置所求日減一以每日差乘之以加減初日行分益遲減之益疾加之滿辰法爲度不滿爲行分即是所求日行度及分也求差行先定日數徑求積度及分置所求日減一以每日差乘之二而一所得以加減初日行分益遲減之益疾加之以所求日乘之如辰法而一爲積度不盡者爲行分即是從初日至所求日積度及分也

求差行先定度數徑求日數置所求行度以辰法乘之有分者從之入之如每日差而一爲積倍初日行分以每日差加減之益遲者加之益疾者減之如每日差而一爲率合自乘以積加減之益遲者以積減之益疾者以積加之開方除之所得以率加減之益遲者以率加之益疾者以率減之適半之即所求日數也其開方除者置所開之數爲實借一算於實之下名曰下法步之超一位置商於上方副商於下法之上名方法命上商以除實畢倍方法一折下法再折乃置後商於下法之上名曰隅法副隅并方命後商之除實畢隅從方法折下就除如前開之訖除依上術求之即得也

求星行黃道南北各視其星變行入陰陽交而定之其前變入陽交爲黃道北入陰交爲黃道南後變入陽交爲黃道南入陰交爲黃道北其金水二星以交變爲前各計其變行起初日入交之算盡老象上交末算之數不滿變行度常率者因置其數行變行日定率乘之如變行度常率而一爲日其如變日數與此日數以下者星在黃道南北依本所入陰陽交爲定過此日數之外者黃道南北則返之

舊唐書卷三十四

舊唐書卷三十四考證

曆志三歲積九千六百六十六萬一千七百四十算〇臣召南按大衍積歲新書作九千七百九十六萬一千四百六十算與此不同元郭守敬謂大衍積年九千六百九十六萬一千二百九十七然則二書俱有訛字矣

大衍步中朔第一〇臣召南按此文舊本與下通法平列非也大衍之法一曰步中朔二曰步發斂三曰步日躔四曰步月離五曰步晷漏六曰步交會七曰步五星此其提綱挈領不可混也今一一提行改正

其畢觜參及輿鬼四宿度數與古不同〇臣召南按此言赤道星度與漢時洛下閎所測微有不同也據元史郭守敬謂洛下閎測畢十六度觜二度參九度輿鬼四度一行測畢十七度觜一度參十度輿鬼三度即是其說

推月行與黃道差數〇臣德潛按舊本作月爲月與黃道差數幾不可解又後文若入春分交後行陽曆秋分交後行陰曆皆爲異名舊本脫春分春字又脫陽曆秋分交後行七字今補正

大衍步五星術第七〇臣召南按歲星之後鎭星之前脫熒惑一星行度若以新書補之應曰熒惑終率二百三十七萬一千三百四十三秒八十六終日七百七十九餘二千八百四十三秒八十六變差三十二秒二象算九十一餘二百三十八秒四十三微分八十四爻算十五餘百六十六秒四十微分六十二舊書既殘闕不全存說于此又按歲星變差之上衍終字蓋五步之法曰終率曰終日曰變差曰象算曰爻算共五條無所謂終變差也

舊唐書卷三十四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志第十五

天文上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是故古之哲王法垂象以施化考庶徵以致理以授人時以考物紀脩其德以順其度改其過以慎其災去危而就安轉禍而爲福者也夫其五緯七紀之名數中官外官之位次凌歷犯守之所主飛流彗孛之所應前史載之備矣武德年中薛頤庾儉等相次爲太史令雖各善於占候而無所發明貞觀初將仕郎直太史李淳風始上言靈臺候儀是後魏遺範法制疎略難爲占步太宗因令淳風改造渾儀鑄銅爲之至七年造成淳風因撰法象志七卷以論前代渾儀得失之差語在淳風傳其所造渾儀太宗令置於凝暉閣以用測候既在宮中尋而失其所在玄宗開元九年太史頻奏日蝕不効詔沙門一行改造新曆一行奏云今欲創曆立元須知黃道進退請太史令測候星度有司云承前唯依赤道推步官無黃道游儀無由測候時率府兵曹梁令瓚待制於麗正書院因造游儀木樣甚爲精密一行乃上言曰黃道游儀古有其術而無其器以黃道隨天運動難用常儀格之故昔人潛思皆不能得今梁令瓚創造此圖日道月交莫不自然契合既於推步尤要望就書院更以銅鐵爲之庶得考驗星度無有差舛從之至十三年造成又上疏曰按舜典云在璿樞玉衡以齊七政說者以爲取其轉運者爲樞持正者爲衡皆以玉爲之用齊七政之變知其盈縮進退得失政之所在卽古太史渾天儀也自周室衰微疇人喪職其制度遺象莫有傳者漢興丞相張蒼首創律曆之學至武帝詔司馬遷等更造漢曆乃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星度與古不同故唐都分天部洛下閎運算轉曆今赤道曆星度則其遺法也後漢永元中左中郎將賈逵奏言臣前上傳安等用黃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壹以赤道度之不與天合至差一日以上願請太史官日月星簿及星度課與待詔星官考校奏可問典星待詔姚崇等十二人皆曰星圖有規法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不知施行甘露二年大司農丞耿壽昌奏以圓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日月行赤道牽牛東井日行一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此前代所共知也是歲永元四載也明年始詔太史造黃道銅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之一與赤道定差二度史官以校日月弦望雖密近而不爲望日儀黃道與度運轉難候是以少終其事其後劉洪因黃道渾儀以考月行出入遲速而後代理曆者不遵其法更從赤道命文以驗賈逵所言差謬益甚此理曆者之大惑也今靈臺鐵儀後魏明元時都匠解蘭所造規制朴略度刻不均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不置黃道進退無准此據赤道月行以驗入曆遲速多者或至十七度少者僅出十度不足以上稽天象敬授人時近祕閣郎中李淳風著法象志備載黃道渾儀法以玉衡旋規別帶日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推月游用法頗雜其術竟寢臣伏承恩旨更造游儀使黃道運行以追列舍之變因二分之中以立黃道交於軫奎之間二至陟降各二十四度黃道之內又施白道月環用究陰陽朓朒之數動合天運簡而易從足以制器垂象永傳不朽於是玄宗親爲製銘置之於靈臺以考星度其二十八宿及中外官與古經不同者凡數十條又詔一行與梁令瓚及諸術士更造渾天儀鑄銅爲圓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轉一帀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行帀仍置木櫃以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準又立二木人於地平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刻自然擊鼓每辰則自然撞鐘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鉤鍵交錯關鏁相持既與天道合同當時共稱其妙鑄成命之曰水運渾天俯視圖置於武成殿前以示百寮無幾而銅鐵漸澁不能自轉遂收置於集賢院不行復用今錄游儀制度及所測星度異同開元十二年分遣使諸州所測日晷長短李淳風僧一行所定十二次分野武德已來交蝕及五星祥變著于篇

黃道游儀規尺寸旋樞雙環外一丈四尺六寸一分暨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五寸九分卽古所謂旋儀也南北斜兩極上下循規各三十四度兩面各晝周

天度數一面加釘並用銀飾使東西運轉如渾天游儀中旋樞軸至兩極首內孔徑大兩度半長與旋環徑齊並用古尺四分爲度玉衡望筒長四尺五寸八分廣一寸二分厚一寸孔徑六分古用玉飾之玉衡衡施於軸中旋運持正用闚七曜及列星之闊狹外方內圓孔徑一度半周日輪也陽經雙環外一丈七尺三寸內一丈四尺六寸四分廣四寸厚四分直徑五尺四寸四分置於子午左右用八柱相固兩面畫周天度一面加釘並銀飾之半出地上半入地下雙間挾樞軸及玉衡望筒旋環於中也陰緯單環外內廣厚周徑皆準陽經與陽經相銜各半內外俱齊面平上爲天以下爲地橫周陽環謂之陰渾也面上爲兩界內外爲周天百刻平上御製銘序及書並金爲字天頂單環外一丈七尺三寸豎廣八分厚三分直徑五尺四寸四分當中國人頂之上東西當卯酉之中稍南使見日出入令與陽經陰緯相固如殼之裹黃南去赤道三十六度去黃道十二度去北極五十五度去南北平各九十一度強赤道單環外以一丈四尺五寸九分橫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九寸赤道者當天之中二十八宿之列位也其本後魏解蘭所造也因著雙規不能運動臣今所造者上列周天星度使轉運隨天仍度穿一穴隨元退交不有差謬卽知古者秋分日在角五度今在軫十三度冬至日在牽牛初今在斗十度擬隨差却退故置穴也傍在卯酉之南上去天頂三十六度而橫置之黃道單環外一丈五尺四寸一分橫八分厚四分直徑四尺八寸四分日之所行故名黃道古人知有其事竟無其器遂使太陽陟降積歲有差月及五星亦隨日度出入規制不知準的斟量爲率踈闊尤多臣今創置此環置於赤道環內仍開合使隨轉運出入四十八度而極晝兩方東西列周天度數南北列百刻使見日知時不有差謬上列三百六十策與用卦相準度穿一穴與赤道相交白道月環外一丈五尺一寸五分橫度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七寸六分月行有迂曲遲疾與日行緩急相反古無其器今創置於黃道環內使就黃道爲交合出入六十度以測每夜行度上畫周天度數穿一穴擬移交會並用銅鐵爲之李淳風法象志說有此日月兩環在旋儀環上既用玉衡不得遂於玉衡內別安一尺望筒運用既難其器已廢

游儀四柱龍各高四尺七寸水槽山各高一丈七寸五分槽長六尺九寸高廣各四寸水池深一寸廣一寸五分龍者能興雲雨故以飾柱柱在四維龍下有山雲俱在水平槽上並銅爲之游儀初成太史所測二十八宿等與經同異狀角二星十二度赤道黃道度與古同舊經去極九十一度今則九十三度半星經云角去極九十一度距星正當赤道其黃道在赤道南不經角中今測角在赤道南二度半黃道復經角中卽與天象符合亢四星九度舊去極八十九度今九十一度半氐四星十六度舊去極九十四度今九十八度房四星五度舊去極一百八度今一百一十度半心三星五度舊去極一百八度今一百一十一度尾九星十八度舊去極一百二十度一云一百四十一度今一百二十四度箕四星十一度舊去極一百一十八度今一百二十度南斗六星二十六度舊去極一百一十六度今一百一十九度牽牛六星八度舊去極一百六度今一百四度須女四星十二度舊去極一百度今一百一度虛二星十度舊去極一百四度今一百一度北星舊圖入虛宿今測在須女九度危三星十七度舊去極九十七度今九十七度北星舊圖入危宿今測在虛六度半室二星十六度舊去極八十五度今八十三度東壁二星九度舊去極八十六度今八十四度奎十六星十六度舊去極七十六度一云七十度今七十三度東壁九度奎十六度此錯以奎西大星爲距卽損壁二度加奎二度今取西南大星爲距卽奎壁各不失本度婁三星十三度舊去極八十度今七十七度胃三星十四度昴七星十一度舊去極七十四度今七十二度畢八星十七度舊去極七十八度今七十六度觜觽三度舊去極八十四度今八十二度畢赤道與黃道度同觜赤道二度黃道三度其二宿俱當黃道斜虛畢有十六度觜與赤道度同觜總二度黃道損加一度此卽承前有誤今測畢有十七度半觜觽半度並依天正參十星舊去極九十四度今九十二度東井八星三十三度舊去極七十度今六十八度輿鬼五星舊去極六十八度今古同也柳八星十五度舊去極七十七度一云七十九度今八十度半柳合用西頭第三星爲距比來錯取第四星今依第三星爲正七星十度舊去極九十一度一云九十三度今九十三度

半張六星十八度舊去極九十七度今一百度張六星中央四星爲朱鳥嗉外二星爲翼比來不取膺前爲距錯取翼星即張加二度半七星欠二度半今依本經爲定翼二十二星十八度舊去極九十七度今一百三度軫四星十七度舊去極九十八度今一百度文昌舊二星在鬼四星在井今四星在柳一星在鬼一星在井北斗魁第一星舊在七星一度今在張十三度第二星舊在張二度今在張十二度半第三星舊在翼二度今在翼十三度第四星舊在翼八度今在翼十七度太第五星舊在軫八度今在軫十度半第六星舊在角七度今在角四度少第七星舊在亢四度今在角十二度少天關舊在黃道南四度今當黃道天江舊在黃道外今當黃道天囷舊在赤道外今當赤道三台上台舊在井今測在柳中台舊在七星今在張建星舊去黃道北半度今四度半天苑舊在昴畢今在胃昴王良舊五星在壁今四星在奎一星在壁外屏舊在觜今在畢宿雲雨舊在黃道外今在黃道內七度雷電舊在赤道外五度今在赤道二度霹靂舊五星並在赤道外四度今四星在赤道內一星在外上公吏舊在赤道外今在赤道內六度虛梁舊在黃道內四度外屏舊在黃道外三度今當黃道八魁舊九星並在室今五星在壁四星在室長垣舊當黃道今在黃道北五度軍井準經在玉井東南二斗半天樽舊在黃道北今當黃道天高舊在黃道外今當黃道狗國舊在黃道外今當黃道羅堰舊當黃道今在黃道北黃道春分之日與赤道交於奎五度太秋分之日交於軫十四度少冬至之日於斗牛度去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之日於井十三度少去赤道北二十四度其赤道帶天之中用分列宿之度黃道斜運以明日月之行其冬至洛下閎起於牛初張衡等遷於斗度由每歲差分不及舊次也

日晷周禮大司徒常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合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鄭氏以爲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焉（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其景適與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縣然）謹按南越志宋元嘉中南征林邑以五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影居表南交州日影覺北三寸林邑覺九寸一分所謂開北戶以向日也交州大略去洛九千餘里蓋水陸曲折非論圭表所度惟直考實其五千乎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景夏至影表南長三寸三分與元嘉中所測大同然則距陽城而南使直路應弦至於日下蓋不盈五千里也測影使者大相元太云交州望極纔出地二十餘度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環星燦然其明大者甚衆圖所不載莫辨其名大率去南極二十度以上其星皆見乃古渾天家以爲常沒地中伏而不見之所也又按貞觀中史官所載鐵勒迴紇部在薛延陁之北去京師六千九百里又有骨利幹居迴紇北方瀚海之北草多百藥地出名馬駿者行數百里北又距大海晝長而夕短既日沒後天色正曛煮一羊胛纔熟而東方已曙蓋近出入之所云凡此二事皆書契所未載也開元十二年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以水準繩樹八尺之表而以引度之始自滑州白馬縣北至之晷尺有五寸七分自滑州臺表南行一百九十八里百七十九步得汴州浚儀古臺表夏至影長一尺五寸微強又自浚儀而南百六十七里二百八十一步得許州扶溝縣表夏至影長一尺四寸四分又自扶溝而南一百六十里百一十步至豫州上蔡武津表夏至影長一尺三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影差二寸有餘而先儒以爲王畿千里影移一寸乖舛而不同矣今以句股圖校之陽城北至之晷一尺四寸八分弱冬至之晷一丈二尺七寸一分半春秋分其長五尺四寸三分以覆矩斜視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四分（凡度分皆以十分爲法）自滑臺表視之高三十五度三分（差陽城九分）自浚儀表視之高三十四度八分（差陽城九分）自武津表視之高三十三度八分（差陽城九分）雖秒分稍有盈縮難以目校然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而北極差一度半五百三十一里八十步而差一度樞極之遠近不同則黃道之軌景固隨而遷變矣自此爲率推之比歲朗州測影夏至長七寸七分冬至長一丈五寸三分春秋分四尺三寸七分半（以圖測之定氣長四尺四寸七分）按圖斜視北極出地二十九度半（差陽城五度二分）蔚州橫野軍測影夏至長二尺二寸九分冬至長一丈五尺八寸九

分春秋長六尺四寸四分半（以圖測之定氣六尺六寸三分半）按圖斜視北極出地四十度（差陽城五度二分）凡南北之差十度半其徑三千六百八十里九十步（自陽城至朗州一千八百二十六里百九十六步自陽城至蔚州橫野軍一千八百六十一里二百一十四步）北至之晷差一尺五寸三分（自陽城至朗州差七寸二分自陽城至橫野軍差八寸）南至之晷差五尺三寸六分（自陽城至朗州差二尺一寸八分自陽城至橫野軍差三尺一寸八分）率夏至與南方差少冬至與北方差多又以圖校安南日在天頂北二度四分北極高二十度四分冬影長七尺九寸四分（定春秋分影長二尺九寸三分）差陽城十四度三分其徑五千二十三里至林邑圖日在天頂北六度六分強北極之高十七度四分周圓三十五度常見不隱影長六尺九寸其徑六千一百一十二里假令距陽城而北至鐵勒之地亦十七度四分合與林邑正等則五月日在天頂二十七度四分北極之高五十二度周圓一百四度常見不隱北至之晷四尺一寸三分南至之晷二丈九尺二寸六分（定春秋分影長九尺八寸七分）北方其沒地纔十五度餘昏伏於亥之正西晨見於丑之正東以里數推之已在迴紇之北又南距洛陽九千八百一十六則五月極長之日其夕常明然則骨利幹猶在其南矣又先儒以南戴日下萬五千里爲句股邪射陽城爲弦考周徑之率以揆天度當一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有餘今測日影距陽城五千餘里已居戴日之高則一度之廣皆宜三分去二計南北極相去纔八萬餘里其徑五萬餘里宇宙之廣豈若是乎然則王蕃所傳蓋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之義也古人所以恃句股之術謂其有徵於近事顧未知目視不能遠浸成微分之差其差不已遂與術錯如人游於大湖廣不盈百里而覩日月朝夕出入湖中及其浮于巨海不知幾千萬里猶覩日月朝出其中夕入其中若於朝夕之際俱設重差而望之必將小大同術而不可分矣夫橫既有之縱亦宜然假令設兩表南北相距十里其崇皆亦數十里若置火炬於南表之端而植八尺之木於其下則當無影試從南表之下仰望北表之端必將積微分之差漸與南表參合表首參合則置炬於其上亦當無影矣又置火炬於北表之端而植八尺之木於其下則當無影試從北表之下仰望南表之端又將積微分之差漸與北表參合表首參合則置炬於其上亦當無影矣復於二表之間相距各五里更植八尺之木仰而望之則表首環屈而相會若置火炬於兩表之端皆當無影夫數十里之高與十里之廣然則邪射之影與仰望不殊今欲求其影差以推遠近高下猶偭不可知也而況稽周天積里之數於不測之中又可必乎假令學者因二十里之高以立句股之術尚不知其所以然況八尺之木乎原人所以步圭景之意將欲節宜和氣相輔物宜而不在於辰次之周徑其所以重曆數之意將欲敬授人時欽若乾象而不在於渾蓋之是非若乃述無稽之談於視聽之所不及則君子闕疑而不質仲尼慎言而不論也而或者各守所傳之器以述天體謂渾元可任數而測大象可運算而闚終以六家之說迭爲矛盾今誠以爲蓋天則南方之度漸狹以爲渾天則北方之極浸高此二者又渾蓋之家未能有以通其說也由是而觀則王仲任葛稚川之徒區區於異同之辨何益人倫之化哉又凡日晷差冬夏至不同南北亦異而先儒一以里數齊之喪其事實沙門一行因修大衍圖更爲覆矩圖自丹穴以暨幽都之地凡爲圖二十四以考日蝕之分數知夜漏之短長今載諸州測景尺寸如左

林邑圖北極高十七度四分（冬至影在表北六尺九寸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二尺八寸五分夏至影在表南五寸七分）

安南都護府北極高二十六度六分（冬至影在表北七尺九寸四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

朗州武陵縣北極高二十九度五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五寸三分定春秋分景在表北四寸七分夏至影在表北七寸七分）

襄州（恒春分影在表北四尺八寸）

蔡州上蔡縣武津館北極高三十三度八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二尺三寸八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二寸八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三寸六分半）

許州扶溝北極高三十四度三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二尺五寸三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三寸七分夏至影在表北五尺四寸四分）

汴州浚儀太岳臺北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二尺八寸五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五寸夏至影在表北一尺五寸三分）

滑州白馬北極高三十五度三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三尺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三寸六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五寸七分）

太原府（恒春分影在表北六尺）

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五尺八寸九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六尺六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

舊唐書卷三十五考證

天文志上在璿樞玉衡○臣德潛按以璿璣爲璿樞避玄宗嫌名也

問與星待詔姚崇等○臣召南按舊本闕問字今據後漢志補

即知古者秋分日在角五度○此與下文冬至日在牽牛初俱脫日字今添

而極晝兩方○而譌西晝譌盡今據新書志改

今測角在赤道南二度云云○梅文鼎曰一行所測去極度與舊不同者自牽牛至東井十四宿去極之度皆古測大而唐測小是其星自南而北也自輿鬼至南斗十四宿去極之度皆古測小而唐測大是其星自北而南也向使非恆星移動何以在冬至後者漸北在夏至後者漸南乎臣召南按自古皆謂恆星隨天不移西法始謂恆星天亦是移動其說甚確然一行以銅儀測驗即知古今不符已開西法之先矣

須女四星十二度舊去極百度今一百一度○臣召南按舊本於虛星上脫此文十七字又昴星上脫胃三星十四度六字是二十八宿中少二宿也今據新書補

爲朱鳥喙○喙譌味此言張宿不言柳宿也今改正

以覆矩斜視北極○舊本作以復短觀也今據新志改

其夕常明然則骨利幹猶在其南矣○舊本脫常明下九字今補

浸成微分之差其差不已遂與術錯○舊本失其差二字不成句法今補

假令學者因二十里之高以立句股之術○臣德潛按新志此文術有登嵩一事故云二十里之高謂自山麓至嶽頂二十里也此處應脫一段

蔡州上蔡縣武津館北極高三十三度八分○小注末舊本脫夏至影在表北一尺三寸六分半十三字今據新書補入

舊唐書卷三十五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志第十六

天文下

天文之爲十二次所以辨析天體紀綱辰象上以考七曜之宿度下以配萬方之分野仰觀變謫而驗之於郡國也傳曰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及七國交爭善星者有甘德石申更配十二分野故有周秦齊楚韓趙燕魏宋衛魯鄭吳越等國張衡蔡邕又以漢郡配焉自此因循但守其舊文無所變革且懸象在上終天不易而郡國沿革名稱屢遷遂令後學難爲憑準貞觀中李淳風撰法象志始以唐之州縣配焉至開元初沙門一行又增損其書更爲詳密既事包今古與舊有異同頗裨後學故錄其文著于篇并配武德以來交蝕淺深及注蝕不虧以紀日月之變云爾

須女虛危玄枵之次子初起女五度二千三百七十四分秒四少中虛九度終危十二度其分野自濟北郡東逾濟水涉平陰至于山茌漢太山郡山茌縣屬齊州西南之界東南及高密漢高密國今在密州北界自此以上玄枵之分東盡東萊之地漢之東萊郡古郯國今爲萊州登州也又得漢之北海千乘淄川濟南齊郡今爲淄州青州及濟州東界及平原渤海盡九河故道之南濱于碣石今爲棣州滄州其北界自九河故道之北屬析木分也

營室東壁陬訾之次亥初起危十三度二千九百二十六分太中室十二度五百五十分秒二十一半終奎一度其分野自王屋太行而東盡漢河內之地今爲懷州衞州之西境北負漳鄴東及館陶聊城漢地自黎陽內黃及魏武安東至館陶元城皆屬魏郡自頓丘三城武陽東至聊城皆屬東郡今爲相魏衞州東盡漢東郡之地漢東郡清河西南至白馬濮陽東至東河須昌濮陽至于鄆城今爲滑州濮州鄆州其須昌濟東之地屬降婁非豕韋也

奎婁及胃降婁之次戌初起奎二度一千二百一十七分秒十七少中婁一度一千八百八十三終胃三度其分野南屆鉅野東達梁父以負東海又東至于呂梁乃東南抵淮水而東盡于徐夷之地東爲降婁之次得漢東平魯國漢東平國在任城平陸今在兖州奎爲大澤在陬訾之下流濱于淮泗東北負山爲婁胃之墟蓋中國膏腴之地百穀之所阜也胃星得馬牧之氣與冀之北土同占

昴畢大梁之次酉初起胃四度二千五百四十九分秒八太中昴六度一百七十四分半終畢九度其分野自魏郡濁漳之北得漢之趙國廣平鉅鹿常山東及清河信都北據中山真定今爲趙邢恆定冀貝深八州又分相魏博之北界與德州之西全趙之分又北盡漢代郡鴈門雲中定襄之地與北方群狄之國皆大梁分也

觜觿參伐實沈之次也申初起畢十度八百四十一分十五太中參七度一千五百二十六終井十二度其分野得漢河東郡今爲蒲絳晉州又得澤潞及慈隰州界也及上黨今爲潞澤沁也太原今爲幷汾州盡西河之地今爲隰州石州嵐州以北也西又西河戎狄之國皆實沈分也今河東郡汾州勝州河北及河曲豐勝夏州皆爲實沈之次東井之分也參伐爲戎索爲武政故殷河東盡大夏之墟上黨次居下流與趙魏相接爲觜觿之分

東井輿鬼鶉首之次也未初起井十二度二千一百七十二分秒十五太中井二十七度二千八百二十八分秒一半終柳六度其分野自漢之三輔及北地上郡安定西自隴坻至河西西南盡巴蜀漢中之地及西南夷犍爲越巂益州郡極南河之表東至牂柯皆鶉首分也鶉首之分得爲實沈梁二州其郡縣易知故不詳載狼星分野在江河上源之西弧矢犬雞皆徼外之象今之西羌吐蕃吐谷渾及西南徼外夷皆狼星之象

柳星張鶉火之次午初起柳七度四百六十四秒七少中柳星七度一千一百三終張十四度其分野北自滎澤滎陽並京索暨山南得新鄭密縣至於方陽方陽之南得漢之潁川郡陽城高陵城襄城南盡汝南郡今爲鄭汝唐仙四州界又漢南陽郡北自宛葉南盡漢東申之地大抵以淮源桐柏東陽爲限今之唐州隨州屬申州皆爲鶉火星也又自洛邑負河之南西及函谷南紀達武當漢水之陰盡弘農郡漢弘農盧氏陝縣今爲虢陝二州上洛商洛爲商州丹水爲均州宜陽澠池新安陸渾今爲洛州古三周虢鄭管鄶東虢密滑焦唐申鄧皆鶉火分也及祝融氏之都新鄭爲祝融氏之墟屬鶉火其東鄭則入壽星皆在函谷非也柳星輿鬼之東又接漢源故殷商洛之陽接南河之上流七星上係軒轅得土行之正位中岳象也故爲河南之分張星直河南漢東與鶉尾同占

翼軫鶉尾之次巳初起張十五度一千七百九十五分二十二少中翼十二度二千四百六十一秒八半終軫九度其分野自房陵白帝而東盡漢之南郡南郡巫縣今在歸州夷陵在陝州夷陵郡中在夷陵江夏竟陵今爲復州安郡界荊州江夏蘄河黃五州皆漢江夏界東達廬江南郡漢廬江之舒今在州松山河之僞皆屬

（尾也）濱彭蠡之西得漢長沙武陵桂陽零陵郡（零陵今爲道州永州桂陽今爲郴州大抵自沅湘上流西通黔安之左皆鶉之分也）又逾南紀盡鬱林合浦之地（鬱林縣今在貴州定林縣今在廉州合浦縣今爲桂州今自富昭蒙龔繡容白罕八州以西皆屬鶉尾之墟也）荆楚鄖鄀羅權巴夔與南方蠻貊殷河南之南其中一星主長沙國逾嶺徼而南皆甌東青丘之分（今安南諸州在雲漢上源之東宜屬鶉火）

角亢壽星之次辰初起軫十度（八十七秒十四半）中角八度（七百五十秒三十）終氐一度其分野自原武管城濱河濟之南東至封丘陳留盡陳蔡汝南之地逾淮源至于弋陽（漢陳留郡自封丘陳留已東皆入大火之分漢汝南今爲豫州國華南頓項縣今爲陳州汝陰縣今在潁州弋陽縣在光州）西涉南陽郡至于桐柏又東北抵嵩之東陽（漢南陽郡舂陵湖陽棘陽後分爲舂陵郡後魏以爲南荆州今有舂陵棘陽郡在申國之東界今爲申州按中國地絡在河南北河之間故申隨光三州皆屬禹貢豫州之分宜屬鶉火壽星非南方負海之地）古陳蔡隨許皆屬壽星分也氐星涉壽星之次故其分野殷雒邑衆山之東與亳土相接

氐房心大火之次也卯初起氐二度（一千四百一十九分秒五太）中房二度（二千八百五分秒一半）終尾六度其分野得漢之陳留縣自雍丘襄邑小黃而東循濟陰界于齊魯右泗水達於呂梁乃東南抵淮西南接太昊之墟盡濟陰山陽楚國豐沛之地（濟陰之縣定陶冤句乘氏今在東郡大抵曹宋徐亳及鄆州西界皆屬大火分）自商亳以負北河陽氣之所升也爲心分自豐沛以負南河陽氣之所布也爲房分故其下流皆與尾星同占西接陳鄭爲氐星之分

尾箕析木之次也寅初起尾七度（二千七百五十分秒二十一少）中箕星五度（三百七十分秒六十七）終斗八度其分野自渤海河之北盡河間涿郡廣陽國（漢渤海郡浮陽今爲清池縣屬滄州涿郡之饒陽今屬瀛州涿縣貫鄉與廣陽國薊縣今在幽州）及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樂浪玄菟（漁陽在幽州右北平在白狼無終縣隋代爲漁陽郡古孤竹國後置北平郡今爲平州遼東在無慮縣開禮暨無閭山樂浪在朝鮮縣玄菟在高句驪縣今皆在東夷也）古之北燕孤竹無終及東方九夷之國皆析木之分也尾得雲漢之末流北紀之所窮也箕與南斗相近故其分野在吳越之東

南斗牽牛星紀之次也丑初起斗九度（一千四百二十分秒二太）中斗二十四度（一千一百分秒八半）終女四度其分野自廬江九江負淮水之南盡臨淮廣陵至于東海（廬壽和濠揚皆屬星紀也）又逾南河得漢丹陽會稽豫章郡西濱彭蠡中涉越州盡蒼梧南海（又逾嶺表自韶廣封梧藤羅雷州南及珠崖自北以東爲星紀其西皆屬鶉尾之次）古吳越及東南百越之國皆星紀分也南斗在雲漢之下流當淮海之間爲吳分牽牛去南河寖遠故其分野自豫章東達會稽南逾嶺徼爲越分島夷蠻貊之人聲教之所不洎皆係于狗國（李淳風刊定隋志郡國頗爲詳悉所注郡邑多依用其後州縣又無管屬不同但據山河以分耳）

災異

武德元年十月壬申朔四年八月丙戌朔六年十二月壬寅朔九年十月丙辰朔貞觀元年閏三月癸丑朔九月庚戌朔二年三月戊申朔三年八月己巳朔四年閏正月丁卯朔六年正月乙卯朔九年閏四月丙寅朔十一年三月丙戌朔十二年閏二月庚辰朔十三年八月辛未朔十七年六月己卯朔十八年十月辛丑朔二十年閏三月癸巳朔二十二年八月己酉朔高宗顯慶五年六月庚午朔乾封二年八月己酉朔總章二年六月戊申朔咸亨元年六月壬寅朔二年十一月甲午朔三年十一月戊子朔上元元年三月辛亥朔二年九月壬寅朔調露二年四月乙巳朔十一月壬寅朔開耀元年十月丙寅朔永淳元年四月甲子朔十一月庚申朔則天垂拱二年二月辛未朔四年六月丁亥朔天授二年四月壬寅朔如意元年四月丙申朔長壽元年九月丁亥朔三年九月壬午朔延載元年九月壬午朔證聖元年二月己酉朔聖曆三年五月乙酉朔久視元年五月己酉朔長安二年九月乙丑朔三年三月壬戌朔九月庚寅朔中宗神龍三年六月丁卯朔景龍元年十二月乙丑朔睿宗太極元年二月丁卯朔玄宗先天元年九月丁卯朔開元三年七月庚辰朔六年五月乙丑朔九年五月乙巳朔十二年閏十二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丙午朔二十年二月癸酉朔八月辛未朔二十一年七月乙丑朔二十二年十二月戊子朔二十三年閏十一月壬午朔二十六年九月丙申朔二十八年三月丁亥朔天寶元年七月癸卯朔五載五月壬子朔十三載六月乙丑朔肅宗至德元載十月辛巳朔上元二年七月癸未朔蝕既大星皆見代宗大曆三年三月乙巳朔四年正月十五日甲午蝕十三年甲戌有司奏合蝕不蝕十四年二月丙寅朔德宗貞元二年八月辛巳朔日蝕有司奏准禮請伐鼓于社不許太常卿董晉諫曰伐鼓所以責羣陰助陽德宜從經義竟不報六年正月戊戌朔有司奏合蝕不蝕百

寮稱賀七年六月庚寅朔有司奏蝕是夜陰雲不見百官表賀八年十一月壬子朔先是司天監徐承嗣奏據曆合蝕八分今退蝕三分准占君盛明則陰匿而潛退請書于史從之十年四月癸卯朔有司奏太陽合虧巳正後刻蝕之既未正後五刻復滿太常奏准禮上不視朝其日陰雲不見百官表賀十七年五月壬戌蝕元和三年七月癸巳蝕憲宗謂宰臣曰昨司天奏太陽虧蝕皆如其言何也又素服救日其儀安在李吉甫對曰日月運行遲速不齊日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率二十九日半而與日會又月行有南北九道之異或進或退若晦朔之交又南北同道即日為月之所掩故名薄蝕雖自然常數可以推步然日為陽精人君之象若君行有緩有急即日為之遲速稍踰常度為月所掩即陰浸於陽亦猶人君行或失中應感所致故禮云男教不修陽事不得謫見于天日為之蝕古者日蝕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月蝕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皆所以懼天戒而自省惕也人君在民物之上易為驕盈故聖人制禮務乾恭兢惕以奉若天道苟德大備天人合應百福斯臻陛下恭己向明日慎一日又顧憂天譴則聖德益固升平何遠伏望長保睿志以永無疆之休上曰天人交感妖祥應德蓋如卿言素服救日自貶之旨也朕雖不德敢忘兢惕卿等當匡吾不逮也十年八月己亥朔十三年六月癸丑朔長慶二年四月辛酉朔三年九月壬子朔太和八年二月壬午朔開成二年庚寅朔當蝕陰雲不見會昌三年二月庚申朔四年二月甲寅朔五年二月丙午朔六年十二月戊辰朔皆蝕

武德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夜星孛于胃昴閒凡二十八日又孛于卷舌貞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星孛于虛危歷于玄枵凡十一日而滅太宗謂侍臣曰是何妖也虞世南對曰齊景公時有彗星晏子對曰公穿池畏不深築臺恐不高行刑恐不重是以彗為誡耳景公懼而修德十六日而星滅臣聞若德政不修麟鳳數見無所補也苟政教無闕雖有災彗何損於時伏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務大勿以太平日久而驕逸慎終如始彗何足憂帝深嘉之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夜星孛于畢昴十五年六月十九日星孛於太微犯郎位七月甲戌滅總章元年四月彗見五車上避正殿減膳令內外五品已上上封事極言得失許敬宗曰星雖孛而光芒小此非國眚不足上勞聖慮請御正殿復常膳不從敬宗又進曰星孛于東北王師問罪高麗將滅之徵帝曰我為萬國主豈移過於小蕃哉二十二日星滅上元二年十月彗見于角亢南長五尺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彗見東井指南河積薪長三尺餘漸向東北光芒益盛長三丈掃中台指文昌經五十八日而滅永隆二年九月一日萬年縣女子劉凝靜乘白馬著白衣男子從者八九十人入太史局升令廳牀坐勘問此有何災異太史令姚玄辯執之以聞是夜彗見西方天市中五尺漸小向東長行出天市至河鼓右旗十七日滅永淳二年三月十八日彗見五車之北凡二十五日而滅文明元年七月二十二日西方有彗長丈餘凡四十九日滅光宅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有星如半月見西方景龍元年十月十八日彗見西方凡四十三日而滅二年二月天狗墜于西南有聲如雷野雉皆雊七月七日星孛胃昴之閒三年八月八日星孛于紫宮太極元年七月四日彗入太微開元十八年六月十一日彗見五車三十日星孛于畢昴二十六年三月八日星孛于紫微垣歷斗魁十餘日陰雲不見

武德元年六月三日熒惑犯左執法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熒惑入太微九年五月傅奕奏太白晝見于秦秦國當有天下高祖以狀授太宗及太宗即位召奕謂曰汝前奏事幾累我然而今後但須悉心盡言無以前事為慮貞觀十三年五月熒惑犯右執法十五年二月十五日熒惑逆犯太微東藩上相十七年三月七日熒惑守心前星十九日退其月二十二日熒惑犯句陳九月二十九日熒惑犯太微西藩上將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太白在太微犯左執法光芒相及永徽三年六月二日熒惑犯右執法三日太白入太微犯右執法顯慶五年二月三日熒惑入南斗龍朔元年九月十四日太白犯太微左執法乾封二年五月熒惑入軒轅咸亨元年十二月熒惑入太微上元二年正月九日熒惑犯房星儀鳳四年四月九日熒惑犯羽林調露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太白經天長安四年熒惑入月及鎮星犯天關太史令嚴善思奏法有亂臣伏罪臣下謀上

之變歲餘誅二張五王立中宗景龍二年六月八日太白晝見于東井景龍三
年三月二十七日太白入羽林太極元年三月三日熒惑入東井四月十二日
熒惑與太白守東井先天元年八月十四日夜月蝕盡有星入月魄中十六日
太白襲月開元十年七月二十九日熒惑入南斗天寶十三載五月熒惑守心
五十餘日至德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熒惑太白同犯昴

武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太白辰鎮聚于東井九年六月十八日辰歲會于東
井二十三日辰歲太白又會于東井貞觀十八年五月太白辰合于東井景雲
二年七月太白鎮同在張宿

武德三年十月三十日有流星墜於東都城內殷殷有聲高祖謂侍臣曰此何
祥也起居舍人令狐德棻曰昔司馬懿伐遼有流星墜于遼東梁水上尋而公
孫淵敗走晉軍追之至其星墜處斬之此王世充滅亡之兆也貞觀十八年五
月有流星大如斗五日出東壁光照聲如雷咸亨三年二月三日有流星如雷
景龍二年二月十九日大星墜于西南聲如雷野雉皆雊景雲二年八月十七
日東方有流星出五車至于上台天寶三載閏二月十七日星墜于東南有聲
京師訛言官遣棖棖捕人肝以祭天狗人相恐畿內尤甚景龍元年九月十八
日有赤氣竟天其光燭地經三日乃止九月四日黃霧昏濁唐隆元年六月八
日虹蜺竟天

至德元年三月乙酉歲太白熒惑合于東井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十一月壬
戌五更有流星大如斗流于東北長數丈蛇行屈曲有碎光迸空乾元元年四
月熒惑鎮太白合於營室太史南宮沛奏所合之處戰不勝大人惡之恐有喪
禍明年冬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自潰於相州五月癸未夜一更三籌月掩心
前星二更四籌方出正月癸丑月入南斗鬼二年二月丙辰月犯心前大星相
去三寸三年四月丁巳夜五更彗出東方色白長四尺在婁胃間疾行向東北
角歷昴畢觜參井鬼柳軒轅至太微左執法七寸所凡五十餘日方滅閏四月
辛酉朔妖星見于南方長數丈是時自四月初大霧大雨至閏四月末方止是
月逆賊史思明再陷東都米價踊貴斗至八百文人相食殍尸蔽地上元元年
十二月癸未夜歲掩房星二年七月癸未朔日有蝕之大星皆見司天秋官正
瞿曇譔奏曰癸未太陽虧辰正後六刻起虧巳正後一刻既午前一刻復滿虧
於張四度周之分野甘德云日從巳至午蝕爲周周爲河南今逆賊史思明據
乙巳占曰日蝕之下有破國其年九月制去上元之號單稱元年月首去正二
三之次以建冠之其年建子月癸巳亥時一鼓二籌後月掩昴出其北兼白暈
畢星有白氣從北來貫昴司天監韓穎奏曰按石申占月掩昴胡王死又月行
昴北天下福臣伏以三光垂象月爲刑殺之徵二石纖夷史官常占畢昴爲天
綱白氣兵喪掩其星則大破胡王行其北則天下有福巳爲周分癸主幽燕當
羯胡竊據之郊是殘寇滅亡之地明年史思明爲其子朝義所殺十月雍王收
復東都上元三年正月時去上元之號今存之以正年建辰月肅宗病是月丙戌上有黃白冠
連成暈東井五諸侯南北河輿鬼皆在中建巳月以楚州獻定國寶乃改元寶
應月復以正二三爲次其月肅宗崩代宗即位其月壬子夜西北方有赤光見
炎赫亙天貫紫微漸流于東彌漫北方照耀數十里久之乃散辛未夜江陵見
赤光貫北斗俄僕固懷恩叛明年十月吐蕃陷長安代宗避狄幸陝州廣德二
年五月丁酉朔日當蝕不蝕羣臣賀十二月三日夜星流如雨自亥及曉永泰
元年九月辛卯太白經天是月吐蕃逼京畿二年六月丁未日重輪其夜月重
輪是年大水大曆元年十二月彗星出匏瓜長尺餘犯宦者星二年七月癸亥
熒惑色赤黃順行入氐乙丑夜鎮星色黃近辰星在東井初度丙寅申時有青
赤氣長四十餘尺見日旁久之乃散己巳夜歲星順行去司怪七寸庚午夜月
逼天關壬申十二月赤氣長二丈亙日上甲戌酉時白氣亙天八月壬午月入
氐戊子月犯牽牛相去九寸己丑夜月犯畢相去四寸九月戊申朔歲星守東
井凡七日乙卯吐蕃入寇至邠寧戊午夜白霧起尾西北彌漫亙天乙丑晝有
流星大如一升器其色黃明尾迹長六七十尺出于午流于丑戊辰夜熒惑去
南斗五寸乙亥青赤氣亙于日旁十一月辛酉夜月去東井一尺甲子夜月去
軒轅一尺壬戌京師地震有聲如雷自東北來十二月丁酉夜熒惑入壘壁戊
戌有黑氣如霧亙北方久之方散三年正月壬子夜月掩畢丁巳巳時日有黃

冠青赤珥三月乙巳朔日有蝕之自午虧至後一刻凡蝕十分之六分半癸丑
夜太白去天衡入寸癸酉夜太白順行去歲星二尺七月壬申夜五星並列東
方占云中國之利八月己酉月入畢辛酉月入東井壬戌火星去太白四寸庚
午夜太白犯左執法相去一尺九月壬申夜歲星入輿鬼乙亥夜大星如斗自
南流北其光燭地丁丑夜熒惑入太微垣己卯夜太微犯左執法相去六寸戊
子夜歲星去輿鬼一尺己丑夜月犯東井去五寸庚戌熒惑去太微五寸太白
去進賢四寸癸巳月去靈臺一尺四年正月十五日日有蝕之二月丙午夜熒
惑有芒角去房星二尺所丙辰夜地震有聲如雷者三三月壬午熒惑有芒角
入氐癸未月去氐一尺戊子夜鎮星近輿鬼五月丙戌京師地震七月熒惑犯
文相星九月丁卯熒惑犯郎位是歲自四月霖雨至秋末方息京師米斗八百
文五年四月乙巳夜歲星入軒轅己未夜彗出五車蓬孛光芒長三丈己卯夜
彗出北方其色白癸未夜彗隨天東行近八穀甲申西北方白氣竟天六月丙
申月去太微左執法一寸丁酉月去哭星二寸庚子月去氐七寸癸卯彗去三
公二尺庚戌太白入東井甲寅白氣出西北方竟天己未彗星滅七月京師米
價騰踊斗千錢六年七月乙巳夜月掩畢入昴畢中壬子月去太微二寸八月
庚辰月入太微九月壬辰熒惑犯哭星去二寸庚子夜火去泣星四寸月掩畢
甲辰夜西南流星大如一升器有尾跡光明照地珠子散落長五丈餘出須女
入天市南垣滅丁未月入太微辛亥熒惑入壁壘十月丁卯月掩畢甲戌月入
軒轅十一月壬寅月入太微丙午夜月掩氐十一月己巳月入太微七年正月
乙未夜月近軒轅二月戊午月掩天關辛酉月逼輿鬼己巳熒惑逼天衡三月
辛卯月逼靈臺丁巳熒惑入東井辛未歲星入東角壬申月入羽林丙子鎮星
臨太微五月丙戌月入太微六月乙亥月臨東井十二月甲子太白入羽林丙
寅雨土是夜長星出于參八年五月庚辰熒惑入羽林六月戊辰流星大如一
升器有尾跡長三丈流入太微七月己卯太白入東井留七日而出庚寅酉時
有氣三道竟天辛卯熒惑臨月乙未月掩畢中八月戊午夜熒惑臨月其月朱
滔自幽州入朝九月癸未月入羽林己丑月入太微十月癸卯太白臨鎮星丙
午夜太白臨進賢丁巳夜月掩畢壬戌夜月入鬼中庚午月近太白並入氐中
十一月己卯月入羽林壬午鎮星逼進賢癸未太白掩房癸巳月入太微垣西
十一月壬寅夜太白辰星會于危癸丑月掩天關甲寅月入東井乙丑月掩天
關丙寅月入氐十二月癸酉月入羽林九年正月癸丑熒惑逼諸王星三月丁
未熒惑入東井四月乙亥月臨軒轅丁丑月入太微五月己酉太白逼熒惑乙
未夜太白入軒轅辛酉辰星逼軒轅六月戊寅月逼天綱己卯月掩南斗庚辰
月入太微戊子太白臨左執法七月甲辰月掩房辛亥月入羽林壬戌月入輿
鬼八月辛卯月掩軒轅九月庚子朱泚自幽州入朝是夜太白入南斗甲子熒
惑入氐十月戊子木入南斗十二月戊辰月入羽林十年正月昭義軍亂逐薛
嵩田承嗣據河北叛戊申月逼軒轅甲寅夜熒惑歲星合于南斗並順行二月
河陽軍亂逐常休明三月陝州軍亂逐李國清庚戌熒惑入壁壘四月甲子熒
惑順行入羽林庚午月臨軒轅六月癸亥太白臨東井乙丑夜熒惑臨天囷戊
辰月入太微乙亥月臨南斗七月庚子辰星太白順行同在柳八月乙酉熒惑
順行臨天高戊子月入太微九月甲午月臨房十月辛酉朔日有蝕之十二月
甲子夜東方月上有白氣十餘道如匹帛貫五車東井輿鬼觜參畢柳軒轅三
更後方散十二年閏八月丁酉太白晝見其年七月李靈曜以汴州叛十月方
誅之十三年正月乙丑夜月掩軒轅癸酉夜月掩心前星丙子月入南斗魁中
二月乙未鎮星入氐辛亥夜流星大如桃尾長十丈出匏瓜入太微三月壬戌
月入太微戊辰月逼心星是月宰臣元載誅王縉黜四月庚寅月臨左執法乙
未夜月掩心前星五月丙辰月入太微六月戊戌月入羽林七月庚戌月入南
斗癸丑熒惑逼司怪己巳宰相楊綰卒乙亥熒惑順行入東井是歲春夏旱八
月大雨河南大水平地深五尺吐蕃入寇至坊州十月己丑月臨歲星壬辰月
掩昴乙未月臨五諸侯庚子月臨左執法遂入太微垣十一月癸丑太白臨哭
星乙卯夜月入羽林戊辰月臨左執法十二月辛巳鎮星臨關鍵壬午月入羽
林十四年五月十一日代宗崩德宗即位明年改元建中至四年十月朱泚亂
車駕幸奉天貞元四年五月丁卯月犯歲星乙亥熒惑鎮歲聚于營室二十餘

日入月辛卯朔日有蝕之十年三月乙亥黃霧四塞日無光四月太白晝見元和七年正月辛未月掩熒惑六月乙亥月去南斗魁第四星西北五寸所八年七月四日夜月去太微東垣之南首星南一尺所癸酉夜月去五諸侯之西第四星南七寸所十月己丑熒惑順行去太微西垣之南首星西北四寸所九年二月丁酉月去心大星東北七寸所四月辛巳北方有大流星跡尾長五丈光芒照地至右攝提南三尺所九月己丑月掩軒轅十二年正月戊子彗出畢南長二尺餘指西南凡三日近參旗沒十三年正月乙未歲星退行近太微西垣之南第一星八月己未月近南斗魁壬戌太白順行近太微十四年正月己丑月近東井北轅星癸卯夜月近南斗魁星五月庚寅月犯心前大星西南一尺所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憲宗崩穆宗即位七月庚申熒惑退行入羽林癸亥夜大星出勾陳南流至婁北滅八月己卯月掩牽牛長慶元年正月丙午月掩鉞星二更後月去東井南轅第一星南七寸丙辰南方大流星色赤尾有跡長三丈光明燭地出狼星北二尺所東北流至七星三尺所滅己未夜星孛于翼丁卯夜星孛在辰上去太微西垣南第一星七寸所二月八日夜太白犯昴東南五寸所丁亥夜月犯歲星南六寸所在尾十三度三月庚戌太白犯五車東南七寸所七月壬寅月掩房次相星乙丑夜東方大流星色黃有尾跡長六七丈光明燭地出參西北向西流至羽林東北滅其月幽州軍亂囚其帥張弘靖立朱克融其月二十八日鎮州軍亂殺其帥田弘正王廷湊元和末河北三鎮皆以疆土歸朝廷至是幽州俱失俄而史憲誠以魏州叛三鎮復為盜據連兵不息八月辛巳夜東北有大星自雲中出流白光照地前後長丈二尺五寸西北入濁滅太白在軒轅左角西北一尺所是月壬辰夜太白去太微垣南第一星一尺所九月戊戌夜太白順行入太微去左執法星西北一尺所乙巳夜去左執法二寸所辛亥月去天關西北八寸二年正月戊申魏帥田布伏劍死史憲誠據鄴叛二月甲戌夜熒惑在歲星南七寸所四月辛酉朔日有蝕之在胃十二度不盡者四之一燕趙見之既七月丙子夜東方大星西流至昴滅其聲如雷十月甲子夜月掩牽牛中星乙丑夜太白去南斗魁第四星西一寸所十一月丁丑月掩左角庚辰月去房一尺所十二月丁亥月掩左角庚戌夜月近房星壬子五更後月近太白相去一尺所四年正月二十二日穆宗崩敬宗即位二月癸卯太白犯東井近北轅三月甲子熒惑犯鎮星壬申太白犯東井近北轅四月十七日染院作人張韶於柴草車中載兵器犯銀臺門共三十七人入大內對食於清思殿其日禁兵誅之七月乙卯夜有大星出于天船流犯斗魁第一星西南滅八月丁亥熒惑犯鎮星癸未熒惑入東井己丑太白犯軒轅右角十二月戊子夜月掩東井甲午夜西北有流星出閣道至北極滅寶曆元年七月乙酉月犯西咸去八寸所甲子夜月掩畢閏七月癸巳夜月去心距九寸庚子流星去北極至南斗柄滅八月乙卯太白犯房相去九寸九月癸未太白犯南斗丙戌月犯畢甲午月犯太微左執法十月辛卯月犯天囷相去七寸癸亥太白臨哭星相去九寸十一月庚辰鎮星犯東井相去七寸癸未夜月去東井六寸戊戌西南大流星出羽林入濁十二月戊申夜月犯畢乙酉夜西北方有霧起須臾徧天霧上有赤氣其色或深或淺久而方散二年正月甲戌夜北方大流星長五丈餘出紫微過軫滅甲申月犯右執法相去五寸二月丙午夜月犯畢三月己巳流星出河鼓東過天市入濁滅四月甲子夜西方大流星長三丈穿天市垣至房星滅其月十七日白虹貫日連環至午方滅五月甲戌月去太微八寸所癸巳西北方大流星長三丈光明照地入天市垣中滅甲午五更熒惑犯昴六月庚申太白犯昴七月壬申流星長二丈出斗北入濁滅其夜月初入巳上有流星向南滅其夜辰犯畢八月丙申夜北方大流星長四丈餘出王良流至北斗柄滅甲辰夜太白去太微八寸所丁未夜熒惑近鎮星西北丁丑熒惑去輿鬼七寸十二月八日夜敬宗為內官劉克明所弑立絳王樞密使王守澄等殺絳王立文宗太和元年九月戊寅月掩東井南轅星四年四月辛酉夜四更五籌後月掩南斗第二星十一月辛未朔熒惑犯右執法西北五寸五年二月宰相宋申錫漳王被誣得罪八年二月朔日有蝕之六月辛巳五更有六流星赤色有尾跡光明照地珠子散落出河鼓北流近天棓滅有聲如雷七月己巳夜流星出紫微西北長二丈至北斗第一星滅是夜五更月犯

昴。九月辛亥夜五更，太微宮近郎位有彗星，長丈餘，西指，西北行，凡九夜，越郎位星西北五尺滅。癸丑，月入南斗。庚申，右軍中尉王守澄宣召鄭注對於浴殿門，是夜，彗星出東方，長三尺，芒耀甚猛。十二月丙戌夜，月掩昴。九年三月乙卯，京師地震。四月辛丑，大風震雷，拔殿前古樹。六月庚寅夜，月掩歲星。丁酉夜，一更至四更，流星縱橫旁午，約二十餘處，多近天漢。其年十一月，李訓謀殺內官，事敗，中尉仇士良殺王涯、鄭注、李訓等十七家，朝臣多有貶逐。開成元年正月甲辰，太白掩西建第一星。其月十五日，日有蝕之。二月乙亥夜四更，京師地震。二年丙午夜，彗出東方，長七尺餘，在危初度，西指。戊申夜，危之西南，彗長七尺，芒耀愈猛，亦西指。癸丑夜，彗在危八度。庚申夜，在虛三度半。辛酉夜，彗長丈餘，直行，稍南指，在虛一度半。壬戌夜，彗長二丈，其廣三尺，在女九度。癸亥夜，彗愈長廣，在女四度。三月甲子朔，其夜，彗長五丈，岐分兩尾，其一指氐，其一掩月，在斗十度。丙寅夜，彗長六丈，尾無岐，北指，在危七度。文宗召司天監朱子容問星變之由，子容曰：「彗主兵旱，或破四夷，古之占書也。然天道懸遠，唯陛下修政以抗之。」乃勑尚食，今後每日御食料分為十日。其夜，彗長五丈，闊五尺，卻西北行，東指。戊辰夜，彗長八丈有餘，西北行，東指，在張十四度。詔天下放繫囚，撤樂減膳，避正殿。先是，羣臣拜章上徽號，宜並停。癸未夜，彗長三尺，出軒轅之右，東指，在張七度。六月，河陽軍亂，逐李詠。是歲夏，蝗，大旱。八月丁酉，彗出虛危之間。十月，地南北震。三年十月十九日，彗見，長二丈餘。二十日夜，長二丈五尺。二十一日夜，長三丈。二十二日夜，長三丈五尺。並在辰上，西指軫魁。十一月乙卯朔，是夜，彗出東方，東西竟天。五月五日，太白犯輿鬼。六月一日，太白犯熒惑。二十八日，太白犯右執法。十月七日，太白犯南斗。四年正月丁巳，熒惑、太白、辰聚于南斗。癸酉，彗出于西方，在室十四度。閏月二十三日，又見于卷舌北，凡三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夜滅。二月二十六日，自夜四更至五更，四方中央流星大小二百餘，並西流，有尾跡，長二丈。三月乙酉夜，月掩東井第三星。是歲夏，大旱，禱祈無應，文宗憂形于色。宰臣進曰：「星官言天時當爾，乞不過勞聖慮。」帝改容言曰：「朕為人主，無德庇人，比年災旱，星文謫見，若三日內不雨，朕當退歸南內，卿等自選賢明之君以安天下。」宰相楊嗣復等嗚咽流涕不已。七月辛丑，月犯熒惑。河南大水。八月辛未，流星出羽林，有尾跡，長十丈，有聲如雷。十月辛酉，辰入南斗魁。五年正月，文宗崩，武宗即位。會昌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從一鼓至五鼓，小流星五十餘，交橫流散。七月二日，北方流星光明照地，東北流星有聲如雷。九月癸巳，熒惑犯輿鬼。閏九月丁酉，熒惑貫鬼宿。戊戌，在鬼中。十一月六日，彗見西南，在室初度，凡五十六日而滅。其夜，上方大流星光明燭地，東北流星有聲。二年六月乙丑，熒惑犯歲星。丙寅，太白犯東井。其夜，熒惑舍赤色，動搖於井中，至八月十六日，犯輿鬼。五年二月五日，太白掩昴北側，在昴宿一度。五月辛酉，太白入畢口，距星東南一尺。八月七日，太白犯軒轅太星。

舊儀：太史局隸祕書省，掌視天文曆象。則天朝，術士尚獻輔精於曆算，召拜太史令。獻輔辭曰：「臣山野之人，性靈散率，不能屈事官長。」天后惜其才。久視元年五月十九日，勑太史局不隸祕書省，自為職局，仍改為渾天監。至七月六日，又改為渾儀監。長安二年八月，獻輔卒，復為太史局，隸祕書省，緣進所置官員並廢。景龍二年六月，改為太史監，不隸祕書省。景雲元年七月，復為太史局，隸祕書省。八月，又改為太史監。十一月，又改為太史局。二年閏九月，改為渾儀監。開元二年二月，改為太史監。十五年正月，改為太史局，隸祕書省。天寶元年，又改為太史監。乾元元年三月，改太史監為司天臺，於永寧坊張守珪故宅置。勑曰：「建邦設都，必稽玄象，分列曹局，皆應物宜。靈臺三星，主觀察雲物，天文正位在太微西南。今興慶宮，上帝廷也，考符之所，合置靈臺，宜令所司量事修理。」舊臺在祕書省之南。仍置五官正五人。司天臺內別置一院，曰通玄院，應有術藝之士，徵辟至京，于崇玄院安置。其官員：大監一員，正三品；少監二人，正四品；丞三人，正六品；主簿三人；主事二人；五官正五人；五官副正五人；靈臺郎一人；五官保章正五人；五官挈壺正五人；五官司曆五人；五官司辰十五人；觀生、曆生七百二十六人。凡官員六十六人。寶應元年，司天少監瞿曇譔奏曰：「司天丞請減兩員，主簿減兩員，主事減一員，保章正減三員，挈壺正減三員，監候減兩員，司辰減七員，五陵司辰減五員。」從之。天寶十三載三月十四日，勑太史監官除朔望朝外，非

別有公事一切不須入朝及充保識仍不在點檢之限開成五年十二月勑司
天臺占候災祥理宜秘密如聞近日監司官吏及所由等多與朝官并雜色人
交游既乖慎守須明制約自今已後監司官吏不得更與朝官及諸色人等交
通往來委御史臺察訪

舊唐書卷三十六

舊唐書卷三十六考證

天文志下沙門一行又增損其書○臣召南按新志詳載一行分野之說此志
但載十二次模擬所發明故讀新志乃知舊書之闕略也
南屆鶉野○臣召南按舊本作鶉鳥非是此言各地安得反繞分之鶉鳥耶且
鶉鳥在晉北非在南也今改正
又東至於呂梁○臣召南按舊云南至於呂梁非東也又下文得據東平魯國
以新志增之魯國下當有琅邪東海泗水城陽八字
昴畢大梁之次○臣德潛按十二次各為一段舊本接連前文非也今提行改
正
皆鶉首分也○鶉首誤三首已改正
尾得雲漢之末派○臣召南按一行山河兩戒之說下逮山川聯絡上應雲漢
始終言古言分野者兼箕之及然其義實原本於史遷天官書曰中國山川
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此即兩戒之說所自也雲漢起于東井
訖于尾箕故曰尾得雲漢之末派
四年閏正月丁卯朔○臣德潛按此貞觀四年日蝕之變也考本紀三年閏十
二月則四年不當閏正月應誤
十三年甲戌有司奏合蝕不蝕○沈炳震曰甲戌上無月闕文考本紀當是八
月
貞元二年八月辛巳朔日蝕○沈炳震曰本紀在三年八月此誤

舊唐書卷三十六考證

舊唐書卷三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志第十七

五行

昔禹得河圖洛書六十五字，治水有功，因而寶之。殷太師箕子入周，武王訪其事，乃陳洪範九疇之法，其一曰五行。漢興，董仲舒、劉向治春秋，論災異，乃引九疇之說，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一推咎徵天人之變。班固敘漢史，採其說五行志。綿代史官，因而纘之。今略舉大端，以明變怪之本。經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又曰：建用皇極。傳曰：畋獵不時，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好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經曰：敬用五事。謂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又曰：建用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凶。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凡草木之類謂之妖，蟲豸之類謂之孽，六畜謂之禍，及人謂之痾，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而來謂之祥也。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視之不見，是謂不哲，厥咎豫，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體代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九疇名數十五，其要五行、皇極之說，而實所以窮治亂之變，該天人之際，蓋本于斯。故先錄其言，以傳於事。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地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又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強。劉向曰：金木水火沴土，地所以震。春秋災異，先書地震，日蝕，惡陰盛也。

貞觀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松、叢二州地震，壞人廬舍。二十年九月十五日，靈州地震，有聲如雷。二十三年八月一日，晉州地震，壞人廬舍，壓死者五十餘人。三日又震。十一月五日又震。永徽元年四月一日又震。六月十二日又震。高宗顧謂侍臣曰：朕政教不明，使晉州之地屢有震動。侍中張行成曰：天，陽也；地，陰也。陽，君象；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靜。今晉州地震，彌旬不休，臣將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且晉州，陛下本封，今地屢震，尤彰其應。伏願深思遠慮，以杜其萌。帝深然之。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十八日，秦州地震。先是秦州百姓聞州西北地下殷殷有聲，俄而地震，壞廨宇及居人廬舍數千間，地拆而復合，震經時不定，壓死百餘人。玄宗令右丞相蕭嵩致祭山川，又遣倉部員外郎韋伯陽往宣慰，存恤所損之家。至德元年十一月辛亥朔，河西地震有聲，地裂陷，壞廬舍，張掖、酒泉尤甚，至二年六月始止。大曆二年十一月壬申，京師地震，有聲自東北來，如雷者三。四年二月丙辰夜，京師地震，有聲如雷者三。貞元三年十一月己卯夜，京師地震，是夕者三，巢鳥皆驚，人多去室。東都、蒲、陝亦然。四年正月朔日，德宗御含元殿受朝賀，是日質明，殿階及欄檻三十餘間，無故自壞，甲士死者十餘人。其夜，京師地震。二日又震，三日又震，十八日又震，十九日又震，二十日又震。帝謂宰臣曰：蓋朕寡德，屢致后土震驚，但當修政，以答天譴耳。二十三日又震，二十四日又震，二十五日又震。時金、房州尤甚，江溢山裂，屋宇多壞，人皆露處。至二月三日壬午，又震，甲申又震，乙酉又震，丙申又震。三月甲寅又震，己未又震，庚午又震，辛未又震。京師地生毛，或白或黃，有長尺餘者。五月丁卯又震。八月甲辰又震，其聲如雷。九年四月辛酉，京師又震，有聲如雷，河中尤甚，壞城壘廬舍，地裂水湧。十年四月戊申又震。十三年十月乙未日午時，震從東來，須臾而止。元和七年八月，京師地震，憲宗謂侍臣曰：昨地震，草樹皆搖，何祥異也？宰臣李絳曰：昔周時地震，三川竭，太史伯陽甫謂周君曰：天地

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人亂也人政乖錯則上感陰陽之氣陽伏而不能出
陰迫而不能升于是有地震又孔子修春秋所紀災異先地震日蝕蓋地載萬
物日君象政有感傷天地見譴書之示戒用儆後王伏願陛下體勵虔恭之誠
動以利萬物綏萬方爲念則變異自消休徵可致九年三月丙辰巂州地震晝
夜八十震方止壓死者百餘人　太和九年三月乙卯京師地震　開成元年
二月乙亥夜四更京師地震屋瓦皆墜戶牖之間有聲二年十一月乙丑夜地
南北微震　大中三年十月京師地震振武天德靈武鹽夏等州皆震壞軍鎮
廬舍　武德六年七月二十日巂州山崩川水咽流　貞觀八年七月七日隴
右山崩大蛇屢見太宗問秘書監虞世南曰是何災異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
侯召伯宗而問焉對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出次祝幣以
禮焉晉侯從之卒亦無害漢文帝九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文帝出令郡
國無來獻施惠于天下遠近歡洽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
時大蛇長三百步經市入廟今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亦不足怪也
唯脩德可以消變上然之十七年八月四日原州昌松縣鴻池谷有石五青質
白文成字曰高皇海出多子李元王八十年太平天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
書燕山人士樂太國主尙汪譚獎文仁邁千古大王五王六王七王十鳳毛才
子七佛八菩薩及上果佛田天子文武貞觀昌大聖延四方上下治示孝仙戈
八爲善原州奏其年十一月三日遣使祭之曰嗣天子某祚繼鴻業君臨寓縣
夙與旰食無忘于政導德齊禮愧於前脩天有成命表瑞貞石文字昭然曆數
唯永既旌高廟之業又錫眇身之祚逮于皇太子治亦降貞符具紀姓氏列于
石言仰瞻睿漢空銘大造甫惟寡薄彌增寅懼敢因大禮重薦玉帛上謝明靈
之貺以申祗慄之誠　永徽四年八月二十日隕石十八于同州馮翊縣光曜
有聲如雷上問于志寧曰此何祥也當由朕政之有闕對曰按春秋隕石于東
五內史過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自古災變杳不可測但恐物之自爾未
必關于人事陛下發書誡懼責躬自省未必不爲福矣　永昌中華州敷水店
西南坡白晝飛四五里直抵赤水其坡上樹木禾黍宛然無損　則天時新豐
縣東南露臺鄉因大風雨震有山踊出高二百尺有池周三頃池中有龍鳳
之形禾麥之異則天以爲休徵名爲慶山荊州人俞文俊詣闕上書曰臣聞天
氣不和而寒暑隔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居
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山變爲災陛下以爲慶山臣以爲非慶也誠宜側
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恐災禍至則天怒流于嶺南　開元十七年四月五日
大風震電藍田山開百餘步　乾元二年六月虢州閿鄉縣界黃河內女媧墓
天寶十三載因大雨晦冥失其所在至今年六月一日夜河濱人家忽聞風雨
聲比見其墓踊出上有雙柳樹下有巨石二柳各長丈餘郡守圖畫以聞今號
風陵堆　大曆十三年郴州黃芩山崩震壓殺數百人　建中初魏州魏縣西
四十里忽然土長四五尺數畝里人駭異之明年魏博田悅反德宗命河東馬
燧潞州李抱真討之營于陘山幽州朱滔恆州王武俊帥兵救田悅王師退保
魏縣西朱滔武俊田悅引軍與王師對壘三年十一月朱滔僭稱冀王武俊稱
趙王田悅稱魏王悅時壘正當土長之所及僭署告天乃因其長土爲壇以祭
魏州功曹韋稔爲益土頌以媚悅馬燧聞之笑曰田悅異常賊也　貞觀十一
年七月一日黃氣竟天大雨穀水溢入洛陽宮深四尺壞左掖門毀宮寺一十
九洛水暴漲漂六百餘家帝引咎令羣臣直言政之得失中書侍郎岑文本曰
伏唯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爲重下以億兆爲念明選舉慎
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爲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頤神
養性省畋游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不求闢土載橐弓矢而無
忘武備凡此數者願陛下行之不怠必當轉禍爲福化咎爲祥況水之爲患陰
陽常理豈可謂之天譴而繫聖心哉十三日詔曰暴雨爲災大水泛溢靜思厥
咎朕甚懼焉文武百寮各上封事極言朕過無有所諱諸司供進悉令減省凡
所力役量事停廢遭水之家賜帛有差二十日詔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
院分給河南洛陽遭水戶九月黃河泛溢壞陝州河北縣及太原倉毀河陽中
潬太宗幸白馬坂以觀之　永徽五年六月恆州大雨自二日至七日滹沱河
水泛溢損五千三百家　總章二年七月益州奏六月十三日夜降雨至二十

日水深五尺其夜暴水深一丈已上壞屋一萬四千三百九十區害田四千四百九十六頃九月十八日括州暴風雨海水翻上壞永嘉安固二縣城百姓廬舍六千八百四十三區殺人九千七十牛五百頭損田苗四千一百五十頃　咸亨元年五月十四日連日澍雨山水溢溺死五千餘人　永淳元年六月十二日連日大雨至二十三日洛水大漲漂損河南立德弘敬洛陽景行等坊二百餘家壞天津橋及中橋斷人行累日先是頃降大雨沃若懸流至是而泛溢衝突焉西京平地水深四尺已上麥一束止得一二升米一斗二百二十文布一端止得一百文國中大饑蒲同等州沒徙家口并逐糧饑餒相仍加以疾疫自陝至洛死者不可勝數西京米斗三百已下二年三月洛州黃河水溺河陽縣城水面高於城內五六尺自鹽坎已下至縣十里石灰並平流進橋南北道無不碎破　文明元年十月溫州大水漂流四千餘家　長安三年寧州大霖雨山水暴漲漂流二千餘家溺死者千餘人流屍東下十七日京師大雨雹人有凍死者四年自九月至十月晝夜陰晦大雨雪都中人畜有饑凍死者令開倉賑恤　神龍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洛水漲壞百姓廬舍二千餘家詔九品已上直言極諫右衛騎曹宋務先上疏曰臣聞自昔后王樂聞過罔不興拒忠諫罔不亂何者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缺此其所以興也拒忠諫則羣議壅羣議壅則上孤立此其所以亂也伏見明勑令文武九品已上直言極諫大哉德音其堯舜之用心禹湯之責己也臣嘗讀書觀天人相與之際考休咎冥符之兆有感必通其間甚密是以政失於此變生於彼亦猶影之像形響之赴聲動而輒隨各以類應故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見自夏已來水氣悖戾天下郡國多罹其災去月二十七日洛水暴漲漂損百姓謹按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自陛下光臨寶極綿曆炎涼郊廟遲留不得殷薦山川寂寞未議懷柔暴水之災殆因此發臣又按水者陰類臣妾之道陰氣盛滿則水泉迸溢加之虹蜺紛錯暑雨滯淫雖丁厥時而沮恆度亦陰勝之沴也臣恐後庭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干外朝之政伏願深思天變杜絕其萌又自春及夏牛多病死疫氣浸淫于今未息謹按五行傳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意者萬機之事陛下或未躬親乎昔太戊有異木生于朝伊陟戒以脩德厥妖用殄高宗有飛雉雊于鼎祖乙陳以政事殷道再興此皆視履考祥轉禍為福之明鑒也鼂錯曰五帝其臣不及則自親之今朝廷怪異雖則多矣然皆仰知陛下天光大願勤思德容少凝大化以萬方為念不以聲色為娛以百姓為憂不以犬馬為樂暫勞宵旰用緝明良豈不休哉天下幸甚臣聞三王之朝不能免淫亢太平之時不能無小變備禦之道存乎其人若細微之災恬而不怪及禍變成衆駭而圖之猶水決而繕防疾困而求藥雖復悔悟亦何救哉夫災變應天實繫人事故日蝕脩德月蝕脩刑若乃雨暘或愆則貌言為咎雩禜之法在于禮典今暫逢霖雨即閉坊門棄先聖之明訓遵後來之淺術時偶中之安足神耶蓋當屏翳收津豐隆戢響之日也豈有一坊一市遂能感召星靈暫閉暫開便欲發揮神道必不然矣何其謬哉至今巷議街言共呼坊門為宰相謂能節宣風雨燮理陰陽夫如是則赫赫師尹便為虛設悠悠蒼生復何所望自數年已來公私俱竭戶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國無候荒之蓄陛下不出都邑近觀朝市則以為率土之人既康且富及至踐閭陌視鄉亭百姓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空丁壯盡於邊塞孤孀轉於溝壑猛吏淫威奮其毒暴徵急政破其資馬困斯跌人窮乃詐或起為姦盜或競為流亡從而刑之良可悲也臣觀今之吐俗率多輕佻人貧而奢不息法啟而僞不止長吏貪冒選舉私謁樂多繁淫器尚浮巧稼穡之人少商旅之人多誠願坦然更化以身先之端本澄源絲瑕蕩滌接凋殘之後宜緩其力役當久弊之極宜法馴致寵良牧樹風良宰垂化十年之外生聚方足三代之美庶幾可及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易有其卦天有其星今古相循率由茲道陛下自登皇極未建元良非所以守器承祧養德贊業離明不可輟曙震位不可久虛伏願早擇賢能以光儲副上安社稷以慰黎元且姻戚之間謗議所集假令漢帝無私於廣國元規切讓於中書天下之人安可戶說稽疑成患憑寵生災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至如武三思等誠能輟其機務授以清閑厚祿以富其身蕃錫以獎其意家國俱泰豈不優

乎。夫爵賞者，君之重柄。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自頃官賞頗亦乖稱，大勳未酬于人，聽高秩已越于朝倫，食天之功以爲己力。秘書監鄭普思、國子祭酒葉靜能或挾小道以登朱紫，或因淺術以取銀黃，既虧國經，實悖天道。書曰：制理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此誠理亂安危之時也。伏願斂祖宗之丕烈，偹王業之艱難，遠佞人，親有德，孔保之愛，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爆瀆。凡此數者，當今急務，唯陛下留神採納，亟保康寧。疏奏不省。右侍射唐休璟以霖雨爲害，咎在主司，上表曰：臣聞天運其工，人代之而爲理，神行其化，爲致賓之以和，得其理則陰陽以調，失其和則災沴斯作。故舉才而授，帝唯其難；論道於邦，官不必備。頃自中夏及乎首秋，郡國水災，屢爲人害。夫水，陰氣也，臣實主之。臣忝職右樞，致此陰沴，不能調理其氣，而乃積居其官。雖運屬堯年，則無治水之用；位侔殷相，且闕濟川之功。猶貪明刑，坐逃皇譴。皇恩不棄，其若天何？昔漢家故事，丞相以天災免職，臣竊遇聖時，豈敢覬覦居位？乞解所任，待罪私門，冀移陰咎之徵，復免夜行之眚。　神龍二年三月壬子，洛陽東十里有水影，月餘乃滅。四月，洛水泛溢，壞天津橋，漂流居人廬舍，溺死者數千人。三年，滄州雨雹，大如雞卵。　開元五年六月十四日，鞏縣暴雨連日，山水泛漲，壞郭邑廬舍七百餘家，人死者七十二。汜水同日漂壞近河百姓二百餘戶。八年夏，契丹寇營州，發關中卒援之，軍次澠池縣之闕門，野營穀水上。夜半，山水暴至，二萬餘人皆溺死，唯行綱役夫樗蒲，覺水至，獲免，逆旅之家溺死，死人漂入苑中如積。其年六月二十一日夜，暴雨，東都穀洛溢，入西上陽宮，宮人死者十七八。畿內諸縣田稼廬舍蕩盡。掌閑兵士凡溺死者一千一百四十八人，京城興道坊一夜陷爲池，一坊五百餘家俱失。其年，鄧州三鴉口大水塞谷，初見二小兒以水相潑，須臾有大蛇十圍已上，張口向天，人或斫射之，俄而暴雷雨，漂溺數百家。十年二月四日，伊水泛漲，毀都城南龍門天竺奉先寺，壞羅郭東南角，平地水深六尺已上，入漕河，水次屋舍、樹木蕩盡。河南汝許仙豫唐鄧等州各言大水，害秋稼，漂沒居人廬舍。十四年六月戊午，大風拔木發屋，端門鴟吻盡落，都城內及寺觀落者約半。七月十四日，瀍水暴漲，流入洛漕，漂沒諸州租船數百艘，溺死者甚衆，漂失楊、壽、光、和、廬、杭、瀛、棣租米一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六石，并錢絹雜物等。因開斗門決堰，引水南入洛，漕水燥竭，以搜漉官物，十收四五焉。七月甲子，懷、衛、鄭、滑、汴、濮、許等州澍雨，河及支川皆溢，人皆巢舟以居，死者千計，資產苗稼無孑遺。滄州大風，海運船沒者十一二，失平盧軍糧五千餘石，舟人皆死。潤州大風從東北，海濤奔上，沒瓜步洲，損居人。是秋，天下八十五州言旱及霜，五十州水，河南、河北尤甚。十五年七月甲寅，雷震興教門樓兩鴟吻，燒樓柱，良久乃滅。二十日，鄜州雨，洛水溢入州城，平地丈餘，損居人廬舍，溺死者不知其數。二十一日，同州損郭邑及市，毀馮翊縣。八月八日，滹沱六十三州大水，損禾稼居人廬舍，河北尤甚。十八年六月乙丑，東都瀍水暴漲，漂損楊、楚、淄、德等州租船。壬午，東都洛水泛漲，壞天津、永濟二橋及漕渠斗門，漂損提象門外助鋪及仗舍，又損居人廬舍千餘家。二十七年八月，東京改作明堂，訛言官取小兒埋于明堂下，以爲厭勝，村邑童兒藏于山谷，都城騷然，或言兵至。玄宗惡之，遣主客郎中王佶往東都及諸州宣慰百姓，久之乃定。二十九年，暴水，伊洛及支川皆溢，損居人廬舍，秋稼無遺，壞東都天津橋及東西漕；河南北諸州，皆多漂溺。天寶十載，廣陵郡大風，架海潮，淪江口大小船數千艘。十三載秋，京城連月澍雨，損秋稼。九月，遣閉坊市北門，蓋井，禁婦人入街市，祭玄冥大社，禜門。京城坊市牆宇，崩壞向盡。東方瀍洛水溢堤穴，衝壞一十九坊。　上元二年，京師自七月霖雨，八月盡方止。京城宮寺廬舍多壞，街市溝中漁者得小魚。　永泰元年，先旱後水。九月，大雨，平地水數尺，溝河漲溢。時吐蕃寇京畿，以水自潰而去。二年夏，洛陽大雨，水壞二十餘坊及寺觀廨舍。河南數十州大水。　大曆四年秋，大雨。是歲，自四月霖澍至九月，京師米斗八百文，官出太倉米賤糶以救饑人。京城閉坊市北門，門置土臺，臺上置壇及黃幡以祈晴，秋末方止。五年夏，復大雨，京城饑，出太倉米減價以救人。十二年秋，大雨。是歲，春夏旱，至秋八月雨，河南尤甚，平地深五尺，河決，漂溺田稼。　貞元二年夏，京師通衢水深數尺，吏部侍郎崔縱自崇義里西門爲水漂浮行數十步，街鋪卒救之，獲免。其日，溺死者甚衆。東都、河南、荊南、淮南江河泛溢，壞人廬舍。四年八月，連雨，灞水暴溢，溺殺渡者百

餘人八年秋大雨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凡四十餘州大水漂溺死者二萬餘人
時曲州七月大雨平地水深二丈鄭涿薊檀平五州平地水深一丈五尺又徐
州奏自五月二十五日雨至七月八日方止平地水深一丈二尺郭邑廬里屋
宇田稼皆盡百姓皆登丘塚山原以避之　元和七年正月振武界黃河溢毁
東受降城五月饒撫虔吉信五州山水暴漲壞廬舍虔州尤甚水深處四丈餘
八年五月許州奏大雨摧大隗山水流出溺死者千餘人六月庚寅京師大風
雨毁屋揚瓦人多壓死水積城南深處丈餘入明德門猶漸車輻辛卯渭水暴
漲毁三渭橋南北絕濟者一月時所在霖雨百源皆發川瀆不由故道丙申富
平大風折樹一千二百株辛丑出宮人二百車人得娶納以水害誠陰盈也九
年秋淮南宣州大水十一年五月京畿大雨害田四萬頃昭應尤甚漂溺居人
衢州山水涌深三丈壞州城民多溺死浮梁樂平溺死者一百七十人爲水漂
流不知所在者四千七百戶潤常湖陳許等州各損田萬頃十二年秋大雨河
南北水害稼其年六月京師大雨街市水深三尺壞廬舍二千家含元殿一柱
陷十五年九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大雨兼雪街衢禁苑樹無風而摧折連根而
拔者不知其數仍令閉坊市北門以禳之滄州大水　長慶二年十月好時山
水泛漲漂損居人三百餘家河南陳許二州尤甚詔賑貸粟五萬石量人戶家
口多少等第分給　太和三年四月同官暴水漂没三百餘家六年徐州自六
月九日大雨至十一日壞民舍九百家四年夏鄆曹濮雨壞城郭田廬向盡蘇
湖二州水壞六堤水入郡郭溺廬井許州自五月大雨水深八尺壞郡郭居民
大半　會昌元年七月襄州漢水暴溢壞州郭均州亦然　則天時宗秦客以
佞幸爲内史受命之日無雲而雷聲震烈未周歲而誅　延和元年六月河南
偃師縣之李材村有霹靂閃入人家地震裂闊丈餘長十五里測之無底所裂
之處井廁相通所衝之家棺柩出植平地無損竟不知其故　儀鳳三年十一
月十四日雨木冰開元十五年七月四日雷震興教門兩鴟吻欄檻及柱災二
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雨木冰凝寒凍冽數日不解寧王見而歎曰諺云樹
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其月王薨　乾元三年閏四月大霧大雨月餘是月

史思明再陷東都京師米斗八百文人相食殍骸蔽地　永泰元年二月甲子
夜雷電震烈三月降霜爲木冰辛亥大風拔木　大曆二年三月辛亥夜京師
大風發屋十一月紛霧如雪草木冰十年四月甲申夜大雨雹暴風拔樹飄屋
瓦宮寺鴟吻飄失者十五六人震死者十二損京畿田稼七縣七月己未夜杭
州大風海水翻潮飄蕩州郭五千餘家船千餘隻全家陷溺者百餘戶死者四
百餘人蘇湖越等州亦然　貞元二年正月大雨雪平地深尺餘雪上有黃色
狀如浮埃四年正月陳留十里許雨木皆大如指長寸餘木有孔通中所下立
者如植其年宣州暴雨震電有物墮地豬首手脚各有兩指執一赤斑蛇食之
逡巡黑雲合不見八年二月京師雨土五月己未暴風破屋拔樹太廟屋及諸
門寺署壞者不可勝計十年六月辛丑晦有水鳥集於左藏庫其夜暴雨大風
拔樹十七年二月五日大雨雹七日大霜十六夜大雨震雷且電十九日大雨
雪而雷　元和三年四月壬申大風毁含元殿西闕欄檻二十七間八年二月
丙子大風拔崇陵上宮衙殿西鴟尾幷上宮西神門六戟竿折行牆四十間簷
壞　長慶元年九月壬寅京師震電大風雨四年五月庚辰大風吹壞延喜景
風二門　太和八年六月癸未暴風雷雨壞長安縣廨及經行寺塔同華大旱
七月辛酉定陵臺大風雨震東廊之下地裂一百三十尺其深五尺詔宗正卿
李仍叔啓告修之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夜大風含元殿四鴟吻皆落拔殿前樹
三壞金吾仗舍廢樓觀内外城門數處光化門西城牆壞七十七步是日廢長
生院起内道場取李訓言沙汰僧尼故也　開成元年夏六月鳳翔麟遊縣暴
風雨飄害九成宮正殿及滋善寺佛舍壞百姓屋三百間死者百餘人牛馬不
知其數　長安四年九月後霖雨幷雪凡陰一百五十餘日至神龍元年正月
五日誅二張孝和反正方晴霽　先天二年四月陰至六月一百餘日至七月
三日誅竇懷貞等一十七家方晴　景龍中東都霖雨百餘日閉坊市北門駕
車者苦甚污街中言曰宰相不能調陰陽致茲恒雨令我污行會中書令楊再
思過謂之曰於理則然亦卿牛劣耳　貞元二十一年順宗風疾叔文用事違
月霖雨不霽乃以憲宗爲皇太子制出日即晴傳所謂皇之不極厥罰恒陰皆

此數也。貞觀二年六月，京畿旱，蝗食稼。太宗在苑中掇蝗，咒之曰：人以穀為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汝若通靈，但當食我，無害吾民。將吞之，侍臣恐上致疾，遽諫止之。上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患。開元四年五月，山東螟蝗害稼，分遣御史捕而埋之。汴州刺史倪若水拒御史，執奏曰：蝗是天災，自宜修德。劉聰時除既不得，為害滋深。宰相姚崇牒報之曰：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蟲避境，若言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今坐看食苗，忍而不救，因此饑饉，將何以安？卒行埋瘞之法，獲蝗一十四萬，乃投之汴河，流者不可勝數。朝議喧然，上復以問崇，崇對曰：凡事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彼庸儒不足以知之。縱除之不盡，猶勝養之以成災。帝曰：殺蟲太多，有傷和氣，公其思之。崇曰：若救人殺蟲致禍，臣所甘心。八月四日，敕河南河北檢校捕蝗使狄光嗣、康瓘、敬昭道、高昌、賈彥璿等，宜令待蟲盡而刈禾將畢，即入京奏事。諫議大夫韓思復上言曰：伏聞河北蝗蟲，頃日益熾，經歷之處，苗稼都盡。臣望陛下省咎責躬，發使宣慰，損不急之務，去至冗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至誠，以答休咎。前後捕蝗使望並停之。上出符疏付中書，姚崇乃令思復往山東檢視蟲災之所，及還，具以聞。二十五年，貝州蝗食苗，有白鳥數萬，群飛食蝗，一夕而盡。明年，榆林關有虸蚄食苗，群雀來食，數日而盡。天寶三載，青州紫蟲食苗，時有赤鳥群飛自東北來，食之。廣德元年秋，虸蚄食苗，關西尤甚，米斗千錢。興元元年秋，關輔大蝗，田稼食盡，百姓饑，捕蝗為食，蒸曝，颺去足翅而食之。明年夏，蝗尤甚，自東海西盡河、隴，群飛蔽天，旬日不息，經行之處，草木牛畜毛，靡有孑遺。關輔已東，穀大貴，餓饉枕道。京師大亂之後，李懷光據河中，諸軍進討，國用罄竭，衣冠之家多有殍殕者。旱甚，灞水將竭，井皆無水。有司奏國用裁可支七旬。德宗減膳，不御正殿，百司不急之費皆減之。元和元年夏，鎮冀蝗害稼。長慶三年秋，洪州旱，螟蝗害稼八萬頃。太和元年秋，旱，罷選舉。開成二年，河南、河北旱，蝗害稼，京師旱尤甚，徙市閉坊南門。四年六月，天下旱，蝗食田，禱祈無効，上憂形于色。宰臣曰：星官奏天時當爾，乞不過勞聖慮。文宗愀然改容曰：朕為天下主，無德及人，致此災旱，今又彗星謫見于上，若三日內不雨，當退歸南內，卿等自選賢明之君以安天下。宰臣嗚咽流涕不能已。是歲，河南府界黑蟲食苗，河南河北蝗害稼都盡，鎮定等州田稼既盡，至于野草樹葉細枝亦盡。會昌元年，山南鄧唐等州蝗害稼。貞觀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雲陽石燃，方丈，晝如炭，夜則光見，投草木於其上則焚，歷年方止。證聖元年正月十六日夜，明堂火，延及天堂，京城光照如晝，至曙並為灰燼。則天欲避殿徹樂，宰相姚璹以為火因麻主人護不謹，非天災也，不宜貶損，乃勸則天御端門觀酺，引建章故事，令薛懷義重造明堂以厭勝之。則天時，建昌王武攸寧置內庫，長五百步，二百餘間，別貯財物以求媚，一夕為天災所燔，玩好並盡。景龍中，東都凌空觀災，火自東北來，其金銅諸像銷鑠並盡。開元五年，洪、潭二州災，火延燒郡舍。郡人先見火精赤暾暾飛來，旋即火發。十五年，衡州災，火延燒三四百家。郡人見物大如甕，赤如燭籠，此物所至即火發。十八年二月十八日，大雨雪，俄又雷震，飛龍廄災。天寶二年六月七日，東都應天門觀災，延燒左右延福門，經日不滅。九載三月，華嶽廟災。十載正月，大風，陝州運船失火，燒二百一十五隻，損米一百萬石，舟人死者六百人，又燒商人船一百隻。其年八月六日，武庫災，燒二十八間十九架，兵器四十七萬件。寶應元年十一月，迴紇焚東都宜春院，延及明堂，甲子日而盡。廣德元年十二月二十五夜，鄂州失火，燒船三千艘，延及岸上居人二千餘家，死者四五千人。大曆十年二月，莊嚴寺佛圖災。初有疾風震雷，薄擊俄而火從佛圖中出，寺僧數百人急救之，乃止，棟宇無損。貞元七年，蘇州火。十九年四月，家令寺火。二十年四月，開業寺火。元和四年，御史臺舍火。七年，鎮州甲仗庫一十三間災，節度使王承宗殺主守坐死者百餘人。承宗方拒天軍，而兵仗為災，所焚天意嫉也。十年四月，河陰轉運院火。十一月，獻陵寢宮永巷火。十一年十二月，未央宮及飛龍草場火，皆王承宗、李師道謀撓用兵，陰遣盜縱火也。時李師道於鄆州起宮殿，欲謀僭亂，既成，是歲為災並盡，俄而族滅。太和元年十月甲辰，昭德宮火，延燒至宣政東垣及門下省，至晡方息。八年十二月，昭成宮火。九年六月乙亥朔，西市火。會昌三年六月，萬

年縣東市火燒屋宇貨財不知其數又西內神龍宮火 大順二年七月汴州
相國寺佛閣災是日曉微雨震電寺僧見赤塊在三門樓藤網中周迊一帀而
火作頃久赤塊北飛越前殿飛入佛閣網中如三門周迊轉而火作如是三日
不息乾爲灰燼 貞觀初白鵲巢于殿庭之槐樹其巢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
太宗曰吾常笑隋文帝好言祥瑞瑞在得賢白鵲子何益於事命掇之送于野
高宗文明後天下頻奏雌雉化爲雄或半化未化兼以獻之則天臨朝之兆
調露元年突厥盟傳等未叛時有鳴鵽羣飛入塞相繼蔽野邊人相驚曰突
厥雀南飛突厥犯塞之兆也至二年正月還復北飛至靈夏已北悉墜地而死
視之皆無頭裴行儉問右史苗神客曰鳥獸之祥乃應人事何也對曰人雖最
靈而稟性含氣同於萬類故吉凶兆於彼而禍福應於此聖王受命龍鳳爲嘉
瑞者和氣同也故漢祖斬蛇而驗秦之必亡仲尼感麟而知己之將死夷羊在
牧殷紂已滅鸜鵒來巢魯昭出奔鼠舞端門燕剌誅死大鳥飛集昌邑以敗是
故君子虔恭寅畏動必思義雖在幽獨如承大事知神明之照臨懼患難之及
己雉升鼎耳殷宗側身以脩德鵩上坐隅賈生作賦以敘命卒以無患者德勝
妖也 大歷八年四月戊申乾陵上仙觀之尊殿有雙鵲銜泥及柴補殿之巢
壞凡十五處其年九月大鳥見于武功殿羣鳥隨而噪之神策將軍張日芬射
得之肉翅狐首四足足有爪其廣四尺三寸其毛色赤形類蝙蝠 十一年渭州
獲赤烏 十三年五月左羽林軍鸜鵒乳雀 貞元三年三月中書省梧桐樹有
鵲以泥爲巢 四年夏汴鄭二州羣鳥皆飛入田緒李納境內銜木爲城高二三
尺方十里緒納惡之命焚之信宿而復爲口皆流血 十年四月有大鳥飛集宮
中食雜骨數日獲之不食而死 六月辛未晦水鳥集左藏庫 十四年秋有鳥色
青類鸊鷉息於宋郊所止之處羣鳥翼衛朝夕嗛稻粱以哺之睢陽之人適野
聚觀者旬日人不知其名郡人李翱見之曰此鸑也鳳之次 長慶元年六月
濮州雷澤縣人張憲家榆樹烏巢因風墜二雛別樹鵲引二烏雛於巢哺之
開成二年六月眞興門外野鵲巢於古塚 永徽中黑齒常之戍河源軍有狼
三頭白晝入軍門射之斃常之懼求代將軍李謹代常之軍月餘卒 先天初

洛陽市人牽一羊左肋下有人手長尺許以之乞丐 開元二年韶州鼠害稼
千萬爲羣 三年有熊白晝入廣陵城月餘都督李處鑒卒 永泰二年十一月
乾陵赤兔見 大歷二年三月河中獻玄狐 四年九月己卯虎入京城長壽坊
元載私廟將軍周皓格殺之 六年八月丁丑太極殿內廊下獲白兔 八年七月
白鼠出內侍 十二年六月苑內獲白鼠 十三年六月戊戌隴右汧源縣軍士趙
貴家貓鼠同乳不相害節度使朱泚籠之以獻宰相常衮率百寮拜表賀中書
舍人崔祐甫曰此物之失性也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訓作則禮迎
貓爲食田鼠也然貓之食鼠載在祀典以其能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
鼠何異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扞敵據禮部式錄三瑞無貓不食鼠之目以
此稱慶理所未詳以劉向五行傳言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誡諸邊境無
失儆巡則貓能致功鼠不爲害帝深然之 建中四年五月滑州馬生角 貞
元四年二月太僕寺郊牛生犢六足太僕卿周皓白宰相李泌請上聞泌笑而
不答又京師人家豕生子兩首四足有司以白御史中丞竇參請上聞參寢而
不奏 三月癸丑鹿入京師西市門衆殺之 元和七年十一月龍州武安川會
田中嘉禾生有麟食之復生麟之來一鹿引之羣鹿隨之光華不可正視使畫
工圖麟及嘉禾來獻 八年四月長安西市門家豕生子三耳八足自尾分爲二
太和九年八月易定監軍小將家馬因飲水吐出寶珠一獻之 貞觀中汾
州言青龍見吐物在空中有光明如火墜地地陷掘之得玄金廣尺長七寸
大足元年虔州別駕得六眼龜一夕而失 神龍中渭河有蝦蟆大如一石鼎
里人聚觀數日而失是歲大水漂溺京城數百家商州水入城門襄陽水至樹
杪 先天二年六月西京朝堂磚增無故自壞磚下有大蛇長丈餘蝦蟆大如
盤面目赤如火相向鬬俄而蛇入大樹蝦蟆入于草 其年七月三日玄宗誅竇
懷貞岑羲等十七家 開元四年六月郴州馬嶺山下有白蛇長六七尺黑蛇
長丈餘兩蛇鬬白蛇吞黑蛇至麤處口眼流血黑蛇頭穿白蛇腹出俄而俱死
旬日內桂陽大雨山水暴溢漂五百家殺三百餘人 天寶中洛陽有巨蛇高丈
餘長百尺出於芒山下胡僧無畏見之歎曰此欲決水注洛城即以天竺法咒

之數曰蚍死祿山陷洛之兆也。李揆作相前一月有大蝦蟆如牀見室之中俄失所在占者以爲蟆天使也有福慶之事。乾元二年九月通州三岡縣放生池中日氣下照水騰波涌上有黃龍躍出高丈餘又於龍旁數處浮出明珠。

大曆八年京師金天門外水渠獲毛龜。貞元三年李納獻毛龜。元和七年四月野州柯城縣有黃青白三龍各一雙風雷自梅天陂起約高二百尺凡六里降于浮塘陂九年四月道州二青龍見于江中。太和二年六月七日密州卑產山北面有龍見初赤龍從西來續有青龍黃龍從南來從有白龍黑龍從山北來並形狀分明自申至戌方散去。天寶初臨川郡人李嘉胤所居柱上生芝草狀如天尊像太守張景夫拔柱以獻。上元二年七月甲辰延英殿御座生白芝一莖三花肅宗製玉靈芝詩三篇羣臣皆賀占曰白芝主喪明年上皇肅宗俱崩二年九月含輝院生金芝。永泰二年二月京城槐樹有蟲食葉其形類蠶其年六月太廟第二室芝草生。大曆四年三月潤州上元縣芝草生一莖四葉高七寸八年廬州廬江縣紫芝生高一丈五尺九年九月晉州神山縣慶唐觀檜樹已枯重榮十二年五月甲子城都府人郭遠因樵獲瑞木一莖有文曰天下太平四字其年十一日蔡州汝陽縣芝草生紫莖黃蓋。興元元年八月亳州貞元縣大空寺僧院李樹種來十四年纔長一丈八尺今春枝忽上聳高六尺周圍似蓋九尺餘又先天太后墓槐樹上有靈泉漏出今年六月其上有雲氣五色又黃龍再見于泉上。元和十一年十二月雷桃李俱花。長慶三年十二月水不冰草萌芽如正二月之候。神龍二年三月洛陽東七里有水影側近樹木車馬之影歷歷見水影中月餘方滅。乾元二年七月嵐州合河關黃河水四十里間清如井水經四日而後復。寶應元年九月甲午華州至陝州二百餘里黃河清澄澈見底。大曆二年醴泉出櫟陽愈疾。

貞元四年七月自陝州至河陰河水色如墨流入汴河止于汴州城下一宿而復。寶曆二年亳州言出聖水愈病江淮已南遠來奔湊求水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奏論其妖妄相裴度判汴州所申狀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據汴州觀察使損塞訖申。玄宗初即位東都白馬寺鐵像頭無故自落於殿門外後姚崇秉政以僧惠範附太平亂政謀汰僧尼令拜父母午後不出院其法頗峻。

大曆十三年二月太僕寺廨有佛堂堂內小脫空金剛左臂上忽有黑汗滴下以紙承之色即血也明年五月代宗崩。上元三年楚州刺史崔侁獻定國寶十三一曰玄黃天符形如笏長八寸有孔辟人間兵役二曰玉雞毛白玉也以孝理天下則見三曰穀璧白玉也粟粒無雕鐫之跡王者得之五穀豐熟四曰西王母白環二所在處外國歸伏六曰如意寶珠大如雞卵七曰紅靺鞨大如巨栗八曰琅玕珠二九曰玉玦形如玉環四分缺一十曰玉印大如半手理如鹿形陷入印中十一曰皇后採桑鉤如箸屈其末十二曰雷公石斧無孔十三缺凡十三寶實之日中白氣連天初楚州有尼曰真如忽有人接之昇天天帝謂之曰下方有災令第二寶鎮之即以十三寶付真如時肅宗方不豫以爲瑞乃改元寶應仍傳位皇太子此近白祥也。寶曆二年五月神策軍修苑內古漢宮掘得白玉牀其長六尺以獻。大曆十年二月京兆神策昭應婦人張氏產一男二女。貞元八年二月許州人李鉤兒持杖上含元殿擊欄檻又擊殺所擒卒誅之十年四月巨人跡見常州。元和二年閑紅崖冶役夫將化爲虎衆以水沃之化而不果。長慶四年四月十七日染坊作人張韶與卜者蘇玄明於柴草車內藏兵仗入宮作亂二人對食於清思殿是日禁軍誅張韶等三十七人。寶曆二年十二月延州人賀文妻產三男。太和九年京師訛言鄭注爲主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密旨捕小兒或相告云某處失幾兒人家扃鎖小兒甚密上恐遣中使諭之乃止。開成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狂人劉德廣入含元殿詔付京兆府杖殺之。隋末有謠云桃李子洪水繞楊山煬帝疑李氏有受命之符故誅李金才後李密據洛口倉以應其讖。隋文時自長安故城東南移於唐興村置新都今西內承天門正當唐興村門今有大槐樹柯枝森鬱即村門樹也有司以行列不正將去之文帝曰高祖嘗坐此樹下不可去也。調露中高宗欲封嵩山屢草儀注有事不行有謠曰不畏登不得但恐不得登三度徵兵馬旁道打騰騰高宗至山下遘疾還宮而崩。永徽末里歌有桑條韋也女時韋也樂及神龍中韋后用事鄭愔作桑條歌十篇上之。龍朔

中俗中歛酒令曰子母去離連臺拗倒俗謂盃盤爲子母又名盤爲臺郎中宗廢於房州之應也時里歌有突厥鹽及則天遣尚書閻知微送武延秀立知微爲可汗挾之入寇　如意初里歌云黃麞黃麞草裏藏彎弓射爾傷後契丹李萬榮叛陷營州則天令總管曹仁師王孝傑等將兵百萬討之大敗於黃麞契丹乘勝至趙郡　垂拱已後東都有契苾兒歌皆淫豔之詞後張易之兄弟有內嬖易之小字契苾　元和小兒謠云打麥打麥三三三乃轉身曰舞了也及武元衡爲盜所害是元和十年六月三日五行傳所謂詩妖皆此類也　上元中爲服令九品已上佩刀礪等袋紛帨爲魚形結帛作之爲魚像鯉強之意也則天時此制遂絕景雲後又佩之張易之爲母阿臧爲七寶帳有魚龍鸞鳳之形仍爲象牀犀簟則天令鳳閣侍郎李迥秀妻之迥秀不獲已然心惡其老蹣之阿臧怒出迥秀爲定州刺史中宗女安樂公主有尚方織成毛裙合百鳥毛正看爲一色旁看爲一色日中爲一色影中爲一色百鳥之狀並見裙中凡造兩腰一獻韋氏計價百萬又令尚方取百獸毛爲韉面視之各見本獸形韋后又集鳥毛爲韉面安樂初出降武延秀蜀川獻單絲碧羅籠裙縷金爲花鳥細如絲髮鳥子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見之自安樂公主作毛裙百官之家多效之江嶺奇禽異獸毛羽採之殆盡開元初姚宋執政屢以奢靡爲諫玄宗悉命宮中出奇服焚之於殿廷不許士庶服錦繡珠翠之服自是採捕漸息風教日淳韋庶人妹七姨嫁將軍馮太和權傾人主嘗爲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太和死再嫁嗣虢王及玄宗誅韋后虢王斬七姨首以獻此總言服妖也

舊唐書卷三十七

舊唐書卷三十七考證

五行志時則有下體代上之痾○此言皇之不極是謂不建之咎也新書作下伐上之痾

總章二年七月益州奏六月十三夜降雨至二十日水深五尺云云○新書作冀州據本紀當從冀州

九月十八日括州暴風雨海水翻上○新書在六月

曾大戊有異木生于朝伊尹戒以修德厭妖用殄○臣德潛按尚書疏寶應乃伊尹之子陟弁尹也今已改正

二十七年八月東京改作明堂訛言官取小兒埋明堂下以爲厭勝云云○臣德潛按前文俱志水沴此條不類也入訛言類中爲合

上元三年楚州刺史崔侁獻定國寶十三其四曰西王母白環二所在處外國歸伏六曰如意寶珠形如鷄卵○臣德潛按此明闕第五寶也據通鑑五曰碧色寶圓而有光新書亦沿舊志闕第五寶

元和二年開紅崖冶○新書作洪崖冶

長慶四年四月十七日染坊作人張韶一條○已載天文志災異中此重見

舊唐書卷三十七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志第十八

地理一

王者司牧黎元方制天下列井田而底職貢分縣道以控華夷雖皇墳帝典之殊塗禹貢周官之異制其於建侯胙土頒瑞剖符外湊百蠻內親九牧古之元首咸有意焉然子弟受封周室竟貽於衰亂郡縣為理秦人不免於敗亡蓋德業有淺深制置無工拙殷周未為得秦漢未為非撫實而言在哲后守成而已

謹詳前代隆平之時校今日耗登之數存諸戶籍以志休期昔秦并天下裂地為四十九郡郡置守尉以御史監之其地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縶南帶皆際海濱漢興以秦郡稍大析置郡國武帝斥越攘胡土宇彌廣哀平之季凡郡國百有三縣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而諸郡置十三郡刺史分統之 謂司隸并荊兗豫揚冀青徐益交梁幽等十三州 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二千三百六十八里後漢郡國百有五縣道侯國千一百八十六亦如西京之制置十三州刺史以充郡守其地廣袤亦如前制曹魏之時三分鼎峙淮漢之間鞠為關壤洎太康混一尋陷胡戎南北分爭何暇疆理三百年間廢置不一及隋氏平陳寰區一統大業三年改州為郡亦如漢制置司隸刺史以糺郡守大凡隋簿郡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其地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際大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極盛也及大業季年羣盜蜂起郡縣淪陷戶口減耗高祖受命之初改郡為州太守並稱刺史其緣邊鎮守及襟帶之地置總管府以統軍戎至武德七年改總管府為都督府自隋季喪亂羣盜初附權置州郡倍於開皇大業之間貞觀元年悉令併省始於山河形便分為十道一曰關內道二曰河南道三曰河東道四曰河北道五曰山南道六曰隴右道七曰淮南道八曰江南道九曰劍南道十曰嶺南道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五十一至十四年平高昌又增二州六縣自北珍突厥頡利西平高昌北踰陰山西抵大漠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陁界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高宗時平高麗百濟遼海已東皆為州俄而復叛不入提封景雲二年分天下郡縣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統之議者以權重不便尋亦罷之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為五十道每道置採訪使檢察非法如漢刺史之職

京畿採訪使 理京師城內 都畿 理東都城內 關內 以京官遙領 河南 理汴州 河東 理蒲州 河北 理魏州 隴右 理鄯州 山南東道 理襄州 山南西道 理梁州 劍南 理益州 淮南 理揚州 江南東道 理蘇州 江南西道 理洪州 黔中 理黔州 嶺南 理廣州 又於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遏四夷 凡節度使十經略守捉使三 大凡鎮兵四十九萬人戎馬八萬餘疋每歲經費衣賜則千二十萬疋段軍食則百九十萬石大凡千二百一十萬 開元已前每年邊用不過二百萬天寶中至於是數 安西節度使撫寧西域統龜茲焉耆于闐疏勒四國 安西都護府治所在龜茲國城內管戍兵二萬四千人馬二千七百疋衣賜六十二萬疋段焉耆治所在安西府東八百里于闐在安西府南二千里疏勒在安西府西二千餘里 北庭節度使防制突騎施堅昆斬啜管瀚海天山伊吾三軍 北庭節度使所治在北庭都護府管兵二萬人馬五千疋衣賜四十八萬疋段突騎施牙帳在北庭府西北三千餘里堅昆在北庭府北七千里東北去斬啜千七百里瀚海軍在北庭府城內管兵萬二千人馬四千二百疋天山軍在西州城內管兵五千人馬五百疋伊吾軍在伊州西北三百里甘露川管兵三千人馬三百疋 河西節度使斷隔羌胡統赤水大斗建康寧寇玉門墨離豆盧新泉等八軍張掖交城白亭三守捉 河西節度使治在涼州管兵七萬三千人馬萬九千四百疋衣賜歲百八十萬疋段赤水軍在涼州城內管兵三萬三千人馬萬三千疋大斗軍在涼州西二百餘里管兵七千五百人馬四千四百疋建康軍在甘州西二百里管兵五千三百人馬五百疋寧寇軍在涼州東北千餘里玉門軍在肅州西二百里管兵五千二百人馬六百疋墨離軍在瓜州西北千里管兵五千人馬四百疋豆盧軍在沙州城內管兵四千三百人馬四百疋新泉軍在會州西北二百餘里管兵千人張掖守捉在涼州南二百里管兵五百人交城守捉在涼州西二百里管兵千人白亭守捉在涼州西北五百里管兵千七百人 朔方節度使捍禦北狄統經略豐安定遠西受降城東受降城安北都護振武等七軍府 朔方節度使治靈州管兵六萬四千七百人馬四千三百疋衣賜二百萬疋段經略軍理靈州城內管兵二萬七百人馬三千疋豐安軍在靈州西黃河外百八十里管兵八千人馬千三百疋定遠城在靈州東北二百里黃河外管兵七千人馬三千疋西受降城在豐州北黃河外八十里管兵七千人馬千七百疋安北都護府治在中受降城黃河北岸管兵六千人馬二千疋東受降城在勝州東北二百里管兵七千人馬千七百疋振武軍在單于東都護府城內管兵九千人馬千六百疋 河東節度使掎角朔方以禦北狄統天兵大同橫野岢嵐等四軍忻代嵐三州雲中守捉 河東節度使治太原府管兵五萬五千人馬萬四千疋衣賜歲百二十六萬疋段軍糧五十萬石天兵軍理太原府城內管兵三萬人馬五千

五百疋雲中守捉在單于府西北二百七十里管兵七千七百人馬二千疋大同軍在代州北三百里管兵九千五百人馬五千五百疋橫野軍在蔚州東北一百四十里管兵三千人馬千八百疋忻州在太原府北百八十里管兵七千八百人代州至太原府五百里管兵四千人嵐州在太原府西北二百五十里管兵三千人岢嵐軍在嵐州北百里管兵一千人范陽節度使臨制奚契丹統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恆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等九軍范陽節度使理幽州管兵九萬一千四百人馬六千五百疋衣賜八十萬疋段軍糧五十萬石經略軍在幽州城內管兵三萬人馬五千四百疋威武軍在檀州城內管兵萬人馬三百疋清夷軍在嬀州城內管兵萬人馬三百疋靜塞軍在薊州城內管兵萬六千人馬五百疋恆陽軍在恆州城東管兵三千五百人北平軍在定州城西管兵六千人高陽軍在易州城內管兵六千人唐興軍在漠州城內管兵六千人橫海軍在滄州城內管兵六千人平盧軍節度使鎮撫室韋靺鞨統平盧盧龍二軍榆關守捉安東都護府平盧軍節度使治在營州管兵萬七千五百人馬五千五百疋平盧軍在營州城內管兵萬六千人馬四千二百疋盧龍軍在平州城內管兵萬人馬三百疋榆關守捉在營州城西四百八十里管兵三百人馬百疋安東都護府在營州東二百七十里管兵八千五百人馬七百疋隴右節度使以備羌戎統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莫門寧塞積石鎮西等九軍綏和合川平夷三守捉隴右節度使治在鄯州管兵七萬人馬六百疋衣賜二百五十萬疋段臨洮軍在鄯州城內管兵萬五千人馬八千疋河源軍在鄯州西百二十里管兵四千人馬六百五十疋白水軍在鄯州西北二百三十里管兵四千人馬五百疋安人軍在鄯州界星宿川州西兵萬人馬三百五十疋振威軍在鄯州西三百里管兵千人馬五百疋威戎軍在鄯州西北三百五十里管兵千人馬五十疋綏和守捉在鄯州西南二百五十里管兵千人合州守捉在鄯州南百八十里管兵千人莫門軍在洮州城內管兵五千五百人馬二百疋寧塞軍在廓州城內管兵五百人馬五十疋積石軍在廓州西百八十里管兵七千人馬百疋鎮西軍在河州城內管兵萬一千人馬三百疋平夷守捉在河州西南四十里管兵三千人劍南節度使西抗吐蕃南撫蠻獠統團結營及松維蓬恭雅黎姚悉等八州兵馬天寶平戎昆明寧遠澄川南江等六軍鎮劍南節度使治在成都府管兵三萬九百人馬二千疋衣賜八十萬疋段軍糧七十萬石團結營在成都府城內管兵萬四千人馬千八百疋翼州管兵五百人茂州管兵三百人維州管兵五百人天寶軍在恭州東南九十里管兵千人柘州管兵五百人松州管兵二千八百人平戎城在恭州南八十里管兵千人雅州管兵四百人當州管兵五百人黎州管兵千人昆明軍在嶲州南管兵五千一百人馬二百疋寧遠軍在嶲州西管兵三百人姚州管兵三百人澄川守捉在姚州東六百里管兵二千人悉州管兵五千人南江郡管兵三百人嶺南五府經略使綏靜夷獠統經略清海二軍桂管容管安南邕管四經略使五府經略使治在廣州管兵萬五千四百人輕稅本鎮以自給經略軍在廣州城內管兵五千四百人清海軍在恩州城內管兵二千人桂管經略使治桂州管兵千人容管經略使治容州管兵千一百人安南經略使治安南都護府郎交州管兵四千二百人邕管經略使管兵七百人長樂經略使福州刺史領之管兵千五百人東萊守捉萊州刺史領之管兵千人東牟守捉登州刺史領之管兵千人至德之後中原用兵刺史皆治軍戎遂有防禦團練制置之名要衝大郡皆有節度之額寇盜稍息則易以觀察之號東都畿汝防禦觀察使領汝州東都留守兼之河陽三城節度使治孟州領孟懷二州宣武軍節度使治汴州領汴宋亳潁四州義成軍節度使治滑州管滑鄭濮三州忠武軍節度使治許州管許陳蔡三州天平軍節度使治鄆州管鄆齊曹濮四州兗海節度使治兗州管兗海沂密四州武寧軍節度使治徐州管徐泗濠宿四州平盧軍節度使治青州管淄青登萊四州陝州節度使治陝州管陝虢二州潼關防禦鎮國軍使華州刺史領之同州防禦長春宮使同州刺史領之鳳翔隴節度使治鳳翔府管鳳翔府隴州邠寧節度使治邠州管邠寧慶鄜坊丹延衍等州涇原節度使治涇州管涇原渭武四州朔方節度使治靈州管靈夏綏銀宥會麟勝單于府等州河中節度使治河中府管晉絳慈隰等州昭義軍節度使治潞州管潞澤邢洺磁五州河東節度使治太原府管汾遼沁嵐石忻憲等州大同軍防禦使雲州刺史領之管雲蔚朔三州魏博節度使治魏州管魏貝博相澶衛六州義昌軍節度使治滄州管滄景德三州成德軍節度使治恆州領恆趙冀深四州義武軍節度使治定州領易定二州幽州節度使治幽州管幽涿瀛莫檀薊平營媯順等十州山南西道節度使治興元府管開通渠興集鳳洋利壁巴閬果金商等州山南東道節度使治襄州管襄鄧均房復郢唐隨等州元和中淮蔡用兵析鄧唐二州別立一節度荊南節度使治江陵府管歸夔峽忠萬澧朗等州使親王領之劍南西川節度使治成都府管彭蜀漢眉嘉資簡維茂雅松當文龍戎翼邛嶲姚柘恭悉黎疊靜等州使親王領之劍南東川節度使治梓州管梓綿劍普榮遂合渝瀘等州武昌軍節度使治鄂州管鄂岳黃安申光等州淮南節度使治揚州管揚楚滁和舒壽廬等州使親王領之浙江西道節度使治潤州管潤蘇常杭湖等州或爲觀察使浙江東道節度使治越州管越衢婺溫台明等州或爲觀察使福建觀察使治福州管福建泉汀漳等州宣州觀察使治宣州管宣歙池等州江南西道觀察使治洪州管洪饒吉江袁信虔撫等州寶應後時升爲節度使湖南觀察使治潭州管潭衡郴連道永邵等州黔中觀察使治黔州管黔涪溪思費辰錦播施珍夷業溱南舞等州嶺南東道節度使治廣州管廣韶循潮恩春賀潘端康封瀧高義新勤竇等州嶺南西道桂管經略觀察使治桂州管桂昭蒙富梧潯龔象林平琴賓澄繡象柳融等州邕管經略使治邕州管邕貴黨橫田嚴山立巒等州容管經略使治容州管容辯白牢欽廉禺湯瀼古等州安南都護節度使治安南府管交武峨川長芝愛日福祿州長峯陸廉雷籠環驩演瓊安等州上元年後河西隴右州郡悉陷吐蕃大中咸通之間隴右遺黎始以地圖歸國又析置節度秦州節度使治秦州管秦成階等州涼州節度使治涼州管西洮鄯臨河等州瓜沙節度使治沙州管沙瓜甘肅蘭伊岷廓等州乾符之後天下亂離禮樂征伐不自朝廷禹迹九州瓜分鼎剖或併或析不可備書今舉天寶十一載地理唐土東至安東府西至安西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單于府南北如前漢之盛東則不及西則過之漢地東至樂浪玄菟今高麗渤海是也今在遼東非唐土也漢境西至燉煌郡今沙州是唐土又龜茲是西過漢之盛也開元二十八年戶部計帳凡郡府二百二十有八縣千五百七十有三羈縻州郡不在此數戶入

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四十四萬三千六百九應受田一
千四百四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一十三畝雖未盈兩漢之數晉魏以來斯
爲盛矣永泰之後河朔隴西淪於寇盜元和掌計之臣嘗爲版簿二方不進戶
口莫可詳知今但自武德已來備書廢置年月其前代沿革略載郡邑之端俾
職方之臣不殆於顧問耳

十道郡國

關內道一　河南道二

關內道

京師　秦之咸陽漢之長安也隋開皇二年自漢長安故城東南移二十里置
新都今京師是也城東西十八里一百五十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皇
城在西北隅謂之西內正門曰承天正殿曰太極太極之後殿曰兩儀內別殿
亭觀三十五所京師西有大明興慶三宮謂之三內有東西兩市都內南北十
四街東西十一街街分一百八坊坊之廣長皆三百餘步皇城之南大街曰朱
雀之街東五十四坊萬年縣領之街西五十四坊長安縣領之京兆尹總其事
東內曰大明宮在西內之東北高宗龍朔二年置正門曰丹鳳正殿曰含元含
元之後曰宣政宣政左右有中書門下二省弘文史二館高宗已後天子常居
東內別殿亭觀三十餘所南內曰興慶宮在東內之南隆慶坊本玄宗在藩時
宅也自東內達南內有夾城複道經通化門達南內人主往來兩宮人莫知之
宮之西南隅有花萼相輝勤政務本之樓禁苑在皇城之北苑城東西二十七
里南北三十里至灞水西連故長安城南連京城北枕渭水苑內離宮亭觀二
十四所漢長安故城東西十三里亦隸入苑中苑置西南監及總監以掌種植

京兆府　隋京兆郡領大興長安新豐南鄭華陰藍田鄠盩厔始平武功上宜
醴泉涇陽雲陽三原宜君同官華原富平萬年高陵二十二縣武德元年改爲
雍州改大興爲萬年萬年爲櫟陽分櫟陽置平陽以渭南縣屬華州分醴泉置
溫秀縣分雲陽置石門縣二年分萬年置芷陽縣分藍田置白鹿縣分涇陽始
平置咸陽縣分高陵置鹿苑縣改平陵爲粟邑縣分醴泉置好時縣分盩厔置
終南縣二年改白鹿爲寧人縣分藍田置玉山縣分始平置醴泉縣仍分武功
好時盩厔扶風四縣置稷州分溫秀石門二縣置泉州四年改三原爲池陽五
年復以華州之渭南來屬六年改池陽爲華池縣七年廢芷陽入萬年縣貞觀
元年廢鹿苑入高陵縣廢寧人玉山入藍田縣改雲陽爲池陽縣改華池爲三
原縣廢稷州以武功好時盩厔三縣來屬八年廢粟邑入櫟陽縣廢終南入盩
厔縣廢雲陽入池陽縣仍改池陽爲雲陽縣廢上宜入岐州之岐陽縣十七年
罷宜州以華原同官二縣來屬二十年又置宜君縣永徽二年廢宜君縣乾封
元年置明堂乾封二縣咸亨元年置美原縣文明元年置奉天縣天授元年改
雍州爲京兆郡其年復舊二年分始平武功奉天盩厔好時等縣置稷州雲陽
涇陽醴泉三原富平美原等縣置宜州大足元年罷以鴻宜鼎稷四州依舊爲
縣以始平等十七縣還隸雍州長安二年廢乾封明堂二縣景龍二年以邠州
之永壽商州之安業二縣來屬景雲元年復以永壽屬邠州安業隸商州開元
元年改雍州爲京兆府復隋舊名四年改同州蒲城縣爲奉先縣仍隸京兆府
天寶元年以京師爲西京七載置眞符縣十一年廢舊領縣十八戶口二十萬
七千六百五十九十二萬三千三百二十天寶領縣二十三戶三百九十六萬
二千九百二十一口一十六萬七千一百東京八十八府理京城之光德坊去
八百里

萬年　隋大興縣武德元年改爲萬年乾封元年分置明堂縣治永樂坊長安
三年廢復併萬年天寶七載改爲咸寧乾元復舊也　長安　隋縣乾封元年
分爲乾封縣治懷直坊長安三年廢復併長安　藍田　隋縣　渭南　隋縣
武德元年屬華州五年復隸雍州天授二年置鴻州分渭南置鴻門縣凡領渭
南慶山高陵櫟陽鴻門五縣尋廢鴻門縣還入渭南大足元年廢鴻州入雍州
也　昭應　隋新豐縣治古新豐城北垂拱二年改爲慶山縣神龍元年復爲
新豐天寶二年分新豐萬年置會昌縣七載省新豐縣改會昌爲昭應治溫泉
宮之西北　三原　隋縣武德四年移治清父南故任城改爲池陽縣六年又
移故所改爲華池縣仍分置三原縣屬北泉州貞觀元年廢三原縣仍改華池

縣屬三原縣屬雍州九年置高祖獻陵於縣之東南天授元年改隸鼎州大足
元年隸京兆府 富平 隋縣天授二年隸宜州大足元年州廢還隸雍州景
雲二年置中宗房陵於縣界 櫟陽 隋萬年縣武德元年改爲櫟陽二年分
置粟邑縣貞觀八年廢粟邑併櫟陽天授三年隸鴻州大足元年還隸雍州
咸陽 隋廢縣武德二年復分涇陽置初治鮑橋其年移治杜郵天授二年則
天以其母順陵在其界升爲赤神龍初復 高陵 隋縣天授二年隸鴻州大
足元年還雍州 涇陽 隋縣天授二年隸鼎州大足元年還雍州 醴泉
隋寧夷縣後廢貞觀十年置昭陵於九嵏山因析雲陽咸陽二縣置醴泉縣天
授元年改隸鼎州大足元年還雍州寶應二年又置肅宗建陵在縣北之嶜山
雲陽 隋縣武德元年分置石門縣三年於石門縣置泉州領石門溫秀二
縣貞觀元年廢泉州改石門爲雲陽改雲陽爲池陽並屬雍州八年廢雲陽改
池陽復名雲陽 興平 隋始平縣天授二年隸稷州大足元年還雍州景龍
四年中宗送金城公主入蕃別於此因改金城縣至德二年十月改興平縣
鄠 隋縣 武功 隋縣武德三年分雍州之武功好時盩厔扶風四縣置稷
州因后稷封邰爲名其年割郿州之郿鳳泉二縣來屬四年又割岐州之圍川
鳳泉屬岐州以盩厔好時武功三縣屬雍州天授二年置稷州領武功始平奉
天盩厔好時五縣大足元年還屬雍州 好時 武德二年分醴泉縣置因漢
舊名屬雍州三年改隸稷州貞觀元年復屬雍州天授二年復隸稷州大足元
年還屬雍州 盩厔 隋縣武德三年屬稷州貞觀三年還雍州天授二年屬
稷州大足元年還雍州天寶元年改爲宜壽縣至德二年三月十八日復爲盩
厔 奉先 舊蒲城縣屬同州開元四年以管橋陵改京兆府仍改爲奉先縣
十七年制官員同赤縣寶應二年又置玄宗泰陵於縣東北 奉天 文明元
年以管乾陵分醴泉置天授二年隸稷州大足元年還雍州 華原 舊宜州
領華原宜君同官土門四縣貞觀十七年省宜州及土門縣以華原同官屬雍
州宜君屬坊州垂拱二年改華原爲永安縣天授二年又置宜州領永安同官
富平美原四縣大足元年廢宜州縣還雍州神龍元年復爲華原縣 美原

舊宜州土門縣貞觀十七年廢咸亨二年又割富平華原及同州之蒲城縣置
改爲美原縣天授二年又屬宜州大足元年還雍州 同官 屬宜州貞觀十
七年改屬雍州天授二年改屬宜州大足元年還屬雍州
華州上輔 隋京兆郡之鄭縣義寧元年割京兆之鄭縣華陰乃置華山郡因
後魏郡名武德元年改爲華州割雍州之渭南來屬五年改渭南還雍州垂拱
元年割同州之下邽來屬二年改爲太州神龍元年復舊名天寶元年改爲華
陰郡乾元元年復爲華州上元元年十二月改爲太州華山爲太山寶應元年
復爲華州舊領縣二戶一萬八千八百二十三口八萬八千八百三十天寶領
縣三戶三萬三千一百八十七口二十一萬三千六百一十三在京師東一百
八十里去東都六百七十里
鄭 隋縣 華陰 隋縣垂拱二年改爲仙掌縣天授二年分置同津縣於關
口長安中廢神龍元年復爲華陰上元元年改爲太陰縣寶應元年復舊 下
邽 隋縣舊屬同州垂拱元年來屬
同州上輔 隋馮翊郡武德元年改爲同州領馮翊下邽蒲城朝邑澄城白水
郃陽韓城八縣三年分朝邑置河濱縣分郃陽置河西縣分澄城置長寧縣仍
割河西韓城郃陽三縣於河西置西韓州九年分馮翊置臨沮縣貞觀元年省
河濱臨沮二縣八年省長寧縣廢西韓州以郃陽河西二縣來屬垂拱元年割
下邽屬華州開元四年割蒲城縣屬京兆府天寶元年改同州爲馮翊郡乾元
元年復爲同州乾元三年以蒲州爲河中府割朝邑縣入河中府改河西縣爲
夏陽縣又屬河中府舊領縣九戶五萬三千三百一十五口二十三萬二千一
十六天寶領縣六戶六萬九百二十八口四十萬八千七百五在京師東北二
百五十五里至東都六百二里 馮翊 隋縣 郃陽 隋縣 武德三年割
屬西韓州貞觀八年復屬同州 白水 隋縣 澄城 隋縣 韓城 隋縣
武德七年割屬西韓州八年自河西縣移西韓州理於此領韓城郃陽河西
三縣貞觀八年廢西韓州以韓城等三縣復還屬同州也 夏陽 武德三年
分郃陽於此置河西縣乾元三年復爲夏陽

坊州上 隋上郡之內部縣周天和七年元皇帝作牧鄜州於此置馬坊武德二年分鄜州置坊州以馬坊爲名天寶元年改爲中部乾元元年復爲坊州舊領縣二戶七千五百七口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一天寶領縣四戶二萬二千四百五十八口十二萬二百八在京師東北三百四十七里去東都九百四十八里

鄜城 隋縣武德元年屬鄜州二年改屬坊州 中部 隋曰內部武德元年屬鄜州二年改爲中部屬坊州 宜君 舊屬宜州貞觀十七年廢二十五年復置屬雍州管玉華宮永徽二年復廢龍朔三年又割中部同兩縣地復置宜君縣理古役翔城北屬坊州 昇平 天寶十二年分宜君縣置

丹州下 隋延安郡之義川縣義寧元年於義川置丹陽郡武德元年改爲丹州領縣五二年於州置總管府北連北廣二州貞觀元年罷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爲咸寧郡乾元元年復爲丹州舊領縣五戶三千一百九十四口一萬七千二十天寶戶一萬五千一百五口八萬七千六百二十五在京師東北六百一十一里去東都九百二十里

義川 隋縣 汾川 隋縣治土壁堡開元二十二年移於今所 咸寧 隋縣治白水川景龍二年移治長松川 雲巖 隋廢縣武德元年復分義川縣置理迴城堡咸亨四年移治今所 門山 隋廢縣武德三年分汾川縣置治宋斯堡總章二年移治庫利川

鳳翔府 隋扶風郡武德元年改爲岐州領雍陳倉郿虢岐山鳳泉等六縣又割雍等三縣置圍川縣其年割圍川屬稷州貞觀元年廢稷州以圍川及鄜州之麟遊普潤等三縣來屬七年又置岐陽縣八年改圍川爲扶風縣省虢縣及鳳泉天授二年復置虢縣天寶元年改爲扶風郡至德二年肅宗自順化郡幸扶風郡置天興縣改雍州爲鳳翔縣並治郭下初以陳倉爲鳳翔縣乃改爲寶雞縣其年十月克復兩京十二月置鳳翔府號爲西京與成都京兆河南太原爲五京寶應元年併鳳翔縣入天興縣後罷京名舊領縣八戶二萬七千二百八十二口十萬八千三百二十四天寶領縣九戶五萬八千四百八十六口三十八萬四百六十三在京師西三百一十五里去東都一千一百七十里

天興 隋雍縣至德二年分雍縣置天興縣寶應元年廢雍縣併入天興 扶風 武德三年分岐山縣置圍川縣取津川爲名俗訛改爲圍四年以圍川隸稷州貞觀元年爲扶風縣復屬岐州 寶雞 隋陳倉縣至德二年二月十五日改爲鳳翔縣其月十八日改爲寶雞 岐陽 貞觀七年割扶風岐陽二縣置至二十一年廢永徽五年復置 岐山 隋縣武德元年移治張堡七年移治龍尾城貞觀八年移治豬驛南即今治所是仍省虢縣併入 郿 隋縣義寧二年於縣界置郿城郡領郿鳳泉二縣武德元年罷郡置郇州領郿縣三年廢郇州改屬稷州七年改屬岐州 麟遊 義寧元年於仁壽宮置鳳棲郡及麟遊縣其郡領麟遊上宜普潤三縣二年改爲麟遊郡及靈臺縣仍割安定郡之鶉觚來屬武德元年改麟遊郡爲麟州貞觀元年省靈臺縣入麟遊又廢麟州以普潤麟遊二縣隸岐州上宜隸雍州鶉觚隸涇州太宗改仁壽宮爲九成宮 普潤 隋縣本屬麟州貞觀元年來屬 虢 隋縣貞觀八年廢入岐山縣天授二年復分岐山置虢縣

邠州上 隋北地郡之新平縣義寧二年割北地郡之新平三水二縣置新平郡武德元年改爲邠州二年分新平置永壽縣貞觀二年又分新平置宜祿縣開元十三年改豳爲邠天寶元年改爲新平郡乾元元年復爲邠州舊領縣四戶一萬五千五百三十四口六萬四千八百一十九天寶戶二萬二千九百七十七口十三萬五千二百五十去京師西北四百九十三里至東都一千一百三十二里

新平 隋縣 三水 隋縣 永壽 武德二年分新平置神龍三年改屬雍州景龍元年復屬邠州 宜祿 貞觀二年分新平置宜祿縣後魏廢縣名

涇州上 隋安定郡武德元年討平薛仁杲改名涇州天寶元年復爲安定郡乾元元年復爲涇州舊領縣五戶八千七百七十三口三萬五千九百二十一天寶戶三萬一千三百六十五口十八萬六千八百四十九在京師西北四百九十三里至東都一千三百八十七里

安定 隋縣。靈臺 隋鶉觚縣。天寶元年改爲靈臺。良原 隋陰盤縣。天寶元年改爲潘源縣。界有潘原廢縣。臨涇 隋縣。

隴州上 隋扶風郡之汧源縣。義寧二年置隴東郡。領縣五。武德元年改爲隴州。以南由縣屬含州。四年廢含州。復以南由來屬。天寶元年改爲汧陽郡。乾元元年復爲隴州。舊領縣五。戶四千五百七十一。口一萬八千六百三。天寶戶二萬四千六百五十二。口十萬一百四十八。在京師西四百九十六里。去東都一千三百二十五里。

汧源 隋縣。汧陽 隋縣。南由 隋縣。武德元年置含州於此。領南由一縣。四年廢含州。以縣屬隴州。吳山 隋長蛇縣。貞觀元年改爲吳山縣。治槐衙堡。上元元年移治龍盤城。華亭 隋縣。垂拱二年改亭川。神龍元年復舊。

寧州上 隋北地郡。義寧元年領定安、羅川、襄樂、彭原、新平、三水六縣。二年分定安置歸義縣。以新平、三水屬新平郡。武德元年改北地郡爲寧州。其年以彭原縣屬彭州。三年分彭原置豐義縣。屬彭州。又分定安置平定縣。貞觀元年廢彭州。以彭原、豐義二縣來屬。仍於寧州置都督府。四年罷都督府。十七年廢歸義縣。天寶元年改爲彭原郡。乾元元年復爲寧州。舊領縣七。戶一萬五千四百九十一。口六萬六千一百三十五。天寶領縣六。戶三萬七千一百二十一。口二十二萬四千八百三十七。在京師西北四百四十六里。至東都一千三百二十四里。

定安 隋縣。彭原 隋縣。武德元年置彭州。領彭原一縣。二年分置豐義縣。貞觀元年廢彭州。以縣來屬寧州。貞寧 隋羅川縣。天寶元年改爲貞寧。定平 武德二年分定安縣置。貞觀十七年廢歸義縣。併入定平。襄樂 隋縣。豐義 武德二年分彭原縣置。屬彭州。貞觀元年彭州來屬。

原州中都督府 隋平涼郡。武德元年平薛仁杲。置原州。貞觀五年置都督府。管原、慶、會、銀、亭、達、要等七州。十年省亭、達、要三州。唯督四州。天寶元年改爲平涼郡。乾元元年復爲原州。舊領縣三。戶二千四百四十三。口一萬五百一十二。天寶領縣四。戶七千三百四十九。口三萬三千一百四十六。在京師西北八百里。至東都一千六百四十五里。

平高 隋縣。平涼 隋縣。治陽音川。開元五年移治古塞城。百泉 隋縣。蕭關 貞觀六年置銀州。領突厥降戶。寄治於平高縣界地樓城。高宗時於蕭關置地健縣。神龍元年廢地健縣。置蕭關縣。大中五年置武州。

慶州中都督府 隋弘化郡。武德元年改爲慶州。領合水、樂蟠、三泉、馬嶺、弘化五縣。三年改三泉爲同川縣。六年置總管府。改合水爲合川縣。又置白馬、蟠交二縣。七年改總管爲都督府。貞觀元年廢都督府及合川縣。仍割林州之華池縣來屬。二年置洛原縣。四年復置都督府及北永州。以洛原屬北永州。五年又罷都督府。以慶州隸原州都督府。八年又以廢永州之洛原縣來屬。開元四年復置都督府。二十六年昇爲中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爲安化郡。至德元年改爲順化郡。乾元元年改爲慶州。舊領縣八。戶七千九百一十七。口三萬五千一十九。天寶領縣十。戶二萬三千九百四十九。口一十二萬四千三百三十六。在京師西北五百七十三里。至東都一千四百一十里。

安化 隋弘化縣。治弘州故城。武德六年移治今所。與合水縣俱在州治。其年改合水爲合川縣。貞觀元年省合川縣。併入。神龍元年改爲安化縣。樂蟠 義寧元年分合水縣置。武德六年分合水置蟠交縣。天寶元年廢。併入合水。馬嶺 隋縣。治天家堡。貞觀八年移理新城。以縣西有馬嶺坂。方渠 景龍元年分馬嶺置。同川 義寧二年廢北永州。分寧州彭原置於三泉縣故城。武德三年復治同州城。改爲同川縣。洛源 隋縣。大業十二年爲胡賊所破。因廢。貞觀二年復置。又自延州金城縣移北永州治於此。八年永州廢。復以洛源縣屬慶州。延慶 武德六年分合水縣置白馬縣。天寶元年改爲延慶縣。華池 隋舊縣。大業十三年爲胡賊所破。縣廢。武德四年復置。又於此置林州總管府。管永州。其林州領華池一縣。五年改永州爲北永州。七年罷林州總管府。貞觀元年廢林州。華池隸慶州。懷安 開元十年檢括逃戶置。因名懷安。

芳池州都督府 寄在慶州懷安縣界 管小州十 靜獯王濮林尹位長寶寧並党項野利氏種落

安定州都督府 寄在慶州界 管小州七 党橋烏西戎州野利州米州還州

安化州都督府 寄在慶州界 管小州七 永利州威州旭州莫州西滄州儒州琮州

鄜州上 隋上郡 武德元年改爲鄜州 領洛交洛川三川伏陸內部鄜城六縣 二年以內部鄜城隸坊州 三年置直羅縣 貞觀二年置都督府 六年又改爲大都督府 九年復爲都督府 天寶元年改爲洛交郡 乾元元年復爲鄜州 舊領縣五 戶一千七百三 口五萬一千二百一十六 天寶戶二萬三千四百八十三 口十五萬三千七百十四 在京師東北五百里 至東都九百二十五里

洛交 隋縣 洛川 隋縣 三川 隋縣 以華池水黑水洛水三水會同因名 直羅 武德三年分三川洛交於直羅城置 以城枕羅水 其川平直故也 甘泉 武德元年分洛交縣置伏陸縣 天寶元年改爲甘泉縣

延州中都督府 隋延安郡 武德元年改爲延州總管府 領膚施豐林延川三縣 管南平北武東夏三州 四年又管丹廣達三州 貞觀元年罷都督府 開元二年復置都督府 領丹綏渾等州 天寶元年改爲延安郡 乾元元年復爲延州 舊領縣九 戶九千三百四 口一萬四千一百七十六 天寶戶一萬八千九百五十四 口十萬四十 在京師東北六百三十一里 至東都一千一百五十一里

膚施 隋縣 分豐林金門二縣置 延長 隋廢縣 武德二年復於此置北連州 領義鄉齊明二縣 貞觀二年廢北連州及義鄉齊明二縣 併入延安 廣德二年改爲延長縣 臨真 隋縣 武德初屬東夏州 貞觀二年州廢來屬 敷政 隋固城縣 武德二年移治於金城鎮 改爲金城縣 又於界內置永州 領金城洛盤新昌土堆四縣 貞觀四年移永州於洛源縣 八年廢樂盤等三縣 併入金城 屬延州 天寶元年改金城爲敷政 金明 隋廢縣 武德二年置北武州 領開遠金義崇德永定安義五縣 復分膚施置金明縣 貞觀二年廢北武州 以開遠等五縣併入金明縣 豐林 隋舊縣 武德四年於此僑置雲州及雲中榆林龍泉三縣 八年廢雲州及三縣 以龍泉併入臨真 以雲中榆林併入豐林 延水 武德二年分延川縣置西和州 領安人脩文桑原三縣 貞觀二年廢西和州 以脩文桑原併入安人 屬北基州 八年廢北基州 入延川 二十三年改爲弘風縣 神龍元年改爲延水 延川 隋舊縣 武德二年置南平州 領義門縣 四年廢南平州及縣 併入延川 延昌 武德二年置北平州 貞觀三年廢 十年於廢州置罷交縣 天寶元年改名爲延昌縣

渾州 寄治延安郡界 隸延州節度使

綏州下 隋雕陰郡 武德三年於延州豐林縣置綏州總管府 領西和南平北基銀雲貞上殄北吉匡龍等十一州 其綏州領上城城平綏德延福五縣 六年移治所於延州延川縣界 七年又移治平城縣界魏廢平城 貞觀二年平梁師都 罷都督府 移州治上縣 天寶元年改爲上郡 乾元元年復爲綏州 舊領縣五 戶三千一百六十三 口一萬六千一百二十九 天寶戶一萬八百六十七 口三萬九千一百一十一 在京師東北一千里 至東都一千八百一十九里

龍泉 隋曰上縣 天寶元年改爲龍泉 延福 隋縣 武德六年置北吉州 領歸義洛陽二縣 羅州領石羅開善萬福三縣 匡州領安定源泉二縣 貞觀二年三州及縣並廢 地併入延福 綏德 隋廢縣 武德二年復置 六年又分置雲州 領信義淳義二縣 龍州領風鄉義良二縣 貞觀二年二州及縣俱廢 地併入綏德 城平 隋舊縣 武德三年又置魏平縣 屬南平州 又置魏州 領安故安泉二縣 七年又於魏平城中置綏州總管府 并大斌縣 貞觀二年廢南平州 [illegible]州及魏平安故安泉三縣 移綏州治於上縣 大斌治於今所 大斌 武德七年置 治魏平 貞觀二年移治今所

銀州下 隋雕陰郡之儒林縣 貞觀二年平梁師都 置銀州 隋舊名 天寶元年改爲銀州郡 乾元元年復爲銀州 舊領縣四 戶一千四百九十五 口七千七百二 天寶戶七千六百二 口四萬五千五百二十七 在京師東南一千一百三十里 至東都一千五百七十九里

儒林 隋舊縣 撫寧 隋縣 貞觀二年屬綏州 八年改屬銀州 治龍泉川開

元二年移於今所　貞鄉　隋縣　開光　隋縣貞觀二年屬綏州八年改屬
柘州十三年柘州廢來屬銀州
靜邊州都督府　舊治銀州郡界內管小州十八
歸德州　寄治銀州界處降党項羌
夏州都督府　隋朔方郡貞觀二年討平梁師都改為夏州都督府領夏綏銀
三州其夏州領德靜巖銀寧朔長澤四縣其年改巖銀為朔方縣七年於德靜
縣置長州都督府八年改北開州為化州十三年廢化州及長州以德靜長澤
二縣來屬天寶元年改為朔方郡乾元元年復為夏州舊領縣四戶二千三百
二十三口一萬二百八十六天寶戶九千二百一十三口五萬三千一百四在
京師東北一千一百一十里至東都一千六百八十里
朔方　隋巖銀縣貞觀二年改為朔方縣永徽五年分置寧朔縣長安二年廢
開元四年又置九年又廢還併入朔方　德靜　隋縣貞觀七年屬北開州八
年改北開州為化州十三年廢化州以縣屬夏州　寧朔　隋縣武德六年於
此置南夏州貞觀二年廢　長澤　隋縣貞觀七年置長州都督府十三年廢
長州縣還夏州
雲中都督府　党項部落寄在朔方縣界管小州五舍利州思壁州阿史那州綽
部州白登州戶一千四百三十口五千六百八十一
呼延州都督府　党項部落寄在朔方縣界管小州三賀魯州那吉州跌跌州
戶一百五十五口六百五
桑乾都督府　寄朔方縣界管小州四郁射州執失州畢失州叱略州戶一百
七十四口一千三百二十三
定襄都督府　寄治寧朔縣界管小州四阿德州執失州蘇農州拔延州戶四
百六十口一千四百六十三
達渾都督府　延陀部落寄在寧朔縣界管小州五姑衍州步訖若州嵠彈州
鶻州低粟州戶一百二十四口四百九十五
安化州都督府　寄在朔方縣界戶四百八十三口二千五十三

寧朔州都督府　寄在朔方縣界戶三百七十四口二千二十七
僕固州都督府　寄在朔方縣界戶一百二十二口六百七十三
靈州大都督府　隋靈武郡武德元年改為靈州總管府領迴樂弘靜懷遠靈
武鳴沙五縣二年以鳴沙縣屬西會州貞觀四年於迴樂縣置迴環二州並屬
靈武都督府十三年廢迴環二州靈州都督入靈塡二州二十年鐵勒歸附於
州界置皋蘭高麗祁連三州並屬靈州都督府永徽二年廢皋蘭等三州調露
元年又置魯麗塞含依契等六州總為六胡州開元初廢復置東皋蘭燕然燕
山雞田雞鹿燭龍等六州並寄靈州界屬靈州都督府天寶元年改靈州為靈
武郡至德元年七月肅宗即位于靈武升為大都督府乾元元年復為靈州舊
領縣五戶四千六百四十口二萬一千四百六十二天寶領縣六戶一萬一千
四百五十六口五萬三千一百六十三在京師西北一千二百五十里至東都
二十里
迴樂　隋縣在郭下武德四年分置豐安定縣屬迴州十三年州廢併入迴樂
鳴沙　隋縣武德三年置西會州以縣屬焉貞觀六年廢西會州置環州九
年廢環州縣屬靈州神龍二年移治廢豐安城　靈武　隋縣　懷遠　隋縣
界有隋五原郡武德元年改為豐州領九原縣六年州縣俱省入懷遠縣儀鳳
中再築新城縣有鹽池三所　保靜　隋弘靜縣神龍元年改為安靜至德元
年改為保靜　溫池　神龍元年置
燕然州　寄在迴樂縣界突厥九姓部落所處戶一百九十口九百七十八
雞鹿州　寄在迴樂縣界突厥九姓部落所處戶一百三十二口五百五十六
雞田州　寄在迴樂縣界突厥九姓部落所處戶一百四口四百六十九
東皋蘭州　寄在鳴沙界九姓所處戶一千三百四十二口五千一百八十二
燕山州　在溫池縣界亦九姓所處戶四百三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六
燭龍州　在溫池界亦九姓所處戶一百一十七口三百五十三
豐州下　隋豐州郡武德元年改為豐州領五原與寧二縣其年移州及縣寄
治靈州四年省與寧入五原縣貞觀元年廢豐州五原縣入靈州二年平梁師

都復於舊城置豐州及五原與寧二縣隸夏州都督府其年改為豐州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為五原郡乾元元年改為豐州永泰元年十一月升為都督府元和八年隸夏州舊領縣二戶九百三十二口三千九百六十九天寶戶二千九百二十九口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五在京師西北一千一百里至東都二千一十里

五原　隋縣武德元年寄治靈州貞觀元年省二十年復置　與寧　龍朔三年置

豐州下　隋文帝置後廢貞觀四年以突厥降附置豐州都督府不領縣唯領蕃戶二十一年廢地入靈州二十三年又改豐州天寶元年改為九原郡乾元元年復為豐州領縣二戶二千八百一十三口九千六百四十一在京師北二千二百六里至東都三千四十四里

九原　永徽四年置　永豐　隋縣武德六年省永徽元年復置

會州上　隋會寧鎮武德二年討平李軌置西會州天寶元年改為會寧郡乾元元年復為會州永泰元年昇為上州領縣二戶四千五百九十四口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二去京師一千一百里至東都二千一百里

會寧　隋涼川縣武德二年改會寧　烏蘭　後周縣置在會寧關東南四里天授二年移於關東北七里

宥州　露調初六胡州也長安四年併為匡長二州神龍三年置蘭池都督府仍置六縣以隸之開元十年復分為魯麗契塞四州十一年克定康待賓後遷其人於河南江淮之地十八年又為匡長二州二十六年自江淮放迴胡戶於此置宥州及延恩懷德歸仁三縣天寶元年改為寧朔郡至德二年又改為懷德郡都督府乾元元年復為宥州寶應後廢元和九年復於經略軍置宥州郭下置延恩縣十五年移治長澤縣為吐蕃所破長慶四年夏州節度使李祐復置領縣三戶七千八十三口三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去京師二千一百里去東都三千一百九十里

延恩　開元二十六年以廢匡州置後隨州移徙歸仁舊蘭池州之長泉縣開元二十六年置歸仁縣　懷德　開元二十二年以廢塞門縣置

勝州下都督府　隋置勝州大業為榆林郡武德中平梁師都復置勝州天寶元年復為榆林郡乾元元年復為勝州領縣二戶四千一百八十七口二萬九百五十二去京師一千八百三十里至東都一千九百五里

榆林　隋舊　河濱　隋榆林郡地貞觀三年置雲州于河濱因置河濱縣四年改為威州八年廢河濱屬勝州

麟州下　天寶元年王忠嗣奏請割勝州連谷銀城兩縣置麟州其年改為新秦郡乾元元年復為麟州領縣三戶二千四百二十八口一萬九百三去京師一千四百四十里至東都一千九百五里

新秦　天寶元年分連谷銀城二縣地置　連谷　舊屬勝州天寶元年來屬

銀城　舊屬勝州天寶元年來屬

安北大都護府　開元十年分豐勝二州界置蒲海都護府總章中改為安北大都護府北至陰山七十里至迴紇界七百里舊領縣一戶二千六口七千四百九十八去京師二千七百里至東都二千九百里在黃河之北

陰山　天寶元年置

河南道

東都　周之王城平王東遷所都也故城在今苑內東北隅自赧王已後及東漢魏文晉武皆都於今故洛城隋大業元年自故洛城西移十八里置新都今都城是也北據邙山南對伊闕洛水貫都有河漢之象都城南北十五里二百八十步東西十五里七十步周圍六十九里三百二十步都內縱橫各十街街分一百三坊二市每坊縱橫三百步開東西二門宮城在都城之西北隅城東西四里一百八十步南北二里一十五步宮城有隔城四重正門曰應天正殿曰明堂明堂之西有武成殿即正衙聽政之所也宮內別殿臺館三十五所上陽宮在宮城之西南隅南臨洛水西拒穀水東即宮城北連禁苑宮內正門正殿皆東向正門曰提象正殿曰觀風其內別殿亭觀九所上陽之西隔穀水有西上陽宮虹梁跨穀行幸往來皆高宗龍朔後置禁苑在都城之西東抵宮城

西臨九曲北背邙阜南距飛仙苑城東面十七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
北面二十里苑內離宮亭觀一十四所
河南府　隋河南郡武德四年討平王世充置洛州總管府領洛鄭熊穀嵩管
伊汝管九州洛州領河南洛陽偃師鞏陽城緱氏嵩陽陸渾伊闕等九縣其年
十一月罷總管府置陝東道大行臺九年罷行臺置洛州都督府領洛懷鄭汝
等四州權於府置尚書省貞觀元年割穀州之新安來屬七年又割穀州之壽
安來屬八年移治所於河南縣之宣範坊十八年廢都督府省緱氏嵩陽二縣
顯慶二年置東都官員準雍州是年廢穀州以福昌長水永寧澠池等四縣懷
州之河陽濟源溫王屋鄭州之汜水來屬龍朔二年又以許州之陽翟鄭州之
密縣絳州之恆縣來屬乾封元年以恆縣隸絳州咸亨四年又置柏崖大基二
縣其年省柏崖縣上元元年復置緱氏縣永淳元年復置嵩陽縣光宅元年改
東都爲神都垂拱四年置永昌縣載初元年置武臨縣天授元年置武泰縣尋
廢仍改鄭州之榮陽武泰來屬三年置來廷縣神龍元年改神都復爲東都廢
永昌來廷二縣改武泰榮陽還鄭州先天元年置伊闕縣開元元年改洛州爲
河南府二十二年置河陰縣天寶元年改東都爲東京也天寶領縣二十六戶
十九萬四千七百四十六口一百一十八萬三千九十三在西京之東八百五
十里
河南　隋舊武德四年權治司隸臺貞觀元年移治所於大理寺貞觀二年徙
理金墉城六年移治都內之毓德坊垂拱四年分河南洛陽置永昌縣治於都
內之道德坊永昌元年改河南爲合宮縣神龍元年復爲河南縣廢永昌縣三
年復爲合宮縣景龍元年復爲河南縣　洛陽　隋舊武德四年權治大理寺
貞觀元年徙治金墉城六年移治都內之毓德坊垂拱四年分置永昌縣天授
三年又分置來廷縣治於都內之從善坊龍朔元年廢來廷縣神龍二年十一
月改洛陽爲永昌縣唐隆元年七月復爲洛陽　偃師　隋縣　鞏　隋縣
緱氏　隋縣貞觀六年省上元二年七月復置管孝　敬陵舊縣治西北澗
南上元中復置治所於通谷北今治是　告成　隋陽城縣武德四年割陽城
嵩陽陽翟置康城縣又置嵩州治陽城貞觀元年割陽翟隸許州三年省嵩州
及康城縣以陽城嵩陽屬洛州登封元年將有事嵩山改爲告成縣　登封
隋嵩陽縣貞觀十七年省永淳元年七月復置二年又廢光宅元年又置登封
元年十二月改爲登封縣神龍元年二月改爲嵩陽二年十一月復爲登封
陸渾　隋縣　伊闕　隋縣　伊陽　先天元年十一月割陸渾縣置　壽安
隋縣義寧元年移治九曲城屬熊州貞觀七年移今治屬洛州長安四年立
興泰宮分置興泰縣神龍元年廢併入壽安　新安　隋縣義寧二年置新安
郡武德元年改爲穀州領新安澠池東垣三縣四年省東垣入新安貞觀元年
移穀州治澠池新安移入廢州城改屬洛州顯慶二年十二月廢穀州以福昌
新安澠池永寧幷懷州之河陽濟源溫王屋鄭州汜水並隸洛州　福昌　隋
宜陽縣義寧二年置宜陽郡領宜陽澠池永寧三縣又於新安縣置新安郡領
新安一縣武德元年改宜陽郡爲熊州新安爲穀州割熊州之澠池又置東垣
縣屬之仍改熊州之宜陽爲福昌縣三年割熊州永寧置函州四年省東垣縣
八年廢函州復以永寧屬熊州貞觀元年省熊州以永寧屬穀州壽安屬洛州
顯慶二年廢穀州福昌隸洛州也　澠池　隋舊治大塢城貞觀元年移穀州
治所於此領福昌澠池永寧三縣三年縣南移於雙橋其年穀州又移治雙橋
六年又移理於福昌顯慶二年十二月廢穀州澠池隸洛州　長水　隋長淵
縣義寧元年改爲長水武德元年屬虢州貞觀元年屬穀州顯慶二年隸洛州
永寧　隋熊耳縣所治義寧二年置永寧縣治永固城屬宜陽郡武德元年
改屬熊州三年移治同軌城改屬函州八年復屬熊州貞觀元年改屬穀州十
四年移於今所十七年移治鹿橋顯慶元年穀州廢改隸洛州　密　隋縣武
德三年置密州四年廢縣屬鄭州龍朔二年割屬洛州　河清　咸亨四年分
河南洛陽新安王屋濟源河陽置大基縣先天元年改爲河清　穎陽　載初
元年析河南伊闕嵩陽三縣置武臨縣開元十五年改爲穎陽　河陽　汜水
溫　河陰　已上縣會昌三年割屬孟州陽翟還許州濟源還懷州王屋還
懷州

孟州上。本河南府之河南縣，本屬懷州，顯慶二年割屬河南府。以城臨大河，長橋架水，古稱設險。乾元中，史思明再陷洛陽，太尉李光弼以重兵守河陽，及雍王平賊，留觀軍容使魚朝恩守河陽，乃以河南府之河清、濟源、溫四縣租稅入河陽三城使。河南尹但總領其縣額，尋又以汜水軍賦隸之。會昌三年九月，中書門下奏：河陽五縣，自艱難已來，割屬河陽三城使，其租賦色役，盡歸河陽，河南尹但總管名額而已。使歸一統，便為定制。既是雄鎮，足壯三城，其河陽望，昇為孟州，仍為望。河陽等五縣，改為望縣。尋有敕割河陰縣。孟州河清還河南府。時河陽節度以懷州為理所，會昌四年又割澤州隸河陽節度使，仍移治所於孟州。戶口籍帳入河南府。

河陽 隋縣。武德四年，於河陽宮置盟州，領河陽、集城、溫三縣。八年，廢盟州，省集城入河陽縣，以河陽、溫屬懷州。顯慶二年，以河陽、溫屬洛州。 汜水 隋縣。武德四年，分置成皐縣。貞觀元年，省入汜水，屬鄭州。顯慶二年，割屬洛州。仍移治武牢城。垂拱四年，改為廣武。神龍元年，復為汜州。開元二十九年，移治所於武牢。成皐府在縣北。 河陰 開元二十年，割汜水、滎澤二縣置，管河陽倉。 溫 舊屬懷州。顯慶二年，割屬洛州。 濟源 隋舊縣。武德二年，置西濟州，又分置𣶏陽、燕川、邵原三縣。四年，廢濟州及邵原、燕川、𣶏陽三縣入濟源，改隸懷州。

鄭州 隋滎陽郡。武德四年，平王世充，置鄭州於武牢，領汜水、滎澤、成皐、密五縣。其年，又於管城縣置管州，領管城、須水、圃田、清池四縣。貞觀元年，廢管州及須水、清池二縣，以廢管州之陽武、新鄭四縣屬鄭州。七年，自武牢移鄭州理所於管城。舊領縣八，戶一萬八千七百九十三，口九萬三千九百三十七。天寶領縣七，戶七萬六千六百九十四，口三十六萬七千八百八十一。至京師一千一百五里，至東都七十里。

管城 郭下。隋舊。 滎陽 隋縣。天授二年，分置武泰縣，隸洛州。又改滎陽為武泰。萬歲通天元年，復為滎陽。尋又為武泰，神龍復。 滎澤 隋舊。 新鄭 隋舊。 中牟 隋圃田縣。武德元年，改為中牟，屬汴州。龍朔二年，改屬鄭州。

原武 隋舊。

陝州大都督府 隋河南郡之陝縣。義寧元年，置弘農郡，領陝、崤、桃林、長水四縣。二年，省崤縣。武德元年，改為陝州總管府，管陝、鼎、熊、函、穀五州。仍割長水屬虢州。其年，復立崤縣。二年，復割崤縣屬函州。三年，又置南韓州、嵩州，並屬陝府。四年，東都平，割熊、穀、嵩三州屬洛州總管府。其年，罷洛州總管，復以熊、穀、嵩三州來屬，仍省南韓州入洛州。八年，廢函州，以崤縣來屬。貞觀元年，罷都督府。又以廢芮城、河北二縣來屬。十四年，改崤縣為峽石縣。大足元年，割絳州之夏縣來屬，尋却還絳州。天寶元年，改為陝府，置軍。至德二年十月，收兩京。乾元元年，復為陝郡，因割蒲州之解、安邑，絳州之夏縣來屬，仍改安邑為虞邑。廣德元年十月，吐蕃犯京師，車駕幸陝州，仍以陝為大都督府。天祐初，昭宗遷都洛陽，駐蹕陝州，改為興德府，為次畿赤。哀帝即位，省，復為大都督府。舊領縣五，戶二萬一千一百七十一，口八萬一千九百一十九。天寶領縣七，戶三萬九百五十，口一十七萬二千二百三十八。在京師東四百九十里，東至東都三百里。

陝 郭下。隋縣。 峽石 隋崤縣。義寧二年，省。武德元年，復置。二年，割屬函州。三年，自石隝移治鴨橋。八年，改屬陝州。十四年，移治峽石隝，因改為峽石縣。 靈寶 隋桃林縣。天寶元年，以堀得寶符，改靈寶縣。 芮城 隋縣。武德二年，置芮州，領芮城、河北二縣。貞觀元年，罷芮州，以芮城、河北屬陝州。 平陸 隋河北縣。義寧元年，置安邑郡，縣屬焉。天寶三載，太守李齊物開三門，石下得戟，大刃有平陸篆字，因改為平陸縣。 安邑 隋為虞州，郭下置安邑縣，領安邑、解、桐鄉四縣。貞觀十七年，廢虞州及桐鄉縣，以安邑、解縣屬蒲州，夏縣屬絳州。乾元元年，割屬陝州，改安邑為虞邑。大曆四年，復為安邑縣。 夏縣 舊屬虞州。貞觀十七年，改隸絳州。乾元元年，改屬陝州。安邑、夏縣，天寶後加，管戶一萬八千五百。

虢州望 漢弘農郡。隋廢郡為弘農縣，屬陝州。隋末，復置郡。義寧元年，改為鳳林郡，仍於盧氏置虢郡。武德元年，改為虢州，改鳳林為鼎州。貞觀八年，廢鼎州，移虢州於今治，屬河南道。開元初，以巡按所便，屬河東道。天寶元年，改為弘農

郡乾元元年復爲虢州以弘農爲緊縣盧氏朱陽王城爲望縣天寶領縣六戶二萬八千二百四十九口八萬八千四十五西至京師四百三十里東至東都五百五十三里

弘農 漢縣隋廢大業三年於今湖城縣西一里置尋隨郡移於弘農川神龍元年改弘爲恆開元十六年復爲弘農州所治也 閿鄉 隋縣 湖城 漢湖縣後加城字乾元元年改爲天平縣大曆四年復爲湖城 朱陽 隋縣 王城 隋縣分盧氏置 盧氏 隋縣

汝州望 隋襄城郡武德四年平王世充改爲伊州領承休梁郟城三縣貞觀元年以廢魯州魯山縣來屬其年省梁縣仍改承休爲梁縣八年改伊州爲汝州領梁郟城魯山三縣證聖元年置武興縣先天元年置臨汝縣開元二十六年以仙州之葉縣來屬天寶元年以許州之襄城來屬仍改爲臨汝郡乾元元年復爲汝州也舊領縣三戶三千八百八十四口一萬七千五百三十四天寶領縣七戶六萬九千三百七十四口二十七萬三千七百五十六在京師東九百八十二里至東都一百八十里

梁 隋承休縣貞觀元年改爲梁郡 郟城 隋舊縣 魯山 隋舊武德四年於縣置魯州領魯山滍陽二縣貞觀元年州廢仍置滍陽縣以魯山縣屬伊州八年改伊州爲汝州 葉 隋縣武德四年置葉州五年廢縣屬許州開元四年置仙州領葉襄城方城西平舞陽五縣二十六年廢仙州以葉屬汝州襄城舞陽屬許州方城還唐州西平屬豫州 襄城 隋舊縣武德元年於此置汝州領襄城汝墳郟城三縣貞觀元年廢汝州及汝墳州城二縣以襄城屬許州開元四年屬仙州二十六年還屬許州其年改屬汝州也 龍興 證聖元年分郟城魯山置武興神龍元年改爲中興縣其年又改爲龍興 臨汝 先天元年置貞觀八年以梁縣西界二鄉益之兼移縣於石壕驛

許州望 隋潁川郡武德四年平王世充改爲許州領長社長葛許昌繁昌黃臺德強臨潁七縣貞觀元年廢黃臺繁昌德強三縣以洧州之扶溝鄢陵汝州之襄城嵩州之陽翟北澧之葉縣來屬十三年改置都督府管許唐陳潁四州而許州領長社長葛許昌鄢陵扶溝臨潁襄城陽翟葉九縣十六年罷都督府顯慶二年割陽翟屬洛州開元四年割葉襄城置仙州二十六年仙州廢以葉襄城陽翟來屬其年又以葉襄城屬汝州二十年又以襄城來屬是歲又以葉縣屬汝州天寶元年改爲潁川郡乾元元年復爲許州長慶三年廢溵州爲郾城縣屬許州舊領縣九戶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五口七萬二千二百二十九天寶領縣七戶七萬三千二百四十七口四十八萬七千八百六十四在京師東一千二百里至東都四百里

長社 郭下隋潁川縣武德四年改爲長社取舊名 長葛 隋分許昌縣置取舊名許昌縣 鄢陵 隋置洧州後廢爲縣屬許州 扶溝 隋縣武德四年置北陳州其年州廢縣屬洧州九年洧州廢來屬 臨潁 隋舊縣建中二年隸溵州貞元元年州廢來屬 舞陽 漢縣治所在古城內屬仙州開元二十六年隸許州元和十三年移治於吳城鎮 郾城 本屬豫州長慶元年來屬

汴州上 隋滎陽郡之浚儀縣也武德四年平王世充置汴州總管府管汴洧杞陳四州領浚儀新里開封封丘等五縣七年改爲都督府廢開封外黃新里三縣入浚儀復以廢杞州之雍丘陳留管州之中牟洧州之尉氏來屬龍朔二年以中牟隸鄭州延和元年復置開封縣天寶元年改汴州爲陳留郡乾元元年復爲汴州建中二年築其羅城舊領縣五浚儀雍丘陳留中牟尉氏戶五萬七千七百一口八萬二千八百七十九天寶領縣六戶十萬九千八百七十六口五十七萬七千五百七在京師東一千三百五十里東都四百一里

浚儀 古縣隋置在今縣北三十里爲李密所陷縣人王要漢率豪族置縣於汴州之內要漢自爲縣令義寧元年於縣復置汴州以要漢爲刺史武德四年移縣於川北羅城內貞觀元年移於州西一里延和元年六月割浚儀十四鄉分置開封縣 開封 漢縣在今縣南五十里貞觀元年省併入浚儀延和元年六月析浚儀復置並在郭下 尉氏 隋縣屬潁川郡武德四年於縣置洧州領尉氏扶溝康陵新汲鄢陵宛陵歸化七縣貞觀元年廢洧州及康陵宛陵

新汲　歸化四縣。以扶溝鄢陵屬許州。尉氏屬汴州。　陳留　隋縣。屬汴州。武德元年屬杞州。貞觀元年廢杞州。陳留屬汴州。　封丘　隋縣　雍丘　隋縣。武德四年於縣置杞州。領雍丘陳留圉城襄邑外黃濟陽六縣。權於州內以倉院置。貞觀六年廢杞州及濟陽圉城外黃三縣。以襄邑屬宋州。陳留雍丘屬汴州。而移縣入廢杞州。

蔡州上　隋汝南郡。武德三年四月平王世充。置豫州總管府。管豫道真輿息舒五州。豫州領安陽平輿真陽吳房上蔡五縣。七年改為都督府。廢輿道舒息四州。貞觀元年罷都督府。廢平輿新蔡二縣。復以道州之郾城息州之新息朗州之朗山舒州之褒信新蔡五縣來屬。天授三年。又置平輿西平兩縣。開元四年。以西平屬仙州。二十六年省仙州。復以西平來屬。天寶元年改為汝南郡。乾元元年復為豫州。寶應元年改為蔡州。舊領縣十。戶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二。口六萬四百一十五。天寶領縣十一。戶八萬七百六十一。口四十六萬二百五。去京師一千五百四十里。至東都六百七十里。

汝陽　郭下。隋舊縣治。　朗山　漢安昌縣。隋改為朗山。　遂平　隋吳房縣。元和十二年討吳元濟。於文城柵置行吳房縣。權隸溵州。賊平。改為遂平縣。隸唐州。長慶元年復隸蔡州。　郾城　隋舊。武德四年於此置道州。領郾城邵陵北武西平四縣。貞觀元年廢道州及北武邵陵西平三縣。以郾城屬豫州。本治溵水南。開元十一年。因大水移治溵水北。元和十二年於縣置溵州。長慶元年廢溵州。以郾城隸許州。　上蔡　隋縣　新蔡　隋舊。武德四年於此置舒州。領新蔡褒信二縣。貞觀元年廢舒州。新蔡屬豫州。　褒信　後漢縣　新息　隋縣。武德四年於縣置息州。領新息淮川長陵三縣。貞觀元年廢息川及淮川長陵二縣。以新息屬豫州。　平輿　隋置。貞觀元年廢。天授二年復置。　西平　漢縣。貞觀元年廢。天授二年復置。元和十二年隸溵州。州廢。隸蔡州。　真陽　漢愼陽縣。隋為真陽。載初元年改為淮陽。神龍元年復。

滑州望　隋東郡。武德元年改為滑州。以城有古滑臺也。二年陷賊。及平王世充。復置。領白馬衛南韋城匡城靈昌長垣七縣。八年廢長垣縣入匡城。以廢東梁州之酸棗縣來屬。天寶元年改為靈昌郡。乾元元年復為滑州。舊領縣七。戶一萬三千七百三十八。口六萬四千九百六十。天寶戶七萬一千九百八十三。口四十二萬二千七百九十。去京師一千四百四十里。至東都五百三十里。

白馬　郭下。漢縣。　衛南　隋楚丘縣。後以曹有楚丘。乃改為衛南縣。治古楚丘城。儀鳳元年移治西北濮河之新城。永昌元年又移於楚丘之城南。　韋城　隋分白馬縣置於古城。韋氏之國城。　匡城　漢長垣縣。隋改為匡城。　胙城　漢南燕縣。隋改為胙城。隸滑州。　酸棗　漢縣。　靈昌　隋分酸棗縣置。靈昌者。河津之名。

陳州上　隋淮陽郡。武德元年討平房憲伯。改為陳州。領宛丘箕城扶樂太康新平五縣。貞觀元年廢扶樂箕城新平三縣。復以沈州之項城溵水二縣來屬。長壽元年置武城縣。證聖元年置光武縣。天寶元年改陳州為淮陽郡。乾元元年復為陳州。舊領縣四。戶六千三百六十七。口三萬九百六十一。天寶領縣六。戶六萬六千四百四十二。口四十萬二千四百八十六。在京師一千五百二十里。至東都七百一十七里。

宛丘　郭下。隋縣。　太康　漢陽夏縣。隋改太康。以縣東有太康城。　項城　隋舊。武德四年於此置沈州。領項城穎東鯛陽南頓溵水五縣。貞觀元年廢沈州。以縣屬陳州。　溵水　漢汝陽縣。改為溵水。建中二年隸溵州。興元元年廢溵州。縣隸陳州。　南頓　隋縣。武德六年省入項城。證聖元年割項城置光武縣。以縣有光武廟故也。景雲元年改為南頓。復古名也。　西華　漢縣。武德元年改為箕城縣。貞觀元年省入宛丘。長壽元年割宛丘置武城縣。以縣本楚武王所築故也。神龍元年復為箕城。景雲元年改為西華。復古名也。

亳州望　隋譙郡。武德四年平王世充。改為亳州。領譙城父谷陽鹿邑酇五縣。五年置總管府。管譙亳宋北荊穎沈六州。十一年改為都督府。貞觀元年罷都督府。亳州不改。十七年廢譙州。以臨渙永城山桑三縣來屬。天寶元年改為譙郡。乾元元年復為亳州也。舊領縣八。戶五千七百九十。口三萬三千一百七十七。天寶戶八萬八千九百六十。口六十七萬五千一百二十一。至京師一千七

百里，至東都八百九十八里。

譙　郭下。貞觀十七年自古譙城移入州城置。　酇　漢縣，隋屬沛郡。武德四年改屬亳州。開元二十六年移於汴城坦陽驛置。　城父　隋舊。　鹿邑　隋舊。　真源　漢苦縣，隋為谷陽。乾封元年改為真源。載初元年改為仙源。神龍元年復為真源。有老子祠。　臨渙　隋置譙州，領縣四。貞觀十七年省，以臨渙、永城、山桑屬亳州，蘄縣屬徐州。縣本治經城，十七年移治所於廢譙州。元和九年割屬宿州。　永城　隋縣，屬譙州。貞觀十六年廢，屬亳州。舊治於馬浦城東北三里，武德五年移置於馬浦城。　蒙城　隋山桑縣，屬譙州。州廢，隸亳州。天寶元年改為蒙城。

潁州中。　漢汝南郡，隋為汝陰郡。武德四年平王世充，於汝陰縣西北十里置信州，領汝陰、清丘、永安、高唐、永樂等六縣。六年改為潁州，移於今治，領高唐、永樂、永安三縣。貞觀元年省清丘縣。八年又以廢溵州之下蔡縣來屬。天寶元年改為汝陰郡。乾元元年復為潁州。長慶二年以潁州隸滑鄭節度使。舊領縣三，戶二千九百五，口一萬四千一百八十五。天寶領縣四，戶三萬七百七，口二萬二千八百九十。至京師一千八百二十里，至東都九百六十里。

汝陰　郭下。漢縣。　潁上　隋置，治所於古鄭城。武德四年移於今治。　下蔡　隋舊。武德四年於縣置滑州，下蔡隸之。八年州廢，縣屬潁州也。　沈丘　古曰寢丘，至隋不改。神龍二年改為沈丘。

宋州望。　隋之梁郡。武德四年平王世充，置宋州，領宋城、寧陵、柘城、穀熟、下邑、碭山、虞城七縣。其年以虞城屬東虞州。五年廢東虞州，仍以虞城來屬。貞觀元年廢杞州，以襄邑縣來屬，仍省柘城縣。十七年以廢戴州之單父、楚丘來屬。永淳元年又置柘城縣。天寶元年改宋州為睢陽郡。乾元元年復為宋州。舊領縣七，戶一萬一千三百三，口六萬一千七百二十。天寶領縣十，戶一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八，口八十九萬七千四十一。去京師一千五百四十里，至東都七百八十里。

宋城　郭下。治古睢陽城，漢睢陽縣。隋改為宋城。　襄邑　隋置。武德二年屬杞州。貞觀元年屬宋州。　寧陵　漢縣。久廢，隋特置。貞觀元年併柘城縣入。　虞城　隋分下邑縣置。武德四年屬宋州。其年於縣置東虞州。五年州廢，縣屬宋州。　碭山　舊安陽縣，隋改為碭山，屬宋州。　下邑　漢縣。　穀熟　漢縣。武德二年於縣置南穀州。四年州廢，縣屬宋州。　單父　古邑。隋於縣置戴州。大業廢。武德五年復置戴州。貞觀十七年戴州廢，縣屬宋州。　楚丘　古邑，屬戴州。貞觀七年屬宋州。　柘城　秦縣。久廢，隋復置。貞觀初廢。永淳元年析穀熟、寧陵復置。

曹州上。　隋濟陰郡。武德四年改為曹州，領濟陰、定陶、冤句、離狐、乘氏，并置蒙澤、普陽等七縣。其年省普陽縣。五年以廢梁州之考城來屬。貞觀元年省定陶、蒙澤二縣入濟陽。十七年以廢戴州之城武來屬。天寶元年改曹州為濟陰。乾元元年復為曹州。舊領縣五，戶九千二百四十四，口五萬四千九百八十一。天寶領縣六，戶七萬三百五十二，口七十一萬六千八百四十八。在京師東北一千四百五十三里，至東都東北六百五十七里。

濟陰　郭下。隋縣。　考城　隋舊。武德四年於縣置梁州，領考城縣。五年州廢，以縣屬曹州。　冤句　漢縣。隋武德四年分縣西界置濟陽縣，屬杞州。貞觀元年廢濟陽，併入冤句。　乘氏　漢縣，春秋之重丘地也。　南華　漢離狐縣，累代不改。天寶元年改為南華。　成武　漢縣，隋屬戴州，州廢屬曹州。

濮州上。　隋東郡之鄄城縣也。武德四年置濮州，領鄄城、廩城、雷澤、臨濮、昆吾、濮陽、永定、安丘、長城九縣。五年廢安丘、長城二縣。八年廢昆吾、永定、廩城三縣。貞觀八年割濟州之范縣來屬。天寶元年改為濮陽郡。乾元元年復為濮州。舊領縣五，戶八千六百二十八，口四萬四千一百三十五。天寶戶五萬七千七百八十一，口四十萬六百四十八。在京師東北一千五百七十里，至東都七百三十五里。

鄄城　古縣，後漢於縣置兗州。武德四年分置永定縣，八年併入鄄城。　濮陽　隋舊。武德四年分置昆吾縣，八年省，併入濮陽。　范　漢縣。武德二年置范州，治昆吾城。五年州廢，縣屬濟州。貞觀八年改屬濮州。　雷澤　漢縣。武德四

年分置廩城縣。貞觀八年省入雷澤。　臨濮　武德四年分雷澤置。五年省長城縣併入。

鄆州上　隋東平郡之須昌縣。武德四年平徐圓朗，於鄆城置鄆州，領鄆城、須昌、宿城、鉅野、乘丘五縣。又以廢壽州之壽張來屬。其年置總管府，管鄆、濮、兗、戴、曹五州。貞觀元年罷都督府，仍以鉅野屬戴州，又廢宿城、乘丘二縣。八年自鄆城移治須昌。景龍元年又置宿城縣。天寶元年改鄆州為東平郡。乾元元年復為鄆州。舊領縣三，須昌、鄆城、壽張，戶四千一百四十一，口二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天寶領縣五，戶四萬四千二百九十九，口二十八萬四千五百三十。天寶十三年廢濟州，其所管五縣並入鄆州。濟州舊領縣五，戶六千九百五，口三萬四千五百一十。天寶領戶三萬八千七百四十九，口二十一萬六千九百七十九。並入鄆州。在京師東北一千六百九十七里，去東都東北九百七十三里。今領縣十。

壽張　隋縣。武德四年於縣置壽州，領壽張、壽良二縣。五年廢壽張，省壽良入壽張，屬鄆州。　鄆城　漢壽良縣，隋改為萬安縣，仍於縣置鄆州，尋改萬安為鄆城。貞觀八年移鄆州治所於須昌縣。　鉅野　漢縣。隋縣升為州，尋廢，屬戴州。貞觀十七年戴州廢，鉅野來屬。　須昌　郭下。漢縣，今故城鄆州東南三十二里。隋於故城置宿城縣，仍置須昌縣於今所。貞觀八年，州自鄆城移於須昌縣。後廢宿城縣。景雲三年十二月，復分須昌置宿城縣。貞觀四年改宿城為東平縣，移就郭下。太和四年改為天平縣。六年七月廢天平縣入須昌縣。　盧縣　漢舊。隋置濟北郡。武德四年改濟州，領盧、平陰、長清、東阿、陽穀、范五縣。又置昌城、濟北、穀城、孝感、冀丘、美政六縣。六年廢美政、孝感、穀城、乘丘、昌城五縣入年割范縣屬濮州。貞觀元年又廢濟北縣入長清。天寶元年改為河陽郡。乾元元年復為濟州。十三載六月一日廢濟州，盧、長清、平陰、東阿、陽穀等五縣並入鄆州。　平陰　漢肥城縣。隋為平陰，屬濟州。天寶十三載州廢，縣屬鄆。太和六年併入東阿縣。開成二年七月，節度使王源中奏置平陰縣。　東阿　漢縣。隋屬濟州。州廢，屬鄆州。　陽穀　隋置，取縣界揚穀臺為名。屬濟州，州廢，屬鄆州。

中都　漢平陸縣，本置殷密城，在今治西三十九里。天寶元年改為中都，移於今治。

泗州中　隋下邳郡。武德四年置泗州，領宿預、徐城、淮陽三縣。貞觀元年省淮陽縣入宿預。以廢邳州之下邳、廢漣州之漣水來屬。八年又以廢仁州之虹縣來屬。總章元年割海州沭陽來屬。咸亨五年沭陽還海州。長安四年置臨淮縣。開元二十三年，自宿預移治所於臨淮。天寶元年改為臨淮郡。乾元元年復為泗州。舊領縣五，戶二千二百五十，口二萬六千九百二十。領宿預、漣水、徐城、虹、下邳。天寶領縣六，戶三萬七千五百二十六，口二十萬五千九百五十九。今領縣三：臨淮、漣水、徐城。其虹縣割隸宿州，宿預、下邳隸徐州。

臨淮　長安四年割徐城南界兩鄉於沙熟淮口置臨淮縣。開元二十三年移治郭下。　漣水　隋縣。武德四年置漣州，仍分置金城縣。貞觀元年廢漣州，並省金城縣，以縣屬泗州。總章元年改為楚州，咸亨五年還屬泗州。　徐城　漢縣。隋為徐城縣，屬泗州，治於大徐城。開元二十五年移就臨淮縣。

海州中　隋東海郡。武德四年置海州總管府，領漣、環、東楚四州。海州領朐山、龍沮、新樂、曲陽、沭陽、厚丘、懷仁、利城、祝其九縣。六年改新樂為祝其。七年以東楚州屬揚府，又以沂州來屬。八年廢環州及龍沮、祝其、曲陽、厚丘、利城六縣，仍以廢環州之東海來屬。九年廢漣州。貞觀元年罷都督府。天寶元年以海州為東海郡。乾元元年復為海州。舊領縣四，朐山、東海、沭陽、懷仁，戶八千九百九十九，口四萬三千六百九十三。天寶戶二萬八千五百四十九，口十八萬四千九在京師東二千五百七十里，至東都一千七百五十四里。

朐山　郭下。漢朐縣，後加山字。　東海　漢贛榆縣。武德四年置環州，領東海、青山、石城、贛榆四縣。八年廢環州，仍廢青山等三縣入東海縣，隸海州。縣治贛州，四面環海。　沭陽　漢厚丘縣，後魏改沭陽。　懷仁　後魏置。

兗州上都督府　隋郡。武德五年平徐圓朗，置兗州，領任城、瑕丘、平陸、龔丘、曲阜、鄒、泗水七縣。貞觀元年省曲阜縣，其年又省東泰州，以博城縣來屬。八年復置曲阜縣。十四年置都督府，管兗、泰、沂三州。十七年以廢戴州之金鄉、方與來

屬長安四年置萊蕪縣天寶元年改兗州爲魯郡乾元元年復爲兗州舊領縣八戶九千三百六十六口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八天寶領縣十一戶八萬八千九百八十七口五十八萬六百八中都劃屬鄆州在京師東一千八百四十三里去東都一千七十里

瑕丘　郭下宋置兗州於魯瑕邑故治隋因置瑕丘縣　曲阜　隋縣武德元年省貞觀八年復置　乾封　隋博城縣武德五年於縣置東泰州領博城梁父嬴肥城岱六縣貞觀元年罷泰州省梁父嬴二縣入博城仍以博城屬兗州兼省肥城乾封元年高宗封泰山改爲乾封縣總章元年復爲博城神龍元年又爲乾封　泗水　漢卞縣隋分汶陽縣於卞縣古城置泗水縣　鄒　古邾國魯穆公改爲鄒　任城　漢縣北齊於縣置高平郡隋廢縣屬兗州　龔丘　北齊平原縣隋改爲龔丘　金鄉　後漢縣武德四年於縣置金州領方與金鄉二縣五年改金州爲戴州貞觀十七年州廢以金鄉方與屬兗州以單父楚丘屬宋州成武屬曹州鉅野屬鄆州　魚臺　漢方與縣隋屬戴州貞觀十七年戴州廢縣入兗州寶應元年改爲魚臺以城北有魯公觀魚臺　萊蕪　漢縣晉廢後魏於古城置嬴縣貞觀初廢入博城縣長安四年於廢嬴縣置萊蕪縣元和十七年併入乾封縣尋卻置屬兗州

徐州上　隋彭城郡武德四年平王世充置徐州總管府管徐邳泗鄫沂仁六州徐州領彭城蕭沛豐滕符離諸陽七縣貞觀元年廢諸陽縣入符離二年省鄫邳二州仍以譙州來屬七年以沂州屬海州都督八年廢仁州入譙州其徐州都督管徐泗譙三州十七年罷都督府以廢譙州之蘄縣來屬天寶元年改徐州爲彭城郡乾元元年復爲徐州舊領縣六戶八千一百六十二口四萬五千五百三十七天寶領縣七戶六萬五千一百七十口四十七萬八千六百七十六在京師東二千六百里至東都一千二百五十七里

彭城　漢彭城郡治也　蕭　漢縣隋爲龍城縣尋改爲蕭　豐　漢縣北齊置承昌郡尋省爲豐縣　沛　漢縣隋廢武德復置　滕縣　古滕國隋置縣

宿遷　晉宿預縣元魏於縣置徐州州移彭城縣隸泗州寶應元年以犯代宗諱改預爲遷仍隸徐州　下邳　漢下邳郡元魏置東徐州周改邳州隋廢武德四年復邳州領下邳郯良城三縣貞觀元年廢邳州仍省郯良城二縣以下邳屬泗州元和中復屬徐州

宿州上　徐州之符離縣也元和四年正月敕以徐州之符離置宿州仍割徐州之蘄泗州之虹九年又割亳州之臨渙等三縣屬宿州元和三年徐泗觀察使崔群奏罷宿州四縣各歸本屬至七年勅宜準元和四年正月勅復置宿州於埇橋在徐之南界汴水上當舟車之要其舊割四縣仍舊來屬州新置元和已來未計戶口

符離　漢縣隋治朝解城貞德元年移治行邑城元和四年正月置宿州仍爲上州　虹　漢縣隋曰夏丘縣武德四年屬仁州其年分置虹縣於古虹城屬仁州六年廢夏丘縣貞觀八年廢仁州以虹縣屬泗州移治夏丘故城元和四年割屬宿州　蘄　漢縣後魏加城曰蘄城縣隋去城字屬北譙州貞觀十七年廢譙州屬徐州舊治穀城顯慶元年移於今所元和四年割屬宿州也　臨渙　隋舊屬譙州州廢隸亳州太和元年割屬宿州

沂州中　漢東海郡之瑯邪縣武德四年平徐圓朗置沂州領費臨沂顓臾三縣又置蘭山臨沭昌樂三縣六年省蘭山臨沭昌樂三縣入臨沂貞觀元年省顓臾入費縣其年省鄫州以丞縣來屬八年又省莒州以新泰沂三縣來屬天寶元年改爲瑯邪乾元元年復爲沂州舊領縣五戶四千六百五十二口二萬三千九百天寶戶三萬三千五百一十口十九萬五千七百三十七在京師東二千二百五十四里至東都一千四百三十里

臨沂　漢縣州所治後魏置郯郡又改爲北徐州並在此縣後周置沂州　丞　漢縣隋蘭陵縣武德四年置鄫州以蘭陵隸之仍改爲丞縣別置蘭陵鄫城二縣屬鄫州貞觀元年鄫州與二縣俱廢以丞縣來屬沂州　費　漢縣春秋時費國　新泰　漢東新泰縣晉去東字武德五年屬莒州貞觀元年莒州廢縣屬沂州　沂水　漢東莞縣隋改爲東安縣尋改爲沂水武德五年於縣置莒州領沂水新泰莒三縣貞觀八年省莒州縣屬密州沂水新泰屬沂州

密州中　隋高密郡武德五年改爲密州領諸城安丘高密三縣貞觀八年省
莒州以莒來屬天寶元年改爲高密郡乾元元年復爲密州舊領縣四戶三千
五百八十口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三天寶戶二萬八千二百九十二口十四萬
六千五百二十四在京師東南二千五百三十里至東都東一千八百六十九
里
諸城　州所治本漢東武縣城也隋移入廢高密郡城因改爲諸城　輔唐
漢安丘縣屬北海郡乾元二年刺史殷仲卿奏請治於故昌安城因改爲輔唐
高密　漢縣隋末大亂廢之武德三年於義城堡置高密縣六年併高密膠
西兩縣移就故夷安城城舊高密縣也仍廢膠西縣　莒　漢縣屬東海郡武
德五年於縣置莒州州廢以縣屬密州
齊州上　漢濟南郡隋爲齊郡武德元年改爲齊州領歷城山茌祝阿源陽臨
邑五縣二年置總管府管齊鄒東泰譚淄濟六州貞觀元年廢都督府及譚州
省源陽縣又以廢譚州之平陵臨濟亭山章丘四縣來屬七年又置都督府管
齊青淄萊密五州天寶元年改爲臨淄郡五載爲濟南郡乾元元年復爲齊州
舊領縣八戶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三口六萬一千七百七十一天寶戶六萬二
千四百八十五口三十六萬五千九百七十二在京師東北二千六十九里至
東都東北一千二百四十四里今管縣六併三縣也　歷城　漢縣屬齊南郡
舊志有平陵縣貞觀十七年齊王祐起兵平陵人不從順遂改爲全節元和十
年正月以戶口凋殘併全節入歷城縣　章丘　漢陽丘縣隋爲章丘武德二
年於平陵縣置譚州領平陵亭山章丘營城四縣八年廢營城入平陵又以廢
鄒州之臨濟來屬貞觀元年廢譚州爲平陵縣屬齊州章丘亦來屬　亭山
隋縣元和十五年以戶口凋殘併入章丘縣因廢亭山　臨邑　漢縣武德元
年屬譚州州廢來屬　長清　隋置屬濟州貞觀十七年屬齊州舊志有豐齊
縣古山茌邑也天寶元年改爲豐齊元和十五年以戶口凋殘併入長清縣
禹城　漢祝阿縣天寶元年以爲禹城以縣西有禹息故城　臨濟　漢之營
縣隋爲朝陽縣尋改爲臨濟縣武德元年於縣置鄒州領臨濟蒲臺高苑長山
鄒平五縣八年廢鄒州縣屬譚州州廢屬齊州
青州上　隋北海郡武德四年置青州總管府管青濰登牟莒密萊乘八州青
州領益都臨朐臨淄般陽樂安時水安平等七縣八年省乘濰牟登四州以廢
濰州之北海廢乘州之千乘壽光博昌來屬省般陽樂安時水安平四縣貞觀
元年罷都督府天寶元年改青州爲北海郡乾元元年復青州舊領縣七戶一
萬六百五十八口五萬六千三百一十七天寶戶七萬三千一百四十八口四
十萬二千七百四在京師東北二千二百五十里至東都五百七里
益都　漢縣在今壽光縣南十里故益都城是也北齊移入青州城北門外爲
治所　臨淄　漢縣治古齊國城久廢隋復置　博昌　漢縣治故郡城　樂
安　隋縣武德二年屬乘州州廢屬青州總章二年移治於今所　壽光　漢
縣隋移治所於博昌縣初屬乘州州廢來屬　千乘　漢千乘國後漢改爲樂
安郡宋齊廢隋置千乘縣武德二年於縣置乘州領千乘博昌壽光新河五縣
六年廢新河縣八年乘州廢千乘等縣隸青州　臨朐　漢縣隋爲逢山縣尋
復爲臨朐屬北海郡　北海　漢平壽縣隋置北海郡開皇三年罷郡置下密
縣於廢郡城大業二年改爲北海縣武德二年於縣置濰州領北海連水平壽
華池城都下密東陽寒水營亭濰水汶陽膠東營丘華宛昌安都昌城平等十
七縣六年唯留北海營丘下密三縣餘十四縣並廢八年廢濰州仍省營丘下
密二縣以北海屬青州
淄州上　隋齊郡之淄州縣武德元年置淄州領淄州長白萊蕪三縣六年廢
長白萊蕪二縣八年又以廢淄州之長山高苑蒲臺三縣來屬天寶元年復爲
淄州郡乾元元年復爲淄州景龍元年分高苑置濟陽縣又併高苑又割蒲臺
隸之後割屬棣州舊領縣五戶六千三百二十三口三萬四千四百二十五天
寶戶四萬二千七百三十七口二十萬三千八百二十一在京師東北二千一
百三十三里至東都東北一千四百二十五里今管縣四併濟陽入高苑
淄川　郭下漢盤陽縣武德初屬淄州　長山　漢於陵縣武德初屬鄒州州
廢屬淄州　高苑　隋置初屬鄒州州廢來屬景龍元年分置濟陽縣元和十

五年併入高苑 鄒平 漢縣北齊爲平原縣隋移治漢鄒平故城因改爲鄒
平初屬譚州州廢來屬

棣州上 後漢樂安郡隋渤海郡之厭次縣武德四年置棣州領陽信樂陵滴
河厭次四縣治陽信六年併入滄州貞觀十七年復置棣州於樂陵縣領厭次
滴河陽信三縣又割淄州之蒲臺隸焉而樂陵屬滄州天寶元年改爲樂安郡
上元元年復爲棣州領縣五戶三萬九千一百五十口二十三萬八千一百五
十九在京師東北二千二百一十里至東都東北一千三百七十里

厭次 郭下漢富平縣隋屬滄州武德四年改屬棣州六年省棣州復隸滄州
貞觀十七年復置棣州厭次還屬 滴河 隋縣 陽信 漢縣屬渤海郡貞
觀十七年改屬棣州 蒲臺 漢溼沃縣隸淄州割屬棣州 渤海 垂拱四
年析蒲厭次置

萊州中 漢東萊郡隋因之武德四年討平綦順置萊州領掖膠水即墨盧鄉
昌陽曲城當利曲臺膠東九縣六年廢曲城當利曲臺膠東四縣貞觀元年廢
盧鄉割登州之文登廢牟州之黃來屬麟德元年置牟平縣如意元年割黃縣
之文牟登平置登州天寶元年改萊州爲東萊郡乾元元年復爲萊州舊領縣
六掖黃文登昌陽即墨膠水戶一萬一千五百六十八口六萬三千三百九十
六天寶領縣四戶二萬六千九百九十八口七萬一千五百在京師東北一千
五百九十九里去東都一千八百五十二里

掖 州治漢東萊郡也隋置掖縣屬萊州 昌陽 漢縣置於古昌陽城永徽
元年移古縣西北二十三里 膠水 漢膠東國地隋置縣於古光州因改名
膠水 即墨 漢不其邑也隋置即墨縣

登州 漢東萊郡之黃縣如意元年分置登州領文登牟平黃三縣以牟平爲
治所神龍三年改黃縣爲蓬萊縣移州治於蓬萊天寶元年以登州爲東牟郡
乾元元年復爲登州天寶領縣四戶二萬二百九十八口一十萬八千九百在
京師東三千一百五十里至東都二千七十一里

蓬萊 漢黃縣屬萊州如意元年於縣置登州神龍三年改爲蓬萊移於今所

牟平 麟德二年分牟平置屬萊州如意元年置登州治牟平神龍三年移
治所於蓬萊縣 文登 隋舊縣武德四年置登州領文登觀陽三縣六年以
觀陽屬牟州又置清陽廓定二縣屬登州貞觀元年登州及清陽廓定二縣並
廢地入文登縣 黃 漢舊縣神龍元年改爲蓬萊縣屬登州以爲州治先天
元年又割蓬萊置黃縣

舊唐書卷三十八

地理志一京兆萬年縣乾封元年分置明堂縣治永樂坊長安三年廢○新書總章元年析置長安二年省

長安縣乾封元年分爲乾封縣治懷眞坊長安三年復併長安○新書總章元年析置長安二年省

咸陽縣武德二年復分涇陽○新書元年析置

華州華陰縣垂拱二年改爲仙掌縣○新書元年

慶州安化縣神龍元年改爲安化縣○新書天寶元年改

延州延昌縣武德二年置北平州○新書北仁州

豐州二十一年廢地入豐州○新書十一年廢以上關內道

河南府河南縣神龍元年復爲河南縣廢永昌縣○新書長安二年省永昌

龍朔元年廢來廷縣○新書長安二年省

盂州○新書屬河北道

汝州葉縣武德五年廢○新書五年州廢隸北澧州

開元四年置仙州領葉襄城方城西平舞陽五縣○新書在二年本紀在三年當從本紀

亳州武德四年平王世充改爲亳州領譙城父谷陽鹿邑鄼五縣○新書本譙州貞觀八年更名亳

兗州武德五年徐圓朗置兗州○臣德潛按武德五年乃平徐圓朗因置兗州非圓朗自置州也已增入

棣州武德六年併入滄州○新書八年州廢以上河南道

舊唐書卷三十八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志第十九

地理二

河東道三　河北道四　山南道五

河東道

河中府　隋河東郡武德元年置蒲州治桑泉縣領河東桑泉猗氏虞鄉四縣二年置蒲州總管府管蒲虞泰絳邵澮六州三年移蒲治河東縣依舊總管府其年置溫泉縣九年又置都督府管蒲虞芮邵泰五州仍省溫泉縣其年罷都督府貞觀八年割虢州之永樂來屬十七年以廢虞州之安邑解縣廢泰州之汾陰來屬開元八年置中都改蒲州為河中府其年罷中都依舊為蒲州又與陝鄭汴懷魏為六雄十二年昇為四輔天寶元年改為河東郡乾元元年復為蒲州割安邑屬陝州三年四月置河中府析同州之朝邑於河西鹽坊置河西縣來屬元年建卯月又為中都元和三年復為河中府舊領縣五戶三萬六千四百九十九口十七萬三千七百八十四天寶領縣八戶七萬八百口四十六萬九千二百一十三元和領縣十一在京師東北三百二十四里去東都五百五十里

河東　隋縣州理所開元八年分置河西縣其年罷中都乃省乾元三年復置

河西　舊朝邑縣屬同州管長春宮乾元元年置河中府割朝邑來屬改為河西縣以鹽坊為理所　臨晉　隋分猗氏置桑泉縣武德三年分置溫泉縣九年省溫泉併入桑泉天寶十三年改為臨晉縣　解　隋虞鄉縣武德元年改為解縣屬虞州蒲州別置虞鄉縣貞觀十七年省解縣併入虞鄉二十二年復析置解縣屬蒲州　猗氏　漢縣古郇國也　虞鄉　漢解縣地後魏分置虞鄉縣貞觀十七年省解縣併入虞鄉縣二十年復置解縣省虞鄉天授二年復分解縣置虞鄉縣　永樂　武德元年分芮縣置屬芮州九年廢芮州改屬鼎州貞觀八年改屬芮州又割屬虢州神龍元年復來屬　寶鼎　漢汾陰縣隋屬泰州貞觀十七年廢泰州縣來屬開元十一年玄宗祀后土獲寶鼎因改為寶鼎　龍門　漢皮氏縣後魏改為龍門武德元年於縣置泰州領龍門萬泉汾陰四縣貞觀十七年廢泰州及芮縣以龍門萬泉屬絳州汾陰屬蒲州

聞喜　漢縣隋為桐鄉縣武德元年分置聞喜縣　萬泉　武德三年分稷山界於薛通城置萬泉縣屬泰州州廢入絳州後又隸河中府

絳州　隋絳郡武德元年置絳州總管府管絳潞蓋建澤沁韓晉呂澮泰蒲虞芮邵十五州絳州領正平太平曲沃聞喜稷山五縣三年廢總管府其年以廢北澮州之翼城置翼城縣領翼城絳小鄉三縣武德元年改為澮州二年改為北澮州四年州廢三縣併入絳州置南絳州又置絳縣

曲沃　漢絳縣地後魏置曲沃縣　絳　漢聞喜縣後魏置南絳州又置絳縣

稷山　後魏高涼縣隋改名稷山　垣　隋縣義寧元年置邵原領垣王屋又置清廉亳城四縣武德元年改為邵州二年又置長泉縣五年廢亳城九年省邵州省清廉入垣縣王屋屬懷州垣屬絳州　襄陵　後魏禽昌縣改為襄陵取漢舊名屬晉州元和十四年屬絳州

晉州　隋臨汾郡義旗初改為平陽郡領臨汾襄陵岳陽冀氏楊五縣其年改楊縣為洪洞武德元年改為晉州分襄陵置浮山縣分洪洞置西河縣三年置總管府管晉絳沁呂四州移治白馬城改浮山為神山縣貞觀六年廢都督十二年移治所於平陽古城十七年省西河縣以廢呂州之霍邑趙城汾西三縣來屬天寶元年改州為平陽郡乾元元年復為晉州元和十四年割襄陵屬絳州太和元年改屬河中府舊領縣七戶二萬一千六百一十七口九萬七千五百五天寶領縣九戶六萬四千八百三十六口四十二萬九千二百二十一元和領縣八在京師東北七百二十五里至東都七百三十九里

臨汾　漢平陽縣隋改為臨汾貞觀十七年省西河縣併入臨汾　洪洞　漢楊縣至隋不改義寧元年改為洪洞取縣北嶺名　神山　武德二年分襄陵置浮山縣四年改為神山以縣東南羊角山神見為名　岳陽　後魏安澤縣隋改為岳陽　霍邑　漢彘縣後漢改為永安隋於此置汾州尋改為呂州領

靈邑趙城汾西靈石四縣。貞觀十七年廢呂州。以靈石等三縣來屬。以靈石屬汾州。趙城 國初分霍邑縣置。汾西 後漢汾西郡。隋廢為縣。屬呂州。隋末陷賊。武德初權於今城南五十里申村堡置。貞觀六年移於今所。冀氏 漢猗氏縣地。後於古猗氏縣地南置。

隰州下 隋龍泉郡。武德元年改為隰州。領隰州溫泉大寧石樓四縣。二年置總管府。領隰中昌南汾東和西德六州。三年又置北隰州屬焉。貞觀元年省中昌西德北隰三州。又以廢昌州蒲縣來屬。仍督隰南汾東和三州。三年廢都督府。又以廢東和州永和縣來屬。天寶元年改為大寧郡。乾元元年復為隰州。舊領縣六。戶八千二百二十二。口三萬八千三百九十五。天寶戶一萬九千四百五十五。口十二萬四千四百二十。在京師東北九百六里。至東都八百八十里。

隰川 州所理。漢蒲子縣地。隋為隰川縣。蒲 漢縣。武德二年置昌州。領蒲仵城常武昌原四縣。貞觀元年省昌州及昌原仵城常武三縣。以蒲屬隰州。

大寧 漢北屈縣地。隋為仵城。武德二年置中州於隋大寧故城。因改名大寧。貞觀元年廢中州及大義白龍二縣。以大寧隸隰州。永和 漢狐攝縣。隋為永和。武德二年移治於仙芝谷西。屬東和州。又分置樓山縣。貞觀元年廢東和州及樓山縣。以永和隸隰州。石樓 漢土軍縣。隋改為石樓。武德二年於縣置西德州。領長壽臨河石樓三縣。貞觀元年廢西德州。省長壽臨河二縣。以石樓屬東和州。二年又省東和州。以石樓來屬。溫泉 隋新城縣。武德二年分置溫泉縣。仍置北溫州。領溫泉新城高堂三縣。屬隰州總管府。貞觀元年省北溫州及新城高堂二縣。以溫泉來屬。

汾州上 隋西河郡。義旗初。依舊領隰城介休孝義平遙四縣。其年割介休平遙二縣屬介休郡。武德元年以介休郡為介州。西河郡為浩州。三年改浩州為汾州。仍割幷州之文水來屬。貞觀元年省介州。以介休平遙二縣來屬。文水還幷州。十七年以廢呂州之靈石來屬。天寶元年改為西河郡。乾元元年復為汾州。舊領縣四。戶三萬四千九。口十萬六千三百八十四。天寶領縣五。戶五萬九千四百五十。口三十二萬二百三十三。去京師一千二百六里。東都九百三十七里。

西河 漢美稷縣。隋為隰城縣。上元元年九月改為西河縣。孝義 漢中陽縣。後魏曰永安。貞觀元年改為孝義。介休 漢縣。武德元年於縣置介州。貞觀元年州廢。以介休平遙屬汾州。平遙 漢平陶縣。後魏廟諱。改陶為遙。武德屬介州。州廢來屬。靈石 隋分介休縣置。屬呂州。州廢來屬。

慈州下 元魏曰南汾州。隋改為耿州。又為文成郡。武德元年改為汾州。五年改為南汾州。八年改為慈州。以郡近慈烏戍故也。舊領縣五。戶五千二百四十五。口二萬二千六百五十一。天寶戶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六。口六萬二千四百八十六。在京師東北六百八十三里。去東都七百二十七里。

吉昌 隋縣。文城 元魏曰仵城縣。隋改為文城。顯慶三年移仵城縣東北文城村置。昌寧 漢臨汾縣地。後魏分置太平縣。又分太平置昌寧縣。呂香 義寧元年分仵城縣置平昌縣。貞觀元年改為呂香。因舊鎮為名。上元三年移治所於故平昌府南。置今縣是也。仵城 後魏置縣。取鎮戍名也。

潞州大都督府 隋上黨郡。武德元年改為潞州。領上黨長子屯留潞城四縣。二年置總管府。管潞澤沁韓蓋五州。四年分上黨置壺關縣。貞觀元年廢都督府。八年置大都督府。十年又改為都督府。貞觀十七年廢韓州。以所管襄垣等五縣屬潞州。開元十七年。以玄宗歷職此州。置大都督府。管慈儀石沁四州。天寶元年改為上黨郡。乾元元年依舊為潞州大都督府。舊領縣五。戶一萬八千六百九十。口八萬三千四百五十五。舊於襄垣置韓州。領縣五。戶七千一十七。口三萬二千九百三十六。天寶領縣十。戶六萬八千三百九十。口三十八萬八千六百六十。在京師東北一千一百里。至東都四百八十七里。

上黨 漢壺關縣。隋分置上黨。州所治。壺關 武德四年分上黨置。治於高望堡。貞觀十七年移治進流川。長子 漢縣。屯留 隋舊。武德五年自霍壁移於今所。潞城 古邑。隋特置潞城縣。襄垣 隋縣。武德元年於縣置韓州。領襄垣黎城涉銅鞮武鄉五縣。又割幷州之榆社來屬。三年置甲水縣。仍以榆社屬榆州。六年割沁州之銅鞮來屬。九年省甲水縣。貞觀十七年廢韓州。以襄

垣等五縣隸潞州。黎城　舊刈陵縣，隋改曰黎城州。涉　漢隋縣，屬韓州。
州廢來屬。銅鞮　漢縣，隋屬韓州。武德元年屬沁州，三年分置甲水縣，五年
移治鮫水堡，六年移於今所，屬韓州，省甲水縣。韓州廢，屬潞州。武鄉　漢垣
縣，後魏曰祖城，移治於南亭川，改爲鄉縣，屬韓州，州廢屬潞州，則天加武字，神
龍年去武字，復爲鄉縣，後又加武字。

澤州上　隋長平郡。武德元年改爲蓋州，領高平、丹川、陵川，又置蓋城四縣。又
於濩澤縣置澤州，領濩澤、沁水、端氏三縣。三年，於今理置晉城縣。六年廢建州，
自高平移蓋州治之。八年移澤州治端氏。九年省丹川、蓋城。貞觀元年廢蓋州，
自端氏縣移澤州於今治。天寶元年改澤州爲高平郡。乾元元年復爲澤州。舊
領縣六，戶一萬六百六十，口四萬六千七百三十二。天寶，戶二萬七千八百二
十二，口二十五萬七千九十。在京師東北一千三十里，至東都六百六十七里。

晉城　漢高都縣，隋改爲丹川。武德元年移丹川於源澤水北，屬蓋州。二年於
古高都城置晉城縣，屬建州。六年廢建州，縣屬蓋州。九年省丹川縣。貞觀元年
廢蓋州，縣屬澤州。端氏　漢縣。武德八年移澤州於此縣。貞觀元年又移於
晉城。陵川　漢泫氏縣，隋改陵川。武德初屬蓋州，貞觀元年隸澤州。陽城
隋濩澤縣。武德元年於縣置澤州，八年移州治於端氏。天寶元年改爲陽城。
沁水　元魏置永安縣，隋改爲沁水，屬蓋州，州廢來屬。高平　漢泫氏縣
地。武德元年於縣置蓋州，領高平、丹川、陵武、蓋城四縣。貞觀元年廢蓋州，來屬。

沁州下　隋上黨郡之沁源縣。義寧元年置義寧郡，領沁源、銅鞮、綿上，仍分沁
源置和川，凡四縣。武德元年改爲沁州。二年分沁源置招遠縣。三年省招遠縣。
六年以銅鞮屬韓州。天寶元年改沁州爲陽城郡。乾元元年復爲沁州。舊領縣
三，戶三千九百五十六，口一萬六千一百七。天寶，戶六千三百八，口三萬四千
九百六十三。在京師東北一千二十五里，去東都六百三十五里。

沁源　漢穀遠縣，州所治。後魏改爲沁源。和川　義寧元年分沁源置。綿上
隋分介休之南界置綿上縣。

遼州　隋太原郡之遼山縣。武德三年分并州之樂平、和順、平城、石艾四縣置
遼州，治樂平。其年置義興縣。六年自樂平移於遼山，仍以石艾、樂平二縣屬受
州，省義興縣，以廢榆州之榆社、平城二縣來屬。八年改遼州爲箕州。先天元年
又改爲儀州。天寶元年改爲樂平郡。乾元元年復爲儀州。中和三年八月復爲
遼州。舊領縣四，戶四千三百六十五，口八萬八千六百四十。天寶，戶九千八百
八十二，口五萬四千五百八十。在京師東北一千四百五十九里，至東都七百
九十七里。

遼山　漢轑縣地。魏改轑陽縣，隋改遼山縣，屬并州。武德三年屬遼州。榆社
晉武鄉縣。義寧元年分置榆社縣。武德三年於此置榆州，割并州平城來屬。
仍置偃武縣。六年廢榆州及偃武縣，以平城、榆社屬遼州。和順　漢沾縣地，
隋爲和順縣。武德初屬并州。三年改爲遼州。平城　隋縣。武德初屬并州，三
年改屬榆州。六年改爲遼州。

北京太原府　隋爲太原郡。武德元年改爲并州總管，領晉陽、太原、榆次、太谷、
祁、陽直、壽陽、盂、樂平、交城、石艾、文水、遼山、平城、烏河、榆社十六縣。其年置清源
縣，仍以榆社屬韓州。三年廢總管，其年置汾陽，仍以盂、壽陽二縣置受州，治盂
縣，樂平、遼山、平城、石艾四縣置遼州，治樂平；太谷、祁二縣置太州，治太谷，仍以
文水屬汾州。四年又置總管，管并、介、受、遼、太、榆、汾七州。其年改爲上總管。五年
又改代、石二總管。其年改上總管爲大總管。六年又改朔州總管，仍割汾州之
文水來屬。其年廢太州，以太谷、祁二縣來屬。七年改爲大都督府。其年置羅陰
縣，仍省陽直縣，改汾陽爲陽曲縣。又以文水置汾州。貞觀元年省烏可、羅陰二
縣。又以文水來屬。八年以廢受州之壽陽、盂、樂平、石艾，又割順州之燕然，凡五
縣來屬，督并、汾、箕、嵐四州。十四年廢燕然縣。龍朔二年進爲大都督府。天授元
年置北都，兼都督府。開元十一年又置北都，改并州爲太原府。天寶元年改北
都爲北京。舊領縣十四，戶九萬七千八百七十四，口二十萬九百三十六。天寶，
領縣十三，戶十二萬八千九百五，口七十七萬八千二百七十八。在京師東北
一千三百六十里，至東都八百八里。

太原　漢晉陽縣，隋文又移於州城內古晉陽城置，今州所治。晉陽　隋新

移於州內 太谷 隋縣武德三年置太原州六年州廢以太谷祁屬并州
文水 隋縣武德三年屬汾州六年屬并州七年又屬汾州貞觀初還屬并州
天授元年改為武興縣以天后鄉里縣與太原晉陽並為京縣神龍元年復舊
為文水 榆次 漢縣 盂 隋縣武德三年置受州領盂壽陽二縣六年移
受州於壽陽貞觀八年省受州盂復屬并州 清源 隋於古梗陽城置清源
縣以水為名 交城 隋分晉陽縣置取縣西北古交城為名初治交山天授
元年移治卻波村先天二年於故縣分置靈川縣開元二年併省 陽曲 隋
陽直縣武德三年分置汾陽縣七年省陽直縣改汾陽為陽曲縣仍移治陽直
廢縣其年又分置羅陰縣貞觀元年省十七年省燕然併入 壽陽 隋舊縣
武德三年屬遼州六年移受州於此領壽陽盂二縣其年又割遼州之樂平石
艾二縣來屬貞觀八年廢壽州以所管四縣隸并州 廣陽 漢上艾縣後漢
改為石艾縣武德三年屬遼州六年屬受州八年州廢屬并州天寶元年改為
廣陽 樂平 隋縣武德三年於縣置遼州六年移遼州治於箕州以樂平屬
受州州廢縣來屬 祁 漢縣至隋不改武德三年屬太州州廢來屬
代州中都督府 隋為鴈門郡武德元年置代州總管管代忻蔚三州代州領
鴈門繁時崞五臺四縣五年廢總管六年又置管代蔚忻四州貞觀四年又管
靈州六年又管順州十二年省順州以懷化縣來屬今管代忻蔚朔靈五州高
宗廢懷化縣證聖元年置武延縣天寶元年改為鴈門郡依舊為都督府乾元
元年復為代州舊領縣五戶九千二百五十九口三萬六千二百三十四天寶
戶二萬一千二百八十口十萬三百五十在京師東北一千五百五十里去東
都一千二百二十三里
鴈門 漢廣武縣隋為鴈門縣 五臺 漢慮虎縣隋改為五臺 繁時 漢
縣東魏置廓州又廢 崞 漢縣 唐林 證聖元年分五臺崞縣置武延縣
唐隆元年改唐林
蔚州 隋鴈門郡之靈丘縣武德四年平劉武周六年置蔚州寄治并州陽曲
縣仍置靈丘飛狐二縣七年寄治代州繁時縣八年又寄治忻州秀容之北恆

州城貞觀五年移於今治天寶元年改為安邊郡至德二年九月改為興唐郡
乾元元年復為蔚州舊領縣二戶九百四十二口三千七百四十八天寶領縣三
戶五千五十二口二萬九百五十八在京師東北一千八百一十里去東都一
千六百四十里
靈邱 隋縣隋末陷賊寄治陽曲自此隨州寄治貞觀五年移於今所 飛狐
隋縣隋末陷賊武德六年復置寄治於易州遂城縣貞觀五年移治於今所
興唐 隋安邊縣至德二年改為興唐
忻州 隋樓煩郡之秀容縣義旗初置新興郡領秀容一縣武德元年改為忻
州四年又置定襄縣天寶元年改為定襄郡乾元元年復為忻州舊領縣二戶
四千九百八十七口一萬七千一百三十天寶戶一萬四千八百六口八萬二
千三十二在京師東北一千三百八十里去東都一千六十三里
秀容 漢汾陽縣地治郭下隋朝自秀容故城移於此因改為秀容縣 定襄
漢陽曲縣地後漢末移陽曲於太原界置乃於陽曲古城置定襄縣復廢武
德四年分秀容縣復置
嵐州下 隋樓煩郡之嵐城縣武德四年平劉武周置東會州領嵐城縣又以
北和州之太和縣來屬其年分嵐城置合會豐潤二縣仍自故郡城移嵐州於
廢東會州置嵐州督領岢嵐一縣縣移舊嵐州其年又以北管州之靜樂縣來
屬七年置臨津縣九年省合會岢嵐太和三縣貞觀元年改臨津為合河三年
又置太和縣八年又省天寶元年復為樓煩郡乾元元年復為嵐州舊領縣三
戶二千八百四十二口一萬一千五百四十一天寶領縣四戶一萬六千七百
四十八口八萬四千六在京師東北一千二百九十五里去東都一千一百四
十四里
宜芳 隋嵐城縣武德四年改為宜芳屬東會州四年分置豐潤合會二縣五
年省豐潤併入六年改屬嵐州九年省合會併入 靜樂 漢汾陽縣地有隋
汾陽宮武德四年置管州領靜樂又分置汾陽六度二縣五年改管州為北管
州六年省北管州及汾陽六度二縣以靜樂屬嵐州 合河 隋臨泉縣武德

四年置臨津縣。貞觀元年改爲合河。 嵐谷 舊岢嵐軍也，在宜芳縣北界。長安三年分宜芳於岢嵐舊軍置嵐谷縣。神龍二年廢縣置軍。開元十二年復置縣。

憲州 下。 舊樓煩監牧也。先隸隴右節度使，至德後屬內飛龍使。舊領煩監牧嵐州刺史兼領。貞觀十五年楊鉢爲監牧使，遂專領監司，不係州司。龍紀元年特置憲州於樓煩監，仍置樓煩縣，郡城開元四年王毛仲築。州新置，未記戶口帳籍。

樓煩 龍紀元年於監西一里置。 玄池 州東六十里置。 天池 州西南五十里置。本置於孔河館，乾元後移於安明谷口道人堡下。

石州 隋離石郡。武德元年改爲石州。五年置總管府，管石、北和、北管、東會、嵐、西定六州。貞觀二年廢都督府。三年復置都督。六年又廢。天寶元年改爲昌化郡。乾元元年復爲石州。舊領縣五，戶三千七百五十八，口一萬七千四百二。天寶，戶一萬四千二百九十四，口六萬六千九百三十五。在京師東北一千二百九十一里，至東都一千二百二十八里。

離石 漢縣。周改爲昌化郡。隋復爲離石州所治。 平夷 後周析離石縣置定胡。 定胡 隋縣。武德三年置西定州。貞觀二年廢，分置孟門縣。七年廢孟門入定胡。 臨泉 隋太和縣。武德三年置北和州，改太和縣爲臨泉縣。貞觀三年省北和州，縣屬和州。 方山 隋縣。武德二年置方州。三年州廢，縣屬石州。

朔州 隋馬邑縣。武德四年置朔州，領善陽、常寧二縣。其年省常寧縣。天寶元年改爲馬邑郡。乾元元年復改爲朔州。舊領縣一，戶一千二百五十七，口四千九百一十三。天寶領縣二，戶五千四百九十三，口二萬四千五百三十三。在京師東北一千七百七十四里，至東都一千三百四十三里。

善陽 漢定襄地，有秦時馬邑城、武周塞。後魏置桑乾郡。隋爲善陽縣。 馬邑 秦漢舊名，久廢。開元五年分善陽縣於天同軍城置。

雲州 隋馬邑郡之雲內縣界恆安鎮也。武德四年平劉武周，六年置北恆州。七年州廢。貞觀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移雲州及定襄縣置於此。永淳元年爲賊所破，因廢，乃移百姓於朔州。開元二十年復爲雲州。天寶元年改爲雲中郡。乾元元年復爲雲州。領縣一，戶七十三，口五百六十一。在京師東北一千九百四十里，去東都一千六百四十二里。

雲中 隋雲內縣之恆安鎮。武德六年置恆州。貞觀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移雲州於此，置因爲定襄縣，今治即後魏所都平城也。永淳元年，爲賊所破，因廢雲州及縣。開元二十年與州復置，仍改定襄爲雲中縣。

單于都護府 秦漢時雲中郡城也。唐龍朔三年置雲中都護府。麟德元年改爲單于大都護府。東北至朔州五百五十七里，振武軍在城內置。天寶戶二千一百，口一萬三千。在京師東北二千三百五十里，去東都二千里。 金河 與府置同。

河北道

懷州 雄。 隋河內郡。武德二年於濟源西南柏崖城置懷州，領大基、河陽、集城、長泉四縣。其年於濟源立西濟州，於武德縣立北義州，修武縣東北故獨鹿城丘陟州。置總管府，管懷、西濟、北義、陟四州。三年懷州又置太行、忠義、紫陵、穀、軹、溫五縣。四年移懷州於今治野王城。其年又於溫縣置平州，以溫縣屬之。又省穀之太行、忠義、紫陵四縣。後省平州，仍於隋河陽宮置盟州，領河陽、集城、溫三縣。又省西濟、北義、陟三州入懷州。又於獲嘉縣置殷州。其懷州總管管懷、盟、殷三州。懷州領河內、武德、軹、濟源五縣。八年廢盟州，省集城入河陽縣。以河陽、溫二縣來屬。貞觀元年罷都督府。以廢殷州修武、獲嘉、武陟、廢邵州之王屋四縣來屬。仍省懷、軹二縣。顯慶二年割河陽、溫、濟源、王屋四縣屬洛州。天授元年改爲河內郡。乾元元年復爲懷州。舊領縣九，河內、武德、修武、獲嘉、武陟、溫、河陽、濟源、王屋。戶三萬九十，口十二萬六千九百一十六。天寶領縣五，戶五萬五千三百四十九，口三十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六。在京師東九百六十九里，至東都一百四十里。

河內 漢野王縣。隋爲河內縣。武德四年省太行、忠義、紫陵三縣併入。 武德 隋爲安昌縣。武德三年改爲武德。 武陟 漢懷縣地，故城在今縣西。 修

武　漢山陽縣地。修武古名也。隋因之。武德二年，李厚德以縣東北濁鹿城歸
順，因置陟州及修武縣。四年，賊平，改為武陟。隋廢陟州，以修武屬殷州，仍移縣
治於隋故修武城。貞觀元年，省殷州，修武屬懷州。　獲嘉　漢縣名。武德四年
於縣置殷州，領獲嘉、武德、武陟、修武、新鄉、共城五縣。貞觀元年，省殷州，以獲嘉、
武陟、修武屬懷州，新鄉、共城屬衛州。
衛州　望　隋汲郡。本治衛縣。武德元年，改為衛州。二年，陷竇建德。四年，賊平，仍
舊領衛、清淇、湯陰三縣。其年，廢義州，以汲縣來屬。六年，以湯陰屬相州。貞觀元
年，州移治於汲縣。又廢殷州，以共城、新鄉、博望三縣來屬。六年，廢博望縣。十七
年，廢清淇縣。其年又以廢黎州之黎陽縣來屬。天寶元年，改為汲郡。乾元元年，復
為衛州。舊領縣五，戶一萬一千九百三，口四萬三千六百八十二。天寶，戶四萬
八千五十六，口二十八萬四千六百三十。在京師東一千二百二十二里，去東
都三百九十里。
汲　漢縣。隋因之。武德元年，置義州，領汲縣。四年，廢義州，縣屬衛州。貞觀六年，
衛州自衛縣徙治所於汲縣。　新鄉　隋割汲、獲嘉二縣地於古新樂城置新
鄉縣。武德初，屬義州。州廢，來屬殷州。州廢，屬衛州。　衛　漢朝歌縣，紂所都朝
歌城在今縣西。隋大業二年，改為衛縣，仍置汲郡於縣治。貞觀初，移於汲縣。初
屬義州，州廢，屬衛州。十七年，省清淇縣入衛縣。長安三年，又置清淇縣，神龍元
年又省入衛縣。　共城　漢共縣。隋因之。武德元年，置共州，領共城、凡城二縣。
四年，廢共州，省凡城入共城縣。初屬殷州，貞觀初來屬。　黎陽　隋黎陽縣。武
德二年，置黎州總管府，管殷、衛、洹、澶四州。尋陷賊。四年，平竇建德，復置黎州，領
臨河、內黃、湯陰、觀城、頓丘、繁陽、澶水八縣。其年，以澶水、觀城、頓丘三縣置澶州，
又以湯陰屬相州。貞觀元年，省繁陽，又以澶水來屬。十七年，廢黎州及澶水縣，
以黎陽屬衛州，內黃、臨河屬相州。
相州　漢魏郡也。後魏道武改為相州。隋為魏郡。武德元年，置相州總管府，領
安陽、鄴、林慮、零泉、相、臨漳、洹水、堯城八縣。二年，割林慮置巖州。四年，廢總管府，
仍省零泉縣。五年，廢巖州，以林慮來屬，仍省相縣。六年，割衛州之湯源來屬。其
年，復置總管府，管慈、洺、黎、衛、邢六州。九年，廢都督府。貞觀元年，改湯源為湯陰，
以廢慈州之安陽、成安二縣來屬。十年，復置都督府，管相、衛、黎、魏、洺、邢、貝七州。十
六年，罷都督府。十七年，以廢黎州之內黃、臨河來屬。天寶元年，改為鄴郡。乾元
元年，復為相州。舊領縣九，戶一萬一千四百九十，口七萬四千七百六十六。天
寶，縣十一，戶十萬一千一百四十二，口五十九萬一百九十六。在京師東北一
千四百二十一里，至東都六百六里。
安陽　漢侯國。故城在湯陰東。曹魏時，廢安陽，併入鄴。後周移鄴，置縣於安陽
故城，仍為鄴縣。隋又改為安陽縣。州所治。漢魏郡城在縣西北七里。　鄴　漢
縣，屬魏郡。後魏於此置相州，東魏改為司州。周平齊，復為相州。周大象二年，隋
文輔政，相州刺史尉遲迥舉兵不順，楊堅令韋孝寬討迥，平之，乃焚燒鄴城，徙
其居人，南遷四十五里，以安陽城為相州理所，仍為鄴縣。煬帝初，於鄴故都大
慈寺置鄴縣。貞觀八年，始築今治所小城。　湯陰　漢蕩陰縣也，併入安陽。武
德四年，分安陽置湯源縣，屬衛州。六年，改屬相州。貞觀元年，改為湯陰。　林慮
漢隆慮縣。武德三年，置巖州，領林慮一縣。五年，巖州廢，縣屬相州。　堯城
隋縣。　洹水　漢長樂縣地，魏郡國。周建德六年，分臨漳東北界置洹水縣。
臨漳　後周建德六年，分鄴縣置。　成安　漢斥丘縣，屬魏郡。後廢。北齊復置，
改為成安。　內黃　漢縣名。舊屬黎州。貞觀十七年，改屬相州。　臨河　隋分
黎陽縣置。貞觀十七年，改屬相州。廢澶水縣併入。
魏州　雄　漢魏郡元城縣之地。後魏天平二年，分館陶西界，於今州西北三十
里古趙城置貴鄉縣。後周建德七年，以趙城卑濕，西南移三十里，就孔思集寺
為貴鄉縣。大象二年，於縣置魏州。隋改名武陽郡。武德四年，平竇建德，復為魏
州，又分置漳陰縣，領貴鄉、昌樂、元城、莘、武陽、臨黃、觀城、頓丘、繁水、魏、冠氏、
館陶、漳陰十三縣。其年，割頓丘、觀城二縣置澶州，又割莘、臨黃、武陽三縣置莘
州，又割冠氏、館陶置毛州，魏州置總管府，管黎、澶、莘、毛五州。魏州領貴鄉、昌樂、
繁水、漳陰、元城六縣。貞觀元年，罷都督府，仍省漳陰縣。其年，廢莘、毛、澶三州，盡
以所領縣屬魏州。十七年，省元城、武陽、觀城三縣。十八年，省繁水縣。龍朔二年

改為冀州大都督府，以冀王為都督，管冀貝德相棣滄魏七州。咸亨三年，依舊為魏州，罷都督府。永昌元年，置武聖縣。聖曆二年，又置元城縣。天寶元年，改為魏郡。乾元元年，復為魏州。舊領縣十三，戶三萬四百四十，口十三萬六千六百一十二。天寶領縣十，戶十五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口一百一十萬九千八百七十。在京師東北一千五百九十里，去東都七百五十里。

貴鄉　後魏分館陶西界置貴鄉縣於趙城。周建德七年，自趙城東南移三十里，以孔思集寺為縣廨。大象二年，於縣置魏州。武德八年，移縣入羅城內。開元二十八年，刺史盧暉移於羅城西百步。大曆四年，又移於河南岸置。　元城　隋縣，治古殷城。貞觀十七年，併入貴鄉。聖曆二年，又分貴鄉莘縣置，治王莽城。開元十三年，移治州郭下。古殷城在朝城東北十二里。　魏　漢舊縣，在今縣南。天寶三年，移於今所。　館陶　漢縣。隋因之。武德五年，置毛州，割魏州之館陶、冠氏、堂邑、貝州之臨清、清水，又分置沙丘縣。貞觀元年，廢毛州，省沙丘、清水二縣，以堂邑屬博州，臨清屬貝州，館陶、冠氏屬魏州。　冠氏　春秋邑名。隋分館陶縣東界置。武德四年，屬毛州，州廢來屬。　莘　漢陽平縣地，隋置莘州。武德五年，改為莘州，領莘、臨黃、武陽、武水四縣。貞觀元年，廢莘州，以莘、臨黃、武陽屬魏州，武水屬博州。　臨黃　漢觀縣地，隋為臨黃縣。武德四年，屬莘州，州廢來屬。　朝城　隋武陽縣。貞觀十七年，廢武陽入臨黃、莘二縣。開元七年，復置，改為朝城。　昌樂　晉置，屬陽平郡。後魏置昌州，今縣西古城是也。隋廢昌樂縣入繁水。武德五年，復置，隸魏州，今治所，武德六年築也。

澶州　漢頓丘縣，屬東郡。今縣北古陰安城是也。武德四年，分魏州之頓丘、觀城置澶州，領頓丘、觀城，又特置澶水縣。貞觀元年，廢澶州，以澶水屬黎州，頓丘、觀城屬魏州。大曆七年正月，勅又於頓丘縣置澶州，領頓丘、清豐、觀城、臨黃四縣。州新置，元末計戶口帳籍。在京師東北一千四百八十五里，至東都六百八十五里。

頓丘　漢縣，屬東郡。後移治所於陰安城，今屬魏郡。今縣地北陰安城是也。

清豐　大曆七年，割頓丘、昌樂二縣界四鄉置，以縣界有孝子張清豐門闕，魏州田承嗣請為縣名。　觀城　隋縣。唐初屬澶州，州廢，亦省觀城。大曆七年，割昌樂、臨黃二縣四鄉，置縣於舊觀城店。　臨黃　隋舊縣。武德四年，屬莘州，州廢屬魏州。大曆七年，置澶州，割之來屬。

博州上　隋武陽郡之聊城縣。武德四年，平竇建德，置博州，領聊城、武水、堂邑、茌平，仍置莘亭、靈泉、清平、博平，凡九縣。五年，省莘亭、靈泉二縣。貞觀元年，省茌平縣。天寶元年，改為博平郡。乾元元年，復為博州。舊領縣六，戶七千六百八十二，口三萬七千三百九十四。天寶戶五萬二千六百三十一，口四十萬八千二百五十二。在京師東北一千七百一里，至東都九百四十七里。

聊城　漢縣，治郭下。武德四年，分置茌平縣。貞觀元年，省入聊城。　博平　漢縣。隋因之。武德四年，分置靈縣。五年省，併入博平。貞觀十七年，省博平入聊城。天授二年，析聊城復置。　武水　漢陽平縣地，屬東郡。隋改為清邑，又分清邑置武水縣。武德四年，屬莘州。貞觀元年，屬博州。　清平　漢貝丘縣，隋改為清平，屬博州。　堂邑　漢縣。後魏廢，隋分清陽縣復置。初屬毛州，州廢屬博州。　高唐　隋縣。長壽二年，改為崇武。神龍元年，復為高唐。

貝州　隋為清河郡。武德四年，平竇建德，置貝州，領清河、武城、漳南、歷亭、清陽、鄃、夏津七縣。六年，移治所於歷亭。八年，還於舊治。九年，以廢宗州之宗城、經城來屬。又以廢毛州之臨清來屬。天寶元年，改為清河郡。乾元元年，復為貝州。舊領縣九，戶一萬七千七百一十九，口九萬七十九。天寶戶十一萬一十五，口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五十七。在京師東北一千七百八十二里，至東都九百九十三里。

清陽　武德四年，分置夏津縣。九年，復省。舊治甘陵城。永昌元年，移治於孔橋。開元二十三年，移就州治。　清河　漢縣。後漢桓帝改為甘陵。後省，隋復分置清河縣，在郭下。　武城　漢曰東武城，舊治古夏城。調露元年，移於今治。　宗城　隋舊。武德四年，置宗州，領宗城、府城、南宮、城強四縣。九年，廢宗州，及府城、城強二縣，以經城、宗城貝州，南宮屬冀州。　臨清　漢清泉縣。後魏改為臨清。武德四年，屬毛州，州廢屬貝州。　經城　漢縣。武德四年，屬宗州，州廢來屬。

漳南　漢東陽縣後魏省隋分棗強清平二縣地復置於古東陽城仍改為漳
南縣　歷亭　漢東陽地隋分鄃縣置歷亭縣　夏津　舊鄃縣天寶元年改
為夏津
洺州望　隋武安郡武德元年改為洺州領永平洺水平恩清漳四縣二年陷
竇建德四年建德平立山東道大行臺又立曲周雞澤二縣五年罷行臺置洺
州大總管府管洺衛嚴相慈邢趙八州六年罷總管府以磁州之武安臨洺肥
鄉三縣來屬貞觀元年又以廢慈州之邯鄲來屬天寶元年改為廣平郡乾元
元年復為洺州永泰之後復以武安邯鄲屬慈州會昌元年省清漳洺水二縣
入肥鄉平恩曲周等縣舊領縣七戶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三口十萬一千三十
天寶領縣十戶九萬一千六百六十六口六十八萬三千二百八十省清漳洺
水今領縣六在京師東北一千五百八十五里至東都八百五十七里
永年　州所治本漢曲梁縣屬廣平郡改廣平為永年　平恩　漢縣隋自斥
漳城移於平恩故城置　臨洺　漢易陽縣隋改為臨洺武德元年置紫州領
臨洺武安肥鄉邯鄲等縣四年罷紫州臨洺屬慈州五年改屬
洺州　雞澤　漢廣平縣地武德四年置雞澤縣　肥鄉　漢邯溝縣地曹魏
立肥鄉縣屬廣平郡會昌三年省清漳縣入　曲周　隋廢縣武德四年復置
會昌三年省臨水縣入
磁州　隋魏郡之滏陽縣武德元年置磁州領滏陽臨水成安三縣四年割洺
州之臨洺武安邯鄲肥鄉來屬六年置磁州總管府領磁邢洺黎相衛六州其
年廢總管府以臨洺武安肥鄉三縣屬洺州磁州領成安邯鄲三縣貞觀元年
廢磁州滏陽成安屬相州以邯鄲屬洺州永泰元年六月昭義節度使薛嵩請
於滏陽復置磁州領滏陽武安昭義邯鄲四縣州新置未計戶口帳籍在京師
東北一千四百八十五里至東都六百六十五里
滏陽　漢武安縣地隋置滏陽縣州所治　邯鄲　漢縣屬廣平郡隋屬磁州
州廢屬洺州永泰初復置磁州來屬　武安　漢縣隋復置隸磁州　昭義
永泰元年廉察使薛嵩特置於滏口之右故臨水縣城

邢州上　隋襄國郡武德元年改為邢州總管府管邢溫和封蓬東龍六州邢
州領龍岡堯山內丘三縣四年平竇建德罷總管府割內丘屬趙州仍省和溫
封三州以其所領南和沙河平鄉三縣來屬又立任縣五年割趙州之內丘柏
仁來屬天寶元年改為鉅鹿郡乾元元年復為邢州舊領縣九戶二萬一千九
百八十五口九萬九百六十天寶戶七萬一百八十九口三十八萬二千七百
九十八在京師東北一千六百五十五里至東都八百五十七里
龍岡　漢襄國郡隋改為龍岡州所治也　沙河　隋分龍岡縣置武德元年
置溫州四年州廢屬邢州　南和　漢縣後周置南和郡隋廢州為縣武德元
年置和州四年州廢縣屬邢州　鉅鹿　隋於漢南䜌故城置鉅鹿縣武德元
年置起州并白起縣四年廢起州鉅鹿屬趙州仍省白起併入鉅鹿貞觀元年
屬邢州舊治東府亭城開聖元年移於今所　平鄉　漢鉅鹿郡故郡城在今
縣北十一里古鉅鹿城即今治也隋改平鄉縣　任　漢南䜌地晉置任縣後
廢武德四年復置舊治苑鄉城　堯山　漢柏仁縣至隋不改武德元年置東
龍州領柏仁縣四年平竇建德縣屬趙州貞觀初屬邢州天寶元年改為堯山
內丘　漢中丘縣隋改為內丘縣屬趙州貞觀初還屬邢州
趙州　漢平棘縣故城在今縣南後魏於昭慶縣置殷州齊改為趙州隋廢尋
復置趙郡於平棘縣武德元年張志昂以郡歸國改為趙州領平棘高邑贊皇
元氏欒城大陸柏鄉房子稾城鼓城十二縣其年以稾城屬廉州以鼓城
屬深州四年改大陸為象城天寶元年改為趙郡乾元元年復為趙州舊領縣
九戶二萬一千四百二十七口八萬五千九百九十二天寶戶六萬三千四百
五十四口三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八去京師東北一千八百四十三里至東
都一千三十三里
平棘　漢平棘縣屬常山郡隋自象城移趙州治所於縣置　寧晉　漢楊氏
縣屬鉅鹿郡今治即楊氏城也後改為廮陶元魏改為廮遙隋復為廮陶天寶元
年改為寧晉　昭慶　漢廣阿縣屬鉅鹿郡後魏置殷州北齊改為趙州隋改
廣阿為大陸武德四年改為象城天寶元年改為昭慶以有建初啟運二陵故

也　柏鄉　漢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縣西南十七里後廢隋於今治彭水之陽復置　高邑　漢鄗縣屬常山郡世祖更名高邑晉代不改　臨城　漢房子縣屬常山郡天寶元年改爲臨城　贊皇　古無其名隋置取贊皇山爲名　元氏　漢常山郡所治故城在今縣西

鎮州　秦東垣縣漢高改名眞定置恒山郡又爲眞定國歷代爲常山郡治元氏後魏道武登常山郡北望安樂壘美之遂移郡治於安樂城今州城是也周隋改爲恒州後廢義旗初復置恒州領眞定石邑行唐九門滋陽五縣州治石邑武德元年陷竇建德四年賊平徙治所於眞定省滋陽縣又割廉州之稾城來屬天寶元年改爲常山郡乾元元年復爲恒州興元元年昇爲都督府元和十五年改爲鎮州舊領縣六戶二萬六千一百一十三口五萬四千五百四十三天寶領縣九戶五萬四千六百三十三口三十四萬二千二百三十四今領縣十一在京師東北一千七百六十里至東都一千一百三十六里

眞定　隋屬高陽郡武德四年自石邑移恒州於縣爲治所載初元年改爲中山縣神龍元年復爲眞定縣　稾城　漢縣唐初置鉅鹿郡領稾城桓肆新豐宜安四縣武德元年改爲廉州其年陷竇建德四年賊平復置廉州領稾城鼓城毋極四縣省桓肆新豐宜安併入稾城貞觀元年廢廉州以鹿城屬深州鼓城毋極屬定州稾城屬恒州　石邑　漢縣屬常山郡　九門　漢縣屬常山郡至隋不改國初置九門郡領九門新市信義三縣武德元年改爲觀州五年州廢省義信新市二縣以九門隸恒州　靈壽　漢縣屬常山郡義寧元年置燕州武德四年州廢縣屬并州七年州廢屬恒州　行唐　漢南行唐縣屬常山郡武德五年省滋陽縣併入長壽二年改爲章武神龍元年復爲行唐　井陘　漢縣屬常山郡義寧元年置井陘郡并葦澤縣武德元年改爲并州四年又以廢欒州之房山蒲吾二縣恒州之鹿泉來屬五年又以恒州之靈壽來屬貞觀元年廢蒲吾葦澤二縣入井陘十七年廢并州以井陘等三縣屬恒州　獲鹿　漢石邑縣地隋置鹿泉縣屬并州貞觀十七年來屬至德元年改爲獲鹿　平山　漢蒲吾縣屬常山郡隋改爲房山縣義寧元年置房山郡武德元年置欒州領房山一縣四年廢欒州房山屬恒州至德元年改爲平山縣仍以恒州爲平山郡　鼓城　漢臨平下曲陽兩縣之地屬鉅鹿郡隋分稾城於下曲陽故城東五里置昔陽縣尋改爲鼓城武德四年屬廉州州廢屬定州大曆三年割屬恒州　欒城　漢開縣屬常山郡後魏於開縣古城置欒城縣屬趙州大曆三年割屬恒州

冀州上　隋信都郡武德四年改爲冀州領信都衡水武邑棗強南宮堂陽下博武強八縣六年置總管府移治所於下博管冀貝深宮四州貞觀元年廢都督府移州治於信都又以下博武強二縣屬深州十七年以廢深州之下博武強鹿城廢觀州之阜城來屬龍朔二年改爲魏州都督府咸亨三年復舊先天二年割下博武強鹿城三縣屬深州開元二年復以下博武強還冀州天寶元年改爲信都郡乾元元年復爲冀州舊領縣六信都南宮堂陽棗強武邑衡水戶一萬六千二十三口七萬二千七百三十三天寶領縣九戶一十萬三千八百八十五口八十三萬五百二十在京師東北一千九百七十八里至東都一千一百里

信都　漢信都國城今州所治也後漢改爲樂城國又改安平國魏晉後爲冀州所治　南宮　漢縣屬信都國至隋不改武德四年屬宗州貞觀元年屬冀州　堂陽　漢縣屬鉅鹿郡隋舊屬冀州　棗強　漢縣屬清河郡隋舊也　武邑　漢縣屬信都國隋舊武德四年分置昌亭縣貞觀初省　衡水　古無此名隋開皇十七年河北大使郎蔚之分信都北界武邑西界下博南界置衡水縣特築此城　阜城　漢縣屬渤海郡隋屬冀州故城在今縣東二十里今城隋築　蓨　漢縣屬渤海郡隋舊隸觀州州廢屬德州故城在今縣南十里貞觀元年分置觀津縣尋省永泰後屬冀州

深州　武德四年平竇建德於河間郡之饒陽縣置深州領安平饒陽蕪蔞三縣初治安平其年移治饒陽貞觀元年割故廉州之鹿城冀州之武強下博來屬省蕪蔞縣十七年廢深州以饒陽屬瀛州安平屬定州鹿城下博武強屬冀州先天二年復割饒陽安平鹿城置深州仍分置陸澤縣天寶元年改深州爲

饒陽郡乾元元年復爲深州舊領縣五戶二萬一百五十六口八萬七千天寶
縣四戶萬八千八百二十五口三十四萬六千四百七十二在京師東北二千
一十三里至東都一千二百五十里
陸澤 先天二年分饒陽鹿城界置陸澤縣於古鄡城鄡漢縣屬鉅鹿郡 饒
陽 漢縣屬涿郡武德四年分置蕪蔞縣貞觀元年省十七年割屬定州先天
二年還深州武德初爲深州所治 東鹿 漢安定侯國今縣西七里故城是
也周齊爲安定縣隋改爲鹿城唐至德六年改爲東鹿 下博 漢縣屬信都
國隋舊武德四年屬冀州貞觀元年改屬深州十七年屬冀州先天二年還深
州 安平 漢縣屬涿郡武德初置深州以縣屬十七年州廢屬定州先天二
年來屬 武強 漢武隧縣屬河閒國晉改爲武強武德四年屬冀州貞觀元
年屬深州 博野 漢蠡吾縣屬涿郡後漢分置博陵縣後魏改爲博野武德
五年置蠡吾州領博野清苑割定州之義豐三縣八年州廢三縣各還本屬九
年復立蠡州領博野清苑二縣貞觀元年廢蠡州博野清苑屬瀛州永泰中屬
深州 樂壽 漢樂城縣屬河閒國城在今縣東南十六里後魏移縣東北近
古樂壽亭因改爲樂壽隋屬河閒郡永泰中割屬深州
滄州上 漢渤海郡隋因之武德元年改爲滄州領清池饒安無棣三縣治清
池其年移治饒安四年平竇建德分饒安置鬲津縣五年以清池屬東鹽州六
年以觀州胡蘇縣來屬州仍徙治之其年又省棣州以滴河厭次陽信樂陵四
縣來屬貞觀元年以瀛州之景城廢景州之長蘆南皮魯城三縣廢東鹽州之
鹽山清池二縣並來屬又以滴河厭次二縣屬德州以胡蘇屬觀州仍移治於
清池又省鬲津入樂陵省無棣入陽信八年復置無棣縣十七年以廢觀州之
弓高東光胡蘇來屬割陽信屬棣州天寶元年改爲景城郡乾元元年復爲滄
州舊領縣十戶二萬五十二口九萬五千七百九十六天寶領縣十一戶十二
萬四千二十四口八十二萬五千七百五在京師東北二千二百一十八里去
東都一千三百八十二里
清池 漢浮陽縣渤海郡所治隋改爲清池縣治郭下武德四年屬景州五年
改屬東鹽州貞觀元年改屬滄州 鹽山 漢高城古縣在南隋改爲鹽山武
德四年置東鹽州領縣一五年又割景州之清池來屬仍置浮水縣貞觀元年
省東鹽州及浮水縣以清池屬滄州 南皮 漢縣屬渤海郡至隋不改武德
四年屬景州貞觀元年改屬滄州 長蘆 漢參戶縣屬渤海郡後周改爲長
蘆武德四年割滄州之清池南皮二縣瀛州之魯城平舒長蘆三縣於此置景
州其年陷劉黑闥五年賊平置景州總管府管滄瀛鹽景四縣又分清池縣屬
東鹽州貞觀元年廢景州以平舒屬瀛州南皮魯城長蘆三縣屬滄州舊治永
濟河西開元十六年移於今治 樂陵 漢舊縣屬平原郡隋不改武德四年
屬棣州六年省棣州以縣屬滄州 饒安 漢平童縣屬渤海郡後漢改爲饒
安隋因之武德元年移治故平童城仍移州治於此六年州移治胡蘇貞觀十
二年移縣治故浮水城 無棣 漢陽信縣屬渤海郡改爲無棣貞觀元年併
入陽信八年復置太和二年屬棣州又復還滄州 臨津 漢東光縣地隋於
故胡蘇亭置胡蘇縣武德四年屬觀州貞觀十七年屬滄州天寶元年改爲臨
津 乾符 隋魯城縣武德四年屬景州貞觀元年改屬滄州乾符元年改爲
乾符
景州 漢高縣地屬平原郡隋置弓高縣屬渤海郡武德四年於縣置觀州領
弓高蓚阜城東光安陵胡蘇觀津七縣六年以胡蘇屬滄州貞觀元年省觀津
縣復以胡蘇來屬十七年廢觀州以東光胡蘇屬滄州蓚縣安陵屬德州阜城
屬冀州貞觀二年又於弓高縣置景州又以弓高東光胡蘇來屬長慶元年廢
景州四縣亦還本屬二年復於弓高置景州太和四年廢縣屬滄州景福元年
復於弓高置景州管東光安陵三縣天祐五年移州治於東光縣領縣六戶一
萬一千三口五萬七千五百三十二在京師東北二千九百里至東都一千三
百里
弓高 漢高縣屬平原郡隋置弓高縣後於縣治置觀州景州與廢不常事在
州說中 東光 漢縣屬渤海郡歷代不改 安陵 隋置府鎮武德四年置
安陵縣屬觀州貞觀十七年廢觀州改屬德州永徽二年移治白社橋景福元

年改屬景州。
德州 漢平原郡。隋置德州，又爲平原郡。武德四年平竇建德，後置德州，領安德般平原長河將陵平昌六縣。其年置總管府，管博德棣觀四州。貞觀元年廢都督府，割滄州之滴河厭次來屬。十七年廢般縣，以滴河厭次二縣屬棣州。又以廢觀州之蓚縣安陵來屬。天寶元年改爲平原郡。乾元元年復爲德州。舊領縣八，戶一萬一百三十五，口五萬二千一百四十一。天寶領縣七，戶八萬三千三百一十一，口六十五萬九千八百五十五。至京師一千九百八十二里，去東都一千一百三十八里。

安德 漢縣，屬平原郡。今州治。至隋不改。 平原 漢舊平原郡所治，故城在今縣西南二十五里。今縣治城，北齊所築。 長河 漢廣川縣，屬信都國。後廢。隋於舊廣川縣東八十里置新縣，今治是也。尋改爲長河縣。爲水所壞，元和四年十月移就白橋，於永濟河西岸置縣，東去故城十三里。十年又置河東小胡城。 將陵 漢安德縣。隋分安德於將陵故城置此縣。 平昌 漢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縣東三十里。太和二年割屬齊州，又還德州。

定州上 漢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縣三十里。後漢中山國。後魏置安州，尋改爲定州。隋改博陵郡，又復爲高陽郡。武德四年平竇建德，移置定州，領安喜義豐北平深澤毋極唐昌新樂恆陽唐望都等十縣。其年置總管府，領定恆幷滿廉五州。六年昇爲大總管府，管定洺相慈黎冀深蠡滄瀛魏貝景博趙宗觀廉幷邢欒德衛滿曲易燕檀平營等三十二州。七年改爲都督府，管定恆滿幷趙廉欒蠡等八州。貞觀元年以廢廉州之鼓城來屬。五年廢都督府。十七年以廢深州之安平來屬。先天二年以安平還深州。天寶元年改爲博陵郡。乾元元年復爲定州。大曆三年以鼓城隸鼓州，曲陽隸恆州。九年廢恆州，曲陽復來屬。貞元十三年復爲大都督府。十四年廢，依舊爲上州。舊領縣十一，戶二萬五千六百三十七，口八萬六千八百六十九。天寶戶七萬八千九十，口四十九萬六千六百七十六。在京師東北二千九百六里，至東都一千二百里。

安喜 漢盧奴縣，屬中山國。慕容垂改爲不連。北齊改爲安喜。隋改爲鮮虞縣。武德四年復爲安喜。州所治也。 義豐 漢安國縣，屬中山國。隋自鄭城移於鄭德堡，置今縣治。後仍改爲義豐。萬歲通天二年，契丹攻之不下，則天改爲立節縣。神龍中復舊名。 北平 漢縣，屬中山國。萬歲通天二年，契丹攻之不下，乃改爲徇忠縣。神龍二年復舊名。 望都 武德四年分安喜北平二縣置，初治安險故城。貞觀八年移於今治。 安險 漢縣，屬中山國。 曲陽 漢上曲陽縣，屬常山郡。隋改爲恆陽。大曆三年屬恆州。九年復來屬。元和十五年改爲曲陽。 陘邑 漢苦陘縣，屬中山國。章帝改爲漢昌。曹魏改爲魏昌。隋改爲隋昌。武德四年改爲唐昌。天寶元年改爲陘邑。 唐 漢縣，屬中山國。舊治古公城。聖曆元年移於今所。 新樂 古鮮虞子國。漢新市縣，屬中山郡。隋改爲新樂。

祁州中 景福二年，定州節度使王處存奏請於本部無極縣置祁州。州新置，未計戶口帳籍。在京師東北二千二百一十里，至東都一千三百二十里。

無極 漢縣，屬中山國。無本作毋字。武德四年屬廉州。貞觀元年屬定州。萬歲通天二年改毋字爲無。 深澤 漢縣，屬中山國。至隋不改，屬定州。隋徙治滹沱北，本縣治也。隋末陷賊。武德四年復立縣。景福二年割屬祁州。

易州中 隋上谷郡。武德四年討平竇建德，改爲易州，領易淶水永樂遂城遒五縣。五年割遒縣置北義州。州廢，以遒來屬。開元二十三年分置五迴樓亭板城三縣。天寶元年改爲上谷郡。乾元元年復爲易州。舊領縣五，戶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口六萬三千四百五十七。天寶領縣八，戶四萬四千二百三十，口二十五萬八千七百七十九。今領縣六。在京師東北二千三百三十四里，至東都一千四百六十三里。

易 漢故安縣，屬涿郡。隋爲易縣。 容城 漢縣，屬涿郡，改爲道縣。武德五年置北義州，領道。又割幽州之固安歸義屬之。貞觀元年廢北義州，三縣各還本屬。聖曆二年，契丹入寇，固守得全，因改名全忠縣。天寶元年改爲容城。 遂城 漢北新城縣，屬中山國。後魏改爲新昌。隋末爲遂城。 淶水 漢遒縣，屬涿郡。隋屬上谷郡。 蒲城 漢北平縣地。後魏置永樂縣。隋不改。天寶元年改爲

蒲城 五迴 開元二十三年刺史盧暉奏分易縣置城於五迴山下因名之
二十四年還於古公城暉又奏置樓亭板城二縣天寶後廢
瀛州上 隋河閒郡武德四年討平竇建德改爲瀛州領河閒樂壽景城文安
東城豐利六縣五年又置武恆任丘二縣貞觀元年省豐利入文安省武恆入
河閒割蒲州之高陽蒲故景州之平舒故蠡州之博野清苑五縣來屬又以景
城屬滄州景雲二年割鄚任丘文安清苑四縣屬鄚州天寶元年改爲河閒郡
乾元元年復爲瀛州舊領縣十河閒高陽樂壽博野清苑鄚任丘文安平舒東
城景雲二年分鄚文安任丘清苑置莫州大曆後割博野樂壽隸深州舊戶三
萬五千六百五口十六萬四千天寶領縣六戶九萬八千一十八口六十六萬
三千一百七十一今領縣五在京師東北二千二百里至東都一千三百二里
河閒 漢州鄉縣地屬涿郡隋爲河閒縣 高陽 漢縣屬涿郡隋舊武德四
年於縣置蒲州領高陽博野清苑三縣屬蠡州八年二縣又割屬蒲州九年復
隸蠡州貞觀元年廢蒲州以鄚高陽二縣屬瀛州 平舒 漢東平舒縣屬渤
海郡後去東字隋不改武德四年屬景州貞觀元年屬瀛州 東城 漢東州
縣屬渤海郡隋曰東城屬河閒郡 景城 漢縣屬渤海郡武德四年屬瀛州
貞觀元年屬滄州大中後割屬瀛州
莫州上 本瀛州之鄚縣景雲二年於縣置莫州割瀛州之鄚任丘文安清苑
幽州之歸義等五縣屬之其年歸義復還幽州開元十三年以鄚字類鄭字改
爲莫天寶元年復爲莫州管縣六莫文安任丘清苑長豐唐興天寶領縣六戶
五萬三千四百九十三口三十三萬九千九百七十二去京師二千三百一十
里至東都一千四百三十里
莫 漢縣屬涿郡至隋不改武德四年屬蒲州貞觀元年改屬瀛州景雲二年
割屬莫州 清苑 漢樂鄉縣屬信都國隋爲清苑武德四年屬蒲州貞觀元
年改屬瀛州景雲二年屬莫州 文安 漢縣屬渤海郡至隋不改故城在今
縣東北舊屬瀛州景雲二年來屬 任丘 隋縣後廢武德五年分莫縣復置
長豐 開元十九年分文安任丘二縣置 唐興 如意元年分河閒縣置
武昌縣屬瀛州長安四年改屬州其年還隸瀛州神龍元年改屬唐興縣景雲
二年改屬莫州
幽州大都督府 隋爲涿郡武德元年改爲幽州總管府管幽易平檀燕北燕
營遼等八州幽州領薊良鄉潞涿固安雍奴安次昌平等八縣二年又分潞縣
置玄州領一縣隸總管四年平竇建德平固安縣屬北義州六年改總管爲大總
管管三十九州七年改爲大都督府又改涿縣爲范陽九年改大都督爲都督
幽易景瀛東鹽滄蒲蠡北義燕營遼平檀玄北燕等十七州貞觀元年廢玄州
以漁陽潞二縣來屬又廢北義州以固安來屬八年又置歸義縣都督幽易燕
北燕平檀六州乾封三年置無終縣如意元年分置武隆縣景龍三年分置三
河縣開元十三年昇爲大都督府十八年割漁陽玉田三河置薊州天寶九年
改范陽郡屬范陽上谷嬀川密雲歸德漁陽順義歸化八郡乾元元年復爲幽
州舊領縣十薊潞雍奴漁陽良鄉固安昌平范陽歸義也戶二萬一千六百九
十八口十萬二千七十九天寶縣十戶六萬七千二百四十二口十七萬一千
三百一十二今領縣九在京師東北二千五百二十里至東都一千六百里
薊 州所治古之燕國都漢爲薊縣屬廣陽國晉置幽州慕容儁稱燕皆治於
此自晉至隋幽州刺史皆以薊爲治所 幽都 管郭下西界與薊分理建中
二年取羅城內廢燕州廨署置幽都縣在府北一里 廣平 天寶元年分薊
縣置三載復廢至德後復分置 潞 後漢縣屬漁陽郡隋不改武德二年於
縣置玄州仍置臨泃縣玄州領潞臨泃漁陽無終四縣貞觀元年廢玄州省臨
泃無終二縣以潞漁陽屬幽州 武清 後漢雍奴縣屬漁陽郡歷代不改天
寶元年改爲武清 永清 如意元年分安次縣置武隆縣景雲元年改爲會昌
縣天寶元年改爲永清 安次 漢縣屬渤海郡至隋不改隋屬幽州 良鄉
漢縣屬涿郡至隋不改 昌平 後漢縣屬廣陽國故城在今縣東南隋屬涿郡
涿州 本幽州之范陽縣大曆四年幽州節度使朱希彩奏請於范陽縣置涿
州仍割幽州之范陽歸義固安三縣以隸涿屬幽州都督州新置未計戶口帳
籍至京師二千四百里至東都一千四百八十里

范陽 漢涿郡之涿縣也。郡所治。曹魏文帝改爲范陽郡。晉爲范陽國。後魏爲
范陽郡。隋爲涿縣。武德七年改爲范陽縣。大曆四年復於縣置涿州。 新昌
漢縣名。後廢。大曆四年復析固安縣置。 歸義 漢易縣地。屬涿郡。北齊省入
鄚縣。武德五年於縣置北義州。貞觀元年與州同省。八年復置。改屬幽州。分置
涿州。又來屬。 固安 漢縣。屬涿郡。武德四年屬北義州。移治章信城。貞觀元
年省義州。以縣屬幽州。乃移於今治。今治城。漢方城縣地。屬廣陽國。 新城
大曆四年析置。
薊州 開元十八年分幽州之三縣置薊州。天寶元年改爲漁陽郡。乾元元年
復爲薊州。天寶領縣三。戶五千三百一十七。口二萬八千五百二十一。至京師
二千八百二十三里。至東都一千二十三里。
漁陽 後漢縣。屬漁陽國。秦古北平郡所治也。隋爲漁陽縣。武德元年屬幽州。
二年改屬玄州。又分置無終縣。貞觀元年屬幽州。省無終。神龍元年改屬營州。
開元四年還屬幽州。十八年於縣置薊州。乃隸之。 三河 開元四年分潞縣
置。屬幽州。十八年改隸薊州。 玉田 漢無終縣。屬右北平郡。乾封二年於廢
無終縣置。名無終。屬幽州。萬歲通天二年改爲玉田縣。神龍元年割屬營州。開
元四年還屬幽州。八年又割屬營州。十一年又屬薊州。
檀州 後漢奚縣。屬漁陽郡。隋置安樂郡。分幽州燕樂密雲二縣隸之。武德元
年改爲檀州。天寶元年改屬密雲郡。乾元元年復爲檀州。舊領縣二。戶一千七
百三十七。口六千四百六十八。天寶戶六千六十四。口三萬二百四十六。在京
師東北二千六百五十七里。至東都一千八百四十四里。
密雲 隋縣。州所治。 燕樂 隋縣。後魏於縣置廣陽郡。後廢。舊治白檀故城。
長壽二年移治新城。即今治也。
嬀州 隋涿郡之懷戎縣。武德七年討平高開道。置北燕州。復北齊舊名。貞觀
八年改名嬀州。取嬀水爲名。長安二年移治舊清夷軍城。天寶元年改名嬀州
郡。乾元元年復爲嬀州。舊領縣一。戶四百七十六。口二千四百九十。天寶戶二
千二百六十三。口一萬一千五百八十四。在京師東北二千八百四十二里。至
東都一千九百一十里。
懷戎 後漢潘縣。屬上谷郡。北齊改爲懷戎。嬀水經其中。州所治也。 嬀州
天寶後析懷戎縣置。今所。
平州 隋爲北平郡。武德二年改爲平州。領臨渝肥如二縣。其年自臨渝移治
肥如。改爲盧龍縣。更置撫寧縣。七年省臨渝撫寧二縣。天寶元年改爲北平郡。
乾元元年復爲平州。舊領縣一。戶六百三。口二千五百四十二。天寶領縣三。戶
三千一百一十三。口二萬五千八十六。在京師東北二千六百五十里。至東都
一千九百里。
盧龍 後漢肥如縣。屬遼西郡。至隋不改。武德二年改爲盧龍縣。復開皇舊名。
石城 漢縣。屬右北平。貞觀十五年於故臨渝縣城置臨渝。萬歲通天二年
改爲石城。取舊名。 馬城 開元二十八年分盧龍二縣置。
順州下 貞觀六年置。寄治營州南五柳城。天寶元年改爲順漢義郡。乾元元
年復爲順州。舊領縣一。戶八十一。口二百一十九。天寶戶一千六十四。口五千
一百五十七。
賓義 郡所理。在幽州城內。
歸順州 開元四年置。爲契丹松漠府彈汗州部落。天寶元年改爲歸化郡。乾
元元年復爲歸順州。天寶領縣一。戶一千三十七。口四千四百六十九。在京師
二千六百里。至東都一千七百一十里。
懷柔 州所理也。
營州上都督府 隋柳城郡。武德元年改爲營州總管府。領遼燕二州。領柳城
一縣。七年改爲都督府。管營遼二州。貞觀二年又督昌州。三年又督師崇二州。
六年又督順州。十年又督愼州。今督七州。萬歲通天二年爲契丹李萬榮所陷。
神龍元年移府於幽州界置。仍領漁陽玉田二縣。開元四年復移還柳城。八年
又往就漁陽。十一年又還柳城舊治。天寶元年改爲柳城郡。乾元元年復爲營
州。舊領縣一。戶一千三十一。口四千七百三十二。天寶戶九百九十七。口三千
七百八十九。在京師東北三千五百八十九里。至東都二千九百一十里。

柳城 漢縣屬遼西郡室韋靺鞨諸部並在東北遠者六千里近者二千里西北與奚接界北與契丹接界

燕州 隋遼西郡寄治於營州武德元年改爲燕州總管府領遼西瀘河懷遠三縣其年廢瀘河縣六年自營州南遷寄治於幽州城內貞觀元年廢都督府仍省懷遠縣開元二十五年移治所於幽州北桃谷山天寶元年改爲歸德郡乾元元年復爲燕州舊領縣一無實土戶所領戶出粟皆靺鞨別種戶五百天寶戶二千四十五口一萬一千六百三兩京道里與幽州同

遼西 州所治縣也

威州 武德二年置遼州總管自燕支城徙寄治營州城內七年廢總管府貞觀元年改爲威州隸幽州大都督所領戶契丹內稽部落舊領縣一戶七百二十九口四千二百二十二天寶戶六百一十一口一千八百六十九兩京道里與涿州同

威化 後契丹陷營州乃南遷寄治於良鄉縣石窟堡爲威化縣幽州治也

慎州 武德初置隸營州領涑沫靺鞨烏素固部落萬歲通天二年移於淄青州安置神龍初復舊隸幽州天寶領縣一戶二百五十口九百八十四

逢龍 契丹陷營州後南遷寄治良鄉縣之故都鄉城爲逢龍縣州所治也

玄州 隋開皇初置處契丹李去閭部落萬歲通天二年移於徐宋州安置神龍元年復舊今隸幽州天寶領縣一戶六百一十八口一千三百三十三

靜蕃 州治所范陽縣之魯泊村

崇州 武德五年分饒樂郡都督府置崇州鮮州處奚可汗部落隸營州都督舊領縣一戶一百四十口五百五十四天寶戶二百口七百一十六

昌黎 貞觀二年置北黎州寄治營州東北廢陽師鎮八年改爲崇州置昌黎縣契丹陷營州徙治於潞縣之古潞城爲縣

夷賓州 乾封中於營州界內置處靺鞨愁思嶺部落隸營州都督萬歲通天二年遷於徐州神龍初還隸幽州都督領縣一戶一百三十口六百四十八

來蘇 自徐州還寄於良鄉縣之古廣陽城爲縣

師州 貞觀三年置領契丹室韋部落隸營州都督萬歲通天元年遷於青州安置神龍初改隸幽州都督舊領縣一戶一百三十八口五百六十八天寶戶三百一十四口三千二百一十五

陽師 初貞觀置州於營州東北廢陽師鎮故號師州神龍中自青州還寄治於良鄉縣之故東閭城爲州治縣在焉

鮮州 武德五年分饒樂郡都督府奚部落置隸營州都督萬歲通天元年遷於青州安置神龍初改隸幽州天寶領縣一戶一百七口三百六十七

賓從 初置營州界自青州還寄治潞縣之古潞城

帶州 貞觀十九年於營州界內置處契丹乙失革部落隸營州都督萬歲通天元年遷於青州安置神龍初還隸幽州都督天寶領縣一戶五百六十九口一千九百九十

孤竹 舊治營州界州陷契丹後寄治於昌平縣之清水店爲州治

黎州 載初二年析慎州置處浮渝靺鞨烏素固部落隸營州都督萬歲通天元年遷於宋州管治神龍初還改隸幽州都督天寶領縣一戶五百六十九口一千九百九十一

新黎 自宋州還寄治於良鄉縣之故都鄉城

沃州 載初中析昌州置處契丹松漠部落隸營州州陷契丹乃遷於幽州隸幽州都督天寶領縣一戶一百五十九口六百一十九

濱海沃州 本寄治營州城內州陷契丹乃遷於薊縣東南迴城爲治所

昌州 貞觀二年置領契丹松漠部落隸營州都督萬歲通天二年遷於青州安置神龍初還隸幽州舊領縣一戶一百三十二口四百八十七天寶戶二百八十一口一千八十八

龍山 貞觀二年置州於營州東北廢靜蕃戍七年移治於三合鎮營州陷契丹乃遷於安次縣古常道城爲治州

歸義州 總章中置處海外新羅隸幽州都督舊領縣一戶一百九十五口六百二十四

歸義 在良鄉縣之古廣陽城州所治也

瑞州　貞觀十年置於營州界隸營州都督處突厥烏突汗達干部落咸亨中改爲瑞州萬歲通天二年遷於宋州安置神龍初還隸幽州都督舊領縣一戶六十口三百六十五天寶戶一百九十五口六百二十四

來遠　舊縣在營州界州陷契丹移治於良鄉縣之故廣陽城

信州　萬歲通天元年置處契丹失活部落隸營州都督二年遷於青州安置神龍初還隸幽州都督天寶領縣一戶四百一十四口一千六百

黃龍　州所治寄治范陽縣

青山州　景雲元年析玄州置隸幽州都督領縣一戶六百二十二口三千二百一十五

青山　寄治於范陽縣界水門村

凜州　天寶初置於范陽縣界處降胡領縣一戶六百四十八口二千一百八十七

安東都護府　總章元年九月司空李勣平高麗高麗本五部一百七十六城戶六十九萬七千其年十二月分高麗地爲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城以統之用其酋渠爲都督刺史縣令令將軍薛仁貴以兵二萬鎮安東府上元三年二月移安東府於遼東郡故城置儀鳳二年又移置於新城聖曆元年六月改爲安東都督府神龍元年復爲安東都護府開元二年移安東都護於平州置天寶二年移於遼西故郡城置至德後廢初置領羈縻州十四戶一千五百八十二去京師四千六百二十五里至東都三千八百二十里

新城州都督府　遼城州都督府

哥勿州都督府　建安州都督府

南蘇州　木底州　蓋牟州　代那州　倉巖州　磨米州　積利州　黎山州　延津州　安市州

凡此十四州並無城池是高麗降戶散此諸軍鎮以其酋渠爲都督刺史羈縻之天寶領戶五千七百一十八口一萬八千一百五十六自燕以下十七州皆東北蕃降胡散諸處幽州營州界內以州名羈縻之無所役屬安祿山之亂一切驛之爲寇逆援中原至德之後入據河朔其部落之名無存者今記天寶承平之地理焉

山南道

山南西道

梁州興元府　隋漢川郡武德元年置梁州總管府管洪梁洋集興四州梁州領南鄭褒中城固西四縣二年改城固爲唐固割西縣置褒州三年置白雲縣七年改總管爲都督督梁洋集興褒五州梁州領南鄭褒中白雲四縣八年廢褒州以西金牛二縣來屬九年省白雲縣入城固貞觀三年復改唐固爲城固五年改褒中爲褒城六年廢都督府八年又置依舊督梁洋集壁四州十七年又罷顯慶元年復置都督府督梁洋集壁四州開元十三年改梁州爲褒州依舊都督府二十年又爲梁州天寶元年改爲漢中郡仍爲都督府乾元元年復爲梁州興元元年六月昇爲興元府官員資序一切同京兆河南二府舊領縣五戶六千六百二十五口二萬七千五百七十六天寶領縣六戶三萬七千四百七十口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七至京師一千二百二十三里至東京二千七百八里

南鄭　州所理漢縣屬漢中郡隋不改

褒城　漢褒中縣屬漢中郡義寧二年改爲褒中貞觀三年復爲褒城

城固　隋舊武德二年改爲唐固貞觀二年復爲城固

西　隋舊武德二年置褒州割金牛來屬領西金牛二縣八年廢褒州以縣屬梁州

金牛　漢葭萌縣地武德二年分綿谷縣置屬褒州八年州廢屬梁州

三泉　武德四年分綿谷縣置南安州領三泉嘉平二縣八年廢南安州及嘉平縣以三泉屬利州天寶元年改屬梁州移治沙溪之東

鳳州下　隋河池郡武德元年改爲鳳州天寶元年復爲河池郡乾元元年復爲鳳州舊領縣四戶一千九百五十七口九千七百九十四天寶戶五千九百一十八口二萬七千八百七十七在京師西南六百里至東都一千四百五十里

梁泉　漢故道縣地後魏置梁泉縣晉仇池所處地後魏廢帝於縣置鳳州
兩當　漢故道縣地晉改兩當取水名　河池　後漢縣屬武都郡以川為名
黃花　武德四年分梁泉縣置以川為名
興州下　隋順政郡武德元年改為興州天寶元年改為順政郡乾元元年復
為興州舊領縣三戶一千二百二十五口四千九百一十三天寶戶二千二百
二十四口一萬一千四十六至京師九百四十八里至東都一千七百八十一
里
順政　漢沮縣屬武都郡後魏改為略陽晉置武興蕃以處互市後魏於武興
蕃置興州仍以略陽為順政　長舉　漢沮縣地隋為長舉縣本治槃頭城貞
觀三年移於今所　鳴水　漢沮縣地隋為鳴水縣舊治落蕃水南永隆元年
移治水北
利州下　隋義城郡武德元年改為利州領綿谷葭萌益昌義清岐坪嘉川景
谷七縣二年置總管府管利龍隆始蓬靜六州三年割綿谷之東界置南安州
四年割景谷縣置沙州七年又割岐坪義清二縣置南平州其年改總管府為
都督府督利龍隆始沙南平靜八州利州領綿谷葭萌益昌嘉川四縣八年廢
南安州割三泉縣來屬貞觀元年廢沙州二年廢南平州復以景谷岐坪義清
等縣來屬其年以嘉川屬靜州六年罷都督府以州當劍口戶不滿萬移為中
州又降為下州天寶元年改為益昌郡仍割三泉屬梁州乾元元年復為利州
舊領縣七戶九千六百二十八口三萬一千九十三天寶領縣六戶二萬三千
九百一十口四萬四千六百在京師西南一千四百八十里至東都二千一百
九十七里
綿谷　漢葭萌縣地屬為漢壽縣晉改晉壽縣又分晉壽置興安縣隋改興安
為綿谷南齊於壽縣置西益州後梁改為利州　胤山　隋義清縣天寶元年
八月改為胤山　嘉川　隋屬靜州貞觀十七年割屬利州
葭萌　漢縣蜀為漢壽晉改晉壽江左改晉安隋改為葭萌取漢舊名　益昌
後魏分晉壽縣置京兆縣後周改為益昌　景谷　漢白水縣地宋置平興

縣隋改為景谷武德四年置沙州割龍州之方維來屬沙州領景谷方維二縣
貞觀元年廢沙州以景谷屬利州仍省方維縣併入
通州上　隋通川郡武德元年改為通州領通川宣漢三岡石鼓東鄉五縣以
宣漢屬南并州二年屬新寧思來二縣三年以東鄉屬南并州又為通川總管
府管通開蓬渠萬南并南石南鄰八州通川領通州三岡石鼓新寧思來五縣
八年以廢南石州之東鄉縣來屬貞觀元年以廢并州之宣漢來屬又省思來
入通川其年廢萬州以永穆來屬貞觀五年廢都督府為下州長安二年昇為
中州開元二十三年昇為上州天寶元年改為通川郡乾元元年復為通州舊
領縣七戶七千八百九十八口三萬八千一百二十三天寶戶四萬七百四十
三口十一萬八百四在京師西南二千三百里去東都二千八百七十五里
通川　漢宕渠縣地分置宣漢縣屬巴郡後魏改為石城縣梁於縣置萬州元
魏改為通州隋為通川縣　永穆　宕渠地梁置永康縣隋改為永穆武德元
年屬巴州二年置萬州蜀割巴州之歸仁置諾水廣納太平恆豐四縣並屬萬
州七年省諾水縣貞觀元年廢萬州以歸仁屬巴州廣納屬壁州永穆屬通州
廢太平恆豐二縣入永穆　三岡　隋舊縣　石鼓　後魏置　東鄉　武德
三年置南石州又分置下滿昌樂二縣屬之入石州省昌樂入石鼓下滿入東
鄉　宣漢　隋舊武德元年置南并州又置東關縣隸之貞觀元年廢南并州
省東關入宣漢自和昌城移治新安屬通州　新寧　武德二年分通川縣置
治新寧故城貞觀八年移治實城　巴渠　永泰元年六月分石鼓縣四鄉置
巴渠
洋州下　隋漢川郡之西鄉縣武德元年割梁州三縣置洋州四年又置洋源
縣天寶元年改為洋川郡乾元元年復為洋州舊領縣四戶二千二百二十六
口一萬八千六十天寶領縣五戶二萬三千八百四十九口八萬八千三百二
十七相去京師南八百里至東都二千里
西鄉　本漢城固縣地蜀立西鄉縣後魏於此置洋州以水為名　黃金　漢
安陽縣地屬漢中郡後魏置黃金縣水名也隋縣治巴嶺鎮貞觀三年移於今

治。興道　隋興勢縣，貞觀二十三年改爲興道。　洋源　武德七年分西鄉縣置。　真符　開元八年分興道置華陽縣，天寶七年改屬京兆，仍改爲真符。十一年還屬洋川郡。

合州中　隋涪陵郡。武德元年改爲合州，領石鏡、漢初、赤水三縣。三年又置新明縣。天寶元年改爲巴川郡。乾元元年復爲合州。舊領縣四，戶一萬四千九百三十四，口五萬二百一十。天寶領縣六，戶六萬六千八百一十四，口十萬七千二百二十。在京師南二千四百五十里，至東都三千三百里。

石鏡　漢墊江縣，屬巴郡。宋改名石宕渠，宋置東宕渠郡及石鏡縣，又改郡爲合州。涪、漢二水合流處爲名。　新明　武德二年分石鏡置。　漢初　後魏清居縣，改漢初。　赤水　隋分石鏡置。　巴川　開元二十三年割石鏡、銅梁二縣置。　銅梁　長安三年置，初治奴崙山南，開元三年移治於武金坑。

渠州下　隋漢川郡之鄰江縣。武德元年置渠州，仍割巴州之符陽、長池、白石三縣來屬，又置平桑縣，凡領五縣。八年以符陽、白石屬壁州。貞觀元年廢平桑縣。二年又置，六年又省平桑、長池二縣。八年又割壁州之符陽來屬。十七年又割廢靜州之地平來屬。天寶元年改爲符陽郡。乾元元年復爲渠州。舊領縣一，戶一千一百二十六，口四千一十七。天寶領縣二，戶四千三百五十三，口二萬五千七百二十六。在京師西南一千四百二十五里，至東都二千六百里。

鄰江　漢宕渠縣地，後周改爲鄰江。梁立東巴州，恭帝改爲渠州，以水爲名。　符陽　漢縣。武德元年屬渠州，三年改屬壁州，貞觀八年復還渠州。　地平　武德元年分清化縣置狄平縣，二年改狄平爲地平。其年置靜州，領地平、嘉川、大牟、清化四縣。貞觀十七年廢靜州，嘉川屬利州，大牟、清化屬巴州，地平屬渠州。

巴州中　隋清化郡。武德元年改爲巴州，領化城、清化、曾口、盤道、永穆、歸仁、始寧、奇章、安固、伏虞、恩陽、白石、符陽、長池，白石屬渠州，以安固、伏虞屬蓬州，清化屬靜州。二年割歸仁、永穆置萬州。貞觀元年廢萬州，以歸仁來屬。天寶元年改爲清化郡。乾元元年復爲巴州。舊領縣七，戶一萬九百三十三，口四萬七千八百九十。天寶領縣十，戶三萬二百一十，口九萬一千五十一。至京師二千三百六十里，至東都二千五百八十二里。

化城　後漢昌縣，梁改爲梁大縣，後周改爲化城縣，後魏置大谷郡，隋置巴州於縣理。　盤道　後魏置。　清化　隋屬巴州。武德元年於清化縣界木門故地置靜州，領清化、大牟二縣。其年又置地平縣。六年移靜州於地平縣，又割利州之嘉川皆隸靜州。貞觀十七年廢靜州，以清化縣屬巴州。　曾口　梁置。隋縣治戴公山。神龍元年移治曾溪。　歸仁　梁置平州，隋改爲歸仁縣。武德二年屬萬州，貞觀元年屬巴州。　始寧　梁置，以山爲名。　奇章　梁置。縣東八里有奇章山。　恩陽　梁置義陽縣，隋改爲恩陽。貞觀十七年廢，萬歲通天元年復置。　大牟　武德元年分清化縣置。縣東三里有大牟山。　七盤　久視元年分置。

蓬州下　武德元年割巴州之安固、伏虞，隆州之儀隴、大寅，渠州之宕渠、咸安等六縣置蓬州，因周舊名。三年以儀隴屬萬州，尋復來屬。天寶元年改爲咸安郡。至德二年改爲蓬山郡。乾元元年復爲蓬州。舊領縣六，戶九千二百六十八，口三萬五千五百六十六。天寶縣七，戶一萬五千五百七十六，口五萬三千三百五十二。至京師二千二百一十里，至東都二千九百九十五里。

良山　漢宕渠地。梁置伏虞郡安固縣，後周改伏虞爲蓬州，安固爲良山。開元初，蓬州移治大寅縣，至後不改。　大寅　梁置，舊治斗子山，後移治關壇口，今爲蓬州所治。　儀隴　梁置。武德二年屬萬州，州廢還蓬州。舊領金城山。開元二十三年移治平溪。　伏虞　梁宣漢縣，隋改爲伏虞，屬蓬州。　宕渠　梁置，取漢縣名，舊治長樂山，長安三年移治羅獲水。　咸安　梁置綏安縣，隋改爲咸安，至德二年改爲蓬山。　大竹　久視元年分宕渠縣置。至德二年割屬鄰山郡。

壁州下　武德八年分巴州始寧縣改置壁州，并諾水縣，又割渠州之符陽、白石二縣來屬。貞觀元年廢萬州，割廣納縣來屬。八年復以符陽屬渠州。天寶元年改爲始寧郡。乾元元年復爲壁州。舊領縣三，戶一千四百九十二，口七千四

百四十九天寶縣四戶一萬二千三百六十八口五萬四千七百五十七在京師西南一千八百二十二里至東都二千九百四十二里

諾水　後漢宣漢縣梁分宣漢置始寧縣元魏分始寧置諾水縣武德八年分巴州始寧之東境置璧州及諾水縣今州所治　廣納　武德三年割始寧歸仁二縣地置以廣納溪爲名　白石　後魏置以白石水爲名武德初屬巴州又改屬集州八年還璧州　巴東　開元二十三年六月置太平縣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爲巴東縣

商州　隋上洛郡武德元年改爲商州其年於上津縣置上州貞觀十五年州廢上津來屬天寶元年改爲上洛郡乾元元年復爲商州舊領縣五戶四千九百一口二萬一千五十天寶縣六戶八千九百二十六口五萬二千八十至京師二百八十一里至東都八百八十六里

上洛　漢縣屬弘農郡古在洛水之上故爲縣名隋於縣置上洛郡　豐陽　漢商縣地晉分商縣置豐陽以川爲名舊治吉川城麟德元年移理豐陽川　洛南　漢上洛縣地晉分置拒陽縣隋改拒陽爲洛南舊治拒陽川顯慶三年移治清州　商洛　漢商縣屬弘農郡隋文加洛字　上津　漢長利縣地屬漢中郡梁置南洛州後魏改爲上州隋廢州爲上津縣義寧二年置上津郡武德元年改爲上州領上津豐利黃土長利四縣貞觀初省長利縣十年廢上州以黃土屬金州豐利屬均州上津屬商州　安業　萬歲通天元年分豐陽置景龍三年改屬雍州景雲元年還屬商州乾元元年正月改爲乾元縣割屬京兆府

金州　隋西城郡武德元年改爲金州領洵陽石泉安康等縣其年割洵陽驢川二縣置洵州領三縣又置西安州又立寧都廣德二縣隸西安州爲直州三年金州置總管府管金井直洵洋南豐均漸遷房重順十二州十年廢洵州以洵城洵陽驢川三縣來屬貞觀元年廢直州又省寧都廣德以安康來屬仍省驢川縣八年省洵陽縣又以廢上州之黃土縣來屬天寶元年改爲安康郡至德二年二月改爲漢南郡乾元元年復爲金州舊領縣六戶一萬四千九十一口五萬三千二十九天寶戶九千六百七十四口五萬七千九百八十一在京師南七百三十七里至東都一千七百里

西城　州所理漢西城縣屬漢中郡後魏置安康郡尋改爲東梁州又以其地出金改爲金州皆以西城爲治所隋末廢義寧二年復置　洵陽　漢縣名武德元年置洵州又分洵陽置洵城驢川三縣七年廢洵州三縣屬金州貞觀二年省驢川八年省洵城並入洵陽　淯陽　後魏黃土縣義寧二年屬上州貞觀八年屬金州天寶元年改爲淯陽　石泉　隋縣聖曆元年改爲武安神龍初復爲石泉永真元年省入漢陰縣復置　漢陰　漢安陽縣屬漢中郡晉武改爲安康置安康郡隋改爲縣武德元年置西安州立寧都廣德二縣改西安州爲直州州廢省寧都廣德二縣入安康至德二年二月改爲漢陰縣　平利　後周於平利川置吉陽縣隋改爲安吉武德元年改爲平利

開州　隋巴東郡之盛山縣義寧二年分置萬州仍割巴東郡之新浦通川郡之萬縣西流三縣來屬武德元年改爲開州領四縣貞觀初省西流入盛山天寶元年改爲盛山郡乾元元年復爲開州舊領縣三戶二千一百二十二口一萬五千五百四天寶戶五千六百六十口三萬四百二十一在京師南一千四百六十里至東都二千六百七十里

盛山　廢朐䏰縣屬巴郡蜀分置開州周改漢豐爲永寧隋改永寧爲盛山以山爲名　新浦　宋分漢豐縣置　萬歲　後周之萬縣隋加世字貞觀二十三年改萬世爲萬歲縣

渠州下　隋宕渠郡武德元年改爲渠州領流江賨城宕渠咸安潾水墊江六縣其年改賨城爲始安又分置賨城義興豐樂三縣以宕渠咸安二縣屬蓬州又分潾水墊江置潾山鹽泉四縣置潾州三年割潾州之潾水來屬八年省義興豐洛賨城三縣其年廢潾州以潾山來屬天寶元年改爲潾山郡乾元元年復爲渠州舊領縣四戶九千七百二十六口二萬一千五百五十二天寶戶九千九百五十七口二萬六千五百二十四在京師西南二千一百七十里至東都三千一百九十里

流江　漢宕渠縣地屬巴郡梁置渠州周改爲北宕渠郡又改爲流江郡仍於郡內置流江縣武德元年改爲渠州又併賓城義興二縣入流江　𣻗水　梁置義寧元年屬𣻗州武德三年屬渠州　渠江　梁置始安縣隋不改天寶元年八月改爲渠江縣　𣻗山　梁置𣻗山在縣西四十里重疊𣻗北爲名隋末縣廢武德元年分置𣻗水縣又置𣻗州八年州廢縣隸渠州

渝州　隋之巴郡武德元年置渝州因開皇舊名領江津涪陵二縣其年以涪陵屬涪州三年置萬春縣改萬春爲壽縣貞觀十三年以廢霸州之南平縣來屬天寶元年改爲南平郡乾元初復爲渝州舊領縣四戶一萬二千七百一十口五萬七百一十三天寶戶六千九百九十五口二萬七千六百八十五在京師西南二千七百四十八里至東都三千四百三十里

巴　漢江州縣屬巴郡古巴子國地梁置楚州隋改爲渝州以水爲名　江津　漢江州縣分置　萬壽　武德三年分江津縣置萬春縣五年改爲萬壽

南平　貞觀四年分巴縣置於縣南界置南平州領南平清谷周泉昆川和山白溪瀛山七縣八年改南平州爲霸州十三年州廢省清谷等縣以南平縣屬渝州

山南東道

鄧州　隋南陽郡武德二年改爲鄧州領穰縣冠軍深陽三縣三年立順陽縣州置總管管鄧淅酈宛湍新弘等七州四年廢總管隸山南行臺廢新州以新野縣來屬又置平晉縣六年省順陽入冠軍省平晉入穰縣八年廢宛州以南陽來屬廢酈州以新城來屬貞觀元年省冠軍入新城天寶元年改爲南陽郡乾元元年復爲鄧州舊領縣六戶三千七百五十四口一萬八千二百一十二天寶領縣七戶四萬三千五十五口十六萬五千二百五十七在京師東南九百二十里至東都六百七十里

穰　漢縣屬南陽郡漢南陽郡以宛爲理所後魏移治於穰隋改爲南陽郡尋改爲鄧州取漢鄧縣爲名　南陽　漢南陽郡所治宛縣也武德三年置宛州領南陽上宛上馬安固四縣並寄治宛城八年州廢以上馬入唐州餘三縣入南陽縣屬鄧州　新野　漢縣屬南陽郡晉於縣置義州武德四年分置新州領一縣其年新州廢縣屬鄧州　向城　漢西鄂縣地屬鄧州後魏於古向城置縣乃改立　臨湍　後魏割冠軍縣北境置新城縣武德二年移治虎遙城屬酈州八年廢酈州縣屬鄧州貞觀三年移治故臨湍來天寶元年改爲臨湍縣　內鄉　漢淅縣地屬弘農郡後周改爲中鄉隋改爲內鄉武德元年置淅州又分內鄉置默水縣後復改爲內鄉　菊潭　漢沮陽縣地隋改沮水縣後廢開元二十四年割新城復置改爲菊潭

唐州上　隋淮安郡武德四年改爲顯州仍置總管領顯北澧純三州顯州領北陽慈丘平氏顯岡四縣五年又分置唐州屬顯州總管七年改爲都督府州不改貞觀元年罷都督仍以廢純州桐柏縣來屬三年省顯岡縣九年改顯州爲唐州以廢唐州之棗陽湖陽及廢魯州之古城三縣來屬十年以棗陽屬隋州開元五年以方城來屬僊州十三年置上馬縣二十六年以方城來屬天寶元年改爲淮安郡乾元元年復爲唐州舊屬河南道至德後割屬山南東道舊領縣六戶四千七百二十六口二萬二千二百九十九天寶領縣七戶四萬二千六百四十三口十八萬三千三百六十至京師一千四百八十里至東都六百四十六里

北陽　漢縣屬南陽郡後魏置東荊州於漢北陽古城改爲淮州隋改淮州爲顯州取界內顯望岡爲名貞觀元年改爲唐州北水出縣東今縣州所治也

慈丘　隋分北陽縣置取界內慈丘山爲名　桐柏　漢平氏縣地屬南陽郡梁置華州西魏改淮州又爲純州後周爲大義郡隋廢郡爲桐柏縣　平氏　漢縣屬南陽郡　湖陽　漢縣屬南陽郡隋不改屬舂陵郡武德四年於縣置湖州領湖陽上馬二縣貞觀元年廢湖州省上馬以湖陽屬唐州　方城　前漢堵陽縣屬南陽郡後漢改爲順陽隋改爲方城縣屬淯陽郡武德二年於縣置北澧州領方城真昌二縣貞觀初省真昌縣八年改北澧州爲魯州領縣不改九年省魯州以方城屬唐州　泌陽　後魏石馬縣後訛爲上馬縣貞觀元年廢開元十六年割湖陽復置上馬縣天寶元年改爲泌陽縣

均州下　隋淅陽郡之武當縣義寧二年割淅陽之武當淅陽二縣置武當郡又置平陵縣武德元年改爲均州七年省平陵縣八年省均陽入武當其年以淯州之鄖鄉堵陽安福三縣來屬貞觀元年廢均州又省堵陽安福二縣以武當鄖鄉二縣屬淅州八年廢淅州又以武當鄖鄉二縣置均州又廢上州割豐利縣來屬天寶元年改爲武當郡乾元元年復爲均州舊領縣三戶二千八百二十九口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三天寶戶九千六百九十八口五萬八百九在京師東南九百三十里至東都九百一十七里

武當　州所治漢縣南陽郡梁置南始平郡後魏改爲豐州隋改爲均州皆治武當縣縣舊治延冬城顯慶四年移於今所　鄖鄉　漢錫縣地屬漢中郡晉改爲鄖鄉武德元年置南豐州領鄖鄉安福堵陽三縣屬均州貞觀元年廢均州以鄖鄉淅川屬淅州又省安福堵陽並入鄖鄉八年復置均州二縣來屬

豐利　漢長利縣地後魏置豐利郡分錫縣置豐利縣武德初屬上州州廢屬均州

房州下　隋房陵郡武德元年改爲遷州領光遷永清又置受陽淅川房陵凡領五縣其年又於竹山縣置房州領竹山上庸又置武陵凡領三縣五年廢遷州之淅川七年又廢房陵受陽二縣貞觀十年廢遷州自竹山移房州治於廢州城其年省武陵縣改光遷爲房陵縣天寶元年改爲房陵郡乾元元年復爲房州舊領縣四戶四千五百三十三口二萬一千五百七十九天寶戶一萬四千四百二十二口七萬一千七百八在京師南一千二百九十五里至東都一千一百八十五里

房陵　漢縣屬漢中郡後魏爲新城郡又改爲光遷國武德初改爲遷州置光遷縣又改爲房州兼改光遷爲房陵縣　永清　後魏分房陵縣置大洪縣周改爲永清　竹山　分上庸縣置武德元年置房州貞觀十七年州移治房陵縣　上庸　漢縣屬漢中郡

隋州下　隋爲漢東郡武德三年改爲隋州領隋縣光化安貴平林順義五縣五年省安貴縣八年省平林順義二縣貞觀十年割唐州棗陽來屬天寶元年改爲漢東郡乾元元年復爲隋州舊領縣三戶二千三百五十三口一萬一千八百九十八天寶縣四戶二萬三千九百一十七口十萬五千七百二十二在京師東南一千三百八十八里至東都一千八百里

隋　漢縣屬南陽郡後魏於縣置隋州隋爲漢東郡皆治隋州　光化　隋縣

棗陽　漢舂陵縣屬南郡隋置舂陵郡武德三年改爲昌州領棗陽舂陵清潭湖陽上馬五縣其年分湖陽上馬置湖州五年廢昌州及清潭縣貞觀元年省舂陵入棗陽其年以廢湖州之上馬湖陽來屬九年廢顯州自此移唐州於廢顯州仍屬焉十年改屬隋州　唐城　開元二十六年分棗陽置

郢州　後魏置溫州武德四年置郢州於長壽縣置京山藍水二縣屬焉貞觀元年省藍水入長壽又廢郢州以長壽屬鄀州京山屬荊州十七年廢溫州依舊置郢州治京山天寶元年改爲富水郡乾元元年復爲郢州舊溫州領縣三戶一千五百八十口七千一百七十三天寶改郢州戶一萬二千四十六口五萬七千三百七十五在京師東南一千四百四十里至東都一千一百四十九里

京山　隋縣屬安陸郡武德四年置溫州因後魏領京山富水二縣貞觀八年廢郢州以長壽來屬十七年復於縣置郢州　長壽　漢竟陵縣地屬江夏郡武德四年於縣置郢州貞觀元年廢郢州以長壽屬荊州八年又屬溫州十七年又屬郢州　富水　隋舊武德初屬溫州州廢屬郢州

復州　隋沔陽郡武德五年改爲復州治竟陵縣貞觀七年移治沔陽天寶元年改爲竟陵郡乾元元年復爲復州舊領縣三戶一千四百九十四口六千二百一十八天寶戶八千二百一十口四萬四千八百八十五在京師東南一千八百里至東都一千五百一十八里

沔陽　漢竟陵縣地屬江夏郡隋置沔陽郡武德初改爲復州皆治此縣　竟陵　漢縣後廢晉復置至隋不改　監利　漢華容縣地屬南郡晉置監利縣

襄州緊上　隋襄陽郡武德四年平王世充改爲襄州因隋舊名領襄陽安養漢南義清南漳常平六縣州置山南道行臺統交廣安黃壽等二百五十七州

五年省鄀州以陰城穀城二縣來屬七年罷行臺爲都督府督襄鄧唐均淅重
七州貞觀元年廢重州以荆山縣來屬六年廢都督府八年廢鄀州以率道樂
鄉二縣來屬又省常平入襄陽省陰城入穀城省南漳入義清省漢南入率道
天寶元年改爲襄陽郡十四載置防禦使乾元元年復爲襄州上元二年置襄
州節度使領襄鄧均房金商等州自後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治所舊領縣七戶
八千九百五十七口四萬五千一百九十五天寶戶四萬七千七百八十口二
十五萬二千一在京師東南一千一百八十二里至東都八百五十三里
襄陽　漢縣屬南郡建安十三年置襄陽郡晉入爲荆州治所梁置南雍州西
魏改爲襄州隋爲襄陽郡皆以此縣爲治所　鄧城　漢鄧縣屬南陽郡故樊
城也宋故安養縣天寶元年改爲臨漢縣貞元二十一年移縣古鄧城置乃改
臨漢爲鄧城縣　穀城　漢筑陽縣地屬南陽郡隋爲穀城縣　義清　漢中
盧縣地屬南郡元魏改爲義清縣舊治柘林永徽元年移治清良　南漳　漢
臨沮縣屬南郡晉立上黃縣後魏改爲重陽縣隋改爲南漳武德二年分南漳
置荆山縣又於縣治西一百五里置重州領荆山重陽平陽渠陽土門歸義六
縣七年省渠陽入荆山省重陽入平陽又省重陽土門歸義三縣併房州之永
清貞觀元年廢重州以荆山屬襄州移重陽入州城改屬遷州八年省重陽入
荆山開元十八年省荆山移治於南漳故城乃改爲南漳　宜城　漢邔縣屬
南郡宋立華山郡於大堤村即今縣後魏改爲宜城郡分華山新野置陽立率
道縣周省宜城郡縣武德四年率道屬鄀州貞觀八年改隸襄州天寶七載三
縣改爲宜城縣　樂鄉　漢鄀縣屬南郡晉於合城郡置樂鄉縣武德四年置
鄀州領樂鄉長壽率道上洪四縣貞觀元年省上洪縣八年廢鄀州以長壽屬
溫州以樂鄉率道屬襄州

荆州江陵府　隋爲南郡武德初蕭銑所據四年平銑改爲荆州領江陵枝江
長林安興石首松滋公安七縣五年荆州置大總管管荆辰朗澧東松沈基復
巴睦崇硤平等十三州統潭桂交循夔高康欽尹九州六年改平州爲玉州改
巴州爲岳州七年廢基州入鄀州其年改大總管爲大都督督荆辰澧朗東松
岳硤玉八州仍統潭桂交夔高欽尹等七州其沈復睦崇四州循康二州都督
並不統八年廢玉州以當陽縣來屬貞觀元年廢鄀州以京山來屬二年降爲
都督府惟督前七州而已其桂潭等七州不統也八年廢東松州入硤州又省
京山入長林十年辰州改隸黔州都督硤澧朗岳四州都督從三品荆州領江
陵枝江當陽長林安興石首松滋公安等八縣龍朔二年昇爲大都督督硤岳
復郢四州天寶元年改爲江陵郡乾元元年三月復爲荆州大都督府自至德
後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
節度使上元元年九月置南都以荆州爲江陵府長史爲尹觀察制置一準兩
京以舊相呂諲爲尹充荆南節度使領澧朗硤夔忠歸萬等八州又割黔中之
涪湖南之岳潭衡郴邵永道連八州增置萬人軍以永平爲名二年置長寧縣
於郭內與江陵並治其年省枝江縣入長寧至德二年江陵尹衛伯玉以湖南
闊遠請於衡州置防禦使自此八州置使改屬江南西道舊領縣八戶一萬二
百六十口四萬九百五十八天寶領縣七戶三萬一百九十二口十四萬八千
一百四十九在京師東南一千七百三十里至東都一千三百一十五里
江陵　漢縣南郡治所也故楚都之郢城今縣北十里紀南城是也後治於郢
在縣東南今治所晉桓溫所築城也　長寧　上元元年分江陵縣置治郭下
二年又廢枝江併入　當陽　漢縣屬南郡武德四年於縣置平州領當陽臨
沮二縣六年改屬玉州又省臨沮入當陽屬荆州　長林　晉分編縣置長林
縣以其有櫟林長阪故也武德四年於縣東北百二十里置基州及章山縣七
年廢基州以章山屬郢州州廢屬荆州八年省入長林　石首　漢華容縣屬
南郡武德四年分華容縣置取縣北石首山爲名舊治石首山顯慶元年移治
陽支山下　松滋　漢高城縣地屬南郡松滋亦漢縣名屬廬江郡晉時松滋
縣人避亂至此乃僑立松滋縣因而不改　公安　吳孱縣地漢末左將軍劉
備自襄陽來鎮此時號左公乃改名公安

硤州下　隋夷陵郡武德二年平蕭銑置硤州領夷陵夷道遠安三縣貞觀八
年廢東松州以宜都長陽巴山三縣來屬其年省夷道入宜都九年自下牢鎮

移治陸抗故壘天寶元年改為夷陵郡乾元元年復為硤州舊領縣五戶四千三百口一萬七千一百二十七天寶戶八千九十八口四萬五千六十六在京師東南一千八百十八里至東都一千六百四十六里

夷陵 漢縣屬南郡有夷山在西北因為名蜀置宜都郡梁改為宜州後魏改為拓州又改為硤州隋縣治石鼻城武德四年移治夷陵府貞觀九年移治陸抗故壘 宜都 漢夷道縣屬南郡陳改為宜都隋改為宜昌屬荊州武德二年置江州領宜昌一縣尋改為宜都六年改江州為東松州八年廢睦州以長陽巴山來屬貞觀八年廢東松州盡以三縣屬硤州 長陽 漢佷山縣屬武陵郡隋改為長陽以溪水為名隋屬荊州武德四年置睦州領長陽巴山二縣八年廢睦州以二縣屬東松州貞觀八年屬硤州 遠安 漢臨沮縣地屬南郡晉改高安縣後周改為遠安屬硤州 巴山 隋分佷山縣置巴山縣武德四年置江州領巴山鹽水二縣四年廢江州及鹽水縣以巴山屬睦州八年屬東松州貞觀元年屬硤州

歸州 隋巴東郡之秭歸縣武德二年割夔州之秭歸巴東二縣分置歸州三年分秭歸置興山縣治白帝城天寶元年改為巴東郡乾元元年復為歸州舊領縣三戶三千五百三十一口二萬一十一天寶戶四千六百四十五口二萬三千四百一十七在京師南二千二百六十八里至東都一千八百四十三里

秭歸 漢縣屬南郡魏改為臨江郡吳晉為建平郡隋屬巴東郡武德二年置歸州 巴東 漢巫縣地屬南郡周置樂鄉縣隋改為巴東縣 興山 武德三年分秭歸縣置舊治高陽城貞觀十七年移治大清鎮天授二年移治古夔子城

夔州下 隋巴東郡武德元年改為信州領人復巫山雲安南浦梁山大昌武寧七縣二年以武寧南浦梁山屬浦州又改信州為夔州仍置總管管夔硤施業浦洛渝谷南智務黔克思巫平十九州八年以浦州之南浦梁山來屬九年又以南浦梁山屬浦州貞觀十四年為都督府督歸夔忠萬涪渝南七州後罷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為雲安郡至德元年於雲安置七州防禦使乾元元年復為夔州二年刺史唐論請昇為都督府尋罷之舊領縣四戶七千八百三十口三萬九千五百五十天寶戶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九口六萬五千十在京師南二千四百四十三里至東都二千一百七十五里

奉節 漢魚復縣屬巴郡今縣北三里赤甲城是也梁置信州周為永安郡隋為巴東郡仍改為人復縣貞觀二十三年改為奉節 雲安 漢朐䏰縣屬巴郡故城曰萬戶城縣西三十里有監官 巫山 漢巫縣屬南郡隋加山字以巫山硤為名舊治巫子城 大昌 晉分巫秭歸縣置建昌縣又改為大昌隋不改

萬州 隋巴東郡之南浦縣武德二年割信州之南浦置南浦州領南浦梁山武寧三縣八年廢南浦州以南浦梁山屬夔州武寧屬臨州其年復立浦州後舊領三縣貞觀八年改為萬州天寶元年改為南浦郡乾元元年復為萬州舊領縣三戶五千三百九十六口三萬八千八百六十七天寶戶五千一百七十九口二萬五千七百四十六在京師西南二千六百二十四里至東都二千四百六十五里

南浦 後魏分朐䏰縣置魚泉縣周改為萬川隋改為南浦武德二年置浦州貞觀八年改為萬州以此縣為治所 武寧 漢臨江縣地周分置源陽縣隋改為武寧治巴子故城 梁山 後周分朐䏰縣置治後魏萬川郡故城

忠州 隋巴東郡之臨江縣義寧二年置臨州又分置豐都縣武德二年分浦州之武寧置南賓縣又分臨江置清水縣並屬臨州八年又以浦州之武寧來屬其年又隸湘州九年以廢潾州之墊江來屬貞觀八年改臨州為忠州天寶元年改為南賓郡乾元元年復為忠州舊領縣五戶八千三百一十九口四萬九千四百七十八天寶戶六千七百二十二口四萬三千二十六在京師南二千二百二十二里至東都二千七百四十七里

臨江 漢縣屬巴郡後魏置萬川郡貞觀八年改臨州為忠州治於此縣 豐都 漢枳縣地屬巴郡後漢置平都縣義寧二年分臨江置豐都縣 南賓 武德二年分武寧縣置 墊江 漢縣屬巴郡後廢後魏分臨江復置周改為

魏安。隋復爲盤江。武德初屬南州。州廢屬臨州。 桂溪 武德二年分臨江置清水縣。天寶元年改爲桂溪。

舊唐書卷三十九

舊唐書卷三十九考證

地理志二河東龍門縣武德元年于縣置泰州○新書作二年。

絳州○闕領縣戶口及去京師東都里數

隰州蒲縣武德二年置昌州領蒲仵城常武昌原四縣○常武。新書作常安。

嵐州宜芳縣武德九年省合會併入○新書。八年省。

雲州開元二十年復爲雲州○新書開元十八年復置。

單于都護府○舊書屬河東道。新書屬關內道。以上河東道

博州博平縣武德四年分置靈縣五年省幷入博平○四年新書作三年。靈縣新書作靈泉。五年新書作四年。

徐州會昌元年省清漳洺水二縣入肥鄉○元年新書作三年洺水新書作沘水。

鎭州稾城縣唐初置鉅鹿郡領稾城桓肆新豐宜安四縣○桓肆新書作栢肆。

營州上都督府開元四年復移還柳城○新書作五年。以上河北道

巴州奇章縣○新書作其章

商州○舊書屬山南西道。新書屬關內道。

金州○舊書屬山南西道。新書屬山南東道。

金州西城縣以其地出金。改爲金州○新書作金川。以上山南西道

郢州京山縣武德四年置溫州○新書。武德元年。

硤州武德二年平蕭銑置硤州○沈炳震曰。平蕭銑在武德四年。應誤。

硤州宜都縣漢夷道縣屬南郡隋改爲宜都隋改爲宜昌屬荆州○沈炳震曰此夷道爲宜。都舊名。本一縣也。而新書。宜都則屬荆州。夷道則屬硤州。江州本領二縣。州廢後乃省夷道入宜都。非宜都舊名夷道也。應從新書。

舊唐書卷三十九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志第二十

地理三

淮南道六　江南道七　隴右道八

淮南道

揚州大都督府　隋江都郡武德三年杜伏威歸國於潤州江寧縣置揚州以隋江都郡爲兗州置東南道行臺七年改兗州爲邗州九年省江寧縣之揚州改邗州爲揚州置大都督督揚和滁楚舒廬壽七州貞觀十年改大都督爲都督督揚滁常潤和宣歙七州龍朔二年昇爲大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爲廣陵郡依舊大都督府乾元元年復爲揚州自後置淮南節度使親王爲都督領使長史爲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恆以此爲治所舊領縣四江都六合海陵高郵戶二萬三千一百九十九口九萬四千三百四十七天寶領縣七戶七萬七千一百五口四十六萬七千八百五十七在京師東南二千七百五十三里至東都一千七百四十九里

江都　漢縣屬廣陵國隋爲江都郡武德三年改爲兗州七年改爲邗州九年改爲揚州都督府皆以江都爲治所

江陵　貞觀十八年分江都縣置在郭下與江都分理

六合　漢堂邑縣屬臨淮郡晉置秦郡北齊爲秦州後周爲方州隋改爲兗州武德七年復爲方州置六合縣又分六合置石梁縣貞觀元年省方州併石梁入六合屬揚州

海陵　漢縣屬臨淮郡至隋屬南兗州武德二年屬揚州景龍二年分置海安縣開元十年省併入海陵

高郵　漢縣屬廣陵國至隋不改武德二年屬兗州州改仍舊

揚子　永淳元年分江都縣置

天長　天寶元年割江都六合高郵三縣地置千秋縣天寶七載改爲天長

楚州中　隋江都郡之南陽縣武德四年臧君相歸附立爲東楚州領山陽安宜鹽城三縣八年廢西楚州以盱眙來屬仍去東字天寶元年改爲淮陰郡乾元元年復爲楚州舊領縣四戶三千三百五十七口一萬六千二百六十二天寶領縣五戶二萬六千六十二口十五萬三千在京師西南二千五百一里至東都一千六百六十里

山陽　漢射陽縣地屬臨淮郡晉置山陽郡改爲山陽縣武德四年置東楚州八年去東字治於此縣縣東南有射陽湖

鹽城　漢鹽瀆縣地屬臨淮郡久無城邑隋末韋徹於此置射州立射陽安樂新安三縣武德四年歸國因而不改七年廢射州及三縣置鹽城縣於廢射州仍屬楚州

盱眙　漢縣屬臨淮郡武德四年置西楚州置總管管東楚西楚領盱眙一縣八年廢西楚州以盱眙屬楚州

寶應　漢平安縣屬廣陵國武德四年置倉州領安宜一縣七年州廢縣屬楚州肅宗上元三年建巳月於此縣得定國寶十三枚因改元寶應仍改安宜爲寶應

淮陰　乾封二年分山陽縣置於隋舊廢縣

滁州下　隋江都之清流縣武德三年杜伏威歸國置滁州又以揚州之全椒來屬天寶元年改爲永陽郡乾元元年復爲滁州舊領縣二戶四千六百八十九口二萬一千五百三十五天寶領縣三戶二萬六千四百八十六口十五萬二千三百七十四在京師東南二千五百六十四里至東都一千七百四十六里

清流　漢全椒縣地屬九江郡梁置南譙州居桑根山之朝陽在今縣西南八十里內譙州故城是也北齊自南譙故城經治於此新昌郡城今州治是也隋改南譙爲滁州後廢武德三年復置皆治於清流縣

全椒　漢舊縣名梁北譙郡又改爲臨滁郡隋改爲滁縣煬帝復爲全椒

永陽　景龍二年分清流縣置

和州　隋歷陽郡武德三年杜伏威歸國改爲和州天寶元年改爲歷陽郡乾元元年復爲和州舊領縣二戶五千七百三十口三萬三千四百一天寶領縣三戶二萬四千七百九十四口十二萬一千一十三在京師東南二千六百八十三里至東都一千八百一十一里

歷陽　漢縣屬九江郡東晉置歷陽郡宋爲南豫州北齊置和州隋爲歷陽郡

國初復爲和州皆治此縣　烏江　漢東城之烏江亭屬九江郡北齊爲密江
郡陳爲臨江郡後周爲問江郡隋爲烏江郡縣皆治此　含山　武德六年置
八年廢長安四年復爲武壽縣神龍元年復爲含山
濠州下　隋爲鍾離郡武德三年改爲濠州又改臨濠爲定遠縣化明爲招義
縣領鍾離塗山定遠招義四縣武德四年省塗山入鍾離天寶元年改爲鍾離
郡乾元元年復爲濠州舊領縣三戶二千六百六十口一萬三千八百五十五
天寶戶二萬一千八百六十四口十萬八千三百六十一在京師東南二千一
百五十里至東都一千三百一十三里
鍾離　漢縣屬九江郡晉宋齊梁置徐州隋初爲濠州煬帝復爲鍾離郡武德
八年置濠州皆治於此武德七年省塗山縣併入　定遠　漢曲陽縣地屬九
江郡隋置定遠縣　招義　漢淮陵縣地屬臨淮宋置齊陸郡武德七年改爲
招義
廬州上　隋廬江郡武德三年改爲廬州領合肥廬江愼三縣七年廢巢州爲
巢縣來屬天寶元年改爲廬江郡乾元元年復爲廬州自中升爲上舊領縣四
戶五千三百五十八口二萬七千五百一十三天寶領縣五戶四萬三千三百
二十三口二十萬五千三百九十六在京師東南二千三百八十七里至東都
一千五百六十九里
合肥　漢縣屬九江郡舊縣在北夏水出城父東南至此與肥水合故曰合肥
梁置合州隋初爲廬江郡皆治此縣　愼　漢後道縣屬九江郡古城在今縣
南隋爲愼縣　巢　漢居巢縣屬廬江郡隋爲襄安縣武德三年置巢州分襄
安立開城扶陽二縣七年廢巢州及開城扶陽二縣改襄安爲巢縣屬廬州
廬江　漢郡名漢龍舒縣地屬廬江郡梁置湘州隋復舊也　舒成　開元二
十三年分合肥廬江二縣置取古龍舒縣爲名
壽州中　隋爲淮南郡武德三年杜伏威歸國改爲壽州七年置都督府督壽
蓼二州領壽春安豐霍邱三縣貞觀元年廢都督府又以廢霍州之霍山縣來
屬天寶元年改爲壽春郡又置霍山縣乾元元年復爲壽州舊領縣四戶二千
九百九十六口一萬四千七百一十八天寶領縣五戶三萬五千五百八十二
口十八萬七千五百八十七在京師東南二千二百一十七里至東都一千三
百九里
壽春　漢縣屬九江郡晉改爲壽陽晉於此置揚州齊置豫州後魏置揚州梁
復爲豫州後周置揚州隋改壽州煬帝爲南淮郡武德爲壽州皆以壽春爲治
所　安豐　漢六國故城在縣南梁置安豐郡縣界有芍陂灌田萬頃號安豐
塘隋因置縣　霍山　漢灊城縣屬廬江郡隋置霍山應城三縣貞觀元年廢
霍州省應城灊城二縣以霍山屬壽州　盛唐　舊霍山縣神功元年改爲武
昌神龍元年復爲霍山開元二十七年改爲盛唐仍移治於騶虞城　霍丘
漢松滋縣地屬廬江郡武德四年置蓼州領霍丘一縣七年蓼州廢霍邱屬壽
州縣北有安豐津斬毋邱儉處
光州緊中　隋弋陽郡武德三年改爲光州置總管府以定城縣爲弦州殷城
縣爲義州以廢宋安郡爲谷州凡管光弦義谷廬五州光州領光山樂安固始
三縣武德七年改總管爲都督府貞觀元年罷都督府省弦州及義州以定城
殷城二縣來屬又省谷州以宋安併入樂安天寶元年改爲弋陽郡乾元元年
復爲光州舊領縣五戶五千六百四十九口二萬八千二百九十一天寶戶三
萬一千四百七十三口十九萬八千五百八十至京師一千八百五十五里至
東都九百二十五里
定城　漢弋陽地屬汝南郡南齊爲南弋陽縣尋改爲定城武德三年於縣置
弦州領定城一縣貞觀元年廢弦州以定城屬光州州所理也　光山　晉分
弋陽置西陽縣梁於縣置光州隋爲弋陽郡武德三年復爲光州治於光山縣
太極元年移州理於定城　仙居　漢軑縣屬江夏郡古城在縣北十里宋分
軑縣置樂安縣天寶元載改爲仙居　殷城　漢期思縣地屬汝南郡宋置苞
信縣隋改爲殷城取縣東古殷城爲名　固始　漢寢縣屬汝南郡後漢改爲
固始
蘄州中　隋宜春郡武德四年平朱粲改爲蘄州領蘄春蘄水羅田黃梅浠水

五縣其年省蘄水入蘄春又分蘄春立永寧省羅田入浠水又改浠水爲蘭溪又於黃梅縣置南晉州八年州廢以黃梅來屬天寶元年改爲蘄春郡乾元元年復爲蘄州舊領縣四戶一萬六百一十二口三萬九千六百七十八天寶戶二萬六千八百九口十八萬六千八百四十九至京師二千五百六十里至東都一千八百二十四里

蘄春　漢縣屬江夏郡吳爲蘄春郡晉改爲西陽又改爲蘄陽因平淮南改爲蘄州　黃梅　漢蘄春縣地屬宋分置新蔡郡隋改爲黃梅武德四年置南晉州領黃梅義豐長吉塘陽新蔡五縣八年廢州仍省義豐等四縣以黃梅來屬

廣濟　漢蘄春縣地武德四年置永寧縣天寶元年改爲廣濟縣　蘄水　漢蘄春縣地宋置浠水縣武德四年改爲蘭溪天寶元年改爲蘄水

申州中　隋義陽郡武德四年置申州領義陽鍾山二縣八年省南羅州又以羅山來屬天寶元年改爲義陽郡乾元元年復爲申州舊領縣三戶四千七百二十九口二萬三千六十一天寶戶二萬五千八百六十四口十四萬七千七百五十六至京師一千七百九十六里至東都九百四十三里

義陽　漢平氏縣縣之義陽鄉屬南陽郡魏分南陽立義陽郡晉自石城徙居於仁順今州理也宋置司州後魏改爲郢州隋改爲申州　鍾山　漢鄳縣地屬江夏郡隋改鍾山縣　羅山　漢鄳縣地隋爲羅山縣武德四年置羅州領羅山一縣八年廢屬申州

黃州下　隋永安郡武德三年改爲黃州置總管管黃蘄亭南四州黃州領黃岡木蘭麻城黃陂四縣其年省木蘭縣分黃岡置堡城縣分麻城置陽城縣仍於麻城縣置亭州於黃陂縣置南司州七年廢南司州及亭州縣並屬黃州仍省堡城入黃岡貞觀元年罷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爲齊安郡乾元元年復爲黃州舊領縣三戶四千八百九十六口二萬二千六十天寶戶一萬五千五百一十二口九萬六千三百六十八在京師東南二千一百四十八里至東都一千四百七十里

黃岡　漢西陵縣地江夏郡北齊於舊城西南築小城置衡州領齊安一郡隋改齊安爲黃州治黃岡　黃陂　漢西陵縣地後周於古黃城西四十里獨家村置黃陂縣武德三年置南司州七年州廢縣屬黃州　麻城　漢西陵縣地隋置麻城縣武德三年於縣置亭州領麻城二縣八年州廢仍省陽城入麻城縣屬黃州

安州中都督府　隋安陸郡武德四年平王世充改爲安州領安陸雲夢應陽孝昌吉陽應山京山富水八縣其年於應山縣置應州領應山一縣於孝昌縣置環州領孝昌一縣以富水京山二縣屬溫州改應陽爲應城縣安州置總管管環應二州七年州廢環應二州縣屬安州改爲大都督府督安申陽溫復沔光黃蘄九州六年罷都督府七年又置督安隋溫沔復五州十二年罷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爲安陸郡依舊爲都督府督安隋郢沔四州乾元元年復爲安州舊領縣六戶六千三百三十八口二萬六千五百一十九天寶戶二萬二千二百二十一口十七萬一千二百二在京師東南二千五百五十一里至東都一千一百九十里

安陸　漢縣屬江夏郡宋分江夏立安陸郡武德四年改爲安州治於安陸

孝昌　宋分安陸縣置武德四年置環州領孝昌環陽二縣八年州廢以環陽孝昌屬安州　雲夢　漢安陸縣地後魏分安陸於雲夢古城置雲夢縣　應城　宋分安陸縣置應城縣隋改爲應陽武德四年復爲應城　吉陽　梁分安陸置平陽縣後魏改爲京池隋改爲吉陽取山名　應山　漢隋縣地屬南陽郡梁分隋縣置永陽縣隋改爲應山以縣北山爲名

舒州下　隋同安郡武德四年改爲舒州領懷寧宿松太湖望江同安五縣其年割宿松置嚴州五年又割望江置高州又改高州爲智州六年舒州置總管府管舒嚴智三州七年廢智州望江屬嚴州八年又廢嚴州以望江宿松二縣來屬貞觀元年罷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爲同安郡至德二年二月改盛唐郡乾元元年復爲舒州舊領縣五戶九千三百六十一口三萬七千五百三十八天寶戶三萬五千三百五十三口十八萬六千三百九十八在京師東南二千六百二十六里至東京一千八百九十三里

懷寧　漢皖縣地晉於皖縣置懷寧縣晉置晉熙郡隋改為熙州又為同安郡武德四年改為舒州以懷寧為州治

宿松　漢皖縣地梁置黃塘郡隋罷郡置宿松縣武德四年置嚴州領宿松一縣七年廢智州以望江來屬八年廢嚴州二縣來屬舒州

望江　漢皖縣地晉置新治縣陳於縣置大雷郡隋改新治為義鄉尋改為望江武德四年置高州尋改為智州七年州廢縣屬嚴州八年廢州以縣屬舒州

太湖　漢皖縣地宋置太湖縣

同安　漢樅陽縣屬廬江郡梁置樅陽郡隋罷郡為同安縣取界內古城名

江南道

江南東道

潤州上　隋江都郡之延陵縣武德三年杜伏威歸國置潤州於丹陽縣改隋延陵縣為丹徒移延陵還治故縣屬茅州六年輔公祏反復據其地七年平公祏又置潤州領丹徒縣八年廢簡州以曲阿來屬九年揚州移理江都以延陵句容白下三縣屬潤州天寶元年改為丹陽郡乾元元年復為潤州永泰後常為浙江西道觀察使理所舊領縣五戶二萬五千三百六十一口十二萬七千一百四天寶領縣六戶十萬二千三十三口六十六萬二千七百六在京師東南二千八百二十一里至東都一千七百九十七里

丹徒　漢縣屬會稽郡春秋吳朱方之邑地吳為京口戍晉置南徐州隋為延陵鎮因改為延陵縣尋以蔣州之延陵永年常州之曲阿三縣置潤州東潤浦為名皆治於丹徒縣

丹陽　漢曲阿縣屬會稽郡又改名雲陽後復為曲阿武德五年於縣置簡州八年州廢縣屬潤州天寶元年改為丹陽縣取漢郡名

延陵　漢曲阿縣地晉分置延陵郡隋移郡丹徒武德三年移於今所屬茅州七年廢茅州以縣屬蔣州八年改蔣州為揚州九年改屬潤州

上元　楚金陵邑秦為秣陵吳名建業宋為建康晉分秣陵置臨江縣晉武改為江寧武德三年於縣置揚州仍置東南道行臺改江寧為歸化六年輔公祏反據其地七年公祏平置行臺尚書省改揚州為蔣州廢茅州以句容二縣來屬蔣州八年罷行臺改蔣州置揚州大都督府改歸化縣為金陵提揚州領金陵句容丹陽溧水六縣九年揚州移治江都改金陵為白下縣以延陵句容白下三縣屬潤州丹陽溧陽溧水三縣屬宣州移白下治故白下城貞觀七年復移今所九年改為江寧縣至德二年二月置江寧郡乾元元年於江寧置昇州割潤州之句容江寧宣州之當塗溧水四縣置浙西節度使上元二年復為上元縣還潤州當塗等三縣各依舊屬

句容　漢縣屬丹陽郡武德四年於縣置茅州領句容七年州廢以縣屬蔣州九年屬潤州乾元元年屬昇州寶應元年州廢屬潤州

金壇　垂拱四年分延陵縣置也

常州上　隋毗陵郡武德三年杜伏威歸化置常州領晉陵義興無錫武進四縣六年復陷輔公祏七年公祏平復置常州於義興置南興州八年州廢義興來屬省武進入晉陵天寶元年改為晉陵郡乾元元年復為常州舊領縣四戶二萬一千一百八十二口十一萬一千六百六天寶領縣五戶十萬二千六百三十一口六十九萬六百七十三在京師東南二千八百四十三里至東京一千九百八十三里

晉陵　漢毗陵縣屬會稽郡吳延陵邑也晉改為晉陵郡隋省郡於常熟縣置常州武德中移於今治

武進　晉分曲阿縣置武進梁改為蘭陵隋廢垂拱二年又分晉陵置治於州內

江陰　梁分蘭陵縣置武德三年於縣置暨州領江陰暨陽利城三縣九年省暨陽利城入江陰屬常州

義興　漢陽羨縣屬會稽郡晉立義興郡及縣武德七年置南興州領義興陽羨臨津三縣八年廢興州及陽羨臨津二縣義興復隸常州

無錫　漢縣屬會稽郡隋屬常州

蘇州上　隋吳郡隋末陷賊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蘇州六年又陷輔公祏七年平公祏復置蘇州都督督蘇湖杭暨四州治於故吳城分置嘉興縣八年廢嘉興入吳縣九年罷都督貞觀八年復置嘉興縣領吳城崑山嘉興常熟四縣天寶元年改為吳郡乾元元年復為蘇州舊領縣四戶一萬一千八百五十九口五萬四千四百七十一天寶領縣六戶七萬六千四百二十一口六十三萬二千六百五十五在京師東南三千一百九十九里至東都二千五百里

吳　春秋時吳都闔閭邑漢為吳縣屬會稽郡隋平陳置蘇州取州西姑蘇山

爲名　嘉興　漢由拳縣屬會稽郡吳改嘉興隋廢武德七年復置屬蘇州八年廢入吳貞觀八年復置屬蘇州　崑山　漢婁縣屬會稽郡梁分婁縣置信義縣又分信義置崑山取縣界山名　常熟　晉分吳縣置海虞縣梁改常熟縣今崑山縣東一百三十里常熟故城是也隋舊治南沙城武德七年移於今所治城　長洲　萬歲通天元年分吳縣置在郭下分治州界　海鹽　漢縣屬會稽郡久廢景雲二年分嘉興縣復置先天元年復廢開元五年復置治吳禦城

湖州上　隋吳郡之烏程縣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湖州領烏程一縣六年復沒于輔公祏七年平賊復置仍廢武州以武康來屬又省雉州以長城縣來屬天寶元年改爲吳興郡乾元元年復爲湖州舊領縣五戶一萬四千一百三十五口七萬六千四百三十天寶領縣五戶七萬三千三百六口十七萬七千六百九十八在京師東南三千四百四十一里至東都二千六百二十四里

烏程　漢縣屬會稽郡梁置震州取震澤爲名隋改湖州取州東太湖爲名皆治烏程　武康　吳分烏程餘杭二縣立永安縣晉改爲永康又改爲武康武德四年置武州七年州廢縣屬湖州　長城　晉分烏程置長城縣武德四年置雉州領長城原鄉二縣七年州廢及原鄉併入長城屬湖州　安吉　武德四年置屬桃州七年廢入長城麟德元年復分長城縣置　德清　天授二年分武康置武原縣景雲二年改爲臨溪天寶元年改爲德清縣

杭州上　隋餘杭郡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杭州領錢塘富陽餘杭三縣六年復沒于輔公祏七年平賊復置杭州八年廢潛州以於潛縣來屬貞觀四年分錢塘置鹽官縣天寶元年改爲餘杭郡乾元元年復爲杭州舊領縣五戶三萬五百七十一口十五萬三千七百二十天寶領縣九戶八萬六千二百五十八口五十八萬五千九百六十三在京師東南三千五百五十六里至東都二千九百一十九里

錢塘　漢縣屬會稽郡隋於餘杭縣置杭州又自餘杭移州理錢塘又移州於柳浦西今州城是貞觀六年自州治南移於今所去州十一里又移治新城戍開元二十一年移治州郭下二十五年復還舊所　鹽官　漢海鹽縣地有鹽官吳遂名縣武德四年屬東武州七年省入錢塘貞觀四年復分錢塘置　餘杭　漢縣屬會稽郡隋置杭州後徙治錢塘　富陽　漢富春縣屬會稽郡晉改爲富陽隋舊縣　於潛　漢縣屬丹陽郡武德七年置潛州領於潛臨水二縣八年廢潛州及臨水縣於潛還杭州　臨安　垂拱四年分餘杭於潛置　新城　永淳元年分富陽置　紫溪　垂拱二年分於潛置萬歲通天元年改爲武隆其年依舊爲紫溪　唐山　萬歲通天元年分紫溪又別置武隆縣神龍元年改爲唐山

越州中都督府　隋會稽郡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越州總管管越嵊姚鄞浙綱衢穀麗嚴婺十一州越州領會稽諸暨山陰三縣七年改總管爲都督督越婺鄞嵊麗五州越州領會稽諸暨山陰餘姚四縣八年廢鄞州爲鄮縣嵊州爲剡縣來屬麗州爲永康屬婺州省山陰縣督越婺泉建台括六州天寶元年改越州爲會稽郡乾元元年復爲越州舊領縣五戶二萬五千八百九十口十二萬四千一十天寶領縣六戶九萬二百七十九口五十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九在京師東南二千七百二十里至東都二千八百七十里

會稽　漢郡名宋置東揚州理於此齊梁不改隋平陳改東揚州爲吳州煬帝改爲越州尋改會稽郡皆立于此縣　山陰　垂拱二年分會稽縣置在州治與會稽分理　諸暨　漢縣屬會稽郡越王允常所都　餘姚　漢縣屬會稽郡隋廢武德四年復置仍置姚州七年州廢縣屬越州　剡　漢縣屬會稽郡武德四年置嵊州及剡城縣八年廢嵊州及剡城以剡縣來屬　蕭山　儀鳳二年分會稽諸暨置永興縣天寶元年改爲蕭山　上虞　漢縣屬會稽郡

明州上　開元二十六年於越州鄮縣置明州天寶元年改爲餘姚郡乾元元年復爲明州取四明山爲名天寶領縣四戶四萬二千二十七口二十萬七千三十二在京師東南四千一百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五十里

鄮　漢縣屬會稽郡至隋廢武德四年置鄞州八年州廢爲鄮縣屬越州開元

二十六年於縣置明州 奉化 慈溪 翁山 已上三縣皆鄮縣地開元二十六年析置

台州上 隋永嘉郡之臨海縣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海州領臨海章安始豐樂安寧海五縣五年改為台州六年沒于輔公祏七年平賊仍置台州省寧海入章安八年廢始豐樂安三縣入臨海貞觀八年復分置始豐舊管二縣永昌元年置寧海縣神龍二年置象山縣天寶元年改為臨海郡乾元元年復為台州舊領縣二臨海始豐戶六千五百八十三口三萬五千三百八十三天寶領縣六戶八萬三千八百六十八口四十八萬九千一十五在京師東南四千一百七十七里至東都三千三百三十里

臨海 漢回浦縣屬會稽郡後漢改為章安吳分章安置臨海縣武德四年於縣置台州取天台山為名 唐興 吳始平縣晉改始豐隋末廢武德四年復置八年又廢貞觀八年復為臨海縣上元二年改為唐興 黃巖 上元二年分臨海置 樂安 廢縣上元二年分臨海置徙治孟溪 寧海 永昌元年分臨海置 象山 神龍二年分寧海及越州鄮縣置

婺州 隋東陽郡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婺州領華川長山二縣七年廢綢州義烏來屬八年廢麗州為永康縣衢州信安縣並來屬又廢穀州入信安長山入金華縣貞觀八年復置龍邱縣咸亨五年置蘭溪常山二縣垂拱二年分龍邱信安常山三縣置衢州又置東陽縣天授二年又置武義縣天寶元年改婺州為東陽郡乾元元年復為婺州舊領縣五戶三萬七千八百一十九口二十二萬八千九百九十天寶領縣六戶十四萬四千八十六口七十萬七千一百五十二在京師東南四千七十三里至東都三千一百三十五里

金華 漢烏傷縣屬會稽郡後漢分烏傷置長山縣吳置東陽郡隋改長山為金華取州界山為名 義烏 晉分烏傷縣置武德四年置綢州仍分置華川縣七年廢綢州及華川縣改烏傷為義烏以縣屬之婺州 永康 吳分烏傷縣置武德四年置麗州又分置縉雲縣八年廢麗州及縉雲縣以永康來屬 東陽 垂拱二年分烏傷縣取舊郡名 蘭溪 咸亨五年析金華縣西界置以溪水為名 武成 天授二年分永康置武義縣又改為武成 浦陽 新置

衢州 武德四年平李子通於信安縣置衢州七年陷賊乃廢垂拱二年分婺州之信安龍丘置衢州取武德廢州名天寶元年改為信安郡乾元元年復為衢州又割常山入信州天寶領縣五戶六萬八千四百七十二口四十四萬四百一十一在京師東南四千七百十三里至東都三千一百四十五里

信安 後漢新安縣晉改為信安武德四年置衢州縣仍屬焉又分置須江定陽二縣八年廢衢州及須江定陽二縣以信安還屬婺州 龍丘 漢太末縣屬會稽郡晉置龍丘縣以山為名至隋廢武德四年置穀州及太末白石二縣八年廢穀州及白石太末二縣入信安縣貞觀八年分金華信安二縣置龍丘縣來屬婺州垂拱二年屬衢州 須江 武德四年分信安置以城南有須江八年廢永昌元年分信安復置 盈川 如意元年分龍丘置縣西有刑溪陳時土人留異惡刑字改名盈川因以為縣名 常山 咸亨五年分信安置屬婺州垂拱二年改屬衢州乾元元年屬信州又還衢州

信州上 乾元元年割衢州之常山饒州之弋陽建州之三鄉撫州之一鄉置信州又置上饒永豐二縣領縣四戶四萬在京師東南五千八百里至東都二千九百五十里

上饒 乾元元年置州所理也元和七年省永豐縣入弋陽舊屬饒州乾元元年來屬 貴溪 永泰元年十一月分弋陽西界置 玉山 證聖二年分常山須江置屬衢州乾元元年割屬信州

睦州 隋遂安郡武德四年平汪華改為睦州領雉山遂安二縣七年廢嚴州之桐廬縣來屬又改為東睦州八年去東字舊管縣三治雉山萬歲登封二年移治建德天寶元年改為新定郡乾元元年復為睦州舊領縣三雉山遂安桐廬戶一萬二千六十四口五萬九千六十八天寶領縣六戶五萬四千九百六十一口三十八萬二千五百一十三在京師東南三千六百五十九里至東都二千八百三十一里

建德　漢富春縣地，屬會稽郡。吳分置建德縣。隋廢。永淳二年，復分桐廬、雉山置。萬歲通天二年，移州治建德縣。　清溪　漢歙縣地，屬丹陽郡。後分置新安縣。隋改為雉山。文明元年，復為新安。開元二十年，改為還淳。永貞元年十二月，避憲宗名，改為清溪。舊為睦州治所，移建德。　壽昌　永昌元年七月，分雉山縣置。載初元年廢。神龍元年，復舊治白艾里，後移於今所。　桐廬　吳分富春縣置。武德四年，於縣置嚴州，領桐廬、分水、建德三縣。七年，廢州及分水、建德二縣，以桐廬屬睦州，舊治桐溪。開元二十六年，移治鍾山。　分水　如意元年，分桐廬縣之四鄉置武盛縣。神龍元年，改為分水。　遂安　後漢分歙縣南鄉安定里置新定縣，晉改新定為遂安。

歙州　隋新安郡。武德四年，平汪華，置歙州總管，管歙、睦、衢三州。貞觀元年，罷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為新安郡。乾元元年，復為歙州。舊領縣三，戶六千二十一，口二萬六千六百一十七。天寶領縣五，戶三萬八千三百三十，口二十六萬九千一百九。在京師東南三千六百六十七里，至東都二千八百二十六里。

歙　漢縣，屬丹陽郡。縣南有歙浦，因為名。隋於縣置新安郡。武德改為歙州。

休寧　吳分歙縣置休陽縣，後改為海陽，晉武改為海寧，隋改為休寧。　黟　漢縣，屬丹陽郡。晉同。黟縣縣南墨嶺山出石墨，故也。縣置在黟川。　績溪　永徽五年，分置北野縣，後改為績溪。　婺源　開元二十八年正月九日置。

處州　隋永嘉郡。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括州，置總管府，管松、嘉、台三州。括州領括蒼、麗水二縣。七年，改為都督府。八年，廢松州為松陽縣，來屬，省麗水入括蒼。貞觀元年，廢都督府，省嘉州，以永嘉、安固二縣來屬。天寶元年，改為縉雲郡。乾元元年，復為括州。大曆十四年夏五月，改為處州，避代宗諱。舊領縣四，戶一萬二千八百九十九，口十萬一千六百六。天寶領縣五，戶四萬二千九百三十六，口二十五萬八千二百四十八。今縣六。在京師東南四千二百七十八里，至東都三千一十五里。

麗水　漢回浦縣地，屬會稽郡。光武更為章安。隋平陳，改永嘉郡為處州，尋改為括州，又分松陽縣東界置括蒼縣。大曆十四年夏，改為麗水縣，州所治。　松陽　後漢分章安之南鄉置松陽縣，縣東南大陽及松樹為名。　縉雲　萬歲登封元年，分括蒼及婺州永康縣置。　青田　景雲二年，分括蒼置。　遂昌　舊縣。武德八年，併入松陽。景雲二年，分松陽縣復置。　龍泉　乾元二年，越州刺史獨孤嶧奏請於括州龍泉鄉置縣，以龍泉為名，從之。

溫州上　隋永嘉郡之永嘉縣。武德五年，置嘉州，領永嘉、永寧、安固、樂成、橫陽五縣。貞觀元年，廢嘉州，以縣屬括州。上元二年，分括州之永嘉、安固二縣置溫州。天寶元年，改為永嘉郡。乾元元年，復為溫州。天寶領縣四，戶四萬二千八百一十四，口二十四萬一千六百九十四。在京師東南四千七百三十七里，至東都三千九百四十里。

永嘉　後漢分章安縣之東甌鄉置永寧縣，屬會稽郡。晉置永寧郡。隋改為永嘉。上元二年，置溫州，治於此縣。　安固　後漢章安縣，晉改為安固。隋廢。武德八年，分永嘉縣置，屬嘉州。貞觀元年，廢嘉州，安固屬括州。上元元年，屬溫州。　橫陽　武德五年，分安固縣置。貞觀元年，廢。大足元年，復分安固置。　樂城　武德五年置。七年，併入永嘉縣。載初元年，分永嘉復置也。

福州中都督府　隋建安郡之閩縣。貞觀初，置泉州。景雲二年，改為閩州，置都督府，督泉、建、漳、潮五州。開元十三年，改為福州，依舊都督府，仍置經略使。二十二年，罷漳、潮二州，令督福、建、泉、汀四州。舊屬嶺南道，天寶初，改屬江南東道。尋改為長樂郡。乾元元年，復為福州都督府。天寶領縣八，戶三萬四千八十四，口七萬五千八百七十六。在京師東南五千三百三十三里，至東都四千二百三十三里。

閩　漢冶縣，屬會稽郡。秦時為閩中郡。漢高立閩越王，都於此。武帝誅東越，徙其人於江淮，空其地。其逃亡者自立為冶縣，後更名東冶縣。後漢改為侯官都尉，屬會稽郡。晉置晉安郡。宋齊分之。陳置閩州，又改為豐州。隋平陳，改為泉州。煬帝改為泉州，又為建安郡。開元十三年，改為福州，皆治閩縣。　侯官　隋縣，後廢。長安二年，又分閩縣置。　長樂　隋縣，後省。武德六年，分閩縣置新寧縣。其年改為長樂。　福唐　聖曆二年，分長樂置萬安縣。天寶元年，改為福唐。

連江　武德六年分閩縣置溫麻縣。其年改爲連江。長溪　武德六年置。其
年併入連江。長安二年分連江復置。古田　開元二十九年開山洞置。永
泰　永泰年分置。梅青　新置。
泉州中　隋建安郡。又爲泉州。舊治閩縣。開元後移治泉州。治於南安縣。聖曆
二年分泉州之南安莆田龍溪三縣置武榮州。三年州廢。三縣還泉州。久視元
年又以三縣置武榮州。景雲二年改爲泉州。開元二十九年割龍溪屬漳州。天
寶元年改泉州爲清溪郡。乾元元年復爲泉州。天寶領縣四。戶二萬三千八百
六。口十六萬二百九十五。在京師東南六千二百一十六里。至東都五千四百
一十三里。
晉江　開元八年分南安置。今爲州之治所。南安　隋縣。武德五年置豐州
領南安莆田二縣。貞觀元年廢豐州。縣屬泉州。聖曆二年屬武榮州。州廢來屬。
莆田　武德五年分南安縣置。屬豐州。州廢來屬。仙遊　聖曆二年分莆
田置清源縣。天寶元年改爲仙遊。
建州中　隋建安郡之建安縣。武德四年置建州。領綏城吳興建陽沙將樂邵
武等縣。天寶元年改爲建安郡。乾元元年復爲建州。舊領縣二。戶一萬五千三
百三十六。口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天寶領縣六。戶二萬二千七百七十。口一十
四萬三千七百七十四。在京師東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至東都三千八百八
十八里。
建安　漢治縣地。吳置建安縣。州所治。以建溪爲名。邵武　隋縣。浦城
載初元年分建安縣置唐興縣。天授二年改爲武寧。神龍元年復爲唐興。天寶
元年改爲浦城。隋廢縣名。建陽　隋廢縣。垂拱四年分建安置。將樂　隋
廢縣。垂拱四年五月分邵武復置。沙　隋廢縣。永徽六年分建安置。
汀州下　開元二十四年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天寶元年改爲臨汀郡。乾
元元年復爲汀州。天寶領縣三。戶四千六百八十。口一萬三千七百二。在京師
西南六千一百七十三里。至東都五千三百七十里。
長汀　州治所。龍巖　寧化　已上三縣並開元二十四年開山洞置。

漳州　垂拱二年十二月九日置。天寶元年改爲漳浦郡。舊屬嶺南道。天寶割
屬江南東道。乾元元年復爲漳州。天寶領縣二。戶五千三百四十六。口一萬七
千九百四十。在京師東南七千三百里。至東都六千五百里。
漳浦　垂拱二年十二月與州同置。州所治。龍溪　舊屬泉州。聖曆二年屬
武榮州。景雲二年還泉州。開元二十九年屬漳州。

江南西道

宣州　隋宣城郡。武德三年杜伏威歸化。置宣州總管府。分宣城置懷安寧國
二縣。六年陷輔公祏。七年賊平。改置宣州都督。督宣潛猷池四州。廢姚州。以綏
安來屬。省懷安寧國二縣。宣州領綏定二縣。八年廢南州。以當塗來屬。廢猷州
以涇縣來屬。九年移揚州於江都。以溧陽溧水丹陽來屬。貞觀元年罷都督府。
廢池州。以秋浦南陵二縣來屬。省丹陽入當塗縣。開元中析置青陽太平寧國
三縣。天寶元年改爲宣城郡。至德二年又析置至德縣。乾元元年復爲宣州。永
泰元年割秋浦青陽至德三縣置池州。舊領縣八。戶二萬二千五百三十七。口
九萬五千七百五十三。天寶領縣九。戶一十二萬一千二百四。口八十八萬四
千九百八十五。今縣十。在京師東南三千五百五十一里。至東都二千五百十
里。
宣城　漢宛陵縣。屬丹陽郡。秦屬漳郡。梁置南豫州。隋改爲宣州。煬帝又爲宣
城郡。皆此治所。當塗　漢丹陽縣地。屬丹陽郡。晉分丹陽置于湖縣。成帝以
江北當塗縣流人寓居于湖。乃改爲當塗縣。屬宣州。牛渚山一名采石。在縣北
四十五里大江中。武德三年置南豫州。以縣屬。八年省南豫州。縣屬宣州。涇
漢涇縣。屬丹陽郡。武德三年置猷州。領涇南陽安吳三縣。八年廢猷州及南
陽安吳二縣。屬宣州。縣界有陵陽山。廣德　漢故漳縣。屬丹陽郡。宋分宣城
之廣德吳興之故漳。置綏安縣。至德二年九月改爲廣德。以縣界廣德故城爲
名。溧陽　漢縣。屬丹陽郡。上元元年十一月割屬昇州。州廢來屬。溧水
漢溧陽地。隋爲縣。武德三年屬揚州。九年屬宣州。乾元元年屬昇州。州廢還屬。
南陵　漢春穀縣地。屬丹陽郡。梁置南陵縣。武德七年屬池州。州廢來屬。舊

治赭圻城長安四年移理青陽城 太平 天寶十一載正月析涇縣置 寧國 隋縣武德六年廢天寶三載復置 旌德 寶應二年二月析太平縣置

池州下 隋宣城郡之秋浦縣武德四年置池州領秋浦南陵二縣貞觀元年廢池州以秋浦屬宣州永泰元年江西觀察使李勉以秋浦去洪州九百里請復置池州仍請割青陽至德二縣隸之又析置石埭縣並從之後隸宣州領縣四戶一萬九千口八萬七千九百六十七

秋浦 州所治漢石城縣屬丹陽郡隋分南陵置秋浦縣因水爲名 青陽 天寶元年分涇陽南陵秋浦三縣置治古臨城 至德 至德二年析置 石埭 永泰二年割秋浦浮梁黟三縣置治古石埭城

饒州下 隋鄱陽郡武德四年平江左置饒州領鄱陽新平廣晉餘干樂平長城玉亭弋陽上饒九縣七年省上饒入弋陽省玉亭入長城餘干二縣八年又併長城入餘干併新平廣晉入鄱陽舊領縣四戶一萬一千四百口五萬九千八百一十七天寶戶四萬八百九十九口二十四萬四千三百五十在京師東南三千二百六十三里至東都二千四百一十三里

鄱陽 漢縣屬豫章郡古城在今縣東界有鄱江今爲州所理 餘干 漢餘干縣屬豫章郡古所謂汗越也汗音干隋朝去水 樂平 武德中置九年省後重置 浮梁 武德中廢新平縣開元四年分鄱陽置後改新昌天寶元年復置

洪州上都督府 隋豫章郡武德五年平林士弘置洪州總管府管洪饒撫吉虔南平六州分豫州置鍾陵縣洪州領豫章豐城鍾陵二縣八年廢昌州米州以南昌建昌高安三縣來屬省鍾陵南昌二縣入豫章貞觀二年加洪饒撫吉虔袁江鄂等八州顯慶四年督饒鄂等州洪州舊領縣四永淳二年置新吳縣長安四年置武寧縣又督洪袁吉虔撫五州天寶元年改爲豫章郡乾元元年復爲洪州舊領縣四豫章豐城高安建昌戶一萬五千四百五十六口七萬四千四十四天寶領縣六戶五萬五千五百三十口三十五萬三千二百三十一在京師東南三千九十里至東都二千二百一十一里

鍾陵 漢南昌縣豫章郡所治也隋改爲豫章縣置洪州煬帝復爲豫章郡寶應元年六月以犯肅宗諱改爲鍾陵取地名 豐城 吳分南昌縣高城縣晉改爲豐城 高安 漢建城縣屬豫章郡武德四年改爲高安仍置靖州領高安望蔡華陽三縣七年改靖州爲米州其年又改爲筠州八年廢筠州省華陽望蔡二縣以高安屬洪州 建昌 漢海昏縣屬豫章郡後漢分立建昌武德五年分置南昌州總管府管南昌西吳靖米孫五州南昌州領建昌龍安永修三縣七年罷都督爲南昌州八年廢南昌州及孫州以南昌州新吳永修龍安入建昌縣以孫州之建昌入豫章縣而以建昌屬洪州 新吳 舊廢縣永淳二年分建昌置 武寧 長安四年分建昌置武寧縣景雲元年改爲豫章寶應元年復爲武寧 分寧 貞元十六年二月置

虔州中 隋南康郡武德五年平江左置虔州天寶元年改爲南康郡乾元元年復爲虔州舊領縣四戶八千九百九十四口三萬九千九百一天寶領縣六戶三萬七千六百四十七口二十七萬五千四百一十今縣七在京師東南四千一十七里至東都三千四百里

贛古暗反 州所理漢縣屬豫章郡漢分豫章立廬陵郡晉改爲南康郡隋初爲虔州煬帝爲南康郡皆治贛 虔化 吳分贛立陽都縣晉改爲寧都隋平陳改虔化屬虔州 南康 漢南野縣屬豫章郡吳分南野立南安縣晉改爲南康 雩都 漢縣屬豫章郡 信豐 永淳元年分南康置南安縣天寶元年改爲信豐 太康 神龍元年分南康置 安遠 貞元四年八月四日置

撫州中 隋臨川郡武德五年討平林士弘置撫州領臨川南城邵武宜黃崇仁永城東興將樂八縣七年省東興永城將樂三縣以邵武隸建州八年省宜黃縣天寶元年改爲臨川郡乾元元年復爲撫州舊領縣三戶七千三百五十四口四萬六百八十五天寶領縣四戶三萬六百五口十七萬六千三百九十四在京師東南三千三百一十二里至東都二千五百四十里

臨川 州所理漢南昌縣地後漢分南昌置臨汝縣吳置臨川郡歷南朝不改隋平陳改臨川郡爲撫州仍改臨汝縣爲臨川縣州郡所理皆此縣 南城

漢縣 屬豫章郡 開元八年分南城置 崇仁 吳分臨汝置新建縣 梁改爲巴山縣 仍僑置巴山郡 隋平陳 改巴山爲崇仁縣 南豐 開元八年分南城置

吉州上 隋廬陵郡 武德五年討平林士弘 置吉州 領廬陵新淦二縣 七年廢穎州 以安福縣來屬 八年廢南平州 以太和縣來屬 天寶元年改爲廬陵郡 乾元元年復爲吉州 舊領縣四 戶一萬五千四十 口五萬三千二百八十五 天寶領縣五 戶三萬七千七百五十二 口二十三萬七千三十二

廬陵 漢縣 屬豫章郡 後漢改爲西昌 隋復爲廬陵 州所治也 舊治子陽城 永淳元年移於今所 太和 隋縣 武德五年置南州 領太和永新廣興東昌四縣 八年廢南平州 以永新等三縣併太和 屬吉州 安福 吳置安城郡於此 隋廢爲安復 後改爲安福 新淦 漢舊縣 屬豫章郡 淦音紺 又音甘 永新 廢縣 顯慶二年分太和置

江州中 隋九江郡 武德四年平林士弘 置江州 領湓城潯陽彭澤三縣 五年置總管 管江鄂智浩四州 并管昌洪四總管府 又分湓城置楚城縣 分彭澤置都昌縣 八年廢浩州及樂城縣入彭澤縣 又廢湓城入潯陽 貞觀元年罷都督府 八年廢楚縣入潯陽 天寶元年改爲潯陽郡 乾元元年復爲江州 舊領縣三 戶六千三百六十 口二萬五千五百九十九 天寶戶二萬九千二十五 口十五萬五千七百四十四 在京師東南二千九百四十八里 至東都二千一百九十七里

潯陽 州所理 漢縣 屬廬江郡 晉置江州 隋改爲彭蠡縣 取州東南五十二里有彭蠡湖爲名 煬帝改爲湓城 取縣界湓水爲名 武德四年復爲潯陽 潯水至此入江爲名 都昌 武德五年分彭澤置 屬浩州 八年廢浩州 縣屬江州

彭澤 漢縣 屬豫章郡 隋爲龍城縣 武德五年置浩州 又分置都昌樂城二縣 八年罷浩州 以彭澤屬江州 仍省樂城入彭澤 至德 至德二年九月 中丞宋若思奏置

袁州下 隋宜春郡 武德四年平蕭銑 置袁州 天寶元年改爲宜春郡 乾元元年復爲袁州 舊領縣三 戶四千六百三十六 口二萬五千七百一十六 天寶戶二萬七千九十三 口一十四萬四千九十六 在京師東南三千五百八十里 至東都二千一百六十一里

宜春 州所理 漢縣 屬豫章郡 吳爲安城郡 南朝不改 晉改爲宜陽 隋置袁州 煬帝爲宜春郡 復改爲宜春 宜春 泉水名 在州西 取此水爲酒作貢 萍鄉 吳分宜春置萍鄉縣 屬安城郡 新喩 吳分宜春置新喩 屬安城郡

鄂州上 隋江夏郡 武德四年平蕭銑 改爲鄂州 天寶元年改爲江夏郡 乾元元年復爲鄂州 永泰後置鄂岳觀察使 領鄂岳蘄黃四州 恆以鄂州爲使理所 舊領縣四 戶三千七百五十四 口一萬四千六百一十五 天寶領縣五 戶一萬九千一百九十 口八萬四千五百六十三 後併沔州入鄂州 以漢陽汊川來屬 在京師東南二千三百四十六里 至東都一千五百三十里

江夏 漢郡名 本漢沙羨縣地 屬江夏郡 晉改沙羨爲沙陽 江漢二水會於州西 春秋謂之夏汭 晉宋謂之夏口 宋置江夏郡 治於此 隋不改 武德四年改爲鄂州 取漢縣名 永興 漢鄂縣地 屬江夏郡 吳分鄂置新陽縣 隋改爲永興

武昌 漢鄂縣 屬江夏郡 吳晉爲重鎮 以名將爲鎮守 蒲圻 吳分沙羨縣置 唐年 天寶二年開山洞置 漢陽 漢安陸縣地 屬江夏郡 晉置沌陽縣 隋初爲漢津縣 煬帝改爲漢陽 武德四年平朱粲 分沔陽郡置沔州 治漢陽縣 貞觀戶一千五百一十七 口六千九百五十九 至太和七年 鄂岳節度使牛僧孺奏沔州與鄂州隔江 都管一縣 請併入鄂州 從之 舊屬淮南道 汊川

漢安陸縣地 後魏置汊川郡 武德四年分漢陽縣置汊川縣 屬沔州 州廢 屬鄂州

岳州下 隋巴陵郡 武德四年平蕭銑 置巴州 領巴陵華容沅江羅湘陰五縣 六年改爲岳州 省羅縣 天寶元年改爲巴陵郡 乾元元年復爲岳州 舊領縣四 戶四千二 口一萬七千五百五十六 天寶領縣五 戶一萬一千七百四十 口五萬二百九十八 在京師東南二千二百三十七里 至東都一千八百一十六里

巴陵 漢下雋縣 屬長沙郡 吳置巴陵縣 晉置建昌郡 隋改爲巴州 煬帝改爲巴陵郡 武德置岳州 皆置巴陵縣 縣界有古巴邱 華容 漢孱陵縣地 屬武

陵郡劉表改爲南安隋改爲華容垂拱二年去華字曰容城神龍元年復爲華
容 沅江 漢益陽縣屬長沙國隋改爲安樂又改爲沅江屬岳州 湘陰
漢羅縣屬長沙國宋置湘陰縣縣界汨水注入湘江 昌江 神龍三年分湘
陰縣置
潭州中都督府 隋長沙郡武德四年平蕭銑置潭州總管府管潭衡永郴連
南梁南雲南營八州潭州領長沙衡山醴陵湘鄉益陽新康六縣七年廢雲州
改南梁爲邵州南營爲道州省新康縣督潭衡郴連永邵道等七州天寶七年
改爲長沙郡乾元元年復爲潭州舊領縣五戶九千三十一口四萬四百四十
九天寶領縣六戶三萬二千二百七十二口十九萬二千六百五十七在京師
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至東都二千一百八十五里
長沙 秦置長沙郡漢爲長沙國治臨湘縣後漢爲長沙郡吳不改晉懷帝置
湘州至梁初不改隋平陳爲潭州以昭潭爲名煬帝改爲長沙郡仍改臨湘爲
長沙縣武德復爲潭州 湘潭 後漢湘南縣地屬長沙郡吳分湘南立衡陽
縣屬衡陽郡隋廢郡縣屬潭州天寶八年移治於洛口因改爲湘潭縣 湘鄉
漢鍾武縣屬零陵郡後漢改爲重安永建三年又名湘鄉屬長沙郡 益陽
漢縣屬長沙國故城在今縣東八十里武德四年分置新康縣七年省入
醴陵 漢臨湘縣界有醴陵後漢立爲縣屬長沙郡隋廢武德四年分長沙置
瀏陽 吳分長沙置瀏陽縣隋廢景龍二年於故城復置
衡州中 隋衡山郡武德四年平蕭銑置衡州領臨蒸湘潭來陽新寧重安新
城六縣七年省重安新城二縣貞觀元年以廢南雲州之攸縣來屬天寶元年
改爲衡陽郡乾元元年復爲衡州舊領縣五戶七千三百三十口三萬四千四
百八十一天寶領縣六戶三萬三千六百八十八口十九萬九千二百二十八
在京師東南三千四百三里至東都二千七百六十里
衡陽 漢蒸陽縣屬長沙國吳分蒸陽立臨蒸縣吳末分長沙東界郡立湘東
郡宋齊梁不改隋罷湘東郡爲衡州改臨蒸爲衡陽縣武德四年復爲臨蒸開
元二十年復爲衡陽 常寧 吳分來陽立新寧縣屬湘東郡舊治三洞神龍

二年移治麻州開元九年治宜江天寶元年改爲常寧 攸 漢縣屬長沙國
縣北有攸溪故也 茶陵 漢縣屬長沙國隋廢聖曆元年分攸縣置 耒陽
漢縣屬桂陽郡隋改爲耒陰武德四年復爲耒陽 衡山 吳分湘南縣置
舊屬潭州後割屬衡州
澧州下 隋澧陽郡武德四年平蕭銑置澧州領潺陵安鄉澧陽石門慈利崇
義六縣貞觀元年省潺陵縣天寶元年改爲澧陽郡乾元元年復爲澧州天寶
初割屬山南東道舊領縣五戶三千四百七十四口二萬五千八百二十六天
寶領縣四戶一萬九千六百二十口九萬三千三百四十九在京師東南一千
八百九十三里至東都一千五百七十二里
澧陽 漢零陽縣屬武陵郡吳分武陵西界置天門郡晉末以義陽流人集此
僑置南義陽郡隋平陳改南義陽爲澧州皆治此縣 安鄉 漢潺陵縣地屬
武陵郡隋分立安鄉縣貞觀元年廢潺陵併入 石門 吳分零陽縣於此置
天門郡隋平陳廢天門郡以廢州爲石門縣 慈利 本漢零陽縣隋改零陽
爲慈利縣麟德元年省崇義併入
朗州下 隋武陵郡武德四年平蕭銑置朗州天寶元年改爲武陵郡乾元元
年復爲朗州天寶初割屬山南東道舊領縣二戶二千一百四十九口一萬九
百一十三天寶戶九千三百六口四萬三千七百十六在京師東南二千一百
五十九里至東都一千八百五十八里
武陵 漢臨沅縣地屬武陵郡秦屬黔中郡地梁分武陵郡於縣置武州陳改
武州爲沅陵郡隋平陳復爲嵩州尋又改爲朗州煬帝爲武陵郡武德復爲朗
州皆治於武陵縣 龍陽 隋縣取洲名
永州中 隋零陵郡武德四年平蕭銑置永州領零陵湘源祁陽灌陽四縣七
年省灌陽貞觀元年省祁陽縣四年復置天寶元年改爲零陵郡乾元元年復
爲永州舊領縣三戶六千三百四十八口二萬七千五百八十三天寶戶二萬
七千四百九十四口十七萬六千一百六十八在京師南三千二百七十四里
至東都三千六百六十五里

零陵　漢泉陵縣地屬零陵郡漢郡治泉陵縣故城在今州北二里隋平陳改
泉陵爲零陵縣仍移於今理梁陳皆爲零陵郡煬帝復爲零陵郡皆
治此縣　祁陽　吳分泉陵縣於今縣東北九十里置祁陽縣今有古城隋平
陳併入零陵武德四年復分置移於今治貞觀元年省四年又置石燕岡在祁
陽西北一百一十里此岡穴出石燕充貢湘水南自零陵界來　湘源　漢零
陵縣地屬故城在今縣南七十八里隋平陳併零陵入湘源縣　灌陽　漢零
陵縣地大業末蕭銑析湘源縣置武德七年廢上元二年荆南節度使呂諲奏
復於故城置灌陽縣灌水在城西今名灌源
道州中　隋零陵郡之永陽縣武德四年平蕭銑置營州領營道江華永陽唐
興四縣五年改爲南營州貞觀八年改爲道州仍省永陽縣貞觀十七年廢永
州併入上元二年復析置永州天寶元年改爲江華郡乾元元年復爲道州舊
領縣三戶六千六百一十三口三萬一千八百八十天寶領縣四戶二萬二千
五百五十一口十三萬九千六十三今領縣五
弘道　漢營浦縣屬零陵郡吳置營陽郡晉改爲永陽郡隋平陳改營浦爲永
陽縣武德四年於縣置營州改爲營道縣武德四年置州又加南字貞觀八年
改爲道州天寶元年改營道爲弘道　延唐　漢泠道縣屬零陵郡古城在今
縣東界南四十里隋平陳廢泠道入營道縣仍於泠道廢城置營道縣武德四
年移營道縣於州郭置仍於此置唐興縣長壽二年改名武盛神龍元年復爲
唐興天寶元年改爲延康泠水在今縣南六十里　江華　漢馮乘縣屬蒼梧
郡武德四年析賀州馮乘縣置江華縣貞觀十七年屬永州上元二年還道州
文明元年改爲雲溪縣神龍元年二月復爲江華　永明　隋改漢營浦縣爲
永陽置道州後州郭內置營道縣乃移永陽之名於州西南一百一十里置貞
觀八年省地入營道天授二年復析營道置天寶元年改爲永明縣　大曆
大曆二年湖南觀察使韋貫之奏請析延唐縣於道州東南二百二十里舂陵
侯故城北十五里置縣因以大曆爲名
郴州中　隋桂陽郡武德四年平蕭銑置郴州領盧陽義章臨武平陽晉興六
縣七年廢晉平陽二縣八年省晉興天寶元年改爲桂陽郡乾元元年復爲郴
州舊領縣五戶八千六百四十六口四萬九千三百五十五天寶領縣八戶三
萬一千三百三在京師東南三千三百里至東都三千五十七里
郴　漢縣屬桂陽郡漢郡理所也後漢郡理耒陽尋還郴宋齊封子弟爲桂陽
王皆治於此隋平陳改爲郴州煬帝爲桂陽郡武德四年改郴州皆以郴爲理
義章　大業末蕭銑分郴置武德七年省八年復置長壽元年分義章南界
置高平縣開元二十三年廢高平仍移義章治高平廢縣　義昌　晉分郴縣
置汝城晉寧二縣陳廢二縣立盧陽郡領盧陽縣開元九年廢郡以盧陽屬郴
州天寶元年改爲義昌　平陽　晉分郴置平陽郡及縣陳廢後蕭銑復分郴
置武德七年省八年復置資興後漢分郴置漢寧縣吳改爲陽安晉改爲晉寧
隋改爲晉興貞觀八年省咸亨三年復置改名資興　高亭　漢便縣地屬桂
陽郡晉省陳復置隋廢開元十三年宇文融析郴縣北界四鄉置安陵縣天寶
元年改爲高亭取縣東山名　臨武　漢縣屬桂陽郡縣南臨武溪故也　藍
山　漢南平縣屬桂陽郡隋廢咸亨二年復置南平縣天寶元年改爲藍山九
疑山在縣西五十里
邵州　隋長沙郡之邵陽縣武德四年平蕭銑置南梁州領邵陵建興武岡三
縣七年省建興入武岡省邵陵併邵陽貞觀十年改名邵州天寶元年改爲邵
陽郡乾元元年復爲邵州舊領縣二戶二千八百五十六口一萬三千五百八
十三天寶戶一萬七千七十三口七萬一千六百四十四在京師東南三千四
百里至東都二千二百六十八里
邵陽　漢邵陵縣屬長沙國後漢改爲昭陽晉改爲邵陽隋平陳移於今理吳
分零陵北部置邵陵郡隋平陳廢郡以邵陽屬潭州尋又於邵陽置建州武德
四年改置南州貞觀十年改爲邵州皆理邵陽縣　武岡　漢都梁縣屬零陵
郡晉分都梁置武岡縣隋廢武德四年分邵陽復置
連州　隋熙平郡武德四年平蕭銑置連州天寶元年改爲連山郡乾元元年
復爲連州舊領縣三戶五千五百六十三口三萬一千九十四天寶戶三萬二

千二百十口一十四萬三千五百三十二在京師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至東
都三千四百五里
桂陽　漢縣屬桂陽郡今州理是也隋開皇十年於縣置連州大業改爲熙平
郡武德四年復爲連州皆以桂陽爲理所　陽山　漢縣屬桂陽郡後漢省晉
平吳分湞匯縣復置梁於湞匯縣西置陽山郡以縣屬之隋廢郡縣屬連州神
龍元年移於匯水之北今縣理是也一名湟水　連山　晉武分桂陽立廣惠
縣隋改爲廣澤仁壽元年改爲連山
黔州下都督府　隋黔安郡武德元年改爲黔州領彭水都上石城三縣二年
又分置盈隆洪社相永萬資四縣四年置都督府督務施業辰智牂充應莊等
州其年以相永萬資二縣置費州以都上分置夷州十年以思州高富來屬十
一年又以高富屬夷州以智州信寧來屬今督思辰施牢費夷巫應播充莊牂
琰池矩十五州其年罷都督府置莊州都督景龍四年廢以播州爲都督先天
二年廢復以黔州爲都督天寶元年改黔州爲黔中郡依舊都督施夷播思費
珍溱商九州又領充明勞羲福建邦琰清莊峨蠻牂鼓儒琳鸞令那暉郝總敦
侯晃牱契稜添普寧功亮茂龍延訓鄉雙整懸撫次水矩思源逸殷南平勳姜
龍小等五十州皆羈縻寄治山谷乾元元年復以黔中郡爲黔州都督府舊領
縣五戶五千九百一十三口二萬七千四百三十三天寶縣六戶四千二百七
十口二萬四千二百四在京師南三千一百九十三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七十
一里
彭水　漢酉陽縣屬武陵郡吳分酉陽置黔陽郡隋於郡置彭水縣周置奉州
尋爲黔州貞觀四年於州置都督府　黔江　隋分黔陽縣置石城縣天寶元
年改爲黔江　洪社　武德二年分置洪社縣治洪社溪麟德二年移治鎮湍
洋水　武德二年分彭水於巴江西置盈隆縣先天元年改爲盈用天寶元
年改爲洋水　信寧　隋置信安縣取界內山名武德二年改爲信寧武德五
年屬義州州廢來屬　都濡　貞觀二十年分盈隆縣置
辰州下　隋沅陵縣武德四年平蕭銑置辰州領沅陵等五縣九年分大鄉置
大鄉五縣五年分辰溪置漵浦縣貞觀九年分大鄉置三亭縣天授二年分大
鄉三亭兩縣置溪州景雲二年置都督府督巫業錦三州開元二十七年罷都
督府天寶元年改爲盧溪郡乾元元年復爲辰州取溪名舊領縣七戶九千二
百八十三口三萬九千二百二十五天寶領縣五戶四千二百四十一口二萬
八千五百五十四在京師南微東三千四百五里至東都三千二百六十里
沅陵　漢辰陽縣屬武陵郡本秦黔中郡縣也隋改辰陽爲辰溪仍分置沅陵
縣仍置沅陵郡武德四年改爲辰州以沅陵爲理所　盧溪　武德三年分沅
陵縣置　漵浦　漢義陵縣地屬武陵縣武德五年分辰溪置　麻陽　武德
三年分沅陵辰溪二縣置垂拱四年分置龍門縣尋廢　辰溪　漢辰陽縣地
隋分置辰溪縣
錦州下　垂拱二年分辰州麻陽縣地幷開山洞置錦州及四縣天寶元年改
錦州爲盧陽郡乾元元年復爲錦州天寶領縣五戶二千八百七十二口一萬
四千三百七十四至京師三千五百里至東都三千七百里
盧陽　招諭　渭陽　常豐　已上四縣並垂拱三年與州同置其常豐本名
萬安天寶元年改爲常豐　洛浦　天授二年分長州之大鄉置屬溪州四年
改屬錦州
施州下　隋清江郡之清江縣義寧二年置施州領清江開夷二縣貞觀八年
廢業州以建始縣來屬麟德元年廢開夷縣入清江天寶元年改爲清化郡乾
元元年復爲施州舊領縣三戶二千三百一十二口一萬八百二十五天寶領
縣二戶三千七百二口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四在京師南二千七百九里至東
都二千八百一十里
清江　漢巫縣南郡吳分巫立沙渠縣後周於縣立施州隋爲清江縣州所理
也　建始　後周分巫縣置建始縣義寧二年於縣置業州領建始一縣貞觀
八年廢業州縣屬施州
巫州下　貞觀八年分辰州龍標縣置巫州其年置夜郎渭溪思微三縣九年
廢思微縣天授二年改爲沅州分夜郎渭溪縣長安三年割夜郎渭溪二縣置

舞州先天二年又置潭陽縣開元十三年改沅州爲巫州天寶元年改爲潭陽
郡乾元元年復爲巫州舊領縣三戶四千三十二口一萬四千四百九十五天
寶戶五千三百六十八口一萬二千七百三十八在京師南三千一百五十八
里至東都三千八百三十三里
龍標　武德七年置屬辰州貞觀八年置巫州爲理所也　朗溪　貞觀八年
置　潭陽　先天二年分龍標置
業州下　長安四年分沅州二縣置舞州開元十三年改爲鶴州二十年又改
爲業州天寶元年改龍標郡乾元元年復爲業州領縣三戶一千六百七十二
口七千二百八十四在京師南四千一百九十七里至東都三千九百里
峨山　貞觀五年置夜郎縣屬巫州長安四年置舞州開元二十年改夜郎爲
峨山縣　渭溪　天授二年分夜郎置屬沅州長安四年改爲業州　梓薑
舊於縣置充州天寶三年以充州荒廢以梓薑屬業州其充州爲羈縻州
夷州下　隋明陽郡之綏陽縣武德四年置夷州於思州寧夷縣領夜郎神泉
豐樂綏養雞翁伏遠明陽高富寧夷思義丹川宜慈慈岳等十三縣六年廢雞
翁縣貞觀元年廢夷州省夜郎神泉豐樂三縣以伏遠明陽高富寧夷思義丹
川六縣隸務州宜慈慈岳二縣隸溱州以綏養隸智州四年復置夷州於黔州
都上縣六年又置雞翁縣十一年又以義州之綏陽黔州之高富來屬其年又
自都上移於今所天寶元年改爲義泉郡乾元元年復爲夷州舊領縣四戶二
千二百四十一口八千六百五十七天寶縣五戶一千二百八十四口七千一
十三在京師南四千三百八十七里至東都三千八百八十里
綏陽　漢牂柯郡地隋朝招慰置綏陽縣古徼外夷也武德三年屬義州貞觀
十一年改屬夷州　都上　隋置武德元年屬黔州貞觀四年置夷州爲理所
十一年州移治綏陽縣　義泉　隋舊於縣置牢州貞觀十七年廢牢州以義
泉屬夷州　洋川　武德二年置舊屬牢州貞觀十七年屬夷州　寧夷　舊
屬思州開元二十五年屬夷州
播州下　隋牂柯郡之牂柯縣貞觀九年分置郎州領恭水高山貢山柯盈邪
施釋燕六縣十一年省郎州并六縣十三年又於其地置播州及恭水等六縣
十四年改恭水等六縣名二十年以夷州之芙蓉琊川來屬顯慶五年廢舍月
胡江羅爲三縣景龍四年廢莊州都督府以播州爲都督府先天二年罷都督
開元二十六年又廢胡刀琊川兩縣天寶元年改爲播川郡乾元元年復爲播
州領縣三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一百六十八在京師南四千四百五十里至東
都四千九百六十里
遵義　漢武開西南夷置牂柯郡秦夜郎郡之西南境也貞觀元年置恭水縣
屬郎州十一年省十三年復置屬播州十四年改爲羅蒙十六年改爲遵義顯
慶五年廢舍月併入　芙蓉　舊屬牢州貞觀十六年改爲夷州二十年又改
屬播州開元二十六年廢胡刀琊川兩縣併入　帶水　貞觀九年置柯盈縣
十四年改爲帶水
思州下　隋巴東郡之務川縣武德四年置務州領務川涪川扶陽三縣貞觀
元年以廢夷州之伏遠寧夷思義高富明陽丹州六縣廢思州之丹陽城樂感
化思王多田五縣來屬其年省思義明陽丹田三縣二年又省丹陽四年改務
州爲思州其年以涪川扶陽二縣割入費州八年又以多田城陽二縣割入費
州其年又廢感化縣十年以高富隸黔州十一年又省伏遠縣天寶元年改爲
寧夷郡乾元元年復爲思州舊領縣三戶二千六百三口七千五百九十九天
寶戶一千五百九十九口一萬二千二十一在京師南三千八百三十九里至
東都三千五百九十六里
務川　州所治漢西陽縣屬武陵郡隋朝招慰置務川縣武德元年招慰使冉
安昌以務川當牂柯要路請置務川貞觀八年改爲思州以思邛水爲名
思王　武德三年置屬思州貞觀元年改屬務川四年改屬思州　寧夷　隋
置武德四年屬夷州貞觀元年屬思州　思邛　開元四年開生獠置
費州下　隋黔安郡之涪川縣貞觀四年分思州之涪川扶陽二縣置費州其
年割黔州之萬資相永二縣來屬八年又割思州之多田城樂來屬十一年廢
相永萬資二縣天寶元年復爲涪川郡乾元元年復爲費州舊領縣四戶二千

七百九，口六千九百五十。天寶戶四百二十九，口二千六百九。在京師南四千七百里，至東都四千九百里。

涪川　漢牂柯郡之地，久不臣附。周宣政元年，信州總管龍門公裕招慰生獠王元殊多質等歸國，乃置費州，以水爲名。武德四年置務川。貞觀四年置費州，治於此。

多田　武德四年務州刺史奏置，以土地稍平，懇田盈畛，故以多田爲名。貞觀四年屬思州，八年改屬費州。

扶陽　隋仁壽四年庸州刺史奏置，以扶陽水爲名。

城樂　武德四年山南道大使趙郡王孝恭招慰生獠，始築城，人歌舞之，故曰城樂。

南州下　武德二年置，領隆陽、扶化、隆巫、丹溪、靈水、南川六縣。三年改爲僰州。四年復爲南州。貞觀五年置三溪縣。七年又置當山、嵐山、歸德、汶溪四縣。八年又廢當山、嵐山、歸德、汶溪四縣。十一年又廢扶化、隆巫、靈水三縣。天寶元年改爲南州郡。乾元元年復爲南州。舊領縣三，戶三千五百八十三，口一萬三百六十六。天寶領縣二，戶四百四十三，口二千四十三。在京師南三千六百里，至東都三千七百里。

南川　武德二年置隆陽縣，先天元年改爲南川，州所治。

三溪　貞觀五年置。

溪州下　舊辰州之大鄉，天授二年分置溪州，舊領縣二，又分置洛浦縣，長安四年以洛浦屬錦州。天寶元年改溪州爲靈溪郡。乾元元年復爲溪州。領縣二，戶二千一百八十四，口一萬五千二百八十二。至京師二千八百九十三里，至東都二千六百九十六里。

大鄉　漢沅陵、零陵二縣地，屬武陵郡。梁分置大鄉縣，舊屬辰州。天授二年來屬，州所理也。

三亭　貞觀九年分大鄉置，屬辰州。天授二年改屬溪州。縣界有黔山、大酉、小酉二山。

溱州下　貞觀十六年置溱州及榮懿、扶歡、樂來三縣。咸亨元年廢樂來縣。天寶元年改爲溱溪郡。乾元元年復爲溱州。領縣二，戶八百七十九，口五千四十五。至京師三千四百八十里，至東都四千二百里。

榮懿　扶歡　已上二縣，並貞觀十六年開山洞置。

珍州下　貞觀十六年置。天寶元年改爲夜郎郡。乾元元年復爲珍州。領縣三，戶二百六十三，口一千三十四。至京師四千一百里，至東都三千七百里。

夜郎　漢夜郎郡之地。貞觀十七年置於舊播州城，以縣界有隆珍山，因名珍州。

麗皋　樂源　並貞觀十六年開山洞置。

牂州，領縣二。充州，領縣八。應州，領縣五。琰州，領縣四。牢州，領縣七。

已上國初置，並屬黔中道羈縻州，永徽已後併省。

隴右道

秦州中都督府　隋天水郡。武德二年平薛舉，改置秦州，仍立總管府，管秦、渭、岷、洮、疊、文、武、成、康、蘭、宕、扶等十三州。秦州領上邽、成紀、秦嶺、清水四縣。四年分清水置邽州。六年廢邽州，以清水來屬。八年廢文州，又以隴成來屬。其年又廢伏州，以伏羌來屬。九年於伏羌廢城置鹽泉縣。貞觀元年改鹽泉爲夷賓。二年省夷賓縣。六年省長川縣。十四年督秦、成、渭、武四州，治上邽。十七年廢秦嶺縣。開元二十二年，緣地震移治所於成紀縣之敬親川。天寶元年改爲天水郡，依舊都督府，督天水、隴西、同谷三郡。其年，復還治上邽。乾元元年復爲秦州。舊領縣六，戶五千七百二十四，口二萬五千七十三。天寶領縣五，戶二萬四千八百二十七，口十萬九千七百。在京師西七百八十里，至東都一千六百五里。

上邽　漢縣，屬隴西郡。武帝分置天水郡。後漢分隴道立南安郡。後魏改上邽爲上封。隋復於上邽置秦州。州前有湘水，四時增減，故名天水郡。

成紀　漢縣，屬天水郡。舊治小坑川。開元二十二年移治敬親川，成紀亦徙新城。天寶元年州復移治上邽縣。

伏羌　漢冀縣，屬天水郡。晉於此置秦州。後魏改爲當亭縣。隋復爲冀縣。武德三年改爲伏羌縣，仍置伏州。八年伏州廢，縣屬秦州。貞觀三年廢夷賓縣，併入伏羌。

隴城　漢隴縣，屬天水郡。隋加城字。武德二年置文州，以隴城隸之。八年文州廢，來屬。貞觀三年省長川縣併入。

清水　漢縣，屬天水郡。武德四年置邽州於清水。六年廢邽州，以清水來屬。

成州下　隋漢陽郡。武德元年置成州，領上祿、長道、潭水三縣。貞觀元年以潭

水屬宕州又割廢康州之同谷縣來屬州理楊難當所築建安城天寶元年改
爲同谷郡乾元元年復爲成州舊領縣三戶一千五百四十六口七千二百五
十九天寶戶四千七百二十七口二萬一千五百八在京師西南九百六十里
至東都一千八百里

上祿　漢縣屬武都郡白馬氏之所處州南八十里仇池山其上有百頃地可
處萬家晉時氐酋楊難當據仇池即此山上也晉朝招慰乃置仇池郡以難當
爲守梁置南秦州又改爲成州隋以上祿爲倉泉縣又復爲上祿　長道　元
魏分上祿置長道縣於縣置天水郡隋改天水爲漢陽郡又改漢陽縣爲長道
同谷　漢下辯步包反道屬武都郡後魏於此置廣業郡領白石縣又改白水
爲同谷

渭州下　隋隴西郡武德元年置渭州天寶元年改爲隴西郡乾元元年復爲
渭州四月鄯州都督郭英乂奏請以渭州洮州爲都督府後廢舊領縣四戶一
千九百八十九口九千二十八天寶戶六千四百二十五口二萬四千五百二
十在京師西一千一百五十三里至東都二千里

襄武　漢縣屬隴西郡後魏於縣置渭州以水爲名　隴西　漢獂音桓道地屬
天水郡後漢分武陽置鄣縣天授二年改爲武陽縣神龍元年復爲鄣縣　渭
源　漢首陽縣地屬隴西郡後魏分隴西置渭源郡又改首陽爲渭源縣上元
二年改首陽縣仍於渭源故城分置渭源縣儀鳳三年廢首陽併入渭源

鄯州下都督府　隋西平郡武德二年平薛舉置鄯州治故樂都城貞觀中置
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爲西平郡乾元元年復爲鄯州上元二年九月州爲吐蕃
所陷遂廢所管鄯城三縣今河州收管舊領縣二戶一千八百七十五口九千
五百八十二天寶領縣三戶五千三百八十九口二萬七千一十九在京師西
一千九百一十三里至東都二千五百四十里

湟水　漢破羌縣屬金城郡漢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處月氏即此湟水俗
呼湟河又名樂都水南有涼禿髮烏孤始都此後魏置鄯州改破羌爲西都縣
隋改爲湟水縣縣界有浩亹水　龍支　漢允吾縣屬金城郡後漢改爲龍耆
縣後魏改爲金城縣又改爲龍支積石山在今縣南　鄯城　儀鳳三年置漢
西平郡故城在西

蘭州下　隋金城郡隋末陷薛舉武德二年平賊置蘭州八年置都督府督蘭
河鄯廓四州貞觀六年又督西鹽州十二年又督涼州今督蘭鄯儒淳六州領
金城狄道廣武三縣顯慶元年罷都督府天寶元年改金城郡二載割狄道縣
置狄道郡乾元元年復爲蘭州舊領縣三戶一千六百七十五口七千三百五
天寶領縣二戶二千八百八十九口一萬四千二百二十六在京師西一千四
百四十五里至東都二千二百里

五泉　漢金城縣屬金城郡西羌所處後漢置西海郡乞伏乾歸都此稱涼隋
開皇初置蘭州以皋蘭山爲名煬帝改金城郡隋置五泉縣咸亨二年復爲金
城天寶元年改爲五泉　廣武　漢枝陽縣屬金城郡張駿置廣武郡隋廢爲
縣屬蘭州

臨州下都督府　天寶三載分金城郡置狄道郡乾元元年改爲臨州都督府
督保塞州羈縻之名也領縣二戶二千八百九十九口一萬四千二百二十六
在京師西一千四百四十五里至東都二千二百里

狄道　漢縣屬隴西郡晉改爲武始縣隋復爲狄道屬蘭州天寶三載復置
長樂　舊安樂縣乾元後改爲長樂

河州下　隋枹音桴罕郡武德二年平李軌置河州領枹罕大夏二縣貞觀元年
廢大夏縣五年復置十年省米州置米州縣來屬十一年廢烏州以其城置安
鄉縣來屬天寶元年改爲安鄉郡乾元元年復爲河州舊領縣三戶三千三百
九十一口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五天寶領縣三戶五千七百八十二口三萬六
千八百八十六在京師西一千四百一十五里至東都二千二百七十里

枹罕　漢縣屬金城郡張駿於縣置河州至後魏不改又名枹罕郡隋初爲河
州煬帝爲枹罕郡武德二年改爲河州皆治於枹罕　大夏　漢縣屬隴西郡
張駿於縣置大夏郡及縣取西大夏水爲名貞觀元年廢入枹罕五年又置
鳳林　漢白石縣屬金城郡張駿改白水爲永固貞觀七年廢縣置烏州十一

年州廢於城內置安鄉縣天寶元年改爲鳳林取關名也

武州下　隋武都郡武德元年置武州領將利建威覆津盤堤四縣貞觀元年省建威入將利天寶元年改爲武都郡乾元元年復爲武州舊領縣三戶一千一百五十二口五千三百八十一天寶戶二千九百二十三口一萬五千三百一十三在京師西一千二百九十里至東都二千里

將利　秦漢白馬之地漢置武都郡郡幷縣後魏改武都爲石門縣置武州後周改爲將利縣仍置武都郡隋初廢煬帝復爲郡皆治將利縣　覆津　後魏置武階郡又於今縣東北三十里萬郡故城置覆津縣隋廢武階郡縣屬武都郡

盤堤　漢河池縣地屬武都郡後魏於今縣東南百四十二里移盤堤縣於郡置武州盤堤山爲名

洮州下　隋臨洮郡武德二年置洮州貞觀五年移州治於洪和城後復移還洮陽城今州治也永徽元年置都督府開元十七年廢併入岷州臨潭縣置臨州二十七年又改爲洮州天寶元年改爲臨洮郡管密恭縣党項部落也寄治州界乾元元年復爲洮州舊領縣二戶二千三百六十三口八千二百六十天寶戶三千七百口一萬五千六十在京師西一千五百六里至東都二千三百九十里

臨潭　秦漢時羌地本吐谷渾之鎮謂之洪和城後周攻得之改爲美相縣屬貞觀四年洮州理於此置臨潭縣屬旭州八年廢旭州來屬其年移理洮陽城今州治也仍於舊洪和城置美相縣隸洮州天寶中廢美相併入

岷州下　隋臨洮郡之臨洮縣義寧二年置岷州武德四年爲總管府管岷宕洮疊旭五州七年加督芳州九年又督文武扶五州貞觀元年督岷宕洮旭四州六年督橋意二州十二年廢都督府神龍元年廢當夷縣天寶元年改爲和政郡乾元元年復爲岷州舊領縣四戶四千五百八十三口一萬九千二百三十九天寶縣三戶四千三百二十五口二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在京師西一千三百七十八里至東都二千一百里

溢樂　秦臨洮縣屬隴西郡今州西二十里長城蒙恬所築岷山在縣南一里崆峒山縣西二十里後魏置岷州仍改臨洮爲溢樂隋復改臨洮義寧二年改名溢樂神龍元年廢當夷縣併入　枯川　後周置基城縣先天元年改爲枯川避玄宗名　和政　後周置洮城郡保定元年置和政縣

廓州下　隋澆河郡武德二年置廓州天寶元年改爲寧塞郡乾元元年復爲廓州舊領縣二戶二千二十口九千七百三十二天寶縣三戶四千二百六十一口二萬四千四百在京師二千三十里至東都二千七百七十二里

廣威　後漢燒當羌之地段熲破羌斬澆河大師即此也漢末置西平郡此地即南界也南涼置湟河郡後魏置石城郡廢帝因縣內化隆谷改爲化隆縣後因置廓州先天元年改爲化成縣天寶元年改爲廣威縣縣界有拔延山　達化　後周置達化郡並縣吐渾澆河城在縣西一百二十里　米川　漢枹罕縣地屬金城郡貞觀五年置米州及米川縣十年州廢縣屬廓州

疊州下都督府　隋臨洮郡之合州縣武德二年置疊州領合川樂川疊川三縣五年又置安伏和同二縣以處党項尋省疊川樂川縣十三年置都督督疊岷洮宕津序壹枯嶂王盡立橋等州永徽元年罷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爲合川郡乾元元年復爲疊州舊領縣一戶一千八十三口四千六十九天寶領縣二戶一千二百七十五口七千六百七十四在京師西南一千一百一十里至東都二千五百六十里

合川　秦漢已來爲諸羌保據後周武帝逐諸羌始有其地置合川縣仍於縣置疊州取郡山重疊之義舊治吐谷渾馬牧城武德三年移於交戍城　常芬　隋同昌郡之常芬縣武德元年置芬州領常芳恆香丹領三縣神龍元年廢芳州爲常芬縣隸疊州

宕州下　隋宕昌郡武德元年置宕州領懷道良恭和戎三縣貞觀三年省和戎入懷道天寶元年改爲懷道郡乾元元年復爲宕州舊領縣二戶一百四十口一千四百六十一天寶戶一千一百九十口七千一百九十九在京師西南一千六百五十六里至東都二千二百八十五里

懷道　歷代諸羌所據後魏始附爲蕃國後周置宕昌郡及懷道良恭二縣隋

爲宕昌郡 武德初爲宕州 理懷道 良恭 後周置陽宕縣 隋改爲良恭

河西道（此又從隴右道分出不在十道之內）

貞觀元年分隴坻已西爲隴右道 景雲二年以江山闊遠 奉使者艱難 乃分山南爲東西道 自黃河以西 分爲河西道

涼州中都督府 隋武威郡 武德二年平李軌 置涼州總管府 管涼甘瓜肅四州 涼州領姑臧昌松番禾三縣 三年又置神烏縣 七年改爲都督府 督涼肅甘沙瓜伊芳文八州 貞觀元年廢神烏縣 總章元年復置 咸亨元年爲大都督府 督涼甘肅伊瓜沙雄七州 上元二年爲中都督府 神龍二年置嘉麟縣 天寶元年改爲武威郡 督涼甘肅三州 乾元元年復爲涼州 舊領縣三 戶八千二百三十一 口三萬三千三十 天寶領縣五 戶二萬二千四百六十二 口十二萬二百八十一 在京師西北二千一十里 至東都二千八百七十里

姑臧 漢縣 屬武威郡 所理秦月氏戎所處 匈奴本名蓋藏城 語訛爲姑臧城 西魏復置涼州 晉末張軌據姑臧 稱前涼 呂光又稱後涼 後入於元魏 爲武威郡 武德初平李軌 置涼州 州界有猪野澤 神烏 漢鸞鳥縣 屬武威郡 後魏廢 總章元年復於漢武威城置武威縣 神龍元年改爲神烏 於漢鸞鳥古城置嘉麟縣 昌松 漢蒼松縣 屬武威郡 後涼呂光改爲昌松 天寶 漢番（音盤）禾縣 屬張掖郡 縣南山曰天山 又名雪山 咸亨元年於縣置雄州 調露元年廢雄州 番禾還涼州 天寶三年改爲天寶縣 嘉麟 神龍二年於漢鸞鳥古城置 景龍二年廢 先天二年復置 吐渾部落 興昔部落 閤門府 皋蘭府

盧山府 金水州 蹛林州 賀蘭州 已上八州府 並無縣 皆吐渾契苾思結等部 寄在涼州界內 共有戶五千四十八 口一萬七千二百一十二

甘州下 隋張掖郡 武德二年平李軌 置甘州 天寶元年改爲張掖郡 乾元元年復爲甘州 舊領縣二 戶二千九百二十六 口一萬一千六百八十 天寶戶六千二百八十四 口二萬二千九十二 在京師西北二千五百里 至東都三千三百一十里

張掖 故匈奴昆邪王地 屬漢武開置張掖郡及觻（音祿）得縣 郡所治也 匈奴王號也 後魏置張掖軍 孝文改爲郡及縣 州置西涼州 尋改爲甘州 取州東甘峻山爲名 祁連山在州西南二百里也 刪丹 漢縣 屬張掖郡 後漢分張掖置西海郡 晉分刪丹置蘭池萬歲仙提三縣 煬帝廢 併入刪丹 居延海 焉支山 在縣界 刪丹山即焉支山 語訛也

肅州下 武德二年分隋張掖郡置肅州 八年置都督府 督肅瓜沙三州 貞觀元年罷都督府 貞觀中廢玉門縣 天寶元年改爲酒泉郡 乾元元年復爲肅州 舊領縣三 戶一千七百三十一 口七千一百一十八 天寶領縣二 戶二千三百三十 口八千四百七十六 在京師西北二千八百五十八里 至東都三千七百八十里

酒泉 漢福祿縣 屬酒泉郡 郡城下有金泉 泉味如酒 故爲郡名 此月支地 爲匈奴所滅 匈奴令休屠昆邪王守之 漢武時昆邪來降 乃置酒泉郡 張軌李暠沮渠蒙遜皆都于此 後魏置酒泉軍 復爲郡 後周改爲甘州 隋分甘州置肅州 皆治酒泉 義寧元年置酒泉縣 福祿 漢舊縣 屬酒泉郡 今縣 漢樂綰縣地 屬燉煌郡 武德二年於樂綰古城置福祿縣

瓜州下都督府 隋燉煌郡之常樂縣 武德五年置瓜州 仍立總管府 管西沙肅三州 八年罷都督 貞觀中復爲都督府 天寶元年爲晉昌郡 乾元元年復爲瓜州 舊領縣二 戶一千一百六十四 口四千三百二十二 天寶戶四百七十七 口四千九百八十七 在京師西三千三百一十里 至東都四千三百六里

晉昌 漢冥安縣 屬燉煌郡 冥水名 置晉昌郡及冥安縣 因改晉昌爲永興 隋改爲瓜州 改冥安常樂 武德七年復爲晉昌 常樂 漢廣至縣 屬燉煌郡 魏分廣至置宜禾縣 李暠於此置涼興郡 隋廢 置常樂鎮 武德五年改鎮爲縣

伊州下 隋伊吾郡 隋末 西域雜胡據之 貞觀四年歸化 置西伊州 六年去西字 天寶元年爲伊吾郡 乾元元年復爲伊州 舊領縣三 戶一千三百三十二 口六千七百七十八 天寶領縣二 戶二千四百六十七 口一萬一百五十七 在京師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 至東都五千三百三十里

伊吾 在燉煌之北 大磧之外 秦漢之際 戎居之 南去玉門關八百里 東去陽

關二千七百三十里漢宣帝時以鄭吉爲都護在玉門關元帝時置戊己校尉皆治車師後漢明帝時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竇憲班超大破西域始於此築城班勇爲西域長史居此地也後魏後周鄯善戎居之隋始於漢伊吾屯城之東築城爲伊吾郡隋末爲戎所據貞觀四年款附置西伊州始於此天水在州北二十里一名白山胡人呼析羅漫山 柔遠 貞觀四年置取縣東柔遠故城爲名 納職 貞觀四年於鄯善胡所築之城置納職縣

沙州下 隋燉煌郡武德二年置瓜州五年改爲西沙州貞觀七年去西字天寶元年改爲燉煌郡乾元元年復爲沙州舊領縣二戶四千二百六十五口一萬六千二百五十在京師西北三千六百五十里至東都四千三百九里

燉煌 漢郡縣名月氏戎之地秦漢之際來屬漢武開西域分酒泉置燉煌郡及縣周改燉煌爲鳴沙縣取縣界山名隋復爲燉煌武德三年置瓜州取春秋祖吾離於瓜州之義五年改爲西沙州皆治於三危山在縣東南二十里鳴沙山一名沙角山又名神沙山取州名焉在縣七里 壽昌 漢龍勒縣地屬燉煌郡縣南有龍勒山後魏改爲壽昌縣陽關在縣西六里玉門關在縣西北一百一十八里

西州中都督府 本高昌國貞觀十三年平高昌置西州都督府仍立五縣顯慶三年改爲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爲交河郡乾元元年復爲西州舊領縣五戶六千四百六十六天寶領縣五戶九千一十六口四萬九千四百七十六在京師西北五千五百一十六里至東都六千二百一十五里

高昌 漢車師前王之庭漢元帝置戊己校尉於此以其地形高敞故名高昌其故壘有八城張駿置高昌郡後魏因之魏末爲蠕蠕所據後麴嘉稱高昌王於此數代貞觀十四年討平之以其地爲西州其高昌國境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尋置都督府又改爲金山都督府 柳中 貞觀十四年置交河縣界有交河水源出縣北天山一名神連山縣取水名地本漢車師前王庭 蒲昌 貞觀十四年於始昌故城置縣東南有蒲類海胡人呼爲婆悉海 天山 貞觀十四年置取祁連山爲名

北庭都護府 貞觀十四年侯君集討高昌西突厥屯兵於浮圖城與高昌相響應及高昌平二十年四月西突厥泥伏沙鉢羅葉護阿史那賀魯率衆內附乃置庭州處葉護部落長安二年改爲北庭都護府自永徽至天寶北庭節度使管鎮兵二萬人馬五千匹所統攝突騎施堅昆斬啜又管瀚海天山伊吾三軍鎮兵萬餘人馬五千匹至上元元年陷吐蕃舊領縣一戶二千三百天寶領縣三戶二千二百二十六口九千九百六十四在京師西北五千七百二十里東至伊州界六百八十里南至西州界四百五十里西至突騎施庭一千六百里北至堅昆七千里東至迴鶻界一千七百里

金滿 流沙州北前後烏孫部舊地方五千里後漢車師後王庭胡故庭有五城俗號五城之地貞觀十四年平高昌後置庭州以前故及突厥常居之 輪臺 取漢輪臺爲名 蒲類 海名 已上三縣貞觀十四年與庭州同置

瀚海軍 開元中蓋嘉運置在北庭都護府城內管鎮兵萬二千人馬四千二百匹 天山軍 開元中置伊州城內管鎮兵五千人馬五百匹在都護府南五里 伊吾軍 開元中置在伊州西北五百里 甘露州 管鎮兵三千人馬三百匹在北庭府東南七百里

鹽治州都督府 鹽祿州都督府 陰山州都督府

大漠州都督府 輪臺州都督府 金滿州都督府

玄池州 哥係州 咽麵州

金附州 孤舒州 西鹽州

東鹽州 叱勒州 迦瑟州

馮洛州 已上十六番州新戎胡部落寄於北庭府界內無州縣戶口隨地治畜牧

安西大都護府 貞觀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置西州都護府治在西州顯慶二年十一月蘇定方平賀魯分其地置濛池崐陵二都護府分其種落列置州縣於是西盡波斯國皆隸安西都護府仍移安西都護府理所於高昌故地三年五月移安西府於龜茲國舊安西府復爲西州龍朔元年西域吐火羅款塞

乃於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皆置都督督州八十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六仍立碑於吐火羅以志之咸亨元年四月吐蕃陷安西都護府至長壽二年收復安西四鎮依前於龜茲國置安西都護府至德後河西隴右戍兵皆徵集收復兩京上元元年河西軍鎮多爲吐蕃所陷有舊將李元忠守北庭郭昕守安西府二鎮與沙陀迴鶻相依吐蕃久攻之不下建中元年元忠昕遣使間道奏事德宗嘉之以元忠爲北庭都護昕爲安西都護其後吐蕃急攻沙陀迴鶻部落北庭安西無援貞元三年竟陷吐蕃

北庭都護府　本龜茲國顯慶中自西川移府治於此東至焉耆鎮守八百里西至疎勒鎮守二千里南至于闐二千里東北至北庭府二千里南至吐蕃界八百里北至突騎施界鴈沙川一千里安西都護府鎮兵二萬四千人馬二千七百匹都護兼鎮西節度使

安西都護所統四鎮

龜茲都督府　本龜茲國其王姓白理白山之南去瓜州三千里勝兵數千貞觀二十二年阿史那社尒破之虜龜茲王而還乃於其地置都督府領蕃州之九至顯慶三年賀魯仍自西州移安西府置于龜茲國城

毗沙都督府　本于闐國在葱嶺北二百里勝兵數千俗多機巧其王伏闍信開元二十二年入朝上元二年正月置毗沙都督府初管蕃州五上元元年分爲十在安西都護府西南二千里

疎勒都督府　本疎勒國在白山之南勝兵二千去瓜州四千六百里貞觀九年遣使朝貢自是不絕上元中置疎勒都督府在安西都護府西南二千里

焉耆都督府　本焉耆國其王姓龍名突騎支常役於西突厥俗有魚鹽之利貞觀十八年郭孝恪平之由是臣屬上元中置都督府處其部落無蕃州在安西都護府東八百里

西域十六都督州府

龍朔元年西域諸國遣使來內屬乃分置十六都督府州八十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六皆隸安西都護府仍於吐火羅國立碑以紀之

月氏都督府　於吐火羅國所治遏換城置以其王葉護領之於其部內分置二十四州都督統之

太汗都督府　於嚈噠部落所治活路城置以其太汗領之仍分其部置十五州太汗領之

條枝都督府　於訶達羅支國所治伏寶瑟顛城置以其王領之仍於其部分置八州

大馬都督府　於解蘇國所治數瞞城置以其王領之仍分其部置三州

高附都督府　於骨咄施國所治妖沙城置以其王領之仍分其部置三州

修鮮都督府　於罽賓國所治遏紇城置以其王領之仍分其部置十一州

寫鳳都督府　於失范延國所治伏戾城置以其王領之仍分其部置四州

悅般都督府　於石汗那國所治豔城置以其王領之仍分其部置雙靡州

奇沙州　於護特健國所治遏密城置仍分其部置沛薄大秦二州

和默州　於怛沒國所治怛城置仍分置栗弋州

拔撒州　於烏拉喝國所治摩竭城置

崑墟州　於護密多國所治抵寶那城置

至拔州　於俱密國所治措瑟城置

鳥飛州　於護密多國所治摸廷城置

王庭州　於久越得犍國所治步師城置

波斯都督府　於波斯國所治陵城置

右西域諸國分置羈縻州軍府皆屬安西都護統攝自天寶十四載已前朝貢不絕今於安西府事末紀之以表太平之盛業也

舊唐書卷四十

舊唐書卷四十考證

地理志三濠州〇舊書屬淮南道新書屬河南道

廬州巢縣分襄安立開城〇新書作開成

安州孝昌縣武德四年置環州〇新書作澴州并置澴陽縣以上淮南道

蘇州〇領吳嘉興崐山常熟長洲海鹽六縣新書則云析嘉興置華亭

婺州義烏縣武德四年置綢州〇新書作綢州因綢巖爲名

信州〇舊書屬江南東道新書屬江南西道

歙州〇舊書屬江南東道新書屬江南西道

睦州清溪縣〇新書作青溪

處州縉雲縣萬歲登封元年分括蒼及婺州永康縣置〇新書作聖曆元年

溫州上元二年分括州之永嘉安固二縣置溫州〇新書作上元元年

福州永泰縣永泰年分置〇新書咸通二年析連江及閩置以上江南東道

鄂州武昌縣吳晉爲重鎮名將以爲鎮守〇沈炳震曰原本文義顚倒應是以
名將爲鎮守已改正

潭州〇舊書屬江南西道新書屬山南東道

朗州〇舊書屬江南西道新書屬山南東道

連州〇舊書屬江南西道新書屬嶺南道

藥州〇新書作奬州

天寶元年改龍標郡〇新書作龍溪郡應從新書以上江南西道

成州〇舊書屬隴右道新書屬山南西道

臨州〇　臣宗萬按臨州本漢隴西之狄道地晉置武始郡隋廢郡復爲狄道縣
屬蘭州至天寶三載始分置

河州天寶元年改爲安鄉郡〇新書作安昌

武州〇　臣宗萬按武州本古白馬之地漢武帝置武都郡西魏改曰石門縣置
武州則知武州之置不自武德始也

肅州〇領酒泉福祿二縣沈炳震曰新書有玉門縣係開元中析玉門軍天寶中廢軍爲縣者舊書應闕以上隴右道

舊唐書卷四十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志第二十一

地理四

劍南道東西道九　嶺南道五管十

劍南道

成都府　隋蜀郡武德元年改爲益州置總管府管益綿陵遂資雅嘉瀘戎會松翼嶲南寧昆恭十七州益州領成都雒九隴郫雙流新津晉原青城陽安金水平泉玄武綿竹等十三縣又置唐隆導江二縣二年分置邛眉普榮登五州屬總管府又置新都什邡二縣三年罷總管置西南道行臺仍分綿竹導江九隴三縣立濛州陽安金水平泉三縣立簡州割玄武屬梓州又析置德陽新繁萬春三縣九年罷行臺置都督府督益綿簡嘉陵眉犍邛十州并督嶲南會寧都督府貞觀二年廢濛州之九隴綿竹導江來屬仍改萬春爲溫江六年罷南寧都督更置戎州都督屬益州八年兼領南金州都督十年又督益綿簡嘉陵雅眉邛八州茂嶲二都督十七年置蜀縣龍朔二年升爲大都督府仍置廣都縣咸亨二年置金堂儀鳳二縣其年又置唐昌濛陽二縣垂拱三年分雒九隴等十三縣置彭蜀二州其年又置犀浦縣聖曆三年又置東陽縣天寶元年改益州爲蜀郡依舊大都督府督劍南三十八郡十五載玄宗幸蜀駐蹕成都至德二年十月駕迴西京改蜀郡爲都府長史爲尹又分爲劍南東川西川各置節度使廣德元年黃門侍郎嚴武爲成都尹復併東西川爲一節度自崔寧鎮蜀後分爲西川自後不改舊領縣十六戶十一萬七千八百八十九口七十四萬三百一十二漢朝蜀郡戶二十六萬八千二百七十口一百二十四萬天寶領縣十戶十六萬九百五十口九十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九在京師西南二千三百七十九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一十六里

成都　漢縣屬蜀郡漢朝成都一縣管戶一萬六千二百五十六蜀三代之時西南夷國或臣或否至秦惠王既霸西戎欲廣其地乃令其相張儀司馬錯伐蜀取其地立漢中巴蜀三郡蜀王本都廣都之樊鄉張儀平蜀後自赤里街移治於少城今州城是也蜀城張儀所築　華陽　貞觀十七年分成都縣置蜀縣在州郭下與成都分理乾元元年二月改爲華陽　新都　漢縣屬廣漢郡　新繁　漢繁縣屬蜀郡劉禪時加新字　犀浦　垂拱二年分成都縣置　雙流　漢廣都縣地屬蜀郡隋置雙流縣　廣都　龍朔三年分雙流置取隋舊名　郫　漢縣屬蜀郡隋置濛州大業省爲郫縣　溫江　漢郫縣地魏蜀郡治於此隋爲萬春縣貞觀元年改爲溫江　靈池　久視元年分蜀縣置東陽縣天寶元年改爲靈池

漢州上　垂拱二年分益州五縣置漢州天寶元年改爲德陽郡乾元元年復爲漢州領縣五戶六萬九千五口三十萬八千二百三至京師二千二百里至東都三千一百一十六里

雒　漢縣屬廣漢郡後漢置益州治於雒晉置新都郡宋齊爲廣漢郡垂拱二年置漢州皆治雒縣也　德陽　後周廢縣武德三年分雒置　什邡　漢縣屬廣漢郡後周改爲方寧武德三年改爲什邡雍齒侯邑在縣北四十步　綿竹　漢縣屬廣漢郡隋開皇二年置晉熙縣十八年又改爲孝水縣大業三年改爲綿竹武德三年屬濛州州廢來屬之　金堂　咸亨二年分雒縣新都置屬益州垂拱二年來屬

彭州上　垂拱二年分益州四縣置彭州天寶元年改爲濛陽郡乾元元年復爲彭州領縣四戶五萬五千九百二十二口三十五萬七千三百八十七至京師二千三百三十九里至東都三千一百六十九里

九隴　州所治漢繁縣地宋置晉壽郡古城在縣西北三里梁置東益州後魏爲天水郡仍改爲九隴初於縣東三里置濛州大業省武德三年復置濛州領九隴綿竹導江三縣置彭州之名也三縣置屬益州垂拱二年屬彭州長壽二年改爲周昌神龍初復置　濛陽　儀鳳二年分九隴雒什邡三縣置屬益州垂拱三年來屬　導江　蜀置都安縣後周改爲汶山武德元年改爲盤龍尋改爲導江三年割屬濛州廢屬益州舊治灌口城武德元年移治導江郡垂拱

二年來屬。

蜀州 垂拱二年分益州四縣置。天寶元年改為唐安郡。乾元元年復為蜀州也。領縣四，戶五萬六千五百七十七，口三十九萬六百九十四。至京師二千三百三十二里，至東都三千一百七十二里。

晉源 漢江源地，屬蜀州。李雄立江源郡，晉改為多融縣，又改為晉源。鶴鳴山在西北十里。

青城 漢江源縣地，南齊置齊基縣，後周改為青城，山在西北三十二里。舊青字加水，開元十八年去水為青。

唐安 本漢江源縣地，後魏於此立犍為郡及僰道縣。隋省。武德元年復置，改為唐隆。長壽二年為武隆。先天元年改為唐安。

新津 漢武陽縣，屬犍為郡。後周改為新津，屬益州。垂拱二年屬蜀州也。

眉州上 隋眉山郡之通義縣。武德二年，割嘉州之通義、丹稜、洪雅、青神、南安五縣置眉州。五年，省南安。貞觀元年，置龍山縣。天寶元年，改為通義郡。乾元元年復為眉州也。舊領縣五，戶三萬六千九，口十六萬九千七百五十五。天寶戶四萬三千五百二十九，口一十七萬五千二百五十六。至京師二千五百五十里，至東都三千二百八十九里。

通義 後漢置通縣，屬齊通義郡。梁改為青州，後魏改為眉州，後改通義為安洛，又復通義。隋初為廣尋，改為通義。武德元年，於縣置唐眉州也。

彭山 漢陽武縣地，屬犍為。晉於郡置西江陽郡，後魏增置隆山郡，以界內有鼎鼻山地形隆故也。隋改為陵州隆山縣。先天元年改為彭山也。

丹稜 本南齊二樂郡，後周改為洪雅縣，隋改為丹稜，屬嘉州。武德二年來屬也。

洪雅 後周洪雅鎮，隋改為縣。武德九年置犍州，貞觀初廢，屬眉州也。

青神 漢南安縣，屬犍為郡。縣臨青衣江，西魏置青衣縣，本治思濛水口。武德八年移於今治，屬眉州也。

綿州上 隋金山郡。武德元年改為綿州，領巴西、昌隆、涪城、魏成、金山、萬安、神泉七縣。三年，分置顯武、龍安、文義、鹽泉四縣。七年，省金山縣。貞觀元年，又省文義。舊領縣九，戶四萬三千九百四，口十九萬五千五百六十三。天寶領縣九，戶六萬五千六十六，口二十六萬三千三百五十二。至京師二千五百九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五十九里。

巴西 漢涪縣，屬廣漢郡。晉置梓郡。西魏置潼州，隋改為綿州。煬帝改為金山郡。隋改涪為巴西縣也。

涪城 漢涪縣地，東晉置始平郡，後魏改為涪城及潼縣，隋改潼為涪城。

昌明 漢涪縣地，晉置漢昌縣，後魏為昌隆。先天元年改為昌明。舊有顯武縣，神龍元年改為興聖，開元二年廢，併入昌明，仍分巴西、涪城、萬安三縣地置興聖縣。二十七年廢，地各還本屬。

魏城 隋置。

羅江 漢涪縣地，晉於梓潼水尾萬安故城置萬安縣，後魏置萬安郡，隋廢。天寶元年改萬安為羅江。廉泉、讓水出縣北平地也。

神泉 漢涪城地，晉置西囿縣，隋改為神泉，以縣西泉能愈疾故也。

鹽泉 武德三年分涪城置也。

龍安 隋金水縣，武德三年復置，改為龍安。

西昌 隋金山縣，隋末廢。永淳元年復置，改為西昌也。

劍州 隋晉安郡。武德元年改為始州，領縣七。聖曆二年置劍門縣。先天二年改始州為劍州。天寶五年改為普安郡。乾元元年復為劍州也。舊領縣七，戶三萬六千七百一十四，口十九萬九十六。天寶領縣八，戶二萬三千五百一十，口一十萬四百五十。至京師一千六百六十二里，至東都二千五百六十里。

普安 漢梓潼縣，廣漢郡治也。宋置南安郡。梁州，又改為安州，西魏改為始州，兼置普安郡。武德三年，復為始州，皆治於普安也。

黃安 梁分梓潼縣置梁安縣，尋改為黃安。

永歸 隋分梓潼縣置。

梓潼 漢縣，蜀先分廣漢置梓潼。西魏改為潼川郡，隋為梓潼縣。後魏自涪縣移梓郡於今縣，屬始州，仍改郡為縣也。

陰平 晉流人入蜀，於縣置北陰平郡。山北有十八龍山，山有龍十入也。

武連 漢梓潼縣地，宋置武都郡及下辯縣，又改下辯為武功，後魏改為武連也。

臨津 漢梓潼縣地，南齊置相厚縣，隋改為臨津也。

劍門 聖曆二年分普安、永歸、陰平三縣地，於方期驛城置劍門縣，界大劍山，即梁山也。其北三十里所有小劍山，大劍山有劍閣道三十里，至劍處張載刻銘之所。劍山東西二百三十一里。

梓州上 隋新城郡武德元年改為梓州領郪射洪鹽亭飛烏四縣三年又以益州玄武來屬四年又置永泰縣調露元年置銅山縣天寶元年改為梓潼郡乾元元年復為梓州乾元後分蜀為東西川梓州恆為東川節度使治所舊領縣七戶四萬五千九百二十九口二十四萬八千三百九十四天寶領縣八戶六萬一千八百二十四口二十四萬六千六百五十二至京師二千九百里至東都二千九百里

郪 漢縣屬廣漢郡歷晉宋齊不改梁於縣置新州西魏改為昌城郡隋改為梓州煬帝改為新城郡二城左帶潼水右挾中江郪居水陸之要梓州所治以梓潼水為名也 射洪 漢郪縣地後魏分置射洪縣婁縷灘東六里有射江語訛為洪 通泉 漢廣漢縣地乃隋縣也 玄武 漢氐道縣屬蜀郡晉改為玄武武德元年屬益州三年割屬梓州也 鹽亭 漢廣漢縣地梁置鹽亭縣也 飛烏 漢郪縣地隋置飛烏鎮又改為縣取飛烏山為名也 永泰 武德四年分鹽亭武安二縣置 銅山 調露元年分飛烏二縣地置也

閬州 隋巴西郡武德元年改為隆州領閬中南部蒼溪南充相如西水三城奉國儀隴大寅屬蓬州十縣其年又立檞丹思恭二縣四年以南充西水屬果州儀隴大寅屬蓬州又置新政七年又以奉國屬西平州還以奉國來屬又省思恭入閬中縣先天元年改為閬州天寶元年改為閬中郡乾元元年復為閬州舊領縣八戶三萬八千九百四十九口二十七萬三千五百四十三今領縣九戶二萬五千五百八十八口十三萬二千一百九十二至京師一千九百一十五里至東都二千七百六十里

閬中 漢縣屬巴郡梁置北巴州西魏置隆州及盤龍郡煬帝改為巴郡武德為隆州皆治閬中閬水迂曲經郡三面故曰閬中隋為閬內也 晉安 漢閬中縣地梁置金遷二又為金遷郡隋省郡改為晉城武德改為晉安也 南部 後漢分閬中置充國縣屬巴郡又分置南充國郡梁改為南充郡國隋改為南部也 蒼溪 後漢分宕渠置漢昌縣屬巴郡隋改漢昌為蒼溪也 西水 漢閬中縣地梁置掌夫城後周改為西水縣 奉國 後漢分閬中置武德七年屬西平州貞觀元年還屬隆州 新井 漢充國縣地武德元年分南部晉安二縣置界內有鹽井 新政 武德四年分南部相如兩縣置 岐坪 舊屬利州開元二十三年來屬也

果州中 隋巴西郡之南充縣武德四年割隆州之南充相如二縣置果州因果山為名又置西充郎池二縣天寶元年為南充郡乾元元年復為果州也舊領縣四戶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口七萬五千八百一十一天寶領縣六戶三萬三千九百四口八萬九千二百二十五至京師二千五百五十八里至東都三千四百二十三里

南充 漢安漢縣屬巴郡宋於安漢故城置南宕渠郡隋改安漢為南充果山在縣南八里 相如 漢安漢縣地梁置梓潼郡周省郡立相如縣以縣城南二十里有相如故宅二相如坪有琴臺 流溪 開耀元年析南充縣於溪水側置也 西充 武德四年分南充置有西充山 郎池 武德四年分相如置 岳池 萬歲通天二年分南充相如二縣置初治思岳池開元二十年移治今所

遂州中 隋遂寧郡武德元年改為遂州領方義長江青石三縣二年置總管府管遂梓資普四州貞觀罷總管十年復置都督督遂果普合四州十七年罷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為遂寧郡乾元元年復為遂州舊領縣三戶一萬二千九百七十七口六萬五千四百六十九天寶領縣五戶三萬五千六百三十二口十萬七千七百一十六至京師二千三百二十九里至東京三千一百六十里

方義 漢廣漢縣屬廣漢郡宋置遂寧郡齊梁加東字後周改東遂寧為遂州後魏改廣漢為方義 長江 東晉巴興縣魏改為長江舊治靈鷲山上元二年移治白桃川也 蓬溪 永淳元年分方義縣置唐興縣長壽二年改為武豐神龍初復景龍二年分唐興置唐安縣先天二年廢唐安縣移唐安廢縣置天寶元年改唐興為蓬溪也 青石 東晉興縣後魏改為始興隋改始興為青石以縣界有青石祠也 遂寧 景龍元年分置

普州中　隋資陽郡之安岳縣武德二年分資州之岳隆康居普慈四縣置普州三年又置樂至龍龕二縣天寶元年改為安樂郡乾元元年復為普州舊領縣六戶二萬五千八百四十口六萬七千三百二十天寶領縣四戶二萬五千六百九十三口七萬四千六百九十二至京師二千三百六十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三里

安岳　漢犍為巴郡地資中牛鞞墊江三縣地李雄亂後為獠所據梁招撫之置普慈郡後周置普州隋省武德二年復置安岳為治所　安居　後周柔剛縣屬安居郡隋改柔剛為安居柔剛山在縣東二十步舊治柔剛山天授二年移理張栅也　普康　後周永唐縣隋改為永康移治伏強城尋改為隆康先天元年改為普康也　崇龕　後周隆龕城隋隆龕縣舊治整瀨川久視元年移治波羅川先天元年為崇龕隆龕山在縣西三里也

陵州中　隋隆山郡武德元年改為陵州領仁壽貴平井研始建隆山五縣貞觀元年割隆山屬眉州天寶元年改為仁壽郡乾元元年復為陵州也舊領縣四戶一萬七千四百四十一口八萬一百一十天寶領縣五戶三萬四千七百二十八口一十萬一百二十八至京師二千五百一十里至東都三千四百八十四里

仁壽　漢武陽縣東境屬犍為郡晉置西城戍以為井防後魏平蜀改為晉寧縣後周置陵州以州南陵井為名隋改普寧為仁壽所治也　貴平　漢廣都縣之東南地屬郡後魏置和仁郡仍立平井貴平可曇三縣舊治和仁城開元十四年移治祿川也　井研　漢武陽縣地東晉置西陽郡魏置蒲亭縣隋改為井研武德四年自擁思茫水移治今所也　始建　漢武置建始鎮五年改鎮為始建縣舊治擁思水聖曆二年移置樂社山　籍　梁席郡一名漢陽戍永徽四年分貴平置

資州上　隋資陽郡武德元年改為資州領盤石內江安岳普慈安居隆唐割大牢威遠屬榮州二年分安居隆唐普慈安岳四縣屬普州貞觀四年置丹山縣天寶元年改為資陽郡乾元元年復為資州乾元二年正月分置昌尋廢也舊領縣八戶二萬九千三百四十七口十五萬二千一百三十九天寶戶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五口十萬二千七百七十五至京師二千五百六十里至東都三千五百一十里

盤石　漢資中縣屬犍為郡後周於今簡州陽安縣移資州於漢資中故城為治所仍改資中為盤石今州治　資陽　後周分資中置縣在資水之陽也　牛鞞（必爾反）　漢資中縣為盤地隋分置牛鞞縣漢有牛鞞縣屬犍為郡此非也洛水一名牛鞞水　內江　漢資中縣地後漢於中江水濱置漢安戍其年改為中江縣因其北江乃云中隋改為內江漢安故城今縣治也　月山　資中地義寧二年置　龍水　資中地義寧二年置　銀山　資中地義寧二年置

丹山　資中地貞觀四年置六年併入內江七年又置

榮州中　隋資陽郡之牢縣武德元年置榮州領大牢威遠二縣貞觀二年置旭川婆日至如三縣二年割瀘州之隆越來屬三年自公井移州治大牢仍割嘉州資官來屬八年又割瀘州之和義來屬廢婆日至如越隆三縣永徽二年移州治旭川天寶元年改為和義郡乾元元年復為榮州舊領縣六戶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二口五萬六千六百一十四天寶戶五千六百三十九口一萬八千二十四至京師二千九百七十二里至東都二千七百十九里

大牢　漢南安縣屬犍為郡隋置大牢鎮尋改為縣武德元年割資州之大牢威遠二縣於公井鎮置榮州取界內榮德山為名又改公井為縣六年自公井移州治於大牢縣也　公井　漢江陽縣屬犍為郡後周置公井鎮武德元年鎮置榮州改為公井縣貞觀六年治移於大牢也　威遠　漢安縣地屬犍為郡隋於舊威戍置縣武德初屬資州其年割屬榮州也　旭川　貞觀元年分大牢縣置　資官　漢南安地晉置資官縣武德初屬嘉州六年來屬　和義　漢安仁縣地隋置和義縣

簡州　隋蜀郡之陽安縣武德三年分益州置天寶元年改為陽安郡乾元元年復為簡州舊領縣三戶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口七萬五千一百三十三天寶戶二萬三千六十六口十四萬三千一百九十至京師西南二千七百里至東都

三千六百里

陽安　漢牛鞞縣屬犍為郡後魏置陽安縣又分陽安平泉資陽三縣置簡州取界內賴簡池為名　金水　漢新都縣屬廣漢郡晉將朱齡石於東山立金水戍後魏立金水郡分置金水白年二縣隋改為金潤屬蜀郡武德初為金水三年屬簡州縣有金堂山　平泉　漢牛鞞縣地後魏置婆潤縣隋移縣治於賴黎池仍改為平泉縣縣之旁池湧泉故也

嘉州中　隋眉山郡武德元年改為嘉州領龍遊平羌夾江峨眉玉津綏山通義洪雅丹稜青神南安五縣置眉州貞觀六年改資官屬榮州上元元年以戎州之犍為來屬天寶元年改為犍為郡乾元元年復為嘉州三月劍南節度使盧元裕請升為中都督府尋罷舊領縣六戶二萬五千八十五口七萬五千三百九十一天寶領縣八戶三萬四千二百八十九口九萬九千五百九十一至京師二千七百二十里至東都三千五百里

龍遊　漢南安縣地屬犍為郡後周置平羌縣隋初為峨眉縣又改為青衣縣隋伐陳時龍見於中江引舟乃改為龍遊縣也州臨大江為名　平羌　後周置也　峨眉　漢南安縣隋置峨眉縣取西山名也　夾江　漢南安縣地隋分龍遊平羌二縣於涇上置夾江縣今北八十里有夾江廢戍即涇上地也舊治涇上武德元年移於今治也　玉津　漢南安縣地隋置玉津縣江中出璧故也　綏山　隋招致生獠於榮樂城置綏山縣取旁山名也　羅目　麟德二年開生獠置沐州及羅目縣上元三年俱廢儀鳳三年又置治淹和城屬嘉州如意元年又自峨眉縣界移羅目治於今所也　犍為　本漢郡因山立名舊屬戎州上元元年改屬嘉州

邛州上　隋臨邛郡之依政縣武德元年割雅州之依政臨邛蒲江火井五縣置邛州於依政縣三年又置安仁縣顯慶二年移州治於臨邛天寶元年改為臨邛郡乾元元年復為邛州舊領縣六戶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六口七萬二千八百五十九天寶領縣七戶四萬二千一百七口十九萬三百二十七在京師西南二千五百一十五里至東都三千三百七十一里

臨邛　漢縣屬蜀郡邛水出嚴道邛來山入青衣江故云臨邛晉於益州唐隆縣置臨邛縣後魏平蜀自唐隆移臨邛縣治於漢臨邛縣西立臨邛郡隋罷郡移臨邛縣於今所治有火井銅官山也　依政　秦蒲陽縣漢臨邛縣梁置邛州於蒲州領後魏改為蒲陽郡置依政縣隋改為臨邛郡治依政梁魏邛州在今縣西南二里後周移治於今所後移治於臨邛　安仁　秦臨邛縣地武德三年置安仁縣貞觀十七年廢咸亨初復置　大邑　咸亨二年分益州晉原縣置也　蒲江　漢臨邛縣地後魏置廣定縣隋改為蒲江南枕蒲水故也　臨溪　後魏分臨邛縣置也　火井　漢臨邛縣地周置火井鎮隋改鎮為縣也

雅州下都督府　隋臨邛郡武德元年改為雅州領嚴道名山盧山依政臨邛蒲江臨溪蒙陽漢源火井長松靈關楊啓嘉良大利陽山十六縣其年割依政臨邛蒲江臨溪火井五縣置邛州漢源陽山二縣置登州二年置榮經縣六年省嘉良楊啓大利靈關蒙陽長松六縣九年廢登州還以陽山漢源來屬貞觀二年又以陽山漢源屬巂州八年又置百丈縣永徽五年以巂州漢源來屬儀鳳四年置飛越大渡二縣大足元年又割漢源飛越二縣置黎州神龍三年廢黎州漢源飛越屬雅州開元三年又割二縣置黎州又置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為盧山郡乾元元年復為雅州都督羈縻一十九州也舊領縣五戶一萬三百六十二口四萬一千七百二十三天寶戶一萬八百九十二口五萬四千四百一十九在京師西南二千七百二十三里至東都三千五百一里

嚴道　漢縣屬蜀郡晉末大亂夷獠據之後魏開生獠於此置蒙山郡領始陽蒙山二縣隋改始陽為嚴道蒙山為名山仁壽四年置雅州煬帝改為嚴道

盧山　漢嚴道地隋置盧山鎮又改為縣盧山在縣西北六十里章盧山下有山硤口開三丈長二百步俗呼為盧關關外即生獠也　名山　嚴道縣地魏置蒙山縣隋改為名山也　百丈　漢嚴道縣地在漢臨邛南百二十里有百丈山武德置百丈鎮貞觀八年改鎮為縣　榮經　漢嚴道縣地武德三年置榮經縣縣界有邛來山九折故銅山也

雅州都督一十九州。並生羌生獠羈縻州。無州縣。

壽梁州　東石孔州　西石孔州　林波州　涉邛州　汶東州
金林州　費林州　徐渠州　會野州　雅州　中川州
鉗矢州　強難州　長臂州　楊常州　林燒州　當仁州
當馬州

皆天寶已前。歲時貢奉。屬雅州都督。

黎州下。雅州之漢源縣。大足元年。割漢源飛越二縣及嶲州之陽山置黎州。天寶元年。改為洪源郡。乾元元年。復為黎州。領羈縻五十五州也。領縣三。戶一千七百三十一。口七千六百七十八。至京師二千九百五十一里。至東都三千七百里。

漢源　越嶲郡之地。隋漢源縣。長安四年。巡察使奏置黎州。後使宋乾徵奏廢入雅州。大足元年。又置黎州。神龍三年廢。開元三年。又置黎州。取蜀南沈黎地為名。州所治。

飛越　儀鳳四年。分漢源於飛越水置縣。屬雅州。大足元年屬黎州。長安二年。廢大渡縣併入。神龍三年屬雅州。開元三年。又屬黎州也。

通望　舊陽山縣。屬嶲州。大足元年屬黎州。神龍二年。又屬嶲州。開元元年卻屬黎州。天寶元年。改為通望也。

黎州統制五十四州。皆徼外生獠。無州。羈縻而已。

羅巖州　索古州　秦上州　甌榮州　劇川州　合欽州
蓬州　柏坡州　博盧州　明川州　朧腰州　蓬矢州
大渡州　米川州　木屬州　河東州　諾祚州　甫嵐州
昌明州　歸化州　象川州　叢夏州　和良州　和都州
附樹州　東川州　上貴州　滑川州　比川州　吉川州
甫萆州　比地州　蒼榮州　野川州　邛陳州　貴林州
護川州　牒琮州　浪彌州　郎郭州　上欽州　時蓬州
儼馬州　楲查州　邛川州　護邛州　腳川州　開望州
上蓬州　北蓬州　劇重州　久護州　瑤劍州　明昌州

瀘州下都督府。隋瀘川郡。武德元年。改為瀘州。領富世江安綿水合江來鳳和義七縣。武德三年。置總管府。一州。九年。省來鳳。貞觀元年。置思隸思逢施陽三縣。仍置涇南縣。又省施陽縣。十三年。省思隸思逢二縣。十七年。置瀼珍二州。儀鳳二年。又置晏納奉浙鞏薛六州。載初二年。置州。天授元年。置思峨州。久視元年。置淯州。二年。罷州。並屬瀘州都督。凡十州。天寶元年。改為瀘川郡。依舊都督。乾元元年。復為瀘州。舊領縣六。戶一萬九千一百一十六。口六萬六千八百二十八。天寶戶一萬六千五百九十四。口六萬五千七百一十一。在京師西南三千三百里。至東都四千一百九十六里。

瀘川　漢江陽縣地。屬犍為郡。梁置瀘川。故以江陽為瀘川縣。州所治也。

富義　隋富世縣。貞觀二十三年。改為富義縣。界有富世鹽井。井深二百五十尺。以達鹽泉。俗呼玉女泉。以其井出鹽最多。人獲厚利。故云富世。

安江　漢陽縣地。晉時生獠攻郡破之。又置漢安縣。隋改為江安也。

合江　漢江符縣地。屬犍為郡。晉置安樂縣。後周改為合江也。

綿水　漢江陽縣地。晉置綿水縣。當綿水入江之口也。

涇南　貞觀八年。分瀘川置。在涇水之南。

瀘州都督十州。皆招撫夷獠置。無戶口道里。羈縻州。

納州　儀鳳二年。開山洞置。天寶元年。改為都寧郡。乾元元年。復為納州。領縣八。並與州同置。

羅圍　播羅　施陽　都寧　羅當　羅藍　都闌　胡茂

薛州　儀鳳二年。招生獠置。天寶元年。改為黃池郡。乾元元年。復為薛州也。領縣三。與州同置。

枝江　黃池　播陵

晏州　儀鳳二年。開山洞置。天寶改為羅陽郡。乾元元年。復為晏州也。領縣七。與州同置。

思峨　柯陰　新賓　扶來　思晏　多岡　羅陽

鞏州　儀鳳二年。開山洞置。天寶改為因忠郡。乾元元年。復為鞏州也。領縣四。與州同置。

多樓　波員　比求　播郎

順州　載初二年置。領縣五。與州同置。

曲水　順山　靈巖　來猿　龍池

奉州　儀鳳二年置。領縣三。與州同置。

柯理　柯巴　羅蓬

恩峨州　天授二年置領縣二與州同置　多溪　洛溪
龍州　大足元年置領縣四與州同置　寧　來銀　菊池　猨山
滑州　久視元年置領縣四與州同置　新定　滑川　固城　居牢
浙州　儀鳳二年置領縣四與州同置　浙源　越賓　洛川　鱗山
茂州都督府　隋汶山郡武德元年改爲會州領汶山北山汶川左封通化翼
斜交川翼水九縣其年割翼斜左封翼水三縣置翼州以交川屬松州三年置
總管府管會翼二州四年改爲南會州七年改爲都督府督南會翼向維州窮
炎徹笮十州貞觀八年改爲茂州以郡界茂濕山爲名仍置石泉縣天寶元年
改爲通化郡乾元元年復爲茂州也舊領縣四戶三千三百八十六口五萬三
千七百六十一天寶戶二千五百一十口一萬三千二百四十二至京師西南
二千七百九十四里至東都三千一十四里
汶山　漢汶江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縣北二里舊駹冉地晉汶山郡宋廣陽縣
周爲汶州置汶山縣隋初改爲蜀州又改爲會州貞觀八年改爲茂州　汶川
　漢綿虒縣地屬蜀郡晉置汶川縣後周移汶川於廣陽縣齊州置即今治也
王壘山在縣東北四里石紐山亦在縣界永徽二年廢汶川縣併入　石泉
漢岷山縣屬蜀郡貞觀八年置石泉縣也　通化　漢廣柔縣地屬蜀郡後周
置石門鎮隋改爲金山鎮尋改爲通化也
茂州都督府羈縻州十維翼兩州後進爲正州相次爲正者七今附於都督之
下
翼州下　隋汶山郡之翼斜縣武德元年分置翼州六年自左封移州治於翼
斜咸亨三年置都督府移就悉州城內上元二年罷都督舊領縣移還舊治天
寶元年改爲臨翼郡乾元元年復爲翼州也舊領縣三戶一千六百二口三千
八百九十八天寶領縣二戶七百一十一口三千六百一十八在京師西南二
千九百三十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七十八里
衞山　漢蠶陵縣屬蜀郡故城在縣西有蠶陵山隋改爲翼斜縣治七項城貞
觀十七年移治七里溪天寶元年改爲衞山　翼水　漢蠶陵縣隋置翼水縣

也　雞川　昭德二縣開生獠新置
維州下　武德元年白苟羌降附乃於姜維故城置維州領金川定廉二縣貞
觀元年羌叛州縣俱罷二年生羌首領董屈占者請吏復立維州移治於姜維城
東始屬茂州爲羈縻州麟德二年進爲正州尋叛羌降爲羈縻州垂拱三年又
爲正州天寶元年改爲維川郡乾元元年復爲維州上元元年後河西隴右州
縣皆陷吐蕃贊普更欲圖蜀川累急攻維州不下乃以婦人嫁維州門者二十
年中生二子及蕃兵攻城二子內應城遂陷吐蕃得之號無憂城累入兵寇擾
西川韋皋在蜀二十年收復不遂至大中末杜悰鎮蜀維州首領內附方復隸
西川舊領縣三戶二千一百四十二無口天寶領縣二戶二千一百七十九口
三千一百九十八至京師二千八百三十里至東都三千五百六十三里
薛城　漢已前徼外羌冉駹之地蜀劉禪時蜀將姜維馬忠等討汶山叛羌即
此地也今州城即姜維故壘也隋初蜀師討叛羌於其地置薛城戍大業末又
沒於羌武德七年白苟羌酋鄧賢佐內附乃於姜維城置維州領金川定廉二
縣貞觀元年賢佐叛罷郡縣三年左上封生羌酋董屈占等舉族內附復置維
州及二縣薛城在州西南二百步也　小封　咸亨二年刺史董弄招慰生羌
置也
塗州下　武德元年臨塗羌歸附置塗州領端源婆覽二縣貞觀二年州縣俱
省五年又分茂州之端源戍置塗州也領縣三與州同置　端源　臨塗　悉
憐　戶二千三百三十四口四千二百六十一至京師西南二千六百八十九
里
炎州下　貞觀五年六羌歸附置西封州八年改爲炎州領縣三與州同置
大封　慕仙　義川　戶五千七百無口數在京師西南三千三百七十六里
徹州下　貞觀五年西羌首領董凋貞歸化置領縣三與州同置　文徹　俄
耳　文進　戶三千五百無口數在京師西南三千四百一十八里
向州下　貞觀五年生羌歸化置也領縣三與州同置　貝左　向貳　戶
一千六百二口三千八百九十八在京師西南二千八百六十九里

冉州下 本徼外斂才羌地貞觀五年置西冉州九年去西字領縣四與州同置 冉山 磨山 玉溪 金水 戶一千三百七十無口在京師西南三千七百三十九里

穹州下 貞觀五年生羌歸附置西博州八年改爲穹州領縣五與州同置戶三千四百三十六無口在京師西南三千二百六十七里

笮州下 貞觀七年白茍羌降附置西恭州八年改爲笮州也領縣三與州同置 遂都 亭勸 北思 無口戶在京師西南二千九百四十五里 右九州皆屬茂州都督永徽後又析爲三十一州今不錄

戎州中都督府 隋犍爲郡武德元年改爲戎州領僰道犍爲南溪開邊郁鄢五縣貞觀四年以開邊屬南通州六州置都督府督戎郎昆曲協黎盤曾鈞髳尹匡夏宗靡姚徼十七州八年置撫來縣仍改南通州爲賢州以開邊來屬天寶元年改爲南溪郡依舊都督羈縻三十六州一百三十七縣並荒梗無戶口乾元元年復爲戎州舊領縣六戶三萬一千六百七十口六萬一千二十六天寶領縣五戶四千三百五十九口一萬六千三百七十五在京師西南三千一百四里至東都四千四百八十里

僰道 漢縣犍爲郡治所故僰侯國梁置戎州也 南溪 漢南廣縣屬犍爲郡後周於縣郡置南武戍隋改龍源戍又置爲南溪縣也 義賓 本漢南安縣屬犍爲郡隋改爲郁鄢縣治天寶元年改爲義賓 開邊 漢僰道地隋置開邊縣也 歸順 聖曆二年分郁鄢縣置以處生獠也

協州下 隋犍爲郡之地古夜郎侯國武德元年開南中置也領縣三與州同置 東安 西安 湖津 領戶三百二十九在京師西南四千里北接戎州

曲州下 武德元年開南中置恭州八年改爲曲州領縣二與州同置 朱提 武德元年置安上縣七年改爲朱提 唐興 領戶一千九十四在京師西南四千三百三十里北接協州

郎州下 武德元年開南中置南寧州乃立味同樂升麻同起新豐隴堤泉麻梁水降九縣武德四年置總管府管南寧恭協昆尹曾姚西濮西宋九州五年罷總管其年冬復置寄治益州七年改爲都督督西寧豫西利南雲磨南籠七州并前九州合十六州仍劃南寧州之降縣屬西寧州八年自益州移都督於今治貞觀六年罷都督置刺史八年改南寧爲郎州也領縣七 味 隋廢同樂縣武德元年復置改名 同樂 升麻 同起 新豐 隴堤 泉麻 並與州同置戶六千九百四十二在京師西南五千六百七十里北接曲州

昆州下 漢益州郡地武德初招慰置領縣四與州同置 益寧 晉寧 有滇池周三百里 安寧 秦藏 漢縣 領戶一千二百六十七在京師西南五千三百七十里北接樹州

盤州下 武德七年開置西平州貞觀八年改爲盤州領縣三與州同置 附唐 平夷 盤水 即舊興古郡也 領戶一千九百六十在京師西南五千三十里北接郎州南接交州

黎州下 武德七年析南寧州置西寧州貞觀八年改爲黎州領縣二 二縣本屬南寧 梁水 絳 領戶一千至京師無里數北接昆州

匡州下 武德七年開置南雲州貞觀三年改爲匡州也領縣二與州同置 勃弄 匡川 縣界有永昌故城也 領戶四千八百在京師西南五千一百六十五里

髳州下 武德四年置西濮州貞觀十一年改爲髳州也領縣四與州同置 濮水 青蛉 舊屬越嶲郡 岐星 銅山 領戶一千三百九十在京師西南四千八百五十里南接姚州

尹州下 武德四年置領縣五與州同置 馬邑 天池 鹽泉 甘泉 涌泉 領戶一千七百無里數接髳州

曾州下 武德四年置領縣五與州同置 曾 三部 神泉 龍亭 長和 領戶一千二百七在京師西南五千一百四十五里西接匡州

鈞州下 武德七年置南龍州貞觀十一年改爲鈞州也領縣二與州同置 望水 唐封 領戶一千在京師西南五千六百五十里北接昆州

靡州下 武德七年置西豫州貞觀三年改爲靡州領縣二與州同置 磨豫

十部 領戶一千二百 在京師西南四千九百四十五里 南接姚州

裒州下 武德四年置 領縣二 與州同置 揚彼 強樂 領戶六千四百七十 在京師西南四千九百七十里 南接姚州

宋州 武德四年置西宋州 貞觀十一年去西字 領縣三 與州同置 宗居 石塔 河西 領戶一千九百三十 在京師西南五千一十里 北接姚戶

徽州下 武德四年置利州 貞觀十一年改為徽州 領縣二 與州同置 深利 十部 領戶一千一百五十 在京師西南四千九百七十里 東接麻州

姚州 武德四年置 在姚府舊城北百餘步 漢益州郡之雲南縣 古滇王國 楚頃襄王使大將莊蹻泝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 屬秦奪楚黔中地 蹻無路能還 遂自王之 秦并蜀 通五尺道 置吏 漢武開西南夷 置益州郡 雲南即屬邑也 後置永昌郡 雲南哀牢博南皆屬邑也 蜀劉氏分永昌為建寧郡 又分永昌建寧置雲南郡 而治於弄棟 晉改為晉寧郡 又置寧州 武德四年 安撫大使李英以此州內人多姓姚 故置姚州 管州二十二 麟德元年 移姚州治於弄棟川 自是朝貢不絕 天寶末 楊國忠用事 蜀帥撫慰不謹 蠻王閣羅鳳不恭國命 鮮于仲通興師十萬渡瀘討之 大為羅鳳所敗 鎮蜀蠻帥異牟尋歸國 遂以韋皋為雲南安撫大使 命使冊拜 謂之南詔 太和中 杜元穎鎮蜀 蠻王嵯顛侵蜀 自是或臣或否 咸通中 結構南詔蠻深寇蜀部 西南夷之中 南詔蠻最大也 領縣二

瀘南 縣在瀘水之南 長明 闕 戶三千七百 至京師四千九百里

右上十六州 舊屬戎州都督 天寶已前 朝貢不絕

巂州中都督府 隋越巂郡 武德元年 改為巂州 領越巂邛都可蘇祁臺登六縣 二年 又置昆明縣 三年 置總管府 管一州 貞觀二年 割雅州陽山漢源二縣來屬 八年 又置和集縣 天寶元年 越巂郡依舊都督府 乾元元年 復為巂州也 舊領縣十 戶二萬三千五十四 口五萬三千六百一十八 天寶領縣七 戶四萬七百二十一 口七萬五千二百八十 在京師西南三千六百五十四里

越巂 漢郡名 武帝置 今縣 漢邛都縣地 屬越巂郡 有越水巂水 後周於越城置嚴州 隋改為西寧州 尋改巂州 仍分邛都置越巂縣 州所治也 邛都 後漢屬越巂郡 漢闌縣地 屬沈黎郡 後周置邛都縣也 臺登 漢縣 屬越巂郡 蘇祁 漢蘇示縣 屬越巂郡 後周平南夷 於故城復置也 西瀘 漢邛都縣地 梁置可泉縣 隋治婆磨戍 武德七年移於今治 天寶末年改為西瀘也 昆明 漢定莋縣 屬越巂郡 後周置定莋鎮 武德二年 鎮為昆明縣 臺南接地故也

會川 上元二年 移邛都縣於會川置 因改為會川也

松州下都督府 隋同昌郡之嘉誠縣 武德元年置松州 貞觀二年置都督府 督崌懿嵯闊麟雅叢可遠奉嚴諸峨彭軌蓋直肆位玉璋祐臺橋序二十五羈縻等州 永徽之後 生羌相繼忽叛 屢有廢置 儀鳳二年 復加整比 督文扶當祐靜翼六州 都督羈縻三十州 研州 劍州 探那州 忙州 昆州 河州 幹州 琛州 犀州 拱州 翕州 陪州 如州 麻州 霸州 灡州 光州 至涼州 蠶州 肆州 梨州 思帝州 成州 統州 毅州 邛州 樂容州 達違州 卑州 慈州 據天寶十二載簿 松州都督府一百四州 其二十五州有額戶口 但多羈縻逃散 餘七十九州皆生羌部落 或臣或否 無州縣戶口 但羈縻統之 天寶元年 改松州為交州郡 乾元元年 復為松州 據貞觀初分十道 松文扶當悉柘靜等屬隴右道 永徽之後 據梁州之境 割屬劍南道也 舊領縣三 戶六百一十二 口六千二百五十 天寶戶一千七十六 口五千七百四十二 南至翼州一百八十里 東至扶州三百三十八里 東至茂州三百里 西南至當州三百里 西北至吐蕃界九十里 至京師二千二百五十里 至東都三千五十里

嘉誠 歷代生羌之地 漢帝招慰之 置護羌校尉 別無州縣 至後魏 白水羌象舒活自稱王 據此地 其子舒彭遣使朝貢 乃拜龍驤將軍 甘松縣子 始置甘松縣 魏末大亂 又絕 後周復招慰之 於此置龍涸防 天和六年 改置扶州 領龍涸郡 隋改甘松為嘉誠縣 屬同昌郡 武德元年 於縣置松州 取州界甘松嶺為名 交州 後周置龍涸郡 隋廢為交州縣也 平康 垂拱元年 割交州及當州通軌翼斜三縣 置平康縣 屬當州 天寶元年 改為交川郡也

文州 隋武都郡之曲水縣 義寧二年置陰平郡 領曲水長松正西三縣 武德改文州 貞觀元年 省正西入曲水 天寶元年 改為陰平郡 乾元元年 復為文州

舊屬隴右道隸松州都督永徽中改屬劍南道也舊領縣二戶一千九百八口八千一百四十七天寶戶一千六百八十六口九千二百五在京師西南一千四百九十里至東都二千二百九十里

曲水　漢陰平道屬廣漢晉亂楊茂搜據爲仇池氐羌相傳疊代後魏平氐羌始置文州隋爲曲水縣武德後置文州治於曲水也　長松　後魏置蘆北郡郡置建昌縣後周移郡於此置隋廢郡改縣爲長松以白馬水在縣北也

扶州　隋同昌郡武德元年改爲扶州天寶元年復爲同昌郡乾元元年復爲扶州舊屬隴右道隸松州都督永徽後改爲劍南道舊領縣四戶一千九百二十八口八千五百五十六天寶戶二千四百一十八口一萬四千二百八十五在京師西南一千六百九十里至東都二千四百四十九里

同昌　歷代吐谷渾所據西魏逐吐谷渾於此置鄧州及鄧寧郡蓋以平定鄧至羌爲名隋初改置扶州及同昌縣煬帝又爲同昌郡流於此也　帖夷　後魏置帖夷郡隋罷爲縣萬歲通天二年改爲武進神龍依舊爲帖夷　萬全　後魏置武進郡又改爲上安郡隋廢郡爲尙安縣舊治剌利村長安二年移治黑水堡至德二年八月改爲萬全也　鉗川　後魏置鉗川郡隋罷郡復爲縣

龍州下　隋平武郡武德元年改爲龍門郡其年加西字貞觀元年改爲龍門州天寶元年改爲油江郡乾元元年復爲龍州舊屬隴右道永徽後割屬劍南也舊領縣二戶一千一十七口六千一百四十九天寶戶二千九百九十二口四千二百二十八在京師西南二千六百六十里至東都三千一十五里

油江　秦漢曹魏爲無人之境鄧艾伐蜀由陰平道景谷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攀木緣崖魚貫而進以至江卽此城也晉始置陰平郡於此置平武縣至梁有楊李二姓大豪分據其地後魏平蜀置龍州隋初廢郡改平武爲油江縣界有石門山　清川　後魏爲盤縣天寶元年改爲清川也

當州下　本松州之通軌縣貞觀二十一年析置當州以土出當歸爲名州治利川鎮通軌左封二縣顯慶二年又析左封置悉州儀鳳二年移治逢臼橋天寶元年改爲油江郡乾元元年復爲當州本屬隴右道也領縣三戶二千一百四十六口六千七百一十三至京師三千一百里至東都三千九百里東北至松州九百里

通軌　本屬松州歷代生羌之地貞觀二十年松州首領董和那蓬固守松府特敕於通軌縣置當州以蓬爲刺史顯慶元年蓬子屈寸傲襲爲刺史又置和利谷利平康三縣也　和利　顯慶二年分通軌置　谷利　文明元年開生羌置也

悉州　本翼州之左封縣顯慶元年置悉州領悉唐左封識臼三縣治悉唐城咸亨元年移治左封儀鳳二年羌叛又寄治當州城內尋歸舊治垂拱二年置歸誠縣載初元年移治匪平川天寶元年改爲歸誠郡割識臼屬臨翼郡乾元元年復爲悉州舊屬隴右道松州都督後屬劍南道領縣一戶八百一十口三千九百一十四至京師二千七百五十里至東都三千八百里至西靜州六十里西北至當八十里也

左封　本屬翼州在當州東南四十里顯慶元年生羌首領董係比射內附乃於地置悉州州在悉當川故也以董係比爲刺史領左封歸誠二縣載初元年又移州理東南五十里匪平川置也　歸誠　垂拱二年分左封置

靜州　本當州之悉唐縣顯慶元年於縣置悉州咸亨元年於悉州置翼州都督府移悉州理左封置儀鳳二年罷都督府翼州却還治於翼斜縣於悉唐縣置南和州天授二年改爲靜州北屬隴右道隸松州都督後割屬劍南領縣二戶一千五百七十七口六千六百六十九東北至當州六十里至悉州八十里至京師與當州道里數同也

悉唐　縣置在悉唐川舊屬當州顯慶中來屬也　靜居　縣界有靜川也

恭州下　開元二十四年分靜州廣平縣置恭州仍置博恭烈山二縣天寶元年改爲恭化郡乾元元年復爲恭州本屬隴右道後割屬劍南領縣三戶一千一百八十九口六千二百二十二遙東至柘州一百里東北至靜州界至京師三千一百二十里

和集　舊廣平縣屬靜州開元二十四年於縣置恭州天寶元年改爲和集

恭博　開元二十四年分廣平置。　烈山　開元二十四年分廣平置。

柘州下　永徽後置天寶元年改爲蓬山郡乾元元年復爲柘州本屬隴右道松州都督後割屬劍南也

保州下　本維州之定廉縣開元二十八年置奉州以董晏立爲刺史領定廉一縣天寶元年改爲雲山郡八載移治所於天保軍乃改爲天保郡乾元元年二月西山子弟兵馬使嗣歸誠王董嘉俊以西山管內天保郡歸附乃爲保州以嘉俊爲刺史領縣二戶一千二百四十五口四千五百三十六至京師二千九百四十里至東都三千七百九十里東至維州風流鎮四十五里也

定廉　隋置定廉鎮隋末招羌武德七年招白苟羌置維州及定廉縣以界水名永徽元年廢鹽城併入開元二十八年改爲奉州天寶八載改爲天寶郡也

歸順　雲山　天寶八年分定廉置此二縣也

眞州下　天寶五載分臨翼郡之昭德雞川兩縣置昭德郡乾元元年改爲眞州取眞符縣爲名也領縣三戶六百七十六口三千一百四十七至京師二千里至東都三千八百五十里

眞符　天寶五載分雞川昭德二縣置州所治也　雞川　先天二年割翼州翼水縣置屬翼州天寶五載改眞州　昭德　本識臼縣屬悉州天寶初改屬翼州仍改名昭德縣五年改屬眞州也

霸州下　天寶元年因柘附生羌置靜戎郡乾元元年改爲霸州也領縣一戶一百七十一口一千八百六十一至京師二千六百三十二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七十一里

信安　與郡同置州所治也

已上十一州舊屬隴右道永徽已後割屬松州都督入劍南道諸州隸松州都督相繼屬劍南也

松州都督府督羈縻二十五州舊督一百州領州無縣戶口惟二十五有名額皆招撫生羌置也

琚州下　貞觀元年招慰党項置州處也領縣二與州同置　江源　洛稽　領戶一百五十五至京師西南二千二百四十六里

懿州下　貞觀五年置西吉州八年改爲懿州處党項也領縣二與州同置　吉當　唐位　無戶口至京師西南二千二百五十里

闊州下　貞觀五年置處党項領縣二與州同置　闊源　落吳　無戶口至京師西南二千五百一十里

麟州下　貞觀五年置西麟州處生羌歸附八年去西字領縣七與州同置　硤川　和善　歆具　硤源　三交　利恭　東陵　無戶口至京師四千五百里

雅州下　貞觀五年處生羌置西雅州八年去西字領縣三與州同置　新城　三泉　石龍　無戶口至京師西南二千六百六十里

叢州　貞觀五年党項歸附置也領縣五與州同置　都流厥調湊般箇器遣率鍾並爲諸羌部落遙立無縣　寧遠　臨泉　臨河　無戶口至京師西南一千八百里

可州　貞觀四年處党項西羌八年改爲可州也領縣三與州同置　義誠　清化　靜方　無戶口至京師西南一千四十里

遠州　貞觀四年生羌歸附置也領縣二與州同置　羅水　小部川　無戶口至京師西南二千三百六十里

奉州　貞觀三年處生羌置西仁州八年改爲奉州也領縣三與州同置　奉德　恩安　永慈　無戶口至京師西南二千一百六里

嚴州　貞觀五年置西金州八年改爲嚴州領縣三與州同置　金池　甘松　舟嚴　無戶口至京師西南二千一百里

諾州　貞觀五年處降羌置領縣三與州同置　諾川　歸德　籠滑　無戶口至京師西南二千六百四十三里

蛾州　貞觀五年處降羌置領縣二與州同置　常平　那川　無戶口至京師二千七百里

彭州　貞觀三年處降党項置洪州七年改爲彭州領縣四與州同置　洪川

歸遠 臨津 歸正 無戶口至京師西南一千七百八十里。

軌州都督府 貞觀二年處党項置領縣四與州同置 通川 玉城 金源 俄徹 無戶口至京師西南二千三百九十里。

盍州 貞觀四年置西唐州八年改爲盍州處降羌也領縣四與州同置 湘水 河唐 曲嶺 枯川 戶二百二十無口至京師西南二千六百三十里。

直州 貞觀五年置西集州八年改爲直州處降羌領縣二與州同置 集川 新川 戶一百無口至京師二千五百里。

肆州 貞觀五年處降羌置領縣四與州同置 歸唐 芳叢 鹽水 磨山 無戶口至京師二千六百里。

位州 貞觀四年降生羌置西鹽州八年改爲位州領縣二與州同置 位豐 西使 戶一百無口至京師二千四百一十里。

玉州 貞觀五年處降羌置領縣二與州同置 玉山 帶河 戶二百一十五無口至京師二千八百七十八里。

嶂州 貞觀四年處降羌置領縣四與州同置 洛平 顯川 桂川 顯平 戶二百無口至京師二千九百里。

祐州 貞觀四年處降羌置領縣二與州同置 廓川 歸定 無戶口至京師二千一百九十里。

臺州 貞觀六年處党項置西滄州八年改爲臺州無縣至京師二千一百三十五里。

橋州 貞觀六年處降羌置無縣至京師二千四百里。

序州 貞觀十年處党項置無縣至京師二千四百里。

右二十五州舊屬隴右道隸松州都督府貞觀中招慰党項羌漸置永徽已後羌戎叛臣制置不一今存招降之始以表太平之所至也。

嶺南道

南海節度使領是十七州也

廣州中都督府 隋南海郡武德四年討平蕭銑置廣州總管府管廣東衡洭南綏岡五州并南康總管其廣州領南海增城清遠政賓寶安五縣六年又置高循二總管隸廣州七年改總管爲大都督九年廢南康都督以端封宋洭瀧建齊威扶義勤十一州隸廣府其年又省勤州貞觀改中都督府省威齊宋洭四州仍以廢洭州之湞陽湞匡二縣來屬改東衡爲韶州仍以南康州及崖州都督並隸廣州二年省循州都督以循潮二州隸廣府八年改建州爲巢州南波州爲湞州扶風州爲竇州十二年改南康州十三年省湞州以四會化蒙懷集洊安四縣來屬省岡州以義寧新會二縣並屬廣州其年又以有經略軍管鎮兵五千四百人其衣糧稅本道自給廣州刺史充嶺右五府經略使天寶元年改爲南海郡乾元元年復爲廣州舊領縣十戶一萬二千四百六十三口五萬九千一百一十四天寶領縣十三戶四萬二千二百三十五在京師東南五千四百四十七里至東都四千九百里。

南海 五嶺之南漲海之北三代已前是爲荒服秦滅六國始開越置三郡曰南海桂林象郡以讁戍守之秦亡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南海龍川令趙佗付以尉事佗乃聚兵守五嶺擊并桂林象郡自稱南越武王子孫相傳五代九十三年漢武帝命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兵踰嶺南滅之其地立九郡曰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後漢廢珠崖儋耳入合浦郡交州刺史領七郡而已今南海縣卽漢番禺縣南海郡隋分番禺置南海縣番山在州東三百步禺山在北一里貪泉州西三十里越王井州北四里。 番禺 漢縣名秦屬南海郡江漢置交州領郡七吳置廣州皆治番禺也。 增城 後漢番禺縣地吳於縣置東官有增江。 四會 漢縣屬南海武德五年於縣治北置南綏州領四會化蒙新招化穆化注五縣貞觀元年省新招化注二縣以廢威州之懷集廢齊州之洊安二縣來屬八年改爲湞州十三年省州及化穆縣以四會化蒙懷集洊安四縣屬廣州也。 化蒙 隋縣武德五年屬南綏州貞觀元年省化注入八年改綏州爲湞州縣仍屬十三年改屬廣州。 懷集 晉懷化縣隋爲懷集武德五年於縣置威州領與平懷集霍清威成四縣貞觀元年州廢以懷集屬南綏省與平霍清威成三縣八年改綏州爲湞州縣仍

屬十三年屬廣州。東莞　隋寶安縣。至德二年九月改爲東莞郡。於嶺外其
爲名也。清遠　隋縣。武德六年廢故資縣併入所治也。浛水　漢封陽縣
屬蒼梧郡。南齊改爲浛安。武德四年於縣置齊州。領浛安宜樂宋昌三縣。貞觀
元年省齊州及安樂宋昌二縣。以浛安屬洊州。八年改洊州爲湞州。縣仍屬。十
三年湞州廢。屬賓州。至德二年九月改爲浛水也。湞陽　縣屬桂陽郡。隋爲
直陽。五年屬洭州。貞觀初州廢。改眞陽。湞陽屬廣州。湞山在縣北三十里。
韶州　隋南海郡之曲江縣。武德四年平蕭銑。置番州。領曲江始興樂昌臨瀧
良化五縣。貞觀元年改爲韶州。仍割洭州之翁源來屬。八年廢臨瀧良化二縣。
天寶元年改爲始興郡。乾元元年復爲韶州。舊領縣四。戶六千九百六十。口四
萬四百一十六。天寶領縣六。戶三萬一千。口十六萬八千九百四十八。南至廣
州八百里。西至郴州五百里。東南至虔州七百里。至京師四千九百三十二里。
至東都四千一百四十二里。
曲江　漢縣。屬桂陽郡。在曲江川。州所治也。始興　漢南野縣地。屬豫章郡
孫皓分南康郡之南鄉始興縣置縣界。東嶠。一名大庾嶺。南越之北塞。漢
討南越時有將軍城於此。五嶺之最東。故曰東嶠也。樂昌　隋置。翁源
翁水在縣界。隋縣。武德五年置洭州。貞觀初廢。以屬韶州。仁化　湞昌　已
上二縣天寶後新置。
循州　隋龍川郡。武德五年改爲循州總管府。管循潮二州。循州領歸善河源
博羅興寧海豐羅陽。省龍川歸善石城入河源。齊昌入興寧。貞觀二年廢都督
府。天寶元年改爲海豐郡。乾元元年復爲循州。舊領縣五。戶六千八百九十一。
口三萬六千四百三十六。天寶領縣六。戶九千五百二十五。無口數。南至廣州
四百里。東至潮州五百一十七里。北至關州隔山嶺一千六百五十里。至東都
四千八百里。
歸善　秦漢龍川縣地。屬南海郡。宋置歸善縣。縣界羅浮山。貞觀元年省龍川
縣併入。博羅　漢舊縣。屬南海郡也。河源　隋縣。循江一名河源水。自虔
州雩都縣流入龍川。在河源縣。云有龍穿地而出。即水流。漢因置龍川縣。貞觀
元年省西城併入。海豐　宋縣。屬東莞郡。南海豐縣南五十里。即豫海澨漫
無際。武德五年分置陸安縣。貞觀初併入也。興寧　漢龍川縣地。貞觀元年
省齊昌併入。雷鄉　新置。
岡州　隋南海郡之新會縣。武德四年平蕭銑。置岡州。領新會封平義寧三縣。
貞觀五年州廢。以新會義寧屬廣州。省封平封樂二縣。其年又立南州。割廣州
之新會義寧來屬。又立封樂縣。天寶元年改爲義寧郡。乾元元年復爲岡州也。
舊領縣二。戶二千三百五十八。口八千六百六十二。天寶戶五千六百五十。無
口數。在京師西南六千三百五里。
新會　漢南海縣地。晉置新會郡。改置封州。又改爲冗州。又改爲岡州。隋末廢。
併入廣州。武德四年復爲岡州。舊治盆源城。貞觀十三年廢岡州。縣屬廣州。其
年復置州於今治也。義寧　漢番禺縣地。宋置義寧縣。屬新會郡。
賀州　隋蒼梧郡之臨賀縣。武德四年平蕭銑。置賀州。天寶元年改爲臨賀郡。
乾元元年復爲賀州也。舊領縣五。戶六千七百一十三。口一萬八千六百二十
八。天寶領縣六。戶四千五百。無口數。在京師東南四千一百三十里。至東都三
千五百七十二里。東南至廣州八百七十六里。東至連州二百六十里。南至封
州三百六十里。北至道州四百里。北至富州三百二十里。西南至梧州四百二
十二里也。
臨賀　州所治。漢縣。屬蒼梧郡。臨賀水。吳置臨賀郡。宋改爲臨慶國。齊復爲臨
賀郡。隋置賀州。隋末廢爲縣。武德四年復置賀州。桂嶺　漢臨賀縣地。隋舊
也。馮乘　漢縣。屬蒼梧郡。有荔平關。封陽　漢縣。屬蒼梧郡。富川　漢
富川縣。天寶改爲富水。後復爲富川也。蕩山　新置。
端州　隋信安郡。武德元年置端州。領高要樂城銅陵平興博林五縣。其年以
樂城屬康州。銅陵屬春州。七年置清泰縣。貞觀十三年省博林清泰二縣。天寶
元年爲高要郡。乾元元年復爲端州。舊領縣二。戶四千四百九十一。口二萬四
千三百三。天寶戶九千五百。口二萬一千一百二十。東至廣州二百四十里。南
至新州一百四十里。西至康州一百六里。至京師四千九百三十五里。至東都

四千七百里。
高要 州所治。漢縣。屬蒼梧郡。齊屬南海郡。陳置高要郡。隋置端州。縣北五里
有石室山。縣西有鵠奔亭。卽漢交州刺史行部到鵠亭，夜女子鬼訴冤之亭。
平興 漢高要縣地。隋分置。武德七年分置清泰縣，貞觀十三年省清泰併入。
新州 隋信安郡之新興縣。武德四年平蕭銑，置新州。天寶元年改爲新昌郡。
乾元元年復爲新州。舊領縣四，戶七千三百八十八，口三萬五千二十五。天寶
領縣三，戶九千五百。東至廣州義寧縣四十一里，北至端州一百四十里，西北
至康州二百七十里，西南至勤州一百七十里，至京師五千五十二里，至東都
五千里。
新興 漢臨元縣，屬合浦郡。晉置新寧郡。梁置新州。 索盧 武德四年析新
興縣置。 永順 新置。
康州 隋信安郡之端溪縣。武德四年置康州都督府，督端、康、封、新、宋、瀧等州。
九年廢都督府及康州。貞觀元年又置南康州，十一年廢，十二年又置康州。天
寶元年改爲晉康郡。乾元元年復爲康州。舊領縣四，戶四千一百二十四，口一
萬三千五百四。天寶戶一萬五千一十，口一萬七千二百一十九。東北至廣州
三百四十里，西南至梧州二百八十四里，東至端州一百六十里，南至瀧州二
百三十里，西至封州一百三十里，南至新州二百七十里，至京師五千七百五
十里，至東都五千一百五十里。
端溪 漢縣，屬蒼梧郡。晉於縣分置晉康郡。隋廢郡，併入信安郡。武德復置康
州。縣界有端山，山下有溪也。
晉康 隋遂安縣。至德二年改爲晉康縣。 悅城 隋樂城縣。武德五年屬端
州，又割屬康州，改爲悅城。 都城 漢端溪縣東百步有程溪，亦名零溪，溫嫗
養龍之溪也。
封州 下。隋蒼梧郡之封川縣。武德四年平蕭銑，置封州。天寶元年改爲臨封
郡。乾元元年復爲封州。舊領縣四，戶二千五百五十五，口一萬三千七百七十
七。天寶領縣二，戶三千九百，口一萬一千八百二十七。東北至廣州九十里，西
北至梧州五十五里，東至廣州一百三十里，北至賀州三百六十六里，至京師
水陸四千五百一十里也。
封川 州所治。漢廣信縣地，屬蒼梧郡，在封水之陽。梁置梁信郡。隋平陳，改爲
成州，又改爲封州。隋末州廢，爲封川縣，屬蒼梧郡。武德初置封州，隋移州於封
川口，卽今縣治也。 開建 漢封陽縣地，屬蒼梧郡。隋舊也。
瀧州 隋永熙郡之瀧水縣。武德四年平蕭銑，置瀧州。天寶元年改爲開陽郡。
乾元元年復爲瀧州。舊領縣四，戶三千六百二十七，口九千四百三十九。天寶
領縣五。
瀧水 州所治。漢端溪縣地，屬蒼梧郡。晉分端溪立龍鄉，卽今州治。梁分廣熙
郡置建州，又分建州之雙頭洞立雙州。隋改龍鄉爲平原縣，又改爲瀧水。 開
陽 隋廢縣。武德四年分瀧水置。 永寧 武德四年於安遂縣置藥州，領安
遂、永寧、安南、永業四縣。貞觀中廢藥州，以永寧屬瀧水。本隋永熙縣，武德五年
改爲永寧縣。 鎮南 隋安南縣。至德二年九月改爲鎮南。 建水 新置。
恩州 隋高梁郡。武德四年平蕭銑，置高州都督府，管高、春、羅、辯、雷、崖、儋、新八
州。七年，割崖、儋、雷、新屬廣州。貞觀二十三年廢高州都督府，置恩州。天寶元年
改爲恩平郡。乾元元年復爲恩州。內有清海軍，管戍兵三千人也。領縣三，戶九
千，無口數。至京師東南六千五百里，西北六十里接廣州界。
恩平 州所治。漢合浦郡也。隋置海安縣。武德五年改爲齊安。至德二年九月
改爲恩平也。 杜陵 隋杜縣。武德五年改爲杜陵也。 陽江 隋舊置也。
春州 隋高梁郡之陽春縣。武德四年平蕭銑，置春州。天寶元年改爲南陵郡。
乾元元年復爲春州。舊領縣一，戶五千七百一十四，口二萬一千六十一。天寶
領縣二，戶一萬一千二百一十八。至京師東南六千四百四十八里，東至廣州
六百四十二里，南至恩州九十三里，西至高州三百三十里，東北至新州二百
六十里，西北至瀧州界也。
陽春 州所治。漢高縣地，屬合浦郡。至隋不改也。 羅水 天寶後置。
高州 隋高梁郡舊治高梁縣，後改爲西平縣。貞觀二十三年分西平、杜陵置

恩州 高州移治良德縣天寶元年改為高梁郡乾元元年復為高州領縣三戶
一萬二千四百西北至竇州九十二里北至瀧州界三百五十里西南至藩州
九十里東至春州三百三十里至京師六千二百六十二里至東都五千五百
二十里
良德 漢合浦縣地屬合浦郡吳置高梁郡宋齊不改 電白 梁置電白郡
隋改為縣也 保定 舊保安縣至德二年改為保定
藤州下 隋永平郡武德四年置藤州領永平猛陵安基武林隋建陽安普寧
戎城寧人淳人大賓賀川十二縣貞觀七年以武林屬潯州安普屬燕州普寧
屬容州八年以猛陵屬梧州十二年以隋建屬龔州天寶元年改為感義郡乾
元元年復為藤州也舊領縣六戶九千二百三十六口一萬三百七十二天寶
領縣三戶三千九百八十至京師五千五百九十六里至東都五千二百里南
至義州二百里西至龔州一百四十九里北至梧州九十七里
鐔津 漢猛陵縣屬蒼梧郡晉置永平郡隋置藤州及鐔津感義 義昌 本
安昌縣至德二年九月改為義昌
義州下 隋永熙郡之永業縣武德五年置南義州及四縣貞觀元年州廢以
所領縣入建州二年復置義州還以故縣來屬五年廢義州縣屬南建州六年
復置義州又改縣來屬天寶元年改為連城郡乾元元年復為義州舊領縣四
戶三千二百二十五無口天寶領縣三戶一千一百一十口七千二百三至京
師五千七百五十里至東都四千六百九十里東至梧州隔鄣嶺一百七十里
北至藤州二百里西至容州九十里東南至竇州一百七十二里東北至瀧州
二百七里
岑溪 州所治漢猛城縣屬蒼梧郡武德四年置龍城縣置南義州貞觀初廢
二年復置義州領龍城安義連城義城四縣至德中改安城為永業龍城為岑
溪 永業 舊安義縣至德年改 連城 武德初分瀧州之正義縣置
竇州下 隋永熙郡懷德縣武德四年置南扶州及五縣以獠反寄瀧州貞觀
元年廢以所管縣並屬瀧州二年獠平復置南扶州自瀧州還其故縣五年復
廢縣隸瀧州六年復置以故縣來屬其年改南扶為竇州天寶元年改為懷德
郡乾元元年復為竇州舊領縣五戶三千五百五十天寶領縣四戶一千一十
九至京師水陸六千一百里至東都水陸五千四百里西至容州二百里東至
瀧州一百八十里南至潘州一百五十里東南至高州九十二里北至義州二
百三十里西南至禺州一百九十里
信義 漢端溪縣地屬蒼梧隋為懷德縣武德四年析懷德縣置信義縣仍置
南扶州貞觀中改為竇州取州界有羅竇洞為名也 懷德 本屬瀧州後來
屬也 潭峨 武德四年分信義縣置也 特亮 武德四年分信義置也
勤州 隋信安郡之高梁縣地武德四年置勤州隸南康州總管九年改隸廣
州其年廢縣屬春州後置勤州以銅陵來屬仍析置富林縣領縣三戶六百八
十二口一千九百三十三至京師五千三百九十里至東都五千里東至新州
一百七十里西至瀧州二百六十里南至康州六百三十五里西北至康州二
百七十三里
富林 州所治析銅陵置 銅陵 漢允吳縣地屬合浦郡宋立瀧潭縣隋改
為銅陵以界內有銅山也
桂管十五州在廣州西
桂州下都督府 隋始安郡武德四年平蕭銑置桂州總管府管桂象靜融賀
樂荔南昆龍九州并定州一總管其桂州領始安福祿純化興安臨源永福陽
朔歸義宣風象十縣尋改定州為南尹州其年又置欽州總管隸桂府五年置
南恭燕梧三州隸桂府九年置晏州隸桂府貞觀元年以欽玉南亭三州隸桂
府二年省玉州南亭州五年置賓州隸桂府六年又以尹藤越白相繡鬱姜南
宏南方南簡南晉十二州隸桂府其年置龔州都督亦隸桂府其年廢龍鬱二
州八年改越州為廉州南簡為橫州南方為登州南宏為潘州南晉為邕州尹
州為貴州靜州為富州樂州為昭州南昆為柳州銅州為容州廢福祿歸義二
縣十年廢姜州十二年廢晏州以建陵縣來屬廢荔州以荔浦崇仁二縣來屬
省宣風縣令督桂昭賀富梧藤容潘白廉繡欽橫邕融柳貴十七州天寶元年

改爲始安郡依舊都督府至德二年九月改爲建陵郡乾元元年復爲桂州刺史充經略軍使管戍兵千人衣糧稅本管自給也舊領縣十戶三萬二千七百八十一口五萬六千五百二十六天寶領戶一萬七千五百口七萬一千一十八至京師水陸路四千七百六十里至東都水陸路四千四十里東至道州五百里西至容州四百九十三里南至昭州二百一十里北至邵州六百八十五里東南至賀州五百三十里西南至柳州八百里東北至永州五百五十里

臨桂 州所治漢始安縣地屬零陵郡吳分置始安郡宋改爲始建國南齊始安郡梁置桂州隋末復爲始安郡江源多桂不生雜木故秦時立爲桂林郡也

理定 漢始安縣隋分置興安近改爲理定

靈川 武德四年分始安置

陽朔 隋舊貞觀元年廢歸義縣併入

荔浦 漢縣屬蒼梧郡武德四年置荔浦建陵隋化崇仁純義五縣以隋化屬南恭州貞觀元年以建陵屬晏州十三年廢荔州以荔浦崇仁屬桂州純義屬象州也

豐水 舊永豐縣元和初改爲豐水縣

修仁 隋置建陵縣貞觀元年於縣置晏州領武龍建陵二縣十二年廢晏州及武龍縣以建陵屬桂州長慶元年改爲修仁縣

恭化 武德四年分始安置純化縣元和初改爲恭化也

永福 武德四年分始安置

臨源 武德四年分始安置

全義 新置

昭州 隋始安郡之平樂縣武德四年平蕭銑置樂州領平樂永豐恭城沙亭四縣貞觀七年省沙亭縣八年改爲昭州以昭岡潭爲名天寶元年改爲樂平郡乾元元年復爲昭州也舊領縣三戶四千九百一十八口一萬二千六百九十一天寶戶三千五百至京師四千四百三十六里至東都四千二百一十九里西至桂州二百二十里東北至道州四百里北至永州六百三十九里南至富州一百六十六里也

平樂 州所治漢荔浦地屬蒼梧郡晉置平樂縣貞觀二年省沙亭併入也

恭城 武德四年析平樂置

永平 隋縣舊屬藤州

富州下 隋始安郡之龍平縣武德四年平蕭銑置靜州領龍平博勞歸化安樂開江豪靜蒼梧七縣尋又分蒼梧豪靜開江三縣置富州九年省安樂縣貞觀八年改爲富州以富川水爲名天寶元年改爲開江郡乾元元年復爲富州舊領縣三戶三千三百四十九口四千三百一十九天寶戶一千二百九十至京師五千一百三十里至東都四千八百五十里西北至桂州界八十里東南至梧州界九十里北至昭州一百六十里

龍平 漢臨賀縣地屬蒼梧郡吳置臨賀郡梁分臨賀置南靜郡又改爲靜州改南靜郡爲龍平縣貞觀八年改爲富州因水爲名也

思勤 新置

馬江 隋開江縣長慶元年改爲馬江皆漢臨賀縣地

梧州下 隋蒼梧郡武德四年平蕭銑置梧州領蒼梧豪靜開江三縣貞觀八年割藤州之孟陵賀州之綏越來屬十三年廢豪靜縣天寶元年改爲蒼梧郡乾元元年復爲梧州也舊領縣四戶三千八十四口五千四百二十三天寶領縣三戶五千至京師五千五百里至東都五千一百里東至封州八十里東北至賀州四百一十里北接富州界正西至藤州一百九十里

蒼梧 漢蒼梧郡治廣信縣即今治隋立蒼梧縣於此置郡

戎城 隋縣舊屬藤州今來屬

孟陵 漢孟陵縣屬蒼梧郡

蒙州 隋始安郡之隨化縣武德四年置南蒙州割荔州之立山東區純義三縣分置橫政縣貞觀八年改爲蒙州取州東蒙山爲名十二年省橫政入立山天寶元年改爲蒙山郡乾元元年復爲蒙州舊領縣三戶一千六十九天寶戶一千五十九至京師五千一百里至東都四千七百里南至桂州二百四十九里至東富州九十七里西南至象州一百七十六里

立山 州所治漢荔浦縣屬蒼梧郡隋分荔浦置隨化縣武德四年改爲立山於縣置荔州尋改爲恭州貞觀八年改爲蒙州州東蒙山山下有蒙水居人多姓蒙故也

東區 武德五年分立山置荔州貞觀六年屬蒙州十年改爲蒙州

正義 貞觀五年置純義縣屬荔州乾元初改爲正義也

龔州下 隋永平郡之武林縣貞觀三年置燕州七年移燕州於今州東仍於燕州之舊所置龔州都督府督龔潯蒙賓澄燕七州割藤州之武林燕州之泰川來屬又立南平西平歸政大同四縣十二年廢潯州以桂平陵江大賓皇化

四縣來屬其年省秦川入南平省陵江入桂平省歸政入西平又割藤州之隋
建來屬天寶元年改爲臨江郡乾元元年復爲龔州舊領縣八戶一萬三千八
百二十一口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八天寶領縣六戶九千口二萬一千至京師
五千七百二十里至東都五千三百六十一里東至藤州一百四十九里南至
繡州九十五里西至潯州一百三十里北至蒙州二百四十里
南平　州所治漢猛陵縣地屬蒼梧郡晉分蒼梧置永郡乃置武城縣貞觀七
年分置南平縣後自武林移龔州治於此也　武林　猛陵縣地隋分置武林
縣屬藤州貞觀七年屬龔州　隋建　猛陵縣地武德年屬藤州貞觀年屬龔
州也　大同　貞觀元年分置　陽川　本陽建縣後改爲陽川也
潯州下　隋永平郡之桂平縣貞觀七年置潯州領桂平陵江大賓皇化四縣
十二年廢潯州以四縣屬龔州後復置潯州以桂平大賓皇化來屬又省陵江
入桂平天寶元年改爲潯江郡乾元元年復爲潯州也舊領縣三戶二千五百
口六千八百三十六至京師五千九百六十里至東都五千七百里東至龔州
一百三十里西至潘州二百五十里西南至貴州一百五十里西北至蒙州三
百六十里西南接鬱林州界
桂平　漢布山縣鬱林郡所治也隋爲桂平縣武德年屬貴州貞觀初屬燕州
七年屬潯州十二年州廢屬龔州復置潯州　宣化　漢河林縣屬鬱林郡隋
置皇化縣後廢貞觀六年復置屬潯州州廢屬龔州又後屬潯州
鬱林州下　隋鬱林郡之石南縣貞觀中置鬱林州領石南興德天寶元年改
爲鬱林郡乾元元年復爲鬱林州也領縣五戶一千九百一十八口九千六百
九十九至京師五千五百七里至東都五千一百六十里東至平琴州九十里
南至牢州一百二里西南至昭州一百一十里北至貴川一百五十里
石南　州所治漢鬱林郡之地梁置定州隋改尹州煬帝爲鬱林郡皆治於此
陳時置石南郡隋改爲縣也　鬱林　隋縣屬桂州後來屬興業　興德　武
德四年分鬱林置　潭栗　闕
平琴州下　漢鬱林郡地唐置平琴州無年月領縣四天寶元年改爲平琴郡

乾元元年復爲州建中併入黨州今存領縣四戶一千一百七十四至京師六
千四百八十里至東都五千八百三十里西至鬱林州九十里東南至牢州一
百一十里北至貴州一百五十里北至繡州九十二里東至黨州二十二里
容山　州所治本名安仁至德年改也　懷義　福陽　古符　三縣與州同
置
賓州下　隋鬱林郡之嶺方縣貞觀五年析南方之嶺方思千琅邪南尹州之
安縣置賓州十二年省思千縣天寶元年改爲安城縣至德二年九月改爲嶺
方郡乾元元年復爲賓州舊領縣三戶七千四百八十五天寶戶一千九百七
十六口八千五百八十至京師四千三百里至東都四千一百里南至淳州二
百里東南至貴州一百七十里西至邕州二百五十七里東南至蒙州三百二
十里西北至澄州一百二十里也
嶺方　漢縣屬鬱林郡武德四年屬南方州貞觀五年改爲賓州　琅邪　武
德四年析嶺方縣置　保城　梁置安城縣至德二年改爲保城也
澄州下　隋鬱林郡之嶺方縣地武德四年平蕭銑置方州領無虞琅邪思千
上林止戈賀水嶺方七縣貞觀五年以上林止戈琅邪領方屬賓州八年改南
方州爲澄州天寶元年改爲賀水郡乾元元年復爲澄州舊領縣四戶一萬八
百六十八天寶後戶一千三百六十八口八千五百八十至京師四千六百里
至東都四千三百里南至邕州三百里北至賓州四百三十里東南至賓州一
百二十里西至古州五百七十九里
上林　州所治漢嶺方縣地武德四年析置上林縣也　無虞　武德四年析
嶺方置　賀水　武德四年析柳州馬平縣置
繡州下　隋鬱林郡之阿林縣武德四年置林州領常林阿林皇化歸誠羅繡
盧越等縣六年改爲繡州貞觀六年省歸誠盧越七年以皇化屬潯州天寶元
年改爲常林郡乾元元年復爲繡州領縣三戶九千七百七十三至京師六千
九十里至東都五千五百里南至黨州五十里北至貴州一百里也
常林　漢阿林縣地屬鬱林郡武德四年析貴州之鬱平縣置林州及常林縣

貞觀六年省歸誠縣入常林縣移治廢歸誠縣故城又改林州為繡州　阿林
漢縣屬鬱林郡　羅繡　武德四年析阿林置
象州下　隋始安郡之桂林縣武德四年平蕭銑置象州領陽壽西寧桂林武
仙武德五縣貞觀十二年省西寧縣割廢晏州武化長風來屬天寶元年改為
象山郡乾元元年復為象州舊領縣六戶一萬一千八百四十五口一萬二千
五百二十一天寶領縣三戶五千五百口一萬八百九十至京師四千九百八
十九里北至桂州四百里東至象州一百七十六里南至賓州三百里西北至
柳州二百里東南至潯州三百六十里西南至嚴州二百九十里也
武化　州所治漢潭中縣地屬鬱林郡隋建陵縣屬桂州武德四年析建陵置
武化縣屬晏州貞觀十二年廢晏州來屬仍自武德縣移象州於縣置非秦之
象郡秦象郡今合浦縣　武德　漢中溜縣地屬鬱林郡吳於縣置鬱林郡仍
分中溜置桂林縣武德四年改為武德於縣界置象州　陽壽　隋縣　武仙
武德四年析桂林置
柳州　隋始安郡之馬平縣武德四年平蕭銑置昆州領馬平新平文安賀水
歸德五縣其年改歸德為修德改文安為樂沙仍加昆州為南昆州八年以賀
水屬澄州貞觀七年省樂沙入新平縣以廢龍州之龍城來屬八年改南昆為
柳州九年置崖山縣十二年省新平入馬平天寶元年改為龍城郡乾元元年
復為柳州以州界柳嶺為名舊領縣四戶六千六百七十四口七千六百三十
七天寶領縣五戶二千二百三十二口一萬一千五百五十至京師水陸相乘
五千四百七十里至東都水陸相乘五千六百里東至桂州四百七里至粵州
二百九十里北至融州二十里東南至象州二百里北至柳州三十里
馬平　州所治漢潭中縣地屬鬱林郡隋置馬平縣武德四年於縣置昆州又
改為柳州也　龍城　隋縣武德四年置龍州領龍城柳嶺二縣貞觀七年廢
龍州省柳嶺縣　象　貞觀中置　洛曹　舊洛封縣元和十二年改　洛容
皆漢潭州地貞觀後析置
融州下　隋始安郡之義熙縣武德四年平蕭銑置融州復開皇舊名領義熙
臨牂黃水安修四縣六年改義熙為融水貞觀十二年省安修入臨牂天寶元
年改為融水郡乾元元年復為融州舊領縣三戶二千七百九十四口三千三
百三十五天寶戶一千二百三十二至京師五千二百七十里至東都四千四
百七十里東至桂州四百九十一里南至柳州三十里至武零山二百里也
融水　漢潭中地與柳州同隋置義熙縣武德四年改為融水州所治也　武
陽　舊黃水臨牂二縣析融水置後併入改為武陽
邕管十州在桂府西南
邕州下都督府　隋鬱林郡之宣化縣武德四年置南晉州領宣化一縣貞觀
六年改為邕州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為朗寧郡乾元元年復為邕州上元後置
經略使領邕貴黨橫等州後又罷長慶二年六月復置經略使以刺史領之刺
史充經略使管戍兵一千七百人衣糧稅本管自給舊領縣五戶八千二百二
十五天寶後戶二千八百九十三口七千三百二至京師五千六百里至東都
五千三百二十七里東南至欽州三百五十里東北至賓州二百五十里西南
至羈縻左州五百里
宣化　州所治漢嶺方縣地屬鬱林郡秦為桂林郡地驩水在縣北本牂柯河
俗呼鬱狀江即駱越水也亦名溫水古駱越地也　武緣　隋廢縣武德五年
復置也　晉興　晉於此置晉興郡隋廢為縣　朗寧　武德五年分置　思
龍　如和　封陵　三縣開碤洞漸置也
貴州下　隋鬱林郡武德四年平蕭銑置南尹州總管府管南尹南晉南簡南
方藤南容越繡九州南尹州領鬱林馬嶺安城鬱平石南桂平嶺山興德潮水
懷澤十一縣五年以桂平屬鸞州嶺山屬南橫州貞觀五年以安城屬賓州七
年罷都督府九年改南尹為貴州天寶元年改為懷澤郡乾元元年復為貴州
也舊領縣八戶二萬八千九百三十口三萬一千九百九十六天寶領縣四戶
三千二十六口九千三百至京師五千三百八十里至東都五千一百二十里
東至繡州一百里南至鬱林州一百五十里西至橫州二百里北至象州三百
里西南至賓州九十四里東北至潯州一百五十里

鬱平　漢廣鬱縣地屬鬱林郡古西甌駱越所居後漢谷永爲鬱林太守降烏滸人十萬開七縣卽此也烏滸之俗男女同川而浴生首子食之云宜弟娶妻美讓兄相習以鼻飲秦平天下始招慰之置桂林郡漢改爲鬱林郡地在廣州西南安南府之地邕州所管郡縣是也隋分鬱平縣鬱江在州東也　懷澤　宋廢縣武德四年又置　潮水　武德四年分鬱林置　義山　新置

黨州下　古西甌所居秦置桂林郡漢爲鬱林郡唐置黨州失起置年月與平琴州同土俗西至平琴治所二十二里天寶元年以黨州爲寧仁郡乾元元年復爲黨州建中二年二月廢平琴州併入領縣四戶一千三百口七千四百至京師地理與平琴州同南至牢州一百里北至繡州五十里東南至容州一百五十里北接繡州界百餘里也

橫州下　隋鬱林郡之寧浦縣武德四年置簡州領寧浦樂山蒙澤淳風嶺山五縣六年改爲南簡州貞觀八年改橫州天寶元年改爲寧浦郡乾元元年復爲橫州也舊領縣四戶一千一百二十八口一萬七百三十四天寶領縣三戶二千九百七十八口八千三百四十二至京師五千五百三十九里至東都四千七百五里南至欽州三百五十里西至巒州一百五十里北至貴州二百六十里也

寧浦　鬱州所治漢廣鬱縣地屬鬱平郡吳分置寧浦郡晉宋齊不改梁分置簡陽郡隋平陳郡並廢置簡州不改煬帝廢州置寧浦縣屬鬱林郡武德復置改爲橫州　從化　漢高梁縣地屬合浦縣武德四年分寧浦置淳風縣貞觀元年改爲從化也　樂山　漢高梁縣地隋置樂山縣

田州　土地與邕州同失廢置年月疑是開元中置天寶元年改爲橫山郡乾元元年復爲田州舊領縣五戶四千一百六十八舊圖無四至州郡及兩京道里數　都救　惠性　武籠　橫山　如賴　並與州同置也

嚴州　秦桂林郡地後爲獠所據乾封元年招致生獠置嚴州及三縣天寶元年改爲修德郡乾元元年改爲嚴州領縣三戶一千八百五十九口七千五十一至京師五千三百二十七里至東都四千八百九十三里東北至關州三百四十里東南接象州界西北接澄州界也

來賓　州所治也　循德　歸化　與州同置

山州　失起置年月天寶元年改爲龍池郡乾元元年復爲山州領縣二戶一千三百二十無四至及京洛里數

龍池　州所治也

巒州　秦桂林郡唐置淳化失起置年月天寶元年改爲永定郡乾元元年復爲淳州永貞元年改爲巒州也領縣三戶七百七十口三千八百三至京師五千三百里至東都四千九百里南至橫州一百四十里西至邕州三百里北至賓州二百五十五里

永定　州所治也　武羅　靈竹　二縣與州同置

羅州　隋高涼郡之石龍縣地武德五年於縣置羅州領石龍吳川陵羅梁龍辯南河石城招義零綠慈廉羅肥十一縣六年移羅川於石城縣於舊所置南石州割石龍陵羅龍化羅辯慈廉羅肥屬南石州天寶元年改羅州爲招義郡乾元元年復爲羅州舊領縣五戶五千四百六十口八千四十一至京師六千五百二十二里至東都五千七百五里東至大海一百三十九里南至雷州二百五十里西至廉州二百五十里北至辯州一百五十里西南至零綠縣大海一百二十里西北至白州二百三十里東北至新州五十里

石城　州所治漢合浦郡地宋將檀道濟於陵羅江口築石城因置羅州屬高涼郡唐復置羅州於縣　吳川　隋義　招義　武德五年析石龍縣置也

南河　武德五年析石龍縣置也

潘州下　隋合浦郡之定川縣武德四年置南宕州領南昌定川鄰川思城温水宕川六縣治南昌縣貞觀六年移治定川八年改爲潘州仍廢思城縣天寶元年改爲南潘郡乾元元年復爲潘州也舊領縣五戶一萬七百四十八天寶後領縣三戶四千三百口八千九百六十七至西京七千一百六十一里至東都六千三百八十九里至高州九十里南至大海五十六里至辯州一百二十里北至竇州一百五十一里

茂名　州所治。古西甌駱越地。秦屬桂林郡。漢爲合浦郡之地。隋治定川縣。武德四年平嶺表。於縣置宕州。改爲潘州。仍改縣茂名也。　南巴　隋廢縣。武德五年置。　潘州　以縣水爲名。武德五年分置也。

容管十州在桂管西南。

容州下都督府　隋合浦郡之北流縣。武德四年平蕭銑。置銅州。領北流豪石宕昌渭龍南流陵城普寧新安八縣。貞觀元年改爲容州。以容山爲名。十一年省新安縣。開元中升爲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爲普寧郡。乾元元年復爲容州都督府。仍舊置防禦經略招討等使。以刺史領之。刺史充經略軍使。管鎮兵一千一百人。衣糧稅本管自給。舊領縣七。戶八千八百九十。天寶後領縣五。戶四千九百七十。口一萬七千八十七。至京師五千九百一十里。至東都五千四百八十五里。東至藤州二百五十九里。南至竇州二百里。西至禺州十五里。北至龔州二百里。西至隋建縣一百九十里。西北至黨州一百五十里。東北接義州界。

北流　州所治。漢合浦縣地。隋置北流縣。縣南三十里有兩石相對。其間闊三十步。俗號鬼門關。漢伏波將軍馬援討林邑蠻。路由於此。立碑石龜尚在。昔時趨交趾。皆由北關。其南尤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諺曰。鬼門關。十人九不還。其土少鐵。以磐石燒爲器。以烹魚鮭。北人名五侯燋石。一經火。久之不冷。即今之滑石也。亦名冷石。　普寧　隋置。　陵城　武德四年析北流置。　渭龍　武德四年析普寧置。　欣道　新置。

辯州下　隋高涼郡之石龍縣。武德五年置羅州。移置石城。於舊所置南石州。領石龍陵羅龍化羅辯慈廉羅肥六縣。貞觀九年改石南州爲辯州。省慈廉羅肥二縣。天寶元年改陵水郡。乾元元年復爲辯州也。舊領縣四。戶一萬三百五十。天寶後領縣三。戶四千八百五十八。口一萬六千二百九。至京師五千七百一十八里。至東都五千三百七十里。東至廣州一千一百四十四里。南至羅州吳川縣界五十里。南至白州博白縣二百三十里。北至禺州三百八十二里。南至潘州四十里。西南至羅州一百五十里。西北至白州三百里。

石龍　州所治。漢高涼縣地。屬合浦郡。秦象郡地。武德五年屬羅州。六年改屬辯州。　陵羅　武德五年置羅州。六年改爲南石州也。　龍化　武德五年分置也。

白州下　隋合浦郡之合浦縣地。武德四年置南州。領博白郎平周羅龍豪淳良建寧六縣。六年改爲白州。貞觀十二年省郎平淳良二縣。天寶元年改爲南昌郡。乾元元年復爲白州。舊領縣四。戶八千二百六。天寶領縣五。戶二千五百七十四。口九千四百九十八。至京師六千一百七十五里。至東都五千九百一十九里。東至辯州二百里。南至羅州二百二十里。西至州界郎平山八十里。北至牢州一百里。西南至廣州二百里。東北至禺州二百里。

博白　州所治。漢合浦郡地。武德五年析合浦縣置。　建寧　武德四年析合浦縣置。貞觀十二年省淳良併入。　周羅　武德四年析合浦置。　龍豪　武德四年析合浦置。　南昌　隋縣。舊屬潘州。又來屬也。

牢州下　本巴蜀徼外蠻夷地。漢牂柯郡地。武德二年置義州。五年改爲智州。貞觀十二年改爲牢州。以牢石爲名。天寶元年改爲定川郡。乾元元年復爲牢州也。舊領縣三。戶一千六百四十一。口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六。去京師與容州道里同。東至容州一百二十五里。南至白州一百里。西至鬱林州一百一十里。北至黨州一百里。

南流　武德四年析容州北流縣置。屬容州。貞觀十一年改智州爲牢州。以牢石爲名。牢石高四十丈。周二十里。在州界也。　定川　宕川　貞觀十一年分南流置也。

欽州下　隋寧越郡。武德四年平蕭銑。改爲欽州總管府。管一府。領欽江安京南賓遵化內亭五縣。五年置如和縣。其年置五川南亭州。並隸欽府。以內亭遵化二縣屬亭州。貞觀元年罷都督府。二年廢亭州。復以內亭遵化並來屬。十年省海平縣。天寶元年改爲寧越郡。乾元元年復爲欽州也。舊領縣七。戶一萬四千七十二。口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七。天寶領縣五。戶二千七百。口一萬一百四十六。至京師五千二百五十一里。東至嚴州四百里。南至大海二百五十里。西至瀼州六百三十里。至橫州三百五十里。東南至廣州七百里。西南至陸州六百里。西至容州三百五十里。東北至貴州四百里。

欽江　州所治漢合浦縣地宋分置宋壽郡及宋壽縣梁置安州隋改爲欽州
仍改宋壽縣爲欽江煬帝改爲寧越郡皆治欽江也　保京　隋安京縣至德
二年改爲保京縣北十里安京山下有如和山似循州羅浮山形勢　遵化
隋舊置　內亭　隋縣武德五年於縣置南亭州貞觀元年州廢復屬欽州也
靈川　已上縣並漢合浦縣也
禺州　隋合浦郡之定川縣武德四年置南宕州領南昌定川陸川思城溫水
宕川六縣治南昌縣貞觀六年移治定川八年改爲潘州仍廢思城總章元年
改爲東峨州移治峨石縣二年改爲昌州天寶元年改爲溫水郡乾元元年復
爲禺州舊領縣五戶一萬七百四十八天寶領縣四戶三千一百八十至京師
五千三百五十里至東都五千里至義州一百九十里南至辯州三百里西至
白州二百里北至容州一百一十里
峨石　秦象郡地晉南昌郡之邊邑爲禺州所治也　溫水　武德四年析南
昌置　陸川　隋廢縣武德四年置　扶桑　武德四年置
湯州下　秦象郡地唐置湯州失起置年月天寶元年改爲溫泉郡乾元元年
復爲湯州也領縣三無戶口及無兩京道里四至州府　湯泉　州所治也
淥水　羅韶　與州同置
瀼州下　貞觀十二年清平公李弘節遣欽州首領甯師京尋劉方故道行達
交趾開拓夷獠置瀼州天寶元年改爲臨潭郡乾元元年復爲瀼州領縣四戶
一千六百六十六無兩京地理東至欽州六百三十里北至容州二百八十二
里在安南府之東北鬱林之西南
臨江　州所治也　波零　鵠山　弘遠　與州同置
巖州下　土地與合浦郡同唐置巖州失起置年月天寶元年改爲安樂郡至
德二年改爲常樂郡乾元元年復爲巖州領縣四戶一千一百一十無兩京道
里四至州府也
常樂　本安樂縣至德二年改州所治　思封　高城　石巖　與州同置
古州　土地與瀼州同年置天寶元年改爲樂古郡乾元元年復爲古州

安南府在邕管之西
安南都督府　隋交趾郡武德五年改爲交州總管府管交峯愛仙鳶宋慈險
道龍十州其交州領交趾懷德南定宋平四縣六年澄慈道宋並加南字七年
又置玉州隸交府貞觀九年省南宋州以宋平縣省隆州以陸平縣及朱鳶縣
省龍州以龍編縣並隸交府仍省懷德縣及南慈州二年廢玉州入欽州六年
改南道州爲仙州十一年廢仙州以平道縣來屬今督交峯愛驩四州調露元
年八月改交州都督府爲安南都護府大足元年四月置武安州南登州並隸
安南府至德二年九月改爲鎮南都護府後爲安南府刺史充都護管兵四千
二百舊領縣八戶一萬七千五百二十三口八萬八千七百八十八天寶領縣
七戶二萬四千二百三十口九萬九千六百五十二至京師七千二百五十三
里至東都七千二百二十五里西至愛州界小黃江口水路四百一十六里西
南至長州界文陽縣靖江鎮一百五十里西北至峯州嘉寧縣論江口水路一
百五十里東至朱鳶縣界小黃江口水路五百里北至朱鳶州阿勞江口水路
五百四十九里北至武平縣界武定江二百五十二里東北至交趾縣界福生
去十里也
宋平　漢西捲（音拳）縣地屬日南郡自漢至晉猶爲西捲縣宋置宋平郡及宋平
縣隋平陳置交州煬帝改爲交趾刺史治龍編交州都護制諸蠻其海南諸國
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百里三五千里遠者二三
萬里乘舶舉帆道里不可詳知自漢武已來皆朝貢必由交趾之道武德四年
於宋平置宋州領宋平弘義南定三縣五年又分宋平置交趾懷德二縣自貞
觀元年廢南宋州以弘教懷德交趾三縣省入宋平縣移交趾縣名於漢故交
趾城置以宋平南定二縣屬交州　交趾　漢交趾郡之羸𨻻（二字並音來口反）地隋
爲交趾縣取漢郡名武德四年置慈廉烏延武立三縣六年改爲南慈州貞觀
初州廢幷廢三縣併入交趾　朱鳶　漢縣名交趾郡今縣吳軍平縣地舊置
武平縣　龍編　漢交趾郡守治羸𨻻後漢周敞爲交趾太守乃移治龍編言
立城之始有蛟龍盤編津之間因爲城名武德四年於縣置龍川武寧平樂三

縣。貞觀初。廢龍川。以武寧平樂入龍編。割屬仙州。十年。廢仙州。以龍編屬交州
也。　平道　漢封溪縣地。又南齊置昌國縣。南越志。交趾之地。最爲膏腴。舊有
君長曰雄王。其佐曰雄侯。後蜀王將兵三萬討雄王。滅之。蜀以其子爲安陽王。
治交趾。其國地在今平道縣東。其城九重。周九里。士庶蕃阜。尉佗在番禺。遣兵
攻之。王有神弩。一發殺越軍萬人。趙佗乃與之和。以其子始爲質。安陽王以媚
珠妻之。子始得弩毀之。越兵至。乃殺安陽王。兼其地。武德四年。於縣置道州。領
平道昌國武平三縣。六年。改爲南道州。又改爲仙州。貞觀十年。廢仙州。以昌國
入平道。屬交州。　武平　吳置武平郡。隋爲縣。本漢封溪縣。後漢初。麊泠縣女
子徵側叛。攻陷交趾。馬援率師討之。三年方平。光武乃增置望海封溪二縣。卽
此也。隋曰隆平。武德四年。改爲武平。

武峨州下。　土地與交州同。置武峨州。失起置年月。天寶元年。改爲武峨郡。乾
元元年。復爲武峨州。領縣五。戶一千八百五十。無口。無兩京道里及四至州府
也。

武峨　州所治也。　武緣　武勞　梁山　皆與州同置也。

粵州下。　土地與交州同。唐置粵州。失起置年月。天寶元年。改爲龍水郡。乾元
元年。復爲粵州。領縣四。無戶口數。亦無兩京道里及四至州府也。

龍水　州所治也。　崖山　東璽　天河　皆與州同置。

芝州下。　土地與交州同。唐置芝州。失起置年月。天寶元年。改爲忻城郡。乾元
元年。復爲芝州。領縣一。　忻城　州所治。無戶口及兩京道里四至州府。最遠
惡處。

愛州　隋九眞郡。武德五年。置愛州。領九眞松源楊山安順四縣。又於州界分
置積順永胥前眞山七州。改永州爲都州。九年。改積州爲南陵州。貞觀初。廢都
州入前眞州。其年。廢眞胥二州入南陵州。又廢安州。以隆安縣廢山州。以建初
縣並屬州。又廢楊山安頂二縣入九眞縣。改南陵州復爲眞州。八年。廢建初入
隆安。九年。廢松源入九眞。九年。廢眞州。以胥浦軍安日南移風四縣屬愛州。天
寶元年。改爲九眞郡。乾元元年。復爲愛州。九眞南與日南接界。西接牂柯界。北
與巴蜀。東北接與鬱林州。山險溪洞所居。舊領縣七。戶九千八十。口三萬六千
五百一十九。天寶領縣六。戶一萬四千七百。至京師八千八百里。至東都八千
一百里。在交州西。不詳道里遠近。其南卽驩州界。

九眞　漢武帝開置九眞郡。治於胥浦縣。領居風都龐餘發咸歡無功無編等
今七縣。九眞縣卽漢地。吳改爲移風。隋改爲九眞。州所治。自漢至南齊。爲九眞
郡。梁置愛州。隋爲九眞郡。　安順　隋舊。武德三年。置順州。又分置東河建昌
邊河。並屬順州。州廢。及三縣皆併入安順。屬愛州也。　崇平　隋隆安縣。武德
五年。於縣置安州。及山州。又分隆安立教山建道都握三縣。並屬安州。領四縣。
又置岡山眞潤古安西安建功五縣。屬山州。貞觀元年。廢安州及三縣。又廢山
州及五縣。以隆安隸愛州。先天元年。改爲崇安。至德二年。改爲崇平。　軍寧
隋軍安縣。武德五年。於縣界置永州。七年。改爲都州。貞觀元年。改爲前眞州。十
年。改屬愛州。至德二年。改爲軍寧。　日南　漢屬風地。縣界有屬風山。上有風
門。常有風。其山出金牛。往往夜見。照耀十里。時爾則海水沸溢。有霹靂。人家牛
皆怖。號曰神牛。隋爲日南縣。　無編　漢舊縣。屬九眞郡。又有漢西于縣故城。
在今縣東所置也。

福祿州下。　土俗同九眞郡之地。後爲生獠所據。龍朔三年。智州刺史謝法成
招慰生獠昆明北樓及生獠等七千餘落。總章二年。置福祿州以處之。天寶元
年。改爲福祿郡。至德二年。改爲唐林郡。乾元元年。復爲福祿州。領縣二。無戶口
及兩京道里四至州郡。

柔遠　州所治。與州同置。本名安遠。至德二年。改爲柔遠也。

長州　土俗與九眞同。唐置長州。失起置年月。天寶元年。改爲文陽郡。乾元元
年。復爲長州。領縣四。戶六百四十八。無口及兩京道里四至州府也。

文陽　銅蔡　長山　其常　皆與州同置。

驩州　隋日南郡。武德五年。置南德州總管府。領德明智驩林源景海八州。南
德州領六縣。八年。改爲德州。貞觀初。改爲驩州。以舊驩州爲演州。二年。置驩州
都督府。領驩演明智林源景海八州。十二年。廢明源海三州。天寶元年。改爲日

南郡。乾元元年，復爲驩州也。舊領縣六，戶大千五百七十九，口一萬六千六百八十九。天寶領縣四，戶九千六百一十九，口五萬八百一十八。至京師陸路一萬二千四百五十二里，水路一萬七千里；至東都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五里，水路一萬六千二百二十里。東至大海一百五十里，南至林州一百五十里，西至環王國界八百里，北至愛州界六百三里，南至盡當郡界四百里，西北到靈跂江四百七十里，東北至辯州五百二里。

九德　州所治。古越裳氏國，秦開百越，此爲象郡。漢武元鼎六年，開交阯已南置日南郡，治於朱吾，領北景、盧容、西捲、象林五縣。吳分日南置九德郡，晉、宋、齊因之。隋改爲州，廢九德郡爲縣，今治也。後漢遣馬援討林邑蠻，援自交阯循海隅開側道以避海，從蕩昌縣南至九真郡，自九真至其國，開陸路至日南郡，又行四百餘里至林邑國，又南行二千餘里有西屠夷國，鑄二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夷分境，以紀漢德之盛。其時以不能還者數十人，留於其銅柱之下。至隋乃有三百餘家，南蠻呼爲馬留人。其水路自安南府南海行三千餘里至林邑，計交阯至銅柱五千里。　浦陽　晉置。　懷驩　隋爲咸歡縣，屬九真郡。武德五年，於縣置驩州，領安人、扶演、相景、西源四縣，治安人。貞觀九年，改爲演州。十三年，省相景縣入扶演。二十六年，廢演州，其所管四縣，廢入咸驩。後隋改爲懷驩。　越裳　吳置。武德五年，於縣置明州，析置萬安、明弘、明定二縣隸之。又分日南郡文谷、金寧二縣置智州，領文谷、新鎮、闍員、金寧四縣。貞觀十三年，廢明州，越裳屬智州。後又廢智州，以越裳屬驩州。

林州　隋林邑郡。貞觀九年，於綏懷林邑置林州，寄治於驩州南界。今廢，無名。

領縣三，無戶口。去京師一萬二千里。

林邑　州所治。漢武帝開百越，於交阯郡南三千里置日南郡，領縣四，治於朱吾。其林邑即日南郡之象林縣，縣在南，故曰日南。郡南界四百里，後漢時，中原喪亂，象林縣人區連殺縣令，自稱林邑王。後有范熊者，代區連，相傳累世，遂爲林邑國。其地皆開北戶以向日。晉武時，范氏入貢。東晉末，范攻陷日南郡，告交州刺史告蕃，求以日南郡北界橫山爲界。其後又陷九真郡，自是屢寇交阯南界。至貞觀中，其主修職貢，乃於驩州南僑置林邑郡，以羈縻之，非正林邑國。

金龍　隋文帝時，遣大將劉方率兵萬人自交阯南伐林邑國，敗之。其王梵志遁走，方收其廟主一十八人，皆鑄金爲之，方盡虜其人，空其地，乃班師。因方得其龍，乃爲縣名。　海界　三縣並貞觀九年置。

景州　隋北景郡。貞觀二年，置南景州，寄治驩州南界。八年，改爲景州。後亦廢，無其名。領縣三，無戶口。至京師一萬一千五百里。　北景　漢縣名，屬日南郡，在安南府南三千里。北景在南。晉將灌邃攻林邑王范佛，破其國，遂於其國五月五日立表，北景在表南九寸一分，故自北景已南，皆北戶以向日也。北字或單爲七。

由文　貞觀二年置也。　朱吾　漢日南郡所治之縣也。前志曰：朱吾人不粒食，多魚，賣魚爲生。記云：朱吾在日南郡北，僑立名也。

峯州下　隋交阯郡之嘉寧縣。武德四年，置峯州，領嘉寧、新昌、安仁、竹輅、石堤、封溪六縣。貞觀元年，廢石堤、封溪入嘉寧，竹輅入新昌。天寶元年，改爲承化郡。乾元元年，復爲峯州也。舊領縣三，戶五千四百四十四，口六千四百三十五。天寶領縣五，戶一千九百二十。州在安南府西北，至京師七千七百一十里。

嘉寧　州所治。漢麋冷縣地，屬交阯郡，古文朗夷之地。秦屬象郡。吳分交阯置新興郡，晉改爲新昌。宋、齊因之，改爲興州。隋初改爲華州，煬帝廢，併入交阯。武德復置峯州也。

承化　新昌　嵩山　珠綠　嵩山、珠綠，新置。

陸州　隋寧越郡之玉山縣。武德五年，置玉山，領安海、海平二縣。貞觀二年，廢玉州。上元二年，復置，改爲陸州，以州界山爲名。天寶元年，改爲玉山郡。乾元元年，復爲陸州。領縣三，戶四百九十四，口二千六百七十四。至京師七千二十六里，至東都七千里。東至廉州界三百里，南至大海，北至思州七百六十二里，東南際大海，西南至當州寧海二百四十里也。

烏雷　州所治也。　華清　舊玉山縣，天寶年改。　寧海　舊安海縣，至德二年，改爲寧海縣也。

廉州下。隋合浦郡。武德五年置越州，領合浦。其年置安昌高城大廉大都五縣。貞觀六年置珠池。其年改大都屬白州。八年改越州爲姜州。十二年廢姜州入封山東羅萊龍三縣來屬。十二年廢安昌珠池二縣入合浦，廢高城入萊龍。天寶元年改爲合浦郡。乾元元年復爲廉州。舊領縣五，戶一千五百二十二。天寶戶三千三十二，口一萬三千二十九。至京師六千五百四十七里，至東都五千八百三十六里。東至白州二百里，南至羅州三百五十里，西北至有安府一千里，北至領州七百里。

合浦　漢縣，屬合浦郡。秦之象郡地。吳改爲珠官。宋分置臨漳郡及越州，領郡三，治於此。時西江都護陳伯紹爲刺史，始立州鎮，鑿山爲城，以威俚獠。隋改爲祿州，及爲合州，又改爲合浦。唐置廉州。大海在西南一百六十里，有珠母海，郡人採珠之所，云合浦也。州界有𤥅江，名合浦江也。　封山　隋縣。武德五年置姜州，領封山東羅萊龍三縣。貞觀十年廢州，以三縣入廉州。　萊龍　武德五年分置也。　大廉　武德五年置。四縣皆合浦縣地。

雷州下。隋合浦郡之海康縣。武德五年平蕭銑，置南合州，領海康隋康鐵杷椹川四縣。貞觀元年改爲東合州。二年改隋康爲徐聞縣。八年改東合州爲雷州。天寶元年改爲海康郡。乾元元年復爲雷州也。舊領縣四，戶二千四百五十八。天寶領縣三，戶四千三百二十，口二萬五百七十二。至京師六千五百一十二里，至東都五千九百三十一里。東至大海二十里，西至大海一百里，東南至大海十五里，西南至大海一百里，隔海至崖州四百三十里，東北及西北與羅州接界。

海康　漢徐聞縣地，屬合浦郡。秦象郡地。梁分置南合州。隋去南字。煬帝廢合州，置海康縣。　遂溪　舊齊鐵杷椹川二縣。後廢，改爲遂溪也。　徐聞　漢縣名。隋置。貞觀二年改爲徐聞。漢志曰：合浦郡徐聞南入海，達珠崖郡，即此縣。

籠州　貞觀十二年，清平公李弘節遣欽州大同縣人龔固興招慰生蠻，置籠州。天寶元年改爲扶南郡。乾元元年復爲扶州。領縣七，戶三千六百六十七。無四至州縣、兩京道里。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島中，去日南郡約七千里，在林邑國西三千里。其王貞觀中遣使朝貢，故籠州招置之，遂取其名，非正扶南國也。

武勒　州所治。　武禮　羅龍　扶南　龍額　武觀　武江　皆與州同置。

環州下。貞觀十二年，清平公李弘節開拓生蠻，置環州，以環國爲名。天寶元年改爲平郡。乾元元年復爲環州。領縣八，無戶口及兩京道里，并四至州府。

正平　州所治。　福零　龍源　饒勉　思恩　武石　歌良　蒙都　與州同置。

德化州　永泰二年四月，於安南府西界牂柯南界置，領縣二。　德化　歸義　與州同置。

郎茫州　永泰二年四月，於安南府西界置，領縣二。　龍然　福守　與州同置。

崖州下。隋珠崖郡。武德四年平蕭銑，置崖州，領舍城平昌澄邁顏羅臨機五縣。貞觀元年置都督府，督儋振三州。其年改爲顏城，平昌爲文昌。三年割儋州屬廣府。五年又置瓊州。十三年廢瓊州，以臨機萬安三縣來屬。天寶元年改爲珠崖郡。乾元元年復爲崖州，在廣府東南。舊領縣七，戶六千六百四十六。天寶戶十一，鄉至京師七千四百六十里，至東都六千三百里，廣府東南二千餘里。雷州徐聞縣南舟行渡大海四百三十里，達崖州。漢武帝元封元年，遣使自徐聞南入海，得大洲，東西南北方一千里，略以爲珠崖儋耳二郡。民以布單，如被穿中從頭穿之。民種禾稻紵麻，女子蠶織，無馬與虎，有牛羊豕雞犬。兵則矛盾木弓行矢，骨鏃。郡縣吏卒多侵陵之，故率數歲一反。昭帝省儋耳，併珠崖。元帝用賈捐之之言，乃棄之。唐武德初，復析珠崖郡置儋瓊振萬安五郡，於崖州置都督府領之。後廢都督，隸廣州經略使。後又改隸安南都護府也。

舍城　州所治。隋舊縣。其崖儋振瓊萬安五州，都在海中洲之上，方千里，四面抵海。北渡海，揚帆一日一夜至雷州也。　澄邁　隋縣。　文昌　武德五年置平昌縣，貞觀元年改爲文昌。

儋州下。隋儋耳郡。武德五年置儋州，領義倫昌化感恩富羅四縣。貞觀元年

分昌化置普安。天寶元年改爲昌化郡。乾元元年復爲儋州也。舊領縣五，戶三千九百五十六。天寶，戶三千三百九。至京師七千四百四十二里。與崖州同在海中洲上。東至振州四百里。

義倫　本漢儋耳郡城，即此縣。隋爲義倫縣。州所治也。　昌化　隋縣。　感恩

洛場　新置。　富羅　隋之毗善縣。　武德五年改置。

瓊州　本隋珠崖郡之瓊山縣。貞觀五年置瓊州。領瓊山萬安二縣。其年又割崖臨機來屬。十三年廢瓊州，以屬崖州。尋復置瓊州。領曾口樂會顏羅五縣。天寶元年改爲瓊山郡。乾元元年復爲瓊州。貞元五年十月，嶺南節度使李復奏曰：瓊州本隸廣府管內，乾封年山洞草賊反叛，遂茲淪陷，至今一百餘年。臣令判官姜孟京、崖州刺史張少逸併力討除，今已收復舊城，且令降人權立城相保，以瓊州控壓賊洞，請昇爲下都督府，加瓊崖振儋萬等五州招討遊奕使。其崖州都督請停。從之。領縣五，戶六百四十九。兩京與崖州道里相類。西南至振州四百五十里。與崖州同在大海中也。

瓊山　州所治。貞元七年十一月，省容瓊縣併入。　臨高　本屬崖州。貞觀七年割屬瓊州。　曾口　樂會　顏羅　後漸析置。

振州　隋臨振郡。武德五年置振州。天寶元年改爲臨振郡。乾元元年復爲振州也。領縣四，戶八百一十九，口二千八百二十一。至京師八千六百六里。至東都七千七百九十七里。東至萬安州陵水縣一百六十里。南至大海。西北至儋州四百二十里。北至瓊州四百五十里。東南至大海二十七里。西南至大海千里。西北至延德縣九十里。與崖州同在大海洲中。

寧遠　州所治。隋舊。　延德　隋縣。　吉陽　貞觀二年分延德置。　臨川　隋縣。　落屯　新置。

萬安州　與崖儋同在大海洲中。唐置萬安州，失起置年月。天寶元年改爲萬安郡。至德二年改爲萬全郡。乾元元年復爲萬安州。領縣四，無戶口。西接振州界。兩京道里與振州相類也。

萬安　州所治。至德二年改爲萬全，後復置。　陵水　富雲　博遼　與州同置。

赤土國　州南渡海便風十四日至雞籠島，即至其國。赤海中之一州。

丹丹國　振州東南海中之一洲，舟行十日至。

舊唐書卷四十一

舊唐書卷四十一考證

地理志四綿州寶泉縣寶泉武德三年分涪城置○新書析魏城置

綿州西昌縣本隋金山縣隋末廢○沈炳震曰按金山武德七年廢非隋末也

閬州○舊書屬劍南道新書屬山南西道

果州○舊書屬劍南道新書屬山南西道

普州崇龕縣崇龕後周隆龕城○新書作龍龕

邛州顯慶三年移州治于臨邛○新書作二年

雅州儀鳳四年置飛越大渡二縣○新書作二年置大渡縣長安二年省

黎州飛越縣儀鳳四年分漢源于飛越水置縣○新書作二年

巂州○沈炳震曰舊書領衛山翼水離川昭德四縣無峨和新書領衛山翼水峨和三縣無離川昭德互異

維州○沈炳震曰舊書領薛城小封二縣新書有薛城通化歸化三縣通化卽小封後更名者惟多歸化一縣

黎州○沈炳震曰此州祇領梁水絳二縣與前黎州領漢源飛越通望三縣兼統制五十四羈縻州者大小迥別蓋名同而地各異者也

姚州國忠命鮮于仲通興師十萬渡瀘討之大爲羅鳳所敗○沈炳震曰按本文下云鎮蜀蠻帥異牟尋歸國遂以韋臯爲雲南安撫大使事與文不相聯屬蓋闕文也

靜州○領悉唐靜居二縣新書多清道一縣

柘州○闕戶口領縣

保州○領定廉歸順雲山三縣新書多安居一縣

真州○領真符雞川昭德三縣新書多昭遠一縣

霸州○止領信安一縣新書領安信牙利保寧歸化四縣而信安又作安信互異二志未知孰是以上劍南道

韶州仁化湞昌二縣天寶後新置○新書光宅元年析始興置臣德潛按嶺南道中韶州後應及潮州舊書闕

康州武德四年置康州○新書作六年

瀧州建水縣新置○沈炳震曰新書武德五年曰永寧天寶元年更名建水是合二縣爲一故領縣四也舊書各爲一縣故領縣五

高州隋高梁郡○新書作高涼

保定縣舊保安縣至德二年改爲保定○新書本連江開元五年曰保寧至德二載改據通鑑當從舊書

藤州領鐔津感義義昌三縣○新書多寧風一縣

富州馬江縣隋開江縣長慶元年改爲馬江○新書作長慶三年

貞觀中置鬱林州○新書武德二年析貴州之石南興德鬱平置

平琴州○卽新書黨州建中二年併入者也新書多撫安善勞善文寧仁四縣

澄州領上林無虞賀水三縣○新書多止戈一縣

貞觀六年改爲巖州○新書八年更名

貞觀元年改爲容州○新書作貞觀八年

白州龍豪縣武德四年析合浦置○新書龍豪屬順州

禺州扶桑縣武德四年置○新書作扶萊以扶萊水名之應從新書

瀼州又分隆安立教山建道都攞三縣○都攞新書作都擺

福祿州領柔遠一縣○新書多唐林福祿二縣以上嶺南道

舊唐書卷四十一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志第二十二

職官一

高祖發迹太原官名稱位皆依隋舊及登極之初未遑改作隨時署置務從省便武德七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尚書門下中書祕書殿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光祿衞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為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衞左右驍衞左右武衞左右領軍左右武候左右監門左右屯左右領為十四衞府東宮置三師三少詹事府門下典書兩坊次內坊次家令率更僕三寺次左右衞率府左右宗衞率府左右虞候率府左右監門率府左右內率府為十率府王公以下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已下並為京職事官州縣鎮戍岳瀆關津為外職事官又以開府儀同三司（從一品）特進（正二品）左光祿大夫（從一品）右光祿大夫（正二品）散騎常侍（從三品）太中大夫（正四品）通直散騎常侍（正四品）中大夫（從四品上）員外散騎常侍（從四品下）中散大夫（正五品上）散騎侍郎（正五品下）通直散騎侍郎（從五品上）朝議郎承議郎（正六品）通議郎通直郎（從六品）朝請郎宣德郎（正七品）朝散郎宣義郎（從七品）給事郎徵事郎（正八品）承奉郎承務郎（從八品）儒林郎登仕郎（正九品）文林郎將仕郎（從九品）並為文散官輔國（正二品）鎮軍（從二品）二大將軍冠軍（正三品）雲麾（從三品）忠武壯武宣威明威信遠游騎游擊（自正四品上至從五品下）十將軍為散號將軍以加武士之無職事者改上開府儀同三司為上輕車都尉開府儀同三司為輕車都尉儀同三司為騎都尉秦王齊王下統軍為護軍副統軍為副護軍上大都督為驍騎尉大都督為飛騎尉帥都督為雲騎尉都督為武騎尉車騎將軍為游騎將軍親衞驃騎將軍為親尉中郎將其勳衞驃騎準此親衞車騎將軍為親衞中郎將其勳衞翊衞車騎並準此監門府郎將為監門中郎將領左右郎將準此諸軍驃騎將軍為統軍其秦王齊王下領三衞及庫直驅咥直車騎並準此諸軍車騎將軍為別將其散官文騎尉為承議郎屯騎尉為通直郎雲騎尉為登仕郎羽騎尉為將仕郎武德九年罷天策上將府貞觀元年改國子學為國子監分將作為少府監通將作為三監八年七月始以雲麾將軍為從三品階九月以統軍正四品下別將正五品上十一年改令置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其三公已下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二衞東宮諸司並從舊定又改以光祿大夫為從二品金紫光祿大夫為正三品銀青光祿大夫為從三品正議大夫為正四品上通議大夫為正四品下太中大夫為從四品上中大夫為從四品下中散大夫為正五品上朝議大夫為正五品下朝請大夫為從五品上朝散大夫為從五品下其六品下唯改通議郎為奉議郎自餘依舊更置驃騎大將軍為從一品武散官輔國鎮軍二大將軍為從二品武散官冠軍將軍加大字及雲麾已下游擊已上改為五品已上武散官又置昭武振威致果翊麾宣節禦武仁勇陪戎八校尉副尉（自正六品至從九品上階為校尉下階為副尉）為六品已下武散官凡九品已上職事皆帶散位謂之本品職事則隨才錄用或從閑入劇或去高就卑遷徙出入參差不定散位則一切以門蔭結品然後勞考進敘武德令職事解散官欠一階不至為兼職事卑者不解散官貞觀令以職事高者為守職事卑者為行仍各帶散位其欠一階依舊為兼與當階者皆解散官永徽已來欠一階者或為兼或帶散官或為守參而用之其兩職事者亦為兼頗相錯亂（其欠一階之兼古念反其兩職事之兼古恬反字同音異耳）咸亨二年始一切為守自高宗之後官名品秩屢有改易今錄永泰二年官品其改易品秩者注於官品之下若改官名及職員有加減者則各附之於本職云唐初因隋號武德三年三月改納言為侍中內史令為中書令給事郎為給事中內書省為中書省貞觀二十三年六月改民部尚書為戶部尚書七月改治書侍御史為御史中丞改諸州治中為司馬別駕為長史治禮郎為奉禮郎顯慶元年改戶部尚書為度支尚書侍郎為度支侍郎又置驃騎大將軍員從一品龍朔二年二月甲子改百司及官名改尚書省為中臺僕射為匡政左右丞為肅機左右司郎中為成務吏部為司列主爵為司封考功為司績禮部為司禮祠部為司禋膳部為司膳主客為司蕃戶部為司元度支為司度倉部為司倉金部為司珍兵部為司戎職方為司城駕部為司輿庫部為司庫刑部為司刑都官為司僕比部為司計

工部爲司平屯田爲司田虞部爲司虞水部爲司川餘司依舊尙書爲太常伯侍郎爲少常伯郎中爲大夫中書門下爲東西臺侍中爲左相黃門侍郎爲東臺侍郎給事中爲東臺舍人散騎常侍爲左右侍極諫議大夫爲正諫大夫中書令爲右相侍郎爲西臺侍郎舍人爲西臺舍人祕書省爲蘭臺監爲太史少監爲侍郎丞爲大夫著作郎爲司文郎太史令爲祕閣郎中御史臺爲憲臺御史大夫爲大司憲御史中丞爲司憲大夫殿中省爲中御府丞爲大夫尙食爲奉膳尙藥爲奉醫尙衣爲奉冕尙舍爲奉扆尙乘爲奉駕尙輦爲奉御並爲大夫內侍省爲內侍監太常爲奉常光祿爲司宰衞尉爲司衞宗正爲司宗太僕爲司馭大理爲詳刑正爲大夫鴻臚爲司文司農爲司稼太府爲外府卿並爲正卿少府監爲內府監將作監爲繕工監大匠爲大監少匠爲少監國子監爲司成館國子祭酒爲大司成司業爲少司成博士爲宣業都水爲司津監左右衞府左右驍衞府左右武衞府並除府字左右屯衞府爲左右威衞左右領軍衞爲左右戎衞武候爲金吾衞千牛爲奉宸衞屯營爲羽林軍詹事爲端尹府門下典書爲左右春坊左右庶子爲左右中護中允爲左贊善大夫洗馬爲司經大夫中舍人爲右贊善大夫家令寺爲宮府寺率更寺爲司更寺僕寺爲馭僕寺長官並爲大夫左右衞率府爲典戎衞率府爲司禦衞左右虞候率府爲清道衞監門率府爲崇掖衞內率府爲奉裕衞七日又制廢尙書令改起居郎爲左史起居舍人爲右史著作佐郎爲司文郎太史丞爲祕閣郎左右千牛爲奉宸司議郎爲左司議郎太子舍人爲右司議郎典膳藏內直監宮門大夫並改爲郎太子千牛爲奉裕總章二年置司列司戎少常伯各兩員咸亨元年十二月詔龍朔二年新改尙書省百司及僕射已下官名並依舊其東宮十率府有異上臺諸衞各宜依舊爲率府其左司議郎除左字其左右金吾左右威衞依新改永淳元年七月置州別駕光宅元年九月改尙書省爲文昌臺左右僕射爲文昌左右相吏部爲天官戶部爲地官禮部爲春官兵部爲夏官刑部爲秋官工部爲冬官門下省爲鸞臺中書省爲鳳閣侍中爲納言中書令爲內史太常爲司禮鴻臚爲司賓宗正爲司屬光祿爲司膳太府爲司府太僕爲司僕衞尉爲司衞大理爲司刑司農依舊左右驍衞爲左右威衞左右武衞爲左右鷹揚衞左右威衞爲左右豹韜衞左右領軍衞爲左右玉鈐衞左右金吾衞依舊御史臺改爲左肅政臺專知京百官及監諸軍旅幷承詔出使更置右肅政臺專知諸州案察垂拱元年二月改黃門侍郎爲鸞臺侍郎文昌都省爲都臺主爵爲司封祕書省爲麟臺內侍省爲司宮臺少府監爲尙方監其左右尙方兩署除方字將作監爲營繕監國子監爲成均監都水監爲水衡監其詹事府爲宮尹府詹事爲太尹少詹事爲少尹左右內率府爲左右奉裕率府千牛爲左右奉裕左右監門率府爲左右控鶴禁率府諸衞鎧曹改爲冑曹司膳寺鉤藏署改爲珍羞署十月增置天官侍郎二員又置左右補闕拾遺各二員三年加秋官侍郎一員永昌元年置左右司員外郎各一員天授二年增置左右補闕拾遺各三員通滿五員長壽二年增夏官侍郎三員大足元年加營繕少匠一員左右羽林衞各增置將軍一員洛雍幷荆揚益六州置左右司馬各一員長安三年增置司勳員外郎一員地官依舊置侍郎一員洛幷及三大都督府司馬宜依舊置一員神龍元年二月臺閣官名並依永淳已前故事廢左右司員外郎左右千牛衞各置大將軍一員東都置太廟官吏增置太常大理少卿各一員二年又置員外郎凡一千餘人超授閣官七品已上員外者又千餘人十二月復置左右司員外郎各一員景雲二年復置太子左右諭德太子左右贊善大夫各兩員雍洛及大都督府長史加爲三品階別駕致敬依前太極元年光祿大理鴻臚太府衞尉宗正各增置少卿一員祕書少監國子司業少府少監將作少匠左右臺中丞各增置一員雍洛二州及益幷荆揚四大都督府各增置司馬一員分爲左右司馬開元元年十二月改尙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中書省爲紫微省門下省爲黃門省侍中爲監雍州爲京兆府洛州爲河南府長史爲尹司馬爲少尹錄事參軍爲司錄參軍餘司改司爲曹五年九月紫微省依舊爲中書省黃門省爲門下省黃門監爲侍中二十四年九月改主爵爲司封天寶元年二月侍中改爲左相中書令改爲右相左右丞相依舊爲僕射黃門侍郎爲門下侍郎改州爲郡刺史爲太守十一載正月改吏部爲文

部兵部爲武部刑部爲憲部其行內諸司有部者並改改駕部爲司駕改庫部爲司庫金部爲司金倉部爲司儲比部爲司計祠部爲司禋膳部爲司膳虞部爲司虞水部爲司水將作大匠爲監少匠爲少監至德二載十二月勅近日所改百司額及郡名幷官名一切依故事於是侍中中書令兵吏部等並仍舊罷郡爲州復以太守爲刺史

正第一品

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已上職事官王爵武德令有天策上將九年省

從第一品

開府儀同三司文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及特進不帶職事官者朝參祿俸並同職事仍隸吏部也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已上職事官驃騎大將軍武散官嗣王郡王國公爵

正第二品

特進文散官輔國大將軍武散官開國郡公爵武德令唯有公侯伯子男貞觀十一年加開國之稱也上柱國勳官武德令有尚書令龍朔二年省自是正第二品無職事官

從第二品

尚書左右僕射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京兆河南太原等七府牧大都督揚幽潞陝靈大都護單于安西已上職事官光祿大夫文散官鎮軍大將軍武散官開國縣公爵柱國勳官

正第三品

侍中中書令吏部尚書舊班在左相上開元令移在下門下侍郎中書侍郎舊班正四品上大曆二年升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衛左右羽林軍左右龍武左右英武六軍大將軍左右千牛衛大將軍自左右衛已下並爲武職事官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尚書武德令禮部次吏部兵部次之民部次之貞觀年改以民部次禮部兵部次之則天初又改以戶部次吏部禮部次之兵部次之太子賓客舊兼職無品開元前令定入官品也太常卿宗正卿天寶初升入正三品也太子詹事左右散騎常侍舊班從三品廣德年升內侍監唐初舊制內侍省無三品官內侍四員秩四品天寶十三年十二月玄宗以中官高力士袁思藝承恩遇特置內侍監兩員秩三品以授之中都督上都護已上除入大將軍並爲文職事官金紫光祿大夫文散官冠軍大將軍武散官懷化大將軍顯慶三年置以授初附首領仍隸諸衛也上護軍勳官

從第三品

御史大夫舊班在秘書監九卿下開元令移在上秘書監光祿衛尉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卿國子祭酒殿中監少府監將作監諸衛羽林入正三品千牛龍武將軍下都督上州刺史京兆河南太原等七尹舊雍洛長史從四品上景雲二年加秩爲從三品也五大都督府長史舊從四品上景雲三年加秩爲從三品大都護府副都護舊正四品上開元令加入從三品親王傅已上並職事官諸衛羽林千牛龍武將軍爲武餘並爲文銀青光祿大夫文散官開國侯爵雲麾將軍武散官歸德將軍顯慶三年置以授初附首領仍隸諸衛也護軍勳官武德令有天策上將府長史司馬九年省也

正第四品上階

門下侍郎中書侍郎舊正四品下開元令加入上階也尚書左丞永昌元年進爲正三品如意元年復舊吏部侍郎武德七年省諸司侍郎吏部郎中爲正四品上貞觀三年復置侍郎其吏部郎中復舊爲五品下太常少卿太子左庶子太子少詹事太子左右衛左右司禦左右清道左右內率左右監門率府率中州刺史軍器監武德初改正三品七年省八年復置九年又省十年復置北都軍器監上都護府副都護上府折衝都尉武德令統軍正四品下後改爲折衝都尉垂拱令始分爲上中下府改定官品自此已上職事官率及折衝爲武餘並爲文也正議大夫文散官也開國伯爵忠武將軍武散官上輕車都尉勳官

正第四品下階

尚書右丞永昌元年進爲從三品如意元年復舊諸司侍郎太子右庶子左右諭德左右千牛衛左右監門衛中郎將親勳翊衛羽林中郎將下州刺史武德令中州刺史正四品下州刺史從四品上貞觀令一切爲下州加入正四品下自此已上職事官中郎將爲武餘並爲文也通議大夫文散官壯武將軍武散官

從第四品上階

秘書少監八寺少卿殿中少監太子左右衛司禦清道內率監門副率太子親勳翊衛中郎將太子家令太子率更令太子僕內侍大都護親王府長史已上職事官府率中郎將爲武餘並爲文太中大夫文散官宣威將軍武散官輕車都尉勳官

從第四品下階

國子司業少府少監將作少匠京兆河南太原府少尹大都督府大都護府親王府司馬倘州別駕已上職事文官武德令上州別駕正五品上二十三年爲長史前上元年復置別駕定入從四品也中府折衝都尉武職事官中大夫文散官明威將軍武散官武德令有天策上將府從事中郎九年省

正第五品上階

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武德令從五品上,貞觀令加入正五品上,五年又加入四品,如意元年復舊也)、國子博士、給事中、中書舍人、太子中允、太子左右贊善大夫、都水使者、萬年長安河南洛陽太原晉陽奉先會昌縣令(武德元年,勅萬年長安令為正五品上,七年定令改為從五品,貞觀初復舊也)、親勳翊衛羽林郎將、中都督府上都護府長史、親王府諮議參軍事(武德令正五品下也)、軍器少監、太史少監、親王府典軍(已上職事官。郎將、典軍為武,餘並為文。永徽令親王典軍從四品下,垂拱令改入五品也)、中散大夫(文散官)、開國子(爵)、定遠將軍(武散官)、上騎都尉(勳官)

正第五品下階

太子中舍人、尚食、尚藥奉御、太子親勳翊衛郎將、內常侍、中都督、上都護府司馬、中州別駕、下府折衝都尉(已上職事官。郎將、折衝為武,餘並為文也)、朝議大夫(文散官)、寧遠將軍(武散官。武德令有天策上將軍諸祭酒,九年省)

從第五品上階

尚書左右諸司郎中(武德令,吏部郎中正四品上,貞觀二年並改為從五品上;諸司郎中正五品上也)、祕書丞(武德令正五品上,永徽令改也)、著作郎、太子洗馬、殿中丞、尚衣、尚舍、尚乘、尚輦奉御、獻陵昭陵恭陵橋陵入陵令(武德令,諸陵令從七品下,永徽二年加獻昭二陵為從五品,已後諸陵並相承依獻昭二陵也)、親王府副典軍、下都督府長史、下州別駕(已上職事官。典軍為武,餘並為文也)、朝請大夫(文散官)、開國男(爵)、游擊將軍(武散官)、騎都尉(勳官。舊有太公廟令,武德年七品下,永徽二年加從五品上,開元二十四年省也)

從第五品下階

大理正、太常丞、太史令、內給事、太子典內(舊正六品上,開元令改)、下都督府上州司馬(武德令上州治中正五品下,貞觀初改)、親王友(武德令正五品下也)、宮苑總監、上牧監、上府果毅都尉(已上職事官。果毅為武,餘並為文)、駙馬都尉、奉車都尉(並武散官。駙馬自近代已來唯尚公主者授之,奉車有唐已來無其人)、朝散大夫(文散官)、游擊將軍(武散官。武德令有天策上將府主簿、記室參軍,九年省;神龍令有庫谷斜谷監也)

正第六品上階

太學博士(武德令從六品已上,貞觀年改)、太子詹事府丞、太子司議郎、太子舍人、中郡長史(武德令中州別駕從五品上,貞觀年改也)、太子典膳、藥藏郎、京兆河南太原府諸縣令(武德元年勅,雍州諸縣令階從五品上,七年定令改)、親王府掾屬(武德令從五品下也)、武庫中尚署令(武德令依上署令從七品下,太極年改武庫令階,開元年改中尚令階)、諸衛左右司階、中府果毅都尉、鎮軍兵滿二萬人已上司馬(已上職事官。司階、果毅為武,餘並為文也)、親勳翊衛校衛(衛官)、朝議郎(文散官)、昭武校尉(武散官)、驍騎尉(勳官)

正第六品下階

千牛備身左右(衛官。已上王公已下高品子孫起家為之)、太子文學、下州長史(武德中下州別駕正六品,貞觀二十三年改為長史丞永淳元年諸州置別駕官,天寶八載停別駕。下郡置長史,後上元二年諸州置別駕,不廢下府長史也)、中州司馬(武德令中州治中從五品下,貞觀令改)、內謁者監、中牧監、上牧副監(已上文職事官)、上鎮將(武職事官。武德令從四品下也)、承議郎(文散官)、昭武副尉(武散官。武德令有天策上將府諸曹參軍事,九年省也)

從第六品上階

起居郎、起居舍人、尚書諸司員外郎(武德令,吏部員外郎正六品上,諸司員外郎正六品下,貞觀二年改)、八寺丞、大理司直、國子助教(武德令從七品上)、城門符寶郎、通事舍人、祕書郎(武德令正七品上)、著作佐郎(武德令正七品上)、侍御醫(武德乾封令正七品上,神龍令從六品下,開元改)、諸衛羽林長史、兩京市署令(武德四年進為從五品上,七年定令復舊也)、下州司馬(武德令中下州治中正六品下)、親王文學、主簿、記室、錄事參軍(武德令親王府文學已上並正六品下也)、諸州上縣令(已上文職事官)、諸率府左右司階(武職事官)、鎮軍兵不滿二萬人司馬(文職事官)、左右監門校尉、親勳翊衛旅帥(衛官)、奉議郎(文散官)、振威校尉(武散官)、飛騎尉(勳官)

從第六品下階

侍御史(舊從七品上,垂拱令改)、少府將作國子監丞、太子內直典設宮門郎、太公廟令、司農寺諸園苑監、沙苑監、下牧監、宮苑總監副、互市監、中牧副監(已上文職事官)、下府果毅都尉(武職事官)、親王府校尉(衛官)、通直郎(文散官)、振威副尉(武散官)

正第七品上階

四門博士、詹事司直、左右千牛衛長史、尚食尚藥直長、太子左右衛司禦清道率府長史、軍器監丞、諸州中縣令、京兆河南太原府司錄參軍事、大都督大都護府錄事參軍事、親王府諸曹參軍(已上文職事官。武德令親王府功曹、倉曹、戶曹、兵曹參軍事從五品下,騎曹、鎧曹、田曹、士曹、水曹參軍事等七品下也)、中鎮將(武職事官。武德令從五品下)、太子千牛親勳翊衛隊正、副隊正(已上衛官)、朝請郎(文散官)、致果校尉(武散官)、雲騎尉(勳官)

正第七品下階

尙衣尙舍尙乘尙輦直長。太子通事舍人。內寺伯。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護府諸曹參軍事。諸倉諸冶司竹溫湯監諸衛左右中候。上府別將。（武德令，別將正五品上，後改爲果毅。聖曆三年，復置別將。）上府長史。（武德令，統軍長史正八品下也。）上鎮副。（武德令，從五品下。）下鎮將。（武德令，正六品下。）下牧副監。（已上職事官。中候、別將、鎮副、鎮將爲武，餘並爲文也。）宣德郎。（文散官。）致果副尉。（武散官。武德令又有天策上將府參軍事，九年省。又有靈臺、靈池、靈井監，諸王百司問事謁者。）

從第七品上階

殿中侍御史。（武德至乾封令並正八品上，垂拱年改。）左右補闕。太常博士。太學助教。（武德令從八品下也。）門下錄事。中書主書。尙書都事。九寺主簿。太子詹事主簿。太子左右內率監門率府長史。太子侍醫。太子三寺丞。都水監丞。諸州中下縣令。親王府東西閤祭酒。（武德令，正六品下。）京縣丞。（萬年、長安、河南、洛陽、奉先、會昌、太原、晉陽。）下都督府上州錄事參軍。中都督上都護府諸曹參軍事。中府別將。長史。中鎮副。（武德令正六品下。已上職事官。別將、鎮副爲武，餘並爲文。）左右監門直長。勳衛。太子親衛。（已上衛官。）朝散郎。（文散官。）翊麾校尉。（武散官。）武騎尉。（勳官。）

從第七品下階

太史丞。（監局同。）御史臺少府將作國子監主簿。（御史臺國子監主簿舊正八品，垂拱令改。）掖庭令。宮闈令。上署令。（郊社、太樂、鼓吹、太醫、太官、左藏令、乘黃、典客、上林、太倉、平準、常平、左尙、右尙、典牧。武德令有太廟、諸陵、典農、中尙、都水、常平，其左尙、典牧本中署，右尙本下署，開元初改之也。）諸州下縣令。（天寶五載，一切爲中下縣。）諸陵署丞。（永徽二年加秩。舊有太廟署丞，武德爲九品，永徽二年加秩從七品上，開元年省也。）司農寺諸園苑副監。（神龍令有諸冶副監。）宮苑總監丞。下都督府諸曹參軍。太子內坊丞。（舊正八品上，開元初改。）親王國令。（舊規流內正九品，太極年改。）公主家令。（舊規流內正八品，太極年改。）上州諸參軍事。下府別將長史。下鎮副。（武德令從六品下。）諸屯監。（武德令有芳醞監，神武令有漆園監。）諸率府左右中候。鎮軍滿二萬人以上諸曹判司。（已上職事官。別將、鎮副、中候爲武，餘並爲文也。）太子左右監門直長。親王府旅帥。諸折衝府校尉。（已上衛官。武德令諸府校尉正六品下也。）宣議郎。（文散官。）翊麾副尉。（武散官。）

正第八品上階

監察御史。（舊從八品上，垂拱令改。）協律郎。諸衛羽林龍武軍錄事參軍事。中署令。（鉤盾、右藏、織染、掌冶。武德令有衣冠署令。）中州錄事參軍事。太醫博士。太子典膳藥藏丞。軍器監主簿。武庫署丞。（舊從八品下，開元初改。）兩京市署丞。上牧監丞。（武德令從八品下。神龍令有廩谷、斛谷、太尹、陰陽監丞。）鎮軍不滿二萬人以上諸曹判司。（已上文職事官。）翊衛。太子勳衛。親王府執仗執乘親事。（已上衛官。）給事郎。（文散官。）宣節校尉。（武散官。武德令有天策上將府典籤，九年省。）

正第八品下階

奚官內僕內府局令。下署令。（太卜、廩犧、珍羞、良醞、掌醢、守宮、武器、車府、司儀、崇玄、導官、中右校、左校、甄官、河渠、坊甲坊。神龍令又有干犧二署令也。）諸衛羽林龍武諸曹參軍事。中州諸司參軍事。親王府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護府參軍事。（武德令，親王府參軍從七品下，雍州行參軍正八品上。）尙藥局司醫。京兆河南太原府諸縣丞。太子內直宮門丞。太公廟丞。諸宮農圃監。互市監丞。司竹副監。司農寺諸園苑監丞。靈臺郎。（已上文職事官。）諸衛左右司戈。上戍主。（已上武職事官。武德令有中鎮長史。）備身。（衛官。）徵事郎。（文散官。）宣節副尉。（武散官。）

從第八品上階

左右拾遺。太醫署針博士。四門助教。（武德令，從九品上。）左右千牛衛錄事參軍。下州錄事參軍。（武德令有中下州諸司參軍事。）諸州上縣丞。中牧監丞。（武德令正八品上。）京縣主簿。太子左右衛司禦清道率府錄事參軍。中都督府上都護府參軍。親王府行參軍。（武德令正八品上。）京兆河南太原大都督府博士。（武德令，雍州博士從八品下。）諸倉諸冶司竹溫湯監丞。（武德令有靈池、靈井監丞，神龍令有太和監丞。）保章正。（已上文職事官。）太子翊衛。諸府旅帥。（已上衛官。武德乾封令諸府旅帥正七品下。）承奉郎。（文散官。）禦侮校尉。（武散官。）

從第八品下階

大理評事。律學博士。太醫署醫監。太子左右春坊錄事。左右千牛衛諸曹參軍。內謁者。太子左右衛司禦清道率府諸曹參軍事。太子諸署令。掖庭宮闈局丞。太史都水監主簿。（太史爲局，則省主簿。）中書門下尙書都省兵吏部考功禮部主事。（舊從九品上。開元二十四年改，七司入八品，其省內諸司依舊。）上署丞。（武德令有芳醞監丞。）下都督府上州參軍事。中都督府上州博士。諸州中縣丞。諸王府典籤。（武德令，正八品下。）京縣尉。親王國大司農。（舊規流內正第七品，開元初改。）公主家丞。（舊規流內正第九品，開元初改。）諸屯監丞。上關令。上府兵曹。上鎮倉曹兵曹參軍事。（武德令有下鎮長史。）挈壺正。（已上文職事官。）中戍主。上戍副。率府左右司戈。（已上武職事官。）太子備身。親王府隊正。（已上衛官。）承務郎。（文散官。）禦侮副尉。（武散官。）

正第九品上階

校書郎（永徽令加入從八品下，垂拱令復舊）、太祝、太子左右內率監門府錄事參軍、太子內方典直、中署丞、典客署掌客、親勳翊衛府羽林兵曹參軍事、岳瀆令、諸津令、下牧監丞（武德令正八品下。神龍令有漆園丞，開元前令有沙苑丞）、諸州中下縣丞、中郡博士（武德令正九品下）、京兆河南太原府諸縣主簿、武庫署監事（已上並文職事官。武德令有天策上將府錄事，其武騎監事從九品下，太極年改也）、儒林郎（文散官）、仁勇校尉（武散官）。

正第九品下階

正字（永徽令改入上階，垂拱令復舊）、太子校書（永徽令改入上階，垂拱令復舊）、奚官內僕內府局丞、下署丞、尙食局尙醫尙藥局醫佐、尙乘局奉乘、司庫、司廩、太官局司辰、典廄署主乘、太子左右內率監門率府諸曹參軍事、太子三寺主簿、詹事府錄事（龍朔年置桂坊錄事，咸亨年省）、太子親勳翊府兵曹參軍事、諸州下縣丞、諸州上縣中縣主簿、中州參軍事（武德令正九品上）、下州博士（武德令中下州博士從九品上，下州博士從九品下）、京兆河南太原府諸縣尉、上牧主簿、諸宮農圃監丞、中關令、中府兵曹、親王國尉（舊規流內正八品，開元初改。武德令有親王府錄事及司閣）、上關丞（武德令有上津尉）、諸衛左右執戟、中鎮兵曹參軍、下戍主（已上職事官。執戟、戍主為武，餘並為文）、諸折衝府隊正（衛官）、登仕郎（文散官）、仁勇副尉（武散官）。

從第九品上階

尙書諸司御史臺祕書省殿中省主事、奉禮郎、律學助教、太子正字、弘文館校書、太史司曆、太醫署醫助教、京兆河南太原府九寺少府將作監錄事、都督都護府上州錄事、市令、宮苑總監主簿、中牧監主簿（永徽令有監漕）、諸州中下縣主簿、上縣中縣尉、下府兵曹（已上並職事文官）、文林郎（文散官）、陪戎校尉（武散官）。

從第九品下階

內侍省主事、國子監親王府錄事、太子左右春坊主事、崇文館校書、書學博士、算學博士、門下典儀、太醫署按摩呪禁博士、太卜署博士、太醫署針助教、太醫署醫正、太卜署卜正、太史局監候、親王國丞（舊規流內正第九品，開元初改從正流內）、掖庭局宮教博士、太子諸署丞、太子典食署丞、太子典廄牧署典乘、諸監作、諸監事、計官、太官署監膳、太樂鼓吹署樂正、大理寺獄丞、下州參軍事（武德令中下州行參軍正九品下，州參軍從九品上）、中州下州醫博士、諸州中縣下縣尉、京縣錄事、下牧監主簿、下關令、中關丞、諸衛羽林長上、公主邑司錄事、諸津丞、下鎮兵曹參軍（武德令有諸橋丞、諸堰丞）、諸率府左右執戟（已上職事官。長上、執戟為武，餘並為文）、親王府隊副、諸折衝府隊副（已上衛官）、將仕郎（文散官）、陪戎副尉（武散官）。

流內九品三十階之內，又有視流內起居，五品至從九品。初以薩寶府、親王國官及三師三公開府嗣郡王上柱國已下護軍已上勳官帶職事者府官等品。開元初，一切罷之。今唯有薩寶祆正二官而已。又有流外自勳品以至九品，以為諸司令史、贊者、典謁、亭長、掌固等品。視流外亦自勳品至九品，開元初唯留薩寶祆祝及府史，餘亦罷之。職事者，諸統領曹事，供命王命，上下相攝，以持庶績。近代已來，又分為文武二職，分曹置員，各理所掌。五品已上，舊制吏部尙書進用。自隋已後，則中書門下知政事官訪擇聞奏，然後下制授之。三品已上德高委重者，亦有臨軒冊授。自神龍之後，冊禮廢而不用，朝廷命官，制勅而已。六品已上，吏部選擬錄奏，書旨授之。有唐已來，出身入仕者，著令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書、算。其次以流外入流。若以門資入仕，則先授親勳翊衛，六番隨文武簡入選例。又有齋郎、品子、勳官及五等封爵、屯官之屬，亦有番第，許同揀選。天寶三載，又置崇玄學，習道德等經，同明經例。自餘或臨時聽勅，不可盡載。其秀才，有唐已來無其人。職事官資，則清濁區分，以次補授。又以三品已下官及門下中書侍郎、尙書左右丞、諸司侍郎、太常少卿、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祕書少監、國子司業為清望官。太子左右諭德、左右衛左右千牛衛中郎將、太子左右率府左右內率府率及副、太子左右衛率府中郎將（已上四品）、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給事中、中書舍人、太子中允、中舍人、左右贊善大夫、洗馬、國子博士、尙書諸司郎中、祕書丞、著作郎、太常丞、左右衛郎將、左右衛率府郎將（已上五品）、起居郎、起居舍人、太子司議郎、尙書諸司員外郎、太子舍人、侍御史、祕書郎、著作佐郎、太學博士、詹事丞、太子文學、國子助教（已上六品）、左右補闕、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四門博士、詹事司直、太學助教（已上七品）、左右拾遺、監察御史、四門助教（已上八品）為清官。自外各以資次遷授。開元中，裴光庭為吏部尙書，始用循資格以注擬六品已下選人。其後每年雖小有移改，然相承至今用之。武散官，舊謂之散位，不理職務，

加官而已。後魏及梁，皆以散號將軍記其本階。自隋改用開府儀同三司已下，貞觀年又分文武，入仕者皆帶散位，謂之本品。以門資出身者，諸嗣王、郡王出身從四品下，親王諸子封郡公者從五品上，國公正六品上，郡公正六品下，縣公從六品上，侯正七品上，伯正七品下，子從七品上，男從七品下。皇帝緦麻以上親，皇太后周親出身六品上，皇太后大功親、皇后周親從六品上，皇帝袒免親、皇太后小功緦麻親、皇后大功親正七品上，皇后小功緦麻親、皇太子妃周親從七品上。其外戚各依服屬降宗親二階敘。諸娶郡主者出身六品上，娶縣主者正七品上。郡主子出身從七品上，縣主子從八品上。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從七品上，從三品子從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從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從八品上，從五品及國公子從八品下。三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上蔭孫。孫降子一等，曾孫降孫一等。諸秀才出身上上第，正八品上；上中第，正八品下；上下第，從九品上。明經出身上上第，從八品下；上中第，從九品上。進士、明經出身甲第從九品上，乙第從九品下。若通二經已外，每一經加一等。勳官預文武選者，上柱國正六品上敘，以下遞降一階。凡入仕之後，遷代則以四考為限。四考中中，進年勞一階敘。每一考中上，進一階；一考上下，進二階。五品已上，非恩制所加，更無進之令。自武德至乾封，未有泛階之恩。應入三品者，皆以恩舊特拜。入五品者，多依選敘計階至朝散大夫已上，奏取進止。每年量多少進敘，餘並依本品授官。若滿三計至，即一切聽入。至乾封元年，文武普加二階。永淳元年二月，勅文武官累積勞効，計三品一計至者，多未甄擢，再計至者，隨例必昇，實懸一貫。自今已後，一計至已上，有在官清慎，狀迹灼然，材堪應務者，所司具狀錄奏，當與進階。若公正無聞，循默自守，及未經任州縣官者，雖頻經計至，不在加階之限，即為恆例。弘道元年，又普加一階，乃有九品職事及三衛階高者，並入五品，則天朝泛階漸多，始令仕經八考，職事六品者許入。萬歲通天元年，勅自今已後，文武官加階應入五品者，並取出身已歷十二考已上，進階之時見居六品官，其應入三品人出身已二十五考以上，進階見居三品官，無幾入五品，又加至十六考。神功元年，制勳官品子流外國官出身，不得任清資要官，應入三品不得進階。開元已來，伎術者經二十考，三省都事及主事錄事十八考，亦聽敘。吏部檢勘歷任階考，判成錄奏，每制之日，應入三品五品者，皆令人參趁，或是遠方牧宰，諸司閑職，齎持金帛，賂遺主典知加階令史，乃有受納萬數者，臺省要職，以加位為榮，亦有遺主典錢帛者。舊例開府及特進，雖不職事，皆給俸祿，預朝會，行立在於本品之次。光祿大夫已下，朝散大夫已上，衣服依本品，無祿俸，不預朝會。朝議郎已下，黃衣執笏，於吏部分番上下承使及親驅使，甚為猥賤，每當上之時，至有為主事令史守局鑰執鞭帽者。兩番已上，則隨番許簡通時務者，始令參選，一登職事已後，雖官有代滿，即不復番上。

勳官者，出於周齊交戰之際，本以酬戰士，其後漸及朝流。階爵之外，更為節級。周置上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上儀同三司、儀同三司等十一號。隋文帝因周之舊，更增損之，有上柱國、柱國、上大將軍、大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上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大都督、帥都督、都督，起正二品至七品，總十一等，用賞勳勞。煬帝又改為左光祿大夫、右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正議大夫、朝請大夫、朝散大夫、建節、奮武、宣惠尉，十一等，以代都督已上。又增置綏德、懷仁、守義、奉誠、立信等五尉，以至從九品。武德初，雜用隋制。至七年，頒令定用上柱國、柱國、上大將軍、大將軍、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上騎都尉、騎都尉、驍騎尉、飛騎尉、雲騎尉、武騎尉，凡十二等，起正二品至從七品。貞觀十一年，改上大將軍為上護軍，大將軍為護軍，自外不改，行之至今。永徽已後，以國初勳名與散官名同，年月既久，漸相錯亂。咸亨五年三月，更下詔申明，各以類相比。武德初光祿大夫，比今日上柱國；左光祿大夫比柱國；右光祿大夫及上大將軍比上護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將軍比護軍；銀青光祿大夫及上開府比上輕車都尉；正議大夫及開府比輕車都尉；通議大夫及上儀同三司比上騎都尉；朝請大夫及儀同比騎都尉；上大都督比驍騎尉；大都督比飛騎尉；帥都督比雲騎尉；都督比武騎尉。自是已後，戰士授勳者動盈萬計。每年納課，亦分番於兵部及本郡當上省司。又分支諸曹，身應役使，有類僮僕。據令乃與公卿齊班，論實在於胥吏之下，蓋以其猥多，又出自兵卒，

所以然也武德初以諸道軍務事繁分置行臺尚書省其陝東道大行臺尚書
省令一人(正第二品)掌管內軍人總判省事僕射一人(從第二品三品任置)掌貳令事左丞一
人(正第四品下)右丞一人(正第四品下)掌分司糾正省內都事一人(從第七品上)主事四人(從第
九品上諸司主事並同)並掌同京省兵部尚書一人(正第四品諸尚書並同)兼掌吏部事司勳郎中
一人(正第五品上諸郎中並同)主事一人考功郎中一人主事一人兵部郎中一人主事二
人駕部郎中一人主事二人民部尚書一人兼掌禮部事禮部郎中一人主事
一人膳部郎中一人主事一人度支郎中一人主事二人倉部郎中一人主事
二人工部尚書一人兼掌刑部事刑部郎中一人主事一人都官郎中一人主
事一人工部郎中一人主事一人屯田郎中一人主事一人每郎中兼京省二
司(各有令史書令史及掌固並流外)食貨監一人(正第八品下諸監同)掌膳羞財物賓客鋪設音樂醫藥
事丞二人(正第九品下諸監丞同)農圃監一人掌倉廩園圃柴炭芻藁運漕之事丞四人
武器監十人掌兵仗廄牧之事丞二人百工監一人掌舟車及營造雜作之事
丞四人(各有錄事及府史典事掌固等並流外)諸道行臺尚書省(益州道襄州道東南道河東道河北道)令一人(從第
二品)掌同陝東道大行臺僕射一人(正第三品左右任置)丞一人(左右任置左丞從四品上右丞從四品下)都事
二人(正第八品上)主事二人兵部尚書一人(從第三品諸尚書同)兼掌吏部禮部事考功郎中
一人(從第五品上諸郎中並同)主事二人(從第九品下諸主事同)膳部郎中一人主事二人兵部郎中
二人主事二人民部尚書一人兼掌刑部工部倉部郎中二人主事二人刑部
郎中一人主事二人屯田郎中一人主事二人(每郎中兼掌京省三司各有令史書太史掌固並流外也)倉
貨監一人(從八品上武器監同)兼掌農圃監事丞一人監掌百工監事丞二人(兩監各有錄事府史
典事掌固等並流外)時秦王齊王府官之外又各置左右六護軍府及左右親掌帳內府
其左一右一護軍府護軍各一人(正第四品下)掌率統軍已下侍衛陪從副護軍各
二人(從四品下)長史各一人(從七品下)錄事參軍事各一人(從八品有錄事及府史並流外)倉曹參軍事各
一人兵曹參軍事各一人鎧曹參軍事各一人(並正九品下各有府史並流外)統軍各五人別
將各十人分掌領親勳衛及外軍左二右二護軍府左三右三護軍府各減統
軍三人別將六人餘職員同左一右一府其左右親軍府統軍各一人(正四品下)掌
率左右別將侍衛陪從長史一人(正八品下)錄事參軍事各一人(正九品上有錄事及府史並流外)

兵曹參軍事各一人鎧曹參軍事各一人(並正九品下各有府史並流外)左別將各一人右別
將各一人(正五品下)掌率親事以上侍衛陪從其帳內府職員品秩與統軍府同又
有庫直及驅咥直(庫直隸親事府驅咥直隸帳內府)各於左右內選才堪者量事置之武德四
年太宗平洛陽之後又置天策上將府官員天策上將一人掌國之征討總判
府事長史司馬各一人從事中郎二人並掌通判府事軍諮祭酒二人謀軍事
贊相禮儀宴接賓客典籤四人掌宣傳導引之事主簿二人掌省覆教命錄事
二人記室參軍事二人掌書疏表啓宣行教命功曹參軍事二人掌官員假使
儀式醫藥選舉考課祿恤鋪設等事倉曹參軍二人掌糧廩公廨田園廚膳過
所等事兵曹參軍事二人掌兵士簿帳差點等事騎曹參軍事二人掌馬驢雜
畜簿帳及牧養支料草粟等事鎧曹參軍事二人掌戎仗之事士曹參軍事二
人掌營造及罪罰之事(六曹並有令史書令史)參軍事六人掌出使及雜檢校之事其陝
東道大行臺尚書令及天策上將太宗在藩爲之及升儲並省之山東道行臺
武德五年省餘道九年省

舊唐書卷四十二

職官志一玄宗以中官高力士袁思藝承恩遇特置內侍監兩員秩正三品以授之○新書作從三品。

御史大夫舊班在秘書監九卿下開元令移在上○新書。會昌三年升正三品。

黃門侍郎中書侍郎舊正四品下階開元令加入上階○新書。大曆二年升正三品。

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正五品上○新書。會昌二年升入正四品下。

太史丞從第七品下○新書正六品上。乾元元年升從四品上。

監察御史舊從八品上垂拱令改正八品上○新書正八品下。

每制之日應入三品五品者皆令人參謝○每制之日句疑有脫譌。

舊唐書卷四十二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職官志第二十三

職官二

太師太傅太保各一員（謂之三師並正一品後漢初太傅置府寮至周隋三師不置府寮初拜於尚書省上隋煬帝廢三師之官武德復置一如隋制）三師訓導之官天子所師法大抵無所統職然非道德崇重則不居其位無其人則闕之

太尉司徒司空各一員（謂之三公並正一品魏晉至北齊三公置府寮隋初亦置府寮初拜於尚書省上唐因之武德初太宗為之其後親王拜三公皆不視事祭祀則攝者行也）三公論道之官也蓋以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其官大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掃除

尚書都省（龍朔二年改為中臺光宅元年改為文昌臺神龍初復）尚書省領二十四司（六尚書各分領四司）尚書令一員（正二品武德中太宗為之自是闕而不置）令總領百官儀刑端揆其屬有六尚書一曰吏部二曰戶部三曰禮部四曰兵部五曰刑部六曰工部凡庶務皆會而決之左右僕射各一員（從二品龍朔二年改為左右匡政光宅元年改為文昌左右相開元元年改為左右丞相天寶元年復為左右僕射）掌統理六官綱紀庶務以貳令之職自不置令僕射總判省事御史糾劾不當兼得彈之左右丞各一員（左丞正四品上右丞正四品下龍朔改為左右肅機咸亨復永昌元年昇為從三品也如意元年復四品也）左丞掌管轄諸司糾正省內勾吏部戶部禮部十二司通判都省事若右丞闕則併行之右丞管兵部刑部工部十二司若左丞闕右丞兼知其事御史有糾劾不當兼得彈之左右司郎中各一員（並從五品上隋置武德初省貞觀初復置龍朔二年改為左右承務咸亨復也）左司郎中副左丞所管諸司事省署鈔目勘稽失知省內宿直之事若右司郎中闕則併行之左右司員外郎各一員（天后永昌元年置左右司員外郎各一人神龍初省後復置）左右司郎中員外郎各掌副十有二司之事以舉正稽違省署符目焉凡都省掌舉諸司之綱紀與百寮之程式以正邦理以宣邦教凡上之所以逮下其制有六曰制敕冊令教符（天子曰制曰敕曰冊皇太子曰令親王公主曰教尚書省下於州州下於縣縣下於鄉皆曰符也）凡下之所以達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狀牋啓辭牒（表上於天子其近臣亦為狀牋啓上於皇太子然於其長亦為之非公文所施有品已上公文皆曰牒庶人言曰辭也）諸司自相質問其義有三曰關刺移（關謂關通其事刺謂刺舉之移謂移其事於他司移則通判之官皆連署也）

凡內外百司所受之事皆印其發日為之程限凡尚書省施行制敕案成則給程以鈔之若急速者不出其日若諸州計奏達于京師量事之大小與多少以為之節凡京師諸司有符移關牒下諸州者必由於都省以遣之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訖皆書其上端記年月日納諸庫凡施行公文應印者監印之官考其事目無差然後印之必書於曆每月終納諸庫凡尚書省官每日一人宿直都司執直簿轉以為次凡內外百寮日出而視事既午而退有事則直官省之其務繁不在此例凡天下制敕計奏之數省符宣告之節率以歲終為斷京師諸司皆以四月一日納于都省其天下諸州則本司推校以授勾官勾官審之連署封印附計帳使納于都省常以六月一日都事集諸司令史對覆若有隱漏不同皆附于考課焉主事六人（從九品上）令史十八人書令史三十六人亭長六人掌固十四人（凡令史掌案文簿亭長掌固檢校省門戶倉庫廳事陳設之事也）

吏部尚書一員（正三品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太常伯光宅元年改為天官尚書神龍復為吏部尚書也）侍郎二員（正四品上隋煬帝大業三年尚書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二尚書之職並正四品國家定令諸曹侍郎降為正四品下唯吏部侍郎為正四品上龍朔改為司列少常伯咸亨復舊總章元年吏部與兵部各增置侍郎一員也）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官吏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凡其屬有四一曰吏部二曰司封三曰司勳四曰考功總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凡選授之制每歲集於孟冬去王城五百里之內以上旬千里之內以中旬千里之外以下旬尚書侍郎分為三銓（尚書為尚書銓侍郎二人分為中銓東銓也）凡擇人以四才校功以三實（四才謂身言書判其優長者有可取焉三實謂德行才用勞效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勞必考其實而進退之）較之優劣而定其留放所以正權衡明與奪抑貪冒進賢能然後據其官資量其注擬（五品已上以名上中書門下聽制授其官六品已下量資任定其才職頗高可擢為拾遺補闕監察御史者亦以名送中書門下聽勅授）其有歷職清要考第頗深者得隔品授之不然即否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資官凡注官者官資未相當及以為非便者聽至三注凡伎術之官皆本司定送吏部附甲凡同司聯事勾檢之官皆不得注大功已上親凡皇親諸親及軍功兼注員外郎凡注擬必先具官階團甲送門下以聞（注官階卑擬高曰行階高擬卑曰守三銓注擬訖皆當銓團甲過左右僕射若中銓東銓則過尚書訖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黃門侍郎省侍中審然後進甲以聞聽旨授而施行焉若左右僕射門下批官不當者則改注亦當量職而上者也）凡大選終於季春之月（若選人有身在軍旅則軍中試）

（書判封送吏部亦有春中下解而後集謂之春選若優勞人有勳則有處分及卸與官者並聽非時選一百日內注擬之）所以定九流之品格，補萬方之闕，致官人之道備焉。　郎中二員，（並從五品上龍朔為司列大夫咸亨光宅並隨曹改也）員外郎二員。（並從六品上）令史三十人，書令史六十人，亭長八人，掌固十二人。郎中一人掌考天下文吏之班秩階品。凡敘階二十有九，品在都序，自一品至九品，品有上下。凡散官四品已下、九品已上，並於吏部當番上下。（其應當番四十五日若都省須人送符諸司須人者並兵部吏部散官上經兩番已上聽簡入選不第者依舊名不過五六也）凡敘階之法，有以封爵，有以親戚，有以勳庸，有以資蔭，有以秀孝，有以勞考，有除免而復敘者，皆循法以申之，無或枉冒。凡應入三品五品者，皆待別制而進之，不然則否。凡文武百寮之班序，官同者先爵，爵同者先齒。凡京司有常參者，（謂五品以上職事官八品已上供奉官員外郎監察御史太常博士）供奉官，（兩省自侍中中書令已下盡名供奉官）諸司長官、清望官四品已下八品已上清官，每日以六品已上清官兩人待制於衙。（供奉官諸衛官不在此例）凡授四品已下清望官，才職相當，不應退讓。凡職事官應觀省及移疾，不得過程。年七十已上應致仕，若齒力未衰，亦聽釐務。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親，自執工商，家專其業，及風疾使酒，皆不得入仕。凡內外官有清白書聞，應以名薦，則中書門下改授五品已上，量加升進；六品已下，有付吏部即量等第，選轉若第二、第三等人，五品已上改日稍優之；六品已下，秩滿聽選，不在放限。其嶺南、黔中三年一置選補使，號為南選。凡天下官吏各有常員，凡諸司置直，皆有定數。（諸司諸色有品直官）內外官吏則有假寧之節，行李之命，簿書景迹，功實殿最，具員與員外郎分掌之。郎中一人掌小銓，亦分為九品，通謂之行署，以其在九流之外，故謂之流外銓，亦謂之小選。其校試銓注，與流內銓略同。其吏部、兵部、禮部、考功、都省、御史臺、中書門下，謂之前八司，其餘則曰後行。凡擇流外取工書計、兼頗曉時務。（三事中有一優長則在敘限）每經三考，聽轉選，量其才能而進之，不則從舊任。（小銓舊委郎中專知開元二十五年又勅銓試訖皆放尚書侍郎定之）也。員外郎一人掌判南曹。（曹在選曹之南故謂之南曹）每歲選人有解狀，簿書資歷考課，必由之以覈其實，乃上三銓，其三銓進甲則署焉。　員外郎一人掌判曹務。凡預太廟齋郎帖試，如貢舉之制。

司封郎中一員。（從五品上隋曰主爵郎武德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司封大夫光宅改司封郎中也）　司封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主事二人，（從九品上）令史四人，書令史九人，掌固四人。　司封郎中員外郎之職，掌國之封爵，凡有九等：（一曰王正一品食邑一萬戶二曰郡王從一品食邑五千戶三曰國公從一品食邑三千戶四曰郡公正二品食邑二千戶五曰縣公從二品食邑一千五百戶六曰縣侯從三品食邑一千戶七曰縣伯正四品食邑七百戶八曰縣子正五品食邑五百戶九曰縣男從五品食邑三百戶）凡名山大川及畿內諸縣，皆不以封。至郡公有餘爵，聽迴授子孫，其國公皆特封。凡天下觀有定數，每觀立三綱，以道德高者充。凡三元諸齋日，修金籙、明真等齋。凡道士、女道士簿籍三年一造。凡外命婦之制，皇之姑封大長公主，皇姊妹封長公主，皇女封公主，皆視正一品；皇太子之女封郡主，視從一品；王之女封縣主，視正二品。王母、妻為妃；一品及國公母、妻為國夫人；三品已上母、妻為郡夫人；五品若勳官三品有封，母、妻為縣君；散官並同職事。勳官四品有封，母、妻為鄉君。其母邑號皆加太字，各視其夫、子之品。若兩有官爵者，從其高者。內命婦一品之母為正四品郡君，二品之母為從四品郡君，三品、四品之母並為正五品郡君。凡婦人不因夫及子而別加邑號，夫人云某品夫人，郡君為某品郡君，縣君、鄉君亦然。凡庶子有五品已上官，皆封嫡母；無嫡母，封所生母。凡二王後夫人，職事五品已上、散官三品已上、王及國公母、妻，朝參各視其夫及子之禮。凡親王孺人二人，視正五品；媵十人，視正六品。嗣王、郡王及一品媵十人，視從六品；二品媵八人，視正七品；三品及國公媵六人，視從七品；四品媵四人，視正八品；五品媵三人，視從八品。降此外，皆為妾。凡皇家五等親及諸親三等存亡升降，皆立簿書籍，每三年一造，除附之制，並載於宗寺。

司勳郎中一員。（從五品上隋曰司勳郎武德初乃加中字龍朔改為司勳大夫咸亨復也）　司勳員外郎二員。（從六品上）主事四人，（從九品上）令史三十三人，書令史六十人，掌固四人。　郎中員外郎之職，掌邦國官人之勳級。凡勳十有二轉為上柱國，比正二品；十一轉為柱國，比從二品；十轉為上護軍，比正三品；九轉為護軍，比從三品；八轉為上輕車都尉，比正四品；七轉為輕車都尉，比從四品；六轉為上騎都尉，比正五品；五轉為騎都尉，比從五品；四轉為驍騎尉，比正六品；三轉為飛騎尉，比從六品；二轉為雲騎尉，比正七品；一轉為武騎尉，比從七品。凡有功效之人，合授勳官者，皆委之覆定，然後奏擬。

考功郎中一員（從五品上龍朔二年改為司績大夫咸亨初乃復）考功員外郎一員（從五品上龍朔改為司績員外郎咸亨復）主事三人（從八品上）令史十三人書令史二十五人掌固四人 郎中員外郎之職掌內外文武官吏之考課凡應考之官皆具錄當年功過行能本司及本州長官對衆讀議其優劣定為九等考第各於所由司準額校定然後送省內外文武官量遠近以程之有差附朝集使送簿至省每年別勅定京官位望高者二人其一人校京官考一人校外官考又定給事中中書舍人各一人其一人監京官考一人監外官考郎中判京官考員外郎判外官考其檢覆同者皆以功過上使京官則集應考之人對讀注定外官對朝集使注定凡考課之法有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其一曰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為近侍之最其二曰銓衡人物擢盡才良為選司之最其三曰揚清激濁褒貶必當為考校之最其四曰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為禮官之最其五曰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為樂官之最其六曰決斷不滯與奪合理為判事之最其七曰部統有方警守無失為宿衛之最其八曰兵士調習戎裝充備為督領之最其九曰推鞫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其十曰讎校精審明為刊定為校正之最其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為宣納之最其十二曰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其十三曰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為將帥之最其十四曰禮義興行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其十五曰詳錄典正辭理兼舉為文吏之最其十六曰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為糾正之最其十七曰明於勘覆稽失無隱為勾檢之最其十八曰職事修理供承強濟為監掌之最其十九曰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為役使之最其二十曰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為屯官之最其二十一曰謹於蓋藏明於出納為倉庫之最其二十二曰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為曆官之最其二十三曰占候醫卜効驗居多為方術之最其二十四曰譏察有方行旅無壅為關津之最其二十五曰市廛不擾姦濫不作為市司之最其二十六曰牧養肥碩蕃息孳多為牧官之最其二十七曰邊境肅清城隍修理為鎮防之最一最以上有四善為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為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為上下一最以上而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一最以上或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為下下若於善最之外別可加尚及罪雖成殿情狀可矜雖不成殿而情狀可責者省校之日皆聽考官臨時量定內外官從見任改為別官者其年考從日申校百司量其閑劇諸州據其上下進考之人皆有定限苟無其功不要充數功過於限亦聽量進其流外官本司量其行能功過立四等考第而勉進之凡親勳翊衛皆有考第考第之中略有三等衛主帥如三衛之考其監門校尉直長如主帥之考凡諡議之法古之通典皆審其事以為旌別

戶部尚書一員（正三品隋為民部尚書貞觀二十三年改為戶部明慶元年改為度支龍朔二年改為司元太常伯光宅元年改為地官尚書神龍復為戶部）侍郎二員（正四品下因隋已來改品名位皆隨尚書也）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田戶均輸錢穀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戶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倉部總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 郎中二員（並五品上）員外郎二員（從六品上郎中員外自隋已來隨曹改易）主事四人（從九品上）令史十五人書令史三十四人亭長六人掌固十人 郎中員外之職掌分理戶口井田之事凡天下十道任土所出為貢賦之差凡天下之州府三百一十有五而羈縻之州迨八百焉四萬戶已上為上州二萬戶以上為中州不滿為下州凡三都之縣在內曰京縣城外曰畿又望縣有八十五焉其餘則六千戶以上為上縣二千戶已上為中縣一千戶已上為中下縣不滿一千戶皆為下縣凡天下之戶八百一萬八千七百一十口四千六百二十八萬五千一百五十一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兩京及州縣之郭內分為坊郊外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為鄰五鄰為保保有長以相禁約凡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有一為丁六十為老每一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縣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戶部總而領焉凡天下之戶量其資定為九等每定戶以仲年造籍以季年州縣之籍恆留五日省籍留九日凡戶之兩貫者先從邊州為定次從關內次從軍府州若住者各從其先貫焉樂住之制居狹鄉者聽其從寬居遠道者聽其從近居輕役之地者聽其從重辦天下之四人使各專其業習學文武者為士肆力耕桑者為

農巧作器用者爲工屠沽興販者爲商工商之家不得預於士食祿之人不得奪下人之利凡天下之田五尺爲步步二百有四十爲畝畝百爲頃度其肥瘠寬狹以居其人凡給田之制有差園宅之地亦如之凡給口分田皆從便近居城之人本縣無田者則隔縣給授凡應收授之田皆起十月畢十二月凡授田先課後不課先貧後富先多後少凡州縣界內所部受田悉足者爲寬鄉不足者爲狹鄉凡官人及勳授永業田凡天下諸州有公廨田凡諸州及都護府官人有職分田凡賦人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役四曰課戶每丁租粟二石其調隨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皆書印焉凡丁歲役二旬無事則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調三旬則租調俱免凡庸調之物仲秋斂之季秋發於州租則準州土收穫早晚量事而斂之仲冬起輸孟春而納畢本州納者季冬而畢凡諸國蕃胡內附者亦定爲九等凡嶺南諸州稅米及天下諸州稅錢各有準常凡丁戶皆有優復蠲免之制若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聞於鄉閭者州縣申省奏聞而表其門閭同籍悉免課役有精誠致應者則加優賞焉凡京師文武職事官皆有防閤凡州縣官寮皆有白直凡州縣官及在外監官皆有執衣凡諸親王府屬並給士力其品數如白直凡有功之臣賜實封者皆以課戶充凡食封皆傳于子孫凡庶人年八十及篤疾給侍丁一人九十給二人百歲三人凡天下朝集使皆以十月二十五日至京師十一月一日戶部引見訖於尚書省與羣官禮見然後集于考堂應考績之事元日陳其貢篚於殿廷凡京都諸縣令每季一朝

度支郎中一員（從五品上龍朔改爲司度大夫咸亨復）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主事二人（從九品上）令史十六人書令史三十三人計史一人掌固四人　郎中員外之職掌判天下租賦多少之數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塗之利每歲計其所出而度其所用轉運徵斂送納皆準程而節其遲速凡和糴和市皆量其貴賤均天下之貨以利於人凡金銀寶貨綾羅之屬皆折庸調以造凡天下舟車水陸載運皆具爲腳直輕重貴賤平易險澀而爲之制凡天下邊軍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每歲所費皆申度支會計以長行旨爲準

金部郎中一員（從五品上龍朔爲司珍大夫咸亨復）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主事三人（從九品上）令史八人書令史二十一人計史一人掌固四人　郎中員外郎之職掌判天下庫藏錢帛出納之事頒其節制而司其簿領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一尺二寸爲大尺十尺爲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爲龠二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三斗爲大斗十斗爲斛凡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十六兩爲斤凡積秬黍爲度量權衡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用之內外官私悉用大者凡庫藏出納皆行文牓季終會之若承命出納則於中書門下省覆而行之百司應請月俸符牒到所由皆遞覆而行之乃置木契與應出物之司相合凡官私互市物數有制凡縑帛之類有長短廣狹端疋屯綟之差凡賜十段其率絹三疋布三端綿三屯若雜綵十段則絲布二疋紬二疋綾二疋縵四疋若賜蕃客錦綵率十段則錦一張綾二疋縵三疋綿四屯凡遣使覆囚則給時服若諸使經二年不還亦如之凡時服稱一具者全給之一副者減給之正冬之會稱束帛有差者皆賜絹五品已上五疋六品已下三疋命婦視其夫子

倉部郎中二員（從五品上龍朔爲司庾大夫咸亨復也）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主事三人（從九品上）令史九人書令史二十人計史一人掌固四人　郎中員外之職掌判天下倉儲受納租稅出給祿廩之事凡中外文武官品秩有差歲再給之乃置木契一百枚以與出給之司合諸司官人及諸色人應給食者皆給米凡致仕之官五品已上及解官充侍者各給半祿即還官者通計前祿以充後數凡都已東租納含嘉倉自含嘉轉運以實京太倉自洛至陝爲陸運自陝至京爲水運置使以監充之凡王公已下每歲田苗皆有簿書凡義倉所以備歲不足常平倉所以均貴賤也

禮部尚書一員（正三品隋舊龍朔改爲司禮太常伯光宅改爲春官尚書神龍復也）侍郎一員（正四品下名因隋舊改易也）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禮儀祭享貢舉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禮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總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質

正焉。凡舉試之制，每歲仲冬，率與計偕。其科有六：一曰秀才，（試方略策五條，此科取人稍峻，貞觀已後遂絕。）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凡此六科，求人之本，必取精究理實而昇為第。其有博綜兼學，須加甄奬，不得限以常科。其弘文崇文館學生，雖同明經進士，以其資廕全高，試取粗通文義。其郊社齋郎，簡試如太廟齋郎。其國子監大成十二員，取明經及第人聰明灼然者，試日誦千言，并口試，仍策所習業十條通七，然後補充，各授散官，依舊令於學內習業，以通四經為限。

郎中一員，（從五品上。）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隋曰儀曹郎，武德改為禮部郎中，龍朔為司禮大夫，員外為司禮員外，咸亨復。）主事二人，（從八品上。）令史五人，書令史十一人，亭長六人，掌固八人。

郎中、員外郎之職，掌貳尚書侍郎，舉其儀制，而辯其名數。凡五禮之儀，一百五十有二：一曰吉禮，其儀五十有五；二曰賓禮，其儀有六；三曰軍禮，其儀二十有三；四曰嘉禮，其儀五十；五曰凶禮，其儀一十有八。凡元日大陳設於含元殿，服袞冕臨軒，展宮懸之樂，陳歷代寶玉輿輅，備黃麾仗，二王後及百官、朝集使、皇親並朝服陪位。大會之日，陳設如初。凡冬至大陳設如元正之儀，其異者，無諸州表奏祥瑞貢獻。凡元正、冬至大會之明日，百官、朝集使等皆詣東宮慶賀。凡千秋節，御樓設九部之樂，百官袴褶陪位。凡京司文武職事九品已上，每朔望朝參；五品已上及供奉官、員外郎、監察御史、太常博士，每日參。凡諸蕃國來朝，皆設宮懸之樂及黃麾仗；若蕃國使，則減黃麾之半。凡冊皇后、太子、太子妃、諸王、諸王妃、公主，並臨軒冊命，陳設如冬正之儀，訖，皆拜太廟。凡祥瑞，皆辯其名物，有大瑞、上瑞、中瑞，皆有等差。凡太陽虧，所司預奏，其日置五鼓五兵於太社，而不視事，百官各素服守本司，不聽事，過時乃罷。月蝕則擊鼓於所司。若五嶽、四鎮、四瀆崩竭，皆不視事三日。凡二分之月，三公巡行山陵，則太常卿為之副。凡百官拜禮各有差。致敬之士若非連屬應敬之官相見，或自親戚者，各從其私禮。凡樂有五聲、八音、六律、六呂，陳四懸之度，分二舞之節，以和人倫，以調節氣，以享鬼神，以序賓客。凡私家不得設鐘磬。三品已上得備女樂，五品女樂不得過三人。居大功已上喪，受冊及之官，雖有鼓樂，從而不作。凡太廟、太社及諸宮殿門、東宮及一品已下、諸州施戟有差。凡內外百官，皆給銅印，有魚符之制。（並出於門下省。）凡服飾尚黃，旗幟尚赤。天子、皇后、太子已下之服，（事在輿服志也。）凡百寮冠笏、織幰、珂珮，各有差。常服亦如之。凡凶服不入公門。凡授都督、刺史，階未入五品者，並聽著緋珮魚，離任則停。凡文武官赴朝謁府導從，各有差。凡職事官薨卒，有賻贈、柳翣、碑碣，各有制度。

祠部郎中一員，（從五品上。龍朔為司禮大夫，咸亨復。）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主事二人，（從九品上。）令史五人，書令史十一人，亭長六人，掌固八人。

郎中、員外郎之職，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卜筮醫藥、僧尼之事。凡祭祀之名有四：一曰祀天神，二曰祭地祇，三曰享人鬼，四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其差有三：若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宗廟為大祀，（祀天地皆以祖宗配事。）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鎮海瀆、帝社、先蠶、孔宣父、齊太公、諸太子廟為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衆星、山林川澤、五龍祠等及州縣社稷釋奠為小祀。大祀皇帝親祭，則太尉為亞獻，光祿卿為終獻。若有司攝事，則太尉為初獻，太常卿為亞獻。凡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大祀齋官皆於散齋日平明集尚書省受誓誡。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皆祀前習禮沐浴，並給明衣。凡官爵二品已上，祠四廟；五品已上，祠三廟；六品已下達於庶人，祭祖禰而已。凡國有封禪之禮，則依圓丘方澤之神位。凡天下寺有定數，每寺立三綱，以行業高者充。（諸州寺總五千三百五十八所，三千二百三十五所僧，二千一百二十二所尼。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維那一人。）凡僧簿籍三年一造。凡別勅設齋，應行道，並官給料。凡國忌日，兩京大寺各二，以散齋僧尼，文武五品已上、清官七品已上皆集，行香而退，天下州府亦然。凡遠忌日雖不廢務，然非軍務急切，亦不舉事，餘如常式。

膳部郎中一員，（從五品上。龍朔為司膳大夫，咸亨復也。）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主事二人，（從九品上。）令史四人，書令史九人，掌固四人。郎中、員外郎之職，掌邦之祭器、牲豆、酒膳，辨其品數，及藏冰食料之事。

主客郎中一員，（從五品上。隋曰司蕃郎，武德改主客郎中，龍朔為司蕃大夫，咸亨復。）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主事二人，（從九品上。）令史四人，書令史九人，掌固四人。郎中、員外郎之職，掌二王後及諸蕃朝聘之事。二王之後，酅公、介公。凡四蕃之國經朝貢之後，自相誅絕及有罪滅者，蓋三百餘國。今所存者，七十餘蕃。其朝貢之儀，享宴之數，高下之等，往來之

命皆載於鴻臚之職焉
兵部尚書一員(正三品南朝謂之五兵尚書隋曰兵部龍朔改爲司戎太常伯咸亨復也)侍郎二員(正四品下龍朔爲司戎少
常伯咸亨復)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武官選授及地圖與甲仗之政令其屬有四
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總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官
之事由於所屬咸質正焉凡選授之制每歲集於孟冬去王城五百里以上旬
千里之內以中旬千里之外以下旬尚書侍郎分爲三銓(尚書爲中銓侍郎分東西)凡試能
有五(五謂長垛馬步射馬槍步射應對互有優長則可取之)較異有三(三謂驍勇藝及可爲統領之用也)審其功能而定
其留放所以錄才藝備軍國辯虛冒敘勳勞也然後據其資勞量爲注擬(五品已上
送中書門下六品已下量資注定其在軍鎮要籍不得赴選委節度使銓試其等第申省)凡官階注擬團甲進甲皆如吏部
之制凡大選終於季春之月所以約資敘之淺深審才略之優劣軍國之用在
焉 郎中二員(從五品上龍朔爲司戎大夫咸亨復也)員外郎二人(從六品上)主事四人(從六品下)令史三
十人書令史六十人亭長八人掌固十二人 郎中一員掌判帳及天下武官
之階品衛府之名數凡敘階有二十九將軍之階(具於敘目)凡敘階之法一如文散
官之制凡天下之府五百九十有四有上中下並載於諸衛之職凡應宿衛官
各從番第凡千牛備身左右及太子千牛備身皆取三品已上職事官子孫四
品清官子儀容端正武藝可稱者充五考本司隨文武簡試聽選(四品謂諸司侍郎左右庶
子也)凡殿中省進馬取左右衛三衛及高蔭簡儀容可觀者補充簡試同千牛例
僕寺進馬亦如之五品已下七品已上五年多至八年年滿簡送吏部不第者
如初無文聽以武選凡左右衛親衛勳衛翊衛及左右率府親勳翊衛及諸衛
之翊府通謂之三衛擇其資蔭高者爲親衛其次者爲勳衛及率府之親衛又
次者爲翊衛及率府之勳衛又次者爲翊衛及率府之翊衛又次者爲親王府
之執仗執乘量遠邇以定其番第應補之人周親已上有犯刑戮者配令兵部
上下凡諸衛及率府三衛貫京兆河南蒲同華岐陝懷汝鄭等州皆令番上餘
州皆納資凡左右衛之三衛分爲五仗凡王公已下皆有親事帳內限年十八
已下舉諸州率萬人以充之皆限十周年則聽其簡試文理高者送吏部其餘
留本司全下者退還本色凡兵士隸衛各有其名左右衛曰驍騎左右驍衛曰
豹騎左右武衛曰熊渠左右威衛曰羽林左右領軍衛曰射聲左右金吾衛曰
佽飛東宮左右衛率府曰超乘左右司禦率府曰旅賁左右清道率府曰直盪
總名曰衛士皆取六品已下子孫及白丁無職役者點充凡三年一簡點成丁
而入六十而免量其遠邇無定番第凡衛士各立名簿其三年已來征防差遣
仍定優劣爲三第每年正月十日送本府印記仍錄一道送本衛府若有差行
上番折衛府據簿而折之凡差衛士征戍鎮防亦有團伍其善弓馬者爲越騎
團餘爲步兵團主帥已下統領之火十人有六馱馬若父兄子弟不併遣之若
祖父母老疾家無兼丁免征行及番上其居常則皆習射唱大角歌番集之日
府官率而課試凡左右金吾衛有角手諸衛有弩手左右羽林軍有飛騎及左
右萬騎彍騎天下諸軍有健兒皆定其名籍每季上中書門下凡關內有團結
兵秦成岷渭河蘭六州有高麗羌兵黎雅邛翼茂五州有鎮防團結兵天下諸
州差兵募取戶殷丁多人材驍勇選前資官勳官部分強明堪統攝者節級擢
補主帥以領之其義征者別爲行伍不入募人之營凡軍行器物皆於當州分
給之如不足則令自備貧富必以均焉凡諸州軍府應行兵之名簿器物之多
少皆申兵部軍散之日亦錄其存亡多少以申而勘會之凡諸道迴兵粮精之
物衣資之費皆令所在州縣分給之 郎中一人掌判簿以總軍戎差遣之名
數凡天下節度使有八若諸州在節度內者皆受節度焉其福州經略使登州
平海軍則不在節度之內(節度名與所管軍鎮名並見地理志也)凡親王總戎曰元帥文武官總
統者則曰總管以奉使言之則曰節度使有大使副使判官若大使加旌節以
統軍置木契以行凡將帥出行兵滿一萬人已上置長史司馬倉曹兵曹胄曹
等參軍各一人五千人已上減司馬諸軍各置使一人五千人已上置副使一
人一萬人已上置營田副使一人每軍各有倉兵胄三參軍其橫海高陽唐興
恆陽北平等五軍皆本州刺史爲使凡鎮皆有使一人副使一人萬人已上置
司馬倉兵二曹參軍五千人已下減司馬凡諸軍鎮每五百人置押官一人千
人置子總管一人五千人置總管一人凡諸軍鎮使副使已上皆四年一替總
管已下二年一替押官隨兵交替凡諸軍鎮大使副使已下皆有傔人別奏以

從之凡幸三京即東都南北衙皆置左右屯營別立使以統之若在都則京城亦如之凡大將出征皆告廟授鉞辭齊太公廟訖不宿於家臨軍對寇士卒不用命並得專行其罰既捷及軍未散皆會衆而書勞與其費用乃告太廟元帥凱旋之日皆使郊勞有司先獻捷於太廟又告齊太公廟。員外郎一人掌貢舉及雜請之事凡貢舉每歲孟春亦與計偕有二科一曰平射二曰武舉凡科之優劣勳獲之等級皆審其實而受署焉。員外郎一人掌判南曹每歲選人有解狀簿書資歷考課必由之以覈其實乃上三銓進甲則署焉。

職方郎中一員從五品上龍朔為司城大夫也員外郎一員正六品上主事二人從九品上令史四人書令史九人掌固四人。郎中員外郎之職掌天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堠之數辯其邦國都鄙之遠近及四夷之歸化凡五方之區域都邑之廢置疆場之爭訟者舉而正之凡天下上鎮二十中鎮九十下鎮一百三十五上戍十有一中戍八十六下戍二百四十五凡烽堠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其逼邊境者築城置之每烽置帥一人副一人凡州縣城門及倉庫門須有備守

駕部郎中一員從五品上龍朔為司輿大夫也員外郎一人從六品上主事三人從九品上令史十人書令史二十人掌固四人。郎中員外郎之職掌邦國輿輦車乘傳驛廄牧官私馬牛雜畜簿籍辯其出入司其名數凡三十里一驛天下驛凡一千六百三十九而監牧六十有五皆分使統之若畜養之宜孳生之數皆載於太僕之職凡諸衛有承直之馬凡諸司有備運之牛皆審其制以定數焉。

庫部郎中一員從五品上龍朔為司庫大夫也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主事二人從九品上令史七人書令史十五人掌固四人。郎中員外郎之職掌邦國軍州戎器儀仗凡元正冬至陳設并祠祭喪葬所貢之物皆辯其出入之數量其繕造之功以分給焉。

刑部尚書一員正三品隋初改都官尚書又改為刑部龍朔改為司刑太常伯光宅改為秋官尚書神龍復也侍郎一員正四品下龍朔為司刑少常伯。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刑法及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刑部二曰都官三曰比部四曰司門總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咸質正焉。郎中二員從五品上隋曰憲部郎武德為刑部郎中龍朔改為司刑大夫員外郎二員從六品上主事四人從九品上令史十九人書令史二十八人亭長六人掌固十人。郎中員外郎之職掌貳尚書侍郎舉其典憲而辯其輕重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凡律十有二章一名例二禁衛三職制四戶婚五廄庫六擅興七賊盜八鬭訟九詐偽十雜律十一捕亡十二斷獄而大凡五百條令二十有七篇分為三十卷第一至第七曰官品職員八祠九戶十選舉十一考課十二官衛十三軍防十四衣服十五儀制十六鹵簿十七公式十八田十九賦役二十倉庫二十一廄牧二十二關市二十三醫疾二十四獄官二十五營繕二十六喪葬二十七雜令而大凡一千五百四十六條凡格二十四篇式三十三篇以尚書御史臺九寺三監諸軍為目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設範立制格以禁違正邪式以軌物程事乃立刑名之制五焉一笞二杖三徒四流五死笞刑五杖刑五徒刑五流刑三死刑二而斷獄之大典有十惡八議五聽六贓贖配之典具在刑法志凡決死刑皆於中書門下詳覆凡死罪枷而杻婦人及流徒枷而不杻官品及勳散之階第七已上鎖而不枷在京諸司則徒已上送大理杖已下當司斷之若金吾糾獲亦送大理凡決大辟罪在京者行決之司皆五覆奏在外者刑部三覆奏若犯惡逆已上及部曲奴婢殺主者一覆奏凡京城決囚之日減膳徹樂每歲立春後至秋分不得決死刑大祭祀及致齋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斷屠月日及休假亦如之凡犯流罪已下應除免官當未奏身死者免其追奪流移之人皆不得弃放妻妾及私遁還鄉至六載然後聽仕即本犯不應流而特配流者三載已後聽仕其應徒則皆配居作凡禁囚五日一慮凡鞫獄官與被鞫人有親屬讎嫌者皆聽更之凡在京諸司見禁囚每月二十五已前本司錄其所犯及禁時月日以報刑部凡國有赦宥之事先集囚徒於闕下命衛尉樹金雞待宣制訖乃釋之。

都官郎中一員從五品上龍朔改司僕大夫咸亨復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主事二人從九品上令史九人書令史十二人掌固四人。郎中員外郎之職掌配紀隸簿錄俘囚以給衣糧藥療以理訴競雪寃凡公私良賤必周知之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一免為番戶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民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年六十及廢疾雖赦令不該亦並免為番戶七十則免為良人任所樂處而編附之凡初被沒有

伎藝者，各從其能而配諸司；婦人工巧者，入于掖庭；其餘無能，咸隸司農。

比部郎中一員，（從五品上。龍朔為司計大夫。）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主事二人，（從九品上。）令史十四人，書令史二十七人，計史一人，掌固四人。郎中、員外郎之職，掌勾諸司百寮俸料、公廨、贓贖、調斂、徒役課程、逋懸數物，周知內外之經費而總勾之。凡內外官料俸，以品第高下為差。外官以州縣府之上中下為差。凡稅天下戶錢，以充州縣官月料，皆分公廨本錢之利。羈縻州所補漢官，給以當土之物。關監之官，以品第為差，其給以年支輕貨。鎮軍司馬判官俸祿，同京官。鎮戍之官，以鎮戍上中下為差。凡京師有別借食本，每季一申省，諸州歲終而申省，比部總勾覆之。凡倉庫出內，營造傭市，丁匠功程，贓贖賦斂，勳賞賜與，軍資器仗，和糴屯牧，亦勾覆之。

司門郎中一員，（從五品上。龍朔曰司門大夫。）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主事二人，（從九品上。）令史六人，書令史十三人，掌固四人。郎中、員外郎之職，掌天下諸門及關出入往來之籍賦，而審其政。凡關二十有六，為上中下之差。京城四面關有驛道者為上關，餘關有驛道及四面無驛道者為中關，他皆為下關。關所以限中外，隔華夷，設險作固，閑邪正禁者也。凡關呵而不征，司貨賄之出入。其犯禁者，舉其貨，罰其人。凡度關，先經本部本司請過所，在京則省給之，在外則州給之。而雖非所部，有來文者，所在亦給。

工部尚書一員，（正三品。南朝謂之起部，有所營造則置起部尚書，事畢則省之。隋初改置工部尚書。龍朔為司平太常伯，光宅改為冬官尚書，神龍復舊也。）侍郎一員，（正四品下。龍朔為司平少常伯。）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澤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水部。總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咸質正焉。

郎中一員，（從五品上。龍朔為司平大夫也。）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主事二人，（從九品上。）令史十二人，書令史二十一人，亭長六人，掌固八人。郎中、員外郎之職，掌經營興造之衆務。凡城池之修濬，土木之繕葺，工匠之程式，咸經度之。凡京師東都有營繕，則下少府、將作，以供其事。

屯田郎中一員，（從五品上。龍朔為司田大夫也。）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主事二人，（從九品上。）令史七人，書令史十二人，計史一人，掌固四人。郎中、員外郎之職，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凡邊防鎮守，轉運不給，則設屯田，以益軍儲。其水陸腴瘠，播種地宜，功庸煩省，收率等級，咸取決焉。諸屯田役力，各有程數。凡天下諸軍州管屯，總九百九十有二。大者五十頃，小者二十頃。凡當屯之中，地有良薄，歲有豐儉，各定為三等。凡屯皆有屯官、屯副。凡京文武職事官有職分田，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亦準此。凡在京諸司，有公廨田，皆視其品命而審其分給。

虞部郎中一員，（從五品上。龍朔為司虞大夫。）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主事二人，（從九品上。）令史四人，書令史九人，掌固四人。郎中、員外郎之職，掌京城街巷種植、山澤苑囿、草木薪炭供頓、田獵之事。凡採捕漁獵，必以其時。凡京兆、河南二都，其近為四郊，三百里皆不得弋獵採捕。殿中、太僕所管閑廄馬，兩都皆五百里內供其芻藁。其關內、隴右、西使、南使諸牧監馬牛駝羊，皆貯藁及茭草。其柴炭木橦進內及供百官蕃客，並於農隙納之。

水部郎中一員，（從五品上。龍朔為司川大夫。）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主事二人，（從九品上。）令史四人，書令史九人，掌固四人。郎中、員外郎之職，掌天下川瀆陂池之政令，以導達溝洫，堰決河渠。凡舟檝溉灌之利，咸總而舉之。凡天下水泉三億二萬三千五百五十九，其在遐荒絕域，殆不可得而知矣。其江河自西極達于東溟，中國之大川者也。其餘百三十五水，是為中川。其又千二百五十二水，斯為小川也。若涇、洛、汾、濟、漳、淇、淮、漢，皆亘達方域，通濟舳艫，從有之無，利於生人者也。凡天下造舟之梁四，（河則蒲津、大陽、河陽，洛則孝義也。）石柱之梁四，（洛則天津、永濟、中橋，灞則灞橋。）木柱之梁三，（皆渭川便橋、中渭橋、東渭橋也。）巨梁十有一，皆國工修之。其餘皆所管州縣隨時營葺。其大津無梁，皆給船人，量其大小難易，以定其差。

門下省（秦漢初置侍中，曾無臺省之名，自晉始置門下省，南北朝皆因之。龍朔改為東臺，光宅改為鸞臺，神龍復。）

侍中二員，（隋曰納言，又名侍內。武德為納言，又改為侍中。龍朔改東臺左相，光宅元年改為納言，神龍復為侍中。開元元年改為黃門監，五年復為侍中。天寶二年改為左相，至德三年復為侍中。武德定令，侍中正三品，大曆二年十一月九日升為正二品。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永淳二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遂移政事堂於中書省。開元十一年，中書令張說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其政事印改為中書門下之印也。）

侍中之職，掌出納帝命，緝熙皇極，總典吏職，贊相禮儀，以和萬邦，以弼庶務，所謂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凡軍國之務，與中書令參而總焉，坐而論之，舉而行

之此其大較也凡下之通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二曰奏彈三曰露布四曰議五曰表六曰狀皆審署申覆而施行焉凡法駕行幸則負寶而從大朝會大祭祀則板奏中嚴外辦以為出入之節輿駕還宮則請解嚴所以告禮成也凡大祭祀皇帝致齋既朝則請就齋室將奠則奉玉及幣以進盥手則取匜以沃洗爵則酌罍水以奉及贊酌汎齊進福酒以成其禮焉若享宗廟則進瓚而贊酌鬱酒以祼既祼則贊酌醴齊其餘如饗神祇之禮藉田則奉耒以贊事凡諸侯王及四夷之君長朝見則承詔而勞問之臨軒命使冊后及太子則承詔以命之凡制勑慰問外方之臣及徵召者則監其封題若發驛遣使則給其傳符以通天下之信凡官爵廢置刑政損益皆授之於記事之官既書於策則監其記注焉凡文武職事六品已下所司進擬則量其階資校其才用以審定之若擬職不當隨其優屈退而量焉

門下侍郎二員 隋曰黃門侍郎龍朔為東臺侍郎咸亨改為黃門侍郎垂拱改為鸞臺侍郎天寶二年改為門下侍郎乾元元年改為黃門侍郎大曆二年四月復為門下侍郎武德定令中書門下侍郎同尚書侍郎正四品上大曆二年九月勅昇為正三品也 門下侍郎掌貳侍中之職凡政之弛張事之與奪皆參議焉若大祭祀則從升壇以陪禮皇帝盥手則奉巾以進既帨則奠巾于篚奉瓠爵以贊獻凡元正冬至天子視朝則以天下祥瑞奏聞

給事中四員 正五品上隋曰給事郎置四員位次門下侍郎武德定令曰給事中龍朔改為東臺舍人咸亨復 給事中掌陪侍左右分判省事凡百司奏抄侍中審定則先讀而署之以駁正違失凡制勑宣行大事則稱揚德澤褒美功業覆奏而請施行小事則署而頒之凡國之大獄三司詳決若刑名不當輕重或失則援法例退而裁之凡發驛遣使則審其事宜與黃門侍郎給之其緩者給傳即不應給罷之凡文武六品已下授職官所司奏擬則校其仕歷淺深功狀殿最訪其德行量其才藝若官非其人理失其事則白侍中而退量焉若弘文館圖書之繕寫讎校亦課而察之凡天下冤滯未申及官吏刻害者必聽其訟與御史中書舍人同計其事宜而申理之錄事四人 從七品上 主事四人 從八品下 令史十一人書令史二十二人甲庫令史七人傳制八人亭長六人掌固十人修補制勑匠五人

左散騎常侍二人 從三品魏晉置散騎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共平尚書事其後用人或雜江左不置此官或省或置隋初省散騎侍郎置常侍四人從三品掌陪從朝直煬帝又省之武德初以為加官貞觀初置常侍二人隸門下省明慶二年又置二員隸中書省始有左右之號並金蟬珥貂左常侍與侍中左貂右常侍與中書令右貂謂之八貂龍朔為左侍極咸亨復廣德二年五月昇為正三品加置四員興元元年正月左右各加一員貞元四年正月勅依舊四員也 常侍掌侍奉規諷備顧問應對 寶應二年勅左右散騎常侍各置參官兩人令自擇闕奏參與亦置兩人後省

諫議大夫四員 秦漢曰諫大夫光武加議字隋於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員從四品下武德四年勅置四員正五品上龍朔改為正諫大夫神龍復大曆四年勅只四員正五品上龍朔七年三月勅其諫議四員內供奉不得為正員至貞元四年五月十五日勅諫議分為左右加置八員四員隸門下為左會昌二年十一月中書奏隋於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員從四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曆二年門下中書侍郎昇為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官其諫議大夫望昇為正四品下分為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向後與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勅可之 諫議大夫掌侍從贊相規諫諷諭凡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規諫四曰致諫五曰直諫

起居郎二員 從六品上古無其名隋始置起居舍人二員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於門下置起居郎二員明慶中又置起居舍人始與起居郎分在左右龍朔二年改為左史咸亨復天授元年又改為左史神龍復也 楷書手三人 起居郎掌起居注錄天子之言動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之制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書其朔日甲乙以紀曆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旌賞以勸善誅伐黜免以懲惡季終則授之國史焉 自漢獻帝後歷代帝王有起居注著作編之每季為卷送史館也

左補闕二員 從七品上 左拾遺二員 從八品上古無此官名天后垂拱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勅記言書事每切於旁求補闕拾遺宜弘於注擢言共理必藉眾才寄以登賢期之進善宜置左右補闕各二員從七品上左右拾遺各二員從八品上掌供奉諷諫行立次左右史之下仍附于令天授二年二月加置三員通前五員大曆四年補闕拾遺各置內供奉兩員七年五月十一日勅補闕拾遺宜各置兩員也 補闕拾遺之職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于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於下忠孝之不聞于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之

典儀二員 從九品南齊有典儀錄事一員梁有典儀之官後省皇朝又置典儀二人隸門下省初用人皆輕貞觀末李義府為之自是用士人為之 典儀掌殿上贊唱之節及殿廷版位之次凡國有大禮侍中行事及進中嚴外辦之版皆贊相焉

贊者十二人 隋太常鴻臚二寺皆有贊者皇朝因置之隸門下省掌贊唱為行事之節分番上下謂之番官

城門郎四員 從六品上漢有城門校尉掌京城諸門啓閉之節隋改校尉為城門郎置四員從六品皇朝因之也 令史一人書令史二人門僕八百人 門僕晉代有之皇朝隸城門局分番上下掌送管鑰 城門郎掌京城皇城宮殿諸

門啓閉之節奉出納管鑰開則先外而後內闔則先內而後外所以重中禁尊皇居也候其晨昏擊鼓之節而啓閉之凡皇城宮城闔門之鑰先酉而出後戌而入開門之鑰後丑而出夜盡而入京城闔門之鑰後申而出先子而入開門之鑰後子而出先卯而入若非其時而有命啓閉則詣閤覆奏

符寶郎四員從六品上周有典瑞之職秦有符璽令漢曰符璽郎兩漢得秦六璽及傳國璽後代傳之隋置符璽郎二員從六品天后惡璽字改為寶其受命傳國符八璽文並改彫寶字神龍初復為符璽郎開元初又改為符寶從璽文也令史二人書令史三人主寶六人主符三十人主節十八人　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辨其所用有事則請於內既事則奉而藏之八寶一曰神寶所以承百王鎮萬國二曰受命寶所以修封禪禮神祇三曰皇帝行寶答疏於王公則用之四曰皇帝之寶勞來勳賢則用之五曰皇帝信寶徵召臣下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答四夷書則用之七曰天子之寶慰撫蠻夷則用之八曰天子信寶發蕃國兵則用之凡大朝會則捧寶以進于御座車駕行幸則奉寶以從于黃鉞之內凡國有大事則出納符節辨其左右之異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焉一曰銅魚符所以起軍旅易守長二曰傳符所以給郵驛通制命三曰隨身魚符所以明貴賤應徵召四曰木契所以重鎮守慎出納五曰旌節所以委良能假賞罰魚符之制王畿之內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者在內右者在外行用之日從第一為首後事須用以次發之周而後始大事兼勅書小事但降符函封遣使合而行之傳符之制太子監國曰雙龍之符左右各十京都留守曰麟符左二十其右一十有九東方曰青龍之符西方曰騶虞之符南方曰朱雀之符北方曰玄武之符左四右三左者進內右者付外隨身符之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庶官以銅佩以為飾刻姓名者去官而納焉不刻者傳而佩之木契之制太子監國則王畿之內左右各三王畿之外左右各五庶官鎮守則左右各十旌節之制命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請而佩之旌以專賞節以專殺周禮之制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又云道路用旌節卽漢使所持者是也

弘文館後漢有東觀魏有崇文館宋有玄史二館南齊有總明館梁有士林館北齊有文林館後周有崇文館皆著撰文史鳩聚學徒之所也武德初置修文館後改為弘文館後避太子諱改曰昭文館開元七年復為弘文館隸門下省

學士學士無員數自武德已來皆妙簡賢良為學士故事五品已上稱學士六品已上為直學士又有文學直館學士不定員數館中有四部書及圖籍自垂拱已後皆宰相兼領號為館主常令給事中一人判館事學生三十人校書郎二人從九品上令史二人楷書手三十人典書二人搨書手三人筆匠三人熟紙裝潢匠九人亭長二人掌固四人　弘文館學士掌詳正圖籍教授生徒凡朝廷有制度沿革禮儀輕重得參議焉　校書郎掌校理典籍刊正錯謬其學生教授考試如國子學之制焉

中書省秦始置中書謁者漢元帝去謁者二字歷代但云中書後周謂之內史省隋因為內史省置內史監令各一員煬帝改為內書省武德復為內史省三年改為中書省龍朔改為西臺光宅改為鳳閣神龍復為中書省開元元年改為紫微省五年復舊

中書令二員漢魏品第三置監令各一員歷南朝不改隋省監置令二人正三品隋文帝廢三公府寮令中書令與侍中知政事遂為宰相之職隋曰內書令武德曰內史令尋改為中書令龍朔為西臺右相咸亨復為中書令光宅為鳳閣令開元元年改為紫微令五年復為中書令天寶改為右相至德二年復為中書令本正三品大曆二年十一月九日與侍中同昇正二品自後不改也　中書令之職掌軍國之政令緝熙帝載統和天人入則告之出則奉之以釐萬邦以度百揆蓋佐天下而執大政也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二曰制書三曰慰勞制書四曰發勅五曰勅旨六曰論事勅書七曰勅牒皆宣署申覆而施行之凡大祭祀羣神則從升壇以相禮享宗廟則從升阼階親征纂嚴戒勅百寮冊命親賢臨軒則使讀冊若命之于朝則宣而授之凡冊太子則授璽凡制詔宣傳文章獻納皆授之於記事之官武德貞觀故事以尚書省左右僕射各一人及侍中中書令各二人為知政事官其時以他官預議國政者云與宰相參議朝政或云平章國計或云專典機密或云參議政事貞觀十七年李勣為太子詹事特詔同知政事始謂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是僕射常帶此官自餘非兩省長官預知政事者亦皆以此為名永淳中始詔郭正一郭待舉魏玄同等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旨平章事自天后已後兩省長官及同中書門下三品並平章事為宰相其僕射不帶同中書門下三品者但釐尚書省而已總章二年東臺侍郎張文瓘西臺侍郎戴至德等始以同中書門下三品著之入銜自是相承至今永淳二年黃門侍郎劉齊賢知政事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後兩省長官及他官執政未至侍中書令者皆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

中書侍郎二員漢置中書掌密詔有令僕丞郎四官魏曰中書郎晉加侍字隋置內書省改為中書侍郎正四品武德初為內史侍郎三年改為中書侍郎龍朔光宅開元隨省易號至德復為中書侍郎武德定令與尚書侍郎俱第四品大曆二年九月與門下侍郎共昇為正三品也　中書侍郎掌貳令之職凡邦國之庶務朝廷之大政皆參議焉凡臨軒冊命大臣令為之使則持冊書以授之凡四夷來朝臨軒則授其表疏升于西階而奏若獻贄幣則受之以授於所司

中書舍人六員正五品上曹魏於中書置通事一人掌呈奏按章高貴鄉公於通事下加舍人二字晉於中書置舍人通事各一人自魏晉梁諸誥皆出於中書令中書侍郎中書通事舍人但掌呈奏而已或通事有文字書別勅知詔誥至梁武制誥事令舍人掌之衆人去通事二字但云中書舍人

隋曰內史舍人，置八員，掌制誥，品第六，煬帝升五品上，煬帝改內書舍人，置四員。武德初為內史舍人，三年改為中書舍人，龍朔光宅開元隨曹改易。舍人掌侍奉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敕制及璽書冊命，皆按典故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所以重王命也。制敕既行，有誤則奏而正之。凡大朝會，諸方起居，則受其表狀而奏之；國有大事，若大克捷及大祥瑞，百寮表賀亦如之。凡冊命大臣于朝，則使持節讀冊命之。凡將帥有功及有大賓客，皆使勞問之。凡察天下冤滯，與給事中及御史三司鞫其事。凡百司奏議，文武考課，皆預裁焉。主書四人，從七品上。主事四人，從八品上。令史二十五人，書令史五十人，傳制十人，亭長十八人，修補勅匠五十人。

右散騎常侍二員，從三品。右補闕二員，從七品上。右拾遺二員，從八品上。起居舍人二員，從六品上。右常侍補闕拾遺掌事同左省。起居舍人掌修記言之史，錄天子之制誥德音，如記事之制，以記時政損益。季終，則授之於國史。

通事舍人十六人，從六品上。通事舍人，秦謁者之官也，掌賓贊受事，隸光祿勳。晉置舍人、通事各一人，隸中書。東晉曰通事舍人。隋因晉制，置十六人，從六品上，又為通事謁者。武德初，廢謁者臺，改通事謁者為通事舍人，隸四方館，屬中書省也。通事舍人掌朝見引納及辭謝者，於殿廷通奏。凡近臣入侍，文武就列，引以進退，而告其拜起出入之節。凡四方通表，華夷納貢，皆受而進之。凡軍旅之出，則命受慰勞而遣之；既行，則每月存問將士之家，以視其疾苦；凱旋，則郊迓之。皆復命。凡致仕之臣與邦之耆老，時巡問亦如之。令史十人，亭長十八人，掌固二十四人。

集賢殿書院開元十三年置。漢魏已來，職在秘書。梁於文德殿內藏羣書，北齊有文林館學士，後周有麟趾殿學士，皆掌著述。隋平陳之後，寫羣書正副二本，藏于宮中，其餘以實秘書外閣。煬帝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貯書。自漢延嘉至隋，皆秘書掌圖籍，而禁中之書，時或有焉。及太宗在藩府，時有秦府學士十八人，其後弘文、崇文二館皆有。玄宗即位，大校羣書，開元五年於乾元殿東廊下寫四部書，以充內庫，置校定官四人。七年，駕在東都，於麗正殿置修書使。十二年駕在東都，十三年與學士張說等宴於集仙殿，因改名集賢，改修書使為集賢書院學士。其大明宮所置書院，本命婦院屋宇宏敞。永泰九年三月，詔射裴寬等十三人每日於集賢書院待詔。

集賢學士。初定制，以五品已上官為學士，六品已下為直學士。每宰相為學士者，為知院事。常侍一人為副知院事。學士知院事一人。開元初，以褚無量、馬懷素、元行沖相次知乾元殿寫書及在麗正，乃有使名。張說代元行沖，改院為集賢，以說為大學士，知院事。說懇讓大字，詔許之，自是每以宰相一人知院事。副知院事一人。初，宰相張說知院事，以左常侍徐堅為副知院事，因為故事。判院一人。初在乾元殿刊正官一人判事，其後因之。押院中使一人。自乾元殿寫書則置，掌出入宣進奏，兼領中官監宋院門，掌同官禁。侍講學士。開元初，褚无量、馬懷素侍講禁中，名為侍讀。其後康子元為侍講學士。修撰官，校理官。並無常員，以官人兼之。待制官。古之待詔，金馬門是。留院官，檢討官。皆以學士別勅留之。孔目官一人，專知御書典四人，並開元五年置。知書官八人。開元五年置，掌分四庫書。書直寫御書一百人，搨書六人，書直八人，裝書直十四人，造筆直四人。並開元六年置。集賢學士之職，掌刊緝古今之經籍，以辯明邦國之大典。凡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則承旨而徵求焉。其有籌策之可施於時，著述之可行於代者，較其才藝而考其學術，而申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課于內，歲終則考最於外。

史館歷代史官，隸秘書省著作局，皆著作郎掌修國史。武德因隋舊制。貞觀三年閏十二月，始移史館於禁中，在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國史，自是著作郎始罷史職。及大明宮初成，置史館於門下省之南，館門下東西有棗樹七十四株，無雜樹。開元二十五年三月，右相李林甫以中書地切樞密，記事者官宜附近，史官尹愔奏移史館於中書省北，以舊尚藥院充館也。史官古者天子諸侯皆有史官，以紀言動曆數之事。至後漢明帝，召當時名士入東觀，撰光武紀，而史官因以他官兼之。魏明帝始置著作郎，專掌國史，隸中書。晉改隸秘書省，因而不改。貞觀年修五代史，移史館於禁中，史官無常員，如有修撰大事，則用他官兼之，事畢日停。監修國史。貞觀已後，多以宰相監修國史，遂成故事也。修撰直館。天寶已後，他官兼領史職者，謂之史館修撰，初入為直館也。元和六年，宰相裴洎奏登朝官領史職者並為修撰，未登朝官入館者並為直館。修撰中以一人官高者判館事，其餘名目並請不置。從之。楷書手二十五人，典書四人，亭長二人，掌固六人，裝潢直一人，熟紙匠六人。史官掌修國史，不虛美，不隱惡，直書其事。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廢興之政，皆本於起居注、時政記，以為實錄，然後立編年之體，為褒貶焉。既終藏之于府。

知匭使天后垂拱元年置，以達寃滯。其制一房四面，各以方色，東曰延恩，西曰申寃，南曰招諫，北曰通玄，所以申天下之寃滯，達萬人之情狀。古者旗諫木之意也。天寶九年，改匭為獻納，乾元元年復名匭。垂拱已來，常以諫議大夫及補闕、拾遺一人充使，受納訴狀，每日暮進內，而晨出之也。

翰林院天子在大明宮，其院在右銀臺門內。在興慶宮，院在金明門內。若在西內，院在顯福門。若在東都、華清宮，皆有待詔之所。其待詔者，有詞學、經術、合練、僧道、卜祝、術藝、書奕，各別院以廩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詞學。武德、貞觀時，有溫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許敬宗、褚遂良，永徽後有許敬宗、上官儀，皆召入禁中驅使，未有名目。乾封中，劉懿之、劉禕之、周思茂、元萬頃、范履冰皆以文詞召入待詔，常於北門候進止，時號北門學士。天后時，蘇味道、韋承慶皆待詔禁中。中宗時，上官昭容獨當書詔之任。睿宗時，薛稷、賈膺福、崔湜又代其任。玄宗即位，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張垍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王者尊極，一日萬機，四方進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詔從中出。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故嘗簡當代士人，以備顧問。至德已後，天下用兵，軍國多務，深謀密詔，皆從中出。尤擇名士，翰林學士得充選者，文士為榮。亦如中書舍人例置學士六人，內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所以獨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

雖其選貞元已後爲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

內教坊武德已來置於禁中以按習雅樂以中官人充使則天改爲雲韶府神龍復爲教坊

習藝館本名內文學館選宮人有儒學者一人爲學士教習宮人則天改爲習藝館又改爲翰林內教坊以事在禁中故也

祕書省隸中書之下漢代藏書之所有延閣廣內石渠之藏又御史中丞在殿內掌蘭臺祕書圖籍後漢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祕書監屬太常寺掌禁中圖書祕文後併入中書至晉惠帝別置祕書寺掌中外二閣圖書梁武改寺爲省龍朔改爲蘭臺光宅改爲麟臺神龍復爲祕書省

祕書監一員從三品監之名後漢桓帝置晉不改後周謂之外史下大夫隋爲祕書監從第三品煬帝改爲祕書令武德復爲監龍朔改爲蘭臺太史天授改爲麟臺監神龍復爲祕書監也 少監二員從四品上少監隋煬帝置龍朔改爲蘭臺侍郎天授爲麟臺少監神龍復爲祕書少監比置一員太極初增置一員也 丞一員從五品上魏武帝置丞二人隋置一人正第五品也 祕書監之職掌邦國經籍圖書之事有二局一曰著作二曰太史皆率其屬而修其職少監爲之貳丞掌判省事

祕書郎四員從九品上 校書郎八人正九品上 正字四人正九品下 主事一人從九品上 令史四人 書令史八人 楷書手八十人 亭長六人 掌固八人 祕書郎掌甲乙丙丁四部之圖籍謂之四庫經庫類十史庫類十三子庫類十四集庫類三事在經籍志

著作局龍朔爲司文局

著作郎二人從五品上龍朔爲司文郎中咸亨復也 佐郎四人從六品上 校書郎二人正九品上 正字二人正九品下 楷書手五人 掌固四人 著作郎佐郎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與佐郎分判局事也

司天臺舊太史局隸祕書監龍朔二年改爲祕閣局久視元年改爲渾儀監景雲元年改爲太史監復爲太史局隸祕書乾元元年三月十九日勅改太史監爲司天臺改置官屬舊置於子城內祕書省西今在永寧坊東南角也

監一人從三品本太史局令從五品下乾元元年改爲監升從三品一如殿中祕書品秩也 少監二人本曰太史丞從七品下乾元升爲少監與諸司少監同品也 太史令掌觀察天文稽定曆數凡日月星辰之變風雲氣色之異率其屬而占候之其屬有司曆二人掌造曆保章正一人掌教曆生四十一人監候五人掌候天文觀生九十人掌晝夜司候天文氣色

靈臺郎二人掌教習天文氣色 挈壺正二人掌知漏刻司辰七十人漏刻典事二十二人漏刻博士九人漏刻生三百六十人典鐘一百一十二人典鼓八十八人楷書手二人亭長掌固各四人自乾元元年別置司天臺改置官吏不同太司局舊數今據司天職掌書之也凡玄象器物天文圖書苟非其任不得預焉每季錄所見災祥送門下中書省入起居注歲終總錄封送史館每年預造來年曆頒于天下

五官正五員正五品乾元元年置五官有春夏秋冬中五官之名 丞二員正七品 主簿二員正七品 定額直五人 五官靈臺郎五員正七品舊靈臺郎正八品下掌觀天文之變而占候之凡二十八宿分爲十二次事具天文志也 五官保章正員五員正七品 五官司曆五員正八品舊司曆二人從九品上國之曆法造曆以頒四方其曆有戊寅麟德神龍曆大衍曆天下之測量之處分至表準其詳可載故參考星度權驗晷影各有典掌 五官監候五員正八品 五官挈壺正五員正九品 五官司辰十五員正九品舊挈壺正二員從八品下司辰十七人正九品下皆掌轄漏刻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以告中星昏明之候也 五官禮生十五人 五官楷書手五人 令史五人 漏刻博士二十人漏刻之法孔壺爲漏浮箭爲刻其箭四十有八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冬至之日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分秋分之時晝夜各五十刻秋分之後減晝益夜凡九日加一刻春分已後減夜益晝九日減一刻二至前後加減遲用日多二分之間加減速用日少候夜以爲更點之節每夜分爲五更每更分爲五點更以擊鼓爲節點以擊鐘爲節也 典鐘典鼓三百五十人 天文觀生九十人 天文生五十人 曆生五十五人 漏生四十人 視品十人已上官吏皆乾元元年隨監司新置也

舊唐書卷四十三

舊唐書卷四十三考證

職官志二王之女封縣主視正二品○新書從二品.

考功令史十三人○新書十五人.

書令史二十五人○新書三十人.

倉部郎中二員○新書一員.

令史九人書令史二十人○九人新書作十二人二十人新書作二十三人.

祠部令史五人書令史十一人○五人新書作六人十一人新書作十三人.

駕部主事三人○新書二人.

書令史二十人○新書二十四人.

刑部員外郎二員○新書一員通考同舊書.

比部主事二人○新書四人.

工部主事二人○新書三人.

門下省給事中令史十一人書令史二十二人甲庫令史七人傳制八人掌固
十人○十一人新書作二十二人二十二人新書作四十三人七人新書作
十三人八人新書作二人十人新書作十四人.

符寶郎一曰神寶所以承百王鎭萬國○新書車服志藏而不用.

八曰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新書車服志皆泥封.

二曰傳符○新書車服志傳信符.

弘文館學生三十人○新書三十八人.

楷書手三十人裝潢匠九人掌固四人○三十人新書作十二人九人新書作
八人四人新書作二人.

中書省右補闕二員右拾遺二員○新書皆六員.

集賢殿書院書直寫御書一百人○新書九十人.

知匭使乾元元年復名曰匭○新書在至德元載.

祕書監祕書郎四員○新書三員.

舊唐書卷四十三考證

舊唐書卷四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職官三第二十四

御史臺秦漢曰御史府後漢改爲憲臺魏晉宋改爲蘭臺梁陳北朝咸曰御史臺武德因之龍朔二年改名憲臺咸亨復光宅元年分臺爲左右號曰左右肅政臺左臺專知京百司右臺按察諸州神龍復爲左右御史臺延和年廢右臺先天二年復置十月又廢也

大夫一員正三品秦漢之制御史大夫副丞相爲三公之官魏晉之後多不置大夫以中丞爲臺主隋諱中復大夫降爲正四品武德令改爲從三品龍朔改爲大司憲咸亨復爲大夫光宅分臺爲左右置左右臺大夫及廢右臺去左右字本從三品會昌二年十二月勅大夫秦爲正卿漢爲副相漢末改爲大司空與丞相俱爲三公掌邦國刑憲肅正朝廷其任既重品秩宜峻準六尚書例昇爲正三品著之於令 中丞二員正四品下漢御史臺有二丞掌殿內秘書謂之中丞漢末改爲御史長史後漢復爲中丞後魏改爲中尉正北齊復曰中丞後周曰司憲中大夫隋諱中改爲持書御史爲從五品武德因之貞觀末避高宗名改持書御史爲中丞置二員龍朔改爲司憲大夫咸亨復爲中丞本正五品上會昌二年十二月勅中丞爲大夫之貳緣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爲憲臺長今九寺少卿及諸少監國子司業京北少尹並府寺省監之貳皆爲四品唯中丞官品秩未崇可昇爲正四品下與丞郎出入迭用著之於令

大夫中丞之職掌持邦國刑憲典章以肅正朝廷中丞爲之貳凡天下之人有稱寃而無告者與三司訊之凡中外官寮之事應彈劾者御史言於大夫大事則方幅奏彈之小事則署名而已若有制使覆囚徒則與刑部尚書參擇之凡國有大禮則乘輅車以爲導

侍御史四員從六品下御史之名周官有之亦名柱下史秦改爲侍御史後周曰司憲中士隋爲侍御史品第七武德品第六也 掌糾舉百寮推鞫獄訟侍御史年深者一人判臺事知公廨雜事次一人知西推一人知東推也凡有別付推者則按其實狀以奏若尋常之獄推訖斷于大理凡事非大夫中丞所劾而合彈奏者則具其事爲狀大夫中丞押大事則冠法冠衣朱衣纁裳白紗中單以彈之小事常服而已凡三司理事則與給事中中書舍人更直直於朝堂受表若三司所按而非其長官則與刑部郎中員外大理司直評事往訊之

主簿一人從七品下 錄事二人從九品下 主簿掌印及受事發辰勾檢稽失兼知官廚及黃卷

主事二人令史十七人書令史二十三人

殿中侍御史六人從七品下 令史八人書令史十八人 殿中侍御史掌殿廷供奉之儀式凡冬至元正大朝會則具服升殿若郊祀巡幸則於鹵簿中糾察非違具服從於旌門視文物有所虧闕則糾之凡兩京城內則分知左右巡各察其所巡之內有不法之事

監察御史十員正八品上貞觀初馬周以布衣進用太宗令於監察御史裏行自此因置裏行之名龍朔元年以王本立爲監察裏行也

監察掌分察巡按郡縣屯田鑄錢嶺南選補知太府司農出納監決囚徒監祭祀則閱牲牢省器服不敬則劾祭官尚書省有會議亦監其過謬凡百官宴會習射亦如之

殿中省魏初置殿中監隋初改爲殿中局煬帝改爲殿內省武德改爲殿中省龍朔改爲中御府咸亨復爲殿中省

監一員從三品魏初置品第三梁品第三隋品第四武德品第三也 少監二員從四品上 丞二人從五品上 主事二人從九品上 令史四人書令史十二人亭長掌固各八人 殿中監掌天子服御之事總領尚食尚藥尚衣尚舍尚乘尚輦六局之官屬備其禮物供其職事少監爲之貳凡聽朝則率其屬執繖扇以列於左右凡大祭祀則進大珪鎮珪於壇門之外既事受而藏之凡行幸則侍奉於仗內驂乘以從若元正冬至大朝會則有進爵之禮丞掌副監事兼勾檢稽失省署抄目主事掌印及知受事發辰

尚食局奉御二人正五品下隋初爲典御又改爲奉御 直長五人正七品上 食醫八人正九品下 奉御掌羞其儲供辨名數直長爲之貳若進御必辨其時禁春肝夏心秋肺冬腎四季之月脾王皆不可食當進必先嘗正至大朝會饗宴與光祿大夫視其品秩之差其賜王公賓客亦如之諸陵月享則視膳而獻之食醫掌率主食王膳以供其職

尚藥局奉御二人正五品下 直長四人正七品上 書吏四人侍御醫四人從六品上 主藥十二人藥童三十人司醫四人正八品下 醫佐八人正八品下 按摩師四人咒禁師四人合口脂匠四人掌固四人 奉御掌合和御藥及診候方脈之事直長爲之貳凡藥有上中下三品上藥爲君中藥爲臣下藥爲佐合造之法一君三臣九佐別人五藏分其五味有湯丸膏散之用診脈有寸關尺之三部醫之大經凡合和與監視其分劑藥成嘗而進焉侍御醫掌診候調和主藥藥童主刮削擣篩

尚衣局奉御二人從五品上 直長四人正七品下 書令史三人書吏四人主衣十六人掌固四人 奉御掌衣服詳其制度辨其名數直長爲之貳凡天子之制冕十有三一大裘冕二袞冕三鷩冕四毳冕五繡冕六玄冕七通天冠八武弁九弁服

十介幘。十一白紗帽。十二平紗幘。十三翼善冠。事具輿服志。凡天子之大珪曰珽，長尺。鎮珪長尺有二寸。若有事於郊丘社稷，則出之於內，將享，至于中壝門，則奉鎮珪于監而進之，既事，受而藏之。凡大朝會，則設案服舉而徹之。

尚舍局：奉御二人，從五品上。直長六人，正七品下。書令史三人，書吏七人，掌固十人，幕士八十人。奉御掌殿廷張設，湯沐燈燭灑掃之事，直長為之貳。凡行幸，預設三部帳幕。有古帳、大帳、次帳、小次帳、小帳，凡五等之帳，為三部。其外置排城，以為蔽扞。排城連板為之，板上畫辟邪猛獸，表裏皆漆。凡大祭祀有事於郊壇，則先設行宮於壇之東南向，隨地之宜。將祀三日，則設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外道北，南向而設坐。若有事於明堂太廟，則設大次於東門，如郊壇之制。凡致齋，則設幄於正殿西序及室內，俱東向，張於楹下。凡元正、冬至大朝會，則設斧扆於正殿。施蹋席、薰爐。朔望受朝，則施幄於正殿，帳裙頂帶，方闊一丈四尺也。

尚乘局：奉御二人，從五品上。直長一人，正七品下。奉乘十八人，正九品下。習馭五十人，掌閑五十人，獸醫七十人，進馬六人，正七品下。司庫一人，正九品下。司廩二人，正九品下。書令史一人，書吏十四人。奉御掌內外閑廄之馬，辨其麤良，而率其習馭。直長為之貳。一曰左右飛黃閑，二曰左右吉良閑，三曰左右龍媒閑，四曰左右騊駼閑，五曰左右駃騠閑，六曰左右天苑閑。開元時，仗內六閑，曰飛龍、祥麟、鳳苑、鵷鸞、吉良、六羣等，號六廄馬。凡秣馬給料，以時為差。凡外牧進良馬，印以三花飛風之字而為志。奉乘掌率習馭、掌閑、駕士及秣飼之法。司庫掌鞍轡乘具，司廩掌槀秸出納，獸醫掌療馬病。初，尚乘局掌六閑馬，後置內外閑廄使，專掌御馬。開元初，以尚乘局隸閑廄使，乃省尚乘，其左右六閑及局官，並隸閑廄使領之也。進馬，舊儀，每日尚乘以廄馬八疋，分為左右廂，立於正殿側宮門外，候仗下即散。若大陳設，即馬在樂懸之北，與大象相次。進馬二人，戎服執鞭，侍立於馬之左，隨馬進退。雖名管殿中，其實武職，用吏部選擇，一如千牛備身。天寶八載，李林甫用事，罷立仗馬，亦省進馬官。十二載，楊國忠當政，復立仗馬及進馬官。乾元復省，上元復置也。

尚輦局：奉御二人，從五品上。直長四人，正七品下。尚輦二人，正九品下。書令史二人，書吏四人，掌扇六人，掌翰二十四人，主輦三十二人，奉輿十二人，掌固四人。奉御掌輿輦繖扇，分其次序而辨其名數，直長為之貳。凡大朝會，則陳于廷；大祭祀，則陳于廟。凡大朝會，則繖二翰一，陳之于廷。孔雀扇一百五十有六，分居左右。舊翟扇尾，開元年初改為繡孔雀。若常聽朝，皆去扇，左右各留其三，以備常儀。

內官

妃三人，正一品。周官三夫人之位也。隋依周制，立三夫人。武德立四妃：一貴妃，二淑妃，三德妃，四賢妃，位次后之下。玄宗以為后妃四星，其一正后，不宜更有四妃，乃改定三妃之位：惠妃一，麗妃二，華妃三。下有六儀、美人、才人四等，共二十人，以備內官之位也。三妃佐后，坐而論婦禮者也。其於內則，無所不統，故不以一務名焉。六儀六人，正二品。周官九嬪之位也。掌教九御四德，率其屬以贊導后之禮儀。美人四人，正三品。周官二十七世婦之位也。掌率女官修祭祀賓客之事。才人七人，正四品。周官八十一御女之位。掌敘宴寢，理絲枲，以歲獻功。

宮官六尚如六尚書之職掌。

尚宮二人，正五品。司記二人，正六品。典記二人，正七品。掌記二人，正八品。女史六人。司言二人，正六品。典言二人，正七品。掌言二人，正八品。女史四人。司簿二人，正六品。典簿二人，正七品。掌簿二人，正八品。女史六人。司闈六人，正六品。典闈六人，正七品。掌闈六人，正八品。女史四人。尚宮職掌導引中宮，總司記、司言、司簿、司闈四司之官屬。凡六尚書物出納文簿，皆印署之。司記掌印，凡宮內諸司簿書出入目錄，審而付行焉。典記佐之，女史掌執文書。司言掌宣傳啟奏。司簿掌宮人名簿廩賜。司闈掌宮闈管籥。

尚儀二人，正五品。司籍二人，正六品。典籍二人，正七品。掌籍二人，正八品。女史十人。司樂四人，正六品。典樂四人，正七品。掌樂二人，正八品。女史二人。司賓二人，正六品。典賓二人，正七品。掌賓二人，正八品。司贊二人，正六品。典贊二人，正六品。掌贊二人，正六品。女史二人。尚儀之職，掌禮儀起居，總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四司之官屬。司籍掌四部經籍、筆札、几案。司樂掌率樂人習樂、陳懸、拊擊、進退。司賓掌賓客朝見、宴會、賞賜。司贊掌朝見宴會贊相。

尚服二人，正五品。司寶二人，正六品。典寶二人，正七品。掌寶二人，正八品。女史四人。司衣二人，正六品。典衣二人，正七品。掌衣二人，正八品。女史四人。司飾二人，正六品。典飾二人，正七品。掌飾二人，正八品。女史四人。司仗二人，正六品。典仗二人，正七品。掌仗二人，正八品。女史二人。尚服之職，掌供內服用采章之數，總司寶、司衣、司飾、司仗四司之官屬。司寶掌瑞寶、符契、圖籍。司衣掌衣服首飾。司飾掌膏沐巾櫛。司仗掌司儀仗衛。

尚食二人，正五品。司膳四人，正六品。典膳四人，正七品。掌膳四人，正八品。掌醖二人，正八品。

女使四人。司醞二人，正七品。典醞二人，正七品。女使二人。司藥二人，正六品。典藥二人，正七品。掌藥二人，正八品。女史四人。司饎二人，正六品。典饎二人，正七品。掌饎二人，正八品。女史四人。尚食之職，掌供膳羞品齊之數，總司膳、司醞、司藥、司饎四司之官屬。凡進食先嘗之。司膳掌制烹煎和。司醞掌酒醴酏飲。司藥掌方藥。司饎掌給宮人廩餼飯食薪炭。

尚寢二人，正五品。司設二人，正六品。典設二人，正七品。掌設二人，正八品。女史四人。司輿二人，正六品。典輿二人，正七品。掌輿二人，正八品。女史二人。司苑二人，正六品。典苑二人，正七品。掌苑二人，正八品。女史二人。司燈二人，正六品。典燈二人，正七品。掌燈二人，正八品。女史二人。尚寢之職，掌燕寢進御之次序，總司設、司輿、司苑、司燈四司之官屬。司設掌幃帳茵席掃灑張設。司輿掌輿輦繖扇羽儀。司苑掌園苑種植蔬菓。司燈掌燈燭。

尚功二人，正五品。司製二人，正六品。典製二人，正七品。掌製二人，正八品。女史二人。司珍二人，正六品。典珍二人，正七品。掌珍二人，正八品。女史六人。司綵二人，正六品。典綵二人，正七品。掌綵二人，正八品。女史二人。司計二人，正六品。典計二人，正七品。掌計二人，正八品。女史二人。尚功之職，掌女功之程課，總司製、司珍、司綵、司計四司之官屬。司製掌衣服裁縫。司珍掌寶貨。司綵掌繒錦絲枲之事。司計掌支度衣服飲食薪炭。

宮正一人，正五品。司正二人，正六品。典正二人，正七品。女史四人。宮正之職，掌戒令糺禁謫罰之事。司正、典正佐之。右唐制，定宮官六尚書二十四司職事官，以備內職之數。

內侍省。星經有宦者四星，在天市垣帝坐之西。周官有巷伯、寺人之職，皆內官也。前漢宮官多用士人，後漢始用宦者為宮官。晉置大長秋，卿為後宮官，以宦者為之。隋為內侍省，煬帝改為長秋監，武德復為內侍省。龍朔改為內侍監，光宅改為司宮臺，神龍復為內侍省也。

內侍二員，從四品上。漢魏曰長秋卿，梁曰大長秋，北齊曰中侍中，後周曰司內上士，隋曰內侍，置二人。煬帝曰長秋令，正四品。武德復為中侍中，官之貴極于此矣。若有殊勳懋績，則有拜大將軍者，仍兼內侍之官。德宗置左右神策、威遠等禁兵，命中官掌之，每軍置中尉一人，宦者為之。自李輔國、魚朝恩之後，京師兵柄歸於內官，號左右軍中尉。將兵於外者，謂之觀軍容使。而天下軍鎮節度使，皆內官一人監之，事具宦者傳也。內常侍六人。正五品下。漢代謂之中常侍。內侍之職，掌在內侍奉，出入宮掖，宣傳之事。總掖廷、宮闈、奚官、內僕、內府五局之官屬。內常侍為之貳。凡皇后祭先蠶，則相儀。后出則為之夾引。

內給事八人，從五品下。主事二人，從九品下。令史八人，書令史十六人。內給事掌判省事。凡元正、冬至群臣朝賀中宮，則出入宣傳。凡宮人衣服費用，則具其品秩，計其多少，春秋二時宣送中書。

內謁者監六人，正六品下。內謁者十二人，從八品下。內寺伯二人，正七品下。內謁者監掌內宣傳。凡諸親命婦朝會，所司籍其人數送內侍省，內謁者掌諸親命婦朝集班位。內寺伯掌糺察諸不法之事。歲大儺，則監其出入。

掖廷局：令二人，從七品下。丞三人，從八品下。宮教博士二人，從九品下。監作四人，從九品下。計史二人。書令史八人。掖廷令掌宮禁女工之事。凡宮人名籍，司其除附。公桑養蠶，會其課業。丞掌判局事。博士掌教習宮人書算衆藝。監作掌監當雜作。

宮闈局：令二人，從七品下。丞二人，從八品下。書令史三人。書吏六人。內閽人二十人，內掌扇十六人，內給使無常員。宮闈局令掌侍奉宮闈，出入管鑰。凡大享太廟，帥其屬詣于室，出皇后神主，置於輿而登座焉。既事，納之。凡宮人無官品者，稱內給使。若有官及經解免應敘選者，得令長上，其小給使學生五十人，皆總其名籍，以給其粮廩。丞掌判局事。內給事掌諸門進物出納之曆。

奚官局：令二人，正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書令史三人。書吏六人。藥童四人。奚官令掌奚隸工役宮官品命。丞為之貳。凡宮人有疾病，則供其醫藥。死亡，則供其衣服，各視其品命。仍於隨近寺觀為之修福。雖無品，亦如之。凡內命婦五品已上亡，無親戚於墓側，三年內取同姓中男一人，以時主祭，無同姓，則所司春秋以少牢祭之。

內僕局：令二人，正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書令史二人。書吏四人。駕士二百人。內僕令掌中宮車乘出入導引。丞為之貳。凡中宮有出，則令居左，丞居右，而夾引之。凡皇后之車有六，事在輿服志。

內府局：令二人，正九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書令史二人。書吏四人。內府令掌中藏寶貨給納名數。丞為之貳。凡朝會五品已上賜絹帛金銀器於殿廷者，並供之。諸將有功，并蕃酋辭還，亦如之。

太常寺（古曰秩宗，秦曰奉常，漢高改為太常，梁加寺字，後代因之。）

卿一員。（正三品。梁置十二卿，太常卿為一。隋品第三。龍朔二年改奉常，光宅改為司禮卿，神龍復為太常卿也。）少卿二人。（正四品。隋置少卿二人，從四品。武德置一人，貞觀加置一員。）太常卿之職，掌邦國禮樂郊廟社稷之事，以八署分而理之：一曰郊社，二曰太廟，三曰諸陵，四曰太樂，五曰鼓吹，六曰太醫，七曰太卜，八曰廩犧，總其官屬，行其政令。少卿為之貳。凡國有大禮，則贊相禮儀；有司攝事，則為之亞獻，率太樂官屬，宿設樂縣，以供其事。讌會亦如之。若三公行園陵，則為之副，公服乘輅，備鹵簿而奉其禮。若大祭祀，則先省牲器。凡太卜占國之大事及祭祀卜日，皆往涖之於太廟南門之外。凡仲春薦冰及四時品物甘滋新成者，皆薦焉。凡有事於宗廟，少卿帥太祝齋郎入薦香燈，整拂神幄，出入神主；將享，則與良醞令實罇罍。凡備大享之器服，有四院：（一曰天府院，二曰御衣院，三曰樂縣院，四曰神廚院。）

丞二人。（從五品上。）主簿二人。（從七品上。）錄事二人。（從九品下。）府十二人，史二十三人，博士四人，（從七品上。）謁者十人，贊引二十人，太祝六人，（正九品上。）祝史六人，奉禮二人，（從九品上。）贊者十六人，協律郎二人，（正八品上。）奉長八人，掌固十二人，太廟齋郎，京都各一百三十人，太廟門僕，京都各三十人。　丞掌判寺事。凡大饗太廟，則修七祀於太廟西門之內。若祫享，則兼修配享功臣之禮。主簿掌印，勾檢稽失，省署抄目。錄事掌受事發辰。博士掌五禮之儀式，本先王之法制，適變隨時而損益焉。凡大祭祀及有大禮，則與鄉導贊其儀。凡公已下擬謚，皆迹其功行，為之褒貶。無爵稱子。養德丘園，聲實明著，則謚曰先生。大行大名，小行小名之。（古有周書謚法、大戴禮謚法，漢劉熙謚法一卷，晉張靖謚法兩卷，又有廣謚法一卷，梁沈約總聚古今謚法，凡有一百六十五稱也。）若大祭祀，卿省能器，謁者為之導。若小祀及公卿大夫有嘉禮，亦命謁者以贊之。太祝掌出納神主于太廟之九室，而奉享薦禘祫之儀。凡國有大祭祀，凡郊廟之祝版，先進取署，乃送祠所。將事則跪讀祝文，以信于神。禮成而焚之。凡大祭祀，卿省牲而告充。凡祭天及日月星辰之玉帛，則焚之；祭地及社稷山岳，則瘞之；海瀆則沉之。奉禮郎掌朝會祭祀君臣之版位。凡樽卣之制，十有四；祭則陳之。祭器之位，簠簋為前，甀鉶次之，籩豆為後。大凡祭祀朝會，在位者拜跪之節，皆贊導之；贊者承傳焉。又設牲牓之位，以成省牲之儀。凡春秋二仲，公卿巡陵，則主其威儀鼓吹之節而相禮焉。協律郎掌和六呂六律，辨四時之氣，八風五音之節。凡太樂則監試之，為之課限。若大祭祀饗宴奏于廷，則升堂執麾以為之節，則舉麾工鼓柷而後樂作，偃麾戛敔而後止。

兩京郊社署：令各一人，（從七品下。）丞一人，（從八品上。）府二人，史四人，典事三人，掌固五人，門僕八人，齋郎一百一十人。　郊社令掌五郊社稷明堂之位，祠祀祈禱之禮。丞為之貳。凡大祭祀，則設神坐於壇上而別其位，立燎壇而先積柴。凡有合朔之變，則置五兵於太社，以朱絲縈之，以俟變過時而罷之。

諸陵署：令一人，（從五品上。）錄事一人，府二人，史四人，主衣四人，主輦四人，主藥四人，典事三人，掌固二人，陵戶乾陵橋陵昭陵四百人，獻陵定陵恭陵三百人。　陵令掌先帝山陵，率戶守衛之。丞為之貳。凡朔望元正冬至，皆修享於諸陵。凡功臣密戚陪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為左右列。

諸太子陵：令各一人，（從八品下。）丞一人。（從九品下。）

太樂署：令一人，（從七品下。）丞一人，（從八品下。）府三人，史六人，樂正八人，（從九品下。）典事八人，掌固八人，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　太樂令調合鍾律，以供邦國之祭祀享宴。丞為之貳。凡天子宮縣鍾磬，凡三十六簴。（鎛鍾十二，編鍾十二，編磬十二，共為三十六架。東方西方，磬簴起北，鍾簴次之。南方北方，磬簴起西，鍾簴次之。鎛鍾在編縣之間，各依辰位。四隅建鼓，左柷右敔。又設笙竽笛簫篪塤，係於編鍾之下；偶歌琴瑟箏筑，係於編磬之下。其在殿廷前，則加鼓吹十二案於建鼓之外，羽葆鼓、大鼓、金錞、歌簫、笳置於其上。又設登歌鍾磬、節鼓、琴瑟、箏筑於堂上，笙和簫篪於堂下。太子之廷，陳軒縣，去其南面。其鎛鍾、編鍾、編磬各三，凡九簴，設於辰丑申之位，三建鼓亦如之。凡宮縣之作，則奏文武舞，事在音樂志也。）凡大宴會，則設十部伎。凡大祭祀朝會用樂，辨其曲度章服，而分始終之次。有事於太廟，每室酌獻，各用舞。（事具音樂志。）凡祀昊天上帝及五方大明夜明之樂，皆六成；祭皇地祇神州社稷之樂，皆八成；享宗廟之樂，皆九成；其餘祭祀，三成而已。（五音有成數，觀其數而用之也。）凡習樂立師以教，每歲考其師之課業，為上中下三等，申禮部；十年大校之，量優劣而黜陟焉。凡樂人及音聲人應教習，皆著簿籍，覈其名數，分番上下。

鼓吹署：令一人，（從七品下。）丞三人，（從八品下。）府三人，史六人，樂正四人，（從九品下。）典事四人，掌固四人。　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調習之節，以備鹵簿之儀。丞為之貳。凡大駕行

幸，鹵簿則分前後二部以統之。法駕則三分減一，小駕則減大駕之半。皇太后、皇后出，則如小駕之例。皇太子鼓吹亦有前後二部，親王已下各有差。凡駕行幸，有夜警晨嚴之制。（大駕夜警十二曲，晨嚴三通。太子、諸王、公、卿已下，警嚴有差。）凡合朔之變，則率工人設五鼓於太社。大儺，則帥鼓角以助侲子唱之。

太醫署：令二人，從七品下。丞二人，從八品下。府二人，史四人，主藥八人，藥童二十四人，醫監四人，從八品下。醫正八人，從九品下。藥園師二人，藥園生八人，掌固四人。太醫令掌醫療之法，丞為之貳。其屬有四，曰醫師、針師、按摩師、禁咒師，皆有博士以教之，其考試登用，如國子之法。凡醫師、醫工、醫正療人疾病，以其全多少而書之，以為考課。藥園師以時種蒔收采。

諸藥醫博士一人，正八品上。助教一人，從九品下。醫師二十人，醫工一百人，醫生四十人，典藥二人。博士掌以醫術教授諸生。（習本草、甲乙、脈經，分而為業：一曰體療，二曰瘡腫，三曰少小，四曰耳目口齒，五曰角法也。）

針博士一人，從八品下。針助教一人，從九品下。針師十人，針工二十人，針生二十人。針博士掌教針生以經脈孔穴，使識浮沉澀滑之候，又以九針為補瀉之法。（其針名有九，隨病用之也。）

按摩博士一人，從九品下。按摩師四人，按摩工十六人，按摩生十五人。按摩博士掌教按摩生消息導引之法。

咒禁博士一人，從九品下。咒禁師二人，咒禁工八人，咒禁生十人。咒禁博士掌教咒禁生以咒禁除邪魅之為厲者。

太卜署：令一人，從九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卜正二人，從九品下。卜博士二人，從九品下。太卜令掌卜筮之法，丞為之貳。（其法有四：一曰龜，二曰兆，三曰易，四曰式。）皆辨其象數，通其消息，所以定吉凶焉。凡國有祭祀，則率卜正占者卜日於太廟南門之外。歲季冬之晦，帥侲子入宮中，堂贈大儺。（贈，送也。堂中儺侲子以送不祥也。）

廩犧署：令一人，從九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廩犧令掌廩犧牲及粢盛之事，丞為之貳。凡三祀之牲牧，各有名數。大祭祀，則與太祝以牲就牓位，太常卿省牲，則北面告腯，乃牽牲以授太官。

汾祠署：令一人，從七品下。丞一人，從八品上。汾祠令丞掌神祀享祭酒掃之制。

兩京齊太公廟署：令各一人，從七品下。丞各一人，從八品上。令丞掌開闔灑掃及春秋仲釋奠之禮。

光祿寺：（秦曰郎中令，漢曰光祿勳，掌宮殿門戶。梁置十二卿，加寺字，除勳字，曰光祿卿，掌膳食，後因之。品第三。龍朔改為司膳寺正卿，光宅改為司膳寺卿，神龍復為光祿寺也。）

卿一員，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上。卿之職，掌邦國酒醴膳羞之事，總太官、珍羞、良醞、掌醢之屬，修其儲備，謹其出納。少卿為之貳。凡國有大祭祀，則省牲鑊，視濯溉。若三公攝祭，則為之終獻。朝會宴享，則節其等差，量其豐約以供焉。

丞二人，從六品上。主簿二人，從七品上。錄事二人，從九品上。府十二人，史二十一人，亭長六人，掌固六人。丞掌判寺事。主簿掌印，勾檢稽失。錄事掌受事發辰。

太官署：令二人，從七品下。丞四人，從七品下。府四人，史八人，監膳十人，從九品下。主膳十五人，供膳二千四百人，掌固四人。太官令掌供膳食之事，丞為之貳。凡祭之日，則與御史省牲鑊，取明水於陰鑑，取明火於陽燧。帥宰人以鸞刀割牲，取其毛血，實之於豆，遂烹牲焉。又帥進饌者實簠簋，設於饌幕之內。凡朝會宴享，九品已上並供其膳食。凡供奉祭祀致齋之官，則視其品秩為之差降，國子監釋奠，百官觀禮，亦如之。凡宿衛當上，及命婦朝參宴會者，亦如之。

珍羞署：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府三人，史六人，典書八人，餳匠五人，掌固四人。令掌庶羞之事，丞為之貳。以實籩豆。陸產之品，曰榛栗脯脩；水物之類，曰魚鹽菱芡。辨其名數，會其出入，以供祭祀朝會賓客之禮也。

良醞署：令二人，正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府三人，史六人，監事二人，從九品下。掌醞三十人，酒匠十三人，奉觶一百二十人，掌固四人。令掌供奉邦國祭祀五齊三酒之事，丞為之貳。（五齊、三酒，見周官。）郊祀之日，帥其屬以實樽罍。若享太廟，供其鬱鬯之酒，以實六彝。若應進者，則供春暴、秋清、酴醾、桑落等酒。

掌醢署：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府二人，史四人，主醢十人。令掌供醯醢之屬，而辨其名物，丞為之貳。（凡鹿、兔、羊、魚等四醢。）凡祭神祇，享宗廟，用菹醢以實豆。宴賓客、會百官，醯醬以和羹。

衞尉寺(秦置衞尉掌宮門衞屯兵屬官有公車司馬衞士旅賁三令梁置十二卿衞尉加寺字官加卿字龍朔改爲司衞寺咸亨復也)
卿一員(從三品) 少卿二人(從四品上) 卿之職掌邦國器械文物之事總武庫武器守宮三署之官屬少卿爲之貳凡天下兵器入京師者皆籍其名數而藏之凡大祭祀大朝會則供其羽儀節鉞金鼓帷帟茵席之屬
丞二人(從六品上) 主簿二人(從八品上) 錄事一人(從九品上) 府六人 史十一人 亭長四人 掌固六人 丞掌判寺事辨器械出納之數主簿掌印勾檢稽失錄事掌受事發辰
武庫令(兩京各一人從六品下) 丞二人(從八品下) 府二人 史六人 監事一人(正九品下) 典事二人 掌固五人 令掌藏邦國之兵仗器械辨其名數以備國用丞爲之貳凡親征及大田巡狩以羝羊猳猪雄雞釁鼓若太子親征及大將出師則用猳豘凡有赦則先建金雞兼置鼓於宮城門之右視大理及府縣囚徒至則撾其鼓
武器署令一人(正八品下) 丞二人(從九品下) 府二人 史六人 監事一人(從九品下) 典事二人 掌固四人 令掌在外戎器辨其名物會其出入丞爲之貳凡大祭祀大朝會及巡幸則納於武庫供其鹵簿若王公百官婚葬之禮應給鹵簿亦供之
守官署令一人(正八品下) 丞二人(正九品下) 府二人 史四人 監事二人 掌設六人 幕士一千六百人 令掌邦國供帳之屬辨其名物會其出入丞爲之貳凡大祭祀大朝會及巡幸則設王公百官位於正殿南門外
宗正寺(星經有宗正星在帝座之東南秦置宗正掌宗屬梁置十二卿宗正爲一署加寺字隋品第二光宅改爲司屬神龍復之也)
卿一員(從三品上) 少卿二員(從四品上) 丞二人(從六品上) 主簿一人(從七品上) 錄事一人(從九品上) 府五人 史九人 亭長四人 掌固四人 卿之職掌九族六親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序并領崇玄署少卿爲之貳九廟之子孫繼統爲宗餘曰族凡大祭祀及冊命朝會之禮皇親諸親應陪位預會者則爲之簿書以申司封若皇親爲三公子孫應襲封者亦如之丞掌判寺事主簿掌印勾檢稽失錄事掌受發辰
崇玄署令一人(正八品下) 丞二人(正九品下) 府二人 史三人 典事六人 掌固二人 令掌京都諸觀之名數道士之帳籍與其齋醮之事丞爲之貳
太僕寺(太僕古官梁置十二卿署加寺字後因之龍朔改爲司馭寺光宅爲司僕寺神龍復也)
卿一員(從三品古有太僕正即其名也後無正字唯名太僕梁置爲卿隋品第三龍朔爲司馭正卿光宅曰司僕卿神龍復也) 少卿二人(從四品上) 卿之職掌邦國廄牧車輿之政令總乘黃典廄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少卿爲之貳凡國有大禮及大駕行幸則供其五輅屬車之屬凡監牧羊馬所通籍帳每歲則受而會之以上尚書駕部以議其官吏之考課凡四仲之月祭馬祖馬步先牧馬社
丞四人(從六品上) 主簿二人(從七品上) 錄事二人(從九品上) 府十七人 史三十四人 獸醫六百人 獸醫博士四人 學生一百人 亭長四人 掌固六人 丞掌判寺事主簿掌印勾檢稽失省署抄目錄事掌受事發辰
乘黃署令一人(從七品下) 丞一人(從八品下) 府一人 史二人 典事八人 駕士一百四十人 羊車小吏十四人 掌固六人 令掌天子車輅辨其名數與馴馭之法丞爲之貳凡乘輿五輅(事具輿服志也)皆有副車又有十二車(曰指南車曰記里鼓車白鷺車鑾旗車辟惡車皮軒車耕根車安車四望車羊車黃鉞車豹尾車其車飾見輿服志也)屬車一十有二(古者屬車八十一乘皇朝置十二乘也)乘輿有大駕法駕小駕車服各有名數之差若有大禮則以所御之輅進內既事則受而藏之凡將有事先期四十日尚乘供馬如輅色率駕士預調習指南等十二車
典廄署令二人(從八品下) 丞四人(從七品下) 府二人 史六人 主乘六人(正九品下) 典事八人 執馭一百人 駕士八百人 掌固六人 令掌繫飼馬牛給養雜畜之事丞爲之貳
典牧署令二人(正八品下) 丞四人(正九品下) 府四人 史八人 監事八人 典事十六人(從九品下) 主酪五十人 令掌牧雜畜造酥酪脯腊給納之事丞爲之貳凡羣牧所送羊犢皆受之而供廩犧尚食之用諸司合供者亦如之
車府署令一人(正八品下) 丞一人(正九品下) 府一人 史二人 典事四人 掌固六人 令掌王公已下車輅辨其名數及馴馭之法丞爲之貳凡公已下四輅車(一象輅二革輅三木輅四軺輅視其品秩而給之擇給馭士也)
上牧監一人(從五品下牧監皆皇朝置也) 副監二人(正六品下) 丞二人(正八品上) 主簿一人(正八品下) 錄事一人 府三人 史六人 典事八人 掌固四人
中牧監一人(正六品下) 副監一人(從六品下) 丞一人(從八品下) 主簿一人(從九品下) 錄事一人 府二人 史四人 典事四人 掌固四人
下牧監一人(從六品下) 副監一人(正七品下) 丞一人(正九品下) 主簿一人(從九品下) 諸牧監掌羣

牧孳課之事。凡馬五千疋爲上監，三千疋已上爲中監，一千疋已上爲下監。凡馬之羣，有牧長、尉。凡馬有左右監，以別其麤良，以數紀名，著之簿籍，細馬稱左，麤馬稱右。凡諸羣牧，立南北東西四使以分統之。其馬皆印，每年終，監牧使巡按孳數，以功過相除爲之考課。

沙苑監一人，（從六品下）副監一人，（正七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主簿二人，（從九品下）錄事一人，府三人，史六人，典事四人，掌固二人。　沙苑監掌牧養隴右諸牧牛羊，以供其宴會祭祀及尚食所用，每歲與典牧分月以供之。丞爲之貳。若百司應供者，則四時皆供。凡羊毛及雜畜毛皮角，皆具數申有司。

大理寺（古謂掌刑爲士，又曰理。漢景帝加大字，取天官貴人之牢曰大理之義。後漢改爲廷尉，魏復爲大理。南朝又名廷尉，梁改名秋卿。北齊、隋爲大理，加寺字。龍朔改爲詳刑寺，光宅爲司刑寺，神龍復改。）

卿一員，（從三品。古或名廷尉，北齊加寺字，隋品第三。龍朔爲詳刑正卿，光宅爲司刑卿，神龍復爲大理卿。）少卿二員，（從四品上）卿之職，掌邦國折獄詳刑之事。少卿爲之貳。凡犯至流死，皆詳而質之，以申刑部，仍於中書門下詳覆。凡吏曹補署法官，則刑部尚書、侍郎議其人可否，然後注擬。

正二人，（從五品下）丞六人，（從六品上）主簿二人，（從七品上）府二十八人，史五十六人。　正掌參議刑辟，詳正科條之事。凡六丞斷罪不當，則以法正之。丞掌分判寺事。主簿掌印，省署抄目，勾檢稽失。錄事掌受事發辰。獄丞四人，掌率獄吏，檢校囚徒，及枷杖之事。獄史六人，亭長四人，掌固八人，問事一百四十八人，掌決罪人。司直六人，（從六品上）評事十二人，（從八品下）掌出使推覈。評事史十四人。（其刑法科目，已載於刑部。）

鴻臚寺（周曰大行人，秦曰典客，漢景帝曰大行，武帝曰大鴻臚。梁置十二卿，鴻臚爲冬卿，去大字，署爲寺。後周曰賓部，隋曰鴻臚寺。龍朔改爲同文寺，光宅曰司賓寺，神龍復也。）

卿一員，（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上）卿之職，掌賓客及凶儀之事，領典客、司儀二署，以率其官屬，供其職務。少卿爲之貳。凡四方夷狄君長朝見者，辨其等位，以賓待之。凡二王後及夷狄君長之子襲官爵者，皆辨其嫡庶，詳其可否。若諸蕃人酋渠有封禮命，則受冊而往其國。凡天下寺觀三綱，及京都大德，皆取其道德高妙、爲衆所推者補充，申尚書祠部。皇帝、太子爲五服之親及大臣發哀臨弔，則贊相焉。凡詔葬大臣，一品則卿護其喪事，二品則少卿，三品丞一人往，皆命司儀，以示禮制。

丞二人，（從六品上）主簿一人，（從七品上）錄事二人，（從九品上）府五人，史十一人，亭長四人，掌固六人。　丞掌判寺事。主簿掌印，勾檢稽失。錄事掌受事發辰。

典客署：令一人，（從七品下）丞二人，（從八品下）掌客十五人，（正九品上）典客十三人，府四人，史八人，賓僕十八人，掌固二人。　典客令掌二王後之版籍及四夷歸化在蕃者之名數。丞爲之貳。凡朝貢、宴享、送迎，皆預焉。辨其等位，供其職事。凡酋渠首領朝見者，皆館供之。如疾病死喪，量事給之。

司儀署：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司儀六人，府二人，史四人，掌設十八人，齋郎三十三人，掌固四人，幕士六十人。　司儀令掌凶禮之儀式及喪葬之具。丞爲之貳。凡京官職事三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京官四品已上，如遭喪薨卒，量品贈祭葬，皆供給之。

司農寺（漢初治粟內史，景帝改爲大農，武帝加寺字，隋爲司農卿。龍朔二年改爲司稼卿，咸亨復也。）

卿一員，（從三品上。舊署十二寺，以署爲寺，以官爲卿。）少卿二員，（從四品上）卿之職，掌邦國倉儲委積之事，總上林、太倉、鉤盾、導官四署與諸監之官屬，謹其出納。少卿爲之貳。凡京百司官吏祿給及常料，皆仰給之。孟春藉田祭先農，則進耒耜。季冬藏冰，仲春頒冰，皆祭司寒。

丞六人，（從六品上）主簿二人，（從七品上）錄事二人，（從九品上）府二十八人，史七十六人，計史三人，亭長九人，掌固七人。　丞掌判寺事。凡天下租及折造轉運于京都，皆閱而納之，以供國用，以祿百官。主簿掌印，署抄目，勾檢稽失。凡置木契二十隻，應須出納，與署合之。

上林署：令二人，（從七品下）丞四人，（從八品下）府七人，史十四人，監事十九人，典事二十四人，掌固五人。　令掌苑囿園池之事。丞爲之貳。凡植果樹蔬，以供朝會祭祀。其尚食所進及諸司常料，季冬藏冰，皆主之。

太倉署：令三人，（從七品下）丞二人，（從八品下）府十人，史二十人，監事十人。（從九品下）　令掌九穀廩藏。丞爲之貳。凡鑿窖置屋，皆銘甎爲庾斛之數，與其年月日，受領粟官吏

姓銘。又立牌如其銘。

鉤盾署。令二人正八品上 丞四人正九品上 府七人。史十四人。監事十人從九品下 典事十九人。掌固五人。令掌供邦國薪芻之事。丞爲之貳。凡祭祀朝會賓客享宴。隨差降給之。

導官署。令二人正八品上 丞四人正九品上 府八人。史十六人。監事十人從九品上 令掌導擇米麥之事。丞爲之貳。凡九穀之用。隨其精粗。差其耗損而供之。

太原永豐龍門諸倉。每倉監一人正七品下 丞二人從八品上 錄事一人。典事六人。府二人。史四人。掌固四人。倉監掌倉窖儲積之事。丞爲之貳。凡出納帳紙。歲終上于寺司。

司竹監。監一人正七品下 副監一人正八品上 丞二人從八品上 錄事一人。府二人。史四人。典事三十人。掌固四人。司竹監掌植養園竹。副監爲之貳。歲終以竹功之多少爲考課。

溫泉監。泉在京兆府昭應縣之西 監一人正七品下 丞二人從八品上 錄事一人。府二人。史二人。掌固四人。溫泉監掌湯池宮禁之事。丞爲之貳。凡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湯泉館有差。別其貴賤。而禁其踰越。凡近湯之地。潤澤所及。瓜果之屬。先時而熟者。必苞匭而進之。以薦陵廟。

京都苑總監。監各一人從五品下 副監一人從六品下 丞二人從七品下 主簿一人從九品上 錄事各三人。府八人。史十六人。亭長四人。掌固六人。苑總監掌宮苑內館園池之事。副監爲之貳。凡禽魚果木。皆總而司之。凡給總監及苑內官屬人畜出入。皆爲差降之數。

京都苑四面監。監各一人從六品下 副監一人從七品下 丞二人正八品下 錄事一人。府三人。史三人。典事六人。掌固四人。四面監掌所管面苑內宮館園池與其種植修葺之事。副監爲之貳。丞掌判監事。

諸屯監。監一人從七品下 丞二人從八品下 諸屯監各掌其屯稼穡。丞爲之貳。凡每年定課有差。

九成宮總監。監一人從五品下 副監一人從六品下 丞一人從七品下 主簿一人從九品下 錄事一人。府三人。史五人。宮監掌檢校宮樹供進鍊餌之事。副監爲之貳。

太府寺。周官有太府下士。掌財賦。秦漢已後。財賦屬司農少府。梁始置太府卿。掌帑藏。龍朔改爲外府。光宅改爲司府。神龍復爲太府寺也。

卿一員從三品。卿。後周太府中大夫。 少卿二員從四品上 卿掌邦國財貨。總京師四市。平準。左右藏。常平八署之官屬。舉其綱目。修其職務。少卿爲之貳。以二法平物。一曰度量。二曰權衡。凡四方之貢賦。百官之俸秩。謹其出納。而爲之節制焉。凡祭祀。則供其幣。

丞四人從六品上 主簿二人從七品上 錄事二人從九品上 府十五人。史五十人。計史四人。亭長七人。掌固七人。丞掌判寺事。凡正至太朝所貢方物應陳於殿廷者。受而進之。

兩京都市署。京師有東西兩市。東都有南北兩市。 令一人從六品上 丞各二人正八品上 錄事一人。府三人。史七人。典事三人。掌固一人。京都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爲之貳。凡建標立候。陳肆辨物。以二物平市。謂秤以格。斗以槩。 以三賈均市。賈有上中下之差。

平準署。令二人從七品下 丞四人從八品下 錄事一人。府六人。史十三人。監事二人從九品下 典事二人。賈人十人。掌固十人。平準令掌供官市易之事。丞爲之貳。凡百司不任用之物。則以時出貨。其沒官物亦如之。

左藏署。左右藏令。晉始有之。後代因之。皇家左藏有東庫。西庫。朝堂庫。又有東都庫。各木契一。與太府主簿合也。 令三人從七品下 丞五人從八品下 府九人。史十八人。監事九人從九品下 典事一人。掌固八人。左藏令掌邦國庫藏。丞爲之貳。凡天下賦調。先於輸場簡其合尺度觔兩者。卿及御史監閱。然後納于庫藏。皆題以州縣年月。所以別粗良。辨新舊。凡出給。先勘木契。然後錄其名數。請人姓名。署印送監門。乃聽出。若外給者。以墨印印之。凡藏院之內。禁人燃火及無故入院者。晝則外四面常持仗爲之防守。夜則擊柝而分更以巡警之。

右藏署。令二人正八品上 丞三人正九品上 府五人。史十人。監事四人從九品下 典事七人。掌固十人。右藏令掌國寶貨。丞爲之貳。凡四方所獻金玉珠貝玩好之物。皆藏之。出納禁令如左藏。

常平署。漢宣帝時始置常平倉。以平歲之凶穰。後漢改爲常滿倉。晉曰常平。後魏曰邸閣倉。隋於魏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運倉。轉相委輸。漕關東之粟。以給京師。國家垂拱初。兩京置常平署。天下州府亦置之。 令一人從七品下 丞二人從八品下 府四

人史八人監事五人從九品下典事五人掌固六人　常平令掌倉儲之事丞爲之
貳也
國子監國子之義見周官晉武始立國子學北齊曰國子寺隋初曰學後改爲寺大業三年改爲監龍朔曰大司成光宅曰成均神龍復爲國子監也
祭酒一員從三品周官曰師氏保氏漢始置祭酒博士歷代因之隋祭酒品第三龍朔光宅隨曹改易　司業二員從四品下隋大業三年始置司業一人從四品官名隨曹改易
祭酒司業之職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有六學一國子學二太學三四門四律學五書學六算學也凡春秋二分之月上丁釋奠于孔宣父祭以太牢樂用登
歌軒懸祭酒爲初獻司業爲亞獻凡教授之經以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
詩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各爲一經孝經論語兼習之每歲終考其學官
訓導功業之多少爲之殿最
丞一人從六品下主簿一人從七品下錄事一人從九品下府七人史十二人亭長六人掌固
八人　丞掌州監事凡六學生每歲有業成上于監者以其業與祭酒司業試
所習業上尚書禮部
國子博士二人正五品上助教一人從六品上學生三百人典學四人廟幹二人掌固四
人　博士掌教文武官三品已上國公子孫二品已上曾孫爲生者生初入置
束帛一篚酒一壺脩一案每歲生有能通兩經已上求出仕者則上于監堪秀
才進士者亦如之典學掌抄錄課業廟幹掌灑掃學廟
太學博士三人從六品上助教三人從七品上學生五百人　太學博士掌教文武五品
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曾孫之爲生者教法並如國子
四門博士三人從七品上助教三人從八品上　四門博士掌教文武七品已上及侯伯
子男子之爲生者若庶人子爲俊士生者教法如太學學生五百人直講四人
掌佐博士助教之職文成二十人通四經業成上於尚書吏部試登第者加階放選也
律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下太宗置　助教一人從九品上學生五十人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
已上及庶人子爲生者以律令爲專業格式法例亦兼習之
書學博士二人從九品下學生三十人　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之子
爲生者以石經說文字林爲專業餘字書兼習之
算學博士二人從九品下學生三十人　博士掌教文武八品已下及庶人子爲生
者二分其經以爲之業習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十五人習
綴術緝古十五人其紀遺三等亦兼習之
五經博士各一人五品下舊無五經學科自貞元五年一月勅特置三禮開元禮科長慶二年二月始置三傳三史科後又置五經博士據年月未復也
廣文館博士二人正六品上天寶九載置試附監修進七業者置助教一人至德後廢也
少府監秦置少府掌山澤之稅漢掌內府珍貨梁始爲卿歷代或置或省隋大業五年始分太府置少府監龍朔改爲內府光宅改爲尚方神龍復爲少府監
監一員從三品秦漢有少府梁始爲卿隋改爲監從三品少監從四品煬帝改爲令武德復爲監龍朔光宅隨曹改易之　少監二員從四品下
監之職掌供百工伎巧之事總中尚左尚右尚織染掌冶五署之官屬庀
其工徒謹其繕作少監爲之貳凡天子之服御百官之儀制展采備物皆率其
屬而供之
丞四人從六品下主簿二人從七品下錄事二人從九品上府二十七人史十七人計史三人
亭長八人掌固四人　丞掌判監事凡五署所修之物則申尚書省下所司以
供給焉
中尚署令一人從六品下丞四人從八品下府九人史十八人監作四人典事四人掌固
四人　中尚令掌供郊祀之圭璧器玩之物中宮服飾雕文錯綵之制皆供之
丞爲之貳其所用金玉齒革毛羽之屬任土以時而供送之
左尚署令一人正七品下丞五人從七品下監作六人從九品下典事十八人掌固四人　左
尚令掌供天子之五輅五副七輦三輿十有二車大小方員華蓋一百五十有
六諸翟尾扇及小繖翰辯其名數而頒其制度丞爲之貳
右尚署令一人正七品下丞四人從八品下監作六人從九品下典事十三人掌固十人　右
尚署令供天子十有二閑馬之鞍轡及五品三部之帳備其材革而修其制度
丞爲之貳凡刀劍斧鉞甲胄紙筆茵席履舄之物靡不畢供具用綾絹金玉毛
革等所出方土以時支送
織染署令一人正八品上丞二人正九品上監作六人從九品下典事十一人掌固五人　織
染令掌供天子太子群臣之冠冕辨其制度而供其職丞爲之貳

掌冶署令一人（正八品上）丞一人（從九品上）監作四人（從九品下）　掌冶令掌鎔鑄銅鐵器物丞爲之貳凡天下出銅鐵州府聽人私採官收其稅若白鑞則官市之其西北諸州禁人無置鐵冶及採鑛若器用所須具名移於所由官供之

諸冶監一人（正七品下）丞二人（從八品下）錄事一人府一人史二人監作四人（從九品下）典事二人掌固四人　諸冶監掌鑄銅鐵之事

北都軍器監一人（正四品上）少監一人（正五品上）丞二人（正七品上）主簿一人（正八品上）錄事一人（從九品上）府十人史十八人典事四人亭長二人掌固四人　軍器監掌繕造甲弩以時納于武庫

甲坊署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府二人史五人監作二人（從九品下）典事二人

弩坊署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府二人史五人監作二人（從九品下）典事二人

諸鑄錢監（絳州三十鑪揚宣鄂蔚四州各十鑪益鄧郴三州各五鑪洋州三鑪定州一鑪也）　諸鑄錢監以所在州府都督刺史判之副監一人上佐判之丞一人判司判之監事一人參軍或縣尉知之錄事府史士人爲之

諸互市監各一人（從六品下）丞一人（正八品下）　諸市監掌諸蕃交易馬駝驢牛之事

將作監（秦置將作掌營繕宮室歷代不改隋爲將作寺龍朔改爲繕工監光宅改爲營繕監神龍復爲將作監也）

大匠一員（從三品大匠之名漢景帝置梁置十二卿將作爲一卿後周曰匠師中大夫隋初爲將作寺置大匠一人又改爲監以大匠爲監煬帝改爲令武德改爲大匠龍朔光宅隨曹改易也）少匠二員（從四品下）　大匠掌供邦國修建土木工匠之政令總四署三監百工之官屬以供其職事凡兩京宮殿宗廟城郭諸臺省監寺廨宇樓臺橋道謂之內外作皆委焉

丞四人（從六品下）主簿二人（從七品下）錄事二人（從九品下）府十四人史二十八人計史三人亭長四人掌固六人

左校署令二人（從八品下）丞四人（正九品下）府六人史十二人監作十人（從九品下）　左校令掌供營構梓匠凡宮室樂懸簨簴兵仗器械喪葬所須皆供之

右校署令二人（從八品下）丞三人（正九品下）府五人史十人監作十人（從九品下）典事十四人

右校令掌供版築塗泥丹雘之事

中校署令一人（從八品下）丞三人（正九品下）府三人史六人監事四人（從九品下）典事八人掌固二人　中校令掌供舟車兵仗廄牧雜作器用之事凡行幸陳設供三梁竿柱閑廄供剉碓行槽祭祀供葛竹壍等

甄官署令一人（從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府五人史十人監作四人（從九品下）典事十八人

甄官令掌供琢石陶土之事凡石磬碑碣石人獸馬碾磑塼瓦瓶缶之器喪葬明器皆供之

百工就谷庫谷斜谷太陰伊陽等監（百工監在陳倉就谷監在王屋庫谷監在鄠縣太陰監在陸渾伊陽監在伊陽皆在出材之所）監各一人（從七品下）丞一人（正八品下）府各一人史三人典事各二十一人錄事各一人監事四人（從九品下）　百工等監掌採伐材木

都水監

都水監使者二人（正五品上漢官有都水長屬主爵掌諸池沼後改爲使者後漢改爲河堤謁者晉復置都水臺立使者一人掌舟檝之事梁改爲太舟卿北齊亦曰都水臺隋改爲都水監大業復爲使者尋又爲監復改監爲令品第三武德復爲監貞觀改爲使者從六品龍朔改爲司津監光宅爲水衡都尉神龍復爲使者正五品上仍隸將作監）丞二人（從七品上）主簿二人（從八品下）錄事一人府五人史十人掌固三人　使者掌川澤津梁之政令總舟檝河渠二署之官屬凡虞衡之採捕渠堰陂池之壞決水田斗門灌溉皆行其政令

舟檝署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　舟檝署令掌公私舟船運漕之事

河渠署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上）府三人史六人河堤謁者六人掌修補堤堰漁釣之事典事三人掌固四人長上漁師十人短番漁師一百二十人明資漁師一百二十人　河渠令掌供川澤魚醢之事祭祀則供魚醢諸司供給魚及冬藏者每歲支錢二十萬送都水命河渠以時價市供之

諸津令一人（正九品下）丞一人（從九品下）　津令各掌其津濟渡舟梁之事

武官

左右衛（周制軍萬二千五百人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至秦漢始置衛將軍後漢魏因之晉武帝始置左右中三衛將軍至隋始置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候衛左右領軍左右率府各有大將軍一人統十二衛大將軍也國家因之）

大將軍各一員（正三品）將軍各二員（從三品）　左右衛將軍之職掌統領宮廷警衛之法以督其屬之隊仗而總諸曹之職務凡親勳翊五中郎將府及折衝府所隸皆總制之凡宿衛內廊閤門外分爲五仗（一供奉仗二親仗三勳仗四翊仗五散手仗也）皆坐于東

西廊下。若御坐正殿，則爲黃旗仗分立於兩階之次，在正門之內，以夾門之坐於東西廂，皆大將軍守之。

長史各一人，(從六品上) 錄事參軍事各一人，(正八品下) 倉曹兵曹參軍各二人，(正八品下) 騎曹胄曹參軍各一人，(正六品下) 司階二人，(正六品上) 中候三人，(正七品下) 司戈五人，(正八品下) 執戟五人。(正九品下) 奉車都尉五人。(從五品下) 長史掌判諸曹親勳翊五府及武安武成等五十府之事。諸曹參軍皆掌本曹勾檢之事。(諸曹各有府史)

親府勳一府勳二府翊一府翊二府翊等五府，每府中郎一人，中郎將一人。(並四品下) 左右郎將各一人，(正五品上) 錄事一人，兵曹參軍事一人，(正九品上) 校尉五人，旅帥十人，隊正二十人，副隊正二十人。中郎將領本府之屬，以宿衛左右郎將貳之。若大朝會巡幸，以鹵簿之法以領其儀仗。

左右驍衛 (古曰驍騎，隋改左右備身爲左右驍衛，所領名豹騎。國家去騎字，曰驍衛。府龍朔去府字，改爲左右武威，神龍復爲驍衛)

大將軍各一員，(正三品) 將軍各二員。(從三品) 驍衛將軍之職，掌如左右衛。大朝會在正殿之前，則以黃旗隊及胡祿隊坐於東西廊下。若御坐正殿，則以其隊仗次立左右衛下。

長史、錄事參軍、倉兵騎胄四曹參軍、(員數品秩如左右衛) 司階、中候、司戈、執戟等、(四色人數品秩如左右衛也) 校尉、旅帥、隊正、副隊。(人數如左右衛)

翊府中郎、中郎將、左右中郎將、左右郎將。(職掌如左右衛)

左右武衛 (魏武爲丞相，有武衛營。隋採其名置左右武衛府，有大將軍。光宅改爲左右鷹揚衛，神龍復也)

大將軍各一員，(正三品) 將軍各二員。(從三品) 其職掌如左右衛。大朝會被白鎧甲之器楯及旗等，蹕稱長唱警，持鈒隊應蹕，爲左右廂儀仗，在正殿前，則以諸隊次立於驍衛之下。

長史、錄事參軍、倉兵騎胄四曹參軍、司階、中候、司戈、執戟。(人數品秩皆如左右衛也)

翊府中郎將、左右郎將、錄事、兵曹。(人數品秩如左右衛)

左右威衛 (隋爲左右屯衛，龍朔改爲威衛，光宅改爲左右豹韜衛，神龍復爲威衛也)

大將軍各一員，(正三品) 將軍各二員。(從三品) 其職掌大朝會則被黑甲鎧弓箭刀楯旗等，分爲左右廂隊，次武衛之下。

長史、錄事參軍、倉兵騎胄四曹參軍、(職掌人數品秩皆如左右衛也) 司階、中候、司戈、執戟、(人數品秩如左右衛) 翊府中郎將、左右郎將、錄事、兵曹、校尉、旅帥、隊正、副隊正。(人數品秩皆如左右衛之親府)

左右領軍衛 (漢建安中，魏武爲丞相，始置中領軍。後因之。北齊置領軍府。煬帝改爲屯衛。國家改爲領軍衛。龍朔改爲戎衛，光宅改爲玉鈐衛，神龍復爲領軍衛)

大將軍各一員，(正三品) 將軍各二員。(從三品) 其職掌大朝會則被青甲鎧弓箭刀楯旗等，分爲左右廂儀仗，次立威衛之下。

長史、錄事參軍、倉兵騎胄四曹參軍、司階、中候、司戈、執戟、(人數品秩如左右衛) 翊府中郎將、左右郎將、錄事、兵曹、校尉、旅帥、隊正、副隊正。(人數品秩職掌如左右衛也)

左右金吾衛 (秦曰中尉，掌徼巡。武帝改名執金吾。魏復爲中尉。南朝不置。隋曰候衛。龍朔二年改爲左右金吾衛，采古名也)

大將軍各一員，(正三品) 將軍各二員。(從三品) 左右金吾衛之職，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之法，以執禦非違。凡翊府及同軌等五十府，皆屬之。凡車駕出入，則率其屬以清遊隊，建白澤、朱雀等旗隊先驅，如鹵簿之法。從巡狩畋獵，則執其左右營衛之禁。凡翊衛、翊府、同軌、寶圖等五十府，驍騎衛士應番上者，各領所職焉。

長史、錄事參軍、倉兵騎胄四曹參軍、司階、中候、司戈、執戟、(人數品秩如左右衛也) 職掌翊府中郎將、左右郎將、兵曹、校尉、旅帥、隊正、副隊正。(品秩人數職掌如左右衛也)

左右監門衛 (漢魏曰城門校尉。始置左右監門府，有將軍、郎將等官。國家因之。龍朔二年去府字，爲衛)

大將軍各一員，(正三品) 將軍各二員，(從三品) 中郎將四人。(正四品下) 監門將軍之職，掌宮禁門籍之法。凡京師應入宮殿門者，皆有籍，左將軍判入，右將軍判出。若大駕行幸，即依鹵簿法，率其屬於牙門之下，以爲監守。中郎將掌監諸門，檢校出入。

長史、錄事參軍、兵曹、胄曹二曹參軍。(品秩如諸衛)

監門校尉各三百二十人，立長各六百八十人，長人長上二十人，立長長上各二十人。

左右千牛衛 (宋謝綽拾遺，有千牛刀，即人主防身刀也。後魏有千牛備身，取莊子庖丁解牛之義，後代因之。隋置左右千牛備身二十人，掌供御弓箭；備身六十人，掌宿衛侍從。煬帝置備身府。國家改爲千牛府。龍朔爲左右奉宸衛，神龍復爲千牛衛)

大將軍各一員。（正三品）將軍各二員。（從三品）中郎將各二人。（正四品下）千牛將軍之職，掌宮殿侍衛及供御之儀仗，而統其曹務。凡千牛備身左右執弓箭以宿衛，主仗守戎服器物。凡受朝之日，則領備身左右昇殿而侍列於御坐之左右。凡親射于射宮，則將軍率其屬以從。凡千牛備身之考課賜會及祿秩之昇降，同京職事官之制。中郎將昇殿侍奉。凡侍奉禁橫過座前者，禁對語及傾身與階下人語者，禁搖頭舉首以相招召者。若有口勅，通事舍人承事傳聲階下而不聞者，中郎將宣之。

長史、錄事參軍、兵曹二軍參軍，（人數品秩同諸衛。）司階各二人，（正六品上）中候各三人，司戈各五人，執戟各五人，（品秩同諸衛。）千牛備身十二人，備身左右各二人。

左右羽林軍（漢置南北軍，掌衛京師。南軍若今諸衛也，北軍若今羽林軍也。漢武置羽林，名曰建章營騎，屬光祿勳。後更名羽林騎，取六郡良家子及死事之孤為之。後漢置左右羽林監，南朝因之。後魏、周曰羽林率。隨左右屯衛所領兵名曰羽林。龍朔二年，置左右羽林軍。）

大將軍各一員。（正三品下）將軍各二員。（從三品下）羽林將軍統領北衙禁兵之法令，而督攝左右廂飛騎之儀仗，以統諸曹之職。若大朝會，率其儀仗以周衛階陛。大駕行幸，則夾道馳而為內仗。凡飛騎每月番上者，皆據其名歷而配于所職。其飛騎仗或有勅上南衙者，則大將軍承墨勅白移於金吾，引駕仗引駕仗官與監門覆奏，又降墨勅，然後得入。

長史、錄事參軍、倉兵胄三曹參軍，（品秩如諸衛。）司階、中候、司戈、執戟，（品秩如千牛衛。）翊府中郎將、左右郎將、錄事、兵曹、校尉、旅帥、隊正、副隊正。（人數品秩如諸衛。）

左右龍武軍（初，太宗選飛騎之尤驍健者，別署百騎，以為翊衛之備。天后初加置千騎。中宗加置萬騎，分為左右營，置使以領之。自開元已來，與左右羽林軍名曰北門四軍。開元二十七年，改為左右龍武軍，官員同羽林軍也。）

大將軍一員。（正三品）將軍二員。（從三品）

長史一人，錄事參軍事一人，錄事二人，史二人，倉兵胄三曹參軍事各一人。（隨曹有府史□人數。掌）司階二人，中候三人，司戈、執戟各五人，長上各十人。（右件官員階品人數職掌如羽林軍也。）

左右神武軍（至德二年，肅宗在鳳翔置。初，貞觀中置北衙七營，後改為左右羽林軍，皆選才力驍勇者充，每月一營十人為番上。又置左右龍武軍，皆唐元功臣子弟，非外州人，如宿衛兵，分曰上下。肅宗在鳳翔方收京城，又以羽林軍減耗，寇難未息，乃別置神武軍，同羽林制度，官吏謂之北衙六軍。又置衙前射生手千餘人，謂之左右英武軍，非大軍之例也。乾元二年十月，勅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官員並昇同金吾四衛，置大將軍二人，將軍二人也。）

左右神策軍（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以拒東寇。以中使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監伯玉軍。及伯玉入為羽林帥，出為荊南節度使，朝恩專統神策軍鎮陝。廣德元年，吐蕃犯京師，代宗避狄幸陝，朝恩以神策軍迎扈。及永泰元年，吐蕃犯京畿，朝恩以神策兵屯于苑中。自是神策軍恆以中官為帥。建中末，盜發京師，竇文場以神策軍扈從山南。及還京師，賞勞無比。貞元中，特置神策軍護軍中尉，以中官為之，時號兩軍中尉。貞元已後，中尉之權傾於天下，人主廢立，皆出其可否，事見宦者傳也。）

大將軍各二員。（正三品。貞元二年九月，勅改神策左右廂為左右軍，置大將軍各二人，正三品。）將軍各二員。（從三品。至貞元三年五月，勅左右神策將軍各加二員，左右神武將軍各加一員也。）

神威軍（本號殿前射生左右廂。貞元二年九月，改殿前左右射生軍。三年四月，改為左右神威軍，非六軍之例也。）

大將軍二員。（正三品）將軍二員。（從三品）職田俸錢手力糧料等同六軍諸衛。

六軍統軍（興元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勅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各置統軍一人，秩從二品。）

十六衛上將軍（舊無此官。貞元二年九月一日，勅六軍先有勅各置統軍一人，十六衛宜各置上將軍一員，秩從二品。其左右衛及左右金吾衛上將軍俸料隨軍人數等並同六軍統軍，其諸衛上將軍大統軍例支給。至德二年九月十三日，六軍十二衛上將軍並放入宿，已後為例也。）

諸府（隋置驃騎車騎等府。凡天下守戍兵不成軍，曰牙府，有上中下也。）

折衝都尉各一人。（上府都尉正四品上，中府從四品下，下府正五品下。武德中，採隋折衝、果毅郎將之名，改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

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上府果毅從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上，下府從六品下。隋煬帝置果毅郎將，國家置折衝都尉。）別將各一人。（上府別將正七品下，中府從七品上，下府從七品下。）長史一人。（上府正七品下，中府從七品上，下府從七品下。）兵曹參軍一人。（上府從八品下，中府正九品上，下府從九品下也。）錄事一人，校尉五人。每校尉旅帥二人，每旅帥隊正、副隊正各二人。諸府折衝都尉掌領五校之屬，以備宿衛，以從師役，總其戎具、資糧、差點、教習之法令。凡衛士三百人為一團，以校尉領之，以便習騎射者為越騎，餘為步兵。其團十人為火，火備六馱之屬。每歲十一月，以衛士帳上衛書省，天下兵馬之數，以聞。凡兵馬在府，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之屬，以教其軍陣戰鬬之法也。（其在教習備儀。）

東宮官屬

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各一員。（並從一品。師傅官，南朝不置，後魏、北齊師傅品第二，號東宮三太。隋品亦第二。武德定令，加從一品也。）

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各一員。（並正二品。三少，亦古官，歷代或置或省。南朝並不置，後魏、北齊置之，品第三。隋東宮三少，皇家定令正二品。）三師、三少師之職，掌教諭太子。無其人則闕之。

太子賓客四員。（正三品。古無此官，皇家顯慶元年春始置四員也。）掌侍從規諫，贊相禮儀。

太子詹事一員。（正三品。）少詹事一員。（正四品上。詹事，秦官，掌皇太子宮。龍朔二年改為端尹，天授為宮尹，神龍復也。）詹事統東宮三寺十率府之政令，少詹為之貳。凡天子六官之典制，皆視其事而承受之。

丞二人。（正六品上。）主簿一人。（從七品上。）錄事二人。（正九品下。）令史九人，書令史十八人。丞掌判府事。主簿掌印，檢勾稽，錄事掌受事發辰。

司直一人。（正九品上。）令史一人，書令史二人，亭長四人，掌固六人。司直掌彈劾宮寮，糾舉職事。太子朝宮臣，則分知東西班。凡諸司文武應參官，每月皆具在否以刺之。

太子左春坊：左庶子二人。（正四品上。）中允二人。（正五品下。）左庶子掌侍從贊相，駁正啓奏。中允為之貳。

司議郎四人。（正四品上。）錄事二人。（從八品下。）主事二人。（從九品下。）令史七人，書令史十四人。司議郎掌啓奏記注宮內祥瑞，宮長除拜薨卒，每年終送史館。

左諭德一人。（正四品下。）左贊善大夫五人。（正五品上。）傳令四人，掌儀二人，贊者四人。左諭德掌諷諭規諫。

崇文館。（貞觀中置，太子學館也。）學士、直學士。（員數不定。）學生二十人，校書二人。（從九品下。）令史二人，典書二人，楷書手二人，書手十人，熟紙匠三人，裝潢匠五人，筆匠三人。學士掌東宮經籍圖書，以教授諸生。凡課試舉送，如弘文館。校書掌校理四庫書籍。

司經局：洗馬二人。（從五品下。洗馬，漢官，籍太子前馬。）太子文學三人。（正六品。）校書四人。（正九品。）正字二人。（從九品上。）書令史二人，楷書手二十五人，典書四人。洗馬掌四庫圖籍繕寫刊緝之事。文學掌侍奉文章。校書、正字掌典校四庫書籍。

典膳局：典膳郎二人。（正六品上。）丞二人。（正八品上。）書令史二人，主食六人，典食二百人，掌固四人。典膳郎掌進膳嘗食，每夕局官於廚更直。

藥藏局：藥藏郎二人。（正六品上。）丞二人。（正八品上。）侍醫、典藥九人，藥童十八人，掌固六人。藥藏郎掌和劑醫藥。

內直局：內直郎二人。（從六品下。）丞二人。（正八品下。）典服三十人，典扇十五人，典翰十五人，掌固六人。內直郎掌符璽、繖扇、几案、衣服之事。

典設局：典設郎四人。（從六品下。）丞二人。（正八品下。）幕士六百人。典設郎掌湯沐、灑掃、鋪陳之事。凡大祭祀，太子助祭，則於正殿東設幄坐。

宮門局：宮門郎二人。（從六品下。）丞二人。（正八品下。）門僕一百三十人。宮門郎掌內外宮門管鑰之事。（其鍾鼓刻漏，一如皇居之制也。）

太子右春坊：右庶子二人。（正四品下。）中舍人二人。（正五品上。）舍人四人。（正六品上。）錄事一人。（從八品下。）主事二人。（從九品下。）舍人掌行令書、令旨及表啓之事。太子通表如諸臣之禮，諸臣及宮臣上皇太子，大事以牋，小事以啓，其封題皆曰上右春坊，通事舍人開封以進。其事可施行者，皆下於坊。舍人開，庶子參詳之，然後進。不可者則否。

右諭德一人。（正四品下。）右贊善大夫五人。（正五品上。）傳令四人。（諭德、贊善掌事如左。）通事舍人八人，（正七品下。）典謁二十人。舍人掌導引宮臣辭見及承令勞問之事。

太子內坊：（皆宦者為司局。）典內二人。（從五品下。）錄事一人，典直四人。（正九品下。）導客舍人六人，閤帥六人，內閣人八人，內給使。（無員數。）內廄二十人，典事二人，駕士三十人。典內掌東宮閤門之禁令，及宮人衣廩賜與之出入。丞為之貳。典直主儀式導客，主僃序。閤帥主門戶，內閣主出入，給使主職扇，內廄主車輿，典事主牛馬。典內統而監之。

太子內官：司閨二人。（從六品。）掌導引妃及宮人名簿，總掌正、掌書、掌筵三司。掌正三人。（從八品。）掌文書出入、目錄為記、鈐閤門管鑰，糺察推罰。女史流外三品。掌典文簿而執行焉。掌書三人。（從八品。）掌寶符契、經籍、宣傳啓奏、教學、廩賜、紙筆、監印。掌筵三人。（從八品。）掌帷幄、牀褥、几案、繖扇、灑掃、鋪設之事。司禮二人。（從六品。）掌禮儀參見，以總掌嚴、掌縫、掌藏，而領其事。掌嚴三人。（從三品。）掌首飾、衣服、巾櫛、膏沐、仗衛。掌縫三人。（從八品。）掌裁縫織績。掌藏三人。（從八品。）掌貨貝、珠玉、錦綵。司饌二人。（從六品。）掌膳羞進食，先嘗。總掌食、掌醫、掌園三司，而領其事。掌食三人。（從八品。）掌膳羞、酒醴、燈燭。掌醫三人。（從三品。）掌醫主醫藥。掌園三人。

（從八品。）掌園苑樹藝蔬果。

太子家令寺：令一人，（從四品上。）丞二人，（從七品上。）主簿一人，（正九品下。）錄事一人。家令掌太子飲膳倉儲庫藏之政令，總食官、典倉、司藏三署之官屬。

食官署：令一人，（從八品下。）掌膳十二人，奉觶三十人，丞二人。（從九品下。）食官令掌飲膳之事。

典倉署：令一人，（從八品下。）丞二人，（從九品下。）園丞二人，典事六人。典倉令掌九穀八藏及醯醢庶羞器皿燈燭之事。

司藏署：令一人，（從八品下。）丞二人。（從九品下。）司藏令掌庫藏財貨出納營繕之事。

太子率更寺：令一人，（從四品上。）丞二人，（從七品上。）主簿一人，（正九品下。）錄事一人，伶官師二人，漏刻博士二人，掌漏六人，漏童六十人，典鼓二十四人。率更令掌宗族次序禮樂刑罰及漏刻之政令。

太子僕寺：僕一人，（從四品下。）丞一人，（從七品上。）主簿一人，（正九品下。）錄事一人。太子僕掌車輿乘騎儀仗之政令及喪葬之禮物，辨其次序。

廐牧署：令一人，（從八品下。）丞二人，（從九品下。）典乘四人，牧掌四人，翼馭十五人，駕士三十人，獸醫二十人。廐牧令掌車馬閑廐牧畜之事。

東宮武官

太子左右衛率府：（秦漢有太子衛率，主門衛。晉分左右中前四衛率。後代因置左右率。北齊為衛率坊。隋初始分置左右衛率府、左右宗衛率、左右虞候、左右內率、左右監門率，十府以備儲闈武衛之職。煬帝改為左右侍率。國家復為衛率。龍朔改為左右典戎衛。咸亨復。）率各一員，（正四品上。）副率各一人。（從四品上。）左右衛率掌東宮兵仗羽衛之政令，總諸曹之事。凡親勳翊府及廣濟等五府屬焉。凡正至太子朝宮臣，率其屬儀仗為左右廂之周衛，出入如鹵簿之法。

長史各一人，（正七品上。）錄事參軍事各一人，（從八品上。）倉曹參軍一人，（從八品下。）兵曹參軍一人，（從八品下。）冑曹參軍一人，（從八品下。）司階一人，（從六品上。）中候二人，（從七品下。）司戈二人，（從八品下。）執戟三人。（從九品下。）長史掌判諸曹及三府五府之貳。錄事掌監印勾稽。官掌本曹簿籍。（職事皆視上臺。）親府勳翊府中郎將各一人，（從四品上。）左右郎將各一人，（正五品下。）錄事一人，兵曹參軍一人，校尉五人，旅師十人，隊正二十人，副隊正二十人。郎將掌其府之屬，以宿衛而總其事。（職掌一視上臺親府。）

太子左右司禦率府：（本號左右宗衛府，龍朔改為司禦率府。）率各一人，（正四品上。）副率各二人。（從四品上。）司禦率掌同左右率。長史、錄事參軍事、倉兵冑三曹參軍、司階、中候、司戈、執戟（人數品秩職掌，如左右衛府也。）

太子左右清道率府：（隋文置左右虞候府，各開府一人，掌斥候。國初亦為左右虞候。龍朔改為清道率府。神龍又為虞候。開元復為清道也。）率各一人，（正四品上。）副率各二人。（從四品上。）清道率掌東宮內外晝夜巡警之法。長史、錄事參軍事、倉兵冑三曹參軍。司階、中候、司戈、執戟。（人數品秩，如左右衛率府。）

太子左右監門率府：（隋置此官，國家因之。）率各一人，（正四品上。）副率各一人。（正四品上。）左右監門率掌東宮禁衛之法，應以籍入宮殿門者，二率司其出入，如上臺之法。長史、錄事參軍事、兵冑二曹參軍。監門直長七十八人。（人數品秩，同諸率府。）

太子左右內率府：（隋初置內率府，擬上臺千牛衛。龍朔初為奉裕率，咸亨復。）率各一人，（正四品上。）副率各一人。（從四品上。）左右內率之職，掌東宮千牛備身侍奉之事，而立其兵仗，總其府事。長史、錄事參軍事、兵冑二曹參軍。（人數品秩，如諸率。）千牛十六人，備身二十八人，主仗六十人。

王府官屬（公主品同）

親王府：傅一人，（從三品。漢官有王傅、太傅。魏晉後唯置師。國家因之。開元改為傅。）咨議參軍一人，（正五品上。）友一人，（從五品下。）文學二人，（從六品上。）東閣、西閣祭酒各一人。（從七品上。）傅掌傅相贊導而匡其過失。咨議訏謀左右，友陪侍規諷，文學讎校典籍，侍從文章，祭酒接對賓客。

長史一人，（從四品上。）司馬一人，（從四品下。）掾一人，（正六品上。）屬一人，（正六品上。）主簿一人，（從六品上。）史二人。記室參軍事二人，（從六品上。）錄事參軍事一人，（從六品上。）錄事一人，（從九品上。）功倉戶兵騎法士等七曹參軍事各一人，（正七品上。）參軍事二人，（正八品下。）行參軍事人，（從八品。）典籤二人。（從八品下。）長史、司馬統領府寮，紀綱職務。掾統判七曹參軍事。主簿掌覆省王教。記室掌表啟書疏。錄事參軍事勾稽省署鈔目。錄事掌受事發辰。七曹參軍各督本曹事。出使檢校，典籤宣傳教命。

親王親事府：典軍二人，（正五品上。）副典軍二人，（從五品上。）執仗親事十六人，執乘親事十六人，親事三百三十三人，校尉、旅帥、隊正、隊副。（準部內人數多少置。）親事帳內府：典軍二

人。副典軍三人，品秩如親事府。帳內六百六十七人，校尉、旅帥、隊正、隊副。書人數置。典軍、副典軍之職，掌率校尉已下守衛陪從之事。

親王國：令一人，從七品下。大農二人，從八品下。尉二人，正九品下。丞一人，從九品下。錄事一人，典衛八人，舍人四人，學官長一人，食官長一人，丞一人，廄牧長二人，丞二人，典府長二人，丞二人。國令、大農掌通判國事。國尉、國丞掌判國司，勾稽監印事。典衛守居宅，舍人引納，學官教授內人。

公主邑司：令一人，從七品下。丞一人，從八品下。錄事一人，從九品下。主簿二人，謁者二人，舍人二人，家吏二人。公主司邑官，各掌主家財貨出入、田園徵封之事。其制度皆隸宗正寺。

州縣官員

京兆、河南、太原等府。自秦漢已來，為雍、洛、并州。周、隋或置總管、都督，通名為府。開元初，乃為京兆府、河南府、太原府。三府牧各一員，從二品。牧，古官。舜置十二牧，是也。秦以京城守為內史，漢武改為尹。後魏、北齊、周、隋，又以京守為牧。武德初，因隋置牧，以親王為之，或不出閣，長史知府事。尹各一員，從三品。京城守，秦曰內史，漢曰尹，後代因之。隋為內史。武德初置牧，以長史總府事。開元初，雍、洛、并改為府，乃昇長史為尹，從三品，專總府事也。少尹各二員，從四品下。魏晉已下，州府有治中。隋文改為司馬，煬帝改為贊理，又為丞。武德改為治中。永徽，避高宗名，改為司馬。開元初，改為少尹。司錄參軍二人，正七品。錄事四人，從九品上。功、倉、戶、兵、法、士等六曹參軍事各二人，正七品下。府史。隋書有之。參軍事六人，正八品下。執刀十五人，典獄十一人，問事十二人，白直二十四人，經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上。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醫藥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二十人。

大都督府。魏黃初二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之名，後代因之。至隋改為總管府。武德四年，又改為都督。貞觀中，分為上中下都督府也。督一員，從二品。長史一人，從三品。司馬二人，從四品下。錄事參軍事二人，正七品上。錄事二人，從九品上。功曹、戶、兵、法、士六曹參軍事。功、士二曹各一員，餘曹各二員，並正七品下也。典獄十六人，問事十人，白直二十四人，市令一人，從九品上。丞一人，佐一人，史二人，倉督二人，經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上。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醫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下。助教一人，學生十五人。

中都督府

督一員，正三品上。別駕一人，正四品下。長史一人，正五品上。司馬一人，正五品下。錄事參軍事一人，從七品下。錄事二人，從九品上。功、倉、戶、兵、法、士六曹參軍事各一人，並從七品上。參軍事四人，從八品上。典獄十四人，白直二十人，市令一人，從九品上。丞一人，佐一人，史二人，帥三人，倉督二人，經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下。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醫藥博士一人，學生十五人。

下都督府

督一員，從三品。別駕一人，從四品下。長史一人，從五品上。司馬一人，從五品上。錄事參軍事一人，從七品上。錄事二人，從九品下。功曹、戶、兵、法、士六曹參軍事各一人，從七品下。參軍事三人，從八品下。典獄十二人，問事六人，白直十六人，市令一人，從九品上。丞二人，佐一人，史二人，帥二人，倉督二人，經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下。助教一人，學生五十人，醫學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十二人。

上州。州之名，古也。舜置十二州，禹貢九州。漢置十三州。秦并六國，置三十六郡。漢則以州統郡。其後武德改郡為州，改州為郡，事見諸卷。國家制，戶滿四萬以上為上州。刺史一員。從三品。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都尉各一人，仍以御史一人監郡。漢廢監郡，御史丞相遣掾史分察諸郡。漢武元光五年，分天下置十三州，分統諸郡，每州遣使者一人，督察官吏清濁，謂之十三州刺史。後漢遂以名臣為刺史，事郡州之政，仍置一別駕、治中、諸曹掾屬，號之曰外臺。魏晉已後，因之不改，而郡置太守、丞、尉、諸曹。隋初罷郡，並為州。煬帝罷州為郡，郡置通守。武德改郡為州，州置刺史。天寶改州為郡，郡置太守。乾元元年，改郡為州，州置刺史。初，漢代奉使者皆持節，故刺史臨部皆持節。至魏晉，刺史任重者為使持節都督，輕者為持節。後魏、北齊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為常。隋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刺史之名存而職廢，而處刺史太守官位中，不落持節之名，至今不改，有名無實也。至德之後，中原用兵，大將為刺史者，兼治軍旅，遂依天寶邊將故事，加節度使之號，連制數郡。奉辭之日，賜雙旌雙節，如後魏、北齊故事。名目雖殊，得古刺史督郡之制也。別駕一人，從四品下。長史一人，從五品上。司馬一人，從五品下。錄事參軍事一人，從七品上。錄事三人，從九品上。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六曹參軍事各一人，並從七品下。參軍事四人，典獄十四人，問事八人，白直二十四人，市令一人，從九品上。丞一人，佐一人，史二人，帥三人，倉督二人，經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下。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醫學博士一人，正九品下。助教一人，學生十五人。

中州。戶滿二萬戶已上為中州。刺史一員，正四品上。別駕一人，正五品下。長史一人，正六品上。司馬一人，六品上。錄事參軍事一人，正八品上。錄事一人，從九品上。司功、司倉、司戶、司法、司士六曹參軍事各一人，並正八品下。隨曹有佐、史人數。參軍事三人，正九品上。執刀十人，典獄十二人，問事六人，白直十六人，市令

一人丞佐各一人史帥倉督各二人經學博士一人正九品上助教一人學生五十
人醫藥博士一人從九品下助教一人學生十二人
下州戶不滿二萬為下州也
刺史一員正四品下別駕一人從五品上司馬一人從六品下錄事參軍事一人從八品上錄事一
人從九品下司倉司戶司法三曹參軍事各一人從八品下隨曹有佐史人數參軍事一人從九品下
典獄八人問事四人白直十六人市令一人佐史各一人帥二人倉督一人經
學博士一人正九品下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醫學博士一人從九品上學生十人　京
兆河南太原牧及都督刺史掌清肅邦畿考覈官吏宣布德化撫和齊人勸課
農桑敦數五[illegible]每歲一巡屬縣觀風俗問百年錄囚徒恤鰥寡閱丁口務知百
姓之疾苦部內有篤疾才學異能聞於鄉閭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悌悖禮亂常
不率法令者糺而繩之其吏在官公廉正己清直守節者必謹而察之其貪穢
諂諛求名徇私者亦謹而察之皆附於考課以為褒貶若善惡殊尤者隨即奏
聞若獄訟疑議兵甲興造便宜符瑞尤異亦以上聞其常則申於尚書省而已
若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精誠感通志行聞於鄉閭者亦具以申奏表其門閭其
孝悌力田[illegible]有詞學者率與計偕其所部有須改更得以便宜從事若親王典
州及邊州[illegible]督刺史不可離州局者應巡屬縣皆委上佐行焉尹少尹別駕長
史司馬掌貳府州之事以綱紀眾務通判列曹歲終則更入奏計司錄錄事參
軍掌勾稽省署抄目監符印功曹司功掌官吏考課祭祀禎祥道佛學校表疏
醫藥陳設之事倉曹司倉掌公廨度量庖廚倉庫租賦徵收田園市肆之事戶
曹司戶掌戶籍計帳道路逆旅婚田之事兵曹司兵掌武官選舉兵甲器仗門
戶管鑰烽候傳驛之事法曹司法掌刑法士曹司士掌津梁舟車舍宅百工眾
藝之事市令掌市廛交易禁斥非道之事經學博士掌五教教授諸生醫藥博
士以百藥救民疾病下至執刀白直典獄佐史各有其職州府之任備焉
縣令三代之制五等諸侯自理其人周衰諸侯相併大國分置郡邑縣鄙以聚其人齊晉謂之大夫魯衛謂之宰楚謂之公尹秦謂之令長秦制萬戶已
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也
長安萬年河南洛陽太原晉陽六縣謂之京縣令各一人正五品上丞二人從七品主
簿二人從八品上錄事二人從九品下佐二人史四人尉六人從八品下司功佐三人史六人司倉佐四
人史八人司戶佐五人史十人司兵佐三人史六人司法佐五人史十人司士佐四人史八人典獄十四人問事八
人白直十八人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五十人
京兆河南太原所管諸縣謂之畿縣令各一人正六品下丞一人從八品下主簿一人正九
品上尉二人正九品下錄事二人史三人司功佐三人史五人司倉佐四人史七人司戶佐四人史七人帳史一人司
法佐四人史八人典獄十四人問事四人白直十人市令一人佐一人史一人帥二人經學博士
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
諸州上縣令一人從六品上丞一人從八品下主簿一人正九品下尉二人從九品上錄事二人史三
人司戶佐四人史七人帳史一人司法佐四人史八人倉督二人典獄十人問事四人白直十人市
令一人佐史各一人帥一人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
諸州中縣令一人正七品上丞一人從八品下主簿一人從九品上尉一人從九品下錄事一人史四
人司戶佐三人史五人帳史一人司法佐二人史六人倉督一人典獄八人問事四人白直八人博
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二十五人
諸州中下縣令一人從七品上丞一人正九品上主簿一人從九品尉一人從九品下錄事一人
司戶佐二人史三人帳史一人司法佐二人史四人典獄六人問事四人白直八人市令一人佐史各一
人帥二人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二十五人
諸州下縣令一人從七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主簿一人從九品上尉一人從九品下錄事一人司
戶佐二人史四人帳史一人司法佐一人史四人典獄六人問事四人白直八人市令一人佐一人史二人
帥二人也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二十人　京畿及天下諸縣令之職皆掌導揚
風化撫字黎甿敦四人之業崇五土之利養鰥寡恤孤窮審察冤屈躬親獄訟
務知百姓之疾苦
大都護府
大都護一員從二品副都護四人正四品上長史一人正五品上司馬一人正五品上錄事參軍
事一人正七品上錄事二人從九品下功曹倉曹戶曹兵曹法曹五參軍事各一人並正七品
下參軍事三人正八品下
上都護府

都護一員。正三品 副都護二人。從四品上 長史一人。正五品上 司馬一人。正五品上 錄事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下 錄事二人。功曹、倉曹、戶曹、兵曹四參軍事各一人。從七品上 參軍事三人。從八品上 都護之職，掌撫慰諸蕃，輯寧外寇，覘候姦譎，征討攜貳。長史、司馬貳焉。

諸曹如州府之職。

節度使天寶中，緣邊禦戎之地，置八節度使。受命之日，賜之旌節，謂之節度使，得以專制軍事。行則建節，符樹六纛。外任之重，無比焉。至德已後，天下用兵，中原刺史亦循其例，受節度使之號。

節度使一人，副使一人，行軍司馬一人，判官二人，掌書記一人，參謀，無員數也。隨軍四人。皆天寶後置，檢討未見品秩。

元帥、都統、招討等使。

元帥舊無其名。安史之亂，肅宗討賊，以廣平王為天下兵馬元帥，又以大臣郭子儀、李光弼隨其方面副之，號為副元帥。及代宗即位，又以雍王為之。自後不置。昭宗又以輝王為之也。

都統乾元中置，或總三道，或總五道。至上元末省。大中後討徐州，以康承訓；討黃巢，以荊南王鐸，皆為都統。

招討使貞元末置，自後隨用兵權置，兵罷則停。

防禦團練使至德後，中原置節度使，又大郡要害之地，置防禦使，以治軍事，刺史兼之，不賜旌節。上元後改防禦使為團練守捉使，又與團練兼置防禦使各前使各有副使、判官，皆天寶後置，未見品秩。

諸鎮魏有鎮東、鎮西、鎮南、鎮北四將軍，後代因之。隋因始置鎮將、鎮副之名也。

上鎮將一人。正六品下 鎮副一人。正七品下 錄事一人，倉曹、兵曹二參軍。從八品下。各有佐史。

中鎮將一人。正七品上 鎮副一人。從七品上 錄事一人，兵曹參軍一人。正九品下

下鎮將一人。正七品下 鎮副一人。從七品下 錄事一人，兵曹參軍一人。從九品下

諸戍春秋有戍葵丘之義，東晉後魏以屯兵守境處為戍，隋因之。

上戍主一人。正八品下 戍副一人。從八品下 佐一人，史二人。

中戍主一人。從八品下

下戍主一人。正九品下

五岳四瀆廟令各一人。正九品上 齋郎三十人，祝史三人。

上關令一人。從八品下 丞二人。正九品下 錄事一人。有府史、典事。 津吏八人。

中關令一人。正九品下 丞一人。從九品下 錄事一人，津吏六人。

下關令一人。從九品下 津吏四人。關令各有府史。 關令掌禁末遊，伺姦慝。凡行人車馬出入往來，必據過所以勘之。

舊唐書卷四十四

舊唐書卷四十四考證

職官志三御史中丞二員○新書三員

御史四員○新書六員

監察御史十員○新書十五員

尙食奉御至大朝會饗宴與光祿大夫視其品秩之差○沈炳震曰光祿大夫

應作光祿卿

天寶十二載楊國忠當政復立仗馬及進馬官乾元復省上元復置○新書大

曆十四年復置

總掖庭宮闈奚官內僕內府五局之官屬○新書幷太子內坊爲六局

內給事八人○新書十人

內謁者監六人○新書十人

陵戶乾橋昭四百人獻定恭三百人○沈炳震曰新書不分諸陵皆守陵百戶

鼓吹署丞三人○新書二人

太卜署令丞一人○新書二人

凡諸羣牧立南北東西四使以分統之○沈炳震曰新書獨無東使

太理寺獄丞四人○新書二人

掌固八人問事一百四十八人○八人新書作十八人一百四十八人新書作

百人

太府卿總京師四寺平準左右藏常平八署之官屬○沈炳震曰新書七署無

平準

祭酒司業之職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有六學○六學謂一國子學二太學

三四門學四律學五書學六算學也新書幷廣文館爲七學

國子博士二人助教一人○新書俱五人

太學博士三人助教三人○新書俱六人

四門博士三人助教三人○新書俱六人

學生五百人○新書三百人

律學博士一人○新書三人

五經博士各一人○新書各二人

廣文館博士二人○新書四人

將作監大匠一員少匠二員○新書作太監少監

左右衛至左右千牛衛○臣德潛按舊書俱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新書

大將軍上俱有上將軍一員

左右神武軍○臣德潛按舊書闕官名人數據新書大將軍各一員正二品統

軍各一員正三品將軍三員從三品總衛前射生兵長史錄事參軍事倉兵

曹三曹參軍事司階中候司戈執戟長上人數品秩隨曹府史並如龍武軍

應補入

太子賓客四員古無此官顯慶元年始置四員○新書貞觀十八年以宰相兼

賓客開元中定員四人

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六曹○新書有司田爲七曹

長安萬年河南洛陽太原晉陽六縣謂之京縣○新書有奉先會昌二縣

元帥舊無其名安史之亂肅宗討賊以廣平王爲天下兵馬元帥又以郭子儀

李光弼副之○臣德潛按新書高祖定京師置左右元帥太原道行軍元帥

西討元帥皆親領之則知不始于安史之亂也臣德潛按取士之制莫詳于

唐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

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明法明字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

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三經二經學究一經與三禮三傳史科此歲

舉之常選也而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載之通典通志通考

釐然具備也舊書有職官志無選舉志明係殘闕應參之新書以得其大凡

舊唐書卷四十四考證

舊唐書卷四十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輿服志第二十五

昔黃帝造車服，爲之屏蔽，上古簡儉，未立等威。而三五之君，不相沿習，遞改正朔，易服色。車有輿輅之別，服有袞冕之差，文之以染繢，飾之以絺繡，華蟲象物，龍火分形。於是典章興矣。周自夷王削弱，諸侯自恣，窮孔翬之羽毛，無以供其侈，極隨和之掌握，不足慊其華。則皮弁華舄之容，非珠履鷸冠之玩也。迨秦誅戰國，斟酌舊儀，則有鹵簿金根，大駕法駕，備千乘萬騎，異彝典周官。漢氏因之，號乘輿三駕，儀衛之盛，無與比隆。東京帝王，博雅好古，明帝始令儒者考曲臺之說，依周官五輅六冕之文，山龍藻火之數，創爲法服，雖有制作，竟寢不行。輿駕乘金根而已，服則袞冕，冠則通天。其後所御，多從袍服，事具前志。而袞冕之服，歷代不行。後魏、北齊，輿服奇詭。至隋氏一統，始復舊儀。隋制，車有四等，有亘幰、通幰、軺車、輅車。初制五品以上乘偏幰車，其後嫌其不美，停不行用，以亘幰車代之。三品以上通幰車，則青壁。一品軺車，油幰朱網。唯輅車一等，聽勳始得乘之。馬珂，一品以下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衣裳有常服、公服、朝服、祭服四等之制。平巾幘，牛角簪導，紫衫，白袍，靴，起梁帶。五品已上，金玉鈿飾，用犀爲簪，是爲常服。武官盡服之。六品已下，衫以緋。至於大仗陪立，五品已上及親侍加兩襠縢蛇。其勳侍去兩襠。弁冠，朱衣裳，素革帶，烏皮履，是爲公服。其弁通用烏漆紗爲之，象牙爲簪導。五品已上，亦以鹿胎爲弁，犀爲簪導者，加玉琪之飾。一品九琪，二品八琪，三品七琪，四品六琪，三品兼有紛鞶囊，佩於革帶之後，上加玉珮一。鞶囊，二品以上金縷，三品以上銀縷，五品以上綵縷，文官尋常入內及在本司，常服之。親王遠遊三梁冠，金附蟬，犀簪導，白筆。三師、三公、太子三師三少、尚書、祕書二省、九寺、四監、太子三寺、諸郡縣關市、親王文學、藩王嗣王、公侯，進賢冠，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兩梁，犀簪導；九品以上一梁，牛角簪導。門下、內書、殿內三省、諸衛府長秋監、太子左右庶子、內坊諸率、宮門內坊、親王府都尉、府鎮防戍九品以上、散官一品已下，武弁，幘，侍中、中書令加貂蟬，珮紫綬。散官者，白筆。御史、司隸二臺，法冠，一名獬豸冠。謁者臺大夫以下，高山冠，並絳紗單衣，白紗內單，皁領、褾、襈、裾，白練裙襦，絳蔽膝，革帶，金飾鉤䚢，方心曲領，紳帶，玉鏢金飾劍，亦通用金鏢山玄玉。佩綬，襪，烏皮舄。是爲朝服。玉佩，纁朱綬，施二玉環。三品以上綠綬，四品、五品青綬。二品以下去玉環，六品以下去劍、珮、綬，八品以下冠去白筆，衣省內單及曲領、蔽膝，著烏皮履。五品加紛鞶囊。其綬，纁朱者用四綵：赤、紅、縹、紺。紅朱質，纁文織，長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闊九寸。綠綬用四綵：綠、紫、黃、朱紅。綠質，長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闊九寸。紫綬用四綵：紫、黃、赤、紅。紫質，長一丈六尺，一百八十首，闊八寸。青綬三綵：白、青、紅。青質，長一丈四尺，一百四十首，闊七寸。玄衣纁裳，冕而旒者，是爲祭服。綬珮劍各依朝服之數。其章自七品以下，降二爲差。六品以下無章。文武之官，皆執笏。五品以上，用象牙爲之；六品以下，用竹木。是時內外羣官，文物有序，僕御清道，車服以庸。於是貴賤士庶，較然殊異。越王侗於東都嗣位，下詔停廢，自茲以後，浸以不章，以至於亡。唐制，天子車輿有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爲五輅。耕根車、安車、四望車，已上八等，並供服乘之用。其外有指南車、記里鼓車、白鷺車、鸞旗車、辟惡車、軒車、豹尾車、羊車、黃鉞車，豹尾、黃鉞二車，武德中無，自貞觀已後加爲，其黃鉞，天寶元年制改爲金鉞。屬車十二乘，並爲儀仗之用。大駕行幸，則分前後，施於鹵簿之內。若大陳設，則分左右，施於儀衛之內。玉輅，青質，以玉飾諸末。重輿，左青龍，右白虎，金鳳翅，畫虡文鳥獸，黃屋左纛。金鳳一在軾前，十二鑾在衡，正縣鑾數，皆其副輅及耕根則八。二鈴在軾。龍輈前設鄣塵。青蓋黃裏，繡飾。博山鏡子，樹羽輪，皆朱班重牙。左建旂，十有二旒，皆畫升龍，其長曳地。右載闟戟，長四尺，廣三尺，黻文。旂首金龍頭，銜結綬及鈴緌。駕蒼龍，金錢方釳，插翟尾五焦，鏤錫，鞶纓十有二就。鏤錫，馬當顱，鏤金爲之。鞶纓，鞶皆以五綵飾之，就，成也。一帀爲一就也。以祭祀、納后則供之。金輅，赤質，以金飾諸末，餘與玉輅同。駕赤駵。鄉射、祀還、飲至則供之。象輅，黃質，以象飾諸末，餘與玉輅同。駕黃駵。行道則供之。革輅，白質，鞔之以革，餘與玉輅同。駕白駱。巡狩、臨兵事則供之。木輅，黑質，漆之，餘與玉輅同。駕黑駵。畋獵則供之。五輅之蓋，旌旗之質及鞶纓，皆從輅色。蓋之裏皆用黃。其鏤錫，五輅同。耕根車，青質，蓋三重，餘與玉輅同。耕耤則供之。安車，金飾重輿，曲壁，八鑾在

衡。紫油纁朱裏通幰。朱絲絡網。朱鞶纓。朱覆髮貝絡。駕赤騮。臨幸則供之。四望車。制同犢車。金飾。八鑾在衡。青油纁朱裏通幰。朱絲絡網。拜陵臨弔則供之。自高宗不喜乘輅。每有大禮。則御輦以來往。爰洎則天以後。遂以爲常。玄宗又以輦不中禮。又廢而不用。開元十一年冬。將有事於南郊。乘輅而往。禮畢騎而還。自此行幸及郊祀等事。無遠近。皆騎於儀衛之內。其玉輅及腰輦之屬。但陳於鹵簿而已。皇后車則有重翟。厭翟。翟車。安車。四望車。金根車。六等。重翟車。青質。金飾諸末。輪畫朱。金根車牙。其箱飾以重翟羽。青油纁朱裏通幰。繡紫帷。朱絲絡網。繡紫絡帶。八鑾在衡。鏤錫。鞶纓十二就。金鍐方釳。插翟尾。朱總。（總以朱爲之如馬纓而小著馬勒在兩耳與兩鑣也）駕蒼龍。受冊。從祀。享廟則供之。厭翟。赤質。金飾諸末。輪畫朱牙。其箱飾以次翟羽。紫油纁朱裏通幰。紅錦帷。朱絲絡網。紅錦絡帶。餘如重翟車。駕赤騮。採桑則供之。翟車。黃質。金飾諸末。輪畫朱牙。其車側飾以翟羽。黃油纁黃裏通幰。白紅錦。朱絲絡網。白紅錦絡帶。餘如重翟。駕黃騮。歸寧則供之。諸鞶纓之色。皆從車質。安車。赤質。金飾。紫通幰朱裏。駕四馬。臨幸及弔則供之。四望車。朱質。紫油通幰。油畫絡帶。拜陵臨弔則供之。金根車。朱質。紫油通幰。油畫絡帶。朱絲網。常行則供之。皇太子車輅。有金輅。軺車。四望車。金輅。赤質。金飾諸末。重較。箱畫虡文鳥獸。黃屋。伏鹿軾。龍輈。金鳳一。在軾前。設鄣塵。朱蓋黃裏。輪畫朱牙。左建旂九旒。右載闟戟。旂首金龍頭銜結綬及鈴緌。駕赤騮四。八鑾在衡。二鈴在軾。金鍐方釳。插翟尾五焦。鏤錫。鞶纓九就。從祀享。正冬大朝。納妃則供之。軺車。金飾諸末。紫通幰朱裏。駕一馬。五日常服及朝享宮臣出入行道則供之。四望車。金飾諸末。紫油纁通幰朱裏。朱絲絡網。駕一馬。弔臨則供之。王公已下車輅。親王及武職一品。象飾輅。自餘及二品三品。革輅。四品。木輅。五品。軺車。象輅。以象飾諸末。朱班輪。八鑾在衡。左建旂。（旂畫龍一升一降）右載闟戟。革輅。以革飾諸末。左建旜。（通帛爲旜）餘同革輅。木輅。以漆飾之。餘同革輅。軺車。曲壁。青通幰。諸輅皆朱質朱蓋朱旂旜。一品九旒。二品八旒。三品七旒。四品六旒。其鞶纓就數皆準此。內命婦夫人乘厭翟車。嬪乘翟車。婕妤已下乘安車。各駕二馬。外命婦公主王妃乘厭翟車。駕二馬。自餘一品乘白銅飾犢車。青通幰。朱裏油纁。朱絲絡網。駕以牛。二品已下去油纁絡網。四品青偏幰。有唐已來。三公已下車輅。皆太僕官造貯掌。若受制行冊命及二時巡陵婚葬則給之。自此之後。皆騎馬而已。

唐制。天子衣服。有大裘之冕。袞冕。鷩冕。毳冕。繡冕。玄冕。通天冠。武弁。黑介幘。白紗帽。平巾幘。白帢。凡十二等。大裘冕。無旒。廣八寸。長一尺六寸。（玄表纁裏。已下廣狹准此）金飾。玉簪導。以組爲纓。色如其綬。裘以黑羔皮爲之。玄領。褾襟緣。朱裳。白紗中單。皁領。青褾襈裾。革帶。玉鉤䚢。大帶。（素帶朱裏。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紐用組也）蔽膝隨裳色。鹿盧玉具劍。火珠鏢首。白玉雙佩。玄組雙大綬。六綵。玄黃赤白縹綠。純玄質。長二丈四尺。五百首。廣一尺。（小雙綬長二尺一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朱韈。赤舄。祀天神地祇則服之。袞冕。金飾。垂白珠十二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簪導。玄衣纁裳十二章。（八章在衣。日月星龍山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衣褾領爲升龍。織成爲之也）各爲六等。龍山以下。每章一行。十二。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黻。（繡龍山火三章。餘同上）革帶。大帶。劍佩綬與上同。舄加金飾。諸祭祀及廟遣上將。征還。飲至。踐阼。加元服。納后。若元日受朝則服之。鷩冕。服七章。（三章在衣。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餘同袞冕。有事遠主則服之。毳冕。服五章。（三章在衣。宗彝藻粉米。二章在裳。黼黻也）餘同鷩冕。祭海岳則服之。繡冕。服三章。（一章在衣。粉米。二章在裳。黼黻）餘同毳冕。祭社稷帝社則服之。玄冕。服。（衣無章。裳刺黼黻一章）餘同繡冕。蜡祭百神朝日夕月則服之。通天冠。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幘。髮纓翠緌。玉若犀簪導。絳紗袍。白紗中單。領。褾。（飾以織成）朱襈裾。白裙。白裙襦。（亦裙衫也）絳紗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其革帶珮劍綬韈舄與上同。若未加元服。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諸祭還及冬至朔日受朝臨軒拜王公元會冬會則服之。武弁。金附蟬。平巾幘。（餘同其服）講武出征四時蒐狩大射禡類宜社賞祖罰社纂嚴則服之。弁服。（弁以鹿皮爲之也）十有二琪。（琪以白玉珠爲之）玉簪導。絳紗衣。素裳。革帶。白玉雙珮。鞶囊。小綬。白韈。烏皮履。朔日受朝則服之。黑介幘。白紗單衣。白裙襦。革帶。素韈。烏皮履。拜陵則服之。白紗帽。（亦烏紗也）白裙襦。（亦裙衫也）白韈。烏皮履。視朝聽訟及宴見賓客則服之。平巾幘。（金寶飾）導簪冠文皆以玉。紫褶。（亦白褶）白袴。玉具裝。真珠寶鈿帶。乘馬則服之。白帢。臨大臣喪則服之。太宗又制翼善冠。朔望視朝。以常服及帛練裙襦通著之。若服袴褶。又與平巾幘通用。著於令。其常服。赤黃袍衫。折上頭巾。九環

帶六合鞾皆起自魏周便於戎事自貞觀已後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皆
常服而已顯慶元年九月太尉長孫無忌與修禮官等奏曰准武德初撰衣服
令天子祀天地服大裘冕無旒臣無忌志寧敬宗等謹按郊特牲云周之始郊
日以至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而此二禮俱說周郊衮與大
裘事乃有異按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明以禦寒理非當暑若啓蟄祈穀冬至報
天行事服裘義歸通允至於季夏迎氣龍見而雩炎熾方隆如何可服謹尋歷
代唯服衮章與郊特牲義旨相協按周禮輿服志云漢明帝永平二年制採周
官禮記始制祀天地服天子備十二章沈約宋書志云魏晉郊天亦皆服衮又
王智深宋紀曰明帝制云以大冕純玉藻玄衣黃裳郊祀天地後魏周齊迄于
隋氏勘其禮令祭服悉同斯則百王通典炎涼無妨復與禮經事無乖舛今請
憲章故實郊祀天地皆服衮冕其大裘請停仍改禮令又檢新禮皇帝祭社稷
服繡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無章謹按令文是四品五品之服此
則三公亞獻皆服衮衣孤卿助祭服毳及鷩斯乃乘輿章數同於大夫君少臣
多殊為不可據周禮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
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諸小祀則玄冕又
云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之服衮冕以下皆如王之服所以三禮義宗遂有三
釋一云公卿大夫助祭之日所著之服降王一等又云悉與王同求其折衷俱
未通允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以十二為節義在法天豈有四旒三章翻
為御服若諸臣助祭冕與王同便是貴賤無分君臣不別如其降王一等則王
著玄冕之時羣臣次服爵弁既屈天子又貶公卿周禮此文久不施用亦猶祭
祀之立尸侑君親之拜臣子覆巢設硩蔟之官去鼃置蟈氏之職唯施周代事
不通行是故漢魏以來下迄隋代相承舊事唯用衮冕今新禮親祭日月仍服
五品之服臨事施行極不穩便請遵歷代故實諸祭並用衮冕制可之無忌等
又奏曰皇帝為諸臣及五服親舉哀依禮著素服今令乃云白帢禮令乖舛須
歸一塗且白帢出自近代事非稽古雖著令文不可行用請改從素服以會禮
文制從之自是鷩冕已下乘輿更不服之白帢遂廢而令文因循竟不改削開

元十一年冬玄宗將有事於南郊中書令張說又奏稱准令皇帝祭昊天上帝
服大裘之冕事出周禮取其質也永徽二年高宗親享南郊用之明慶年修禮
改用衮冕事出郊特牲取其文也自則天已來用之若遵古制則應用大裘若
便於時則衮冕為美令所司造二冕呈進上以大裘樸略冕又無旒既不可通
用於寒暑乃廢不用之自是元正朝會依禮令用衮冕及通天冠大祭祀依郊
特牲亦用衮冕自餘諸服雖在於令文不復施用十七年朝拜五陵但素服而
已朔望常朝亦用常服其翼善冠亦廢武德令皇太子衣服有衮冕具服遠遊
三梁冠公服遠遊冠烏紗帽平巾幘五等貞觀已後又加弁服進德冠之制衮
冕白珠九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青纊充耳犀簪導玄衣纁裳九章（五章在衣龍山華蟲
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織成為之）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金鉤鰈大帶（素帶朱裏亦紕以朱綠皆
用組）黻（隨裳色火山二章也）玉具劍（金寶飾也）玉鏢首瑜玉雙珮朱組雙大綬四綵赤白縹紺純
朱質長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施二玉環也）朱韈赤舄
（舄加金飾）侍從皇帝祭祀及謁廟加元服納妃則服之具服遠遊三梁冠加金附蟬
九首施珠翠黑介幘髮纓翠緌犀簪導絳紗袍白紗中單皁領褾襈裾白裙襦
白假帶方心曲領絳紗蔽膝其革帶劍珮綬韈舄與上同後改用白韈黑舄未
冠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謁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朝釋奠
則服之公服遠遊冠（簪導以下並同前也）絳紗單衣白裙襦革帶金鉤鰈假帶方心紛鞶
囊（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色同大綬）白韈烏皮履五日常服元日冬至受朝則服之烏紗帽白
裙襦白韈烏皮履視事及宴見賓客則服之平巾幘紫褶白袴寶鈿起梁帶乘
馬則服之弁服（弁以鹿皮為之）犀簪導組纓玉琪九絳紗衣素裳革帶鞶囊小綬雙珮
白韈烏皮履朔望及視事則兼服之進德冠九琪加金飾其常服及白練裙襦
通著之若服袴褶則與平巾幘通著自永徽已後唯服衮冕具服公服而已若
乘馬袴褶則著進德冠自餘並廢若讌服常服紫衫袍與諸王同開元二十六
年肅宗升為皇太子受冊太常所撰儀注有服絳紗袍之文太子以為與皇帝
所稱同上表辭不敢當請有以易之玄宗令百官詳議尚書左丞相裴耀卿太
子太師蕭嵩等奏曰謹按衣服令皇太子具服有遠遊冠三梁加金附蟬九首

施珠翠黑介幘髮纓綏犀簪導絳紗袍白紗中單皁領褾襈白裙襦方心曲領
絳紗蔽膝革帶劍珮綬等謁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朝釋奠則服之其絳紗
袍則是冠衣之內一物之數與裙襦劍珮等無別至於貴賤之差尊卑之異則
冠爲首飾名制有殊并珠旒及裳綵章之數多少有別自外不可事事差異亦
有上下通服名制是同禮重則具服禮輕則從省今以至敬之情有所未取衣
服不可減省稱謂須更變名望所撰儀注不以絳紗袍爲稱但稱爲具服則尊
卑有差謙光成德議奏上手勅改爲朱明服下所司行用焉武德令侍臣服有
袞鷩毳繡玄冕及爵弁遠遊進賢冠武弁獬豸冠凡十等袞冕垂青珠九旒以
組爲纓色如其綬（以下旒纓皆如之也）青纊充耳簪導青衣纁裳服九章（五章在衣龍山華蟲火宗彝爲
五等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皆絳爲繡偏衣而已下皆如之）白紗中單黼領（繡冕以下中單青領）青褾襈裙革帶鉤艓
大帶（三品已上素帶朱裏皆紕其外上以綠五品帶紕其垂外以玄黃紐皆用青組之）黻（凡黻皆隨裳色毳冕以上山火二章繡冕山一章玄冕無
章）劍珮綬朱襪赤舄第一品服之鷩冕七旒服七章（三章在衣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
餘同袞冕第二品服之毳冕五旒服五章（三章在衣宗彝藻粉米二章在裳黼黻也）餘同鷩冕第三
品服之繡冕四旒服二章（一章在衣粉米二章在裳黼黻）餘並同毳冕第四品服之玄冕衣無
章裳刻黻一章餘同繡冕第五品服之爵弁（色同爵無旒無章）玄纓簪導青衣纁裳白
紗中單青領褾裙革帶鉤艓大帶（練帶紕其垂內外以緇紐約用青組）爵韠韈赤履九品已上服
之凡冕服助祭及親迎若私家祭祀皆服之爵弁亦同凡冕制皆以羅爲之其
服以紬爵弁用紬爲之其服用繒遠遊三梁冠黑介幘青綏（凡文官皆青綏以下准此也）皆
諸王服之親王則加金附蟬進賢冠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兩梁九品以上
一梁皆三公太子三師三少五等爵尚書省祕書省諸寺監學太子詹事府三
寺及散官親王師友文學國官若諸州縣關津岳瀆等流內九品以上服之武
弁平巾幘（侍中中書令則加貂蟬侍左者左珥侍右者右珥）皆武官及門下中書殿中內侍省天策上
將府諸衛領軍武候監門領左右太子諸坊諸率及鎮戍流內九品已上服之
其親王府佐九品以上亦準此法冠一名獬豸冠以鐵爲柱其上施珠兩枚爲
獬豸之形左右御史臺流內九品以上服之高山冠者內侍省內謁者及親王
下司閤等服之却非冠者亭長門僕服之諸應冠而未冠者並雙童髻空頂幘

五品已上雙玉導金飾三品以上加寶飾六品以下無飾朝服（亦名具服）冠幘纓簪
導絳紗單衣白紗中單皁領襈裾白裙襦（亦裙衫也）革帶鉤艓假帶曲領方心絳紗
蔽膝韈舄劍珮綬一品已下五品以上陪祭朝饗拜表大事則服之七品已上
去劍珮綬餘並同公服（亦名從省服之）冠幘纓簪導絳紗單衣白裙襦（亦裙衫也）革帶鉤艓
假帶古心韈履紛鞶囊一品以下五品以上謁見東宮及餘公事則服之其六
品以下去紛鞶囊餘並同諸珮綬者皆雙綬親王纁朱綬四綵赤黃縹紺純朱
質纁文織長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一品綠綟綬四綵紫黃赤純綠質
長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二品三品紫綬三綵紫黃赤純紫質長一丈
六尺一百八十首廣八寸四品青綬三綵青白紅純青質長一丈四尺一百四
十首廣七寸五品黑綬二綵青紺純紺質長一丈二尺一百首廣六寸（自王公以下皆
有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正第一品佩二玉環自外不同也）有綬者則有紛皆長六尺四寸廣二尺
四分各隨綬色諸鞶囊二品以上金鏤三品金銀鏤四品銀鏤五品綵鏤諸珮
一品珮山玄玉二品以下五品以上佩水蒼玉諸文官七品以上朝服者簪白
筆武官及爵則不簪諸舄履並烏色舄重皮底履單皮底（別注色者不用此色）諸勳官及
爵任職事官者（散官散號將軍同職事）正衣本服自外各從職事服諸致仕及以理去官
被召謁見皆服前官從省服平巾幘簪箄導冠之五品以上紫褶六品以下緋
褶加兩襠縢蛇並白袴起梁帶（五品以上金玉雜鈿六品以下金飾隱起）鞾武官及衛官陪立大仗
則服之若文官乘馬亦通服之去兩襠縢蛇諸視品府佐武弁平巾幘國官進
賢一梁冠黑介幘簪導其服各準正品（其流外官亦依正品流外之例）參朝則服之若謁見府
公府佐平巾黑幘國官黑介幘皆白紗單衣烏皮履諸流外官行署三品以上
黑介幘絳公服（用緋爲之制同絳紗單衣）方心革帶鉤艓假帶韈烏皮履九品以上絳褠衣
（制同絳公服袖狹形直如溝不垂）去方心假帶餘同絳公服其非行署者太常寺謁者卜博士
醫助教祝史贊引鴻臚寺掌儀諸典書典學內侍省內典引太子門下坊典儀
內坊導客舍人諸贊者王公以下舍人公主謁者等各準行署依品服自外及
民任雜掌無官品者皆平巾幘緋衫大口袴朝集從事則服之諸典謁武弁絳
公服其齋郎介幘絳褠衣自外品子任雜掌者皆平巾幘緋衫大口袴朝集從

事則服之黑介幘簪導深衣青褾領革帶烏皮履未冠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
去革帶國子太學四門學生參見則服之書算學生州縣學生則烏紗帽白裙
襦青領諸外官拜表受詔皆服（本品無朝服者則服之）其餘公事及初上並公服諸州大
中正進賢一梁冠絳紗公服若有本品者依本品參朝服之諸州縣佐史鄉正
里正岳瀆祝史齋郎並介幘絳褠衣平巾幘緋褶大口袴紫附褠尚食局主食
典膳局主食太官署食官署掌膳服之平巾綠幘青布袴褶尚食局主膳典膳
局典食太官署食官署供膳服之平巾五辮髻青袴褶青耳屩羊車小史服之
總角髻青袴褶漏刻生漏童服之龍朔二年九月戊寅司禮少常伯孫茂道奏
稱諸臣九章服君臣冕服章數雖殊飾龍名袞尊卑相亂望諸臣九章衣以雲
及麟代龍昇山爲上仍改冕當時紛議不定儀鳳年太常博士蘇知機又上表
以公卿以下冕服請別立節文勅下有司詳議崇文館學士校書郎楊炯奏議
曰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黃帝軒轅氏
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
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寅殷人
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
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
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也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
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矣夫日月星辰
者明光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雨象聖王澤沾下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
應機布教也華蟲者雉也身被五采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武蜼也以剛
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
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米者人恃以生象聖王物之所賴也黼能斷割象聖王
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己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有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爲
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乎制袞冕以祀先王也九章者法於
陽數也以龍爲首章者袞者卷也龍德神異應變潛見表聖王深沈遠智卷舒
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

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武蜼者山林所生也明其
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也社稷土穀之神也粉米由之成也象其功也又制玄
冕以祭羣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偏擬但取黻之相背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
才也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
之法服乃此之自出矣天下之能事又於是乎畢矣今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
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旌旗矣龍武山火者又不踰於古矣而
云麟鳳有四靈之名玄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感德之祥此蓋別
表休徵終是無踰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
黃玉紫盡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鉛黃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
畢陳於法服也雲也者從龍之氣也水也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爲章目也
此蓋不經之甚也又鷩冕八章三公服之者鷩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
鷹鸇者鷙鳥也適可以辨祥刑之職也熊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
又稱藻爲水草無所法象引張衡賦云蔕倒茄於藻井披江葩之狎獵謂爲蓮
花取其文采者夫茄者蓮也若以蓮花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
達文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
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袞名豈惟顛倒衣裳抑
亦自相矛盾此又不經之甚也又黼冕四章五品服之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
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爲制令爲詔乃秦皇
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乃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
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由是竟寢知機
所請景龍二年七月皇太子將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
衣冠太子左庶子劉子玄進議曰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爲騑服魏
晉已降迄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至如李
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
於便習者也案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爲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
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擐朝衣單馬御鞍宜從

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矣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如陵廟巡幸王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通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止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何者褒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襪而升鐙既以乘鞍非惟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可且長裙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棨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絓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云祕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為非當時所撰且觀當今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群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屩者閻立本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武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義惟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珮用舍無恆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資於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臣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搉揚今屬殿下親從齒胄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皇太子手令付外宣行仍編入令以為恆式讌服蓋古之褻服也今亦謂之常服江南則以巾褐裙襦北朝則雜以戎夷之制爰至北齊有長帽短靴合袴襖子朱紫玄黃各任所好雖謁見君上出入省寺若非元正大會一切通用高氏諸帝常服緋袍隋代帝王貴臣多服黃文綾袍烏紗帽九環帶烏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於匹庶皆著黃袍出入殿省天子朝服亦如之惟帶加十三環以為差異蓋取於便事其烏紗帽漸廢貴賤通服折上巾其製周武帝建德年所造也晉公宇文護始命袍加下襴及大業元年煬帝始制詔吏部尚書牛弘工部尚書宇文愷兼內史侍郎虞世基給事郎許善心儀曹郎袁朗等憲章古則創造衣冠自天子逮于胥吏章服皆有等差始令五品以上通服朱紫是後師旅務殷車駕多行幸百官行從雖服袴褶而軍間不便六年復詔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貴賤異等雜用五色五品已上通著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皁士卒以黃武德初因隋舊制天子讌服亦名常服唯以黃袍及衫後漸用赤黃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黃為衣服雜飾四年八月勑三品已上大科紬綾及羅其色紫飾用玉五品已上小科紬綾及羅其色朱飾用金六品已上服絲布雜小綾交梭雙紃其色黃六品七品飾銀八品九品鍮石流外及庶人服紬絁布其色通用黃飾用銅鐵五品已上執象笏三品已下前挫後直五品已上前挫後屈自有唐已來一例上圓下方曾不分別六品已下執竹木為笏上挫下方其折上巾烏皮六合靴貴賤通用貞觀四年又制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下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九品服以青帶以鍮石婦人從夫色雖有令仍許通著黃五年八月勑七品已上服龜甲雙巨十花綾其色綠九品已上服絲布及雜小綾其色青十一月賜諸衛將軍紫袍錦為褾袖八年五月太宗初服翼善冠貴臣服進德冠龍朔二年司禮少常伯孫茂道奏稱舊令六品七品著綠八品九品著青深青亂紫非卑品所服望請改八品九品著碧朝參之處聽兼服黃從之總章元年始一切不許著黃上元元年八月又制一品已下帶手巾算袋仍珮刀子礪石武官欲帶者聽之文武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服深緋五品服淺緋並金帶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淺青並鍮石帶庶人並銅鐵帶文明元年七月甲寅詔旗幟皆從金色飾之以紫畫以雜文八品已下舊服者並改以碧京文官五品已上六品已下七品清官每日入朝常服袴褶諸州縣長官在公衙亦准此景雲中又制令依上元故事一品已下帶手巾算袋其刀子礪石等許不佩武官五品已上佩鞊鞢七事七謂佩刀刀子礪石契苾真噦厥針筒火石袋等也至開元初復罷之則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賜繡袍各於背上繡成八字銘長壽三年四月勑賜岳牧金字銀字銘袍延載元年五月則天內出緋紫單羅銘襟背衫賜文武三品已上左右監門衛將軍等飾以對師子左右衛飾以麒麟左右武威衛飾以對虎左右豹韜衛飾以豹左右鷹揚衛飾以鷹左右玉鈐衛飾以對鶻左右金吾衛

飾以對豸。諸王飾以盤龍及鹿。宰相飾以鳳池。尚書飾以對鴈。武德已來，始有
巾子。文官名流上平頭小樣者。則天朝貴臣內賜高頭巾子，呼為武家諸王樣。
中宗景龍四年三月，因內宴賜宰臣已下內樣巾子。開元已來，文官士伍多以
紫皁官絁為頭巾、平頭巾子，相效為雅製。玄宗開元十九年十月，賜供奉官及
諸司長官羅頭巾及官樣巾子，迄今服之也。天寶十載五月，改諸衛旗幡隊仗，
先用緋色，並用赤黃色，以符土德。高祖武德元年九月，改銀菟符為銀魚符。高
宗永徽二年五月，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咸
亨三年五月，五品已上賜新魚袋，並飾以銀，三品已上各賜金裝刀子礪石一
具。垂拱二年正月，諸州都督刺史，並准京官帶魚袋。天授元年九月，改內外所
佩魚並作龜。久視元年十月，職事三品已上龜袋，宜用金飾，四品用銀飾，五品
用銅飾，上守下行，皆從官給。神龍元年二月，內外官五品已上依舊佩魚袋。六
月，郡王嗣王特許佩金魚袋。景龍三年八月，令特進佩魚，散職佩魚，自此始也。
自武德已來，皆正員帶闕官始佩魚袋，員外判試檢校自則天、中宗後始有之，
皆不佩魚。雖正員官得佩，亦去任及致仕即解去魚袋。至開元九年，張嘉貞為
中書令，奏諸致仕許終身佩魚，以為榮寵。以理去任，亦聽佩魚袋。自後恩制賜
賞緋紫，例兼魚袋，謂之章服。因之佩魚袋、服朱紫者眾矣。梁制云：袴褶，近代服以
從戎。今纂嚴，則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則縛袴不舒散也。中官紫褶，外官
絳褶。舄用皮。服冠衣朱者，紫衣用赤舄，烏衣用烏舄。唯褶服以靴。靴，胡履也，取
便於事，施於戎服。舊制，乘輿案褥牀褥牀帷，皆以紫為飾。天寶六載，禮儀使太
常卿韋縚奏請依御衰色，以赤黃為飾，從之。武德令，皇后服有褘衣、鞠衣、鈿釵
禮衣三等。褘衣，首飾花十二樹，并兩博鬢，其衣以深青織成為之，文為翬翟之
形。素質，五色，十二等。素紗中單，黼領，羅縠褾、襈，褾、襈皆用朱色也。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用翟為章，三等。大帶，
隨衣色，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紐約用青組。以青衣，革帶，青韈、舄，舄加金飾。白玉雙珮，玄組雙大綬，
章綵尺寸與乘輿同。受冊、助祭、朝會諸大事則服之。鞠衣，黃羅為之，其蔽膝、大帶及衣革帶、舄隨衣色，餘與褘衣同，唯無
雉也。親蠶則服之。鈿釵禮衣十二鈿，服通用雜色，制與上同，唯無雉及珮綬，去舄加履。
宴見賓客則服之。皇太子妃服，首飾花九樹，小花如大花之數，并兩博鬢也。褕翟，青織成為之，文為搖翟之

形，青質五色，九等也。素紗中單，黼領，羅縠褾、襈，褾、襈皆用朱也。蔽膝，隨裳色，用緅為領，以搖翟為章，二等也。大帶，隨衣
色，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紐約用青組。以青衣，革帶，青韈、舄，舄加金飾。瑜玉珮，紅朱雙大綬，章綵尺寸與皇
太子同。受冊、助祭、朝會諸大事則服之。鞠衣，黃羅為之，其蔽膝、大帶及衣革帶、舄隨衣色，餘與褕翟同，唯無雉也。從蠶
則服之。鈿釵禮衣九鈿，服通用雜色，制與上同，唯無雉及珮綬，去舄加履。宴見賓客
則服之。內外命婦服花釵，施兩博鬢，寶鈿飾也。翟衣青質，羅為之，繡為雉，編次於衣及裳，重為九等而下。第一品
花釵九樹，寶鈿准花數，以下准此也。翟九等，第二品花釵八樹，翟八等，第三品花釵七樹，翟
七等，第四品花釵六樹，翟六等，第五品花釵五樹，翟五等。並素紗中單，黼領，朱
褾、襈，亦通用羅縠也。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緣，加以文繡，重雉為章，二等，一品已下皆同也。大帶，隨衣色，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紐約
青組。青衣，革帶，青韈、舄，珮，綬。內命婦受冊、從蠶、朝會則服之。其外命婦嫁及受冊、
從蠶、大朝會，亦準此。鈿釵禮衣，通用雜色，制與上同，唯無雉及珮綬，去舄加履。第一
品九鈿，第二品八鈿，第三品七鈿，第四品六鈿，第五品五鈿。內命婦尋常參見，
外命婦朝參辭見及禮會則服之。六尚、寶林、御女、采女、女官等服，禮衣通用雜色，
制與上同，唯無首飾。七品已上有大事服之，尋常供奉則公服。公服去中單、蔽膝、大帶。九
品已上大事及尋常供奉並公服。東宮準此。女史則半袖裙襦。諸公主、王妃珮
綬同諸王。縣主、內命婦準品，外命婦五品已上皆準夫、子，即非因夫、子別加邑
號者，亦準品。婦人宴服，準令各依夫色，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既不在公庭，而
風俗奢靡，不依格令，綺羅錦繡，隨所好尚。上自宮掖，下至匹庶，遞相倣效，貴賤
無別。武德、貞觀之時，宮人騎馬者，依齊隋舊制，多著羃䍦，雖發自戎夷，而全身
障蔽，不欲途路窺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後，皆用帷帽，拖裙到頸，漸為
淺露。尋下勑禁斷，初雖暫息，旋又仍舊。咸亨二年又下勑曰：百官家口，咸預士
流，至於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比來多著帷帽，遂弃羃䍦，曾不乘車，別坐檐
子。遞相倣效，浸成風俗，過為輕率，深失禮容。前者已令漸改，如聞猶未止息。又
命婦朝謁，或將馳駕車，既入禁門，有虧肅敬。此並乖於儀式，理須禁斷，自今已
後，勿使更然。則天之後，帷帽大行，羃䍦漸息。中宗即位，宮禁寬弛，公私婦人，無
復羃䍦之制。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粧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
家，又相倣效，帷帽之制，絕不行用。俄又露髻馳騁，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

車內外斯一貫矣奚車契丹塞外用之開元天寶中漸至京城兜籠巴蜀婦人所用今乾元已來蕃將多著勳於朝兜籠易於擔負京城奚車兜籠代於車轝矣武德來婦人著履規制亦重又有線鞵開元來婦人例著線鞋取輕妙便於事侍兒乃著履臧獲賤伍者皆服襴衫太常樂尚胡曲貴人御饌盡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陽羯胡之亂兆於好尚遠矣太極元年左司郎中唐紹上疏曰臣聞王公已下送終明器等物具標甲令品秩高下各有節文孔子曰明器者備物而不可用以芻靈者善爲俑者不仁傳曰俑者謂有面目機發似於生人也以此而葬殆將於殉故曰不仁近者王公百官競爲厚葬偶人像馬雕飾如生徒以眩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禮更相扇慕破產傾資風俗流行遂下兼士庶若無禁制奢侈日增望諸王公已下送葬明器皆依令式並陳於墓所不得衢路行又士庶親迎之儀備諸六禮所以承宗廟事舅姑當須昏以爲期詰朝謁見往者下俚庸鄙時有障車邀其酒食以爲戲樂近日此風轉盛上及王公乃廣奏音樂多集徒侶遮擁道路留滯淹時邀致財物動踰萬計遂使障車禮貺過於聘財歌舞喧譁殊非助感既虧名教實蠹風猷違紊禮經須加節制望請婚姻家障車者並須禁斷其有犯者有蔭家請準犯名教例附簿無蔭人決杖六十仍各科本罪制從之

舊唐書卷四十五

舊唐書卷四十五考證

輿服志小雙綬長二尺一寸○新書二尺六寸

按周禮輿服志云○沈炳震曰周禮無輿服志志輿服起于後漢書也應誤

朱襪赤舄○新書白襪赤舄

毳冕五旒○新書七旒

絺冕四旒○新書六旒

七品已上去劍珮綬餘並同公服○新書六品以下

二品以上金鏤三品金銀鏤四品銀鏤五品鍮鏤○新書無五品

臣德潛按輿服中不及大駕鹵簿與后鹵簿皇太子鹵簿亦屬闕略

舊唐書卷四十五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經籍志第二十六

經籍上

夫龜文成象肇八卦於庖犧鳥跡分形創六書於蒼頡聖作明述同源異流墳典起之於前詩書繼之於後先王陳迹後王準繩易曰人文以化成天下禮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學者非他方策之謂也琢玉成器觀古知今歷代哲王莫不崇尚自仲尼歿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嬴氏坑焚以愚黔首漢興學校復創石渠雄向校讎於前馬鄭討論於後兩京載籍繇是粲然及漢末遷都焚溺過半爰自魏晉迄于周隋而好事之君慕古之士亦未嘗不以圖籍為意也然河北江南未能混一偏方購輯卷帙未弘而荀勖李充王儉任昉祖暅皆達學多聞歷世整比羣分類聚遞相祖述或為七錄或為四部言其部類多有所遺及隋氏建邦寰區一統煬皇好學喜聚逸書而隋世簡編最為博洽及大業之季喪失者多貞觀中令狐德棻魏徵相次為秘書監上言經籍亡逸請行購募并奏引學士校定羣書大備開元三年左散騎常侍褚无量馬懷素侍宴言及經籍玄宗曰內庫皆是太宗高宗先代舊書常令宮人主掌所有殘缺未遑補緝篇卷錯亂難於檢閱卿試為朕整比之至七年詔公卿士庶之家所有異書官借繕寫及四部書成上令百官入乾元殿東廊觀之無不駭其廣九年十一月殷踐猷王愜韋述余欽毋煚劉彥真王灣劉仲等重修成羣書四部錄二百卷右散騎常侍元行沖奏上之自後毋煚又略為四十卷名為古今書錄大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祿山之亂兩都覆沒乾元舊籍亡散殆盡肅宗代宗崇重儒術屢詔購募文宗時鄭覃侍講禁中以經籍道喪屢以為言詔令秘閣搜訪遺文日令添寫開成初四部書至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廣明初黃巢干紀再陷兩京宮廟寺署焚蕩殆盡曩時遺籍尺簡無存及行在朝諸儒購輯所傳無幾昭宗即位志弘文雅秘書省奏曰當省元掌四部御書十二庫共七萬餘卷廣明之亂一時散失後來省司購募尚及二萬餘卷及先朝再幸山南尚存一萬八千卷竊知京城制置使孫惟晟收在本軍其御書秘閣見充教坊及諸軍人占住伏以典籍國之大經秘府校讎之地其書籍並望付當省校其殘缺漸令補輯樂人乞移他所並從之及遷都洛陽又喪其半平時載籍世莫得聞今錄開元盛時四部諸書以表藝文之盛四部者甲乙丙丁之次也甲部為經其類十二一曰易以紀陰陽變化二曰書以紀帝王遺範三曰詩以紀興衰誦歎四曰禮以紀文物體制五曰樂以紀聲容律度六曰春秋以紀行事褒貶七曰孝經以紀天經地義八曰論語以紀先聖微言九曰圖緯以紀六經讖候十曰經解以紀六經讖候十一曰詁訓以紀六經讖候十二曰小學以紀字體聲韻乙部為史其類十有三一曰正史以紀紀傳表志二曰古史以紀編年繫事三曰雜史以紀異體雜紀四曰霸史以紀偽朝國史五曰起居注以紀人君言動六曰舊事以紀朝廷政令七曰職官以紀班序品秩八曰儀注以紀吉凶行事九曰刑法以紀律令格式十曰雜傳以紀先聖人物十一曰地理以紀山川郡國十二曰譜系以紀世族繼序十三曰略錄以紀史策條目丙部為子其類一十有四一曰儒家以紀仁義教化二曰道家以紀清淨無為三曰法家以紀刑法典制四曰名家以紀循名責實五曰墨家以紀強本節用六曰縱橫家以紀辯說譎詐七曰雜家以紀兼敘眾說八曰農家以紀播植種藝九曰小說家以紀芻辭輿誦十曰兵法以紀權謀制度十一曰天文以紀星辰象緯十二曰曆數以紀推步氣朔十三曰五行以紀卜筮占候十四曰醫方以紀藥餌針灸丁部為集其類有三一曰楚詞以紀騷人怨刺二曰別集以紀詞賦雜論三曰總集以紀文章事類煚等撰集依班固藝文志體例諸書隨部皆有小序發明其指近史官撰隋書經籍志其例亦然竊以紀錄簡編異題卷部相沿序述無出前修今之殺青亦所不取但紀部帙而已煚等所序四部都錄以明新修之旨今略載之竊以經墳浩廣史圖紛博尋覽者莫之能徧司總者常苦其多何暇重屋複牀更繁其說若先王有闕典上聖有遺事邦政所急儒訓是先宜垂教以作程當闡規而開典則不遑啓處何獲宴寧曩之所修誠惟此義然禮有未愜追怨良深于時秘書省經書實多亡闕諸司

墳籍不暇討論此則事有未周一也其後周覽人間頗覩闕文新集記貞觀之
前永徽已來不取近書採長安之上神龍已來未錄此則理有未弘二也書閱
不偏事復未周或不詳名氏或未知部伍此則體有未通三也書多闕目空張
第數既無篇題實乖標牓此則例有所虧四也所用書序或取魏文貞所分書
類皆據隋經籍志理有未允體有不通此則事實未安五也昔馬談作史記班
彪作漢書皆兩葉而僅成劉歆作七略王儉作七志踰二紀而方就孰有四萬
卷目二千部書名目首尾三年便令終竟欲求精悉不其難乎所以常有遺恨
竊思追雪乃與類同契積思潛心審正舊疑詳開新制永徽新集神龍近書則
釋而附也未詳名氏不知部伍則論而補也空張之目則檢獲便增未允之序
則詳宜別作紕繆咸正混雜必刊改舊傳之失者三百餘條加新書之目者六
千餘卷凡經錄十二家五百七十五部六千二百四十一卷史錄十三家八百
四十部一萬七千九百四十六卷子錄十七家七百五十三部一萬五千六百
三十七卷集錄三家八百九十二部一萬二千二十八卷凡四部之錄四十五
家都管三千六十部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成書錄四十卷其外有釋氏經
律論疏道家經戒符籙凡二千五百餘部九千五百餘卷亦具翻譯名氏序述
指歸又勒成目錄十卷名曰開元內外經錄若夫先王祕傳列代與文自古之
粹籍靈符絕域之神經怪牒盡載於此二書矣夫經籍者開物成務垂教作程
聖哲之能事帝王之達典而去聖已久開鑿遂多苟不剖判條源甄明科部則
先賢遺事有卒代而不聞大國經書遂終年而空泯使學者孤舟泳海弱羽憑
天銜石塡溟倚杖追日莫聞名目豈詳家代不亦勞乎不亦弊乎將使書千帙
於掌眸披萬函於年祀覽錄而知旨觀目而悉詞經墳之精術盡探賢哲之睿
思咸識不見古人之面而見古人之心以傳後來不其愈已其序如此煚等四
部目及釋道目並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卷軸繁多今並略之但紀篇部以表
我朝文物之大其釋道錄目附本書今亦不取據開元經籍爲之志天寶已後
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記禮法之沿革或裁國史之繁略皆張部類
其徒實繁臣以後出之書在開元四部之外不欲雜其本部今據所聞附撰人
等傳其諸公文集亦見本傳此並不錄四部區分詳之于下

甲部經錄十二家五百七十五部六千二百四十一卷

易類一　書類二　詩類三
禮類四　樂類五　春秋類六
孝經類七　論語類八　讖緯類九
經解類十　詁訓類十一　小學類十二

歸藏十三卷殷易司馬膺注　周易二卷卜商傳
又十卷孟喜章句　又十卷京房章句
又四卷費直章句　又十卷馬融章句
又九卷鄭玄注　又十卷荀爽章句
又五卷劉表注　又十卷王肅注
又十卷董遇注　又十卷宋衷注
又七卷王弼注　又九卷虞翻注
又十三卷陸績注　又十卷荀氏九家集解
又十卷馬鄭二王集解　又十卷姚信注
又十卷王弼韓康伯注　又十卷二王集注
又十卷荀煇注　又十卷蜀才注
又十卷張璠集解　又十卷王廙注
又十卷干寶注　又十卷黃穎注
又十卷崔浩注　又十三卷崔覲注
又十卷何胤注　又十卷盧氏注
又十四卷傅氏注　又十卷王玄度注
又十卷王又玄注　又十卷任希古注
又十卷王凱沖注　周易發揮五卷王勃撰
周易繫辭二卷謝萬注　又二卷桓玄注
又二卷荀柔之注　又二卷宋褰注

周易義疏二十卷宋明帝注
宋羣臣講易疏二十卷張該等注
周易大義二十卷梁武帝撰
周易講疏三十五卷梁武帝撰
周易發題義一卷
周易幾義一卷蕭偉撰
周易大義疑問二十卷梁武帝撰
周易義疏十四卷蕭子政撰
周易講疏三十卷張譏注
又十三卷何晏撰
又十六卷褚仲都撰
周易正義十四卷孔穎達撰
周易新論十卷陰弘道撰
周易文句義疏二十四卷陸德明撰
周易文外大義二卷陸德明撰
周易新注本義十四卷薛仁貴撰
周易開題論序十卷
周易文句義疏二十卷已上卷梁武撰
周易大衍論三卷玄宗撰
周易四卷鍾會撰
周易大演論一卷王弼撰
周易論一卷應吉甫撰
周易統略論三卷鄒湛撰
周易略論一卷張璠撰
周易論二卷暨長成難暨仲容答
易論一卷宋睿宗撰
通易象論一卷宣騁撰
又一卷欒丞初撰
周易繫辭義二卷劉向撰
周易乾坤義疏一卷劉瓛撰
周易略譜一卷沈熊撰
周易文義一卷干寶撰
周易卦序論一卷楊乂撰
周易譜一卷袁宏撰
周易論四卷范氏撰
周易雜音三卷
周易釋序義三卷梁蕃撰

右易七十八部，凡六百七十三卷。

古文尚書十三卷孔安國撰
又十卷孔安國傳，范甯注
又十卷李顒集注
又十卷姜道盛集注
又十卷馬融注
又九卷鄭玄注
又十卷王肅注
又十三卷謝沈注
尚書暢訓三卷伏勝注
尚書洪範五行傳十一卷劉向撰
尚書答問三卷王肅注
尚書釋駁五卷王肅撰
尚書釋問四卷王粲問，田瓊、韓益正，鄭玄注
尚書義注三卷呂文優撰
尚書釋義四卷伊說撰
尚書要略二卷李顒撰
尚書新釋二卷李顒撰
尚書百問一卷顧歡撰
尚書義疏十卷巢猗撰
尚書百釋三卷巢猗撰
尚書義疏十卷費甝撰
古文尚書大義二十卷任孝恭撰
尚書義疏三十卷蔡大寶撰
尚書文外義三十卷顧彪撰
尚書義疏二十卷劉焯撰
尚書述義二十卷劉炫撰
尚書正義二十卷孔穎達撰
古文尚書音義五卷顧彪撰
尚書音義四卷王儉撰

右尚書二十九部，凡二百七十二卷。

韓詩二十卷卜商序，韓嬰撰
韓詩外傳十卷韓嬰撰
毛詩十卷毛萇撰
毛詩詁訓二十卷鄭玄箋
毛詩二十卷王肅注
葉詩二十卷葉遵注
集注毛詩二十四卷崔靈恩集注
韓詩翼要十卷卜商撰
毛詩譜二卷鄭玄撰
毛詩集序二卷卜商撰
毛詩義注五卷
毛詩雜義駁八卷王肅撰
毛詩問難二卷王肅撰
毛詩駁五卷王伯輿撰
毛詩義問十卷劉楨撰
毛詩雜答問五卷
毛詩雜義難十卷
毛詩異同評十卷孫毓撰
毛詩釋義十卷謝沈撰
毛詩辯三卷楊乂撰
毛詩序義一卷劉氏撰
毛詩表隱二卷
毛詩義疏五卷張氏撰
毛詩誼府三卷元延明撰
毛詩草木鳥獸魚蟲疏二卷陸機撰
毛詩述義三十卷劉炫撰
毛詩正義四十卷孔穎達撰
毛詩音義二卷魯世達撰
毛詩諸家音十五卷鄭玄等注
難孫氏詩評四卷陳統撰

右詩三十部，凡三百十三卷。

周官十二卷馬融傳　周官禮十三卷鄭玄注
又十卷伊說撰　又十二卷王肅注
又十二卷干寶注　周官論評十二卷陳邵駁，傅玄評
周官寧朔新書八卷司馬伷序，王懋約注　周官駁難五卷孫略問，干寶答
周禮義疏四十卷沈重撰　周禮疏五十卷賈公彥撰
周禮義決三卷王玄度撰　周官音三卷鄭玄撰
儀禮十七卷鄭玄注　又十七卷王肅注
儀禮音二卷　喪服紀一卷馬融注
又一卷鄭玄注　又一卷袁準注
又一卷　又一卷陳銓注
又二卷蔡超宗注　又二卷田僧紹注
喪服變除一卷戴德撰　喪服要紀一卷王肅注
喪服要集議三卷杜預撰　喪服要紀五卷賀循撰，謝徽注
儀禮疏五十卷賈公彥撰　喪服變除一卷鄭玄撰
喪服要紀十卷賀循撰，庾蔚之注　喪服古今集記三卷王儉撰
喪服五代行要記十卷王逡之志　喪服經傳義疏四卷沈文阿撰
喪服發題二卷沈文阿撰　喪服文句義十卷皇侃撰
喪服天子諸侯圖二卷謝慈撰　喪服圖一卷崔逸撰
喪服譜一卷蔡謨撰　喪服譜一卷賀循撰
喪服要難一卷趙成問，仇祈答　大戴禮記十三卷戴德撰
小戴禮記二十卷戴勝撰，鄭玄注　禮記二十卷盧植注
又三十卷王肅注　又三十卷孫炎注
又十二卷葉遵注　禮記寧朔新書二十卷司馬伷序，王懋約注
次禮記二十卷魏徵撰　月令章句十二卷戴顒撰
禮記中庸傳一卷戴顒撰　禮記義記四卷鄭小同撰

禮記要鈔六卷緱氏撰　禮記音二卷鄭玄注，曹耽解
又二卷謝慈撰　又二卷李軌撰
又二卷尹毅撰　又三卷徐邈撰
又二卷徐爰撰　禮記隱二十六卷
禮記略解十卷庾蔚之撰　禮記講疏一百卷皇侃撰
禮記義疏五十卷皇侃撰　禮記義疏四十卷沈重撰
禮記義疏四十卷熊安生撰　禮記義證十卷劉芳撰
禮記類聚十卷　禮記正義七十卷孔穎達撰
禮記疏八十卷賈公彥撰　禮論三百七卷何承天撰
禮義二十卷戴勝等撰　三禮目錄一卷鄭玄注
問禮俗十卷董勛撰　禮記評十卷劉儁撰
禮儀問答十卷王儉撰　雜禮義十一卷吳商等撰
禮義雜記故事十一卷　禮問九卷范寧撰
禮論答問九卷范寧撰　禮論問答九卷徐廣撰
雜禮儀問答四卷戚壽撰　禮論降議三卷顏延之撰
禮論條牒十卷任預撰　禮論帖三卷任預撰
禮論抄六十六卷任預撰　禮論抄二十卷庾蔚之撰
禮儀答問十卷王儉撰　禮雜抄略二卷荀萬秋撰
禮議一卷傅祚撰　禮統郊祀六卷
禮論要抄十三卷　禮記區分十卷
禮論抄略十三卷　禮大義十卷梁武帝撰
禮疑義五十卷周捨撰　禮記義十卷何佟之撰
禮答問十卷何佟之撰　三禮義宗三十卷崔靈恩撰
禮論要抄一百卷賀瑒撰　禮統十三卷賀述撰
三禮宗略二十卷元延明撰　三禮圖十二卷夏侯伏朗撰
江都集禮一百二十卷潘徽等撰　大唐新禮一百卷房玄齡等撰

紫宸禮要十卷 大聖天后撰
右禮一百四部，周禮十三家，儀禮喪服二十八家，禮論答問三十五家，
凡一千九百四十五卷。
樂書九卷 信都芳注
管絃記十二卷 留進錄，凌秀注
鐘磬志二卷 公孫崇撰
樂社大義十卷 梁武帝撰
樂論三卷 梁武帝撰
鐘律五卷 沈重撰
古今樂錄十三卷 釋智匠撰
樂府聲調六卷 鄭譯撰
樂譜集解二十卷 蕭吉撰
樂志十卷 蘇夔撰
樂經三十卷 李玄楚撰
樂書要錄十卷 大聖天后撰
樂略四卷
聲律指歸一卷 元殷撰
樂元起二卷
琴操二卷 桓譚撰
琴操三卷 孔衍撰
琴譜四卷 劉氏周氏等撰
琴譜二十一卷 陳懷撰
琴敘譜九卷 趙耶律撰
琴集曆頭拍簿一卷
外國伎曲三卷
論樂事二卷
外國伎曲名一卷
歷代曲名一卷
推七音一卷
十二律譜義一卷
鼓吹樂章一卷
古今樂記八卷 李守真撰
右樂二十九部，凡一百九十五卷。
春秋三家經詁訓十二卷 賈逵撰
春秋經十一卷 士燮撰
春秋傳十卷 王朗注
春秋左氏長經章句三十卷 賈逵撰
春秋左氏傳解詁三十卷 賈逵撰
春秋左氏傳解誼三十卷 服虔注
春秋左氏經傳章句三十卷 董遇注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王肅注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杜預注
春秋左氏傳義注三十卷 孫毓注
春秋左氏傳音三卷 高貴鄉公撰
春秋左氏音四卷 曹耽、荀訥撰
春秋左氏音隱一卷 服虔撰
春秋左氏傳音三卷 杜預注
又三卷 李洪範撰
又三卷 孫邈撰
又三卷 王元規撰
又十二卷
春秋左氏傳條例二十卷 劉歆撰
春秋左氏傳條例章句九卷 鄭衆撰
春秋左氏傳例七卷
又十五卷 杜預撰
春秋左氏條例十卷 劉寔撰
春秋左氏經例十卷 方範撰
春秋左氏膏肓十卷 何休撰，鄭玄箴
春秋成長說七卷 服虔撰
春秋左氏膏肓釋痾五卷
春秋達長義一卷 王玢撰
春秋左氏傳說要十卷 糜信撰
春秋塞難三卷 服虔撰
春秋左氏傳賈服異同略五卷 孫毓撰
春秋左氏傳例苑十八卷 梁簡文帝撰
春秋義函傳十六卷 干寶撰
春秋左氏釋滯十卷 殷興撰
春秋序論一卷 干寶撰
春秋左氏區分十二卷 何始真撰
春秋左氏義略三十卷 張沖撰
春秋左氏抄十卷
左氏杜預評二卷
春秋圖七卷 嚴彭祖撰
春秋辭苑五卷
春秋經傳詭例疑隱一卷 吳略撰
春秋雜義五卷
春秋土地名三卷
春秋旨通十卷 王延之撰
春秋大夫譜十一卷 顧啓期撰
春秋叢林十二卷 李謐撰
春秋立義十卷 崔靈恩撰
春秋申先儒傳例十卷 崔靈恩撰
春秋經解六卷 沈宏撰
春秋文苑六卷 沈宏撰
春秋嘉語六卷 沈宏撰
春秋義略二十七卷 沈文阿撰
春秋攻昧十二卷 劉炫撰
春秋規過三卷 劉炫撰
春秋述議三十七卷 劉炫撰
春秋正義三十七卷 孔穎達撰
春秋公羊傳五卷 公羊高傳，嚴彭祖述
春秋公羊經傳十三卷 何休注
春秋公羊經傳集解十四卷 孔氏注
春秋公羊十二卷 王愆期撰
春秋公羊傳記十二卷 高龔注
何氏春秋漢議十一卷 何休撰，鄭玄駁，糜信注
何氏春秋漢記十一卷 服虔注
春秋公羊條傳一卷 何休注
春秋公羊墨守二卷 何休撰，鄭玄發

春秋公羊答問五卷荀爽問，徐欽答。
春秋公羊音二卷王儉撰。
春秋公羊達義三卷劉寔撰，劉晏注。
春秋公羊論二卷庾翼問，王愆期答。
春秋穀梁傳十三卷段氏注。
春秋穀梁章句十五卷穀梁俶解，尹更始注。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唐固注。
又十二卷麋信注。
又十一卷張靖集解。
春秋公羊達義三卷劉晏注。
春秋穀梁經傳十六卷程闡集注。
春秋穀梁傳十三卷孔衍訓注。
又十二卷范寧集注。
又十三卷徐乾注。
春秋穀梁十二卷徐邈注。
春秋穀梁經集解十卷沈仲義注。
春秋穀梁廢疾三卷何休作，鄭玄釋，張靖成箴。
穀梁傳義三卷[illegible]注。
春秋穀梁傳義十二卷徐邈注。
春秋穀梁音一卷徐邈撰。
春秋穀梁傳疏十三卷楊士勛撰。
春秋公羊穀梁左氏集解十一卷劉兆撰。
春秋三傳論十卷韓益撰。
春秋三傳經解十一卷胡訥集撰。
春秋三傳評十卷胡訥撰。
春秋公羊穀梁二傳評三卷江熙撰。
春秋繁露十七卷董仲舒撰。
春秋辯證明經論六卷
春秋二傳異同十一卷李鉉撰。
春秋合三傳通論十卷潘叔虔注。
春秋成集十卷潘叔虔注。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卷左丘明撰。
春秋外傳國語章句二十二卷王肅注。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虞翻撰。
又二十一卷韋昭注。
又二十一卷唐固注。

右春秋一百二部，一千一百八十四卷。

古文孝經一卷孔子說，曾參受，孔安國傳。
孝經一卷王肅注。
又一卷鄭玄注。
古文孝經一卷劉邵注。
孝經一卷韋昭注。
又一卷孫熙注。
又一卷蘇林注。
孝經默注二卷徐整撰。
又一卷謝萬注。
又一卷虞盤佐注。
又一卷孔光注。
又一卷殷仲文注。
又一卷殷叔道注。
又一卷魏克己注。
又一卷玄宗注。
講孝經義四卷車胤等注。
講孝經集解一卷荀勖撰。
孝經義疏三卷皇侃撰。
大明中皇太子講孝經義疏一卷何約之執經。
孝經發題四卷太史叔明撰。
孝經疏十八卷梁武帝撰。
孝經疏五卷賈公彥撰。
孝經述義五卷劉炫撰。
孝經應瑞圖一卷
越王孝經新義十卷任希古撰。
孝經疏三卷元行沖撰。
演孝經十二卷張士儒撰。
又十卷鄭玄注，虞喜贊。
論語十卷何晏集解。
又十卷鄭玄注。
又十卷王肅注。
又十卷李充注。
又十卷宋明帝撰，衛瓘注。
又十卷梁覬注。
又十卷孫綽集解。
又十卷尹毅注。
論語集義十卷盈氏撰。
論語九卷孟釐注。
論語十卷袁喬注。
又十卷孫氏注。
又十卷江熙集解。
論語音二卷徐邈撰。
次論語五卷王勃撰。
論語釋義十卷鄭玄注。
古論語義注譜一卷徐氏撰。
論語義注隱三卷
論語義注十卷暢惠明撰。
論語釋疑二卷王弼撰。
論語篇目弟子一卷鄭玄注。
論語駁二卷欒肇撰。
論語釋十卷
論語旨序二卷繆播撰。
論語大義解十卷崔豹撰。
論語雜義十三卷
論語體略二卷郭象撰。
論語疏十卷皇侃撰。
論語剔義十卷
論語章句二十卷劉炫撰。
論語述義二十卷戴詵撰。
論語講疏十卷褚仲都撰。
論語疏十五卷賈公彥撰。
孔叢子七卷孔鮒撰。
孔子家語十卷王肅撰。

右六十三部，孝經二十七家，論語三十六家，凡三百八十七卷。
易緯九卷宋均注　書緯三卷鄭玄注
詩緯三卷鄭玄注　又十卷宋均注
禮緯三卷宋均注　樂緯三卷宋均注
春秋緯三十八卷宋均注　論語緯十卷宋均注
六經緯五卷宋均注　白虎通六卷漢章帝撰
五經雜義七卷劉向撰　五經通義九卷劉向撰
五經要義五卷劉向撰　五經異義十卷許慎撰鄭玄駁
六藝論一卷鄭玄注　鄭志九卷
鄭記六卷　聖證論十一卷
五經然否論五卷譙周撰　五經鉤深十卷楊方撰
五經咨疑八卷楊思撰　孔子正言二十卷梁武帝撰
長春秋義記一百卷梁簡文撰　經典大義十卷沈文阿撰
五經宗略四十卷元延明撰
七經義綱略論三十卷樊文深撰　質疑五卷樊文撰
遊玄桂林二十卷張譏撰　五經正名十五卷劉炫注
經典釋文三十卷陸德明撰　謚法三卷荀顗演劉熙注
又謚例十卷沈約撰　謚法三卷賀琛撰
匡謬正俗八卷顏師古撰　集天名稱三卷
右三十六部，經緯九家，七經雜解二十七家，凡四百七十四卷。
爾雅三卷李巡注　爾雅六卷樊光注
又六卷孫炎注　又三卷郭璞注
集注爾雅十卷沈璇注　爾雅音義一卷郭璞注
又二卷曹憲撰　爾雅圖一卷郭璞注
爾雅圖贊二卷江灌注　爾雅音六卷江灌注
續爾雅一百卷劉伯莊撰　別國方言十三卷

釋名八卷劉熙撰　廣雅四卷張揖撰
博雅十卷曹憲撰　小爾雅一卷李軌撰
纂文三卷何承天撰　纂要六卷顏延之撰
三蒼三卷李斯等撰郭璞解　蒼頡訓詁二卷杜林撰
三蒼訓詁二卷張揖撰　埤蒼三卷張揖撰
廣蒼一卷樊恭撰　說文解字十五卷許慎撰
說文音隱四卷　字林十卷呂忱撰
字統二十卷楊承慶撰　玉篇三十卷顧野王撰
字海一百卷天后撰　文字釋訓三十卷釋寶誌撰
括字苑十三卷葛洪撰　字屬篇一卷賈魴撰
古文奇字二卷郭訓撰　字旨篇一卷郭玄撰
古文字詁二卷張揖撰　詔定古文官書一卷衛宏撰
解字文七卷周成撰　雜文字音七卷王延撰
文字要說一卷王氏注　字書十卷
古今八體六文書法一卷　四體書勢一卷衛恆撰
要用字苑一卷葛洪撰　難要字三卷
文字集略一卷阮孝緒撰　辯嫌音二卷楊休之撰
文字指歸四卷曹憲撰　證俗音略二卷顏愍楚撰
敘同音三卷　覽字知源三卷
文字辯嫌一卷彭立撰　聲類十卷李登撰
韻集五卷呂靜撰　韻略一卷楊休之撰
四聲韻略十三卷夏侯詠撰　四聲部三十卷張諒撰
韻篇十二卷趙氏撰　切韻五卷陸慈撰
桂苑珠叢一百卷諸葛潁撰　桂苑珠叢略要二十卷
急就章一卷史游撰曹壽解　急就章注一卷顏之推撰
又一卷顏師古撰　凡將篇一卷司馬相如撰

飛龍篇篆草勢合三卷崔瑗撰　在昔篇一卷班固撰
太甲篇一卷班固撰　聖草章一卷蔡邕撰
勸學篇一卷蔡邕撰　黃初章一卷
吳章一卷　初學篇一卷朱嗣卿撰
始學篇十二卷項峻撰　小學集十卷楊方撰
小學篇一卷王羲之撰　纘通俗文二卷李虔撰
啓疑三卷顧凱之撰　詁幼文三卷顏延之撰
辯字一卷戴規撰　俗語難字一卷李少通撰
文字志三卷王愔撰　五十二體書一卷蕭子雲撰
古來篆隸詁訓名錄一卷　書品一卷庾肩吾撰
書後品一卷李嗣眞撰　筆墨法一卷
鹿紙筆墨疏一卷　千字文一卷蕭子範撰
又一卷周興嗣撰　篆書千字文一卷
演千字文五卷　今字石經易篆三卷
今字石經尚書五卷　今字石經鄭玄尚書八卷
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　今字石經毛詩三卷
今字石經儀禮四卷　三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三卷
今字石經左傳經十卷　今字石經公羊傳九卷
今字石經論語二卷蔡邕注　雜字書八卷釋正度作

右小學一百五部，爾雅廣雅十八家，偏傍音韻雜字八十六家，凡七百九十七卷。

乙部史錄十三家，八百四十四部，一萬七千九百四十六卷。

正史類一　編年類二　僞史類三
雜史類四　起居注類五　故事類六
職官類七　雜傳類八　儀注類九
刑法類十　目錄類十一　譜牒類十二
地理類十三

史記一百三十卷司馬遷作　又八十卷裴駰集解
又一百三十卷許子儒注　史記音義十三卷徐廣撰
史記音義三卷鄒誕生撰　又三十卷劉伯莊撰
漢書一百十五卷班固作　又一百二十卷顏師古注
御銓定漢書八十一卷郝處俊等撰　漢書音訓一卷服虔撰
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應劭撰　漢書敍傳五卷項岱撰
漢書音義九卷孟康撰　漢書集注十四卷晉灼注
漢書音義七卷韋昭撰　漢書駮義二卷劉寶撰
漢書新注一卷陸澄撰　孔氏漢書音義抄二卷孔文祥撰
漢書續訓二卷韋稜撰　漢書訓纂三十卷姚察撰
漢書音義二十六卷劉嗣等撰　漢書二卷夏侯泳撰
又十二卷包愷撰　又十二卷蕭該撰
漢書決疑十二卷顏延年撰　漢書古今集義二十卷顧胤撰
漢書正義三十卷釋務靜撰　漢書正名氏義十三卷
漢書辯惑三十卷李善撰　漢書律曆志音義一卷陰景倫作
漢書英華八卷　東觀漢記一百二十七卷劉珍撰
後漢書一百三十三卷謝承撰　後漢記一百卷薛瑩作
後漢書八十三卷司馬彪撰　又五十八卷劉義慶撰
後漢書三十一卷華嶠作　又一百二卷謝沈撰
後漢書外傳十卷謝沈撰　漢南紀五十八卷張瑩撰
後漢書一百二卷袁山松作　又九十二卷范曄撰
後漢書論贊五卷范曄撰　後漢書五十八卷劉昭補注
又一百卷皇太子賢注　後漢書音三卷蕭該作
又三卷臧競撰　後漢書音義二十七卷韋機撰
魏書四十四卷王沈撰　魏略三十八卷魚豢撰

魏國志三十卷陳壽撰裴松之注
晉書八十九卷王隱撰
又五十八卷虞預撰
又十四卷朱鳳撰
又三十五卷謝靈運撰
晉中興書八十卷何法盛撰
晉書一百一十卷臧榮緒撰
又九卷蕭子雲撰
又一百三十卷許敬宗等撰
宋書四十二卷徐爰撰
又四十六卷孫嚴撰
又一百卷沈約撰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魏收撰
魏書一百七卷魏澹撰
又一百卷張大素撰
後周書五十卷令狐德棻撰
隋書八十五卷魏徵等撰
又三十二卷張大素撰
齊書五十九卷蕭子顯撰
又八卷劉陟撰
梁書三十四卷謝吳姚察等撰
又五十卷姚思廉撰
陳書三卷顧野王撰
又三卷傅縡撰
又三十六卷姚思廉撰
北齊未修書二十四卷李德林撰
北齊書五十卷李百藥撰
又二十卷張大素撰
通史六百二卷梁武帝撰
南史八十卷李延壽撰
北史一百卷李延壽撰

右八十一部，史記六家，前漢二十六家，後漢十六家，魏三家，晉八家，宋三家，後魏三家，後周一家，隋二家，齊二家，梁二家，陳三家，北齊三家，都
史三家，凡四千四百四十三卷。

紀年十四卷汲冢書
漢紀三十卷荀悅撰
漢紀音義三卷崔浩撰
漢皇德紀三十卷侯瑾撰
後漢紀三十卷張璠撰
又三十卷袁宏撰
漢晉春秋五十四卷習鑿齒撰
漢靈獻二帝紀六卷劉艾撰
漢獻帝春秋十卷袁曄撰
山陽義紀樂資撰
魏武本紀三卷
魏武春秋二十卷孫盛撰
魏紀十二卷魏澹撰
國紀十卷梁祚撰
吳紀十卷環濟撰
晉帝紀四卷陸機撰
晉錄五卷
晉紀二十二卷干寶作
又六十卷干寶撰劉協注
晉陽秋二十卷檀道鸞注
晉紀二十卷劉謙之撰
又十卷曹嘉之撰
又四十五卷徐廣撰
晉陽春秋二十二卷鄧粲撰
晉史草三十卷蕭景暢撰
晉紀十一卷鄧粲撰
戰國春秋二十卷李槩撰
崇安記二卷周祗撰
又十卷王韶之撰
晉續記五卷郭季產撰
三十國春秋三十卷蕭方撰
又一百卷武敏之撰
晉春秋略二十卷杜延業撰
宋紀三十卷王智深撰
宋略二十卷裴子野撰
宋春秋二十卷鮑衡卿撰
齊紀二十卷沈約撰
齊春秋三卷吳均撰
乘輿龍飛記二卷鮑衡卿撰
梁典三十卷劉璠撰
又三十卷何之元撰
梁太清紀十卷蕭韶撰
皇帝紀七卷
梁撮要三十卷陰僧仁撰
淮海亂離志四卷蕭大圜撰
棲鳳春秋五卷臧嚴撰
梁昭後略十卷姚最撰
天啓記十卷守節先生撰
梁末代記一卷
後梁春秋十卷蔡允恭撰
北齊記二十卷
北齊志十七卷王劭撰
鄴洛鼎峙記十卷
隋大業略記三卷趙毅撰
隋後略十卷張大素撰
蜀國志十五卷陳壽撰
吳國志二十一卷陳壽撰裴松之注
吳書五十五卷韋昭撰
華陽國志三卷常璩撰
蜀李書九卷常璩撰
漢趙記十卷和包撰
趙石記二十卷田融撰
二石記二十卷田融撰
二石偽事六卷王度隋翽等撰
燕書二十卷范亨撰
秦記十一卷裴景仁撰杜惠明注

涼記十卷張諮撰　西河記二卷段龜龍撰
南燕錄六卷王景暉撰　南燕書五卷張詮撰
拓跋涼錄十卷　燕志十卷
十六國春秋一百二十卷崔鴻撰
右七十五部，編年五十五家，雜僞國史二十家，凡一千四百十卷。
周書八卷孔晁注　古文瑣語四卷
春秋前傳十卷何承天撰　春秋前傳雜語十卷何承天撰
周載三十卷孟儀注　春秋國語十卷孔衍撰
越絕書十六卷子貢撰　吳越春秋十二卷趙曄撰
吳越春秋削煩五卷楊方撰　吳越春秋傳十卷皇甫遵撰
吳越記六卷　春秋後傳三十卷樂資撰
戰國策三十二卷劉向撰　戰國策論卷一延篤撰
戰國策三十二卷高誘注　魯後春秋二十卷劉允濟撰
楚漢春秋二十卷陸賈撰　漢尚書十卷孔衍撰
漢春秋十卷孔衍撰　後漢尚書六卷孔衍撰
後漢春秋六卷孔衍撰　後漢尚書十四卷張溫撰
後魏春秋九卷孔衍撰　典略五十卷魚豢撰
三史要略三十卷張溫撰　正史削繁十四卷阮孝緒撰
東殿新書二百卷高宗大帝撰　史記要傳十卷衛颯撰
古史考二十五卷譙周撰　史記正傳九卷張瑩撰
史要三十八卷王延秀撰　合史二十卷
史漢要集二卷王蔑撰　後漢書抄三十卷葛洪撰
後漢書略二十五卷張緬撰　後漢書讚十三卷范曄撰
後漢文武釋論二十卷王越客撰　三國評三卷徐衆撰
晉書鈔三十卷張緬撰　代譜四百八十卷周武帝勅撰
漢書英雄記十卷王粲等撰　九州春秋九卷司馬彪撰

魏陽秋異同八卷孫壽撰　魏武本紀年曆五卷
漢表十卷黃希之撰　刪補蜀記七卷王隱撰
吳錄三十卷張勃撰　魏記三十三卷盧彥卿撰
關東風俗傳六十三卷宋孝王撰　隋書八十卷王劭撰
王業曆二卷趙弘禮撰　隋開業平陳記十二卷裴矩撰
古今注八卷伏无忌撰　帝王本紀十卷來奧撰
拾遺錄三卷王嘉撰　王子拾遺記十卷蕭綺錄
帝王略要十二卷環濟撰　先聖本紀十卷劉滔撰
華夷帝王記三十七卷楊曄撰　後漢雜事十卷
漢魏晉帝要記三卷賈匪之撰　魏晉代語十卷郭頒撰
吳朝人士品秩狀八卷胡沖撰　吳士人行狀名品二卷虞尚撰
江表傳五卷虞溥撰　晉諸公讚二十二卷傅暢撰
晉後略記五卷荀綽撰　宋拾遺錄十卷謝綽撰
宋齊語錄十卷孔思尚撰　帝王略論五卷虞世南撰
十世興王論十卷朱敬則撰　洞曆記九卷周樹撰
帝系譜二卷張愔撰　洞記九卷韋昭撰
三五曆記二卷徐整撰　通曆二卷徐整撰
雜曆五卷徐整撰　國志曆五卷孔衍撰
帝王代記十卷皇甫謐撰　年曆六卷皇甫謐撰
續帝王代記十卷何集撰　十五代略十卷吉文甫撰
吳曆六卷胡沖撰　晉曆二卷
帝王代紀十六卷　年曆帝紀二十六卷姚恭撰
帝錄十卷諸葛忱撰　長曆十四卷
曆代記三十卷庾和之撰　千年曆二卷
千歲曆三卷許氏作　十代記十卷熊襄撰
帝王年曆五卷陶弘景撰　分王年表八卷[illegible]撰

曆紀十卷
通曆七卷 李仁實撰
帝王編年錄五十一卷 盧元福撰
共和已來甲乙紀年二卷 盧元福撰
帝王紀錄三卷

右雜史一百二部，凡二千五百五十九卷。

穆天子傳六卷 郭璞撰
漢獻帝起居注五卷
晉太始起居注二十卷 李軌撰
晉愍帝起居注三十卷 李軌撰
晉太康起居注二十一卷 李軌撰
晉永平起居注八卷 李軌撰
晉建武大興永昌起居注二十二卷
晉咸和起居注十八卷 李軌撰
晉咸康起居注二十二卷 李軌撰
晉建元起居注四卷
晉永和起居注二十四卷
晉永平起居注十卷
晉隆和興寧起居注五卷
晉太和起居注六卷
晉咸安起居注三卷
晉寧康起居注六卷
晉太元起居注五十二卷
晉崇寧起居注十卷
晉元興起居注九卷
晉義熙起居注三十四卷
晉元熙起居注二卷
晉起居注三百二十卷 劉道會撰
宋永初起居注六卷
宋景平起居注三卷
宋元嘉起居注六十卷
宋太明起居注八卷
梁皇帝實錄三卷 周興嗣撰
又五卷
梁太清實錄八卷
後魏起居注二百七十六卷
陳起居注四十一卷
大唐創業起居注三卷 溫大雅撰
高祖實錄二十卷 房玄齡撰
太宗實錄二十卷 房玄齡撰
太宗實錄四十卷 長孫無忌撰
高宗實錄三十卷 許敬宗撰
述聖記一卷 大聖天后撰
高宗實錄一百卷 大聖天后撰
聖母神皇實錄十八卷 宗秦客撰
中宗皇帝實錄二十卷 吳兢撰
漢武故事二卷
西京雜記一卷 葛洪撰
三輔舊事一卷 韋氏撰
秦漢已來舊事八卷

漢魏吳蜀舊事八卷
晉書雜詔書一百卷
又二十八卷
晉雜詔書六十六卷
晉詔書黃素制五卷
晉定品制一卷
晉太元副詔二十一卷
晉崇安元興大享副詔八卷
晉義熙詔二十二卷
晉故事四十三卷
晉諸雜故事二十二卷
尚書大義二十一卷
晉太始太康故事五卷
晉建武咸和咸康故事四卷 孔愉撰
晉建武已來故事三卷
修復山林故事五卷 車灌撰
先朝故事二十卷 劉道會撰
東宮舊事十一卷 張敞撰
交州雜故事九卷
四王起居四卷 盧綝撰
晉八王故事十二卷 盧綝撰
晉故事三卷
晉朝雜事二卷
江南故事三卷
大司馬陶公故事三卷
郗太尉爲尚書令故事二卷
桓公偽事二卷 應德詹撰
敘襄陽上都督府事一卷 王韶期撰
荆江揚州遷代記四卷
宋永初詔六卷
宋元嘉詔二十一卷
晉宋舊事一百三十卷
中興伐逆事二卷
東宮儀記二十二卷 張鏡撰
東宮典記七十卷 宇文愷撰
春坊要錄四卷 杜正倫撰
春坊舊事三卷
漢官儀十卷 應劭撰
公卿故事二卷 王方慶撰
漢官解故事三卷
魏官儀一卷 荀攸撰
晉公卿禮秩九卷 傅暢撰
百官名四十卷
晉惠帝百官名三卷 陸機撰
晉官屬名四卷
晉過江人士目一卷
晉永嘉流士十三卷 衛禹撰
登城三戰簿三卷
百官階次一卷 范曄撰
宋百官階次三卷 荀欽明撰
百官春秋十三卷 王道秀撰
齊職儀五十卷 范曄撰

職官要錄三十卷陶藻撰
梁選簿三卷徐勉撰
陳將軍簿一卷
職令百官古今注十卷郭演之撰
大建十一年百官簿狀二卷
職員舊事三十卷

右一百四部，列代起居注四十一家，列代故事四十二家，列代職官二十一家，凡二千二百二十三卷。

三輔決錄七卷趙岐撰，摯虞注
海內先賢傳四卷魏明帝撰
海內先賢行狀三卷李氏撰
海內士品錄二卷魏文帝撰
四海耆舊傳一卷李氏撰
廬江七賢傳一卷
陳留耆舊傳三卷蘇林撰
陳留先賢像讚一卷陳英宗撰
陳留志十五卷江敞撰
汝南先賢傳三卷周斐撰
廣州先賢傳七卷陸胤撰
諸國先賢傳一卷
豫章舊志八卷徐整撰
濟北先賢傳一卷
廣陵列士傳一卷華隔撰
桂陽先賢畫讚五卷張勝撰
會稽記四卷朱育撰
會稽典錄二十四卷虞預撰
會稽先賢傳五卷謝承撰
會稽後賢傳三卷鍾離岫撰
會稽先賢像讚四卷賀氏撰
會稽太守像讚二卷賀氏撰
吳國先賢讚三卷
益部耆舊傳十四卷陳壽撰
魯國先賢志十四卷白褒撰
楚國先賢志十二卷楊方撰
荊州先賢傳三卷高範撰
兗州山陽先賢讚一卷仲長統撰
交州先賢傳四卷范瑗撰
襄陽耆舊傳五卷習鑿齒撰
零陵先賢傳一卷
徐州先賢傳一卷
長沙耆舊傳讚三卷劉彧撰
徐州先賢傳九卷
燉煌實錄二十卷劉延明撰
武昌先賢傳三卷郭延生撰
海岱志十卷崔慰祖撰
吳郡錢塘先賢傳五卷吳均撰
幽州古今人物志十三卷陽休之撰
孝子傳十五卷蕭廣濟撰
又八卷師覺授撰
孝子傳讚十五卷王韶之撰
孝子傳十卷宗躬撰
雜孝子傳二卷
孝子傳一卷虞盤佐撰
又三卷徐廣撰
孝子傳讚十卷鄭緝之撰
孝德傳三十卷梁元帝撰
孝友傳八卷梁元帝撰
忠臣傳三十卷梁元帝撰
顯忠錄二十卷元懌撰
忠孝圖傳讚二十卷李襲譽撰
英藩可錄事二卷殷系撰
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二卷魏徵撰
列藩正論三十卷章懷太子撰
良吏傳十卷鍾岏撰
丹陽尹傳十卷梁元帝撰
高士傳三卷嵇康撰
上古以來聖賢高士傳讚三卷周續之撰
高士傳七卷皇甫謐撰
續高士傳八卷周弘讓撰
逸人傳三卷張顯撰
逸人高士傳八卷習鑿齒撰
名士傳三卷袁宏撰
竹林七賢論二卷戴逵撰
真隱傳二卷袁淑撰
高士傳二卷虞盤佐撰
高隱傳二卷阮孝緒撰
七賢傳七卷孟仲暉撰
高才不遇傳四卷劉晝撰
列女傳二卷劉向撰
陸德傳二卷范晏撰
止足傳十卷王子良撰
同姓名錄一卷梁元帝撰
全德志一卷梁元帝撰
高僧傳六卷虞孝敬撰
悼善列傳四卷
幼童傳十卷劉昭撰
知己傳一卷盧思道撰
交遊傳二卷鄭世翼撰
秘錄二百七十卷元暉等撰
書讚五十卷漢明帝撰
春秋列國名臣傳九卷孫徽撰
四科傳讚四卷姚濬撰
七國敘讚十卷
益州文翁學堂圖一卷
孔子弟子傳五卷
先儒傳五卷
雜傳六十五卷
又九卷
又四十卷
集記一百卷王孝恭撰
東方朔傳八卷
李固別傳七卷

梁冀傳二卷　何顒傳一卷
曹瞞傳一卷吳人作　毌丘儉記三卷
管輅傳二卷管辰撰　諸葛亮隱沒五事一卷郭沖撰
玄晏春秋二卷皇甫謐撰　薛常侍傳二卷荀伯子撰
桓玄傳二卷　文林館記十卷鄭忱撰
文士傳五十卷張隱撰　文館詞林文人傳一百卷許敬宗撰
列仙傳讚二卷劉向撰　神仙傳十卷葛洪撰
洞仙傳十卷見素子撰　高士老君內傳三卷尹喜張林事撰
孝子傳一卷　關令尹喜傳一卷鬼谷先生撰四皓注
王喬傳一卷　茅君內傳一卷
漢武帝傳二卷　清虛真人王君內傳一卷
蘇君記一卷周季通撰　靈人辛玄子自序一卷辛玄子撰
三天法師張君內傳一卷王萇撰　太極左仙公葛君內傳一卷呂先生注
紫陽真人周君傳一卷華嶠撰　仙人馬君陰君內傳一卷趙昇撰
清虛真君內傳一卷鄭子雲撰　紫虛元君南岳夫人內傳一卷范邈撰
九華真妃內記一卷　許先生傳一卷王羲之撰
養性傳二卷　周氏冥通記一卷陶弘景撰
學道傳二十卷馬樞撰　嵩高少室寇天師傳三卷宋都能撰
華陽子自序一卷茅處玄撰　漢別國洞冥記四卷郭憲撰
名僧傳三十卷釋寶唱撰　比丘尼傳四卷釋寶唱撰
高僧傳十四卷釋惠皎撰　續高僧傳二十卷釋道宣撰
續高僧傳三十卷釋道宣撰　西域求法高僧傳二卷釋義淨撰
名僧錄十五卷裴子野撰　薩婆多部傳四卷釋僧佑撰
草堂法師傳一卷陶弘景撰　又一卷蕭理撰
稠禪師傳一卷　列異傳三卷張華撰
甄異傳三卷戴祚撰　徵應集二卷

雜傳十卷　搜神記三十卷干寶撰
志怪四卷祖台之撰　又四卷孔氏撰
靈鬼志三卷荀氏撰　鬼神列傳二卷謝氏撰
幽明錄三十卷劉義慶撰　齊諧記七卷東陽無疑撰
續齊諧記一卷吳均撰　石異傳三卷袁仁壽撰
述異記十卷祖沖之撰　感應傳八卷王延秀撰
冥祥記十卷王琰撰　續冥祥記十一卷王曼撰
繫應驗記一卷陸杲撰　神錄五卷劉之遴撰
妍神記十卷梁元帝撰　因果記十卷劉泳撰
近異錄二卷劉質撰　冤魂志三卷顏之推撰
集靈記十卷顏之推撰　旌異記十五卷侯君集撰
冥報記二卷唐臨撰　列女傳六卷皇甫謐撰
列女後傳十卷項原撰　列女傳七卷綦毋邃撰
女記十卷杜預撰　列女傳序讚一卷孫夫人撰
后妃記四卷虞通之撰　列女傳一百卷大聖天后撰
古今內範記一百卷　內範要略十卷
保傅乳母傳一卷大聖天后撰

右雜傳一百九十四部，褒先賢耆舊三十九家，孝友十家，忠節三家，列藩三家，良史二家，高逸十八家，雜傳五家，科錄一家，雜傳十一家，文士三家，仙靈二十六家，高僧十家，鬼神二十六家，列女十六家，凡一千九百七十八卷。

漢書儀四卷衛宏撰　輿服志一卷董巴撰
晉尚書儀曹新定儀注四十一卷徐廣撰
甲辰儀注五卷　車服雜注一卷徐廣撰
司徒儀注五卷干寶撰　大駕鹵簿一卷
冠婚儀四卷　晉雜儀注二十一卷

晉儀注三十九卷　諸王國雜儀十卷
宋儀注三十六卷　雜儀注一百八卷
雜府州郡儀十卷范汪撰　晉尚書儀曹吉禮儀注三卷
古今輿服雜事十卷周遷撰　梁祭地祇陰陽儀注二卷沈約撰
宋儀注二卷　梁吉禮十八卷明山賓等撰
梁吉禮儀注十卷　北齊吉禮七十二卷趙彥深撰
陳吉禮儀注五十卷雜撰　梁皇帝崩凶儀十一卷嚴植之撰
隋吉禮五十四卷高熲等撰　梁凶禮天子喪禮七卷嚴植之撰
梁凶禮天子喪禮七卷　梁王侯已下凶禮九卷嚴植之撰
梁太子妃薨凶儀注九卷　北齊王太子喪禮十卷趙彥深撰
梁諸侯世子凶儀注九卷　梁賓禮一卷賀瑒等撰
隋書禮七卷高熲等撰　梁嘉禮三十五卷司馬褧撰
陳賓禮儀注六卷發彥志　梁軍禮四卷陸璉撰
梁嘉禮儀注二十一卷司馬褧撰　梁尚書儀注十八卷雜撰
梁儀注十卷沈約撰　梁陳大行皇帝崩儀注八卷
陳尚書曹儀注二十卷雜志　陳諸帝后崩儀注五卷
陳雜吉儀志三十卷　梁大行皇后崩儀注一卷
陳皇太子妃薨儀注五卷儀曹志　陳雜儀注凶儀十三卷
陳皇太后崩儀注四卷儀曹撰　陳雜儀注六卷
後魏儀注三十二卷常景撰　理禮儀注九卷何點撰
晉謚議八卷　魏明帝謚議二卷何晏撰
魏氏郊丘三卷　晉閣文謚議四卷
晉明堂郊社議三卷孔晁等撰　魏臺雜訪議三卷高堂隆撰
雜議五卷干寶撰　晉七廟議三卷蔡謨撰
要典三十九卷王景之撰　晉雜議十卷荀顗等撰
皇典五卷丘仲孚撰　齊典四卷王逸志

弔答書儀十卷王儉撰　太宗文皇帝政典三卷李延壽撰
雜儀三十卷鮑泉撰　書筆儀二十卷謝朏撰
婦人書儀八卷唐瑾撰　皇室書儀十三卷鮑行卿撰
大唐書儀十卷裴矩撰　童悟十三卷
封禪錄十卷孟利貞撰　皇帝封禪儀六卷令狐德棻撰
玉璽譜一卷僧約貞撰　神岳封禪儀注十卷裴守貞撰
玉璽正錄一卷徐令信撰　傳國璽十卷姚察撰
大享明堂儀注二卷郭山惲撰　明堂義一卷張大瓚撰
明堂儀注七卷姚璠等撰　親享太廟儀三卷郭山惲撰
皇太子方岳亞獻儀二卷

右儀注八十四部，凡一千一百四十六卷。

漢建武律令故事三卷　律略論五卷應劭撰
漢朝駁議三十卷應劭撰　漢名臣奏三十卷陳壽撰
又二十九卷　廷尉決事二十卷
廷尉駁事十一卷　廷尉雜詔書二十六卷
晉令四十卷賈充等撰　刑法律本二十一卷賈充等撰
南臺奏事二十二卷　晉駁事四卷
晉彈事九卷　齊永明律八卷宋躬撰
梁律二十卷蔡法度撰　梁令三十卷蔡法度撰
梁科二卷蔡法度撰　陳令三十卷范泉等撰
陳科三十卷范泉志　北齊律二十卷趙郡王叡撰
北齊令八卷　周大律二十五卷趙肅等撰
隋律十二卷高熲等撰　隋大業律十八卷
隋開皇令三十卷裴正等撰　法例二卷崔知悌等撰
令律十二卷裴寂撰　律疏三十卷長孫无忌撰
武德令三十一卷裴寂等撰　貞觀格十八卷房玄齡撰

永徽散行天下格中本七卷源直心等撰
永徽留本司行中本十七卷
永徽令三十卷
永徽留本司格後本十一卷劉仁軌撰
永徽成式十四卷
永徽散頒天下格七卷
永徽留本司行格十八卷長孫无忌撰
永徽中式本四卷
垂拱式二十卷
垂拱格二卷
垂拱留司格六卷裴居道撰
律解二十一卷張斐撰
開元前格十卷姚崇等撰
開元後格九卷宋璟等撰
令三十卷
式二十卷姚崇等撰

右刑法五十一部，凡八百一十四卷。

七略別錄二十卷劉向撰
七略七卷劉歆撰
今書七志七十卷王儉撰賀蹤補
七錄十二卷阮孝緒撰
中書簿十四卷荀勖撰
元徽元年書目四卷王儉撰
梁天監四年書目四卷丘賓卿撰
陳天嘉四部書目四卷
隋開皇四年書目四卷牛弘撰
隋開皇二十年書目四卷王劭撰
史目三卷楊松珍撰
文章志四卷摯虞撰
新撰文章家集五卷荀勖撰
續文章志二卷傅亮撰
義熙已來雜集目錄三卷丘深之撰
名手畫錄一卷
法書目錄六卷虞和撰
羣書四錄二百卷元行沖撰

右雜四部書目十八部，凡二百一十七卷。

世本四卷宋衷撰
世本別錄一卷
帝譜世本七卷宋均撰
世本譜二卷
漢氏帝王譜二卷
司馬氏世家二卷
百家集譜十卷王儉撰
百家譜三十卷王僧孺撰
氏族要狀十五卷賈希鏡撰
永元中表簿六卷
姓氏英賢譜一百卷賈執撰
百家譜五卷賈執撰
國親皇太子親傳四卷賈冠撰
大同四年中表簿三卷

齊梁宗簿三卷
後魏辨宗錄二卷元暉業撰
姓苑十卷何承天撰
後魏譜二卷
後魏方司格一卷
十八州譜七百一十二卷王僧孺撰
冀州譜七卷
洪州譜九卷
袁州譜七卷
大唐氏族志一百卷高士廉撰
姓氏譜二百卷許敬宗撰
著姓略記十卷路敬淳撰
衣冠譜六十卷路敬淳撰
大唐姓族系錄二百卷柳沖撰
褚氏家傳一卷褚結撰褚陶注
殷氏家傳三卷殷敬等撰
桂氏世傳七卷桂顏撰
邵氏家傳十卷
楊氏譜一卷
蘇氏譜一卷
韋氏家傳三卷皇甫謐撰
王氏家傳二十一卷
江氏家傳七卷江統撰
暨氏家傳一卷
虞氏家傳五卷虞覽撰
裴氏家記三卷裴松之撰
孫氏譜記十五卷
諸葛傳五卷
曹氏家傳一卷曹毗撰
荀氏家傳十卷荀伯子撰
諸王傳一卷
陸史十五卷陸煦撰
明氏世錄五卷明粲撰
庾氏家傳三卷庾守業撰
韋氏譜十卷韋鼎等撰
尒朱氏家傳二卷王劭撰
何妥家傳二卷
令狐家傳一卷令狐德棻撰
裴若弼家傳一卷
敦煌張氏家傳二十卷張太素撰
裴氏家牒二十卷裴守貞撰

右雜譜牒五十五部，凡一千六百九十一卷。

山海經十八卷郭璞撰
山海經圖讚二卷郭璞撰
山海經音二卷
水經二卷郭璞撰
又四十卷酈道元注
三輔黃圖一卷
漢宮閣簿三卷
洛陽宮殿簿三卷

關中記一卷潘岳撰　洛陽記一卷陸機撰
西京雜記一卷葛洪撰　洛陽圖一卷楊佺期撰
洛陽記一卷戴延之撰　廟記一卷
洛陽伽藍記五卷楊衒之撰　西京記三卷薛冥撰
東都記三十卷鄧行儼撰　分吳會丹陽三郡記三卷
陳留風俗傳三卷圈稱撰　風土記十卷周處撰
吳地記一卷張勃撰　南雍州記三卷郭仲產撰
南徐州記二卷山謙之撰　東陽記一卷鄭緝之撰
京口記二卷劉損之撰　湘州圖記一卷
徐地錄一卷劉芳撰　齊州記四卷李叔布撰
中岳潁川志五卷樊文深撰　潤州圖經二十卷孫處玄撰
地記五卷太康三年撰　州郡縣名五卷太康三年撰
十三州志十四卷闞駰撰　魏諸州記二十卷
地理書一百五十卷陸澄撰　地記二百五十二卷任昉撰
雜志記十二卷　雜地記五卷
國郡城記九卷周明帝撰　輿地志三十卷顧野王撰
周地圖九十卷　隋國經集記一百卷郎蔚之撰
區宇圖一百二十八卷虞茂撰　括地志序略五卷魏王泰撰
交州異物志一卷楊孚撰　暢異物志一卷陳祈撰
南州異物志一卷萬震撰　扶南異物志一卷朱應撰
臨海水土異物志一卷沈瑩撰　江記五卷庾仲雍撰
漢水記五卷庾仲雍撰　尋江源記五卷庾仲雍撰
又一卷　四海百川水記一卷釋道安撰
西征記一卷戴祚撰　述征記二卷郭象撰
隋王入沔記十卷沈懷文撰　輿駕東幸記一卷薛泰撰
述行記二卷姚最撰　魏聘使行記五卷

巡總揚州記七卷諸葛穎撰　諸郡土俗物產記十九卷
京兆郡方物志三十卷　十洲記一卷東方朔撰
神異經二卷東方朔撰　蜀王本紀一卷楊雄撰
三巴記一卷譙周撰　外國傳一卷釋智猛撰
歷國傳二卷釋法盛撰　南越志五卷沈懷遠撰
日南傳一卷　職貢圖一卷梁元帝撰
林邑國記一卷　真臘國事一卷
魏國已西十一國事一卷宋雲撰　交州已來外國傳一卷
奉使高麗記一卷　西域道理記三卷
赤土國記二卷常駿等撰　高麗風俗一卷裴矩撰
中天竺國行記十卷王玄策撰　西南蠻入朝首領記一卷
職方記十六卷　長安四年十道圖十三卷
開元三年十道圖十卷　劍南地圖二卷

右地理九十三部，凡一千七百八十二卷。

舊唐書卷四十六

經籍志上九曰圖緯以紀六經讖候十曰經解以紀六經讖候十一曰訓詁以紀六經讖候○臣德潛按圖緯乃紀讖候之書經解訓詁不得亦云讖候也應誤.

甲部經錄十二家○新書十一家.

五百七十五部六千二百四十一卷○臣德潛按止五百七十一部六千二百二卷.

周易正義十四卷○新書十六卷.

右易七十八部凡六百七十三卷○今按上止七十七部六百七十一卷.

右尚書二十九部凡二百七十二卷○今按上凡二百九十五卷.

韓詩翼要十卷卜商撰○臣德潛按韓嬰漢人安得卜商爲撰翼要乎新書無韓詩字爲合.

毛詩駁五卷王伯輿撰○新書王基撰.

右詩三十部凡三百十三卷○今按上三百十卷.

喪服要難一卷趙成問仇所答○新書作袁祁.

右禮一百四部凡一千九百四十五卷○今按上止一百三部凡二千二十二卷.

春秋左氏傳音又三卷李洪範撰○新書李軌撰.

春秋正義三十七卷孔穎達撰○新書三十六卷.

右春秋一百二部一千一百八十四卷○今按上一百四部一千一百七十六卷.

次論語五卷王勃撰○新書十卷.

論語釋義十卷鄭玄注○新書一卷.

右六十三部凡三百八十七卷○今按上凡三百九十七卷.

經典大義十卷沈文阿撰○新書作經典元儒大義序錄.

右三十六部凡四百七十四卷○今按上止三十五部四百六十八卷.

續廣雅一百卷○新書一卷此百字疑衍文.

右小學一百五部凡七百九十七卷○今按上一百二部八百卷.

乙部史錄十三家八百四十四部一萬七千九百四十六卷○今按止七百七十三部一萬五千七百五十一卷.

漢書決疑十二卷顏延年撰○新書作韓遊撰.

魏略三十八卷魚豢撰○後又見雜史類中、、

右八十一部凡四千四百四十三卷○今按上止四千四百四十卷.

山陽載記樂資撰○無卷數新書作十卷.

魏紀十二卷魏澹撰○沈炳震曰當從新書作陰澹.

蜀國志十五卷吳國志二十一卷陳壽撰吳書五十五卷韋昭撰○新書俱入正史類.

右七十五部凡一千四百一十卷○今按上止七十三部一千三百四十三卷.

後漢尚書十四卷張逞撰○新書孔衍撰.

續帝王代紀十卷何集撰○新書何茂林撰.

右雜史一百二部凡二千五百五十九卷○今按上止九十部二千三十一卷.

晉崇寧起居注十卷○沈炳震曰晉無崇寧年號兩書俱作崇寧未詳.

百官名四十卷○新書十四卷.

齊職儀五十卷范曄撰○臣德潛按范曄受誅于宋元嘉二十二年不應著述齊職儀也新書作王珪之合.

右一百四部凡二千二百三十三卷○今按上止一百二部凡二千二百四十五卷.

燉煌實錄二十卷劉延明撰○新書作劉昞.

幽州古今人物志十三卷○新書三十卷.

右雜傳一百九十四部凡一千九百七十八卷○今按上止一百七十九部一千三十卷.

梁嘉禮儀注二十一卷司馬褧撰○新書四十卷.

右儀注八十四部凡一千一百四十六卷○今按上止八十部一千五十二卷

右刑法五十一部凡八百一十四卷○今按上止四十六部八百三卷

右雜四部書目十八部凡二百一十七卷○今按上凡三百六十七卷

氏族要狀十五卷賈希景撰○新書賈希鏡

右雜譜牒五十五卷凡一千六百九十一卷○今按上凡一千六百九十五卷

冀地圖九十卷○新書一百三十卷

右地理九十三部凡一千七百八十二卷○今按上止八十六部一千一百五十七卷

舊唐書卷四十六考證

舊唐書卷四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經籍志第二十七

經籍下

丙部子錄，十七家，七百五十三部，書一萬五千六百三十七卷。

儒家類一　道家類二　法家類三
名家類四　墨家類五　縱橫家類六
雜家類七　農家類八　小說類九
天文類十　曆算類十一　兵書類十二
五行類十三　雜藝術類十四　事類十五
經脈類十六　醫術類十七

曾子二卷曾參撰　晏子春秋七卷晏嬰撰
子思子八卷孔伋撰　公孫尼子一卷公孫尼撰
孟子十四卷孟軻撰，趙岐注　又七卷劉熙注
又七卷鄭玄注　又七卷綦毋邃注
孫卿子十二卷荀況撰　董子二卷董無心撰
魯連子五卷魯仲連撰　新語二卷陸賈撰
賈子九卷賈誼撰　鹽鐵論十卷桓寬撰
新序三十卷劉向撰　說苑三十卷劉向撰
楊子法言六卷楊雄撰　又十卷宋衷注
又十三卷李軌注　楊子太玄經十二卷楊雄撰，陸績注
又十四卷虞翻注　又十二卷范望注
又一十卷蔡文邵注　桓子新論十七卷桓譚撰
潛夫論十卷王符撰　申鑒五卷荀悅撰
魏子三卷魏朗注　典論五卷魏文帝撰
徐氏中論六卷徐幹撰　去伐論集三卷王粲撰

杜氏體論四卷杜恕撰　顧子新語五卷顧譚撰
通語十卷文儁撰，殷興續　集誡二卷諸葛亮撰
典訓十卷陸景撰　譙子法訓八卷譙周撰
古今通論三卷王嬰撰　周生烈子五卷周生烈撰
譙子五教五卷譙周撰　袁子正論二十卷袁準撰
袁子正書二十五卷袁準撰　孫氏成敗志三卷孫毓撰
新論十卷夏侯湛撰　物理論十六卷楊泉撰
太元經十四卷楊泉撰，劉緝注　新論十卷華譚撰
志林新書二十卷虞喜撰　後林新書十卷虞喜撰
顧子義訓十卷顧夷撰　清化經十卷蔡洪撰
正言十卷干寶撰　要覽五卷呂竦撰
立言十卷干寶撰　正覽六卷周捨撰
缺文十卷陸澄撰　魯史欹器圖一卷劉徽撰
誡林三卷綦毋氏撰　家訓七卷顏之推撰
典言四卷李若等撰　墳典三十卷盧辯撰
中說五卷王通撰　讀書記三十二卷王卲撰
正訓二十卷辛德源撰　太宗序志一卷太宗撰
帝範四卷太宗撰，賈行注　天訓四卷高宗天皇大帝撰
紫樞要錄十卷大聖天后撰　青宮紀要三十卷天后撰
少陽正範二十卷天后撰　臣軌二卷天后撰
百寮新誡四卷天后撰　春宮要錄十卷韋懷太子撰
君臣相發起事三卷韋懷太子撰　修身要錄十卷韋懷太子撰
百里昌言二卷王涉撰　崔子至言六卷崔靈童撰
平臺百一寓言三卷張大素撰　女誡一卷曹大家撰
內訓二十卷辛德源、王卲等撰　女則要錄十卷文德皇后撰
鳳樓新誡二十卷張后撰

右儒家二十八部，凡七百七十六卷。

老子二卷老子撰
老子二卷河上公注
老子章句二卷安丘望之撰
老子道德經指趣四卷安丘望之撰
老子二卷湘注
玄言新記道德二卷王弼注
老子二卷鍾會注
老子二卷羊祜注
老子二卷程韶集注
老子二卷王尚注
老子二卷蜀才注
老子二卷孫登注
老子二卷袁眞注
老子二卷張憑注
老子二卷鳩摩羅什注
老子二卷釋惠嚴注
老子四卷陶弘景注
老子道德經品四卷梁曠注
老子二卷[illegible]山注
老子二卷傅奕注
老子二卷楊上善注
老子集注四卷張道相集注
老子二卷辟閭仁諝注
老子二卷成玄英注
老子二卷李允愿注
老子二卷陳嗣古注
老子二卷釋義盈注
老子道德經集解四卷任眞子注
老子節解二卷
老子指歸十四卷嚴遵志
老子指歸十三卷馮廓撰
老子道德經序訣二卷葛洪撰
老子道德簡要義五卷玄景先生注
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經二卷楊上器撰
太上老君玄元皇帝聖紀十卷尹文操撰
老子章門一卷
老子玄旨八卷韓莊撰
老子玄譜一卷劉道人撰
老子道德論二卷何晏撰
老子指例略二卷
老子道德經義疏四卷顧歡撰
老子解釋四卷羊祜撰
老子義疏理綱一卷
老子講疏六卷梁武帝撰
老子私記十卷梁簡文帝撰
老子講疏四卷
老子義疏四卷孟智周撰
老子述義十卷賈大隱撰
老子道德指略論二卷楊上善撰
道德經三卷

略論三卷楊上善撰
老子西昇經一卷
老子黃庭經一卷
老子探眞經一卷
老君科律一卷
老子宣時誡一卷
老子入室經一卷
老子華蓋觀天訣一卷
老子消水經一卷
老子神策百二十條經一卷
莊子十卷崔譔注
又十卷郭象注
又二十卷向秀注
又二十一卷司馬彪注
莊子集解二十卷李頤集解
又二十卷王玄古撰
莊子十卷楊上善撰
莊子講疏三十卷梁簡文撰
莊子疏七卷
南華仙人莊子論三十卷梁曠撰
釋莊子論二卷李充撰
南華眞人道德論三卷
莊子疏十卷王穆撰
莊子音一卷王穆撰
莊子文句義二十卷陸德明撰
莊子古今正義十卷馮廓撰
莊子疏十二卷成玄英撰
文子十二卷
鶡冠子三卷鶡冠子撰
列子八卷列禦寇撰張湛注
廣成子十二卷商洛公撰
任子道論十卷任嘏撰
渾輿經一卷姬威撰
唐子十卷唐滂撰
蘇子七卷蘇彥撰
宣子二卷宣聘撰
陸子十卷陸雲撰
抱朴子內篇二十卷葛洪撰
孫子十二卷孫綽撰
顧道士論二卷顧谷撰
曲求子三十卷杜夷撰
符子三十卷符朗撰
賀子十卷賀道養撰
眞誥十卷陶弘景撰
無名子一卷張太衡撰
養生要集十卷張湛撰
無上祕要七十二卷
玄書通義十卷張譏撰
道要三十卷
登眞隱訣二十五卷陶弘景撰
同光子八卷劉無待撰侯儀注
牟子二卷牟融撰

淨住子二十卷蕭子良撰王融頌
統略淨住子二卷釋道宣撰
法苑十五卷釋僧祐撰
內典博要三十卷虞孝敬撰
真言要集十卷釋賢明撰
歷代三寶記三卷
修多羅法門二十卷郭瑜撰
集古今佛道論衡四卷釋道宣撰
六趣論六卷楊上善撰
十門辯惑論二卷釋復禮撰
經論纂要十卷駱子義撰
通惑決疑錄二卷釋道宣撰
夷夏論二卷顧歡撰
笑道論三卷甄鸞撰
齊三教論七卷衛元嵩撰
辯正論八卷釋法琳撰
破邪論三卷釋法琳撰
三教詮衡十卷楊上善撰
甄正論三卷杜乂撰
心鏡論十卷李思慎撰
崇正論六卷釋彥琮撰

右道家一百二十五部，老子六十一家，莊子十七家，道釋諸說四十七家，凡九百六十卷。

管子十八卷管夷吾撰
商子五卷商鞅撰
慎子十卷慎到撰滕輔注
申子三卷申不害撰
韓子二十卷韓非撰
晁氏新書三卷晁錯撰
崔氏政論五卷崔寔撰
劉氏法言十卷劉邵撰
劉氏正論五卷劉廙撰
阮子正論五卷阮武撰
桓氏代要論十卷桓範撰
陳子要言十四卷陳融撰
治道集十卷李文博撰
春秋決獄十卷董仲舒撰
五經析疑三十卷邯鄲綽撰

右法家十五部，凡一百五十八卷。

鄧析子一卷鄧析撰
尹文子二卷尹文子撰
公孫龍子三卷龍撰
又一卷賢大隱注
又一卷陳嗣古注
人物志三卷劉邵撰
又三卷劉邵撰劉炳注
士緯十卷姚信撰
士操一卷魏文帝撰
九州人士論一卷盧毓撰
兼名苑十卷釋遠年撰
辯名苑十卷范曄撰

右名家十二部，凡五十六卷。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
胡非子一卷胡非子撰

右墨家二部，凡一十六卷。

鬼谷子二卷蘇秦撰
又三卷樂臺撰
又三卷尹知章注
補闕子十卷梁元帝撰

右縱橫家四部，凡十八卷。

尸子二十卷尸佼撰
尉繚子六卷尉繚子撰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呂不韋撰
淮南商詁二十一卷劉安撰
淮南子注解二十一卷高誘撰
淮南鴻烈音二卷何誘撰
三將軍論一卷嚴尤撰
論衡三十卷王充撰
風俗通義三十卷應劭撰
仲長子昌言十卷仲長統撰
萬機論八卷蔣濟撰
篤論四卷杜恕撰
芻蕘論五卷鍾會撰
傅子一百二十卷傅玄撰
默記三卷張儼撰
新言五卷裴玄撰
新義十八卷劉欽撰
秦子三卷秦菁撰
誓論三十卷張儼撰
說林五卷孔衍撰
又二十卷張大素撰
抱朴子外篇五十卷葛洪撰
時務論十二卷楊偉撰
古今善言三十卷范泰撰
記聞三卷徐益壽撰
何子五卷何楷撰
劉子十卷劉勰撰
金樓子十卷梁元帝撰
語麗十卷朱澹遠撰
袖中記一卷
要覽三卷陸士衡撰
古今注五卷崔豹撰
採璧記三卷庾肩吾撰
新略十卷韋道孫撰
名數十卷徐陵撰
典墳數十卷范曄撰

荆楚歲時記十卷宗懍撰
又二卷杜公瞻撰
玉燭寶典十二卷杜臺卿撰
四時錄十二卷王氏撰
物始十卷謝昊撰
事始三卷劉孝孫撰
古今辯作錄三卷
文章始一卷任昉撰。張績補。
續文章始一卷姚察撰
戚苑纂要十卷劉揚名撰
張掖郡玄石圖一卷孟衆撰
瑞應圖記二卷孫柔之撰
張掖郡玄石圖一卷高堂隆撰
瑞應圖讚三卷熊理撰
祥瑞圖十卷
符瑞圖十卷顧野王撰
皇隋靈感志十卷王邵撰
皇隋瑞文十四卷許善心撰
諫林十卷何之元撰
善諫二卷虞通之撰
諫事五卷魏徵撰
諫苑三十卷于志寧撰
子林二十卷孟儀撰
子鈔三十卷沈約撰
又三十卷庾仲容撰
子林三十卷薛克構撰
述正論十三卷陸澄撰
博覽十五卷
文府七卷徐陵撰。宗道事注。
翰墨林十卷
羣書理要五十卷魏徵撰
麟閣詞英六十卷高宗勅撰
四部言心十卷劉守敬撰

右雜家七十一部，凡九百八十二卷。

氾勝之書二卷氾勝之撰
四人月令一卷崔寔撰
齊人要術十卷賈勰撰
竹譜一卷戴凱之撰
錢譜一卷顧烜撰
禁苑實錄一卷
種植法七十七卷諸葛穎撰
兆人本業三卷天后撰
相鶴經一卷浮丘公撰
鷙擊錄二十卷堯須跋撰
鷹經一卷
蠶經一卷
相馬經一卷伯樂撰
又二卷
又二卷徐成等撰
相馬經六十卷諸葛穎等撰
相牛經一卷寧戚撰
相貝經一卷
養魚經一卷范蠡撰

右農家二十部，凡一百九十二卷。

鬻子一卷鬻熊撰
燕丹子三卷燕太子撰
笑林三卷邯鄲淳撰
博物志十卷張華撰
郭子三卷郭澄之撰。賈泉注。
世說八卷劉義慶撰
續世說十卷劉孝標撰
小說十卷劉義慶撰
小說十卷殷芸撰
釋俗語八卷劉霽撰
辯林二十卷蕭賁撰
酒孝經一卷劉炫定撰
座右方三卷庾元威撰
啓顏錄十卷侯白撰

右小說家十三部，凡九十卷。

周髀一卷趙嬰注
又一卷甄鸞注
又二卷李淳風撰
靈憲圖一卷張衡撰
渾天儀一卷張衡撰
渾天象注一卷王蕃撰
昕天論一卷姚信撰
石氏星經簿讚一卷石申甫撰
安天論一卷虞喜撰
甘氏四七法一卷甘德撰
論二十八宿度數一卷
荊州星占二卷劉表撰
又二十卷劉歆撰
天文集占七卷陳卓撰
四方星占一卷陳卓撰
五星占二卷陳卓撰
天文集占三卷
天文錄三十卷祖暅之撰
天文橫圖一卷高文洪撰
天文雜占一卷吳雲撰
星占三十三卷孫僧化撰
十二次二十八宿星占十二卷史崇撰
乙巳占十卷李淳風撰
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庾季才撰
玄機內事七卷逢行珪撰

右天文二十六家，凡二百六十卷。

三統曆一卷劉歆撰
乾象曆闞澤撰。闞洋注。

魏景初曆三卷楊偉撰　四分曆一卷
乾象曆術三卷劉洪撰　乾象曆三卷
宋元嘉曆二卷何承天撰　梁大同曆一卷虞劆撰
後魏永安曆一卷孫僧化撰　後魏武定曆一卷
北齊天保曆一卷宋景業撰　周天象曆二卷王琛撰
隋開皇曆一卷劉孝孫撰　又一卷李德林撰
隋大業曆一卷張胄玄撰　皇極曆一卷劉焯撰
又一卷李淳風撰　河西壬辰元曆一卷趙歐撰
河西甲寅元曆一卷李淳風撰　大唐麟德曆一卷
大唐光宅曆草十卷　周甲子元曆一卷
齊甲子曆一卷　大唐甲子元辰曆一卷瞿曇羅撰
大唐戊寅曆一卷　陳七曜曆五卷吳伯善撰
七曜本起曆二卷　七曜曆算二卷甄鸞撰
七曜雜術二卷劉孝孫撰　七曜曆疏三卷張胄玄撰
曆疏一卷崔浩撰　曆術一卷甄鸞撰
玄曆術一卷張胄玄撰　刻漏經一卷何承天撰
又一卷朱史撰　又一卷宋景撰
大唐刻漏經一卷　九章算經一卷徐岳撰
九章重差一卷劉向撰　九章重差圖一卷劉徽撰
九章算經九卷甄鸞撰　九章雜算文二卷劉祐撰
九章術疏九卷宋泉之撰　五曹算經五卷甄鸞撰
孫子算經三卷甄鸞撰注　海島算經一卷劉徽撰
張丘建算經一卷甄鸞撰　夏侯陽算經三卷甄鸞注
數術記遺一卷徐岳撰甄鸞注　三等數一卷董泉撰甄氏注
算經要用百法一卷徐岳撰　綴術五卷祖冲之撰李淳風注
五曹算經三卷甄鸞撰　七經算術通義七卷陰景愉撰

緝古算術四卷王孝通撰李淳風撰　算經表序一卷
右曆算五十八部，凡一百六十七卷。
黃帝問玄女法三卷玄女撰　太公陰謀三卷
太公金匱二卷　太公六韜六卷
司馬法三卷田穰苴撰　孫子兵法十三卷孫武撰，魏武帝注
又二卷孟氏解　又二卷沈友注
黃石公三略三卷　三略訓三卷
張良經一卷張良撰　雜兵法二十四卷
兵法捷要七卷魏武帝撰　兵法要略十卷魏文帝撰
兵記十二卷司馬彪撰　兵林六卷孔衍撰
玉韜十卷梁元帝撰　真人水鏡十卷陶弘景撰
握鏡一卷陶弘景撰　兵書要略十卷宇文憲撰
太一兵法一卷　太公陰謀三十六用一卷
伍子胥兵法一卷　吳孫子三十二壘經一卷
玉帳經一卷　黃石公陰謀乘斗魁剛行軍祕一卷
武德圖五兵八陣法要一卷　三陰圖一卷
黃帝太公三宮法要訣一卷　張氏七篇七卷張良撰
承神兵書八卷　兵機十五卷
兵書要略一卷　新授兵書三十卷隋高祖撰
六軍鏡三卷李靖撰　用兵撮要二卷
兵春秋一卷　許子新書軍勝十卷
金海四十七卷蕭吉注　王佐祕珠五卷樂產撰
金韜十卷劉祐撰　懸鏡十卷李淳風撰
龍武玄兵圖二卷解忠鯨撰　臨戎孝經二卷員半千撰
右兵書四十五部，凡二百八十九卷。
焦氏周易林十六卷焦贛撰　京氏周易四時候二卷

京氏周易飛候六卷
京氏周易混沌四卷
京氏周易錯卦八卷京房撰
費氏周易林二卷費直撰
崔氏周易林十六卷
許氏周易雜占七卷許峻撰
周易參同契二卷魏伯陽撰
周易五相類一卷魏伯陽撰
周易林四卷管輅撰
周易雜占八卷何廣撰
徐氏周易筮占二十四卷徐苗撰
周易立成占六卷
武氏周易雜占八卷武氏撰
周易集林十二卷伏曼撰
又一卷伏氏撰
連山三十卷梁元帝撰
易林十四卷
新易林占三卷杜氏撰
周易雜占筮決文二卷梁運撰
周易新林一卷
周易林七卷張滿撰
易律曆一卷
周易服藥法一卷
周易洞林解三卷郭璞撰
洞林三卷梁元帝撰
易三備三卷
又一卷
易髓一卷
易腦一卷郭氏撰
孝經元辰二卷
推元辰厄命一卷
元辰章三卷
六甲周天曆一卷孫僧化作
風角要候一卷翼奉撰
風角六情訣一卷王琛撰
風角十卷
風角鳥情二卷劉孝恭撰
鳥情占一卷
鳥情逆占一卷管輅撰
九宮經解二卷
九宮行碁經三卷鄭玄撰
九宮行碁立成一卷王琛撰
逆刺三卷京房撰
婚嫁書二卷
推產婦何時產法一卷王琛撰
產圖一卷崔知悌撰
登壇經一卷
太一大遊曆二卷
大遊太一曆一卷
曜靈經一卷
七政曆一卷
六壬曆一卷

靈寶登圖一卷
推二十四氣曆一卷
太一曆一卷
式經一卷宋琨注
九旗飛變一卷鄭玄撰李淳風注
太史公萬歲曆一卷司馬談撰
萬歲曆祠二卷
千歲曆祠二卷任氏撰
黃帝飛鳥曆一卷張衡撰
太乙飛鳥曆一卷
堪輿曆注二卷
黃帝四序堪輿二卷殷紹撰
遁甲經一卷
遁甲文一卷伍子胥撰
遁甲囊中經一卷
三元遁甲圖三卷葛洪撰
遁甲萬一訣三卷
遁甲立成圖二卷
遁甲立成法三卷
遁甲九宮八門圖一卷
遁甲開山圖一卷王琛撰
又二卷樂氏撰
白澤圖一卷
武王須臾二卷
師曠占書一卷
東方朔占書一卷
范子問計然十五卷范蠡問計然答
淮南王萬畢術一卷劉安撰
神樞靈轄十卷樂產撰
祿命書二十卷劉孝恭撰
又二卷王琛撰
五行記五卷蕭吉撰
五姓宅經二卷
陰陽書五十卷呂才撰
青烏子三卷
葬經八卷
又十卷
又二卷蕭吉撰
葬書地脈經一卷
墓書五陰一卷
雜墓圖一卷
墓圖立成一卷
六甲冢名雜忌要訣二卷
五姓墓圖要訣五卷孫氏撰
壇中伏尸一卷
玄女彈五音法相冢經一卷胡君撰
新撰陰陽書三十卷王粲撰
龜經三卷柳彥詢撰
又一卷劉實真撰
又一卷王弘禮撰
又一卷莊道名撰
又一卷孫思邈撰

百怪書一卷　　祠竈經一卷
解文一卷　　占夢書二卷
又三卷周宣撰　　玄悟經三卷李淳風撰
右五行一百一十三部，凡四百八十五卷。
投壺經一卷郝沖、虞潭法撰　　大小博法二卷
皇博經一卷魏文帝撰　　大博經行棊戲法二卷
小博經一卷鮑宏撰　　博塞經一卷鮑宏撰
二儀簿經一卷隋煬帝撰　　大博經二卷呂才撰
棊勢六卷　　棊品五卷范汪等注
圍棊後九品序錄一卷　　竹苑仙棊圖一卷
棊評一卷梁武帝撰　　象經一卷周武帝撰
又一卷何妥撰　　又一卷王裕撰
今古術藝十五卷
右雜藝術一十八部，凡四十四卷。
皇覽一百二十二卷何承天撰　　又八十四卷徐爰并合
類苑一百二十卷劉孝標撰　　壽光書苑二百卷劉杳撰
華林編略六百卷徐勉撰　　修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
長洲玉鏡一百三十八卷虞綽等撰　　藝文類聚一百卷歐陽詢等撰
北堂書抄一百七十三卷虞世南撰　　要錄六十卷
書圖泉海七十卷張氏撰　　檢事書一百六十卷
帝王要覽二十卷　　玉藻瓊林一百卷孟利貞撰
玄覽一百卷天后撰　　累璧四百卷許敬宗撰
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孟利貞撰　　策府五百八十二卷張大素撰
玄門寶海一百二十卷諸葛穎撰
文思博要幷目一千二百一十二卷張大素撰
三教珠英幷目一千三百一十三卷張昌宗等撰

右類事二十二部，凡七千八十四卷。
黃帝三部針經十三卷皇甫謐撰　　黃帝八十一難經一卷秦越人撰
赤烏神針經一卷張子存撰　　黃帝明堂經三卷
黃帝鍼灸經十二卷　　明堂圖三卷秦承祖撰
龍銜素針經幷孔穴蝦蟇圖三卷　　黃帝素問八卷
黃帝內經明堂十三卷　　黃帝雜注針經一卷
黃帝十二經脈明堂五藏圖一卷　　黃帝十二經明堂偃側人圖十二卷
黃帝針經十卷　　黃帝明堂三卷
黃帝九靈經十二卷靈寶注　　玉匱針經十二卷
黃帝內經太素三十卷楊上善注　　三部四時五藏辨候診色脈經一卷
黃帝內經明堂類成十三卷楊上善撰　　黃帝明堂經三卷楊玄孫撰注
灸經一卷　　鈐和子十卷賈和光撰
脈經訣三卷徐氏撰　　脈經二卷
五藏訣一卷　　五藏論一卷
右明堂經脈二十六家，凡一百七十三卷。
神農本草三卷　　桐君藥錄三卷桐君撰
雷公藥對二卷　　藥類二卷
本草用藥要妙二卷　　本草病源合藥節度五卷
本草要術三卷　　本草藥性三卷甄立言撰
療癰疽耳眼本草要妙五卷　　種芝經九卷
芝草圖一卷　　吳氏本草因六卷吳普撰
李氏本草三卷　　名醫別錄三卷
藥目要用二卷　　本草集經七卷陶弘景撰
靈秀本草圖六卷原平仲撰　　諸藥異名十卷釋行智撰
四時採取諸藥及合和四卷　　本草圖經七卷蘇敬撰
新修本草二十一卷蘇敬撰　　新修本草圖一十六卷蘇敬等撰

本草音三卷蘇敬等撰　本草音義二卷殷子嚴撰
太清神丹中經三卷　太清神仙服食經五卷
又一卷抱朴子撰　太清璿璣文七卷冲和子撰
金匱仙藥錄三卷京里先生撰　神仙服食經十二卷京里先生撰
太清諸丹要錄集四卷　神仙藥食經一卷
神仙服食方十卷　神仙服食藥方十卷
服玉法并禁忌一卷　太清諸草木方集要三卷
太清玉石丹藥要集三卷陶弘景撰　太一鐵胤神丹方三卷蘇遊撰
養生要集十卷張湛撰　補養方三卷孟詵撰
諸病源候論五十卷吳景撰　四海類聚單方十六卷隋煬帝撰
大官食法一卷　大官食方十九卷
食經九卷崔浩撰　又十卷
又四卷竺暄撰　四時食法一卷趙氏撰
淮南王食經一百二十卷諸葛穎撰　淮南王食目十卷
淮南王食經音十三卷諸葛穎撰　食經三卷盧仁宗撰
張仲景藥方十五卷王叔和撰　華氏藥方十卷華佗方吳普集
肘後救卒方四卷葛洪撰　補肘後救卒備急方六卷陶弘景撰
阮河南方十六卷阮炳撰　雜藥方一百七十卷范汪方尹穆撰
胡居士方三卷胡洽撰　劉涓子男方十卷龔慶宣撰
療癰疽金瘡要方十四卷甘濬之撰　雜療方二十卷徐叔和撰
體療雜病方六卷徐叔和撰　脚弱方八卷徐叔向撰
藥方十七卷秦承祖撰　療癰疽金瘡要方十二卷甘伯齊撰
雜藥方十二卷靖澄撰　効驗方十卷陶弘景撰
百病膏方十卷　雜湯方八卷
療目方五卷　雜藥方十卷陳山提撰
又六卷　雜丸方一卷

調氣方一卷釋鸞撰　黃素方十五卷
雜湯丸散方五十七卷孝蕭撰　僧深集方三十卷釋僧深撰
刪繁方十二卷謝士文撰　徐王八代効驗方十卷徐之才撰
徐氏落年方三卷徐嗣伯撰　雜病論一卷徐嗣伯撰
徐氏家秘方二卷徐之才撰　集驗方十卷姚僧垣撰
小品方十二卷陳延之撰　經心方八卷宋俠撰
名醫集驗方三卷　古今錄驗方五十卷甄權撰
崔氏纂要方十卷崔知悌撰　孟氏必効方十卷孟詵撰
延年秘錄十二卷　玄感傳屍方一卷蘇遊撰
骨蒸病灸方一卷崔知悌撰　寒食散方并消息節度二卷
解寒食散方十三卷徐叔和撰　婦人方十卷
又二十卷　少小方十卷
少小雜方二十卷　少小節療方一卷俞寶撰
狐子雜訣三卷　狐子方金訣二卷葛仙公撰
陵陽子秘訣一卷明月公撰　神臨藥秘經一卷黃公撰
黃白秘法一卷　又二十卷
玉房秘術一卷葛氏撰　房秘祿訣八卷冲和子撰
類聚方二千六百卷

右醫術本草二十五家，養生十六家，病源單方二家，食經十家，雜經方五十八家，類聚方一家，共一百一十家，凡三千七百八十九卷。

丁部集錄三類，共八百九十部，書一萬二千二十八卷。

楚詞類一　別集類二　總集類三

楚詞十六卷王逸注　楚詞十卷郭璞注
楚詞九悼一卷楊穆撰　離騷草木蟲魚疏一卷劉杳撰
楚詞音一卷孟奧撰　又一卷徐邈撰
又一卷釋道騫撰　漢武帝集二卷

魏武帝集三十卷　魏文帝集十卷
魏明帝集十卷　魏高貴鄉公集二集
晉宣帝集十卷　晉文帝集一卷
晉明帝集五卷　晉簡文帝集五卷
宋武帝集二十卷　宋文帝集十卷
梁文帝集十八卷　梁武帝集十卷
梁簡文帝集八十卷　梁元帝集五十卷
梁元帝集十卷　後魏明帝集一卷
後魏文帝集四十卷　後周明帝集十卷
陳後主集五十卷　隋煬帝集三十卷
太宗文皇帝集三十卷　高宗大帝集八十六卷
中宗皇帝集四十卷　睿宗皇帝集十卷
垂拱集一百卷　金輪集十卷天后撰
梁昭明太子集二十卷　漢淮南王集二卷
漢東平王集二卷　魏陳思王集二十卷
又三十卷　晉齊王集二卷
晉會稽王集　晉彭城王集八卷
晉譙王集三卷　宋長沙王集十卷
宋臨川王集八卷　宋衡陽王集十卷
宋江夏王集十三卷　宋南平王集五卷
宋建平王集十卷　宋建平王小集十五卷
齊竟陵王集三十卷　梁邵平王集四卷
梁武陵王集八卷　後周趙王集十卷
後周滕王集十二卷　趙荀況集二卷
楚宋玉集二卷　前漢賈誼集二卷
枚乘集二卷　司馬遷集二卷

東方朔集二卷　董仲舒集二卷
李陵集二卷　司馬相如集二卷
孔臧集二卷　魏相集二卷
張敞集二卷　韋玄成集二卷
劉向集五卷　王褒集五卷
谷永集五卷　杜鄴集五卷
師丹集五卷　息夫躬集五卷
劉歆集五卷　楊雄集五卷
崔篆集一卷　後漢桓譚集二卷
史岑集二卷　王文山集二卷
朱勃集二卷　梁竦集二卷
黃香集二卷　馮衍集五卷
班彪集二卷　杜篤集五卷
傅毅集五卷　班固集十卷
崔駰集十卷　賈逵集二卷
劉騊駼集二卷　崔瑗集五卷
蘇順集二卷　竇章集二卷
胡廣集二卷　高彪集二卷
王逸集二卷　柏驎集二卷
邊韶集二卷　皇甫規集五卷
張奐集二卷　朱穆集二卷
趙壹集二卷　張升集二卷
侯瑾集二卷　酈炎集二卷
盧植集二卷　劉珍集二卷
張衡集十卷　葛龔集五卷
李固集十卷　馬融集五卷

崔琦集二卷　延篤集二卷
劉陶集二卷　荀爽集二卷
劉梁集二卷　鄭玄集二卷
蔡邕集二十卷　應劭集四卷
士孫瑞集二卷　張邵集五卷
禰衡集二卷　孔融集十卷
虞翻集三卷　潘勖集二卷
阮瑀集五卷　陳琳集十卷
張紘集一卷　繁欽集十卷
楊修集二卷　王粲集十卷
魏華歆集二十卷　王朗集三十卷
邯鄲淳集二卷　袁渙集五卷
應瑒集二卷　徐幹集五卷
劉楨集二卷　路粹集二卷
丁儀集二卷　丁廙集二卷
吳質集五卷　劉廙集二卷
孟達集三卷　陳羣集三卷
王修集三卷　管寧集二卷
劉邵集二卷　麋元集五卷
李康集二卷　孫該集二卷
卞蘭集二卷　傅巽集二卷
高堂隆集十卷　繆襲集五卷
殷褒集二卷　韋誕集三卷
曹羲集五卷　傅嘏集二卷
桓範集二卷　夏侯霸集二卷
鍾毓集五卷　江泰集二卷

夏侯惠集二卷　毋丘儉集二卷
王弼集五卷　呂安集二卷
王昶集五卷　王肅集五卷
何晏集十卷　應璩集十卷
杜摯集一卷　夏侯玄集二卷
程曉集二卷　阮籍集五卷
嵇康集十五卷　鍾會集十卷
蜀許靖集二卷　諸葛亮集二十四卷
吳張溫集五卷　士燮集五卷
駱統集十卷　暨豔集二卷
謝承集四卷　姚信集十卷
楊厚集二卷　華覈集三卷
胡綜集二卷　薛綜集三卷
張儼集二卷　韋昭集二卷
紀隲集三卷　晉王沉集五卷
鄭袤集二卷　應貞集五卷
嵇喜集二卷　傅玄集五十卷
成公綏集十卷　裴秀集三卷
何禎集五卷　袁準集二卷
山濤集五卷　向秀集二卷
阮种集二卷　阮侃集五卷
羊祜集二卷　賈充集二卷
荀勖集二十卷　杜預集二十卷
王濬集二卷　皇甫謐集二卷
程咸集二卷　劉毅集二卷
庾峻集三卷　郄正集一卷

薛瑩集二卷　楊泉集二卷
陶濬集三卷　宣聘集三卷
曹志集二卷　鄒湛集四卷
孫毓集二卷　王渾集五卷
王深集四卷　江偉集五卷
閔鴻集二卷　裴楷集二卷
何劭集二卷　劉頌集三卷
劉寔集二卷　裴頠集十卷
許孟集二卷　王祐集二卷
王濟集二卷　華嶠集一卷
庾儵集三卷　謝衡集二卷
傅咸集三十卷　棗據集二卷
劉寶集三卷　孫楚集十卷
王讚集三卷　夏侯洪集十卷
夏侯淳集十卷　張敏集二卷
劉許集二卷　李重集二卷
樂廣集二卷　阮渾集二卷
楊乂集三卷　張華集十卷
李虔集十卷　石崇集五卷
潘岳集十卷　潘尼集十卷
歐陽建集二卷　嵇紹集二卷
衞展集四十卷　盧播集二卷
欒肇集二卷　應亨集二卷
司馬彪集三卷　杜育集二卷
摯虞集二卷　繆徵集二卷
左思集五卷　夏侯靖集二卷

鄭豐集二卷　陳略集二卷
張翰集二卷　陸機集十五卷
陸雲集十卷　陸沖集二卷
孫極集二卷　張載集三卷
張協集二卷　束皙集五卷
華譚集二卷　曹攄集二卷
江統集十卷　胡濟集五卷
卞粹集二卷　閭丘沖集二卷
庾敳集二卷　阮瞻集二卷
阮循集二卷　裴邈集二卷
郭象集五卷　嵇含集十卷
孫惠集十卷　蔡洪集三卷
牽秀集五卷　蔡克集二卷
索靖集二卷　閭纂集二卷
張輔集二卷　殷巨集二卷
陶佐集五卷　仲長敖集二卷
虞溥集二卷　吳商集五卷
劉弘集三卷　山簡集二卷
宗岱集三卷　王曠集五卷
王峻集二卷　棗腆集二卷
棗嵩集二卷　劉琨集十卷
盧諶集十卷　傅暢集五卷
東晉顧榮集二卷　荀組集二卷
周顗集二卷　周嵩集三卷
王道集十卷　荀邃集二卷
王敦集五卷　謝鯤集二卷

張抗集二卷 賈霖集三卷
劉隗集三卷 應詹集三卷
陶侃集二卷 王洽集三卷
傅毅集五卷 張闓集三卷
卞壼集二卷 劉超集二卷
楊方集二卷 傅純集二卷
郗鑒集十卷 溫嶠集十卷
孔坦集五卷 王濤集五卷
王篋集五卷 甄述集五卷
戴邈集五卷 賀循集二十卷
張俊集二卷 曾瓌集五卷
熊遠集五卷 郭璞集十卷
王鑒集五卷 庾亮集二十卷
虞預集十卷 顧和集五卷
范宣集十卷 張虞集五卷
庾冰集二十卷 庾翼集二十卷
何充集五卷 諸葛恢集五卷
祖台之集十五卷 李充集十四卷
蔡謨集十卷 謝文集八卷
范汪集八卷 范甯集十五卷
阮放集五卷 王廙集十卷
王彪之集二十卷 謝安集五卷
謝方集十卷 王羲之集五卷
干寶集四卷 殷融集十卷
劉遐集五卷 殷浩集五卷
劉俊集二卷 王濛集五卷

謝尚集五卷 張憑集五卷
張望集三卷 韓康伯集五卷
王胡之集五卷 江霖集五卷
范宣集五卷 江惇集五卷
王述集五卷 郝默集五卷
黃整集十卷 王浹集二卷
王度集五卷 劉系之集五卷
劉惔集五卷 范起集五卷
殷康集五卷 孫嗣集三卷
王坦之集五卷 桓溫集二十卷
郗超集十五卷 謝朗集五卷
謝玄集十卷 王珣集十卷
許詢集三卷 孫統集五卷
孫綽集十五卷 孔嚴集五卷
江逌集五卷 車灌集五卷
丁纂集二卷 曹毗集十五卷
蔡系集二卷 李顒集十卷
顧夷集五卷 袁喬集五卷
謝沉集五卷 庾闡集十卷
王隱集十卷 殷允集十卷
徐邈集八卷 殷仲堪集十卷
殷叔獻集三卷 伏滔集五卷
桓嗣集五卷 習鑿齒集五卷
鈕滔集五卷 邵毅集五卷
孫盛集十卷 袁質集二卷
袁宏集二十卷 袁紹集三卷

羅含集三卷　孫放集十五卷
辛昞集四卷　庾統集二卷
郭愔集五卷　滕輔集五卷
庾龢集二卷　庾軌集二卷
庾倩集二卷　庾肅之集十卷
王修集二卷　戴逵集十卷
桓玄集二十卷　殷仲文集七卷
卞湛集五卷　蘇彥集十卷
袁豹集十卷　王謐集十卷
周祇集十卷　梅陶集十卷
湛方生集十卷　劉瑾集八卷
羊徽集一卷　卞裕集十四卷
王愆期集十卷　孔璠之集二卷
王茂略集四卷　薄肅之集十卷
滕演集一卷　宋劉義宗集十五卷
謝瞻集二卷　孔琳之集十卷
王叔之集十卷　徐廣集十五卷
孔甯子集十五卷　蔡廓集十卷
傅亮集十卷　孫康集十卷
鄭鮮之集二十卷　陶淵明集五卷
范泰集二十卷　王弘集二十卷
謝靈運集十五卷　荀景集十四卷
孔欣集八卷　卞伯玉集五卷
王曇首集二卷　謝弘微集二卷
王韶之集二十四卷　沈林子集七卷
姚濤之集二十卷　賀道養集十卷

衛令元集八卷　褚詮之集八卷
荀欽明集六卷　殷淳集三卷
劉瑀集七卷　劉緄集五卷
雷次宗集三十卷　宗炳集十五卷
伍緝之集十一卷　荀雍集十卷
袁淑集十卷　顏延之集三十卷
王微集十卷　王僧達集十卷
張暢集十四卷　何偃集八卷
沈懷文集十三卷　江智泉集十卷
謝莊集十五卷　殷琰集八卷
顏竣集十三卷　何承天集三十卷
裴松之集三十卷　卞瑾集十卷
丘泉之集六卷　顏測集十一卷
湯惠休集三卷　沈勃集十五卷
徐爰集十卷　鮑照集十卷
庾蔚之集十一卷　虞通之集五卷
劉愔集十卷　孫緬集十卷
袁伯文集十卷　袁粲集十卷
齊褚彥回集十五卷　王儉集六十卷
周顒集二十卷　徐孝嗣集十二卷
王融集十卷　謝朓集十卷
孔稚珪集十卷　陸厥集十卷
虞羲集十一卷　宗躬集十二卷
汪奐集十一卷　張融玉海集六十卷
梁范雲集十二卷　江淹前集十卷
江淹後集十卷　任昉集三十四卷

宗史集十卷　王暕集二十卷
魏道微集三卷　司馬褧集九卷
沈約集一百卷　沈約集略三十卷
傅昭集十卷　袁昂集二十卷
徐勉前集二十五卷　徐勉後集十六卷
陶弘景集三十卷　周捨集二十卷
何遜集八卷　謝琛集五卷
謝郁集五卷　王僧孺集三十卷
張率集三十卷　楊眺集十卷
鮑幾集八卷　周興嗣集十卷
蕭洽集二卷　裴子野集十四卷
庾景興集十卷　陸子倕集二十卷
劉之遴前集十卷　劉之遴後集三十卷
虞嚻集六卷　王冏集三卷
劉孝綽集十一卷　劉孝儀集二十卷
劉孝威前集十卷　劉孝威後集十卷
丘遲集十卷　王錫集七卷
蕭子範集三卷　蕭子雲集二十卷
蕭子暉集十一卷　江革集十卷
吳均集二十卷　庾肩吾集十卷
王筠洗馬集十卷　王筠中庶子集十卷
王筠左右集十卷　王筠臨海集十卷
王筠中書集十卷　王筠尚書集十一卷
鮑泉集一卷　謝瑱集十卷
任孝恭集十卷　張纘集十卷
陸雲公集四卷　張綰集十卷

甄玄成集十卷　蕭欣集十卷
沈君攸集十二卷　後魏高允集二十卷
宗欽集二卷　李諧集十卷
韓宗集五卷　袁躍集九卷
薛孝通集六卷　溫子昇集二十五卷
盧元明集六卷　陽固集三卷
魏孝景集一卷　北齊楊休之集二十卷
邢子才集三十卷　魏收集七十卷
劉逖集四十卷　後周宗懍集三十卷
王褒集三十卷　蕭撝集十卷
庾信集二十卷　王衡集三卷
陳沈炯前集六卷　沈炯後集十三卷
周弘正集二十卷　徐陵集三十卷
張正見集四卷　陸珍集五卷
陸瑜集十卷　沈不害集十卷
張式集十三卷　褚介集十卷
顧越集二卷　顧寬集五卷
姚察集二十卷　隋盧思道集二十卷
李元操集二十二卷　辛德源集三十卷
李德林集十卷　牛弘集十二卷
薛道衡集三十卷　何妥集十卷
柳顧言集十卷　江總集二十卷
殷英童集三十卷　蕭慤集九卷
魏澹集四卷　尹式集五卷
諸葛穎集十四卷　王胄集十卷
虞茂代集五卷　劉興宗集三卷

李播集三卷
唐陳叔達集五卷
褚亮集二十卷
虞世南集三十卷
蕭瑀集一卷
沈齊家集十卷
薛收集十卷
楊師道集十卷
庾抱集六卷
孔穎達集五卷
王績集五卷
郎楚之集十卷
魏徵集二十卷
許敬宗集六十卷
于志寧集四十卷
上官儀集三十卷
李義府集三十九卷
顏師古集四十卷
岑文本集六十卷
劉子翼集十卷
殷聞禮集十卷
陸士季集十卷
劉孝孫集三十卷
鄭代翼集八卷
崔君實集十卷
李伯藥集三十卷
孔紹安集三卷
高季輔集二卷
溫彥博集二十卷
李玄道集十卷
謝偃集十卷
沈叔安集二十卷
陸楷集十卷
曹憲集三十卷
蕭德言集三十卷
潘求仁集三卷
殷芊集三卷
蕭鈞集三十卷
袁朗集四卷
楊纘集十卷
王約集一卷
任希古集五卷
凌敬集十四卷
王德儉集十卷
徐孝德集十卷
杜之松集十卷
宋令文集十卷
陳子良集十卷
顏頲集十卷
劉穎集十卷
司馬僉集十卷
鄭秀集十二卷

耿義褒集七卷
楊元亨集五卷
劉綱集三卷
王歸一集十卷
馬周集十卷
薛元超集三十卷
高智周集五卷
褚遂良集二十卷
劉禕之集五十卷
郝處俊集十卷
崔知悌集五卷
李安期集二十卷
唐觀集五卷
張大素集十卷
鄧玄挺集十卷
劉允濟集二十卷
駱賓王集十卷
盧照鄰集二十卷
楊炯集三十卷
王勃集三十卷
狄仁傑集十卷
李懷遠集八卷
盧受采集十卷
王適集二十卷
喬知之集二十卷
蘇味道集十五卷
薛曜集二十卷
郎餘慶集十卷
盧光容集五卷
崔融集四十卷
閻鏡機集十卷
李嶠集三十卷
喬備集六卷
陳子昂集十卷
元希聲集十卷
李適集二十卷
沈佺期集十卷
徐彥伯前集十卷
僕集十卷
宋之問集十卷
杜審言集十卷
谷倚集十卷
富嘉謨集十卷
吳少微集十卷
劉希夷集三卷
張柬之集十卷
桓彥範集三卷
韋承慶集六十卷
閭丘均集三十卷
郭元振集二十卷
魏知古集二十卷
閻朝隱集五卷

蘇彥集十卷
員半千集十卷
李乂集五卷
姚崇集十卷
丘悅集十卷
劉子玄集十卷
盧藏用集二十卷
道士江旻集三十卷
沙門曇諦集六卷
沙門惠遠集十五卷
沙門惠琳集五卷
沙門曇瑗集六卷
沙門亡名集十卷
沙門靈裕集二卷
沙門支遁集十卷
曹大家集二卷
鍾夫人集二卷
劉臻妻陳氏集五卷
九嬪集一卷
臨安公主集三卷
范靖妻沈滿願集五卷
徐悱妻劉氏集六卷
文章流別集三十卷摯虞撰
晉文四十九卷杜預撰
名文集四十卷謝沈撰
文苑一百卷孔逭撰
文選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
文選六十卷李善注
又六十卷公孫羅撰
文選音十卷蕭該撰
又十卷公孫羅撰
文選音義十卷釋道淹撰
小詞林五十三卷
集古今帝王正位文章九十卷
文海集三十六卷蕭圓撰
詞苑麗則二十卷康明貞撰
芳林要覽三百卷許敬宗撰
類文三百士館詞林一千卷許敬宗撰
賦集四十卷宋明帝撰
皇帝瑞應頌集十卷
五都賦五卷
獻賦集十卷卞鑠撰
上林賦一卷司馬相如撰
幽通賦一卷班固撰，曹大家注
又一卷項岱撰
二京賦二卷張衡撰
二京賦音二卷薛綜撰
三都賦三卷
齊都賦一卷左太冲撰
齊都賦音一卷李軌撰
百賦音一卷褚令之撰
賦音二卷郭徵之撰

三京賦音一卷綦毋邃撰
木連理頌二卷
靖恭堂頌一卷李諧撰
諸郡碑一百六十六卷
雜碑文集二十卷
翰林論二卷李充撰
雜論九十五卷殷仲堪撰
設論集三卷劉楷撰
又五卷謝靈運撰
連珠集五卷謝靈運撰
制旨連珠四卷梁武帝撰
又十一卷陸緬撰
讚集五卷謝莊撰
七國敘讚十卷
吳國先賢讚論三卷
會稽先賢讚四卷賀氏撰
會稽太守像讚二卷賀氏撰
列女傳敘讚一卷孫夫人撰
古今箴銘集十三卷張湛撰
眾賢誡集十五卷
雜誡箴二十四卷
詔集區別二十七卷宋幹撰
霸朝雜集五卷李德林撰
古今詔集三十卷溫彥博撰
又一百卷李義府撰
聖朝詔集三十卷薛堯撰
書集八十卷王履撰
書林六卷夏赤松撰
山濤啓事三卷
范寧啓事十卷
梁中書表集二百五十卷
薦文集七卷
宋元嘉策五卷
策集六卷謝靈運撰
七林集十二卷卞氏撰
七悟集一卷顏延之撰
辯謗文十五卷賁叔撰
弘明集十四卷釋僧祐撰
廣弘明集三十卷釋道宣撰
陶神論五卷釋靈祐撰
婦人訓解集十卷徐湛撰
婦人詩集二卷顏竣撰
文訓集六卷
文釋十卷江邃撰
文心雕龍十卷劉勰撰
百志詩集五卷干寶撰
百國詩集二十九卷崔光撰
百一詩八卷應璩撰
百一詩集二卷李夔撰
清溪集三十卷齊武帝撰
晉元氏宴會遊集四卷伏滔、袁豹、謝靈運等撰
元嘉宴會遊山詩集五卷

元嘉西池宴會詩集三卷顏延之撰　齊釋奠會詩集二十卷
文會詩集四卷徐伯陽撰　文林詩府六卷北齊後主作
西府新文十卷蕭淑撰　詩集新撰三十卷宋明帝撰
詩集二十卷宋明帝撰　詩集抄十卷謝靈運撰
詩集五十卷謝靈運撰　詩集二十卷謝和撰
又一百卷顏峻撰　詩例錄二卷顏峻撰
詩英十卷謝靈運撰　古今詩苑英華集二十卷梁昭明太子撰
續古今詩苑英華二十卷釋惠靜撰　詩林英選十一卷
類集一百一十三卷庾肩吾等撰　詩纘十二卷
又詞英八卷　六代詩集鈔四卷徐陵撰
古今類序詩苑三十卷劉孝孫撰　麗正文苑二十卷許敬宗撰
古今詩類聚七十九卷郭瑜撰　歌錄集八卷
漢魏吳晉鼓吹曲四卷　樂府歌詩十卷
太樂雜歌詞三卷荀勗撰　太樂歌詞二卷
樂府歌詞十卷　樂府歌詩十卷
三調相如歌詞三卷　新撰錄樂府集十一卷謝靈運撰
玉臺新詠十卷徐陵撰　迴文詩集一卷謝靈運撰
金門待詔集十卷劉允濟撰　集苑六十卷謝琨撰
集林二百卷劉義慶撰　集鈔四十卷

右集錄楚詞七家帝王二十七家太子諸王二十一家七國趙楚各一
家前漢二十家後漢五十家魏四十六家蜀二家吳十四家西晉一百
一十九家東晉一百四十四家宋六十家南齊十二家梁五十九家陳
十四家後魏十家北齊四家周五家隋十八家唐一百一十二家沙門
七家婦人七家總集一百二十四大家凡八百九十二部一萬二千二
十八卷

三代之書經秦燔煬殆盡漢武帝河間王始重儒術於灰燼之餘拓集亡散篇
卷僅而復存劉更生石渠典校之書卷軸無幾逮歆之七略在漢藝文志者載
二萬三千九百卷後漢蘭臺石室東觀南宮諸儒撰集部帙漸增董卓遷都載
舟西上因罹寇盜沉之於河存者數船而已及魏武父子採掇遺亡至晉總括
羣書載二萬七千九百四十五卷及永嘉之亂洛都覆沒靡有孑遺江表所存
官書凡三千一十四卷至宋謝靈運造四部書目錄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其
後王儉復造書目凡五千七十四卷南齊王亮謝朏四部書目凡一萬八千一
十卷齊宋兵火延燒秘閣經籍遺燼梁元帝克平侯景收公私經籍歸于江陵
凡七萬餘卷蓋佛老之書計於其間及周師入郢咸自焚煬周武保定之中官
書裁盈萬卷平齊所得數止五千及隋氏平陳南北一統秘書監牛弘奏請搜
訪遺逸著定書目凡三萬餘卷煬帝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國家平王世充收
其圖籍泝河西上多有沈沒存者重復八萬卷自武德已後文士既有修纂篇
卷滋多開元時甲乙丙丁四部書各爲一部置知書官八人分掌之凡四部庫
書兩京各一本共一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紙寫其集賢院御
書經庫皆鈿白牙軸黃縹帶紅牙籤史書庫鈿青牙軸縹帶綠牙籤子庫皆雕
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皆綠牙軸朱帶白牙籤以分別之

舊唐書卷四十七

舊唐書卷四十七考證

經籍志下丙部子錄十七家七百五十三部一萬五千六百三十七卷○今按止七百四十九部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一卷。

右儒家二十八部凡七百七十六卷○今按上凡八十部七百八十二卷。

右道家一百二十五部凡九百六十卷○今按上止一百二十三部九百三十五卷。

晁氏新書三卷晁錯撰○新書十卷。

桓氏代要論十卷桓範撰○新書十二卷。

右名家十二部凡五十六卷○今按上止四十六卷。

荊楚歲時記十卷宗懍撰○新書一卷。

玉燭寶典十二卷杜臺卿撰四時錄十二卷王氏撰○新書俱入農家類。

右雜家七十一部凡九百八十二卷○今按上止六十九部九百八十卷。

右農家二十部凡一百九十二卷○今按上止十九部一百八十七卷。

燕丹子三卷燕太子撰○新書一卷。

右小說家十三部凡九十卷○今按上凡十四部一百卷。

右天文二十六家凡二百六十卷○今按上止二十五部凡二百六十一卷。

乾象曆闞澤注○無卷數新書三卷。

九章算經一卷徐岳撰○新書九卷。

孫子算經三卷甄鸞注○新書李淳風注。

右曆算五十八部凡一百六十七卷○今按上止五十六部一百二十一卷。

孫子兵法十三卷孫武撰○新書三卷。

右兵書四十五部凡二百八十九卷○今按上止四十四部凡二百九十三卷。

遁甲經一卷○新書十卷。

五姓宅經二卷○新書二十卷。

右五行一百一十三部凡四百八十五卷○今按上止一百一十二部四百五十九卷。

右雜藝術一十八部凡四十四卷○今按上止一十七部四十三卷。

文思博要幷目一千二百一十二卷張大素撰○新書高士廉等十六人奉詔撰無張大素名當從新書。

右類事二十二部凡七千八十四卷○今按上止二十一部六千四百八十四卷。

養生要集十卷張湛撰○又見道家類

右醫術一百一十家凡三千七百八十九卷○今按上止一百九家三千七百九十五卷。

丁部集錄共八百九十部一萬二千二十八卷○今按止八百七十九部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五卷。

後周明帝集十卷○新書五十卷。

陳後主集五十卷○新書五十五卷。

隋煬帝集三十卷○新書五十卷。

太宗文皇帝集三十卷○新書四十卷。

魏華歆集二十卷○新書三十卷。沈炳震曰隋書云梁時有二卷亡。

衛展集四十卷○新書十四卷。

摯虞集二卷○新書十卷。

謝靈運集十五卷○新書五卷。

溫子昇二十五卷○新書三十卷。

後周宗懍集三十卷○新書十卷。

王褒集三十卷○新書二十一卷。

許敬宗集六十卷○新書八十卷。

顏師古集四十卷○新書六十卷。

孔紹安集三卷○新書五十卷。

高季輔集二卷○新書二十卷。

劉禕之集五十卷○新書七十卷。

崔融集四十卷○新書六十卷

李嶠集三十卷○新書五十卷

劉希夷集三卷○新書十卷

劉子玄集十卷○新書三十卷

盧藏用集二十卷○新書三十卷

蓋佛老之書計於其間○沈炳震曰按二語于上下文義各不融浹疑有脫誤處

臣德潛按丁部集錄內唐人自盧藏用後道接沙門道士諸集而開元以來文如張說蘇頲陸贄權德輿韓愈柳宗元李翱孫樵劉蛻杜牧諸人詩如張九齡王維孟浩然李白杜甫元結李觀韋應物白居易李商隱諸人皆不與焉其篇殘闕無疑也又沙門中無皎然靈徹貫休齊已道士中無吳筠司馬承禎婦人中無上官昭容亦爲漏略備觀新書所載庶乎完善云

舊唐書卷四十七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食貨志第二十八

食貨上

先王之制度地以居人均其沃瘠差其貢賦蓋斂之必以道也量入而為出節用而愛人度財省費蓋用之必有度也是故既庶且富而教化行焉周有井田之制秦有阡陌之法二世發閭左而海內崩離漢武稅舟車而國用以竭自古有國有家興亡盛衰未嘗不由此也隋文帝因周氏平齊之後府庫充實庶事節儉未嘗虛費開皇之初議者以比漢代文景有粟陳貫朽之積煬帝即位大縱奢靡加以東西行幸輿駕不息征討四夷兵車屢動西失律於沙徼東喪師於遼碣數年之閒公私罄竭財力既殫國遂亡矣高祖發跡太原因晉陽宮留守庫物以供軍用既平京城先封府庫賞賜給用皆有節制徵斂賦役務在寬簡未及踰年遂成帝業其後掌財賦者世有人焉開元已前事歸尚書省開元已後權移他官由是有轉運使租庸使鹽鐵使度支鹽鐵轉運使常平鑄錢鹽鐵使租庸青苗使水陸運鹽鐵租庸使兩稅使隨事立名沿革不一設官分職選賢任能得其人則有益於國家非其才則貽患於黎庶此又不可不知也如裴耀卿劉晏李巽數君子便時利物富國安民足為世法者也開元中有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剩田色役偽濫及逃戶許歸首免五年征賦每丁量稅一千五百錢置攝御史分路檢括隱審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得錢數百萬貫玄宗以為能數年間拔為御史中丞戶部侍郎融又畫策開河北王莽河溉田數千頃以營稻田事未果而融敗時又楊崇禮為太府卿清嚴善勾剝分寸錙銖躬親不厭轉輸納欠折估漬損必令徵送天下州縣徵財帛四時不止及老病致仕以其子慎矜為御史專知太府出納其弟慎名又專知京倉皆以苛刻害人承主恩而徵責又有韋堅規宇文融楊慎矜之跡乃請於江淮轉運租米取州縣義倉粟轉市輕貨差富戶押船若遲留損壞皆徵船戶關中漕渠鑿廣運潭以挽山東之粟歲四百萬石帝以為能又至貴盛又王鉷進計奮身自為戶口色役使徵剝財貨每歲進錢百億寶貨稱是云非正額租庸便入百寶大盈庫以供人主宴私賞賜之用玄宗日益眷之數年間亦為御史大夫京兆尹帶二十餘使又楊國忠藉椒房之勢承恩幸帶四十餘使云經其聽覽必數倍弘益又見寵貴太平既久天下至安人不願亂而此數人設詭計以侵擾之凡二十五人同為剝喪而人無敢言之者及安祿山反於范陽兩京倉庫盈溢而不可名楊國忠設計稱不可耗正庫之物乃使御史崔衆於河東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間得錢百萬玄宗幸巴蜀鄭昉使劍南請於江陵稅鹽麻以資國官置吏以督之肅宗建號於靈武後用雲間鄭叔清為御史於江淮間豪族富商率貸及賣官爵以裨國用德宗朝討河朔及李希烈物力耗竭趙贊司國計纖瑣刻剝以為國用不足宜賦取於下以資軍蓄與諫官陳京等更陳計策贊請稅京師居人屋宅據其間架差等計入陳京又請籍列肆商賈資產以分數借之宰相同為欺罔遂行其計中外沸騰人懷怨望時又配王公已下及嘗在方鎮之家出家僮及馬以助征行公私囂然矣後又張滂裴延齡王涯等剝下媚上此皆足為世戒者也先是興元克復京師後府藏盡虛諸道初有進奉以資經費復時有宣索其後諸賊既平朝廷無事常賦之外進奉不息韋皋劍南有日進李兼江西有月進杜亞揚州劉贊宣州王緯李錡浙西皆競為進奉以固恩澤貢入之奏皆曰臣於正稅外方圓亦曰羨餘節度使或託言密旨乘此盜貿官物諸道有譴罰官吏入其財者刻祿廩通津達道者稅之蒔蔬藝果者稅之死亡者稅之節度觀察交代或先期稅入以為進奉然十獻其二三耳其餘沒入不可勝紀此節度使進奉也其後裴肅為常州刺史乃鬻貨薪炭按牘百賈之上皆規利焉歲餘又進奉無幾遷浙東觀察使天下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劉贊死於宣州嚴綬為判官傾軍府資用進奉無幾拜刑部員外郎天下判官進奉自綬始也習以為常流宕忘返大抵有唐之御天下也有兩稅焉有鹽鐵焉有漕運焉有倉廩焉有雜稅焉今考其本末敘其否臧以為食貨志云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以度田之制五尺為步步二百四十為畝畝百為頃丁男中男給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為戶者加二十畝所授之田十

分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世業之田身死則承戶者便授之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人賦役之法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絁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傭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通正役並不過五十日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夷獠之戶皆從半輸蕃胡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三戶共一口凡水旱蟲霜爲災十分損四已上免租損六已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凡天下人戶量其資產定爲九等每三年縣司注定州司覆之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五家爲保在邑居者爲坊在田野者爲村村坊鄰里遞相督察士農工商四人各業食祿之家不得與下人爭利工商雜類不得預於士伍男女始生者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每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州縣留五比尚書省留三比神龍元年韋庶人爲皇后務欲求媚於人上表請以二十二爲丁五十八爲老制從之及韋氏誅復舊至天寶三年又降優制以十八爲中男二十二爲丁天下籍始造四本京師及東京尚書省戶部各貯一本以備車駕行幸省於載運之費焉凡權衡度量之制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爲籥二籥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三升爲大升三斗爲大斗十大斗爲斛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十六兩爲斤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制用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大升大兩又山東諸州以一尺二寸爲大尺人間行用之其量制公私又不用籥合內之分則有抄撮之細天寶九載二月勅車軸長七尺二寸麪三斤四兩鹽斗量除陌錢每貫二十文先是開元八年正月勅頃者以庸調無憑好惡須準故遣作樣以頒諸州令其好不得過精惡不得至濫任土作貢防源斯在而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於斤兩遂則加其丈尺至有五丈爲疋者理甚不然闊一尺八寸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立樣之時亦載此數若求兩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簡閱有踰於比年常例丈尺過多奏聞二十二年五月勅定戶口之時百姓非商戶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將入貨財數其雜匠及幕士幷諸色同類有番役合免征行者一戶之內四丁已上任此色役不得過兩人三丁已上不得過一人其年七月十八日勅自今已後京兆府關內諸州應徵庸調及資課並限十月三十日畢至天寶三載二月二十五日赦文每載庸調八月徵以農功未畢恐難濟辦自今已後延至九月三十日爲限二十五年三月勅關輔庸調所稅非少既寡蠶桑皆資菽粟常賤糶貴買損費逾深又江淮等苦變造之勞河路增轉輸之弊每計其運腳數倍加錢今歲屬和平庶物穰賤南畝有十千之獲京師同水火之饒均其餘以減遠費順其便使農無傷自今已後關內諸州庸調資課並宜準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南河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所司仍明爲條件稱朕意焉天寶元年正月一日赦文如聞百姓之內有戶高丁多苟爲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卽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侍丁孝假免差科廣德元年七月詔一戶之中三丁放一丁庸調地稅依舊每畝稅二升天下男子宜二十三成丁五十八爲老永泰元年五月京兆麥大稔京兆尹第五琦奏請每十畝官稅一畝效古什一之稅從之二年五月諸道稅地錢使殿中侍御史韋光裔等自諸道使還得錢四百九十萬貫乾元以來屬天下用兵京師百寮俸錢減耗上卽位推恩庶寮下議公卿或以稅畝有苗者公私咸濟乃分遣憲官稅天下地青苗錢以充百司課料至是仍以御史大夫爲稅地錢物使歲以爲常均給百官大曆四年正月十八日勅有司定天下百姓及王公已下每年稅錢分爲九等上上戶四千文上中戶三千五百文上下戶三千文中上戶二千五百文中中戶二千文中下戶一千五百文下上戶一千文下中戶七百文下下戶五百文其見官一品準上上戶九品準下下戶餘品並準依此戶等稅若一戶數處任官亦每處依品納稅其內外官仍據正員及占額內闕者稅其試及同正員文武官不在稅限其百姓有邸店行鋪及鑪冶應準式合加本戶

二等稅者依此稅數勘責徵納其寄莊戶準舊例從八等戶稅寄住戶從九等
戶稅比類百姓事恐不均宜各遞加一等稅其諸色浮客及權時寄住田等無
問有官無官各所在為兩等收稅稍殷有準八等戶餘準九等戶如數處有莊
田亦每處稅諸道將士莊田既緣防禦勤勞不可同百姓例並一切從九等輸
稅其年十二月勅令關輔墾田漸廣江淮轉漕常加計一年之儲有太半之助
其於稅地固可從輕其京兆來秋稅宜分作兩等上下各半上等每畝稅一斗
下等每畝稅六升其荒田如能佃者宜準今年十月二十九日勅一切每畝稅
二升仍委京兆尹及令長一一存撫令知朕意五年三月優詔定京兆府百姓
稅夏稅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稅四升秋稅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稅三升荒
田開佃者畝率二升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勅青苗地頭錢天下每畝率十五文
以京師煩劇先加至三十文自今已後宜準諸州每畝十五文建中元年二月
遣黜陟使分行天下其詔略曰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
行商者在郡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各有不便者三之餘征賦
悉罷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數為準徵夏稅無過六月
秋稅無過十一月違者進退長吏令黜陟使各量風土所宜人戶多少均之定
其賦尚書度支總統焉三年五月淮南節度使陳少遊請於本道兩稅錢每千
增二百因詔他州悉如之八年四月劍南西川觀察使韋皋奏請加稅什二以
增給官吏從之元和十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伏準今年閏正月十七日勅令
百寮議錢貨輕重者今據羣官楊於陵等議伏請天下兩稅榷鹽酒利等悉以
布帛絲綿任土所產物充稅並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見免賤賣匹
帛者伏以羣臣所議事皆至當深利公私請商量付度支據諸州府應徵兩稅
供上都及留州留使舊額起元和十六年已後並改配端匹斤兩之物為稅額
如大曆已前租庸課調不計錢令其折納使人知定制供辦有常仍約元和十
五年徵納布帛等估價其舊納虛估物與依虛估物迴計如舊納實估物并見
錢即於端匹斤兩上量加估價迴計變法在長其物價價長則永利公私初雖
微有加饒法行即當就實比舊給用固利而不害仍作條件處置編入旨符其

鹽利酒利本以榷率計錢有殊兩稅之名不可除去錢額中有令納見錢者亦
請令折納時估匹段上既不專以錢為稅人得以所產輸官錢貨必均其重輕
隴畝自廣於蠶織便時惠下庶得其宜其土之絲麻或地連邊塞風俗更異賦
入不同亦請商量委所司裁酌隨便宜處置詔從之太和四年五月劍南西川
宣撫使諫議大夫崔戎奏準詔旨制置西川事條今與郭釗商量兩稅錢數內
三分二分納見錢一分折納匹段每二貫加饒百姓五百文計一十三萬四千
二百四十三貫文依此曉諭百姓訖經賊州縣準詔三分減放一分計減錢六
萬七千六百二十貫文不經賊處先徵見錢今三分一分折納雜物計優饒百
姓一十三萬貫舊有稅薑芋之類每畝至七八百徵斂不時今併省稅名盡依
諸處為四限等第先給戶帖餘一切名目勒停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銖錢武
德四年七月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積十文重一兩一
千文重六斤四兩仍置錢監於洛并幽益等州秦王齊王各賜三鑪鑄錢右僕
射裴寂賜一鑪敢有盜鑄者身死家口配沒五年五月又於桂州置監議者以
新錢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甚便之後盜鑄漸起而所在用錢濫惡顯慶五
年九月勅以惡錢轉多令所在官私為市取以五惡錢酬一好錢百姓以惡錢
價賤私自藏之以候官禁之弛高宗又令以好錢一文買惡錢兩文弊仍不息
至乾封元年封嶽之後又改造新錢文曰乾封泉寶徑一寸重二銖六分仍與
舊錢並行新錢一文當舊錢之十周年之後舊錢並廢初開元錢之文給事中
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功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
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及鑄新錢乃同流俗
乾字直上封字在左尋寤錢文之誤又緣改鑄商賈不通米帛增價乃議卻用
舊錢二年正月下詔曰泉布之興其來自久實古今之要重為公私之寶用年
月既深偽濫斯起所以採乾封之號改鑄新錢靜而思之將為未可高祖撥亂
反正爰創軌模太宗立極承天無所改作今廢舊造新恐乖先旨其開元通寶
宜依舊施行為萬代之法乾封新鑄之錢令所司貯納更不須鑄仍令天下置
鑄之處並鑄開元通寶錢既而私鑄更多錢復濫惡高宗嘗臨軒謂侍臣曰錢

之爲用行之已久公私要便莫甚於斯比爲州縣不存檢校私鑄過多如聞荆潭宣衡犯法尤甚遂有將船栰宿於江中所部官人不能覺察自今嚴加禁斷所在追納惡錢一二年間使盡當時雖有約勅而姦濫不息儀鳳四年四月令東都出遠年糙米及粟就市給糶斗別納惡錢百文其惡錢令少府司農相知卽令鑄破其厚重徑合斤兩者任將行用時米粟漸貴議者以爲鑄錢漸多所以錢賤而物貴於是權停少府監鑄錢尋而復舊則天長安中又令懸樣於市令百姓依樣用錢俄又簡擇艱難交易留滯又降勅非鐵錫銅蕩穿穴者並許行用其有熟銅排斗沙澀厚大者皆不許簡自是盜鑄蜂起濫惡益衆江淮之南盜鑄者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濤險峻人跡罕到州縣莫能禁約以至神龍先天之際兩京用錢尤濫其郴衡私鑄小錢纔有輪郭及鐵錫五銖之屬亦堪行用乃有買錫鎔銷以錢模夾之斯須則盈千百便賫用之開元五年車駕往東都宋璟知政事奏請一切禁斷惡錢六年正月又切斷天下惡錢行三銖四參錢不堪行用者並銷破覆鑄至二月又勅曰古者聚萬方之貨設九府之法以通天下以便生人若輕重得中則利可知矣若眞僞相雜則官失其守頃者用錢不論此道深恐貧窶日困姦豪歲滋所以申明舊章懸設諸樣欲其人安俗阜禁止令行時江淮錢尤濫惡有官鑪偏鑪稜錢時錢等數色璟乃遣監察御史蕭隱之充江淮使隱之乃令率戶出錢務加督責百姓乃以上青錢充惡錢納之其小惡者或沉之於江湖以免罪戾於是市井不通貨價騰起流聞京師隱之貶官璟因之罷相乃以張嘉貞知政事嘉貞乃弛其禁人乃安之開元二十二年中書侍郎張九齡初知政事奏請不禁鑄錢玄宗令百官詳議黃門侍郎裴耀卿李林甫河南少尹蕭炅等皆曰錢者通貨有國之權是以歷代禁之以絕姦濫今若一啓此門但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於事不便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上議曰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不禁鑄錢令百寮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尙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卽改作詢之芻蕘臣雖蠢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管仲曰夫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舍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爲人主之權今之錢卽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不重禁之不足以懲息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鄰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爲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於前而鑪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爲輕錢錢輕禁寬則行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採用者衆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益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末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時公卿羣官皆建議以爲不便事既不行但勅郡縣嚴斷惡錢而已至天寶之初兩京用錢稍好米價豐賤數載之後漸又濫惡府縣不許好者加價迴博好惡通用富商姦人漸收好錢潛將往江淮之南每錢貨得私鑄惡者五文假託官錢將入京私用京城錢日加碎惡鵝眼鐵錫古文綖環之類每貫重不過三四斤十一載二月下勅曰錢貨之用所以通有無輕重之權所以禁踰越故周

立九府之法漢備三官之制永言適便必在從宜如聞京師行用之錢頗多濫
惡所資懲革絕其訛謬然安人在於存養化俗期於變通法若從寬事堪持久
宜令所司即出錢三數十萬貫分於兩市百姓間應交易所用錢不堪久行用
者官爲換取仍限一月日內使盡庶單貧無患商旅必通其過限輒違犯者一
事已上並作條件處分是時京城百姓久用惡錢制下之後頗相驚擾時又令
於龍興觀南街開場出左藏庫內排斗錢許市人博換貧弱者又爭次不得俄
又宣勑除鐵錫銅沙穿穴古文餘並許依舊行用久之乃定乾元元年七月詔
曰錢貨之興其來久矣代有沿革時爲重輕周興九府實啓流泉之利漢造五
銖亦弘改鑄之法必令小大兼適母子相權事有益於公私理宜循於通變但
以干戈未息帑藏猶虛卜式獻助軍之誠弘羊興富國之算靜言立法諒在便
人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請改錢以一當十別爲新鑄不廢舊錢冀實三官之資
用收十倍之利所謂於人不擾從古有經宜聽於諸監別鑄一當十錢文曰乾
元重寶其開元通寶者依舊行用所請採鑄捉搦處置即條件聞奏二年三月
琦入爲相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二十斤成貫詔可之於是新錢與
乾元開元通寶錢三品並行尋而穀價騰貴米斗至七千餓死者相枕於道乃
擡舊開元錢以一當十減乾元錢以一當三十緣人厭錢價不定人間擡加價
錢爲虛錢長安城中競爲盜鑄寺觀鐘及銅象多壞爲錢姦人豪族犯禁者不
絕京兆尹鄭叔清擒捕之少不容縱數月間搒死者八百餘人人益無聊矣上
元元年六月詔曰因時立制頃議新錢且是從權知非經久如聞官鑪之外私
鑄頗多吞併小錢踰濫成弊抵罪雖衆禁姦未絕況物價益起人心不安事藉
變通期於折衷其重稜五十價錢宜減作三十文行用其開元舊時錢宜一當
十文行用其乾元十當錢宜依前行用仍令中京及畿縣內依此處分諸州待
進止七月勑重稜五十價錢先令畿內減至三十價行其天下諸州並宜準此
寶應元年四月改行乾元錢一以當二乾元重稜小錢亦以一當二重稜大錢
一以當三尋又改行乾元大小錢並以一當一其私鑄重稜大錢不在行用之
限大曆四年正月關內道鑄錢等使戶部侍郎第五琦上言請於絳州汾陽銅

原兩監增置五鑪鑄錢許之建中元年九月戶部侍郎韓洄上言江淮錢監歲
共鑄錢四萬五千貫輸于京師度工用轉送之費每貫計錢二千是本倍利也
今商州有紅崖冶出銅益多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增工鑿山以取銅興洛
源錢監置十鑪鑄之歲計出錢七萬二千貫度工用轉送之費貫計錢九百則
利浮本也其江淮七監請皆停罷從之貞元九年正月張滂奏諸州府公私諸
色鑄造銅器雜物等伏以國家錢少損失多門興販之徒潛將銷鑄錢一千爲
銅六斤造寫器物則斤直六百餘有利既厚銷鑄遂多江淮之間錢實減耗伏
請準從前勑文除鑄鏡外一切禁斷元和三年五月鹽鐵使李巽上言得湖南
院申郴州平陽高亭兩縣界有平陽冶及馬跡曲木等古銅坑約二百八十餘
井差官檢覆實有銅錫今請於郴州舊桂陽監置鑪兩所採銅鑄錢每日約二
十貫計一年鑄成七千貫有益於人從之其年六月詔曰泉貨之法義在通流
若錢有所壅貨當益賤故藏錢者得乘人之急居貨者必損己之資今欲著錢
令以出滯藏加鼓鑄以資流布使商旅知禁農桑獲安義切救時情非欲利若
革之無漸恐人或相驚應天下商賈先蓄見錢者委所在長吏令收市貨物官
中不得輒有程限逼迫商人任其貨易以求便利計周歲之後此法遍行朕當
別立新規設蓄錢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許有方圓意在他時行法不貸又天下
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權其重輕使務專一
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採銀坑並宜禁斷恐所在坑戶不免失業各委本州府
長吏勸課令其採銅助官中鑄作仍委鹽鐵使條疏聞奏四年閏三月京城時
用錢每貫頭除二十文陌內欠錢及有鉛錫錢等貞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勑
陌內欠錢法當禁斷慮因捉搦或亦生姦使人易從切於不擾自今已後有因
交關用欠陌錢者宜但令本行頭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檢察送官如有容隱兼
許賣物領錢人糾告其行頭主人牙人重加科罪府縣所由祗承人等並不須
干擾若非因買賣自將錢於街衢行者一切勿問其年六月勑五嶺已北所有
銀坑依前任百姓開採禁見錢出嶺六年二月制公私交易十貫錢已上即須
兼用匹段委度支鹽鐵使及京兆尹即具作分數條疏聞奏茶商等公私便換

見錢並須禁斷其年三月河東節度使王鍔奏請於當管蔚州界加置鑪鑄銅錢廢管內錫錢許之仍令加至五鑪七年五月戶部王紹度支盧坦鹽鐵王播等奏伏以京都時用多重見錢官中支計近日殊少蓋緣比來不許商人便換因茲家有滯藏所以物價轉高錢多不出臣等今商量伏請許令商人於三司任便換見錢一切依舊禁約伏以比來諸司諸使等或有便商人錢多留城中逐時收貯積藏私室無復通流伏請自今已後嚴加禁約從之八年四月勑以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市布帛每端匹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勑泉貨之設故有常規將使重輕得宜是資斂散有節必通其變以利於人今繒帛轉賤公私俱弊宜出見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選清強官吏切加勾當仍各委本司先作處置條件聞奏必使事堪經久法可通行又勑近日布帛轉輕見錢漸少皆緣所在壅塞不得通流宜令京城內自文武官僚不問品秩高下幷公郡縣主中使等下至士庶商旅寺觀坊市所有私貯見錢並不得過五千貫如有過此許從勑出後限一月內任將市別物收貯如錢數校多處置未了任於限內於地界州縣陳狀更請限縱有此色亦不得過兩箇月若一家內別有宅舍店鋪等所貯錢並須計用在此數其兄弟本來異居曾經分析者不在此限如限滿後有違犯者白身人等宜付所司決痛杖一頓處死其文武官及公主等並委有司聞奏當重科貶戚屬中使亦具名銜聞奏其賸貯錢不限多少並勒納官數內五分取一分充賞錢止於五千貫此外察獲及有人論告亦重科處分幷量給告者時京師里閭區肆所積多方鎮錢王鍔韓弘李惟簡少者不下五十萬貫於是競買第屋以變其錢多者竟里巷傭僦以歸其直而高貲大賈者多依倚左右軍官錢爲名府縣不得窮驗法竟不行十四年六月勑應屬諸軍諸使更有犯時用錢每貫除二十文足陌內欠錢及有鉛錫錢者宜令京兆府枷項收禁牒報本軍本使府司差人就軍及看決二十如情狀難容復有違拒者及令府司聞奏十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伏準羣官所議鑄錢或請收市人間銅物令州郡鑄錢當開元以前未置鹽鐵使亦令州郡勾當鑄造今若兩稅納匹段或慮兼要通用見錢欲令諸道公私銅器各納所在節度團練防禦經略使便據元勑給與價直幷折兩稅仍令本處軍人鎔鑄其鑄本請以留州留使年支未用物充所鑄錢便充軍府州縣公用當處軍人自有糧賜亦校省本所資衆力幷收衆銅天下幷功速濟時用待一年後鑄器物盡則停其州府有出銅鉛可以開鑄處具申有司便令同諸監冶例每年與本充鑄其收市銅器期限幷禁鑄造買賣銅物等待議定便令有司條疏聞奏其上都鑄錢及收銅器續處分將欲頒行尙資周慮請令中書門下兩省御史臺幷諸司長官商量重議聞奏從之長慶元年九月勑泉貨之義所貴通流如聞比來用錢所在除陌不一與其禁人之必犯未若從俗之所宜交易往來務令可守其內外公私給用錢從今以後宜每貫一例除墊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貫不得更有加除及陌內欠少太和三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準元和四年閏三月勑應有鉛錫錢並合納官如有人糾得一錢賞百錢者當時勑條貴在峻切今詳事實必不可行只如告一錢賞百錢則有人告一百貫錫錢須賞一萬貫銅錢執此而行事無畔際今請以鉛錫錢交易者一貫已下以州府常行決脊杖二十十貫已下決六十徒三年過十貫已上所在集衆決殺其受鉛錫錢交易者亦準此處分其用鉛錫錢仍納官其能糾告者每一貫賞五千文不滿貫者準此計賞累至三百千仍且取當處官錢給付其所犯人罪不死者徵納家資充填賞錢可之四年十一月勑應私貯見錢家除合貯數外一萬貫至十萬貫限一周年內處置畢十萬貫至二十萬貫以下者限二周年處置畢如有不守期限安然蓄積過本限即任人糾告及所由覺察其所犯家錢並準元和十二年勑納官據數五分取一分充賞糾告人賞錢數止於五千貫應犯錢法人色目決斷科貶並準元和十二年勑處分其所由覺察亦量賞一半事竟不行五年二月鹽鐵使奏湖南管內諸州百姓私鑄造到錢伏緣衡道數州連接嶺南山洞深遠百姓依模監司錢樣競鑄造到脆惡姦錢轉將賤價博易與好錢相和行用其江西鄂岳桂管鑄濫錢並請委本道觀察使條疏禁絕勑旨宜依會昌六年二月勑緣諸道鼓鑄佛像鐘磬等新錢已有次第須令舊錢流布絹帛價稍增文武百寮俸料宜起三月一日並給見

錢其一半先給虛估匹段對估價支給勅比緣錢重幣輕生人坐困今加鼓鑄必在流行通變救時莫切於此宜申先甲之令以誡居貨之徒京城及諸道起今年十月以後公私行用並取新錢其舊錢權停三數年如有違犯同用鉛錫惡錢例科斷其舊錢並納官事竟不行開元元年十一月河中尹姜師度以安邑鹽池漸涸師度開拓疏決水道置爲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其年十一月五日左拾遺劉彤上表曰臣聞漢孝武爲政廄馬三十萬後宮數萬人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實百當今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民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濟人盛事也臣實爲今疑之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錢伐木爲室農餘之輩寒而無衣飢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以山海厚利資農之餘人厚斂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乎臣願陛下詔鹽鐵本等官收興利貿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貸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羣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猾夏堯湯水旱無足虞也奉天適變惟在陛下行之上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內鹽鐵之課比令使人勾當除此外更無別求在外不細委知如聞稱有侵刻宜令本州刺史上佐一人檢校依令式收稅如有落帳欺沒仍委按察使糾覺奏聞其姜師度除蒲州鹽池以外州自餘處更不須巡檢貞元十六年十二月史牟奏澤潞鄭等州多是末鹽請禁斷從之元和五年正月度支奏鄜州邠州涇原諸將士請同當處百姓例食烏白兩池鹽六年閏十二月度支盧坦奏河中兩池顆鹽勅文只許於京畿鳳翔陝虢河中澤潞河南許汝等十五州界內糶貨比來因循兼越興鳳文成等六州臣移牒勘責得山南西道觀察使報其果閬兩州鹽本土戶人及巴南諸郡市糶又供當軍士馬尚有懸欠若兼數州自然闕絕又得興元府諮耆老狀申訴臣今商量河中鹽請放入六州界糶貨從之十年七月度支使皇甫鎛奏加峽內四鹽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鹽估以利

供軍從之十二年鹽鐵使程异奏應諸州府先請置茶鹽店收稅伏準今年正月一日赦文其諸州府因用兵已來或慮有權置職名及擅加科配事非常制一切禁斷者伏以權稅茶鹽本資財賦贍濟軍鎮蓋是從權昨兵罷自合便停事久實爲重斂其諸道先所置店及收諸色錢物等雖非擅加且異常制伏請準赦文勒停從之十四年三月鄆青兗三州各置榷鹽院長慶元年三月勅河朔初平人希德澤且務寬泰使之獲安其河北榷鹽法且權停仍令度支與鎮冀魏博等道節度審察商量如能約計課利錢數分付榷鹽院亦任穩便自天寶末兵興以來河北鹽法羈縻而已暨元和中皇甫鎛奏置稅鹽院同江淮兩池榷利人苦犯禁戎鎮亦頻上訴故有是命其月鹽鐵使王播奏揚州白沙兩處納榷場請依舊爲院又奏諸道鹽院糶鹽付商人請每斗加五十通舊二百文價諸處煎鹽停場置小鋪糶鹽每斗加二十文通舊一百九十文價又奏應管煎鹽戶及鹽商幷諸鹽院停場官吏所由等前後制勅除兩稅外不許差役追擾今請更有違越者縣令刺史貶黜罰俸從之二年五月詔曰兵革初寧亦資榷筦閭閻重困則可蠲除如聞淄青鄆三道往來糶鹽價錢近取七十萬貫軍資給費優贍有餘自鹽鐵使收管已來軍府頓絕其利遂使經行陣者有停糧之怨服隴畝者有加稅之嗟犯鹽禁者困鞭撻之刑理生業者乏蓋藏之具雖縣官受利而郡府益空俾人獲安寧我因節用其鹽鐵先於淄青兗鄆等道管內置小鋪糶鹽巡院納榷起今年五月一日已後一切並停仍各委本道約校比來節度使自收管充軍府逐急用度及均減管內貧下百姓兩稅錢數至年終各具糶鹽所得錢幷均減兩稅奏聞安邑解縣兩池舊置榷鹽使仍各別置院官元和三年七月復以安邑解縣兩池留後爲榷鹽使先是兩池鹽務隸度支其職視諸道巡院貞元十六年史牟以金部郎中主池務恥同諸院遂奏置使額二十一年鹽鐵度支合爲一使以杜佑兼領佑以度支既稱使其所管不宜更有使名遂與東渭橋使同奏罷之至是裴均主池務職轉繁劇復有是請太和三年四月勅安邑解縣兩池榷課以實錢一百萬貫爲定額至大中二年正月勅但取匹段精好不必計舊額錢數及大中年度支奏納榷利一百二

十一萬五千餘貫女鹽池在解縣朝邑小池在同州鹵池在京兆府奉先縣並禁斷不榷烏池在鹽州舊置榷稅使長慶元年三年勅烏池每年糶鹽收博榷米以一十五萬石爲定額溫池大中四年三月因收復河隴勅令度支收管溫池鹽仍差靈州分巡院官勾當至六年三月勅令割屬威州置榷稅使緣新制置未立榷課定額胡落池在豐州界河東供軍使收管每年採鹽約一萬四千餘石供振武天德兩軍及營田水運官健自大中四年党項叛擾饋運不通供軍使請榷市河東白池鹽供食其白池屬河東節度使不係度支初玄宗已前亦有鹽池使景雲四年三月蒲州刺史充關內鹽池使先天二年九月強循除幽州刺史充鹽池使此即鹽州池也開元十五年五月兵部尚書蕭嵩除關內鹽池使此是朔方節度常帶鹽池使也

舊唐書卷四十八

舊唐書卷四十八考證

食貨志上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二丈○新書絹二匹

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新書二十五日

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二十斤成貫○新書十二斤成貫

四年閏三月京城時用錢每貫頭除二十文陌內欠錢及有鉛錫錢等○沈炳震曰按上文義未完下又接貞元九年勅應屬闕文

京城及諸道起今年十月以後公私行用並取新錢○武宗本紀作來年正月

舊唐書卷四十八考證

舊唐書卷四十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食貨志第二十九

食貨下

武德八年十二月水部郎中姜行本請於隴州開五節堰引水通運許之永徽元年薛大鼎爲滄州刺史界內有無棣河隋末塡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咸亨三年關中飢監察御史王師順奏請運晉絳州倉粟以贍之上委以運職河渭之閒舟楫相繼會于渭南自師順始之也大足元年六月於東都立德坊南穿新潭安置諸州租船神龍三年滄州刺史姜師度於薊州之北漲水爲溝以備奚契丹之寇又約舊渠傍海穿漕號爲平虜渠以避海難運糧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奏汴州東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不通發汴鄭丁夫以濬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爲利十五年正月令將作大匠范安及檢行鄭州河口斗門先是洛陽人劉宗器上言請塞汜水舊汴河口於下流滎澤界開梁公堰置斗門以通淮汴擢拜左衛率府冑曹至是新漕塞行舟不通貶宗器焉安及遂發河南府懷鄭汴滑三萬人疏決兼舊河口旬日而畢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條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惟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留一月已上至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般運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路乾淺船艘隘鬧般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顧河師水手更爲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即於倉內便貯鞏縣置洛口倉從黃河不入漕洛即於倉內安置爰及河陽倉柏崖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即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久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却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減腳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即望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江淮義倉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船可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貸費散公私無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害稼穀價踊貴玄宗以問耀卿奏稱昔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未廣每歲轉運不過二十萬石便足今國用漸廣漕運數倍猶不能支從都至陝河路艱險既用陸運無由廣致若能兼河漕變陸爲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候水始進吳人不便漕輓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竊盜臣望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便放船歸從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僱船載運三門之東置一倉三門既水險即於河岸開山車運十數里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至倉即般下貯納水通即運水細便止自太原倉泝河更無停留所省鉅萬前漢都關中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贍上深然其言至二十二年八月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西柏崖倉三門東集津倉三門西鹽倉開三門山十八里以避湍險自江淮而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送納含嘉倉又送納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于渭以實關中上大悅尋以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江淮河南轉運都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炅爲副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傭四十萬貫舊制東都含嘉倉積江淮之米載以大輿而西至于陝三百里率兩斛計傭錢十此耀卿所省之數也明年耀卿拜侍中而蕭炅代焉二十五年運米一百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三門山以通運闢三門巔輸巖險之地俾負索引艦昇于安流自齊物始也天寶三載韋堅代蕭炅以滻水作廣運潭於望春之東而藏舟焉是年楊釗以殿中侍御史爲水陸運使以代韋堅先是米至京師或砂礫糠粃雜乎其間開元初詔使揚擲而較其虛實揚擲之名自此始也十四載八月詔水陸運宜停一半天寶以來楊國忠王鉷皆兼重使以權天下肅宗初第五琦始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分置租庸使市輕貨以救軍食遂拜監察御史爲之使乾元元年加度支郎中尋兼中丞爲鹽鐵使於是大變

鹽法，就山海井竈收榷其鹽，立監院官吏。其舊業戶洎浮人欲以鹽爲業者，免其雜役，隸鹽鐵使。常戶自租庸外無橫賦，人不益稅而國用以饒。明年，琦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詔兵部侍郎呂諲代之。寶應元年五月，元載以中書侍郎代呂諲。是時淮河阻兵，飛輓路絕，鹽鐵租賦皆泝漢而上。以侍御史穆寧爲河南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尋加戶部員外，遷鄂州刺史，以總東南貢賦。是時朝議以寇盜未戢，關東漕運宜有倚辦，遂以通州刺史劉晏爲戶部侍郎、京兆尹、度支鹽鐵轉運使。鹽鐵兼漕運，自晏始也。二年，拜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依前充使。晏始以鹽利爲漕傭，自江淮至渭橋，率十萬斛傭七千緡，補綱吏督之。不發丁男，不勞郡縣，蓋自古未之有也。自此歲運米數千萬石，自淮北列置巡院，搜擇能吏以主之，廣牢盆以來商賈。凡所制置，皆自晏始。廣德二年正月，復以第五琦專判度支、鑄錢、鹽鐵事，而晏以檢校戶部尚書爲河南及江淮已來轉運使，及與河南副元帥計會開決汴河。永泰二年，晏爲東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使，琦爲關內、河東、劍南三川轉運、常平、鑄錢、鹽鐵使。大曆五年，詔停關內、河東、三川轉運、常平、鹽鐵使，自此晏與戶部侍郎韓滉分領關內、河東、山劍租庸、青苗使，至十四年，天下財賦皆以晏掌之。建中初，宰相楊炎用事，尤惡劉晏，炎乃奏其權，詔曰：「朕以征稅多門，郡邑凋耗，聽于羣議，思有變更，將致時雍，宜遵古制。其江淮米準旨轉運入京者，及諸軍糧儲，宜令庫部郎中崔河圖權領之。今年夏稅以前，諸道財賦多輸京者，及鹽鐵財貨，委江州刺史包佶權領之。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委中書門下揀兩司郎官，準格式條理。」尋貶晏爲忠州刺史。晏既罷黜，天下錢穀歸尚書省。既而出納無所統，乃復置使領之。其年三月，以韓洄爲戶部侍郎、判度支，金部郎中杜佑權勾當江淮水陸運使。炎尋殺晏于忠州。自兵興已來，凶荒相屬，京師米斛萬錢，官廚無兼時之食，百姓在畿甸者，拔穀挼穗以供禁軍。洎晏掌國計，復江淮轉運之制，歲入米數十萬斛以濟關中。代第五琦領鹽務，其法益密，初年入錢六十萬，季年則十倍其初。大曆末，通天下之財，而計其所入，總一千二百萬貫，而鹽利過半。李靈曜之亂，河南皆爲盜據，不奉法制，賦稅不上供，州縣益減。晏以羨餘相補，人不加賦，所入仍舊，議者稱之。其相與商榷財用之術者，必一時之選，故晏沒後二十年，韓洄、元琇、裴腆、包佶、盧貞、李衡相繼分掌財賦，出晏門下。屬吏在千里外，奉教如目前，四方水旱及軍府纖芥，莫不先知焉。其年，詔曰：「天下山澤之利，當歸王者，宜總榷鹽鐵使。」三年，以包佶爲左庶子、汴東水陸運鹽鐵租庸使，崔縱爲右庶子、汴西水陸運鹽鐵租庸使。四年，度支侍郎趙贊議常平事，竹木茶漆盡稅之。茶之有稅，肇於此矣。貞元元年，元琇以御史大夫爲鹽鐵水陸運使，其年七月，以尚書右僕射韓滉統之。滉歿，宰相竇參代之。五年十二月，度支轉運鹽鐵奏：「比年自揚子運米，皆分配緣路觀察使差長綱發遣，運路既遠，實謂勞人。今請當使諸院自差綱節級般運，以救邊食。」從之。八年，詔東南兩稅財賦，自河南、江淮、嶺南、東道至于渭橋，以戶部侍郎張滂主之；河東、劍南、山南西道，以戶部尚書、度支使班宏主之。今戶部所領三川鹽鐵轉運，自此始也。其後宏、滂互有短長，宰相趙憬、陸贄以其事上聞，由是遵大曆故事，如劉晏、韓滉所分焉。九年，張滂奏立稅茶法。自後裴延齡專判度支，與鹽鐵益殊塗而理矣。十年，潤州刺史王緯代之，理于朱方。數年而李錡代之，鹽院津堰，改張侵剝，不知紀極。私路小堰，厚斂行人，多自錡始。時鹽鐵轉運有上都留後，以副使潘孟陽主之。王叔文權傾朝野，亦以鹽鐵副使兼學士爲留後。順宗即位，有司重奏鹽法，以杜佑判鹽鐵轉運使，理於揚州。元和二年三月，以李巽代之。先是李錡判使，天下榷酤漕運，由其操割，專事貢獻，牢其寵渥。中朝柄事者悉以利積於私室，而國用日耗。巽既爲鹽鐵使，大正其事。其堰埭先隸浙西觀察使者，悉歸之；因循權置者，盡罷之。增置河陰敖倉，置桂陽監，鑄平陽銅山爲錢。又奏江淮、河南、峽內、兗鄆、嶺南鹽法監院，去年收鹽價緡錢七百二十七萬，比舊法張其估一千七百八十餘萬，非實數也。今請以其數，除煮鹽之外，付度支收其數。鹽鐵使煮鹽，利繫度支，自此始也。又以程异爲揚子留後。四年五月，巽卒。自榷筦之興，惟劉晏得其術，而巽次之。然初年之利，類晏之季年；季年之利，則三倍於晏矣。舊制，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至河陰，留十萬，四十萬送渭倉。晏歿，久不登其數，惟巽秉使三載，無升斗之闕焉。六月，以河東節度使李鄘代之。五年，李鄘爲淮南節度使，以宣州觀察

使盧坦代之六年坦奏每年江淮運米四十萬石到渭橋近日欠闕太半請旋
收糴遞年貯備從之坦改戶部侍郎以京兆尹王播代之播遂奏元和五年江
淮河南嶺南兩峽中兗鄆等鹽利錢六百九十八萬貫比量改法已前舊鹽利時
價四倍虛估即此錢為一千七百四十餘萬貫矣請付度支收管從之其年詔
曰兩稅之法悉委郡國初極便人但緣約法之時不定物估今度支鹽鐵泉貨
是司各有分巡置於都會爰命帖職周視四方簡而易從庶叶權便政有所弊
事有所宜皆得舉聞副我憂寄以揚子鹽鐵留後為江淮已南兩稅使江陵留
後為荊衡漢沔東界彭蠡已南兩稅使度支山南西道分巡院官充三川兩稅
使峽內煎鹽五監先屬鹽鐵使今宜割屬度支便委山南西道兩稅使兼知糴
賣峽內鹽屬度支自此始也七年王播奏去年鹽利除割峽內鹽收錢六百八
十五萬從實估也又奏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謂之便換八年以崔
倰為揚子留後淮嶺已來兩稅使崔祝為江陵留後荊南已東兩稅使十三
年正月播又奏以軍興之時財用是切頃者劉晏領使皆自按置租庸至於州
縣否臧錢穀利病物之虛實皆得而知今臣守務在城不得自往請令臣副使
程异出巡江淮其州府上供錢穀一切勘問從之閏五月异至江淮得錢一百
八十五萬貫以進其年以播守禮部尚書以衛尉卿程异代之十四年异卒以
刑部侍郎柳公綽代之長慶初王播復代公綽四年王涯以戶部侍郎代播敬
宗初播復以鹽鐵使為揚州節度使文宗即位入覲以宰相判使其後王涯復
判二使表請使茶山之人移植根本舊有貯積皆使焚棄天下怨之九年涯以
事誅而令狐楚以戶部尚書右僕射主之以是年茶法大壞奏請付州縣而入
其租于戶部人人悅焉開成元年李石以中書侍郎判收茶法復貞元之制也
三年以戶部尚書同平章事楊嗣復主之多革前監院之陳事開成三年至大
中壬申凡一十五年多任以元臣以集其務崔珙自刑部尚書拜杜悰以淮南
節度領之既而皆踐公台薛元賞李執方盧弘正馬植敬晦五人於九年之中
相踵理之植亦自是居相位大中五年二月以戶部侍郎裴休為鹽鐵轉運使
明年八月以本官平章事依前判使始者漕米歲四十萬斛其能至渭倉者十

不三四漕吏狡蠹敗溺百端官舟之沉多者歲至七十餘隻緣河姦犯大紊晏
法休使寮屬按之委河次縣令董之自江津達渭以四十萬斛之傭計緡二十
八萬悉使歸諸漕吏巡院胥吏無得侵牟舉之為法凡十事奏之六年五月又
立稅茶之法凡十二條陳奏上大悅詔曰裴休興利除害深見奉公盡可其奏
由是三歲漕米至渭濱積一百二十萬斛無升合沉棄焉武德元年九月四日
置社倉其月二十二日詔曰特建農圃本督耕耘思俾齊民既康且富鍾庾之
量冀同水火宜置常平監官以均天下之貨市肆騰踴則減價而出田穡豐羨
則增糴而收庶使公私俱濟家給人足抑止兼并宣通擁滯至五年十二月廢
常平監官貞觀二年四月尚書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
無九年儲畜禮經之所明誠今喪亂之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時
出給纔供當年若有兇災將何賑卹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多為
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並貸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
至末塗無以支給今請自王公已下爰及眾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至秋熟準
其見在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為立義倉若年
穀不登百姓飢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太宗曰既為百姓預作儲貯官為舉掌
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橫生賦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所司議立條制戶部
尚書韓仲良奏王公已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州
縣以備凶年可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飢饉則開倉賑給以至高宗
則天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窮迫漸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
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高宗永徽二年六月勅義倉據地收稅實是勞煩宜令
率戶出粟上上戶五石餘各有差六年京東西二市置常平倉明慶二年十二
月京常平倉置常平署官員開元二年九月勅天下諸州今年稍熟穀價全賤
或慮傷農常平之法行之自古宜令諸州加時價三兩錢糴不得抑斂仍交相
付領勿許懸欠蠶麥時熟穀米必貴即令減價出糶豆穀等堪貯者熟亦準此
以時出入務在利人其常平所須錢物宜令所司支料奏聞四年五月二十一
日詔諸州縣義倉本備飢年賑給近年已來每三年一度以百姓義倉糙米遠

赴京納仍勸百姓私出脚錢自今已後更不得義倉變造七年六月勅關內隴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揚襄夔綿益彭蜀漢劍茂等州並置常平倉其本上州三千貫中州二千貫下州一千貫十六年十月勅自今歲普熟穀價至賤必恐傷農加錢收糴以實倉廩縱逢水旱不慮阻飢公私之間或亦爲便宜令所在以常平本錢及當處物各於時價上量加三錢百姓有糶易者爲收糴事須兩和不得限數配糴訖具所用錢物及所糴物數申所司仍令上佐一人專勾當天寶六載三月太府少卿張瑄奏準四載五月并五載三月勅節文至貴時賤價出糶賤時加價收糴若百姓未辦錢物者任準開元二十年七月勅量事賒糶至粟麥熟時徵納臣使司商量且糶舊糴新不同別用其賒糶者至納錢日若粟麥雜種等時價甚賤恐更迴易艱辛請加價便與折納廣德二年正月第五琦奏每州常平倉及庫使司商量置本錢隨當處米物時價賤則加價收糴貴則減價糶賣建中元年七月勅夫常平者常使穀價如一大豐不爲之減大儉不爲之加雖遇災荒人無菜色自今已後忽米價貴時宜量出官米十萬石麥十萬石每石量付兩市行人下價糶貨三年九月戶部侍郎趙贊上言曰伏以舊制置倉儲粟名曰常平軍興已來此事闕廢或因凶荒流散餓死相食者不可勝紀古者平準之法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春以奉耕夏以奉耘雖有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者蓋謂能行輕重之法也自陛下登極以來許京城兩市置常平官糶鹽米雖經頻年少雨米價騰貴此乃卽日明驗實要推而廣之當興軍之時與承平或異事須兼儲布帛以備時須臣今商量請於兩都并江陵東都揚汴蘇洪等州府各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貫下至數十萬貫隨其所宜量定多少唯置斛斗疋段絲麻等候物貴則下價出賣物賤則加價收糴權其輕重以利疲人從之贊於是條奏諸道要都會之所皆置吏閱商人財貨計錢每貫稅二十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稅之以充常平本時國用稍廣常賦不足所稅亦隨時而盡終不能爲常平本貞元八年十月勅諸軍鎮和糴貯備共三十三萬石價之外更量與優饒其粟及麻據米數準折虛價直委度支以停江淮運脚錢充並支綾絹絁綿勿令

折估所糴粟等委本道節度使監軍同勾當別貯非承特勅不得給用十四年六月詔以米價稍貴令度支出官米十萬石於兩街賤糶其年九月以歲飢出太倉三十萬石出糶是歲冬河南府穀貴人流令以含嘉倉粟七萬石出糶十五年二月以久旱歲飢出太倉粟十八萬石於諸縣賤糶元和元年正月制歲時有豐歉穀價有重輕將備水旱之虞在權聚斂之術應天下州府每年所稅地子數內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倉及義倉仍各逐穩便收貯以時出糶務在救人賑貸所宜速奏六年二月制如聞京畿之內舊穀已盡宿麥未登宜以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百姓諸道州府有乏少糧種處亦委所在官長用常平義倉米借貸淮南浙西宣歙等道元和二年四月賑貸並且停徵容至豐年然後塡納九年四月詔出太倉粟七十萬石開六場糶之并賑貸外縣百姓至秋熟徵納便於外縣收貯以防水旱十二年四月詔出粟二十五萬石分兩街降估出糶其年九月詔諸道應遭水州府河中澤潞河東幽州江陵府等管內及鄭滑滄景易定陳許晉隰蘇襄復台越唐隨鄧等州人戶宜令本州厚加優恤仍各以當處義倉斛斗據所損多少量事賑給十三年正月戶部侍郎孟簡奏天下州府常平義倉等斛斗請準舊例減估出糶但以石數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內州縣得專達利百姓從之長慶四年二月勅出太倉陳粟三十萬石於兩街出糶其年三月制曰義倉之制其來日久近歲所在盜用沒入致使小有水旱生人坐委溝壑永言其弊職此之由宜令諸州錄事參軍專主勾當苟爲長吏迫制卽許驛表上聞考滿之日戶部差官交割如無欠負與減一選如欠少者量加一選欠數過多戶部奏聞節級科處太和四年八月勅今年秋稼似熟宜於關內七州府及鳳翔府和糴一百萬石大中六年四月戶部奏諸州府常平義倉斛斗本防水旱賑貸百姓其有災沴州府地遠申奏往復已至流亡自今已後諸道遭災旱請委所在長吏差清強官審勘如實有水旱處便任先從貸下不支濟戶給貸從之建中四年六月戶部侍郎趙贊請置大田天下田計其頃畝官收十分之一擇其上腴樹桑環之曰公桑自王公至于匹庶差借其力得穀絲以給國用詔從其說贊熟計之自以爲非便皆寢不下復請

行常平稅茶之法又以軍須迫蹙常平利不時集乃請稅屋間架算除陌錢間架法凡屋兩架為一間屋有貴賤約價三等上價間出錢二千中價一千下價五百所由吏秉算執籌入人之廬舍而計其數衣冠士族或貧無他財獨守故業坐多屋出算者動數十萬人不勝其苦凡沒一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取於其家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貨易率一貫舊算二十益加算為五十給與他物或兩換者約錢為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其私簿無私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取其家資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曾不得半而怨讟之聲囂然滿於天下至興元二年正月一日赦悉停罷貞元九年正月初稅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曰伏以去歲水災詔令減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儲伏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充所放兩稅其明年以後所得稅外貯之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可之仍委滂具處置條奏自此每歲得錢四十萬貫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錢拯贍元和七年御史臺奏伏準太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天下除兩稅外不得妄有科配其擅加雜榷率一切宜停令御史臺嚴加察訪者臣昨因嶺南道擅置竹練場稅法至重害人頗深伏請起今已後應諸道自太和三年準赦文所停兩稅外科配雜榷率等復却置者仰敕至後十日內具却置事由聞奏仍申臺司每有出使郎官御史便令嚴加察訪苟有此色本判官重加懲責長吏奏聽進止從之九年十二月左僕射令狐楚奏新置榷茶使額伏以江淮間數年以來水旱疾疫凋傷頗甚愁歎未平今夏及秋稍校豐稔方須惠恤各使安存昨者忽奏榷茶實為蠹政蓋是王涯破滅將至怨怒合歸豈有令百姓移茶樹就官場中栽摘茶葉於官場中造有同兒戲不近人情方有恩權無敢沮議朝班相顧而失色道路以目而吞聲今宗社降靈姦兇盡戮聖明垂佑黎庶各安微臣伏蒙天恩兼授使務官銜之內猶帶此名俯仰若驚夙宵知愧伏乞特迴聖聽下鑒愚誠速委宰臣除此使額緣國家之用或關山澤之利有遺許臣條疏續具奏聞諸採造欲及妨廢為虞前月二十一日內殿奏對之次鄭覃與臣同陳論訖伏望聖慈早賜處分一依舊法不用新條惟納榷之時須節級加價商人轉抬必校稍貴即是錢出萬國利歸有司既無害茶商又不擾茶戶上以彰陛下愛人之德下以竭微臣憂國之心遠近傳聞必當咸悅詔可之先是鹽鐵使王涯表請使茶山之人移植根本舊有貯積皆使焚棄天下怨之及是楚主之故奏罷焉開成二年十二月武寧軍節度使薛元賞奏泗口稅場應是經過衣冠商客金銀羊馬斛斗見錢茶鹽綾絹等一物已上並稅今商量其雜稅並請停絕詔許之大中六年正月鹽鐵轉運使裴休請諸道節度觀察使置店停上茶商每斤收搨地錢并稅經過商人頗乖法理今請釐革橫稅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課利自厚今又正稅茶商多被私販茶人侵奪其利今請強幹官吏先於出茶山口及廬壽淮南界內布置把捉曉諭招收量加半稅給陳首帖子令其所在公行從此通流更無苛奪所冀招恤窮困下絕姦欺使私販者免犯法之憂正稅者無失利之歎欲尋究根本須舉綱條勅旨依奏其年四月淮南及天平軍節度使并浙西觀察使皆奏軍用困竭伏乞且賜依舊稅茶勅旨裴休條疏茶法事極精詳制置之初理須畫一並宜準今年正月二十六日勅處分建中三年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釀斛收直三千米雖賤不得減二千委州縣綜領醨薄私釀罪有差以京師王者都特免其榷元和六年六月京兆府奏榷酒錢除出正酒戶外一切隨兩稅青苗據貫均率從之會昌六年九月勅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麴并置官店沽酒代百姓納榷酒并充資助軍用各有權許限揚州陳許汴州襄州河東五處榷麴浙西浙東鄂岳三處置官沽酒如聞禁止私酤過於嚴酷一人違犯連累數家閭里之間不免咨怨宜從今以後如有人私沽酒及置私麴者但許罪止一身并所由容縱任據罪處分鄉井之內如不知情並不得追擾其所犯之人任用重典兼不得沒入家產

舊唐書卷四十九

舊唐書卷四十九考證

食貨志下上大悅尋以耀卿爲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炳震曰按此開元二十二年置河陰倉自河陰北運浮于渭以實關中用裴耀卿謀也據本紀耀卿二十一年入相當在二十二年以前

四年度支侍郎趙贊議常平事竹木茶漆盡稅之○沈炳震曰按德宗本紀在三年應從紀 臣宗萬按建中三年趙贊上言竹木茶漆皆什一稅一以充常平之本至貞元九年初稅茶又從張滂之奏蓋始於贊行於滂實議既開其利而計及于他貨亦必至之勢也 臣德潛按食貨志中闕百官俸料一項新書具載

舊唐書卷四十九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刑法志第三十

刑法

古之聖人爲人父母莫不制禮以崇敬立刑以明威防閑於未然懼爭心之將作也故有輕重三典之異宮墨五刑之差度時而施宜因事以議制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諸市朝以禦姦宄用懲禍亂與邦致理罔有弗由於此者也暨淳朴既消澆僞斯起刑增爲九章積三千雖有凝脂次骨之峻而錐刀之末盡爭之矣自漢迄隋世有增損而罕能折衷隋文帝參用周齊舊政以定律令除苛慘之法務在寬平比及晚年漸亦滋虐煬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於亡高祖初起義師於太原卽布寬大之令百姓苦隋苛政競來歸附旬月之閒遂成帝業既平京城約法爲二十條惟制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餘並蠲除之及受禪詔納言劉文靜與當朝通識之士因開皇律令而損益之盡削大業所由煩峻之法又制五十三條格務在寬簡取便於時尋又勑尚書左僕射裴寂尚書右僕射蕭瑀及大理卿崔善爲給事中王敬業中書舍人劉林甫顏師古王孝遠涇州別駕靖延太常丞丁孝烏隋大理丞房軸上將府參軍李桐客太常博士徐上機等撰定律令大略以開皇爲準于時諸事始定邊方尚梗救時之弊有所未暇惟正五十三條格入於新律餘無所改至武德七年五月奏上乃下詔曰古不云乎萬邦之君有典有則故九疇之敘興於夏世兩觀之法大備隆周所以禁暴懲姦弘風闡化安民立政莫此爲先自戰國紛擾情詐任力苛制煩刑於茲競起秦并天下隳滅禮教恣行酷烈害虐蒸民宇內騷然遂以顛覆漢氏撥亂思易前軌雖復務從約法蠲削嚴刑尙行菹醢之誅猶設鉗鈦之禁安民之道實有未弘刑措之風以茲莫致爰及魏晉流弊相沿寬猛乖方綱維失序下凌上替政散民凋皆由法令湮訛條章混謬自斯以後寓縣瓜分戎馬交馳未遑典制有隋之世雖云釐革然而損益不定疏舛尙多品式章程罕能甄備加以微文曲致覽者惑其淺深異例同科用者殊其輕重遂使姦宄巧詆任情與奪愚民妄觸動陷羅網屢聞釐革卒以無成朕膺期受籙寧濟區宇永言至治興寐爲勞補千年之墜典拯百王之餘弊思所以正本澄源式清流末永垂憲則貽範後昆爰命羣才修定科律但今古異務文質不同喪亂之後事殊曩代應機適變救弊斯在是以斟酌繁省取合時宜矯正差遺務從體要迄茲歷稔撰次始畢宜下四方卽令頒用庶使吏曹簡肅無取懸石之多奏讞平允靡競錐刀之末勝殘去殺此焉非遠於是頒行天下及太宗卽位又命長孫無忌房玄齡與學士法官更加釐改戴胄魏徵又言舊律令重於是議絞刑之屬五十條免死罪斷其右趾應死者多蒙全活太宗尋又愍其受刑之苦謂侍臣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忽斷人右趾意甚不忍諫議大夫王珪對曰古行肉刑以爲輕罪今陛下矜死刑之多設斷趾之法格本合死今而獲生刑者幸得全命豈憚去其一足且人之見者甚足懲誡上曰本以爲寬故行之然每聞惻愴不能忘懷又謂蕭瑀陳叔達等曰朕以死者不可再生思有矜愍故簡死罪五十條從斷右趾朕復念其受痛極所不忍叔達等咸曰古之肉刑乃在死刑之外陛下於死刑之內改從斷趾便是以生易死足爲寬法上曰朕意以爲如此故欲行之又有上書言此非便公可更思之其後蜀王法曹參軍裴弘獻又駁律令不便於時者四十餘事太宗令參掌刪改之弘獻於是與玄齡等建議以爲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廢制爲死流徒杖笞凡五等以備五刑今復設刖足是爲六刑減死在於寬弘加刑又加煩峻乃與八座定議奏聞於是又除斷趾法改爲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又舊條疏兄弟分後廕不相及連坐俱死祖孫配沒會有同州人房強弟任統軍於岷州以謀反伏誅強當從坐太宗嘗錄囚徒憫其將死爲之動容顧謂侍臣曰刑典仍用蓋風化未洽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更彰朕之不德也用刑之道當審事理之輕重然後加之以刑罰何者有不察其本而一概加誅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然則反逆有二一爲興師動衆一爲惡言犯法輕重有差而連坐皆死豈朕情之所安哉更令百寮詳議於是玄齡等復定議曰案禮孫爲王父尸案令祖有廕孫之義然則孫重而兄弟屬輕應重反流合輕翻死據禮論情深爲未愜今定律

祖孫與兄弟緣坐俱配沒其以惡言犯法不能爲害者情狀稍輕兄弟免死配
流爲允從之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玄齡等遂與法司定律五百條分爲十
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衞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
八曰鬬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有笞杖徒流死爲五
刑笞刑五條自笞十至五十杖刑五條自杖六十至杖一百徒刑五條自徒一
年遞加半年至三年流刑三條自流二千里遞加五百里至三千里死刑二條
絞斬大凡二十等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八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賢
四曰議能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賓八曰議勳八議者犯死罪皆條所
坐及應議之狀奏請議定奏裁流罪已下減一等若官爵五品已上及皇太子
妃大功已上親應議者周以上親犯死罪者上請流罪已下亦減一等若七品
已上官爵得請者之祖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孫犯流罪已下各減一等若應議
請減及九品已上官若官品得減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孫犯流罪已下聽贖
其贖法笞十贖銅一斤遞加一斤至杖一百則贖銅十斤自此已上遞加十斤
至徒三年則贖銅六十斤流二千里者贖銅八十斤流二千五百里者贖銅九
十斤流三千里者贖銅一百二十斤又許以官當罪以官當徒者五品已上犯
罪者一官當徒二年九品已上一官當徒一年若犯公罪者各加一年以官當
流者三流同比徒四年仍各解見任除名者比徒三年免官者比徒二年免所
居官者比徒一年又有十惡之條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謀惡
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其犯十惡
者不得依議請之例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亦聽贖八十
已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亦收贖餘皆勿論
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比隋代舊律減大辟者九十二條減流
入徒者七十一條其當徒之法唯奪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削煩去蠹變
重爲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條爲三十卷貞觀十一年正月頒
下之又刪武德貞觀已來勅格三千餘件定留七百條以爲格十八卷留本司
施行斟酌今古除煩去弊甚爲寬簡便於人者以尚書省諸曹爲之目初爲七
卷其曹之常務但留本司者別爲留司格一卷蓋編錄當時制勅永爲法則以
爲故事貞觀格十八卷房玄齡等刪定永徽留司格十八卷散頒格七卷長孫
無忌等刪定永徽中又令源直心等刪定惟改易官號曹局之名不易篇目永
徽留司格後本劉仁軌等刪定垂拱留司格六卷散頒格三卷裴居道刪定太
極格十卷岑羲等刪定開元前格十卷姚崇等刪定開元後格十卷宋璟等刪
定皆以尚書省二十四司爲篇目凡式三十有三篇亦以尚書省列曹及祕書
太常司農光祿太僕太府少府及監門宿衞計帳名其篇目爲二十卷永徽式
十四卷垂拱神龍開元式並二十卷其刪定格令同太宗又制在京見禁囚刑
部每月一奏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其大祭祀及致齊朔望上下弦二
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斷屠日月及假日並不得奏決死刑其有赦之日武庫
令設金雞及鼓於宮城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訖宣詔而釋之
其赦書頒諸州用絹寫行下又繫囚之具有枷杻鉗鏁皆有長短廣狹之制量
罪輕重節級用之其杖皆削去節目長三尺五寸訊囚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
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
半其決笞者腿分受決杖者背腿臀分受乃須數等拷訊者亦同其拷囚不過
三度總數不得過二百杖罪已下不得過所犯之數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
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稱加者就重次稱減者就輕
次惟二死三流同爲一減不得加至於死斷獄而失於出入者以其罪罪之失
入者各減三等失出者各減五等初太宗以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
乃詔大辟罪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及尚書等議之其後河內人李好德風疾瞀
亂有妖妄之言詔按其事大理丞張蘊古奏好德癲病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
御史權萬紀劾蘊古貫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爲其刺史情在阿縱奏事不實太
宗曰吾常禁囚於獄內蘊古與之奕棋今復阿縱好德是亂吾法也遂斬於東
市既而悔之又交州都督盧祖尚以忤旨斬於朝堂帝亦追悔下制凡決死刑
雖令卽殺仍三覆奏尋謂侍臣曰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昔世充殺鄭頲既
而悔之追止不及今春府史取財不多朕怒殺之後亦尋悔皆由思不審也比

來決囚雖三覆奏須臾之間三奏便訖都未得思三奏何益自今已後宜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三覆奏又古者行刑君爲徹樂減膳朕今庭無常設之樂莫知何徹然對食卽不啖酒肉自今已後令與尙食相知刑人日勿進酒肉內教及太常並宜停教且曹司斷獄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寃自今門下覆理有據法合死而情可宥者宜錄狀奏自是全活者甚衆其五覆奏以決前一日二日覆奏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著之於令太宗旣誅張蘊古之後法官以出罪爲誡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焉由是刑網頗密帝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德威對曰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則無辜失出則便獲大罪所由吏皆深文太宗然其言由是失於出入者令依律文斷獄者漸爲平允十四年又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數量配邊惡之州其後雖存寬典而犯者漸少高宗卽位遵貞觀故事務在恤刑嘗問大理卿唐臨在獄繫之數臨對曰見囚五十餘人惟二人合死帝以囚數全少怡然形於顏色永徽初勅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黃門侍郎宇文節柳奭右丞段寶玄太常少卿令狐德棻吏部侍郎高敬言刑部侍郎劉燕客給事中趙文恪中書舍人李友益少府丞張行實大理丞元紹太府丞王文端刑部郎中賈敏行等共撰定律令格式舊制不便者皆隨刪改遂分格爲兩部曹司常務爲留司格天下所共者爲散頒格其散頒格下州縣留司格但留本司行用焉三年詔曰律學未有定疏每年所舉明法遂無憑準宜廣召解律人條義疏奏聞仍使中書門下監定於是太尉趙國公無忌司空英國公勣尙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燕國公志寧銀青光祿大夫刑部尙書唐臨太中大夫守大理卿段寶玄朝議大夫守尙書右丞劉燕客朝議大夫守御史中丞賈敏行等參撰律疏成三十卷四年十月奏之頒于天下自是斷獄者皆引疏分析之永徽五年五月上謂侍臣曰獄訟繁多皆由刑罰枉濫故曰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末代斷獄之人皆以苛刻爲明是以秦氏網密秋荼而獲罪者衆今天下無事四海乂安欲與公等共行寬政今日刑罰得無枉濫乎無忌對曰陛下欲得刑法寬平臣下猶不識聖意此法弊來已久非止今日若情在體國卽共號癡人意在深文便稱好吏所以罪雖合杖必欲遣徒理有可生務入於死非憎前人陷於死刑陛下矜而令放法司亦宜固請但陛下喜怒不妄加於人刑罰自然適中上以爲然永徽六年七月上謂侍臣曰律通比附條例太多左僕射志寧等對舊律多比附斷事乃稍難解科條極衆數至三千隋日再定惟留五百以事類相似者比附科斷今日所停卽是參取隋律修易條章旣少極成省便龍朔二年改易官號因勅司刑太常伯源直心少常伯李敬玄司刑大夫李文禮等重定格式惟改曹局之名而不易篇第麟德二年奏上至儀鳳中官號復舊又勅左僕射劉仁軌右僕射戴志德侍中張文瓘中書令李敬玄右庶子郝處俊黃門侍郎來恆左庶子高智周右庶子李義琰吏部侍郎裴行儉馬載兵部侍郎蕭德昭裴炎工部侍郎李義琛刑部侍郎張楚金部郎中盧律師等刪緝格式儀鳳二年二月九日撰定奏上先是詳刑少卿趙仁本撰法例三卷引以斷獄時議亦爲折衷後高宗覽之以爲煩文不便因謂侍臣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非朕庸虛所能創制並是武德之際貞觀已來或取定宸衷參詳衆議條章備舉軌躅昭然臨事遵行自不能盡何爲更須作例致使觸緒多疑計此因循非適今日速宜改轍不得更然自是法例遂廢不用則天臨朝初欲大收人望垂拱初年令鎔銅爲匭四面置門各依方色共爲一室東面名曰延恩匭上賦頌及許求官爵者封表投之南面曰招諫匭有言時政得失及直言諫諍者投之西面曰申寃匭有得罪寃濫者投之北面曰通玄匭有玄象災變及軍謀秘策者投之每日置之於朝堂以收天下表疏旣出之後不逞之徒或至攻訐陰私謗訕朝政者後乃令中書門下官一人專監其所投之狀仍責識官然後許進封行之至今焉則天又勅內史裴居道夏官尙書岑長倩鳳閣侍郎韋方質與刪定官袁智弘等十餘人刪改格式加計帳及勾帳式通舊式成二十卷又以武德已來垂拱已後詔勅便於時者編爲新格二卷則天自製序其二卷之外別編六卷堪爲當司行用爲垂拱留司格時韋方質詳練法理又委其事及咸陽尉王守愼又有經理之才故垂拱格式議者稱爲詳密其律令惟改二十四

條又有不便者大抵依舊然則天嚴於用刑屬徐敬業作亂及豫博兵起之後恐人心動搖欲以威制天下漸引酷吏務令深文以案刑獄長壽年有上封事言嶺表流人有陰謀逆者乃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案之若得反狀斬決國俊至廣州遍召流人擁之水曲以次加戮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鍛鍊曲成反狀乃更誣奏云諸道流人忽有怨望若不推究爲變不遙則天深然其言又命攝監察御史劉光業劉德壽鮑思恭王大貞屈貞筠等分往劍南黔中安南嶺南等六道按鞫流人光業所在殺戮光業誅九百人德壽誅七百人其餘少者不減數百人亦有雜犯及遠年流人亦枉及禍焉時周興來俊臣等相次受制推究大獄乃於都城麗景門內別置推事使院時人謂之新開獄俊臣又與侍御史侯思止王弘義郭霸李敬仁評事康暐衛遂忠等招集告事數百人共爲羅織以陷良善前後枉遭殺害者不可勝數又造告密羅織經一卷其意旨皆網羅前人織成反狀俊臣每鞫囚無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于瓮以火圜遶炙之兼絕其糧餉至有抽衣絮以噉之者其所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脈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每有制書寬宥囚徒俊臣必先遣獄卒盡殺重罪然後宣示是時海內愳懼道路以目麟臺正字陳子昂上書曰臣聞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義也霸者威之任權智也強國脅之務刑罰也是以化之不足然後威之威之不足然後刑之故至於刑則非王者之所貴矣況欲光宅天下追功上皇專任刑殺以爲威斷可謂策之失者也臣伏覩陛下聖德聰明遊心太古將制靜宇宙保乂黎民發號施令出於誠慊天下蒼生莫不懸望聖風既見神化道德爲政將待於陛下矣臣聞之聖人出必有驅除蓋天人之符應休命也日者東南微孽敢謀亂常陛下順天行誅罪惡咸伏豈非天意欲彰陛下威武之功哉而執事者不察天心以爲人意惡其首亂唱禍法合誅屠將息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冀以懲姦觀于天下逆黨親屬及其交遊有涉嫌疑辭相連及莫不窮捕考校枝葉蟠拏大忽流血小禦魑魅至

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糺告疑似冀圖爵賞刑于闕下者日有數矣于時朝廷徨徨莫能自固海內傾聽以相驚恐賴陛下仁慈憫其危懼賜以恩詔許其大功已上一切勿論人時獲泰謂生再造愚臣竊以忻然賀陛下聖明得天之機也不謂議者異見又執前圖比者刑獄紛紛復起陛下不深思天意以順休期尙以督察爲理威刑爲務使前者之詔不信於人愚臣昧焉竊恐非五帝三王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曩屬北胡侵塞西戎寇邊兵革相屠向歷十載關河自北轉輸幽燕秦蜀之西馳騖湟海當時天下疲極矣重以大兵之後屬遭凶年流離飢餓死喪略半幸賴陛下以至聖之德撫寧兆人邊境獲安中國無事陰陽大順年穀累登天下父子始得相養矣揚州構禍殆有五旬而海中晏然纖塵不動豈非天下蒸庶厭凶亂哉臣以此卜之百姓思安久矣今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民而又任威刑以失其望欲以察察爲政肅理寰區愚臣暗昧竊有大惑且臣聞刑者政之末節也先王以禁暴釐亂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幸安萬物思泰陛下乃以末節之法察理平人愚臣以爲非適變隨時之義也頃年以來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大抵所告皆以揚州爲名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傍訐他事亦爲推劾遂使姦臣之黨快意相讎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告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自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物理自然也臣不敢以古遠言之請指隋而說臣聞長老云隋之末世天下猶平煬帝不恭窮毒威武厭居皇極自總元戎以百萬之師觀兵遼海天下始騷然矣遂使楊玄感挾不臣之勢有大盜之心欲因人謀以竊皇業乃稱兵中夏將據洛陽哮虓之勢傾宇宙矣然亂未逾月而頭足異處何者天下之弊未有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暗忽人機自以爲元惡既誅天下無巨猾也皇極之任可以刑罰理之遂使兵部尙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思爲亂矣於是蕭銑朱粲起於荊南李密竇建德亂於河北四海雲擾遂並起而亡隋族矣豈不哀哉長老至今談之委曲如是觀三代夏殷興亡已下至秦漢魏晉理

亂莫不皆以毒刑而致敗壞也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何者刀筆之吏寡識大方斷獄能者名在急刻文深網密則共稱至公爰及人主亦謂其奉法於是利在殺人害在平恕故獄吏相誡以殺爲詞非憎於人也而利在己故上以希人主之旨以圖榮身之利徇利既多則不能無濫濫及良善則淫刑逞矣夫人情莫不自愛其身陛下以此察之豈非無濫矣冤人吁嗟感傷和氣和氣悖亂羣生癘疫水旱隨之則有凶年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頃來亢陽愆候雲而不雨農夫失耒瞻望嗷嗷豈不尤陛下之有聖德而不降澤於人也儻旱遂過春廢於時種今年稼穡必有損矣陛下可不敬承天意以澤恤人臣聞古者明王重慎刑罰蓋懼此也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陛下奈何以堂堂之聖猶務強國之威愚臣竊爲陛下不取且愚人安則樂生危則思變故事有招禍法有起姦儻大獄未休支黨日廣天下疑惑相恐無辜人情之變不可不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江充行詐作亂京師至使太子奔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萬千數當時劉宗幾覆滅矣賴武帝得壺關三老上書幡然感悟夷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少以安耳臣讀書至此未嘗不爲戾太子流涕也古人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今臣不避湯鑊之罪以螻蟻之命輕觸宸嚴臣非不惡死而貪生也誠以負陛下恩遇以微命蔽塞聰明亦非敢欲陛下頓息嚴刑望在恤刑耳乞與三事大夫圖其可否夫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無以臣微而忽其奏天下幸甚疏奏不省時司刑少卿徐有功常駁酷吏所奏每日與之廷爭得失以雪冤濫因此全濟者亦不可勝數語在有功傳及俊臣弘義等伏誅刑獄稍息前後宰相王及善姚元崇朱敬則等皆言垂拱已來身死破家者皆是枉濫則天頗亦覺悟於是監察御史魏靖上言曰臣聞國之綱紀在乎生殺其周興來俊臣丘神勣萬國俊王弘義侯思止郭弘霸李敬仁彭先覺王德壽張知默者即堯年四凶矣恣騁愚暴縱虐含毒讎嫉在位安忍朝臣罪逐情加形隨意改當其時也囹圄如市朝廷以目既而累虛不昧冤魂有訴行惡其報禍淫可懲具嚴天刑以懲亂首切見來俊臣身處極法者以其羅織良善屠陷忠賢籍沒以勸將來顯戮以謝天下臣又聞之道路上至聖主傍洎貴臣明明知有羅織之事矣俊臣既死推者獲功胡元禮超遷裴談顯授中外稱慶朝廷載安破其黨者既能賞不逾時被其陷者豈可淹之累歲且稱反徒須得反狀惟據臣辯即請行刑拷楚妄加款答何罪故徐有功以寬平而見忌斛瑟羅以妓女而受拘中外具知枉直斯在借以爲喻其餘可詳臣又聞之郭弘霸自刺而唱快萬國俊被遮而遽亡霍獻可臨終膝拳於項李敬仁將死舌至於臍皆衆鬼滿庭羣妖横道惟徵集應若響隨聲備在人謠不爲虛說俱有晝見殆無以過此亦羅織之一變也臣以至愚不識大體儻使平反者數人衆共詳覆來俊臣等所推大獄庶鄧艾獲申於今日孝婦不濫於昔時恩渙一流天下幸甚疏奏制令錄來俊臣丘神勣等所推鞫人身死籍沒者令三司重推勘有冤濫者並皆雪免中宗神龍元年制以故司僕少卿徐有功執法平恕追贈越州都督特受一子官又以丘神勣來子珣萬國俊周興來俊臣魚承曄王景昭索元禮傅遊藝王弘義張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止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備陳嘉言劉光業王德壽王處貞屈貞筠鮑思恭二十三人自垂拱已來並枉濫殺人所有官爵並令追奪天下稱慶時既改易制盡依貞觀永徽故事勅中書令韋安石禮部侍郎祝欽明尚書右丞蘇瓌兵部郎中狄光嗣等刪定垂拱格後至神龍元年已來制勅爲散頒格七卷又刪補舊式爲二十卷頒於天下景雲初睿宗又勅戶部尚書岑羲中書侍郎陸象先右散騎常侍徐堅右司郎中唐紹刑部員外郎邵知與刪定官大理寺丞陳義海右衞長史張處斌大理評事張名播左衞率府倉曹參軍羅思貞刑部主事閻義顓凡十人刪定格式律令太極元年二月奏上名爲太極格開元初玄宗勅黃門監盧懷慎紫微侍郎兼刑部尚書李乂紫微侍郎蘇頲紫微舍人呂延祚給事中魏奉古大理評事高智靜同州韓城縣丞侯郢璡瀛州司法參軍閻義顓等刪定格式令至三年三月奏上名爲開元格六年玄宗又勅吏部侍郎兼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尚書左丞盧從愿吏部侍郎裴漼慕容珣戶部侍郎楊滔中書舍人劉令植大理司直高智靜幽州司功參軍侯郢璡等九人刪定律令格式至七年三月奏上律令式仍舊名格曰開元後格十九年侍中裴光庭中書令

蕭嵩又以格後制勅行用之後頗與格文相違於事非便奏令所司刪撰格後
長行勅六卷頒于天下二十二年戶部尚書李林甫又受詔改修格令林甫遷
中書令乃與侍中牛仙客御史中丞王敬從與明法之官前左武衞胄曹參軍
崔見衞州司戶參軍直中書陳承信酸棗尉直刑部俞元杞等共加刪緝舊格
式律令及勅總七千二十六條其一千三百二十四條於事非要並刪之二千
一百八十條隨文損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條仍舊不改總成十一卷律疏三十
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新格十卷又撰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以類相從
便於省覽二十五年九月奏上勅於尚書都省寫五十本發使散於天下其年
刑部斷獄天下死罪惟有五十八人大理少卿徐嶠上言大理獄院由來相傳
殺氣太盛鳥雀不棲至是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寮以幾至刑措上表陳賀玄宗
以宰相變理法官平允之功封仙客為邠國公林甫為晉國公刑部大理官共
賜帛二千匹自明慶至先天六十年間高宗寬仁政歸宮闈則天女主猜忌果
於殺戮宗枝大臣鍛於酷吏至於移易宗社幾亡李氏神龍之後后族干政景
雲繼立歸妹怙權開元之際刑政賞罰斷於宸極四十餘年可謂太平矣及家
臣懷邪邊將內侮乘輿幸于巴蜀儲副立於朔方曾未逾年載收京邑書契以
來未有尅復宗社若斯之速也而兩京衣冠多被脅從至是相率待罪闕下而
執事者務欲峻刑以取威盡誅其族以令天下議久不定竟置三司使以御史
大夫兼京兆尹李峴兵部侍郎呂諲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崔器刑部侍郎兼
御史中丞韓擇木大理卿嚴向等五人為之初西京文武官陸大鈞等陷賊來
歸崔器草儀盡令免冠徒跣撫膺號泣以金吾府縣人吏圍之於朝謝罪收附
大理京兆府獄繫之及陳希烈等大臣至者數百人又令朝堂待跣如初令宰
相苗晉卿崔圓李麟等百寮同視以為棄辱宣詔以責之朝廷又以負罪者衆
獄中不容乃賜楊國忠宅鞫之器諲多希旨深刻而擇木無所是非獨李峴力
爭之乃定所推之罪為六等集百寮尚書省議之肅宗方用刑名公卿但唯唯
署名而已於是河南尹達奚珣等三十九人以為罪重與衆共棄珣等十一人
於子城西伏誅陳希烈張垍郭納獨孤朗等七人於大理寺獄賜自盡達奚摯
張岯李有孚劉子英冉大華二十一人於京兆府門決重杖死大理卿張均引
至獨柳樹下刑人處免死配流合浦郡而達奚珣韋恆乃至腰斬先是慶緒至
相州史思明高秀巖等皆送款請命肅宗各令復位便領所管至是懼不自安
各率其黨叛其後三司用刑連年不定流貶相繼及王璵為相素聞物議請下
詔自今已後三司推勘未畢者一切放免大收人望後蕭華拔魏州歸國書話
於朝云初河北官聞國家宣詔放陳希烈等脅從官一切不問各令復位聞者
悔歸國之晚舉措自失及後聞希烈等死皆相賀得計無敢歸者於是河北將
吏人人益堅大兵不解後有毛若虛敬羽之流皆深酷割剝騁求權柄殺人以
逞刑厚斂以資國六七年間大獄相繼州縣之內多是貶降人肅宗復聞三司
多濫嘗悔云朕為三司所誤深恨之及彌留之際以元載為相乃詔天下流降
人等一切放歸代宗寶應元年迴紇與史朝義戰勝擒其將士妻子老幼四百
八十人上以婦人雖為賊家口皆是良家子女被賊逼略惻然愍之令萬年縣
於勝業佛寺安置給糧料若有親屬認者任還之如無親族者任其所適仍給
糧遞過於是人情莫不感戴忻悅大曆十四年六月一日德宗御丹鳳樓大赦
赦書節文律令格式條目有未折衷者委中書門下簡擇理識通明官共刪定
自至德已來制勅或因人奏請或臨事頒行差互不同使人疑惑中書門下與
刪定官詳決取堪久長行用者編入格條三司使準式以御史中丞中書舍人
給事中各一人為之每日於朝堂受詞推勘處分建中二年罷刪定格令使并
三司使先是以中書門下充刪定格令使又以給事中中書舍人御史中丞為
三司使至是中書門下奏請復舊以刑部御史臺大理寺為之其格令委刑部
刪定元和四年九月勅刑部大理決斷罪囚過為淹遲是長姦倖自今已後大
理寺檢斷不得過二十日刑部覆下不得過十日如刑部覆有異同寺司重加
不得過十五日省司量覆不得過七日如有牒外州府節目及於京城內勘本
推即日以報牒到後計日數被勘司却報不得過五日仍令刑部具遣牒及報
牒月日牒報都省及分察使各準勅文勾舉糺訪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為
父殺仇人秦果投縣請罪勅復讎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寃請罪視死如歸自

諸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之心寧失不經特從減死之法宜決一百配流循州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曰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於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行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子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由下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元和十三年八月鳳翔節度使鄭餘慶等詳定格後勅三十卷右司郎中崔郾等六人修上其年刑部侍郎許孟容蔣乂等奉詔刪定復勒成三十卷刑部侍郎劉伯芻等考定如其舊卷長慶元年五月御史中丞牛僧孺奏天下刑獄苦於淹滯請立程限大事大理寺限三十五日詳斷畢申刑部限三十日聞奏中事大理寺三十日刑部二十五日小事大理寺二十五日刑部二十日一狀所犯十人以上所斷罪二十件以上為大所犯六人以上所斷罪十件以上為中所犯五人以下所斷罪十件以下為小其或所抵罪狀并所結刑名並同者則雖人數甚多亦同一人之例違者罪有差二年四月刑部員外郎孫革奏京兆府雲陽縣人張莅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憲徵之莅承醉拉憲氣息將絕憲男買得年十四將救其父以莅角觝力人不敢攔解遂持木鍤擊莅之首見血後三日致死者準律父為人所毆子往救擊其人折傷減凡鬬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卽買得救父難是性孝非暴擊張莅是切非兇以髫丱之歲正父子之親若非聖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以權之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周書所訓諸罰有權今買得生被皇風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聖慈臣職當讞刑合分善惡勅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若從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太和七年十二月刑部奏先奉勅詳定前大理丞謝登新編格後勅六十卷者臣等據謝登所進詳諸理例參以格式或事非久要恩出一時或前後差殊或書寫錯誤並已落下及改正訖去繁舉要列司分門都為五十卷伏請宣下施行可之八年四月詔應犯輕罪人除情狀巨蠹法所難原者其他過誤罪愆及尋常公事違犯不得鞭背遵太宗之故事也俄而京兆尹韋長奏京師浩穰姦豪所聚終日懲罰抵犯猶多小有寬容卽難禁戢若恭守勅旨則無以肅清若臨事用刑則有違詔命伏望許依前式輕重處置從之開成四年兩省詳定刑法格一十卷勅令施行會昌元年九月庫部郎中知制誥紇干泉等奏準刑部奏犯贓官五品已上合抵死刑請準獄官令賜死於家者伏請永為定格從之大中五年四月刑部侍郎劉瑑等奉勅修大中刑法總要格後勅六十卷起貞觀二年六月二十日至大中五年四月十三日凡二百二十四年雜勅都計六百四十六門一千一百六十五條七年五月左衛率倉曹參軍張戣進大中刑法統類一十二卷勅刑部詳定奏行之

舊唐書卷五十

舊唐書卷五十考證

刑法志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條爲三十卷○新書一千五百四十六條

六年玄宗又勅吏部侍郎兼侍中宋璟等九人刪定律令格式○新書在二十六年

其年刑部斷獄天下死罪惟有五十八人大理少卿徐嶠上言云云○本紀作徐岵

臣德潛按兵刑並重而舊書獨闕兵志雖節度經略都護守捉等官散見于地理志中而唐初之制府兵府兵廢而爲彍騎彍騎廢而重方鎮其始終盛衰治亂之迹未之及也亦屬殘闕無疑

舊唐書卷五十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一

后妃上

高祖太穆皇后竇氏　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
賢妃徐氏　高宗廢后王氏 良娣蕭氏
中宗和思皇后趙氏　中宗庶人韋氏
上官昭容　睿宗肅明皇后劉氏
睿宗昭成皇后竇氏　玄宗廢后王氏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　玄宗楊貴妃

三代宮禁之職周官最詳自周已降彤史沿革各載本書此不備述唐因隋制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為夫人正一品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各一人為九嬪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寶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其餘六尚諸司分典乘輿服御龍朔二年官名改易內職皆更舊號咸亨二年復舊開元中玄宗以皇后之下立四妃法帝嚳也而后妃四星一為正后今既立正后復有四妃非典法也乃於皇后之下立惠妃麗妃華妃等三位以代三夫人為正一品又置芳儀六人為正二品美人四人為正三品才人七人為正四品尚宮尚儀尚服各二人為正五品自六品至九品即諸司諸典職員品第而序之後亦參用前號然而三代之政莫不以賢妃開國嬖寵傾邦秦漢已還其流寖盛大至移國小則臨朝煥車服以王宗枝裂土壤而侯肺腑洎末塗淪敗赤族夷宗高祖龍飛宮無正寢而婦言是用釁起維城大帝孝和仁而不武但恣池臺之賞寧顧衽席之嫌武室韋宗幾危運祚東京帝后殁從夫謚光烈和熹之類是也高宗自號天皇武氏自稱天后而韋庶人生有翌聖之名肅宗欲后張氏此不經之甚皆以凶終玄宗以惠妃之愛擯斥椒宮繼以太真幾喪天下歷觀前古邦家喪敗之由多基於子弟召禍子弟之亂必始於宮闈不正故息隱鬩牆秦王謀歸東洛馬嵬塗地太子不敢西行若中有聖善之慈胡能若是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不其然歟自後累朝長秋虛位或以旁宗入繼母屬皆微徒有冊拜之文諒乏關雎之德今錄其存於史冊者為后妃傳云

高祖太穆皇后竇氏京兆始平人隋定州總管神武公毅之女也后母周武帝姊襄陽長公主后生而髮垂過頸三歲與身齊周武帝特愛重之養於宮中時武帝納突厥女為后無寵后尚幼竊言於帝曰四邊未靜突厥尚強願舅抑情撫慰以蒼生為念但須突厥之助則江南關東不能為患矣武帝深納之毅聞之謂長公主曰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許人當為求賢夫乃於門屏畫二孔雀諸公子有求婚者輒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者許之前後數十輩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毅大悅遂歸於我帝及周武帝崩后追思如喪所生隋文帝受禪后聞而流涕自投於床曰恨我不為男以救舅氏之難毅與長公主遽掩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矣后事元貞太后以孝聞太后素有羸疾時或危篤諸姒以太后性嚴憚譴皆稱疾而退惟后晝夜扶侍不脫衣履者動淹旬月為善書學類高祖之書人不能辨工篇章而好存規誡大業中高祖為扶風太守有駿馬數疋常言於高祖曰上好鷹愛馬公之所知此堪進御不可久留人或言者必為身累願熟思之高祖未決竟以此獲譴未幾后崩於涿郡時年四十五高祖追思后言方為自安之計數求鷹犬以進之俄而擢拜將軍因流涕謂諸子曰我早從汝母之言居此官久矣初葬壽安陵後祔葬獻陵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曰太穆順聖皇后

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長安人隋右驍衛將軍晟之女也晟妻隋揚州刺史高敬德女生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則年十三嬪于太宗隋大業中常歸寧於永興里后舅高士廉媵張氏於后所宿舍外見大馬高二丈鞍勒皆具以告士廉命筮之遇坤之泰筮者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牝馬地類行地無疆變而之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象曰后以輔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龍乾之象也馬坤之象也變

而爲泰天地交也繇協於歸妹婦人之兆也女處尊位履中居順也此女貴不可言武德元年冊爲秦王妃時太宗功業既高隱太子猜忌滋甚后孝事高祖恭順妃嬪盡力彌縫以存內助及難作太宗在玄武門方引將士入宮授甲后親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九年冊拜皇太子妃太宗卽位立爲皇后贈后父晟司空齊獻公后性尤儉約凡所服御取給而已太宗彌加禮待常與后論及賞罰之事對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婦人豈敢豫聞政事太宗固與之言竟不之答時后兄無忌夙與太宗爲布衣之交又以佐命元勳委以腹心出入臥內將任之朝政后固言不可每乘間奏曰妾既託身紫宮尊貴已極實不願兄弟子姪布列朝廷漢之呂霍可爲切骨之誡特願聖朝勿以妾兄爲宰執太宗不聽竟用無忌爲左武候大將軍吏部尚書右僕射后又密遣無忌苦求遜職太宗不獲已而許焉改授開府儀同三司后意乃懌有異母兄安業好酒無賴獻公之薨也后及無忌並幼安業斥還舅氏后殊不以介意每請太宗厚加恩禮位至監門將軍及預劉德裕逆謀太宗將殺之后叩頭流涕爲請命曰安業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於妾天下知之今實以極刑人必謂妾恃寵以復其兄無乃爲聖朝累乎遂得減死后所生長樂公主太宗特所鍾愛及將出降敕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時將封皇子帝曰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乎然謂長主者良以尊於公主也情雖有差義無等別若令公主之禮有過長主理恐不可願陛下思之太宗以其言退而告后后歎曰嘗聞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聞其諫實乃能以義制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之臣矣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蒙禮待情義深重每言必候顏色尚不敢輕犯威嚴況在臣下情疏禮隔故韓非爲之說難東方稱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有國有家者急務納之則俗寧杜之則政亂誠願陛下詳之則天下幸甚后因請遣中使齎帛五百疋詣徵宅以賜之太子承乾乳母遂安夫人常白后曰東宮器用闕少欲有奏請后不聽曰爲太子所患德不立而名不揚何憂少於器物也八年從幸九成宮染疾危惙太子承乾入侍密啓后曰醫藥備盡尊體不瘳請奏赦囚徒幷度人入道冀蒙福助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爲惡若行善無効何福可求赦者國之大事佛道者示存異方之教耳非惟政體靡弊又是上所不爲豈以吾一婦人而亂天下法承乾不敢奏以告左僕射房玄齡玄齡以聞太宗及侍臣莫不歔欷朝臣咸請肆赦太宗從之后聞之固爭乃止將大漸與太宗辭訣時玄齡以譴歸第后固言玄齡事陛下最久小心謹愼奇謀祕計皆所預聞竟無一言漏洩非有大故願勿棄之又妾之本宗幸緣姻戚既非德舉易履危機其保全永久愼勿處之權要但以外戚奉朝請則爲幸矣妾生既無益於時今死不可厚費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自古聖賢皆崇儉薄惟無道之世大起山陵勞費天下爲有識者笑但請因山而葬不須起墳無用棺槨所須器服皆以木瓦儉薄送終則是不忘妾也十年六月己卯崩于立政殿時年三十六其年十一月庚寅葬於昭陵后嘗撰古婦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則自爲之序又著論駁漢明德馬皇后以爲不能抑退外戚令其當朝貴盛乃戒其龍馬水車此乃開其禍源而防其末事耳且誡主守者曰此吾以自防閑耳婦人著述無條貫不欲至尊見之愼勿言崩後宮司以聞太宗覽而增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可垂於後代我豈不達天命而不能割情乎以其每能規諫補朕之闕今不復聞善言是內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曰文德順聖皇后

太宗賢妃徐氏名惠右散騎常侍堅之姑也生五月而能言四歲誦論語毛詩八歲好屬文其父孝德試擬楚辭云山中不可以久留詞甚典美自此徧涉經史手不釋卷太宗聞之納爲才人其所屬文揮翰立成詞華綺贍俄拜婕妤再遷充容時軍旅亟動宮室互興百姓頗倦勞役上疏諫曰自貞觀已來二十有二載風調雨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事望陛下推功損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已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崐丘之役士馬疲於甲胄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役戍去留懷

死生之痛因風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凶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慾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人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築架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主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爲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翫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竊見服翫纖靡如變化於自然織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鑒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祕於麟閣盡探賾於儒林千王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苞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惟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願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以添重德循今是以替前非則令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大太宗善其言優賜甚厚及太宗崩追思顧遇之恩哀慕愈甚發疾不自醫病甚謂所親曰吾荷顧實深志在早歿魂其有靈得侍園寢吾之志也因爲七言詩及連珠以見其志永徽元年卒時年二十四詔贈賢妃陪葬於昭陵之石室

高宗廢后王氏并州祁人也父仁祐貞觀中羅山令同安長公主即后之從祖母也公主以后有美色言於太宗遂納爲晉王妃高宗登儲冊爲皇太子妃以父仁祐爲陳州刺史永徽初立爲皇后以仁祐爲特進魏國公母柳氏爲魏國夫人仁祐尋卒贈司空初武皇后貞觀末隨太宗嬪御居於感業寺后及左右數爲之言高宗由是復召入宮立爲昭儀俄而漸承恩寵遂與后及良娣蕭氏遞相譖毀帝終不納后言而昭儀寵遇日厚后懼不自安密與母柳氏求巫祝厭勝事發帝大怒斷柳氏不許入宮中后舅中書令柳奭罷知政事并將廢后長孫無忌褚遂良等固諫乃止俄又納李義府之策永徽六年十月廢后及蕭良娣皆爲庶人囚之別院武昭儀令人皆縊殺之后母柳氏兄尚衣奉御全信及蕭氏兄弟並配流嶺外遂立昭儀爲皇后尋又追改后姓爲蟒氏蕭良娣爲梟氏庶人良娣初囚大罵曰願阿武爲老鼠吾作貓兒生生扼其喉武后怒自是宮中不畜貓初囚高宗念之閒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惟開一竅通食器出入高宗惻然呼曰皇后淑妃安在庶人泣而對曰妾等得罪廢棄爲宮婢何得更有尊稱名爲皇后言訖悲咽又曰今至尊思及疇昔使妾等再見日月出入院中望改此院名爲迴心院妾等再生之幸高宗曰朕即有處置武后知之令人杖庶人及蕭氏各一百截去手足投於酒甕中曰令此二嫗骨醉數日而卒後則天頻見王蕭二庶人披髮瀝血如死時狀武后惡之禱以巫祝又移居蓬萊宮復見故多在東都中宗即位復后姓爲王氏梟氏還爲蕭氏

中宗和思皇后趙氏京兆長安人祖綽武德中以戰功至右領軍衛將軍父瓌尚高祖女常樂公主歷遷左千牛將軍中宗爲英王時納后爲妃既而妃母公主得罪妃亦坐廢幽死於內侍省則天臨朝瓌爲壽州刺史坐與越王貞連謀被誅公主亦坐死神龍元年贈后謚爲恭皇后贈瓌左衛大將軍及中宗崩將葬于定陵議者以韋后得罪不宜祔葬於是追謚后爲和思莫知瘞所行招魂祔葬之禮太常博士彭景直上言古無招魂葬之禮不可備棺槨置輼輬宜據漢書郊祀志葬黃帝衣冠於橋山故事以皇后禕衣於陵所寢宮招魂置衣於魂輿以太牢告祭遷衣於寢宮舒於御榻之右覆以夷衾而祔葬焉從之

中宗韋庶人京兆萬年人也祖弘表貞觀中爲曾王府典軍中宗爲太子時納后爲妃仍擢后父普州參軍玄貞爲豫州刺史嗣聖元年立爲皇后其年中宗見廢后隨從房州時中宗懼不自安每聞制使至惶恐欲自殺后勸王曰禍福倚伏何常之有豈失一死何遽如是也累年同艱危情義甚篤所生懿德太子

永徽永壽長寧安樂四公主安樂最幼生於房州帝自脫衣裹之遂名曰裹兒特寵異焉及中宗復立爲太子又立后爲妃時昭容上官氏常勸后行則天故事乃上表請天下士庶爲出母服喪三年又請百姓以年二十三爲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時望制皆許之帝在房州時常謂后曰一朝見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說引武三思入宮中升御牀與后雙陸帝爲點籌以爲歡笑醜聲日聞于外乃大出宮女雖左右內職亦許時出禁中上官氏及宮人貴倖者皆立外宅出入不節朝官邪佞者候之恣爲狎遊祈其賞秩以至要官時侍中敬暉謀去諸武武三思患之乃結上官氏以爲援因得幸於后潛入宮中謀議乃諷百官上帝尊號爲應天皇帝后爲順天皇后帝與后親謁太廟告謝受尊號之意於是三思驕橫用事敬暉王同皎相次夷滅天下咸歸咎於后后方優寵親屬內外封拜遍列清要又欲寵樹安樂公主乃制公主開府置官屬太平公主儀比親王長寧安樂二府不置長史而已宜城公主等以非后所生各減太平之半安樂特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廷常自草制敕掩其文而請帝書焉帝笑而從之竟不省視又請自立爲皇太女帝雖不從亦不加譴所署府寮皆猥濫非才又廣營第宅侈靡過甚長寧及諸公主迭相倣効天下咸嗟怨之神龍三年節愍太子死後宗楚客率百寮上表加后號爲順天翊聖皇后景龍二年春宮中希旨妄稱后衣箱中有五色雲出帝使畫工圖之出示於朝乃大赦天下百寮母妻各加邑號右驍衛將軍知太史事迦葉志忠上表曰昔高祖未受命時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時天下歌秦王破陣樂高宗未受命時天下歌側堂堂天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武媚娘伏惟應天皇帝未受命時天下歌英王石州順天皇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桑條韋也女行六合之內齊首蹀足應四時八節之會歌舞同歡豈與夫簫韶九成百獸率舞同年而語哉伏惟皇后降帝女之精合爲國母主蠶桑以安天下后妃之德於斯爲盛謹進桑條歌十二篇伏請宣布中外進入樂府皇后先蠶之時以享宗廟帝悅而許之特賜志忠莊一區雜綵七百段太常少卿鄭愔又引而申之播於舞詠亦受厚賞兵部尚書宗楚客又諷補闕趙延禧表陳符命解桑條以爲十八代之符請頒示天下編諸史冊帝大悅擢延禧爲諫議大夫時上官昭容與其母鄭氏及尚宮柴氏賀婁氏樹用親黨廣納貨賂別降墨敕斜封授官或出臧獲屠販之類累居榮秩又引女巫趙氏出入禁中封爲隴西夫人勢與上官氏爲比三年冬帝將親祠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建議云皇后亦合助祭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上疏爭之尚書右僕射韋巨源詳定儀注遂希旨協同欽明之議帝納其言以后爲亞獻仍以宰相女爲齊娘以執籩豆欽明又欲請安樂公主爲終獻追於時議而止四年正月望夜帝與后微行市里以觀燒燈又放宮女數千夜遊縱觀因與外人陰通逃逸不還時國子祭酒葉靜能善符禁小術散騎常侍馬秦客頗閑醫藥光祿少卿楊均以調膳侍奉皆出入宮掖均與秦客皆得幸於后相次丁母憂旬日悉起復舊職時安樂公主與駙馬武延秀侍中紀處訥中書令宗楚客司農卿趙履溫互相猜貳迭爲朋黨六月帝遇毒暴崩時馬秦客侍疾議者歸罪於秦客及安樂公主后懼秘不發喪引所親入禁中謀自安之策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知政事留守東都又命左金吾大將軍趙承恩及宦者左監門衛大將軍薛崇簡帥兵五百人往均州以備譙王重福后與兄太子少保溫定策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召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分爲左右營然後發喪少帝即位尊后爲皇太后臨朝攝政韋溫總知內外兵馬守援宮掖駙馬韋捷韋濯分掌左右屯營武延秀及溫從子播族弟璿外甥高崇共典左右羽林軍及飛騎萬騎播璿欲先樹威嚴拜官日先鞭萬騎數人衆皆怨不爲之用時京城恐懼相傳將有革命之事往往偶語人情不安臨淄王率薛崇簡鍾紹京劉幽求領萬騎及總監丁夫入自玄武門至左羽林軍斬將軍韋璿韋播及中郎將高崇於寢帳遂斬關而入至太極殿后惶駭遁入殿前飛騎營及武延秀安樂公主皆爲亂兵所殺分遣萬騎誅其黨與韋溫溫從子捷及族弟璆宗楚客弟晉卿紀處訥馬秦客葉靜能楊均趙履溫衛尉卿王哲太常卿李璆將作少匠李守質及韋氏武氏宗族無少長皆斬之梟后及安樂公主首於東市翌日敕收后屍葬以一品之禮追貶爲庶人安樂公主葬以三品之禮追貶爲悖逆庶人

中宗上官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也父庭芝與儀同被誅婉兒時在襁褓隨母配入掖庭及長有文詞明習吏事則天時婉兒忤旨當誅則天惜其才不殺但黥其面而已自聖曆已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中宗即位又令專掌制命深被信任尋拜爲昭容封其母鄭氏爲沛國夫人婉兒既與武三思淫亂每下制勑多因事推尊武后而排抑皇家節愍太子深惡之及舉兵至肅章門扣閤索婉兒婉兒大言曰觀其此意即當次索皇后以及大家帝與后遂激怒并將婉兒登玄武門樓以避兵鋒俄而事定婉兒常勸廣置昭文學士盛引當朝詞學之臣數賜遊宴賦詩唱和婉兒每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數首並作辭甚綺麗時人咸諷誦之婉兒又通於吏部侍郎崔湜引知政事湜嘗充使開商山新路功未半而中宗崩婉兒草遺制曲敘其功而加褒賞及韋庶人敗婉兒亦斬於旗下玄宗令收其詩筆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張說爲之序初婉兒在孕時其母夢人遺己大秤占者曰當生貴子而秉國權衡既生女聞者嗤其無效及婉兒專秉內政果如占者之言

睿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刑部尚書德威之孫也父延景陝州刺史景雲元年追贈尚書右僕射沛國公儀鳳中睿宗居藩納后爲孺人尋立爲妃生寧王憲壽昌代國二公主文明元年睿宗即位冊爲皇后及降爲皇嗣后從降爲妃長壽中與昭成皇后同被譖爲則天所殺景雲元年追諡肅明皇后招魂葬於東都城南陵曰惠陵睿宗崩遷祔橋陵以昭成太后故不得入太廟配饗常別祀於儀坤廟開元二十年始祔太廟

睿宗昭成順聖皇后竇氏將作大匠抗曾孫也祖誕大理卿莘國公父孝諶潤州刺史景雲元年追贈太尉邠國公后姿容婉順動循禮則睿宗爲相王時爲孺人甚見禮異光宅元年立爲德妃生玄宗及金仙玉真二公主長壽二年爲戶婢團兒誣譖與肅明皇后厭蠱咒詛正月二日朝則天皇后於嘉豫殿既退而同時遇害梓宮秘密莫知所在睿宗即位諡曰昭成皇后招魂葬於都城之南陵曰靖陵又立廟於京師號爲儀坤廟睿宗崩后以帝母之重追尊爲皇太后諡仍舊祔葬橋陵遷神主于太廟

玄宗廢后王氏同州下邽人梁冀州刺史神念之後上爲臨淄王時納后爲妃上將起事頗預密謀贊成大業先天元年爲皇后以父仁皎爲太僕卿累加開府儀同三司邠國公后兄守一以后無子常懼有廢立導以符厭之事有左道僧明悟爲祭南北斗刻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諱合而佩之且祝曰佩此有子當與則天皇后爲比事發上親究之皆驗開元十二年秋七月己卯下制曰皇后王氏天命不祐華而不實造起獄訟朋扇朝廷見無將之心有可諱之惡焉得敬承宗廟母儀天下可廢爲庶人別院安置刑于家室有媿昔王爲國大計蓋非獲已守一賜死其年十月庶人卒以一品禮葬於無相寺寶應元年雪免復尊爲皇后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則天從父兄子恒安王攸止女也攸止卒後后尚幼隨例入宮上即位漸承恩寵及王庶人廢後特賜號爲惠妃宮中禮秩一同皇后所生母楊氏封爲鄭國夫人同母弟忠累遷國子祭酒信祕書監惠妃開元初產夏悼王及懷哀王上仙公主並襁褓不育上特垂傷悼及生壽王瑁不敢養於宮中命寧王憲於外養之又生盛王琦咸宜太華二公主惠妃以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薨年四十餘下制曰存有懿範沒有寵章豈獨被於朝班故乃施於亞政可以垂裕斯爲通典故惠妃武氏少而婉順長而賢明行合禮經言應圖史承戚里之華胄昇後庭之峻秩貴而不恃謙而益光以道飭躬以和逮下四德粲其兼備六宮咨而是則法度在己靡資珩珮躬儉化人率先絺紘夙有奇表將加正位前後固讓辭而不受奄至淪歿載深感悼遂使玉衣之慶不及於生前象服之榮徒增於身後可贈貞順皇后宜令所司擇日冊命葬於敬陵時慶王琮等請制齊衰之服有司請以忌日廢務上皆不許之立廟於京中昊天觀南乾元之後嗣享亦絕

玄宗楊貴妃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戶妃早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璬開元初武惠妃特承寵遇故王皇后廢黜二十四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後庭數千無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曰太真既進見玄宗大悅不期歲禮遇如惠妃太真姿質豐豔善歌舞通音律

智算過人每倩盼承迎動移上意宮中呼爲娘子禮數實同皇后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並封國夫人之號長曰大姨封韓國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並承恩澤出入宮掖勢傾天下妃父玄琰累贈太尉齊國公母封涼國夫人叔玄珪光祿卿再從兄銛鴻臚卿錡侍御史尚武惠妃女太華公主以母愛禮遇過於諸公主賜甲第連於宮禁韓虢秦三夫人與銛錡等五家每有請託府縣承迎峻如詔勅四方賂遺其門如市五載七月貴妃以微譴送歸楊銛宅比至亭午上思之不食高力士探知上旨請送貴妃院供帳器玩廩餼等辦具百餘車上又分御饌以送之帝動不稱旨暴怒笞撻左右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是夜開安興里門入內妃伏地謝罪上歡然慰撫翌日韓虢進食上作樂終日左右暴有賜與自是寵遇愈隆韓虢秦三夫人歲給錢千貫爲脂粉之資銛授三品上柱國私第立戟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御照耀京邑遞相夸尚每構一堂費踰千萬計見制度宏壯於己者即徹而復造土木之工不捨晝夜玄宗頒賜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中使不絕開元已來豪貴雄盛無如楊氏之比也玄宗凡有遊幸貴妃無不隨侍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宮中供貴妃院織錦刺繡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鎔造又數百人揚益嶺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異服以奉貴妃獻賀因致擢居顯位玄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而遺鈿墜舄瑟瑟珠翠璨瓓芳馥於路而國忠私於虢國而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聯鑣方駕不施帷幔每三朝慶賀五鼓待漏靚粧盈巷蠟炬如晝而十宅諸王百孫院婚嫁皆因韓虢爲紹介仍先納賂千貫而奏請罔不稱旨天寶九載貴妃復忤旨送歸外第時吉溫與中貴人善溫入奏曰婦人智識不遠有忤聖情然貴妃久承恩顧何惜宮中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哉上即令中使張韜光賜御饌妃附韜光泣奏曰妾忤聖顏罪當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無可遺留然髮膚是父母所有乃引刀翦髮一繚附獻玄宗見之驚惋即使力士召還國忠既居宰執兼領劍南節度勢漸恣橫十載正月望夜楊家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騎從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駙馬程昌裔扶公主因及數撾公主泣奏之上令殺楊氏奴昌裔亦停官國忠二男昢暄妃弟鑑皆尚公主楊氏一門尚二公主二郡主貴妃父祖立私廟玄宗御製家廟碑文幷書玄珪累遷至兵部尚書天寶中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大立邊功上深寵之祿山來朝帝令貴妃姊妹與祿山結爲兄弟祿山母事貴妃每宴賜錫賚稠沓及祿山叛露檄數國忠之罪河北盜起玄宗以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監撫軍國事國忠大懼諸楊聚哭貴妃銜土陳請帝遂不行內禪及潼關失守從幸至馬嵬禁軍大將陳玄禮密啓太子誅國忠父子既而四軍不散玄宗遣力士宣問對曰賊本尚在蓋指貴妃也力士復奏帝不獲已與妃詔遂縊死於佛室時年三十八瘞於驛西道側上皇自蜀還令中使祭奠詔令改葬禮部侍郎李揆曰龍武將士誅國忠以其負國兆亂今改葬故妃恐將士疑懼葬禮未可行乃止上皇密令中使改葬於他所初瘞時以紫褥裹之肌膚已壞而香囊仍在內官以獻上皇視之悽惋乃令圖其形於別殿朝夕視之馬嵬之誅國忠也虢國夫人聞難作奔馬至陳倉縣令薛景仙率人吏追之走入竹林先殺其男裴徽及一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爲我盡命即刺殺之已而自刎不死縣吏載之閉於獄中猶謂吏曰國家乎賊乎吏曰互有之血凝至喉而卒遂瘞于郭外韓國夫人壻祕書少監崔峋女爲代宗妃虢國男裴徽尚代宗女延安公主女嫁讓帝男秦國夫人壻柳澄先死男鈞尚長清縣主澄弟潭尚肅宗女和政公主

舊唐書卷五十一

舊唐書卷五十一考證

高祖太穆皇后竇氏傳后父毅於門屏畫二孔雀諸公子有求婚者輒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者許之前後數十輩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毅大悅遂歸于我帝○臣德潛按後代作史不應稱我帝此仍唐人紀錄未曾刪正者也書中類此者極多

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傳后因擿遣中使齎帛五百疋詣徵宅以賜之○臣宗萬按魏徵傳皇后遣使齎錢四十萬絹四百匹詣徵宅以賜之兩傳互異又按魏徵傳太宗與徵論忠良賜絹五百匹通鑑亦載其事則二者必有一誤也

高宗廢后王氏傳武昭儀令人皆縊殺之○臣德潛按既云武昭儀令人皆縊殺之後又云截去手足投酒甕中數日而卒是一傳中自相矛盾矣

中宗韋庶人傳中宗廢後每聞制使至惶恐欲自殺后勸王曰禍福倚伏何常之有豈失一死何遽如是也○臣德潛按新書禍福何常早晚等死耳無遽及語意較明舊書豈失一死句或有譌字

玄宗楊貴妃傳韓國夫人壻秘書少監崔珣女為代宗妃○臣德潛按韓國夫人崔峋非崔珣後崔妃傳甚明已改正

號國男裴徽尚代宗女延安公主○臣德潛按肅宗七女中郜國公主下嫁裴徽此誤作代宗而代宗十八主中又並無延安延安乃穆宗女也一語中凡有三誤

舊唐書卷五十一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二

后妃下

玄宗元獻皇后楊氏　肅宗張皇后
肅宗韋妃　肅宗章敬皇后吳氏
代宗崔妃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
代宗貞懿皇后獨孤氏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
德宗韋妃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　憲宗孝明皇后鄭氏
女學士尚宮宋氏　穆宗恭僖皇后王氏
敬宗郭貴妃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
穆宗宣懿皇后韋氏　武宗王賢妃
宣宗元昭皇后晁氏　懿宗惠安皇后王氏
昭宗積善皇后何氏

玄宗元獻皇后楊氏，弘農華陰人。曾祖士達，隋納言。天授中，以則天母族，追封士達爲鄭王，贈太尉。父知慶，左千牛將軍，贈太尉、鄭國公。后景雲元年八月選入太子宮。時太平公主用事，尤忌東宮，宮中左右持兩端，而潛附太平者，必陰伺察，事雖纖芥，皆聞於上，太子心不自安。后時方娠，太子密謂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胤，恐禍及此婦人，其如之何？」密令說懷去胎藥而入。太子於曲室躬自煮藥，醺然似寐，夢神人覆鼎。既寤如夢，如是者三。太子異之，告說，說曰：「天命也，無宜他慮。」既而太平誅，后果生肅宗。太子妃王氏無子，后班在下，后不敢母肅宗，王妃撫鞠，慈甚所生。開元中，肅宗爲忠王，后爲妃，又生寧親公主。張說以舊恩特承寵異，說亦奇忠王儀表，必知運曆所鍾，故寧親公主降說子垍。開元十七年，后薨，葬細柳原。玄宗命說爲志文，其銘云：「石獸遊，令綠苔黏；宿草殘，令白露沾。」閟園寢，閉令胎粉膩。不知何年開鏡奩。二十四年，忠王立爲皇太子。至德元年，肅宗即位於靈武。二載五月，玄宗在蜀，詔曰：「聖人垂範，是推顯復之恩；王者建極，抑有追尊之禮。蓋母以子貴，德以謚尊。故妃弘農楊氏，特稟坤靈，久膺陰教，往以纘塗山之慶，降華渚之祥，誕發異圖，載光帝業，而冊命猶闕，幽靈尚閟。夏王繼統，方軫陽城之恩；漢后褒榮，庶協昭靈之稱。宜於彼追冊爲元獻太后。」寶應二年正月，祔葬泰陵。

肅宗張皇后，本南陽西鄂人，後徙家昭應。祖母竇氏，玄宗母昭成皇太后之妹也。昭成爲天后所殺，玄宗幼失所恃，爲竇姨鞠養。景雲中，封鄧國夫人，恩渥甚隆。其子去惑、去疑、去奢、去逸，皇姨弟也，皆至大官。去盈尚玄宗女常芬公主。去逸生后。天寶中，選入太子宮爲良娣。后姊清，又尚大寧郡主。后辯惠豐碩，巧中上旨。祿山之亂，玄宗幸蜀，太子與良娣俱從。車駕渡渭，百姓遮道請留太子收復長安。肅宗性仁孝，以上皇播越，不欲違離左右。宦者李靖忠啓太子請留，良娣贊成之，白於玄宗。太子如靈武，時賊已陷京師，從官單寡，道路多虞，每太子次舍宿止，良娣必居其前。太子曰：「捍禦非婦人之事，何以居前？」良娣曰：「今大家跋履險難，兵衛非多，恐有倉卒，妾自當之，大家可由後而出，庶幾無患。」及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太子勞之，曰：「產忌作勞，安可容易？」后曰：「此非妾自養之時，須辦大家事。」肅宗即位，冊爲淑妃，贈父大僕卿去逸左僕射，母竇氏封義章縣主，姊李曇妻封清河郡夫人，妹師師封郕國夫人。乾元元年四月，冊爲皇后。后弟駙馬都尉清加特進、太常卿同正，封范陽郡公。皇后寵遇專房，與中官李輔國持權禁中，干預政事，請謁過當，帝頗不悅，無如之何。后於光順門受外命婦朝，親蠶苑中，內外命婦相見，儀注甚盛。先在靈武時，太子弟建寧王倓爲后誣譖而死，自是太子憂懼，常恐后之構禍，乃以恭遜取容。后以建寧之隙，常欲危之。張后生二子，興王佋、定王侗。興王早薨，侗又孩幼，故儲位獲安。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大漸，后與內官朱輝光、馬英俊、啖廷瑤、陳仙甫等謀立越王係，矯詔召太子入侍疾。中官程元振、李輔國知其謀，及太子入，二人以難告，請太子在飛龍廄。元振率禁軍收越王，捕朱輝光等。俄而肅宗崩，太子監國，遂移后於別殿，幽崩。誅馬英俊、女道士許靈素，配流山人申大芝，賜死。駙馬都尉清貶硤州

司馬，弟延和郡主壻鴻臚卿潛貶郴州司馬，男鴻臚卿實履信貶澧州刺史。

肅宗韋妃，父元珪，兗州都督。肅宗爲忠王時，納爲孺人，及昇儲位，爲太子妃，生兗王僩、絳王佺、永和公主、永穆公主。天寶中，宰相李林甫不利於太子，妃兄堅爲刑部尚書，林甫羅織，起柳勣之獄，堅連坐得罪，兄弟並賜死。太子懼，上表自理，言與妃情義不睦，請離婚，玄宗慰撫之，聽離。妃遂削髮被尼服，居禁中佛舍。西京失守，妃亦陷賊。至德二年，薨於京城。

肅宗章敬皇后吳氏，坐父事沒入掖庭。開元二十三年，玄宗幸忠王邸，見王服御蕭然，傍無侍者，命將軍高力士選掖庭宮人以賜之，而吳后在籍中，容止端麗，性多謙抑，寵遇益隆。明年，生代宗皇帝。二十八年，薨，葬於春明門外。代宗即位之年十二月，羣臣以肅宗山陵有期，準禮以先太后祔陵廟，宰臣郭子儀等上表曰：「儷宸極者，允歸於淑德；薦徽號者，必副於鴻名。當履運而承天，則因心而追往，此先王之明訓，聖人之茂典也。伏惟先太后圓精挺質，方祇稟秀，積符協於四星，興禮教於萬國，得元和之正氣，韞霄漢之清英，顧史求箴，遵先於壼則，撝謙率禮，教備於中闈。太陰無異朓之徵，丙殿有祝延之慶。尊敬師傅，佩服禮經，勤於蘋藻之薦，罔貴珩璜之飾。徽音允穆，嘉慶聿彰，憲度輔佐之勞，緝熙玄猷之化，足以光昭宗祀，作配紫微。豈嬀虞之風，行於江漢之域，葛覃之詠，起自岐陽之下。爰膺曆數，作啓聖明，大拯艱難，永清夷夏。雖復文母成周王之業，慶都誕帝堯之聖，異代同符，彼多慚德。昊蒼不弔，聖善長違，當圓魄之成，玉英早落，有坤儀之美，象服未加。悲懷於先遠之辰，感慟於易名之日。伏以山陵貞兆，貞吉有期，虞祔之儀，式資配享。率由故實，敬奉嘉名，謹按謚法，敬慎高明曰章，法度明大曰章，夙興夜寐曰敬，齊莊中正曰敬。敢遵先典，仰圖懿德，謹上尊謚曰章敬皇后。」二年三月，祔葬建陵。啓春明門外舊塋，后容狀如生，粉黛如故，而衣皆赭黃色，見者駭異，以爲聖子符兆之先。后父令珪，寶應初，贈太尉；母李氏，贈秦國夫人；叔令瑤，拜太子家令，封濮陽郡公；令瑜，太子右諭德，封濟陰郡公。后兄漵，鴻臚少卿，封鄄城縣公；澄，太子賓客，濮陽縣公；湊，太子詹事，臨濮縣公，並加開府儀同三司。漵位終金吾大將軍，湊位終京兆尹，見外戚傳。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吳興人，世爲冠族。父易直，秘書監。開元末，以良家子選入東宮，賜太子男廣平王。天寶元年，生德宗皇帝。祿山之亂，玄宗幸蜀，諸王妃主從幸不及者，多陷於賊，后被拘於東都掖庭。及代宗破賊收東都，見之，留於宮中，方經略北征，未暇迎歸長安。俄而史思明再陷河洛，及朝義敗，復收東都，失后所在，莫測存亡。代宗遣使求訪，十餘年寂無所聞。德宗即位，下詔曰：「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則事天莫先於嚴父，事地莫盛於尊親。朕恭承天命，以主社稷，執珪璧以事上帝，祖宗克配，園寢永終，而內朝虛位，闕問安之禮，銜悲內惻，憂戀終歲，思欲歷舟車之路，以聽求音問，而主茲重器，莫匪深哀。是用仰稽舊儀，敬崇大號，舉茲禮命，式遵前典，宜令公卿大夫稽度前訓，上皇太后尊號。」建中元年十一月，遙尊聖母沈氏爲皇太后，陳禮于含元殿庭，如正至之儀。上衮冕出自東序門，立於東方，朝臣班於位。冊曰：「嗣皇帝臣名言：恩莫重於顯復，禮莫貴於徽號。上以展愛敬之道，下以正春秋之義，則祖宗之所稟命，臣子之所盡心，尊尊親親，此焉而在。兩漢而下，帝王嗣位，崇奉尊稱，厥有舊章，永惟丕烈，敢墜前典，臣名謹上尊號曰皇太后。」帝再拜，歔欷不自勝，左右皆泣下。仍以睦王述爲奉迎皇太后使，工部尚書喬琳副之，候太后問至，昇平公主宜備起居。於是分命使臣，周行天下。明年二月，吉問至，羣臣稱賀，既而詐妄。自是詐稱太后者數四，皆不之罪，終貞元之世，無聞焉。德宗敦崇外族，贈太后父易直太師，易直子庫部員外郎介福贈太傅，介福子德州刺史士衡贈太保，易直第二子秘書少監震贈太尉。時沈氏封贈拜爵者百餘人。貞元七年，詔外曾祖隋陝令沈琳贈司徒，追封徐國公，與外祖贈太師易直等立五廟，以琳爲始，錄祠廟所須官給。后無近屬，惟族子房爲近，德宗用爲金吾將軍，主沈氏之祀。憲宗即位之年九月，禮儀使奏：「太后沈氏厭代登真，於今二十七載，大行皇帝至孝惟深，哀思罔極，建中之初，已發明詔，舟車所至，靡不周遍，歲月滋深，迎訪理絕。按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後，又俟中壽而服之，今參詳禮例，伏請以大行皇帝啓攢宮日，百官舉哀於肅章門內之正殿，先令有司造褘衣一副，發哀日，令內官以褘衣置於幄，自後宮人朝夕上食，先啓告元陵，次告天地宗

廟昭德皇后廟太皇太后謚冊造神主擇日祔於代宗廟其禕衣備法駕奉迎於元陵祠復置於代宗皇帝袞衣之右便以發哀日爲國忌詔如奏其年十一月冊謚曰睿真皇后奉神主祔於代宗之室

代宗崔妃博陵安平人父峋祕書少監母楊氏韓國夫人天寶中楊貴妃寵幸即妃之姨母也時韓國虢國之寵冠於戚里時代宗爲廣平王故玄宗選韓國之女嬪于廣平邸禮儀甚盛生召王偲初妃挾母氏之勢性頗妬悍及西京陷賊母黨皆誅妃從王至靈武恩顧漸薄達京而薨

代宗貞懿皇后獨孤氏父穎左威衞錄事參軍以后貴贈工部尚書后以美麗入宮嬖幸專房故長秋虛位諸姬罕所進御后始冊爲貴妃生韓王迥華陽公主華陽聰悟過人能候上顏色發言必隨喜愠上之所賞則因而美之上之所惡則曲以全之由是鍾愛特異大曆九年公主薨上嗟悼過深數日不視朝宰臣等因中使吳承倩附奏言修短常理以社稷之重宜節哀視事初公主疾上令宗師道教名曰瓊華真人及疾亟上親自臨視屬纊之際嚙傷上指其愛念如此上既未聽朝宰臣等諫曰公主夙成神悟仁孝特鍾奮禱必親已承減膳幽明遽閒倍軫慈衷臣等微誠無由感達伏惟陛下守累聖之公器御羣生之重畜夷百戰之艱患撫四海之傷殘虜候爲虞戎師近警一言萬務裁成聖心得失謬於毫釐安危存於晷刻伏慮顧懷猶切神志未和衆情以之不寧臣等以之兢惕伏願抑周喪之私痛均品物於至公下慰黔黎上安宗社上始聽朝大曆十年五月貴妃薨追謚曰貞懿皇后殯於內殿累年不忍出宮十三年十月方葬命宰臣常衮爲哀冊曰維大曆十年歲在辛卯十月辛酉朔六日丙寅貴妃獨孤氏薨粵明日追謚曰貞懿皇后殯于內殿之西階十三年十月癸酉乃命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常衮持節冊命以其月二十五日丁酉遷座于莊陵禮也素紗列位龍輴周庭將升玉綴軒軼珠櫃皇帝悼鶯被以追懷感麟迹而增慟備百禮以殷遣命六宮而哀送宗祝薦告司儀降收爰詔侍臣紀垂鴻休其辭曰祚祉悠久龍靈誕受元魏戚藩周隋帝后五侯迭興七貴居右肇啟皇運光膺文母纘女是因以綱大倫生知陰教育我蒸人瑞雲呈彩瑤星降神聽明睿智婉麗貞仁惟昔天睠搜求才淑龍德在田葛覃于谷周姜胥宇漢后推轂王業惟艱嬪風已穆纖文傳聖嗣徽克令不矅其光乃終有慶祗奉園寢肅恭靈命越在哀煢孝追孝敬文繼絲組朱綠玄黃上供祭服以祀明堂法度有節不待珩璜篇訓之制自盈纖細敍我邦族風于天下始於憂勤協成王化慈厚諸女寵臨下嫁登進賢才勞謙日夜服澣示儉脫簪申誡訪問從言纖遊夙退內加羣婦勤有矜龤外睦諸親泣辭封拜闕翟有日龍鸞俟時忽歸清漢言復方祇萬乘悼懷羣臣慕思玉衣追慶金鈿同儀嗚呼哀哉去昭陽兮窅然乘雲軿兮何在人代宛兮如舊炎涼候兮已改翠葆森以成列素旗儼而相待言從玉兆之真求閟瑤華之彩別長秋之西苑過望春兮南登招帝子于北渚從母后於東陵下土積兮動金翠外無像兮中有馮合蕭挽以攢咽結雲雨之慶凝吾君感於幽期俯層亭而望思慘嬪嬡以延佇極容衞以盡時搖巾袂兮遠訣隔軒檻兮羣悲不復見兮迴御輦傷如何兮軫睿慈下蘭皐兮背芷陽雄悠悠兮野蒼蒼帶白花兮掩淚衣玄妨兮斷腸當盛明兮共樂忽幽處兮獨傷去故廷兮日遠卽新宮兮夜長毳無文繡之飾器無珠貝之藏盡自我之立制刑有國之大方嗚呼哀哉皃送往之空歸歎終焉之如此方士神兮是與非甘泉畫兮疑復似遺音在於玉殯陳迹留於金戺獻萬壽兮有期存二南之餘美帝追忌不已每事欲極哀情常袞當代才臣詔爲哀詞文旨悽惋覽之者惻然華陽公主先葬于城東地卑濕至是徙葬祔於莊陵之園故哀詞云招帝子于北渚從母后於東陵乃詔常參官爲挽歌上自選其傷切者令挽士歌之大曆初后寵遇無雙以恩澤官其宗屬叔太常少卿卑爲少府監后兄賁佐太子中允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父遇官至祕書監德宗爲魯王時納后爲嬪上元二年生順宗皇帝特承寵異德宗卽位冊爲淑妃貞元二年妃病十一月甲午冊爲皇后是日崩於兩儀殿臨畢素服視事既大殮成服百寮服三日而釋用晉文明后崩天下發哀三日止之義上服凡七日而釋謚曰昭德初令兵部侍郎李紓撰謚冊文既進帝以紓文謂皇后曰大行皇后非禮留中不出詔翰林學士吳通玄爲之通玄又云睿后王氏議者亦以爲非知禮者以貞觀中岑文本撰文

德皇后諡冊曰皇后長孫氏斯得之矣五月葬于靖陵后母鄭國夫人鄭氏請設祭詔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從之自是宗室諸親及李晟渾瑊神策六軍大將皆設祭自啓攢後日數祭至發引方止宰臣韓滉為哀冊又命宰相張延賞柳渾撰昭德皇后廟樂章既進上以詞句非工留中不下令學士吳通玄別撰進初后為淑妃德宗贈后父遇揚州大都督遇子果眉州司馬甥姪拜官者二十餘人永貞元年十一月徙靖陵祔葬于崇陵

德宗韋賢妃不知氏族所出初為良娣貞元二年冊為賢妃性敏惠言無苟容動必由禮德宗深重之六宮師其德行及德宗崩請於崇陵終喪紀因侍於寢園元和四年薨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琅邪人曾祖思敬試太子賓客祖難得贈潞州都督封琅邪郡公父顏金紫光祿大夫衛尉卿后幼以良家子選入宮為才人順宗在藩時代宗以才人賜之時年十三大曆十三年生憲宗皇帝立為宣王孺人順宗升儲冊為良娣后言容恭謹宮中稱其德行順宗即位疾恙未平后供侍醫藥不離左右屬帝不能言冊禮將行復止及永貞內禪冊為太上皇后元和元年正月順宗晏駕五月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冊禮畢憲宗御紫宸殿宣赦太后居興慶宮后性仁和恭遜深抑外戚無絲毫假貸訓厲內職有母儀之風焉元和十一年三月崩於南內之咸寧殿諡曰莊憲皇后初太常少卿韋纁進諡議公卿署定欲告天地宗廟禮院奏議曰謹按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古者天子稱天以誄之皇后之諡則讀於廟江都集禮引白虎通曰皇后何所諡之以為於廟又曰皇后無外事無為于郊傳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準禮賤不得誄貴子不得爵母所以必諡于廟者諡宜受成於祖宗故天子諡成于郊后妃諡成于廟今請準禮集百官連署諡狀訖讀於太廟然後上諡於兩儀殿既符故事允合禮經從之初稱諡並云莊憲皇太后禮儀使鄭絪奏議秦漢已來天子之后稱皇后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崩亦如之加太字者所以別尊稱也國朝典禮皆依舊制開元六年正月太常奏昭成皇太后諡號以牒禮部禮部非之太常報曰入廟稱后義繫於夫在朝稱太后義繫於子此載於史冊垂之不刊今百司移牒及奏狀尋詳典故恐不合除太字如諡冊入陵神主入廟即當去之其年八月祔葬于豐陵后生福王綰漢陽雲安遂安三公主后之祖父母第見外戚傳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尚父子儀之孫贈左僕射駙馬都尉曖之女母代宗長女昇平公主憲宗為廣陵王時納后為妃以母貴父祖有大勳於王室順宗深寵異之貞元十一年生穆宗皇帝元和元年八月冊為貴妃八年十二月百寮拜表請立貴妃為皇后凡三上章上以歲暮來年有子午之忌且止帝後庭多私愛以后門族華盛慮正位之後不容嬖幸以是冊拜後時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嗣位閏正月冊為皇太后陳儀宣政殿庭冊曰嗣皇帝臣名再拜言伏以正坤元母天下符至德以昇大號因晉運而飾鴻徽煥乎前聞煒彼古訓以極尊尊親親之義明因天事地之經有自來矣伏惟大行皇帝貴妃大虹毓慶壽月披祥導靈派於昭回擢殊仁於氣母範圍百行表飾六宮尋在中闈流宣陰教輔佐先聖勤勞庶工纘以神聰遭罹閔凶荷成命於守器之時奉寶圖於繼鼎之日哀纏易月痛鉅終天而四海無虞萬邦有截仰惟顧復之德敢揚聖善之風謹上尊號曰皇太后是日百寮稱慶外命婦奉賀光順門詔皇太后曾祖贈太保追封岐國公敬之贈太傅太后父駙馬都尉曖贈太尉母號國大長公主贈齊國大長公主后兄司農卿釗為刑部尚書鏦為金吾大將軍太后居興慶宮帝每月朔望參拜三朝慶賀帝自率百官詣門上壽或遇良辰美景六宮命婦戚里親屬車騎駢噎於南內鑾珮之音鏘如九奏穆宗意頗奢縱朝夕供御尤為華侈太后嘗幸驪山登石瓮寺上命景王率禁軍侍從帝自於昭應奉迎遊豫行樂數日方還敬宗即位尊為太皇太后及寶曆季年凶徒竊發昭愍暴殞內外震駭宦官迎絳王監國尋又加害太皇太后下令曰大行皇帝睿哲多能對越天命宜荷九廟之重永享億年之祚豈謂姦妖竊發殘害神器戕賊中外扇誘羣情駭動神人罪深梟鏡咨爾江王聰哲精粹清明在躬智算機閑玄謀雷發躬率義勇大清醜類允膺當璧之符爰揚枕戈之憤既殲巨逆當享豐福是命爾陟于元后宜令司空平章事晉國公度奉冊即皇帝位文宗孝而謹

饋奉祖母有禮膳羞珍果蠻夷奇實獻郊廟之後及三宮而後進御武宗即位以后祖母之尊門地素貴事之益隆既而宣宗繼統即后之諸子也恩禮愈異於前朝大中年崩於興慶宮謚曰懿安皇太后祔葬於景陵后歷位七朝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福壽隆貴四十餘年雖漢之馬鄧無以加焉識者以爲汾陽社稷之功未泯復鍾慶於懿安焉

憲宗孝明皇后鄭氏宣宗之母也蓋內職御女之列舊史殘缺未見族姓所出入宮之由宣宗爲光王時后爲王太妃既即位尊爲皇太后會昌六年后弟光夢車中載日月光芒燭六合占者曰必暴貴月餘武宗崩宣宗即位光以元舅之尊檢校戶部尚書諸衛將軍出爲平盧節度使后大中末崩謚曰孝明

女學士尚宮宋氏者名若昭貝州清陽人父庭芬世爲儒學至庭芬有詞藻生五女皆聰惠庭芬始教以經藝既而課爲詩賦年未及笄皆能屬文長曰若莘次曰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莘若昭文尤淡麗性復貞素閑雅不尚紛華之飾嘗白父母誓不從人願以藝學揚名顯親若莘教誨四妹有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其言模倣論語以韋逞母宣文君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等代顏閔其間問答悉以婦道所尚若昭注解皆有理致貞元四年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薦以聞德宗俱召入宮試以詩賦兼問經史中大義深加賞歎德宗能詩與侍臣唱和相屬亦令若莘姊妹應制每進御無不稱善嘉其節槩不以宮妾遇之呼爲學士先生庭芬起家受饒州司馬習藝館內勑賜第一區給俸料元和末若莘卒贈河內郡君自貞元七年已後宮中記注簿籍若莘掌其事穆宗復令若昭代司其職拜尚宮姊妹中若昭尤通曉人事自憲穆敬三帝皆呼爲先生六宮嬪媛諸王公主駙馬皆師之爲之致敬進封梁國夫人寶曆初卒將葬詔所司供鹵簿敬宗復令若憲代司宮籍文宗好文以若憲善屬文能論議奏對尤重之太和中神策中尉王守澄用事委信翼城醫人鄭注賊臣李訓千竊時權訓注惡宰相李宗閔李德裕構宗閔險邪爲吏部侍郎時令駙馬都尉沈曦通賂於若憲求爲宰相文宗怒貶宗閔爲潮州司戶曦柳州司馬幽若憲於外第賜死若憲弟姪女壻等連坐者十三人皆流嶺表李訓敗文宗悟其誣構深惜其才若倫若荀早卒

穆宗恭僖皇后王氏越人父紹卿婺州金華令后少入太子宮元和四年生敬宗穆宗皇帝立爲妃長慶四年二月尊爲皇太后昭愍崇重母族贈紹卿司空后母張氏贈趙國夫人文宗即位之初號寶曆太后太和八年詔伏以皇太后與寶曆太后每有司行遣稱號未分禮式非便稽諸前代詔令所施不斥言太后以宮名爲稱今寶曆太后居義安殿宜準故事稱義安太后

敬宗郭貴妃父義右威衛將軍長慶末以姿貌選入太子宮敬宗即位爲才人生晉王普帝以少年有子復以才人容德冠絕特寵異之贈其父禮部尚書又以兄環爲少府少監賜第一區俄冊爲貴妃及昭愍遇弑宮闈變起文宗即位尤憐晉王有若己子故貴妃禮遇不衰太和二年晉王薨帝深嗟惜贈曰悼懷太子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福建人初入十六宅爲建安王侍者元和四年十月生文宗皇帝寶曆三年正月敬宗遇弑中尉王守澄率兵討賊迎江王即位文宗踐祚之日奉冊曰嗣皇帝臣名言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必以孝敬奉於上慈惠浹於下極誠意以厚人倫思由近以及遠故自家而刑國以臣奉嚴慈之訓承教撫之仁而長樂尚鬱其徽名內朝未崇於正位則率土臣子敷歎懇懇延頸企踵曷以塞其心乎是用特舉彝章式遵舊典稽首再拜謹上穆宗睿文惠孝皇帝妃尊號曰皇太后伏惟與天合德義申錫慶允釐陰教祗修內則廣六宮之教參十亂之功頤神保和弘覆萬有后因亂去鄉里自入王邸不通家問別時父母已喪有母弟一人文宗以母族鮮親惟舅獨存詔閩越連率於故里求訪有戶部茶綱役人蕭洪自言有姊流落估人趙縝引洪見后姊徐國夫人女壻呂璋天人亦不能省認俱見太后嗚咽不自勝上以爲復得元舅遂拜金吾將軍檢校戶部尚書河陽懷節度使遷檢校左僕射鄜坊節度使先是有自神策兩軍出爲方鎮者軍中多資其行裝至鎮三倍償之時有自左軍出爲鄜坊者資錢未償而卒于鎮乃徵錢於洪宰相李訓雅知洪詐稱國舅洪懼請訓兄仲京爲鄜坊從事以彌縫之洪恃與訓交不與所償又徵於卒者之子洪俾其

子揆訴於宰相李訓判絕之左軍中尉仇士良深銜之時有閩人蕭本者復稱太后弟士良以本上聞發洪詐假自鄜坊追洪下獄御史臺按鞫具服其僞詔長流驩州賜死于路趙縝呂璋亦從坐洪以僞敗謂本爲真乃拜贊善大夫賜緋魚仍追封其曾祖倹爲太保祖聰爲太傅父後爲太師賜與鉅萬計本福建人太后有真母弟孱弱不能自達本既之得其家代及內外族屬名諱復士良保任之上亦不疑詐妄本歷衛尉少卿左金吾將軍開成二年福建觀察使唐扶奏得泉州晉江縣令蕭弘狀自稱是皇太后親弟送赴闕庭詔送御史臺按問事皆僞妄詔逐還本貫開成四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章論蕭本僞稱太后弟云今自上及下異口同音皆言蕭弘是真蕭本是僞請追蕭弘赴闕與本證明若含垢於一時終取笑於千古遂詔御史中丞高元裕刑部侍郎孫簡大理卿崔鄲三司按弘本之獄具並僞詔曰恭以皇太后族望承齊梁之後僑寓沈滯久在閩中慶靈鍾集早歸椒掖終鮮兄弟常所咨嗟朕自臨御已來便遣尋訪驀得諸舅以慰慈顏而姦濫之徒探我情抱因緣州里之近附會祖先之名覬幸我國恩假託我外族蕭洪之惡迹未遠蕭本之覆轍相尋弘之本末尤更乖戾三司推鞫曾無似是之蹤宰臣參驗見其難容之狀文款繼入留中久之朕於視膳之時頻有咨稟恭聞處分惟在真實丐沐暨桑既無可驗寧空作僞豈得更容據其罪狀合當極法倘爲含忍投之荒裔蕭本除名長流愛州蕭弘配流儋州初蕭洪詐稱國舅十數年兩授旄鉞寵貴崇於天下蕭本因士良鄉導發洪之詐聯歷顯榮及從諫奏論僞迹難掩而太后終不獲真弟文宗孝義天然太和中太皇太后居興慶宮寶曆太后居義安殿皇太后居大內時號三宮太后上五日參拜四節獻賀皆由複道幸南內朝臣命婦詣宮門起居上尤執禮造次不失有司嘗獻新茂櫻桃命獻陵寢宗廟之後中使分送三宮十宅初有司送三宮物一例稱賜帝曰物上三宮安得名賜遽取筆塗籍改賜爲奉開成中正月望夜帝於咸泰殿陳燈燭奏仙韶樂三宮太后俱集奉觴獻壽如家人禮諸親王公主駙馬戚屬皆侍宴上性恭儉延安公主衣裾寬大即時遣還罰駙馬竇澣兩月賜錢武宗即位供養彌謹蕭太后徙居積慶殿號積慶太后會昌中崩諡曰貞獻

穆宗宣懿皇后韋氏武宗昭肅皇帝之母也事闕

武宗王賢妃事闕

宣宗元昭皇后晁氏懿宗皇帝之母也事闕

懿宗惠安皇后王氏僖宗皇帝之母也事闕

昭宗積善皇后何氏東蜀人入侍壽王邸婉麗多智特承恩顧生德王輝王昭宗即位立爲淑妃乾寧中車駕在華州冊爲皇后國家自乾符已後盜滿天下妖生九重宮廟榛蕪奔播不暇景福之際姦臣內侮后於蒙塵蒱狩之中嘗膳禦侮不離左右左闢右輔之幸時事危迫后消息撫御終獲保全自岐下還京崔胤盡誅黃門宦官每宣諭宰臣但令宮嬪來往是時國命奪於朱氏左右前後皆是汴人宮中動息雖纖芥必聞于朱全忠宮人常懷惴慄帝后垂泣相視天祐初全忠逼遷輿駕東幸洛陽其年八月昭宗遇弒翌日宰相柳璨獨孤損等詐宣皇后令云帝爲宮人害輝王祚宜昇帝位仍尊后爲皇太后遭罹變故迫以凶威宮中哭泣不敢聲聞于外明年十二月全忠將僭位先行九錫然後受禪全忠牙將蔣玄暉在洛陽宮知樞密與太常卿張廷範私議云山西河北未平禪代無利請俟鎭定欲有咨諫宣徽副使趙殷衡素與張蔣不協且欲代知樞密事因使于梁輒告云玄暉私於何太后相與盟詛誓復唐室不欲王受九錫全忠大怒即日遣使至洛陽誅玄暉廷範柳璨等太后亦被害於積善宮又殺宮人阿秋阿虔仍廢太后爲庶人

贊曰坤德既軌彤管有煒韋武喪邦毒侔蛇虺陰教斯僻嬪風寖毀賢哉長孫母儀何偉

舊唐書卷五十二

舊唐書卷五十二考證

肅宗章敬皇后吳氏傳開元二十三年玄宗幸忠王邸命高力士選掖庭宮人以賜之而吳后在籍中○沈炳震曰按代宗紀以開元十四年生此云二十三年賜以宮人恐誤下文云明年生代宗皇帝則二十三年當作十三年也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傳德宗敎崇外族贈太后父易直太師易直子庫部員外郎介福贈太傅介福子德州刺史士衡贈太保○沈炳震曰易直子乃易直父介福子乃介福父恐誤書也新書中甚明

德宗韋賢妃傳貞元二年冊爲賢妃○新書在四年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傳傳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舊本必有上多一不字下云準禮賤不得誄貴子不得爵母子下少一不字今並改正

憲宗孝明皇后鄭氏傳后大中末崩○沈炳震曰按本紀咸通六年崩新書亦然此作大中末誤

女學士尚宮宋氏傳○父庭芬生五女長若莘後又互書若華而新書則專云若莘今從新書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傳太后會昌中崩○沈炳震曰本紀于大中元年崩此恐誤

舊唐書卷五十二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三

李密

李密字玄邃本遼東襄平人魏司徒弼曾孫後周賜姓徒何氏祖曜周太保魏國公父寬隋上柱國蒲山公皆知名當代徙為京兆長安人密以父蔭為左親侍嘗在仗下煬帝顧見之退謂許公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許公對曰故蒲山公李寬子密也帝曰個小兒視瞻異常勿令宿衛他日述謂密曰弟聰令如此當以才學取官三衛叢脞非養賢之所密大喜因謝病專以讀書為事時人希見其面嘗欲尋包愷乘一黃牛被以蒲韉仍將漢書一帙掛於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卷書讀之尚書令越國公楊素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曰何處書生耽學若此密識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書答曰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悅謂其子玄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於是玄感傾心結託大業九年煬帝伐高麗使玄感於黎陽監運時天下騷動玄感將謀舉兵潛遣人入關迎密以為謀主密至謂玄感曰今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朔齎糧必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擒此計之上也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為意若經城勿攻西入長安掩其無備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固當必尅萬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頓堅城之下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玄感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遂不行玄感既至東都頻戰皆捷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及獲內史舍人韋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軍旅之事不專歸密福嗣既非同謀因戰被執每設籌畫皆持兩端玄感後使作檄文福嗣固辭不肯密揣其情因謂玄感曰福嗣既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必為所誤請斬之以謝衆方可安輯玄感曰何至於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圖勝如何吾屬今為虜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隋左武衛大將軍李子雄坐事被收將送行在所於路殺使者亡投玄感乃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問於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荀彧止而見疏今者密若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已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身先士衆早定關中迺欲急自尊崇何示人不廣也玄感笑而止及隋將宇文述來護兒等率軍且至玄感謂曰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彊兵於隴右今可陽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紿衆因引軍西入至陝縣欲圖弘農宮密諫之曰公今詐衆西入事宜在速況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圍之三日不拔方引而西至於閿鄉追兵遂及玄感敗密乃間行入關為捕者所獲時煬帝在高陽密與其黨俱送帝所謂其徒曰吾等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為葅醢今在道中猶可為計安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衆然之其多有金者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其金許之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市酒食每夜讌飲諠譁竟夕使者不以為意行至邯鄲密等七人穿牆而遁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密又捨去詣淮陽隱姓名自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塗士鬱陶傷寸心野平葭葦合村荒藜藿深眺聽良多感徙倚獨霑襟霑襟何所為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會千古傳名謚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趙佗下縣捕之密又亡去會東郡賊帥翟讓聚黨萬餘人密往歸之或有知密是玄感亡將潛勸讓害之讓因密於營外密因王伯當以策干讓曰當今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乃巡遊揚越委弃京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以足下之雄才大略士馬精勇席卷二京誅暴滅虐則隋氏之不足亡也讓深加敬慕遽釋之遣說諸小賊所至皆降密又說讓曰今兵衆既多糧無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困弊大敵一臨死亡

無日矣未若直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勇馬肥然後與人爭利讓以爲然自是破金堤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守楊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曾爲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很可一戰而擒之公但列陣以待爲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木林閒設伏讓與戰不利稍卻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陁衆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須陁於陣讓於是令密別統所部密軍陣整肅凡號令兵士雖盛夏皆若背負霜雪躬服儉素所得金寶皆頒賜麾下由是人爲之用尋復說讓曰昏主蒙塵播蕩吳越羣兵競起海內飢荒明公以英傑之才而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翦羣凶豈可求食草閒常爲小盜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令不一明公親率大衆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讓曰僕起隴畝之閒望不至此必如所圖請君先發僕領諸軍便爲後殿得倉之日當別議之大業十三年春密與讓領精兵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人所取老弱襁負道路不絕衆至數十萬隋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萬五千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推密爲主號爲魏公二月於鞏南設壇場即位稱元年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魏公府以房彥藻爲左長史邴元真爲右長史楊得方爲左司馬鄭德韜爲右司馬拜翟讓爲司徒封東郡公單雄信爲左武候大將軍徐世勣爲右武候大將軍祖君彥爲記室其餘封拜各有差於是城洛口周迴四十里以居之長白山賊孟讓率所部歸密鞏縣長柴孝和侍御史鄭頲以鞏縣降密隋虎賁郎將裴仁基率其子行儼以武牢歸密拜爲上柱國封河東郡公因遣仁基與孟讓率兵三萬餘人襲迴洛倉破之入東都俘掠居人燒天津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密復親率兵三萬逼東都將軍段達虎賁郎將高毗劉長林等出兵七萬拒之戰於故都城隋軍敗走密復下迴洛倉而據之大修營塹以逼東都仍作書以移郡縣曰自元氣肇闢厥初生人樹之帝王以爲司牧是以羲農軒頊之后堯舜禹湯之君靡不祇畏上玄愛育黔首乾乾終日翼翼小心馭朽索而同危履春冰而是懼故一物失所若納隍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之謙德軫於責躬憂勞切於罪己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蟠木距於流沙瀚海窮於丹穴莫不鼓腹擊壤鑿井耕田治致昇平驛之仁壽是以愛之如父母敬之若神明用能享國多年祚延長世未有暴虐臨人克終天位者也隋氏往因周末預奉綴衣狐媚而圖聖寶胠篋以取神器及纘承負扆狼虎其心始曀明兩之暉終干少陽之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爲梟獍便行鴆毒禍深於莒僕釁酷於商臣天地難容人神嗟憤州吁安忍閼伯日尋劍閣所以懷凶晉陽所以興亂甸人爲罄淫刑斯逞夫九族既睦唐帝闡其欽明百世本枝文王表其光大況復隳壞盤石勦絕維城脣亡齒寒寧止虞虢欲其長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禽獸之行在於聚麀人倫之體別於內外而蘭陵公主逼幸告終誰謂敢首之賢翻見齊襄之恥逮於先皇嬪御並進銀鐶諸王子女咸貯金屋牝雞鳴於詰旦雄雉恣其羣飛袒衣戲陳侯之朝穹廬同冒頓之寢爵賞之出女謁遂成公卿宣淫無復綱紀其罪二也平章百姓一日萬機未曉求衣昃晷不食大禹不貴於尺璧光武不隔於支體以是憂勤深慮曲枉而荒湎于酒俾晝作夜式號且呼甘嗜聲伎常居窟室每藉糟丘朝謁罕見其身羣臣希覲其面斷決自此不行敷奏於是停擁中山千日之飲酩酊無名襄陽三雅之盃留連詎比又廣召良家充選宮掖潛爲九市親駕四驢自比商人見要逆旅殷辛之譴爲小漢靈之罪更輕內外驚心遐邇失望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著在易爻茅茨采椽陳諸史籍聖人本意惟避風雨詎待朱玉之華寧須綈錦之麗故璿室崇構商辛以之滅亡阿房崛起二世是以傾覆而不遵古典不念前章廣立池臺多營宮觀金鋪玉戶青瑣丹墀蔽虧日月隔閡寒暑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使鬼尚難爲之勞人固其不可其罪四也公田所徹不過十畝人力所供纔止三日是以輕徭薄賦不奪農時寧積於人無藏於府而科稅繁猥不知紀極猛火屢燒漏巵難滿頭會箕斂逆折十年之租杼柚其空日損千金之費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棄於匡牀萬戶則城郭空虛千里則煙火斷滅西蜀王孫之室翻同原憲之貧東海麋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古先哲王卜征巡狩唐虞五載周則

一紀本欲親問疾苦觀省風謠乃復廣積薪芻多備饗餼年年歷覽處處登臨
從臣疲弊供頓辛苦飄風凍雨聊竊比於先驅車轍馬跡遂周行於天下秦皇
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難窮宴西母而歌雲浮東海而觀日家苦納稭之勤人阻
來蘇之望且夫天下有道守在海外夷不亂華在德非險長城之役戰國所爲
乃是狙詐之風非關稽古之法而追蹤秦代板築更興襲其基墟延袤萬里屍
骸蔽野血流成河積怨滿於山川號哭動於天地其罪六也遼水之東朝鮮之
地禹貢以爲荒服周王棄而不臣示以羈縻達其聲教苟欲愛人非求拓土又
強弩末矢理無穿於魯縞衝風餘力詎能動於鴻毛石田得而無堪雞肋啖而
何用而恃衆怙力強兵贖武惟在并吞不思長策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遂
令億兆夷人隻輪莫返夫差喪國實爲黃池之盟苻堅滅身良由壽春之役欲
捕鳴蟬於前不知挾彈在後復矢相顧髽而成行義夫切齒壯士扼腕其罪七
也直言啓沃王臣匪躬惟木從繩若金須礪唐堯建鼓思聞獻替之言夏禹懸
鞀時聽箴規之美而愎諫違卜蠹賢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害左僕射齊國公
高熲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暫吐良藥之言翻加屬
鏤之賜龍逢無罪便遭夏癸之誅王子何辜濫被商辛之戮遂令君子結舌賢
人緘口指白日而比盛射蒼天而敢欺不悟國之將亡不知死之將至其罪八
也設官分職貴在銓衡察獄問刑無聞販鬻而錢神起論銅臭爲公梁冀受黃
金之蛇孟佗薦蒲萄之酒遂使彝倫攸斁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積薪
居上同汲黯之言囊錢不如傷趙壹之賦其罪九也宣尼有言無信不立用命
賞祖義豈食言自昏主嗣位每歲行幸南北巡狩東西征伐至如浩亹陪蹕東
都守固鬬鄉野戰鴈門解圍自外征夫不可勝紀既立功勳須酬官爵而志懷
翻覆言行浮詭危急則勸賞懸授克定則絲綸不行異商鞅之頒金同項王之
刓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惜其重賞求人死力走丸逆坂匹此非難凡百驍雄
誰不仇怨至於匹夫蕞爾宿諾不虧既在乘輿二三其德其罪十也有一於此
未或不亡況四維不張三靈總瘁無小無大愚夫愚婦共識殷亡咸知夏滅罄
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奇災於上國猰貐暴於中

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蛇之毒百姓殲亡殆無遺類十分爲計纔一而
已蒼生懍懍咸憂杞國之崩赤子嗷嗷但愁歷陽之陷且國祚將改必有常期
六百殷亡之年三十姬終之世故讖籙云隋氏三十六年而滅此則厭德之象
已彰代終之兆先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況乃攙搶竟天申繻謂之除舊歲星
入井甘公以爲義興兼朱雀門燒正陽日蝕狐鳴鬼哭川竭山崩並是宗廟爲
墟之妖荊棘旅庭之事夏氏則災釁非多殷人則咎徵更少牽牛入漢方知大
亂之期王良策馬始驗兵車之會今者順人將革先天不違大誓孟津陳命景
亳三千列國八百諸侯不謀而同辭不召而自至轟轟隱隱如霆如雷彪虎嘯
而谷風生應龍驤而景雲起我魏公聰明神武齊聖廣淵總七德而在躬包九
功而挺出周太保魏公之孫上柱國蒲山公之子家傳盛德武王承季歷之基
地啓元勳世祖嗣元皇之業篤生白水日角之相便彰載誕丹陵大寶之文斯
著加以姓符圖緯名協歌謠六合所以歸心三靈所以改卜文王厄於羑里赤
雀方來高祖隱於碭山彤雲自起兵誅不道赤伏至自長安鋒銳難當黃星出
於梁宋九五龍飛之始天人豹變之初歷試諸難大敵彌勇上柱國司徒東郡
公翟讓功宣締構翼亮經綸伊尹之佐成湯蕭何之輔高帝上柱國總管齊國
公孟讓柱國歷城公孟暢柱國絳郡公裴行儼大將軍左長史邴元真等並運
籌千里勇冠三軍擊劍則截蛟斷鼇彎弧則吟猿落鴈韓彭絳灌成沛公之基
寇賈吳馮奉蕭王之業復有蒙輪挾輈之士拔距投石之夫驥馬追風吳戈照
日魏公屬當期運伏茲億兆躬擐甲冑跋涉山川櫛風沐雨豈辭勞倦遂起西
伯之師將問南巢之罪百萬成旅四七爲名呼吸則河渭絕流叱咤則嵩華自
拔以此攻城何城不陷以此擊陣何陣不摧譬猶瀉滄海而灌殘熒舉崐崙而
壓小卵鼓行而進百道俱前以今月二十一日屆於東都而昏朝文武留守段
達等昆吾惡稔飛廉姦佞久迷天數敢拒義兵驅率醜徒衆有十萬迴洛倉北
遂來舉斧於是熊羆角逐貔虎爭先因其倒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勢曾未旋踵
瓦解冰銷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爲小達等助桀爲虐嬰城自固梯衝
亂舞徒設九拒之謀鼓角將鳴空憑百樓之險鶉巢衛幕魚遊宋池殄滅之期

匪朝伊夕然興洛虎牢國家儲積我已先據爲日久矣既得迴洛又取黎陽天下之倉盡非隋有四方起義足食足兵無前無敵裴光祿仁基雄才上將受脤專征退還攸憑安危是託乃識機知變還殷事夏袁謙擒自藍水張須陁獲在滎陽賓慶戰沒於淮南郭詢授首於河北隋之亡候聊可知也清河公房彥藻近秉戎律略地東南師之所臨風行電擊安陸汝南隨機蕩定淮安濟陽俄然送款徐圓朗已平魯郡孟海公又破濟陽海內英雄咸來響應封民聽取平原之境郝孝德據黎陽之倉李士雄虎視於長平王德仁鷹揚於上黨滑公李景考功郎中房山基發自臨渝劉興祖起於白朔崔白駒在潁川起方獻伯以譙郡來各擁數萬之兵俱期牧野之會滄溟之右函谷以東牛酒獻於軍前壺漿盈於道路諸軍等並衣冠世胄杞梓良才神鼎靈繹之秋裂地封侯之始豹變鵲起今也其時鼉鳴鼈應見機而作宜各鳩率子弟共建功名耿弇之赴光武蕭何之奉高帝豈止金章紫綬華蓋朱輪富貴以重當年忠貞以傳奕葉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吠堯之犬尚荷王莽之恩仍懷蒯聵之祿審配死於袁氏不如張洽歸曹苑增困於項王未若陳平從漢魏公推以赤心當加好爵擇木而處令不自疑脫猛虎猶豫舟中敵國夙沙之人共縛其主彭寵之僕自殺其君高官上賞即以相授如闇於成事守迷不反崑山縱火玉石俱焚爾等噬臍悔將何及黃河帶地明余旦旦之言皎日麗天知我勤勤之意布告海內咸使聞知祖君彥之辭也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頲爲左司馬鄭虔象爲右司馬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亡漢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迴洛翟讓守洛口明公親簡精銳西襲長安百姓孰不郊迎必當有征無戰既剋京邑業固兵強方更長驅崤函掃蕩東洛傳檄指撝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競起實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臍何及密曰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乃上策但昏主尚存從兵猶衆我之所部並是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雄雌若然者殆將敗矣密將兵鋒甚銳每入苑與隋軍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臥於營內東都復出兵乘之密衆大潰棄迴洛倉歸于洛口煬帝遣王世充率勁卒五萬擊之密與戰不利孝和溺死於洛水密哭之甚慟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大小六十餘戰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於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永安大族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佗皆歸之翟讓部將王儒信勸讓爲大冢宰總統衆務以奪密之權讓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能作我當爲之密聞其言陰有圖讓之計會世充列陣而至讓出拒之爲世充所擊讓軍少失利密與單雄信等率精銳赴之世充敗走明日讓徑至密所欲爲宴樂密具饌以待之其所將左右各分令就食密引讓入坐以良弓示讓讓方引滿密遣壯士自後斬之并殺其兄寬及王儒信讓部將徐世勣爲亂兵所斫中重瘡密遽止之得免單雄信等頓首求哀密並釋而慰諭之於是詣讓營諭其將士無敢動者乃命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衆未幾世充襲倉城密復破之世充復移營洛北造浮橋悉衆以擊密密與千餘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簡銳卒數百人以邀之世充大潰爭趣浮橋溺死者數萬虎賁郎將楊威王辯霍舉劉長恭梁德董智皆沒于陣世充僅而獲免其夜大雨雪士卒凍死者殆盡密乘勝陷偃師於是修金墉城居之有衆三十餘萬留守韋津又與密戰於上春門津大敗執於陣將作大匠宇文愷叛東都降于密東至海岱南至江淮郡縣莫不遣使歸密竇建德朱粲楊士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並隨使通表於密勸進於是密下官屬咸勸密即尊號密曰東都未平不可議此及義旗建密負其強盛欲自爲盟主乃致書呼高祖爲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略云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其旨以弑後主執代王爲意高祖覽書笑曰李密陸梁放肆不可以折簡致之吾方安輯京師未遑東討即相阻絕便是更生一秦密今適所以爲吾拒東都之兵守成皋之扼更求韓彭莫如用密宜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其不虞於我我得入關據蒲津而屯永豐阻崤函而臨伊洛吾大事濟矣令記室溫大雅作書報密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耰棘矜爭霸圖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膴膴周原僵屍滿路主上南

巡泛膠舟而忘返匈奴北轍將被髮於伊川輦上無虞羣下結舌大盜移國莫
之敢指忽焉至此自貽伊戚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
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餘知
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應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
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
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
原鞠爲茂草興言感歎實疚于懷脫知動靜數遲貽報未面靈襟用增勞軫名
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密得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
下不足定也於是不虞義師而專意於世充俄而宇文化及率衆自江都北指
黎陽兵十餘萬密乃自將步騎二萬拒之隋越王侗稱尊號遣使授密太尉尚
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密將與化
及相抗恐前後受敵因卑辭以報謝焉化及至黎陽與密相遇密知其軍少食
利在急戰故不與交鋒又遏其歸路密遣徐世勣守倉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
知化及糧且盡因僞與和以弊其衆化及弗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後
知其計化及怒與密大戰于衛州之童山下密爲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力
竭糧盡衆多叛之掠汲縣北趣魏縣其將陳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于密
者前後相繼初化及留輜重於東都遣其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
郡降密密引兵而西遣使朝于東都執弒煬帝人于弘達獻越王侗侗召密入
朝至溫縣聞世充作難而止乃歸金墉城時密兵少衣世充兵乏食乃請交易
密初難之邴元真好求私利屢勸密密遂許焉初東都絕糧兵士歸密者日有
數百至此得食而降人益少密方悔而止密雖據倉而無府庫兵數戰皆不獲
賞又厚撫初附之兵由是衆心漸怨武德元年九月世充以其衆五千來決戰
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世充軍至密遂敗績
裴仁基祖君彥並爲世充所虜密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圍偃師守將鄭頲
之下兵士劫叛以城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邴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密陰
知之不發其事欲待世充兵半渡洛水然後擊之及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

比將出戰世充軍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徑赴武牢元真竟以城降
於世充密將如黎陽或謂密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至於死今向其所安可
保乎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以輕騎自武牢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
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衆伯當抱密號叫慟絕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軍
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愧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爽對曰昔盆
子歸漢尚食均輸明公與唐公同族兼有疇昔之遇雖不陪從起義然而阻東
都斷隋歸路使唐公不戰而據京師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又謂王伯當
曰將軍室家重大豈復與孤俱行哉伯當曰昔漢高誅項蕭何率子弟以從伯
當恨不昆季盡從以此爲愧耳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縱身分原野亦所
甘心左右莫不感激於是從入關者尚二萬人高祖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
喜謂其徒曰我有衆百萬一朝至此命也今事敗歸國幸蒙殊遇當思竭忠以
事所奉耳且山東連城數百知吾至此遣使招之盡當歸國比於竇融勳亦不
細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及至京師禮數益薄執政者又來求賄意甚不平尋
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未幾聞其所部將帥皆不附世充高祖使密領本兵往黎
陽招集故時將士經略世充時王伯當爲左武衛將軍亦令爲副密行至桃林
高祖復徵之密大懼謀將叛伯當頗止之密不從因謂密曰義士之立志也不
以存亡易心伯當荷公恩禮期以性命相報公必不聽今祇可同去死生以之
然終恐無益也乃簡驍勇數千人著婦人衣戴羃䍦藏刀裙下詐爲妻妾自率
之入桃林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畜產直趣南山乘險而東遣人
馳告張善相令以兵應接時右翊衛將軍史萬寶留鎮熊州遣副將盛彥師率
步騎數千追躡至陸渾縣南七十里與密相及彥師伏兵山谷密軍半度橫出
擊敗之遂斬密時年三十七王伯當亦死之與密俱傳首京師時李勣爲黎陽
總管高祖以勣舊經事密遣使報其反狀勣表請收葬詔許之高祖歸其屍勣
發喪行服備君臣之禮大具威儀三軍皆縞素葬于黎陽山南五里故人哭之
多有歐血者邴元真之降世充也以爲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恨元
真背密詐與之會伏甲斬之以其首祭于密冢

單雄信者曹州人也翟讓與之友善少驍健尤能馬上用槍密軍號爲飛將密偃師失利遂降於王世充署爲大將軍太宗圍逼東都雄信出軍拒戰援槍而至幾及太宗徐世勣呵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惶懼遂退太宗由是獲免東都平斬於洛陽

史臣曰當隋政板蕩煬帝荒淫搖動中原遠征遼海內無賢臣以匡國外乏良吏以理民兩京空虛兆庶疲弊李密因民不忍首爲亂階心斷機謀身臨陣敵據鞏洛之口號百萬之師竇建德輩皆効樂推唐公紿以欣戴不亦偉哉及偃師失律猶存麾下數萬衆苟去猜忌疾趣黎陽任世勣爲將臣信魏徵爲謀主成敗之勢或未可知至於天命有歸大事已去比陳涉有餘矣始則稱首舉兵終乃甘心爲降虜其爲計也不亦危乎又不能委質爲臣竭誠事上竟爲叛者終是狂夫不取伯當之言遂及桃林之禍或以項羽擬之文武器度卽有餘壯勇斷果則不及楊素既知密之才幹合爲王之爪牙委之癡兒卒爲謀主覆族之禍其宜也哉

贊曰烏陽既昇爝火不息狂哉李密始亂終逆

舊唐書卷五十三

舊唐書卷五十三考證

李密傳祖曜周太保魏國公○沈炳震曰周書作邢國公新書亦然此存疑

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可定○臣德潛按資治通鑑及綱目皆云密得高祖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也句意較明今改正

遣副將盛彥師率步騎數千追躡至陸渾縣南七十里○臣宗萬按通鑑與傳相同河洛記云密曉入桃林據縣城驅掠畜產趨南山時左翊衞將軍史萬寶在熊州遣將劉善武領兵追躡善武兄善績往在洛口爲密所屠善武因此發憤志在取密十日十夜倍道兼行追至陸渾縣南七十里據此所載之事與傳約略相同惟所遣之將劉善武與傳不同而善武取密之故又不知所據何書也

舊唐書卷五十三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四

王世充　竇建德

王世充字行滿本姓支西域胡人也寓居新豐祖支頹耨早死父收隨母嫁霸
城王氏因冒姓焉仕至汴州長史世充頗涉經史尤好兵法及龜策推步之術
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累轉兵部員外郎善敷奏明習法律然舞弄文法高下
其心或有駁難之者世充利口飾非辭議鋒起衆雖知其不可而莫能屈大業
中累遷江都丞兼領江都宮監時煬帝數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
旨每入言事帝必稱善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世
充知隋政將亂陰結豪俊多收羣心有繫獄抵罪皆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
玄感作亂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隋
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等討之不尅世充爲其偏將募江都萬餘人頻擊破之
每有尅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由此人爭爲用功最居多十年
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保都
梁山爲五柵相持不戰乃偕言兵走羸師自弱讓笑曰王世充文法小吏安能
領兵吾今生縛取之鼓行而入江都時百姓皆入壁野無所掠賊衆漸餒又苦
柵當其道不得南侵即分兵圍五柵世充每日擊之陽不利走還入柵如是數
日讓益輕之乃稍分人於南方抄留兵纔足以圍柵世充知其懈乃於營中夷
竈撤幕設方陣四面外向毀柵而出奮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餘
級俘虜十餘萬人煬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略復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盡平十
一年突厥圍煬帝於鴈門世充盡發江都人將往赴難在軍中蓬首垢面悲泣
無度曉夜不解甲藉草而臥煬帝聞之以爲忠益信任之十二年遷江都通守
時厭次人格謙爲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䴚中爲太僕卿楊義臣所殺世充
帥師擊其餘衆破之又擊盧明月於南陽虜獲數萬後還江都煬帝大悅自執
杯酒以賜之及李密攻陷洛口倉進逼東都煬帝特詔世充大發兵於洛口拒
密前後百餘戰未有勝負又遣就軍拜世充爲將軍趣令破賊世充引軍渡洛
水與李密戰世充軍敗績溺死者萬餘人乃率餘衆歸河陽時天寒大雪兵士
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世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
之徵還洛陽置營於含嘉倉城收合亡散復得萬餘人俄而宇文化及作難太
府卿元文都武衞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中盧楚奉越王侗嗣位於東都拜世
充爲吏部尚書封鄭國公文都謂楚等曰今化及弒逆雠恥未報吾雖志在枕
戈而力所不及爲國計者莫如以尊官寵李密以庫物權啗之使擊化及令兩
賊自鬬化及既破而密之兵固亦疲矣又其士卒得我之賞居我之官內外相
親易爲反間我師養力以乘其弊則密亦可圖也楚等以爲然即日遣使拜密
爲太尉尚書令令討化及密遂稱臣奉制以兵拒化及於黎陽每戰勝則遣使
告捷衆皆悅世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爲李
密所擒且吾軍人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
矣出言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因世充入內伏甲而殺之期有
日矣納言段達庸懦恐事不果遣其女聟張志以楚等謀告世充其夜勒兵圍
宮城將軍費曜田闍等拒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世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
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閉世充遣人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
降于李密段達知而告臣臣非敢反誅反者耳初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殿
陳兵衞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段達矯侗命執文都送於世充至則亂擊而死
達又矯侗命開門以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衞者然後入謁陳謝曰文都等
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爲此不敢背國侗與之盟其日進拜尚書左僕射總督內
外諸軍事世充去含嘉城移居尚書省專宰朝政以其兄世惲爲內史令入居
禁中子弟咸擁兵馬鎮諸城邑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
疲倦世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
洛水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
楚人俗信妖言衆皆請戰世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軍於洛水
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破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

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令軍人秣馬蓐食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壓密營又縱火焚其廬舍密軍潰降其將張童仁陳智略進下偃師密走保洛口初世充兄世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密得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邴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世充進兵次洛口邴元真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走河陽率餘衆入朝世充盡收其衆振旅而還侗進拜世充太尉以尚書省爲其府備置官屬世充立三牓於府門之外一求文才學識堪濟世務者一求武藝絕人摧鋒陷陣者一求能理冤枉擁抑不申者於是上書陳事日有數百世充皆躬自省覽慇懃慰勞好行小惠下至軍營騎士皆飾辭以誘之當時有識者見其心口相違頗以懷貳世充嘗於侗前賜食還家大嘔吐疑遇毒所致自是不復朝請與侗絕矣遣雲定興段達入奏於侗請加九錫之禮二年三月遂策授相國總百揆封鄭王加九錫備物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釋云隋楊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即相國名矣明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爲天子也世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爲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其頸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有彈射得鳥來而獻者亦拜官爵段達雲定興等入見於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揖讓告禪遵唐虞之迹侗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皆是先朝舊臣忽有斯言朕復當何所望段達等莫不流涕世充又使人謂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乂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四月假爲侗詔策禪位遣兄世惲廢侗於含涼殿世充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先封同姓王膺爲淮陽王整爲東郡王楷爲渴堨王素爲樂安王次封叔瓊爲陳王兄世衡爲秦王世偉爲楚王世惲爲齊王又封瓊子辯爲杞王衡子虔壽爲蔡王偉子弘烈爲魏王行本爲荊王琬爲代王惲子仁則爲唐王道誠爲衛王道詢爲趙王道稜爲燕王兄世師子太爲宋王君度

爲越王立子玄應爲皇太子封子玄恕爲漢王世充每聽朝必慇懃誨諭言辭重複千端萬緒百司奉事疲於聽受或輕騎遊歷街衢亦不清道百姓但避路而已按轡徐行謂百姓曰昔時天子深坐九重在下事情無由聞徹世充非貪寶位本欲救時今當如一州刺史每事親覽當與士庶共評朝政恐門禁有限慮致壅塞今止順天門外置座聽朝又令西朝堂受抑屈東朝堂受直諫於是獻書上事日有數百條疏既煩省覽難遍數日後不復更出五月世充禮部尚書裴仁基及其子左輔大將軍行儼尚書左丞宇文儒童等數十人謀誅世充復尊立侗事洩皆見害夷其三族六月世惲因勸世充害侗以絕衆望世充遣其姪行本鴆殺侗謚曰恭皇帝其將軍羅士信率其衆千餘人來降十月世充率衆東徇地至于滑州仍以兵臨黎陽十一月竇建德入世充之殷州殺掠居人焚燒積聚以報黎陽之役三年二月世充殿中監豆盧達來降世充見衆心日離乃嚴刑峻制家一人逃者無少長皆坐爲戮父子兄弟夫妻許其相告而免之又令五家相保有全家叛去而鄰人不覺者誅及四鄰殺人相繼其逃亡益甚至於樵採之人出入皆有限數公私窘急皆不聊生又以宮城爲大獄意有所忌即收繫其人及家屬於宮中又每使諸將出外亦收其親屬質於宮內囚者相次不減萬口既艱食餒死者日數十人世充屯兵不散倉粟日盡城中人相食或握土置甕中用水淘汰沙石沉下取其上浮泥投以米屑作餅餌而食之人皆體腫而腳弱枕倚於道路其尚書郎盧君業郭子高等皆死於溝壑七月秦王率兵攻之師至新安世充鎮堡相次來降八月秦王陳兵於青城宮世充悉兵來拒隔澗而言曰隋末喪亂天下分崩長安洛陽各有分地世充唯願自守不敢西侵計熊穀二州相去非遠若欲取之豈非度內既敦鄰好所以不然王乃咸相侵軼遠入吾地三崤之道千里饋糧以此出師未見其可太宗謂曰四海之內皆承正朔唯公執迷獨阻聲教東都士庶亟請王師關中義勇感恩致力至尊重違衆願有斯弔伐若轉禍來降則富貴可保如欲相抗無假多言世充無以報太宗分遣諸將攻其城鎮所至輒下九月王君廓攻拔世充之轘轅縣東徇地至管城而還於是河南州縣相次降附竇建德自使殷州之

使與世充遂結深隙信使斷絕十一月竇建德又遣人結好并陳救援之意世充乃遣其兄子琬及內史令長孫安世報聘且乞師四年二月世充率兵出方諸門與王師相抗世充軍敗因乘勝追之屯其城門世充步卒不得入驚散南走追斬數千級虜五千餘人世充從此不復敢出但嬰城自守以待建德之援三月秦王擒建德并王琬長孫安世等于武牢迴至東都城下以示之且遣安世入城使言敗狀世充惶惑不知所為將潰圍而出南走襄陽謀於諸將皆不荅乃率其將吏詣軍門請降於是收其府庫頒賜將士世充黃門侍郎薛德音以文檄不遜先誅之次收世充黨與段達楊注單雄信楊公卿郭士衡郭什柱董濬張童仁朱粲等十餘人皆戮于洛渚之上秦王以世充至長安高祖數其罪世充對曰計臣之罪誠不容誅但陛下愛子秦王許臣不死高祖乃釋之與兄黃妻子同徙于蜀將行為讎人定州刺史獨孤修所殺子玄應及兄世偉等在路謀叛伏誅世充自篡位凡三年而滅

竇建德貝州漳南人也少時頗以然諾為事嘗有鄉人喪親家貧無以葬時建德耕於田中聞而嘆息遽輟耕牛往給喪事由是大為鄉黨所稱初為里長犯法亡去會赦得歸父卒送葬者千餘人凡有所贈皆讓而不受大業七年募人討高麗本郡選勇敢尤異者以充小帥遂補建德為二百人長時山東大水人多流散同縣有孫安祖家為水所漂妻子餒死縣以安祖驍勇亦選在行中安祖辭貧白言漳南令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亡投建德建德舍之是歲山東大飢建德謂安祖曰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衆以伐遼東尚為高麗所敗今水潦為災黎庶窮困而主上不恤親駕臨遼加以往歲西征瘡痍未復百姓疲弊累年之役行者不歸今重發兵易可搖動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為逃亡之虜也我知高雞泊中廣大數百里莞蒲阻深可以逃難承間而出虜掠足以自資既得聚人且觀時變必有大功於天下矣安祖然其計建德招誘逃兵及無產業者得數百人令安祖率之入泊中為羣盜安祖自稱將軍鄃人張金稱亦結聚得百人在河阻中蓨人高士達又起兵得千餘人在清河界中時諸盜往來漳南者所過皆殺掠居人焚燒舍宅獨不入建德之閭由是郡縣意建德與賊徒交結收繫家屬無少長皆殺之建德聞其家被屠滅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為司兵後安祖為張金稱所殺其兵數千人又盡歸于建德自此漸盛兵至萬餘人猶往來高雞泊中每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執勤苦由是能致人之死力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餘人來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乃進為軍司馬咸以兵授焉建德既初董衆欲立奇功以威羣賊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人以拒絢詐為與士達有隙而叛之士達又宣言建德背亡而取虜獲婦人給為建德妻子於軍中殺之建德僞遣人遺絢書請降願為前驅破士達以自効絢信之即引兵從建德至長河界期與為盟共圖士達絢兵益懈而不備建德襲之大破絢軍殺略數千人獲馬千餘匹絢以數十騎遁走遣將追及於平原斬其首以獻士達由是建德之勢益振隋遣太僕卿楊義臣率兵萬餘人討張金稱破之於清河所獲賊衆皆屠滅餘散在草澤間者復相聚而投建德義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雞泊中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唯義臣耳新破金稱遠來襲我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令其欲戰不得空延歲月將士疲倦乘便襲擊可有大功今與爭鋒恐公不能敵也士達不從其言因留建德守壁自率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而縱酒高宴有輕義臣之心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賊而自矜大此禍至不久矣隋兵乘勝必長驅至此人心驚駭吾恐不全遂留人守壁自率精銳百餘據險以防士達之敗後五日義臣果大破士達於陣斬之乘勢追奔將圍建德守兵既少聞士達敗衆皆潰散建德率百餘騎亡去行至饒陽觀其無守備攻陷之撫循士衆人多願從又得三千餘兵初義臣既殺士達以為建德不足憂建德復還平原收士達敗兵之死者悉收葬焉為士達發喪三軍皆縞素招集亡卒得數千人軍復大振始自稱將軍初羣盜得隋官及山東士子皆殺之唯建德每獲士人必加恩遇初得饒陽縣長宋正本引為上客與參謀議此後隋郡長吏稍以城降之軍容益盛勝兵十餘萬人十三年正月築壇場於河間樂壽界中自稱長樂王年號丁丑署置官屬七月隋遣右翊衛將軍薛世雄率兵三萬來討之至河間城南營於七里井建德聞世雄至選精兵數千人伏河間南

界澤中悉拔諸城僞遁云亡入豆子䴚中世雄以爲建德畏己乃不設備建德覘知之自率敢死士一千人襲擊世雄會雲霧晝晦兩軍不辯隋軍大潰自相蹈藉死者萬餘世雄以數百騎而遁餘軍悉陷於是建德進攻河間頻戰不下其後城中食盡又聞煬帝被弒郡丞王琮率士吏發喪建德遣使弔之琮因使者請降建德退舍具饌以待焉琮率官屬素服面縛詣軍門建德親解其縛與言隋亡之事琮俯伏悲哀建德亦爲之泣諸賊帥或進言曰琮拒我久殺傷甚衆計窮方出今請烹之建德曰此義士也方加擢用以勵事君者安可殺之往在泊中共爲小盜容可恣意殺人今欲安百姓以定天下何得害忠良乎因令軍中曰先與王琮有隙者今敢動搖罪三族即日授琮瀛州刺史始都樂壽號曰金城宮自是郡縣多下之武德元年冬至日於金城宮設會有五大鳥降于樂壽羣鳥數萬從之經日而去因改年爲五鳳有宗城人獻玄珪一枚景城丞孔德紹曰昔夏禹膺籙天錫玄珪今瑞與禹同宜稱夏國建德從之先是有上谷賊帥王須拔自號漫天擁衆數萬入掠幽州中流矢而死其亞將魏刀兒代領其衆自號歷山飛入據深澤有徒十萬建德與之和刀兒因弛守備建德襲破之又盡并其地二年宇文化及僭號於魏縣建德謂其納言宋正本內史侍郎孔德紹曰吾爲隋之百姓數十年矣隋爲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殺之大逆無道此吾讎矣請與諸公討之何如德紹曰今海內無主英雄競逐大王以布衣而起漳浦隋郡縣官人莫不爭歸附者以大王仗順而動義安天下也宇文化及與國連姻父子兄弟受恩隋代身居不疑之地而行弒逆之禍篡隋自代乃天下之賊也此而不誅安用盟主建德稱善即日引兵討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保聊城建德縱撞車拋石機巧絕妙四面攻城陷之建德入城先謁隋蕭皇后與語稱臣悉收弒煬帝元謀者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弘仁孟景集隋文武官對而斬之梟首轅門之外化及并其二子同載以檻車至大陸縣斬之建德每平城破陣所得資財並散賞諸將一無所取又不啖肉常食唯有菜蔬脫粟之飯其妻曹氏不衣紈綺所使婢妾纔十數人至此得宮人以千數並有容色應時放散得隋文武官及驍果尚且一萬亦放散聽其所去又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爲尚書左僕射兵部侍郎崔君肅爲侍中少府令何稠爲工部尚書自餘隨才拜授委以政事其有欲往關中及東都者亦恣聽之仍給其衣糧以兵援之送出其境攻陷洺州虜刺史袁子幹遷都于洺州號萬春宮遣使往灌津祠竇青之墓置守冢二十家又與王世充結好遣使朝隋越王侗於洛陽後世充廢侗自立乃絕之始自尊大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下書言詔追謚隋煬帝爲閔帝封齊王暕子政道爲鄖公然猶依倚突厥隋義城公主先嫁突厥及是遣使迎蕭皇后建德勒兵千餘騎送之入蕃又傳化及首以獻公主既與突厥相連兵鋒益盛九月南侵相州河州大使淮安王神通不能拒退奔黎陽相州陷殺刺史呂珉又進攻衛州陷黎陽左武衛大將軍李世勣皇妹同安長公主及神通並爲所虜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攜其首以奔建德曰奴殺主爲大逆我何可納之命立斬奴而返軌首於滑州吏人感之即日而降齊濟二州及兗州賊帥徐圓朗皆聞風而下建德釋李世勣使其領兵以鎮黎州三年正月世勣捨其父而逃歸執法者請誅之建德曰勣本唐臣爲我所虜不忘其主逃還本朝此忠臣也其父何罪竟不誅舍同安長公主及神通於別館待以客禮高祖遣使與之連和建德即遣公主與使俱歸著破趙州執刺史張昂邢州刺史陳君賓大使張道源等以侵軼其境建德將戮之其國子祭酒淩敬進曰夫犬各吠非其主今隣人堅守力屈就擒此乃忠確士也若加酷害何以勸大王之臣乎建德盛怒曰我至城下猶迷不降勞我師旅罪何可赦敬又曰今大王使大將軍高士興於易水抗禦羅藝兵纔至士興即降大王之意復爲可不建德乃悟即命釋之其寬厚從諫多此類也又遣士興進圍幽州攻之不剋退軍旅籠火城爲藝所襲士興大潰先是其大將王伏寶多勇略功冠等倫羣帥嫉之或言其反建德將殺之伏寶曰我無罪也大王何聽讒言自斬左右手乎既殺之後用兵多不利九月建德自帥師圍幽州藝出兵與戰大破之斬首千二百級藝兵頻勝而驕進襲其營建德列陣於營中填塹而出擊藝敗之建德薄其城不剋遂歸洺州其納言宋正本好直諫建德又聽讒言殺之是後人以爲誡無復進言者由此政教益衰先曹州濟陰人孟海公擁精兵三萬據周橋

城以掠河南之地。其年十一月，建德自率兵渡河以擊之。時秦王攻王世充於洛陽，建德中書舍人劉斌說建德曰：「今唐有關內，鄭有河南，夏居河北，此鼎足相持之勢也。聞唐兵悉衆攻鄭，首尾二年，鄭勢日蹙而唐兵不解。唐強鄭弱，其勢必破鄭，鄭破則夏有齒寒之憂。爲大王計者，莫若救鄭，鄭拒其內，夏攻其外，破之必矣。若却唐全鄭，此常保三分之勢也。若唐軍破後而鄭可圖，則因而滅之，總二國之衆，乘唐軍之敗，長驅西入，京師可得而有，此太平之基也。」建德大悅曰：「此良策矣。」適會世充遣使乞師于建德，即遣其職方侍郎魏處繪入朝，請解世充之圍。四年二月，建德剋周橋，虜海公，留其將范願守曹州，悉發海公及徐圓朗之衆來救世充。軍至滑州，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開城納之，遂進逼元州、梁州、管州，皆陷之，屯于滎陽。三月，秦王入武牢，進薄其營，多所傷殺，并擒其將殷秋、石瓚。時世充弟世辨爲徐州行臺，遣其將郭士衡領兵數千人從之，合衆十餘萬，號爲三十萬，軍次成臯，築宮于板渚，以示必戰。又遣間使約世充共爲表裏。經二月，迫於武牢，不得進。秦王遣將軍王君廓領輕騎千餘抄其糧運，獲其大將張青特，虜獲甚衆。建德數不利，人情危駭，將帥已下破孟海公，皆有所獲，思歸洛州。凌敬進說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此必有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齎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衆心甚銳，此天贊我矣。因此決戰，必將大捷。已依衆議，不得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扶出焉。其妻曹氏又言於建德曰：「祭酒之言可從，大王何不納也？請自滏口之道，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以自救，此則鄭圍解矣。今頓兵武牢之下，日月淹久，徒爲自苦，事恐無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且鄭國縣命朝暮，以待吾來，既許救之，豈可見難而退，示天下以不信也。」於是悉衆進逼武牢，官軍按甲挫其銳。及建德結陣於氾水，秦王遣騎挑之，建德進軍而戰，竇抗當之。建德少却，秦王馳騎深入，反覆四五合，然後大破之。建德中槍，竄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生獲之。先是，軍中有童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建德行至牛口渚，甚惡之，果敗於此地。建德所領兵衆，一時奔潰，妻曹氏及其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遁于洺州。餘黨欲立建德養子爲主，善行曰：「夏王平定河朔，士馬精強，一朝被擒如此，豈非天命有所歸也？不如委心請命，無爲塗炭生人。」遂以府庫財物悉分士卒，各令散去。善行乃與建德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及建德妻率僞官屬舉山東之地，奉傳國等八璽來降。七月，秦王俘建德至京師，斬于長安市，年四十九。自起軍至滅，凡六歲，河北悉平。其年，劉黑闥復盜據山東。

史臣曰：世充姦人，遭逢昏主，上則諛佞詭俗以取榮名，下則強辯飾非以制羣論，終行篡逆，自恣陸梁，安忍殺人，矯情馭衆，凡所委任，多是叛亡，出降秦王，不致顯戮，其爲幸也多矣。建德義伏鄉閭，盜據河朔，撫馭士卒，招集賢良。中絕世充，終斬化及，不殺徐蓋，生還神通，沉機英斷，靡不有初。及宋正本、王伏寶被讒見害，凌敬、曹氏陳謀不行，遂至亡滅，鮮克有終矣。然天命有歸，人謀不及。

贊曰：世充篡逆，建德愎諫。二凶即誅，中原弭亂。

舊唐書卷五十四

舊唐書卷五十四考證

王世充傳進下偃師密走保洛口○臣宗萬按革命記曰世充先於衆中覓得一人眉目狀似李密者陰畜之而不令出師至偃師城下與密未大相接遣令數十騎馳將所畜人頭來云殺得李密世充佯不信遣衆共看咸言是密頭遂於城下勒兵攻城中城中人亦言是密頭也遂以城降通鑑云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陳前譟曰已獲李密矣此蓋從壺關錄也兩書俱載其事而微有異同傳獨不載故附識之

秦王以世充至長安高祖釋之徙於蜀將行爲讐人定州刺史獨孤修所殺○新書作羽林將軍獨孤脩德脩德父機謀歸唐爲世充所屠者也

竇建德傳二年宇文化及僭號於魏縣○新書作武德元年臣宗萬按通鑑化及聞王軌叛大懼引兵欲北其將陳智略等皆降於密化及以二萬衆北趣魏縣時武德元年七月也八月至魏自知必敗鴆殺秦王浩卽皇帝位于魏縣據此當從新書元年爲是

化及幷其二子同載以檻車至大陸縣斬之○臣宗萬按隋書載之河閒斬之通鑑至襄國斬之三書互異又按河洛記云建德將化及幷蕭后南陽公主隨軍於時襄國郡尙爲隋守建德因其迴兵欲攻之營于城下遣大理官引化及出營東南二里許宣令數其罪幷二子同時受戮通鑑本諸此也

舊唐書卷五十四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五

薛舉 子仁杲　李軌　劉武周 苑君璋附
高開道　劉黑闥 徐圓朗

薛舉，河東汾陰人也。其父汪，徙居金城。舉容貌瑰偉，凶悍善射，驍武絕倫，家產鉅萬，交結豪猾，雄於邊朔。初爲金城府校尉。大業末，隴西羣盜蜂起，百姓飢餒，金城令郝瑗募得數千人，使舉討捕。授甲於郡中，吏人咸集，置酒以饗士，舉與其子仁杲及同謀者十三人，於座中劫瑗，矯稱收捕反者，因發兵囚郡縣官，開倉以賑貧乏。自稱西秦霸王，建元爲秦興，封仁杲爲齊公，少子仁越爲晉公。有宗羅睺者，先聚黨爲羣盜，至是帥衆會之，封爲義興公。餘皆以次封拜。掠官收馬，招集羣盜，兵鋒甚銳，所至皆下。隋將皇甫綰屯兵一萬在枹罕，舉選精銳二千人襲之，與綰軍遇於赤岸。陳兵未戰，俄而風雨暴至。初，風逆舉陣，而綰不擊之；忽返風正逆綰陣，氣色昏昧，軍中擾亂。舉策馬先登，衆軍從之，隋軍大潰，遂陷枹罕。時羌酋鍾利俗擁兵二萬在岷山界，盡以衆降舉，兵遂大振。進仁杲爲齊王，授東道行軍元帥；仁越爲晉王，兼河州刺史；羅睺爲義興王，以副仁杲。總兵略地，又剋鄯、廓二州。數日間盡有隴西之地，衆至十三萬。十三年秋七月，舉僭號於蘭州，以妻鞠氏爲皇后，母爲皇太后。起墳塋，置陵邑，立廟於城南。其月，舉陳兵數萬，出拜墓，禮畢大會。仁杲進兵圍秦州，仁越兵趣劍口，至河池郡，太守蕭瑀拒退之。舉命其將常仲興渡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贇大戰于昌松，仲興敗績，全軍陷於軌。及仁杲剋秦州，舉自蘭州遷都之。遣仁杲引軍寇扶風郡，汧源賊帥唐弼率衆拒之，兵不得進。初，弼起扶風，立隴西李弘芝爲天子，有徒十萬。舉遣使招弼，弼殺弘芝，引軍從舉。仁杲因弼弛備，襲破之，並有其衆，弼以數百騎遁免。舉勢益張，軍號三十萬，將圖京師。會義兵定關中，遂留攻扶風。太宗帥師討敗之，斬首數千級，追奔至隴坻而還。舉又懼太宗躡隴追之，乃問其衆曰：「古來天子有降事否？」僞黃門侍郎褚亮曰：「昔越帝趙佗卒歸漢祖，蜀主劉禪亦仕晉朝；近代蕭琮，至今猶貴。轉禍爲福，自古有之。」其衛尉卿郝瑗趨而進曰：「皇帝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昔漢祖屢經敗績，蜀先主亟亡妻子，戰之利害，何代無之？安得一戰不捷而爲亡國之計也！」舉亦悔之，答曰：「聊發此問，試君等耳。」乃厚賞瑗，引爲謀主。瑗又勸舉連結梁師都，共爲聲勢；厚賂突厥，餌其戎馬，合從并力，進逼京師。舉從其言，與突厥莫賀咄設謀取京師。莫賀咄設許以兵隨之。期有日矣，會都水監宇文歆使于突厥，歆說莫賀咄設止其出兵，故舉謀不行。武德元年，豐州總管張長遜進擊宗羅睺，舉悉衆來援，軍屯高墌，縱兵虜掠，至于豳岐之地。太宗又率衆擊之，軍次高墌城，度其糧少，意在速戰，乃命深溝堅壁以老其師。未及與戰，會太宗不豫，行軍長史劉文靜、殷開山請觀兵於高墌西南，恃衆不設備，爲舉兵掩乘其後。太宗聞之，知其必敗，遽與書責之。未至，兩軍合戰，竟爲舉所敗，死者十五六，大將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弘基皆陷于陣。太宗歸于京師。舉軍取高墌，又遣仁杲進圍寧州。郝瑗言於舉曰：「今唐兵新破，將帥並擒，京師騷動，可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臨發而舉疾，召巫視之，巫言唐兵爲祟，舉惡之，未幾而死。舉每破陣，所獲士卒皆殺之，殺人多斷舌割鼻，或碓擣之。其妻性又酷暴，好鞭撻其下，見人不勝痛而宛轉於地，則埋其足，纔露腹背而捶之。由是人心不附。仁杲代董其衆，僞諡舉爲武皇帝，未葬而仁杲滅。

仁杲，舉長子也。多力，善騎射，軍中號爲萬人敵。然所至多殺人，納其妻妾。獲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於猛火之上，漸割以啗軍士。初拔秦州，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灌鼻，或杙其下竅，以求金寶。舉每誡之曰：「汝智略縱橫，足辦我家事，而傷於苛虐，與物無恩，終當覆我宗社。」舉死，仁杲立於折墌城，與諸將帥素多有隙，及嗣位，衆咸猜懼。郝瑗哭舉悲思，因病不起，自此兵勢日衰。自劉文靜爲舉所敗後，高祖命太宗率諸軍以擊仁杲，師次高墌，而堅壁不動。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敗，銳氣猶少，賊以勝自驕，必輕敵好鬭，故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仁杲勇而無謀，兼糧餽不屬，將士稍離，其內史令翟長孫以其衆來降。仁杲妹夫僞左僕射鍾俱仇以河州歸國。太宗知其可擊，遣將軍龐玉擊賊將宗羅睺

於淺水原兩軍酣戰太宗以勁兵出賊不意奮擊大破之衆勝進薄其折墌城仁果窮蹙率僞百官開門降太宗納之王師振旅以仁杲歸於京師及其首帥數千人皆斬之舉父子相繼僞位至滅凡五年隴西平

李軌字處則武威姑臧人也有機辯頗窺書籍家富於財賑窮濟乏人亦稱之大業末爲鷹揚府司馬時薛舉作亂於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修仁等謀曰薛舉殘暴必來侵擾郡官庸怯無以禦之今宜同心戮力保據河右以觀天下之事豈可束手於人妻子分散乃謀共舉兵皆相讓莫肯爲主曹珍曰常聞圖讖云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豈非天命也遂拜賀之推以爲主軌令修仁夜率諸胡入內苑城建旗大呼軌於郭下聚衆應之執縛隋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軌自稱河西大涼王建元安樂署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初突厥曷娑那可汗率衆內屬遣弟闕達度闕設領部落在會寧川中有二千餘騎至是自稱可汗來降于軌武德元年冬軌僭稱尊號以其子伯玉爲皇太子長史曹珍爲左僕射關謹等議欲盡殺隋官分其家產軌曰諸人見逼爲主便須稟吾處分義兵之起意在救焚今殺人取物是爲狂賊立計如此何以求濟乎迺署統師太僕卿士政太府卿薛舉遣兵侵軌軌遣其將李贇擊敗于昌松斬首二千級盡虜其衆復議放還之贇言於軌曰今竭力戰勝俘虜賊兵又縱放之還使資敵不如盡坑之軌曰不然若有天命自擒其主此輩士卒終爲我有若事不成留此何益遂遣之未幾攻陷張掖燉煌西平枹罕盡有河西五郡之地其年軌殺其吏部尚書梁碩初軌之起也碩爲謀主甚有智略衆咸憚之碩見諸胡種落繁盛乃陰勸軌宜加防察與其戶部尚書安修仁由是有隙又軌子仲琰懷恨形於辭色修仁因之構成碩罪更譖毀之云其欲反軌令齎鴆就宅殺碩是後故人多疑懼之心賛從此稍離時高祖方圖薛舉遣使潛往涼州與之相結下璽書謂之爲從弟軌大悅遣其弟懋入朝獻方物高祖授懋大將軍還遣涼州又令鴻臚少卿張俟德持節冊拜爲涼州總管封涼王給羽葆鼓吹一部軌召其羣寮廷議曰今吾從兄膺受圖籙據有京邑天命可知一姓不宜競立今去帝號受冊可乎曹珍進曰隋失天下英雄競逐稱王號帝鼎峙瓜分唐國自據關中大涼自處河右已爲天子柰何受人官爵若欲以小事大宜依蕭詧故事自稱梁帝而稱臣於周軌從之二年遣其尚書左丞鄧曉隨使者入朝表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時有胡巫惑之曰上帝當遣玉女從天而降遂徵兵築臺以候玉女多所糜費百姓患之又屬年飢人相食軌傾家賑之私家罄盡不能周遍又欲開倉給粟召衆議之珍等對曰國以人爲本本既不立國將傾危安可惜此倉粟而坐觀百姓之死乎其故人皆云給粟爲便謝統師等隋舊官人爲軌所獲雖被任使情猶不附每與羣胡相結引進朋黨排軌舊人因其大餧欲離其衆乃詬珍曰百姓餓者自是羸人勇壯之士終不肯困國家倉粟須備不虞豈可散之以供小弱僕射苟悅人情殊非國計軌以爲然由是士庶怨憤多欲叛之初安修仁之兄興貴先在長安表請詣涼州招慰軌高祖謂曰李軌據河西之地連好吐谷渾結援於突厥興兵討擊尚以爲難豈單使所能致也興貴對曰李軌凶強誠如聖旨今若諭之以逆順曉之以禍福彼則憑固負遠必不見從何則臣於涼州奕代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臣之弟爲軌所信任職典樞密者數十人以此候隙圖之易於反掌無不濟矣高祖從之興貴至涼州軌授以左右衛大將軍又問以自安之術興貴諭之曰涼州僻遠人物凋殘勝兵雖餘十萬開地不過千里既無險固又接蕃戎狄豺狼非我族類此而可久實用爲疑今大唐據有京邑略定中原攻必取戰必勝是天所啓非人力焉今若舉河西之地委質事之即漢家竇融未足爲比軌默然不答久之謂興貴曰昔吳濞以江左之兵猶稱己爲東帝我今以河右之衆豈得不爲西帝彼雖強大其如帝何君與唐爲計誘引於我酬彼恩遇耳興貴懼乃僞謝曰竊聞富貴不在故鄉有如衣錦夜行今合家子弟並蒙信任榮慶實在一門豈敢與心更懷他志興貴知軌不可動乃與修仁等潛謀引諸胡衆起兵圖軌將圍其城軌率步騎千餘出城拒戰先時有薛舉柱國奚道宜率羌兵三百人亡奔于軌既許其刺史而不授之禮遇又薄深懷憤怨遣宜率所部共修仁擊軌軌敗入城引兵登陴冀有外救興貴宣言曰大唐使我來殺李軌不從者誅及三族於是諸城老幼皆出詣修仁軌歎曰人心去矣天亡我

乎攜妻子上玉女臺置酒為別修仁執之以聞時鄧曉尚在長安聞軌敗舞蹈稱慶高祖數之曰汝委質於人為使來此聞軌淪陷曾無變容苟悅朕情妄為慶躍既不能留心於李軌何能盡節於朕乎竟廢而不齒軌尋伏誅自起至滅三載河西悉平詔授興貴右武候大將軍上柱國封涼國公食實封六百戶賜帛萬段修仁左武候大將軍封申國公并給田宅食實封六百戶

劉武周河間景城人父匡徙家馬邑匡嘗與妻趙氏夜坐庭中忽見一物狀如雄雞流光燭地飛入趙氏懷振衣無所見因而有娠遂生武周驍勇善射交通豪俠其兄山伯每誡之曰汝不擇交遊終當滅吾族也數詈辱之武周因去家入洛為太僕楊義臣帳內募征遼東以軍功授建節校尉還家為鷹揚府校尉太守王仁恭以其州里之雄甚見親遇每令率虞候屯於閤下因與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又見天下已亂陰懷異計乃宣言於郡中曰今百姓飢餓死人相枕於野王府尹閉倉不恤豈憂百姓之意乎以此激怒眾人皆發憤怨武周知眾心搖動因稱疾不起鄉閭豪傑多來候問遂椎牛縱酒大言曰盜賊若此壯士守志並死溝壑今倉內積粟皆爛誰能與我取之諸豪傑皆許諾與同郡張萬歲等十餘人候仁恭視事武周上謁萬歲自後而入斬仁恭於郡廳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廩以賑窮乏馳檄境內其屬城皆歸之得兵萬餘人武周自稱太守遣使附于突厥隋鴈門郡丞陳孝意虎賁將王智辯合兵討之圍其桑乾鎮會突厥大至與武周共擊智辯隋師敗績孝意奔還鴈門部人殺之以城降于武周於是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宮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以馬報之兵威益振乃攻陷定襄復歸于馬邑突厥立武周為定楊可汗遺以狼頭纛因僭稱皇帝以妻沮氏為皇后建元為天興以衛士楊伏念為左僕射妹壻同縣人苑君璋為內史令先是上谷人宋金剛有眾萬餘人在易州界為羣盜定州賊帥魏刀兒與相表裏後刀兒為竇建德所滅金剛救之戰敗率餘眾四千人奔武周武周聞金剛善用兵得之甚喜號為宋王委以軍事中分家產遺之金剛亦深自結納遂出其妻請聘武周之妹又說武周入圖晉陽南向以爭天下武周授金剛西南道大行臺令率兵二萬人侵并州軍黃蛇鎮又引突厥之眾兵鋒甚盛襲破榆次縣進陷介州高祖遣太常少卿李仲文率眾討之為賊所執一軍全沒仲文後得逃還復遣右僕射裴寂拒之戰又敗績武周進逼總管齊王元吉委城遁走武周遂據太原遣金剛進攻晉州六日城陷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沒于賊進取澮州屬縣悉下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自號魏王以應賊河東賊帥王行本又密與金剛連和關中大駭高祖命太宗益兵進討屯于柏壁相持者久之又命永安王孝基陝州總管于筠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內史侍郎唐儉進取夏縣不能克軍于城南崇茂與賊將尉遲敬德襲破孝基營諸軍並陷四將俱沒敬德還澮州太宗邀擊於美良川大破之敬德與賊將尋相又援王行本於蒲州太宗復破之於蒲州高祖親幸蒲津關太宗自柏壁輕騎謁高祖於行在所宋金剛遂圍絳州及太宗還金剛懼而引退武周復攻李仲文于浩州頻戰皆敗又餽運不屬賊眾大餒於是金剛遂遁太宗復追及金剛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獲輜重千餘兩金剛走入介州王師逼之金剛尚有眾二萬出其西門背城而陣太宗與諸將力戰破之金剛輕騎遁走其驍將尉遲敬德尋相張萬歲收其精兵舉介州及永安來降武周大懼率五百騎棄并州北走自乾燭谷亡奔突厥金剛復收其亡散以拒官軍人莫之從與百餘騎復奔突厥太宗進平并州悉復故地未幾金剛背突厥而亡將還上谷為追騎所獲腰斬之武周又欲謀歸馬邑事洩為突厥所殺武周自初起至死凡六載初武周引兵南侵苑君璋說曰唐主舉一州之兵定三輔之地郡縣影附所向風靡此固天命豈曰人謀且并州已南地形險阻若懸軍深入恐後無所繼不如連和突厥結援唐朝南面稱孤足為上策武周不聽遣君璋守朔州遂侵汾晉及敗泣謂君璋曰恨不用君言乃至於此武周既死突厥又以君璋為大行臺統其餘眾仍令郁射設督兵助鎮高祖遣諭之君璋部將高滿政謂君璋曰夷狄無禮本非人類豈可北面事之不如盡殺突厥以歸唐朝君璋不從滿政因人心夜逼君璋君璋亡奔突厥滿政遂以城來降拜朔州總管封榮國公明年君璋復引突厥來攻馬邑滿政死之君璋盡殺其黨而去退保恆安君璋所部稍稍離散勢蹙請降高祖許之遣使賜以金

券會突厥頡利可汗復遣召之君璋猶豫未決其子孝政曰劉武周足爲殷鑒今旣降唐又歸頡利取滅之道也粮儲已盡人情乖離如更遲留變生肘腋恆安人郭子威說君璋曰恆安之地王者舊都山川形勝足爲險固突厥方強爲我脣齒據此堅城足觀天下之變何乃欲降於人也君璋然其計乃執我行人送於突厥與突厥合軍寇太原之北境君璋復見頡利政亂竟率所部來降拜安州都督封芮國公賜實封五百戶

高開道滄州陽信人也少以煮鹽自給有勇力走及奔馬隋大業末河間人格謙擁兵於豆子䴚開道往從之署爲將軍後謙爲隋師所滅開道與其黨百餘人亡匿海曲復出掠滄州招集得數百人北掠城鎮臨渝至于懷遠皆破之悉有其衆武德元年隋將李景守北平郡開道引兵圍之連年不能剋景自度不能支拔城而去開道又取其地進陷漁陽郡有馬數千匹衆且萬人自立爲燕王都于漁陽先是有懷戎沙門高曇晟者因縣令設齋士女大集曇晟與其僧徒五十人擁齋衆而反殺縣令及鎮將自稱大乘皇帝立尼靜宣爲耶輸皇后建元爲法輪至夜遣人招誘開道結爲兄弟改封齊王開道以衆五千人歸之居數月襲殺曇晟悉并其衆三年復稱燕王建元署置百官羅藝在幽州爲竇建德所圍告急於開道乃率二千騎援之建德懼其驍銳於是引去開道因藝遣使來降詔封北平郡王賜姓李氏授蔚州總管時幽州大饑開道許給之粟藝遣老弱就食開道皆厚遇之藝甚悅不以爲虞乃發兵三千人車數百乘驢馬千餘匹請粟于開道悉留之北連突厥告絕於藝復稱燕國是歲劉黑闥入寇山東開道與之連和引兵攻易州不剋而退又遣其將謝稜詐降於藝請兵援接藝出兵應之將至懷戎稜襲破藝兵開道又引突厥頻來爲寇恆定幽易等州皆罹其患突厥頡利可汗攻馬邑以開道兵善爲攻具引之陷馬邑而去時天下大定開道欲降自以數翻覆終恐致戮又北恃突厥之衆其將士多山東人思還本土人心頗離先是劉黑闥亡將張君立奔於開道因與其將張金樹潛相結連時開道親兵數百人皆勇敢士也號爲義兒常在閤內金樹每督兵於閤下金樹將圖開道潛令數人入其閤內與諸義兒陽爲遊戲至日將夕陰斷其弓弦又藏其刀仗聚其矟於床下逮暝金樹以其徒大呼來攻閤下向所遣人抱義兒矟一時而出諸義兒遽將出戰而弓弦皆絕刀仗已失君立於外城舉火相應表裏驚擾義兒踰壁爭歸金樹開道知不免於是擐甲持兵坐堂上與其妻妾樂酣宴金樹之黨憚其勇不敢逼天將曉開道先縊其妻妾及諸子而後自殺金樹陳兵執其義兒皆斬之又殺張君立死者五百餘人遣歸國開道自初起至滅凡八歲以其地爲嬀州

劉黑闥貝州漳南人無賴嗜酒好博奕不治產業父兄患之與竇建德少相友善家貧無以自給建德每資之隋末亡命從郝孝德爲羣盜後歸李密爲裨將密敗爲王世充所虜世充素聞其勇以爲騎將見世充所爲而竊笑之乃亡歸質其父蓋而使世勣與兵攻新鄉詐以取信遂虜黑闥獻於建德建德署爲將軍封漢東郡公令將奇兵東西掩襲黑闥旣遍遊諸賊善觀時變素驍勇多姦詐建德有所經略必令專知斥候常間入敵中覘視虛實或出其不意乘機奮擊多所剋獲軍中號爲神勇及建德敗黑闥自匿於漳南杜門不出會高祖徵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高雅賢等將赴長安願等相與謀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其下驍將公卿單雄信之徒皆被夷滅我輩若至長安必無保全之理且夏王往日擒獲淮安王全其性命遣送還之唐家今得夏王卽加殺害我輩殘命若不起兵報讎實亦恥見天下人物於是相率復謀反叛卜以劉氏爲主吉共往漳南見建德故將劉雅告之且請雅曰天下已平樂在丘園爲農夫耳起兵之事非所願也衆怒殺雅而去范願曰漢東公劉黑闥果敢多奇略寬仁容衆恩結於士卒吾久常聞劉氏當有王者今舉大事欲收夏王之衆非其人莫可遂往詣黑闥以告其意黑闥大悅殺牛會衆舉兵得百餘人襲破漳南縣貝州刺史戴元祥魏州刺史權威合兵擊之並爲黑闥所敗元祥及威皆沒于陣黑闥盡收其器械及餘衆千餘人於是范願高雅賢等宿舊左右漸來歸附衆至二千人武德四年七月設壇於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自稱大將軍淮安王神通將軍秦武通王行敏前後討之皆爲所敗於是移書趙魏其建德將士往往殺官吏以應黑闥北連懷戎賊帥高開道兵鋒甚銳進至宗城有衆數

萬衆州總管李世勣不能拒棄城走保洺州黑闥追擊破之步卒五千人皆歿于陣世勣與武通僅以身免黑闥又擊王琮爲中書令劉斌爲中書侍郎以掌文翰遣使北連突厥頡利可汗遣俟斤宋耶那率胡騎從之黑闥軍大振進陷相州半歲悉復建德故地兗州賊帥徐圓朗舉齊兗之地以附于黑闥其勢益張五年正月黑闥至相州僭稱漢東王建元爲天造以范願爲左僕射董康買爲兵部尚書高雅賢爲右領軍又引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都於洺州其設法行政皆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於是太宗又自請統兵討之師次衛州黑闥數以兵挑戰輒爲官軍所挫黑闥懼委相州而退保于列人營時洺水縣人請爲內應太宗遣總管羅士信入城據守黑闥又攻陷其城士信死之遂據洺州三月太宗阻洺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奇兵斷其糧道黑闥又數挑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太宗度其必來決戰預擁洺水上流謂守堤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度而決堰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洺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衆大潰水又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首萬餘級溺死者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以千餘人奔于突厥山東悉定太宗遂引軍於河南以討徐圓朗六月黑闥復借兵於突厥來寇山東七月至定州其舊將曹湛董康買先亡在鮮虞復聚兵以應黑闥高祖遣淮陽王道玄原國公史萬寶討之戰于下博王師敗績道玄死于陣萬寶輕騎逃還由是河北諸州盡叛又降于黑闥旬日間悉復故城復都洺州十一月高祖遣齊王元吉擊之遲留不進又令隱太子建成督兵進討頻戰大捷六年二月又大破之于館陶黑闥引軍北走建成與元吉合千餘騎屯於永濟渠縱騎擊之黑闥敗走命騎將劉弘基追之黑闥爲王師所蹙不得休息道遭兵疲比至饒陽從者纔百餘人衆皆餒入城求食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葛德威出門迎拜延之入城黑闥初不許德威謬爲歔欷涕泣固請黑闥乃進至城傍德威勒兵執之送于建成斬於洺州山東復定

徐圓朗者兗州人也隋末亡命爲羣盜據本郡縱兵略地自琅邪已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餘人初附於李密密敗歸王世充及洛陽平歸國拜兗州總管封魯郡公高祖令葛國公盛彥師安輯河南行至任城會劉黑闥作亂潛結於圓朗因執彥師舉兵應黑闥自稱魯王黑闥以圓朗爲大行臺元帥兗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猾皆殺其長吏以應之太宗平黑闥進師曹州遣淮安王神通及李世勣攻之圓朗數出戰不利城內百姓爭踰城降圓朗窮蹙與數騎棄城夜遁爲野人所殺其地悉平

史臣曰薛舉父子勇悍絕倫性皆好殺仁杲尤甚無恩衆叛雖猛何爲李軌竊據鷹揚僭號河西安隋朝官屬不奪其財破李贇甲兵放還其衆是其興也及殺害謀主崇信妖巫衆叛親離其亡也宜哉武周始爲鼠竊偶恣鴟張不用君璋之謀竟爲突厥所殺苑君璋及縛餘衆別生異圖見頡利歸朝亦是見機者也黑闥開道勇而無謀顧其行師祇是狂賊皆爲麾下所殺馭衆之道謬哉

贊曰國無紀綱盜興草澤不有隋亂焉知唐德

舊唐書卷五十五

舊唐書卷五十五考證

薛舉傳其妻性又酷暴好鞭撻其下見人不勝痛而宛轉于地則埋其足纔露腹背而捶之○臣德潛按新書於其子仁杲傳中云其妻亦凶暴喜鞭撻人見宛轉于地者則埋其足露腹背受捶兩書互異

劉武周傳復遣右僕射裴寂拒之戰又敗績武周進逼總管齊王元吉委城遁走○沈炳震曰進逼下應有太原字屬闕文

苑君璋傳君璋然其計執我行人送於突厥○臣德潛按執我行人我字蓋從紀錄原文而未經改正者如我帝之類是也

劉黑闥傳為王世充所虜世充素聞其勇以為騎將見世充所為而竊笑之乃亡歸竇其父蓋而使世勣與兵攻新鄉詐以取信遂虜黑闥獻于建德建德署為將軍○臣德潛按乃亡歸下明有闕文據勣傳及新書時世勣陷于建德建德使攻新鄉虜黑闥獻之明是建德質其父蓋而使世勣行詐謀也闕數語文義不明

七月至定州其舊將曹湛董康買先亡在鮮虞復聚兵以應黑闥高祖遣淮陽王道玄等討之戰于下博王師敗績○曹湛新書作曹旗高祖本紀事在十月非七月

史臣總論破李贇甲兵放還其衆○臣德潛按李軌本傳軌遣贇破薛舉兵贇請坑之軌不從則破李贇甲兵一語乃誤編也

見頡利歸朝亦是見機者也○臣德潛按苑君璋本傳見頡利政亂竟率所部來降論中見頡利下明脫落政亂意

舊唐書卷五十五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六

蕭銑 杜伏威 闞稜 王雄誕 輔公祏 沈法興 李子通 朱粲 張善安 林士弘
羅藝 梁師都 劉季真 李子和

蕭銑後梁宣帝曾孫也祖巖隋開皇初叛隋降於陳陳亡為文帝所誅銑少孤貧傭書自給事母以孝聞煬帝時以外戚擢授羅川令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玄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州人張繡等同謀叛隋郡縣官屬衆欲推景珍為主景珍曰吾素寒賤雖假名號衆必不從今若推主當從衆望羅川令蕭銑梁氏之後寬仁大度有武皇之風吾又聞帝王膺籙必有符命而隋氏冠帶盡號起梁斯乃蕭家中興之兆今請以為主不亦應天順人乎衆乃遣人諭意銑大悅報景珍書曰我之本國昔在有隋以小事大朝貢無闕乃貪我土宇滅我宗祊我是以痛心疾首無忘雪恥今天啓公等協我心事若合符節豈非上玄之意也吾當糾率士庶敬從來請即日集得數千人揚言討賊而實欲相應遇潁川賊帥沈柳生來寇羅川縣銑擊之不利因謂其衆曰岳州豪傑首謀起義請我為主今隋政不行天下皆叛吾雖欲獨守力不自全且吾先人昔都此地若從其請必復梁祚遣召柳生亦當從我衆皆大悅即日自稱梁公改隋服色建梁旗幟柳生以衆歸之拜為車騎大將軍率衆往巴陵自起軍五日遠近投附者數萬人景珍遣徐德基郭華率州中首領數百人詣軍迎謁未及見銑而前造柳生柳生謂其下曰我先奉梁公勳居第一今岳州兵衆位多於我我若入城便出其下不如殺德基質其首領獨挾梁王進取州城遂與左右殺德基方詣中軍白銑銑大驚曰今欲撥亂忽自相殺我不能為汝主矣乃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地請罪銑責而赦之令復舊位銑陳兵入城景珍進言於銑曰徐德基丹誠奉主柳生凶悖擅殺之若不加誅何以為政且其為賊凶頑已久今雖從義不革此心同處一城必將為變若不預圖後悔無及銑又從之景珍遂斬柳生於城內其下將帥皆潰散銑於是築壇於城南燔燎告天自稱梁王以有異鳥之瑞建元為鳳鳴義寧二年僭稱皇帝署置百官一準梁故事僞謚其從父琮為孝靖帝祖巖為河間忠烈王父璿為文憲王封董景珍為晉王雷世猛為秦王鄭文秀為楚王許玄徹為燕王萬瓚為魯王張繡為齊王楊道生為宋王隋將張鎮州王仁壽擊之不能尅及聞隋滅鎮州因與寧長真等率嶺表諸州盡降於銑九江鄱陽初有林士弘僭號俄自相誅滅士弘逃于安成之山洞其郡亦降於銑遣其將楊道生攻陷南郡張繡略定嶺表東至三硤南盡交阯北拒漢川皆附之勝兵四十餘萬武德元年遷都江陵修復園廟引岑文本為中書侍郎令掌機密銑又遣楊道生攻硤州刺史許紹出兵擊破之赴水死者大半高祖詔夔州總管趙郡王孝恭率兵討之拔其通開二州斬僞東平郡王蕭闍提時諸將橫恣多專殺戮銑因令罷兵陽言營農實奪將帥之權也其大司馬董景珍之弟為僞將軍怨銑放其兵遂謀為亂事洩為銑所誅時景珍出鎮長沙銑下書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遣間使詣孝恭送款銑遣其齊王張繡攻之景珍謂繡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卿豈不見之乎奈何今日相攻繡不答進兵圍之景珍潰圍而走為其麾下所殺銑以繡為尚書令繡恃勳驕慢專恣弄權銑又惡而殺之既大臣相次誅戮故人邊將皆疑懼多有叛者銑不能復制以故兵勢益弱四年高祖命趙郡王孝恭及李靖率巴蜀兵發自夔州沿流而下廬江王瑗從襄州道黔州刺史田世康趣辰州道黃州總管周法明趣夏口道以圖銑及大軍將至銑江州總管蓋彥舉以五州降又遣其將文士弘等率兵拒戰孝恭與李靖皆擊破之進逼其都初銑之放兵散也自留宿衞兵士數千人忽聞孝恭至而倉卒追兵並江嶺之南道里遼遠未能相及孝恭縱兵入郭布長圍以守之數日尅其水城獲其舟艦數千艘其交州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等先來謁銑聞兵敗便詣李靖來降銑自度救兵不至謂其羣下曰天不祚梁數歸於滅若待力屈必害黎元豈以我一人致傷百姓及城未拔宜先出降冀免亂兵幸全衆庶諸人失我何患無君乃巡城號令守陴者皆慟哭銑以太牢告于其廟率官屬緦縗布幘而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百姓非有罪也請無殺掠孝恭因之送于京師

銑降後數日江南救兵十餘萬一時大至知銑降皆送款於孝恭銑至高祖數
其罪銑對曰隋失其鹿英雄競逐銑無天命故至於此亦猶田橫南面非負漢
朝若以為罪甘從鼎鑊竟斬于都市年三十九銑自初起五年而滅
杜伏威齊州章丘人也少落拓不治產業家貧無以自給每穿窬為盜與輔公
祏為刎頸之交公祏姑家以牧羊為業公祏數攘羊以餽之姑有憾焉因發其
盜事郡縣捕之急伏威與公祏遂俱亡命聚衆為羣盜時年十六常營護諸盜
出則居前入則殿後故其黨咸服之共推為主大業九年率衆入長白山投賊
帥左君行不被禮因捨去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時下邳有苗海潮亦聚衆為盜
伏威使公祏謂曰今同苦隋政各興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見擒何不合以為強
則不患隋軍相制若公能為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可來聽命不則一戰以決
雄雌海潮懼即以其衆歸于伏威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率兵討之伏威與戰
陽為奔北引入葭蘆中而從上風縱火迫其步騎陷于大澤火至皆燒死有海
陵賊帥趙破陣聞伏威兵少而輕之遣使召伏威請與并力伏威令公祏嚴兵
居外以待變親將十人持牛酒入謁破陣大悅引伏威入幕盡集其酋帥縱酒
高會伏威於坐斬破陣而并其衆由此兵威稍盛復屠安宜煬帝遣右禦衛將
軍陳稜以精兵八千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遺稜婦人之服以激怒之并致書號
為陳姥稜大怒悉兵而至伏威逆拒自出陣前挑戰稜部將射中其額伏威怒
指之曰不殺汝我終不拔箭遂馳之稜部將走奔其陣伏威因入稜陣大呼衝
擊所向披靡獲所射者使其拔箭然後斬之攜其首復入稜軍奮擊殺數十人
稜陣大潰僅以身免乘勝破高郵縣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分遣諸將略屬縣
所至輒下江淮閒小盜爭來附之伏威嘗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號為上募寵之
甚厚與同甘苦有攻戰輒令上募擊之及戰罷閱視有中在背便殺之以其退
而被擊也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其妻妾殉葬故人自為戰所向
無敵宇文化及之反也署為歷陽太守伏威不受又移居丹陽進用人士大修
器械薄賦歛除殉葬法其犯姦盜及官人貪濁者無輕重皆殺之仍上表於越
王侗侗拜伏威為東道大總管封楚王太宗之圍王世充遣使招之伏威請降
高祖遣使就拜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江淮以南安撫大使上柱國封吳王賜姓
李氏預宗正屬籍封其子德俊為山陽公賜帛五千段馬三百匹伏威遣其將
軍陳正通徐紹宗率兵來會武德四年遣其將軍王雄誕討李子通於杭州擒
之以獻又破汪華於歙州盡有江東淮南之地南接於嶺東至于海尋聞太宗
平劉黑闥進攻徐圓朗伏威懼而來朝拜為太子太保仍兼行臺尚書令留于
京師禮之甚厚位在齊王元吉之上以寵異之初輔公祏之反也詐稱伏威之
令以給其衆高祖遣趙郡王孝恭討之時伏威在長安暴卒及公祏平孝恭收
得公祏反辭不曉其詐遽以奏聞乃除伏威名籍沒其妻子貞觀元年太宗知
其冤赦之復其官爵葬以公禮
輔公祏齊州臨濟人隋末從杜伏威為羣盜初伏威自稱總管以公祏為長史
李子通之敗沈法興也伏威使公祏以精卒數千渡江討之子通率衆數萬以
拒公祏兵鋒甚銳公祏簡甲士千人皆使執長刀仍令千餘人隨後令之曰有
卻者斬公祏自領餘衆復居其後俄而子通方陣而前公祏所遣千人皆殊死
決戰公祏乃縱左右翼攻之子通大潰降其衆數千人公祏尋與伏威遣使歸
國拜為淮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封舒國公初伏威與公祏少相愛狎公祏年
長伏威每兄事之軍中咸呼為伯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潛忌之為署其養子闞
稜為左將軍王雄誕為右將軍推公祏為僕射外示尊崇而陰奪其兵權公祏
知其意怏怏不平乃與故人左遊仙偽學道辟穀以避其事武德五年伏威將
入朝留公祏居守復令雄誕典兵以副公祏陰謂曰吾入京若不失職無令公
祏為變其後左遊仙乃說公祏令反會雄誕屬疾於家公祏奪其兵詐言伏威
不得還江南貽書令其起兵因僭即偽位自稱宋國於陳故都築宮以居焉署
置百官以左遊仙為兵部尚書東南道大使越州總管大修兵甲轉漕糧餽時
吳興賊帥沈法興據毗陵公祏擊破之又遣其將馮惠亮屯於博望山陳正通
徐紹宗屯於青林山以拒官軍高祖命趙郡王孝恭率諸將會擊大破之紹宗
正通以五騎奔於丹陽公祏懼而遁走欲就左遊仙於會稽至武康為野人所
執送於丹陽孝恭斬之傳首京師公祏與伏威同起至滅凡十三載江東悉平

初伏威養壯士三十餘人爲假子，分領兵馬，唯闞稜、王雄誕知名。

闞稜，齊州臨濟人，善用大刀，長一丈，施兩刃，名爲陌刀，每一舉輒斃數人，前無當者。及伏威據有江淮之地，稜數有戰功，署爲左將軍。伏威步兵皆出自羣賊，類多放縱，有相侵奪者，稜必殺之，雖親故無所捨，令行禁止，路不拾遺。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還越州都督。及公祏僭號，稜從軍討之，與陳正通相遇，陣方接，稜脫兜鍪謂賊衆曰：「汝不識我邪？何敢來戰！」其衆多稜舊之所部，由是各無鬭志，或有還拜者。公祏之破，稜功居多，頗有自矜之色。及擒公祏，誣稜與己通謀。又杜伏威、王雄誕及稜家產在賊中者，合從原放，孝恭乃皆籍沒。稜訴理之，有忤於孝恭，孝恭怒，遂以謀反誅之。

王雄誕者，曹州濟陰人。初伏威之起也，用其計，屢有剋獲，署爲驃騎將軍。伏威後率衆渡淮，與海陵賊李子通合，後子通惡伏威雄武，使騎襲之，伏威被重瘡墮馬，雄誕負之，逃於葭蘆中。伏威復招集餘黨，攻劫郡縣，隋將來整又擊破之，亡失餘衆。其部將西門君儀妻王氏，勇決多力，負伏威而走，雄誕率麾下壯士十餘人衛護，隋軍追至，雄誕輒還禦之，身被數槍，勇氣彌厲，竟脫伏威。時闞稜年長於雄誕，故軍中號稜爲大將軍，雄誕爲小將軍。後伏威令輔公祏擊李子通於江都，使雄誕與稜爲副，戰于溧水，子通大敗。公祏乘勝追之，卻爲子通所破，軍士皆堅壁不敢出。雄誕謂公祏曰：「子通軍無營壘，且狃於初勝而不設備，若擊之，必尅。」公祏不從。雄誕以其私屬數百人銜枚夜擊之，因順風縱火，子通大敗，走渡太湖，復破沈法興，居其地。高祖聞伏威據有吳楚，遣使諭之，雄誕率衆討之。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雄誕遣其部將陳當率千餘人出其不意，乘高據險，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於樹上，布滿山澤閒。子通大懼，燒營而走，保於杭州，雄誕追擊敗之，擒子通於陣，送于京師。歙州首領汪華，隋末據本郡稱王十餘年，雄誕迴軍擊之。華出新安洞口以拒雄誕，甲兵甚銳。雄誕伏精兵於山谷閒，率羸弱數千人當之，戰纔合，僞退歸本營。華攻之不能尅，會日暮欲還，雄誕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急面縛而降。蘇州賊帥聞人遂安據崑山縣而無所屬，伏威又命雄誕攻之。雄誕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遂單騎詣其城下，陳國威靈，示以禍福，遂安感悅，率諸將出降。以前後功授歙州總管，封宜春郡公。

伏威之入朝也，留輔公祏鎮江南，而兵馬屬於雄誕。公祏將爲逆，奪其兵，拘之別室，遣西門君儀諭以反計。雄誕曰：「當今方太平，吳王又在京輦，國家威靈，無遠不被，公何得爲族滅事耶？雄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公祏知不可屈，遂縊殺之。雄誕善撫恤將士，皆得其死力，每破城鎮，約勒部下，絲毫無犯，故死之日，江南士庶莫不爲之流涕。高祖嘉其節，命其子果襲封宜春郡公。太宗即位，追贈左衛大將軍、越州都督，諡曰忠。果，垂拱初官至廣州都督、安西大都護。

沈法興，湖州武康人也。父恪，陳特進、廣州刺史。法興，隋大業末爲吳興郡守。東郡賊帥樓世幹舉兵圍郡城，煬帝令法興與太僕丞元祐討之。俄而宇文化及弒煬帝於江都，法興自以代居南土，宗族數千家，爲遠近所服，乃與祐部將孫士漢、陳果仁執祐於坐，號令遠近，以誅化及爲名。發自東陽，行收兵，將趨江都，下餘杭郡，比至烏程，精卒六萬。毗陵郡通守路道德率兵拒之，法興請與連和，因會盟襲殺道德，進據其城。時齊郡賊帥樂伯通據丹陽，爲化及城守，法興使果仁攻陷之，於是據有江表十餘郡，自署江南道總管。後聞越王侗立，乃上表於侗，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承制置百官，以陳果仁爲司徒，孫士漢爲司空，蔣元超爲尚書左僕射，殷芊爲尚書左丞，徐令言爲尚書右丞，劉子翼爲選部侍郎，李百藥爲府掾。法興自剋毗陵後，謂江淮已南可指撝而定，專立威刑，將士有小過，便即誅戮，而言笑自若，由是將士解體。稱梁，建元曰延康，改易隋官，頗依陳氏故事。是時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並握強兵，俱有窺覦江表之志。法興三面受敵，軍數挫衄。陳稜尋被李子通圍於江都，稜窘急，送質求救，法興使其子綸領兵數萬救之。子通率衆攻綸，大敗，乘勝渡江，陷其京口。法興使蔣元超拒之於庱亭，元超戰死，法興與左右數百人投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遂安遣其將葉孝辯迎之。法興至中路而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法興懼，乃赴江死。初，法興以義寧二年起兵，至武德三年而滅。

李子通，東海丞人也。少貧賤，以魚獵爲事。居鄉里，見班白提挈者，必代之。性好施惠，家無蓄積，睚眦之怨必報。隋大業末，有賊帥左才相，自號博山公，據齊郡

之長白山子通歸之以武力爲才相所重有鄉人陷於賊者必全護之時諸賊皆殘忍唯子通獨行仁恕由是人多歸之未半歲兵至萬人才相稍忌之子通自引去因渡淮與杜伏威合尋爲隋將來整所敗子通擁其餘衆奔海陵得衆二萬自稱將軍初宇文化及以隋將軍陳稜爲江都太守子通率師擊之稜南求救於沈法興西乞師於杜伏威二人各以兵至伏威屯清流法興保楊子相去數十里閒子通納言毛文深進計募江南人詐爲法興之兵夜襲伏威伏威不悟恨法興之侵己又遣兵襲法興二人相疑莫敢先動子通遂得盡銳攻陷江都陳稜奔于伏威子通入據江都盡虜其衆因僭卽皇帝位國稱吳建元爲明政丹陽賊帥樂伯通率衆萬餘來降子通拜尚書左僕射更進擊法興於庱亭斬其僕射蔣元超法興棄城宵遁遂有晉陵之地獲法興府掾李百藥引爲內史侍郎使典文翰以法興尚書左丞殷芊爲太常卿使掌禮樂由是隋郡縣及江南人士多歸之後伏威遣輔公祏攻陷丹陽進屯溧水子通擊之反爲公祏所敗又屬糧盡子通棄江都保于京口江西之地盡歸伏威子通又東走太湖鳩集亡散得二萬人襲沈法興於吳郡破之率其官屬都于餘杭東至會稽南至千嶺西距宣城北至太湖盡有其地未幾杜伏威遣其將王雄誕攻之大戰於蘇州子通敗績退保餘杭雄誕進逼之戰於城下軍復敗子通窮蹙請降伏威執之幷其左僕射樂伯通送于京師盡收其地高祖不之罪賜宅一區公田五頃禮賜甚厚及伏威來朝子通謂伯通曰伏威既來東方未靜我所部兵多在江外往彼收之可有大功於天下矣遂相與亡至藍田關爲吏所獲與伯通俱伏誅時又有朱粲林士弘張善安皆僭號於江淮之閒

朱粲者亳州城父人也初爲縣佐史大業末從軍討長白山賊遂聚結爲羣盜號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衆至十餘萬引軍渡淮屠竟陵沔陽後轉掠山南郡縣不能守所至殺戮噍類無遺義寧中招慰使馬元規擊破之俄而收輯餘衆兵又大盛僭稱楚帝於冠軍建元爲昌達攻陷鄧州有衆二十萬粲所剋州縣皆發其藏粟以充食遷徙無常去輒焚餘貲毀城郭又不務稼穡以劫掠爲業於是百姓大餒死者如積人多相食軍中罄竭無所虜掠乃取嬰兒蒸而噉之因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過於人肉乎但令他國有人我何所慮卽勒所部有略得婦人小兒皆烹之分給軍士乃稅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糧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愍楚因譴左遷並在南陽粲悉引之爲賓客後遭饑餒合家爲賊所噉又諸城懼稅皆相攜逃散顯州首領楊士林田瓚率兵以背粲諸州響應相聚而攻之大戰于淮源粲敗以數千兵奔于菊潭縣遣使請降高祖令假散騎常侍段確迎勞之確因醉侮粲曰聞卿噉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噉嗜酒之人正似糟藏豬肉確怒慢罵曰狂賊入朝後一頭奴耳更得噉人乎粲懼於坐收確及從者數十人奔于王世充拜爲龍驤大將軍東都平獲之斬于洛水之上士庶嫉其殘忍競投瓦礫以擊其屍須臾封之若冢

林士弘者饒州鄱陽人也大業十二年與其鄉人操師乞起爲羣盜師乞自號元興王攻陷豫章郡而據之以士弘爲大將軍隋遣持書侍御史劉子翊率師討之師乞中矢而死士弘代董其衆復與子翊大戰于彭蠡湖隋師敗績子翊死之士弘大振兵至十餘萬大業十三年徙據虔州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以其黨王戎爲司空攻陷臨川廬陵南康宜春等諸郡北至九江南洎番禺悉有其地其黨張善安保南康郡懷貳於士弘以舟師循江而下擊破豫章士弘尚有南昌虔循潮數州之地及蕭銑破後散兵稍往歸之士弘復振荊州總管趙王孝恭遣使招慰之其循潮二州並來降武德五年士弘遣其弟鄱陽王藥師率兵二萬攻圍循州刺史楊略與戰大破之士弘懼而遁走潛保于安城之山洞王戎亦以南昌來降拜爲南昌州刺史戎於是召士弘藏之于宅招誘舊兵更謀作亂其年洪州總管張善安密知其事發兵討之會士弘死部兵潰散戎爲善安所虜

張善安者兗州方與人也年十七便爲劫盜轉掠淮南有衆百餘人會孟讓爲王世充所破其散卒稍歸之得八百人襲破廬江郡因渡江附林士弘於豫章士弘不信之營於南塘上善安憾之襲擊士弘焚其郛郭而士弘後去豫章善安復來據之仍以其地歸國授洪州總管輔公祏之反也善安亦舉兵相應公祏以爲西南道大行臺安撫使李大亮以兵擊之兩軍隔水而陣大亮諭以禍

福答曰善安無背逆之心但爲將士所誤今欲歸降又恐不免於死大亮謂曰張總管既有降心吾亦不相疑阻因獨身踰澗就之入其陣與善安握手交言示無猜意善安大喜因許降將數十騎至大亮營大亮引之而入因令武士執之從者遁走既而送善安於長安稱不與公祏交通高祖初善遇之及公祏敗搜得其書與相往復遂誅之

羅藝字子延本襄陽人也寓居京兆之雲陽父榮隋監門將軍藝性桀黠剛愎不仁勇於攻戰善射能弄矟大業時屢以軍功官至虎賁郎將煬帝令受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節度督軍於北平藝少習戎旅分部嚴肅然任氣縱暴每凌侮於景頻爲景所辱藝深銜之後遇天下大亂涿郡物殷阜加有伐遼器仗倉粟盈積又臨朔宮中多珍產屯兵數萬而諸賊競來侵掠留守官虎賁郎將趙什住賀蘭誼晉文衍等皆不能拒唯藝獨出戰前後破賊不可勝計威勢日重什住等頗忌藝藝陰知之將圖爲亂乃宣言於衆曰吾輩討賊甚有功效城中倉庫山積制在留守之官而無心濟貧此豈存恤之意也以此言激怒其衆衆人皆怨既而旋師郡丞出城候藝藝因執之陳兵而什住等懼皆來聽命於是發庫物以賜戰士開倉以賑窮乏境內咸悅殺渤海太守唐禕等不同己者數人威振邊朔柳城懷遠並歸附之藝黜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爲營州以襄平太守鄧暠爲總管藝自稱幽州總管宇文化及至山東遣使召藝藝曰我隋室舊臣感恩累葉大行顛覆實所痛心乃斬化及使者而爲煬帝發喪大臨三日竇建德高開道亦遣使於藝藝謂官屬曰建德開道皆劇賊耳化及弒逆並不可從今唐公起兵皆符人望入據關右事無不成吾率衆歸之意已決矣有沮衆異議者必戮之會我使人張道源綏輯山東遣人諭意藝大悅武德三年奉表歸國詔封燕王賜姓李氏預宗正屬籍太宗之擊劉黑闥也藝領本兵數萬破黑闥弟什善於徐河俘斬八千人明年黑闥引突厥俱入寇藝復將兵與隱太子建成會於洺州因請入朝高祖遇之甚厚俄拜左翊衛大將軍藝自以功高位重無所降下太宗左右嘗至其營藝無故毆擊之高祖怒以屬吏久而乃釋待之如初時突厥屢爲寇患以藝素有威名爲北夷所憚令以本官領天節軍將鎮涇州太宗即位拜開府儀同三司而藝懼不自安遂於涇州詐言閱武因追兵矯稱奉密詔勒兵入朝率衆軍至于豳州治中趙慈皓不知藝反馳出謁之藝遂入據豳州太宗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右武候大將軍尉遲敬德率衆討藝王師未至慈皓與統軍楊岌潛謀擊之事洩藝執慈皓繫獄岌時在城外覺變遽勒兵攻之藝大潰棄妻子與數百騎奔於突厥至寧州界過烏時驛從者漸散其左右斬藝傳首京師梟之于市復其本姓羅氏藝弟壽時爲利州都督緣坐伏誅先是曹州女子李氏爲五戒自言通於鬼物有病癩者就療多愈流聞四方病人自遠而至門多車騎高祖聞之詔赴京師因往來藝家謂藝妻孟氏曰妃骨相貴不可言必當母儀天下孟篤信之命密觀藝又曰妃之貴者由於王王貴色發矣十日間當昇大位孟氏由是遽勸反孟及李皆坐斬

梁師都夏州朔方人也代爲本郡豪族仕隋鷹揚郎將大業末罷歸爲盜賊羣起師都陰結徒黨數千人殺郡丞唐宗據郡反自稱大丞相北連突厥隋將張世隆擊之反爲所敗師都因遣兵掠定雕陰弘化延安等郡於是僭即皇帝位稱梁國建元爲永隆突厥始畢可汗遺以狼頭纛號爲大度毗伽可汗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鹽川郡武德二年高祖遣延州總管段德操督兵討之師都與突厥之衆數千騎來寇延安營於野豬嶺德操以衆寡不敵按甲以挫其銳後伺師都稍怠遣副總管梁禮率衆擊之德操以輕騎出其不意師都與禮酣戰久之德操多張旗幟奄至其後師都大潰逐北二百餘里虜男女二百餘口經數月師都又以步騎五千來寇德操擊之俘斬略盡及劉武周之敗師都大將張舉劉旻相次來降師都大懼遣其尚書陸季覽說處羅可汗曰比者中原喪亂分爲數國勢均力弱所以北附突厥今武周既滅唐國益大師都甘從亡破亦恐次及可汗願可汗行魏孝文之事遣兵南侵師都請爲鄉導處羅從之謀令莫賀咄設入自原州泥步設與師都入自延州處羅入自并州突利可汗與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合于竇建德經滏口道來會于晉絳兵臨發遇處羅死乃止高祖又令德操悉發邊兵進擊師都拔其東城師都退據西城又求救於突厥頡利可汗頡利以勁兵萬騎救援之時稽胡大帥劉㣲成率

衆降師都師都信讒殺之於是羣情疑懼多叛師都來降師都勢蹙乃往朝頡利爲陳入寇之計自此頻致突厥之寇邊州略無寧歲頡利可汗之寇渭橋亦師都計也頡利政亂太宗知師都勢危援孤以書諭之不從遣夏州長史劉旻司馬劉蘭經略之有得其生口者輒縱遣令爲反間離其君臣之計頻選輕騎踐其禾稼城中漸虛歸命者相繼皆善遇之由是益相猜阻有李正寶辛獠兒者皆其名將謀執師都事洩不果正寶竟來降貞觀二年太宗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討之又使劉旻劉蘭率勁卒直據朔方東城以逼之頡利可汗遣兵來援師都紹逆擊破之進屯城下師都兵勢日蹙其從父弟洛仁斬師都詣紹降拜洛仁爲右驍衛將軍封朔方郡公師都自起至滅凡十二歲以其地爲夏州時又有劉季眞李子和屯據北邊與劉武周梁師都遞爲表裏

劉季眞者離石胡人也父龍兒隋末擁兵數萬自號劉王以季眞爲太子龍兒爲虎賁郎將梁德所斬其衆漸散及義師起季眞與弟六兒復舉兵爲盜引劉武周之衆攻陷石州季眞北連突厥自稱突利可汗以六兒爲拓定王甚爲邊患時西河公張綸眞鄉公李仲文俱以兵臨之季眞懼而來降授石州總管賜姓李氏封彭城郡王季眞見宋金剛與官軍相持於澮州久而未決遂覬伏武周與之合勢及金剛敗季眞亡奔高滿政尋爲所殺

李子和者同州蒲城人也本姓郭氏大業末爲左翊衛犯罪徙榆林見郡內大饑遂潛引敢死士得十八人攻郡門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之開倉以賑窮乏自稱永樂王建元爲正平尊其父爲太公以弟子政爲尙書令子端子升爲左右僕射有衆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始畢可汗並送子爲質以自固始畢先署劉武周爲定楊天子梁師都爲解事天子又以子和爲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始畢乃更署子和爲屋利設武德元年遣使歸款授楡林郡守尋就拜雲州總管封金河郡公二年進封郕國公時師都強暴子和慮爲所攻尋勒兵襲師都寧朔城尅之子和既絕師都又伺突厥間釁遣使以聞爲處羅可汗候騎所獲處羅大怒囚其弟子升子和自以孤危甚懼四年拔戶口南徙詔以延州故城居之五年從太宗平劉黑闥陷陣有功高祖嘉其誠節賜姓李氏拜右武衛將軍貞觀元年賜實封三百戶十一年除婺州刺史改封夷國公顯慶元年累轉黔州都督以年老乞骸骨許之加金紫光祿大夫麟德九年卒

史臣曰蕭銑聚烏合之衆當鹿走之時放兵以奪將權殺舊以求位定洎大軍奄至束手出降宜哉杜伏威恃勇聚徒見機歸國或致疑於高祖竟見譖於太宗輔公祏竊兵爲叛王雄誕守節不回訓于孫以忠貞感士庶之流涕于通修仁歇衆終懷貳以伏誅羅藝歸國立功信妖言而爲叛善始令終者鮮矣況法興狂賊梁師都凶人皆至覆亡殊無改悔自隋朝維絕宇縣瓜分小則鼠竊狗偷大則鯨吞虎據大唐舉義兆庶歸仁高祖運應瑤圖太宗天資神武羣凶席卷寰海鏡清祚享永年功宣後代諡曰神堯文武豈不韙哉

贊曰失政資盜圖王僭號眞主勃興風驅電掃

舊書唐卷五十六

舊唐書卷五十六考證

書毓傳今天啓公等協我心事若合符節蓋弁上文之意也〇若合符節句舊
本脫節字句法不完今補入

輔公祏傳時吳興賊帥沈法興據毗陵公祏遣擊破之〇沈炳震曰武德三年法
興已爲李子通所滅不應六年尙據毗陵也 臣宗萬按沈法興傳是時伏威
據歷陽陳稜據江都子通據海陵俱有窺江表之心法興三面受敵軍數挫
衂則知公祏爲伏威將嘗會擊破法興於毗陵時是史家追敘之體非編年
而紀其事也觀傳文自明

初伏威養壯士三十餘人爲假子分領兵爲唱闞稜王雄誕知名〇臣德潛按
此公祏傳末語也下應接闞王二傳向闞王二傳在前公祏傳在後于文法
不合蓋傳以杜伏威爲主輔闞王連類及之故闞王二傳附在公祏後也今
已更正

闞稜傳善用大刀長一丈施兩刃名爲拍刀〇臣德潛按唐六典有陌刀長一
丈卽新爲刀也今改正

王雄誕傳高祖聞伏威據有吳越遣使諭之雄誕率衆討之〇遣使諭之下明
有闕文蓋此時伏威令輔公祏擊李子通而以雄誕爲副也應脫去伏威遣
公祏事

舊唐書卷五十六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七

裴寂

劉文靜 弟文起 文靜子樹藝 李孟嘗 劉世龍 趙文恪 張平高 李思行 李高遷 許世緒 劉師立 錢九隴 樊興 公孫武達 龐卿惲 張長遜 李安遠

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人也祖融司本大夫父瑜絳州刺史寂少孤為諸兄之所鞠養年十四補州主簿及長疏眉目偉姿容隋開皇中為左親衛家貧無以自業每徒步詣京師經華嶽廟祭而祝曰窮困至此敢修誠謁神之有靈鑒其運命若富貴可期當降吉夢再拜而去夜夢白頭翁謂寂曰卿年三十已後方可得志終當位極人臣耳後為齊州司戶大業中歷侍御史駕部承務郎晉陽宮副監高祖留守太原與寂有舊時加親禮每延之宴語間以博奕至於通宵連日情忘厭倦時太宗將舉義師而不敢發言見寂為高祖所厚乃出私錢數百萬陰結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戲漸以輸之寂得錢既多大喜每日從太宗遊見其歡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許諾寂又以晉陽宮人私侍高祖高祖從寂飲酒酣寂白狀曰二郎密纘兵馬欲舉義旗正為寂以宮人奉公恐事發及誅急為此耳今天下大亂城門之外皆是盜賊若守小節旦夕死亡若舉義兵必得天位衆情已協公意如何高祖曰我兒誠有此計既已定矣可從之及義兵起寂進宮女五百人并上米九萬斛雜綵五萬段甲四十萬領以供軍用大將軍府建以寂為長史賜爵聞喜縣公從至河東屈突通拒守攻之不下三輔豪傑歸義者日有千數高祖將先定京師議者恐通為後患猶豫未決寂進說曰今通據蒲關若不先平前有京城之守後有屈突之援此乃腹背受敵敗之道也未若攻蒲州下之而後入關京師絕援可不攻而定矣太宗曰不然兵法尚權權在於速宜乘機早渡以駭其心我若遲留彼則生計且關中羣盜所在屯結未有定主易以招懷賊附兵強何城不尅屈突通自守賊耳不足為虞若失入關之機則事未可知矣高祖兩從之留兵圍河東而引軍入關及京師平賜良

田千頃甲第一區物四萬段轉大丞相府長史進封魏國公食邑三千戶及隋恭帝遜位高祖固讓不受寂勸進又不答寂請見曰桀紂之亡亦各有子未聞湯武臣輔之可為龜鏡無所疑也寂之茅土大位皆受之於唐陛下不為唐帝臣當去官耳又陳符命十餘事高祖乃從之寂出命太常具禮儀擇吉日高祖既受禪謂寂曰使我至此公之力也拜尚書右僕射賜以服玩不可勝紀仍詔尚食奉御每日賜寂御膳高祖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則延之臥內言無不從呼為裴監而不名當朝貴戚親禮莫與為比武德二年劉武周將黃子英宋金剛頻寇太原行軍總管姜寶誼李仲文相次陷沒高祖患之寂自請行因為晉州道行軍總管得以便宜從事師次介休而金剛據城以抗寂寂保于度索原營中乏水賊斷其澗路由是危迫欲移營就水賊因犯之師遂大潰死散略盡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以東城鎮俱沒金剛進逼絳州寂抗表陳謝高祖慰諭之復令鎮撫河東之地寂性怯無捍禦之才唯發使絡繹催督虞泰二州居人入城堡焚其積聚百姓惶駭復思為亂夏縣人呂崇茂遂殺縣令舉兵反引金剛為援寂擊之復為崇茂所敗被徵入朝高祖數之曰義舉之始公有翼佐之勳官爵亦極矣前拒武周兵勢足以破敵致此喪敗不獨愧於朕乎以之屬吏尋釋之顧待彌重高祖有所巡幸必令居守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謀反訊之無端高祖謂寂曰朕之有天下者本公所推今豈有貳心皁白須分所以推究耳因令貴妃三人齎珍饌寶器就寂第宴樂極歡經宿而去又嘗從容謂寂曰我李氏昔在隴西富有龜玉降及祖禰姻婭帝室及舉義兵四海雲集纔涉數月昇為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賤劬勞行陣下不聊生公復世胄名家歷職清顯豈若蕭何曹參起自刀筆吏也唯我與公千載之後無愧前修矣其年改鑄錢特賜寂令自鑄造又為趙王元景聘寂女為妃六年遷尚書左僕射賜宴於含章殿高祖極歡寂頓首而言曰臣初發太原以有慈旨清平之後許以退耕今四海乂安伏願賜臣骸骨高祖泣下霑襟曰今猶未也要相偕老耳公為台司我為太上逍遙一代豈不快哉俄冊司空賜實封五百戶遣尚書員外郎一人每日更直寂第其見崇貴如此貞觀元年加實封并前一千五百戶

二年太宗祠南郊命寂與長孫無忌同昇金輅寂辭讓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勳無忌亦宣力於朕同載參乘非公而誰遂同乘而歸三年有沙門法雅初以恩倖出入兩宮至是禁絕之法雅怨望出妖言伏法兵部尚書杜如晦鞫其獄法雅乃稱寂知其言寂對曰法雅惟云時候方行疾疫初不聞妖言法雅證之坐是免官削食邑之半放歸本邑寂請住京師太宗數之曰計公勳庸不至於此徒以恩澤特居第一武德之時政刑紕繆官方弛紊職公之由但以舊情不能極法歸掃墳墓何得復辭寂遂歸蒲州未幾有狂人自稱信行寓居汾陰言多妖妄常謂寂家僮曰裴公有天分于時信行已死寂監奴恭命以其言白寂寂惶懼不敢聞奏陰呼恭命殺所言者恭命縱令亡匿寂不知之寂遣恭命收納封邑得錢百餘萬因用而盡寂怒將遣人捕之恭命懼而上變太宗大怒謂侍臣曰寂有死罪者四位為三公而與妖人法雅親密罪一也事發之後乃負氣憤怒稱國家有天下是我所謀罪二也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陰行殺戮以滅口罪四也我殺之非無辭矣議者多言流配朕其從眾乎於是徙交州竟流靜州俄遇山羌為亂或言反獠劫寂為主太宗聞之曰我國家於寂有性命之恩必不然矣未幾果稱寂率家僮破賊太宗思寂佐命之功徵入朝會卒時年六十贈相州刺史工部尚書河東郡公子律師嗣尚太宗妹臨海長公主官至汴州刺史律師子承先則天時為殿中監為酷吏所殺

劉文靜字肇仁自云彭城人代居京兆之武功祖懿用石州刺史父韶隋時戰沒贈上儀同三司少以其父身死王事襲父儀同三司偉姿儀有器幹倜儻多權略隋末為晉陽令遇裴寂為晉陽宮監因而結友夜與同宿寂見城上烽火仰天歎曰卑賤之極家道屢空又屬亂離當何取濟文靜笑曰世途若此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患於卑賤及高祖鎮太原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結託又竊觀太宗謂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寂初未然之後文靜坐與李密連婚煬帝令繫於郡獄太宗以文靜可與謀議入禁所視之文靜大喜曰天下大亂非有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無但恐常人不能別耳今入禁所相看非兒女之情相憂而已時事如此故來與君圖舉大計請善籌其事文靜曰今李密長圍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賊連州郡小盜阻山澤者萬數矣但須真主驅駕取之誠能應天順人舉旗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今太原百姓避盜賊者皆入此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朝嘯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領之兵復且數萬君言出口誰敢不從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盈半歲帝業可成太宗笑曰君言正合人意於是部署賓客潛圖起義候機當發恐高祖不從沉吟者久之文靜見高祖厚於裴寂欲因寂開說於是引寂交於太宗得通謀議及高君雅為突厥所敗高祖被拘太宗又遣文靜共寂進說曰易稱知幾其神乎今大亂已作公處嫌疑之地當不賞之功何以圖全其裨將敗衄以罪見歸事誠迫矣當須為計晉陽之地士馬精強宮監之中府庫盈積以茲舉事可立大功關中天府代王沖幼權豪並起未有適從願公興兵西入以圖大事何乃受單使之囚乎高祖然之時太宗潛結死士與文靜等協議尅日舉兵會高祖得釋而止乃命文靜詐為煬帝勅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人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為兵期以歲暮集涿郡將伐遼東由是人情大擾思亂者益眾文靜因謂裴寂曰公豈不聞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乎唐公名應圖讖聞於天下何乃推延自貽禍釁宜早勸唐公以時舉義又脅寂曰且公為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乃屢促高祖起兵會馬邑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自稱天子引突厥之眾將侵太原太宗遣文靜及長孫順德等分部募兵以討武周為辭又令文靜與裴寂偽作符勅出宮監庫物以供留守資用因募兵集眾及義兵將起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獨懷猜貳後數日將大會於晉祠威及君雅潛謀害高祖晉陽鄉長劉世龍以白太宗太宗既知迫急欲先事誅之遣文靜與鷹揚府司馬劉政會投急變之書詣留守告威等二人謀反是日高祖與威君雅同坐視事文靜引政會至庭中云有密狀知人欲反高祖指威等取狀看之政會不肯與曰所告是副留守事唯唐公得看之耳高祖陽驚曰豈有是乎覽狀訖謂威等曰此人告公事如何君雅大詬曰此是反人欲殺我也文靜叱左右執之囚于別室既拘威等竟得舉兵高祖開大將軍府以文靜為軍司馬文靜勸改旗幟以彰義

舉又請連突厥以益兵威高祖並從之因遣文靜使于始畢可汗始畢曰唐公起事今欲何為文靜曰皇帝廢冢嫡傳位後主致斯禍亂唐公國之懿戚不忍坐觀成敗故起義軍欲黜不當立者願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衆土地入唐公財帛金寶入突厥始畢大喜即遣將康鞘利領騎二千隨文靜而至又獻馬千疋高祖大悅謂文靜曰非公善辭何以致此尋率兵與隋將屈突通於潼關通遣武牙郎將桑顯和率勁兵來擊文靜苦戰者半日死者數千人文靜度顯和軍稍怠潛遣奇兵掩其後顯和大敗悉虜其衆通尚擁兵數萬將遁歸東都文靜遣諸將追而執之略定新安以西之地轉大丞相府司馬進授光祿大夫封魯國公高祖踐祚拜納言時高祖每引重臣共食文靜奏曰陛下君臨億兆率土莫非臣而當朝撝抑言尚稱名又宸極位尊帝座嚴重乃使太陽俯同萬物臣下震恐無以措身帝不納時制度草創命文靜與當朝通識之士更刊隋開皇律令而損益之以為通法高祖謂曰本設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為隱語執法之官緣此舞弄宜更刊定務使易知會薛舉寇涇州命太宗討之以文靜為元帥府長史遇太宗不豫委於文靜及司馬殷開山誡之曰舉糧少兵疲懸軍深入意在決戰不利持久即欲挑戰慎無與決待吾差當為君等取之文靜用開山計出軍爭利王師敗績文靜奔還京師坐除名俄又從太宗討舉平之以功復其爵邑拜民部尚書領陝東道行臺左僕射武德二年從太宗鎮長春宮文靜自以才能幹用在裴寂之右又屢有軍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多相違戾寂有所是文靜必非之由是與寂有隙文靜嘗與其弟通直散騎常侍文起酣宴出言怨望拔刀擊柱曰必當斬裴寂耳家中妖怪數見文起憂之遂召巫者於星下被髮銜刀為厭勝之法時文靜有愛妾失寵以狀告其兄妾兄上變高祖以之屬吏遣裴寂蕭瑀問狀文靜曰起義之初忝為司馬計與長史位望略同今寂為僕射據甲第臣官賞不異衆人東西征討家口無託實有觖望之心因醉或有怨言不能自保高祖謂羣臣曰文靜此言反明白矣李綱蕭瑀皆明其非反太宗以文靜義旗初起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平京城任遇懸隔止以文靜為觖望非敢謀反極佑助之而高祖素疏忌之裴寂又言曰文靜才略實冠時人性復麤險忿不思難醜言悖逆其狀已彰當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敵今若赦之必貽後患高祖竟聽其言遂殺文靜文起仍籍沒其家文靜臨刑撫膺歎曰高鳥逝良弓藏故不虛也時年五十二貞觀三年追復官爵以子樹義襲封魯國公許尚公主後與其兄樹藝怨其父被戮又謀反伏誅文靜初為納言時有詔以太原元謀立功尚書令秦王某尚書左僕射裴寂及文靜特恕二死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右屯衛大將軍竇琮左翊衛大將軍柴紹內史侍郎唐儉吏部侍郎殷開山鴻臚卿劉世龍衛尉少卿劉政會都水監趙文恪庫部郎中武士彠驃騎將軍張平高李思行李高遷左屯衛府長史許世緒等十四人約免一死武德九年十月太宗始定功臣實封差第文靜已死於是裴寂加食九百戶通前為一千五百戶長孫無忌王君廓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等五人食邑一千三百戶長孫順德柴紹羅藝趙郡王孝恭等四人食邑一千二百戶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等三人食邑一千戶李勣劉弘基二人食邑九百戶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寶程知節四人食七百戶安興貴安脩仁唐儉竇軌屈突通蕭瑀封德彝劉義節八人各食六百戶錢九隴樊興公孫武達李孟嘗段志玄龐卿惲張亮李藥師杜淹元仲文十人各食四百戶張長遜張平高李安遠李子和秦行師馬三寶六人各食三百戶其王君廓事在廬江王瑗傳安興貴安脩仁事在李軌傳李子和事在梁師都傳馬三寶事在柴紹傳

李孟嘗趙州平棘人官至右威衛大將軍漢東郡公元仲文洛州人至右監門將軍河南縣公秦行師并州太原人至左監門將軍清水郡公並事微不錄自餘無傳者盡附於此

劉世龍者并州晉陽人大業末為晉陽鄉長高祖鎮太原裴寂數薦之由是甚見接待亦出入王威高君雅家然獨歸心於高祖義兵將起威與君雅內懷疑貳世龍輒探得其情以白高祖及誅威等授銀青光祿大夫從平京城累轉鴻臚卿仍改名義節時草創之始傾竭府藏以賜勳人而國用不足義節進計曰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薪貴而布帛賤若採街衢及苑中樹為樵以易布帛

歲收數十萬疋立可致也又藏內綿絹疋疋輸之使申截取剩物以供雜費動
盈十餘萬段矣高祖並從之大收其利再遷太府卿封萬國公貞觀初轉少府
監以罪配流嶺南尋授欽州別駕卒義節從子思禮萬歲通天二年為箕州刺
史思禮少學相術於許州張憬藏相己必歷刺史位至太師及授箕州益自
喜以為太師之職位極人臣非佐命無以致之與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結搆
謀反謂耀曰公體有龍氣耀亦謂思禮曰公是金刀合為我輔因相解釋圖讖
仰定君臣之契又令思禮自衒相術每所見人皆謂之合得三品使嘉進之士
聞之滿盛然始謂云綦連耀有天分公因之以得富貴事發繫獄乃多羅引朝
士冀以自免所誅陷者三十餘家耀思禮並伏誅鳳閣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
孫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鳳閣舍人王勮勮兄前涇州刺史勔太子司議
郎路敬淳等坐與耀及思禮交結皆死初則天命河內王武懿宗按思禮之獄
懿宗寬思禮於外令廣引逆徒而思禮以為得計從容自若嘗與相忤者必引
令枉誅臨刑猶在外尚不之覺及衆人既戮乃收誅之

趙文恪者并州太原人也隋末為鷹揚府司馬義師之舉授右二統軍武德二
年拜都水監封新興郡公時大亂之後中州少馬遇突厥蕃市牛馬以資國用
俄而劉武周將宋金剛來寇太原屬城皆沒真鄉公李仲文選守浩州城孤兵
弱元吉遣文恪率步騎千餘助為聲援及太原為賊所陷文恪遂棄城遁去坐
是賜死獄中

張平高綏州膚施人也隋末為鷹揚府校尉戍太原為高祖所識因參謀議義
旗建以為軍頭從平京城累授左領軍將軍封蒲國公貞觀初出為丹州刺史
坐事免令以右光祿大夫還第卒後改封羅國公永徽中追贈潭州都督

李思行趙州人也嘗避仇太原高祖將舉義兵令赴京城觀覘動靜及還具論
機變深稱旨授左三統軍從破宋老生平京城累授嘉州刺史封樂安郡公永
徽初卒贈洪州都督謚曰襄

李高遷岐州岐山人也隋末客遊太原高祖常引之左右及擒高君雅王威等
高遷有功焉授右三統軍從平霍邑圍京城力戰功最累遷左武衛大將軍封
江夏郡公檢校西麟州刺史武德初突厥寇馬邑朔州總管高滿政請救高祖
令高遷督兵助鎮俄而賊兵甚盛高遷乃斬關宵遁其將士皆沒竟坐除名徙
邊後以佐命功拜陵州刺史永徽五年卒贈梁州都督

許世緒者并州人也大業末為鷹揚府司馬見隋祚將亡言於高祖曰天道輔
德人事與能蹈機不發必貽後悔今隋政不綱天下鼎沸公姓當圖錄名應歌
謠握五郡之兵當四戰之地若遂無他計當敗不旋踵未若首建義旗為天下
唱此帝王業也高祖甚奇之親顧日厚義兵起授右一府司馬武德中累除蔡
州刺史封真定郡公卒弟洛仁亦以元從功臣至冠軍大將軍行左監門將軍
永徽初卒贈代州都督謚曰勇陪葬昭陵

劉師立者宋州虞城人也初為王世充將軍親遇甚密洛陽平當誅太宗惜其
才特免之為左親衛太宗之誅建成元吉也嘗引師立密籌其事或自宵達曙
其後師立與尉遲敬德龐卿惲李孟嘗等九人同誅建成有功超拜左衛率尋
遷左驍衛將軍封襄武郡公賜絹五千疋後人告師立自云眼有赤光體有非
常之相姓氏又應符讖太宗謂之曰人言卿欲反如何師立大懼俯而對曰臣
任隋朝不過六品身材駑下不敢輒希富貴過蒙非常之遇常以性命許國而
陛下功成事立臣復致位將軍顧己循躬實踰涯分臣是何人輒敢言反太宗
笑曰知卿不然此妄言耳賜帛六十疋延入臥內慰諭之羅藝之反也長安人
情騷動以師立檢校右武候大將軍以備非常及藝平憲司將究黨與師立坐
與交通遽除名又以藩邸之舊尋檢校岐州都督師立上書請討吐谷渾書奏
未報便遣使間其部落諭以利害多有降附列其地為開橋二州又有党項首
領拓拔赤辭先附吐谷渾負險自固師立亦遣人為陳利害赤辭遂率其種落
內屬太宗甚嘉之拜赤辭為西戎都督後師立以母憂當去職父老上表請留
詔不許赴哀復令居任時河西党項破丑氏常為邊患又阻新附師立總兵擊
之軍未至破丑氏大懼遁於山谷師立追之至卹于真山而還吐谷渾於小莫
門川擊破之多所虜獲尋轉始州刺史十四年卒謚曰肅

錢九隴本晉陵人也父在陳為境上所獲沒為皇家隸人九隴善騎射高祖信

愛之常置左右義兵起以軍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及剋京城拜左監門郎將從平薛仁果劉武周以前後戰功累授右武衛將軍其後從太宗擒竇建德平王世充從隱太子討劉黑闥於魏州力戰破賊策勳爲最累封郇國公仍以本官爲苑遊將軍貞觀初出爲眉州刺史再遷右監門大將軍十二年改封郇國公加食廬州實封六百戶尋卒贈左武衛大將軍潭州都督謚曰勇陪葬獻陵

樊興者本安陸人也父犯罪配沒爲皇家隸人興從平京城累除右監門將軍又從太宗破薛舉平王世充竇建德積戰功累封營國公賜物二千段黃金三十鋌尋坐事削爵貞觀六年陵州獠反興率兵討之拜左驍衛將軍又從特進李靖擊吐谷渾爲赤水道行軍總管坐遲留不赴軍期又士卒多死失亡甲仗以勳減死久之累拜左監門大將軍封襄城郡公太宗之征遼東以興忠謹令副司空房玄齡留守京師俄又檢校右武候將軍永徽初卒贈左武候大將軍洪州都督陪葬獻陵

公孫武達者雍州櫟陽人也少有膂力稱爲豪俠在隋爲驍果武德初至長春宮謁太宗從討劉武周力戰功居最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累遷秦王府右三軍驃騎封清水縣公貞觀初檢校右監門將軍尋除肅州刺史歲餘突厥數千騎輜重萬餘入侵肅州欲南入吐谷渾武達領二千人與其精銳相遇力戰虜稍卻急攻之遂大潰擒之於張掖河又命軍士於上流以椑渡兵擊其餘衆賊半濟兩岸夾攻之斬溺略盡璽書慰勉之拜左監門將軍後又受詔擊靈州叛突厥武達引兵趣靈州追及之賊方渡河見武達至據河南岸武達引兵擊之斬其渠帥可邏拔屈餘黨幾盡進封東萊郡公永徽中累授右武衛大將軍及卒高宗廢朝舉哀贈荆州都督給東園祕器陪葬昭陵謚曰壯

龐卿惲者并州太原人從太宗討隱太子有功累拜右驍衛將軍封邾國公尋卒追封濮國公子同善官至右金吾大將軍同善子承宗開元初爲太子賓客

張長遜雍州櫟陽人也隋代爲里長平陳有功累至五原郡通守及天下亂遂附于突厥號長遜爲割利特勤及義旗建長遜以郡降授五原太守尋除豐州總管是時梁師都薛舉請兵於突厥欲令渡河長遜知之僞爲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突厥乃拒師都等使高祖嘉之武德元年勑右武候驃騎將軍高靜致幣於始畢可汗路經豐州會可汗死勑於所到處納庫突厥聞而大怒欲南渡長遜乃遣高靜出塞申國家賻贈之禮突厥乃引還及征薛舉長遜不待命而至以功授豐州總管進封巴國公賜以錦袍金甲是時言事者以長遜久居豐州與突厥連結長遜懼請入朝拜右武候將軍徙封息國公賜以宮人綵物千餘段會有疾車駕親幸其第及竇軌率巴蜀兵擊王世充以長遜檢校益州行臺左僕射歷遂嘉二州總管所在皆有惠政貞觀十一年卒

李安遠者夏州朔方人也隋雲州刺史徹子也家富於財少從博徒不逞晚始折節讀書敬慕士友襲父爵城陽公與王珪友善大業初珪坐叔頗當配流安遠爲之營護免後爲正平令及義兵攻絳郡安遠與通守陳叔達嬰城自守城陷高祖與安遠有舊馳至其宅撫慰之引與同食拜右翊衛統軍封正平縣公武德元年授右武衛大將軍從太宗征伐特蒙恩遇累戰功改封廣德郡公又使於吐谷渾與敦和好於是吐谷渾主伏允請與中國互市安遠之功也從隱太子建成潛引以爲黨援安遠固拒之由是太宗益加親信貞觀初歷潞州都督懷州刺史歷任頗有聲績然傷於嚴急時論少之七年卒追贈涼州都督謚曰密十三年追封爲遂安郡公

史臣曰裴寂歷任仕隋官至爲宮監總子女玉帛之務據倉廩兵甲之饒喜博戲之利茍多啓擧義之謀爲首謁攀神以徼福始彰不逞之心留貴妃以邀宿終昧爲臣之道居第一之位乏在三之規特高祖之舊恩致文靜之極法終歸四罪尙保再生幸也文靜奮縱橫之略立締構之功罔思寵辱之機遂爲輕躁之行未及封而禍也惜哉凡關佐命爰第實封小大不遺實憑自勤太宗之行賞也明矣

贊曰風雲初合共竭智力勢利既分遽變讎敵

舊唐書卷五十七

舊唐書卷五十七考證

裴寂傳始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戲○臣宗萬按通鑑注是時不復有龍山並斌廉在開皇中嘗爲令也以舊官書之耶蓋龍山縣隋煬帝所置屬太原郡開皇十年則改曰晉陽矣

劉文靜傳又請連突厥以益兵威○臣宗萬按創業起居注突厥夜遣明旦城外視入義旗文武官入賀帝曰且莫相賀當請君召而使之卸自手與突厥書據此則結連突厥高祖自爲之非由文靜之請通鑑則書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與傳相合乃知溫大雅欲歸功於高祖故與傳不同耳

劉師立傳時河西党項破刃氏常爲邊患○新書作破丑氏

張長遜傳勸右武侯驃騎將軍高審致幣于始畢可汗○新書作高世靜

以功授豐州總管進封巴國公○新書作蕃國公

舊唐書卷五十七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八

唐儉　長孫順德　劉弘基　殷嶠　劉政會
柴紹（平陽公主 馬三寶附）　武士彠（長兄士稜 次兄士逸）

唐儉字茂約，并州晉陽人，北齊尚書左僕射邕之孫也。父鑒，隋戎州刺史。儉落拓不拘規檢，然事親頗以孝聞。初，鑒與高祖有舊，同領禁衛。高祖在太原留守，儉與太宗周密。儉從容說太宗以隋室昏亂，天下可圖。太宗白高祖，乃召入密訪時事。儉曰：「明公日角龍庭，李氏又在圖牒，天下屬望，非在今朝。若開府庫，南嘯豪傑，北招戎狄，東收燕、趙，長驅濟河，據有秦、雍，海內之權，指麾可取。願弘達節，以順羣望，則湯、武之業不遠。」高祖曰：「湯、武之事，非所庶幾。今天下已亂，言私則圖存，語公則拯溺。卿宜自愛，吾將思之。」及開大將軍府，授儉記室參軍。太宗為渭北道行軍元帥，以儉為司馬。平京城，加光祿大夫、相國府記室，封晉昌郡公。武德元年，除內史舍人，尋遷中書侍郎，特加授散騎常侍。王行本守蒲州城不降，勅工部尚書獨孤懷恩率兵屯於其東，以經略之。尋又夏縣人呂崇茂以城叛，降於劉武周。高祖遣永安王孝基、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總管于筠等率兵討之。時儉使至軍所，屬武周遣兵援崇茂，儉與孝基、筠等並為所獲。初，懷恩屯兵蒲州，與其屬元君實謀反。時君實亦陷於賊中，與儉同被拘執，乃謂儉曰：「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獨孤尚書近者欲舉兵圖事，遲疑之間，遂至今日，豈不由不斷耶？」俄而懷恩脫身得還，仍令依前屯守。君實又謂儉曰：「獨孤尚書今遂拔難得還，復在蒲州屯守，可謂王者不死。」儉聞之，懼懷恩為逆，乃密令親信劉世讓以懷恩之謀奏聞。適遇王行本以蒲州歸降，高祖將入其城，浮舟至中流，世讓謁見。高祖讀奏大驚曰：「豈非天命也！」迴舟而歸，分捕反者按驗之。懷恩自縊，餘黨伏誅。俄而太宗擊破武周，部將宋金剛追至太原，武周懼而北走。儉乃封其府庫，收兵甲，以待太宗。高祖嘉儉身沒虜庭，心存朝闕，復舊官，仍為并州道安撫大使，以便宜從事，并賜獨孤懷恩田宅貲財等。使還，拜禮部尚書，授天策府長史，兼檢校黃門侍郎，封莒國公，與功臣等元勳恕一死。仍除遂州都督，食綿州實封六百戶，圖形凌煙閣。貞觀初，使于突厥，說誘之，因以隋蕭后及楊正道以歸。太宗謂儉曰：「卿觀頡利可圖否？」對曰：「銜國威恩，亦可望獲。」遂令儉馳傳至虜庭，示之威信。頡利部落歘然定歸款之計，因而兵衆弛懈。李靖率輕騎掩襲破之，頡利北走，儉脫身而還。歲餘，授民部尚書。後從幸洛陽苑射猛獸，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雄彘突及馬鐙，儉投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納之，因為罷獵。尋加光祿大夫。又特令其子善識尚豫章公主。儉在官每盛修肴饌，與親賓縱酒為樂，未嘗以職務留意。又嘗託鹽州刺史張臣合收其私羊，為御史所劾，以舊恩免罪，貶授光祿大夫。永徽初，致仕于家，加特進。顯慶元年卒，年七十八。高宗為之舉哀，罷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賻布帛一千段、粟一千石，賜東園祕器，陪葬昭陵，謚曰襄，官為立碑。儉少子觀，最知名，官至河西令，有文集三卷。儉孫從心，神龍中以子晙娶太平公主女，官至殿中監。晙，先天中為太常少卿，坐與太平連謀伏誅。

長孫順德，文德順聖皇后之族叔也。祖澄，周秦州刺史。父愷，隋開府。順德仕隋右勳衛，避遼東之役，逃匿於太原，深為高祖、太宗所親委。時羣盜並起，郡縣各募兵為備，太宗外以討賊為名，因令順德與劉弘基等召募，旬月之間，衆至萬餘人，結營於郭下，遂誅王威、高君雅等。義兵起，拜統軍，從平霍邑，破臨汾，下絳郡，俱有戰功。尋與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每戰摧鋒。及通將奔洛陽，順德追及於桃林，執通歸京師，仍略定陝縣。高祖即位，拜左驍衛大將軍，封薛國公。武德九年，與秦叔寶等討建成餘黨於玄武門。太宗踐祚，真食千二百戶，特賜以宮女，每宿內省。後順德監奴受人饋絹事發，太宗謂近臣曰：「順德地居外戚，功即元勳，位高爵厚，足稱富貴。若能勤覽古今，以自鑒誡，弘益我國家者，朕當與之同有府庫耳。何乃不遵名節，而貪冒發聞乎！」然惜其功，不忍加罪，遂於殿庭賜絹數十疋，以愧其心。大理少卿胡演進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恕，奈何又

賜之絹太宗曰人生性靈得絹甚於刑戮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尋坐與李孝常交通除名歲餘太宗閱功臣圖見順德之像閔然憐之遣宇文士及視其所爲見順德頹然而醉論者以爲達命召拜澤州刺史復其爵邑順德素多放縱不遵法度及此折節爲政號爲明肅先是長吏多受百姓餽餉順德糺擿一無所容稱爲良牧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並占境內膏腴之田數十頃順德並劾而追奪分給貧戶尋又坐事免發疾太宗聞而鄙之謂房玄齡曰順德無慷慨之節多兒女之情今有此疾何足問也未幾而卒太宗爲之罷朝遣使弔祭贈荊州都督諡曰襄貞觀十三年追改封爲邳國公永徽五年重贈開府儀同三司

劉弘基雍州池陽人也父昇隋河州刺史弘基少落拓交通輕俠不事家產以父蔭爲右勳侍大業末嘗從煬帝征遼東家貧不能自致行至汾陰度已後期當斬計無所出遂與同旅屠牛潛諷吏捕之繫於縣獄歲餘竟以贖論事解亡命盜馬以供衣食因至太原會高祖鎮太原遂自結託又察太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由是大蒙親禮出則連騎入同臥起義兵將舉弘基召募得二千人王威高君雅欲爲變高祖伏弘基及長孫順德於廳事之後弘基因麾左右執威等又從太宗攻下西河義軍次賈胡堡與隋將宋老生戰破之進攻霍邑老生率衆陣於城外弘基從太宗擊之老生敗走弃馬投壍弘基下斬其首拜右光祿大夫師至河東弘基以兵千人先濟河進下馮翊爲渭北道大使得便宜從事以殷開山爲副西略地扶風有衆六萬南渡渭水屯於長安故城威聲大振耀軍金光門衛文昇遣兵來戰弘基逆擊走之擒甲士千餘人馬數百疋時諸軍未至弘基先至一戰而捷高祖大悅賜馬二十疋及破京城功爲第一從太宗擊薛舉於扶風破之追奔至隴山而返累拜右領都督封河間郡公又從太宗經略東都戰于瓔珞門外破之師旋弘基爲殿隋將段達張志陳於三王陵弘基擊敗之武德元年拜右驍衛大將軍以元謀之勳恕其一死領行軍左一總管又從太宗討薛舉時太宗以疾頓於高墌城弘基劉文靜等與舉接戰於淺水原王師不利八總管咸敗唯弘基一軍盡力苦鬬矢盡爲舉所獲高祖嘉其臨難不屈賜其家粟帛甚厚仁杲平得歸復其官爵會宋金剛陷太原遣弘基屯晉州裴寂爲宋金剛所敗人情駭莫有固志金剛以兵逼城下弘基不能守復陷於賊俄得逃歸高祖慰諭之授左一總管從太宗屯于柏壁率兵二千自隰州趣西河斷賊歸路時賊鋒甚勁弘基堅壁不能進及金剛遁弘基率騎邀之至于介休與太宗會追擊大破之累封任國公尋從擊劉黑闥於洛州師旋授秉鉞將軍會突厥入寇弘基率步騎一萬自豳州北界東拒子午嶺西接臨涇修營鄣塞副淮安王神通備胡寇於北鄙九年以佐命功真食九百戶太宗即位顧待益隆李孝常長孫安業之謀逆也坐與交遊除名歲餘起爲易州刺史復其封爵徵拜衛尉卿九年改封夔國公世襲朗州刺史例停不行後以年老乞骸骨授輔國大將軍朝朔望祿賜同於職事太宗征遼東以弘基爲前軍大總管從擊高延壽於駐蹕山力戰有功太宗屢加勞勉永徽元年加實封通前一千一百戶其年卒年六十九高宗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幷州都督陪葬昭陵仍爲立碑諡曰襄弘基遺令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良田五頃謂所親曰若賢固不藉多財不賢守此可以免饑凍餘財悉以散施子仁實襲官至左典戎衛郎將從子仁景神龍初官至司農卿

殷嶠字開山雍州鄠縣人陳司農卿不害孫也其先本居陳郡陳亡徙關中父僧首隋秘書丞有名於世嶠少以學行見稱尤工尺牘仕隋太谷長有治名義兵起召補大將軍府掾參預謀略授心腹之寄累以軍功拜光祿大夫從隱太子攻剋西河太宗爲渭北道元帥引爲長史時關中羣盜往往聚結衆無適從令嶠招慰之所至皆下又與統軍劉弘基率兵六萬屯長安故城隋將衛孝節自金光門出戰嶠與弘基擊破之京城平賜爵陳郡公遷丞相府掾尋授吏部侍郎從擊薛舉爲元帥府司馬時太宗有疾委軍於劉文靜誡之曰賊衆遠來利在急戰難與爭鋒且宜持久待糧盡然後可圖嶠退謂文靜曰王體不安慮公不濟故發此言宜因機破賊何乃以勍敵遺王也久之言於文靜曰王不豫恐賊輕我請耀武以威之遂陳兵於折墌爲舉所乘軍乃大敗嶠坐減死除名後從平薛仁杲復其爵位武德二年兼陝東道大行臺兵部尚書遷吏部尚書

從太宗討平王世充以功進爵郧國公復從征劉黑闥道病卒太宗親臨喪哭之甚慟贈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諡曰節貞觀十四年詔與贈司空淮安王神通贈司空河間王孝恭贈民部尚書劉政會俱以佐命功配饗高祖廟庭十七年又與長孫無忌唐儉長孫順德劉弘基劉政會柴紹等十七人俱圖其形於凌煙閣永徽五年追贈司空嶠從祖弟闡禮有文學武德中為太子中舍人修梁史未就而卒闡禮子仲容亦知名則天深愛其才官至申州刺史

劉政會滑州胙城人也祖環儁北齊中書侍郎政會隋大業中為太原鷹揚府司馬高祖為太原留守政會率兵隸於麾下太宗與劉文靜謀起義兵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猶懷猜貳後數日將大會於晉祠威與君雅謀危高祖有人以白太宗既知迫急欲先事誅之因遣政會為急變之書詣留守告威等二人謀反是日高祖與威君雅同坐視事文靜引政會入至庭中云有密狀知人欲反高祖指威等令視之政會不肯曰所告是副留守事唯唐公得省之耳君雅攘袂大呼曰此是反人欲殺我也時太宗已列兵馬布於街巷文靜因令左右引威等囚于別室既拘威等竟得舉兵政會之功也大將軍府建引為戶曹參軍從平長安除丞相府掾武德初授衛尉少卿留守太原政會內輯軍士外和戎狄遠近莫不悅服尋而劉武周進逼并州晉陽豪右薛深等以城應賊政會為賊所擒於賊中密表論武周形勢賊平復其官爵歷刑部尚書光祿卿封邢國公貞觀初累轉洪州都督賜實封三百戶九年卒太宗手勅曰舉義之日實有殊功所葬並宜優厚贈民部尚書諡曰襄後與殷開山同配饗高祖廟庭子玄意襲爵改封渝國公尚南平公主授駙馬都尉高宗時為汝州刺史次子奇長壽中為天官侍郎為酷吏所陷也

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也祖烈周驃騎大將軍歷遂梁二州刺史封冠軍縣公父慎隋太子右內率封鉅鹿郡公紹幼趫捷有勇力任俠聞於關中少補隋元德太子千牛備身高祖微時妻之以女即平陽公主也義旗建紹自京間路趣太原時建成元吉自河東往會於道建成謀於紹曰追書甚急恐已起事隋郡縣連城千有餘里中間偷路勢必不全今欲且投小賊權以自濟紹曰不可追既急宜速去雖稍辛苦終當獲全若投小賊知君唐公之子執以為功徒然死耳建成從之遂共走太原入雀鼠谷知已起義於是相賀以紹之計為得授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大軍發晉陽兼領馬軍總管將至霍邑紹先至城下察宋老生形勢白曰老生有匹夫之勇我師若到必來出戰戰則成擒矣及義師至老生果出紹力戰有功下臨汾平絳郡並先登陷陣授右光祿大夫隋將桑顯和來擊孫華率精銳渡河以援之紹引軍直掩其背與史大柰合勢擊之顯和大敗因與諸將進下京城武德元年累遷左翊衛大將軍尋從太宗平薛舉破宋金剛攻平王世充於洛陽擒竇建德於武牢封霍國公賜實封千二百戶轉右驍衛大將軍吐谷渾與党項俱來寇邊命紹討之虜據高臨下射紹軍中矢下如雨紹乃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異之駐弓矢而相與聚觀紹見虜陣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虜大潰斬首五百餘級貞觀元年拜右衛大將軍二年擊梁師都於夏州平之轉左衛大將軍出為華州刺史七年加鎮軍大將軍行右驍衛大將軍改封譙國公十二年寢疾太宗親自臨問尋卒贈荊州都督諡曰襄平陽公主高祖第三女也太穆皇后所生義兵將起公主與紹並在長安遣使密召之紹謂公主曰尊公將掃清多難紹欲迎接義旗同去則不可獨行恐罹後患為計若何公主曰君宜速去我一婦人臨時易可藏隱當別自為計矣紹即間行赴太原公主乃歸鄠縣莊所遂散家資招引山中亡命得數百人起兵以應高祖時有胡賊何潘仁聚衆於司竹園自稱總管未有所屬公主遣家僮馬三寶說以利害潘仁攻鄠縣陷之三寶又說羣盜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各率衆數千人來會時京師留守頻遣軍討公主三寶潘仁屢挫其鋒公主掠地至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每申明法令禁兵士無得侵掠故遠近奔赴者甚衆得兵七萬人公主令間使以聞高祖大悅及義軍渡河遣紹將數百騎趨華陰傍南山以迎公主時公主引精兵萬餘與太宗軍會於渭北與紹各置幕府俱圍京城營中號曰娘子軍京城平封為平陽公主以獨有軍功每賞賜異於他主六年薨及將葬詔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大輅麾幢班劍四十人虎賁甲卒太常奏議以禮婦人無鼓吹高祖曰鼓吹軍樂也往者公主於司

竹舉兵以應義旗親執金鼓有克定之勳周之文母列於十亂公主功參佐命
非常婦人之所匹也何得無鼓吹遂特加之以旌殊績仍令所司按謚法明德
有功曰昭謚公主爲昭子哲威歷右屯衛將軍襲爵譙國公坐弟令武謀反徙
嶺南起爲交州都督卒官令武尚巴陵公主累除太僕少卿衛州刺史封襄陽
郡公永徽中坐與公主及房遺愛謀反遣使收之行至華陰自殺仍戮其屍公
主賜死馬三寶初以平京城功拜太子監門率別擊叛胡劉拔真於北山破之
又從平薛仁杲遷左驍衛將軍復從柴紹擊吐谷渾於岷州先鋒陷陣斬其名
王前後虜男女數千口累封新興縣公嘗從幸司竹高祖顧謂三寶曰是汝建
英雄之處衛青大不惡累除左驍衛大將軍貞觀三年卒太宗爲之廢朝謚曰
忠

武士彠并州文水人也家富於財頗好交結高祖初行軍於汾晉休止其家因
蒙顧接及爲太原留守引爲行軍司鎧時盜賊蜂起士彠嘗陰勸高祖舉兵自
進兵書及符瑞高祖謂曰幸勿多言兵書禁物尚能將來深識雅意當同富貴
耳及義兵將起高祖募人遣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分統之王威高君雅陰謂士
彠曰弘基等皆背征三衛所犯當死安得領兵吾欲禁身推覈士彠曰此並唐
公之客也若爾便大紛紜威等由是疑而不發留守司兵田德平又欲勸威等
鞫問募人之狀士彠謂德平曰討捕之兵總隸唐公王威高君雅等並寄坐耳
彼何能爲德平遂止義旗起以士彠爲大將軍府鎧曹從平京城功拜光祿大
夫封太原郡公初爲義師將起士彠不預知及平京師乃自說云嘗夢高祖入
西京升爲天子高祖哂之曰汝王威之黨也以汝能諫止弘基等微心可錄故
加酬效今見事成乃說迂誕而取媚也武德中累遷工部尚書進封應國公又
歷利州荊州都督貞觀九年卒官贈禮部尚書謚曰定顯慶元年以后父累贈
司徒改封周國公咸亨中又贈太尉太原王特詔配饗高祖廟庭列在功臣之
上孫承嗣事在外戚傳士彠長兄士稜性恭順勤於稼穡從起義官至司農少
卿封宣城縣公常居苑中委以農圃之事貞觀中卒贈潭州都督次兄士逸亦
有戰功武德初爲齊王府戶曹賜爵安陸縣公從齊王鎮并州爲劉武周所獲
於賊中密令人詣京師陳武周可圖之計及武周平甚見尉勉累授益州行臺
左丞數陳時政得失高祖每嘉納之貞觀初爲韶州刺史卒

史臣曰唐儉委質義旗之下立功草昧之初被拘虜庭脫高祖蒲州之急侍獵
苑圃諫太宗馬上之言可謂純臣矣順德佐命立功理郡著明肅之政弘基臨
難不屈陷陣多克捷之勳殷嶠劉政會柴嗣昌並在太原首預舉義從微至著
善始令終馬三寶出廝養之徒處將軍之位亦馬之善走者也武士彠首參起
義例封功臣無戡難之勞有因人之跡載窺他傳過爲褒詞慮當武后之朝佞
出敬宗之筆凡涉虛美削而不書

贊曰茂約忠純順德功勳弘基六士義合風雲

舊唐書卷五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九

屈突通 子壽 少子詮 詮子仲翔　任瓌　丘和 子行恭 行恭子神勣
許紹 孫力士 力士子欽寂 欽明 紹次子智仁 少子圉師　李襲志 弟襲譽
姜謩 子行本 行本子簡 簡子晞 簡弟柔遠 柔遠子皎 晦 皎弟慶初

屈突通雍州長安人父長卿周邛州刺史通性剛毅志尚忠慤檢身清正好武
略善騎射開皇中為親衛大都督文帝遣通往隴西檢覆羣牧得隱藏馬二萬
餘匹文帝盛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
死不再生陛下至仁至聖子育羣下豈容以畜產之故而戮千有餘人愚臣狂
狷輒以死請文帝瞋目叱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如死望免千餘人命帝寤曰
朕之不明以至於是感卿此意良用惻然今從所請以旌諫諍悉達等竟以減
死論由是漸見委信擢為右武候車騎將軍奉公正直雖親戚犯法無所縱捨
時通弟蓋為長安令亦以嚴整知名時人為之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
寧服三斗葱不逢屈突通為人所忌憚如此及文帝崩煬帝遣通以詔徵漢王
諒先是文帝與諒有密約曰若璽書召汝於敕字之傍別加一點又與玉麟符
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覺變詰通通占對無所屈竟得歸長安大業中累
轉左驍衛大將軍時秦隴盜賊蜂起以通為關內討捕大使有安定人劉迦論
舉兵反據雕陰郡僭號建元署置百官有衆十餘萬稽胡首領劉鷂子聚衆與
迦論相影響通發關中兵擊之師臨安定初不與戰軍中以通為怯通乃揚聲
旋師而潛入上郡迦論不之覺遂進兵南寇去通七十里而舍分兵掠諸城邑
通候其無備簡精甲夜襲之賊衆大潰斬迦論并首級萬餘於上郡南山築為
京觀虜男女數萬口而還煬帝幸江都令通鎮長安義兵起代王遣通進屯河
東既而義師濟河大破通將桑顯和於飲馬泉永豐倉又為義師所剋通大懼
留鷹揚郎將堯君素守河東將自武關趨藍田以赴長安軍至潼關為劉文靜
所遏不得進相持月餘通又令顯和夜襲文靜詰朝大戰義軍不利顯和縱兵
破二柵惟文靜一柵獨存顯和兵復入柵而戰者往覆數焉文靜為流矢所中
義軍氣奪垂至於敗顯和以兵疲倦餐而食文靜因得分兵以實二柵又有遊
軍數百騎自南山來擊其背三柵之兵復大呼而出表裏齊奮顯和軍潰僅以
身免悉虜其衆通勢獮蹙或說通歸降通泣曰吾蒙國重恩歷事兩主受人厚
祿安可逃難有死而已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耳勞勉將士未
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高祖遣其家僮召之通遽命斬之聞京師平家屬
盡沒乃留顯和鎮潼關率兵東下將趨洛陽通適進路而顯和降於劉文靜遣
副將竇琮段志玄等率精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陣以自固竇琮遣通
子壽往諭之通大呼曰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呼
其衆曰京師陷矣汝並關西人欲何所去衆皆釋仗通知不免乃下馬東南向
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天地神祇實所鑒察遂擒通送于長安高
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泣對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為本朝之辱以
愧代王高祖曰隋室忠臣也命釋之授兵部尚書封蔣國公仍為太宗行軍元
帥長史從平薛舉時珍物山積諸將皆爭取之通獨無所犯高祖聞而謂曰公
清正奉國著自終始名下定不虛也特賜金銀六百兩綵物一千段尋以本官
判陝東道行臺僕射復從太宗討王世充時通有二子並在洛陽高祖謂通曰
東征之事今以相屬其如兩子何通對曰臣以老朽誠不足以當重任但自惟
疇昔執就軍門至尊釋其縲囚加之恩禮既不能死實荷再生當此之時心口
相誓暗以身命奉許國家久矣今此行臣願先驅兩兒若死自是其命終不以
私害義高祖歎息曰徇義之夫一至於此及大兵圍洛陽竇建德且至太宗中
分麾下以屬通令與齊王元吉圍守洛陽世充平通功為第一尋拜陝東大行
臺右僕射鎮于洛陽數歲徵拜刑部尚書通自以不習文法固辭之轉工部尚
書隱太子之誅也通復檢校行臺僕射馳鎮洛陽貞觀元年行臺廢授洛州都
督賜實封六百戶加左光祿大夫明年卒年七十二太宗痛惜久之贈尚書右
僕射謚曰忠子壽襲爵太宗幸洛陽宮思通忠節拜其少子詮果毅都尉賜東
帛以卹其家焉十七年詔圖形於凌煙閣二十三年與房玄齡配饗太宗廟庭

永徽五年重贈司空諡官至瀛州刺史諡子仲翔神龍中亦為瀛州刺史

任瓌字瑋廬州合肥人陳鎮東大將軍蠻奴弟之子也父七寶仕陳定遠太守瓌早孤蠻奴愛之情踰己子每稱曰吾子姪雖多並傭保耳門戶所寄惟在於瓌年十九試守靈溪令俄遷衡州司馬都督王勇甚嘉異之委以州府之務屬隋師滅陳瓌勸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為帝勇不能用以嶺外降隋瓌乃棄官而去仁壽中為韓城尉俄又罷職及高祖討捕於汾晉瓌謁高祖於轅門承制為河東縣戶曹高祖將之晉陽留隱太子建成以託於瓌義師起瓌至龍門謁見高祖謂之曰隋氏失馭天下沸騰吾忝以外戚屬當重寄不可坐觀時變晉陽是用武之地士馬精強今率驍雄以匡國難鄉將家子深有智謀觀吾此舉將為濟否瓌曰後主殘酷無道征役不息天下恟恟思聞拯亂公天縱神武親舉義師所下城邑秋毫無犯軍令嚴明將士用命關中所在蜂起惟待義兵仗大順從衆欲何憂不濟瓌在馮翊積年人情諳練願為一介之使銜命入關同州已東必當款伏於梁山船濟直指韓城進逼郃陽分取朝邑且蕭造文吏本無武略仰懼威靈理當自下孫華諸賊未有適從必當相率而至然後鼓行整衆入據永豐雖未得京城關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迺授銀青光祿大夫遣陳演壽史大柰領步騎六千趣梁山渡河使瓌及薛獻為招慰大使高祖謂演壽曰閫外之事宜與任瓌籌之孫華白玄度等聞兵且至果競來降幷具舟于河師遂利涉瓌說下韓城縣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拜左光祿大夫留守永豐倉高祖即位改授穀州刺史王世充數率衆攻新安瓌拒戰破之以功累封管國公太宗率師討世充瓌從至邙山使檢校水運以供餉饋關東初定持節為河南道安撫大使世充弟辯為徐州行臺尚書令率所部詣瓌降瓌至宋州屬徐圓朗據兗州反曹戴諸州咸應之副使柳濬勸瓌退保汴州瓌笑曰柳公何怯也老將居邊甚久自當有計非公所知圓朗俄又攻陷楚丘引兵將圍虞城瓌遣崔樞張公謹自鄢陵領諸州豪右質子百餘人守虞城以拒賊濬又諫曰樞與公謹並世充之將又諸州質子父兄皆反此必為變瓌不答樞至則分配質子並與土人合隊居守賊既稍近質子有叛者樞因斬其隊帥城中人懼曰質子父兄悉來為賊賊之子弟安可守城樞因縱諸隊各殺質子梟首于門外遣使報瓌瓌陽怒曰遣將去者欲招慰耳何罪而殺之退謂濬曰固知崔樞辦之既遣縣人殺賊質子寃隙已大吾何患焉樞果拒却圓朗事平遷徐州總管仍為大使瓌選補官吏頗私親故或依倚其勢多所求納瓌知而不禁又妻劉氏妬悍無禮為世所譏及輔公祏平拜邢州都督隱太子之誅也瓌弟璨時為典膳監瓌坐左遷通州都督貞觀三年卒

丘和河南洛陽人也父壽魏鎮東將軍和少便弓馬重氣任俠及長始折節與物無忤無貴賤皆愛之周為開府儀同三司入隋累遷右武衛將軍封平城郡公漢王諒之反也以和為蒲州刺史諒使兵士服婦人服戴羃䍦奄至城中和脫身而免由是除名時宇文述方被任遇和傾心附之又以發武陵公元冑罪拜代州刺史屬煬帝北巡過代州和獻食甚精及至朔州刺史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而宇文述又盛稱之乃以和為博陵太守仍令楊廓至博陵觀和為式及駕至博陵和上食又豐帝益稱之由是所幸處獻食者競為華侈和在郡善撫吏士甚得歡心尋遷天水郡守大業末以海南僻遠吏多侵漁百姓咸怨數為亂逆於是選淳良太守以撫之黃門侍郎裴矩奏言丘和歷居二郡皆以惠政著聞寬而不擾煬帝從之遣和為交趾太守既至撫諸豪傑甚得蠻夷之心會煬帝為化及所弒鴻臚卿甯長真以鬱林始安之地附於蕭銑馮盎以蒼梧高涼珠崖番禺之地附于林士弘各遣人召之和初未知隋亡皆不就林邑之西諸國並遣遺和明珠文犀金寶之物富埒王者銑利之遣長真率百越之衆渡海侵和和遣高士廉率交愛首領擊之長真退走境內獲全郡中樹碑頌德會舊驍果從江都還者審知隋滅遂以州從銑及銑平和以海南之地歸國詔使李道裕即授上柱國譚國公交州總管和遣司馬高士廉奉表請入朝詔許之高祖遣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為之興引入臥內語及平生甚歡奏九部樂以饗之拜左武候大將軍和時年已衰老乃拜稷州刺史以是本鄉令自怡養九年除特進貞觀十一年卒年八十六贈荊州總管諡曰襄賜東園秘器陪葬獻陵有子十五人多至大官惟行恭知名行恭善騎射勇敢絕倫大業末

與兄師利聚兵於岐雍閒有衆一萬保故郿城百姓多附之羣盜不敢入境初原州奴賊數萬人圍扶風郡太守竇璡堅守經數月賊中食盡野無所掠衆多離散投行恭者千餘騎行恭遣其酋渠說諸奴賊共迎義軍行恭又率五百人皆負米麥持牛酒自詣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其衆曰汝等並是好人何因事奴為主使天下號為奴賊衆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率其衆與師利共謁太宗于渭北拜光祿大夫從平京城討薛舉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皆立殊勳授左一府驃騎賞賜甚厚隱太子之誅也行恭以功遷左衛將軍貞觀中坐與嫡兄爭葬所生母為法司所劾除名因從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累除右武候將軍高宗嗣位歷遷右武候大將軍冀陝二州刺史尋請致仕拜光祿大夫麟德二年卒年八十贈荊州都督謚曰襄賜溫明祕器陪葬昭陵行恭性嚴酷所在僚列皆懾憚之數坐事解免太宗每思其功不踰時月復其官初從討王世充會戰於邙山之上太宗欲知其虛實強弱乃與數十騎衝之直出其後衆皆披靡莫敢當其鋒所殺傷甚衆既而限以長隄與諸騎相失惟行恭獨從尋有勁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乃迴騎射之發無不中餘賊不敢復前然後下馬拔箭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行恭於御馬前步執長刀巨躍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得入大軍貞觀中有詔刻石為人馬以象行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闕前子神勣嗣聖元年為左金吾將軍則天使於巴州害章懷太子既而歸罪於神勣左遷疊州刺史尋復入為左金吾衞大將軍深見親委嘗受詔鞫獄與周興來俊臣等俱號為酷吏尋以罪伏誅神龍初禁錮其子孫和少子行褘高宗時為少府監

許紹字嗣宗本高陽人也梁末徙于周因家于安陸祖弘父法光俱為楚州刺史元皇帝為安州總管故紹兒童時得與高祖同學特相友愛大業末為夷陵郡通守是時盜賊競起紹保全郡境流戶自歸者數十萬口開倉賑給甚得人心及江都弒逆紹率郡人大臨三日仍以郡遙屬越王侗王世充篡位乃率黔安武陵澧陽等諸郡遣使歸國授陝州刺史封安陸郡公高祖降勑書曰昔在子衿同遊庠序博士吳琰其妻姓仇追想此時宛然心目荏苒歲月遂成累紀且在安州之日公家乃莅岳州渡遼之時伯裔又同戎旅安危契闊累葉同之其間遊處觸事可想雖盧綰與劉邦同里吳質共曹丕接席以今方古何足稱焉而公追硯席之舊歡存通家之曩好明鑒去就之理洞識成敗之機爰自荊門馳心絳闕綏懷士庶糺合賓寮踰越江山遠申誠款覽此忠至彌以慰懷及蕭銑將董景珍以長沙來降命紹率兵應之以破銑功拜其子智仁為溫州刺史委以招慰時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圍硤州紹縱兵擊破之銑又遣其將陳普環乘大艦泝江入硤與開州賊蕭闍提規取巴蜀紹遣智仁及錄事參軍李弘節子婿張玄靜追至西陵硤大破之生擒普環收其船艦江南岸有安蜀城與硤州相對次東有荊門城皆險峻銑並以兵鎮守紹遣智仁及李弘節攻荊門鎮破之高祖大悅下制褒美許以便宜從事紹與王世充蕭銑疆界連接紹之士卒為賊所虜者輒見殺害紹執敵人皆資給而遣之賊感其義不復侵掠闔境獲安趙郡王孝恭之擊蕭銑也復令紹督兵以圖荊州會卒於軍高祖聞而流涕貞觀中贈荊州都督嫡孫力士襲爵官至洛州長史卒子欽寂嗣萬歲登封年為夔州都督府長史時契丹入寇以欽寂兼龍山軍討擊副使軍次崇州戰敗被擒其後賊將圍安東令欽寂說屬城之未下者安東都督裴玄珪時在城下欽寂謂之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謹守勵兵以全忠節賊大怒遂害之則天下制褒美贈虢州刺史謚曰忠又授其子輔乾左監門衞中候仍為海東慰勞使令迎其喪柩以禮改葬輔乾開元中官至光祿卿欽寂弟欽明少以軍功歷左玉鈐衞將軍安西大都護封鹽山郡公萬歲通天元年授金紫光祿大夫涼州都督欽明嘗出按部突厥默啜率衆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久之力屈被執賊將欽明至靈州城下令說城中早降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飲食城內有美醬乞二升粱米乞二斗墨乞一挺是時賊營處四面阻泥河惟有一路得入欽明乞此物以喻城中冀其簡兵練將候夜掩襲城中無悟其旨者尋遇害兄弟同年皆死王事論者稱之紹次子智仁初以父勳授溫州刺史封孝昌縣公尋繼其父為硤州刺史後歷太僕少卿涼州都督貞觀中卒紹少子圉師有器幹博涉藝文舉進士顯慶二年累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

國史三年以修實錄功封平恩縣男賜物三百段四遷龍朔中為左相儉以子自然因獵射殺人隱而不奏又為李義府所擠左遷虔州刺史尋轉相州刺史政存寬惠人吏刊石以頌之嘗有官吏犯贓事露圖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節為廉士其寬厚如此上元中再遷戶部尚書儀鳳四年卒贈幽州都督陪葬恭陵謚曰簡

李襲志字重光本隴西狄道人也五葉祖景避地安康復稱金州安康人也周信州總管安康郡公遷哲孫也父敬猷隋台州刺史安康郡公襲志初任隋歷始安郡丞大業末江外盜賊尤甚襲志散家產招募得三千人以守郡城時蕭銑林士弘曹武徹等爭來攻擊襲志固守久之後聞宇文化及弒逆乃集士庶舉哀三日有郡人勸襲志曰公累葉冠族久臨鄙郡華夷畏威士女悅服雖曰隋臣實我之君長今江都篡逆四海鼎沸王號者非止一人公宜因此時據有嶺表則百越之人皆拱手向化追蹤尉佗亦千載一遇也襲志厲聲曰吾世樹忠貞見危授命今雖江都陷歿而宗社猶存當與諸君戮力中原共雪讎恥豈可怙亂稱兵以圖不義吾寧蹈忠而死不為逆節而求生尉佗愚鄙無識何足景慕於是欲斬勸者從衆議而止襲志固守經二年而無援卒為蕭銑所陷銑署為工部尚書檢校桂州總管武德初高祖遣其子玄嗣齎書召之襲志乃密說嶺南首領隨永平郡守李光度與之歸國高祖又令閒使齎書諭襲志曰卿昔久在桂州仍屬隋室運終四方圮絕率衆保境未知所統朕撫臨天下志在綏育眷彼幽遐思沾聲教況卿朕之宗姓情異於常家弟姪並立誠效公又分遣首領申諭諸州情深奉國甚副所望卿之子弟並據州縣俱展誠績每所嘉歎不能已已令並入屬籍著於宗正及蕭銑平江南道大使趙郡王孝恭授襲志桂州總管武德五年入朝授柱國封始安郡公拜江州都督及輔公祏反又以襲志為水軍總管討平之轉桂州都督襲志前後凡任桂州二十八載政尚清簡嶺外安之後表請入朝拜右光祿大夫行汾州刺史致仕卒於家襲志弟襲譽

襲譽字茂實少通敏有識度隋末為冠軍府司兵時陰世師輔代王為京師留守所在盜賊蜂起襲譽說世師遣兵據永豐倉發粟以賑窮乏出庫物賞戰士移檄郡縣同心討賊世師不能用乃求外出募山南士馬世師許之既至漢中會高祖定長安召授太府少卿封安康郡公仍令與兄襲志附籍於宗正太宗討王世充以襲譽為潞州總管時突厥與國和親又通使於世充襲譽掩擊悉斬之因委令轉運以餽大軍後歷光祿卿蒲州刺史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為江南道巡察大使多所黜陟江都俗好商賈不事農桑襲譽乃引雷陂水又築勾城塘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召拜太府卿襲譽性嚴整所在以威肅聞凡獲俸祿必散之宗親其餘資多寫書而已及從揚州罷職經史遂盈數車嘗謂子孫曰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內有賜桑千樹蠶之可以充衣江東所寫之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歿之後爾曹但能勤此三事亦何羨於人尋轉涼州都督加金紫光祿大夫行同州刺史坐在涼州陰慽番禾縣丞劉武杖而殺之至是有司議當死制除名流於泉州無幾而卒撰五經妙言四十卷江東記三十卷忠孝圖二十卷兄子懷儼頗以文才著名歷蘭臺侍郎受制檢校寫四部書進內以書有汙左授郢州刺史後卒于禮部侍郎

姜謩秦州上邽人祖真後魏南秦州刺史父景周梁州總管建平郡公謩大業末為晉陽長會高祖留守太原見謩深器之謩退謂所親曰隋祚將亡必有命世大才以應圖籙唐公有霸王之度以吾觀之必為撥亂之主由是深自結納及大將軍府建引為司功參軍從平霍邑拔絳郡監督大軍濟河時兵士爭渡謩部勒諸軍自昏至曉六軍畢濟高祖稱歎之平京城除相國兵曹參軍封長道縣公時薛舉寇秦隴以謩西州之望詔於隴右安撫承制以便宜從事謩將行奏曰天人之望誠有所歸願早膺圖籙以寧兆庶老夫犬馬暮齒恐先朝露得一覩昇紫殿死無所恨高祖大悅謩與竇軌出散關下河池漢陽二郡軍次長道與薛舉相遇軌輕敵為舉所敗徵謩還京拜員外散騎常侍及平薛仁杲拜謩秦州刺史高祖謂曰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答元功涼州之路近為荒梗宜弘方略有以靜之謩至州撫以恩信州人相謂曰吾輩復見太平官府矣盜賊悉來歸首士庶安之尋轉隴州刺史七年以老疾去職貞觀元年卒贈岷州都督謚曰安子行本貞觀中為將作大匠太宗修九成洛陽二

宮行本總領之以勤濟稱旨賞賜甚厚有所遊幸未嘗不從又轉左屯衛將軍時太宗選趫捷之士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營以充仗內宿衛名爲飛騎每遊幸即騎以從分隸於行本及高昌之役以行本爲行軍副總管率衆先出伊州未至柳谷百餘里依山造攻具其處有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其文更刻頌陳國威德而去遂與侯君集進平高昌璽書勞之曰攻戰之重器械爲先將士屬心待以制敵卿星言就路躬事修營干戈纔動梯衝暫臨三軍勇士因斯樹績萬里逋寇用是剋平方之前古豈足相況及還進封金城郡公賜物一百五十段奴婢七十人十七年太宗將征高麗行本諫以爲師未可動太宗不從行本從至蓋牟城中流矢卒太宗賦詩以悼之贈左衛大將軍郕國公諡曰襄陪葬昭陵子僴嗣永徽中官至安北都護卒子晞嗣開元初左散騎常侍僴弟柔遠美姿容善於數奏則天時至左鷹揚衛將軍通事舍人內供奉柔遠子皎長安中累遷尚衣奉御時玄宗在藩見而悅之皎察玄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尋出爲潤州長史玄宗即位召拜殿中少監數召入臥內命之捨敬坐侍宴私與后妃連榻間以擊毬鬬雞常呼之爲姜七而不名也兼賜以宮女名馬及諸珍物不可勝數玄宗又嘗與皎在殿庭翫一嘉樹皎稱其美玄宗遽令徙植於其家其寵遇如此及竇懷貞等潛謀逆亂玄宗將討之皎協贊謀議以功拜殿中監封楚國公實封四百戶玄宗以皎在藩之舊皎又有先見之明欲宣布其事乃下勑曰朕聞士之生代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其本也若乃移孝成忠策名委質命有太山之重義徇則爲輕草有疾風之力節全則知勁況君臣之相遇而故舊之不遺乎銀青光祿大夫殿中監楚國公姜皎簪紱聯華珪璋特秀寬厚爲量體靜而安仁精微用心理和而專直往居藩邸潛款風雲亦由彭祖之同書子陵之共學朕常遊幸于外至長楊鄠杜之間皎於此時與之累宿私謂朕曰太上皇即登九五王必爲儲副凡如此者數四朕叱而後止寧知非僕雖玩於鄧晨可收護軍遂訶於朱祐皎復言於朕兄弟及諸駙馬等因聞徹太上皇太上皇遽奏於中宗孝和皇帝尋遣嗣虢王邕等鞫問皎保護無怠辭意轉堅李通之讖記不言田叔之髡鉗罔憚仍爲宗楚客紀處訥等密奏請投皎炎荒中宗特降恩私左遷潤州長史醜邪每構忠懇逾深載于朕躬憂存王室以爲天且有命預覩成龍之徵人而無禮常懷逐鳥之志游辭枉陷旋罹貶斥嚴憲將及殆見誅夷履危本於初心遭險期於不貳雖禍福之際昭然可圖而艱難之中是所繫賴洎朕祇膺寶位又共翦姦臣拜以光寵不忘攜挹敬愛之極神明所知造膝則曾莫詭隨匪躬則動多規諫補朕之闕斯人孔臧而悠悠之談嗷嗷妄作醜正惡直竊生於謗考言詢事益見其誠昔漢昭帝之保霍光魏太祖之明程昱朕之不德庶幾於此矧夫否當其悔則滅宗毀族朕負之必深泰至其亨則如山如河朕酬之未補豈流言之足聽而厚德之遂忘謀始有之圖終可也宜告示中外咸令知悉尋遷太常卿監修國史弟晦又歷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兄弟當朝用事侍中宋璟以其權寵太盛恐非久安之道屢奏請稍抑損之開元五年下勑曰西漢諸將多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並以優閑自保觀夫先後之迹吉凶之數較然可知良有以也太常卿上柱國楚國公監修國史姜皎衣纓奕代忠讜立誠精識比於橋玄密私方於朱祐朕昔在藩邸早申款洽當謂我以不遺亦起予以自愛及膺大位屢錫崇班茅土列爵山河傳誓備蒙光寵時冠等夷朕每欲戒盈用克終吉未若避榮公府守靖私第自弘高尚之風不涉囂塵之境沐我恩貸庇爾子孫宜放歸田園以恣娛樂又遷晦爲宗正卿以去其權久之皎復起爲祕書監十年坐漏洩禁中語爲嗣濮王嶠所奏勑中書門下究其狀嶠即王守一之妹夫中書令張嘉貞希守一意構成其罪仍奏請先決杖配流嶺外下制曰祕書監姜皎往屬艱難頗效誠信功則可錄寵是以加既忘滿盈之誡又虧靜慎之道假說休咎妄談宮掖據其作孽合處極刑念茲舊勳免此殊死宜決一頓配流欽州皎既決杖行至汝州而卒年五十餘皎之所親都水使者劉承祖配流雷州自餘流死者數人時朝廷頗以皎爲冤而咎嘉貞焉源乾曜時爲侍中不能有所持正論者亦深譏之玄宗復思皎舊勳令遞其柩還以禮葬之仍遣中使存問其家十五年追贈澤州刺史晦坐皎左遷春州司馬俄遷海州刺史卒天寶六載授皎男慶初等官七載贈皎吏部尚書仍贈實封二百戶以充享祀慶初襲封楚國公慶初

生未晬玄宗許尚公主後淪落二十餘年李林甫爲相當軸用事林甫卽皎之甥從容奏之故驟加恩命天寶十載詔慶初尙新平公主授駙馬都尉永泰元年拜太常卿

史臣曰或問屈突通盡忠於隋而功立於唐事兩國而名愈彰者何也答云若立純誠遇明主一心可事百君寧限於兩國爾彼稠桑之擒臨難無苟免破仁杲之衆臨財無苟得君子哉任瓌丘和許紹李襲志咸遇真主得爲故人或敘舊立功或率衆歸國尋其履迹皆有可稱襲志爲政襲譽訓子庶幾弘遠矣姜謩恩信有能官之譽行本勤濟多剋敵之功皎雖故舊恩倖不倫雖嘉貞致寃亦冒寵自援豈非無德而祿福過災生之驗歟任瓌縱妬妻無禮任親戚求財丘和進食邀幸皆無取焉

贊曰屈突守節求仁得仁諸君遇主不足擬倫

舊唐書卷五十九

舊唐書卷五十九考證

屈突通傳義師濟河大破通將桑顯和於飲馬泉又軍至潼關爲劉文静所遏不得進相持月餘又令顯和夜襲文静顯和軍潰○臣宗萬按傳自是兩事創業起居注曰通聞孫華導長偕等渡河遣獸牙郎將桑顯和率驍果精騎數千人夜趨掩襲長偕等軍營偕及孫華等率散備豫故並覺之伺和趁營設伏分擊應時摧散追奔至于飲馬泉斬首獲生略以千計顯和走入河東城僅以身免據此則是一時之事非先破于飲馬泉月餘又破于潼關也又按高祖本紀云義師不利太宗以遊騎數百掩其後顯和潰散通鑑注云是時太宗未過河西而傳亦云遊軍數百騎自南山來擊其背並未載人名卽通鑑只書孫華史大柰亦未載及太宗也

遂擒通送于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泣對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爲本朝之辱以愧相王○臣傳霈按當時無相王其人前文云義兵起代王遣通進屯河東此必代王之譌也已改正

舊唐書卷五十九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十

宗室 太祖諸子 代祖諸子

永安王孝基　淮安王神通 子道彥 孝察 孝同 孝慈 孝友 孝節 孝義 孝逸

襄邑王神符 子德懋 文暕　長平王叔良 子孝協 孝斌 孝斌子思訓 思譯 叔良弟德良 幼良

襄武王琛　河間王孝恭 子晦 孝恭弟瓌 璿 廬江王瑗 王君廓附

淮陽王道玄　江夏王道宗　隴西王博乂

永安王孝基高祖從父弟也父璋周梁州刺史與趙王招謀殺隋文帝事洩被誅高祖即位追封畢王孝基武德元年封永安王歷陝州總管鴻臚卿以罪免二年劉武周將宋金剛來寇汾澮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舉兵反自稱魏王請援於武周復以孝基為行軍總管討之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內史侍郎唐儉陝州總管于筠悉隸焉武周遣其將尉遲敬德潛援崇茂大戰於夏縣王師敗績孝基與唐儉等皆沒於賊後謀歸國為武周所害高祖為之發哀廢朝三日賜其家帛千匹賊平購其屍不得招魂而葬之贈左衞大將軍謚曰壯無子以從兄韶子道立為嗣封高平郡王九年降為縣公永徽初卒於陳州刺史

淮安王神通高祖從父弟也父亮隋海州刺史武德初追封鄭王神通隋末在京師義師起隋人捕之神通潛入鄠縣山南與京師大俠史萬寶河東裴勣柳崇禮等舉兵以應義師遣使與司竹賊帥何潘仁連結潘仁奉平陽公主而至神通與之合勢進下鄠縣眾踰一萬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以史萬寶為副裴勣為長史柳崇禮為司馬令狐德棻為記室高祖聞之大悅授光祿大夫從平京師拜宗正卿武德元年拜右翊衞大將軍封永康王尋改封淮安王為山東道安撫大使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進兵躡之至聊城會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受其副使黃門侍郎崔幹勸納之神通曰兵士暴露已久賊計窮糧盡剋在旦暮正當攻取以示國威散其玉帛以為軍賞若受降者吾何以藉手乎幹曰今建德方至化及未平兩賊之間事必危迫不攻而下之此勳甚大今貪其玉帛敗無日矣神通怒囚幹于軍中既而士及自濟北饋之化及軍稍振遂拒戰神通督兵薄而擊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而上神通心害其功因止軍不戰君德大詬而下城又堅守神通乃分兵數千人往魏州取攻具中路復為莘人所敗竇建德軍且至遂引軍而退後二日化及為建德所虜賊勢益張山東城邑多歸建德神通兵衞散退保黎陽依徐勣俄為建德所陷及建德敗復授河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從太宗平劉黑闥遷左武衞大將軍貞觀元年拜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五百戶時太宗謂諸功臣曰朕敘公等勳效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各自言神通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且不服上曰義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雖率兵先至未嘗身履行陣山東未定受委專征建德南侵全軍陷沒及劉黑闥翻動叔父望風而破今計勳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功居第一叔父于國至親誠無所愛必不可緣私濫與勳臣同賞耳四年薨太宗為之廢朝贈司空謚曰靖十四年詔與河間王孝恭贈陝州大行臺右僕射鄖節公殷開山贈民部尚書渝襄公劉政會配饗高祖廟庭有子十一人長子道彥武德五年封膠東王次孝察高密王孝同淄川王孝慈廣平王孝友河間王孝節清河王孝義膠西王初高祖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以威天下皇從弟及姪年始孩童者數十人皆封為郡王太宗即位因舉宗正屬籍問侍臣曰遍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尚書右僕射封德彝對曰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最為多兩漢已降唯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疏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封所以別親疏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隆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為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太宗曰朕理天下本為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於是宗室率以屬疏降爵為郡公唯有功者數十人封王是時道彥等並隨例降爵道彥與季弟孝逸最知名道彥幼而事親甚謹初義師起神通逃難被疾于山谷綿歷數旬山中食盡道彥著故弊衣出人間乞丐及採野實以供其父身無所噉其父分以食之輒詐言已啗而覆藏留之以備闕乏及神通應義舉授朝請大夫高祖受禪封義與

郡公進封膠東王授鼱州刺史貞觀初轉相州都督例降爵爲公拜岷州都督丁父憂廬於墓側負土成墳躬植松柏容貌哀毀親友皆不復識之太宗聞而嘉歎令侍中王珪就加開喻復授岷州都督道彥遣使告喻党項諸部申國威靈多有降附李靖之擊吐谷渾也詔道彥爲赤水道行軍總管時朝廷復厚幣遺党項令爲鄉導党項首領拓拔赤辭來詣靖軍請諸將曰往者隋人來擊吐谷渾我党項每資軍用而隋人無信必見侵掠今將軍若無他心者我當資給糧運如或我欺當即固險以塞軍路諸將與之歃血而盟赤辭信之道彥既至闊水見赤辭無備遂襲之虜牛羊數千頭於是諸羌怨怒屯兵野狐硤道彥不能進爲赤辭所乘軍大敗死者數萬人道彥退保松州竟坐減死徙邊後起爲涼州都督尋卒贈禮部尚書孝逸少好學解屬文初封梁郡公高宗末歷給事中四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則天臨朝入爲左衛將軍甚見親遇光宅元年徐敬業據揚州作亂以孝逸爲左玉鈐衛大將軍揚州行軍大總管督軍以討之孝逸引軍至淮而敬業方南攻潤州遣其弟敬猷屯兵淮陰僞將韋超據都梁山以拒孝逸裨將馬敬臣擊斬賊之別帥尉遲昭夏侯瓚等超乃擁衆憑山以自固或謂孝逸曰超衆守險且憑山爲阻攻之則士無所施其力騎無所騁其足窮寇殊死殺傷必衆不若分兵守之大軍直趣揚州未數日其勢必降也支度使廣府司馬薛克構曰超雖據險其卒非多今逢小寇不擊何以示武若加兵以守則有闕前機捨之而前則終爲後患不如擊之剋超則淮陰自懾淮陰破則楚州諸縣必開門而候官軍然後進兵高郵直趣江都逆豎之首可指掌而懸也孝逸從其言進兵擊超賊衆壓伏官軍登山急擊之殺數百人日暮圍解超衛枚夜遁孝逸引兵擊淮陰大破敬猷之衆時敬業迴軍屯於下阿溪以拒官軍有流星墜其營孝逸引兵渡溪以擊之敬業初勝後敗孝逸乘勝追奔數十里敬業窘迫與其黨攜妻子逃入海曲孝逸進據揚州盡捕斬敬業等振旅而還以功進授鎮軍大將軍轉左豹韜衛大將軍改封吳國公孝逸素有名望自是時譽益重武承嗣等深所忌嫉數讒毀之垂拱二年左遷施州刺史其冬承嗣等又使人紿告孝逸往任益州嘗自解逸字云走逸兎者常在月中月旣近天合有天分則天以孝逸常有功減死配徙儋州尋卒景雲初贈益州大都督孝銳曾孫齊物孝同曾孫國貞別有傳

襄邑王神符神通弟也幼孤事兄以友悌聞義寧初授光祿大夫封安吉郡公武德元年進封襄邑郡王四年累遷并州總管突厥頡利可汗率衆來寇神符出兵與戰於汾水東敗之斬首五百級虜其馬二千匹又戰於沙河之北獲其乙利達官并可汗所乘馬及甲獻之由是召拜太府卿九年遷揚州大都督移州府及居人自丹陽渡江州人賴焉貞觀初再遷宗正卿後以疾辭職太宗幸其第問疾賜以縑帛每給羊酒又令乘小輿引入紫微殿以神符脚疾乃遣三衛輿之而升尋授開府儀同三司永徽二年薨年七十三贈司空荊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恭有子七人武德初並封郡王後例降封縣公次子德懋少子文暕最知名德懋官至少府監臨川郡公文暕歷幽州都督魏郡公垂拱中坐事貶爲藤州別駕尋被誅文暕子佺開元中爲宗正卿

長平王叔良高祖從父弟也父禕隋上儀同三司武德初追封郇王叔良義寧中授左光祿大夫封長平郡公武德元年拜刑部侍郎進爵爲王師鎮涇州以禦薛舉舉乃陽言食盡引兵南去遣高墌人僞以降叔良遣驃騎劉感率衆赴之至百里細川伏兵發官軍敗績劉感沒于陣叔良大懼出金以賜士卒嚴爲守備涇州僅全四年突厥入寇命叔良率五軍擊之叔良中流矢而薨贈左翊衛大將軍靈州總管謚曰肅子孝協嗣武德五年封范陽郡王貞觀初以屬疏例降封郇國公累遷魏州刺史麟德中坐受贓賜死孝協弟孝斌官至原州都督府長史孝斌子思訓高宗時累轉江都令屬則天革命宗室多見構陷思訓遂棄官潛匿神龍初中宗初復宗社以思訓舊齒驟遷宗正卿封隴西郡公實封二百戶歷益州長史開元初左羽林大將軍進封彭國公更加實封二百戶尋轉右武衛大將軍開元六年卒贈秦州都督陪葬橋陵思訓尤善丹青迄今繪事者推李將軍山水思訓弟思誨垂拱中揚州參軍思誨子林甫別有傳叔良弟德良少有疾不仕武德初封新興王貞觀十一年薨贈涼州都督德良孫晉先天中爲殿中監兼雍州長史甚有威名紹封新興王尋坐附會太平公主

伏誅改姓厲氏初晉之就誅寮吏皆奔散唯司功李撝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屍姚崇聞之曰欒向之儔也擢爲尚書郎後官至澤州刺史德良弟幼良武德初封長樂王時有人盜其馬者幼良獲盜而擅殺之高祖怒曰昔人賜盜馬者酒終獲其報爾輒行戮何無古風盜者信有罪矣專殺豈非枉邪遣禮部尚書李綱於朝堂集宗室王公而撻之自後累遷涼州都督嘗引不逞百餘人爲左右多侵暴市里行旅苦之太宗即位有告幼良陰養死士交通境外恐謀爲反叛詔遣中書令宇文士及代爲都督并按其事士及慮其爲變遂縊殺之

襄武王琛高祖從父兄子也祖蔚周朔州總管父安隋領軍大將軍武德初追封蔚爲蔡王安爲西平王琛義寧中封襄武郡公與太常卿鄭元璹齎女妓遺突厥始畢可汗以結和親始畢甚重之贈名馬數百匹遣骨咄祿特勒隨琛貢方物高祖大悅拜刑部侍郎進爵爲王歷蒲絳二州總管及宋金剛陷澮州時稽胡多叛轉琛爲隰州總管以鎮之馭衆寬簡夷夏安之三年薨子儉嗣後隨例降爵爲公

河間王孝恭琛之弟也高祖剋京師拜左光祿大夫尋爲山南道招慰大使自金州出于巴蜀招攜以禮降附者三十餘州孝恭進擊朱粲破之諸將曰此食人賊也爲害實深請坑之孝恭曰不可自此已東皆爲寇境若聞此事豈有來降者乎盡赦而不殺由是書檄所至相繼降款武德二年授信州總管承制拜假蕭銑據江陵孝恭獻平銑之策高祖嘉納之三年進爵爲王改信州爲夔州使拜孝恭爲總管令大造舟楫教習水戰以圖蕭銑孝恭召巴蜀首領子弟量才授用致之左右外示引擢而實以爲質也尋授荊湘道行軍總管統水陸十二總管發自硤州進軍江陵攻其水城剋之所得船散於江中諸將皆曰虜得賊船當藉其用何爲棄之無乃資賊耶孝恭曰不然蕭銑僞境南極嶺外東至洞庭若攻城未拔援兵復到我則內外受敵進退不可雖有舟楫何所用之今銑緣江州鎮忽見船舸亂下必知銑敗未敢進兵來去覘伺動淹旬月用緩其救剋之必矣銑救兵至巴陵見船被江而下果狐疑不敢輕進既內外阻絕銑於是出降高祖大悅拜孝恭荊州大總管使畫工貌而視之於是開置屯田創立銅冶百姓利焉六年遷襄州道行臺尚書左僕射時荊襄雖定嶺表尚未悉平孝恭分遣使人撫慰嶺南四十九州皆來款附及輔公祏據江東反發兵寇壽陽命孝恭爲行軍元帥以擊之七年孝恭自荊州趣九江時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鎮州盧祖尚並受孝恭節度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座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公何見憂之深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廟算以致討盌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後徵遂盡飲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公祏遣其僞將馮惠亮陳當時領水軍屯于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率步騎軍于青林山孝恭至堅壁不與鬭使奇兵斷其糧道賊漸餒夜薄我營孝恭安臥不動明日縱羸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尚率精騎列陣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賊出追奔數里遇祖尚軍與戰大敗之正通棄營而走復與馮惠亮保梁山孝恭乘勝攻之破其梁山別鎮赴水死者數千人正通率陸軍夜遁總管李靖又下廣陵城拔揚子鎮公祏窮蹙棄丹陽東走孝恭命騎將追之至武康擒公祏及其僞僕射西門君儀等數十人致于麾下江南悉平璽書褒賞賜甲第一區女樂二部奴婢七百人金寶珍翫甚衆授東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後廢行臺拜揚州大都督孝恭既破公祏江淮及嶺南皆統攝之自大業末羣雄競起皆爲太宗所平謀臣猛將並在麾下罕有別立勳庸者唯孝恭著方面之功聲名甚盛厚自崇重欲以威名鎮遠築宅於石頭陳廬徼以自衞尋徵拜宗正卿九年賜實封一千二百戶貞觀初遷禮部尚書以功臣封河間郡王除觀州刺史與長孫無忌等代襲刺史孝恭性奢豪重遊宴歌姬舞女百有餘人然而寬恕退讓無驕矜自伐之色太宗甚加親待諸宗室中莫與爲比孝恭嘗悵然謂所親曰吾所居宅微爲宏壯非吾心也當賣之別營一所粗令充事而已身歿之後諸子若才守此足矣如其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十四年暴薨年五十太宗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揚州都督陪葬獻陵諡曰元配享高祖廟庭子崇義嗣降爵爲譙國公歷蒲同二州刺史益州大都督長史甚有威名後卒於宗正卿孝恭次子晦乾封中累除營州都督以善政聞璽書勞問賜物三百段轉右金吾將軍兼檢校雍州長史糺發姦豪

無所容貸爲人吏畏服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則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卽日毀其樓高宗將幸洛陽令在京居守顧謂之曰關中之事一以付卿但令式跼人不可以成官政令式之外有利於人者隨事卽行不須聞奏晦累有異績則天臨朝遷戶部尙書垂拱初拜右金吾衞大將軍轉秋官尙書永昌元年卒贈幽州都督子榮爲酷吏所殺孝恭弟瓛武德中爲尙書右丞封濟北郡王卒於始州刺史瓛弟瓌義師剋京城授瓌左光祿大夫武德元年封漢陽郡公五年進爵爲王時突厥屢爲侵寇高祖使瓌齎布帛數萬段與結和親頡利可汗初見瓌箕踞瓌餌以厚利頡利大悅改容加敬遣使隨瓌獻名馬後復將命頡利謂左右曰李瓌前來恨不屈之今者必令下拜瓌微知之及見頡利長揖不屈節頡利大怒乃留瓌不遣瓌神意自若竟不爲之屈頡利知不可以威脅終禮遣之拜左武候將軍轉衞尉卿代兄孝恭爲荆州都督政存淸靜深爲士庶所懷嶺外豪帥屢相攻擊遣使喻以威德皆相次歸附嶺表遂定太宗卽位例降爵爲公時長史馮長命曾爲御史大夫素矜街事多專決瓌怒杖之坐是免貞觀四年拜宜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卒子沖玄垂拱中官至冬官尙書沖虛卒于尙方監

廬江王瑗高祖從父兄子也父哲隋柱國備身將軍追封濟南王瑗武德元年歷信州總管封廬江王九年累遷幽州大都督朝廷以瑗懦耎非邊將才遣右領軍將軍王君廓助典兵事君廓故嘗爲盜勇力絶人瑗倚仗之許結婚姻以布心腹時隱太子建成將有異圖外結於瑗及建成誅死遣通事舍人崔敦禮召瑗入朝瑗有懼色君廓素險薄欲因事陷之以爲己功遂紿瑗曰京都有變事未可知大王國之懿親受委作鎭寧得擁兵數萬而從一使召耶且聞趙郡王先以被拘太子齊王又言若此大王今去能自保乎相與共泣瑗乃囚敦禮舉兵反召北齊州刺史王詵將與計事兵曹參軍王利涉說瑗曰王不奉詔而擅發兵此爲反矣須改易法度以權宜應變先定衆心今諸州刺史或有逆命王徵兵不集何以保全瑗曰若之何利涉曰山東之地先從竇建德酋豪首領皆是僞官今並黜之退居匹庶此人思亂若旱苗之望雨王宜發使復其舊職各於所在遣募本兵諸州儻有不從卽委隨便誅戮此計若行河北之地可呼吸而定也然後分遣王詵北連突厥道自太原南臨蒲絳大王整駕親詣洛陽西入潼關兩軍合勢不盈旬月天下定矣瑗從之瑗以內外機悉付君廓利涉以君廓多翻覆又說瑗委兵於王詵而除君廓瑗不能決君廓知之馳斬詵持首告其衆曰李瑗與王詵共反禁錮勑使擅追兵集今王詵已斬獨李瑗在無能爲也汝若從之終亦族滅從我取之立得富貴禍福如是意欲何從衆曰皆願討賊君廓領其麾下登城西面瑗未之覺君廓自領千餘人先往獄中出敦禮瑗始知之遽率數百人披甲纔出至門外與君廓相遇君廓謂其衆曰李瑗作逆誤人何忽從之自取塗炭衆皆倒戈一時潰走瑗塊然獨存謂君廓曰小人賣我以自媚汝行當自及矣君廓擒瑗縊殺之年四十一傳首京師絶其屬籍君廓并州石艾人也少亡命爲羣盜聚徒千餘人轉掠長平進逼夏縣李密遣使召之遂投於密尋又率衆歸國歷遷右武衞將軍累封彭國公從平劉黑闥令鎭幽州會突厥入寇君廓邀擊破之俘斬二千餘人獲馬五千匹高祖大悅徵入朝賜以御馬令於殿庭乘之而出因謂侍臣曰吾聞藺相如叱秦皇目皆出血君廓往擊竇建德將出戰李靖遏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還鎭幽州尋以誅瑗功拜左領軍大將軍兼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賜之加左光祿大夫賜物千段食實封千三百戶在職多縱逸長史李玄道數以朝憲脅之懼爲所奏殊不自安後追入朝行至渭南殺驛吏而遁將奔突厥爲野人所殺追削其封邑

淮陽王道玄高祖從父兄子也祖繪隋夏州總管武德初追封雍王父贇追封河南王道玄武德元年封淮陽王授右千牛從太宗擊宋金剛于介州先登陷陣時年十五太宗壯之賞物千段後從討王世充頻戰皆捷竇建德至武牢太宗以輕騎誘賊令道玄率伏兵於道左會賊至追擊破之又從太宗轉戰于汜水麾戈陷陣直出賊後衆披靡復衝突而歸太宗大悅命副乘以給道玄又從太宗赴賊再入再出飛矢亂下箭如蝟毛猛氣益厲射人無不應弦而倒東都

平拜洛州總管及府廢改授洛州刺史五年劉黑闥引突厥寇河北復授山東道行軍總管師次下博與賊軍遇道玄帥騎先登命副將史萬寶督軍繼進萬寶與之不協及道玄深入而擁兵不進謂所親曰吾奉手詔言淮陽小兒雖名爲將而軍之進止皆委於吾今其輕脫越陣交戰大軍若動必陷泥溺莫如結陣以待之雖不利於王而利於國道玄遂爲賊所擒全軍盡沒惟萬寶逃歸道玄遇害年十九太宗追惟久之嘗從容謂侍臣曰道玄終始從朕見朕深入賊陣所向必剋意嘗企慕所以每陣先登蓋學朕也惜其年少不遂遠圖因爲之流涕贈左驍衛大將軍諡曰壯無子詔封其弟武都郡公道明爲淮陽王令主道玄之祀累遷左驍衛將軍送弘化公主還蕃坐洩主非太宗女奪爵國除後卒於鄆州刺史

江夏王道宗道玄從父弟也父韶追封東平王贈戶部尚書道宗武德元年封略陽郡公起家左千牛備身討劉武周戰于度索原軍敗賊徒進逼河東道宗時年十七從太宗登玉壁城望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賊乘勝其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競今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闇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州一戰滅之又從平竇建德破王世充屢有殊効五年授靈州總管梁師都據夏州遣弟洛仁引突厥兵數萬至于城下道宗閉門拒守伺隙而戰賊徒大敗高祖聞而嘉之謂左僕射裴寂中書令蕭瑀曰道宗今能守邊以寡制衆昔魏任城王彰臨戎却敵道宗勇敢有同於彼遂封爲任城王初突厥連於梁師都其郁射設入居五原舊地道宗逐出之振耀威武開拓疆界斥地千餘里邊人悅服貞觀元年徵拜鴻臚卿歷左領軍大理卿時太宗將經略突厥又拜靈州都督三年爲大同道行軍總管遇李靖襲破頡利可汗頡利以十餘騎來奔其部道宗引兵逼之徵其執送頡利頡利以數騎夜走匿于荒谷沙鉢羅懼馳追獲之遣使送於京師以功賜實封六百戶召拜刑部尚書吐谷渾寇邊詔右僕射李靖爲崐丘道行軍大總管道宗與吏部尚書侯君集爲之副賊聞兵至走入嶂山已行數千里諸將議欲息兵道宗固請追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道宗遂率偏師并行倍道去大軍十日追及之賊據險苦戰道宗潛遣千餘騎踰山襲其後賊表裏受敵一時奔潰十二年遷禮部尚書改封江夏王尋坐贓下獄太宗謂侍臣曰朕富有四海士馬如林欲使轍跡周宇內遊觀無休息絕域採奇玩海外訪珍羞豈不得耶勞萬姓而樂一人朕所不取也人心無厭唯當以理制之道宗俸料甚高宴賜不少足有餘財而貪婪如此使人嗟惋豈不鄙乎遂免官削封邑十三年起爲茂州都督未行轉晉州刺史十四年復拜禮部尚書時侯君集立功於高昌自負其才潛有異志道宗嘗因侍宴從容言曰君集智小言大舉止不倫以臣觀之必爲戎首太宗曰何以知之對曰見其恃有微功深懷矜伐恥在房玄齡李靖之下雖爲吏部尚書未滿其志非毀時賢常有不平之語太宗曰不可億度浪生猜貳其功勳才用無所不堪朕豈惜重位第未到耳俄而君集謀反誅太宗笑謂道宗曰君集之事果如公所揣及大軍討高麗令道宗與李勣爲前鋒濟遼水剋蓋牟城逢賊兵大至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徐進道宗曰不可賊赴急遠來兵實疲頓恃衆輕我一戰必摧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我既職在前軍當須清道以待輿駕李勣然之乃與壯士數十騎直衝賊陣左右出入勣因合擊大破之太宗至深加賞勞賜奴婢四十人又築土山攻安市城土山崩道宗失於部署爲賊所據歸罪於果毅傅伏愛斬之道宗跣行詣旗下請罪太宗曰漢武殺王恢不如秦穆赦孟明土山之失且非其罪捨而不問道宗在陣損足太宗親爲其針賜以御膳二十一年以疾請居閑職轉太常卿永徽元年加授特進增實封并前六百戶四年房遺愛伏誅長孫無忌褚遂良素與道宗不協上言道宗與遺愛交結配流象州道病卒年五十四及無忌遂良得罪詔復其官爵道宗晚年頗好學敬慕賢士不以地勢凌人宗室中唯道宗及河間王孝恭昆季最爲當代所重道宗子景恆降封盧國公官至相州刺史

隴西王博乂高祖兄子也高祖長兄曰澄次曰湛次曰洪並早卒武德初追封澄爲梁王湛爲蜀王洪爲鄭王澄洪並無後博乂即湛第二子也武德元年受封高祖時歷宗正卿禮部尚書加特進博乂有妓妾數百人皆衣羅綺食必粱

肉朝夕歡自娛驕侈無比與其弟渤海王奉慈俱爲高祖所鄙帝謂曰我怨讎有善猶擢以不次況於親戚而不委任聞汝等唯昵近小人好爲不軌先王墳典不聞習學今賜絹二百匹可各買經史習讀務爲善事咸亨二年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荆州都督謚曰恭奉慈武德初封渤海王顯慶中累遷原州都督薨謚曰敬

史臣曰無私於物物亦公焉高祖纔定中原先封疎屬致盧江爲叛神通爭功封德彝論之於前房玄齡譏之於後若河間機謀深沉識度弘遠縱虛舟而降蕭銑飲妖血而平公祏入朝定君臣之分貫第爲子孫之謀善始令終論功行賞即無私矣或問曰水變爲血信妖矣竟成功而無咎者何也答曰河間節貫神明志匡宗社故妖不勝德明矣道宗軍謀武勇好學下賢於羣從之中稱一時之傑無忌遂良銜不協之素致千載之冤永徽中無忌遂良忠而獲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誣陷劉洎吳王恪於前枉害道宗於後天網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

贊曰疎屬盡封啓亂害公河間孝恭獨稱軍功

舊唐書卷六十

舊唐書卷六十考證

永安王孝基傳謚曰壯無子以從兄韶子道立爲嗣○沈炳震曰按新書宗室傳韶畢王璋子今孝基亦璋子是同父兄非從兄也

淮安王神通子道彥傳坐臧死從邊後起爲涼州都督○新書作嬀州

神通子孝逸傳垂拱二年冬承嗣等又使人誣告孝逸則天以孝逸常有功減死配徙儋州尋卒○沈炳震曰按新書則天本紀天授元年五月殺梁郡公孝逸年與月俱不符也證之綱目當從舊書

景嗣初贈益州大都督○新書作金州

襄邑王神符傳有子七人武德初並封郡王後例降封縣公○沈炳震曰按通鑑時降封郡公疑誤

長平王叔良傳武德元年師鎮涇州以禦薛舉○臣德潛按綱目武德元年唐將軍劉感鎮涇州薛仁杲圍之唐長平王叔良將兵至是禦仁杲非禦舉也時舉已先卒矣新書亦作禦仁杲

隴西王博乂傳武德初追封澄爲梁王湛爲蜀王洪爲鄭王○新書洪封漢王

舊唐書卷六十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十一

溫大雅（子無隱 大雅弟彥博 彥博子振 挺 大雅弟大有）　陳叔達
竇威（子惲 兄子軌 軌子奉節 琮 從子抗 抗子衍 靜 靜子逵 誕 誕子孝慈 孝慈子希玠 誕少子孝諶 [illegible]）

溫大雅，字彥弘，太原祁人也。父君悠，北齊文林館學士，隋泗州司馬。大業末，為司隸從事，見隋政日亂，謝病而歸。大雅性至孝，少好學，以才辯知名。仕隋東宮學士、長安縣尉，以父憂去職。後以天下方亂，不求仕進。高祖鎮太原，甚禮之。義兵起，引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專掌文翰。禪代之際，與司錄竇威、主簿陳叔達參定禮儀。武德元年，歷遷黃門侍郎。弟彥博為中書侍郎，對居近密，議者榮之。高祖從容謂曰：「我起義晉陽，為卿一門耳。」尋轉工部侍郎，進拜陝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太宗以隱太子、巢剌王之故，令大雅鎮洛陽以俟變。大雅數陳秘策，甚蒙嘉賞。太宗即位，累轉禮部尚書，封黎國公。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餘而卒，謚曰孝。撰創業起居注三卷。永徽五年，贈尚書右僕射。子無隱，官至工部侍郎。大雅弟彥博。

彥博幼聰悟，有口辯，涉獵書記。初，其父友薛道衡、李綱常見彥博兄弟三人，咸歎異曰：「皆卿相才也。」開皇末，為州牧秦孝王俊所薦，授文林郎，直內史省。轉通直謁者。及隋亂，幽州總管羅藝引為司馬。藝以幽州歸國，彥博贊成其事，授幽州總管府長史。未幾，徵為中書舍人，俄遷中書侍郎，封西河郡公。時高麗遣使貢方物，高祖謂群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終拒煬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於萬物，不欲驕貴，但據土宇，務共安人，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即為詔，述朕此懷也。」彥博進曰：「遼東之地，周為箕子之國，漢家之玄菟郡耳。魏、晉已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若與高麗抗禮，則四夷何以瞻仰？且中國之於夷狄，猶太陽之比列星，理無降尊，俯同夷貊。」高祖乃止。其年，突厥入寇，命右衛大將軍張瑾為并州道行軍總管，出拒之，以彥博為行軍長史。與虜戰於太谷，軍敗，彥博沒於虜庭。突厥以其近臣，苦問以國家虛實及兵馬多少，彥博固不肯言。頡利怒，遷於陰山苦寒之地。太宗即位，突厥送款，始徵彥博還朝，授雍州治中，尋檢校吏部侍郎。彥博意有沙汰，多所損抑，而退者不伏，囂訟盈庭。彥博惟騁辭辯，與之相詰，終日諠擾，頗為識者所嗤。復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貞觀二年，遷御史大夫，仍檢校中書侍郎事。彥博善於宣吐，每奉使入朝，詔問四方風俗，承受綸旨，有若成誦，聲韻高朗，響溢殿庭，進止雍容，觀者拭目。四年，遷中書令，進爵虞國公。高祖常宴朝臣，詔太宗論旨，既而顧謂近臣曰：「何如溫彥博？」其見重如此。初，突厥之降也，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為日久矣。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也。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河南，散屬州縣，各使耕田，變其風俗，百萬胡虜，可得化而為漢，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常空矣。惟彥博議曰：「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若遣向西南，則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也。」太宗從之，遂處降人於朔方之地，其入居長安者近且萬家。議者尤為不便，欲建突厥國於河外。彥博又執奏曰：「既已納之，無故遣去，深為可惜。」與魏徵等爭論，數年不決。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年，薨，年六十四。彥博自掌知機務，即杜絕賓客，國之利害，知無不言，太宗以是嘉之。及薨，顧謂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故，勞精竭神，我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其閑逸，致夭性靈。」彥博家無正寢，及卒之日，殯於別室，太宗命有司為造堂焉。贈特進，謚曰恭，陪葬昭陵。子振，少有雅望，官至太子舍人，居喪以毀卒。振弟挺，尚高祖女千金公主，官至延州刺史。大雅弟大有，字彥將，性端謹，少以學行稱。隋仁壽中，尚書右丞李綱表薦之，授羽騎尉，尋丁憂去職，歸鄉里。義旗初舉，高祖引為太原令，從太宗擊西河。高祖謂曰：「士馬尚少，要資經略，以卿參謀軍事，其善建功名也。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若剋西河，帝業成矣。」及破西河而還，復以本官攝大將軍府記室，與兄大雅共掌機密。大有以昆季同在機務，意不自安，固請他職。高祖曰：「我虛心相待，不以為疑，卿何自疑也。」大有雖膺命，然每退讓，遣避機權，累表以此。多之。武德元年，累轉中書侍郎，會卒，高祖甚傷惜之，贈鴻臚卿。初，大雅在隋，與顏思魯俱在東宮，彥博與思魯弟愍楚

同直內史省彥將與愍楚弟遊秦典校祕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物之選少
時學業顏氏爲優其後職位溫氏爲盛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頗有才學在陳封義陽王年十餘
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歷侍中丹陽尹都官尚書入
隋久不得調大業中拜內史舍人出爲絳郡通守義師至絳郡叔達以郡歸款
授丞相府主簿封漢東郡公與記室溫大雅同掌機密軍書赦令及禪代文誥
多叔達所爲武德元年授黃門侍郎二年兼納言四年拜侍中叔達明辯善容
止每有敷奏搢紳莫不屬目江南名士薄遊長安者多爲薦拔五年進封江國
公嘗賜食於御前得蒲萄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
致欲歸以遺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物三百段貞觀初加授光
祿大夫尋坐與蕭瑀對御忿爭免官未幾丁母憂叔達先有疾太宗慮其危殆
遣使禁絕弔賓服闋授遂州都督以疾不行久之拜禮部尚書建成元吉嫉害
太宗陰行譖毀高祖惑其言將有貶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
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讜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叔達謝曰此不獨爲陛下社稷
計耳後坐閨庭不理爲憲司所劾朝廷惜其名臣不欲彰其罪聽以散秩歸第
九年卒諡曰繆後贈戶部尚書改諡曰忠有集十五卷
竇威字文蔚扶風平陸人太穆皇后從父兄也父熾隋太傅威家世勳貴諸昆
弟並尚武藝而威耽玩文史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爲書癡隋內史令李德林
舉秀異射策甲科拜祕書郎秩滿當遷而固守不調在祕書十餘歲其學業益
廣時諸兄並以軍功致仕通顯交結豪貴賓客盈門而威職掌閑散諸兄更謂
威曰昔孔子積學成聖猶狼狽當時棲遲若此汝效此道復欲何求名位不達
固其宜矣威笑而不答久之蜀王秀辟爲記室以秀行事多不法稱疾還田里
及秀廢黜府僚多獲罪唯威以先見保全大業四年累遷內史舍人以數陳得
失忤旨轉考功郎中後坐事免歸京師高祖入關召補大丞相府司錄參軍時
軍旅草創五禮曠墜威既博物多識舊儀朝章國典皆其所定禪代文翰多參
預焉高祖常謂裴寂曰叔孫通不能加也武德元年拜內史令威奏議雍容多

引古爲諭高祖甚親重之或引入臥內常爲膝席又嘗謂曰昔周朝有八柱國
之貴吾與公家咸登此職今我已爲天子公爲內史令本同末異乃不平矣威
謝曰臣家昔在漢朝再爲外戚至於後魏三處外家陛下隆興復出皇后臣又
階緣戚里位忝鳳池自惟叨濫曉夕兢懼高祖笑曰比見關東人與崔盧爲婚
猶自矜伐公代爲帝戚不亦貴乎及寢疾高祖自往臨問尋卒家無餘財遺令
薄葬諡曰靖贈同州刺史追封延安郡公葬日詔太子及百官並出臨送有文
集十卷子惲嗣官至岐州刺史威兄子軌從兄子抗並知名軌字士則周雍州
牧鄧國公恭之子也隋大業中爲資陽郡東曹掾後去官歸于家義兵起軌聚
衆千餘人迎謁於長春宮高祖見之大悅降席握手語及平生賜良馬十匹使
掠地渭南軌先下永豐倉收兵得五千人從平京城封贊皇縣公拜大丞相諮
議參軍時稽胡賊五萬餘人掠宜春軌討之行次黃欽山與賊相遇賊乘高縱
火王師稍却軌斬其部將十四人拔隊中小帥以代之軌自率數百騎殿於軍
後令之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聞鼓士卒爭先赴敵賊射之不能止
因大破之斬首千餘級虜男女二萬口武德元年授太子詹事會赤排羌作亂
與薛舉叛將鍾俱仇同寇漢中拜軌秦州總管與賊連戰皆捷餘黨悉降進封
酇國公三年遷益州道行臺左僕射許以便宜從事屬黨項寇松州詔軌援之
又令扶州刺史蔣善合與軌連勢時党項引吐谷渾之衆其鋒甚銳軌師未至
善合先期至鉗川遇賊力戰走之軌復軍於臨洮進擊左封破其部衆尋令率
所部兵從太宗討王世充於洛陽四年還益州時蜀土寇往往聚結悉討平之
軌每臨戎對寇或經旬月身不解甲其部衆無晝夜少長不恭命即立斬之每
日吏士多被鞭撻流血滿庭見者莫不重足股慄軌初入蜀將其甥以爲心腹
嘗夜出呼之不以時至怒而斬之每誡家僮不得出外嘗遣奴就官廚取漿而
悔之謂奴曰我誠使汝要當斬汝頭以明法耳遣其部將收奴斬之其奴稱冤
監刑者猶豫未決軌怒俱斬之行臺郎中趙弘安知名士也軌動輒榜撻歲至
數百從徵入朝賜坐御榻軌容儀不肅又坐而對詔高祖大怒因謂曰公之入
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人爲公所斬略盡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詔下獄俄而

釋之還鎮益州軌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素不協及隱太子誅有詔下益州軌藏詔懷中雲起問曰詔書安在軌不之示但曰卿欲反矣執而殺之行方大懼奔于京師軌追斬不及是歲行臺廢即授益州大都督加食邑六百戶貞觀元年徵授右衛大將軍二年出爲洛州都督洛陽因隋末喪亂人多浮僞軌並遣務農各令屬縣有遊手怠惰者皆按之由是人吏懾憚風化整肅四年卒官贈并州都督子奉節嗣尚高祖永嘉公主歷左衛將軍秦州都督軌弟琮亦有武幹隋左親衛大業末犯法亡命奔太原依於高祖琮與太宗有宿憾每自疑太宗方撫羅英傑降禮納之出入臥內其意乃解及將義舉琮協贊大謀大將軍府建爲統軍從平西河破霍邑拜金紫光祿大夫扶風郡公尋從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通遣裨將桑顯和來逼文靜義軍不利琮與段志玄等力戰久之隋軍大潰通遁走琮率輕騎追至稠桑獲通而返進兵東略下陝縣拔太原倉拜右領軍大將軍賜物五百段時隋河陽都尉獨孤武潛謀歸國乃令琮以步騎一萬自柏崖道應接之遲留不進武見殺坐是除名武德初以元謀勳特恕一死拜右屯衛大將軍復轉右領軍大將軍時將圖洛陽遣琮留守陝城以督糧運王世充遣其驍將羅士信來斷糧道琮潛使人說以利害士信遂帥衆降及從平東都賞物一千四百段後以本官檢校晉州總管尋從隱太子討平劉黑闥以功封譙國公賞黃金五十斤未幾而卒高祖以佐命之舊甚悼之贈左衛大將軍謚曰敬永徽五年重贈特進

抗字道生太穆皇后之從兄也隋洛州總管陳國公榮之子也母隋文帝萬安公主抗在隋以帝甥甚見崇寵少入太學略涉書史釋褐千牛備身儀同三司屬其父寢疾抗躬親扶侍衣不解帶者五十餘日及居喪哀毀過禮後襲爵陳國公累轉梁州刺史將之官隋文帝幸其第命抗及公主酣宴如家人之禮賞賜極厚母卒號慟絕而復蘇者數焉文帝令宮人至第節其哭泣歲餘起爲岐州刺史轉幽州總管政並以寬惠聞及漢王諒作亂煬帝恐其爲變遣李子雄馳往代之子雄因言抗得諒書而不奏按之無驗以疑貳除名抗與高祖少相親狎及楊玄感作亂高祖統兵隴右抗言於高祖曰玄感抑爲發蹤耳李氏有名圖籙可乘其便天之所啓也高祖曰無爲禍始何言之妄也大業末抗於靈武巡長城以伺盜賊及聞高祖定京城抗對衆而忭曰此吾家妹壻也豁達有大度真撥亂之主矣因歸長安高祖見之大悅握手引坐曰李氏竟能成事何如因縱酒爲樂尋拜將作大匠武德元年以本官兼納言高祖聽朝或升御坐退朝之後延入臥內命之捨敬縱酒談謔敦平生之款常侍宴移時或留宿禁內高祖每呼爲兄而不名也宮內咸稱爲舅常陪侍遊宴不知朝務轉左武候大將軍領左右千牛備身大將軍尋從太宗平薛舉勳居第一四年又從征王世充及東都平冊勳太廟者九人抗與從弟軌俱預焉朝廷榮之賜女樂一部金寶萬計武德四年因侍宴暴卒贈司空謚曰密子衍衍嗣官至左武衛將軍時抗羣從內三品七人四品五品十餘人尚主三人妃數人冠冕之盛當朝無比

靜字元休抗第二子也武德初累轉并州大總管府長史時突厥數爲邊患師旅歲興軍糧不屬靜表請太原置屯田以省饋運時議者以民物凋零不宜動衆書奏不省靜頻上書辭甚切至於是徵靜入朝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等爭論於殿庭寂等不能屈竟從靜議歲收數千斛高祖善之令檢校并州大總管靜又以突厥頻來入寇請斷石嶺以爲鄣塞復從之太宗即位徵拜司農卿封信都男尋轉夏州都督值突厥攜貳諸將出征多詣其所靜知虜中虛實潛令人間其部落郁射設所部鬱孤尼等九俟斤並率衆歸款太宗稱善賜馬百匹羊千口及擒頡利處其部衆於河南以爲不便上封曰臣聞夷狄者同夫禽獸窮則搏噬羣則聚麀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衣食仰給不務耕桑徒損有爲之民以資無知之虜得之則無益於治失之則無損於化然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誠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愚臣之所深慮如臣計者莫如因其破亡之後加其無妄之福假以賢王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自可永保邊塞俾爲藩臣此實長轡遠馭之道于時務在懷輯雖未從之太宗深嘉其志制曰北方之務悉以相委以卿爲寧朔大使撫鎮華戎朕無北顧之憂矣再遷民部尚書貞觀九年卒謚曰肅子逵逵尚太宗女遂安公主襲爵信都男

誕抗第三子也隋仁壽中起家爲朝請郎義寧初辟丞相府祭酒轉殿中監封安豐郡

公，尙高祖女襄陽公主。從太宗征薛舉，爲元帥府司馬。遷刑部尙書，轉太常卿。高祖諸少子荊王元景等未出宮者十餘王，所有國司家產之事，皆令誕主之。出爲梁州都督。貞觀初，召拜右領軍大將軍，轉大理卿，莘國公。修營太廟，賜物五百段。復爲殿中監，以疾解官，復拜宗正卿。太宗嘗與之言，昏忘不能對，乃手詔曰：「朕聞爲官擇人者治，爲人擇官者亂。竇誕比來精神衰耗，殊異常時，知不肯而任之，覩尸祿而不退，非唯傷風亂政，亦恐爲君不明。考績黜陟，古今常典。誕可光祿大夫，還第。」尋卒，贈工部尙書、荊州刺史，諡曰安。子孝慈、孝禮。孝慈，官至左衞將軍。孝慈子希瑊，希瑊少襲爵，中宗時爲禮部尙書，以恩澤賜實封二百五十戶。開元初，爲太子少傅、開府儀同三司。誕少子孝諶，在外戚傳。竇氏自武德至今，再爲外戚，一品三人，三品已上三十餘人，尙主者八人，女爲王妃六人，唐世貴盛，莫與爲比。璡字之推，抗季弟也。大業末，爲扶風太守。高祖定京師，以郡歸國，歷禮部、民部二尙書。從太宗平薛仁果，尋鎭益州。時蜀中尙多寇賊，璡屢討平之。時皇甫無逸在蜀，與之不協，璡屢請入朝，高祖徵之，中路詔令還鎭。璡不得志，遂於路左題山以申憤積。有使者至其所，璡宴之臥內，遺以綾錦，無逸奏其事，坐免官。未幾，拜祕書監，封鄧國公。貞觀初，授太子詹事，俄爲將作大匠，修葺洛陽宮。璡於宮中鑿池起山，崇飾雕麗，虛費功力，太宗怒，遽令毀之，坐事免。會納其女爲酆王妃，俄而復位，加右光祿大夫。七年卒，贈禮部尙書，謚曰安。璡頗曉音律，武德中，與太常少卿祖孝孫受詔定正聲雅樂，璡討論故實，撰正聲調一卷，行於代。

史臣曰：得人者昌，如諸溫儒雅清顯，爲一時之稱。叔達才學明辯，中二國之選，皆抱廊廟之器，俱爲社稷之臣。威守道，軌臨戎，抗居喪，靜經略，璡音律，仍以懿親俱至顯位，才能門第，輝映數朝，豈非得人歟？唐之昌也，不亦宜乎！然彥博之植黨，軌之酷，亦非全器焉。

贊曰：溫、陳才位，文蔚典禮。諸竇戚里，榮盛無比。

舊唐書卷六十一

五代　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　撰

列傳第十二

李綱 子少植 少植子安仁　鄭善果 從兄元璹
楊恭仁 子思訓 恭仁從孫執柔　思訓孫睿交 恭仁少弟師道
皇甫無逸　李大亮 族孫迥秀

李綱字文紀觀州蓨人也祖元則後魏清河太守父制周車騎大將軍綱少慷慨有志節每以忠義自許初名瑗字子玉讀後漢書張綱傳慕而改之周齊王憲引爲參軍宣帝將害憲召僚屬證成其罪綱誓之以死終無撓辭及憲遇害露車載屍而出故吏皆散唯綱撫棺號慟躬自埋瘞哭拜而去隋開皇末爲太子洗馬皇太子勇嘗以歲首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綱白勇曰令則身任公卿職當調護乃於宴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不測豈不累於殿下臣請遽正其罪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而出及勇廢黜文帝召東宮官屬切讓之無敢對者綱對曰今日之事乃陛下之過非太子罪也勇器非上品性是常人若得賢明之士輔導之足堪繼嗣皇業方今多士盈朝當擇賢者居其任奈何以絃歌鷹犬之才侍側至令致此乃陛下訓導不足豈太子之罪耶辭氣凜然左右皆爲之失色文帝曰令汝在彼豈非擇人綱曰臣在東宮非得言者帝奇其對擢拜尚書右丞時左僕射楊素蘇威當朝用事綱每固執所見不與之同由是二人深惡之會遣大將軍劉方誅討林邑楊素言於文帝曰林邑多珍寶自非正人不可委因言綱可任文帝以爲行軍司馬劉方承素之意屈辱綱幾至於死及軍還久不得調後拜齊王府司馬未幾蘇威復令綱詣南海應接林邑久而不召綱後自來奏事威復言綱擅離所職以之屬吏綱見善卜者令筮之遇鼎因謂綱曰公易姓之後方可得志而爲卿輔宜早退不然有折足之敗也尋會赦免屏居于鄠大業末賊帥何潘仁以綱爲長史義師至京城綱來謁見高祖大悅授丞相府司錄封新昌縣公專掌選事高祖踐祚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典選如故先是巢王元吉授并州總管於是縱其左右攘奪百姓宇文歆頻諫不納乃上表曰王在州之日多出微行常共竇誕遊獵蹂踐穀稼放縱親昵公行攘奪境內畜產之殆盡當衢而射觀人避箭以爲笑樂分遣左右戲爲攻戰至相擊刺毀傷致死夜開府門宣淫他室百姓怨毒各懷憤歎以此守城安能自保元吉竟坐免又諷父老詣闕請之尋令復職時劉武周率五千騎至黃蛇嶺元吉遣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先嘗之達以步卒少固請不行元吉強遣之至則盡沒于賊達憤怒因引武周攻陷榆次進逼并州元吉大懼紿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強兵出戰因夜出兵攜其妻妾棄軍奔還京師并州遂陷高祖怒甚謂綱曰元吉幼小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強兵數萬食支十年起義興運之資一朝而棄宇文歆首畫此計我當斬之綱曰賴歆令陛下不失愛子臣以爲有功高祖問其故綱對曰罪由竇誕不能規諷致令軍人怨憤又齊王年少肆行驕逸放縱左右侵漁百姓誕曾無諫止乃隨順掩藏以成其釁此誕之罪宇文歆論情則疏向彼又淺王之過失悉以聞奏且父子之際人所難言歆言之豈非忠懇今欲誅罪不錄其心臣愚竊以爲過翌日高祖召綱入升御坐謂曰今我有公遂使刑罰不濫元吉自惡結怨於人歆既曾以表聞誕亦焉能禁制時高祖拜舞人安叱奴爲散騎常侍綱上疏諫曰謹案周禮均工樂胥不得預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服露體而擊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衣雖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授安馬駒爲開府既招物議大斁彝倫有國有家者以爲殷鑒方今新定天下開太平之基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顧非創業垂統貽厥子孫之道也高祖不納尋令參詳律令綱在東宮隱太子建成初甚禮遇建成常往溫湯綱時以疾不從有進生魚於建成者將召饔人作鱠時唐儉趙元楷在座各自贊能爲鱠建成從之既而謂曰飛刀鱠鯉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於審諭弼諧固屬於李綱矣於是遣使送絹二百匹以遺之建成後漸狎無行之徒有猜忌之謀不可諫止又感筮者之言頻乞骸骨高祖謾罵之曰卿爲潘仁長史何乃羞

爲朕尙書且建成在東宮遣卿輔導何爲屢致辭乎綱頓首陳謝曰潘仁賊也每欲殺害每諫便止所諫極多爲其長史故得無愧陛下功成業泰頗自矜伐臣以凡劣才非元凱所言如水投石安敢久爲尙書兼以愚臣事太子所懷鄙見復不採納既無補益所以請退高祖謝曰知公直士勉爲我兒於是擢拜太子少保尙書詹事並如故綱又上書諫太子曰綱耄矣日過時流壞樹已拱幸未就土許傳聖躬無以酬恩請效愚直伏願殿下詳之竊見飲酒過多誠非養生之術且凡爲人子者務於孝友以慰君父之心不宜聽受邪言妄生猜忌建成覽書不懌而所爲如故綱以數言事忤太子言道既不行鬱鬱不得志武德二年以老表辭職優詔解尙書仍爲太子少保高祖以綱隋代名臣甚加優禮每手勅未嘗稱名其見重如此貞觀四年拜太子少師時綱有脚疾不堪踐履太宗特賜步輿令綱乘至閣下數引入禁中問以政道又令輿入東宮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綱於是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視膳之方理順辭直聽者忘倦太子每親政事太宗必令綱及左僕射房玄齡侍中王珪侍坐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名教竭忠盡節之事綱凜然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以爲難綱以爲易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及遇疾太宗遣尙書左僕射房玄齡詣宅存問賜絹二百匹五年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太子爲之立碑初周齊王憲女孀居孑立綱自以齊王故吏贍恤甚厚及綱卒其女被髮號哭如喪所生焉子少植隋武陽郡同功書佐先綱卒少植子安仁永徽中爲太子左庶子屬太子被廢歸于陳邸宮寮皆逃散無敢辭送者安仁獨涕泣拜辭而去朝野義之後卒於恆州刺史

鄭善果鄭州滎澤人也祖孝穆西魏少司空岐州刺史父誠周大將軍開封縣公大象初討尉遲迥力戰遇害善果年九歲以父死王事詔令襲其官爵家人以其嬰孺弗之告也受冊悲慟擗踊不能勝觀者莫不爲之流涕隋開皇初改封武德郡公拜沂州刺史大業中累轉魯郡太守善果篤愼事親至孝母崔氏賢明曉於政道每善果理務崔氏嘗於閤內聽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若處事不允母則不與之言善果伏於牀前終日不敢食崔氏謂之曰吾非怒汝反慚汝家耳汝先君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繼父之心自童子承襲茅土今位至方伯豈汝身能致之耶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內則墜爾家風或亡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辜戾吾寡婦也有慈無威使汝不知教訓以負清忠之業吾死之日亦何面以事汝先君乎善果由此遂勵己爲清吏所在有政績百姓懷之及朝京師煬帝以其居官儉約蒞政嚴明與武威太守樊子蓋考爲天下第一各賞物千段黃金百兩再遷大理卿從突厥圍煬帝於鴈門以守禦功拜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宇文化及弒逆署爲民部尙書隨化及至遼城淮安王神通圍化及善果爲化及守禦督戰爲流矢所中及神通退還竇建德進軍剋之建德將王琮獲善果謂之曰公隋室大臣也自尊夫人亡後而清稱益衰又忠臣子奈何爲弒君之賊殉命苦戰而傷痍若此善果深愧赧欲自殺僞中書令宋正本馳往救止之建德又不爲之禮乃奔相州淮安王神通送于京師高祖遇之甚厚拜太子左庶子檢校內史侍郎封滎陽郡公善果在東宮數進忠言多所匡諫未幾檢校大理卿兼民部尙書正身奉法甚有善績俄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及侍立並令升殿與從兄元璹在其數時以爲榮尋坐事免及山東平持節爲招撫大使坐選舉不平除名後歷禮部刑部二尙書貞觀元年出爲岐州刺史復以公事免三年起爲江州刺史卒元璹隋岐州刺史沛國公譯子也少以父功拜儀同大將軍襲爵沛國公累轉右武候將軍改封莘國公大業中出爲文城郡守義師至河東元璹以郡來降俄拜太常卿及定京城以本官兼參旗將軍元璹少在戎旅尤明軍法高祖常令巡諸軍教其兵事突厥始畢可汗弟乙力設代其兄爲叱羅可汗又劉武周將宋金剛與叱羅共爲犄角來寇汾晉詔元璹入蕃諭以禍福叱羅竟不納乃欲總其部落入寇太原以爲武周聲援未幾叱羅遇疾療之弗愈其下疑元璹令人毒之乃囚執元璹不得歸叱羅竟死頡利嗣立留元璹每隨其牙帳經數年頡利後聞高祖遺其財物又許結婚始放元璹來還高祖勞之曰卿在虜庭累載拘縶蘇武弗之過也拜鴻臚卿尋而突厥又寇并州時元璹在母喪高祖令墨絰充使招慰突厥從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精騎數十萬塡映山谷

及見元璹責中國違背之事元璹隨機應對竟無所屈因數突厥背誕之罪突厥大慚不能報元璹又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早收兵馬遣使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免爲劬勞坐受利益大唐初有天下即與可汗結爲兄弟行人往來音問不絕今乃捨善取怨違多就少何也頡利納其言即引還太宗致書勞之曰知公已共可汗結和遂使邊亭息警爟火不然和戎之功豈唯魏絳金石之錫固當非遠元璹自義寧已來五入蕃充使幾至於死者數矣貞觀三年又使入突厥還奏曰突厥興亡唯以羊馬爲準今六畜疾羸人皆菜色又其牙內炊飯化而爲血徵祥如此不出三年必當覆滅太宗然之無幾突厥果敗元璹後累轉左武候大將軍坐事免尋起爲宜州刺史復封沛國公元璹有幹略所在頗著聲譽然其父譯事繼母失溫凊之禮隋文帝曾贈以孝經至元璹事親又不以孝聞清論鄙之二十年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弟孫杲知名則天時爲天官侍郎

楊恭仁本名綸弘農華陰人隋司空觀王雄之長子也隋仁壽中累除甘州刺史恭仁務舉大綱不爲苛察戎夏安之文帝謂雄曰恭仁在州甚有善政非唯朕舉得人亦是卿義方所致也大業初轉吏部侍郎楊玄感作亂煬帝制恭仁率兵經略與玄感戰于破陵大敗之玄感兄弟挺身遁走恭仁與屈突通等追討擒之軍旋煬帝召入內殿謂曰我聞破陵之陣唯卿力戰功最難比雖知卿奉法清慎都不知勇決如此也納言蘇威曰仁者必有勇固非虛也時蘇威及左衛大將軍宇文述御史大夫裴蘊黃門侍郎裴矩等皆受詔參掌選事多納賄賂士流嗟怨恭仁獨雅正自守不爲蘊等所容由是出爲河南道大使討捕盜賊時天下大亂行至譙郡爲朱粲所敗奔還江都宇文化及弒逆署吏部尚書隨至河北爲化及守魏縣時元寶藏據有魏郡會行人魏徵說下寶藏執恭仁送于京師高祖甚禮遇之拜黃門侍郎封觀國公尋爲涼州總管恭仁素習邊事深悉羌胡情僞推心馭下人吏悅服自葱嶺已東並入朝貢未幾遙授納言總管如故俄而突厥頡利可汗率衆數萬奄至州境恭仁隨方備禦多設疑兵頡利懼而退走屬瓜州刺史賀拔威擁兵作亂朝廷憚遠未遑征討恭仁乃募驍勇倍道兼進賊不虞兵至之速尅其二城恭仁悉放俘虜賊衆感其寬惠遂相率執威而降久之徵拜吏部尚書遷左衛大將軍鼓旗將軍貞觀初拜雍州牧加左光祿大夫行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五年遷洛州都督太宗曰洛陽要重古難其人朕之子弟多矣恐非所任特以委公也恭仁性虛澹必以禮度自居襟恭下士未嘗忤物時人方之石慶恭仁弟師道尚桂陽公主從姪女爲巢刺王妃弟子思訓尚安平公主連姻帝室益見崇重後以老病乞骸骨聽以特進歸第十三年卒冊贈開府儀同三司潭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孝子思訓襲爵顯慶中歷右屯衛將軍時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有愛妾置于別宅嘗邀思訓就之宴樂思訓深責寶節與其妻隔絕妾等怒密以毒藥置酒思訓飲盡便死寶節坐是配流嶺表思訓妻又詣闕稱冤制遣使就斬之仍改賊盜律以毒藥殺人之科更從重法思訓孫睿交本名璬少襲爵觀國公尚中宗女長寧公主預誅張易之有功賜實封五百戶神龍中爲祕書監俄被貶卒於絳州別駕恭仁弟續頗有辭學貞觀中爲鄆州刺史續孫執柔則天時爲地官尚書則天以外氏近屬甚優寵之時武承嗣攸寧相次知政事則天嘗曰我今當宗及外家常一人爲宰相由是執柔同中書門下三品尋卒執柔子滔開元中官至吏部侍郎同州刺史執柔弟執一神龍初以誅張易之功封河東郡公累至右金吾衛大將軍恭仁少弟師道隋末自洛陽歸國授上儀同爲備身左右尋尚桂陽公主超拜吏部侍郎累轉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貞觀七年代魏徵爲侍中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泄內事親友或問禁中之事乃更對以他語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欽其餘風所庶幾也師道退朝後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園池而文會之盛當時莫比雅善篇什又工草隸酣賞之際援筆直書有如宿構太宗每見師道所製必吟諷嗟賞之十三年轉中書令太子承乾逆謀事洩與長孫無忌房玄齡同按其獄師道妻前夫之子趙節與承乾通謀師道微諷太宗冀活之由是獲譴罷知機密轉吏部尚書師道貴家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練所署用多非其才而深抑貴勢及其親黨以避嫌疑時論譏之太宗嘗

從容謂侍臣曰楊師道性行純謹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更事緩急不可得力來歲從征高麗攝中書令及軍還有毀之者稍貶爲工部尙書尋轉太常卿二十一年卒贈吏部尙書幷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懿子豫之尙巢剌王女壽春縣主居母喪與永嘉公主淫亂爲主婿竇奉節所擒具五刑而殺之師道兄子思玄高宗時爲吏部侍郎國子祭酒玄弟思敬禮部尙書師道從兄子崇敬太子詹事始恭仁父雄在隋以同姓寵貴自武德之後恭仁兄弟名位尤盛則天時又以外戚崇寵一家之內駙馬三人王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已上官二十餘人遂爲盛族

皇甫無逸字仁儉安定烏氏人父誕隋幷州總管府司馬其先安定著姓徙居京兆萬年仁壽末漢王諒舉幷州起兵反誕抗節不從爲諒所殺無逸時在長安聞諒反即同居喪之禮人問其故泣而對曰大人平生徇節義既屬亂常必無苟免尋而凶問果至在喪柴毀過禮事母以孝聞煬帝以誕死節贈柱國弘義郡公令無逸襲爵時五等皆廢以其時忠義之後特封平輿侯拜淯陽太守甚有能名擢爲天下第一再轉右武衛將軍甚見親委帝幸江都以無逸留守洛陽及江都之變與段達元文都等立越王侗爲帝王世充作難無逸棄老母妻子斬關而走追騎且至無逸曰吾死而後已終不能同爾爲逆因解所服金帶投之於地曰以此贈卿無爲相逼追騎競下馬取帶自相爭奪由是得免高祖以隋代舊臣甚尊禮之拜刑部尙書封滑國公歷陝東道行臺民部尙書明年遷御史大夫時益部新開刑政未洽長吏橫恣贓汚狼藉令無逸持節巡撫之承制除授無逸實揚明化法令嚴肅蜀中甚賴之有皇甫希仁者見無逸專制方面徼倖上變云臣父在洛陽無逸爲母之故陰遣臣與王世充相知高祖審其詐斬之曰無逸儒於世充棄母歸朕今之委任異於衆人其在益州極爲清正此蓋羣小不逞欲離之也此乃離間我君臣惑亂我視聽於是斬希仁於順天門遣給事中李公昌馳往慰諭之俄而又告無逸陰與蕭銑交通者無逸時與益州行臺僕射竇璡不協於是上表自理又言璡罪狀高祖覽之曰無逸當官執法無所迴避必是邪佞之徒惡直醜正共相構扇也因令劉世龍巡察世龍按其事卒無驗而止所告者坐斬竇璡亦以罪黜無逸既還會高祖勞之曰公立身行己朕之所悉比多譖訴者但爲正直致邪佞所憎耳尋拜民部尙書累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閉門自守不通賓客左右不得出門凡所貿易皆往他州每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炷其廉介如此然過於審慎所上表奏懼有誤失必讀之數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遣一使輒連日不得上道議者以此少之母在長安疾篤太宗令驛召之無逸性至孝承問憂懼不能飲食因道病卒贈禮部尙書太常考行諡曰孝禮部尙書王珪駮之曰無逸入蜀之初自當扶侍老母與之同去申其色養而乃留在京師子道未足何得爲孝竟諡爲良孫忠開元中爲衛尉卿

李大亮雍州涇陽人後魏度支尙書琰之曾孫也其先本居隴西狄道代爲著姓祖綱後魏南岐州刺史父充節隋朔州總管武陽公大亮少有文武才幹隋末署韓國公龐玉行軍兵曹在東都與李密戰敗同輩百餘人皆就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義兵入關大亮自東都歸國授土門令屬百姓饑荒盜賊侵寇大亮賣所乘馬分給貧弱勸以墾田歲因大稔躬捕寇盜所部肅平時太宗在藩巡撫北境聞而嗟歎下書勞之賜馬一匹帛五十段其後胡賊寇境大亮衆少不敵遂單馬詣賊營召其豪帥諭以禍福羣胡感悟相率請降大亮又殺所乘馬以與之宴衆徒步而歸前後降者千餘人縣境以清高祖大悅超拜金州總管府司馬時王世充遣其兄子弘烈據襄陽令大亮安撫樊鄧以圖進取大亮進兵擊之所下十餘城高祖下書勞勉遷安州刺史又令徇廣州巴東行次九江會輔公祏反大亮以計擒公祏將張善安公祏尋遣兵圍猷州刺史左難當嬰城自守大亮率兵進援擊賊破之以功賜奴婢百人大亮謂曰汝輩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何忍以汝爲賤隸乎一皆放遣高祖聞而嗟異復賜婢二十人拜越州都督貞觀元年轉交州都督封武陽縣男在越州寫書百卷及徙職皆委之廨宇尋召拜太府卿出爲涼州都督以惠政聞嘗有臺使到州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獵而使

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之書曰以
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茲重寄比在州鎮聲績遠彰念此忠勤無
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覽用嘉
歎不能便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終始若一古人稱一言之重侔於
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賜卿胡缾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又
賜荀悅漢紀一部下書曰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每副所委方大任
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閑宜尋典籍然此書敘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為治之體盡
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也時頡利可汗敗亡北荒諸部相率內屬有大
度設拓設泥熟特勒及七姓種落等尚散在伊吾以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
以綏之多所降附朝廷愍其部衆凍餒遣於磧口貯糧特加賑給大亮以為於
事無益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猶如
枝葉擾於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
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自陛下君臨區宇深
根固本人逸兵強九州殷盛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
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氓庶積禦蕃夷州縣蕭條戶口鮮少加因隋亂減耗
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已來始就農畝若即勞役恐致妨損
以臣愚惑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內是以周室愛人攘狄竟延七
百之齡秦王輕戰事胡四十載而絕滅漢文養兵靜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
略海內虛耗雖悔輪臺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既得之後勞
費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遠尋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
已臣附遠在蕃磧人非中夏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
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為蕃臣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
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
也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酋帥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靡費以中
國之幣帛供積惡之兇虜其衆益多非中國之利也太宗納其奏八年為劍南
道巡省大使大亮激濁揚清甚獲當時之譽及討吐谷渾以大亮為河東道行
軍總管與大總管李靖等出北路涉青海歷河源遇賊於蜀渾山接戰破之俘
其名王虜雜畜五萬計以功進爵為公賜物千段奴婢一百五十人悉遣親戚
仍罄其家資收葬五葉宗族無後者三十餘喪送終之禮一時稱感後拜左衛
大將軍十七年晉王為皇太子東宮僚屬皆盛選重臣以大亮兼領太子右衛
率俄兼工部尚書身居三職宿衛兩宮甚為親信大亮每當宿直必通宵假寐
太宗嘗勞之曰至公宿直我便通夜安臥其見任如此太宗每有巡幸多令居
守房玄齡甚重之每稱大亮有王陵周勃之節可以當大位大亮雖位望通顯
而居處卑陋衣服儉率至性忠謹雖妻子不見其惰容事兄嫂有同於父母每
懷張弼之恩而久不能得弼時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嘗遇諸途而識之持
弼而泣恨相得之晚多推家產以遺弼弼拒而不受大亮言於太宗曰臣有今
日之榮張弼力也有官爵請迴太宗遂遷弼為中郎將俄代州都督時人皆賢
大亮不背恩而多弼不自伐也十八年太宗幸洛陽令大亮副司空玄齡居中
尋遇疾太宗親為調藥馳驛賜之臨終上表請停遼東之役又言京師宗廟所
在願深以關中為意表成而歎曰吾聞禮男子不死婦人之手於是命屏婦人
言終而卒時五十九死之日家無珠玉可以為含唯有米五石布三十端親戚
孤遺為大亮所鞠養服之如父者十五人太宗為舉哀於別次哭之甚慟廢朝
三日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諡曰懿陪葬昭陵兄子道裕永徽中為大理卿迥
秀大亮族孫也祖玄明瀛州刺史父義本宣州刺史迥秀弱冠應英材傑出舉
拜相州參軍累轉考功員外郎則天雅愛其材甚寵待之掌舉數年遷鳳閣舍
人迥秀母氏庶賤而色養過人其妻崔氏嘗叱其媵婢母聞之不悅迥秀即時
出之或止云賢室雖不避嫌疑然過非出狀何遽如此迥秀曰娶妻本以承順
顏色顏色苟違何敢留也竟不從長安初歷天官夏官二侍郎俄同鳳閣鸞臺
平章事則天令宮人參問其母又嘗迎入宮中待之甚優迥秀雅有文才飲酒
斟餘廣接賓朋當時稱為風流之士然頗託附權倖傾心以事張易之昌宗兄
弟由是深為讜正之士所譏俄坐贓出為廬州刺史景龍中累轉鴻臚卿修文
館學士又持節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所居宅中生芝草數莖又有犬為犬所

乳中宗以爲孝感所致使旌其門閭俄代姚崇爲兵部尚書病卒子齊損開元
十年與權梁山等構逆伏誅籍沒其家也
史臣曰孔子云邦有道危言危行如李綱直道事人執心不回始對隋文慨
獲免終忤楊素屈辱尤深及高祖臨朝諫舞胡鳴玉懷不吐不茹之節存有始
有卒之規可謂危矣非遇有道焉能免諸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李綱有焉
誓果幼事寶母長爲正人元璹於國有功秖慷慨遇事承家不孝終爲匪人恭仁
仕隋忠厚馭衆謙恭破賊立功方見仁者有勇掌選被斥所謂獨正者危自僞
歸朝懷才遇主連婚帝室列位藩宣始終無玷者鮮矣師道慎密純誓怯慎無
更事之名抑勢避嫌署用致非才之誚無逸知父守節陷難離母避逆終吉忠
信之道著矣絕賓客以閉府門斷衣帶以續燈炷廉介之志彰矣於乎蜀道初
開覲老地梗至孝滅性子道可知不得謚爲孝也惜哉大亮文武兼才貞確成
性賈馬勸農是爲政也投身諭賊略也放奴婢從良者仁也因奉諫獵臨終上
表忠也論伊吾之衆智也葬五葉無後報張弼恩義也侍兄嫂如父母孝也不
死婦人之手禮也無珠玉爲唅廉也房玄齡云大亮有王陵周勃之節名下無
虛士矣詢秀昭事權倖爰至台司餘不足觀清風替矣
贊曰李綱守道直行俱危誓果母訓清貞是寶元璹父子要道何虧恭仁獨正
令德無違師道慎密抑勢見機無逸廉介終於孝思大亮才德陵勃名隨詢秀
託附實汚台司

舊唐書卷六十二

舊唐書卷六十二考證

楊恭仁傳瓜州刺史賀拔威○新書作賀拔行威

恭仁子思訓傳慕容寶節有愛妾置于別宅嘗邀思訓就之宴樂思訓深責寶
節與其妻隔絕妾等怒密以毒藥置酒思訓飲盡便死○新書云顯慶中從
高宗幸幷州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夜邀思訓謀亂思訓不敢對寶節懼毒
酒以進思訓死兩書各異

舊唐書卷六十二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十三

封倫　蕭瑀 子銳 兄子鈞 鈞子瓘 鈞兄子嗣業 裴矩

宇文士及

封倫字德彝觀州蓚人北齊太子太保隆之孫父子繡隋通州刺史倫少時其
舅盧思道每言曰此子智識過人必能致位卿相開皇末江南作亂內史令楊
素往征之署爲行軍記室船至海曲素召之倫墜於水中人救免溺乃易衣以
見竟寢不言素後知聞其故曰私事也所以不白素甚嗟異之素將營仁壽宮
引爲土木監隋文帝至宮所見制度奢侈大怒曰楊素爲不誠矣殫百姓之力
雕飾離宮爲吾結怨於天下素惶恐慮將獲譴倫曰公當弗憂待皇后至必有
恩詔明日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妻年老無以娛心盛飾此宮
豈非孝順素退問倫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至尊性儉故初見而怒然雅聽后言
后婦人也惟麗是好后心既悅帝慮必移所以知耳素歎伏曰揣摩之才非吾
所及素負貴恃才多所凌侮唯擊賞倫每引與論宰相之務終日忘倦因撫其
牀曰封郎必當據吾此座驟稱薦於文帝由是擢授內史舍人大業中倫見虞
世基幸於煬帝而不閑吏務每有承受多失事機倫又託附之密爲指畫宣行
詔命諂順主心外有表疏如忤意者皆寢而不奏決斷刑法多峻文深詆策勳
行賞必抑削之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皆倫所爲也宇文化及之亂逼
帝出宮使倫數帝之罪帝謂曰卿是士人何至於此倫赧然而退化及尋署內
史令從至聊城倫見化及勢蹙乃潛結化及弟士及請於濟北運糧以觀其變
遇化及敗與士及來降高祖以其前代舊臣遣使迎勞拜內史舍人尋遷內史
侍郎高祖嘗幸溫湯經秦始皇墓謂倫曰古者帝王竭生靈之力殫府庫之財
營起山陵此復何益倫曰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自秦漢帝王盛爲厚葬故百
官衆庶競相遵倣凡是古冢丘封悉多藏珍寶咸見開發若死而無知厚葬深
爲虛費若魂而有識被發豈不痛哉高祖稱善謂倫曰從今之後宜自上導下

悉爲薄葬太宗之討王世充詔倫參謀軍事高祖以兵久在外意欲旋師太宗
遣倫入朝親論事勢倫言於高祖曰世充得地雖多而羈縻相屬其所用命者
唯洛陽一城而已計盡力窮破在朝夕今若還兵賊勢必振更相連結後必難
圖未若乘其已衰破之必矣高祖納之及太宗凱旋高祖謂侍臣曰朕初發兵
東討衆議多有不同唯秦王請行封倫贊成此計昔張華協同晉武亦復何以
加也封平原縣公兼天冊府司馬會突厥寇太原復遣使來請和親高祖問羣
臣和之與戰策將安出多言戰則怨深不如先和倫曰突厥憑陵有輕中國之
意必謂兵弱而不能戰如臣計者莫若悉衆以擊之其勢必捷勝而後和恩威
兼著若今歲不戰明年必當復來臣以擊之爲便高祖從之六年以本官檢校
吏部尚書曉習吏職甚獲當時之譽八年進封道國公尋徙封於密蕭瑀嘗薦
倫於高祖高祖任倫爲中書令太宗嗣位瑀遷尚書左僕射倫爲右僕射倫素
險詖與瑀商量可奏者至太宗前盡變易之由是與瑀有隙貞觀元年遘疾於
尚書省太宗親自臨視即命尚輦送還第尋薨年六十太宗深悼之廢朝三日
冊贈司空謚曰明初倫數從太宗征討特蒙顧遇以建成元吉之故數進忠款
太宗以爲至誠前後賞賜以萬計而倫潛持兩端陰附建成時高祖將行廢立
猶豫未決謀之於倫倫固諫而止然所爲祕隱時人莫知事具建成傳卒後數
年太宗方知其事十七年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倫曰臣聞事君之義盡命不
渝爲臣之節歲寒無貳苟虧其道罪不容誅倫位望鼎司恩隆胙土無心報效
乃肆姦謀熒惑儲藩獎成元惡寘于常典理合誅夷但苞藏之狀死而後發猥
加褒贈未正嚴科罪惡既彰宜加貶黜豈可仍疇爵邑尚列台槐此而不懲將
何沮勸太宗令百官詳議民部尚書唐儉等議倫罪暴身後恩結生前所歷衆
官不可追奪請降贈改謚詔從之於是改謚繆黜其贈官削所食實封子言道
尚高祖女淮南長公主官至宋州刺史倫兄子行高以文學知名貞觀中官至
禮部郎中

蕭瑀字時文高祖梁武帝曾祖昭明太子祖察後梁宣帝父巋明帝瑀年九歲
封新安郡王幼以孝行聞姊爲隋晉王妃從入長安聚學屬文端正鯁亮好釋

氏常修梵行每與沙門難及苦空必詣微言常觀劉孝標辯命論惡其傷先王之教迷性命之理乃作非辯命論以釋之大旨以爲人稟天地以生孰云非命然吉凶禍福亦因人而有若一之於命其蔽已甚時晉府學士柳顧言諸葛穎見而稱之曰自孝標後數十年間言性命之理者莫能詆詰今蕭君此論足療劉子膏肓煬帝爲太子也授太子右千牛及踐祚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忽遇風疾命家人不卽醫療仍云若天假餘年因此養爲栖遁之資耳蕭后聞而誨之以爾才智足堪揚名顯親豈得輕毀形骸而求隱逸若以此獲譴則罪在不測病且愈其姊勸勉之故復有仕進志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內史侍郎既以后弟之親委之機務後數以言忤旨漸見疏斥煬帝至鴈門爲突厥所圍瑀進謀曰如聞始畢託校獵至此義成公主初不知其有違背之心且北蕃夷俗可賀敦知兵馬事昔漢高祖解平城之圍乃閼氏之力況義成以帝女爲妻必恃大國之援若發一單使以告義成假使無益事亦無損臣又竊聽輿人之誦乃虞陛下平突厥後更事遼東所以人心不一或致挫敗請下明詔告軍中赦高麗而專攻突厥則百姓心安人自爲戰煬帝從之於是發使詣可賀敦諭旨俄而突厥解圍去於後獲其諜人云義成公主遣使告急於始畢稱北方有警由是突厥解圍蓋公主之助也煬帝又將伐遼東謂羣臣曰突厥狂悖爲寇勢何能爲以其少時未散蕭瑀遂相恐動情不可恕因出爲河池郡守卽日遣之既至郡有山賊萬餘人寇暴縱橫瑀潛募勇敢之士設奇而擊之當陣而降其衆所獲財畜咸賞有功由是人竭其力薛舉遣衆數萬侵掠郡境瑀要擊之自後諸賊莫敢進郡中復安高祖定京城遣書招之瑀以郡歸國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拜民部尚書太宗爲右元帥攻洛陽以瑀爲府司馬武德五年遷內史令時軍國草創方隅未寧高祖乃委以心腹凡諸政務莫不關掌高祖每臨軒聽政必賜升御榻瑀既獨孤氏之壻與語呼之爲蕭郎國典朝儀亦責成於瑀瑀孜孜自勉繩違舉過人皆憚之常奏便宜數十條多見納用手勅曰得公之言社稷所賴運智者之策以能成人之美納諫者之言以金寶酬其德今賜金一函以報智者勿爲推退瑀固辭優詔不許其年州置七職務取才望樂美者爲之及太宗爲雍州牧以瑀爲州都督高祖常有勅而中書不時宣行高祖責其遲瑀曰臣大業之日見內史宣勅或前後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謂易必在前難必在後臣在中書日久備見其事今皇基初構事涉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比每受一勅臣必勘審使與前勅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於此高祖曰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憂初瑀之朝也關內產業並先給勳人至是特還其田宅瑀皆分給諸宗子弟唯留廟堂一所以奉烝嘗及平王世充瑀以預軍謀之功加邑二千戶拜尚書右僕射內外考績皆委之司會爲羣寮指南庶務繁總瑀見事有時偏駁而持法稍深頗爲時議所少瑀嘗薦封倫於高祖高祖以倫爲中書令太宗卽位遷尚書左僕射封倫爲右僕射倫素懷險詖與瑀商量將爲可奏者至太宗前盡變易之于時房玄齡杜如晦既新用事疏瑀親倫瑀心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而辭旨寥落太宗以玄齡等功高由是忤旨廢于家俄拜特進太子少師未幾復爲尚書左僕射賜實封六百戶太宗常謂瑀曰朕欲使子孫長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瑀對曰臣觀前代國祚所以長久者莫若封諸侯以爲盤石之固秦幷六國罷侯置守二代而亡漢有天下郡國參建亦得年餘四百魏晉廢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實可遵行太宗然之始議封建尋坐與侍中陳叔達於上前忿諍聲色甚厲以不敬免歲餘授晉州都督明年徵授左光祿大夫兼領御史大夫與宰臣參議朝政瑀多辭辯每有評議玄齡等不能抗然心知其是不用其言瑀彌怏怏玄齡魏徵溫彥博嘗有微過瑀劾之而罪竟不問因此自失由是罷御史大夫以爲太子少傅不復預聞朝政六年授特進行太常卿八年爲河南道巡省大使人有坐當推劾者未得其情者遂置格量繩以至於死太宗特免責之九年拜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太宗嘗從容謂房玄齡曰蕭瑀大業之日進諫隋主出爲河池郡守應遭剖心之禍翻見太平之日北叟失馬事亦難常瑀頓首拜謝太宗又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我當此日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此人不可以厚利誘之不可以刑戮懼之眞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謂瑀曰卿之守道耿介古人無以過也

然而薔懸太明亦有時而失瑀再拜謝曰臣特蒙誡訓又許臣以忠諒雖死之
日猶生之年也魏徵進而言曰臣有逆衆以執法明主恕之以忠臣有孤特以
執節明主恕之以勁昔聞其言今覩其實蕭瑀不遇明聖必及於難太宗悅其
言十七年與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並圖形於淩烟閣是歲立晉王爲皇太子
拜瑀太子太保仍知政事太宗之伐遼東也以洛邑衝要襟帶關河以瑀爲洛
陽宮守車駕自遼還請解太保仍同中書門下太宗以瑀好佛道嘗賚繡佛像
一軀幷繡瑀形狀於佛像側以爲供養之容又賜王褒所書大品般若經一部
幷賜袈裟以充講誦之服焉瑀嘗稱玄齡以下同中書門下內臣悉皆朋黨比
周無至心奉上累獨奏云此等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諳知但未反耳
太宗謂瑀曰爲人君者驅駕英材推心待士公言不亦甚乎何至如此太宗數
日謂瑀曰知臣莫若君夫人不可求備自當捨其短而用其長朕雖才謝聰明
不應頓迷臧否因數爲瑀信誓瑀既不自得而太宗積久銜之終以瑀忠貞居
多而未廢也會瑀請出家太宗謂曰甚知公素愛桑門今者不能違意瑀旋踵
奏曰臣頃思量不能出家太宗以對羣臣吐言而取捨相違心不能平瑀尋稱
足疾時詣朝堂又不入見太宗謂侍臣曰瑀豈不得其所乎而自慊如此遂手
詔曰朕聞物之順也雖異質而成功事之違也亦同形而罕用是以舟浮楫舉
可濟千里之川轅引輪停不越一毫之地故知動靜相循易爲務曲直相反難
爲功況乎上下之宜君臣之際者矣朕以無明於元首期託德於股肱思欲去
僞歸眞除澆反朴至於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常經固弊俗之虛術何則求
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
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假
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鷇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爲墟報施之徵何
其繆也而太子太保宋國公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
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辯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
君主下則扇習浮華往前朕謂張亮云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應請
先入道朕卽許之尋復不用一迴一惑在於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扆之

所乖棟梁之大體豈具瞻之量乎朕猶隱忍至今瑀尙全無悛改宜卽去茲朝
闕出牧小藩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二十一年徵授金紫光祿大夫復封宋國
公從幸玉華宮遘疾薨於宮所年七十四太宗聞而輟膳高宗爲之舉哀遣使
弔祭太常諡曰德太宗曰易名之典必考其行瑀性多猜貳此諡失於不直更
宜摭實改諡曰貞褊公冊贈司空荊州都督賜東園祕器陪葬昭陵臨終遺書
曰生而必死理之常分氣絕後可著單服一通以充小斂棺內施單席而已冀
其速朽不得別加一物無假卜日惟在速辦自古賢哲非無等例爾宜勉之諸
子遵其遺志斂葬儉薄子銳嗣尙太宗女襄城公主歷太常卿汾州刺史公主
雅有禮度太宗每令諸公主凡厥所爲皆視其楷則又令所司別爲營第公主
辭曰婦人事舅姑如事父母若居處不同則定省多闕再三固讓乃止令於舊
宅而改創焉承徽初公主薨詔葬昭陵瑀兄璟亦有學行武德中爲黃門侍郎
累轉祕書監封蘭陵縣公貞觀中卒贈禮部尙書瑀兄子鈞隋遷州刺史梁國
公琮之子也博學有才望貞觀中累除中書舍人甚爲房玄齡魏徵所重永徽
二年歷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時有左武候別將盧文操踰垣盜左藏庫
物高祖以別將職在亂繩身行盜竊命有司殺之鈞進諫曰文操所犯情實難
原然恐天下聞之必謂陛下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臣之所職以諫爲
名愚衷所懷不敢不奏帝謂曰卿職在司諫能盡忠規遂特免其死罪顧謂侍
臣曰此乃眞諫議也尋而太常樂工宋四通等爲宮人通傳信物高宗特令處
死乃遣附律鈞上疏言四通等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至死手詔曰朕聞防禍未
萌先賢所重宮闕之禁其可漸歟昔如姬竊符朕用爲永鑒不欲今茲自彰其
過所搦憲章想非濫也但朕翹心紫禁思覿引裾側席朱檻載旌折檻今乃喜
得其言特免四通等死遠處配流鈞尋爲太子率更令兼崇賢館學士顯慶中
卒所撰韻旨二十卷有集三十卷行於代子瓘官至渝州長史母終以毀卒瓘
子嵩別有傳鈞兄子嗣業少隨祖姑隋煬帝后入于突厥貞觀九年歸朝以深
識蕃情充使統領突厥之衆累轉鴻臚卿兼單于都護府長史調露中單于突
厥反叛嗣業率兵戰敗配流嶺南而死

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祖佗後魏東荊州刺史父訥之北齊太子舍人矩襁褓而孤爲伯父讓之所鞠及長博學早知名仕齊爲高平王文學齊亡隋文帝爲定州總管召補記室甚親敬之文帝即位遷給事郎直內史省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及陳平晉王廣令矩與高熲收陳圖籍歸之祕府累遷吏部侍郎以事免大業初西域諸蕃款張掖塞與中國互市煬帝遣矩監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欲吞并夷狄乃訪西域風俗及山川險易君長姓族物產服章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至御座顧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西域多珍寶及吐谷渾可并之狀帝信之仍委以經略拜民部侍郎俄遷黃門侍郎參預朝政令往張掖引至西蕃至者十餘國三年帝有事於恒嶽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燉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盛服珠玉錦罽焚香奏樂歌舞相趨謁於道左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填咽周亘數十里帝見之大悅及滅吐谷渾蠻夷納貢諸蕃懾服相繼來庭雖拓地數千里而役戍委輸之費歲巨萬計中國騷動焉帝以矩有綏懷之略加位銀青光祿大夫其年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大徵四方奇技作魚龍曼延角觝於洛邑以誇諸戎狄終月而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人貿易所至處悉令邀延就座醉飽而散夷人有識者咸私哂其矯飾焉帝稱矩至誠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朕未發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用心孰能若是尋令與將軍薛世雄城伊吾而還賜錢四十萬矩因進計縱反間於射匱使潛攻處羅後處羅爲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帝甚悅賜矩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帝巡于塞北幸啓民可汗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民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箕子漢時分爲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列爲外域故先帝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時安得不有事於此使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服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請面詔其使還本國遣詔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麗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虎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部事以前後渡遼功進位右光祿大夫矩後從幸江都及義兵入關屈突通敗問至帝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遙爲處分恐失事機唯鑾輿早還方可平定矩見天下將亂恐爲身禍每遇人盡禮雖至胥吏皆得其歡心時從駕驍果多逃散矩言於帝曰車駕留此已經二歲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請聽兵士於此納室私相奔誘者因而配之帝從其計軍中漸安咸曰裴公之惠也是時帝既昏侈逾甚矩無所諫諍但悅媚取容而已宇文化及弒逆署爲尚書右僕射化及敗竇建德復以爲尚書右僕射令專掌選事時建德起自羣盜事無節文矩爲之創定朝儀權設法律憲章頗備建德大悅每諮訪焉及建德敗矩與僞將曹旦及建德之妻齊傳國八璽舉山東之地來降封安邑縣公武德五年拜太子左庶子俄遷太子詹事令與虞世南撰吉凶書儀參按故實甚合禮度爲學者所稱至今行之八年兼檢校侍中及太子建成被誅其餘黨尚保宮城欲與秦王決戰王遣矩曉諭之宮兵乃散尋遷民部尚書矩年且八十而精爽不衰以曉習故事甚見推重太宗初即位務止姦吏或聞諸曹按典多有受賂者乃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餽絹一匹太宗怒將殺之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即行極法所謂陷人以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太宗納其言因召百寮謂曰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治貞觀元年卒贈絳州刺史諡曰敬撰開業平陳記十一卷行於代子宣機高宗時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左中護

宇文士及雍州長安人隋右衛大將軍述子化及弟也開皇末以父勳封新城縣公隋文帝嘗引入臥內與語奇之令尚煬帝女南陽公主大業中歷尚輦奉御從幸江都以父憂去職尋起爲鴻臚少卿化及之潛謀逆亂也以其主壻深忌之而不告既弒煬帝署爲內史令初高祖爲殿內少監時士及爲奉御深自結託及隨化及至黎陽高祖手詔召之士及亦潛遣家僮間道詣長安申赤心又因使密貢金環高祖大悅謂侍臣曰我與士及素經共事今貢金環是其來

意也及至魏縣兵威日蹙士及勸之西歸長安化及不從士及乃與封倫求於濟北徵督軍糧俄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擒濟北豪右多勸士及發青齊之衆北擊建德收河北之地以觀形勢士及不納遂與封倫等來降高祖數之曰汝兄弟率思歸之卒爲入關之計當此之時若得我父子豈肯相存今欲何地自處士及謝曰臣之罪誠不容誅但臣早奉龍顏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嘗夜中密論時事後於汾陰宮復盡丹赤自陛下龍飛九五臣實傾心西歸所以密申貢獻冀此贖罪耳高祖笑謂裴寂曰此人與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輩皆在其後時士及妹爲昭儀有寵由是漸見親待授上儀同從太宗平宋金剛以功復封新城縣公妻以壽光縣主仍遷秦王府驃騎將軍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以功進爵郢國公遷中書侍郎再轉太子詹事太宗即位代封倫爲中書令真食益州七百戶尋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時突厥屢爲邊寇士及欲立威以鎮邊服每出入陳兵威爲容衛又折節禮士涼士服其威惠徵爲殿中監以疾出爲蒲州刺史爲政寬簡吏人安之數歲入爲右衛大將軍甚見親顧每延入閤中乙夜方出遇其歸沐仍遣馳召同列莫與爲比然尤謹密其妻每問向中使召有何樂事士及終無所言尋錄其功別封一子爲新城縣公在職七年後爲殿中監加金紫光祿大夫及疾篤太宗親問撫之流涕貞觀十六年卒贈左衛大將軍涼州都督陪葬昭陵士及撫幼弟及孤兄子以友愛見稱親戚故人貧乏者輒遺之然厚自封植衣食服玩必極奢侈諡曰恭黃門侍郎劉洎駁之曰士及居家侈縱不宜爲恭竟諡曰縱

史臣曰封倫多揣摩之才有附託之巧黨化及而數煬帝或有赧顏託士及以歸唐朝殊無愧色當建成之際事持兩端背蕭瑀之恩奏多異議太宗明主也不見其心玄齡賢相尋尚容其諂狡算醜行死而後彰苟非唐臨之劾唐儉等議則姦人得計矣蕭瑀骨鯁亮直儒術清明執政隋朝忠而獲罪委質高祖知無不爲及太宗臨朝房杜用事不容小過欲居成功既形猜貳之言寧固或躍之位易名而祇加褊字所幸者猶多奉佛而不失道情非善也而何謂裴矩方略寬簡士及通變謹密皆一時之稱也

贊曰封倫揣摩諂詐蕭瑀骨鯁儒術裴矩方略寬簡士及通變謹密

舊唐書卷六十三

舊唐書卷六十三考證

蕭瑀傳遘疾薨於宮所年七十四太宗聞而輟膳高祖爲之舉哀○臣德潛按瑀之薨在貞觀二十一年時高祖崩久矣安得爲之舉哀此必高宗之誤也

舊唐書卷六十三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十四
高祖二十二子
隱太子建成　衞王玄霸　巢王元吉　楚王智雲
荊王元景　漢王元昌　酆王元亨　周王元方
徐王元禮　韓王元嘉　彭王元則　鄭王元懿
霍王元軌　虢王鳳　道王元慶　鄧王元裕
舒王元名　魯王靈夔　江王元祥　密王元曉
滕王元嬰

高祖二十二男太穆皇后生隱太子建成及太宗衞王玄霸巢王元吉萬貴妃生楚王智雲尹德妃生酆王元亨莫嬪生荊王元景孫嬪生漢王元昌宇文昭儀生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崔嬪生鄧王元裕楊嬪生江王元祥小楊嬪生舒王元名郭婕妤生徐王元禮劉婕妤生道王元慶楊美人生虢王鳳張美人生霍王元軌張寶林生鄭王元懿柳寶林生滕王元嬰王才人生彭王元則魯才人生密王元曉張氏生周王元方

隱太子建成高祖長子也大業末高祖捕賊汾晉建成攜家屬寄於河東義旗初建遣使密召之建成與巢王元吉間行赴太原建成至高祖大喜拜左領軍大都督封隴西郡公引兵略西河郡從平長安義寧元年冬隋恭帝拜唐國世子開府置僚屬二年授撫軍大將軍東討元帥將兵十萬徇洛陽及還恭帝授尚書令武德元年立爲皇太子二年司竹羣盜祝山海有衆一千自稱護鄉公詔建成率將軍桑顯和進擊山海平之時涼州人安興貴殺賊帥李軌以衆來降令建成往原州應接之時甚暑而馳獵無度士卒不堪其勞逃者過半高祖憂其不閑政術每令習時事自非軍國大務悉委決之又遣禮部尚書李綱民部尚書鄭善果俱爲官僚與參謀議四年稽胡酋帥劉仚成擁部落數萬人爲邊害又詔建成率師討之軍次鄜州與仚成軍遇擊大破之斬首數百級虜獲千餘人建成設詐放其渠帥數十人並授官爵令還本所招慰羣胡仚成與胡中大帥亦請降建成以胡兵尚衆恐有變將盡殺之乃揚言增置州縣須有城邑悉課羣胡執板築之具會集城所陰勒兵士皆執之仚成聞有變奔於梁師都竟誅降胡六千餘人時太宗功業日盛高祖私許立爲太子建成密知之乃與齊王元吉潛謀作亂及劉黑闥重反王珪魏徵謂建成曰殿下但以地居嫡長爰踐元良功績既無可稱仁聲又未遐布而秦王勳業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今黑闥率破亡之餘衆不盈萬加以糧運限絕瘡痍未瘳若大軍一臨可不戰而擒也願請討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結山東英俊建成從其計遂請討劉黑闥擒之而旋時高祖晚生諸王諸母擅寵椒房親戚並分事宮府競求恩惠太宗每總戎律惟以撫接才賢爲務至於參請妃媛素所不行初平洛陽高祖遣貴妃等馳往東都選閱宮人及府庫珍物因私有求索兼爲親族請官太宗以財簿先已封奏官爵皆酬有功並不允許因此銜恨彌切時太宗爲陝東道行臺詔於管內得專處分淮安王神通有功太宗乃給田數十頃後婕妤張氏之父令婕妤私奏以乞其地高祖手詔賜焉神通以教給在前遂不肯與婕妤矯奏曰勅賜妾父地秦王奪之以與神通高祖大怒攘袂責太宗曰我詔勅不行爾之教命州縣即受他日高祖呼太宗小名謂裴寂等此兒典兵既久在外專制爲讀書漢所教非復我昔日子也又德妃之父尹阿鼠所爲橫恣秦王府屬杜如晦行經其門阿鼠家僮數人牽如晦墜馬毆擊之罵云汝是何人敢經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或慮上聞乃令德妃奏言秦王左右凶暴凌轢妾父高祖又怒謂太宗曰爾之左右欺我妃嬪之家一至於此況凡人百姓乎太宗深自辯明卒不被納妃嬪等因奏言至尊萬歲後秦王得志母子定無孑遺因悲泣哽咽又云東宮慈厚必能養育妾母子高祖惻愴久之自是於太宗恩禮漸薄廢立之心亦以此定建成元吉轉蒙恩寵自武德初高祖令太宗居西宮之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後院與上臺東宮晝夜並通更無限隔皇太子及二王出入上臺皆乘馬攜弓刀雜用之物相遇則如家人之禮由是皇太子令及秦齊二王教與詔勅並行百姓惶惑莫知準的建成元吉又外

結小人內連嬖幸高祖所寵張婕妤尹德妃皆與之淫亂復與諸公主及六宮親戚驕恣縱橫并兼田宅侵奪犬馬同惡相濟掩蔽聰明苟行己志惟以甘言諛辭承候顏色建成乃私召四方驍勇并募長安惡少年二千餘人畜為宮甲分屯左右長林門號為長林兵及高祖幸仁智宮留建成居守建成先令慶州總管楊文幹募健兒送京師欲以為變又遣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齎甲以賜文幹令起兵共相應接公山煥等行至豳州懼罪馳告其事高祖託以他事手詔追建成詣行在所既至高祖大怒建成叩頭謝罪奮身自投於地幾至於絕其夜置之幕中令殿中監陳萬福防禦而文幹遂舉兵反高祖馳使召太宗以謀之太宗曰文幹小豎狂悖起兵州府官司已應擒剿縱其假息時刻但須遣一將耳高祖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傚隋文帝誅殺骨肉廢建成封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太宗既行元吉及四妃更為建成內請封倫又外為遊說高祖意便頓改遂寢不行復令建成還京居守惟責以兄弟不能相容歸罪於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及天策兵曹杜淹等並流之嶲州後又與元吉謀行酖毒引太宗入宮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狼狽扶還西宮高祖幸第問疾因勅建成秦王素不能飲更勿夜聚乃謂太宗曰發跡晉陽本是汝計剋平宇內是汝大功欲升儲位汝固讓不受以成汝美志建成自居東宮多歷年所今復不忍奪之觀汝兄弟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競汝還行臺居於洛陽自陝已東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太宗泣而奏曰今日之授實非所願不能遠離膝下言訖嗚咽悲不自勝高祖曰昔陸賈漢臣尚有遞過之事況吾四方之主天下為家東西兩宮塗路咫尺憶汝即往無勞悲也及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今往洛陽既得土地甲兵必為後患留在京師制之一匹夫耳密令數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東人聞往洛陽非常欣躍觀其情狀自今一去不作來意高祖於是遂停是後日夜陰與元吉連結後宮譖訴愈切高祖惑之太宗懼不知所為李靖李勣等數言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請申犬馬之力封倫亦潛勸太宗圖之並不許倫反言於高祖曰秦王恃有大勳不服居太子之下若不立之願早為之所又說建成作亂曰夫為四海者不顧其親漢高乞羹此之謂矣九年突厥犯邊詔元吉率師拒之元吉因兵集將與建成尅期舉事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等日夜固爭曰事急矣若不行權道社稷必危周公聖人豈無情於骨肉為存社稷大義滅親今大王臨機不斷坐受屠戮於義何成若不見聽無忌等將竄身草澤不得居王左右太宗然其計六月三日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因自陳曰臣於兄弟無絲毫所負今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亦恥見諸賊高祖省之愕然報曰明日當勘問汝宜早參四日太宗將左右九人至玄武門自衛高祖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封倫宇文士及竇誕顏師古等欲令窮覈其事建成元吉行至臨湖殿覺變即迴馬將東歸宮府太宗隨而呼之元吉馬上張弓再三不彀太宗乃射之建成應弦而斃元吉中流矢而走尉遲敬德殺之俄而東宮及齊府精兵二千人結陣馳攻玄武門守門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戰流矢及于內殿太宗左右數百騎來赴難建成等兵遂敗散高祖大驚謂裴寂等曰今日之事如何蕭瑀陳叔達進曰臣聞內外無限父子不親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建成元吉義旗草創之際並不預謀建立已來又無功德常自懷憂相濟為惡釁起蕭牆遂有今日之事秦王功蓋天下率土歸心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陛下如釋重負蒼生自然乂安高祖曰善此亦吾之夙志也乃命召太宗而撫之曰近日已來幾有投杼之惑太宗哀號久之建成死時年三十八長子太原王承宗早卒次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並坐誅太宗即位追封建成為息王謚曰隱以禮改葬葬日太宗於宜秋門哭之甚哀仍以皇子趙王福為建成嗣十六年五月又追贈皇太子謚仍依舊

衛王玄霸高祖第三子也早薨無子武德元年追贈衛王謚曰懷四年封太宗子泰為宜都王以奉其祀以禮改葬太子以下送于郭外泰後徙封於越又以宗室贈西平王瓊之子保定為嗣貞觀五年薨無子國除

巢王元吉高祖第四子也義師起授太原郡守封姑臧郡公尋進封齊國公授

十五郡諸軍事鎮北大將軍留鎮太原許以便宜行事武德元年進爵為王授
并州總管二年劉武周南侵汾晉詔遣右衛將軍宇文歆助元吉守并州元吉
性好畋獵載網罟三十餘兩嘗言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又縱其左右
攘奪百姓歆頻諫不納乃上表曰王在州之日多出微行常共竇誕遊獵蹂踐
穀稼放縱親暱公行攘竊境內六畜因之殆盡當衢而射觀人避箭以為笑樂
分遣左右戲為攻戰至相擊刺毀傷至死夜開府門宣淫他室百姓怨毒各懷
憤歎以此守城安能自保元吉竟坐免又諷父老詣闕請之尋令復職時劉武
周率五千騎至黃蛇嶺元吉遣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先嘗之達以步卒
少固請不行元吉強遣之至則盡沒於賊達憤怒因引武周攻陷榆次進逼并
州元吉大懼紿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強兵出戰因夜出兵攜
其妻妾棄軍奔還京師并州遂陷高祖怒甚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小未
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強兵數萬食支十年起義興運之基一朝而棄
宇文歆首畫此計我當斬之綱曰賴歆令陛下不失愛子臣以為有功高祖問
其故綱對曰罪由竇誕不能規諷致令軍人怨憤又齊王年少肆行驕逸放縱
左右侵漁百姓誕曾無諫止乃隨順掩藏以成其釁此誕之罪宇文歆論情則
疎向彼又淺王之過失悉以聞奏且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而歆言之豈非忠懇
今欲誅罪不錄其心臣愚竊以為過翌日高祖召綱入升御坐謂曰今我有公
遂使刑罰不濫元吉自惡結怨於人歆既曾以表聞誕亦焉能禁制皆非其罪
也尋加授元吉侍中襄州道行臺尚書令稷州刺史四年太宗征竇建德留元
吉與屈突通圍王世充於東都世充出兵拒戰元吉設伏擊破之斬首八百級
生擒其大將樂仁昉甲士千餘人世充平拜司空餘官如故加賜袞冕之服前
後部鼓吹樂二部班劍二十人黃金二千斤與太宗各聽三鑪鑄錢以自給六
年加授隰州總管及與建成連謀各募壯士多匿罪人復內結宮掖遞加稱譽
又厚賂中書令封倫以為黨助由是高祖頗疎太宗而加愛元吉太宗嘗從高
祖幸其第元吉伏其護軍宇文寶於寢內將以刺太宗建成恐事不果而止之
元吉慍曰為兄計耳於我何害九年轉左衛大將軍尋進位司徒兼侍中并州

大都督隰州都督稷州刺史並如故高祖將避暑太和宮二王當從元吉謂建
成曰待至宮所當興精兵襲取之置土窟中唯開一孔以通飲食耳會突厥郁
射設屯軍河南入圍烏程建成乃薦元吉代太宗督軍北討仍令秦府驍將秦
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等並與同行又追秦府帳兵閱驍勇將奪太宗
兵以益其府又譖杜如晦房玄齡逐令歸第高祖知其謀而不制元吉因密請
加害太宗高祖曰是有定四海之功罪迹未見一旦欲殺何以為辭元吉曰秦
王常違詔敕初平東都之日偃蹇顧望不急還京分散錢帛以樹私惠違戾如
此豈非反逆但須速殺何患無辭高祖不對元吉遂退建成謂元吉曰既得秦
王精兵統數萬之衆吾與秦王至昆明池於彼宴別令壯士拉之於幕下因云
暴卒主上諒無不信吾當使人進說令付吾國務正位已後以汝為太弟敬德
等既入汝手一時坑之孰敢不服率更丞王晊聞其謀密告太宗太宗召府僚
以告之皆曰大王若不正斷社稷非唐所有若使建成元吉肆其毒心羣小得
志元吉狠戾終亦不事其兄往者護軍薛寶上齊王符籙云元吉合成唐字齊
王得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為亂未成預懷相奪以大王之威襲
二人如拾地芥太宗遲疑未決衆又曰大王以舜為何如人也曰濬哲文明溫
恭允塞為子孝為君聖焉可議之乎府僚曰向使舜浚井不出自同魚鱉之斃
焉得為孝子乎塗廩不下便成煨燼之餘焉得為聖君乎小杖受大杖避良有
以也太宗於是定計誅建成及元吉元吉死時年二十四有五子梁郡王承業
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獎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並坐誅尋詔絕建成元吉
屬籍太宗踐祚追封元吉為海陵郡王諡曰剌以禮改葬貞觀十六年又追封
巢王諡如故復以曹王明為元吉後
楚王智雲高祖第五子也母曰萬貴妃性恭順特蒙高祖親禮宮中之事皆諮
稟之諸王妃主莫不推敬後授楚國太妃薨陪葬獻陵智雲本名稚詮大業末
從高祖於河東及義師將起隱太子建成潛歸太原以智雲年小委之而去因
為吏所捕送于長安為陰世師所害年十四義寧元年贈尚書左僕射楚國公
武德元年追封楚王諡曰哀無子三年以太宗子寬為嗣寬薨貞觀二年復以

濟南公世都子靈龜嗣孫靈龜永徽中歷魏州刺史政術清嚴姦盜屏跡又開永濟渠入于新市以控引商旅百姓利之卒官子福嗣嗣降爵為公儀鳳中卒於右威衛將軍子承況神龍中為右羽林將軍與節愍太子同舉兵入玄武門為亂兵所殺

荆王元景高祖第六子也武德三年封為趙王八年授安州都督貞觀初歷遷雍州牧右驍衛大將軍十年徙封荆王授荆州都督十一年定制元景等為代襲刺史詔曰皇王受命步驟之迹以殊經籍所紀質文之道匪一雖治亂不同損益或異至於設官司以制海內建藩屏以輔王室莫不明其典章義存於致治崇其寶威志在於無疆朕以寡昧丕承鴻緒寅畏三靈憂勤百姓考明哲之餘論求經邦之長策帝業之重獨任難以成務天下之曠因人易以獲安然則侯伯肇於自昔州郡始於中代聖賢異術沿革隨時復古則義難頓從尊今則事不盡理遂規模周漢斟酌曹馬採按部之嘉名參建侯之舊制共治之職重矣分土之實存焉已有制書陳其至理繼世垂範貽厥後昆維城作固同符前烈荆州都督荆王元景梁州都督漢王元昌徐州都督徐王元禮潞州都督韓王元嘉遂州都督彭王元則鄭州刺史鄭王元懿絳州刺史霍王元軌虢州刺史虢王鳳豫州刺史道王元慶鄧州刺史鄧王元裕壽州刺史舒王元名幽州都督燕王靈夔蘇州刺史許王元祥安州都督吳王恪相州都督魏王泰齊州都督齊王祐益州都督蜀王愔襄州刺史蔣王惲揚州都督越王貞并州都督晉王某秦州都督紀王慎等或地居旦奭夙聞詩禮或望及間平早稱才藝並爵隆土宇寵兼車服誠孝之心無忘於造次風政之舉克著於期月宜冠恆冊祚以休命其所任刺史咸令子孫代代承襲尋又罷代襲之制元景久之轉鄜州刺史高宗即位進位司徒加實封通前滿一千五百戶永徽二年坐與房遺愛謀反賜死國除後追封沈黎王備禮改葬以渤海王奉慈子長沙為嗣降爵為侯神龍初追復爵土并封其孫逖為嗣荆王尋薨國除

漢王元昌高祖第七子也少好學善隸書武德三年封為魯王貞觀五年授華州刺史轉梁州都督十年改封漢王元昌在州頗違憲法太宗手敕責之初不自咎更懷怨望知太子承乾嫉魏王泰之寵乃相附託圖為不軌十六年元昌來朝京師承乾頻召入東宮夜宿因謂承乾曰願陛下早為天子近見御側有一宮人善彈琵琶事平之後當望垂賜承乾許諾又刻臂出血以帛拭之燒作灰和酒同飲共為信誓潛伺間隙十七年事發太宗弗忍加誅特敕免死大臣高士廉李世勣等奏言王者以四海為家以萬姓為子公行天下情無獨親元昌苞藏兇慝圖謀逆亂觀其指趣察其心府罪深燕旦釁甚楚英天地之所不容人臣之所切齒五刑不足申其罰九死無以當其辜而陛下情屈至公恩加梟獍欲開疎網漏此鯨鯢臣等有司期不奉制伏願敦師憲典誅此兇慝順羣臣之願[illegible]之心則吳楚七君不幽歎於往漢管蔡二叔不沉恨於有周太宗事不獲已乃賜元昌自盡於家妻子籍沒國除

酆王元亨高祖第八子也武德三年受封貞觀二年授散騎常侍拜金州刺史及之藩太宗以其幼小甚思之中路賜以金盞遣使為之設宴六年薨無子國除

周王元方高祖第九子也武德四年受封貞觀二年授散騎常侍三年薨贈左光祿大夫無子國除

徐王元禮高祖第十子也少恭謹善騎射武德四年封鄭王貞觀六年賜實封七百戶授鄭州刺史徙封徐王遷徐州都督十七年轉絳州刺史以善政聞太宗降璽書勞勉賜以錦綵二十三年加實封千戶永徽四年加授司徒兼潞州刺史咸亨三年薨贈太尉冀州大都督陪葬獻陵子淮南王茂嗣茂險薄無行元禮姬趙氏有美色及元禮遇疾茂逼之元禮知而切加責讓茂乃屏斥元禮侍衞斷其藥膳仍云既得五十年為王更何煩服藥竟以餓終上元中事洩配流振州而死神龍初又封茂子璀為嗣徐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除宗正員外卿卒子延年嗣開元二十六年封嗣徐王除員外洗馬天寶初拔汗那王入朝延年將嫁女與之為右相李林甫所奏貶文安郡別駕彭城長史坐贓貶永嘉司士至德初餘杭郡司馬卒永泰元年女壻黔中觀察使趙國珍入朝請以延年子前施州刺史諷為嗣因封嗣徐王

韓王元嘉高祖第十一子也母宇文昭儀隋左武衛大將軍述之女也早有寵於高祖高祖初即位便欲立為皇后固辭不受元嘉少以母寵特為高祖所愛自登極晚生皇子無及之者武德四年封宋王徙封徐王貞觀六年賜實封七百戶授潞州刺史時年十五在州聞太妃有疾便涕泣不食及京師發喪哀毀過禮太宗嗟其至性屢慰勉之九年授右領軍大將軍十年改封韓王授潞州都督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元嘉少好學聚書至萬卷又採碑文古跡多得異本閨門修整有類寒素士大夫與其弟靈夔甚相友愛兄弟集見如布衣之禮其修身潔己內外如一當代諸王莫能及者唯霍王元軌抑其次焉高宗末元嘉轉澤州刺史及天后臨朝攝政欲順物情乃進授元嘉為太尉定州刺史霍王元軌為司徒青州刺史舒王元名為司空隆州刺史魯王靈夔為太子太師蘇州刺史越王貞為太子太傅安州都督紀王慎為太子太保並外示尊崇實無所綜理其後漸將誅戮宗室諸王不附己者元嘉大懼與其子通州刺史黃公譔及越王貞父子謀起兵於是皇宗國戚內外相連者甚廣遣使報貞及貞子琅邪王沖曰四面同來事無不濟沖與諸遣計料未審而先發兵倉卒唯貞應之諸遣莫有赴者故其事不成元嘉坐誅譔少以文才見知諸王子中與琅邪王沖為一時之秀凡所交結皆當代名士時天下犯罪籍沒者甚眾唯沖與譔父子書籍最多皆文句詳定祕閣所不及神龍初追復元嘉爵土并封其第五子訥為嗣韓王官至員外祭酒開元十七年卒元嘉長子訓高祖時封潁川王早卒次子誼封武陵王官至濮州刺史開元中封訥子叔璿為嗣韓王國子員外司業

彭王元則高祖第十二子也武德四年封荊王貞觀七年授豫州刺史十年改封彭王除遂州都督尋坐章服奢僭免官十七年拜澧州刺史更折節勵行頗著聲譽永徽二年薨高宗為之廢朝三日贈司徒荊州都督陪葬獻陵諡曰思發引之日高宗登望春宮望其靈車哭之甚慟無子以霍王元軌子絢嗣龍朔中封南昌王子志暕神龍初封嗣彭王景龍初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宗正卿同正員卒

鄭王元懿高祖第十三子也頗好學武德四年封滕王貞觀七年授兗州刺史賜實封六百戶十年改封鄭王歷鄭潞二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總章中累授絳州刺史數斷大獄甚有平允之譽高宗嘉之降璽書褒美賜物三百段咸亨四年薨贈司徒荊州大都督諡曰惠陪葬獻陵子璥上元初封為嗣鄭王官至鄂州刺史神龍初又封璥嫡子希言為嗣鄭王景龍四年嗣鄭王希言等共一十四人並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右金吾大將軍天寶初再為太子詹事同正員卒

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少多才藝高祖甚奇之武德六年封蜀王八年徙封吳王貞觀初太宗嘗問羣臣曰朕子弟孰賢侍中魏徵對曰臣愚闇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曰朕亦器之卿以為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閒平也由是寵遇彌厚因令娶徵女為妃從太宗遊獵遇羣獸命元軌射之矢不虛發太宗撫其背曰汝武藝過人恨今無所施耳當天下未定我得汝豈不美乎七年拜壽州刺史賜實封六百戶高祖崩去職毀瘠過禮自後常衣布示有終身之戚焉每至忌辰輒數日不食十年改封霍王授絳州刺史尋轉徐州刺史元軌前後為刺史至州唯閉閣讀書吏事責成於長史司馬謹慎自守與物無忤為人不妄在徐州唯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之交人或問玄平王之長玄平答曰無長問者怪而復問之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為定州刺史突厥來寇元軌令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賊連謀事洩高宗令收按其黨元軌以強寇在境人心不安惟殺嘉運餘無所及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悅謂使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有王文操遇賊而二子鳳賢述以身蔽捍文操獲全二子皆死縣司抑而不申元軌察知遣使弔祭表上其事詔並贈朝散大夫令加旌表其禮賢愛善如此後因入朝屢上疏陳時政得失多所匡益高宗甚尊重之及在外藩朝廷每有大事或密制問焉高宗崩與侍中劉齊賢等知山陵葬事齊賢服其識練故事每謂人曰非我輩所及也元軌嘗使國令徵封令白請依諸國賦物貿易取利元軌曰汝為國令當正吾

失反說吾以利耶拒而不納垂拱元年加位司徒尋出為襄州刺史轉青州四年坐與越王貞連謀起兵事覺徙居黔州仍令載以檻車行至陳倉而死有子七人長子緒最有才藝上元中封江都王累除金州刺史垂拱中坐與裴承光交通被殺神龍初與元軌並追復爵位仍封諸孫暉為嗣霍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左千牛員外將軍

虢王鳳高祖第十五子也武德六年封豳王貞觀七年授鄧州刺史賜實封六百戶十年徙封虢王歷虢豫二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麟德初累授青州刺史上元元年薨年五十二贈司徒揚州大都督陪葬獻陵謚曰莊子平陽郡王翼嗣官至光州刺史永隆二年卒子寓嗣則天時失爵鳳第三子定襄郡公宏則天初為曹州刺史第五子東莞郡公融少以武勇見知垂拱中為申州刺史初黃公譔將與越王貞通謀深倚仗融以為外助時詔追諸親赴都融私使問其所親成均助教高子貢曰可入朝以否子貢報曰來必取死融乃稱疾不朝以俟諸藩期及得越王貞起兵書倉卒不能相應為僚吏所逼不獲已而奏之於是擢授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右贊善大夫未幾為支黨所引被誅子徹神龍元年襲封東莞郡公開元五年繼密王元曉改為嗣密王十二年改封濮陽郡王歷宗正卿金紫光祿大夫卒神龍初封鳳嫡孫邕為嗣虢王邕娶韋庶人妹為妻由是中宗時特承寵異轉祕書監俄又改封汴王開府置僚屬月餘而韋氏敗邕揮刃截其妻首以至於朝深為物議所鄙貶沁州刺史不知州事削封邑景雲二年復嗣虢王還封二百戶累遷衛尉卿開元十五年卒子巨嗣別有傳

道王元慶高祖第十六子也武德六年封漢王八年改封陳王貞觀九年拜趙州刺史賜實封八百戶十年改封道王授豫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四年歷滑州刺史以政績聞賜物二百段後歷徐沁衛三州刺史元慶事母甚謹及母薨又請躬脩墳墓優詔不許麟德元年薨贈司徒益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孝子臨淮王誘嗣官至澧州刺史永淳中坐贓削爵次子詢壽州刺史詢子微神龍初封為嗣道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景雲元年宗正卿卒子鍊開元二十五年襲封嗣道王廣德中官至宗正卿

鄧王元裕高祖第十七子也貞觀五年封鄶王十一年改封鄧王賜實封八百戶歷鄧梁黃三州刺史元裕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鄰為布衣之交二十三年加實封通前一千五百戶高宗時又歷壽襄二州刺史兗州都督麟德二年薨贈司徒益州大都督陪葬獻陵謚曰康無子以弟江王元祥子廣平公炅嗣神龍初封炅子孝先為嗣鄧王開元十三年右監門衛大將軍冠軍大將軍卒

舒王元名高祖第十八子也年十歲時高祖在大安宮太宗晨夕使尚宮起居送珍饌元名保傅等謂元名曰尚宮品秩高者見宜拜之元名曰此我二哥家婢也何用拜為太宗聞而壯之曰此真我弟也貞觀五年封譙王十一年徙封舒王賜實封八百戶拜壽州刺史後歷滑許鄭三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轉石州刺史元名性高潔罕間家人產業朝夕矜莊門庭清肅常誡其子豫章王亶等曰藩王所乏者不慮無錢財官職但勉行善事忠孝持身此吾志也及亶為江州刺史以善政聞高宗手敕褒美元名以賞其義方之訓高宗每欲授元名大州刺史固辭曰忝預藩戚豈以州郡戶口為仕進之資辭情懇到故在石州二十年賞翫林泉有塵外之意垂拱年除青州刺史又除鄭州刺史州境鄰接都畿諸王及帝戚莅官者或有不檢攝家人為百姓所苦及元名到大革其弊轉滑州刺史政理如在鄭州尋加授司空永昌年與子亶俱為丘神勣所陷被殺神龍初贈司徒復其官爵仍令以禮改葬亶子津為嗣舒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左威衛將軍卒子萬嗣天寶二年卒子藻嗣天寶九載封嗣舒王

魯王靈夔高祖第十九子也少有美譽善音律好學工草隸與同母兄韓王元嘉特相友愛貞觀五年封魏王十年改封燕王賜實封八百戶授幽州都督十四年改封魯王授兗州都督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六年轉隆州刺史後歷絳滑定等州刺史太子太師垂拱元年授邢州刺史四年與兄元嘉子黃公譔結謀欲起兵應接越王貞父子事洩配流振州自縊而死有二子長子銑

封清河王孜子譪封苑陽王歷右散騎常侍爲酷吏所陷神龍初追復靈夔官
爵仍令以禮改葬封譪子道堅爲嗣魯王性嚴整雖在閨門造次必於莊敬少
年佐郡聲實已彰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歷果瀧吉冀洺汾滄等七州刺
史國子祭酒開元二十二年兼檢校魏州刺史未行改汴州刺史河南道採訪
使此州都會水陸輻湊實曰膏腴道堅特以清毅聞入爲宗正卿卒子宇嗣二
十九年封嗣魯王至德元年從幸巴蜀爲右金吾將軍寶應元年皇太子封爲
魯王改宇嗣鄭王道堅弟道邃中興初封戴國公以恭默自守修山東婚姻故
事頻任清列天寶中爲右丞大理宗正二卿卒
江王元祥高祖第二十子也貞觀五年封許王十一年徙封江王授蘇州刺史
賜實封八百戶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高宗時又歷金鄜鄭三州刺史性貪
鄙多聚金寶營求無厭爲人吏所患時滕王元嬰蔣王惲虢王鳳亦稱貪暴有
授得其府官者以比嶺南惡處爲之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蔣虢元祥
體質洪大腰帶十圍飲啖亦兼數人其時韓王元嘉虢王鳳魏王泰狀貌亦偉
不逮於元祥又眇一目永隆元年薨贈司徒并州大都督陪葬獻陵諡曰安子
永嘉王晫永隆中爲復州刺史以禽獸其行賜死于家中興初元祥子鉅鹿郡
公晃子欽嗣江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娶王仁皎女至千牛將軍卒
密王元曉高祖第二十一子也貞觀五年受封九年授虢州刺史十四年賜實
封八百戶二十三年加滿千戶轉澤州刺史永徽四年除宣州刺史後歷徐州
刺史上元三年薨贈司徒揚州都督陪葬獻陵諡曰貞子南安王穎嗣神龍初
封穎弟晃子曇爲嗣密王
滕王元嬰高祖第二十二子也貞觀十三年受封十五年賜實封八百戶授金
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中元嬰頗驕縱逸遊動作失度高宗與
書誡之曰王地在宗枝寄深磐石幼聞詩禮夙承義訓實冀孜孜無怠漸以成
德豈謂不遵軌轍踰越典章且城池作固以備不虞關鑰閉開須有常準鳩合
散樂并集府僚嚴關夜開非復一度遏密之悲尚纏比屋王以此情事何遽紛
紜又巡省百姓本觀風問俗遂乃驅率老幼借狗求罝志從禽之娛忽黎元之
重時方農要屢出畋遊以彈彈人將爲笑樂取適之方亦應多緒何必此事方
得爲娛晉陵虐主未可取則趙孝文趨走小人張四又倡優賤隸王親與博戲
極爲輕脫一府官僚何所瞻望凝寒方甚以雪埋人虐物既深何以爲樂家人
奴僕侮弄官人至於此事彌不可長朕以王骨肉至親不能致王於法今與王
下上考以媿王心人之有過貴在能改國有憲章私恩難再與言及此慚歎盈
懷三年遷蘇州刺史尋轉洪州都督又數犯憲章削邑戶及親事帳內之半於
滁州安置後起授壽州刺史轉隆州刺史弘道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梁州
都督文明元年薨贈司徒冀州都督陪葬獻陵子長樂王脩琦嗣兄弟六人垂
拱中並陷詔獄神龍初以脩琦弟脩琛子涉嗣滕王本名茂宗狀貌類胡而豐
碩開元十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左驍衛將軍天寶初淮安郡別駕卒子湛然
嗣十一載封滕王十五載從幸蜀除左金吾將軍
史臣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若明異重離道非出震雖居嫡長寧固鎡錤況當
開創之初未見太平之兆建成殘忍豈主鬯之才元吉兇狂有覆巢之迹若非
太宗逆取順守積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堅持小節
必虧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煬帝亦不及矣元嘉脩身元軌無短元裕名理元名
高潔靈夔嚴整皆有封冊之名而無磐石之固武氏之亂或連頸被刑姦臣擅
權則束手爲制其望本枝百世也不亦難乎
贊曰有功曰祖有德曰宗建成元吉實爲二兇中外交構人神不容用晦而明
殷憂啓聖運屬文皇功成守正善惡既分社稷乃定盤維封建本枝茂盛元嘉
元軌修身慎行元裕元名行簡居正犬牙不固武氏易姓既無兵民若拘陷穽
敢告後人無或失政

舊唐書卷六十四

舊唐書卷六十四考證

隱太子建成傳二年授撫軍大將軍東討元帥將兵十萬徇洛陽○新書作將兵萬人.

荆王元景傳神龍初追復爵土并封其孫逖爲嗣荆王○新書以孫元逖嗣唐代重諱無孫同祖名者應從舊書.

韓王元嘉傳十年改封韓王授潞州都督○新書作遷滑州.

彭王元則傳貞觀七年授豫州刺史○新書作埶州.

魯王靈夔傳垂拱元年授邢州刺史○新書作相州.

舊唐書卷六十四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十五

高士廉 子履行 真行　長孫無忌

高儉字士廉渤海蓨人曾祖飛雀後魏贈太尉祖嶽北齊侍中左僕射太尉清
河王父勵字敬德北齊樂安王尚書左僕射隋洮州刺史士廉少有器局頗涉
文史隋司隸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濬並稱先達與士廉結忘年之好由
是公卿藉甚大業中爲治禮郎士廉妹先適隋右驍衞將軍長孫晟生子無忌
及女晟卒士廉迎妹及甥於家恩情甚重見太宗潛龍時非常人因以晟女妻
焉即文德皇后也隋軍伐遼時兵部尚書斛斯政亡奔高麗士廉坐與交遊謫
爲朱鳶主簿事父母以孝聞嶺南瘴癘不可同行留妻鮮于氏侍養供給不足
又念妹無所庇乃賣大宅買小宅以處之分其餘資輕裝而去尋屬天下大亂
王命阻絕交趾太守丘和署爲司法書佐士廉久在南方不知母問北顧彌切
嘗晝寢夢其母與之言宛如膝下既覺而涕泗橫集明日果得母訃議者以爲
孝感之應時欽州寧長真率衆攻和和欲出門迎之士廉進說曰長真兵勢雖
多懸軍遠至內離外叛不能持久且城中勝兵足以當之柰何而欲受人所制
和從之因命士廉爲行軍司馬水陸俱進逆擊破之長真僅以身免餘衆盡降
及蕭銑敗高祖使徇嶺南武德五年士廉與和上表歸國累遷雍州治中時太
宗爲雍州牧以士廉是文德皇后之舅素有才望甚親敬之及將誅隱太子士
廉與其甥長孫無忌並預密謀六月四日士廉率吏卒釋繫囚授以兵甲馳至
芳林門備與太宗合勢太宗昇春宮拜太子右庶子貞觀元年擢拜侍中封義
興郡公賜實封九百戶士廉明辯善容止凡有獻納搢紳之士莫不屬目時黃
門侍郎王珪有密表附士廉以聞士廉寢而不言坐是出爲安州都督轉益州
大都督府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有危殆者多不親扶侍杖頭挂
食遙以哺之士廉隨方訓誘風俗頓改秦時李冰守蜀導引汶江創浸灌之利
至今地居水側者須直千金富強之家多相侵奪士廉乃於故渠外別更疏決
蜀中大獲其利又因暇日汲引辭人以爲文會兼命儒生講論經史勉勵後進
蜀中學校粲然復興蜀人朱桃椎者淡泊爲事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間
竇軌之鎮益州也聞而召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於地逃
入山中結菴幽澗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人有贈遺一無所受每爲芒屩置
之於路人見之者曰朱居士之屩也爲鬻米置於本處桃椎至夕而取之終不
與人相見議者以爲焦先之流士廉下車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
直視而去士廉每令存問桃椎見使者輒入林自匿近代以來多輕隱逸士廉
獨加褒禮蜀中以爲美談五年入爲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仍封一子爲縣公
獎鑒人倫雅諳姓氏凡所署用莫不人地俱允高祖崩士廉攝司空營山陵制
度事畢加特進上柱國是時朝議以山東人士好自矜誇雖復累葉陵遲猶恃
其舊地女適他族必多求聘財太宗惡之以爲甚傷教義乃詔士廉與御史大
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於是普責天下譜
諜仍憑據史傳考其真僞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爲氏族志士廉乃類其
等第以進太宗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爲其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
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間則多邀錢幣才識凡下而偃仰自高販鬻松檟依託富
貴我不解人間何爲重之祗緣齊家惟據河北梁陳僻在江南當時雖有人物
偏僻小國不足可貴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爲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
士皆功效顯著或忠孝可稱或學藝通博所以擢用見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
舊門爲親縱多輸錢帛猶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
幹猶爲第一等昔漢高祖止是山東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貴卿等讀
書見其行迹至今以爲美談心懷敬重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須論數世以前
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遂以崔幹爲第三等及書成凡一百卷詔頒於天
下賜士廉物千段尋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二年與長孫無忌等以佐命功並代
襲刺史授申國公其年拜尚書右僕射士廉既任遇益隆多所表奏成輒焚藁
人莫知之攝太子少師特令掌選十六年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尋表請致仕聽
解尚書右僕射令以開府儀同三司依舊平章事又正受詔與魏徵等集文學

之士撰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奏之賜物千段十七年二月詔圖形凌煙閣十九年太宗伐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士廉攝太子太傅仍典朝政皇太子下令曰攝太傅申國公士廉朝望國華儀刑攸屬寡人忝膺監守實資訓導比聽政常屈同榻庶因諮白少袪蒙滯但據案奉對情所未安已約束不許更進太傅誨諭深至使遵常式辭不獲免輒復敬從所司亦宜別以一案供太傅士廉固讓不敢當二十年遇疾太宗幸其第問之因敘說生平流涕歔欷而訣二十一年正月壬辰薨于京師崇仁里私第時年七十二太宗又命駕將臨之司空玄齡以上餌藥石不宜臨喪抗表切諫上曰朕之此行豈獨爲君臣之禮兼以故舊情深姻戚義重卿勿復言也太宗從數百騎出興安門至延喜門長孫無忌馳至馬前諫曰餌石臨喪經方明忌陛下含育黎元須爲宗社珍愛臣亡舅士廉知將不救顧謂臣曰至尊覆載恩隆不遺簪履亡歿之後或至親臨內省凡才無益聖日安可以死亡之餘輒迴宸駕魂而有靈負譴斯反陛下恩深故舊亦請察其丹誠其言甚切太宗猶不許無忌乃伏於馬前流涕帝乃還宮贈司徒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文獻士廉祖父洎身並爲僕射子爲尚書甥爲太尉當代榮之六子履行至行純行真行審行慎行及喪柩出自橫橋太宗登故城西北樓望而慟高宗即位追贈太尉與房玄齡屈突通並配享太宗廟庭子履行貞觀初歷祠部郎中丁母憂哀悴踰禮太宗遣使諭之曰孝子之道毀不滅性汝宜強食不得過禮服闋累遷滑州刺史尚太宗女東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十九年除戶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無幾遭父艱居喪復以孝聞太宗手詔敦喻曰古人立孝毀不滅身聞卿絕粒殊乖大體幸抑摧裂之情割傷生之累俄起爲衞尉卿進加金紫光祿大夫襲爵申國公永徽元年拜戶部尚書檢討太子詹事太常卿顯慶元年出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先是士廉居此職頗著能名至是履行繼之亦有善政大爲人吏所稱三年坐與長孫無忌親累左授洪州都督轉永州刺史卒於官履行弟真行官至右衞將軍其子典膳丞岐坐與章懷太子陰謀事洩詔付真行令自懲誡真行遂手刃之仍棄其屍於衞路高宗聞而鄙之貶真行爲睦州刺史卒

長孫無忌字輔機河南洛陽人其先出自後魏獻文帝第三兄初爲拓拔氏宣力魏室功最居多世襲大人之號後更跋氏爲宗室之長改姓長孫氏七世祖道生後魏司空上黨靖王六世祖旃後魏特進上黨齊王五世祖觀後魏司徒上黨定王高祖稚西魏太保馮翊文宣王曾祖子裕西魏衞尉卿平原郡公祖光周開府儀同三司襲平原公父晟隋右驍衞將軍無忌貴戚好學該博文史性通悟有籌略文德皇后即其妹也少與太宗友善義軍渡河無忌至長春宮謁見授渭北道行軍典籤常從太宗征討累除比部郎中封上黨縣公武德九年隱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將害太宗無忌請太宗先發誅之於是奉密召房玄齡杜如晦等共爲籌略六月四日無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泰李孟嘗等九人入玄武門討建成元吉平之太宗昇春宮授太子左庶子及即位遷左武候大將軍貞觀元年轉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實封千三百戶太宗以無忌佐命元勳地兼外戚禮遇尤重嘗令出入臥內其年拜尚書右僕射時突厥頡利可汗新與中國和盟政教紊亂言事者多陳攻取之策太宗召蕭瑀及無忌問曰北番君臣昏亂殺戮無辜國家不違舊好便失攻昧之機今欲取亂侮亡復爽同盟之義二途不決孰爲勝耶蕭瑀曰兼弱攻昧擊之爲善無忌曰今國家務在戢兵待其寇邊方可討擊彼既已弱必不能來若深入虜廷臣未見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爲宜太宗從無忌之議突厥尋政衰而滅或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太宗以表示無忌曰朕與卿君臣之間凡事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無以獲通因召百寮謂之曰朕今有子皆幼無忌於朕實有大功今者委之猶如子也疏間親新間舊謂之不順朕所不取也無忌深以盈滿爲誡懇辭機密文德皇后又爲之陳請太宗不獲已乃拜開府儀同三司解尚書右僕射是歲太宗親祠南郊及將還命無忌與司空裴寂同昇金輅五年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四人以元勳各封一子爲郡公七年十月冊拜司空無忌固辭不許又因高士廉奏曰臣幸居外戚恐招聖主私親之誚敢以死請太宗曰朕之授官必擇才行若才行不至縱朕至親亦不虛授襄邑王神符是也若才有所適雖

怨讎而不棄魏徵等是也朕若以無忌居后兄之愛當多遺子女金帛何須委以重官蓋是取其才行耳無忌聰明鑒悟雅有武略公等所知朕故委之台鼎無忌又上表切讓詔報之曰昔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管仲而為五伯長朕自居藩邸公為腹心遂得廓清宇內君臨天下以公功績才望允稱具瞻故授此官無宜多讓也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又作威鳳賦以賜無忌其辭曰有一威鳳憩翮朝陽晨遊紫霧夕飲玄霜資長風以舉翰戾天衢而遠翔西翥則煙氛閉色東飛則日月騰光化垂鵬於北裔訓羣鳥於南荒殄亂世而方降應明時而自彰俛翼雲路歸功本樹仰喬枝而見猜俯修條而抱蠹同林之侶俱嫉共幹之儔並忤無恆山之義情有炎洲之凶度若巢葦而居安獨懷危而履懼鴟鴞嘯乎側葉燕雀喧乎下枝慚己陋之至鄙害他賢之獨奇或聚咮而交擊乍分羅而見羈戢凌雲之逸羽韜偉世之清儀遂乃蓄情宵影結志晨暉霜殘綺翼露點紅衣嗟憂患之易結歎矰繳之難違期畢命於一死本無情於再飛幸賴君子以依以恃引此風雲濯斯塵滓披蒙翳於葉下發光華於枝裏仙翰屈而還舒靈音摧而復起眄八極以遐翥臨九天而高峙庶廣德於衆禽非崇利於一己是以徘徊感德顧慕懷賢憑明哲而禍散託英才而福全答惠之情彌結報功之志方宣非知難而行易思令後而終前俾賢德之流慶畢萬葉而芳傳十一年令與諸功臣世襲刺史詔曰周武定業胙茅土於子弟漢高受命誓帶礪於功臣豈止重親賢之地崇其典禮抑亦固磐石之基寄以藩翰魏晉已降事不師古建侯之制有乖名實非所謂作屏王室永固無窮者也隋氏之季四海沸騰朕運屬殷憂戡翦多難上憑明靈之祐下賴英賢之輔廓清寓縣嗣膺寶曆豈予一人獨能致此時迍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乃睠於斯甚所不取但今刺史即古之諸侯雖立名不同監統一也故申命有司斟酌前代宜條委共理之寄象賢存世及之典司空齊國公無忌等並策名運始功參締構義貫休戚效彰夷險嘉庸懿績簡於朕心宜委以藩鎮改錫土宇無忌可趙州刺史改封趙國公尚書左僕射魏國公玄齡可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故司空蔡國公杜如晦可贈密州刺史改封萊國公特進代國公靖可濮州刺史改封衛國公特進吏部尚書許國公士廉可申州刺史改封申國公兵部尚書潞國公侯君集可陳州刺史改封陳國公刑部尚書任城郡王道宗可鄂州刺史改封江夏郡王晉州刺史趙郡王孝恭可觀州刺史改封河間郡王同州刺史吳國公尉遲敬德可宣州刺史改封鄂國公并州都督府長史曹國公李勣可蘄州刺史改封英國公左驍衛大將軍楚國公段志玄可金州刺史改封褒國公左領軍大將軍宿國公程知節可普州刺史改封盧國公太僕卿任國公劉弘基可朗州刺史改封夔國公相州都督府長史鄖國公張亮可澧州刺史改封鄖國公餘官食邑並如故即令子孫奕葉承襲無忌等上言曰臣等披荆棘以事陛下今海內寧一不願違離而乃世牧外州與遷徙何異乃與房玄齡上表曰臣等聞質文迭變皇王之迹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革緬惟三代習俗靡常爰制五等隨時作教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己出逮於兩漢用矯前違置守頒條蠲除曩弊為無益之文覃及四方建不易之理有逾千載今曲為臣等復此奄荒欲其優隆錫之茅社施于子孫永貽長世斯乃大鈞播物毫髮並施其生小人逾分後世必嬰其禍何者違時易務曲樹私恩謀及庶僚義非僉允方招史冊之譏有紊聖代之綱此其不可一也又臣等智效罕施器識庸陋或情緣右戚遂陟台階或顧想披荆便蒙夜拜直當今日猶愧非才重裂山河愈彰濫賞此其不可二也又且孩童嗣職義乖師儉之方任以褰帷寧無傷錦之弊上干天憲彝典既有常科下擾生民必致餘殃於後一挂刑網自取誅夷陛下深仁務延其世翻令勦絕誠有可哀此其不可三也當今聖曆欽明求賢分政古稱良守寄在共理此道之目為日滋久因緣臣等或有改張封植兒曾失於求瘼百姓不幸將焉用之此其不可四也在茲一舉為損實多曉夕深思憂貫心髓所以披丹上訴指事明心不敢浮辭同於矯飾伏願天澤諒其愚款特停渙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太宗覽表謂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翼朕子孫長為藩翰傳之永久而公等薄山河之誓發言怨望朕亦安可强公以土宇耶於是遂止十二年太宗幸其第凡是親族班賜有差十六年冊拜司徒十七年

令圖畫無忌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詔曰自古皇王褒崇勳德既勒銘於鍾鼎又圖形於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閣著其美建武功臣雲臺紀其跡司徒趙國公無忌故司空揚州都督河間元王孝恭故司空萊國成公如晦故司空相州都督太子太師鄭國文貞公徵司空梁國公玄齡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敬德特進衛國公靖特進宋國公瑀故輔國大將軍揚州都督褒忠壯公志玄輔國大將軍褒國公弘基故尚書左僕射蔣忠公通故陝東道行臺右僕射鄖節公開山故荊州都督譙襄公柴紹故荊州都督邳襄公順德洛州都督鄖國公張亮光祿大夫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故左驍衛大將軍郯襄公張公謹左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故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故戶部尚書渝襄公劉政會光祿大夫戶部尚書莒國公唐儉光祿大夫兵部尚書英國公勣故徐州都督胡壯公秦叔寶等或材推棟梁謀猷經遠綢繆帷帳經綸霸圖或學綜經籍德範光茂隱犯同致忠讜日聞或竭力義旗委質藩邸一心表節百戰標奇或受脤廟堂闢土方面重氛載廓王略遐宣並契闊屯夷劬勞師旅贊景業於草昧翼淳化於隆平茂績殊勳冠冕列辟昌言直道牢籠搢紳宜酌故實弘茲令典可並圖畫於凌煙閣庶念功之懷無謝於前載旌賢之義永貽於後昆其年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晉王而限以非次迴惑不決御兩儀殿羣官盡出獨留無忌及司空房玄齡兵部尚書李勣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此我心無憀因自投於牀抽佩刀欲自刺無忌等驚懼爭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太宗所欲報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宜拜謝晉王因下拜太宗謂無忌等曰公等既符我意未知物論何如無忌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伏乞召問百寮必無異辭若不蹈舞同音臣負陛下萬死於是建立遂定因加授無忌太子太師尋而太宗又欲立吳王恪無忌密爭之其事遂輟太宗嘗謂無忌等曰朕聞主賢則臣直人苦不自知公宜面論攻朕得失無忌奏言陛下武功文德跨絕古今發號施令事皆利物孝經云將順其美臣順之不暇實不見陛下有所愆失太宗曰朕冀聞己過公乃妄相諛悅朕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為鑒誡言之者可以無過聞之者可以自改因目無忌曰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而總兵攻戰非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既不改節為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便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啓齒事朕三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任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是其所長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言多利益然其意上然諾於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尚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十九年太宗征高麗令無忌攝侍中還無忌固辭師傅之位優詔聽罷太子太師二十一年遙領揚州都督二十三年太宗疾篤引無忌及中書令褚遂良二人受遺令輔政太宗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爾輔政後勿令讒毀之徒損害無忌若如此者爾則非復人臣高宗即位進拜太尉兼揚州都督知尚書及門下二省事並如故無忌固辭知尚書省事許之仍令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永徽二年監修國史高宗嘗謂公卿朕開獻書之路冀有意見可錄將擢用之比者上疏雖多而遂無可採者無忌對曰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條式律令固無遺闕言事者率其鄙見妄希僥倖至於裨俗益教理當無足可取然須開此路猶冀時有讜言如或杜絕便恐下情不達帝曰又聞所在官司猶自多有顏面無忌曰顏面阿私自古不免然聖化所漸人皆向公至於肆情曲法實謂必無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況臣下私其親戚豈敢頓言絕無時無忌位當元舅數進謀議高宗無不優納之明年以旱上疏辭職高宗頻降手詔敦喻不許五年親幸無忌第見其三子並擢授朝散大夫又命圖無忌形像親為畫贊以賜之六年帝將立昭儀武氏為皇后無忌屢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賜無忌金銀寶器各一車綾錦十車以悅其意昭儀母楊氏復自詣無忌宅屢加祈請時禮部尚書許敬宗又屢申勸請無忌嘗厲色折之帝後又召無忌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褚遂良謂曰武昭儀有令德朕欲立為皇后卿等以為如何無忌曰自貞觀二十三年後先朝付託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帝

竟不從無忌等言而立昭儀爲皇后。皇后以無忌先受重賞而不助己，心甚銜之。顯慶元年，無忌與史官國子祭酒令狐德棻綴集武德、貞觀二朝史爲八十卷，表上之。無忌以監領功賜物二千段，封其子澗爲金城縣子。四年，中書令許敬宗遣人上封事，稱監察御史李巢與無忌交通謀反，帝令敬宗與侍中辛茂將鞫之。敬宗奏言無忌謀反有端，帝曰：「我家不幸，親戚中頻有惡事。高陽公主與朕同氣，往年遂與房遺愛謀反，今阿舅復作惡心，近親如此，使我慚見萬姓。」敬宗曰：「房遺愛乳臭兒，與女子謀反，豈得成事。且無忌與先朝謀取天下，衆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可謂威能服物，智能動衆。臣恐無忌知事露，即爲急計，攘袂一呼，嘯命同惡，必爲宗廟深憂。誠願陛下斷之，不日即收捕準法破家。」帝泣曰：「我決不忍處分與罪，後代良史道我不能和其親戚，使至於此。」敬宗曰：「漢文帝漢室明主，薄昭即是帝舅，從代來日，亦有大勳，與無忌不別。於後惟坐殺人，文帝惜國之法，令朝臣喪服就宅哭而殺之，良史不以爲失。今無忌忘先朝之大德，捨陛下之至親，聽受邪謀，遂懷悖逆，意在塗炭生靈。若比薄昭罪惡，未可同年而語，案諸刑典，合誅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大機之事，間不容髮，若少遲延，恐即生變，惟請早決。」帝竟不親問無忌謀反所由，惟聽敬宗誣構之說，遂去其官爵，流黔州，仍遣使發次州府兵援送至流所。其子祕書監、駙馬都尉沖等並除名，流於嶺外。敬宗尋與吏部尚書李義府遣大理正袁公瑜就黔州重鞫無忌反狀，公瑜逼令自縊而死，籍沒其家。無忌既有大功而死非其罪，天下至今哀之。上元元年，優詔追復無忌官爵，特令無忌孫延主齊獻公之祀。無忌從父兄安世，仕王世充，署爲內史令，東都平，死於獄中。安世子祥，以文德皇后近屬，累除刑部尚書，坐與無忌通書見殺。

史臣曰：士廉才望素高，操秉無玷，保君臣終始之義，爲子孫貽燕之謀，社稷之臣，功亦隆矣；獎遇之恩，實亦厚矣。及子真行手刃其子，何凶忍也，若是積慶之道，不其惑哉！無忌戚里右族，英冠人傑，定立儲闈，力安社稷，勳庸茂著，終始不渝。及黜廢中宮，竟不阿旨，報先帝之顧託，爲敬宗之誣構。嗟乎！忠信獲罪，今古不免；無名受戮，族滅何辜！主暗臣姦，足貽後代。

贊曰：巖巖申公，功名始終。文皇題品，價歸酌中。趙公右戚，兩朝宣力。功成不去，竟逐鬼域。

舊唐書卷六十五

舊唐書卷六十五考證

長孫無忌傳七世祖道生後魏司空上黨靖王六世祖旃後魏特進上黨齊王

○臣德潛按魏書長孫道生傳道生子抗抗子觀無旃名且抗早卒觀襲祖爵此云旃襲且封齊二史互異

上元元年優詔追復無忌官爵特令無忌孫延主齊獻公之祀○新書無忌孫名元翼

舊唐書卷六十五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十六

房玄齡 子遺直 遺愛 杜如晦 弟楚客 叔淹

房喬字玄齡齊州臨淄人曾祖翼後魏鎮遠將軍宋安郡守襲壯武伯祖熊字子釋褐州主簿父彥謙好學通涉五經隋涇陽令隋書有傳玄齡幼聰敏博覽經史工草隸善屬文嘗從其父至京師時天下寧晏論者咸以國祚方永玄齡乃避左右告父曰隋帝本無功德但誑惑黔黎不為後嗣長計混諸嫡庶使相傾奪諸后藩枝競崇淫侈終當內相誅夷不足保全家國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彥謙驚而異之年十八本州舉進士授羽騎尉吏部侍郎高孝基素稱知人見之深相嗟挹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成偉器但恨不覩其聳壑凌霄耳父病綿歷十旬玄齡盡心藥膳未嘗解衣交睫父終酌飲不入口者五日後補隰城尉會義旗入關太宗徇地渭北玄齡杖策謁於軍門溫彥博又薦焉太宗一見便如舊識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玄齡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為賊寇每平眾人競求珍玩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皆與之潛相申結各盡其死力既而隱太子見太宗勳德尤盛轉生猜間太宗嘗至隱太子所食中毒而歸府中震駭計無所出玄齡因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禍機將發天下恟恟人懷異志變端一作大亂必興非直禍及府朝正恐傾危社稷此之際會安可不深思也僕有愚計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寧區夏內安宗社申孝養之禮古人有云為國者不顧小節此之謂歟孰若家國淪亡身名俱滅乎無忌曰久懷此謀未敢披露公今所說深會宿心無忌乃入白之太宗召玄齡謂曰阽危之兆其迹已見將若之何對曰國家患難今古何殊自非睿聖欽明不能安輯大王功蓋天地事鍾壓紐神贊所在匪藉人謀因與府屬杜如晦同心勠力仍隨府還授秦王府記室封臨淄侯又以本職兼陝東道大行臺考功郎中加文學館學士玄齡在秦府十餘年常典管記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藁草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為我兒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對面語耳隱太子以玄齡如晦為太宗所親禮甚惡之譖之於高祖由是與如晦並被驅斥隱太子將有變也太宗令長孫無忌召玄齡及如晦令衣道士服潛引入閤計事及太宗入春宮擢拜太子右庶子賜絹五千匹貞觀元年代蕭瑀為中書令論功行賞以玄齡及長孫無忌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五人為第一進爵邢國公賜實封千三百戶太宗因謂諸功臣曰朕敘公等勳效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各許自言皇從父淮安王神通進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刀筆之吏功居第一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雖率得兵來未嘗身履行陣山東未定受委專征建德南侵全軍陷沒及劉黑闥翻動叔父望風而破今計勳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所愛必不可緣私濫與功臣同賞耳初將軍丘師利等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畫地及見神通理屈自相謂曰陛下以至公行賞不私其親吾屬何可妄訴三年拜太子少師固讓不受攝太子詹事兼禮部尚書明年代長孫無忌為尚書左僕射改封魏國公監修國史既任總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若己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敘無隔卑賤論者稱為良相焉或時以事被譴則累日朝堂稽顙請罪悚懼踧踖若無所容九年護高祖山陵制度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與司空長孫無忌等四人並代襲刺史以本官為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事竟不行十三年加太子少師玄齡頻表請解僕射詔報曰夫選賢之義無私為本奉上之道當仁是貴列代所以弘風通賢所以協德公忠肅恭懿明允篤誠草昧霸圖綢繆帝道儀刑黃閣庶政惟和輔翼春宮望實斯著而忘彼大體徇茲小節雖恭教諭之職乃辭機衡之務豈所謂弼予一人共安四海者也玄齡遂以本官就職時皇太子將行拜禮備儀以待之玄齡深自卑損不敢修謁遂歸於家有識者莫不重其崇讓玄齡自以居端揆十五年女為韓王妃男遺愛尚高陽公主實顯貴之極頻表辭位優詔不許十六年又與士廉等同撰文思博要成錫賚甚優

進拜司空仍綜朝政依舊監修國史玄齡抗表陳讓太宗遣使謂之曰昔留侯讓位竇融辭榮自懼盈滿知進能退善鑒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齊蹤往哲實可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衰無煩此讓玄齡遂止十八年與司徒長孫無忌等圖形於凌煙閣贊曰才兼藻翰思入機神當官勵節奉上忘身高宗居春宮加玄齡太子太傅仍知門下省事監修國史如故尋以撰高祖太宗實錄成降璽書褒美賜物一千五百段其年玄齡丁繼母憂去職特勅賜以昭陵葬地未幾起復本官太宗親征遼東命玄齡京城留守手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之憂矣軍戎器械戰士糧廩並委令處分發遣玄齡屢上言敵不可輕尤宜誡愼尋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爲主參考諸家甚爲詳洽然史官多是文詠之士好採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爲綺豔不求篤實由是頗爲學者所譏唯李淳風深明星曆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最可觀採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云御撰至二十年書成凡一百三十卷詔藏于祕府頒賜加級各有差玄齡嘗因微譴歸第黃門侍郎褚遂良上疏曰君爲元首臣號股肱龍躍雲興不啻而集苟有時來千年朝暮陛下昔在布衣心懷拯溺手提輕劍仗義而起平諸寇亂皆自神功文經之助頗由輔翼爲臣之勲玄齡爲最昔呂望之扶周武伊尹之佐成湯蕭何關中王導江外方之於斯可以爲匹且武德初策名伏事忠勤恭孝衆所同歸而前宮海陵憑凶恃亂干時事主人不自安居累卵之危有倒懸之急命視一刻身縻寸景玄齡之心終始無變及九年之際機臨事迫身被斥逐闕於謨謀猶服道士之衣與文德皇后同心影助其於臣節自無所負及貞觀之始萬物惟新甄吏事君物論推與而勳庸無比委質惟舊自非罪狀無赦搢紳同尤不可以一犯一愆輕示遐棄陛下必矜玄齡齒髮薄其所爲古者有諷諭大臣遣其致仕自可在後式遵前事退之以禮不失善聲今數十年勳舊以一事而斥逐在外云云以爲非是夫天子重

大臣則人盡其力輕去就則物不自安臣以庸薄忝預左右敢冒天威以申管見二十一年太宗幸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玄齡時在京城留守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玄齡但云李緯好髭鬚更無他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其爲當時準的如此二十三年駕幸玉華宮時玄齡舊疾發詔令臥總留臺及漸篤追赴宮所乘擔輿入殿將至御座乃下太宗對之流涕玄齡亦感咽不能自勝勅遣名醫救療尚食每日供御膳若微得減損太宗即喜見顏色如聞增劇便爲改容悽愴玄齡因謂諸子曰吾自度危篤而恩澤轉深若孤負聖君則死有餘責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唯東討高麗不止方爲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諫曰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屆洎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今古爲中國患害者無如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陁鴟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以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月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恥掩崤陵之枯骨比功較德萬倍前王此聖心之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覩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算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筆邁鍾張辭窮班馬文鋒既振則管磬自諧輕翰暫飛則花蘤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羣臣以禮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訴斯絕好生之德焚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鶴荷稻粱之惠犬馬蒙帷蓋之恩降乘吮思摩之瘡登堂臨魏徵之柩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負塡道之薪則精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獄臣心識昏憒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爲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

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惟聖人乎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爲陛下惜之者蓋此謂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古來以魚鱉畜之宜從闊略若必欲絕其種類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一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行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轊車而掩泣抱枯骨以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冤痛也且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爲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爲愧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爲舊王雪恥外爲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誡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降寬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旦夕入地所恨竟無塵露微增海嶽謹罄殘魂餘息預代結草之誠儻蒙錄此哀鳴即臣死且不朽太宗見表謂玄齡子婦高陽公主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憂我國家後疾增劇遂鑿苑牆開門累遣中使候問上又親臨握手敘別悲不自勝皇太子亦就之與之訣即日授其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中散大夫使及目前見其通顯尋薨年七十廢朝三日冊贈太尉并州都督諡曰文昭給東園祕器陪葬昭陵玄齡嘗誡諸子以驕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集古今聖賢家誡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又云袁家累葉忠節是吾所尚汝宜師之高宗嗣位詔配享太宗廟庭子遺直嗣永徽初爲禮部尚書汴州刺史次子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官至太府卿散騎常侍初主有寵於太宗故遺愛特承恩遇與諸主壻禮秩絕異主既驕恣謀黜遺直而奪其封爵永徽中誣告遺直無禮於己高宗令長孫無忌鞫其事因得公主與遺愛謀反之狀遺愛伏誅公主賜自盡諸子配流嶺表遺直以父功特宥之除名爲庶人停玄齡配享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曾祖皎周贈開府儀同大將軍遂州刺史高祖徽周河內太守祖果周溫州刺史入隋工部尚書義興公周書有傳父咤隋昌州長史如晦少聰悟好談文史隋大業中以常調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深所器重顧謂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爲棟梁之用願保崇令德今欲俯就卑職爲須少祿俸耳遂補滏陽尉尋棄官而歸太宗平京城引爲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中多英俊被外遷者衆太宗患之記室房玄齡曰府僚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大驚曰爾不言幾失此人矣遂奏爲府屬後從征薛仁果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常參謀帷幄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深爲時輩所服累遷陝東道大行臺司勳郎中封建平縣男食邑三百戶尋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天策府建以爲從事中郎畫象於丹青者十有八人而如晦爲冠首令文學褚亮爲之贊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其見重如此隱太子深忌之謂齊王元吉曰秦王府中所可憚者唯杜如晦與房玄齡耳因譖之於高祖乃與玄齡同被斥逐後又潛入畫策及事捷與房玄齡功等擢拜太子左庶子俄遷兵部尚書進封蔡國公賜實封千三百戶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仍總監東宮兵馬事號爲稱職三年代長孫無忌爲尚書右僕射仍知選事與房玄齡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及典章人物皆二人所定甚獲當代之譽談良相者至今稱房杜焉如晦以高孝基有知人之鑒爲其樹神道碑以紀其德其年冬遇疾表請解職許之祿賜特依舊太宗深憂其疾頻遣使存問名醫上藥相望於道四年疾篤令皇太子就第臨問上親幸其宅撫之流涕賜物千段及其未終見子拜官遂超遷其子左千牛構爲尚舍奉御尋薨年四十六太宗哭之甚慟廢朝三日贈司空徙封萊國公諡曰成太宗手詔著作郎虞世南曰朕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奄從物化追念勳舊痛悼于懷卿體吾此意爲制碑文也太宗後因食瓜而美愴然悼之遂輟食之半遣使奠於靈座又嘗賜房玄齡黃銀帶顧謂玄齡曰昔如晦與公同心輔朕

今日所賜唯獨見公因泫然流涕又曰朕聞黃銀多爲鬼神所畏命取黃金帶
遣玄齡親送於靈所其後太宗忽夢見如晦若平生及曉以告玄齡言之歔欷
令送御饌以祭焉明年如晦亡日太宗復遣尚宮至第慰問其妻子其國官府
佐並不之罷終始恩遇未之有焉子構襲爵官至慈州刺史坐弟荷謀逆徙於
嶺表而卒初荷以功臣子尚城陽公主賜爵襄陽郡公授尚乘奉御貞觀中與
太子承乾謀反坐斬如晦弟楚客少隨叔父淹沒於王世充淹素與如晦兄弟
不睦譖如晦兄於王行滿王世充殺之并囚楚客幾至餓死楚客竟無怨色洛
陽平淹當死楚客泣涕請如晦救之如晦初不從楚客曰叔已殺大兄今兄又
結恨棄叔一門之內相殺而盡豈不痛哉因欲自剄如晦感其言請於太宗淹
遂蒙恩宥楚客因隱於嵩山貞觀四年召拜給事中上謂曰聞卿山居日久志
意甚高自非宰相之任則不能出何有是理耶夫涉遠者必自邇升高者必自
下但在官爲衆所許無慮官之不大爾兄雖與我體異其心猶一於我國家非
無大功爲憶爾兄意欲見爾宜識朕意繼爾兄之忠義也拜楚客蒲州刺史甚
有能名後歷魏王府長史拜工部尚書攝魏王泰府事楚客知太宗不悅承乾
魏王泰又潛令楚客友朝臣用事者至有懷金以賂之因說泰聰明可爲嫡嗣
人或以聞太宗隱而不言及釁發太宗始揚其事以其兄有佐命功免死廢于
家尋授虔化令卒如晦叔父淹淹字執禮祖業周豫州刺史父徵河內太守淹
聰辯多才藝弱冠有美名與同郡韋福嗣爲莫逆之交相與謀曰上好用嘉遁
蘇威以幽人見徵擢居美職遂共入太白山揚言隱逸實欲邀求時譽隋文帝
聞而惡之謫戍江表後還鄉里雍州司馬高孝基上表薦之授承奉郎大業末
官至御史中丞王世充僭號署爲吏部大見親用及洛陽平初不得調淹將委
質於隱太子時封德彝典選以告房玄齡恐隱太子得之長其姦計於是遽啓
太宗引爲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武德八年慶州總管楊文幹作亂辭
連東宮歸罪於淹及王珪韋挺等並流於越巂太宗知淹非罪贈以黃金三百
兩及即位徵拜御史大夫封安吉郡公賜實封四百戶以淹多識典故特詔東
宮儀式簿領並取淹節度尋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前後表薦四十餘人後多
知名者淹嘗薦刑部員外郎邸懷道太宗因問淹懷道才行何如淹對曰懷道
在隋日作吏部主事甚有清慎之名又煬帝向江都之日召百官問去住之計
時行計已決公卿皆阿旨請去懷道官位極卑獨言不可臣目見此事太宗曰
卿爾可從何計對曰臣從行計太宗曰事君之義有犯無隱卿稱懷道爲是何
因自不正諫對曰臣爾日不居重任又知諫必不從徒死無益太宗曰孔子稱
從父之命未爲孝子故父有爭子國有爭臣若以主之無道何爲仍仕其世既
食其祿豈得不匡其非因謂羣臣曰公等各言諫事如何王珪曰昔比干諫紂
而死孔子稱其仁洩冶諫而被戮孔子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是則祿重責深
理須極諫官卑望下許其從容太宗又召淹笑謂曰卿在隋日可以位下不言
近仕世充何不極諫對曰亦有諫但不見從太宗曰世充若修德從善當不滅
亡既無道拒諫卿何免禍淹無以對太宗又曰卿在今日可爲備任復欲極諫
否對曰臣在今日必盡死無隱且百里奚在虞虞亡在秦秦霸臣竊比之太宗
笑時淹兼二職而無清潔之譽又素與無忌不協爲時論所譏及有疾太宗親
自臨問賜帛三百匹貞觀二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襄子敬同襲爵官至鴻
臚少卿敬同子從則中宗時爲蒲州刺史

史臣曰房杜二公皆以命世之才遭逢明主謀猷允協以致昇平議者以比漢
之蕭曹信矣然萊成之見用文昭之所舉也世傳太宗嘗與文昭圖事則曰非
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焉竟從玄齡之策也蓋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知房
之善建嘉謀裨諶草創東里潤色相須而成俾無悔事賢達用心良有以也若
以往哲方之房則管仲子產杜則鮑叔罕虎矣

贊曰肇啓聖君必生賢輔猗歟二公實開運祚文含經緯謀深夾輔笙磬同音
唯房與杜

舊唐書卷六十六

舊唐書卷六十六考證

房玄齡傳祖熊字子彝褐州主簿○沈炳震曰隋書房彥謙傳父熊釋褐州簿不載其字新書宰相世系字子彪據此子字下闕彪字而彝乃釋字之譌也考地理志初無褐州

遺直以父功特宥之除名爲庶人○新書貶銅陵尉

舊唐書卷六十六考證

舊唐書卷六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十七

李靖客師 令問 彥芳　李勣孫敬業

李靖本名藥師雍州三原人也祖崇義後魏殷州刺史永康公父詮隋趙郡守靖姿貌瑰偉少有文武材略每謂所親曰大丈夫若遇主逢時必當立功立事以取富貴其舅韓擒虎號為名將每與論兵未嘗不稱善撫之曰可與論孫吳之術者惟斯人矣初仕隋為長安縣功曹後歷駕部員外郎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皆善之素嘗拊其牀謂靖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累除馬邑郡丞會高祖擊突厥於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變將詣江都至長安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尅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起義兵本為天下除暴亂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高祖壯其言太宗又固請遂捨之太宗尋召入幕府武德三年從討王世充以功授開府時蕭銑據荊州遣靖安輯之輕騎至金州遇蠻賊數萬屯聚山谷廬江王瑗討之數為所敗靖與瑗設謀擊之多所尅獲既至硤州阻蕭銑久不得進高祖怒其遲留陰勑硤州都督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為之請命於是獲免會開州蠻首冉肇則反率眾寇夔州趙郡王孝恭與戰不利靖率兵八百襲破其營後又要險設伏臨陣斬肇則俘獲五千餘人高祖甚悅謂公卿曰朕聞使功不如使過李靖果展其効因降璽書勞曰卿竭誠盡力功効特彰遠覽至誠極以嘉賞勿憂富貴也又手勑靖曰既往不咎舊事吾久忘之矣四年靖又陳十策以圖蕭銑高祖從之授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三軍之任一以委靖其年八月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險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徵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孝恭從之進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弘率精兵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弘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失荊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自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率師與賊合戰孝恭果敗奔於南岸賊舟大掠人皆負重靖見其軍亂縱兵擊破之獲其舟艦四百餘艘斬首及溺死將萬人孝恭遣靖率輕兵五千為先鋒至江陵屯營於城下士弘既敗銑甚懼始徵兵於江南果不能至孝恭以大軍繼進靖又破其驍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卒四千餘人更勒兵圍銑城明日銑遣使請降靖即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時諸將咸請孝恭云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死者罪狀既重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義存弔伐百姓既受驅逼拒戰豈其所願且犬吠非其主無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今新定荊郢宜弘寬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此已南城鎮各堅守不下非計之善於是遂止江漢之城聞之莫不爭下以功授上柱國封永康縣公賜物二千五百段詔命檢校荊州刺史承制拜授乃度嶺至桂州遣人分道招撫其大首領馮盎李光度甯真長等皆遣子弟來謁靖承制授其官爵凡所懷輯九十六州戶六十餘萬優詔勞勉授嶺南道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十六年輔公祏於丹陽反詔孝恭為元帥靖為副以討之李勣任瓌張鎮州黃君漢等七總管並受節度師次舒州公祏遣將馮惠亮率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徐紹宗領步騎二萬屯青林山仍於梁山連鐵鎖以斷江路築卻月城延袤十餘里與惠亮為犄角之勢孝恭集諸將會議皆云惠亮正通並握強兵為不戰之計城柵既固卒不可攻請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破惠亮自降孝恭欲從其議靖曰公祏精銳雖在水陸二軍然其自統之兵亦皆勁勇惠亮等城柵尚不可攻公祏既保石頭豈應易拔若我師至丹陽留停旬月進則公祏未平退則惠亮為患此便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惠亮正通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止為公祏立計令其持重但欲不戰以老我師今欲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唯在此舉孝恭然之靖乃率黃君漢等先擊惠亮苦戰破之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惠亮奔走靖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祏大懼先遣偽將左遊仙領兵守會稽以為引援公祏擁兵東走以趨遊仙至吳郡與惠

亮正通並相次擒獲江南悉平於是置東南道行臺拜靖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其年行臺廢又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丹陽連罹兵寇百姓凋弊靖鎮撫之吳楚以安八年突厥寇太原以靖爲行軍總管統江淮兵一萬與張瑾屯大谷時諸軍不利靖衆獨全尋檢校安州大都督高祖每云李靖是蕭銑輔公祏膏肓古之名將韓白衛霍豈能及也九年突厥莫賀咄設寇邊徵靖爲靈州道行軍總管頡利可汗入涇陽靖率兵倍道趨豳州邀賊歸路既而與虜和親而罷太宗嗣位拜刑部尚書并錄前後功賜實封四百戶貞觀二年以本官兼檢校中書令三年轉兵部尚書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爲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突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奄至於是大懼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敢孤軍而至一日數驚靖候知之潛令間諜離其心腹其所親康蘇密來降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獲隋齊王暕之子楊正道及煬帝蕭后送于京師可汗僅以身遁以功進封代國公賜物六百段及名馬寶器焉太宗嘗謂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書名竹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所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自破定襄後頡利可汗大懼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猶豫其年二月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諭靖揣知其意謂將軍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師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至也靖軍將逼其牙帳十五里虜始覺頡利畏威先走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殺其妻隋義成公主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俄而突利可汗來奔遂復定襄常安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於大漠太宗初聞靖破頡利大悅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款塞恥其雪乎於是大赦天下酺五日御史大夫溫彥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太宗謂曰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錄公之勳詔加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眞食邑通前五百戶未幾太宗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悟公勿以爲懷賜絹二千匹拜尚書右僕射靖性沉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然似不能言八年詔爲畿內道大使伺察風俗尋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已來身居富貴能知止足者甚少不問愚智莫能自知才雖不堪強欲居職縱有疾病猶自勉強公能識達大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爲一代楷模乃下優詔加授特進聽在第攝養賜物千段尚乘馬兩匹祿賜國官府佐並依舊給患若小瘳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九年正月賜靖靈壽杖助足疾也未幾吐谷渾寇邊太宗顧謂侍臣曰得李靖爲帥豈非善也靖乃見房玄齡曰靖雖年老固堪一行太宗大悅即以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統兵部尚書任城王道宗涼州都督李大亮右衛將軍李道彥利州刺史高甑生等三總管征之九年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餧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敵唯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前後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大破其國吐渾之衆遂殺其可汗來降靖又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初利州刺史高甑生爲鹽澤道總管以後軍期靖薄責之甑生因有憾於靖及是與廣州都督府長史唐奉義告靖謀反太宗命法官按其事甑生等竟以誣罔得罪靖乃闔門自守杜絕賓客雖親戚不得妄進十一年改封衛國公授濮州刺史仍令代襲例竟不行十四年靖妻卒有詔墳塋制度依漢衛霍故事築闕象突厥內鐵山吐谷渾內積石山形以旌殊績十七年詔圖畫靖及趙郡王孝恭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十八年帝幸其第問疾仍賜絹五百匹進位衛國公開府儀同三司太宗將伐遼東召靖入閣賜坐御前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唯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藉天威薄展微効今殘年朽骨唯擬此行陛下不棄老臣病期瘳矣太

宗因愍其羸老不許二十三年薨于家年七十九冊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劍
四十人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諡曰景武子德謇嗣官至將作少匠靖弟客師貞
觀中官至右武衛將軍以戰功累封丹陽郡公永徽初以年老致仕性好馳獵
四時從禽無蹔止息有別業在昆明池南自京城之外西際灃水鳥獸皆識之
每出則鳥鵲隨逐而噪野人謂之鳥賊總章中卒年九十餘客師孫令問玄宗
在藩時與令問款狎及即位以協贊功累遷至殿中少監先天中預誅竇懷貞
等功封宋國公實封五百戶令問固辭實封詔不許開元中轉殿中監左散騎
常侍知尚食事令問雖特承恩寵未嘗干預時政深為物論所稱然厚於自奉
食饌豐侈廣畜芻豢躬臨宰殺時方奉佛其篤信之士或譏之令問曰此物畜
生與果菜何異胡為強生分別不亦遠於道乎略不以恩聘自恃閑適郊野從
禽自娛十五年涼州都督王君㚟與迴紇部落叛令問坐與連姻左授撫州別
駕尋卒大和中令問孫彥芳鳳翔府司錄參軍詣闕進高祖太宗所賜衛國公
靖官告敕書手詔等十餘卷內四卷太宗文皇帝筆跡文宗寶惜不能釋手其
佩筆尚堪書金裝木匣製作精巧帝並留禁中令書工模寫本還之賜彥芳絹二
百匹衣服靴笏以酬之

李勣曹州離狐人也隋末徙居滑州之衛南本姓徐氏名世勣永徽中以犯太
宗諱單名勣焉家多僮僕積粟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好惠施拯濟貧乏不問親
疎大業末韋城人翟讓聚眾為盜勣往從之時年十七謂讓曰今此土地是公
及勣鄉壤人多相識不宜自相侵掠且宋鄭兩郡地管御河商旅往還船乘不
絕就彼邀截足以自相資助讓然之於是劫公私船取物兵眾大振隋遣齊郡
通守張須陁率師二萬討之勣與頻戰竟斬須陁於陣初李密亡命在雍丘浚
儀人王伯當匿於野伯當共勣說翟讓奉密為主隋令王世充討密勣以奇計
敗世充於洛水之上密拜勣為東海郡公時河南山東大水死者將半隋帝令
飢人就食黎陽開倉賑給時政教已紊倉司不時賑給死者日數萬人勣言於
密曰天下大亂本是為飢今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密乃遣勣領麾下五千
人自原武濟河掩襲即日尅之開倉恣食一旬之間勝兵二十萬餘經歲餘宇
文化及於江都弒逆擁兵北上直指東郡時越王侗即位於東京赦密之罪拜
為太尉封魏國公授勣右武候大將軍命討化及密遣勣守倉城勣於城外掘
深溝以固守化及設攻具四面攻倉阻塹不得至城下勣於塹中為地道出兵
擊之大敗而去武德二年密為王世充所破擁眾歸朝其舊境東至于海南至
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勣並據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魏公既歸大
唐今此人眾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即是利主之敗自為己功以邀
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錄州縣名數及軍人戶口總啟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
公之功也乃遣使啟密使人初至高祖聞其無表惟有啟與密甚怪之使者以
勣意聞奏高祖大喜曰徐世勣感德推功實純臣也詔授黎陽總管上柱國萊
國公尋加右武候大將軍改封曹國公賜姓李氏賜良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封
其父蓋為濟陰王蓋固辭王爵乃封舒國公授散騎常侍陵州刺史令勣總統
河南山東之兵以拒王世充及李密反叛伏誅高祖以勣舊經事密遣使報其
反狀勣表請收葬詔許之勣服衰絰與舊僚吏將士葬密於黎山之南墳高七
仞釋服而散朝野義之尋而竇建德擒化及於魏縣復進軍攻勣力屈降之建
德收其父從軍為質令勣復守黎陽三年自拔歸京師四年從太宗伐王世充
於東都累戰大捷又東略地至武牢偽鄭州司兵沈悅請翻武牢勣夜潛兵應
接剋之擒其偽刺史荊王行本又從太宗平竇建德降王世充振旅而還論功
行賞太宗為上將勣為下將與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輅告捷于太廟其父自洛
州與裴矩入朝高祖見之大喜復其官爵勣又從太宗破劉黑闥徐圓朗累遷
左監門大將軍圓朗重據兗州反授勣河南大總管以討之尋獲圓朗斬首以
獻兗州平七年詔與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孝恭領舟師巡江而下勣領步卒
一萬渡淮拔其壽陽至硤石公祏之將陳正通率兵十萬屯於梁山又遣其大
將馮惠亮帥水軍十萬鎖連大艦以斷江路仍於江西結壘分守水陸以禦王
師勣攻其壘尋剋之惠亮單舸而遁勣乘勝逼正通大潰以十餘騎奔於丹陽
公祏棄城夜遁勣縱騎追斬之於武康江南悉定八年突厥寇并州命勣為行
軍總管擊之於太谷走之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賜實封九百戶貞觀三年為

通漠道行軍總管至雲中與突厥頡利可汗兵會大戰於白道突厥敗屯營於磧口遣使請和詔鴻臚卿唐儉往赦之勣時與定襄道大總管李靖軍會相與議曰頡利雖敗人衆尚多若走渡磧保於九姓道遙阻深追則難及今詔使唐儉至彼其必弛備我等隨後襲之此不戰而平賊矣靖扼腕喜曰公之此言乃韓信滅田橫之策也於是定計靖將兵逼夜而發勣勒兵繼進靖軍既至賊營大潰頡利與萬餘人欲走渡磧勣屯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渡磧其大酋長率其部落並降於勣虜五萬餘口而還時高宗爲晉王遙領并州大都督授勣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父憂解尋起復舊職十一年改封英國公代襲蘄州刺史時並不就國復以本官遙領太子左衛率勣在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號爲稱職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能精選賢良安撫邊境惟解築長城以備突厥情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世勣於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靜豈不勝遠築長城耶十五年徵拜兵部尚書未赴京會薛延陀遣其子大度設帥騎八萬南侵李思摩部落命勣爲朔州行軍總管率輕騎三千追及延陀於青山擊大破之斬其名王一人俘獲首領虜五萬餘計以功封一子爲縣公勣時遇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療之太宗乃自翦鬚爲其和藥勣頓首見血泣以懇謝帝曰吾爲社稷計耳不煩深謝十七年高宗爲皇太子轉勣太子詹事兼左衛率加位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宗謂曰我兒新登儲貳卿舊長史今以宮事相委故有此授雖屈階資可勿怪也太宗又嘗閑宴顧勣曰朕將屬以幼孤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雪涕致辭因噬指流血俄而沉醉乃解御服覆之其見委信如此十八年太宗將親征高麗授勣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攻破蓋牟遼東白崖等數城又從太宗摧殄駐蹕陣以功封一子爲郡公二十年延陀部落擾亂詔勣將二百騎便發突厥兵討擊至烏德鞬山大戰破之其大首領梯真達干率衆來降其可汗咄摩支南竄於荒谷遣通事舍人蕭嗣業招慰部領送於京師磧北悉定二十二年轉太常卿仍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復除太子詹事二十三年太宗寢疾謂高宗曰汝於李勣無恩我今將責出之我死後汝當授以僕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

爲疊州都督高宗即位其月召拜洛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令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是歲冊拜尚書左僕射永徽元年抗表求解僕射仍令以開府儀同三司依舊知政事四年冊拜司空初貞觀中太宗以勳庸特著嘗圖其形於凌煙閣至是帝又命寫形焉仍親爲之序顯慶三年從幸東都在路遇疾帝親臨問麟德初東封泰山詔勣爲封禪大使乃從駕次滑州其姊早寡居勣舊閭皇后親自臨問賜以衣服仍封爲東平郡君勣又墜馬傷足上親降問以所乘賜之乾封元年高麗莫離支男產爲其弟男建所逐保於國內城遣子獻城請降乞師總章元年命勣爲遼東道行軍總管率兵二萬略地至鴨綠水賊遣其弟來拒戰勣縱兵擊敗之追奔二百里至於平壤城男建閉門不敢出賊中諸城駭懼多拔人衆遁走降款者相繼勣又引兵圍平壤遼東道副大總管劉仁軌郝處俊將軍薛仁貴並會於平壤倚角圍之經月餘剋其城虜其王高藏及男建男產裂其諸城並爲州縣振旅而旋令勣便道以高藏及男建獻於昭陵禮畢備軍容入京城獻太廟二年加太子太師增食實封通前一千一百戶其年寢疾詔以勣弟晉州刺史弼爲司衛正卿使得視疾尋薨年七十六帝爲之舉哀輟朝七日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諡曰貞武給東園祕器陪葬昭陵令司平太常伯楊昉攝同文正卿監護及葬日帝幸未央古城登樓臨送望柳車慟哭并爲設祭皇太子亦從駕臨送哀慟悲感左右詔百官送至故城西北所築墳一準衛霍故事象陰山鐵山及烏德鞬山以旌破突厥薛延陀之功光宅元年詔勣配享高宗廟庭勣前後戰勝所得金帛皆散之於將士初得黎陽倉就倉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恪皆遊其所一見於衆人中即加禮敬引之臥內談讌忘倦及平武牢獲偽鄭州長史戴胄知其行能尋釋於竟推薦咸至顯達當時稱其有知人之鑒又初平王世充獲其故人單雄信依例處死勣表稱其武藝絕倫若收之於合死之中必大感恩堪爲國家盡命請以官爵贖之高祖不許臨將就戮勣對之號慟割股肉以啖之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於土矣仍收養其子每行軍用師頗任籌算臨敵應變動合事機與人圖計識其臧否聞其片善扼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以是人皆爲用所向多剋

撻洎勣之死聞者莫不懷愴與弟弼特存友愛閨門之內肅若嚴君自遇疾高
宗及皇太子送藥即取服之家中召醫巫皆不許入門子弟固以藥進勣謂曰
我山東一田夫耳攀附明主濫居富貴位極三台年將八十豈非命乎修短必
是有期寧容浪就醫人求活竟拒而不進忽謂弼曰我似得小差可置酒以申
宴樂於是堂上奏女妓簷下列子孫宴罷謂弼曰我自量必死欲與汝一別耳
恐汝悲哭誑言似差可未須啼泣聽我約束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辛苦
作得門戶亦望垂裕後昆並遭癡兒破家蕩盡我有如許豚犬將以付汝汝可
防察有操行不倫交遊非類急即打殺然後奏知又見人多埋金玉亦不須爾
惟以布裝露車載我棺柩棺中斂以常服惟加朝服一副死儻有知庶著此奉
見先帝明器惟作馬五六匹下帳用幔布為頂白紗為裙其中著十個木人示
依古禮芻靈之義此外一物不用姬媵已下有兒女而願住自養者聽之餘並
放出事畢汝即移入我堂撫恤小弱違我言者同於戮屍此後略不復語弼等
遵行遺言勣少弟感幼有志操李密之敗也陷於王世充世充逼令以書召勣
感曰家兄立身不虧名節今已事主君臣分定決不以感造次改圖卒不肯世
充怒遂害焉時年十五勣長子震顯慶初官至桂州刺史先勣卒勣孫敬業高
宗崩則天太后臨朝既而廢帝為廬陵王立相王為皇帝而政由天后諸武皆
當權任人情憤惋時給事中唐之奇貶授括蒼令長安主簿駱賓王貶授臨海
丞詹事司直杜求仁黜黟縣丞敬業坐事左授柳州司馬其弟盩厔令敬猷亦坐
累左遷俱在揚州敬業用前盩厔尉魏思溫謀據揚州嗣聖元年七月敬業遣
其黨監察御史薛璋先求使江都又令雍州人韋超詣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
敬之與唐之奇謀逆璋乃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矯制殺敬之自稱揚州司
馬詐言高州首領馮子猷叛逆奉密詔募兵進討是日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
宗臣解繫囚及丁役工匠得數百人皆授之以甲錄事參軍孫處行拒命敬業
斬之以徇遂據揚州鳩聚民眾以匡復廬陵為辭乃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
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杜求仁
唐之奇駱賓王為府屬餘皆偽署職位旬日之間勝兵有十餘萬仍移檄諸郡

縣曰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
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
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
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
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
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廷之遽衰
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胤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舊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
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
內之推心爰舉義旗誓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群玉軸相接海陵
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
斗平喑嗚則山嶽崩頹叱吒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
不克公等或家傳漢爵或地協周親或膺重寄於爪牙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
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
勤王之師無廢舊君之命凡諸爵賞同裂山河請看今日之城中竟是誰家之
天下則天命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討之追削敬業祖父官爵
剖墳斲棺復本姓徐氏初敬業兵集圖其所向薛璋曰金陵王氣猶在大江設
險可以自固且取常潤等州以為霸基然後治兵北渡魏思溫曰兵貴神速但
宜早渡淮而北招合山東豪傑乘其未集直取東都據關決戰此上策也敬業
不從十月率眾渡江攻拔潤州殺刺史李思文先是太子賢為天后所廢死於
巴州敬業乃求狀貌似賢者置於城中奉之為主云賢本不死李孝逸軍渡淮至
楚州敬業之眾狼狽還江都屯兵高郵以拒之頻戰大敗孝逸乘勝追躡敬業
奔至揚州與唐之奇杜求仁等乘小舸將入海投高麗追兵及皆捕獲之初敬
業傳檄至京師則天讀之微哂至一抔之土未乾遽問侍臣曰此語誰為之或
對曰駱賓王之辭也則天曰宰相之過安失此人中宗返正詔曰故司空勣往
因敬業毀廢墳塋朕追想元勳永懷佐命昔竇憲干紀無累安豐之祠霍禹亂
常猶全博陸之祀罪不相及國之通典宜特垂恩禮令所司速為起墳所有官

爵並宜追復勣諸子孫坐敬業誅殺靡有遺胤偶脫禍者皆竄迹胡越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驅掠民畜而去至鹽州西橫槽烽蕃將號徐舍人者環集漢俘於呼延州謂僧延素曰師勿甚懼予本漢五代孫也屬武太后斲喪王室吾祖建義不果子孫流落絕域今三代矣雖代居職任掌握兵要然思本之心無忘於國但族屬已多無由自拔耳此地蕃漢交境放師還鄉數千百人解縛而遣之

史臣曰近代稱爲名將者英衛二公誠煙閣之最英公振彭黥之迹自拔草莽常能以義藩身與物無忤遂得功名始終賢哉垂命之誡敬業不蹈貽謀至於覆族悲夫衛公將家子綽有渭陽之風臨戎出師凜然威斷位重能避功成益謙銘之鼎鍾何慙耿鄧美哉

贊曰功以懋賞震主則危辭祿避位除猜破疑功定華夷志懷忠義白首平戎賢哉英衛

舊唐書卷六十七

舊唐書卷六十七考證

李靖傳公祏遣將馮惠亮率舟師三萬屯當塗○公祏本傳屯博望山

御史大夫溫彥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于亂兵之手○新書譖靖者蕭瑀

李勣傳○臣德潛按新書辯勣與李義府許敬宗勸高宗立武后事此生平大玷不可不書也舊書不及是其識短處

敬業傳蕃將號徐舍人者環集漢俘于呼延州謂僧延素曰師勿甚懼予本漢五代孫也○臣德潛按漢字下有闕文應是予本漢徐敬業五代孫也

舊唐書卷六十七考證

舊唐書卷六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十八

尉遲敬德　秦叔寶　程知節　段志玄

張公謹 子大象 大安

尉遲敬德朔州善陽人大業末從軍於高陽討捕羣賊以武勇稱累授朝散大夫劉武周起以為偏將與宋金剛南侵陷晉澮二州敬德深入至夏縣應接呂崇茂襲破永安王孝基執獨孤懷恩唐儉等武德三年太宗討武周於柏壁武周令敬德與宋金剛來拒王師於介休金剛戰敗奔於突厥敬德收其餘眾城守介休太宗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城來降太宗大悅賜以曲宴引為右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於東都既而尋相與武周下降將皆叛諸將疑敬德必叛囚於軍中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咸言敬德初歸國家情志未附此人勇健非常縶之又久既被猜貳怨望必生留之恐貽後悔請即殺之太宗曰寡人所見有異於此敬德若懷翻背之計豈在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以金寶謂曰丈夫以意氣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終不聽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應欲去今以此物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是日因從獵於榆窠遇王世充領步騎數萬來戰世充驍將單雄信領騎直趨太宗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賊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賊圍更率騎兵與世充交戰數合其眾大潰擒偽將陳智略獲排矟兵六千人太宗謂敬德曰比眾人證公必叛天誘我意獨保明之福善有徵何相報之速也特賜金銀一篋此後恩眄日隆敬德善解避矟每單騎入賊陣賊矟攢刺終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以刺之是日出入重圍往返無礙齊王元吉亦善馬矟聞而輕之欲親自試命去矟刃以竿相刺敬德曰縱使加刃終不能傷請勿除之敬德矟謹當却刃元吉竟不能中太宗問曰奪矟避矟何者難易對曰奪矟難乃命敬德奪元吉矟元吉執矟躍馬志在刺之敬德俄頃三奪其矟元吉素驍勇雖相歎異甚以為恥及竇建德營於板渚太宗將挑戰先伏李勣程知節秦叔寶等兵太宗持弓矢敬德執矟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賊眾大驚擾出兵數千騎太宗逡巡漸却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所殺亦十數人遂引賊以入伏內於是與勣等奮擊大破之王世充兄子偽代王琬使於建德軍中乘隋煬帝所御驄馬鎧甲甚鮮迥出軍前以誇眾太宗曰彼之所乘真良馬也敬德請往取之乃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直入賊軍擒琬引其馬以歸賊眾無敢當者又從討劉黑闥於臨洺黑闥軍來襲李世勣太宗勒兵掩賊復以救之既而黑闥眾至其軍四合敬德率壯士犯圍而入大破賊陣太宗與江夏王道宗乘之以出又從破徐圓朗累有戰功授秦王府左二副護軍隱太子巢剌王元吉將謀害太宗密致書以招敬德曰願迂長者之眷敦布衣之交幸副所望也仍贈以金銀器物一車敬德辭曰敬德起自幽賤逢遇隋亡天下土崩竄身無所久淪逆地罪不容誅實荷秦王惠以生命今又隸名藩邸唯當以身報恩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若私許殿下便是二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遂與之絕敬德尋以啟聞太宗曰公之素心鬱如山嶽積金至斗知公情不可移送來但取寧須慮也若不然恐公身不安且知彼陰計足為良策元吉等深忌敬德令壯士往刺之敬德知其計乃重門洞開安臥不動賊頻至其庭終不敢入元吉乃譖敬德於高祖下詔獄訊驗將殺之太宗固諫得釋會突厥侵擾烏城建成舉元吉為將密謀請太宗同送於昆明池將加屠害敬德聞其謀與長孫無忌遽啟太宗曰大王若不速正之則恐被其所害社稷危矣太宗歎曰今二公離阻骨肉滅棄君親危亡之機共所知委寡人雖深被猜忌禍在須臾然同氣之情終所未忍欲待其先起然後以義討之公意以為何如敬德曰人情畏死眾人以死奉王此天授也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雖存仁愛之小情忘社稷之大計禍至而不恐將亡而自安失人臣臨難不避之節乏先賢大義滅親之事非所聞也以臣愚識請先誅之王若不從敬德言請奔逃亡命不能交手受戮且因敗成功明賢之高見轉禍為福智士之先機敬德今若逃亡無忌亦欲同去太宗猶豫未決無忌曰王今不從敬德之言必知敬德等非王所有事今敗矣其若之何太宗曰寡人所言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王今處事有疑非智

隱巢不決，非勇。王縱不從敬德言，請自決計，其如家國何？其如身命何？且在外勇士八百餘人，今悉入宮，控弦被甲，事勢已就，王何得辭！敬德又與侯君集日夜進勸，然後計定。時房玄齡、杜如晦皆被高祖斥出秦府，不得復入。太宗令長孫無忌密召之，玄齡等報曰：有勑不許更事王，今若私謁，必至誅滅，不敢奉命。太宗大怒，謂敬德曰：玄齡、如晦豈背我耶？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且往觀其無來心，可並斬其首持來也。敬德又與無忌諭曰：王已決計，尅日平賊，公宜即入籌之。我等四人，不宜羣行在道。於是玄齡、如晦著道士服，與無忌入，敬德別道亦至。六月四日，建成既死，敬德領七十騎躡踵繼至，元吉走馬東奔，左右射之墜馬。太宗所乘馬又逸於林下，橫被所絓，墜不能興。元吉遽來奪弓，垂欲相扼，敬德躍馬叱之，於是步走，欲歸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殺之。其宮府諸將薛萬徹、謝叔方、馮立等率兵大至，屯於玄武門，殺屯營將軍。敬德持建成、元吉首以示之，宮府兵遂散。是時高祖泛舟於海池，太宗命敬德侍衛高祖。敬德擐甲持矛，直至高祖所。高祖大驚，問曰：今日作亂是誰？卿來此何也？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驚動，遣臣來宿衛。高祖意乃安。南衙、北門兵馬及二宮左右猶相拒戰，敬德奏請降手勑，令諸軍兵並受秦王處分，於是內外遂定。高祖勞敬德曰：卿於國有安社稷之功。賜珍物甚衆。太宗昇春宮，授太子左衛率。時議者以建成等左右百餘人並合從坐籍沒，唯敬德執不聽，曰：為罪者二兇，今已誅訖，若更及支黨，非取安之策。由是獲免。及論功，敬德與長孫無忌為第一，各賜絹萬匹，齊王府財幣器物，封其全邸，盡賜敬德。貞觀元年，拜右武候大將軍，賜爵吳國公，與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四人並食實封千三百戶。會突厥來入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以禦之。賊至涇陽，敬德輕騎與之挑戰，殺其名將，賊遂敗。敬德好訐直，負其功，每見無忌、玄齡、如晦等短長，必面折廷辯，由是與執政不平。三年，出為襄州都督，八年，累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覽漢史，見高祖功臣獲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來，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孫無絕。然卿居官輒犯憲法，方知韓、彭夷戮，非漢祖之愆。國家大事，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修飭，無貽後悔也。十一年，封建功臣，為代襲刺史，冊拜敬德宣州刺史，改封鄂國公。後歷鄜、夏二州都督。十七年，抗表乞骸骨，授開府儀同三司，令朝朔望。尋與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及太宗將征高麗，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在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伏望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太宗不納，令以本官行太常卿，為左一馬軍總管，從破高麗於駐蹕山。軍還，依舊致仕。敬德末年篤信仙方，飛鍊金石，服食雲母粉，穿築池臺，崇飾羅綺，嘗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與外人交通，凡十六年。顯慶三年，高宗以敬德功追贈其父為幽州都督。其年薨，年七十四。高宗為之舉哀，廢朝三日，令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宅哭，冊贈司徒、并州都督，謚曰忠武，賜東園秘器，陪葬於昭陵。子寶琳，嗣，官至衛尉卿。

秦叔寶名瓊，齊州歷城人。大業中，為隋將來護兒帳內，叔寶喪母，護兒遣使弔之。軍吏怪曰：士卒死亡及遭喪者多矣，將軍未嘗降問，獨弔叔寶何也？答曰：此人勇悍，加有志節，必當自取富貴，豈得以卑賤處之。隋末羣盜起，從通守張須陁擊賊帥盧明月於下邳，賊衆十餘萬，須陁所統纔萬人，力勢不敵，去賊六七里立柵，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諸將士曰：賊見兵却，必輕來追我，其衆既出，營內即虛，若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此誠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唯叔寶與羅士信請行。於是須陁委柵遁，使二人分領千兵伏於蘆葦間，既而明月果悉兵追之，叔寶與士信馳至其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超升其樓，拔賊旗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叔寶、士信又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陁又迴軍奮擊，大破賊衆。明月以數百騎遁去，餘皆虜之。由是勇氣聞於遠近。又從擊孫宣雅於海曲，先登破之。以前後累勳授建節尉。從須陁進擊李密於滎陽，軍敗，須陁死之，叔寶以餘衆附裴仁基。會仁基以武牢降於李密，密得叔寶大喜，以為帳內驃騎，待之甚厚。密與化及大戰於黎陽童山，為流矢所中，墮馬悶絕，左右奔散，追兵且至，唯叔寶獨捍衛之，密遂獲免。叔寶又收

兵與之力戰化及乃退後密敗又爲王世充所得署龍驤大將軍叔寶薄世充之多詐因其出抗官軍至於九曲與程齩金吳黑闥牛進達等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雖蒙殊禮不能仰事請從此辭世充不敢逼於是來降高祖令事秦府太宗素聞其勇厚加禮遇從鎮長春宮拜馬軍總管又從征於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最居多高祖遣使賜以金瓶勞之曰卿不顧妻子遠來投我又立功効朕肉可爲卿用者當割以賜卿況子女玉帛乎卿當勉之尋授秦王右三統軍又從破宋金剛於介休錄前後勳賜黃金百斤雜綵六千段授上柱國從討王世充每爲前鋒太宗將拒竇建德於武牢叔寶以精騎數十先陷其陣世充平進封翼國公賜黃金百斤帛七千段從平劉黑闥賞物千段叔寶每從太宗征伐敵中有驍將銳卒炫耀人馬出入來去者太宗頗怒之輒命叔寶往取叔寶應命躍馬負槍而進必刺之萬衆之中人馬辟易太宗以是益重之叔寶亦以此頗自矜尚六月四日從誅建成元吉事寧拜左武衛大將軍食實封七百戶其後每多疾病因謂人曰吾少長戎馬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瘡計吾前後出血亦數斛矣安得不病乎十二年卒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特令所司就其塋內立石人馬以旌戰陣之功焉十三年改封胡國公十七年與長孫無忌等圖形於凌煙閣

程知節本名齩金濟州東阿人也少驍勇善用馬矟大業末聚徒數百共保鄉里以備他盜後依李密署爲內軍驃騎時密於軍中簡勇士尤異者八千人隸四驃騎分爲左右以自衛號爲內軍自云此八千人可當百萬知節既領其一甚被恩遇及王世充出城決戰知節領內馬軍與密同營在北邙山上單雄信領外馬軍營在偃師城北世充來襲雄信營密遣知節及裴行儼助之行儼先馳赴敵爲流矢所中墜於地知節救之殺數人世充軍披靡乃抱行儼重騎而還爲世充騎所逐刺槊洞過知節迴身捩折其槊兼斬獲追者於是與行儼俱免及密敗世充得之接遇甚厚知節謂秦叔寶曰世充器度淺狹而多妄語好爲呪誓乃巫師老嫗耳豈是撥亂主乎及世充拒王師於九曲知節領兵在其陣與秦叔寶等馬上揖世充曰荷公接待極欲報恩公性猜貳傍多扇惑非僕託身之所今謹奉辭於是躍馬與左右數十人歸國世充懼不敢追之授秦王府左三統軍破宋金剛擒竇建德降王世充並領左一馬軍總管每陣先登以功封宿國公武德七年建成忌之構之於高祖除康州刺史知節白太宗曰大王手臂今並翦除身必不久知節以死不去願速自全六月四日從太宗討建成元吉事定拜太子右衛率遷右武衛大將軍賜實封七百戶貞觀中歷瀘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與長孫無忌等代襲刺史改封盧國公授普州刺史十七年累轉左屯衛大將軍檢校北門屯兵加鎮軍大將軍永徽六年遷左衛大將軍顯慶二年授葱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賀魯師次怛篤城有胡人數千家開門出降知節屠城而去賀魯遂即遠遁軍還坐免官未幾授岐州刺史表請乞骸骨許之麟德二年卒贈驃騎大將軍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子處默襲爵盧國公處亮以功臣子尙太宗女清河長公主授駙馬都尉左衛中郎將少子處弼官至右金吾將軍處弼子伯獻開元中左金吾大將軍

段志玄齊州臨淄人也父偃師隋末爲太原郡司法書佐從高祖起義官至鄆州刺史志玄從父在太原甚爲太宗所接待義兵起志玄募得千餘人授右領大都督府軍頭從平霍邑下絳郡攻永豐倉皆爲先鋒歷遷左光祿大夫從劉文靜拒屈突通於潼關文靜爲通將桑顯和所襲軍營已潰志玄率二十騎赴擊殺數十人而還爲流矢中足慮衆心動忍而不言更入賊陣者再三顯和軍亂大軍因此復振擊大破之及屈突通之遁志玄與諸將追而擒之以功授樂遊府驃騎將軍後從討王世充深入陷陣馬倒爲賊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將渡洛水志玄踊身而奮二人俱墮馬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逼及破竇建德平東都功又居多遷秦王府右二護軍賞物二千段隱太子建成巢剌王元吉競以金帛誘之志玄拒而不納密以白太宗竟與尉遲敬德等同誅建成元吉太宗即位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封樊國公食實封九百戶文德皇后之葬也志玄與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肅章門太宗夜使宮官至二將軍所士及開營內使者志玄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勅志玄曰夜中不辯眞僞竟停使者至曉太宗聞而歎曰此眞將軍也周亞夫無以加焉十一年定世封之

制授金州刺史改封褒國公十二年拜右衛大將軍十四年加鎮軍大將軍十六年寢疾太宗親自臨視涕泣而別顧謂曰當與卿子五品志玄頓首固請迴授母弟志感太宗遂授志感左衛郎將及卒上爲發哀哭之甚慟贈輔國將軍揚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忠壯十七年正月詔圖形於凌煙閣子瓘襲爵褒國公武太后時官至左屯衛大將軍子懷節襲爵開元中官至太子詹事

張公謹字弘慎魏州繁水人也初爲王世充洧州長史武德元年與王世充所署洧州刺史崔樞以州城歸國授鄒州別駕累除右武候長史初未知名李勣驟薦於太宗尉遲敬德亦言之乃引入幕府時太宗爲隱太子建成巢王元吉所忌因召公謹問以自安之策對甚合旨漸見親遇及太宗將討建成元吉遣卜者灼龜占之公謹自外來見遽投於地而進曰凡卜筮者將以決嫌疑定猶豫今既事在不疑何卜之有縱卜之不吉勢不可已願大王思之太宗深然其言六月四日公謹與長孫無忌等九人伏於玄武門以俟變及斬建成元吉其黨來攻玄武門兵鋒甚盛公謹有勇力獨閉門以拒之以功累授左武候將軍封定遠郡公賜實封一千戶貞觀元年拜代州都督上表請置屯田以省轉運又前後言時政得失十餘事並見納用後遣李靖經略突厥以公謹爲副公謹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欲肆情窮凶極暴誅害良善昵近小人此主昏於上其可取一也又其別部同羅僕骨迴紇延陁之類並自立君長將圖反噬此則衆叛於下其可取二也突厥被疑輕騎自免拓設出討匹馬不歸欲谷喪師立足無地此則兵挫將敗其可取三也塞北霜早糧餱乏絕其可取四也頡利疎其突厥親委諸胡胡人翻覆是其常性大軍一臨內必生變其可取五也華人入北其類實多比聞自相嘯聚保據山險師出塞垣自然有應其可取六也太宗深納之破定襄敗頡利璽書慰勞進封鄒國公轉襄州都督甚有惠政卒官年三十九太宗聞而嗟悼出次發哀有司奏言準陰陽書日子在辰不可哭泣又爲流俗所忌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衷安避辰日遂哭之贈左驍衛大將軍謚曰襄十三年追思舊功改封郯國公十七年圖形於凌煙閣永徽中又贈荊州都督長子大象嗣官至戶部侍郎次子大業大安並知名大素龍朔中歷位東臺舍人兼修國史卒於懷州長史撰後魏書一百卷隋書三十卷大安上元中歷太子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時章懷太子在春宮令大安與太子洗馬劉訥言等注范曄後漢書宮廢左授普州刺史光宅中卒於橫州司馬大安子說開元中爲國子祭酒

史臣曰敬德奮矟陷陣鼓勇王師却賂報恩竭忠霸主然而奮拳負氣非自全之道文皇告誡之言可爲功臣藥石叔寶善用馬矟拔賊壘則以寡敵衆可謂勇矣知節志平國難拜隼旟則致命輔君可謂忠矣而並曉世充之猜貳識唐代之霸圖可謂見幾君子矣志玄中鏑不言竟安師旅公謹投龜定議志助儲君皆所謂猛將謀臣知機識變有唐之盛斯實賴焉

贊曰太宗經綸實賴虎臣胡鄂諸將奮不顧身圖形凌煙配食嚴禋光諸簡冊爲報君親

舊唐書卷六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十九
侯君集 張亮 薛萬徹兄萬均 盛彥師 盧祖尚 劉世讓 劉蘭 李君羨等附
侯君集豳州三水人也性矯飾好矜誇玩弓矢而不能成其藝乃以武勇自稱
太宗在藩引入幕府數從征伐累除左虞候車騎將軍封全椒縣子漸蒙恩遇
參預謀議建成元吉之誅也君集之策居多太宗即位遷左衛將軍以功進封
潞國公賜邑千戶尋拜右衛大將軍貞觀四年遷兵部尚書參議朝政時將討
吐谷渾伏允命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以君集及任城王道宗並為之副
九年三月師次鄯州君集言於靖曰大軍已至賊虜尚未走險宜簡精銳長驅
疾進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潛遁必遠山障為阻討之實難靖然其
計乃簡精銳輕齎深入道宗追及伏允之衆於庫山破之伏允輕兵入磧以避
官軍靖乃中分士馬為兩道並入靖與薛萬均李大亮趣北路使侯君集道宗
趣南路歷破邏真谷踰漢哭山經途二千餘里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積
雪轉戰過星宿川至於柏海頻與虜遇皆大剋獲北望積玉山觀河源之所出
焉乃旋師與李靖會於大非川平吐谷渾而還十一年與長孫無忌等俱受世
封授君集陳州刺史改封陳國公明年拜吏部尚書進位光祿大夫君集出自
行伍素無學術及被任遇方始讀書典選舉定考課出為將領入參朝政並有
時譽高昌王麴文泰時遏絕西域商賈太宗徵文泰入朝而稱疾不至詔以君
集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討之文泰聞王師將起謂其國人曰唐國去此七千
里涉磧闊二千里地無水草冬風凍寒夏風如焚風之所吹行人多死常行百
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軍乎若頓兵於吾城下二十日食必盡自然魚潰乃接
而虜之何足憂也及軍至磧口而文泰卒其子智盛襲位君集率兵至柳谷候
騎言文泰尅日將葬國人咸集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無
禮使吾恭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前攻其田
地賊嬰城自守君集諭之不行先是大軍之發也上召山東善為攻城器械者
悉遣從軍君集遂刊木填隍推撞車撞其睥睨數丈頹穴拋車石擊其城中其
所當者無不糜碎或張氈被用障拋石城上守陴者不得復立遂拔之虜其男
女七千餘口仍進兵圍其都城智盛窮蹙致書於君集曰有罪於天子者先王
也天罰所加身已喪背智盛襲位未幾不知所以愆闕冀尚書哀憐君集報曰
若能悔禍宜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因命士卒填其隍塹發拋車以攻之又為
十丈高樓俯視城內有行人及飛石所中處皆唱言之人多入室避石初文泰
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兵至共為表裏及聞君集至欲谷設懼而西走千餘里
智盛失援計無所出遂開門出降君集分兵略地遂平其國俘智盛及其將吏
刻石紀功而還君集初破高昌曾未奏請輒配沒無罪人又私取寶物將士知
之亦競來盜竊君集恐發其事不敢制及京師有司請推其罪詔下獄中書侍
郎岑文本以為功臣大將不可輕加屈辱上疏曰君集等或位居輔佐或職惟
爪牙並蒙拔擢受將帥之任不能正身奉法以報陛下之恩舉措肆情罪負盈
積實宜繩之刑典以肅朝倫但高昌昏迷人神共棄在朝議者以其地在遐荒
咸欲置之度外唯陛下運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君集等奉行聖算遂得指期
平殄若論事實並是陛下之功君集等有道路之勞未足稱其勳力而陛下天
德弗宰乃推功於將帥露布初至便降大恩從征之人皆蒙蕩滌及其凱旋特
蒙曲宴又對萬國加之重賞內外文武咸欣陛下賞不踰時而不經旬日並付
大理雖乃君集等自挂網羅而在朝之人未知所犯恐海內又疑陛下唯錄其
過似遺其功臣以下才謬參近職既有所見不敢默然臣聞古之人君出師命
將克敵則獲重賞不克則受嚴刑是以賞其有功也雖貪殘淫縱必蒙青紫之
寵當其有罪也雖勤躬潔己不免鈇鉞之誅故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
為君者也昔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損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唯獲
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之首而貪不愛卒罪惡甚多武帝為萬里征伐不錄其
過遂封廣利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校尉陳湯矯詔興師雖斬郅支單于而湯
素貪盜所收康居財物事多不法為司隸所繫湯乃上疏曰與吏士共誅郅支
幸得擒滅今司隸乃收繫案驗是為郅支報讎也元帝赦其罪封湯關內侯賜

賞金百斤又晉龍驤將軍王濬有平吳之功而王渾等論濬違詔不受節度軍人得孫皓寶物并燒皓宮及船濬上表曰今年平吳誠為大慶於臣之身更為咎累武帝赦而不推拜輔國大將軍封襄陽侯賜絹萬匹近隋新義郡公韓擒虎平陳之日縱士卒暴亂叔寶宮內文帝亦不問罪雖不進爵拜擒虎上柱國賜物八千段由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知前聖莫不收人之長棄人之短良為此也臣又聞夫天地之道以覆載為先帝王之德以含弘為美夫以區區漢武及歷代諸帝猶能宥廣利等況陛下天縱神武振宏圖以定六合豈獨正茲刑網不行古人之事哉伏惟聖懷當自已有斟酌臣今所以陳聞非敢私君集等庶以螢爝末光增暉日月儻陛下降雨露之澤收雷電之威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預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是貪愚之將斯則陛下聖德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愆過雖宥而過更彰足使立功之士因茲而皆勸負罪之將由斯而改節矣疏奏乃釋君集自以有功於西域而以貪冒被囚志殊怏怏十七年張亮以太子詹事出為洛州都督君集激怒亮曰何為見排亮曰是公見排更欲誰冤君集曰我平一國還觸天子大嗔何能抑排因攘袂曰鬱鬱不可活公能反乎當與公反耳亮密以聞太宗謂亮曰卿與君集俱是功臣君集獨以語卿無人聞見若以屬吏君集必言無此兩人相證事未可知遂寢其事待君集如初尋與諸功臣同畫像於凌煙閣時庶人承乾在東宮恐有廢立又知君集怨望遂與通謀君集子壻賀蘭楚石時為東宮千牛承乾令數引君集入內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承乾劣弱意欲乘釁以圖之遂贊承乾陰圖不軌嘗舉手謂承乾曰此好手當為用之君集或慮事洩心不自安每中夜蹶然而起歎咤久之其妻怪而謂之曰公國之大臣何為乃爾必當有故若有不善之事孤負國家宜自歸罪首領可全君集不能用及承乾事發君集被收楚石又詣闕告其事太宗親臨問曰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故自鞫驗耳君集辭窮太宗謂百寮曰往者家國未安君集實展其力不忍置之於法我將乞其性命公卿其許我乎群臣爭進曰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請誅之以明大法太宗謂君集曰與公長訣矣而今而後但見公遺像耳因歔欷下泣遂斬於四達之衢籍沒其家君集臨刑容色不改謂監刑將軍曰君集豈反者乎蹉跌至此然嘗為將破滅二國頗有微功為言於陛下乞令一子以守祭祀由是特原其妻及一子徙於嶺南

張亮鄭州滎陽人也素寒賤以農為業倜儻有大節外敦厚而內懷詭詐人莫之知大業末李密略地滎汴亮杖策從之未被任用屬軍中有謀反者亮告之密以為至誠署驃騎將軍隸於徐勣及勣以黎陽歸國亮頗贊成其事乃授鄭州刺史會王世充陷鄭州亮不得之官孤軍無援遂亡命於共城山澤後房玄齡李勣以亮倜儻有智謀薦之於太宗引為秦府車騎將軍漸蒙顧遇委以心膂會建成元吉將起難太宗以洛州形勝之地一朝有變將出保之遣亮之洛陽統左右王保等千餘人陰引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欲圖不軌坐是屬吏亮卒無所言事釋遣還洛陽及建成死授懷州總管封長平郡公貞觀五年歷遷御史大夫轉光祿卿進封鄅國公賜實封五百戶後歷豳夏鄜三州都督七年魏王泰為相州都督而不之部進亮金紫光祿大夫行相州大都督長史十一年改封鄖國公亮所莅之職潛遣左右伺察善惡發擿姦隱動若有神抑豪強而恤貧弱故所在見稱初亮之在州也棄其本妻更娶李氏李素有淫行驕妬特甚亮寵憚之後至相州有鄴縣小兒以賣筆為業善歌舞李見而悅之遂與私通假言亮先與其母野合所生收為亮子名曰慎幾亮前婦子慎微每以養慎幾致諫亮不從李尤好左道所至巫覡盈門又干預政事由是亮之聲稱漸損十四年又為工部尚書明年遷太子詹事出為洛州都督及侯君集誅以亮先奏其將反優詔褒美遷刑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宗將伐高麗亮頻諫不納因自請行以亮為滄海道行軍大總管管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襲沙卑城破之俘男女數千口進兵頓於建安城下營壘未固士卒多樵牧賊衆奄至軍中惶駭亮素怯懦無計策但踞胡床直視而無所言將士見之翻以亮為有膽氣其副總管張金樹等乃鳴鼓令士衆擊賊破之太宗知其無將帥材而不之責有方術人程公穎者亮親信之初在相州陰召公穎謂曰

相州形勝之地，人言不出數年有王者起，公以爲何如？」公穎知其有異志，因言亮臥似龍形，必當大貴。又有公孫常者，頗擅文辭，自言有黄白之術，尤與亮善。亮謂曰：「吾嘗聞圖讖有弓長之君當别都，雖有此言，實不願聞之。」常又言亮名應圖籙，亮大悅。二十年，有陝人常德玄告其事，幷言亮有義兒五百人。太宗遣法官按之，公穎及常證其罪。亮曰：「此二人畏死見誣耳。」又自陳佐命之舊，冀有寬貸。太宗謂侍臣曰：「亮有義兒五百，畜養此輩，將何爲也？正欲反耳。」命百寮議其獄，多言亮當誅，唯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既盛怒，竟斬於市，籍沒其家。歲餘，刑部侍郎有闕，令執政者妙擇其人，累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雖不卽從，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薛萬徹，雍州咸陽人，自燉煌徙焉。隋左禦衛大將軍世雄子也。世雄大業末卒於涿郡太守。萬徹少與兄萬均隨父在幽州，俱以武略爲羅藝所親待。尋與藝歸附高祖，授萬均上柱國、永安郡公，萬徹車騎將軍、武安縣公。會竇建德率衆十萬來寇范陽，藝逆拒之。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門，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爲陣以誘之，觀賊之勢，必渡水交兵。萬均請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擊之，破賊必矣。」藝從其言。建德果引軍渡水，萬均邀擊，大破之。明年，建德率衆二十萬復攻幽州，賊已攀堞，萬均與萬徹率敢死士百人從地道而出，直掩賊背擊之，賊遂潰走。及太宗平劉黑闥，引萬均爲右二護軍，恩顧甚至。隱太子建成又引萬徹置於左右。建成被誅，萬徹率宮兵戰於玄武門，鼓譟欲入秦府，將士大懼。及梟建成首示之，萬徹與數十騎亡於終南山。太宗累遣使諭意，萬徹釋仗而來，太宗以其忠於所事，不之罪也。萬均貞觀初歷遷殿中少監。柴紹之擊梁師都，以萬徹爲副。未至朔方數十里，突厥四面而至，官軍稍却，萬均與萬徹橫出擊之，斬其驍將，虜陣亂，因而乘之，殺傷被野，鼓行而進，遂圍師都。俄而師都見殺，城降，突厥不敢來援。萬徹後從李靖擊突厥頡利可汗於塞北，以功授統軍，進爵郡公。初，靖將擊吐谷渾，靖、萬徹同行，及至賊境，與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卒與虜數千騎相遇，萬徹單騎馳擊之，虜無敢當者。還謂諸將曰：「賊易與耳。」躍馬復進，諸將隨之，斬數千級，人馬流血，勇冠三軍。又與萬均破吐谷渾天柱王於赤水源，獲其雜畜二十萬計，追至河源。萬均此後官至左屯衛大將軍，累封潞國公而卒。萬徹尋丁母憂解職，俄起爲右衛將軍，出爲蒲州刺史。會薛延陀率迴紇、同羅之衆渡磧南擊李思摩，萬徹副李勣援之，與虜相遇，率數百騎爲先鋒，擊其陣後，騎皆潰，賊顧見，遂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千餘級，獲馬萬五千匹，以功别封一子爲縣侯。十八年，授左衛將軍，尙丹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尋遷右衛大將軍，轉杭州刺史，遷代州都督，復召拜右武衛大將軍。太宗從容謂從臣曰：「當今名將，唯李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卽大敗。」太宗嘗召司徒長孫無忌等十餘人宴於丹霄殿，各賜以膁皮，萬徹預焉。太宗意在賜萬徹而謬呼萬均，因愴然曰：「萬均，朕之勳舊，不幸早亡，不覺呼名，豈其魂靈欲朕之賜也？」因令取膁皮，呼萬均以同賜而焚之於前，侍坐者無不感歎。二十二年，萬徹又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率甲士三萬自萊州泛海伐高麗，入鴨綠水百餘里至泊灼城，高麗震懼，多弃城而遁。泊灼城主所夫孫率步騎萬餘人拒戰，萬徹遣右衛將軍裴行方領步卒爲支軍繼進，萬徹及諸軍乘之，賊大潰，追奔百餘里，於陣斬所夫孫。進兵圍泊灼城，其城因山設險，阻鴨綠水以爲固，攻之未拔。高麗遣將高文率烏骨、安地諸城兵三萬餘人來援，分置兩陣，萬徹分軍以當之，鋒刃纔接而賊大潰。萬徹在軍，仗氣凌物，人或奏之。及謁見，太宗謂曰：「上書者論卿與諸將不協，朕錄功弃過，不罪卿也。」因取書焚之。尋爲副將右衛將軍裴行方言其怨望，於是廷驗之，萬徹辭屈。英國公李勣進曰：「萬徹職乃將軍，親惟主壻，發言怨望，罪不容誅。」因除名徙邊。會赦得還。永徽二年，授寧州刺史。入朝，與房遺愛款昵，因謂遺愛曰：「今雖患脚，坐置京師，諸輩猶不敢動。」遺愛謂萬徹曰：「公若國家有變，我當與公立荊王元景爲主。」及謀洩，吏逮之，萬徹不之伏，遺愛證之，遂伏誅。臨刑大言曰：「薛萬徹大健兒，留爲國家效死力固好，豈得坐房遺愛殺之乎！」遂解衣謂監刑者疾斫，執刀者斬之不殊，萬徹叱之曰：「何不加刀！」三斫乃絕。萬徹長兄萬淑，亦有戰功，貞觀初至營州都督、檢校東夷校尉，封梁郡

公季弟萬備有孝行母終廬於墓側太宗降璽書弔慰仍旌表其門後官至右衛將軍並先萬徹卒初武德貞觀之際有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劉蘭李君羨等並有功名而不終其位

盛彥師者宋州虞城人大業中為澄城長義師至汾陰率賓客千餘人濟河上謁拜銀青光祿大夫行軍總管從平京城俄與史萬寶鎮宜陽以拒東寇及李密之叛將出山南史萬寶憚密威名不敢拒謂彥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決策而叛其下兵士思欲東歸若非計出萬全則不為也兵在死地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計將安出對曰軍法尚詐不可為公說之便領衆踰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夾路乘高刀楯者伏於溪谷令曰待賊半渡一時齊發弓弩據高縱射刀楯即亂出薄之或問之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往洛實走襄城就張善相耳必當出人不意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展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陝州以為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渡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李密追擒伯當以功封葛國公拜武衛將軍仍鎮熊州太宗討王世充遣彥師與萬寶軍於伊闕絕其山南之路賊平除宋州總管初彥師之入關也王世充以其將陳寶遇為宋州刺史虜其家不以禮及此彥師因事殺之平生所惡數十家亦皆殺之州中震駭重足而立會徐圓朗反彥師為安撫大使因戰遂沒於賊圓朗禮厚之令彥師作書報其弟令舉城降已彥師為書曰吾奉使無狀被賊所擒為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宜善侍老母勿以吾為念圓朗初色動而彥師自若圓朗乃笑曰盛將軍乃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賊平彥師竟以罪賜死

盧祖尚者字季良光州樂安人也父禮隋虎賁郎將累葉豪富傾財散施甚得人心大業末召募壯士逐捕羣盜時年甚少而武力過人又御衆嚴整所向有功羣盜畏憚不敢入境及宇文化及作亂州人請祖尚為刺史祖尚時年十九昇壇歃血以誓其衆泣涕歔欷悲不自勝衆皆感激王世充立越王侗祖尚遣使從之侗授祖尚光州總管及世充自立遂舉州歸款高祖嘉之賜璽書勞勉拜光州刺史封弋陽郡公武德六年從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為前軍總管攻其宣歙州克之進擊賊帥馮惠亮陳正通並破之賊平以功授蔣州刺史又歷壽州都督瀛州刺史並有能名貞觀初交州都督遂安公壽以貪冒得罪太宗思求良牧朝臣咸言祖尚才兼文武廉平正直徵至京師臨朝謂之曰交州大藩去京甚遠須賢牧撫之前後都督皆不稱職卿有安邊之略為我鎮邊勿以道遠為辭也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以舊疾為辭太宗遣杜如晦諭旨祖尚固辭又遣其妻兄周範往諭之曰匹夫相許猶須存信卿面許朕豈得後方悔之宜可早行三年必自相召卿勿推拒朕不食言對曰嶺南瘴癘皆日飲酒臣不便酒去無還理太宗大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為天下命斬之於朝時年三十餘尋悔之使復其官蔭

劉世讓字元欽雍州醴泉人也仕隋徵仕郎高祖入長安世讓以渾川歸國拜通議大夫時唐弼餘黨寇扶風世讓自請安輯許之俄得數千人復為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以拒薛舉戰敗世讓及弟寶俱為舉軍所獲舉將至城下令紿說城中曰大軍五道已趣長安宜開門早降世讓偽許之因告城中曰賊兵多少極於此矣宜善自固以圖安全舉重其執節竟不之害太宗時屯兵高摭世讓潛遣寶逃歸言賊中虛實高祖嘉之賜其家帛千匹及賊平得歸授彭州刺史尋領陝東道行軍總管與永安王孝基擊呂崇茂於夏縣諸軍敗績世讓與唐儉俱為賊所獲獄中聞獨孤懷恩有逆謀逃還以告高祖時高祖方濟河將幸懷恩之營聞難驚曰劉世讓之至豈非天命哉因勞之曰卿往陷薛舉遣弟潛効款誠今復冒危告難是皆憂國忘身也尋封弘農郡公賜莊一區錢百萬累轉并州總管統兵屯於鴈門突厥處羅可汗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甚急鴈門人鄭元璹先使在蕃可汗令元璹來說之世讓厲聲曰大丈夫奈何為夷狄作說客耶經日餘虜乃退及元璹還述世讓忠貞勇幹高祖下制褒美之錫以良馬未幾召拜廣州總管將之任高祖問以備邊之策世讓答曰突厥南寇徒以馬邑為其中路耳如臣所計請於崞城置一智勇之將多儲金帛有來降者厚賞賜之數出奇兵略其城下芟踐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當無食

馬邑不足圖也高祖無可任者乃使馳驛往經略之突厥懼其威名乃縱反間言世讓與可汗通謀將爲亂高祖不之察遂誅世讓籍沒其家貞觀初突厥來降者言世讓初無逆謀始原其妻子

劉蘭字文郁青州北海人也仕隋鄱陽郡書佐頗涉經史善言成敗然性多兇狡見隋末將亂交通不逞于時北海完富蘭利其子女玉帛與羣盜相聚破其本鄉城邑武德中淮安王神通爲山東道安撫大使蘭率宗黨往歸之以功累遷尙書員外郎貞觀初梁師都尙據朔方蘭上言攻取之計太宗善之命爲夏州都督府司馬時梁師都以突厥之師頓於城下蘭偃旗臥鼓不與之爭鋒賊徒宵遁蘭追擊破之遂進軍夏州及師都平以功遷豐州刺史徵爲右領軍將軍十一年幸洛陽以蜀王愔爲夏州都督愔不之藩以蘭爲長史總其府事時突厥攜離有郁射設阿史那摸末率其部落入居河南蘭縱反間以離其部落頡利果疑摸末摸末懼而頡利又遣兵追之蘭率衆逆擊敗之太宗以爲能超拜豐州刺史再轉夏州都督封平原郡公貞觀末以謀反腰斬右驍衞大將軍丘行恭探其心肝而食之太宗聞而召行恭讓之曰典刑自有常科何至於此必若食逆者心肝而爲忠孝則劉蘭之心爲太子諸王所食豈至卿邪行恭無以答

李君羨者洛州武安人也初爲王世充驃騎惡世充之爲人乃與其黨叛而來歸太宗引爲左右從討劉武周及王世充等每戰必單騎先鋒陷陣前後賜以宮女馬牛黃金雜綵不可勝數太宗卽位累遷華州刺史封武連郡公貞觀初太白頻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謠言當有女武王者太宗惡之時君羨爲左武衞將軍在玄武門太宗因武官內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羨自稱小名五娘子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又以君羨封邑及屬縣皆有武字深惡之會御史奏君羨與妖人員道信潛相謀結將爲不軌遂下詔誅之天授二年其家屬詣闕稱冤則天乃追復其官爵以禮改葬

史臣曰侯君集摧兇克敵效用居多恃寵矜功驕率無檢棄前功而罹後患貪愚之將明矣張亮聽公穎之妖言恃弓長之邪讖義兒斯畜惡跡遂彰雖道裕云反狀未形而詭詐之性於斯驗矣萬徹籌深行陣勇冠戎夷不能保其首領以至誅戮夫二三子非愼始而保終也

贊曰君子立功守以謙沖小人得位足爲身害侯張兇險盜窺聖代雄若韓彭難逃葅醢

舊唐書卷六十九

舊唐書卷六十九考證

張亮傳收爲亮子名曰慎幾亮前婦子慎微每以養慎幾致諫○新書亮子顗數諫止

薛萬徹傳卒與虜數千騎相遇萬徹單騎馳擊之○新書追奔至積石山大風折旗萬均曰虜且來乃勒兵俟而虜至萬均直前斬其將衆遂潰是單騎馳擊者萬徹兄萬均也

劉世讓傳高祖無可任者○臣德潛按上文世讓答高祖備邊之策應是高祖曰非公無可任者高祖二字下疑有闕文

舊唐書卷六十九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二十

王珪 戴胄兄子至德 岑文本兄子長倩倩子羲格輔元附 杜正倫

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也在魏爲烏丸氏曾祖神念自魏奔梁復姓王氏祖僧辯梁太尉尚書令父顗北齊樂陵太守珪幼孤性雅澹少嗜慾志量沈深能安於貧賤體道履正交不苟合季叔頍當時通儒有人倫之鑒嘗謂所親曰門戶所寄唯在此兒耳開皇末爲奉禮郎及頍坐漢王諒反事被誅珪當從坐遂亡命於南山積十餘歲高祖入關丞相府司錄李綱薦珪貞諒有器識引爲世子府諮議參軍及東宮建除太子中舍人尋轉中允甚爲太子所禮後以連其陰謀事流于嶲州建成誅後太宗素知其才召拜諫議大夫貞觀元年太宗嘗謂侍臣曰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唯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也昔漢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劍定天下既而規模弘遠慶流子孫者此蓋任得賢臣所致也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冀憑嘉謀致天下於太平耳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故古者聖主必有諍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聖慮納芻蕘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勅自今後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必遣諫官隨之珪每推誠納忠多所獻替太宗顧待益厚賜爵永寧縣男遷黃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二年代高士廉爲侍中太宗嘗閑居與珪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之姬瑗敗籍沒入宮太宗指示之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此婦人爲是耶爲非耶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於管子曰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竊以聖心爲是之陛下若以爲非此謂知惡而不去也太宗雖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時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教宮人聲樂不稱旨爲太宗所讓珪及溫彥博諫曰孝孫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顧問不得其人以惑陛下視聽且孝孫雅士陛下忽爲教女樂而怪之臣恐天下怪愕太宗怒曰卿皆我之腹心當進忠獻直何乃附下罔上反爲孝孫言也彥博拜謝珪獨不拜曰臣本事前宮罪已當死陛下矜恕性命不以不肖置之樞近責以忠直今臣所言豈是爲私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誚臣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而罷翌日帝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能納諫者固難矣昔周武王尚不用伯夷叔齊宣王賢主杜伯猶以無罪見殺吾夙夜庶幾前聖恨不能仰及古人昨責彥博王珪朕甚悔之公等勿以此而不進直言也時房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與珪同知國政後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於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爲盡己所懷謂之確論後進爵爲郡公七年坐漏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明年召拜禮部尚書十一年與諸儒正定五禮書成賜帛三百段封一子爲縣男是歲兼魏王師既而上問黃門侍郎韋挺曰王珪爲魏王泰師與其相見若爲禮節挺對曰見師之禮拜答如禮王問珪以忠孝珪答曰陛下王之君也事君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盡孝忠孝之道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當年可以享天祐餘芳可以垂後葉王曰忠孝之道已聞教矣願聞所習珪答曰漢東平王蒼云爲善最樂上謂侍臣曰古來帝子生於宮闈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令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驅使是所諳悉以其意存忠孝選爲子師爾宜語泰汝之待珪如事我也可以無過泰每爲之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時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席而坐令公主親執笄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珪少時貧寒人或遺之初不辭謝及貴皆厚報之雖

其人已亡必賑贍其妻子事寡嫂盡禮撫孤姪恩義極隆宗姻困匱者亦多所周卹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蒸嘗猶祭於寢坐爲法司所劾太宗優容弗之譴也因爲立廟以媿其心珪既儉不中禮時論以是少之十三年遇疾勅公主就第省視又遣民部尚書唐儉增損藥膳尋卒年六十九太宗素服舉哀於別次悼惜久之詔魏王泰率百官親往臨哭贈吏部尚書諡曰懿長子崇基襲爵官至主爵郎中少子敬直以尚主拜駙馬都尉坐與太子承乾交結徙于嶺外崇基孫旭開元初爲左司郎中兼侍御史時光祿少卿盧崇道犯罪配流嶺南逃歸匿於東都爲讎家所發玄宗令旭究其獄旭欲擅其威權因捕繫崇道親黨數十人皆極其楚毒然後結成其罪崇道及其三子並坐死親友皆決杖流貶時得罪多是知名之士四海冤之旭又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遞相糾訐傑竟坐左遷衢州刺史旭既得志擅行威福由是朝廷畏而鄙之俄以贓罪黜爲龍川尉憤恚而死甚爲時之所快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也性貞正有幹局明習律令尤曉文簿隋大業末爲門下錄事納言蘇威黃門侍郎裴矩甚禮之越王侗以爲給事郎王世充將篡侗位胄言於世充曰君臣之分情均父子理須同其休戚勗以終始明公以文武之才當社稷之寄與存與亡在於今日所願推誠王室擬跡伊周使國有泰山之安家傳代祿之盛則率土之濱莫不幸甚世充詭辭稱善勞而遣之世充後逼越王加其九錫胄又抗言切諫世充不納由是出爲鄭州長史令與兄子行本鎮武牢太宗剋武牢而得之引爲秦府士曹參軍及即位除兵部郎中封武昌縣男貞觀元年遷大理少卿時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嘗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議以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誤帶入罰銅二十斤上從之胄駁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爲誤耳臣子之於尊極不得稱誤準律云供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知者皆死陛下若錄其功非憲司所決若當據法罰銅未爲得衷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無忌國之親戚便欲阿之更令定議德彝執議如初太宗將從其議胄又曰校尉緣無忌以致死於法當輕若論其誤則爲情一也而生死頓殊敢以固請上嘉之竟免校尉之死于時朝廷盛開選舉或有詐僞資蔭者帝令其自首不首者罪至于死俄有詐僞者事洩胄據法斷流以奏之帝曰朕下勑不首者死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賣獄乎胄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帝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寘之於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順忿違信臣竊爲陛下惜之帝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胄前後犯顏執法多此類所論刑獄皆事無冤濫隨方指擿言如泉涌其年轉尚書右丞尋遷左丞先是每歲水旱皆以正倉出給無倉之處就食他州百姓多致饑乏二年胄上言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書禮經之所明誡今喪亂已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有災凶將何賑卹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爲社倉終文皇代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自王公已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立爲義倉太宗從其議以其家貧賚錢十萬時尚書左僕射封德彝又卒太宗謂胄曰尚書省天下綱維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天下必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繫之於卿當稱朕所望也胄性明敏達於從政處斷明速議者以爲左右丞稱職武德已來一人而已又領諫議大夫令與魏徵更日供奉三年進拜民部尚書兼檢校太子左庶子先是右僕射杜如晦專掌選舉臨終請以選事委胄由是詔令兼攝吏部尚書其民部庶子諫議並如故胄雖有幹局而無學術居吏部抑文雅而獎法吏甚爲時論所譏四年罷吏部尚書以本官參預朝政尋進爵爲郡公五年太宗將修復洛陽宮胄上表諫曰陛下當百王之弊屬暴隋之後拯餘燼於塗炭救遺黎於倒懸遠至邇安率土清謐大功大德豈臣之所稱贊臣誠小人才識非遠唯知耳目之近不違長久之策敢竭區區之誠論臣職司之事比見關中河外盡置軍團富室彊丁並從戎旅重以九成作役餘丁向盡去京二千里內先配司農將作假有遺餘勢何足紀亂離甫爾戶口單耗一人就役舉家

便處入軍者督其戎仗從役者責其糇糧盡室經營多不能濟以臣愚慮恐致怨嗟七月已來霖潦過度河南河北厥田洿下時豐歲稔猶未可量加以軍國所須皆資府庫布絹所出歲過百萬丁既役盡賦調不減費用不止帑藏其虛且洛陽宮殿足蔽風雨數年功畢亦謂非晚若頓修營恐傷勞擾太宗甚嘉之因謂侍臣曰戴冑於我無骨肉之親但以忠直勵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厥誠耳七年卒太宗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諡曰忠詔虞世南撰爲碑文又以冑宅宇弊陋祭享無所令有司特爲造廟房玄齡魏徵並美冑才用俱與之親善及冑卒後嘗見其遊處之地數爲之流涕冑無子以兄子至德爲後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尋轉戶部尚書依舊知政事父子十數年間相繼爲尚書預知國政時以爲榮咸亨中高宗爲飛白書以賜侍臣賜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檝賜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賜李敬玄曰資啓沃罄丹誠又賜中書侍郎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其辭皆有興比俄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爲左僕射每遇申訴冤滯者輒美言許之而至德先據理難詰未嘗與奪若有理者密爲奏之終不顯己之斷決由是時譽歸於仁軌或以問至德答曰夫慶賞刑罰人主之權柄凡爲人臣豈得與人主爭權柄哉其慎密如此後高宗知而深歎美之儀鳳四年薨輟朝三日使百官以次赴宅哭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諡曰恭

岑文本字景仁南陽棘陽人祖善方仕蕭詧吏部尚書父之象隋末爲邯鄲令嘗被人所訟理不得申文本性沈敏有姿儀博考經史多所貫綜美譚論善屬文時年十四詣司隸稱冤辭情慨切召對明辯衆頗異之試令作蓮花賦下筆便成屬意甚佳合臺莫不歎賞其父冤雪由是知名其後郡舉秀才以時亂不應蕭銑僭號於荊州召署中書侍郎專典文翰及河間王孝恭定荊州軍中將士咸欲大掠文本進說孝恭曰自隋室無道羣雄鼎沸四海延頸以望真主今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降者實望去危就安耳王必欲縱兵虜掠誠非鄙州來蘇之意亦恐江嶺以南向化之心沮矣孝恭稱善遽止之署文本荊州別駕孝恭進擊輔公祏召典軍書復署行臺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祕書郎兼直中書省遇太宗行藉田之禮文本上藉田頌及元日臨軒宴百寮文本復上三元頌其辭甚美文本才名既著李靖復稱薦之擢拜中書舍人漸蒙親顧初武德中詔誥及軍國大事文皆出於顏師古至是文本所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即命書僮六七人隨口並寫須臾悉成亦殆盡其妙時中書侍郎顏師古以譴免職頃之溫彥博奏曰師古諳練時事長於文法時無及者冀蒙復用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於是以文本爲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又先與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論多出於文本至十年史成封江陵縣子十一年從至洛陽宮會穀洛泛溢文本上封事曰臣聞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隆其基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疏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而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人孔安國曰人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爲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爲重下以億兆爲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卽改從諫如流爲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頤神養性省畋遊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櫜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爲國之常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心唯願陛下思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億載之祚隨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爲妖龍蛇作孽雉雊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爲福變咎爲祥況水雨之患陰陽常理豈可謂之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是時魏王泰寵冠諸王盛修第宅文本以爲侈不可長上疏盛陳節儉之義言泰宜有抑損太宗並嘉之賜帛三百段十七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文本自以出自書生每

懷搔積平生故人雖微賤必與之抗禮居處卑陋室無茵褥帷帳之飾事母以孝聞撫弟姪恩義甚篤太宗每言其弘厚忠謹吾親之信之是時新立晉王爲皇太子名士多兼領宮官太宗欲令文本兼攝文本再拜曰臣以庸才久踰涯分守此一職猶懼滿盈豈宜更忝春坊以速時謗臣請一心以事陛下不願更希東宮恩澤太宗乃止仍令五日一參東宮皇太子執賓友之禮與之答拜其見待如此俄拜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怪而問之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責重位高所以憂懼親賓有來慶賀輒曰今受弔不受賀也又有勸其營產業者文本歎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關疇昔之望不過祕書郎一縣令耳而無汗馬之勞徒以文墨致位中書令斯亦極矣荷俸祿之重爲懼已多何得更言產業乎言者歎息而退文本既久在樞揆當塗任事賞錫稠疊凡有財物出入皆委季弟文昭一無所問文昭時任校書郎多與時人遊款太宗聞而不悅嘗從容謂文本曰卿弟過多交結恐累卿朕將出之爲外官如何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鍾念不欲信宿離于左右若令外出母必憂悴儻無此弟亦無老母也歔欷嗚咽太宗愍其意而止唯召見文昭嚴加誡約亦卒無愆過及將伐遼凡所籌度一皆委之文本受委既深神情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及至幽州遇暴疾太宗親自臨視撫之流涕尋卒年五十一其夕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贈侍中廣州都督諡曰憲賜東園祕器陪葬昭陵有集六十卷行於代文本兄文叔文叔子長倩少爲文本所鞠同於己子永淳中累轉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垂拱初自夏官尚書遷內史知夏官事俄拜文昌右相封鄧國公則天初革命尤好符瑞長倩懼罪頗有陳奏又上疏請改皇嗣姓爲武氏以爲周室儲貳則天許之實封五百戶天授二年加特進輔國大將軍其年鳳閣舍人張嘉福與洛州人王慶之等列名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可更立承嗣與地官尚書格輔元竟不署名仍奏請切責上書者由是大忤諸武意乃斥令西征吐蕃充武威道行軍大總管中路召還下制獄被誅仍發掘其父祖墳墓來俊臣又脅迫長倩子靈源令誣納言歐陽通及格輔元等數十人皆陷以同反之罪並誅死長倩子義長安中爲廣武令有能名則天謂宰相各舉堪爲員外郎者鳳閣侍郎韋嗣立薦義且奏曰恨其從父長倩犯逆爲累則天曰苟有材幹何恨微累遂拜天官員外郎由是緣坐近親相次入省登封令劉守悌爲司門員外郎渭南令裴惓爲地官員外郎先是義爲金壇令守悌及惓稱爲清德義以文吏著名俱爲巡察使所薦皆授畿縣令又同爲尚書郎悉有美譽守悌後至陝州刺史惓至杭州刺史義神龍初爲中書舍人時武三思用事侍中敬暉欲上表請削諸武之爲王者募爲疏者衆畏三思皆辭託不敢爲之義便操筆辭甚切直由是忤三思意轉祕書少監再遷吏部侍郎時吏部侍郎崔湜太常少卿鄭愔大理少卿李元恭分掌選事皆以贓貨聞義最守正時議美之尋加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出爲陝州刺史復歷刑部戶部二尚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刪定格令仍修氏族錄初中宗時侍御史冉祖雍誣奏睿宗及太平公主與節愍太子連謀請加推究義與中書侍郎蕭至忠密申保護及義監修中宗實錄自書其事睿宗覽而大加賞歎賜物三百段良馬一疋仍下制書褒美之時義兄獻爲國子司業弟翔爲陝州刺史休爲商州刺史從族兄弟子姪因義引用登清要者數十人義歎曰物極則返可以懼矣然竟不能有所抑退尋遷侍中先天元年坐預太平公主謀逆伏誅籍沒其家

格輔元者汴州浚儀人也伯父德仁隋剡縣丞與同郡人齊王文學王孝逸文林郎繁師玄羅川郡戶曹靖君亮司隸從事鄭祖咸宣城縣長鄭師善王世充中書舍人李行簡處士盧協等八人以辭學擅名當時號爲陳留八俊輔元弱冠舉明經歷遷御史大夫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初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也則天以問輔元固稱不可遂爲承嗣所譖而死海內冤之輔元兄希元高宗時洛川司法參軍章懷太子召令與洗馬劉訥言等注解范曄後書行於代先輔元卒

杜正倫相州洹水人也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隋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爲當時稱美正倫善屬文深明釋典仕隋爲

羽騎尉武德中歷遷齊州總管府錄事參軍太宗聞其名令直秦府文學館貞觀元年尚書右丞魏徵表薦正倫以為古今難匹遂擢授兵部員外郎太宗謂曰朕今令舉行能之人非朕獨私於行能者以其能益於百姓也朕於宗親及以勳舊無行能者終不任之以卿忠直朕今舉卿卿宜勉稱所舉二年拜給事中兼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右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悅賜絹二百段四年累遷中書侍郎六年正倫與御史大夫韋挺秘書少監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咸上封事稱旨太宗為之設宴因謂曰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王便得盡誠規諫至如龍逄比干竟不免孥戮為君不易為臣極難我又聞龍可擾而馴然喉下有逆鱗觸之則殺人人主亦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有危亡哉我思卿等此意豈能暫忘故聊設宴樂也仍並賜帛有差尋加散騎常侍行太子右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太宗謂曰國之儲副自古所重必擇善人為之輔佐今太子年在幼沖志意未定朕若朝夕見之可得隨事誡約今既委以監國不在目前知卿志懷貞慤能敦直道故輟卿於朕以匡太子宜知委任輕重也十年復授中書侍郎賜爵南陽縣侯仍兼太子左庶子正倫出入兩宮參典機密甚以幹理稱時太子承乾有足疾不能朝謁好暱近群小太宗謂正倫曰我兒疾病乃可事也但全無令譽不聞愛賢好善私所引接多是小人卿可察之若教示不得須來告我正倫數諫不納乃以太宗語告之承乾抗表聞奏太宗謂正倫曰何故漏洩我語對曰開導不入故以陛下語嚇之冀其有懼或當反善帝怒出為穀州刺史又左授交州都督後承乾構逆事與侯君集相連稱遣君集將金帶遺正倫由是配流驩州顯慶元年累授黃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尋同中書門下三品二年兼度支尚書仍依舊知政事俄拜中書令兼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進封襄陽縣公三年坐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出為橫州刺史仍削其封邑尋卒有集十卷行於代

史臣曰王珪履正不回忠讜無比君臣時命胥會于茲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叔玠有焉戴冑兩朝仕官一乃心力刑無僭濫事有箴規雖學術不能求備而匡益自可濟時亦所謂巧於任大矣文本文傾江海忠貫雷霜申慈父之寬匡明主之業及委繁劇俄致暴終書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所謂憂能傷人不復永年矣指羲而下登清要者數十人積善之道焉可忽諸正倫以能文被舉以直道見委參典機密出入兩宮斯謂得時然被承乾金帶之譏孰與夫薏苡之謗士大夫慎之

贊曰五靈嘉瑞出繫汙隆人中鱗鳳王戴諸公勳必由禮言皆匡躬獻規納諫貞觀之風

舊唐書卷七十

舊唐書卷七十考證

王珪傳季叔頍當時通儒○沈炳震曰按隋書文學傳作類兩書俱作頍

長子崇基崇基孫旭○新書珪孫旭

岑文本傳長倩子羲長安中爲廣武令○沈炳震曰按舊書作長倩子新書作文本孫觀下文韋嗣立薦羲曰悞其從兄長倩犯逆爲累則固非長倩之子而亦非文本之孫蓋長倩爲文本兄子羲當是文本子也

格輔元傳伯父德仁○伯父新書作父德仁新書名處仁

舊唐書卷七十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二十一

魏徵

魏徵字玄成鉅鹿曲城人也父長賢北齊屯留令徵少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為道士好讀書多所通涉見天下漸亂尤屬意縱橫之說大業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以應李密召徵使典書記密每見寶藏之疏未嘗不稱善既聞徵所為遽使召之徵進十策以干密雖奇之而不能用及王世充攻密於洛口徵說密長史鄭頲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死傷多矣又軍無府庫有功不賞戰士心惰此二者難以應敵未若深溝高壘曠日持久不過旬月敵人糧盡可不戰而退追而擊之取勝之道且東都食盡世充計窮意欲死戰可謂窮寇難與爭鋒請慎無與戰頲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徵曰此乃奇謀深策何謂常談因拂衣而去及密敗徵隨密來降至京師久不見知自請安輯山東乃授秘書丞驅傳至黎陽時徐世勣尚為李密擁眾徵與世勣書曰自隋末亂離羣雄競逐跨州連郡不可勝數魏公起自叛徒奮臂大呼四方響應萬里風馳雲合霧聚眾數十萬威之所被將半天下破世充于洛口摧化及於黎山方欲西蹈咸陽北凌玄闕揚旌瀚海飲馬渭川翻以百勝之威敗於奔亡之虜固知神器之重自有所歸不可以力爭是以魏公思皇天之乃睠入函谷而不疑公生于擾攘之時感知己之遇根本已拔確乎不動鳩合遺散據守一隅世充以乘勝餘勇息其東略建德因侮亡之勢不敢南謀公之英聲足以振于今古然誰無善始終之慮難去就之機安危大節若策名得地則九族蔭其餘輝委質非人則一身不能自保殷鑒不遠公所聞見孟賁猶豫童子先之知幾其神不俟終日今公處必爭之地乘宜速之機更事遲疑坐觀成敗恐凶狡之輩先人生心則公之事去矣世勣得書遂定計遣使歸國開倉運糧以餽淮安王神通之軍俄而建德悉眾南下攻陷黎陽獲徵署為起居舍人及建德就擒與裴矩西入關隱太子聞其名引直洗馬甚禮之徵見太宗勳業日隆每勸建成早為之所及敗太宗使召之謂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徵曰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宗素器之引為詹事主簿及踐祚擢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使安輯河北許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前宮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錮送詣京師徵謂副使李桐客曰吾等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右皆令赦原不問今復送思行此外誰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寧可慮身不可廢國家大計今若釋遣思行不問其罪則信義所感無遠不臻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況今日之行許以便宜從事主上既以國士見待安可不以國士報之乎即釋遣思行等仍以啓聞太宗甚悅太宗新即位勵精政道數引徵入臥內訪以得失徵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與之言未嘗不欣然納受徵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太宗嘗勞之曰卿所陳諫前後二百餘事非卿至誠奉國何能若是其年遷尚書左丞或有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案驗無狀彥博奏曰徵為人臣雖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此謗雖情在無私亦有可責帝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後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龍逄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深納其言賜絹五百匹貞觀二年遷秘書監參預朝政徵以喪亂之後典章紛雜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數年之間秘府圖籍粲然畢備時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貢獻太宗令文泰使人厭怛紇干往迎接之徵諫曰中國始平瘡痍未復若微有勞役則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經州縣猶不能供況加於此輩若任其商賈來往邊人則獲其利若為賓客中國即受其弊矣漢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已寧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蓋不以蠻夷勞弊中國也今若許十國入貢其使不下千人欲使緣邊諸州何以取濟人心萬端後雖悔之恐無所及上善其議時厭怛紇干

已發遣追止之後太宗幸九成宮因有宮人還京憩於湋川縣之官舍俄又右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官屬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等太宗聞之怒曰威福之柄豈由靖等何爲李靖而輕我宮人卽令案驗湋川官屬及靖等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掃除之隸論其委付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亦不可不謁也至於宮人供食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責縣吏恐不益德音徒駭天下耳目帝曰公言是也乃釋官吏之罪李靖等亦寢而不問尋宴於丹霄樓酒酣太宗謂長孫無忌曰魏徵王珪昔在東宮盡心所事當時誠亦可惡我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爲無愧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發言輒卽不應何也對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陳論若不從輒應便恐此事卽行帝曰但當時且應更別陳論豈不得耶徵曰昔舜誡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臣面從陛下方始諫此卽退有後言豈是稷契事堯舜之意耶帝大笑曰人言魏徵擧動疎慢我但覺嫵媚適爲此耳徵拜謝曰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諫豈敢數犯龍鱗是月長樂公主將出降帝以皇后所生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徵曰不可昔漢明欲封其子云我子豈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子爲公主旣加長字卽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上然其言入告長孫皇后后遣使齎錢四十萬絹四百匹詣徵宅以賜之尋進爵郡公七年代王珪爲侍中尙書省滯訟有不決者詔徵評理之徵性非習法但存大體以情處斷無不悅服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齊史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爲總論時稱良史史成加左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賜物二千段徵自以無功於國徒以辯說遂參帷幄深懼滿盈後以目疾頻表遜位太宗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公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爲器便爲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卿雖有疾未爲衰老豈得便爾其年徵又面請遜位太宗難違之乃拜徵特進仍知門下事其後又頻上四疏以陳得失其

一曰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枝百代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彊盛四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爲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以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宇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威重內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滅爲天下笑深可痛哉聖哲乘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絶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於期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愼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爲而理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卽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愼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彩椽之恭儉追雕牆之侈靡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思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爲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亂易亂與亂同道莫可則也後嗣何觀則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則災害必下而禍亂必作禍亂旣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隆七百之祚貽厥孫謀傳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念哉其二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於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

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所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而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恐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哉其三曰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恤哉禮云爲上易事爲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矣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起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大志在於明察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爲畫一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申屈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刑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典繆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繆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風已扇夫上風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犂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人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以叡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卹刑爲念樂其所樂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給不贍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治之所急實乃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來富不與侈期而侈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計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微而難察也鮮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于身將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思隋氏以爲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畋遊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說聽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己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泆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云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其四曰臣聞爲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子所保惟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爲上則敗國爲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所不爲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

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貞觀之始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謇諤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爲朋黨謂告訐者爲至公謂強直者爲擅權謂忠讜者爲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僞而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斧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熒惑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其在茲乎故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爲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無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唯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治必委之於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於小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或不通是譽毀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實興喪所在亦安危所繫可不慎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況內懷姦利承顏順旨其爲患禍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妨於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得竭忠必在於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爲義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餽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爲不取穆伯曰間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慎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況乎爲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絕其佞邪君子自強不息無爲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何望哉太宗手詔嘉美優納之嘗謂長孫無忌曰朕即位之初上書者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羣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此皆魏徵之力也太宗嘗嫌上封者衆不近事實欲加黜責徵奏曰古者立誹謗之木欲聞己過今之封事謗木之流也陛下思聞得失祇可恣其陳道若所言衷則有益於陛下若不衷無損於國家太宗曰此言是也並勞而遣之後太宗在洛陽宮幸積翠池宴羣臣酒酣各賦一事太宗賦尚書曰日昃翫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柏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也尋以修定五禮當封一子爲縣男請讓孤兄子叔慈太宗愴然曰卿之此心可以勵俗遂許之十二年禮部尚書王珪奏言三品以上遇親王於塗皆降乘違法申敬有乖儀準太宗曰卿輩皆自崇貴卑我兒子乎徵進曰自古迄茲親王班次三公之下今三品皆曰天子列卿及入座之長爲王降乘非王所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於今又乖國憲太宗曰國家所以立太子者擬以爲君也然則人之修短不在老少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耶徵曰殷家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窺覦塞禍亂之源本有國者之所深慎於是遂可珪奏會皇孫誕育召公卿賜宴太宗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民犯顏正諫匡朕之違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於是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徵以戴聖禮記綸次不倫遂爲類禮二十卷以類相從削其重複採先儒訓注擇善從之研精覃思數年而畢太宗覽

而善之賜物一千段錄數本以賜太子及諸王仍藏之秘府先是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多齎金銀帛歷諸國市馬徵諫曰今以立可汗爲名可汗未定卽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市馬不爲專意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諸蕃聞之以爲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失義矣昔漢文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凶行日三十里吉行五十里鑾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乃償其道里所費而返之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陛下凡所施爲皆邈踰三王之上奈何至於此事欲爲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爲貴也陛下縱不能慕漢文之高行可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納其言而止時公卿大臣並請封禪唯徵以爲不可太宗曰朕欲卿極言之豈功不高耶德不厚耶諸夏未治安耶遠夷不慕義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登耶何爲而不可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民未懷惠德雖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罻羅猶密積歲豐稔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療治且愈此人應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爲之良醫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自伊洛以東暨乎海岱灌莽巨澤蒼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重加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誠亦有輿人之誦太宗不能奪是後右僕射缺欲拜之徵固讓乃止及皇太子承乾不修德業魏王泰寵愛日隆內外庶僚並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踰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絕天下之望十六年拜太子太師知門下省事如故徵自陳有疾詔答曰漢之太子四皓爲助我之賴公卽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其年稱綿惙中使相望徵宅先無正寢太宗欲爲小殿輟其材爲徵營構五日而成遣中使齎素褥布被而賜之遂其所尚也及病篤輿駕再幸其第撫之流涕問所欲言徵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後數日太宗夜夢徵若平生及旦而奏徵薨時年六十四太宗親臨慟哭廢朝五日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賻絹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及將祖載徵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以一品禮葬羽儀甚盛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竟以布車載柩無文彩之飾太宗登苑西樓望喪而哭詔百官送出郊外帝親製碑文幷爲書石其後追思不已賜其實封九百戶嘗臨朝謂侍臣曰夫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徵亡後朕遣人至宅就其書函得表一紙始立表草字皆難識唯前有數行稍可分辯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唯見其惡愛者唯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愼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可以興矣其遺表如此然在朕思之恐不免斯事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徵狀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膽智每犯顏進諫雖逢王赫斯怒神色不移嘗密薦中書侍郎杜正倫及吏部尚書侯君集有宰相之材徵卒後正倫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誅太宗始疑徵阿黨徵又自錄前後諫諍言辭往復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悅先許以衡山公主降其長子叔玉於是手詔停婚顧其家漸衰矣徵四子叔琬叔璘叔瑜叔玉襲爵國公官至光祿少卿叔瑜至潞州刺史叔璘禮部侍郎則天時爲酷吏所殺神龍初繼封叔玉子膺爲鄭國公叔瑜子華開元初太子右庶子

史臣曰臣嘗讀漢史劉更生傳見其上書論王氏擅權恐移運祚漢成不悟更生徘徊伊鬱極言而不顧禍患何匡益忠藎也如此當更生時諫者甚多如谷永楊興之上言圖爲姦利與賊臣爲鄉導梅福王吉之言雖近古道未切事情則納諫任賢詎宜容易臣嘗閱魏公故事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匡過弼違能近取譬博約連類皆前代諍臣之不至者其實根於道義發爲律度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下不阿權幸中不侈親族外不爲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賣忠所載章疏四篇可爲萬代王者法雖漢之劉向魏之徐邈晉之山濤宋之謝朏才則才矣比文貞之雅道不有遺行乎前代諍臣

一人而已

贊曰智者不諫諫或不智智者盡言國家之利鄭公達節才周經濟太宗用之子孫長世

舊唐書卷七十一

舊唐書卷七十一考證

魏徵傳〇臣德潛按新舊二書所載魏徵言行去取各有所見新書有諫鄭仁基女事舊書無與封德彝論大亂易治猶饑人之易食也云云新書有舊書無論長樂公主資送倍于永嘉長公主事舊書有新書無帝于苑中作層臺以望昭陵事新書有舊書無徵上四疏舊書全錄新書不載十思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强受諫而終不平也云云新書有舊書無十漸不終疏新書有舊書無抑封禪儀新書有舊書無又舊書祇載停婚而遺征遼還重爲立碑之事于君臣之義有遺憾也必合二書參考之乃見完備

舊唐書卷七十一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二十二

虞世南　李百藥子安期　褚亮劉孝孫李守素附　李玄道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隋內史侍郎世基弟也祖檢梁始興王諮議父荔
陳太子中庶子俱有重名叔父寄陳中書侍郎無子以世南繼後故字曰伯施
世南性沈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受學於吳郡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
不倦或累旬不盥櫛善屬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又同郡沙門
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籍甚天嘉中荔卒世南尚幼
哀毀殆不勝喪陳文帝知其二子博學每遣中使至其家將護之及服闋召爲
建安王法曹參軍寄陷於陳寶應在閩越中世南雖除喪猶布衣蔬食至大建
末寶應破寄還方令世南釋布食肉至德初除西陽王友陳滅與世基同入長
安俱有重名時人方之二陸時煬帝在藩聞其名與秦王俊辟書交至以母老
固辭晉王命使者追之大業初累授祕書郎遷起居舍人時世基當朝貴盛妻
子被服擬於王者世南雖同居而躬履勤儉不失素業及至隋滅宇文化及弒
逆之際世基爲內史侍郎將被誅世南抱持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納因哀毀
骨立時人稱焉從化及至聊城又陷于竇建德僞授黃門侍郎太宗滅建德引
爲秦府參軍尋轉記室仍授弘文館學士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太宗嘗命寫列
女傳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暗疏之不失一字太宗昇春宮遷太子中舍人
及即位轉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年已衰老抗表乞骸骨詔不許遷太
子右庶子固辭不拜除祕書少監上聖德論辭多不載七年轉祕書監賜爵永
興縣子太宗重其博識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貌懦愞若
不勝衣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爲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太宗嘗
謂侍臣曰朕因暇日與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若
此朕用嘉焉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
江淮多大水太宗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山崩晉侯召伯宗而問焉對曰國主
山川故山川崩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
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令郡國
無來貢獻施惠於天下遠近歡洽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
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朝案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可爲怪耳
今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也又山東足雨雖則其常然陰
淫過久恐有冤獄宜省繫囚庶幾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唯修德可以銷變太
宗以爲然因遣使者賑恤饑餒申理獄訟多所原宥後有星孛于虛危歷于氐
百餘日乃滅太宗謂羣臣曰天見彗星是何妖也世南曰昔齊景公時有彗星
見公問晏嬰嬰對曰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
爲公誡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沒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若德義不修雖獲麟鳳終是無補但政事無闕雖有災星何損於時然願陛
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怠慎終如始彗星雖見未
足爲憂太宗斂容謂曰吾之撫國良無景公之過但吾纔弱冠舉義兵年二十
四平天下未三十而居大位自謂三代以降撥亂之主莫臻於此重以薛舉之
驍雄宋金剛之鷙猛竇建德跨河北王世充據洛陽當此之時足爲勍敵皆爲
我所擒及逢家難復決意安社稷遂登九五降服北夷吾頗有自矜之意以輕
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見變良爲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四海既
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焉震懼四月康國獻獅
子詔世南爲之賦命編之東觀辭多不載後高祖崩有詔山陵制度準漢長陵
故事務從隆厚程限既促功役勞弊世南上封事諫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
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顯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壠珍物
畢備此適所以爲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爲長久萬代
之計割其常情以定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
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
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
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

有慶輿釋之所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僭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爲壽陵作終制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無立寢殿園邑爲棺椁足以藏骨爲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有不發之墓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爲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文帝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爲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戚也今爲丘壠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塚豈謂無金玉耶臣之愚計以爲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顯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爲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爲墳壠又以長陵爲法恐非所宜伏願深覽古今爲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揚於無窮耳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已勞矣又漢家大郡五十萬戶即目人衆未及往時而功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時公卿又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因下其事付所司詳議於是制度頗有減省焉太宗後頗好獵世南上疏諫曰臣聞秋獮冬狩蓋惟恆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躬摧班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于林藪夷凶翦暴以衞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效獲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橛斯蓋重愼防微爲社稷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微淺敢忘斯義且天弧星罼所殪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涓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羣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代其有犯無隱多此類也太宗以是益親禮之嘗稱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辭五曰書翰十二年又表請致仕優制許之仍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祿賜防閣並同京官職事尋卒年八十一太宗舉哀於別次哭之甚慟賜東園祕器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懿手勅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耶未幾太宗爲詩一篇追述往古興亡之道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之此詩將何以示令起居郎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訖焚之冀世南神識感悟後數歲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德行淳備文爲辭宗夙夜盡心志在忠益奄從物化倏移歲序昨因夜夢忽覩其人兼進讜言有如平生之日追懷遺美良增悲歎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爲設五百僧齋幷爲造天尊像一區又勅圖其形於凌煙閣有集三十卷令褚亮爲之序世南子昶官至工部侍郎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安平公德林子也爲童兒時多疾病祖母趙氏故以百藥爲名七歲解屬文父友齊中書舍人陸乂馬元熙嘗造德林讌集有讀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將刈琅邪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鄅人藉稻杜預注云鄅國在琅邪開陽乂等大驚異之開皇初授東宮通事舍人遷太子舍人兼東宮學士或嫉其才而毀之者乃謝病免去十九年追赴仁壽宮令襲父爵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雅愛其才奏授禮部員外郎皇太子勇又召爲東宮學士詔令修五禮定律令撰陰陽書臺內奏議文表多百藥所撰時煬帝出鎮揚州嘗召之百藥辭疾不赴煬帝大怒及即位出爲桂州司馬爲沈法興所得署爲掾其後罷州置郡因解職還鄉里大業五年授魯郡臨泗府步兵校尉九年充戍會稽尋授建安郡丞行達烏程屬江都難作復會沈法興爲李子通所破子通又命爲中書侍郎國子祭酒及杜伏威

攻滅子通又以百藥爲行臺考功郎中或有譖之者伏威因之百藥著省躬賦以致其情伏威亦知其無罪乃令復職伏威既據有江南高祖遣使招撫百藥勸伏威入朝伏威從之遣其行臺僕射輔公祏與百藥留守遂詣京師及渡江至歷陽狐疑中悔將害百藥乃飲以石灰酒因大洩痢而宿病皆除伏威知百藥不死乃作書與公祏令殺百藥賴伏威養子王雄誕保護獲免公祏反又授百藥吏部侍郎有譖百藥於高祖云百藥初說杜伏威入朝又與輔公祏同反高祖大怒及公祏平得伏威與公祏令殺百藥書高祖意稍解遂配流涇州太宗重其才名貞觀元年召拜中書舍人賜爵安平縣男受詔修定五禮及律令撰齊書二年除禮部侍郎朝廷議將封建諸侯百藥上封建論曰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本方思闡治定之規以弘長世之業者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於郡國可以監夏殷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維城盤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踐華恃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治之憂故一夫號澤七廟隳祀臣以爲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飛名帝籙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雖魏武攜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勛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隆周卜代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存斯則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遷避逼禋祀如綫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運短閏餘數鍾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誦借使李斯王綰之輩盛開四履將閭子嬰之徒俱啓千乘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亡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乘之間俱爲采地是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紀綱既紊斷可知焉鍥船求劍未見其可膠柱成文彌所多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維之援不悟望夷之釁未甚羿浞之災高貴之殃寧異申繒之酷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爲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陵弱衆暴寡疆埸彼此干戈日尋狐駘之役女子盡髽崤陵之師隻輪不返斯蓋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大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吏之才膺共治之寄刺郡分竹何代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自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樂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乃云爲己思治豈若是乎內外羣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頒條之貴食不舉火剖符之重衣唯補葛南郡太守敝布裹身萊蕪縣長凝塵生甑專云爲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弒君亂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名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西漢哀平之際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爲政之理可一言以蔽之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啓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祲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物而爲言獨照宸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勛華既往至公之道斯革況晉氏失馭宇縣崩離後魏時乘華夷雜處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習文者學長短縱橫之術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爲狙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開皇在運因藉外家驅御羣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時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民不見德及大業嗣文世道交喪一時人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

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曆情深致治綜覈前王雖至道無名言象所紀略陳梗概實所庶幾愛敬蒸蒸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每憲司讞罪尙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申舉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陋無棄芻蕘帝堯之求諫也弘獎名教勸勵學徒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也羣臣以宮中暑濕寢膳或乖請徙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家人之產竟抑子來之願不吝陰陽所感以安卑陋之居去歲荒儉普天饑饉喪亂甫爾倉廩空虛聖情矜愍勤加惠卹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唯藜藿樂徹簨簴言必悽動貌成癯瘠公旦喜於重譯文命矜其即序陛下每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凝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事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跡絕遊幸每旦視朝聽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唯及政事更無異辭纔及日昃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朞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粹尙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永久難以卒變請待斲雕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爲晚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美哉斯言也太宗竟從其議四年授太子右庶子五年與左庶子于志寧中允孔穎達舍人陸敦信侍講于弘教殿時太子頗留意典墳然閑燕之後嬉戲過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焉辭多不載太宗見而遣使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獻賦悉述古來儲貳事以誡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正爲此事大稱所委但須善始令終耳因賜綵物五百段然太子卒不悟而廢十年以撰齊史成加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賜物四百段俄除宗正卿十一年以撰五禮及律令成進爵爲子後數歲以年老固請致仕許之太宗嘗制帝京篇命百藥並作上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二十二年卒年八十四謚曰康百藥以名臣之子才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鬱尤長於五言詩雖樵童牧豎並皆吟諷性好引進後生提獎不倦所得俸祿多散之親黨又至性過人初侍父母喪還鄉徒跣單衣行數千里服闋數年容貌毀悴爲當時所稱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文酒談賞以舒平生之志有集三十卷子安期安期幼聰辯七歲解屬文初百藥大業末出爲桂州司馬行至太湖遇逆賊將加白刃安期跪泣請代父命賊哀而釋之貞觀初累轉符璽郎預修晉書成除主客員外郎永徽中遷中書舍人又與李義府等於武德殿內修書再轉黃門侍郎龍朔中爲司列少常伯參知軍國有事太山詔安期爲朝覲壇碑文安期前後三爲選部頗爲當時所稱時高宗屢引侍臣責以不進賢良衆皆莫對獨安期進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設使堯舜若已癯瘠不能用賢終亦王化不行自夏殷已來歷國數十皆委賢良以共致理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天下至廣非無英彥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即遭囂謗以爲朋黨沉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爲緘默若陛下虛己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讎唯能是用讒毀亦既不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高宗深然其言俄檢校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出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咸亨初卒自德林至安期三世皆掌制誥安期孫羲仲又爲中書舍人

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曾祖湮梁御史中丞祖蒙太子中舍人父玠陳祕書監並著名前史其先自陽翟徙居焉亮幼聰敏好學善屬文博覽無所不至經目必記於心喜遊名賢尤善談論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陵與商確文章深異之陳後主聞而召見使賦詩江總及諸辭人在坐莫不推善禎明初爲尙書殿中侍郎陳亡入隋爲東宮學士大業中授太常博士時煬帝將改置宗廟亮奏議曰謹按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玄又據禮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案鄭玄義天子唯立四親廟并始祖而爲五周以文武爲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爲七廟王肅註禮記曰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

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案蕭以爲天子七廟是百代之言又據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降二爲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父太祖而爲七周有文武姜嫄合爲十廟漢世諸帝之廟各立無迭毀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議其禮以高帝爲太祖而立四親是爲五廟唯劉歆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此數內有功德則宗之不可豫設爲數也是以班固稱考論諸儒之儀劉歆博而篤矣光武卽位建高廟於洛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就祖宗而爲七至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世至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六廟二世祖就四親而爲六廟晉武受禪博議宗祀自文帝以上至六世親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於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世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於寢廟之儀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初受命爲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卽位之後增祠五世祖相國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於六廟建身歿主升亦從昭穆猶太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勿革加宗迭毀禮無違舊臣又按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別立廟至於禘祫俱合食於太祖是以炎漢之初諸廟各立歲時常享亦隨處而祭所用廟樂皆像功德而歌舞焉至光武乃總立一堂而羣主異室斯則新承寇亂欲從約省自此已來因循不變皇隋太祖武元皇帝仁風潛暢至澤傍通以昆彭之勳開稷契之緒高祖文皇帝睿哲玄覽神武應期撥亂返正遠肅邇安受命開基垂統聖嗣鴻名冠於三代寶祚傳於七百當文明之運定祖宗之禮且損益不同沿襲異趣時王所制可以垂法自歷代已來親用王鄭二義若尋其指歸校以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子雍總貫皇王事兼長遠今請依據古典崇建七廟受命之廟宜別立廟祧百世之後不毀之法至於鑾駕親奉中孝享於高廟有司行事竭誠敬於羣主俾夫規模可則嚴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復古而貴能變臣又按周人立廟亦無處置之文據冢人職而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阮忱所撰禮圖亦從此義漢京諸廟既遠又不序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雜用漢儀事難全採謹詳立別圖附之議未行尋坐與楊玄感有舊左遷西海郡司戶時京兆郡博士潘徽亦以筆札爲玄感所禮降威定縣主簿當時寇盜縱橫六親不能相保亮與同行至隴山徽遇病終亮親加棺斂瘞之路側慨然傷懷遂題詩於隴樹好事者皆傳寫諷誦信宿遍於京邑焉薛舉僭號隴西以亮爲黃門侍郎委之機務及舉滅太宗聞亮名深加禮接因從容自陳太宗大悅賜物二百段馬四匹從還京師授秦王文學時高祖以寇亂漸平每冬畋狩亮上疏諫曰臣聞堯鼓納諫舜木求箴茂克昌之風致昇平之道伏惟陛下應千祀之期拯百王之弊平壹天下劬勞帝業旰食思政廢寢憂人用晨隙之餘遵冬狩之禮獲車之所遊踐虞旗之所涉歷網唯一面禽止三驅縱廣成之獵士觀上林之手搏斯固畋弋之常規而皇王之壯觀至於親逼猛獸臣竊惑之何者筋力驍悍爪牙輕捷連弩一發未必挫其凶心長戟纔搖不能當其憤氣雖孟賁抗左夏育居前卒然驚軼事生慮表如或近起林叢未塡坑谷駭屬車之後乘犯官騎之清塵小臣怯懦私懷戰慄陛下以至聖之資垂將來之教降情納下無隔直言臣叨逢明時遊宦藩邸身漸榮渥日用不知敢緣天造冒陳丹懇高祖甚納之太宗每有征伐亮常侍從軍中宴筵必預歡賞從容諷議多所裨益又與杜如晦等十八人爲文學館學士太宗入居春宮除太子舍人遷太子中允貞觀元年爲弘文館學士九年進授員外散騎常侍封陽翟縣男拜通直散騎常侍學士如故十六年進爵爲侯食邑七百戶後致仕歸于家太宗幸遼東亮子遂良爲黃門侍郎詔遂良謂亮曰昔年師旅卿常入幕今茲遐伐君已懸車倏忽之間移三十載眷言疇昔我勞如何今將遂良東行想公於朕不惜一兒於膝下耳故遺陳離意善居加食亮奉表陳謝及寢疾詔遣醫藥救療中使候問不絕卒時年八十八太宗甚悼惜之不視朝一日贈太常卿陪葬昭陵諡曰康長子遂賢守雍王友次子遂良自有傳始太宗既平寇亂留意儒學乃於宮城西起文學館以待四方文士於是以屬大行臺司勳郞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天策倉曹李守素記室參軍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顏相時著作佐郎攝記室許敬宗薛元敬

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籤蘇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及薛收卒復徵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入館尋遣圖其狀貌題其名字爵里乃命亮為之像贊號十八學士寫真圖藏之書府以彰禮賢之重也諸學士並給珍膳分為三番更直宿于閣下每軍國務靜參謁歸休即便引見討論墳籍商略前載預入館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洲顏相時兄師古蘇勗兄子幹

劉孝孫者荊州人也祖貞周石臺太守孝孫弱冠知名與當時辭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庾抱庾自直劉斌等登臨山水結為文會大業末沒于王世充世充弟偽杞王辯引為行臺郎中洛陽平辯面縛歸國衆皆離散孝孫猶攀援號慟追送遠郊時人義之武德初歷虞州錄事參軍太宗召為秦府學士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吳王友嘗採歷代文集為王撰古今類序詩苑四十卷十五年遷本府諮議參軍尋遷太子洗馬未拜卒

李玄道者本隴西人也世居鄭州為山東冠族祖瑾魏著作佐郎父行之隋都水使者玄道仕隋為齊王府屬李密據洛口引為記室及密破為王世充所執是時同遇凶俘者並懼死達曙不寐唯玄道顏色自若曰死生有命非憂能了同拘者雅推其識量及見世充舉措不改其常世充素知其名益重之釋縛以為著作佐郎東都平太宗召為秦王府主簿文學館學士貞觀元年累遷給事中封姑臧縣男時王君廓為幽州都督朝廷以其武將不習時事拜玄道為幽州長史以維持府事君廓在州屢為非法玄道數正議裁之嘗又遺玄道一婢玄道問婢所由云本良家子為君廓所掠玄道因放遣之君廓甚不悅後遇君廓入朝房玄齡即玄道之從甥也玄道附書君廓私發不識草字疑其謀己懼而奔叛玄道流嶲州未幾徵還為常州刺史在職清簡百姓安之太宗下詔褒美賜以綾綵三年表請致仕加銀青光祿大夫以祿歸第尋卒子雲將知名官至尚書左丞

李守素者趙州人代為東山名族太宗平王世充徵為文學館學士署天策府倉曹參軍守素尤工譜學自晉宋已降四海士流及諸勳貴華戎閥閱莫不詳究當時號為行譜嘗與虞世南共談人物言江左山東世南猶相酬對及言北地諸侯次第如流顯其世業皆有援證世南但撫掌而笑不復能答歎曰行譜定可畏許敬宗因謂世南曰李倉曹以善談人物乃得此名雖為美事然非雅目公既言成準的宜當有以改之世南曰昔任彥昇美談經籍梁代稱為五經笥今目倉曹為人物志可矣貞觀初卒

史臣曰劉并州有言和氏之璧不獨耀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專玩於隋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虞永興之從建德李安平之佐公祏褚陽翟之依薛舉蓋大渴不能擇泉而飲大暑不能擇蔭而息耳非不識其飲憩之所及文皇帝揭三辰而燭天下羣賢霧集人之所率方得躍鱗天池擅價春山為一代之至寶則所託之勢異也隋掌郢握曷有常哉二虞昆仲文章炳蔚於隋唐之際褚河南父子箴規獻替洋溢於貞觀永徽之間所謂代有人焉而三家尤盛

贊曰猗與文皇遺滌蒼昊十八文星連輝炳耀虞褚之筆動若有神安平之什老而彌新

舊唐書卷七十二

舊唐書卷七十二考證

褚亮傳曾祖湮梁御史中丞○沈炳震曰陳書褚玠傳作澐

劉孝孫○臣德潛按因褚亮傳中敘薛收卒復徵東廣州錄事劉孝孫入館尋遣圖其狀貌是因薛收而及其生平不必更立傳也今附亮傳末

舊唐書卷七十二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二十三

薛收 兄子元敬 收子元超 從子稷　姚思廉　顏師古 弟相時
令狐德棻 鄧世隆 顧胤 李延壽 李仁實等附　孔穎達 司馬才章 王恭 馬嘉運等附

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隋內史侍郎道衡子也事繼從父孺以孝聞年十二解屬文以父在隋非命乃潔志不仕大業末郡舉秀才固辭不應義旗起遁於首陽山將協義舉蒲州通守堯君素潛知收謀乃遣人迎收所生母王氏置城內收乃還城後君素將應王世充收遂踰城歸國秦府記室房玄齡薦之於太宗即日召見問以經略收辯對縱橫皆合旨要授秦府主簿判陝東道大行臺金部郎中時太宗專任征伐檄書露布多出於收言辭敏速還同宿構馬上即成曾無點竄太宗討王世充也竇建德率兵來拒諸將皆以爲宜且退軍以觀賊形勢收獨建策曰世充據有東都府庫填積其兵皆是江淮精銳所患者在於乏食是以爲我所持求戰不可建德親總軍旅來拒我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奮決若縱其至此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糧以相資給則伊洛之間戰鬬不已今宜分兵守營深其溝防即世充欲戰慎勿出兵大王親率猛銳先據成皋之險訓兵坐甲以待其至彼以疲弊之師當我堂堂之勢一戰必剋建德即破世充自下矣不過兩旬二國之君可面縛麾下若退兵自守計之下也太宗納之卒擒建德東都平太宗入觀隋氏宮室嗟後主竭人力以逞奢侈收進曰竊聞峻宇雕牆殷辛以滅土階茅棟唐堯以昌秦帝增阿房之飾漢后罷露臺之費故漢祚延而秦禍速自古如此後主曾不能察以萬乘之尊困一夫之手使土崩瓦解取譏後代以奢虐所致也太宗悅其對及軍還授天策府記室參軍太宗初授天策上將尚書令命收與世南並作第一讓表竟用收者太宗嘗侍高祖遊後園中獲白魚命收爲獻表收援筆立就不復停思時人推其二表贍而速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武德六年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與房玄齡杜如晦特蒙殊禮受心腹之寄又嘗上書諫獵太宗手詔曰覽讀所陳實悟心膽今日成我鄉之力也明珠兼乘豈比來言當以誠心書何能盡今賜卿黃金四十鋌以酬雅意七年寢疾太宗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尋命輿疾詣府太宗親以衣袂撫收論敘生平潸然流涕尋卒年三十三太宗親自臨哭哀慟左右與收從父兄子元敬書曰吾與卿叔共事或軍旅多務或文詠從容何嘗不驅馳經略款曲襟抱比雖疾苦日冀痊除何期一朝忽成萬古追尋痛惋彌用傷懷且聞其兒子幼小家徒壁立未知何處安置宜加安撫以慰吾懷因使人弔祭贈物三百段及後遍圖學士等形像太宗歎曰薛收遂成故人恨不早圖其像及登極顧謂房玄齡曰薛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又嘗夢收如平生又勅有司特賜其家粟帛貞觀七年贈定州刺史永徽六年又贈太常卿陪葬昭陵文集十卷元敬隋選部侍郎邁子也有文學少與收及收族兄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收爲長雛德音爲鸑鷟元敬以年最小爲鵷鶵武德中元敬爲秘書郎太宗召爲天策府參軍兼直記室收與元敬俱爲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之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太宗入東宮除太子舍人時軍國之務總於東宮元敬專掌文翰號爲稱職尋卒收子元超元超早孤九歲襲爵汾陰男及長好學善屬文太宗甚重之令尚巢剌王女和靜縣主累授太子舍人預撰晉書高宗即位擢拜給事中時年二十六數上書陳君臣政體及時事得失高宗皆嘉納之俄轉中書舍人加弘文館學士兼修國史中書省有一盤石初道衡爲內史侍郎嘗踞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流涕永徽五年丁母憂解明年起授黃門侍郎兼檢校太子左庶子元超既擅文辭兼好引寒俊嘗表薦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等十餘人由是時論稱美後以疾出爲饒州刺史三年拜東臺侍郎右相李義府以罪配流巂州舊制流人禁乘馬元超奏請給之坐貶爲簡州刺史歲餘西臺侍郎上官儀伏誅又坐與文章款密配流巂州上元初遇赦還拜正諫大夫三年遷中書侍郎尋同中書門下三品時高宗幸溫泉校獵諸蕃酋長亦持弓矢而從元超以爲既非族類深可爲虞上疏切諫帝納焉時元超特承恩遇常召入與諸王同預私讌又重其文學政理之才嘗謂元超

曰長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也永隆二年拜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高宗幸東都太子於京師監國因留元超以侍太子常臨行謂元超曰朕之留卿如去一臂但吾子未閑庶務關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既深不得默爾於是元超表薦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爲崇文館學士又數上疏諫太子高宗知而稱善遣使慰諭賜物百段弘道元年以疾乞骸加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其年冬卒年六十二贈光祿大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文集四十卷子曜亦以文學知名聖曆中修三教珠英官至正諫大夫元超從子稷稷舉進士累轉中書舍人時從祖兄曜爲正諫大夫與稷俱以辭學知名同在兩省爲時所稱景龍末爲諫議大夫昭文館學士好古博雅尤工隸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跡自後罕能繼者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跡稷銳精模倣筆態遒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畫博採古跡睿宗在藩留意於小學稷於是特見招引俄又令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及踐祚累拜中書侍郎與蘇頲等對掌制誥俄與中書侍郎崔日用參知政事睿宗以鍾紹京爲中書令稷勸令禮讓因入言於帝曰紹京素無才望出自胥吏雖有功勳未聞令德一朝超居元宰師長百寮臣恐清濁同貫失於聖朝具瞻之美帝然其言因紹京表讓遂轉爲戶部尚書稷又於帝前面折崔日用避相短長由是罷知政事遷左散騎常侍歷工部禮部二尚書以翊贊睿宗功封晉國公賜實封三百戶除太子少保睿宗常召稷入宮中參決庶政恩遇莫與爲比及竇懷貞伏誅稷以知其謀賜死於萬年縣獄中子伯陽以尚公主拜右千牛衛將軍駙馬都尉亦以功封安邑郡公別食實封四百戶及父死特免坐左遷晉州員外別駕尋而配徙嶺表在道自殺伯陽子談開元十六年尚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光祿員外卿旬日暴卒

姚思廉字簡之雍州萬年人父察陳吏部尚書入隋歷太子內舍人秘書丞北絳公學兼儒史見重於三代陳亡察自吳興始遷關中思廉少受漢史於其父能盡傳家業勤學寡慾未嘗言及家人產業在陳爲揚州主簿入隋爲漢王府參軍丁父憂解職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臨終令思廉續成其志丁繼母憂廬於墓側毀瘠加人服闋補河間郡司法書佐思廉上表陳父遺言有詔許其續成梁陳史煬帝又令與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區宇圖志後爲代王侑侍讀會義師剋京城侑府寮奔駭唯思廉侍王不離其側兵將昇殿思廉厲聲謂曰唐公舉義本匡王室卿等不宜無禮於王衆服其言於是布列階下高祖聞而義之許其扶侑至順陽閣下泣拜而去觀者咸歎曰忠烈之士也仁者有勇此之謂乎高祖受禪授秦王文學後太宗征徐圓朗思廉時在洛陽太宗嘗從容言及隋亡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不懼兵刃以明大節求諸古人亦何以加也因寄物三百段以遺之書曰想節義之風故有斯贈尋引爲文學館學士太宗入春宮遷太子洗馬貞觀初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寫其形像列於十八學士圖令文學褚亮爲之讚曰志苦精勤紀言實錄臨危殉義餘風勵俗三年又受詔與秘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思廉又採謝炅等諸家梁史續成父書幷推究陳事刪益博綜顧野王所修舊史撰成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卷魏徵雖裁其總論其編次筆削皆思廉之功也賜綵絹五百段加通直散騎常侍思廉以藩邸之舊深被禮遇政有得失常遣密奏之思廉亦直言無隱太宗將幸九成宮思廉諫曰離宮遊幸秦皇漢武之事固非堯舜禹湯之所爲也言甚切至太宗諭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固非情好遊賞也因賜帛五十匹九年拜散騎常侍賜爵豐城縣男十一年卒太宗深悼惜之廢朝一日贈太常卿諡曰康賜葬地於昭陵子處平官至通事舍人處平子璹珽別有傳

顏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齊黃門侍郎之推孫也其先本居瑯邪世仕江左及之推歷事周齊齊滅始居關中父思魯以學藝稱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參軍師古少傳家業博覽羣書尤精詁訓善屬文隋仁壽中爲尚書左丞李綱所薦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養劇縣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奇其對到官果以幹理聞時薛道衡爲襄州總管與高祖有舊又悅其才有所綴文嘗使其擿摭疵病甚親昵之尋坐事免歸長安十年不得調家貧以教授爲業及起義師古至長春宮謁見授朝散大夫從平京城拜燉煌公府文學轉起居舍人再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于時軍國多務凡有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於政理冊奏之工時無及者太宗踐祚擢拜中書侍

郎封瑯邪縣男以母憂去職服闋復爲中書侍郎歲餘坐事免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釐正既成奏之太宗復遣諸儒重加詳議于時諸儒傳習已久皆共非之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今本隨言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於是兼通直郎散騎常侍頒其所定之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貞觀七年拜秘書少監專典刊正所有奇書難字衆所共惑者隨宜剖析曲盡其源是時多引後進之士爲讐校師古抑素流先貴勢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物論稱其納賄由是出爲郴州刺史未行太宗惜其才謂之曰卿之學識良有可稱但事親居官未爲清論所許今之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曩日任使不忍遐棄宜深自誡勵也於是復以爲秘書少監師古既負其才又早見驅策累被任用及頻有罪譴意甚喪沮自是闔門守靜杜絕賓客放志園亭葛巾野服然搜求古跡及古器耽好不已俄又奉詔與博士等撰定五禮十一年禮成進爵爲子時承乾在東宮命師古注班固漢書解釋詳明深爲學者所重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編之秘閣賜師古物二百段良馬一匹十五年太宗下詔將有事於泰山所司與公卿幷諸儒博士詳定儀注太常卿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爲封禪使參考其儀時論者競起異端師古奏曰臣撰定封禪儀注書在十一年春于時諸儒參詳以爲適中於是詔公卿定其可否多從師古之說然而事竟不行師古俄遷秘書監弘文館學士十九年從駕東巡道病卒年六十五謚曰戴有集六十卷其所注漢書及急就章大行於世永徽三年師古子揚庭爲符璽郎又表上師古所撰匡謬正俗八卷高宗下詔付秘書閣仍賜揚庭帛五十疋師古弟相時亦有學業武德中與房玄齡等爲秦府學士貞觀中累遷諫議大夫拾遺補闕有諍臣之風尋轉禮部侍郎相時羸瘠多疾病太宗常使賜以醫藥性仁友及師古卒不勝哀慕而卒師古叔父遊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以強暴寡禮風俗未安遊秦撫恤境內敬讓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俄拜鄆州刺史卒于官撰漢書決疑十二卷爲學者所稱後師古注漢書亦多取其義耳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隋鴻臚少卿熙之子也先居燉煌代爲河西右族德棻博涉文史早知名大業末爲藥城長以世亂不就職及義旗建淮安王神通據太平宮自稱總管以德棻爲記室參軍高祖入關引直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元年轉起居舍人甚見親待五年遷秘書丞與侍中陳叔達等受詔撰藝文類聚高祖問德棻曰比者丈夫冠婦人髻競爲高大何也對曰在人之身冠爲上飾所以古人方諸君上昔東晉之末君弱臣強江左士女皆衣小而裳大及宋武正位之後君德尊嚴衣服之製俄亦變改此卽近事之徵高祖然之時承喪亂之餘經籍亡逸德棻奏請購募遺書重加錢帛增置楷書令繕寫數年閒羣書略備德棻嘗從容言於高祖曰竊見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十數年後恐事跡湮沒陛下既受禪於隋復承周氏歷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如臣愚見並請修之高祖然其奏下詔曰司典序言史官紀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來伏犧以降周秦斯及兩漢傳緒三國受命迄于晉宋載籍備焉自有魏南徙乘機撫運周隋禪代歷世相仍梁氏稱邦跨據淮海齊遷龜鼎陳建皇宗莫不自命正朔綿歷歲祀各殊徽號刪定禮儀至於發跡開基受終告代嘉謀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績無乏於時然而簡牘未編紀傳咸闕炎涼已積謠俗遷訛餘烈遺風倏焉將墜朕握圖馭宇長世字人方立典謨永垂憲則顧彼湮落用深軫悼有懷撰次實資良直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可修魏史侍中陳叔達秘書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儉可修周史兼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顏師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秘書丞魏徵可修齊史秘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秦王文學姚思廉可修陳史務加詳覈博採舊聞義在不刊書法無隱瑀等受詔歷數年竟不能就而罷貞觀三年太宗復勅修撰乃令德棻與秘書郎岑文本修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修齊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陳史秘書監魏徵修隋史與尚書左僕射房玄齡總監諸代史衆議以魏史旣有魏

收魏彥二家已爲詳備遂不復修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師佐修周史德棻仍總知類會梁陳齊隋諸史武德已來創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六年累遷禮部侍郎兼修國史賜爵彭城男十年以修周史賜絹四百匹十一年修新禮成進爵爲子又以撰氏族志成賜帛二百匹十五年轉太子右庶子承乾敗隨例除名十八年起爲雅州刺史以公事免尋有詔改撰晉書房玄齡奏德棻令預修撰當時同修一十八人並推德棻爲首其體制多取決焉書成除祕書少監永徽元年又受詔撰定律令復爲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及五代史志尋遷太常卿兼弘文館學士時高宗初嗣位留心政道常召宰臣及弘文館學士於中華殿而問曰何者爲王道霸道又孰爲先後德棻對曰王道任德霸道任刑自三王已上皆行王道唯秦任霸術漢則雜而行之魏晉已下王霸俱失如欲用之王道爲最而行之爲難高宗曰今之所行何政爲要德棻對曰古者爲政清其心簡其事以此爲本當今天下無虞年穀豐稔薄賦斂少征役此乃合於古道爲政之要莫過於此高宗曰政道莫尚於無爲也又問曰禹湯何以興桀紂何以亡德棻對曰傳稱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二主惑於妹喜妲己誅戮諫者造炮烙之刑是其所以亡也高宗甚悅既罷各賜以繒綵四年遷國子祭酒以修貞觀十三年以後實錄功賜物四百段兼授崇賢館學士尋又撰高宗實錄三十卷進爵爲公龍朔二年表請致仕許之仍加金紫光祿大夫乾封元年卒于家年八十四諡曰憲德棻暮年尤勤於著述國家凡有修撰無不參預自武德已後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前後修撰國史頗爲當時所稱

鄧世隆者相州人也大業末王世充兄子太守河陽引世隆爲賓客大見親遇及太宗攻洛陽遺書諭太世隆爲復書言辭不遜洛陽平世隆懼罪變姓名自號隱玄先生竄於白鹿山貞觀初徵授國子主簿與崔仁師慕容善行劉顗庾安禮敬播等俱爲修史學士世隆負宿罪猶不自安太宗聞之遣房玄齡諭之曰爾爲王太作書誠合重罪但各爲其主於朕豈有恨哉朕今爲天子何能追責匹夫之過爾宜坦然勿懷危懼也擢授著作佐郎歷衛尉丞初太宗以武功定海內櫛風沐雨不暇於詩書暨于嗣業進引忠良銳精思政數年之後道致隆平遂於聽覽之暇留情文史敘事言懷時有構屬天才宏麗興託玄遠貞觀十三年世隆上疏請編錄御集太宗竟不許之世隆又採隋代書事撰爲東都記三十卷遷著作郎尋卒

顧胤者蘇州吳人也祖越陳給事黃門侍郎父覽隋祕書學士胤永徽中歷遷起居郎兼修國史撰太宗實錄二十卷成以功加朝散大夫授弘文館學士以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八十卷成加朝請大夫封餘杭縣男賜帛五百段龍朔三年遷司文郎中尋卒胤又撰漢書古今集二十卷行於代子琮長安中爲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李延壽者本隴西著姓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嘗受詔與著作佐郎敬播同修五代史志又預撰晉書尋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延壽嘗撰太宗政典三十卷表上之歷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尋卒調露中高宗嘗觀其所撰政典歎美久之令藏于祕閣賜其家帛五十段延壽又嘗刪補宋齊梁陳及魏齊周隋等八代史謂之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頗行於代

李仁實魏州頓丘人官至左史嘗著格論三卷通曆八卷戎州記並行於時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也祖碩後魏南臺丞父安齊青州法曹參軍穎達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及長尤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算曆解屬文同郡劉焯名重海內穎達造其門焯初不之禮穎達請質疑滯多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穎達固辭歸焯固留不可還家以教授爲務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時煬帝徵諸郡儒官集于東都令國子祕書學士與之論難穎達爲最時穎達少年而先輩宿儒恥爲之屈潛遣刺客圖之禮部尚書楊玄感舍之於家由是獲免補太學助教屬隋亂避地於武牢太宗平王世充引爲秦府文學館學士武德九年擢授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太宗初即位留心庶政穎達數進忠言益見親待太宗嘗問曰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己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己之才藝雖多猶以爲少

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雖有，其狀若無，己之雖實，其容若虛。非唯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玄默，使深不可測，度不可知。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莅衆，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深善其對。六年，累除國子司業。歲餘，遷太子右庶子，仍兼國子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皆從穎達之說。又與魏徵撰成隋史，加位散騎常侍。十一年，又與朝賢修定五禮，所有疑滯，咸諮決之。書成，進爵為子，賜物三百段。庶人承乾令撰孝經義疏，穎達因文見意，更廣規諷之道，學者稱之。太宗以穎達在東宮數有匡諫，與左庶子于志寧各賜黃金一斤、絹百匹。十二年，拜國子祭酒，仍侍講東宮。十四年，太宗幸國學，觀釋奠，命穎達講孝經，既畢，穎達上釋奠頌，手詔褒美。後承乾不循法度，穎達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曰：「太子成長，何宜屢致面折？」穎達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諍逾切，承乾不能納。先是，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諸儒受詔撰定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下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實為不朽。」付國子監施行，賜穎達物三百段。時又有太學博士馬嘉運駮穎達所撰正義，詔更令詳定，功竟未就。十七年，以年老致仕。十八年，圖形於凌煙閣，贊曰：「道光列第，風傳闕里。精義霞開，搞辭飈起。」二十二年卒，陪葬昭陵，贈太常卿，謚曰憲。

司馬才章者，魏州貴鄉人也。父烜，博涉五經，善緯候。才章少傳其業，隋末為郡博士。貞觀六年，左僕射房玄齡薦之，屢蒙召問，擢授國子助教。論議該洽，學者稱。

王恭者，滑州白馬人也。少篤學，博涉六經，每於鄉閭教授，弟子自遠方至數百人。貞觀初，徵拜太學博士。其所講三禮，皆別立義證，甚為精博。蓋文懿、文達等皆當時大儒，罕所推借，每講三禮，皆遍舉先達義而亦暢恭所說。

馬嘉運者，魏州繁水人也。少出家為沙門，明於三論。後更還俗，專精儒業，尤善論難。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閤祭酒。頃之，罷歸，隱居白鹿山。十一年，召拜太學博士，兼弘文館學士，預修文思博要。嘉運以穎達所撰正義頗多繁雜，每掎摭之，諸儒亦稱為允當。高宗居春宮，引為崇賢館學士，數與洗馬秦暐侍講殿中，甚蒙禮異。十九年，遷國子博士，卒。

史臣曰：唐德勃興，英儒間出，佐命協力，實有其人。薛收左右厥猷，經謀雅道，不幸短命，殲我良士。上言恨不圖形，若在當以中書令處之，才可知矣。元敬藻翰明敏，而畏權勢，竟不狎房、杜，深沉至慎，不亦優哉！元超藉父風望，弼亮宏略，諒非其罪，而再遷流，及登大任，益有嘉謀，汲引多才，以隆弘納，其感恩之重，時其聞諸，有始有卒，其殆庶幾乎！稷出自名家，涉于大用，及自貽謀畫，如貞亮何，姚思廉篤學寡欲，受漢史於家尊，果執明義，臨大節而不可奪，及纂創成書，箴規翊聖，言其命世，亦當仁乎！師古家籍儒風，該博經義，至于詳注史策，探測典禮，清明在躬，天有才格，然而三黜之負，竟在時譏。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令狐德棻貞度應時，待問平直，徵舊史，修新禮，以暢國風，辨治亂，談王霸，以賁帝業，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其斯之謂歟！鄧世隆國史時譽，固有諒直，其後書不遜，何不知之甚也。上疏請編御集，其弼直乎！顧胤清芬可觀，彝範積善餘慶，其有子哉！李延壽研考史學，修撰刪補，克成大典，方之班、馬，何代無人？仁實据摭，抑又次焉。孔穎達風格高爽，幼而有聞，探賾明敏，辨析應對，天有通才，人道惡盈，必有毀訐，及正義炳煥，乃異人也。雖其掎摭，亦何損於明。司馬才章藉時崇儒，明嚴致業。王恭弘闡聲教，禮學研詳。馬嘉運達識自通，克成典雅，並符才用，潤色丹青。其掎摭繁雜，蓋求備者也。

贊曰：河東三鳳，俱瑞黃圖。棻為良史，穎實名儒。解經不窮，希顏之徒。登瀛入館，不其盛乎。

舊唐書卷七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二十四

劉洎　馬周　崔仁師 孫湜 湜弟液 液弟滌 液子論

劉洎字思道荊州江陵人也隋末仕蕭銑為黃門侍郎銑令略地嶺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敗遂以所得城歸國授南康州都督府長史貞觀七年累拜給事中封清苑縣男十五年轉治書侍御史上疏曰尚書萬機實為政本伏尋此選受授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爰至曹郎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竊位興譏伏見比來尚書省詔勅稽停文案壅滯臣誠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于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左丞戴冑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無所迴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為勳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囂謗所以郎中抑奪唯事諮稟尚書依違不得斷決或憚聞奏故事稽延案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為事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為奉公莫論當否遞相姑息唯務彌縫且選賢授能非材莫舉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於懿戚元勳但優其禮秩或年高耄及或積病智昏既無益於時宜當致之以閑逸久妨賢路殊為不可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四員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略舉亦當矯正趨競豈唯息其稽滯哉書奏未幾拜尚書右丞十三年遷黃門侍郎十七年加授銀青光祿大夫尋除散騎常侍洎性疎峻敢言太宗工王羲之書尤善飛白嘗宴三品已上於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群臣或乘酒爭取於帝手洎登御座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牀罪當死請付法帝笑而言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尋攝黃門侍郎加上護軍太宗善持論每與公卿言及古道必詰難往復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古長孺陳譏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捨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眾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緗圖淡焉自怡固萬壽於南岳齊百姓於東戶則天下幸甚皇恩斯畢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時皇太子初立洎以為宜尊賢重道上書曰臣聞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斯皆屈主祀之尊申下交之義故得芻言咸薦睿問旁通不出軒庭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鴻基者焉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於始將悔于終是以晁錯上書令先通政術賈誼獻策務前知禮教竊惟皇太子孝友仁義明允篤誠皆挺自天姿非勞審諭固以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表於三朝藝宮論道宜弘於四術雖春秋鼎盛飭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墮業興譏取適宴安方從此始臣以愚短幸參侍從思贊離明願闡徑術不敢曲陳故事請以聖德言之伏惟陛下誕叡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於匡時允武允文功成於纂祀萬方即序九圍清晏尚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睿思於當年乙夜觀書事高漢帝馬上披卷勤過魏后陛下自勵如此而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暫屏機務即寓雕蟲綜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摛玉字於仙札則流霞成彩固以錙銖萬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鍾張何階於入室陛下自好如此而太子悠然靜處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歷該眾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聽朝之隙引見群官降以溫顏訪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里閭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聽覽陛下自好如此而令太子久入趨侍不

接正人臣所未論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蔑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睿範訓及儲君授以良書娛之嘉客晨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逾光羣生之福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所以分別於嫌疑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以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暫還東宮拜謁既疏且事欣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宮寀無由以進言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俯循前躅稍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儲徽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自此勅洎令與岑文本同馬周遞日往東宮與皇太子談論太宗嘗怒苑西守監穆裕命於朝堂斬之皇太子遽進諫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曰夫人久相與處自然染習自朕臨御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悅諫者因染以成性固有今日之諫耳十八年遷侍中太宗嘗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己過卿等須言朕愆失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等咸云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洎對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人不稱旨者或面加窮詰無不慚退恐非獎進言者之路太宗曰卿言是也當為卿改之太宗征遼令洎與高士廉馬周留輔皇太子定州監國仍兼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太宗謂洎曰我今遠征使卿輔翼太子社稷安危之機所寄尤重卿宜深識我意洎進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愆失者臣謹即行誅太宗以其妄發頗怪之謂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敗深宜誡慎以保終吉十九年太宗遼東還發定州在道不康洎與中書令馬周入謁洎周出遂良傳問起居洎泣曰聖體患癰極可憂懼遂良誣奏之曰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正當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又引馬周以自明太宗問周周對與洎所陳不異遂良又執證不已乃賜洎自盡洎臨引決請紙筆欲有所奏憲司不與洎死太宗知憲不與紙筆怒之並令屬吏洎文集十卷行於時則天臨朝其子弘業上言洎被遂良譖而死詔令復其官爵

馬周字賓王清河茌平人也少孤貧好學尤精詩傳落拓不為州里所敬武德中補博州助教日飲醇酎不以講授為事刺史達奚恕屢加咎責周乃拂衣遊於曹汴又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西遊長安宿於新豐逆旅主人唯供諸商販而不顧待周遂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主人深異之至京師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貞觀五年太宗令百寮上書言得失何以武吏不涉經學周乃為何陳便宜二十餘事令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怪其能問何何答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具草也每與臣言未嘗不以忠孝為意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間遣使催促者數四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六年授監察御史奉使稱旨帝以常何舉得其人賜帛三百匹是歲周上疏曰微臣每讀經史見前賢忠孝之事臣雖小人竊希大道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迹臣以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為者唯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而自歸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瞽過垂齒錄竊自顧瞻無階答謝輒以微軀丹款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之西其牆宇宮闕之制方之紫極尚為卑小臣伏以東宮皇太子之宅猶處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雖太上皇游心道素志存清儉陛下重違慈旨愛惜人力而蕃夷朝見及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營築雉堞修起門樓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乎天下矣臣又伏見明勅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鑾輿動軔嚴蹕經旬非可以旦暮至也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為避暑然則太上皇尚留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溫凊之道臣竊未安然勅書既出業已成就願示速返之期以開眾惑臣又見詔書令宗室勳賢作鎮藩部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胤裔承守而與國無疆也臣以為如詔旨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然則何用代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與其毒

審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匍匐於已亡之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方授則雖其幹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代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夫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又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爲基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云吾不預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如此伏惟陛下踐祚以來宗廟之享未曾親事伏緣聖情獨以鑾輿一出勞費稍多所以忍其孝思以便百姓遂使一代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貽厥孫謀垂則來葉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之訓人固有屈己以從時願聖慈顧省愚款臣又聞致化之道在於求賢審官爲政之基在於揚清激濁孔子曰唯名與器不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爲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自樂工輿皁雜類韋槃提斛斯正則更無他材獨解調馬縱使術踰儕輩伎能有取乍可厚賜錢帛以富其家豈得列預士流超授高爵遂使朝會之位萬國來庭騶子倡人鳴玉曳履與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竊恥之然朝命既往縱不可追謂宜不使在朝班預於士伍太宗深納之尋除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十一年周又上疏曰臣歷觀前代自夏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爲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以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思隆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代之基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唯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聞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爲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幷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於理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尋往代以來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者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誡也往者貞觀之初率土荒儉一匹絹纔得一㪷米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愛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爲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爲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是有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爲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爲政不煩遠采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爲漢文帝云可慟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

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誼言爲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略振主如韓彭之難駕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即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是諸王皆爲樹置失宜不預爲節制以至於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唯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加別優賜曾無紀極俚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又言臨天下者以人爲本欲令百姓安樂唯在刺史縣令縣令既衆不能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稱聖意則陛下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擢昇宰相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入爲丞相今朝廷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刺史多是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稱職方始外出而折衝果毅之內身材強者先入爲中郎將其次始補州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其材堪宰位以德行見稱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太宗稱善久之先是京城諸街每至晨暮遣人傳呼以警衆周遂奏諸街置鼓每擊以警衆令罷傳呼時人便之太宗益加賞勞俄拜給事中十二年轉中書舍人周有機辨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不見則便思之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亡倦昔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十五年遷治書侍御史兼知諫議大夫又兼檢校晉王府長史王爲皇太子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依舊兼太子右庶子周既職兼兩宮處事精密甚獲當時之譽太宗伐遼東皇太子定州監守令周與高士廉劉洎留輔皇太子太宗還以本官攝吏部尙書二十一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太宗嘗以神筆賜周飛白書曰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周病消渴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宮敕求勝地爲周起宅名醫中使相望不絕每令尙食以膳供之太宗躬爲調藥皇太子親臨問疾周臨終索所陳事表草一帙手自焚之慨然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弗爲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太宗爲之舉哀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高宗即位追贈尙書右僕射高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庭子載咸亨年累遷吏部侍郎善選補于今稱之卒於雍州長史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應制舉授管州錄事參軍五年侍中陳叔達薦仁師才堪史職進拜右武衞錄事參軍預修梁魏等史貞觀初再遷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逆謀事發州縣追捕反黨俘囚滿獄詔仁師按覆其事仁師至州悉去杻械仍與飲食湯沐以寬慰之唯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原免及奏報詔使將往決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此獄徒侶極衆而足下雪免者多人皆好生誰肯讓死今既臨命恐未甘心深爲足下憂也仁師曰嘗聞理獄之體必務仁恕故稱殺人刖足亦皆有禮豈有求身之安知枉不爲申理若以一介暗短但易得十四之命亦所願也伏伽慚而退及勅使至青州更訊諸囚咸曰崔公仁恕事無枉濫請伏罪皆無異辭仁師後爲度支郎中嘗奏支度財物數千言手不執本太宗怪之令黃門侍郎杜正倫齎本仁師對唱一無差殊太宗大奇之時校書郎王玄度注尙書毛詩毀孔鄭舊義上表請廢舊注行己所注者詔禮部集諸儒詳議玄度口辯諸博士皆不能詰之郎中許敬宗請付祕閣藏其書河間王孝恭特請與孔鄭並行仁師以玄度穿鑿不經乃條其不合大義駁奏請罷之詔竟依仁師議玄度遂廢十六年遷給事中時刑部以賊盜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奏請八座詳議右僕射高士廉吏部尙書侯君集兵部尙書李勣等議請從重民部尙書唐儉禮部尙書江夏王道宗工部尙書杜楚客等議請依舊不改時議者以漢及魏晉謀反皆夷三族咸欲依士廉等議仁師獨駁曰自羲農以降爰及唐虞或設言而人不犯或畫象而下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爲稱首及其世亂獄訟滋煩周之季年不勝其弊烈火原於子產峭潤起於安于韓季申商爭持急

刻參夷相坐始於此也秦用其法遂至土崩漢高之務寬大末爲盡善文帝之存仁厚仍多涼德遂使新垣族滅信越菹醢見譏良史謂之過刑魏晉至隋有損有益凝脂猶密秋荼尙煩皇上爰發至仁念茲刑憲酌前王之令典探往代之嘉猷革弊蠲苛可大可久仍降綸綍頒之九區故得斷獄數簡手足有措刑清化洽未有不安忽以暴秦酷法爲隆周中典非惻隱之情反惟行之令進退參詳未見其可且父子天屬昆季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第既欲改法請更審量竟從仁師駁議後仁師密奏請立魏王爲太子忤旨轉爲鴻臚少卿遷民部侍郎征遼之役詔太常卿韋挺知海運仁師爲副仁師又別知河南水運仁師以水路險遠恐遠州所輸不時至海運便宜從事遞發近海租賦以充轉輸及韋挺以壅滯失期除名爲民仁師以運夫逃走不奏坐免官既不得志遂作體命賦以暢其情辭多不載太宗還至中山起爲中書舍人尋兼檢校刑部侍郎太宗幸翠微宮仁師上淸暑賦以諷太宗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時仁師甚承恩遇中書令褚遂良頗忌嫉之會有伏閤上訴者仁師不奏太宗以仁師罔上遂配龔州會赦還累徵初起授簡州刺史尋卒年六十餘神龍初以子挹爲國子祭酒恩例贈同州刺史挹子湜湜少以文辭知名舉進士累轉左補闕預修三教珠英遷殿中侍御史神龍初轉考功員外郎時桓彥範敬暉等既知國政懼武三思讒間引湜爲耳目使伺其動靜俄而中宗疎忌功臣於三思恩寵漸厚湜乃反以桓敬等計議潛告三思尋遷中書舍人及桓敬等徙于嶺外湜又說三思盡宜殺之以絕其歸望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表兄周利貞先爲桓敬等所惡自侍御史出嘉州司馬湜乃舉充此行桓敬等聞利貞至多自殺三思引利貞爲御史中丞湜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挹爲禮部父子同爲南省副貳有唐已來未有也時昭容上官氏屢出外舍湜託附之由是中宗遇湜甚厚俄拜吏部侍郎尋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同知選事銓綜失序爲御史李尙隱所劾愔坐配流嶺表湜左轉爲江州司馬上官昭容密與安樂公主曲爲申理中宗乃以愔爲江州司馬授湜襄州刺史未幾入爲尙書左丞韋庶人臨朝復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出爲華州刺史俄又拜太子詹事初湜景龍中獻策開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陸之運役徒數萬死者十三四仍嚴錮舊道禁行旅所開新路以通竟爲夏潦衝突崩壓不通至是追論湜開山路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俄爲太平公主所引復遷中書門下三品先天元年拜中書令與劉幽求爭權不協陷幽求徙于嶺表仍促廣州都督周利貞以逗留殺之不果而止時挹以年老累除戶部尙書致仕挹性貪冒受人請託數以公事干湜湜多違拒不從大爲時論所嗤玄宗在東宮數幸其第恩意甚密湜既私附太平公主時人咸爲之懼門客陳振鷺獻海鷗賦以諷之湜雖稱善而心實不悅及帝將誅蕭至忠等召將託爲腹心湜弟滌謂湜曰主上若有所問不得有所隱也湜不從及見帝對問失旨至忠等既誅湜坐徙嶺外時新興王晉亦連坐伏誅臨刑歎曰本謀此事出自崔湜今我就死而湜得生何冤濫也俄而所司奏宮人元氏款稱與湜曾密謀進酖乃追湜賜死初湜與張說有隙說時爲中書令議者以爲說構陷之時湜與尙書右丞盧藏用同配流俱行湜謂藏用曰家弟承恩或冀寬宥因遲留不速進行至荊州夢於講堂照鏡曰鏡者明象吾當爲人主所明也以告占夢人張由對曰講堂者受法之所鏡者於文爲立見金此非吉徵其日追使至縊於驛中時年四十三湜美姿儀早有才名弟液滌及從兄涖並有文翰居淸要每宴私之際自比東晉王導謝安之家謂人曰吾之一門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也是故進趣不已而不以令終液尤工五言之作湜常歎伏之曰海子我家之龜也海子卽液小名官至殿中侍御史坐兄配流逃匿於郢州人胡履虛之家作幽征賦以見意辭甚典麗遇赦還道病卒友人裴耀卿纂其遺文爲集十卷液子論以吏幹稱天寶中自櫟陽令遷司勳員外郎濮陽太守乾元後歷典名郡皆以理行稱大曆末元載以罪誅朝廷方振起淹滯遷同州刺史未幾爲黜陟使庾何所按壓免議者以何舉奏涉於深刻復用論爲衢州刺史秩滿寓於揚楚間德宗以舊族耆年授大理卿致仕卒液弟滌多辯智善諧謔素與玄宗款密兄湜坐太平黨誅玄宗常思之故待滌踰厚用爲秘書監出入禁中與諸王侍

實不讓席而坐或在寧王之上後賜名澄從東封還加金紫光祿大夫封安喜縣子開元十四年卒贈兗州刺史

史臣曰劉洎始以章疏切直以至位望隆顯至于提綱整帶否聖嘉猷籍國士之談體廊廟之器噫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一言不慎竟陷誣奏雖君親甚悔而駟不及舌良足悲矣馬周道承際會天性深沉悟主談微作忠本孝神識廣度宛步穹崇詩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惜其中壽不憖遺乎崔仁師以史材擢進其刊正褒貶雅得詳明至于本仁恕申枉濫其事可觀沮穿鑿之註止從重之刑其言甚直書曰疑謀勿成而以魏王爲請不亦惑乎及參機務竟致忌嫉罔上之名抑有由也崔湜之德去祖逾遠謂勢可恃謂進無傷及位極人臣而心無止足覽海鵬賦知而不誡及荆州之夢人知不免易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贊曰驥逢造父一日千里英主取賢不拘階陛賓王徒步洎爲賊吏一見文皇曾登相位

舊唐書卷七十四

舊唐書卷七十四考證

馬周傳太宗嘗以神筆賜周飛白書曰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沈炳震曰新書作誠在忠力以叶上韻也

崔仁師傳太宗以仁師罔上遂配龔州○太宗本紀作連州

舊唐書卷七十四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二十五

蘇世長子良嗣　韋雲起孫方質　孫伏伽

張玄素

蘇世長雍州武功人也祖彤後魏直散騎常侍父振周宕州刺史建威縣侯周武帝時世長年十餘歲上書言事武帝以其年小召問讀何書對曰讀孝經論語武帝曰孝經論語何所言對曰孝經云為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論語曰為政以德武帝善其對令於獸門館讀書以其父歿王事因令襲爵世長於武帝前擗踴號泣武帝為之改容隋文帝受禪世長又屢上便宜頗有補益超遷長安令大業中為都水少監使於上江督運會江都難作世長為煬帝發喪慟哭哀感路人王世充僭號署為太子太保行臺右僕射與世充兄子弘烈及將豆盧褒俱鎮襄陽時弘烈娶褒女為妻深相結託高祖與褒有舊璽書諭之不從頻斬使者武德四年洛陽平世長首勸弘烈歸降既至京師高祖誅褒而責世長來晚之故世長頓顙曰自古帝王受命為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陛下應天順人布德施惠又安得忘管仲雍齒之事乎且臣武功之士經涉亂離死亡略盡惟臣殘命得見聖朝陛下若復殺之是絕其類也實望天恩使有遺種高祖與之有故笑而釋之尋授玉山屯監後於玄武門引見語及平生恩意甚厚高祖曰卿自謂諂佞耶正直耶對曰臣實愚直高祖曰卿若直何為背世充而歸我對曰洛陽既平天下為一臣智窮力屈始歸陛下向使世充尚在臣據漢南天意雖有所歸人事足為勍敵高祖大笑嘗嘲之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棄忠貞於鄭國忘信義於吾家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封侯臣以山南歸國惟蒙屯監即日擢拜諫議大夫從幸涇陽校獵大獲禽獸於旌門高祖入御營顧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為臣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矣及突厥入寇武功郡縣多失戶口是後下詔將幸武功校獵世長又諫曰突厥初入大為民害陛下救恤之道猶未發言乃於其地又縱畋獵非但仁育之心有所不足百姓供頓將何以堪高祖不納又嘗引之於披香殿世長酒酣奏曰此殿隋煬帝所作耶是何雕麗之若此也高祖曰卿好諫似真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設詭疑而言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琉璃之瓦並非受命帝王愛民節用之所為也若是陛下作此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常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此之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侈民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初有天下而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深然之後歷陝州長史天策府軍諮祭酒秦府初開文學館引為學士與房玄齡等一十八人皆蒙圖畫令文學褚亮為之贊曰軍諮諧噱超然辯悟正色于庭匪躬之故貞觀初聘于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受賂遺朝廷稱之出為巴州刺史覆舟溺水卒世長機辯有學博涉而簡率嗜酒無威儀初在陝州部內多犯法世長莫能禁乃責躬引咎自撻於都街伍伯嫉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觀者咸以為笑議者方稱其詐子良嗣高宗時遷周王府司馬王時年少舉事不法良嗣正色匡諫甚見敬憚王府官屬多非其人良嗣守文檢括莫敢有犯深為高宗所稱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高宗使宦者緣江採異竹將於苑中植之宦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還過荊州良嗣囚之因上疏切諫稱遠方求珍異以疲道路非聖人抑己愛人之道又小人竊弄威福以虧皇明言甚切直疏奏高宗下制慰勉遽令棄竹於江中永淳中為雍州長史時關中大飢人相食盜賊縱橫良嗣為政嚴明盜發三日內無不擒擿則天臨朝遷工部尚書尋代王德真為納言累封溫國公為西京留守則天賦詩餞送寵遇甚渥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西苑將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駁之曰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也匪躬遂止無幾追入都還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載初元年春罷文昌左相加位特進仍依舊知政事與地官尚書韋方質不協及方質坐事當誅辭引良嗣則天特保明之良嗣謝恩拜伏便

不能復起輿歸其家詔御醫張文仲韋慈藏往視疾其日薨年八十五則天輟朝三日舉哀於觀風門勅百官就宅赴弔贈開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賜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碩兼降璽書弔祭其子踐言太常丞尋爲酷吏所陷配流嶺南而死追削夏嗣官爵籍沒其家景龍元年追贈夏嗣司空踐言子務玄襲爵溫國公開元中爲邠王府長史

韋雲起雍州萬年人伯父澄武德初國子祭酒綿州刺史雲起隋開皇中明經舉授符璽直長嘗因奏事文帝問曰外間有不便事汝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在帝側雲起應聲奏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徒以公主之壻遂居要職臣恐物議以陛下官不擇賢濫以天秩加於私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其言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仁壽初詔在朝文武舉人述乃舉雲起進授通事舍人大業初改爲通事謁者又上疏奏曰今朝廷之內多山東人而自作門戶更相剡薦附下罔上共爲朋黨不抑其端必傾朝政臣所以痛心扼腕不能默已謹件朋黨人姓名及姦狀如左煬帝令大理追究於是左丞郎蔚之司隸別駕郎楚之並坐朋黨配流漫頭赤水餘免官者九人會契丹入抄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往討契丹部落啓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各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之後擊鼓而發軍中有犯約者斬紇干一人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來入謁之皆膝行股戰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情無猜忌雲起既入其界使突厥詐云向柳城郡欲共高麗交易勿言營中有隋使敢漏泄者斬之契丹不備去賊營百里詐引南度夜復退還去營五十里結陣而宿契丹弗之知也既明俱發馳騎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女子及畜產以半賜突厥餘將入朝男子皆殺之煬帝大喜集百官曰雲起用突厥而平契丹行師奇譎才兼文武又立朝謇諤朕今親自舉之擢爲治書御史雲起乃奏劾曰內史侍郎虞世基職典樞要寄任隆重御史大夫裴蘊特蒙殊寵維持內外今四方告變不爲奏聞賊數實多或減言少陛下既聞賊少發兵不多衆寡懸殊往皆莫尅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此而不繩爲害將大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曰雲起詆訾名臣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由是左遷大理司直煬帝幸揚州雲起告歸長安屬義旗入關於長樂宮謁見義寧元年授司農卿封陽城縣公武德元年加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判農圃監事是歲欲大發兵討王世充雲起上表諫曰國家承喪亂之後百姓流離未蒙安養頻年不熟關內阻飢京邑初平物情未附鼠竊狗盜猶爲國憂盩厔司竹餘氛未殄藍田谷口羣盜實多朝夕伺間極爲國害雖京城之內每夜賊發北有師都連結胡寇斯乃國家腹心之疾也捨此不圖而窺兵函洛若師出之後內盜乘虛一旦有變禍將不小臣謂王世充遠隔千里山川懸絕無能爲害待有餘力方可討之今內難未弭且宜弘於度外如臣愚見請暫戢兵務稽勸農安人和衆關中小盜自然寧息秦川將卒實勇有餘三年之後一舉便定今雖欲速臣恐未可乃從之會突厥入寇詔雲起總領豳寧已北九州兵馬便宜從事四年授西麟州刺史司農卿如故尋代趙郡王孝恭爲夔州刺史轉遂州都督懷柔夷獠咸得衆心遷益州行臺民部尚書尋轉行臺兵部尚書行臺僕射竇軌多行殺戮又妄奏獠反冀得集兵因此作威肆其凶暴雲起多執不從雲起又嘗私產交通生獠以規其利軌亦對衆言之由是構隙情相猜貳隱太子之死也勅遣軌息馳驛詣益州報軌軌乃疑雲起弟慶儉堂弟慶嗣及親族並事東宮慮其聞狀或將爲變先設備而後告之雲起果不信問曰詔書何在軌曰公建成黨也今不奉詔同反明矣遂執殺之初雲起年少時師事太學博士王頗頗每與之言及時事甚嘉歎之乃謂之曰韋生識悟如是必能自取富貴然剛腸嫉惡終當以此害身竟如頗言子師實垂拱初官至華州刺史太子少詹事封扶陽郡公師實子方質則天初鸞臺侍郎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改修垂拱格式方質多所損益甚爲時人所稱俄而武承嗣三思當朝用事諸宰相咸傾附之方質疾假承嗣等詣宅問疾方質據牀不爲之禮左右云踞見權貴恐招危禍方質曰吉凶命也大丈夫豈能折節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也尋爲酷吏周興來子珣所構配流儋州仍籍沒其家尋卒神龍初雪免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大業末自大理寺史累補萬年縣法曹武德元年初以三

事上諫其一曰臣聞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父有諍子雖無道不陷
於不義故云子不可不諍於父臣不可不諍於君以此言之臣之事君猶子之
事父故也隋後主所以失天下者何也止爲不聞其過當時非無直言之士由
君不受諫自謂德盛唐堯功過夏禹窮侈極慾以恣其心天下之士肝腦塗地
戶口減耗盜賊日滋而不覺知者皆由朝臣不敢告之也向使修嚴父之法開
直言之路選賢任能賞罰得中人人樂業誰能搖動者乎所以前朝好爲變更
不師古訓者止爲天誘其咎將以開今聖唐也陛下龍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
旋踵大位遂隆陛下勿以唐得天下之易不知隋失之不難也陛下貴爲天子
富有天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既爲竹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凡有
蒐狩須順四時既代天理安得非時妄動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有獻鷂
鶵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參軍事盧牟子
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頻蒙賞勞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陛下必有所欲何求而不得陛下所少者豈此物哉願陛下察臣愚
忠則天下幸甚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有隋之末大見崇用此謂淫風不
可不改近者太常官司於人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以充散妓之服云擬五
月五日於玄武門遊戲臣竊思審實損皇猷亦非貽厥子孫謀爲後代法也故
書云無以小怨爲無傷而弗去恐從小至於大故也論語云放鄭聲遠佞人又
云樂則韶舞以此言之散妓定非功成之樂也如臣愚見請並廢之則天下不
勝幸甚其三曰臣聞性相近而習相遠以其所好相染也故書云與治同道罔
弗興與亂同事罔弗亡以此言之興亂其在斯與皇太子及諸王等左右羣僚
不可不擇而任之也如臣愚見但是無義之人及先來無賴家門不能邕睦及
好奢華馳獵馭射專作慢遊狗馬聲色歌舞之人不得使親而近之也此等止
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於拾遺補闕決不能爲也臣歷窺往古下觀近代至於子
孫不孝兄弟離間莫不爲左右亂之也願陛下妙選賢才以爲皇太子僚友如
此即克隆盤石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大悅下詔曰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典籍
豈無先誡臣僕詔諛故弗之覺也漢高祖反正從諫如流洎乎文景繼業宣元

承緒不由斯道孰隆景祚周隋之季忠臣結舌一言喪邦諒足深誡永言於此
常深歎息朕每惟寡薄恭膺寶命雖不能性與天道庶思勉力常冀弼諧以匡
不逮而羣公卿士罕進直言將申虛受之懷物所未諭萬年縣法曹孫伏伽至
誠慷慨詞義懇切指陳得失無所迴避非有不次之舉曷貽利行之益伏伽既
懷諒直宜處憲司可治書侍御史仍頒示遠近知朕意焉兼賜帛三百匹時軍
國多事賦斂繁重伏伽屢奏請改革高祖並納焉二年高祖謂裴寂曰隋末無
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惟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
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志在安人平亂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
不逮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惟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
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及平王世充竇建德大赦天下既而責其黨與
並令配遷伏伽上表諫曰臣聞王言無戲自古格言去食存信聞諸舊典故書
云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又論語云一言出口駟不及舌以此而論言之出口不
可不慎伏惟陛下光臨區宇覆育羣生率土之濱誰非臣妾絲綸一發取信萬
方使聞之者不疑見之者不惑陛下今月二日發雲雨之制光被黔黎無所間
然公私蒙賴既云常赦不免皆赦除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與天下斷當許
其更新以此言之但是赦後即便無事因何王世充及建德部下赦後乃欲遷
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遣下人若爲取則若欲子細推尋逆城之內人誰無
罪故書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若論渠魁世充等爲首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
古人云蹠狗吠堯蓋非其主在東都城內及建德部下乃有與陛下積小故舊
編髮友朋猶尚有人敗後始至者此等豈忘陛下皆云被壅故也以此言之自
外疎者竊謂無罪又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上古已來何代無君所以稱
堯舜之善者何也直由爲天子者實難善名難得故也往者天下未平威權須
應機而作今四方既定設法須與人共之但法者陛下自作之還須守之使天
下百姓信而畏之今自爲無信欲遣兆人若爲信畏故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
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賞罰之行達乎貴賤聖人制法無限親疏如臣愚見世
充建德下僞官經赦合免責情欲遷配者請並放之則天下幸甚又上表請置

諫官高祖皆納焉太宗即位賜爵樂安縣男貞觀元年轉大理少卿太宗嘗馬射伏伽上書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以此言之天下之主不可履險乘危明矣臣又聞天子之居也則禁衛九重其動也則出警入蹕此非極尊其居處乃爲社稷生靈之大計耳故古人云一人有慶兆人賴之臣竊聞陛下猶自走馬射帖娛悅近臣此乃無禁乘危竊爲陛下有所不取也何者一則非光史冊二則未足顯揚又非所以導養聖躬亦不可以垂範後代此秖是少年諸王之所務豈得既爲天子今日猶行之乎陛下雖欲自輕其奈社稷天下何如臣愚見竊謂不可太宗覽之大悅五年坐奏囚誤失免官尋起爲刑部郎中累遷大理少卿轉民部侍郎十四年拜大理卿後出爲陝州刺史永徽五年以年老致仕顯慶三年卒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隋末爲景城縣戶曹竇建德攻陷景城玄素被執將就戮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命曰此人清慎若是今儻殺之乃無天也大王將定天下當深加禮接以招四方如何殺之使善人解體建德遽命釋之署爲治書侍御史固辭不受及江都不守又召拜黃門侍郎始應命建德平授景城都督府錄事參軍太宗聞其名及即位召見訪以政道對曰臣觀自古已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重又欲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況一日萬機已多虧失以日繼日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如其廣任賢良高居深視百司奉職誰敢犯之臣又觀隋末沸騰被於寓縣所爭天下者不過十數人餘皆保邑全身思歸有道是知人欲背主爲亂者鮮矣但人君不能安之遂致於亂陛下若近覽危亡日慎一日堯舜之道何以能加太宗善其對擢拜侍御史尋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幸玄素上書諫曰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爲君也藉周室之餘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良由逞嗜奔欲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恃惟當弘儉約薄賦斂慎終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爲先東都未有幸期即何須補葺諸王今並出藩又須營構興發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欣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則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勞役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凋盡天恩含育粗見存立飢寒猶切生計未安三五年間恐未平復奈何營未幸之都奪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豈不知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內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爲日尚淺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又嘗見隋室造殿楹棟宏壯大木非隨近所有多從豫章採來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爲之若用木輪即便火出鐵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壞仍數百人別齎鐵轂以隨之終日不過進三二十里略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功則餘費又過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及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深願陛下思之無爲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且陛下初平東都太上皇勅大殿高門並宜焚毀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請賜與貧人事雖不行然天下翕然謳歌至德今若遵舊制即是隋役復興五六年間趨捨頓異何以昭示子孫光敷四海太宗歎曰我不思量遂至於此顧謂房玄齡曰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朕故修營意在便於百姓今玄素上表實亦可依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來不易非其忠直安能若此可賜綵二百匹侍中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迴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累遷太子少詹事轉右庶子時承乾居春宮頗以遊畋廢學玄素上書諫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同棄然古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爲百姓除害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今苑中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常終虧雅度且傳說曰學不師古匪說攸聞然則弘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既奉恩詔令孔穎達侍講望數存問以補萬一仍博選有名行學士兼朝夕侍奉覽聖人之遺教察既行之往事

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此則盡善盡美夏啓周誦焉足言哉夫爲人上者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情耽惑成亂耽惑既甚忠言遂塞所以臣下苟順君道漸虧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小善而不爲故知禍福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兩當須廣樹嘉猷既有好畋之淫何以主斯匕鬯慎終如始猶懼漸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尋又兼太子少詹事十三年又上書諫曰臣聞周公以大聖之材猶握髮吐飡引納白屋而況後之聖賢敢輕斯道是以禮制皇太子入學而行齒胄欲使太子知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外皆因行以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隆尚須學文以飾其表至如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論今增暉睿德而雕蟲小伎之流秪可時命追隨以代博奕耳若其騎射畋遊酣歌戲翫以悅耳目終穢心神漸染既久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卽亂臣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承乾並不能納太宗知玄素在東宮頻有進諫十四年擢授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時承乾久不坐朝玄素諫曰宮內止有婦人耳不知如樊姬之徒可與弘益聖德者有幾若遂無賢哲便是親嬖倖遠忠良人不見德何以光斅三善且宮儲之寄於國爲重所以廣置羣僚以輔睿德今乃動經時月不見宮臣納誨既疎將何補闕承乾嫉其數諫遣戶奴夜以馬撾擊之殆至於死承乾又嘗於宮中擊鼓聲聞于外玄素扣閤請見極言切諫承乾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毀之是歲太宗嘗對朝問玄素歷官所由玄素既出自刑部令史甚以慙恥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臣聞君子不失言於人聖主不戲言於臣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臣始能盡力以奉其上近代宋孝武輕言肆口侮弄朝臣攻其門戶乃至狼狽良史書之以爲非是陛下昨見問張玄素云隋任何官奏云縣尉又問未爲縣尉已前奏云流外又問在何曹司玄素將出閤門殆不能移步精爽頓盡色類死灰朝臣見之多所驚怪大唐創曆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使用陛下禮重玄素頻年任使擢授三品翼贊皇儲自不可更對羣臣窮其門戶棄昔日之殊恩成一朝之愧恥人君之御臣下也禮義以導之惠澤以驅之使其負戴玄天罄輸臣節猶恐德禮不加人不自勵若無故忽略使其羞慙鬱結於懷衷心靡樂責其伏節死義其可得乎書奏太宗謂遂良曰朕亦悔此問今得卿疏深會我心承乾既敗德日增玄素又上書諫曰臣聞孔子云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然書傳所載言之或遠尋覽近事得失斯存至如周武帝平定山東卑宮菲食以安海內太子贇舉措無端穢德日著爲九軌知其不可具言於武帝武帝慈仁望其漸改及至踐祚狂暴肆情區宇崩離宗祀覆滅卽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弱憑藉女資雖無大功於天下然布德行仁足爲萬姓所賴勇爲太子不能近遵君父之節儉而務驕侈今之山池遺跡卽殿下所親覩是也此時亦恃君親之恩自謂太山之固詎知邪臣敢進其說向使勤靜有常進退合度親君子疎小人拾浮華尚恭儉雖有邪臣間之何能致慈父之隙豈不由積德未弘令聞不著譏言一至遂成其禍竊惟皇儲之寄荷戴殊重如其積德不弘何以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爲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內不覩賢良今言孝敬則闕視膳問安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愛學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因緣誅戮之罪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深宮愛好者皆遊手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哉宜猷禁門不異闤闠朝入暮出穢聲已遠臣以德音日損頻上諫書自爾已來縱逸尤甚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修當今善士臣每奏請望數召進與之談論庶廣徽猷令旨反有猜嫌謂臣妄相推引從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招敗損方崇閉塞之源不慕欽明之術雖抱睿哲之資終罹罔念之咎古人云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書入承乾不納乃遣刺客將加屠害俄屬宮廢玄素隨例除名十八年起授潮州刺史轉鄧州刺史永徽中以年老致仕龍朔三年加授銀青光祿大夫麟德元年卒

史臣曰伏伽上疏於高祖玄素進言於太宗從諫既以千至尊懷切直以明正理可謂至難矣既而並見抽擢咸蒙顧遇自非下情忠到勠匪躬之節上聽聰

明致如流之矣孰能至於此乎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斯之謂矣世長幼而聰悟長能規諫雲起屏絕朋黨罔避彊豪歷覽言行咸有可觀而雲起吐茹無方世長終成詭詐其不令也宜哉方諸孫張二子知不逮矣

贊曰言爲身文感義忘身不有忠膽安輕逆鱗蘇韋果俊伽袁忠純悟主匡失猗歟諍臣

舊唐書卷七十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二十六

太宗諸子

恆山王承乾　楚王寬　吳王恪 子成王千里 孫信安王褘
濮王泰　庶人祐　蜀王愔
蔣王惲　越王貞 子琅邪王沖　紀王慎
江王囂　代王簡　趙王福
曹王明

太宗十四子文德皇后生高宗大帝恆山王承乾濮王泰楊妃生吳王恪蜀王愔陰妃生庶人祐燕妃生越王貞江王囂韋妃生紀王慎楊妃生趙王福楊氏生曹王明王氏生蔣王惲後宮生楚王寬代王簡

恆山王承乾太宗長子也生於承乾殿因以名焉武德三年封恆山王七年徙封中山太宗即位為皇太子時年八歲性聰敏太宗甚愛之太宗居諒闇庶政皆令聽斷頗識大體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監國及長好聲色慢遊無度然懼太宗知之不敢見其迹每臨朝視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後便與羣小褻狎宮臣或欲進諫者承乾必先揣其情便危坐斂容引咎自責樞機辨給智足飾非羣臣拜答不暇故在位者初皆以為明而莫之察也承乾先患足行甚艱難而魏王泰有當時美譽太宗漸愛重之承乾恐有廢立甚忌之泰亦負其材能潛懷奪嫡之計於是各樹朋黨遂成釁隙有太常樂人年十餘歲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寵幸號曰稱心太宗知而大怒收稱心殺之坐稱心死者又數人承乾意泰告訐其事怨心逾甚痛悼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車馬於前令宮人朝暮奠祭承乾數至其處徘徊流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之并贈官樹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託疾不朝參者輒逾數月常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椎髻翦綵為舞衣尋橦跳劍晝夜不絕鼓角之聲日聞於外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穎達又多所規奏太宗並嘉之二人各賜帛百匹黃金十斤以勵承乾之意仍遷志寧為詹事未幾志寧以母憂去職承乾傒縱日甚太宗復起志寧為詹事志寧與左庶子張玄素數上書切諫承乾並不納又嘗召壯士左衛副率封師進及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深禮賜之令殺魏王泰不尅而止尋與漢王元昌兵部尚書侯君集左屯衛中郎將李安儼洋州刺史趙節駙馬都尉杜荷等謀反將縱兵入西宮貞觀十七年齊王祐反於齊州承乾謂紇干承基曰我西畔宮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來耳此間大親近豈可並齊王乎會承基亦外連齊王繫獄當死遂告其事太宗召承乾幽之別室命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特進蕭瑀兵部尚書李勣大理卿孫伏伽中書侍郎岑文本御史大夫馬周諫議大夫褚遂良等參鞫之事皆明驗廢承乾為庶人徙黔州元昌賜令自盡侯君集等咸伏誅其宮僚左庶子張玄素右庶子趙弘智令狐德棻中書舍人蕭鈞並以材選用承乾既敗太宗引大義以讓之咸坐免十九年承乾卒於徙所太宗為之廢朝葬以國公之禮二子象厥象官至懷州別駕厥至鄂州別駕象子適之別有傳

楚王寬太宗第二子也出繼叔父楚哀王智雲早薨貞觀初追封無後國除

吳王恪太宗第三子也武德三年封蜀王授益州大都督以年幼不之官十年又徙封吳王十二年累授安州都督及將赴職太宗書誡之曰吾以君臨兆庶表正萬邦汝地居茂親寄惟藩屏勉思橋梓之道善侔間平之德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三風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則克固盤石永保維城外為君臣之忠內有父子之孝宜自勵志以勗日新汝方違膝下悽戀何已欲遺汝珍翫恐益驕奢故誡此一言以為庭訓高宗即位拜司空梁州都督恪母隋煬帝女也恪又有文武才太宗常稱其類己既名望素高甚為物情所向長孫無忌既輔立高宗深所忌嫉永徽中會房遺愛謀反遂因事誅恪以絕衆望海內冤之有子四人仁瑋琨璄並流于嶺表尋追封恪為鬱林王并為立廟又封仁為鬱林縣侯永昌元年授襄州刺史不知州事後改名千里天授後歷唐廬許衛蒲五州刺史時皇室諸王有德望者必見誅戮惟千里褊躁無才復數進獻符瑞事故則天

朝竟免禍長安三年充嶺南安撫討擊使歷遷右金吾將軍中興初進封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兼領益州大都督又追贈其父爲司空三年又領廣州大都督五府經略安撫大使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千里與其子天水王禧率左右數十人斫右延明門將殺三思黨與宗楚客紀處訥等及太子兵敗千里與禧等坐誅仍籍沒其家改姓蝮氏睿宗即位詔曰故左金吾衛大將軍成王千里保國安人克成忠義願除兇醜翻陷誅夷永言淪沒良深痛悼宜復舊班用加新寵可還舊官又令復姓璋早卒中興初追封朗陵王子祐本名褕出繼蜀王愔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祕書少監開元十三年改封廣漢郡王太僕卿同正員堯琨則天朝歷淄衛宋鄭梁幽六州刺史有能名聖曆中嶺南獠反勑琨爲招慰使安輯荒徼甚得其宜長安二年卒官贈司衛卿神龍初贈張掖郡王開元十七年以子禕貴贈工部尚書追封吳王璄中興初封歸政郡王歷宗正卿坐千里事貶南州司馬卒琨子禕禕少有志尚事母甚謹撫弟祇等以友愛稱景龍四年爲太子僕兼徐州別駕加銀青光祿大夫少繼江王囂後封爲嗣江王景雲元年復爲德蔡衛等州刺史開元後累轉蜀濮等州刺史政號清嚴人吏畏而服之漸見委任入爲光祿卿遷將作大匠丁母憂去官起復授瀛州刺史又上表固請終制許之十二年改封信安郡王十五年服除拜左金吾衛大將軍朔方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權御史大夫尋遷禮部尚書仍充朔方軍節度使先是石堡城爲吐蕃所據侵擾河右勑禕與河西隴右議取之禕到軍總率士伍尅期攻之或曰此城據險又爲吐蕃所惜今總兵深入賊必併力拒守事若不捷退則狼狽不如按軍持重以觀形勢禕曰人臣之節豈憚艱險必期衆寡不敵吾則以死繼之苟利國家此身何惜於是督率諸將倍道兼進併力攻之遂拔石堡城斬獲首級并獲糧儲器械其數甚衆仍分兵據守以遏賊路上聞之大悅始改石堡城爲振武軍自是河隴諸軍遊奕拓地千餘里十九年契丹衙官可突干殺其王邵固率部落降于突厥玄宗遣忠王爲河北道行軍元帥以討奚及契丹兩蕃以禕爲副王既不行禕率戶部侍郎裴耀卿等諸副將分道統兵出於范陽之北大破兩蕃之衆擒其酋長餘黨竄入山谷軍還禕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兼關內支度營田等使兼採訪處置使仍與二子官禕既有勳績執政頗害其功故其賞不厚甚爲當時所歎二十二年遷兵部尚書入爲朔方節度大使久之坐事出爲衢州刺史俄歷滑懷二州刺史天寶初拜太子少師以年老仍聽致仕二年遷太子少師制出病薨年八十餘上聞而痛惜者久之禕居家嚴毅善訓諸子皆有令命三子峘嶧峴皆至達官別有傳祇神龍中封爲嗣吳王景雲元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天寶十四載爲東平太守安祿山反率衆渡河兇威甚盛河南陳留滎陽靈昌等郡皆陷於賊祇起兵勤王玄宗壯之十五載二月授祇靈昌太守又左金吾大將軍河南都知兵馬使其月又加兼御史中丞陳留太守持節充河南道節度採訪使本官如故五月詔以爲太僕卿遣御史大夫虢王巨代之

濮王泰字惠褒太宗第四子也少善屬文武德三年封宜都王四年進封衛王以繼衛懷王霸後貞觀二年改封越王授揚州大都督五年兼領左武候大都督並不之官八年除雍州牧左武候大將軍七年轉鄜州大都督十年徙封魏王遙領相州都督餘官如故太宗以泰好士愛文學特令就府別置文學館任自引召學士又以泰腰腹洪大趨拜稍難復令乘小輿至於朝所其寵異如此十二年司馬蘇勗以自古名王多引賓客以著述爲美勸泰奏請撰括地志泰遂奏引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就府修撰十四年太宗幸泰延康坊宅因曲赦雍州及長安大辟罪已下免延康坊百姓無出今年租賦又賜泰府官僚帛有差十年泰撰括地志功畢表上之詔令付祕閣賜泰物萬段蕭德言等咸加給賜物俄又每月給泰料物有踰於皇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睿極其爲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爲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體特須尊崇如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私恩害公惑志亂國伏惟陛下功超遠古道冠百王發號施令爲世作法一日萬機或未盡美臣職在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

不以爲是。傳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鉅萬計，出入警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宣帝亦驕恣淮陽憲王，幾至於敗，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且魏王既新出閤，伏願常存禮則，言提其耳，且示儉節，自可在後月加歲增。妙擇師傳，示其成敗，既教之以謙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而獎之，道德齊禮，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又令泰入居武德殿，侍中魏徵上奏曰：伏見勅旨，令魏王泰移居武德殿。此殿在內，處所寬閑，參奉往來，極爲便近。但魏王既是愛子，陛下常欲其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爲不可。雖時與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安息，既能以寵爲懼，伏願成人之美。明早是朔日，或恐未得面陳，愚慮有疑，不敢寧寢，輕干聽覽，追深戰慄。太宗並納其言。

時皇太子承乾有足疾，泰潛有奪嫡之意，招駙馬都尉柴令武、房遺愛等二十餘人，厚加贈遺，寄以腹心。黃門侍郎韋挺、工部尙書杜楚客相繼攝泰府事，二人俱爲泰要結朝臣，津通路遺。文武群官，各有附託，自爲朋黨。承乾懼其凌奪，陰遣人詐稱泰府典籤，詣玄武門爲泰進封事，太宗省之，其書皆言泰之罪狀。太宗知其詐，而捕之不獲。十七年，承乾敗，太宗面加譴讓，承乾曰：臣貴爲太子，更何所求？但爲泰所圖，特與朝臣謀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不軌之事。今若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太宗因謂侍臣曰：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儲君之位可經求而得耳。泰立，承乾、晉王皆不存；晉王立，泰共承乾可無恙也。乃幽泰於將作監。下詔曰：朕聞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愛敬罔極，莫重乎君親。是故爲臣貴於盡忠，虧之者有罰；爲子在於行孝，違之者必誅。大則肆諸市朝，小則終貽黜辱。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將軍魏王泰，朕之愛子，實所鍾心。幼而聰令，頗好文學，恩遇極於崇重，爵位逾於寵章。不思聖哲之誡，自搆驕僭之咎，惑讒諛之言，信離間之說。以承乾雖居長嫡，久纏痾恙，潛有代宗之望，靡思孝義之則。承乾懼其陵奪，泰亦日增猜阻，爭結朝士，競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託附；親戚之內，分爲朋黨。朕志存公道，義在無偏，彰厥巨釁，兩從廢黜。非惟作則四海，亦乃貽範百代。可解泰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將軍，降封東萊郡王。太宗因謂侍臣曰：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窺嗣者，兩棄之。傳之子孫，以爲永制。尋改封泰爲順陽王，徙居均州之鄖鄉縣。太宗後嘗持泰所上表，謂近臣曰：泰文辭美麗，豈非才士。我中心念泰，卿等所知，但社稷之計，斷割恩寵，責其居外者，亦是兩全也。二十一年，進封濮王。高宗即位，爲泰開府置僚屬，車服羞膳，特加優異。永徽三年，薨于鄖鄉，年三十有五。贈太尉、雍州牧，謚曰恭。文集二十卷。二子：欣、徽。欣封嗣濮王，徽封新安郡王。欣，則天初陷酷吏獄，貶昭州別駕，卒。子嶠，本名餘慶，中興初，封嗣濮王，景雲元年，加銀靑光祿大夫。開元十二年，爲國子祭酒同正員。以王守一妹壻，貶邵州別駕，移鄧州別駕，後復其爵。

庶人祐，太宗第五子也。武德八年，封宜陽王，其年改封楚王。貞觀二年，徙封燕王，累轉豳州都督。十年，改封齊王，授齊州都督。其舅尙乘直長陰弘智謂祐曰：王兄弟既多，卽上百年之後，須得武士自助。乃引其妻兄燕弘信謁祐，祐接之甚厚，多賜金帛，令潛募劍士。初，太宗以子弟成長，慮乖法度，長史、司馬必取正人，王有虧違，皆遣聞奏。而祐溺情群小，尤好弋獵，長史薛大鼎屢諫不聽，太宗以大鼎輔導無方，竟坐免。權萬紀前爲吳王恪長史，有正直節，以萬紀爲祐長史以匡正之。萬紀見祐非法，常犯顏切諫。有昝君謩、梁猛彪者，並以善騎射得幸於祐，萬紀驟諫不納，遂斥逐之，而祐潛遣招延，狎暱逾甚。太宗慮其不能悔過，數以書責讓祐。萬紀恐幷獲罪，謂祐曰：王，帝之愛子，陛下欲王改悔，故加教訓。若能飭躬行過，萬紀請入言之。祐因附表謝罪。萬紀既至，言祐必能改過，太宗意稍解，賜萬紀而論之，仍以祐前過，勅書誥誡之。祐聞萬紀勞勉而獨被責，以爲賣己，意甚不平。萬紀性又褊隘，專以嚴急維持之，城門外不許祐出，所有鷹犬並令解放，又斥出君謩、猛彪，不許與祐相見。祐及君謩以此銜怒，謀殺萬紀。會事洩，萬紀悉收繫獄，而發驛奏聞。十七年，詔刑部尙書劉德威往按之，幷追祐及萬紀入京。祐大懼，俄而萬紀奉詔先行，祐遣燕弘信兄弘亮追于路，射殺之。既殺萬紀，君謩等勸祐起兵，乃召城中男子年十五已上，僞署上柱國、開府儀同三司，開官庫物以行賞，驅百姓入城，繕甲兵，署官司。其官有拓東王、拓

西王之號詔遣兵部尚書李勣與劉威便道發兵討之祐每夜引弘亮等五人對妃宴樂以爲得志戲笑之隙語及官軍弘亮曰不須憂也右手持酒啗左手刀拂之祐愛信弘亮聞之甚樂太宗手詔祐曰吾常誡汝勿近小人正爲此也汝素乖誡德重惑邪言自延伊禍以取覆滅痛哉何愚之甚也遂乃爲梟爲獍忘孝忘忠擾亂齊郊誅夷無罪去維城之固就積薪之危壞盤石之親爲尋戈之釁且夫背禮違義天地所不容棄父逃君人神所共怒往是吾子今爲國讎萬紀存爲忠烈死不妨義汝生爲賊臣死爲逆鬼彼則嘉聲不隤爾則惡跡無窮吾聞鄭叔漢戾並爲猖獗豈期生子乃自爲之吾所以上慚皇天下愧后土歎惋之甚知復何云太宗題書畢爲之灑泣時李勣等兵未至齊境而青淄等數州兵並不從祐之命祐又傳檄諸縣亦不從或勸祐虜城中子女走入豆子航爲盜計未決而兵曹杜行敏謀將執祐兵士多願從是夜乃鑿垣而入祐與弘亮等五人披甲控弦入室以自固行敏列兵圍之謂祐曰昔爲帝子今乃國賊行敏爲國討賊更無所顧王不速降當爲煨燼命薪草欲積而焚之祐遂出就擒餘黨悉伏誅行敏送祐至京師賜死於內省貶爲庶人國除尋以國公禮葬之

蜀王愔太宗第六子也貞觀五年封梁王七年授襄州刺史十年改封蜀王轉益州都督十三年賜實封八百戶除岐州刺史愔常非理毆擊所部縣令又畋獵無度數爲非法太宗怒曰禽獸調伏可以馴擾於人鐵石鐫鍊可爲方圓之器至如愔者曾不如禽獸鐵石乎乃削封邑及國官之半貶爲虢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愔在州數遊獵不避禾稼深爲百姓所怨典軍楊道整叩馬諫愔曳而捶之永徽元年爲御史大夫李乾祐所劾高宗謂荊王元景等曰先朝櫛風沐雨平定四方遠近蕭清車書混一上天降禍奄棄萬邦朕纂承洪業懼均馭朽與王共感同憂爲家爲國蜀王畋獵無度侵擾黎庶縣令典軍無罪被罰阿諛即喜忤意便嗔如此居官何以共理百姓歷觀古來諸王若能動遵禮度則慶流子孫違越條章則誅不旋踵愔爲法司所劾朕實恥之帝又引楊道整勞勉之拜爲匡道府折衝都尉賜絹五十匹貶愔爲黃州刺史四年坐與恪謀逆黜爲庶人徙居巴州尋改爲涪陵王乾封二年薨咸亨初復其爵土贈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諡曰悼封子璠爲嗣蜀王永昌年配流歸誠州而死神龍初以吳王恪孫朗陵王瑋子榆爲嗣蜀王

蔣王惲太宗第七子也貞觀五年封郯王八年授洛州刺史十年改封蔣王安州都督賜實封八百戶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三年除梁州都督惲在安州多造器用服翫及將行有遞車四百兩州縣不堪其勞爲有司所劾帝特宥之後歷遂相二州刺史上元年有人詣闕誣告惲謀反惶懼自殺贈司空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子煒嗣歷沂州刺史垂拱中爲則天所害子銑早卒神龍初封銑子紹宗爲嗣蔣王景龍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初爲太子家令同正員卒子欽福嗣爲率更令同正員天寶初削官於錦州安置十二載爲南郡長史同正惲子煒蔡國公煒孫之芳幼有令譽頗善五言詩宗室推之開元末爲駕部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安祿山奏爲范陽司馬及祿山起逆自拔歸西京授右司郎中歷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廣德元年兵革未清吐蕃又犯邊侵軼原會乃遣之芳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境上二年而歸除禮部尚書尋改太子賓客惲子休道道子琚本名思順中興封嗣趙王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十二年改封中山郡王右領軍將軍

越王貞太宗第八子也貞觀五年封漢王七年授徐州都督十年改封原王尋徙封越王拜揚州都督賜實封八百戶十七年轉相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四年授安州都督咸亨中復轉相州刺史貞少善騎射頗涉文史兼有吏幹所在或偏受讒言官僚有正直者多被貶退又縱諸僮豎侵暴部人由是人伏其才而鄙其行則天臨朝加太子太傅除蔡州刺史自則天稱制貞與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霍王元軌及元嘉子黃國公譔靈夔子范陽王藹元軌子江都王緒并貞長子博州刺史琅邪王沖等密有匡復之志垂拱三年七月譔作謬書與貞云內人病漸重恐須早療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宜早下手仍速相報是歲則天以明堂成將行大享之禮追皇宗赴集元嘉因遞相語云大享之際神皇必遣人告諸王密因大行誅戮皇家子弟無遺種矣譔遂詐爲皇帝

璽書與沖云朕被幽縶王等宜各救拔我也沖在博州又僞爲皇帝璽書云神皇欲傾李家之社稷移國祚於武氏遂命長史蕭德琮等召募士卒分報韓魯霍越紀等五王各令起兵應接以赴神都初沖與諸王連謀及沖先發而莫有應者惟貞以父子之故獨舉兵以應之尋遣兵破上蔡縣聞沖敗恐懼索鏁欲自拘馳驛詣闕謝罪會其所署新蔡令傅延慶得勇士二千餘人貞遂有拒敵之意乃宣言於其衆曰琅邪王已破魏相數州聚兵至二十萬朝夕即到爾宜勉之徵屬縣兵至七千人分爲五營貞自爲中營署其所親汝陽縣丞裴守德爲大將軍內營總管趙成美爲左中郎將押左營閭弘道爲右中郎將押右營安摩訶爲郎將後軍總管王孝志爲右將軍前軍總管又以蔡州長史韋慶禮爲銀青光祿大夫行其府司馬凡署九品已上官五百餘人令道士及僧轉讀諸經以祈事集家僮戰士咸帶符以辟兵其所署官皆迫脅見從本無鬭志惟裴守德實與之同守德驍勇善騎射貞將起事便以女良鄉縣主妻之而委以爪牙心腹之任則天命左豹韜衛大將軍麴崇裕爲中軍大總管夏官尚書岑長倩爲後軍大總管率兵十萬討之仍令鳳閣侍郎張光輔爲諸軍節度於是制削貞及沖屬籍改姓虺氏崇裕等軍至蔡州城東四十里貞命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規等兵潰而歸貞大懼閉門自守裴守德排閤入謂王安在意欲殺貞以自購也官軍進逼州城貞家僮悉力衛貞曰事既如此豈得受戮辱當須自爲計貞乃飲藥而死家僮方始一時散捨仗就擒規亦縊其母自殺守德攜良鄉縣主亦同縊于別所麴崇裕斬貞父子及裴守德等傳首東都梟於闕下貞起兵凡二十日而敗貞之在蔡州數奏免所部租賦以結人心家僮千人馬數千匹外託以畋獵內實習武備嘗遊于城西水門橋臨水自鑒不見其首心甚惡之未幾而及禍神龍初追復爵土與子沖俱復舊姓初貞將起兵作書與壽州刺史駙馬都尉趙瓌曰佇總義兵來入貴境瓌甚喜復許率兵相應瓌妻常樂長公主高祖第七女和思皇后之母也謂其使曰爲我報越王與其進不與其退爾諸王若是男兒不應至許時尚未舉動我常見耆老云隋文帝將篡奪周室尉遲迥是周家外甥猶能起兵相州連結突厥天下聞風莫不響應況爾諸王並國家懿親宗社是託豈不學尉遲迥感恩効節捨生取義耶夫爲臣子若救國家則爲忠不救則爲逆諸王必須以匡救爲急不可虛生浪死取笑於後代及貞等敗瓌與公主亦伏誅沖貞長子也好文學善騎射歷密濟博三州刺史皆有能名初沖自博州募得五千餘人欲渡河攻濟州先取武水縣縣令郭務悌赴魏州請援魏州莘縣令馬玄素領兵千七百人邀之于路恐力不敵先入武水城閉門拒守沖乃令積草車上放火燒南門擬乘火突入火之未起南風甚急及火已燃遽迴爲北風未至城門燒草已甚沖軍由是沮氣有堂邑丞董玄寂爲沖統帥兵仗及沖擊武水玄寂曰琅邪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沖聞之斬玄寂以徇兵衆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惟有家僮左右不過數十而乃却走入博州城爲守門者所殺則天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爲清平道行軍大總管以討沖兵未至沖已死傳首東都梟於闕下沖起兵凡七日而敗沖三弟倩封常山公歷常州別駕坐以父兄連謀伏誅溫以告其朋黨得實減死流嶺南尋卒神龍初侍中敬暉等以沖父子翼戴皇家義存社稷請復其官爵武三思令昭容上官氏代中宗手詔不許開元四年詔追復爵土令備禮改葬太常奏謚議曰故越王貞往者願匡宗社夙懷誅呂之謀迺心王國用舉非劉之議以玆獲戾上悼聖心謹按謚法死不忘君曰敬請謚曰敬從之五年下詔曰九族以睦克敦其教百代必祀允敬厥德故蔡州刺史越王貞執心不回臨事能斷粵自藩國勤于王家弘道之後寶圖將缺懷劉章之輔漢追鄭武之翊周遂能奮不顧身率先唱義雖英謀未剋而忠節居多嗣絕國除年踰二紀奠享淪廢甚爲憫焉永言興繼式備典冊其封貞姪孫故許王男左監門衛將軍褒國公琳爲嗣越王以奉其祀仍官爲立碑琳尋卒國除

紀王慎太宗第十子也貞觀五年封申王七年授秦州都督十年改封紀王賜實封八百戶十七年遷襄州刺史以善政聞璽書勞勉百姓爲之立碑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元年拜左衛大將軍二年授荊州都督累除邢州刺史文明元年加授太子太師轉貝州刺史慎少好學長於文史皇族中與越王貞齊名時人號爲紀越初貞將起事慎不肯同謀及貞敗慎亦下獄臨刑放免改

姓虺氏仍載以檻車配流嶺表道至蒲州而卒愼長子和州刺史東平王續最
知名早卒次子沂州刺史義陽王琮楚國公叡遂州別駕襄郡公秀廣化郡公
獻建平郡公欽等五人垂拱中並遇害家屬徙嶺南中興初追復官爵令以禮
改葬封愼少子鐵誠爲嗣紀王後改名澄景雲元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初
歷德灑棠三州刺史左驍衛將軍薨子行同嗣天寶中爲右贊善大夫同正員

江王囂太宗第十一子也貞觀五年受封六年薨諡曰殤

代王簡太宗第十二子也貞觀五年受封其年薨無後國除

趙王福太宗第十三子也貞觀十三年受封出後隱太子建成十八年授秦州
都督賜實封八百戶二十三年加右衛大將軍累授梁州都督咸亨元年薨贈
司空并州都督陪葬昭陵中興初封將王惲孫思順爲嗣趙王

曹王明太宗第十四子貞觀二十一年受封二十三年賜實封八百戶尋加滿
千戶顯慶中授梁州都督後歷虢蔡蘇三州刺史詔令繼巢剌王元吉後永崇
中坐與庶人賢通謀降封零陵王徙於黔州都督謝祐希旨逼脅令自殺帝深
悼之黔府官僚咸坐免職景雲元年明喪柩歸于京師陪葬昭陵有二子南州
別駕零陵王俊黎國公傑垂拱中並遇害中興初封傑子胤爲嗣曹王胤叔父
備自南州還又封備爲嗣曹王衛尉少卿同正員胤遂停封後備招慰忠州叛
獠歿于賊又封胤爲王銀青光祿大夫右武衛將軍卒子戢嗣左衛率府中郎
將卒子皐嗣皐自有傳

史臣曰太宗諸子吳王恪濮王泰最賢皆以才高辯悟爲長孫無忌忌嫉離間
父子遽爲豺狼而無忌破家非陰禍之報歟武后斲喪王室潛移龜鼎越王貞
父子痛憤義不圖全毀室之悲鴟鴞之詩傷矣比齊祐之妄作豈同年而語哉

贊曰子弟作藩磐石維城驕侈取敗身無令名沖謀憤發視死如生承乾齊祐
愚弟庸兄

舊唐書卷七十六

舊唐書卷七十六考證

吳王恪傳封仁爲鬱林縣侯○新書縣男歷岳州別駕爵郡公

越王貞傳則天臨朝加太子太傅除蔡州刺史○新書豫州刺史

垂拱三年七月譔作繆書與貞云云○本紀在四年當從紀

舊唐書卷七十六考證

舊唐書卷七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二十七

韋挺 子待價 萬石　楊纂 族子弘禮 弘武 武子元亨 元禧　劉德威 子審禮 孫易從 審禮從父弟延嗣

閻立德 弟立本　柳亨 族子範 兄子奭 亨孫渙 澤　崔義玄 子神慶

韋挺雍州萬年人隋民部尚書沖子也少與隱太子相善及高祖平京城引為隴西公府祭酒武德中累遷太子左衞驃騎檢校左率太子遇之甚厚宮臣罕與為比七年高祖避暑仁智宮會有上書言事者稱太子與宮臣潛搆異端時慶州刺史楊文幹搆逆伏誅辭涉東宮挺與杜淹王珪等並坐流於越巂及太宗在東宮徵拜主爵郎中貞觀初王珪數舉之由是遷尚書右丞俄授吏部侍郎轉黃門侍郎進拜御史大夫封扶陽縣男太宗以挺女為齊王祐妃常與房玄齡王珪魏徵戴胄等俱承顧問議以政事又與高士廉令狐德棻等同修氏族志累承賞賚太宗嘗謂挺曰卿之任御史大夫獨朕意耳左右大臣無為卿地者卿勉之哉挺陳謝曰臣駑下不足以辱陛下高位且臣非勳非舊而超處藩邸故寮之上臣願後之以勸立功者太宗不許尋改授銀青光祿大夫行黃門侍郎兼魏王泰府事時泰有寵太子承乾多過失太宗微有廢立之意中書侍郎杜正倫以漏泄禁中語左遷時挺亦預泰事太宗謂曰朕已罪正倫不忍更置卿於法特原之尋遷太常卿初挺為大夫時馬周為監察御史挺以周寒士殊不禮之至是周為中書令太宗嘗復欲用挺在門下周密陳挺傲很非宰相器遂寢十九年將有事於遼東擇人運糧周又奏挺才堪麤使太宗從之挺以父在隋為營州總管有經略高麗遺文因此奏之太宗甚悅謂挺曰幽州以北遼水二千餘里無州縣軍行資糧無所取給卿宜為此使但得軍用不乏功不細矣以人部侍郎崔仁師為副使任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為子使以幽易平三州驍勇二百人官馬二百匹為從詔河北諸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宜行事太宗親解貂裘及中廄馬二匹賜之挺至幽州令燕州司馬王安德巡渠通塞先出幽州庫物市木造船運米而進自桑乾河下至盧思臺去幽州八百里達安德還曰自此之外漕渠壅塞挺以北方寒雪不可更進遂下米於臺側權貯之待開歲發春方事轉運度大兵至軍糧必足仍馳以聞太宗不悅詔挺曰兵尚拙速不貴工遲朕欲十九年春大舉今言二十年運漕甚無謂也乃遣繁時令韋懷質往挺所支度軍糧檢覆渠水懷質還奏曰挺不先視漕渠輒集工匠造船運米即下至盧思臺方知渠閉欲進不得還復水涸乃便貯之通達平夷之區又挺在幽州日致飲會實乖至公陛下明年出師以臣度之恐未符聖策太宗大怒令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仍令治書侍御史唐臨馳傳械挺赴洛陽依議除名仍令白衣散從及前軍破蓋牟城招挺統兵士鎮蓋牟亦漸用之也挺城守去大軍懸遠與高麗新城鄰接日夜戰鬬鼓譟之聲不絕挺不堪其憂且不平於失職素與術士公孫常善乃與常書以敘所懷會常以他事被拘自縊而死索其囊中得挺書論城中危蹙兼有歎悵之辭太宗以挺怨望謫為象州刺史歲餘卒年五十八子待價初為左千牛備身永徽中江夏王道宗得罪待價即道宗之壻也緣坐左遷盧龍府果毅時將軍辛文陵率兵招慰高麗行至吐護真水高麗掩其不備襲擊敗之待價與中郎將薛仁貴受詔經略東蕃因率所部救之文陵苦戰賊漸退軍始獲全待價被重瘡流矢中其左足竟不言其功以足疾免官而歸後累授蘭州刺史時吐蕃屢為邊患高宗以沛王賢為涼州大都督以待價為司馬俄又遷肅州刺史頻有守禦之功徵拜右武衞將軍兼檢校右羽林軍事儀鳳三年吐蕃又犯塞待價復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兼知鎮守兵馬事俄又徵還舊職復封扶陽侯則天臨朝拜吏部尚書攝司空營高宗山陵功畢加金紫光祿大夫改為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賜物一千段仍與一子五品待價素無藻鑑之才自武職而起居選部既銓綜無敘甚為當時所嗤垂拱元年十月復為燕然道行軍大總管以禦突厥明年春還六月拜文昌右相依舊同鳳閣鸞臺三品既累登非據頗不自安頻上表辭職則天每降優制不許之又表請削官秩迴恩贈父於是贈挺渭州刺史明年上疏請自効戎旅之用於是拜安息道行軍大總管督三十六總管以討吐蕃進封扶陽郡公軍至寅識迦河與吐蕃合戰初勝後敗又屬天寒凍雪師人多

死糧饋又不支給乃旋師弓月頓於高昌則天大怒副將閻溫古以逗留伏法待價坐除名配流繡州尋卒弟萬石頗有學業而特善音律上元中自吏部郎中遷太常少卿當時郊廟樂調及讌會雜樂皆萬石與太史令姚玄辯增損之時人以爲稱職尋又兼知吏部選事卒官挺從祖兄子安石別有傳

楊纂華州華陰人也祖儉周東雍州刺史父文偉隋溫州刺史纂略涉經史尤明時務少與瑯邪顏師古燉煌令狐德棻友善大業中進士舉授朔方郡司法書佐坐楊玄感近屬除名乃家于蒲城義軍渡河于長春宮謁見累授侍御史數上書言事因被召問擢爲考功郎中貞觀初長安令賜爵長安縣男有婦人袁氏妖逆爲人所告纂究問之不得其狀袁氏後又事發伏誅太宗以纂爲不忠將殺之中書令溫彥博以纂過悞罪不至死因諫乃赦之三遷吏部侍郎八年副特進蕭瑀爲河南道巡察大使與瑀情有不協屢相表奏瑀因以獲罪纂尋拜尚書左丞纂既長於吏道所在皆有聲績俄又除吏部侍郎前後典選十餘載銓敘人倫稱爲允當然而抑文雅進酷吏觀時任數頗爲時論所譏後歷太常少卿雍州別駕加銀青光祿大夫復爲尚書左丞遷太僕卿檢校雍州別駕遷戶部尚書永徽初卒贈幽州都督諡曰敬子守愚則天時官至雍州長史守挹岐州刺史族子弘禮弘禮隋尚書令素弟之子也父岳大業中爲萬年令與素子玄感不協嘗密上表稱玄感必爲亂及玄感被誅岳在長安繫獄帝遽使赦之比使至岳已爲留守所殺弘禮等遂免從坐高祖受禪以楊素隋代有勳業詔弘禮襲封清河郡公拜太子通事舍人貞觀中歷兵部員外郎仍爲西河道行軍大總管府長史三遷中書舍人太宗有事遼東以弘禮有文武材擢拜兵部侍郎專典兵機之務弘禮每入參謀議出則統衆攻戰駐蹕之陣領馬步二十四軍出其不意以擊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見弘禮所統之衆人皆盡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許敬宗等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矣時諸宰相並在定州留輔皇太子唯有褚遂良許敬宗及弘禮在行在所掌知機務二十年拜中書侍郎明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尋遷司農卿兼充崑丘道副大總管諸道軍將咸受節度於是破處月降處密殺焉耆王降颯支部獲龜茲于闐王凱旋未及行賞太宗晏駕弘禮頗忤大臣之旨由是出爲涇州刺史永徽初輪崑丘之功改授勝州都督尋遷太府卿四年卒贈蘭州都督諡曰質弟弘武弘武少修謹武德初拜左千牛備身永徽中爲吏部郎中孝敬初爲皇太子精擇寮寀以弘武爲中舍人麟德中將有事於東岳弘武自荊州司馬擢拜司戎少常伯從駕還高宗特令弘武補授吏部選人五品已上官由是漸見親委后母榮國夫人楊氏以與弘武同宗又稱薦之俄遷西臺侍郎乾封二年與戴至德李安期等同東西臺三品及在政事頗以清儉見稱總章元年卒于官贈汴州刺史諡曰恭子元亨則天時爲司府少卿元禧尚舍奉御元禧頗有醫術爲則天所任嘗忤張易之之意易之密奏元禧是楊素兄弟之後素父子在隋有逆節子孫不合供奉則天乃下制曰隋尚書令楊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稟凶邪之德懷諂佞之才惑亂君上離間骨肉搖動冢嫡寧唯掘蠱之禍誘扇後主卒成請蹕之釁隋室喪亡蓋惟多僻究其萌兆寔此之由生爲不忠之人死爲不義之鬼身雖幸免子竟族誅斯則姦逆之謀是其庭訓險薄之行遂成門風刑戮雖加枝胤仍在豈可復肩隨近侍齒迹朝行朕接統百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擇賊臣常欲從容於萬機之餘褒貶於千載之外況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其楊素及兄弟子孫並不得任京官及侍衞於是左貶元亨爲睦州刺史元禧爲貝州長史元禧弟緱氏令元禕爲梓州司馬張易之誅後元亨等皆復任京職元亨至齊州刺史元禕台州刺史元禧宣州刺史

劉德威徐州彭城人也父子將隋毗陵郡通守德威姿貌魁偉頗以幹略見稱大業末從左光祿大夫裴仁基討賊淮左手斬賊帥李青珪傳首於行在所後與仁基同歸李密密素聞其名與麾下兵令於懷州鎮守武德元年密與王世充戰敗入朝德威亦率所部隨密歸款高祖嘉之授左武候將軍封滕縣公及劉武周南侵詔德威統兵擊之又判幷州總管府司馬俄而裴寂失律於介州齊王元吉棄幷州還朝留德威總知留府事元吉纔出武周已至城下百姓相率投賊武周獲德威令率其本兵往浩州招慰德威自拔歸朝高祖親勞問之兼陳賊中虛實及晉絳諸郡利害高祖皆嘉納之改封彭城縣公未幾檢校大理

少卿從擒建德平世充皆有功轉刑部侍郎加散騎常侍妻以平壽縣主貞觀初歷大理太僕二卿加金紫光祿大夫俄出為綿州刺史以廉平著稱百姓為之立碑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十一年復授大理卿太宗嘗問之曰近來刑網稍密其過安在德威奏言誠在主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便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之所致耳陛下但捨所急則寧失不經復行於今日矣太宗深然之數歲遷刑部尚書兼檢校雍州別駕十七年馳驛往齊州推齊王祐還至濮州聞祐殺長史權萬紀德威入據齊州遣使以聞詔德威便發河南兵馬以申經略會遭母憂而罷十八年起為遂州刺史三遷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諡曰襄陪葬獻陵德威閨門友穆接物寬平所得財貨多以分贍宗親子審禮襲爵審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氏所養隋末德威從裴仁基討擊道路不通審禮年未弱冠自鄉里負載元氏渡江避亂及天下定始西入長安元氏若有疾審禮必親嘗湯藥元氏顧謂孫曰我兒孝順貫徹幽微吾一顧念宿疾頓輕貞觀中歷左驍衛郎將丁父憂去職及葬跣足隨車流血灑地行路稱之服闋當襲爵累表讓弟朝議不許永徽中累遷將作大匠兼檢校燕然都護襲封彭城郡公審禮父歿雖久猶悲慕不已每見父時賓舊必嗚咽流涕母鄭氏早亡事繼母平壽縣主稍疾輒憂懼形于容色終夕不寐撫繼母男延景友愛甚篤所得祿俸皆送母處以資延景之費而審禮妻子處飢寒晏然未嘗介意再從同居家無異爨合門二百餘口人無閒言稍遷工部尚書兼檢校左衛大將軍儀鳳二年吐蕃寇涼州命審禮為行軍總管與中書令李敬玄合勢討擊遇賊於青海敬玄後期不至審禮軍敗為賊所執永隆二年卒于蕃中贈工部尚書諡曰僖延景官至陝州刺史睿宗初以后父追贈尚書右僕射審禮子易從歷位岐州司兵參軍審禮之沒吐蕃詔許易從入蕃省之及審禮卒易從號哭晝夜不止毀瘠過禮吐蕃哀其志行還其父屍柩易從徒跣萬里扶護歸彭城為朝野之所嗟賞後歷彭城長史任城男永昌中坐為徐敬貞所誣搆遇害易從在官仁恕及將刑人吏無遠近奔走競解衣相率造功德以為長史祈福州人從之者十餘萬其為人所愛如此易從子昇開元中為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審禮從父弟延嗣文明年為潤州司馬屬徐敬業作亂率衆攻潤州延嗣與刺史李思文固守不降俄而城陷敬業執延嗣邀之令降辭曰延嗣世蒙國恩當思效命州城不守多負朝廷終不能苟免偷生以累宗族豈以一身之故為千載之辱今日之事得死為幸敬業大怒將斬之其黨魏思溫救之獲免乃囚之于江都獄俄而賊敗竟以裴炎近親不得敘功遷為梓州長史再轉汾州刺史卒宗族至刺史者二十餘人

閻立德雍州萬年人隋殿內少監毗之子也其先自馬邑徙關中毗初以工藝知名立德與弟立本早傳家業武德中累除尚衣奉御立德所造袞冕大裘等六服并腰輿傘扇咸依典式時人稱之貞觀初歷遷將作少匠封大安縣男高祖崩立德以營山陵功擢為將作大匠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又令攝司空營昭陵坐怠慢解職俄起為博州刺史十三年復為將作大匠十八年從征高麗及師旅至遼澤東西二百餘里泥淖人馬不通立德填道造橋兵無留礙太宗甚悅尋受詔造翠微宮及玉華宮咸稱旨賞賜甚厚俄遷工部尚書二十三年攝司空營護太宗山陵事畢進封為公顯慶元年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子玄邃官至司農少卿玄邃子知微聖曆初歷位右豹韜衛將軍時突厥默啜有女請和親則天令淮陽王武延秀往納其女命知微攝春官尚書送赴虜庭默啜以延秀非皇室諸王大怒遂拘之別所與知微率衆自恆岳道攻陷趙定二州知微經歲餘自突厥所還則天以其隨賊入寇令百官臠割然後斬之并夷其三族立本顯慶中累遷將作大匠後代立德為工部尚書兄弟相代為八座時論榮之總章元年遷右相賜爵博陵縣男立本雖有應務之才而尤善圖畫工於寫真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烟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跡也時人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賜詔坐者為詠召立本令寫焉時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已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俛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愧赧退誡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墻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

誡勿習此末伎立本爲性所好欲罷不能也及爲右相與左相姜恪對掌樞密恪既歷任將軍立功塞外立本唯善於圖畫非宰輔之器故時人以千字文爲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咸亨元年百司復舊名改爲中書令四年卒

柳亨蒲州解人魏尚書左僕射慶之孫也父旦隋太常少卿新城縣公亨隋末歷熊耳王屋二縣長陷於李密密敗歸國累授駕部郎中亨容貌魁偉高祖甚愛重之特以殿中監竇誕之女妻焉即帝之外孫也三遷左衛中郎將封壽陵縣男未幾以譴出爲邛州刺史加散騎常侍被代還數年不調因兄葬遇太宗遊於南山召見與語頗哀矜之數日北門引見深加誨獎拜銀青光祿大夫行光祿少卿太宗每誡之曰與卿舊親情素兼宿卿爲人交遊過多今授此職宜存簡靜亨性好射獵有饕湎之名比後頗自勗勵杜絕賓客約身節儉勤於職事太宗亦以此稱之二十三年以修太廟功加金紫光祿大夫久之拜太常卿從幸萬年宮檢校岐州刺史永徽六年卒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謚曰敬亨族子範貞觀中爲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範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萬紀太宗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得逆折我範曰臣聞主聖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直太宗意乃解範高宗時歷位尚書右丞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亨兄子奭奭父則隋左衛騎曹因使卒於高麗奭入蕃迎喪柩哀號逾禮深爲夷人所慕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後以外生女爲皇太子妃擢拜兵部侍郎妃爲皇后奭又遷中書侍郎永徽三年代褚遂良爲中書令仍監修國史俄而后漸見疏忌奭憂懼頻上疏請辭樞密之任轉爲吏部尚書及后廢累貶愛州刺史尋爲許敬宗李義府所構云奭潛通宮掖謀行鴆毒又與褚遂良等朋黨構扇罪當大逆高宗遣使就愛州殺之籍沒其家奭既死非其罪甚爲當時之所傷痛神龍初則天遺制與褚遂良韓瑗等並還官爵子孫親屬當時緣坐者咸從曠蕩開元初亨孫渙爲中書舍人表曰臣堂伯祖奭去明慶三年與褚遂良等五家同被譴戮雖蒙遺制蕩雪而子孫亡歿並盡唯有曾孫無忝見貫驩州蒙雪多年猶同遠竄陛下自臨寓縣優政必被鴻恩及於泉壤大造加於亡絕先天已後頻降絲綸曾任宰相之家並許收其淪滯況臣伯祖往叨執政無犯受誅藁窆尚隔故鄉後嗣遂編甿服臣不申號訴義所難安伏乞許臣伯祖還葬鄉里其曾孫無忝放歸本貫疏奏勑令奭歸葬官造靈輿遞還無忝後歷位潭州都督渙弟澤景雲中爲右率府鎧曹參軍先是姚元之宋璟知政事奏請停中宗朝斜封官數千員及元之等出爲刺史太平公主又特爲之言有勑總令復舊職澤上疏諫曰臣聞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是以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積危殆之本臣實愚朴志懷剛勵或聞政之不當事之不直常慷慨關心夢寐懷憤每願殉身以諫伏死而爭但利於社稷有便於君上雖蒙禍被難殺身不悔也竊見神龍以來羣邪作孽法綱不振綱維大紊實由內寵專命外嬖擅權因貴憑寵賣官鬻爵朱紫之榮出於僕妾之口賞罰之命乖於章程之典妃主之門有同商賈舉選之署實均闤闠屠販之子悉由邪而忝官黜斥之人咸因姦而冒進天下爲亂社稷幾危賴陛下聰明神武拯其將墜此陛下耳目之所親擊固可永爲烱誡者也臣聞作法於理猶恐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抵如斜封授官皆是僕妾汲引迷謬先帝昧目前朝豈是孝和情之所鍾心之所愛陛下初即位時納姚元之宋璟之計所以咸令黜之頃日已來又令敘之將謂爲斜封之人不忍棄也以爲先帝之意不可違也若斜封之人不忍棄也是韋月將燕欽融之流亦不可褒贈也李多祚鄭克義之徒亦不可清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獨能忍於彼使善惡不定反覆相攻使君子道銷小人道長爲邪者獲利爲正者銜冤奈何導人以爲非勸人以爲僻將何以懲風俗將何以止姦邪今海內咸稱太平公主令胡僧慧範曲引此輩將有誤於陛下矣謗議盈耳咨嗟滿衢故語曰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臣恐因循流近致遠積小爲大累微起高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又賞罰之典紀綱不謬天秩有禮君爵有功不可因怒以妄罰不可因私以妄賞伏見尚醫奉御彭君慶以邪巫小道超授三品奈何輕用名器加非

其才昔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今聖朝私愛賞及儉人董狐不亡豈有所隱
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罰之臣雖未覩聖朝
之妄罰已覩聖朝之妄賞矣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臣
恐近習之人為其先容有謬於陛下也惟陛下熟思而察之雖往者不可諫而
來者猶可追願杜請謁之路塞恩倖之門鑒誡前非無累後悔申畫一之法明
不二之刑不詢之謀勿庸無稽之言勿聽則天下之化人無間焉日新之德天
鑒不遠澤後參選會有勅令選人上書陳事將加收擢澤又上書曰頃者韋氏
險詖姦臣同惡賞罰紊弛綱紀紛綸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
見疑海內寒心實將莫救賴神明祐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不保陛下叡
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廟於已危拯黎庶於將溺今尨眉鮐背歡欣踴躍望聖
朝之撫輯聽聖朝之德音今陛下獨煩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慶臣
又聞危者保其存也亂者有其理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存不忘亡
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矣詩曰罔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修其初
非禮勿視非禮勿動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也
甚可懼也伏惟陛下慎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願陛下禁之於
親貴則天下隨風矣制之於寵倖則天下法明矣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若親貴為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常令之不一則姦
詐斯起暴亂生焉雖嚴刑峻制朝施暮戮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之愛之莫若
安之福之寵祿之過罪之漸也非安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
不忘後之師也伏願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誨縱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之
罰姑籌之以道省于厥躬雖木樸忌忤願恕之以直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於
耳便於身者無急之賞當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協於德必寘之以法用杜
側媚之行也有產淫巧於陛下者遽黜之則淫巧息矣有進忠讜於陛下者遽
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
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逸所自邪也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樂穆王有命實賴
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衍糾謬格其非心今儲宮肇建王府初啓至於寮友必

惟妙擇今驕奢之後流波未變慢遊之樂餘風或存夫小人倖臣易合於意奇
伎淫巧多適於心臣恐狎於非德茲為愈忘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
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採溫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
之人任以東宮及諸王府官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職令朝夕講論出入
時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
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毬擊鼓比周伎術或飛鷹奔犬盤遊藪澤此甚為不道
非進德修業之本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伏惟陛下誕降謀訓敦勸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則福祿長享與國並休矣臣又
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矣
斯語明哉至誠頃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矣可謂寵矣權侔人主
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
防之以法終轉吉為凶變福為禍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死不其然歟書曰殷
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豈非皇祖謀訓之則也今陛下何懲豈非孝和
寵任之甚也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可不慎哉夫寵愛之心則不免去
其太甚閑之禮節適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馬亦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之道
在於厥初鑒誡之義其取不遠使覩過務善居寵思危夙夜惟寅聿修厥德
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
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于官刑警于有位敢有常舞于宮酣
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狥于貨色常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
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
國必亡其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奢僭驕怠
者削其祿封樸素修業者錫以紳服以勗其非心使其奉命無使久而怒之無
使遠而墜之臣聞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
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惟明證先王之誡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
之訓崇傳說之命不作無益不啓私門刑不差賞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

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儻陛下志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不當則忠臣正士亦不復諫矣睿宗覽而善之令中書省重詳議擢拜監察御史開元中累遷太子右庶子出爲鄭州刺史未行病卒贈兵部侍郎

崔義玄貝州武城人也大業末往依李密初不見用義玄見羣鼠渡洛又猾刃有花文謂所親曰此王敎敗亡之兆也時黃君漢守據柏崖義玄往說之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今羣盜蜂起九州幅裂神器所歸必在有德唐公據有秦京名應符籙此眞主也足下孤城獨立宜遵寇恂竇融之策及時歸誠以取封侯也君漢然之卽與義玄歸國拜懷州總管府司馬世充遣將高毗侵掠河內義玄擊敗之多下城堡君漢將分子女金帛與之義玄皆拒而不受以功封淸丘縣公後從太宗討世充屢獻籌策太宗頗納用之東都平轉隰州都督府長史貞觀初歷左司郎中兼韓王府長史行州府事與友人孟神慶雖志好不同各以介直匡正府幕王並委任之永徽初累遷婺州刺史屬睦州女子陳碩眞舉兵反遣其黨童文寶領徒四千人掩襲婺州義玄將督軍拒戰時百姓訛言碩眞嘗昇天犯其兵馬者無不滅門衆皆兇懼司功參軍崔玄籍言於義玄曰起兵仗順猶且不成此乃妖詐豈能得久義玄以爲然因命玄籍爲先鋒義玄率兵繼進至下淮戍擒其間諜二十餘人夜有流星墜賊營義玄曰此賊滅之徵也詰朝進擊身先士卒左右以楯蔽箭義玄曰刺史尙欲避箭誰肯致死由是士卒戮力斬首數百級餘悉許其歸首進兵至睦州界歸降萬計及碩眞平義玄以功拜御史大夫義玄少愛章句之學五經大義先儒所疑及音韻不明者兼採衆家皆爲釋解傍引證據各有條疏至是高宗令義玄討論五經正義與諸博士等詳論是非事竟不就高宗之立皇后武氏義玄協贊其謀及長孫無忌等得罪皆義玄承中旨繩之顯慶元年出爲蒲州刺史尋卒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謚曰貞則天時思其功重贈揚州大都督賜其家實封二百戶子神基襲爵長壽中爲司賓卿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相月餘爲酷吏所陷減死配流後復錄用中宗初爲大理卿神基弟神慶神慶明經舉則天時累遷萊州刺史因入朝待制於儀鸞殿奏事稱旨則天以神慶歷職皆有美政又其父書有翊贊之勳甚賞慰之擢拜幷州長史因謂曰幷州朕之枌榆又有軍馬比日簡擇無如卿者前後長史皆從尙書爲之以其委重所以授卿也因自爲按行圖擇日而遣之神慶到州有豪富僞作改錢文勅文書下州斂麥歸責百姓驚擾神慶執奏以爲不便則天下制褒賞之先是幷州有東西二城隔汾水神慶始築城相接每歲省防禦兵數千人邊州甚以爲便尋而兄神基下獄當死神慶馳赴都告事得召見則天出神基推狀以示之神慶據狀申理神基竟得減死神慶亦緣坐貶授歙州司馬長安中累轉禮部侍郎數上疏陳時政利害則天每嘉納之轉太子右庶子賜爵魏縣子時有突厥使入朝準儀注太子合預朝參先降勅書神慶上疏曰伏以五品已上所以佩龜者比爲別勅徵召恐有詐妄內出龜合然後應命況太子元良國本萬方所瞻古來徵召皆用玉契此誠重愼之極防萌之慮昨緣突厥使見太子合預朝參直有文符下宮曾不降勅處分今人稟淳化內外同心然古人慮事於未萌之前所以長無悔吝之咎況太子至重不可不深爲誡愼以臣愚見太子旣與陛下異宮伏望每召太子預報來日非朔望朝參應須別喚望降墨勅及玉契則天甚然之尋令神慶與詹事祝欽明更日於東宮侍讀俄歷司刑司禮二卿神慶常受詔推張昌宗而竟寬其罪神龍初昌宗等伏誅神慶坐流於欽州尋卒年七十餘明年敬暉等得罪緣昌宗被流貶者例皆雪免贈神慶幽州都督開元中神慶子琳等皆至大官羣從數十人趨奏省闥每歲時家宴組珮輝映以一榻置笏重疊於其上開元天寶間中外族屬無緦麻之喪其福履昌盛如此東都私第門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時號三戟崔家琳位終太子少保

史臣曰周隋已來韋氏世有令人爲冠族而安石嗣立竟大其門挺特才傲物固高長者之風賓王報之以不仁難與議乎君子矣議者以堯舜有溢美桀紂有溢惡蓋以一爲凶德則羣惡所歸楊素父子傾覆隋祚醜聲流聞雖弘禮弘武之正士而元亨兄弟竟以凶族竄逐古人守死善道不無爲也德威奏議練刑名之要倖長秋卿美哉善禮仁孝治行可爲世範卒與禍會悲夫二閻曲學甚工措思精巧藝成而下垂誡宜然柳氏世稱謇諤奭澤有正人風彩忠規

獻納抑有人焉。義玄附麗武后，神慶覽縱議臣，奕世繼邪，以至傾敗，宜哉。

贊曰：韋子驕矜，終損功名。楊家積惡，宗門擯落。闇以藝辱，劉以孝傾。二崔能吏，行無取焉。

舊唐書卷七十七

舊唐書卷七十七考證

韋挺子待價傳軍至寅識迦河與吐蕃合戰初勝後敗又屬天寒凍雪師人多死○沈炳震曰按新書本紀寅識迦河之敗在永昌元年五月吐蕃雖處極西無五月中天寒凍雪之理恐於情事不合。

柳亨傳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謚曰敬○新書謚恭

史臣總論楊素父子傾覆隋祚醜聲流聞雖弘禮弘武之邪士而元亨兄弟竟以凶族竄逐古人守死善道不無爲也○臣德潛按弘禮弘武本傳皆守正之士弘武子元亨等緣忤張易之兄弟輕以楊素之後俱遭斥逐禁錮玩文義邪士應是正士之譌言守正如弘禮弘武猶以祖宗之不善累之也今改正

舊唐書卷七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二十八

于志寧　高季輔　張行成族孫易之昌宗

于志寧雍州高陵人周太師燕文公謹之曾孫也父宣道隋內史舍人志寧大業末為冠氏縣長時山東羣盜起乃棄官歸鄉里高祖將入關率羣從於長春宮迎接高祖以其有名於時甚加禮遇授銀青光祿大夫太宗為渭北道行軍元帥召補記室與殷開山等參贊軍謀及太宗為秦王天策上將志寧累授天策府從事中郎每侍從征伐兼文學館學士貞觀三年累遷中書侍郎太宗命貴臣內殿宴怪不見志寧或奏曰勅召三品已上志寧非三品所以不來太宗特令預宴即加授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累封黎陽縣公時議者欲立七廟以涼武昭王為始祖房玄齡等皆以為然志寧獨建議以為武昭遠祖非王業所因不可為始祖太宗又以功臣為代襲刺史志寧以今古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皆從志寧所議太宗因謂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幼小周召為師傅日聞正道習以成性今皇太子既幼少卿當輔之以正道無使邪僻開其心勉之無怠當稱所委官賞可不次而得也志寧以承乾數虧禮度志在匡救撰諫苑二十卷諷之太宗大悅賜黃金十斤絹三百匹十四年兼太子詹事明年以母憂解尋起復本官屢表請終喪禮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宅敦諭之曰忠孝不並我兒須人輔弼卿宜抑割不可徇以私情志寧遂起就職時皇太子承乾嘗以盛農之時營造曲室累月不止所為多不法志寧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是以凌雲概日戎人於是致譏峻宇雕牆夏書以之作誡昔趙盾匡晉呂望師周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厚斂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茂實播於無窮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策以為美談今所居東宮隋日營建覩之者尚譏其侈見之者猶歎其華何容此中更有修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窮斤斧之工極磨礱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內比者曾無伏監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御苑出入禁闈鉗鑿緣其身槌杵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慮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既自不知千牛又復不見爪牙在外廝役在內所司何以自安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昔朝歌之鄉迴車者墨翟夾谷之會揮劍者孔子先聖既以為非通賢將以為失頃聞宮內屢有鼓聲大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慄言之者心戰往年口勑伏請重尋聖旨殷勤明誡懇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闕已積歲年犬馬尚解識恩木石猶能知感所有管見敢不盡言如鑒以丹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僁旨則臣是罪人但悅意取容臧孫方之疾疢犯顏逆耳春秋比之藥石伏望停工匠之作罷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斥羣小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承乾不納承乾又令閹官多在左右志寧上書諫曰臣聞堯稱稽古功著於搜揚舜曰聰明績彰於去惡然開元立極布政辨方莫不旌賁英賢驅除不肖理亂之本咸在於茲況閹宦之徒體非全氣更番階闥左右宮闈託親近以立威權假出納以為禍福昔易牙被任變起齊邦張讓執鈞亂生漢室伊戾為詐宋國受其殃趙高作姦秦氏鍾其弊加以弘石用事京房則連首受誅王曹掌權何實則踵武被戮遂使縉紳重足宰司屏氣然順其情者則榮逮幼沖迕其意者則災及襁褓爰暨高齊都鄴亦弊閹官鄧長顒位至侍中陳德信爵隆開府外干朝政內預宴私宗枝藉其吹噓重臣仰其鼻息罪積山嶽靡挂於刑書功無涓塵已勒於鐘鼎富踰金穴財甚銅山是以家起怨嗟人懷憤歎骨鯁之士語不見聽謇諤之臣言必被斥齊都顛覆職此之由向使任諒直之臣退佞給之士據趙魏之地擁漳滏之兵修德行仁養政施化何區區周室而敢窺覦者焉然杜漸防萌古人所以遠禍以大喻小先哲於焉取則伏惟殿下遺茂重離德光守器憲章古始祖述前修欲使休譽遠聞英聲遐暢臣竊見寺人一色未識上心或輕忽高班凌轢貴仕便是品命失序綱紀不立取笑通方之人見譏有識之士然典內職掌唯在門外通傳給使主司但緣階闥供奉今乃往來閤內出入宮中行路之人咸以為怪伏望狎近君子屏黜小人上副聖心下允衆望承乾覽書甚不悅承乾嘗驅使司馭等不許分番又私引突厥達哥支入宮內志寧上書諫曰臣聞

上天蓋高日月以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以贊其功是以周誦升儲見匡毛畢
漢盈居震取資黃綺姬旦抗法於伯禽賈生陳事於文帝莫不殷勤於端士懇
切於正人昔鄧禹名臣方居審諭之任疏受宿望始除輔導之官歷代賢君莫
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副君善則率土霑其恩惡則海內罹其
禍近聞僕寺司馭爰及駕士獸醫始自春初迄茲夏晚常居內役不放分番或
家有尊親闕於溫凊或室有幼弱絕於撫養春則廢其耕墾夏又妨其播殖事
乖存愛恐致怨嗟且突厥達哥支等人面獸心豈得以禮教期不可以仁信待
心則未識於忠孝言則莫辯其是非近之有損於英聲暱之無益於盛德引之
入閤人皆驚駭豈臣愚識獨用不安臣下為殿下之股肱殿下為臣下之君父
君父以存撫為務股肱以匡救為心是以苦口之藥以奉身逆耳之言以安位
古人樹誹謗之木以求己愆懸敢諫之鼓以思身過由是從諫之主鼎祚克昌
愎諫之君洪業隳墜承乾大怒陰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就殺之二人潛入
其第見志寧寢處苫廬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後推鞫具知其事太宗謂志寧
曰知公數有規諫事無所隱深加勉勞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無諫書皆從貶
責及高宗為皇太子復授志寧太子左庶子未幾遷侍中永徽元年加光祿大
夫進封燕國公二年監修國史時洛陽人李弘泰坐誣告太尉長孫無忌詔令
不待時而斬決志寧上疏諫曰伏惟陛下情篤功臣恩隆右戚以無忌橫遭誣
告事並是虛欲戮告人以明賞罰一以絕誣告之路二以慰勳戚之心又以所
犯是真無忌便有破家之罪令告為妄弘泰宜戮不待時且真犯之人事當罪
逆誣謀之類罪唯及身以罪較量明非惡逆若欲依律合待秋分今時屬陽和
萬物生育而特行刑罰此謂傷春竊案左傳聲子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
時也又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殺孩蟲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又漢
書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道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
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
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纂聖昇祚繼明御極追
連胥之絕軌蹈軒頊之良規欲使舉動順於天時刑罰依於律令陰陽為之式

序景宿於是靡差風雨不愆雩禜載祀方今太蔟統律青陽應期當生長之辰
施肅殺之令伏願暫迴聖慮察古人言儻蒙垂納則生靈幸甚疏奏帝從之是
時衡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既公除合行吉禮志寧上疏曰臣聞明
君馭曆當俟獻替之臣聖主握圖必資鹽梅之佐所以堯詢四岳景化洽於區
中舜任五臣懿德被於無外左有記言之史右立記事之官大小咸書善惡俱
載著懲勸於簡牘垂褒貶於人倫為萬古之範圍作千齡之龜鏡伏見衡山公
主出降欲就今秋成禮竊按禮記云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
鄭玄云有故謂遭喪也固知須終三年春秋云魯莊公如齊納幣杜預云母喪
未再期而圖婚二傳不譏失禮明故也此則史策具載是非歷然斷在聖情不
待問於臣下其有議者云準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此漢文創制其儀為天下
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縗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
非唯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統萬方理宜繼美羲軒
齊芳湯禹弘獎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此事行之苦難猶須抑而守禮況行
之甚易何容廢而受譏此理有識之所共知非假愚臣之說也伏願遵高宗之
令軌略孝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情禮得畢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闋
然後成禮其年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三年以本官兼太子少師顯
慶元年遷太子太傅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蒙賜地志寧奏曰
臣居關右代襲箕裘周魏以來基址不墜行成等新營莊宅尚少田園於臣有
餘乞申私讓帝嘉其意乃分賜行成及季輔四年表請致仕聽解尚書左僕射
拜太子太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之將廢王庶人也長孫無忌褚遂良執
正不從而李勣許敬宗密申勸請志寧獨無言以持兩端及許敬宗推鞫長孫
無忌詔獄因誣構志寧黨附無忌坐是免職尋降授榮州刺史麟德元年累轉
華州刺史年老請致仕許之二年卒于家年七十八贈幽州都督謚曰定上元
三年追復其左光祿大夫太子太師志寧雅愛賓客接引忘倦後進文筆之士
無不影附然亦不能有所薦達議者以此少之前後預撰格式律令五經義疏
及修禮修史等功賞賜不可勝計有集二十卷子立政太僕少卿志寧玄孫休

烈休烈子益自有傳

高季輔德州蓨人也祖表魏安德太守父衡隋萬年令季輔少好學兼習武藝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爲汲令武德初縣人翻城從賊元道被害季輔率其黨出鬭竟擒殺其兄者斬之持首以祭墓甚爲士友所稱由是羣盜多歸附之衆至數千尋與武陟人李厚德率衆來降授陟州總管府戶曹參軍貞觀初擢拜監察御史多所彈糺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時太宗數召近臣令指陳時政損益季輔上封事五條其略曰陛下平定九州富有四海德超邃古道高前烈時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謀猷之臣不弘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未有坦平恕之懷副聖明之旨至如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尚書八座責成斯在王者司契義屬於茲伏願隨方訓誘使各揚其職仍須擢溫厚之人升清潔之吏敦朴素革澆浮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使家識孝慈人知廉恥醜言過行見嗤於鄉閭忘義私昵取擯於親族杜其利欲之心載以清淨之化自然家肥國富氣和物阜禮節於是競興禍亂何由而作又曰竊見聖躬每存節儉而凡諸營繕工徒未息正丁正匠不供驅使和雇和市非無勞費人主所欲何事不成猶願愛其財而勿憚惜其力而勿竭今畿內數州實惟邦本地狹人稠耕植不博菽粟雖賤儲蓄未多特宜優矜令得休息強本弱枝自古常事關河之外徭役全少帝京三輔差科非一江南河北彌復優閑須爲差等均其勞逸又曰今公主之室封邑足以給資用勳貴之家俸祿足以供器服乃戚戚於儉約汲汲於華侈放息出舉追求什一公侯尚且求利黎庶豈覺其非錐刀必競實由於此有虧朝風謂宜懲革又曰仕以應務代耕外官卑品猶未得祿既離鄉家理必貧匱但妻子之戀賢達猶累其懷飢寒之切夷惠罕全其行爲政之道期於易從若不恤其匱乏唯欲責其清勤凡在末品中庸者多止恐巡察歲去輶軒繼軌不能肅其侵漁何以求其政術今戶口漸殷倉廩已實斟量給祿使得養親然後督以嚴科責其報効則庶官畢力物議斯允又曰竊見密王元曉等俱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亦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昭穆伏願一垂訓誡永循彝則書奏太宗稱善十七年授太子右庶子又上疏切諫時政得失特賜鍾乳一劑曰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十八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兼吏部侍郎凡所銓敘時稱允當太宗嘗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焉二十二年遷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監修國史賜爵蓨縣公永徽二年授光祿大夫行侍中兼太子少保以風疾廢於家乃召其兄虢州刺史季通爲宗正少卿視其疾又屢降中使觀其進食問其增損尋卒年五十八帝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都督諡曰憲子正業仕至中書舍人坐與上官儀善配流嶺外

張行成定州義豐人也少師事河間劉炫勤學不倦炫謂門人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大業末察孝廉爲謁者臺散從員外郎王世充僭號以爲度支尚書世充平以隋資補宋州穀熟尉又應制舉乙科授雍州富平縣主簿理有能名秩滿補殿中侍御史糺劾不避權戚太宗以爲能謂房玄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太宗嘗言及山東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聞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以東西爲限若如是則示人以隘陋太宗善其言賜名馬一匹錢十萬衣一襲自是每有大政常預議焉累遷給事中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以不能恣情欲取樂當年而勵節苦心卑宮菲食者正爲蒼生耳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祖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湯武有稷契伊呂四海乂安此事朕並兼之行成退而上書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周漢君臣之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雖文武之烈實兼將相何用臨朝對衆與其較量以萬乘至尊共臣下爭功哉臣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又聞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臣備員樞近非敢知獻替之事輒陳狂直伏待葅醢太宗深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太宗東征皇太子於定州監國即行成本邑也太子謂行成曰今者送公衣錦還鄉於是令有司祀其先人墓行成因薦鄉人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劼等皆以學行著聞太子召見以其老不

任職皆厚賜而遣之太子又使行成詣行在所太宗見之甚悅賜馬二匹絲三百匹駕還京為河南巡察大使還稱旨以本官兼檢校尚書左丞是歲太宗幸靈州太子當從行成上疏曰伏承皇太子從幸靈州臣愚以為皇太子養德春宮日月未幾華夷遠邇佇聽嘉音如因以監國接對百寮決斷庶務明習政理既為京師重鎮且示四方盛德與其出陪私愛曷若俯從公道太宗以為忠進位銀青光祿大夫二十三年遷侍中兼刑部尚書太宗崩與高季輔侍高宗即位於太極殿梓宮前尋封北平縣公監修國史時晉州地連震有聲如雷高宗以問行成行成對曰天陽也地陰也陽君象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靜今晉州地動彌旬不休雖天道玄邈窺算不測而人事較量昭然作戒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修德禳災在於陛下且陛下本封晉也今地震晉州下有徵應豈徒然耳伏願深思遠慮以杜未萌二年八月拜尚書左僕射尋加授太子少傅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于五月復抗表請致仕高宗手制答曰密雲不雨遂淹旬月此朕之寡德非宰臣咎實甘萬方之責用陳六事之過策免之科義乖罪己令勅斷表勿復為辭賜宮女黃金器物固請乞骸骨高宗曰公我之故舊腹心柰何舍我而去因愴然流涕行成不得已復起視事九月卒於尚書省時年六十七高宗哭之甚哀輟朝三日令九品已上就第哭比斂中使三至賜內衣服令尚宮宿於家以視殯斂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所司備禮冊命祭以少牢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賜東園祕器諡曰定弘道元年詔以行成配享高宗廟庭子洛客嗣官至雍州渭南令行成族孫易之昌宗易之父希臧雍州司戶易之初以門蔭累遷為尚乘奉御年二十餘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詞則天臨朝通天二年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既而昌宗啓天后曰臣兄易之器用過臣兼工合鍊即令召見甚悅由是兄弟俱侍宮中皆傅粉施朱衣錦繡服俱承辟陽之寵俄以昌宗為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易之為司衛少卿賜第一區物五百段奴婢駝馬等信宿加昌宗銀青光祿大夫賜防閤同京官朔望朝參仍贈希臧襄州刺史母韋氏阿臧封太夫人使尚宮至宅問訊仍詔尚書李迥秀私侍阿臧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宗晉卿候其門庭爭執鞭轡呼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俄加昌宗左散騎常侍聖曆二年置控鶴府官員以易之為控鶴監內供奉餘官如故久視元年改控鶴府為奉宸府又以易之為奉宸令引辭人閻朝隱薛稷員半千並為奉宸供奉每因宴集則令嘲戲公卿以為笑樂若內殿曲宴則二張諸武侍坐樗蒲笑謔賜與無算時諛佞者奏云昌宗是王子晉後身乃令被羽衣吹簫乘木鶴奏樂於庭如子晉乘空辭人皆賦詩以美之崔融為其絕唱其句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天后令選美少年為左右奉宸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慾之情愚智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上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於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以昌宗醜聲聞于外欲以美事掩其迹乃詔昌宗撰三教珠英於內乃引文學之士李嶠閻朝隱徐彥伯張說宋之問崔湜富嘉謨等二十六人分門撰集成一千三百卷上之加昌宗司僕卿封鄴國公易之為麟臺監封恆國公各實封三百戶俄改昌宗為春官侍郎易之昌宗皆粗能屬文如應詔和詩則宋之問閻朝隱為之代作則天春秋高政事多委易之兄弟中宗為皇太子太子男邵王重潤及女弟永泰郡主竊言二張專政易之訴於則天付太子自鞫問處置太子並自縊殺之又御史大夫魏元忠嘗奏二張之罪易之懼不自安乃誣奏元忠與司禮丞高戩云天子老矣當挾太子為耐久朋則天曰汝何以知之易之曰鳳閣舍人張說為證翌日則天召元忠及說廷詰之皆妄則天尚以二張之故逐元忠為高要尉張說長流欽州長安二年易之贓賂事發為御史臺所劾下獄兄司府少卿昌儀司禮少卿同休皆貶黜及則天臥疾長生院宰臣希得進見唯易之兄弟侍側恐禍變及己乃引用朋黨陰為之備人有牓其事于路左臺御史中丞宋璟請按之則天陽許尋勅宋璟使幽州按都督屈突仲翔令司禮卿崔神慶鞫之神慶希旨雪昌宗兄弟神龍元年正月則天病甚是月二十日宰臣崔玄暐張柬之等起羽林兵迎太子

至玄武門斬關而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院並梟首於天津橋南則天遜居上陽宮易之兄昌期歷岐汝二州刺史所在苛猛暴橫是日亦同梟首朝官房融崔神慶崔融李嶠宋之問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等皆坐二張竄逐凡數十人

史臣曰于燕公輔導儲皇高侍中敷陳理行張北平斥言陰沴皆人所難言者苟非金玉貞度松筠挺操安能咈人主之意獻苦口之忠宜其論道巖廊克終顯盛古所謂能以義匡主之失三君有焉

贊曰猗歟于公獻替兩宮前修克繼嗣德彌隆高酬藥劑張感宸衷君臣之義斯爲始終

舊唐書卷七十八

舊唐書卷七十八考證

于志寧傳志寧玄孫休烈○新書作曾孫

張行成傳○臣德潛按張易之昌宗行成族孫也生平醜行宜另立傳不合附行成正人後況既附易之兄弟而論贊中又不之及何也

舊唐書卷七十八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二十九

祖孝孫　傅仁均　傅奕　李淳風　呂才

祖孝孫，幽州范陽人也。父崇儒，以學業知名，仕至齊州長史。孝孫博學，曉曆算，早以達識見稱。初，開皇中，鍾律多缺，雖何妥、鄭譯、蘇夔、萬寶常等亟共討詳，紛然不定。及平江左，得陳樂官蔡子元、于普明等，因置清商署。時牛弘為太常卿，引孝孫為協律郎，與子元、普明參定雅樂。時又得陳陽山太守毛爽，妙知京房律法，布琯飛灰，順月皆驗。爽時年老，弘恐失其法，於是奏孝孫從其受律。孝孫得爽之法，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祖述洗重，依淮南本數，用京房舊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為一部。以律數為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為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分直一歲，以配七音。起于冬至，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林鍾為徵，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其餘日建律，皆依運行，每日各以本律為宮。旋宮之義，由斯著矣。然牛弘既初定樂，難復改張。至大業時，又採晉、宋舊樂，唯奏皇夏等十有四曲，旋宮之法亦不施用。高祖受禪，擢孝孫為著作郎，歷吏部郎、太常少卿，漸見親委。孝孫由是奏請作樂。時軍國多務，未遑改創，樂府尚用隋氏舊文。武德七年，始命孝孫及秘書監竇璡修定雅樂。孝孫又以陳、梁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大唐雅樂。以十二月各順其律，旋相為宮，制十二樂，合三十二曲，八十四調。事具樂志。旋宮之義，亡絕已久，世莫能知，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孝孫尋卒。其後協律郎張文收復採三禮，增損樂章，然因孝孫之本音。

傅仁均，滑州白馬人也。善曆算、推步之術。武德初，太史令庾儉、太史丞傅奕表薦之，高祖因召令改修舊曆。仁均因上表陳七事：其一曰，昔洛下閎以漢武太初元年歲在丁丑，創曆起元，元在丁丑。今大唐以戊寅年受命，甲子日登極，所造之曆，即上元之歲，歲在戊寅，命日又起甲子，以三元之法，一百八十去其積歲，武德元年戊寅為上元之首，則合璧連珠，懸合於今日。其二曰，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前代造曆，莫能允合。臣今創法，五十餘年冬至輒差一度，則却檢周、漢，千載無違。其三曰，經書日蝕，毛詩為先，「十月之交，朔日辛卯」。臣今立法，却推得周幽王六年辛卯朔蝕，即能明其中間，並皆符合。其四曰，春秋命曆序云：「魯僖公五年壬子朔旦冬至。」諸曆莫能符合。臣今造曆，却推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則同。自斯以降，並無差爽。其五曰，古曆日蝕或在於晦，或在二日；月蝕或在望前，或在望後。臣今立法，月有三大三小，則日蝕常在於朔，月蝕在望。前却驗魯史，並無違爽。其六曰，前代造曆，命辰不從子半，命度不起虛中。臣今造曆，命辰起子半，度起於虛六度，命合辰得中於子，符陰陽之始，會曆術之宜。其七曰，前代諸曆，月行或有晦猶東見，朔以西朓。臣今以遲疾定朔，永無此病。經數月，曆成奏上，號曰戊寅元曆。高祖善之。武德元年七月，詔頒新曆，授仁均員外散騎常侍，賜物二百段。後中書令封德彝奏曆術差謬，勑吏部郎中祖孝孫考其得失。又太史丞王孝通執甲辰曆法以駁之曰：「案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孔氏云：『七宿畢見，舉中者言耳。』是知中星無定，故互舉一分兩至之星，以為成驗也。昴，西方處中之宿；虛，為北方居中之星。一分各舉中者，即餘六星可知。若乃仲冬舉鳥，仲夏舉火，此一至一分，又舉七星之體，則餘二方可見。今仁均專守昴中而為定朔，執文害意，不亦謬乎？又案月令，仲冬昏在東壁，明知昴中則非常準。若言陶唐之代，定是昴中，後代漸差，遂至東壁，然則堯前七千餘載，冬至之日，即便合翼中，逾遠彌却，尤成不隱。且今驗東壁昏中，日體在斗十有三度。若昏於翼中，日應在井十有三度。夫井極北，去人最近，而斗極南，去人最遠。在井則大熱，在斗乃大寒。然堯前冬至，即應翻熱，及於夏至，便應反寒，四時倒錯，寒暑易位，以理推尋，必不然矣。又鄭康成博達之士也，對弟子孫皓云：『曰永星火，只是大火之次二十度，有其中者，非謂心之火星也。』實正中也。又平朔、定朔，舊有二家；平望、定望，由來兩術。然三大三小，是定朔定望之法；一大一小，是平朔平望之義。且日月之行，有遲有疾，每月一相及，謂之合會。故晦朔無定，由人消息。若定大小合朔者，合會雖定，而蔀元紀首三端並失。若上

合履端之始下得歸餘於終合會時有進退履端又皆允協則甲辰元曆爲通術矣仁均對曰宋代祖沖之久立差術至於隋代張胄玄等因而修之雖差度不同各明其意今孝通不達宿度之差移未曉黃道之遷改乃執南斗爲東至之恆星東井爲夏至之常宿率意生難豈爲通理夫太陽行於宿度如郵傳之過逆旅宿度每歲既差黃道隨而變易豈得以膠柱之說而爲斡運之難乎又案易云治曆明時禮云天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尚書云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孔氏云上日朔日也又云季秋月朔辰不集于房孔氏云集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矣又云先時不及時皆殺無赦先時謂朔日不及時也若有先後之差是不知定朔之道矣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春秋日蝕三十有五左丘明云不書朔官失之也明聖人之教不論於晦唯取朔耳自春秋以後去聖久遠曆術差違莫能詳正故秦漢以來多非朔蝕而宋代御史中丞何承天微欲見意不能詳究乃爲太史令錢樂之散騎侍郎皮延宗之抑止孝通今語乃是延宗舊辭承天既非甄明故有當時之屈今略陳梗概申以明之夫理曆之本必推上元之歲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以後既行度不同七曜分散不知何年更得餘分普盡還復總會之時也唯日分氣分得有可盡之理因其得盡即有三端之元故造經立法者小餘盡即爲元首此乃紀其日數之元不關合璧之事矣時人相傳皆云大小餘俱盡即定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者此不達其意故也何者冬至自有常數朔名由於月起既月行遲疾無常三端豈得即合故必須日月相合與冬至同日者始可得名爲合朔冬至耳故前代諸曆不明其意乃於大餘正盡之年而立其元法將以爲常而不知七曜散行氣朔不合今法唯取上元連珠合璧夜半甲子朔旦冬至合朔之始以定一九相因行至於今日常取定朔之宜不論三端之事皮延宗本來不知何承天亦自未悟何得引而相難耶孝孫以仁均之言爲然貞觀初有益州人陰弘道又執孝通舊說以駁之終不能屈李淳風復駁仁均曆十有八事勅大理卿崔善爲考二家得失七條改從淳風餘一十一條並依舊定仁均後除太史令卒官

傅奕相州鄴人也尤曉天文曆數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及諒舉兵謂奕曰今茲熒惑入井是何祥也奕對曰天上東井黃道經其中正是熒惑行路所涉不爲怪異若熒惑入地上井是爲災也諒不悅及諒敗由是免誅徙扶風高祖爲扶風太守深禮之及踐祚召拜太史丞太史令庾儉以其父質在隋言占候忤煬帝意竟死獄中遂懲其事又恥以數術進乃薦奕自代遂遷太史令奕既與儉同列數排毀儉而儉不之恨時人多儉仁厚而稱奕之率直奕所奏天文密狀屢會上旨置參旗井鉞等十二軍之號奕所定也武德三年進漏刻新法遂行於時七年奕上疏請除去釋教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僞啓三塗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乃追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其有造作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乃謂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矣案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降自犧農至于漢魏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假託夢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洎于苻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災也梁武齊襄足爲明鏡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尚致亡國況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綵裝束泥人而爲厭魅迷惑萬姓者乎今之僧尼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國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朴之化還興且古今忠諫鮮不及禍竊見齊朝章仇子他上表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爲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毀諸尼依託妃主潛行謗讟子他竟被囚執刑於都市及周武平齊制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其蹤又上疏十一首詞甚切直高祖付羣官詳議唯太僕卿張道源稱奕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佛

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於事親終於奉上此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疋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悖所親蕭瑀非出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其瑀之謂矣瑀不能答但合掌曰地獄所設正為是人高祖將從奕言會傳位而止奕武德九年五月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高祖以狀授太宗及太宗嗣位召奕賜之食謂曰汝前所奏幾累於我然今後但須盡言無以前事為慮也太宗常臨朝謂奕曰佛道玄妙聖迹可師且報應顯然屢有徵驗卿獨不悟其理何也奕對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誑夷狄初止西域漸流中國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寫莊老玄言文飾妖幻之教耳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太宗頗然之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臨終誡其子曰老莊玄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說是為名教汝宜習之妖胡亂華舉時皆惑唯獨竊歎眾不我從悲夫汝等勿學也古人裸葬汝宜行之奕生平遇患未嘗請醫服藥雖究陰陽數術之書而並不之信又嘗醉臥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為墓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其縱達皆此類注老子并撰音義又集魏晉已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李淳風岐州雍人也其先自太原徙焉父播隋高唐尉以秩卑不得志棄官而為道士頗有文學自號黃冠子注老子撰方志圖文集十卷並行於代淳風幼俊爽博涉羣書尤明天文曆算陰陽之學貞觀初以駁傅仁均曆議多所折衷授將仕郎直太史局尋又上言曰今靈臺候儀是魏代遺範觀其制度疎漏實多臣案虞書稱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是古以混天儀考七曜之盈縮也周官大司徒職以土圭正日景以定地中此亦據混天儀日行黃道之明證也暨于周末此器乃亡漢孝武時洛下閎復造渾天儀事多疎闊故賈逵張衡各有營鑄陸績王蕃遞加修補或綴附經星機應漏水或孤張規郭不依日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今驗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當定於中全無南北之異以測七曜豈得其真黃道渾儀之闕至今千餘載矣太宗異其說因令造之至貞觀七年造成其制以銅為之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鼇足以張四表焉第一儀名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極之內備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第二名三辰儀圓徑八尺有璿璣規道月遊天宿矩度七曜所行並備于此轉於六合之內第三名四遊儀玄樞為軸以連結玉衡遊筩而貫約規矩又玄樞北樹北辰南距地軸傍轉於內又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時稱其妙又論前代渾儀得失之差著書七卷名為法象志以奏之太宗稱善置其儀於凝暉閣加授承務郎十五年除太常博士尋轉太史丞預撰晉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曆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又預撰文思博要二十二年遷太史令初太宗之世有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淳風以訪其事淳風曰臣據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殲盡帝曰疑似者盡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必無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無辜且據上象今已成復在宮內已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終易姓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少壯嚴毒殺之立讎若如此即殺戮陛下子孫必無遺類太宗善其言而止淳風每占候吉凶合若符契當時術者疑其別有役使不因學習所致然竟不能測也顯慶元年復以修國史功封樂昌縣男先是太史監候王思辯表稱五曹孫子十部算經理多踳駁淳風復與國子監算學博士梁述太學助教王真儒等受詔注五曹孫子十部算經書成高祖令國學行用龍朔二年改授祕閣郎中時戊寅曆法漸差淳風又增損劉焯皇極曆改撰麟德曆奏之術者稱其精密咸亨初官名復舊還為太史令年六十九卒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祕閣錄并演齊人要術等凡十餘部多傳於代子諺孫仙宗並為太史令

呂才博州清平人也少好學善陰陽方伎之書貞觀三年太宗令祖孝孫增損樂章孝孫乃與明音律人王長通白明達遞相長短太宗令侍臣更訪能者中書令溫彥博奏才聰明多能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一聞一見皆達其妙尤長於聲樂請令考之侍中王珪魏徵又盛稱才學術之妙徵曰才能為尺十二枚尺

入長短不同各應律管無不諧韻太宗卽徵才令直引文館太宗嘗覽周武帝所撰三局象經不曉其旨太子洗馬蔡允恭年少時嘗爲此戲太宗召問亦廢而不通乃召才使問焉才尋繹一宿便能作圖解釋允恭覽之依然記其舊法與才正同由是才遂知名累遷太常博士太宗以陰陽書近代以來漸致訛僞穿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與學者十餘人共加刊正削其淺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舊書四十七卷十五年書成詔頒行之才多以典故質正其理雖爲術者所短然頗合經義今略載其數篇其敍宅經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以宮室蓋取諸大壯逮于殷周之際乃有卜宅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洛宅此則卜宅吉凶其來尙矣至於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說言五姓者謂宮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爲法至如張王等爲商武庚等爲羽欲似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爲宮以趙姓爲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後有復姓數字徵羽不別驗於經典本無斯說諸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口傳竟無所出之處唯堪輿經黃帝對於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不過姬姜數姓暨於後代賜族者多至如管蔡成霍魯衞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並是姬姓子孫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並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準例皆然因邑因官分枝布葉末知此等諸姓是誰配屬又檢春秋以陳衞及秦並同水姓齊鄭及宋皆爲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徵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敍祿命曰謹案史記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又案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覩命祿而知骨體此卽祿命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錄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祿之吉積惡餘殃豈由劫殺之災皇天無親常與善人禍福之應其猶影響故有夏多罪天命勦絕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學也祿在豈待生當建學文王勤憂損壽不關月値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河魁之上蜀郡炎瘵豈由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案春秋魯桓公六年七月魯莊公生今檢長曆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書法合貧賤又犯勾絞六害背驛馬三刑當此三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爲人尫弱身合矬陋今案齊詩譏莊公猗嗟昌兮頎若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有向命一條法當長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祿命不驗一也又案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乃名政依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法無官爵假得祿合奴婢尙少始皇又當破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絕下爲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吉今檢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更彌凶唯建命生法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祿命不驗二也又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日平旦時生亦當祿空亡下法無官爵雖向驛馬尙隔四辰依祿命法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檢漢書武帝卽位年始十六末年已後戶口減半祿命不驗三也又按後魏書云孝文皇帝皇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曆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皇帝背祿命并驛馬三刑身剋驛馬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命當父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孝文皇帝身受其父顯祖之禪禮云嗣子位定於初喪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受禪異於常禮躬率天子以事其親而祿命云不合識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歲三月生依此而推祿之與命並當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卒今檢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弒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祖祿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劭劉濬並爲篡逆幾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敍葬書曰易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見之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顧復事畢長爲感慕之所窀穸禮終永作魂神之宅朝市遷變不得豫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先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愼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乎近代以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死生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

說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或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運於上四氣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爲妖妄傳云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及庶人逾月而已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期量事制宜遂爲常式法既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者善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二也禮記又云周尚赤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鄭玄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之早晚春秋云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即平旦而窆不壞其室即日中而窆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窆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爲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唯論人事可否曾子問云葬逢日蝕捨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是近半夜此即文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三也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墳壠所招然今按孝經云立身行道則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則澤及於無疆苟德不建則人而無後此則非由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若敖絕祀於荊不由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域兆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絕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卜葬一定更不迴改冢墓既成曾不革易則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詐其吉凶愚人因而徼幸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睆爾而對賓客受弔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太宗又令才造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陣圖皆稱旨擢授太常丞永徽初預修文思博要及姓氏錄顯慶中高宗以琴曲古有白雪近代頓絕使太常增修舊曲才上言曰臣按禮記及家語云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是知琴操曲弄皆合於歌又張華博物志云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曲名又楚大夫宋玉對襄王云有客於郢中歌陽春白雪國中和者數十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調高人和遂寡自宋玉已來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準勅依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教習並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爲白雪歌詞又案古今樂府奏正曲之後皆別有送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今取太尉長孫無忌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等奉和雪詩以爲送聲合十六節今悉教訖並皆合韻高宗大悅更作白雪歌詞十六首付太常編於樂府時右監門長史蘇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才及李淳風禮部郎中孔志約并諸名醫增損舊本仍令司空李勣總監定之并圖合成五十四卷大行於代才龍朔中爲太子司更大夫麟德二年卒著隋記二十卷行於時子方毅七歲能誦周易毛詩太宗聞其幼敏召見甚奇之賜以縑帛後爲右衛鎧曹參軍母終哀慟過禮竟以毀卒布車載喪隨轜車而葬友人郎餘令以白粥玄酒生芻一束於路隅奠祭甚爲時人之所哀惜

史臣曰孝孫定音律仁均正曆數淳風候象緯呂才推陰陽訂於其倫咸以爲禆梓京管之流也然旋宮三代之法秦火籍煬歷代缺其正音而云孝孫復始大可歎也淳風精於術數能知女主革命而不知其人則所未喻矣呂才嚴拘忌之曲學皆有經據不亦賢乎古人所以存而不議蓋有意焉

贊曰祖傳淳才彰往考來裁筠嶰谷運箸清臺推迎斡運圖寫昭回重黎之後諸子賢哉

舊唐書卷七十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三十

褚遂良 韓瑗 來濟 上官儀

褚遂良散騎常侍亮之子也大業末隨父在隴右薛舉僭號署爲通事舍人舉敗歸國授秦州都督府鎧曹參軍貞觀十年自秘書郎遷起居郎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隸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以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卽日召令侍書太宗嘗出御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迹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辯其眞僞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十五年詔有事太山先幸洛陽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遂良言於太宗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前烈將告成東嶽天下幸甚而行至洛陽彗星輒見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漢武優柔數年始行岱禮臣愚伏願詳擇太宗深然之下詔罷封禪之事其年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嘗問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爲鑒誡庶幾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黃門侍郎劉洎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矣太宗以爲然時魏王爲太宗所愛禮秩如嫡其年太宗問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中書侍郎岑文本曰傳稱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由斯而言禮義爲急遂良進曰當今四方仰德誰敢爲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爲萬代法以遺子孫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弟及庶子數將五十心常憂慮頗在此耳但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敗國家公等爲朕搜訪賢德以傳儲宮爰及諸王咸求正士且事人歲久卽分義情深非意窺窬多由此作於是限王府官僚不得過四考七年太宗問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舜禹者十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爲然因曰夫爲人君不憂萬姓而事奢淫危亡之機可反掌而待也時皇子年幼者多任都督刺史遂良上疏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分疆雜用周制皇唐州縣粗依秦法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鎮扞四方此之造制道高前烈如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郡帥民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合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爲擇賢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或人興歌詠生爲立祠漢宣帝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如臣愚見陛下兒子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爲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臣謹按漢明章和三帝能友愛子弟自玆已降取爲準的封立諸王雖各有國土年尚幼小者召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世諸王數十百人唯二王稍惡自餘餐和染教皆爲善人則前事已驗惟陛下詳察太宗深納之其年太子承乾以罪廢魏王泰入侍太宗面許立爲太子因謂侍臣曰昨青雀自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與陛下爲子更生之日也臣唯有一子臣百年之後當爲陛下殺之傳國晉王父子之道故當天性我見其如此甚憐之遂良進曰陛下失言伏願審思無令錯誤也安有陛下百年之後魏王執權爲天下之主而能殺其愛子傳國於晉王者乎陛下昔立承乾爲太子而復寵愛魏王禮數或有踰於承乾者良由嫡庶不分所以至此殷鑒不遠足爲龜鏡陛下今日既立魏王伏願陛下別安置晉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卽日召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時頻有飛雉集於宮殿之內太宗問羣臣曰是何祥也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爲雉雌者鳴於陳倉雄者鳴於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以爲寶雞後漢光武得雄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於秦地此所以彰表明德也太宗悅曰立身之道不可無學遂良博識深可重也尋授太子賓客時薛延陁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納其財聘既而不與遂良上疏曰臣聞信爲國本百姓所歸是以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寧去食而存信延陁囊歲逈一俟斤耳值神兵北指蕩平沙塞狼山瀚海萬里蕭條陛下兵加諸外而

恩起於內以爲餘寇奔波須立酋長璽書鼓纛立爲可汗其懷恩光仰天無極
而餘方戎狄莫不聞知以共沐和風同飡恩信頃者頻年遣使請婚大國陛下
復降鴻私許其姻媾於是報吐蕃告思摩示中國五尺童子人皆知之於是御
幸北門受其獻食于時百寮端笏戎夷左衽虔奉歡宴皆承德音口歌手舞樂
以終日百官會畢亦各有言咸以爲陛下欲得百姓安寧不欲邊境交戰遂不
惜一女而妻可汗預在含生所以感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爲
國家惜茲聲聽君子不失色於物不失口於人晉文公圍原命三日糧原不降
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庇也得原失信
何以庇之陛下慮生意表信在言前今者臨事忽然乖殊所惜尤少所失滋多
情既不通方生嫌隙一方所以相畏忌邊境不得無風塵西州朔方能無勞擾
彼胡以主被欺而心怨此士以此無信而懷慚不可以訓戎兵不可以勵軍事
伏惟陛下以聖德神功廓清四表自君臨天下十有七載以仁恩而結庶類以
信義而撫戎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其見在之人皆思報厚德其所生胤嗣亦
望報陛下子孫今者得一公主配之以成陛下之信有始有卒其唯聖人乎且
又龍沙以北部落無算中國擊之終不能盡亦由可北敗茵茵興突厥亡延陀
威時以古人虛外實內懷之以德爲惡在夷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伏惟陛
下聖德無涯威靈遠震遂平高昌破吐渾立延陀滅頡利輕刑薄賦庶事無壅
菽粟豐賤祥符累臻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下遠矣伏願旁垂禮悌廣茲含育
而常嗔絕域有意遠藩非偃伯興文之道非止戈爲武之義臣以庸暗忝居左
右敢獻瞽言不勝戰懼時太宗欲親征高麗顧謂侍臣曰高麗莫離支賊殺其
王虐用其人夫出師弔伐當乘機便今因其弒虐誅之甚易遂良對曰陛下兵
機神算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手平寇亂及北狄侵邊西蕃失禮陛下欲命將
擊之羣臣莫不苦諫陛下獨斷進討卒並誅夷海內之人徼外之國畏威懾伏
爲此舉也今陛下將興師遼東臣意熒惑何者陛下神武不比前代人君兵既
渡遼指期剋捷萬一差跌無以威示遠方若再發忿兵則安危難測太宗深然
之兵部尚書李勣曰近者延陀犯邊陛下必欲追擊此時陛下取魏徵之言遂

失機會若如聖策延陀無一人生還可五十年間疆埸無事帝曰誠如卿言由
魏徵誤計耳朕不欲以一計不當而尤之後有良算安肯矢謀繇是從勣之言
經畫渡遼之師遂良以太宗銳意三韓懼其遺悔翌日上疏諫曰臣聞有國家
者譬諸身兩京等於心腹四境方乎手足他方絕域若在身外臣近於坐下伏
奉口勅布語臣下云自欲伐遼臣數夜思量不達其理高麗王爲陛下之所立
莫離支輒殺其主陛下討逆收地斯實乘機關東賴陛下德澤久無征戰但命
二三勇將發兵四五萬飛石輕梯取如迴掌夫聖人有作必履常規豈能剋平
兇亂駕馭才傑惟陛下弘兩儀之道扇三五之風提厲人物皆思効命昔侯君
集李靖所謂庸夫猶能掃萬里之高昌平千載之突厥皆是陛下發蹤指示聲
歸聖明臣旁求史籍詎乎近代爲人之主無自伐遼人臣往征則有之矣漢朝
則荀彘楊僕魏代則毋丘儉王頎司馬懿猶爲人臣慕容真僭號之子皆爲其
主長驅高麗虜其人民削平城壘陛下立功同於天地美化包於古昔自當超
邁於百王豈止俯同於六子陛下昔翦平寇逆大有爪牙年齒未衰猶堪任用
匪唯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克方今太子新立年實幼少自餘藩屏陛下所
知今一旦棄金湯之全渡遼海之外臣忽三思煩愁並集大魚依於巨海神龍
據於川泉此謂人君不可輕而遠也且以長遼之左或遇霖淫水潦騰波平地
數尺夫帶方玄菟海途深渺非萬乘所宜行踐東京太原謂之中地東擬可以
爲聲勢西指足以摧延陀其於西京運路非遠爲其節度以設軍謀繫莫離支
頸獻皇家之廟此實處安全之上計社稷之根本特乞天慈一垂省察太宗不
納十八年拜黃門侍郎參綜朝政高麗莫離支遣使貢白金遂良言於太宗曰
莫離支虐弒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興兵將事弔伐爲遼山之人報主辱
之恥古者討弒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以郜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
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百官象之其又
何誅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寘諸
太廟其若之何夫春秋之書百王取法若受不臣之筐篚納弒逆之朝貢不以
爲愆何所致伐臣謂莫離支所獻自不得受太宗納焉以其使屬吏太宗既滅

高昌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遂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后必先事華夏而後夷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離漢武負文景之聚財玩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初置校尉軍旅連出將三十年復得天馬於宛城採蒲萄於安息而海內虛竭生人失所租及六畜算至舟車因之凶年盜賊並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帝翻然追悔情發於中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人神感悅海內乃康向使武帝復用弘羊之言天下生靈皆盡之矣是以光武中興不踰葱嶺孝章即位都護來歸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於販肆終朝惰業犯禁違公止能擾於邊城實無益於行陣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生事高昌途路沙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去來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靡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其此之謂乎陛下道映先天威行無外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為立可汗吐渾遺萌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伏而立之四海百蠻誰不聞見蠕動懷生畏威慕德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為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來世二十年太宗於寢殿側別置一院令太子居絕不令往東宮遂良復上疏諫曰臣聞周世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前賢作法規模弘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傳出宿於外學書計也然則古之達者豈無慈心減茲私愛欲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況君之世子乎自當春誦夏絃親近師傅體人間之庶事適君臣之大道使翹足延首皆聆善聲若歷歲之有陽春玄天之有日月弘此懿德乃作元良伏惟陛下道育三才功包九有親樹太子莫不欣欣既云廢昏立明須稱天地瞻望而教成之道實深乖闕不離膝下常居宮內保傅之說無暇經籍之談蔑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篤愛篤愛或生驕伏願遠覽殷周近遵漢魏不可頓革事須階漸嘗許旬日半遣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芳聲於天下則微臣雖死猶曰生年太宗從之遂良前後諫奏及陳便宜書數十上多見採納其年加銀青光祿大夫二十一年以本官檢校大理卿尋丁父憂解明年起復舊職俄拜中書令二十三年太宗寢疾召遂良及長孫無忌入臥內謂之曰卿等忠烈簡在朕心昔漢武寄霍光劉備託葛亮朕之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須盡誠輔佐永保宗社又顧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國家之事汝無憂矣仍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賜爵河南縣公永徽元年進封郡公尋坐事出為同州刺史三年徵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加光祿大夫其月又兼太子賓客四年代張行成為尚書右僕射依舊知政事六年高宗將廢皇后王氏立昭儀武氏為皇后召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及遂良以籌其事將入遂良謂無忌等曰上意欲廢中宮必議其事遂良今欲陳諫眾意如何無忌曰明公必須極言無忌請繼焉及入高宗難於發言再三顧謂無忌曰莫大之罪絕嗣為甚皇后無胤息昭儀有子今欲立為皇后公等以為何如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無愆婦德先帝不豫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好兒好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聞有愆恐不可廢臣今不敢曲從上違先帝之命特願再三思審愚臣上忤聖顏罪合萬死但願不負先朝厚恩何顧性命遂良致笏於殿陛曰還陛下此笏仍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令引出長孫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加刑翌日帝謂李勣曰冊立武昭儀之事遂良固執不從遂良既是受顧命大臣事若不可當且止也勣對曰此乃陛下家事不合問外人帝乃立昭儀為皇后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轉桂州都督未幾又貶為愛州刺史明年卒官年六十三遂良卒後二歲餘許敬宗李義府奏言長孫無忌所構逆謀並遂良扇動乃追削官爵子孫配流愛州弘道元年二月高宗遺詔放還本郡神龍元年則天遺制復遂良及韓瑗爵位

韓瑗雍州三原人也祖紹隋太僕少卿父仲良武德初為大理少卿受詔與郎楚之等掌定律令仲良言於高祖曰周代之律其屬三千秦法已來約為五百若遠依周制繁紊更多且官吏至公自當奉法茍若徇己豈顧刑名請崇寬簡以允惟新之望高祖然之於是採定開皇律行之時以為便貞觀中位至刑部尚書秦州都督府長史潁川縣公瑗少有節操博學有吏才貞觀中累至兵部侍郎襲父潁川公永徽三年拜黃門侍郎四年與中書侍郎來濟皆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五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六年遷侍中其年兼太子賓客時高宗欲廢王皇后瑗涕泣諫曰皇后是陛下在藩府時先帝所娶今無愆過欲行廢黜四海之士誰不惕然且國家屢有廢立非長久之術願陛下為社稷大計無以臣愚不垂採察帝不納明日瑗又諫悲泣不能自勝帝大怒促令引出尋而尚書左僕射褚遂良以忤旨左授潭州都督瑗復上疏理之曰古之聖王立諫鼓設謗木冀欲聞逆耳之言甘苦口之議發揚大化裨益洪猷垂令譽於將來播休聲於不朽者也伏見詔書以褚遂良為潭州都督臣夙夜思之用增感激臣識慚知遠業謝通經載撫愚情誠為未可遂良運偶昇平道昭前烈束髮從宦方淹累稔趨侍陛下俄歷歲年不聞涓滴之愆常覩勤勞之効竭忠誠於早歲罄直道於茲年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誠可重於皇明詎專方於曩昔且先帝納之於帷幄寄之以心膂德逾水石義冠舟車公家之利言無不可及纏悲四海遏密八音竭忠國家親承顧託一德無二千古懍然此不待臣言陛下備知之矣臣審有此心未敢聞奏且萬姓失業旰食忘勞一物不安納隍軫慮在於微細寧得過差況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甿黎咸嗟舉措觀其近日言事披誠懇切詎肯後陛下之德冀於堯舜懼陛下之過塵於史冊而乃深遭厚謗重負醜言可以痛志士之心損陛下之明也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疏奏帝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矣然其悖戾犯上以此責之朕豈有過卿言何若是之深也瑗對曰遂良可謂社稷忠臣臣恐以諛佞之輩蒼蠅點白損陷忠貞昔微子去之而殷國以亡張華不死而綱紀不亂國之欲謝善人其衰今陛下富有四海八紘清泰忽驅逐舊臣而不垂省察乎伏願違彼覆車以收往過垂勸誡於事君則群生幸甚帝竟不納瑗以言不見用憂憤上表請歸田里詔不許顯慶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之旨誣奏瑗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故授遂良桂州刺史實以為外援於是更貶遂良為愛州刺史左授瑗振州刺史四年卒官年五十四明年長孫無忌死敬宗等又奏瑗與無忌通謀遣使殺之及使至瑗已死更發棺驗屍而還籍沒其家孫配徙嶺表神龍元年則天遺制令復其官爵

來濟揚州江都人隋左翊衛大將軍榮國公護子也宇文化及之難闔門遇害濟幼逢家難流離艱險而篤志好學有文詞善談論尤曉時務舉進士貞觀中累轉通事舍人太子承乾之敗太宗謂侍臣曰欲何以處承乾群臣莫敢對濟進曰陛下上不失作慈父下得盡天年即為善矣帝納其言俄除考功員外郎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妙選人望遂以濟為之仍兼崇賢館直學士尋遷中書舍人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四年同中書門下三品五年加銀青光祿大夫以修國史功封南陽縣男賜物七百段六年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時高宗欲立昭儀武氏為宸妃濟密表諫曰宸妃古無此號事將不可武皇后既立濟等懼不自安后乃抗表稱濟忠公請加賞慰而心實惡之顯慶元年兼太子賓客進爵為侯中書令如故二年又兼太子詹事尋而許敬宗等奏濟與褚遂良朋黨構扇左授台州刺史五年徙庭州刺史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挂刑網蒙赦性命當以身塞責特報國恩遂不釋甲胄赴賊沒於陣時年五十三贈楚州刺史給靈轝遞還鄉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代濟兄恒有學行與濟齊名上元中官至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上官儀本陝州陝人也父弘隋江都宮副監因家于江都大業末弘為將軍陳稜所殺儀時幼藏匿獲免因私度為沙門遊情釋典尤精三論兼涉獵經史善屬文貞觀初楊仁恭為都督深禮待之舉進士太宗聞其名召授弘文館直學

士累遷祕書郎時太宗雅好屬文每遣儀視草又多令繼和凡有宴集儀嘗預
焉俄又預撰晉書成轉起居郎加級賜帛高宗嗣位遷祕書少監龍朔二年加
銀青光祿大夫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弘文館學士如故本以詞彩自達
工於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爲本儀既貴顯故當時多有斅其體者時人謂爲
上官體儀頗恃才任勢故爲當代所嫉麟德元年宦者王伏勝與梁王忠抵罪
許敬宗乃構儀與忠通謀遂下獄而死家口籍沒子庭芝歷位周王府屬與儀
俱被殺庭芝有女中宗時爲昭容每侍帝草制誥以故追贈儀爲中書令秦州
都督楚國公庭芝黃門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仍令以禮改葬

史臣曰褚河南上書言事亹亹有經世遠略魏徵王珪之後骨鯁風彩落落負
王佐器者殆難其人名臣事業河南有焉昔齊人饋樂而仲尼去戎王溺妓而
由余奔婦人之言聖哲懼罹其禍況二佞據衡軸之地爲正人之魑魅乎古之
志士仁人一言相期死不之悔況於君臣之間受託孤之寄而以利害禍福忘
平生之言哉而韓來諸公可謂守死善道求福不回者焉

贊曰褚公之言和樂愔愔鏗石在簴動成雅音二猘雙吠三賢一心人皆觀望
我不浮沉

舊唐書卷八十

舊唐書卷八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三十一

崔敦禮 盧承慶 劉祥道 李敬玄
李義琰 孫處約 樂彥瑋 趙仁本

崔敦禮雍州咸陽人隋禮部尚書仲方孫也其先本居博陵世為山東著姓魏末徙關中敦禮本名元禮高祖改名焉頗涉文史重節義嘗慕蘇子卿之為人武德中拜通事舍人九年太宗使敦禮往幽州召廬江王瑗瑗舉兵反執敦禮問京師之事敦禮竟無異詞太宗聞而壯之遷左衛郎將賜以良馬及黃金雜物貞觀元年擢拜中書舍人遷兵部侍郎頻使突厥累轉靈州都督二十年徵為兵部尚書又奉詔安撫迴紇鐵勒部落時延陀寇邊敦禮與英國公李勣擊破之又有瀚海都督迴紇吐迷度為其下所殺詔敦禮往就部落綏輯之因立其嗣子而還敦禮深識蕃情凡所奏請事多允會永徽四年代高季輔為侍中累封固安縣公仍修國史六年加光祿大夫代柳奭為中書令尋又兼檢校太子詹事敦禮以老疾屢陳乞請退顯慶元年拜太子少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勅召其子定襄都督府司馬餘慶使侍其疾尋卒年六十餘高宗舉哀於東雲龍門賜東園祕器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碩謚曰昭子餘慶官至兵部尚書敦禮孫貞慎神龍初為兵部侍郎

盧承慶幽州范陽人隋武陽太守思道孫也父赤松大業末為河東令與高祖有舊聞義師至霍邑棄縣迎接拜行臺兵部郎中武德中累轉率更令封范陽郡公尋卒承慶美風儀博學有才幹少襲父爵貞觀初為秦州都督府戶曹參軍因奏河西軍事太宗奇其明辯擢拜考功員外郎累遷民部侍郎太宗嘗問歷代戶口多少之數承慶敘夏殷以後迄于周隋皆有依據太宗嗟賞久之尋令兼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許曰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俄歷雍州別駕尚書左丞永徽初為褚遂良所構出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遂良俄又求索承慶在雍州舊事奏之由是左遷衡州司馬歲餘轉洪州長史會高宗將幸汝州之溫湯擢承慶為汝州刺史入為光祿卿顯慶四年代杜正倫為度支尚書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尋坐度支失所出為潤州刺史再遷雍州長史加銀青光祿大夫總章二年代李乾祐為刑部尚書以年老請致仕許之仍加金紫光祿大夫三年病卒年七十六臨終誡其子曰死生至理亦猶朝之有暮吾終斂以常服晦朔常饌不用牲牢墳高可認不須廣大事辦即葬不須卜擇墓中器物瓷漆而已有棺無槨務在簡要碑誌但記官號年代不須廣事文飾贈幽州都督謚曰定弟承業亦有學識貞觀末官至雍州長史檢校尚書左丞兄弟相次居此任時人榮之俄坐承慶事左遷忠州刺史顯慶初復為雍州長史前後皆有能名三遷左肅機兼掌司列選事賜爵魏縣子總章中卒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贈洛州刺史謚曰簡承業弟承泰齊州長史承泰子齊卿長安初為雍州錄事參軍時則天令雍州長史薛季昶擇寮吏堪為御史者季昶以問齊卿齊卿薦長安尉盧懷慎李休光萬年尉李乂崔湜咸陽丞倪若水盩厔尉田崇辟新豐尉崔日用後皆至大官齊卿開元初為幽州刺史時張守珪為果毅齊卿禮接之謂曰十年內當知節度果如其言時人謂齊卿有人倫之鑒齊卿好酒飲至斗餘不亂寬厚可親士友以此著之累遷太子詹事封廣陽縣公尋卒承慶弟孫藏用別有傳

劉祥道魏州觀城人也父林甫武德初為內史舍人時兵機繁速庶事草創高祖委林甫專典其事以才幹見稱尋詔與中書令蕭瑀等撰定律令林甫因著律議萬餘言久之擢拜中書侍郎賜爵樂平男貞觀初再遷吏部侍郎初隋代赴選者以十一月為始至春即停選限既促選司多不究悉時選人漸衆林甫奏請四時聽選隨到注擬當時甚以為便時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多有赤牒授官至是停省盡來赴集將萬餘人林甫隨才銓擢咸得其宜時人以林甫典選比隋之高孝基三年病卒臨終上表薦賢太宗甚嘉悼之賜絹二百五十疋祥道少襲父爵永徽初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吏部侍郎顯慶二年遷黃門侍郎仍知吏部選事祥道以銓綜之術猶有所闕乃上疏陳其得失其一曰今之選司取士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一千四百傷多也雜色入流不如銓簡是

傳燈也經明行修之士猶或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豈能皆有德行即知共釐務者善人少而惡人多有國以來已四十載尚未刑措豈不由此乎但服膺先王之道者奏第然始付選趨走几案之間者不簡便加祿秩稽古之業雖則難知斗筲之材何其易進其雜色應入流人望令曹司試判訖簡爲四等奏聞第一等付吏部第二等付兵部次付主爵次付司勳其行署等私犯公坐情狀可責者雖經赦降亦量配三司不經赦降者放還本貫冀入流不濫官無冗雜且令胥徒之輩漸知勸勉其二曰古之選者爲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員少今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遂令九流繁總人隨歲積謹約準所須人量支年別入流者今內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已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略舉大數當一萬四千人壯室而仕耳順而退取其中數不過支三十年此則一萬四千人三十年而略盡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經三十年便得一萬五千人定須者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須之數況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猶多此便有餘不慮其少今年常入流者遂逾一千四百計應須數外其餘兩倍又常選放還者仍停六七千人更復年別新加實非處置之法其三曰儒爲教化之本學者之宗儒教不興風俗將替今庠序遍於四海儒生溢於三學誘掖之方理實爲備而獎進之道事或未周但永徽已來于今八載在官者以善政粗聞論事者以一言可採莫不光被綸音超升不次而儒生未聞恩及臣故以爲獎進之道未周其四曰國家富有四海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舉豈今人之不如昔人將薦賢之道未至寧可方稱多士遂闕斯人望六品已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仍量爲條例稍加優獎不然赫赫之辰斯舉遂絕一代盛事實爲朝廷惜之其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所以因官命氏有倉庾之姓魏晉以來事無可紀今之在任四考即遷官人知將秩滿必懷去就百姓見有遷代能無苟且以去就之人臨苟且之輩責以移風易俗其可得乎望經四考就任加階至八考滿然後聽選還淳反樸雖未敢必期送故迎新實稍減勞弊其六曰尚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省中書都事主書主事等比來選補皆取舊任流外有刀筆之人縱欲參用士流皆以儕類爲恥前後相承遂成故事且披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攸歸而多用胥徒恐未盡銓衡之理望有釐革稍清其選明年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人多爲政之弊高宗遣祥道與正倫詳議其事時公卿已下憚於改作事竟不行祥道尋以修禮功進封陽城縣侯四年遷刑部尚書每覆大獄必歔欷累數奏決之日爲之再不食龍朔元年權檢校蒲州刺史三年兼檢校雍州長史俄遷右相祥道性謹慎既居宰相深懷憂懼數自陳老疾請退就閑職俄轉司禮太常伯罷知政事麟德二年將有事於泰山有司議依舊禮皆以太常卿爲亞獻光祿卿爲終獻祥道駁曰昔在三代六卿位重故得佐祠漢魏以來權歸臺省九卿皆爲常伯屬官今登封大禮不以八座行事而用九卿無乃徇虛名而忘實事乎高宗從其議竟以司徒徐王元禮爲亞獻祥道爲終獻事畢進爵廣平郡公乾封元年又上表乞骸骨優制加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其年卒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謚曰宣子齊賢襲爵齊賢初自侍御史出爲晉州司馬高宗聞其方正甚禮之時將軍史興宗嘗從帝於苑中弋獵因言晉州出好鷂劉齊賢見爲司馬請使捕之帝曰劉齊賢豈是覓鷂人耶卿何以此待之遂止齊賢後避章懷太子名改名景先永淳中累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天臨朝代裴炎爲侍中及裴炎下獄景先與鳳閣侍郎胡元範抗詞明其不反則天甚怒之炎既誅死景先左遷普州刺史未到又貶授吉州長史永昌年爲酷吏所陷繫於獄自縊死仍籍沒其家景先自祖父三代皆爲兩省侍郎及典選又叔父吏部郎中應道從父弟禮部侍郎令植等八人前後爲吏部郎中員外有唐已來無有其比云

李敬玄亳州譙人也父孝節穀州長史敬玄博覽羣書特善五禮貞觀末高宗在東宮馬周啓薦之召入崇賢館兼預侍讀仍借御書讀之敬玄雖風格高峻有不可犯之色然勤於造請不避寒暑馬周及許敬宗等皆推薦延譽之乾封初歷遷西臺舍人弘文館學士總章二年累轉西臺侍郎兼太子右中護同東西臺三品兼檢校司列少常伯時員外郎張仁禕有時務才敬玄以曹事委之仁禕始造姓曆改修狀樣銓曆等程式處事勤勞遂以心疾而卒敬玄因仁禕

法典選累年銓綜有序自永徽以後選人轉多當其任者罕聞稱職及敬玄掌選天下稱其能預選者歲有萬餘人每於街衢見之莫不知其姓名其被放訴者即口陳其書判失錯及身負殿累略無差殊時人咸服其強記莫之敢欺選人有杭州參軍徐太玄者初在任時同僚有張惠犯贓至死太玄哀其母老乃詣獄自陳與惠同受惠贓數既少遂得減死太玄亦坐免官不調十餘年敬玄知而大嗟賞之擢授鄭州司功參軍太玄由是知名後官至祕書少監申王師以德行爲時所重敬玄賞鑒多此類也咸亨二年授中書侍郎餘並如故三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行吏部侍郎依舊兼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四年監修國史上元二年拜吏部尚書仍依舊兼太子左庶子監修國史同中書門下三品敬玄久居選部人多附之前後三娶皆山東士族又與趙郡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高宗知而不悅然猶不彰其過儀鳳元年代劉仁軌爲中書令調露二年吐蕃入寇仁軌先與敬玄不協遂奏請敬玄鎮守西邊敬玄自以素非邊將之才固辭高宗謂曰仁軌若須朕朕即自往卿不得辭也竟以敬玄爲洮河道大總管兼安撫大使仍檢校鄯州都督率兵以禦吐蕃及將戰副將工部尚書劉審禮先鋒擊之敬玄聞賊至狼狽却走審禮既無繼援遂沒于陣俄有詔留敬玄於鄯州防禦敬玄累表稱疾乞還醫療許之既入見驗疾不重高宗責其詐妄又積其前後愆失貶授衡州刺史稍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永淳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兗州都督撰禮論六十卷正論三卷文集三十卷子思沖神龍初歷工部侍郎左羽林軍將軍從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敗見殺籍沒其家敬玄弟元素亦有吏才初爲武德令時懷州刺史李文暕將調率金銀造常滿樽以獻百姓甚弊之官吏無敢異議者元素抗詞固執文暕乃損其制度以家財營之延載元年自文昌左丞遷鳳閣侍郎鳳閣鸞臺平章事加銀青光祿大夫萬歲通天二年坐與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交結爲武懿宗所陷被殺神龍初雪免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常州刺史玄道族孫也其先自隴西徙山東世爲著姓父玄德壓陶令義琰少舉進士累補太原尉時李勣爲并州都督寮吏皆望風懾懼義琰獨廷折曲直勣甚禮之義琰麟德中爲白水令有能名拜司刑員外郎上元中累遷中書侍郎又授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天后預知國政高宗嘗欲下詔令后攝知國事義琰與中書令郝處俊固爭以爲不可事竟寢義琰身長八尺博學多識高宗每有顧問言皆切直章懷太子之廢也高宗慰勉官寮蓋捨罪令復其位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謝恩義琰獨引罪涕泣時論美之義琰宅無正寢弟義璡爲司功參軍乃市堂材送焉及義璡來覲義琰謂曰以吾爲國相豈不懷愧更營美室是速我禍此豈愛我意哉義璡曰凡人仕爲丞尉即營第宅兄官高祿重豈宜卑陋以偪下也義琰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有貴仕又廣其宇若無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懼獲戾也竟不營構其木爲霖雨所腐而棄之義琰後改葬父母使舅氏移其舊塋高宗知而怒曰豈以身在樞要凌蔑外家此人不可更知政事義琰聞而不自安以足疾上疏乞骸骨乃授銀青光祿大夫聽致仕乃將歸東都田里公卿已下祖餞於通化門外時人以比漢之二疏垂拱初起爲懷州刺史義琰自以失則天意恐禍及固辭不拜四年卒於家義琰從祖弟義琛永淳初爲雍州長史時關輔大飢高宗令貧人散於商鄧逐食義琛恐黎人流轉因此不還固爭之由是忤旨出爲梁州都督轉岐州刺史稱爲良吏卒官高宗時宰相又有孫處約樂彥瑋趙仁本並有名跡

孫處約者汝州郟城人也貞觀中爲齊王祐記室祐既失德處約數上書諫之祐既誅太宗親檢其家文疏得處約諫書甚嗟賞之累轉中書舍人其年中書令杜正倫奏請更授一舍人與處約同知制誥高宗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何須多也處約以預修太宗實錄成賜物七百段三遷中書侍郎與李勣許敬宗同知國政尋避中宮諱改名茂道坐事左轉司禮少常伯顯慶中拜少司成以老疾請致仕許之尋卒子佺睿宗時爲左羽林大將軍征契丹戰歿

樂彥瑋者雍州長安人顯慶中爲給事中時故侍中劉洎之子詣闕上言洎貞觀末爲褚遂良所譖枉死稱冤請雪中書侍郎李義府又左右之高宗以問近臣衆希義府之旨皆言其枉彥瑋獨進曰劉洎大臣舉措須合軌度人主暫有

不豫豈得卽擬貽國先朝所責未是不愜且國君無過舉若雷洎之罪豈可謂先帝用刑不當乎然其言遂寢其事彥瑋尋丁憂起爲唐州刺史及入辭高宗記其言直復拜東臺舍人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乾封元年代劉仁軌爲大司憲官名復舊改爲御史大夫上元三年卒贈秦州都督永昌年以子思晦貴重贈揚州大都督思晦則天時官至鸞臺侍郎兼檢校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爲酷吏所殺

趙仁本者陝州河北人也貞觀中累轉殿中侍御史自義寧已來詔勅皆手自纂錄臨事皆暗記之甚爲當時所伏會有勅差一御史遠使同列遞相辭託仁本越次請行言於治書侍御史馬周曰食君之祿死君之事雖復跋涉艱險所不敢辭也及迴事又稱旨擢吏部員外郎乾封中歷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尋轉司列少常伯知政事如故時許敬宗爲右相頗任權勢仁本拒其請託遂爲敬宗所構俄授尚書左丞罷知政事咸亨初卒官

史臣論曰崔盧數公皆以忠清文行致位樞要恪恭匪懈以保名位誠所謂持盈守成太平之君子然敬玄之擢太玄可謂能舉善者矣義琰腐材而不營第舍可謂有儉德矣彥瑋獨遏姦臣仁本請當遠使終昇輔相不亦宜乎

贊曰盧劉兩族奕世名卿二李二樂俱號公清權臣獨抗美第不營以兹輔弼無愧德馨

舊唐書卷八十一

舊唐書卷八十一考證

崔敦禮傳勅召其子定襄都督府司馬餘慶使侍其疾○新書作弟餘慶

盧承慶弟承泰傳子齊卿開元初爲幽州刺史○新書作幽州

樂彥瑋傳卒贈秦州都督○新書作齊州

舊唐書卷八十一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三十二

許敬宗　李義府 少子湛

許敬宗，杭州新城人，隋禮部侍郎善心子也。其先自高陽南渡，世仕江左。敬宗幼善屬文，舉秀才，授淮陽郡司法書佐，俄直謁者臺，奏通事舍人事。江都之難，善心為宇文化及所害，敬宗流轉投於李密，密以為元帥府記室，與魏徵同為管記。武德初，赤牒擬漣州別駕。太宗聞其名，召補秦府學士。貞觀八年，累除著作郎，兼修國史，遷中書舍人。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縗絰，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或指之，敬宗見而大笑，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馬。累遷給事中，兼修國史。十七年，以修武德、貞觀實錄成，封高陽縣男，賜物八百段，權檢校黃門侍郎。高宗在春宮，遷太子右庶子。十九年，太宗親伐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敬宗與高士廉等共知機要。中書令岑文本卒於行所，令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太宗大破遼賊於駐蹕山，敬宗立於馬前受旨草詔書，詞彩甚麗，深見嗟賞。先是庶人承乾廢黜，宮僚多被除削，久未收敘，敬宗上表曰：臣聞先王慎罰，務在於恤刑；往哲寬仁，義在於宥過。聖人之道，冀倚于茲。竊見廢官五品以上除名棄斥，頗歷歲時。但庶人嚮昔之年，身處不疑之地，苞藏悖逆，陽結宰臣，所預姦謀，多連宗戚，禍生膚寡，非可防萌。宮內官寮，迥無關預，今乃投鼠及器，孰謂無冤，焚山毀玉，稍同還怒。伏尋先典，例有可原，昔吳國陪臣，則爰絲不坐於劉濞；昌邑中尉，則王吉免緣於海昏。譬諸欒布，乃策名於彭越；比乎田叔，亦委質於張敖。主以凶逆陷其誅夷，臣以賢良荷彼收擢。歷觀往代，此類尤多。近者有隋，又遭斯義，楊勇之廢，罪止加於佞人，李綱之徒，皆不預於刑網。古今裁其折衷，史籍稱為美談。而今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蕭鈞等，並砥節勵操，有雅望於當朝，經明行修，播令名於天下，或以直言而遭箠扑，或以忤意而見猜嫌，一概罾同，並罹天憲，恐於王道，傷在未弘。由是玄素等稍得敘用。

二十一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高宗嗣位，代于志寧為禮部尚書。敬宗嫁女與蠻酋馮盎之子，多納金寶，為有司所劾，左授鄭州刺史。永徽三年，入為衛尉卿，加弘文館學士，兼修國史。六年，復拜禮部尚書。高宗將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敬宗特贊成其計。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等並直言忤旨，敬宗與李義府潛加誣構，並流死於嶺外。顯慶元年，加太子賓客，尋冊拜侍中，監修國史。三年，進封郡公，尋贈其父善心為冀州刺史。高宗因於古長安城遊覽，問侍臣曰：「朕觀故城舊基，宮室似與百姓雜居，自秦漢已來，幾代都此？」敬宗對曰：「秦都咸陽，郭邑連跨渭水，故云『渭水貫都，以象天河』。至漢惠帝始築此城，其後苻堅、姚萇、後周並都之。」帝又問：「昆明池是漢武帝何年中開鑿？」敬宗對曰：「武帝遣使通西南夷，而為昆明滇池所閉，欲伐昆明國，故因鎬之舊澤，以穿此池，用習水戰，元狩三年事也。」帝因令敬宗與弘文館學士具檢秦漢已來歷代宮室處所以奏。其年，代李義府為中書令，任遇之重，當朝莫比。龍朔二年，從新令改為右相，加光祿大夫。三年，冊拜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並依舊監修國史。乾封初，以敬宗年老不能行步，特令與司空李勣每朝日各乘小馬入禁門至內省。敬宗自掌知國史，記事阿曲。初，虞世基與敬宗父善心同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為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為口實，敬宗深銜之，及為德彝立傳，盛加其罪惡。敬宗嫁女與左監門大將軍錢九隴，本皇家隸人，敬宗貪財與婚，乃為九隴曲敘門閥，妄加功績，并升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同卷。敬宗為子娶尉遲寶琳孫女為妻，多得賂遺，及作寶琳父敬德傳，悉為隱諸過咎。太宗作威鳳賦以賜長孫無忌，敬宗改云賜敬德。白州人龐孝泰，蠻酋凡品，率兵從征高麗，賊知其懦，襲破之。敬宗又納其寶貨，稱孝泰頻破賊徒，斬獲數萬，漢將驍健者，唯蘇定方與龐孝泰耳，曹繼叔、劉伯英皆出其下。虛美隱惡如此。初，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修者，頗多詳直，敬宗又輒以己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然自貞觀已來，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晉書、東殿新書、西域圖志、文思博要、文館詞林、累璧、瑤山玉彩、姓氏錄、新禮，皆總知其事，前後賞賚，不可勝紀。敬宗好色無度，其長子昂頗有才藻，歷位太子舍人。母裴氏早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嬖之，以為繼室，假姓虞氏。昂素

與通悉之不絕敬宗怒黜虞氏加昂以不孝奏請流于嶺外顯慶中表乞昂還除虔化令尋卒咸亨元年抗表乞骸骨詔聽致仕仍加特進俸祿如舊三年薨年八十一高宗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詔文武百官就第赴哭冊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陪葬昭陵文集八十卷太常將定謚博士袁思古議曰敬宗位以才昇歷居清級然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學禮事絕於趨庭納采問名唯聞於黷貨白圭斯玷有累清塵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爲繆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不勝其恥與思古大相忿競又稱思古與許氏先有嫌隙請改謚官太常博士王福畤議曰謚者飾終之稱也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使嫌隙是實卽合據法推繩如其不虧直道義不可奪官不可侵二三其德何以言禮福畤忝當官守匪躬之故若順風阿意背直從曲更是甲令虛設將謂禮院無人何以激揚雅道顧視同列請依思古謚議爲定戶部尚書戴至德謂福畤曰高陽公任遇如此何以定謚爲繆答曰昔晉司空何曾薨太常博士秦秀謚爲繆醜公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所以貶爲繆醜況敬宗忠孝不逮於曾飲食男女之累有逾於何氏而謚之爲繆無負於許氏矣時有詔令尚書省五品已下重議禮部尚書袁思敬議稱按謚法既過能改曰恭請謚曰恭詔從其議彥伯昂之子起家著作郎敬宗末年文筆多令彥伯代作又納婢妾讒言奏流於嶺表後遇赦得還除太子舍人早卒有集十卷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也其祖爲梓州射洪縣丞因家於永泰貞觀八年劍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以義府善屬文表薦之對策擢第補門下省典儀黃門侍郎劉洎侍書御史馬周皆稱薦之尋除監察御史又敕義府以本官兼侍晉王及昇春宮除太子舍人加崇賢館直學士與太子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見知時稱來李義府嘗獻承華箴其辭曰邃初冥昧元氣氤氳二儀始闢三才既分司乾立宰出震爲君化昭淳朴道映典墳功成揖讓事極華勛肇興夏啓降及姬文咸資繼德永樹高芬百代沿襲千齡奉聖粵若我后丕承寶命允穆三階爰齊七政時雍化洽風移俗盛載崇國本式延家慶震維標德離警體正寄切宗祧事隆監撫思皇茂則敬詢端輔業光啓誦藝優干羽九載崇儒三朝問豎歷選儲儀遺文在斯望試登俎高論喬枝俯容恩順非禮無施前修盛業來哲通規餝躬是蹈則叡問風馳立志或爽則玄猷日虧無恃尊極修途難測無恃親賢失德靡全勿輕小善積小而名自聞勿輕微行累微而身自正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監言斯屏儲業攸昌蕪惟令嗣有殊前事雖以賁以賢而非長非次皇明睠德超倫作貳匪懋聲華莫酬恩異匪崇徽烈莫符天志勉之又勉光茲守器下臣司箴敢告近侍太子表上其文優詔賜帛四十疋又令預撰晉書高宗嗣位遷中書舍人永徽二年兼修國史加弘文館學士高宗將立武昭儀爲皇后義府嘗密申協贊尋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賜爵廣平縣男義府貌狀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謂之李貓顯慶元年以本官兼太子右庶子進爵爲侯有洛州婦人淳于氏坐姦繫於大理義府聞其姿色囑大理丞畢正義求爲別宅婦特爲雪其罪卿段寶玄疑其故遽以狀聞詔令按其事正義惶懼自縊而死侍御史王義方廷奏義府犯狀因言其初容貌爲劉洎馬周所幸由此得進言詞猥褻帝怒出義方爲萊州司戶而不問義府姦濫之罪義府云王御史妄相彈奏得無愧乎義方對云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姦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爲愧尋兼太子左庶子二年代崔敦禮爲中書令兼檢校御史大夫監修國史學士並如故尋加太子賓客進封河間郡公三年又追贈其父德晟爲魏州刺史諸子孩抱者並列清官詔爲造甲第榮寵莫之能比而義府貪冒無厭與母妻及諸子女壻賣官鬻獄其門如市多引腹心廣樹朋黨傾動朝野初杜正倫爲中書侍郎義府時任典儀至是乃與正倫同爲中書令正倫每以先進自處不下義府而中書侍郎李友益密與正倫共圖議義府更相伺察義府知而密令人封奏其事正倫與義府訟於上前各有曲直上以大臣不和兩責之左貶義府爲普州刺史正倫爲橫州刺史友益配流峯州四年復召義府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自餘官封如故龍朔元年丁母憂去職二年起復爲司列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義府尋請改葬其祖

父營墓於永康陵側三原令李孝節私課丁夫車牛爲其載土築墳晝夜不息於是高陵櫟陽富平雲陽華原同官涇陽等七縣以孝節之故懼不得已悉課丁車赴役高陵令張敬業恭勤怯懦不堪其勞死於作所王公已下爭致贈遺其羽儀導從轜輴器服並窮極奢侈又會葬車馬祖奠供帳自灞橋屬於三原七十里間相繼不絕武德已來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義府本無藻鑑才怙武后之勢專以賣官爲事銓序失次人多怨讟時殷王初出閤又以義府兼王府長史三年還右相殷王府長史仍知選事並如故義府入則諂言自媚出則肆其姦宄百寮畏之無敢言其過者帝頗知其罪失從容誡義府云聞卿兒子女壻皆不謹慎多作罪過我亦爲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誡勗勿令如此義府勃然變色腮頸俱起徐曰誰向陛下道此上曰但我言如是何須問我所從得耶義府睆然殊不引咎緩步而去上亦優容之初五禮儀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爲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之義府深然之於是悉删而焚焉義府既貴之後又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叙昭穆而無賴之徒苟合藉其權勢拜伏爲兄叔者甚衆給事中李崇德初亦與同譜叙昭穆及義府出爲普州刺史遂即除削義府聞而銜之及重爲宰相乃令人誣構其罪竟下獄自殺初貞觀中太宗命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及四方士大夫諳練門閥者修氏族志勒成百卷升降去取時稱允當頒下諸州藏爲永式義府恥其家代無名乃奏改此書專委禮部郎中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道太常丞呂才重修志約等遂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致五品者盡入書限更名爲姓氏錄由是搢紳士大夫多恥被甄叙皆號此書爲勳格義府仍奏收天下氏族志本焚之關東魏齊舊姓雖皆淪替猶相矜尚自爲婚姻義府爲子求婚不得乃奏隴西李等七家不得相與爲婚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爲義府望氣云所居宅有獄氣發積錢二千萬乃可厭勝義府信之聚斂更急切義府居母服有制朔望給哭假義府輒微服與元紀凌晨共出城東登古冢候望哀禮都廢由是人皆言其窺覘災眚陰懷異圖義府又遣其子右司議郎津召長孫無忌之孫延謂曰相爲得一官數日詔書當出居五日果授延司津監乃取延錢七百貫於是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表言義府罪狀制下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侍御詳刑對推其事仍令司空李勣監焉按皆有實乃下制曰右相行殷王府長史河間郡公李義府洩禁中之語鬻寵授之朝恩交占候之人輕朔望之哀禮蓄邪黷貨實玷衣冠稔惡嫉賢載虧政道特以任使多年未忍便加重罰宜從遐棄以肅朝倫可除名長流嶲州其子太子右司議郎津專恃權門罕懷忌憚姦淫是務賄賂無厭交遊非所潛報機密亦宜明罰屏跡荒裔可除名長流振州義府次子率府長史洽千牛備身洋子壻少府主簿柳元貞等皆憑恃受贓並除名長流延州朝野莫不稱慶時人爲之語曰今日巨唐年還誅四凶族四凶者謂洽及柳元貞等四人也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牓之通衢義府先多取人奴婢及敗一時奔散各歸其家露布稱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者謂此也乾封元年大赦長流人不許還義府憂憤發疾卒年五十餘文集三十卷傳於代又著宦遊記二十卷尋亡失自義府流放後朝士常憂懼恐其復來及聞其死於是始安上元元年大赦義府妻子得還洛陽如意元年則天以義府與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書舍人王德儉大理正侯善業大理丞袁公瑜等六人在永徽中有翊贊之功追贈義府揚州大都督義玄益州大都督德儉魏州刺史公瑜江州刺史長安元年又賜義府子左千牛衛將軍湛及敬宗諸子實封各三百戶義玄子司賓卿基德儉子殿中監璿實封各二百五十戶善業子太子右庶子知一公瑜子殿中丞忠臣實封各二百戶睿宗即位景雲元年並停義府等六家實封義府少子湛年六歲時以父貴授周王文學神龍初累遷右散騎常侍襲封河間郡公時鳳閣侍郎張柬之將誅張易之兄弟遂引湛爲左羽林將軍令與敬暉等啓請皇太子備陳將誅易之兄弟意太子許之及兵發湛與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詣東宮迎皇太子拒而不時出湛進啓曰逆豎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宗社危敗實在須臾湛等諸將與南衙執事剋期誅翦伏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悖亂誠合誅夷然聖躬不豫慮有驚動公等

且止以俟後圖湛曰諸將棄家族共宰相同心戮力匡輔社稷殿下柰何不哀其懇誠而欲陷之鼎鑊湛等微命雖不足惜殿下速出自止遏太子乃馳馬就路湛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率所部兵直至則天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因奏臣等奉令誅逆賊易之昌宗恐有漏洩遂不獲預奏輒陳兵禁掖是臣等死罪則天謂湛曰卿亦是誅易之軍將耶我於汝父子恩不少何至是也則天移就上陽宮因留湛宿衛中宗卽位拜右羽林大將軍進封趙國公加實封通前滿五百戶頃之復授左散騎常侍累轉左領軍衛大將軍開元初卒崔薅玄別有傳

史臣曰許高陽武德之際已爲文皇入館之賓垂三十年位不過列曹尹而馬周劉洎起羇旅徒步六七年間皆登宰執考其行實則高陽之文學宏奥周洎無以過之然而太宗任遇相殊者良以高陽才優而行薄故也及屬嗣君沖暗嬖妾姦邪阿附豺狼窺圖權軸人之兇險一至於斯仲尼所謂雖有周公之才不足觀也義府才思精密所謂猩猩能言鄙哉

贊曰貞觀文士高陽河間圖形學館染翰書山進身以筆得位由姦爲虎傅翼卽又胡顏

舊唐書卷八十二

舊唐書卷八十二考證

李義府傳尋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新書紀表皆參知政事

義府恥其家代無名乃奏改此書○臣宗萬按通鑑許敬宗等以其書不敘武氏本望奏請改之敬宗傳不載其事於此群載之蓋義府創其議敬宗贊成之者借武后以立言無非逢其欲改之心可謂深於自爲者小人之假公濟私大率類此

授延司津監乃取延錢七百貫○臣宗萬按司津監掌川澤津梁之政令職從六品龍朔元年改置卽漢之都水長後漢之河隄謁者晉之都水臺使梁之太舟卿隋之都水監貞觀時都水使是也又通鑑受其錢七百緡漢書注緡絲也以貫錢也據此貫緡無異義惟新書作七十萬然以數核之當亦是七百貫也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三十三

郭孝恪　張儉　蘇定方　薛仁貴
程務挺　張士貴　趙道興

郭孝恪許州陽翟人也少有志節隋末率鄉曲數百人附於李密密大悅之謂曰昔稱汝頴多奇士故非謬也令與徐勣守黎陽後密敗勣令孝恪入朝送款封陽翟郡公拜宋州刺史令與徐勣經營武牢已東所得州縣委以選補其後竇建德率衆來援王世充孝恪於青城宮進策於太宗曰世充日蹙月迫力盡計窮懸首面縛翹足可待建德遠來助虐糧運阻絕此是天喪之時請固武牢屯軍氾水隨機應變則易爲剋殄太宗然其計及破建德平世充太宗於洛陽置酒高會諸將曰郭孝恪謀擒建德之策王長先龍門下米之功皆出諸人之右也歷還貝趙江涇西州刺史所在有能名入爲太府少卿轉左驍衛將軍貞觀十六年累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舊都士流與流配及鎮兵雜處又限以沙磧與中國隔絕孝恪推誠撫御大獲其歡心初王師之滅高昌也制以高昌所虜焉耆生口七百盡還之焉耆王尋叛歸欲谷可汗朝貢稀至令孝恪伺其機便因表請擊之以孝恪爲西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伐焉耆孝恪夜襲其城虜其王龍突騎支太宗大悅璽書勞之曰卿破焉耆虜其僞王功立威行深副所委但焉耆絕域地阻天山恃遠憑深敢懷叛逆卿望崇位重報効情深遠涉沙場頓行罰罪取其堅壁曾不崇朝再廓遊魂遂無遺寇緬思竭力必大艱辛超險成功深足嘉尙俄又以孝恪爲崑丘道副大總管以討龜茲破其都城孝恪自留守之餘軍分道別進龜茲國相那利率衆遁逃孝恪以城外未賓乃出營於外有龜茲人來謂孝恪曰那利爲相人心素歸今亡在野必思爲變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宜備之孝恪不以爲虞那利等果率衆萬餘陰與城內降胡表裏爲應孝恪失於警候賊將入城鼓譟孝恪始覺之乃率部下千餘人入城與賊合戰城中人復應那利攻孝恪孝恪力戰而入至其王所居旋復出戰於城門中流矢而死孝恪子待詔亦同死於陣賊竟退走將軍曹繼叔復拔其城太宗聞之初責孝恪不加警備以致顛覆後又憐之爲其家舉哀高宗即位追贈安西都護陽翟郡公待詔贈遊擊將軍仍賻物三百段孝恪性奢侈僕妾器玩務極鮮華雖在軍中床帳完具嘗以遺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爾社爾一無所受太宗聞之曰二將優劣之不同也郭孝恪今爲寇虜所屠可謂自貽伊咎耳次子待封高宗時官至左豹韜衛將軍咸亨中與薛仁貴率兵討吐蕃於大非川戰敗減死除名少子待聘長安中官至宋州刺史

張儉雍州新豐人隋相州刺史皖城公威之孫也父植車騎將軍連城縣公儉即高祖之從甥也貞觀初以軍功累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自恃強盛每有所求輒遣書稱勅緣邊諸州遞相承稟及儉至遂拒不受太宗聞而嘉之儉又廣營屯田歲至穀十萬斛邊糧益饒及遭霜旱勸百姓相贍遂免饑餒州境獨安後檢校勝州都督以母憂去職儉前在朔州屬李靖平突厥之後有思結部落貧窮離散儉招慰安集之其不來者或居磧北既親屬分住私相往還儉並不拘責但存綱紀羈縻而已及儉移任州司謂其將叛遽以奏聞朝廷議發兵進討仍起儉爲使就觀動靜儉單馬推誠入其部落召諸首領布以腹心咸匍匐啓顙而至便移就代州即令檢校代州都督儉遂勸其營田每年豐熟慮其私蓄富實易生驕侈表請和糴擬充貯備蕃人喜悅邊軍大收其利遷營州都督兼護東夷校尉太宗將征遼東遣儉率蕃兵先行抄掠儉軍至遼西爲遼水汎溢久而未渡太宗以爲畏懦召還儉詣洛陽謁見面陳利害因說水草好惡山川險易太宗甚悅仍拜行軍總管兼領諸蕃騎卒爲六軍前鋒時有獲高麗候者稱莫離支將至遼東詔儉率兵自新城路邀擊之莫離支竟不敢出儉因進兵渡遼趨建安城賊徒大潰斬首數千級以功累封皖城郡公賞賜甚厚其後改東夷校尉爲東夷都護仍以儉爲之永徽初加金紫光祿大夫四年卒於官年六十謚曰密儉兄大師累以軍功仕至太僕卿華州刺史武功縣男儉弟延師永徽初累授左衛大將軍封范陽郡公延師廉謹周慎典羽林屯兵前後

三十餘年未嘗有過朝廷以此稱之龍朔三年卒官贈荆州都督謚曰敬陪葬昭陵唐制三品已上門列棨戟倫兄弟三院門皆立戟時人榮之號為三戟張家

蘇定方冀州武邑人也父邕大業末率鄉閭數千人為本郡討賊定方驍悍多力膽氣絕倫年十餘歲隨父討捕先登陷陣父卒郡守又令定方領兵破賊首張金稱于郡南手斬金稱又破楊公卿于郡西追奔二十餘里殺獲甚衆鄉黨賴之後仕竇建德建德將高雅賢甚愛之養以為子雅賢俄又為劉黑闥攻陷城邑定方每有戰功及黑闥雅賢死定方歸鄉里貞觀初為匡道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于磧口靖使定方率二百騎為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歇望見其牙帳馳掩殺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主狼狽散走餘衆俯伏靖軍既至遂悉降之軍還授左武候中郎將永徽中轉左衛勳一府中郎將從左衛大將軍程知節征賀魯為前軍總管至鷹娑川突厥有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與戰互有前却既而突厥別部鼠尼施等又領二萬餘騎續至定方正歇馬隔一小嶺去知節十許里望見塵起率五百騎馳往擊之賊衆大潰追奔二十里殺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疋死馬及所棄甲仗綿亘山野不可勝計副大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謂知節曰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蓋決成敗法耳何為此事自今正可結為方陣輜重並納腹中四面布隊人馬被甲賊來即戰自保萬全無為輕脫致有傷損又矯稱別奉聖旨以知節恃勇輕敵使文度為其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終日跨馬被甲結陣由是馬多瘦死士卒疲勞無有戰志定方謂知節曰本來討賊今乃自守馬餓兵疲逢賊即敗怯懦如此何功可立又公為大將閫外之事不許自專別遣軍副專其號令理必不然須囚繫文度飛表奏之知節不從至恒篤城有胡降附文度又曰比我兵迴彼還作賊不如盡殺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自作賊耳何成伐叛文度不從及分財唯定方一無所取師還文度坐處死後得除名明年擢定方為行軍大總管又征賀魯以任雅相迴紇婆潤為副自金山之北指處木昆部落大破之其俟斤嬾獨祿以衆萬餘帳來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進至突騎施部賀魯率胡祿屋闕啜懾舍提職啜鼠尼施處半啜處木昆屈律啜五努失畢兵馬衆且十萬來拒官軍定方率迴紇及漢兵萬餘人擊之賊輕定方兵少四面圍之定方令步卒據原攢矟外向親領漢騎陣於北原賊先擊步軍三衝不入定方乘勢擊之賊遂大潰追奔三十里殺人馬數萬明日整兵復進於是胡祿屋等五努失畢悉衆來降賀魯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餘五咄六闕賀魯敗各向南道降于步真於是西蕃悉定唯賀魯及咥運率其牙內餘衆而奔定方追之復大戰於伊麗水上殺獲略盡賀魯及咥運十餘騎逼夜亡走定方遣副將蕭嗣業追捕之至於石國擒之而還高宗臨軒定方戎服操賀魯以獻列其地為州縣極於西海定方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封邢國公又封子慶節為武邑縣公俄有思結闕俟斤都曼先鎮諸胡擁其所部及疏勒朱俱般蔥嶺三國復叛詔定方為安撫大使率兵討之至葉葉水而賊保馬頭川於是選精卒一萬人馬三千疋馳掩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朝至城西十里都曼大驚率兵拒戰於城門之外賊師敗績退保馬保城王師進屯其門入夜諸軍漸至四面圍之伐木為攻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縛開門出降俘還至東都高宗御乾陽殿定方操都曼特勒獻之蔥嶺以西悉定以功加食邢州鉅鹿真邑五百戶顯慶五年從幸太原制授熊津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定方自城山濟海至熊津江口賊屯兵據江定方升東岸乘山而陣與之大戰揚帆蓋海相續而至賊師敗績死者數千人自餘奔散遇潮且上連舳入江定方於岸上擁陣水陸齊進飛楫鼓譟直趣真都去城二十許里賊傾國來拒大戰破之殺虜萬餘人追奔入郭其王義慈及太子隆奔于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為王嫡孫文思曰王與太子雖並出城而身見在叔總兵馬即擅為王假令漢兵退我父子當不全矣遂率其左右投城而下百姓從之泰不能止定方命卒登城建幟於是泰開門頓顙其大將禰植又將義慈來降太子隆并與諸城主皆同送款百濟悉平分其地為六州俘義慈及隆泰等獻于東都定方前後滅三國皆生擒其主賞賜珍寶不可勝計仍拜其子慶節為尚輦奉御定方俄遷左武衛大將軍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高宗聞而傷惜謂侍臣曰蘇定方於國有功例合褒贈

卿等不言遂使哀榮未及與言及此不覺嗟悼遂下詔贈幽州都督諡曰莊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貞觀末太宗親征遼東仁貴謁將軍張士貴應募請從行至安地有郎將劉君昂爲賊所圍甚急仁貴往救之躍馬徑前手斬賊將懸其頭於馬鞍賊皆懾伏仁貴遂知名及大軍攻安地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高惠真率兵二十五萬來拒戰依山結營太宗分命諸將四面擊之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乃異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張弓大呼先入所向無前賊盡披靡卻走大軍乘之賊乃大潰太宗遙望見之遣馳問先鋒白衣者爲誰特引見賜馬兩疋絹四十疋擢授游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仍令北門長上并賜生口十人及軍還太宗謂曰朕舊將並老不堪受閫外之寄每欲抽擢驍雄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尋遷右領軍郎將依舊北門長上永徽五年高宗幸萬年宮甲夜山水猥至衝突玄武門宿衛者散走仁貴曰安有天子有急輒敢懼死遂登門桄叫呼以驚宮內高宗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上使謂仁貴曰賴得卿呼方免淪溺始知有忠臣也於是賜御馬一疋蘇定方之討賀魯也於是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伏今泥熟仗素幹不伏賀魯爲賊所破虜其妻子漢兵有於賀魯諸部落得泥熟等家口將充賤者宜括取送還仍加賜賚即是矜其枉破使百姓知賀魯是賊知陛下德澤廣及也高宗然其言使括泥熟家口送還之於是泥熟等請隨軍效其死節顯慶二年詔仁貴副程名振於遼東經略破高麗於貴端城斬首三千級明年又與梁建方契苾何力於遼東共高麗大將溫沙門戰於橫山仁貴疋馬先入莫不應弦而倒高麗有善射者於石城下射殺十餘人仁貴單騎直往衝之其賊弓矢俱失手不能舉便生擒之俄又與辛文陵破契丹於黑山擒契丹王阿卜固及諸首領赴東都以功封河東縣男尋又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內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時九姓有衆十餘萬令驍健數十人逆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自餘一時下馬請降仁貴恐爲後患並坑殺之更就磧北安撫餘衆擒其偽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九姓自此衰弱不復更爲邊患乾封初高麗大將泉男生率衆內附高宗遣將軍龐同善高侃等迎接之男生弟男建率國人逆擊同善等詔仁貴統兵爲後援同善等至新城夜爲賊所襲仁貴領驍勇赴救斬首數百級同善等又進至金山爲賊所敗高麗乘勝而進仁貴橫擊之賊衆大敗斬首五萬餘級遂拔其南蘇木底蒼巖等三城始與男生相會高宗手勅勞之曰金山大陣凶黨實繁卿身先士卒奮不顧命左衝右擊所向無前諸軍賈勇致斯剋捷宜善建功業全此令名也仁貴乘勝領二千人進攻扶餘城諸將咸言兵少仁貴曰在主將善用耳不在多也遂先鋒而行賊衆來拒逆擊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四十餘城乘風震慴一時送款仁貴便並海略地與李勣大會軍于平壤城高麗既降詔仁貴率兵二萬人與劉仁軌於平壤留守仍授右威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兼檢校安東都護移理新城撫恤孤老有幹能者隨才任使忠孝節義咸加旌表高麗士衆莫不欣然慕化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又以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真郭待封等以擊之待封嘗爲鄯城鎮守恥在仁貴之下多違節度軍至大非川將發赴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車行艱澀若引輜重將失事機破賊即迴又煩轉運彼多瘴氣無宜久留大非嶺上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等並留柵內吾等輕銳倍道掩其未整即撲滅之矣仁貴遂率先行至河口遇賊擊破之斬獲略盡收其牛羊萬餘頭迴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遂不從仁貴之命領輜重繼進比至烏海吐蕃二十餘萬悉衆來救邀擊待封敗走趨山軍糧及輜重並爲賊所掠仁貴遂退軍屯於大非川吐蕃又益衆四十餘萬來拒戰官軍大敗仁貴遂與吐蕃大將論欽陵約和仁貴歎曰今年歲在庚午軍行逆歲鄧艾所以死於蜀吾知所以敗也仁貴坐除名尋而高麗衆相率復叛詔起仁貴爲雞林道總管以經略之上元中坐事徙象州會赦歸高宗思其功開耀元年復召見謂曰往九成宮遭水無卿已爲魚矣卿又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漢北遼東咸遵聲教者並卿之力也卿雖有過豈可相忘有人云卿烏海城下自不擊賊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今西邊不靜瓜沙路絕卿豈可高枕鄉邑不爲朕指揮耶

於是起授瓜州長史尋拜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又率兵擊突厥元珍等於雲州斬首萬餘級獲生口二萬餘人駝馬牛羊三萬餘頭賊聞仁貴復起爲將素憚其名皆奔散不敢當之其年仁貴病卒年七十贈左驍衛將軍官造靈轝并家口給傳還鄉子訥別有傳

程務挺洺州平恩人也父名振大業末仕竇建德爲普樂令甚有能名諸賊不敢犯其境尋棄建德歸國高祖遙授永年令仍令率兵經略河北名振夜襲鄴縣俘其男女千餘人以歸去鄴八十里閱婦人有乳汁者九十餘人悉放遣之鄴人感其仁恕爲之設齋以報其恩及建德敗始之任俄而劉黑闥陷洺州名振復與刺史陳君賓自拔歸朝母潘妻李在路爲賊所掠沒於黑闥名振又從太宗討黑闥時黑闥於冀貝滄瀛等州水陸運糧以拒官軍名振率千餘人邀擊之盡毀其舟車黑闥聞之大怒遂殺名振母妻及黑闥平名振請手斬黑闥以其首祭母名振以功拜營州都督府長史封東郡公賜物二千段黃金三百兩累轉洺州刺史太宗將征遼東召名振問以經略之事名振初對失旨太宗動色詰之名振酬對逾辯太宗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常在我前每見別嗔餘人猶顏色無主名振生平不見我向來責讓而詞理縱橫亦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授平壤道行軍總管前後攻沙卑城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稱爲名將永徽六年累除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又率兵破高麗於貴端水焚其新城殺獲甚衆後歷晉蒲二州刺史龍朔二年卒贈右衛大將軍謚曰烈務挺少隨父征討以勇力聞遷右領軍衛中郎將永隆中突厥史伏念反叛定襄道行軍總管李文暕曾懷舜竇義昭等相次戰敗又詔禮部尚書裴行儉率兵討之務挺爲副將仍檢校豐州都督時伏念屯於金牙山務挺與副總管唐玄表引兵先逼之伏念懼不能支遂間道降於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中書令裴炎以伏念懼務挺等兵勢而降非行儉之功伏念遂伏誅務挺以功遷右衛將軍封平原郡公永淳二年綏州城平縣人白鐵余率部落稽之黨據縣城反僞稱尊號署百官又進寇綏息殺掠人吏焚燒村落詔務挺與夏州都督王方翼討之務挺進攻其城拔之生擒白鐵余盡平其餘黨又以功拜左驍衛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嗣聖初與右領軍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張虔勗同受則天密旨帥兵入殿庭廢中宗爲廬陵王立豫王爲皇帝則天臨朝累受賞賜特拜其子齊之爲尚乘奉御務挺泣請迴授其弟則天嘉之下制褒美乃拜其弟原州司馬務忠爲太子洗馬又明年以務挺爲左武衛大將軍單于道安撫大使督軍以禦突厥務挺善於綏禦威信大行偏裨已下無不盡力突厥甚憚之相率遁走不敢近邊及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理之由是忤旨務挺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友善或構言務挺與裴炎徐敬業皆潛相應接則天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就軍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樂相慶仍爲務挺立祠每出師攻戰即祈禱焉貞觀永徽間軍將又有張士貴趙道興狀跡可錄

張士貴者虢州盧氏人也本名忽峍善騎射膂力過人大業末聚衆爲盜攻剽城邑遠近患之號爲忽峍賊高祖降書招懷之士貴以所統送款拜右光祿大夫累有戰功賜爵新野縣公從平東都授虢州刺史高祖謂之曰欲卿衣錦晝遊耳尋入爲右武候將軍貞觀七年破反獠而還太宗勞之曰聞公親當矢石爲士卒先雖古名將何以加也朕嘗聞以身報國者不顧性命但聞其語未聞其實於公見之矣後累遷左領軍大將軍改封虢國公顯慶初卒贈荊州都督陪葬昭陵

趙道興者甘州酒泉人隋右武候大將軍才之子也道興貞觀初歷遷左武候中郎將明閑宿衛號爲稱職太宗嘗謂之曰卿父爲隋武候將軍甚有當官之譽卿今克傳弓冶可謂不墜家聲因授右武候將軍賜爵天水縣子其父時廨宇仍舊不改時人以爲榮道興嘗自指其廳事曰此是趙才將軍廳還使趙才將軍兒坐爲朝野所笑傳爲口實儀鳳中累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文明年以老病致仕於家子皎亦爲金吾將軍凡三代執金吾爲時所稱

史臣曰孝恪機鈐果毅協草昧之際樹勳建策有傑世之風然而務奢爲恆既未盡善舉衆失律不其慼與張公經略有天然才度務穡勸分董和成績惜哉中壽其才未盡邢國公神略翕張雄謀戡定輔平屯難始終成業疏封陟位未暢茂典蓋闕如也仁貴驍悍壯勇爲一時之傑至忠大略勃然有立噫待封不

協以敗全略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上加明命竟致立功知臣者君信哉務挺勇力驍果固有父風英概輔時克繼洪烈然而苟預廢立竟陷讒構古之言曰惡之來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是之謂乎士貴道與逢時立効得盡義勇以觀厥成而繼父風概三代執金不亦美乎

贊曰五將雄雄俱立邊功張蘇二族功名始終郭薛務挺徽功奮命垂則窮邊兵無常勝

舊唐書卷八十三

舊唐書卷八十三考證

郭孝恪傳以孝恪爲西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伐焉耆○新書作銀山道

蘇定方傳顯慶五年從幸太原制授熊津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新書作神丘道。臣德潛按新羅傳云定方爲熊津道大總管。實錄亦然。而唐曆則云以定方爲神丘道大總管。舊書據實錄新書本唐曆也。

薛仁貴傳明年又與梁建方契苾何力於遼東共高麗大將温沙門戰于橫山○臣德潛按上文顯慶二年。則明年爲三年也。而通鑑載于四年冬。蓋本之實錄云。

其年仁貴病卒○臣德潛按玩上文乃開耀元年也。然據綱目。永淳元年。突厥骨篤祿寇幷州。薛仁貴大破之。非卒于開耀中明矣。新書在永淳二年爲合。

程務挺傳時伏念屯於金牙山○臣宗萬按通鑑注此東突厥可汗所居之金牙山也。蘇定方直抵金牙山擒賀魯是西突厥可汗所居。蓋突厥之初建牙於金山。其後分爲東西突厥。凡建牙之地率謂之金牙山。故定方傳云自金山之北指處木昆。云金牙也。又可汗所居謂金帳。故亦以金牙言之。厥後裴行儉爲金牙道大總管即此地也。

舊唐書卷八十三考證

舊唐書卷八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三十四

劉仁軌　郝處俊　裴行儉子光庭

劉仁軌汴州尉氏人也少恭謹好學遇隋末喪亂不遑專習每行坐所在輒書空地由是博涉文史武德初河南道大使管國公任瓌將上表論事仁軌見其起草因為改定數字瓌甚異之遂赤牒補息州參軍稍除陳倉尉部人有折衝都尉魯寧者恃其高班豪縱無禮歷政莫能禁止仁軌特加誡喻期不可再犯寧又暴橫尤甚竟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曰是何縣尉輒殺吾折衝遽追入與語奇其剛正擢授櫟陽丞貞觀十四年太宗將幸同州校獵屬收穫未畢仁軌上表諫曰臣聞屋漏在上知之者在下愚夫之計擇之者聖人是以周王詢于芻蕘殷后謀于板築故得享國彌久傳祚無疆功宣清廟慶流後葉伏惟陛下天性仁愛躬親節儉朝夕克念百姓為心一物失所納隍軫慮臣伏聞大駕欲幸同州教習臣伏知四時蒐狩前王恆典事有沿革未必因循今年甘雨應時秋稼極盛玄黃亘野十分纔收一二盡力刈穫月半猶未訖功貧家無力禾下始擬種麥直據尋常科喚田家已有所妨今既供承獵事兼之修理橋道縱大簡略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斂實為狼狽臣願陛下少留萬乘之恩垂聽一介之言退近旬日收刈總了則人盡暇豫家得康寧輿輪徐動公私交泰太宗特降璽書勞曰卿職任雖卑竭誠奉國所陳之事朕甚嘉之尋拜新安令累遷給事中顯慶四年出為青州刺史五年高宗征遼令仁軌監統水軍以後期坐免特令以白衣隨軍自効時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於百濟府城鎮守又以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安撫其餘衆文度濟海病卒百濟為僧道琛舊將福信率衆復叛立故王子扶餘豐為王引兵圍仁願於府城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代文度統衆便道發新羅兵合勢以救仁願轉鬬而前仁軌軍容整肅所向皆下道琛等乃釋仁願之圍退保任存城尋而福信殺道琛併其兵馬招誘亡叛其勢益張仁軌乃與仁願合軍休息時蘇定方奉詔伐高麗進圍平壤不克而還高宗勅書與仁軌曰平壤軍迴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共其屯守若金法敏藉卿等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泛海還也將士咸欲西歸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專之可也況在滄海之外密邇豺狼者哉且人臣進思盡忠有死無貳公家之利知無不為主上欲吞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妖孽充斥而備預甚嚴宜礪戈秣馬擊其不意彼既無備何攻不克戰而有勝士卒自安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勢飛表聞上更請兵船朝廷知其有成必當出師命將聲援纔接凶逆自殲非直不棄成功實亦永清海外今平壤之軍既迴熊津又拔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逋藪何時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賊中心如其失腳即為亡虜拔入新羅又是坐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況福信兇暴殘虐過甚餘豐猜惑外合內離鴟張共處勢必相害唯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衆從之時扶餘豐及福信等以真峴城臨江高險又當衝要加兵守之仁軌引新羅之兵乘夜薄城四面攀草而上比明而入據其城遂通新羅運糧之路俄而餘豐襲殺福信又遣使往高麗及倭國請兵以拒官軍詔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兵浮海以為之援仁師既與仁軌等相合兵士大振於是諸將會議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請先擊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損戰士固守則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賊之巢穴羣兇所聚除惡務本須拔其源若剋周留則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及新羅王金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乃別率杜爽扶餘隆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江往白江會陸軍同趣周留城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衆大潰餘豐脫身而走獲其寶劍偽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士女及倭衆並耽羅國使一時並降百濟諸城皆復歸順賊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降先是百濟首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自蘇定方軍迴後鳩集亡散各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率其衆降仁軌諭以恩信令自領子弟以取任存城又欲分兵助之孫仁師曰相如等獸心難信若授以甲仗是資寇兵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皆忠勇有謀感恩之士從我則成背我必滅因機立效在於茲日不須疑也於是給其糧仗分兵隨之遂拔任存城

遲授信棄其妻子走投高麗於是百濟之餘燼悉平孫仁師與劉仁願振旅而還詔留仁軌勒兵鎮守初百濟經福信之亂合境凋殘殭屍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瘞埋弔祭之修錄戶口署置官長開通塗路整理村落建立橋梁補葺堤堰修復陂塘勸課耕種賑貸貧乏存問孤老頒宗廟忌諱立皇家社稷百濟餘衆各安其業於是漸營屯田積糧撫士以經略高麗仁願既至京師上謂曰卿在海東前後奏請皆合事宜而雅有文理卿本武將何得然也對曰劉仁軌之詞非臣所及也上深歎賞之因超加仁軌六階正授帶方州刺史并賜京城宅一區厚賚其妻子遣使降璽書勞勉之仁軌又上表曰臣蒙陛下曲垂天獎棄瑕錄用授之刺舉又加連率材輕職重憂責更深常思報效冀酬萬一智力淺短淹滯無成久在海外每從征役軍旅之事實有所聞具狀封奏伏願詳察臣看見在兵募手腳沉重者多勇健奮發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單寒唯望西歸無心展效臣聞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投募爭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請自辦衣糧投名義征何因今日募兵如此儜弱皆報臣云今日官府與往日不同人心又別貞觀永徽年中東西征役身死王事者並蒙敕使弔祭追贈官職亦有迴亡者官爵與其子弟從顯慶五年以後征役身死更不借問往前渡遼海者即得一轉勳官從顯慶五年以後頻經渡海不被記錄州縣發遣兵募人身少壯家有錢財參逐官府者東西藏避並即得脫無錢參逐者雖是老弱推背即來顯慶五年破百濟勳及向平壤苦戰勳當時軍將號令並言與高官重賞百方購募無種不道洎到西岸唯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勳州縣追呼求住不得公私困弊不可言盡發海西之日已有自害逃走非獨海外始逃又為征役蒙授勳級將為榮寵頻年征役唯取勳官牽挽辛苦與白丁無別百姓不願征行特由於此陛下再興兵馬平定百濟留兵鎮守經略高麗百姓有如此議論若為成就功業臣聞琴瑟不調改而更張布政施化隨時取適自非重賞明罰何以成功臣又問見在兵募舊留鎮五年尚得支濟爾等始經一年何因如此單露並報臣道發家來日唯遣作一年裝束自從離家已經二年在朝陽甕津又遣來去運糧涉海遭風多有漂失臣勘責見在兵募衣裳單露不堪度冬者給大

軍還日所留衣裳且得一冬充事來年秋後更無準擬陛下若欲殄滅高麗不可棄百濟土地餘豐在北餘勇在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相影響若無兵馬還成一國既須鎮壓又置屯田事藉兵士同心同德兵士既有此議不可膠柱因循須還其渡海官勳及平百濟向平壤功效除此之外更相褒賞明敕慰勞以起兵募之心若依今日以前布置臣恐師老且疲無所成就臣又見晉代平吳史籍具載內有武帝張華外有羊祜杜預籌謀策畫經緯諮詢王濬之徒折衝萬里樓船戰艦已到石頭賈充王渾之輩猶欲斬張華以謝天下武帝報云平吳之計出自朕意張華同朕見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亂如此平吳之後猶欲苦繩王濬賴武帝擁護始得保全不逢武帝聖明王濬不存首領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撫心長歎伏惟陛下既得百濟欲取高麗須外內同心上下齊奮舉無遺策始可成功百姓既有此議更宜改調臣恐是逆耳之事無人為陛下盡言自顧老病日侵殘生詎幾奄忽長逝銜恨九泉所以披露肝膽昧死聞奏上深納其言又遣劉仁願率兵渡海與舊鎮兵交代仍授扶餘隆熊津都督遣以招輯其餘衆扶餘勇者扶餘隆之弟也是時走在倭國以為扶餘豐之應故仁軌表言之於是仁軌浮海西還初仁軌將發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耳於州司請曆日一卷并七廟諱人怪其故答曰擬削平遼海頒示國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至是皆如其言麟德二年封泰山仁軌領新羅及百濟耽羅倭四國酋長赴會高宗甚悅擢拜大司憲乾封元年遷右相兼檢校太子左中護累前後戰功封樂城縣男三年為熊津道安撫大使兼浿江道總管副司空李勣討平高麗總章二年軍迴以疾辭職加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咸亨元年復授隴州刺史三年徵拜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五年為雞林道大總管東伐新羅仁軌率兵徑度瓠盧河破其北方大鎮七重城以功進爵為公并子姪三人並授上柱國州黨榮之號其所居為樂城鄉三柱里上元二年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依舊監修國史儀鳳二年以吐蕃入寇命仁軌為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仁軌每有奏請多被中書令李敬玄抑之由是與敬玄不協仁軌知敬玄素非邊將才冀欲中傷之上

言西蕃鎮守事非敬玄莫可高宗遽命敬玄代之敬玄至洮河軍尋爲吐蕃所敗永隆二年兼太子太傅未幾以老乞骸骨聽解尚書左僕射以太子太傅依舊知政事永淳元年高宗幸東都皇太子京師監國遣仁軌與侍中裴炎中書令薛元超留輔太子二年太子赴東都又令太孫重照京師留守仍令仁軌爲副則天臨朝加授特進復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專知留守事仁軌復上疏辭以衰老請罷居守之任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諫則天使武承嗣賫璽書往京慰喻之曰今日以皇帝諒闇不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誡復表辭衰疾怪望既多徊徨失據又云呂后見嗤於後代祿產貽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爲龜鏡且端揆之任儀刑百辟況公先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匡救爲懷無以暮年致請尋進封郡公垂拱元年從新令改爲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尋薨年八十四則天廢朝三日令在京百官以次赴弔冊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賜其家實封三百戶仁軌雖位居端揆不自矜倨每見貧賤時故人不改布衣之舊初爲陳倉尉相工袁天綱謂曰君終當位鄰台輔年將九十後果如其言仁軌身經隋末之亂輯其見聞著行年記行於代子濬官至太子中舍人垂拱二年爲酷吏所陷被殺妻子籍沒中宗即位以仁軌春宮舊寮追贈太尉濬子冕開元中爲祕書省少監表請爲仁軌立碑謚曰文獻史臣韋述曰世稱劉樂城與戴至德同爲端揆劉則甘言接人以收物譽戴則正色拒下推美於君故樂城之善於今未弭而戴氏之勣無所聞焉嗚呼高名美稱或因邀飾而致遠深仁至行或以韜晦而莫傳豈唯劉戴而然蓋自古有之矣故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非夫聖智鮮不惑也且劉公逞其私忿陷人之所不能覆徒貽國之恥忠恕之道豈其然乎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也父相貴隋末與妻父許紹據硤州歸國以功授滁州刺史封甑山縣公處俊年十歲餘其父卒於滁州父之故吏賻送甚厚僅滿千餘匹悉辭不受及長好讀漢書略能暗誦貞觀中本州進士舉吏部尚書高士廉甚奇之解褐授著作佐郎襲爵甑山縣公兄弟篤睦事諸舅甚謹再轉滕王友恥爲王官遂棄官歸耕久之召拜太子司議郎五遷吏部侍郎乾封二年改爲司列少常伯屬高麗反叛詔司空李勣爲浿江道大總管以處俊爲副嘗次賊城未遑置陣賊徒奄至軍中大駭處俊獨據胡床方餐乾糒乃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多服其膽略總章二年拜東臺侍郎尋同東西臺三品咸亨初高宗幸東都皇太子於京師監國盡留侍臣戴至德張文瓘等以輔太子獨以處俊從時東州道總管高侃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奏稱有高麗僧言中國災異請誅之上謂處俊曰朕聞爲君上者以天下之目而視以天下之耳而聽蓋欲廣聞見也且天降災異所以警悟人君其變苟實言之者何罪其事必虛聞之者足以自戒舜立謗木良有以也欲箝天下之口其可得乎此不足以加罪特令赦之因謂處俊曰王者無外何藉於守禦雖然重門擊柝蓋備不虞方知禁衛在於謹肅朕嘗以秦法猶爲太寬荊軻匹夫耳而七首竊發始皇駭懼莫有拒者豈不由積習寬慢使其然乎處俊對曰此由法急所致非寬慢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慴族安有敢拒者逮乎魏武法尚峻臣見魏令云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其後嚴才作亂與其徒屬數十人攻左掖門魏武登銅雀臺遠望無敢救者時王修爲奉常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魏武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修乎此由王修察變知機違法赴難向各守法遂成其禍故王者設法敷化不可以太急夫政寬則人慢政急則人無所措手足聖王之道寬猛相濟詩曰不懈于位人之攸塈謂仁政也又曰式遏寇虐無俾作慝謂威刑也洪範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謂中道也上曰善又有胡僧盧伽阿逸多受詔合長年藥高宗將餌之處俊諫曰修短有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蕃夷之藥昔貞觀末年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寐依其本國舊方合長生藥胡人有異術徵求靈草祕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效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爲時議者歸罪於胡人將申顯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龜鏡若是惟陛下深察高宗納之但加盧伽爲懷化大將軍不服其藥尋而官名復舊處俊授黃門侍郎三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轉中書侍郎四年監修國史上元元年高宗御含元殿東翔鸞閣觀大酺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爲東西

兩朋帝令雍王賢爲東朋周王顯爲西朋務以角勝爲樂處俊諫曰臣聞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尙少意趣未定當須推多讓美相敬如一今忽分爲二朋遞相誇競且俳優小人言辭無度酣樂之後難爲禁止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導仁義示和睦也高宗矍然曰卿之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令止之尋代閻立本爲中書令歲餘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尙書三年高宗以風疹欲遜位令天后攝知國事與宰相議之處俊對曰嘗聞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違反此道臣恐上則謫見于天下則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後尙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傳位於天后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二聖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族伏乞特垂詳納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旨足可依憑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帝曰是遂止儀鳳二年加金紫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並依舊知政事監修國史四年代張文瓘爲侍中處俊性儉素土木形骸自參綜朝政每與上言議必引經籍以應對多有匡益甚得大臣之體侍中平恩公許圉師卽處俊之舅早同州里俱宦達於時又其鄉人田氏彭氏以殖貨見稱有彭志筠顯慶中上表請以家絹布二萬段助軍詔受其絹萬疋特授奉義郎仍布告天下故江淮間語曰貴如許郝富若田彭處俊遷太子少保開曜元年薨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大都督高宗甚傷悼之顧謂侍臣曰處俊志存忠正兼有學識至於雕飾服翫雖極知無益然常人不能抑情棄捨皆好尙奢侈處俊嘗保其質素終始不渝雖非元勳佐命固亦多時驅使又見遺表憂國忘家今既云亡深可傷惜卽於光順門舉哀一日不視事終祭以少牢贈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碩令百官赴哭給靈轝幷家口遞還鄉官供葬事其子祕書郎北叟上表辭所贈賜及葬遞之事高宗不許侍中裴炎曰處俊臨亡臣往見之屬臣曰生既無益明時死後何宜煩費瞑目之後儻有恩賜贈物及歸鄉遞送葬日營造不欲勞官司供給高宗深嘉歎之從其遺意唯加贈物而已處俊孫象賢垂拱中爲太子通事舍人坐事伏誅臨刑言多不順則天大怒令斬訖仍支解其體發其父母墳墓焚爇屍體處俊亦坐斲棺毀柩自此法司每將殺人必先以木丸塞其口然後加刑訖於則天之代

裴行儉絳州聞喜人曾祖伯鳳周驃騎大將軍汾州刺史琅邪郡公祖定高馮翊郡守襲封琅邪公父仁基隋左光祿大夫陷於王世充後謀歸國事洩遇害武德中贈原州都督謚曰忠行儉幼以門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拜左屯衛倉曹參軍時蘇定方爲大將軍甚奇之盡以用兵奇術授行儉顯慶二年六遷長安令時高宗將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行儉以爲國家憂患必從此始與太尉長孫無忌尙書左僕射褚遂良私議其事大理袁公瑜於昭儀母榮國夫人譖之由是左授西州都督府長史麟德二年累拜安西大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降徵拜司文少卿總章中遷司列少常伯咸亨初官名復舊改爲吏部侍郎與李敬玄爲貳同時典選十餘年甚有能名時人稱爲裴李行儉始設長名姓歷牓引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以爲故事上元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高宗以行儉工於草書嘗以絹素百卷令行儉草書文選一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段行儉嘗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唯余及虞世南耳三年吐蕃背叛詔行儉爲洮州道左二軍總管尋又爲秦州鎭撫右軍總管並受元帥周王節度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匐延都支及李遮匐扇動蕃落侵逼安西連和吐蕃議者欲發兵討之行儉建議曰吐蕃叛渙干戈未息敬玄審禮失律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歿其子泥涅師師充質在京望差使往波斯冊立卽路由二蕃部落便宜從事必可有功高宗從之因命行儉冊送波斯王仍爲安撫大食使途經莫賀延磧屬風沙晦暝導者益迷行儉命下營虔誠致祭令告將吏泉井非遙俄而雲收風靜行數百步水草甚豐後來之人莫知其處衆皆悅服比之貳師將軍至西州人吏郊迎行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隨己而西乃揚言給其下曰今正炎蒸熱坂難冒涼秋之後方可漸行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仍召四鎭諸蕃酋長豪傑謂曰憶昔此遊未嘗厭倦雖還京輦無時蹔忘今因是行欲尋舊賞誰能從吾獵也是時蕃酋子弟投募者僅萬人行儉假爲畋遊教試部伍數

曰遂倍道而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閑暇似非討襲續又使人趣召相見都支先與遮匐通謀秋中擬拒漢使卒聞軍到計無所出自率兒姪首領等五百餘騎就營來謁遂擒之是日傳其契箭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輕齎曉夜前進將虜遮匐途中果獲都支還使與遮匐使同來行儉釋遮匐行人令先往曉喻其主兼述都支已擒遮匐尋復來降於是將吏已下立碑於碎葉城以紀其功擒都支遮匐而還高宗廷勞之曰比以西服未寧遣卿總兵討逐孤軍深入經途萬里卿權略有聞誠節夙著兵不血刃而兇黨殄滅伐叛柔服深副朕委尋又賜宴謂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故授卿二職即日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單于管內二十四州並叛應之衆數十萬單于都護蕭嗣業率兵討之返爲所敗於是以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等部兵十八萬并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等總三十餘萬連亘數千里並受行儉節度唐世出師之盛未之有也行儉行至朔州知蕭嗣業以運糧被掠兵多餒死遂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人援車兼伏精兵令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兵棄車散走賊驅車就泉水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餘衆奔潰自是續遣糧車無敢近之者及軍至單于之北際晚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就崇岡將士皆以士衆方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從更令促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士莫不歎伏賊衆於黑山拒戰行儉頻戰皆捷前後殺虜不可勝數僞可汗泥熟匐爲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又擒其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依狼山行儉既迴阿史那伏念又僞稱可汗與溫傳合勢鳩集餘衆明年行儉復總諸軍討之頓軍於代州之陘口縱反間說伏念與溫傳令相猜貳伏念恐懼密送降款仍請自效行儉不泄其事而密表以聞數日有煙塵漲天而至斥候惶惑來白行儉召三軍謂曰此是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然受降如受敵但須嚴備更遣單使迎前勞之少閒伏念果率其屬縛溫傳詣軍門請罪盡平突厥餘黨高宗大悅遣戶部尚書崔知悌赴軍勞之侍中裴炎害行儉之功總管程務挺張虔勗上言伏念爲子營逼逐又磧北迴紇等同向南逼之窘急而降由是行儉之功不錄斬伏念及溫傳於都市行儉歎曰渾濬前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以勳封聞喜縣公永淳元年十姓僞可汗車薄反叛詔復以行儉爲金牙道大總管率十將軍以討之師未行其年四月行儉病卒年六十四贈幽州都督諡曰獻特詔令皇太子差六品京官一人檢校家事五六年間待兒孫稍成長日停中宗即位追贈揚州大都督有集二十卷撰草字雜體數萬言並傳於代又撰選譜十卷安置軍營行陣部統剋料勝負甄別器能等四十六訣則天令祕書監武承嗣詣宅並密收入內行儉尤曉陰陽算術兼有人倫之鑒自掌選及爲大總管凡遇賢俊無不甄採每制敵摧兇必先期捷日時有後進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盛爲延譽引以示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勮未知名因調選行儉一見深禮異之仍謂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成長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願記識此輩其後相繼爲吏部皆如其言行儉嘗所引偏裨有程務挺張虔勗崔智辯王方翼党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盡爲名將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其所知賞多此類也行儉嘗令醫人合藥請犀角麝香送者誤遺失已而惶懼潛竄又有勑賜馬及新鞍令史輒馳驟馬倒鞍破令史亦逃行儉並委所親招到謂曰爾曹豈相輕耶皆錯誤耳待之如故初平都支遮匐大獲瓌寶蕃酋將士願觀之行儉因宴設遍出歷示有馬腦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絕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趨進誤躡衣足跌便倒盤亦隨碎休烈驚惶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是更不形顏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皿三千餘事駝馬稱是並分給親故并副使已下數日便盡少子光庭開元中爲侍中以恩例贈行儉爲太尉光庭早孤母庫狄氏則天時召入宮甚見親待光庭由是累遷太常丞後以武三思之壻緣坐左遷郢州司馬開元初六遷右率府中郎將擢授司門郎中歲餘轉兵部郎中光庭沉靜少言寡於交遊既歷清要時人初未許之及在職公務修整衆方歎伏爲十三年將有事于岱岳中書令張說以大駕東巡京師

空虛恐夷狄乘閒竊發議欲加兵守邊以備不虞召光庭謀兵事光庭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恩德無不及百姓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夷狄何以昭德也大興力役用備不虞且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又非懷遠也有此三者則名實乖矣且諸蕃之國突厥爲大贄幣往來願修恩好有年矣今茲遣一使徵其大臣赴會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雖偃旗息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吾所不及矣因奏而行之尋轉鴻臚少卿東封還遷兵部侍郎十七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御史大夫無幾遷黄門侍郎依舊知政事從巡五陵迴拜侍中兼吏部尚書又加弘文館學士光庭乃撰瑤山往則及維城前軌各壹卷上表獻之手制褒美賜絹五百疋上令皇太子已下於光順門與光庭相見以重其諷誡之意光庭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左郎司馬利賓等令直弘文館撰續春秋傳上表請以經爲御撰而光庭等依左氏之體爲之作傳上又手制褒賞之光庭委筆削於李融書竟不就時有上書請以皇室爲金德者中書令蕭嵩奏請集百寮詳議光庭以國家符命久著史策若有改易恐貽後學之誚密奏請依舊爲定乃下詔停百寮集議之事二十年扈從祠后土加光祿大夫封正平男尋卒年五十八優制贈太師輟朝三日初光庭與蕭嵩爭權不協及爲吏部奏用循資格并促選限至正月三十日令畢其流外行署亦令門下省之光庭卒後嵩又奏請一切罷之光庭所引進者盡出爲外職時有門下主事閻麟之爲光庭腹心專知吏部選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隨而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太常博士孫琬將議光庭謚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建議謚爲克時人以爲希嵩意旨上聞而特下詔賜謚曰忠獻仍令中書令張九齡爲其碑文史官韋述以改謚爲非論之曰春秋之義諸侯死王事者葬之加一等嘉其有功而不及其實也爰至漢魏則襚之印綬寵被窀穸唯德是褒豈虛授也近代已來寵贈無紀或以職位崇顯一切優錫或以子孫榮貴恩例所加實忝虛實爲一貫矣褒光庭以守法之吏驟登相位踐歷機衡豈不多愧贈以師範何其濫歟張燕公有扶翊之勳居諱諷之舊秩蹐九命官歷二端議者猶請贈之過當況光庭去斯猶遠何妄竊之甚哉盡名器假人昔賢之所惋也

史臣曰昔晉侯選任將帥取其說禮樂而敦詩書良有以也夫權謀方略兵家之大經邦國繫之以存亡政令因之而強弱則馮衆怙力豨勇虎暴者安可輕言推轂授任哉故王猛諸葛亮振起窮巷驅駕豪傑左指右顧廓定霸圖非他道也蓋智力權變適當其用耳劉樂城裴聞喜文雅方略無謝昔賢治戎安邊綽有心術儒將之雄者也天后預政之時刑峻如壑多以諛佞希恩而樂城匪山昌言規正若時無君子安及此言正平銓藻吏能文學政事頗有深識而前史譏其謬謚有涉陳壽短武侯應變之論乎非通論也

贊曰殷禮阿衡周師呂尚王者之兵儒者之將樂城聞喜當仁不讓管葛之儔是吾心匠

舊唐書卷八十四

舊唐書卷八十四考證

劉仁軌傳仁軌率兵徑度瓠盧河○臣宗萬按胡三省曰此瓠盧河當在高麗南界新羅七重城之北又胡嶠曰黑車子之北有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有寒水曰瓠蘆河者非也盧通鑑作蘆

裴行儉傳祖定高○沈炳震曰按隋書裴仁基傳父名定無高字

時人稱爲裴李○沈炳震曰按與李敬玄同典選也新書與馬載同典選有能名人稱裴馬

行儉行至朔州○臣宗萬按通鑑作朔川胡三省曰唐朔州治善陽縣漢定襄縣地單于府治金河縣漢雲中郡城也自朔州至單于府三百五十七里以行儉軍行次舍考之當先至朔州而後至單于府北據此則朔州爲是通鑑蓋本實錄及統紀州川易譌傳寫之失也

賊衆於黑山拒戰行儉頻戰皆捷○臣宗萬按通鑑注黑山一名殺胡山在豐州中受降城正北如東八十里亦謂之呼延谷

舊唐書卷八十四考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三十五

唐臨 孫紹　張文瓘 兄文琮 從弟文收　徐有功

唐臨，京兆長安人，周內史瑾孫也。其先自北海徙關中。伯父令則，開皇末為左庶子，坐諂事太子勇誅死。臨少與兄皎俱有令名。武德初，隱太子總兵東征，臨詣軍獻平王世充之策，太子引直典書坊，尋授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宮殿廢，出為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令因請假，臨召囚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令歸繫所。囚等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臨因是知名。再遷侍御史，奉使嶺外，按交州刺史李道彥等申叩冤繫三千餘人。累轉黃門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儉薄寡欲，不治第宅，服用儉素，寬於待物。嘗欲弔喪，令家僮自歸家取白衫，家僮誤將餘衣，懼未敢進。臨察知之，使召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也。」又嘗令人煮藥失制，潛知其故，謂曰：「陰暗不宜服藥，宜即棄之。」竟不揚言其過，其寬恕如此。高宗即位，檢校吏部侍郎。其年，遷大理卿。高宗嘗問臨在獄繫囚之數，臨對詔稱旨。帝喜曰：「朕昔在東宮，卿已事朕，朕承大位，卿又居近職，以疇昔相委，故授卿此任。然為國之要，在於刑法，法急則人殘，法寬則失罪，務令折中，稱朕意焉。」高宗又嘗親錄死囚，前卿所斷者號叫稱冤，臨所入者獨無言。帝怪問狀，囚曰：「罪實自犯，唐卿所斷，既非冤濫，所以絕意耳。」帝歎息良久曰：「為獄者不當如此耶！」永徽元年，為御史大夫。明年，華州刺史蕭齡之以前任廣州都督贓事發，制付群官集議。及議奏，帝怒，令於朝堂處置。臨奏曰：「臣聞國家大典，在於賞刑，古先聖王，惟刑是卹。虞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周禮：『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天下太平，應用堯舜之典。比來有司多行重法，敘勳必須刻削，論罪務從重科，非是憎惡前人，止欲自為身計。今議蕭齡之事，有輕有重，重者流死，輕者請除名。以齡之受委大藩，贓罪狼籍，原情取事，死有餘辜。然既遣詳議，終須近法。竊惟議事群官，未盡識議刑本意。律有八議，並依周禮舊文，矜其異於眾臣，所以特制議法。禮：王族刑於隱者，所以議親；刑不上大夫，所以議貴。知重其親貴，議欲緩刑，非為嫉其賢能，謀致深法。今既許議，而加重刑，是與堯舜相反，不可為萬代法。」高宗從其奏，齡之竟得流於嶺外。尋遷刑部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復歷兵部、度支、吏部三尚書。顯慶四年，坐事貶為潮州刺史，卒官，年六十。所撰冥報記二卷，大行於世。兄皎，武德初為秦府記室，從太宗征討，專掌書檄，深見親待。貞觀中，累轉吏部侍郎。先是選集無限，隨到補職，時漸太平，選人稍眾，皎始請以冬初一時大集，終季春而畢，至今行之。歷遷益州長史，卒，贈太常卿。子之奇，調露中為給事中，坐嘗為章懷太子僚屬，徙邊。文明元年，起為括蒼令，與徐敬業作亂，伏誅。臨孫紹，博學，善三禮。神龍中為太常博士。景龍二年，韋庶人上言：自妃主及命婦宮官葬日，請給鼓吹。中宗特制許之。紹上疏諫曰：「竊聞鼓吹之樂，本為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為警衛，故掆鼓曲有靈夔吼、鵰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丈夫有四方之功，以恩加寵錫，假如郊天祀地，誠是重儀，惟有宮懸，本無案據。故知軍樂所備，尚不給於神祇，鉦鼓之音，豈能接於閨閫。準式，公主王妃已下葬禮，惟有團扇、方扇、綵帷、錦鄣之色，加之鼓吹，歷代未聞。又準令，五品官婚葬，元無鼓吹，惟京官五品，得借四品官，則不當給限，便是班秩本因天子，儀飾乃復過之，事非倫次，難為定制，參詳義理，不可常行。請停前敕，各依常典。」疏奏不納。紹尋遷左臺侍御史，兼太常博士。中宗將親拜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等希旨，皇后為亞獻。紹與博士蔣欽緒固爭，以為不可。又則天父母二陵，各置守戶五百人，武三思及子崇訓墓，各置守戶六十人，以武氏外戚，乃與昭陵禮同，三思等復逾親王之制。又上疏切諫，當時雖皆不從，深為議者所美。睿宗即位，又數陳時政損益，累轉給事中，仍知禮儀事。先天二年冬，今上講武於驪山，紹以修儀注不合旨，坐斬。時今上既怒講武失儀，坐紹於纛下，右金吾將軍李邈遽請宣敕，遽斬之。時人既痛惜紹，而深咎於邈，尋有敕罷邈官，遂擯廢終其身。

張文瓘，貝州武城人。大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瓘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舉明經，補并州參軍。時英國公李勣為長史，深禮之。累遷水部員外郎。時兄

文琮爲戶部侍郎舊制兄弟不許並居臺閣遂出爲雲陽令龍朔年累授東西臺舍人參知政事尋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知左史事時初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又征討四夷廐馬有萬疋倉庫漸虛文瓘因進諫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養養之逸則富以康使之勞則怨以叛秦皇漢武廣事四夷多造宮室使土崩瓦解戶口減半臣聞制化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常懷懷於有仁陛下不制於未亂之前安能救於既危之後百姓不堪其弊必構禍難殷鑒不遠近在隋朝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上深納其言於是節減廐馬數千疋賜文瓘繒錦百段咸亨三年官名復舊改授黃門侍郎兼太子左庶子俄遷大理卿依舊知政事文瓘至官旬日決遣疑事四百餘條無不允當自是人有抵罪者皆無怨言文瓘常有疾繫囚相與齋禱願其視事當時咸稱其執法平恕以比戴冑上元二年拜侍中兼太子賓客大理諸囚聞文瓘改官一時慟哭其感人心如此文瓘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糾駁高宗甚委之或時臥疾在家朝廷每有大事上必問諸宰臣曰與文瓘議未奏云未者則遣共籌之奏云已議者皆報可從之其後新羅外叛高宗將發兵討除時文瓘疾病在家乃輿疾請見奏曰比爲吐蕃犯邊兵屯寇境新羅雖未即順師不內侵若東西俱事征討臣恐百姓不堪其弊請息兵修德以安百姓高宗從之儀鳳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幽州都督謚曰懿以其經事孝敬皇帝特勅陪葬恭陵四子潛沛洽涉中宗時潛官至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兄弟五人皆至三品官時人謂之萬石張家及韋溫等被誅之際涉爲亂兵所殺兄文琮貞觀中爲持書侍御史三遷亳州刺史爲政清簡百姓安之永徽初表獻太宗文皇帝頌優制褒美賜絹百疋徵拜戶部侍郎從母弟房遺愛以罪貶授房州刺史文琮作詩祖餞及遺愛誅坐是出爲建州刺史州境素尚淫祀不修社稷文琮下教書曰春秋二社蓋本爲農惟獨此州廢而不立禮典既闕風俗何觀近年已來田多不熟抑不祭先農所致乎神在於敬何以邀福於是示其節限條制百姓欣而行之尋卒文集二十卷子戩官至江州刺史撰喪儀纂要七卷行於時戩弟錫則天時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先是姊子李嶠知政事錫拜官而嶠罷相出爲國子祭酒舅甥相代爲相時人榮之錫與鄭杲俱知天官選事坐贓則天將斬之以徇臨刑而特赦之中宗時累遷工部尚書兼修國史尋令於東都留守中宗崩韋庶人臨朝詔錫與刑部尚書裴談並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爲絳州刺史累封平原郡公以年老致仕而卒文琮從父弟文收隋內史舍人虔威子也尤善音律嘗覽蕭吉樂譜以爲未甚詳悉更博採羣言及歷代沿革裁竹爲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時太宗將創制禮樂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太樂有古鐘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俗號啞鐘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尋授協律郎十一年文收表請釐正太樂上謂侍臣曰樂本緣人人和則樂和至如隋煬帝末年天下喪亂縱令改張音律知其終不和諧若使四海無事百姓安樂音律自然調和不藉更改竟不依其請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文收採朱鴈天馬之義制景雲河清樂名曰讌樂奏之管絃爲樂之首今元會第一奏者是也咸亨元年還太子率更令卒官撰新樂書十二卷

徐有功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累轉蒲州司法參軍紹封東莞男爲政寬仁不行杖罰吏人感其恩信遞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者衆必斥罰之由是人爭用命終於代滿不戮一人載初元年累遷司刑丞時酷吏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構陷無辜皆抵極法公卿震恐莫敢正言有功獨存平恕詔下大理者有功皆議出之前後濟活數十百家常於殿庭論奏曲直則天厲色詰之左右莫不悚慄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尋轉秋官員外郎轉郎中俄而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構陷當死則天謂公卿曰古人以殺止殺我今以恩止殺就羣公乞知古等錫以再生各授以官佇申來效俊臣張知默等又抗表請申大法則天不許之俊臣乃獨引行本重驗前罪奏曰行本潛行悖逆告張知謇與廬陵王反不實罪當處斬有功駁奏曰俊臣乖明主再生之賜虧聖人恩信之道爲臣雖當嫉惡然事君必將順其美行本竟以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及弟榆次令長沙又爲唐奉一所構高宗末私議吉凶謀復李氏將誅之有功又固爭之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曰臣聞兩漢故事

附下罔上者腰斬面欺者亦斬又禮云析言破律者殺有功故出反囚罪當不赦請推按其罪則天雖不許繫問然竟坐免官久之起爲左臺侍御史則天特褒異之時遠近聞有功授職皆欣然相賀有功嘗上疏論天官秋官及朝堂三司理匭使得失其略曰陛下即位已來海內職員一定而天下選人漸多常選之曹用捨不平補擬乖次囑請公行顏面罔懼遂使謗讟滿路怨讟盈朝浸以爲常殊無愧懼又往屬唐朝季年時多逆節鞫訊結斷刑獄至嚴革命以來載祀遽積餘風未殄用法猶深今推鞫者猶行酷法妄劾斷臣即按驗奏而劾之獲其枉狀請即付法斷罪亦奪祿貶考以懲其德其三司受表及理匭申冤使不速與奪致令擁塞有理不爲申者亦望準前彈奏貶考奪祿臣昔處法緣蒙權用臣無以上答至造顧以執法酬恩無縱詭隨不避強禦猛噬鷙擊是臣之分如蒙允納請降勅施行庶不越旬時亦可以除殘革弊刑措不用天下幸甚後潤州刺史竇孝諶妻龐氏爲奴誣告云夜解祈福則天令給事中薛季昶鞫之季昶鍛鍊成其罪龐氏當坐斬有功獨明其無罪而季昶等返陷有功黨援惡逆奏付法法司結刑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垂泣以告有功曰豈吾獨死而諸人長不死耶乃徐起而歸則天覽奏召有功詰之曰卿比斷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弘大德則天下幸甚則天默然於是龐氏減死流於嶺表有功除名爲庶人尋起爲左司郎中累遷司刑少卿有功謂所親曰今身爲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故前後爲獄官以諫奏枉誅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由是少衰時人比漢之于張焉或曰若獄官皆然刑措何遠久之轉司僕少卿長安二年卒年六十二贈司刑卿中宗即位制曰忠正之臣自昔攸尚褒贈之典舊章所重故贈大理卿徐有功節操貞勁器懷亮直徇古人之志業實一代之賢良司彼刑書深存敬慎屬興來俊臣等性惟殘酷務在誅夷不順其情立加誣害有功卓然守法雖死不移無屈撓之心有忠烈之議當其執斷並遇平反定國釋之何以加此朕惟新庶政追想前跡其人既歿其德可稱遂往贈終慰茲泉壤可贈越州刺史仍遣使就家弔祭賜物百段授一子官今上踐祚竇孝諶之子希瑊等請以身之官爵讓有功子惀以報舊恩惀由是自太子司議郎恭陵令累遷申王府司馬卒

史臣曰文法理具之大者故舜命皋陶爲士昌言誡勅勤亦至焉蓋人命所懸一失其平冤不可復聖王所以疚心也如臨之守法文瓘之議刑時屬哲王可以理奪當賊后還鼎之際酷吏羅織之辰徐有功獨抗羣邪持平不撓此所以爲難也比釋之定國徐又過之希瑊讓爵酬恩可知遺愛

贊曰聽訟惟明持法惟平二者或爽人何以生猗歟徐公獬豸之精世皆紛濁不改吾清

舊唐書卷八十五

舊唐書卷八十五考證

唐臨傳宮殿廢出爲萬泉丞○臣[redacted]按宮殿字疑誤臨是春宮新書云太子廢出爲萬泉丞可證也

徐有功傳今上踐祚寶孝諶之子希[redacted]等請以身之官爵讓有功子愉○今上指玄宗也沿舊文未改

舊唐書卷八十五考證

舊唐書卷八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三十六

高宗中宗諸子

燕王忠　原王孝　澤王上金

許王素節　孝敬皇帝弘（裴居道附）　章懷太子賢（子邠王守禮）

懿德太子重潤　庶人重福　節愍太子重俊

殤帝重茂

高宗八男則天順聖皇后生中宗睿宗及孝敬皇帝弘章懷太子賢後宮劉氏生燕王忠鄭氏生原王孝楊氏生澤王上金蕭淑妃生許王素節

燕王忠字正本高宗長子也高宗初入東宮而生忠宴宮寮於弘教殿太宗幸宮顧謂宮臣曰頃來王業稍可非無酒食而唐突歡等宴會者朕初有此孫故相就為樂耳太宗酒酣起舞以屬羣臣在位於是遍舞盡日而罷賜物有差貞觀二十年封為陳王永徽元年拜雍州牧時王皇后無子其舅中書令柳奭說后謀立忠為皇太子以忠母賤冀其親己后然之奭與尚書右僕射褚遂良侍中韓瑗太尉長孫無忌右僕射于志寧等固請立忠為儲后高宗許之三年立忠為皇太子大赦天下五品已上子為父後者賜勳一級六年加元服詔大辟罪已下並降一等大酺三日其年王皇后被廢武昭儀所生皇子弘年三歲禮部尚書許敬宗希旨上疏曰伏惟陛下憲章千古含育萬邦爰立聖慈母儀天下既而皇后生子合處少陽出自塗山是謂吾君之胤夙聞胎教宜展問豎之心乃復為孽奪宗降居藩邸是使前星匿彩瑤毓韜暉臣以愚誠竊所未喻且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升明兩近者元妃載誕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爝暉宜息安可以茲傍統叨據溫文國有諍臣孰逃其責竊惟息姑克讓可以恩齊劉彊守藩宜遵往軌追蹤太伯不亦休哉踵武延陵故常安矣寧可反植枝幹久易位於天庭倒襲衣裳使違方於震位蠢爾黎庶云誰係心垂裕後昆將何播美高宗從之顯慶元年廢忠為梁王授梁州都督賜實封二千戶物二萬段甲第一區其年轉房州刺史忠年漸長大常恐不自安或私衣婦人之服以備刺客又數有妖夢常自占卜事發五年廢為庶人徙居黔州囚於承乾之故宅麟德元年又誣忠與東臺侍御上官儀宦者王伏勝謀反賜死於流所年二十二無子儀等伏誅明年皇太子弘表請收葬許之神龍初追封燕王贈太尉揚州大都督

原王孝高宗第二子也永徽元年封王三年拜幷州都督顯慶三年累除遂州刺史麟德元年薨贈益州大都督諡曰悼神龍初追贈原王司徒益州大都督

澤王上金高宗第三子也永徽元年封杞王三年遙授益州大都督乾封元年累轉壽州刺史有罪免官削封邑仍於澧州安置上金既為則天所惡所司希旨求索罪失以奏之故有此黜永隆二年二月則天婦抗表杞王上金鄱陽王素節許同朝集之例義陽宣城二公主緣母蕭氏獲譴從夫外官請授官職以上金為沔州刺史素節為岳州刺史仍不預朝集嗣聖元年上金素節義陽宣城二公主聽赴哀文明元年上金封畢王素節封為葛王又改上金封為澤王蘇州刺史素節許王隆州刺史垂拱元年改陳州刺史永昌元年授太子左衛率出為隨州刺史載初元年武承嗣使酷吏周興誣告上金素節謀反召至都繫於御史臺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見殺於都城南驛因害其支黨上金恐懼自縊死子義珍義玫義璋義環義瑾義璲七人並配流顯州而死神龍初追復上金官爵封庶子義珣為嗣澤王先是義珣竄在嶺外匿於傭保之間及紹封無幾有人告義珣非上金子假冒襲爵義珣不能自明復流於嶺外開元初封素節子瑤為嗣澤王繼上金後十二年玉真公主表稱義珣實上金遺胤被嗣許王瓘兄弟利其封爵謀構廢之今上由是削瑤王爵復召義珣為嗣澤王拜率更令因是諸宗室非本宗襲爵自中興已後繼為嗣王者皆令歸宗削其爵邑也

許王素節高宗第四子也年六歲永徽二年封雍王尋授雍州牧素節能日誦古詩賦五百餘言受業於學士徐齊聃精勤不倦高宗甚愛之又轉岐州刺史年十二改封郇王初則天未為皇后也與素節母蕭淑妃爭寵遞相譖毀六年

則天立爲皇后後淑妃竟爲則天所譖毀幽辱而殺之素節尤被讒嫉出爲申州刺史乾封初下勅曰素節既舊疾患宜不須入朝而素節實無疾素節自以久乖朝覲遂著忠孝論以見意詞多不載時王府倉曹參軍張柬之因使潛封此論以進則天見之逾不悅誣以贓賄降封鄱陽郡王仍於袁州安置儀鳳二年禁錮終身又改於岳州安置永隆元年轉岳州刺史後改封葛王則天稱制又進封許王累除舒州刺史天授中與上金同被誣告追赴都臨發州聞有遭喪哭者謂左右曰病死何由可得更何須哭行至都城南龍門驛被縊死年四十三則天令以庶人禮葬之中宗即位追封許王贈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仍以禮改葬陪於乾陵素節被殺之時子瑛琬璣瑒等九人並爲則天所殺惟少子琳瓘璆欽古以年小特令長禁雷州神龍初封瓘爲嗣許王開元初封琳爲嗣越王以紹越王貞之後璆爲嗣澤王以繼伯父澤王上金之後琳官至右監門將軍卒瓘開元十一年爲衛尉卿以抑伯上金男不得承襲以弟璆繼之遂謫瓘爲鄂州別駕於是下詔絕其外繼乃以故澤王上金男義珣爲嗣澤王江王禕爲信安郡王嗣蜀王褕爲廣漢郡王嗣密王徹爲濮陽郡王嗣曹王臻爲濟國公嗣趙王琚爲中山郡王武陽郡王繼宗爲澧國公瓘累遷邠州刺史祕書監守太子詹事璆性仁厚謹愿居家邕睦朝廷重之天寶六載卒贈蜀郡大都督瓘晚有子命璆子益爲嗣及卒有解需二子皆幼孺十一載益襲封許王十四載解娶楊銛女乃襲許王璆初爲嗣澤王降爲郢國公宗正卿同正員特封褒信郡王進龍池皇德頌遷宗正卿光祿卿殿中監天寶初重拜宗正卿加金紫光祿大夫璆友弟聰敏聞善若驚宗子中有一善無不薦拔故宗枝居省闥者多是璆之所舉九載卒贈江陵大都督

孝敬皇帝弘高宗第五子也永徽四年封代王顯慶元年立爲皇太子大赦改元弘嘗受春秋左氏傳於率更令郭瑜至楚子商臣之事廢卷而歎曰此事臣子所不忍聞經籍聖人垂訓何故書此瑜對曰孔子修春秋義存褒貶故善惡必書褒善以示代貶惡以誡後故使商臣之惡顯於千載太子曰非唯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請改讀餘書瑜再拜賀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殿下誠孝冥資睿情天發凶悖之迹黜於視聽循奉德音實深慶躍臣聞安上理人莫善於禮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臣之位故先王重焉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請停春秋而讀禮記太子從之龍朔元年命中書令太子賓客許敬宗侍中兼太子右庶子許圉師中書侍郎上官儀太子中舍人楊思儉等於文思殿博採古今文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瑤山玉彩表上之制賜物三萬段敬宗已下加級賜帛有差總章元年二月親釋菜司成館因請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高宗並從之時有勅征邊遼軍人逃亡限內不首及更有逃亡者身並處斬家口沒官太子上表諫曰竊聞所司以背軍之人身久不出家口皆擬沒官亦有限外出首未經斷罪諸州囚禁人數至多或臨時遇病不及軍伍緣茲怖懼遂即逃亡或因樵採被賊抄掠或渡海來去漂沒滄波或深入賊庭有被傷殺軍法嚴重皆須相傺若不及傺及不因戰亡即同隊之人兼合有罪遂有無故死失多注爲逃軍旅之中不暇勘當直據隊司通狀將作真逃家口令總沒官論情實可哀愍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沒制從之咸亨二年駕幸東都留太子於京師監國時屬大旱關中饑乏令取廊下兵士糧視之見有食榆皮蓬實者乃令家令等各給米使足是時戴至德張文瓘兼左庶子與右庶子蕭德昭同爲輔弼太子多疾病庶政皆決於至德等時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于掖庭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令出降又請以同州沙苑地分借貧人詔並許之又召諸東都納右衛將軍裴居道女爲妃所司奏以白鴈爲贄適會苑中獲白鴈高宗喜曰漢獲朱鴈遂爲樂府今獲白鴈得爲婚贄彼禮但成謠頌此禮便首人倫異代相望我無慚德也裴氏甚有婦禮高宗嘗謂侍臣曰東宮內政吾無憂矣上元二年太子從幸合璧宮尋薨年二十四制曰皇太子弘生知誕膺惟幾毓性直城趨駕肅敬著於三朝中寢問安仁孝聞於四海自琰圭在手沉瘵嬰身顧惟耀掌之珍特切鍾心之念庶其痊復以禪鴻名及腠理微和將遜于位而弘天資仁厚孝心純確既承朕命掩欷不言因茲感結舊疾增甚億兆攸繫方崇下武之基五福無徵俄遷上賓之駕昔周文至愛遂延慶於九

齡朕之不慈遽承訣於千古天性之重追懷哽咽宜申往命加以尊命夫謚者行之跡也號者事之表也慈惠愛親曰孝死不忘君曰敬謚爲孝敬皇帝其年葬於緱氏縣景山之恭陵制度一準天子之禮百官從權制三十六日降服高宗親爲製叡德紀并自書之於石樹於陵側初將營築恭陵功費鉅億萬姓厭役呼嗟滿道遂亂投磚瓦而散太子無子長壽中制令楚王璋繼其後中宗踐祚制祔于太廟號曰義宗又追贈妃裴氏爲哀皇后景雲元年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奏言準禮大行皇帝山陵事終卽合祔廟其太廟第七室先祔皇昆義宗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神主伏以義宗未登大位崩後追尊至神龍之初乃特令昇祔春秋之義國君卽位未踰年者不合列昭穆又古者祖宗各別立廟孝敬皇帝恭陵既在洛州望於東都別立義宗之廟遷祔孝敬皇帝哀皇后神主命有司以時享祭則不違先旨又協古訓人神允穆進退得宜在此神主望入夾室安置伏願陛下以禮斷恩詔從之開元六年有司上言孝敬皇帝今別廟將建享祔有期準禮不合更以義宗爲廟號請以本謚孝敬爲廟稱於是始停義宗之號

裴居道絳州聞喜人隋兵部侍郎鏡民孫也父熙載貞觀中爲尚書左丞居道以女爲太子妃則天時歷位納言內史太子少保封翼國公載初元年春爲酷吏所陷下獄死

章懷太子賢字明允高宗第六子也永徽六年封潞王顯慶元年遷授岐州刺史其年加雍州牧幽州都督時始出閤容止端雅深爲高宗所嗟賞高宗嘗謂司空李勣曰此兒已讀得尚書禮記論語誦古詩賦復十餘篇暫經領覽遂卽不忘我曾遣讀論語至賢賢易色遂再三覆誦我問何爲如此乃言性愛此言方知夙成聰敏出自天性龍朔元年徙封沛王加揚州都督兼左武衛大將軍雍州牧如故二年加揚州大都督麟德二年加右衛大將軍咸亨三年改名德徙封雍王授涼州大都督雍州牧右衛大將軍如故食實封一千戶上元元年又依舊名賢上元二年孝敬皇帝薨其年六月立爲皇太子大赦天下尋令監國賢處事明審爲時論所稱儀鳳元年手勅褒之曰皇太子賢自頃監國留心政要撫字之道既盡於哀矜刑網所施務存於審察加以聽覽餘暇專精墳典往聖遺編咸窺壼奧先王策府備討菁華好善載彰作貞斯在家國之寄深副所懷可賜物五百段賢又招集當時學者太子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格希玄學士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賜物三萬段仍以其書付秘閣時正議大夫明崇儼以符劾之術爲則天所任使密稱英王狀類太宗又宮人潛議云賢是后姊韓國夫人所生賢亦自疑懼則天又嘗爲賢撰少陽政範及孝子傳以賜之仍數作書以責讓賢賢逾不自安調露二年崇儼爲盜所殺則天疑賢所爲俄使人發其陰謀事詔令中書侍郎薛元超黃門侍郎裴炎御史大夫高智周與法官推鞫之於東宮馬坊搜得皁甲數百領乃廢賢爲庶人幽于別所永淳二年遷於巴州文明元年則天臨朝令左金吾將軍丘神勣往巴州檢校賢宅以備外虞神勣遂閉於別室逼令自殺年三十二則天舉哀於顯福門貶神勣爲疊州刺史追封賢爲雍王神龍初追贈司徒仍遣使迎其喪柩陪葬於乾陵睿宗踐祚又追贈皇太子謚曰章懷有三子光順守禮守義光順天授中封安樂郡王尋被誅守義文明年封犍爲郡王垂拱四年徙封永安郡王病卒守禮本名光仁垂拱初改名守禮授太子洗馬封嗣雍王時中宗遷於房陵睿宗雖居帝位絕人朝謁諸武贊成革命之計深嫉宗枝守禮以父得罪與睿宗諸子同處於宮中凡十餘年不出庭院至聖曆元年睿宗自皇嗣封爲相王許出外邸睿宗諸子五子皆封郡王與守禮始居於外神龍元年中宗纂位授守禮光祿卿同正員神龍中遺詔進封邠王賜實封五百戶景雲二年帶光祿卿兼幽州刺史轉左金吾衛大將軍遙領單于大都護先天二年遷司空開元初歷虢隴襄晉滑六州刺史非奏事及大事並上佐知州時寧申岐薛邠同爲刺史皆擇首僚以持綱紀源乾曜袁嘉祚潘好禮皆爲邠府長史兼州佐守禮唯弋獵伎樂飲謔而已九年已後諸王並徵還京師守禮以外枝爲王才識猥下尤不逮岐薛多寵嬖不修風教男女六十餘人男無中才女負貞稱守禮居之自若高歌擊鼓常帶數千貫錢債或有諫之者曰王年漸高家累甚衆須有愛惜守禮曰豈有天子兄沒人葬諸王因

內謙言之以爲歡笑時積陰累日守禮白於諸王曰欲晴果晴愆陽涉旬守禮曰即雨果連澍岐王等奏之云邠哥有術守禮曰臣無術也則天時以章懷遷謫臣幽閉宮中十餘年每歲被勅杖數頓見瘢痕甚厚欲雨臣脊上即沉悶欲晴即輕健臣以此知之非有術也涕泗霑襟玄宗亦憫然二十九年薨年七十餘贈太尉子承宏開元初封廣武郡王歷祕書員外監又爲宗正卿同正員廣德元年吐蕃凌犯上都乘輿幸陝蕃渾之衆入城吐蕃宰相馬重英立承宏爲帝以于可封霍瓌等爲宰相補署百餘人旬餘日賊退郭子儀率衆入城送承宏於行在上不之責止於虢州尋死承寧天寶初授率更令同正員嗣邠王承寀至德二載封爲燉煌郡王加開府儀同三司與僕固懷恩使迴紇和親因納其女爲妃冊爲毗伽公主迴紇著勳承寀甚遇恩寵乾元元年六月卒贈司空唐法嗣郡王但加四品階親王子例著緋開元中張九齡爲中書令奏請寧薛王男並賜紫邠王三男衣紫餘二十人衣緋官亦不越六局郎王府掾屬仍員外置十五載扈從至巴蜀依例著紫

中宗四男韋庶人生懿德太子重潤後宮生庶人重福節愍太子重俊殤帝重茂

懿德太子重潤中宗長子也本名重照以避則天諱故改焉開耀二年中宗爲皇太子生重潤於東宮內殿高宗甚悅及月滿大赦天下改元爲永淳是歲立爲皇太孫開府置官屬及中宗遷於房州其府坐廢聖曆初中宗爲皇太子封爲邵王大足元年爲人所構與其妹永泰郡主壻魏王武延基等竊議張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宮中則天令杖殺時年十九重潤風神俊朗早以孝友知名既死非其罪大爲當時所悼惜中宗即位追贈皇太子謚曰懿德陪葬乾陵仍爲聘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爲冥婚與之合葬又贈永泰郡主爲公主令備禮改葬仍號其墓爲陵焉

庶人重福中宗第二子也初封唐昌王聖曆三年徙封平恩王長安四年進封譙王歷遷國子祭酒左散騎常侍神龍初爲韋庶人所譖云與張易之兄弟潛構成重潤之罪由是左授濮州員外刺史轉均州刺史仍令州司防守不許視事景龍三年中宗親祀南郊大赦天下流人並放還重福不得歸京師尤深鬱快上表自陳曰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伏惟陛下德侔造化明齊日月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近者焚柴展禮郊祀上玄萬物霑愷悌之仁六合承曠蕩之澤事無輕重咸赦除之蒼生並得赦除赤子偏加擯棄皇天平分之道固若此乎天下之人聞者爲臣流涕況陛下慈念豈不愍臣棲惶伏望捨臣罪愆許臣朝謁儻得一仰雲陛再覩聖顏雖歿九泉實爲萬足重投荒徼亦所甘心表奏不報及韋庶人臨朝遣令左屯衛大將軍趙承恩以兵五百人就均州守衛重福俄而韋氏伏誅睿宗即位又轉集州刺史未及行洛陽人張靈均進計於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自合繼爲天子相王雖有討平韋氏功安可越次而居大位昔漢誅諸呂猶迎代王今東都百官士庶皆願王來王若潛行直詣洛陽亦是從天上落遣人襲殺留守即擁兵西據陝州東下河北此天下可圖也初景龍三年鄭愔自吏部侍郎出爲江州司馬便道詣重福陰相結託至是又與靈均通傳動靜亦密遣使勸重福構逆預推尊重福爲天子溫王重茂爲皇太弟自署爲左丞相重福乃遣家臣王道先赴東都潛募勇敢之士重福遽自均州詐乘驛與靈均繼進王道始至東都俄有洩其謀者洛州司馬崔日知捕獲其黨數十人頃聞重福至王道等率衆隨重福徑取左右屯營兵作亂將至天津橋願從者已數百人皆執持器仗助其威勢侍御史李邕先詣左掖門令閉關拒守又至右屯營號令云重福雖先帝之子已得罪於先帝今者無故入城必是作亂君等皆委質聖朝宜盡誠節立功立事以取富貴有頃重福果來奪右屯營堅壁不動營中矢射如雨便趣左掖門擬取留守遇門閉遂縱火以燒城門左屯營兵又來逼之重福度數窮出自上東門而遁匿於山谷間明日東都留守裴談等大出兵搜索重福窘迫自投漕河而死磔屍三日時年三十一詔曰集州刺史譙王重福幼則兇頑長而險詖幸託體於先聖嘗通交於巨逆子而不子自絕於天有國有家莫容於代往者頗不含忍長令幽縶自大行晏駕韋氏臨朝將肆屠滅尤加防衛洎天有成命集于朕躬永懷猶子之情庶協先親之義所以開置寮屬任隆刺舉冀其悛改以怙恩榮而眭䁤有徒狂狡

未息便即私出均州詐乘驛騎至于都下遂逞其謀先犯屯兵次燒左掖討尋力屈投河而斃雖人所共棄邦有常刑我非不慈爾自招咎且聞其故有惻于懷昔劉長既殁楚英遂殞以禮收葬抑惟舊章屈法申恩宜仍舊寵可以三品禮葬。

節愍太子重俊中宗第三子也聖曆元年封義興郡王長安中累授衞尉員外少卿神龍初封衞王拜洛州牧賜實封千戶尋遷左衞大將軍兼遙授揚州大都督二年秋立為皇太子重俊性雖明果未有賢師傅舉事多不法俄以祕書監楊璬太常卿武崇訓並為太子賓客璬等皆主壻年少唯以蹴鞠猥戲取狎於重俊竟無調護之意左庶子姚珽數上疏諫諍右庶子平貞慎又獻孝經議養德傳以諷重俊皆優納焉時武三思得幸中宮深忌重俊三思子崇訓尚安樂公主常教公主凌忽重俊以其非韋氏所生常呼之為奴或勸公主請廢重俊為王自立為皇太女重俊不勝忿恨三年七月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右羽林將軍李思沖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矯制發左右羽林兵及千騎三百餘人殺三思及崇訓于其第并殺黨與十餘人又令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分兵守宮城諸門自率兵趨肅章門斬關而入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所在又以昭容上官氏素與三思姦通扣閤索之韋庶人及公主遽擁帝馳赴玄武門樓召左羽林將軍劉仁景等令率留軍飛騎及百餘人於樓下列守俄而多祚等兵至欲突玄武門樓宿衞者拒之不得進帝據檻呼多祚等所將千騎謂曰汝並是我爪牙何故作逆若能歸順斬多祚等與汝富貴於是千騎王歡喜等倒戈斬多祚及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於樓下餘黨遂潰散重俊既敗率其屬百餘騎趨肅章門奔終南山帝令長上果毅趙思慎率輕騎追之重俊至鄠縣西十餘里騎不能屬唯從奴數人會日暮憩林下為左右所殺制令梟首于朝又獻之於太廟并以祭三思崇訓屍柩睿宗即位下制曰朕聞曾氏之孝也慈親惑於疑聽趙虜之族也明主哀而望思歷考前聞率由舊典重俊大行之子元良守器往罹構間困於讒嫉莫顧鈇鉞輕盜甲兵有此誅夷無不悲惋今四凶咸服十起何追方申赤暈之冤以紓黃泉之痛可贈皇太子諡曰節愍陪葬定陵一子宗暉開元初封湖陽郡王初重俊被害宮府僚吏莫敢近者永和丞甯嘉勗解衣裹重俊首號哭時人義之宗楚客聞而大怒收付制獄貶為平輿丞尋卒睿宗踐祚下制曰甯嘉勗能重名節事高欒向幽途已往生氣凜然靜言忠義追存褒寵可贈永和縣丞宗暉天寶中為衞尉員外卿十一載王鉷反宗暉以賓宅與鉷貶涪州郡長史量移盧陽長史至德元年追赴行在所授特進鴻臚卿宗暉無他才以外族之親愛恩顧轉隆太常員外卿卒

殤皇帝重茂中宗第四子也聖曆三年封北海王神龍初進封溫王授右衞大將軍兼遙領并州大都督未出閤景龍四年中宗崩韋庶人立重茂為帝而自臨朝稱制及韋氏敗重茂遂遜位讓叔父相王退居別所景雲二年改封襄王遷於集州令中郎將率兵五百人守衞開元二年轉房州刺史尋薨時年十七諡曰殤皇帝葬於武功西原

史臣曰前代以嬖婦孽子破國亡家者多矣然未如大帝孝和之甚也高宗八子二王早世為武后所斃者四人章懷以母子之愛穎悟之賢猶不免於虎口況燕澤素節異腹之胤乎擭截胡心產茲鴆毒悲夫孝和毋麗婦傲女暴如置身羣魅之中安有保其終吉哉天將滌盪昏氛非重茂所能枝也

贊曰父子天性嬖能害正宜臼申生飄為不令唐年鈞德章懷最仁兇母畏明取樂於身

舊唐書卷八十六

舊唐書卷八十六考證

許王素節傳永隆元年轉岳州刺史○新書儀鳳三年.

裴居道傳○臣德潛按居道係太子妃兄附高宗諸子孝敬皇帝弘下.殊不合體新書入外戚傳中爲允.

章懷太子傳子守義垂拱四年徙封永安郡王○新書桂陽郡王.

舊唐書卷八十六考證